中華大典

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清文學部一

主　編：蔡守湘
　　蔡靖泉
副主編：陳中杰

前文

[illegible]

目次

總論 …… 九

總集 …… 六〇

古文淵鑒 …… 六〇

全唐詩 …… 六〇

御選唐詩 …… 六四

四朝詩 …… 六四

佩文齋咏物詩選 …… 六五

歷代題畫詩類 …… 六五

歷代賦彙 …… 六六

千叟宴詩 …… 六七

四書文 …… 六七

柳洲詩集 …… 六八

鄱陽五家集 …… 六八

太倉十子詩選 …… 六八

十五家詞 …… 六九

唐詩快 …… 七〇

甬上耆舊詩 …… 七〇

魏氏三子文集 …… 七〇

八家古文精選 …… 七一

溯洄集 …… 七一

歷朝賦楷 …… 七一

篋衍集 …… 七二

高言集 …… 七二

江左三大家詩鈔 …… 七二

同人集 …… 七三

楊氏五家文鈔 …… 七三

楚風補 …… 七三

檇李詩繫 …… 七四

嶺南三大家詩選 …… 七四

鳳池集 …… 七五

詞綜 …… 七五

遺民詩 …… 七七

古詩選 …… 七七

唐人萬首絕句選 …… 七八

載書圖詩 …… 七八

唐賢三昧集 …… 七九

全唐詩錄 …… 七九

國朝三家文鈔 …… 八〇

江左十五子詩選 …… 八一

宋詩選 …… 八一

粵西詩載、粵西文載 …… 八二

古文雅正 …… 八二

中晚唐詩叩彈集 …… 八三

體類 …… 八四

江左三大家 …… 八四

嶺南三大家 …… 八四

河朔詩派 …… 八五

西泠十子 …… 八五

浙中詩派 …… 八五

松江詩派 …… 八六

雲間詞派 …… 八七

陽羨詞派 …… 八七

浙西詞派 …… 八八

柳洲詞派 …… 八八

廣陵派 …… 八八

輦下十子 …… 八八

海內八家 …… 八九

南施北宋 …… 八九

南朱北王 …… 八九

毗陵四子 …… 九〇

作家
李雯……九一
鄺露……九二
陳洪綬……九四
萬壽祺……九八
邢昉……一〇〇
李元鼎……一〇二
侯方域……一〇三
顧夢游……一〇七
余淡……一〇九
王猷定……一〇九
金人瑞……一一二
魏耕……一一七
徐波……一二一
錢謙益……一二三
胡介……一四二
彭而述……一四四
林古度……一四六
陳之遴……一四八
韓洽……一四九
宋徵璧……一五〇
宋徵輿……一五一
馮如京……一五二
方文……一五三
殷岳……一五八
熊伯龍……一六一
丁耀亢……一六三
馮班……一六五
紀映鍾……一七一
方以智……一七四
吳偉業……一七六
陸世儀……二〇〇
周亮工……二〇四
歸莊……二一一
宋琬……二一七
龔鼎孳……二二五
李玉……二三二
朱暐……二四〇
朱佐朝……二四六
葉稚斐……二四九
天花藏主人……二四九
名教中人……二五〇
天花才子……二五一
青心才人……二五一
荻岸散人……二五二
烟霞散人……二五三
徐震……二五四
《鴛鴦配》作者……二五四
《引鳳簫》作者……二五五
鶡冠史者……二五五
步月主人……二五五
白雲道人……二五六
《定情人》作者……二五七
劉璋……二五八
《賽紅絲》作者……二五八
《飛花咏》作者……二五九
《麟兒報》作者……二五九
花朝樵子……二六〇
《檮杌閑評》作者……二六一
陳忱……二六二
蔣超……二七一
王士祿……二七四
陳子升……二八〇
陸圻……二八三
袁于令……二八七
張履祥……二八九
程可則……二九一
許友……二九三
王崇簡……二九四
陳瑚……二九九
沈壽民……三〇〇
計東……三〇一
范承謨……三〇五
程正揆……三〇八
陳確……三〇八
劉體仁……三一〇
周茂源……三一四
申涵光……三一四
張爾岐……三一九
閻爾梅……三二三
曹爾堪……三二六

周　容……三二九
李　漁……三三三
黃周星……三五九
顧大申……三六二
李鄴嗣……三六三
胡承諾……三六五
魏　禧……三六八
曹申吉……三七一
褚人穫……三七二
朱之瑜……三八二
顧炎武……三八四
徐　夜……三九五
趙進美……三九六
施閏章……三九七
呂留良……四〇六
傅　山……四一二
李　霨……四一九
吳兆騫……四二二
錢　彩……四三〇
曹　溶……四三一
吳嘉紀……四三五
納蘭性德……四四七
李世熊……四五八
魏裔介……四六〇
孫　蕙……四六五
顏光敏……四六七
杜　濬……四七〇

魏象樞……四七五
孫枝蔚……四七九
顧景星……四八九
周　篔……四九二
丁　澎……四九四
湯　斌……四九九
葉奕苞……五〇九
陳維崧……五一〇
毛先舒……五二八
汪懋麟……五三四
鄧漢儀……五四二
顧有孝……五四五
汪　楫……五四八
曾　燦……五五三
王又旦……五五五
李　符……五五七
惲　格……五五九
王廣心……五六二
梁清標……五六三
汪　琬……五六八
高　咏……五七七
馮　溥……五七八
王夫之……五八二
王　庭……五八六
冒　襄……五八八
錢澄之……五九一
蔣　薰……五九七

崔　華……五九八
吳　綺……五九九
徐乾學……六〇五
李良年……六一一
喬　萊……六一四
鄒祇謨……六一八
董　俞……六一九
黃宗羲……六二二
余　懷……六三一
劉獻廷……六三三
蔣景祁……六三五
惠周惕……六三六
屈大均……六三八
高　珩……六四六
黎士宏……六四九
王宏撰……六五一
宗元鼎……六五三
曹貞吉……六五七
費　密……六六〇
姜宸英……六六三
李天馥……六七三
陳恭尹……六七六
陳玉璂……六八三
彭孫遹……六九〇
馮廷櫆……六九三
黃與堅……六九六
陸次雲……六九八

李必恒……七〇六
嚴繩孫……七〇八
吕熊……七一一
葉燮……七二六
高士奇……七三〇
鈕琇……七四〇
尤侗……七四三
田雯……七五七
韓菼……七六一
邵長蘅……七六七
吴雯……七七七
洪昇……七八三
梁佩蘭……七九四
沈用濟……八〇二
岳端……八〇四
趙吉士……八〇五
李因篤……八〇八
金德嘉……八一二
吴農祥……八一五
徐釚……八一七
潘耒……八二三
孫致彌……八二八
周在浚……八二九
朱彝尊……八三一
朱鶴齡……八五六
陳廷敬……八五九
沈受宏……八六二
卓爾堪……八六三
冷士嵋……八六四
王士禎……八六六
顧汧……九〇七
吕履恒……九〇九
曹寅……九一〇
史申義……九一四
毛奇齡……九一六
王晫……九二六
戴名世……九三一
孫勳……九三六
宋犖……九三七
顧貞觀……九四八
勞之辨……九五三
周起渭……九五三
蒲松齡……九五六
李孚青……九七二
西周生……九七五
吴之振……九七六
張遠……九八〇
戴有祺……九八一
吴歷……九八二
孔尚任……九八三
王苹……九九〇
張篤慶……九九三
梅文鼎……九九五
梅庚……九九六
愛新覺羅玄燁……九九八
湯右曾……一〇〇三
張大受……一〇〇五
何焯……一〇〇六
顧嗣立……一〇一一
唐孫華……一〇一六
王鴻緒……一〇一九
陳鵬年……一〇二二
許賀來……一〇二九
顧湄……一〇三〇
龐塏……一〇三一
查慎行……一〇三四
裘璉……一〇四八
許志進……一〇五一
張尚瑗……一〇五二
林佶……一〇五三
蔣廷錫……一〇五三
徐蘭……一〇五五
沈元滄……一〇五八
徐永宣……一〇五九
杜詔……一〇六二
陸奎勳……一〇六五
高其倬……一〇六七
馬維翰……一〇七〇
鄭方坤……一〇七一
趙執信……一〇七二
張鵬翀……一〇八二

許廷鑅……一〇八五
黃之雋……一〇八七
鮑　鉁……一〇八九
李　紱……一〇九一
魯曾煜……一〇九五
王　峻……一〇九六
嚴遂成……一〇九七
張　湄……一〇九九
陳祖範……一〇九九
程夢星……一一〇三
岳鍾琪……一一〇四
黃子雲……一一〇六
李重華……一一〇八
陳　梓……一一一〇
商　盤……一一一一
黃　任……一一一四
方觀承……一一一九
諸　錦……一一二一
於　震……一一二三
桑調元……一一二三
尹繼善……一一二四
錢陳群……一一二八
汪師韓……一一三二
英　廉……一一三三
彭啓豐……一一三五

總論

賀裳《載酒園詩話》　今之效陸體者，亦幸古人骨已朽耳，使之尚在，其不平可勝言哉！

徐增《而庵詩話》　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頹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眞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眞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幷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眞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滌殺於蘧菜鉢中矣。

又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又　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尙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又　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

《劍谿說詩》卷下　詩本貴潔，亦貴拉雜；能潔難，能拉雜更難。近代詩人，吾見有能潔者矣，未見有能拉雜者也。能潔而不能拉雜，不失爲高手；不能潔而遽言拉雜，難乎爲詩矣。夫所謂拉雜者，形體則然，其意義未嘗不潔，若《莊子》、《離騷》皆是也，獨詩也哉！史遷何嘗不拉雜，而柳州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此意也。

又　近人謂學詩斷自元和，不可作開元、大曆之想，是朝菌蟪蛄儔也。

又　施愚山先生曰：「徧觀古人著作，不能毫髮無憾，何況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正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又曰：「蘄州顧赤方出其詩相讐校，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鷙如寇讐，毋留纖塵爲後人口實。』」噫！先生五言爲一代宗匠，顧君亦不愧作手，有以夫！

魏裔介《今詩溯洄集序》　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於明；衰於萬曆以後，盛於皇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內言詩者頗多，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蜩螗蟲吟，而憤激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噦耶。將欲垂示來葉，釐正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旨，載於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於我朝詩，有《觀始》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祝精劇目，咸以大雅被服厥躬，颯颯乎其盛哉。

又《漪園近詩序》　近時，燕、趙間多詩人，其在邢、洺之間者，楊猶龍、申堯盟、殷伯巖，爲最著。

賀貽孫《詩筏》　近日吳中《山歌》、《掛枝兒》，語近風謠，無理有情，爲近日眞詩一綫所存。

又　今人以子美譽《文選》而亦譽之，以子瞻毀《文選》而亦毀之，毀譽皆在子美、子瞻，與己何與？又與《文選》何與哉？

《詩辯坻》卷一　嚴儀卿云：「學詩入門須正。」亦有始基猥雜，後能自得師，翻然棄故，亦能至道，淳于意之受術陽慶是也。唐有康崑崙，善琵琶，自謂無敵，及聞段善本《楓香》之彈，卽驚駭下拜。德宗令以本藝授康。段奏曰：「崑崙本領邪雜，且遺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後崑崙果盡段技。今詩學染指既多，受病不少，畏砭而諱疾，護前而黨同，何文士立志不如優伶遠也？

又　古今談詩家，其持論大有三弊，而世鮮覺悟，其失往往雷聲，余當辯之。其一則以作詩必有合於古之六義，斯言似已，然《風》、《雅》、《頌》固是分體，不必詳論。以賦、比、興言之，此三者是詩人之志。蓋卽婦人童兒發口矢辭，非直陳事，卽婉轉附物，或因感抒述，三者之內，必有攸當。是

凡詩中，自有此三義，非謂具此三義而後爲詩成也。譬諸樂然，有五音耳，任舉陶瓦叩之，弦索彈之，亦必中宮羽之一音，豈謂不爲琯器者便無音耶？自謂詩備六義，然後爲佳，而牽拘膠盭，不勝其敝，但有櫛比，無復神來。又或以莊辭爲備六義，殆又不然。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女以寓忠愛，怨誹無妨貞正，故《國風》可錄，而《離騷經》辭乃稱不淫不亂。《詩》三百篇，大抵言情爲多，乃用《尚書》、《禮運》之義相繩，何其固耶？即以麗辭果流佚者，但可指爲靡音，目爲變聲，不可謂外於六義。何則？就其靡變，亦必固自有賦比興耳。自斯言出，而《楚辭》、樂府盡爲外篇，而傅玄《豔歌行》爲賢於《陌上桑》，李唐一代便當尸祝退之，然後晚唐、衰宋之作，悉登高坐矣。此一弊也。漢變而魏，魏變而晉，調漸入俳，法猶抗古。六代靡靡，氣稍不振，矩度斯在。何者？俳者近拙，拙猶存古，藻者徵實，實猶存古。嗣是入唐，爲初爲盛，麟德、乾封間，氣魄已見，開元而後，奇肆跌宕，窮姿極情，譬猶篆隸流爲行草耳。穗跡雲書，永言告絕，懷古之士，猶增欷歔。然而談者方誇爲中興，謂足高掩六季，何邪？且近體是唐代所開，而研思搆彩，皆滋潤六朝，十四大家，概乎沾汜，奈何愛唐棣之偏反，忘鄂跗之韡韡。至古體詩，居然酏水之別，益無論已。此二弊也。詩主風骨，不崇文彩，第設色欲稍增新變耳。自皎然以竊占白雲芳草詆劉、李諸賢，而近代亦誚白雪黃金，中原紫氣，是則誠然，然要非大疵也。初、盛唐之烏鵲、鳳凰，南山、北斗，龍闕、鳳城，橫汾、宴鎬，漢、魏人之鳳凰、鴛鴦，雙鵠、鳴雁，驚風、白日，臚陳竹素，覽者初不訝之。又如古詩，草蟲、楊柳，便屬相思；騏牡、鏘鸞，輒施行邁；萬年眉壽，以爲頌禱；於皇陟降，用格神明。若持卑辭相格，亦復可議。要期合律，雖遞襲而不妨乎高，苟乖大雅，則彌變彌墮。于是斯有彥伯澀體，長吉鬼才。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俊，竟陵鍾、譚之纖猥，亦俱自謂能超象跡之外，不知呵佛未易，直枉入諸趣耳。此三弊也。

汪楫《題五子罇酒論文圖》渭北王幼華來江東與吳埜人孫豹人郝羽吉汪舟次交命曰五友繪圖以歸分賦）汪子無才負傲骨，尋常出門少親暱。僻壤相逢吳埜人，風塵意氣膠投漆。埜人之友亦落落，論詩共許孫與郝。幾處歌聲向一燈，吳陵新安與焦穫。焦穫自昔多名家，孫郎動向人前誇。眼中難見李叔則，戶外忽來王幼華。王生結交殊不苟，屈指素心惟五友。預愁他日走長安，不似於今時聚首。西湖戴蒼能寫眞，遊子不顧囊中貧。卻將渭北江東意，圖成罇酒共論文。更有黃山江天際，畫水畫石多生氣。援筆添寫兩株松，百尺寒岡接蒼翠。裝來卷軸喜同看，皓首孫郎酒不乾。郝子撚鬚時欲笑，吳生抱膝動長歎。汪子把卷苦抑鬱，王生惜別何辛酸。王生王生，勸爾且盡尊前歡，明日徒從紙上觀。

汪琬《宛西集序》 自我世祖定鼎以來，文治聿興。於是聲教所被。時則常熟錢尚書謙益、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合肥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倡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繼起。訖於今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麟次鱗集於朝廷之上。

黃宗羲《裘子橫山文鈔序》 慈谿居句之中爲尤秀，宜其獨名章而鍾，而爲文章之士者多也。曩時固多賢，然以詩古文辭著述名天下者尚少。今風氣日上，英才輩出。自姜君西溟，持管一唱，奮腕而繼者四起。嗚呼，何其盛也。寒村鄭子禹梅，從予執經，論學有年，外此所知。有裘子殷玉，周子弘濟，姜子念祖，俱工詩。其淵派品格，各自不同，要皆清新峭刻，錚錚發響。予嘗欲輯句章時賢詩以表之，衰頹鹿鹿，未遑也。

姜宸英《棟亭詩鈔序》 詩自明初至今，幾於四變。洪武四家，尚矣。空同、歷下，其失也浮。竟陵矯之，其失也細。今則家稱韓、白，變而南宋，其失也牘甚而爲俗矣。

又《過嶺詩集序》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爲新城阮亭少詹，而一則郃陽黃湄給事也。新城詩最富，成集者數種，牢籠百氏，不名一體，於是海內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標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郃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粵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使祀南海。兩人所過留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爲人傳誦嶺表，詫爲盛事。比新城北旋，予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郃陽。《過嶺集》者，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

《圍爐詩話》卷一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

又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開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郡中卽事，若宋、明人爲之，必是直

陳本意。羊士諤云：「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留滯周南之感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又卷二（馮定遠）又云：「錢牧齋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喬曰：「皎然《詩式》言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弘至啓、禎矣。定遠見處實勝牧齋，見者每惑于名位。」

又 學時文甚難，學成祇是俗體，七律亦然。問曰：「八比乃經義，何得目爲俗體？」答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雖闡發聖經，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八比若是雅體，則《西廂》、《琵琶》不得擯之爲俗，同是代他人說話故也。若謂八比代聖賢之言，與《西廂》、《琵琶》異，則契丹扮夾谷之會，與關壯繆之『大江東去』，代聖賢之言者也，命爲雅體，何詞拒之？」

嚴繩孫《王西樵阮亭西山詩序》 今新城兩王先生，西樵、阮亭，同時以尚書郎居京邸，雖官劇曹，而其心飄然，望西山而馳者數矣。會東萊宋觀察蒞裳來都門，遂相與縱觀焉。贏糧秉燭，褰裳振策，猶唯恐失之。於是探索幽險，考覽遺事，既窮其致，又各記以詩。方之康樂《赤石》、《石門》、《斤竹澗》諸篇，足以頡頏千古也。夫西山之勝，敗諸闍寺，而猶幸奇蹟之不在耳目間者，庶幾待其人而後發。若夫康樂，以瓌異耿介之姿，抗世孤寄，身已屢瀕於危，迹其當日綢繆情好，無若惠連，而池塘之詩，僅形夢寐，不聞方駕之樂。先生則兄弟交遊，羽儀京國，雍容觴詠，篇牘互投，大雅流傳，長爲盛事。以今準古，實前人之不逮也。會幷爲之序，因以告後之遊者覽焉。

沈麟《歸田集序》 本朝世祖章皇帝與今上，右文之盛超漢、唐，有明而過之，駸駸乎唐、虞之盛焉。是以在世祖朝，則有海虞、婁東、合肥三大家著望江左。其在今日，則有高詹事先生受上特達之知，出入內廷，供奉講幄，是又千載未有之遭遇矣。

《原詩・內篇下》 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眞虎豹之鞟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脚，覩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澀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眞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

又《外篇上》 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於澀，眞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

又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並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略】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又《外篇下》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闊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閎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尤侗《滄浪亭詩序》 往見青門山人邵子湘所選《二家詩鈔》，爲阮亭、漫堂兩先生之作，歎其一時瑜、亮。

邵長蘅《二家詩鈔序》 今海內稱詩家，並稱新城、商邱兩先生無異辭，蓋如室華之有太少、禪宗之有南北矣。兩先生各專集行世，長蘅乃合鈔之，鋟之梨而爲序曰：一代風雅之歸，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風雅而學者尊事之也。夫其所以爲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而又有其地、有其時。夫才與學與識，人也。地與時，則有天焉。五者兼焉，故難也。今夫躋高位，都通顯

者，其氣力能奔走一世而或不暇問風雅爲何語。而古今詩人多窮而在下，屈勢與位，如孟郊、張籍、陸龜蒙、梅詢、蘇舜欽之徒往往能自不朽于身後，而及其生存往往困踣湮鬱，不能自振，而世亦未有從而推之者，阨于地也。亡友汪鈍翁先生，常舉元遺山語，以爲金源之文如宇文、吳、蔡諸人，皆宋儒之仕于金者，大定、明昌閒文派斷自蔡正甫、黨竹谿、趙閑閑。始因而推論：本朝詩文，若常熟、太倉、合肥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蘅心韙其言，竊疑正宗別當有屬。何者，軋于時也。然則本朝五十年間，能兼是五者而得之而爲風雅宗，意在兩先生虖。蘅奉教兩先生久，數聞緒論，因得以闚作者之旨。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珊瑚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肆映也。其體製故不相襲，而其淵源于《風》、《騷》、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大概相同。兩先生既遭際昌時，受天子特達之知，爲時名臣，而乃出其緒餘，揚抗風雅，天下士之趨之，如波委雲合，皆曰兩先生一代之宗工也。而遭逢加盛焉，詎易得哉。嗟虖，自祧唐禰宋之說盛，後生靡然，且謂兩先生亦嘗云爾。顧兩先生詩具在，其所爲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者，各有根柢，雖閒亦取于宋人，第以資汎瀾耳。學者病不好學深思，不能知前人根柢所在，而爭剽賊于景響形模之間，妄分畛畦。前膚附唐人而贋，今膚附宋人而亦贋。影掠李、何、王、李諸家而失，影掠蘇、黃、范、陸、尤、楊諸家而亦未爲得。沒人笑溺，舉世滔滔，自惟挽之無力，庶幾尊兩先生以挽之。是則余鈔二家詩之指也。夫新城王氏，名士禛，字貽上，學者稱「阮亭先生」。商邱宋氏，名犖，字牧仲，學者稱「漫堂先生」。集各如干卷，掇其尤者，次爲王氏《漁洋詩鈔》十二卷，宋氏《緜津詩鈔》八卷。

潘耒《受祺堂詩集序》　而風格日下，百餘年來，學者之弊，佻而爲公安，纖而爲竟陵，浮而爲雲間。流派各別，去古滋遠。迄於今，效元、白，效皮、陸，效東坡，放翁者，盈天下。與之言《風》、《騷》、漢、魏、三唐、李、杜，則掩耳疾走，如枘鑿之不相入。豈非唱郢曲者難爲工，和巴歌者易爲響耶？

張尚瑗《六鑒堂集序》　夫明自宏、正間，北地、信陽一以規模初、盛唐，繩尺李、杜，爲學者倡導。至歷下、婁東益廣厥派，海內之言詩者，謂不屑道中、晚以後一字。竟陵、公安諸公忽變爲窈眇孤絕之音，以髣髴陶、韋。而虞山力起而盡排之，縱橫於韓、白、歐、蘇，不名一家。本朝三十年以前，蒙叟之旨未暢，學詩者猶王、李也。洎今而宋、元詩格家喻戶曉。藥亭之爲詩，名理於《莊》，旨趣於《騷》，而筋力於《選》，固不猶依傍宋、唐門戶者。

費錫璜《野香亭集序》　自明李空同創言復古，軌範前人，示天下以必趨，囿天下以不敢亂，天下翕然從之。王、李繼起，高論益昌，規格既定，守而不變者，數十年也。迨徐、袁出而說始稍異焉，以自然爲宗，以性靈爲貴，內愜於己，不求合古。竟陵、常熟壇墠遞更，而宋、元雜論紛如矣。今則門戶各立，互相抵牾，宗唐者必斥宋爲斜徑，好宋者復指唐爲戒途，相背而馳，迄無定論，又近百年。

《漁洋詩話》卷上　東亭與宋荔裳、嚴武伯（熊）、葉元禮（舒崇）諸名士，遊吳興道場山，共賦五言詩。兄詩先成，群公歎絕，以爲「微雲淡河漢」之比。

又　計甫草曰：「三王並負盛名，西樵、阮亭蚤達，故聲譽易起，乃東亭之才，詎肯作蠭腰哉？」東亭舉庚戌進士，早歿。余刻其詩二卷，曰《古鉢集》。

又　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汎舟紅橋，與袁荊州（于令）諸詞人賦詩，有「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江、淮間取作畫圖。又與林茂之、張祖望、杜于皇、孫豹人、程穆倩修禊於此，自賦《冶春詩》二十首。陳其年題其後云：「官舫銀鐙賦《冶春》，琅邪風調更誰倫？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宗定九（元鼎）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劉公戢曰：「耀明珠，蔭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矯而當熊，或揚袂隨風，如欲仙去，遺世獨立，橫絕一時，不必如老鐵《花游》諸曲，遁作別調，始見姿媚也。」

又　余論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施謂愚山，宋謂荔裳，二君集皆經余刪定。又嘗取愚山五言近體詩，爲《主客圖》一卷。今施集尚存其家，未能版行；宋集經蜀亂，失其本矣。

又　康熙癸卯，歲將除，孫無言（默）欲渡江往海鹽訪彭十羨門。人問有何急事？答曰：「將索其《延露詞》，與阮亭《衍波》、程邨鄒祇謨《麗農詞》合刻之。」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

孫，新安人，居廣陵。

又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

又　盤山釋智朴，有詩名，余在京師日，曾定其集。嘗有句云：「木蛇鱗甲異，俊鷂羽毛青。」亦未經人道語。與洪昇聯句云：「蒼松亂插連雲石，石上苔痕虎行跡。（朴）拄杖來從飛鳥邊，下視蒼茫遠烟碧。（昇）」昇客武康，有句云：「林月前後入，谿花春夏開。」余亦嘗刪定其集云。

又卷中　先兄西樵嘗云：「合肥龔尚書『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陽羨陳其年『浪擁前朝去』，英雄語。」

又　新安吳兆非熊、程嘉燧孟陽皆以布衣稱詩，有名萬曆、啓、禎間。吳五言學謝朓，何遜。程七言律最多名句，七言絕句尤佳。【略】二君之後，當以石湖邢昉爲第一。

又　先兄西樵和余《秋柳》句云：「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徐東癡（夜）和云：「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仲兄禮吉（士禧）《吊潞府故宮》云：「不知何處忘憂館？宮柳依依似漢年。」三押「年」字，皆工。

又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甎甓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又卷下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施愚山（閏章）皆集京師，與余兄弟倡和最久。

又　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眞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旦）都諫皆能詩。西樵云：「千秋脽上見遺祠，武帝雄風自一時。法駕遙迎齋殿啓，靈壇颯沓羽旗披。禮成侍從陪游盛，情極君王感物悲。陳跡祇今誰髣髴，白雲南雁望參差。」幼華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到汾脽。」亦無慙才子之目。

又　順治辛丑，方魯山（文）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先生近撰《吾炙集》，載阮亭詩數篇。此集竟未之見。同時陳伯璣（允衡）撰《國雅》，施愚山（閏章）撰《藏山集》、葉訒庵（方藹）撰《獨賞集》，陳其年（維崧）撰《篋衍集》，今惟《篋衍》一集行於世。

又　長洲文與也（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鄢陵梁曰緝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苕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苕文《讀書圖》云：「朱門鼎鼎饜粱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水石，他年眞作孟家鄰。」娜如卽雅宜山也。

《池北偶談》卷二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卽富平李因篤、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薦舉，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爲八韻詩，閣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閱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公、寶坻杜公、臨朐馮公、掌院學士崑山葉公。

又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試體仁閣下，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候補少卿一人邵吳遠改侍讀；監司湯斌、李來泰、施閏章三人，郎中吳元龍一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遹，中書舍人袁佑等授編修；貢舉、監生、生員、布衣倪粲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監修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爲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

又卷一一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己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宋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時闌杜、韓之奧。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予定其詩筆爲三十卷。其秋與予先後入蜀，予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居易錄》卷五　丙辰丁巳間，商邱宋犖牧仲（今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部陽王又旦幼華（後官戶科給事中）、安邱曹貞吉升六（今徽州府同知）、曲阜

顏光敏修來(後官吏部考功郎中)、黃岡葉封井叔(後官工部主事)、德州田雯子綸(今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謝重輝千仞(今刑部員外郎)、晉江丁煒雁水(官湖廣按察使)及門人江陰曹禾頌嘉(後官國子祭酒)、江都汪懋麟季甪(刑部主事)皆來談藝，予爲定十子詩刻之。

又　宋中丞牧仲(犖)，偶於蘇州閶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立碑焉。近有書至，云方重建蘇子美滄浪亭，取予送尤太史展成(侗)詩句作亭聯，云：「戲魚明鏡闊，喬木古亭深。」俾予作亭記。

又　關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孫豹人枝蔚、韓聖秋詩、華陰王無異宏撰，富平李子德因篤、郃陽王幼華又旦，富平曹陸海玉珂，皆一時人豪，要當以岸翁爲冠。

又　海寧陸冰修嘉淑，浙西名宿也。康熙己未、庚申間客京師，每與宣城施愚山侍講、梅耦長庚、毘陵邵子湘長蘅夜過予邸舍，劇談至三鼓始各散去。陸有詩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紐也；或以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天子呼來不上船」，亦作此解，謬甚，《菽園雜記》已言之矣。

《香祖筆記》卷一　盤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于吳門，適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于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云：「青溝闢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餅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麤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栴檀香裏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綿蠻入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竹垞)，懷人蠶尾老尚書(阮亭)。春深玉版容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鐘餘。」

又卷四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纘字，明日梁問予纘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版爲雜花，打爲夾纈，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桑蠶，皆著碧纘。韻書但言文纘耳。

又卷五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夫及宜興陳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州。」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塡溝壑。」

又卷一〇　太倉崔華，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嘗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爲「崔黃葉」。歷城族子苹，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予亦呼爲「王黃葉」。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劉公戩(體仁)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祇謨)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

王士禛《徐閣學詩集序》　予友天下之士，於長水得二人焉，曰朱翰林竹垞、徐學士華隱。兩先生皆通經好古，直諒而多聞，南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又《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鬼瑣不復自振，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爲清麗閒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推之，可謂至矣。【略】聖俞遠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益興。新安潘之恆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爾。

《分甘餘話》卷二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與蘇近。大樽(陳子龍)源於東川(李頎)，參以大復(何景明)。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帶經堂詩話・卷首・應制類》　張宗柟附識：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己未召試博學鴻才，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頒題《璿

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讀卷者李高陽相國霨、杜寶坻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奉旨邵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爲侍講，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葇、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爲編修，倪粲、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邱象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於斯爲盛。案此所載稍詳，顧余所見，齒錄及先後授職，互有異同，俟再考之。

又《總集門・纂輯類》 纂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以爲結納之具，「風騷」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輩爲之。惟錢牧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葉訒庵《獨賞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選之風。陳伯璣《國雅》，始甚矜貴，不妄入一篇，後遂汎濫，可惜。其《詩慰》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瞻狥故也。上元龔賢，字半千，纂《詩遇》，率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惡道。

又《考證門・遺蹟類下》 粵城古道場，以光孝爲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剎，同游黃太史忍庵，高廷評旻園，屈翁山，陳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又《記載門・韻事類上》 順治丁酉，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後二年余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同年汪鈍翁在蘇州爲《柳枝詞》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淛西、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又《韻事類下》 李方伯（國亮）以宋中丞牧仲新刊《二家詩鈔》至，武進邵長蘅子湘所撰，錄予及牧仲詩也；又示牧仲近著《滄浪小志》。牧仲既重作蘇子美滄浪亭，又爲此志，尤檢討悔庵諸君子製詩歌美之，其風流好事如此。

又 汪鈍翁（琬）《說鈴》云：二王好作香奩詩，倡和每至數十首。劉公戩（體仁）曰：此雖慧業，然並此不作可也。蓋余少時與兄西樵及海鹽彭少宰羨門（孫遹）倡和香奩體詩，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方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棊。」「梅根冶裏春逢信，蘭葉舟中晚趁潮。」詳載《彭王倡和集》。

又《叢譚門一・詼諧類》 宗柟附識：予兄寒坪博雅嗜古，尤邃於詩【略】。雍正戊申，兄仿佘山意作行看子，自題其後云：新城王尚書漁洋，秀水朱檢討竹垞，海寧查編修初白，爲寓內詩宗，余於三先生皆素所鄉往而未及親炙者，爰屬鄭子秋浦作此卷，題曰「我師圖」，並賦一詩，以志私淑之意云：「當代文章伯，稱詩鼎峙雄。千秋尊杜甫，一瓣敬南豐。自分才懸絕，寧論派異同。平生傾倒意，只看畫圖中。」

宋犖《漫堂說詩》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松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而高爲之冠。成、宏間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間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概如此。

又《江左十五子詩選序》 今十五子中，有連茹而升巖廊者，亦有翩羽于將來者。予咸望其載賡「明良」，矢音「卷阿」，作爲雅歌，而追虞周之作者，詎不偉與。予嘗舉是集，與老友邵子湘氏共精選而存之，得三之一，授之梓。詩無甲乙，以齒次第。十五子者，曰王方若，曰吳山掄，曰宮友鹿，曰徐大

臨，曰錢亮工，曰張日容，曰楊青村，曰吳荊山，曰顧俠君，曰李百藥，曰蔣揚孫，曰繆湘芷，曰王麟照，曰徐學人，曰郭于宮。但著其地，而不書其爵，蓋所期者遠也。

周起渭《居業齋詩鈔序》　我朝仁育義正，涵濡海内六七十年矣。士大夫以文章名家者，其師承淵源，各有所自，大率出於虞山之門者爲多。

《今世說・言語》　寧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蘇氏。

錢名世《茶坪詩鈔序》　唐元和以後，詩家變體大備。韓昌黎、白香山出，而洸洋恣肆如長江巨河，虞山馮定遠所謂文人之詩者也。然其源實出於少陵，二公特得其旨趣而變化之耳。宋王元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陸務觀之徒，莫不祖少陵而禰韓、白，故宋多文人之詩。之數公者，皆讀書爲文，不欲專以詩名，而以餘事作詩人者也。自嚴滄浪創爲「詩有別才，非關學」之說，而明李于鱗奉之以爲律令，於是詆訶韓、白諸公殆盡。而後生小子，利於無師承、不讀書，相沿百餘年，其說淪骫浹髓，中入膏肓，不可治療。吾宗牧齋昌言闢之，其時從者尚少。迄今數十年，當代鉅公作者更倡迭和，源流脈絡，萬派同歸，而文人之詩大昌。夫唐專以詩取士者也，詩人之詩可也。唐以後，非文人之詩可乎哉！

田同之《西圃詩說》　今人但觸物造句，雖極警拔，而前後強湊，漫無指歸，即強置一題，究屬不合耳。

又　今之言詩者，多棄唐主宋，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瀋滓，無怪乎高者肆而下者俚，博者縟而約者疎，一切麤厲、噍殺、生澀、平熟、俗直之音，瀰漫於聲調間也。是可慨夫！

又　今人粗學拈韻，便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者，固自狂妄，究屬無知耳。

又　《許彥周詩話》：「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漁洋曰：「由前所云，唯杜子美、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其言韙矣。然以今日論之，足繼杜、蘇二公者，唯我司農先王父；足繼王、孟諸公者，唯阮亭司寇公而已。當代稱詩者，亦嘗云新城、德州，有名家大家之分。

又　錢牧翁《題石厓秋柳小景》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鐘山古石頭。」大抵寓意弘光南渡事，次句直是畫出馬、阮，妙不容說。漁洋公和句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情景無限，神韻悠然，自堪並垂不朽。然別以詩派，則牧翁宋調，漁洋唐響矣。

又　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若求眞詩，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以俟斲輪於甘苦之外者知之。

趙執信《談龍錄序》　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搆諸司寇，浸見疏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詒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疏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又《談龍錄》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又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尊也。大曆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爲一格也。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采。

又　詩之爲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

也。」馮先生恆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眞今日之針砭矣夫。

又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又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年壽、祿位所至，有諸？」答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僞託。吾緣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矧其所自爲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又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又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櫆）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厓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

又　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雯）及洪昉思皆云然。

又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是小節也，而殊費淘汰。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儈之誚也。」相與一笑。

又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眞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鄒方坤《餉山詩鈔小傳》　趙執信，【略】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者稍獲獎飾片詞，即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七引《國史館本傳》　趙執信，【略】娶王士禎甥女。初，猶相重，以求作《觀海集詩序》。士禎屢失其期，遂相詆厲。嘗問聲調於士禎，士禎斬之，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爲《聲調譜》一卷。又因士禎與門人論詩謂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或雲中露一鱗一爪而已，遂著《談龍錄》。有云：「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尚有事在。」又云：「文以意爲主，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雖意詆士禎，實通論也。大抵士禎詩以神韻縹緲爲宗，執信詩以思路劖刻爲主。士禎之規模闊於執信，而流弊傷於膚廓。執信之才力銳於士禎，而末派亦病於纖巧，然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歸於自寫性眞，力去浮靡。

查爲仁《蓮坡詩話》　合肥龔芝麓尚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尚書左右之，得脫。古古上尚書詩云：「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

又　冒巢民司理（襄）居如皐，堂名「得全」，園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戴介眉（洵）「詞壇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毛亦史（師柱）「寄書那及論心曲？握手翻憐會面難」。曹文虎（繡）「倦遊滄海眞無岸，愁覺瀟湘尚有涯」。吳薗次（綺）「狂橫白袷春無賴，醉瀉紅珠夜奈何」。龔芝麓（鼎孳）「時窮竟合謀歡老，情至終如善怨何」。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又「房中煖老珠三艷，階下承歡玉二柯」。于象明（梅）「襟期劇孟田疇後，風味盧仝陸羽間」。皆名句也。

又　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

城梅耦長庚《題顧梅生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尚書傳裏人。」（原注：上有錢宗伯姬人柳如是題句。蘼蕪，柳小字也。）託諷遙深，亦屬實錄。耦長有《漫與集》。

又　華亭王瑁湖相國（頊齡）《過仙霞嶺》句云：「傳車行木杪，候吏謁雲端。」《新秋》句云：「醉思湘簟滑，涼愛竹窗虛。」薛瀫副相（九齡）《送人》句云：「夢中有路終難別，肘後何方可療貧？」儼齋司空（鴻緒）《贈人》句云：「投轄客同官閣卧，賣文錢向酒家留。」《冬日》句云：「溪雲曉宿巖前寺，霜日晴縣江上村。」可稱江左諸王人人有集矣。

又　江都宗定九（元鼎）自號梅西居士，詩格華贍。《題鄧尉山圖》云：「鄧尉梅花四十里，具區三萬六千陂。山中正對漁洋景，令我尋思歷下詩。」徐電發檢討（釚）云：「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蕭靈曦（晨）爲之繪圖。王西樵考功（士祿）題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詠，幽情兩屬灌園人。」「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多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又　閻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而所寫境地不同。如鄧孝威（漢儀）《過大庾嶺》：「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亦本「村遠行人小，荒城落照偏」之意，句在伯仲，難分軒輊。古古繫刑部獄時，自署其門曰：「闔天下無根禍，坐人間第一牢。」談半村以事竊西曹，亦有句云：「大地未能容我輩，此間翻可著閒人。」

又　初白句「雪飄燈事闌珊後，春到梅花淺淡間」，查浦句「庭烏得食每雙下，鄰犬驚人時一喧」，皆可參禪。

又　惲南田（格）字正叔，又曰壽平，善沒骨設色花卉。虞山王石谷翬亦以山水名家。凡二君片紙尺幅，海內爭購。壽平有《寄石谷》詩云：「收得江山在錦囊，霜天乘月下滄浪。尚留琥珀蘭陵酒，樸被同君話草堂。」二君襟期灑落，當不獨以丹青爲能事也。

又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投以吟筒，紙墨日多。如沈麟洲（元滄）「青雲早達原非幸，白首論交未是遲」、「豈有生涯成畫地？任他好夢到鈞天」，談半村（汝龍）「身經一劫觀殘局，心有千頭理亂絲」，沈艮思（青崖）「吟到梅花連月冷，話深爐火入灰微」，程廷儀（可式）「春回小院先啼鳥，香吐寒梅欲染衣」，方高度（元禮）「白草地積霜，黃雲天欲雪」，姚次耕（陶）「幾莖病骨西風裏，千里愁顏落日中」，劉雪珂（文煊）「事雖千局變，心共一燈明」，高素臣（曰時）「拙匠長飢仍刻鵠，壯夫今老尚雕蟲」，雪齋上人（超祚）「地限未空不作佛，天宮已滿莫藏身」，錢修亭（陳羣）「美人悲未嫁，多坐良媒誤。由來情好鍾，愛極翻成妒」，陳蘭雪（儀）「怒土學山爭突兀，激流如箭亂崩奔」，胡象山（捷）「卽遭放逐安天命，不入矜疑亦聖恩」，鮑集軒（鳳翔）「草蘭香馥尋南鎮，毛筍生鮮買破塘」，許子遜（廷鑅）「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疏雨小樓寒」、「紙閣茶濃烟篆晚，板橋花拂酒旗香」、「深林葉落堪容月，北牖簾疏慣引風」，丁芝田（鶴）「腸惟嗜酒時偏潤，鬢爲吟詩半已斑」，王雨楓（霖）「半生噩夢《霓裳曲》，此夕王郎斫地歌」、「銜碑石闕將誰訴？落溷花枝一任風」，皆一時酬倡之作，堪入《主客圖》也。

又　尤展成（侗）《艮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一事，令人有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墅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畫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此何人詩耶？」姬曰：「不知誰作。」後於摩訶庵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蕉林爲眞定梁相國所居，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歸一冊。尼係明季宮婢，當時稱菜戶者。

又　朱竹垞檢討（彝尊）與漁洋齊名海內。趙秋谷宮贊（執信）作《談龍錄》嘲之曰：「朱貪多，王愛好。」余嘗讀竹垞翁《瞿谿》詩云：「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似又非貪多矣。秋谷詩法二馮，格律甚細，有《蠡海》、《耑溪》二集。

又　華亭船子和尚紺池（宗渭）作詩，洗盡鉛華，獨標雋逸。陳其年云：有僧以詩名，遊陽羨，投詩一卷乞序。覽之，皆出吾友紺公所著，不覺失笑。調《偸聲木蘭花》一闋以戲之。後同史子雲臣過吳門訪公，梅隱述其故，一座闐然。公曰：是無足異。曾有僧假余詩謁王阮亭先生，中有「亂松殘雪寺，孤磬夕陽山」句，先生歎賞不已。贈詩曰：「愛公殘雪句，何減碧雲篇。」列漁洋集中，又載之《池北偶談》，此何異「一一鶴聲飛上天」耶？

又　乙巳重九，家松晴(奕楠)種菊顧顧齋，招同魯亮儕(之裕)、徐芝仙(蘭)、張眉洲(坦)、符藥林(曾)燕賞，亮儕和余韻云：「坐擁花城賦好詩，詩成呼酒一酬之。花神解撥詩人興，細細寒香出衆枝。」後十日眉洲作展重陽詩，芝仙和之云：「落英何待展秋光，三徑風流未盡荒。佳會即今爲上九，吾徒終古在高陽。賞心香泛山杯冷，照眼花迎夜雨芳。想見開成當此節，六宮稱慶道勝常。」十月初，余又邀諸公賞於澹宜書屋，眉洲句云：「恍疑身入衆香國，共訝秋存小雪時。」

又　徐芬若從軍沙漠，路經青冢，囑虞山黃尊古(鼎)繪其圖以歸。都下名士，競賦詩詠之。竟陵唐赤子(建中)詩曰：「咄哉徐君眞好奇，勸客一飲連十卮。酒酣手持《青冢圖》，邀客爲作青冢詩。自言邊地盡飛狐，青冢猶在邊西陲。世人但聞圖經說，我昔從軍親見之。前臨黑河後祁連，黃沙千里胡馬迷。其地萬古無春風，但見白草常離離。一抔獨戴中華土，青青之色長不萎。我時往拜值寒食，繫馬冢前古柳枝。此柳亦疑漢宮物，枝枝葉葉皆南垂。下有無名之石獸，上有無主之荒祠。獸腹依稀青冢字，刻畫認是唐人爲。祠中絡繹獻侗酪，碧眼倒地呼閼氏。至今牧兒不敢上，飛鳥絕聲馬不嘶。卻爲奇迹人罕見，擅場畫手黃生宜。請看慘澹經營處，山川粉墨無參差。按圖一一爲指點，百口稱快含嗟咨。有客引滿前致問，先生圖斯焉取斯？嗚呼噫嘻！先生之意客豈知！男子有才女有色，往往自愛如山鷄。王嬙本是良家子，對鏡顧影常矜持。一朝選入深宮裏，風流不數西家施。誰知承恩亦在貌，君王莫辨妍與媸。但願君王辨妍媸，妾辭遠嫁呼韓邪(音移)。所以喟然越席起，仰天不復揮涕洟。五鼎生烹主父肉，馬革死裹伏波屍。古之烈士多如此，高山河水當怨誰！此意天地爲感動，墳草四時回春姿。徐君之才滿一石，白首著書十指胝。新詩句句在人口，清如珊瑚敲玻璃。可憐三載飢臣朔，文章酷召數命奇。雖從王門掌書記，時平不須投毛錐。非無要路與捷徑，丈夫致身羞以貲。正如明妃恃其貌，倔強不肯賂畫師。人生遭遇有不一，侘傺豈即非良時！假使明妃宮中死，安得香名流天涯。披圖知君心獨苦，別有塊壘非蛾眉。君不見杜陵《詠懷》生長明妃村，乃與庾信宋玉蜀主諸葛同傷悲。」

又　龍眠方復齋先生爲江南望族。余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九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談冒氏掌故最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有本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薗次(綺)以下無不賦詩以贈。溫陵黃俞邰(虞稷)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詩曰：「珊瑚枕薄透嫣紅，桂冷霜清夜色空。自是愁人多不寐，不關天末有哀鴻。」「半牀明月殘書伴，一室昏燈霧閣槭。最是夜深淒絕處，薄寒吹動茜紅衫。」

又　天章《桃花夫人》詩云：「桃花夫人好顏色，月中飛出雲中得。新感恩仍舊感恩，一傾城矣再傾國。」漁洋曰：「王右丞『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太蘊藉矣。孫文定讬亭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與此皆妙於調笑。」

又　徐原一司寇《次宿遷》詩云：「幸有張平子，還同馬少游。不辭桑落酒，共醉木蘭舟。虹捲荒城莫，雞鳴古廟秋。餘生老湖海，搖落復何憂。」立齋相國(元文)詩更矜貴。送人之官瓊州云：「鮫宮風定揚舲過，海嶼花開攬轡行。」司寇、相國及果亭侍郎，皆有專集行世。《棣蕚》、《聯珠》，不能專美於前矣。

又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眞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掛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于宮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燄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洪有集名《稗畦》。竹垞贈洪詩云：「梧桐夜雨詞凄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

又　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薑(雯)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巖陳于王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

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又　徐芬若倩輦下名家三十餘人，合作《芝仙書屋圖》。一時詩家分題吟詠者六十人。博問亭分得《苔》云：「雨後隔簾應漠漠，風前映戶自閒閒。石衣水髮渾難辨，且對生綃一解顏。」孔東塘分得《竹》云：「舊卧芳齋竹滿欄，今年新筍又成竿。相思烟水三千里，倩寫墨君紙上看。」松江周寒溪(彝)分得《沙上細草》云：「細如石髮千絲罥，密似秧針一抹齊。若憶虞山好風景，無邊春色染青谿。」華亭王雲岡(時鴻)分得《巖上小松》云：「纔經霜雪幾春秋，點染青山分外幽。卻笑丈人峯下樹，千年封爵爲秦留。」宗室拙齋公分得《水閣》云：「曲曲溪流草閣虛，主人高隱是南徐。卻疑五月江深候，滿塢松篁讀道書。」代州馮欽南(歷)分得《小柏林》云：「叢叢小柏儼千章，翠影扶疏日月長。種近仙山樓閣地，好凝珠露待鸞皇。」大興曹渭符(曰瑛)分得《草亭》云：「小結芳亭草覆檐，周遭花藥鬬濃纖。此中好著吟詩客，敢請徐熙筆自添。」芬若後舉此圖贈余。

又　王西樵考功(士祿)有《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等集，海內耆宿如杜于皇、孫豹人、汪苕文、尤展成諸公，論之詳矣。西樵《題襄陽孟浩然？》其瓣香微旨所寄可知。阮亭選擇西樵詩，什去二三，次爲四卷，亦從其宗仰也。

又　徐電發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漁洋題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似天隨。朝來宣賜蓬池鱠，卻憶鱸鄉亭畔時。」愚山詩：「秋來漠漠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飢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海鹽彭羨門少宰(孫遹)詩：「手結扶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潦初收。憑誰翦取吳江水？幷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繩孫)詩：「瑟瑟波中一棹回，鳧雛相趁小驚猜。等閒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益都馮文毅相國(溥)詩：「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白頭飢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者也。

又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海漚小譜》。朱竹垞贈句云：「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娛老軒」。趙贈句云：「老爲鷖脰漁翁長，閒上鴟夷佔客船。」具見兩人高致。

又　作詩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爲法。」家初白老人有《秋花》詩云：「雨後秋花到眼明，閒中扶杖繞階行。畫工那識天然趣，傅粉調朱事寫生。」此詩可與前意參看。宋時或有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程子亦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若今之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知此可以言性靈。

又　煙草前人無詠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菰，(淡巴菰，煙草名，見姚旅《露書》。)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寧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備錄之。「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火，初疑異草薰。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氳。妙趣偏相憶，縈喉一朵雲」。「異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人無藉酒，款客未輸茶。莖合名承露，囊應號辟邪。閒來頻吐納，攝衛比餐霞」。「細管通呼吸，微噓一縷煙。味從無味得，情豈有情牽？益氣驅朝霧，清心卻晝眠。誰知飲食外，別有意中緣」。「清氣滌昏憨，精華任咀含。吸虛能化實，嘗苦有餘甘。爝火寒能卻，長吁意似酣。良宵人寂寞，藉爾助高談」。

李紱《書曝書亭集後》　近世人詩文標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凡宗族近者，依輩行稱伯、叔、父、兄、弟、從子等。其餘雖同姓，直稱其姓而已。若杜詩於位，韓文於重華，皆其從子，猶直稱姓，其於疏遠可知。稱家之失，殆始於明之中葉耶。成、弘以前，詩文雖才力大小、氣厚薄不同，要各循規矩，不失唐、宋人舊法。至嘉靖諸人，乃猖狂恣肆，菲薄前賢，率意杜撰。今覽其所著，無論文字，即一題署名欵，已多紕繆不可通。當時最稱守古法如震川，猶有州牧縣大夫諸誤。若王、李諸人，蓋不足責也。

《覲齋詩談》卷三　詩人所宜，亦論脾味。近代名手，如吳野人之清高，王無竟之矜貴，劉子羽之蒼朴，謝皆人之瀟灑，王美厥之儁冷，味同佳菓香茗，高流所嗜也；吳梅村之綺麗，龔孝升之典贍，丁藥園之壯采，丘柯村之雄才，李漁村之組繡，譬彼宫廚法釀，豪士所需也。不妨幷美，無取兩傷，是在調劑得中，粮合善變而已。

又卷七　吾嘗放眼千秋，如茶村、龕山、東淘、寧都、商丘以暨虞山、

合肥、櫪翁、梅村諸名士，皆殘劫餘燼，留爲昭代羽儀。自霜風萎落以後，北有新城，南挺大村，曠蕩中原，竟無萌蘖之滋。可惜也夫，可懼也夫！

黃子雲《野鴻詩的》 和韻人皆爲難，我獨爲易。就韻構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即可壓衆。然究不能成大器，聊一爲之可也。嚴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信然。此風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抑又何與？

侯元涵《汪苕文詩序》 今吳中之詩，人道立矣。所疑者，格調之文質、法古與自用之別也。夫同類之智，必有殊能。一藝之工，必有詣極。故梓匠之有輸班，車馬之有良造，麗色之有毛嬙，至治之有陶唐，人倫之有尼父，神明之極，沿爲矩矱。詩亦猶是也。五言至《十九首》而無加，樂府至三曹而獨出，今體至王、岑而極工，歌行至李、杜而備美，極百家之決驟，莫能跨尺寸而上之。昔李空同嘗以法古之說，倡於宏、正之間，綿綿延延，不百年而大肆於王、李，學者靡然向之。其弊至於取青妃白，摹擬摽賊，望之罔然，即之無有。捄之者乃曰：「詩以性情爲則，何必法古，法古者盡優孟耳。」其詞似矣。然考其篇章，或失之麤，或失之拘，或失之佻，所云《國風》、《雅》、《頌》，渾厚和平者，闕焉無有，是可以爲性情乎。夫性情莫蘊藉於漢之《十九首》，莫流暢於魏之三曹，莫沈酣於盛唐之諸家。或以爲驚魂動魄，一字千金。或以爲禪家一乘，周公制作。或以爲茹涵古今，表裏造物。莫不當時譽之，歷世宗之。而後王、李稱之，而學王、李者和之。今惡學王、李者而嘗王、李可也，嘗王、李而諱王、李所稱之漢、魏、盛唐不可也。因噎廢食，懲羿靈而爲罔兩，恥優孟而毀衣冠。將堯、舜可以無稱，仲尼可以無述，而曾參、孟軻，其羿靈優孟之尤至者也，有是理哉。今學者不察，惟事洗滌，祧漢、魏，宗元、白，刪李、杜，登郊、島，以街談嗜語爲自然，以山魈木客爲神悟，詩學益無，而矯枉者乃益甚。由是貶宋甚者，謂代無一詩；貶王、李甚者，謂集無一作。兩家之說，戛然不入，相與搏擊於霧霧之中，適足以爲後來之驅除耳已。然則何道而可，五言樂府必法漢魏也，今體必法王、岑也，歌行必法李、杜也。裁百家之僞體，集古人之能事，本乎言志，而成乎自得。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師心非也，法古非也。吾能盡爲學者論哉。予與苕文相最者如此。

彭啟豐《香樹齋詩集序》 本朝文苑，若朱竹垞、彭羨門、高江村、曹倦圃諸公，皆著作斐然，而竹垞爲最。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少時見趙秋谷先生，爲述吳修齡語云：「意思猶五穀也，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變盡；喫飯而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飲酒而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斯言可謂善喻。」余謂：「以酒喻詩，善矣。第今人釀酒，最要分別醇醨，與其魯酒千鍾，不若雲安一盞。」先生拊掌大笑。

《柳南續筆》卷一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阮亭《古詩選凡例》、尤悔庵《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愼歟？

又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馮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馮已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曆以前詩。」

又卷三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乃斂衽讋服，於是嗤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即平日嘗謦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又卷四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斥其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宸英）爲古文學大蘇，以縱橫恣肆爲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爲衰世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惡謬爲詆諆，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如阮亭先生，固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又卷六 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也。唐之元、白遂踵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韻者，覓韻腳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

義章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益無謂矣。趙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是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又　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略】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執信)、海寧查太學夏重(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愼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國朝松陵詩徵》卷六　予嘗論本朝七古宗李、杜、韓、蘇者，首推漁洋，太史足以配之。宗唐初者，首推梅村、漢槎足以配之。後有論定，應不以予言爲阿好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學者恆以漁洋、緜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二家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尙書詩論者，要不無軒輊。卽先生曾有句云『緜津三舍避漁洋，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雁行進也。然當新城雷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爲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又　王士祿【略】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縞紵論交，時號「三王」。

又卷三　我朝景運光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師儒主持文柄，而己未召試，廣羅麟鳳，同日入翰苑者五十人，皆河嶽之英靈，而中興之閒氣也。繼此戊辰一榜，登瀛者多負文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曹申吉【略】兄升六長於詩，二曹齊名，時爲安丘增重。

沈德潛《補刻已畦先生詩序》　國朝初，吳中詩人沿鍾、譚餘習，競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以自欺欺人，病在荒幻；既又矢口南宋，家石湖，戶劍南，有隊仗而無氣脈，病在纖佻；於少陵之鯨魚碧海、昌黎之巨刃摩天、東坡之萬斛源泉隨地湧出，胥失之矣。我師已畦葉先生起而挽之，作《原詩》內外篇四卷於源流升降之故，昌言剖析一一，警聾振聵以覺衆人。

又《國朝六家詩鈔序》　我朝人文化成，力追雅頌，而執牛耳者，宜推阮亭。讀其詩，明麗博雅，渾厚高華。談藝四言，阮亭直自道耳。與阮亭相後先者，則查初白磅礴奡兀，步武眉山。他如愚山之敦厚溫柔，荔裳之雄健磊落，雖各樹壇坫，而生面獨開。竹垞詩格稍變，而言必唐音。秋谷抱負異才，高而不詭。之六家者，類皆胚胎於漢魏六朝，自成一家言，以鳴國朝之盛。學詩者從此求之，因其異以求其所以同，而不惑於歧路，不染於習氣，則此直可爲渡海之航、登山之屐。

薛雪《一瓢詩話》　趨庭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於漢、魏、六朝，浸廣於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媸，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

又　古人愛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長，卽推崇贊歎，不避寒暑。今人則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媢嫉擠排，不遺餘力。雖有著作，視此心術，天將厭之，尙希垂後乎？余非望人開倡譽之端，實見中懷狹隘者，終爲品量之累。鄭少谷與王子衡初不相識，嘗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其推許神交如此。後鄭死，王感其意，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王阮亭先生詠之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生平王子衡。」亦可謂善勸者矣。

又　將現成救急字眼，湊上幾字，遂成一句；通首拖泥帶水，黏成八句，謂之律詩。近來漫天塞地，皆是此輩。

鄒一桂《國朝六家詩鈔序》　我朝文運昌明，名賢輩出。若宋荔裳、施愚山、王阮亭、趙秋谷、朱竹垞、查初白諸君子，後先踵起，並駕齊驅，猶唐

之李、杜、韓、白、王、孟、柳、宋之蘇、黃、范、陸、元之虞、楊、范、揭。

秦大士《龍性堂詩話序》 詩話之由來尚矣：「思無邪」，孔子之詩話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之詩話也。【略】國朝詩教肇興，漁洋、靜志居二家，評騭最爲允當。

《蓮子居詞話》卷四 鄒程村稱阮亭爲王三綠，沈東江稱稚黃爲毛三瘦，可與都官郎中並韻齒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因園集》 十三卷，執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相傳以求作《觀海集》序，士禛屢失其期，遂漸相詬厲，仇隙終身。今觀《還山集》中，尚有酬士禛詩二首，又爲士禛作《西城別墅十三咏》。至《鼓枻集》中《渡江》一首，已有「祇應羨詩老，持節問岷源」句，註曰謂阮翁。又《悼吳孝廉》一首，有「漁洋未識名先著」句，其詞氣已不和平。自是以還，遂互相排擊。則謂二人之釁生於作《觀海集》時，其說當信。迨其後沿波逐流，遞相祖述，堅持門戶，入主出奴，嘵嘵然迄無定說。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劖刻爲主。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

又《古懽堂集》 當康熙中年，王士禛負海內重名，文士無不依附門牆，求假借其餘論。惟雯與任邱龐塏不相辨難，亦不相結納。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過江集》 時新城王士禛方以詩名海內，嘗稱申義及湯右曾足傳其衣鉢。

又《總集類五・宋詩鈔》 蓋明季詩派，最爲蕪雜。其初厭太倉、歷下之剽襲，一變而趨清新。其繼又厭公安、竟陵之纖佻，一變而趨眞樸。故國初諸家，頗以出入宋詩，矯鉤棘塗飾之弊。

靳榮藩《吳詩集覽序》 我國家列聖相承，右文養士。士之以詩鳴者，雲蒸霞起。曹子建所謂「家家握靈蛇之珠，人人得荆山之璧者也。」顧其卓然於衆家之表，登峰造極者，曰吳梅村、王漁洋氏二家之詩，有同有異。梅村當本朝定鼎之初，親見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淫。其詩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而間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爲近。時出入於退之、香山。梅村非不能爲漁洋，其遇爲之也。漁洋生重熙累洽之會，內直承明，外乘馳傳。其詩如景星慶雲，如瓊花琪樹，故於太白爲近，而參以右丞之超逸、義山之蘊藉。蓋梅村以興會爲主。而漁洋以神韻爲工。漁洋自不必爲梅村，亦其遇爲之也。此其所以異也。而其所以同者，沉博絕麗，驚心動魄。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麗以則。梅村亦有不知一事，吾之深恥之語。今其集俱在，陶冶古今，纂組萬類。覩七襄而知雕文，刻鏤之非華飫仙廚，而覺山珍海錯之失味。雖其稱詩之本不在乎此，而醞釀既深，香色畢具。此則祭酒、尚書不約而同者。

《茶餘客話》卷一 馮益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契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隨園詩話》卷三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寧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于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曾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耶？」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咏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峰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峰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即不飲，余豈遂不救漢槎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眞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槎之《秋笳集》，與陳臥子之《黃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

又卷七 七夕，牛郎、織女雙星渡河，此不過「月桂」、「日烏」、「乘槎」、「化蝶」之類妄言妄聽，作點綴詞章用耳。近見蔣苕生作詩，力辨其誣，殊覺無謂。【略】高郵露筋祠，說部書有四解：或云：「鹿筋，梁地名也。有鹿爲蚊所嚙，露筋而死，故名。」或云：「路金者，人名也；五代時將軍，戰

死于此，故名。」或云：「有遠商二人，分金於此，一人忿爭不已，一人悉以贈之，其人大慚，置金路上而去。後人義之，以其金爲之立祠，故名路金，訛爲露涇。」所云「姑嫂避蚊者」，乃俗傳一說耳。近見雲松觀察詩，極褒貞女之貞，而痛貶失節之婦：笨與苕生同。不如孫豹人有句云：「黃昏仍獨自，白鳥近如何？」李少鶴有句云：「湖上天仍暮，門前草自春。」與阮亭「門外野風開白蓮」之句，同爲高雅。

又　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爲之落籍。而所適錢、龔兩尚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棱嶒。閻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

又卷八　嚴滄浪借禪喻詩，所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有神韻可味，無迹象可尋。此說甚是。然不過詩中一格耳。阮亭奉爲至論，馮鈍吟笑爲謬談，皆非知詩者。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如作近體短章，不是半吞半吐，超超玄箸，斷不能得絃外之音、甘餘之味，滄浪之言，如何可詆？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即以禪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雖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爲多也；又何能一「羊」一「象」，顯「渡河」、「掛角」之小神通哉？總在相題行事，能放能收，方稱作手。

又卷九　沈光祿子大、許明府子遜，二人齊名。沈如：「竹光晨露滑，池靜夜泉生」。許如：「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沉山」。眞少陵也。行役絕句，有相同者。沈云：「惟有夢魂吹不斷，月明猶自逆風歸」。許云：「明月有情應識我，年年相見在他鄉」。子遜先生與余爲忘年交，論詩尊唐黜宋，失之太拘。有某少年，故意抄宋詩之有聲調者試之，先生誤以爲唐，少年大笑。余贈云：「前生合是唐宮女，不唱開元以後詩」。

又　王阮亭尚書未遇時，受知於先達某，故詩集卷首，即錄其所贈五古一篇，用「蕭豪」韻。穆堂未遇時，受知于阮亭，故《哭阮亭》五古一篇，亦用「蕭豪」韻。姜西溟《哭徐健庵司寇》詩，用張文昌《哭昌黎》韻，想見古人聲應氣求，後先推挽之盛。

又《補遺》卷二　考據之學，本朝最盛。然能兼詞章者，西河、竹垞二人之外，無餘子也。

方薰《山靜居詩話》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於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朱官檢討，李歸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皋各占春，生來未涴馬蹏塵。千株一笑誰傾國？烟霧休遮著眼人。」「行路逢崔也乞漿，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個先呼李，料得東風愛豔妝。」後竹垞罷官，著《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脫朝衫便有詩。」皆於言外見意焉。

又　康熙間，士人居家恆多友文墨、讀古書、挹揚風雅者。吾浙如錢唐趙氏之春草園、小山堂，吳氏之瓶花齋，嘉興曹氏之倦圃，桐鄉汪氏之華及堂，展硯齋。時皆名儒老宿，往來譔集無虛日。略如玉山草堂故事，至今猶有道之者。近則並無其人矣。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舊交也。其《過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饒名花，無非佳種。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遺伻，慇懃期請，未嘗以不速視友朋，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花間，若爲園中故事者。至暑寔邵侯之瓜，寒說宋公之餅，敦（去聲）羅槃列，豆進籩加，珍侔段煉，巧壓郇庖，斯又餘事焉爾矣。偶或兼旬未面，輒復申其手畢，訊問無他。重以綠旆紫蠶，不待吳移，新脯精粗，寧勞顏乞。或期鑒古，或訂探幽。張愛賓有言：經年共賞山泉，永日惟論琴畫，古今同致，詎不信然？昔誦少陵「誰家數去」、「百偏未闌」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清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風斯在下也矣。祇恨無少陵俊筆，使吾谷林襟韻，照耀行墨間耳。

又　《堯亭詩話》載松江黃唐堂《楊花》詩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時。」以爲雖工尚不離題境。惟初白老人「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乃得「羚羊掛角，無迹可尋」之妙。吾友鮑以文云：「黃詩特佳。查句須出題面，方見其妙。」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略】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於格律之失也。

又卷五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洋縣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縣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此詩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固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幷不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

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曾賦詩云：「百年誰續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畢竟後來才士少，詩名數到宋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

《拜經樓詩話》卷一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司五更。種並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廐血駒生。耳毛削竹青驄立，距汗夭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待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

又　錢塘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與明華亭莫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清曠。毘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間多題咏，如「露蔓平窺石，煙蘿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舊雨青氈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概。餘詳《東城雜記》。

又卷二　萬蒼山在永安湖之濱，明錢魯南先生葬於其麓，雲耜先生（汝霖，後復何姓）之祖塋也。墓旁有祠，祠中有樓，雲耜常爲之經營焉。祠墓並據湖山之勝，而樓尤軒爽。登之南望，大海如杯，風帆沙鳥，與越中諸山相出沒，歷歷如繪。陳乾初先生與雲耜交尤莫逆，每偕諸遺老爲文酒之會於樓上，留連嘯咏，蕭寥有世外想。其《寄題萬蒼山樓》詩曰：「不願蓬萊居，願作錢墳守。高樓俛大江，萬松蔭其右。坐收湖田租，精製磵泉酒。塵囂隔人寰，煙波渺漁艘。（汝典書來云：『今冬湖水甚高，較往年絕勝。不覺神與俱馳。』）」樓至今尚在，名曰「湖天海月」。擇石少宗伯每來省墓，必憩息於此。予以丙辰春薄營螬室於樓之西偏宰樹，與錢墳相鄰。旁有巨石，友朋來遊者，間題名其上。自謂雖不能如陳則梁之海月庵，若乾初先生所云「錢墳守」者，或庶幾焉。

又卷四　同邑陳敬貞上舍，詩文清綺，爲厲樊榭、杭堇浦諸前輩所知。施蘭垞作《浣紗圖》，蓋以姓自寓也，敬貞題云：「清溪一曲苧蘿濱，誰把夷光爲寫眞？歲歲浣紗猶未嫁，翻教不及效顰人。」蘭垞甚悅。又有《送吳樵石歸硤川》云：「顧況臺邊有故居，騷人此日賦歸與。四朝文獻詩無敵，兩硤溪山畫不如。著述選幽藏副本，功名投老脫徵書。西來爽氣知無限，時與瑤編共卷舒。」樵石名嗣廣，亦硤川詩人。早受知於查初白先生。所著有《樵石山人集》。敬貞少有功名念，晚歲志節忼慨，年六十，自作辭壽文，累數千言。嘗夢宋柳仲塗持刺來謁，相與論文，終夕而去，周松靄聞而憂之，俄疽發背而卒。蓋開亦以是病死，殊可異也。敬貞壯歲尤工長短句，有云：「見他竹影篩窗，疏疏密密，總寫著个人兩字。」爲堇浦擊賞，目爲「竹影詞人」云。

又　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並一時妙選。嘗自製《鳴鴻度》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視湯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黨姬之妒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蘭干』之句。」

《甌北詩話》卷三　近時朱竹垞、查初白有《水碓》及《觀造竹紙》聯句，層次清澈，而體物之工，抒詞之雅，絲絲入扣，幾無一字虛設。恐韓、孟復生，亦嘆以爲不及也。

又卷五　南渡四五十年，坡集已兩翻板，可見其流布之盛也。當時註家有永嘉王梅溪、司諫施元之二本。【略】施本刻於嘉泰中，陸放翁爲之序（現在《渭南文集》中），乃元之及吳郡顧禧共註，而元之子宿又加核訂者。其本係隨年之先後編訂成編，顧元、明以來，久已淹沒。本朝康熙中，宋漫堂始得之，而又多殘缺。漫堂囑毘陵邵子湘爲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王本遂不行。是時朱竹垞於宋、邵所訂施注，雖有「老鼠搬薑」之諷，然施註之善終不可沒也。【略】近時查初白及吾友馮星石鴻臚，又有《補註》、《合註》之刻，則又皆於施注之外，援據宋人雜說、傳記以增訂之，更足與施註互相發明也。

又卷九　通計明代詩，至末造而精華始發越。陳卧子沉雄瑰麗，實未易才，意理粗疎處，尚未免英雄欺人。惟錢、吳二老，爲海內所推，入國朝稱兩大家。

又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此外，吳漢槎有高調，無餘味。其名位聲望，爲一時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然阮亭專以神韻爲主，如《秦淮雜詩》有感於阮大鋮《燕子箋》事云：「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儀徵柳耆卿墓》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而元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

聲韻，豪邁律切」者，往往見絀，終不足八面受敵爲大家也。其次，朱竹垞亦負海内重名，至今猶朱、王並稱，莫敢軒輊。然竹垞不專以詩傳，且其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博奥，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頹唐自恣，不加修飾，究非風雅正宗。故梅村後，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而聞者已掩口胡盧。不知詩有眞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爲訾議也。今試平心閱初白詩，當其少年，隨黔撫楊雍建南行，其時吳逆方死，餘孽尚存，官軍恢復黔、滇，兵戈殺戮之慘，民苗流離之狀，皆所目擊，故出手即帶慷慨沉雄之氣，不落小家。入京以後，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鍊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其他摹寫景物，脫口渾成，猶其餘技也。惟書卷較少，故稍覺單薄；且少年急於求知，投贈公卿，動千百言，殊嫌繁冗，兼自減身分，此則其詩之可議者。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或謂古來作詩之多，莫有如香山、放翁者。初白詩之多，亦略相等。君得毋徒震於其多，而遂欲躋之二公之列乎？是不然也。詩之工拙，全在才氣、心思、工夫上見，豈徒以多爲貴？且詩之工，亦何嘗不自多中得來？正惟作詩之多，則其中甘苦曲折，無不經歷，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今姑別擇其上乘者，古體則標其題，近體則摘其句，閱者可一覽瞭如矣。

又　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詩者借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此後代詩人不得不用書卷也。吳梅村好用書卷，而引用不當，往往意爲詞累。初白好議論，而專用白描，則宜短節促調，以遒緊見工，乃古詩動千百言，而無典故驅駕，便似單薄。故梅村詩嫌其使典過繁，翻致膩滯，一遇白描處，即爽心豁目，情餘於文。初白詩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覺寒儉，一遇使典處，即清切深穩，詞意兼工。此兩家詩之不同也。如初白與朱竹垞各咏甘泉漢瓦，兩詩相較：竹垞詩光怪陸離，令人不敢逼視；初白詩平易近人，便難爭勝。至與竹垞《水碓聯句》、《觀造竹紙聯句》，各搜典故，運用刻劃，工力悉敵，莫可軒輊。有書無書之異，了然可見矣。

舒位《瓶水齋詩話》　王少燮化，朱頗標新，二公所就，間有優劣。

《大雲山房言事》卷一　虔州得晤，如見王長史、劉尹一流人，鄙人塵容俗狀，不滌自去矣。大集悾惚中稍一涉獵，沈著老脫，無一語不自古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尊見以爲本朝詩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諷、大小《雅》之正、《周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此篇古今膾炙人口。【略】近日朱竹垞贈鄭簠云：「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樓。工師斲扁一丈六，觀者歎息相瞠眙。斯須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寫。觀者但妬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鴟。」此段亦臨摹此篇而不襲貌者矣。然「由來」句既滑弱似時文語，「井水一斗」句最好，「五加皮酒」亦但旁襯而已，只剩得「斯須」二字有臨摹之迹，而相較何啻萬千也？又近日查初白《廬山五老峰海綿歌》云：「背負碧落蓋地圓，尺吳寸楚飛鳥邊。初看白縷生棲賢，樹杪薄胥兜羅綿。移時騰涌覆八埏，四旁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此段並不仿此篇，而「移時」二字，可以彷彿「斯須」二字之勢矣。然又若「六幕」與「八埏」究竟犯複而出之「柏梁體」，以捷急取勢，亦非可與此篇並論者也。甚矣，此事不得存一毫摹擬之見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王士祿【略】工詩，愛孟襄陽，與弟阮亭稱「濟南二王」。

《嘯亭續錄》卷二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

《石洲詩話》卷四　漁洋先生則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曰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爲穩實耳。

吳翌鳳《國朝詩序》　治熙之代，若萊陽宋氏之渾雄，宣城施氏之澹遠，新城王氏之音調諧暢，秀水朱氏之意趣疎宕，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況羽翼接武者，又不一其人乎！

朱緒曾《清詩鐸序》　懿惟國初定鼎，化洽謳歌，勤求民瘼，廣闢門之典，懸告善之旌，固已中外同風，若家人父子無不可告喻者矣。高宗純皇帝

幾暇之餘，復和唐臣白居易樂府，暢其指歸，以風示天下。於是館閣詞臣，暨膠庠俊秀，山澤漁釣之人，皆有所興起。凡見聞所及，於土俗、民風、農桑、水旱，無不播之聲詩，以求合乎六義。雖格有高下，意有淺深，然其惓惓忠愛，所以通朝野上下之情則一也。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詩以沈爲極詣，沈不在貌在骨。梅村沈麗，獨漉沈摯。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

又　士禎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建昌楊思本。因之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殳、太原趙瑾。」

《國朝詩話・例言四則》　國家百數十年來，聲教覃敷，風雅之盛，遠軼前代，壇坫巨公，又無明人水火相射之習，誠太和元氣也。

又卷一　龔尚書姬人顧橫波，善畫蘭，虞山錢宗伯牧齋（謙益）所寵柳如是小字蘼蕪者題其上。宣城梅耦長（庚）有絕句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尚書傳裏人。」微文托諷，深得風人之旨。

又　國初海內士子至京師者，先以所作呈龔芝麓，次必謁王阮亭、汪鈍翁（琬）、劉公戩，汪輒詆，王輒贊，劉輒眞不還。

又　左寧南（良玉）爲將功不掩罪，最後以誅馬、阮爲名，稱兵東下，尤爲不宜。然統觀史傳，其志尚可原也。王新城載筆屢斥之。予意吳梅村身歷變故，聞見必眞，如《圓圓曲》、《臨淮老妓行》，皆無忌諱，何獨諱夫寧南？其《揚州》詩「東來處仲無他志」，謂寧南也。目以「處仲」，原其「無他志」，斟酌平允。惟錢虞山《題畫像歌》「誓剜心肝奉天子，拚灑毫毛布戰場」，過於袒護。此新城所以有「東林諸公諱其作賊」之議也。

又　詩景有虛有實，若虛實之間，不必常有此，卻自應有此，惟高手自然寫出，新穎可喜。錢虞山「春風蘊藉養花天」、田山蘆「衣上新泥燕子來」、李武曾「故人船到月當門」、施愚山「寒禽日暖作春啼」，皆臻妙境，可爲初學舉隅。

又　山川景象，詩人無限名作。求其窮極筆力，專工縋幽鑿險者，昔則胚胎于謝康樂，神化于杜少陵，怪變于韓昌黎。今則虞山《登岱五十韻》、《遊黃山》諸歌，新城入蜀入粵諸古體，大手筆也。其他如施宜城《玉甑峰》詩：「曉看江海間，巨艦炯一髮。」《大龍湫》詩：「白龍倒影垂青天，天河欲決沉桑田。」王黃湄（又旦）《大風雨自玉井歸西峰宿范湘濱道人復庵》詩：「天色變多端，一氣自迴複。徒侶對向失，苔滑沮紆曲。」【略】皆不須詞費，已見神力。

又卷二　遺民中黃太沖、顧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間，顧文遜黃，黃詩遜顧。顧與同邑歸玄恭（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其人與太沖異趨，平生足跡幾遍天下。詩則清雅有法。

又　汪鈍翁官京師，與王阮亭齊名，阮亭詩所云「姓氏慚龍腹，文章忝雁行」也。汪性狷急，與時多忤，交游鮮善終者。退居堯峰後，與阮亭亦不免齟齬。及卒，阮亭有「知交滿海內，議論根柢，終推此君」之語，未始不重之也。以予管見，汪古文優于王，王詩優於汪。汪七言絕句，陶冶南宋、元人，自成機杼，世多樂誦。律詩則卑視之，然其間亦自有唐調。如《秋日送人之秦》「千里烽烟連朔氣，萬家砧杵斷寒聲」，《送蔣給事之任九江》「峰疊似屏圍楚塞，水流如帶繞湓城」，《送搢九之河南》「河流直接三臺險，山色遙連少室秋」，《送客遊楚》「十年湖海愁將老，萬里烽烟喜漸開」，《吳中感懷》「鷓鴣盡日啼春雨，睥睨連天起暮雲」，《寄贈吳門故人》「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送魏子存之成都》「望帝愁魂春樹外，臥龍故壘夕陽間」，《送許侍御西巡》「三衛龍媒饒水草，五原狼燧絕烟塵」等句是也。絕句《無題》二首，一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晾鷹臺上鳥空啼。」一云：「新鑿湯泉咽不流，繚垣欹側野塘秋。月明深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誓女牛。」悽婉綿邈，極得唐人韋韻。著《說鈴》時，以爲無名氏題，見之慈仁寺東廊下。及晚年鈔入集中，豈《說鈴》乃偶爾厄言歟？抑編校者誤入集中歟？姑爲先生闕疑。

又　華亭宋轅文（徵輿）、尚木（徵璧）、子建（存標）、陳大樽所稱「三宋」也。詩遵大樽派，多尚華縟，然自有非致。如轅文《長信草》五絕：「青青長信草，無意學逢迎。不厭凄涼地，春來還自生。」豈非六朝高手？

又　題畫詩沉鬱淋漓，少陵獨步，自後作者，凡遇珍玩碑碣，多師其意，用全力出奇。牧齋《華山廟碑》、《松談閣印史》、《太清樓二王法帖》三歌，心摹韓、蘇《石鼓》。漁洋一生歌行，尤沉着於此，幾欲凌轢遺山、道園，追攀東坡、山谷。

又　國初詩，大江以南多尚文，大江以北多尚質，各有不可磨滅處，則視乎性情得正。

又　歌行，合肥喜用杜韻，新城、商丘喜用蘇韻，初非風雅定軌，有才

固無礙也。

延君壽《老生常談》 楊升庵、徐青藤是豪傑之士，當何、李登詞壇，獨不與之合。詩雖非中聲，然才氣生動可嘉。本朝漁洋登詞壇，陳午亭、趙秋谷、查初白不與之合，亦是豪傑之士。

又 緜津似不如漁洋，人能知之。當時有合刻詩稿，人吹索漁洋，不吹索緜津，是緜津死漁洋不死也。

又 昌黎極力推尊李、杜，放翁極力推尊東坡，俗所謂豪傑能認得豪傑也。後人如錢牧齋偏要攻擊何、李，現今詞人偏要攻擊漁洋，是不及古人處。雖何、李、漁洋不得與李、杜、東坡比，不相師可也，何必詆之哉！

又 作詩題目大小雅俗，詩之長篇短句一，不能用意，則可以不作。如徐青藤《題抱琵琶美人》，此等題最難討好。句云：「行到花陰忽回首，去年此日嫁明妃。」又丁辛《老屋半閒堂》云：「秋蟲若解襄樊厄，也直湖山養相公。」黃莘田《瓶花》云：「膽瓶便算黃金屋，一晌春風貯阿嬌。」皆有意致。若以爲小詩初不經意，出筆一率，味同嚼蠟。志此以例其餘。

尚鎔《三家詩話》 漁洋詩以游蜀所作爲最，竹垞詩以游晉所作爲最，初白詩以游梁所作爲最，子才詩以游秦所作爲最。

又 自明七子以後，詩多僞體僻體。牧齋遠法韓、蘇，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動多詭氣。梅村、漁洋、愚山、獨漉諸公，雖各擅勝場，而才力不能大開生面。

又 七律亦以少陵《諸將五首》爲極則，義山、放翁、遺山爲嗣音，本朝唯梅村、竹垞間有少陵風格，三家則皆無之。

《養一齋詩話》卷三 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

又 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爲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爲文采所囿耳。

又卷六 李西涯【略】論史諸樂府，予只取《安石工》後數句云：「匹夫憤泣天爲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筆筆轉側有鋒，論斷神境，然終與古樂府不類。陳元孝謂可自爲一格，平允之論。尤西堂專仿此格，爲《明史樂府》，愈不逮西涯之簡勁矣。

又卷七 漁洋答劉大勤云：「無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唐宋、元諸大家，無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又云：「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相間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別論。」是漁洋亦未嘗不以聲調示人也，特不如趙氏之備耳。凡趙氏所致譏於漁洋者甚多，其詞氣憤懣，非盡由論詩之相失，恐自以蹉跌不振，由漁洋門下所擠故耶？抑以婦舅之親，不能出氣力相拔故耶？要之《聲調》一譜，則趙氏之功爲大，殆歷劫不敝者也。

《履園叢話》卷八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

又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於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

《定香亭筆談》卷四 余蒐輯國朝浙人之詩二千餘家爲《鞫軒錄》，有全篇稍弱，而佳句不能割愛者，倣摘句圖之例存之。梅里王邁人方伯庭詩，如《念別》云「秋不堪人別，寒將去路長」。《疎林》云「濕鳥乍隨風去重，殘花自怪蝶來稀」。《在我山園》云「十畝垂陰新種樹，千年立石老爲山」。《過鄭州河》云「柳葉千條分雨綠，堤沙十里走風黃」。《舟行》云「過雨洗山綠，落花然澗紅」。《夕山》云「愛從溪叟擢，閒喫野僧茶」。《臨洺道中》云「茅屋人家千畝雪，板橋行跡一溪冰」。《潼關》云「代更千載少，勢在一夫多」。《嚴江東關》云「一艇獨歸雨，千山相對雲」。《小隱和介人》云「支離病得風塵少，放浪身隨天地多」。《寄懷庾清》云「身閒暫得開書帙，歲晏能無急稻粱」等句，皆如餐諫果，如啗荔枝，別有風味。

《廣陵詩事》卷八 汪舟次（楫）與邵陽王幼華、泰州吳野人、江都孫豹人、郝羽吉五人，皆以詩文相友善。屬戴倉作《五子鑪酒論文圖》，各有題句。

查初揆《靈芬館詩二集序》 國朝之詩度越先代，秀水漉其芳腴，新城敷其麗藻，自餘作者韶夏迭奏，正變不同，流別攸詣，要未有不胚胎性和茹含物，始汲新擢異，自名其家。苟背斯旨，無當述作。

《江蘇詩徵》引《盟鷗漵筆談》 本朝布衣詩，如彭羌琴之秀拔，吳野人之直樸，蔣前民之眞摯，邢孟貞之淡永，潘南村之清析，冷秋江之悲壯，周青

士之閒逸，徐東癡之幽奧，沈方舟之警鍊，李客山之高老，盛青巒之堅栗，張永夫之澄潔，於亦川之雄駿，鮑步江之超秀，吳澹川之新隽，朱二亭之超淡，潘蘭如之清雄，石遠海之高渾，張竹軒之淳古，能各具唐人之一體，洵韋布之雄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 古詩平仄，古無專著爲書，今欲講求其理，則不可不看王漁洋《古詩平仄論》及趙秋谷《聲調譜》。相傳秋谷問古詩聲調於漁洋，漁洋祕不以告，秋谷乃就唐人諸集，排比勾稽，自得其法，因筆之於書，以發漁洋之覆。其實從前及同時諸名家，皆知之而不屑言，其不知者不能言，又不屑問，遂終身墮五里霧中。自漁洋、秋谷之書行，此說幾於家喻戶曉矣。乃近人作古體詩，仍有不講聲調者，其不屑言乎？抑不能言乎？此余所以不能默然無言也。惟《聲調譜》後列李賀《十二月樂府》，所標平仄，不甚可解，姑置之可矣。

又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甌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甌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祇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孫豹人曰：「古人爲詩，各有所寄：陶公於酒，謝靈運於山水，李供奉於神仙，皆有寄而然。」余謂豹人所言，就其全集而言。然古人爲詩，單詞片語，平生之志趣寓焉。查翰林初白從駕南海子捕魚，賦詩有云：「笠檐簑袂平生志，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同時有查聲山學士，內侍傳呼「烟波釣徒查學士」以別之。張志和自號「烟波釣徒」，偶經拈出，興趣超然。每誦一過，爲之神往。

又 國朝談詩者，風格遒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洪稚存《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翁山著有《翁山集》，藥亭著有《六瑩堂集》，《獨漉堂》元孝集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尤悔庵樂府，屈翁山五律，王阮亭七絕，梁藥亭七古，近代詩人殆未易方駕。

又卷八 本朝功業顯赫而能詩者，一爲高文良公，一爲鄂文端公。二公謙恭自下，正復相似。文良公詩云：「詩外更無餘事業，酒邊時作小庵留。」又云：「宴罷白沈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燈。」文端公詩云：「手理亂絲須用緩，方醫惡疾不妨奇。」又云：「垂老餘功惟補過，多生結習賸憐才。」猶見古大臣風度。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 詩以沉爲極詣，沉不在貌，其骨重，其味厚，其氣蒼，其韻長，乃謂之沉。梅村、獨漉之詩皆沉，梅村沉麗，獨漉沉摯。

又 元孝、藥亭兩家古詩，音節神理皆從古樂府得來。元孝沉鬱，藥亭伉爽，又各因其性所近也。

又 漁洋絕句神韻獨絕，其佳者未易更僕數。顧茂倫、吳漢槎選絕句詩，國朝選三家：牧翁、阮翁、鈍翁。汪長於古文，其詩不及王，惟七言絕差可雁行耳。

《香石詩話》卷一 王、朱七律氣體原佳，但初年皆有空調。若徒賞其清詞麗句，非知詩也。

康發祥《伯山詩話》 國初詩人，王、朱並稱，或曰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而王才足以舉之。或曰：「朱貪多，王愛好。」要之兩家針鋒相對，瑜、亮雙生，譬之火齊木難，珊瑚碧樹，各有本原，俱堪寶貴。王以風調勝，而未嘗不淹雅；朱以淹雅稱，而未嘗無風調。才人能事，無奇不有。執一隅以論兩家，未足以服兩家之心也。

又 國初諸老詩如繡谷萬花，爭妍炫采。朱竹垞（彝尊）之淹雅，宋荔裳（琬）之古厚，查初白（愼行）之流麗，王阮亭（士正）之名雋，固各有所長，不必兼美。

陳瑾《竹林答問》　問：本朝六家高下若何？（答）本朝六家，王、朱、施、宋、查、趙，查已不及四家，若秋谷，誠邨、莒，不知何以得此盛名？然鄙意當以愚山爲第一耳。

《海天琴思錄》卷三　以七言律作懷古詩，自杜少陵、劉長卿、李義山後，屈指可數。近代陳元孝、吳梅村、朱竹垞均長此體，蓋語能包括也。

又卷五　五言長律學少陵神似者，古今惟顧亭林、朱竹垞二人。

又卷六　樂有天籟、地籟、人籟，詩亦有天籟、地籟、人籟。近代國初諸老詩，吳野人天籟也，屈翁山、顧亭林地籟也，吳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籟也。此中精微之境，難爲不知者言也。

又《續錄》卷六　毛西河（奇齡）《朔方》詩「三秋白草緣關斷，萬里黃河入塞長」，「緣」字湊，「長」字拙。李子德（因篤）《邊上》詩「野霽卷蘆吹白日，霜清驅馬下黃雲」，下句穩，上句滯。尤展成（侗）《登天寧浮屠望海》詩「俯聽蒼蠅喧萬瓦，遙看白馬走中流」，下句健，上句劣。

《眠雲軒釀說》卷上　國朝詩家林立。施、宋、王、朱、趙、查諸公，兩大而未能獨步，迄今猶聚訟焉。李西溟宮贊《邶郃詩稿》（卷二），有二百年來詩人無出黃仲則之右者。頃得陳元孝詩讀之，因題卷末一絕云：「詩家要與古爲新，胎息深時氣味醇。後有兩當前獨漉，中間參立更何人。」味先生句，似國朝祇此二家，無參之者。瀟雪大不平之。予謂元孝同時與屈翁山、梁藥亭，稱「嶺南三大家」。而後人少之，欲以黎二樵易梁。仲則同時與張船山齊名，幾如宋之坡、谷。而或以船山詩天才勝而入功淺，不及兩當之深詣。北江謂船山劍氣七分，珠光三分，仲則珠光七分，劍氣三分。然則西溟以陳、黃爲兩大，豈一人之私言乎。

王文濡《清詩評註讀本序》　有清一代，詩學鼎盛，梅村、貽上樹其先聲，甁水、兩當昭其後勁。其間詩人輩出，爲漢魏之詩者有之，爲三唐之詩者有之，爲兩宋之詩者有之，分派異趨，超顛詣極，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于水而寒於水。格律之嚴整，神韻之淵雅，字句之研鍊，即起漢、魏、唐、宋諸賢而質之，當亦自歎爲弗如。變而能化，吾於清詩中數數遇之矣。蕭子顯曰：「不有新變，何能代雄。」清詩之雄，雄以此哉。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　七言始於《柏梁》，四言始於韋孟，作始可耳，必尊而奉之，過矣。先輩如徐昌穀、王貽上，皆不滿韋孟作，比之嚼蠟，最爲特見。

又　愚素不好韋孟詩，爲其名大，不敢倡言非之。及見徐、王餘論，遂持其說。因思如愚尚是世間第二流人，更有心是徐、王而陽笑之者。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惟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塡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西河詩文皆次乘。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多，故能擅長。

又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峯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潘次耕詩，足算一家，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略】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罕儔，叔子、堯峯、青門均不如也。寧都三魏，詩皆拙劣。【略】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

又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然江左以牧齋爲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嶺南以元孝爲冠，翁山、藥亭均不及也。【略】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誇爲「三絕」。

又　順治中海內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繼又南取海寧查初白，北取益都趙秋谷益之，號「六大家」，後人因有《六家詩選》之刻。【略】《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祇此二家，足爲正宗者。然宜稚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及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丘，國初則吳、查二人也。）

又　國初遺老，如湖北杜茶村《變雅堂詩》，古體粗率頹唐，劣惡已甚，直門外漢耳；近體枯槁、粗硬、膚廓者，與前明詩鄭繼夫同病，皆不善學杜者也。佳作則頗有氣骨，時詣老境。顧黃公與茶村，同鄉齊名，所著《白茅堂集》，雖貪多蕪雜，然較勝茶村，尚多雅音。山西顧寧人、傅青主二徵君，以顧爲優，詩甚高老雄整，雖不脫七子氣習，然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此則過於七子。青主《霜紅庵集》，亦有氣格，而遜顧一籌。

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如「西泠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爲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又　阮翁極賞吳天章詩，稱爲天才。洪昉思、湯西崖皆及門高弟子也。然天章《蓮洋集》，才力單弱，昉思篇幅尤狹。二人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略】山東德州馮大木，詩筆爽俊，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爲過也。

又　時德州田山薑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宋牧仲才力亦弱，當時名望，與阮翁並稱，因其宏獎人才，故爭相推崇，實非阮翁敵手，亦附庸之小國耳。

又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黃著有《野鴻詩稿》。吳號野人，著有《陋軒詩》。徐字芬若，一字芝仙，工畫，著有《出塞集》。今並有刊本行世，予曾見之。獨張之詩集，世無傳者，想未刊木，所以失傳，僅於各選本中，略見一斑而已。張字永夫，吳門高士，亦畸人也。寒餓終身，遺集竟泯，惜哉！又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佳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爲同社詩友，爲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之。選其詩入《別裁集》，評語亦深揚詡，謂其律詩出梁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也，何不爲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沒，又不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又卷三　朱竹垞之「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宋荔裳之「山色古今含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王阮亭之「魚龍晝偃三巴路，蛇鳥秋懸八陣圖」，亦用實字傑句之錚錚有聲者。至於用虛字佳句，古今尤多，錄之不勝錄矣。

又　使事運典，最宜細心。【略】吳梅村詩云：「蘇小宅邊桃葉渡，昭君村畔木蘭舟。」王阮亭詩云：「景陽宮外文君井，明聖湖邊道韞家。」二聯同一病痛。夫「桃葉渡」不在「蘇小宅邊」，而「昭君村」亦無「木蘭舟」故實；「文君井」、「道韞家」與「景陽宮」、「明聖湖」天各一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上下全無交涉。本各自一事，今乃強以兩典扭合，湊成一句，毫不相生，徒取字面鮮妍好看，但修飾外面而已，實無意義融貫於中，前後竟判然兩截。如此塗澤支離，眞用典苦事矣。梅村、阮亭兩大詩家，猶犯此病，皆心不細之失。若顧寧人、朱竹垞，讀書多而心思細，則斟酌分寸，決無此累矣。

又　五言長篇，【略】吳梅村之《臨江參軍》、《吳門遇劉雪舫》、《南園叟》三篇，陳元孝之《王將軍輓歌》一篇，胡稚威之《烈女李三行》一篇，皆淋漓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而《王將軍歌》，神骨尤古健絕倫，足爲《孔雀東南飛》及《北征》、《西郊》嗣音，較王元美《袁江流》，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卷四　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工七律者，【略】我朝則陳元孝爲第一。

又　國初若王阮亭所選之《感舊集》，陳其年之《篋衍集》，皆同時人詩，雖去取未盡精當，而評騭平允，體例頗嚴，足成一家之書，可供採擇也。

《金蓉鏡敬業堂別集序》　以一代論之，桐城方氏未出以前，奇體之文未純，而偶體則工。故康熙一代詞人，近世所不能及。查初白先生以詩鳴國初，其集外文雖非其至，而溫潤縝密，殖學有本。

《暝庵雜識》卷二　王漁洋學隨州而文以典麗，吳梅村學香山而鎔以典雅，蔣心餘學山谷而加以疏達。皆善學古人，自成門戶者。後人學之，亦可無弊。

屈向邦《粵東詩話》　嘉應宋芷灣(湘)與番禺張南山(維屏)詩名重一時。宋嘗謂張曰：「一唱三歎，沁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迹，子不如我。其言俊邁可喜。不匱室主嘗移其語以評元孝、翁山之詩，且謂：惟屈雄於宋，陳深於張。亦頗恰當。

又　王紫詮以「萬壑奔騰，其中多藏蛟龍神怪」，喻翁山學者之詩，頗嫌不類。以「大匠當前，羅材就正」喻元孝之詩，亦太呆板。此則立言之未善矣。

《九朝新語》卷一五　厲樊榭計車北上，湯西厓侍郎觀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代）文學，以言夫詩，眞可謂衰落已極。吳偉業之靡曼，王士禛之脆薄，號爲開國宗匠。

金鶴冲《陳司業詩集跋》　昔顧亭林先生爲詩必本《三百篇》之旨，而吾鄉陳司業亦以《三百篇》爲宗。二先生著作等身，其所爲詩則不過四五卷而已。司業詩云：「低心學文詞，學得花鳥姿。」唐鑄萬所謂京師之冰琢人也。二先生皆不肯爲應酬文字，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章太炎《訄漢昌言》　近代詩人，稱朱彝尊、王士禛。朱尚有感激，王則恝然忘其本矣。

《晚晴簃詩匯》卷三〇　國初關中多詩人，惟黃湄與孫豹人、李子德如泰華三峯，俯視培塿。而三家中，黃湄造詣爲尤深，才大而無矜氣，采振而無浮響，其返虛入渾處，雖豹人、子德不能不讓出一頭。故漁洋之傾倒爲獨至。

路岯《徐嘉顧詩箋注原序》　曩學詩於代州馮魯川先生，先生誨之曰：「詩不可苟作，託興風月，寄情山水，於世道人心毫無補益者，曾不若盲詞俚曲，尚有裨風教也。」間以當代詩家優劣爲問。先生曰：「牧齋、梅村之沈厚，漁洋、竹垞之博雅，宋、元以來亦所謂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詩人之詩也。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爲第一。」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嚴修能居石家村，德清蔡漫叟訪其尊人太學茂先，值抱病，使修能出見。方四歲，能據案作擘窠書，爲作長歌贈之。漫叟名環黼，字拱其，有《細萬齋詩鈔》。其偶成二十一首，皆論本朝人詩，可見其宗仰所在。略云：「北宋南施有定評，荔裳不獨氣縱橫。君看詔獄詩中意，變雅何曾怨誹生。」「殘照西風白下門，非秋非柳意難論。那知庾信《江南賦》，黃竹青荷總斷魂。」「改亭詩筆氣輪囷，慕古憐才有性眞。王、李鳴壇交誼薄，一杯重奠眇山人。」「遠戍烏龍吳漢槎，詩篇淒婉似悲笳。由來傲物招時忌，莫以江東獨秀誇。」「鈍翁少作近三唐，老去吟成別瓣香，願作雲龍媲韓孟，一時名目有王楊。」「文定休休愛士誠，詩篇瑰麗韵琮琤。鳳毛解賦高軒過，長爪通眉太瘦生。」「詩瓢酒盞送迎忙，紅豆詞人太守堂。莫向溪山惜殘夢，官齋隨處熟黃粱。」「鴻博交推國士名，羨門詞氣最和平。夕陽秋水滕王閣，便是開元劉長卿。」「范陸皮毛誤後賢，正聲已斷雅琴弦。狂瀾砥柱中流在，四卷《原詩》內外篇。」「宋初崑體足吟哦，別調流傳漸近魔。聾俗無人聽韶護，翻將正格詆西河。」「冬郎才調擅香奩，琢句清華仗整嚴。讀到《風懷》二千字，毋將白璧惜陶潛。」「論詩往往愛憎偏，賴有青門辨古賢。何李諸家光焰在，騷壇無地列松圓。」「文人自古愛幽鎪，東野何妨喚作囚。一派蘇門詩百態，爭教滄海更橫流。」「秦郵湖畔苦吟身，百藥風流邁等倫。十五人誇簪笏貴，流傳文采更無人。」「江山風月少年游，都下稱詩第一流。名士青磷千古恨，祇今誰記沈方舟。」

《清朝野史大觀》卷三　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摭掎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薗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薗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時管侍御世銘方內直，實主其議也。見《韜山堂詩集注》。

《說詩樂趣》卷四　本朝如吳梅村、龔芝麓、宋荔裳、王阮亭諸先生詩，全體皆蒼茫灝瀚，藏萬千氣象，勢莫能當，足以踢破三唐，駕軼兩宋，實前代諸名家所未及，不可以碎錦求也。

《清史稿・文苑傳・汪楫》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略】楫少工詩，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名，有《悔齋集》、《觀海集》。同里汪懋麟，字季角，並有詩名，時稱「二汪」。

又《朱彝尊傳》　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衆長。

《十朝詩乘》卷四　趙秋谷生平服虞山馮氏定遠，稱私淑弟子。而於漁洋不相下，著《談龍錄》以貶之。秋谷固漁洋甥壻也，《四庫提要》謂因求作《觀海集序》屢失約，漸相詬厲，讐隙終身。然集中《送馮大木》及《七夕飲松亭舍人》二篇，論詩皆隱詆漁洋。其《平原道中詠東方朔》云：「卻憶漢廷人，齊國何草草。孫宏見寬田舍翁，臣才兼之羞與同。」語尤刻露。其詩皆在《觀海集》之前，蓋與漁洋相輕久矣。沈確士祖漁洋，謂秋谷奔放有餘不取醞釀，要亦其遇之抑塞爲之，未可據爲軒輊。漁洋以詩受知，由部郎改翰讀，洊躋通顯，故事鄉會闈試律皆以唐宋詩命題。獨漁洋詩曾經欽命，詩人遭際爲獨優矣，《談龍錄》何足病哉？

《定庵詩話》卷上　七言律詩，【略】清代查初白、王漁洋、姚姬傳【略】，清蒼峭秀，佳搆極多。

又　清初六家，查、王尤工律絕。初白《邯鄲懷古》、《集願學堂留別諸友》、漁洋《潼關》、《沔縣謁武侯祠》、《和徐健庵宮贊喜吳漢槎入關》諸作，皆遙踵唐音，近肩何、李。

《清稗類鈔・文學類・詩學名家之類聚》　國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爲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驂靳，大抵皆步武何、李也。新城王士禎枕葄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海內推爲正宗，與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閏章、海寧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彝尊學富才高，初宗王、孟，其後風骨愈壯，明麗博雅，遂與士禎齊名，時人稱爲「朱貪多」、「王愛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至商邱宋犖與顏光敏、田雯、王又旦、曹禾、曹貞吉、謝重輝、葉封、汪懋麟，稱「詩中十子」。犖撫吳時，又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倡風雅。自以爲與士禎齊名，而時人未之許也。光敏詩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於十子中爲雅音。雯才力既高，取才復富，其詩別開一徑。自益都趙執信著《談龍錄》，首闢士禎，而山左之詩一變。當是時，詩家著名者，又有申涵光、孫枝蔚之學杜，陳維崧之學韓、蘇，邵長蘅之學杜、蘇，杜詔之學溫、李，查慎行之學蘇、陸，諸錦之學蘇、黃，厲鶚之學陶、謝、王、孟、韋、柳，歧途紛出。慎行之魄力風韻，自足爲士禎繼人，固不必惟朱、王之是學也。厲鶚專摹宋派，而兩浙之詩一變。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陽湖趙翼號「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亦無一不變矣。

又《朱竹垞毛西河之詩文》　經師之善詩文者，每以國初朱竹垞、毛西河爲言。其實西河非竹垞可比。竹垞文有骨力，卓爾大雅，西河惟善於馳騁耳。竹垞詩淵雅堅厚，取材典則，西河已傷猥雜，氣亦未醇。昔韓昌黎以《孟子》爲大醇，《荀子》乃大醇而小疵。邱菽園主政煒萲於竹垞、西河，亦如是云。

又《詩家有三王》　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爲榮幸，而「三王」二字，遂爲雅典。國朝亦有之，王文簡公士禎與其兄西樵司勳士祿、東亭進士士祐連牀唱和，人各有集，世稱「濟南三王」，此詩家之「三王」也。

又《崔黃葉王黃葉》　崔不雕，王文簡充房考時識拔之士也。居太倉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爲「直塘一崔」。其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爲「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苹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文簡亦目之爲「王黃葉」。

又《藝術類・毛西河畫竹梅》　毛西河《看竹圖》，爲疏竹數竿，隨風欲動，一科頭寬袍者，手執團扇對坐，神氣奕奕。西河自題詩云：「長向吳中擬卜隣，王家樓子竹溪濱。練裙葛帶尋常見，錯認平原是繡人。」施愚山題云：「篔簹谷口遠難尋，檻外森森自一林。名有笛材誰解取？爲君清夜竹龍吟。」倪燦題云：「十年歸夢寄西風，長水溪邊學釣翁。覓得篔簹千萬畝，攜將書卷過江東。」尤西堂題云：「林子原饒林下風，夏生妙畫興相同。揭來攜向長安道，吹破紅塵十丈空。」僧大汕所題爲詞，調寄《一斛珠》云：「冰綃霞縠，圖來膩粉如堪掬，湘皋一片浮煙綠。抗首清流，髣髴瞻淇澳」。

李漁《窺詞管見》　情之極豔，詢諸耳目，則爲習見習聞，考諸詩詞，實爲罕聽罕覩，以此爲新，方是詞內之新，非《齊諧》志怪、《南華》志誕之所謂新也。人皆謂眼前事，口頭語，都被前人說盡，焉能復有遺漏者。予獨謂遺漏者多，說過者少。唐宋及明初諸賢，既是前人，吾不復道。祇據眼前詞客論之，如董文友、王西樵、王阮亭、曹顧庵、丁藥園、尤悔庵、吳薗次、何醒齋、毛稚黃、陳其年、宋荔裳、彭羨門諸君集中，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尋常見聞之外者，不知凡幾。由斯以譚，則前人常漏吞舟，造物儘留餘地，奈何泥于「前人說盡」四字，自設藩籬，而委道旁金玉于路人哉。詞語字句之新，亦復如是。同是一語，人人如此說，我之說法獨異。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隱約其詞以出之，或顛倒字句而出之，爲法不一。昔人點鐵成金之說，我能悟之。不必鐵果成金，但有惟鐵是用之時，人以金試而不效，我投以鐵即金矣。彼持不龜手之藥而往覓封侯者，豈非神於點鐵者哉。所最忌者，不能於淺近處求新，而於一切古塚祕笈之中，搜其隱事僻句，及人所不經見之冷字，入於詞中，以示新豔，高則高，貴則貴矣，其如人之不欲見何。

楊芳燦《納蘭詞序》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閒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眞「花閒」也。

趙函《納蘭詞序》　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略】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

汪之浩《納蘭詞跋》　國初人才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

丁澎《菊莊詞序》　往余在恆山時，獲從宗伯梁蒼巖先生遊。先生爲余序《扶荔詞》，且謂曰：「詩尚沈雄，忌纖靡。詞貴輕婉、戒浮膩。較然分途，若枘鑿然。」此詩之不可類乎詞，猶詞之不可似乎詩也，世鮮有能辨之者。南唐北宋以還幾數百年，振興之功，于今爲烈。若荔裳獨步於萊陽，悔庵揚芬於吳苑。西樵、阮亭，兄弟競爽。繹堂、子山，同邑聯鑣。其年、椒峯，啓蘭陵之秀。顧庵、羨門，蔚浙水之宗。一時才子，各自名家，亦既彬彬矣。繼起之英，指不勝屈。求其聲調諧合，而不戾於古者，菊莊徐子其弁冕乎。

《詞學全書・填詞圖譜凡例》　古來才人，多工於詞。近日詞家，皆俎豆周、柳，規模晏、辛。其才華情致，不讓古人。然陶資虛無而生於規矩，匠運智巧而不棄繩墨，詞調盈千，各具體格，能不事規矩繩墨哉！

王朝璶《棟亭詞鈔序》　今代填詞，惟《迦陵集》、《江湖載酒集》，後生服膺無異辭，雖位置南宋名流中，猶當擅場，非有明三百年詞人所及也。

蔣景祁《刻瑤華集述》　國家文教蔚興，詞爲特盛。《倚聲集》上溯慶曆，比於詩之陳隋。此集惟斷自六七十年來，詞人出處在交會之際，無不甄收，與《倚聲》所輯時代稍別。名家集本有以詞單行者，有附載詩文末者。統觀全體，則作家之甘苦畢出。景祁於諸名人得讀其書，不敢不盡心，凡有去取，必三復詳愼而後定。今詞家，率分南北宋爲兩宗。岐趨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奧，鮮不殊途同軌也。猶論曲，亦分南浙，吾皆不謂之知音。嘯餘選聲，要取備體。近日周布衣青士（篔）獨著一書，網羅古今，分別源委，富至二千餘葉，名曰《詞緯》，將次問世。此集專於採詞，詞工者一調纍至百十闋，而否則闕焉不收，譬之左氏，內外傳判然二書，讀者勿於此求備。唐宋詞家，人各一體，無從比合。其有名同實異，尤苦開卷炫然。今率推原作者本始，分別校注。小令中《河傳》貿亂更甚，則從舊譜次數以第一、第二體別之，觀者易辨。中長調，亦間循此例。小令、中長調，古無其名，強分枝節，宜爲朱日講竹垞所斥也。但字數多少，必加編次，而長短以序，庶便觀覽。《倚聲集》不欲脫，亦不欲黏。錢尚書牧齋、吳祭酒梅村、陳黃門大樽、龔宗伯芝麓、曹侍郎秋岳、宋宗丞轅文、李舍人舒章一時倡和，特絕千古。彭羨門、王阮亭、鄒程邨、董文友廓清表章之力，大費苦心。若謂其已刻輒削去，毋乃掛漏。而近來作者駸駸愈上，即數公亦有前書未備者，則是集實萃當代之美而兼有前人矣。梁司農棠邨、李少宰容齋、宋觀察牧仲退食之暇，即促席爲譚。每動毫楮，偏傳都下，政事、文學可謂兼之。又景祁見雪客談合肥宗伯舊事，忻然神往，惜乎吾生晚不得而見之。近欲走嘉禾，謁秋岳侍郎，冀一拜其謦欬，終以弗果。嗚呼，前輩風流於此邈矣。王詹事阮亭精研詩格，《衍波》以後，禁不作詞。尤檢討悔庵風華絕世，所撰樂府巧奪元人，偶譜新聲皆足壓卷。詞多而工，莫若朱竹垞、陳其年兩家。沈大令融谷云：「陽羨（陳）揚鑣於北，梅里（朱）抉奧於南，正復工力悉敵。」故集中甄取獨多。曹解元升六清思密致，與新城（王）、萊陽（宋）別爲一派。錢舍人寶汾繼陳（大樽）、李（舒章）諸公之緒，而又較《幽蘭》、《湘眞》出一頭地，愈出愈新。詞之境界如是。高陽坦園、李公、宛平胥庭王公勳德品望，不以詞重，而詞又復工。如寇萊公、范文正，雖所傳不多，吉光片羽，自足照耀寰宇。長白兆祥之區，多產英喆，引商按節，琅琅可傳。景祁伏處江塢，無由窺識萬一，而四方好事間有流聞，長吟、短篇概不敢沒，以表當代人文之盛云。浙爲詞藪。六家（二李、一朱、一龔、二沈）特一時偶舉耳，固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岸初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從）濟美。武林陸君，二難（蓋思、雲士）分標。其他作家，不可枚數。秋錦（謂李武曾）向與先子定交黔平。後景祁至京師，一相見於高評事（謖園）邸舍，倉猝不暇與之談詞。今誦其新闋，眞令人歎屯田復生也。顧舍人（梁汾）乃極口沈遹聲（豐垣）。或有於人前短遹聲少年事者，舍人輒切齒。又其請生還吳孝廉（漢槎），亦祇以一詞感動公卿。至傾囊篋，人之以友朋爲性命，未有不於文章結知己者。世俗衰薄，正須此種事爲詞林長價耳。吳湖州（蓮次）買舟來陽羨，於陳檢討（其年）未官時，定布衣昆弟之歡。檢討有《滿江紅》詞。徐野君（士俊）、王丹麓（晫）乍遇予荊溪舟中，亦有相見恨晚之歎，遂爲忘年交。予亦有《驀山溪詞》。文章有神，誠不自知。其所至緇流羽士多方外名家，亦詞壇之鼓吹。閨中秀

士，惟蘇州范夫人（徐媛）、海寧陳夫人（徐燦）無閨閣氣。吳江諸葉（紈紈、小鸞、小紈）、長洲二吳（蕊仙、冰仙），皆萃一家之美。所尤異者，漢槎有女弟（吳文柔）幾于更難，爲兄采于（張藥）師悔庵，亦復不愧其學。豔情冶思，貴以典雅出之，方不落黃鶯掛枝聲口。如竹垞《沁園春》諸作，摹畫刻露，庶幾靖節《閒情》之遺，非他家可到。嗣萊陽李孝廉待庵復郵寄八闋，補朱作未備，而卷帙已定，止增一二用誌遺憾。麗農程邨詞晚年乃愈佳，多未入《倚聲集》。陳子次山酷似其舅，寶遺稿見示，故此集得盡其妙。以此推之，或一人而少壯屢進，或一書而首尾失傳，見聞謬陋，深懼缺略，容編二集，庶無罪我。得樂府補題，而輦下諸公之詞體一變。繼此，復擬作後補題，益見洞筋擢髓之力。又景祁在京師，與諸子爲《歲寒集》，倚而和者亦不下數十人。風氣日上，有自來矣。竹垞《六幺令》用趙氏事贈武昔舍人，紅友《蘇幕遮》四用疊句，南陔《如意令》獨木橋體，《燭影搖紅》集詞目成篇，蕙綢《虞美人》、《秋宮怨》仿一至十體，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詞學盛行直省，十五國多有作者。景祁生長東南，未免南浙摭採較富，然足跡所不到，耳目限焉。覽者賞其備美，可以知其缺遺矣。又孫孝廉愷似談次言向奉使朝鮮，見所進書有《朴閭擷秀集》二卷，皆填詞，封達御前，不敢稍寓目。遂外間莫傳，附誌姓名於此。天朝聲教之訖，寧有量乎？填詞與詩格等而歸於工妍，則爲論尤嚴。小令約至十數字，長調衍至百十字，結構疎略，字法重見，作者草草，使讀者興味索然。近惟陳檢討其年驚才逸豔，不可以常律拘。而體製精整，必當以白石、玉田諸君子爲法。守此格者，則秀水朱日講竹垞耳。昔人論長調，染指較難。然今作者率多工長句，蓋知難而趣才可以展學，可以副類。能爲之而如溫、韋諸公，短音促節，天眞爛熳，遂擬於天仙化人，可望而不可即。顧舍人梁汾、成進士容若極持斯論，吾無以易之。詞未有不苦吟密味而工者，向沈融谷曾言：「竹垞爲詞，輒自閉斗室，終日屹坐，否則繞牀而走，或至竟夜。」又愚見其年所爲稿本，多塗乙至不得一字。乃知古人謂文不加點，當是興會偶爾，未爲極致。詞韻比詩稍通。宋人填寫太無紀律，如有、宥之通語、寘、五歌之通六麻，汎引博取，流弊無極，名家或所不免。沈去矜氏（謙）韻略折衷最當，後之作者寧嚴毋寬，雖不能上守休文，亦不應頹唐自放也。古詞皆無題。《花間》諸公調即題也。宋詞間有標識，而《草堂》所錄，大抵閨情、閨怨，亦可無用蛇足。若今作者，率命題矣。削之則蒙混無辨，至如《望江南》、《滿江紅》、《沁園春》、《賀新郎》等調，作者尤多，動至盈卷。疊書前調，殊厭覽觀。因概取詞意爲題，或摘一二字爲標目，有名家本集未經拈出者，依時審格，毋寧從同。然合之唐五代諸家初體，似亦無害。調名原本前人，後起屢有更易。大約因名人絕唱，取異標新，即如《念奴嬌》之別爲「大江東去」、《水龍吟》之別爲「小樓連苑」，雖微有異同而大致則一。今俱遵舊譜，不錄新名，亦復古之意也。惟丁儀部澎、沈處士謙自工度曲，其按譜有出前人之外者，則概從本集所命，然皆聯珠合璧，纂述爲多，何嫌於作。集句必不宜入選。其有改竄全文、恣意割截者無論已，即極工巧湊合，終非天女色絲。是編或集詩，或集詞，要於自然，無取牽附，聊存數篇以備體製。於迴文亦然。論詞最忌改竄，即有紕繆亦當仍其本文，庶不失作家之旨。是集惟《燕山亭》第三句應六字句，《綺羅香》換頭第二句應六字句，舊本仍訛，亟宜改正，謹以意增設，無礙全文。其餘或傳寫譌舛，間有異同，據臆妄斷則吾豈敢。其年先生向有選本，頗嫌簡略。茲編大約攬其所有而益補未備。外此則藉之周子雪客（在浚）、顧子梁汾（貞觀）、惠子沛蒼（潤）、姜子敬直（遴）、黃子蕺山（庭）。已刻、未刻，薈萃兼收。而校定之力，則同邑史子雲臣（惟圓）、儲子同人（欣）、曹子南耕（亮武）、吳子天篆（梅鼎）、玉濤（瀠）、陳子緯雲（維岳）、次山（枋）頗極研討，以故乏魯魚亥豕之憾。聞武進陳舍人椒峯有《學文堂詞選》之役，又見吳江徐檢討電發著《詞苑叢譚》一書，皆未得卒讀。而年來麻衣芒屨，概不敢造請諸先生之門，雖彙衆美無異一家言，就正有道，自是有待。近選詞家，仿時義格，濃加圈點，開卷爛然，太素全失。然詞與詩不同音律，短長、聲韻、平仄，古貌肅穆，如羲尊、象罍不可褻識，亦殊歉焉。今每句加一小讀（音逗），每韻加一空點，觀者觸目易曉，便覺神色飛動，而又無汝南月旦之累，庶爲雅善。至於韻固必不可移，句則間有長短，要當揣其音節，未便意爲參錯也。景祁閉門，株守四方，諸君子投契弗遺。填詞一道，意特好之。所覽刻集，暨鈔本，無慮百十家。而郵亭、驛壁、片楮、隻字，靡不寶錄，以故取數該備。今年讀禮之次，輒鳩工雕刻之。蓋有鑒於他家尺幅未展，先行徵檄，豫布封簽，成則一募緣簿，否則苟滿其囊橐而已。是編刻既竣，而嘉興周青士適遇予燕山邸舍，出其藏本，尙有二十餘家。啓篋展視，珠光燦如。欲闕而弗書，則紕漏已甚。即待廣二集，亦終未愜心。今條其集中未備之調，別爲一卷。又次其

調之已見者，廣爲一卷，合二十二卷。青士之力，裨益實多，然極意表章，限於篇幅矣。古詩皆有聯句，惟詞獨無聞。然長短歌節，貴於比和，正不妨合衆聲以成音也。向久客長安，好友萍聚，每倡爲聯句，度韻屬詞各有佳妙，用以移日銷夜。茲存其一二，聊助笑柄焉。片玉珠璣，體崇妍麗。金荃蘭畹，格尚香纖。以是求詞，大致具矣。集名瑤華」，亦猶師古人之意云爾。

姜宸英《題蔣君長短句》　記壬戌燈夕，與陽羨陳其年，梁谿嚴蓀友、顧華峰，嘉禾朱錫鬯，松陵吳漢槎數君同飲花間草堂中。席主人指紗燈圖繪古蹟，請各賦《臨江仙》一闋。予與漢槎賦裁半，主人摘某字於聲未諧，某句調未合。予謂漢槎曰：「此事終非吾勝場，盍姑聽客之所爲乎。」漢槎亦笑起而閣筆。然數君之於詞，亦有不同。梁谿圓美清淡，以北宋爲宗。陳則頹唐於稼軒，朱則湔洗於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一時詞學之盛，度越前古矣。

尤侗《消夏詞序》　今讀陽羨三子《消夏詞》，時則有月有雨，地則有溪，物則有茶，花則有荷有蘭有茉莉，蟲則有螢。或奕焉，或浴焉，或睡焉，消夏之具不既多乎。然而良辰美景，何處無之，所難得者，勝友三人新詞十二闋耳。《洞仙歌》雖佳，豈能以寡敵衆。更一咏之，當使庭葉翻落如秋，恨不得花蘂夫人按檀板歌之也。

鄒祗謨《遠志齋詞衷》　阮亭常爲予言，詞至雲間，《幽蘭》、《湘眞》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消，稱諸妙合，謂欲尚詣。斯言論詩未允，論詞神到。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北宋諸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爲工部之五七排體，自足名家。

又　詠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至白石、梅溪，始得箇中妙諦。今則短調，必推雲間。長調則阮亭贈雁，金粟詠螢，詠蓮諸篇，可謂神似矣。

又　余向序阮亭詞云：「同里諸子，好工小詞，如文友之儇豔，其年之矯麗，雲孫之雅逸，初子之清揚，無不盡東南之瑰寶。今則陳、董愈加綿渺，二黃益屬深妍。更如庸庵之醇潔，風山之超爽，卓山之精腴，介眉之雋練，公阮之幽峭，紫曜之鮮圓，陶雲之雅潤，賡明之秀濯，含英咀華，彬彬可誦。詞雖小道，讀之亦覺風氣日上。」

又　金粟《延露》，阮亭《衍波》，高才閒擬，濡筆奇工，合之雙美，離之各擅，彭、王齊名，良云不忝。然阮亭嘗云：「每當彭十，輒復自慚傖父。」金粟亦謂阮亭云：「君詩文歌詞，悉踞峰頂，令我輩從何處生活。」近有以僕《麗農詞》，列爲三家者，糠粃謬先，當有子魚龍尾之恧矣。

彭孫遹《金粟詞話》　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緜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此偶記酒間之語，餘容細爲揚榷耳。）

《詞苑叢譚》卷五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才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銷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闋於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閒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嶔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本朝詩餘，頗有十數名家。惟禾中曹講學顧庵（爾堪）《南谿詞》，沖澹如陶靖節田園詩。彭少宰羨門（孫遹）《延露詞》，清新俊逸逼似秦、李二家，尤天然難及。毘陵董孝廉舜民（元愷）《蒼梧詞》，感慨悲涼，不減橫槊，亦後勁也。（三家詞皆余所選定，故特論之。）

繆荃蓀《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序》　《衍波詞》、《阮亭詩餘》名異而詞不異，此考訂之難也。【略】北宋之柳，南宋之辛，閨秀之李，國朝之「二王」，皆詞中之大家，靈漑后學，獲益非淺。

高佑釲《湖海樓詞集序》　詞始於唐，衍於五代，盛於宋，沿於元，而榛蕪於明。明詞佳者不數家，餘悉踵《草堂》之習，鄙俚褻狎，風雅蕩然矣。文章氣運，有剝必復。吾友朱子錫鬯，出而振興斯道。兪子右吉，周子青士，彭子羨門，沈子山子，融谷搏九，李子武曾，分虎共闡宗風。陳子其年起陽羨，與吾里旗鼓相當。海內始知詞之爲道，非淺學率意所能操管者也。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曹秋嶽曰：興朝相國海昌陳素庵，有《上陽

詞》，其《南樓令》諸作，俱出塞之曲。高陽李坦園有《心遠堂詞》，小令《三字令》，曼詞《綠頭鴨》，爲清綺之句，人所不及也。

又　董文友曰：人稱鄒、董頗濫筆墨，意欲焚之，恐如王考功言，於兩廡無分耳。程村應之曰，待歐公罷祀日，再作理會，《六一詞》定是無傳也。

又　黃九煙曰：蘭陵鄒祇謨、董以寧輩，分賦十六豔等詞。雲間宋徵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遜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張赤共仿玉臺雜體。余數往來吳淞間過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爲欠事。

又　《金粟詞話》曰：汪琬《說鈴》云，二王好香簌，倡和每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問訊之，曰，王六西樵，不致墮冬郎雲霧否，是雖慧業不作可也。余戲語之，不解填詞，日誦《楞嚴》，豈足了事。

又　丁景侶曰：盡謂填詞能損詩骨，近代何、李諸大家，亦不肯降格爲之。往日薛行屋侍郎曾語李昌垣學士，勸勿多作，以崇詩格，以今觀西樵、阮亭異曲同工若此，詞之與詩，一耶二耶。

又　張硯銘曰：董蒼水與田髯淵，爲義樽義墨之會。酒國興師，互相聲討，余最後賦一闋爲排解之，江都相，孟嘗君，從此相和睦。可想見高陽狂態。

《靈芬館詞話》卷一　竹垞才既絕人，又能搜剔唐、宋人詩中之字冷雋豔異者，取以入詞。至于鎔鑄自然，令人不覺，直是胸臆間語，尤爲難也。同時諸公，皆非其偶。梁汾時有俗筆，耒邊錦瑟，苦無動人。惟《飲水》一編，專學南唐五代，減字偷聲，駸駸乎入《花間》之室。

又　近見凌仲子論詞云：「詞以南宋爲極，能繼之者竹垞。至厲樊榭則更極其工，後來居上。北曲填詞以關漢卿諸人爲至，猶詞家之有姜、張。後之填詞家。如文長、粲花、笠翁，皆非正宗。玉茗詞壇飛將，然能合元人者，惟《牡丹亭·圓駕》一折。近人如洪昉思《長生殿》，乃能直逼元人，其氣韻迥與諸人不類。」其言累數百，余不能盡記，且于此道無深解，不敢強爲之說。然總覺玉茗之才，非餘子可及。至謂樊榭勝竹垞，鄙意大不謂然。樊榭論詞絕句云：「偶然燕語人無語，心折小長蘆釣師。」愚謂竹垞小令固佳，即長調紆餘宕往中，有藻華豔耀之奇，斯爲極至。即小令中佳者，亦未必惟此語爲可心折也。大抵樊榭之詞，專學姜、張，竹垞則兼收衆體也。

又卷二　毗陵鄒、董，各以詞名，文友詞淫言媟語，不免秀鐵面所呵。鄒詞亦未爲工，難與迦陵並稱也。惟《菩薩蠻》一首，殊得《花間》之遺。「篆縈心事安銀葉。灰溫火慢香微爇。焦尾對花彈。秋聲應指寒。同心金鳳串。莫作離鸞怨。夢峽與啼湘。愔愔一夜長。」

又　激昂慷慨，迦陵爲最。竹垞亦時用其體，如《居庸關》、《李晉王墓》諸作，直欲平視辛、劉，自出機杼。

杜詔《彈指詞序》　夫《彈指》，與竹垞、迦陵埒名。迦陵之詞，橫放傑出，大都出自辛、蘇，卒非詞家本色。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劃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雖然緣情綺靡，詩體尚然，何況乎詞。彼學姜、史者，輒屏棄秦、柳諸家，一掃綺靡之習，品則超矣。或者不足於情，若《彈指》則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詞之集大成者也。

周春《遼詩話》　明泰和楊少師士奇《郊遊記》云：觀於天王寺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創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邱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妝臺也。」秀水朱檢討彝尊詠遼后妝洗樓，調寄《臺城路》云：「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湔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阜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嬉遊元夕，沙界煙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腳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長白納蘭侍衛性德同作云：「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腳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韜縫女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祇有花鈴，綰風深夜語。」嘉善曹學士爾堪《梳妝樓廢址詩》云：「雲堆黝石高，老魅穴敗瓦。何代遺此邱？荒涼古臺下。衰柳寒鴟驕，廢壑秋泉瀉。悲啼烏啄木，蕭瑟鼠憑社。芰荷凋金風，景物不堪寫。當年環珮來，鈿翠何魚雅。紅顏瘞黃土，舊日承恩者。」顧庵此詩泛詠景物，不能典切，視竹垞一詞，直有上下床之別矣。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　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側有石高一丈，曰琴高臺，有廟存焉。溪側別有一種小魚，相傳琴高投藥渣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前輩多形之賦詠。王漁洋嘗約姜宸英西溟、吳肇仁趾、魏坤禹平，賦琴魚詩。魏題《驀山溪》詞最佳。詞云：「桃花潭近，千尺揉藍早。一曲是琴溪，過清明，腥風吹到。仙人去後，水族也留名，鱗影

細，浪痕圓，翠網都收了。　騎鯨無分，客裏銜杯好。玉盌忽擎來，最堪憐，小于白小。脆能下酒，不用膾銀絲，除非並，箭頭魚，風味輸多少。」

《詞苑萃編》卷二　詩語入詞，詞語入曲，善用之，卽是出處襲而愈工。阮亭極持此論。嘗評金粟《花心動・秋思》詞有云：白太傅「吳嬙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虞山「東風誰唱吳嬙曲，暮雨蕭蕭閣禁城」，又自作「年來慣聽吳嬙曲，暮雨蕭蕭水閣頭」。金粟乃云：「驚秋客到傷心處，江南夢，一曲蕭蕭暮雨。」總由「暮雨蕭蕭郎不歸」，生人如許心想，使拙筆爲之，便如狗尾再夢，數見不鮮矣。（詞衷）

又卷八　僕最愛王仲英「學繡青衣艱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之句，天然神駿，不數易安。及讀阮亭「郎似桐花」二語，不覺叫絕。昔卓珂月以太白、後主、易安爲「三李」名齋，今卽以仲英、阮亭爲「二王」，自堪並垂天壤。（鄒程村）

又　其年與錫鬯並負軼世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又最深，其爲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時未易軒輊也。（曹秋岳）

又　國初以來，江左言詞者，無不以迦陵爲宗，家嫻戶習，一時稱盛，然猶有《草堂》之餘。自浙西六家詞出，瓣香南宋，另開生面。於是四方承學之士，從風附響，知所指歸。予己未夏北游，假館於蓮坡澹宜書屋，每風晨雨夕，酒邊燭外，時同招韻。而蓮坡於聲律之微，必抉根溯源，究其旨奧。至於抽思掞藻，總在汰去侈蔓，一歸清眞。故其所製激響空明，華而不靡，刻而不露，如幽湍之鳴，如虛林之籟，一本天然也。（陳對鷗）

又卷一八　余舊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王阮亭題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似天隨。朝來宜賜蓬池鱠，卻憶鱸鄉亭畔時。」施愚山云：「秋雲漠漠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飢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彭羨門云：「手結夫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潦初收。憑誰剪取吳江水，併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云：「瑟瑟波中一櫂迴，鳧雛相趁小驚猜。等閒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關中李屾庵云：「休沐歸來把芰荷，絲綸聊復試清波。得魚換酒憑酣卧，不畏花磚日影過。」益都馮相國云：「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飢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長白成容若爲余作《漁父詞》云：「收卻綸竿落照紅。秋風寧爲剪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蘆花短笛中。」同人以爲可與張志和並傳。浦濱葉蒼巖映榴因爲余題一絕於後云：「身隨鷗鷺狎煙波。十里南湖一棹過。月下樵青攜斗酒，飲酣吹笛撰漁歌。」以志和善擊鼓吹笛，嘗撰漁歌也。（詞苑叢談）

又　禮部定例，每年，寧古塔人應往朝鮮國會寧地方交易一次。本朝照例差六品通事一員，七品通事一員，帶領寧古防禦一員，驍騎校一員，筆帖式一員，赴會寧地方監看交易。康熙十七年，吳江吳孝廉兆騫，因丁酉科場事，久戍寧古塔，將《菊莊詞》及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三本，與驍騎校帶至會寧地方。有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前觀察判官徐良崎見之，用金一餅購去，仍各題一絕於左。其仇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徐良崎題《彈指》、《側帽》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偏，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仍令驍騎帶回中國，遂盛傳之。新城王侍郎阮亭有「新傳春雪詠，蠻檄織弓衣」之句。今載《漁洋山人續集》中。（葉舒璐記）

《蓮子居詞話》卷一　迦陵填詞圖爲釋大汕傳神，掀髯露頂，眞有國士風。旁坐麗人拈洞簫而吹，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洪昉思、蔣心餘兩先生題曲絕佳。隨筆於此。

《國朝詩話》卷一　《竹枝》體宜拗中順，淺中深，俚中雅，太刻劃則失之，入科諢更謬矣。劉夢得創調可按也。國朝大家，竹垞、阮亭外，作者林立。

潘曾瑩《國朝詞綜續編序》　國朝人文蔚起，詞學之盛，亦復遠連張、柳，近凌楊、高。【略】是編所錄，悉以雅麗蘊藉爲準，求合乎無邪之旨，庶使工於詞者，知我朝文治蒸蒸，經術詩賦而外，詩餘一家，亦實能超軼曩軌，津逮來學，鼓吹揄揚，體莫大焉。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山左王阮亭尚書，詩爲國初冠。顧身後尊之者與詆之者各半。所著《衍波詞》，頗沾沾自喜，幸無異說。【略】竹垞太史詞，不少清空婉約處，若謂飣餖逞能，乃學者之過，不得爲太史詬病。

又卷一〇　韓忠獻、趙清獻、范文正、李忠定，爲有宋一代名臣，而詞采流傳，如「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與「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悵青春又過，年年此恨，滿東風淚」等語，足與勳業並昭千古。我朝如湯文正斌、陳文貞廷敬、陳勤恪

鵬年，文章經濟，媲美前賢，亦有詞句流傳。

又卷一六 有宋以來，兄弟工詞者僂計數家，前已言之。至羯末封胡，均工協律。自廬陵李子大(洪)、子清(漳)、子永(泳)、子召(洼)、子秀(淅)世所傳《花萼集》外，近推山左王西樵考功(士祿)、阮亭尚書(士正)、禮吉明經(士禧)、叔子進士(士祜)與宜興陳其年太史(維崧)、弟魯望(維岱)、半雪(維嵋)、緯雲(維岳)、子萬(宗石)。然不能人人有集，惟吾邑顧梁汾典籍(貞觀)有《彈指詞》，兄景行明經(景文)有《匏園詞》，弟倚平茂才(衡文)有《清琴詞》，堪與李氏相埒。

又卷二〇 浙詞多法姜、張，吳下則不然，然究厥指歸，不外竹山、竹屋數家。昭文邵蘭風茂才廣銓所爲詞，於蔣尤近。

《憩園詞話》卷一 有明一代，未尋廢墜，絕少專門名家。間或爲詞，輒率意自度曲，音律因之益棼。我朝振興詞學，國初諸老輩，能矯明詞委靡之失，鑄爲偉詞。如朱竹垞、陳迦陵、厲樊榭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陽羨萬氏紅友，獨求聲律之原，廣取唐、宋十國之詞，折衷剖白，精撰《詞律》二十卷。雖不免尚有遺漏舛誤，而能於荊棘之內，力闢康莊，實爲詞家正軌。我聖祖既選歷代詩餘，復御製《詞譜》，標明體調，中分句讀，旁列平仄，俾承學之士有所遵循，詞書於是大備。倘能從此審定調律，討論宮商，庶幾可得樂章之遺，冀復大晟之舊。故今之爲詞者，必依譜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於平聲中分爲入聲所代，上聲所代，於仄聲中分爲宜上、宜去、宜入，音聲允洽，始爲完詞。若謂既不能譜入管絃，何妨少有出入。藉宋、元、明人之誤聲誤韻，以自文其失律失諧，則且貽誤後人，不如勿作。今錄友人近詞，專以協律爲主。稍一背馳，雖有佳詞，亦從割愛。

又卷二 國朝詞人最工律法者，羣推納蘭容若、顧梁汾、周稚圭三家。納蘭侍衛《飲水詞》，顧典籍《彈指詞》，均已采入《詞綜》。

《左庵詞話》卷上 八旗詞家，向推納蘭容若《飲水》、《側帽》二詞，清微淡遠。嗣嘉、道間，子久方伯承齡著有《冰蠶詞》，一時許爲作家。然音調雅諧，猶嫌意少。咸、同間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詞，遺有《還初堂集》，清麗芊綿，似出子久方伯之右。近則鄭叔問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詞》，才名著聞江南，此外罕聞有專集。

又 顧貞觀詞：「古今來，一例斷腸回首。」陳維崧詞：「腸斷也，百花生日，祇是無聊。」沈岸登詞：「打起沙頭宿雁，分付與、一寸紅箋。紅箋迭，沈吟路遙，雁也難傳。」許田詞：「漾花梢，一朵行雲，化水痕難覓。」王策詞：「落盡櫻桃，濕盡棠梨，天也沒些分曉。聽風聽雨，忽聽到、弄晴啼鳥。」黃憲清詞：「月自纏綿花自妒，人自無聊。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焦。」趙慶熹詞：「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汪焜詞：「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趙我佩詞：「樓外垂楊樓上人，同是懨懨病。」「記得去時言，約在梅開後。風信而今過海棠，到底歸來否。」周星譽詞：「牆裏梨花花上月，花底闌干，無賴是秋鴻。」「但寫人人，不寫人何處。」承齡詞：「縱說道東風，年年依舊，老了楊枝。」潘飛聲詞：「夢魂如水一痕消。不信人間，眞有可憐宵。」「祇是紅牆，遮不住簫聲。」周星詒詞：「夕陽闌角紅膩，芭蕉搖得秋碎。」嚴秋槎詞：「思量自入朱門，空房小膽，偏住在深深深院。呢喃燕子歸來，匆匆又去。剛訴了、春愁一半。」錢瑗詞：「閒恨閒愁千萬種，寫來紙角都無縫。慣聽鵲聲檐外弄。燈花也把人兒哄。」張道詞：「夢魂賺得無憑準。」蔣春霖詞：「一片春愁，漸吹漸起，恰似春雲。」恰是詞中絕妙語。

又卷下 《詞綜》所選錄國朝人諸詞，大半研鍊典麗。咏物作各求細切，極其刻畫。然咏味之，究嫌無甚意致。

又 金粟香來書，謂鐵梅庵尚書曾輯八旗詩，成《熙朝雅頌集》。君曷不輯八旗詞，以增盛事。蒙非不有此志，然國朝二百餘年，八旗中詞人，納蘭成德容若外，以詞名者頗罕，搜輯殊非易易，非區區力量所能及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國初三毛：稚黃、西河、鶴舫際可。稚黃、西河較勝，西河論詞多確鑿，即稚黃談藝亦復不苟。議者徒訾其《塡詞名解》之附會穿鑿，遂盡沒其眞耳。鶴舫與吾閩林西仲善，文亦相似，均非上乘正法眼也。其《蝶戀花》云：「桂魄淒涼寒玉宇。顧影無慘，影也添淒楚。爲月不眠情更苦。明朝願下廉纖雨。」翻說頗覺新妙。

又《續編》卷三 詞學國朝爲盛，而詞集最易消磨。以予所見，前則陳其年《迦陵詞》三十卷(此初刻本，後乃編入《湖海樓集》)，近則戈寶士(載)《翠微花館詞》二十七卷，最爲繁富。餘則自五六卷至一二卷，而一二卷尤多。既無全集可附麗，別本孤行，蟲鼠爲災，每有委之叢殘，未轉瞬而姓氏翳如者，可慨已。予官京師雖日淺，有暇必周行廠肆，輒於爛攤堆上極力尋檢，積久

遂得若干種。鄭仲濂與予有同志，相約俟搜羅稍富，當作提要以傳之。今仲濂已歿，予亦出都，恐此事遂已。因記其集名，並錄一二佳篇，隨手編纂，不分先後。其中吳越爲多，他省頗寥寥，豈提倡之無其人耶。嗟乎，零璣斷璧，再俟百年，安知不貴若照乘之珠哉。

陳廷焯《詞壇叢話》　詞至國朝，直追兩宋，而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爲冠。朱、陳外，首推太鴻。譬之唐詩，朱、陳猶李、杜，太鴻猶昌黎。作者雖多，無出三家之右。

又　國初諸老之詞，論不勝論。而最著者，除吳、王、朱、陳之外，莫如棠邨、秋岳、南溪、珂雪、葑香、華峰、飲水、羨門、秋水、符曾、分虎、晉賢、覃九、蘅圃、松坪、西堂、莘野、紫綸、奕山諸家，分道揚鑣，各樹一幟。而飲水、羨門、符曾、分虎，尤爲傑出。

又　讀諸家詞後，讀竹垞詞，令人神觀飛越。讀竹垞詞後，讀其年詞，令人拔劍悲歌。讀其年詞後，讀樊榭詞，令人神閒意遠，時作濠濮上想。國朝有此三絕，所以度越前代與。

又　竹香以詞名武陵，漁川以詞名臨潼，橙里以詞名安徽。位存、龍威，兩雄相峙。俱能出入兩宋，變化三唐。余每病諸公，家數近小，祇可稱名家，不足稱大家也。得史位存起而囊括之，而國初諸老之風，又見於乾隆初矣。

又　其年、竹垞，千古僅見，會於一時。十餘年而生一太鴻。又十餘年而生一位存，又數十年而生一璞函。一代詞手，先後而生，天若有意於其間也。

又　朱、陳之後有太鴻，太鴻之後有位存，位存之後有璞函，璞函之後有穀人。穀人之後，數十年來，如蓉裳、伊仲、次仲、頻伽、米樓、荔裳、秋舲、吉暉、竹所諸君，後先繼起，非不精妙，然無有越穀人之範圍者。穀人眞詞中絕調也。

又　漁洋小令，每以詩爲詞，雖非本色，然自是詞壇中一幟。西堂小令亦工，然終不及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遹《詞藻》、《金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釚)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眞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爲此編，盡掃陳言，獨標眞諦。古人有知，尚其諒我。

又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眞，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第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窈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泰華之高也。

又卷三　國初諸老，同時傑出，幾欲上掩兩宋。然才力有餘，沉厚不足。蓋一代各有專長，宋詞已成絕技，後世不能相加也。

又　或問其年、竹垞，一時兩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誰氏。余曰：「此不可相提並論也。陳、朱才力極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覯，而論其所造，則去宋賢甚遠。宋賢得其正，陳、朱得其偏。宋賢得其精，陳、朱得其粗。自詞有陳、朱，而古意全失矣。」

又　善爲詞者，貴久而愈新，不妨俟知音於千載後。陳、朱之詞，佳處一覽了然，不能根柢於風騷，局面雖大，規模終隘也。

又卷五　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祿、王士禎，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柢既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尚非分虎、符曾、藕漁之匹(二李一嚴亦未入選)，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人意。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塡詞之家，略約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又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沉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皋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

又卷六　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又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又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又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沉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又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俊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多讓，皆國朝之哲也。

又　宋詞有不能學者，蘇、辛是也。國朝詞有不能學者，陳、朱是也。然蘇、辛自是正聲，人苦學不到耳。陳、朱則異是矣。

又　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潯、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潯、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尚安足爲貴乎。

又卷八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皋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毛會侯、吳藎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保馚、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自見。

譚獻《篋中詞序》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填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贅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玨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

又《復堂詞話》　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爲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篋中詞）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　清初詞人，如吳駿公、梁玉立、龔孝升、曹潔躬、陳其年、朱竹垞、嚴蓀友諸家，詞采精善，美不勝收。中間先徵君稚威、吳穀人、洪北江、錢曉徵，均稱後勁。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又　倚聲之學，國朝爲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詞壇。陳天才豔發，辭鋒橫溢。朱嚴密精審，超詣高秀。容若《飲水》一卷，《側帽》數章，爲詞家正聲。散璧零璣，字字可寶。楊蓉裳稱其騷情古調，俠腸俊骨，隱隱弈弈，流露于毫楮間。玉津少年所爲《鐵笛詞》一卷，刻羽調商，每逢凄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時恨不與容若同時耳。

《詞徵》卷六　王漁洋有句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世以「王桐花」稱之。正如吳蓮次之稱「紅豆詞人」，杭董浦之稱陳微貞「竹影詞人」，均屬一時韻事。

又　容若《太常引》詞云：「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竹垞《沁園春》詞云：「沈吟久，怕重來不見，見又魂消。」二詞纏綿往復，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又　汪蛟門謂宋詞有三派，歐、晏正其始，秦、黃、周、柳、姜、史之徒極其盛，東坡、稼軒放乎其言之矣。愚謂本朝詞亦有三變，國初朱、陳角立，有曹實庵、成容若、顧梁汾、梁棠村、李秋錦諸人以羽翼之，盡祛有明積弊，此一變也。樊榭崛起，約情斂體，世稱大宗，此二變也。茗柯開山採

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此三變也。

徐珂《近詞叢話》　明崇禎之季，詩餘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國朝，合肥龔鼎孳、眞定梁清標，皆負盛名。而太倉吳偉業尤爲之冠，其詞學屯田、淮海，高者直逼東坡，王士禎以爲明黃門陳子龍之勁敵。自餘若錢塘吳農祥、嘉興王翃、周篔，亦有名於時。其後繼起者，有前七家、後七家，前十家、後十家之目。前七家者，華亭宋徵輿、錢芳標，無錫顧貞觀，新城王士禎，錢塘沈豐垣，海鹽彭孫遹，滿洲性德也。徵輿字轅文，其詞不減馮韋。芳標字葆馭，原出義山，神味絕似淮海。貞觀字華峯，號梁汾，考聲選調，吐華振響，浸浸乎薄蘇、辛而駕周、秦。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尤工小令，逼近南唐二主。豐垣字遹聲，其詞柔麗，源出於秦淮海、賀方回。孫遹字恭門，多唐調，士禎撰《倚聲集》，推爲近今詞人第一，嘗稱其吹氣若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傖父。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其品格在晏叔原、賀方回間。更益以華亭李雯、錢塘沈謙、宜興陳維崧三家，遂爲十家。雯字舒章，語多哀豔，逼近溫、韋。謙字去矜，步武蘇、辛，而以五代北宋爲歸。維崧字其年，鬱青霞之奇氣，譜烏絲之新製，實大聲宏，激昂善變者也。同時與其年齊名者，爲秀水朱彝尊。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當時《朱陳村詞》，流遍宇內，傳入禁中。彝尊又別出新意，集唐人詩成數十闋，名《蕃錦集》，殊有妙思。士禎見之，以爲殆鬼工也。然彝尊詞一宗姜、張，其弟子李良年、李符輔佐之，而其傳彌廣。康、乾之際，言詞者幾莫不以朱、陳爲範圍。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于率，故其末派，有俳巧奮末之病。錢塘厲鶚、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銓，近陳者也。太倉王時翔、王策諸人，獨軼出朱、陳兩家之外，以晏、歐爲宗。時翔字抱翼，其詞淒惋動人。策字漢舒，意味深長，亦自名家。至宜興史承謙、荆溪任曾貽，自出杼軸，獨抒性靈，于宋人吸其神髓，不沾沾襲其面貌。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而又不失體裁之正則，亦詞家之作手也。乾、嘉之際，作詞者約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於厲鶚，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爲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鈔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爲詞選一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編爲一簡，蹙萬里於徑寸，誠爲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故所撰作，亦觸類修暢，悉臻正軌。其友人惲敬、錢寄重，丁履恆、陸繼輅、左輔、李兆洛、黃景仁、鄭善長輩，亦皆不愧一時作家。其學于惠言而有得者，則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董士錫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張氏之說而廣大之。所著《味隽齋詞》及《止齋詞》，堪與惠言之《茗柯詞》，把臂入林。蓋自濟而後，常州詞派之基礎，益以鞏固，潘德輿雖著論非之，莫能相掩也。後七家者，張惠言、周濟、龔自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也。惠言字皋文，濟字保緒，號止庵，自珍字定庵，鴻祚字蓮生，宗衡字海秋，春霖字鹿潭，敦復字劍人。七家中蓮生、海秋、鹿潭之作，大都幽豔哀斷，而鹿潭尤婉約深至，流別甚正，家數頗大，人推爲倚聲家老杜。合以張琦、姚燮、王拯三家，是爲後十家，世多稱之。其效常州派者，光緒朝有丹徒莊棫、仁和譚獻、金壇馮煦諸家。棫字中白，獻字仲修，煦字夢華。光、宣間之倚聲大家，則推臨桂王鵬運、況周頤、歸安朱祖謀、漢軍鄭文焯。鵬運字幼霞，周頤字夔笙，祖謀字古微，文焯字叔問。

蔣兆蘭《詞說》　初學填詞，勿看蘇、辛，蓋一看即愛，下筆即來，其實只糟粕耳。竹垞提倡姜、張，太鴻參之梅溪，陽湖推挹蘇、辛，止庵揭櫫四家，而以清眞集其成，可謂卓識至論。清季詞家，蔚然稱盛。大抵宗二張、止庵之說，又竭畢生心力爲之。本立言之義，比風雅之旨，直欲突過清初，抗衡兩宋。後有作者，試研幾張（景祁）、譚（獻）、許（增）、鄭（文焯）及四中書（端木埰、許玉瑑、王鵬運、況周頤）、張（仲炘）、朱（孝臧）諸賢所作，當知吾言之不謬也。

又　中國之學，務在師古。歐美之學，專尚改良。詞至南宋，可謂精矣。至元而音律破壞，除二三名家以外，已不屬讀者之心。有明一代，詞曲混淆，等乎詩亡。清初諸公，猶不免守《花間》、《草堂》之陋。小令競趨側豔，慢詞多效蘇、辛。竹垞大雅閎達，辭而闢之，詞體爲之一正。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闢門徑，而詞學以尊。周止庵窮正變，分家數，爲學人導先路，而詞學始有統系，有歸宿。吳門七子，守詞律，訂詞韻，於是倕規錯矩者，不敢自肆於法度之外。故以清代詞學而論，誠有如外人所謂逐漸改良者。以故清季詞人，如前所論列諸家，色色皆精，蔚然稱

盛，殆亦時會使然。後起之英，亦既致力於詞，苟能精研屈、宋以下，徐、庾而上諸作，神而明之，大而化之，或亦改良之一助歟。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詞家時代之說，盛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後此詞人，羣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函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德輿）曰：「詞濫觴于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祇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庵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間諸公，同一卓識也。

《蕙風詞話》卷五 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沉着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于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啓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艷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鄒程村同操選政。程村實主之，引阮亭爲重云爾。而爲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詩以神韵爲宗，明清之間，詩格爲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託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爲之任咎，詎不誣乎？

又《續編》卷二 曩與筱珊、半塘，約爲詞社，月祝一詞人，合爲一集。嗣筱珊有湖北之行，因而中止。考出詞人生日，錄記於此，它日克踐斯約，尚當補所未備。正月初四日黃仲則（景仁）生（見年譜）。十一日李分虎（符）生（見本集）。三月十二日蔣京少（景祁）生（見鞠畫溪詞題）。二十五日王西樵（士祿）生（見名人年譜）。五月初二日厲樊榭（鶚）生（見本集）。初四日彭羨門（孫遹）生（見延露詞題）。二十二日項蓮生（鴻祚）生（見汪遠《孫清尊集》）。六月二十九日李武曾（良年）生（見本集）。七月初七日周稚圭（之琦）生（見年譜）。八月二十一日朱竹垞（彝尊）生（見年譜）。閏八月二十八日王阮亭（士正）生（見年譜）。十月二十八日蔣苕生（士銓）生（見名人年譜）。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德甫（昶）生（見年譜）。十二月十二日納蘭容若（成德）生。（見高士奇篆香詞題，以上《香海棠館詞話》。）

《清史列傳・顧貞觀傳》 顧貞觀【略】所作《彈指詞》，聲傳海外，與陳維崧、朱彝尊稱詞家三絕云。

《清稗類鈔・文學類・朱陳村詞》 宜興陳其年檢討維崧少清臞，冠而於思，鬚浸淫及顴準，儕輩號爲陳髯。性好雅游，以文章鉅麗爲海內推重。相與蹴角壇坫者，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吳梅村有「江左三鳳皇」之目。其年未達時，嘗自中州入都，與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曾蒙聖祖賜問褒賞。

汪琬《苑西集序》 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爲宇文、吳、蔡諸人非不可爲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於金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黨竹谿、趙閒閒始。琬論本朝詩文亦然。若常熟，若太倉，與宛平、合肥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

邵長蘅《三家文鈔序》 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而商邱公起，而有《三家文鈔》之刻。三家者何，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鈍翁琬，皆公友也。蘅謬辱校讐既畢役，承命序其末簡。蘅惟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不必屑屑傅會其出唐宋某氏並元明某氏，要之可謂作者。後世稱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三家足以傳矣。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桓譚有云：「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昌黎文垂三百年，得廬陵而後大重于世。子雲、退之且然，矧下此者。於戲，古今工文之士，摺擿心腎，疲畢生之精力以蘄附于立言，何啻千萬，而掛名編簡傳流至今者僅數十人耳。其餘則已音塵寂滅，眞如飄風過耳，忽焉澌盡。彼其同時之人，豈盡才氣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後則傳。不幸而不遇其人，則速朽。於戲，其可惜哉。于是歎商邱公之盛舉，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後之遇也。

許汝霖《國朝三家文鈔序》 本朝作者雖多，概乎未之討論，獨於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三先生文有篤好焉。侯之文，如天潢屈注滄海，浮槎飄梗滅沒濤瀾。汪之文，如名將署師行陣之餘，營壘井竈動合古兵法。魏則奇力變化而矩矱森嚴，鴻洞踔厲籠蓋諸家。雖旨趣不同，氣體亦別，要皆一代文豪也。三家者，各有專集行世，卷帙繁重，醇庞閒雜。竊欲稍加澄汰，以出其眞，媿固陋逡巡不敢。年來視學江左，適會商丘宋公奉命自西江移節來吳，閒從鎮撫之暇，劇論古文詞，謬許知言，約取三家文共訂之。公與朝宗少同筆研，齊名二十年。鈍翁、叔子，皆前後定交。今於其古文詞表章亟

亟，使三先生之名遂足鼎峙千古。是書也，別裁精當，出入謹嚴。余雖欲贊一詞，無庸也。既訖事，相與授之梓而爲之序。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東海許汝霖書。

李因篤《臨野堂集序》「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往惟吳郡顧亭林徵君不愧斯語。徵君古文縱橫《左》、《史》，詩獨愛盛唐，嘗言詩有景有情，寫景難，抒情易，舍難而趨易，趨向一乖，去之逾遠。徵君不可作盱衡，當代賢豪好學深思，心知其故，不少概見。近乃得粟邑鈕明府玉樵先生起，徵君同郡。

毛際可《六松堂詩文集序》　夫古文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漸衰。明季文割裂雕繪，盡掩性靈，讀之氣噎。近代一變爲大家之文，然摩棙于神髓間，枵然無物，譬若塵飯土羹，固不足以汙匕箸，而欲飲水以終飽，焉得乎。

潘耒《曝書亭集序》　自明中葉僞文競起，擬倣蹈襲浮靡鉤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眞矯之，而莫能救也。迄於末年，纖佻怪譎軌則蕩然道喪，文弊於斯爲極。迨於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尚。

《居易錄》卷二　寧都魏冰叔（禧）、和公（禮）皆以文章名。禮之子世傚，字昭士，年少而氣銳，文筆有諸父風。

王士禎《西山倡和詩序》　今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之皇甫持正，宋之李泰伯、蘇明允。盡然，未足爲朝宗多憾也。牧仲先生與朝宗同里，同時，獨專攻詩。【略】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徒，于今爲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爲知言也夫。

宋犖《蠡尾文集序》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即喜從老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生才實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閶，會鈍翁已前歿，予爲叙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

又《青門全集序》　韋布之士以能文章名海內，而余獲交者得三人焉：一爲侯朝宗，一爲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略】朝宗文超軼雄悍，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淺薄，是非往往失情實。然朝宗古文獨爲于舉世不爲之時，厥功爲鉅。叔子文不名一體，奥衍精卓切事理。而或者疑鹵莽于經學，又其行文急于見法。子湘之文，立言必依于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不襲前此之僞秦漢，亦不爲近日之僞八家，大較英爽飆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舂容勝之。較長絜短，則子湘之文與二子鼎足而傳于後亡疑。【略】本朝文治五十年于兹，亡論承明之廬作者相望，既布衣之雄如三子，已足驂驊有明大家矣，而況天下之大，文章如三子，而非余所及知者。或更不乏，然則謂本朝文章之盛，即于三子信之，三子顧不重哉！

王鳴盛《鮚山文集序》　國朝龍興百數十年以來，北方之學，山左爲盛。其起家科目，掉鞅文苑者，順治丁亥則宋荔裳，戊戌則王阮亭，康熙甲辰則田山薑，己未則趙秋谷、四先生其尤著也。三先生詩若文，予皆嘗津逮焉。惟秋谷先生，但見其詩，未見其文。乃今始從六泉明府受而讀之，歎其卓然爲一大宗，必傳於後無疑也。

李煥章《蒿庵文集序》　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侯朝宗、王于一，詩賦有吳梅村、周櫟園、龔芝麓，膏膏稱盛。

李祖陶《午亭文編文錄引》　其時言詩者有山東王阮亭，言文者有江南汪堯峰，皆極九等人表之最。然阮亭詩勝而文未爲大家，堯峰文雄而詩尚覺小樣。若相國，則自言詩不學阮亭派，而阮亭實大奇其詩。文努力追堯峰，而堯峰實嗟歎爲異人者也。今觀其詩，才調之勝固遜阮亭，而氣格之高則阮亭實出其下。文惟碑誌法度未及堯峰之謹嚴，若他文之磊砢雄奇、磅礴遒厚、鬱而能暢、幽而愈光，則往往壓堯峰而居其上。

又《湛園未定稿文錄引》　魏叔子嘗言曰：侯朝宗肆而不醇，汪鈍翁醇而不肆，姜西溟文在醇、肆之間。

又《陳石莊先生文錄引》　吾鄉古文，明末國初爲盛。明末之盛，以有艾千子爲之主張。國初之盛，以有魏叔子爲之職志。而參於其間，上掩艾而下啓魏者，則有陳石莊先生。【略】蓋千子長於論文辨體，裁明法律，鍼砭時病，誠中俗士膏肓，而罵譏笑侮，不免傖父面目。叔子長於論事，揣時勢，

度情理，衡量古今，足爲萬世龜鑑。而縱橫闔捭，不免策士胸襟。先生則盱衡抵掌，醞釀深醇，揮麈有名士風流，抱膝近儒者氣象。其文亦空所依傍，不同艾氏之喜襲虛腔，自在流行，迥殊魏氏之務深谿徑，洵明末國初一作手矣。

又《國朝文錄自序》 順治朝能古文者，首推熊鍾陵先生。其他則故老遺民，不肯見用於時，遂壹意讀書作文，思以空言垂世。其大者指畫確鑿，議論證據古今，既非老生常談，亦無文士結習。若魏冰叔、顧亭林、黃黎洲、陳石莊、彭躬庵，其最著者也。次如侯朝宗、王于一、傅平叔、賀子翼輩，旨遠詞文，耐人尋繹，讀之如九霄鶴唳、三峽猿啼。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康熙朝，聖主當陽，賢臣交贊，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時元老鉅公，如張京江、陳午亭、李厚庵、湯潛庵諸先生，以其正學發爲昌言，俊偉光明，非明代楊東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館閣之秀，如汪鈍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揚鑣，直接歸唐之統，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王阮亭、宋牧仲以詩名，文亦不俗。毛西河雖不合格，而氣盛言宜。邵子湘叙事特佳，黎媿曾議論最勝。其餘如鄭靜庵、金會公輩，佳者尚多。故讀康熙一朝之文，如張樂洞庭之野，八音競奏，六律均調，山水爭鳴，魚龍並嘯，雖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縮無以容身。洋洋乎，盛世之元音矣！雍正以後及乾隆之初，累洽重熙，人才輩出。方望溪之峻潔，李穆堂之沈雄，蔡聞之之嚴正，陳星齋之高秀，卓乎尚已，而全謝山以淹貫之才，表揚忠烈，碑版璀璨，與元遺山爭長。藍鹿洲以經濟爲文，確乎可見諸行事，亦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興縣孫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醇茂，蓋人品高者文自勝焉。

許乃普《國朝文錄序》 國朝自定鼎以來，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英賢鬱興，作者已數倍往代。夫門徑多而道或岐，別裁眞而學自正，爰自魏冰叔、方望溪諸大家外，擇其卓然可傳者彙之，凡四十家。首熊鍾陵，迄陳惕園，論其醇疵而各爲之序。

朱錦琮《國朝文錄序》 夫其選魏、汪、朱、李、方、惲爲六家者，以其文工而且富。【略】本朝則輿圖之廣，教化之行，超出前代。而又聖聖相承，宵衣旰食，無逸作孚於天下。民無懈氣，士皆勤學，人文所由特盛也。是治運之精神萃焉，非文人所自能爲也。故選文遠及前代者，傳其文之統也。錄文富於國朝者，彰其化之成也。余壯歲宦遊，好結交當世文人。二十年來，大江以南所心折者六七人。其文皆有宗有趣，可傳於後。惟邁堂體例存者弗錄，而所錄已近四十家矣。今且版行，已後續增，將不可勝數，猗歟盛哉！

姚椿《國朝文錄序》 自孔孟沒而文與道歧，漢唐以來，離合參半。至宋，朱子出，而始舉道與文而一之。其讀唐志之文，詳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元迨明，大旨不甚相悖。國朝儒者，斟酌乎文與道之間。其言曰：「以韓、歐之文達程、朱之理，可謂正矣。」而或者曰：「是不可合，合且兩傷焉。」嗚呼，是豈眞不可合歟，抑未深究乎本末輕重之說也。國初諸家，沿明季緒餘，尚未有以盡變。而名賢述作，實足羽翼經傳。中葉以來，文事大興，然其塗亦遂歧出矣。綜而論之，要不可謂非一代之盛軌也。

張祥河《國朝文錄序》 一代之文章，一代之學術在焉。國初諸老，才大學博，然踵明世餘習，有駁有醇，文不一律。洎乎康熙中葉，海內治安，士皆誦習經子，研精性理。望溪方氏出，而文章一軌於中正。自是以後，學者翕然有向，咸知韓、李、歐、曾之義法。而辨博之家，又病其平淡而無所見長也。於是詞章訓詁之學起。至乾隆之末，而文體復歧出矣。桐城姚惜抱先生，生當其時，力欲救正之，而其勢方熾，僅與其朋友弟子輩講明而確守焉。

張維屏《聽松廬文鈔》 國朝古文，論者多推望溪方氏苞。前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諸家，後乎方氏者有劉大櫆、袁枚、朱仕琇、魯九皋、彭紹升、姚鼐諸家。而數十年以來，則袁、姚兩家爲尤著。子才之文爽健近於肆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肆也，且好爲可喜可愕以動人目，其流弊將入於小說家。姬傳之文謹嚴近於醇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醇也，且拘守繩尺不敢馳驟，其流弊將如病弱之夫懨懨不振。故就諸家而論，愚以爲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間則惲子居也。諸家爲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夫善學古人者，非徒學其形貌，貴得其神氣也，非徒學其文中之辭，貴得其文外之意也。叔子、子居之文於《史記》未嘗貌似。而吾謂其善學《史記》者，謂其得《史記》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然世人貴遠而賤近，推魏叔子或以爲偏嗜矣，至推惲子居或且以爲阿好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二引《松心日錄》 國初古文諸家，余尤嗜魏冰叔、朱竹垞兩先生之文。冰叔之文多論議，竹垞之文多考證。冰叔之文肆多於

醇，竹垞之文醇多於肆。

又卷一四引《松心日錄》 侯朝宗文以氣勝，魏叔子文以力勝，汪鈍翁文以法勝，朱竹垞文以學勝。四先生而外求足以方駕者，其姜西溟、邵青門乎？青門論學、論文、論詩之語，有實獲我心者，因節錄之。

陳康祺《紀聞》 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侯際可，俱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爲之語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吳鋌《文翼》卷一 方望溪、惲子居、張皐文，皆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若由精與謹細而幾於自然神妙者，惟姚惜抱、吳仲倫時近之。【略】子居云：「近世文人病痛，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摸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棓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皐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子居論文，往往以侯朝宗、魏叔子、汪苕文與震川、望溪並稱，非進侯、魏、汪三家，意實在於抑震川、望溪。震川、望溪實有前人所未到之境而不爲所掩，而子居至儕諸侯、魏、汪三家間，豈公論哉？至宋梅崖以望溪與儲同人並言，則更爲非是。

又卷二 宋金華文繁蕪處，同乎道園。而惜抱斥之，以爲外道，眞具眼也。元姚牧庵文頗有遒拔之氣，與南宋人迥異，不可謂非時之傑士，然雕琢處用力太過，似專學退之《送鄭尚書序》一種文字，轉入於重滯，雖皇甫持正、孫可之已不免此病，況牧庵乎？李習之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何等飛動自在。唐荆川文更在遵巖之下，極意摹三蘇氏，氣益蕩矣。【略】顧亭林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略】仲倫先生謂，自歸震川後，我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以邦士爲最。而子居以爲，邦士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皆確有所見。侯朝宗，才子之文也。魏冰叔，豪士之文也。風馳霆擊，故爲駭人之狀。而繩以法度，如無羈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惟汪堯峰文，氣較醇雅可誦。而叙事之病，與邦士同傷，繁乃益甚耳。【略】國朝如侯、魏、汪、姜之文，不必言。即《劉才甫文集》號爲雅潔，而好言科名得失，酒食徵逐時時見於集中。此種文字，斷宜刪去。故惜抱作《海峰傳》於篇末，欲編次之以成集，正是此意。方望溪文格不能過於惜抱，以其神妙處少耳。然其編次文集却甚雅潔，非才甫比。而惜抱、子居、皐文《初月樓文集》，皆以此意自定其文，故煩複者少耳。

又卷三 少陵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詩固如是，文亦然。眞僞之辨介於豪芒，非深識者不易辨。明七子，僞漢文也。宋金華、姜西溟、邵青門，僞唐宋文也。侯朝宗、魏冰叔，僞《戰國策》也。皆當以外道屏之，然後可以知文。【略】彭秋士有冷氣，王遵巖有庸氣，侯朝宗、魏冰叔有霸氣，汪堯峰有腐氣。【略】國初之文浮廓而不眞，方望溪以古法振之。【略】國朝諸公處，然門戶不如望溪之正大而音節勝之，筆力不如子居之堅勁而氣味勝之，此才分固有不同，不能兼長者也。

王鎏《國朝文述凡例》 方望溪云，古文自南宋後失其傳者七百年。李安溪云，古文義法自王荆公後無人知者。此種議論過高而實偏。近更有據漢、魏以詆韓、歐者，則庸妄矣。竊謂理學之文，至南宋而極盛。經濟之文，至李忠定、文文山、王文成而極盛。考據之文，至本朝而極盛。所謂持源而往也。

楊彝尊《國朝古文正的序》 至于我朝初，綴文家林立，能深得八家所傳之義法，厥推方氏靈皐。降至中葉，如胡氏稚威，姚氏姬傳、汪氏容甫、潘氏少白、梅氏伯言，俱不出方氏下。其他通賢碩夫以是名家者，又後先磊磊相望。及道、咸之交兵事起，其時所號爲能者，恆出入鋒鏑間，身多瀕於危幾死，然治其術益精，直欲與中興之事功爭勝，嗚乎盛矣。

昭槤《宗室錄・李雯》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眞大聖人之所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荅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荅義正詞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論文集要》卷二《梅伯言論文》 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則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

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閒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疏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與孫芝房書）

又卷三《曾文正公論文下》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閣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塊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與彭雪琴書）

《新世說・品藻》 姜西溟爲文雅健，有北宋人意。魏叔子謂：「朝宗之文，肆而不醇。苞文之文，純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韙其論。

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 清初，自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先生以文章氣節彪炳東南，而文氣爲之一振。梨洲名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清初修《明史》，詔徵先生，命督撫以禮敦遣。以篤老辭。所著有《明儒學案》、《明文海》、《南雷文約》等書。亭林名炎武，原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康熙戊午，詔開博學宏詞科，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先生貽書葉方靄，誓以身殉。所著有《音學五書》、《日知錄》、《肇域記》、《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作。船山，名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著書甚富，有《薑齋文集》十卷。而《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近時學子尤家置一編焉。然三先生不欲以文章名者，則有寧都三魏、侯雪苑、汪鈍翁。三魏者，伯子名祥，字善伯，改名際瑞。叔子名禧，字冰叔。季子名禮，字和公。而叔子之名最著，文亦最工。（易堂九子：魏祥，魏禧，魏禮，林時益字確齋，彭士望字躬庵，邱維屏字邦士，李騰蛟字力貞，曾燦字青藜，一字止山，彭任字中叔，一字遜士。）其爲文導源於《韓非》、《國策》，所詣與老蘇爲近，似縱橫、名、法家言。雪苑名方域，字朝宗，河南歸德人。（侯方域卒年三十七歲。）文思飆起風發，有駿馬下坂不可羈勒之勢。惜其年促，未能極其至也。（商邱侯方域與宜興陳貞慧、如皋冒襄、桐城方以智，當時稱爲四公子。）鈍翁名琬，字苞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舉康熙己未鴻博，改編修。文體婉折，雅近歐、曾。與三家相先後而以古文名者，吳縣則有計東甫草，號改亭。慈谿則有姜宸英西溟，號湛園。鄞縣則有萬斯大充宗、萬斯同季野。安溪則有李光地晉卿、號榕村。吳江則有潘耒次耕。長洲則有韓菼慕廬。武進則有邵長蘅子湘。烏程則有夏駟宛來。秀水則有朱彝尊竹垞。宣城則有施閏章愚山。漢陽則有熊伯龍次侯。黃岡則有劉子壯克猷。而四川夔州唐甄鑄萬（唐甄著《潛書》），異軍蒼頭突起，亦文陣之雄。諸家之文，根據經史，馳騖百家，直抒胸臆，不僅規撫韓、歐，才氣固壯，法律未嚴。蓋清初承明季古文衰弱之後，力以讀書萬卷矯公安、竟陵空疏纖佻之弊，故儒墨並競，漢唐迭主，所謂萬里黃河泥沙同下，才多之患所不免也。至乾隆、嘉慶之間，而文體乃正。

《清稗類鈔・文學類・散體文家之分派》 國初，散體文以宋犖所選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爲最著。方域，字朝宗，號雪苑。禧，字冰叔，號裕齋。琬，字苞文，號鈍庵。琬原本經術，瓣香廬陵，於明，則推重歸太僕。禧與兄祥、弟禮時稱「三魏」，文有理致，而禧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遺意。方域初好六朝文，既而步趨史遷，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雖享年不永，根柢遜於琬、禧，而識解特超，其高才自不可及。同時布衣以文名者，有邵青門長蘅，枕葄經史，力追歸唐，可與雪苑、冰叔抗衡。至遺民之以文名者，則推顧炎武、黃宗羲、陳宏緒、彭士望、王猷定諸人。士大夫以文名者，則推李光地、潘耒、孫枝蔚、朱彝尊、嚴虞惇、姜宸英諸人。中惟虞惇文陶鑄羣言，體近廬陵、南豐，彝尊、宸英文善學北宋，餘多不入格。自方苞、劉大櫆繼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明。桐城、陽湖兩派，亦由此起矣。苞嘗與宸英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故其論文嚴於義法。今約舉其大恉如下：一，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三，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又《制義至本朝而極盛》 制義始於宋而昌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體凡數變，至本朝而極盛。開國之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深雄博大。如熊伯龍、劉克猷，其最著於時者也。康熙後，益軌於正。韓文懿公菼爲之宗，桐城二方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雍、乾間之墨藝，則尚排偶，而魄力雄厚，頗難猝辨。擇其醇者，即獨出冠時。若夫嘉慶，則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矣。

又 順治開科，沿明舊制，首場「四書」藝三篇，經藝四篇。次場論一

篇，表一道，判五條，試「五經」者並作詔誥。後場策五道。時龔鼎孳方爲給事中，請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不許。定勘試卷例，首嚴弊倖，次簡瑕疵，前場以明理會心不愧先儒者爲合式，後場以出入經史條對詳明者爲合式，於是得雋之卷，謂之中式。康熙癸卯，停止八股文，減試一場。首場以策，二場以論、表、判。尋以禮部侍郎黃機疏言不用經書爲文，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恐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請復舊制。許之。乾隆癸酉，高宗命方苞選錄《四書文》以爲程式。丙子，移經文於第二場，會試作表一道，鄉試並論去之。尋易表以五言八韻唐律，又於首場增作性理論（論題初專用《孝經》，後兼以性理、《太極圖說》、《正蒙》命題，而統名之曰「性理論」）。屢頒諭旨，釐正文體，以清眞雅正爲宗。至壬寅而移八韻唐律於第一場，移性理於後場。癸丑，裁性理，而於次場以《五經》並試。其制行之百數十年，固未易也。降至光緒戊戌，德宗詔廢八股文、八韻詩。旋復之。辛丑，改定首場論五篇，二場策五篇，三場經義三篇。乙巳，下詔停科舉，而八股文遂廢。應試之文，功令所關，精益求精，作者林立，二百數十年來，不勝枚舉。其文體最正者，順治時，熊伯龍、劉克猷雄渾雅健，開風氣之先。康熙時，韓菼精潔古雅，上結主知，天下奉爲舉業正軌。桐城方舟，字百川，苞之兄也，亦以文名。菼見其所著，歎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自成一家者也。」後人以其昆季之文，與淳安方粲如文合刊，謂之《三方合稿》。錢塘陳兆崙年十二，爲制藝即工，粲如等見之，大加賞異，後果爲文章宗匠。桐鄉俞長城論古有識，《四書文》獨闢町畦，所著《可儀堂稿》，句法短峭，削盡膚辭。嘗選古今制藝百二十家，始宋王荊公，訖國初諸老，每家各有小序，尤爲大觀。至若尤侗、王廣心之作，薰香摘豔，文有賦心，當時稱爲「尤王體」者，則稍雜矣。大抵制藝正宗，不外清奇濃淡。淡極則變濃，濃極則變淡，過清則思奇，過奇則思清。消長乘除，亦如漢、宋兩學之互相起伏，要以駁而不醇爲戒。蓋醇則天下治，駁則天下亂，世運文運，息息相通。觀於國初與晚近之制藝，益信而有徵。自停科舉，興學校，改良教育，搜輯教材，於是有教科書及教授書之發現。吾國之文字，又煥然一新，是亦今人所謂進化也。

又《駢體文家之正宗》　古人之文，本不分駢散。東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博大昌明，至唐而極。自宋至明，日趨卑靡。國初諸家漸次復古，史學如顧炎武，經學如毛奇齡，皆能爲駢儷文。吳江吳兆騫以復社主盟，更善斯體。吳偉業稱兆騫與華亭彭古晉、宜興陳維崧爲「江左三鳳凰」。然維崧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更在兆騫、古晉之上。又江都吳綺、錢塘章藻功，亦與維崧齊名。而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故亦遜維崧一籌。惟錢塘吳農祥、益都馮溥，以爲與維崧相並。其後繼起者，山陰胡天游爲最。天游以博綜之才，出以淵茂，橫絕海內，袁枚師事之。而所造不同，獨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故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所惜俗調僞體，汰除未盡，不免爲後人訾議耳。昭文邵齊燾規撫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一時風氣爲之大變。如王太岳之簡潔蒼老，劉星煒之清轉華妙，吳錫麒之委婉激潔，洪亮吉之寓奇氣於淳樸，孚新意於古音，孫星衍之風骨遒上，思至理合，孔廣森之力追初唐，藻采昳麗，曾燠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暢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故全椒吳鼒嘗合袁、邵、劉、孔、吳、曾、孫、洪爲駢文八大家。鼒之駢文，蓋亦以沈博絕麗稱者。八家之外，儀徵有阮元，陽湖有劉嗣綰、董基誠、董佑誠，臨川有樂鈞，鎮洋有彭兆蓀，金匱有楊芳燦、楊揆，仁和有查初揆，桐城有劉開，上元有梅曾亮，大興有方履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以並賀齊驁。武進李兆洛志在通駢散之界，一心復古，所選最精。其自製文，亦多上法東京，力爭崔、蔡，文境尤高。而泗州之傅桐，長沙之周壽昌，秀水之趙銘，湘潭之王闓運，會稽之李慈銘，則皆其後起者也。長沙王先謙因又合孟塗、伯言、二董、彥聞、味琴、荇農、桐孫、壬秋、悉伯爲十大家，以繼前八家。十家之文，大率皆氣清體潔，宗尙不出兩漢、六朝、初唐。而悉伯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跨徐、庾。悉伯後，孫同康之精雅，皮錫瑞之疏鬯，王先謙之簡潔，亦不愧爲一朝之後勁。蓋自乾、嘉以還，駢文體格始正，作者亦始極其盛，若陽湖劉可毅之研《都》鍊《京》，熟精《選》理，亦能樹一幟於諸人之後矣。

計東《李草樓制藝序》　孔子之道，蔑於秦，興於漢，廢於魏晉六朝，存於唐，盛於宋，極盛於明。漢求六經於焚書之後，凡士之能一經者，即郡縣小吏可坐致卿相。明以制藝取士，凡士之取卿相大官者，無不誦法孔子之言，潤色其辭以傳會孔子之道。其法，至國朝不廢然。【略】明制藝之設，二百八十年，里巷小兒稟承庸父兄之訓詁，即操筆墨沾沾焉。傅會孔子之言至以其文取卿相，致功名，而懵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者。今夫一草木、一禽魚

之微且眇也，不知其名而強呼之，不知其類而強辨之，辨之而不當，呼之而不似，雖儈父亦笑之，而況孔子之道囊括天地，經緯古今。如此其大而懵不知者，乃人人操筆而傳會其說，噫！是殆不如漢人之箋疏也。而謂孔子之道，至今日而極盛乎夫。【略】每念故明二百八十年中，諸大儒之出于制科者，薛文清、陳白沙、湛甘泉、羅念庵、王文成暨近日顧端文、高忠憲、馮恭定、劉忠端諸先生，其所爲制藝亦必能明孔子之道而傳者。

呂留良《九科文總序》 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於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謂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督學之官等而深有望於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妖疊起而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於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於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遠出於艾氏之上者。嗚呼，文之難知也久矣，其迷謬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即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埋沒於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讚，乃在於臭腐爛惡。至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剖晰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歎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己未而壬戌。或曰即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於前者。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此書得之也。

姜宸英《張子制義序》 夫八股之道微矣。學者視爲功令而趨之，其體則敷衍經文辭不己出也，株守集注義無旁雜也。其習之相沿，則有上承下逗、前虛後實、單行複序、截章換字之法，候氣衡纊，傳神優孟，似排而非儷體，比論而無章法。學者童而習之，村師腐生一見便解。萬一功令復新，舉今之所謂八股者而廢之，則雖日陳王、唐、瞿、薛之文於前，誰復能辨其畦徑，識其旨趣者乎。予故曰：「時文者，速朽之物也。」至近世金正希、楊伯祥、吳梅村、陳大士卧子、黃蘊生諸公者出，始博取先秦、兩漢、唐、宋人以來之文，大發之於帖括。經史子集，縱其驅策，橫豎鉤貫，無所不可，而機杼自出，一空前作者，此猶杜少陵之於詩，韓昌黎之於古文，顏魯公、吳道子之於書畫。古法雖從此一變，而天工人巧則已極矣。故此數公者，雖其文不名爲制義，亦可自作一書以行，而能使讀者了然自得於文字之外。

趙侗敷《西溟文鈔序》 科學之學行而古文廢。有明三百年來，以制義名家者指不勝屈。至於詩古文辭，求其自成一家言足以單行傳世者，則一二鉅公而外，不可數數覯甚矣。作者之難也。

彭孫遹《悔齋制藝序》 今之以古文詩歌知名于世者，衆矣。求其無愧於古人而行之遠者，亦往往不乏其人也。獨至於制藝，則勦說雷同，可傳之文蓋寡，豈束於有司之令有才而不克自見歟？將成敗得失之故擾其中而使然歟？將有其人有其文而吾未之知歟？

《池北偶談》卷一三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戴名世《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與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胥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當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深，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

《隨園詩話》卷七 或言八股文體制，出於唐人試帖，累人已甚。

延君壽《老生常談》 今之作時文者，讀經書後即讀墨卷，博取科名，往

往得之。經書，如人之首也。先秦、兩漢至於本朝諸書籍，如人之項以下也。作時文者絕不沿流而下，其淺者亦不信歸震川以至王耘渠、方百川輩，皆千古上下，洞悉古今成敗，人物理數，而後能卓卓自立也。若以時文爲時文，如芥舟而坳水也，不一刻水盡舟膠矣。

又　古文更難於詩，不可輕易捉筆。古人兼工者已少【略】。本朝《壯悔堂詩》，又當別論。魏叔子、姜宸英未見其有詩。汪堯峰詩，似不及文。邵子湘文，又不能過於詩。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吳梅村、阮亭、午亭、飴山、竹垞、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要非專門。

《初月樓文鈔》卷四　國朝之以時文名家者衆矣。自予所見，則李光地、方舟、劉大櫆、竇光鼐最其善者也。而今乃得吾族叔晉望先生，先生之于爲文既勤且久，原本經術而又出入于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以披其文而相其質，誠足以繼夫李、方、劉、竇之爲之者。而上追王、唐、歸、胡諸大家，無愧色焉。是急宜梓而行之，以爲復古者勸也。或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非所以追趨而逐嗜也。子曰：君子之學盡其在己者而已，窮達聽之天，毀譽聽之人，豈可以用吾力哉。有志復古者，尚其擇所從事矣。

《制義叢話・例言》　制義始於宋而盛於明。【略】國初文運鼎新，文人輩出，而論制義者人人口中惟曰熊、劉，不知先熊、劉而開山者有人，偕熊、劉而驂靳者有人。或以沈實勝，或以高華稱。開國規模，實遠駕明初洪、永諸家之上。【略】國朝名臣，多由科目出身，無不工制義者，而安溪李文貞公、長洲韓文懿公爲之眉目。此外事業文章，一以貫之者，實不乏人。【略】國朝自康熙以逮今茲，中間制義流派，不無小異。而清眞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蓋才力隨人而具，風氣逐時而開，不必爲家數之分，門戶之別，而標新領異，要使學者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所取資。【略】惟我朝文字，大都博大昌明，遠軼前軌，嗣又恪遵聖訓，以清眞雅正爲宗。士大夫遂不復注意講此，然遺聞軼事，時時閒出，亦頗有類於前明者。

又卷八　紀文達師曰：「國朝制義，自以劉黃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其繼起足稱後勁者，斷推桐城方望溪。」【略】孟瓶庵師曰：「往時選家評論本朝時文，首推熊鍾陵，次及劉黃岡。惟俞長城錄百二十家文，以劉覺岸（思敬）冠熊、劉之前，謂覺岸文幽深峭拔，自開生面，似不在鍾陵之下。《采芝堂十九首》，乃其自訂，心得神會，難以告人。」【略】俞桐川曰：「國初自己丑以來返樸還淳，至於庚辰名家林立，然尚標新領異、出奇制勝，獨張爾成（永祺）力追正嘉，歸於醇雅。五十年來，文體不致潰裂，則爾成之力爲多矣。【略】費筠浦（淳）曰：「國朝四大家，以詩雄者，惟施愚山閏章有時藝。世傳朱竹垞不知時文，爲人短視，有以時文謁者，輒脫而置之。愚山則工時文，父母其順篇，尤爲當時傳誦。」

又　俞桐川曰：國初，劉克猷應運而興。其文融貫六經，而更長於論古，惟年之不永，著作罕傳。設天假之年，則勝朝紀載，一夔已足矣。余既嗜先生之文，而更讀其廷對之策。開國規模，議論鑿然。然則先生可傳，不特以時文，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又　《四勿齋隨筆》云：前明廷對之策，率用駢體舊調。國初開科，傅以漸首魁天下，亦仍其習。至順治六年己丑科，上始臨軒親策，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予自入中原以來，滿漢曾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或不同歟？抑音語未通，意見偶殊，畛域尚未化歟？今欲聯滿漢爲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閒，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舊套，予將親覽焉。

又　沈憲吉（受祺）與錢吉士，其選同文錄。吉士將死，以其稿授憲吉。及呂晚村徵先代文，憲吉授以吉士稿及己文，晚村並錄而傳之。二公傳先代文而即以自傳，憲吉傳吉士之文而己文亦賴以傳。然憲吉不深於文，亦不能傳人之文。今讀其稿，其旨精，其法嚴，與吉士相敵，宜其與吉士並傳也。

又卷九　張惕庵曰：國初制義，以安溪、望溪二先生爲極則。安溪有《舜發於畎畝》二節文，於天人相與之際，說得極精采，又爲《安溪集》中出格之文。【略】此等文，使抑塞磊落者讀之，心慮怵惕，猶覺洪音琅琅響齒牙閒也。

又　國朝名臣得謚「文正」者，自睢州湯公、諸城劉公、大興朱公三人外，近惟歙縣曹公振鏞承此曠典。蓋曹公有特立之操，如寒松古栢，而嚴峻之中未嘗不合太和之氣。制義不多見，惟所藏乎身，不恕一墨，已足覘其生平。

又　《四勿齋隨筆》云：國朝制義，自以韓慕廬宗伯爲第一。世言進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余謂宗伯以時文、古文合爲一手，望溪所不逮也。聞雍正初，雲南督學蔡嵩（上海人，康熙癸未進士）奏陳：「時文以黃

淳耀爲宗，請刊示士子。」上曰：「朕殊不以爲然。」復奏：「請以唐順之易之，而添入本朝熊伯龍、韓菼二人。」上曰：「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古人已往，後人尚有偏私之論，何況本朝人物耶。汝自爲之猶可，不便批定也。」謹按，乾隆十七年二月奉諭旨，故禮部尚書韓菼，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眞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從來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謚，尋議奏準，謚「文懿」。蓋宗伯以文字受知如此，自易名之典定，得不推爲昭代第一人乎？

又卷一〇　檀吉甫曰：自韓宗伯後而二方興，皆游宗伯之門者。而百川早卒，望溪晚遇，惟樸山以別調孤行，開一生面。其徒衆極盛，四大弟子最著，謂陳星齋、杭堇浦、孫虛船、齊次風也，時以與王牆東並稱。王氏諸少並佳，然雖極力標榜，終不能及淳安也。

又　何雨厓題王耘渠稿云：自韓長洲後，江左文派有三：得皖桐而高，得義興而厚，得金沙而細。而莫細於牆東。牆東爲文，以主敬爲之幹，虛實呼吸，黍分銖合，顧視他手胥成粗材。義門先生嘗比之老曲師，穿齒抵齶，半字不迕，眞善名狀也。然牆東大節，在拂衣避陝督。所著《牆東草堂記》，自傷轗軻不能養母，蓋令讀者不能終篇云。王牆東《周有八士》一節文，【略】評者謂太史公論贊後，此調久已絕響，未免太過。此等騰挪，已開時墨蹊徑，不必以高論而反掩其佳文也。

朱珔《制藝叢語序》　本朝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渾雄博大，蔚然見開國規模，如熊次侯、劉克猷、張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後益軌於正，而李厚庵、韓慕廬爲之宗，尋桐城二方相與輔翊，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雍正、乾隆間，墨藝喜排偶，而魄力甚厚，頗難猝辦。擇其醇者，即獨出冠時。至嘉慶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近稍厭棄，又未免漸趨萎弱。蓋二百年來文之遷變，大概在斯。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　學術界最大的障礙物，自然是八股文。八股和一切學問都不相容，而科舉爲尤甚。清初襲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誤爲一種良制度，總之當時功名富貴皆出於此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陳檢討四六》　二十卷，國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維崧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維崧導源於庾信，氣脈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鐫，純爲宋格，則三袁、鍾、譚之流亞。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爲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太衆，論者遂以膚廓爲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不能以掃搪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

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序》　國朝雲漢爲章，壁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體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顓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即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既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矢。

姚燮《皇朝駢文類苑叙錄》　聖朝景鬻緜祥，人文薈起，揚葩振秀，辭理相宣，妍澹各當，有不止摩卬金之壘，鬬典午之障者。吁，何瑰盛哉！於是《八家四六》、《駢體正宗》諸選，抗衡千禩，鼓吹一時，鵠立逵通，藉存「騷雅」。然舉偏而操約，游演者或未饜於心。抑璪火之綺，未與山龍竝章；璿碧之琱，不偕珉琬同藉；亦憾事也。燮謬不自揣，博遴而類隸之，始國初及近代，得百數十家。

郭嵩燾《國朝十家四六文鈔序》　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儁雄，匯斯文之淵海，牢籠百態，藻繪羣倫，鼓鐸以齊聲容，膏馥足資津逮。而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遒，多能踵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軌前哲，鱗附湊風雪回薄，未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睪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絃之張；方圓幷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七《國史館本傳・陳維崧》　國初以駢儷文擅長者，推維崧及吳綺。綺才視維崧稍弱。維崧導源庾信，泛濫於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以秀逸勝。而異曲同工云。

《清史列傳・吳農祥傳》 益都馮溥評騭諸人，古文稱農祥、汪琬，駢文稱農祥、陳維崧，詩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推陳維崧、彭孫遹，又以農祥爲首。

又《侯方域傳》 方域健於文，與寧都魏禧、長洲汪琬並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則才人之文。【略】當時論古文，率推方域爲第一，遠近無異詞。

《清史稿・侯方域傳》 方域健於文，與魏禧、汪琬齊名，號「國初三家」。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梅邨先生之《通天臺》，尤悔庵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又 宗柟案：詞餘爲曲，盛於元明。我朝自孔東塘《桃花扇》、洪稗畦《長生殿》二曲之外，指不多屈。

《國朝詩話》卷二 李笠翁（漁）工度曲，詩則游戲耳。李外曲最擅名者，袁擷庵、洪昉思（昇）、孔東塘也。

劉世珩《重刻〈長生殿〉跋》 稗畦爲漁洋高弟，以詩名當世。與益都趙秋谷宮贊友善。秋谷，即据其說以作《談龍錄》者。稗畦撰有院本數種，《長生殿》特爲頑艷淒麗，兼有文字之獄，牽連名士，稗畦以是除名太學編管，顛頓墮水以死。秋谷又坐此削藉歸里。此傳奇中之一大公案也。阮吾山《茶餘客話》，指爲康熙丁卯國喪之時，謹案太皇太后崩于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當四海遏密，安有演劇一事？董東亭《東皋雜鈔》謂在戊辰，是也。舉劾者爲黃紿事六鴻。黃行取入都，以土物、詩稿遍贈□□諸公爲羔雁，秋谷有「土特拜登，大稿璧謝」之謔，黃銜之次骨。因摭此入奏。聖祖先飭刑部拿人，後交吏部（戴服塘太常在吏科，親檢此案閱之），連累者五十餘人，查初白即在其內。徐勝力以賂聚和班伶，詭言未預獲免。考是會爲稗畦徇諸伶之請，大會名士於生公園，主之者正是梁棠村相國。秋谷具柬邀客，而偶遺虞山趙徵介。趙館六鴻所，嗾黃按名具奏，謂是日係太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章上，遂奉嚴旨。秋谷詣刑部獨承，餘除名免議（以上即據《柳南隨筆》、《東皋雜鈔》、《茶餘客話》、《藤陰雜記》諸書）。秋谷年甫二十有七，至乾隆初尚在，其《飴山堂集》，於稗畦諸詩，絕無怨尤之語，可謂長者矣。獨念稗畦爲竹垞老人所賞，其贈稗畦詩云：「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秋蕭瑟，薏苡明珠謗偶然。」知竹垞亦不直是獄。且見稗畦兼以詩名於耆舊間。秋谷寄竹垞詩云：「各有彈文留日下，他時誰作舊聞傳？」其隱自傷痛如此。余既重稗畦審音協律，遠過臨川，又感黃紿事之處秋谷，近於宋蘇子美進奏院一案。夫洪、趙爲風流罪過，絕非尤西堂《萬金記》，以不第孤憤文字之內，先伏殺機，釀成順治丁酉江南科場之獄可比，千載而下，應爲惋惜。余特搜羅佳本，校讐精審，並捃拾本事，羅縷書之，以爲後跋，私爲可附沈景倩《顧曲雜言》之末，不僅稗畦身世可見，遙想承平人物被譴韻事，即此小節亦無復存，則夫資談助而廣語林，其必有於余言申獨契者，余請爲前馬之導可也。甲寅九月，貴池劉世珩識於楚園夢鳳樓。

《曲目新編》引周綺《題詞》 今古才人聚一編，尤、吳、李、蔣最堪憐。世人莫認爲兒戲，不比《桃花》、《燕子箋》《尤西堂、吳梅村、李笠翁、蔣苧畬四家所製詞曲，爲本朝第一）。人生離合等浮萍，夢到邯鄲便不醒。滿眼旌旗場欲散，空留江上數峯青（謂梅溪先生也）。

《詞餘叢話》卷二 各本傳奇，每一長齣例用十曲，短齣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祇用五六曲。去留弗當，孤負作者苦心。《牡丹亭》初出，被人刪削。湯若士題刪本詩云：「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媿王維舊雪圖。」俗人慕雅，強作解人，固應醜詆也。自《桃花扇》、《長生殿》出，長折不過八支。不令再刪，庶存眞面。

又 尤西堂樂府流傳禁中，世祖親加評點，稱爲眞才子者再。吳薗次奉敕譜《忠愍記》，由中書遷武選司員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二公固極儒生榮遇已。康熙時，《桃花扇》、《長生殿》先後脫稿，時有「南洪北孔」之稱。其詞氣味深厚，渾含包孕處蘊藉風流，絕無纖褻輕佻之病。鼎運方新，元音迭奏，此初唐詩也。《藏園九種》，爲乾隆時一大著作，專以性靈爲宗。具史官才學識之長，兼畫家皴瘦透之妙，洋洋灑灑，筆無停機。乍讀之，幾疑發洩無餘，似少餘味；究竟無語不鍊，無意不新，無調不諧，無韻不響。虎步龍驤，仍復周規折矩，非堯西、笠翁所敢望其肩背。其詩之盛唐乎？

《清稗類鈔・戲劇類・戲劇之變遷》 國初最尚崑劇，嘉慶時猶然。後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一曰高調者。其於崑曲，仍其詞句，變其音節耳。京

師內城尤尙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凱旋，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皮黃腔，其聲較之弋腔爲高而急，詞語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尙高亢。同治時，又變爲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尙秦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然有戲癖者皆好之，竟難以口舌爭也。崑弋諸腔，已無演者，卽偶演，亦聽者寥寥矣。

又《歐人研究我國戲劇》 晚近以來，歐人於我國之戲劇，頗爲研究，英人博士瓦兒特，德人哥沙爾、那窪撒皆是也。瓦兒特著一書，曰《中國劇曲》，分四期：曰唐、曰宋、曰金元、曰明，並就《琵琶記》及其他戲劇之長短略評之。哥沙爾著一書，曰《中國戲曲及演劇》，分八章：一、中國國民精神與其戲曲，二、中國之舞臺俳優及作劇家，三、中國之劇詩，四、戲劇之種類，五、人情劇及悲劇，六、宗教劇，七、性格喜劇與脚色喜劇，八、中國之近世劇。那窪撒著一書，曰《中國及中國人》，雖非戲劇專門之作，惟其中一章，有就我國戲劇各種方面加以評論者。此外尙有《中國戲劇》二冊，一爲法人巴散著，一爲法人格蘭著。

又《崑曲戲》 崑曲戲創始於崑山魏良輔，以前僅有弋陽、海鹽二腔。魏出，始能以喉轉聲，別成一調，遂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蓋以地名。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卽王元美詩所謂「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者是也。或曰，創自明季之蘇崑生，蓋以人名。意者曲調相沿已久，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聲律乃益完密，好事者卽以其名名之歟？康熙朝，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豢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苕生輩，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而崑山之市井鄙夫及鄉曲細民，雖一字不識者，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也。嘉、道之際，海內宴安，士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道光朝，京都劇場猶以崑劇、亂彈相互奏演，然唱崑曲時，觀者輒出外小遺，故當時有以車前子譏崑劇者。浙江嘉、湖各屬，時值春、秋二季，尙有賣戲於鬧市者，蓋浙人猶有嗜之者也。咸、同之季，粵寇亂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劇於是不絕如縷。光緒時，滬上戲園僅有天仙、詠霓、留春諸家，皆京劇也，惟大雅爲純粹之崑劇。依常理論，崑劇應受蘇人歡迎，顧乃不然。雖竭力振作，賣座終不能起色。維持數載，卒以顧曲者鮮，宣告輟業。社員大半皆蘇產，相率歸去，或習他業，或爲曲師，貧不能自存，幾至全體星散。越數載，始有人鳩集舊部，組織聚福園，開演於蘇垣之府城隍廟前，雖不能發達，然尙可勉支也。及閶門闢馬路，大觀、麗華諸園接踵而起，冶游子弟趨之若鶩，聚福遂無人顧問，不得已遂又歇業。然諸伶既聚則不可復散，乃易其名曰全福，而出外賣戲。頻年落拓，轉徙江湖，舊時伶工，凋亡殆盡，繼起者又寥寥無幾，宣統時闃如矣。

又《高調戲》 紹興之高調戲，一名高腔，疑卽古之所謂曼綽也。伶工曼聲長歌，後場之人從而和之，祝允明所謂「趁逐悠揚」者是也。其賣技江湖，大抵不出寧波、紹興二郡。

又《亂彈戲》 自亂彈興而崑劇漸廢。亂彈者，乾隆時始盛行之，聚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其調則合崑腔、京腔、戈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而兼有之。崑腔爲其時梨園所稱之雅部，京腔、弋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爲其時梨園所稱之花部也。若徽腔，則在京腔之中。或曰，亂彈卽馬上戲，蓋軍樂之遺也。乾隆末葉，江寧有之，傖者載以舟而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鶩一羣，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然一日之貲，亦需給一二千錢。

又《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 崑劇縝密，迥非亂彈可比，非特音節、臺步不能以己意損益，服飾亦織屑不能苟。《翦髮賣髮》一齣，扮趙五娘者，例不得御珍飾。吳郡正旦某，一夕演此劇，偶未袒其常佩之金約指，臺下私議咸戚，某卽擲蹙向臺下曰：「家貧如此，妾何人斯，敢懷寶以陷於不孝。」言次，袒約指擲諸臺下曰：「此銅質耳。苟眞金者，何敢背古人髮膚之訓，翦而賣之乎？」私議乃息。

又《弋腔戲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梆子秧腔戲，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崑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新劇中之趣劇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習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

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如二黃中《坐樓》）及徽梆子（如《得意緣》中之調，即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梆子），均不類。崑曲微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爲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又《皮黃戲》　自有傳奇雜劇，而駢枝競出，有南北之辨，崑弋之分，宋以來綿延弗斷，此所謂雅聲也。然弋腔近俚，其局甚簡，有纖靡委瑣之奏，無悲壯雄倬之神。至皮黃出，而較之崑曲，尤有雅俗之判。皮黃者，導源於黃陂、黃岡二縣，謂之漢調，亦曰二黃，不知者乃於黃上加竹爲簧者誤。又以其一出於黃陂，又曰西皮。初甚簡單。崑之唱繫於曲牌，此則辨於諸板，板之類甚稀，第變化得神，錯落有節，自能層出而不窮矣。皮黃以二黃爲正宗，西皮若或爲之輔。蓋二黃爲漢正調，西皮則行於黃陂一縣而已。其後融合爲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多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實則徽固無調，猶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初時能者皆眞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至絕跡，故南人轉謂之京調，猶外人改造土貨稱爲洋貨者是也。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爲尤至，販夫豎子，短衣束髮，每入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而同。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客羣焉指目，必致譁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商之延譽爲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爲辱，極意矜慎，求不越矩，苟不顛躓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爲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也。雖光緒庚子以後，風已稍替，而老成矩矱，知者猶多。若外埠之立異呈奇，固多有不待終場而去者矣。能使人不去者，謂之掛座。能於末齣登場而人皆耐而相待者，謂之壓軸子。軸子者，武劇也。武劇能戀人，而欲以唱工加勝武劇，以徽觀者之去留，非有眞技足以動人者，不敢爾也。

又《文宗提倡二黃》　文宗在位，每喜於政暇審音，嘗謂西崑音多緩惰，柔遜於剛，獨黃岡、黃陂居全國之中，高而不折，揚而不漫。乃召二黃諸子弟爲供奉，按其節奏，自爲校定，摘疵索瑕，伶人畏服。咸豐庚申之亂，京師板蕩，諸伶散失。穆宗嗣位，乃更復內廷供奉焉。先是，京師諸伶多徽人，常以徽音與天津調混合，遂爲京調。然津徽諸調，亦均奉二黃音節爲圭臬，脚本亦強半相同，故漢津徽調皆可通。文宗後益有取於漢黃，而諸人固能合衆長爲一者也。

又《崑曲戲與皮黃之比較》　崑劇之爲物，含有文學、美術（如《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兩種性質，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以無他種戲劇起而代之耳。自徽調入而稍稍衰微，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此非崑劇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動而惡靜，崑劇以笛爲主，而皮黃則大鑼大鼓，五音雜奏；崑劇多雍容揖讓之氣，而皮黃則多《四杰村》、《虹蜡廟》等跌打之作也。

又《徽調戲》　徽調源於漢調，初流行於皖、鄂間，其後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爲之，謂之徽調。當承平時，桐城人官京師者，濟濟有衆，鄉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於咸、同之世。然初僅一二雜劇，自立分支，後以崑曲式微，弋調不足以獨立，是調聆音易解，高朗悅人，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於戎馬，入都者衆，而程長庚亦挾技入都，於是始有徽調。其初行時，謹守繩墨，不能恣意豪放。繼而改用胡索，二黃之聲大振，奏琴好手亦應時而出，而崑曲轉黯淡無聞矣。咸、同之際，京師專重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亦往往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呼紈袴學唱曰洋盤之類，至今劇界猶沿其稱。而北地無此名詞，故不能通其義，益雜糅於蘇班之舊稱，遂成爲專門之謎語矣。其時徽班有四，四喜、三慶、和春、春臺是也。評騭者於四喜曰曲子，以其春容大雅，不爲淫哇之聲也。於三慶曰軸子，以其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也。於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劇，工技擊者，各出其技，以悅人也。於春臺曰孩子，以其諸郎皆夭夭少好也。又有謂四喜、三慶、春臺、嵩祝爲四大徽班者。三慶得名最早，乾隆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爲徽班鼻祖。後乃省去「徽」字，稱三慶班。四喜在嘉慶時亦有聲，《都門竹枝詞》云：「新排一齣《桃花扇》，到處鬨傳四喜班。」嘉慶庚辰，春臺無故散去，七月，仁宗崩。嵩祝班聲價之隆，亦不亞於三慶、四喜、春臺，當時堂會必演四大班，足徵嵩祝之馳名一時矣。其後以不能自存，部中人始稍稍散去。好事者乃復召集後進子弟，別爲一隊，曰小嵩祝部，中皆乳燕鶯雛，呢喃學語，當筵顧曲，聊資笑噱而已。

又《秦腔戲》　戲曲自元人院本後，演爲曼綽、絃索二種。絃索流於北

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湖廣人歌之爲襄陽腔，陝西人歌之爲秦腔。秦腔自創始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實與崑曲同體，惟多商聲，故當用竹木以節樂，俗稱梆子，與崑曲之僅用綽板定眼者略異也。或曰，北派之秦腔起自甘肅，今所謂梆子者則指此，一名西秦腔，卽琴腔。蓋所用樂器，以胡琴爲主，月琴爲副，工尺咿唔如語。乾隆末，四川金堂魏長生挾以入都，其後徽伶悉習之。然長生所歌爲山陝梆子，非甘肅本腔，故或又稱山陝調爲秦腔，稱甘肅爲西腔。其後稍加變通，遂有山陝梆子、直隸梆子之別。直隸梆子又分別之曰京梆子，曰天津梆子。或曰，秦腔於明季已有，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絕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順和、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山陝爲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缶秦瑟，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時，張文達公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雖在曩昔，僅有專園演唱，爲下流所趨，士大夫鮮或入顧，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雜奏之始。乾隆中葉，秦腔大昌於京師，孫淵如、洪稚存皆酷嗜之。畢秋帆撫陝時，長安多妙伶，其人悉工秦腔。孫、洪嘗謂吾國所有歌曲，高者僅中商聲，間有一二語闌入宮調，而全體則媿未能，惟秦中梆子，則無問生旦淨末，開口卽黃鐘、大呂之中聲，無一字溷入商徵，蓋出於天然，非人力所能強爲。因推論國運與樂曲盛衰相繫之故，謂崑曲盛於明末，清側宛轉，聞之輒爲淚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葉，爲國朝氣運鼎盛之時，人心樂愷，形諸樂律，秦腔適應運而起，雍容圓厚，所謂治世之音者是也。此語與近賢所論，直如南北兩極之反對矣。秦人皆能聲，有二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厔，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曰大荔。大荔腔又名同州腔。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工側調者，往往不能高，其弊也，將流爲小唱；唱平調者，又不能下，其弊也，將流爲彈詞。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後有江東班，又有雙賽班，較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之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也。

又《崑曲與秦腔之異同》 秦腔與崑曲爲同體，其用四聲相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聲中有音（如喉、齶、舌、齒、脣），調中有頭（如高下緩急、平側豔曼、停腔過板），板中有起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之判。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則七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又無所不同。其微異之點，則崑曲必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爲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崑曲僅有綽板，秦腔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用簣簹，木用棗）。其所以改用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又秦多商聲，最駛烈，綽板聲嫌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至於九調之說，昆曲僅七調，無四合。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僅有五調。若正宮，則音屬黃鐘，爲曲之主，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卽是，一生所歌，皆正宮調。其後婁江顧子惠、施某二人，差堪繼聲。今則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矣。秦人顧曲，人人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然所謂正宮者，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當直起直落而復婉轉環生，卽犯入別調，仍能爲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自可以此證明之。蓋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無不具，以故叩律傳音，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句中鉤，纍纍乎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

靜恬主人《金石緣序》 小說何爲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者，莫過於經史，而義理艱深，難令家喻而戶曉。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禍淫之理悉備，忠佞貞邪之報昭然，能使人觸目儆心。如聽晨鐘，如聞因果，其於世道人心，不爲無補也。但作者先須立定主見，有起有收，回環照應，一點清眼目，做得錦簇花團，方使閱者稱奇，聽者忘倦。切忌序事直捷，意味索然，又忌人多混雜，眉目不楚；甚者說鬼談神，怪奇悖理；又或情詞贈答，淫褻不堪。如《情夢柝》、《玉樓春》、《玉嬌梨》、《平山冷燕》諸小說，膾炙人口，由來已久，誰知其中破綻甚多，難以枚舉，試卽一二言之。堂堂男子，喬扮女妝，賣人作婢，天下有是理乎？齠齡閨媛，詩篇字法，壓倒朝臣，天下又有是理乎？且當朝宰輔，方正名卿，爲女擇配，不由正道，將閨中詩詞索人倡和，成何體統？此卽理之所必無，宜爲情之所宜有？若夫古怪矜奇者，又不足論，無惟巧合。

水箸散人《駐春園小史序》 《駐春園》一書，傳世已久，因未剞劂，故人

多罕見。茲吾友欲公同好，特爲梓行，囑余評點，細爲批閱。間有類《玉嬌梨》、《情夢柝》，似不越尋常蹊徑，而筆墨瀟灑，皆從唐宋小說《會眞》、《嬌紅》諸記而來，與近世稗官迥別。昔人一夕而作《祁禹傳》，詩歌曲調，色色精工，今雖不存，《燕居筆記》尚采摘大略，但用情非正，總屬淫詞。必若茲編，才無慚大雅。

謝幼衡《駐春園序》　歷覽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由其用筆不俗，尚見大雅典型。《好逑傳》別具機杼，脫却俗韻，如秦係偏師，亦能自樹赤幟。其他則平平無奇，徒災梨棗。降而《桃花影》、《燈月緣》，風愈下矣。前傳之作，發端東鄰，實自登樓投帕，脫骨安根，亦本彤管面目，視《繡鞋》、《玉盒》，大有雅俗之分。至於屈身奴隸，如《情夢柝》、《繡屏緣》、《一笑姻緣》，即《駐春園》諸本，無非蝶戀花，從未有假道於其鄰者，蹟事愈幻而想愈奇。古今奔之獲濟，卓文君，紅拂，紅綃，固自不乏，然不得成全者比比。《荔鏡》之卿、琚，《情驪》之瑜、輅，雖吐露其才華於偃蹇際遇，反不若谷則異室，死則同穴，畏而不救之爲愈也。但事不蹈險冒危，竟爲名教束縛，亦屬懦夫弱女。胆識雙絕，然後可行。張麗貞之自叙，讀者有不爲之生悲乎？臨邛當壚滌器，竟遂駟馬高車，可謂適所願矣。末路白頭一齣，幾至鮮終，何況其餘。惟深於情者，庶幾可保無惑乎！

魏晉錫《學政全書》卷七　順治九年題准，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他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

又　康熙二年議准，嗣後如有私刻瑣語淫詞，有乖風化者，內而科道，外而督撫，訪實何書係何人編造，指名題參，交與該部議罪。

琴川居士《皇清奏議》卷二二　刑科給事中臣劉楷謹奏，爲正學昌隆已久，舊刻匿習宜除，請嚴杜根株，以仰佐王道之觀成事。臣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闡孔、孟之正脈，接堯、舜之心傳，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蒸蒸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于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賣于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尚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眞學術人心之大蠹也。【略】臣請敕部通行五城直省，責令學臣幷地方官，一切淫詞小說，【略】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後惟仰宗我皇上聖學，實能闡發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許刊刻；不許私立名目，各逞己說，貽悞後人；違者幷作何嚴禁，庶學術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亘古爲昭矣。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二九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甲子，九卿議覆，刑科給事中劉楷條奏，請禁止淫詞小說，應如所請。上曰：「淫詞小說，人所樂觀，實能敗壞風俗，蠱惑人心。朕見樂觀小說者，多不成材，是不惟無益而且有害。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爲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嚴行禁止。」

又卷二三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六月，庚子朔，吏部議覆，江南道監察御史張漣條奏疏言，【略】一、民間設立香會，千百成群，男女混雜，又或出賣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引誘愚民，請敕地方官嚴行禁止。【略】俱應如該御史所請。從之。

又卷二五八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乙亥，諭禮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游目而蠱心焉。所關于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其書作何銷毀，市賣者作何問罪，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尋議，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並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從之。

《定例成案合鈔》卷一一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禮部覆科臣劉題，【略】至于私行著作淫詞等書，鄙俗淺陋，易壞人心，應通行中外，將私行撰著刊刻發賣者，一體詳察禁止，毀其刻板。如違禁不遵，仍行撰著私藏刻板者，內而科道五城御史，嚴查題參；外而督撫，令府州縣官，嚴行稽察題參，該部

從重治罪。凡此，除該管官員，若令旁人訐告，恐致奸徒借端擾害良民，相應不准訐告。奉旨依議。

又《續增》 禮部爲欽奉上諭事，會議得，切惟我皇上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務，《聖諭十六條》及御制《訓飭士子文》，各省朔望宣諭，伏蒙睿裁，較《五經》諸史之訛謬，闡杏壇紫陽之心傳，業已久道化成，人崇正學矣。今猶恐小說淫詞，煽惑愚民，蠱誘士子，特頒諭旨，嚴行禁絕，此誠皇上正人心厚風俗之至意，應遵旨通行嚴禁。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等，轉行所屬文武各官，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并嚴行燒毀。嗣後如有違禁，仍有私行造賣刷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若該管官不行查出，一次者罰俸六個月，二次者罰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級調用。仍不准借端訛詐。俟命下之日，通行曉諭，一體遵行可也。奉旨依議。

《學政全書》卷七 康熙二十六年議准，書肆淫詞小說，刊刻出賣共一百五十餘種，其中有假僧道爲名，或刻語錄方書，或稱祖師降乩，此等邪教惑民，固應嚴行禁止；至私行撰著淫詞等書，鄙俗淺陋，易壞人心，亦應一體查禁，毀其刻板。如違禁不遵，內而科道五城御史，外而督撫，令府州縣官，嚴行稽察題參，該部從重治罪。但除該管官員外，亦不許旁人訐告，以致奸徒擾害良民。

延煦《台規》卷二五 康熙四十年題准，凡鳴鑼擊鼓，聚衆燒香，男女混雜等弊，並扶鸞書符，招搖惑緣之輩，及淫詞小說等書，俱責令五城司坊官，永行嚴禁。

《湯子遺書》卷九 爲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學術，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經術，罷斥邪說，斯道如日中天。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苟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綉像鏤版，極巧窮工，致游佚無行，與年少志趨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淫邪之念日生，奸僞之習滋甚，風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仰書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鑒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注解經學之書，及理學、經濟、文集、語錄，未經刊板，或板籍毀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聽信狂妄後生，輕易增刪，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當修明正學之時，此等書出，遠近購之者衆，其行廣而且久，爾等利亦當出此。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誠純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懍懍可畏者，編爲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毀。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并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

《江蘇省例藩政》（同治七年） 巡撫部院丁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并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札到該司，即于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并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龍圖公案》、《品花寶鑒》、《昭陽趣史》、《玉妃媚史》、《呼春稗史》、《春燈迷史》、《濃情快史》、《隋煬艷史》、《巫山艷史》、《綉榻野史》、《禪眞後史》、《禪眞逸史》、《幻情逸史》、《株林野史》、《浪史》、《夢納姻緣》、《巫夢緣》、《金石緣》、《燈月緣》、《一夕緣》、《五美緣》、《萬惡緣》、《雲雨緣》、《夢月緣》、《雅觀緣》、《諂癡符》、《桃花艷史》、《水滸》（即《五才子》）、《西廂》（即《六才子》）、《何必西廂》、《桃花影》、《梧桐影》、《鴛鴦影》、《隔簾花影》、《如意君傳》、《三妙傳》、《姣紅傳》、《循環報》（即《肉蒲團》）、《貪歡報》（即《歡喜冤家》）、《紅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

樓復夢》、《紅樓重夢》、《金瓶梅》、《唱金瓶梅》、《續金瓶梅》、《艷異編》、《日月環》、《紫金環》、《天豹圖》、《天寶圖》、《前七國志》(非《四友傳》)、《增補紅樓》、《紅樓補夢》、《牡丹亭》、《脂粉春秋》、《風流野志》、《七美圖》、《八美圖》(即《百美圖》)、《杏花天》、《桃花艷》、《載花船》、《鬧花叢》、《燈草和尚》、《癡婆子》、《醉春風》、《怡情陣》、《倭袍》、《摘錦倭袍》、《兩交歡》、《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釵》、《蜃樓志》、《錦上花》(有解元吳文彥者)、《溫柔珠玉》、《石點頭》、《奇團圓》、《清風閘》、《蒲蘆岸》、《八段錦》(非講玄門者)、《今古奇觀》(抽禁)、《情史》、《醒世奇書》(即《空空幻》)、《漢宋奇書》、《碧玉塔》、《碧玉獅》、《攝生總要》、《檮杌閑評》、《反唐》、《文武元》、《鳳點頭》、《尋夢托》、《海底撈針》、《國色天香》、《拍案驚奇》、《十二樓》、《無稽讕語》、《雙珠鳳》、《摘錦雙珠鳳》、《綠牡丹》、《芙蓉洞》(即《玉蜻蜓》)、《乾坤套》、《錦綉衣》、《一夕話》、《解人頤》、《笑林廣記》、《豈有此理》、《更豈有此理》、《小說各種》(福建板)、《宜春香質》、《子不語》、《北史演義》、《女仙外史》、《夜航船》、《風流艷史》、《妖狐媚史》。小本淫詞唱片目：《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五更尼姑》、《十送郎》、《情女哭沉香》、《十二杯酒》、《王文賞月》(即《倭袍》)、《怨五更》、《端陽現形》、《妓女嘆五更》、《如何山歌》、《嘆五更》、《西湖遇妖》、《三十六碼頭》、《夜合思夢全傳》、《文鮮花》、《百花名》、《湘江灘頭》、《蕩河船鬧五更》、《活沉香》、《采茶山歌》、《活捉鮮花》、《揚州小調嘆十聲》、《月正皎》、《妓女灘頭》、《戲叔武鮮花》、《王文聽琴劉氏思春》(即《倭袍》)、《叫船》、《書生戲婢》、《西廂待月》、《新刻送新房詩》、《剪剪花》、《窗前自嘆》、《十二月花神》、《薛六郎偷阿姨山歌》、《十八摸》、《六花六節》、《小尼姑下山》、《大審梅烏縣全傳》、《賣草囤》、《四季小郎》、《十雙紅綉鞋》、《毛龍訪兄茶坊》(即《倭袍》)、《新碼頭》、《紅娘寄書》、《王大娘補缸》、《捉文密拿欽召》(即《倭袍》)、《娘姨賦》、《寡婦思夫》、《玉堂春妙會》、《送符服毒全傳》、《插蘭花》、《四季相思》、《王大娘問病》、《楊邱大山歌》、《拷紅》、《上海碼頭》、《趙聖關山歌》、《三戲白牡丹》、《佳期》、《堂名灘頭》、《唱說拔蘭花》、《大審玉堂春》、《賣橄欖》、《時辰相思》、《文必正賣身》、《庵堂相會》、《跳槽》、《妙常操琴》、《小紅郎山歌》、《八美圖》、《九連環》、《門倚闌干》、《來福唱山歌》、《花燈樂》、《巷名》、《半老佳人》、《十二月花名》、《拾玉鐲》、《哈哈調》、《三笑姻緣》、《沈七哥山歌》、《玉蜻蜓》、《湘江郎》、《姑嫂談心》、《小翟岡山歌》、《鬧五更》、《賣油郎》、《美人閨怨》、《手巾山歌》、《賣胭脂》、《男相思》、《美女沐浴》、《花魁雪塘》、《南京調》、《女相思》、《偷鞋戲美》、《送花樓會》、《冷打調》、《斷私情》、《望郎送郎》、《診脈通情》、《志誠嫖院》、《小郎兒》、《女風花勸》、《姑蘇灘頭》、《琴挑》、《巧連環》、《一匹綢》、《結私情》。

又　巡撫部院丁札開：據提調書局吳牧承潞等稟，續查尚有應禁《鍾情傳》等書，均係淫詞小說，開單呈請，一律查禁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示外，札司通飭一體嚴行查禁等因。計開續查應禁淫書：《隋唐》、《九美圖》、《空空幻》、《文武香球》、《蟫史》、《十美圖》、《五鳳吟》、《龍鳳金釵》、《二才子》、《百鳥圖》、《劉成美》、《綠野仙縱》、《換空箱》、《一箭緣》、《眞金扇》、《鸞鳳雙簫》、《探河源》、《四香緣》、《錦香亭》、《花間笑語》、《盤龍鐲》、《琇球緣》、《雙玉燕》、《雙鳳奇緣》、《雙剪髮》、《百花臺》、《玉連環》、《巫山十二峰》、《萬花樓》、《金桂樓》、《鍾情傳》、《合歡圖》、《玉鴛鴦》、《白蛇傳》。

《清稗類鈔・著述類・小說之盛行》　好小說家言者，首推紀文達公昀，詼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夏錄》、《續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是也。袁枚嘗作《子不語》，然不及其雅飭。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尤爲卓絕，其敘事簡古，人比之司馬遷《史記》。餘如金人瑞之《西城風俗記》，湯傳楹之《閒餘筆話》，余懷之《板橋雜記》，吳翊鳳之《秋燈叢錄》，均能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至章回小記，自達海以滿字譯譯《三國演義》以教旗人，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破川楚教匪，爲一朝名將，此亦可見小說之有裨實用矣。若吕撫之《二十四史通俗衍義》，蔡冀之《東周列國志》，胡爲而之《東漢演義》，褚人穫之改正《隋唐演義》，雖較之《三國演義》文質殊體，雅俗異態，而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亦能使紛煩衆理，無倒置之乖，殽雜羣言，無棼絲之亂，譬如葑菲，節取焉可也。言情之作，則莫如曹寅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爲妙，神與物遊，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至善評小說者，則推金人瑞，筆端有刺，舌底瀾翻，亦爽

快，亦敏妙，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文章游戲》，繆艮所作，近代則之，厥風大暢，東方譎諫，淳于滑稽，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矣。

又《文學類・文學最盛之原因》 愛新覺羅氏自太祖肇基東土，至世祖入主中夏，傳十帝，歷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學之盛，所以能軼明超元，上駕宋唐，追蹤兩漢者，蓋有六大原因焉。一，由於開國之初，創制滿洲文字，譯述漢人典籍，而滿人之文化開。二，由於信任漢人，用范文程之議，特選士於盛京，而漢人之文教行。三，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即世祖、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駢散文名家者，亦率爲明代所遺，而孫奇逢、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又復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四，由於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聖祖尤聰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風。五，由於詔天下設立書院，作育人才。六，由於祕府廣儲書籍，並建七閣分貯，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學，至是而遂極其盛也。七閣者：文淵在大內，文源在圓明園，文津在熱河，文溯在奉天，文匯在揚州大觀堂，文宗在鎮江金山寺，文瀾在杭州西湖之行宮。

總集

古文淵鑒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選古文淵鑒》　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等奉勅編註。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迨於宋，用眞德秀《文章正宗》例。而睿鑒精深，別裁至當，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有箋釋，用李善註《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略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古文標註》例。而批導窾要，闡發精微，不同昉之簡略。備載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聖訓，語見根源，不同五臣之疎陋。至於甲乙品題，親揮奎藻，別百家之工拙，窮三準之精微，則自有總集以來，歷代帝王未聞斯著，無可援以爲例者。蓋聖人之心無不通，聖人之道無不備。非惟功隆德盛，上軼唐虞。即乙鑒之餘，品題文藝，亦詞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雖帝堯之煥乎文章，何以加哉。

全唐詩

論述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全唐詩序》　詩至唐而衆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爲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義之學，以爲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懷，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攄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案有運會之可區別，而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強爲之名，非通論也。自昔唐人選唐詩，有殷璠，元結，令狐楚，姚合數家，卷帙未爲詳備。至宋初，撰輯《英華》，收錄唐篇什極盛，然詩以類從，仍多脫漏，未成一代鉅觀。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歲月可考者，以歲月先後爲斷。無可考者，則援據詩中所詠之事，與所同時之人繫焉。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釐爲九百卷，於是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采擷薈萃於一編之內，亦可云大備矣。夫詩盈數萬，格調各殊，溯其學問本原，雖悉有師承指授，而其精思獨悟，不屑爲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至，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其甚者，寧爲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學者問途於此，探珠於淵海，選才於鄧林，博收約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則眞能善學唐人者矣。豈其漫無持擇，汎求優孟之形似者，可以語詩也哉。是用製序卷首，以示刻《全唐詩》嘉與來學之旨，海內誦習者，尚其知朕意焉。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曹寅等《進書表》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翰林院侍講(臣)彭定求，編修(臣)楊中訥，(臣)潘從律，(臣)汪士鋐，(臣)徐樹本，(臣)車鼎晉，(臣)查嗣瑮，庶吉士(臣)俞梅等上言：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頒發《全唐詩》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訥，(臣)從律，(臣)士鋐，(臣)樹本，(臣)鼎晉，(臣)汪繹，(臣)嗣瑮，(臣)梅等校對，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聖覽者。(臣)寅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謳歌吟詠，凡民本以抒情，敦厚溫柔，聖人因之立教。四始備於周官，五言昉於漢室。魏晉六朝，漸繁厥製。李唐一代，兼集其成。於時家握隋珠，人懷和璧。蘇、張、李、杜，分路揚鑣，韓、孟、元、劉，同工異曲。其餘專門別集，各自名家，槃澗閩房，盡堪華國。傳授歷於累朝，遺軼存於野史。但誇其盛，莫攬其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邁堯

思，性超舜哲，武功定而載戢干戈，文教敷而爰稽典籍，每當萬幾之暇豫，旁通六義之指歸，發秘府之珍藏，惜斯文之湮棄，特命校讐，即頒剞劂。一時才藻，重荷闡揚；百世精靈，更蒙榮造。褒嘉所及，風雅同觀。（臣）等才慙繡虎，技媿雕蟲。西園翰墨，忝侍游歌；東觀鉛黃，未堪啓發。烏焉、亥豕，因形似而傳訛；夏五郭公，愼闕疑而難補。伏願乾坤度量，寬掛漏之辜；編簡昭垂，增藝文之重。（臣）寅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姚椿《跋全唐詩校本》　吾鄉沈學子明經，問學賅博，所藏書皆手爲丹鉛，《全唐詩》其一種也。予少喜聲律，就傅時，是書出入懷袖間，顧憚其繁，弗敢涉筆。癸未冬，將渡江，偶見此書，校而存之，明知無用，聊遂私存而已。間復參酌諸家，略涉鄙意。生平限於材稟，成就止此。嗚呼唏矣。沈所評校，亦未盡精當，不足垂示來學，然其大意以氣格爲主，以盛唐人爲宗尚，未甚染後來叫囂之習，而其書繁博，能卒業者鮮，學詩有所得者，於此一取資焉，抑亦可以少益矣。若夫高明之士，略其筌蹄德行之科，嗤其藝末，此則予所深望於後賢，而豈敢以此書爲足與於聖門言詩之教乎。姑存其說，以示子弟，且用自警焉。

劉師培《讀全唐詩書後》上　《全唐詩》一書，收輯雖富，然卷帙既繁，考覈或未精，故誤收之作甚衆。如唐彥謙（十函五）《贈孟德茂詩》自注云：「浩然子。」案：彥謙距浩然百餘年，未必克見浩然之子，則此非彥謙詩。韓偓（十函七）大慶堂贈宴元瑨而有詩呈吳越王，與無名氏（十一函八）之作同。案：偓未游吳越，則此非偓詩（下文又和，再和，重和同）。薛濤《十離詩》（十一函十）據《唐摭言》以爲元微之幕客薛書記作，則此非濤詩。張喬以進士隱九華，而喬有《省中偶作詩》（十函一）以馮唐作況，則此非喬作。又如白居易《東城桂》第三首（七函五），與古樂府同（惟首句「遙知」作「可憐」）不得列入白詩也。歐陽彬詩有「桑柘斜陽裏，兒孫落葉中」句（十一函九），注言「彬有子，作田父詩」云云，則此係彬子所作。又全書之中，往往一詩兩見。如韓縝姬（十一函十）《贈別》詩，與韓熙載詩（十一函四）同。李適《安樂公主移新宅詩》（二函二），與宗楚客詩（一函九）同。杜牧《聞開江相國宋下世詩》（八函七）與許渾作同（八函八）。而各篇校詞，均脫一作某詩語，（此書於二詩互見者，如李嶠《西河郡太原守張夫人輓歌》注云：「一作李岑詩。」朱彬《丹陽作》注云：「一作陳存詩。」此三詩則否。）則輯者之疏也。若姚合（八函三）《使兩浙贈羅隱詩》首句「平日時風好涕流」），與羅袞作同（十一函四）。案：合與隱不同時（隱爲唐末人），《唐摭言》載此詩，又以爲姚泊作。袞爲泊副使，或袞代泊所爲，非合詩也。自此以外，如裴度《涼風亭睡覺》諸詩（五函九），均似丁謂所爲，鍾模《代京妓越賓答徐鉉詩》（十一函六），張喬《楊花落詩》（十函一），孫光憲《采蓮詩》（十一函六），薛濤《寄舊詩》（十一函十），均與他作重出。雖未能定其孰爲誤收，然考覈之疏，即此可見。況唐宋名家之集，僞作實繁。如李翺《戲贈詩》，皇甫湜《出世篇》（均六函四），均似後人依托，惜輯者鮮知明辨也。

又下　《全唐詩》中多載作者自注之詞，亦有以後人之注，誤爲自注者。如李紳（八函一）《欲到西陵寄王行周詩》云「西陵沙岸回流急」，注云：「錢王以陵非吉語，改名西興。」案：吳越建邦，紳歿已久。徐鉉（十一函五）送從兄赴臨川幕云「金柅亭邊綠樹繁」，注引《方輿勝覽》，此書遠成於鉉後。此均後人所增注也。若夫輯者注釋之詞，亦多失考。如高宗（一函二）之詩，有言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者。考太平公主出降，在開耀元年，其時之太子，乃中宗。注謂太子即弘，然弘納裴妃，當咸亨四年，與太平公主出降殊時，則注文似非。又張昭（十一函六）有漢宗廟樂舞辭，傳言昭爲南漢人，案詩言高廟明靈再啓圖金根玉輅幸神都。又言「正撫薰琴娛赤子，忽登仙駕泣蒼梧」，明係後漢高祖樂章，非南漢之詩，則傳文亦誤。即唐人詩序，亦有訛文。如鄭嵎（九函十）《津陽門詩序》首句言「開成中」，又言「旅邸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爲嵎道承平故實。」詩言「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爲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爲孤兒。」注引開元以六軍爲親衛事。又言「湟中土地昔湮沒，昨夙收復無瘡痍」，確係宣宗時事。此翁及事明皇，年必百餘，而序言「年且艾」，必序文之訛也。若夫詩題之字，訛者實繁，或係刊本之誤。如殷文圭（十一函一）《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頭贊詩》，「看」上必有脫文。又張說《節義太子楊妃輓歌》（二函四），節義者，節愍之訛也。雍陶《題寶應縣》（八函六），寶應者，寶雞之訛也（詩言「渭水梁山鳥卵看」，又言「聞說德宗曾到此」）。孫元晏（十一函七）《陸統詩》，陸統者，淩統之訛也（詩有「將軍身歿有孤兒，虎子爲名教讀書」句）。其尤甚者，如李羣玉（九函三）《送秦鍊師歸岑公山詩》有「北省諫書藏舊艸，南宮郎署握新蘭」句，必係贈諫官遷省郎之作，

與鍊師還山靡涉。唐彥謙(十函五)《題虔僧詩》有「也嗔眉黛托腮愁」句，與題不合。此均詩題之誤也。若賈島(九函四)《寄柳舍人宗元詩》注云：「一本無宗元二字。」案：子厚未嘗官舍人，當從一本。卽詩人小傳中，亦有誤字。如顧雲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十函一)，「德」當作「僖」。蕭項蕭田人(十一函三)，「蕭」當作「浦」。此則刊本之誤，均當亟爲釐正者也。

《**甚原詩說**》**卷三**　國朝聖祖御制《全唐詩》，凡二千二百六十餘人，得詩四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首，分爲九百卷。於康熙四十六年四月，通政使司臣曹寅監刻。

紀事

《**聖駕五幸江南恭錄**》(**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三月十八日**)　江南、浙江、江西、河南、山東各省鄉紳王澤弘等、彭定求等、朱彝尊等，俱赴行宮叩賀萬壽。【略】(三月二十二日)傳上諭，諭江撫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繹、徐樹本，欽召纂修書史。【略】(三月二十三日)有崑山各鄉紳徐秉義率子姪徐樹穀、徐樹本、王喆生等，及耆老人等，恭迎聖駕朝見。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江寧織造曹寅奏刊刻全唐詩集摺**》(**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臣寅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於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至今尚未到揚，俟其到齊校刊，謹當奏聞。又閏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門口傳上諭，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詩集》。欽此。欽遵咨行江蘇巡撫臣宋犖，移咨吏部，翰林院衙門。俟刊刻完日，該衙門一並具本奏聞。硃批：知道了。

又(**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奉旨校刊《全唐詩》翰林彭定求等九員，俱於五月內到齊，惟汪士鋐尚未到。臣卽將《全唐詩》及《統籤》，按次分與，皆欣歡感激，勤於校對。其中凡例，欽遵前旨，除一二碎細條目與衆翰林商議，另具摺請旨外。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爲繕寫，因此遲悞，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再中、晚唐詩，尙有遺失，已遣人四處訪覓，添入校對。臣因掣鹽往來儀眞、揚州之間，董理刻事，隨校隨寫，不敢少怠，謹此奏聞。硃批：知道了。凡例甚好。

又《**江寧織造曹寅謝賜書扇摺**》(**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員，商酌校刊《全唐詩・凡例》，進呈欽定，奉旨，凡例甚好。欽此。臣隨交臣彭定求等十員祗受，欽遵校刊。但臣鹽務任滿，卽匍匐謝恩，以伸伏馬戀主之誠。所有詩局寫刻人工，雖經細心挑選甚多，而一二細碎事務，亦所時有，擬於暫交臣李煦代爲管理，俟臣回南仍歸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悞。合並奏聞，伏乞聖鑒施行。硃批：知道了。

又《**江寧織造曹寅奏傳諭李煦並報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硃批：知道了。

又《**江寧織造曹寅奏進唐詩樣本摺**》(**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尙有現在裝潢數十家，容臣赴京恭謝天恩，賫捧進呈御覽。硃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

又《**江寧織造曹寅奏報全唐詩集本月內可以刻完摺**》(**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餘頁，大約本月內可以刻完，八月內校對錯字畢，卽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御覽，伏求聖訓俯鑒錯悞，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再，衆翰林同臣公具一摺，敬求御製詩序，闡發唐賢，昭垂萬臣，使閭氣英靈，永傳不朽。臣等草形蟻質，亦獲挂名其間，已列銜具公本叩求。所有衆翰林有病及告假者，俱令回本籍，無事者俱在揚州校刊。編修汪繹素有血症，在詩局陡發舊恙，卽令回籍調養，於五月內身故，臣已爲料理營護後事訖。目下在揚州校刊者，彭定求，楊中訥，汪士鋐，徐樹本，俞梅共五人。硃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卽打發去。

又《**江寧織造曹寅奏報起程日期並進刻對完全唐詩摺**》(**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御覽。其餘俱已刻完，月內對完，卽行刷印進呈，合並奏聞。硃批：知道了。

又《**江寧織造曹寅奏謝刊刻全唐詩得列銜名摺**》(**康熙五十年三月初十

日）臣於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詩》，久經告竣進呈，此皆皇上聖心獨運，定爲必傳之書，臣同諸官不過較字督工。令準翰林咨，奉聖諭幷鈔列臣等銜名，刊刻款式到臣，經遵旨補入刊刻。但臣係何人亦得列名其上，永垂不朽，臣不勝感愧無地，不知何幸得至於此，謹具香案九叩。硃批：知道了。

《御定全唐詩校刊職名》 校閱刊刻官：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校對官：翰林院侍讀（臣）潘從律，翰林院侍講（臣）彭定求，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楊中訥，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沈三曾，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汪士鋐，翰林院編修（臣）徐樹本，翰林院編修（臣）車鼎晉，翰林院修撰（臣）汪繹，翰林院編修（臣）查嗣瑮，翰林院編修（臣）俞梅。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定全唐詩》 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詩莫備於唐。然自北宋以來，但有選録之總集，而無輯一代之詩共爲一集者。明海鹽胡震亨《唐音統籤》，始蒐羅成帙，粗見規模，然尚多所舛漏。是編稟承聖訓，以震亨書爲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採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冠以帝王后妃，次以樂章樂府，殿以聯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國、仙神、鬼怪、諧謔及諸雜體，其餘皆以作者先後爲次，而以補遺六卷、詞十二卷别綴於末。網羅賅備，細大不遺。然如《冊府元龜》所載唐高祖賜秦王詩，則考訂其僞託。又舊以六朝人誤作唐人者，如陳昭儀沈氏，衛敬瑜妻之類；以六朝人譌其姓名誤爲唐人者，如楊愼即陳陽愼，沈煙即陳沈炯之類；以六朝詩誤入唐詩者，如吳均妾《安所居》，劉孝勝《武陵深行》誤作曹鄴，薛道衡《昔昔鹽》誤作劉長卿之類；唐詩之誤以詩題爲姓名者，如上官儀《高密公主輓詞》作高密詩，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作慕容承詩之類，亦並釐正。《唐音統籤》收道家章咒，釋氏偈頌多至二十八卷，本非詩歌之體，傷於冗雜者，咸爲刪削，義例乃極謹嚴。至於字句之異同，篇章之互見，根據諸本，一一校註，尤爲周密。得此一編，而唐詩之源流正變，始未釐然。自有總集以來，更無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總集類・御定全唐詩》 九百卷，康熙四十六年奉敕編。初，胡震亨輯《唐音統籤》，多所舛漏，乃詔刪補其書，勒爲全帙。所採凡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蒐羅精密，隻字無遺。詩莫盛於唐，唐詩之正變源流，莫備於此集。誠風雅之淵藪，而吟咏之津塗矣。

雜録

季振宜《全唐詩寫本序》 予集有唐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餘年之詩，凡得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經始於康熙三年斷迄于十二年，鎮十年矣。是亦可爲盛矣，而心則不能自信其全無遺漏也。地居荒僻，學寡見聞，今日學士大夫之所好，又大概拘于一隅，而不暇究論全唐之詩，無從是正也。顧予是集，竊有因矣。常熟錢尚書曾以《唐詩記事》爲根據，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詩，蓋投老爲之，能事未畢，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書。予得其稿子于尚書之族孫遵王，其篇帙殘斷，亦已過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七十卷。凡爵里可考者，予皆係之以傳。爵里不可考而詩有牽連及之者，則貫串爲次第。其傳合新、舊《唐書》、《南唐書》、《五代史》及詩話、小説長短編緝輻輳成之。及其成也，二三玩閱，誠覺蕪穢，然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而工拙不論也。嗟乎，天惜老成，倘再假尚書以數年，令其合傳與詩，縱横肆論，其覺世之疑，正世之訛，誠不知其幾何而奚但此書之不湮没也。陸子敕先刻元遺山《唐詩鼓吹》，尚書序之曰：三百年來館閣教習家塾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學士大夫生而墮地，師友熏習，隱隱然有兩家種子盤互藏識中。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支離割剝，俾唐人面目，蒙冪千載之上，而後人心眼，沈錮千載之下。嗟乎，尚書固深於史矣。有唐二百九十二年，治日少，亂日多，時人之沈鬱感慨，大半係之於詩，即其性靈之所在，任世之信與抒而不可稱。奈何讀詩者不知其人，不考其時，而僅等之鳥獸草木之微物，風雲月露之光景，專守

一家，朝夕竊擬，或曰初、盛、或曰中、晚，牽率淺陋，了無義味。是不能知史，且不能知詩也。而予之於諸唐人，必係以傳，雖非深知史者，誠不爲無所見云。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朔，泰興縣季振宜序。

淡海竺常《全唐詩逸序》　大清康熙之朝，《全唐詩集》成，其人以千計，其詩以萬計，雖片章隻句散在諸書者，採掇無遺也，不謂盛且備乎。殊不知尚逸而在吾日本，亦不爲尠也。當時遣唐之使，留學之生，與彼其墨客韻士，肩相比，臂相抵，則其研唱嘉藻，記其所口，謄其所記，裝以歸者蓋比比不已。大江維時之《千載佳句》，的的珠璣，獲其片而逸其全，雖則可惜哉，其所以亡乎彼而存乎我，不亦幸乎。上毛河子靜有慨於此也，著《全唐詩逸》三卷，夫然後所謂滄海無遺珠者非耶。大抵典籍之亡於彼而存於我者，在佛書太多，然不廣行世。近世太宰氏所校古文《孝經》，流入西華，新安鮑廷博再刻而行之，作序賞之。今使斯書亦流而西，則豈復不刮目而觀之哉。子靜名世寧，爲昌平學都講，博雅尚志，亦嘗著《日本詩紀》五十卷，其有功於藝文，不獨斯書云。天明八年戊申十月，淡海竺常撰。

御選唐詩

愛新覺羅玄燁《御選唐詩序》　故言詩有以唐爲法。其時選本，如《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御覽》、《才調》諸集。其所收擇，各有意指，而觀者每有不偏不該之歎。朕萬幾餘暇，留意篇什，廣搜博採，已刻《全唐詩集》。而自曩昔披覽，嘗取其尤者，彙爲一編。古風、近體，各以類相從，計三十二卷。蓋討索貴於詳備，而用以吟咏性情則當挹其精華而漱其芳潤。每當臨朝聽政，巡行獺狩之餘，展卷留連，未嘗不悠然而有得也。因命儒臣依次編注，朕親加考訂，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條分縷析。其有徵引訛誤及脫漏者，隨諭改定，逾歲告成，因付開雕，以示後學。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是編所取，雖風格不一，而皆以溫柔敦厚爲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之作，雖工不錄。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範于和平。蓋亦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記有之。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音，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審此，而朕之寄意於詩與。刊布是編之指，俱可得而見矣。是爲序。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上旬題並書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選唐詩三十二卷附錄三卷》　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其註釋則命諸臣編錄，而取斷於睿裁。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贍，《御覽詩》所錄皆富贍；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錄即多生拗之篇；元好問尚高華，《唐詩鼓吹》所錄即多高華之製。蓋求詩於唐，如求材於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自明以來，詩派屢變，論唐詩者亦屢變，大抵各持偏見，未協中聲。惟我聖祖仁皇帝，學邁百王，理研四始，奎章宏富，足以陶鑄三唐，故辨別瑕瑜，如居高視下，坐照纖微。既命編《全唐詩》九百卷，以窮其源流，復親標甲乙，撰錄此編，以正其軌範。博收約取，漉液鎔精，譬諸古詩三千，本里閭謠唱，一經尼山之刪定，遂列諸六籍，與日月齊懸矣。詩中註釋，每名氏之下，詳其爵里，以爲論世之資。每句之下，各徵所用故實，與名物訓詁，如李善註《文選》之例。至作者之意，則使人涵泳而自得，尤足砭自宋以來說唐詩者穿鑿附會之失焉。

四朝詩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定四朝詩》　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右庶子張豫章等奉敕編次。凡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詩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各詳敘作者之爵里。其詩則首帝製，次四言，次樂府歌行，次古體，次律詩，次絕句，次六言，次雜言，以體分編。唐詩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學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楊億等倡西崑體，流布一時。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蘇軾、黃庭堅益出新意，宋詩於時爲極盛。南渡以

後，《擊壤集》一派參錯並行。遷流至於四靈、江湖二派，遂弊極而不復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詩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國運與宋同衰，詩道乃較宋爲獨盛，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詩曰：「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豈虛語乎。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虞楊范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末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楊維楨負其才氣，破崖岸而爲之，風氣一新，然訖不能返諸古也。明詩總雜，門戶多岐。約而論之，高啓諸人爲極盛。洪熙宣德以後，體參臺閣，風雅漸微。李東陽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陽已崛起與爭，詩體遂變。後再變而公安，三變而竟陵，淫哇競作，明祚遂終。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長短。而七百餘年之中，著作浩繁，雖博識通儒，亦無從徧觀遺集。至於澄汰沙礫，披檢精英，合四朝而爲一巨帙，勢更有所不能矣。我國家稽古右文，石渠天祿之藏，既邁前代。我聖祖仁皇帝游心風雅，典學維勤，乙覽之餘，咸無遺照。用能別裁得失，勒著鴻編。非惟四朝作者，得睿鑒而表章。即讀者沿波以得奇，於詩家正變源流，亦一一識其門徑。聖人之嘉惠儒林者，寧淺尠歟。

佩文齋咏物詩選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佩文齋詠物詩選序》 故夫詩者極其至，足以通天地，類萬物，而不越乎蟲魚草木之微。詩之詠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事父事君，忠孝大節也。鳥獸草木，至微也。吾夫子並舉而極言之。然則詩之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即一物之情，而關乎忠孝之旨，繼自騷賦以來，未之有易也。此昔人詠物之詩所由作也歟。朕自經帷進御，覃精六籍，至於燕暇未嘗廢書。於詩之道，時盡心焉。爰自古昔逸詩，漢、魏、六朝，洎夫有唐，訖於宋、元、明之作，博觀耽味，搴其蕭稂，掇其菁英，命大學士陳廷敬、尚書王鴻緒校理之，翰林蔡升元、楊瑄、陳元龍、查昇、陳壯履、勵廷儀、張廷玉、錢名世、汪灝、查慎行、蔣廷錫編錄之，名曰《佩文齋詠物詩選》。蓋蒐采既多，義類咸備，又不僅如向者所云蟲魚鳥獸草木之屬而已也。若天經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於是鏤板行世，與天下學文之士共之，將使之由名物度數之中，求合乎溫柔敦厚之指。充詩之量，如卜商氏之所言，而不負古聖諄復詁訓之心。其於詩教，有裨益也夫。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 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自《藝文類聚》、《初學記》始以詠物之詩分隸各類。後宋綬蒲積中有《歲時雜詠》，專收節序之篇。陳景沂有《全芳備祖》，惟採草木之什。未有蒐合遺篇，包括歷代，分門列目，共爲一總集者。明華亭張之象始有《古詩類苑》、《唐詩類苑》兩集。然亦多以人事分編，不專於詠物。其全輯詠物之詩者，實始自是編。所錄上起古初，下訖明代，凡四百八十六類，又附見者四十九類。諸體咸備，庶彙畢陳，洋洋乎詞苑之大觀也。夫鳥獸草木，學詩者資其多識，孔門之訓也，郭璞作《山海經贊》，戴凱之作《竹譜》，宋祁作《益部方物略記》，並以韻語叙物產，豈非以諧諸聲律，易於記誦歟。學者坐諷一篇，而周知萬品，是以摛文而兼博物之功也。至於借題以託比，觸目以起興，美刺法戒，繼軌風人，又不止爾雅之注蟲魚矣。知聖人隨事寓教，嘉惠藝林者深也。原本未標卷第，惟分六十四冊，篇面稍繁。今依類分析，編爲四百八十六卷。

歷代題畫詩類

愛新覺羅玄燁《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序》 粵考有虞氏施采作繪而繪事以起，《周禮・冬官》爰有設色之工典畫繢之職。傳所稱火龍黼黻昭其文，三辰旂旗昭其明者是也。至漢世圖寫功臣，用示褒異，則又人物之肖象粲然著見於史冊者矣。嗣是工繪事者日衆，自天文地輿、鳥獸草木以及宮室器用與一切登臨遊覽之勝，皆假圖畫以傳於世。晉宋而後，莫盛於唐。五代迄宋，作者輩出，金、元、明間，亦代有聞人。方其詣精入理，足以體陰陽、含飛動，爲稽古博物者之所取證，不僅以丹青擅長而已。而能掞抉其義蘊，發攄其旨趣者，則尤藉有題畫之詩。歷代各體題詠以萬計，散置諸集，無所統紀。

翰林陳邦彥裒輯彙鈔，得八千九百餘首，分爲三十類，編次一百有二十卷，繕本呈覽。朕嘉其用意之勤，命授工鋟梓，兹刊成裝潢來上。萬幾餘暇，時一披閱。凡兩間之名象，庶類之棼錯，無不該載於中，且不踰几席而得流觀山川險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鏡往代留遺之蹟，以至農耕蠶織，纖悉具陳，雞犬桑麻，宛然如覩，庶幾於昔人《豳風》、《無逸》之圖有互相發明者焉。夫圖繪，藝事也，而近於道；題畫詩之一類也，而通於治。杜甫詩謂「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昂」，讀是編者，可以觸類而知所務矣。爰製序題於卷端以識始末云。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御定題畫詩》 康熙四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裒合題畫之詩共爲一集者，始於宋之孫紹遠。然書止八卷，所錄僅唐宋之作，未爲賅備。所分二十六門，義例亦未能盡協。自是以來，論書畫者如無名氏之《鐵網珊瑚》。（案：《鐵網珊瑚》舊誤稱朱存理作，今已訂正，語詳本條之下。）郁逢慶之《書畫題跋記》，張丑之《清河書畫舫》、《眞蹟日錄》，汪砢玉之《珊瑚網》，孫承澤之《庚子銷夏記》，吳其貞之《書畫記》，高士奇之《江邨銷夏錄》，卞永譽之《書畫彙考》。所錄皆題跋爲多，詩句僅附見其一二。即《御定佩文齋書畫譜》，與此書同時並纂，亦不立題詠一門。（臣）等竊以管蠡之見，窺測高深。或以古人題畫者多，題書者少，卷帙既慮偏枯。又書畫譜爲卷一百，而此書篇什繁富，爲卷一百二十。如併爲一編，則未大於本，亦未協體例。是以分命廷臣，各爲編校歟。集中所錄，凡詩八千九百六十二首，分爲三十門。如樹石別於山水，名勝亦別於山水，古蹟別於名勝，古像別於寫眞，漁樵、耕織、牧養別於閒適，蘭竹、禾麥、蔬果別於花卉，配隸俱有條理。末爲人事、雜題二類，包舉亦爲簡括。較諸孫氏舊編，實博而有要。披覽之餘，覺名物典故，有資考證。鴻篇巨製，有益文章。即山川景物，開卷如逢。魚鳥留連，煙雲供養，亦足以悅性怡情。及恭讀御製序文，則謂不逾几席，而得流觀山川險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鏡往代留遺之蹟。以至農耕蠶織，纖悉必具，雞犬桑麻，宛然如睹。庶幾與昔人《豳風》、《無逸》之圖有互相發明者焉。益知聖人之心，即物寓道，所見者大，又不徒作藝事觀焉。

歷代賦彙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歷代賦彙序》 賦者，六義之一也。【略】朕嘗於幾務之暇，博觀典籍。【略】其始創自荀況宦遊於楚，作爲五賦。楚臣屈原乃作《離騷》，後人尊之爲經，而班固以爲屈原作賦以諷諭，則已名其爲賦矣。其後，宋玉、唐勒皆競爲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製作尤盛。三國兩晉以逮六朝，變而爲排。至於唐宋，變而爲律，又變而爲文。而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名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於科目。朕以其不可盡廢也，閒嘗以是求天下之才，故命詞臣考稽古昔，蒐采缺逸，都爲一集，親加鑒定，令校刊焉。爲叙其源流興罷之故，以示天下，使凡爲學者知朕意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二十二卷》 康熙四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賦雖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自漢迄宋，文質遞變，格律日新。元祝堯作《古賦辨體》，於源流正變，言之詳矣。至於歷代鴻篇，則不能備載。明人作賦苑，近人作賦格，均千百之中錄存十一，未能賅備無遺也。是編所錄，上起周末，下訖明季，以有關於經濟學問者爲正集。分三十類，計三千四十二篇。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閨人、放言任達者，別爲外集。分八類，計四百二十三篇。旁及佚文墜簡，片語單詞，見於諸書所引者，碎璧零璣，亦多資考證。哀爲逸句二卷，計一百一十七篇。又書成之後，補遺三百六十九篇，散附逸句五十篇。二千餘年體物之作，散在藝林者，耳目所及，亦約略備焉。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能賦。是編且四倍之。學者沿波得奇，於以黼黻太平，潤色鴻業，亦足和聲鳴盛矣。

千叟宴詩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御定千叟宴詩》 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編。欽惟聖祖仁皇帝昌運膺圖。沖齡踐祚。削平三蘗，砥屬四瀛。聖德懋其緝熙，神功昭乎啓佑。用能欽崇永保，無逸延年，壽考康強，符薄海無疆之祝。而深仁厚澤，函育龐洪，嗛嗛春祺，桐生茂豫。所謂皇建其有極，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驗以箕疇，允符古義。是以平格之瑞，翊運者咸登。淳固之氣，飲和者靡算。鮐背黃髮，駢聯相屬。既俯允臣民之請，肇舉萬壽盛典。驩心普洽，陬澨嵩呼。業已恭勒鴻編，昭垂弈祀。復詔舉高年，宏開嘉讌，申延洪之慶，表仁壽之徵。酒醴筐篚，賡歌颺拜，彬彬焉郁郁焉，自攝提合雒以來，未有如斯之盛也。爰命裒集詩篇，通爲一集。首以聖製，與伊耆神人暢曲曠代齊光。繼以羣臣和章，與周京天保諸什雅音接響。其餘諸作，亦與《豳風》稱觥之文，堯民《擊壤》之詠後先一軌焉。伏而讀之，如華鯨奏威，鳳儀鏗震，耀八音會而五色彰也。化國之日舒以長，盛世之音安以樂，具見於斯。允宜襲琅函而貯石渠矣。

又《欽定千叟宴詩》 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編。洪惟我皇上斟元陳樞，體乾行健，會歸有極，德合無疆。曼壽延洪，固預卜億萬斯年。康強逢吉，而品彙含生，得沐盛朝之涵育，亦胥與盛長。百昌蕃秀，熙熙然弗異華胥。在廷紱佩，既多符君奭之銘。即鄙屋茅簷，歲以百齡蒙賜者，春官之籍，亦縷指不能殫數。豈但東都耆舊，僅有潞公，晉邑老人，惟傳絳縣而已哉。斯誠太平至治之徵也。昔我聖祖仁皇帝，以海甸承平，咸登仁壽，曾以康熙壬寅詔開嘉宴，以「千叟」爲名。我皇上揚烈觀光，克繩祖武，歲乙巳正月六日，親臨賜宴，式繼前規。一時龐眉皓首，扶鳩杖瞻龍顏者，計三千餘人。仍以「千叟」賜名，舉成數也，亦循舊典也。燕飲歡洽。錫賚便蕃，睿藻先頒，頌聲競作。儒臣排次成編，凡得三十六卷。既恭呈御覽，剞劂頒行。謹恭錄入《四庫全書》，以昭久道化成之盛美。夫草木滋榮，根柢盤深，人知草木之滋生，不知天之功也。川嶽流峙，亘古貞固，人知川嶽之流峙，不知天之力也。然則四海恬熙，高年耆耇，非臣民之自能壽，惟皇上之深仁厚澤，培養而致此壽，此臣等所以拜手稽首，爲聖人頌也。抑德侔天地者，壽亦必符於天地，臣等能勿拜手稽首，爲聖人祝哉。

四書文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欽定四書文》 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奉敕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啓禎文。而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於後。卷首恭載諭旨。次爲苞奏摺。又次爲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爲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啓、禎，譬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鑿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誥誡。我皇上復申明清眞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嚮之指歸。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爲士林之標準。原本不分卷第，今約其篇帙，分爲四十一卷焉。

柳洲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柳洲詩集》十卷，國朝陳增新等編。增新字子更，嘉善人。柳洲在嘉善熙寧門外。順治初，增新與同里魏學渠等結詩社相倡和，稱「柳洲八子」。其後攀附者日衆，因遴次所作錄爲一編，共七十餘人。其詩體格相似，大抵五言多宗選體，七言悉學唐音。蓋猶明季幾社餘派也。

鄱陽五家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鄱陽五家集》十五卷，國朝史簡編。簡字文令，鄱陽人。是編輯其鄉人之詩，自宋末至明初，凡五家。一曰《芳洲集》三卷，黎廷瑞撰。廷瑞字祥仲。宋咸淳辛未進士。授迪功郎，肇慶府司法參軍。二曰《樂庵遺稿》二卷，吳存撰。存字仲退。延祐元年舉於鄉。官至饒州路鄱陽縣主簿。三曰《松巢漫稿》三卷，徐瑞撰。瑞字山玉，號松巢。宋末元初人，嘗爲鄱邑書院山長。集末附其從子弢詩三十六首，曰《仰山集》。四曰《寓齋詩集》二卷，葉蘭撰。蘭字楚庭，號醉漁。元太常寺禮儀院奉禮郎。明太祖召之，投水死。末附葉德新先生僅存詩一卷。德新名懋，蘭之父也。元時官嘉興路總管。五曰《春雨軒集》四卷，劉炳撰。所錄以詩爲主，閒亦及詩餘及賦。考五家之中，惟劉炳全集有傳本，已著於錄。其餘四家及所附錄二家，則刊本殊稀，頗賴此刻以存。其詩大都諧雅可誦，非誇飾風土，濫盈卷帙者比也。葉懋爲葉蘭之父，而其詩附刻蘭詩後，蓋用黃庭堅集附刻《伐檀集》例，於義未允。今移此卷於蘭詩之前焉。

太倉十子詩選

吳梅村《太倉十子詩選序》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嗟乎，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深推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矯枉過正，勢不得不盡排往昔之作者，將使豎儒小生一言偶合遂躐等而踞其巔，則又何可長哉。卽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環詞壯響，而晚歲未免瞶然自放。若必欲申此詆彼，以爲有合於道，或未可以爲定論也。今此十人者，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迺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益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已矣。

錢謙益《太倉十子詩選序》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卻避，顧以余爲可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然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齋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剽剝字句者爲詩，才益駭，心益麤，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刼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於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奧，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孱序，發言有氣，離經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諛聞動衆者也。是夫也其有志於古之學詩者乎！趙邠卿之叙孟子曰：「帝王公侯遵之，則可

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針藥也。」吾老矣，竊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然吾里二三子，以余爲河渚之瘖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殆將有掉鞅摩壘，愾然而興起者，余之憂不茲釋矣乎！書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二三子也。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太倉十子詩選》 十卷，國朝吳偉業編。【略】是書採其同里能詩者得十人，人各一集。首周肇《東岡集》，次王揆《芝廛集》，次許旭《秋水集》，次黃與堅《忍庵集》，次王撰《三餘集》，次王昊《碩園集》，次王抃《健庵集》，次王曜升《東皋集》，次顧湄《水鄉集》，次王攄《步蟾集》。皆其同時之人，前有偉業序，蓋猶明季詩社餘風也。偉業本工詩，故其所別裁，猶不至如他家之冗濫。特風格如出一手，不免域於流派，是亦宗一先生之故耳。

唐文治《重印婁東十子詩選跋》 吾婁自王弇洲先生與李歷城以海內宗匠主風雅壇坫，一時與謝、宗、梁、徐、吳諸先生始稱五子，繼稱七子。厥後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後七子之繼起。迄明之終，詩社勃興，實惟吾婁獨得其宗，而集成於梅村吳先生。其所輯《婁東十子詩選》，早已傳播遐邇。至乾隆時，由浙江巡撫採進，載入《四庫全書》，易名《太倉十子詩選》，而流風亦稍稍衰矣。迄今又百餘年，原本雖海內蒐藏家亦寥乎。莫觀吾婁圖書館舊藏，僅有殘本。今年春，主任吳君養涵廣事搜訪，得鈔全帙。同人擬重付印，屬文治記其尾。溯自弇洲至梅村，中歷數十年。其間相爲遞嬗者，由瑯琊伯仲繼以太原伯仲。茲選中列王氏有六，曰《芝廛集》、曰《三餘集》、曰《健庵集》、曰《步蟾集》，皆太原伯仲也。曰《東皋集》、曰《碩園集》，爲瑯琊伯仲。皆梅村先生同時唱和儔侶也。惟迄今專集已不可得，僅于《四庫總目》所稱風格如出一手者，一證其說之然否而已。其他如周氏《東岡集》、許氏《秋水集》、黃氏《忍庵集》、顧氏《水鄉集》，後生小子幾不能舉其姓字，遑論其集其詩乎！今由吳君鈔全重印之，距不大可憙哉。獨其盛衰顯隱之迹，有不能無感慨於心者。當梅村先生選錄茲編，在崇禎某年。方是時，東北用兵，中原俶擾，而風雅遺規猶復不絕於世。迄今三百年，榆關烽火，倍烈於曩時。而大雅淪亡，斯文泯滅，欲問婁東詩派故老無復存者。間與二三同志，晦明風雨，講學於荒江寂寞之濱，冀得挽頹風於萬一。然而狂瀾澎湃，牖戶漂搖，身世之感，較梅村先生爲何如。「變雅」之詩曰：「我生不辰，逢天癉怒。」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嗚呼，其可悲也。已歲在昭陽作噩余月，邑後學唐文治敬跋。

十五家詞

鄧漢儀《十五家詞序》 詞學至今日，可謂盛矣，顧理與體有不能不深講者。夫詞而謂之詩餘，則猶未離乎詩，而非下等於優伶之雜曲也。感舊思離，追歡贈別，懷古憂時，昔人皆一一寓之于詞。而今人顧習山谷之空語，效屯田之靡音，滿紙淫哇，總乖正始。此其理未辨，而傷于世道人心者一也。溫、李厥倡風格，周、辛各極才情。頓挫淋漓，原同樂府；纏綿婉惻，何殊《國風》。而摭拾浮華，讀之了無生氣；強填澀語，按之幾欲晝眠。此其體未明，而有戾于《花間》、《草堂》之遺法者一也。今者，婁東、棠邨諸公首建旌旄，而齊、魯、吳、越、秦、楚之間名流挺出，相與播芳風而恢古烈，猗與盛哉！顧人各一編，咸矜祕帳，流通都市，裒集爲難。黃山孫子無言，以窮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製，務極搜羅，如饑渴之于飲食，甚至命舟車、裹糧糗，不憚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五家之詞，皆其浮家泛宅，殫力疲思而後得之者。予久憩維揚之蕭樓，無言時相過從。每出同人詞稿，互相商略。一語之妙，必共嗟稱，一字之譌，必相較訂。故其十五家詞之成也，謬以相屬爲題數言以行之。顧今日域中，作者林立，十五家之外，寧無岸然傑異、堪樹詞場之赤幟者？而無言曰：「吾方以鳴始也。十五家唱之於前，自此而數十家、而百家，茲不其先聲也與。」而無言之于詞學之理與體也，信可謂勞苦而功高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十五家詞》 三十七卷，國朝孫默編。默字無言，休寧人。是編所輯國朝詞共十五家。吳偉業《梅村詞》二卷，梁清標《棠村詞》三卷，宋琬《二鄉亭詞》二卷，曹爾堪《南溪詞》二卷，王士祿《炊聞詞》三卷，尤侗《百末詞》二卷，陳世祥《含影詞》二卷，黃永《溪南詞》二卷，陸求可《月湄詞》四卷，鄒祇謨《麗農詞》二卷，彭孫遹《延露詞》三卷，王士禎《衍波

詞》二卷，董以寧《蓉渡詞》三卷，陳維崧《烏絲詞》四卷，董俞《玉虎詞》二卷。各家以小令、中調、長調爲次。載其本集原序於前，并錄其同時人評點。案王士禛《居易錄》曰，新安孫布衣默，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及鄒程村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云云。蓋其初刻在康熙甲辰，爲鄒祇謨、彭孫遹、王士禛三家，即《居易錄》所云。杜濬爲之序。至丁未，續以曹爾堪、王士祿、尤侗三家，是爲六家。孫金礽爲之序。戊申又續以陳世祥、陳維崧、董以寧、董俞四家。汪懋麟爲之序。十五家之本，定於丁巳。鄧漢儀爲之序。凡閱十四年，始彙成之。雖標榜聲氣，尚沿明末積習。而一時倚聲佳製，實略備於此，存之可以見國初諸人文采風流之盛。至其每篇之末，必附以評語，有類選刻詩文，殊爲惡道。今竝刪除，不使穢亂簡牘焉。右詞曲類詞選之屬十二部，二百七十四卷，皆文淵閣著錄。

唐詩快

黃周星《唐詩快自序》 僕嘗極服袁石公之論曰：「文章之氣，一代薄一代；而文章之妙，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其盛處正其薄處也。」然安得因其薄而掩其妙哉？故僕以爲初盛中晚之分，猶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歡賞恆於斯，怨咨恆於斯，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略】總之世俗小儒騖外好高，胸中眼底實未得其最下者，而哆口輒取法乎最上。以中晚爲未足，乃進而初盛；初盛猶未足，乃進而六朝；六朝又未足，乃進而秦漢。等而上之，其勢不進於盤古不止，而盤古以前相傳如龍漢蜕高之屬，又豈無更高於盤古者？則何不直求之混沌之初，未有天地之始乎？此眞可爲仰天捧腹大笑絕倒者也。僕今者詩快之選，則不惟其世而惟其人，不惟其人而惟其詩，又不惟其詩而惟其快。於中釐爲三集，曰《驚天》、《泣鬼》、《移人》。《移人》則人快，《驚天》則天快，《泣鬼》則鬼亦快。【略】其爲選則虛公平直，毫不取以成心偏見參之，不問穠澹淺深，惟一以性情爲斷。

甬上耆舊詩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甬上耆舊詩》 三十卷，國朝胡文學編。其傳則李鄴嗣作也，文學有《疏稿》，鄴嗣有《杲堂文鈔》，俱已著錄。輯明州詩文者，宋有《鄞江集》，今已失傳。王應麟《四明文獻集》，亦復佚闕。至明宋士之《四明雅集》二十家、戴鯨之《續集》六十家、張時徹之《四明風雅》一百二十家，於作者採綴稍廣，而源流未備。鄴嗣嘗撰《甬上耆舊傳》，紀其鄉先哲行事頗詳。文學因即其傳中之人搜錄遺詩，論定編次，而各以原傳系之。始自周文種、漢大黃公，終於明季諸家。凡四百三十人，得詩三千餘首，本四十卷。甫授梓而文學即世，其子得邁因以前三十卷先刊行之。每卷之首，俱有小序，略依其才品名位高下爲次，使各以類從。而不盡以時代爲斷，於支派極爲詳晰。中如宋袁燮之《絜齋集》、袁甫之《蒙齋集》，亡佚已久，今始得於《永樂大典》中裒集成編。文學等固宜目所未睹。至樓鑰《攻媿全集》，尚有遺本流傳，而僅據其選集鈔存，亦爲搜羅未至。然其體例精審，於部居州次之中，寓論世知人之義。徵文考獻，條理秩然。固非釣名悅俗，瓦礫雜陳者所得而相比矣。

魏氏三子文集

林時益《魏氏三子文集序》 魏氏三子者，寧都魏天民徵君之子。長曰際瑞，字善伯，是爲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爲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爲師，而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理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

萬里，其於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至多。天下遂謂之「寧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三子嘗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然則三子之各具其本末者，亦可見矣。今簡其所作，欲出而與天下相正，爰付梓人，以代鈔錄，蓋不特其文即其人亦於是乎似之。予於三子爲易堂友，而齒則兄行也。叙其始末，無溢美焉。其曰世傑，字興士者，是爲伯子之子。世儼，字昭士；世儼，字敬士者，是爲季子之子。又本伯叔父兄以爲師，於是亦附其文於編末云。

陳玉璂《魏氏三子文集序》 余有《文統》之選，四方名下士一義足錄者皆登之。凡親故客游，必屬廣搜採郵寄之。文幾致充棟，獨亡友鄒程邨歸自西江，攜寧都魏氏三兄弟鈔本百餘篇，尤爲心折。嘗語程邨，文人古今所難得，或曠世而相接，或越在千里百里始得一二人。今乃聚於一室，異哉！越五六年，善伯、冰叔先後主予家，復得縱觀全稿。先是冰叔、和公二集刻之維揚，獨善伯來，自浙于毘。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閒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於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予既別爲評識，顧猶有所未盡者。嗚呼，以善伯之才，得時見用，嘗與賈長沙、王景略之徒後先揖讓，徒以草茅韋布士爲當世名公卿相引重，豈善伯所樂道者乎？語之冰叔、和公，亦必以予言爲然矣。

八家古文精選

呂葆中《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序》 先君子晚歲選定古文，其於唐之韓、柳，宋之歐、曾、王、蘇諸家，則又撮其精腴若干篇以付家塾，而命葆中曰：「汝試爲點勘，以授學者，毋繁冗，毋穿鑿，但正句讀，分段落，於一篇要害處，稍爲提出，粗示學者以行文文法。至精妙處，則在學者熟復深思自得之耳。」葆中既受命，隨點數卷以進。先君子覽之，亦不以爲非。常語學人曰：「今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文乎。」【略】今者諸弟共請以選本付雕開，以余所批點大半曾經先人過目，因遂仍之。而余幷述緒語於簡端，以爲學者讀是書之法。康熙甲申長至後三日，禦兒呂葆中謹識。

溯洄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溯洄集》 十卷，國朝魏裔介撰。【略】裔介嘗選國初詩爲《觀始集》，今未見傳本。是編乃所選康熙中詩，以續前集者也。意求備一時之人，故限於卷帙，不能備一人之詩，大抵一人三數首而已。惟每體之末，必附以己作，所收較他人爲夥。則似不若待諸他人之論定焉。

歷朝賦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歷朝賦楷》 八卷，國朝王修玉編。修玉字倩修，錢塘人。是編成於康熙丙寅。卷首恭錄聖祖仁皇帝御製闕里檜賦竹賦二篇，次爲御試葉方藹、彭孫遹、汪霦、徐乾學四賦，均不入卷數。其集中所錄，則由周末至國朝康熙中，凡一百六十七篇，各爲之註。修玉所自作七賦亦附焉。末又有李興祖梅、竹二賦，則刻成以後所續入，故題曰增選。意其欲作補遺而未成也。

篋衍集

王士正《篋衍集序》 予曰：此古琴瑟疏越之遺也。後有賞音，庶無聞古樂而思卧詩教其興歟。康熙壬申長至雪夜，濟南王士正序。

宋犖《篋衍集序》 陳其年太史嘗鈔本朝名公碩人之詩，得三百餘紙，不以示人，名曰《篋衍集》。沒後數年，其同里蔣京少氏始得之於敝篋，因與其宗人蘿邨氏謀付剞劂而傳之，蘿邨來請予序。【略】其年所鈔大都本其交游所及，國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詩，詩取高雅恬澹，如聞古樂。其年此集，意存矜慎，不求備也。

王葆心《校印篋衍集序》 華氏是刻，蓋始於乾隆二十六年。浦二田爲之序。書成，偶印行一二，即由其後人攜版至湖北，今爲漢陽黄氏得之。【略】惟《篋衍》先梓於康熙中，宜興蔣京少氏再梓於乾隆辛巳之華氏。徒以關涉禁令，藏書及目錄家迄少簿錄。至鐫是書者，怵心嚴令，付諸扃鐍以圖免禍。而《篋衍》較顯者，則以光緒初張文襄曾著於書目，訪求尚有人。而舊本固極難得，孰知猶有佳槧，近在會城，久錮於塵埃委積也哉？【略】爰促其取集中審是未精者與年遠缺佚之篇什，鳩補精勘而流布焉。

黄嗣艾《篋衍集序》（存目）

浦起龍《重刻今詩篋衍集序》（存目）

高言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高言集》 四卷，國朝田茂遇、董俞同編。茂遇字鬻淵。順治戊子舉人。俞字蒼水，終於布衣。皆華亭人。是書題曰《十五國風高言集》，而别標一「閩」字爲子目。據其凡例，乃以一省之詩爲一集。此乃十五集中之一也。

江左三大家詩鈔

顧有孝《江左三大家詩鈔叙》 迨至今日風雅大興，虞山、婁東、合肥三先生，其魁然者也。虞山詩如掣鼇巨海，決溜洪河，不與翡翠蘭苕爭柔鬬艷。婁東詩如絳雲卷舒，暉燭萬有；又如四瑚八璉，寶光陸離。合肥詩如天女鉄衣，儽璈鳳管，新聲綺製，非復人間。雖體要不同，莫不源流六義，含咀三唐，成一家之言，擅千秋之目。江左之風，於斯爲盛。豈非數千年來，江淮湖海所盤鬱，林麓沃衍所秘藏，至今日乃發泄無餘，而亦何非季札，言游二子之流風遠韻所漸濡浸灌而出之者乎！吾所謂吳非無風，蓋風之首者於三先生而益信之也。余不敏，於三先生無能爲役。每讀其詩，輒口呿目張，舌橋不下，如歐陽率更見索靖碑，駐馬坐觀三日而不忍去者。因與趙子山子謀付剞氏，傳布通都大邑，使海内之稱詩皆以三先生爲準的。三先生狎主齊盟，余二人庶幾屬橐鞬，捧槃敦而竭蹶趨風於壇坫之下焉。非敢以此盡三先生之詩，亦非敢以三先生盡吾江左之詩也。是爲叙。康熙六年冬日，吳江顧有孝撰。

趙澐《江左三大家詩鈔序》 三先生以命世之才，貫古通行之學，先憂後樂之志，匡濟時艱，扶掖士類，投之而不矜，撼之而不動，惟日孜孜自任以天下之重，斯其蘊蓄何如乎！昌黎之言曰：「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謂裴、楊當日德刑並勤，爵祿兩崇，乃能與韋布專一之士同其興會。若三先生者，各少年榮達，坐致清顯，而未嘗不深歷于憂患之中，故際興革之會，其道愈大，豈特荆潭酬和云爾哉！虞山往矣，光燄照人，學者仰爲北斗。婁東高卧林泉，身係蒼生之望。廬江歕歷樞要，論道經邦，所謂當今之稷、契非耶？三先生未嘗屑屑求工于詩，而世之學詩者必以三先生爲模範。三先生之詩，炳耀天壤，沾被後學，如元氣之入人肝脾也，如絲枲稻粱之適人口體可不一日去也。少陵而後，克稱大家者，非三先生其誰與歸？余末學寡識，幸生三先生之鄉，又嘗親承三先生之教，竊不自揣，與茂倫顧子共詮次三先生之詩，以公之天下，而庶幾其不我咎焉者，則恃三先生之道大也。

同人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同人集》十二卷，國朝冒襄編。襄字辟疆，如皐人，自號巢民。所居有樸巢、水繪園、深翠山房諸勝。晚年卻掃家居，與友朋觴詠，輯其酬答詩文都爲一集，凡十二卷。蓋仿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而作。然阿瑛但文酒之歡，此併其壽序之類亦皆載入。故繁富勝之，而精美則不及焉。

楊氏五家文鈔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楊氏五家文鈔》十二卷，國朝楊長世及其從子以叡、以儼，從孫兆鳳、兆年合刻稿也。長世字延會，瑞金人，官興安縣訓導，著《影居文鈔》一卷。以叡字維明，邑諸生，著《汲亭文鈔》一卷、《詩鈔》二卷。以儼字維莊，貢生，著《強恕齋文鈔》四卷。兆鳳字爾翔，官上饒縣訓導，著《寓鴻亭文鈔》二卷。兆年字爾逢，官宜黃縣訓導，著《栩栩園文鈔》二卷。以叡《汲亭稿》中有詩二卷，而總題曰文鈔，用《文選》例也。

楚風補

何天寵《楚風補序》丁卯典試粵東，事竣順道歸里。家弟隆吉任湖南武攸司馬，亦旋里。昔年昆季，風雨晦明肄業，及之互相考訂。今策名聖朝，首以得人爲上務。屈指楚粵人文，各抒所見，而家弟極口長沙廖子大隱。其文章詩賦絕似《離騷》；而悲憤長歌、遭時憂憫，亦仿佛近之；于以肆情縱志，博及群書，尤精于詩律；且不憚鉤隱搜遺，曆有年所，上自皇初，下迄昭代，彙成《楚風補》一書若干卷，將以問世，并出其徵引尺牘，欲挽海內諸名士一序，以弁其首。【略】是集成而楚國方城爲城，方池爲池，人文輩出，詳姓氏，志行誼，風雅炳著天壤間，則楚之風詩嗣續不亡，而《三百》之風詩亦藉是表彰以不亡也。行矣！亟剞劂從事，懸之國門，都會定當紙貴。余知廖子將起屈父而問之水濱，聲應氣求，騷雅不墜，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時康熙戊辰，山陰何天寵昭侯氏題。

金德嘉《楚風補序》長沙廖儲客網羅楚詩，溯上古至近代，蒐粹成編，屬胡康臣廣文涉湘逾漢，征言以勒簡端。【略】當明世宗時，有學士廖公道南，著《楚紀》一編，人到于今稱之。是集也，剞劂告竣，知與道南《楚紀》後先輝映，同爲一家張楚之書。後之君子，得毋望之而駭曰：此媧皇五色石也，小補雲乎哉！時康熙癸酉孟春，廣濟金德嘉蔚齋氏題。

岳宏譽《楚風補序》適星沙廖子大隱，以經生家，嗜古好學，博稽廣覽，上自神農，以及昭代，搜輯群書，編成百卷。凡十易寒暑，名曰《楚風補》，乞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學問有本，才識兼到，芟繁去靡，宗風正雅。其高華巨麗，如崇山峻嶺之峰巒突兀，烟雲萬狀而莫可端倪也；其沈鬱浩瀚，如長江大湖之縹緲汪洋，一望無際而莫可紀極也。美哉是集也！不特有補于《風》，而且有補于《雅》與《頌》；不特有補于楚風，而且有補于十五國之風；不特有補于前之作者，而且有補于後之學者。美哉是集也！豈但效虞卿之窮愁、仿束晰之補亡而已哉！時康熙丙子，毗陵岳宏譽題。

呂肅高《楚風補序》余自丙寅來守長沙，搜輯郡志，得郡人廖大隱所彙次《楚風補》一書，上自禪通疏仡以來，數千百年，凡楚人之言韵而可風者皆在焉。余嘉其業之慧，而惜其不得大力者吹噓遍天下也。既釐定授之梓，乃題其首簡曰【略】。則是書之補「風」，詎同束晰補「經」之例也哉！書凡若干卷，錄自明止。其在國朝者，別爲《楚詩紀》云。特授中憲大夫、知湖南長沙府事、河南呂肅高南村氏撰

譚之綱等《校刊楚風補題詞》大隱先生之輯是書也，上溯農、黃，下迄明季，凡詩、歌、辭、賦、箴、頌及諺、謠之類，言之有韵者，纖悉畢備，可以稱吾楚之大觀矣。【略】第觀先生所輯，博收旁采，雖片語只詞，兢兢罔

敢失墜，亦足以明其敬恭桑梓而鼓吹「風騷」，其精勤有不可泯滅者。今先生往矣，是書之淹沒，已四十餘年，適吾郡太守、河南呂公修輯郡志，搜羅及之，命綱等偕孫君鄰初校其篇次，幷所輯國朝《詩紀》、自著《息機園》諸稿付之剞劂，使好古之士，上下吾楚數千百年運會之遷移、文章之盛衰，洞若觀火。謂非闡發幽隱，嘉惠來學之盛心也哉！但卷帙浩繁，綱等不敏，頗有所未盡精核，晰疑正謬，願以俟博雅君子焉。乾隆己巳孟夏之五日，茶陵後學譚之綱履常甫謹題。

夏之蓉《楚風補序》 呂君南村出守長沙，爲政一以詩教。政之暇，取楚人廖大隱所集《楚風補》一編，摘其粗而存其精，網羅其散失而整其不齊，綜神農氏以迄乎有明，夫亦極古今之觀矣！梓卽行，屬餘爲序。【略】乾隆十四年仲夏之月，高沙夏之蓉撰。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楚風補》 五十卷，國朝廖元度編。元度字大隱，長沙人。是書成於康熙甲子、丙子之間。乾隆丙寅，長沙府知府呂肅高重爲刪定刻之。然意主誇多，冗雜特甚。又疎於考證，舛漏尤多。如神農因茶山之葬，而收其《蜡詞》。虞舜因蒼梧之巡，而收其《南風詩》。甚以楚爲高陽之苗裔，而收其《丹書》。假借牽附，不一而足。而羅含《湘中記》所載禹玉牒詞，見《後漢書・郡國志》註者，乃遺而不載。沈諸梁石乞諸口語靡不濫入，而楚詞乃刪削不完。至戴凱之《竹譜》之類，本非詩篇，漢高帝《鴻鵠歌》之類，無與楚事，亦牽率並登，殆不可解。又如劉跛子乃北宋人，而列於六朝之際。嚴羽乃昭武人，而引於三湘之間。蓋州縣志書，率多附會先賢，借爲光耀。而元度乃據志書以爲之，宜其至於如是也。

檇李詩繫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檇李詩繫》 四十二卷，國朝沈季友撰。【略】是編輯嘉興一郡之詩。自漢、晉以迄本朝，凡縉紳、韋布、閨秀、方外、土著、流寓有吟咏傳世者，皆錄之。而以仙鬼題咏謠諺附焉。姓氏之下，又各爲小傳，略叙梗概。其山川、古蹟、土風、物產，亦間加附注，以備考據。初，明景泰中，嘉興朱翰嘗詮次洪永以來郡人之詩爲《檇李英華》一書，所收不盡雅馴。崇禎末，秀水蔣之翹復續爲《檇李詩乘》。其卷帙之富，什倍英華，而遺稿散佚，遂無傳本。季友此書，踵二家之後，而更加詳博。殘章賸句，蒐訪靡遺，捃摭之勤，殊爲不苟。其間若趙孟堅小傳，沿《山房隨筆》之誤，以爲卒於元時。吳鎮沒於至正間，與楊璉眞伽時代迥不相及，而謂楊發諸墳、不及鎮墓。此類皆爲疎於考核。然其甄綜頗備，一鄉文獻，亦有藉以足徵焉。

嶺南三大家詩選

王熺《嶺南三大家詩選序》 嶺南三先生以詩鳴當世，予耳其名者久矣。翁山之詩，見於世最早。其所爲《道援堂集》，子髫齔時習知之，然得之傳聞者多，實未得竟其集也。藥亭先生舉其鄉，丁酉以鄉進士第一，制藝喧傳都下。予爲諸生業時，卽誦其文，思見其人矣。迨通籍後，見其詩於眞定相國座上，捧讀不能釋手。先生以戊辰榜進士授庶常，而予亦旋出守嶺南之循州，遂得定交於京邸，實以詩作之合也。元孝詩行世最晚，蓋其操心慮患，不敢驟以詩問世。而長安公卿曾遊嶺南者，皆極口稱元孝詩不置。故三先生之詩相伯仲于世，而頡頏于其鄉無閒也。予以己巳秋受事惠陽，嘗以閒抵會城，而三先生居址皆在番禺兩山間。每一過從，卽事吟咏，而三先生之詩始得出而徧讀之。藥亭之詩，如良金美玉，韜鋒斂采，溫厚和平，置之清廟明堂，自是瑚璉圭璧，然寶氣難掩，時復光燄奪目。翁山詩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龍神怪，非若平湖淺水，止有魚鰕蠏鼈。故翁山詩，視兩先生爲獨多。今詩外固已等身，而著作無時少輟，傳之後世當無與敵矣。元孝詩如哲匠當前，衆材就正，運斤成風，旣無枉撓，亦無廢棄，梁棟榱題，各適其用，準程規矩，不得不推爲工師。時或咿嚶，若伸所痛，則亦《小弁》之怨，孔子不刪，未足病也。予嘗私評三先生之詩曰，藥亭之詩，才人之詩也。翁山之詩，學者之詩也。元孝之詩，詩人之詩也。予乃得于一日而並交其人，盡讀其詩，此予之厚幸矣。使予守惠而前此

十年，則三先生之聚散不可知，而予有得一失一之憾。即後此十年，而三先生之聚散亦不可知，其憾亦猶夫前也。予于三先生何適逢其會耶。歲在壬申季秋，適蒲衣王子有嶺南三大家之選。既成，問序于予。予以平時所素服膺于三先生者，序其始末，而書之以爲序。蒲衣名隼，能詩，好聲律，取古今人詞曲之佳者，譜入琵琶，著有《琵琶楔子》，自謂得未曾有，亦嶺南詩人之傑出者。

鳳池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鳳池集》 國朝沈玉亮、吳陳琬同編。玉亮字瑤岑，武康人。【略】是編刻於康熙乙酉，哀國朝應制之詩，分體編輯，無所詮擇。末附雜劇一折，則自古所無之創例也。

詞綜

汪森《詞綜序》 友人朱子錫鬯，輯有唐以來迄於元人所爲詞，凡一十八卷，目曰《詞綜》，訪予梧桐鄉。予覽而有契於心，請雕刻以行。朱子曰：「未也，宋、元詞集傳於今者，計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見，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輔吾不足，然後可。」予曰：「唯唯。」錫鬯仍北遊京師，南至於白下，逾三年歸，廣爲二十六卷。予亦往來苕、霅間，從故藏書家抄白諸集，相對參論，復益以四卷。凡三十卷。計覽觀宋、元詞集一百七十家，傳記、小說、地志共三百餘家。歷歲八稔，然後成書。庶幾可一洗《草堂》之陋，而倚聲者知所宗矣。若其論世而叙次詞人爵里，勘讐同異而辨其譌，則柯子寓匏、周子青士力也。時康熙戊午嘉平之朔，休陽汪森書于裘杼樓。

又《詞綜補遺後序》 《詞綜》之刻，成於戊午。會錫鬯以應薦入都官翰林，嗣不省故集。繼典試江南事竣，會予與青士於故里，論及前刻，挂漏尚多，欲謀爲定本，而卒難刊改，思補輯以成完書。未幾北去，間遺一二鈔本前此所未經見者。然約而未廣，不足以成卷。辛酉春，青士偕山子過舍，相與燕坐草堂，出其遠近所搜輯幷錫鬯所遺，復從故集繙閱，彙爲兩卷，得詞若干首，猶未備也。久之，各以事罷去。其後，從吳門藏書家得《梅苑》翰墨全書》、《鐵網珊瑚》及宋元小集二十餘種。青士又從魏塘柯南陔攜草窗所輯《絕妙好辭》，偕山子相爲討論。目視手鈔，日無寧晷。而郡城曹子民表亦時有緘寄，佐所不逮。共補人百二十有二，補詞三百六十餘首，哀然可觀矣。乃青士旅食京華二載，幾歸里門，而又客死徐塘。山子則繼去北游，余復哭伯兄於嶺表，風流雲散，悲何可言。夫邊馬依北風以嘶，越鳥望南枝而逝，古人所以興感於離別也。矧百年有盡之身，爲升沉，爲聚散，日月如駛，其中之笑言晨夕，曾幾何時，而顧可長恃乎哉。辛未秋，殘暑未退，山子過予別業，消散於梧風桂月間，留兩月而去。冬初重過，將送予還新安，遽捐館舍。老友凋零，爲之傷悼不已。爰亟詮次其先後，凡六卷，以附於初刻之末，幷誌其歲月，以道其感慨云。

柯崇樸《詞綜後序》 往歲壬子，錫鬯偕青士過余，商榷詞選，稍引其端而未究其緒。既而青士去館桐川，余與錫鬯奔走四方，碌碌無寧晷。越七年所，汪子晉賢增定《詞綜》告竣，復寓書于余，相參詮次之。故余惟詞學在廢興間者數百年，良以表章無人，整齊莫自，故散而無統。邇者海內風氣攸開，從事者衆。茲編蒐羅既廣，潛隱靡遺，其亦可以豁詞林之耳目，使不蔽於近矣。然所患向來選本，或以調分，或以時類，往往雜亂無稽。凡名姓里居爵仕，彼此錯見。後先之序，幾於倒置。況重以相沿日久，以譌繼譌。于茲之選，可無詳訂以救其失，如李珣之作「李詢」，鹿虔扆之作「扈虔扆」，王觀之作「王冠」，此姓氏之當別者也。李白蜀人，一云山東人。歐陽炯中書舍人，一云大學士。此里與爵之當考者也。徐昌圖宋殿中丞，而或列之唐。仇遠元儒學教授，而或列之宋。此世次之當審者也。又若同一張先也，而一爲博州人，一爲吳興人。同一孫氏也，而一爲黃銖母，一爲鄭文妻。此當析其人之同者也。白玉蟾之即葛長庚，顧瑛之即顧德輝，此當釐其號之異者也。至如蘇庠養直爲蘇堅伯固子，而云蘇庠字伯固。朱敦儒字希真，朱秋娘亦名希真，而遂以敦儒《樵歌》爲秋娘所作。此當辨其舛誤之最甚者也。種種混淆，未克枚舉。今爲博證史傳，旁考稗乘，參以郡邑載誌、諸家文集，彙而

訂之姓氏之下。著其地、爵仕之前。序其世、贈謚、稱號、撰述，繫之爵仕之後。無所依據者姑闕之。由是先後之次可得而稽，詞人之本未可得而尚論也。間欲窺其寄託，致其抑揚，求如元遺山之《中州集》，錢虞山之《列朝詩選》序例，實慚謬陋，有所未遑。若夫溯詞旨之源流，採之精而取之粹，晉賢氏固已論列甚詳，余又何贅焉。

納蘭性德《與梁藥亭書》　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眞不易及。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詞綜》　三十四卷，國朝朱彝尊編，其同時增定者，則休寧汪森也。【略】是編錄唐、宋、金、元詞通五百餘家，於專集及諸選本外，凡稗官野紀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爲採掇，故多他選未見之作。其詞名、句讀爲他選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誤，皆詳考而訂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鑒別。蓋彝尊本工於塡詞，平日嘗以姜夔爲詞家正宗，而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爲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又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又謂論詞必出於雅正，故曾慥錄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又盛稱《絕妙好詞》甄錄之當。其立說，大抵精確。故其所選能簡擇不苟如此。以視《花間》、《草堂》諸編，勝之遠矣。

焦循《雕菰樓詞話》　近世朱彝尊所選《詞綜》，規步草窗，學者不復周覽全集，而宋詞遂爲朱氏之詞矣。王阮亭選唐五七言詩亦然。

又　《詞綜》選張可久《風入松》一首，詠九日，首四句云：「哀箏一抹十三絃。飛雁隔秋煙。攜壺莫道登臨樂，雙雙燕、爲我留連。」按：《小山樂府》載此作「雙雙爲我留連」，無「燕」字，「雙雙」即指上飛雁，「雁」與「燕」不當雜出，且九日不復有燕矣。蓋雁指箏上所有，雙雙即此雁也。程易疇老先生遊盤山，親閱道宗舍利碑，爲王洙撰，因校朱彝尊《吉金貞石志》，錄此碑文，內中妄增一語。（詳見《通藝錄》。）《小山樂府》，世不多有，余適有之，乃得校出，增多燕字。又《人月圓》一首云：「片時春夢，十年往事，一點詩愁。」彝尊改作「閒愁」。又「故人何在，前程那裏，心事誰同」，彝尊改作「前路莫問」。又「白家亭館，吳宮花草，長似坡詩。可人憐處，啼鳥夜月，猶怨西施」，彝尊改作「可似當時，最憐人處」。以音調之，可謂削圓方竹杖矣。

《靈芬館詞話》卷一　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爲，則才力既富，採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蓮子居詞話》卷三　詞選本以竹垞《詞綜》爲最善，吾鄉許蒿廬先生爲之評。凡夫抒情之妙，寫景之工，以及起結過換襯貼之法，靡不指示詳明，洵詞壇廣劫燈也。先生手校書劇夥，其詞評則門人海鹽張氏，附刻於《初白庵詩評》之後。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宋閨媛詞散見記聞雜錄中者，《詞綜》亦多未錄。

又卷一三　自竹垞太史《詞綜》出而各選皆廢，各家選詞亦未有善於《詞綜》者。惜彼時宋元善本書匿而未出，僅見毛氏所刻與世俗流傳刊鈔各本，每有錯脫，梓時又多帝虎之訛，均未校改。

又　《詞綜》所采金元人詞，訛脫較少。

又　「暗塵四斂。樓觀迥出，高映孤館。清漏將短。厭聞夜久，籤聲動書幔。桂華又滿。閒步露草，偏愛幽遠。花氣清婉。望中迤邐，城陰渡河岸。倦客最蕭索，醉倚斜陽穿柳線。還似汴堤，虹梁橫水面。看浪颭春燈，舟下如箭。此行重見。歎故友難逢，羈思空亂。兩眉愁，向誰舒展。」此美成詞，調寄《遶佛閣》，有陳西麓和韻詞可證。《詞綜》誤編吳夢窗詞內，「桂華」作「桂花」，「浪颭」作「浪颺」，《詞律》亦然，更以「浪」作「綠」，均誤。玩詞意，「桂華」乃言月，非言桂也。

又卷一五　國朝《詞綜》之作，惜祇八十餘人，並援好詞例，附己詞於後。司馬恐其湮沒，出資刊行。

《左庵詞話》卷下　《詞綜》所選錄國朝人諸詞，大半研鍊典麗。詠物作各求細切，極其刻畫。然詠味之，究嫌無甚意致。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　《詞綜》一書，采摭精富矣，而失載杜樊川之《八六子》。按：是詞見顧梧芳《尊前集》。竹垞凡例曾列是書，而《曝書亭集》又有一跋，謂得吳文定公手鈔本。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與顧氏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非顧氏所撰也。然則此詞必非明人僞作可知。竹垞既見此詞，不解何以弗采。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　余每恨竹垞翁問學淹博，而《詞綜》一書，不無疏漏。至萬氏《詞律》，自矜創獲，於宮調，全未夢見。又一體三字，最爲無理

取鬧。今觀柳東所云：張子野《惜瓊花》下闋「汴河流如帶窄，任輕舟如葉」，《詞綜》脫「汴」字、「舟」字。《詞律》「知輕」下落一字，不知「河」上之有脫誤。蔡伸《侍香金童》「更柳下人家似相識」，《詞綜》脫「相」字。《詞律》另收趙長卿多一字爲別體。子野《于飛樂》「怎空教花解語，草解宜男」，《詞律》據何本脫「花解語」三字，而以毛滂多此三字，另立一體。周邦彥《荔枝香近》「香澤方薰」，脫「遍」字，是韻。《詞律》作四字句，遂誤認卷字是韻。柳永《鬬百花》「終日扃朱戶」，應作換頭起句，《詞綜》誤屬上段，而以「遠恨綿綿」作起。《詞律》不知收晁補之一調，亦同此誤，致疑參差無味。蔣捷《白苧》，「憶昨」下脫「聽鶯柳畔」四字，《詞律》以柳永多此四字，爲另格。趙以夫《角招》「溪橫略約」，脫「橫」字。張先《山亭宴》「問還解相思否」，脫「還」字。陳允平《垂楊》「縱鵑啼不喚春歸」，脫「縱」字。此類不可縷舉，萬氏無由考正，沾沾以辨上去爲獨得，句調之未審，何暇更論音律耶。其訾議萬氏如此。吳門戈順卿亦有《詞律訂》、《詞律補》之作，惜未板行。恐學者輾轉承訛，余所以不得已于一言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 竹垞所選《詞綜》，自唐至元，凡三十八卷，一以雅正爲宗，誠千古詞壇之圭臬也。其所自作，濃淡相兼，疏密相稱，深得風雅之正。陳其年外，誰敢與之並驅中原哉。

遺民詩

卓爾堪《遺民詩序》 當天步移易之際，天之生才反獨厚，而人之稟受者亦不一。其剛烈清正之氣，大則發爲死事之忠臣，次則蘊爲肥遯之志士。死事者，名垂青史，固無論已。獨是肥遯者，斂迹巖穴，一往不返。或爲袁閎而土室自封，或爲范粲而柴車終老。或爲唐珏、謝翱而夜哭西臺，涕灑冬青。甚或戢影方外，如雪庵和尚之流類。皆胸蘊英奇，不克見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況既謝絕塵事，自畢力學問。其所纂著，俱堪風世。雖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諸君子固無意于流傳。而彼爲造化者，豈肯閉塞所稟受之氣，而使其所蘊之英奇泯沒于天下後世乎。此諸君子往往有詩歌存於宇內者也。第生各異地，遺詩渙散，不盡昭昭於耳目間，近者易于搜羅，遠者難于畢集，久之能保其無傳流湮沒之不齊者歟？予竊謂諸君子之始迹雖不倫，要其歸則心皆不貳，實所謂同類也。同類則當使其相聚。其間有性情孚而交稱莫逆者，亦有山川間之而托諸神交者。余多方搜採，久而成集。而諸君子之詩爲之一聚，則諸君子之性情亦爲之一聚。其稟諸大造之氣，蘊而未盡洩之奇，當亦爲之一聚，如聞歌泣太息于一堂，各吐其胸臆而無間，使天下後世皆得而窺見之，豈非一大快乎！

宋犖《遺民詩序》 是則古今所稱遺民，大抵皆在凶荒喪亂亡國之餘，而忠義牢騷者多出於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孔子刪詩，未嘗盡存風雅之正而逸其變，又豈能使狂童、怨女、放士、鮮民皆奏清廟之音而不爲「黍離」、「板蕩」之詠也哉？是故人不一境，境不一詩，各自道其志之所感已爾。寶香主人卓子任氏，集勝國遺民之詩，自姜公如農以下若干人，梓爲十六卷，來請叙於予。予讀其詩，類皆孤清凜冽，幽憂激楚，如對空山積雪，寒氣中人，可爲窮愁之音易工矣。然皆敦厚而不流於焦殺。史遷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茲爲近之。夫濮水之清商，天津橋之杜鵑，雖非盛世所宜聞，然譬諸霜雁叫天，秋蛩吟野，亦氣候所感使然，非謂天壤間必不可有此淒清之響也。或疑如姜公垛、張公怡輩嘗仕宦矣，奈何一切皆民之非也。孔子論次逸民，虞仲固有土之君，柳下惠亦三仕爲士師者也。夫既逸矣，概從而民之，何爲不可乎？烏虖，詩必發憤而作，非徒然也。故黃山谷曰：「《北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讀勝國遺民詩，幾與德祐、祥興諸君子爭烈矣。既版行，遂不辭而序之。

古詩選

姜宸英《阮亭選古詩序》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

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於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具先生自爲凡例中，不備述。慈谿姜宸英序。

蔣景祁《阮亭選古詩序》《三百篇》而後，詩有五言，有七言。其五言、七言，有古詩，有近體。新城王夫子所錄，悉古詩也。五言託始漢十九首，首訖唐五家而終，凡爲卷一十有七。七言託始古逸，託元吳立夫而終，凡爲卷一十有五。錄成各撰例言十餘條，明所以或錄或否之意。親授景祁，景祁不敢祕匿，什襲持歸，而雕版于江南，公同好也。【略】然則先生撰錄是書，欲人尋源返始，漸近《三百篇》，豈其厭薄近體哉！抑亦恐恐然，惟慮近體之衰而大振作之。此則是書之指歸云耳。或謂五七言詩至多，今所錄無幾何耶？愚應之曰，古詩三千，聖人十而取一，錄詩尚多乎哉，不多也。康熙丁丑閏三月，陽羨受業門人蔣景祁頓首拜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古詩選》三十二卷，國朝王士禛編。【略】此編凡五言詩十七卷、七言詩十五卷。五言自漢、魏、六朝以下，唐代惟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五人。七言古逸一卷，漢、魏、六朝一卷，唐則李嶠、宋之問、張說、王翰四人爲一卷，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爲一卷。而王昌齡、崔顥二人則稱附錄。五卷以下則唐杜甫、韓愈，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晁說之、晁補之、陸游、金元好問、元虞集、吳萊十三人之詩。而李商隱、蘇轍、劉迎、劉因四人稱附錄。夫五言肇於漢氏。歷代沿流，晉、宋、齊、梁業已遞變其體格。何以武德之後，不容其音響少殊。使生於隋者，如侯夫人怨詞之類，以正調而得存。生於唐者，如杜甫之流，亦以變聲而見廢。且王粲《七哀》，何異杜甫之「三別」。乃以生有先後，使詩有去留。揆以公心，亦何異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說乎。至七言歌行，惟鮑照先爲別調。其餘六朝諸作，大抵皆轉韻抑揚。故初唐諸人多轉韻，而李白以下始遙追鮑照之體。終唐之世，兩派並行。今初唐所錄寥寥數章，亦未免拘於一格。蓋一家之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也。至於《越人歌》惟存二句之類，則校刊者之疎。或以是而議士禛，則過矣。

唐人萬首絶句選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宋洪容齋纂《唐人萬首絶句》，曾表進孝宗御覽，批答甚優，又賜茶一百夸、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當時右文之盛，可以想見。然余觀其書，踳謬淆亂。如何遜、沈警乃梁陳間人，概行采入。何警句「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改作絶句。至唐小說如《東陽夜怪錄》諸詩皆載之，「敬去文」、「盧倚馬」之類亦載之，更爲不根。而四唐之詩，略無詮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屬數卷者，尤難檢閱。蓋當日祇欲取盈萬首，都無持擇故也。余每病之。歸田後，選鈔數百首，別爲一集，以繼《文粹》詩選之後，面目差改觀矣。（《古夫于亭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唐人萬首絶句選》七卷，國朝王士禛編。洪邁《唐人萬首絶句》，務求盈數，踳駁至多。宋倉部郎中福清林清之眞父鈔取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百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勒爲四卷，名曰《唐絶句選》。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蓋十分之中，汰其八分有奇。然其書不傳，無由知其善否。士禛此編，刪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更十分而取其一矣。其書成於康熙戊子，距士禛之沒僅三年，最爲晚出。又當田居，閒暇之時，得以從容校理，故較他選爲精審。然其序謂以當唐樂府，則不盡然。樂府主聲不主詞，其采詩入樂，亦不專取絶句。士禛此書，實選詞而非選聲，無庸務爲高論也。

載書圖詩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載書圖詩》一卷，國朝王士禛編。康熙辛巳，士禛官刑部尚書時，乞假旋里，改窆其親，載書數車以歸。其門人

揚州禹之鼎繪爲是圖。一時多爲題詠，士禎彙以成編。圖後首載奏疏二篇，次序二篇，次題圖詩八十六首，皆其門人所作。而附其姪啓座送還京詩一首。次贈行二十四首，皆朝臣之作，而附侍講尤侗寄懷詩一首。次賜沐起程一篇，而附朱彝尊《池北書庫記》一篇，則以載書及之也。

唐賢三昧集

王士禎《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妙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于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合《文粹》、《英靈》、《間氣》諸選詩，通爲《唐詩十選》云。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言選詩，故不重出也。康熙二十七年七夕後王士正阮亭書。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

胡棠《唐賢三昧集序》 予自束髮受詩，即喜讀《唐賢三昧集》。至於心領神會之處，則退庵之言往往與予合，因謀箋註之以求古人死事活用之妙。

王鳴盛《唐賢三昧集箋註序》（存目）

吳煊《唐賢三昧集序》 王阮亭先生《唐賢三昧集》，合刻於十種唐詩選中，未有單行本。先生之論詩也，主於妙悟，取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旨，使人自得於語言文字之外，所謂最上乘正法眼第一義也，從而句梳字櫛之不亦鑿乎？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唐賢三昧集》 三卷，國朝王士禎撰。【略】初，士禎少年，嘗與其兄士祿撰《神韻集》，見所作《居易錄》中。然其書爲人改竄，已非其舊。故晚定此編，皆錄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經自在義也。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爲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竝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竝錄存之，以除門戶之見。又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趙執信書》，詆此集所錄，如張旭四絕句，本宋蔡襄詩，而誤收。又詆其祖詠詩，誤以「京水」爲「涇水」。孟浩然詩，誤以「涔陽」爲「潯陽」。王維詩，誤以「御亭」爲「卸亭」、「蔡洲」爲「蔡州」。高適《燕歌行》，誤以「渝關」爲「榆關」，全不講於地理之學。引據精詳，皆切中其病。然士禎自品詩格，原不精於考證。若璩所云，不必爲是集諱，亦不必爲是集病也。

全唐詩録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全唐詩録序》 在昔詩教之興，本性情之微，導中和之旨，所以感人心而美謠俗，被金石而格神祇，故大舜以教胄子，樂正以造俊秀，蓋自二帝三王之世，固已然矣。文、武、成、康之際，王澤洽，頌聲作，洋洋乎洵足以繼薰風之操，並卿雲之奏也。自時厥後，作者彌繁，孔子從而刪定之，使六義彰明，一經燦列。錄其忠厚悱惻之辭，以寓諷諭戒勉之意，天道人事，胥於是乎具焉。漢、魏以還，尤多新製，體例雖更，前徽未邈。至陳、隋之末，稍凌替矣。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躬自撰著，一時文人才士，將相名臣，咏吟遞發，藻采繽紛，踵襲雅騷之迹，光昭正始之音，而歌行律絕，獨創兼能，自遐古以來，未嘗有也。爰及盛唐，逮乎中、晚，或與運會爲高下，而凡緣時託志，觸物攄懷，形諸翰簡者，皆卓然成一家之言，弗可廢也。朕萬幾餘閒，迴環覽詠，尋其指歸，晰其正變，而三百年升降得失之故，亦因以可考焉。於是論世觀人，即其章句，攬其菁英，勒爲成書，置諸几席，每勤披閱，加以精研，迄於今已歷有年所矣。頃以視河

南巡，至於江浙，見比閭士庶，有吹豳擊壤之風，獻詩頌者絡繹於途，雖其工拙淺深，各極其不齊之致，而衢謳巷舞，儼然省方之所采，列國之所陳，亦可見人情之愛戴，而先生以詩爲教之義，濡染而蒸陶之者，所關甚鉅也。翰林侍讀徐倬，以《全唐詩錄》進，展卷而讀之，與朕平時品第者，蓋有合焉。嘉其耄年好學，遷秩禮部侍郎，以爲天下學者之勸。乃取茲集，親爲鑒定，賜以帑金，即命校刊，俾誦習者由全唐之詩，沿波討瀾，以上溯夫汾泗之傳，而游泳乎唐虞載賡之盛，其於化理人心，將大有裨益也矣。是爲序以弁其端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全唐詩錄》一百卷，國朝徐倬編。倬有《蘋村類稿》，已著錄。是編以唐詩卷帙浩繁，乃採擷菁華，輯爲一集。每人各附小傳，又間附詩話、詩評，以備考證。康熙丙戌，恭逢聖祖仁皇帝聖駕南巡，倬繕錄進呈，得旨嘉獎。特由侍讀擢禮部侍郎，以旌好學。併御製序文，賜帑金刊版，儒臣榮遇，至今傳焉。謹案御定《全唐詩》，用胡震亨《統籤》之例，或分體，或不分體，各因諸家原集，以存其舊。倬是編惟仙鬼之詩仍不分體，餘皆以古體、今體分編。《全唐詩》以上官昭容、宋若昭姊妹列帝后之後，倬則以長孫皇后、徐賢妃、江采蘋附於帝王，而以上官昭容等別入宮閨。又聯句隨人類附，不另爲門。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不入愈本集，而以《全唐詩錄》爲名，實未見頒行之本，故編次稍有異同云。

國朝三家文鈔

宋犖《國朝三家文鈔序》《三家文鈔》者何，商丘宋犖合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鈍翁琬之文而鈔之，而版行之者也。鈔何以三家？犖友也。成之者，學使許公也。昔歐陽永叔序蘇子美集，以謂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乃復於古。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乃復於古。其說信已。又言子美與穆參軍伯長獨爲之舉世不爲之時，而古文始盛於今。顧宋文之盛，子美、伯長不足當之，必待歐陽出，蘇、曾氏繼起，迄於熙豐、元祐間，始稱極盛。其上距太祖之世，亦百餘年矣。元虞集、歐陽元、黃潛諸公，則皆皇慶至治以後也。蓋文章者，天地菁華之氣，每有所秘惜而不輕發，故往往醞釀盤礴，鬱積之久而後一泄之於人。豈非文章之難，而其人之不易得與？獨本朝不然，世祖章皇帝甫定中原，即隆文治。一時元夫鉅公，以雄文大冊黼黻治具者，類不乏人。迨今上躬天縱之聖，奎章宸藻，炳燿區寓，風聲所被，文學蔚興。上之卿、大夫、侍從之臣，下之韋布逢掖，爭作爲古文、詩歌，以鳴於世。繪繡錯采，《韶濩》以聞。此本朝之盛，所以跨宋軼唐，夐乎其不可及也。三君際其時，尤爲傑出。後先相望。四五十年間，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大較奮迅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霽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爲而作，踔厲森峭而指事精切，鑿鑿乎如藥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溫粹雅馴，無鉤唇棘吻之態，而不盡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澂湖不波，風日閒麗，而帆檣之容與者，汪氏之文也。三君出處岐轍，其所成就亦殊，要之，亡愧作者。以視流俗剽販無根之學，疲苶不振之華，蓋去之逕庭。嗚呼，豈易而得哉！憶朝宗長予十七年，予交朝宗時年未弱冠。其後宦遊得交叔子、鈍翁，皆十年以長。追惟曩時，握手議論，卮酒笑言之懽，恍如昨夢。因而屈指，朝宗歿已四十年，墓木久拱。叔子歿且十年。鈍翁視二君最老壽，歿亦已四年矣。把其遺文，其能無山陽聞篴之愴也。夫予既詮次其所撰序、記、論、策、碑誌、雜文各若干卷，又人繫以小傳如左。嗚呼！三君之文已是不朽，謂予阿其亡友，非知文者也。若謂以三君概本朝文章之盛，予則奚敢。康熙甲戌且月，綿津山人宋犖序。

許汝霖《國朝三家文鈔序》至本朝作者雖多，概乎未之討論，獨於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三先生文有篤好焉。侯之文，如天潢屈注，滄海浮槎，飄梗滅沒濤瀾。汪之文，如名將署師，行陣之餘，營壘井竈，動合古兵法。魏則奇力變化，而矩矱森嚴，鴻洞陸厲，籠蓋諸家。雖旨趣不同，氣體亦別，要皆一代文豪也。三家者，各有專集行世，卷帙繁重，醇庀閒雜，竊欲稍加澄汰以出其眞，媿固陋，逡巡不敢。年來視學江左，適會商丘宋公奉命自西江移節來吳，閒從鎮撫之暇，劇論古文詞，謬許知言，約取三家文共訂之。公與朝宗少同筆研，齊名二十年。鈍翁、叔子皆前後定交。今於其古文

詞表章亟亟，使三先生之名遂足鼎峙千古。是書也，別裁精當，出入謹嚴。余雖欲贊一詞，無庸也。既訖事，相與授之梓而爲之序。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東海許汝霖書。

江左十五子詩選

宋犖《江左十五子詩選序》《周官》：大師之職，教六詩必以六德爲之本。而《王制》，天子巡狩則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故觀於詩而其人可知也。觀於詩不一人，人不一家，而民風亦可知也。予不敏，建節撫吳，且一紀休養，以無事既久，而民安樂之，則日以多暇，乃得振興風雅，後先賞識名人才士於大江南北間，凡十五子著於篇。夫人三爲衆，至五其三而衆大萃矣。雖江左人文實繁，然在吾左轄之內者，其亦庶幾無留良矣乎。昔吳季札觀周樂工歌十五國風本無吳，非自孔子刪之，蓋其時僻在荒服，風氣未開。漢、魏以來，文人代興，詩乃漸盛，至於今而極，豈非由今天子濬哲文明，言成雅頌，久道化成於上，而大江南北丕然從風，遂甲天下也與。夫上古之《九歌》，用以勞民勸相。而《春秋》君卿大夫燕饗答貺，率歌詩以交鄰國，往往尚禮而息兵。如鄭七子及六卿賦詩見志之類，以其有用故貴之也，豈若後世月露風雲爲無益之藻繪也哉。今十五子中，有連茹而升巖廊者，亦有翩羽於將來者，予咸望其載賡「明良」，矢音「卷阿」，作爲雅歌，而追虞周之作者，詎不偉與。予嘗舉是集，與老友邵子湘氏共精選而存之，得三之一，授之梓。詩無甲乙，以齒次第。十五子者，曰王式丹方若，曰吳廷楨山綸，曰宮鴻曆友鹿，曰徐昂發大臨，曰錢名世亮工，曰張大受日容，曰楊倫青村，曰吳士玉荆山，曰顧嗣立俠君，曰李必恆百藥，曰蔣廷錫揚孫，曰繆沅湘芷，曰王圖炳麟照，曰徐永宣學人，曰郭元釪于宮。但著其地而不書其爵，蓋所期者遠也。噫，人才之生日盛，士本六德以陳詩於大師者，又豈十五子所能限乎？行勉而竢之則吾猶有望。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犖序。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江左十五子詩選》十五卷，國朝宋犖編。【略】是編乃犖爲蘇州巡撫時甄拔境內能文之士王式丹等十五人，各選詩一卷刻之。考自古類學數人，共爲標目，四八之所載，其來久矣。然文士則無是名也。文士之有是名，實胚胎於建安之七子。歷代沿波，至明代而前後七子，廣續五子之類，或分壘交攻，或置基不定，而泛濫斯極。往往以聲氣之標榜，釀爲朋黨之傾軋，覆轍可歷歷數也。犖與王士禎竝以文章宿老，領袖詩壇。士禎既以同時之人爲十子詩選，犖亦以所拔之士編爲此集。雖獎成後進，原不失爲君子之用心。究未免前明詩社之習也。夫諸人詩儻不佳，哀刻何益。其詩果佳，則人人各足以自傳，又何必藉此品題乎。

《國朝詩話》卷一《江左十五子詩》，商丘開府時所選也。分道揚鑣，一時競爽。匠門張太史大受筆力稍弱，七言絕句丰致絕秀。《清流關咏古》其一云：「樹障重雲鳥跕山，中原旗幟望空還。風流後主耽歌舞，不閉南朝第一關。」其二云：「半疊《霓裳》舞未休，宋師不覺到清流。可憐百戰南唐將，莫爲宮中大小周。」其三云：「玉笙吹徹小樓寒，誰念東南戰血乾。夢斷故宮凋夜合，西風飛角過磨盤。」其四云：「一鼓關前暉鳳擒，降王片紙出澄心。東流只有春江水，每念家山淚不禁。」曩義門何太史（焯）嘗稱匠門時藝，良質美手，英英鮮潤。詩詎不然耶？商丘原序云：「書地不書爵，所期者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宋詩選

尤侗《宋詩選序》詩之必歸于唐也，唐之必歸于盛也，此有明七子之說也。當其追章琢句，以擬議開元、大曆之規模，雖元和、長慶猶置弗道，而況于宋乎！然至今日，幾于家眉山而戶劍南矣。風氣遷移，人情向背，誠有不可解者。今夫居夏屋者，以雕題畫栱爲榮，久而倦焉，則思巖穴以自適。享大庖者，以陸毛海錯爲旨，久而厭焉，則思野蔌以自甘。人情乎亦若是。唐之詩盛而騷賦衰，宋之詩衰而詞乃盛。物無兩大，事無兼能。人情所趨，而風氣從之，固然無足怪。然平而論之，二代之詩，美惡不相掩也。唐人之詩，開襄才華，抑揚聲調，主于整齊弘麗。而其弊也，如絺繡土木，枵然而無所有。宋人之詩，涵咏性情，發揮名理，近于高閑疎放。而其弊也，不底

于張打油、胡釘鉸不止。風起于青蘋，極于拔水。水始于瀾觴，終于覆舟。其勢然也。取唐之美者與宋之惡者，則元、白必笑蘇、黃之拙。取宋之美者與唐之惡者，則李、杜不如楊、陸之工也。故學詩者，亦在乎擇之而已矣。

唐詩之選無慮數百家，而宋詩寥寥無聞焉。近日吾友石門吳孟舉選宋詩，可謂博矣。間有一二家之闕。江都吳薗次亦選宋元詩，可謂約矣，觀其取裁猶未離乎唐也。今陽羨吳子以巽有宋詩之選，予雖未覩其全，大抵標舉規格，跌宕風趣，有玼必棄，無隱不搜，君于二吳宗也，折衷于博約之間，正得平爾。此雖七子復起，且當相悅以解，而況白沙、定山、公安、竟陵紛紛聚訟者乎。吳子過西湖而屬序，漫舉臆說復之。康熙丁卯三月三日，吳門年家弟尤侗拜譔。

儲右文《宋詩選序》　宋承五代之敝，文習爾萎不振。至慶曆、皇祐中，一時名公卿刮摩而掃蕩之。迄于南渡，流風未改，治古文言者號爲極盛，幾幾軼三唐追西漢矣。而詩歌之作，不見稱于後世。何歟？說者曰，詩至唐而蔑以加矣，宋直謂之無詩可也。夫唐用詩賦設科取士，其講求體格聲調既精且備。區域劃遠，自屈宋以逮徐庾千餘年，作者至此一集其成，後之人誠未能軼其矩矱也。若夫有宋諸君子，其從事于詩也，非不沿流魏、晉，原本三唐，但以理趣發其機鋒，史學供其組織，不覺氣象改觀，音節頓異，所謂神明變化于矩矱之中，而卓然成一家言者也。顧得謂宋無詩歟？且宋詩之所以可傳者，更不必規規焉與唐人求合也。大匠之程材也，輪囷離奇，不一其式而斲之，皆可以適用。伶人之典樂也，錞于方響，不一其器而制之，皆可以節音。迄今觀半山、宛陵、廬陵、眉山、劍南諸集，其高渾蒼勁，澹遠豪邁，固足頡頏高、岑，衙官皮、陸。若其他名流逸士，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者，又未始不與有唐諸公分路而揚鑣，殊塗而合轍也。使必宗唐而絀宋，則蘇、李贈言，柏梁首唱，便爲五七言絕調矣。不知魏、晉，何有齊梁，更何有于四唐之紛紛云爾乎！百餘年來，海內之言詩者，大率俎豆何、李，及用修、于鱗之緒論。唐人詩選，不下百家。而宋詩則視同腐壞，雜用補袍。一二好古之士，志在評騭，又多格于時尚，唯取宋詩之清逸流美近似于唐者錄之，而其眞愈亡矣。嗟夫！掩匡廬之面目，傳優孟之衣冠，良可惜也。余閉戶窮居，一編自遣，于宋諸名人集多所觀覽，有志闡揚而未逮也。適余友吳子以巽歸自白下，其所收錄最廣，丹黃甲乙，彙爲一帙，因共相訂正，合各體而去留之，復浹月焉，乃付之梓。余非敢以詩自鳴也，且宋詩自在，豈以選重也。而余與以巽兢兢于是選者，要使天下知眞能學宋之未必非詩，而拘墟于唐之僅得其貌而已矣。

粵西詩載、粵西文載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粵西詩載二十五卷粵西文載七十五卷附粵西叢載三十卷》　國朝汪森編。森字晉賢，桐鄉人，休寧籍。官桂林府通判。森在粵西，以輿志闕略殊甚，考據難資。因取歷代詩文有關斯地者，詳搜博採，記錄成帙。歸田後復借朱彝尊家藏書，薈萃訂補，共成《詩載》二十四卷，附詞一卷。《文載》七十五卷。又以軼聞瑣語可載於詩文者，更輯爲《叢載》三十卷。其中如錄謝朓詩誤爲晉人。又唐鄭愚、蔡京授嶺南節度使二制，本《文苑英華》所引《玉堂遺範》之文，初無撰人姓名，乃謂玉堂爲王堂。頗有舛誤。其志、傳二門，多採黃佐、蘇濬之通志，亦殊掛漏。然其體例明整，所錄碑版題咏，多採諸金石遺刻。如宋何麟會、元曹師孔、魯師道、石天岳諸作，皆志乘所未備。其文載中所分山川、城郭、官署、學校、書院、宮室橋梁、祠廟、軍功、平蠻諸子目，皆取其有關政體者。故於形勢扼塞，控置得失，興廢利弊諸大端，紀錄尤詳。以視《全蜀藝文志》，雖博贍不及，而體要殆爲勝之。至《叢載》所分二十目，雖頗近冗碎，而遺文軼事，多裨見聞，亦足以資考證。固未可以近於說部廢之焉。

古文雅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古文雅正》　十四卷，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著錄。是集選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詩》、《大雅》、《小雅》及

《爾雅》，古註疏皆訓爲正。然《史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嫻，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已分兩訓，世遠蓋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勖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簡牘竝列。君子恆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準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插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啞吟唱以爲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爲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茲。世遠是集，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或以姚鉉刪《文苑英華》爲《唐文粹》，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道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強半，論者不謂其格卑於古體也。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兼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爲是集累乎。

中晚唐詩叩彈集

杜庭珠《中晚唐詩叩彈集序》 前集諸家，各從全集採錄，多至百餘，少或十數，大約什取二三。其篇什雖緐，而風格未逮，與流傳雖久而氣韻失妍者，多從陶汰。既又念自元和訖後唐百六七十年之詩，而蓋之以三十餘人，恐未足以盡風氣之變，乃與紫綸兄悉索諸編，更互繙閱，披珠玉於泥沙，擇嘉禾於稂莠，標新領異，剔隱探微。然或欲退而旋收，或將登而輒擯，至於數四不敢濫不敢忽也。凡又得二百六十五首。前集已付剞劂，別作三卷附其後，名曰《叩彈續集》。是歲秋杪，杜庭珠又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國朝杜詔、杜庭珠同編。【略】庭珠，秀水人。尚書臻之子也。是書以明高棅《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名曰「叩彈」，取陸機《文賦》語也。諸人系以小傳，卷末閒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採。然如元稹《鶯鶯詩》、李羣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偓《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概濫登，於精審猶有愧焉。

體類

江左三大家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龔鼎孳【略】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顧有孝《江左三大家詩鈔叙》（存目）

趙澐《江左三大家詩鈔叙》（存目）

《國朝詩話》卷二 國朝歌行，其初遺老虞山入室韓、蘇，太倉具體元、白，合肥學杜，不無蛟螭螻蚓之雜。才氣自大。

《筱園詩話》卷二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略】然江左以牧齋爲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也。

《問花樓詩話》卷三 江左詩人，自昔虞山稱首，而才情煥發，聲律綿麗，合肥、婁東，鼎足而三。虞山早附東林，喜聲華，好譏彈文字；合肥直諫，婁東晚出，雖云同調，進取或殊。錢唐周迂翁，高尚士也。《過拂水山莊》云：「孝穆山莊猶竹石，總持故宅尚鶯花。名高那許遺纓紱，情重難教棄室家。」稱存《論詩》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合二詩觀之，虞山有定論矣。

嶺南三大家

《明遺民詩》卷六 （恭尹）自幼異才，與梁佩蘭、屈大均稱「嶺南三大家」。

《小腆紀傳》卷五五 屈大均，【略】與顧炎武、朱彝尊遇於太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嶺南詩人三大家，則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也。

恭尹，字元孝，順德人，兵部主事邦彥子。邦彥殉難，恭尹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孚布衣，爲嶺南三大家之首。秀水朱彝尊嘗云：「恭尹稍降志辱身，然終在逸民之列」云。

陳恭尹《梁藥亭詩序》 吾粵之詩，盛于廣州。予少趨庭而外所與上下其議論者，則鄺中秘湛若、王明經說作，卓然成家者也。羅司馬季作、薛高士劍公、陳給諫喬生、王中秘東村、程桂州周量，皆有當世名，而先民是程者也。吾與鹵雁行者，梁子藥亭、屈子翁山，爲能發攄性靈，自開面目。吳子山帶、王子蒲衣、陶子苦子，皆得其源而未暢其流，後來之傑也。翁山縱橫闔闢，樸茂奇古。藥亭雄邁浴莽，精警卓拔。而予以感激放浪之言頡頏其間，未有爲之品定者也。予竊謂，翁山江河之水也，藥亭瀑布之水也，而予幽澗之水也。翁山之味醇而冽，藥亭之味清而旨，予之味澹而永。

《漁洋詩話》卷上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元孝尤清迥絕俗。

張尚瑗《六瑩堂集序》 藥亭先生【略】與其同志砥礪文學，號「嶺南三大家」，又有所謂「北田五子」者，一時詩古文詞之學蔚然盛興。

方正玉《六瑩堂二集序》 今海內無不奉「嶺南三大家」。

廖焯輯《六瑩堂二集評詞》 李澄園曰：「吾鄉王山史先生，曩與余論當代詩，推嶺南三家爲海內詩壇之傑，太史梁公尤嶺南之傑。」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廣南三家，翁山擅長五律，藥亭擅長七古，幾無與抗行者。元孝自遜力量不及兩家，而諸體兼善，七律尤矯矯不群，詩名鼎立不虛也。

又卷一六 嶺南三家，翁山以五言律擅場，元孝以七言律擅場，而七言古體獨推藥亭。

《國朝詩話》卷九 嶺南詩追琢唐音，體尚蒼涼，情多感慨，音節最擅場，韻致稍減。

《新世說・文學》 嶺南三大家，首推陳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

《筱園詩話》卷二 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略】嶺南以元孝爲冠，翁山、藥亭均不及也。【略】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誇爲「三絕」。

《問花樓詩話》卷三 國朝談詩者，風格遒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

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　嶺南詩人，初未大盛，張曲江後，其著者南園前後五子，屈、陳、梁三家而已。

河朔詩派

《漁洋詩話》卷下　申堯盟（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皆逸民也。

《國朝詩話》卷一　永年申和孟（涵光）【略】與逸民殷岳、張蓋、劉逢源友，開河朔詩派。

汪師韓《廣平三君詠》　河朔詩派導詞傑，朋松友石西山時。乘權不如飲酒樂，嚮道甯可行路遲。濛濛霧隱溪上屋，颯颯風薄城南祠。所恨生晚莫就正，空難白蒿尋紫芝。

西泠十子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杭有《西陵十子詩》，麗京居其首云。

潘耒《思古堂集序》　錢唐毛子稚黃，少負軼材，爲「西泠十子」之最。

吳儀一《王晫傳》　成侍衛德素未通問，特致書顧太守岱，稱毛稚黃、王丹麓兩人文行爲西泠第一。

《漁洋詩話》卷上　陸圻【略】爲「西泠十子」之冠。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　講山年德既升，領袖羣彥，王漁洋推爲「西泠十子」之冠。

又卷三　「西泠十子」，以稚黃爲項領。其後與張祖望、沈去矜日登南樓，悲歌飲酒，或稱爲「南樓三子」。又京師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則以稚黃與紹興毛奇齡、嚴州毛際可並稱也。

陳康祺《陸圻紀聞》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網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泠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采爛然，世謂之「西泠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衢，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棟棟，即樽櫨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泝，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繡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鐙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康祺按：毛、陸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采組雕繢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則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泠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筱園詩話》卷二　如「西泠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爲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清稗類鈔・文學類・毛稚黃評西泠十子詩》　康熙時，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網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泠十子」。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三　按：「西陵十子」，理李、何之墜緒，矯鍾、譚之頹波。

浙中詩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懷清堂集》　論者稱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兩家之間，莫有能越之者。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並駕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　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竹垞學

博，每能變化；西厓才大，每能恢張。變化者較耐尋味也。後有作者，幾莫越兩家之外。

《隨園詩話》卷九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厲樊榭。

又《補遺》卷四　吾鄉詩多浙派，專趨宋人生癖一路。惟小同以明七子風格救之。

《拜經樓詩話》卷四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皆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於用書，愼於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闊，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取材新，則有獨得之奇；使事切，則無寡情之采。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之感。至若典僻而意或晦，藻密而氣爲傷。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於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於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夫亦所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耶。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掇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之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根，而幷咎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樊榭之概。然所云：「後人效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綴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尤痛切學者之病。噫，又豈特學厲詩者爲然哉。

《筱園詩話》卷二　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後來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圓潤秀媚之篇，佳處自不可沒。然病亦坐此，往往求妍麗姿態，遂失於神骨不俊，氣格不高，力量不厚，無雄渾闊大之局陣篇幅，諧時則易，去古則遠也。樊榭集中，工於短章，拙於長篇，工於五言，拙於七言，七古尤劣。其宗派囿於宋人，唐風敗盡。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後事。不惟採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風趣諧語入詩，即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諺之類，無不倚爲詞料。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異別致，生趣姿態，並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爲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屑爲，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吳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近人吳仲雲尚書《花宜館》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圓秀冷峭，門徑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惟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爲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　臨江鄉人謂浙詩國初衍雲間派，尚傍王、李門戶，竹垞出，尚根柢考據，擅詞藻而騁轡銜，士夫咸宗之。儉腹咨嗟之吟，擯棄不取；風雲月露之句，薄而不爲，浙詩爲之大變。

陳康祺《湯右曾紀聞》　吾浙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

《清史列傳・查慎行傳》　浙人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愼行、湯右曾繼之。

松江詩派

陳子龍《宋尚木詩稿序》　予與尚木同里閈，稱無間，相唱酬者幾二十年。

吳偉業《宋尚木抱眞堂詩序》　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略】嗟乎，大樽諸子已矣。即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日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拄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

又《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略】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蓋不敢有所軒輊也。

《古夫于亭雜錄》卷五　顧大申【略】爲詩精深華妙，兼有寄托，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諸人之上。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李雯【略】雲間六子，彝仲、卧子外，便推舒章。

又　雲間詩家，推陳卧子、宋轅文、李舒章。卧子蹈海後，宋、李並名於時，未嘗有所軒輊。

又卷二四　雲間詩，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途，累累繩貫，至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隤，鮮所宗法矣。唐堂學殖富有，而心思才力又足以驅策之，故能自開生面，仍復不失正軌，謂之詩學中興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堪齋詩存》　八卷，國朝顧大申撰。【略】大申初與同郡王廣心、周茂源、宋徵輿諸人唱和。

《國朝詩話》卷二　華亭宋轅文徵輿，尚木徵璧，子建存標，陳大樽所稱「三宋」也。詩遵大樽派，多尚華縟，然自有豐致。

《清史列傳・顧大申傳》　雲間自陳卧子後，詩格漸衰，惟大申可以接武云。

雲間詞派

彭孫遹《金粟詞話》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筵，見宋丞《長相思》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美動人。

王士禎《花草蒙拾》　雲間數公論詩拘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帖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撏撦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眞長矣。

又　近日雲間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幾贅疣乎。

田同之《西圃詞說》　雲間諸公，論詩宗初盛，論詞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離也。夫離而得合，乃爲大家。若優孟衣冠，天壤間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　王次公云：詞曲家非當行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麗語而復當行，不得不以此事歸之雲間諸子。至婁東惟夏次谷二君，善能作本色語，揆之乃祖，可謂大小美復出。

又　阮亭常爲予言，詞至雲間，《幽蘭》、《湘眞》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消，稱諸妙合，謂欲耑詣。斯言論詩未允，論詞神到。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北宋諸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爲工部之五七排體，自足名家。

又　阮亭既極推雲間三子，而謂入室登堂，今惟子山、其年。子山《江楓》一集，力刪透露。其年《詠枕》諸篇，更饒含蘊，情景兼得，吾何間然。

陽羨詞派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陳氏門材最盛，烏絲一篇，既推老手。而半雪（維崧）有《亦山草堂詞》，緯雲維岳有《紅鹽詞》，魯望維岱有《石閭詞》，皆迦陵兄弟行，莫不含宮咀商，壎篪迭奏。半雪除夕懷弟緯雲《南鄉子》云：「翠燭坐更闌。柏葉傳觴強自寬。繞柱騰騰思阿緯，燕關。三度梅花未共看。　何必錦衣還。竹杖荷裳好是閒。大有故園兄弟在，盤桓。雪後煙簑雨後山。」緯雲有憶舊《滿江紅》云：「脉脉濛濛，是誰把、繁華吹去。斜陽外，故家亭榭，亂煙凝竚。仿佛細聞絲竹響，飄零碎落銀燈雨。記當場、一曲牡丹亭，銷魂侶。　錦帳裏，春無數。綺席畔，人如許。幾番趁、遍了差池燕羽。有恨羅裙尋畫蝶，無情紈扇銷金縷。問溪邊、一帶白楊花，應能語。」《虞美人・春閨》云：「乍寒乍暖春無賴。門掩薔薇外。小樓朝雨忒懨懨。最是冷清清地傍妝奩。　愁來無那愁人老。可惜韶光好。海棠吹落滿園中。又是一池紅浪皺東風。」魯望五陵俠少《水調歌頭》云：「白面誰家子，腰下佩鋸鋙。短衣匹馬

馳驟，遊俠遍三吳。更向長安道上，不惜黃金千鎰，調笑酒家胡。兄尚平陽主，弟拜執金吾。行樂處，追從者，綠韝奴。一生有力如虎，人號小於菟。最愛灌夫籍福，暇日吹簫擊筑，自笑一愁無。朱邸春留客，紅燭夜呼盧。」蓋定生先生爲黨人魁首，名在三公子之列，文采炳蔚，貽爲淵源，故不獨迦陵有「鳳凰」之譽（迦陵與彭古晉、吳漢槎，幷稱「江左三鳳凰」，見《今世說》中），即羣從亦半是惠連。

譚獻《復堂詞話》　往年與莊仲求數乾隆以來陽羨詞流，幾幾人握蛇珠。而董晉卿先生《齊物論齋詞》，迄未過讀，頗以爲憾。仲求盛稱《蘭石詞》，予亦未見方立遺書也。

浙西詞派

《蓮子居詞話》卷三　吾浙詞派三家，羨門有才子氣，於北宋中最近小山、少游、耆卿諸公，格韻獨絕。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字句密緻。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衰振聲，厥功良偉。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由生得新。當其沈思獨往，逸興遄飛，自成情理之高，無預搜討之末。全謝山爲樊榭作墓碣，謂深於言情，故其擅場尤在詞。謝山初不攻倚聲之業，然斯言獨得樊榭之概。

田同之《西圃詞說》　本朝士夫，詞筆風流，自彭、王、鄒、董，以及迦陵、實庵、蛟門、方虎、並浙西六家等，無不追宗兩宋，掉鞅後先矣。而其間惟實庵先生，不習閨襜靡曼之音，既細詠之，反覺嫵媚之致，更有不減於諸家者，非其神氣獨勝乎。由是知詞之一道，亦不必盡假裙裾，始足以寫懷送抱也。

《靈芬館詞話》卷一　近日浙中詞客以李西齋爲眉目。次則沈秋卿星煒。

《詞學集成》卷五　《聽秋聲館詞話》云：「昔人言詩話作而詩亡，蓋爲宋人穿鑿而言。藉以攀援標榜者無有也。不然，非詡己作，即廣搜顯者之詩，曲意貢諛，冀通聲氣。甚或不問美惡，但助刻資，即爲刊錄，且以爲利。間有采及詞句，論詞則是，論調則非，未免強作解事。獨頻伽詞話，不蹈前弊，議論亦佳也。謂近日倚聲家，莫不宗法雅詞，厭棄浮豔，然多爲可解不可解語，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可得，足爲學浙派者他山之錯。」（詒）案：詞尚清空，本無流弊，而後之作者多隱約語，此又不善學之病也。

柳洲詞派

鄒祗謨《遠志齋詞衷》　詞至柳洲諸子，幾二百餘家，可謂極盛。無論袁、錢、戈、支諸先輩，吐納風流如爾斐、子顧、子更、子存、卜臣、古墟諸家，先後振藻，颺流符會，實有倡導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纖不詭，一往熨貼，則柳洲詞派盡矣。

廣陵派

鄒祗謨《遠志齋詞衷》　廣陵諸子，善百、園次，巧於言情。宗子梅岑，精於取境。然宗固是豔才，刻意避香奩語，豈畏北海無禮之呵耶。

輦下十子

《廣陵詩事》卷三　蛟門在京師，與田侍郎綸霞、宋中丞牧仲、曹祭酒頌嘉、丁廉使澹汝、王給諫幼華、顏吏部修來、葉工部井叔、曹禮部升六、謝刑部千仞以詩相倡和，時號「十子」。江都束柿原（志泌）、柳塘（智湧）兄弟相友愛，同居終身，朝夕以詩唱和，時稱「江都二束」。吳穎長贈以詩云：「却羨裴休家署裏，一門羣從共談經。」

《雪橋詩話》卷二　郃陽王幼華從孫豹人受詩。時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

十子者：田綸霞雯、宋牧仲犖、丁澹汝澎、曹頌嘉禾、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葉井叔封，顏修來光敏，幼華其一。

海内八家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引《檇李詩繫》 宋荔裳、施愚山、王西樵、王阮亭、程周量、汪苕文、沈繹堂、曹顧庵，稱「海内八家」。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曹爾堪【略】與宋荔裳、施愚山、沈繹堂、王西樵、阮亭、汪堯峰、程湟溱稱「海内八家」。

南施北宋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

《筱園詩話》卷二 順治中海内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繼又南取海寧查初白，北取益都趙秋谷益之，號「六大家」，後人因有《六家詩選》之刻。【略】《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祇此二家，足爲正宗者。然宜稚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及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丘，國初則吳、查二人也。）

《國朝詩話》卷一 萊陽宋荔裳（琬）、宣城施愚山（閏章），漁洋所推「南施北宋」者也。施太夫人遭蒸梨之變，終身孺慕。蒞外任，以循良稱。膺鴻詞科，入史館，臨歿猶草《馮恭定傳》，其勤職如此。宋故家令子，當景運維新，擢登仕版。遘浮謗頌繫，事旋雪，補官郎署。外調蜀臬，入覲歿於京師。漁洋以先後入蜀，不一見爲恨，其人可知。曩四負老人爲予言：「客江右時，與流寓呂逸田、釋心壁論康熙詩人，曾舉漁洋推施、宋語，揣量未定。子以爲何如？」予未及應，藏於心十年。今尋繹二先生集，施骨清，宋才俊。施古今體擅長尤在五言，宋古今體擅長尤在七言。施如良玉之溫潤而栗，宋如豐城寶劍，時露光氣。要其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則一，分鑣南北，殊非溢美。今老人不可作矣，予於二先生妄附末議。寒宵燈炮，追憶龐眉，曷勝零落山丘之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

南朱北王

孫星衍《刑部尚書王公傳》 士禛【略】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

《國朝詩話》卷一 秀水朱檢討竹垞（彝尊）與王阮亭齊名，世稱「南朱北王」。王專擅風神，朱兼聘才藻，以云作家，皆非妄有名也。

又卷二 國朝歌行，其初遺老虞山入室韓、蘇，太倉具體元、白，合肥學杜，不無蛟螭螻蚓之雜，才氣自大，韓、蘇、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遺響也。聖廟時，巨公濟濟，總以「南朱北王」爲職志。朱始尚才華，後極馳騁，佳處兼似青蓮。王則杜、韓皆宗，而得力於蘇爲多，平生頗略元、白，性趣使然也。予謂果有風情，元、白體自不可廢。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朱竹垞、王漁洋並稱，猶唐李、杜也。

《清稗類鈔・狷介類・王文簡不以詩壽明珠》 當是時，世稱「南朱北王」，然朱竹垞猶結交成容若，以爲梯榮之地，文簡則獨與湯文正暱。文正弟子郭琇，即劾明去位者，沆瀣相通，知文簡固不以此墮節也。

毗陵四子

《本事詩》卷一〇　程村與陳維崧其年，黃永雲孫，董以寧文友齊名，稱「毗陵四子」。王阮亭《歲暮懷人》絕句云：「籍籍蘭陵四才子，陳黃鄒董各名家。難忘雪夜吳兒曲，簷角寒梅正作花。」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鄒祇謨，【略】與陳維崧、董文友、黃永稱「毗陵四子」。

作家

李雯

論述

《明詩別裁集》卷一二 吳騏《書李舒章詩後》：「胡笳曲就聲多怨，破鏡詩成意自慚。庾信文章眞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惜其清才，哀其遭遇，言下無限徘徊。

《國朝詩話》卷一 李舒章（雯）詩宗王弇州、李于鱗，不無郛廓，然天才自俊。如《送江谷尚歸長沙》作：「長沙才子拂征衣，淪落京華客漸稀。楚玉深懷人不見，江雲高捲雁同飛。霜流湘浦蒹葭薄，月冷昭潭橘柚肥。只爲君家傳《別賦》，消魂尤在送將歸。」《早春遊萬駙馬白石莊》作：「白石橋邊御路隄，沁園池館向清溪。花分洛苑香猶靜，樹擬長楊葉未齊。金井牀寒粧閣後，玉樓簫斷鳳城西。青山半入朱軒裏，門外春風聽馬嘶。」細膩風光，非凡手可效，天固生之，以備聖朝鼓吹。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李雯【略】雲間六子，彝仲、卧子外，便推舒章。吳日千書其試卷後云：「庾信文章眞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蓋悲其遇也。

俞陛雲《吟邊小識》 明季雲間六子，以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卧子最爲擅名。而李舒章孝廉雯，亦有聲於時，順治朝官弘文院撰文。相傳攝政王致史閣部書，海內傳誦者，卽舒章所撰。其《蓼齋集》中，如《醉月灘懷李白》、《大滌山行上黃石齋》七古二篇，皆才氣橫溢，以篇長未錄。其五言如「雜霞停暝色，清吹入高桐」及「病葉墮先霜，閒久欲成翁」句，皆有宋賢詩味。李爲明崇禎壬午科舉人。

花病鶴《十朝詩話》 舒章入清，後假歸過淮上，故人萬壽祺孝廉以僧服見。舒章望之泣曰：「李陵之罪，上通於天矣。」故侯壯悔詩云：「我今朱顏醜，何以歸故鄉。鬱陶發病死，誰當諒舒章？」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曹顧庵曰：「雲間諸子塡詞，必不肯入姜之琢語，亦不屑爲柳七俳調。舒章舍人，是歐、秦入手處。」鄒程村曰：「舒章作《小重山・除夕》，全不學村夫子面目。」

《橫江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何減崔國輔小詞，可以怨矣。

《經東阿懷曹子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角弓十字，已盡子建一生。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李雯，字舒章，江南華亭人。國朝官中書舍人。

《松江府志》卷五六 李雯，字舒章。上海人。逢申子。爲諸生，與陳子龍、夏允彝齊名。逢申死闖難，雯在邸舍聞難，絮血行乞，朝夕哭不絕聲，氣息奄然，守父棺不他徙。五月初一日，王師入京城內院。諸大臣憐雯孝且奇其才，薦授宏文院撰文中書舍人。世傳國初時，高文典冊咸出其手。乙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丙戌，請於朝以父喪歸葬，旋卒。著有《蓼齋集》五十二卷。

謝瑤《李雯述聞》 李雯，【略】力學好古，與陳子龍齊名。明崇禎間、雯父逢申被謫戍，而非其罪。雯叩閽陳辨，得白。洎闖賊破京城，逢申盡節死。順治初，廷臣交薦雯才可用，授內院中書。

紀事

吳偉業《梅村詩話》 周鍾，字介生。以陷賊污僞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賀賊表有堯、舜、湯、武語，論斬西市。其實乃張嶙然陝西賀表語，非鍾筆也。鍾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不能徇節，死固其罪。獨爲黨人所殺，誣以大逆，則冤甚矣！雲間李雯親見其事，曾爲詩哭之曰云云。鍾從兄曰鑣，字仲馭，亦負重名，想忌積不能平。聞此言卽仲馭文致，竟以他獄與鍾同死，家評蓋指此也。

《莊諧詩話》卷二　攝政睿親王致明大學士史可法書，相傳爲李雯所作。雯江蘇人，順治初曾官內閣中書舍人，嘗見其中秋夜《燒香曲》一首，輕盈瀏亮，置之溫李集中，幾莫能辨。檢沈歸愚《別裁集》、南山《詩人徵略》皆未收載，蓋李曲湮沒不傳久矣。茲錄其《燒香曲》云。

藝文

侯方域《中書舍人華亭李公雯》　人生感遭逢，何止參與商。故人悲素絲，黑白不相妨。食魚必鮒鯉，娶妻必姬姜。請聽蒿里曲，薦哀君子堂。李公起雲間，文賦久擅場。摛藻風雲變，探源崑崙長。天才紛艷發，弱冠即老蒼。海內傳一字，珍重若珪璋。眷言千秋業，尤在百行臧。雅志託皎日，變態矢秋霜。自矜隴西姓，門閥無敢望。一歎少鄉辱，再笑太白狂。天路九萬里，長駕有驌驦。朝發宛城野，暮宿金臺廂。壯士重遠到，伏櫪未嘗忘。豈知蹉跎久，白首終爲郎。秋月照粉署，殊非舊明光。仰視天漢星，淚下不成行。我今朱顏醜，何以歸故鄉。鬱陶發病死，誰當諒舒章？

宋徵璧《聞舒章將卜葬》　當年几硯共悠游，江左人推第一流。長揖橫刀誰健者？短衣射虎不封侯。依劉豈意江淹盡，感鮑徒增廋信愁。慷慨悲歌疑在眼，漫將孤劍掛松楸。

鄺露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湛若工諸體書，學使者試士，以「恭寬信敏惠」發題，湛若制義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草書于卷，學使者大怪之，然不罪也。居恆以才略自負，見海內多事，因學騎射，跨馬出門，衝縣令頭踰，令怒，申文學使者除其名，將加以桎梏。乃亡命之廣西，遍尋鬼門銅柱舊蹟，游于岑、藍、胡、侯、槃五姓土司，爲猺女執兵符者雲殫嬝書記。歸撰《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家蓄藏眞墨蹟，享帚千金，素問業於香山何閣老吾驌，閣老見而愛翫不已，湛若分手脫贈，既而大悔，挐舟抵香山升閣老之堂，欲自掛梁上，閣老亟卷還之。又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必與二琴俱，廣州城破，湛若抱琴死，「綠綺臺」爲老兵所得，以鬻於市，歸善葉錦衣解百金贖歸，至今存其家。詩曰《嶠雅》，手書開雕，極精楷，予嘗見其駢體文，亦佳。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三引《皇華紀聞》　鄺露衣冠談笑，有晉人風。尤工篆隸、五言詩，善琴。爲諸生，有名。一日，學使以恭寬信敏惠命題，露文成，意甚得。文凡五比，以大小篆、隸、楷、行書五體寫之。學使怒其狂，置五等。露夷然不屑。

《池北偶談》卷一一　鄺露，【略】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跋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嶠雅》。【略】露，少客金陵，遊阮大鋮之門，嘗爲阮序其集。

《漁洋詩話》卷下　粵東詩派，皆宗區海目（大相），而開其先路者，鄺露湛若也。露，南海人。著《嶠雅》，有騷人之遺音。

王士禛《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海雪畸人死抱琴，朱絃疏越有遺音。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王啓浣注：「鄺露【略】詩多在瀟、湘、洞庭之間。」

全祖望《跋鄺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鋮之門。大鋮《文集》，湛若爲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聲樂，大鋮在留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爲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詣也。湛若《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於粵中邀贈諡，非《嶠雅》無以知之。黎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　湛若詩，原本《楚騷》。五言尤勝。

又　五言佳處，全在氣韻，不求工於語言、對偶之間。得此意，可與讀湛若詩。

《明詩紀事》辛籤卷七陳田按　謝山謂湛若爲阮大鋮門人。余檢《詠懷堂

集》，良然。《嶠雅》中所稱石巢先生，即謂阮也。湛若大節自光天壤，不得以此爲累。集中五言律，具有謫仙意境，如蘇門清嘯，彷彿鸞鳳之音。

又引屈大均《廣東新語》 湛若爲人，好詼諧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牢騷不平之志。或時清談緩態，效東晉人風旨，所至輒傾一座。至爲詩，則憂天憫人，主文譎諫，若《七哀》、《述征》之篇，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

汪允莊《明三十家詩選》 湛若詩，清曠超妙，如月冷江空，孤鶴夜警。

譚獻《復堂日記》 閱鄺湛若《嶠雅》終卷，泠泠如玉琴，清商之曲也。其集本出手書。明人不甚通小學，字多破體。此本又鄺氏後人重刻，益譌別矣。

又 閱《嶺南三家詩》，【略】屈氏大均深秀，由奇得剽，噴薄處鬱鬱有至性。此君與鄺湛若皆神似太白，不徒形似。

何日愈《退庵詩話》（鄺露）詩法漢、魏、盛唐，主文譎諫，得《小雅》、《離騷》之旨。

傳記

《小腆紀傳》卷五二《鄺露傳》 鄺露，字湛若，南海諸生。工諸體書。學使者試士，以「恭、寬、信、敏、惠」發題，露文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艸書於卷，學使不之罪也。見海內多事，學騎射。嘗跨馬出門，衝南海令行幰，拘之，則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令益怒，申文學使者除其名，將加以桎梏。乃亡命之廣西，遍尋鬼門、銅柱舊蹟，遊於岑、藍、胡、侯、槃五姓土司，爲傜女執兵符者雲韓娘書記。歸撰《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又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必與二琴俱。廣州城陷，露抱琴死。詩集曰《嶠雅》，手書開雕。屈大均謂：「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三 露字湛若，初生時甘露降於庭槐，因名。廣東南海縣學生，有《海雪集》。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梁芝五云：湛若上元跨馬，衝南海黃令行幰，令怒拘之。微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及廣州城陷，猶倚柱鼓琴，爲兵所刃，抱琴死。錦衣葉君贖之，嵇侍中之衣，房公之馬，宜爲世所重也。

《吊王桂卿》 胡思敬《十朝新語外編》：番禺張參戎妾王桂卿，順治庚寅爲賊騎所得，不辱，賊殺之。臨危彈琵琶一曲，延頸受刃。鄺湛若吊以詩云云。

《浮湘禮三閭墓田尋賈生故宅》 《清朝詩人徵略》卷六引《聽松廬詩話》：屈賦陶詩，屈醒陶醉，不類也。然兩人志潔行芳，實相類。彭子贊《書屈陶合刻後詩》，歸愚宗伯謂與鄺湛若屈原賈誼一章，莫能甲乙，鄺詩云云。

著録

《小腆紀傳·列傳四五》 鄺露，【略】詩集曰《嶠雅》，手書開雕。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赤雅》 三卷，明鄺露撰。

藝文

《漁洋詩話》卷下 余爲鄺露賦《抱琴歌》云：嶧陽之桐何牂牂，緯以五絃發清商，一彈再鼓儀鳳皇。鳳皇不來兮我心悲，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三引《精華録論詩絕句》 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遺音。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

陳洪綬

論述

羅坤《陳章侯先生詩文遺集序》 吾鄉章侯陳先生，居諸暨之楓橋，世系華胄。自幼能文章，攻舉子業，天姿高朗。喜作畫畫，法古人最上乘，不入吳下一派。喜結交，以朋友爲性命，每文酒高會輒醉，醉必歌詠自豪，掉頭不輟。又常就試南北雍，行李車轍所至，交游雲集。而登臨段贈之作，思如泉湧，然其落想如煙雲，如冰雪，逍遙跌宕，非塵夫俗子所能道隻字，誠詩家逸品也。迨甲申之後，傺侘無聊，益深銅駝荆棘之感，幅巾方袍，放情于雲門薄陽，及西湖三竺之間。懷抱落落，遇多不合，雖卿相王侯無以奪其孤潔之操。故凡忠孝道義，慨慷鬱鬱不平之氣，一寄之于詩。又花晨月夕、高士名僧與夫黃衫俠客、記歌紅豆之女郎，促席銜觴，神情酣暢，亦必有詩。詩成，即揮灑于側理便面。或有求書于綾紋牋冊者，不可勝紀。而其作文，亦必名言確論，含腴吐華出于至性，所關並非泛泛所應酬。惜乎，其詩文未嘗留稿。即偶有存者，自頻罹兵火，散漫殆盡。今嗣君無名，即幼字鹿頭者，抄彙成帙，蓋從友朋親串中什襲而收藏者，又或于四方舊雨士大夫珍重而遺留者，不憚風雨歲年，搜求遠僻，計得近古各體共若干首，文若干篇，登諸剞劂，以傳不朽。嗚呼，無名之孝思，誠勞且苦矣。至于先生之品格，生平盡悉于宣城愚山施公傳中。古人云「詩文如其人」，信斯語也。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八月上浣，通家姪羅坤書于吳山客館。

胡其毅《陳章侯先生遺集序》 諸暨陳章侯先生，古之狂士也。沒後三十餘年，嗣君無名翁始爲搜輯生平詩文共十卷，鏤版行世。予讀之，不勝慨慕焉。昔孔聖思中道不得，而必與狂者，謂能進取不忘其初，誠哉是言也。蓋狂士之志行，固非末俗之所能知，抑豈庸儒所可幾及耶？【略】予聞近人亦謂先生曰狂，先生於甲申變後，絕意進取，縱酒使氣，或歌或泣，其胸中磊落之概，託諸詩文，奇崛不凡，翰墨淋漓，繪事超妙。頗自以爲狂者，較之顛米，又何讓焉？至其性篤，忠孝任眞自得，每見古人嘉猷遺烈，輒復面赤耳熱。其不忘本初如此。或交友賢豪，耻從俗態，鑒賞奇秘，褫躬廉潔，無一不肖南宮。即如晚歲遜禪首丘順化，視米老預製一棺，焚香晏坐，及期舉拂而逝，同乎？異乎？仲醇所云：「浩然氣全，吾必歸之先生，元章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是讀其書，誦其詩，不須排纂志林，可以考見其氣節，當奉爲矜式，嗣君之孝思慰矣。【略】康熙歲次乙酉禊月朔日，鍾山後學八十叟胡其毅頓首拜撰。

《兩浙輶軒錄》卷二 《湖壖雜記》：「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鼎移時，皆罹翦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眞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緒當年之想。」《海嶠詩話》：「世所傳章侯詩絕尠，僅得其七言絕句所云『神宗皇帝太平年』者是也。余幼時過越城鎖東閣下，得章侯所鐫硯一方，中有句云：『勒鼎銘鐘不問天，漚麻藝果事皆便。餘閒多在南山下，割取春雲耕硯田。』又嘗於王太史方川家見其爲姑母祝壽，有題畫詩一首，亦工。又張陶庵《西湖夢尋》載章侯《呼猿洞》五言四首云【略】。雖不甚工，別饒眞率之趣。又見其爲仲青道人畫《溪山清夏圖》，詩云：『林屋張公不得過，神隨筆法上浮螺。別風淮雨時舒卷，絃子三聲一叵羅。』亦有姿致。」

又 《堯亭詩話》：「諸暨陳章侯洪綬能詩而名勿著，爲畫所掩也。然詩亦流傳甚寡，朱竹垞《明詩綜》僅錄其《贈伎董飛仙》一絕，云【略】。王漁洋《感舊集》錄其《憶舊》一絕，云：『楓溪梅雨山樓路，竹塢茶香佛閣眠。清福都成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又嘗與毛西河約某時過蕭山相訪，而以年暮畏死先期而至，曾賦詩云：『蕭山想絕舊時親，兼想湘湖雉尾尊。明歲有期今歲往，老蓮五十二年人。』此詩見西河與周櫟園書。按：老蓮初無詩集，生平作畫，嬾于題咏，偶有所題，亦未嘗存稿。其老友姜綺季與共晨夕，見有題，輒爲鈔錄。久而得詩一卷，鐫于板，老蓮見之，大喜，因自爲序，名曰《陳老蓮集》。老蓮卒，毛西河復爲之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 章侯工畫人物，懶於題詠。偶有所作，皆於眞率中見風趣。詩不存稿，其老友姜綺季見章侯詩輒錄，積久成卷。章侯心喜，因自爲序。歿後，毛西河復爲之跋。

《靈芬館詩話》卷九　老蓮詩雖不名家，而逸氣自在。余見其扇頭一絕云：「一春只有三十日，冶遊不滿十日餘。陂塘插柳須一去，今夜子時三月初。」殊有別趣。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七上　章侯人物奇古，山水雄秀，七絕瀟灑出塵。前有沈啓南，後有陳章侯，眞畫家宗匠，詩家逸派也。

傳記

毛奇齡《陳老蓮別傳》（存目）

孟遠《陳洪綬傳》　陳洪綬，字章侯。其落髮爲僧也，則名悔遲，或稱老遲。越之諸暨人也。其先河南人，目其祖名壽者，宋時官翰林學士，扈從南渡，徙居暨。歷十餘世，簪纓不絕。祖性學，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廣東、陝西布政使，所至有惠政，崇祀秦、粵間，田園資財亦甚裕。父于朝獨隱居不仕，讀書苧蘿山下，惟事撰述，既與甬東屠隆輩學道，年三十五而殂。先有子洪緒，圮傲不類。間十數年生綬，有道人氅衣鶴髮，手一蓮子授于朝曰：「食此得寧馨兒，當如此蓮。」而綬於是生，故幼名蓮子，及其老也名老蓮。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總角時即有志當世，務思以吾力普濟羣生。間爲詩、文、詞，落筆清新俊逸，不屑屑餖飣。工書法，謂學書者競言鍾、王，顧古人何師，擷古諸家之意而自成一體。十歲時，即濡筆作畫。老畫家孫杕藍瑛輩見而奇之，曰：「使斯人畫成，道子、予昂均當北面，吾輩尚敢措一筆乎？」而綬意不在也。以國家制科取士顏冉卿雲，以他塗進者皆勿貴。亦習八股、舉子業。試即冠一軍，聲名籍甚。而負奇性傲僻，人多忌之。當父歿時，綬方九歲，累世家資悉兄緒操管鑰，恐弟分所有，謀所以戕害之者無不至，時時奮老拳。而綬執弟道彌謹，念兄之意，以區區貲財產業耳？男兒當自立，萬一祖父無尺寸遺，其誰與爭？余何忍戀戀於此，使吾兄有不友之名。乃悉讓所有，徒步走山陰道上，稅一廛僦居焉。一時高其行，又多其才，莫不爭相結納，願與締交，而望景逐響者，則祇重其書畫。戶外之求者日滿，綬亦未嘗不應。藝日精而名日盛，而意滋不悅，傷家室之飄搖，憤國步之艱危，中心憂悄，往往託之于酒，頹然自放。或至使氣罵坐者，人或繩以禮法而不知其意有在也。累試不第。天子方開積分之選，挾策入國學試，輒高等，當授官翰林，名滿長安。一時公卿識面爲榮。然其所重者，亦書耳、畫耳，得其片紙隻字珍若圭璧，輒相矜誇，謂吾已得交章侯矣。綬不禁喟然曰：「伯玉入京，明允辭蜀，不能得之於鄉曲者，庶幾于輦下遇之。而知我者亦復愛我緒餘，無惑以夫子之聖而稱其多能。子產之賢，而以爲博物君子也。」慨然賦歸。甲申之難作，棲遲吳越，時而吞聲哭泣，時而縱酒狂呼，時而與遊俠少年椎牛埋狗，見者咸指爲狂士，綬亦自以爲狂士焉。明年，江干兵起，魯國據東浙，隆武擁閩粵，素聞綬名，爭徵召。或授以翰林，或授以御史。綬笑曰：「此固爛羊侯尉也。余所以混跡人間世者，以世無桃源耳。即王侯將相鐘鳴鼎列，古人猶比之郊犧者，而謂余爲此乎！」時擁兵江干有向所同遊少年，取財餉軍，恣行拷掠，見先生則懾然斂息，讓以正義，亦屏氣從之。故時時爲排難解紛，多所拯救，人比之魯仲連焉。逋臣馬士英以疴帛玉斝卑禮求一見，閉門拒之，凌綬好友乞一紙終不可得。有老軍出尊酒索詩畫，酒盡而揮灑成。大兵渡江東，即披剃爲僧，更名悔遲，既悔碌碌塵寰致身之不蚤，而又悔才藝署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濟之懷、交友話言，昔目之皆非也。遂專攻西竺氏之教，往來洞霄天竺間，顧以宿望，即改名易服。履屐所至，一時公卿神士無不踪跡而得要路，扳輿得一見顏色爲重。歸命侯田雄建牙浙中，勢燄赫奕，冠蓋慴懾而擁節郊迎，則一憔悴布衲。田執禮愈恭，綬辭氣益脫，率橐鞬環，侍者莫不動色戰愕，而雄則喜若登仙焉。餽以金帛，則不受。督學使者李際期，中州奇特士，知綬家窶困，強委三百金以周之。反之不得，綬喟然曰：「余既爲僧，已無家矣。爲僧而復與士大夫交而以利往，是僧以爲家也。庚生素知我而奈何出此？」乃列其鄉里平昔交友之窮困者，計其緩急以爲厚薄，瞬息散遺盡，家駱駱待舉火不顧也。時兄緒猶獨擁阡陌，其子有以祖宗遺產爲言者，則曰：「崇禎之天下，非祖宗之故物乎！」誡其子愼無言。自披剃後，即不甚書畫，不得已應人求乞，輒畫觀音大士諸佛像。有稱其必傳不朽者，則曰：「是固余之所悔也。」杖履琴書，逍然自適。向之怨尤、悲憤、頹唐、豪放之氣，悉歸無有。歲壬辰，忽歸故里，日與昔時交友流連不忍去。一日，趺坐牀簀，瞑目欲逝。子婦環哭，急戒無哭，恐動吾罣碍心。喃喃念佛號而卒，年五十四。【略】余少猶得從先生游，讀其文，見其咏歌之志，何異《離騷》、《天問》。所謂書畫

者，亦一時興會所寄耳。而世顧以是爲先生重也。悲夫，古人固有事在此而意不在此者，而徒以跡求。然則先生之晚而逃禪，誦經念偈，豈眞爲衲子也哉！而且以其生也，有自歸也，有因稱之爲再來人也，蓋亦重可傷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陳洪綬【略】明崇禎間，召入供奉不拜。甲申後自號老遲，又稱悔遲，又稱弗遲。書法遒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齊名，稱「南陳北崔」。

溫睿臨《陳洪綬傳》　陳洪綬，【略】四歲就讀婦翁家。塾翁方治舍壁，誡童子曰：「毋許人入我舍，洿我壁。」洪綬入眎之良久，紿童子出，自累其案登之，手繪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餘尺，拱而立。童子自惶思，號哭聞於翁。翁見之，驚且拜，卽其舍奉香火。既長，師事蕺山，講性命之學。已而意有所不如，遂縱酒近婦人，而頭面或數十日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磬折至恭輒勿與。或置酒召妓，輒自索筆墨，雖孺子傔從無不應。嘗赴西湖友人之召，先與他舟遇，徑登其席，據上坐，舉酒大嚼。主人怪之，已知爲洪綬，亟稱其畫。洪綬駴曰：「子與我素不相識也。」竟起拂袖去。崇禎末，始入貲爲國子生。明年還里，遭亂混跡浮屠氏，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則如故。醉後語及國家淪喪，身世顚連，輒慟哭不已。後畫名逾重而意氣逾奇，更數年以疾卒。

紀事

宋祖謙《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練素有聲有淚。轅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章侯四齡就婦翁家，見新堊壁，登案畫漢前將軍關侯象，長八九尺。翁見下拜，遂以室奉侯，蓋繪事本天縱也。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中年縱酒狎妓自放，客有求畫者，磬折至恭，勿與。及酒邊召妓，輒自索筆墨，雖小夫稗子，徵索無弗應。晚混迹，服僧衣，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有妾吳淨鬟，亦善花草。錢塘馮秀才硯祥詩云：「吳興公子工花草，侍制丹青步絕塵。三百年來陳待詔，調鉛殺粉繼前人。」余每覩其眞蹟，所畫美女，姚冶絕倫，今則贋本紛紜，多係其徒嚴水子、山子、司馬子雨輩所倣，率皆簾簒戚施矣。詩頗饒逸致，惜流傳者寡。

《今世說・巧藝》　錢塘藍田叔工寫生，陳章侯請藍法傳染，已而輕藍，藍亦自以不逮陳，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陳名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浙江會稽人。）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後遊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窶儒畫，窶儒藉陳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云。崇禎末，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所寫《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摩刻。陳死後，子立書見陳至，因命妻子辦衣斂，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遂死。

董金鑑《陳洪綬軼事》　朱隱之先生《畫史會要》云：「陳洪綬，字章侯，以明經不仕。賦性狂散，研心書畫。所作古人物，世所罕及。」

又　張宗子先生《陶庵夢憶》曰：崇禎己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卧耶？」余敕蒼頭，攜家釀斗許，呼一小劃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覺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邕啖之。章侯方卧船上，嚎囂。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慝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蹑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又　周孔嘉匄余促章侯畫《水滸牌》，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詹秘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囑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

又　毛西河先生《老蓮詩跋》云：古有畫詩，無題畫詩。【略】老蓮畫多不題，間有題者，付之去，亦無稿本。姜綺季，老蓮老友也，與晨夕處，遇有題輒記之，久得若干首，彙爲一卷。老蓮見之，喜而爲之序。自予選越詩付

此稿來，今二十年矣，老蓮死二十二年。綺季與予各出游，亦不減十四五年。友人有請刻老蓮詩者，仍付之去。世但知老蓮畫，不知其詩。顧陸雖無詩亦傳，況有詩乎？惜予與老蓮交晚，見老蓮五年而老蓮死，乃不及爲詩，令老蓮畫之如志和也。

又　毛西河先生《報周櫟園書》云：曰者先生爲陳老蓮作別傳，以未備諸隱軼事，飲間詢甡。甡與老蓮損三十許歲，及見老蓮，時已晚矣。故雖屬同郡，其交老蓮乃反踈於先生。後在秣陵，僅次書數事付管記，都不甚晳思。先生表徵闡軼汲汲然，不遺餘力，且必探捃其形實而後已。恐其中未晳，負先生意。願有以正之。退揀甡夙選越詩，亦有女氏乞畫蓮一絕句。其云庚申三月岳墳前者，正老蓮二十三歲時也。老蓮總角爲畫，便馳驟天下，特以好酒，尤好爲女子作畫，故女妓每載酒邀作畫，是詩實錄也。（本詩：「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又一詩期以某時過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來。其中云：「老遲五十二年人。」（本詩：「蕭山想絕舊時親，兼想湘湖雉尾尊。明歲有期今歲往，老遲五十二年人。」）老遲者，以甲申後更其名悔遲，故稱老遲，非老蓮之誤也。其五十二年者，觀其注，庚寅歲也。越二年，遂死。然則老蓮以五十四死壬辰歲矣。至其先人名與字，向因不詳，故不敢妄答。逮至汝南署金長眞使君，老蓮友也，聞詢之，然亦不知其先人名字，且幷不知其曾爲方伯也。適月餘，老蓮季子赴京師，道汝南，特諮之，飲間。季子名無名，作而曰：「先君子號還冲，諱性學，爲萬曆丁丑進士。」分藩嶺南時，同座者若干人皆相顧歎息，既罷，有客語甡曰：「嗟乎，老蓮書生耳。畫亦藝事，然而出於扶桑，入於柳穀，噍不知之矣。其先人身爲方伯，名不見知於郡邑，聲不聞於通家子弟，然則人貴有樹耳。嚮使無可爲稱道者，雖富貴，猶埃壒也，又況乎賤貧而汎汎以游，溘然而死於無何有之鄉。藐焉。眞不足比數於人世，父母不必以爲子，朋友不必以爲友，前不足與推，後不足與挽，貿貿然無所孤。持而欲其重，有聞於斯世，此向者宣尼歎執御子車嗟黃稗也。所謂樹椅，桐不長不如樹檟；畜鸞，鳳不生不如畜鶩也。」甡時聞此言，泣然而悲也。若老蓮爲待詔則在南都，後其先止得爲舍人耳。以向時所答有牴牾，故復及此。

又　周櫟園先生《讀畫錄》云：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眞蹟數十輻，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倣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即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交。余方赴滁，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存，昔在孤山小閣中。爲余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渡江揚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盡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於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齷齪顯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既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卧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與三曰：「北宋閻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倉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酒闌燈炮，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橐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刖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予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虎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

抓頭足之垢，撅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予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案：老蓮先生爲方伯名性學之孫，處士名于朝之子。毛西河檢討《報周櫟園侍郎書》但言其先人某開藩嶺南，語未明析。侍郎作《讀畫錄》，遂以老蓮爲方伯仲子，蓋誤傳也。

又　郭麟圖先生《諸暨賢達傳》云：陳洪綬，字章侯，楓橋人。積分貢生，方伯寰冲嫡孫。詩賦與字，別有豐致。而尤工於畫，爲名人所珍。其所得資，悉散族衆，曾無少惜。贊曰：洪綬詩才卓絕，倜儻好義，書畫特餘事耳。嘗讀其《春晴詩》云：「二月朔日晴，晨務漸漸興。老農耕不輟，稚子亦學耕。」又《小雪詩》有云：「何當三日積，銷卻萬方愁。」其古健直匹少陵。書畫非名品購求，未嘗輕作。而族人之待以舉火者，無虛日。其高風盛德，豈猶紗障、金松、白團、烏駁比哉？乃郡志中既不立諸義行，次復不登文苑，僅以粉墨入神，載編《方技列傳》，疎矣。昔王右軍以書法掩其經濟，洪綬亦以名畫掩其卓行，均多能之一累也。

《寶綸堂集》附《紹興府志》　陳洪綬，【略】方伯性學之孫。素豪放，飲輒斗酒。好吟咏。爲諸生未幾，輒棄去。覃思書法，不屑倚傍古人。及作畫，染翰立就。無論知與不知，皆謂奕奕有生氣。以故書與畫世爭搆之。

顧嗣立《寒廳詩話》　諸暨陳章侯（洪綬），國初隱者，工詩畫。嘗有《贈走解女子》詩云【略】。竹垞先生極喜誦之。

又　先考功令山陰時，章侯曾以詩贈云【略】。筆意超絕。

《靈芬館詩話》卷三　陳章侯以畫名世，詩不多見，有《過西湖》絕句云【略】。讀之一過，惻惻動人。余有章侯手書唐詩行草，疏儁入古，後署爲「華鬘弟秋觀佛弟子書」，華鬘其姬也。

著録

董金鑑《寶綸堂集跋》　章侯先生以勝國遺老，負曠世逸才，書畫盛名卓絕宇內。即其詩文，亦名雋可傳。顧懷才自放，不喜存錄。沒後數載，其子無名翁始裒輯刻之。歲久湮泯，板刻不存，傳本日希，幾如星鳳。丁亥夏，余獲見精本，既得卒讀，亟命工以活字印行，庶幾先賢遺著重顯於世。同邑徐仲凡太守藏先生手書《避亂詩》一帙，上虞王氏天香樓舊藏也。得詩百五十三首，中有四十餘首爲集所未見。佚文堅簡，尤可寶貴，爰從段錄校印，使坿行焉。集所已載，則姑闕之，以省重復。先生行誼，備詳志乘及諸名公傳誌。而逸事流播，散見說部文集者尤夥。見聞所逮，悉事甄錄，以爲徵文考獻之助。復從張宗子先生三不朽圖讚，摹勒先生象讚，列之卷端，竊誌景仰云爾。戊子三月校勘始竟，幸爾記之。會稽後學董金鑑。

又《重刻寶綸堂集跋》　《寶綸堂集》重刻既竣，因取府志所載小傳及西河、竹垞兩檢討所作傳刊列像贊之後，與新輯逸事都爲一帙。原刻有羅氏（坤）、胡氏（其義）序，孟氏（遠）傳，向列卷首，悉仍其舊。又新錄《避亂詩》，刊成編入卷末，名曰《拾遺》。他日得先生逸稿，當再續之。戊子夏日金鑑又識。

藝文

張陶庵《陳洪綬像贊》　跌宕章侯，聰明桀敖。字畫出人，掀翻窠套。術動王公，四裔名噪。鬚少心存，自爲寫照。咄咄書空，摩放思肖。乃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誚。

萬壽祺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年少多才多藝，詩亦清逸，無努目掀髯之狀。

《明遺民詩》卷一　萬壽祺，【略】孝廉。以豪傑自命，與閻爾梅稱同志。後效未收，遷徙無定所，有張儉望門投止之意。著《隰西草堂詩集》。

《今世說・巧藝》　萬年少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犄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嘆謂：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若是何種慧性，一能至此。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五陳田按　年少詩壯麗，有芒碭猛士之風。國變後，尤多激楚之音。如「長安一夜陰風慘，萬壽臺前血未乾」，「二陵殘黍西風急，十郡寒笳北吹哀」，「山川不改眞人氣，涕淚重霑通客衣」，「人間歌哭悲風起，天外登臨落日斜」，「青門花鳥芳樽滿，滄海旌旗畫角哀」，「百年陵戶松杉老，十代宮祠日月荒」，「入門自覺淚瑟瑟，握手空對湖粼粼」，「陵戶無人朝上食，閣門懸馬夜鳴笳」，「南山無恙身將隱，東海餘生淚未幹」，子山《江南》之哀、皋羽《西臺》之哭，不是過也。

又引胡介《河渚集》　彭城壽道人數緘詩相勞，每得其寸緘孤詠，輒如采杜若於芳洲，吹玉笛於滄海，使人自遠。

又引《無聲詩史》　年少古文詩詞，皆雋永秀拔。頗精篆刻，得漢人章法，隨事賦形，不假配搭，絕去柳葉鐵線、急就爛銅諸習。行楷遒逸，有鸞鶴停跱之概。畫士女作唐裝，楷模周昉，不必豔冶明媚，得靜女幽閒之態；山水林石，隨意點染，夐然出塵。其筆墨甚自矜惜。鼎革之後，儒衣僧帽，往來吳、楚間。

傳記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萬年少【略】自書《小傳》云：萬壽字內景，好讀書，善楷隸，守咫尺之志，不慕榮利。甲申乙酉，天下大亂，避地潯，爲賊所掠，不屈。久之還南村。貧甚，負甕自給。操行勤苦，或時爲人傭書，彈琴、賦詩以自娛樂。每念生無益于世，沒且與草木同腐朽，將修身卻垢，以求出世之道。學于沙門，名曰慧壽，號明志道人。己丑中風痹，此身既廢，因思古人有以惡疾成道者，遂自爲《贊》。《贊》曰：「既與之以貧，復中之以惡疾，是天之厚施之也。厚施者不能報，則終身隨之，吾與天游乎。」後復題云：「草間無事，灌鋤既罷，輒自弄筆墨，戲作此卷。」定巖見而愛之，遂以爲贈。定巖曰：「海內多故，山川間之異時出，此卷如對道人。」余笑曰：「千里相思，一夕命駕；子從此將滅影人間乎。不能，則數百里閒十日往還耳。子何念之深也。」建安孫陵壽如學于年少，此卷既歸定巖，壽如爲作《隰西草堂圖》于後。壬辰年少至吳郡，登定巖之堂，復爲題識數行。案：《隰西草堂文集・自志篇》云作《入對圖》：第一《居墓圖》，第二《受業圖》，第三《泛湖圖》，第四《負甕圖》，第五《靜攝圖》，第六劉湘《跋》稱《自志》。共有八圖，今止存其六。此《扶要圖》當即八圖中所缺之一。南村，蓋淮市所居。《雜詠詩》所謂「築圃南湖」，西淮流灌其下者也。

《山陽縣志・萬壽祺傳》　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崇禎三年舉於鄉。甲申京師陷，壽祺被執，得脫，居山陽，徙清江浦。號所居隰西草堂曰南村，被僧服，自稱明志道人、沙門慧壽。每與遺民、避人嘯歌，泫然泣下。爲詩最工，與陳子龍、夏允彝相上下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四　萬壽祺，字年少，江南徐州人。明崇禎庚午舉人。甲申後避地吳中。當事欲授以吳江令，不就。自號沙門慧壽。書樸晉人，兼工篆刻。善白描人物。有《隰西堂集》。

紀事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萬年少爲僧後，以書畫自給。李舒章假歸道過淮安，年少以僧服見舒章，望之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年少嘗自作《背立小像》。顧云美爲題「扶要道人」四大字，云：「道人扶要要不可。」折杖而扶之曰：「非敢學古人也，病未能耳，因自寫照。」而顧苓書其卷端，自題云：「此壽道人自寫小照也。寄語世間人，言視其背，其面目不足觀也。」

《詞苑萃編》卷一七　秦淮卞賽，小字玉京，桃葉名姬也，後爲女道士。吳祭酒《琴河感舊》詩，有「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之句。不勝樓頭燕子，山上蘼蕪之感。彭城萬年少壽祺賦《眼兒媚》贈之云：「花弄香紋春滿樓。桃葉引江流。箇人何事，斜陽獨倚，曲曲腸柔。　垂簾淡淡撲楊毬。私心好處投。侍兒斂態，閉門作意，不上金鉤。」蓋記其少年情事，猶覺風韻可人。

著録

《清史稿・藝文志四》《隰西草堂詩集》五卷，《文集》三卷。萬壽祺撰。

藝文

歸莊《哭萬年少五首》 平生聞萬子，當今之鸞鳳。山川雖阻修，常願執鞭從。千里辱締交，縞帶情良重。始接新知歡，遽抱永別痛。茫茫屈子魂，窈窈莊生夢。淺以哭我私，深爲天下慟。人才古稱難，況經喪亂後。節士不多有，豪傑尤罕覯。惟君不世才，胸臆包宇宙。視天復畫地，智略洵輻輳。棲托孤獨園，遊戲藝文囿。嗚呼豈本懷，用晦□避咎。相彼伏櫪驥，遇時猶馳驟。悲哉負壯心，沒身無所就。壯心夫如何？吁嗟不可說。自當鼎革後，賢者有守節。君念受國恩，三世榮官閥。區區不足酬，猛志圖功烈。發憤將一逞，幾爲豺虎齧，斂跡掃衡門，長歌唾壺缺。禪室究天人，錫杖訪才傑。天運倘終更，豈甘老巖穴。一朝寐黃泉，萬事皆灰滅。灑淚長淮濱，淮流今涸絕。淮濱亦流寓，彭城有桑梓。足跡遍四方，交與必佳士。所以結婚姻，往往隔千里。向平緣未畢，遊岱何忽爾？傷心兩楹前，呱呱二孺子。孺子一在抱，長者我門人。我豈好爲師，賢主實擇賓。異地託同心，傾蓋如密親。同舟旬日間，叮嚀何諄諄。悉君付托重，感君情分眞。敢不竭心力，誨之以立身。明德必有後，遺志終獲申。長言慰九原，魂兮毋苦辛。

顧炎武《贈萬舉人壽祺》 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深情特高爽。時危見繫維，忠義性無枉。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象。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詗北方，處士才無兩。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坱莽。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閉書幌。尚念吳市卒，空中吊蜩蛹。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

《雪橋詩話》卷一 萬年少，崇禎庚午舉人，與閻古古稱同志。事定後卜築清江浦，曰隰西草堂。【略】張瑤星送其歸淮揚詩：「達人志廖廓，世事等秕糠。濯足臨溪水，散髮晞朝陽。溪水日東流，歸彼百川王。朝陽隱豐蔀，昏曀鮮晶光。擾擾棼絲中，誰爲振其綱。慨彼北風詩，虛邪徒自傷。」古古《題隰西草堂》詩：「素壁承蒹瓦，朱欄紐石藤。求羊三徑客，詩酒六朝僧。澤闊難窺岸，山遙不辨層。旅堂春綠曉，餅食看魚膾。秋水堂前路，塵封晝不開。撫絃絕眞賞，聞笛有餘哀。花落樊桐館，雲收戲馬臺。黃泉無驛使，誰說故人來。」蓋年少沒後作也。

邢昉

論述

《明遺民詩》卷一〇 邢昉，【略】平日爲詩，上溯顏、謝，旁及郊、島，而所尚尤在韋、劉，駸駸成家。性孤介，不慕榮利，不問生產，不屑借交游以博名譽。落落穆穆，多否少可，一語不合，輒拂衣去，恥與塵俗俯仰。

施閏章《邢孟貞詩序》 吾友邢孟貞卒，既哭以詩，又爲文祭其墓，皆悲孟貞以窮死，而悼其書未傳於世。蓋將身任剞劂焉，此故余與孟貞平生之言也。及抵石城，晤杜子于皇、顧子與治，語及孟貞，輒愀愴。已而擊節稱快，言倉曹、范正解俸版其詩。既成，逾年。陳子伯璣又版其所遺者若干篇，論次尤鑿鑿。自石城貽書歷下，曰君雅善孟貞，盍序之。余發書流涕。倉曹平生不識孟貞，其義至高。陳子布衣，倦游無所依。顧篤好孟貞，惟恐其一言之不傳於世。陳子之於明友何如哉。【略】今孟貞死未踰年，江左之士，識與不識，皆能誦其詩。又有如范正、陳伯璣者集而傳之。豈不眞知己哉。孟貞生於石湖，爲諸生，數年斥去。迸力於詩，身既無用，拾湖中菱芡蒿米，不自給。嘗旅食吳門，南遊甌越，轉徙金陵、北固之間。吟咏益苦，故未老而髮白齒豁。至死不輟筆，其爲詩以陶汰爲工，以沖淡爲則，以婉惻

悲涼爲致。其企而之峻潔也，若病暍者之思清泠。其厭穠縟而引避也，若見羸豕之負塗泥。而紈袖之蒙糞土也，故其詩清越無纖埃。人病之爲「郊寒島瘦」不恤也。觀其所長，則既與錢左司、劉隨州伯仲矣。

《漁洋詩話》卷上 余最許石湖邢昉五言詩，以爲韋、柳門庭中人，恨未及友其人。

又卷中 新安吳兆非熊、程嘉燧孟陽皆以布衣稱詩，有名萬曆、啓、禎間。吳五言學謝朓、何遜。程七言律最多名句，七言絕句尤佳。門人汪扶晨徵遠、汪于鼎洪度請余選定爲《新安二布衣詩》。二君之後，當以石湖邢昉爲第一。門人孫郎中謙請余定其全詩，因循未果，而江南已有刻本。然未經刊定，余至今以爲憾。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 高淳老布衣邢昉孟貞，五言學韋蘇州，風格甚高。予至揚州，昉前死已久。

《國朝詩話》卷二 李侍郎退庵(敬)於維揚舟次，與新城論近代布衣詩，新城舉吳非熊(兆)、程孟陽(嘉燧)，退庵云：「終須還他邢昉第一。」明季，吳受知曹石倉學佺，程受知錢牧齋。新城五言許吳，七言許程，甚允。邢詩藻麗不及吳，清新不及程，骨格則勝，退庵殆略才重格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石臼詩鈔小傳》 (邢昉)最工詩，五言清眞古澹，從韋、柳門庭中來。陳仲璣謂孟貞詩無一暢懷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懽。

《雪橋詩話》卷一 邢孟貞，高淳人，居石臼湖上，因以名集。李退庵與漁洋論布衣詩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

又 詩以五絕爲難工。邢孟貞《客思》云：「客心如游絲，偶墮青苔上。一受東風吹，晴空卽飄颺。」《江南詞》云：「向晚颺塵起，青門舊路斜。御溝流水盡，日日過牛車。」《山家雜詠》云：「童子朝眠起，枝頭打乳鴉。鴉飛還繞樹，不肯去西家。」宋未有孝廉佚《山中夕照》云：「林壑有餘色，夕陽猶在山。浮雲休亂起，還讓照人間。」李香河《同知恆煓渡錢塘江》云：「一櫂吳兼越，秋風江上生。江潮多少恨，常作不平鳴。」均有唐音。

又 邢孟貞、王言遠、潘孟升五言詩，均爲漁洋所推。

又《續集》卷一 邢孟貞家石臼湖，取石臼水爲酒，沽之以自給。水清酒醇，高淳酒由此名。其詩清眞古澹。前集已采錄之律詩如《瓜洲兵亂送顧子粲歸杭州》云【略】。《爾止自余邑寄詩次韻答之》云【略】。《聞亡女赴寄內》云【略】。《九日登冶城山望鍾阜作》云【略】。《哭式之弟》云【略】。宜阮亭、愚山稱賞不置也。

康發祥《伯山詩話》 孟貞《石臼集》一十六卷，前九卷成於勝國，後七卷作於國朝。七古磔硌嶔崟，間學太白。

又 孟貞曾出試於御史臺，牘遭紅勒帛曰：「太狂。」於是作《太狂篇》，盤礴有趣。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〇陳田按 孟貞論詩，謂漢、魏不可爲，唐人惟不爲漢、魏，故能臻於極。孟貞五言，取徑唐人，而時涉柴桑籓籬，以幽秀淡宕爲宗，得儲、韋之自然，兼韓、孟之刻厲，明季布衣，邢昉第一，洵爲確論。

又引顧夢游《茂綠軒集》 孟貞所尚，在太祝、蘇州、隨州、考功間。上溯顏、謝，旁及郊、島，涵泳久之，駸駸成家矣。

又引宋犖《西陂類稿》 孟貞詩，淒清悲壯，山峙雲涌，多溫厚之遺，無怨誹之失。具體少陵，而出入韋、孟、錢、劉。以發其菁華，才兼衆體，誠名家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石臼詩鈔小傳》 邢昉字孟貞，一字石湖，高淳人。少日爲諸生，有名。明末社事大興，淮服江表之間，孟貞實爲職志。每酒壇詩社，座以爲無事，公不樂同道爲朋。流言不信，聲氣廣孚，翕然四應。明社既屋，敦蠱上履二之節。伏處湖濱，謝去舉業不事。泉明之柳，當門仲蔚之蒿塞徑，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其於人世，聲利之途蔑如也。【略】施愚山與相友善。其沒也，爲輯其遺詩以傳。王阮亭尤最所稱賞，悵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注令高淳，特屬訪其後人。李至問之，則老妻稚孫，煢煢孤寡，饘粥恒苦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俾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爲爲之。嗟夫，羊舌下泣之仁，邵成分宅之誼，豈所望於素未識面者哉。錄此用表古道，且以誌文人身後之遭也。

《明遺民錄・邢昉》 明邢昉【略】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流

游，聲譽日隆，爲復社領袖。明亡，棄諸生服，伏處湖濱。彈琴、賦詩，以終其身。最工五言詩，清眞古澹。讀其詩者，謂無不暢快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懽。蓋自寫其所遇也。施愚山與相友善。歿後，爲輯其遺詩以傳。王漁洋嘗以不得友其人爲恨，特屬人訪其後人，則老妻稚孫，煢煢孤寡，饘粥恒苦不給。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俾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爲之者。嗟夫，羊舌下泣之仁，邵成分宅之誼，豈所望於素未識面之人，而古道亦可風矣。

紀事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二・遺蹟類下》 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字宛然，阮司馬題云：「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字痕。」皆紀實也。寺門近對吉山，爲阮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過此，曾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橫望，《眞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术藥。宋人詩「陶家舊宅寄山坳」即此。

著録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〇 有《石臼前集》九卷，《後集》七卷。

藝文

方文《石臼湖訪邢孟貞》 鼎湖雷電合，龍馭奄上賓。率土皆怨痛，況乃忠孝臣。之子秉至性，聞變號蒼旻。胡天降百殃，覆用亡其親。君親理則一，孺慕情尤眞。我來唁君喪，直至湖水濱。生芻聊以薦，薤露不敢陳。上壽逾七十，有子賢且仁。牘下獲考終，曷爲苦悲辛。大孝不毀性，所願珍爾身。邢韓並巨室，累世湖上居。聚族各千百，比屋成村墟。風俗既淳美，山川亦蕭疎。永無兵寇患，尚有唐宋廬。我昔與君約，隱茲結樵漁。矧今逢世亂，出門行趑趄。徙宅傍故人，嘉木蔭有餘。僦田種禾豆，乞圃蒔瓜蔬。可以長子孫，還能教詩書。晨夕樂相過，知君無棄予。

又《寄懷邢孟貞》 我行嚴子瀨，君上謝公樓。其跡若相避，有書空自修。過江增戰壘，蹈海起鄉愁。處處兵戈滿，何人遂雅遊。令子名黃耳，今年幾尺長。但培書種大，勿恤研田荒。壽母餘仙藥，療貧乏禁方。年年謀館粲，聞此亦心傷。

李元鼎

錢謙益《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天上。媲茲嘉耦，嗣以徽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子兮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嘒，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緣沈之管交揮；玳瑁書籤，雲母之箋雙劈。花深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國佳人，玉臺寫令嫻之什。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潸，朱邸灰飛，交語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猗與燕婉，孌彼鴻休。在御之琴瑟依然，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驂玉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抵舍，但對孺人；子美漂流，長隨妻子。又況衡陽飛雁，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錦字。望日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稊之年，爰有齊牢之遇。絳雲東閣，綠窗署禁扁之新題；紅雨西泠，紫陌誦夭桃之麗句。勞勞顧尾，依依白頭。茗椀熏籠，雜居烟爨。縹囊緗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錐，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詒，俾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嘏蹙於西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云爾。

朱彝尊《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

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略】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尚書公又彝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晚晴簃詩匯》卷二一　梅公鼎革後，放舟潞河，南還金陵。【略】詩以綿密安雅勝。集中前三卷皆在明時作，語涉朝家字猶空格。國初禁網闊略，不以爲嫌。梅公別有《灌研齋集》，皆雜文，見《四庫存目》。而詩集未進呈，或即因此。

《本事詩》卷七　李元鼎梅公，吉水人。陳其年曰，侍郎與遠山夫人朱中楣有《文江倡和集》，盛行于世。

《清史列傳・李元鼎傳》　李元鼎，明天啓二年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元鼎投誠，授太僕寺少卿。二年二月，裁大僕寺缺，命爲原官。四月，遷本寺卿，尋轉太常寺卿。七月，擢兵部右侍郎。八月，疏言：「臣鄉襟江帶湖，據金陵上游，控閩粵而連浙楚。舊有江西巡撫，控制全省，又有南贛巡撫分理。承平無事，且不可一日缺人，況又地方多事，非得人料理，恐殘兵餘寇，再肆蹂躪。懇恩遴簡重臣二員，速往受事。」下所司知之。三年，疏言：「吉安一郡，祇臣一人受職盛朝。負固之兵，視臣家爲仇讐，倡亂之衆，以臣家爲魚肉。致臣弟逼死，臣母驚病，家口流離，盡皆散失。今吉安已復，懇恩給假歸省。」疏下吏部，以樞務正繁，未許因私請假，得旨，著照舊辦事。四月，因元鼎曾薦私人倪先任於順天巡撫柳寅東聽用。後獲劫盜劉傑等，稱先任是其同黨，鞫實，先任正法。部議元鼎職係樞臣，輒送匪人聽用，雖稱不知爲盜，未可遽信，應擬斬；寅東不查來歷收用，先任後雖斥退，亦擬杖徒。特恩免元鼎、寅東罪，姑革職。八年閏二月，吏部尚書譚泰、陳名夏等遵旨薦舉人材，稱：「元鼎歷任清勤，前緣事褫革，非贓私可比。請錄用以備驅使。」詔起送來京。八月，復原官。十年，以總兵任珍前任興安擅殺妻妾懼罪，遣人至京行賄。至是，事敗，兵、刑二部株連得罪者十餘人，元鼎議罪尤重，應絞，恩詔仍免死，杖徒折贖。未幾，死。子振裕，累官禮部尚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灌研齋集》　四卷，國朝李元鼎撰。元鼎字梅公，吉水人。前明天啓壬戌進士，入國朝，官至兵部左侍郎。所著詩文凡三十卷，統名之曰《石園集》。此集雜文四卷，乃其中之一種也。其曰《灌研齋》者，陸廷燦《南邨筆記》稱元鼎家有古研，五瓣如梅花，質如黃玉，相傳爲灌嬰廟瓦。故以名齋，因以名集。考曾敏行《獨醒雜志》稱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瓴甋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以爲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研。於是有灌瓦之名云云。則亦非元鼎之創目也。

施潤章《哭李梅公少司馬（用杜哭李尚書韵）》　武林投分日，南浦盡歡年。論學頻同席，傷離強繫船。忘形眞故舊，把酸共林泉。神劒歸何處，東山竟寂然。盛名生隕謝，耆德易崩騫。史局家相繼，房中句共傳。髣從樞輔改，書向國門懸。采筆斯文在，交情我輩偏。青松凋雨雪，白馬阻江天。絮酒將雙淚，遙傾文水邊。

侯方域

論述

綜論

徐作肅《壯悔堂文集序》　余友侯子【略】曩以詩與制舉藝名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而尚未見侯子之爲古文也。侯子十年前，嘗出爲整

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文。求所爲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而其文已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震耀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侯子屢嘗遊兩都，歷邊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次所爲文行於世。其爲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

徐隣《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曩所刊古文數百篇，兵火焚佚，盡亡其冊。乙酉秋，自江南歸里，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爲掩拙者。今十年中新著古文若干卷，以付徐子而叙之。【略】侯子之文，奉馬遷爲高曾而實宗乎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薄，百折不移。雖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則昌黎諸子之文，反居于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曰：「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眞者而已矣。眞者，不必其貌之似也。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世南、顔眞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隸也。知此者，可以讀侯子之文矣。」

李祖陶《壯悔堂集文錄序》　朝宗之文，宋牧仲中丞所稱，始倡爲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者也。蓋古文至明季幾亡，傑出者爲虞山、東鄉兩家。然虞山文尚排偶，工塗澤，僅爲變體之六朝。東鄉文遵矩繩，講調法，又不過假面之八家。其於韓、歐皆未有當。朝宗天負異稟，以其邁往無前之氣，卓犖不羣之才，矯夭獨雄之風調，崛起中原，遂能變易天下耳。掃明季之陋，而振國初之風。其文純以神行而自中法度。所謂放之千里，息焉則止於閑者也。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然而後之譏之者，則亦多矣。有謂其本領淺薄者，□謂其是非失情實者，有謂其火色未老尚不脫小說家習氣者。其言皆切中其病，非文士相輕之可比。蓋朝宗年僅三十有七，見其進未見其止，見其秀未見其實，故所就止此。使天假之年，窮究理要，博極羣書，以其駿邁者轉而雄深，以其清空者變而老鍊，韓、歐境地豈難到哉。予是以甄錄其文，而不勝歎息。

任元祥《侯朝宗遺稿序》　觀侯子遺稿，而流連感慨於世道人心之際，未嘗不三致意焉。設使侯子見知於天子，若司馬相如者，其不徒以辭賦之工爲致身之術也必矣。然則侯子有經濟之才，而不用於世，乃以立言自見，亦可謂不幸矣。天下之士悲侯子之不遇，而又惜侯子之早逝也。然天下公卿期頤不少，而一再世之後，誰復知之者。侯子雖死，遺書具在，亦未可謂不幸也。

朱錫鬯《壯悔堂文集跋》　侯朝宗先生【略】文以氣爲主，震盪閎奇，縱橫豪肆，足以雄視一代矣。嗚乎，先生早負才名，中更喪亂，流離轉徙，賫志以歿。所遇有足悲者。其人其文，日久論定，不可沒也。

《清史列傳・侯方域傳》　方域健於文，與寧都魏禧，長洲汪琬並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則才人之文。蓋其天才英發，吐氣自華，善於規橅，絕去蹊徑，不戾於古，而亦不泥於今。當時論古文，率推方域爲第一，遠近無異詞。

王士禛《西山倡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同父之流，未足爲朝宗多憾也。

《今世說・豪爽》　侯朝宗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次尾、夏彝仲，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瑜、王猛。（侯名方域，河南商邱人。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嘆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引重。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朝宗以古文鳴，詩特其寄興，識者比之皇甫持正、李習之、蘇明允，最爲愜當。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壬戌秋，予過歸德，見旅舍壁上有三應老人題《吊侯朝宗》一律云：「侯生磊落佳公子，《壯悔堂》文類八家。曾約梅村辭服匿，復從藥地羨袈裟。跡回竟作河間婦，心熱俄希上苑花。三策未收賫志歿，空留高調怨琵琶。」此詩乃朝宗實錄，三應不知何許人也。

《國朝詩話》卷二　侯氏多才，朝宗爲白眉。其文向來多重之，雖鈍翁善掎摭，亦云：「書策誌銘多奇搆。」寧南一傳，所訾失實耳，序事未嘗不許之。平心而論，醞釀未深，才氣自大。詩則雪社諸子相爲推服而已。予觀《四憶堂集》，病在學杜，不見性靈。

《筱園詩話》卷二　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罕儔，叔子、堯峯、青門均不如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侯朝宗一夕補文》 侯朝宗豪邁不羈，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明亡不仕，益放意於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

朱克敬《儒林瑣記》 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甯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新世說・品藻》 姜西溟爲文雅健，有北宋人意。魏叔子謂：「朝宗之文，肆而不醇。苓文之文，純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趨其論。

分論

《哀詞》 《國朝詩話》卷二：五言《哀詞》九章，終不可沒。

《游吳遇李校書》 《國朝詩話》卷二：絕句如《游吳遇李校書》：「回首江城隔碧霄，兩行雲雨楚王朝。武昌新柳今何在，夢裏猶聞說舞腰。」（自注：校書舊出楚宮。）「零落衫裾到芰荷，湘靈皎月照愁多。停舟曾向潯陽過，怕聽當年太傅歌。」才人韻致自在。

《贈鄒大夫序》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雍容揄揚，有體有度。

《贈季弟序》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竟體峭折，言有盡而意無窮。

《孟仲練詩序》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純是駿邁之氣，如天驥就路，滅沒烟塵。並不知澗谷坡坨之或有崎嶇也。

《宋牧仲詩序》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翻前人成案。此意亦人人能說，妙在忽以自己對面作證，乍離乍合。如風水合而紋瀾自主，讀之令人叫絕。

《答孫生書》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先生文純是駿邁之氣，咄咄逼人，亦純是天機自運，變化伸縮，殆猶龍乎。讀此思過半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中一段係最高之論，無人能解此。太史公所以獨絕千古也。

《賈生傳》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不羈之士，不羈之文。

《徐作霖張渭傳》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以奇橫之筆，作合傳之文，而分合錯綜却自一絲不紊，可謂妙筆。

《陳將軍二鶴記》 《國朝文錄・壯悔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客之言高已。而己更發出一種奇確之論，似莊似諧，令人變色，亦令人警心。

傳記

邵長蘅《侯方域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荒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冇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洵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劒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

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略】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殀諸生，悲夫！

《南雷學案》卷六　先生諱方域，字朝宗，商丘人，戶部尚書恂子。幼從宦北都，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閹黨義兒阮大鋮，屏居南都，謀復用，務期有以結好於先生而求自解。先生懍然拒之，且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及南雷公等，作《南都防亂揭》。大鋮恨之尤甚。一旦柄用，赧皇又昏愚，乃興大獄。或捕或逃，先生夜渡江，依鎮帥高傑。適虜破南都，免而歸里。生平豪邁不羈，有遠識。尚書之督師援汴也，先生曰：「大人受詔討賊，廟堂議論牽掣，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掎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尚書叱曰：「此跋扈也。」趣遣歸。尚書既下獄，先生時在南都。左良玉將東下，討馬阮諸奸，舉朝震恐。當事請先生抵書，曉以大義，姑尼左兵。故大鋮逮捕先生，反罪之曰召左兵。良玉固尚書舊部，而救之不死者。黨獄未起時，先生與定生子方日游歌院。南雷公使張爾公諷勸之，先生翻然服膺，終身以南雷公爲畏友。虜廷窺知先生家世爲華族，又密邇畿輔，且忻其才望，必欲得之以矜式國人。而畿老門高，迄不可去，遂強應鄉試。中順治八年甲午榜副貢。太息曰：「可免也夫，以吳宮詹偉業之再起也。」先生致書，反覆黽勉出處之大義，宮詹一赴北都，即堅卧以死，而先生之應試，固迫於勢。先生自是亦頹喪不堪。病亟，將其屬文，汲汲補綴，十日夜寫定曰《壯悔堂集》。歿年三十七。南雷公選其文入《明文選》內。或疑之，南雷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耳。夫朝宗，亦若是而已矣。」

朱克敬《儒林瑣記》　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舉。入本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

《清史列傳・侯方域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祖執蒲，明太常寺卿；父恂，戶部尚書；季父恪，祭酒：皆以東林忤閹黨。方域少問業於上虞倪元璐，元璐謂文必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嘗游江左，寓金陵，司業山陰周鳳翔得其所撰策，立造訪之，談讌彌日。是時主復社者，太倉張溥，貽書推爲領袖；主幾社者，青浦陳子龍，贈詩曰：「漢家宣室爲君開。」其他海內清望，胥締附之。性豪邁不羈，嘗與楊廷樞、夏允彝醉登金山，臨江悲歌，指評當世人物，而料事尤多奇中。方恂之督師援汴也，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土砦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傳庭掎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恂叱曰：「此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遽反？今畿輔有警，君帥所部，疾走勤王，必可轉禍爲福；即不然，亦湔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裂。」超不能從。懷寧阮大鋮，故魏閹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鋮罪，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貞慧及貴池吳應箕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因方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囑其客來交懽。方域覺之，謝客弗與通。大鋮乃大怒，恨次骨。甲申，南都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方域夜出走，渡揚子江，依鎮帥高傑，得免。生平頗以經濟自詡，任俠使氣，然一語合，輒吐肝肺，譽之不容口。既負才不試，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順治八年，中式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嘗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略】所著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清史稿・文苑傳一・侯方域》　侯方域，【略】方域健於文，與魏禧、汪琬齊名，號「國初三家」。有《壯悔堂集》。

紀事

《新世說・方正》　侯朝宗故與陳定生、吳次尾相善。陳吳二君，方共檄

阮大鋮罪，作《留都防亂揭》。阮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君，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懽。公覺之，謝弗與通。而阮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公置酒高會，徵其伶。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阮，遂戟手罵詈不絕。阮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

又《惑溺》 李香君風調皎爽，能歌《玉茗堂四傳奇》。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侯朝宗來金陵，卽甚愛之。時阮大鋮託王將軍通意於侯，欲解陳定生、吳次尾之指斥。香君私語侯曰：「妾少從假母識陳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也耶。」侯乃大呼稱善，益敬寵之。未幾，侯下第，香君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詞》所傳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香君母貞麗，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君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

著録

邵長蘅《侯方域傳》 方域著有《壯悔堂文集》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

任元祥《侯朝宗遺稿序》 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也。《壯悔堂集》成於癸巳之春，不二載而侯子歿。【略】乙未秋，余奔吊焉，而求其二載中所作古文，得序、策、書、銘若干篇。其子彥室捧而泣曰：「是將梓而附之《壯悔堂集》。」

宋犖、許汝霖《國朝三大家文鈔》 《侯朝宗文鈔》八卷。（清）侯方域撰。

朱錫穀《壯悔堂文集跋》 歸德侯朝宗先生《壯悔堂文集》，其板久漫。裔孫資燦謀重鋟，屬錫穀佐校讐之役。按：宋牧仲先生作先生小傳，稱《文集》十卷，《遺稿》一卷，皆板行。今《遺稿》已不可見。參之三家《文鈔》所錄，有出于本集之外者，取以補之，增入文七篇，汰去文十五篇。凡文百二十有三篇。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雪苑文鈔》一卷。（清）侯方域撰。

《國朝文錄·總目》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著有《壯悔堂文集》，今錄其文二卷。

顧夢游

錢謙益《顧與治遺稿題辭》 予初識與治，見其威儀庠序，筆墨妍雅，喜王國之多士，而華玉、英玉之有後也。莆田宋比玉客死吳門，歸葬于閩，家貧無子，詩草散佚。與治裹糧走三千里，漬酒墓門，收拾遺草，請予勒石表其墓。金陵亂後，與治與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頸，人鬼呼吸，無變色，無悔詞。予以此心重與治片言定交，輕死重氣，雖古俠烈士無以過也。晚年屢遭坎陷，困于疾藜，卒無子，窮老以死。施愚山學憲經紀其喪，又屬其友方爾止、沈子遷網羅放失舊稿，手自排纂，爲集刻而傳之。嗟乎！與治以老書生蓋棺，瓦燈敗幃，委縗無後。愚山惠顧風雅，噓枯而然死若此，其汲汲也。愚山之于與治，尤與治之于比玉，尹、班之永夕，范、張之下泉，氣類相感可以徵天道焉。風塵澒洞，士生其時，蒙頭過身而已。孤生黨軍持而抗服匿。讀與治詩，九原尤有生氣。存與治之詩，所以存與治也。知愚山存與治之義，士之自立而悲于無徒與。夫慕義而懼于湮沒者，可以慨然而興起矣。

又《顧與治五十初度》（存目）

龔鼎孳《顧與治茂綠軒詩集序》 顧與治先生，江左詩人之冠也，而不自以詩傳。往者詩學榛蘼，士競爲新聲，置古法于不問。與治獨與其友具區葛震父、淳湖邢孟貞倡和切礪，一以漢、魏、三唐爲法，含情超雋，吐詞簡遠，得古人之靈氣，清格而脫去庸熟窠臼，遠近翕然宗之。震父、孟貞既先謝世，與治養疴丘園，圖史文酒自娛。余亦卜築秦淮上，衡宇相望，遂成雲霞之交。與治固善病，寡與游讌，然赫蹏一篇至，舉坐未嘗不擊節也。別甫三年，而九原不可作矣。悲哉，時尚伯施使君適至金陵，經紀其喪，因與同志急索所爲詩，家無遺稿隻字，惟好事家牋扇所藏、及其友朋親串私抄錄枕

中者，窮搒得六百餘篇。尙伯爲之傳而傳之天下，雖不見與治全詩，讀此亦可以想見其生平矣。與治不自以詩傳之，意在昔江左人物，推顧氏之先華玉文章名世，而進退大節載在史館。英玉剛骨介性，以觀察解組，獨卧寒松樓，誦詩讀書授徒自給，嘗日中不舉火。

《國朝詩話》卷二　江寧顧與治（孟游）少稱神童，性任俠。晚歷坎坷，無子。施愚山經紀其喪，從其友方爾止搜羅遺稿刻之。有句云：「空山澹無言，來者成古今。」十字足留千古。

周亮工《顧與治詩序》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玉先生之曾孫也。【略】因以酒隱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玉先生之風。嘗以諸生例得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爲詩清眞絕俗，別成一家，讀者望而知爲高人介士之詩也。與治爲詩脫手卽逝，未嘗存稿，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成，人爭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眞嗜其詩者，旣斤斤然務存其詩。卽不眞嗜其詩者，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之俱存。以故與治旣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之者衆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旣爲收拾付梓，屬余友方爾止爲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爲精當，與治之詩遂成全璧，其傳之百世無疑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茂綠軒集》　四卷，國朝顧夢游撰。夢游字與治，江寧人。前明諸生。曹學佺刻《十二代詩選》，嘗錄其詩，題曰《偶存稿》。至順治庚子，夢游旣卒，施閏章又廣爲收輯，合學佺所刻，得五百四十二篇。刪其什二，定爲此本。夢游與葛一龍、邢昉諸人相倡和，詩格皆近中晚。閏章序稱昉詩學勝才，夢游詩才勝學，亦二人之定評也。

施閏章《顧高士夢游傳》　顧夢游，字與治，江甯人。曾祖璞，仕至河南副使；伯曾祖璘，刑部尙書，同時負盛名，金陵耆舊至今併稱之。父端祥，判河南汝甯。夢游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十九廩學宮。數就闈試，輒病不終牘，一意攻古文詞，與四方名士賢豪深相結。吳人葛一龍困白門久，爲治裝使歸，集詞人數十輩飲餞秦淮上，歌詩送之。莆陽宋珏客死無子，走數千里往哭，收其遺文，乞禮部尙書錢公謙益表其墓。時閩人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士爭附以立名不可得，獨亟錄夢游詩刻之，歎曰「眞詩也」，其聲大振。是時夢游雖諸生，然名家世胄，生長陪京，公卿大夫肩相比，皆好文辭，或式廬從之游，取一言爲重，餽遺交屬。明亡，棄舉子業。會當領歲薦，卒不就。僧祖心憤世佯狂，與夢游爲方外交，至則主其家，禍發連繫，刃交於頸，夢游詞色不變，卒免於難。其兄淸早歿，遺孤甫三歲，鞠爲己子。旣長，語及兄必墮淚。親交有急，或以衣付質庫中，去之如流水，不復顧也。生平薄家人產，有洲田二頃濱於江，歲多漂沒。吏索逋租無寧日，至盡粥它產以償之。庚子九月二日沒，年六十二。一子早殤，遂無後。夢游善行草書，閒逸自喜，牋素委積，所至無少長、貴賤、方伎、女史皆應之。晚年閉關，以書易粟，求者成市。將歿前一日，猶爲僧作大書，從容如平時。所撰詩文散佚，歿歲餘，其友施閏章收輯得十卷行世。始阮大鋮罷官閒居，嘗以詩強屬其序，固辭不獲已，不知者輒謗夢游黨惡。及大鋮起兵部尙書，與馬士英用事江南，脩睚眦之怨，誅不附己者，所親驚歎曰：「使向者終靳序，今不免矣。」或又說夢游：「阮司馬雅重公，願毋絕懽，可咄嗟取富貴。」而卒謝病不造其門，故以貧士終。丙戌秋，鍾山陵木伐爲薪，市者塞途，獨不取尺寸，問其故，不答。亡何城閉，至裂柱以炊無悔焉。

又《過白門追悼顧與治》　蒲宅經過哭幾回，五年宿草尙餘哀。秦淮明月長如此，更覓何人共幾杯。

賣字全忘病裏身，開樽留客豈愁貧。百篇詩句渾如雪，半畝園林盡屬人。

許我親書歸去辭，澄心紙在淚空垂。夜臺筆墨今何處，莫被招魂更寫碑。

酒隱高風世所聞，眼前身後一浮雲。莫愁蘋藻無人薦，共識千秋處士墳。

又《寄顧與治》（存目）

《明遺民詩》卷一　雅懷深致，敦友誼。宋珏歿，請善文者誌其墓，三千里往閩收其散佚遺稿。己所作詩，隨手散去。書法精勁。桐城方文，於絹素箑面及尺紙寸幅哀輯成稿。晚年爲洲田所累，窮困自甘。

《今世說・德行》　姜子翥被難繫獄，顧與治力營救不能出，除夕遣甥梁爾礪，同囚守歲，久始得雪。（顧名夢遊，江南江寧人。性嚴介，恥于進，困省試數十年，以次舉明經。應得仕，棄去。故交顯者，數強起，卒以病辭。任俠恤死友。嘗與莆田宋比玉善，比玉歿十餘年，與治走閩哭，伐石表墓。南州蘇武子工古文，殁，與治鐫之板行世，武子以有聞。北平于司直好奇，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含殮理喪，卽又板其文傳司直。費考功筆出罷官，貧不歸石阡，分宅居之，歿葬顧氏塋傍，歲時祭。始筆山令福淸，稿佚，遠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釋臏公難，幾株及。臏公寂，蒐其《遼左雜詠》

存之。其高致類此。）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　與治任俠，有東漢人風，好刻故人遺集。其卒也，愚山爲之刻集。施報不爽，豈不信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〇引《聞見錄》　顧與治者，【略】性嚴介任俠，恤死友。與莆田宋比玉善。宋歿，與治走入閩哭之，伐石表其墓。南洲蘇武子工古文，早死，與治梓其文行世焉。北平于司直好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視含斂爲經紀其喪。晚歲益貧。善行草書，閒逸自喜。所至箋素委積。無少長貴賤皆應之。將歿前一日，猶爲人作大書，從容如平時。

吳時德《暮春述懷呈顧與治》（存目）

余　淼

《明遺民詩》卷一　（余淼）好爲古詩，有漢、魏風骨。

《蜀雅》卷四引《詩最》　鈍庵【略】值流寇亂，黃冠羽衣，避難江東，賣古文詩字自給。不喜入富貴門，亦不喜贈富貴人詩。詩工漢魏及六朝，唐近體不屑也。嘗過江都，與野人高士遊，康熙乙丑仲夏，卒於瓊花觀中，時年七十有九。有五七古詩凡若干卷，易簀時屬甥焦氏付其友張諧石選輯，焦竟失其稿。今新安姚綸如于扇頭壁上搜錄遺詩十餘首入集，不能窺其全豹，通國傳爲恨事云。又引倪永清云：鈍庵詩，閒情逸致，超然塵表，眞魯仲連、陶元亮一流人。

《清史列傳・余淼傳》　余淼，字生生，四川青神人。明諸生。世襲錦衣衛。國變後，謀結勳衛子弟兵，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戎幕。復去之鄞，遂家焉。所居借鑑樓，臨西湖上，結七子詩社，日與諸名士唱和其中。淼年最長，輩奉爲祭酒。當是時，諸名士在湖上居者，有觀日堂、南軒、歲寒館，與借鑑樓相望，詩箋往復不輟。淼居樓中二十年，嘗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全祖望謂自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其外劉正仲以授經，葛慶隆以詩，張玉田以卜，與青神余生生，皆寓公之生色者也。著有《增益軒詩草》。

全祖望《余生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非一世矣。生生由明經起，思由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家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僦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間樂，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正庵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箋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曰「四明余淼」。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

王猷定

論　述

周亮工《王于一遺稿序》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裒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略】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灕渾脫，取抒己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興興會胥屬，而後兔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汩汩，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

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閒友人讌集，即席賦詩，于一頹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於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於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紲，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篋篋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惜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平之文。閒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

李祖陶《四照堂集文錄引》《四照堂集》者，南昌王于一先生之所著也。【略】今秋歸自金陵，復取讀之。首卷書三首便足壓倒一切。傳體取法遷、固，氣韻沉雄。碑記間用古格。序或有冗處率處，而情至之作，實不可刊。大抵感懷家國，意興淋漓，高壯蒼涼，不可一世。而神與古會，動合自然。或縱或擒，皆堪把玩。以視魏叔子雖少遜，而較他家之有其文而不足於意，有其意而不足于神者，則勝之多矣。

《思舊錄》卷二三　王猷定字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亦近日之錚錚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南雷學案》卷六　爲人倜儻不羣，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家產爲之傾敗。晚寓西湖僧舍，南雷公與之往來，然惡言多附會，斥之爲其大疵。文之最錚錚者，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力矯公安、竟陵之習，重開風氣。是亦足多已。嘗與艾千子、羅文止、陳大士、傅平叔、萬茂先、黃雷岸等，連鑣共爲古文。而徐巨源且與之並重，曰徐王。著《四照堂文集》。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于一以詩古文詞自負，對客斷斷講論，每舉一事，輒原其本末，聽之聳心，蓋兼有筆札喉舌之妙者，其行書楷法，亦自通神。《北固》一律云：「大江東北望，半壁有孤城。古寺風烟積，春濤日月生。人稀知徑小，帆遠覺潮平。五夜招提夢，三山空外行。」

《明遺民詩》卷一　王猷定，【略】文學。性伉直，遭亂移家，多歷艱險，與杜茶村稱性命交。精楷法，以古文自雄。著《四照堂集》。

《今世說・言語》（猷定）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羣翕然推之。客死西湖，篇帙散失。大梁周司農，爲輯其遺稿，刻行於世。書法亦遒勁，有晉人風度。

康發祥《伯山詩話再續集》　新繁費天修（經虞）《遣兒密往褒城張氏授徒》詩云【略】：南昌王于一（猷定）《聽楊太常彈琴》詩云【略】。費、王二君皆勝朝遺民，詩一近少陵，一近太白，固不同硜硜細響也。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四陳田按　于一詩，騷情古意，跌宕蕭寥；五律一體，尤哀咽動人。

又引《韓程愈集》　于一身長八尺，貌魁悟，意氣豁如，議論風發；談天下事，如觀手中庵摩羅果，纖細舉似，不失毛髮。爲文猖狂恣睢，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天資善書，臨池之技，可以籠鵝。客揚十餘載，所交客滿寰區，而梁公逖、史蘧庵最其所善。時或飲酒，涕泗幷下，其亦所感者深也。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王猷定）其爲文，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枒槎盤薄，旁枝得隙，突然干霄。與徐世溥、陳弘緒、歐陽斌元輩皆名著一時。有《四照堂集》。

《新世說・豪爽》　王于一爲人倜儻自豪，少時於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爲之傾。晚年乃寓浙中西湖僧舍，益奇氣勃勃不可遏。

《螺川早發》《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漁洋賞費此度詩爲「十字千古」。三、四寫舟行早發，亦復入神。

《與友論文書》《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孟子云：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體不具而專言氣，則橫騖別驅，不中繩墨者多矣。文于氣字前補出，辭固有體一層，最有見地。而體又必本于理，則集義持志，並在其中。與孟子之言若合符節矣。先生如此論文，能于韓昌黎

諸書外另樹一幟。

《榕厄序》《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意蘊深，波瀾闊，風神足，詞氣古。小小狡獪，自具大文。

《昌谷集註序》《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妙論長吉得此爲不死矣。只愛讒二字，顚倒通篇。每拈一解轉一境，皆爲尋常展齒之所不到。

《梁烈婦傳》《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當是時」一段綜核時事，史筆森嚴。餘亦寫得曲盡，無一長語。

《許氏七義烈傳》《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中間一段言之有餘憤矣。而筆筆緊嚴，不以馳騁妨其格調，故佳。贊語閒雅雍容，尤爲神妙。

《樗叟傳》《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起處先橫下一語作贊，次乃歷次其事狀，歷落生動，殆不減太史公。

《湯琵琶傳》《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近人譏侯朝宗、王于一文，爲不脫小說家習氣，殆指此等文而言。然其文實妙，讀書焦苦時偶一閱之，不啻琵琶聲聞于耳畔也。

《桓畧記》《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爲玩細娛者作曠達語，妙在卽以桓公事證之。前以周鼎，後以紀甗，皆足以壓倒桓畧，言外更有嬉笑怒罵，不可一世之意。讀之曠若發矇，而血淚實滴滴紙上矣。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格老氣蒼，眞大手筆。歌詞慷慨激烈，讀之令人擊碎唾壺。

《揚州募建許眞君行宮疏》《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人無霧焉，妖不自作，而天之所廢，人誰能興。讀中間一段憤鬱之詞，可勝嘆息。

《錢烈女墓誌銘》《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竟體不著議論，純就其父請語，叙次成文。情事如見如聞，逼眞左史手筆。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潯陽手蹟事》《國朝文錄・四照堂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以鴻筆寫孤忠，元氣渾淪，精神噴鬱，叙次議論，皆臻絕頂。

傳記

《初月樓聞見錄》卷一〇 王于一，名猷定，別號軫石子。南昌人，貢生，明太僕卿止敬之子。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時寧都魏冰叔兄弟名猶未顯，而于一以古文名。與商邱侯朝宗相埒。客死杭州明聖湖上。宣城施尙白葬之，大梁周櫟園刻其遺集行世。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王猷定，字于一，南昌人。父時熙，官太僕卿，天啓中名在東林。猷定以選拔貢成。均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爲之傾。亂後，流寓浙中西湖僧舍。

《清史列傳・王猷定傳》 王猷定，字于一，江西南昌人。拔貢生。父時熙，明進士，官太僕寺卿。天啓中，名在東林。猷定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對客斷斷講論，每舉一事，輒原其本末，聽之醉心。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爲之傾。史可法聞其賢，徵爲記室。可法迎立福王，傳檄四方，情文動一時，皆猷定爲之謀也。袁繼咸奉命江楚，亦疏薦猷定可大用，猷定堅卧，復書累千言，道不樂仕進意。既入國朝，遂絕意人世，日以詩文自娛。晚寓浙中西湖僧舍，大吏重其人，皆虛左事之。按察使宋琬尤與相契。已而琬以事被逮，賓客散亡，猷定獨周旋患難中。所爲文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枒槎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猷定能獨開風氣，名與方域相埒。論者謂其自出機杼，成一家言，然如《義虎》、《湯琵琶》等傳，頗苦其誕而不經云。其行書楷法，亦自通神。所著曰《四照堂集》。

紀事

《今世說・文學》 王于一自謂讀書三十年，方悟「慚愧」二字。

又《惑溺》 王于一晚歲客湖上，狎一妓，頗麤陋。或嘲之。王笑曰：近

代美人尚肥。

《義虎傳》《池北偶談》卷二〇：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卧穴内，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餕予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餕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月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頷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爲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猷定）《義虎傳》紀其事。

著録

《國朝文録・總目》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著有《四照堂文集》，今録其文爲二卷。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軫石文鈔》一卷。（清）王猷定撰。

藝文

魏耕《和王猷定聽楊太常彈琴作》嗟君久作緇林客，流離道路人不識。蔽體空餘印度衣，繙經剩有烏萇譯。夙昔殺賊欒城東，笳鼓奏凱乾清宫。九重聖人賜顔色，曳裳佩玉搖春風。論律更重泠州鳩，樂府新傳嫗鵲樓。從容侍從稱仙吏，芝蓋淋漓鳳闕游。蒲桃盈枝柳森束，黄鸝低飛紫燕逐。樂往哀來歲月移，惆悵京華愁滿目。飄零此日復何求，抱琴寄食淮海頭。横膝倘逢知音者，爲君手語鳴清秋，雖然不是廣陵散，也知疏越勝箜篌。

屈大均《喜王于一寓千峰閣》（存目）

梁以樟《送王于一移家秦郵》（存目）

歸莊《與王于一》別後不一月，有一札附萬年少告訃之使，計已徹覽。此子既喪，淮浦遂無人矣！又地處囂塵，無高山茂林，可容屐齒，終日閉門悶坐而已。視仁兄居廣陵佳麗地，日與騷人韻士，臨風賦詩，登高長嘯，聲與竹西歌吹相雜，豈非天上人耶！敝邑顧寧人兄，德甫先生之孫也。兄間者爲我言，方杖苴時，德甫先生不遠二千里遣使致生芻，有古君子之風，今寧人亦素車白馬，走九百里，哭萬年少，家風古誼，不墜益敦。然此兄非止獨行之士也，貫穿古今，指畫天地，深心卓識，弟所師事。弟爲言仁兄諄諄問其家世，兹南還便道奉訪，兄試略其寢貌，聽其高言，知弟之非妄許也！

金人瑞

論述

綜論

李重華《沉吟樓遺詩序》前輩文士，若吴趨金先生，及廣陽劉先生，先後世出而識略同，余聞奇之。世徒見金先生書偶近遊戲，知爲滑稽之流，顧其人冥心學佛人，其讀書千古如面要，於詩道甚深。論古人則曰《莊》、《騷》、馬、杜。夫《南華》、《楚辭》、太史之書，間有所發，已足流示。若少陵詩，於唐人中言之加詳，意其理解獨運。及見《沉吟樓遺詩》若干篇，乃知先生於少陵，寢卧言笑，才彌高而用心蓋彌篤也。

吴喬《答萬季埜詩問》又問：「金聖歎謂唐詩必在第五句轉，信乎？」答曰：「不盡然也。如曹鄴：『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

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於第二聯流水對中轉去。杜少陵律詩如古詩，難論轉處，而『童稺情親』篇竟無後半首，何以曰第五句轉乎。起承轉合，唐詩之大凡耳，不可固也。」

尤侗《艮齋雜說》 吾鄉金聖歎，以聰明穿鑿書史，狂放不羈。每食狗肉，登壇講經，緇流從之者甚衆。

徐增《而庵詩話》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又《才子必讀書叙》 蓋聖歎無我。與人相與，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客，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橫天。遇釋子，則蓮花繞座。遇辨士，則珠玉生風。遇靜人，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爲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

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義山《曲池》詩：「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灩灩，迴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金聖歎謂義山指曲池以見意，似亦得解。第細註多以己意附會，未見明確。此詩看末二語，知曲池爲古迎送餞別之地，如灞上、勞勞亭之類。早日花香，夜月光影，皆日夜中自然景況。「急鼓斷鐘」，夜已盡也。「休燈滅燭」，天將曙也。曙而復旦，所見張蓋映江，回頭折柳，景色不殊，往來如故，即子美所云：「歌泣如昨日，聞見同一聲」之妙。蓋此地日暮人散，夜去朝來，紛紛攘攘，總無已時。然天地蘧廬，人生逆旅，愚者不知，知者不免，能信爲別離者乎。結語無限感慨。永叔云：「長亭送客兼迎客，費盡春條贈別離」，亦此意也。

《三岡識略·才子書》 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屑割裂【略】或證之以禪語，或擬之以制作，忽而吳語，忽而經典，雜亂不倫。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 金聖歎先生（人瑞）初名喟，字若采。平生喜評說部，今人無不知者。先生詩學少陵，可亂楮葉。

又 金聖歎批唐人律詩，無論其語氣如何，必以前四句爲一解，後四句爲一解，人號爲腰斷唐詩。後聖歎被誅，或謂係食其報云。

《柳南隨筆》卷三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

計六奇《辛丑紀聞》 金聖歎【略】爲文倜儻不群，少補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之文怪誕不經黜革。來年科試頂金人瑞名就童子試，而文宗即拔第一，補庠生。聖歎以世間有六才子書：《離騷》、《莊子》、《史記》、杜工部詩、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歲甲申批《水滸傳》，丙申批《西廂記》，亥子間方從事于杜詩，未卒業而難作，天下惜之。謂：「天之忌才，一至於斯。十七人者皆可因聖歎一人而傳矣。」

南村《攬懷齋詩話》 聖歎批書，獨具隻眼，辨才妖筆，照徹古今，幾於負販之流，咸知名姓，亦可謂評論家之雄長矣。特所選之《唐才子詩》，則未免非大雅之道，而取材說義，猶有奇僻牽強、附會穿鑿之弊。是則文人好奇之過，非獨聖歎氏然也，而以評小說之眼光評詩，實其致病之要點。但俊眼靈思，於詩道特有發明處亦不少。學者於此，當深思嚴辨之，究不可一概抹殺也。

俞鴻籌《沉吟樓詩選》讀後記 今閱《詩選》中如《甲申秋興效李義山絕句》、《塞北》、《今朝元暉來述得生事》諸作，亡國之思，觸處多有。當時文網綦嚴，犯者輒有不測。選此詩時，想見愼之又愼，而仍不免錯雜其間，則此詩後之流傳不廣，良有以也。

《白雨齋詞話》卷五 金聖歎論詩詞，全是魔道，又出鍾、譚之下。其《評歐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絕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以論詞之例論曲，尚不能盡合，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烏有是處。

又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妝更爲誰。」歐陽公《長相思》詞也，可謂鄙俚極矣。

而聖歎以前半連用四「花枝」兩「深淺」字，歎爲絕技，眞鄉里小兒之見。

又　聖歎評傳奇，雖多偏謬處，卻能獨出手眼。至於詩詞，直是門外漢。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是在有識者。

趙時揖《評選杜詩總識》（金）先生飲酒，徹三四晝夜不醉。詼諧曼謔，座客從之，略無厭倦。偶有倦睡者，輒以新言醒之。不事生產，不修邊幅，談禪談道，仙仙然有出塵之致。

金昌《叙第四才子書》　余嘗反復杜少陵詩，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經不能批也。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萬億漩陀羅尼三昧，唱經亦如之。乃其所爲批者，非但剜心抉髓，悉妙義之宏深，正復祛僞存眞，得天機之剴摯。蓋少陵忠孝士也，匪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歷其藩翰，況於壺奥。猶記我友徐子能有《咏杜》一律云：「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晚年律更細，獨立自蒼茫。」此乃字字實錄也。唱經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樓借杜詩》。《莊》、《屈》、《龍門》而下，列之爲《第四才子》。每於親友家，素所往還酒食游戲者，輒置一部，以便批閱。風晨月夕，醉中醒裏，朱墨縱橫。不數年，所批殆已過半，以爲計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臨命寄示一絕，有「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盡刻遺稿，首以杜詩從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茲泚上歸。多方搜輯，補刻又若干首。而後《第四才子》之面目略備，讀者直作全牛觀可乎。

《閑情偶寄・詞曲部・格局第六》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略】自有《西廂》以迄於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略】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發，窮幽極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略】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卽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

《新世說・任誕》　金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獲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議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

分論

《愁》《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此擬杜作。似夔州以後詩。

《宿野廟》《隨園詩話》卷一：　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窻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

《絕命詞》《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金聖歎文章詞賦流播海內者，早已膾炙人口。茲錄其臨難時之口賦七絕一章，可以想見先生之博學矣。詩曰：「天公喪母地丁憂，萬里江山盡白頭（其時因天雪故云）。明日太陽來作吊，家家簷下淚珠流。」

傳記

廖燕《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輒而排之。于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秘不示人。每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顚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后仍歸我，子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

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其餘評論尚多。茲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苦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先生歿，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庵、武進吳見思、許庶庵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曲江廖燕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發泄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以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予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爲詩吊之，並傳其略如此云。

《清代七百名人傳・金人瑞傳》 初，明之亡也，吳下講學立社之風猶盛，各立門戶，互相推排。人瑞以驚才絕艷，遨遊其間。尤善王斲山，藉其資給。遇貴人，輒喜笑怒罵以爲快。以是大吏頗憾之。時吳令任維初，蒞任甫二月，比徵錢糧甚急，吳民大憤。會世祖崩，哀詔至吳，巡撫朱國治設幕哭臨，吳倪用賓等十八人議逐令，搶入進揭帖，繼至者千餘人。國治大駭，擒用賓等。以諸生於哀詔初臨之下，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奏入，命大臣蒞江寧嚴訊。不分首從，凌遲處死，沒其財產。人瑞獄中寄書家中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臨刑，寄妻子書云：「字付大兒看，醃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見之笑曰：「金聖歎死猶侮人。」時（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批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清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後快。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嗚呼，專制國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況放誕不羈如聖歎哉。

著録

李重華《沉吟樓遺詩序》（金先生）平生吟咏極多，不自惜。此爲女壻沈君六書所抄，什伯之一。外孫元一、元景，慧且博，有先生風，幼受書母夫人。與余酬倡，相厚無間，故得悉徵其殘書。是刻也，先以壽世曾屬劉獻廷先生手校，殆必傳無疑者。

金雍《魚庭聞貫自序》 雍既於今年二月吉日，力請家先生上下快說唐人七言律體，得五百九十五首，從旁筆受其語，退而次第成帙矣。既復自發敝篋，又得平日私鈔家先生與其二三同學所有往來手札。中間但有關涉唐詩律體者，隨長隨短，雍皆隨手割截，去其他語，止存切要，都來可有百三四十

餘條。今揀去其重疊相同者，止錄得三十餘條。又根括先生居常在家之書，其頭上尾後，紙有空白之處，每多信筆題記。其凡涉律體者，又得數十餘條。又寒家壁間柱上，有浮貼紙條，或竟實署柱壁。其有說律體者，又得數十餘條。一一羅而述之，亦復自成一卷。既不敢沒先生平勤勤之心，又思從來但有一書之前，必有凡例一通，今亦於義爲近，因遂列之於首也。

俞鴻籌《〈沉吟樓詩選〉讀後記》《唱經堂著述總目》，見於金昌所刻《第四才子書杜詩解》四卷附頁。其中詩文全集列入內書，據陳登原謂並未刊行。此《沉吟樓詩選》一冊，錄古今體詩三百八十四首。有雍正五年吳江李重華序，云係聖歎之婿沈六書錄出，大興劉繼莊處士選訂。以鈔胥字迹及紙色審之，應爲乾隆初年鈔本。並從李序中知，聖歎尚有外孫元一、元景二人，慧且博，有先生風，幼受書母夫人一節，爲各家記載所未及，則此詩選流傳必不甚廣也。【略】貫華先生爲韓住，字嗣昌。道樹爲王伊，字學伊。《西廂・驚夢》批語云：「知聖歎此律者，居士貫華先生韓住，道樹先生王伊。既爲同學，法得備書。」崇禎十四年初刻本七十回《水滸傳》版心有「貫華堂」字樣，即嗣昌所刻。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謂金彩有《貫華堂集》，誤以《水滸》版心所刊爲聖歎集名。乾隆《蘇州府志》亦沿其誤，皆宜改正。

《廣陽雜記》卷三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之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其慶氏所集，以內七篇爲宗，取諸篇之注，總注於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遊》注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注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則附《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則附《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則附《田子方》、《知北遊》、《列禦寇》三篇，《大宗師》則附《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則附《馬蹄》、《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叙。」【略】後遊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次序，但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然則聖歎當時曾印此書可知。

藝文

廖燕《吊金聖歎先生》　詩書塞天地，斯道益蔽虧。孰具點睛手，爲之抉其奇。君懷創古才，奮鬥啓群疑。五經尊尼父，一畫溯庖羲。諸子及百家，矩度患多歧。得君一披導，忽如新相知。面目爲改觀，森然見鬚眉。直追作者魂，紙上聞啼嘻。高標七子作，分解三唐詩。其餘經賞鑒，衆妙紛陸離。陳者使之新，險者使之夷。昏瞶使之靈，字字有餘思。掀翻鬼神窟，再辟混沌基。遂令千載下，人人得所師。我居嶺海隅，君起吳門湄。讀君所著書，恨不相追隨。才高造物忌，行僻世人嗤。果以罹奇凶，遙聞涕交頤。今來闔閭城，宿草盈墓碑。斯人不可再，知音當俟誰。

雜録

顧予咸《雅園居士自叙》　（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世祖上賓，普天同痛。哀詔至撫司，集紳士哭臨。會有吳會令某私盜漕米易值以媚撫。諸生某某職踐更者不能平，因訐令諸不法事。撫某，疑縉紳與其謀，諸生又以事不白，奔哭孔廟。吳中故事，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廟廷，名曰「哭廟」。撫未之前聞，張皇摭拾，糾者生「驚大行，抗國賦」，言言皆反側所爲，密以聞，舉朝大震。廷議遣滿部堂按狀，撫恐得實，謀所以自全。因密囑推究指使預謀者，意屬於余，滿堂諾之。【略】嗚乎！余無罪，故人冤之。揆厥所由，余性耿介不阿，絕人過當。達官長者素不干以私。若地方利弊所關，攘臂以起，直言無隱，往往觸當途忌諱，當撫（某）之蒞吳也，一日猝至。余實他往，疑故謝之，不懌。翌晨又來，擯從密語，語移晷，大都皆講情面，余又答以道義。退而言曰：「此老倔強，利不可動，將來長短我。」而殺機伏矣。禍甫脫，復以「抗糧」之罪加三吳，盡上紳之逋毫末者，請皆廢斥，而仕籍、學校，爲之一空。又以吳人怨己，恐且暮不測，借「海」名請兵駐蘇者三年，而民室一空。雖三吳之劫運，而實余階之厲也。

佚名《哭廟紀略》　二月初一日，章皇上賓哀詔至姑蘇，府堂設幕，哭臨三日。初四日，倪用賓等哭廟【略】諸生百餘人，至廟鳴鐘擊鼓，幷卽至府堂。時撫臣朱國治、按臣張鳳起、道臣王紀及府縣官暨郡中縉紳、孝廉咸在，因跪進揭帖。維時相從而至者且千餘人，號呼而來，皆欲逐任知縣者也。

計六奇《辛丑紀聞》　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吳令任維初，山西石樓縣人也，由貢生爲學瑜，遷秩吳門。蒞任之日，謁郡守余公（余公名廉徵，字澹公，遂安人，進士）。至府門，左右請步入。任曰：「彼亦官也，我何以步行爲。」堅欲乘轎直入，左右懼而置之於門曰：「寧受責，不敢奉命。」余公聞而笑曰：「是呆者耶。理煩治劇者，固如是乎。」謁司李高公亦然。高公怒不見。回署砍大毛竹片數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攸關，國課不完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爲期也。」初二日午時卽追比。欠數金者重責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隸行杖輕，轉責之。如以痛而出聲者，則大怒，令隸扼其首，使無聲。受責者皆鮮血淋漓，難於起立。以後杖而代者鮮矣，鄉民悉自詣縣庭。無何杖一人，斃堂下，邑民股栗。十八年正月中旬，維初入常平倉，每石倉米取七升三合，每廒則計其米數之多寡而斛出一石焉。逮兌糧，則各戶之貯此廒者，各出償之。計其所得三千余石，付縣總吳之行糶焉。自明祖太立法，至我朝定鼎以來，未有如維初之典守自盜者也，當是時也，雖三尺童子皆懷不平，而諸生倪用賓遂有哭廟之舉。二月初一日，會世祖章皇帝哀詔至蘇，幕設府堂，哭臨三日。撫臣朱國治、按臣張鳳起、道臣王紀及府縣官、郡臣、縉紳、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府教授程翼倉者，名邑，江寧人，壬辰進士，入爲翰林院庶吉士，對職外調，與乙未進士韓朝允同改爲府教授，而翼倉任蘇州，每月一課郡士，教育英才，無忝其職者也。初四日，薛爾張作文，丁子偉于教授處請鑰，啓文廟門哭泣。諸生擁至者百有餘人，鳴鍾擊鼓，旋至府堂，乘撫、按在時，進揭帖。時隨至者復有千餘人，號呼而來，欲逐任令。撫臣大駭，叱左右擒諸生，衆遂爾星散，只獲去十一人：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等。【略】時教授程邑參任維初六案，金聖歎因有「十弗見」之譏焉。【略】前程翼倉參六案，云「號哭者數千人」，撫臣深恨之，屬四大人窮究。翼倉不獲已，供出丁子偉、金聖歎二人。四大人窮究益甚，翼倉將以凡與哭廟之舉者盡列名以上。錢宮聲聞之，立夜見翼倉曰：「今縱開無辜數十，總不滿數千人，無益，徒害人耳。且已有丁、金二人足以塞責矣。」翼倉遂止。四月二十六日，嚴檄喚丁子偉、金聖歎。二十七日，起解至江寧。郎公出示曰：「任令一案，葛藤未已，不得更有攀招。」自此之後，遂無波及者。郎公雖爲翼倉，而造福實無窮矣。子偉、聖歎至，見四大人，各兩夾棍，打三十板。聖歎口呼「先帝」，四大人怒曰：「今上初卽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詛皇躬耶。」掌二十，下之獄。四大人審畢，遂同撫臣商確拜疏：題爲《遵旨會審事》。【略】（六月）二十日奉旨：「倪用賓、沈玥、顧偉業、王仲儒、薛爾張、姚剛、丁子偉、金聖歎八名，俱著彼處斬決，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唐堯治、馮郅十名，俱著就彼處斬決，免籍沒；顧予咸免籍沒，並免革職，餘依議。該部知道。」

魏　耕

論　述

《雪翁詩集》卷一六（附錄上）詩評　蔣馭閎云：「魏子游意篇幅之外，洋然自得，不以煩簡爲度。」朱伯虎云：「楚白五古，初摹漢、魏。至其得手，則在景純《游仙》，支遁《贊佛》，游行晉宋之間。若五律，純祖少陵，離奇夭矯，難以準繩相格。」徐禎起云：「楚白詩得力于漢、魏，而沉酣于杜、李二家。」周青士云：「白衣銳意學杜，晚一變而神游于謫仙之門，遂升其堂奧。」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白衣僑居吳興別鮮山，爲晉沈禎、沈聘避地所居，有渡曰息賢，遂以名其堂。其論詩云：「詩以達情，情貴極其所至，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由唐以前，諸家體不必相蒙，而其爲至則一也。學者各盡其塗徑而入，入之愈深，見其畛域愈廣，恣睢淫佚于其際者久之，乃始得其滌濊之樂。故涉獵衆家，不若專致一家，一家之趣既竭，而後馳而去之，再適一家。其於一家猶是也。然後古人之長見，而我之長亦見。余之於

詩，初無矜飾，務達其情，凡博弈飲酒，朋友酬酢，以至山川、風俗、城郭之所歷覽，遺迹之所辨證，雜然前陳，有觸于懷，發之詠歎，以爲合於作不能自已之旨，此則余之所自道已。」故其中年專學子美，末年專學太白，惜乎未見其止也。

孫德祖《息賢堂詩集跋》（魏耕）贅歸安，成諸生，國亡棄去。交當世豪俠，圖大事，與于苕上之役。兵敗，走江湖，于吾越張近道、朱士稚（太保大學士文懿公孫）、祁理孫、班孫兄弟（巡撫忠惠公子）尤善。故久于越，常主祁氏，集中詩多有可考證者。其他所與唱和，如長洲陳三島、歸安錢纘曾、錢唐孫治輩，皆其同志。錢卒與偕死，孫則購其骨而葬之南屏者也。而西河、竹垞、秋谷、迦陵諸子之流，皆贈答之什。白衣在前朝，初不掛仕籍，可以死，可以無死，與諸子同。乃身殉故國，巢覆卵破，誰無瞻顧。良以江上之役，浙東慷慨赴義之士尤夥，氣類所感，有以成之。其視諸子，爲昭代詞臣，爲勝朝烈士，各行其志，不必同歸，要于文字之契，形迹無可疑者。有若婁東學士，異時迫于朝命而出。虞山尚書，則終始熱中，早更初服，白衣何幷有東寄，殆不可解。豈文人結習，猶有取于幾復風流未能屏絕邪？自叙息賢作雪岩，蓋以音同，有合于故鄉雪竇，涉筆偶爲異文。又云生平有所撰述，悉以命之，詩其一也，則所謂《息賢堂集》者，當不止此。而全氏稱其爲詩酷嗜李白，今觀其古體諸作，近供奉者十得五六，近體未必一律也，以爲《西台慟哭》、《離騷》之亞，不唯擷其藻采稱量分刌爾。

全祖望《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聞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搶攘，文獻凋落，至有幷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茶鐺藥灶間物，親加拂拭，萇弘碧血，不至蕩爲冷風野馬，即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略】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遍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贊佛》，游行晉、宋之間。近律純祖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樗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于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于竹垞《詩話》所述者。

《小腆紀傳・義士傳》魏耕【略】爲詩，初學漢、魏，後學杜甫，晚學李白，皆登其堂奥。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魏耕，慈谿人。談兵有奇癖，非酒不具，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之許，奕喜獨以忠義故曲奉之。發淡生堂《壬遁劍術》諸書供採擇焉。

傳記

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先生初諱時珩，又名耕，字楚白，號雪竇，予從兄也。生明萬曆甲寅四月六日。父諱忠顯，讀書懷古，嘗游學霅川，逍遙山川，以歌咏自娛。先生初穎異，七歲從先君學，日誦數百言，覆背如流。先君束之嚴，母朱孺人謂儿幼，乞少寬之。先君曰：「吾之愛甚于嫂，念此兒資性不凡，異日當以文章名世，儻學少弛，不成大器，予之咎也。」先生謝曰：「謹受教！」越三年而學大進。年十四，朱孺人卒，忠顯公攜先生至霅川課讀。弱冠赴童子試，歸安縣李公得先生卷，嘆賞不置。會吾慈周公躍雷領癸酉鄉荐，爲李公所取士，謁師至署，見先生文，拍掌謂李公曰：「此卷宏深樸茂，有古大家風，當不徒爲小試冠也。」揭案列第一。歸安儒士競以外籍相阻，李公曲全之，遂得入歸安庠。湖之凌君某，义渠先生侄也，耳先生名，以女妻之。己卯，督學許公豸歲試冠軍，食餼。未幾，流寇李自成陷京師。甲申之變，先生懸衣冠于堂上，面北稽首曰：「予雖在草莽，亦君臣也。」聞錢忠介公移檄會諸鄉老迎監國魯王于天臺，遂挾策往從之。江寧之敗，先生遮道說張忠烈：「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英霍山寨，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以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渡東溪嶺，而追至被獲。康熙元年六月一日殉節于會城官巷口。配凌氏，聞先生死，流涕曰：「夫死，我不可以獨生。」遂以髮自經。次子高亦自縊。長子喬戍尚陽堡。女一，適仁和庠生孫某，葬先生夫婦及子于清波門外山麓。封土爲牧馬所壞，好義者函骨改葬于靈隱西五寺橋大桐塢，碣題曰「慈溪魏長白山人夫婦之墓」。

《小腆紀傳・義士傳》魏耕，原名璧，字楚白，號雪竇山人。甲申後改名，又別名甦，慈谿人也。少失業，學爲衣工於歸安之苕溪，然能讀書。富翁某奇之，贅爲壻，因成歸安諸生。性豪俠，負大志，所交皆當世奇士。乙酉，與於湖州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已與苕溪錢纘曾閉戶爲詩。

【略】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與張宗觀、朱士稚世號「山陰二郎」者稱莫逆，因以交祁理孫、班孫兄弟，得盡讀祁氏淡生堂藏書，詩益工。然諸子有四方之志，皆工詩而非所好也。耕於酒色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理孫兄弟竭力奉之。每至，輒命酒呼妓，召宗觀、士稚左右之。耕嘗遣死士致書朱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成功如其言，幾克南京，已而敗退。侍郎張煌言將入焦湖，耕復走告曰：「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英、霍諸營多耕舊識，請說之使迎公。」計復不就。然事頗洩，邏者益急，纘曾以兼金賄吏，得解。癸卯，孔孟文者從成功軍中來，有所求於纘曾，不屬，遂以耕蠟書首之，且曰：「苕上，耕婦家；梅墅，則耕死友所嘯聚。」梅墅者，祁氏所居也。時耕適館梅墅，遂幷祁氏兄弟被執至錢塘，耕與纘曾不屈死，理孫以計免，班孫遣戍。尋山陰李達、楊遷以爲耕營葬遣戍，而陳三島者以憂憤死。

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 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甦。慈谿人也，世胄，顧少失業，學爲衣工于苕上，然能讀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壻居焉，因成諸生。國亡，棄去。先生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志圖大事，與於苕上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與歸安錢纘曾居苕谿，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唾之曰：「雕蟲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幷交纘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祈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然先生於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爲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之。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於先生，於是邏者益急。纘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軍來，有所求於纘曾，不屬，幷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纘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死。己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眞所謂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並負不世之志，而遭逢喪亂，相繼以不良死，則百六之厄也。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於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死，而次年張尚書蒼水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居於苕上，爲晉時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集曰《息賢堂集》。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寶，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蓋嘗再從先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魏氏譜傳》（存目）

紀事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 己亥，國姓帥師二十三萬、戈船八千抵崇明。【略】六月，取瓜洲、鎮江，屬邑皆下。初，慈溪布衣魏耕與國姓書，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國姓遂用其計，數入長江。先生《秋興》詩所云「戈船迅比追風騎」者也。

《湖州行》 《小腆紀年》順治二年六月：明長興縣民金有鑑奉通城王盛澂起兵，復湖州，進攻長興，不克，吏員王士麟死之。

《醉時歌與朱廿二》 朱彝尊《貞毅先生墓表》：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略】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略】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詩歌，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略】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

《欲謁虞山錢大宗伯途中書怀先寄柬呈覽》孫德祖《息賢堂詩集跋》：有若婁東學士，異時迫于朝命而出，虞山尚書，則終始熱中，早更初服，白衣何幷有柬寄，殆不可解。豈文人結習，猶有取于幾復風流未能屏絕邪？

《稔聞潘子時升仙人說是陳思後身而余嘗夢前生爲劉公幹因戲有此作兼置酒送潘入燕》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慈溪縣志・魏耕傳》：自言其前身乃劉楨也。（全祖望撰墳版文。按耕有《三月三日夢前身爲劉公幹作》七絕一首。）

著録

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先生著述甚多，有《道南集》、《息賢堂初後集》、《吳越詩選》，今皆僅有存者。

孫德祖《息賢堂詩集跋》右魏白衣《息賢堂詩集》寫本，年家子何菁卿孝廉寧祥購之書肆，凡三帙，不立卷數，署曰「魏橋井田丈人著」。魏橋者，白衣所居，集中所云魏家浦故里，以存姓也。井田則離其名，以爲讖也。

藝文

王猷定《送魏雪竇序》魏子至越，閱兩月，負笈欲歸。客告予曰：「魏子將行矣。嗚呼！魏子濟世之器也。來越，越之人合舍業厚遇之。霍丹擊鮮引滿，舉白張具，日爲酣飲。于其行也，亦宜出千金爲囊中裝。乃僅與子等落莫者稱相知，食糠覈，啗蒺菜，伸楮染翰，倡和以紓于抑，嗚呼！魏子濟世之器也，而所遇窮愁如此，得無有搖其中而降其志乎？」予曰：「魏生以舟歸乎？請以舟喻。方其浮大江，亂巨區，洪濤橫厲，上與天際，風雨變怪，杳冥不測，亦天下之至險矣。乃登陽侯之激湍，崇朝百舍，無遠不屆者何？唯其舟之足凭也。舟于水則漚也，曷足恃也。夫材猶吾質也，取諸陽木，縝理而堅，以其可施刳斫，平沉必均也。帆猶吾氣也，取諸宏以完，以其借風必強，橫畝不墜也。檣吾心也，取諸正而直，正而直，雖危懸重繫，其何震撼之有。柁吾志也，取諸匡且廣，常操而善運，操匡運廣，雖滔天巨波，其何搖蕩之有。至于篙若櫓，吾才也，取諸剡，取諸巖而鍛，而舟成矣。雖然，又貴乎人事之工也。夫閉戶而學操舟者，自以爲能矣，乃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技，次者灘漩敗其治，無他，諳練不素，而審愼之意少也。若人事工矣，尤貴天時之順也。世固有強濟以要利者，弗畏于天日招招，于江之濱水澥之濱，雖有維楫，一旦颶風作，水怪興，而覆于洪流者，尾相銜也。故善操舟者，舟與水一，人與舟一，而天不與人一，寧舍馳馬逐龍之具于洲渚島嶼之間，而不輕進也。今以魏子，有其具矣，又有其技矣，而時之不偶，故寧與吾輩二三人相與周旋于山榛隰苓，而不願入市朝以爭利也。而子疑其搖其中而降焉，不亦謬乎。」客作而曰：「子眞知魏子哉，敬往告焉，以當三爵之餞。」

朱彝尊《梅市逢魏璧》（存目）

屈大均《懷魏子雪竇》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歿，三年不鼓琴。文章藏禹穴，涕淚滿山陰。說起今朝事，魂應起壯心。

全吾騏《戲題魏楚白遺集後》越劍天下精，越女天下白，我嘗讀越絕，玄女卽劍客。魏郎兩嗜之，而戰竟不克。乃知蒼蒼天，亦旣厭周德。（楚白好色）

全祖望《擬薤露詞・若邪娃（魏山人挾妓）》序：「雪竇山人嗜妓，祁公子班孫客之，日荐妓焉。時人多薄之，不知其成就若此。」詩：「白衣君，游梅里，得妓輒歡喜。祁郎君，日倒屣，遍求若耶溪娃陪珠履。踉蹌復壁登車去，越女三千淚如注。」

厲志《同心水登隱山望魏雪竇故居》（存目）

又《題雪竇山人遺稿》（葉二元堦編次示余）晶瑩離堅璞，哲工受雕鐫。任成無窮軌，運質見方圓。作爲圭璋具，可以薦上天。惜哉昆山秀，崩鑿付焦原。取灰一持叩，其聲猶淵淵。造物甘卻棄，至美唯自全。首陽薇蕨老，萎死霜雪間。常人不與食，高士來晚年。卞生旣徒刖，楚寶亦不傳。蠹簡積朽篋，光輝暗回旋。千載有其人，明流方涓然，蜀魄更何恨，青林夜聲喧。

徐　波

論　述

馬士英《浪齋新舊詩序》　古人之善爲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爲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於人而當於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養之，猶足爲患，況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妙理，冥心元對猶恐失之。而麴糵圍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覿面錯過。而幽人老衲從旁摹寫，反入精微。則詩之爲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歎，則今之靜人也。天性本靜而學以充之，故其發而爲詩，淵然穆然，和平溫厚，不惟離近人之跡，并化其才人之氣。然予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刪妙於宋庵。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刪。學益深則道益進，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者，與詩絕者也。才而不靜者，與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歎證之。天啓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撰。

錢謙益《徐元歎詩序》　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僞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闢之者，何也？

又《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春初游靈岩，於夫山和尚禪榻，得元歎新詩一帙。歸舟雒誦，撫几而歎。香嚴言：「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此觀也耶。」元歎擺落塵坌，退居落木庵，客情既盡，妙氣來宅，如薛瑤、几肉皆香，其詩安得而不香？牛頭栴檀生伊蘭叢中，仲秋成樹發香，則伊蘭臭惡之氣斬然無有。取元歎之詩雜置詩卷中，剔几辟惡，晉人所謂逆風家也，吾奉隱者之教，養鼻通觀，請自元歎始。雖然，吾向者又聞呵香之說。昔比丘池邊經行，聞蓮花香，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捨林中禪淨而偷我香？」俄有人入池，取花掘根挽莖，狼籍而去，池神弗呵也。有學詩者于此，駢花鏤葉剟芳拾英，犯棗昏馥俗之忌，此掘根挽莖之流也，神之所棄而弗呵也。杼山論詩，科偷句爲鈍賊，是以應以盜香結罪，下視世人逐伊蘭之臭，胖脹衝四十由旬諸天惡而掩鼻者，其又將若之何。雖犯尸羅戒，吾以爲當少假焉。少陵之詩曰：「燈影炤無睡，心清聞妙香。」韋左司曰：「燕寢凝清香。」之二公者，于香嚴之觀其幾矣乎。雪北、香南、清齋、晏晦，願與元歎共之。用以證成隱者，鼻觀之法不亦可乎。夫山和尚妙于詩句，能以香作佛事，吾恐學人愛染著知，見香未免爲池神所訶也。作是言已書於元歎詩後，并詒和尚觀之，以發一笑。

《池北偶談》卷一一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庵，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庵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頑庵生壙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耒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爲《落木庵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庵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曩烟，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元歎少年任俠，後工詩，之楚中，交竟陵鍾、譚二公，晚歸老落木庵，以枯禪終。生平詩近鍾、譚體，牧齋痛貶鍾、譚，而於元歎獨許之。

《國朝詩話》卷一　吳郡徐元歎(波)隱居工詩，譚友夏(元春)書其門曰「落木庵」。國初尚在，年七十。錢牧齋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庵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詩有《謚簫堂》、《染香庵》等集。五言句如「野水斷村路，孤烟生竹籬」，「小池晚雨到，古郡秋風初」，清微沖淡，不染纖塵。

潘鍾瑞《浪齋新舊詩跋》　元歎先生詩清逸在骨，不落凡纖。卽士英序語，亦復超妙。相與奇詫之。或謂此序宜割去，夫當士英擅政時，以清職羅致先生，先生拂袖竟去。想其友朋之間，方將割席，席可割而序不可割乎。然先生晚年，曾不以士英旣敗而稿中遂去其序，殆亦不以人廢言耳。幸附先生流傳至今，亦何弗仍存之。善夫，調生丈之言哉。因附錄於後云。同治紀元壬戌四月，郡後學潘鍾瑞跋後。

《落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落花習徑，以生新之筆湔除之，李義山「高閣客竟去」一首後，復見此詩。

傳記

沈德潛《徐先生波傳》　徐先生元歎，名波，蘇之吳縣人。其稱頑庵，前代國變後所更號也。少孤向學，爲諸生。旋入太學，負意氣，任俠，急友朋難，至欲爲報仇破其家不顧。喜爲詩，湔除塵俗，抽思練要，吳中求同調不易，得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時兩人欲變王李習見，孑孑生新不主故常者，力揚詡之，名大著吳楚間。當是時，先生年未艾，欲留其身有爲，不以文人終也。後見廟堂水火，蛾賊四起，柄國者泄泄無救時術，慨然曰：「此乾坤何等時，尙思燕巢幕上乎。」決志歸隱。鼎革後，葬父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先是，慕宜興山水，流寓罨畫溪凡數年。旣往游天台、鴈宕、峴山、赤嵓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將老，與友夏別。友夏曰：「子還吳，如落葉歸根矣。」書「落木庵」三字以贈，後揭諸庵門。松栝蔽空，縛帚掃葉，以供茶竈。事之前定類如此。先生旣結廬天池，與靈巖、中峰二高僧遊，寫像各貯佛寺。談討多出世語言，外人弗能聞也。然讀其自撰《頑庵生壙志》，廉悍之氣猶在簡中，先生固逃於空虛者耶。吳人士或目爲迂人，或目爲詩老，或目爲枯禪，而識者稱爲遺民，庶得其眞云。年七十四卒。無子，一女歸許氏。生平著述多散佚，今有《謚簫堂集》及《落木庵稿》，藏於許太史家。太史名集，大父名峽，爲先生女夫，亦有志行。沈子曰：予壯歲過落木庵，展元歎先生遺像，題五言近體紀之，中云「大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旣重之亦閔之也。今相距四十餘年，中間世事，雲煙消歇，何可勝數，而高人清節，久而彌新，古所云薄身厚志，絕塵不反者，斯其人矣。嗚呼！人之可傳，果在名位乎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徐波，【略】少任俠，亂後搆落木庵以枯禪終。有《謚簫堂》、《染香庵》等集。

紀事

《明遺民詩》卷三　（波）少與鍾、譚友善。究心內外典，與賀中男發《楞嚴》旨趣。情性如澄潭止水，居落木庵，斷炊絕粒，靈巖退翁分鉢中餐以周之。他有所遺，不屑也。著《浪齋新舊詩》。

《七月望後寄碧上人》《池北偶談》卷一一：乙酉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略】。寒碧少遊鍾、譚間，此詩蓋爲二公作也。

《贈范校書雙玉》《本事詩》卷一：雙玉名雲，秦淮女子。文舍人啓美有「相逢恨少珠千斛，問字云從玉一雙」之句。

《楞伽山觀串月》褚人穫《堅瓠十集》：吳中楞伽山，八月十八夜看串月。或云從寶帶橋外出，數有七十二，此橫說也；或云對關外極饒溪港，光影相接，望如塔燈，此豎說也。然亦如阿閣佛國纔一現耳。丙子秋，徐元歎見之，作詩云【略】。土人云：二月十八夜，亦見串月。

《寄邵陵王侍臣》《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七引《沅湘耆舊集》：侍臣性奇敏，尤善臨池，長洲徐元歎有《寄邵陵王侍臣》詩云【略】。按：王侍臣，名嗣翰，隆武丙戌舉人。入淸不仕。有《六聲亭草》、《延喜堂集》、《石崖》、《研莊》諸稿。

著録

葉廷琯《浪齋新舊詩跋》　癸卯三月四日，偕序伯過白馬澗，訪通濟庵。覺阿上人飯蔬於五百梅花草堂中。茶話抵暮而返。案頭見元歎先生《浪齋新舊詩》一冊、《落木庵詩》二冊、補遺一冊，假歸讀之，錄存此帙。先生高風淸

節，世所共知。詩如其人，純乎山澤之氣。是帙祗就我意錄之，非謂先生之詩之美者盡在是也。瑤草一序，佛頭著糞，然語能入微，存其文正惡其人之聰明自誤爾。苕生葉廷琯識。

民國《吳縣志》卷一　徐波《諡簫堂詩集》、《浪齋新舊詩》一卷、《落木庵詩》二卷（尤志）、《染香庵集》（王士禎《感舊集》）。

藝文

俞南史《懷徐元歎》　樹暗川原涼，閒堂晝已陰。我愁一水闊，君又萬山深。遠樹芳蘭渚，空思薜荔吟。名高身不出，花下且彈琴。

錢謙益《徐元歎六十》　飄然領鶴駐高閒，石戶雲房處處關。萬事總隨青髻去，此身留得翠微間。隱將佛土逃三劫，貧爲詩人鍊九還。若問少微星好在，鈎簾君自看西山。

沈欽圻《贈徐元歎（波）》　少年爲俠客，萬金散盡不少惜。中歲爲詩人，遠之楚澤哀靈均。歸來慕隱者，脫棄浮榮如土苴。晚歲依空門，庵名落木歸本根。我來訪君荒山裏，留客晚餐烹菊杞。夜寒襆被擁繩牀，月滿空堂疑積水，不是尋常話箭鋒，生平披豁見心胸。卅年無限悲涼事，付與晨鐘暮鼓中。

錢謙益

論述

綜論

瞿式耜《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　式耜嘗聞先生之言曰：「六經，文之祖也。班、馬，禰也。昌黎、河東、廬陵、南豐、眉山，繼別之宗子也。昌黎不師班、馬，廬陵不師昌黎，眉山不師廬陵，精神血脈，亘千古而行乎其間者，皆其家適也。有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爲古學，其失也倍。揚抶今古，別裁譌僞，討論先正之緒言，考六經班、馬之譜諜，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略】旋觀先生之文，初變於曆、啓之交，規摹經營，不失累黍，其規矩繩尺，猶可尋也。已而學益博，思益深，氣益厚，自唐、宋以迄金、元，精醫醫魄，攝合於尺幅之上，方軌橫驁，而未知孰爲後先。修詞持論，崇尚體要。金科玉條，凜不可易。至於諷諭時政，磨切當世，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頌，微詞譎諫，層見側出。擬議變化，雖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人所未有也。癸酉，居太夫人喪，讀《華嚴經》，益嘆服子瞻之文，以爲從華嚴法界中流出。戊寅春，踰冬頌繫，卒業三史，反復《封禪》、《平準》諸篇，恍然悟華嚴樓閣於世諦文字中。子繇之稱子瞻曰：「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生其幾矣乎。先生之詩，以杜、韓爲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東坡、放翁、遺山諸家，才氣橫放，無所不有。忠君憂國，感時嘆世，采苓之懷美人，風雨之思君子，飲食燕樂，風懷謔浪，未嘗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論《離騷》也，必原本《國風》、《小雅》，其斯爲先生之詩已矣。嗚呼！先生之文，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程嘉燧《牧齋先生初學集序》　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之文，惟先生自知之。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以余相從之久，相得之深，而先生虛己下問，晨夕不厭。凡一詩之成，一文之構，無不哆口抵掌，祛形骸，忘嫌忌。所謂以仁心說，以公心辨，以虛心聽。當其上下千古，直舉李、杜而下，三唐諸名家傑作，一一矢口品隲，商榷、論次之。【略】（先生）身禁囹圄，命如懸髮，而先生嗜學益力，覃思愈深。嘉定施孟翔除武昌推官歸，語余云：「曾兩候見獄中，憫其圜戶湫隘，暑雨跼蹐，殆非人所居，而先生朝吟夕諷，探賾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方與其徒瞿生、友人劉敬仲談藝和詩。」余時心甚危之，恐爲讒夫媒孽，以爲謗訕。先生聞之，初不以余爲過慮也。凡自天啟甲子削籍出都門，及今上召對免歸，各有七言律詩二三十篇，頌繫雜，多至數百首。其所遭罹禍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燄，愈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又且怨而不懟，憂而不懾，

得風人諷諭之致，而不失溫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識，眞能信前因，通宿命，何繇捐人我，遺得喪，怛然浩然一至是哉。【略】晚而以其忠猷嘉謀，無由入告左右，著爲《嚮言》三十首以垂于後，不惟其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匡世之略，亦已見其一斑。

蕭士瑋《讀牧翁集》　獨至虞山文，見則神思清發，宿累都捐，久而酣暢，益深懷古之思。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寢卧其下，三宿不能去。此解故須旦莫遇之，未易與近人道也。又，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眼横鼻豎，夫苟因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瞀，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近時惟虞山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駭雞枕，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又，桓宣武入蜀，有老吏曾供事武侯者，宣武詢之云：「諸葛公定以何爲長？」吏對以「未見其長，但每事停當耳。」近人詩文，間亦有長處，恨苦不停當，故不能欺余老吏也。余所服牧齋詩文，特以其停當耳。【略】又，悲傷忠憤之志，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其於政事之得失，邪正之消長，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思，含悲負痛，殷然而無以自解，故奮筆於楮端，鋒銛芒豎，感慨淋漓，刺人於眉睫之間，而怵人於志氣之微，一篇亦見，數行亦見，如獅子殺物，若大若小，一付以不欺之力。以此知文須有爲而作，若其無謂，可以不作也。又，歐公云：「花之絕爲牡丹，然而不實；果之絕爲荔枝，然而非名花。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晁無咎以爲詩文難兼，亦自如此。余固未以爲然。余讀牧翁文，體氣高妙，以爲至矣。而詩波瀾老成，亦極其妙。庖丁奏刃衆虛，合於《桑林》之舞，以無厚而入有間，故可通之養生也。

凌鳳翔《牧齋初學集序》　曩余在五羊官舍中，邂逅海昌朱素培氏，得讀錢遵王注牧齋宗伯《初學集》詩二十卷，予受而卒業。竊惟宗伯詩適當詩派中衰之際，實開熙朝風氣之先。【略】「後七子」後，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號雲間體，蓋詩派至此衰微矣。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然非有注以發明之，亦孰知其巨麗哉。余初閱其注，不數卷，便心折其奥博。今略舉十之一二，以例其餘。如神宗及泰昌挽詩八首中之注甘盤、營齋、妖星、白氣也。《吳門送福清公還閩》八首中之注舉朝水火、御札封還、楚宗人華越事也。《送兵部董侍郎》二首之注市塲、素囊。及《送劉編修》十首中之注平壤、征東、寶文、清燕也。《恭謁長陵》詩之注諸陵拱。及《寄東江毛總戎》詩之注鹿島、罷磯也。若斯之類，難更僕數，皆有關時事之大，可備一朝典故，足稱詩史。宗伯詩博大精深，故足開風氣之先，而非斯注，亦誰與發明之哉？余年來篝燈校讐，釐正魚豕，間有傷時者，軼其三四首。至《秋興》十三和詩，直可追踪少陵，而傷時滋甚，亦幷軼之，蓋其愼也。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予何敢私之篋衍，爰付之梓，以公同好，庶與昔人所稱三奇注並垂天壤間，且使今之作者，咸知自宋至今，詩派相傳，至昭代而極甚者，由牧齋宗伯實開風氣之先而集其成也。此亦予表揚詩學正宗之本懷云爾。

又《有學集序》　自天啟甲子後迄於本朝初年，有詩如干篇，時賢共稱其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采芑》懷美人，《風雨》思君子，其憫時憂世，三致意焉，宜其可傳也夫。當冀北龍去蒼梧之日，以及江東駿游黃竹之年，石馬晨嘶，金凫夜出，一二遺老，類皆沉淪竄伏，耄遜於荒，其他凋謝磨滅，墓木已拱，而文采弗彰，可勝道哉！可勝惜哉！先生獨傷心捫淚，奮其筆舌，含垢忍恥，輒復苟活，既師契而匠心，不代斲以傷手，俾後之覽者，如登高臺以望雲物，上巢車而撫戰塵，莫不耳目張皇，心胸開拓。顧其時際滄桑，有難察察言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爲之詮解，而闡幽發潛，亦孰知宗伯之詩可以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其關係重大有若此也哉？河東子有言：每思報國，惟以文章。此宗伯先生志也。

鄒鎡《有學集序》　牧齋先生產於明末，乃集大成。其爲詩也，擷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並卯堂之雄，而不師其貌。閒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鑪錘。北地爲之降心，湘江爲之失色矣。其爲文也，仰觀雲霞之變，俯察山川之奇，中究人物品類之盛。本之六經以立其識，參之三史以練其才，游之八大家以通其氣，極之諸子百氏、稗官小說以窮其用。文不一篇，篇不一局，如化工之肖物，縱橫變化而不出乎宗。又如景星卿雲，光怪陸離，世所希見而不自知其所至。信藝苑之宗工，詞林之絕品也。近世論文者率云：寧爲眞布帛，勿爲僞綺羅。然才短則氣局不雄，境僻則章

施不爛。若富有日新，從心不踰矩，不得不以此事相推矣。先生目下十行，老而好學，每手一編，終日不倦。尤留心於《明史》，博詢旁稽，纂成一百卷。惜燬於絳雲一炬。豈天喪斯文耶？或所論之人，爲造物忌而靳之耶？抑如龍門是非有謬於聖而不欲傳之耶？幸《初學集》已經付梓，得留人間。晚年名益高，望益重，頹然應酬，亦自病其濫觴，易簀時乃以手訂《有學集》，授遵王。余子弟爲及門，故得見而知之合之。而先生之文，盡千古之文，亦盡於此。或有執尺寸過求先生，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

沈忻如《牧齋詩鈔序》 挽日無戈，補天少石。金人辭去，清淚如鉛。銅狄製成，長歌當泣。自時厥後，謂我何求。石馬玉衣，吞聲餘燼。龍髯馬角，讒語殘灰。以釣瀨爲西臺，朱噣銜哭；指月波爲崖海，魚腹騰哀。唁碧血於同時，皦丹心於終古。又況經年累月，悵切南冠。吊影悲魂，私修漢臘。春歌溺笑，擊撞心胸。夢噩病吟，槎枒肺腑。聽秦淮商女之曲，簾外六朝；按湖湘紅豆之歌，尊前隔世。內人紅袖，傷水閣之落花；王子白衣，惜長衢之寶玦。和陶甲子，託栗里以同心；吊屈庚寅，規長沙而異恨。洎乎五溪雲斷，野哭斜暉；八桂香殘，夜啼幽谷。止矣，眞止矣，悲不自勝。思之，再思之，泣將何及？而今而後，靡瞻靡依。【略】絳雲東閣，集秋槐凝碧之新辭。楚國未亡人，能知振萬；上陽白頭女，忍沒開元。乃復千劫飛灰，六丁肆燄。西清玉軸，怒作轟雷；東觀瑯函，笑爲閃電。天乎已矣！悲也何如！文不在茲，天幷不憐夫後死。身將奚贖？臣實自厭其餘生。然後《病榻消寒》，命祝宗以祈死。殘年《投筆》，擬少陵之悲秋。其志潔，其行芳，沒齒於冰崖雪谷。其情長，其言短，報恩於蓮舌檀唇。斯則血性霜肝，生生世界。皮紙骨筆，萬萬恆沙者矣。弋獲餘編，網求軼製。碑銜石闕，不語悽愴。冰入淮流，無聲嗚咽。前集則愛君憂國，即一飯而不忘；後集乃飲恨吞聲，雖九死而未悔。以及遺珠滄海，或落鮫盤。暨夫埋劍豐城，遂騰龍氣。用廣蒐羅之志，略書讎校之端。

吳偉業《龔芝麓詩序》 牧齋深心學杜，晚更放而之於香山、劍南，其投老諸什爲尤工。既手輯其全集，又出餘力以博綜二百餘年之作，其推揚幽隱爲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公，即其中未必自許爲定論也。誠有見於後人之駁難必起，而吾以議論與之上下，庶幾疑信往復，同敝天壤，而牧齋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昔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

歸莊《王異公詩序》 詩之道難言矣。唐以詩取士，宜有定格，然觀其風調，不能無初、盛、中、晚之異。後世不以詩取士，士大夫不必皆工詩。惟能者始以詩名于世。于是文人才士，各宗一派，爭持一說，大抵厭常者取立異，後起者排前人，終無定論。近世錢宗伯始爲之除榛莽，塞徑竇，然後詩家始知趨于正道，還之大雅。

金俊明《牧齋詩鈔題詞》 託旨遙深，庀材宏富。情眞而體婉，力厚而思沈，音雅而節和，味濃而色麗。其於歷代百家都不沾沾規擬，而能並有其勝，斯固杜老所云「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近《風雅》」而「攀屈宋」者與。晚乃禪悅簡棲，心空味外。妙香熏染，益振新暉。冥想靈冲，有非塵步所能追跂者矣。

周容《春酒堂詩話》 虞山選《列朝詩》，或刻或濫，可議者十之三。作《歷朝傳》，隨意寫生，可誦者十之七。余嘗於晉中，將列傳稍爲刪節，手錄一過，信非近代人所辦。世之挾其弱姿淺調而欲撼之者，固可笑，乃有步其體例而成書者，祇見其俚鄙耳。

朱鶴齡《與吳梅村祭酒書》 憶先生昔年枉顧荒廬，每談虞山公文章著作之盛，推重諶諉，不啻義山之歎韓碑。乃客有從雲間來者，傳示宋君新刻，於虞山公極口詆詈，且云，其所選明詩，出於書傭程孟陽之手。所成諱史，乃掩取太倉王氏之書。愚閱之不覺噴飯。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評，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學，囊括古今，則夐乎卓絕一時矣。身居館職，志在編摹，金匱之藏，名山之業，無不窮搜逖覽。亂後憫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韋述、元危素之義。未及告成，燔於劫火，諱史之名何自而興。夫古之撰史者，自司馬遷、班固而下，如《新唐書》之修，因於劉煦。《五代史》之修，因於薛居正。凡載筆之家，莫不綴緝舊聞，增華加麗。弇州藏史未定有無，即使果出前賢，采爲藍本，排纘成書，亦復何害。宋君乃用此爲譙譊耶？鵲巢鳩居，厚誣宗匠，不足當識者之一粲。

傅山《爲李天生作十首》八（自注） 寧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當推天生爲宗主，歷叙司此任者，至牧齋，牧齋死而江南無人勝此矣。

《圍爐詩話》卷二 馮定遠云：「錢牧齋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喬曰：「皎然《詩式》言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

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弘至啓、禎矣。定遠見處實勝牧齋，見者每惑于名位。」

《本事詩後集》卷七　錢謙益（受之，牧齋，又號蒙叟，自稱東澗遺老。常熟人。）牧齋晚年卜築紅豆山莊，與河東君吟咏其內。茗椀、薰爐、繡牀、禪板，髣髴蘇子之遇朝雲也。嘗有句云：「青袍便擬休官好，紅粉還能入道無。筵散酒醒成一笑，髻絲禪榻正疎蕪。」可想見蒙叟心情矣。

《池北偶談》卷七　錢宗伯牧齋作《列朝詩傳》，本仿《中州集》，欲以庇史，固稱淹雅，然持論多私，殊乖公議。略舉一二：如徐有貞、陸完，以桑梓之故，一則稱其文武兼資，一則舉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揜萬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及貞性險賊云云。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以有貞爲稱首。上自王濟之，下及今時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後世宜有公論，固不始於牧齋也。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弇州《卮言》評《中州集》云：「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二語最確。牧齋先生推之太過，所未喻也。

又卷三　予初以詩贄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其詩皆丙申後少作也。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有「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蓋用宋文憲公贈方正學語也。又采其詩入所撰《吾炙集》。方籲山自海虞歸，爲余言之，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予常有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龍門登處最嶙峋。山中柯爛蓬萊淺，又見先生制作新。」「白首文章老鉅公，未遺許友入閩風。如何百代論《騷》《雅》，也許憐才到阿蒙。」今將五十年，回思往事，眞平生第一知己也。

又卷五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擬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曆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檜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

《分甘餘話》卷二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與蘇近。大樽（陳子龍）源於東川（李頎），參以大復（何景明）。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又卷四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虞山皆嘗之，余所未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評駁類》　錢牧翁撰《列朝詩》，大旨在尊李西涯，貶李空同，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遺餘力。夫駁滄溟擬古樂府擬古詩，是也。並空同《東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所錄《空同集》詩，亦多泯其傑作。黃省曾，吳人，以其北學于空同，則擯之；于朱凌谿應登、顧東橋璘輩亦然。予竊非之，偶著其略于此。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順治辛丑，序予《漁洋詩集》，有「代興」之語，寄予五言古詩云：「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今三十餘年，先生墓木拱矣。予所以不敢傅會先生以誣前輩者，亦欲爲先生之諍臣云爾。

又　牧齋嘗譬李何，則並李何之友如王襄敏、孟大理輩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並賓之門生如顧文僖輩而俱褒之。他姑勿論，《東江集》予所熟觀，詩不過景泰、成化間沓拖冗長之習，由來談藝家何嘗推引，而遽欲揚之王子衡、孟望之之上，豈以天下後世人盡聾瞽哉。

又　牧齋貶空同、滄溟二李先生至矣。吳人之師友二李者，如徐廸功、黃五嶽以及弇州，皆絕之於吳，且夷廸功於文璧、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一日，閱馮時可、元成集辨徐太室《二羅集序》云：「吳詩清淺而靡弱，不以二李劑之而何以詩哉？」元成，吳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後世其又可欺乎？牧翁稱文徵仲詩，近同年汪鈍翁注歸熙甫詩。人之嗜好，實有不可解者，付之一笑可矣。

又　空同贈昌穀詩《崢嶸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曆熙寧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歌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眞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又　海鹽徐豐厓（咸）《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又　楊夢山先生（巍。明吏部尚書。）五言古詩，清眞簡遠，陶韋嫡派也，五律尤高雅沉澹。予嘗選評其集刻之。牧齋所取，非其至者，而又云李中麓諸人咸推之。楊、李詩格，相去霄壤，顧反引李以爲楊重耶？大抵牧齋錄詩，意在庀史，詩之去取殊草草，不足爲典要。讀者當分別觀之，勿爲盛名

所忧，乃善耳。

又《記載門六・裁正類》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極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詩集》，略倣元例。然元書大有紕謬，如載諸相詩，取宋叛臣劉豫、杜充之類。蔡松年史稱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夷甫、王逸少之語，略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顧倣之哉。

宋犖《漫堂說詩》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略】（明）後七子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

《覲齋詩談》卷六 錢牧齋詩苦無眞性，大抵祇有四套：一宦游，二名士，三禪和，四脂粉。除此四者外，無風人之致矣。

全祖望《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把持閣訟一事，爲其師太過，反以身爲戮，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爲《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又《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尚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羣彥往還者。【略】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予聞之周鄮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幷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誚。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能詳覈，良自媿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 尚書天資過人，學殖鴻博。論詩稱揚樂天、東坡、放翁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揮斥之。餘如二袁、鍾、譚，在不足比數之列。一時帖耳推服，百年以後，流風餘韻猶足譽人也。生平著述大約輕經籍而重內典，棄正史而取稗官，金銀銅鐵不妨合爲一鑪。至六十以後，頹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幾謂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謂澌滅唐風，貶之太甚，均非公論。茲錄其推激氣節，感慨興亡，多有關風教者。餘靡曼噍殺之音略焉。見《初學》、《有學》二集中，有焯然可傳者也。至前爲黨魁，後逃禪悅，讀其詩者，應共悲之。牧齋詩如：「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屋如韓愈詩中句，身似王維畫裏人。」工緻有餘，易開淺薄，非正聲也。五言平直少蘊，故不錄。

《說詩晬語》卷下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迴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掎摭，謂其摹擬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劍谿說詩》卷下 明詩屢變，咸宗六代、三唐，固多僞體，亦有正聲。自錢受之力詆弘、正諸公，始纘宋人餘緒，諸詩老繼之，皆名唐而實宋，此風氣一大變也。

又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若但以才言，更千百世之下，無出眉山右者。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又百三十年，李、何繼起，力振頹風，倡爲古調，一時羣彥，莫不景從，雖眞僞雜興，瑜瑕莫掩，然而立志高，趨嚮正矣。故余嘗言：李、何大有功於詩教，斷爲風雅中興之冠，而虞山錢氏非之，耳食之徒又羣附和之，於今不息也。可勝歎哉。

又 空同詩削其摹古太着跡者，餘皆卓犖可觀。而虞山詆諆不遺餘力，祇可誣盲俗耳。

又 仲默善學古人，於漢、魏得其風骨，於六朝得其情采，於唐初四子得其音調而詞不縟，於老杜得其格律而氣不犉，後人於此問津，最爲無弊。顧虞山擠北地而幷及信陽，何歟？

又 長沙詩格在唐、宋之間，虞山則全體皆宋矣。

又 虞山詩才詩學誠無愧前賢，而不可以言品，正與其人相似耳。

又 李、何諸公，詩人之詩也。虞山、婁江，才人之詩也。公安、竟陵，則藝苑之根蝨，豈特爲旁門曲徑而已。

又 觀錢受之詩，則知本朝諸公體製所自出。

《清史列傳・錢謙益傳》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諭曰：「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爲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

尙以爲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爲明朝守死不變，卽以筆墨騰謗，尙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爲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爲可鄙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爲銷毀。其令各督撫將《初學》、《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並廣爲曉諭，定限二年之內，盡行繳出，無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尙存，且別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將全板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實爲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通諭中外知之。」三十五年，上觀錢謙益《初學集》，御題詩曰：「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眞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爲孟八郎。」四十一年十二月詔，於《國史》內增立《貳臣傳》，諭及錢謙益反側貪鄙，尤宜據事直書，以示傳信。四十三年二月，諭曰：「錢謙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旣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謗，是爲進退無據，非復人類。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癉。錢謙益應列入乙編，俾斧鉞凜然，合於《春秋》之義焉。」

《柳南隨筆》卷四　（錢宗伯）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峻）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宗伯旣入本朝，亦如裕之以金國鉅儒，而受知于元世祖也。宗伯晚節旣墜，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忘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柳南續筆》卷一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爲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又卷二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錢註引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頌》云云，又引唐太宗《叙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見復云：《周禮廋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掊押其耳項，無使善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錢似爲典切。然吾以爲竹者鞭也，批，卽批其頰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爲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動筆。

又卷四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贍。因題布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甦，庸非悟乎？」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錢湘靈叙《撫雲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田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又　崑山吳殳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爲之左袒，吹毛索瘢，勢燄甚熾。計甫草深爲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峰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峰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尙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搉考證歟？由是言之，卽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爲定論也。

王應奎《蓉莊詩稿序》　牧齋一代雄才，文奇而詩更奇，平日服膺老杜，故其揮灑所及，饒有浣溪風格，我朝詩家如漁洋、愚山均謂其直接唐音，則其傾倒可知。

薛雪《一瓢詩話》　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愼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隨園詩話》卷四　汪舒懷先生云：錢箋杜詩，穿鑿附會，令人欲嘔。如以黃河十月冰爲櫝蓋之冰，煎弦續膠爲美饌愈疾，以《洗兵馬》、《收兩京》二篇爲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君愛國之心耶。尤可笑者，跋元人汪水雲詩：「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桃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第二筵開八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酡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就此二首，遂以爲謝后有失節之事。按《宋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冊立，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徙越七年而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寧有劉

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咏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則世祖爲人可知。《元史》又稱宏吉剌皇后見幼主入朝而不樂，爲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放還江南。帝雖不許，而封幼主爲瀛國公。則別置邸第，完全眷屬可知。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煖，手把詩書授國公。」是王昭儀亦未入元宮也。

又卷一六　余讀錢註杜詩，而知錢之爲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首，所云「兒女」者，自己之兒女也。錢以爲指肅宗與張后而言。則不特心術不端，而且與下文「雙炤淚痕乾」之句，亦不連貫。善乎黃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詩，所以獨絕千古者，爲其即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節節，皆以爲有所刺，則少陵之詩掃地矣！」

《國朝詩話》卷一　虞山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詩：「繡嶺灰飛金谷殘，內人紅袖淚闌干。臨觴莫悵青娥老，兩見仙人泣露盤。」「天樂荒涼禁苑傾，教坊淒斷舊歌聲。臨歧只合懵騰去，不忍聽他唱《渭城》。」《金壇逢水樹故妓》詩：「黃閣青樓盡可哀，啼粧墮髻尚低徊。莫欺鳥爪麻姑少，曾見滄桑前度來。」「剩水殘山花信稀，瑣窗鸚鵡舊籠非。儂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燕子飛？」《金陵雜題》詩：「頓老琵琶舊典刑，檀槽生澀響丁零。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閩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哀音感人，豈可但以風流結習目之。周郎名錫圭，字禹錫，吾越人。妥娘字如英，詩載《列朝詩選·閏集》。

又卷二　國朝歌行，其初遺老虞山入室韓、蘇，太倉具體元、白，合肥學杜，不無蛟螭螻蚓之雜，才氣自大，韓、蘇，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遺響也。

《甌北詩話》卷九　通計明代詩，至末造而精華始發越。陳卧子沉雄瑰麗，實未易才。意理粗疎處，尚未免英雄欺人。惟錢、吳二老，爲海內所推，入國朝稱兩大家。顧謙益已仕我朝，又自托於前朝遺老，借陵谷滄桑之感，以掩其一身兩姓之慙，其人已無足觀，詩亦奉禁，固不必論也。

曾燠《靜志居詩話序》　《靜志居詩話》，朱竹垞先生綴于《明詩綜》中，所以正錢牧齋之謬也。牧齋《列朝詩集》，挾門戶之見，而肆其雌黃，南北分歧，是非倒置。燠嘗歎前代公卿，存心若此，宜乎水火交攻，禍至亡國焉。夫詩話何昉乎。孟子之論《小弁》、《凱風》與《雲漢》之時，蓋詩話之祖也。而孟子又曰：「誦其詩，論其世。」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之義通于史學者。必有史才，而後可以說詩。若牧齋之毀譽不公，其尚足爲信史哉。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

閻若璩《與戴唐器》　牧齋宗伯貌頗似宋，而中有絕調之作，每讀不忍釋手。安得向遵王抄其《詩注》來耶？前陶季云，牧齋詩不如文，非也。詩能用意，文點梁不能本色，排比不能單行。卻讀書多，歷年久，有一段精氣結裏而成，不可及哉。

又　參和唐、宋、金、元而出之，是牧齋宗伯。

《問花樓詩話》卷三　江左詩人，自昔虞山稱首，而才情煥發，聲律綿麗，合肥、婁東，鼎足而三。虞山早附東林，喜聲華，好譏彈文字，合肥直諫，婁東晚出，雖云同調，進取或殊。錢唐周迂翁，高尚士也。《過拂水山莊》云：「孝穆山莊猶竹石，總持故宅尚鶯花。名高那許遺纓紱，情重難教棄室家。」稱存《論詩》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合二詩觀之，虞山有定論矣。

《筱園詩話》卷二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略】然江左以牧齋爲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略】錢牧齋厭前後七子優孟衣冠之習，詆爲僞體，奉韓、蘇爲標準，當時風尚爲之一變。其識誠高於前後七子，才力學問亦似過之。所爲詩長於七言，以七律七古爲上，七絕次之，五言則工候甚淺。《初學集》中，佳作較多。《有學集》乃晚年詩，惟七律尚有沈雄博麗之篇，七古則好以馳騁爲豪，五言亦好徵引塗澤，精華竭矣。生平持論，多偏而且苛，又阿好推崇程孟陽，是仍黨同伐異之私。況既臣事熙朝，復敢以詩文訕上，致干禁令，遂少嗣音。

又卷三　錢牧齋詩，以七律爲最勝，沈雄博麗，佳句最多。梅村較之，不逮遠矣。如「聖代自應無棄物，孤臣猶有未招魂」，「長吟頗惜齊三士，相對誰知魯二生」，「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明日孔融應便去，當年王式悔輕來」，「親憎言祿催偕隱，友賤求名勸著書」，「製麻未是廷臣意，枚卜空煩聖主心」，「歧途有客遷崖郡，廷辯何人是魏其」，「出山我自慚安石，作相人終忌子瞻」，「共和二載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漢家」，「周室舊聞遷寶鼎，漢宮今見泣銅盤」，「勸進虛傳河北表，中興爭望鄗南壇」，「先祖豈知

王氏臘，穹廬不解漢家春」，「白馬清流傷往事，南箕北斗愧虛名」，「三吳天日悲青蓋，五國風沙夢翠華」，「飄零王氣沈金虎，寂寞空山泣玉魚」，「《夢華》休續《東京錄》，劫火猶存《北會編》」，「獄中黃霸傳經去，門下朱游和藥來」，「唐寢春風嘶石馬，晉宮夜雨泣銅駝」，皆典切高華之作。一代鉅手，以人累詩。惜哉！

又卷四　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丘、牧齋。

《三家詩話・總論》　牧齋遠法韓、蘇，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動多詭氣。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跋》　予觀范蠡之入宦于吳，李陵之欲得報漢，古今豪傑，志事昭然。先生入清廷，五閱月而後引退者，所以觀釁也。子侄應試，與郎廷佐、土國寶、梁化鳳周旋者，將以行其志也。乙酉以後，搖筆伸紙，多抑塞憤張之語，不知者謂其自掩投降之迹，貌爲忠憤之詞。然則先生於死國之臣，必經紀其家，輸餉義師，破產結客，舉出於僞乎？丁亥下獄，瀕死阽危，厲而獲免，而仍奔走湖海，奮髯揚袂，籌畫策略，籠絡將帥，不惜以身家性命爲孤注者，亦可以僞爲之乎？嗚呼！先生之泣血椎心，太息痛恨於天之亡我者，且不爲死生禍福動搖其心，彼專制帝王之詔令，成敗論人之故習，豈足與語先生哉。

張鴻《錢牧齋先生年譜序》　當甲申之變，先生已六十三歲。明年，弘光亡。又明年正月，爲清禮部侍郎，至五月，引疾歸。其爲清官僅五月耳。如果輸心新朝，熱心富貴，亦當如洪承疇輩，握大權，獵高位，何至默默自甘爲二十年白髮老書生乎？況鄭成功爲先生門下士，海外消息，時通往來。時白茆江口，交通便捷，先生以外家顧氏之產，置紅豆山莊，託迹嘯詠，人不措意，實則密使往來，傳達消息，招募志士，調達軍食，東南海上，恃爲樞鑰。讀集中時有流露。否則，吕用晦、黃太沖、歸玄恭、鄧起西、吳孟舉及松江、嘉定諸遺老，志節貞介，若稍異趣，必至割席，何肯往來，親昵如家人兄弟然乎？至六十六歲，先生寓書桂林，上陳三局，瞿忠宣以此書上奏，謂先生「身在虜中，不忘本朝」，「忠驅義感，溢於楮墨」。然則先生志節，歷久不渝，虜廷疑其疑貳，草野諒其忠貞，羣流弁手，推尊壇坫，非特文章之冠冕詞林，抑亦志事之卓犖殷墟，有以感召而致之者歟？君子之立世也，不求萬衆之尊崇，而求一心之自安，不計一時之毀譽，而求後人之繼述。先生委曲求全，亦止盡其心而不使復仇之機自我而絕而已，成敗生死，置之度外，何論榮辱乎？迨至乾隆朝，深宮樞廷，必有窺先生之心事者，乃相與污辱之，使其耿耿孤忠，不傳于後，以消滅復國之機，故乾隆文字之獄最密，皆此志也。後人不察，從而吠影，亦徒見其蚍蜉撼樹而已。九原有知，亦不因此無識之譏彈而爲之顰蹙者也。

《太炎文錄・尚書・別錄甲》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尚書。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詘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最撝爁。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己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意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既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己當席藁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間，方偃卧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弒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思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又，章炳麟曰：「揚雄寧靖懷舊，謙益雖荏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於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尚矣哉！《墨子》曰：『賈，鬻易也。霄（即消），盡蕩也。』（《經說上》）同族迭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

雞鳴子《投筆集跋》　蒙叟《投筆集》一書，世未有刊本。則以當時文網甚密，而此書微吟深諷，易觸忌諱。故秘而未刊。然江南藏書家多有寫本。東南人士之留心文獻不忘故國者，恆以一得見其書爲快。故傳鈔殆遍。【略】錢氏以中朝大老，身事二姓，前爲黨魁，後逃禪悅。其心跡有未可白於天下者。世人多以反覆譏之，宜矣。然其繫心宗國，不忘欲返，乃託之吟詠，以抒其憤激，猶可謂慘怛而思反本者。以詩論，沉鬱悲涼，哀麗欲絕，亦不愧草堂之作也。今附錄餘杭章氏《訄書・別錄》一則於後。讀其詩者，可以哀其志矣。

黃人《牧齋文鈔序》　錢蒙叟之爲人，熱中作僞，久爲論者所鄙夷。觀其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倫得倫失，卒之進退失據者，

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於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清師南下，首簽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祺事發，非輸珍宮掖，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穢史，冒頓嫚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鋭，故愈巧而愈拙。然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媿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懽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媲。則拙於謀身者未嘗不巧於謀文焉。

《新世說・尤悔》 順治乙酉，豫親王多鐸下江南。惟禮部尚書錢謙益出城迎降。未幾，至燕京，管祕書院事，充《明史》副總裁。繼以疾乞假，馳驛回里。以黃毓祺事，幾遭不測。旋得釋，匿迹家園，詠歌自適，甚悔前此之失節。刻《有學集》行世。詆祺雍髮、滿語二事。文如《高會堂酒闌雜詠序》云：「歌聞敕勒，祇足增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詩如《次韻別友沂》云：「髡鉗疑薙削，壞服覓儔侶。」《袁節母壽》詩云：「碣石已鐫銅狄徙，天留一媼挽頹綱。」又云：「馬飫市場餘苜蓿，婢膏胡婦賸燕支。」《簡侯研德》云：「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孫郎長筵勸酒》云：「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關漢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鼈魚杜宇猶君臣。」《歸玄恭畫像》云：「周冕殷冔又劫灰，緇衣僧帽且徘徊。」《次林茂之韻》云：「茫茫禹迹今如此，憤憤天莫怨他。」又云：「先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嚴祠》云：「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西湖雜感》云：「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又云：「青衣苦效侏儒語，紅粉欣看回鶻人。」《題丁老畫像》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羅。」其一種戀戀故國之心，時時流露於行間。宜身後猶被禁書燬板之禍也。

《清史稿・文苑傳一・錢謙益》 謙益爲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書，晚歲絳雲樓火，惟一佛象不燼，遂歸心釋教，著《楞嚴經蒙鈔》。其自爲詩文，曰《牧齋集》，曰《初學集》、《有學集》。乾隆三十四年，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 阮亭嘗云：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詞。詩人之詞，自然勝引，託寄高曠，如虞山、曲周、吉水、蘭陽、新建、益都諸公是也。詞人之詞，纏綿蕩往，窮纖極隱，則凝父、遐周、蕘僧、去矜諸君而外，此理正難簡會。

尤侗《梅村詞序》 近日虞山號詩文宗匠，其詞僅見《永遇樂》數首，頹唐殊極。

《聽秋聲館詞話》卷五 姚君春木嘗言康熙以來，屢以書案興大獄。如錢牧齋詩文，亦在燬禁列。長洲沈歸愚宗伯選冠《別裁集》幾獲咎。至嘉慶初，大興朱文正(珪)於造膝時，奏言詩文之詆謗本朝者，正如桀犬狂吠，聖人大公無私，何所不容，禁之則祕藏愈甚。仁宗然之，禁始弛。明末遺書，遂復有刊行者。牧齋人品無足取，而才華自不可掩。有虎丘月夜讌集《永遇樂》云：「玉露微凝，銀蟾徐上，光景清絕。折簡徵歌，釀錢置酒，漫浪憑人說。俊侶難逢，歡遊能幾，莫負清秋佳節。儘筵端，紅牙拍損，只恐風情非昔。生公石畔，周遭香霧，恍似身臨瑤闕。天上霓裳，人間桂樹，曲調殊淒切。可堪到處，烏驚鵲繞，一寸此時心折。憑誰把，浮雲掃淨，永留皓月。」味「烏驚鵲繞」數語，似作於未改轍時，其初尚非全無心肝者，未可以縱情荒譙少之。近見吳下王養初(壽庭)，題柳如是小像，《金縷曲》後起云：「香軀拚擲滄桑後，奈中書、猶萌侈想，彥回多壽。」數語道盡牧齋，蓋末路依回，猶存觖望，正坐不知戒得耳。

分論

《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 《國朝詩話》卷一：牧齋《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絕句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王阮亭和之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簡齋《題石厓秋柳小景》云云。大抵寓意弘光南渡事，次句直是畫出馬、阮，妙不容說。漁洋公和句云云。情景無限，神韻悠然，自堪並垂不朽。然別以詩派，則牧翁宋調，漁陽唐響矣。

《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國朝詩話》卷一：虞山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詩云云，《金壇逢水榭故妓》詩云云，《金陵雜題》詩云云。哀音感人，豈可但以風流結習目之。

《春日過易水》《筱園詩話》卷三：牧齋《過易水》詩云：「老大不堪論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要離反形荊卿劍術之疏，又寓功名無成之感，所謂詩中有我也。牧齋吳人，故用要離塚之典，非泛填故實，所以深婉有味。王阮亭《題尤展成黑白衛傳奇》詩曰：「千金匕首土花班，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襲牧齋語，失之遠矣。

《漂母祠》《國朝詩話》卷一：虞山《漂母祠》詩，人以「千金知老母」寓意極深。沈台臣受宏《經漂母墓》詩云：「一飯成千古，令人心慨然。王孫倘不貴，老母竟誰傳。落日照淮水，西風吹墓田。猶多釣魚者，相視合相憐。」說得更暢矣。

《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一　金鶴冲《錢牧齋先生年譜》：己亥七月一日，先生聞焦山師屢敗北兵，慨然有從戎之志，於是和杜甫《秋興》而以《投筆》名其集，發攄指斥，一無鰓避，其志彌苦而其詞彌切矣。

《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閻若璩《答戴唐器》：玉溪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豈吾輩所能企及。往嘗愛楊孟載和義山《無題》五首，以爲逼眞義山矣，久之覺義山天姿仙首，藏於華辭之內，孟載猶凡胎也，去之遠矣。惟錢牧齋和梅村艷體四首，神矣聖矣，義山復生無以加之，七百年無此詩也。

《和燒香曲》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錢蒙叟《有學集》以有指斥國朝之語，遂被厲禁，焚書毀板，幾與呂晚村、戴南山諸人等。二百年後遺集始稍稍復出，嘗取集中諸詩文一一勘校，雖指斥之詞觸目皆是，然大抵憤激詛詈之語，未嘗有實事之可指，尚不如《翁山詩外》所詠軼事，有裨翦勝異聞。不知身後受禍，何以如此其酷？唯《有學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燒香曲》一首，詞氣惝恍迷離，若有所指，疑當時宮闈中必有一大事，爲天下所駭詫者。雖以東澗老人之顏厚言巧，謬託殷頑，亦不敢質言其事，而托之擬古耳。《義山集》中有《燒香曲》，故此以和名。東澗生平不作昌谷、玉溪體，尤見此詩之有爲而發也。詩云【略】。按，此詩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似可參觀。

《陸宣公墓道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墓之附會與否不必論，重其人不重其墓也。結話專及丁相墳者，以丁謂蘇人，墓在蘇州，故用反面襯託前輩。徵引不同泛泛。

《團扇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自注：張子壽賦《白羽扇》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蓋公懼李林甫之讒而作。此召對落職後詩也。眷念恩情，收藏篋笥，與小丈夫悻悻者異焉。

《玉堂雙燕行送劉晉卿趙景之兩太史謫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爲謫官者言，自宜以銜泥補屋望之。此立言體也。與《團扇篇》用意略同。

《送福清公歸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四語比以文潞公、郭汾陽史事，須如此用。詩作於萬曆季年，福清公，葉臺山向高也。公在政府，士林倚以爲重。後以不能救萬燝死，又林汝翥忤奄，羣奄辱及於公，公去而東林君子無噍類矣。詩中「白馬清流」，其有先見乎。

《臨城驛壁見方侍御孩未題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抱蔓摘瓜」，言清流幾盡，己獨存也。「破巢完卵」，言進言被禍，身幸存也。

《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感舊述懷》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衆以年老輕之，而社稷安危係於閒散之身，蓋以挽回天下望之矣。孫文忠諱承宗，高陽人，牧齋坐主也。以宰相任邊事久，屢立匡復功。爲奄人斗筲所阨，家居七年。崇禎十七年城陷不屈死。詩中望其出而救時，非阿好也。此種詩可以證史，不徒辭章對偶之工。

《夏日讌新樂小侯於燕譽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少年故侯也。激壯之中自饒悽惋。於吳地讌之，故有末語。

《簡侯研德并示記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王哀無不許其忠孝者。此又翻進一層，倍覺新警。

《東歸漫興》《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自注：「過南湖望勺園，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貧薄，故有任西華之歎。」贈人句云：「半生花月張三影，兩鬢滄桑郭四朝。」頗有風韻。

《讀史記戲書》《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與「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一種筆墨。

《反東坡洗兒詩》查爲仁《蓮坡詩話》：虞山多遊戲筆墨，有《反東坡洗兒詩》云：「坡公養子怕總明，我被癡獃誤一生。還願生兒猥且巧，鑽天鬻地到公卿。」觀此可知其趣向矣。

《竹枝詞》《古今詞話・詞話》卷下：沈雄曰：「花信樓頭風暗吹。紅欄

橋外雨如絲。一枝憔悴無人見，肯與人間綰別離。」「離別經春又隔年。搖青漾碧有誰憐。春來羞共東風語，背卻桃花獨自眠。」此錢牧齋宗伯《竹枝詞》也。宗伯以大手筆，不趨佻儉而饒蘊藉，以崇詩古文之格。

傳記

《清史列傳・錢謙益傳》 錢謙益，江南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五年，聽勘御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御史陳以瑞亦疏劾之，罷歸。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洊擢詹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囑其門人給事中瞿式耜言於主推者，擯體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謙益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用「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謙益先伺知，即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撞騙得賄，下刑部鞫訊。時敏、保元皆遣戍，千秋逾年始至，亦論遣，謙益奪俸。至是，體仁追論謙益賄賣關節，不當預選，延儒亦言。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莊烈帝御文華殿召對延儒諸臣，謙益辭頗屈，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遂褫職，下法司議，以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校死。十年，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乃下刑部逮訊。謙益嘗爲太監王安作碑文，爲司禮曹化淳所知，及獄急求救於化淳。體仁聞，密奏交結狀，化淳時見信任，自請按治，刑斃漢儒，且發體仁他罪狀，體仁引疾罷，獄乃解。謙益削籍歸。十七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臣史可法、呂大器等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常淓與馬士英議不合。及福王由崧立，謙益懼得死罪，上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爲禮部尚書。謙益復力薦閣黨爲阮大鋮等訟冤。大鋮遂爲兵部侍郎，而憾東林仍不時，會捕獲妖僧大悲，欲引謀立潞王事，盡誅東林諸人，謙益亦預焉。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已。本朝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祕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巡按，視其疾痊具奏。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擒江陰人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僞總督印及悖逆詩詞，以謙益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資招兵，入奏，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江寧訴辯：「前此供職內院，邀沐恩榮，圖報不遑，況年已七十，奄奄餘息，動履藉人扶掖，豈有他念。哀籲問官，乞開脫。」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中，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馬國柱因疏言：謙益以內院大臣歸老山林，子姪三人新列科目，榮幸已極，必不喪心負恩。於是得釋，歸。越十年，死於家。

《清史稿・文苑傳一・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明萬曆中進士，授編修。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天啓中，御史陳以瑞劾罷之。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至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體仁追論謙益典試浙江取錢千秋關節事，予杖論贖。體仁復賄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謙益求救於司禮太監曹化淳，刑斃漢儒。體仁引疾去，謙益亦削籍歸。流賊陷京師，明臣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與馬士英議不合。已而福王立，懼得罪，上書誦士英功，士英引爲禮部尚書。復力薦閣黨阮大鋮等，大鋮遂爲兵部侍郎。順治三年，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馮銓充明史館正總裁，而謙益副之。俄乞歸。五年，鳳陽巡撫陳之龍獲黃毓祺，謙益坐與交通，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訴辨，國柱遂以謙益、毓祺素非相識定讞。得放還，以箸述自娛，越十年卒。謙益爲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書，晚歲絳雲樓火，惟一佛像不燼，遂歸心釋教，著《楞嚴經蒙鈔》。其自爲詩文，曰《牧齋集》，曰《初學集》、《有學集》。乾隆三十四年，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存目）

葛萬里《牧齋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思舊錄・錢謙益》　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見即云以喪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即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惟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

周容《春酒堂詩話》　嘗坐牧齋先生昭慶寺寓，適有客以詩卷謁者，先生一展，輒掩置几側，不復視。已而此客辭去，先生顧謂容曰：「凡於人詩，不必於詩也，於目知之。頃見目中有《梅花》詩，且三十首，故不必復視耳。」隨出其《梅花》詩讀之，皆《兔園冊》語，相視大笑。又曰：「使當此君前一讀，其輕謾之不能自禁，當更甚於掩置耳。」

又　（牧齋先生）又嘗謂容曰：「古人詩無字不體情體物，移易不可，初視殊不覺也，及爲妄改者形出始見。如古詩云：『枕郎左邊，隨郎轉側。』二語爲李于鱗取去，改『左』爲『右』，豈非點金成鐵。」容聞之，不禁失笑。不特見先生讀書體貼，亦以見先生接引後學之懷，坦易可親如此。

又　有舉僧詩警句曰：「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牧齋先生笑曰：「次句似贈妓詩。」客爲閨堂。余思先生雖是謔言，然「鞋香」二字實可笑，謔也而寓教也。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九　錢牧齋晚年，托佛欲自湔釋，但大節已虧，懺悔何及。吳江周孺仍孝學書其集後云：「歸老空門結淨因，落花時復餞離人。出魔入佛超然處，欲浣朝衫一斗塵。」不加貶斥，婉約可思。

《漁洋詩話》卷中　徐波元嘆，晚居天池落木庵。虞山宗伯錢公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自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

又卷下　程氏負郭有東樓。錢宗伯牧齋，崇禎中爲復社事被逮，居停於此者數月，有「欲別東樓去」四詩，在集中。謝方山（重輝）《過鐵佛寺詩》：「老屋秋風吹辟邪，蕭條負郭幾人家。裴回細詠虞山句，不見吹簫過落花。」

蕭士瑋《讀牧翁集七則》　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詠終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際，銖兩不失毫髮。」余嘗以李易安同趙德甫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梧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每思閨閣之內，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心慧目，妙有識鑒似此，易安猶當讓出一頭地。惟朝雲謂子瞻一肚皮不合時宜，此語眞爲知己。然則公與柳夫人，故當相視而笑也。

《今世說・文學》　錢謙益【略】目下十行。老而好學，每手一編，終日不倦。暑月夜讀苦蚊，轍以足置兩甕中。

《柳南隨筆》卷二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即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爲匿笑。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飲宴，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盞曰：「沒竅阿沒竅！」錢大恧。又錢一夕于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圓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謔亦虐矣哉。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國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教所關，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

《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云：「梟獍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青拖紫之榮，不得與荷戟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即明降臣禮部尚書常熟錢謙益也。

又卷一二　錢謙益【略】晚年得柳如是。錢求媚藥與柳周旋，柳笑曰：「此之謂華而不實，大而無當。」人謂此八字幷可移贈《牧齋詩文集》。鼎革後，錢與柳幷轡入東華門。柳雉尾高挑，見者闐然失笑。柳於後園劃地成「壽」字形，以菜子播其間，旁栽以麥。暮春時候，錢登樓一望，爲之狂喜，幾墜而顛。錢僞言修史，以掩其不死之名。入清仍官禮部尚書。一日有獻詩者，錢讀之汗下。詩曰：「入洛紛紛興已濃，蒓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憔悴東風問阿儂。」或謂此詩雲間陳卧子作。蓋方伯以譴歸，卧子題詩虎丘刺之也。

佚名《啁啾漫記》　虞山錢牧齋歷事明、清，再至尚書，好延引後進。晚歲委蛇，望物頓減。平生喜聚書，所居紅豆山莊絳雲樓上，牙籤縹軸。分別部居，珍如拱壁。性復嗇吝，凡世間孤本，輒秘不示人。所撰《絳雲樓書目》，凡載宋元善本，皆是中乘。絕佳之品，則幷書目亦不存。其後中夜乳媪抱其幼女嬉樓上，翦燭炮落紙堆中，延燒橱櫝。牧齋驚起，已不及救。所藏古書，悉付一燻。惟劄成明臣誌傳數百本，當時備撰，明史在樓外，未及於難。曹倦圃溶，藏書亦富。遊長安時，牧齋得暇便過從，繙檢架上，得奇書。便借鈔。曹因請南歸後，借其路振《九國志》，劉恕《十國紀年》，牧齋慨諾。及曹寓蘇州，晤牧齋言及前約，牧齋疾應曰：「我安有此書，曩者言妄耳。」曹以其先輩，不敢詰。及吊樓災，談次，牧齋忽嘆曰：「我昔有惜書癖，誠畏因借轉展失之。子前欲借《九國志》、《十國紀年》，我誠有之，今此書已成廣陵散矣。使鈔本尚在，予可轉鈔也。」其生平作僞多如此。宜其出入兩朝，首鼠靡依也。

作品本事

《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絕句八首》一　《范石湖集・白溝》自注云：在安肅北十五里，闊才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

又二　《范石湖集・范陽驛》自注云：涿州驛牆外有尼寺，二鐵塔夾塗如雪，俯看驛中。

又三　《范石湖集・琉璃河》自注云：在琢州北三十里，極清泚，茂林環之。尤多鴛鴦，千百爲羣。

又四　《范石湖集・灰洞》自注云：在琢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路極狹，塵土坌積，咫尺不辨人物。

又五　《范石湖集・良鄉》自注云：燕山屬邑。驛中供金栗梨、天生子，皆珍果；又有易州栗，甚小而甘。

又六　《范石湖集・盧溝》自注云：草草魚梁枕水低。蓋文穆過時，此橋尚未甃石。

又七　《范石湖集・蹋鞠巾》自注云：金接伴使田彥皐所裹，蓋胡服也。

又八　《范石湖集・會同館》自注云：燕山客館也。遼人館本朝使，已謂之「會同館」。

《次韻徐大于王別後有憶之作》　錢曾注：蘇小小墓在秀州。徐凝詩：「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財。」徐有故妓，歲上其墓，墓亦在秀州道中。

《五芳井歌》　《皇明四朝成仁錄・定興死節傳》：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略】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略】崇禎初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略】未三載，復告歸。九年八月，敵掠畿南，犯定興，善繼從鄉落返城，守禦七日，城陷。敵兵提刃過之，弗爲動，遂死亡。【略】弘光改元，謚忠節，予祭葬。

《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絕句》　程穆衡《吳梅村詩集箋注・臨淮老妓行》注：尤展成《宮闈小名錄》：「冬兒，劉東平歌伎。吳梅村作《臨淮老妓行》。」陳其年《婦人集》：「臨淮老妓，某戚畹府中淨持也，後爲東平侯女教師。」

《丙戌七夕有懷》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七夕有懷》云【略】。按：此詩在隆武帝卽位後十日而作。女牛之隔，君臣之異地也。

《金壇逢水榭故妓感歎而作》　《本事詩後集》卷七：陳其年《婦人集》曰：「陸姬孟珠，或曰繆城大家女也。曾爲侯門寵妓。侯裁於法，姬邑邑不得志，

流落江海間，悽然擁髻，有《東京夢華》想。製詩一卷，自名紅納道人。按：孟珠名燕燕，又字綠珠，蘇州人。其《次韻答牧齋》二絕句云：『十五吹簫暈粉腮，舞衫一半已蒙灰。聞郎爛醉燕支館，可踏青青塚上來？』『名園莫訝墜樓稀，鸚鵡無情恨是非。爲問永豐坊畔柳，雕簷春色傍誰飛？』」

《和東坡西臺詩韻六首》一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順治四年）丁亥，六十六歲。黃毓祺海上遇風，師船漂沒，墮海救起，敝衣乞食而返。變姓名避於泰州僧舍，爲鳳陽巡撫陳之龍所擒。先生因曾宿毓祺於家，且許助資招兵。三月晦日，遂被逮。河東君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以身殉。先生下江寧獄，與二僕共梏拳者四十日，意氣浩然，未嘗畏死也。獨河東君傾家營救，不遺餘力。【略】戊子，六十七歲。【略】獄乃解。《柳南隨筆》卷一：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於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後觀棋絕句六首》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牧齋自傷末路也。殘局自有勝着，只是人不肯尋耳。

《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韻》、《有喜三次申字韻示茂之》、《四次韻贈茂之》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順治五年）《歲晚過林茂之有感》云：「先祖豈知王氏臘，胡兒不解漢家春。」按：當時海上有二朔，皆與北曆不同也。又：「三秦駟鐵先諸夏，九廟櫻桃及仲春。」又：「秦城北斗迴新臘，庾嶺南枝放早春。」按：是年姜瓌奉永曆年號傳檄秦晉，王永強據榆林，方窺西安，而江西、湖南等地亦歸明也，故先生有喜而作云。

《東歸漫興六首》三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東歸漫興》云：「據鞍老將三遺矢。」按：《清史・逆臣傳》：「前年，馬進寶被讒」，故云。

《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　吳偉業《梅村詩話》：女道士卞玉京，字雲裝，白門人也。善畫蘭，能詩，好作小詩。嘗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絕云：「剪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後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過尚湖，寓一友家不出。余在東澗宗伯坐，談及故人，東澗云：「力能致之。」呼輿往迎，續報至矣。已而登樓，託以妝點始見。久之云：「痁疾驟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云：「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卻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東澗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其序曰：「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略】。」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玉京不甚切，故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眉庵論義山臣不忘君語，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兔園學究之誚矣。然他日黃閣易名，都堂集議，有彈駁『正文』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注脚。」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法逼真《黃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塡詞，皆爲玉京作，未盡如東澗所引楊孟載語也，此老殆借余解嘲。《本事詩後集》卷七：梅村先生躡跂東山，縱情聲伎，當歌對酒，隻字流傳，人爭購寫。論者以爲杜牧風情，樂天才思，不是過也。虞山蒙叟題其豔體詩曰：「撾鼓吹簫罷《後庭》。」云云。閻若璩《答戴唐器》：玉溪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豈吾輩所能企及。往嘗愛楊孟載和義山《無題》五首，以爲逼眞義山矣，久之覺義山天姿仙首，藏於華辭之內，孟載猶凡胎也，去之遠矣！惟錢牧齋和梅村豔體四首，神矣聖矣，義山復生無以加之，七百年無此詩也。

《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謔無端讔謎間出覽者可以一笑也》　《清稗類鈔・優伶類・王紫稼風流儇巧》：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吳伶也。風流儇巧，明慧善歌。順治辛卯，年三十矣，從龔芝麓入京師。先至常熟，告別於錢牧齋，牧齋乃爲送行十四絕句，以當折柳，蓋於贈別之外，雜有寄托，諧談無端，讔謎間出也。詩云云。熊雪堂侍郎文舉聞之，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牧齋見之，不懌者累日。

《哭稼軒留守相公一百十韻》　吳偉業《梅村詩話》：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略】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韻。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辛卯夏《哭稼軒留守相公一百十韻》，識者謂情詞悱惻，接武少陵。先生云：「稼軒就義後，燈明月白，思其少年誦讀，聲音琅琅然，如在吾耳，不自知涕之無從也。」

《伏波弄璋歌六首》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癸巳季春，游武林，復往金華，先生《伏波弄璋歌》有「百萬婺民齋合掌」、「浴兒仍用五銖錢」等句。按：此蓋勸伏波復漢也。

《古詩一首贈王貽上》《漁洋詩話》卷上：虞山錢宗伯贈余古詩云：「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又爲作集序，有「與君代興」之語。時余年甫踰弱冠耳，爲其所賞異如此。余後有絕句云：「少年薄技悔雕蟲，拂拭當年荷鉅公。紅豆莊前人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

《秋日雜詩二十首》一二、一三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秋日雜詩》第十二首按：李定國之克復桂林，與張名振之克服舟山，皆齊人之殲於遂也。又：《秋日雜詩》第十三首：「田疇酹劉虞」，田疇，蓋指國姓。「餘智滅烏桓」，烏桓，其指臺灣歟？

《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一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己亥七月一日，先生聞焦山師屢敗北兵，慨然有從戎之志，於是和杜甫《秋興》而以《投筆》名其集，發攄指斥，一無鯁避，其志彌苦而其詞彌切矣。

又二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己亥，國姓攻江寧，而張侍郎先鋒取徽、寧諸路。《秋興詩》所云「雲漢新通博望槎」者也。

又四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賜姓始末》云：「有北帥單騎東逃，飯於村店，問一嫗曰：『今日之事如何？』嫗不知其爲北帥也，合掌向天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北帥不敢飯而去。」《魯春秋》云：「奉令專與滿師決戰。」先生《秋興詩》所云「殺盡羯奴纔斂手」者也。

《後秋興之二》一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己亥，相持逾月，蘇州水師總兵梁化鳳赴救，國姓師少紀律，前鋒鎮余新無備，化鳳於二十三夜從街坊民舍中毀牆通道襲其營，而擒余新。中衝鎮蕭辰游湧而逸。《秋興》詩所云：「戒備偶然疏壁下，偏師何意潰城陰」者也。

又五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粵中有詔封國姓爲延平公，命以舟師進取南都，先生詩云：「金陵要奠南朝鼎，鐵甕須爭北固關」者也。國姓於是以取南都自任。

又七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二十三四日再戰而敗，亡甘輝，國姓遂下舟而東，八月初一日退至狼山。先生於初二日聞警，作詩有云：「最喜伏波能振旅，封侯印佩許雙垂。」先生自注：「是役惟伏波殿後，全軍而返。」按：馬信時爲左提督，與韓英以舟師堵江口。而周全斌、黃昭、吳豪及左衝鎮黃安皆爲後殿者。

《後秋興之三》一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按：八月初八日國姓至崇明，而某將軍有伏艦百餘在常熟之白茆港。先生蓋夜渡白茆港耳。十三日蔣國柱、梁化鳳追師至而某將軍去。

又三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丙戌隆武二年，仁武伯姚志卓兵敗，圖再起，先生助資。《秋興》詩注：「姚神武先裝五百羅漢，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者是也。　甲午正月六日，定西侯合國姓之師入長江，直抵金焦，姚志卓及劉孔昭、劉永錫以衆至，戰敗而退。攻崇明，不克，志卓憤而自剄。先生《後秋興》詩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戰死崇明城下。」蓋相差一年。　丙申八月，舟山失守，陳六御、阮駿死焉，劉永錫同時戰死。【略】《秋興》詩注：「阮姑娘中流矢死」者，即指此英義伯也。《張蒼水集》稱阮季友者是也。

又四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丙戌隆武二年，江陰黃毓祺自舟山起師，先生使河東君至海上犒師，《秋興》詩所云：「閨閣心懸海宇棋，每於方罫繫歡悲。乍傳南國長馳日，正是西窗對局時。」蓋指此事。　沈曾植《跋投筆集》：明季固多奇女子。沈雲英畢著，武烈久著聞於世。黔有丁國祥，皖有黃夫人，浙海有阮姑娘。其事其人，皆卓犖可傳。而黃阮皆與柳如是通聲氣，蒙叟通海，蓋若柳主之者，異哉。黃夫人見《廣陽雜記》，余別有考。阮姑娘見《劫灰錄》，云甲午正月，張名振兵至京口，參將阮姑娘歿於陣。此第三疊「娘子繡旗營壘倒」，注云：「張定西謂阮姑娘，吾當使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殞，惜哉。」京口、舟山，歿地不同，當以詩爲得實。阮之官爲參將，正與沈雲英官游擊同。其稱曰姑娘，蓋女子未嫁者，亦與沈、畢同。張定西與蕩湖伯阮進合兵，姑娘其阮家屬歟？詩又云：「破除服珥裝羅漢」，注云：「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又云：「將軍鐵矟鼓音違」，注云：「乙未八月，神武血戰死崇明城下。」考徐氏《小腆紀年》，順治癸巳三月，明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破京口，截長江，駐崇明。平原將軍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以衆來依。甲午正月，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祭孝陵，敗於崇明。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戰死。詩注神武即仁武音譌。當時以姚、劉歸張，壯張軍勢，而姚軍藉柳如是橐資以成，如是所經營，不可謂小。定西欲令阮姑娘侍之，宜也。

《後秋興之四》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按：先生自初十夜惜別之

後，至十九日始回芙蓉莊。先是初四日國姓遣蔡政往見馬進寶，而先生亦於初十日往松江晤蔡、馬。十一日後，國姓攻崇明城，而馬遣中軍官同蔡政至崇明，勸其退師，以待奏請再議撫事。此時先生或偕蔡政往崇明，亦未可知。十八日國姓回師至浙江，而先生亦以十九日抵家。《海上見聞錄》等書與先生所紀之日甚合也。《秋興》詩：「蒼涼伍員蘆中客」，蓋指蔡政。「浩蕩張騫海上槎」，蓋指張侍郎也。侍郎敗績于銅陵，更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故當時莫知其下落也。「孤燈削柿丸書夜，問道吹簫乞食時」，蓋指蔡等密使也。又：「石龜懷海感崑山，二老因依板蕩間。」先生自注：「懷雲間許給事也。」按：許給事譽卿，字公實，南都亡後削髮爲僧。先生丙申過雲間，有詩云：「上座巍峨許給事，緇衣偏喜醉紅裙」，此行過雲間，不及相見，故憶及之。

《後秋興之五》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按：是歲五月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

《後秋興之六》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九月二日泛舟吳門，作《後秋興》云：「腐儒未諳楸枰譜，三局深慚厪帝思。」按：此卽指己丑與瞿留守書所論三局，留守入以告帝，壬辰之秋，帝命先生聯絡東南也。又：（順治六年）己丑，六十八歲。【略】七月，瞿氏家僮有桂林之行，先生寄書於留守云：「楸枰小技，可以喻大。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今之急着卽要着也，今之要着卽全着也。夫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泗京，莫非會都，則宜移楚南諸勳鎮重兵，全力以窺荆、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富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京泗之鋒，掃清河朔。其次所謂要着，兩粵東有庾關之固，北有洞庭之險，道通滇、黔，壤鄰巴蜀。吳三桂方休兵漢中，三川各郡，數年來非熊在彼，（巴縣王應熊，此時已卒。）聯絡布置，聲勢大振。宜以重兵由遵義入川。皇上則擇險固寬平富饒之地若沅洲、常德爲駐蹕之所。三川旣定，上可以控扼關、隴，下可以掇拾荆、襄，倘以芻言爲迂而無當，今惟急着是問，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今者燕京遣兵三路，進取兩粵，雖未卽渡洞庭、過庾嶺，然其期不遠。豈非兩粵最急時乎。現在楚南之勁敵，惟辰、常馬蛟麟爲最。聞此舉將以蛟麟爲先鋒。蛟麟久有反正之心，與江、浙提鎮張天祿、田雄、馬進寶、卜從善輩皆有密約，各懷觀望。此則眞爲楚則楚勝，而爲漢則漢勝也。在皇上今日當必不吝破格之庸，以鼓其忠義之氣。蛟麟果爲我用，則王師宜先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絀。但得一入長江，處處必多響集。彼不能長驅直入，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克復京闕。謙益視息餘生，奄奄垂斃，惟忍死盼望鑾輿拜見孝陵之後，槃水加劍，席藁自裁」云云。留守以此書告帝，謂「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規畫形勢，瞭如指掌，綽有成算，而忠貙義感，溢於楮墨之間云」。（此書載留守文集，當時無知者。）

《後秋興之七》一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中秋作《後秋興》有云：「交脛百夷齊舉踵，貫胸萬國總傾心。」按：去年九月緬人貢新穀於帝。

《後秋興之八》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按：是年五月北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等出海，爲國姓所敗。高崎守將右虎衛陳鵬陰約施琅爲內應，國姓磔之。先生詩，蓋指此事歟？又云：「薄海兒童知李令」者，殆指國姓也。

《後秋興之十二》三、四、六、七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鴻朗莊嚴辛丑，先生自三月二十三日以後，大臨無時，啜泣而作。詩云：「廿年薪膽心猶壯，三局楸枰算已違。」三局，蓋指與留守書。又云：「敗局眞成萬古悲」，「而今人說國亡秋」，及「三軍縞素天容白」等語，蓋悉帝之被害故也。

《後秋興之十三》一、二、三、四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癸卯，八十二歲。【略】先生詩云：「賊臣萬古無倫匹」，「逆臣送喜猖狂甚」，則吳三桂之倒行逆施也。云：「龍姿虎步識俱違」，蓋史嘗言帝貌似神宗；《廣陽雜記》：「帝面如滿月，鬚長過膝，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云：「君臣紮背仍開國」，則錢肅樂答涂登華之說也。云：「生死龍胡肯後時」，則當指國姓及李定國之薨逝也。云「事去終嗟浮海誤，身亡猶歎渡河遲」者，蓋張尙書嘗以書責國姓，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一入臺灣，則兩島恐並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國姓不能從，尙書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與紅夷爭乎？」復以書促其乘機取閩南，終不能從。以致爪破面目，賫恨以沒，不亦惜哉。先生至感憤無極，而《投筆集》遂於五月間終止。

《柳枝詞》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柳如是詞》：前卷記柳如是幼與錢青雨狎。近讀王義士（澐）《輞川詩鈔》，虞山《柳枝詞》云：「鄂君繡被狎同舟。並帶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詩刻燭敏，捉刀人已在牀頭。」自注：我郡有輕薄子

錢岱勳，從姬爲狎客若僕隸，名之曰偕。姬與客賦詩，思或不繼，輒從舟尾倩作，客不知也。歸虞山後，偕亦從焉。我友宋轅文有破錢詞。義士原名溥，晚號僧士，明華亭貢生，在幾社爲卧子高弟，卧子授命，義士收葬之。集六卷，其中孤忠高義，逸老遺民，低昂紙上，誠良史之作也。又云：姬少爲吳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楊氏，小字影憐，後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解詩知書。錢選《列朝詩》，歷詆諸作者，託爲姬評。

《識字行》 查爲仁《蓮坡詩話》：吳人袁駿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旁，聲出金石。歲葺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題其幀曰：《霜哺篇》。虞山宗伯爲作《識字行》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人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著録

瞿式耜《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録後序》 先生爲文，每削稿，式耜輒手鈔而藏之，先生不能禁也。乃固請於先生，出其所繕寫，釐爲一百卷，鍥梓以公之當世。先生力禁之不得，復手削其作之四五，命其名曰《初學集》，而俾式耜叙其後。

程嘉燧《牧齋先生初學集序》 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

《牧齋全集·校印例言》 是書計《初學集》一百十卷，《有學集》五十卷，《有學集補遺》二卷，《投筆集》一卷，都爲一百六十三卷，蒙叟詩文盡於是矣，故以全集名之。

又《初學集》、《有學集》之詩，自以遵王箋注本爲善，蓋不獨詳其典實，而當時之朝章國故備焉。是刻悉依原本，而詩則加以遵王之箋注，較之原本，卷帙溢出不少。

又 原本之詩，與箋注本略有出入，詞句亦互有异同（《有學集》爲多）。茲特兩相對斠，或爲原本有而箋注本所無者，或箋注本有而原本所無者，概行增入，以蘄完備，並加按語，俾易區别。至詞句之同異，則主原本，而以箋注本列注中。

又 舊鈔本之《有學集補遺》，係何義門先生舊藏，朱墨燦然，並有圖記。間有與正集重出者，茲特删去，俾免重複。

又《投筆集》之名，不見於正集，僅見於遵王箋注本之目中。遵王箋注《有學集》詩目，《投筆集》編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愼不敢鈔」四字。至翻槧本則以下二卷之《東澗集》分爲三卷，不列其目，當時止有鈔本也可知。茲特取舊鈔本附諸卷末，以爲全璧。

沈曾植《跋投筆集》 蒙叟《投筆集》二，凡詩一百八首，題爲《後秋興》，用杜韻者，十三疊九十六首，自題前後四首。前二疊國姓攻金陵時作，後七疊皆爲永明王作。中間三、四、五疊，作於國姓兵敗後。情詞隱約，似身在事中者。其書晚出，流布市井，士大夫不樂觀，疑近人僞造。然以選詞用事察之，誠是叟筆，非他人所能爲也。

《柳南隨筆》卷五 錢宗伯《吾炙集》，所採皆名章秀句，可入團扇屏風者。集無卷帙次第，總計僅二十一人。【略】此選疑爲公未成之書。按公尺牘中，與黄庭表（與堅）云：「往從行卷中得見新篇，珠光玉氣，涌現於行墨之間，輒爲採録，收入《吾炙集》中。時人或未之許，久而咸以爲知言也。」今《吾炙集》具在，並無庭表詩。又《漁洋詩話》云：「順治辛丑，方舍山（文）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近選《吾炙集》，載阮亭詩數篇。」今集中亦並無王詩，未知何故。

《池北偶談》卷一八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己也。稱刊及一作者，黄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苕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吳彦高集云：是元祐間祕閣校對黄本，鄧忠臣愼思所注，託名原叔。）改正王内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書》，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黄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江左三大家詩鈔》 《牧齋詩鈔》三卷。錢謙益撰。

魏憲《清百名家詩》 《錢牧齋詩》一卷。（清）錢謙益撰。

《五大家詩鈔》 《錢先生詩》八卷。（清）錢謙益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初學集》一百十卷，《有學集》五十卷。錢謙益撰。

又《列朝詩集》六集八十一卷。錢謙益編。

又 杜甫《工部集注》二十卷。錢謙益撰。

藝文

黃宗羲《錢宗伯牧齋》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弦。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爲公一泫然。

柳如是《半野堂初贈詩》 聲名眞似漢扶風，妙理玄規更不同。一室茶香開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緣在，江左風流物論雄。今日沾沾誠御李，東山蔥嶺莫辭從。（集名《東山》，取此詩句也。）

程嘉燧《半野堂夜集惜別》（存目）

徐于《別後有憶賦七字句請牧翁同作》（存目）

盧世潅《上牧齋先生》（存目）

《漁洋詩話》卷上 余客金陵，居秦淮邀笛步上，與主人丁翁談秦淮盛時舊事，作絕句二十首，人競傳寫。虞山錢宗伯亦常居此，有《題石匡秋柳小景詩》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余繼和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蘗庵（于令）見之，笑曰：「忍俊不禁矣。」

又 虞山錢宗伯贈余古詩云：「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又爲作集序，有「與君代興」之語。時余年甫踰弱冠耳，爲其所賞異如此。余後有絕句云：「少年薄技悔雕虫，拂拭當年荷鉅公。紅豆莊前人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

吳祖修《書牧齋詩後》 紅豆山莊拂岫青，客來猶見子雲亭。當年黨論推尊宿，近日騷壇尚典型。不死擬將成漢史，孤生忍獨守玄經。延登舊恨君休詫，目斷台階兩兩星。（牧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溫體仁訐未得相位爲恨。佐命興朝，庶展抱負也。此意爲柳塘指出。）

雜録

閻若璩《與戴唐器》（牧齋）嘗教其族孫遵王作詩法曰：「元、白二公往復論詩，司空表聖《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鍼藥也。」

劉大勤《師友詩傳續録》（劉大勤）問：「有以尖岔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王士禛）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閏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宗伯有言：王、李以矜氣作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

《池北偶談》卷一四 錢牧齋於萬曆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爲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古夫于亭雜録》卷三 余少奉教於虞山、婁江兩先生，五十年來書尺散佚，偶從鼠蠹之餘得兩先生赤牘手書，不勝感歎，謹録左方。錢牧齋先生書三通云云。吳梅村先生書一通云云。

《分甘餘話》卷二 虞山錢先生跋《東都事略》，述歸熙甫、湯若士、王損仲三家刪《宋史》始末甚詳，云：「熙甫未有成書，止別集有《宋史論贊》一卷。若士閱《宋史》，朱墨塗乙，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録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爲寺丞，過余邸舍，必商《宋史》。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録》及王秘閣偁《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從曳余傳寫，幷約購宋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藏此書。今損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所謂朱墨塗乙者是也。余曾鈔其目録，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公車，祇攜《宋史》刪本一部，或即臨川本耶。

又卷四 錢先生藏書甲江左，絳雲樓一炬之後，以所餘宋槧本盡付其族孫曾，字遵王。《有學集》中跋述古堂宋版書，即其人也。先生逝後，曾盡鬻之泰興季氏，於是藏書無復存者。聞今又歸崑山徐氏矣。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三・合作類》 虞山錢牧翁謂《梧溪集》記宋元末國事人才，多史家所未備，予讀之信然。又如《宋高皇壽成殿汝鼈觶引》、《孟郡

王忠厚佩印歌》、《制置彭大雅瑪瑙酒椀歌》之類，尤令觀者一唱三歎。予最愛其《題王冕墨梅》一絕云：「霜落銀河月在天，美人松下鬬嬋娟。一枝倒影吳牛角，曾似知章踏酒船。」自序云：「冕耆畫梅，嘗騎牛遊京城，名貴側目。」

又《考證門五・異同類》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頹垣。」偶看王得臣《麈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詩，清苦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五、六句同。）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又《考證門六・校勘類》 「夜暗歸雲遶柁牙」一首，乃宋姜夔堯章詩，見《白石集》。《列朝詩》收之，作張如蘭詩。牧翁博極羣書，亦有此誤。

又 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又《記載門一・博雅類》 華州人郭宗昌，字允伯，博雅好古文奇字，著《金石史》。時盩屋趙崡亦撰《石墨鐫華》若干卷。蓋吕與叔、薛尚功一流。錢牧齋詩云：「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崡俱嵯峨。」

又 漢《華山廟碑》，華州郭宗昌家物。有虞山錢宗伯長歌，即所謂「郭香香察未遑辨」者也。又，華州郭宗昌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爲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盩屋趙孝廉（紫崡）《石墨鐫華》，並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崡俱嵯峨」是也。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 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稱：「准江省起獲王辰尊書舖玉詔堂《初學集》、《有學集》板片，係嘉興諸在林書舖賣給。其板係勞姓自廣東帶來。隨傳訊諸在林，供稱此板係伊夥石門縣人勞武曾往粵賣書，因廣東刻匠價賤，將帶去《初學集》、《有學集》各一部，在廣照依原本翻刻帶回，轉賣與王辰尊。勞武曾已於三十二年八月在廣病故等語。」錢謙益《初學》、《有學》二集，前經降旨，通令各督撫查辦追繳，今據永德查奏諸在林、勞武曾將原本在廣東照依翻刻，雖其板已帶回轉賣，但廣東既有翻刻之事，安知此外更無另刻板片，印刷流傳？著傳諭李侍堯、鍾音於該省書坊，明白曉諭切實詳查，如有翻刻板片，及印就書本，即速追出，解京銷燬，仍照江省之例，量加賞給，無使書賈等慮及耗損貲本，轉致隱匿存留，該督等務飭屬員，實力妥辦，仍行據實奏聞。

《柳南隨筆》卷二 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弘光主暨大學士馬士英俱出走。僞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

《隨園詩話》卷一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袁枚《題柳如是畫像》 一朝九廟烟塵起，手握刀繩勸公死。百年此際盍歸乎，萬論從今都定矣。可惜尚書壽正長，丹青讓與柳枝娘。

徐增《而庵詩話》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圍爐詩話》卷四 錢牧齋云：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眞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劉辰翁評杜，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傷冷，單詞隻字。

又卷六 獻吉高聲大氣，于鱗絢爛鏗鏘，遇湊手題，則能作殼硬浮華之語，以震眩無識。題不湊手，便如優人扮生旦，而身披綺紗袍子，口唱《大江東去》，爲牧齋所鄙笑。由其但學盛唐皮毛，全不知詩故也。

又 弘、嘉詩文，爲錢牧齋、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露矣。以彼家門徑，易知易行，便於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屢仆屢起。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杭孫某以事至蘇，家有古書畫一小櫃，寄交居停主人。久之歸，取櫃，則似已開動。亟揚開觀之，書物抖亂，無從查檢。意甚惡之。忽見主人據一舊書本援筆揮灑，意甚自得。亟視之，即己所藏錢牧

齋親筆書雜記簿也。憤甚。問何故毀我佳物？主人曰：「汝眞太獃，前恐櫃中物受潮溼，擬爲曬晾，不意此等帳簿，汝乃視爲珍物，亦庋置其中，吾故取出爲習字之用。」孫雖大怒，竟無從與辨也。

《新世說・品藻》 錢牧齋序黃忍庵之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間。【略】（黃名與堅，江南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庵集》。）

又《賢媛》 柳夫人於錢宗伯死時，已有殉意，值諸惡少以責逋爲口實，環而譟宗伯之門，搪撞詬誶，極於虧辱。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魂魄喪失，莫知所出，夫人乃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預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鳥獸散，搆盡得釋。孝廉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合殯某所。吳人嘉其志烈，爭作詩以美之。柳字如是，錢牧齋宗伯之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台日色藝冠絕一時，才俊奔走其門，投詩衒技，柳視之蔑如也，獨心許宗伯曰：「錢某卽未夐絕古今，亦一代顚倒英雄手。」而宗伯亦雅重之，遂因緣委幣，柳歸宗伯，時年二十餘。錢已黝顏鮐背，雙鬢班白，柳則盛鬋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夕，錢曰：「我愛卿髮如雲之黑，膚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相顧大笑，傳爲美談。宗伯與柳相得甚歡，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婢矜示，柳擊缽之頃，蠻箋已至，未嘗少讓步。宗伯之作，氣骨蒼峻，柳未能到。而柳之幽豔秀發，宗伯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難，益就窶蹙，鄉里豪黠又嗾宗伯之牆宇孤峻，結侶伺釁，故死後責逋云。

又 錢牧齋在明季，以詩文鳴海內。居恆自命，登黃閣修青史，爲必得之事業。乃終明世，官不踰禮尙。入淸爲禮部侍郎，命修明史，而夙願漸償。未幾，牽連黃毓祺詩詞一案，被逮放歸。一日游虎邱，見壁間題詩云：「入洛紛紜興太濃，菟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靑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卽譏其出處者。爲之不怡者累日。

胡介

論述

吳偉業《送胡彥遠南歸序》 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詫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迴澗複，人跡罕至，煙汀霧樹，視之旣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旣游矣，卽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迺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禿尾驢，障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簾砍屨，緯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僊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眞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渚之間不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新安程觀生仲孚，【略】平生最契合者，先君子之外，與彥遠稱碩交。所載漢、唐以來《易》義，動累百家，同異紛綸，條分縷解，兩人皆好游，亦皆無子。彥遠自河渚徙宅一畝田，暇與室人翁少君門內唱酬，晚逃于禪，年未五十而卒。其詩不屑效西陵派，謂：「吾盡吾意，免俗而可矣。」

《今世說・品藻》 胡介【略】少有高志，立名節。寡雜交。遨遊公卿間，名譽甚盛。

又《企羨》 胡彥遠高自棲託，神理雋邁。嘗隱河渚，近止城北，芳樹池塘，環接戶外。諸駿男每過談彌日，歸語人曰：嘗謂永興南穴、汲郡北山緬邈，不謂近在咫尺。

《明遺民詩》卷四　胡介【略】抗節自尚，讀書好古，詩能開闢生面。

《兩浙輶軒錄》卷三　葛世振曰：《旅堂詩》麗不傷雅，逸而善變。

《國朝詩話》卷二　錢塘布衣胡彥遠（介），古今詩俱清迥有骨。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　彥遠以詩遊長安貴人間。吳梅村有詩贈之云：「雖入王侯門，不受公卿舉。」萬年少贈詩云：「河渚經營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南陽高卧眞名士，東漢餘生舊黨人。十載荃蘅同入夢，三冬冰雪獨傷神。荷鉏歸去田廬閉，莫向人間學問津。」紀伯紫有贈彥遠南歸詩云：「澹比松下禪，堅類《柏舟》婦。一家河渚棲，梅花帶左右。入林恐不密，數峰當戶守。內子亦苦吟，研山間井臼。置君神仙中，無迺圖畫醜？此語今十年，夢魂未嘗負。莫帶長安塵，輕點溪頭酒。」皆有招隱之意。彥遠既歸，晚逃于禪，蓋已爲竹垞所許矣。故錄入此集。

《吳梅村被徵入都四首》《國朝詩話》卷二：梅村被徵入都，彥遠投以四律，如「身隨杞宋爲文獻，代過商周重鼎彝」，「歸心更度桑乾水，伏櫪重登郭隗臺」，「榛苓過眼成虛谷，禾黍關心拜故宮」，「花暗鳳池思劍珮，春深虎觀夢江湖」，能令梅村悲喜交集。《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余書梅村詩後云：「蓬萊宮裏舊仙卿，自別青山悔遠行。擬作栩陽離別賦，江南愁殺庾蘭成。」恰如梅村身分。讀此四章，尤覺用意微婉。

又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榛苓、禾黍，動以「西方彼美，靡靡行邁」之思。

傳記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七　介字彥遠，浙江錢塘布衣，有《旅堂詩集》。

又引《漁洋詩話》　胡彥遠布衣食貧，而妻女皆能詩。順治中遊京師。《送人南歸》云：「帆檣楚國羣烏晚，橘柚吳天一雁晴。」與淮陰邱曙戒季貞兄弟善。

《文獻徵存錄（二）》卷六　胡介，字彥遠，初名士登。錢塘人，明諸生。國變後，不仕，隱於河渚，自河渚徙宅一畝田。暇與室人翁少君門內酬唱，有《旅堂集》。【略】晚逃於禪，年未五十而卒。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　介初名士登，字彥遠。錢塘人，諸生。有《旅堂詩集》。

紀事

《吳梅村被徵入都》《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梅村之出，由於徵召。詩中特爲表白。

《露筋祠紀事》《小腆紀年》順治元年五月：「明進靖南伯黃得功爲侯。【略】明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略】澤清後獨進侯。」「初，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爭揚州，既傑卒駐揚，得功心薄之，以兵爭之，不勝。朝議以（萬）元吉能輯睦諸將，使監江北軍，元吉致書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報書，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錄稿傳示傑、澤清，始稍戢。」六月「明增淮、揚兵三萬。」「九月丙戌朔，明高傑襲黃得功於儀眞之土橋，史可法乃和解之。」「明命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劉良佐進復黃、汝，高傑移駐徐州，進復開、歸。明興平伯高傑率兵赴鎮。」十二月「大清兵分道南下。【略】明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順治二年正月「明命黃得功、劉良佐進屯潁、亳，高傑進擾虎牢，得功、良佐受命不行。【略】丁酉，明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以叛降於我大清。」四月「辛未，我大清兵圍揚州，明史可法督衆拒守。」「明劉澤清大掠淮安，尋降於我大清。」「丁丑，我大清兵克揚州。」

著録

《兩浙輶軒錄》卷三　胡介，字彥遠。錢唐諸生。有《旅堂詩文集》。

藝文

萬壽祺《贈胡彥遠》 河渚經營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南陽高卧眞名士，東漢餘生舊黨人。十載荃蘅同入夢，三冬冰雪獨傷神。荷鉏歸去田廬閉，莫向人間學問津。

王猷定《胡介再過邗上》（存目）

魏耕《送胡介》（存目）

《雪橋詩話》卷一 紀伯紫《送胡彥遠南歸》詩：「記昔乙酉歲，斷髮出奔走。城西黃葉邨，安禪傍枯柳。潭風送早秋，山雨墮窗牖。零單兩瘦僧，煮茶自相耦。趺坐無他言，一卷常在手。問爲誰氏詩，賞之不容口。展帙覺異色，竟讀嗟歎久。鏗然聲律高，定識精力厚。既道姓名罷，行藏更非苟。澹比松下禪，堅類柏舟婦。一家河渚棲，梅花帶左右。入林恐不密，數峰當戶守。內子亦苦吟，研山問杵臼。置君神仙中，無迺圖畫醜。此語今十年，夢魂未嘗負。犖犖千秋名，淪落同敝帚。投刺長安道，錯愕辨眞否。燒燈韓子廬，濁醪傾幾瓿。平生性命歡，獨此堪不朽。長歌貽蹇修，再歌示良友。環堵生煙雲，眞懷動星斗。何意超古初，祇不落人後。春到理歸鞍，故人備粻糗。卻恨邢臺令，敗我西山偶。離合固難期，曰歸勿回首。湖上多桃花，澗中贏南畝。莫帶長安塵，輕點溪頭酒。」彥遠名介，初名士登。錢塘諸生，國變後隱於河渚。河渚卽西谿。萬年少贈詩所謂「河渚經營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也。徙宅一畝田。順治中嘗游京師，晚逃於禪。年未五十而卒。有《旅堂詩集》馮山公爲之序。

彭而述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讀史亭詩集文集》 而述久歷邊陲，所爲詩文，皆雄奇峭拔，不受前人羈勒，而不免才多之患。朱彝尊序謂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盡無」，斯評當矣。

朱彝尊《禹峰文集序》 所撰樂府不盡摹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於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

《漁洋詩話》卷上 鄧州彭禹峰方伯(而述)，雄豪磊落，陳同父一流人也。詩多軍中之作。如：「戰壘荒城蒙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白露蠻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千盤路吐檳榔隃，一線天開玳瑁池」，此例數十句，皆有磨盾橫槊之風。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禹峰初成進士時，思陵校武，命射，九發九中。後參熊文燦軍，張獻忠勢窮僞降，禹峰力言其僞，乞卽誅之以杜後患。文燦意在苟安，受其降。獻忠旋降旋叛，卒成大禍，由不用禹峰謀也。禹峰詩雄豪魁壘，有摩盾橫槊之風。

《國朝詩話》卷二 鄧州彭禹峰(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升，一食能盡一堯肩。有戡亂功，龔芝麓寄詩所謂「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也。其詩軒爽，亦推中州弁冕。七律如「白露蠻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千盤路吐檳榔隃，一線天開玳瑁池」，「隔岸春城來檻外，亂帆斜日到尊前」，「殘碑草沒斜陽外，戰壘雲深斷岸間」，「萬里蠻鄉同作客，一城黃葉此登臺」，「天涯尊酒留書劍，海內風塵老弟兄」，紙上英氣勃勃。

《衛藩舊邸遇酒南將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酒南，酒泉郡之南也。寫女將如生。

《別滇中寮友之官粵西》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神完氣足。

《庚寅八月六日憶母》《重訂詩別裁集》卷二：憐己之不能事母，而又耻未與黨人。可以悲其志矣。

《燕邸晤張譙明給諫話舊》《詩觀初集》卷四：氣魄甚大，却寫得情事娓娓。

《長沙秋興》《詩觀初集》卷四：警鍊而有氣，自然不墮小家。

《金人捧露盤》《聽秋聲館詞話》卷五：國初鄧州彭禹峰方伯而述，《都門感舊》、《金人捧露盤》云【略】。遣詞命意，悉仿曾海野詞。海野及見汴都之盛，逮南渡後，奉使過汴，感賦云【略】。汴都鐘鼎胥移，故曾詞後闋，尤覺悲涼。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讀史亭詩集文集》（彭）而述，字禹峰，鄧州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授陽曲縣知縣。入國朝，官至貴州巡撫，終於雲南布政使。

《清史稿·列傳三四·彭而述》彭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明崇禎進士，官陽曲知縣，母憂歸。順治初，英親王徇湖廣，薦爲提學僉事，遷永州道參議。孔有德定湖南，薦而述授貴州巡撫，予兵三千以行。次靖州，降將陳友龍叛，圍州城，而述夜開西門出，營山下，選勁騎乘霧衝陣，賊潰且走，副將賀進才戰死。城兵大噪，欲與友龍合，而述拔衆退守寶慶，告有德益師，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永州陷，劾免官。久之，以尚書王永吉薦，命赴經略洪承疇長沙軍前，陳黔、楚山川形勢，戰守方略，甚悉，承疇異之。補衡州兵備道副使。尋令管雲南右布政事，調廣西桂林道參政。僮酋莫扶豹聚衆劫永寧，而述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嚮導，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遣裨將分道進，敗扶豹於酉山，又敗於麻岡，擒之。擢貴州按察使。吳三桂征水西土司安坤，而述謀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脣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強，而安藩與四府附之，安坤未易制也。莫如先定四府，撼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三桂用其策，誅安坤。遷廣西右布政使。三桂薦爲雲南左布政使，而述乞歸，三桂留之，會有詔召，遂行，出會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

紀事

《今世說·容止》彭禹峰長身脩髯，聲若洪鐘，一飲能舉數升，一食能盡一堯肩。汪鈍翁目爲撥亂之異才。（彭名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奇偉卓犖，氣蓋一世。庚辰進士，歷官參政。）

《初到滇池》《定庵詩話》卷下：鄧州彭布政而述《初到滇池》詩【略】，爲三桂未反以前作。頸聯謂蘭滄水通大夏，葱嶺山接姚州，似於地輿不合。昔人詠滇中山水以地涉窵遠，非耳目所常經，往往想像設詞，大率類此。

《四戰歌》《雪橋詩話續集》卷一：明桂恭王、子永明王據滇，凡四大戰。一保寧，爲劉文秀，被吳三桂大創而奔。一廣西，爲李定國，定南王敗績死之。一草橋，亦定國兵，我師復少挫。時孫可望主兵，肉俎所事，與李不睦，爭爵爭地，兩雄接戰交水，自相殘殺。孫敗來歸，我兵因入貴陽，入永昌，破磨盤嶺，入緬甸，而三桂之功成矣。彭禹峰嘗作《四戰歌》【略】。四詩微涉粗獷，錄之以見當時事實。「大王頭」句，謂敬謹親王尼堪以輕騎沒於陣，即莊親王。三桂坐黜爲黑太乙旗。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讀史亭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國朝彭而述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讀史亭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彭而述撰。

林古度

論述

王士禎《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林翁古度亦閩人也，少賦《撾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翁及其兄君遷皆好爲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聲譽日起，而翁尤與曹氏相友善，故其詩清綺婉縟亦復似之。萬曆己酉、壬子間，楚人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先後游金陵。翁一見悅之，相與方舟泝大江，過雲夢，憩景陵者累月，於是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十年，天下大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文采之盛不復可蹤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矣。顧翁獨亡恙。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胥化爲車庫馬廄。別卜數椽眞珠橋南，陋巷掘門，蓬蒿蒙翳，彈琴讀書不輟。有所感激，尚時發之於詩。海內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過金陵者必停舟車訪焉。翁既貧窶，無復少壯時意氣，朝炊冬褐不能不仰四方交游之力。顧世之士大夫多非雅，故或陽浮慕之而已，卒不能有所緩急，由是窮益日甚。順治中，士禎佐揚州，數過金陵，與翁登雨花臺，泛秦淮、青谿，遊靈谷、吉祥諸寺，翁輒爲指點陳蹟。夙昔與諸名勝賦詩高會之處，潸焉出涕，予亦悵惘。久之，康熙甲辰，自攜其萬曆甲辰六十年之詩，來廣陵屬予刪定。酒酣喟然曰：「吾束髮交游，今年八十五。屈指平生，師友彫喪盡矣。卷中諸君子，皆化異物。每開卷見其姓字，輒作數日惡。此數巨軸雖更兵燹僅存，然庋閣飽鼠蠹者垂三十年矣。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千秋之事，今以付子。」予受卒業，而復於翁曰：「翁少時能物色白雲先生陳昂於市肆織屨之中，翁即老且貧，然四方知翁者衆，小子度何能重翁哉！」既辭不獲，乃爲披揀而精擇之，僅存百數十篇。蓋嘗論之。翁少與曹氏游，發三山，來建康，上匡廬觀瀑布，遊陽羨探善權玉女之奇。其詩清華省淨，具江左、初唐之體。逮壬子以還，一變而爲幽隱鉤棘之詞，如明妃遠嫁後，無復漢宮豐容靚飾顧影裴回光照殿中之態。今所錄篇什，率皆辛亥以前之作，而世之浮慕翁者或未必盡知之也。宣城施參議愚山過揚州，得是本讀之，歎翁眞面目今日始出，因錄副本以去。既而施官臨江，予官京師，翁遂以丙午下世，三歲不克葬。每念平生杯酒之語，耿耿於心，愧無以報翁地下。己酉奉使淮南，檢此本適在篋衍，謀爲雕布所以瞑翁目者，或在此也。乃爲叙述之，俾讀翁詩者有考焉。

又《林翁茂之挂劍集又序》　前序作於康熙庚戌，中間叙述翁平生交游泊詩格之變備矣。序成，欲刻未果。今歲庚寅，日月不居，倏已四十年往，而予亦耄及之，因謀之廣陵故人。而程君（哲）聖跂與其弟（鳴）友聲遂力任之，不兩月而蔵事。嗟乎，友道之亡也久矣。翻雲覆雨，比比而是，使人欲廣絕交之論。乃二程子能成予挂劒之義，於四十八年之後高誼不可泯也。翁卒，其子貧，不克葬，故戶部侍郎櫟園周公葬之鍾山。皆古人之誼，庸並記之。

又《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爲碩果，亦巋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乳山中。詩自萬曆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黃口，才學號嘎，連篇累帙，便布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一卷，積石爲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話，顧同志寥寥耳。

《池北偶談》卷一三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翰林子端（廷敬）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因憶辛丑、壬寅間，予在江南常與林茂之（古度）先生遊，爲言白雲出處甚奇。時林方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屬予論定。予謂：「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吾獨不能傳先生乎。」因爲披揀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施愚山（閏章）過廣陵讀之，驚曰：「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子眞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見之金陵時，兩目已失明，垂涕而別。亡何，遂卒。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叙茂翁識陳始末，感慨書之。

《明遺民詩》卷五　古度少爲鍾、譚好友，攻楷法。宇內名流，奔輳其門，遊廣陵，有「登高空憶梅花嶺，買醉都無萬曆錢」之句。年近九十，目雙眚。

《國朝詩話》卷一　福清林茂之（古度）鼎革後居金陵。嘗訪王阮亭於揚

州，與諸名士宴集紅橋、平山堂間。王親爲撰杖。林以詩屬王刪定，王錄其學六朝者，汰其染竟陵派者。予觀林詩如「松聲流夜雨，草色積春烟」，「鄉心雲外盡，春色雨中過」，「流水到門響，梅花繞屋多」，「今日已春色，深山猶未知」等句，頗近韋、孟風致，但氣韻薄耳。

《江蘇詩徵》引《盟鷗溆筆談》 古度與兄君遷皆好爲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公，聲譽甚盛。古度與曹氏學佺尤善，故其詩清綺婉縟，亦復似之。亂後移居眞珠橋南，陋巷掘門，蓬蒿蒙翳，而彈琴咏詩，致有餘樂。卒年九十。其子貧不克葬，周櫟園侍郎葬之鍾山。其遺詩阮亭選訂，江都程哲昆仲付之梓。

陳文述《乳山訪林古度故居》 古度，【略】孝廉章子。章字初文，負大志，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華林園側，具亭榭池館之美。古度與兄君遷，皆好爲詩。與曹學佺友善。少賦《撾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遂有名。詩多清綺婉縟之致，有鮑、謝遺軌，與學佺相類。萬曆己酉、壬子間，楚人鍾惺、譚元春先後遊金陵，古度與泝大江，過雲夢，憩竟陵者累月，其詩乃一變爲楚風。甲申後，徙眞珠橋南，陋巷掘門，蓬蒿蒙翳，彈琴賦詩弗輟也。王士禛司理揚州，每集名士，泛舟紅橋。古度年八十五，士禛親爲撰杖。【略】卒年九十。後士禛命門人殷譽慶、程哲梓之。【略】歿三年，周亮工葬之鍾山之麓。或云：後居乳山，有「江東父老」小印。

傳記

《清史列傳・林古度傳》 林古度，字茂之，福建福清人。寓居江寧。工詩，少賦《撾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與曹學佺相友善，所爲詩，清綺婉縟，亦復相似。後楚人鍾惺、譚元春游金陵，古度悅之，詩格一變。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明亡，胥化爲車庫馬廄，別卜居眞珠橋南，陋巷窟門，貧甚。暑無蚊幬，冬夜眠敗絮中，或遺之帷帳，則舉以易米。施閏章憐之，謂古度曰：「暑無幬，病於寒無氈，君能守之，當爲計。」古度笑謂願守之以虎，客皆絕倒。乃製紵帳，書絕句其上，囑同志各題一詩以寄之，慮其不能守也。兒時一萬曆錢，終身佩之。嘗寓法水寺，詩人袁孟逸死，厝寄寺旁，古度吊之，取摺扇畫停棺敗室狀，題詩其上，以授僧，卒爲募葬。晚年與王士禛唱和於紅橋、平山堂間，諸名流咸集。古度攜其詩稿囑士禛曰：「千秋之事，一以付子！」士禛選其辛亥以前詩不入楚音者二卷，爲《茂之詩選》。又著有賦一卷。年八十七，卒。

紀事

《居易錄》卷四 福清林古度茂之亦八十餘，數自金陵過訪。每集諸名勝文宴紅橋、平山堂之間，予親爲撰杖。康熙甲辰除夕，茂之以萬曆甲辰以來六十年詩屬予刪定，不減數千篇，皆曹能始、鍾伯敬、譚友夏諸前輩所鉛黃。予爲存其甲子以前風華近六朝者，而刪其甲子後詩幾盡。施愚山（閏章）見之曰：「吾與林翁久游處，非君選不知其本色乃如是。君之功林翁大矣。」

《池北偶談》卷一七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曬毛，閒攜幼女出林皐。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及卒，周櫟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清稗類鈔・隱逸類・林茂之墨守》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於寒無衣，君能守之，當爲作註。」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即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猶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藝文

錢謙益《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韻》 地闊天高失所親，淒然問影尚爲人。呼囚獄底奇餘物，點鬼塲中雇賃身。先祖豈知王氏臘，胡兒不解漢家春。可憐野史亭前叟，掇拾殘叢話甲申。

又《有喜三次申字韻示茂之》（存目）

又《四次韻贈茂之》（存目）

又《次前韻代茂之》（存目）

王士祿《聞友人言林茂之先生尚未能葬》 多壽林那子，風塵道漫尊。暮年雙眼暗，兒曰一錢存。死闕黔婁謚，生悲杜甫魂。桐棺還地上，何處故人恩？

顧炎武《贈林處士古度》 老者人所敬，於今乃賤之。臨財但苟得，不復知廉維。五官既不全，造請無虛時。趙孟語諄諄，煩亂不可治。期頤悲褚淵，耄齒嗟蘇威。以此住人間，動輒爲世嗤。嶷嶷林先生，自小工文辭。彬彬萬曆中，名碩相因依。高會白下亭，卜築清溪湄。同心游岱宗，誼友從湘纍。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柏獨，不改青青姿，今年八十一，小字書新詩。方正既無詘，聰明矧未衰。吾聞王者興，巡狩名山來。百年且就見，況德爲人師。唯此耆成人，皇天所慇遺。以洗多壽辱，以作邦家基。

施閏章《貽林茂之紓帳》（存目）

又《贈林茂之（時坐客言先生貧無蚊帳）》（存目）

吳嘉紀《一錢行贈林茂之》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揚州土。故交但有丘塋存，白楊摧盡留枯根。昔遊倏過五十載，江山宛然人代改。滿地干戈杜老貧，囊底徒餘一錢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仗上漁船。杯深顏熱城市遠，卻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曆錢。

王士禛《贈林翁茂之》 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陰春欲暮。山人忽自乳山來，芒鞋訪我青谿路。愛君坐君朝爽閣，叙述同游慨今昨。早年曾賦撾鼓行，東海屠君許述作（赤水）。鼓山高會瞰雲海，摻撾壯氣相噴薄。霜山三弄悄無聲，廣場萬人色寂寞。屠公揮撻下千仞，眼底衣冠殊落落。直前握手顧林生，少年爲我試盤礴。酒酣落筆驚四筵，從此聲名動京洛。吉祥寺裏梅花時，名流裙屐相攀追。澹園老人典型古（弱侯），錦帆仙令風骨奇（中郎）。即今轉盼六十載，古寺荒涼空斷碑。焦袁墓木已成拱，夢中猶記共論詩。壯歲遠遊過碣石，雅與鍾王共晨夕（伯敬、季木）。西極夫子文太青，談鋒如弩左右射。欲往太華尋玉井，更上天門探寶冊，濯髮趵突之飛泉，近在君家海東宅。舊游彫謝歸江東，三山舊業圖書空。華林宮殿盡禾黍，望仙樓閣成飛蓬。以此感歎歸乳山，山中土美多甘泉。修竹森梢遶泉側，四山環抱皆雲烟。老妻已歿葬于此，便作生壙終殘年。山中藤子榦如鐵，斸之作杖老且堅。老夫提攜便登陟，窮厓絕壑能攀緣。十年不復入城市，著書盈萬藏山巔。故人零落畏開卷，新知寥闊誰復憐。感君斯言動慷慨，滄海三變成桑田。中朝名士晨星盡，監門老子空豪賢。松髯石骨自磊砢，洪厓負局應拍肩。恨不相從乳山裏，汲泉採藥雲中眠。

吳時德《答林茂之問予山中近況》（存目）

盛斯唐《懷林茂之》（存目）

黃虞稷《次林茂之先生八十自紀韻》 八十才名徧九州，前朝遺老至今留。聽談舊事開元載，早識詞人萬曆秋。藜杖尋詩荒徑外，松風坐客小樓頭。乳山咫尺能招隱，我欲從之一遡遊。

方拱乾《晤林茂之時年八十五矣》（存目）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九 林茂之古度，福清人。明社屋後，流寓金陵，常級一萬曆錢於衣帶間，吳陋軒嘉紀贈以詩云【略】。於此可想見遺民惓惓舊君心事。

陳之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浮雲集》 十一卷，國朝陳之遴撰。【略】是集前有自序，起康熙丙午，蓋戍所編次也。其詩才藻有餘，而不出前後七子之格。

《兩浙輶軒錄》卷二 陳之遴，字彥升，號素庵，海寧人，前明崇禎丁丑榜眼。本朝起侍讀學士，歷官至宏文院大學士，著《旋吉堂詩草》、《浮雲集》。查羲《選佛詩傳》：「先生父中丞祖苞在前明時因邊疆失事，瘐死詔獄。先生以其喪歸。國初授侍讀學士，歷遷至大學士，機智敏練，嫻習掌故，一切時政因革釐定，俱出其手。後以建言獲咎，謫居盛京。旋即賜環，復有言其與中使往還者，乃再謫，歿於戍所。曹倦圃言素庵集名《浮雲》，十之一二，非全本也。羲幼時曾藏先祖手書先生《西湖竹枝詞》數首，皆集中所不載。」鄧漢儀曰：倦圃問塞翁曰：「江南有三大家，吾浙屬誰？」塞翁曰：「海寧相國

其一。」倦圃深以爲然。其詩雄渾清壯，固堪建幟詞壇。俞寶華曰：「之遴少善詩，謫後益工。康熙丙午卒於謫所。後五年之遴妻徐燦疏請歸骨，許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陳之遴，明崇禎丁丑第二人及第。國朝起翰林院侍讀學士，官至宏文院大學士。以結交近侍，謫戍尚陽堡。有《旋吉堂詩草》、《浮雲集》。

《晚晴簃詩匯》卷二一　素庵子容永爲吳祭酒女夫。梅村詩所謂「一女家破歸閒關，良人在此愁戍邊」者，又有《贈遼左故人》八首爲素庵作也。《浮雲集》詩十一卷、詞一卷。自序康熙丙午書於旋吉堂。《兩浙輶軒錄》稱別有《旋吉堂詩草》，蓋誤。集中七律才情颯舉，實過梅村。《燕京》五言百韻，感慨興亡，尤稱瑋製。前人選本僅采一二小詩，殆猶多諱忌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團扇宮詞淚暗彈，彥升末路可長歎。黑頭共羨高陽相，誰識蛾眉學畫難？（陳素庵《宮詞》、《宮怨》諸詩似作於未罷相前，李文勤《宮詞》亦有「斟酌蛾眉畫愈難」之句。大抵順治初基，朝局屢變，素庵雖不足道，或猶賢於馮銓、金之俊一流也。）

周嗣仲《浮雲詩集序》　先外高祖相國素庵先生，以文名世者百年矣。相國學有根柢，詩古文辭皆卓然可傳。世或以制義一體掩其全學，而相國之眞不見，顧其全集既未遑緝刊，而所傳《浮雲詩集》，亦以流播不廣，未得人人讀之。家大人從舅氏覓得原板，率多漫漶，亟需訂補。會外兄許民部勛宗養疴舍下，與業師蛻翁吳先生謀竟斯業，重新梨棗，嗣仲自惟稚齒薄植，何能贊相國高深，然使百年之菁華，復煥於今日，採風者當有以溯此邦之文獻，而與乾齋相國《愛日堂集》後先輝映也。乾隆元年丙辰仲秋上瀚周嗣仲謹述。

韓　洽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韓洽，字君望，長洲人。隱居羊山。有《寄庵詩存》。崇禎之際，言詩於吳下，吾必以君望爲巨擘焉。匪特高節軼羣也。所撰《篆學測解》釋訓考源，足證《說文長箋》之誤。

朱綬《寄庵詩存序》　在昔易代之際，吾吳有高節君子曰韓先生君望，屏居郭西之羊山，妻死不娶，未嘗數至城市。既沒，秀水朱檢討選其詩入《明詩綜》，推爲崇正時吳中詩人之冠，世始有知其詩者。而稿無雕本，士流恆以不得多讀爲憾。先生有族孫曰崇，於綬爲丈人行，而密於綬。日者出家藏本見示，將有剞劂之役。顧疑其中有當芟薙者，綬受而讀之，則謂之曰：自來貞儒介士，潛居山澤，遭世多故，發爲謳吟，寓其舊國舊君之感，所在而有，非有所怨誹譏訕也。義之所在，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幸際寬大之朝，崇尚風節，勝國諸遺民詩文集次第流播，且有登之四庫者。卽當日號爲殷頑，誅夷殄滅，日久論定而予祠予謚，不沒其移山塡海之忠。然則如先生之遯世無悶，其於詩也，憔悴婉篤，而無佯狂跅跑之習者，又何所嫌忌，而閟諸名山不使出乎？詩中有歌行一篇，記蘇州設駐防將軍事。此順治十八年諸生訐吳縣令，而以金人瑞等竟獄辭遂起奏銷案者也。《蘇州府志》備載本末，則是詩尤足備詩史云。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元和後學朱綬仲環甫拜序。

《蘇州府志・韓洽傳》　韓洽字君望，郡學生。深潛篤學，於書無所不窺。性簡亢絕俗。晚歲隱居羊山，自稱羊山畸人，足跡不入城市，藜藿不充，晏如也。朱彝尊稱其詩爲明季以來吳中第一。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　君望詩，質慤而有眞意。乃知高蹈之士，不尚浮藻。

韓騏《寄庵公小傳》　公姓韓氏，諱洽，字君望，號寄庵，吳之長洲人。資孝友，篤志力行。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甲申之變，自溺於泮池者數，家人屢救止之。程雲莊先生築舍於陽山講《易》，公就學，因家焉。雲莊沒，卽事同學之賢者。家素貧，值兵荒時至，寒餓不改其樂。大宗伯慕廬爲公之從孫，舉進士甲科，歷顯宦，于公之學行，初未深悉。適湯潛庵先生自撫吳召還京師，爲宗伯述之，且以求見不得爲恨。其高潔類此，然所志在挽回風俗，啓迪後進，非絕人逃世者比。卒年六十八，葬陽山之麓。公幼從顧先生某學，顧欲妻以女，公之父朝泰辭以貧，顧曰：「君家固貧，而令子之學甚富。」卒妻之。無何，婦死，不復置室。無子。晚年顧學者衆。來者不拒。或以金爲贄，不受。無已，輒分給于兄弟姪輩。伯姊適申氏早寡，無所依，爲之生養死葬，且代償其逋賦。臨終，囊無一錢。其得殯葬也，皆出于門人趙天衢。平生著述，多所散失，存者惟《篆學叟解》、《士庶儀禮》、《四書因註》、《寄庵詩集》。騏生也晚，去公之沒已十餘年。今者讀公之詩而恨不親承

訓迪。間嘗請問從父古民及家君平日所常道者，其清節高行，眞明末之陶元亮。不揣拙劣，用著卷首，以俟博雅君子采而集之高士傳云。康熙戊戌小春六日，從曾孫騏謹識。

民國《吳縣志》卷六七引《乾隆志》　韓洽字君望。郡學生。深潛篤學，於書無所不窺。性簡亢絕俗。晚歲隱居羊山，自稱羊山畸人。足跡不入城市，藜藿不充晏如也。朱彝尊稱其詩爲明季以來吳中第一。

《孽棄行》　《蘇州府志・雜記》：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之師，領兵將軍祖大壽圈封民房以居，兵自婁門直至桃花塢、寶城橋止。

《龍母祠和橘庵先生》　顧嗣立《寒廳詩話》：韓君望先生洽與楊明遠炤、俞犀月有「吳中三詩人」之目。【略】自定其稿一卷曰《寄庵詩存》。中有《龍母祠》一篇，極爲朱竹垞先生（彝尊）所賞。

《鐵馬》　顧嗣立《寒廳詩話》：君望先生工於詠物，其《鐵馬》詩云【略】，格調直追老杜。

宋徵璧

陳子龍《宋尚木詩稿序》　予與尚木同里閈，稱無間，相唱酬者幾二十年。自予治獄東土，而尚木往來舊都，蓋四五祀不數見也。今上定鼎金陵，而兩人皆以侍從朝夕立殿，上退則各入省治事，諸公相過從報問，忽忽日在桑榆閒矣。予既廢筆墨，而尚木亦未見所謂吟咏者。及予請急東歸，明年尚木以奉使過里門，則出新詩數卷見示。其旨適以衷，其氣和以貞，其調宏以渾，其色溫以麗。予讀而歎曰：思深哉！正而有節，陽舒陰聚，此古者朱襄氏之音也，世其復治乎？蓋尚木之爲詩者凡三變矣。始則年少氣盛，世方饒樂，蓋多芳澤綺艷之詞焉，是未免雜乎《鄭》、《衛》。既當先朝兵數起，無寧歲，慨然有經世之志，蓋多感慨閔激之旨焉，是爲《齊》、《秦》之音及《小雅》之變。今王氣再見春陵，天下想望太平，故其爲詩也，深婉和平，歸於忠愛，庶幾乎《召南》之有《羔羊》「素絲」，《大雅》之有《卷阿》「飄風」。其於君也，頌不忘規；其於臣也，勖而不怒，詩人之義備矣。典午沿漢魏之後，風流映照，而潘、陸、張、左俱在。中朝永嘉南渡，清言彌盛，而作者寡聞。惟弘農爲中興第一，見稱藝苑。其後獨運風規，一變古調，惟柴桑而已。而《游仙》之作，虎豹榛梗，實露崢嶸，「三良」、「慶卿」，彌多感激，信乎有傷亂思治之情焉。蓋景純厄於權逆，元亮時當革命，雖始終一節，巽直同歸，而所遭良苦。今尚木際明時，位禁近，發爲詩歌，和厚淵至，此豈季世之音乎？可以占世運而無憂矣！若夫君子之言行也，世變無窮，常度不改，或語或默，或直或隱，不失其正而已，是亦在風雅焉。「訏謨定命，遠猶辰古」，此所以黼黻而治也；「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所以蓑笠而處也。以此言詩，其庶幾乎，舍此將奚從哉！

吳偉業《宋尚木抱眞堂詩序》　吾友雲閒宋子尚木刻其《抱眞堂》詩成，君方官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參之性情，考其爲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椓人竊國柄，君貰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扼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爲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爲學最蚤，取裁亦最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爲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其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迺止。宋氏既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內，魚魚雅雅，望而知爲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爲性情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六上始收，不幸遂遭末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既已，簪筆侍從又不獲已，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勤，奏授一郡，崎嶇嶺海，燠烋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作，爲正聲，爲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匍匐，雞鳴風雨，未嘗旦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爲學也。嗟乎，大樽諸子已矣。卽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日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詣此。百

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拄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四　徵璧，字尚木。江南華亭人。有《抱眞堂集》。

《梅村集・宋尚木詩序》：【略】按：梅村與宋尚木論詩書，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于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詆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得不爲足下一言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胷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專己，喋喋而呫呫哉？其書議論宏暢，切中時病。

《國朝詩話》卷二　華亭宋轅文徵輿、尚木徵璧、子建存標，陳大樽所稱「三宋」也。詩遵大樽派，多尚華縟，然自有豐致。

《松江府志》卷五六　宋徵璧，字尚木。華亭人。懋澄子。初在幾社中，名存楠。崇禎十六年進士，授中書，充翰林院經筵展書官。奉差督催蘇松四府柴薪銀兩，未復命，以國變歸里。入國朝，以薦授祕書院撰文中書舍人。舟山之役，從征有功，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本部精膳司郎中。出知潮州府卒，徵璧鴻才麗藻，與從弟徵輿有「大小宋」之目。當明崇禎時，與宛平王崇簡諸人互相倡和，同里夏允彝、陳子龍並重之。著有《抱眞堂集》，吳祭酒偉業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存目・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卷，明宋徵璧撰。【略】是書節略左氏所紀兵事，而論其得失。

龔鼎孳《酬宋尚木二首》　非因薄祿滯周磐，敢羨東山屬謝安。歲晏蓬蒿雙鬢短，天涯親舊尺書寒。雄風有客傳高詠，新沐何心問敝冠。相望草玄楊子宅，眠餐亡恙主恩難。　正聲吾代未漂淪，幽夢池塘碧草春。江左詩名王謝好，長安棋局一枰新。狂歌漸遂龍蛇隱，馳道方清羽獵塵。東觀遲君勤獻納，無忘攀檻上書人。

陳維崧《贈宋尚木》（存目）

宋徵輿

吳偉業《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迺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爲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蓋不敢有所軒輊也。大樽既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用，直方乃以名位大發聞於時，既躋顯要，進卿貳爲天子之大臣矣。復不幸，蚤沒其少子。舜納哀其父平生之作，取首簡屬余。余俯仰四十年，執友零落殆盡，愛舜納之才，以爲直方不死而自顧頹然，不勝其衰且憊矣。乃撫卷三歎而爲之序。【略】士君子處於搶攘之際，其生而同心，死而相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於嵇中散也。今以觀吾直方，何其類巨源之風乎。巨源位登三事，年垂八十，視直方過之。其詩文詞賦足以比肩知己，則直方所長特優，巨源弗及也。惟是讀感憤之詩，追忘言之契。後死而結集，其文章既貴，而贍護其妻子，則巨源之於直方，千載同符。不期而合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也，能不歎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雲間詩家推陳臥子、宋轅文、李舒章，臥子蹈海後，宋、李並名於時，未嘗有所軒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林屋文稿十六卷詩稿十四卷》　徵輿爲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倡幾社，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而精鍊不及子龍，故聲譽亦稍亞之云。

《下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起如睹《巴船出峽圖》。

《古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酷似楊升庵《塞垣鷓鴣詞》。

《幽蘭草》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倚聲集》曰：《幽蘭》諸詞，不及《湘眞》，于新警中，仍留蘊藉。以才情論，則轅文居勝。彭羨門曰：詞于雲間稱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篋見宋宗丞《長相思》十六闋，力

仿沈休文《六憶》諸體。言情之作，刻劃無餘，斯爲優矣。

《浣溪紗》《詞苑萃編》卷一七《紀事》：吳蓮茨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宋轅文中丞賦《浣溪紗》送之云：「苕霅煙波百里清。碧瀾堂外柳雲輕。使君心似玉壺冰。　紅袖人喧桑岸綠，白頭翁舞釣竿青。共看竹馬向前迎。」風景如畫，一時爭傳誦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宋徵輿，字轅文，江南華亭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早歲工詩，與陳卧子、李舒章齊名。有《林屋文稿》、《詩稿》。

《國朝詩文徵略》卷一引《池北偶談》　雲間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于康熙丙午遷副憲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馮如京

盧見曾《漁洋感舊集小傳》　秋水嘗於吳門舟次仿王建體詠開元、天寶遺事，三日得《宮詞》六十首。子雲驤納生、雲驌懿生皆能詩。

又引錢謙益《秋水集序》　秋水歷歷西北，驅馳戎馬，據鞍草檄，橫槊賦詩。觀邊陲之阨塞，閱山川之卻迎，足以發其端，觸其緒。其爲詩也，經營揮灑，盡吾美妙之節，而不必沾沾期合於古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秋水集》　十六卷，國朝馮如京撰。【略】是集凡詩八卷、文四卷、宮詞一卷、《粵槎日記》一卷、《北征紀略》二卷。其詩頗清利，尤工於五言。文亦平正，惟駢體不爲擅長。詩文皆有批評，爲其宗人士標所點定。

《晚晴簃詩匯》卷二二　崇禎間，詔郡國選士，秋水褒然舉首。庚辰赴廷對，授灤州知州。足跡半天下，所經名勝多有紀載。應官畿輔，中遭寇亂，詩有激楚之音。

魏象樞《方伯馮先生如京傳》　公諱如京，字修隱，號秋水，家本齊青州人，先世諱盛者，始徙雁門。盛生時。時生天祿，封文林郎，昌黎令。文林生四子，季諱愈，歲進士，是爲公祖。生三子，長諱明期，字闇若，號熙宇，萬曆庚子，以第二人應解額，生平篤學力行，歿祠鄉賢，世稱雁門先生，是爲公父。母太夫人王，年甫廿七即寡，守志五十餘載，詔表其宅爲節孝，後以公貴，累封太夫人，是稱太夫人，實生公。公九歲失怙，性不好嬉，一循太夫人教，授以《詩》、《易》，輒成誦如宿習。出就外傅，博綜羣籍，爲文不屑爲尺幅恆語。甫弱冠，以諸生高等餼於廩。崇禎初，詔郡國選士，公褒然爲三晉舉首，然數奇，善病，屢躓秋闈，乃益邃心理學，若無復庸心進取者。迨庚辰，大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儒。公聞之興，曰：「初進士起隋代，而循良盛於漢家，豈盡由甲乙第乎。」乃赴廷對，多關切時政語，除知灤州。如掊積猾，復流亡，驛不累民，蝗不爲災，種種諸異政，州人歌詠焉。三載，遷永平郡丞。無何，流寇陷明都，賊徒擾亂三輔，公不得已避地山中，仍數與北平豪擊殺賊之攻砦者，益知寇虐必不久，其膽識過人遠矣。王師入關，聞公名，檄還郡署，尋擢守永平。是秋，東迎世祖皇帝駕，道經盧龍，令支間，多崎嶇不可行。公乃跨灤水爲梁數十丈，民不知勞，乘輿甚安之，賚賜慰勞渥至。閱明年丙戌，擢按察副使。戊子，晉大參，歷陝西榆林、西甯、浙江金衢諸道，江南右布政使。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追贈兩代，祖、考皆如其官，祖妣劉、前妣崔皆爲夫人。以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公在榆林則平黃色俊之亂，西甯則平猼賊丁米之亂，金衢則平翁大泮結連閩寇之亂，皆躬履戰陳，殲渠散脅，而地方晏如。其在江南也，應詔陳言，條上崇理學，謹兵權，厚儲積，謹邊兵四事，疏入報聞。其由粵東入覲也，疏地方利弊，如別荒稅以足徵輸、禁雜派以供惟正、嚴委署以肅官方、移重鎮以靖海氛諸類。世祖皇帝下其章令所司議行，蓋與前報聞之旨，皆嘉之也。先是，公在粵東，當平、靖二王駐師之地，度支維繁，非如在江南時僅司鼓鑄，得優閒嘯詠已也。公雅量，既能輯諧兩藩將士。時出其精敏之才，釐鹽政，覈荒稅，不一年中，至完積逋八十餘萬。督撫以卓異聞，行且遷秩。公念太夫人春秋高，庾嶺贛灘之險，不能板輿迎養，且入覲役竣，冒暑南旋，行至壽州，病憊不能前矣。乃力請於朝，得解組歸，年甫五十有八耳。歸侍太夫人，備極色養，閱七年，太夫人以八袠壽終。公泣血三年，至葬，哀毀幾殆，猶扶掖徒步至塋所。聞公善養生家言，素康彊，及太夫人卒，遂精神

日減，寢以成疾，享年六十八歲，端坐而逝。所著有《道學鈔》、《史疑》、《歷代詩錄》，其行世者則《秋水集》、《粵槎日記》、《北征記略》、《宮詞》、《古今雁字詩選》、《聖賢正諦》、《春秋大成》若干卷。【略】舊史氏曰：公以雁代人杰，蹶起仕籍，由良二千石躋方岳，稱守藩重臣，至今畿輔、五原、湟中、於越、金陵、南海間，有召公之思焉。乃年甫逾艾，即決志懸車。歸闢二知園，日著述其中，未嘗遠出里門及通刺長安也。冢嗣七載雍博，第勉以勤職業，勿躁進而已，聞者稱之。著述甚富，而《大成》一編，允爲海內《春秋》家津梁正諦。先儒謂《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余於斯編亦云。跡其生平事母、服官、居家、處鄉，莫非天理所形也。且冢嗣雲驤以濂洛關閩之學，奉庭訓與余互相砥礪，振家聲，先生之所貽又如此，嗚呼賢哉！

朱之錫《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存目）

諶瑤《馮如京述聞錄》 馮如京，字秋水，山西代州人。順治初授永平知府，旋擢靖邊兵備副使。巨盜黃色俊聚衆來犯，如京糾民兵得數百人，登城固守，乘閒出擊賊，大敗，遂乘勝擣其巢，平之。遷廣東左布政使，時大亂漸敉，而逆黨禽駭獸奔，倚山阻海，所在嘯聚竊發。如京相機勦捕，擒斬巨憝，散脅從，拯難民，並籌善後諸事宜。每有陳奏，次第施行。母歿，如京年六十餘矣。居喪哀毀骨立，未幾卒。

方文

論述

李楷《嵞山集序》 桐城方子爾止之詩凡若干卷，諸體咸具。【略】方子於詩無所不學，而歸宗無二。其詩必自成一家，故其言曰：「樸老眞至，詩之則也。」余觀草木之華，香艷沁人。結而爲果，堅確可舉。方子之詩，詩之果也。「樸老眞至」，則果之熟時也。方子以《嵞山》名集，本於《離騷》、《天問》「何娶彼嵞山，而通之於台桑」。蓋嵞山，即《尚書》之塗山也，其地或云在會稽，以在鍾離者爲正。方子之意遠矣。

又《北游草序》 蓋方子北游於燕薊，覽金臺山川之勝，徘徊於宮闕之下，長揖公卿，飲酒賦詩，又策蹇塞上，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寄托蕭遠，感興雜出，於是其詩益以豪，天下之知方子者益以衆。【略】方子與余交最久，余知其詩之要領，感時懷古，根於性情，即不免於贈答，皆直書其交情，不爲虛譽，不爲諂曲，斯亦異於人之爲詩者矣。方子以爲譽而諂者，其志卑，其初皆迫於有所求，求之而不得，則怨誹生焉。吾不爲富貴折節，肯以貧賤干人乎。若方子者，可謂詩人之有守者矣。嗟夫，嵞山在鍾離郡，固萬國玉帛之遺蹤也。於昔爲新豐，於今則荒墟。方子果何所求，而取以名其集哉。人將以爾止爲愚矣。夫爾止古君子也，而可以謂之愚乎。

王澤弘《北遊草序》 余於戊子秋來京師，道經岐亭，與桐城方爾止先生邂逅相遇，綰帶定交。因得窺其篋中諸體詩，心甚悅之，以爲高老渾脫，有少陵風，今世所自命爲詩家者皆不及也。【略】先生詩自甲申起至丁酉止，分體編年，凡三十卷，曰《嵞山集》，已付吳司理錦雯往梓於吳門矣。茲則丁酉冬至戊戌秋京邸所作諸贈答詩，另爲一卷，曰《北遊草》，以續《嵞山集》之後。行將歸白下梓行之。於其歸也，命余一言，綴於篇端。余觀先生此詩，較岐亭所示諸詩漸老漸熟，漸造平淡，正如少陵夔州以後，香山洛陽、東坡海外之作，天機爛熳，幾於神化，不當以聲色臭味求之。而不知先生者，舍其詩弗論，謂先生以處士而與公卿大夫游，又入其名詩題中，以此爲詬議。余謂處士與公卿大夫果有異乎哉。先生雖與諸公卿大夫游，其所贈答詩無一婾阿之語，自負甚高，寄托甚遠，與昌黎所上宰相書等不爲公卿大夫所忌諱，亦幸矣。其肯以此取悅乎，況所謂公卿大夫，皆先生向時風雨寤寐數十年不渝之交。如以其仕隱殊途，遂欲與數十年朋友之交絕，其於詩人忠厚和平之意遠矣。余幸不爲先生所絕，時時過余寓齋，連牀接席，動經旬日，而余對先生亦不覺其爲處士也。先生且進而教余以事公卿大夫者之道，與素所論詩相表裏，則今日長安邸中又何以異於同游岐亭時耶。知此意者，始可與讀先生詩矣。

王潢《北游草序》 吾友方爾止，以詩名家者三十年，大都獨寫性靈，直抒胸臆，蓋鎔鑄經史，取其精液，即景以會情，因事以達意，故不必艱深險澀，如江河之行，順流善下。及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滂湃洶湧，以

盡變出奇。要自成爾止一家之詩，然與香山異曲同工，塤唱而篪和矣。【略】爾止顧獨鬱鬱不得志於時，又遭家難，漂泊江淮間，渡河踰濟，直走幽薊，與燕市酒人悲歌飲泣，已而短衫破帽，策蹇驢出入關塞，尋盧龍之故壘，吊首陽之荒墟，發爲詩歌，以洩其沈頓無聊、骫骳不平之氣，卒乃垂翼而歸。吾未嘗不惜其才而悲其遇也。雖然詩人多蹇，又云「詩非窮不工」，果如李杜文章，光焰萬丈，雖坎壈終身，正復何恨。識者讀爾止詩，益信其人自此傳矣。蓋爾止沉酣此道已三十年，年輒有集。其篇帙之富，不減香山。他日必有辨百萬錢爲戴逵起宅，如郄超其人者，當盡付剞劂，俾《長慶集》不得獨有千古。

李明睿《徐杭遊草序》　世人讀爾止詩，或稱其氣格雄渾，或稱其音節和暢，或稱其用意曲折，種種不一，而吾以一言蔽之曰「妙於序事」而已。【略】余觀其遊徐詩，不必有戲馬、放鶴等字而知其爲徐州作也；其遊杭詩，不必有「六橋」、「三竺」等字而知其爲杭州作也，徐、杭間山水友朋並皆佳勝，其登臨詩必序其山川之興廢，贈答詩必序其交情之新故，一字不肯虛設。蓋天下之景多同而情各異，情或同而事各異。爾止妙於序事，故其詩千態萬狀，無一字相同，良有以也。余往見人送詩，輒閉目不觀，曰：此中原無物，何必拾人殘唾。獨見爾止詩，不覺神魂夢想，如在蓬閬間。然後知眞詩自在人間。我自無緣，恨相見之晚耳。爾止，爾止，幸善自愛。文之神妙，莫先於詩。一戰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余之文，正當衰竭之時，而以序爾止方張作氣之詩，能無汗顏。

吳百朋《徐杭遊草序》　予讀爾止先生《遊草》而歎爲有道之士也。今遊道窮矣。貪吏攫金肥家，不念綈袍故人，而客子發怨憤之言。廉吏潔己遠害，不能飭法以徇私交，而客子亦發怨憤之言。爾止工於詩，車轍所到，逢迎固多，然删緩落落，亦復不少。及觀爾止詩，多相成之言，無相怨之語。雖其友窮困屈辱，樂之而勿去，非以窮困屈辱爲樂也。窮困屈辱不足以動爾止之心，爲可樂也。爾止非有道之士乎哉。

紀映鍾《徐杭遊草題辭》　吾友盦山氏自少言詩，立意便能堅定，獨以《大雅》爲宗，以自然爲妙，一切纖巧華靡、破裂字句，從不泚其筆端。垂三十年，守其學不變，而日造堅老純熟，衝口而道，如父老話桑麻，不離平實，卻自精微。他人視之，乃在千仞岡頭，可望而不可即。蓋學與年俱進，詩益以至焉，非一日之故也。【略】盦山三十年晦明風雨，山水友朋，朝斯夕斯，飲食燕樂於斯，憂愁患難於斯，如行遠者無岐路之眈玩，禪定者絕外緣之紛擾，雖欲不登峰造極，胡可得也。盦山詩可易言哉。

范驤《徐杭遊草題辭》　爾止詩天眞爛熳，觸手成妙，近代無此詩人。觀者但賞其流利圓美，不知爾止錘鍊甚工，但不使人見鑪鞴之痕耳。

李長祥《魯游草序》　古之人於詩，其思力之所至則爲之。其不爲者，想亦其思力有所未至也。爾止先生游山東，盡覽泰山、孔廟之勝，無不有詩。予訪之哺雞軒，出以示予。予懷歸，得讀竟日，大約爽爽朗朗，不煩鉤索，自然工妙。然則其思與力殆有過於古人者耶。楚人杜于皇與予言詩最洽，因並讀爾止詩，各爲之序。

林濬《魯遊草序》　三十年以前余至金陵，交遊多老蒼，相與唱和宴遊，馳騁上下其議論者，有龍眠數子，而余與爾止尤傲睨其間。是時略未聞道，徒以年少負才，逞奇好辯，必屈伏人而後已。諸老蒼顧益重之，以爲此人且晚公卿耳。無何，變亂接踵，十數年來，諸老蒼消磨殆盡，而余與爾止公卿夢絕，亦居然老蒼焉。蓋前後之脈中斷，識吾兩人者已鮮，吾遂頹然順之。加以饑寒憂患，骨肉之痛，百念灰冷，噤不敢發聲。而爾止獨不然，剛正之氣百折不回，往往誰讓余之委靡。雖中間亦搆奇禍，然蹶而復起。前年北走燕，今年又東遊齊、魯，以爲詩人不登泰山、謁孔林，眼界終不寬，題目終不大也。於是賦詩數百篇，滄海日出，闕里風規，盡收筆底。歸以示余。余讀一過，覺已灰之心怦怦欲動。因書此數語於篇首，蓋欲使覽者涉流尋源，俛仰今昔，足以知爾止之可敬而余之可感也夫。

陳弘緒《西江遊草序》　吾友方爾止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尤長於詩。所著五、七言古近體，類皆登峰造極。一時稱詩者，咸以集大成相推。吾無以擬議其妙，大約如龔聖予之贊方韶卿者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持此二十二字，差足以囊括爾止全詩耳。【略】爾止足跡幾半天下。當其盛時，馳騁舊都，優游上國，指閶闔而詠風雲，覩文物而歌玉帛，固屬丈夫快意事。曾幾何時，而陵谷遷移，舟車所至，無非澤葵依井，荒葛覃塗之感。爾止之詩因之遂成「變風」矣。可勝歎哉。江以西，自昔多臨觀之美，其爲海內所低徊而想慕者，固不獨一滕王閣。戊巳兵燹以後，靡不蕩爲冷烟，摧爲殘礫。爾止俯仰其間，未免怵惕於中，而躊躇於手

口。其淋漓而載之泓穎也。以視少陵夔府諸篇，豈有異哉。

施閏章《西江遊草序》 龕山方先生爾止以詩名世者三十年，而與余闊別不相見者幾二十年，始一聚於秦淮酒樓，酒罷復別去。至是有西江之役，自九江而南昌而贛州，所適皆賢主人。歲暮歸自贛，取道臨江。而余適官於此，爾止艤舟留十餘日。余兩人別既久，思甚深，故相見甚歡。已出其所爲《西江遊草》，屬余序。余受而讀之，匪獨其詩工也，西江之時地人事概見於斯矣。夫時有古今，風有正變，雖沿古製體，必繇衷遣情。【略】余尤怪世人多薄視香山，而爾止酷好之，輒以爲爾止病。今試取香山詩，沉吟三復，清眞如話，飄然欲仙，即其雜文短記，杼柚己懷，寓目流連，愁疾自解，不煩藥石，豈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呼，此固未易爲耳食者道也。

徐芳《西江遊草序》 吾友方爾止以文名天下有年。其于詩獨好彭澤、少陵、香山而摹擬之。予嘗讀其《燕遊》、《魯遊》二集，淡樸眞至，居然一香山也。近又集其辛丑歲所作爲《西江遊草》，約二百首。【略】爾止以其羈孤落拓之身，忠孝壯烈之性，遇友朋而纏綿，遇山川而愾嘆。其于情之移亦已至矣。二百篇猶當也，顧疑其多乎。夫其不能不詩者，情也。其詩之所以超然獨到者，非一日之情爲之，生平之本領爲之也。

周體觀《西江遊草序》 龕山方子爾止，少有重名，博通六籍，多所著述，而尤篤好風雅，富於辭翰，氣岸軒豁，議論縱橫，不可謂非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迨中更不造，貌腴神傷，毅然息焉。十餘年來，確乎不拔。雖古石隱之士，未有果於此者。然於朋友之情，江湖之興固未衰也。每一出遊，其所爲詩動盈卷軸。要皆標舉興會，陶寫性靈，怡然順理，渙然冰釋，絕無哀怨激楚之意，而一歸於潛德之音，善乎其自處，夫才與遇也。【略】會是時（辛丑），予官南昌，爾止見訪，留予署者旬月，遊覽贈答之作，曲盡其妙已。又去蕭灘入虔州，與施少參、周司理輩互相唱和。其詩益多，樸而不率，豪而不麤，悲而不傷，怨而不怒，眞得風人遺意。予讀之，不獨歎其詩之工，更歎其作詩之指爲不可及也。

《明遺民詩》卷七 方文【略】與錢澄之齊名，荷衣棕笠，隱居金陵。性不能容物，常以氣凌人。有以詩投者，必曲爲改削。著《龕山集》，其壻王概梓以行世。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爾止間作可笑詩句，頗爲時論揶揄。然如嘉穀登場，或舂或揉，秕糠終少于粒米。

《池北偶談》卷一五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韙，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洒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爲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

《漁洋詩話》卷下 方龕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爲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己偃僂於前，呈其詩卷。余爲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龕山不免吃藤條耳。」一座絕倒。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桐城方龕山（文），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爲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余嘗問其族子邵邨（亨咸）曰：「君家龕山詩，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

《分甘餘話》卷一 方龕山（文）《冬日林茂之前輩見過》云：「積雪初晴鳥曬毛，閑攜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龕山又有詩云：「烏衣巷口多芳草，明日重過是早春。」亦佳句。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二引《愚山集》 爾止爲詩，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興會所屬，衝口成篇，款曲如話，眞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痕。

又引《詩觀》 爾止詩專學《長慶》。僕昔與之論詩蕭寺，頗有箴規，爾止弗善也。要去其俚率，存其蒼老，斯爾止爲足傳矣。

《覲齋詩談》卷六 方爾止詩以杜爲骨，白爲膚，不知者以爲膚淺。

傳記

朱書《方龕山先生傳》 方文，字爾止，一名一耒，字明農，桐城人。方氏世以忠孝節義名其家。自四川斷事官法死靖難之禍，數傳至學漸講學，稱明善先生。學漸生大鉉，以進士仕戶部主事。立氣節，能文章，即文父也。年五十生文。文七歲父卒京邸。其母王氏年二十餘，苦節撫成之。文年少有

才名，思振其家聲，與諸名士貴池吳應箕輩及復社、幾社諸君子相厚善。【略】文爲人獷狹，又任放，好嫚罵。刻意爲詩，輒嫉憤舉世，世無當其意者，以故多齟齬。【略】母嚴命之，乃之淮安。已聞母卒，奔還厝之淺土。事竣遊徐州，入燕北，探孤竹。【略】逾年，復命棹歸。卜居淮上，娶故殉難汪公偉女爲婦。時李世洽觀察徐州，復往從之。已乃南入杭州，縱遊西湖，還居金陵，以醫卜自活。尋遊兗州，謁曲阜林廟。去之濟南，上泰山，西赴廣平、大名，還金陵。未幾，泝江入豫章，至贛州還。有《四遊詩集》。壬寅，益憤激，若戇戇不能一日生者。【略】文無子。其壻安節王概爲刻《畬山詩》若干卷。畬山在懷遠縣城外。周世宗望之謂濠州有王者氣。文以自號，不忘濠也。吾聞之吳人汪撰曰，陳滎陽以假歸，乞畬山定其詩，執禮甚恭。畬山反復讀之，曰：「甚善，但須改三字，卽必傳無疑耳。」陳以爲隱也，曰：「寧止是，顧三字者何也？」畬山厲聲曰：「但須改『陳名夏』三字。」時坐客滿，舉錯愕，不能出聲。陳亦厲聲曰：「爾謂我不能殺爾耶？」適代巡來謁，陳拂衣去，客咸咎畬山，畬山笑曰：「吾自辦頭來耳，公等何憂？」頃之，陳復入，執畬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責我良是，獨不能諒我乎？」竟相好如初。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啓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性亢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萩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棲柱其間。所選《訊雅》一書，壇墠相望，並重雞林。既因世變，不就博士弟子試，銳志著述。其爲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爲章絺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爲承學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鍊，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腑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嗛之。而爾止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畬山集》五十卷，一時耆宿若□□□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人、宋玉叔、顧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爲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卜肆尚能言孝弟，醫方猶可立君臣。」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己僂僕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畬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腕不暇草書時也。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一五　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讀如層）耳。」聞者皆笑。

《漁洋詩話》卷下　順治辛丑，方畬山（文）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先生近撰《吾炙集》，載阮亭詩數篇。此集竟未之見。同時陳伯璣（允衡）撰《國雅》，施愚山（閏章）撰《藏山集》，葉訒庵（方藹）撰《獨賞集》，陳其年（維崧）撰《篋衍集》，今惟《篋衍》一集行於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蠡鑄島之濫觴耳。

《柳南續筆》卷一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曼聲長吟，且詠且拍，人皆以爲朱翁子之徒，隨而笑之。又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卽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

《過吳江有懷舊遊》《國朝松陵詩徵》卷一八：樸村云，申酉間，爾止避兵來吳江，或居汾湖，或居梅墩，與史弱翁、潘江如、顧茂倫、顧樵水輩飲酒賦詩爲事。亂平始歸，後南來仍與邑中諸舊好往來不絕。

《大明湖歌》　錢謙益《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錢曾注：桐城張公，諱秉文，字含之，別號鍾陽，萬曆庚戌進士。崇禎戊寅十二月，遼騎過都城，薄濟寧府。公時爲山東大方伯，嬰城死守，捍禦半月。己卯元旦，城陷，公中一矢先殞。夫人方氏，卽爾止之姊也，同一妾投大明湖中。爾止作《大明湖歌》，詳載其事。

《癸卯三月十九日潤州客舍同潘江如小飲述懷四十韻》《明詩紀事》辛籤

卷二二：潘陸，字江如，吳江人，僑居鎮江。有《穆溪集》。《明詩綜》：魏楚白云：江西四壁蕭然，而北海之座常滿。其論詩慷慨，謂鍾、譚興而國亡。是亦法家定案。

《送高念祖遊涇縣兼懷萬道吉》 趙知希《涇川詩話》：秀水高寓公，宰涇有惠澤，後其子佑釭（字念祖）來涇，桐城方爾止文贈之以詩，兼呈萬道吉云云。按：寓公當祀於涇，今入名宦，但涇無所謂四賢祠者，恐屬傳聞之誤，姑識於此，以俟知者。

《雪後懷林茂之先生》 《池北偶談》卷一七：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攜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及卒，周櫟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長恨歌》 《雪橋詩話》卷一：姬人死于怨家之手，作《長恨歌》記之。

著録

李楷《北游草序》 吾友方子爾止取其甲申以後十四年之詩，依體編次，曰《淦山集》。余既已序而傳之矣。過此以往，其詩日繁。大要每歲自爲一卷，以附於前集之後，曰《淦山續集》，此則續集中之一種也。

李明睿《徐杭遊草序》 爾止自弱冠，即以詩名世將三十年。其平生所作不下五六千首。今刪去其半，猶存二十四卷，曰《淦山集》，亦可謂富於詩者矣。又，往從吾家叔則處見爾止《北遊草》，即驚喜曰：「今日詩人中安得有此人乎。恨吾老不及見耳。」踰年，爾止來邗溝訪余於舟次，余喜欲狂，而爾止即出其《徐杭遊草》，屬余序。

林古度《魯游草序》 庚子秋，吾友方爾止從泰山歸，言從荒荆蔓草中重爲摹榻，持以贈予。予展視欷歔，悦如隔世，既爲詩以酬之，而爾止又出其《燕游》、《魯游》二草屬予序。

徐芳《西江遊草序》 （方爾止）近又集其辛丑一歲所作，爲《西江遊草》約二百首。

周體觀《西江遊草序》 戊戌冬，自燕薊歸，有《北遊草》以續於《淦山集》之後。論者比於少陵夔州、香山洛下之作，庶幾近之矣。己亥春，客彭城，秋客西陵，則有《徐杭遊草》。庚子之兗州，則有《魯遊草》。辛丑之豫章，則又有《西江遊草》。

王概《跋淦山續集後》 淦山先生，余外舅也。歿既二十一年，概始克檢鏤遺詩。【略】今年（己巳）春，概卧疾旬月，重念先君墜言，廼質衣減食，竭蹙從事先梓。壬寅以訖己酉之詩，行將次舉全集，是則遵其舊標，曰《淦山續集》。

藝文

錢謙益《與方爾止》 謙益白爾止世兄足下：頃見足下《酧遵王》詩次章，頗似《何將軍園林第十》，因思此詩云「幽意忽不樂，歸期無柰何」兩句，突兀而起，即兩句截斷云：「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此一輪勢也。次一轉云：「自笑燈前舞，惟憐醉後歌。」次又轉云：「祇應與朋好，風雨好來過。」八句之内，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筆。如此，足下深于杜者。聊復拈此，以相嘆賞。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落。雖欲不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不能進。陸平原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變也屢遷。」又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皆善變之説也。近代思變杜者，以單薄膚淺爲中唐五言律中兩聯不對，謂之近古。此求變而轉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錢考功，皆于杜老爭勝毫芒。晚唐則陸魯望、皮襲美、金源則、元裕之風指穠厚，皆能橫截衆流。足下論詩，以杜、白爲第宅，亦不妨以諸家爲苑囿也。每愛足下詩能于酬應中輸寫性情，是以迥絕時流，既于此中得無膽放手滑馬，逸不能止。三周華不注，其亦將徃而思返乎。金剛筏喻最重棄捨。學道之人，謂當于生處熟，熟處生。故曰：「百尋竿上轉身難。」又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能棄能捨，則能變矣。足下今以晚年，若能捨詩入道，可用此言爲筏喻也。送序中，既以此事推足下，見足下論詩眼（明心）細知不以業成自滿。聊復布此，決耳耳聾，畫字不便，往復伸紙代口，勿以爲笑。

邢昉《爾止自余邑寄詩次韻答之》（存目）

吳嘉紀《送方爾止》（存目）

孫枝蔚《贈方爾止處士》（甲午）（存目）

孫枝蔚《哭方爾止》下船旋卽上喪車，指點銘旌半老漁。有鬼能歌鮑家句，何人可付蔡邕書。相隨雁鶩飛還近，始覺熊羆夢久虛。采藥傳神曾絕肖（爲爾止寫眞，多海內好手。《采藥圖》其一也），他時對此學鳴驢。平生腸腑如冰雪，六月炎風滿總帷。白馬故人全不至，蒼蠅吊客苦相隨。城中尙指先生柳，墓上誰書處士碑。一事料應長瞑目，故山終勝傍要離。論詩我最耽摩詰，作賦誰能敵子雲。可惜美新傷末路，堪憐宥罪感明君。性宜白下三山老，天使方干一姓聞。今日音容惟髣髴，亦無寶劍掛新墳。百歲應無不盡期，江湖送老最凄其。修文掌籍都難據，蔡琰侯芭那易追（王介甫詩：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腰疾乘虛方亹亹，眼花得間肯遲遲。因緣未必今朝盡，自顧恐非松柏姿。

殷岳

論述

申涵光《殷宗山詩序》宗山出處似靖節，壯歲棄官，結茅寒谷。所與往來，皆山樵野客，及沈冥一二子。嘗遊盤山，過燕市，燕中人物色之。卧蕭寺一夕，逸去，跡其行事，豈所稱煙霞痼癖者歟。然吾始與宗山遇，見其虬髯如戟，眞氣動人，言天下事侃侃。常思一得當，垂附丹青。而今乃戢影窮山中，與我輩爲伍哉。宗山素不作詩，予與猶龍強之作，復不耐聲，偶爲古詩，醇龐淵穆，莽莽然可敵萬人。後世掩其姓氏，必不知爲隱士之章。其人其詩，皆與出處不類，其故何歟。乙未正旦，祀其先人畢，便皁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緱嶺，有遺世之志。已乃入大騩，大騩人好之，相留不令去，居數月迺歸。會予與掌雷欲登岱，宗山衣塵未拂，卽策杖同往。時方痛腰脊，不可屈伸。每晨，立而盥。及乘輈輿，歷天門，松聲謖謖，萬山在下，忽大叫奇絕，棄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夜宿嶽頂，予與掌雷皆憊甚，宗山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卽躍起視戶外，以星辰隱現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其嗜奇好山水，又若性命倚之者。常以小世界不足遊覽，欲浮舟海外。事雖不行，然志亦壯矣。其游二嶽，各有詩。并前後所作，爲合刻之，亦猶靖節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其必傳也夫。

《居易錄》卷一〇 殷岳伯巖遺集《留耕草堂詩》一卷，【略】皆五言古體也。殷生平不爲律詩。永年申涵光和孟序之云：「宗山不多作詩，復不耐聲，偶爲古詩，敦龐淵穆，莽莽可敵萬夫。」【略】宗山亦殷字也。予往見其《詠史》詩於《國門集》，古鬱悲壯，有橫槊之風。河朔一奇士也。

傳記

朱彝尊《殷先生墓誌銘》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睜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潛，以數騎由萬山曰田安人。先生少睜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爲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爲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爲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寧縣事，布袍皁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皁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爲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

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爲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騩風土，思攜家往，強涵光爲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傅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寧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于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傴僂若奉教狀。既成，爲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欣然意自得也。予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予爲弟淵作傳，予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予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

申涵光《殷宗山先生行狀》 予初識雞澤殷仲泓淵，竦然異之。已而，因仲泓復識其兄宗山與燕市，修髯廣顙，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自視蔑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紈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爲同氣，曰：「此眞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共。至於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鮑子哉。嗚呼，已矣。宗山少跅弛，好遊狹邪。然讀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泓齊名藝苑。仲泓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仲泓當早售。庚午，宗山舉於鄉，而仲泓屢擯不錄。蓋仲泓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至關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譖以死。宗山兄弟，腐心泣血，圖雪父冤，就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瞿然曰：「誠如子言，褒裳去之恐不速，反濡足耶。」卽日回里，與仲泓結茅西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猶龍思聖，各攜家避亂山中。賊檄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爲崇禎帝發喪，謀討賊。僞令執之，不屈，死。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冑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遣騎追之。予時先已歸郡，爲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跳身遊江南，南和白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鄰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篷底咏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者諸役於法部，檄趨就選，得睢寧令。阜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彊而體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顧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硜硜不願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迕，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砦。大陸公仕宦二十年，不能於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爲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鄰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碁聲入夜。扁其亭曰「喻堯」。以予自稱堯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爲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饘粥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子之紐，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爲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闃如山居。蓋仲泓爲人，咬冰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野老雜處。而其惡見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畏之者聞履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惟恐不得。嘗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興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襆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蕭寺。魏相國裔介、魏光祿象樞、引爲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泰岱者一，同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概相黽勉。登岱時，方病腰脊，不可屈伸。及輿輦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鱗同宿嶽頂，予與傅皆憊卧。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卽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常遊中州，愛大騩風土，將卜居，輦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寧夏，遊與俱登賀蘭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爲恨耳。猶龍以蜀藩入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爲左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

中。數日，邀青主至。其重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睢寧以後成集矣。予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宗山以爲然，即焚其稿，專力古詩，淵渟奧博，淺人不易上口，莽莽然肖其爲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尚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僕僕道路爲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知老不宜出，然死於山水間，不猶愈於纏緜牖下耶。」庚戌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夷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郡杜龍巖雲禎在閩爲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恨，獨惜中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嗟乎，宗山遭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爲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爲嗣。宗山名岳，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世矣。隱於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出。嗚呼，其命也夫。

紀事

徐鼒《小腆紀傳補遺》　少跅弛，與弟淵幷負才名。岳嘗官睢寧知縣，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申涵光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投劾歸。父太白，官陝西副使，以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岳上書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入西山，與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岳匿涵光家得免，遂偕隱西山。茅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後客死福州，年六十八。岳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然肖其爲人。有《留耕堂集》一卷。

沈濤《交翠軒筆記》　雞澤殷伯巖岳與堯盟、覆輿爲「平干三家」。有《留耕草堂集》，但爲古詩而不作近體，格調直逼建安。伯巖又號伯子。其父大白備兵關南，爲楊嗣昌誣陷下獄死。伯子嘗走京師，上書訟冤不報，而己遭甲申之變，與弟仲子(淵)入西山圖舉義。事洩，仲子被害，伯子逃避大行山中以免。入本朝，一出爲睢寧令，拂衣罷歸。堯盟稱其出處似陶靖節。

藝文

楊思聖《寄懷殷伯巖》　策杖同聽山寺鐘，幾年相憶采芙蓉。歸田眞見陶元亮，入洛虛傳陸士龍。薄命一官仍短褐，勝遊五岳有孤笻。廣羊石室依然在，他日芒鞋許再逢。

申涵光《獅子腦訪殷伯巖》　不謂層霄上，微茫有路通。水沙遙岸白，霜樹野榴紅。陟險隨高鳥，行遲愧小童。坐看天地外，爲覓採芝翁。昨日郡中望，此峰當夕陽。撥雲尋逸老，踏雨到山堂。地隔烽煙盡，人傳我輩狂。試看空外雁，秋至已高翔。

魏象樞《贈殷伯巖》　吾友申伯子，遯跡南山巔。把臂有畸節，風雨相盤旋。秋來貽我書，爲言魂夢牽。勞彼肝膽人，顧我金臺邊。曠達不常有，清白繼高賢。幸無冠蓋束，酌酒忘歲年。平生聞道要，知名匪浪傳。申子肯吾欺，對爾思悠然。

汪師韓《雞澤殷伯巖》　(用《留耕草堂集》中《讀史》第二十四首五古韻。)先生諱岳，陝西副使太白之子。副使以忤時相死於詔獄。及京城陷，岳與弟淵舉義兵。淵以先發爲賊所害。岳於順治初選睢甯知縣，騎驢之官。申堯盟寄書招之，卽解組復騎驢歸。性好遊，死於閩。(結笁喪飛虎，投簪蟄龍蛇。中一落塵網，促歸赴瑤華。衣冠挂縣門，草帽驢背斜。息交不絕遊，時出命巾車。落然喻堯堂，北望三嘆嗟。(申堯盟築堂曰遲山，雖取「遙傳杜陵叟，怪我還山遲」之語，而實以殷號宗山待其來也，則遲當讀去聲。宗山亦顏其堂曰「喻堯」，謂惟堯盟喻其意也。按：喻堯乃唐詩人姓名。)

熊伯龍

論述

王清《熊學士詩文集序》國家以制科取士，人文鼎盛，一時雅化，與「菁莪」、「棫樸」比隆。然廿餘年來，文章衣被海內，家傳戶誦，奉爲矩矱者，吾年友學士鍾陵熊公尤稱最焉。顧天下之人，莫不誦法公之制義。至其所爲詩、古文辭，則或未盡知也。己酉冬，公不幸歿京師，令子元獻冢君守凍河濱哀毀之暇，不忍使公遺文散失，因收合詩、古文辭彙爲一帙，走使而請序於余。余讀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吾友者，有如是哉。夫世之爭長詞壇者，詩、古文辭但求備體，人各梓一編，相投贈以號於人曰能爲詩古文辭也。人亦從而稱之曰，是能爲詩古文辭也。嗟乎，其果眞能詩古文辭耶？抑亦有所慕而爲之耶？今鍾陵之文，原本「六經」，出入於史遷、班固，緯之以韓、歐諸家，近則服膺震川、鹿門而逼似虞山，可謂得文家之正宗已。詩以《風》、《騷》爲鼻祖，而漢、魏、三唐皆能別裁僞體，形之篇什，要非無所深造而然。其備美如此，迺猶深自謙抑，不輕示人，人遂莫得而知之。交好若余，至今日而始得窺其蘊，是豈人之所能及也歟。抑聞公生平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朝夕手一卷不置。方仕宦在京師，與吾輩相過從，酒闌燈炮，猶語文事，恂恂如儒生，故才長而學博，能自樹立，爲文章當無俟後有子雲而知之也。雖然，公非徒文人之雄也。公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徵逐，又溫厚和平，弗立崖岸，望而知爲大人長德。易簀時，惟以不得澤及生民爲憾，無一語及私。使天假以年，得盡其用，勳業必有可觀，而惜其未竟。余故並著之，以示後之讀公文者。若夫前人之所未及設施，在後人力圖繼述而光大之，是又爲之友者所深望，不獨謹守其遺書已也。元獻勉乎哉。

李芳廣《熊學士詩文集跋》既從冢君元獻先生得讀所刻學士詩古文及制義，乃已泣且開頤曰，嗟乎，江流未央，別山不老，吾夫子其千古矣！人通籍而後祿位所自致也，間以文詞表見，彫龍繡虎，榮名一時，過則已焉。何則，其根本薄而精神不克及遠也。韓退之之言曰，憂憂陳言務去，斯亦難矣。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老杜自矜「語必驚人」，然亦「讀書破萬卷」而後「下筆如有神」。武侯之論學也，歸重於「淡泊明志」。蓋以一日之精華出，而爭川岳之氣、日星之彩，自非鞭心理窟，沉幾觀變。本之忠孝廉潔之衷，緯以沉潛崇一之氣。偶然爲之，剽竊優孟，而欲拈韵敲律，遂詡漢魏。作記上書遂襲周秦也得乎！顧爲此則甚難矣。仕版一登，升沉中外，易其慮也則弗崇。田宅貨貝，淆其思也。則弗崇。建牙鳴角，紛華翫好，疲其聰也則弗崇。異同堅白，門戶擾而聲氣犄也則弗崇。弗崇則弗精，弗精斯弗傳，而謂數者於夫子爲何如耶！方其抱膝深山，不惟世網，不嬰即名，心亦已淡寞矣。出掇上第，海內榮之，夫子顧羸馬長安，子夜一編而外，弗事事也。里居足不履大吏之庭，與鄉人接油然而退，鄉人若不知其通顯。蓋其淡泊寧靜，一無足累。其天而凡可喜、可愕、可疑、可怪之事，與夫轟雷掣電之才，石破天驚之思，一斂而歸之讀書養氣。是其於孔孟之理、古今理亂之故、國家禮樂、兵戎、用人、行政之大，以及歷代名臣碩儒出處之詳、象緯昆蟲之細，無不列火觀而燃犀照也。其取資不匱，以此其端揆悟主訂謨入告，亦以此發爲文詞，直舉而措之耳。而又奚疑其光燄萬丈，如子昂所云「前不見古人，而後不見來者」也哉！今夫子之集具在，詩不規規三唐，逼入漢、魏。文渾淪磅礴，漢以下唯昌黎、永叔近之。制義理發周程未發精者，類子而一行以鹿門、震川之氣，是皆有識者胥見，無庸小子置喙。予特與元獻相與泫然，叙夫子學問源流如是。【略】時康熙癸丑三月秒，中州門下晚學生李芳廣頓首百拜謹跋。

李祖陶《熊學士穀貽堂稿文錄引》學士【略】以時文冠一代，雄深雅健，至今與劉黃岡竝稱。【略】爲文自代言、序記以至祭文、論傳、書啓、策論、題跋、條約無不具，亦無不工。大略刊落駁雜，一歸純雅。其理取諸六籍，其法本諸八家。腴而不浮，深而不鑿，簡而不峭，長而不冗，渾渾灝灝，魚龍百變，而一以靜穆之氣御之。故不獨時文冠一代，即古文亦置諸陳午亭、張素存之間無愧色也。至於制藝之序，歷歷以甘苦示人，深入無垠，曠然天際，則又爲諸家所不及矣。中州李芳廣跋，歸本於澹泊寧靜，精神專一之所致，知言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熊學士詩文集》　其古文較勝劉子壯，詩雖直抒胸臆，而五言古體亦時有淳古之音。

潘煥龍《卧園詩話》　吾楚劉黄岡、熊漢陽，以文章雄海内，膾炙人口數百載。而其詩或未之知，京山易眉川（履泰）教授爲搜得古近體詩數百首，彙而刻之，名曰《熊劉詩集》。魄力沉邁，與其文均足以傳。熊次侯先生集中，《贈瑞州司理駱於高》七律云：【略】他如「襟期可指中天月，事業眞如出岫雲。飛揚事過如秋老，拱揖人疎與病宜」，皆妙。【略】熊詩豪壯，劉詩秀逸，各有佳處。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制義體要》卷一錢塘陳句山評：題入鍾陵手便磊磊落落，說得掀天揭地，十分大樣，要之其大樣皆由細心得來，窮竟事理至於牛毛繭絲，而出之以勁爽之筆故也。又：包孕無數史事，卻以經訓融會其意出之，故不似後人横使霸才，忘卻是代聖賢立言。

《此謂唯仁人》　《制義體要》卷五句山、淮浦評：只於講下蒙上側卸出愛來，此後如題平還，但如中比起處略用折筆，極是貪使議論者。一味偏重寫題之意，失題之貌，不特抹煞。此謂併似唯仁人放流之出起題文矣。且横使議論，夫亦何難之有。煆鍊之妙，如吸海入壺，縮龍成寸，雄心勁氣，尤足以媲同時汗漫之才。儲中子曰：緊嚴合脈，勝稚川先生處在此。

《是非之心》　《制義體要》卷八淮浦評：一往雄勁，中後文氣太凝，善學之可以增長筆力。又：大家之文，語不必盡圓美，但其佳處炙轂耐味，如愚者之出。或益其忍，目不覩春秋之書云云。何等名理。又：道理亦人所見及，而筆力拔起千仞，能使其聲大而遠聞。則作家風力，所擅於天者也。

《四方之政行焉》　《制義體要》卷一八惠元龍評：若從政字說起，便是一節話頭，看他比比翻入四方，又比比變換，最得先輩遺法。又：王學舒評：固須別于一節文作法，然脱略上三事，徒云四方歸政，恐與下節歸心意不無侵碍也。文截上而不脱上，故爲得法。一種駿厲魁傑之氣，虎步龍驤，令讀者不敢褻玩。又：句山評：將政與四方粘成一塊，則行字自然出相，若只在行字上置思，則勢必侵碍下文矣。

《擬嘉諭疏球國詔》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立言有體，面面俱圓。此等代言，在唐、宋諸大家集中亦不多見。

《漕運議》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文極高簡有法。出他人手，定逾千言。

《賀張西曜督楚奏績榮膺寵賚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於時事獨難中又抽出西山一役，以見其難之又難，博大昌明，盡掃浮翳。

《文體明辯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簡而韻，結補一意尤高。

《蕭長源奏議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前言不削草之非非，中言標病之不可不治，皆具卓識，文亦暢所欲言。

《李雲田紀年稿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奇警到底，無一筆在人腕下。

《同聲大社二集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首段痛哉乎，言之中後暢同字之義尤爲入骨。

《唐采臣近義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推尊制藝之難于古文之上，而欲人窮達生死于其中而爲之，非箇中人不能爲此言，非箇中人亦不能信此言。

《孫棨臣制藝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醇古淵懿，字字沁人肝腸。焚香靜對，我欲鑄金事之。

《吴準平近藝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實講出前後所以不同之故，意度波瀾並皆入古。

《施愚山宦稿序》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含毫邈然，讀此並先生之性情亦見。

《文昌祠記》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前段駁正，後段傳合，作此題者類應如此。

《鍾南山祠記》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文妙在拈出除虚耗之孽一層關合時事，鑿鑿指出所以當祠于楚之故，旨厲詞危，亦可云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者矣。

《陳節婦傳》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文律謹嚴，序議俱佳，中間煢煢立杼臼間一節，寫出孤兒寡婦之難。予讀之，淚涔涔下。

《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論》　《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平實之理而以雋永之筆出之，可謂言語妙天下矣。入後繳轉一層復勘進一層尤緊。

《題江夏孫何知一家殉難狀》《國朝文錄・熊學士文集錄》李祖陶評點：批剝曲盡，結處層層喚醒，尤過于清夜鐘聲。

《姑蘇懷古》《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眞文人耳，若眞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略】。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傳記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七　熊先生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祖籍進賢，晚自號鍾陵，示不忘祖也。少博學，工文章。順治六年，賜進士及第第二人。由國史院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屢司文枋，皆得士。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在朝籍恂恂如儒生。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簀時，惟以未得澤被生民爲憾。其制舉文，與同年生劉克猷修撰齊名，雄渾雅健，開國初風氣，天下號曰熊劉，而先生古文尤工。著有《貽穀堂文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特爲時文所掩耳。

《清史列傳・熊伯龍傳》　熊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原江西進賢籍。順治六年一甲二名進士，授國史館編修。十一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六年，奉命提督順天學政。累官祭酒、侍讀學士，洊陞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伯龍博學，工詩古文詞，制義尤精，與劉子壯齊名，世稱熊劉。所爲古文雄渾雅健，在陳廷敬、張玉書之間。詩直抒胸臆，五言古體，尤有太古之音。性謹厚。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歷官二十年，恂恂如諸生。不妄交遊，不立崖岸。易簀時，惟以不得澤被生民爲憾。著有《貽穀堂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

著録

熊光《貽穀堂全集紀後》　是集爲先高祖學士自訂稿。先高祖自諸生時即爲詩、古文詞，稿凡三卷。成名後垂二十年，又得雜文詩稿凡五六卷。乃取少作百之二三、宦作十之四五訂爲上中下三卷，藏諸巾笥，不以示人。康熙己酉冬，先曾祖之獻公侍於京邸，值先高祖捐館舍，撿行篋得是編。時京朝諸前輩及年友、門下士索遺稿甚切，先曾祖苫塊之餘，因不暇縷次前後未訂詩文，即舉是編授梓，以應京師索稿者之請。茲集蓋録于淮北舟次，時庚戌二月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熊學士詩文集》　三卷，國朝熊伯龍撰。

藝文

申涵光《讀熊鍾陵先生見懷詩敬答》　翰墨勞星使，雲霄憶故人。敢懸朱紱望，方侍白頭親。汎愛眞元老，無才愧隱淪。君家楚水上，可有武陵津。

丁耀亢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丁野鶴詩鈔》　耀亢少負隽才，中更變亂，栖遲羈旅，時多激楚之音。自入都以後，交遊漸廣，聲氣日盛，而性情之故亦日薄。王士禛《池北偶談》載其「陶令兒郎諸葛妻」一律，謂：「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諸公倡和，其詩亢厲，無此風致。」蓋亦有所不滿矣。

康熙《青州府志》卷一八　公之詩駿發雄傑，成一家言。

康熙《諸城縣志》卷七　公之詩刻苦雄傑，不寄人籬下，自成一家言。

乾隆《諸城縣志》卷三六　耀亢爲詩踔厲風發，少作即饒豐韻，晚年語更壯浪，開一邑風雅之始，縣中諸詩人皆推爲先輩。

《今世說・豪爽》　丁耀亢，山東諸城人。襟期曠朗，讀書好奇節。高譚

驚坐，目無古人。

《池北偶談》卷一二　徐東癡言，少時於章丘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烝藜；一家命薄皆躭隱，十載形勞合靜栖。野徑看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戛戛幽禽盡日啼。」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鐸）諸公倡和，其詩亢厲，無此風致矣。

《古夫于亭雜錄》卷五　諸城丁耀亢野鶴與丘石常海石友善，而皆負氣不相下。一日飲鐵溝園中，（東坡集有《鐵溝行》，即其地。）論文不合，丘拔壁上劍擬丁，將甘心焉，丁急上馬逸去。丁著《天史詩》，多奇句，如《老將》云：「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老馬》云：「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此例皆警策。丘晚爲夏津訓導，《過梁山泊》詩云：「旋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丁遷惠安令，丘遷高要令，皆不赴。

光緒《三續掖縣志》卷四　李漁村（澄中）著《丁野鶴耀亢小傳》略云：萊有大澤社，當明末時，天下方爭門戶，先生獨與王子房講求經世之學。

烟霞洞天隱《續金瓶梅序》　天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影無形，繫風無迹，《齊諧》志怪，《莊》、《列》論理，借海棗之談而作菩提之語，奇莫奇于此。唐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鬼，雖快塵談，無裨風化。此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鄙夫邪婦，推世運之生化。滌淫穢而入蓮界，拔貪欲以返清凉；不墮狐禪，不落理障；衮賢鞭佞，崇節誅淫；上翊天道，下闡王章，正莫正于此。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炙轂。齊烟九點，須彌一芥；元會忞其筆底，鬼神沒于毫端，大莫大于此矣！」作者曰：「予生平詩文，襲彩炫世，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者。吾將借小說作《感應篇》注，執贄于菩提王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道人笑曰：「然。」

南海愛日老人《續金瓶梅叙》　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癡導癡，戒淫導淫。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反爲酷吏增羅織之具，好事不如無矣。【略】續編六十四章，忽惊忽疑。如罵如謔，讀之可以瞿然而悲，粲然而笑矣。《法華方便品論》云：「儒詩六義，以『思無邪』爲指歸；釋教五時，聞佛知見是究竟。天台智師，性善兼明性惡；六祖七祖，善惡都莫思量。相待義門，強名因果，證窮念絕，何果何因？善讀是書，檀郎只要聞聲；不善讀是書，反怪豐干饒舌爾。共識文字性空，不妨同德山疏抄一時焚却。是乃續《金瓶梅》六十四章竟。」

西湖釣史《續金瓶梅集序》　《金瓶梅》舊本，言情之書也。情至則流易于敗檢而蕩性。今人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袁石公先叙之矣。作者之難于述者之晦也。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非聖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翼聖而贊經者，正如《雲門》、《韶護》不遺夫擊壤鼓缶也。夫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粗者，金石亦等瓦礫：顧人之眼力淺深耳。《續金瓶梅》者，愍述者不達作者之意，遵今上聖明，頒行《太上感應篇》，以《金瓶梅》爲之注脚，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壺婢仆；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因果禪宗，寓言褻昵。于是乎諧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歸之勸世。此夫爲隱言、顯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無不備焉者也。以之翼聖也可，以之贊經也可。

《老將》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結尤悲壯。

《屠牛歎呈張中柱學士》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丁野鶴嘗充內廷教習，於米市築室，王敬哉額曰「陸舫」。其《屠牛歎呈張中柱學士》【略】。漁洋謂其晚作亢厲，然如此詩，亦香山之遺也。

傳記

康熙《諸城縣志》卷七　丁耀亢，字野鶴，侍御公惟寧少子，穎卓多大略。弱冠補諸生，藉藉有聲，走吳會，與董思白、喬劍浦兩先生遊。屢試不第。

取漢、魏、晉、唐詩縱讀，與諸古人上下。丁亥，遊京師，爲旗下教習，與王宗伯覺斯、龔司馬孝升、劉相國憲石、薛宗伯行塢、張司馬坦公，以詩抗衡。任容城博士，陞福建惠安縣知縣。以疾告歸，卒於家。

乾隆《諸城縣志》卷三六　丁耀亢，字野鶴，少孤貧。負奇才，倜儻不羈。弱冠爲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門，與陳古仁、趙凡夫、徐闇公輩聯文社。既歸，郁郁不得志，取歷代吉凶諸事類，著《天史》十卷，以示益都鍾羽正，羽正奇之。明季鄉國盜起，時益都王遵坦用劉澤清兵捕土寇。耀亢素善遵坦，遇于日照境，更爲募數千人，解安邱圍。順治四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其時名公卿王鐸、傅掌雷、張坦公、劉正宗、龔鼎孳皆與結交，日賦詩陸舫中，名大噪。陸舫者，耀亢所築室，而正宗名之者也。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以母老不赴。【略】六旬後病目，自署木雞道人，更著《聽山亭》，卒，年七十二。詩甚多，李澄中嘗爲選擇，《序》曰：「余取其言之昌明博大者，以與世相見云。」

紀事

《今世說・豪爽》　丁野鶴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興盡，策驢而返。

又《任誕》　丁野鶴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樹高哦，得佳句，呼酒禿髮酣叫，傍若無人。間以示椒邱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床，蒙被而睡。

戴延年《秋燈叢話》　青郡丁野鶴，負逸才，放蕩不羈。讀書山中，署岩石云：「有願從吾遊者，山魈木客皆良友，可毋猜也。」俄一道者至，丰骨稜稜，有出塵之概。丁詢所自，道者笑曰：「知君奇士，聊共晨夕耳，無煩過詰邦族也。」談次，甚相得，遂成傾盖交。他日，謂丁曰：「有契友見過，欲屈紀暫爲承應，遂引仆去。岩經崎嶇，約數里許，至一處，壁立千仞，道者以扇拂壁，即有門豁然啟，玉宇瓊樓，迥非凡境。一虬髯叟先在焉。餚果紛陳，皆目所未經。仆供役竟日，見堦砌間碎石，殷紅可愛，潛取二枚納袖中，出視之，乃寶石也。」往來年餘，一日，與丁話別曰：「我實非人，曩以罪被謫，今期滿，當去矣。」踪跡遂杳。

《再答山陰王玉映并宗弟睿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玉映，山陰王季仲女。工著述，故以班大家爲比。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丁野鶴詩鈔》　十卷，國朝丁耀亢撰。【略】是集凡分五種：曰《椒邱集》二卷，起甲午，終戊戌，官容城教諭時所作。曰《陸舫詩草》五卷，起戊子，終癸巳，皆其入都以後所作。曰《江干草》一卷，起己亥，終庚子。曰《歸山草》一卷，起壬寅，終丙午。曰《聽山亭草》一卷，起丁未，止己酉。自《陸舫詩草》以前，耀亢所自刻。《江干草》以下，皆其子愼行所續刻也。

康熙《諸城縣志》卷七　所著有《陸舫》、《椒邱》、《江干》、《聽山亭》共三十卷行世。傳奇《草堂》弗載焉。

乾隆《諸城縣志》卷一三　《野鶴詩鈔》十卷（見《四庫全書總目》）、《陸舫詩草》五卷、《逍遙遊》一卷、《椒邱詩》五卷、《江干草》一卷、《歸山草》二卷、《天史》十卷、《西湖扇傳奇》一卷、《化人遊傳奇》一卷、《蚺蛇膽傳奇》一卷、《赤松遊傳奇》一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　《丁野鶴詩鈔》十卷。丁耀亢撰。

馮班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馮定遠集》　班與其兄舒，皆以詩名一

時，稱海虞二馮。其侄馮武，作所評《才調集・凡例》，稱舒之論詩，講起承轉合最嚴，而班之論詩，則欲化去起承轉合。定法微有不同。然二人皆以晚唐爲宗，由溫、李以上溯齊、梁。故《才調集》外又有《玉臺新詠》評本，蓋其淵源在二書也。其說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派，持論亦時有獨到。然所作則不出于崑體，大抵情思有餘，而風格未高，纖佻綺靡，均所不免。

又《總集類存目一・二馮評點才調集》 凡所持論，具有淵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諸家所可比擬。故趙執信祖述其說。然韋縠之選是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二馮乃以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尚宋詩，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崑體。黃、陳、溫、李，斷斷爲門戶之爭，不知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崑體者其弊亦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

錢謙益《馮定遠詩序》 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而遊于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產，衣不揜骭，飯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誦讀，昏睡爇髮，似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間，似其家敬通。里中以爲狂生，爲耑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沈酣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之間，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迴。」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郃、劉畿爲比。民懌以此名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孫永祚《馮定遠詩序》 余少與里中馮已蒼遊，得侍其尊人嗣宗先生。通經博古，後學奉爲祭酒。而次君定遠、季君彥淵，皆世其家學。英英秀出，兄弟競爽。既而彥淵以抗節死於兵。己蒼以義激死於獄。高才無命，令人有呼憤欲絕之思。而定遠獨孤行一意，巋然靈光。其爲人落落寞寞。衣敝履決，不事邊幅。而芸窻雪案，丹鉛夾註，勘讐必精。與人語刺刺不休。似無端緒，而心計強敏，援證今古，穿穴鉤貫，無出其右。意有所觸，善哭如唐衢，而於聲律會心，則又長歌細吟以爲樂。尤喜後生才穎稱詩者，旁蒐曲引。示以諸家所長。經其指授，皆有巧法。定遠年少於余，而後先同學於師門。稱丱交。每與同里錢履之、殷汝若、何士龍、君家己蒼輩。更唱迭和。講求聲病。而定遠之詩律最細。見推儕偶，追數昔遊，五十餘年如一日也。而余與君皆六十外，老矣。錢宗伯公既逝，謂知君無如余者，以序言相屬，而余又安能已乎。今之言詩者，人知祖述少陵矣。每見宋人祧少陵而宗義山，私心竊怪之爲僻。及觀定遠之言曰：詩與風人之義近，而雅、頌後之。《雅》、《頌》鋪陳揚厲近於賦。而風人之旨，則緣情而作，比、興爲多。如春之始波，綃縠參差，不必噌吰鞺鞳也。如木之始葩，蘤萼向榮，不必繽紛狼藉也。蓋天地精英之氣，山川綿秀之精，與文人學士之心相吞吐，而後片言隻句，皆足千古而命一世。如比物連類。羅餖飣而錮性靈，非詩家所貴也。人以爲少陵沈鬱頓挫，義山瓌麗綺妍，而不知義山之深詞讔語，其旨更紆曲於少陵。此眞風人之極致也。斯言出，足箴俗學之膏肓矣。故其爲詩，艷句生香，名言掇秀，命意曲而取致婉，涵旨遠而吐藻芳。予嘗私取其作，藏篋笥以相吟諷。風流蘊藉，雋永有加。躋義山於少陵，非無以耳。篇章時時散軼，蒐而輯之，得五百餘首。昔人所云，不多作，不苟作，汰蕪登英，信可傳也。蓋其淵源於家學，切嗟於師友。而尤杼柚於性情，其《國風》、《小雅》之倫與。梓成，余爲叙舊而述其意如此，庶亦以附於不朽。

陸貽典《馮定遠詩序》 定遠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余爲兄弟交，蓋三十餘年矣。定遠樸略易直，以詩書爲性命，貫穿百氏，兼精四體。論古人，如坐堂上而親決其是非，無少貸。與長公己蒼稱馮氏學，定遠尤折其中。余同游且久，未嘗見其手持一鏹，身與一戶外，斯可以知定遠矣。與人交多率其眞，或喜或怒，或離或和，人頗以爲迂，以爲怪，則避而去之。頃與余獨有終始，余無矯情飾貌，定遠亦忘機棄智，淡然如水，以相與干有成也。然則於定遠，奚咎哉？其爲詩，敦厚溫柔，穠麗濃穩，樂不淫，哀不傷，美刺有體，比興不墜。古之稱杜者，謂無字無來歷，此定遠之長也。若其問學淵源，才情意象，牧翁先生序之既詳且盡，試取其文而掩其姓、覆其字，伸紙疾讀，亦斷知爲吾定遠也。

馮舒《家定遠游仙詩序》 大抵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有所未可直陳，則托爲虛無惝怳之詞，以寄幽憂騷屑之意，古之六義比興，其義在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詩無比興，非詩也。余兄弟于此，頗自謂得古人意，故能以連類比物者區分美刺焉。

雪樵《鈍吟雜錄前記》　樂府至有明而叢雜，出奴入主，三百年來，迄無定論。《鈍吟雜錄》中樂府諸論，折衷羣言，歸於一是，果有別裁僞體者，將不河漢斯言也。錄其醇無疵者六則，與錢木庵《唐音審體》互參。時俗謬誤，其知所返乎。雪樵識。

《明遺民詩》卷八　馮班【略】稱隱士之冠，從遊多名儒。

《圍爐詩話》卷二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弘、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詠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脣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玄。』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眞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問曰：「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兩先生詩草，有『邢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久以爲定論。今之推重定遠如此，得毋自以爲地乎？」答曰：「心實讓焉，何自爲地？有好句之詩不讓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敢相強，余則實不敢與之並轡。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日識見稍進，故如是耳。孰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

又　馮定遠云：「錢牧齋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喬曰：「皎然《詩式》言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弘至啓、禎矣。定遠見處實勝牧齋，見者每惑于名位。」

吳喬《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而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略】一生困阨，息交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略】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玄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

張海鵬《圍爐詩話跋》　吳修齡先生《圍爐詩話》六卷，持論名通，一掃皎然《詩式》、《滄浪詩話》之陋。其所服膺在馮氏定遠、賀氏黃公，故採錄二家之說爲多。而其自抒心得，尤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啓、禎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並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大都次回全學溫、李，而定遠多師，其源出于《才調集》也。

《池北偶談》卷一七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訾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古夫于亭雜錄》卷五　常熟馮班，字定遠，著《鈍吟雜錄》，多拾錢宗伯牙慧。極詆空同、滄溟，於弘、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訾謷。其自爲詩，但沿《香奩》一體耳，教人則以《才調集》爲法。余見其兄弟（兄名舒。）所評《才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也？班之子曰行賢，字補之，詩學白樂天，卻有自得之趣，與吳雯天章善。嘗求余論定其詩，惜逸其本矣。

《分甘餘話》卷二　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諆之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近吳殳修齡作《正錢》，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雌黃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此等謬論，爲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醉人罵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趙執信《鈍吟集序》　先生承父兄之學，窮其博而致其精，未嘗稍傍他人門戶也。動不諧俗，人目爲狂癡。而爲文考據精確，了無牽合傅會。其論古今成敗，必瞭然於其時勢，依倚人情，可見諸行事。不肯迂謬詭激，求人之短。其詩原本《詩》、《騷》，務裨風教。至於條縷體制，含咀《雅》、《頌》，北宋以來，未之有也。

又《談龍錄序》　余幼在家塾，竊慕爲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

又《談龍錄》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甯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又　詩之爲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恆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眞今日之針砭矣夫。

《拜經樓詩話》卷四　馮定遠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多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智，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斯言實得學人三昧。

《文獻徵存錄》卷二　班著述散佚，其猶子武裒而成編，非士正所見本矣。趙秋谷一見，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定遠墓前。《游仙詩》云【略】。《畫屏》【略】。《無題》云【略】。《梅花》云【略】。《臨桂伯墓下》絕句云【略】。又摘句：「不知一夜前邨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是謂才人之筆，風格在溫、李、小杜間。有《定遠集》十卷。

《柳南隨筆》卷一　益都趙宮贊秋谷（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其《雜錄》，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古夫于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又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滐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近纖，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又卷四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于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訾謷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于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脩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又卷五　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詠》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滑詩云：「徐陵韋穀，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

《柳南續筆》卷二　吾邑馮鈍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爲主，文必如揚雄、鄒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輩，而後爲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眞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昌黎爲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誚之矣。

又卷三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獨精於艷體及詠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爲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國朝詩話》卷二　常熟多詩人，大抵師法中晚。馮定遠（班）表章《才調集》，寢食以之，尤工爲艷詞。如《題畫屏》一絕云：「時勢梳粧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鬢能多少，枉向陽林賦《洛神》。」陸疎先（貽典）所稱「美刺有體」，可見一斑。

顧嗣立《寒廳詩話》　王、李、鍾、譚之謬，後人紛紛辨正，未若虞山馮定遠先生（班）之論，最爲痛快。曰：「王、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

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恐王、李諸公再生，亦當嘅服。

又　善乎定遠先生之論曰：「『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辭。『江西』以麤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象，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

《榕城詩話》卷上　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闔，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長技。緣情綺靡，寧或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必不當爲此迂論，右《西崑》而黜西江。【略】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者也。益都趙秋谷、吳門何屺瞻皆宗尚其說，而幷好其詩。《鈍吟小集》諸刻，幾庶冬郎語乎。李、杜之光燄，韓、孟之崛奇，概乎未有聞焉。

《筱園詩話》卷四　趙秋谷與阮亭不睦，久遂成仇，至作《談龍錄》以詆刺之。獨心折二馮，幾欲鑄金崇奉，其好惡殊不可解。查秋谷之服膺馮氏，阿好溢美，其說本於常熟吳修齡。曾三過吳門，訪求修齡所著《圍爐詩話》而不得，大以爲恨。予觀二馮所著《鈍吟老人集》、《默庵小刻》，並所評《才調集》及吳氏詩話諸書，不覺大笑，乃知秋谷之篤嗜，眞如嗜痂，不可以正理詰矣。修齡集矢牧齋，至爲《正錢錄》以譏牧齋詩文，深文巧詆，指摘不遺餘力，與秋谷掊擊新城，作《談龍錄》，後先一揆。所著詩話，於有明前後七子及明末之陳卧子、曹能始、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諸家，無不吹毛索疵，訶詆萬端。而獨推崇馮氏詩爲六百年所無，奉爲一代宗匠。其持論與秋谷同符，故秋谷隱宗明袒，欲援吳以振其軍。蓋性情谿刻，筆鋒犀利，伸臆說以亂公論，阿私好以排異己，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其實吳氏議論乖謬，有似市井無賴，痛毀賢士大夫，而推尊村塾學究；又似浮蕩子弟，妄議莊姜、明妃不美，而以所私娼女爲天人。盲道黑白，大抵此類，豈足當識者一哂耶。二馮宗法晚唐，崇尚西崑，其詩卑靡無格，惟以心思尖巧見長，不過冬郎、武功、端己嗣音。其佳者略窺飛卿、水部門徑而止，去玉溪且千百里之遙，況李、杜、王、孟乎。秋谷好惡拂人之性，其議誠不足辨矣。

《雪橋詩話》卷一　馮定遠與兄舒已蒼，稱「二馮」，著有《鈍吟雜錄》。其《雜詩》七首，頗似子山近體。如《兵後送友人避地》云云，《重經沈氏園》云云，《題小刀》云云，《錄舊詩淒然有作》云云，均勝工。四體書有日記及誡子帖，論書法入微。趙秋谷心折於馮氏之學，每購得鈍吟片紙，喜動顏色曰：「此希世之珍也。」至自附私淑弟子。論詩輒引馮先生云。何其推重之如此。

又《餘集》卷二　馮鈍吟爲錢牧齋高弟，其《嚴氏糾謬》一卷，專駁羽卿以禪喻詩之非。王貽上極詆其詩，幾等自鄶。趙秋谷則自稱私淑門人，議論顯與新城樹敵。曹劍亭《讀鈍吟集二絕句》云：「翦綵裁瓊苦用心，平生蒙叟是知音。西崑亦有傳衣派，持論新城太刻深。」「滄浪禪喻未容嗤，糾謬千言枉費詞。不解能詩趙中允，黨同伐異果何爲。」信持平之論也。鈍吟嘗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左文襄每舉以教其子弟。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二　定遠博學多聞，《鈍吟雜錄》十卷，推爲獨絕。詩於齊、梁及唐人溫、李無所不仿。藻麗中別有古韻，固由才筆殊絕，亦是學古功深。觀其論古今樂府，獨見分曉。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　趙秋谷痛詆王漁洋，而謁馮定遠墓，則稱私淑弟子。其實定遠之詩，烏能比漁洋。亦足見人苟有可傳，不患後世無知己耳。

又　《鈍吟》一集不見行世，近始從淳安邵氏借得問影樓本，一夜讀畢，其中艷體最勝。【略】全集絕句爲佳，出入飛卿、樊川之間，當時竹垞亦相推重，非秋谷一人之私好也。

《臨桂伯墓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聽松廬詩話》：定遠《臨桂伯墓下》絕句云：「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聞道作明神。昭君恨氣萇弘血，帶露和烟又一春。」蒼涼之意，出以縣麗之詞，是謂才人之筆。

《梅花》　《柳南隨筆》卷二：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名句也。近馬扶曦（元馭）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人間對此花。」亦佳。又：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躊躇，脈脈黃昏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又卷四：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訾爲重方玄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間乎。

傳記

《清史列傳・馮班傳》 馮班，字定遠，江蘇常熟人。少爲諸生，與兄舒齊名。連蹇不得志，遂棄去。發憤讀書，工詩。其詩沈酣六代，出入溫、李、小杜之間。其論詩謂王、李死擬盛唐，戒不讀唐以後書，詩道因是大壞。爰窮流溯源，自《三百篇》以下一一考其根柢，明其變化。又嘗與兄舒評點《才調集》，以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尚宋詩，遂藉以排斥江西，遵崇崑體。又著《嚴氏糾謬》，辨《滄浪詩話》之非。班博雅善持論，爲文亦考據精確，了無牽合附會。嘗謂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公之文，祇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古語。所著《鈍吟雜錄》十卷，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卷。其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間有偏駁，而所得爲多。性不諧俗，意所不可，掉臂去。胸有所得，曼聲長吟，旁若無人。然當其被酒無聊，抑鬱憤悶，輒就座中慟哭。班行第二，時目爲「二癡」。趙執信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班。一見班所著，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謁班墓，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冢前，傾倒甚至。書，四體皆精，尤工小楷。有晉、唐人風致。順治十年卒。著有《馮氏小集》、《鈍吟詩文稿》。

紀事

《柳南隨筆》卷一 馮定遠（班）嗜酒，每飲輒湎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爲「今夫弈之爲數」一節，定遠因作《弈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而出。迨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馮定遠集》 十一卷，國朝馮班撰。班有《鈍吟雜錄》，已著錄。【略】是集凡《定遠小集》二卷、《鈍吟集》三卷、《別集》一卷、《鈍吟餘集》一卷、《集外詩》一卷。又《樂府》一卷、《遊仙詩》一卷、《鈍吟文稿》一卷，亦附於末。其中論詩之說，多可取。惟日記所論吳梅《韻補》一條，推爲「奧入鬼神」，則失之遠矣。

陸貽典《馮定遠詩序》 （錢牧齋）先生序成於崇禎之歲，刻之《初學集》，迄今垂三十年，天下之讀其詞者，莫不想望定遠之人與詩。而其詩刻僅《馮氏小集》百餘首，其友毛氏潛在實任梨棗之役。今潛在不可作矣，好事寥寥。定遠貧老日甚，略無有能振之者。居恆謂士生斯世，窮愁潦倒，人多易慢，百歲以往，乃始思其人，而不可得。余於定遠，竊有深嘅。頃其猶子寶伯搜訪殘詩，出錄本示余，因理向所藏本互爲補輯，（原編《鈍吟集》二卷，今益一卷。《落花山居詩》向雜友人稿中，今並錄出，原刻《游仙詩》五十首，今續五十首。）唱於同人醵金授梓，合小集通爲九卷，以傳於後，諸君之義也，亦朋友之責也。然而重有感者，牧翁生平愼以文章許人，特於定遠有國士之目。殁，其友人陸貽典輯其詩爲七卷，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攜以入都，大爲時流驚怪。中間《嚴氏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者。

趙執信《鈍吟集序》 始先生每下筆，不自愛惜，故隨手亡失。先生既

《文獻徵存錄》卷二 （馮班）《鈍吟雜錄》凡九種：《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繆》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繆》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散佚，其猶子武裒而成編，非士正所見本矣。

雪北山樵《花薰閣詩述》 《鈍吟雜錄》一卷。馮班撰。

顧沅《賜硯堂叢書未刻稿》 《鈍吟日記》一卷。（清）馮班撰。

又 《鈍吟誡子帖》一卷、《社約四則》一卷。（清）馮班撰。

《飲虹簃所刻曲》 《鈍吟樂府》一卷，馮班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馮氏小集》七卷。馮班撰。

雜録

《柳南隨筆》卷一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蒙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儗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又，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又卷三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卻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柳南續筆》卷一　王荆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

又卷三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

又卷四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鈍吟《讀古淺說》之言也。

《隨園詩話》卷七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最妙。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則尤非詩人矣。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吸取題神，不是此詩，恰是此詩。古梅花詩佳者多矣：馮鈍吟云：「羨他清絕西溪水，才得冰開便照君。」眞前人所未有。

《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卷八　馮班，常熟人，從遊多名人，時稱爲隱士之冠。有《雜詩》七首云：「試問遼東鶴，如今是幾年？」又云：「誦君慟哭書，咏君黍離詩。天崩與海竭，共盡亦何辭。」

紀映鍾

論述

錢謙益《題紀伯紫詩》　袁中郎評徐文長之詩，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鐘出土，如寡婦之夜哭，如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幽墳。」移以評伯紫之詩，庶幾似之。余方鋃鐺逮繫，纍然楚囚，誦伯紫之詩，如孟嘗君聽雍門之琴，不覺其欷歔太息，流涕而不能止也。雖然，願伯紫少閟之，如其流傳歌咏，廣賁焦殺之音，感人而動物，則將如師曠援琴而鼓，最悲之音，風雨至而廊瓦飛，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而晉國有大旱赤地之凶。可不懼乎，可不懼乎！

龔鼎孳《紀伯紫金陵故宮詩跋》　詩亡然後《春秋》作，爲詩而無關治亂，無裨鑒戒，雖不作可也。鍾山一老，徘徊吟眺，麥秀之感，苞桑之惕，凜乎有餘恫焉。其曰，自從貴陽相懷，寧牆辟托朝綱，武臣與密疏瀆且歎。痛哉，小人之禍人國也。豈待鐵鎖沉江，三閣灰飛之日乎。讀是編者，當想見其秋嚴霜斷，卽謂戇叟之麟書可也。

陶澂《戇叟詩鈔跋》　戇叟爲詩，盡斲輪之技者也。悲忭歌樂動於中，甘

苦疾徐應乎外，心與境相會，而詩出焉。非近今名家，拈一題，限一韻，比擬刻畫爲生活者。故有清切似錢、劉，高華似王、孟，沈鍊雄渾似高、岑、李、杜，而實無一字似錢、劉、王、孟、高、岑、李、杜者，此眞戇叟之詩，戇叟不自知也。昔有學文於熊南沙，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於李空同，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之言，眞足以教誨一切。戇叟之獨得三昧，亦復如是。予既得顧黃州之後，寥寥無人，今讀是詩，又不覺爲牀下之拜矣。辛丑立冬日，小弟陶澂客三山僭評。

澂載《戇叟詩鈔跋》 戇叟如幽燕老將，登壇數十年矣。往讀其詩，至不能釋手，今讀辛丑詩，皆東坡海外文字，與少陵夔門以後諸作，有千百長蛇猛獸，出沒變幻，不可搏制者也。三日不見叔度，令人鄙吝之心復萌，吾于戇叟亦然。

方拱乾《戇叟詩鈔跋》 伯紫詩，向苦才多，琳琅萬寶，交錯筆端，允矣，才人之詩矣。別四年，格益老，氣益絜，質益堅，法益密，理益正。非不華，華根於骨；非不奇，奇準於則，是謂詩人之詩，不第才人之詩矣。此中消息，伯紫自知之，烏庸老人贅一詞耳。甦老人拱乾，壬寅秋，菏陰識。

趙明鑣《戇叟詩鈔跋》 吾友紀子伯紫，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情瀾智嶽，多烈士之氣，所悲者，秋風禾黍；所傷者，古道淩夷，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撫今溯往，感時觸緒，爰有《故宮》、《兵至》、《錄別》諸作。激楚嗚咽，多變徵之聲，讀者不忍終篇。嗟乎紀子，蓋嘗寓長干、走南越，語云：「共陰而息，固有將別之悲。況乎故宮梓里，鞠爲茂草，幷州舊遊，兵燹幾盡乎。」宜悒悒難吐，寄之聲歌，託之篇什，一往而深，所謂發乎情者，紀子有焉。抑余於故宮作，尤深慨思。昔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而感「黍離」、悲「麥秀」者，獨一箕子。今天下文士騷人，不少概見，而賦故宮者獨一紀子。悲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觀夫大川廣谷，荆棘生焉，海不可蹈，薇不可採，吹簫無市，被髮無山，激楚嗚咽，爲變徵之聲者，獨一紀子哉。西陵同學弟趙明鑣珍留撰。

汪沐日《戇叟詩鈔序》 鍾山紀子伯紫，少擅僑肸，早譽東南，垂三十載。名山其人，燕薊以北，閩粵以南，吮毫角札，靈光巍然，下至島緇蜑隸。性苟能吟，爭奉拱璧裛湯。紀子有異人之心，天外之操乎。嗟乎，詩之不足於言者，必先絀於志；聲之不依於永者，必律和於聲。文象周爻，無字不叶，孔贊十翼，靡韻不諧。矧八音錯綜，君臣五倫，經緯宮商，動天地，和鬼神。有聖天子清廟明堂，陳詩定樂，齊奢唐儉，鄭女衛男，無不可蕩邪穢而消渣滓。矧變雅夸頌，不可進於精純之域，而優入於聖人之徒歟。紀子之詩紀年，或以爲少陵宗工，老漸律細；或以爲處士歸來，不忘永嘉；或以爲振羽動股，言念《豳風》；或以爲楊柳雨雪，況瘁僕夫，似則亦似，是則未是。紀子不夷不惠，亦元亦史，喁喁孔墨，畏壘、祭酒、憂憂詩鳴，紀子之不幸也。名王貴人，尊之爲師，紀子不願與友，執圭貫纓，事之爲父，紀子煦之若孩。洞洞屬屬，天光四射，祝融司方，沐浴百寶，紀子望之似木，臨之如淵。紀子愚人之心也哉。紀子騷自爲經，亂以見志，始于殷憂，終于自然，亦大禹治水，羲和治律之智也。巡文攬考，疑狂傷狷，大雅明哲，其然豈然。毘盧閣舊社盟弟汪沐日，今釋益然濟謹序。

傅春官《戇叟詩鈔序》 吾郡詩人，斷自晉始，漢魏無聞焉。稚川、貞白，瑯琊諸王，匆匆六朝。粲然作者，爰及有唐，少伯、文昌，一時輩出。宋元而下，代不乏人。蓋金陵王氣，不以秦亡，煙水故都，風扇文物。伯紫以鍾山遺老，生長其間，凡所以泣可歌者，僉托乎詩，而蒼涼出之，故名其集曰《眞冷堂》。案：《詩徵》載紀，子復有《補石倉集》、《檗堂詩鈔》。此曰《戇叟詩鈔》，不識即《檗堂》否。蓋所著都沒，是仍江陰繆丈抄贈也。余宦江右，忽忽四載，每當無俚，積習斯來。非第鄉獻所珍，亦以世變斯亟。古調自愛，今人不彈，倘墜緒之弗緜，將高吟而永絕。嗚乎，山河不改，能招故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峰頭，搔手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

又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蒼遠，含歎悽深，金石相宜，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讚服何窮。

《池北偶談》卷一 友人紀伯紫（映鍾），金陵人，嘗有詩云：「惆悵天涯

頭易白，楊花空滿閑江樓。」佳句也。

《詩觀初集》卷二　詩家只是識卑，所以氣懦。伯紫十年讀史，故下筆斬然獨與人異。

《詩觀二集》卷一　伯紫自京師歸，以《檗堂詩鈔》見示。其氣極雄渾，識極超卓。而運置天然，自合尺度，誠非老宿，未易臻此。

《國朝詩話》卷二　上元紀伯紫（映鍾），歌行得陸劍南清挺之氣。近體極愛其「寺古花爲曆，山深鳥報更」語。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二　伯紫五律兀傲，七言長篇尤痛快淋漓，律體老蒼，大部分得力於杜老爲多。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　伯紫以金陵名士爲復社宗主。易代後，躬耕養母，不面時貴。龔芝麓以總角交爲梓其集行世。詩亦清刻，亦沈雄，憤時憂國，時露於楮墨之間。初名其集曰《眞冷堂詩稿》，又有《補石倉集》、《檗堂詩鈔》。今《蕙叟詩鈔》四卷爲江陰繆氏鈔本。

《雨中再過杏壇》《詩觀二集》卷一：文辭典麗卻以深靜之意行之，予十年離宮牆，讀此輒深景仰。

《三山秋興次李空同河上韵》《詩觀二集》卷一：雄警深老，此爲檗子晚年進一格詩。

《送吳長文出塞》《詩觀二集》卷一：英氣勃勃紙上，如蒼鷹健鶻。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紀映鍾，字伯紫，別號蕙叟，上元人，崇禎間爲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輩肇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焉，爲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爲陪京重地，山川妍淑，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川驚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爲職志。與治早歿，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糜身湛族，取義成仁而一瞑不顧者，固不乏人。而岐路參差，蒼黃反覆，賦空床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未可終。甚且囚首賊庭，六等定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羽儀而羣奉爲黨魁者也。伯紫以青雲白雪之身，嶷然不淬，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所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既貴，爲招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詩若干卷，宗伯爲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盧次楩、陳白雲，皆得知己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伯紫有妹名映淮，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阮亭王公司理揚州，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雅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即史，今以青閨婺婦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爲儀曹力主覆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亦可稱一段佳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紀映鍾【略】自稱鍾山遺老，移居儀徵。工詩，善書。有《眞冷堂詩稿》。

《清史列傳・紀映鍾傳》　崇禎時，張溥、楊廷樞、張采、周鍾等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江南既人文薈萃，映鍾尤喜結納，衆推映鍾以江寧顧夢游爲職志。夢游早歿，映鍾獨領袖羣英。國變後，棄諸生，躬耕養母，自稱鍾山遺老。少與龔鼎孳友善，鼎孳既貴，招至京，下榻焉。寓京十稔，此外未嘗輕投一刺。尤負詩名。泰州鄧漢儀稱其詩宗唐人，惟其讀史十年，故下筆嶄然獨與人異。及卒，友人爲文祭之，有「依隱玩世，壯語高姿，達官訪以當世之務，名士題以風流之師」，時以爲實錄。所著有《眞冷堂集補》、《石倉集》、《檗堂詩鈔》。

紀事

楊思聖《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望少徵，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蟇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攘粟芻，如求林儀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綴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庵之便，特附

候音。知己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庵耳。

劉體仁《與紀伯紫》（存目）

魏裔介《與紀伯紫》（存目）

《本事詩》卷八　紀映鍾，伯紫，一字檗子，號憨叟，上元人。憨叟自稱鍾山遺老，與方文、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青溪舊事，娓娓不倦。一日與大梁周在浚、苕溪徐倬暨僕輩痛飲燕市，城西，有絕句云：「風雅松陵勝昔時，力裁僞體出偏師。徐郎本事從珍重，始信無情未是詩。」謂余所輯《續本事詩》也。僕亦和云：「人物南朝賭酒時，過江僕射是吾師。猶餘憨叟風流在，悵絕青溪數首詩。」

著録

石椿《憨叟詩鈔跋》　乾隆丁未，客于東軒禮堂，孫子購得紀子憨叟遺草，出以見示，雨窗無聊，爲之卒讀。其間有殘缺漫漶不完者，有重沓塗乙者，有不以集名者，有以集名而又複出互異者，蓋均非定本也。紀子生於前明萬曆間，而詩之編年，則起自本朝順治己丑，迄于康熙辛酉，據今所見，要非全豹。夫紀子，馳聲薄海内外數十年間，其詩之膾炙人口者爲何如，及其沒也，百有餘歲，何竟無一人過而問之者，臆良可悲已。此稿雖殘缺漫漶重沓如此，而紀子之精神命脈，光怪陸離，時時流露于楮墨之外，誠有不可磨滅者矣。偶爲拈出一二，以爲欣賞之助，非敢意存去取也。得詩如干，釐爲四卷，鈔成因綴數語于末。眞州石椿謹識。

藝文

龔鼎孳《送伯紫從金陵之閩中》（存目）

魏象樞《酬紀伯紫次韻》（存目）

曾燦《龔宗伯移尊眞空寺爲閻古古作餞時同紀伯紫何昭侯顧遙集卽席限韻》（存目）

又《八月八日爲紀伯紫壽》　南金竹箭世應稀，愛汝文章老愈微。倚馬不推袁彦伯，驚人可繼謝元暉。空懷邱壑家多累，欲挽乾坤願久違。九萬扶搖誰借力，秋風鴻鵠足高飛。

屈大均《寄紀伯紫》　鍾山餘一老，嗚咽故宮篇。禾黍哀何及，壺觴興自憐。江南未歸棹，薊北空垂鞭。試望秦淮卯，茫茫六代煙。舊曲清商好，新詩正雅多。生才天不偶，學道欲如何。萱草蘭房樹，桃花寶馬駄。多方娛白首，世事任滄波。

王士禎《訪紀伯紫隱居》（存目）

方以智

論述

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序》　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詩數百篇，名曰《流寓草》，志遇也。予受而讀之，大約皆憂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詞整渾而達，其氣激壯而沈實。喟然歎曰：世言聲音者無與世變者，使子野不聰，而延州非賢人也則可。

陳仁錫《稽古堂初集序》　天生才不易，以吾所見，妙年博洽，深通古今者未有也。今見皖江方密之是其人矣。余讀所著作詩古文辭，已累數百萬言。志在經史，言論古雅，誠廊廟之重器乎。及語當世之務，則又慷慨激烈，切于事情。其年方若，而何以至是也？皖江之學，自魯岳先生倡之，而仁植公紹之，其業益顯。密之之所懷抱稱引，豈非得于家訓深厚哉。爲人復恂恂自下，好問請益詳天下之故。

周岐《稽古堂二集序》　國家數百年，而大文人不數出。東南自弇州後，寥寥矣。天生密之，兼才博學，豈尋常哉。自角卯能古文、詩賦，其著於時者不待言。獨笥中所存，亦不下數千萬言。古今之故，斷斷如也。今年江上遇風，沉於江矣。豈天不欲人英華見哉。抑欲密之再發憤耶。余服其才，難

惜其心苦。因從友人及他處四搜索之，選其最者，得若干篇，亦欲以慰密之，亦欲以勉密之也。嗟乎，今天下人事制義，其善者千不得百十。善此者，生平所作稱善，亦千不得百十。乃爲古文辭，動即稱善，即災不以傳通都，不亦誣乎。密之嘗欲以古道勉天下，天下試讀其文，觀密之所以自勉者，即可以勉矣。勿徒歎密之之才大不可及也。

宋玫《激楚序》 密之弱冠負盛名，今登第而即遭其導入之戹，不可謂不苦矣。予每見其嗚咽，爲之拊心。天何嫉密之之才，而苦之若是乎。此《激楚》所以作也。中丞之冤，人皆知之。而激楚推於先世，指信天道，怨問古之人，何以爲生。是誠孝子之言哉，是誠忠臣之志哉。今一時公卿，無不敬服密之。惟恐後者正不獨以其才也。然其才逾與日月爭光矣。嗟乎，天又安能嫉密之乎。天蓋成之也。

《永曆實錄・李文方列傳》 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情，乃改名姓稱吳秀才，游南海。【略】會上即位于肇慶，擢左中允，充經筵講官。【略】掛冠去，浮客桂、柳間。粵西稍定，就平樂之平西村築屋以居。以智詩仿錢、劉，平遠有局度，書法遒整，畫尤工，棋亦入能品。【略】永曆三年，超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略】平樂陷，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爲浮屠去。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先生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插三萬軸於架上，羅四七宿於胸中，早推許、郭之人倫，晚結宗、雷之淨社，樂府古詩，磊落嶔崎，五律亦無浮響，卓然名家。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六 檢討張中峻若需云：「密之十歲能爲詩文，工書畫。庚辰成進士，授檢討。父孔炤撫楚剿賊，忤時相，繫獄。密之伏闕上疏訟冤，乃得解。與陳卧子、吳次尾、侯朝宗諸公接武東林，主盟復社，爲馬、阮所中傷，幾不免。晚隱於釋。」

同治《撫州府志》卷六九 稟異慧，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塡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評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甲申後薙髮爲苦行頭陀，更名宏智，字無可，別號藥地愚者。嘗至宜黃白土寺，題其楹□自書之，又作《石砦三平頌》，及《蘭城和尚塔銘》，又有《與崇先和尚書》，今存餘學程家。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七引徐世溥《榆墩集》 密之樂府，深厚雄傑，出奇不窮，古風淵雅，無復浮聲，又能備擬歷代，兼擅衆長。高涼蒼鬱，一振唐風。

又引《讀畫錄》 無可大師幼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塡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備極繁華。甲、乙後，薙髮受具，耽嗜枯寂，麤衣糲食，惟意興所適。或詩或畫，偶一爲之，多作禪語，自喻而已。施尚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興作畫多用禿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處也。」

又引《無聲詩史》 密之山水得元人派，淡煙點染，筆入三昧。

又引《柳亭詩話》 方以智《題正學先生祠》句：「十族可憐無姓字，三楊終不是功名。」爲一時傳誦。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方密之云：「詩不可以析理，析理之詩非詩之勝地。『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今問夫子曰：『手有斧柯，奈龜山何。』可謂『詩不關理』注脚。

《雜感》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方密之《雜感》云：「惟有眞山水，能消殘古今。」自是奇警語。

《布水》 戴文選《吟林綴語》：方太史以智，甲申之變，棄家爲僧，名無可，住青原山，賦詩甚多。其《布水》一首云【略】。論古質直可喜。

傳記

《明遺民錄》卷五 明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時，嘗避地南都。與楊廷樞、陳子龍、夏允彝相友善。成庚辰進士。父孔炤，以楚撫被逮。以智懷血疏跪朝門外叩頭，號呼求代父死。帝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並釋之，擢檢討。北都陷，父子爲賊所掠，瀕於死。南都馬、阮當國，誣其汙僞命，入之六等罪中。舉朝大譁，乃已。歎曰：「是尚可爲邪？」褫衣，散髮，賣藥五嶺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曆時，以翰林學士知經筵尋命入閣。以智知不可爲，乃爲僧去，號無可。最後，自號曰「浮山愚者」。清兵嘗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辭左，而受右。

清帥起謝之。爲之解縛，聽其以僧終。乃披緇詣天界，事俱公。同時有嘯峰者，亦皖人，嘗官都給事中，與並師俱公。時稱爲皖江兩大師。

著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四　博學，工詩。著《通雅易伽》、《古今性說》、《一貫問答》、《物理小識》、《炮莊》等書。晚爲僧。【略】有《浮山全集》。

同治《撫州府志》卷六九　所著有《浮山全集》、《通雅易伽》、《古今性說》、《一貫問答》、《物理小識》、《炮莊》等書。

藝文

方文《寄懷從子密之》（存目）

龔鼎孳《懷方密之六首》三、六　修竹牆陰愛結鄰，十年縞帶奉清塵。天移忍復論交道，劍在何堪擬故人。同死臧洪誰慷慨？逃生張儉獨悲辛。也知盜賊縱橫甚，不敵江東丞相嗔。掉臂天風萬里游，奇懷跌宕俯滄洲。單衣短劍讎人贈，大壑雄峰倦眼收。漫倚潔身消毒怨，豈知名士盡離憂。他年執手三山島，細數銅駝陌上愁。

王夫之《青原極丸老人前大學士方公以智》　青原千里書，白髮十年哭。遙問皖江濱，青冢何時築？八桂歌笑中，狂簡意不屬。國破各崎嶇，間關鑒幽獨。相知不貴早，閱世任流目。遙訊金簡峰，如搜禹書讀。北山念張羅，秋水浴孤鶩。遠舒摩頂臂，欲授金鷄粟。山心自別存，慈渡勞深祝。烹煮《南華》髓，調和雙行粥。一意保孤危，爲君全臣僕。螺江空杳靄，蠖屈方阻縮，緘此方寸珠，佁儗困幽谷。已矣無能宣，曾冰介香木。

張其陰《方密之（以智）》　浮山愚者愚，向右趨白刃。皖江兩大師，嘯峰亦峭峻。無可無不可，天界感霜鬢。和尚亦殺人，讓庵名同震。豈知老和尚，前明右中允。龍溪互唱和，香林振高韻。龍友鐵崖集，板橋運筆陣。天啓有宮詞，我欲碧簫問。

吴偉業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梅村集》　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叙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絶調。其流播詞林，仰邀睿賞，非偶然也。至於以其餘技，度曲倚聲，亦復接跡屯田，嗣音淮海。王士禎詩稱「白髮填詞吴祭酒」，亦非虚美。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既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黄宗羲嘗稱「《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爲倒却文章家架子」，其糾彈頗當。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爲學步，本質終存也。然少陵詩冠千古，而無韻之文，率不可讀。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

又《總集類存目四・太倉十子詩選》　前有偉業序，蓋猶明季詩社餘風也。偉業本工詩，故其所别裁，猶不至如他家之冗濫，特風格如出一手，不免域於流派，是亦宗一先生之故耳。

錢謙益《梅村詩集序》　梅村之詩，其殆可學而不可能者乎。夫詩有聲焉，宫商可叶也。有律焉，聲病可案也。有體焉，正變可稽也。有材焉，良楛可攻也。斯所謂可學而能者也。若其調之鏗然，金春而石戛也。氣之熊然，劍花而星芒也。光之耿然，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盎然，草碧色而水綠波也。戴容州有言：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以

此論梅村之詩，可能乎？不可能乎？文繁勢變，事近景遙，或移形於跬步，或縮地於千里。泗水秋風，則往歌而來哭。寒燈擁髻，則生死而死生，可能乎？不可能乎？所謂可學而不可能者信矣，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也。以其識趣正定，才力宏肆，心地虛明，天地之物象，陰符之生殺，古今之文心名理，陶冶籠挫，歸乎一氣，而咸資以爲詩。善畫馬者曰：天閑萬廐，皆吾師也。安有撐腸雷腹，蟬吟蚓竅，而謂之能詩者哉？玄黃金碧，入其鑪鞴，皆成神丹，而他人則爲掇拾之長物。么絃孤韻，經其杼軸，皆爲活句，而他人則爲偷句之鈍賊。參苓不能生死人，朱鉛不能飾醜女。故曰有學而愈能，有愈學而愈不能。讀梅村詩者，亦可以霍然而悟矣。竊嘗謂：詩人才子，皆生自間氣，天之所使以潤色斯世，而本朝則多出詞林。然自高青丘以降，若李賓之、楊用修者，未易一二數也。豐水有芑，生材不盡，而產梅村於降平之後，以錦繡爲肝腸，以珠玉爲咳唾，置諸西清東序之間，俾其鯨鏗春麗，眉目一世。輇材小生，不自量度，猥欲以煩聲促節，流漂嘈囋，爭馳尺幅之上，豈不誖哉。余故略舉學詩之說以引其端。

又《致梅村書》 別後捧持大集，坐卧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詞麗句清，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剟者，或能望洋而歎。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歎，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佽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叙引。

陳瑚《梅村集序》 往歲戊戌，梅村先生年五十，瑚嘗頌之以詩，而窺擬先生於子美、退之，時人聞之，皆以瑚爲知言也。越十年而爲戊申，先生著作日富，門弟子顧伊人輩裒集其詩文四十卷，刻而行之。工將竣，先生以書來告曰：「君知我深，序莫如君宜。」先生之詩文，向固以爲子美、退之者也。世有子美、退之其人，而得弁言於其文字之首，可不謂大榮歟。而又何敢以不文辭。憶瑚燥髮時，先生以制舉義冠南宮，反天下程文腐爛之弊，而振之以東西兩漢、唐、宋八家之學，一時號稱得人。是時先生之文，家弦戶誦，雖深山幽谷，兒童婦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海內士子始蒸蒸漸進於古人之業，先生之功在儒林，蓋已久矣。三十年來，閉戶却掃，紬二酉四庫之藏，擷其菁華而見之詞章，其爲詩古文辭，遂造於精微奧博之域。【略】王介甫有言，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或綺麗而精深，或風流而醞藉，或嚴重如百萬之師，或奮迅如千里之駿，此子美之詩也，而先生之爲詩亦然。李南紀有言，汗瀾卓踔，瀏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雄偉不常，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此退之之文也，而先生之爲文亦然。噫嘻，可謂兼而有之矣。藝之至者，其殆兩能之矣，何其盛也。何其盛也。瑚故申十年以前之說而爲之序之如此。先生間嘗謂瑚曰：凡人之情，食熊則肥，食蛙則瘦，予獨不然。向者悞嬰世網，今得返其初服，與二三知己詠白傅池上之篇，讀啓期三樂之論，優游歲月，以老餘生，於願足矣！然則先生之恬淡沖和，有得於中久矣，宜其見於詩歌文字之間，弸中而襮外，此又讀其集者當自得之，而非瑚一人之臆說也。

靳榮藩《吳詩集覽序》 我國家列聖相承，右文養士。士之以詩鳴者，雲蒸霞起。曹子建所謂：「家家握靈蛇之珠，人人得荆山之璧者也。」顧其卓然於衆家之表，登峰造極者，曰吳梅村、王漁洋氏二家之詩，有同有異。梅村當本朝定鼎之初，親見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淫。其詩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而間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爲近。時出入於退之、香山。梅村非不能爲漁洋，其遇爲之也。漁洋生重熙累洽之會，內直承明，外乘馳傳。其詩如景星慶雲，如瓊花琪樹，故於太白爲近，而參以右丞之超逸、義山之蘊藉。蓋梅村以興會爲主。而漁洋以神韻爲工。漁洋自不必爲梅村，亦其遇爲之也：此其所以異也。而其所以同者，沉博絕麗，驚心動魄。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麗以則。梅村亦有不知一事，吾之深恥之語。今其集俱在，陶冶古今，纂組萬類。覩七襄而知雕文，刻鏤之非華飫仙廚，而覺山珍海錯之失味。雖其稱詩之本不在乎此，而醞釀既深，香色畢具。此則祭酒、尚書不約而同者。

《吳詩集覽》卷一上 梅村以七古、五七律擅場，然七古佳篇可參「長慶」一席。七律鏤金錯采，儘能自樹一幟。【略】五古長篇洋洋纚纚，直抒所見，能于李、杜、韓、蘇外自成壁壘，足稱大家。

又卷四上 （舊說）梅村七言古專倣元、白，世傳誦之。然時有嫩句、累句。五、七言近體聲華格律不減唐人，一時無與爲儷，故特表而出之。

又引張如哉評 梅村七古氣格恢宏，開闔變化，大約本盛唐王、高、岑、李諸家而稍異，其篇幅時出入于李、杜。《永和宮詞》、《琵琶行》、《女道

士彈琴歌》、《臨淮老妓行》、《王郎曲》、《圓圓曲》雖有與元、白名篇酷似處，然非專仿元、白者也。至如《鴛湖曲》、《畫蘭曲》、《拙政園山茶花》、《白燕吟》諸作，情韻雙絕，綿邈綺合，則又前無古，後無今，自成爲梅村之詩。

又卷八上 梅村七律膾炙人口，然藻飾宏麗，佳者如出一手，五律則無體不備，實兼諸大家，名家之長。緣學詩者多致力于七律，遂忘其五律之妙耳。觀杜于皇《祭梅村文》，知梅村律體，其所自信與同時宗仰者，尤在五言也。又引秦留仙曰：梅村遊梁溪，自謂五言近體得杜于皇《金焦》詩而一變。

又卷一一上 王貽上曰：陳卧子七言，沈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眞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又 梅村官本朝時詩，以《□感》之其四、其五，《即事》之其八、其九、其十，《滇池鐃吹》之其一爲極選。蓋梅村立朝時，吳逆、耿逆之氣燄所謂炙手可熱者，而梅村能直刺其隱。至梅村歿後，而其言乃驗，即以代嘉謨入告可也。風雲月露猶剩技矣。

又 梅村七律，或謂其藻飾太甚，然子美《秋興》八首，已有以此疑之者。郝仲輿曰：由其材大而氣厚，格高而聲宏，如萬石之鍾，不能爲喁喁細響，河流萬里，那能不千里一曲。此足爲子美解嘲，亦足爲梅村起例也。惟其集中間有酬應之作，當分別觀之耳。

又 梅村七律格調聲響大略相同，然集中上駟應推《登上方橋》至《秣陵口號》九首，《揚州》四首，《壽李太虛》四首，《贈遼左故人》六首，《滇池鐃吹》四首以其聲情幷到，意思纏綿，數首可合爲一首，一首中又自具開闔變化之妙耳。他如《追悼》、《夜宿蒙陰》、《剡城曉發》、《登縹緲峰》，皆足繼美唐音。至《和友人走馬》二首、《次劉安丘》一首、《送曹秋岳》四首、《送朱遂初》四首、《贈袁韞玉》四首、《聞台州警》四首、《觀蜀鵑啼》四首，興會淋漓，藻思綺合，亦是梅村獨造之境。

又卷一七上 王元美謂唐人七言絕句，初、盛以氣爲主，中、晚以意爲工。王貽上選萬首絕句，曾舉其說。愚謂五言亦復如是。梅村五絕之佳者，駸駸乎初、盛矣。至香奩諸首，則游戲爲之耳。

又 顧瞻泰曰：五絕須渾融自然，以不着議論爲高。右丞、太白、左司諸大家最稱神品。梅村《子夜》諸歌，艷麗近齊梁，而新穎如崔顥、崔國輔。餘如《采石磯》、《題漢書》數首，亦不落初、盛唐人以下。

又 六言十二首，其作於有明鼎革、金陵監國梅村登朝一月即歸之時乎。當與《讀史雜感十首》參看。六言絕句，唐人多有之。其所用四聲參差不一，如：「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村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則本句中亦不必拘矣。蓋六言本爲別調，可以隨意抒寫耳。梅村六言多仿此。子美七絕如：「幾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四句各指一事。說者以爲律詩之中四句也。梅村六言亦有仿此者。

又 顧瞻泰曰：梅村七絕，托興遙深，時有幽怨之思。□音調和平。□□□□□□自是盛、中唐人手筆。

《艮齋雜說》卷五 吳梅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及入本朝，迫于徵辟，復有北山之移。予讀其詩詞樂府，故君之思，流連言外。及臨終一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略】其恨恨□可知矣。論者略其迹諒其心可也。

《本事詩後集》卷八 梅村先生，躡屐東山，縱情聲伎，當歌對酒，隻字流傳，人爭購寫。論者以爲杜牧風情，樂天才思，不是過也。虞山蒙叟題其豔體詩曰：「撾鼓吹簫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畫帳梅花夜月停。銜璧金釭憐旖旎，翻階紅藥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總淚零。」

康熙《江南通志》卷四二 皇清順治辛卯，總督馬國柱疏薦授祕書院侍講，奉敕纂修《孝經演義》，陞國子監祭酒。丁母憂，南還□□十餘年卒。偉業以文學負重名，尤好引掖後進，爲文宏麗，詩尤擅勝，稱大家。

《分甘餘話》卷二 婁江（歌行）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何世璂《然鐙記聞》 七月初四日，師（王士禎）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辭》、漢、魏，細細熟玩，方可入古。」又云：「爲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 梅村七言古專倣元、白，世傳誦之。然時有嫩句、累句。五、七言近體，聲華格律不減唐人，一時無與爲儷，故特表而出之。梅村故國之思，時時流露。【略】讀者每哀其志。若虞山，不著一辭矣。此二人同異之辨。

又 王漁洋稱陳卧子七律沈雄瑰麗，冠古之才，惟梅村足以敵之，固已先得我心。

查爲仁《蓮坡詩話》 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圓

圓曲》等篇，皆可方駕元、白。

《劍谿說詩》卷下　虞山詩才詩學誠無愧前賢，而不可以言品，正與其人相似耳。李、何諸公，詩人之詩也。虞山、婁江，才人之詩也。

程穆衡《吳梅村先生詩箋原序》　先生當故明末造，實切盱衡，慨蒼鷹之枋國，致青犢之彌天。乃至鼇墜三山，龍飛九服。事關兩姓之間，語以微文爲主，而復雅擅麗才，鑪錘今古，組織風雲。指事則情遙，徵辭則境隱。自非心會微指，無以罄諸語言。

《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　公爲文大要根於六籍，佐以兩《漢》，而尤長《春秋》，堅光駿響，欲野歛山，要之原本忠直，品峻言厲。故捶數幪膂，無以喻其厚也。虢幟豹犆，不足爲其彩也。【略】其詩排比興亡，搜揚掌故，篇無虛咏，近古罕儷焉。【略】今觀梅村之詩，指事傳辭，興亡具備，遠蹤少陵之《塞蘆子》，而近媲弇州之《欽鴈行》，期以摭本反始，龕存王迹，同時諸子，雖雲間、虞山猶未或識之，況悠悠百世歟。

程穆衡《聲悅后談》　明末詩人，錢、吳並稱，然錢有迴不及吳處。吳之獨絕者，徵詞傳事，篇無虛詠，詩史之目，殆曰庶幾。夫安、史煽兇，明、肅播越，非少陵一老，則唐代紀事稱缺陷矣。況大盜移國，天王死社，勇將收京，眞人撥正，以是爲詩，題孰大焉。詠此不能，何用公爲？此弇州《四大部稿》所以獨推子美爲千古之豪，而自訂其樂府變別爲一集者也。知此而《梅村集》之所係大矣，謂少陵後一人也，誰曰不宜。

《柳南隨筆》卷五　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闈第一。時枋國者爲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爲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興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懷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文稿名《式靡篇》。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梅村詩鈔小傳》　凡經史百家、稗官小說、山經地志、釋典道藏以及《西陽》之典、羽陵之蠹、珠囊玉笈之遺、赤文綠字、金匱石室之秘，自十五六歲時即已原原本本，兼綜共貫。作爲文章，如兔起鶻落，風發泉湧，千言倚馬，莫能窺其涯涘。【略】及入本朝，逼于徵召，復有北山之移，論者惜之。然讀其詩詞樂府，故國舊君之思，流連言外。如「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古人一飯猶思報，廿載思深感二毛」，聲有餘哀，情文兼至。及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髮。（全詞略）」悲憤自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略其迹、諒其心可也。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陵公主輓詩》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豈僅若「函書窘井，但說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已哉。按節而歌，猶令人掩卷而三歎也。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生逢天寶亂離年，妙詠香山《長慶》篇。就使吳兒心木石，也應一讀一纏綿。

《吳梅村全集》卷一袁子才錄本（五古總評）　五言古，純用唐體。筆氣澄鮮，格體圓秀，雖非上乘，自是名家。

又卷二（七古總評）　梅村七古，用元、白叙事之體，擬王、駱用事之法，調既流轉，語復奇警，千古高唱矣。公集以此體爲第一。

又卷四（五律總評）　司成五言律不如七言律。又曰：五言易於七言，司成五言拙于七言，由其輕倩多，沉着少也。

又卷五（七律總評）　梅村七古爲第一，七律次之。

又　先生七律，秀媚新婉，含宮咀商，貫珠止水，自是文章江左、風月揚州之妙。若以風格繩之，則不爲知梅村矣。

又卷七（五言排律總評）　五排作既不多。即存亦具體，不足以登工部之門也。惟《思陵長公主》一首是稱名之作。

又（五絕總評）　五絕備體。又曰：少古逸之趣。

《國朝詩話》卷一　太倉吳祭酒偉業詩，輒使讀者哀惋。「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尤一字一淚也。

王昶《論詩絕句》　家國滄桑淚眼中，青門蕭史永和宮。琵琶盲女終輕薄，莫怪清言詆鈍翁。

又《吳偉業傳》　爲文瑰偉宏富，詩尤擅勝，取明季遺事，用王、楊、元、白體詠之。蒼涼悽麗，曲折詳盡，咸有《黍離》、《麥秀》之感，稱爲絕調。

《甌北詩話》卷九　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閒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於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跡尚皆可諒。雖當時名位聲望，稍次於錢，而今日平心而論，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

聲作色，又華艷動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未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己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若論其氣稍衰颯，不如青丘之健舉。語多疵累，不如青丘之清雋。而感愴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情餘於文，則較青丘覺意味深厚也。

又　梅村身閱鼎革，其所詠多有關於時事之大者。【略】梅村一眼覷定，遂用全力結撰此數十篇，爲不朽計，此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處。白香山《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同此意也。

又　梅村之詩最工者，莫如《臨江參軍》、《松山哀》、《圓圓曲》、《茸城行》諸篇，題既鄭重，詩亦沉鬱蒼涼，實屬可傳之作。其他閒情別趣，如《松鼠》、《石公山》、《縹緲峰》、《王郎曲》，摹寫生動，幾於色飛眉舞。《直溪吏》、《臨頓兒》、《蘆洲》、《馬草》、《捉船》等，又可與少陵《兵車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裏，特少遜其遒練耳。

又　梅村古詩勝於律詩。而古詩擅長處，尤妙在轉韻。一轉韻，則通首筋脈，倍覺靈活。【略】其秘訣實從《長慶集》得來，而筆情深至，自能俯仰生姿，又天分也。惟用韻太泛濫，往往上、下平通押。【略】按：《洪武正韻》有東無冬，有陽無江，於《唐韻》多所併省，豈梅村有意遵用，以存不忘先朝之意耶？

又　七律不用虛字，全用實字，唐時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作，已開其端。【略】然不過寫景。梅村則並以之敘事，而詞句外自有餘味，此則獨擅長處。

又　梅村熟於《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後人獵取稗官叢說，以炫新奇者也。

又　梅村出處之際，固不無可議，然其顧惜身名，自慙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以視夫身仕興朝，彈冠相慶者，固不同。比之自諱失節，反託於遺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語矣。【略】余嘗題其集云：「國亡時已養親還，同是全生跡較閒。幸未名登降表內，已甘身老著書間。訪才林下程文海，作賦江南庾子山。剩有沉吟偷活句，令人想見淚痕潸。」似覺平允之論也。

又　梅村詩本從「香奩體」入手，故一涉兒女閨房之事，輒千嬌百媚，妖艷動人。幸其節奏全仿唐人，不至流爲詞曲。然有意處則情文兼至，姿態橫生，無意處雖鏤金錯采，終覺膩滯可厭。惟國變後《贈袁韞玉》云：「西州女士章臺柳，南國江山玉樹花。」及被薦赴召，路過淮陰云：「我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此數語俯仰身世，悲痛最深，實足千載不朽。

又　靳榮藩論梅村，謂：「大家手筆，興與理會。若穿鑿附會，或牽合時事，強題就我，則作者之意反晦。」此眞通人之論也。乃其註梅村詩，則又有犯此病者，梅村五古，如《讀史雜詩》四首、《咏古》六首，七古如《行路難》十八首，皆家居無事，讀書得間所作，豈必一一指切時事。

《北江詩話》卷一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非小失。

《文獻徵存錄》卷二　偉業七言古詩，多用「長慶體」寫時事，如《永和宮詞》、《宮扇》、《琵琶行》、《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足備掌故。至《讀楊參軍悲鉅鹿詩》、《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通元老人龍腹竹歌》、《雁門尚書行》、《田家鐵獅歌》、《題崔青蚓洗象圖》諸篇，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間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爲近，出入於退之、香山間。五古及五七言律詩，沈雄瑰麗，王士禎以爲明黃門陳子龍之勁敵，「卧子眞冠古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尚鎔《三家詩話・三家餘論》　七律亦以少陵《諸將五首》爲極則，義山、放翁、遺山爲嗣音，本朝唯梅村、竹垞間有少陵風格，三家（袁枚、蔣士銓、趙翼）則皆無之。

《海天琴思錄》卷三　以七言律作懷古詩，自杜少陵、劉長卿、李義山後，屈指可數。近代陳元孝、吳梅村、朱竹垞均長此體，蓋語能包括也。

《射鷹樓詩話》卷三　七言古學「長慶體」，而出以博麗，本朝首推梅村。

又卷一六　近代七言律詩最爲沈雄者，首推吳梅村，蓋能以《西崑》面子運老杜骨頭者。自義山、遺山而後，殆無其匹。

又卷一七　單可惠云：梅村長篇學「長慶」，隸事太繁，風格少減，惟參以少陵之骨則得之。

徐元潤《梅村先生年譜序》　昔人謂少陵之詩，詩史也。讀其詩而天寶以後興亡治亂之蹟具在，其爲史之所同者可以相證明焉，其爲史之所遺者可以相參考焉，詩之所以貴有爲而作也。雖然，少陵之集編體不編年，讀其詩而不得其旨，更求其年譜讀之，而其詩之與《新》、《舊》兩書相出入者，乃條分

件繫，粲然而無所疑，甚矣年譜之有功於詩也！吾鄉梅村先生之詩，亦世之所謂詩史也。先生負曠世之才，爲風雅總持，其所交游多魁奇俊偉之士，而又當明季百六之運，故其集中之作，類皆感慨時事，悲歌掩抑，銅駝石馬，故宮禾黍之痛，往往而在。

《筱園詩話》卷二 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艷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淒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艷。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艷哀婉，沁入肝脾。如《永和宮詞》、《圓圓曲》諸篇，雖情文兼至，姿態橫生，未免肉多於骨，詞勝於意，少沈鬱頓挫、魚龍變化之鉅觀。惟《雁門尚書行》，較有筆力。《悲歌贈吳季子》一作，亦得杜陵神髓，惜不多見耳。五古如《臨江參軍》、《南園叟》、《吳門遇劉雪舫》諸作，洋洋大篇，神骨俱肖少陵，較勝七古多矣。七律佳者，神完氣足，殊近玉溪。五律處處求工，如剪綵爲花，終少生韻。取其長而知其短，此平心之論也。

又卷三 吳梅村詩，善於叙事，尤善言閨房兒女之情。熟於運典，尤熟於《漢》、《晉》、《南、北史》諸書。身際鼎革，所見聞者，大半關係興衰之故，遂挾全力，擇有關存亡，可資觀感之事，製題數十，賴以不朽。此詩人取巧處也。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數見不鮮，惜其僅此一枝筆，未能變化，又惜其琱金鏤玉，縱盡態極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曷能獨步一時。趙雲崧題其集云：「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到滄桑句便工。」亦實語也。

《夢痕館詩話》卷四 吳梅村七言古詩，以高、岑之格，運義山之詞，無美不包。《行路難》十八首，從漢、魏古歌激楚處入，作者難，知者亦正不易也。【略】世以元、白擬梅村，烏知其精深變化如是哉。

又 詩貴矜鍊，貴雅潔，貴沈著。至梅村，可謂矜鍊到極處矣。【略】梅村似杜。

又 清初人才，半爲前明遺老。錢牧齋謙益、吳梅村偉業實開其先，而朱竹垞彝尊、王漁洋士禛繼之。其後人文蔚起，又加以康熙、乾隆兩舉博學鴻詞科，雲蒸霞起，美不勝收。牧齋在明末已主東南壇坫，梅村亦風格振拔，如張曲江、陳子昂之在唐初也。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汪蛟門曰：錢唐令君梁冶湄，欲合吳祭酒《梅村稿》、龔司馬《香嚴詞》，與其家司農《棠村集》，彙梓行世。夫祭酒駢宕，司馬驚挺，司農起恆朔閒，而有柳欹花顰之致。彼河北、河南，代爲雄視，未若三公之旨之一也。

又《詞評》卷下 熊雪堂曰：「情語不嫌其盡，終不露英雄兒女本色，則尤服其無一字欺人處。」王阮亭曰：「婁東吳祭酒長短句，能驅使南北史爲體中獨創。小詞流麗穩貼，不徒直逼幼安也。」沈雄曰：「有以梅村比吳彥高者曰，吳郎近以樂府高天下。余讀其『十八年來如夢，萬事凄涼』，幾使唾壺欲碎。」江尚質曰：「祭酒神於使事，又得『唱三歎之旨。若其豔情動色，豈眞效樊川風致，所謂『正是客心愁絕處，見人紅袖倚高樓』，亦復未能免此。」

鄒祇謨《梅村詩餘序》 近日詞林宗匠，往往專意詩古文，至度曲倚聲，則多擱筆。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見梅村先生耳【略】詞在季孟之間，雖所作無多，要皆合于「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之致。故余嘗謂先生之詩可爲詞，詞可爲曲。然而詩之格不墜，詞曲之格不抗者，則下筆之妙，古人所不及也。又，予觀先生遺命：于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詞人吳某之墓」，蓋先生退然以詞人自居矣。夫使先生終于詞人，則先生之遇爲之也。悲夫。

尤侗《梅村詞序》 近日虞山號詩文宗匠，其詞僅見《永遇樂》數首，頹唐殊極。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見梅村先生耳。先生文章彷彿《班史》，然猶謙讓未遑，嘗謂予曰：「若文則吾豈敢，于詩或庶幾焉。」今讀其七言古、律諸體，流連光景，哀樂纏綿，使人一唱三歎，有不堪爲懷者。及所譜《通天臺》、《臨春閣》、《秣陵春》諸曲，亦于興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蓋先生之遇爲之也。詞在季、孟之間，雖不多作，要皆合于《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之旨。故予嘗謂先生之詩可謂詞，詞可謂曲。然而詩之格不墜，詞曲之格不抗者，則下筆之妙，非古人所及也。

彭孫遹《金粟詞話》 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緜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詞苑叢談》卷五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砌，畫屏屈曲翹紅袖。欲翦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荳蔻，淺立東風瘦。春思遠於山，眉痕凡幾灣？」雕艷似溫尉。

《花草蒙拾・雲間數公詞不涉南宋》　雲間數公論詩拘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帖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撏撦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眞長矣。

程穆衡《吳梅村先生詩餘原叙》　茲余箋吳梅村詩既竣矣，而梅村詞亦藝林所最稱引，謂其婉靡雄放，兼有周、柳、蘇、辛之長，本朝詞家推爲冠冕，使論詩而弗及焉，其能免無尾之誚乎。爰詮次之，俾綴於集。有當詮釋者亦稍加箋語云。

《靈芬館詞話》卷二　紅豆、梅村詩筆擅一時，而詞皆非本色。梅村詞雖比紅豆較工，亦沿明人熟調，然於曲獨工。曩見《秣陵春》傳奇，以爲玉茗之後，殆無其偶。特未著譔人之名，及見其《金人捧露盤》詞題爲「觀演秣陵春」句云：「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斷人腸。爲知音，子細思量。偷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乃知出於梅村之手也。

《蓮子居詞話》卷一　梅村閨詞：「煙鎖畫橋人病。燕子玉關歸信。」詠別詞：「廉纖細雨綠楊舟。畫閣玉人垂手。」尋常吐屬，自不作三家村語。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蔣子宣曰：「吳梅村、龔芝麓、曹秋岳、梁蒼巖諸人詞，俱名家，然取冠本朝，殊乖教忠之道，一概置而不錄，於體爲宜。」其說甚正，然譚藝非講學比也。諸公在國初實開宗風，不獨提倡之功不可忘，而流派之考更不可沒。夫錢文僖詞載於宋，趙文敏詞登於元，昔人不以爲非，編次之例應爾。信如子宣之言，則諸公之作，將附於勝國乎，抑另編一集乎。況五代十國詞家，率多身更兩姓，非付之秦火不可。而西河西堂輩，名挂前朝學籍，推類至盡，亦不宜選矣。進退之間，動多窒礙，乃知高論，非通例也。若周篔、賀裳、張綱孫、錢光繡之徒，述庵廁之明末，蓋本於竹垞，以《明詩綜》證之，可見皆遺老也。子宣采取，亦殊失眞。至梅村淮南雞犬，眷戀故君，其《賀新涼・病中有感》云：【略】不作一毫矯飾，足見此老良心。遭逢不幸，讀之鼻涕下一尺，述庵奈何竟置此詞於不選乎。此詞關係於梅村大矣，述庵其未講知人論世之學哉。

譚瑩《論詞絕句》　白髮飄蕭事可知，江南祭酒獨稱詩。閒官大都滄桑感，宋玉微詞莫更疑。

《詞壇叢話・梅村詞工》　吳梅村詩名蓋代，詞亦工絕。以易代之時，欲言難言，發爲詩詞，秋月春花，滿眼皆淚。若作香奩詞讀，失其旨矣。

《雲韶集》卷一四　梅村詞，一片哀感悲涼，實屈子美人香草之遺也。

《詞則・放歌集》卷三　梅村詞，筆力甚遒，意味亦永，界乎蘇、辛之間，幾可獨樹一幟。

《白雨齋詞話》卷三　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則徒爲「難得今宵是乍涼」等語，乃又一馬浩瀾耳。又　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有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如《滿江紅》諸闋，頗爲暗合。《松栝凌寒》、《滿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見筆意。即閑情之作，如《臨江仙》（逢舊）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艷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迦陵學蘇、辛，畢竟不似。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清詞人》　清初詞人，如吳駿公、梁玉立、龔孝升、曹潔躬、陳其年、朱竹垞、嚴蓀友諸家，詞采精善，美不勝收。中間先徵君稚威、吳穀人、洪北江、錢曉徵，均稱後勁。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詞徵》卷六　吳梅村祭酒，爲本朝詞家之領袖，其出處絕類元之許衡。慢聲諸詞，吟歎頹息，蒼莽無盡，蓋所謂有爲言之者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李宜之《秣陵春序》　灌隱之爲《雙影記》也，審節宮羽，穩協陰陽，不騁才情，幷不用學問，而字字敲打，如出鶯喉燕吭間，無不歌誦妥溜，妙會諧絲竹者，此眞詞林老手，與《拜月》、《琵琶》分鼎立於三百年之上者也。卓吾以《拜月》爲化工，《琵琶》爲畫工，記中有天匠自成，不見痕跡，如化工之生

物者，有芳鮮縟麗，五采爛然，如畫工之繪物者：兼長固奇於獨妙矣。《琵琶》無北詞，《拜月》僅《議遷》一齣，灌隱此記，北詞六七見，又別有雜劇幾種。其本色中出色，不獨與實甫、漢卿並驅，幾欲追董學士而先之，不更奇乎。宋之工詞者輒不工詩，元四大家及君美、則誠之徒，俱不見他著述。灌隱五古，直逼漢、魏，歌行近體，上下初、盛，叙記之文，不媿唐、宋大家，而寄興詞曲，復推宗匠：又一奇也。

高奕《新傳奇品》 吳駿公太倉人，女將征西，容嬌氣壯。（所著傳奇三本。）

周綺《曲目新編題詞》 今古才人聚一編，尤吳李蔣最堪憐。世人莫認爲兒戲，不比《桃花》、《燕子箋》。（尤西堂、吳梅村、李笠翁、蔣苹畬四家所製詞曲爲本朝第一。）

《顧曲麈談·談曲》 吳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臨春閣》、《通天臺》，純爲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慷，令人不堪卒讀。

分論

《臨江參軍》 《吳詩集覽》卷一上：此詩以楊爲經，以盧爲緯。參軍平日之能於其官，與劾嗣昌，赴軍前皆用正寫。而尚書死事，於前後兩書中一虛叙，一實叙，詳悉夾寫。則寫尚書處皆是寫參軍處也。惟「桓桓」二語是正寫尚書，然亦爲參軍拜疏叙明緣起耳。歸注參軍方不至誼客奪主。「猶見參軍船」二句不得其解。《晉書·卻詵傳》召爲征東參軍，然亦不紀詵有訪宅之船也。翫詩意，似參軍於尚書沒後，存問其家而借用詵傳中字耳。按：《明史》諸王傳，梅村與參軍于崇禎十年俱以編修爲東宮講讀官。又梅村《楊鳳岫墓誌》：「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機部、山右王二彌立朝相終始。機部最伉直，嬰城不屈而死。」故此詩叙故舊之誼爲篤，非於盧楊有所軒輊也。

《避亂六首》 《吳詩集覽》卷一下：其一是追序與青房兄弟預訂避亂也。其二是補叙初往攀清湖顧沛之景。其三是正序避亂也。其四言避者來而居者又去，是正寫亂字也。其五言在湖嘆嗟，是正寫避字也。家國身世，長歌慟哭，兼有之矣。其六是避亂餘波，然亦正見其亂也。與前五首若相接若不相接，有斷雲餘霞之妙。

《又詠古》 《吳詩集覽》卷二上：太沖《詠史》，大半述懷，此亦梅村述懷之作也。

《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 《吳詩集覽》卷二上：此等詩可作古文讀之，可作名畫翫之，可作雅樂聽之，可作佳山水遊之，斯能於五言中另開生面，不至爲古人所限。

《下相懷古》 《吳詩集覽》卷二上：隱括羽傳，詞意明淨，以長陵作對照，筆力更爲遒逸。

《夜宿阜昌》 《吳詩集覽》卷二上：論樂毅者，多艷其前立功而後免禍，不過功名之士耳。「忠心激舊將」，發前人所未發，而以仲連對照，更覺醒豁。

《樊清湖》 《吳詩集覽》卷二下：此詩大致與子美《彭衙行》相彷彿，孫宰與繇倩兄弟，居停主人託詩筆以不朽，可謂大幸。然《彭衙行》於安居奉歡後但叙闊別懷思之意，此詩於各還其廬後更添滄桑身世之感，蓋子美作詩時距在彭衙僅一載，梅村作此詩則在官祭酒、歸江南、奏銷案起以後，雖云異曲同工，亦可以各論其世也。又曰：《焦仲卿妻》詩一千七百四十五字，而終之以「多謝後世人，戒之愼勿忘」，以淡語作結，彌覺情景杳然無盡，此詩感話滄桑，與《遇南廂園叟》略同，但《遇南廂園叟》尚有迫切之語，此篇淡遠處猶爲過之。結一段與《焦仲卿妻詩》同稱逸品矣。

《直溪吏》 《吳詩集覽》卷三下：《直溪吏》、《臨頓兒》、《董山兒》，蓋仿《三吏》、《三別》而爲之者。而五言兩首，氣體較杜爲平易，詞采較杜爲華贍，是杜、吳分格處。

《臨頓兒》 《吳詩集覽》卷三下：此詩當於對面思之，蓋寫其兒被寵憶家之苦，正是寫阿爺逋錢棄子之痛也。

《行路難一八首》 《梅村詩箋》卷四：十八首雖祖述鮑明遠，亦胚胎范文穆。指事切，遺音遠。眷懷興廢，傷也如何。

《永和宮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詳叙田貴妃始末。凡貴妃之明慧、思陵之恭儉、周后之賢淑、袁貴妃之失懽以及田氏前此之承恩，後此之夭折，一一可被管絃，幾欲參「長慶」之席矣。唯「長者讀書少者弟」句，未免稱氣，而以伏后比擬周后，殊覺不於其倫。《吳梅村全集》卷三袁子才錄本：神品。又曰：新聲古調，寫事含情，具子安之高韻。

《琵琶行》 《吳梅村全集》卷三袁子才錄本：序既哽咽，詩復哀怨，以配

江州，當無娣姒之恨。江州《琵琶》止叙一身流落之感耳，不如作此關係語。中有全用江州排場之處。《吴詩集覽》卷四上：此詩與《江南逢李龜年》同妙。

《宣宗御用戧金蟋蟀盆歌》《吴詩集覽》卷四下：此首於詠物詩小中見大，與前篇《雒陽行》意同。【略】起從昇平轉入《豳風》，從《豳風》轉入蟋蟀，立言之妙令人不可思議。蓋《豳風》中本有蟋蟀，從大處着筆是作者身分。又：此篇多用蟲部字作襯貼，如鬬雞、走狗、羽林、蟲達、眞龍、螟蛉、草間竊伏、垂頭折足、跳免、拉折、蠟蝓、蠕蠕、雌雄、横草、蠻觸、沙蟲、蟻賊、黑鷹、頭鵝、鬬鴨、舞馬等，眞有指石皆金，合草爲丹之妙。《吴梅村全集》卷三袁子才錄本：因戧金盆遂賦蟋蟀，想見深宫暇豫角勝時。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吴詩集覽》卷四下：此詩勝處在「聞道君王」十六句，如急管繁絃，凄清入耳。又如驚風驟雨，震心盪魄。聞清歌而喚奈何。要是歌能感人，非必桓子野一往情深也。前後淡遠處精致亦佳。

《南生魯六眞圖歌》《吴詩集覽》卷四下：申堯盟《跋少陵徐卿二子歌》：「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蓋以牽率應酬，非所以抒寫性靈耳。梅村集中時或收此，然筆力恢然有餘，才餘於詩，詩餘於題，則忘其爲應酬作矣。」此題傳有曹秋嶽作，而梅村獨爲擅場。良以其開闔變化，游行自在，詩爲龍而題爲雲，則現鱗現爪，皆饒奇趣。如《壽王鑑明》、《壽龔芝麓》之類，是能於應酬中寫性靈也。

《蘆洲行》《吴詩集覽》卷五上：《蘆洲行》、《捉船行》、《馬草行》，可仿杜陵之《三吏》、《三别》矣。杜句中如「有吏夜捉人」、「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俗字里語，都入陶冶，而此詩如賠累、需索、解頭使用等字，《捉船行》買脱、曉事、常行、别派等字，《馬草行》解戶、公攤、苦差、除頭等字，皆係詩中創見：蓋梅村有意學杜故也。然杜陵當天寶亂離之際，故語語逼眞。梅村當本朝定鼎之初，則傳聞、異辭。

《蘆洲行》、《捉船行》、《馬草行》《吴梅村全集》卷三袁子才錄本：三詩有元、白之婉轉，兼張、王之沉痛。

《捉船行》《吴詩集覽》卷五上：就捉船中抽出小船，是加一倍寫法也。蓋買脱者、潛避者皆已曉事斂錢，小船無知，而亦入於曉事斂錢之隊，則無不斂錢者矣。至於發回索費，另派門攤，是捉船之後，又有兩番斂錢也。然官舫尚無所用，則不須捉，亦不須雇，甚言郡符之謬。通篇俱用加一倍寫法。

《堇山兒》《吴詩集覽》卷五下：此首全仿古樂府而得其神似。《臨頓兒》是訴略賣之苦，此首則寫仳離之狀也。

《畫中九友歌》《重訂清詩别裁集》卷一：用《飲中八仙歌》格，而絶異其面目，所以可貴。《吴詩集覽》卷六下：《飲中八仙》，各形容到極奇處，方於「仙」字爲合。《九友歌》則以平生交游者言之，故不必務爲奇矯，如「至尊含笑黄金投」，不必如「天子呼來不上船」之奇也。「幅巾鶴髮輕王侯」，不必如「脱帽露頂王公前」之奇也。然和平寫去，奇情自在，而各爲九友傳神寫照，是又梅村之畫矣。《吴梅村全集》卷一一袁子才錄本：學《飲中八仙》體，語亦瘦勁可喜。

《松山哀》《夢痕館詩話》卷四：《松山哀》，悲明亡也。【略】此首逼眞少陵。洪亨九偉畫壯猷，獨殄除明裔殆盡爲不仁耳。

《臨淮老妓行》《吴詩集覽》卷六下：此詩以「尊前訴出漂零苦」爲眉目，而以「不關身強鬬歌舞」爲主腦，左縈右拂，層層入妙。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吴詩集覽》卷六下：「龍山山下」十二句，從地與時説起，是題首「過」字。第十二句（誰知即是西陵墓）點出「墓」字。「烏桕霜來」八句讚墓即以讚玉京也。張如哉曰：此段寫錦樹林，從老杜詩「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化出。清詞麗句亦可爲鄰。「相逢盡説」十句，檃括玉京生平：畫圖、音樂、禪説，層次俱見。「良常高館」八句，因玉京而幷及柔柔，餘波瀠洄。《吴梅村全集》卷一〇袁子才錄本：公傾倒於玉京至矣，此序自寫也。又曰：序佳，詩不相稱。

《打冰詞》《吴詩集覽》卷六下：起四句點出「冰」字，「湍悍」下是打冰之由。「篙滑」四句點出打冰。「河伯」四句實寫打冰。「官艙」四句用督責語，是進一步寫打冰也。又：「背挽頭低」、「白棓如雨」是畫工，風塞口，「終無聲」是化工。梅村筆下殆無所不有。

《雪中遇獵》《吴詩集覽》卷六下：通首正寫遇獵，而「雪中」字於旁襯得之。蓋軟裘、西鼠、袍濕、草枯、冰滿、屠蘇、凍骨、裋褐、箬笠、歸來閉門，皆帶一雪境在内，而梁園之賦，亦因《雪賦》中引梁王菟園也。組織工妙，都入渾成，是格力高人處。

《圓圓曲》《國朝詩話》卷一：世稱杜少陵爲詩史，學杜者不須襲其貌，正須識此意耳。吴梅村歌行，大抵發於感愴，可歌可泣。余尤服膺《圓圓曲》

前幅云：「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後幅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使吳逆無地自容。體則元、白，可爲史則已如杜也。《夢痕館詩話》卷四：此詩用《春秋》筆法，作金石刻畫，千古妙文。「長慶」諸老，無此深微高妙。一字千金，情韻俱勝。

《悲歌贈吳季子》《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漢槎極人世之苦，然不如此，無《秋笳》一集，其人恐不傳。天之厄之，正所以傳之也。詩格從嘉州《蜀葵花歌》化出。

《遣悶六首》《吳詩集覽》卷七上：子美《同谷七歌》從《四愁》詩、《胡笳十八拍》化出，文山《六歌》從《同谷七歌》化出，此六首蓋本于子美、文山而稍變其體，所謂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

又《甌北詩話》卷九：《遣悶》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於此，欲往從之愧青史。【略】至今讀者猶爲悽愴傷懷。《雪橋詩話》三集卷一：陸祁孫謂：「從古才人失節，又從而爲之辭者多矣。惟梅村獨能自訟，無所諱飾。」其《遣悶》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蕉萃而今至於此，欲往從之媿青史。」自是由中之言。至臨歿則益自引咎，并不敢以親在爲解。誠持平之論也。

《詠拙政園山茶花》《吳詩集覽》卷七上：此五段言相國再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層層摹寫，感嘆、祝誦，俱從「花」字生情，極芊眠麗密之致。《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讀至後半，黯然消魂。後相國未曾歸里。

《五月尋山夜寒話雨》《吳詩集覽》卷八上：此首以自然爲工，用意周到，妙在有意無意之間。《梅村詩箋》卷一：公少作已工鍊如此。《鎮洋縣志》採陋人語，謂公少不能詩，誣妄實甚。

《項王廟》《吳詩集覽》卷九上：此首總括《羽紀》。「情深」句人能言之，「氣盛」句罕言之者，至「失彭」則絕無有言之者矣，是特開生面處。

《福源寺》《吳詩集覽》卷一〇上：前半首詠寺，後半首懷古。又：「鹿走譚經苑，鴉飛說法臺」是悲涼語，移作「泉繞」、「松依」，便是懷古語，措詞入妙。

《寄懷陳直方四首》四《吳詩集覽》卷一〇上：此首纏綿悱惻，衷腸百轉，惟其情眞，是以語妙。

《許九日顧伊人和元人齋中雜詠詩成持示戲效其體八首》《吳詩集覽》卷一〇下：（楊載）當年諸詩體物雖工，然未免意盡言中，而梅村八首，音餘絃外，寄興獨遠，雖戲效其體，實突過元人也。《吳梅村全集》卷五袁子才錄本：梅村《和元人雜詠》及七律《題畫》、《八風》、《繭虎》、《茄牛》諸作，大開惡道，可以不作，作可不存。

又三《吳詩集覽》卷一〇下：「原自無多筆」寫得「殘」字入神。第二句醒出題面。「茶烟」「竹粉」本自無多，而「衝雨遇風」則色更凋矣。三、四賦而比也。「童懶」句形容入妙，人猶可到。「兒頑」句疑有神助，直屬化工之筆。結到「六朝金粉」，則非泛作詠物詩者。又：尤展成謂梅村畫亦成家。惜未及見，然「原自無多筆」已曲盡畫家神理，而茶烟、竹、粉亦復點染生動。右軍以字掩詩，梅村亦以詩掩畫矣。

又五《吳詩集覽》卷一〇下：前半首兼詠南渡君臣，後半首兼以自悲，而切題處妙不容言。又：文心如月印萬川，處處映徹，此梅村詩品之最高者。

《寒山晚眺》《吳詩集覽》卷一〇下：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晚」字在即離之間。

《梅村》《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自寫名士風流，漸入宋格矣。《吳詩集覽》卷一一上：三、四句寫情，五、六情中有景，故不重複。

《琴河感舊四首》《吳詩集覽》卷一一：其一是因客座話舊遊也。「吾谷」、「尚湖」暗寫主人。其爲孝若兄弟，與詩格亦仿義山。其二是命犢車以迎來，遷延不出也。中四句曲折濃至。其三是江頭燕子舊壘，都非山上蘼蕪，故人安在也。逼眞義山手筆。其四：玩此詩，蓋玉京遷延不出，因梅村索其畫蘭而以畫扇見寄也。中四句形容曲盡，情思入妙。

《雜感六首》五《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圓圓曲》縮本也。原本叙事拖沓，因取此篇。《吳詩集覽》卷一一下：《雜感六首》多詠時事。其一述民困也。其二憂杼軸也。其三紀遠略也。其四單指征蜀之事。其五亦咏吳逆（詳《圓圓曲》）。其六咏瞿式耜（詳《東皋草堂歌》）。

《過朱買臣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四語可括本傳。詩如此作方不落套。《吳詩集覽》卷一二上：通首皆喚醒翁子語。起二句言書中有粟貴不足異。三、四言恩怨太明，氣量過窄也。五、六言升沉無定，以起結句之意。結句言成名不足爲榮，負薪不足爲辱也。翁子利達之士，故宜以此

醒之。

《鍾山》《吳詩集覽》卷一二上：起二句點出孝陵，三、四是明時之鍾山，五、六是本朝之鍾山，七、八寄愾獨深，有感於南渡之監國者也。梅村詩於此等處最工。

《臺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借臺城詠南渡事。若出義山手，猶隱躍言之。《吳詩集覽》卷一二上：此悲南京之覆也。首句思明初創業之艱。次句歎福王亡國之易。「容易」二字括盡福王君臣。三句言成祖靖難雖非明祖之意，然猶父傳于子。四句言福王荒淫，則天命去之矣。五句城內非舊六句城外改觀。七、八借月憑吊，烟波無限，詩中變化之景也。又：句句貼定金陵，是詩律細處。不曰金陵，而曰臺城，是用意深處。結句直似吊臺城者，故曰化境也。

《秣陵口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梅村詠前朝事，滄桑悲感，俱近盛唐。《吳詩集覽》卷一二上：此首感愾淋漓，如聽雍門之琴。蓋前七首各舉一事而言，此則觸緒興懷，萬感交集也。結句有彈指現須彌之趣。

《恭紀駕幸南海子遇雪大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頌揚中不失箴規，此惟唐人有之。

《贈遼左故人六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其二專爲其太夫人作。「生兒眞悔作公卿」，與潘黃門母同感。王漁洋稱「陳卧子七律沈雄瑰麗，冠古之才，惟梅村足以敵之，固已先得我心。」《吳詩集覽》卷一四上：其一，首二句點題，三、四襯托遼左，五、六赴遼左途中所見。「纍臣」與「罷三公」相應，卻跟五、六說下。其二聲情幷到，氣格俱佳。彥升全家徙遼左，故末二句及之。其三專指彥升說，有一氣渾成之妙。其四亦指彥升說，若爲慰藉者，而其悲更深。其六專爲直方夫婦而作。

《揚州四首》《吳詩集覽》卷一二下：其一，次句點明揚州，三、四緊承揚州生感，五、六一虛一實，結句所感者深。其二，吊史可法而兼及同時諸將也。陸雲士曰：南都情事該括無遺。筆有抑揚，意仍含蓄。其三，詠四鎮等事：處仲借說左兵以誅馬阮爲名，深源借說高傑，銳意北上也。其四，悲揚州夢也。四首首尾合之，分之，俱成章法，是梅村得意之筆。

《過淮陰有感二首》《梅村詩箋》卷六：《書》曰：「詩言志」，故聽其言可以睹其情焉。君子讀此二詩者，宜乎涕淚盈襟，哀思鬱亂矣。乃同時有久膺寵遇，夙負大名，而事往時移，披其著述，曾無一語及此者，獨何心哉。

又一《吳詩集覽》卷一二下：起句點出淮陰，下六句用淮陰故事，結句實寫有感。

又二《吳詩集覽》卷一二下：通首用淮陰故事，而寄愾獨深。

《卽事》《吳詩集覽》卷一三下：《卽事十首》蓋卽十一卷《雜感》之類。其一連舉數事，而大氣包舉，筆力甚遒。《梅村詩箋》卷八：十章皆敷揚新政、風切舊人。既策民生，亦綜國是。沈雄博麗，抗行少陵。

《望江南十八首》《清名家詩餘・梅村詞》卷上尤悔庵評：「合十八首可作一部江南景物略，亦可作《風俗通》。」范汝受評：「條分縷悉，雖復不盡出以秀贍，舉其精鑿，則以不盡盡之，正使讀者惟恐其盡。」《吳詩集覽》卷一九上：有明興亡，俱在江南，固聲名文物之地，財賦政事之區也。梅村追言其好，宜舉遠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戲之具、市肆之盛、聲色之娛，皆所謂足供兒女之戲者，何歟？蓋南渡之時，上下嬉游，陳卧子謂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梅村親見其事，故直筆書之，以代長言咏歎。十八首皆詩史也，可當《東京夢華錄》一部，可抵《板橋雜記》三卷，或認作烟花賬簿，恐沒作者苦心矣。

《如夢令五首》一《清名家詩餘・梅村詞》卷上王西樵評：「軟」字描出春閨情景。

又二《清名家詩餘・梅村詞》卷上宗定九評：「『牢記』一語，喚醒天下有心人。」《白雨齋詞話》卷三：梅村《如夢令》：「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低回婉轉中有怨情，不當作綺語讀。

又三《清名家詩餘・梅村詞》卷上曹顧庵評：「可比宋人『悶則和衣擁』。」《白雨齋詞話》卷三：梅村《如夢令》次章云：「小閣焚香閒坐。撼撼紙窗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愁一個。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卧。」此中亦見怨情，當與上章參看。

《浣溪紗二首》一《詞則・閒情集》卷三：何等恣態，妖冶極矣。然傳神繪影，卻不傷雅。千古詠美人者說不到此。

《醜奴兒令三首》三《清名家詩餘・梅村詞》卷上：汪蛟門評：「做箇生疏」妙，較「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更耐人尋索。杜于皇評：「前段是假，

後段是眞，寫來羞人。《吳詩集覽》卷一九上：清拔在纏綿之中，是詞家生面。《雲韶集》卷一四：嬌態如畫。既曰「後約」，又曰「商量」，何也？蓋當抵死推時，不得不稍爲婉款。末句眞乃妙絕。眞有此理，眞善于商量。《詞則・閑情集》卷三：未免麗而淫矣，然用筆甚婉折。

《臨江仙二首》一　《清朝名家詩餘・梅村詞》上：尤悔庵評：此贈卞玉京作。杜秋之感，正難爲懷。鄧漢儀評：總是無聊情緒，借紅袖發之。以爲流連金粉，非善知宮尹者。《古今詞話・詞品》卷下：「燈前纔一笑，偷解砑羅裙。」吳偉業《臨江仙》句。吳祭酒多有外好，時復遇之，有謂此詞直道其事，卽美成少年遊意。《吳詩集覽》卷一九下：逸情雋上，非大蘇不能。又曰：此詞蓋爲卞玉京作。歷落纏綿，聲情俱佳，自屬集中高唱。《詞則・閒情集》卷三：一片身世之感，胥於言外見之，不第以麗語見長也。「姑蘇」七字超脫。《白雨齋詞話》卷三：《臨江仙》（逢舊）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艷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

《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　《吳詩集覽》卷一九下：此詞與《琵琶行》「我亦承明侍至尊」一段語意相似，但觀自作之劇更覺惘然耳。《賭棋山莊詞話》卷八《吳梅村詞》：梅村《秣陵春》傳奇，有聲梨園間。集中《觀演秣陵春金人捧露盤》云：「喜新詞，初塡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仔細思量。」《蕪城》之賦，《夢華》之錄，蓋別有傷心矣。阮亭詩「白髮塡詞吳祭酒」，非虛美也。

《滿江紅十三首》一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范汝受評：「梅村詞無一不妙，而《滿江紅》十三調尤擅勝場，其中具全部史料，興會相赴，遂成大觀。」

又二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杜于皇評：江山如夢，不減一聲《河滿》。曹顧庵評：隴水嗚咽，作淒風苦雨之聲。少陵稱詩史，如祭酒可謂詞史矣。《吳詩集覽》卷二〇上：高唱入雲，兼寫出作者身分。《詞則・放歌集》卷三：氣韻沈雄，直摩稼軒之壘。

又四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鄧漢儀評：寫得豪情雄氣，鼻端火出。大丈夫草檄枕戈，取黃金印如斗大，意氣不應如是耶？孫無言評：氣如虹霓，發聲若巨鐘。「十載詩書」二語，更極淒壯。

又五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尤悔庵評：結語鹵冷。《吳詩集覽》卷二〇上：與《白門感舊》同意，彼首所感者家國，此首所感者身世也。《詞則・放歌集》卷三：一片哀怨，與《白門感舊》同意，但彼是感家國，此兼感身世。「庾信」二句，一篇之主。

又八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朱錫鬯評：冷烟衰草，不堪爲懷。用成句如己出，更覺陡健。徐初鄰評：寄奴、柴桑，恰合串用，使事神化至此，讀之惟增歎息。

又一一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陳玉璂評：稼軒詞「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仿佛似之。鄧漢儀評：其聲悲激，其情危苦。正須用漸離之築、正平之鼓、雍門之琴、白江州之琵琶以和之。《雲韶集》卷一四：懷古蒼茫，議論雄快。悲鬱。《詞則・放歌集》卷三：此詞聲情悲壯，高唱入雲。頓挫生姿，哀感不盡，不專爲南徐寫照也。

《燭影搖紅》（山塘卽事）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宋荔裳評：追歡惜別，黯然消魂，可謂一往有深情矣。鄧漢儀評：有前此之熱鬧，越顯得後面之淒涼。然世上豈有不散之筵席者。于此當徵道力。

《風流子三首》三　《吳詩集覽》卷二〇下：此首與《宮扇》同意，是梅村不忘舊恩也。

《沁園春五首》一　《吳詩集覽》卷二〇下：此梅村赴召授官後作，所謂臺閣體也。

又三　《吳詩集覽》卷二〇下：前段寫出潮勢，後段寫出「觀」字。胸次歷落，非泛作海賦者。《詞則・放歌集》卷三：前半雄肆，後半澹遠，筆意歷落有致。

《賀新郎二首》二　《清名家詩餘・梅村詞》下：范汝受評：榮枯得喪之數，閱歷已過，興盡旣返，則道心生而眞理來會。然不謂氣息僅存之時，吐露透脫至此。所云未後一段光明，非再來人正未易辦爾。孫豹人評：梅村有絕筆詩三首，與此詞正可合讀，要是讀書人語，然亦可感矣。《古今詞話・詞話》卷下：《柳塘詞話》曰：「聞吳祭酒於臨終日，殊多悔恨，作《金縷曲》，有云：『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心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要華陀，解我腸千結。』」又：「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偸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囑後人勿乞墓誌，爲自題「詩人吳偉業之墓」。猶夫許衡卒於至元時，語其子曰：爲生平虛名所累，死

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此二祭酒者，死不自諱，朝野哀之。《吳詩集覽》卷二〇下：此絕筆也。自怨自艾，故與錢、龔不同。《北江詩話》卷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吳臨終塡《賀新涼》一闋，其下半闋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偸活。艾灸眉頭瓜噴鼻，（此事終當）（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人悲之，人無惜之者。則名義之繫人，豈不重乎。《白雨齋詞話》卷三：《賀新郎》（病中有感）一篇，梅村絕筆也。悲感萬端，自怨自艾。千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賭棋山莊詞話》卷八：梅村淮南鷄犬，眷戀故君，其《賀新涼》（病中有感）【略】不作一毫矯飾，足見此老良心。遭逢不幸，讀之鼻涕下一尺，述庵奈何竟置此詞於不選乎。此詞關係於梅村大矣，述庵其未講知人論世之學哉。《南亭詞話・梅村絕命詞》：吳梅村祭酒偉業，其將死時，塡一《金縷曲》，蓋絕筆矣。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偸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飲冰室評詞》丁卷：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梅村固知自愛者。

《秣陵春》傳奇　《顧曲麈談》第四章《談曲》：余最愛《秣陵春》，為其故宮禾黍之悲，無頃刻忘也。其開場一引云【略】。詞中「欲眠還起」、「一番桃李」、「春光誰主」，皆感傷時世，憑吊一身也。又《泣顏回》云【略】。《集賢賓》云【略】。沈鬱感慨，令人泣數行下。余曾題詩云：「金華殿上題名日，白袷飄然一少年，老去塡詞多感慨，龍髯攀泣渺南天。」蓋亦道其實也。

傳記

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　先生諱偉業，字駿公，姓吳氏。吳為崑山名族。五世祖禮部主事諱凱，高祖河南參政諱愈，父子皆八十，有重德，其行事載《吳中先賢傳》中。曾祖鴻臚序班諱南。自禮部公以下，三世皆葬於崑。祖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始遷太倉。父封嘉議大夫、少詹事諱琚，以經行崇祀鄉賢祠。母朱太淑人妊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生先生，有異質。少多病，輒廢讀，而才學輒自進。迨為文，下筆頃刻數千言。時經生家崇尚俗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溥見而嘆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業，相率為通經博古之學。年二十，補諸生。未踰年，中崇禎庚午舉人。辛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西銘公鄉、會皆同榜，文風為之丕變。時有攻辛未座主宜興相者，借先生為射的，莊烈帝御批其卷，有「正大博雅，足式詭靡」之語，言者乃止。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尚未授室，給假歸娶，當世榮之。乙亥入朝，充纂修官。值烏程柄國，先生與同年楊公廷麟輩，挺立無所附。烏程去，武陵、蘄水相繼入相，先生皆與之迕。先是吾吳有奸民張漢儒、陸文聲之事，烏程實陰主之，欲剸刃東南諸君子。先生以復社著名，為世指目。淄川傳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丙子，主湖廣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召對，先生進端本澄源之論，欲重其責於大臣，而廣其才於庶寮，乃昌言曰：「冢臣職司九品，若冢臣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輔臣所用不賢，何以責之卿寺？」言極剴切，上為之動容。已與楊公士聰謀劾史瑩，瑩去，而陰毒遂中於先生。己卯，銜命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瑩謀以成御史勇事牽連坐先生，會瑩死，事寢。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甫三日，而漳浦黃公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具橐饘。涂上書為漳浦訟冤，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庚辰，晉中允、諭德。癸未，晉庶子。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攀髯無從，號慟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乙酉，南中召拜少詹事，加一級。越兩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為，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一意奉父母歡。易世後，杜門不通

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本朝世祖章皇帝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祕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銳銷耎，輒被病弗能眡事。間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堅卧，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爲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後，嘉議公勅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俸入，即上之嘉議公，未嘗有私蓄也。後析產，與二弟均其豐嗇，舉無間言。先生性愛山水，游常經月忘反。所居乃故銓部王公士騏之賁園，先生拓而大之，壘石鑿池，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士友觴詠其間，終日無倦色。其風度沖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怠。喜扶植善類，或罹無妄，識與不識，輒爲營救，士林咸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巖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耀鏗鍧，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自虞山沒後，先生獨任斯文之重，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麾之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蹏便面，人爭藏弆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蹏便面，人爭藏弆重，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麾之弗去。一篇之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自虞山沒後，先生獨任斯文之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耀鏗鍧，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巖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諄諄勸誘，至老不怠。喜扶植善類，或罹無妄，識與不識，輒爲營救，士林咸賁園，先生拓而大之，壘石鑿池，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士友觴詠其間，終日無倦色。其風度沖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

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祕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銳銷耎，輒被病弗能眡事。間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堅卧，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爲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後，嘉議公勅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俸入，即上之嘉議公，未嘗有私蓄也。後析產，與二弟均其豐嗇，舉無間言。先生性愛山水，游常經月忘反。所居乃故銓部王公士騏之賁園，先生拓而大之，壘石鑿池，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士友觴詠其間，終日無倦色。其風度沖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怠。喜扶植善類，或罹無妄，識與不識，輒爲營救，士林咸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巖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耀鏗鍧，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自虞山沒後，先生獨任斯文之重，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麾之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蹏便面，人爭藏弆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

輒失聲曰：「先生亡矣，一代文章盡矣。」【略】先生屬疾時作令書，乃自叙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又勅三子：「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嗚呼，先生之心事可悲也已。是歲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斯亦異哉。

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壙窆如者，詩人吳梅村先生之墓也。先生宦達矣，行事卓卓著於官，而以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略】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爲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塾中稿數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爲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弱冠舉於鄉，爲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爲不媿云。崇禎中，黨事尤熾。東南諸君子繼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虞山）〔西銘〕以東林之末響爲復社先，而先生西銘高弟也。西銘既爲復社主盟，先生又與西銘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已大爲世指名。當是時，淄川張至發，烏程黨也，繼烏程而相，剛愎過烏程。先生始進，即首劾淄川，奏雖寢不行，其黨皆側目。頃之，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時黃道周以事下獄，先生遣監中生涂某賫表至京，涂伏闕上疏，申理道周，黨人當軸者以爲先生指使，將深文其獄以中先生。會其人死，乃已。旋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試湖廣，當時號得士。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歸。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共力薦先生。以祕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先生既無意功名，年力尚強，閉戶著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歌感激，有不得於中者，悉寓於詩。時東潤在虞山，先生居婁東，皆以詩倡海內，海內宗之，稱吳中二老。

《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存目）

康熙《蘇州府志》卷六六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人。母妊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匾額至。童子時即篤好《史》、《漢》文，不屑屑世俗學。二十二中崇禎庚午舉人，辛未會試第二。愍帝批其卷云：「正大博雅，足式詭靡。」殿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給假歸娶，當世榮之。乙亥，充纂修官。先是，有奸民首先復社事，欲剚刃在南諸君子，當軸陰主之，偉業疏論不少借。丙子，主湖廣鄉試。戊寅三月，召對，爲言：「冢臣職司九品，若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所用不賢，何以責之鄉土？」言極剴切，愍帝韙之。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適黃道周論楊嗣昌奪情事，予杖。偉業辦橐，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訟冤，下旨嚴詰，主使幾不免。晉中允庶子。

王昶《吳偉業傳》（存目）

顧師軾纂《梅村先生年譜》（存目）

顧師軾纂、顧思義訂《梅村先生世系》（存目）

《清史列傳・吳偉業傳》　吳偉業，江南太倉人。明崇禎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十年，大學士溫體仁罷，張至發柄國，極頌體仁孤執不欺。偉業疏言：「體仁性陰險，學無經術，狎暱小人。繼之者正宜力反所爲，乃轉盛稱其美，勢必因私壅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海宇禍患何日得平。」疏入，不報。尋充東宮講讀官，又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轉左庶子。福王時，授少詹事，與大學士馬士英、尚書阮大鋮不合，請假歸。本朝順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國柱遵旨舉地方品行著聞及才學優長者，疏薦偉業來京。十年，吏部侍郎孫承澤薦偉業學問淵深，器宇凝宏，東南人才，無出其右，堪備顧問之選。十一年，大學士馮銓復薦其才品足資啟沃。俱下部知之。尋詔授祕書、侍講。十二年，恭纂《太祖太宗聖訓》，以偉業充纂修官。十三年，遷國子監祭酒。尋丁母憂歸。康熙十年，卒。

紀事

作家逸事

錢林《吳偉業》　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太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浙僧水月能前知，拏舟迎之至，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至期卒，時康熙辛亥年也，年六十三。

《海天琴思續錄》卷一　順治七年庚寅，太倉吳（偉業）於嘉興南湖立十郡大社，萃十郡名士賦詩，連舟數百艘，與會者山陰駱君復旦也、會稽姜君承烈也、蕭山毛君甡也（即奇齡）、長洲宋君德宜也、宋君實穎也、吳縣沈君世英也、彭君瓏也、尤君侗也、華亭徐君致遠也、吳江計君東也、宜興黃君永也、鄒君祇謨也、無錫顧君宸也、崑山徐君乾學也、嘉興朱君茂晭也、朱君彝尊也、嘉善曹君爾堪也、德清章君金牧、章君金范也、杭州陸君圻也。此見《西河集》，而尤悔庵及朱竹垞年譜，又有宛平金君鋐來尋盟，而盟者更有繆君慧遠、章君在茲、吳君愉、汪君琬、宋君德宏諸人。三日乃定交去。

李宜之《秣陵春序》　余弱冠時嘗爲《步非煙》雜劇，頗有一二本色語，兵燹中失去其本。【略】及見此記，不覺小巫氣盡，因戲語灌隱：「初成續不欲曲子詞布汴、雒，曷不若《香奩》幷嫁致堯乎？」灌隱笑曰：「曲子果流布，則世皆知爲放言自廢之人，花月塡詞，正自有日。老兄若肯學君家浪子，綴一小語爲詞，固當爲人爭傳。我決不學曲子相公，專託人收拾焚燬之不暇也。」

陳琰《藝苑叢話》　太倉吳梅村登第時尚不知詩，而求贈者多，因轉乞其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羲。」異而問之，西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因退而講聲韻之學，名遂大振。

朱克敬《儒林瑣記》　偉業爲詩有盛名，嘗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又云：「不爲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業不肯。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吳駿公向藏思陵御批南宮墨卷，遭亂播遷，失亡久矣。康熙辛亥夏，忽從敝篋中檢出，墨跡宛然，爲之流涕，即以是年冬卒。沈白淒輓詩有云：「沈疴公幹常悲苦，噩夢康成早歎嗟。怪底南宮存卷牘，重瞻御墨淚如麻。」其年元旦先有夢兆也。

佚名《名人軼事》　吳梅村祭酒爲一代詩人，直紹唐賢之學，而身爲貳臣名爲之殺。當時身復出仕，涕泣謂人曰：「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當國變之初，吳平西爲圓圓被虜，憤怒借兵復讎，祭酒作詩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等句。作此詩時，設心未嘗不佳，及身歷其境，未能隨遇而安，乃推諉以文其詐。若謂家貧親老，則崑山顧亭林先生境非富饒，堂上亦有老親，何以數詔不起，且觀其《日知錄》、《郡國利病》等書，經濟宏深，豈不肯爲世用者。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何等抱負，勝梅村遠矣。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暟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壯。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然，後戊辰暟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

《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又卷九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居天池落木庵，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庵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

又 朱竹垞少時猶得見吳梅村。時吳年已八十餘，見朱詩大賞識。謂人曰：「此子將來必成名家，惜我年已老，不能見。爾可拭目俟之。」先輩眼力往往有此眞識。

《新世說・輕詆》 順治初，張某善疊假山，人咸禮之，不以石工相遇。一日，吳梅村赴某家宴會，張亦在座。優人進院本請點劇。吳命演《爛柯山》。蓋以劇中有張石匠調之也。伶人唱張石匠，諱張爲李。吳點首笑曰：「甚有竅。」後演至《張別古寄書》，有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張搖首曰：「此太無竅矣。」吳不覺面赤。

作品本事

《殿上行》《梅村詩箋》卷一：紀楊士聰事。士聰字朝徹，號堯岫，山東濟寧人。《梅村文集》：「公爲檢討，充校書官。歲戊寅，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史莖所爲諸不法事。應恩者小人，歷事久，關通中外。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莖特虎而鷙。父喪家居，頤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賦釁。章十數上，上用其語。唯嘉黜免莖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莖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上乃思公言可用梅村行狀。戊寅，與楊公士聰謀劾史莖，莖去而陰毒中於先生。會莖死，事寢。」按此則公固與士聰共事也。

《汴梁二首》《梅村詩箋》卷一：《明史・諸王傳》：「崇正十四年四月，賊自成再圍汴梁，築長圍，城中樵採路絕。九月賊決河灌城，城圮。周王恭枵從後山登城樓，率宮妃及諸王露棲雨中數日。援軍駐河北，以舟來迎，始獲免寄居彰德。」

《永和宮詞》《梅村詩箋》卷一：咏田貴妃。按楊士聰《玉堂薈記》：田貴妃居承乾宮，袁貴妃居翊坤宮，則永和非貴妃宮名，以事在永和宮，故題云。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先名永安宮。

《臨江參軍》《吳詩集覽》卷一上：題下注：「《明史・地理志》：臨江府，清江倚。按：此詩贈楊廷麟也。《明史・楊廷麟傳》：字伯祥，清江人。」《梅村詩箋》卷一：題下注：「楊廷麟，臨江清江人。字伯祥，別字機部。崇禎四年進士。《梅村詩話》：『機部自盧公死，益無聊生。已而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婁中，與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髯參軍圖》。錢虞山作短歌。余得《臨江參軍》一章。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爲參軍周旋最久，故論其事最當。按機部甲申起兵守贛州。丙戌十月殉節。其至婁東與公會，當在公任南京司業旋里時。』」

《避亂六首》《梅村詩箋》卷一：《州乘備採》：乙酉五月初九日，王師渡江。十七日，州役皂隸、輿廝等，毆張受先，以積米未明爲詞。劉河兵以數月乏糧，擁至城，勢張甚。十九日，滿城民夜皆聞鬼哭。二十日早，士民訛言大兵已至蘇州，居民驚徙，城市一空。知州名朱喬秀，吝而懦，卒當時危，唯擁貲闔門爲走計。六月初二日盜庫帑逸。初四日州亂，焚搶蜂起。《甌北詩話》卷九：《避亂》第六首：「曉起譁兵至，戈船泊市橋。草草十數人，登岸沽村醪。」「不知何將軍，到此貪逍遙？」按：此係順治二年，太湖中明將黃蜚、吳之葵、魯游擊，吳江縣吳日生，好漢周阿添、譚韋等糾合洞庭兩山，同起鄉兵，俱以白布纏腰爲號，後入城，圍巡撫土國寶，爲國寶所敗，散去。此事見《海角遺編》《福山人所著，不著姓名。》靳註亦不之及。

《梅村》《梅村詩箋》卷二：《鎮洋縣志》：梅村在太倉衛東，舊爲明吏部郎王士騏別墅，名賁園，亦名新莊。祭酒吳偉業拓而新之，易今名。有樂志堂、梅花庵、交蘆庵、嬌雪樓、鹿樵溪、舍檟亭、蒼溪亭諸勝。

《琵琶行》《梅村詩箋》卷二：《婁東耆舊傳》：「王時敏字遜之，號烟客。文肅公錫爵冢孫，以蔭補太常寺卿，持節封藩。常渡錢唐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所至省廚傳，卻贐幣。居鄉好行其德。子孫光顯，壽踰九十。《州乘備採》：南園卽陸容參政菽園遺址，王太常得而修築之。其窪隆而勢尙仍其舊。梅桂蕭森，饒幽秀之致。」又：「在湄名珏，一字璧雙。」《本事

詩》：白生璧雙，琵琶第一手。吳梅村曾爲作《琵琶行》。陳其年詩所謂「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者也。《清稗類鈔・音樂類・白璧雙之琵琶第一手》：白璧雙，名珏，蘇州人。順治初，琵琶稱第一手。嘗售技於南北，吳梅村《琵琶行》，爲白作也。當時名流多有贈詩。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吳詩集覽》卷四下題下注：「《板橋雜記》：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程迈亭《盤帨扈談》：《卞玉京彈琴》中述由崧選后徐氏。」《梅村詩箋》卷三：《板橋雜記》：「卞賽，字賽賽，後稱玉京道人。亂後游吳門，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梅村詩話》：玉京字雲裝。」

《後東皋草堂歌》《梅村詩箋》卷三：《詩話》：「瞿稼軒偕錢宗伯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爲《東皋草堂歌》者，贈稼軒于請室也。後數年，余再至東皋，則稼軒唱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荒蕪。斥賣無復向者之觀。余爲作《後東皋草堂歌》。」按：稼軒名式耜，字起田。萬曆癸未進士，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汝說子也。前歌集中逸。《甌北詩話》卷九：《後東皋草堂歌》，蓋作於順治七年，瞿式耜殉節桂林之後。式耜以弘光乙酉赴廣西巡撫任。其家在常熟。【略】詩所謂「可憐雙戟中丞家，門貼淒涼題賣宅。有子單居持戶難，【略】棄擲城南尺五山」者，蓋是時式耜子嵩錫懼家門遭禍，不得不門貼賣宅，爲韜晦避難計，然未嘗易主也。【略】順治九年，始行賣宅。梅村詩當作於是時也。

《琴河感舊四首》《梅村詩箋》卷三：《梅村詩話》：「玉京過尚湖，余在東澗宗伯座，談及故人。東澗云力能致之。報至矣。已而登樓，托疴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卻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宗伯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按：此則與前章同爲庚寅秋末作。

《捉船行》《梅村詩箋》卷四：《州乘備採》：自黃斌卿、沈廷揚輩奉魯藩屯踞舟山，出沒海上，巡撫土國寶亦效舟山人造水車船，封民間船及竹木。又括耕牛取皮爲舟。障猾吏藉以飽壑，民用不堪。逮辛卯，舟山破。甲午張名振死，師散。辛丑撤姑蘇駐防兵還京師，民始得寧。

《雜感》一《甌北詩話》卷九：《雜感》第一首內「聞說朝廷罷上都」，靳註謂：順治八年，裁宣府巡撫，併入宣大總督。然宣府豈上都耶？按：順治七年，攝政王以京師暑熱，欲另建京城於灤州，派天下錢糧一千六百萬，是年，王薨，世祖章皇帝特詔：免此加派，其已輸官者，準抵次年錢糧。所謂「罷上都」，正指此事也。靳註誤。

又一六《甌北詩話》卷九：《雜感》第十六首：「珠玉空江鬼哭高」靳注謂：潼川府中江縣有郪江，一名玉江。又蓬溪縣有珠玉溪，皆蜀中地。不知此乃指張獻忠亂蜀時，聚金銀寶玉，測江水深處，開支流以涸之，於江底作大穴，以金寶填其中，仍放江流復故道，名之曰「水藏」，所謂「珠玉空江鬼哭高」也。

又一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其一八）《圓圓曲》縮本也。原本叙事拖沓，因取此篇。

《題鴛湖閨咏》《梅村詩箋》卷四：《詩話》：黃媛介，嘉興儒家女，能詩善畫。其夫楊興公聘後貧不能娶，流落吳門。媛介詩名日高，有以千金聘爲名人妾者，其兄堅持不肯。余詩云：「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和余詩曰：「月移明鏡照新粧，閨閣清吟已雁行。花裡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粱熟去遲仙夢，白雪傳來促和章。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娘。罷吟紈扇禮金仙，欲洗塵根返自然。風掃桃花餘白石，波呈荷葉露青錢。山中自護燒丹井，世上誰耕種玉田。磊磊明珠天外落，獨吟遙對月平川。石移山去草堂虛，漫理琴尊絹故居。閒教痴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迴車。牽蘿補屋思偏逸，織錦成文意自如。獨怪幽懷人不識，目空禹穴舊藏書。往來何處是仙壇，飄忽回風降紫鸞。句落錦雲驚韵險，思營綵筆惜才難。飛花滿徑春情淡，新水平堤夜雨寒。憶昔金閨曾比調，莫愁城外小江干。」此詩出後屬和者衆，粧點閨閣，過於綺靡。黃觀只獨爲詩非之，以爲媛介德勝于貌。有阿承醜女之名，何得言過。其實此言最爲雅正云。《錢箋》媛介字皆。令興公名世功，而《檇李詩繫》云興公名元勳，未審孰是。

《茸城行》《梅村詩箋》卷四：刺松江提督馬進寶也。進寶降後，改名逢知。董含《三岡識略》：馬逢知起家群盜，由浙移鎮雲間。貪橫僭侈。民殷實者，械至倒懸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無不傾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佔民廬，縱兵四出劫掠。時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溫旨徵入繫獄，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法東市。當逢知之入覲也，珍寶

二十餘船，金銀數百萬，他物不可勝計，綿亘百里。及死無一存者，人皆快之。《清朝野史大觀》卷九：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稀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爲仇家告併兼，卽稱盜賊通囊橐。」未幾伏法。

《悲歌贈吳季子》《吳詩集覽》卷七上：原注：「松陵人，字漢槎。」《池北偶談》：「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蘇州府志》：「吳兆騫字漢槎，少有雋才，與愼交社名聞遠近。順治丁酉舉于鄉。科場事發，遣戍寧古塔。所著有《秋笳集》。」按：漢槎之稱爲季子，以有兩兄兆寬宏人、兆宮聞夏也。

《詠拙政園山茶花》（并引）《吳詩集覽》卷七上：《蘇州府志》：「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廢地營別墅。文待詔徵明記其子以擕蒲負失之，歸里中徐氏。國初海寧陳相國之遴得之。籍官，爲駐防將軍府。旗軍撤，迭居營將，又爲兵備道館。既而爲王永寧所有。復籍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蘇松常道裁缺後散爲民居。中有連理寶珠山，茶樹花時爛紅奪目。」

《銀泉山》《北游錄·紀郵上》：己未，霽。欲覓驢陵游。逆旅問誰爲陵者，曰：「銀泉山。」蓋往聞先帝葬銀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驢爲？啜麵而行。【略】余越黃屋而過之，問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禎黃帝葬處。余愕然。仰視黃屋之額，果思陵也。【略】思陵本故田貴妃園，李賊委先帝后梓宮於昌平城外，於是吏民悲泣，醵葬於此。【略】吳駿公太史《銀泉山》詩云云。

《揚州四首》《吳詩集覽》卷一二下：其二吊史可法而兼及同時諸將也。又：其三詠四鎮等事，處仲借說左兵以誅馬，阮爲名，深源借說高傑銳意北上也。《梅村詩箋》卷六：《揚州名宦志》：「史可法崇正末巡撫淮揚十七年。賊陷燕京，可法枕戈復仇，請出視師江北，命監高杰軍駐維揚。乙酉，王師南下，可法嬰城固守，援兵不至，刺血作書，別其母、妻。王師以飛礮擊城，西北隅陷，可法死之。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于梅花嶺。」《甌北詩話》卷九：《揚州》第三首：「東來處仲無他志（靳注謂以王敦比左良玉兵東下），北去深源有盛名（謂以殷浩比高傑北討）。」按：良玉兵東下，以救太子、討馬士英爲名，比之王敦，頗切當。殷浩素有盛名，時人比之管、葛，豈高傑可比耶？梅村蓋以深源比史可法。首句云：「盡領通侯位上卿，三分淮蔡各專征。」豈非可法以閣部開府揚州，領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等四將，各任專征之責。而靳注以高傑當之，殊誤。

《臨淮老妓行》《北游錄·紀郵下》：庚辰，午過吳太史所。太史作《臨淮老妓行》，甫脫稿。云：良鄉妓冬兒，善南歌，入外戚田都督（弘遇）家。弘遇卒，都督劉澤清購得之，爲教諸姬四十餘人，冬兒尤姝麗。甲申國變，澤清欲偵二王存否，冬兒請身往，易戎飾而北。至田氏。知二王不幸，還報澤清。因從鎮淮安。澤清漁於色，書佐某亡罪，殺之，收其妻。明年，澤清降燕，而攝政王賜侍女三人，皆經御者，澤清不避也。居久之，內一人告變。攝政王錄問及故書佐之妻，澤清謂書佐罪當死，故妻明其非罪，且摘澤清私居冠角巾諸不法事。澤清誅，下冬兒刑部。時尚書湯□□嘗飲劉氏，識之，以非劉氏家人，原平康也，得不坐，外嫁焉。吳太史語訖，示以詩云云。《梅村詩箋》卷六：尤展成《宮閨小名錄》冬兒，劉東平歌伎。吳梅村作《臨淮老妓行》。陳其年《婦人集》：「臨淮老妓，某戚畹府中淨持也。後爲東平侯女教師。甲申京都失守，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騎充斥，麾下將無一肯行。」伎奮然曰：身給事戚畹邸中久，宜往。遂易鞾韐，持匕首，間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

《通玄老人龍腹竹歌》《北游錄·紀郵上》：癸巳，晨入宣武門，稍左天主堂，訪西人湯道未（若望），大西洋歐羅巴國人。【略】萬曆戊午航海至廣州。【略】從江浙入燕，故相上海錢文定（龍錫）以治曆薦。今湯官太常寺卿，領欽天監事，敕封通元教師，年六十有三，霜髯拂領。先是，萬曆辛巳，歐羅巴國利瑪竇入中國，始到肇慶。表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天琴等。庚戌卒，勅葬阜城門外二里。其徒先後至。《客舍偶聞》：利瑪竇精天文律曆，以西洋曆法論改曆事，湯若望等續成之，名《崇禎曆書》。世祖定鼎北京，遂用之，名《時憲曆》。賜若望號通元國師，賜一品服。

《過維揚吊衛少司馬紫岫》《梅村詩箋》卷六：原註：「衛韓城人，與余同年同官。後以少司馬死揚州難。」《東林列傳》：衛胤文，字祥趾，景瑗族子。京師陷，微服匿民間。賊鉤得之，備加慘刑，不屈，乘間南奔。史可法

疏薦參己軍事。《甌北詩話》卷九：《過維揚吊少司馬衛紫岫》一首，自註【略】按：此即《明史・高傑傳》中衛允文也。福王時，傑移駐徐州，朝議以允文與傑同鄉，命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而不著其死揚州之難。《史可法傳》歷載同時死事者數十人，亦無允文姓名。按：《可法傳》謂高傑死後，允文承馬士英指，疏誚可法，則修史者或因其黨於士英，故並其死事亦削而不書耶？梅村與允文同時，吊其殉難，必非無據。今正史不載，獨賴梅村一詩，得傳死節於後，不可謂非允文之幸矣。（陳濟生《紀略》：「牛金星以允文既削髮，何又來報名希用，令人拔其餘毛。」則《明史》不立傳，以其曾降賊也。）又：《吊衛允文》云：「非關衛瓘需開府，欲下高昂在護軍。」正指其監護高傑軍，而暗切兩人姓氏。

《讀友人舊題走馬詩于郵壁漫次其韻二首》《吳詩集覽》卷一二下：玩此詩語意，「友人」爲楊龍友，以第二首前四句定之也。第一首中四句，極肖南渡時事，而「十載鹽車悲道路」指官江寧知縣，爲御史詹兆恆所劾。「一朝天馬蹴風烟」指起兵部、遷副使、擢巡撫之事。乙酉五月駐京口，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初九日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文驄走蘇州，故有「軍書已報韓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之句也。二首足備詩史。又：龍友死難，得與大樽、正希諸、公同傳，幸矣。本與士英姻契而夙工畫，故（其二）三、四句及之也。《甌北詩話》卷九：《和友人走馬詩》，因第二首「君是黃驄最少年，驊騮凋喪使人憐，當時只望勳名貴，後日誰知書畫傳」，始悟其爲楊龍友而作。龍友，貴陽人，雖昵於馬士英，而素工書畫。又因下半首云「十載鹽車悲道路，一朝天馬蹴風烟」，以證龍友先官江寧令，爲御史詹兆恆劾罷，至南渡時起兵，擢至巡撫。末句云：「軍書已報韓擒虎，夜半新林早著鞭。」則乙酉五月，龍友方率兵在京口與我軍相持，而我軍已乘霧潛濟，如韓擒虎之入新林，陳人猶不知也。

《卽事》十首《甌北詩話》卷九：《卽事》十首內第四首「列卿嚴譴赴三韓」（靳）謂指陳之遴。第八首「無事漫提歐冶劍，有心長放呂嘉船」，謂指耿精忠玩寇自恣。第九首「老臣裹革平生志，往事傷心尚鐵衣」，謂指洪承疇先爲前朝經略，至本朝又爲川、湖、雲、貴經略。第十首「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眞王獨拜恩」，謂指吳三桂以平西王率師在蜀。又：七律《卽事》十首內，第八首：「無意漫提歐冶劍，有心長放呂嘉船。」靳又謂刺鄭芝龍。按：芝龍本海盜，明崇禎初，降明，授遊擊。唐王聿鍵僭號時，倚爲柱石。我朝兵入閩，芝龍卽棄王來降，意欲卽令其鎮守八閩，兼取廣東，則其功當封拜。而我朝定閩後，卽挾芝龍入京，未嘗令其留鎮。則靳注所云刺芝龍者，實屬無着。自順治三年博洛、圖賴等擒斬唐王之後，鄭彩等又出沒海上，往往闌入爲祟。總督則張存仁、陳錦、李率泰等，巡撫則佟國鼐等，領兵官則陳泰棟、阿賴、耿繼茂、哈哈木、濟度、伊爾德等，各有戰功，所謂「放呂嘉船」，究未知屬誰？順治十一年，擾漳、泉，台州總督李率泰畏葸無功，以濟度代之。則所謂「放呂嘉船」者，蓋指率泰，靳注謂刺鄭芝龍何耶？

《長安雜詠四首》二《甌北詩話》卷九：《長安雜咏》內第二首：「燈傳初地中峰變，經過流沙萬里來。代有異人爲教出，鳩摩天付不凡材。」靳註謂：「道忞，潮陽林氏子，棄弟子員出家，爲天童密雲悟和尚法嗣。順治己亥，徵至京，住齋宮萬壽殿，敕封宏覺國師。」按：此詩乃指西藏達賴喇嘛入覲之事。達賴喇嘛相傳爲如來後身，每涅槃後，仍世世轉輪爲佛。凡蒙古、喀爾喀、厄魯特無不尊之，視前代之大寶法王不啻也。順治中，自西藏不遠萬里入覲，故比之鳩摩羅什，謂西域神僧也。此豈道忞足以當之耶。況上有「經過流沙萬里來」之句耶。靳註誤。（忞公受封後，回至江南，與當事往還，聲勢烜赫。有月律禪師薄之曰：「伊胸中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見《居易錄》。）

《蕭史青門曲》《梅村詩箋》卷七：按：《明史・公主傳》但云：寧德公主，光宗女，下嫁劉有福。並無薨卒月日，亦無事實。意有福當國變後，必有不可問者，故削而不書。此詩眞堪補史。駙馬都尉，故侯家也，故曰「蕭史青門」。

《懷古兼吊侯朝宗》《梅村詩箋》卷八：朝宗名方域，歸德人，兵部尚書恂子。《文集》：往余在京師，從大司馬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于金陵。于吳門出其文，余爲唏噓太息，不忍竟讀。《清稗類鈔・師友類・吳梅村悔負侯朝宗》：吳梅村之入仕也，侯朝宗曾遺書力阻。吳不聽，繼而悔之，自謂負侯生也。其吊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嬴諾。」臨歿時，填《賀新涼》詞云：「論冀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又云：「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偸活。」又云：「竟一錢不值何須說。」怨艾之意深矣。遺命以僧服殮，題碣曰「詩人吳梅村之墓」。

《圓圓曲》《梅村詩箋》卷一〇：圓圓陳姓，史作陳沅。《明史》：李自成劫吳襄作書招三桂。三桂至灤州欲降，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關，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我兵破賊關內，自成奔永平，殺襄還京。查爲仁《蓮坡詩話》：圓圓者，吳下女伶，陳姓，轉入田皇親家，吳三桂見而悅之。及破闖賊，取之去。吳之舉兵，爲圓圓也。既爲平西王夫人，寵貴無比。後爲正妃所妬，辭宮入道。吳逆敗，不知所終。梅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青。」又云：「取兵遼海歌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譏諷甚當。

《寄懷陳直方》《梅村詩箋》卷一〇：直方名容永，順天甲午舉人，相國之遜子公壻也。《文集》：相國謫瀋陽，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饋醫藥，通音問。相國疽發背，直方孱然少年，從一醫一童子出關。踔千里絕跡無人地，以省其父。已而，相國召入，再以他事下請室。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獄讞全家徙遼左。直方右目眇，于律得贖，乃株送者。盡室在南部，檄屢催不前。居兩月，有後命直方與諸兄弟同遣焉。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并傳）《梅村詩箋》卷一一：原傳：「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書，工小楷，能畫蘭，能琴。年十八，僑虎丘之山塘。【略】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爲保御書《法華經》既成，自爲文序之，緇素咸捧手讚歎。凡十餘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庵錦樹林之原。後有過者爲詩吊之。」

《清凉山讚佛詩四首》《梅村詩箋》卷一一：爲皇貴妃董氏，咏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五臺山大寶曆塔院寺。明萬曆戊寅，孝定皇太后重建，內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文殊髮塔。知歷來后妃于是山有佈造。貴妃，上所愛幸，薨後命五臺山大喇嘛建道場。詩特叙，致瑰麗，遂有若《長恨歌》序云爾者。《清朝野史大觀》：《賓退隨筆》云：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鶴亭廣生辨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字。「南望倉舒墳，掩面增悽惻。」蓋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三國志・魏書・鄧哀王沖傳》：「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及亡，哀甚。」）「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峰，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竟未動」，言帝實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又：「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嘗崩御也。陳迦陵《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言董妃也。」曰：「玉匣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董妃卒後半月，而世祖遂以大喪告天下也。

《贈遼左故人八首》《吳詩集覽》卷一四上：程迂亭《聲帨卮談》：「遼左故人之爲陳之遴。」舊說：「爲海寧陳彥升相公作。」

又一《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爲海寧陳彥升相公作。時相公盡室謫戍，故作激楚聲贈之。

《滇池饒吹四首》《甌北詩話》卷九：乃順治十五年收雲南凱歌。詩中方侈言勳伐，而以第一首末句「誰唱太平滇海曲，桄榔花發去年紅」，（靳注）謂預料吳三桂之將爲逆。是時三桂方欲立功，至十八年尚率兵入緬，取永明王獻捷，豈早有逆萌。然其爲人狡譎陰悍，則已人所共知。伏讀《御批通鑑輯覽》，如見肺肝。則謂梅村早見及此，亦可。

《讀史偶述四十首》一二《甌北詩話》卷九：「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煩宿鳥驚。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南城，本明英宗北狩歸所居。本朝攝政王以爲府第，朝事皆王總理，故百僚每日會此。順治七年，王薨，故云「七載金縢也」。靳注竟不之及。

又一三《甌北詩話》卷九：「異物每邀天一笑，自鳴鐘應自鳴琴。」按：順治元年，修政立法，西洋人湯若望，進渾天球一座，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並輿地屏圖。更請諸曆悉依西洋法推算，從之。十五年，又進相拒曆。所謂自鳴鐘、自鳴琴，蓋即是時所進，創見以爲神技也。靳注亦不之及。

《臨終詩四首》《池北偶談》卷一一：太倉吳梅村（偉業）祭酒，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略】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前知。先生病亟，拏舟迎之，至則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

問老僧？」遂卒。

《菩薩蠻》《吳詩集覽》卷一九上：此望遠懷人之作。《清稗類鈔・藝術類・吳梅村畫山水》：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曾爲莆田余澹心懷作山水立幀，極蕭疏澹遠之致，並題《菩薩蠻》詞一闋，下署庚寅重九前五日。庚寅爲順治七年，不著年號，殆與淵明僅書甲子之意相仿。

《江城子》《吳詩集覽》卷一九下：此詞似爲阮大鋮而作。大鋮扳附魏閹，身麗逆案，所謂「上天」、「跌地」也。南渡僞立，爲馬士英所援，蟒玉巡江，所謂「牽弄」、「飛鳴」也。至「呼鷹」、「海青」，固爲衬貼「鳶」字，然「風鳶」即風箏，故用箏、瑟字，而又以箏、瑟暗衬「阮」字也。又大鋮字圓海，故用「海東青」字。敢以質之論世者。又引張如哉曰：後段「江南」上少二字，與蘇子瞻、謝無逸諸詞不合，疑漏刻「草長」二字也。「江南草長，羣鶯亂飛」，邱希範語。見《送李退庵侍御》注。

《滿江紅》壽顧吏部松交五十《吳梅村先生詩餘箋》：《蘇州府志》：「顧予咸，字小阮，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晉寧、山陰知縣，擢刑部主事，調吏部，遷考功員外，移疾歸。有諸生十八人面詰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庇令，密告會勘大臣逮予咸繫獄，坐以指使論絞。奉旨復官，尋以奏銷案落職。居鄉風裁峻整，爲後進所憚。」按：詞中有「眼底羊腸」、「天邊鰐浪」，當在其繫獄落職以後也。《辛丑紀聞》：顧予咸者，字小阮，號松交，（順治）丁亥進士。初任晉寧令，聿著循聲，調任紹興府山陰令【略】內升刑部郎轉吏部銓曹。十六年，以病歸里，杜門不與外事。立少年文社，獎勵後學，教育英才，非郡中有大事，則不出。築小圃以自娛。吳廟後，道尊訪于松交，松交曰：「任知縣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責矣。」撫臣知其言，銜之，故及于難。【略】立決處絞，妻子奴僕家資財產，當地入官。又：「居數日，又傳邸報云：江寧會審，金壇叛逆、鎮江失機、吳縣抗糧等案，奉旨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詳悉具奏。」又奉旨：這各案事情，其中豈無輕重，著另議具奏。【略】議政王曰：「汝等再議，還該如何處分？」皆曰：「顧予咸宜革職。」議政王曰：「彼既無罪，并免革職可也。」【略】二十日奉旨【略】顧予咸免籍沒，并免革職。

《木蘭花慢》壽汲古閣主人毛子晉《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汲古閣遺事》：元之顧阿瑛，明之毛子晉，皆身當陽九，斥其資財，招賓客，置書畫彝鼎。然子晉校刊典籍，尤爲有功藝林，則甚矣二君之善爲謀也。風鶴方警，保無多藏厚亡之患，卽封殖終其身，亦不過庸庸一富翁耳。安能輕世肆志，而復擅美名哉。吳梅村有壽子晉《木蘭花慢》云【略】。其推挹可謂至矣。

《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小說考證・拾遺・秣陵春》引《詞苑叢談》：吳祭酒作《秣陵春》，一名《雙影記》。嘗寒夜命小鬟歌演，自賦《金人捧露盤》詞云【略】。時祭酒將復出山，晉江黃東厓詩云：「微書鄭重眠餐損，法曲淒涼涕淚橫。」正謂此詞也。

《秣陵春》傳奇《小說考證》卷五《秣陵春》引《花朝生筆記》：夏存古完淳先生《大哀賦》，庾信《哀江南》之亞也。其叙南都之亡云：「嗟乎，揚州歌舞之場，雷塘羅綺之地。一旦煙空，千秋景異。馬嘶隋隄之風，蜃吐海門之氣。潮上廣陵而寂寞，枝發瓊花而憔悴。鉅鹿沙崩，長平瓦碎，豺虎相臨，虵兕俱退。鬼有曹社之謀，天同鶉首之醉。櫓槍空鐵甕之城，弧矢落金山之壘。天子蒙塵，將軍仗義。軷道降王，長安舊帝。朱組輿櫬之羞，青衣行酒之事。白日蒼茫，黃雲迢遞。楚姬之錦瑟新購，代馬之丹鬃乍繫。玄武池邊，景陽宮裏，莫愁之歌舞如何？長樂之鐘聲已矣。斜陽歸而燕子秋飛，蔓草平而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煙，桃葉則三聲漁市。蘼蕪徧於故宮，莓苔碧於舊址。平康之絕巷雞鳴，鍾嶺之空山鶴唳。風塵蕭索兮十二樓，煙雨淒迷兮四百寺。烏啼上苑之花，鵲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隕涕。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罪。」此段尤慘絕千古，吳梅村見之，大哭三日，《秣陵春》傳奇之所由作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梅村集》四十卷，國朝吳偉業撰。偉業有《綏寇紀略》，已著錄。此集凡詩十八卷，詩餘二卷，文二十卷。

又《總集類存目四・太倉十子詩選》十卷，國朝吳偉業編。偉業有《綏寇紀略》，已著錄。是書採其同里能詩者得十人，人各一集。首周肇《東岡集》，次王揆《芝廬集》，次許旭《秋水集》，次黃與堅《忍庵集》，次王撰《三餘集》，次王昊《碩園集》，次王抃《健庵集》，次王曜升《東皐集》，次顧湄《水鄉集》，

次王攄《步蟾集》，皆其同時之人。前有偉業序，蓋猶明季詩社餘風也。

盧綖《梅村集序》 顧子湄，名宿之裔，亦婁東人，夙遊司成公之門，密邇私淑，居恆每得嘉言懿行，必筆而書之，珍藏於笥。積有年，得詩若干首，得文若干篇，既成帙，謀梓而行之，公諸海內。以綖既受知於公，且適宦茲土，表章之責，抑無容辭，乃推與分任，且見屬以題辭。【略】時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夏。

陳瑚《梅村集序》 往歲戊戌，梅村先生年五十，瑚嘗頌之以詩，而窺擬先生於子美、退之，時人聞之，皆以瑚爲知言也。越十年而爲戊申，先生著作日富，門弟子顧伊人輩裒集其詩文四十卷，刻而行之。工將竣，先生以書來告曰：「君知我深，序莫如君宜。」先生之詩文，向固以爲子美、退之者也。世有子美、退之其人，而得弁言於其文字之首，可不謂大榮歟。而又何敢以不文辭。

《江左三大家詩鈔・梅村詩鈔》 三卷，顧有孝、趙(澧)〔漊〕輯，康熙六年序刊本。

《清百名家詩・吳梅村詩》 一卷，魏憲輯，康熙中福清魏氏枕江堂刊本。

《五大家詩鈔・吳先生詩》 七卷，鄒漪輯，康熙中梁溪鄒氏五車樓刊本。

《百名家詞鈔・梅村詞》 一卷，聶先、曾王孫輯，康熙中金閶綠蔭堂刊本。

《清朝名家詩餘・梅村詞》 二卷，孫默輯，康熙中休寧孫氏留松閣刊本。

程穆衡《梅村詩箋跋》 《梅村詩箋》十二卷，我少時興會偶至，率爾所成。雖不無掛漏，然旁無蚍蜉之助，襞積數百家，條貫脈絡，絲髮不亂，可云體大思精矣。往在京師，出前叙示同人，以爲不減劉孝標，弗數徐庾以下，豈愛我過，非妄歎耳。此本揮汗書得，往往有沾漬處，後世讀之，當不啻手澤之痛。

又 《梅村詩箋》成於戊午。越六年，甲子錄一本。前跋所謂揮汗書者是也。壬午春，舟行遇盜劫。捕緝得賊，衣裝書籍多亡失，獨此編若嘿有呵護之者。念書無副本，昔人皆謂至險可虞。東坡所以碇宿海中，夜起對星河而長嘆也。因取原本，分散各類，依年排次。自甲申冬至乙酉春，多有俗務縈牽，乘閒理翰，復書此本，益以詩餘，爲十三卷。

全祖望《跋綏寇紀略》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爲。然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及見林太常璽庵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書中爲不孝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

《甌北詩話》卷九 梅村詩從未有註。近時黎城靳榮藩字介人，以十年之功，爲之箋釋，幾於字櫛句梳，無一字無來歷。其於梅村同時在朝、在野往還贈答之人，亦無不考之史傳。史傳所不載，考之府、縣志。府、縣志所不載，採之叢編脞說及故老傳聞，一一詳其履歷。其心力可謂勤矣。【略】介人因詩以考史，援史以證詩，一一疏通證明，使作者本指，顯然呈露。【略】梅村詩一日不滅，則靳註亦一日並傳無疑也。

楊學沆《吳梅村詩箋補注・弁言》 迓亭程先生著《梅村祭酒詩箋》十二卷、《詩餘附箋》一卷，分散各類，年經、月緯，卓哉成一家之言。誠可謂體大思精矣。顧先生博極羣書，故其原序謂，祭酒之詩未許刳中者，得窺其崖，略茲之所編，唯貴覈今，無煩徵古。若予小子，學識謬陋，綜覽全書，時或茫其所出。暇日繙閱舊籍，輒爲釋註如干條。近得黎城靳介人氏《吳詩集覽》一書，閎竟，又增補如干條。今年春，手錄一通，用惠氏漁洋訓纂例，總附全詩之後，藏之篋衍。雖不免爲大雅所軒渠，而後之問津梅村詩者，或假之爲岸筏焉。乾隆辛丑上巳日，後學恒農楊學沆識。黎城靳介人，名榮藩，輯《吳詩集覽》，句疏字釋，誠足爲後學津梁。然卷帙太繁，轉不耐觀。唯間有一二箋語，可與程氏相發明者，摘附于此。又此書悉照程氏原書，唯中間稗史數條，因成書時明史尚未頒行，故間一引用。今從芟削，悉依正史。又識。

又《梅村詩話跋》 右吳祭酒《詩話》一卷。乙未歲余讀書胥江之感憙庵，祭酒元孫翔洽時僑寓廣陵甥館，過從頗密，見其篋中携此帙。蓋先生手書稿本，中多改竄，有塗乙不可辨者，余譯而錄之，不無帝虎之訛。抄詩箋竟，用以附諸集後焉。小鐵山人楊學沆跋。

《文獻徵存錄》卷二 吳偉業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樂府雜劇》三卷，選《婁東十子詩》：周肇子俶、顧湄伊人、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亭表、王撰異公、王攄虹友、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也。

王式通《梅村家藏稿序》 《梅村家藏稿》，吾友授經得諸都門廠肆，斠刊

既竟，識其鈔刻源流，增併卷數。復以式通罷齪之歲，便誦《吳都》。文獻之徵，恆殷江左。屬爲偶語，概厥平生。【略】宣統辛亥二月汾陽王式通序。

民國《吳縣志》卷五八 《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鹿樵紀聞》三卷、《梅村詩文集》四十卷、（計詩十卷、詩餘二卷、文二十卷。）補遺一卷、樂府雜劇三卷。（《秣陵春》傳奇、《臨春閣》、《通天臺》雜劇。）

董康《梅村家藏稿跋》 世行《梅村先生集》四十卷，詩、詞顧湄編，盧紘序；文集周贊編，陳瑚序，即《四庫》著錄本也。據陳《序》云，刻始康熙戊申，而盧《序》作於己酉，先生尚及見之。後來靳、程、吳諸家詩注與顧師軾所輯年譜，皆據此集，未覩他本。庚戌歲，康於都門得吳氏家藏稿十二冊，都六十卷：一至八爲詩前集，九至二十二爲詩後集，仍各自分體，詩餘附焉，二十三至五十九爲文集，而終以《詩話》。一手迻錄，甚清整，中有朱筆校注，稱先大夫云云，蓋先生卒後，公子暟等所附記也。以刻本覈之，此本多詩七十三首，詩餘五首，文六十一首，及末卷詩話。其刻本有而稿本無者，詩、文各八首，或後來所刪。（案：刻本文與目多不相應，亦有稿本中文已見目錄而改刻他文者，如四十卷《復社紀事》易以《祭仲》、《伍胥》、《尹氏》諸論是也。）稿中溢出諸篇，率皆世所未見，其他標題字句，亦視刻本爲詳，因通校一過，以付梨工。五十六卷以下，篇葉寥寥，併作二卷。舊刻所增詩文，錄補於後，而以《年譜》附焉。【略】康維國初名集，多出手訂，獨漁洋有別本之編，竹垞有外集之刻。先生遺著，早登冊府，弁冕本朝，譽謂已無闕遺。乃載三百，故帙尚完，家世舊藏，源流可溯。所以亟亟斠刊者，冀永先哲未傳之緒，用慰來學快覩之心。斯固江左文獻所留貽，有不容泯滅者也。宣統辛亥正月，武進董康謹識。

《雜劇三集》（一名《雜劇新編》） 《通天臺》一卷、《臨春閣》一卷，吳偉業撰。鄒式金輯，順治中刊本、民國三十年武進董氏誦芬室刊本。

《奢摩他室曲叢》第一集 《梅村樂府二種》，《臨春閣》一卷、《通天臺》一卷，吳偉業撰。宣統二年長洲吳氏靈鵐刊本。

吳梅《梅村樂府二種跋》 梅村樂府，嗣響臨川，南部《夢華》，託諸幻影，艷思哀韻，感人深矣。傳本絕少，又掩於詩名，幾與碣石幽蘭，同此淪隱。考《秣陵》一劇，有集中《金人捧露盤》詞，足資談屑。而《臨春閣》、《通天臺》，則西堂《梅村詞序》、《古夫于亭雜錄》僅述其目，知者益鮮。江山劉君子庚晞梅振古齋刻本，則三種完具。豐城劍氣，忽焉騰霄。文字有靈，洵不誣也。而墨色黯淡，縑素欲裂，讀之益增淒感。【略】吾鄉藏書之富，首推藝芸佞宋，劫灰伊後，經籍蕩然，而劉氏古紅梅閣巋然尚存。梅與子庚交且十年，乃得此帙，亟爲重刊。海內知音，定符玄賞。《秣陵春》卷帙較富，尚俟他日云。宣統庚戌，長洲吳梅。

《梅村樂府三種》 民國六年武進董氏誦芬室刊本。

《彙刻傳劇》 《通天臺》一本、《臨春閣》一本、《秣陵春》（一名《雙影記》）二卷，灌隱主人（吳偉業）撰。劉世珩輯，民國八年貴池劉氏暖紅室刊本。

《清史稿・藝文志四》 《梅村集》四十卷。（吳偉業撰。）《吳詩集覽》二十卷，《談藪》一卷。（靳榮藩編注。）《吳梅村詩箋注》二十卷。（吳翌鳳撰。）

又詩文評類 《梅村詩話》一卷。吳偉業撰。

又詞曲類 《梅村詞》二卷。吳偉業撰。

藝文

陳子龍《贈吳太史充東宮講官》 蒼莽開震域，青殿接文昌。霞氣騰玄圃，瓊條拂畫堂。選端周典禮，拜傅漢元良。史職移仙省，宮僚總帝鄉。金貞儲后重，玉立侍臣莊。羽籥傳秋實，詩書出尚方。夏侯經術茂，皇甫素懷芳。雞戟青槐蔭，龍泉碧藻香。珠簾參晚燕，璧月照春坊。卞賦情文稱，王箴忠愛長。一時推碩德，萬國仰重光。媿我羊裘側，思君象輅旁。臨風疏館靜，遙夕可相望。

胡彥遠（介）《送吳梅村被徵入都》（存目）

吳祖修《書梅村詩後》 夢回龍尾醒猶殘，重入春明興轉闌。宣去可能如老鐵，放歸未便戴黃冠。悲歌自覺高官誤，讀史應知名士難。今日九泉逢故友，西臺涕淚幾時乾。

沈受宏《哭梅村師》（存目）

杜濬《祭少詹吳公》（存目）

尤侗《祭吳祭酒文》 嗚呼！先生之文，如江如海。先生之詩，如雲如霞。先生之詞與曲，爛兮若錦，灼兮如花。其華而壯者如龍樓鳳閣，其清而

逸者如雪柱冰車，其美而豔者如寶釵翠鈿，其哀而婉者如玉笛金笳。其高文典冊可以經國，而法書妙畫亦自名家。豈非才人大手，死而不朽者耶。若其弱冠登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花磚僊直，此先生之致身于勝國者也。及夫徵書應召，禁庭棗筆，上林陪乘，成均端席，此先生之從事於王室者也。人望之以爲榮，公受之以爲戚，方且謝春夢於京華，矢嘯歌於泉石，獨居則慷慨傷懷，相對則咨嗟動色。雖縱情花月，遣興琴樽，而中若有不自得者，宜其形容憔悴，而鬚髮之早白也。嗟乎，有涯者生，不齊者遇，忽然相遭者時，無可如何者數。彼夫羈旅而念舊鄉，少年而惜遲暮，感歲月之已非，撫山河之如故，所以墨子垂泣於素絲，楊朱興悲于歧路，庾信有江南之哀，向秀著山陽之賦。僕嘗從先生之杖屨，而見其流連光景，悽愴平生，良有素矣，不虞其溘焉朝露也。吾聞先生遺命，殮以觀音兜、長領衣，殆將返其初服、逃軒冕而卽韋布乎？又曰：吾性愛山水，擇靈巖、鄧尉之間隙地三畝，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予讀而喟然太息，知先生之情見乎辭，雖千載以下，過而吊者，猶低徊留之不能去也。嗚呼！

盧綋《梅村集序》 域中之言高者必推尊乎獄，言深者必遡源於河，能兼是兩者而有之，惟師道則然耳。今世凡號爲弟子，執一經遊於先生之門，偶得其心之所服，卽謂高與深已在是矣，然虛歸以名，而實或不至，及覩夫所謂巍巍之高與洋洋之深，乃惝乎自失，始信古今惟一嶽斯眞高，惟一河斯眞深，固非寸壤之所能衡，尺澤之所能量也。自山海之喻創自子輿，千古而下，信爲篤論，知夫師道之尊，能兼是高與深而有之者，亦唯道誼耳，文章耳。凡天生大賢以爲世用，所鍾者必積數百年山川秀美，方得尤異之品，挺出其間。在朝則有嶷然以端者著爲典型，在野則有侃乎其正者表爲矜式，措一履如金玉之重，吐一辭如雲日之華。無論爲進爲退，其道誼必爲有用之道誼，文章必爲有用之文章，斯高深之名所由允當而無媿也。大司成梅村吳夫子以弱冠受特達知，選南宮第一，居石渠、天祿間者復十餘年，凡典冊制誥之文，多所裁定，黜浮崇雅，一時推爲鴻文大章，雖宿居盛名者，亦交遜以爲弗及。主楚闈，稱最得士，絃雖謫劣，亦忝收入藥籠者也。聖朝龍興，天子雅尙文學，求山澤遺逸，虛左席以待之。居成均者歷年，聚海內英譽，辨論異同，環橋門而觀聽者數千計，雨化所被，號曰彬彬。天子不時臨雍垂問，每有獻納，輒當上旨，改容而禮，不覺席之前也。亡何以省養歸里，雖四方問字者接踵至，然閉門好修，吟詠自若，其道誼日隆，文章日富，殆高者益莫測其高，深者益莫測其深矣。

愛新覺羅弘曆《題吳梅村集》 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披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崑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對處，幾多詩興爲君收。

靳榮藩《恭和聖製題吳梅村集元韻》（存目）

畢沅《讀吳梅村先生集書後四首》 蓬萊紫海又揚塵，淒絕金門舊侍臣。浣女不知香草怨，隔江還唱《秣陵春》。

白頭祭酒意無聊，淚灑銅駝滿棘蒿。忍遇東廂舊園叟，夕陽荣圃話前朝。

草間偸活爲衰親，絕命詞成飲恨新。香海一抔埋骨後，梅花窟裏吊詩人。（墓在鄧尉山下，前豎圓石，書「詩人吳梅村墓」，此先生遺命也。）

兒時頻過廓然堂，松竹前賢手澤長。誰料午橋觴詠地，轉頭又見小滄桑。

趙翼《題吳梅村集》 才高綺歲早登科，俄及滄桑劫運過。仕隱半生樗散跡，興亡一代《黍離》歌。死遲空羨淮王犬，名盛難逃惠子騶。猶勝絳雲樓下老，老羞變怒罵人多。

國亡時早養親還，同是全生跡較閒。幸未名登降表內，已甘身老著書間。訪才林下程文海，作賦《江南》庾子山。剩有沉吟偸活句，令人想見淚痕潸。

張際亮《書吳梅村詩後》 遺老才情首駿公，飛騰健筆欲摩空。興亡過眼聲華薄，出處傷心著述工。名士宦官《東漢》紀，美人狎客六朝風。陸沈莫吊王夷甫，十廟園陵夕照中。

林昌彝《書吳梅村詩後用陳秩庭山人原韻》（存目）

吳省欽《名家詩後雜題》 少年斑管俊登壇，入道裝成夢竟單。多少恨情如沈炯，通天臺下路漫漫。（梅村祭酒）

蘇德輔《題吳梅村詩集》 復社名高海內歸，一錢不值素心非。生憐令伯陳烏鳥，老羨維楨得白衣。法曲淒涼遺史在，制詞推激昔人稀。江東獨步才原少，肯放西山詠采薇。

雜録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 余少奉教於虞山、婁江兩先生，五十年來書尺散佚，偶從鼠蠹之餘得兩先生尺牘手書，不勝感歎，謹録左方。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吳門林若撫，名雲鳳，從未聞其詩名，忽見其有《絳雲樓落成》排律二十韻，又與吳梅村《梅村庵話雨聯句》排律六十二韻，及其《虎丘中秋》五古二詩，大驚其博雅無敵，急抄藏之，惜未見其全集爲恨。附記於此，備遺忘焉，且與世人共賞之。

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卷三 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綏寇紀略》）跋云：「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略》。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足本出。予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爲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闥勸進諸臣子孫尚存，故當時諱而不出與？此本爲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在未開史局之前，故亦闕《虞淵沈》中、下二卷。彝尊《百六叢書》爲人借失者，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遺之矣。彝尊又稱其以三字標題，仿蘇鶚《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録》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繆襲《魏鐃歌》詞，鶚、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叙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説纖仄之體。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爲公論。然紀事尚頗近實，彝尊所謂聞之於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輯，亦公論也。（按：近有虞山張氏刻本，《虞淵沈》中、下二卷全。）

陸世儀

論述

張伯行《陸桴亭先生文集序》 太倉陸子桴亭《思辨録》一集，有功世道不淺。今余既刊而行之，兹復裒集古文若干首，朝夕繙閱，因歎陸子之用心至深且切也。蓋自考亭夫子既歿，數傳以後，得薛、胡諸君子。一時學術大明，其説尚躬行而鄙放曠，學者畏之，遂羣趨頓悟以莫速成，一唱百和，陽竊講學之名，大亂吾道之眞，至啟、禎末而陵夷衰微極矣。陸子慨焉憂之，以吾道爲己任，抗顔設教，力矯時趨，黜華崇實，一惟考亭之規矩是遵。故其見之筆墨間者，援經據典，抉摘同異，貫穿錯互，舌如懸河，不知者以爲好辯，而其實明天道、正人心有不如是辯而不得者。他若一善可稱，一行可録，風化所係，必爲曲盡情狀，著其里居，詳其姓氏，以垂範將來，曰非此則善者無以勸，而惡者無以懲也。乃至會講必有序，約課必有紀。凡我同人，趨向端而踐履正者，不惜鼓舞激勸以偕遊乎大道。而苟或不然，亦必明目張膽攻其蔽而發其愚，使之自悟。以故卷帙至繁，而蓄積至富。嗚呼，陸子之功，於是爲大矣。非所謂以聖賢之心，發爲聖賢之言者歟！顧使其得大有爲於時，坐皋比，設絳帳，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所成就必自有異。而惜乎可見者止此，亦陸子之不幸也。然言傳即道傳，天下後世因其文而想見其人，接踵曩哲，沾被後賢，又陸子之不幸而幸也。至若其文之光怪陸離，控縱如意，飲吸百川，吞吐萬象，可以抗衡八家而自成一子，則又能文者之所共賞而無俟余爲之贅也。是爲序。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陳瑚《陸桴亭先生詩序》 而首序桴亭之詩，蓋予與桴亭生同里、長同學、而交又最早。自束髮時，吾兩人者見天下多故，人才寥落，即有高視闊步之意，必欲爲當世一二人而後已。而桴亭天資英邁，凡「五經」、「六藝」、

諸子百家之書，以至於三才萬物變化之情狀，莫不究悉其精微而貫通其指要。其於經世之務，匡時之略，則原本王道，斟酌古今，而著爲成書，確然可見之施行。人見其應於外者不窮，不知其足乎內者，非涉獵之才，記問之學，所得而望其涯涘也。其爲詩也，少時即有會於《風》、《騷》比興之指，而古風則取材於漢、魏，近體則得法於李唐。及乎弱冠以後，潛心明體適用之學，詩歌小道非其大志所存，然閒一有作，則能抒寫其中之獨得，而爲尋常思慮之所不及。古今之論詩者，亦多矣。其最有得者，莫如司空表聖。嘗自擇其詩而論之曰，伙食之味，必資鹽。梅而其美，則在鹹酸之外。今其詩具在，誠如其云，顧其所論者詩焉而已。而未嘗關於性情學問之微、天下國家之大也。表聖蓋唐末之有道君子，要其所見止於如此，不可以例其餘乎。然則使桴亭與古今人角立於詞壇之上，出其偏師，賈其餘勇，即足以摧鋒陷敵，制勝千里，譬猶齊晉之君主盟中夏，雖強如秦楚，且不敢與之匹敵，而況於曹、滕、邾、莒乎！學者即其詩而求之，庶幾乎得其詩之本焉。而如以詩人目之，未爲知桴亭者也。予於桴亭《思辨錄序》既詳言其人之本末矣，今復序其詩以傳之。夫桴亭之人，可自傳其詩。桴亭之詩，可自傳其人。蓋不待予言而後傳。而復序之如此者，亦以曉世俗之目論者也。同學弟陳瑚言夏氏序。

陸寶忠《桴亭先生遺書序》 明季之運政衰於上，士氣猶盛於下，故道未墜於地。一時魁儒，大抵博通古今，負經緯區宇之略，其身則風氣轉移之所繫也。其所著書，則後來取法之所資也。若吾婁陸桴亭先生，始爲諸生，值崇禎初政感天下多故，從石敬巖學劍術，尤好陣法。懷宗殉國，上書南都。逮入國朝，棲志肥遯，然論地方利病時有纓冠之情，是豈須臾忘天下者哉？當時江介人物，蕺山而後，太沖、亭林皆抱俯仰無窮之志，確庵老友特爲篤實，並以陽九潛龍，不見成德，天地閉，賢人隱。隱固有其事業，諸君子其曙於此乎？先生嘗論治道，或補偏救弊，或創制立法。謂法非遭際明盛六十年不立。然則先生絕意圭組，蓋審於時，相忘於道術，而自不窮於天下之用，即其流風餘沫爲世儒宗，備吾婁文獻之徵且二百餘年。【略】先生之學，一以居敬窮理爲的質，遷善改過爲涂徑，鬱乎韜斂，蔚乎閎通，滌除復社叫囂之習。其論學諸書，於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蓋所得如此，故能龍蟄蠖屈，與顧、黃諸子通晦盲，起貞元存身而得求信之道。嗚呼，教術不明，世變不止，理數一也，曷有爽耶！今同里唐君若欽恕焉有懷重編先生遺書，蒐輯殆偏，刻成，乃屬寶忠綴言於端。吾婁近日文學之衰久矣，快覩先生遺書，復盛於時。竊謂讀者必先論世，既詳其所遭思，其踐履，宜若怵惕於中，乃不敢爲弟靡波流，而壹範於先正之軌轍，庶於世教少有裨乎！語云：「一介之士，與有責焉。」是寶忠與唐君所繇執簡欽欽而滋懼者也。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夏五，同里後學陸寶忠謹序。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三 桴亭古體，取達詞意，不事摹擬。五七律格調軒爽，音節蒼涼。其講學立言，不與當世之分門戶涉標榜者角名爭勝，而沒後名乃益彰。蓋能爲潛龍，乃能爲利見，不在一時，在千古矣。

傳記

全祖望《陸先生世儀傳》 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秘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吾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間，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即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人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

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概而論之。及其至也，眞知即是行，眞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浙之西安棄靜遠，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峰、曰黃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邃也。乃仿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爲傳一篇，以爲他日國史底本。

湯脩業《陸桴亭先生小傳》（存目）

《清史列傳・陸世儀傳》　陸世儀，【略】年十六，父勗之曰：「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卧，如對聖賢，可以卻邪念。」世儀揭之座隅。年二十七，爲主敬之學，慮敬之或至散漫，時奉一天以臨之，功乃大進。嘗欲從劉宗周問學，不果。後與同里陳瑚、盛敬、汪士韶諸人倡明正學，慮驚世駭俗，深自韜祕。或橫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世儀之學篤守程、朱，自言初有得於「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字，謂心爲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既，有得於「理一分殊」四字，謂聖賢工夫，隨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貫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自精察而造一貫之階梯也。既而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謂邵子遇物皆成四片，此祇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終落氣數，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其論《太極圖說》，謂「主敬」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周子》自注云：「無欲故靜，無欲則純乎理。是以天理爲靜，人欲爲動。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也。」其論性謂：「孟子祇就四端發現處言，不必說到渾然至善。」又謂：「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太極不落空虛即同於一物。」世儀不喜陳王之學，然能平心以論之。其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脫曠閒以爲受用，故與禪思相近。其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然不言戒懼愼獨，與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睹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鍼之意矣。白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此狂狷之分。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或者以率略放誕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謂庭前格竹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原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禪宗，而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鞅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熟處難忘，不免逗漏出來。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勿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麤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論者謂其洞見得失，足廢諸家紛爭之說。生平於象緯、律曆及禮樂、政事異同，無所不究。所著《思辨錄》，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史》、《子籍》十四門，凡三十五卷。大旨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空爲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其言足砭虛憍之弊。後儀封張伯行序其書，謂：「世稱世儀爲朱子後一人，余不敢知，然其於內聖外王之道，思辨有素，不可謂非正學干城云。」明季流寇事亟，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興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明亡，不復出。鑿地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順治十五年，始應學政張能麟聘，爲輯《儒宗理要》。十七年，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康熙五年，復講學毘陵，已復歸講。里中當事屢欲薦之，力辭。十一年，卒，年六十二。他著有《論學酬答》、《宗禮典禮折衷》、《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考論》等四十餘種。國朝諸儒恪守程、朱家法者，世推二陸，謂世儀及隴其也。光緒元年，禮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樹聲疏

奏，奉旨從祀文廟。

淩錫祺《尊道先生年譜》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三十日，先生生。（陳確庵先生瑚《尊道先生行狀》：君諱世儀，別自號剛齋，晚又號桴亭，人稱曰桴亭先生。先世居太倉，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考諱某，號振吾，皆有隱德，不仕。振吾先生居鄉，性謙謹，口出氣若恐傷人。【略】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正月，以疾歸，二十日卒。《行實》：秋九月，馬公具書幣聘府君爲公子師。入幕後，痛陳江南一切利弊。甫兩月而病，歸之日，語言如故，甯神養性不自知其病。彌留時，閉目不語。終於正寢，時壬子正月二十日辰刻也。執友王石隱、顧樊村、陳確庵、盛寒溪、王周臣、王芝廛諸先生，玉峰歸元恭、同里周孝逸兩盟叔，率諸故人親戚及門下士撫棺痛哭，聲達里門。大中丞方伯暨州守四方會弔之士赴車塡巷，投贈詩文謚議。府君天性孝友，剛方耿介，步趨先民，不結權貴，不慕勢利，不習時趨，不畏強禦，自少發憤以著書、講學爲事，大江南北、古澥東西執經門下者幾數百人，而通籍與年長於府君者十居二三焉。計所著書已刻者：《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手輯儒宗理要》六十卷，《格致編》一卷，《古文》一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其未刻者：《思辨錄後集》二十二卷，《易說初編》四卷，《詩鑑》六卷，《書鑑》一卷，《春秋討論》兩卷，《四書講義》四卷，《八陣發明》六卷，《治通》一卷，《城守輯略》一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一卷，《治鄉三約》一卷，《五議》一卷，《甲申臆議》一卷，《鄉園紀變》一卷，《常平權法》一卷，《桑梓五防》一卷，《避地三策》一卷，《支更法》一卷，《制科議》一卷，《東岡會餞》上、下兩卷，《婁江議》一卷，《二十法》一卷，《讀書隨筆》，《三代規模》，《富強策》，《紀事紀聞》，《家薦約略》，《漕兌議》，《前輩風流》，《淮雲問答》，《蒔藥山房問答》，《四六啟續》，《漕兌議》，《喪中雜錄》，《講學全規》，《節韻》，《幼儀》各一卷，《婁江圖說》，《淘河建閘決排諸議》共一卷，《浮糧考荒揭》，《漕贈說》，《漕議八款》共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江西文移》十卷，《講學紀事》兩卷，《世系》兩卷，《剛齋日記》五卷，《簡易活人方》兩卷，詩文稿各十卷，藏於家。）私謚尊道先生，又曰文潛先生。（《行狀》：君既沒，其門弟子欲效古人私謚，以易其名，請於予。予曰，私謚非禮也，然古人嘗用之。乃援方正學先生之例，以君嘗以「尊道」名其堂，即以「尊道」謚之，庶使君爲可受。皆曰然。遂相與謚之曰尊道先生。《行實》：既沒，門人請謚，援古人私謚之例，於是四方同學及門下士相與謚曰文潛，以先生之學貫徹三才，內聖外王足以當之，然終老邱園，潛德弗耀，在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潛之爲言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之時義大矣哉。謚曰文潛，洵稱允協。）葬縣境十八都。（《縣志》：文潛先生陸世儀墓，在十八都。）同治十三年四月，江蘇巡撫張樹聲奏請從祀文廟。五月十六日，奉旨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光緒元年二月十五日，禮部會奏，遵照奏定章程，應準祔祀。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四·思辨錄輯要》 三十五卷，國朝陸世儀撰。【略】是書乃其劄記師友問答，及平生聞見而成。

唐受祺《桴亭先生遺書叙》 王蘭泉先生修吾郡《藝文志》，載有桴亭先生遺書目凡十種。張清恪正誼堂刊本，僅得文集五卷。傳述既尠，又經兵燹而後，先儒遺著盡委榛莽。近惟吾吳局刻《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又葉君涵溪編輯《桴亭先生詩文鈔》十四卷。顧葉君謂桴亭文稿無刊本，咸豐初得清恪所刊不全本，鈔而存之，是當時並未見正誼堂全本也。受祺景仰先生書，昕夕訪求，不翅饑渴，顧家藏自《思辨錄》、《詩文鈔》而外，僅得小石山房叢書中所刊《論學酬答》四卷，暨鈔本《志學錄》一卷。癸巳春，僑居京師。六月中，得吾郡邵氏所輯婁東雜著，中有桴亭先生遺著八種。十月中，從常熟翁氏假得津刻廣仁堂叢書，中有正誼堂刊本《桴亭文集》。不禁狂喜，敬繕一通。今夏，同里錢君又惠我蘇州坊刻本《治鄉三約》、《制科議》、《家祭禮》，共三種。因悉心編錄爲《桴亭先生遺書》十六種。嗟夫，吾婁文獻寥落無徵久矣。國朝大儒，若陸稼書、張楊園，其學之純粹篤實，與桴亭先生相頡頏者，今其遺書皆傳播藝林，獨先生之書零落如此，是豈著作之傳亦係乎天命而有幸有不幸與？抑後生小子抱殘守闕之責，固有所未盡與，【略】光緒二十年歲在閼逢敦牂涂月，同里後學唐受祺謹叙。

唐受祺《陸桴亭先生遺書後叙》　受祺既校刊《桴亭先生遺書》，其明年復於同里葉氏鈔得《虚齋格致傳補註》一卷、《八陣發明》□卷、《甲申臆議》一卷、《常平權法》一卷。又：陳確庵先生《淮雲問答》詳載桴亭先生緒言，而張清恪公所刊諸儒講義，又載先生講義十二首。因爲《淮雲問答》、《四書講義》輯存各一卷，合《思辨録》共爲遺書二十二種。庚子之夏，殺青既竟，乃復書其簡端曰，【略】光緒二十有六年歲在上章困敦皋月受祺載叙。

《陸桴亭先生遺書》附録《桴亭先生遺書目》　《文集》六卷、（正誼堂本、婁水文徵本、安道書院本、附補遺據太倉舊志本。）《詩集》十卷、（安道書院本、同里葉氏鈔本。）《思辨録前後集》三十五卷、（續刻。）《論學酬答》四卷、（小石山房叢書本。）《志學録》一卷、（同里王氏鈔本。）《性善圖説》一卷、（邵氏棣香齋叢書本。）《虚齋格致傳補註》一卷、（同里葉氏鈔本。）《四書講義輯存》一卷、（從張孝先先生諸儒講義中輯録正誼堂本。）《淮雲問答輯存》一卷、（從陳確庵先生淮雲問答中輯録小石山房叢書本。）《八陣發明》□卷、（同里葉氏鈔本。）《月道疏》一卷、（附月行九道圖並解，邵氏棣香齋叢書本。）《分野説》一卷、（附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圖，邵氏棣香齋叢書本、同里葉氏鈔本。）《治鄉三約》一卷、（蘇州坊刻本。）《制科議》一卷、（蘇州坊刻本。）《甲申臆議》一卷、（同里葉氏鈔本。）《蘇松浮糧考》一卷、（同里繆氏所藏棣香齋原本。）、《婁江條議》一卷、（婁江志本、邵氏棣香齋叢書本。）《桑梓五防》一卷、（邵氏棣香齋叢書本。）《常平權法》一卷、（同里葉氏鈔本。）《家祭禮》一卷、（蘇州坊刻本。）《支更説》一卷、（邵氏棣香齋叢書本。）《避地三策》一卷。（附《改折始末論》，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周亮工

論　述

錢謙益《賴古堂詩集序》　癸巳春，余遊武林，得櫟園《清漳城上四章》。讀而嘆曰：「余與櫟園別八年矣，久不見櫟園詩，不謂其筆力蒼老，感激悲壯一至於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堂諸刻，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函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復墮入於昔人之蹊徑與近世之鼠穴，信櫟園之雄於詩也。」或曰：「子之推許櫟園也，其指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轖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於身世傾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恢弘兀而爲盧仝、劉乂，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牙於肺腑，擊撞於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慙，而其流傳也至於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病比量於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夸相命，豈不末哉。櫟園之爲人也，孝於親，忠於君，篤摯於朋友，巋然巨人長德也。汳水壞城，張林宗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櫟園兄弟行，求得其少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城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蘊義生風，起興仗物，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櫟園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

魏禧《賴古堂集序》　禧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侈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其正也如是。公弱冠成名，年未四十，隱然負三君之望。沾濡膏澤，成一家言，以表見於世者，不可勝數。仕宦既顯，且跌且振，名日益高，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議論。聞人有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則必紀録而獎譽之。不問其老稚貴賤，大都僻邑未謀面、未通名氏之人，如禧之父子兄弟其一也。其老而好學問如是。嗚呼！公蒙難而人樂爲之死，公死而天下知名士倀倀乎無所依歸，豈偶然哉。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豈顧問哉。

毛甡《賴古堂文集序》　方先生之爲文也，塊然乎其情，窅乎淵泉，灝乎若沆瀣之浮於天，然後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於前者，從而頌之，又從而刻覈鋟割之，必得其形也。得其形矣，必致其思也。

致其思矣，必求其興之鬱於初，與神之濫於末也。而於是，讀之者目開而心驚。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皆逡巡癢接而不自禁。有歎者，有深長善懷者，有歌且哭者，有起舞者，有從而泣者。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深矣。

周在浚《賴古堂集凡例》 先司農古文，以八家爲宗。頗自珍惜，不肯輕易著筆。間有所作，亦藏之笥中。

董以甯《周櫟園文集序》 櫟園周先生輯其所爲文凡八卷，而屬某爲之序。某讀之卒業，而知先生之文，固能自爲文者也。取途於八家，而非囿於八家者也。蓋人之有才，不相爲借。若才之不足，而欲強爲之，則不能不出於借。而文章之道以亡，獻吉諸公借色於《左》、《國》、《史》、《漢》，採擇其字句，以爲其字句。陸離班駁，爛然盈篇。【略】總之文章之道，始患其不潔與浮，而終患其不化。汎蔓之與粉飾，同一不潔也，同一浮也。必讀書多而養之既久，漸漬充足於中，則其發爲文也，無支言，無僞詞，而自有不可掩之光華，令人矜貴。即極其平澹拙樸，無往不形，而氣厚力大，運之在我，更能神明變化於古人之法。則出於《左》、《國》、《史》、《漢》八家，而脫換於《左》、《國》、《史》、《漢》八家之外，以爲吾所自有之文，乃眞可以謂之文。孟子論樂正子信善，而進之曰：「充實之爲，美充實而有光輝之爲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吾以爲文章之道亦如是。常以斯言求之天下，而不可得。及今縱觀先生之集，始有愜於吾心，則先生之自得於中，而獨造其極者，豈易測哉，豈易測哉。吾故不辭謏陋。備以吾說書於篇端。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先生文者，使知文不易爲如此，而後知先生之獨負一代重望，非無故也。是爲序。

《覲齋詩談》卷六 櫟翁詩偏是在請室中作，篇篇有意味，豈心靜緣空耶。又，拘體故作老態，卻露本相，他自是修飾上用工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櫟園愛才比於芝麓，衆望歸之。詩或未能相埒矣。

《清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周亮工，【略】生平喜爲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劖鈋瀹濯而歸之大雅。

《隨園詩話》卷三 汪舟次先生作周櫟園詩序曰：「《賴古堂集》欲小試神通，加以氣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氣格，定減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終不愉快。」

又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于詩之傳，並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誤矣。」

又卷六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

《文獻徵存錄》卷二 周亮工【略】五言《九月十九日作》云：「花朝今十日，酒冷古重陽。」《送胡元潤》云：「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七言《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傅巖》云：「半綻桃花全待雨，平飛柳絮欲爲煙。」《江行雜感》云：「深秋梁苑新沙磧，明月清溪舊板橋。」《長汀舟中有感》云：「幾處夢魂明月路，一林楓柏夕陽船。」《花朝登煙雲過眼樓簡胡彥遠卓初荔》云：「望遠不中花在眼，登樓無故淚沾巾。」《南浦橋亭望夢筆山》云：「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來雨壓城。」何其綺麗也。其《哭樵川楊淩飈秀才》云：「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誰賦城南舊戰場。」《喜蔣用弢至自閩南》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瘢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鬢毛。」又有河朔橫槊之風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櫟園五律如《白蓮驛》【略】、《獨卧驗夢庵》【略】、《龔半千移家》【略】、七言如《東武懷古》【略】、《江行雜感》【略】、《靖公弟至》【略】，類皆沈雄堅峭，亦復婉約纏緜。黃俞邰嘗稱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敦篤友朋，信心不欺。遭讒被謗，坎壈挫折，然射烏樓之捷宣諸天語，因以追吏議，未爲不遇。王僧士《淝水歌》「韋虎中山付樂羊」之句指此。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績，斐然可觀。晉江黃俞邰謂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屢更盤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詞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按櫟園侍郎入清朝後，歷歷中外，激揚雅道，樹立邊功，自不愧循良林苑中人物。俞邰評騭未爲失倫。至貞介若陶處士。古人與之伯仲者，前一管幼安，後一司空圖耳。即論樂酒著書，亦豈侍

郎所能比似。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一　周櫟園著《書影》十卷，取老人讀書，祇得影子之意，當時讀者盛相推許。然其書大抵鈔撮羣籍而成，自出己意者不過十之二，而尚有錯誤之處。如謂宋末賈秋壑仿《說郛》爲《悅生堂隨鈔》。按：《說郛》爲陶南村所輯，南村元人，秋壑安能仿之。第櫟園是書，乃成於清室者，窮愁著書，蓋猶有古人之風焉，固不必深求也已。中又引徐巨源之言，謂《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按：明人皆以詩餘稱詞，茲云流爲詩餘，又云流爲詞，詩餘與詞，亦未審何別。

《胡三元潤徵裘歌》　《覯齋詩談》卷六：《胡元潤徵裘歌》，末後於蕭索處更作麗語，此是救題法。（七古）

《羣鴉寒話圖歌》　《覯齋詩談》卷六：《羣鴉寒話圖歌》，題是羣鴉寒話，作者卻從枯樹上著精神，亦如畫家之渲染。（七古）

《送勝時返雲間》　《覯齋詩談》卷六：「雨黑丹霞驛，潮青紫帽山。」一句用兩色字，不見其堆。予遊五泉寺，有句云：「黃河縈紫塞，翠壁冠紅樓」，亦是此等句法。（五律）

《安國寺訪心持上人寺前三石甚奇石上獨茂一松》　《覯齋詩談》卷六：「寺敗閒留三片石，風清當有一株松。」（寺前三石甚奇，石上獨茂一松，故云。）別有寄託，不斤斤爲松石發，此之謂大家數。《因樹屋大雪》：「一夜壓殘因樹屋，何時白到老夫冤。」亦是此等家數。若《重九同冠五對菊》：「摧葉霜多力，鳴條月有聲。」又如《阿丘僧舍坐雨懷人》：「我始欲愁烟漠漠，誰能遣此草萋萋。」此則是小巧語，不是大家語。（七律）

《空隱和尚俗臘四首》四　查爲仁《蓮坡詩話》：贈空隱和尚俗臘詩云【略】。即與衲子往還，亦不作隨聲附和語。

《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時事次韻四首》　《本事詩後集》卷九：櫟園先生移家白下，駐節青溪。桃葉煙波，莫愁佳麗，間訪殆遍。嘗于《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云云。讀之幾欲作《望江南》也。《覯齋詩談》卷六：藻艷香倩，極才人之致，但恐學之不善，流入脂粉一路耳。此等詩最迷人，才愛玩，便陷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秦淮盛衰，備著《板橋雜記》。詩中已見其概。

《東武懷古》　《覯齋詩談》卷六：余初在梁溪見此等句，驚爲絕調，近又認作第二義，然猶道是好手。

《過東莞武劉二孝廉載酒談花之寺爲沂州之勝境同楚中劉公公蕃賦》　《覯齋詩談》卷六：「佳名獨愛花之寺，（在沂州西。）隱地誰尋石者居。」（朐詞人傳國作石者居於黃雲山中。）「花之寺」、「石者居」天然工對。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禎庚辰成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間道歸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燼而煦呴之，使反側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胥驚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既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輒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驟擢少司農，而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時有司已鍛煉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與平反，撫軍不敢任，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大行遺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爲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喜爲詩，【略】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呼，譁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當得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即此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

中。其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搒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簒輿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閭里傳爲佳話。緡公遺集，蓋不禁廢書而三嘆也。

黃虞稷《周亮工先生行狀》（存目）

周在浚《先大夫周公行述》（存目）

王愈擴《櫟下先生小傳》（存目）

《清史列傳・周亮工傳》 周亮工，河南祥符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御史。流賊李自成陷京師，亮工間道南奔，從明福王朱由崧於江寧。本朝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兵下江南，亮工詣軍門降。奏授兩淮鹽運使。三年，調揚州兵備道。四年，遷福建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十一年，授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疏陳閩海用兵機宜，言：「浙之衢州，閩之建寧、江西之廣信，爲山賊出沒之地，與海賊聲援。廣信去衢州止百里，宜令浙閩總督兼轄，庶軍機可以無誤。至海賊以廈門爲窟穴，宜密敕廣東督撫令潮州鎮兵合剿，往襲其後。更請增設水師，以防海口。」疏下所司議行。又請斬鄭芝龍，停招撫鄭成功，決意進剿，疏入報聞。既而福建巡撫佟國器奏獲芝龍與其弟鴻逵，及成功交通私書，芝龍伏誅。遷亮工戶部右侍郎。亮工任按察司時，福建武舉王國弼及貢生馬際昌、穆古子、蔡秋浦、蔡開南、史東來等創立南社、西社、蘭社，黨類繁衆，作奸犯科。亮工申請督撫勘明定罪，勒石南臺，列際昌及餘黨姓名。尋際昌、秋浦、國弼、開南四人斃於獄。是年五月，督臣佟岱抵任，際昌等親屬具牒辯冤。佟岱列亮工貪酷諸款以聞，命亮工回奏。尋解任，赴福建聽質。會海賊從閩安入內地，焚掠南臺，進圍福州。城中騎卒僅數十，勢甚危。巡撫宜永貴從士民請，以亮工守西門城。賊乘大雨薄城。亮工手發大礮，擊殪渠帥三人，賊怖，解圍去，城賴以全。事聞，下兵部，以亮工係革職質訊之員，未準叙錄。先是，亮工未就質時，按察使田起龍等據證佐定讞，謂亮工得贓四萬餘兩，應擬斬，籍沒。及亮工至，質問皆虛。巡撫劉漢祚疑推官田緝肇等受賄徇情，並逮送刑部。十六年，部議亮工被劾各款，雖堅執不承，而前此田起龍等已憑證佐審實，計贓累萬，情罪重大，仍應立斬、籍沒。上以前後辭證不同，再下法司詳審。十七年，法司論罪如前讞。恩詔予減等，改徙寧古塔，未行，會赦得釋。聖祖仁皇帝御極，諭吏部曰：「周亮工被劾原案，既多屬子虛，前宜永貴疏叙亮工在閩守城，獨當射烏樓一面，擊死賊渠三人，應否量授職銜錄用，爾部會同刑部確議具奏。」康熙元年，部議復亮工僉事道職，起補山東青州海防道。五年，調江南江安糧道。八年，漕運總督帥顏保劾亮工縱役侵扣諸款，得旨革職逮問，論絞。九年，復遇赦得釋。十一年死。

紀事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二・遺蹟類下》 天下佛寺之名率用梵典，予所經歷其名有新異者，如蜀重慶府有相思寺，青州府沂水縣有花之寺。相思者，以寺產相思竹得名。「花之」二字不可解，周侍郎櫟園（亮工）詩云：「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字雪客，予門生也，遂取二字以名其詞，太好奇矣。

又 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

又 長白山會仙峰之北澗山澨中有墨王亭，從叔祖洞庭（象咸）之別業也。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陸友仁謂非鍾王不能當，亭名義取諸此。別業今爲鄒平張氏所有，亭猶在，予少時題句云：「墨王亭子水中央，四面菰蒲作夏涼。」周櫟園（亮工）侍郎過此，有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馮大木（廷櫆）舍人愛墨王之名，因爲道其緣起如此。

又《記載門四・古器類》 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摹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詩記之。

《今世說・德行》 周櫟園在閩，有趙十五、陳叔度，皆工詩，沒不能葬。周出俸金，葬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寥落無所之之士，時漬酒其下。（周名亮工，【略】方頤豐下，目光如電。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齷齪拘文吏。當大疑難，剸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而解。性嚴岸，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顧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山陬海澨。有以讀書能爲文名者，必枉車騎

過之。有可致者，即爲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雖少年一才一藝，不惜齒牙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有著作不顯著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又《言語》 周櫟園按察八閩時，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蘭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

又《文學》 周櫟園觀察維揚，簿書稍暇，手一編不輟。即參拜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幔中，往來市肆雜沓，日以十數卷自隨。歸語友人，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黍。

又 周櫟園少時，讀書恆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遊行登覽。常謂人曰：「雲影天光，皆足亂人心志，作此等功業，須是一隙不露，乃可靜悟。」

又《雅量》 周櫟園雪夜坐念室中，獄事正急，鐵衣周羅戶外。方與黃山吳冠五共爲詩，漏下數十刻不止。嘗對卧薄板上，已解衣卧，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溼不律，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周又嘗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鋃鐺纍纍，呼譽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三十三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

又《賞譽》 許有介稱周櫟園：秋月澹面，春風扇人。

又《品藻》 黃俞邰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座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

又《豪爽》 周櫟園性嗜飲，喜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極客歡而去。

又《企羨》 周櫟園貽胡元潤詩卷，輔以朋尊，胡展帙長哦，啓罌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又《輕詆》 周櫟園見士人日事奔競，輒曰：是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者。（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有一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

又 蔣絢臣與周櫟園論詩云：時選雖惡，然亦有足採者。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周云：但恐盡是臭泥，無蓮花在。

《傲霜蓮花》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己巳十八歲，祐國庵有十八瓣青蓮，時已九月，葉且凋矣。同人戲語之曰：「子能令花復開乎？」公答曰：「予年十八，花瓣亦十八，氣相合，必不棄我。」數日，果放一莖。同人異之，爲作《傲霜蓮花》詩，公作尤妙。

《遊新密雲巖宮同文大士姊丈》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壬申二十一歲，隨太封公赴汴梁，視文氏長姊于密縣。有《遊雲巖宮同文大士姊丈》詩。

《孫北海夫子爲亮買田》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甲戌二十三歲，祥符令北平孫公承澤觀風，得公卷，大異之，曰：「定非汴人。」公具以始末告。孫公大爲賞識，即取以冠軍，爲之延譽，又捐金爲公置田，公有《北海夫子爲某買田》詩。

《飲宋雨恭先生湖上齋同吳讓伯延仲》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丁丑二十六歲，遊于歸德，有《飲宋雨恭先生湖上齋》詩。

《巴參戎西城捷至贈之》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壬午三十一歲，時天下大亂。公誓死登陴守青陽樓者半歲，城卒賴以全。有《巴參戎捷》、《至雪中見無衣陴卒警至》諸詩。

《夜登邵武城樓感懷四首》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丁亥三十六歲，擢福建按察使，由浙入豫章，展鴻臚公墓，遂從杉關入閩，抵光澤。寇亂道阻，公遂于邑中蒞任，任城守之責。土寇李鳳毛自五都出。公出奇破之。十月抵邵武，時盜賊蜂起，水陸俱爲賊踞，省會音信不得達。城外烽火燭天，公督蒼頭奴子，且戰且守，城賴以全。有《自光澤登閩舟》、《夜登邵武城樓》諸詩。

《射烏樓紀事》 《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丙申四十五歲，正月赴閩質

審。秋，海寇襲會城，撫軍宜永貴，以人心屬望，就邸中請公爲城守計，以射烏樓屬公。公親放大砲，擊死賊渠，餘賊遁去，撫軍疏聞，有《射烏樓塘報》及《紀事詩》詳其事。

《初聞徙信寄白門羅星子高康生盧雉公方爾止杜于皇胡元潤》《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庚子四十九歲)太皇太后本命元辰，在獄人犯概減一等，遂未竟朝審案，依例改徙寧古塔。有《聞徙塞外》諸詩。

《東淘吳寘賢貧病工詩汪舟次手錄其近作相示頗有同調之感舟次且爲予言寘賢近札有夕陽殘照于時寧幾之語櫟下生痛寘賢或眞死不及見矣爲賦一詩急令舟次寄示寘賢》汪楫《陋軒詩序》：辛丑歲，周櫟園先生在廣陵，見野人詩，推爲近代第一。復聞野人病，心心慮之，恐遂不及見野人，屬余爲書招之，贈一詩附與書俱往。余逆野人不肯爲先生來，以先生情至，誼無容辭。且屬稿慰先生曰：「野人性固嚴冷不易合，然見先生詩，或當忻然來。」書達，野人竟來。

《再渡澄山泊見西樵壁上詩有懷阮亭》《漁洋詩話》卷上：鄒平澄山濼、獺水匯處，烟波浩淼，中有墨王亭，是從叔祖洞庭(象咸)別業。周侍郎櫟園過之，賦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墨王」見陸友仁《研北雜志》。

《祭靖公弟文》《周櫟園先生(亮工)年譜》：庚戌五十九歲，在江寧。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盡取生平著作與板行者盡燬之。十月，事乃白。是年公弟靖公卒，有《祭弟文》。

著録

周在浚《賴古堂集凡例》先司農束髮即好爲詩，自諸生以至歷仕，所得詩章，皆勒之梨棗。有《友聲》、《剔弊》、《閩雪》、《北雪》等十餘刻。庚子春，患難中自爲刪定，授不孝浚刻之江寧。今世所傳刪定《賴古堂詩》是也。己酉宦江南，復廣賴古之全，盡收諸集而次第之。增以《偶遂》、《恕老》近詩，合爲全稿，繕寫成書。一夕中有所感，盡取焚之，並舊所梨棗，亦付一炬，遂使數十年嘔思化爲灰燼。今幸印行之篇，尚存敝篋，收合編葺，略還舊觀，仍依定本，一以諸體爲斷。先司農古文，【略】已酉哀集生平之作約三百餘首，遂成巨觀。一炬之後，等歸蕩滅。《詩集》尚賴印行者，可以廣搜。文稿竟無副本，所幸四方傳書、名人選錄及勒之碑版，題之卷冊者，海內同志，多方搜輯，雖僅十之二三，然嘗鼎一臠，窺豹一斑，亦可想見。【略】先司農所著詩、古文外，說部之書不一而足。計其已刻而焚者，有《書影》、《閩小紀》、《字觸》三種，膾炙人口，士林爭傳。幸有印行之餘，不至湮沒。當次第梓之，以公海內。至諸刻外，尚有《印人傳》、《讀畫錄》、《耦耕》及刪定《虞山詩人傳》。雖一時隨筆，未爲全書，然手澤依然，不忍磨滅，亦容梓之以傳。先司農選輯之書，如《賴古堂古文選》及《尺牘新鈔》、《藏弆》、《結鄰》三集，不在焚書之列，迄今印行海內，學者莫不奉爲枕秘，咸望續刻，以廣未見然。

錢陸燦《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公著作僅存者《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四卷，《文選》二十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小紀》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八卷，《尺牘新鈔》十二卷，《藏弆集》十六卷，《結鄰集》十六卷，刪定《虞山詩人傳》四卷，《讀畫樓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入閩紀》一卷，《耦耕》二卷行于世。

又《印人傳序》《印人傳》，櫟園先生未完之書也。先生故精深於六書之學，四方操是藝以登其門者，往往待先生一裁別以成名。先生於是患難相從，退食平居之隙，薈蕞其印，列於左方，人冠以小傳，大要指次其印學之所以然，而其人之生平亦附著。

查爲仁《蓮坡詩話》櫟園在閩著《閩小紀》，極爲該博，并論閩中詩派：明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

《文獻徵存錄》卷二周亮工，【略】有《賴古堂集》，魏禧序之。又有《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同書》四卷，《鹽書》四卷，《字觸》一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賴古堂集》二十四卷。周亮工撰。

藝文

陳洪綬《喜周元亮至湖上》 獨脫烽煙地，同尋菡萏居。半年兩握手，十載幾封書。人壯吾新老，兵銷會不疎。此來難久住，一笑一欷歔。索畫蒼夫任，生綃伸麗人。雲車驄馬日，桃葉大堤春。筆墨神霄譜，裝潢鸞雀新。開看湖上月，簫鼓雜嘉賓。

方文《讀畫樓詩爲周櫟園憲使作》 周公有畫癖，遠近無不搜。丹青累千百，一一皆名流。擇其最精者，手自成較讎。裝潢十餘帙，林壑煙光浮。置之屏几間，可以當卧游。往歲逢世難，家破身羈囚。一切諸玩好，散逸如鳧鷗。念此心不釋，篋中長獨留。辟彼趙子固，箬谿風壞舟。手持蘭亭本，笑立蘆花洲。至寶幸勿失，其它復何求。今年官南國，署齋有高樓。四面環青山，居然見皇州。因取向所癖，貯之樓上頭。錫名曰讀畫，退食時稍休。讀畫如讀書，其義淵且幽。苟非眞博雅，妙緒誰能抽。況公擅著作，詩文垂千秋。千秋果自命，睥睨輕王侯。借問徐中山，當年有此否。

吳嘉紀《答櫟下先生》（存目）

又《病中哭周櫟園先生》（存目）

宗之鼎《懷周櫟園先生》（存目）

吳綺《秦淮和周櫟園先生韻二首》（存目）

汪楫《哭周櫟園先生》 每逢佳士必書紳，最愛吳陵吳野人。一卷新詩誇國士，百年荒海識遺民。牙籤插遍烏皮几，槃戟迎來折角巾。江左風流千古在，文章交道總如神。

又《歲暮南村寄懷周櫟園先生》（存目）

孫枝蔚《客金陵一月將歸維揚留別周雪客兼懷尊公櫟園先生》 久客多朋故，驅馳復難免。汪吳昨送我，（謂舟次、賓賢。）贈詩意良腆。上言古金陵，禾黍生廢輦。下言周伯子，平生最交善。開船浩風波，破塚身屢踐。把讀竟不能，到岸淚始泫。丈夫累長饑，干謁須黽勉。當塗雖相知，厚薄焉能辨。經過王謝宅，馬□雜碧蘚。行乞鍾山側，自顧眞有靦。周郎聞我來，開樽設肥雋。居我于甌室（齋名），僮僕憑相遣。座客皆遺老，德器比瑚璉。林翁（茂之）與方生（爾止）與我更游衍。日日累主人，未曾施門鍵。明日雨花臺，騎驢興不淺。徘徊正學祠，凄然血食殄。歸來共周郎，且復學沉湎。我饑雖無涯，醉卽忘蓬轉。還抽架上書，一一皆精選。誰經患難餘，而暇考墳典。公子況妙年，所期富述撰。而翁救世才，廉譽起青兗。州郡多流亡，羣盜憂疥癬。此事我初聞，家書許同展。兩世稱知己，布衣遇非蹇。伊呂功最盛，馬班才大闡。是父暨是子，庶慰野人願。

雜録

黎士弘《續周櫟園先生海上夢亡姬詩》 殘香吹入夢無端，何自驅車到海瀾。踏盡波聲魂影濕，四簷山色照君寒。相尋不待夜燈紅，拍手欣逢破大風。白晝樓船來去快，魂猶辛苦認軍中。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用事類》 周櫟園侍郎（亮工）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傴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用此事，而語甚工。

《今世說・企羨》 周櫟園，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爲隘。

又《識鑒》 周櫟園被讒，詣詔獄，幾死。獄且成，時父赤之家金陵，客爲之憂，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且義命有在，吾卽日夜憂之，豈能遂脫吾子。」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竟如其言。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劉文房「草色平湖綠，松聲小雪寒」，曹能始「明月有佳色，秋鐘多遠聲」，足以當之。近見周元亮有「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之句，工妙似之。然終不若李頎「秋聽萬戶竹，寒色五陵松」之自然可貴也。

又 周元亮云：「今人讀詩文，痛癢了無覺，求其能以土囊壓殺人者，正不易得。」有激乎其言之也。

又 吾閩《武夷志》載九曲溪頭有郭璞題讖詩云：「黃岡降勢走飛龍，鬱

鬱蒼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宸宮。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狻猊對面崇。玉佩霞衣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周元亮曰：「璞時詩體便有七律，便有晉安惡濫之七律。」眞可發一噱。

歸莊

論述

錢謙益《歸玄恭恆軒集序》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經》，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乾螢，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於己。兩人若不相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於余。論文未竟，輒縱談古今用兵方略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鬬，不覺欣然移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然。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劍外，每過武侯祠屋，嘆卧龍無首，用耿鄧自比。歸玄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偪塞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述，聊貧鬼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然，玄恭居恆使一裹頭奴，如如如兒子牽羊躅躅，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礮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瞑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

吳赤溟《歸玄恭古文序》 夫世、穆、神三廟間，海內古文家爲最盛，而玉峰歸太僕先生其最也。太僕之爲文，粹於理，豪於氣，不斤斤剽拾秦漢以來緒餘，而獨出其性靈才識，以推擴塵氛而磅礴上下。【略】太僕之曾孫玄恭，乃今復以文特名，年幾五十，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而藉文以餬其口，又往往遭謗。意者天靳之福，以成其名，宜乎玄恭之文之繼太僕而起也。太僕歿後，有季思先生爲之子，文休先生爲之孫，而玄恭爲之曾孫，以天地鬼神所吝惜之物而鍾之四世，歸氏之福亦厚矣。玄恭其毋以困阨爲靳我也。且玄恭之文，固所謂粹於理而豪於氣者。余嘗以後進旅謁虞山，頗賞余與潘子力田之爲今樂府若序，因屈指東南古文家曰：「老夫髦矣，所見如歸子玄恭、顧子石戶、王子玠石者，乃今又得二子。」虞山之於文，三百年間少所許可，何況當世，而前推太僕，後舉玄恭，吾黨當以此信玄恭，玄恭其亦可以有信矣。

顧炎武《與歸莊手札》 弟終日碌碌運甓，而兄終日酣飲甕中物，此殆天乎。弟詩不足觀，以比兄作，則瓠甌之于寶鼎矣。何足汙錫。敬完趙。吾輩不能多讀書，未宜輕作詩文，如盆盎中水，何裨於滄海之大，祇供人覆瓿而已。予將守口如瓶，不作雷鳴之瓦釜矣。

康熙《蘇州府志》卷四五 歸莊，有光曾孫也。善書畫，工詩文。往來虞山，嗜酒落拓，所至談笑風生。

雍正《昭文縣志》卷九 歸莊文詞、書畫奄有衆長，爲人疏宕激昂，酒酣以往，旁若無人者。時來虞山，見者指爲明民遺獻，莫不避影下之。

《小腆紀傳》卷五八 炎武嘗言：「音韻必宗上古，孔子亦未免有誤。」莊規之曰：「君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卻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況加之以怪乎。願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又勸炎武東歸云：「柳子厚竄南方，恨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得享歲時之祭。君獨無邱墓之思乎？」其直諒誠款如此。

趙允懷《歸玄恭文鈔序》 玄恭先生當新故乘除之際，家憂國恤，禍患迭膺，竄身刀途血路之中，削迹荒江老屋之下，託於遺民，詭爲頭陀，不死不生，亦狂亦狷。顧時時爲文，而精神意氣，乃畢露於文。雖然，玄恭之文，亦幾晦矣。即其生平節衣縮食，丐募四方，刻其先太僕公遺集，僅而得就，必無餘貲自刻其文。又遭時多難，轉喉觸諱，亦必自閟其文，不輕傳寫。二百年來，好古之士但從郡邑志中見《懸弓集》三十卷之目，而文卒不得見也。余友婁東季菘雲，曩於崑山吳氏獲見玄恭手稿，輒錄置篋衍，文止數十首，余因助之徧訪邑中藏書家，乃得玄恭族孫子瑾孝廉所藏詩若文共六冊，遂假之歸，與菘雲共讀。其文不立間架，不事塗澤，浩浩落落，蒼蒼莽莽，或謂

其與太僕家法絕異。余曰：「此正所以爲玄恭也。」今夫山，西北之雄厚，不同東南之明秀，因乎地。水，春夏之冲融，不同秋冬之澈淨，視乎時。唯其不同，而巖壑乃各擅其自有之奇，然則玄恭之於太僕，地與時何如哉。而強欲其文之同，則精神意氣必不存。乃今讀其文，而人人意中，有一鬚眉挺然、傲岸自若之歸玄恭也，誠無愧於善爲文已。鄉先達張鹿樵觀察，素喜表章遺佚，菘雲排比成卷，介黃丈琴六質諸觀察，觀察知天下欲見玄恭文而不得者久矣。又太僕大全集鏤板適藏觀察所，於是登諸梨棗，俾傳大全集以行。是則玄恭之文之不終於晦，亦其精神意氣之有以自致之歟。至其詩豪宕感激，非摛章繢句所能彷彿，故與文筆無異，不別論云。

張大鏞《歸玄恭文鈔序》　自來極盛之下難爲繼。前明歸震川先生，其文如日星之在天，河岳之在地，卓然稱一代大儒。其曾孫恆軒先生，有《懸弓集》三十卷，久已失傳，太倉季君菘耘蒐輯其文，得若干篇，名曰《恆軒先生遺文》，錄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愛其根柢深厚，波瀾老成，而一種傲岸自異確乎不拔之概，恍然於字句之外如見其人。文中如《阮貞孝傳》，規時立論，洵足羽翼太僕之文。而《致季滄葦侍御》一書，亦與妄庸巨子之詆排氣節相似。蓋惟其胸有千古，特立不撓，故目光如炬，行氣如虹，而不爲俗屈也。

《樵隱昔寮卷》卷六　恆軒爲太僕曾孫，承其祖季思、父文休家學，少與亭林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遭國變，詭爲頭陀，以遺民終。所學不及亭林之大之富，而志節則未有異也。【略】其文傲岸自異，不事塗澤，於太僕家法稍異。而《阮貞孝傳》，因時之說，足以羽翼太僕《貞女論》；守志不嫁，非禮之閟，若《致季滄葦侍御書》，氣骨巉然，則與妄庸巨子之訶相似，以之肩隨亭林，無媿色云。

鄧實《歸玄恭文續鈔序》　（歸玄恭）《續鈔》文多感慨桑海之痛，故當時刊正集所未收，蓋以其觸忌諱也。今讀其文，如《春帆草序》、《跋登樓賦》、《題墨竹》、《就閒堂記》、《己齋記》、《顧玉書儒僧道服三像贊》，於故國之戚，時時不忘，而撫景念舊，遂不覺溢於言表，言之有餘痛。夫先生《文集》、《文鈔》已不見於世，而獨此《續鈔》久埋榛莽者，乃反得出於灰燼之餘，復賴有賢子孫爲之收拾，不可謂非先生之精神有所寄焉矣。

王德森《歸高士遺集序》　歸高士恆軒先生，與亭林顧氏同里齊名，世並稱曰「歸顧」。然亭林著述宏富，名滿寰區，國史儒林，褒然居首，百世瞻仰，不啻泰山北斗矣。而先生文章氣節，不讓亭林，徒以遯跡韜光，聲華久祕，故世不盡知。幸所交遊，皆一時賢豪隱逸，其姓名行事，時時見於諸家之著作，不致湮沒無聞。顧其詩文散佚，可得而覩者，蓋已鮮矣。嗚呼！開國之初，賢才輩出，桴亭陸子與亭林先生後先從祀孔子廟庭，恆軒之於亭林，猶確庵之於桴亭也。夫桴亭、亭林皆不朽矣，而知確庵與恆軒者，有幾人哉？宜乎景慕其人者亟思有以傳之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恆軒好奇，世目爲狂生，善行草書，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鄉郤傳之，謂可入《啓顏錄》。其名字屢更，崇禎中，忽請于學使者，改名祚明。自是以後，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恆軒其別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鏖鏊鉅山人。沒後，女壻金侃輯其遺詩及文，名字一從其舊焉。侃，處士俊明子。能詩畫，亦隱居不出。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七上引董含《三岡識略》　墨竹一派，自梅道人後，宣、正間則推夏昶，論者謂可比肩元鎮，徐渭、王問俱不及也。邇來畫者雖多，鹿城歸太僕孫莊，氣韻蕭疏，頗得古人遺意。莊別號鏖鏊鉅山人，性好奇，醉後揮灑，嘗畫巨幅，題一絕貽予云：「勁節寒姿是性生，颯然筆底作秋聲。吳兒只解稱朱鷺，柳葉蘆苗浪得名。」

《東行尋牡丹舟中作三首》一　錢謙益《讀歸玄恭看花二記》：余嘗謂《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列名目，使人覩爲稗木弱枝棗，輒興蒲桃盧橘之感，不復點綴片語。若歐陽公《牡丹志》，小小譜錄，發揮出如許議論。古人爲文，或繁或簡，皆非苟然而作。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此所謂伐柯之則也。不然，則甲乙帳簿耳，何以文爲。玄恭今歲飽看牡丹、菊花，紀其遊最詳，屬余評定。歲暮倦塞，卒卒未遑點筆，姑書此以復之。然玄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句可括紀遊數十紙矣。

《楓江待雪》　徐枋《與吳瓶庵書》：歸玄老向寓尊齋時，有待雪詩，亦齒及不肖者，其句驚人，已刻行矣。弟亦懇其改刻，玄老性素崛強，然甚見歎許，即時改去，可見勝流自是不同耳。

《落花詩》　吳偉業《評歸莊落花詩》：流麗深雅，得寄托之旨，備體物之致。玄恭之詩，超詣無前，駸駸乎度越騷騷矣。　宋琬《評歸莊落花詩》：前

此賦落花者，以唐子畏爲最，然佳句雖多，而失之纖縟，數篇以後，大抵略同。玄恭以磊落崎嶔之才，爲婀娜旖旎之詞，興會所至，猶帶英雄本色。此其所以確可傳也。　孫永祚《歸莊落花詩跋》：古今詠落花者，動盈卷軸，亦既盡態極妍矣。元公別有標置。興會所寄，憔悴婉篤，雖衛洗馬之言愁，江文通之賦恨，殆不是過。予昔亦有作，久塵泥溷，又得名句，賡其二章，神氣爲之默舉，珠玉在側，益增形穢耳。試於委紅霏翠之下，吟咀一過，不啻花魂之《大招》也，落花有知，當起作回風舞矣。

《萬古愁》　魏禧《歸玄恭六十序》：吾年三十時，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既有傳長歌至山中者，凡三千餘言，上溯鴻濛，下及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笞卿相，踐藉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平、李白沈冤醉憤無聊之語。客曰：「此歸玄恭莊所作。」予警怖其人，疑不可近。　全祖望《題歸恆軒萬古愁曲子》：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爲譙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恆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詹事謂：「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水之間，未聞有得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略】恆軒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略】嘗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遯得免。書淫墨癖，遂以佯狂終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一)》卷二：歸莊【略】所著《萬古愁》傳奇，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際，論者稱爲《離騷》、《天問》一種手筆。　《明代千遺民詩詠(一)》卷三：「歸莊，【略】明亡起義事敗，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晚乃廬金潼里之祖塋側。著《萬古愁》曲，沈鬱詭瓌，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於桑海之交。

傳記

《崑山明賢畫像傳贊・歸莊》　公姓歸，諱莊，字玄恭，號恆軒，崑山人，昌世第四子。爲人豪邁尚氣節。年十四，補諸生。縱覽六藝百家之書，尤精《司馬兵法》。既遭家難，遂棄儒冠，浪迹江湖間。嘗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吊古今，輒大哭，見者驚怪，而公不顧也。與顧炎武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詩仿香山、劍南，而豪逸過之。善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醉後揮灑，旁若無人。年六十卒。太倉張慶麟贊曰：「草聖張顛，酒狂阮籍，野服終身，嗜奇成癖。」

《小腆紀傳》卷五八　歸莊，字玄恭，崑山諸生，嘗舉崇禎庚辰特用榜。博涉羣書，工草隸。與同里顧炎武學行相推許，而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王師下崑山，與炎武同應前令楊永言義師之役。事敗，亡命去，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晚乃廬金潼里之祖塋側。炎武奔走四方，莊不出里閈，而寓書相切劘。

同治《蘇州府志》引道光《崑新志》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爲諸生時，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善書，工墨竹。性嗜酒，攜酒應院試，且飲且書，日未晡，成七義，分隸篆眞草書五經文字，御史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焉。順治乙酉，縣丞閻茂才攝令事，下薙髮令，士民不從，譟於縣，縶茂才，莊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後，究前事，莊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後乃廬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一　恆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玄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體。【略】方史閣部守淮揚，恆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府，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恆軒亦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遯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歸莊後更名祚明，字元恭。崑山人，震川曾孫，明諸生。入復社，豪邁尚氣節。縱覽六藝、百家。流寓常熟。錢牧齋稱其古文爲東南之秀。兄德昭曾參史可法幕。揚州破，從死。先生偕推官顧咸正，謀舉師，不克。棄儒冠，浪迹江湖，狎狂玩世。窮困以老。寄食僧舍，非素交餽之勿納。與亭林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目。亭林遭叛僕之難，力營救之。其歿也，亭林客章邱，設位祭之，哭以詩。有云：「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又云：「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其志節可見。《文集》板燬，罕傳。《續文鈔》七卷行世。

《清史列傳・歸莊傳》　歸莊，字元恭，江蘇崑山人。明諸生，太僕寺丞有光曾孫。負才使氣，善罵人。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古文得有光家法。

工詩，善行草。與顧炎武相友善。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時皆笑之。有「歸奇顧怪」之目。福王時，仲兄昭字爾德，參史可法幕，死揚州。叔兄繼登，亦爲長興亂民所害。崑山破，嫂陸氏、張氏俱死焉。莊父亦尋卒。亂定，奉母隱居。尋兄骨歸葬，遂不出。嘗作《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於桑海之際，爲世所傳誦，擬之《離騷》、《天問》。魏禧至吳門，莊訪之。出所爲文，相攻謫。禧初以爲狂，至是始心折焉。崇禎中，嘗請於學使，改名祚明。自是之後，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懸弓。沒後，其壻金侃輯其遺詩及文，名字一從其舊。炎武有贈莊詩云：「如君節行眞古人，一門內外惟孤身。出嘗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良苦辛。」莊死，哭以詩云：「弱歲始同游，文章相砥礪。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國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其見重如此。著有《恆軒集》、《山居詩》。

紀事

《柳南隨筆》卷六　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其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嘗署其門云：「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類此。時人呼爲「歸癡」云。

《觚賸續編》卷二　崑山歸莊，字玄恭。依隱作達，結廬於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玄恭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庋於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送二兄爾德赴史閣部幕府》　歸莊《先兄監紀君行狀》：崇禎十七年，聖安帝即位南京，史忠清公以兵部尚書大學士視師，開府淮南，招天下士。君聞之，慨然曰：「吾所以立效於國家者，其在此矣。」乃於六月十三日，辭父母，別二弟及妻子，仗劍而行，以諸生戎服謁史公於馬前，立談之間，大爲公所器重，遂留君幕下。

《悲崑山》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順治二年閏六月，「乙未（十五日），明崑山前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勛、游擊孫志尹、知縣事楊永言、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陳大任、諸生吳其沆、陶璊、歸莊、顧炎武等各起兵拒守，城陷，佐才、志尹、室瑜、集璜、璊、大任、其沆死之。（考曰：《南疆繹史》以爲六月丙寅事，茲從《顧譜》正。）南都之亡也，知縣楊永言逃於泗橋參將陳宏勛家，縣丞閻茂才遣使納款。是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城中大譁，室瑜、集璜、大任、璊等殺茂才，奉前狼山總兵王佐才爲主。宏勛、永言亦率壯士數百人入城，裹糧移檄，爲久守計。已而宏勛率舟師迎戰而敗，志尹歿於陣，城遂陷。佐才縱民出走，冠帶坐帥府被殺。室瑜與子朝鑌、妻諸氏、朝鑌妻王氏同不屈死。集璜投河死。璊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率鄉兵赴援不及，自經死。大任倡義迎佐才，以其宅爲帥府，與妻張氏、子思翰同死。其沆與莊、炎武皆佐永言起事者也。永言、莊、炎武行遯去，惟其沆死之。同時殉難者：自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謙外，以守禦死者蘇觀道、莊萬程、陸世鏜、陸雲將、歸之甲、周福培、陸彥冲，以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以救母死者徐洛。又有徐澱、王在中、吳行貞皆不屈死焉。集璜，字以發，以學行稱，弟子數百人。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事敗祝髮爲僧，卒於滇中。莊字玄恭，博涉羣書，與炎武以學行相推許，所謂『歸奇顧怪』者也，亦亡命爲僧裝，稱普明頭陀。」

《哭二嫂四首》　歸莊《歸氏二烈婦傳》：歸氏二烈婦者，余兩嫂陸氏、張氏也。【略】二烈婦生相歡，心相知，殺身成仁，名節相埒，今而朽骨相依附，游魂相後先，宜也。

《送瞿公子入廣西》　《小腆紀傳・瞿式耜傳》：庚寅，王師大舉，入嚴關，【略】式耜危坐府中，【略】家人泣請曰：「次公子從海上來，一二日即至，乞忍死須臾，一面訣也。」蓋式耜次子元錦間關入粵，時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揮家人出，曰：「毋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女邪。」

《哭萬年少五首》　歸莊《與王于一札》：別後不一月，有一札附萬年少告訃之使，計已徹覽。此子既喪，淮浦遂無人矣。又《與蔣路然》：初夏偕萬年少北渡，倉卒奉唁，未及有所申。【略】弟自渡江抵淮，主年少家，千里授

經，豪士氣短，所幸主人是我輩人，可與共商天下事耳。亡何而年少長逝，門人乳臭，此地復少人才，閉門兀坐，昏昏而已。《山陽縣志・萬壽祺傳》：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崇禎三年舉於鄉。甲申京師陷，壽祺被執，得脫，居山陽，從清江浦。號所居隰西草堂曰南村，被僧服，自稱明志道人、沙門慧壽，每與遺民、避人嘯歌，泫然泣下。爲詩最工，與陳子龍、夏允彝相上下也。

《亡兄忌日》 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弘光元年，即隆武元年，（順治二年。）乙酉，三十三歲。【略】聞揚州被圍甚急，扁舟赴之，促仲兄爾德歸，未至六十里，爲兵所阻折回。【略】詩中所謂兄書，即《監紀君行狀》中江北寄歸者也。此事或在甲申冬。

《杭州舟中雜感》 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隆武二年，即紹武元年，（順治三年。）丙戌，三十四歲。秋，《杭州舟中述感》云：「父喪適及期。」赴杭州訪兄女，不得而回。《述感詩》云：「嗟余有行役，行行向臨安。借問迫何事？言之心鼻酸。兄女沒兵間，門戶多傷殘，一再遣信使，相見涕汍瀾。」又：「此行期同歸，骨肉重相歡。何圖復東徙，川途浩漫漫。海隅方戰鬬，吁嗟行路難。」又：「三世存一身，形影渺孤單。敢爲一女子，馳走鋒刃端。」又：「遽命回頭船，已矣徒慨歎。」疑叔兄爾復之女。又，是年，【略】詩，有《先王父忌日》一首，（正月二十日。）《亡兄忌日》四首，（四月二十五日。）《杭州舟中述感》一首，（九月。）《哭仲兄爾德》二首。（有序。九月。）

《寄懷石戶》 《雪橋詩話》卷一：（歸恆軒仲兄爾德）嘗與同縣顧文康曾孫端木、推官咸正舉兵，不濟，推官授命，不愧相門，子天逵、天遴被執，石戶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後先死於難。石戶《哭推官》詩極沉痛。恆軒行遯得免，書淫墨癖，以佯狂終身。

《吊大學士臨桂伯瞿公》 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十一月，清兵陷桂林，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死之。帝走南寧。

著録

張大鏞《歸玄恭文鈔序》 恆軒先生，有《懸弓集》三十卷，久已失傳，太倉季君菘耘蒐輯其文，得若干篇，名曰《恆軒先生遺文》，錄以示余。【略】曩者，歸氏後人以太僕大全集板片歸余，余諾而庋之，今春方擬幷《恆軒先生遺文》梓以附後，適菘耘居停閶鄉趙孝廉復從里中歸氏訪得玄恭詩文六冊，雖非《懸弓》原帙，已屬全稿。菘耘與閶鄉復彙兩稿，愼爲選擇，取其精粹無偏駁者，得文六卷，詩一卷，畀余付刊，洵藝林快事也。

季錫疇《歸玄恭文鈔序》 昔先府君喜蒐訪先哲遺文，嘗語錫疇云：「崑山歸氏自太僕後，代以文行著：季思、文休、玄恭諸先生，悉有撰述，雖不大顯於世，然世必有藏弆之者。小子識之。」癸未朋試，信宿吳銀帆先生齋中，時先生方修邑志，因叩以舊志載歸氏諸集可得否？先生因出玄恭自書文稿一冊見示，僅數十首，云此外訪之不得矣。攜歸呈諸府君，府君讀之喜，命小子編次成帙。既於友人處見有玄恭文，即鈔入之，未暇持擇也。曩者，客虞山，聞張觀察鹿樵先生喜表章先哲，且太僕大全集版藏其家，因屬黃丈琴六貽之。去冬晤丈，云觀察已許開雕，屬爲參校，余終以未窺全豹爲嫌。今年春，館常熟趙孝廉閶鄉家塾，閶鄉助余搜訪，於邑中歸氏假得恆軒詩文稿六冊，爲玄恭族孫敏行手錄，覈諸余所錄者，互有異同，而多逾倍蓰。遂彙兩本，偕閶鄉愼爲詮次，鈔成六卷，幷詩一卷。

季菘耘《歸玄恭文鈔序》 此既刻玄恭文鈔後，復從海寧楊芸士明經借得所藏舊本鈔出，擬欲補刻而無人應者也。遭亂離，此本復恐散佚，今敬託世交至好姚子少筠珍藏之，將來有人能選而刻之，幸甚幸甚。

平步青《歸玄恭文鈔序》 （恆軒）所著《懸弓集》三十卷，無力刊行，且或有忌諱語，故自閟沈埋幾二百年，久無傳本。道光丁酉，太倉季錫疇與常熟趙孝廉允懷始編爲此集，張鹿樵觀察大鏞刻之。獨行之士之文，必不終晦於世也。

歸曾祁《歸玄恭文續鈔序》 玄恭公所著書，曰《恆軒文集》十二卷，曰《詩集》十卷，曰《玄恭文鈔》七卷，曰《尺牘》一卷。《文鈔》七卷爲太倉季菘耘先生錫疇、同邑張鹿樵先生大鏞所序刊，板燬於兵，而世亦少藏本。此冊若干文，係七卷刊成後，菘耘先生得自楊芸士先生家，錄藏姚少筠先生處，面有識語。迺者從兄雲麟先生鍾麒從一故家得之，謀壽梨棗，會病卒未果。乙巳夏，叔父自紹郡歸侍祖母疾，間語及此，大人命余兄弟編第卷次，會祖母卒，而余亦至金陵，又不果。去年冬，藏書室遭祝融災，所燬各家著述，不

下二百餘種，此冊與震川公已刻未刻集、宮詹公集、于吉公墨跡，因庋於雲在閣，爲大人不時瀏觀，故獨存。於是歎先人之靈爽實式憑焉。新春無事，整理殘編，爰與家弟輩重理是冊，仍編七卷，名曰《續鈔》。（編第不得季刊本，不知其例，疑如震川公集。）末附《雜著》一卷，《隨筆》二十四則。他日倘詩文集覓得，彙而刻之，庶幾全豹也。時余又將有金陵之行，倚裝記此。

朱紹成《歸高士遺集序》 昔歸高士玄恭先生著有《懸弓集》二十卷，僅見邑志著述目，而其書久亡。道光中，婁東季菘耘先生訪吾邑吳止狷前輩，得其家藏玄恭自書稿數十首，繼又從先生虞山族孫敏行處得《恆軒詩文稿》六冊，菘耘因與黃琴六、趙闇鄉諸君子相與讐校，合兩稿釐之，得文百有五篇，分六卷。又詩四十八首，別爲一卷附後，題曰《歸玄恭文鈔》。洎遭寇亂，流傳絕少，邑中惟止狷後裔藏有一集。光緒丁酉，紹訪得之，因假錄一通，與從前之四處搜羅隨時鈔錄者，合虞山本併訂之，凡得文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釐爲十卷。別摹先生小像居首，以《萬古愁》附後，題曰《歸高士遺集》。

王德森《歸高士遺集序》 曩者，婁東之士業，有陸陳二先生詩文合刻之集，吾崑獨無人焉搜羅先生之詩若文，此吾黨之恥也。今朱君寄梅出其所編《歸高士集》十卷示余，屬爲之序。余不能詩文，豈能序先生之集哉。顧幸先生之詩文，得賴朱君撮拾之力以永其傳，此吾人之所深慰。然不亟付梓，雖傳猶不廣也。勉盡心力，以授手民，則又不能無望於吾黨之士矣。

鄧實《歸玄恭文續鈔序》 崑山歸玄恭先生爲明遺民，【略】生平著述甚夥，世所傳《萬古愁》曲，全樹山即以爲出先生手筆。其《文集》、《文鈔》，版燬於兵，久已不傳。予於乙巳冬，曾蒐得先生遺文數首，錄入《國粹學報》。此《續鈔》文七卷，爲太倉季菘耘先生從海寧楊芸士明經所藏舊寫本鈔出，擬欲補刻而未就者，遺稿遭亂，輾轉流落，後卒歸先生遺裔。今由先生裔孫曾祁兄弟數人，重爲編訂，舉其鈔本遺寄本會刊行。【略】夫先生《文集》、《文鈔》已不見於世，而獨此《續鈔》久埋榛莽者，乃反得出於灰燼之餘，復賴有賢子孫爲之收拾，不可謂非先生之精神有所寄焉矣。

徐崇恩《歸玄恭遺著跋》 吾崑歸玄恭先生，家世世以文行著，當明清易代間，身世交阨，幾激成古之狂狷者流，而世概目爲奇士，獨鄉老友顧亭林先生至以高士推。夫亭林生平著述，清代登列四庫，抑史臣纂傳，首冠儒林，而身後百年，竟從祀文廟矣。顧其並世所推爲高士之遺著，洎道光中葉，雖間有梓本，版遭兵燹，邑乘徒紀其目。直至清季，上海國學保存會始有《歸玄恭文續鈔》之刊，（太倉季氏補搜之稿。）然爾日鄉宿朱寄梅先生業經十數稔苦心，遐索旁搜，陸續積鈔成帙，并詩釐爲十卷，仍亭林旨稱《歸高士遺稿》，唯擬刊而未逮也。不佞久病潛鄉，閑居無事，省覽一週，覺嚮者吳赤溟先生所稱粹於理豪於氣者，逾《續鈔》倍蓰。復勘正寫譌，揭其別見《續鈔》之作，概刪避複，唯不泥文體分類，祇循文義爲次。詩則更據《崑山詩存》參校，（刊於道光季年，以次選輯明亡後二百載間崑山之詩，各繫小傳，成三十二卷。未幾版遭兵毀，今祇存孤本。）并補鈔二十五首附後，重付寫定，別署曰崑山《歸玄恭遺著》，重訂鉛版印行。冀彌季氏補蒐之缺憾，并酬朱丈待鋟之幽衷。而《續鈔》刱刊之美，並不爲掩。敢曰保存國學也，亦惟流傳鄉粹而已。

《清史稿・藝文志四》 《懸弓集》三十卷，《玄恭文續鈔》七卷。歸莊撰。

藝文

錢謙益《題歸玄恭僧衣畫像四首》 莫是佯狂老萬回，壞衣掩脛髮齊腮。六時問汝何功課？一卷《離騷》酒百杯。　周冕殷冔又劫灰，緇衣僧帽且徘徊。紫殿公然溺正衙，又從別室掉雷車。　儒門亦有程夫子，贊嘆他家禮樂來。天公罰作村夫子，點簡千文與百家。　罵鬼文章載一車，嚇蠻書檄走龍蛇。顛書醉墨三千牘，聖少狂多言《法華》。

又《贈歸玄恭八十二韻戲效玄恭體》（存目）

吳偉業《題歸玄恭僧服小像四首》 豈是前身釋道安，遇人不著鹿皮冠。接羅漉酒科頭坐，只作先生醉里看。（好酒。）　金粟山人道者裝，玉山秋盡草堂荒。劫灰重作江南夢，一曲開元淚萬行。（能詩。顧阿瑛號金粟道人，著《天寶遺事》，談庚申君事。）　共道淇園長異材，風欺雪壓倩誰栽？道人掃向維摩壁，千尺蒼龍護講臺。（畫竹。）　中山絕技妙空羣，智永傳家在右軍。爲寫頭陀新寺額，筆鋒蒸出墨池雲。（工書。）

顧炎武《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存目）

又《哭歸高士》 弱冠始同遊，文章相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太僕經鏗鏗，（君曾祖諱有光，字熙甫，世稱震川先生。）三吳稱學者。安貧稱待詔，（君叔祖諱子慕，字季思。）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流嗣弓冶。已矣文獻亡，蕭條王山下。酈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君二十五年前嘗作詩，以「魯連一矢」寓意，君沒十旬，而文亶舉庚。）

又《與歸莊手札》 別兄歸至西齋，飲酒一壺，讀《離騷》一首，《九歌》六首，《九辯》四首，士衡《擬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馬》一首。壺中竭，又飲一壺。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猶睡也。月之二日將往千墩，面兄之期當在初七八。屆期更以酒三爵榼　一架奉訪于西郊，與兄考五經譜四聲可哉？弟絳頓首。玄恭仁兄。

又 日來契闊，思君如三秋矣！欲與三哥一譚，未得。適有菊數本，可偕一至否？如可，當具日以請。辭曰：數日不見，如三秋兮。鞠有黃華，可以遊兮。彼姝者子，酌言酬兮。陳饋八簋，無我尤兮。弟絳啓。玄翁。

又 兄以戊寅之年，戊寅之日，行戊寅之會。以《史記》之戊寅，證《春秋》之戊寅，而不知其不合于《通鑑》之戊寅，則亦未考于《爾雅》之戊寅故也。古來用干支名，悉從《爾雅》。弟絳頓首。玄恭仁兄。正月二十二日。

閻爾梅《盧鎡歌爲崑山歸玄恭作》（存目）

宋琬

論述

綜論

錢謙益《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吳門葉襄聖野，吾徒之知言者也，其序玉叔之詩曰：「天才雋朗，逸思雕華，風力既遒，丹彩彌潤。陶寫性靈，抒寄幽憤，聲出宮商，情兼《雅》、《頌》。其詩人之雄乎。」聖野之頌玉叔，可謂信而有徵矣。

吳偉業《宋玉叔詩文集序》 玉叔天才儁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連鑣而競爽。【略】當夫履幽憂，乘亭障，羈累憔悴，沉浮遷次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艷如華，溫潤如璧。而撫事觸事，類多淒清激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戾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竊幸典型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

蔣超《安雅堂詩集序》 荔裳年弱冠，詩賦動海內。洎爲進士，在郎署古文詞隨手傾出，學者捧爲虬珠拱璧。予時駕下騎款段馬，隨衆出入館舍，謔浪嬉戲，受其書不能成讀。乙丑乞假歸，先君從行篋中得之，慨然歎曰：今日詩宗乃在萊陽，汝輩眞愧死矣。予時愧之，然猶不肯讀書。距今十年，開帙繙詠，紺珠寶母，空青一色，其言備四氣，協三靈，所爲和平之音，猗那清廟之奏，撞華魚錦，安行庠序，至其幽悲困蹙落寞之言，則又如戛夜琴，按霜刃，情詞淒緊，溢水滿山。其心思可以釣淵弋雲，握微連昊，眞詞路之八門五花也。

尤侗《宋荔裳文集序》 以僕所見，宋荔裳先生，東海之偉人也。其標格

意氣，風流文采，竝足推倒一世。自其家門鼎貴，壯歲登朝，出入郎署，廻翔方岳，可云仕宦之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無家，數爲細人媒孽，再繫西臺，經年對吏，南犇北走，寄命網羅。其顚踣鼪卼，跋胡疐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前，而崩崖壓其上也。每當車騎雍容，琴樽俯仰，談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而去。聞者爲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必有奇厄。卽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豈吾以云云獲罪于天耶。然先生之文，用是日益奇，亦日益富。嗟乎，向使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欠伸，不辨黑白，雖一歲九遷，豈足爲先生重耶。又使今日先生懲前車，焚硯瘞筆，以待爵祿之至，未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若是者，文亦不工，窮亦不通，豈不悔其兩失耶。且天何能窮先生。先生雖刀俎在前，謗書滿篋，而意氣浩然，顏色自若，揮毫顧盼，不覺更有旁人。具斯以往，雖涉川蹈火可也。況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冰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卽今天子開三館，以修一代之史。昌黎復起，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說，曷足爲先生引乎。必如太史公所云，則當世薦紳先生，高冠長劒，朱丹其轂者，豈皆無文章以自表見耶。若夫闔門仰屋，一飽無時，短褐長鑱，忽焉將老。天下之窮愁，莫僕若矣。而問所著書，乃不得先生一字，則又何也。

《本事詩後集》卷八　荔裳先生，負海內文章重名，遭逢坎壈，情詞哀艷，曼聲引滿，如新箏乍調，客懷絮亂，不數齊梁《子夜》諸歌曲矣。

彭啓豐《安雅堂未刻稿序》　先生早歲登籍，中丁家難，晚遭逆變，燕、秦、越、蜀，游歷殆徧，仕進齟齬，卒未得如其志，人爭惜之。而吾謂此正不足惜，蓋不極天下苦硬之境，不能道天下秀傑之句。【略】當日所歷山川險要，戎馬倥偬，其所以增先生者不少，又烏足爲先生病哉。先生名振海內者百年，所著詩多淒清激宕之音。

王熙《重刻安雅堂集序》　萊陽宋先生，文章妙天下。天下能文之士，無不知先生者。今年春，子思勱等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熙常受業於先生，而屬熙序之。嗚呼，先生之詩文，天下皆知之，亦皆能言之。熙何能贊一辭，惟是生平患難周旋離合聚散之迹，則有可述者。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略】先生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族不逞子與先生夙憾。飛書上變，逮先生入對簿，一門咸就繫。詔旨嚴切，中外莫敢窺其門。熙時橐饘往視，持先生而泣。先生笑曰：「死生命也。」雖囹圄中未嘗釋卷，頌繫二年，事始白。久之，補原官爲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吳逆告變，妻子在蜀。先生志不自得，竟悒悒以死。嗟乎，先生早負盛名，不得排金門，上玉堂，而浮沈郎署間。俯仰眉睫，可謂詘矣。及總憲外臺，方可少自發攄。而爲僉壬所搆陷，幾不自保，又何窮哉。既賜環柄用矣。烽煙間隔，室家離阻，卒坎壈以沒。豈眞所謂文人少達而多窮耶。抑古來賢人傑士。自有其可傳者，而不在功名之通塞耶。

《清史列傳・宋琬傳》　琬詩格合聲諧，明靚溫潤，撫時觸緒，類多淒清激宕之調，而境事既極，亦復不戾於和平。王士禎嘗舉施閏章相況，目爲「南施北宋」云。

康熙《吳江縣志》卷三八　琬詩文雄麗，爲一時冠，有《安雅堂集》行世。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宋荔裳云：「取古人之詩，研極於《風》、《雅》之變，別其體製，究其指歸，孰簡而該，孰麗而則，孰婉而多風，孰華而不靡，孰閎深而浩瀚，孰要渺而超忽。泳之游之，飲食而寤寐之，不越期年，必大有異。」此作家體驗之言也。

又　南海程周量詩體特出時流，五言佳句予已摘於前；至七言全是唐音，今錄其尤雅者於左方。【略】細味聲調，宛似吾里石倉先生。或問與荔裳孰優？曰：「宋以練勝，然每首起結處多另作意。程却信口，不着意處甚神合。」

又　萊陽荔裳初年心儀王、李，時論以七子目之，信然。中年所作諸體，大非曩製，澹遠清新，揆之古人，無所不合，眞豪傑也。

又《龍性堂詩話續集》　前後七子喜道涪州、遺山之詩，海內尋聲者爭言宋、元，炫異吊詭，無所不至，一時風靡。荔裳、周量二君，自大雅不羣，姑舉其五言佳句誦之。宋如「亂蛩催髮白，疎雨逼燈青」，「明河秋不落，白露月初寒」，「人疑龍性傲，官似馬曹閒」，「松光青不定，海氣白成圍」，「片雲孤嶂起，一雨萬松迷」，「白雲相識舊，紅葉再來多」，「柳重低煙色，荷枯碎雨聲」，「橋影眠花鴨，波光浴竹雞」。【略】此等聲情，卽置之三唐，殊無以辯。

《漁洋詩話》卷下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施愚山（閏章）皆集京師，與余兄弟倡和最久。明年壬子，荔裳補官蜀臬，余典蜀試，先後出都門。既而

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明年春上峽，遂不相見。是歲荔裳入覲，歿於京師。後二十八年，庚辰，余官刑部尚書，荔裳之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亟錄而存之。集中古選歌行，氣格深穩，余多補入《感舊集》。略其二三短章於此。【略】可謂精切著題。

《今世說・言語》 宋琬【略】丁亥進士，歷官廉使，所至輒有能聲。數遭困阨，意氣自如，揮毫高視，不覺更有旁人。

又《賞譽》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悔庵目爲東海偉人。

《說詩樂趣》卷三 宋荔裳先生詩有雄悍之氣，萬夫莫當之勇，而又歸于流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觀察天才俊上，跨越衆人。中歲以非辜繫獄，故時多悲憤激宕之音。而泝厥指歸，仍不盭於中正。此《詩》中之變《雅》也。王新城稱爲「南施北宋」，惟愚山足以儷之，洵爲定論。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宋琬【略】少負異才，風格遒上。自十八九時，即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迴翔郎署，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漸嚮用矣。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繫羈西曹，且踰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躓險騎危，僅而後免，遂流寓吳越，夢斷郎關。居無何，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告變，發憤填膺。既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以死。所爲詩，具在覽古寫懷，思鄉望闕。江山資其悽惋，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誹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

《國朝詩話》卷一 萊陽宋荔裳(琬)，宣城施愚山(閏章)，漁洋所推「南施北宋」者也。【略】宋故家令子，當景運維新，擢登仕版。遘浮謗頌繫，事旋雪，補官郎署。外調蜀臬，入覲沒於京師。漁洋以先後入蜀，不一見爲恨，其人可知。曩四負老人爲予言：「客江右時，與流寓呂逸田、釋心壁論康熙詩人，曾舉漁洋推施、宋語，揣量未定。子以爲何如？」予未及應，藏於心十年。今尋繹二先生集，施骨清，宋才俊。施古今體擅長尤在五言，宋古今體擅長尤在七言。施如良玉之溫潤而栗，宋如豐城寶劍，時露光氣。要其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則一，分鑣南北，殊非溢美。今老人不可作矣，予於二先生妄附末議。寒宵燈炮，追憶龐眉，曷勝零落山丘之感。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

朱克敬《儒林瑣記》 宋琬【略】詩才儁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顯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趙錦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六四 登州爲詩、古文者自琬始，有先民之矩矱。雖其文精力不足，而風華蔭映，一洗樸檄之習，前此未嘗有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略】宋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詩，闖杜韓之奧。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漁洋定其詩，分爲三十卷。其秋與漁洋先後入蜀，漁洋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新世說・賞譽》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西堂目爲東海偉人。

董俞《二鄉亭詞序》 萊陽宋荔裳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乃人稱其登臨宴集之暇，好爲小詞。甫脫稿，輒爲好事袖去。尚書「紅杏」、郎中「花影」之句，恒津津人齒頰間云。間讀《安雅堂》所載古文辭暨各體韻語，絕似昌黎、盧陵諸大家與建安、開元時人。不禁歎曰：美哉泱泱乎，東海之風，于鱗以後，一人而已。顧以未得讀其詩餘爲恨。一日先生駐驂五茸，得追隨杖履，采蓴淀湖，玩月九峰，歷壽夢之遺墟，吊平原之故館。夕陽蔓草，流水寒鴉，相與徘徊不忍去。于是，出其奚囊中諸長調歌之，多商羽之音，秋颸拂林，哀泉動壑，不足以喻其崢嶸蕭瑟也。已而置酒名園，銀屏絳蜡，掩映于花樹竹嶼間，檀板紅牙，肉唱絲和，先生復出其小令，爲曼聲歌之，如新箏乍調，雛鶯初囀，尖桃新豔，不數齊梁子夜讀曲諸歌。噫，觀止矣。湖海之作，儕父辛、劉，閨帷之制，衙官秦、柳，此眞子建天人之才，邯鄲生能不爲之咋舌汗下乎。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沈雄曰：聞荔裳觀察，只閉戶兩月，而竟爲塡詞老手。余最服其賦情之眞摯，用語之蒼古，是以夙學之淹貫，而溢爲聲

歌，故不難也。

《詞苑萃編》卷八引董蒼水評　玉叔慢詞多商羽之音，如秋颸拂林，哀泉動壑。小令則如新箏乍調，雛鶯初囀，尖俙新豔。

《名家詞鈔》卷一　施閏章評：「詞固以豔麗爲工，尤須蘊藉，始稱作手。讀《二鄉詞》，方可謂穠纖雅潔。」吳綺評：「予與觀察，訂交最久，每商填詞妙處，難脫香豔之外，另臻化境。然極厭人摭拾黃昏芳草，細雨春風等句，以爲周秦復起，故極推觀察詞以救之，不獨爲油滑下針砭也。」

分論

《先大夫諱日萬壽寺禮佛因示諸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敘述生平而誓守庭訓，以肅官方，是能遺親以令名者，知循吏即是孝子。

《詔獄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北鎮撫，許顯純也。「洗垢新懸沈命法」以下六語，謂楊、左諸公畢命事也。從獄卒口中詳述往事而主意全在己之詔獄。賓意轉詳，主意轉略，極見作法之變。

《棧道平歌爲賈膠侯尚書作》《帶經堂詩話・考證門・遺蹟類下》：語最豪健，沈繹堂書之，時稱二絕。《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出後人手，幾成德政歌矣。此服其筆力之大。

《送傅介侯督餉寧夏》《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子遺響，尤近滄溟。

《獄中長至呈同繫諸公》《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四是活對法。

《夏瑗公先生廿載淺土門人盛珍示卜地葬之以其夫人祔焉詩以誌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使事典切，六語見夫人祔葬，結但取冤魂及同爲雲間人意，機雲身分地位不必同也。

《華嶽》《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舉頭天外，纔許落墨。不愧五岳起方寸語。

《蘇幕遮・過廣陵趙都憲故居懷友沂中翰泫然而作》《靈芬館詩話》卷二：邗上趙友沂，任俠好事，多長者遊。宋玉叔有過其故居詞云【略】。語意惻愴，調爲《蘇幕遮》。

《夢江南》毛大瀛《戲鷗居詞話》：宋荔裳觀察《夢江南》詞，有「游人爭似蜜蜂多」之句。漁洋山人曰：「以游人比蜜蜂，新妙欲絕。」宋理堂比部《踏莎行》云：「綠陰深處黃鸝打。」意亦不專指黃鸝，庶幾似之。

《賀新涼》《詞苑萃編》卷八《宋荔裳登燕子磯詞》引《詞苑叢談》：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詞，慷慨激昂，仿佛曹公「烏鵲南飛」之句。儻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鼎沸。

《如夢令》《詞苑萃編》卷八《宋荔裳如夢令》引《詞苑叢談》：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博山鑪，魂逐沈煙游颺。羅幛。羅幛。高築愁城千丈。」曹學士云：「羅幛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眞是無聊情至語。」

《點絳唇》《詞苑萃編》卷一七《宋荔裳點絳唇》引《詞苑叢談》：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唇》詞云【略】。周廣庵嘆其描神處，似韓偓射《夜讌圖》。

《滿江紅・蟋蟀》《詞則・大雅集》卷五：「沈痛語。其在繫獄時作乎？」又「哀感。」

《浣溪紗》《詞則・別調集》：「芊雅。得賀老之神。」

傳記

康熙《吳江縣志》卷三八　宋琬，字玉叔，萊陽人。父應亨，明天啓乙丑進士【略】（琬）璜挈家渡江，至蘇州，已避亂分湖葉主事家，主事與應亨同年也。同王文貞公崇簡，未至冬，同北歸。順治丁亥進士，歷官浙江、四川按察司使，入覲，卒於都。

乾隆《山東通志》卷二八　宋琬，字荔裳。萊陽人。【略】監督江南蕪湖關，潔己恤商。歲額轉逾於舊，遷戶部稽勳司。在司兩月，選人無滯抑之嘆。出爲隴西道，值地震後，修築城垣，瘞屍賑粥，生全者無數。隨督隴西學政，清愼公明，號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寧紹台道，軍民咸戴其德。尋陞四川按察使。致仕，歸其家，尤敦孝友，虛懷下士，樂爲薦揚。工詩古文詞，盛名滿於天下，時稱南施北宋。施謂施閏章也。歿祀鄉賢。

乾隆《永平府志》卷一二　宋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進士。順治十四年任永平道，慷慨明決，遇事立剖，一時奸宄斂跡，境內肅然。增修府學，規模壯麗，前所未有。又按八佾設樂舞生，捐修樂器，以光祀典。搜輯府

志，以備百年文獻。所著有《安雅堂集》、《秦州記異》諸書。調浙江寧紹道，尋陞廉訪使，祀名宦。

《清史列傳・宋琬傳》 宋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父應亨，明天啟中進士，官直隸清豐縣知縣，有惠政，罷歸。崇禎十六年，殉節萊陽，贈太僕寺卿。琬少負雋才，著聲譽。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七年，監督蕪湖鈔關，潔己卹商，稅額仍溢。累遷吏部郎中。十年，授陝西隴西道。十一年，道出清豐縣，民扶老攜幼，遮邀至所，建應亨祠下，追述往績，相持泣戀。琬益自刻勵，期不墜先緒。適秦州地震，加意撫卹，生全者無算。十四年，遷直隸永平道。十七年，調浙江寧紹台道。十八年，擢按察使。時登州于七爲亂，琬同族子因宿憾思陷琬，遂以與聞逆謀告變，立逮下獄，闔門縲繫者三載。緣坐中有需外訊，下督撫治之，巡撫蔣國柱鞫得誣狀，上聞，頗與部讞牴牾，命覆質，得申雪。康熙三年冬，得旨免罪，放歸。流寓江南，寄孥泖上，往來秦淮、鍾阜。陟金、焦，攬武林山水以自適。十年，有詔起用，復來京師。琬始官吏曹，與給事中嚴沆、部郎施閏章、丁澎輩相唱和，有「燕臺七子」之目。既出任外臺，猝罹无妄。凡所遭豐瘁，一發之於詩。王士禎點定其《安雅堂集》爲三十卷。十一年，授四川按察使。十二年入覲，值吳三桂叛，成都陷。琬家屬皆在蜀，聞變驚惋，遂以疾卒，年六十。所爲詩零落略盡。越二十餘年，族孫邦憲僅綴輯爲《拾遺》六卷。

《清史稿・文苑傳一・宋琬》（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香祖筆記》卷八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二行，輒抵於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時方髫齔，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帶經堂詩話・卷首・應制類》 辛亥秋，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侍講學士張貞生面奏過憊，鐫級南歸。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宋荔裳按察云：「三殿衮衣何事補，西江遷客累朝多。」高念東侍郎云：「讀書學道千秋事，士所當爲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聽便爲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學士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憊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勗勉，臨岐申贈繞朝鞭。」予亦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士尋奉特旨召用，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今世說・言語》 宋荔裳、王西樵、曹顧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鐙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荔裳雅善謔。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驟馬行牙人，以附勢漸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客，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又萊人某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騎追之。荔裳往視，因戲曰：「此所謂『駟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顏錄》也。

《拜經樓詩話》卷一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司五更。種並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廐血駒生。耳毛削竹青驄立，距汗夭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待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十朝詩乘》卷四　施愚山與荔裳交契而皆工詩，有「南施北宋」之目。荔裳獄中贈愚山長歌，方以謝宣城。時愚山方奉使西粵，粵亂。後愚山以祖母憂歸，荔裳已脱獄，自吏部郎出巡隴西，賦《隴西行》寄之，有云：「聞君騰踏黃金臺，離愁乍破歡顏開。隴頭流水忽嗚咽，西方千騎遠徘徊。李密回車淚空盡，昭州斷魂招不來。願逐西風墮爾側，彈箏夜醉葡萄杯。」昭州，謂尹太守明廷，亦荔裳友，時已前卒。詩語悽惻，蓋傷時惜別而發。後荔裳提刑川中，值滇蜀叛，道梗留滯，憂憤以歿，若有先兆。愚山見其遺詩，有作云。

又　宋荔裳嘗爲怨家告訐逮繫獄，非其罪也，知交袖手。劉雪舫與無素獨詣獄，慰視載酒相餉，荔裳德之，酬詩云【略】。雪舫爲明新樂侯文炳弟，甲申變作，文炳與弟文煇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妹凡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投身火中以死。雪舫屏居山澤，蓋亦志節士也，其與荔裳周旋急難中，足見肝膽。

作品本事

《贈蜀中李鵬海進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鵬海歸於蜀亂之後，於其行也，作詩以憐憫而慰勞之。

《詔獄行》《清史稿・宋琬傳》：（順治）十八年，擢按察使。時登州于七爲亂。琬同族子懷宿憾，因告變，誣琬與于七通，立逮下獄，並繫妻子。逾三載，下督撫外訊。巡撫蔣國柱白其誣，康熙三年放歸。

《棧道平歌爲賈膠侯尚書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賈中丞名漢復，平險爲夷，因作歌以頌之。歌勒於觀音碥崖石上。　陳錫嘏《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漢復墓誌銘》：（賈漢復）撫秦七載，民安吏肅，如其撫豫時。民力稍暇，以其時修廢舉墜。漢南棧道，爲寇所毀，公捐資募工，授以開鑿之法。自寶至褒六百餘里間，補葺如舊，公私便之。

《己酉過姜如農東萊草堂八首》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姜以建言廷杖，謫戍宣城。明社旋屋矣。後終於吳，葬於宣城。

《贈陸君暘七首》六　《清稗類鈔・音樂類・陸君暘善三絃》：　繆城陸君暘初嘗學吳絃於吳門范崑白，得其技，已而盡棄不用。以爲三絃，北音也，自金、元以降，曲分南北，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三絃猶餘羊也，然而吳人歌之，而祇爲南曲之出調之半，吾將返於北，使撩捩之曼引而離迤者，盡歸激決。嘗譜金詞董解元曲，又自譜所爲《兩鴿姻緣》新曲，變其故宮，獨爲刺促偪剝之音，名《幽州吟》，駭然於人。然其時故有知音，周延儒請與游。累致千金散去，終自以不知於時。嘗著《三絃譜》，欲傳後。會大兵入吳，遯於三江之澨者若干年。世祖聞其名，御書紅紙曰：「召清客陸君暘來。」既入，御便殿賜坐，令彈。陸乃彈元詞《龍虎風雲會》曲，稱旨，賜之金。自是，貴邸巨室爭邀致之，無虛日。或欲使隸太常，弗屑也。年七十，尚能作遏雲之逸響。宋荔裳按察琬贈以詩云云。

《憶亡姬》《本事詩後集》卷八：　徐釚題《憶亡姬》詩後：　荔裳《悼亡詩序》云：「鏡里雙鸞忽散罽賓之影，雲端三鳥俄催閼苑之旌。」又云：「杳杳蘅蕪，嗟胡香之不驗。珊珊佩玉，恨齊客之無徵。宜其撫錦瑟而欷歔，對金鈿而霑臆者矣。」

《錦雞》《清稗類鈔・動物類・馬雞》：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亦若塗朱。宋荔裳在北平時嘗畜之，爲之賦詩。

《西江月・索林鐵崖侍史絮鐵不見作此嘲之》《賭棋山莊詞話》卷二《宋玉叔詞》：　國初馬伽沙賈舶抵朱崖，主帥利其貲，將執戮之。雷瓊道林鐵崖爭以爲不可，與帥忤。會尚、耿二藩有異志，欲集餉，鐵崖議屯田，拂其意，嗾帥劾之，落職。居西湖，與朱錫鬯、宋玉叔、王貽上相引重。鐵崖口吃，有小史名絮鐵，絕憐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玉叔在坐，呼之不至。玉叔戲爲《西江月》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兒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餘桃往事，憐卿勇過龐娥。千呼萬喚出來麼，君曰期期不可。」傳者以爲韻事。鐵崖名嗣環，字起八，晉江人。有文集、詩集、《海漁編》、《嶺南紀略》。既歿，葬西湖白沙泉右，瓊人祀之包拯祠。

《盛皇恩》《東華錄》卷八：　順治十八年十月，「登州于七，名小喜，本捕快，據鋸齒、牙山作亂，焚劫八邑。命都統濟席哈爲靖東將軍征剿，將各旗兵馬分駐登、萊、膠三處，防范海汛，幷緝于逆。」又：　康熙元年五月，「都統濟席哈蕩平山東海寇，班師。」又卷九：　康熙二年十一月，「刑部議復：原任按察使宋琬通同于七謀反一案，旨：　宋琬等原無通賊情節，著免罪。」

《沁園春・誚白髭》《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宋玉叔（琬）誚白髭《沁園春》

後段云：「歎黑雲突起，九閽難叫，青蠅欲吊，隻影堪哀。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汝乃乘危利我災。炎涼態。笑星星髯也，果小人哉。」蓋玉叔時爲族子齮齕入獄對簿，責頭嘆腹，寄憤獨深。

《滿江紅》《詞苑萃編》卷一七《宋荔裳滿江紅》引《詞苑叢談》：宋觀察荔裳罷官遊西湖，與鐵崖、顧庵、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爲余輩寫照也。」即席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蘧廬上。歎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伐碣，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屬和，爲之欷歔罷酒。《清詞玉屑》卷一：順康時，去朱明未遠，遺民佚老，猶多有故國之思。宋荔裳罷官，游西湖，與鐵崖、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荔裳歎曰：「殆爲吾輩寫照。」即席賦《滿江紅》云【略】。座客傳觀，爲之欷歔罷酒。谷陵轉眼，舊徑都迷，豈僅蟻柯感夢哉。

《滿江紅・喜李方山歸自滇中》《清詞玉屑》卷一：當荔裳流寓西湖，都下故人傷其淪廢，有爲之道地者，且移書勸駕，荔裳意興已盡【略】既而投牒再出，得任四川按察使。遭亂，全家漂泊，其女孫且閒關被掠，披緇以終，即時人所爲賦中山尼者，計不如堅卧湖山，自全鸞翮矣。其得罪之由，或謂有誣其潛通逆藩者。是時定鼎未久，檀槐隱痛。人有同情而言延陵者，靡不齒冷。罪以通逆，固由虛構。觀其《喜李方山歸自滇中》賦《滿江紅》云【略】。「成錯」句當指平西。方山赴滇，意在勸平西恢復明祚，不意老滃白頭之日，乃爲尉佗黃屋之娛。失望言歸，郁伊可想。而荔裳心迹，嶷然亦于詞旨見之。新樂侯介弟劉雪舫嘗載酒詣獄，慰視荔裳。其人固志節士，與荔裳初無素也。意者，當日眷迹黍離，與采薇名流多有結納，其得名致謗，皆由此，怨家乘而中之耳。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安雅堂詩安雅堂拾遺詩安雅堂拾遺文二卷附二鄉亭詞四卷》國朝宋琬撰。琬有《永平府志》，已著錄。【略】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余定其詩筆爲三十卷，其秋，與余先後入蜀。余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沒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又《漁洋詩話》曰：「康熙庚辰，余官刑部尚書，荔裳之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亟錄而存之。集中古選詩歌行，氣格深穩，余多補入《感舊集》」云云。今三十卷之本，久已散佚。所謂《入蜀集》者，其後人亦無傳本。此本題《安雅堂詩》者，不分卷數，有來集之、蔣超二序。皆題順治庚子，蓋猶少作。題《安雅堂拾遺詩》者，與其《文集》、《詞集》皆乾隆丙辰其族孫邦憲所刻。掇拾殘剩，非但珠礫竝陳，亦恐贋鼎莫別，均不足見琬所長。其視閏章，蓋有幸有不幸矣。

《燕臺七子詩刻》《安雅堂詩選》一卷。（清）宋琬撰。

魏憲《清百名家詩》《宋荔裳詩》一卷。（清）宋琬撰。

《五大家詩鈔》《宋先生詩》八卷。（清）宋琬撰。

《八家詩選》《荔裳詩選》一卷。（清）宋琬撰。

《清朝六家詩鈔》《荔裳詩鈔》一卷。（清）宋琬撰。

《清朝四大家詩鈔》《荔裳詩鈔》二卷。（清）宋琬撰。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六二 琬作《泰州紀異》一卷、〔凡三編〕《治蜀條約》一卷、《治蜀讞案》一卷、《紀異》及泰州地震具詳災民情形，求卹上司批覆文案。《條約》乃康熙十一年爲四川按察使時，所立章程。《讞案》乃其審斷判語也。皆事理詳盡，文以簡淨不俗。

又卷六四 《安雅堂集》十四卷。琬嘗自定其《詩文集》。官四川時，燬於吳逆之變。此本乃其子思勃摭拾成之者。詩二卷、文二卷、《蜀道集》八卷，《二鄉亭詞》二卷。其應酬之文，多不可存者。

光緒《山東通志》卷一四三 《安雅堂詩》、《安雅堂拾遺詩》，皆無卷數。《安雅堂拾遺文》二卷，附《二鄉亭詞》四卷、《安雅堂未刻稿》二卷。

聶先《百名家詞鈔》《二鄉亭詞》一卷。（清）宋琬撰。

《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二鄉亭詞》三卷。（清）宋琬撰。

《清朝名家詩餘》《二鄉亭詞》二卷。（清）宋琬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安雅堂詩》不分卷，《文集》四卷，未刻稿十卷。宋琬撰。又：《二鄉亭詞》二卷。宋琬撰。

藝文

方文《喜晤宋荔裳觀察四首》（存目）

施閏章《見宋荔裳遺詩悽然有作（君按察四川會滇蜀反道梗憂憤死）》好客平生酒不空，高歌零落痛無窮。西川終古流殘淚，東海從今少大風。國士魂銷多難後，離人望斷九原中。張堪妻子應誰託，巢卵長拋虎豹叢。

又《古銀槎歌爲荔裳作（背有鏤字云元至正壬寅朱碧山製朱名華玉見輟畊錄）》（存目）

蒲松齡《代王玉斧呈宋觀察》（存目）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予壬子歲過新樂縣，題詩驛壁，寄宋荔裳（琬）蜀臬云：「當年霧夕詠芙蕖，促席傳觴樂未疎。名忝應劉七才子，座傾沈范兩尚書。飛星過漢無留影，萍葉隨潮少定居。賴有前期不相負，秋來同釣錦江魚。」沈范謂龔宗伯芝麓鼎孳、梁相國蒼巖清標也。時荔裳與予先後入蜀，其明年荔裳入覲，卒京師。龔公卽以是歲下世。戊辰，梁公以司馬入相，辛未卒于位。今復過此，舊館已頹，前題不復可見，俛仰二十五年間，遂如隔世，益知維摩談空，理不可易也。

王士禎《懷宋荔裳相次入蜀》宋玉高唐賦早成，楚雲遙憶片帆輕。知君胸次崢嶸甚，欲共濤頭赤甲平。

殷岳《寄宋荔裳》少長囿家巷，所見多趙人。朝野推獨步，如公誰比鄰。海岱國風舊，吳越才響臻。山澤產龍蛇，阿誰邁等倫。草野耳目隘，虛欽非所珍。藻鑑君家事，爲我別疵醇。

雜録

施閏章《蠖齋詩話》吊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佳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嫚罵，遭逢各自有君臣。」想項王龕豪人，《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悽婉，有放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人耶。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穹廬滿地皆霜雪，不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下淚處也。

《池北偶談》卷一五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琬）北上過予，所携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爲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上有御府圖書、皇妹圖書各一。）趙松雪《百馬圖》、黄子久《浮嵐暖翠圖》、文徵仲《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旨。

趙執信《談龍録》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顔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康熙甲辰，僕南旋買舟朱僊鎮，夜泊汴河驛口，阻凍五晝夜。所見驛樓前鷄初鳴時，車馬聲轔轔然動，來往喧呶竟日，至漏三方息，想見義山《曲池》詩之妙。及凍甫解，解纜見斷冰觸船，舟人叫聲如雷，兩岸雪花颶起，誦唐人「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句，不禁神王。因次韻吊武穆云：「風聲沉戰鼓，殺氣咽河流。」宋荔裳見之曰：「何其聲之似高達夫也。」其首尾忘之矣。

《拜經樓詩話》卷二宋荔裳先生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盡被亂，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爲尼，名道啓。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且以匕首戳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計無所歸，憶有舊侶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之，而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於官。太守葉滋齊，廉得其寔，閔其名家女，欲送還鄉里。女泣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聞父母並下世，藐焉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顔對桑梓？苟得一茆庵寄跡，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吾邑楊自西少司馬方撫黔，飭所屬從其請。查悔餘內翰適在楊幕中，賦《中山尼》一篇以紀其事。

龔鼎孳

論述

綜論

錢謙益《龔孝升過嶺集序》 讀孝升先生《過嶺集》者，咸以韓、蘇二公爲比。余考其時世，參而論之。【略】若吾孝升，以地負海涵之才，當日升川至之候，風雨出於行間，雲物生於字裏。輶軒吊古，軺車覽勝，燈灺酒闌，筆酣墨飽，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穹龜長魚，距躍後先，南海之有靈祕光怪，恍惚涌現於篇什之中。蓋韓、蘇之所乘者，暮氣也；孝升之所乘者，朝氣也。韓、蘇，崦嵫、濛汜之日也；孝升，扶桑、禺中之日也。才有壯老，節有盈縮，而詩之意匠聲律從之，蓋有使之者然也。

吳偉業《龔芝麓詩序》 今以吾龔先生選詞之縟麗，使事之精切，遣調之雋逸，取意之超詣，其詩之工固已俊鶻之舉也，扶搖一擊，騏驥之奔也，決驟千里。先生之潛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詠長吟，在賓客填咽之際。嘗爲余張樂置飲，授簡各賦一章，歌舞詼笑，方雜沓于前，而先生涉筆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早遍于遠近矣。此先之才也。身爲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北門之窶貧，行道之饑渴，未嘗不徬徨而慰勞也。後生英儁，弘獎風流。《考槃》之寤歌，彤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也。自《伐木》之道衰，而黽勉有無，匍匐急難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先生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其惻怛眞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爲感動，而況于身受之者乎。此先生之性情也。【略】故其爲詩也，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改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心於靡麗。【略】士君子所以久而益堅者，其砥礪必有道矣。此先生之學識也。

又《梅村詩話》 龔鼎孳【略】庚寅秋，於臨清舟中報余書曰：「庾樓之別，垂十五年。壬午以前，猶得時通音驛；運移癸甲，大棟漸傾，妄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續命蛟宮，偷延視息，墮阬落塹，爲世慙人。先生方霞引碧山之巔，鴻舉青雲之外，西薇東菊，萬仞難躋。自顧平生，曾邀盼飾，相期何等，蹉跌至今，所以伏處蓬蒿，欲有陳而未敢也。停舫金閶，竊幸龍門在望，展晤有期。而先生既抱騎省之傷，賤子亦迫王猷之棹，何圖咫尺，復成參商。唯從同人處見先生尺幅寸幀，片言隻字，寶若明珠大貝，火齊木難，攬持芳華，以當瞻侍耳。客秋至白門，拜發良書，欣聞聲欬，蹶然頑懦，復起爲人；感念疇曩，泫焉雨泣，自傷末路，尚爲知己所收憐，使得齒於舊游之末。中間情文溫縟，慰諭綢繆，金錯玉盤，美人之遺我厚矣。伏蒙不棄鄙陋，垂問雕蟲。先生留意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蔚有兼長，爝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燿？且身既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瓦裂，空言一綫，猶冀後世原心，宣鬱遣愁，亦惟斯道。往在燕邸，與秋岳、舒章諸子，各有抒寫，篇軸遂緐。近年以來，蓬轉江湖，仲宣登樓，衿情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未極斐然，不無驅染。然前則魂魄初召，瑟既苦而難調。繼乃離索寡羣，刀雖操而未善。亟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葵邱，舍公誰屬。方當悉索敝賦，奉鞭弭於中原，不敢煩包茅之討也。此行粗了殘局，即歸卧松筠，興會適來，扁舟相就，極論千古，殫精百氏。備孔門之游、夏，俑鄴下之應、徐，庶幾餘生，不同艸木。先生箸作，雷霆天壤，氣象名山，亦肯示雌霓於王筠，授《論衡》於中郎否耶？」此書至，余發之於相知，讀者無不以爲徐、庾復出也。孝升於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遒緊，有義山之風。余嘗憶其潤州一首中聯云：「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南冠。」激昂慷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爲三歎。

杜濬《哭龔孝升文》 不當遽言者何也？謂先生之詩格也。贊誦一詞，棗梨四出，可謂盛矣。然而官爵所在，足以昌詩，亦足以累詩，思欲少須時日，爲先生精選數百篇，期於必傳，或行或藏，皆可以報知己。

《帶經堂詩話・叢談門一・詼諧類》 合肥龔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常舉以爲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綑了好打耳。」

《今世說・政事》龔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匕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動色力爭，至再三不厭。

又　龔鼎孳【略】天材宏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爲孝陵所識賞，嘗在禁中嘆曰：「龔某眞才子也。」酒餘，好即席限韻，擊鉢灑翰，工麗絕倫。尤好汲引善類，獎借後進，學者仰之如山斗。

《本事詩後集》卷八　芝麓龔公，以金鐘、玉衡之材，振清廟明堂之響。閒入閒情，輒多香豔。嘗觀其《讀曲歌》題詞云：「拈花弄草，何妨借繡榻以寫生，飲酒讀騷，不若買芳姝而閉戶。信乎《梅花》一賦，不獨宋廣平也。」汪鈍翁《說鈴》云：「合肥龔先生作詩文，下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爲孝陵所識賞。常在禁中嘆曰：「龔某眞才子也。」

《覲齋詩談》卷六　五言古多沐浴於《選》體，雖時有離合，而出手自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　合肥聲望與錢、吳相近，又眞能愛才，有以詩文見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時。又因其才品之高下而次第之，士之歸往者徧宇內。時有合錢、吳爲三家詩選，人無異辭，惟讌飲酬酢之篇多於登臨憑弔，似應稍遜一籌。

又　合肥時用杜韻而能以意驅役，絕無趁韻之迹，所以高於衆人。

《隨園詩話》卷一六　龔芝麓尚書失節本朝，又娶顧橫波夫人，物論輕之。顧黃公爲昭雪云：「天壽還陵寢，龍輴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明。」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莫浪訾。」文士筆墨，能爲人補過飾非，往往如是。

《清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龔鼎孳【略】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眞當今才子也。以此洊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略】先生既負宗師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諧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歎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制義叢話》卷八　阮吾山曰：龔芝麓尚書宏獎風流，喜延致海內知名士，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俊）下第時無以卒歲，袖文謁公，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涔涔下曰：「李嶠眞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遂中狀元。所謂「八百孤寒齊下淚」者，尚書足當之矣。

《國朝詩話》卷一　龔合肥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不加點竄，世祖嘗於禁中賞歎其才。詩刻意摹杜，古體多用韻，予謂見長初不在此。雅愛其《贈白仲調長歌》起云：「甲乙之歲無事無，臺城白晝嗥妖狐。」指南渡時事也。下云：「中有一人髯且怒，昔母趙嬈父王甫。」指懷寧也。「髯且怒」，活用「髯參軍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事，是懷寧氣象。下句是懷寧罪案，老辣非淺學可辦。歛才爲絕句，如「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消。興懷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萬里秋陰入暮烟，盤空石磴斷虹前。西風殘葉能多少，變盡江山九月天。」氣韻絕不凡也。虞山、太倉間，非公自難鼎足。顧茂倫（有孝）、趙山子（澐）鈔《江左三大家詩》刻之。

《海天琴思續錄》卷四　白下才華重合肥，散花天女著銖衣。橫波捧硯鈔詩艷，一卷琅璈五字稀。（合肥龔芝麓鼎孳集中以五言律詩爲最，餘不逮，樂府亦少遜。）

《筱園詩話》卷二　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餘，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鍊之妙。好騁筆，而少醞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盡。調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後世難入名家之列。

紀映鍾《香嚴詞序》　好爲詩餘，或慷慨悲歌，穿云裂石，或柔情紛綺，觸絮黏香，殆亦似之。而尤能爲叠韻，愈狹愈工，愈險愈妙。

丁澎《定山堂詩餘序》　大宗伯芝麓先生，以人倫之宗鑒，爲我朝之柱石，其德業文章，橫絕乎漢唐以上，弁髦乎宋元以下，千古精華之氣，天地特聚之，【略】間以其閑情發爲詩餘，【略】於是取是編而讀之，颯颯乎有《三百篇》之遺音焉，其珠璫槐掖，濡筆承明，則雅音亮節，依然彤弓湛露之賦答也。其遺情山水，放目雲煙，撫白石以流連，漱清漪而淪洄，則逸興遄飛，

陶然卷阿苓隰之高致也。其淒心悄志，悱惻纏綿，寄悲怨于花晨，托遙思于月夕，則殷然憂讒畏譏離夫思婦之蕭騷也。其香閨憶別，霜塞鳴笳，聽木葉于宵砧，響愁鴻于鐵馬，則楊花雨雪，色然以驚，淒然以悲，而瞻望勿及者也。其春郊約友，曲水聯心，就雲中而招鶴，開金井以投輪，則鳥鳴伐木，慕友聲而思藍味者也。昔歐陽文忠、晏元獻諸公以詞名宋代，立朝正色，卓立不移，以先生德業文章，何其先後若一轍也。世之讀是編者，性情以是正焉，風會以是醇焉，房中正始之音以是傳焉，寧僅曰詩之餘而已哉。是爲序。

鄒祗謨《遠志齋詞衷》 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爲妙協。近則龔中丞《綺識》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

王士禎《花草蒙拾》 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

《古今詞話·詞評下》 《倚聲集》曰：「南宋諸詞以進奉故，未免淺俗取妍。《香嚴》一集，如此雕搜綵致，仍歸生色眞香，所謂妙音難文，未易爲淺人索解。」徐釚曰：「古人蘊藉生動，一唱三歎，以不盡爲嘉。清眞以短調行長調，滔滔滃滃，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至姜、史、蔣、吳融鍊字句，法無不備，兼擅其勝者，惟芝麓尚書矣。」

《詞苑萃編》卷二 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

尤侗《三十二芙蓉詞序》 觀其詞（《香嚴齋詞》），則如花間美人，更覺嫵媚。

《近詞叢話·詞學名家之類聚》 明崇禎之季，詩餘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國朝，合肥龔鼎孳、眞定梁清標，皆負盛名。

分論

《老蕩子行》 施閏章《蠖齋詩話》：往見何大復《昔遊篇》五百五十五字，凡十轉，皆平。近時龔中丞孝升《老蕩子行》四百七十字，凡八轉，皆仄。古今相望，各自一體。然宋禮部員外裴悅《寄邊衣詩》二十句，凡五換，皆仄韻，情致淒緊。此體不自大復始矣。

《讀韞林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句感而遙和》 施閏章《蠖齋詩話》：龔宗伯《讀韞林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句感而遙和》亦自風流可愛。【略】愚欲改第二首煞句「憑仗敬亭雲一片，返魂香欲駐斜陽。」爲「憑仗敬亭同調在，銷魂詩作返魂香。」

《金陵篇》 《覲齋詩談》卷六：不媿詩史，滿眼銅駝荆棘之感，却無衰颯氣，眞不可及。此種手筆，吳梅村可爲敵手。

《金閶行》 《覲齋詩談》卷六：全學駱丞長篇，換韻處健如駿馬跳碉。

《上巳將過金陵四首》二 《漁洋詩話》卷中：先兄西樵嘗云：「合肥龔尚書『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陽羨陳其年『浪擁前朝去』，英雄語。」

《蠲租行追同元次山舂陵行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以文爲詩，不加追琢。和次山韻，即神似次山。少陵亦有此體。

《慰朱嘗庵都諫以言事謫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愧己不能援引，而終望其不改直節，是古人心事。

《嘗庵都諫謫官建寧》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引用古典，天然對仗，是此老本領。

《丘曙戒侍講謫倅瓊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即「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意。

《生辰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慶夫人生辰也。蘅澤之中自有風骨。後日不受一品封誥，有自來矣。

《百嘉村見梅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脫去梅花窠臼，清絕超絕。

《上巳將過金陵》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流水青山送六朝」自是佳句。《白鶴堂詩話》：龔芝麓「流水青山送六朝」，較明人「六朝山色馬頭青」過之，王西樵稱爲才子語，信矣。而他作多以濃詞掩眞氣，吾無取焉耳。

《題絳雪吳君畫冊五首》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其人品高潔可知，林下之風，不止閨房之秀。

《驀山溪》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王阮亭曰：龔尚書《驀山溪》詞「重來門巷，盡日飛紅雨」，不知其何以佳，但覺神馳心醉。

《青玉案·虎邱》 《詞則·別調集卷三》：直抒本事，不著議論，筆意自高。

《蝶戀花》《詞苑萃編》卷一七：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讌集于宋荔裳觀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春絆情絲千縷纈。夢裏人來，乍暖輕寒節。何處玉驄曾小歇，海棠飄落胭脂雪。重倩紅牙溫舊闋。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樓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長安諸公爭裂素紈書之，于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蘭思詞）

《燭影搖紅・方密之索賦催妝卽用其韻》《古今詞話・詞辨》卷下：《梅敦詞話》曰：近代芝麓龔宗伯有《催粧詞》云【略】。則已極此調之工豔矣。《南州草堂詞話》：桐城方太史納姬，合肥龔中丞賦《燭影搖紅》催妝詞，詞既纖穠，序尤綺麗。今載《香嚴集》中。

《悼董宛君札》《清朝野史大觀》卷九：如皋冒辟彊痛念董宛君，既撰《憶語》，復裒親知慰唁諸札，藏於染香閣。將付剞劂，未幾而染香閣竟爲絳雲之續。累代文獻，悉付煙雲。獨龔文毅一札，今猶藏於其家。瓊思瑤想，不媿有情人吐屬。惜已亡其末幅。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以殊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當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免起鶻落，不假思索，眞當今才子也。」以此洊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恠慄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蔭者，翕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綆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鶩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既負宗師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諧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歎，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清史列傳・龔鼎孳傳》　龔鼎孳，江南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六年，大學士周延儒罷歸，舊輔王應熊赴召。將至，鼎孳疏劾：「應熊結納延儒，營求再召。政本重地，私相援引。延儒甫出，應熊復來，天下事豈堪再誤。」疏入，留中未下。會延儒被逮在道，不卽赴，冀應熊先入，爲之解。莊烈帝知之，命應熊歸，賜延儒死。時兵部尚書陳新甲獲罪棄市。鼎孳又疏詆呂大器爲陳新甲私人，不宜令總督保定、山東、河北，忤旨，鐫秩。及流賊李自成陷京師，鼎孳從賊，受僞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卹典。給事中孫昌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燄。請敕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尋遇恩詔免。九月，補原官。十年，擢刑部右侍郎，奏定本部事宜：「一、諸司問擬大小獄情，宜悉依律文確議，不得棄律科罪。一、折獄務得其情，虛者，卽爲申雪，實者推詳定案，毋持兩可。一、獄訟宜令滿漢司官會訊，錄詞呈堂，復審或擬罪，或釋放，加以勘語，付司存案。一、處決重囚，宜令科臣將應決人犯，詳註姓名，其有情罪失當者，許卽時執奏。一、遣戍罪人，宜就原籍遠近，定地發遣。一、畿輔州縣旗民交訟、惟命盜案情，仍赴部質審，鬬爭細事，請卽令各州縣審擬，申報督撫結案。一、老幼篤病，律有收贖之條，請再爲申明，凡重犯連坐之家屬，卽與依律科斷。」下所司議行。明年二月，轉戶部左侍郎。五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月，疏請：「招納流民，先擇寺院聚處，編列保甲，互爲稽查，仍仿京城賑粥例，有司親爲經理。其往他省者，卽令所在道廳招集，量給資本留屯，毋令失所。」十二年八月，詔停刑部秋決。鼎孳疏請令內外概行停決，以彰一視之仁。又奏：「每年六月審定立決重犯，俟七月具題正法。」並下部議

行。先是，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交章劾大學士馮銓，睿親王集科道各官質問，鼎孳曰：「馮銓乃背負天啟，黨附魏忠賢作惡之人。」銓曰：「流賊李自成陷害明帝，竊取神器，鼎孳反順逆賊，竟爲北城御史。」鼎孳曰：「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太宗。」王笑曰：「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似此等人，祇宜縮頸靜坐，何得侈口論人。」遂罷不問。嗣以陝西地震，鼎孳疏論任輔弼，酌銓敘，責考課諸事，上知其意必有所指，令指實回奏，又語涉馮銓。上以馮銓果有罪，即宜糾劾，何待責令回奏，始引銓抵塞，諭責之。至是，上以鼎孳自擢任左都御史，每於法司章奏，倡生議論，事涉滿漢，意爲輕重，敕令回奏。鼎孳具疏引罪，詞復支飾，下部議應革職，詔改降八級調用。尋以在法司時讞盜事，後先異議，又曾薦舉納賄伏法之巡按顧仁，再降三級。十三年四月，補上林苑蕃育署署丞。閏五月，大學士成克鞏論鼎孳黨護左通政使吳達，隱其弟吳逵通賊事，請勘訊。下部察問，鼎孳以不知逵爲達弟申辯，罰俸一年。十七年，詔甄別京員，以鼎孳素行不孚衆論，復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元年以前催徵未完錢糧。三年，遷刑部尚書。疏言：「法司審擬事件，若非徇私枉法，雖或議罪稍輕，引律未協，既行改正，應免處分。」從之。五年，轉兵部，八年，轉禮部。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十二年，再充會試正考官。八月，以疾致仕。九月，死。賜祭葬如例，謚端毅。

《清史稿・文苑傳一・龔鼎孳》 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爲直指使，巡視北城。及睿親王至，遂迎降，授吏科給事中。改禮科，遷太常寺少卿。順治三年，丁父憂，請賜卹典。給事中孫珀齡疏言：「鼎孳辱身流賊，蒙朝廷擢用，曾不聞夙夜在公，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聞訃仍復歌飲留連，冀邀非分之典，虧行滅倫，莫此爲甚。」部議降二級。尋遇恩詔獲免，累遷左都御史。先是大學士馮銓被劾，睿親王集科道質訊。鼎孳斥銓閹黨，爲忠賢義兒。銓曰：「何如逆賊御史？」鼎孳以魏徵歸順太宗自解，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闖賊擬太宗！」遂罷不問。坐事降八級調用，補上林苑丞，旋罷。康熙初，起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卒，謚「端毅」。乾隆三十四年，詔削其謚。鼎孳天才宏肆，千言立就。世祖在禁中見其文，歎曰：「眞才子也！」嘗兩典會試，汲引英雋如不及。朱彝尊、陳維崧遊京師，貧甚，資給之。傅仙、閻爾梅陷獄，皆賴其力得免。臨歿，以徐釚囑梁清標曰：「負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釚後以清標薦試鴻博，入史館。自謙益卒後，在朝有文藻負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著有《定山堂集》。

紀事

作家逸事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三・合作類》 先兄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維崧）「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云：「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閨房游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

又《記載門一・棲隱類》 王子雲一翥，雲澤尚書曾孫，崇禎庚午舉人，楚名士也。亂後隱廬山，講學五老峯下。一日，與諸生同觀瀑布，忽發問曰：「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諸生不能對，遂拂衣歸。素與龔端毅公（鼎孳）善，龔使東粵，過黃州，相見賦詩極歡。或曰：上巳時佳，黃州地佳，子雲人佳，公詩不得不佳。

《新世說・企羨》 徐電發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尚書奇賞之。尚書臨沒，謂梁眞定相國曰：「奇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又《輕詆》 龔芝麓嬖顧橫波甚。然時爲所制。一日，有僕以事至橫波室。語笑聞，龔排闥入，疑其有私，謂僕無禮，罰令長跪。及龔出，橫波閉戶大哭，以長齋禮佛，不欲接見相要。龔再三勸慰，終不啓扉。大窘。適錢牧齋以事至金陵，乞其作調人。橫波曰：「渠能作孫武公，則妾亦能作葛嫩耳。」錢嗒然而退。

作品本事

《壽白母長歌一百二十句》《國朝詩話》卷一：雅愛其《贈白仲調長歌》起云：「甲乙之歲無事無，臺城白晝嗥妖狐。」指南渡時事也。下云：「中有一人髯且怒，昔母趙嬈父王甫。」指懷寧也。「髯且怒」，活用「髯參軍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事，是懷寧氣象。下句是懷寧罪案，老辣非淺學可辦。

《袁堯公水部招飲演所著西樓傳奇同秋岳賦》《隨園詩話》卷一六：龔端毅公《定山堂集》，有《觀袁堯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即堯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堯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躭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龔詩云：「詞客幸隨明月在，新聲應逐彩雲飛。」

《癸未十月初七日以言事下獄》《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此崇禎時下獄也，亦爲彈劾權貴。旋赦出。

《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詩紀事和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時逆案既定後，大奸已除，而正士猶罹文網，故有此歎。

《寄彭禹峯方伯酬燕京留別韻》《國朝詩話》卷二：鄧州彭禹峯（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鍾，一飲能盡數升，一食能盡一兔肩。有戡亂功。龔芝麓寄詩所謂「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也。

《贈歌者王郎南歸和牧齋宗伯韻》《清稗類鈔・優伶類》：甲午春盡，紫稼南歸，芝麓和牧齋韻以送之云云。

《上巳將過金陵四首》二《清朝野史大觀》卷九：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曰：「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嚴武伯千里命駕且爲虞山先生義憤有古人之風於其歸占此送之》嚴熊《負心殺命錢曾公案》：竊聞恩莫深於知己，而錢財爲下。罪莫大於負心，而殺命尤慘。牧齋錢公主海內詩文之柄五十餘年，同里後學硯席侍側者，熊與錢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顏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寫身炙詐銀三十六兩。今月（康熙三年六月）廿八日復誣傳族勢赫奕，同錢天章虎臨喪次，立逼柳夫人慘縊。亘古異變，宇宙奇聞。熊追感師恩，鳴鼓討賊。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訴，少效豫讓吞炭之意。　又《與錢求赤書》：往年牧翁身後，家難叢集，破巢毀卵，傷心慘目，孺貽世翁長厚素著，飲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遊燕邸。弟客春在北，每見名賢碩彥，罔不憐念之者。豈歸期未遽月，仁兄首發大難，出揭嗌膺，必欲斬絕牧齋先生之後，意何爲耶？況仁兄此揭不過爲索逋而起，手書歷歷，要挾在前，難免通國耳目。嗚呼！索逋如此，萬一事更有大於索逋者，仁兄又將何以處之乎？《清史列傳・龔鼎孳傳》：嚴武伯至北京，乃在康熙五年丙午後，龔氏任職京師之際。而此時牧齋之從侄孫保，曾再發起向孫愛索逋之事。牧齋身後，其家況之悲慘如此，可哀也已。

《丑奴兒令四首》《南州草堂詞話》：龔芝麓尚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丑奴兒令》四闋，自序云【略】，詞云【略】。《板橋雜記》卷中：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簽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檐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宴眉樓者無虛日【略】。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略】。又：顧眉生即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

《菩薩蠻・己酉春日摩訶庵杏花下有感直方舊游》、《蝶戀花》《本事詞後集》卷八：張郎，雲間人，爲宋轅文所昵，轅文沒後，宗伯嘗於摩訶庵杏樹

下爲張郎作感舊詞，調《菩薩蠻》云【略】。又壬子春暮集宋荔裳寓園喜張郎至，調《蝶戀花》云【略】。《南州草堂詞話》：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宴集於宋荔裳觀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略】。又送張還廣陵云：「紅淚一巾心百縷。春盡才逢，剛過菖蒲節。懊恨子規啼不歇。生生催就雙蓬雪。　莫聽陽關朝雨闋。禁得年年，腸爲分携絕。芳草粘天難望徹。杏花人面揚州月。」又代張閨情云：「彩綫鴛鴦愁暗縷。花雨新添，水暖銀塘節。燕子穿簾飛又歇。冰紈衬貼芙蓉雪。　悶倚玉簫吹半闋。報道人歸，喜極還嗔絕。別後心情明鏡徹。日長捱到如年月。」又：「隋苑煙花羅綺縷。小別重圓，交代歡愁節。腸轉車輪輪始歇。夢回關塞沙如雪。　爲問歡場歌幾闋。比并雙蛾，畫就誰嬌絕。天欲爲人須爲徹。一生長似團圞月。」長安諸公，爭裂素紈書之。於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

《賀新郎·題影梅庵憶語》冒襄《影梅盦憶語序》：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有豔名，非其本色【略】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荼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煢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楚痛，以爲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以爭儔也。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略紀其概。《板橋雜記》卷中：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岳，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棲。隨如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盦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清朝野史大觀》卷一：龔芝麓《題影梅庵憶語·賀新郎》詞下闋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凉宵風露下，羨烟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剪。」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展」，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證佐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

著録

《江左三大家詩鈔》《芝麓詩鈔》三卷。（清）龔鼎孳撰。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龔鼎孳【略】有《三十二芙蓉齋》、《定山堂》、《過嶺》等集。

魏憲《清百名家詩》《龔芝麓詩》一卷。（清）龔鼎孳撰。

《五大家詩鈔》《龔先生詩》七卷。（清）龔鼎孳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香嚴齋詞》一卷。（清）龔鼎孳撰。

《清朝名家詩餘》《香嚴詞》二卷。（清）龔鼎孳撰。

《清名家詞》《定山堂詩餘》一卷。（清）龔鼎孳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龔鼎孳撰。《定山堂詩餘》四卷。龔鼎孳撰。

藝文

魏象樞《寄舊日同謫諸公和龔芝麓先生前韻》（存目）

魏裔介《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四首》　海内文章誰與儔，一朝零落向山丘。故人下盡羊曇淚，宣武門前水自流。　每共華堂醉錦茵，高談雄辯志芳隣。三年蘭訊時相憶，寶冊今留紫鳳春。　扶持正論惟公許，共濟時艱我願從。生死交情眞耐久，扁舟丹旐淚涔涔。　才華豈但如蘇李，經濟應知似范韓。竹屋短檠悲夜雪，素車白馬望江干。

閻爾梅《答龔孝升》》（存目）

杜濬《送龔孝升至燕子磯》（存目）

方文《合肥投贈龔芝麓尚書》（存目）

胡介《建州酬龔中丞芝麓》（存目）

顧景星《挽龔芝麓》 天壽還陵寢，龍輴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明？　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莫流訾。

雜録

顧嗣立《寒廳詩話》 黄岡杜于皇（濬）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東坡》詩：「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鼎孳）酒間嘗擊節誦之，以爲二十字説盡東坡一生，眞不可及。（褚逢椿云：「此合肥有感于己，故賞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 合肥龔芝麓尚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尚書左右之，得脱。古古上尚書詩云：「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

《柳南隨筆》卷三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隴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掞，直臣則有郭公琇，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清原、陳公儀、錢公世熹。是科典試，爲柏鄉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尚書鼎孳。

《巢林筆談》卷三 虞山與合肥，眞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處亦同。而柳妓與顧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專寵同，其妖蠱亦同。是夫是婦，總不足當童夫人一笑。

李玉

論述

綜論

吴偉業《北詞廣正譜序》 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而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絶意仕進。以十郎之才調，效耆卿之填詞。所著傳奇數十種。即當塲之歌呼笑罵，以寓顯微闡幽之旨。忠孝節烈，有美斯彰，無微不著。間以其餘閒，採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中之北詞，依宫按調，彙爲全書。復取華亭徐於室所輯，參而訂之。此眞騷壇鼓吹，堪與漢文、唐詩、宋詞並傳不朽矣。予至郡城，嘗過其廬，出以相示，喜其能成前人所未有之書也，爲序其始末云。婁東吴偉業書。

高奕《新傳奇品》 李元玉（吴縣人）　康衢走馬，操縱自如。所著《一笠庵傳奇》三十二本。

《劇説》卷四 元玉係申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耻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

《今樂考證・著錄八》 吴梅村云：「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略】甲申以後，絶意仕進。所著傳奇數十種，即當場之歌呼笑罵，以寓顯微闡幽之旨，忠孝節烈，有美斯彰，無微不著。近采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中之北詞，依宫按調，彙爲全書，復取華亭徐於室所輯，參而訂之，曰《北詞廣正譜》。此眞騷壇鼓吹，堪與唐詩、宋詞并傳不朽矣。」

《賀新郎・篆縷銷金鼎》《夢園詞評》：《玉林詞話》云：李君之詞，雖不多見。然風流蘊藉，盡於《賀新郎》一詞矣。

《人獸關》佚名《人獸關敘》：支那世界，大抵德怨之藪也。然有一大利焉，曰報。報者，動於人心之不自已而治天下者，藉爲不斧不鉞之勸懲者也。德而無報，誰相勸於樹德？怨而無報，誰相懲於造怨？故以德報怨，斥爲不情之事；而以怨報德，名曰刑戮之民。民而謂之刑戮，其生也罔，其死也慙，陽不齒於人，而陰且羞以爲鬼。【略】稗官家所載負心事非一，而桂氏之負施爲最刻；所載負心之報亦非一，而桂氏一門之得報爲最顯。施之德，桂不能報，而其女爲報之；桂之怨，施不及報，而其舅爲報之。報之不盡，而閻老爲報之。女降妻而爲妾，父之遺殃也。父脫犬而猶爲人，女之餘庇也。《人獸關》總評：戲本之用開場表白，此定體也。原本逕扮《大士》一折，雖曰新奇眩俗，然鄰於亂矣。況云大士故賜藏金於負心之人，使之現報以儆世俗，尤爲悖理。今移《大士》折於《贈金設誓》之後，爲《冥中證誓》張本，線索始爲貫串。且戒世人莫輕賭呪，大有關係。上卷猶屬平演，至下卷《勸惡》、《拒客》、《證誓》、《證夢》、《犬報》諸折，令人髮豎魂搖。前輩名家，未或臻此。牛公子改爲戎公子，以牛姓時有，故避之。又添《義贖施房》一折，不惟情節關係難省，亦見公子勢頭不可使盡。負心變犬，事出小說，原名桂遷，此改桂薪，作者或有指也。因貧棄婿，傳奇多有之。然未有如桂氏顛倒之甚者。始而贈之爲婢，惟恐其不納；既而絕之如仇，又惟恐其不遠。貧富變於一朝，恩怨懸於千里，誓語不磨於佛殿，現報明示於冥司。寧不令負心者惕惕焉！

《永團圓》《〈永團圓〉總評》：太守主婚事奇，中丞挺婚事更奇。二女一混，而夫不知其妻，姑不知其媳，妹不知其姊，幷父不知其女，如此意外團圓，倍覺可喜。蜃樓海市，幻想從何處得來！古傳奇全是家門正傳，從忠孝節義描寫性情。【略】此劇如上卷之《鬧府》、《斷配》，下卷之《看錄》、《訊因》、《勸女》、《團圓》等折，即古劇中何可多得？而點染襯貼處，亦複不乏。【略】余爲補凡二折：一爲《登堂勸駕》，蓋王晉登堂拜母，及蔡□辭親赴試，皆本傳血脈，必不可缺；又一爲《江納勸女》，蓋撫公挺婚，事出非□□任夫人，豈能爲□讓之事？必得親父從中調停一番，助姑慰解，庶乎彊可。且父女岳婿借此先會一番，省得末折抖然畢聚寒溫，許多不來，此針線最密處也。《挺婚》、《看錄》及《書齋偶語》三折，俱是本傳大緊要關目，原本太直遂，似乎高公勢逼，蔡生懼而從之；蕙芳含怨，蔡母子強而命之，不成事體，須是十分委曲描出一番萬不得已景象，不得不全改之，觀者勿以余爲多事。龍子猶《永團圓序》於戲！是一笠庵傳奇第二編也。一笠庵穎資巧思，善於布景。如太守喬主婚事，情節本妙，添作二女志鹿得獐，遂生出多少離合悲歡段數。【略】又俱作太守人情，自己全不討好，所謂小人枉自做小人也。中間投江遇救近《荊釵》，都府挺婚近《琵琶》，而能脫落皮毛，掀翻窠臼，令觀者耳目一新，舞蹈不已。邇來新劇充棟，率多戲筆，不成佳話，兼之韻律自負，實則茫然視此不啻霄壤隔矣。初編《人獸關》盛行，優人每獲異稿，競購新劇，甫屬艸，便攘以去。上卷精彩煥發，下卷頗有草草速成之意。余改竄，獨於此篇最多，誠樂與相成，不敢爲佞。然余猶嫌蘭芳投江後，凡三折而始歸高公，頭緒太繁，且懼內涉套。而刼官劫庫，甚非美事，有礙賓筵。若能於香客處，生一花頭逕達高所，似更雅觀。且此處省力，俾優人得盡力於後折，方在擬議。而演者已布吳中，習其熱鬧，因而置之尚留微憾。古吳龍子猶述。

《兩鬚眉》萬山漁叟《兩鬚眉敘》：大丈夫處彝倫顛蹶、天步艱難之日，不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識、二十分膽，以周旋於呼吸存亡之會，必無以抒忠孝之懷，而錫身世之福。至若女子，目不覩《陰符》《黃石》之書，身不歷名山大川之險，蘋蘩筐帚而外無他事，一旦臨大難，遇大敵，保巖城于纍卵，活萬命於重圍，雖偉男子猶難之。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吾服其才；諸葛武侯，抱膝隆中，已定三分之局，吾服其識；郭汾陽單騎入回紇之營，吾服其膽。此丈夫中之丈夫也。木蘭代父從軍，劉遐妻拔圍出夫，荀崧女踰城救父，皆才、識、膽全備而後行之不疑，期之克就。此女子中之丈夫也。一笠庵主人，譜黃大將軍、鄧夫人救荒守寨，撫寇成功始末，而顏之曰：《兩鬚眉》。予續之卒業，爲之歛容而嘆。夫將軍一書生耳，遭家多難，九死一生，不沾沾以筆墨小伎，捷取榮貴；熟覽天下之大勢，揣摩流寇之情形，立談致樞相改容折節，不費斗糧，不煩一兵，挺身臨虎狼之穴，慷慨敷陳，侃侃鑿鑿，俾憬然發其返邪歸正之心，降師數十萬，恢復郡縣數千里，因以建牙樹

轟，保障山河。而夫人以儒家女至性過人，嘗不惜捐軀。脫夫于犴狴兵荒，洊至破產，存活梓里萬計，冒矢石，調鄉勇，堅壁死守。有撓法者，立斬以殉，卒殲巨寇，保桑梓。女中韓范之顯，表于椽筆，載于鸞章。厥後，與將軍受天家之祿，而被袞服之榮。功在旂常，名垂彤史，是夫是婦，古今無兩。皆有濟世之才，奇中之識，定難持危，不避險患之膽，洵不愧鬚眉丈夫也。一笠庵主人，錦心繡腸，搖筆隨風，片片霏玉，以黃絹少婦之詞，寫天懷發衷之事。今天下血性男子，閱是傳想見鬚眉如戟，肅然興敬，豈猶是宋艷荀香，描摩兒女子幽夢柔情，咿咿啞啞，作「曉風殘月」之調，以宕人心魂，迷人耳目已哉？抑予又有說焉：子輿氏以儀衍爲妾婦，孔明以巾幗遺司馬仲達，彼世之痛癢，不切于人倫學術，無裨于治家，而徒苟且，功不出、處無據，一旦有事，聽鼓鼙而色變，聞風鶴而膽寒，喪師辱國，爲天下笑。雖具有鬚眉，亦何所置其顏面？若而人者，皆當以妾婦目之，以巾幗贈之，「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花蕊夫人句也。嘻！可以知是傳取名，徵實之旨也夫！順治十年六月望日，萬山漁叟題于松菊莊之游舫。

《眉山秀》　錢謙益《眉山秀・題詞》：自《三百篇》亡，而後《騷》賦繼之。然以之入樂，則節奏未諧。于是《白苧》、《子夜》，始爲濫觴。然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因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又有南曲。遞沿遞變。于是，宋、元諸君子，遂于此道自闢蠶叢，幾與西京、大曆詩文互雄。一代明興，如用修之胸羅四庫，而宮羽全乖；若士之筆倒三湘，而竹絲不協甚矣。習服衆精之難也。往與海內賞音之士品定得失，謂伯龍、伯起諸子已成隔世，而新聲間出，則元玉氏《占花魁》、《一捧雪》諸劇，眞足令人心折也。元玉言詞滿天下，每一紙落，雞林好事者爭被管絃，如達夫、昌齡聲高當代，酒樓諸妓咸歌其詩。元玉管花腸篆，標幟詞壇。而蘊奇不偶，每借韵人韵事譜之宮商，聊以抒其壘傀。丙戌歲，予寓郡城拙政園居，得盡讀其奚囊中秘義，即使延年協律，當亦賞其清柔；善顧周郎，無能摘其紕繆。因有嘅于元豐之季，抱經濟才如玉局父子，而侘傺窮徙，秦太虛忠義文章，不究其用，至埋骨貶所。嗟乎！才爲世忌，千古同悲。此元玉所爲擊碎唾壺，五岳起于方寸，不浹旬，而《眉山秀》成已，令魚出聽而雲爲停矣。予每嘆人各有能、有不能，鳧短鶴長，限于賦也。以司馬子長，天才灝衍，河漢無極，而賦則未閑。故相如一傳，不無艷心于《子虛》、《上林》；少陵足遍萬里，讀破萬卷，稱沉雄典核矣，而樂府不傳；青蓮天姿奇邁，雖被酒之餘，而抗浪沉香亭上，《清平》三調，縱筆立揮，無不入妙。假令少陵授簡，恐亦閣筆。元玉上窮典雅，下漁稗乘，既富才情，又嫻音律，殆所稱青蓮苗裔，金粟後身耶。于今求通才于寓內，誰復雁行者？昔大曆中女子，能按香山《琵琶行》，至索價十萬。元玉此劇，傳諸顧曲者，又增一番聲價矣。順治甲午歲菊月，題于拂水山房幷書。

《清忠譜》　吳偉業《清忠譜序》：逆案既布，以公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晚出，獨以文肅與公相映發，而事俱按實，其言亦雅馴。雖云填詞，目之信史可也。余所惜者，先朝列聖相承，思陵躬親菲惡，焦勞勤政者十有七年。而逆寇射天，神京淪陷，追維始禍，起於延西二撫之貪婪，皆逆賢黨也。當是時，逆布其黨宇內，秦中要地二撫，實閹腹心，肆虐縱貪，莫之敢指，胎禍全秦者數歲。終於賊焰燎原，災彌穹壤，一敗而不可救，眞可痛也。尤扼腕者，思陵圖治，相文文肅僅兩月，忌之者即以事中之去位，國政愈不可爲。甲申之變，留都立君，國是未定，顧乃先朋黨，後朝廷，而東南之禍亦至。噫！彼爲閹黨漏網之孽，固無足怪，誰爲老成喪心耄及，更可痛也。假令忠介公當日得久立於熹廟之朝，拾遺補過，退傾險而進正直，國家之禍寧復至此？又使文肅之相不遽罷，扶衰救弊，卜年或可再延。而一誤再誤，等於漢唐末造之覆轍。始信兩公於閹黨之事，決然以死生去就爭之，其有關宗社非細也。余老矣，不復見他年事。不知此後填詞者，亦能按實譜義，使百千歲後觀者泣、聞者歎，如讀李子之詞否也。梅邨吳偉業題。

《一捧雪》　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卷一：辛亥二月四日於永泰村觀蓮喜班演《一捧雪》傳奇，因憶昔於紹興永壽堂閱遼陽劉廷璣《在園雜志》所載，略叙於此。明太倉王思質（忬）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眞迹，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予以摹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眞贋，世蕃心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順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應德於內閣，微有不滿思質之言，應德頷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堂銜難之。應德怫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靡耗國帑，累累數百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繫思質至京，論法棄市。後世蕃伏誅，思質之子鳳洲（世貞）、麟洲（世

懋)豫賄行刑者斷其一股，持歸熟之，以祭思質。兄弟對坐啖之。傳奇所云「莫懷古」，蓋寓勸戒於姓名。又云，以一杯之微，至於殺身，則作者自言其意。情節雖略爲變更，而事實猶依稀可溯也。至玉杯名「一捧雪」者，係當時封疆大吏，作苞苴以餽世蕃，籍沒之後，流轉於權貴家。廷璣曾一見之，玉色純白無疵，就日視之，則其中霏霏若飄雪然，洵是尤物。傳奇蓋合二事而敷衍者也。予謂此劇起釁雖由玉杯，而樞紐則在《遠遁》一齣，然紕漏甚矣。夫懷古身爲職官，妻孥皆在原籍，普天莫非王土，挈妾逃欲何之，且方結怨於嚴，一逃則奇禍立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懷古何以昏聵至此。至懷古方以懷寶取禍，以杯藏之戚南塘(繼光)處，而南塘不鑒前車，復以此觴巡按。巡按又因玉杯私怨，擅用尚方劍殺重臣，何其昧也，皆情理必無之事也。安得才藻如孔東塘、洪稗畦者，爲之增補其罅隙哉？

《千鍾祿》《詞餘叢話》卷二：《千鍾祿》演建文帝出亡，雖據野史，究失不經。然詞筆甚佳也。《慘睹》一齣，發端無限悽凉。帝子飄零，迥異游僧。托鉢選詞，何親切乃爾。(《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悽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余尤愛《尾聲》，既云「路迢迢心快快，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行將進場矣，忽飄來一杵鐘聲，遂嘆道：「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神情之合，排場之佳，令人歎絕！

紀事

《金縷曲·月落西樓憑欄久》《古今詞話·詞辨》卷上：明月斜(落日斜)，《唐詞紀》云：呂仙所製。《竹坡詩話》云：一名落日斜。《詞統》云：柳永聞婦人歌此曲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傳是女鬼作。後好事者李玉衍爲《金縷曲》云：「月落西樓憑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又祇恐瓶沉金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楊慎曰：藉此覺有身分。

《一捧雪》《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九：蘇州人李元玉撰。與《人獸關》、《永團園》、《占花魁》共四種，所謂「一人永占」也。相傳太倉王忬家傳玉盃，名「一捧雪」，又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希世之寶。(忬父倬，兵部侍郎，玉盃名畫，蓋當有之。)嚴世蕃索取二物，忬作僞者送去。有湯裱褙者，摘其非眞，世蕃大銜恨。而忬子世貞，字元美，高文博學，少有重名，時時譏切嚴氏，且經理楊繼盛之喪。嚴嵩父子益大恨，遂以邊事陷忬坐法。此劇託名《莫懷古》，實指忬也。莫懷古者，言忬之禍，莫是以懷古而得也。又懷古字無懷，其子昊又字葛天，言其父子不知世間機械，如無懷葛天之民也。【略】按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云：世蕃門客吳人湯裱褙者，以能鑒古，頗用事，世蕃受賂遺既多，遂旁索古書畫。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賄湯裱褙辨以爲眞蹟，始收之。而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贋本，以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僞，世蕃大怒。後都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先已遣戍去矣。學謨吳人，嘉靖年間進士，萬曆初官至禮部尚書，博學多聞，所記不妄，其爲忬無疑。田藝蘅《留青日札》，則云《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嚴以千二百金購得之，纔得其贋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其說與徐異。湯九當即湯裱褙也。林潤等抄沒嚴嵩，簿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無一捧雪盃，然嚴物別寄者甚多，不能決其有無也。(聞一捧雪在王鏊子孫家，久之始出，蓋其後又轉入王氏耳。)劇中所載世蕃于家中代擬旨意，及董傳策、張翀、吳時來劾嚴嵩，皆實事。但戚繼光總理薊鎮，在隆、萬年間，非嵩同時事耳。莫誠、雪艷皆撮出，方毅庵亦假託，王忬總督薊鎮，劾者即其門生方輅，時爲巡按，忬本與密商，令其輕劾，欲卸事得微罪去。既而得重禍，輅亦悔無及矣。作者託名于方，以寓爲輅出脫之意。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八》：沈德符《敝帚齋餘談》云：「《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冑君家，嚴世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恩說中丞往來，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名手也。嚴以爲眞，置酒會諸貴人賞之。有妒王中丞者，直發爲贋本，世蕃大慚，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按：此事即爲元玉《一捧雪》藍本。《霞外攟屑》卷九：平步青《小棲霞說稗·一捧雪》(存目)。

《占花魁》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八》：《夢憶》載：「福王南渡，魯王播

遷至越，幸張岱第。是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睿顏大喜。」蓋即李氏《占花魁》本也。　馮夢龍《醒世恒言・賣油郎獨占花魁》（存目）。

《永團圓》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九：　此與《一捧雪》、《人獸關》、《占花魁》三劇，皆蘇人李元玉所撰，時人合名之曰：「一人永占。」而此劇與《人獸關》又皆說悔親事，蓋當時或實有之。金陵蔡文英，家貧未娶，妻父江納，憎其窮困，欲悔親。乃設酒延蔡至，結勢宦賈金彈壓之，還蔡原所聘金，逼使寫退婚契。蔡不得已從之。寫畢，託言必其母書押乃可。江令賈僕持所還金隨之。至家，蔡言于母，潛從他處遁去，鳴于官。府尹高誼即令捕賈僕至，一訊而伏，高詭爲退親，令江出銀六百兩與蔡，而欲江女親出問其肯否。會江女夜走，不知所之。江迫于官，又以既許退婚，當必無事，乃以次女代之。及至官，高即以銀授蔡，并令娶女歸。江甚悔恨，先是江女聞父悔親，欲投江死，人救之得免。中途復爲盜所獲，以死自誓。適高誼秩滿還京，路經其處，盜欲謀之。女密以告，因急避去。後高陞山東巡撫，緝獲羣盜，因得江女以爲義女。會蔡生中進士第，受袞州寧陽縣尹。謁見之後，高即以女歸焉。按劇中情節頗涉奇異，然有云蔡文英狀元商輅一榜，則似實有其人。至應天府尹高誼，字雲天，係撮撰，寓其高誼薄雲天，能不受賄，而成全蔡文英也。又馮夢龍改本小有異同。（蔡文英贈衣之俠客，江納設計之訟師，諸生巽詬，二女喧爭，江納前倨後恭，賈宦求利得辱，種種摹寫，頗能曲盡世情。江初靳一女，後反二女皆歸於蔡，名曰《永團圓》，似爲蔡幸，實以爲悔親者懲戒也。）

《麒麟閣》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九：　李元玉作。演秦瓊麟閣圖形，與正史多不合。羅藝妻乃孟氏，今以爲秦瓊之姑，尤屬悖謬。藝子羅成，亦係撮撰。《唐書》：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俄從張須陀擊賊，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後歸王世充，署龍驃大將軍。與程咬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尋授秦王右三統軍，拜上柱國，進封冀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誇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貞觀中，詔司徒趙國公無忌、鄂國公敬德、盧國公知節、英國公勣等，并叔寶竝圖形凌烟閣。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從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程知節，本名咬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矟，事李密，爲王世充所獲，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後封盧國公。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飛將。偃師敗降世充爲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槍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渚上。李勣，字懋公，本姓徐氏。秦王平洛陽，得單雄信，勣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勇攻戰，善用槊，自稱幽州總管。謂官屬曰：「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後以謀反被誅。按秦瓊等圖形凌烟閣，不云麒麟閣也。《漢書・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注云：「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遂以爲名。」蓋作者誤記作秦瓊事，故以命名耳。

《七國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九：　李元玉演孫臏事，採元劇增飾成之。臏父摎，母燕國公主，妻蘇氏，丞相秦之女，皆係添出。王敖同學於鬼谷，爲龐涓謀害臏，涓侍兒金花寶帶與臏言涓欲害臏。後亂箭射殺王敖，以金珠酬金花寶帶，皆係添出。元劇鄭安平乃公子申部將，此云先爲丞相。元劇卜商載臏往齊，此云朱亥及孟嘗君兩人，又互相異者，要之惟孫、龐同學於鬼谷。其後涓圖殺臏，臏攻殺涓，乃是實事，餘多附會。而點入同時人姓名，取攢簇生色耳。按今宛平縣戒壇之旁，有孫臏、龐涓洞，蓋臏本燕人，疑孫、龐嘗學道於此，記稱鬼谷在楚之雲夢山，殆尤不的也。所載孫、龐事，止係齊、魏，而標名七國，似不如馬陵道之的。孫臏擺陣，龐涓僅識其二，其後擺者不識，與元劇同而小異。元劇云：臏擺一字長蛇陣，鄭安平以爲扁擔陣，今云王敖。【略】此其小異者也。元劇以鄭安平爲龐部將，今改作秦之相國，此大異者也。元劇各國伐魏時諸將之名，今亦略改。楚將吳起，今改昭常，蓋因初演鬼谷教孫龐時，即云授以吳起《兵書》，不便覆出也。元

劇有韓將馬服子，今刪去，蓋馬服子本趙將趙奢子括，因奢封馬服君，故云馬服子，本非姓名。元人故呼爲姓名以示戲，今覺其太謬，遂爲刪去也。餘辨證見前。又按《史記》蘇秦、張儀，皆受學於鬼谷先生，是蘇、張、孫、龐本同一師也，劇遂以秦與臏綴合，謂爲翁婿云。

《埋輪亭》《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五：吳縣人李元玉、朱良卿等同作，演後漢張綱事，以綱埋輪都亭爲名，其繆誤處甚多，附辨于後。略云：張綱字文紀，益州人，娶李氏，子揖甫，三歲，挈家寓京口。綱素耿介，梁冀擅權，綱欲攻之。適中官單超薦廉官十人，詔起山陰趙君安爲諫議，綱爲御史，巡視洛陽等郡。君安過京口，與綱相誓，皆欲殉身報國。君安妻甫有娠，各以後事相託。蘇州人李壽、李祿，流寓鎮江，貧窶特甚。壽稍通文墨，祿性豪俠。壽抱疴，祿不能給藥餌，脫衣售于市。綱憫其友愛，贈銀三兩，壽病瘳。與祿往謝，綱以書薦壽于君安，收爲記室。祿隨綱之任，爲家丁。時大將軍梁冀，以己有擁立功，諷胡廣疏請封王，而中使單超奉詔，僅加九錫，進爵爲公。云趙諫議援引古制，非親不王。冀遂啣君安特甚。冀子胤，封襄邑侯，居洛陽，大肆豪橫。綱巡廣陵，招撫大盜張嬰。及抵洛陽，微行具得嬰惡蹟，埋輪都亭，具疏劾冀父子，而遣李祿率卒擒胤。方質問罪款，加以拷掠，冀輒取旨誣綱得廣陵賊張嬰赤金千兩，託名招撫，授賊顯職，遣官校逮入京師，并擒綱家屬。李祿聞信，乃先用巡按印作假文書，飛遞鎮江有司官，言有棍徒被拏，復僞託梁府到縣，欲害本院家屬。須即捕治，及差官至縣，令以爲僞，刑訊扭解綱所。祿遂迎綱妻子至蘇州避之。君安在都，聞綱有入境疏劾冀，爲冀所遏，反遣緹騎逮綱，乃臚冀二十四款，令李壽謄稿，壽遂竊君安稿以首於冀。冀復取旨，拏君安下獄，與綱並拷。刑部尚書胡廣酷刑羅織，皆命決于市曹。單超奏請寬二人罪，奉旨詣市，而君安已戮。綱獨被釋，謫戍玉門關。解役受冀指，至古廟中，欲殺綱。祿潛尾其後，殺解役，綱遂以妻子託祿，而自詣貶所。祿兄壽附冀，得官刑部員外，給假歸里。祿詬而拒之，不以爲兄。壽慚，復歸京師。越十四載，君安遺腹女娥英知父冤，易男裝，挾刃至京，欲復父仇，禱於城隍廟，倦卧案下。君安以生前正直，爲城隍神，知女至此，示以明日仇人當至，吾陰助汝力。已而李壽果至，屏左右，默禱。娥英突出，手刃之，慷慨詣獄。時綱子揖，易姓名曰李賀，年甫十七，一舉成進士。召對稱旨，授洛陽御史。祿乃以綱冤告之，揖大悲憤，上章劾冀，冀復矯旨逮送獄中。適單超侍太后進香萬壽寺，祿入寺見超，訴其主冤。超細詰祿，知李賀即張綱之子，乃以冀惡具奏，取旨籍沒冀家，授祿都尉，使擒冀父子，而追卹君安，赦綱還朝。李賀復姓名張揖，揖出獄，即奏趙君安子殺人報仇，其罪可恕，奉旨赦罪。娥英自陳乃君安之女，朝廷驚異，賜揖爲夫婦。揖迎母至咸陽驛，君安妻探女詣京，與遇驛中，綱亦被召宿驛，兩家完聚，並蒙國恩。按張綱傳：綱父晧，犍爲武陽人。綱，字文紀，司徒高第辟爲御史。順帝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按：犍爲，益州地也。劇言綱益州人，不謬。同時八使，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埋輪洛陽都亭，蓋漢東都即洛陽。綱欲劾梁冀兄弟，故不出都門也。作者不知東京即洛陽，誤認漢都長安，以洛陽爲綱所按部之地，誤矣。綱劾冀後，乃爲廣陵太守。劇并作一處叙，既已誤矣。【略】劇云：撫廣陵賊張嬰，又埋輪洛陽都亭，以劾梁胤，謂皆是其所轄，此大誤也。綱劾冀與不疑，未嘗劾胤，蓋胤是後來事，劇引亦誤。）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將吏卒數十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嬰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譬以順逆利害。嬰聞泣下，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至，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徵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張嬰等五百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梁冀傳順帝拜冀爲大將軍，冲帝在襁褓，冀侈暴滋甚，質帝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桓帝建和中，益封冀三萬戶，又封冀子胤襄邑侯。元嘉元年，帝崇殊典，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嘗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帝猶以

所奏禮薄，意不悅。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于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生子伯玉。冀妻孫壽使子胤誅滅友氏。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謂宜抑損權盛。書得奏御，冀聞，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冀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冀考授死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具瑗將左右殿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冀及妻壽即日自殺，悉收子河南尹等送詔獄，棄市。《資治通鑑》：「冀使人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又云：「孫氏宗親，皆貪鬻凶淫，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又《通鑑》：「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冀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後漢書・列女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清忠譜》　吳梅村《清忠譜序》：先朝有國二百八十餘年，其間被寺人禍者凡三：王振、劉瑾專恣於前，魏忠賢擅竊於後，馴致流毒天下，而國家遂亡。然振、瑾之專執，皆發於所以危而復安者，以衆賢聚於朝廷，其一二大臣及內外大吏，尚未敢顯爲閹寺私人也。至魏忠賢之擅則不然，上自宰輔禁近，下暨省會重臣，非閹私人莫參要選。時傾險之士，思逞志於正直者，亦願爲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負阿父養子而不惜。而東林之難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諸賢，無不遭其坑戮，而國家之氣以不振。吾郡周忠介公，初吏閩，即裁稅閹高寀，以強項聞。及立朝，又無所迴避。文文肅以新進疏得失，語攻東廠，與公同邑相善，賢黨深忌之，公既免歸，文肅亦削逐。猶不釋憾，廼以巡撫起元周公減袍價一案羅織，公斃詔獄，文肅蓄毒藥待命。思陵嗣位，羣兇伏辜。東林君子幸存者相繼起用。文肅推時重望，訟公冤獨力。至今邦邑人士逮於婦稚，咸識公名，稱述遺事，如當日者。以文肅爲之友，而表之於其後也。方公被逮，時宣詔於郡西察院，民隨而號泣請救者萬人，見公將就桎梏，咸戟手憤詈，因直前擊緹騎，幾爲變。賴郡守寇公，邑令陳公撫之而後定。事聞，詔捕首亂，顏佩韋等五人毅然詣官府，自列赴死，無改容。嗚呼！公之節義，能使人感奮至此，可謂難矣。聞公在詔獄，賢黨虐脅之者萬端，五毒備嘗，辭色不少屈，卒以不可屈而私斃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九：李元玉撰。周順昌最忠且清，故名。按：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嶷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仇。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愛女聘大中孫。旅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旅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而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旅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鎖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蠭擁上，勢如山傾，旅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

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驚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嗾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嘆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驚、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愬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蔭叙，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閒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丘旁，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驚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劇中事皆据實，補出夫人吳氏，及女許魏大中孫允栫之名。生員叩撫按求寬者，添出王節、劉允儀。又云：吳默倡義，合葬五人于半塘。（默字因之，萬曆壬辰會元，官至太僕卿。）文震孟祭五人墓，且爲求旌，皆足補史傳之闕。賓白中叙出收崔（呈秀）、許（顯純）爲腹心，縱田（爾耕）、楊（寰）爲爪牙，楊大洪（漣）、左浮丘（光斗），紛紛逮繫。萬元白（燝）廷杖殺身，文文起劾忠賢，削籍歸家，俱係實事。震孟至竹塢訪順昌，談及害王安及捏熊、楊一案，鍛鍊汪文言，株連楊、左等十七人，亦俱實事。毛一鷺爲乾兒，陸萬齡請配享忠賢于孔廟，亦俱實事。順昌詈忠賢，史傳云：逮魏大中時，此云半塘憩像時，錦衣審問，但有顯純。此云有文煥、徐吉持平。相傳有此，然後來吉與一驚俱以建詞削奪。此云一驚欲嗾李實奏屠城，城隍將草稿塗抹，一驚改稿略輕，而不如徐疏之寬。通政使徐如珂先進吉疏，後進一驚疏，遂獲止坐五人。流傳互異，未知的否。茂蘭崇禎初上血書，通政使錢春立具疏奏請。嗣後各家子弟所上冤奏，皆春立刻封進。茂蘭未嘗擊登聞鼓，其天啓時茂蘭欲訴冤，被人呵打。徐如珂勸令放回之說，未知的否。或云如珂以侍郎居家畏禍，至於服毒。則先投徐疏之說，當不誣也。陰封順昌應天城隍，五人爲部下五方功曹之說，雖係俗傳，然順昌率五人捉顯純，稗史頗載，餘並與史傳相合。

著録

《新傳奇品》 李元玉（吳縣人）康衢走馬，操縱自如。所著《一笠庵傳奇》三十二本：《一捧雪》、《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璧》、《眉山秀》、《吳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鬚眉》、《長生像》、《風雲翹》、《禪眞會》、《雙龍佩》、《千里舟》、《洛陽橋》、《武當山》、《清忠譜》、《掛玉帶》、《意中緣》、《萬里圓》、《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樓月》。

無名氏編《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李玉，字元玉。吳縣人。所著有《一笠庵傳奇》。

又《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佩》、《吳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山》、《武當山》、《麒麟閣》、《虎丘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璧》、《千忠會》、《掛玉帶》、《清忠譜》、《意中緣》、《風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緣》、《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眞會》、《一種情》（一云：「沈寧庵作。」）、《翠屏山》。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李元玉：（吳縣人）《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以上爲一笠庵四種，先刊行于世。）《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璧》、《眉山秀》、《吳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鬚眉》、《長生像》、《風雲翹》、《禪眞會》、《雙龍珮》、《千里舟》、《洛陽橋》、《虎邱山》、《武當山》、《精忠譜》、《掛玉帶》、《意中緣》、《萬里緣》、《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樓月》。

《曲話》卷一 其一人而多至三十一種者，國朝李元玉之《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璧》、《眉山秀》、《吳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鬚眉》、《長生像》、《風雲翹》、《禪眞會》、《雙龍珮》、《千里舟》、《洛陽橋》、

《虎邱山》、《武當山》、《清忠譜》、《掛玉帶》、《意中緣》、《萬里緣》、《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樓月》。（按：此就大略言之，考證當不止此。俟再補入。）

又卷四　吳門李元玉有《一笠庵廣正九宮譜》，採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之北詞，依宮按調，彙爲全書。于牌名、體格同異處，辨證甚屬精詳。所收尤博，多今未見者。先是華亭徐于堂輯有原稿，李氏取而參討之。吳梅村爲之序，稱爲「騷壇鼓吹，堪與漢文、唐詩并傳不朽」，可謂知言。

《劇說》卷四　明祁參政承㸁，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略】李元玉一笠庵，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璧》、《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風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眞會》。元玉係申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耻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李元玉（三十一種）。（存目）。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　右三十一種，（吳縣）李元玉作。（存目）。

民國《吳縣志》卷七五　李玉，字元玉，吳縣人。明崇禎間舉於鄉，入清不再入公車。著有《北詞廣正譜》，取華亭徐于室原稿改編，吳偉業爲作序。淹雅博洽，出原書上。又著傳奇三十二種，最著者曰：「一、人、永、占」，謂《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也。

雜錄

《茶香室續鈔》卷一三　《一捧雪》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有人持玉杯曰：『此一捧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眞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

又《三鈔》卷二三　明張岱《夢憶》云：「福王南渡，魯王播遷至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第。是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睿顏大喜。」按：此則知今所行《占花魁》傳奇，亦明人舊本也。

《曲話》卷一　古今曲本有命名相同者。【略】朱凱有《昊天塔》，而國朝李元玉亦有《昊天塔》傳奇。【略】李漁傳奇有《意中緣》，而李元玉亦有《意中緣》。

《張惠言論詞・附錄四》　端木埰《詞選批注》李玉《賀新郎》（篆縷消金鼎）：此刻所錄《賀新郎》，近十餘調。

朱　暐

論　述

《新傳奇品》　朱素臣（吳縣人）　少女簪花，修容自愛。

《聚寶盆》　清，笠閣漁翁著《笠閣批評舊戲目》：《聚寶盆》（朱素臣作。）上下，《胭脂雪》中中。

《雙熊夢》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六：《雙熊夢》，一名《十五貫》【略】，其情節甚緊湊，唱演最動人，然大抵皆鑿空也。《劇說》卷三：今所演《雙熊夢》劇，親見稗官小說，而「況青天」實本於此。賓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

《秦樓月》　吳綺《秦樓月序》：簫裁淚竹，卽善離聲；瑟製貞松，偏工麗曲。況乎珊瑚枕上，旣待子以三年，翡翠屏中，且思君兮千里。崔徽南浦，寫別淚於生綃；蘇小西陵，悵同心於綰帶。則被之樂府，用諧鸞鳳之音；傳以教坊，可叶鴛鴦之奏矣。粤稽往代，云有才人。門內烏衣，由來第一；囊中青鏤，更自無雙。乍側帽於樓前，纔聞巧笑；偶遺鞭於門外，卽動輕嚬。於是下蔡嫂娟，河陽窈窕，將花並影，弱處生憐；對雪呈姿，清中得艷。有佳人兮在空谷，宜名士之悅傾城。折梔子之華，同心可贈；採蓮花

之苦，苦意難言。黃鵠晨鳴，欲飛焉而且止；紫騮遠去，既行矣而安從？少婦空歎於倚樓，王孫亦悲於破鏡。似蠶絲而不盡，但有纏綿；望烏角以何期，惟存宛轉。鏤金箱篋，歐陽詹腸斷香鬢；軟玉圍屏，河東生心傷紅淚。精誠不泯，人在可今可古之間；時會爲難，事亦若有若無之際。於是毫抽五色，聊以爲娛；聲按九宮，聞而可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不言性而言情。此則玉茗文人，奪烟花於南部；金荃才子，擅月露於西崑者也。誰解記歌，願留心於紅豆；吾爲倚節，且動魄於朱絃。蓬棲居士吳綺題於紅鵝館。龔靜照《總評》：人所不易得者情，情之不易得者眞。偶閱維揚女子與天水先生倡和諸什，如春蠶吐絲，悽惻纏綿。信乎青樓有人，黃閣無人，得不令章臺柳、薛較書專美于前，一時侈爲奇遇，千載傳爲佳話。余慨焉羨之。寄語天水先生，宜速置之金屋，毋令久困花營，負此有情物也。女士龔靜照識。王端淑《總評》：深情宛轉，幽意纏綿，如讀江淹《恨賦》，使人自然淚下，的是小青一流人物。至其《吊眞》一闋，久已傳誦人間，則又當與西陵蘇小之句，並垂千古矣。讀竟歎服。女士王瑞淑書。王立承《跋》：此爲瞿安所藏，予以函寄《誠齋樂府》散套小令兩冊（宣德錦窠老人自刻本），易此以歸。久假均未返趙，互讓之契，二人實默契于心矣。戊辰春，陶君蘭泉影印罕見各曲選及此種，予獨靳《二分明月集》未與，此曲遂流傳于世。瞿安並未責予之冒昧，不先白之，而亦未辨其是其所藏者否也。或以二宣德本易清初本，爲予實自損抑者。但予於書中繡圖獨有特嗜，方以爲受瞿安之惠且逾量焉。病起，整理舊藏，兼收新籍，粗計所有，已藏明清（獨收康、乾時刻，以後未收）曲本，多至四百餘種。樂此不疲，方未有艾，喜誌此書得藏始末于此，且以解友人之惑。二十二年九月卅日，潞河孝慈王立承識。江都吳綺菌次《題情》（感天水生事戲爲代賦）：（步步嬌）記得年時初相遇，人共蒲關杜。清光荳蔻餘，短簿祠邊，（猛現出）陽臺一處。瘦影爲秋扶，（恰便似）花病芙蓉露。（山坡羊）鬧穰穰高陽朋侶，亂紛紛叢臺歌舞。見脈脈掠鬢無言，愛盈盈秋水頻回顧。罷酒時妝殘月照，初道三生，有笑同樊素。對楊長歎，擁衾私語。踟躕，求凰調尚迂，趙趄，牽牛約未逋。（五更轉）乍分離，縈別慮。繫垂楊白鼻駒，玉兒家住櫻桃塢。喜得茗潔香溫，此番重聚。爲雲英，已早把玄霜杵。西樓密誓低低訴，（一時價）玉鏡臺邊，芳心自許。（園林好）剛待把相思破除，睡橫塘花深錦鴛。豈料有封姨嫉妒？猛忽地遇狂且，猛忽地遇狂且！（江兒水）但願諧鸞翼，寧辭捋虎鬚？向秦庭、痛哭（把）連城取。同心偷結西陵路，藏春暗入東山墅。幾夜巫山香雨，儘意把五色江毫，揾盡了瑩娘眉譜。（玉交枝）海山長固，証盟言梅花幾株？隔牆竊聽防鸚鵡，擲琴心願伴當壚。正章臺柳色未曾疎，武陵桃瓣原無誤。又豈料愁魔未驅，又豈料愁城轉紆？（玉抱肚）蘭舟催渡，送離愁片帆南浦。笑痴情空想團圞，把深恩難成辜負。重經虎阜（也），有啼烏，把手江關血淚枯。（玉山頹）山長水阻，是明月無端賺予。問二分可在揚州，怎三更不照東吳？幾番別夢，好青樓迢迢難赴，又被江攔住。燕將雛，（問）堂前可認（得）舊家廬？（三學士）傳來尺素煩鯉魚，番教我費盡躊躕。金環已失葳蕤，鎖斷髮難將鬧掃梳。心似蠶絲渾沒緒，羨浮萍反自如。（解三醒）忘不了香鉤微步，忘不了玉腕斜舒。（忘不了）紅窓薄醉橫波注，忘不了雪肌膚。（忘不了）花前軟欵（將）離情數，（忘不了）燈下橫陳將倦體鋪。難忘處，（有）羅衾翡翠，繡枕珊瑚。（川撥棹）（寄恨）悉無據，剪羅衫做信符。把題襟麗句親書，把題襟麗句親書，要愁思長圍粉軀。倩賓鴻送遠途，試腰肢似舊無。（嘉慶子）一謎思量（把）百事疎，（便）廢寢忘餐不自圖。向人前空自支吾，向人前空自支吾，怕聽浮言說子虛。這相思病矣夫，這相逢夢也乎！（僥僥令）並頭花可愛，比翼鳥相呼。但願月下仙人能爲主，免使我倚香肩誓願辜。（尾聲）離情擬把歡情補，爭奈七度空牀看玉蛉。（只望你）早駕青牛油壁車。吳梅《辛亥冬仲讀菌次曲即書（秦樓月）卷首》：舊家詞客讓吳郎，哀樂中年鬢易霜。記取玉簫來世約，虎山山下碧雞坊。瓊花終古艷江都，重譜虹橋仕女圖。十里隋堤曾走馬，不知陌上有羅敷？

紀事

道光《乍浦備志》卷三六　朱素臣，字九先，居雅山之北。少習舉子業，棄去爲農。暇即手一編，不釋閑，或吟咏以自寫其性靈。爲人方正，有勇力，遇不平即揮拳相助。一日至乍浦，見有老婦披髮而哭於門者，鄰里聚觀莫敢聲。問之旁人，則曰：「逆子鞭撻其母，人因其強暴不能禁，亦不能勸也。」朱聞之，怒形於色，立喚逆子出，捽其髮而披其頰者數十，逆子俯首作

悶痛欲絕狀，其母乃爲之跪而乞免，朱始釋手。曰：「以爾母故，饒爾命。」見者無不快之。崇禎乙亥秋，李僭夫偕友人遊雅山，聞其名，造廬而請謁焉。一見如故，遂與訂交，稱之畏友云。

《十五貫》　焦循《劇說》卷三：　蘇州知府況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鍾何乃舉朕宮官？」楊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行惟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于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去，吏民叩闕請留者八萬人。有儒生爲歌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童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今所演《雙熊夢》劇，親見稗官小說，而「況青天」實本于此。賓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春在堂隨筆》卷一〇：　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妻往祝妻父壽。妻父王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什一，留女而遣婿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所負錢，問其故。劉貴醉後，戲之曰：「吾因家貧不能共活，已賃汝於人矣。此賃錢也。明日，當送汝去。」言已，就枕。既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鄰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矣。黎明即行。而劉貴固熟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驚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即取斧斫劉，殺之，盡負錢去。次日，鄰人見其門久而不啓，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寧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並要之歸，聞於官。謂崔與妾有奸，殺其夫，竊資偕亡也，竟戶於市。後貴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翁使人迎之歸。途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乃知殺其夫者即此盜也，乘間出告於臨安府。事乃白，殺盜，沒其家資，以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余於國初人作小說曰《今古奇聞》者見之。與今梨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會作況太守事耳。《十五貫》傳奇，乃國朝吳縣朱素臣作，去況遠矣。《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六《雙熊夢》，一名《十五貫》，聞係近時人撰，或云亦尤侗筆也。記中熊友蘭、友蕙皆獲重罪，蘇州守況鍾禱於神，夢雙熊訴冤，因爲研審，而出其罪，故曰《雙熊夢》。友蘭、友蕙皆因十五貫鈔，無端罹罪，故又曰《十五貫》。其情節甚緊湊，唱演最動人，然大抵皆鑿空也。友蘭事，則小說中有《錯斬崔寧》一段，略云【略】。相傳宋時即有此小說，則或當有其事也。此記姓名各異，且云友蘭得生，與女配合，則又將情事改換生色矣。友蕙因鄰女失環及鈔，含冤受屈，後於鼠穴中蹤跡得之，乃釋罪成婚，則借用李敬事。問官況鍾，讞出兩事之冤。按：鍾事蹟頗多，亦無及此者，乃借以點綴。如每本雪冤，必演包龍圖之意。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瑠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還。」劇中本此兩事，串合爲一，言淮安人熊友蘭、友蕙兄弟，皆讀書，家甚貧窘。友蘭出外營生，爲舵工以自給。友蕙居家誦讀。鄰居典鋪某者，其子甚醜，養媳何氏，美而慧，其室與友蕙僅隔一壁，聞友蕙書聲，嘗歎羨之。翁頗以爲疑，移其室於後。友蕙嫌太逼鄰女之室，亦移於後。友蕙書籍，屢爲鼠損，市藥欲殺鼠，置熱餅中。鼠穴通兩家，鼠竟銜餅入何氏室。其夫不知，取食而斃。翁嘗以鈔十五貫及釵環等物，予媳藏之，鈔環皆被鼠銜入穴，一環銜入友蕙室中。友蕙方乏米，謂是天賜，持至鄰鋪易米。適何氏夫死，翁遂執友蕙與媳送於官，以爲因奸而殺也。推官不能辨，抵二人重罪；而索十五貫於友蕙家，則無有也，追責甚苦。友蘭舟抵蘇州，方執舵，且持書。舟中衆客聚談新聞，言及友蕙事，友蘭仆於舟。問之，則友蕙親兄也。有陶客者，老而好義，立取十五貫資之。友蘭負而行，天甫明，至無錫之高橋，少憩，有一女子亦至，詢某村之路。友蘭道所必經也，曰：「我力竭，憩此少頃。我先行，汝隨後，相去數丈許。

抵其地，當指示汝。」語未畢，而追者至，送兩人到官。蓋其女曰侯三姑，女父曰油葫蘆，屠戶也。賭得鈔十五貫，持歸家。女問何從得，誑云：「賣汝爲婢，此即身價也。」女大慼。及天將明，姑避於母族，以故早行。有劉阿鼠者，見其門開，潛入室內，欲取鈔去。葫蘆醒而禦之，阿鼠即取屠刀殺之，去。比明，鄰里見葫蘆屍，覓女不得，追而跡之。適見兩人，即並縛。推官不能辨，亦抵二人重罪。推官自淮改調，即前定友蕙罪者也。會是時，況鍾新授蘇州知府，巡撫則周忱。秋審奏已下，熊兄弟皆當決矣。鍾宿廟時，夢兩熊跪而乞哀，又有猴鼠現形，種種變異。及得決熊友蘭、友蕙案，二人皆熊姓，三姑又侯姓，心大疑之。夜半詣撫軍轅門，擊鼓請見，願毋遽決，任其緝訪，兩月不得眞情，受罰無所避。忱始以爲莽，既而歎其存心之厚，一聽所爲，予檄令，得兼攝他府。抵淮，親往友蕙書室，及何氏所居內室，細驗之。見有鼠出入毀垣，視之，毒鼠餘餅及鈔皆在其中。乃出友蕙、何氏罪。復抵常，僞作拆字者，在廟中行術。劉阿鼠聞友蘭未決，亦心驚，詣鍾以「鼠」字求拆。鍾云：「鼠者，竊也，必曾有竊盜事。加蓋爲竄，必當竄乃可。」阿鼠以爲神，以實情告之。鍾云：「入吾舟可竄也。」誑阿鼠入舟，已悉友蘭之冤。而陶客聞友蘭抵罪，大憤，詣鍾陳情，友蘭所得鈔，其所贈也。乃又出友蘭、三姑罪。兄弟皆復就試，並登第，俱出推官之門。鍾念二女無所歸，撫以爲女，即使推官爲媒，嫁三姑於友蘭，何氏於友蕙。錢靜方《小說叢考·十五貫院本考》：院本演蘇州太守況鍾平反冤獄事，據其略云：淮安府山陽縣諸生熊友蘭，家住胯下橋，閉戶讀書。其書室與鄰居馮玉吾媳卧房，祇隔一壁，適其媳床側案，上有金環二，寶鈔十五貫，爲鼠銜至壁穴，環墜友蘭書架上，友蘭晨起得環，出以示人。時玉吾子外歸，向妻索鈔不得，暴怒詬詈，氣促而死。玉吾以同謀斃夫告縣。山陽縣據金環爲證，坐其媳與友蘭於獄，追比寶鈔。兄友蕙亦諸生也，以貧故，赴蘇爲船家當梢。一日載客，聞客述山陽事，知弟受冤，大哭，急欲趨救，苦無錢鈔。客中有陶復朱者，慷慨好義，解囊出十五貫授之。友蕙即夕赴淮，黎明抵無錫，適與少年女子蘇戍妹同行於途。蘇戍妹者，父早死，母再嫁後夫尤葫蘆，亦死。葫蘆嗜酒，一日於友人處貸錢十五貫回家，戲其女曰：「今日已鬻汝作婢矣，此身價銀也。」女聞之恐，乘父醉卧，啟戶逃出。里有婁阿鼠者，賭棍也，夜半囊空，見尤戶半啓，掩入摸索，得床頭錢十五貫，將行，適尤睡醒，驚呼有賊，阿鼠情急，即拔刀刺尤死，迨四鄰聞聲，執火入視，惟見血泊中卧一葫蘆而已。分途急追，而蘇戍妹、熊友蕙會逢其適，貸家出而證之，錢數吻合，十五貫也。遂由無錫縣刑訊屈招，鑄成鐵案。迨至按院秋決，委蘇州太守況鍾監斬，況守疑之，卒爲平反，坐婁阿鼠以大辟，釋四人於獄。後二熊俱成進士。其中情節，離奇巧詭，不必眞有其事，然況太守固確有其人，蓋明初循吏也。《明史》況鍾本傳云：鍾字伯律，靖安人，宣德間，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授璽書，假便宜行事。鍾初至，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問吏所欲行止，吏喜，謂太守易欺也。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罰當死。」捶殺數人，吏大懼。復斥屬官貪墨者數人。於是上無逋事，下無橫科，蘇人稱況青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叩闕乞留者二萬餘人，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楊士奇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明。」及卒，市巷聚哭爲立祠。然則況公在蘇，其按獄必有可觀。十五貫事，雖屬子虛，而類此者必亦不少也。

《文星現》 焦循《劇說》卷三：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山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圃識餘》；傭書宦家，本《蕉牕雜錄》。

《翡翠園》 錢靜方《小說叢考·翡翠園院本考》：院本演江西狀元舒芬未達時事。據云：芬父德溥，授徒湖廣，歲杪歸家，途遇王饅頭賣妻償債，心爲惻然，因出脩金贖之，王饅頭感謝而去。然舒家極貧，終歲所賴以贍養者，祇此硯耕所得資耳。迨德溥空手而歸，充饑乏術，乃命妻子於王陵旁挑掘苦菜，暫圖餬口。舒家傍河而居，有湖洲籍趙媽媽者，穿珠爲業，生一女翠兒絕美，有機智，泊舟其旁，與舒家往來已稔。除夕聞空中神語云：「舒生舒生，今年吃苦菜，明年中狀元。」趙氏母女奇之，然不解苦菜之說，因假元旦賀歲爲名，詣舒夫人，告以神語，且詢其由，舒夫人愁告之，趙母女大感動，急出銀米助之。時寧府長史麻逢之助王宸濠謀逆，召翠兒製造萬壽珠冠，獻王取媚。逢之女斐英美而賢，與翠兒一見莫逆，囑常過從，引爲閨中密友。逢之又爲寧王起園亭一所，號翡翠園，東南一角，適礙舒家住屋，因命豪奴逼使讓賣；舒父子執意不從，逢之無奈，偵舒嘗往王陵旁挑掘苦菜，因假盜掘王陵斫伐塚樹罪，移文副使，使羅織之。時王饅頭爲刑廳差役，奉

命拏舒，王念舒恩，釋德溥父子使逸。既而德溥恐王受罪，自願投案。幸副使爲涿州胡世寧，清廉正直，知舒爲王府誣陷，但令繫獄，並不加刑。寧王大怒，奏參胡世寧革職，命麻長史覆按德溥，問成大辟，將舒屋發封入官。舒夫人無家可歸，幸趙翠兒扶入舟中，移泊他處。翠兒日往長史女斐英處求救，斐英屢諫其父，不聽，適王府發下令牌，命將德溥從速取決，翠兒情急，俟長史睡熟，盜出令牌，囑王饅頭持往監中，假傳王府令旨，將舒釋放。長史睡醒，見令牌已失，查知爲翠兒所盜，急拔刀，命家將追往舟中殺之，家將誤殺其母而返。由是舒家夫婦、翠兒、王饅頭均各逃生。舒芬自爲饅頭釋後，輾轉入京，苦功勤讀，中正德十二年丁丑科進士，賜狀元及第。芬母感翠兒德，爲芬聘之。未幾寧王事敗，長史見誅，翠兒勸芬聚娶斐英爲妻，而己下之。按舒芬、胡世寧信有其人，確與寧王同時，然事恐子虛烏有也。《明史・舒芬傳》云：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雁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中進士，授修撰。帝議南巡，芬偕編修崔桐等抗疏諫，郎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繼之，帝怒，執六人下獄，詔芬等一百七人跪闕前五日，旋於闕下杖之，人三十，死者十一人。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掌院者懼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死此耳。」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裹瘡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復從楊慎等一百三十四人伏左順門力爭，帝怒，下之獄，廷杖人三十。旋遭母喪歸，卒於家，世稱忠孝狀元。芬豐神玉立，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謚文節。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中進士，性剛直不畏強禦，且知兵，累遷江西副使。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莫敢言，世寧憤甚，上疏揭奏。草疏時，次子繼請曰：「是且重得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計其他。」疏入，果下獄。繼念其父，病死。世宗即位，起爲兵部侍郎，遷左都御史。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與人語訥不出口，及具疏，援據古今，洞中窾竅。與張璁、桂萼論事多牴牾，諸大臣多忌之，帝始終優禮不替。觀此，則世寧之革江西副使，果爲寧王所陷，初與舒芬無與也。史稱寧王驕橫，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強奪田宅子女，是起造翡翠園事，非盡無據。作者因舒芬生長進賢，與寧府近在咫尺，而且又狀元及第，因附會其事，編成院本，實皆空中樓閣，即麻逢之亦史無其人，更無論王饅頭、趙翠兒矣。

《四奇觀》《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五：蘇州朱素臣、朱良卿等四人合撰。演包拯斷酒、色、財、氣四案，因名「四奇觀」，言拯爲龍圖閣待制，兼攝開封府事。蒞任日，修謝恩表畢，隱几假寐，金甲神示以酒、色、財、氣四事。及覺，命帶伏陰枕等寶物四種隨任。蓋俗傳拯能斷陰陽事，故小說粧點云云也。其酒案略云：祥符縣諸生馬驥，字既閑，妻上官氏，上巳日，同社友簡日章、溫啓新於曲水園修禊，有姜念茲者，酗酒狡猾，適遲至，驥灌以酒。念茲譴驥，言其妻留飲，故來遲。又云：其妻下體涼冷，其婢春兒胸前溫煖。衆厭其譴，觴冷酒罰之。念茲又云：適與馬兄驥之嫂狎飲冷必致疾。驥甚懷疑，席散歸。試妻婢冷熱，如所言。而念茲暴病，驥潛遣館童往探，遇醫于途。醫問童以念茲致疾之由。童云：貪色飲冷所致。醫者膠脈，遂言陰症，用藥大補。念茲遂斃。驥益信之。休妻于母家，以婢送襄城縣太常卿羅萬象家爲妾。妻冤不能伸，控念茲於包拯。以驥友溫啓新爲干證，拯思念茲已歿，必得其供狀，始能白。遂寫牒，遣啓新詣城隍廟，焚于爐中。持伏陰枕卧神廚下，叩索念茲供狀。鬼吏詢所由，啓新言其事。鬼吏云：神赴岳廟造冊，念茲現枷轅門。啓新至其所，念茲囚首垢面，不勝苦楚。枷上書云：「酒後狂言，拆散人夫婦。犯人姜念茲。」念茲見啓新，泣訴陰司苦狀。啓新述拯遣叩城隍索供。念茲遂親書供狀，以付啓新。吏趣啓新行，遂醒。胸前果有供詞，持以覆拯。拯拘春兒同訊。因問其妻云：「上巳日，念茲至汝家，汝坐石上乘涼，春兒擁爐煎茶否？」妻婢皆曰：「諾。」拯曰：「念茲知汝二人冷煖，故造言以紿汝夫耳。」以供狀示驥，閱畢，並無一字，惟素紙耳。驥大駭異，悔己之悞，服拯神明，迎歸復聚。其色案略云：羅萬象官太常卿，居襄城，乞休林下。馬驥送春兒爲萬象妾。春兒姓夏氏，姿色頗麗，萬象鍾愛之。值妻逝，遂以爲正室。方盛暑，憩碧梧軒。萬象拜客歸，以並蒂茉莉遺春兒。春兒簪以金針，令婢碧蓮插壺中。圬者倪阿措築垣。萬象夫婦適服香薷飲，怜阿措酷熱，令婢稍給之。遂與春兒詣荷亭乘涼，婢誤置花壺中給阿措。阿措得花，謂春兒有意。乘夜潛入卧室，適僕羅全者，遺履庭中。阿措以草鞋易履入，春兒方在梧軒納涼。阿措窺卧室無人，脱履潛入帳中。萬象揭幔欲寢，阿措逃去。萬象急遣婢取燭，遍索室中無人。惟履在榻前，萬象識爲全履，謂春與通。即令全賫書投襄城林尉云：「全與大盜夥劫主物。」而以其履封匣中，令春兒啓視，逼令自斃。春兒恨命薄，屢受冤，遂自經。全

夫婦本儀封縣錢不廢舊僕，以微過逐出。萬象收之，及是。尉酷拷使供盜情。全大呼冤，不服。包拯出巡至，尉往迎。繫全獄中。拯入署，垣忽頹，度其中有冤者，拘衆匠築之。聞吏與阿措稱拯神明。阿措遂述羅全事云：「拯雖明，亦不能斷。」吏詢此事究何人所爲，阿措皇遽答云：「箬帽下自有人。」拯聞其言，立擒阿措。措落帽露金簪，拯度必闍中物，訊所得之由。措言萬象園中所拾。細訊之，云得婢壺中。萬象來謁，拯令坐賓館，使役扃之。拘婢來訊，使認其簪，乃知誤爲阿措所得。遂嚴拷阿措，始供易鞋之情。因邀萬象驗視供狀，而釋羅全出獄。拯令役視春兒屍，緜軟如生，以溫涼帽覆之，復活。念阿措下愚無知，罰修文廟傭工以贖罪。萬象還家，以春兒爲妻。受誥命，而憫全無辜受累，賞之金。其財案略云：儀封人監生錢不廢，素慳吝。父瓊，錢塘教授。叔瑤，萊陽令。兄弟俱逝。不廢奉孀母。嫡妹名東珠。瑤妻亦亡，無子，止一女，名西珠。兩女年、月、日同，惟時不同。瑤官萊陽時，曾以女許簡日章。瓊女未字，兩女甚相得。時屆仲秋，鬬蟋蟀爲戲。瑤女遣婢于園中捕捉，觸土神座，損其臂。星士仇邋遢過其門，母令推二女命，言瑤女當爲夫人，瓊女于九月朔日當殞。母大憂懣，欲飯僧以祈壽，不廢堅執不允，恚邋遢妄言，幾耗其財，甚啣之。至九月朔，冥司果召土神勾瓊女。二女本同生，而土神以損臂故誤勾瑤女，瓊女得無恙。邋遢復經其門，不廢以妹現存，加以叱辱。邋遢與辨，不廢毆之，悞傷立斃。不廢以屍拋園池，若其自失足墮水中者。瓊女見之，令婢臯至牡丹花下，多方解救。竈神見土神攝瑤女魂，謂姊妹同年、月、日，恐有錯悞，不肯押字，令土地覆明冥司，所勾果係瓊女。邋遢之魂，亦詣竈神訴冤。閻羅傳語云：「瓊女有救人之心，益壽二紀。瑤女與邋遢俱還陽。」二人誤入其屍，瑤女甦，所說皆邋遢語。邋遢所說皆瑤女閨中事。適簡日章應試，便道就親。不廢因叔女瘋顛朦朧，以己妹贅之。花燭時，邋遢突入，持日章大詬，責其停妻再娶。日章驚異，呼告不廢。瑤女忽毆不廢，謂其無辜殺命，互相扭結，控于包拯。拯詢男女語言，及其名字，似各舛錯。一告停妻，一控殺命，茫然不得其解。及訊日章云：「結姻係不廢所主，不知其情。」訊不廢無辜殺人事。不廢抵云：「係瘋顛語耳。」拯復細訊，乃知二人皆歿後還陽。遂大喝二人云：「汝魂錯入他屍也。」二人並倒，拯封鐍其門，以二屍置東、西廊。一枕伏陰枕，一卧赴陰床，自作閻羅，攝二魄，訊明其故，各復原身。不廢無辜害人，杖徒三年，以家資百兩，給邋遢調理。瓊女與瑤女皆歸日章。日章中解元，與二女並諧伉儷。其氣案略云：陳留人甯廉，與簡日章等爲友，成進士，授廣州香山令。以路遠，留妻鄧慧娘侍孀母淳于氏居家，令老僕甯忠照管，自攜僕甯孝之任。循例謁孔廟。吏請先謁安黎大王。廉問何神。吏云：「此神能降禍福，常年祭以童男女。」廉度必邪神，往視之，形貌兇惡，遂毀像，焚其廟。妖神嗔恚，幻爲甯忠，持訃音報母歿。遂委縣佐護篆，丁艱歸，途中又失甯忠，遇大雪，苦不自勝。而妖幻忠詣銓部，首廉僞報母喪，棄印逃職，請治其不忠不孝之罪。時廉已歸，母安然無恙，讓其媳云：「何爲使人謬報？」廉妻茫然。廉云：「持書者即甯忠。」妻云：「忠向得疾，今始瘳，未嘗出門也。」廉大驚異，忽有詔遣校尉捕廉。令包拯治其逃職之罪。廉至，大呼稱冤。拯訊之，以假甯忠事告。拯疑必妖幻。詰廉曾遇妖邪否，廉始悟安黎大王事，具以告拯。拯奏釋其罪，令復之任。潛遣壯丁四十，帶照妖鏡尾廉後，有警即照之。妖果幻爲校尉，途中劫廉。壯丁以鏡照之，皆妖也，盡斬除之。廉復回京謝拯，乃赴香山。按《龍圖公案》中，並無此四段事，係作者扭合。又按《太平廣記》中，如李簡、竹季貞、陸彥皆係冥官勾去，陽數未盡，久而復生。奪他人宅舍，非復故形。元時賈雲華亦然。稗乘如此者頗衆，劇內瑤女與邋遢返魂互入，其事更奇。《靈犀佩記》中，亦有兩女重生，各不認其父母事。然考段成式云：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

著録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朱素臣（十五種）：《振三綱》、《一著先》、《萬年觴》、《錦衣歸》、《未央天》、《狻猊璧》、《孝忠圖》、《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素臣，吳縣人，與李元玉同時。元玉著《廣正譜》，素臣同校。

《曲話》卷一　其人各十五種者，國朝如：朱素臣之《振三綱》、《一着先》、《萬年觴》、《錦衣歸》、《未央天》、《狻猊璧》、《忠孝（間）〔閭〕》、《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

《全五福》。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振三綱》、《一著先》、《萬年觴》、《錦衣歸》、《末央天》、《狻猊壁》、《忠孝閭》、《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右十五種吳縣朱素臣作。）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朱素臣（未詳其字。吳縣人。）：《振三綱》、《一着先》、《萬年觴》、《錦衣歸》、《末央天》、《狻猊壁》、《忠孝閭》、《四聖子》（「子」，疑是「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現》、《龍鳳錢》、《瑤池宴》（朱買臣事。）、《朝陽鳳》、《全五福》、《通天台》、《大吉慶》。

無名氏《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朱素臣（吳縣人。）：《振三綱》、《一箸先》、《萬年觴》、《錦衣歸》、《末央天》、《狻猊壁》、《忠孝閭》、《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

《新傳奇品》　朱素臣（吳縣人。）：少女簪花，修容自愛。（所著傳奇十四本。）《振三綱》、《一着先》、《錦衣歸》、《末央天》、《狻猊壁》、《忠孝閭》、《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現》、《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

民國《吳縣志》卷七五　（朱暐）以字行，佚其名。嘗助玉參訂《北訂廣正譜》，又與李漁友善。著傳奇十八種，今僅傳《十五貫》、《翡翠園》二種。

《曲話》卷一　一曲而數人合作者：【略】朱暐、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傳奇一種，曰《定蟾宮》。

朱佐朝

論　述

《新傳奇品》　朱良卿（吳縣人）　八音鏗鳴，時見節奏。

《瓔珞會》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〇：劇中地名、官名，皆多繆妄。如云河東定海人，河東今平陽府，定海則沿海縣名，河東安得有定海。巢南，春秋時地名，與上黨不接。宋老生非陳後主之將，宣華夫人在陳亡後，煬帝時不得有陳後主：種種謬悞。又裴寂乃唐高祖功臣，作者以爲內監，尤謬。然諸劇大抵以裴寂爲內監，蓋因寂爲晉陽宮監而誤認也。

《萬花樓》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〇：按：曾銑、仇鸞、汪直、徐海等，雖俱在明世宗時，銑等事在前，直等事在後，不相聯綴也。鄢懋卿未嘗爲三邊總制。連倭之黨能劫海濱，不能擾邊地。曾銑逮受國法，未嘗途中被刺。夏言與嵩相失，非因不賀新樓。張瓚治兵八年，時稱福將，雖無才望，彼時嵩未極盛也。且瓚時爲兵部尚書，而劇言刑科，甚謬。吳時來爲諫官，亦非夏言尚在時事。又按曾銑，揚州人，劇言江右人，誤。嚴嵩請夏言不赴，蓋有此說，而附會爲萬花樓也。按言爲首相，嚴嵩屢次請言，言皆不赴。一日，至日晏而往，酒行三爵，言即別去。同席者次輔諸城翟鑾亦不敢後，相隨而去。嵩甚銜之，作記者影掠耳。劇又言汪直海舟在大姑山、小姑山。大小姑山，乃江中內地，直舟安得至此？徐海自號明山，劇言徐明三，亦誤。劇又言夏言回籍，與夫人及賽瓊同還。按：所謂賽瓊，即《鳴鳳記》蘇夫人也。本言之妾，夫人已歿，言遂以爲繼妻，不得有夫人與賽瓊同還事。按夏言再召時，嚴嵩已加少傅。言本少師，世宗亦加嵩少師，以示並重。而言直陵嵩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

《一品爵》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五：按：作者乃因繼母所挈子不肖，貽害本家而作。姓名事實，俱假託也。所引經略桓錫，蓋暗指熊文燦、楊嗣昌之流。撫張獻忠貽害者，金聲則金聲桓也。文燦總理時，聲桓與左良玉、黃得功等皆總兵會勦。劇引四鎮，言聲桓、良玉、得功、劉澤清，不爲無因。但彼時無四鎮之說。嗣昌建四正六隅之議，劇不知而誤以爲四鎮也。聲桓勦獻忠，無甚功績可紀。劇歸重以美之。削去桓字者，因其後來以叛誅，故變文諱之耳。閻信本不的，以爲信殺獻忠，謬妄極矣。獻忠抵皖，安慶屬邑多殘，而獨府城未破。劇言破安慶，擒守將，亦謬。臨淮亦未破，無閻信劫獄事。新野丁舉人妹，婚于河南。在塗爲獻忠所得，而生子又聘穀城敖生女弟爲妻，劇中以楊氏爲妻，蓋本此也。按劇桓錫自述云，統握多官，有出將入相之權，且賜上方，有先斬後奏之命，其指楊嗣昌無疑。

《艷雲亭》　許守白《艷雲亭傳奇序》：《艷雲亭》傳奇，清初朱佐朝撰。佐朝字良卿，吳縣人。所著見《曲海目》及王國維《曲錄》，均有紀載。前得《漁家樂》，今又得此，此本《癡訴》、《點香》二折，久已膾炙人口，顧欲全豹，向難得見。今竟獲全本，喜可知也。惟《癡訴》一折，〔紫花兒序〕、〔柳營曲〕、〔調笑令〕諸曲，或則句法漏略，或則句讀全乖，以通行本論，此折實不合律也。余今爲之一一訂正：〔紫花兒序〕補其漏句，〔柳營曲〕則改爲〔東原樂〕，〔調笑令〕改爲〔拙魯速〕，均是同宮之曲，且僅改數字，便適合律。疑通行伶工本，牌名偶誤，亦未可知。《納書楹》號稱精覆，此折亦沿其誤，今一旦訂正之，知音者當必首肯，不至以輕改古人爲譏也。甲子九月許飲流記。

紀事

《瓔珞會》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〇：吳縣人朱良卿作。所演韋珏事，係憑空結撰。惟耿再成實係大將，而用隋朝人姓名扭合，謂韋珏遇瓔珞夫人授鋼成功，故名《瓔珞會》。齊東妄語，村陋無取。

《萬花樓》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〇：朱良卿撰。謂嚴嵩以萬花樓詩陷衛茁重罪，因用爲名。事蹟非眞，牽扯多謬。夏言、曾銑、周用、吳時來、趙文華、鄢懋卿、張瓚、仇鸞、汪直、徐海等，雖皆彼時人，而所演皆係扭合。衛茁、鄭時薦、曾銑女，未確。

《一品爵》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五：吳縣人朱良卿、李元玉等同撰。謂莘臧以射一品爵起釁，因用爲名，然本無其人也。

《漁家樂》　錢靜芳《小說叢考・漁家樂傳奇考》：傳奇謂馬融附梁冀，及清河王即帝位，梁冀已爲一女子所殺，融賴其女以免。此蓋以梁冀專橫，桓帝庸闇，馬融卑鄙，故後世爲清河王鳴不平。殆如《長笛賦》所云，屈平適異國，介推還受祿，特反言之耳，非事實也。《後漢書・馬融傳》：融，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嘗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北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由是不敢違忤勢家。梁冀欲殺李固，融爲草奏，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此二事得罪名教，遂爲時論所羞，至今蒙垢。梁冀於順帝時已拜大將軍。順帝崩，冲帝尚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遂令左右置酖煮餅中，進之，帝即日崩，復立桓帝。桓帝延熹二年，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冀景鄉侯，冀及妻孫壽即日皆自殺。時桓帝立十三年矣。事見梁冀本傳。清河王蒜者，清河恭王延平之子。據本傳，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魏武帝曹操之祖）謁蒜，蒜不爲禮。及質帝崩，公卿復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勿立，遂立桓帝。蒜仍不得立，且由此得罪焉。建和六年，甘陵人劉文通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之，遂起義，劫清河王相謝暠，至王宮門，言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朝廷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是清河王蒜在當日實有賢名，冲、質兩帝之崩，皆議立之，乃一時人望所歸；爲梁賊所阻，不得嗣統，並不得善終，亦可悲也！馬融女見《後漢書・列女傳》。傳曰：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於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鮑宣妻）、孟光（梁鴻妻）之事矣。」是融女能知大義，安有羞父之事。又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父母，乃因追感而作《申情賦》。是融不止一女，然未聞其嫁簡人同也。觀此與傳奇事實，百無一合。作者但欲爲清河王鳴不平，故造作子虛烏有之辭，以誣蔑梁氏、馬氏而已。

《太極奏》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卷上：吳江朱良卿作。以督餉上官壽有杯名「太極奏」，差官齎赴京，爲妖道劫殺，陷翟氏父子於獄；御史林士賢爲昭雪，翟氏二子皆因此杯得婦，故名。事之有無不可考，杯名尤荒誕。據云：翟慶遠，字瓊來，寶應人，世居上黨村，以儒業訓。子瑤、琪皆有聲黌序。道人復正流寓村中之土穀祠，譸張爲妖，幻惑鄉愚，欲取童女心合藥，乃咒爲鬼怪，驚擾一方；詭言入定見神欲降禍，必殺童女祭賽乃可免。於是有錢、鈕二人爲首，苛斂民田，聚千金買女，叩慶遠勒助；慶遠以爲妖，峻拒之而欲訴之官。復正啣之，謂：「神必降之禍也。」督餉上官壽嗜酒，量弘不醉；有杯非玉非瓷，貯酒輒奏樂，名「太極奏」，家傳異寶也。壽

欲得酒徒，命巡捕官江都縣丞高五典訪求，輒不當意，切責五典。五典有女寒玉，善飲，痛父受責，僞爲男，入署見壽；與飲，大悅；邀其父，不能諱。壽知其爲女也，即撫爲己女而善視五典。壽父官於京，移札取杯；壽命高五典齎赴京，行至上黨村，日暮，投宿於慶遠家湖亭上。復正憾慶遠，夜踰垣而欲殺之；遇五典，即殺五典，取杯去，擲入水中，而立於廟門。錢、鈕二人經過，復正復僞爲望氣者，言：「翟家方殺人，此地方之禍，宜往偵之。」錢、鈕至，果見五典被殺，胸有文憑，即繫慶遠父子解壽署。壽怒甚，嚴刑拷翟父子，誣服下獄，勒限追杯。上黨村東溪寡婦莘氏，有女雨香，相依爲命。婦代人家浣衣溪上，忽風濤大作，衣沉入水；呼雨香持器撩衣，衣不得而得杯；欲貨此杯以償人衣，告諸其隣陸剝碩。時土豪丘喜財家失盜，剝碩心動，賺杯往見丘喜財，竟認爲己物；私縛莘氏，拷掠逼償所失。雨香欲救母，願鬻身於土穀祠以祭神，而以金償。丘慶遠繫獄，遇歲朝，父子哀慟，獄官棣聞而憐之，念無以脫其冤；會壽方按部，一年始歸，棣乃縱瑤、琪使赴京與試，尅期復還獄。試畢果還，而壽取其女過江，並提翟父子沿途追比。雨香既鬻身，莘氏得脫；其女將就戮，哭於溪濱。御史林士賢巡按江都，微行至溪，遇莘，知其事，亟至廟，託言風聞，禁不得擅殺；歸舟，莘氏鳴冤，乃命捕妖道及喜財等親鞫，下復正於獄，以杯貯庫，釋莘氏、雨香；渡江，見上流浮四人至，急救之，則上官之女寒玉及翟慶遠、瑤、琪也，將赴壽所，遇風覆舟，頃刻逆流浮二百餘里而逢士賢救。士賢留寒玉，羈翟，而以書約壽。壽至，相與飲，爲道失杯事。士賢還其女，請代鞫翟氏父子，壽欣然。士賢取喜財杯，以酒試之，聞奏樂聲，知即此杯也，乃細詰慶遠：「殺高五典之夕何人發覺？」慶遠稱：「錢、鈕二人夜叩戶而入，始知五典被殺。」乃鞫錢、鈕：「何由而知？」俱稱：「復正望風相告。」乃出復正於獄，一訊而服，並供以術誘食女子數人矣，遂磔於市。追喜財金，給莘氏；喜財發配。而琪、瑤兄弟已皆掇巍科，於是士賢以杯還壽，爲琪請壽女寒玉爲室，以雨香配瑤。慶遠德獄官棄隸，使二子迎養終身。胡應麟《甲乙剩言》：「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怪：以兩杯對，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憾。蓋漢器之奇絕者也。」

著録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朱良卿（二十八種）：《太極奏》、《玉素珠》、《軒轅鏡》、《蓮花筏》、《吉慶圖》、《飛龍鳳》、《錦雲裘》、《瑞霓羅》、《御雪豹》、《石麟鏡》、《九蓮燈》、《瓔珞會》、《贅神龍》、（即《贅人龍》，《曲考》別以贅人龍入無名氏。）《萬花樓》、《建黃圖》、《乾坤嘯》、《艷雲亭》、《奪秋魁》、《萬壽冠》、《雙和合》、《壽榮華》、《五代榮》、《寶曇月》、《漁家樂》、《牡丹圖》、《四奇觀》、《血影石》、《一捧花》。良卿，吳縣人。翟灝曰：「馬融女，據《後漢書》有三。三女名芝，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今劇場《漁家樂》所演云馬瑤草者，未知何屬。其一字倫，爲袁隗妻。其一未嫁。袁氏世爲三公，隗少歷顯官，富奢特甚，與所演簡生事相反。瑤草字與『芝』義合，疑所指爲芝。至其關目，則牽以釋《藏》中波斯匿王女事也。蓋女嘗有『我自有業不因父』一語，父聞而嗔，即覓一最下窮人，以女付之。後得達。事見雜室《藏經》。」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太極奏》、《玉素珠》、《軒轅鏡》、《蓮花筏》、《吉慶圖》、《飛龍鳳》、《錦雲裘》、《瑞霓羅》、《御雪豹》、《石麟鏡》、《九蓮燈》、《纓絡會》、《贅神龍》、《萬花樓》、《建黃圖》、《乾坤嘯》、《艷雲亭》、《奪秋魁》、《萬壽冠》、《雙和合》、《壽榮華》、《五代榮》、《寶曇月》、《漁家樂》、《牡丹圖》。（右二十五種吳縣朱良卿作。）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補遺》《四奇觀》、《血影石》、《一捧花》。（右三種朱良卿作。）

《劇說》卷四　明祁彪佳政承燦，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良卿三十三本：《太極奏》、《四奇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鏡》、《瑞霓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嘯》、《寶曇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本未詳。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朱良卿（名佐朝，以字行。吳縣人。）：《太極奏》、《四奇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一云：「張大復做。」）《玉數珠》、《清風寨》、《飛龍鳳》、《壽榮華》、《寶曇月》、《虎囊彈》、（一云：「邱嶼雪作。」）《建皇圖》、《朝陽鳳》、《艷雲亭》、《軒轅鏡》、《錦雲裘》、《萬花樓》、《黨人碑》、（一云：「邱嶼雪作。」）《龍燈賺》、（一云：「朱雲從作。」）《萬壽冠》、《照膽鏡》、（一云：「朱雲從作。」）《瑞霓羅》、《元宵鬧》、（一云：「李素甫作。」）《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嘯》、《贅神龍》、《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映石》。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朱良卿（吳縣人。）：《太極奏》、《玉素珠》、《軒轅鏡》、《蓮花筏》、《吉慶圖》、《飛龍鳳》、《錦雲裘》、《瑞霓羅》、《御雪豹》、《石麟鏡》、《纓絡會》、《九蓮燈》、（此種或謂吳興閔吏部洪學門人所著。）《贅神龍》、《萬花樓》、《建黃圖》、《乾坤嘯》、《艷雲亭》、《奪秋魁》、《萬壽冠》、《雙和合》、《壽榮華》、《五代榮》、《寶曇月》、《漁家樂》、《牡丹圖》。

又《四奇觀》、《血影石》、《一捧花》。

《新傳奇品》　朱良卿（吳縣人），八音鏦鳴，時見節奏。所著傳奇二十五本：《太極奏》、《玉素珠》、《軒轅鏡》、《蓮花筏》、《吉慶圖》、《飛龍鳳》、《錦雲裘》、《瑞霓羅》、《御雪豹》、《石麟鏡》、《九蓮庵》、《纓絡會》、《贅神龍》、《萬花樓》、《建皇圖》、《乾坤嘯》、《艷雪亭》、《奪秋魁》、《萬壽觀》、《雙和合》、《壽榮華》、《五代榮》、《寶曇月》、《牡丹圖》、《漁家樂》。

葉稚斐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遜國疑》、《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右八種吳縣葉稚斐作。）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　葉稚斐（八種）：《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一名《胭脂虎》）、《三擊節》、《遜國疑》、《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開口笑》，《曲考》重入無名氏。《英雄概》，《曲考》重入無名氏。稚斐，吳縣人。

《曲話》卷一　其人各八種者，國朝如：葉稚斐之《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遜國疑》、《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葉稚斐（字美章，吳縣人）：《三擊節》、《英雄概》、《琥珀匙》、《開口笑》、《女開科》、《遜國疑》（即《鐵冠圖》。後半入靖難事）、《八翼飛》、《人中人》。（即《東郭記》事。）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葉稚斐（吳縣人）：《琥珀匙》、《女開科》、《三擊節》、《遜國疑》、《開口笑》、《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

《新傳奇品》　葉稚斐（吳縣人）：《漁陽》三撾，意氣縱橫。（所著傳奇八本。）《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遜國疑》、《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

天花藏主人

古吳子《人間樂序》　天下惟愛才者能慕才，亦惟愛才者能憐才。然欲縷述慕才跡之曲，傳憐才之心直，抒愛才之見剴切詳明，曲折婉轉，能使愛才者、憐才者性情事實起伏於筆尖，寫得惟妙惟肖，所謂有筆才也。余嘗於詩酒之暇，往往以稗官野史自娛。才子佳人也，所叙離合悲歡之事，動多鄙瑣齷齪之談。今閱《人間樂》一書，不蹈人云亦云之轍，而文言道俗中，仍參以經典。才子之樂，不害於雅。佳人之樂，不失其正。文人韻士樂得而觀之。人間有此事，莫過於此事之可樂也。人間有此書，莫甚於此書之可樂。則余豈不樂而爲之序。光緒十九年菊月上浣，古吳子識。

竹溪嘯隱《驚夢啼序》　吾觀宇宙間，凡可以游目騁懷足以助予情之高寄者，豈特博觀游藝，爲士人所留意哉。【略】《驚夢啼》一說，其名久已膾炙吳門。乙卯秋，其集始成。因囑余爲序。觀其藻思洋溢，意致離奇，曲折迴橈，縱橫體宕，眞足媲晉世之清談，唐宋名家之雜說也。安在野史稗編不足助予情之高寄，以供賞於無窮哉。世有識者，亦惟體玩其詞，而紬繹其義，

勿以其細響而忽之則益矣。竹溪嘯隱題於白堤之草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　《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一名《梁武帝全傳》），存清初余氏永慶堂原刊本。無圖。半葉十行，行二十七字。（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帝國圖書館）嘉慶乙卯（二十四年）抱青閣刊小字刊別題《梁武帝全傳》。清無名氏撰，永慶堂本題「天花藏主人新編」。首天花藏主人序。《小說小話》著錄《梁武帝外傳》一書云：與《東西漢》相伯仲，疑即此書。

又卷四　《玉支璣小傳》四卷二十回存，原本題《新鐫秘本玉支璣小傳》。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寫刻。（北京大學圖書館）醉花樓刊本，題「煙水散人編次」。（巴黎國家圖書館）咸豐戊午廈門多文齋刊本，題「西山散人評」，不精。華文堂刊本，題「步月主人訂」（大連圖書館）清無名氏撰。各本皆題「天花藏主人述」，蓋即撰書人。其評訂編次人，則因刊本非一而不一律。鄭西諦據文中有「在國初已生一個劉伯溫先生」之語，定爲明人。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

又　《人間樂》十八回，存，清初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六字。目錄葉題《新鐫批評繡像錦傳芳人間樂》，乾隆九年刊本。光緒癸巳上海石印袖珍本，四卷。清無名氏撰。題「天花藏主人著」。首載「錫山老叟題於天花藏」序。

又　《錦疑團》十六回（一名《錯認錯》），存，清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阿英）清無名氏撰。首康熙壬子天花藏主人「自序」。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　《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宮內省圖書寮　帝國圖書館），清永慶堂原刊本。無圖，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七字；旁加圈點直勒。卷一題「天花藏主人新編」，「永慶堂余郁生梓」。宮內省所藏已失其序，帝國圖書館藏本有天花藏主人序，署「癸丑花朝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癸丑，疑即康熙十二年。天花藏主人所編次小說皆爲才子佳人，多至十餘種，此獨爲講史。書記梁武事，謂梁武爲菖浦精（蒲羅尊者），郗后爲水仙精（水大明王），男生蕭室，女降郗門。佐命者爲王茂、陳慶之、（云陳名剛字慶之誤。按：慶之字子雲。）柳慶遠。名字尚不誤。自蕭齊叙起，中記滅東昏侯，破魏，郗后變蟒諸事；至侯景叛逆，武帝困臺城而止。亦採史實，而因果神怪摻入其間，不倫不類。其鋪張處似極用力，而叙述呆板，文殊不足以振之。至梁武帝成佛說則元明戲曲已演之，馮夢龍《古今小說》亦取其事演爲《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一文，不自此書始也。國內所見有嘉慶乙卯抱青閣本，改題《梁武帝全傳》。黃摩西《小說小話》有《梁武帝外傳》，所指當即嘉慶本，外傳或係全傳之誤。

名教中人

維風老人《好逑傳叙》　自生人以來，凡偕伉儷，莫非匹偶。乃詩獨于寤之君子窈窕之淑女，稱豔之曰「好逑」，斯何謂哉？【略】因知此好逑者，其必知和諧有道，備極夫婦之歡，於足法隨，唱非淫曲，盡人倫之樂而無愧者也。每儀圖之，何妨富貴也，但不可以富貴強非禮之歡，自安佳麗也，尤不可以佳麗賈若淫之罪。不德何賢，不才何淑？然才德反好逑之一班，而恩情之美滿，愛敬之綢繆，更似有進焉者。必也花香潟汭，播衿衣鼓琴之美；春滿河洲，揚端莊正靜之風。再不然而星戶照偕老之天，再不然而堯雁快同心之弋。始覺人倫不苟，玉性無他，而名教中自有樂地。奈何人不及知，知不能恃，而慕非所慕，悅非所悅。是以楚夢妖雲，唐流禍水，犯名於義，逐逐如逝波。遂令色荒有戒，爲視明眸皓齒，爲蠱爲災，而好逑一脈，幾乎斬矣，不亦矯枉之過哉？因思二南仍在人間，桃夭未嘗乏種。第未豎懿形，無從求淑影，因譜茲好逑一案，使世知天才佳麗，原有安排，人每自輕，不知消受。惟德流荇菜，方享人生之福；禮正斧柯，始成名教之樂。舍此而登徒窺共柏之情牆，非然而嫫姆擲潘安之果，吾見其不知量，而只自取辱耳。故于歸之徑，周行是正，直禦爲安。稍涉逶迤，而俠者則避之，義者則辭之，非以之子爲不美而不動心，非以家室爲不願而不屬意。所以然者，愛倫常其於愛美色，重廉恥過於重婚姻，是以恩有爲恩，不敢媚恩而辱體，情有爲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嘗不愛，愛之至而敬生焉，未嘗不親，親之極而私絕焉。甚至恭勤飲食如大賓，告誡衾裯爲良友，伉儷至此，風斯美矣。此其所以爲好逑而詩獨詠之哉！嗟嗟！人心本自天心，既知好色，夫豈不好名義？特汩沒深而無由醒悟，沉淪而不知興起，誠於此而寓目焉，必駭驚喜曰：「名義之樂乃爾，何禽獸爲？」則茲一編當與《關雎》同讀已。宣化裏維風老人敬題于好

德堂。

獨憂子《俠義風月傳序》 庭梧秋老，籬菊漸黃。獨憂子館課方暇，正欲以胸中塊壘，結成海市蜃樓；以諸凡違心之事，盡開稱意之花。托爲事實，編目分章，因苦無比屬，抱膝構思。忽聞花犬吠客聲，則故人善謀子過訪揖讓入室，袖出新鐫《風月傳》請序。展閱編目，不禁鼓掌而言曰：是書也，誰何而先得我心，殆亦吾輩之流亞歟？以必無之事，成果有之書。所據者理，所言者情，所傳者文，所矜者奇。述他人之離合悲歡，摹自己之忠信義俠。立言正大，文情曲折。古人有言曰：不朽之業有三，惟立言最易。不特此等撰述爲然，即名言高論，亦世多不能援文成事者，且文人之言行相背者，比比皆是也。足不出裏閈，妄自尊大，與人交則一己之私，固執不通。聞其學，無所成就也；聞其識，無所閱曆也；聞其才，詩文而外無所可恃也；聞其志，出將入相始遂所願也。若而人者，咸指爲千言立就之通人，實則莫敢與交者，一朝得意，臨事則顛倒失措，立意則枉尋直尺。吾願其一生潦倒，而以著述顯，或可飾立品之失行，而於紙上空談，一吐胸中錦繡已耳。書中有鐵公子殆即作者之前身乎？質諸閱者，當亦首肯。是爲序。時在光緒十有八年菊秋之吉，寓滬獨憂子序於獨憂館之南軒。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好逑傳》四卷十八回（一名《俠義風月傳》），存，獨處軒大字本。無圖。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市圖書館）凌雲閣梓本。（大連圖書館）三讓堂刊小本。清無名氏撰，題「名教中人編次」，「遊方外客批評」。夏二銘《野叟曝言》三十一回引。二銘，康熙、乾隆間人，則此書亦清初人作也。

天花才子

佚名《快心編序》 今天下何一非快心之事哉。以天時而論，當盛暑酷熱，得秋風薦爽，炎飈自退，昔之鬱蒸煩悶，一旦若失，何快如之。以人事而論，當八九月間，二麥漸完，待哺正急，得稻粱登場，飽飫鼓腹，昔之拮据日絀，一朝裕如，何快如之。雖然，秋風薦爽，偏加於裋褐不完之人。稻梁充饑，不及於無地立錐之士。秋如冬矣，豐同儉矣。欲求食，誰哀王孫。欲求衣，誰憐范叔。則將委頓蓬廬，鬱悒無聊已乎。夫求在人者，人爲政。求在我者，我爲政。當此之時，得有異書，暴背展誦，名言愈疾，快談果腹，則無有逾於《快心編》者。然則是編不誠爲饑寒時之布帛菽粟乎哉。石生窮途躑躅，得逢杏苑之盟。凌子避禍飄零，便奮衝天之翼。李氏受侮於狂且，幸逃虎口。裘女見摧於同氣，幾厄波臣。終能於歸佳士，殲此無良。即驛亭行刺，鎮府投軍，凶殘未改，誅殛隨之，報復之事不同，遭逢之巧則一，均足以破悒悶而抒不平，快心之事，孰以加茲。至於勘破種種世情，議論極其透辟，發人所未發之蘊，道人所未道之言，無不闡微剔隱，快人心目，何異匡鼎解頤，王充談助也哉。古人作樂，聞者頓忘肉味。是編雖稗官，閱者不當作忘暑止饑一助耶。是爲序。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快心編》初集五卷十回、二集五卷十回、三集六卷十二回，存，課花書屋刊大字本。申報館排印本。清無名氏撰，題「天花才子編輯」，「四橋居士評點」。首無名氏序。疑與《隔簾花影》作者爲一人。

青心才人

天花藏主人《金雲翹傳序》 聞之天命謂性，則兒女之貞淫，一性盡之矣。【略】翠翹一女子，始也見金夫不有躬，情可謂蕩矣。乃不貪一夕之歡，而諄諄爲終身偕老計，則是蕩而能持，變不失正，其以淫爲貞者乎。亦已奇矣。乃遭父難，則慷慨賣身，略不顧忌。雖眷戀其人，亦不過借李代桃，絕不以情而亂性，此不爲尤難乎。難者且易之，故視辱身非辱也，行孝也。茹苦非苦也，甘心也。何也，父由此身而生也，此身已爲父而棄也。此身既棄，則土也，木也，死分也，生幸也，何敢復作閨閣想。迨後，抱書生之衾裯，作虎狼之伴侶，豈其情之所鍾耶。亦風花無主，暫借一枝逃死耳。故一聞招降，即念東南塗炭，臣主憂勞，殷殷勸順，此豈溺私恩而忘公義者哉。此豈貪富貴而甘作逆者哉。了可辨也。若明山一死，我實誤之。不忍獨生，又其

內不負心，外不負人之餘烈也。略其跡，觀其心，豈非古今之賢女子哉。至於死而復生，生而復合，此又天之憐念其孝、其忠、其顛沛流離之苦，而曲遂其室家之願也。乃天曲遂之，而人轉遂而不盡遂，以作貞淫之別。使天但可命性，而不可命情，此又當於尋常之喜怒哀樂外求之矣。因知名教雖嚴，爲一女子游移之，顛倒之，萬感萬應，而後成全之，不失一綫，眞千古之遺香也。余感其情而欣慕焉，聊書此以代執鞭云。倘世俗庸情，第見其遭逢，不察其本末，曰此辱人賤行，則予爲之痛哭千古矣。天花藏主人偶題。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存，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題「貫華堂評論」，「聖嘆外書」。（日本內閣文庫，東京帝大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研究室、大連圖書館）清無名氏撰。題「青心才人編次」，演徐海、王翠翹事。首天花藏主人序。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 《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內閣文庫，東京帝大研究室）刊本，八行，行二十字。題「貫華堂評論」，「聖嘆外書」，自是依託。演嘉靖臨清妓女王翠翹事。謂翠翹本良家女，眷書生金重。金生旋別去，而翠翹父犯罪，因賣身以贖父。爲無賴子馬生所騙，僞娶之，而賣爲娼。於勾欄中識東生名正者，落籍從之，而大婦甚妬，拘翠翹於幽室，俾寫經。東生亦畏婦甚，無如之何，翠翹乘間逃去，依尼覺緣以居。又受擾困，不能安居。仍流落爲娼。歸徐海。海既猖獗海上，屢窘官軍。翠翹得藉以復仇。數說徐海返正。海嬖之甚，遂從之。既降而督府食言，海被殺。翠翹乃奮投錢塘江。覺緣救活之，與金重爲夫婦。按翠翹事本至煊赫，茅坤、余澹心均有文記其事。當時督府藉一女子力以說海歸降，《明史・胡宗憲傳》亦言之。以此入文，本可於陳陳相因之酸腐小說外，另闢一境界。惜作者手筆太弱，不能爲翠翹生色。至翠翹投江自沈本天然結束，可演爲好文字，乃故意抹煞事實，謂遇救不死，歸於團圓。因嘆世之俗人直是不可救療。古人奇節至行，不幸入庸俗人書中，其煞風景有如是也。

荻岸散人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 天賦人以性，雖賢愚不一，而忠孝節義莫不皆備。獨才情則有得有不得焉。故一品一行，隨人可立，而綉虎雕龍，千秋無幾。試覩吊之：不驕不吝，夢想所難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矯一時。天寶百篇，遂空四海。鸚鵡賈殺身之禍，黃鶴高槌碎之名。晉代一辭，大蘇兩賦。類而推之，指而屈之，雖文彩間生，風流不絕，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滿天下，則何有焉。此其悲在生才之難，猶可委諸天地。獨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篤志詩書，精心翰墨，不負天地所生矣。則吐辭宜爲世惜，下筆當使人憐。縱福薄時屯，不能羽儀廊廟，爲鳳爲麟，亦可詩酒江湖，爲花爲柳。奈何青雲未附，彩筆並白頭低垂。狗監不逢，《上林》與《長楊》高閣。即萬言倚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時顯達，刮一目之青。邀先進名流，垂片言之譽，此必不得之數也。致使巖谷幽花，自開自落。貧窮高士，獨往獨來。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愛才之心，豈不悖哉。此其悲則將誰咎。故人而無才，日於衣冠醉飽中矇生瞎死則已耳。若夫兩眼浮六合之間，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筆時驚風雨，開口秀奪山川，每當春花秋月之時，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爲何如。徒以貧而在下，無一人知己之憐。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沒之痛，豈不悲哉。予雖非其人，亦嘗竊執雕蟲之役矣。顧時命不倫，即間擲金聲，時裁五色，而過者若罔聞罔見。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氣，而又不忍，計無所之，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黃粱事業。有時色香援引，兒女相憐。有時針芥關投，友朋愛敬。有時影動龍蛇，而大臣變色。有時氣衝斗牛，而天子改容。凡紙上之可喜可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縱好忌，或不與淡墨爲仇。世多慕名，往往於空言樂道。矧此書白而不玄，上可佐鄒衍之談天，下可補東坡之說鬼，中亦不妨與玄皇之梨園雜奏。豈必俟諸後世，將見一出而天下皆子雲矣。天下皆子雲，則著書不愧子雲可知矣。若然，則天地生才之意與古今愛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雖不如忠孝節義之赫烈人心，而所受於

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時順治戊戌立秋月，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冰玉主人《平山冷燕序》 庚申夏月，小監於肆中購得《平山冷燕》一書，余退朝之暇，取而觀之，以消長夏。其中群臣賜宴，天子徵詩，宛然喜起賡歌之盛也；淑女憐才，書生慕色，宛然鍾鼓琴瑟之風也。九重下求賢之詔，學臣上薦賢之章，此又可追蹤於辟門吁俊之休也。若假名士如宋信，呆公子如張寅，趨炎附勢之竇知府，出乖露醜之晏文物，莫不模擬神情，各有韻致，足以動人觀感，起人鑒戒，與唐宋之小說，元人之傳奇，借耳目近習之事，爲勸善懲惡之具，其意同也。雖游戲筆墨，要何可廢。因隨筆聽之，批點數語，聊以寄興云爾。冰玉主人戲題。

盛百二《柚堂續筆談》 張博山先生，嘉興人，與查聲山宮詹，僚壻也。幼聰敏，十四五時，私譔小說未畢，父師見之，加以夏楚。其父執某，爲之解紛曰：「此子有異才，但書未完，其心不死，我爲足成之。」卽所謂《平山冷燕》也。

《中國小說史略・明之人情小說（下）》 《平山冷燕》亦二十回，題云「荻岸山人編次」。清盛百二《柚堂續筆談》以爲嘉興張博山十四五時作，其父執某續成之。博山名劭，清康熙時人，「少有神童之目，九齡作《梅花賦》驚其師。」（阮元《兩浙輶軒錄》引李方湛語）蓋早慧，故世人幷以此書附著于彼。然文意陳腐，殊不類童子所爲。書叙「先朝」隆盛時事，而又不云何時作，故亦莫詳「先朝」爲何帝也。

海鳴（何時俊）《古今小說評林》 民國二年，徐子枕亞有《玉梨魂》之作，其叙述固才子之愛情，而詩篇乃不亞於《花月痕》。夫《花月痕》雖嘗以多詩取厭，而其寫情亦頗有獨到處。《玉梨魂》事實寥寥無幾，非其類也，偶集得駢句若干，近體詩若干，如《平山冷燕》所爲，而尙不及《燕山外史》之純粹，乃大得時人所嘆賞，遂又開一專用駢句詞詩堆垛才子愛情小說之怪風。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平山冷燕》二十回，存，舊刊本。題《新刻批評平山冷燕》，圖六葉。有順治戊戌天花藏主人序。（大連圖書館）靜寄山房刊大字本，六卷，無圖。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封面題「冰玉主人批點」。首冰玉主人序「庚申夏，小監於肆中購得《平山冷燕》一書」云云（按：清怡僖親王弘曉，號冰玉道人，當是其人）。（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市圖書館）聚錦堂刊《天花藏七才子書》本，六卷，（北京大學圖書館）雍正庚戌退思堂刊《天花藏七才子書》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舶載書目》載啓盛堂刊本《天花藏四才子書》，未見。巾箱本書名《新鐫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四卷。劣。清無名氏撰，題「荻岸散人（一作山人）編次」。清盛百二《柚堂續筆談》，謂張劭撰，《檇李詩繫》又以爲秀水張匀所作，未知孰是。《在園雜誌》卷二引。《義門先生集》卷七與某書：「僕詩何足道。梅花諸詠，《平山冷燕》體，乃蒙稱說。」

烟霞散人

天花藏主人《幻中眞序》 天下事何一非幻，第幻有眞假善惡之不同耳。當人之生也，本無善惡，性出天眞，父師訓教之嚴，良友切磋之礪，則性中之善恆多，而惡常少。苟入無父師訓教，出無良友切磋，則性中之善，日爲物欲銷鑠，而邪惡之念日生。幻從心想，想從幻生。幻之眞者善者，忠孝節義以成其名。幻之假者惡者，奸頑貪戾以畢其命。有見利卽忘義，可欲頓忘名，鉆營悛剝，惟圖一己之肥飽，不顧他人之膏血，祗求眼前之榮，不顧身後之辱，如是幻心，如是幻想，無有底止。雖然，有天道焉。天雖冥冥，而能知人之善惡，遲早消算，頑惡者何曾輕過。《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佛云：「果報因緣，夢幻泡影。」如斯教人，人不知悟，視爲泛常套語，及一朝敗露，悔也無及。故不得已，描寫人生幻境之離合悲歡，以及善善惡惡，令閱者觸目知警。試觀吉存仁積善訓子成名，扶雲守義，終還合浦。汪百萬夫婦惻隱，亦叨封贈之榮，素蛾矢貞，友鸞勸夫，皆得誥命。興祖盡孝，祖孫父母，合於一堂。豈非幻中之善果，而得其眞者。乃若易任之凶頑，無端欺嬸，謀占家財，復又欺妹，以快己欲，立見身死家亡，子軍女妓。白有靈親誦聖賢，四知不畏，削職從軍，宜洗滌肺腸，無何不改，違法罹禍，豈非幻中之惡果報。若強大梁之荏苒，老狐之逞孽，則又幻中之泡影電光。設使扶雲怒其父，殺其子，亦報應當然。反以德之銷其名，續其祀，贖其女，以耦終身，此得幻中之眞善果，何慮後人之不昌大，而簪纓其世哉。顏之曰《幻中眞》，良有以也。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幻中眞》，存，舊刊十二回本，書題《批評繡像奇聞幻中眞》。（巴黎國家圖書館）坊刻中型本，四卷十回（日本內閣文庫）清無名氏撰，題「煙霞散人編次」。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有天花藏主人序。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　《幻中眞》四卷十回（內閣文庫），坊刊中型本，題「煙霞散人編次」，「泉石主人評訂」，「曲（？）枝呆人評錄」。卷一先演一事，題曰「司馬雙訂鴛鴦譜」，似爲入話性質。略言金陵司馬元與女子呂玉英通好，互有贈貽。以會試赴京。行至山東，爲寇所劫。遇桂天香者救之，贈僕馬而別。生旋及第，奉命平寇，戰敗，爲寇所擄。其呂氏女隨父入京時爲寇所擄，亦在寨中，寇知爲生妻，不敢相犯。而寇實女子，前後劫略及拯生之桂天香，皆一人。要以婚配，遂降。正傳自二卷一回起至四卷十回止。略言姑蘇吉生，妻易氏，爲妻族所凌，易氏自盡，生亦避仇他所。遇富室汪某，認爲義子使冒汪姓應試，中狀元。時相何用，欲配以女，生不願。乃奏生平海寇，以難之。生竟綏清海隅。投簪而歸。而生之弟及易氏向所生子以喪母撫於他姓者，皆與生同榜及第，不相知聞。至是亦相認。並歸宗團圓云。後有總評云：「無名演『幻夢集』，覺非人作『采眞編』，俱以行世。煙霞子兼得其美，題曰『幻中眞』」。此二書今俱不見。

徐　震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　《後七國志樂田演義》四卷二十回，存，嘯花軒刊《前後七國志》本。另一《前後七國》本作四卷十八回。清徐震撰，題「古吳煙水散人演輯」，「茂苑遊方外客較閱」。無序。四卷十八回本有遯世老人序。震，字秋濤，浙江嘉興人。

又卷三　《珍珠舶》六卷，存，大連圖書館藏日本抄本。刊本未見。清徐震撰，震字里見卷二。首自序，署「烟水散人」。卷演一故事。

又　《合浦珠》十六回，存，清初刊本，寫刻。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大連圖書館）清徐震撰，震字里見卷二，題「樵李散人編」。首駢文自序。

又　《賽花鈴》十六回，存，清刊本。插圖四葉，記刻工曰「黃順吉刻」。（大連圖書館）清徐震撰，題「白雲道人編次」，「煙水山人較閱」。首康熙壬寅（六十一年）題詞，署「樵李煙水散人」。

又　《（新刊批評繡像）夢月樓情史》十六回，存，清康熙刊本。（阿英）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有消閒居精刊本，題《（醒世名言）夢月樓》。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所附引書目亦有此書。清徐震撰，題「樵李煙水散人編次」。首「幻庵居士叙」。

又　《鴛鴦媒》四卷十二回，存，舊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日本內閣文庫藏刊本，書名《鴛鴦配》。清徐震撰，題「樵李煙水散人編次」。書面題「天花藏主人訂」，演申雲荀文等事。

又　《燈月緣》十二回，存，嘯花軒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寫刻。（日本千葉掬香）清徐震撰，震字里見卷二。題「樵李煙水散人戲述」，「東海幻庵居士批評」。卷一題《新鐫批評繡像燈月緣奇遇小說》。《在園雜志》卷二引。丁日昌禁書目著錄。

又　《桃花影》四卷十二回，存，畹香齋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舊刊本，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清光緒丁酉上海書局石印本。改題《牡丹奇緣》，「羊城留鶴山人原稿」。（北京大學圖書館）清徐震撰，題「煙水散人編」。日本《舶載書目》及丁日昌禁書目並著錄。《駐春園小史》序引。

《鴛鴦配》作者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　《鴛鴦配》四卷十二回（內閣文庫），坊本，小型。託宋理宗時事。崔學士有二女，長曰玉英，次曰玉瑞。學士館故人子申荀二生於家。玉英悅申生；瑞悅荀生。各以家藏玉鴛鴦爲贈。後崔因援襄陽失利，拿問家屬。夫人攜女潛逃。玉瑞爲盜所擄，玉英爲江統制劫去，欲納爲妾。二生旋登高第。荀平寇得玉瑞。申遇俠客劫玉英還，爲夫婦。文意並拙。

《引鳳簫》作者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 《引鳳簫》四卷十六回（內閣文庫），坊刊本題「楓江半雲友輯」，「鶴阜芙俗生閱」。託宋仁宗時事。略言青州樂安縣有白引者，嘗以冬日尋仙人黃犢客贈以四言：一曰：「駕一葉之扁舟，挾飛仙以遨遊」；二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三曰：「鳳凰臺上憶吹簫」；四曰：「羊子當年墮淚碑」。已而引父以忤王安石罷歸。縣令賢之，爲立碑褒之。安石怒，命緹騎逮之。入獄，有俠客救之出。因慝聲息影，逃於五湖。而第一言驗。引遭家難，亦逃去。止於杭州寺院。而第二言驗。時有金侍郎延引至家教讀。侍郎女名鳳娘，婢曰霞簫。慕生之才，與通款曲。而第三言驗。後安石罷相。父子俱還家，守高不仕。向碑爲新黨所毀者，至是復植於通衢。而第四言又驗。文意殊平平，牽合四語，猶覺無味。

鶡冠史者

拚飲潛夫《春柳鶯序》 天地間一大戲場，生旦丑淨畢集於中。自唐復爲戲文，緣以衣冠獸翁，蓬蒿賢士，糞堆連理，污泥比目，涇渭混雜，世上莫辨，君子起而指示之，則戲演焉。及後，戲一變而爲傳奇，實倡自宋，蓋以戲虛文難以利俗，而淺說足以動衆。夫傳奇於戲，名別而實同也。今君子操觚號微，莫不咸悉其道，故稗官野史，救污辟穢，於此爲盛。一時市兒讀之，不知憐才爲勸，好色爲戒，反取色而惡才，直欲丑淨而作生旦，又烏得乎。南北鶡冠，風流名人也，知憐才好色之正，得用情取士之眞。嘗謂余言：古來賢士出於席門陋巷，德婦見之裙布荊釵，如錦衣玉食，綉柱雕梁，俱屬外焉者。余識其言而敬之。復請之小說，才色在所不偏，勸戒俱所不廢。使天下之人，知男女相訪，不因淫行，實有一段不可移之情。情生於色，色因其才，才色兼之，人不世出。所以男慕女色，非才不韻。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稱佳話。自非然者，即糞堆連理，污泥比目。桑間濮上之輩，何得妄以衣冠爲尊，蓬蒿見鄙，浪嚮天地間說風流者哉。此書梓世，固以名人之筆，復新於目，尤願同人爲生爲旦，不可打落丑淨腳色，貽笑於戲場外之識者也。康熙壬寅秋八月，吳門拚飲潛夫題。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春柳鶯》四卷十回，存，坊刊本。（北京市圖書館、大連圖書館）清無名氏撰，題「南軒鶡冠史者編」，「石廬拚飲潛夫評」。大連圖書館藏本有康熙壬寅（元年）吳門拚飲潛夫序。《在園雜誌》卷二引。

步月主人

天花藏主人《兩交婚小傳序》 同此大治賦姿，獨津津於一二人、三四人，而謂之佳，謂之美，則鬚眉而外，當必有秀骨妍肌，出幽閣之類，拔香閨之萃者也。故笑實堪憎，顰尤可喜，爲人所欣慕耳。雖然，此猶佳美於耳目，而銷一時之魂者。至於竊天地之私，釀詩書成性命，乞鬼神之巧，鏤錦綉作心腸，感時吐彤管之雋詞，觸景飛香奩之警句，此又益肌骨之榮光，而逗在中之佳美者也。故遠山之眉，有時罷筆，而白頭之句，無今古而傷心。以此知色之爲色，必借才之爲才，而後佳美刺入人心，不可磨滅也。不然，則蛾眉螓首，世不乏人，而一朝黃土，寂寂寥寥，所謂佳美者安在哉。故深心慧性人，悟色衰愛弛，病稍減容，即蒙帳中之被，而不令人主見。若咏雪回文，任白骨銷沉，而香名愈烈，則此中之所重，不昭然有在乎。故誇張其色，往往附會其才，以高聲價。孰知色可誇張，而才難附會。何也？紅顏已逝，即妄稱落雁沉魚，亦有信之者，無可質也。至若才在詩文，或膾炙而流涎，或噦心而欲嘔，其情立見，誰能掩之。始知性情之芳香，齒牙之靈慧，出之幽而幽，出之秀而秀，種自天生，不容僞也。彼輕視佳美者，以爲一借閨妝，便足傾城傾國，遂莫須造事。烏有生人，欲以嫫姆而捉西子之刀，不幾令寒酸之攢眉想，竟付作傴僂之捧腹資耶。不獨牙酸齒冷，且令對鏡之

花，照潭之月，一例坐於疑團，烏乎可也。雖然，無傷也，花縱未開，必不類草，月雖不滿，亦異於星，安可因魚目取譏，而遂令照乘之珠，不輝輝於天下哉。況自古才難，何容秘美。故於《平山冷燕》四才子之處，復拈甘、辛《兩交婚》爲四才子之續。雖地異人殊，事非一致，時分代別，情屬兩端，然東西岱華，霞靄遙聯，南北女牛，杼犁相望。雖非有意扳援，而實未嘗不無心映藉也。若二書儒雅風流，後先占勝，詩詞情性，分別出奇，實有謂之佳，謂之美，逗才色於大冶之外，而前不容湮，後不可沒，又安得不顧盼而嘖嘖稱其爲相續也哉。若婚何以交，交何以兩，則佳美之才色互相柯斧也。讀之自見，茲不復贅。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浹江釣徒《玉覺禪序》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傳奇小說，非以風華雪月，蕩搖心志，卽以荒唐杳渺，嚇人見聞。惟《四才子》一書，有《平山冷燕》以詩酒奇逢，天然巧合，開之於前，使才子佳人，襟懷各遂。雖多委曲纏綿，然義正詞嚴，不事半點污褻。今復續以前編，與《平山冷燕》後先輝映。其筆情豪爽，眞有甘如飴、辛若桂。刁者罔自用其刁，暴者終難恃其暴。且確可憑，令觀者眉飛目舞，心悅意移，豈僅足供消閒云爾哉。光緒甲午仲夏，浹江釣徒書。

天花藏主人《畫圖緣序》　緣者，天漠然而付，人漠然而受者也。雖若無因，而忽生枝生葉，生花生果，湊合成樹。又若一絲一縷，有因而不亂者，此其所以爲奇，所以爲妙，不得不謂之緣，而歸之天也。因思裴航之玉杵瓊漿，崔護之桃花人面。江皐之贈，實出無心。溪水之逢，何嘗有意。紅拂女之憐才而奔，樂昌主之破鏡復合。甚至明妃之奇艷驚人，而青冢埋愁。蔡女之慧才絕世，而胡笳寫恨。憐之而不能生，怨之而不能死，萃之而不能合，拆之而不能離。使非緣出於天，安能一日終身，眼前千里，若呼應之毫髮不爽耶。由此觀之，則緣非無因，特因之來去甚微。且人之耳目不細，心思不精，不察其來之爲來，去之爲去，故茫然受領，而謂之無耳。惟有而若無，所以天顚倒之以爲奇，仙指示之以爲妙，而人疑疑惑惑、驚驚喜喜於奇妙中，而不知奇妙之所在。但睹美影而生歡，聆惡聲而思懼，稍纏綿則相思，略參差則驚怪，究不知緣之作合有如斯。惟不知緣之作合，而緣之作合所以爲緣也。每思花天荷浙之書生耳，縱封侯有骨，寤寐有懷，亦未必思倚粵天之長劍，畫閩月之蛾眉，乃畫圖一贈於天臺，而夢魂遂飛於東莞，此豈由人哉。至於由廣而閩，由閩而柳園，由柳園而青雲藍玉，直樹之生枝生葉，生花生果，次第而見耳。使此中無緣，而緣不出於天，則自粵而閩，閩不過半途耳，非駐足之地，何心而窺及柳園。既窺柳園，柳園又非郵亭也，豈盤桓之所，又何心想遇青雲。青雲且不可想，何況藍玉。又夢想不到者，乃絲絲縷縷湊合成姻。此緣之所以爲妙，天之所以爲奇，予所以流覽低迴而不忍去。心因譜其有因而若無因，以見情之所觸，動人實深。恩之所及，感人殊切。才美之所眷戀，又關人不淺也。惟情動人，恩感人，才美關人，故蘿牽菟引，婉轉將迎，幾不知性命死生，又安問緣。惟不問緣，而緣之所以爲妙，天之所以爲奇也。由此論之，緣實有因者也。有因而無據，故不敢謂緣。不敢謂緣，遂並天意而失之。失天意而妄求之，故苟且貽閨閣之羞，邪野成夫妻之辱，而名教掃地矣。及名教掃地，乃歸罪曰：此緣也，豈不冤哉。嗟，嗟，緣出於天者也，夫豈不正，特人心不正，委之緣耳。故以此表之，使世知緣未見而畫圖先見，天雖漠然付之，而實有不漠然者在，則緣之爲緣可知矣。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兩交婚小傳》四卷十八回，存，舊刊本。書題《新編四才子二集兩交婚小傳》（大連圖書館），素位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八字。（北京大學圖書館）道、咸間枕松堂梓本，題「步月主人著」。首墨莊老人序。（巴黎國家圖書館）光緒戊子姑蘇紅葉山房刊本，改題《雙飛鳳全傳》。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素位堂十六回本，未見。六字或八字之誤。清無名氏撰。題「步月主人訂」。大連圖書館藏本有天花藏主人序。日本寶歷甲戌《舶載書目》著錄。

白雲道人

烟水散人《賽花鈴題辭》　予謂稗家小史，非奇不傳。然所謂奇者，不奇於憑虛駕幻，談天說鬼，而奇於筆端變化，跌宕波瀾。故投桃報李，士女之恆情。折柳班荊，交友之常事。乃一經點勘，則一聚一散，波濤迭興。或喜或悲，性情互見。至夫點睛扼要，片言隻字不爲簡。組詞織景，長篇累牘不

爲繁。使誦其說者，眉掀頤解，恍如身歷其境，斯爲奇耳。雖然，談何容易，非獲個中三昧，不能與於斯也。予自傳《美人書》以後，誓不再拈一字。忽今歲中秋，書林氏以《賽花鈴》屬余點閱。夫以紅生之佳偶歷歷，方娥之貞白不磨，非所謂才子佳人，事奇而情亦奇者耶。雖夢中之花已去，而嗜痂之癖猶存，得不補綴成編，以供天下好奇之士，閑窗撫掌，當亦予之綺語債深，文魔劫重耳。其中情事有無，並所以顏《賽花鈴》之意，予固茫然不得而知也。如同志之士，必令覓玉仙之根腳，勘素雲之面目，求媚娘、瓊英之實迹，則盈盈苕水，一葦可航。焉從白雲道人而詢旆。時康熙壬寅歲仲秋前一日，檇李烟水散人漫書於問奇堂中。

風月盟主《賽花鈴後序》 先正謂：「班固死，天下無信史。」近眉公陳老謂：「六朝唐宋，皆稗家叢說。」嘻，果如所言，亦惡在其公史小說也。而余謂稗家小說，猶得與於公史。勸善懲淫，隱陽秋於皮底。駕空設幻，揣世故於筆端。層層若海市蜃樓，緋緋似鮫人貝錦。一咏一吟，提攜風月。載色載笑，傀儡塵寰。四座解頤，滿堂絕倒。而謂此數行字，遂無補於斯世哉。雖然，局面偏小，理意不能兼該，猶之乎一器而適一用，故曰小說家也。究其所施，非說干戈則說鬼物，非說訟獄則說婚姻。求其干戈、鬼物、訟獄、婚姻兼備者，則莫如白雲道人之爲《賽花鈴》。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以貫之者也。白雲道人，苕上逸品，飽詩書，善詞賦，詼諧調笑，恆寄意於翰墨場中。故其下筆處詩詞霏霏，而誦其說者恍身入萬花谷中，見花神逞技，是《賽花鈴》之所由長於小說，而亦白雲道人之所以名《賽花鈴》也。嘻，游戲三昧，煉假還眞，□老以爲正果功夫，然耶，否耶。總之，泳游筆札，浪謔詞林，尼聖所謂游於藝者是矣。吾未措手，烏得言有，緗帙已全，誰曰不然，此又白雲道人意中意耳。予故不敢自爲娛賞，乞付書林氏，囑令梓刻，以廣其傳。而烟水散人又嚴加校閱，曾補至十六回，更覺面目一新。竊料是編一出，洛陽紙貴無疑矣。海內巨眼，自應鑒諸。風月盟主漫書。

《定情人》作者

素政堂主人《定情人序》 嘗觀《中庸》，原天於性。孔子從欲於心，則似乎人身之喜怒哀樂，一心一性盡之矣，何有於情。孰知宇宙中，在天有風有月，在地有山有水，在草木有花有柳，在鳥獸有禽有魚，在居室有玉堂有金屋，在飲食有醇酒有肥甘，在四時有春、夏、秋、冬。何一不含香吐色，何一不逞態作姿，以爲動情之物。情一動於物，則昏而欲迷，蕩而忘返。匪獨情自受虧，並心性亦未免不爲其所牽累。故欲收心正性，又不得不先定其情。雖然，情豈易定者耶。試思情之爲情，雖非心而彷彿似心，近乎性而又流動非性，觸物而起，一往而深，繫之不住，推之不移，柔如水，癡如蠅，熱如火，冷如冰。當其有，不知何生。及其無，又不知何滅。夫豈易定者耶。矧撼其定者，又不獨風月山水，花柳禽魚，種種之物而已。更有若蠓首蛾眉之人，花容月貌之人，粉白黛綠之人，則又情所最鍾，而過於百物者也。情既鍾於是人，則情應定於是人矣。不知其人之美不一，則情之定於其人其美者亦不一。文君眉畫遠山，相如之情宜乎定矣，奈何一瞬忽又移於茂陵之女子。飛燕嬌倚新妝，漢王之情宜乎定矣，奈何片晌而又移於偏宮之合德。此豈相如、漢王之情不定哉，亦文君、飛燕之人之美，不足以定其情也。故班姬有紈扇之悲，唐詩有但保紅顏之句。噫，此甚言情之不定而感深矣。然則，情終不可定耶。非然也。風不波則水定，雲不掩則月定。情有所馳者，情有所慕也。使其人之色香秀美，飽滿其所慕，則又何馳。情有所移者，情有所貪也。使其人之姿態風華，饜飫其所貪，則又何移。不移不馳，則情在一人，而死生無二定矣。情定則如鐵之吸石，拆之不開。情定則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再欲其別生一念，另繫一思，何可得也。雖然，難言也。眉不春山，則春山必饒黛色而消人魂。目不秋水，則秋水必餘俏波而蕩人魄。體態不花妍柳媚，則花柳必別弄芳菲而逗人心。言語不燕嬌鶯滑，則鶯燕必更出新馨而撩人意。將又使一片柔情，如落花飛絮，是誰之過歟。因知情不難於定，而難於得定情之人耳。此雙星、江蕊珠所以稱奇足貴也。惟其稱奇足貴，而

情定則由此而收心正性，以合於聖賢大道不難矣。此書立言雖淺，而寓意殊深，故代爲叙出。素政堂主人題於天花藏。

劉　璋

樵雲山人《飛花艷想序》　自有文字以來，著書不一。四書五經，文之正路也。稗官野史，文之支流也。四書五經，如人間家常茶飯，日用不可缺。稗官野史，如世上山海珍饈，爽口亦不可少。如必謂四書五經方可讀，而稗官野史不足閱，是猶日用家常茶飯，而爽口無珍饈矣。不知四書五經，不外飲食男女之事。而稗官野史，不無忠孝節義之談。解通乎此，則拈花可以生笑，不必謂四書五經方可讀也。發想可以見奇，不必謂稗官野史不足閱也。但花必欲飛，不飛不足奪目。想必欲艷，不艷不足娛情。必也無花不飛，無想不艷，亦無花不艷，無想不飛，方足以開人心花，益人心想，以爲文士案頭之一助。今傳中所載，如梅之清，雪之潔，柳之秀雅，蓮之馨香，可謂無花不飛矣。湖上之逢，舟中之句，嘯雪亭尋梅問柳，探花郎跨鳳乘龍，可謂無想不艷矣。以至梅、雪二公忠勤王事，竹、楊二子慷慨交情，張、劉二生之詭計險謀，春花、朝霞二女之慧心俠骨，則又何花不艷，何想不飛哉。閱茲傳者，如逢名花，目前艷媚，雖桃穠李白而清香勝之。如生奇想，天際飛來，雖水窮山盡而幻景出之。如逢才子佳人，笑言相對，雖才如司馬，慧似文君，而風流都雅卻又過之。此《飛花艷想》之所由作也。雖然，花飛矣，想艷矣，亦花艷矣，想飛矣，不歸於忠孝節義之談，而止及飲食男女之事，是何異於日用山海珍饈，而廢家常茶飯也。是何異於日閱稗官野史，而廢四書五經也。其可乎。若茲傳者，權以歸經，邪必歸正，花飛而筆自存，想艷而文自正，令人讀之，猶見河洲窈窕之遺風。則是書一出，謂之閱稗官野史也可，即謂之讀四書五經亦可。歲在己酉菊月未望，樵雲山人書於芍藥溪之(下缺)。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飛花艷想》十八回，存，清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有己酉樵雲山人序。(大連圖書館)　另一舊刊本，行款同上，題《夢花想》。道光壬午刊本改題《鴛鴦影》。清劉璋撰，題「樵雲山人編次」。璋即《平鬼傳》作者。

黃際飛《第九才子書斬鬼傳序》(存目)

獻成氏《斬鬼傳跋》(存目)

甕山逸士《斬鬼傳序》(存目)

王植《深澤尹二劉合傳》(存目)

《賽紅絲》作者

天花藏主人《賽紅絲序》　月老一人耳，而金蓮赤舄遍天下，安能盡絜才矩貌，審姻察緣，而一一蒂挽之，不令孤衾獨枕生怨曠之悲。設或不然，則紅絲之說無乃渺茫乎。然窺東鄰，鑿西壁，多情之綵筆偏不能畫有意之蛾眉。徑未經，道不識，而無主之玄霜反留付倘來之玉杵。見者驚，遇者喜，則此中有似乎非偶然所能僥幸者。彼正需，此恰有，則其間又似乎是特然而來作合者，此誰主之而又誰使之耶。明雖不露一痕，而暗實迂回曲折，令千縑萬縷，散作離合悲歡，以成人倫之美意。則老人一片熱心，幾與造物同功，又安可以書生偏見，疑疑似似，而一味抹殺耶。雖然，婚姻嘉禮也，盡秣馬河洲，桃夭百兩，未爲不可。奈何鵲巢往往鳩奪，黃裡每每綠衣。或且詭溫家之玉鏡，或且逞卓氏之琴心，甚至逾越奔淫，呈室家之醜，紅絲不幾多事乎。孰知絲非蠶口物，紅非茜水姿。以係有功，故托絲爲名。以喜成事，因借紅作色。而細究其紅絲本體，則別自有妙。鼓鍾白屋，不諱溫麻。琴瑟朱門，何殊濯錦。非炎涼也，大都世事無端，人情莫測，不得不因其所至而盡其所至之妍媸，豈多事哉。蓋婚姻自婚姻，而性情自性情，有不得不恩而怨，怨而恩，生而死，死而生，以難繪世事人情之態者。如不然，請觀之《賽紅絲》可也。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賽紅絲》小說十六回，存，天花藏批本。書題《新鐫批評繡像賽紅絲小說》。(北京圖書館、大連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　清無名氏撰，序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飛花咏》作者

天花藏主人《飛花咏小傳序》　原夫春之爲春，氣雖和淑，必至花香柳媚而始見其爲春之艷。【略】才子佳人，不經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變耶？故花不飛，安能有飛花之咏？不能有前題之飛花咏，又安能有後之和飛花咏耶？不有前後之題和飛花咏，又安能有相見聯吟之飛花咏耶？惟有此前後聯吟之飛花咏，而後才慕色如膠，色眷才似漆，雖至百折千磨，而其才更勝，其情轉深，方成飛花咏之爲千秋佳話也。譬之春而花香柳媚，喻諸秋而月白天青，豈不較析之即克之呆斧柯，鼓之即調之癡琴瑟，而更饒展轉反側之情態耶？設父母有命，媒妁有言，百兩而去，百兩而來，不過僅完其紅絲之公案，而錦香里之佳聯不幾埋沒乎。鳳園芍藥之深盟將誰與結乎。總戎與司李之求婚，死不變心，於何而見乎。則是幽香同於野草，良璧不異頑磚，將見佳人才子，竟與愚婦等矣，豈不大可痛心也哉。噫，知此痛心，則知顛沛流離之成就昌男端女者不淺矣，讀之忽悲而喜可也。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　《飛花詠》十六回（一名《玉雙魚》），內閣文庫），原刊本，寫刻，大型，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卷首長序。後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目錄題《新鐫批評繡像飛花詠小傳》。演昌生與女子端容姑情好事。二人輾轉流離，各易姓二次，而後歸宗團圓。故爲奇幻之筆，令人不測，是當時氣習，而文尚清。書記明事，開首前朝云云，蓋作者爲清初人。略謂：華亭有昌全者，子曰昌谷。友人端居女曰容姑。子女皆早慧。因締婚約。昌氏以家藏玉雙魚爲聘。昌全隸軍籍，被勾，舉家徙塞外。行至臨清，以子昌谷付醫生唐希堯爲義子。端女容姑名嗓，爲無賴子掠奪，乘間逃走。有官人鳳儀者，方以行取入京，遇女，試以飛花詩而大悅，即收爲義女，改名彩文。鳳本臨清人，與唐希堯爲中表。既抵臨清。省其姻族，而昌谷與端容姑本不相識，至是以表兄妹禮相見。昌谷和女「飛花」詩，大得女意，許相配適。已而別去。鳳入京後，旋以忤石亨謫榆林驛丞。遇亂兵，與女相失。是時昌全居塞下，適得女，愛之，而不知爲端氏女即子昌谷幼時所聘者。即命從己姓，爲義女。有邊將某聞其才，欲爲女娶之。而女固不從，因以婢子代嫁。昌全旋以軍功賜冠帶回籍。昌谷在臨清唐家，爲希堯姪所惡苦，毆之至死。藁葬原野，而端居以貢生入京考選，得新喻教諭，赴任經此。值谷復活，即收爲義子，亦不知爲親家之子。抵任未久，又升宜城任。有襄陽刑尊某羨生之才，欲以女適之。生亦不從。端居恐得罪，乃自劾而歸。於時昌端二翁相見，子女皆失，而咸有螟蛉，共相嘆忻。因議重結姻好。而生女以在臨清有舊約，初皆不願。旋因生無意中寫舊和女作之「飛花詠」，爲女所見，悉即向之唐生，乃許之。既結婚，猶各自以爲本唐氏子鳳氏女，今歸昌端二氏爲螟蛉，不能互認其生父也。及鳳儀與唐希堯來晤二翁，各訴前事。生與女始識其本原，咸歸宗，事義父母以禮云。按：此文作者固自以爲思入風雲，變化已至，然按之情理，實多罅漏。昌生、端女皆冒他姓，二翁或因此致惑不能辨其爲子婦女婿。然生與女並早慧，又能唱和詩詞，豈於君舅婦翁姓名乃茫然不知！各爲其義子義女若干年。即歸華亭，父於親生子女，亦不能彷彿其容貌。直至唐鳳來晤，乃互知其本末，豈非異事邪？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飛花詠》十六回（一名《玉雙魚》），存，原刊本。大型。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目錄題《新鐫批評繡像飛花詠小傳》（日本內閣文庫、大連圖書館）清無名氏撰，序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麟兒報》作者

天花藏主人《麟兒報序》　人之涉世，欲取功名富貴，莫不貴乎能文，然而劉蕡不第。莫不貴乎善武，然而李廣難封。此中得失，似別有主之者。惟其有主，故營求百出，攘奪萬端。無論搏沙捕影，徒勞智計，即僥幸於始，亦必淪喪於終，安能獲悠久自然之享。若然，則富貴功名，究將屬誰。吾見香山發還帶之裴，竺橋付渡蟻之宋，埋枯骨開八百之基，哀王孫獲千金之報，此俱不過一念之仁耳。而善念動天，早已錫福於無窮矣。請論之，廉老一窮夫婦也。推其願，衣食飽暖足矣。幸生豚犬，免爲獨夫足矣，何暇作白

屋公卿之想。卽勖之曰爲善降祥，亦不敢以一蔬一飯之小惠，而妄思其厚報。孰知德不在大小，貴乎眞誠。眞誠則己飽而念人之饑，己暖而念人之寒。不待來求，而先爲之心動。縱使無力，亦爲之不倦。此其心何心，天高地厚之心也。此其量何量，民包物與之量也。有此心量，雖對之聖賢而不慚，質之鬼神而無愧。卽暗然一室，而理之所在，必感必通，何況恰恰逢仙，安有不明承其指點，暗示其機關，以廣上天錫善之旨，而不忍令爲善付之空言也。故溝渠老蚌，一旦生明月之珠。破櫪小駒，千里逞渥洼之駿。至於幸尙書之巨眼，迥異塵僚。幸小姐之幽貞，超邁閨秀。忽被斧柯作惡，遭逆命，不得已妝男私奔，迫窮途，沒奈何就女成婚。其中隱藏慧識，巧弄姻緣。按之人事，無因無依，驚以爲奇。揆之天理，皆從風雪中來，信其不爽。嗟嗟，天心甚巧，功名富貴，不能加於無文無武之廉老，乃榮其子以榮其父母，所以謂之《麟兒報》也。處世者，必樂覽於茲編。時康熙壬子孟秋月，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　《麟兒報》四卷十六回，存，舊刊本。書題《新編繡像簇新小說麟兒報》(大連圖書館)　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本題「天花藏秘本」，《新編繡像批評小說麟兒報》，未見。　集古居刊本，改名《葛仙翁全傳》。文字改動處甚多。咸豐壬子經國堂重鐫本，四卷。清無名氏撰。大連圖書館藏本，首康熙壬子(十一年)天花藏主人序。日本寶歷甲戌《舶載書目》著錄。

花朝樵子

錢江拗生《樵史通俗演義》評語　第二回：諸臣聚訟因邊事，兩奸招黨亂乾綱。輕重詳略，具見剪材之妙。所摘疏章，皆字字有關係者，可以補正史而垂千秋。熊、王二人功罪，筆端一一分明，演義所僅見也。　第三回：權奸收拾朝士心，鳥帥羅織忠言罪。　宮府、邊陲如此，禍生有階，爲之浩嘆！　第四回：白蓮賊平歸己功，中書官敗累衆正。　寫生手無一不肖，所難者尤在淺淡中見神韵之妙。　第六回：涿鹿道上紅塵滾，爪牙班中青簡繁。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要辨天啓年間忠奸兩案，請觀《天鑒》、《同志》、《點將》、《選佛》諸書，便瞭然明白。　第七回：楊都憲具疏幾危，葉閣老受辱求去。　小人志滿，君子氣奪，寫來歷然可觀。然亦見世之小人固多，君子亦不少也。　第八回：奸計成一網打盡，正人敗八面受敵。　此何等世界？試覽一過，應爲毛骨竦然。　第一〇回：斃校尉姑蘇仗義，走緹帥江上解阨。　寫到人心聳動處，疑有神工鬼斧。　蘇民素稱水蟹，言其柔弱也。然往往烈俠之事，獨蘇民有之，可以觀風氣矣。　第一一回：衆正囹圄再遭毒，異災京邸忽飛殃。　如彼流泉，滔滔汩汩，不入於海，則入於江，使覽者心神奔放。　第一二回：殺義烈人心公憤，濫祠蔭祖制紛更。魏璫之惡不可謂非小人曲成之，彼只恨十彪、十虎，當時皆未必心服也。　五人死於璫而千古如生，眞是快筆。　第一三回：圖居攝奸謀叵測，構心腹密計無成。　這回乃接筍鬥縫處，尤須以化工筆行之。此能使人奕奕神動。　第一四回：新天子除奸獨斷，大篡逆失勢雙褫。　頃刻間升沉變態，寫得活活欲舞。眞所謂清夜聞素鐘，令人發深省。　第一五回：應風雲衆正齊糾，震雷霆巨奸南竄。　寫得凄凉，正爲千古奸雄猛下一砭。　第一六回：奸臣得娟姬殞身，惡璫有義奄殉死。　一寵妾，一小閹，守節仗義，爲兩奸生色，編中歷歷如覩。　第一七回：逆種寄贓慌落陷，客巴割愛泣投環。　此回敗盡奸雄之興，何啻晨鐘三聲。　如客氏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第一八回：科部疏雪正臣冤，羈戍路逢天子赦。　詳略得體，筆端奕奕生風。　第一九回：伸劉冤奸弁伏法，鋤遺孽各逆典刑。　赫赫濯濯，有嚴天子。編中□□以言外史意，寫出聲靈。　第二一回：凶星出世多強力，惡曜臨門得艷姿。　李闖出身，細查野史，詳哉其載之矣。《剿闖小說》及《新世弘勳》皆浪傳耳，質之識者，自能辨其眞贋也。至於因妻起禍，則或好事者之言，余何能知之。　第二二回：李自成殺妻逃難，艾同知緝惡遭殃。　此回摹倣《水滸傳》潘金蓮、潘巧雲兩段。然李自成殺君之寇，其出身雙泉堡，得罪艾同知，舉是實事，非好弄筆人漫無考據，如《剿闖》兩小說之憑空捏造也。　第二三回：新天子金甌放下，衆君子盛世彈冠。　此回直是叙事體，錯綜可喜。　第二四回：慰忠魂褒封特旨，毀要典採納良言。倪鴻寶太史三疏，眞千古大經濟、大文章。雖不敢埋沒，一一備載，猶恨限於尺幅，稍爲刪十之三，然已亘千古不朽矣。　第二五回：范銓部超撫中州，申巡撫進秩

樞部。節節實錄，寫得躍躍生動。哭不赴援一事，范質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畫，以資談柄也。第二六回：李自成報效新總，梅巡撫鎮定亂兵。敘事夾議論，奕奕有神。李自成出身及陷身作賊，皆得之《異同補》一書，與《剿闖》諸小說迥乎不同，可爲後來修史者一證佐，識者勿以演義而漫然視之也。第二七回：范撫軍不戰成功，高闖王因山結寨。此回事事蹠實，高闖一段傳聞甚確。特爲拈出，以備正考。第二八回：叛賊聚衆毒秦晉，流氛分隊犯梁楚。流寇肆虐，此回已縷縷具載。邢氏又背李闖而隨高傑，《彙略》刻載已詳，海內播傳亦久，非訛言說聽，爲識者所竊哂也。高傑改邪從正，較之闖賊實分霄壤。邢氏棄李從高，後得封一品夫人，亦此輩中之崢崢者歟？第二九回：李公子投闖逃禍，楊督師失機殞身。失師之臣，忠君之士，不煩多詞，已千古如睹矣。第三〇回：衆閹開門迎闖賊，群忠靖節報君恩。古來天子蒙塵者有之，未有遭變之慘若崇禎帝者。即古來忠臣炳炳千古者，固亦甚著，亦未有若明季之盛者也。握筆拈出，已眉豎骨立，況讀之者能無魂驚心動乎？以備後來修史者之一助，良非誣也。第三一回：智士潛形獲免死，邊帥憤志逐(么)(妖)魔。此段各書所載互有同異，以所見合之所聞，便可訂訛。其間紛雜不□□者，亦刪十之三，正所以存眞也。第三二回：南京公議立新君，淮海瀝血陳時事。明季經濟之才，世每推史道鄰爲第一。余以爲忠毅不□□。第三三回：褒忠臣權相市公，定爰書法司被逐。旌忠有隱而不彰者，惜未能表白；懲逆有悞而失入者，幸一爲辨正。善善長，惡惡短，附於《春秋》大義，未可以演義而忽之也。第三四回：史可法屢疏籌國，阮大鋮明謀翻案。字字實錄，可爲正史作津筏。第三五回：光太子眞贋難分，權尚書鋒芒太露。太子一事，千古疑案，聊爲據事直書，以俟天下後世，不敢溢一詞也。阮家公案，亦世所共聞，不敢失實。第三七回：各鎮將紛紜互角，衆武弁疲癃可憐。余是年在金陵，無論各鎮紛爭，得之聽聞，馬閣部「略似人形，方可留用」一示，實親見張掛部前，不敢妄一語也。第三八回：假皇后禁死獄中，眞將軍興師江北。童氏一案在京睹聞甚眞，左將軍一疏亦一字不漏，庶乎可以傳遠而示公也。第三九回：左將軍檄文討賊，史閣部血淚誓師。左之激烈，史之忠貞，雖微有不同，然亦可繼張與韓、岳而鼎峙千古矣。樵子曰：爲史閣部者更難耳。讀此一段，有不淚盈盈下者，非男子也！第四〇回：羅公山李闖卒滅，杭州路馬相潛奔。明三百年一統天下，爲闖賊殘破，羅公山一死，未足濺普天率土之恨。紀之以見流賊之結證不過如此，以警天下後世盜賊而懷篡弒逆黨。馬士英後逃匿於天臺寺中，其下黔兵縛送溫州府，活剝其皮，使羣下分食其肉。阮大鋮經投誠清朝，隨大軍征閩，過仙霞嶺，馬上正揚眉得意，忽空中雷縋祚擊之墜馬而死，從人無一不見。此二事一得之《彙編》中，一得之萊陽張公子口中，俱非誣說也。天啟、崇禎朝漸漸有添註官、監軍、參謀官，非祖制也。弘光未改元，馬士英輒因重賂添註者，何止數百計，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試問失南京之時，職方能調兵禦敵乎？都督能統兵出戰乎？

清文學部一・花朝樵子　《樵杌閑評》作者

《樵杌閑評》作者

黃人《小說小話》《樵杌閑評》，魏忠賢之外史也，亦有奇偉可喜處。唯以傳應星爲忠賢所生，且極口推崇之，不知其命意所在。今坊間翻刻，易其名曰《明珠緣》。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地方法令・清代》禁毀書目：本局奉憲設立收毀淫書板片書本，照估給價，業奉學憲吳給示曉諭；茲特將應禁各種書目開後，凡鋪戶人家，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務勸盡數交出，送局收毀，幸勿遺漏自誤。計開：《昭陽趣史》【略】《樵杌閑評》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備載，望各自行檢點，一并送局。自禁之後，凡屬省城內外，及各州縣鄉村等處，統宜遵照，設局收毀，其不能送局者，亦應自行銷毀淨盡，以免日後覺察，種多未便。特白。（《勸毀淫書徵信錄》）

又　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巡撫部院丁　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

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幷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札到該司，卽於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並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卽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並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龍圖公案》、《檮杌閑評》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江蘇省例藩政》同治七年，案：正文又見《撫吳公牘》卷一。）

錢靜方《小說叢考・檮杌閒評考》（一名《明珠緣》）《檮杌》一書，敘逆閹魏忠賢與奉聖夫人客氏，紊亂朝政，毒害忠良，謀傾明社，種種罪惡，令人髮指。作者恐後人氣不能平，因借因果之說，謂魏、客前身，實係淮河二蛇，嘗助治水有功，治河者不奏聞於朝，請給封典，反火其穴而殲之，二蛇因是率其族類，投胎爲人，雄者爲魏，雌者爲客，餘則爲其同黨，所傷善類，蓋卽當日河工中人所轉生者也。此與撰《岳傳》者同一命意，蓋非此不足平閱者之心，而爲一般普通人說法也。是書以客、魏爲兩蛇後身。欲敘客、魏之作奸，不得不先敘河工之治水。水患之來，亦必有自，因借水怪巫支祈爲引線。巫支祈事，荒誕不經，然有來歷可考【略】。崇禎時分六等定逆案，陵遲者二人，忠賢、客氏也。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太監李文貞、李朝欽、劉若愚也。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孫如洌、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也。結交內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也。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爲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暘、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慎、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楗，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也。減等革職閒住者，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本族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夜謀翻，賴帝持之堅，不能動。福王時，阮大鋮起用，其案始翻云。事具《崔呈秀傳》。忠賢甥傅應星仕至左都督，獨不與逆案，或定案時已前死，亦未可知。作者因之，謂應星不願從奸，卒從空空兒仙去，此妄言也。且謂應星實忠賢之子，爲忠賢前妻傅氏所生，此說頗有來歷。《忠賢傳》云：其年敘門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且旌其母。因母見旌，遂有以應星母爲忠賢前妻者，亦疑案也。《耳新》八卷，分類三十有四，爲明季鄭仲夔所撰，敘魏閹時事頗詳，爲錄數則於左，以資參考。其《正氣類》云【略】。其《懿好類》云【略】。《檮杌》陳元朗事，似極怪誕，然《耳新》亦載其事，惟不言姓名耳。其《仙蹤類》云【略】。是魏閹誕日之逢異人，果有其說。作者因託爲故友陳元朗，且稍易其事，謂忠賢善待元朗；元朗不肯留而去。至與元朗同至之老僧，卽曾救忠賢於困厄中者，則無可考證，意必寓言耳。

陳忱

論述

綜論

賞心居士《後水滸傳敘》嘗聞天之生才不偶，此非天之故靳其才，正天之所以珍重其才也。夫才之生也，不一其途；非必於閥閱之家，簪纓之胄，卽文員武弁，山人墨客，野叟田夫，以至於吏胥僕隸，婦人女子，士農工賈，市井屠獵之輩，莫不有豪傑之士隱寄其中。故夫英雄之生，雖始而困頓鬱抑，然其終必使之顯於當時，垂之竹帛，令天下之士，後世之人，皆知有是人而堪爲天下後世勸懲者。從未有使之奄忽而終，以與芸生庶類同歸朽腐

也。日者間閱《水滸》一書，見其榜曰「第五才子」，則與《三國志》諸書同列，而非野史稗官所可同日語明矣。然自納款傾葵之後，尊卑列序之餘，竟恝然而止，查不知其所終，是與天地珍重生才之心，豈不相徑庭哉？夫以群焉蟻聚之衆，一旦而馳軀報國，滅寇安民，則雖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轍，以善其終，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誠不可泯。倘不表諸簡冊，以示將來，英雄之衷，未免有不白。爰是帙於卷後，而付梓焉。使當日南征北討，蕩平海宇之勳，赫赫在人耳目，則不獨群雄之志可伸，而是書亦有始有卒矣，豈不快哉？是爲序。乾隆壬子臘月，賞心居士叙于滌雲精舍。

彩虹橋上客《後水滸傳序》　天下猶一身也。天下之在一君，猶一身之在一心也。一心不能自主，則元氣削弱，邪氣妄行，遂使四肢百骸，不臃即腫，雖有良醫，莫能救其死。如宋徽、欽二帝，無治世之才，任用奸佞，以致金人自北而南，一身尚無定位，豈有餘力及於羣盜？故前之梁山，後之洞庭，皆有水滸，以聚不平之義氣。至於走險弄兵，擾亂東南半壁，則莫不正名分，指目爲強梁跋扈，盡欲蕩平。然究思其強梁跋扈之源，賀太守不奪地造阡，則楊幺何由刺配；黑惡不逆首開封，則孫本豈致報仇；邰元之殺人，黃金奸月仙之所致也；謝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軍之所致也。種種禍端，實起於貪穢之夫。不良之宵小，醞火於鄧林之木，捋鬚於猛虎之頷，一時冤鳴若雷，怨積成黨，突而噬肉焚林，豈不令鰲足難支，天維獨折哉！請一思之，是誰之過歟？大都天心又將北眷，國運已入西山。廟堂大奸大詐，草野無法無天之人事，又並橫行於世，而不知回避。當此之際，雖有賢臣能將吐膽竭忠，亦莫如之何矣！況妒賢嫉能，猶瞽惑不已。【略】分而論之，則楊幺之孝義可嘉，馬靈之血性難泯，邰元一味眞心，孫本百般好義。至於何能、袁武、賀雲龍，皆抱孫吳之雄才大略。設朝廷有識，使之當恢復之任，吾見唾手燕雲，數人之功，又豈在武穆下哉！奈何君王不德，使一體之人，皆成敵國，豈不令人嘆息！千古興嗟，宋室之無人也。雖然，名教攸關，誰敢逾越前後？曰妖曰魔，作者之微意見矣。彩虹橋上客題於天花藏。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讀史隨筆》　國朝陳忱撰。【略】是書前四卷雜論黃帝至宋、元事，後二卷皆論明事，叙述獨詳。蓋年遠則紀載多略，世近則見聞易悉，其勢然也。然其中多採掇瑣屑，類乎說部。【略】叙齊代女子婁逞事，斷之曰：「觀此則木蘭從軍不足異也。」又或但書其事。如叙成化十三年樂安王奏寧王奠培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吉祥往勘多實，擬罪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年。更不論斷一字，亦不知何所取。蓋其立名似乎史評，實則雜記之類也。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四　遐心苦吟類郊、島，大節似柴桑。集中《九歌》，激烈悲壯，聲出金石。《詩綜》僅錄一詩，安足見所長。韓子蘧序遐心詩，致歎於同居桑梓，不能一接其音容言笑，影匿聲沈，言之痛心。古今詩人淹於荒煙蔓草而無隻字以傳，此採詩者之責也。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　《雁宕詩集》。《詩兼》小序：「忱字遐心，號雁宕，烏程人。詩人隱逸者，唐如張志和、陸鴻漸；宋如林君復、魏仲先；明如孫太初、吳孺子輩，身雖隱而名愈彰，未有身名俱隱，如吾鄉陳君雁宕者。雁宕與予同處城闉間，相去止里許，生平未識其面，并不聞。沒後，始見其詩及雜著、小說家言，驅策史冊典故，若數家珍，而鬱鬱無聊，骯髒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亟覓其全集，已零落不能多得矣。夫以同爲遯世之人，同居桑梓之地，尚不能一接其音容言笑，則其埋名匿影於古詩人之隱者何如也。」

《海天琴思錄》卷四　河內袁午橋欽使甲三，《過梁山泊》詩云：「此地昔爲奸盜區，叔夜掃平惟一鼓。」考宋施耐庵作《水滸傳》，雖是描寫宋江奸惡，口裏忠義，心裏強盜，愈形其大奸大惡，故世人目爲奸淫邪盜之書。申和孟先生謂作是書者三世啞，蓋以世之閱是書者，未得其深曲之意，徒啓其奸盜之心，故爲賢者所不取。至羅貫中又撰《後水滸》，《後傳》竟謂宋江是眞忠義，則其識解又耐庵之不若矣。近山陰俞仲華，名萬春，號忽來道人，爲邑諸生，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接《水滸傳》，從七十一回起至一百四十回止，又《結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安、平方臘事，只有被張叔夜擒拏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僞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傑爲之刊行，眞有係於人心世道哉！

《中國小說史略・元明傳來之講史（下）》（存目）

蔡元放《水滸後傳讀法》　前傳之天罡地煞一百八星，在地穴中幽閉多年，甫能掙得出世；及出世後，經了多少憂愁，受了多少苦惱，耽了多少驚怕，方纔聚合一處。招安之後，東征西討，（見）〔建〕了許多功業。而征方臘

之役，歿于王事者過半，已是可憐。而宋江、盧俊義，又被奸臣鴆死，吳用、花榮、李逵亦皆爲殉，更令人扼腕不平。其餘三十三人，除武松殘廢不算，那三十二人之中，雖有幾個爲官，而大半亦俱憂愁放廢，四分五落，不特有離羣索居之感，而天罡地煞出世一番，并無一個好收成結果，天道人事之不平，孰過于此。作者因前傳有李俊後爲暹羅國王一語，因想到李俊既可去外國爲王，則當日弟兄豈不可去作一國之開基輔弼，使其另建一番功業，另受一番榮華，同歸一處，以討後半世之收成結果，作美滿大團圓以大快人心。此作《水滸後傳》之主意也。

又　本傳雖是將前傳水泊殘剩諸人重加渲染，但前傳諸人，雖是寫出許多英雄豪傑，而論其大體，祇不過是山泊爲盜，即好煞亦不足爲重輕。況前傳祇於天罡諸人加意描寫，【略】本傳李俊既要到外國爲王，而諸人都要做開基良佐，若祇是平平常常，便爲削色。故一個個都要爲他擡高身分，寫得燦爛輝煌，十分精采，個個建功，人人出色，將前傳中中下之材，都要寫作最上一等，方見天上星辰，自有高出凡人之處。此一傳之大體段也。

又　本傳不特於山泊諸人使之重復聚會，即前傳中有名人物，凡與山泊諸人有關係者，亦皆收錄無遺。【略】正是：微功必錄，小善不忘，是謂補苴罅漏、張皇幽渺之筆法也。

又　本傳雖是承接前傳而作，然煞有勝似前傳處。如【略】本傳寫所殺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誤國，爲公議所不容。其小者亦是與山泊諸人不是舊仇，即是新恨，素懷怨隙，明作對頭，且俱各有應死之處，揆之天理人情，必須殺之而後快者，這方殺得並無遺憾，方是眞豪傑舉動，不是殘毒，不是孟浪，比前傳爲更強也。

又　又如盧俊義，本是好好一個北京員外，安居樂業，即是本領武藝甚好，而山寨中兵多將廣，盡可不必需此一人。乃忽然平地生波，將他賺哄上山，要他入夥，弄得他家破人亡，受刑拷犯患難，即他一身，亦幾乎死於非命。雖說罡煞數應聚會，然畢竟覺道不妥。至於史進之於朱武等三人，雖爲義氣放去，卻盡可不必往來。晁蓋家道有餘，何又劫取生辰綱，爲此冒險犯法之事？宋江、花榮既已得救脫身，何必定要賺取秦明？【略】本傳凡寫一人起事，一人上山，必皆有其必不得已之故，無可奈何之情，則較之前傳，更爲正當，更爲光明，使讀者更無異議也。

又　即以文字論，本傳亦有強似前傳處。如每回有提綱二句，乃一回之眼目，亦可以徵作者之筆法者也。前傳之前七十回中，用「大鬧」字者凡十，不特其中事迹不盡合二字之名，亦且數見不鮮矣！其次序亦有不妥處【略】。提綱與傳內之事次序皆顛倒，亦是小缺陷處。本傳之回目提綱，盡皆工穩妥切，令讀者于回內之事，一目瞭然。則本傳之于前傳，正如蔗漿煉蜜，不是狗尾續貂也。

又　本傳既名《水滸後傳》，則傳中之事，自應從前傳生來，但前傳敘過之事，既不應重贅，則本傳之事，又從何處生根？作者因想前傳原是從石碣村起手，而受天文回，又用石碣作結束，則本傳何不仍在此處生根？況阮氏三雄之中，小七現在近在山泊腳下，故作感舊而上山祭奠，引出張幹辦巡察，生出事來，便是因風吹火，用力不多；由此而逐漸生去，便令讀者只覺仍是舊人舊事，並非無故生端矣，最得倚山立柱、宿海通河之妙。

又　既說李俊爲暹羅國王，則李俊自是本傳正生腳色，若開手即接前傳而寫李俊入太湖，會赤鬚龍，以至頓兵金鰲，然後寫中國諸人往會，亦何常不可？但李俊材具頗甚平常，而手下輔佐，僅有童威、童猛與費保等四人，雖略有武藝，却并無一出色者，則何以便能奪得金鰲，制伏暹羅國主耶？因前傳寫樂和是個譏變伶俐之人，故要他來做個軍師。

又　諸人既已散在四方，所居寫遠；況爲官的爲官，隱遁的隱遁，貿易的貿易，出家的出家，無論各人有志，不能相強，況安土重遷，何得盡捨故吾，而來冒此風波不測之險，即使寫得極好，亦必不免牽強扭捏撮湊爲文章苦海矣。今只使李俊等數人先往，然後使諸人牽牽引引，一個個弄出事來，直到無地可容，然後想到海外來會，方爲情理妥當也。

又　前傳石碣天文，李俊位次在第二十六，而所存之人【略】如關勝、呼延灼、柴進、李應、朱仝，位次皆在其上，即人品武藝亦皆強勝許多。若一同出海，則暹羅國王一席，正輪不到他。今既要寫李俊爲王，則自必使李俊先去創業；但李俊若先已爲王，則後來諸人于定海之役毫無功力，有何光彩耶？況暹羅于海外亦稱大國，李俊等僅僅數人，若只憑兵力，一旦遽然滅其舊主而王之，不特事體太易，而人心亦未必肯那。今先用花逢春做個引子，在彼國和親，以爲之地。李俊只是駐軍金鰲島，以爲犄角聲援，直等共濤篡弒，機會湊來，然後去討賊，爲其舊主復仇，則嗣統爲王，方爲自然之情

理也。

又　本傳之于宋朝諸政事，有與正史全合者，有全不合者；有半合半不合者。蓋此書原爲山泊諸人作傳，非爲宋朝紀事，故其事有與本傳無礙者，悉照正史敷陳。其與本傳稍有齟齬者，不得不曲爲遷就，【略】細評在各回下。

又　王進、欒廷玉、扈成，自是前傳山泊中一色人物，祇看他們言語舉動氣味原自相同，【略】其不得同聚者，時之不偶也。況祝莊破後，不載欒廷玉下落，祇在宋江口中嘆息一句道：「可惜欒廷玉這個好漢，使已留下疑案。」本傳却將他三人一併收來，不是與前傳故爲牴牾，正是爲前傳滿意也。

又　祝莊破後，前傳說扈成後爲中興名將，及觀《宋史》，中興諸將中并無其人，則前傳之語，亦是莫須有想當然耳。不如與欒廷玉一總收來，同歸海國之爲妥密，況有一丈青之一脉，尤爲現成瓜葛耳。

又　寫聞煥章一人，特爲其女與李俊作妃而設。蓋山泊舊人，皆是弟兄之數，縱有女子不可爲婚，若用暹羅國人，則殊不足爲配，【略】故先寫煥章有女，是個貴相因遭患難，暫住登雲，遂得一同泛海，及選妃之合一下只消安道全一言說合，便已現現成成，更無多事，豈不直捷痛快耶。

又　傳中所叙諸人諸事，事非一時，人非一處，南北東西，遠近不一。若每一人每一事即歸並於一處，是爲印板畫片矣！且事冗人繁，亦復難於安頓，故先于東南寫一登雲山，就于西北接寫一飲馬川；既有了二處作根基，然後諸人諸事凡近於東南者，悉歸於登雲；凡近於西北者，悉歸於飲馬。俟諸人收拾已全，然後寫飲馬住不得，祇得併入登雲；登雲又住不得，然後思量泛海，如此謀篇，可謂製錦爲衣、聚花作障之手。

又　本傳章法有與前傳相同者：如每一人入夥上山，必使立功，【略】每一件大事，一段大文，或前或後，必有一件小事，一段小文以間之，如此之類，則與前傳如出一手也。詳見各回總評。

又　正在叙事時，忽然將身跳出書外，自着一段議論，前傳亦有數處，然俱不過略略點綴，本傳則皆將天理人情明目張膽暢說一番，使讀者豁然眼醒，則較之前傳爲更勝也。

又　本傳與前傳，有犯而不犯之法，如前傳高俅尋事王進，本傳張通判尋事阮小七。王進之逃，是子母二人，母乘馬，子挑擔；阮小七之逃，亦是母乘馬，子挑擔。王進子母二人，在路上閒論；阮小七子母二人，亦在路上閒論。王進之母，患心疼；阮小七之母，亦患心疼。王進因老母心疼，引出一人；阮小七因老母心疼，也遇見一人：都故意寫得極其相似，以與前傳相犯也。然高俅尋事王進，王進却不能奈何高俅；張通判尋事阮小七，阮小七却能殺得張通判。高俅之欲害王進，是喚去處分；張通判之欲害阮小七，是自來擒捉。王進母子之去，極其從容；阮小七母子之去，卻甚急促。王進之馬，是家中養畜；阮小七之馬，卻是張宦騎來。王氏母子之閒論，是恨他人；阮氏母子之閒論，是怨自己。王母之心疼，在史太公庄上；阮母之心疼，却在途中。王母之心疼，好得甚遲；阮母之心疼，好得甚速。王母之心疼，是史太公藥方服好；阮母之心疼，却是自愈。王進所遇之人，是素昧平生；阮小七所遇之人，却是舊有瓜葛。王進投徒後，便飄然遠去；阮小七報仇後，即共事同居：則又毫不相似，乃作者故意于相犯之中翻出不犯之巧者也。

又　又如前傳李逵在僻路失母，本傳阮小七亦在僻路失母。李逵之母，口渴思水；阮小七之母，心疼思湯。李逵取水，爬山越嶺；阮小七取火，過岡奔林：此又極相似也。然李母之失，在黑夜；阮母之失，在白晝。【略】李逵尋母，祇逢四虎；阮小七尋母，却遇三人。李逵之母，永無還期；阮小七之母，少頃即見：此又于相犯之中翻出不犯以自顯其筆力也。

又　前傳宋江夜看小鰲山回寫燈節景致，火燒翠雲樓亦寫燈節景致。本傳李俊在常州看燈，寫燈節景致，後觀燈大宴回，亦寫燈節景致，却都無一筆相似，乃作者自顯筆力以爲快樂也。

又　前傳寫宋江在潯陽江被劫，又寫張順在揚子江被劫；本傳又寫蔣敬在江州被劫，却并無一筆相似。江上劫財，本是極平常事，極平常題目，卻要變換出各樣文字來。

又　寫飲酒亦有許多寫法。阮小七梁山感舊之飲，寫得悲憤。李俊縹緲峰賞雪之飲，寫得豪舉。公孫勝、朱武重陽賞菊之飲，寫得清幽。【略】暹羅觀燈團圓之飲，寫得富麗，滿足一飲酒耳。何人不飲，何時何地不飲，愈是極平常事極平常題目，而却各各寫出各樣文字來，而卻無處不妙，作者即欲不謂之才子不可得也。

又　穆春、蔣敬既已殺卻陸祥、張德男女三人，則報怨之事已畢，又已取回銀子，自當徑住登雲山便了，何爲又寫姚瑰與雙廟之一篇耶？此二事，

于前傳既無根荄，于本傳後亦無復照應關會，不幾蛇足乎？曰：君不觀之前傳乎，魯智深離却桃花山便皆徑住東京相國寺，胡爲而寫瓦官一篇武松離卻張青店內，便該竟至白虎山，以遇孔氏兄弟，何爲又寫蜈蚣嶺之一篇耶？蓋此等是文章家一實一虛、一中一外、一正一旁相間成文之法。

又　問曰：「魯智深之于瓦官寺，武松之于蜈蚣嶺，穆春之于姚瑰雙峰廟，芳是者班乎？」曰：「是又不然。崔道成、邱小乙之于魯智深，王道人之于武松，俱原無干涉二人，祇是路見不平，除兇殄暴耳。其事皆無可無不可。姚瑰與雙峰廟則不然，穆春之于姚瑰，則同地之熟識也。竺大立亦素知之人，姚瑰前既欺騙穆春，今又局賭賴產，則雙怨也。【略】且姚瑰霸住揭陽鎮，竺大立等，又號爲『雙峰三虎』，朋奸結黨，生事害人，又有許多姦淫兇惡之事，正與陸祥、張德爲異名同類之惡人，而穆春又身受切膚之害，若不掃除，于天理人心俱爲不順，故借穆春之手，一齊殺卻，使讀者心中眼中亦復爲之快然也。」

又　傳中所有各種文法甚多，如相間成文法、跳身書外法、犯而不犯法，俱在前則說過，其餘仍有數種，皆是野雲主人偶然看出，今略爲點出以公世賞，其不盡者，散見各回總評細評內。

又　本傳與前傳有明點法，有暗照法，如阮小七登山祭奠，將山寨舊事指示衆人，到登雲山下失母，說李鐵牛失母；顧大嫂說孫立前日樣子，打登州時寫孫立打扮；登雲山用替天行道旗；蔣敬舟中吃酒，說張順被劫；【略】李應說張順、李逵潯陽舊事賦詩回，說柴進曾做方臘駙馬之類，是明點也。蔣敬之在雙峰廟幾個轉身，與武松在鴛鴦樓相似，到登雲山腳下酒店，與梁山泊朱貴酒店相似；【略】六和塔下，武松見了衆人，叫聲「阿呀」，以照前傳景陽岡遇虎之類是暗照也。至于本傳前後，自作明照暗照之處甚多，俱見各回細評下。

又　有忙裏偷閑法：于百忙叙事中，忽寫景物時序。如阮小七、扈成初到孫新酒店，李應兵併龍角山，【略】燕青村居，呼延鈺在楊劉村之類，都是于極忙中寫出許多清幽景致，而且點出時序，令人耳目爽然一快。至于明珠峽說暹羅風水，臨安說錢塘風水，愈忙愈閑，另是一樣文情，以顯其筆妙也。

又　有借樹開花法：如【略】要寫收宋清上山，便借一曾世雄是曾塗之子，與山泊舊仇，生事陷害，以逼成之；要寫救呂小姐，便寫一百足虫是趙能之子，與山泊舊仇，來山上尋事以湊合之類。不須另起一頭，另撰一事，祇借前傳所有之人之事生來，卻又隨手了結，文字何等省力。

又　有烘雲托月法：燕青之與盧俊義是主僕而骨肉者也，俊義既死，燕青即欲竭忠圖報，已無其由；今寫一盧俊德，是俊義嫡親瓜葛，燕青不辭勞瘁，不避艱險，盡力以救其妻女，則俊義若在，其報稱又當何如耶！此是借旁形，正如烘雲托月一般。

又　又如山泊江忠，則教其散去夥衆，守分營生，則其不欲人爲盜可知；于鄆哥一言許過，雖相融許久，必留心存一女子，以爲之配，則其不肯失信于一人可知；【略】于武松殘廢之人，既係無功，又不入隊，亦不惜捐重資以與之，則其不貪不吝，篤于故舊可知：此皆于無文字中着文字，讀者須細心理會也。

又　有加一倍寫法：如虎峪寨鬥法，另外寫出三座高臺。【略】寫馬國主遊春，先寫在宮中商量，又寫沿路看景，又寫祭墓，又寫流觴曲水之類：總要寫得十分滿足，熱鬧便熱鬧之極，出醜便出醜之極，快活便快活之極，使文字有瓊花插琪樹，海水泛洪濤之妙也。

又　有火裏生蓮法：如蔣敬江中被劫後，寫遇茅庵老僧一段；金人擄二帝後，寫燕青獻青子一段；姚平仲兵敗後，寫入蜀遇仙子一段之類：使人如在煩惱火坑之中，忽現清涼世界，令人煩心頓息也。

又　有米中吐焰法：如公孫勝、朱武之重陽賞菊，何等幽閑自在！二人一段議論，已是脫網忘機，卻頃刻便有張雄、郭京兵馬來捉；【略】又如李應、黃信等，都是安分自守，却遭人連累，以致被拿入獄，皆是陡起風波，出于意料之外：此等處使人不敢作消受清福之想。

又　有灰綫草蛇法：如李俊在金鰲島救起安道全，爲後引兩寨諸人入海之綫；聞小姐患病求安道全醫治，診太素脉，說他大貴，爲後嫁與李俊爲妃之綫；鄆哥隨呼延鈺去時，說銀子原爲娶妻之用，爲後請留共濤之女賞與爲妻之綫之類：皆是遠遠生根，閒閒下着，到後來忽然照應，何等自然。

又　有欲擒故縱法：如龍角山之畢豐本可殺却，卻放他走脱，以爲後來借金兵攻飲馬之地；鐵羅漢等三人本可同倭兵一齊了却，却放他逃回本島，以爲後來徵三島之地；既獲共濤，本可將薩頭陀一齊擒獲，卻放他逃去躲在塔上，以爲共濤女兒立功救死之地：如此安放，眞是七穿八透之文。

又　有背面鋪粉法：如丁自燮、呂世球之貪污狼籍，却寫一清正不准關文之蘇州太守以陪襯之；張邦昌、劉豫順金叛宋，卻寫一使王鐵杖刺殺奸臣之開封太守以陪襯之：【略】有日本倭王之貪悖不仁，却寫一忠順善良、睦鄰訪道之高麗國王以陪襯之：見得雖在亂世之中一般也，有正人君子不肯罵煞世人，是作者存心忠厚留餘地處。

又　有移花接木法：前傳說燕青能通各路鄉談，是贊他心地聰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過中國諸鄉語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國，中間又隔了大遼，從未與中國通問，燕青何由能通其番語乎？然要寫他扮作金人，用木夾去救關勝夫婦，與入金營獻青子，及黃河渡口賺烏祿，若不能通其番語，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鄉談而推廣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

又　傳中諸人，自前傳招安建功之後，雖隱顯不同，然卻都是應授統制之職；今入本傳，自應俱稱統制，不應仍用前傳稱呼，而燕青之呼小乙，穆青之呼小郎，戴宗之呼院長，杜興之呼主管，尤爲不合之甚。但作者恐看官從前傳看來，本傳忽然改了稱呼，便使耳目易混，故只一概仍其舊號，使讀者只如接着前傳一氣看下一般，庶不致混淆難辨也。

又　本傳四十回大書，上而神仙帝王、忠臣義士，下而廝養乞丐、奸佞兇殘；大而禮樂征伐，揭地掀天，小而飲食起居，細微瑣屑；中國外國，男子婦人，件件寫到，可謂如火如錦，無所不備矣！然卻皆是烏有先生，乃作者憑空撰出，以娛後人耳目。恐讀者誤認爲眞，故于結宋團圓時寫一演戲，而其戲卻恰與李俊作對照，使讀者知此傳不過是一本戲文。讀者但當賞其文章，不可認爲眞事，將作者費無限慘淡經營結構出來之妙文，盡行埋沒也。

又　作者又恐看官譏其荒誕不經，故借演戲將虬髯公來做個比例，見得當年確曾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正與此傳相符。可見作者不是瞞天造謊，故于演戲時，在李俊及諸臣口中，節節點明，處處映出，尤妙在說先要點一本《邯鄲夢》，將來做個影子，以見人生榮枯得失。雖變態萬端，而究竟不過是一齣戲文，一場春夢，不足深較，將本傳數十回大書，盡付虛空了結也。

又《評刻〈水滸後傳〉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三者，皆亘古而不朽者也。夫立德者，聖賢之事也；立功者，英雄豪傑之事也，其爲難能而可貴，固無量矣。至於立言，則不過文人學士之事，何以與德、功并立而爲三耶？【略】則立言者，誠爲重大之所寄，非僅文字之長也。顧言之可貴者，上之則輔翼經傳，而聖道以明；次之則宣布王猷，而國家以治。彰善癉惡，寓勸懲於紀載褒貶之中，使後人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有所懲而不敢爲惡，務有裨於世道人心，非可苟焉而已也。彼載道佐治之言，姑勿具論，即文人學士偶有撰述，欲其行今而傳後，亦必期其有當於聖賢彰癉勸懲之旨，而後可成一家之言。【略】如《水滸前傳》之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訓。今茲之《水滸後傳》，猶奈何又取其殘剩諸人而鋪張揚厲之，不亦效尤而罪又甚焉者乎？而抑知其殊不然也。善讀書者，必有以深窺乎作者之用心，而後不負乎其言之本趣。

又　《水滸後傳》之作，蓋爲「罡煞」二字發皇其輝光，「忠義」二字敷揚其盛美也。夫仁義忠信，爲人之所共欽；而富貴尊榮，爲人之所艷羨，此天下今古之同情也。【略】彼天罡地煞，固居然天上之星辰也；以天上之星辰，而其仁義忠信、尊榮富貴，曾不得與牧販婦孺凡衆爭一日之長，安在其天星之可貴也哉！此傳之序水泊殘剩諸人，其人則猶是《前傳》之人，而其事則全非《前傳》之事可同年而語矣！宋自靖康以後，奸佞盈朝，正人退位，致使金人蹂躪，社稷丘墟，生靈塗炭，而此數十人者，出其仁義忠信之天良，英雄豪傑之材力，誅鋤強暴，芟刈奸宄，既足以快人心而符天意，後之身都富貴、安享尊榮，正其材力之所應得；而開基徼外，海國稱王，並非有所侵損於宋室，而且救駕銘勳，愛君報國，立德而兼立功，則誠無愧於天上星辰之位。使後之讀是書者，無不歡欣鼓舞，贊頌稱揚，有廉頑立懦之風，足以開愚蒙而醒流俗，則作者立言之本趣，庶幾乎有當於聖賢彰癉勸懲之旨也夫！大清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金陵憨客蔡昇元放甫題於野雲堂之支瞬居中。

《在園雜志》卷三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略】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卻上金鰲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幺，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尙狗尾不若也。

黃人《小說小話》　《水滸後傳》處處模仿前傳，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分論

蔡元放《水滸後傳回評》　第一回：阮統制梁山感舊，張幹辦湖泊尋災。　開手先將宋朝一代之君臣，統加評論，直以「優柔不斷」四字爲諸帝總評。蓋此(西)(四)字實是諸君通病，山泊諸人之得成事業，全賴剛決善斷耳，【略】此一回雖是叙事開場，然當看其筆力之大處、筆法之嚴處、筆徑之巧處，方爲善讀其眼之人也。

又　第二回：毛孔目横吞海貨，顧大嫂直斬豪家。　以前傳而論，扈成與山泊諸人自是仇敵，若在他處與阮小七等相遇，即不能爭鬥報仇，亦斷無談心通問之理，今祇因同在患難中有互相借助之意，便將前仇翻爲瓜葛。「同病相憐」四字，寫得令人落淚。點逗節序，既令文字舒徐，又照下毛多因過節在家飲酒，以致被殺。此等處豈凡筆所能？

又　第一〇回：墨吏賠錢受辱，豪紳斂賄傾家。　前回樂和遇童威後，重叙李俊始末，中間若干事跡娓娓四五千言。入此回，祇用一二筆，便輕輕掉轉，接得毫不費力，祇如一氣呵成，全無扭捏牽挽痕跡。此等筆力，豈尋常稗乘家所能！前已歷叙李俊事跡，此回入童威口中，重述一遍，卻簡練明爽，使讀者全然不覺其複，是何等筆力！觀此可悟立言之法。

又　第一一回：駕長風羣雄圖遠略，射鯨魚一箭顯家傳。　寫許義原是山泊舊人，則可托以心腹而久居海濱熟諳洋面則可用作嚮導，不是驀生人，摸不着石頭路，冒昧行去矣。寫得最好！金鰲島爲暹羅雄鎮，地險兵強，沙龍又驍勇過人。李俊等兵力甚是單薄，焉得即思攻取？故寫先得清水澳以爲根本，屯兵招軍，養成氣力，然後因利乘便，一鼓而奪之。循序漸進，最爲妥當！

又　第一四回：安太醫遭讒避跡，聞參謀高隱留賓。　篇中寫朔風淡日，衰草黄沙，寫聞煥章莊外之古木、山岡、小橋、澗水，村居之土垣茅屋、木榻紙牕，莊外賞雪看梅與日觀峰看日初出，聖帝殿前，香爐擂臺隨處。點綴絕妙文情，稗乘家之所最爲難得者也。

又　第一六回：潯陽樓感舊題詞，柳塘灣除兇報怨。　蔣敬江中被劫後，忽寫出茅庵老僧一段殷勤救濟，便儼然是古佛現身，後面一段話頭恩仇齊泯，一片慈悲，【略】蔣敬僞陽樓飲酒題詞，祇爲會着穆春作引耳。卻寫得牢騷感慨，悽愴悲涼，爲失路雄豪放聲一哭。然後接出穆春，便使人有日暮途窮陡逢知己之樂，更加一倍氣色也。

又　第一七回：穆春喋血雙峰廟，扈成計取三路兵。　寫竺大立、焦若仙、袁愛泉、朱元，雖是一樣惡人，共爲一件惡事，然卻各人是各人神情、各人舉動、各人口角，幷不雷同，眞是寫生妙手。穆春傳既已寫得英姿特達，光彩輝煌。至於蔣敬，前在建康被騙，全賴戴宗之力維持，及江州被劫，又全賴穆春之力報復。揭陽、雙峰二處，又祇是穆春出力，蔣敬毫無見長之處。則此番之出面而上登雲，不太覺削色乎？故寫扈成設計，用他假扮黄信，于是寫出蔣敬許多做作言語，大開生面，因而得成破三路大兵之功，才顯出蔣敬身分。

又　第一八回：黄統制遭枉歸山，焦面鬼謀妻落井。　黄信原是梁山舊夥，先既托病不來，今纔來合營，恰遇山寨來遞降書。蔣敬若竟說准降，能保鄔瓊等之不疑心乎？一動眞疑，便有許多壑時矣。妙在蔣敬斬釘截(職)(鐵)，說得不可準降，卻讓俞仁說勸鄔瓊做主，到劫寨時忽然從內殺出，出于三人之所不意，最爲得法而有理。　蔣敬說不可準降，是論道理，說得極是。俞仁說出許多緣故，該準其降，是就事勢上斟酌立論，又說得極是。然若把俞仁一番說話，放在蔣敬口中，則道理雖是一般，于位分上便有許多不妙矣。發言之人不同，則聽言者亦隨之而異，作者最爲解得此意，故安放恰合其妙也。

又　第二〇回：賣楊劉汪豹累呼延，安保定朱仝投飲馬。　此回中既寫汪豹賣國、金兵渡河劫寨、呼延灼父子被圍一番大戰，又寫飛虎失守、朱仝兵敗、又有曇花請兵、飲馬禦敵等許多大事，【略】萬慶寺與僧兵鬥後，又寫徐晟襴邊取獐一事，又寫出靜室內和尚強姦婦女一事，祇覺筆墨舒徐，全不見節促音繁之態，非俗筆所及。呼延父子村居論舊一段，不特筆墨舒徐，且將前傳連環馬、鈎鐮鎗事，提掇一番，妙在有徐晟在側，恰好心上眼前，此人此事，撫今追昔，風景依然。回環照應，有烟波江上之妙。

又　第二一回：李應火燒萬慶寺，柴進仇陷滄州牢。　金人圍困汴京，宋朝下詔徵兵勤王，金人立劉豫爲帝，李邦彦立主和議，許割內地三鎮，幷搜刮金帛犒師等事，雖俱是朝廷大事，然非本傳之所重也，卻又不得不爲叙

出，今祇在戴宗爲柴進求救傳中，順口表出，不繁不漏，最得體裁。

又　第二五回：　折王進小乙逞雄談，救關勝大名施巧計。　燕青折王進一篇話，有反有正，有情有理，有寬恕有責備，有議論有事實，首尾不過一百五六十言，而起承轉合，絲絲入扣。分明是一篇絕妙古文，作者其才有加！

又　第二七回：　渡黃河叛臣顯戮，贈鴆酒奸黨兇終。　其中之文與事，有大有小，有遠有近，有繁有簡，有冷有熱，反復曲折，不板不漏，讀之如幷剪哀梨，令人胸中積悶，渙然冰釋，爽不可言。

又　第三〇回：　聚登雲兩寨朝宗，同泛海羣雄辟地。　此回是山寨諸人在中國大結煞處，要看其章法之緊密，叙事之簡淨，筆致之閒冷，跌宕轉換之自然，皆是作者用意寫出，讀者不可草草看過。【略】中國諸人，南北奔馳，擾攘多事，令讀者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幾不知與李俊尚有相關之事矣。今用安道全一語提掇，便使通身俱動，有千里遊絲，忽然飄落之妙，卻從衆人商議中國無地可容，遂使安道全忽憶李俊金鰲可作安身立命之所，跌落轉換，何等自然。

又　第三一回：　國王遊春逢羽客，共濤謀逆遇番僧。　借祭奠之便，寫燒壞龍袍一事，又兼借道士僞語不祥，使共濤疑，說國主數盡，觸動心窩，故逆謀愈急。故一遇頭陀，即思量借力行事。又是順手牽羊之法也。共濤初見薩頭陀，祇思量要用他做刺二耳，及聞他法術本領，正可作幫扶謀逆之用，所以傾心結納，認作泰山之靠，而放膽行事矣。層次分寸俱寫得好。

又　第三三回：　頭陀役鬼燒海舶，李俊誓志守孤城。　共濤雖是奸險惡人，卻全無智術。若寫薩頭陀亦是一粗蠢之人，則李俊諸人，易于取勝而復仇，得國甚易，不特事體不合體裁，而輕直草率，亦不成文字矣。今寫薩頭陀亦復知兵，【略】而革家弟兄俱是戰將，苗兵標悍，又復不少，則與李俊等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而李俊難于取勝。然若單是兵將相持也，還有可取巧之處，而薩頭陀又有妖法以濟之，則使李俊等雖有智勇，【略】戰亦難戰，守亦難守，金鰲已有累卵之危。然後忽然中國兵到，是文章大開大闔之法，此處寫來恰在過中也！

又　第三四回：　大復仇二兇授首，議嗣統衆傑歸心。　此一回雖祇是一回書，卻是六大段。六大段內，卻寫出七件大事。每一大段內，又各分數小段，有開有合，有因有果，有幹有枝，有發端有收煞，而卻是一綫穿成，全不見筆墨周章之迹，看官須逐段細心賞鑒，不可草草看過，埋沒作者一片苦心妙文也。

又　第三八回：　武行者僧房叙舊，宿太尉海國封王。　送駕回朝，不過是一件現成事，本無甚可寫。今卻將臨安山川景物描寫一番，借遊覽處使諸人傷今吊古，感慨淋灑。又寫武行者叙舊一段，重提往事，繳照前文，又使他得聞近況，遂意舒懷。又寫出李師師一段，花明柳媚，情致纏綿，另是一種筆墨，卻處處靈活，筆筆生勁，使看官平添無限樂趣，可悟文章家水盡山窮，別有草綠花明之妙。賁勅封王，必用宿太尉，一則是照應前傳招安，一則是收繳安道全等四人之案，是何等周密細致。

又　第三九回：　丹霞宮三眞修靜業，金鑾殿四美結良姻。　此一回回目提綱，雖祇是兩件事，篇中却寫出四大段、四小段，雖都是繳照結束之文，卻寫得件件另有鋪排，恰又都是看官心中記掛之事，一件也不可少，故是妙筆。【略】大事小事，相間成文，不使筆墨拖（沓）〔沓〕累贅，最是令人賞鑒處！

又　第四〇回：　薦故觀燈同宴樂，賦詩演戲大團圓。　前傳一百八人，齊集梁山泊時，用石碣受天女一總。今日開國，已將現在諸人屈作結束，而昔日共事弟兄終學未可恝然，況宋公明托夢一番靈顯，亦未可不一報答。故寫建醮薦亡，不特寫出生死交情，而借此將前傳亡過諸人復作總結，寫出上天顯靈，正與受天文回光景一般，而且與縹緲峰賞雪一回映襯，又將馬賽眞亦順便結出，筆力之大何如？寫到賦詩一事，似乎蛇足，不知作者是因漢史公「以馬上得天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二語生來。蓋李俊諸人全以武功定國，不曾用一文事，若不結深一番，則李俊祇一粗鄙戰將，全然不知文墨，豈不是偏枯缺略？【略】今寫賦詩一段，使其各顯所長，則幷不冷落一人，幷不遺漏一事，而李俊將來治國有武備者，必有文事，亦從此處發端，不祇是馳馬試劍，大戟長鎗了却而公一世者也。若說是粉飾太平，便爲剩筆。諸詩皆無甚佳句，蓋本傳所重，原不在此，故不甚加意耳。唐人有詩而無詞，宋人有詞而無曲，曲者元人之所創始者也。有曲然後有傳奇。宋時無全部梨園與整本傳奇之事，作者特借之以作一傳之結煞耳，語詳具《讀法》中。

傳記

《南潯鎮志・人物一》 陳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潯，閱數傳至忱（《研北居瑣錄》），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範志》），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董志》），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瑣錄》）。

紀事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 雁宕與予同處城闉間，相去止里許，生平未識其面，並不聞其名。沒後，始見其詩及雜著、小說家言，驅策史冊典故，若數家珍，而鬱鬱無聊，骫骳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亟覓其全集，已零落不能多得矣。夫以同爲遯世之人，同居桑梓之地，尚不能一接其音容言笑，則其埋名匿影於古詩人之隱者何如也？

光緒《烏程縣志・人物五》 陳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居貧，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好作詩文，驅策典故，若數家珍，而無聊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鄉薦紳咸推重之，身名俱隱，窮餓以終。詩文雜著，多散佚不傳。（《近詩兼》、《南潯志》按：忱生於明季，其先自長興遷南潯鎮，忱又遷郡城，居烏程已數世。成、宏間別有一陳忱，歸安人，陳恪之從弟，字克誠，號醉月，著《宿松縣志》、《瓦缶集》、《覽勝游記》、《見湖錄》。國初又有一陳忱，字用亶，秀水人，順治甲午副貢，著《誠齋詩集》、《不出庭戶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東寧記年》。見《嘉興府志》及楊鳳苞《南疆逸史跋》。前人紀載，每多牽溷，特辨正之。）

著録

《南潯鎮志・著述一》 陳忱：《雁宕雜著》（佚）、《雁宕詩集》二卷（未見）。

又《著述二》 潯人所撰，【略】。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曲本則有陳忱《癡世界》【略】，演義則有【略】陳忱《後水滸》。此類舊志不免闌入，今悉不載。

又《志餘三》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生平著述並逸，唯《水滸後傳》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

光緒《烏程縣志・著述》 陳忱《人物傳》，《雁宕雜著》，《雁宕詩集》二卷。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六（存目）

雜録

《明詩綜》卷八〇 陳忱，字遐心，烏程人。唐羅隱詩中稱錢鏐爲尚父。遐心詩云：「餘杭山水役精魂，末世才人眼界昏。樵悴感恩依尚父，可憐尚父事朱溫。」

《茶香室續鈔》卷一三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略】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爲陳雁宕作也。

《秋室集》卷一 《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焉。【略】松陵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甚於越中，而驚隱詩社，又爲吳社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之領袖也。【略】今考入社名流，見於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苕上則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陳雁宕（忱）【略】，跡其始于庚寅，終於

甲辰。【略】桓奏名繼武，自號五帶山人。集凡四卷。

蔣超

論述

施閏章《綏庵詩稿序》 虎臣先生別十餘載，書數至。論詩辭、古文外，無一語及他事。以予所爲，稍類於古，遲予定其詩。予歸自山左，渡淮，聞虎臣在白門，庶幾一相見，比至則已返金沙。予寓書未達，又先以詩來屬序，何其用心之勤以篤，且善下人也。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腎，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澀。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輳，不深入人肺腸，寖就膚陋，其病反出艱澀下。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造，環瑰森拔，不肯一語近人。讀中祕書，春秋方盛，廣蒐博討，日浸月漬，漸進自然。其視古人奚若。

尤侗《答蔣虎臣》 書至，知公已游華山，兼示詩記，叙次歷歷，使人恍然如置身蓮花玉女間，甚羨。至云當時惟懼一跌爲泥，今日又恨不飛身直下化爲輕塵，與希夷同不朽，不覺啞然失笑。昔昌黎登華山，痛哭垂書，訣別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憤無處發洩，借華山爲痛哭場耳。然太白登落雁峰，恨不攜謝眺驚人詩，搔首問青天。此等興致，又何奇曠乃爾。今公此游，先憂後樂，將在韓、李、季、孟間耶。惜僕不追隨其後，與公一歌一哭，使山鬼見而卻走也。

又《蔣虎臣詩序》 蔣子虎臣之詩，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虎臣以弱冠之年對大廷，登高第，入直禁闥，出典瑣闈，一時意氣之盛，豈不壯哉。無何，請急歸田，杜門養疾，日羨黃葉，嚴事古先生。時或溪山賓主漁樵問答，絕無希微簪笏之色露於顏面，抑何達也。長安大道，冠蓋相索，牛溲馬渤之間，金紫集焉。設有瞬息休於里門，則耳雷鼻火，飲食不怡，呵殿之聲形爲夢囈。其去長林豐草，惟恐不速，以虎臣視之，相越幾何哉。高懷遠致，穆然千古，固合於詩人之道矣。若夫今之詩人矜才調者，守歷下、瑯琊爲金科；鑿性靈者，尊公安、竟陵爲玉尺。究之浮華，熠燿如繡蜉蝣之衣，虛影蒐苗若刻羚羊之角，兩者交病而已。吾觀虎臣之詩，衡連從合，不拘一格，大約稟制於杜陵而參以昌黎之奇、昌谷之奥、長慶之肆、西崑之葩，辟集千腋以成裘，調百牢以爲饌，而又未嘗斤斤焉。字櫛句比，曰是爲正宗，是爲羽翼也。是爲大乘禪，是爲辟支果也。意匠經營，自開戶牖，惟脫乎畦逕之外，斯游乎堂奥之中。蓋虎臣之詩不學古，而古莫加焉。故曰：「天授非人力也。」或曰：「不然，虎臣之詩本於家學者也。」楚珍先生嘗發爲鏘鉱鏗鍠之聲，會聾而鼓，不猶洋洋盈耳乎。于是取《怡曝堂集》讀之，信乎如或所云，乃知根深者葉茂，膏沃者光曄，有本者如是。然則予向者之言，殆淺之乎測虎臣矣。

《金陵舊院》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極濃麗地，偏寫得荒涼如許，感慨系之。

傳記

施閏章《故翰林修撰蔣君墓誌銘》 蔣君虎臣先生，諱超，字虎臣，江南金壇人。年二十二，舉於鄉。又二年，舉丁亥進士，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修撰。以文雄於時。主浙江省試，提督順天學政並清愼，事竣告歸。不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徑自楚之蜀，客死於峨嵋之伏虎寺。朝士大夫之賢者，歎異流涕。蜀之大吏經紀，具舟歸其喪。某年月日，將卜葬於某山之原。於乎初。君之訃至，余爲文哭之，許志其墓，以君故善余言也。君早入翰林，攻詩文，酷嗜書法。入屏壁間，一字可喜，必鉤勒藏之，心慕手追，於晉、唐行楷得其筆意。爲人和易，獨刻苦痛。自下多布衣、野老、方外之交，見之則磬折傾倒，狎游不厭。橐空亡一錢，人告之急，恒若負重創。門生故人有所餽送，則以遺貧交、比丘，應手立盡。視其齋廚，嘗鹽鹽不給，無悔也。君既厚與人，人益觖望。小不遂，則訶責交至，惟曲應之恐後，時時以德報怨。人或重背德，誦言必絕之。及其人至，則握手歡如初。在朝數請假，歸

省其父僉事公、祖母某太宜人，留子舍不出。既連即世破產，治喪葬且炙艾燔體，以志哀痛，見者愍之。其督學畿內也，時學租幷入正賦，視學使者無所賚予，君舉債賑貧士，又疏請復古學，禁天下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時，先焚香籲天，積誠以格宸聽。疏皆報可。秩滿輒謝病，歸休。過嵩洛，與孫徵君奇逢，語數日。以書來告謂：「不可失此人。」辛亥春，君次長干僧舍，予適在江寧，要予出見，大事相切劘，委重丁寧，若相訣別。自此而蹶匡廬，遊鹿門，兩年之間直達峨嵋矣。君始生之夕，祖母夢爲峨嵋老僧，見君生則解顏，豐于饌客，而自饌斷葷血二十年。至是愛峨嵋山伏虎寺。會當事請修《四川通志》、《峨嵋縣志》，不得辭，數月書成，即山中建一亭，書「蘿峰」二字，語小僮曰：「死厝我于癸丑正月，遺書別當事。」越三日，沐浴，端坐，留詩而逝。翌日，蜀人胡生嘗從君遊者見諸山椒，頻呼蔣先生不應。既入寺，然後知君死，皆大驚歎，以爲非常人也。君生明天啓甲子。先是，有術者言其壽止四十九，君篤信之，爲詩四十九篇。至是歲，果符合云。君家世業農。大父芝田公有隱德，生子諱鳴玉，舉進士爲聞人，累官山東僉事。母某太宜人，生二子。君爲長，其季曰進，金壇縣學生。君之子顯祖幷力學有材行，女適宦族。君平生遊歷五岳及黃山、九華、天臺、武當，窮幽極邃，不避蛇虎。嘗語我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署貴顯而禮窶賤，畏館閣而僻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三者是也。所著有《綏庵詩文集》若干卷、《論史》百篇、《蔣說》等書，惟《儒宗辯統輯稿》未竟。嘗戒忿怒，自號「無嗔道人」。又以家近華陽洞，未歿前數日，自叙有《華陽山人傳》云。銘曰：「華陽山人邪，無嗔道人邪。峨嵋比丘邪，其儒而禪者邪。於乎論其行誼，非曾閔之徒邪。」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蔣超，【略】順治丁亥第三人及第，官宏文院修撰。性淡泊，斷葷血，好方外交。順天學政秩滿，告歸。過百泉，謁孫徵君，遂達峨眉，居伏虎寺，端坐吟詩而逝。翼日，有胡生遇諸山椒，頻呼不應。及入寺，知已死，乃大驚。有《峨眉山志》、《綏庵集》。

紀事

《池北偶談》卷八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躭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遶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云。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臺、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枯髏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學餘堂文集》　虎臣重行誼，生產日落，能傾橐急人。

又引《測海集》　虎臣官順天學，政清愼，得士心。秩滿告歸，遂達峨眉。已而得疾，爲書別親友，端坐吟詩而逝。翼日，有胡生者遇諸山椒，頻呼蔣先生不應，及入寺，知虎臣已死，則大驚。

《今世說・言語》　蔣虎臣與王阮亭談，所謂遇鍾離意，謦欬俱成丹砂。（蔣名超，江南金壇人，丁亥進士，官翰林。風流儒雅，宋既庭稱其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恬退如後門寒素。王名士正，字貽上，山東新城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日誦習數千言，語必驚人。舉乙未進士，官戶部，上廉其才，改授翰林。）

又《賞譽》　西陵諸名士風雅，都長虎臣、稚黃、去矜，尤精韻學。虎臣作《古韻通》，去矜作《東江詞韻》，稚黃作《南曲正韻》。麗京嘆曰：「恨孫愐、周德清，曾無先覺。」

《寄園寄所寄》卷下　余座師金壇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督學順天。康熙辛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閒步，忽同一伻遁去，從者遍訪無踪，舉家驚歎，

莫知所向。癸丑，予宰交城，忽傳有自蜀中峨嵋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卽前歲從游之伻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春易簀，臨終辭世有偈：「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磈礧場中事，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羅公約齋撫蜀，上其事於朝。予寄羅公遠櫬反葬啓，摘其中數聯：頃閱邸報，驚敝座主新亡；更奉綸音，感大中丞厚誼。空抱築場私願；幸聞易簀遺言。二十三年，絳帳虛設；八千里外，白馬難前。可憐雲水遊踪，常傍玉壘；何忍關山夢路，遠逝金沙。（夫子金沙人，歿于蜀地金沙寺。）伏乞詳記月日，兼書偈詞。山迴素旐，敕護喪車。水道舟旒，旋瘞祖壠。頹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奔號故友。羅公歸吾夫子柩，復予有啓。甲寅秋，予赴金壇哭奠夫子於西郭上莊，以夫子遺囑，面繳世兄，賦詩四律。

施閏章《綏庵詩稿序》 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造。瓌瑰森拔，不肯一語近人。且忘富貴，重行誼，往往與布衣歡，尊禮如大賓。生產日落，能傾橐急人。虎臣豈僅以詩傳哉！嗟乎！梅邨先生三書論其詩詳矣。予故略序其爲人云。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 金沙蔣虎臣侍讀（超），幼耽禪悅，旣達，不樂仕進。順天學政秩滿，謝病歸，不復過里門，遍遊五嶽及黃山、九華、天臺、武當諸名勝。遊嵩洛時，過夏峰，與孫奇逢講學數日。自楚之蜀，扁舟草屨，躡匡廬，探鹿門，不避豺虎，最後居峨眉伏虎寺，偶示小疾，預知逝期，以康熙癸丑卒於寺中。翌日，有胡生遇諸山陬，迨入寺，知先生已歿，乃大驚。又二十五年，王新城奉使入蜀，宿劍門，夢先生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先生工詩文行楷，自號綏庵，有《綏庵詩文集》及《峨眉志餘》行世。詩集施愚山爲之序，吳梅村有與先生三書，論其詩獨詳。今所傳者，臨化時一偈而外，以《金陵舊院》兩絕爲最著。【略】先生詩文集不見行世，遺作散佚可惜，其後人名萬里者，網殘搜闕，錄以郵示，故綜核先生一生事實，著此書中。

《春日郊行有感》 《國朝詩話》卷二：金沙蔣虎臣（超）仕居史官，性好山水，前身峨眉老僧，晚化于伏虎寺。《春日郊行有感》詩云【略】，慧根見於此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五・峨眉山》 十八卷，國朝蔣超撰。

又《雜家類存目六・蔣說二卷》 國朝蔣超撰。

藝文

侯方域《玉堂歌贈蔣學士超》 天子新開白玉堂，規模不屑漢明光。睠言草昧待經綸，豈獨潤色需文章。詔選學士坐此堂，坐此堂中何煇煌。金燈翠旗邀春輦，宮燕林鸞題御牆。其中學士誰最賢，金沙蔣君方少年。面陳三策帝嘉嘆，賜第非關權貴前。此日人人看探花，曲江之曲酒滿船。揮手但謝立身好，王維李白總徒然。憶我前輩過我拜，我今山野形醜怪。學士此日爲大臣，何事逡巡夷門隘。開門攜手延君坐，呼兒東籬剪葵菴。訊問薇省早二毛，淚下生平轉不快。急爲促坐洗觴親，須臾酣醉話重陳。願君速灑霖雨新，願君速偃烽燧塵。感君世舊贈君語，羞殺曲學阿世人。平津自老君自少，學士切莫學平津。

施閏章《哭蔣虎臣修撰（坐峨嵋山伏虎寺留詩卒）》 遠遊汗漫錦江春，苦愛逃禪問許詢。垂訣一詩猶說偈，繫官幾載自嫌身。半肩華嶽峰頭月，夙世峩嵋寺裏人。難忘平生相勗贈，長千臨別語酸辛。

又《蔣虎臣修撰示近詩得十韵》 篇章何汗漫，把讀轉酸辛。卒歲長爲客，新詩半哭人。艱難經浩劫，清淨想前身。貪善無虛日，尋僧不隔晨。行當歸禁苑，何事守江津。病采三茅藥，羹思千里蓴。悲來時有淚，痛定竟無嗔（君自號無嗔道人）。簡易安貧久，纏緜念舊頻。幾時重見面，一飲共經旬。湖海風波闊，看誰穩釣綸。

又《寄蔣虎臣金壇（先是京口之變士大夫家居者皆坐法惟虎臣獲免）》（存目）

葉燮《題蔣虎臣先生山行紅葉詩卷後》 太史昔在承明廬，鳳凰銜出五色

書。太史今居瀨水上，匹馬間哦丹楓傍。明霞被嶂疊波起，迷離影墮旗亭水。天女腮紅盡越妝，秋娘曲誤花源裏。君不見，鳴騶淅淅漸霜雪，朱顏攬鏡臨風咽。賴有詞人句裏春，丹楓勿復愁啼鴂。

尤侗《蔣虎臣太史枉顧草堂論詩將入萬峰參坐長歌贈之》 虎臣先生住句曲，身披紫霞騎白鵠。道上人呼王子喬，帝命較書留玉局。玉局金門暫游戲，掉頭卻卧王孫桂。養疾惟刪本草經，出門遍寫名山志。揭來一棹闔閭城，小園庾信相逢迎。脱帽草亭恣談噱，青山對面涼風生。酒酣擲我驚人句，如入瑤林數瓊樹。卧龍跳虎豈能名，出月穿天不知處。酒醒復讀大悲作，一口西江竟吞卻。長齋繡佛妙香聞，宴坐毗耶雨花落。不見西京士大夫，貂蟬金魚玉鹿盧。可憐熱官皆炙手，如公素心天下無。乍喜林間一把臂，蒲團又入萬峰地。歸來只點趙州茶，賀爾心空重及第。

又《寄懷虎臣三首》（存目）

又《哭蔣虎臣二十首》 誤謫塵寰五十年，今朝依舊再生天。我眉山上千層雪，雪裏層層產白蓮。厭踏東華十丈塵。掉首出門應大笑，人生何苦作官人。畢首出門應半生辛苦注蟲魚，奇字玄亭賦子虛。末後祇留八句偈，一齊放下等身書。西去清涼覲五臺，南登太岳紫霄開。香爐峰下人曾見，竹笠麻鞋獨往來。生住華陽八洞天，張公玉女劇流連。一從太華飛行後，每想希夷共醉眠。鳳雛落鳳可憐人，伏虎庵還休虎臣。四十九年留讖語，披雲肅月鶴猿身。君身仙骨白雲鄉，及第仍歸選佛場。上宿，剖公親付曼陀香。三年襆被寄盧師，杖屨追隨此一時。上幘，彈棋常覆手中巵。名字居然太史公，結交落落恥雷同。軒客，苦愛城南老禿翁。長齋飽我尊羹飯，痛飲傾君荷露醪。並坐清談相視笑，風塵天地有吾曹。瀛海分攜倏五年，當時曾贈買山錢。丈夫意氣非關此，此意今人已澗然。綏庵著作最魗奇，劉蛻文章李賀詩。自負臣書稱第一，墨池未肯讓羲之。一編蔣說借人看，絕倒詼諧幾墜冠。忽論堪輿忽賣藥，才人狡獪總無端。眼中青白口雌黃，皮裏春秋任短長。寧我怪人人怪我，塵埃何處着公狂。平生絕口不言財，宦橐蕭條亦可哀。此日定成開口笑，債臺今不在泉臺。衛玠清羸每不支，維摩示疾竟長辭。堪憶，安得黃金鑄子期。妻子睽違萬里強，一棺蜀道遠扶將。亭亭玉貌猶千界，何必魂兮歸故鄉。聞道天門金榜開，知公游戲三長安車馬日喧呀。靈山老衲呵呵笑，我也東塗西抹來。口無煙火面無塵，瀟灑高懷自率眞。不爲故交深痛惜，世間寧復有斯人。五濁茫茫夢幻如，昨非今是總成虛。三生石上重相見，尚望先生肯起予。

梁佩蘭《宋比部牧仲招同蔣京少錢介維暨次公山言豐臺看芍藥予與京少先至不得相值遂入中頂登九蓮臺而還牧仲柬以詩依韻奉答其四章則專贈京少也》（存目）

王士禛《輓蔣虎臣先生（先生養疾峨眉尚有手書見及）》 西清三十載，九病一遷官。晚憶峨眉好，眞忘蜀道難。法雲晴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王士禄

論述

綜論

《本事詩後集》卷九 汪鈍翁《說鈴》云：二王好《香奩詩》，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于予，問訊博士曰：「王大不致墮韓冬郎雲霧否？」又按博士《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于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蓋其託興如此。司勳《十笏草堂詩歌》老蒼兀奡，酷似劍南、眉山，有時闌入綺語，風骨遒媚。當其醉卧東山，興酣絲竹。雖復繡佛長齋而記曲簾前，時拋蠻豆。覽《燃脂》一集，故知維摩入定，亦愛畫鬟佗也。

《今世說・言語》 王士祿【略】眉宇朗秀，襟懷伉爽，爲人望所屬。撰《然脂集》，攬擷古今閨秀文章，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爲《朱鳥逸史》六十餘卷。

《漁洋詩話》卷上 西樵甲辰之獄，吏議羅織鍛鍊，半載始白。扁舟南

下，余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擲余前曰：「弟視吾詩，境地差進不？」人歎其曠達。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家學類》 先兄考功平生詩，不減二千餘篇，【略】海內耆宿論之詳矣。杜于皇以爲掃絕依傍，期於親見古人。孫豹人以爲取法少陵，稍出入於康樂、東坡之間。王苕文以爲幽閑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夷然一歸於正。尤展成以爲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而神色敷腴，非食肉之相。林鐵厓以爲登臨矚望，多豪雋非常之詞，時逃於貝葉，時逃於綺語。毛馳黃以爲磅礴在中，鬱紆在外，皆忠愛悱惻之所激發。蓋諸公之論云然。【略】適刻東癡、蕭亭二家詩於京師，乃復擇先生詩什之二三，次爲四卷，并刻以傳。仍取諸公品藻之語，略爲序述，以俟論定。或曰：子獨無言，可乎？曰：不敢也。無已，則舉坡公所云：「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以評是詩，其亦無溢美爾矣。

又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蜺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又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略記一二，如《瀰縣道中》云：「人烟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尚夥。

又《記載門八・韻事類下》 汪鈍翁（琬）《說鈴》云：「二王好作香奩詩，倡和每至數十首。」劉公戢（體仁）曰：「此雖慧業，然并此不作可也。」蓋余少時與兄西樵及海鹽彭少宰羨門（孫遹）倡和香奩體詩，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方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棊」，「梅根冶裏春逢信，蘭葉舟中晚趁潮」。詳載《彭王倡和集》。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新城王西樵貽上詩，從六季入手，五言古是其專藝，歌行長篇偏注意坡公，若近體則未之許也。與荔裳、周量塗轍迥異，想不甘踐歷下阡陌，故所就爾爾。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西樵，阮亭長兄，阮亭詩學所從出也。嘗以非辜入獄，後遭母喪，過哀，殉母死。讀書有特識，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幷僞書，李維正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詩以才情擅長，運古而不見使事之迹。一時名家故應斂手。

查爲仁《蓮坡詩話》 王西樵考功（士祿）有《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等集，海內耆宿如杜于皇、孫豹人、汪苕文、尤展成諸公，論之詳矣。西樵《題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驚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瓣香微旨所寄可知。阮亭選擇西樵詩，什去二三，次爲四卷，亦從其宗仰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贍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筆路藍縷，哲昆實首庸焉。此如東漢配天之業，固歸光武，而傾身結客，實齊武王之首發其端也。西樵性簡易豪宕，作《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無分耳！」蓋其托興如此，當磨勘之獄解，扁舟南下，阮亭時爲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嘆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爲定評云。

陳顯《顯園詩話》 雷伯籲曰：「西樵詩冲和澹泊，阮亭詩雄傑瑰奇。」兪無殊曰：「西樵不愧元美，而阮亭視敬美則超乘而上之。」尤悔庵曰：「西樵神清，阮亭骨秀，比之容止，大王則衍之瑤林瓊樹，小王則恭之濯濯，春月柳也。」杜于皇曰：「長公似陶，少公似謝，在唐人中，少公精緻似摩詰，長公閒遠似浩然，比較之談，各有是處。實則阮亭自王入，西樵自杜入，根本已殊，而阮亭取徑於晚唐，西樵取徑於北宋。」讀吳孟舉《尋暢樓詩奉柬》云：「堅眠莫訝狂夫懶，雪作春城十日圭。好友乍稀雙屐過，幽尋那得一增攜。竭來詩卷堪遮眼，遂有吟情起杖藜。爲報頭風今已愈，君才眞與古人齊。」搖筆清冷，可與孟舉同爲清初入宋先導。

《清史列傳・王士祿傳》 王士祿，【略】其爲文，條鬯芊蔚，絕去雕飾。詩則幽閒澹肆，極乎性情之所之，而一歸於正。於唐人，獨愛孟襄陽。嘗吟

曰：「自從舉世矜高調，誰識襄陽孟浩然。」其於諸書，能綜擇折衷，獨成義例。辨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書，尤有功經學。

尤侗《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眉山二蘇，風流競爽。獨至填詞，則丈六琵琶，偏讓老髯而穎濱不得一語。以此定其爲兄弟耳。瑯琊二王，即不然。向讀阮亭《衍波詞》每出一語，落落如有香氣。固當奴視七郎，婢視清照。今遇西樵于邗溝，出《炊聞卮語》，讀之靜情逸思，撮花草之標，似未肯放阮亭獨步。何也？古人佳句，多在歌眉、舞袖、酒粘、花壓之間，乃西樵羈縻請室，八月南冠，他人書空咄咄，尚不能堪，而弄筆所至，興會乃爾。觀其胸中蕭散，若無一物。以視鄒生書，嵇生詩，相去何如？戲語阮亭：「君即有廣陵十部鼓吹，此事須輸阿兄一著。或謂西樵方長齋繡佛，盥寫名經，不當懺此綺語耶。不也。天上無懵懂仙人，西方豈有鈍根佛子。設以《炊聞卮語》供養如來，如來必且微笑。以教迦陵諸鳥，鸜子大弟和以微妙音樂，百千天女皆以種種花香而散其處。」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金粟詞話》曰：汪琬《說鈴》云：「二王好香籟，倡和每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問訊之。曰：王六西樵，不致墮冬郎雲霧否，是雖慧業不作可也。」余戲語之，不解塡詞，日誦楞嚴，豈足了事。

又　丁景侶曰：盡謂塡詞能損詩骨，近代何、李諸大家，亦不肯降格爲之。往日薛行屋侍郎曾語李昌垣學士，勸勿多作，以崇詩格，以今觀西樵、阮亭異曲同工若此，詞之與詩，一耶二耶。

又《詞評》卷下　鄒程村曰：「西樵考功、無題諸詩，麗情逸致，已見一斑。所撰《然脂》百餘卷，《朱鳥軼事》數帙，大爲彤管紀勝。而《炊聞卮語》，亦復新豔自矜。尤悔庵爲之叙，更爲賞識不倦也。」

《雨村詞話》卷四　西樵王士祿與漁洋齊名，人稱「二王」，有《炊聞卮語》。自序云：「康熙甲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獄，入羈於司勛之署。于時捕檄四出，未即對簿。伏念日月曠邈，不有拈弄，其何以蕩滌煩懣，支拒幽憂。憶自髫齠，頗躭詞調，雖未能研審其精妙，聊可借彼抗墜，通此蘊結。因取花間、尊前、草堂諸體，稍規撫爲之，少即一二，多或六七，設然隨意，都無納限，既檢積稿，遂踰百篇，舊作二十首亦附見焉。曰『炊聞』者，兀兀南冠石硃，邯鄲一枕，故取杜陵詩語斷章而命之也。」今觀《滿庭芳》用坡公韻詞云：「白日爲心，朱繩比質，平生自負峨峨。司空百鍊，繞指已無多。到眼濃陰欲滿，心憂矣，謠罷還歌。細屈指，古來誰似，磨蝎說東坡。　茫茫無可語，揭來千縷，暗緯愁梭。更溶溶漾漾，難剪如波。可耐春光萬里，尚寥落、卧盼庭柯。問何日，盟煙狎水，鷗鷺媚漁簑。」古今才人，淪落不偶，讀此可爲之一慟。

《詞苑萃編》卷八引《詞苑叢談》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鞮《燃脂集》、《朱鳥軼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浣溪紗》詞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妝初。薄寒猶怯玉肌膚。　簾幕絮縈雙紫燕，盆池花襯小紅魚。畫長耽閣繡工夫。」阮亭謂髣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讀之，瑤翻碧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西樵（士祿）《炊聞詞》一百七十三首，論者謂如《漁歌子》之「逐鷺徵堯下遠洲」，《生查子》之「階憐好月癡」，《點絳脣》之「雨翦空庭」，《卜算子》之「暗燭影疑冰」，皆未免失之瑣琢，過於求奇，非詞家本色也。《菩薩蠻》云：「春魂啼夢扶難起。玉敧翠弱慵難理。不用鬱金油。鬢雲膩欲流。　一雙羅襪瘦。小鳳嬌紅咮。著罷立盈盈。蘭階無限情。」則是溫尉門庭語。

《白雨齋詞話》卷五　《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祿、王士禛，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柢既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尚非分虎、符曾、藕漁之匹，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人意。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塡詞之家，略約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分論

《長平坑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視陶中立《長平戈頭歌》較有魄力。

《顧云美八分書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云美，名苓，吳中遺老，志高節堅。不獨分、隸、篆刻，上追古人也。一結如見其人，幷如寫其心。

《詔罷高麗貢鷹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推揚盛德，語特沉摯。末二句從《國》、《雅》本，音節似勝原作。

《裁衣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可入升庵五言律祖。

《憶萊雜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或疑第四語「汩」字所出，汪鈍翁曰：「吳楚東南坼」，「坼」字、「汩」字正以獨造爲奇。見《漁洋詩話》。

《晚晴》《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四語「貫」字與「潮勢汩三韓」，「汩」字同一生造。

《故明景帝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當日以王禮葬，故有「玉魚殺禮」之句。

《賦得丹鳳城南秋夜長》《國朝詩話》卷一：王考功西樵（士祿）與諸名士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詩，時推擅場。詩云【略】。纏綿婉摯，不愧風人。

《古意》《分甘餘話》卷一：西樵《古意》云【略】。最質而古。

《西湖竹枝》彭端淑《白鶴堂詩話》：王西樵《西湖竹枝》云【略】。此數詞雖劉夢得輩未能過也。

《蟲豸詩》《漁洋詩話》卷下：甲辰歲，西樵戲爲《蟲豸詩》二十首，蓋有所感慨而作，余見之曰：「此卞彬《蚤蝨賦》之流也。」【略】雖游戲三昧，然非才人不能道也。

《題歌者照》《本事詩後集》卷九：其年尊前酒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怊悵纏綿，令讀者魂銷欲死。嘗客雉皋，於水繪園主人家昵一歌童，題詩寫照，墨瀋淋漓，故西樵王司勳云云。論者以爲平原高誼，杜牧癡情，傳之《本事詩》中，應作千秋佳話也。

《本蘭花慢》（用陳參政送陳石泉韻）《古今詞話·詞辨卷下》：沈雄曰：「陳參政詞，亦自慨切，與德祐太學生相似，第六六字句，改作『鄉心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一『日』字。王士祿全步其韻而稍改正之，讀其『向風塵決計』，見其高致，但藏韻二字句，則又爲時例之所忽矣，奈何。」

《滿庭芳·用坡公韻》《雨村詞話》卷四：西樵王士祿與漁洋齊名，人稱「二王」，有《炊聞卮語》。自序云：「康熙甲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獄，入羈於司勳之署。於時捕檄四出，未即對簿。伏念日月曠邈，不有拈弄，其何以蕩滌煩懣，支拒幽憂。憶自髫齠，頗耽詞調，雖未能研審其精妙，聊可借彼抗墜，通此蘊結。因取花間、尊前、草堂諸體，稍規撫爲之，少即一二，多或六七，設然隨意，都無納限，既檢積稿，遂逾百篇，舊作二十首亦附見焉。曰『炊聞』者，兀兀南冠石硃，邯鄲一枕，故取杜陵詩語斷章而命之也。」今觀《滿庭芳·用坡公韻》詞【略】。古今才人，淪落不偶，讀此可爲之一慟。

《浣溪紗》《詞苑叢談》卷五：王西樵司勳咏《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點絳唇》一闋云【略】。阮亭謂髫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讀之，瑤翻碧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王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工詩，愛孟襄陽。與弟阮亭稱「濟南二王」。以母喪哀毀卒。鄉人私謚節孝先生。有《司勳五種集》。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縞紵論交，時號「三王」。既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罹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遊。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嘆爲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訃，晝夜擗踴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斑斑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

《清史列傳·王士祿傳》　王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刑部尚書士禎之兄。順治九年進士。清介有守，篤於友愛。自少能文章，工吟詠，以詩法授諸弟，咸有成就，而士禎遂以風雅爲海內宗仰。始舉禮部，投牒改官，選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擢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康熙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以磨勘罣吏議，逮下獄，久之得雪，免官。時士禎方任揚州推官，兩親皆就養，士祿因南遊往省。既見士禎，持之泣。士祿都不及患難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較前差進否？」遂移權杭州，歷覽湖山之勝。居數年再起，補吏部員外郎。好持正論，學士張貞生、御史張棠先後建言，下吏議，力直之，人以爲難。未幾，又坐免。母歿，歸，飲食不入口者數日，竟以毀。卒年四十八。時康熙十二年也。

《清史稿・文苑傳一・王士祿》（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今世說・企羨》 新城王西樵阮亭，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悔庵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又《簡傲》 汪鈍翁頗自患嬾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

又《尤悔》 王西樵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踧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乖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嘆絕。

又 新城二王，好爲香奩體。或以綺語爲言。西樵云：「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陳其年嘗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終朝能妄語。」阮亭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家學類》 士禛與西樵先生爲兄弟四十年，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眞有如子由所云云者。先生歿，禮部公泣謂士禛曰：「而與而兄實有牙生輟弦之痛，豈但鴒原之悲也。」

又 予兄弟少讀書東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餘頭而已。人跡罕至，苔蘚被階，紙窻竹屋，燈火相映，咿唔之聲相聞，如是者蓋十年。長兄考功先生嗜爲詩，故予兄弟皆好爲詩。嘗歲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輞川集》，約共和之，每一詩成，輒互賞激彈射，詩成酒盡，而雪不止。

又 兄諱士祜，【略】年十許歲時，嘗雪夜集東堂，長兄偶簡《輞川》絕句命屬和，兄詩先成，有「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之句，長兄激賞。不肖筮仕揚州時，家嚴在官舍，兄遂留侍，定省之餘，兄弟論文，不啻家塾。長兄時官吏部，寄詩云：「聞道汝兄去，提攜慰寂寥。燈花開幾許，稚子喜應饒。共試南泠水，同看北斗杓。何時如意舞，一破廣陵潮。」蓋羨兄與不肖聚首之樂，而悵已之離居也。官舍有竹亭、鶴柴，雜植梅花、辛夷、修竹，兄每婆娑讀書其間。癸卯秋試，受知張給諫螺浮、張禮部受庵，兄有聲場屋十餘年，至是得雋，年三十二矣。甲辰，長兄以磨勘事坐累，兄職納橐饘，事白更相慰藉，長兄賦詩四章贈兄，其略云：「諒爲死喪憂，且復數相見。炎蒸午不避，霜露曉能踐。拘幽昧消息，緩急視子面。患難故舊疎，艱虞友朋賤。傷哉鴒原心，匪石不可轉。」

又《考證門二・遺蹟類下》 《諾皐記》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聞伯玉誦《雒神賦》自沉死。武嬰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亦快心語也。

又《考證門四・名物類》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鑌鐵祠。西樵游幷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于（似當作「干」）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分甘餘話》卷二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場磨勘事自吏部移法司。會中秋，合肥龔端毅之門生爲置酒，呼梨園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無妄，在請室吾輩可樂飲乎？」遂罷遣樂人，茗粥清談而已。古道久廢，特書此以勵薄俗。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筠廊偶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公子者，儻捫腹唐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作品本事

《聞友人言林茂之先生尚未能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茂之嘗紉一萬曆錢於衣帶間，示不忘也。又嘗自卜生壙於金陵。乃歿後尚未能葬，宜其慨然於心。

《賦得丹鳳城南秋夜長》 汪琬《說鈴》：王六（士祿）與諸賢集大明湖上，

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王詩先成，諸人皆閣筆，推爲絕唱，詩云。

《讀孟襄陽詩有作》 王士禛《考功集序》：先生嘗題襄陽詩云【略】。其微旨所寄如此。施閏章《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王公墓碑》：君於詩獨愛孟襄陽，嘗吟曰：自從舉世矜高調，誰識襄陽孟浩然？

《聞大司寇五弦李公罷遣歌姬遙呈此歌》 《本事詩後集》卷九：漁洋山人曰，家兄聞於陵司寇罷遣歌伎，作歌諷之，余亦戲成五絕句云：「司勳一首《懊儂》詩，憶共尚書夜讌時。萬種心情消未盡，忍辭駱馬遣楊枝。」「錦帶明珠淚暗垂，煙波迴雪出門時。銷魂兩地風流盡，無復當筵舞《柘枝》。」「琵琶舊譜未曾傳，虛往揚州過五年。略似江潭話天寶，梨園法曲已如煙。」「促疊蠻鼗漏滴壺，紅靴十隊舞氍毹。狂夫閱盡南朝艷，不抵《西樓》一斛珠。」「曾見仙人種白榆，女牀書到宴清都。不因妄意麻姑爪，王遠仙鞭易得無。」按：阮亭自注云：「錦帶、明珠，司寇伎人之尤麗者；煙波、迴雪，南昌李宗伯家伎，近聞亦適人矣。」又司寇曾屬余在揚州覓古琵琶。

《鍾山秀才歌》 《本事詩後集》卷九：鍾山秀才有婢曰墨池，研齋爲作《墨池傳》曰：乙未，予在金陵見墨竹數幅，善價易之。予問：何人畫？曰：是尚不識耶蓋鍾山秀才也。無何，大司馬某公爲予納聘。及歸，新娶婦不知其何能。有女子媵者也。名墨池，予佳其名，問之則以爲是侍作畫者。每畫宜墨之淡，俾女子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予異甚，即屬畫，則墨池之侍畫果然。久之，予貧窶，秀才之奩物及所蓄舊墨、古硯、名人手蹟，皆爲予盡，則以墨池適于人。適之無幾日，其家人來，言墨池死矣。死之先，墨池告主人曰：「吾夢吾母在焉，撫吾曰：汝何離秀才，汝有墨祿，今絕之矣。」秀才聞之淚下。是丁酉年七月事。

《聽白璧雙琵琶》 《清稗類鈔·音樂類·白璧雙之琵琶第一手》：白璧雙，名珏，蘇州人。順治初，琵琶稱第一手。嘗售技於南北，吳梅村《琵琶行》，爲白作也。當時名流多有贈詩，王西樵詩云。

《題賣花老人圖》 《本事詩後集》卷九：宗元鼎定九，別號小香居士，傳巖先生之孫也。晚居廣陵之東原，蘭陵鄒訏士祗謨謂其憔悴江濱，挂戶高詠。卜築新柳堂，有竹軒梅屋數間，中藏殘書百卷，鉤纂迄午夜不息。鴻妻驥子，衡門蕭然。【略】嘗自著《賣花老人傳》，其略云【略】。時蕭靈曦晨爲之繪圖，考功王西樵士祿題以詩云云。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水龍吟》二首 《清史稿·文苑傳一·王士祿》：康熙二年，（王士祿）以員外郎典試河南，磨勘挂吏議下獄，久之得雪，免歸。

《宣清·讀影梅庵憶語賦》 冒襄《影梅庵憶語》：姬之衣飾，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跳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宣爐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頗妙。越一歲，釧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眞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本詞結語指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司勳五種集》 二十卷，國朝王士祿撰。士祿有《讀史蒙拾》，已著錄。是集一曰《表餘堂詩存》二卷，一曰《十笏草堂詩選》九卷，一曰《辛甲集》七卷，一曰《上浮集》二卷，皆古、今體詩。一曰《炊聞卮語》二卷，則詞也。然《表餘堂詩存》未刻，刻者實止四種耳。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家學類》 先兄考功平生詩，不減二千餘篇，已刻者曰《表餘堂集》、曰《十笏草堂集》、曰《辛甲集》、曰《上浮集》。

《清史列傳·王士祿傳》 所著有《讀史蒙拾》、《然脂集》、《表餘堂詩存》、《十笏山房》、《辛甲》、《上浮》諸集。

魏憲《清百名家詩》 《王西樵詩》一卷。（清）王士祿撰。

王相《清初十大家詩鈔》 《十笏草堂詩》四卷。（清）王士祿撰。

《八家詩選》 《西樵詩選》一卷。（清）王士祿撰。

《清史稿·藝文四》 《司勳五種集》二十卷。王士祿撰。

《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 《炊聞詞》二卷。（清）王士祿撰。

《清朝名家詩餘》 《炊聞詞》二卷。（清）王士祿撰。

藝文

施閏章《塗中寄王西樵考功》（存目）

徐乾學《任丘道中見王考功西樵題壁慨然成詠》新城王六謫仙才，黃鶴驂雲去不回。旅壁尚留殘字在，寒燈土銼有餘哀。

曹爾堪《滿江紅・酬西樵再和》（存目）

又《滿江紅、湖上卽景同王西樵賦柬宋荔裳》（存目）

王士禎《夜泊江口聞笛寄家兄四首》（存目）

汪懋麟《七夕王司勳同諸友人集見山樓分韻》（存目）

又《送西樵司勳歸濟南》（存目）

雜録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家學類》計甫草曰：三王並負盛名，西樵、阮亭蚤達，故聲譽易起，乃東亭之才詎肯作蠭腰哉。東亭舉庚戌進士，早歿，余刻其詩二卷，曰《古盜集》。

又《衆妙門三・指數類下》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眞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旦）都諫皆有作。

又《記載門一・棲隱類》徐夜字東癡，叔祖季木考功（象春）外孫，與余兄弟爲外從兄弟。詩學陶、韋，巉刻處似孟東野。余目之爲「磵松露鶴」。西樵少有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羈丱，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柳塘詞話》曰：詞家以兄弟五人名者，南渡後，李氏《花萼集》，洪、漳、泳、浮、澍。他如杜伯高早登東萊之門，而仲高、叔高、季高、幼高，才名不肯相下。葉正則有杜子五兄弟之稱。若今新城士祿、士禛、士藩、士祐，亦世所僅見者矣。

陳子升

論述

錢謙益《陳喬生詩集序》余與喬生，周餘夏肄，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羽黃可念我八十耋老，渡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視。展卷吟諷，涕洟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口橫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心窮塡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吊，靡不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況于同官爲僚耶？許伾助大厦並壓橫飛胥溺者乎？又況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同日舐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既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朔雪，儼然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裕周府之玉，化蜮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豈猶夫函書智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選》爲苑囿。縉繡愴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攻伯仁之歎。固無待于余言也。

薛始亨《中洲草堂詩刻序》昔崇禎壬午，陳子喬生與余締社於僊湖。同社諸子方銳意舉子業，余竊睨喬生翩翩然有建安芙蓉園之想。制義之暇，輒復稱詩。其伯氏文忠公修復南園五先生故事，喬生則已奮袂登壇名流且避席矣。方是時，喬生聲華籍甚，芥視青紫爲故物，海內俊傑無不思與投分者。所著書無慮數十百種，文忠則謂其詩可孤行云。久之，喬生筮仕鳳池。會七閩軸折端水，播越。復拜右拾遺。蓋喬生才與遇俱無足憾適阨者時耳。於是，喬生乃益大肆其力於詩。上凌漢、魏，下轢三唐。擷六代之菁藻，何、李猶傖，叶正始之元音，鍾、譚如鬼。顧憙與余晨夕商搉，近刻成又屬余曰：「爲我序之。」余於俗人有荒唐之目，久已杜口一切，茲何容喙焉。閒嘗

縱觀洪、永、成、宏以迄于今天下之詩，凡數變矣。獨吾粵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而降，代有哲匠，若黃文裕門下蘭汀、瑤石、崙山諸公暨李青霞區海目背項相望，其他未易枚舉。彬彬乎，曲江流風，於斯爲盛。蓋其人雖其雄才絕力，而不敢顚倒衣裳。孰與公安、竟陵輩狎主齊盟，則蛇豕踩躪矣。斯亡國音哉！夫溫厚和平之訓衰，而後露才揚己之風作，必也。正大而可則，敷榮而麗質，湛深而副情，發響而若奮，諸陽斂奏而若抑諸陰，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媿作者矣。喬生之才，惟能坐進乎此也。余何足以序之，亦聊述吾粵之未嘗變者，請質之海內云爾。丁酉初秋，同學弟薛始亨序。

梁佩蘭《中洲草堂遺集序》 滋味親嘗，方識甜瓜徹蒂口。性情溫厚，音節和平，雖然才不可不奇，調不可不高也。有時空諸所有，有時實諸所無，有時高唱入雲，有時舟迴蕩漾，有時天然頹放，有時簇錦攢花，閒或嗜險驅奇，畢竟雅人深致，總於溫厚和平，意旨不爽毫芒，是之謂中洲先生之詩云爾。【略】予嘗萃中洲草堂賦詠若干卷，循誦廻環，信其行遠而傳後，蓋言之極其文也。文之嘉評，移贈他賢，不合舉之，以況先生似乎確切。先生長予一十五歲，忘年交好，今往矣。披閱遺集，追思故人，不勝山陽之感。先生聰明絕倫，才思斐亹，妙解聲律，擅名詩歌。聞其少與黎板橋投膠，壯與薛剛生同研。自丙午、丁未以後，多半與予及陳元孝往還唱酬題詠。其躊躇滿志之作，怡然自得其間。有羣心未愜者，即碎其稿，再四更易，必求遺貌取神，令元孝與予激賞而後已。請述其大略，則生平與游與偕，以虛受人，無矜倨狀概可知已。故其詩前後已刻未刻，體格屢變，悉皆工妙也。集中十數字句，或目久蟲蠹所傷，或當時敲推未定，寧聽其殘缺不定，不宜以臆見妄補。

黃河澂《陳中洲先生全集序》 余幼喜聞父老談南海陳氏簡烈之事，骨鯁之概，華國之文，恨生年大晚，不得親爲執鞭，以誌欣慕之意。髫年偶遇一人於途中，高額廣顴，清揚美髯，風度雍容，儼有晉人風致。目送久之，同行友人曰：「子亦有異於彼乎？此陳中洲先生，杲庵先生季子，秋濤先生介弟也。」余既聞所聞而慕，又見所見而欽然。時藝業未成，聲氣之所弗及，無因緣相見。弱冠始知爲詩，有傳誦余《文君》、《典琴》二律於先生之側。此二題，先生聞社會拈，因大見稱許。繇是親承教誨，得讀全稿。大都製雅言文，沖融有度，清發中間以鏤金錯彩。先生長世家，值國運昇平之會，父兄炎盛之時，既攻經義，以舉明經，中拜官黃門，則又進思補衮，乃復攻諸體雜文，細及彈琴、度曲、蟲篆、渲染。非其才分過人，學力精敏，何以致此。夫詩以言志，先生之志亦可覩矣。前爲烏衣子弟，洎爲蘆中逸民，欲語不能，欲默不得，窳憂沈鬱，益努力於文章。宜其囊函填積，令人目不周賞矣。辛亥，度嶺浮江，變爲清虛超脫，洗盡鉛華，波瀾獨老。其存者殺青繕寫，日就剝蝕。令嗣臣張能世其學，而家累酷貧，不能盡梓。檢齋集中如劒公大雁、藥亭、翁山諸公，各有評本。臣張倩余更加較訂審擇。從來攻文之家，雖靡體不兼，然往往各踞偏勝。近日辭流，其於辰篇四韻兼長已寡，而於騷賦則茫不知其泮岸矣。蓋賦盛於漢，昶於魏、晉，靡於齊、梁，至唐而絕傳矣。先生諸賦，獨擅魏晉，風格不墮唐人，止十逸其二三。古體詩、今體詩各逸其半，寧嚴毋濫，擇其通首精神氣味完貫以取古人者取之。至昔詞曲，雖屬緒餘，然其匠心慧舌久矣。擅名吳下。附綴卷末，見善戲謔者之不失爲有斐君子也。夫集之傳於世也，令人讀而苦其多，不若令人讀而惜其少。嘗觀往古名人全集，多有不堪吟誦之作，淆穢簡篇，此豈古人意哉。無亦其名既盛，後人旁搜其生平絕不經意之作並入集中以爲大備，不知其爲集之累也。今先生之集異是。重光大荒落之歲春仲望日，古岡後學黃河澂謹書。

伍元薇《中洲草堂遺集跋》 右《中洲草堂遺集》二十六卷，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先生，文忠介弟。鼎革後，目覩滄桑，寄跡菰蘆，以寓其「麥秀」「黍離」之感。其人品自不可及。王阮亭謂，先生頗用楊用脩格調。朱竹垞謂，古詩愛仿《玉臺》、《金樓》，五律規摹太白，浩然，然心慕手追者，區海目也。似未足以盡先生所長。先生詩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閒有效范致能、楊廷秀、陸務觀者，未免自蹈窠臼，且亦微嫌太盡，少含蓄之致。而要能於屈鄭、陳梁、湟溱、九谷諸子而外另樹一幟，伍鐵山、梁南樵、王蒲衣、吳山帶一輩恐未如也。各通志、府縣志俱無傳，阮通志僅著錄藝文畧中。新脩《南海縣志·列傳》亦據集中附錄。薛剛生所撰傳爲之「雅善鼓琴，尤工詞曲」，故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嶺欸琴操附焉。然張孟奇《西園存稿》有先生所撰《白玉樓記序》，而記已不存矣。第一卷有《狻賦》。鈕玉樵《觚賸續編》謂，陳元孝賦狻，特假以寄慨。然《獨漉堂文集》賦序「客有示余狻賦」者。推其意而和之，則客殆先生矣。第二十四卷《疏草焚餘》、第二十五卷《四子義·易義》、第二十六卷《中洲說詩》，均註嗣刻，然已刻者亦幾湮沒不傳，良可慨矣。是書爲

黃石溪明經影鈔本云，假自先生後人者因轉與其嗣君借鈔而重梓之。庚子浴佛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喬生古詩，愛仿《玉臺》、《金樓》，五律規摹太白，浩然，時有單行之句，然其心慕手追者，區海目也。順德薛始亨岡生序其詩云：洪、永、成、宏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媿作者矣。此善言土風者。

《明遺民詩》卷二　（子升）性鯁直，言不能行，拂衣而退。惟事吟詠以終其年，詩多《板》、《蕩》「黍離」之感。

《漁洋詩話》卷中　東粵詩，自屈、程、梁、陳之外，又有王邦畿說作、王鳴雷震生、陳子升喬生、伍瑞隆鐵山數人，皆有可傳。【略】喬生《昔昔鹽》云【略】，《南中塞下曲》云【略】，頗似楊用修格調。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　喬生詩麗而有骨，原本義山，近代中可儷楊升庵。

傳記

薛始亨《陳喬生傳》　予既作《鄺湛若傳》以示陳子喬生，喬生讀之曰：「子更宜傳我。」予笑曰：「君年與志業俱未艾，何亟焉。豈以予樂道人善哉？」喬生曰：「以子善於知人心而尤知予心也。」嗟乎，喬生知名於世久矣。其進也，不可謂不遇，而獨以予爲知其心，何哉？始喬生尊公與先子同年，於予爲年家。喬生年十五以制義應童子試，郡司李樵李顏公俊彥行太守事，賞其文典古，拔之冠，一郡目曰十六邑之奇童，遂爲郡弟子員。每督學試士，輒雋飆於二十人中十餘年。省試，文過高不售。聖安登極，詔薦士，以明經舉第一。明年，隆武改元於閩，因赴閩，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使粵而閩陷，奔謁行在於邕州，拜吏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事中。繇此觀之，遇耶不遇耶。其先公以名進士起家，官都諫。喬生繼之，兩世青瑣，亦粵之美談也。孰爲不知喬生者，或謂喬生少一第，嘗自遜夫恭謹，固萬石流風也。然世之第進士者不少，才孰與喬生。卽喬生家世，自其曾大父大司空洛南、及從祖京兆天遊、先公都諫伯氏文忠，其第進士者尤不少，顧獨以一第爲喬生少耶。嗟乎，世之訾忌賢才類若此矣。寒門而才則輕其閥閱，閥閱而才則矜以科第。若夫閥閱科第而又才也，則污以曖昧之內行而已矣。以喬生之負材雄視而免於污，亦已幸矣。一第之少，田舍翁之談無足怪。黎美周曰：喬生，天人也。其幼時從其先公宦遊，自浙而京師，未幾使冊楚藩，繇齊魯而南，踰江漢而北，喬生未嘗不侍。所經水陸萬餘里，過古名賢遺跡，必低回詢考，夜則以語太夫人。嘗過孟嘗君養士處，慨然太息，於是見者咸異之。尊公亦許其志操。時六歲童子耳，平湖劉尚書有人倫之稱，一見嘆曰：「使吾得子，是人足矣。」及讀書一覽輒誦，雖世貴而力學刻苦，被服操履，尚雅素卑，視諸紈袴必反其所爲。初操觚爲文，覃思湛深，憤悱不自得。一夕，夢自視其胸前有一孔，洞開徹昔，驚寤，而文遂大進。嘗有大志。伯氏文忠弱冠及第，爲翰林編修，閒於都諫邸試教以詩占對，應聲而就。於是伯氏曰：「阿季且勝我，卽人亦以爲季方難弟也。」夫依乎學問者，人也。通於魂夢者，天也。馴乎年長者，人也。啓於童蒙者，天也。非天人而何？學士方公以智曰：「喬生，才子也。粵人鮮解音律，而喬生能吳伎。世所侈九宮十三調曲盡其妙，又善鼓琴。詩媲顏、謝，畫法董、倪。卽以餘技爲印章，亦追秦漢。非才子而何？」美周與喬生友善，持其詩文延譽兩都、吳越間。一時，賢士大夫從數千里外想喬生之爲人，往往寓書通聲氣。嘗先於乃兄，乃兄尤友愛之，曰：「吾第五之名不虛也。」方公震孺直聲震先朝，憲粵日峻厲，簡酬接，惟得喬生若平生。迨撫西粵，病且死，遺書以後事託焉。喬生終其事，無少憾。其篤誼如此。天下大亂，美周赴死虔州。喬生遂入閩筮仕，非其志也。志所以不獲騁者，時也。文忠公既殉節，死最烈，復籍其家。喬生以同產竄避，艱虞萬狀。太夫人又春秋最高。喬生夜則枕席有涕泣處，日則遇人不敢顯其戚容，恆不意自全。所以獲全者，天也。端水草創衣冠，附勳鎖如響。喬生守正無所倚，上深鑒其忠。小人嫉之，而閒無繇入，乃假以使事出之。喬生既東而粵會，再陷追西轍不及，流落山澤間。爲詩多悲慨，爲變雅之音。或以爲三閭澤畔、拾遺夔州不是過也。薛子曰：「否否。屈原哲王不寤，少陵野老何知，亦非倫也。」如以詞則發情止禮言之者無罪，喬生有焉。嗚呼，喬生以予爲知其心，殆喟此耶，殆謂此耶？喬生非不遇主，而不遇時，所謂能者天而不能者人耶。崦嵫未迫，汗漫期遊，使文而有歇後之體也。

吾以傳喬生，可矣。

《清史列傳・陳子升傳》 陳子升，字喬生，廣東南海人。明諸生。讀書一覽輒成誦。幼時應童子試，太守顏俊彥賞其文，拔之冠一郡，稱曰「奇童」。雖世貴，而學力刻苦。兄子壯，明末殉國難，子升以同產竄避，艱險萬狀。明亡後，「麥秀」「黍離」之感，一發於詩。有《中洲草堂遺集》。

紀事

李模《爲陳黃門六十序》 僕始令東官，南海陳文忠公偕其尊人都諫方以直節里居，僕以通家子備刺門下。時喬生先生尚幼而才名噪於一郡，予未得見也。其後見黎美周於京師，持先生所爲詩文相示，而強天如、黎博庵復數稱道先生爲人。一時賢俊引領願交，書郵車轍踰嶺而南無不問先生之廬者。雖文忠之門，或不及也。壽春方公直聲震天下，於人少所推許，而獨傾心先生。及撫西粵病亟，千里相通以後事爲託。予聞益敬而慕之。乙丙之交，嶺海阻絕者數年。先生以明經薦起讀中祕書給事黃門，而文忠美周後先殉節，桑海變遷。向所謂文章意氣之士，大半爲不朽之人。其一二存而不變者，則又銷聲匿影，塊然伏處。自謂與先生無復相見日矣。辛亥，先生入黃山青原訪熊魚山，方密之爲方外之遊。二公宗門中，所謂檗庵、藥地者也。檗庵，法字。先生曰智山，而問予姑蘇，自稱智山道人。予以文忠與先子同年成進士，見先生執禮卑。先生則謂美周其骨肉至交，而出予門下，亦執禮卑甚。相與一笑，謂與先生相期數十年，乃不獲彈冠吐氣相見於鳳池青瑣，而曳竹杖、躡芒屩、鳴鳴緒語於東吳菰蘆之中，殊可歎也。因追論往事，屈指故人，相樂也，已而相泣。距今三年，先生之年六十矣。粵中同人寓書吳門，命予一言爲先生祝。嗟乎，予與先生相期之久，相慕之深，及執手相勞，欲言滿臆尚不能出諸口，況能言之數千里外哉。然念予始知先生，先生幼而予已屹然巨人，忝爲民上。今先生且六十矣，鬚髮皤然。予之摧頹，益可想見。今昔之感，橫於中又若不能已於言也。天道六十年一周，三十年而一變。而古者以百二十歲爲上壽。先生自視前此三十年與今三十年相去何如也？先生數游多見，異人讀異書即不得仙於百二十應得之年，當不至有所減損。吾又烏知先生後此六十年復將何如也。先生有子甚慧，能讀父書，曾爲予道之。試令誦予文於側，先生當爲擊節引滿。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

張維屏《松軒隨筆》 喬生爲文忠介弟，雖前代之遺老，實熙朝之逸民。康熙丙午、丁未間，與藥亭、元孝唱和。

陸圻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崇禎間，文社四起，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麗京束芻絮酒往會葬，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兵後，賣藥長安市上。其詩文采組六朝，醫方酒令，觸口悉成儷語，犒飯冷菜，捫蝨而譚，相對者忘其穢也。晚因史禍牽連，既得釋，訪澹公於丹霞精舍，轉入武當爲道士，不知所終。里人洪昇有《答友》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盜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講山，麗京別字，杭有《西陵十子詩》，麗京居其首云。

《漁洋詩話》卷上 陸圻字麗京，號講山。武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釋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終莫得而詳也。

毛先舒《西泠十子詩評》 陸景宣（圻）如濯龍甲第，苑洛康逵，流水游龍，軒蓋聯映。

柴紹炳《西陵十子詩選序》 景宣經史論序藻密淹通，翰墨之勳，先驅首路。詩則綺麗爲宗，符采昭爛，雲津龍躍，不厭才多。

陳康祺《陸圻紀聞》 毛、陸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三陳田按 西陵十子，理李、何之墜緒，矯鍾、譚之頹波。【略】景宣諸體，勁健不及祖望，藻麗不如去矜，而當時推爲風雅領袖，豈不以名德足重，有在言語文字之外者耶！

《國朝杭郡詩鈔》卷二　講山年德既升，領袖羣彥，王漁洋推爲「西泠十子」之冠。十子者，講山與柴虎臣紹炳，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孫，丁飛濤澎，吳錦雯百朋，沈去矜謙，毛稚黃先舒，虞景明黃昊也。

《兩浙輶軒錄》卷一　黃模曰：講山與弟培、堦咸以文章經濟自任，海內稱曰三陸。與婁東、雲間倡道東南。陳黃門大樽曰：吾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羣間矣。

陳去病《五石脂》　麗京在明季即有文譽，與夏存古（完淳）交極契。國變後，入驚隱詩社，又周旋于愼交社中。故與赤暝（吳炎）、漢槎（吳兆騫）皆有投贈之作。自脫罪（指莊廷鑨案）後，心有所歉，因被緇遠游，不知所之。女名莘行，七歲即能詩，著有《雲游始末》，以紀其事。

傳記

全祖望《陸麗京先生事略》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與其弟大行、培竝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薙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卽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屨無算。會莊鑨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驤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堦苦心痛，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卧，終不入內。既愈，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寅往來萬里，負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于家。初，先生兄弟之竝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亦至越與共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者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媿也。而予於姚江黃公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爲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豫汐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二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錢塘人。貢生。事親至孝。七歲能詩，長負盛名，爲「西泠十子」之冠。兵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入武當山爲道士。或云在嶺南爲僧，名今龍。不知所終。有《從同集》、《威鳳堂集》。

《清史列傳・陸圻傳》　陸圻，【略】少與弟培並有盛名。父運昌知江西吉水縣，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事親孝，嘗刲股療母病，久而知醫。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皐。與陳子龍等爲登樓社，世號「西泠十子體」。十子者，圻與同里丁澎、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丹、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廷會也。少明敏，善思誤書。嘗聞《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其詩文采組六朝，醫方口令，觸口悉成儷語。性喜成就人，門生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或問卿自比毛先舒、吳任臣如何，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遭亂匿海濱，尋至越，入閩爲浮屠，母趣之歸。常賣藥長安市上，適湖州莊廷鑨私撰《明史》，以圻名高，列之卷首，與查繼佐、范驤皆被株連。事白，歎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邪？」先遁之黃山，子寅徒步入山，號泣請歸，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以祭墓請，諾之。卽歸，弟堦患心痛，留治之八月餘，與弟同室卧，終不入內。既愈，遂遊嶺南。會金堡遯迹浮屠，南雄知府陸世楷爲營丹崖精舍居之，絪鐵鎖上下，圻因依焉。忽易道士服遁去，遂不知所終。或云隱武當山爲道士，莫得其詳也。

紀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七五　錢塘陸先生圻，【略】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甯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既而論釋。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遯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絏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旗，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

《本事詩》卷六　陸圻，【略】有《從同集》。《竹垞詩話》云：「麗京亂後賣藥長安市上。晚因史禍牽連。既得釋，訪澹公于丹霞精舍，轉入武當爲道士，不知所終。」里人洪昇有《答友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鉢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

《香祖筆記》卷九　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樂，後游嶺南，禮天然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溫台諸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武當者，終不詳其踪跡也。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還。乘雲或作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昇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廩。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苕霅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雯天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爲仙才，亦以甲申病歿於家。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惜哉！

《今世說·德行》　陸麗京學既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勖。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時人比之阮長之不侮闇室。（陸名圻，一字景宣，浙江杭州人，文行彪炳一時，事親至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皋。）

又《言語》　或問陸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姑蘇，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吳錦雯，官蘇州司李。）

又　陸麗京嘗遘危疾，宛轉牀笫間，猶喜滑稽。一夕向陳際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陸後竟起。

又《賞譽》　陸麗京度曲四劇《薄遊武塘》。錢仲芳大集賓客，卽令吳伶演唱。新聲豔發，絲竹轉清，四座之間，魂搖意深。宗定九稱張子羽，丰度標舉，展齒皆韻。

又《品藻》　陸麗京目徐世臣，勵志箕山，斐然述作，方之西園偉長，非特不愧。

又　陸麗京年德轉升，往往領袖臺彥，然虛懷沖挹，不自滿假。或問卿自比稚黃，志伊如何，陸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

又　陸麗京與陳際叔、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道傍觀者竊嘆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

又《捷悟》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

又《企羨》　陸麗京酷推陳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獻廷祝文，稚黃不覺，謂爲陳作，陸有欣色。

又　陸麗京、梯霞、暴弟聚處，嘗空瓦屋三間。張效青、步青就居於陸。諸駿男過張曰，昔張陸同居雒下，今復有醴泉交讓之嘆。

又《任誕》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卧，徐咍嚏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芋耶。」陸亦不能辨。

又　陸麗京云：荀奉倩取婦遺才存色，此是至言。非關興到，假令左思、張載，可與同筆研，甯可共枕席耶。

又《排調》　陸麗京飲陳際叔家，半坐欲起，謂主人曰：「陳家惟卜晝耳。」際叔弟魯季對曰：「君不聞孟公投轄耶。」陸更入座。

又　徐世臣與陸麗京同舟下臨平，詼笑百端，竟日相持。時潘新彈，及陸弟左城，俱從壁上觀，但覺入其元中，不能定其勝負。

又《輕詆》　陸麗京長於引古，毛稚黃善於標新。毛讀陸文，每曰：「苦成語多。」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陸圻【略】《漁洋詩話》謂麗京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名今龍，而朱竹垞太史謂其入武當爲道士，終莫能定也。總之，不知所終云。

《拜經樓詩話》卷一　錢塘陸麗京晚歲祝髮爲僧，雲游四方。初猶暫歸，後遂棄家長往，不知所終。有女名莘行，字纘任，七歲卽能詩文。常念其

父，作《雲游始末紀》。歸袁花祝龍自（翼棻）。纘任詩多散佚不傳，七歲《同父母兄姊送吳公錦雯司李吳郡》一絕云：「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詞。盼煞歸鴻傳錦字，吳江楓落正愁時。」見《尊前話舊》。

《兩浙輶軒錄》卷一　陸圻著《從同集》、《威鳳堂集》、《陸生口譜》、《西陵新語》。《杭州府志》：圻七歲能詩，長負盛名，吳越之士爭歸之。事親孝，刲股療病，久而知醫。親沒，棄家遠遊，不知所終。《感舊集》講山與柴虎臣紹炳、吳錦雯百朋、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馳黃先舒、丁飛濤澎、虞景明黃昊齊名，稱「西泠十子」。朱彭曰：毛西河作陸梯霞墓志云，景宣子寅旁求見父于徽州，已爲僧矣。奉之歸，乃爲弟堦療風疾，且日會鄉人道故舊，示無去意。及堦疾愈，遂失所在。

《小腆紀傳》卷五八　陸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塘貢生。嘗東芻絮酒，會葬婁東張溥之喪，賦五言長律，一時傳誦。與弟行人培結友人爲登樓社，號「西陵體」。培盛氣難犯。圻溫厚，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培與陳潛夫以檄相攻，止之不可，則不與聞。乙酉，杭州不守，培自經死。圻匿海濱，之越之閩，薙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乃以醫養親，多奇驗。有病人夢神告之曰：「汝病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告其友，友悟曰：「此陸圻先生也。圻之字從『斤』、從『土』，姓爲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迎圻投之藥，立已。由是戶外屨恆滿。未幾，莊廷鑨私史禍作，牽連入獄，貽書友人自刻責，謂：「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與汝社之列。」既釋，遂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弟子也，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圻曰：「昔以汝大母在耳，今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相將歸。會弟堦苦心痛，劇甚，留治八閱月，與弟同卧室，不入內。既愈，之廣東，訪澹公於丹霞精舍，一夕遁去。寅零丁走萬里求之，莫能得踪跡，遂悒悒以死，時稱其孝云。

《靈芬館詩話》卷五　徐虹亭太史云：朱十有《閑情詩》三十首，錢塘陸麗京讀之傾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今朱集只存八首，陸詩無傳。迦陵《婦人集》注云：有十四首錄其三亟登之詩云：「采罷蘼蕪望故夫，藐姑仙子不曾殊。屏間歷歷窺青瑣，道上明明種白榆。舉體乍飄連理帶，定情羞解合歡襦。可憐漂泊刀頭約，坐看天街夜月孤。」「雙啼玉筋濕羅巾，爲結相於訪故人。自是口中生石闕，何堪腹內轉車輪。儂同梧子心難變，郎比蓮花貌絕倫。何事小姑偏獨處，清溪簫鼓夜迎神。」「皓腕輕羅驗守宮，纖纖手爪似春葱。常將小婦誇中婦，不擬賢雄是故雄。九醞滿浮金鑿落，兩環眞作玉玲瓏。何妨深瑣青苔濕，說與昭陽絕不同。」迦陵云：吳門家太僕濟生示余以《望遠圖》，乃十四歲女子所作，霧鬢雲鬟，略施水墨，然不知何姓名，且何所命意也。

《筱園詩話》卷二　如「西泠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爲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九朝新語》卷一〇　陸講山（圻）與弟培、堦齊名，世稱「三陸」。乙酉，培以行人殉國。圻與培幾罹莊鑨之難，獄解，圻遂奉母隱河渚之駱家莊，自賣藥苕、霅間。已乃採藥不返，或云嘉慶間有人見之於天台者。

《十朝詩乘》卷四　武林陸麗京，鯤庭兄弟也。鯤庭以進士官行人，殉南都之難。麗京隱於醫以養母。母卒，爲莊史案罣及，棄妻孥入山。先是，鯤庭授命留書別母及兄麗京，裝潢成卷，附以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往還詩札，題曰「孤忠遺翰」善藏之。罹難時，吏籍其家，得卷，將裂而燬之。其妻弟孫宇臺奔入曰：「此無用物，盍畀我。」吏笑許之，事解以歸諸麗京。麗京子寅，以其辭家書及小象並附卷後。寅字冠周，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既釋褐，微服往尋父，歷十餘年終不得。或云麗京棄家游嶺南，依僧舍，夢入太和山琳宮，遂易黃冠往訪，竟不知所終。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二・新婦譜》　一卷，國朝陸圻撰。圻【略】其書皆詳論爲婦承順之道，凡五十九條。

又《小說家類存目二・冥報錄》　二卷，國朝陸圻撰。【略】此編皆記冥途因果之事，意主勸善，其眞妄不可究詰也。

藝文

卜舜年《寄懷陸麗京》　飄泊憐吾黨，騷壇憶舊盟。君爲湖市隱，吾學灞陵耕。桑苧翁留姓，烟霞叟匿名。雙龍劍未合，風雨各悲鳴。

計東《和錢塘陸麗京圻無題詩六首》（存目）

施閏章《湖上答陸麗京》　翡翠集蘭苕，鳳凰棲崇岡。光輝各燦爛，羽翼難頡頏。西陵富才彥，哲匠挺珪璋。閎閱豈不貴，蓬室潛幽光。矯志厲金石，濡翰辭篇章。譬彼陽春月，百卉敷芬芳。窮岫逢赤松，跪受不死方。蘭櫂激清流，爲樂殊未央。永言申宿好，德音不可忘。

又《花下歌送陸麗京之南浦》（存目）

毛奇齡《喜遇陸圻因贈》（存目）

袁于令

論述

鄒祗謨《遠志齋詞衷》　袁簪庵以樂府擅名，自謂醉心馬貫音學。其序《衍波詞》云：「詞律甚嚴，稍戾即不叶，其關要處，正需此一字，阮亭剛剛填此一字。其行文如水之流坎，落韻如履之稱足，音文雙妙，自然天成。即口頭極平極淡之字，一經陶寫，便覺香豔鏗訇，壓紙欲飛。生居古人之後，而猶多創獲之詞，非才倍古人者弗能。」此論多主音律，微近曲理，然阮亭固當不愧此語。

《詞苑萃編》卷一七　簪庵以樂府擅名，聞者疑爲古人，塡詞獨爾閒然。紅橋小令唱和，乃猶不減風流。梅村先生云：「淒涼法曲楚江情。」阮亭詩云：「紅顏顧曲袁荆州。」正不必賀老琵琶曲爲寫照也。（《倚聲集》）

《劇說》卷三　《曠園偶錄》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文詞甚平，但叶調當行，當時無兩。」按：簪庵製四折雜劇，如《戰荆軻》之類，杜茶村甚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盡耶？」袁簪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甫脫稿，即授優伶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尚未至。優人請曰：「李實登場，尚少一引子。」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即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頻添一段忙，待織造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驚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袁易一驚曰「春鋤」。

《今樂考證・著錄八》　吳梅村云：「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尤西堂云：「簪庵守荆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鬥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程迓亭云：「袁韞玉名于令，號簪庵，一字令昭，歷官荆州知府。」宋牧仲云：「袁簪庵以《西樓》傳奇得名，每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宴賓，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簪庵聞之，狂喜，幾至墜輿。吳之紀《春日袁荆州過訪百花洲贈詩》云：「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荆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游。一曲方成新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梁子章云：「《堯峯文鈔》：『袁褒曾孫于令，官荆州知府。』吳梅邨集有《贈荆州守袁大韞玉詩》四首，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又云『彈絲法曲《楚江情》』，然則《西樓》作于簪庵。于叔夜者，以名爲姓耳。」葉堂云：「《西樓》名震一時，然佳篇甚少。惟《俠試》一折，氣魄雄偉。」袁枚云：「《西樓》傳奇，乃袁凫公水部所作。于叔夜，即凫公之托名，事在康熙初年。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凫公短身赤鼻，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而姓耽筆墨，故兩人交好云。」雪樵居士云：「西樓舊址，前臨牛市，後俯秦淮。嘉慶初，楚南許公兆桂搆而葺之，亭臺窈折，水木清華，自號西樓寓客。」釀花使者云：「簪庵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門，扁舟歸里，惆悵無家。與穆交好，爲趙萊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龔合肥詩云：「詞客幸隨明月在，新聲應逐彩雲飛。」雪橋居士又云：「袁韞玉《西樓記》初成，

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餓我矣。』家人皆以爲誕妄。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岩脩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全椒金兆燕云：「有奇可傳，乃爲填詞。雖不妨於傳會，最忌出情理之外。《西樓記》於撮合不來之時，突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劫人之妾，而贈萍水之友以爲妻，結構至此，不謂之苦海得乎？」案：令昭一字白賓，又自號爲幔亭仙史。

傳記

乾隆《江陵縣志》卷一七　古吳袁于令，原名晉公，字鳧公。（《順治江陵志餘・贈言》）長洲人，貢生。荆州府知府。

又卷五八　何氏者，國色，工詩詞。居平巷，識袁籜庵才，誓以終身，嘗傾貲助之。及袁守荆州，何自親訪焉，公適外出，未之見也。旋暴卒，瘞之後圃。公每憶前事，竊悵憾。今所傳《西樓記》，或謂爲何作也。公故以製曲擅名當世，王漁洋所謂「紅顏顧曲袁荆州」也。後二十年，太守蜀中李公偶遊後圃，恍惚見女郎徘徊月下，就視即滅，心詫之，且以問其部下，有老吏白其故，乃命啓棺而斂焉。改葬於草市之岳山壩。且曰：「袁與何雖中乖，然夙世緣也。」（乾隆《江陵縣志》卷五八。光緒《荆州府志》卷七八略同此。）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二　袁于令，字令昭，又字韞玉，號籜庵，吳縣人。官荆州知府，工度曲，以《西樓記》樂府馳譽于時。守荆州，一日謁觀察使。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蓋諷其耽音律也，籜庵以訕笑語應之，坐是罷黜。吳梅村祭酒贈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彈絲法曲楚江情。」堪見其文采風流矣。

民國《吳縣志》卷七九　（存目）

紀事

《香祖筆記》卷一二　昔袁荆州籜庵（于令）自金陵過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十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荆州守袁籜庵韞玉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吳梅村以詩贈之曰：「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白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築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袁所製《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孃老，溼盡青衫調不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袁籜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綉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眞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又卷四　撰《西樓記》之袁于令，爲人貪污無恥，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闥，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此。

《劇說》卷六　吾里中徐坦庵作《珊瑚鞭》傳奇成，邀袁籜庵觀之，作《拂霓裳》詞云：「儘商量，人生萬事熟黃粱，收拾在春風錦繡一奚囊。英雄啼有淚，兒女笑生香。杜韋娘，趁當筵歌舞拂霓裳。風流況，是客座上有周郎。摧拍了，不教絃管誤宮商。調高人語靜，燭短酒杯長。謾端相，繡簾開，明月遶歌梁。」

《詞餘叢話》卷三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質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令今夕餓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

著録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袁于令字令昭，號籜庵。吳縣人。仕至荊州知府。所著有《劍嘯閣傳奇》五種：《西樓》、《金鎖》、《玉符》、《珍珠衫》、《驪駹裘》。

《今樂考證・著錄八》　袁令昭一種，《雙鶯》，刻本，幔幔亭仙史。

又　袁令昭（六種）：《西樓》、《合浦珠》（與後夫容山樵作同目異辭）、《珍珠衫》、《戰荆軻》、《寶娥冤》、《鸜鵒裘》。

乾隆《蘇州府志》卷七六　《音室稿》、《留硯齋稿》。（褒曾孫，小字令昭，號籜庵。）

藝文

韓洽《袁籜庵》　三條陌上控金羈，特拜新銜出守時。還把玉鞭徐點拍，低聲暗唱繞梁詞。

吳偉業《贈荆州守袁大韞玉四首》（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爲作此詩贈之。）曉日珠簾半上鉤，少年走馬過紅樓。五陵烽火窮途恨，三峽雲山遠地愁。盧女門前烏相樹，昭君村畔木蘭舟。相逢莫唱思歸引，故國傷心恐淚流。

霓裳三疊遍天涯，浪跡巴日度歲華。賴有狂名堪作客，誰知拙宦已無家。西州士女章臺柳，南國江山玉樹花。正遇秋風蕭索甚，淒涼賀老撥琵琶。

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築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袁《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涇盡青衫調不成。

湘山木落洞庭波，杜宇聲聲喚奈何。千騎油幢持虎節，扁舟鐵笛換漁蓑。使君灘急風濤阻，神女臺荒雲雨多。楚相歸來惟四壁，故人優孟早高歌。

錢陸燦《牡丹花下集同袁籜庵唐祖命方爾止張瑤星余淡心黃俞邰諸君子長句一首》（存目）

王士禎《寄袁翁籜庵》　謝傅登冶城，本自高世姿。君家冶城下，手把梅花枝。我客青溪隔桃葉，聞君高咏梅花詩。石厓秋柳那見賞，令我惆悵東風時。（袁賦梅花詩甚工。予偶和牧翁石厓秋柳絕句，袁于便面見之亦極嗟賞。）

張履祥

祝洚《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願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於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遺者又如此。先生旣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稍能自拔，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已不多覯，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衞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

莫過乎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已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洮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求多取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禘說》，曰《農書》。卷秩之多寡，各從其部，洮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也，則庶有賴夫。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考父撰有《楊園備忘錄》。其講學一以鹿洞爲師，仁宅義根，言規行矩，間作韻語，不沿安樂窩頭巾語。

陳梓《張楊園先生小傳》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祇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乃慨然謂：「狂瀾既倒，墜緒茫茫。望古作規，津梁萬物。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述未純。堂皇埃燕，太學不廣，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游，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甲申後，益杜門寡交，惟苕上淩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唯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于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祖衣猶粗麻。卒年六十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盧，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殀，配姚氏守節，殆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不戒於火，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啓清獻之學，道得其傳。烏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於乎危哉。」

雷鋐《張先生履祥傳》　先生諱履祥【略】，以萬曆三十九年生。天啓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蕺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七日之變，縞素不食，攜書簏步歸楊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爲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間言。自少用心于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往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纂輯先人遺書，亦多折衷于先生。時黃太沖方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闇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渝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蔥。佩蔥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爲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爲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論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眞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歿，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刊板，旋燬于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存目）

《清史稿・張履祥傳》（存目）

《小腆紀傳》卷五三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諸生。潛心洛、閩之學，嘗言：「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愼之哉！」語見所著《楊園備忘錄》。

《四庫全書總目・農家類存目・沈氏農書》　一卷。案：此編爲桐鄉張履祥所刊，稱漣川沈氏撰，不知沈氏爲誰也。其書成於崇禎末，履祥以其有益於農事，因重爲校定。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楊園全書》　三十四卷，國朝張履祥撰。【略】是編爲甯化雷鋐所刊，凡十二種。《願學記》一卷，共一百十九條，皆其劄記講學之語。《問目》一卷，共三十八條。

又《張考夫遺書》　五卷，國朝張履祥撰。是編書凡四種，曰《訓子語》二卷，曰《經正錄》一卷，曰《備忘錄》一卷，曰《書簡》一卷。

程可則

論　述

施閏章《程周量詩序》　今年予在都下，故人曹君顧庵、宋君荔裳、王君西樵、阮亭、沈君繹堂相與連日夜爲文酒歡。是時周量官兵部職方郎，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踔奮偉，熊熊有光燄。【略】所嗜唯詩古文詞。先是官比部，與阮亭同舍會齋，宿郎署，執卷論詩，燭屢跋不止。旁吏皆私語曰：「兩公貴人也，何剌剌如書生爲？」【略】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爲詩文以行遠。

朱彝尊《程職方詩集序》　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爲詩歌，與予定交嶺表。【略】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宗，下至布衣紃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爲《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感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

《漁洋詩話》卷上　南海程周量（可則）有詩云：「朝行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

《今世說・輕詆》　程周量嘗撫慈仁寺松，嘆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程名可則，一稱石臞，廣東南海人。舉壬辰命試第一，官桂林守。）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湟溱詩俊偉騰踔，聲光熊熊，亞於漁洋，品在公戩、玉虹、鈍翁諸公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乎。後之選嶺南詩者，祇取屈、梁、陳而不及程，何也？

《清史列傳・程可則傳》　可則詩文名世，自兩漢、六朝、三唐以來，罔不網羅搜討，期自成一家言。在都下，與宋琬、施閏章、王士祿、士禎、陳廷敬、沈荃、曹爾堪，連日夜爲文酒歡。所爲詩，其音和以舒，其氣廉以達，論者謂亞於士禎，品在劉體仁、董文驥之右，惟士祿可稱。

《文獻徵存錄》卷六　可則，官兵部，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踔奮偉，熊熊有光燄。論者謂亞於阮亭，品在公戩、玉虹、鈍翁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乎。或語及前事，謝曰：「吾嚮者之文，誠不足以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可則之所蓄，又可知也。王士正曰：「可則有《青山》詩云：『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五律格調直逼唐賢。其《書張伯明先生忠烈詩卷》三首尤爲沈鬱。詩云【略】。先生諱國勳，湖北黃陂人。官應城司訓。流寇圍應城，率民兵死守三閱月，食盡城陷，先生罵賊，賊支解之。司訓無守土責，而先生之死，忠烈若是。誦此詩，益令人想見忠魂毅魄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引《粵東詩海》　王漁洋云：程君自兩漢、六代、三唐以來，載籍之詩，罔不網羅搜討，期自成一家言。

又引《廣東通志》　可則詩文名世，與劉體仁、汪琬、王士正齊名。著有《海日堂集》、《遙集樓草》、《萍花草》。

又引《聽松廬詩話》　湟溱先生五律，高渾遒健，直逼唐賢。

《雪橋詩話》卷二　程可則周量，一字湟溱，號石臞，小字佛壯。順治壬辰進士第一，忌者擠而去之。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祕書院。嘗

撰《端敬皇后誄》，爲孝陵所嘉賞。癸丑，由職方郎中出守桂林。五言有「人煙寒大陸，山雨急長河」之句。其《送一靈上人歸羅浮》，即屈翁山。《七夕鄉感和鐵夫》，即美梗梗。

又《餘集》卷二 程周量《初下張灣卻寄陳美公》云【略】。《送徐庾清錢柏園歸越》云【略】。《秋風》云【略】。《晴》云【略】。《懷小金山舊館》云【略】。澄澹清遠，平視中唐。自謂文不逮苔文，詩不逮貽上。【略】漁洋《題海日堂集後》云：「一哭幽宮二十年，昔遊如夢轉茫然。珊瑚洲上吟魂在，歲歲松風響杜鵑。」

《送家立庵太常歸皖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辭達意足，五言正始。

《送楊鄂州職方使安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以天語調和兩氏，自應煒煌煌。「蠻觸之鬬豈足計，祇憐蹂躪憂蒼生。」是尊崇國體，仁覆無外語。

《送紀載之備兵肅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不必奇崛，自是唐音。

《送徐庾清錢相園歸越》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此種風格最近徐昌谷，不在語句之工。

《懷之京口次留別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晚唐佳句。

傳記

《文獻徵存錄》卷六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彥揆，又字湟溱，號石臞。南海人。可則詩文名世，順治壬辰會試第一。以磨勘故，不與殿試。洎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秘書院。辛丑，以戶部主事分校北闈，晉職方郎，副往山西勘問總兵官趙良棟案：白其冤。癸丑，出知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以敏幹稱。卒於任。有《遙集樓》、《海日堂》等集。初，可則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宮，入禁苑。忌者摭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可則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爲詩文，以行遠，遂沈酣經史。自兩漢、六朝、三唐以來，罔不網羅挼討，期自成一家言。在都下，與宋荔裳、施愚山、王西樵、阮亭、汪苕文、沈繹堂、曹顧庵，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湟溱，小字佛壯，號石臞。廣東南海人。順治壬辰會元，官桂林守。詩爲嶺南大家，不在「三家」之下。有《遙集樓》、《海日堂詩集》。

《清史列傳・程可則傳》 程可則字周量，亦南海人。順治九年會試第一，以磨勘不得與殿試，可則益沈酣經史。十七年春，應閣試，授內閣撰文中書。尋改內祕書院。十八年，賚詔頒賜山東。康熙八年，以戶部主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晉員外郎。督理右翼倉務，公愼稱職。十年，遷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往山西，勘問總兵趙良棟，白其冤。十二年，出知廣西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可則以敏幹稱。尋卒於任。

《清史稿・文苑傳一・程可則》（存目）

紀事

《雪橋詩話》卷三 程湟溱少與薛劍公、屈翁山同受業於陳給事邦彥之門。給事既殉節，劍公、翁山皆棄諸生，湟溱獨身陷圍城之中，與尊人匪凡並爲繫縲，取世資以自免。自其試童子時，每冠軍，輒有變故廢案。辛卯秋試，爲王邁人分校所拔。壬辰春，入計偕，哀然舉首，人以爲賀。匪凡曰：吾兒素不利居首，況嶺海初通，南人孤士，弁冕天下，僅且不免，何賀也。未幾，果以磨勘題理黜不得第。【略】湟溱既不得志，歸南海，傍西樵山之麓，誅茅以居，與曹秋岳、朱竹垞訂交。又東游吳會，西濫彭蠡，與施尚白相值南州，遂同登嘯滕王閣，賦詩贈答。北走燕趙，循太行，觀九塞三關之險，詩日益工。久之，仕爲內祕書院，誥敕撰文中書舍人，與陳說巖、汪鈍翁、王西樵、阮亭倡和都門，轉樞曹，分校北闈，奉使山左右，累官職方郎。先是自國史院移計部，與阮亭同舍會齋宿郎署，執卷論詩，燭屢跋不止。旁吏皆私語曰：「兩公貴人，何剌剌如書生。」爲其出守桂林也，月餘而三藩亂作，竟以憂卒於全州，年僅五十。

《燕京雜興》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程湟溱《燕京雜興》云【略】。想見開國氣象。其云「先朝陵寢近，松柏至今濃」，足徵防護明陵，非前代所及。

《送楊鄂州職方使安南》《雪橋詩話餘集》卷二：程周量《送楊鄂州職方使安南》詩云【略】。職方名兆傑，字又仁，江夏舉人，以滇中司李內召官駕部。值安南王黎維禧逐都統莫元清，奪高平。元清奔皈朝。皈朝，滇境也。廷議推侍讀李仙根偕兆傑往論。比至，引律典切責。維禧出郭拜伏帖然，奉詔移元清於南甯還報。仙根字子靜，遂甯人，官至戶部侍郎，有《安南使事紀要》。

著録

《清史列傳·程可則傳》魯衛云：所著有《海日堂集》、《遙集樓草》、《萍花草》。

《清百名家詩》《程湟溱詩》一卷。程可則撰。

《八家詩選》《湟溱詩選》一卷。程可則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海日堂詩集》五卷，《文集》二卷。程可則撰。

許友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先生才兼三絕，名盛一時，愚山最愛其詩，錄之入《吾炙集》。要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正如俊鶻生駒，未可施以韝靶。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　錢蒙叟《吾炙集》稱有介詩無句不妙，無字不妙。及讀其所收，俱近淺率。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七下引《讀畫錄》　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煙火氣。好畫小竹，倣管仲姬，柔枝嫩葉，姿態橫生。自鐫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即用之。因予累至京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寒鴉，蒼涼之態，不可把視。

又引《十五國風高言集》　田鬚淵曰：「有介諸作，有振衣千仞之概，有沿流九曲之情。淡如菊，清如竹。」

又引《畫史彙傳》　有介書畫喜臨摹米襄陽，構米友堂瀦香祀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許友介《米友堂詩》律句如：「蓄藥先知病，藏茶不爲醒。趁春樵筍髻，候雨卜山巾。」絕句如：「漁家竹裏聞簫管，閒抱兒孫看畫船。芭蕉葉下閒來往，一卷殘書斷續看。」不得議其淺率。

《清史列傳·許友傳》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福建侯官人。諸生。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迥。錢謙益嘗錄其詩入《吾炙集》。王士禎、朱彝尊並稱之。少師倪元璐。晚慕米芾。爲人構米友堂祀之。著有《米友堂詩集》。子遇。遇字不棄，歲貢生，知河南陳留縣事。調江蘇長洲，仕有惠政。公餘禮士，唱酬吟詠不輟，卒於官。少授詩於王士禎。七絕尤擅長，亦工畫松竹梅石，有《紫藤花庵詩鈔》。遇子鼎、均，俱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官浙江遂昌知縣，有《少少集》。均字叔調，康熙五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性嚴正，勇於任事，擢禮部郎中。有《玉琴書屋詩鈔》。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

《別天生》《清史稿·儒林一·李因篤》：李因篤，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學強記，貫串注疏。舉博學鴻儒，試授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詔許之。母歿，仍不出。因篤深於經學，著《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折服焉。

《雨中游清涼山》《雪橋詩話餘集》卷一：許甌香師事倪鴻寶，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迥。《雨中游清涼山》諸詩作畫之一云【略】。墨蹟係草書，孝陵跳行，書款署五竺道兄正之，法弟許友書於紫藤花庵。五竺，甯德崔嵬殿生也，子遇歲貢，孫鼎舉人，孫均官祠部，皆能詩，累世擅三絕，閨房亦嫻翰墨。其族兄鐵堂，王漁洋作《慈仁寺雙松歌》贈之，稱爲「閩海奇人」者也。

王崇簡

論述

周之道《青箱堂文集序》　太保敬哉王公，遭遇寇變，時懷慢慆之感。其詩多流連沉鬱，宛然可想而不可直告者。具才、學、識之長，又爲太史，故尤精覈于文。千數百年以來，公殆兼遷甫而肩矣。古今之文莫大乎史，鼎革交際，實錄所紀，類多忌畏，而諸家撰述多闕畧而不可信，是必有耆儒碩彦出，葺核而冊定焉。公當鼎革，膺太史首選，得脩前明實錄，三百年之興亡得失，愛憎毀譽，賴有以晰其異同眞僞而不謬于是非。【略】憶公爲宗伯時，歲凡兩疏，辭不得；明歲再疏，復固辭不得；閱五月再疏，復固辭。閱三載乃解大宗伯印綬。卷懷退處，今十有餘年矣。【略】公之文則又皆良史也。【略】公追踪遷、固，折衷八家，其思精，其力厚，遣言發旨，博大而蘊蓄，極開闔變化之法。【略】海内博學好古之士，誦公之文，咸知去艱險捐浮華，就易而近實，其大體所謂純正而明備。於戲，則皆公倡導之力也。昔蘇文忠公作《范文正公集序》，欲挂名以自附托，道賤士辱下問抑何幸焉？獨是道，間嘗作古文詞，必于公文反覆三嘆、浸淫酣適而後出。或曰：子學太史遷者，人知公哉，人知公哉。

葉方藹《青箱堂文集跋》　丙辰冬，宛平王先生復出其集，授方藹使卒業焉。既釐次爲若干卷，喟而興曰，美哉！【略】伏讀先生集中上告君父、中對友朋、下訓勉其門人子弟，累千萬言，其不歸于忠孝道義者尠矣。教人爲學斥去新奇可喜之論，惟以踐履篤實爲主，其不本于身行心得者抑又鮮矣。【略】先生之脩辭，根本于「六經」，出入于《史》、《漢》諸大家，色黝然而光味冲然，而長則又世之苦心腐毫專力于文者蔑以加焉。

李雯《青箱堂詩集序》　余至京師之二日，訪王敬哉于城西。堦庭蕭然，叢竹映戶，披帷而卧之。敬哉爲人，沉博有大慮，善自謙下，四方之賢豪長者無不交也。而好詩。與余言詩，欣然而樂見焉。大約皆清新眞逸，獨寫性情之作也。而高之入浮雲，下之動清泉。故予以爲，王子之詩，當去此圓數十里外，上萬青松，下濯素波，登巖壑之間，而誦之則冷冷而風發，杳杳而情深矣。夫京師，古之燕國，感慨節俠之所出也。而今爲帝都，綺靡繁麗之所會也。士大夫之軒蓋交絡於途，裘馬劒佩之客日接於耳目而無所避也。數十年以來，夫子焦勞於上，嚴憂沉積于下，紛羽書而馳，出禁於而驅，章交公車，人滿闕廷，而無一分此念者，則憂愁勞思之所由作也。而王子生于其間，作爲歌詩，凄靜冲放，心所共賞，興言于素交，意有不得，寄情於山水。其旨忠以厚，其氣和而平，所謂得風人之致者非耶？往者，司馬子長以揚子雲善作詞賦，以爲曲務雅奏比于諷諫之流。而至今讀《大人》之作，固飄飄而凌霽。觀《羽獵》之文，亦躍躍而從禽矣。故曰風人之旨麗以則，騷人之旨麗以淫，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我敬哉居京華之中，生有異才，久不得志矣。而言有風則不爲淫蕩。余以爲非有天下之大力者，不能其于詩也直寓之耳，余又安足以知之耶？崇禎戊寅春日李雯序。

王鐸《青箱堂詩集序》　敬哉相見，衣若不勝，粥粥謹肅，雅好詩。其尊人博古，以不工爲蝮摯吏而貧。館中數寤言，以見晚爲快也。後數睇敬哉詩，予始作而歎曰，詩之頗也鮮，考省于正則孰是。負眡先升有是，雅聲溫醇有範而不吾吾也。凡人充詘以淫于所愜，多不能揉磨鑠革焉。至于越其芒角若一二，不恬于物又易爲騷，抑苛激之氣以抵觸于煙雲、花石、蟲魚、鳥獸、山溪之間，如是果其養之不式權無其協材以爲賴乎？抑其牢騷者，素不淑于古，無以庇其載，而思緯無藝以滑其敦厚乎？予觀于敬哉，有以自下，不日且賴。其論閩議峻茂，師以序百物，衷敏以熙八種、昌七事，胡爲乎雕鏤之力，堪與愁思者刮尺劖寸。或亦不能無感，不能盡有所愜。鬱積焉，而洩于此耶？何爲詩猶能雅正乃爾。孰爲謹肅者不曉泠其神，形夸骨佳如鍾譚派蹈薄。

宋徵輿《青箱堂詩集序》　獨於敬哉王先生有不可及者三焉。先生弱冠即工爲詩，迄今三十餘年。起家宗陶、孟，以自然爲則。已而曰，不知者將謂我從竟陵，于是爲沉博絕麗之言。已又曰，不知者將謂我從濟南，于是規《三百》、準漢魏。日蕃日變，人莫之測。此其不可及一也。作者始未嘗不矜奮，及稱成家，輒自夷逸，即太白夜郎之日、子美西川而後，視前少緩緩不無少

疎，何況以下乃先生自盛有詩名後，攻苦操作三十年不怠，至近日而篇益富亦益攻。此其不可及者二也。懸國門、杰通都，其意將以流傳無窮，豈易事哉。今人率然而作，作必殺青以供覆瓿者多矣。先生彙數年之詩爲一集，一語不合，一字有瑕，隨即割去，復徧贊僚友，耑務繩削，是以卷帙雖富，絕無累篇，多製之而嚴裁之。其不可及者三也。徵輿既以年家子任校閱，盡讀先生之詩，爲作而嘆曰，盛哉！其大言碩以好，其微言廉以深，其遠言昭以申，其隱言闡以的，其邇言約以典。當事變之際，流連反覆，庶幾古者惻怛忠厚之旨焉。嘆乎，是豈不爲絕盛者乎？天下之人，徒見其盛而不知其不可及之實，以求幾及難矣。習一人一家之說，無論當與否，以寸爲丈，以杯水爲滄渤，齊則詈楚蠻，楚復齊曰傖，比比是也。日月不居，曾不自咎，亦何當於作者之列哉？徵輿，雲間人也，習雲間言。乃走京師，從君子長者游，則聞見頗拓，以爲雲間之詩、古文辭合諸古人，於詩得十之八九，於古文辭十僅得四五。嘗思退而脩明其業，爲鄰里負矢先驅以求無負往者，見知之士，然而力不逮也，時不與也。夫心則敬哉先生之心也，業則旄矣。屬在閩海，應先生之命，叙其詩集而有感焉。時辛卯秘望聞天子將幸太學命先生爲大司成之月也。

宋琬《青箱堂詩集序》 吾友王子敬哉，北地之偉人也。海內之士無識不識，咸樂與之遊。然又最能詩。世所傳《勝引樓集》，乃其最初刻。余時方少，讀之剌剌不甚可解，然心知其爲純古淡泊、雍容懿雅之音，心壯氣得者之所爲也。猶憶上元之夕，余與米子吉土、崔子青蚓從燈市醉歸，道經大明門。天大雪，夜少人，因下馬狂呼，蹈藉雪中。明旦視之，衣履盡污。敬哉得約于忍寒，清吟微笑而已。當是時，京師方晏如。敬哉居大市西，修廊折徑，幽篁怪石，左列尊彝，右徵圖史，庭館肅清，閨幃靜好，雖車馬嗢咽而咏歌不輟。故其爲詩也，幽而不纖，麗而不淫。追存年草成，而悼亡嘆逝，傷貧嗟遇之咏作矣。嗟乎，士生百年之間，其所爲成大名顯當世者，歲月政無幾耳。是故上之則遭遇隆盛，副明天子任，使珥筆永華直廬禁禁，侍柏梁之雅讌，追飛蓋于西園；詩歌存諸郊廟，製作譜於笙鏞。昔賢所嘆，良爲盛軌。其次則握節邊陲，懸旌龍戍驂都護之車，贊嫖姚之幕，水明山高，日荒烟紫，唐墨盾梁，吮毫馬首，覽沙磧之悠緬，紀川原之要害，意氣之盛可爲壯哉。其或身將隱矣，遯迹高壤。鹿門則妻子同車，林慮則麋麋爲侶。裏梁五嶽，向平之婚嫁已終；抱影空廬，宗炳之山川繞壁。以至懸敝席以爲門，藉短轅以爲牖，棲半畝之宮，卻諸侯之聘。秋拾橡栗，冬覆鳥毛。彼其孤踽之性堅於一遘，歌頌之聲若出金石。古之幽人畸士類有然者，顧予與敬哉所遭之時則何如哉。或逢年而無貴仕，或窮歲而嘆斯饑，雖數年之間顯晦或有不同，然而傷心之賦痛切餅罍，門內之戚歎與帷簾，悲愁於邑，且有《三百篇》所未能盡道者，又況乎去椒舉之邦而啣庾信之哀乎？雖然羈旅之傷，達人不免。伯叔蒙戎，旄丘攸嘆。是以歲在單閼，賈生殞涕。地當荆楚，王璨興嗟。越禽代馬，霑屬國之襟；零雨晨風，掩子荆之袂。以至北征有賦，思歸苦吟，莫不撫節物而愴懷，望關山而茹涕。迄今風烟磨滅數千百年矣。曩之鏘鏘奕奕、擁鐵騎、鳴玉珂者，不知銷沉何地，而獨此旅人遊子窮愁孤憤之吟，得輿子規蟋蟀同鳴。天地之鬱，讀之者感嘆流連而不能已焉。繇是言之，羈旅者小人之憂、君子之暘也。敬哉聞余言而善之，於是愈益編摩披吟不少間。其所爲詩，亦益以工。余嘗謂之曰，居衰亂之季，有初、盛之風。宇內之平，兆於子矣。河千多暇，聊爲論著如此。世有桓譚覽其終始之際，其殆琴歌之。有激楚風，詩之有變雅乎？

曹爾堪《青箱堂詩集序》 曩者壬辰登第時，大宗伯王公爲國子祭酒，釋褐之日，偕同舉四百餘人趨拜於堂下。既而讀書館中，大司馬王公日侍先皇帝左右，時導諸□常於旃廈，俯咨生年里籍者數焉。爾堪猥以後進，與史局辱兩王公引接尤篤，時時奉言笑於函丈，遂御李之懷。自鼎湖攀髯以後，大司馬公迭領諸曹，而大宗伯公鑒知止之訓，亟謝政於香山綠野之間。而爾堪亦以放廢老江南矣。頃過蕪城適太守薛淄林公分理鹺政，以《青箱堂》一編見示曰：「此大宗伯公邇年未刻詩也。子與公爲館中前輩，喜一言識之。」竊唯公之詩，自丁卯迄今五十年，天下傳誦久矣。走於鷄林，達於衆譯，波斯以之織錦，國相以之易金，海內瞻之如泰山北斗，無不知爲敬或先生矣。獨晚年之詩，絢爛之極，彌造平淡，此殆詩之化境未能測其所至矣。二三百年以來，父子登保傳，位極人臣者，有許靈寶、耿雲氏、陳南光、盛潼關諸前輩。但功名烜赫則有之，而文采葩流或未逮也。公以文章著於當世，凌轢先哲，人方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爲榮。而公則以著述爲樂，蠅頭細書，老而不倦。讀大宗伯公之詩者，宜乎有觀止之歎已。康熙十四年乙卯上巳，西浙後學曹爾堪拜書於廣陵旅次。

錢澄率《青箱堂詩集序》　昔與先生聚首吳江，猶是烽火燭天、孤舟雨泣時也。自南北分馳，升沉異路，何意三十年後重逢。流離之交，得登青箱之堂。追維疇曩，有同夢寐。問昔時同難諸子，則已都魂消異域、碧化青燐矣。獨予以遲暮飄零，老狂仍舊。先生誼篤杵臼，情殷車笠，喜故人之重聚。廼賓閣之頻開花時，出郭輒用招，攜雪夜剪燈，多所贈答于其行也。寫生綃一幅爲別，筆墨繾綣，黯然神傷已。復出三年未刻稿，屬予題敘。夫先生詩，聲鼓吹海內，寧藉予言？而欲予有言者，蓋重惜予之分攜，留數行于卷端，志不忘之雅意耳。甚矣！先生之情至也。夫詩者，性情之事也。世稱北方尚氣，故多悲歌慷慨之音。若先生之纏綿悱惻，其詩一出以柔澹而歸于和平，則純乎性情之爲，非氣之爲矣。夫氣出于性情，而後爲正氣，而後有眞詩。先生不矜過高絕人之行，不爲谿刻已甚之事，平淡率易，善氣迎人，閨門之內雍雍如也。世服其典型，皆以爲道隆。予窺其醞藉，則以爲情勝。蓋道不可測，而情無不知也。讀先生詩，必以予言爲不妄矣。甲寅暮春月，龍眠學人錢澄率題。

蔣伊《青箱堂詩集序》　人贈友之什，纏綿悱惻。游覽諸作，覺西山爽氣常在筆端。先生胸中有烟霞萬斛，眉宇間有孤雲艷雪之致，故其爲詩恬暢閑遠，淡而不槁，幽而不畸，直足上嗣《三百篇》，豈獨醞藉陶、韋，澄涵儲、孟云爾哉。余與彙嘉兪公祖俱游先生之門，披風飲醇，歷有年所。先生之傾我兩人也，視之如榱楝，愛之如圭璧。先生意良厚，甲寅、乙卯詩刻成彙嘉，屬余序之。顧先生立朝大節，居家懿範，海內識與不識，望之者若景星卿雲，聞之者若金鐘大鏞，余何足序先生之詩。竊又自念先生平日之取士也，不惟其言惟其人。小子得握管拂楮，傲然而列於編末，或先生其有所以取之歟。虞山受業門人蔣伊拜草。

法若眞《青箱堂詩序》　此先生自丙申至辛丑六年內所作也。先生詩刻不一，以年而異。丙申後，氣大而彌厚，學足而愈醇，才斂而益老，詞鎔而返樸，令讀者穆然以靜，悠然以遠，淵然若有所思，或亦閱歷久而見道深，持守堅而用意渾耶。風雅蔚起，家命作者，逞其氣之所至，似灌夫之使酒，以爲此書法中崩崖墜石也；恃其學之所近，似濬冲之持籌，以爲兵法中多多益善也；鼓其才之所勝，似秦武之舉鼎，以爲此劍術中之與蛟出沒也；擅其詞之所瞻，似隨苑之綴綵，以爲此詞品中之鏤金錯繡也。嗟乎，內處于歉而外見有餘，讀先生詩可以退矣。六朝弊，陳伯玉出而救之。八代衰，韓退之出而救之。三峽下趨乃見灩澦，黃河東注乃有龍門。先生其欲救世而必出于是哉，亦候至于是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刻從出山日至解龜之年，叙以支干不分，體類其留之，以俟爾讀先生詩者將以論世云。

陳玉璂《青箱堂詩集序》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于禮繆。又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非詩與禮實相輔而行耶？大宗伯王公，治禮者也。自公立朝，凡朝廷之大禮皆已修明，天下之人皆秉禮教，罔敢隕越。而其間有能詩者，亦且感于性情之際，發爲和平易直之言。是以數年之內，詩學漸興于天下。予小子居京師，公賜之卮酒，示《青箱堂詩集》若干卷。自恨學識寡昧，未能有會于心。然自數年來漸摩于禮教之中，覺亹亹亦有以自得。噫，公之禮教，皆公之詩教也，況復自爲其詩以教天下哉！公之詩有得于《二南》、《雅》、《頌》之正，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予小子何敢以一辭贊與。康熙戊申初秋，晉陵年家晚學生陳玉璂頓首拜謹撰。

申涵光《青箱堂詩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宗伯印林居清暇，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前刻，緘書千里，走一介謂光曰：「爲我刪定之。千秋之業，非他世態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何足異。而詩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避愚賤，直陳可否，以成先生撝謙之誼。既原帙返都門，於是復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卽先生之古道矣。【略】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膴仕，常翛然有遺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遙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纍纍輩下，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於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疎自遠。相提而論，古詩敦穆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多風，似開元。所紀載多朝廷典體、都兪盛事。而相與周旋者，大半薦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謖謖然烟霞之氣著於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而長嘯也，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卽謂先生之自目其詩可矣。

又《青箱堂近詩序》　予嘗謂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相雅，無邪氛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翛然履杖，常在香山卧佛之間，勝懷逸韻，發爲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爲遷流者也。夫詩

之日變，如巾服綦履，長短闊狹，互爲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爲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蕪，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

《清詩別裁集》卷二　公於國初奏明末殉難諸臣，在內范景文以下十三人，在外蔡懋德以下五人，皆當卹贈。議從祀，謂潘美忌功不當祀，張浚三任軍政，皆大敗，殺曲端，忌岳飛，亦不當祀，皆議論之正大者。說詩謂論格之正變，不如論聲之正變，清和廣大者爲正，志微噍殺者爲變也，亦最平允。

《國朝詩話》卷一　宛平王公崇簡《新歲感興》第二首【略】。明愍帝朝事，包括殆盡。

傳記

毛際可《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邱，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鏜、父愛、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即周之春，正月即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闖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間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宏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陟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宏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公日夕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詔議祫祭禮，言人人殊。公言肇興景顯及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證據多宋儒司馬光諸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恆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眞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典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今之曲陽距恆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崩樂壞，而當時嫻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草創不足爲萬世法。仰惟我世祖睿烈宏謨，混一區宇，即超然遠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軼往古，固由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帷幄以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纘承大業，特簡令子以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晏，聖德日新，相與黼黻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濟美，宣力兩朝，考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鬐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歿，朝廷遣使唁問，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制曰可。及入祀鄉賢，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酹酒以奠澤宮之旁，冠蓋櫛比，父老聚觀，歎息以爲希覯。六子：長即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櫆，桃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毛際可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調燮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而已不與焉。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汪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崇簡行狀》（存目）

徐乾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謚文貞王公合葬墓表》（存目）

紀事

宋玫《青箱堂詩集序》「勝引」者，敬哉之樓居著號也。築「勝引」，而古今在其中。奚意之必取乎「勝引」，何也？敬哉方畢役，二三人落焉飲酒樂。崔開予曰：「子將以戶庭之內、形骸之外而肇錫以嘉名也。」敬哉曰：「此賢達之務也。如名吾樓而不荷吾名，誣土木矣。」余曰：「名居與名人異甚，苟不先有大吾名之意則不必築吾樓。如大吾名而築吾樓，則莫如讀其書而書在樓，友其友而友在樓也。」敬哉曰：「信夫今日之有二三人，即非我獨居之樓也。」開予與余聞曰：「敬哉之人中慧而勤，又交多四方中慧。故其心達勤，故術業兼攻。交多四方，故耳目資之。夫圖史在我生之上，而朋友在我生之傍，此大哲之才，乃能取之。我知敬哉善取友者也，盍據是義而名樓。」余曰：「取架上書筴而祝之，摘紙遇辭曰『逸爵紆勝』，引訓曰『友遂命之』。」余又曰：「古在斯，今在斯，其以爲銘乎？是會也，卜夜不去。」敬哉居樓二年，而刻《勝引草》成。余與開予適登其樓，左右顧而言曰：「友則猶是也，而書加多矣。」

《今世說・文學》王敬哉爲禮部尚書，猶好學。寒宵擁爐篝鐙，咿唔不輟。諸公子環坐，聽其緒論，退而筆之，爲《冬夜語兒箋記》，時人見其書，以爲其體製覈而賅，其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爲天下後世法。

《九朝新語》卷一三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官至尚書。子熙官至大學士，其家三世蔬食。文貞繼之，日於買蔬菽錢中留三十錢，謂之放生錢，積至經月，遇市中山禽水族，即買縱之。歲時親戚往還有以生物相餽者，則以斗粟寄養愍忠寺，或誚其類子產之畜魚，文貞曰：「吾盡吾心焉耳。」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五・冬夜箋記》一卷，國朝王崇簡撰。【略】是編成於康熙乙巳，皆其隨筆劄記之語。

又《別集類存目八・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詩集三十三卷》國朝王崇簡撰。【略】崇簡練習掌故，爲禮官，嘗議移祀北嶽於渾源州，今其疏具在集中。然其文類皆平正流易，徐乾學序謂其卮詞讕語，無非仁義道德，殆不免於微詞。詩集以編年爲次，始於天啓丙寅，迄於國朝康熙戊午，蓋萊陽宋琬所刪定也。

藝文

宋琬《懷王敬哉》蕭條歲月孰華予，行坐徘徊靡所如。刀俎堪驚身是鹿，雲霄還念食無魚。但留東海栽桑地，敢作南山種豆書。聞道宣房薪未塞，欲從太史問河渠。

魏象樞《挽王敬哉大宗伯》憶昔登堂問道初，老成人物賦閒居。重瞻泰斗眞無憾，並卧龍彪總不如。（余初入都，訪先生並退谷先生，有「重來瞻泰斗，並卧想龍彪」之句。）祇學做人留片語，更聞垂老惜三餘。傷心九月親顏色，贈我牀頭數卷書。

陳維崧《王敬哉先生招飲兼枉贈詩即次原韻二首》（存目）

尤侗《祭王文貞公文》嗚呼，國重老成，鄉稱通德，天生哲人，爲世法則。大哉夫子，間氣挺出。鳳閣傳家，青箱遙集。漁獵丘墳，鼓吹經籍。文雅西京，人倫東國。遭際興朝，承明儤直。玉堂視草，金門簪筆。彪固齊鑣，談遷接軾。羲獻之名，于今猶昔。先皇在御，疇咨汝弼。命作秩宗，寅清密勿。一人是毗，四方爲式。青宮克保，黃閣爰立。超然引年，懸車杖策。綠野優游，三槐手植。維大司馬，邦之柱石。宣力兩朝，文武君吉。濟濟五之，蟬聯爵秩。烏衣子弟，琳琅珠璧。先生顧之，云何不懌。喬木世臣，伊巫榮畢。皤皤元老，作賓王室。三事大夫，以引以翼。尊爲老更，宜言憲乞，天下文章，推公巨擘。掞藻摛華，斐然作述。海內君宗，龍門百尺。倒屣迎賢，常若不及。布席論文，樂數晨夕。三徑怡園，琴罇自適。五福既醉，三多兼得。景星慶雲，長照北極。歲在龍蛇，山頹木厄。逍遙負杖，戰兢易簀。全受全歸，怛化示寂。朝廷震悼，昊天不弔。喪我一老，嗟爾維百。中使臨筵，庶官執紼。御墨淋漓，豐碑崔嵬。巷哭塗號，春停歌息。矧予小子，久侍几席。叩絕撞鐘，悲深撤瑟，何不百年，終于七七。浮生有涯，令

名無數。死而不朽，光垂史冊。公其往矣，炳如白日。尚饗！

陳瑚

論述

錢謙益《確庵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艷爲能事。崑山歸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章布弟子端拜雒誦，倡道於荒江寂寞之濱。於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百年，而確庵陳子挺生於百里之內，磨礱名行，礪礪經術，學者確然奉爲大師。人皆曰：確庵子，今之熙甫也。

《明遺民詩》卷一一　陳瑚，【略】孝廉。謝絕公車，著書講學，有《確庵文稾》。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　陳確庵自號七十二潭漁父，毛子晉令其二子受業。順治戊戌，詮次同志之詩。爲之傳記，曰《離憂集》。明年己亥，復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爲《從游集》。其《頑潭詩話》則一時酬唱之作也。【略】吳鐵庵康侯稱其門庭蕭寂，清風襲人，不愧於陵家法云。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三　婁東詩派，桴亭詩以渾灝勝，確庵詩以沈雄勝，工力悉敵。

《李映碧廷尉遺地圖》《明詩別裁集》卷二：讀至末語，紙上有聲，恐流連光景者不能作，亦不解讀。

傳記

《小腆紀傳》卷五四　陳瑚，字言夏，太倉州人，亦曰常熟人。崇禎壬午舉於鄉，博通古今。見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講求經濟之學。謂全史浩繁難讀，以政、事、人、文分爲四大部：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錄小字數十帙，略能背誦。其論申、韓也，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卹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即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即力役之征；有戶則有調，即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即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陸贄論唐法之不善，以爲專治資產，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身之庸，則但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亦當問戶不問田，但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登末，試禮部，不第歸。值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豫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豫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愼災眚、早奏報、懲遊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卹病困。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鋪；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後，避兵行遯，不與人事。嘗冬寒單袷衣，客有欲解重裘贈者，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有陳無己也。」晚益困，至絕食，作《無悶謠》曰：「我有敝廬，不蔽風雨，容膝易安，寧懷故宇！我有破衲，納絮其中，紉緘補綴，可以禦冬。我有小瓢，空空自守，可以酌水，可以飲酒。我有短牀，足不能直，雞鳴不起，嚮晦而息。何乾何坤，何旦何暮，何醉何醒，何寐何寤？吾目其矇，吾耳其聾，生乎吾始，死乎吾終。」康

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嘗避兵崑山之蔚邨，邨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邨民至今賴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四　陳瑚，字言夏，號確庵，自稱七十二潭漁父。太倉人。明崇禎壬午舉人。精律曆、兵、農之學。隱居講學。門人私謚安道先生。巡撫湯公，即其地建安道書院。有《確庵集》。

《清史列傳・陳瑚傳》　陳瑚，字言夏，亦太倉州人。明崇禎十六年舉人。世儀作《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遂得要領。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嘗與世人論致中和工夫，瑚答之曰：「工夫全在存養省察。玩注中『約之精之』二語，約之有漸，漸收斂入內意；精之有漸，漸擴充向外意。即如戒愼恐懼，何得偏擇？所謂不睹不聞者，而用功祇是持敬於己，不問其睹聞與否，步步存天理於胸中，然後漸漸收斂，直至夢寐所不及簡，精神所不及持，純是一團天理。此之謂約之，此之謂致中。愼獨則先從己所獨知之地用力，然後推向外去，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無不各當，絕無一毫人欲。此之謂精之，此之謂致和。」世儀諸人皆然其言。【略】瑚之學博大精深，尤講求經濟大略。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值婁江堙塞，江南大饑。瑚上當事《救荒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愼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徵索，審刑獄，恤病囚。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肆；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夫役，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肆，清獄囚，嚴督察。又籌江南二策曰：「定常賦以絕蠹漁，此治標之法；興水利以闢田疇，此治本之法。」皆精切可施行，時不能用。其論理財，謂：「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時稱爲篤論。瑚嘗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求病，按病定方，按方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亦束手矣。明亡，絕意仕進。奉父寓崑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導鄉人築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歲獲豐稔。又立孝弟、力田、爲善三約，衆皆悅從。父病，刺血籲天，願以身代。父卒，遺產悉讓之弟。康熙八年，詔舉隱逸，知州白登明將以其名上，瑚力辭乃已。遊其門者，多俊偉英略之士。十四年，卒，年六十三。卒後，村人立祠祀之。巡撫湯斌即其居爲安道書院。

《清史稿・儒林一・陳瑚》（存目）

著録

《清史列傳・陳瑚傳》　著《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入孝》、《出悌》、《謹行》、《信言》、《親愛》、《學文》；《大學》爲六：《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謂《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略】他著有《求道錄》、《淮雲問答》、《築圍說》、《治病說》、《救荒定議》等書。其孫搜輯彙編，爲五十八卷。

《小腆紀傳》卷五四　陳瑚，【略】所著書有《蔚邨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祭先祀神權定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確庵詩文集》，今皆不傳。

沈壽民

黃宗羲《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懸記後言，不爽累黍。又非一峰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略】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眞。【略】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歷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鑣）掩關茅曲，但理佐王之學。無

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慶箕推耕巖之意，出《留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陳名夏）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蘗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嵩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不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縣學生，舉賢良方正。有《剩庵詩稿》。

《明遺民詩》卷一〇　沈壽民字耕巖，寧國宣城人，文學，授經多賢弟子，爲詩殷憂，沉思無言，而非悲慟。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六引《明語林》　徵君足迹不入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面。有別駕迹其在僧刹，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年晤沈耕巖，前年捫黃山天都峯，都忘人世，二者吾任甯國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計東

論述

汪琬《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偏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頹垣、塹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有恆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磬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緜亘而不絕。至於菟園、雁池、洞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唬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悄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雍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馆隰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徐乾學《計甫草文集序》　自經義之作，足以役天下之學士，敝耗歲月，以干祿仕，於其他古文辭，皆不暇以爲，至於無一能則已矣。【略】吾友計子甫草，其文浩汗閎博，不爲無本之言，而意所欲言，無不曲折以赴。即未知

於古人爲何等，而擬之近世之成家者，要不多屈。夫計子之名在天下，近二十餘年。然一舉孝廉而廢，時時游京師、齊、晉、楚、越之間。頃歲客穎，與劉吏部公勇尤善。穎上之文益多。夫其前後通塞之故，此天所以資計子也。凡吾所謂有害乎文者，計子皆無之。而爲之助者，又莫不具焉。則信乎其成之不偶然矣。頃者與計子語，自以其才之不竟用於世也。往往多牢落不平，且見於其文者有之。向使計子不廢，以其才名自致通顯。此時或在館閣，不者宜爲外吏。使計子爲外吏，一旦繩以近世所用考成之法，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即在館閣，館閣之先後計子之時而入者多矣。東之以諱忌，而馳之車馬之間。開口議論，其能以有立乎。況上之而爲公卿，其忌諱益多。其學業尤不能專且篤乎。以視夫計子之文，吾知不以易也。故因序而爲之廣其意，且以交勉焉。

宋犖《改亭集序》 君以能文章蚤負盛名，交遊皆海內知名士。順治丙申客遊中州，過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舉於京兆。後四年，江南奏銷案起，絓黜籍，遂絕意仕宦。而君家故貧，母老，勢不能不餬口於外。故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所至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故宗伯王文貞公與今相國宛平公子間尤器重君，常欲薦君【略】君常謁吾鄉湯潛庵講程、朱之學，又從長洲汪鈍翁講歐、曾之學，故論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於世。

《今世說・德行》 計東【略】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又《雅量》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勃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 （計）甫草負奇氣。過鄴下，見謝茂秦墓圮壞，盡橐中金爲修墓。過順德，知歸震川嘗佐郡，有《廳記》二篇，求遺址不得，乃入署旁廢圃中，瓣香再拜。至吳，稱門生於黃孝子向堅，人共賢之。詩不苟作，時露胸中抱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改亭詩集文集》 （計）東少負奇氣，中年出遊四方，遍覽山川之勝，詩文日富。康熙癸酉，宋犖巡撫蘇州，爲刻其文集。其詩集則刻於戊子，王廷揚所助成也。王晫《今世說》載其客鄴城日，嘗訪謝榛之墓，爲樹碣表之。蓋以遊食四方，行縱相近，故用以寄意，其生平事蹟，具見尤侗所作《計孝廉傳》，亦載卷首云。

《柳南續筆》卷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甫草即執贄事爲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爲？」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艷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任丘道中迴望西山有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極失意時，說來卻有氣骨。

傳記

《清史列傳・計東傳》 計東，字甫草，江蘇吳江人，寄籍浙江嘉興。工爲文，年十五補諸生，聲譽日起。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十八年，以江南奏銷案，被黜。大學士王熙器重東，屢欲薦之，未果。會詔舉博學鴻儒，而東已前一年卒，年五十二。東少負經世才，意氣勃發，嘗自比王猛、馬周。始遭世變，著《籌南》五論，經畫明晰，持謁史可法，可法奇之，以時勢所值，弗能用也。伏匿里門，深自韜晦。既，貧無以養，始出就舉。已而復黜，益放廢，矢志縱遊四方，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漳、洛、邢、魏，東之濟、兗，覽山川之形勝，所至交其賢士大夫，相與投分贈言而去。外若不羈，內行修謹。事母至孝，嘗從睢州湯斌講學，寓書柏鄉魏裔介論《聖學知統錄》，歷指程朱見知、聞知諸子之當補入者，又以統有正必有閏，陸氏之徒亦當擇其行誼及論說近正者存之，以大著其防。若舉而去之，其學終不可泯，宗之者反得藉爲口實。所論殊有確見。又從長洲汪琬受歐、曾義法，故作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以醇正和雅。初遊河南時，見商丘宋犖，輒引重，目爲嚴武、李德裕一流人。既，犖巡撫江蘇，東歿已二十餘年，特序其遺文刊之，

爲《改亭集》十六卷，又《詩集》六卷。

《清史稿・文苑傳一・計東》（存目）

紀事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 儀封王世治刻吳江計甫草（東）讀予《論詩絕句》記，來徵士大夫詩歌紀事；以計此記爲予詩作也，因先呈予。世治跋云：「不肖生也晚，距先肅敏公六世，時已百餘年，守家藏集恆虞失墜，有莫爲之後之懼。康熙壬戌七月，太邱王瑗郵致甫草計先生《讀阮亭詩記》一篇，世治讀之不禁涕洟，深歎知己之難，而相遇之奇也。世治半世俯首老諸生，不能與當代賢士大夫挈長比藝，焜耀先澤，而甫草乃從阮亭王公『少谷山人』之句，而致其感動痛哭之辭，至欲爲先肅敏死，斯亦奇矣。嗟乎，是少谷、阮亭兩公之知先肅敏，而總藉傳于計先生之一痛也。海內文人，其誰不願爲計先生死者哉。」予康熙癸卯在揚州，一日雨行如皐道上，得《論詩絕句》四十首，蓋倣元裕之作，其二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甫草丁未於都門見此詩，因作記，今載《甫草集》。

又《記載門七・軼聞類》 北平韓鼎業字子新，流寓中州，李空同墓在禹州山中，爲流賊所發，韓收其骸骨，葬之吳江。計孝廉甫草（東）遊河北，訪謝榛墓於鄴西門外，爲立碣，表曰「明詩人謝茂秦墓」。二事皆有古人之風。按：空同山在禹州，與具茨接，獻吉本扶溝人，且生於汴，故取爲號，歿即葬焉，非平涼之空同山也。

《分甘餘話》卷三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戩、汪苕文、董玉虬、梁曰緝、程周量輩，無旬日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東）亦與焉。公戩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甫草詣之，閽者拒弗爲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牆空望馬纓花」，公戩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爲笑。

《今世說・德行》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頹墮荒草中，爲賦詩吊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木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又《品藻》 或問計甫草：「侯二、宋三，可方古何人？」計戲爲題目曰：「研德如張子布，疇三如魯子敬。」（侯名元泓，江南嘉定人。）

又《捷悟》 計甫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不見日出，於峯之傍見豐碑矻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計再拜稽首其下，卽杖策下山，不復登。

又《豪爽》 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皆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

又《企羨》 計甫草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

又《傷逝》 計甫草有才子準，早夭，哭之哀，爲作思子亭。（準，字念祖，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

又《輕詆》 吳人有爲《正錢錄》者，攻摘牧齋不遺餘力。計甫草戲語客曰：「僕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悚慄，忽欲溲焉。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匿而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泰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吳梅村聞之，頗是計言。

又《排調》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厲而已。妻張夫人譴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尚書敬齊，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愼，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佚名《清代名人趣史》 計孝廉東，善文，性迂癖。或問暇日何以自娛，答云：「賦詩彈棋，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可以知其風趣矣。晚年極貧，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張夫人譴曰：「古聞糟糠之妻，今乃有糟糠之妾。」按：張夫人甫草先生正室也。

《失題》 查爲仁《蓮坡詩話》：吳江計甫草孝廉(東)忍辱好奇計。負經世才，不得志。與尤展成、王阮亭交最善。將至京師，有作先寄所知云云。

《鄴城吊謝茂秦山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王、李始推茂秦爲盟長，後稱眇山人而黜之，見交道之不古也。後半大爲布衣吐氣。予有《論詩絕句》云：「眇目山人足性靈，詩盟寒後苦飄零。後來誰吊荒墳者？只有吳江計改亭。」改亭，甫草別號也。

《高陽過孫故相宅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孫高陽門下四傑，曰鹿伯順太常、孫鍾元徵君、宋獻儒冏卿、茅止生總兵。錢牧齋作督師行狀，以有夙憾於宋，削去宋事，人皆爲不平。計甫草《高陽過孫故相宅》詩有句云云。

《和錢塘陸麗京圻無題詩六首》 《清稗類鈔・譏諷類・可惜故夫曾未識》：計甫草以和錢塘陸麗京圻《無題》詩六首呈吳梅村，於其出處，備極諷刺。

《懷舊》 《本事詩後集》卷七：石霞爲嘉定令，罷官自放，縱酒佯狂，客死滇中。少時與漢陽王亦世齊名。計改亭東《懷舊》詩云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改亭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 國朝計東撰。【略】康熙癸酉，宋犖巡撫蘇州，爲刻其文集。其詩集則刻於戊子，王廷揚所助成也。

魏憲《清百名家詩》 《計甫草詩》一卷。(清)計東撰。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改亭文鈔》一卷。(清)計東撰。

《國朝文録・總目》 《改亭文録》三卷。(清)計東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 《改亭文集》十六卷，《詩》六卷。計東撰。

藝文

魏禧《答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説也。

汪懋麟《贈計甫草》 廣陵大都會，四方來衆賓。林壑亦平衍，胡爲駐車輪。此邦多商賈，統以鹽鐵臣。澤麋蒙虎皮，攻取侔萬人。以此盛冠蓋，街衢如雲屯。而我性簡傲，百中無一親。吳江有計子，氣誼亦何眞。結交在長安，與我別經春。詹簽歲莫來，歡樂開心神。中廚出雞黍，爲君清埃塵。貽我一卷書，冰雪良足珍。抗志在刪述，探源本周秦。文從五經出，自然學問純。中有經濟策，名言浩無垠。豈若魯諸儒，章句死逡巡。惜哉遭禁錮，有才未得申。有司重賦稅，胥吏尤可嗔。一錢遂放廢，士林多苦辛。沉冤誰爲白，無力通紫宸。豈少同懷友，致身要路津。饑餓不足救，薦雄或有因。分金亦云厚，難救管仲貧。倚閭有老母，久缺昏與晨。來時積雪凍，倏忽夏木新。依人古來難，爲客多遭迍。感激別我去，執手淚霑巾。苦言不得志，歸

卧江水瀕。丈夫貴適意，雙眉何常顰。不如學信陵，近色兼飲醇。荒淫非至理，吾道豈終淪。朝廷方重士，徵聘勤咨詢。博雅似吾子，寧老巖下身。

董以甯《計甫草思子亭圖記跋》（存目）

范承謨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忠貞集》 詩文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嚼齦裂眥之狀，至今猶可以想見。文以人重，承謨之謂矣。

《制義叢話》卷九 瀋陽范忠貞公（承謨）總督吾閩，殉耿逆之難。大節與常山文山諸公比烈，而制義亦精詣入神，極似李文貞公。如予《欲無言》一章題云。【略】似此潔淨精微，雖成宏正嘉名手無以尚之。我朝文運初開，瀋陽風氣尚樸，而公所詣已如此。信乎，名賢之不可測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范忠貞承謨，由浙撫移督閩浙，殞耿精忠之難。吾鄉嵇留山先生永仁在幕府同被幽縶，密室中互相唱和，亦以身殉。先生名所作爲吉吟，中附未亂時忠貞見留和韻，《踏莎行》半闋云：「城郭無光，村烟失翠。瞥然一見心如醉。停驂暫緩入山期，孤鴻待爾離憔悴。」以視范文正「四面邊聲連角起，長烟落日孤城閉」，歐陽公謂爲窮塞主詞尤衰颯。先生原作亦祇存「孤城殘角夢家山，亂帆影裏人憔悴」二語，惜全詞已佚。忠貞與先生名垂竹帛，均不待詞章以傳。然零珠碎玉，彌足寶貴。先生子曾筠、孫璜均官至大學士。本朝漢臣中，接武韋平者，桐城張文端英、文和廷玉，常熟蔣文肅廷錫、文恪溥，諸城劉文正統勳、文清墉，與文敏、文恭父子，已四家矣。

傳記

郭棻《范忠貞公承謨傳》 公諱承謨，字覲公，號螺山，文肅公仲子也。沈毅英敏，期抱偉岸，年十七，充侍衛。順治八年辛卯，詔八旗茂秀子弟應制科，遂登賢書。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院，猶間日入侍。甲午，詔免扈從，顓意肄業，益肆力典文，授弘文院編修。乙未，擢秘書院侍讀學士。辛丑，陞國史院學士。康熙六年丁未，教習庶吉士。戊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公居禁近久，雖謹嘿自持，然留心經濟，於民生吏治瞭若指掌。上既親大政，思得貞廉以風天下，首擢用之，公亦毅然以匡濟爲己任。及至浙，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嘗積日不批答，屬吏莫能測；居月餘，一日俱下，利弊情形悉中機宜。諸僚吏皆相顧歎服。故事，制撫受事三月後得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列狀以白，公閱而哂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耶！」還之。翼日忽拜疏，一時墨吏皆列白簡中，諸僚吏無不驚懼悚息。浙故多巨猾，率虎而翼，擇人以食，莫敢嚮邇。公曰：「稂莠不除，嘉禾不茂，若輩皆大爲民害者。」廉得其人，俱立置重典，閒有一二逋誅，亦盡室走他方，終公任內，未敢一涉里門也。浙東諸郡，田多磽确，或斥鹵彌望，舊稱瘠土。以故正供懸逋，令以謫罪，民以播越，公爲請蠲，奉旨「該撫親行查勘」。公即日戒途，省車從，裁供給，從者纔數人。凡山陬海澨，部屋窮簷，罔不躬歷，或暫憩郵亭，或偶息樹蔭，山農獻脫粟，村圃剖瓜分果，公旨之如飫大烹也。所至之處，父老對語，稚子投懷。於是民隱皆達，舉應蠲者皆具實以聞，疏再上，遂蒙報可。辛亥，歲大祲，民無食，公籲天自罪，捐粟設糜，借司帑八萬，乞糴吳楚，未幾米艘銜尾而至，下令平糶，民以不饑。是歲嘉、湖兩郡水災尤甚，疏請改折漕米二十二萬四千餘石。冬復大雨雪，仍請緩征俟有年蠲熟，俱得請。湖州例辦南北絲十一萬斤有奇，南解江甯，北解戶部，運費不貲，公請悉交杭州織造局，又得請。嘉湖應輸白糧六萬六千餘石，玉食所需，歲有定期，公念災民無力，疏請三年帶征，亦得請。公感激異數，竭力撫綏，體素羸弱，夙疾陡作，因力疏請罷，溫旨許之。浙人輟耕罷市，排制府闥，號泣請留。制府以聞，上念其誠，特

煩溫諭，勉令力疾視事。壬子冬，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疏辭不允；請陛見，允之。瀕北發，浙民送者亘百十里，擁舟不得前，有瞽者百輩長號舟前曰：「小人心感公德，目不能睹公顏，願得進抱公足，一摩公衣。」公矜而許之，瞽者泣不止，公亦爲之雪涕。如是者竟十餘日，出境百里外始得放舟長行也。抵都入覲，上慰問備至，公頓首謝，且力引疾。上曰：「卿氣喘語艱，且暫休息。」既出，詔遣御醫就第診視，兼賜上方藥餌，逾月病稍可，命馳赴新任。先是，閩藩耿精忠請撤守歸京師，敕遣吏部侍郎陳一炳爲治行。公至閩，籌畫深謹，人不能窺。精忠自襲父爵，驕奢多不法，憚公威望，引姻婭少長誼執禮甚恭，公接見一遵儀制。未幾，吳三桂反，詔止閩藩弗撤，精忠不自安，遂陰同三桂逆謀。公覘其言貌異常，深憂之，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精忠力撓其行。公自計麾下士僅三千人，皆習與精忠部曲處，脫有變，不足恃。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制府爲名，各率健兒至，用折逆謀。未及行，精忠反，佯言海寇且至，邀公議事。左右請衷甲以從，公曰：「毋。衆寡不敵，躁動奚濟？」未幾巡撫劉秉政亦至，促之同行。公明知事有變故，坦然按轡至逆邸，已露刃蜂屯矣。公知勢無還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玉急叱曰：「巡撫我一家人。」秉政惶恐，斜趨而出，公噴血切齒，醜言痛詆。賊衆拘之隘室，水漿不入口者凡八晝夜，舌敝脣裂，齦肉皆腐，罵聲漸微，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閱十日，神氣反旺，自度不能死，稍盡杯水。精忠復遷禁向內，峻堵密棘，防之益固。一日忽遣逆黨劉秉政來說降，公時杻械被項肘，令兩卒扶之下牀，劉且前且揖，方冀有所陳說，公奮足力蹴之，劉狼狽失故遂仆地，左右掖之而出。公曰：「諸逆無道，旋卽誅戮，我一擊之力，似不可少。」公在幽繫中七百餘日，日冠賜冠，衣辭母時衣，每逢朔望，輒奉時憲書一冊，被械北向拜跪。溽暑時，濕蒸如膩，蓬垢支離，蝨蟣蚊蚋攢嗾不休。冬深夜永，霜颸海氣，侵入肌骨，卒堅忍之。罵詈之餘，間作詩文，無毫楮，乃燒桴存炭畫壁上，得詩若干首，復爲文自叙其生平大概云。丙辰，王師破仙霞，精忠降，飾辭希免死，慮公白其實，於九月十六夜，遣逆黨來害公。公時方側卧，聞變，微笑曰：「今日方畢吾事。」索賜冠，賊黨呂八者奪而擲諸地，復蹴之。公怒以械索擊其頭，幾斃。乃披衣露頂，遙望闕九叩首曰：「罪臣奉職無狀，死遲矣。」遂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客至隸卒凡五十三人。初公之被難也，部曲有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無不立斃，力竭被執。賊愛其勇，欲全之，大罵不屈，卒就死。繼而精忠以三十二人監守公，中有蒙古人嘛呢者爲僞散騎郎，謀欲免公於難，事泄，精忠訊之，大言曰：「范公忠臣，爾逆賊。寧與忠臣同死，不願與逆賊同生。」精忠怒，磔之。又有泰甯人許鼎者，義公所爲，恆陰左右之，凡所存片紙隻字，悉爲收藏。精忠既害公，令賊黨焚屍棄之山野，鼎預爲伏匿，夜分行亂石宿莽中，覓得燼骸藏於家。明年，鼎負骸潛行，紆折萬里，竟達京師。事聞，上震悼，遣內大臣佟國維等三人，御前侍衛二十人，齎大官茶酒，哭臨其喪。至壬戌，精忠伏誅，當赴曹時，公子時崇親執刃寸磔其肉，取其心以告於公，見者無不嘖嘖。上念公純忠大節，卹典概從優，厚營葬加祭。任子，賜謚忠貞，至御製碑文，親揮宸翰，詔以眞本賜其家，尤屬古今曠典。公忠孝性生，友于敦篤，贍給族黨，不遺餘力。擇交惟謹，雖賓客過從日盈座上，而心許者十不一二；然春風所被，無不傾倒者。居官剛正廉明，而寬厚愛人，體卹民隱，故所至人歌咏之，至比之愛日德星焉。公博學彊記，善屬文，於詩尤有法，遭難來多所散失，僅存《吾廬稿》、《浙閩奏議》、《百苦吟》、《畫壁詩文》行於世。

彭鵬《閩總督忠貞范先生傳》（存目）

戴震《范忠貞傳》（存目）

《清史列傳・范承謨傳》　范承謨【略】聖祖仁皇帝又嘗允時崇請，御製承謨《畫壁集序》曰：「朕惟帝王教化，首重名節，所以維繫人心，扶樹綱紀也。古人臣以身事主，守土膺疆，或遇叅賊潛生、豺狼勃起則捐軀，矢志取義成仁，而其激烈慷慨之氣，間發爲文辭，雖質直無華，後世論錄，終有不可泯滅者，以其出於忠義之誠，本乎性情之正也。福建總督范承謨名臣之子，授節閩海，方值逆豎盜兵，偏隅煽燄，籌略未展，橫罹幽縶，閱三寒暑，貞操彌堅。故其嶷然不淬之志，縈紆鬱屈，無所攄露，乃以牆壁爲書箋，以桴薪爲筆墨，題分甲乙，字辨衡從，日月既深，篇章漸積，名曰《畫壁》，記實也。卒能終始不撓，歸於正命。若承謨者，可謂冒白刃而不疑，守丹心而自信者矣。夫以茹荼含藥之餘，每念不忘君父，故詩文不必盡合於古之作者，而浩然之氣流行充溢。當其胸塡聲咽，髮植風生，土塊灰丸，同於利劍，禿毫斷梗，等比霜矛，寫忠孝之性靈，奪姦凶之殘魄，是又豈刻雕藻繪、塗節虛浮

者之所能及乎？自三逆既滅，寰宇謐寧，卹典頻加，恩綸屢降，固已延賞後昆，光賁泉壤矣！茲特允其子時崇所請，復爲序其存稿。蓋善善從長，《春秋》之義。弁章特錫，數出非常，庶幾追妥忠魂，亦以風厲臣節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范承謨【略】，大學士文程子。年十七選充侍衛，仍以茂才應制科，中順治壬辰進士，由編修累官浙江巡撫，盡劾諸貪吏，請除衢台處荒田之糧，遷浙閩總督。耿逆叛，被幽二載，懷炭畫壁爲《明心頌》、《百苦吟》。後殉節，贈少保，謚忠貞，入祀昭忠祠，有《范忠貞集》。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畫壁遺稿》 康熙五十七年，承謨子時崇以畫壁遺稿進呈，聖祖仁皇帝親製序文，褒揚忠烈，宸章下賁，光逮幽泉。今謹敬錄冠集端，用示我國家扶植綱常、風勵臣節之至意。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引《大清一統志》 承謨總督福建時，耿逆已蓄異志。巡撫劉秉政爲賊腹心，脅承謨同事。承謨憤烈詆罵，遂被拘繫。絕食求死不得三載，百折不回，賊勒殺之。百姓建祠于道山之麓。

《茶餘客話》卷七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泰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即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

《九朝新語》卷九 范承謨爲耿精忠所執，誘之降，不屈，幽於土室凡五年，作《百苦詩》。獄中無紙，用《時憲書》起草，背面皆滿，字模糊不可辨。顧亭林得其稿，用楷書譯出，世爭寶之。

《晚晴簃詩匯》卷二六 忠貞爲相國文肅公仲子，初以任子官侍衛，入詞館後，由學士驟畀封圻，撫浙四載，多惠政。迨督閩，值耿精忠叛，被幽七百餘日，不屈遇害。今所傳之《百苦吟》、《畫壁詩》，皆精誠貫日，可與文山《正氣歌》後先輝映也。

《雪橋詩話》卷二 范忠貞遭遇逆藩，捐生完節。【略】秋夜次嵇留山韻》云【略】。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從弟承謙、幕賓無錫嵇永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同時遇害。

又 梧門詩云：「一死已千古，遺詩誰所刪。如何職詞館，不許業名山。（公館中酬唱詩，本集不載。）咳唾九天上，風雷萬里閒。即今傳賸墨，猶冠石渠班。」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忠貞集》 十卷，國朝范承謨撰。【略】是編乃其全集，爲清苑劉可書所編。首諭祭文，御製碑文，御題祠額，附以家傳及祠堂記，共爲一卷。次《撫浙奏議》一卷，次《督閩奏議》一卷，次《吾廬存稿》一卷，次《百苦吟》一卷，次《畫壁遺稿》一卷，次《雜著》一卷，次附錄題跋哀挽詩文三卷。

又《別集類存目九・畫壁遺稿》 一卷，國朝范承謨撰。【略】康熙壬子，承謨總督閩浙，值逆藩耿精忠謀反，巡撫劉秉政輸情於賊，紿承謨入見，脅令從逆，承謨詆罵不屈，遂爲所拘繫。被幽者三載，備受窘毒，時作爲詩歌以自抒忠憤，守者屏絕筆墨，乃以桴炭畫字壁上。其尤激烈者，輒爲賊黨墁去，僅存四十七首，承謨自爲之序，已彙載入《忠貞集》中，此乃石門吳震方錄入《說鈴》之本也。

藝文

魏象樞《哭范覲公少司馬死閩難》 風高范老舊家門，血灑巖疆報國恩。兩浙清名垂竹帛，八閩正氣塞乾坤。潮歸南海蛟龍泣，月上東華劍履存。青史千秋今日定，九重早已鑒忠魂。

梁清標《挽督閩范侍郎抗節殉難》 如公忠孝自家傳，三歲幽俘瘴海邊。

欲奉金甌還帝闕，那堪鼙鼓動蠻天。孤臣獨蹈危機日，信史終書盡節年。留得總帷霜月冷，幾回流涕武彝篇。

列戟門間劍珮虛，握拳透爪更何如。同仇幸有田橫客，絕筆猶傳蘇武書。萬里傷心摧羽翮，九原遺恨矢鯨魚。纍臣氣作山河壯，夜夜忠魂繞玉除。

李霨《哭范覲公制府殉難》 壁上何人字，千行血淚深。雲雷迴世運，金石鑄臣心。厲鬼他生志，明神此日臨。魂招知易返，夜繞白山岑。

澍水移風效，閩天未雨謀。徙薪時已晚，裹革志終酬。石立中流柱，霜凌勁草秋。有人藏碧血，萬里慰松楸。

程正揆

王士禎《程侍郎青溪遺集序》 繼與嗣君汝南太守同官於朝，以先生《青溪集》俾予選訂。二十年匆匆未報。予歸田之六載爲康熙己丑，則先生集已告成。君不遠不千里來徵予序，予甚愧之。予老病廢書，將何以序先生。無已，則舉東坡之語曰：「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以是復於君。君其許我抑考之唐、宋、元、明已來士大夫詩畫兼者，代不數人。約略舉之，唐則閻左相、薛少保、王右丞、鄭廣文、韓晉公，宋則蘇端明、文湖州、燕龍圖、米海岳、王晉卿、李龍眠，元則趙承旨、倪雲林，明則沈石田、唐六如、文衡山。萬曆中，乃有董宗伯思白，不啻軼前人而上之。先生晚出，兩俱擅場。詩與畫皆登逸品。蓋唐、宋已來，所不數見也。予昔爲周櫟園侍郎題先生畫山水云：「琴中賀若誰能解，詩裏淵明子細尋。古木蒼山數茅屋，青溪遺老歲寒心。」先生其亦相視而一笑乎。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程正揆，字端伯，號鞠陵，又號青溪道人。湖北孝感人。明崇禎辛未進士，榜名正葵，官翰林。入國朝改今名，官至工部侍郎。工書，善山水。有《青溪遺稿》。

光緒《孝感縣志》卷一四 程正揆【略】天才高朗，童子時下筆即千言。中天啓甲子榜第三人。辛未成進士，授編脩。乙亥，丁內艱。後歷行人司正何寶卿。甲申，遭賊變，入滄洲，抵金陵。乙酉，王師南下，豫王取正揆入閣辦事。時父良孺以榷滸墅關，遇亂成疾。正揆趨省，中途聞訃，徙跣扶櫬歸里。服闋補光祿寺丞，甲午陞少卿，典試山西，晉工部右侍郎。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留意文藝書畫，召正揆於瀛臺，給筆札，命畫。上喜，又詔寫屏十二幅，後賜御墨一軸。旋奉京察，罷丙子。丁丑後，移家金陵。戊戌，始抵舊里。布帆箬笠，往來吳楚。年七十，歸自白門，始不復遠涉焉。性澹泊，不脩邊幅，與物無競。信步所往，野老稚子或不知爲大老。爲高賢而伸紙和墨，一揮而就，控鶴點睛，人寶之等於蘭亭。年七十三卒。子大年、大臯、大用、大華、大畢、大覃、大鞏、大聿、大卓，俱以才學世其家。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五・讀書偶然錄》 十二卷，國朝程正揆撰。【略】是編乃其讀書劄記，議論考證，兼而有之。間出新意，而頗不免踳駁。

又《別集類存目八・青溪遺稿》 二十八卷，國朝程正揆撰。【略】是集凡詩十六卷，文十一卷，序一卷，附《奇夢錄》一卷。正揆少從董其昌遊，故頗工於畫，集中亦多題畫、論畫之作。王士禎序稱其《江山卧遊圖》散在人間者有數百本，士禎亦藏其二。又有題正揆畫詩，蓋當時亦重其筆墨也。【略】其《浮記》一篇，殆類小說，《奇夢記》一卷，益荒誕矣。

錢謙益《廣陵舟中觀程端伯畫冊戲爲作歌》（存目）

陳確

陳垿孝《乾初先生詩集小傳》 先生【略】穎悟絕倫，過目成誦。爲邑諸生，聲名籍甚，傾動一時。寧有貪令爲民害，先生誓以一身爲百姓請命，奔控各臺。當事者受賄，恐喝百端，先生諤然不少挫，卒逐去之。後受業于蕺山劉念臺先生之門，斂華就實，反己力行。值鼎革後，遂棄舉子業，閉門事母，躬耕樂道。與同志循蕺山證人之約，發明《中庸》素位之旨，學者翕然宗之。生平著述，大約發明聖學者爲多，詳于邑乘及《家傳》中。《詩集》若干卷，天眞曠逸，迥出恆谿，古詩得陶之神韻，近體法杜之謹嚴，而出入于太白、香山。要之，俯仰淋漓，一歌一哭，則自成爲先生之詩也。晚年得風疾，坐卧一榻，垂十二年。

沈元滄《乾初先生詩集小傳》　先生詩，原本性靈，空所倚傍，遠追《擊壤》，平揖白沙。其妙處，如春澗泉流，秋空鶴唳，清爽之氣，醒人心目；而率意處，如野老留賓，盤飧略具，眞意有餘，儀文不足。蓋緣卷軸無多，又復不屑持擇，衝口信心，未免瑜不掩瑕耳。長夏曝書，偶拈是帙，展閱一過，竟日而畢，選什之一二，以存先生眞面目。愛人以德，非敢嗤點前賢也。

陳元龍《陳氏理學乾初先生傳》　詩文清眞大雅，寄托深遠。其發明理學，尤多心得。下筆立就，無纖毫障翳。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之，向之勇於一往，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氣而融釋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每婉辭不赴。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庭，君子謂不異袁閎之土室。

陳敬璋《編次乾初先生遺書叙》　璋自七八歲時，從先君子受業，先君子亟稱乾初公之爲人，且告之曰：「吾家自遷祖已來，科名祿位甲於兩浙，然而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乾初公一人而已。」璋以是竊心慕之，欲從而求其遺書，不可得。既長，得聞父執吳丈兔牀之緒論。吳丈博學好古，發潛闡幽，於先輩尤服膺乾初公。一日，出其文集一冊、詩集二冊見示，謂公之譔著極富，而目所得見，惟此而已。零珠片玉，可不爲之珍重而愛惜之乎。其後，更求全書於公之後人東畬之子錦，果得之。考其世次，錦已爲公之曾孫。少陵詩云「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蓋惟東畬昆弟父子有之。於是而益嘆乾初公之遺澤何其久且遠也！文集凡七冊，合之吳丈所藏三冊，而遂得爲完書。私心爲之狂喜，遂並假之以歸，爲之端坐以讀之，則信乎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也。

《海寧縣志・理學傳》　陳確字乾初，原名道永。蚤歲見知于鄉賢許同生先生令典，目爲任道之器。後與孝廉祝淵游蕺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用功于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歉于所獨知，兼動靜，合人己，無往而非獨，無往而非愼；已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幼以孝友稱，長以文學著，器韻拔俗，詩文清眞大雅，寄托深遠，其論學明理，尤多心得。爲人剛直，尚氣節，遇公正，發憤爲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自幼寄興瀟灑，書法得晉人遺意，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之；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氣而不復蹈。惟皇皇克己內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乙酉之後，祝淵既從師游地下，確棄經生業，與同志靜脩山中，本蕺山證人之旨，爲闇然之學。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庭，君子謂其不異袁閎之土室。蕺山之學，傳于海昌，確與淵庶幾同所歸乎！

《清史列傳・陳確傳》　陳確，字乾初。明諸生。少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如是者四十年。已，問學宗周，乃刮磨舊習。宗周卒，確得其遺書盡讀之，憬然而喻。著《性解》、《禪障》、《大學辨》。其言性，謂：「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迄諸儒而轉晦。孟子言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不一而足。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妄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從來解者昧此，乃求父母未生以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而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又曰：「《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聖學淵源，可怪也。」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亦近禪，吾儒祇言寡欲，不言無欲。」嘗與餘姚黃宗羲書曰：「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背程、朱，言之痛心。」宗羲稱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惟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意者有之。同時張履祥輩貽書諍之，確不顧也。確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然。於朋友，有過正色相告。社集講會，亦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議禮尤精，痛地理惑人，著《葬論》一篇。履祥舉葬親社，特請確爲賓。福王時行鬻爵，令童試者納銀免郡縣考。確曰：「此輸銀就試之心，卽異日迎賊獻降之本也。父兄令子弟以是進取，必不以節義相勉，人心如此，天下何幸乎？」明亡，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十五年。康熙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清儒學案小傳・陳先生確》（存目）

黃宗羲《陳乾初先生墓誌銘》（存目）

陳翼《乾初府君行略》（存目）

《南雷學案・同調上・陳乾初先生》（存目）

陳敬璋《編次乾初先生遺書例言》 元集七冊，爲公之後人家藏，略加詮次而卷帙不分。今定爲《文集》十八卷，《別集》十九卷，《詩集》十二卷，共四十九卷。

劉體仁

論述

徐乾學《七頌堂集序》 先生以邁世之才，早負盛名，致身華要，交遊滿天下。宜其爲詩，雲蒸泉湧，豐容華贍。乃今讀其集，伐毛洗髓，無一字一句不出自匠心，幽思奇語多在筆墨畦徑之外，若秋高木脫而白雲孤飛也，若濯足清泠踞石彈五絃之琴而令人忘返也，若對過江諸人清言竟日味之而彌永也。蓋先生爲人倜儻磊落，雖聲望通顯，每浩然有趨世之志，讀書學道，耽好山水。嘗遊蘇門，見孫鍾元先生，願棄官爲弟子。居彌月，築堂留琴而去。經太原，特訪傅青主于松莊，坐牛屋下，相對賦詩移日。其高寄如此，故無纖塵集其筆端，而一往奇邁之氣時時溢于篇幅。以是知詩者乃才人豪士之事，非夫雕蟲篆刻齷齪小夫之所能爲也。今人作詩，徒能多耳，未必可傳。先生詩雖不多，要爲能自言其情，則其必傳何疑焉。「七頌堂」者，先生雅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應物之爲人，圖而頌之，以顏其齋，因以名其集。嗚呼，是可以見先生之風矣。康熙戊午冬十月，崑山徐乾學謹序。

王柏心《七頌堂集序》 潁川劉公戡先生，著有《七頌堂集》。柏心讀之，以爲負英岸雄遠之氣者，莫如先生。先生生長明季，負奇略，彎弓怒馬，兼擅才武，目擊大盜縱橫，思起而經世，既不獲用。及眞人革命，景運肇興，遂登第入銓曹。與同時貽上、苕文諸鉅公論詩，日下羣英翕然宗之。僉謂先生怒而飛，且躋三事、超八座、揚光日月之旁矣。而先生獨浩然乞歸，汎覽皐壤，遊歌林泉，泊然不知有金紫之足□。其不可測如此。嘗觀古今奇傑懷大略者，大抵欲因事立功，垂無窮之令聞而已。遭逢聖主當陽，萬方耆定，朝無闕政，鄙無纖警，斯時榮名簪仕者奉職循理之不暇，安有所謂建白非常，足以鏤鴻伐而揚豐功。若猶是委蛇旅進，無咎無譽，獵取卿宰，歌鐘鼎食以爲畢生光寵，則庸人所豔羨，非奇傑所心存。宜先生高蹈收榮，長往而不悔也歟。昔宋時蘇子美、石曼卿皆俊偉卓犖之才，優遊承平，束於文法，無所吐其胸中之奇，輒相與酣飲歌呼，跌宕不羈，卒罣吏議致見屏棄。豈如先生進退綽綽，若白雲之卷舒天表哉。至先生歸過百泉，心重孫徵君抱道講學，逸民自居，不覺抑然意下將築室相從問業。入太原，以傅青主高風大節，超軼塵壒，與遊從至篤。由是，斂英岸雄遠之氣，爲冲澹夷曠之懷，則先生中年進德益迺然遠矣。夫庸人安得而測之？先生詩古勁無凡響，得樂府、漢魏人遺意最深。文亦遒宕峻拔，稱其爲人。（柏心）前客沌陽，先生六世孫靜齋通守過訪云，遺集搜自兵燹中，開雕未竟。謂（柏心）蹤跡略近先生，屬冠之序。（柏心）凡陋，何敢望先生，獨於循諷之次，覺英岸雄遠之氣迸露行間，雖曠百數十載，咄咄猶侷人也。竊謂測先生者，宜在此。於是書諸篇，以應通守之請。後學監利王柏心謹譔。

胡鳳丹《七頌堂詩文集序》 吏部劉公戡先生，少負奇才，爲潁川之望。厥後身踐華要，名重一時。其遭際之隆，德望之尊，固不出代公下。顧代公貴後，《寶劍篇》外無傳焉。先生則有詩有文，裒然成集。其才之富，視代公何如也。抑又思之，士人學古，入官類能颺拜，賡歌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其所著作，率皆誇多鬬靡，斧藻繽紛。求之古作者之林，則皇然其未逮。先生本之情性，發之文章，邈慮幽思超然於筆墨町畦之外，與同時王阮亭、傅青主諸公並軫齊驅，如驂之靳。彼郊寒島瘦，固不足以語先生之才。即屈、宋之豔，班、馬之香，又豈有以逾先生之才之富哉。雖然，先生之志，則又有進焉。當日者致身銓部，駸駸乎方將大用，即浩然有超世之心。其轍跡所經，見聞所及，逸情奇氣日縱橫於山巔水涘，畫叉琴几之間。其才富矣，而其志又甚高，以視蟲雕篆刻塗澤爲工、或倖博一官輒惴惴存鄙夫患失之心下等於駑駘戀棧者，其相去奚啻天淵耶。謹按《四庫全書存目》載：先生詩八卷，文四卷，《空中語》一卷，尺牘一卷。是集也，先生之六世孫璜，字靜齋者官於鄂，梓以見示。其間或分卷數，或不分卷數，體例小有參差。而卷尾所附詩餘，《四庫存目》所未載。意者流傳既廣，坊間行本固互有異同歟。

讀既竟，爰綴數言以歸之。同治九年庚午二月，浙東永康胡鳳丹月樵序。

施閏章《七頌堂詩序》 物之不介以孚膠結而不可解者，莫如同德合道之友，其次則相得以文辭往。余客廣陵，始見劉吏部公戡先生，如舊相識。從歌筵酒坐間，論吳興茅止生往事，意氣橫出已數過余。抵掌人物，某國士、某通儒率皆忼爽立節概，出萬死不顧一生，脫人于危亡，拯國家于嶮難，以是爲瑰奇踔絕之士，而無一語及詩人。坐中目攝爲客豪，然其詩之見稱于時久矣。王客部貽上、汪農部苕文皆亟推其能，而其集終不肯自出。吾因歎今人之重視其詩而薄自待也。村兒市子得一錢而色喜，走告于人。卓、鄭之家，富累鉅萬，獲盈尺之璧若固有矣。古之作者，其意有所不抒，才有所不能掩，觸境而發之，故其詩之中常有物，其詩之外常有餘。今之爲詩也，不然，且夫張放達之辭者懷斗筲之志，競蹈厲之音者蓄茅靡之氣，世嘗疑詩人夸詐無裨實用。余嘗竊恥，欲得一智勇深沉、可任大事者一洗之。公戡之不出其詩，豈其意有所未足耶？公戡壯年名進士，多才善游，早據要津，可安坐致卿貳。顧休沐家居，十餘年不出。吾聞公戡嘗過蘇門，與孫徵君鍾元游，考論道德，遂置別墅爲「留琴堂」。其有樂于此，將抱琴而往耶！士貴功業，自我建公戡，故軒然自負郎諸子繼貴顯，其肯未老而磨耗壯心耶！吾又以知公戡之不測也。今年自潁川郵詩數百篇屬序，蓋昔廣陵所見諸作，十存二三。其爲古人所已道、今人所習見者，洗汰殆盡。清傷遙深，自啓疆宇，與古合轍，毋論其詩可行遠，其氣識已俯視一世矣。時康熙丙辰重九後十日，宛陵年家弟施閏章拜撰。

陳玉璂《劉公戡梁溪詩序》 潁川劉公戡遊江南，會與梁溪劉震脩夙稱昆弟，好留其地，冊月徧涉諸名勝，莫不有詩。然公戡于詩往往不自愛惜，稿成輒棄去，震脩哀而刻之，名曰《梁溪詩》，乞予爲序。予曰：梁溪固多山水，山之得名者慧山爲最。【略】觀其《慧山登眺》諸什皆緜麗婉秀，文復蒼蒼莽莽，雄厚而有力，方之康樂、玄暉、少陵，實相伯仲。向之微憾于鴻漸者，今得公戡詩，快之。公戡素躭朋友之樂，予昔在成庵先生署中已稔其爲人。申辰春相晤于揚州，時王阮亭官司理，日招四方名流賦詩飲酒爲樂。今梁溪吳伯成大令尤好客，客校阮亭益多，故公戡與諸子贈答詩亦校揚州益富。揚州雖繁麗，其山無足與慧山比者，故公戡慧山詩益工。猶憶成庵先生被慘禍時，公戡走都門經紀其喪，哭極哀，竭貲力援贖鍰例歸其家口十餘人，長安莫不交誦其事。昔王通之論必先定人之品而後及其詩，其品或疵，詩即工亦棄不錄。予不敢以通自擬，與公竭交相厚，故偶一述之公竭詩且不欲自存其稾，其爲善當不求人知，然則予之爲是言也，不亦多乎哉？

《池北偶談》卷一三 劉吏部公戡（體仁）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膝。」公戡自編詩逸此。予爲口誦之，公戡喜，以爲予眞能賞音也。又公戡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戡一日攜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酹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故友劉吏部公戡（體仁）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黃。【略】公戡爲詩，矯矯有奇氣。常寄余五言云：「離居才幾日，蘭葉春風生。門外即流水，布帆東下輕。野處寡新友，良辰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向蕪城。」

《居易錄》卷三 公戡詩頗有奇句，如云「直溪東天色，湍激橡林左」，削刻極似東野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公戡詩出以生新，每近於澀，嗜好應在東野，王漁洋屢稱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七頌堂集》 王士禛《燕臺倡和集》，與體仁往來之作最多。卷首施閏章序，亦謂其詩清傷遙深。然體仁欲力脫七子之窠臼，而詩或生硬，文或纖佻，實出入於竟陵、公安之間，明末山人之習未盡除也。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二 劉公戡云：「七律如挽強弓硬弩，古來開到十分滿者無幾人。」知七律最貴雄健，近有狃於流易一派動謂雄健者，爲張拳怒目，豈知一入流易即失剽滑，販夫俗豎皆能爲之。詩體日卑，何以出風入雅？

《送戴務旃遊華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起十字寫探奇之勇，通體刻削，不肯猶人。

《卽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顧華玉訪孫太初時，湖中所見景象如是。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劉體仁，字公戢，號蒲庵，安徽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考功郎。善畫。有《七頌堂集》。

《清史列傳・劉體仁傳》　劉體仁，有家難，棄官，從蘇門孫奇逢講學。後官吏部郎中，與長洲汪琬、新城王士禛以詩文相倡和。體仁善鼓琴，嘗於慈仁寺彈御風操。士禛贈詩，有「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前訪戴行」之句。京口黃鵠山，戴容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鵠山下。其友素嗜琴，歿數年，體仁一日過其墓，停車酹酒，爲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詩有奇氣，刻削似孟東野。喜作畫，鑒識甚精，與孫承澤以博古相高。嘗倣《雲烟過眼錄》爲《識小錄》一冊。詩初名《蒲庵集》，後爲《七頌堂文詩集》，凡十四卷。「七頌」者，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驎士、王績、韋應物之爲人，人爲之頌，故以名堂也。

紀事

《池北偶談》卷六　劉吏部公戢（體仁），忼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具爲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願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橐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

《香祖筆記》卷八　長洲汪苕文（琬）、潁川劉公戢（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爲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戢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戢亦爲之絕倒。

《居易錄》卷二　潁川同年劉吏部公戢在京師與予輩爲詩社，每自詫曰：「吾詩文片段柴窯也。」予笑應之曰：「良然！兄畫乃兔毛褐耳。」座客皆軒渠。唐時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時人以爲兔毛褐眞不如假。（見《國史補》）公戢喜作畫而不甚工，家常蓄畫師爲捉刀人。予每索畫，輒束之云「勿煩眞作」，故以此戲之。

《漁洋詩話》卷上　劉公戢（體仁）吏部善鼓琴，常於慈仁寺精舍彈《御風操》。余贈詩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頭訪戴行。」京口黃鵠山，戴顒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鵠山下。又：沈文恪繹堂荃以箋索書，余爲書放翁詩云：「三疊凄凉渭城曲，數枝閒澹閬中花。」未幾典蜀試，至閬中驛亭，恍然悟前詩，信數有前定哉！

又　劉公戢常有絕句云【略】，自編其集，遺之。余舉似云：「如此作何以不錄？」公戢笑謝曰：「賴兄爲我作行秘書。」

又卷下　劉公戢欲往蘇門，留詩別余與鈍翁、石臞輩云：「燕市酒徒稀。」後旬日，余賦《登高》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戢見之，笑曰：「何相報之速耶？」

朱克敬《儒林瑣記》　性疏曠，能詩，喜飲酒【略】與王士禛、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戢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王士禛，士禛亦不譽；以質公戢，公戢曰：「子以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戢詩格與王士禛相近。

《新世說・雅調》　劉公戢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嘗築堂孫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阮亭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閒」，聞者便爲絕倒。

《九朝新語》卷九　劉公戢比鄰晨入朝，遇鬻羣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者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怍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又卷一三　劉公戢賦性曠達，嘗飲酒慈仁寺古松下，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即招之同飲，淋漓酣暢而後已。

《清稗類鈔・隱逸類・劉公勇著隱者服》　潁川劉體仁，字公勇。其父惟中，在明季以任俠著。時流賊大起，潁當賊衝，惟中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潁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弱冠，意氣卓犖，有父風。數往來兵間，

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入蘇門山，從孫徵君逢奇，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游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倨傲自若。

《池北偶談》卷一三 劉吏部公戩體仁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略】。公戩自編詩逸此，予爲口誦之，公戩喜，以爲予眞能賞音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七・七頌堂識小録》 一卷，國朝劉體仁撰。【略】王士禛《居易録》記體仁喜作畫而不工，恆蓄一人代筆。有宣州兔毛褐，眞不如假之戲，至今以爲口實。然其賞鑒則特精，所撰《七頌堂集》中有與張實水尺牘，稱近日仿《煙雲過眼録》爲《識小録》一冊，即是書也。所記書畫、古器凡七十四條，多稱孫承澤、梁清標諸舊家物。蓋體仁當時與汪琬、王士禛爲同牓進士，以詩文相唱和。而與承澤等又以博古相高，每條必詳其所藏之人與其授受所自，皆可以資考證。

又《別集類存目九・七頌堂集》 十四卷，國朝劉體仁撰。【略】是集凡詩八卷，文四卷，又《空中語》一卷，尺牘一卷，其曰「七頌堂」者，體仁嘗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應物之爲人，人爲之頌，故以名堂，因以名集。【略】其《空中語》一卷，皆所作豔詞，故取黃庭堅語名之。其於集外別行，則《香奩集》例也。

劉璜《七頌堂詩集跋》 丁卯歲，刻《七頌堂詩集》成。檢公文集，僅剩零星殘篇。擇其全者，得若干。又從朱秋園處，得朱蘭坡先生所輯《國朝古文彙鈔》內登公文數首，共得數十篇。無從編次，稍從其類，將付剞劂。子姪輩復郵來公訂《汝潁詩集小序》及尺牘若干，均從族人舊篋中撿得者。噫，此特公之緒餘耳，奚足爲公存。然散失之後，彌覺寸璣可寶，爰並刻以附之詩後。

藝文

施閏章《酬劉公戩吏部》（存目）

魏裔介《題劉公戩手卷》 不向人間食唾餘，空山讀盡五車書。百泉烟水依然在，何必終身卧草廬。

彭孫遹《夜就貽上宿逢劉公戩比部潘進也國博有贈》（存目）

龔鼎孳《爲茂三録別和劉公戩比部松下飲酒四詩韻》（存目）

王士禛《訊公戩慈仁寺寓拜示益賢二首》（存目）

又《讀甯益賢近詩示劉大公戩二首（甯是公戩外甥）》 劉家兄弟美無倫，公子芳蘭佩正新。嘗憶荀陳風味好，清流眞見潁川人。

劉生絕似柳文暢，清晝捶琴松下眠。復有賢甥理高咏，時聞風雨落秋天。

又《述舊贈劉公戩吏部》 昔在順治中，天府羅文昌。至尊右儒術，海寓盛詞章。夫子起汝南，高步翰墨場。僕從稷下來，意氣猶蹶張。雲龍歘然合，相逐共翱翔。論文無囁嚅，結交多老蒼。四海得汪（苕文）程（周量），驤首同周行。一臺稱二妙，籍籍董（玉虬）與梁（曰緝）。璋射必有邸，玉卮豈無當，窮秋八九月，草木萎以黃。憑吊望諸君，驅馬金臺旁。風雲慘營平，邊朔多嚴霜。和歌猛虎行，天地爲低昂。時序一以變，良會誰能常。君思潁西湖，歸尋兩歐陽。諸子亦星散，各各之四方。僕觀廣陵濤，時上平山堂。側聞清潁水，嫩綠如瓜瓤。小艇擬艤觡，往往破湖光。別業寄蘇門，水竹紛陂塘。百里見黃華，神工肆皴皺。飛瀑下千尋，灑落層冰涼。熊岳所居處，瑰異不可詳。破衲山水紋，蕭然居士裝。眞江五馬渡，暮雪天蒼浪。是時一握手，泥飲傾千觴。豈知十載別，會合仍帝鄉。羣公更翕集，列宿森光芒。翰林蔣（虎臣）與李（湘北）詄蕩排天閶。亦有陳（子端）與吳（玉隨），鳳凰鳴鏘鏘。程子（翼蒼）垂天雲，耻作枋榆槍。雅歌出金石，高論窮羲皇。夫子正始音，卓爲羣倫倡。僕忝龐公交，時登元龍牀。小春風氣佳，晚菊有餘芳。賓從會西園，絃管羅東廂。援毫申此詞，勗哉毋相忘。

又《懷劉公戩》 越石清剛本異才，譙南獵罷幾啣杯。臂間白竹新賓弩，不共山南射虎來。

又《哭劉公祇吏部二首》　零落親知更有誰，聞君訣去不勝悲。彈琴古調千秋絕，說劍雄風一代奇。舊館脱驂應出涕，天涯磨鏡是何時。故人雙鬢蒼浪在，賸欲刊君第二碑。　廿年藝苑忝同遊，迴憶音塵淚不收。結客曾傾四公子，論兵欲動五諸侯（星名）。故人半化遼東鶴，世事終輸閣道牛。手定君文纔幾日，可憐馬策慟西州（丙辰春，先生以全集寄予論次）。

周茂源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鶴靜堂集》　十九卷，國朝周茂源撰。【略】是集前十四卷爲詩，後五卷爲文。所作葩藻麗縟，沿齊、梁之餘豔。其同郡五君詠中所稱夏允彝、陳子龍、李雯三人，皆其幾社舊友，而才力尚不逮子龍等也。

《過張文忠故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此吊張江陵相也。江陵交馮保，逐新鄭，是其罪；鎮服九邊，名實不混，是其功。神廟始則尊如父師，過於寵；後至削籍破家，又過於薄。詩中江陵之氣焰，神廟之回惑，一一傳出，末以張禹之柔媚得君作襯，江陵功罪俱見矣。

《薊門雜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以秋部出守，故有三四自訟語。

又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時應河決，糧艘覆溺，故望司農入告，民立，用「立我烝民」句意。

又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此言諸藩未靖，而遠人漫進《白狼臣服》之歌，憂心欽欽，於斯可見。

《松江府志》卷五六　周茂源，字宿來。華亭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郎中。卹刑河南，平反冤獄以千計。出爲處州府知府。郡在萬山之中，徑路險隘，諸亡命深匿，兵騎不能入。茂源募民開墾。自括蒼至東甌，計三百五十餘里，悉成坦塗。時戶口彫敝。茂源招集流移人，給牛種墾田一千八百頃。有奇寇入，縉雲率鄉兵千餘奮擊，賊宵遁。十五年，海艘犯甌，率兵固守青田，賊不能犯。後以逋賦牽連罷歸，年六十卒。茂源在幾社中，與其姪立勳並負重望。爲文沈博絕麗。詩詞清逸，有大曆之風。著有《鶴靜堂文集》。

《今世說・政事》　周釜山守栝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犀一篦，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周名茂源，字宿來，江南華亭人。己丑進士，官比部郎。比部爲王、李諸公舊遊，當時所稱白雲樓詩，即其地也。周與同官宋直方、施愚山，時相過從，飲酒賦詩爲樂，雖大風雪弗輟，一時都下盛傳，謂復見先輩風流。出守栝州，爲治不尚威嚴，栝人歌思之。）

又《假譎》　周釜山少以詩名海內，後與宋荔裳同爲郎，遂相與往來賦詩，每一篇出，羣遜謝勿及。周有子鷹垂，方年少，閒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讀者竟無以辨，既而知之，輒驚顧嘆服，鷹垂由是知名。

施閏章《江亭短歌送周釜山》（存目）

毛奇齡《周括蒼茂源貽書以未歸失展裁因賦代答》　一代風流守，曾經刺括蒼。十年夢寐客，相別在南昌。閱歲驚霜雪，懷人致鯉魴。那知游蕩子，猶自滯江鄉。

杜登春《爲周釜山作》（存目）

申涵光

論　述

冀如錫《荆園進語序》　吾乃今讀堯盟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閥閱世家，先生端愍公冢嫡，方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爲文制藝，以史註經，即事明理。古文溯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爲歌咏，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愍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爲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

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眞，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眞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攄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量精力尚強，祈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甯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彊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

魏裔介《申堯盟詩序》 今堯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裔皇麟炳，弸中彪外，小儒驚怖咋舌，又不知當何如。雖然，堯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堯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多嶔崎歷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叙而付之梓。順治癸巳仲秋社弟柏鄉魏裔介謹題於燕邸之霞上軒。

又《渡江小詠序》 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堯盟。堯盟固余性命友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沒也，余爲作傳以示不朽。世或稱堯盟以爲浩然、和靖也。

王崇簡《聰山集序》 予友申堯盟，蓋深於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止水，堯盟奔竄間關，歷徐兗，涉江淮哀號南上，求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澤畔，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窮墨悲惻之音，若有痛攀髯屬纊之不逮者矣。既而歸故里，捐塵務，遇物寄慨，託悾懇側，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涕淚千古。嗚呼，其於詩人忠孝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曆下矣。

劉佑雲《聰山集序》 堯盟躭情幽勝，左顧漳流之縈帶，右眺西巖之嵯峨，青尊日開，芒鞋無恙。時而驅車燕市，擊築狂呼，不減荆高之逸興。而登泰岱，臨黃河，陟銅雀之荒基，窺井陘之險隘，神智聿開，金石互發，詩歌遒邁，則元龍爲湖海之豪，燕公得江山之助，堯盟端不媿之。乃千里外，獨時時以書問及予。今春以《聰山詩》見郵，並屬論次。夫予則安能論次堯盟之詩哉。堯盟起河北，好學深思。所作詩歌，震厲矯逸，未嘗求名當世，而合南北之薦紳先生，與詞壇之耆英碩彦。讀堯盟詩，無有不斂襟讚述，願拜下風者。嗟乎，孔璋有易爲雄霸之談，孝穆有韓陵片石之歎。以今較昔，正恐顏陸沈任，遜席不遑，安能小視河朔，而謂鷹揚虎視，遂鮮其儔也耶。堯盟詩向刻之雲陽，載歸草堂，北風爲崇，板皆寸裂。予恐其行世之未廣也，因爲鳩工重梓，兼附評跋。夫堯盟詩傳矣，而予之評跋，不既多事乎哉。康熙癸卯季夏，曲周同學弟劉佑雲麓氏拜書於海陵之芙蓉清署。

陳玉璂《申堯盟聰山堂詩集序》 大凡詩之爲道，必機杼獨出，無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後可傳。亦非必盡棄古人，惟日習于古人之中而不爲古人所役。今日之知此者，惟堯盟先生乎。庚子秋，識堯盟于韓比部聖秋齋中，得讀其詩數篇。丙午，公車經堯盟之里，復得盡讀《聰山堂集》之詩。反復吟詠，典而則，靜而多風。欲求一古人以合之，而無有。因歎堯盟之詩眞能自成其家者，一且不似，何有于兼哉。然堯盟語予，邇來究心性命之學，不復作詩，則堯盟已幷其不兼者而去之矣，予何足以知堯盟哉。

《漁洋詩話》卷下 申堯盟（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皆逸民也。諸子既歿，惟秋水無恙。余丙子再使秦、蜀，於褒城驛見其《登太行》詩一篇，信是奇作，惜不記憶其全矣：「太行高萬仞，絕磴矗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

《明遺民詩》卷五 （涵光）節愍公諱佳胤長子，著《聰山集》。詩爲海內名家，風神俊逸，論者謂可敵何大復云。

《國朝詩話》卷一 永年申和孟（涵光），節愍公佳允子。與逸民殷岳、張蓋、劉逢源友，開河朔詩派。七言絕句中，有不煩彫飾天然如畫者。《遊黃花谷》云：「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榭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汎舟明湖》云：「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度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秋來都在雁聲中。」《溪上》云：「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閒登萬里臺。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烟裏一舟來。」《茅屋成》云：「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蒲葉滿松關。醉來白眼西窗下，卧看烟中馬服山。」

《今世說·言語》 涵光，父端愍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引《畿輔通志》 涵光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

才子。

又《聽松廬詩話》 堯盟有「屐響住鳴蟲」五字，體物入細。

崔旭《念堂詩話》 永年三申，涵光、涵煜、涵盼，而涵光爲最。計甫草詩云：「當代論人物，三申洵偉人。」

《雪橋詩話》卷一 申堯盟節愍公佳允長子，少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生。以父殉難，絕意仕進。嘗曰：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即是立品。【略】所著詩曰《聽山集》。【略】汪鈍翁謂：和孟五七言詩氣體俱極高老，予尤愛其七言絕句。暇日與王六諷詠數首，歎其含蓄淒澹，使置諸唐人集中，未知可與誰比。亭林《雨中送申公子涵光》詩：「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甕山前百道泉，臺駘祠下千章木。」有《荆園小語》。田綸霞司農嘗從學詩，卒年五十九。

傳記

魏裔介《申涵光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堯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匄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堯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甯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堯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堯盟乃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堯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堯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堯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堯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疾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斬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堯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堯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堯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蔑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創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周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

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黄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堯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申涵光，【略】少而穎異。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間會帝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間關走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毋命浮沉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恤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蓋贈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既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沉鬱頓挫，一以少陵爲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咏爲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泓實自堯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栢鄉魏相國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清史列傳・申涵光傳》　申涵光，【略】自髫齡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沉鬱，一以少陵爲師。早與楊思聖、殷岳爲石友，後又與岳及同里張蓋稱「畿南三才子」。里居十餘年，乃襆被出遊，陟泰山，過歷下，登李攀龍白雪樓，復訪楊思聖於太原。既而偕殷岳謁孫奇逢於夏峯，執弟子禮，自是獲聞天人性命之旨，不復作詩。康熙七年，詔徵山林隱逸之士，大學士魏裔介欲薦之，力辭乃止。【略】晚年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卒，年五十九。著有《聰山集》十四卷。

紀事

魏象樞《書申堯盟遺筆後》　余交堯盟垂三十年。初以端愍公奉旨諮察旌表時，堯盟從滔霖漲水中徒步入都，志在伏闕上書以明殉難始末。余知其爲孝子也，遂定交，日夕談詩，互相倡和。言歸以後，詩筒往來不絕，余知其爲詩人也。嗣余陳情養母十載，家居與堯盟相隔頗遠，間得音問，有書而無詩。其所論皆理學所著，皆格言也，非復昔日詩人矣。余既被召來京，因晤乃弟隨叔，細詢動定，又知堯盟杜門不出，潛心修證也。沂水春風之意，余方欲商確吾道，砥礪晚年，未幾而堯盟已作古人矣。嗟乎，堯盟不死，其所詣寧敢量耶？今展閱遺筆，堯盟宛在，而生平孝友之德，以及詩賦之才，一時名公巨卿多慕之。乃足跡不至炎途，尺牘不枉當道，躬行實踐不失儒者氣象，不墜端愍家風，堯盟眞吾友哉。因述三十年交誼，識於冊末，付其後人藏之。

《今世說・言語》　申堯盟曰：「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即是立德。」

又《企羨》　申堯盟道：未晤櫟園，未睹滄海，自是生平兩闕。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引《池北偶談》　申和孟以詩名河朔間。故人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爲道無閒作報書。」其簡傲如此。

《新世說・簡傲》　申堯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苕文，微訊王吏部阮亭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疏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哀流民和魏都諫》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聶夷中之所不及陳，鄭一拂之不能繪者，詩能曲爲寫出。此詩《江西詩徵》作安福康若生作，當是誤收。」

《遣興》二　花病鶴《十朝詩話》：明社既屋，堯盟以父殉難，絕意仕進，與張覆輿、殷伯嚴號畿南三子。其《遣興》云：「數椽風雨外，萬事死生餘」，蓋自況也。

《登太行（句）》《漁洋詩話》卷下：余丙子再使秦、蜀，於褒城驛見其《登太行》詩一篇，信是奇作，惜不記憶其全矣。

《殷睢甯伯巖棄官北歸》二　《雪橋詩話》卷一：爲殷岳伯巖棄官北歸作也。岳一字宗山，雞澤人，官睢甯知縣。堯盟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以朝衣予學官，投劾歸。國變，與弟淵隱於西山，所居鄉曰小砦。有《留耕草堂集》一卷，堯盟序之。

著録

孫奇逢《荆園小語序》　《小語》者，申子堯盟之所著也。夫語豈有小大哉，語期於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小大哉，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托出。即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賢於堯舜，夫豈有加於此哉。理固無小大也。堯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兩弟。今兩弟皆自立，而堯盟之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荆園》一編，雖小語，實至語也。語不從自己心性中經涉歷鍊，而徒爲高遠深微之論，以誤人聽聞，此最學人之所當痛戒也。堯盟益矣。堯盟自言：「眞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噫，此小語云乎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聽山集》　十四卷，國朝申涵光撰。自號曰堯盟，取與「符孟」字音近也。永年人。明太僕寺丞佳允之子。順治中恩貢生。是編首列《年譜》、《傳誌》一卷，次文三卷，詩八卷，附《荆園小語》一卷，《荆園進語》一卷，皆所作語錄也。

藝文

殷岳《客雲間有懷堯盟》（存目）

熊伯龍《贈別申堯盟》　君非懷刺客，我亦倦游人。乍見眞難辨，論交自有神。詩情如五柳，先業本三仁。歸路山花滿，春風媚隱淪。

趙湛《寄申堯盟》（存目）

張蓋《寄題申處士堯盟箕亭四首》（存目）

魏裔介《申堯盟》　風雅道寖衰，百家矜藻絢。孰識古人心，清微自相禪。平干有奇姿，氣高體亦變。高齋數論文，未覺隙光宴。

又《丁巳十月輓申堯盟》　少微星暗閉山樊，故友相看哭寢門。丘壑一生甘寂寞，圖書數卷擷蘭蓀。擬將摩詰應難比，失却襄陽誰與言。步出槐濱聊悵望，水流花謝雁聲繁。

徵書遠避白雲廬，點檢生平得自如。共飲草堂忘歲月，自開花逕狎樵漁。茂陵遺稿無封禪，安樂行春用小車。天上緋衣何太急，邯山洛水氣蕭疎。

魏象樞《哭申堯盟處士》（存目）

王士禛《與趙秋水話申堯盟遺事感賦》　滏水去涓涓，東流繞墓田。忽驚辰巳夢，重憶甲申年（謂堯盟尊人節愍公甲申殉節）。夜雨啼山鬼，青春叫杜鵑。平生趙元叔，白首話燈前。

汪師韓《廣平三君詠（即用各集中詩韻）》　永年申堯盟用《聽山集》中七言拗體韻。河朔詩派導詞傑，朋松友石西山時。乘權不如飲酒樂，嚮道甯可行路遲。（晚從孫徵君遊，嘗論朱陸謂：「朱由大路遲而穩，陸由便逕捷而危。」）濛濛霧隱溪上屋（《茅屋詩》：「溪上新成屋數間。」），颯颯風薄城南祠（端愍祠，在城南）。所恨生晚莫就正，空薙白蒿尋紫芝。（年譜云，先生年三十二，讀鮑、謝詩謂：「謝繁縟襞積，不逮明遠遠甚。」余向不好康樂詩，有說在《詩學纂聞》，竊喜先得我心。）

張爾岐

論述

劉孔懷《蒿庵文集序》 癸丑四月，乘州李象先顧余於貯清書舍，出一編相示，曰：「此濟北張稷若先生文集也。」開卷見目錄中有《儀禮鄭注節釋序》，不覺躍然以喜。蓋《儀禮》之學，近世不講。顧有節釋而爲之序者，寧非異事。乃讀未終篇，象先遂收付牒囊，攜之東去。然稷若之人之文，時往來於懷而不釋。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在坐。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邱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公作乎？」寧人頷之。先生曰：「予向讀《易》，每謂東萊更定之書不可不復，因取坊本依《古易》裁補成帙以備觀覽，不意今世復有迂闊如予者。同志之感，於今十有二年，何期今日始得相晤邪。」因以所著《蒿庵集》見遺，乃得縱觀。大約以經術爲根本，以程、朱爲階梯，而疏越質樸之氣直逼秦漢以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於古者深矣。然則昔人爲文悔不從「六經」入者，良有以也。長山劉孔懷題。

李煥章《蒿庵文集序》 壬子冬，予同鍾觀察公輯郡志時，坐閒有濱州劉君觀察公年家子也。云：「有稷若張先生，家濟陽，論道著書，濟北之人皆走事之，稱『稷若先生』，慟其尊大人之及於難也。取詩『匪我伊蒿』，號蒿庵，又稱蒿庵先生。」集三卷，曰《蒿庵集》。間誦其一二篇，觀察公未嘗不汲汲稱善也。越明年癸丑，與蒿庵同省志之役時，崑山顧寧人、益都薛儀甫咸在焉。每花明月大，耳熱酒酣。白髮毿毿，婆娑相向者三年，所友朋聚晤之樂未有若是之久者。余更與蒿庵坐卧一室，較顧、薛兩君更親密，不朝夕違也。寧人精贍史學，自龍門下至元歐陽，千百年事若貫珠。儀甫專象緯家。蒿庵獨潛心經籍，尤邃於《易》。田何、焦贛、王弼、費直之外，別具銓解。而《儀禮》一書，學者每病其艱奧難讀，往往置不道。蒿庵取鄭註、賈疏、朱子箋釋辨晰考訂，證其舛譌，分其句讀，前後三十年始竣其功。噫，難甚矣。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侯朝宗、王于一，詩賦有吳梅村、周櫟園、龔芝麓，亹亹稱盛。而經學斷續危若垂旒。蒿庵獨起而振之，天道篤終。諸論補柳子厚、楊王孫之疏漏，矯誣前賢之弗迷，端在後死者，余於蒿庵見之矣。其文沐浴歐、蘇，出入曾、王，蓋以理勝辭者。酉冬在法慶寮，偶檢是編。今昔人琴之感，不覺泣下。書之簡端，當付吾友于君正夫。寄之先生長君名孝寬者。

胡德琳《蒿庵文集序》 蒿庵先生，篤行君子也，不求聞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爲務，深於性命之旨，而不輕言性命，有柴桑之高致，而不以氣節自矜。先生之意遠矣。沒近百年，而手著諸書始次第出世。惟文集散漫，未經收拾。竊謂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於文求之。蓋其學廣大精微，盡見之於文。如但賞其鍛鍊之純、氣味之古，猶未足以知先生也。其中《學辯》五篇，僅存其一，則隻本孤行，不啻一髮引千鈞矣。因與一二同好，搜羅排編，定爲三卷，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庶不至子雲覆瓿之慮乎？噫，先生之沒幾百年矣。余承乏濟陽，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歷下，而任城又六七年，無時不以先生之集爲念。蹉跎至今日，始克成之，豈有數於其間耶？抑篤行之報必久而彌光，天道然也。先生之書已刻者，今已呈乙覽。其未刻如《春秋傳議》、《老子說略》諸書，我知當有好事者共完此願力焉。虎氣必勝上，龍身寧久藏，獨魚腸，豐城乎哉？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桂林胡德琳識於東昌邵齋。

顧炎武《答汪苕文書》 弟少習舉子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註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

傳記

羅有高《張爾岐傳》 張爾岐，【略】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

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棄先民故訓而師誖，眞儒之效不著，畸士狂生憤嫉鄙薄，決去爲異崇，遂此即不反，聖緒日微，民受荼苦且日甚，未知厥底，于是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辨成》、曰《辨徵》。其《辨志》篇大略以爲學不正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琢綺語自衒賣，鉤釣章服；其取于古，皆其黼貨罔利資，挾其資乘貴勢制割政理，黔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有袁氏者，采掇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立命說，唱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爾岐以爲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鄙曰：「是異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藥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從魚鰕禽鳥蟲蝗，則自籍之曰：吾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于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以希報，故飾爲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怠；報至，將驕至怠。動爲誕耳，何命之立也。」作《立命說辨》。爾岐早歲工科舉之文，好摹幽賾鉤沈，引心孤冥，極題事奧際，自謂至樂，亦以謂贅獻羔雁之續，盡信謁誠，無苟然而已。久之，其父右首驛丞行素罹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爲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燬諸生業，別字曰蒿莽，鬱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思《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通鑑綱目後語》以見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憺泊，平中宿光不耀，詣益精，游泳「六藝」，得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創意崇奢，傷教化，作《後竺終論》二篇、《謹俗論》一篇，文多不載。又深悼學者樂以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可以默，作《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于天下久矣，而不幸小人之竊駕其說以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的，故人各得就其所便以爲說，愚蓋嘗讀《中庸》之書而反覆之矣。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于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于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弼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以爲外也。由是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一至美之俑在事實之外，聽人之儗，豈聖賢立言明善止邪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禮，則聖人之道無以加于禮乎？曰禮者，道之所得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罕，聖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它也，漢儒取以記禮得之矣。爾岐同縣邢生者，居窮約，熱中怨激，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以爲天道難知，知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權之，寸寸而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略】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濟南，偶于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吊問之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辨，不閡不慮，衝口鬯肊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以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竺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諭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于天，善惡之被于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于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之所以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于餓，比干之仁仁于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之矣？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于惡也。其下篇大略以爲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妄意其

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以爲不可知而罔之。責慈于父，必無孝子；責禮于君，必無忠臣；責福應于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竺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于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于人之失之曰：是于法宜失。身履憂危焉，則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不能自決也。志行已有恥，二大耑而已，心性天命，于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惠甚大，所論博學、行已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以終餘年耳。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嘗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於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滕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勞探力索于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寤。如謂于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偏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恉如此。爾岐幼莊飭，廉隅畫然，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賢，委禽焉。行素死，家中落，朱氏婉娩從姑，執婦道周謹，勤操作以左衣食，鷄初鳴則燒鐙瀹湯，撼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蹶立，謝曰不敢。聖清之設科也，有司以爾岐名宿，竄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予食貧，苦卿久矣，秋試且有以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苦貧。」辭甚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用覘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閟，一意治古文，造《儀禮鄭註句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蒿葬文集》三卷、《蒿葬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晚歲好《春秋》，造《春秋傳義》，未成而卒。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葬文集》，考其行事，規規矩矩，有道醇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于篇。

錢載《張處士爾岐墓表》（存目）

李煥章《張蒿庵處士傳》（存目）

盛百二《蒿庵遺事》（存目）

紀事

《小腆紀傳》卷五三 張爾岐，【略】。顧炎武嘗言：「稷若所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炎武著《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事，備載爾岐說。性孝友，喪葬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年六十六卒。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張爾岐，【略】邃于經學，尤精「三禮」，爲顧亭林所折服。著《儀禮鄭注句讀》、《易說略》、《詩說略》、《春秋傳議》、《夏小正注》、《弟子職注》、《老子說略》、《蒿庵文集》、《蒿葬閒話》等書。

《柚堂續筆談・蒿庵遺事》 蒿庵張先生，生於萬曆壬子。其遭父石首公之難，在崇禎己卯，即欲入山，以母老不果。癸未，食餼於庠。入國朝，順治庚寅，當貢入太學，以母老不行。及門艾尚書諷之仕不出，題其室曰「蒿庵」，義取《蓼莪》之詩。又自號汗漫，亦可以想見其志矣。與兩弟析產，自擇其最下者。以仲弟殘疾，代爲任賦役終身。季爾崇亦通經史，有「二難」之目。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鄰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聞先生旁通壬遁之法，布磚於庭之四隅，夜有偷兒入，盤旋不能去，且而釋之。又善風角。然平居與人言，絕口不言術數。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先生之學，由禮而入，觀其中庸論藝也，而通乎命矣。自陽明之學行，其流弊未免蹈於空虛。而矯之者，又或過乎正。觀與亭林論學書，蓋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且出處之際中正和平，卓然大儒也。《蒿庵集》附李織庵所爲傳，而意猶未盡，故摭其遺事以補之，使後人有所考焉。

阮元《蒿庵文集識》 先生所著《弟子職注》、《老氏說畧》、《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俱未見。其《詩經說畧》寫本，今在萊陽趙擢彤處。而《風角書》，則誌亦不言也。甲寅九月題朖谷新裝本，桂复趙邠卿生立圓石達者情也。蒿庵此石，情亦相同。蒿庵沈潛注經，尤精於儀禮，以唐石經校明監本得其脫文三節。元奉勅校勘石經，自任《儀禮》，取蒿庵說載入考文內。昨者詔書論及

此，實臣爾岐功也。因綴於此，乾隆五十九年秋，阮元識。

孫星衍《嵩庵文集題》　自爲墓誌，有唐時韓昶石刻傳世。然昶爲昌黎文公之子，又登上第，其名不虞埋沒。嵩庵閉戶著書，雖所撰經義卓然可傳，同時顯要鮮能有爲引重者，宜其記述先世，表明心迹，國朝史傳採歸隱逸一流故無媿色。嘉慶庚午歲十月下旬，過東木先生，出此相示，屬爲題數行於後。蘭陵孫星衍。

江藩《漢學師承記・張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閒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荊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遊，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注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義》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著録

李文藻《蒿庵閒話跋》　右張稷若先生《蒿庵閒話》二卷，計二百九十九條，向有眞合齋磁版印本。予假鈔於歷城周書昌，永年攜至嶺南，藏行篋五年，始校而刻之。其自序謂無關經學世務，故命之「閒話」。然先生邃於經，練達於世務，所劄記多精義，爲前賢所未發。其下者亦專辨名物，匡謬譌，非小說家所能有。亭林顧氏嘗云：「精於『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稷若。」先生蓄道力學，能文章，正與顧同。是書，蓋《日知錄》之亞也。其文集三巨冊，胡書巢太守（簡琳）選刻其半於東昌。他所著已刻者《易說略》八卷、《儀禮鄭注句讀》十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未刻者，《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學者多傳錄。《春秋傳議》一書未就，草稿在書昌所。又有《濟陽志》九卷，購之未見。平生事行，有先生自叙墓誌，及樂安李象先（煥章）所作《蒿庵處士傳》。近日秀水盛秦川百二、瑞金羅臺山有高又爲之傳，羅傳載其《天道論》、《中庸論》、《後篤終論》數篇，且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惟先生與馬宛斯云。

周震甲《書張蒿庵先生自叙墓誌後》　先生於康熙元年輯《新濟藝文》二卷，又於康熙十七年與修《山東通志》。誌並未及，而所云《濟陽縣志》則未之見也。乾隆五十又九年歲在甲寅秋七月，偶得此誌於書篋中，因急裝之以存文獻。先生之在山左，實我朝第一人也。窺其所學，豈出亭林、百詩、朏明諸君子下哉。顧北士不近名，而知者亦鮮。表而出之，是在當世者之責矣。八月既望庚午日，平明周震甲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三・周易說略》　四卷，國朝張爾岐撰。爾岐【略】篤守朱子之學，因作此書以發明本義之旨。內惟第四卷分爲二，故亦作五卷，李煥章作《爾岐傳》云八卷者，誤也。

又《禮類二・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石經正誤二卷附監本正誤》　國朝張爾岐撰。【略】是書全錄《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

又《春秋類存目二・春秋傳議》　四卷，國朝張爾岐撰。

又《雜家類存目六・蒿庵閒話》　二卷，國朝張爾岐撰。【略】是編乃其劄

記之文，凡二百九十六條。

又《道家類・老子說略》 二卷，國朝張爾岐撰。

又《別集類存目八・蒿庵集》 三卷，國朝張爾岐撰。【略】是集爾岐所自定，凡雜文七十篇，大抵才鋒駿利，縱橫曼衍，多似蘇軾，而持論不免駁雜，蓋爾岐之專門名家究在鄭氏學也。

藝文

顧炎武《過張貢士爾岐》 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滴水夏寒清見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竊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

又《哭張蒿庵先生》（存目）

王琢璞《贈張蒿庵昆季》（存目）

邢其諫《讀稷若蒿庵集書於後》 舉世誰知己，菰蘆尚有人。行藏侔靖節，著述比劉因。每覽毫端業，應知席上珍。浮生駒過隙，不朽是爲眞。

閻爾梅

論述

黃雲師《白耷山人集序》 始吾遇白耷山人，粗識其崖略。或謂是空言，無事實耳。迨徐觀所爲蹈東諸集，然後知山人非空言無事實者。

《明遺民詩》卷三 閻爾梅，【略】孝廉。破產養死士，罹獄幾瀕於死。手刃愛妾亡去，歷齊、楚、蜀、粵、秦、晉、燕塞。被株連者數十百家，時有不及附范孟博之歎。

《北游錄・紀聞上》 沛縣閻爾梅用卿，一號古古，崇禎庚午貢士。能詩文。陳百史微時嘗至其家。

《池北偶談》卷一四 閻古古爾梅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康熙庚戌冬，沛縣閻爾梅古古在京師，先考功兄召同吳江顧萬祺庶其飲，予在座。閻老而狂，好使酒罵坐。酒閒，愚兄弟叩其所作，閻朗誦數篇。顧以前輩事閻，執禮甚恭，至是起贊曰：「先生詩不減杜少陵矣。」閻勃然怒，直視顧曰：「小子何知，何物杜甫輒以況我耶。」顧面色如土，踧踖而已。予殊惡閻之僭誕，思抵巇以折其氣。有頃，閻又自舉其《雲中與曹侍郎秋岳倡和》近體詩：「當日戰場成遇禮，至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云云。予曰：「先生此詩可追空同『黃河水遶漢宮牆』之作。」閻大悅曰：「知言哉，向者芝麓（謂合肥龔端毅）云有詩當示西樵、阮亭兄弟，信然。」予徐笑曰：「知言某不敢當，然有一言相質：『先生謂李獻吉顧出杜子美上乎？』」閻愕然曰：「何謂也？」予曰：「適顧生以子美擬先生，某私以爲太過，而先生怒斥之。某以獻吉擬先生，而先生乃大喜，然則獻吉不遠過子美乎？此某所未喻也。」閻赧甚，不能答，但連呼曰：「不必言，且可飲酒耳。」未久遁去。明日，西樵謂予：「弟昨困此老已甚。予觀閻作，但工七言八句，然率有句無篇，又皆客氣，不合古人風調。至七言古詩，幷音節亦不解，直如瞽詞，信口演說，世人但爲其氣岸所奪耳。自法眼觀之，不免野狐外道。」

倪永清《詩最》 吳江有人高談淮上，大罵白耷山人，若謂知詩惟我，何有閻生。其徒亦大罵，若謂古古有如是之名，而我能罵之，可以嚇取貨賂，可以鼓動時流。茲將受罵之詩十章，以問天下。古古之詩豈受二公之罵者哉。我得一言解之曰：高山流水，聾者不聞。楚艷吳嬌，瞎人不見也。

《明詩別裁集》卷一〇（爾梅）詩有奇氣，每近粗豪。

《筱園詩話》卷二 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

又卷三 國初閻古古詠漢高帝詩句云：「能通灞上風雲氣，不諱山東酒色名。」嫚罵原分何等客，腐儒從古使人輕。」又云：「英雄本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造語警快。其他警句，如「殺汝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

雄」，「天哀孝婦三年旱，山畏愚公一夕移」，「門羅將相文中子，例變《春秋》太史公」，皆有生氣。獻吳三桂詩曰：「力窮楚覆求秦救，心冷韓亡受漢封。」籍家得詩，逮下獄。聖祖愛其才，謂使事雅切，且曰：「少陵亦曾有上哥舒翰詩，一時慕勢，安能逆料其後之猖獗。朕終不以詩文罪人。」時相亦爲之解，遂蒙恩宥。赦後謝馮益都、魏柏鄉兩相國詩云：「君相殊恩能造命，湖山歸隱好藏身。」立言清婉，尤可味也。

《雪橋詩話》卷一　閻古古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龔芝麓救之而免。嘗於龔座上賦詩，有「螳螂誤入琴工指，鸚鵡虛傳鼓吏名」之句。一時名流咸爲之閣筆。《蜀中雜詩》【略】。二詩頗耐諷詠。至若「屋上龍交生漢祖，澤中蛇斬應秦皇。」未免火氣偪人，了無意味。

《別柏鄉魏相公裔介合肥龔尚書》　《國朝詩話》卷一：　國初遺民閻古古爾梅，蒙世祖恩赦後，《別柏鄉魏相公裔介合肥龔尚書》詩：「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述感謝意殊得體。

《至函谷關》　《國朝詩話》卷一：（閻古古）《至函谷關》：「范叔西來人不識，田文東去吏猶眠。」使事工穩，不減胡宿也。

《杏塢莊雜詠》、《游莫愁湖》　《雪橋詩話》卷一：　閻古古《杏塢莊雜詠》云【略】。其滄桑之感，自在言外。

《題漢高廟》　黃子雲《野鴻詩的》：　閻古古《題漢高廟》頸聯云：「中興十世生文叔，後起三分託武侯。」十四字如鐵鑄，託字有《春秋》書法。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閻爾梅字調鼎，號古古，江南沛縣人。明崇禎丙子舉人。工詩，長于七律。鎔鑄史事最工。有《白耷山人集》。

《清史稿・遺逸傳一・閻爾梅》　閻爾梅，字用卿，號古古，沛縣人。崇禎庚午舉人。李自成陷北京，爾梅上書請兵北伐，並盡散家財，結死士，爲前驅。自成黨武愾至沛，屢使招爾梅，以碎牒大罵下獄，愾敗，乃免。赴史可法之聘，參軍事，首勸渡河復山東，不聽。時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河南大亂，爾梅又說可法西行按撫之。傑部將約束待命，可法爲設提督統其衆，而自退保揚州。爾梅力阻之，請問幕府徐州，□召河南北義勇，得以一成一旅規畫中原。又請空名告身數百紙，乘時布發，視忠義爲鼓勵，俾逋寇叛帥不得以踰時渙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貽以書而去。及可法殉節，爾梅走淮安，就劉澤清、田仰，畫戰守策，復不聽。師入淮，爾梅率河北壯士伏城外，衆懼阻，羽士陶萬明特庇之。巡撫趙福星以書招，爾梅痛哭謝之。乃散其衆，遁海上，祝髮，稻蹈東和尚。復走山東，聯絡四方魁傑，謀再舉。又至河南，至京師，以由東事發被捕，下濟南獄，脫走還沛。名捕急，弟爾糞、姪御九皆就逮，妻、妾同自縊。爾梅乃託死夜遁，變名翁深，字藏若，歷遊楚、蜀、秦、晉九省。過關中，與王弘攬等往還。北至榆林，從寧夏入蘭州。凡十年，獄解，始還。未變，爲仇家所攀，復出亡，龔鼎孳救之，得免。北謁思□，又東出榆關。還京，會顧炎武，復遊塞外。至太原，訪傅山，結歲寒之盟。爾梅久奔走，歷艱險，不少阻。後見大勢已去，知不可爲，乃還沛。寄於酒，醉則罵座。常慨然曰：「吾先世未有仕者，國亡，破家爲報仇，天下震動。事雖終不成，疾風勁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數行下。居數歲卒，年七十有七。爾梅博學善詩，有《白耷山人集》。

紀事

《思舊錄》卷二三　閻爾梅字古古，徐州人。余遊廬山遇之，坐五老峯頂，限韻賦詩。月色侵人，三鼓始罷。古古言，自華山遊返。然觀其山行甚艱。人言華險，遊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遊，則知余亦不難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沛縣閻古古爾梅，號白耷山人，赴史道鄰閣部聘。時值興平伯高傑爲許定國所殺。古古勸閣部往鎮撫之，閣部勿聽，且退保維揚。古古遂以書投之而去。後於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闋云：「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又：「繡鐙金鞍妃子妝，興平一旅下河陽。猿公劍術無人曉，驚道筵前舞大娘。」（此指高傑婦，即李自成妻。）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梁鴻林嘗賦《海東歌》贈閻古古，以古古有《蹈東集》也。丙辰春，有訛傳古古已出仕者，林蘐庵招集同人看牡丹，高隱學於席

閒賦詩云：「上谷梁公子，掀髯賦海東。伊人難再雪，纖草竟從風。甬上鷗鳧侶，雲中鸞鶴同。原來千載上，此地有黃公。」時蟄庵諸公爲之驚愕，削其遺民之籍。古古實未出仕，然可以見當時清議之嚴。

《清稗類鈔・隱逸類・閻古古湖山容身》 閻古古名爾梅，遇赦後，別柏鄉魏相公、合肥龔尚書詩云：「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後好容身。」述感謝之意也。其詠歌風臺云：「英雄原不羞貧賤，歌舞奚曾損帝王。嫚罵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足使人輕。」至函谷關句云：「范叔西來人不識，田文東去吏猶眠。」

《獄中賦七律一首》 《明季南略》：僞淮陽防禦使武愫至宿遷，僞將董學禮、僞漕儲方允昌、僞督餉白邦政等俱置酒宴之，遂留連數日。借董兵千人，所過地方，騷擾不堪。僞示傳至徐州，舉人閻爾梅大罵，碎其牒。武愫拘之下獄，爾梅賦詩云云。遣人馳示武愫。愫大怒，密欲令人斬之。

《別柏鄉魏相公裔介合肥龔尚書》 查爲仁《蓮坡詩話》：合肥龔芝麓尚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尚書左右之，得脫。古古上尚書詩云云，深感之也。

《三答百史》 褚人穫《堅瓠補集》：崇禎庚午孝廉，徐州閻爾梅字用卿，又字古古，恃才傲睨，交游不輕許可。遇溧陽陳百史（名夏）於虎丘，獨許其必發巍科。癸未，果以會元榜眼及第。鼎革後，百史入內閣，在漢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於外，當事物色之，禍將及，乃入都，與百史相聞。一日，百史令親信至閣寓，謂如肯會試，當以會元相贈，古古笑而不答。其人屢促回音，古古令伸掌，書一「嚇」字於上，云以此復之，蓋以鴟梟得腐鼠喻陳，而以鵷雛自喻也。其詩有：「誰無生死終難避，各有行藏兩不如。」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見之，不敢復言。

《春夜集孝升齋中偕魏子存劉公勇程蕉鹿王西樵王貽上崔菟牀伯紫仲調限韻》 《雪橋詩話》卷一：閻古古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龔芝麓救之而免。嘗於龔座上賦詩，有「螳螂誤入琴工指，鸚鵡虛傳鼓吏名」之句。

《大名總督馬光輝移會總河楊芳興總漕沈文奎特疏參余下山東按察司獄》 張相文《白耷山人年譜》：壬辰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八月朔，山東事發，漕督沈文奎遣兵捕山人，並及仲弟爾羹。（《泗山家乘湖西翁傳》：「翁諱爾羹，字調卿。爲人短小精悍，不事舉業，山東難作，與長子御九皆就逮。銀鐺繫南京軍獄。踰年釋歸。生平嗜酒，年八十餘始卒。」）十二日，移檄總河楊方興，以八縣兵擁山人北去。十二月初七，從大名抵濟南。十五日，馬光輝特疏參之，下濟南獄。

著録

《明遺民詩》卷三 閻爾梅【略】著《蹈東》、《白耷山人》兩集。

《徐州二遺民集》 《白耷山人詩》四卷，《文》二卷，閻爾梅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 《白耷山人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閻爾梅撰。

藝文

方文《贈閻古古文》 我年弱冠家南京，雅慕沛縣閻先生。是時先生亦知我，各賦一詩遙寄聲。十載相思不相見，準擬驅車涉淮甸。始愁兵火道途艱，尋痛京師滄海變。先生意氣慨以慷，報韓欲效張子房。上書時宰觸忌諱，隱匿姓名之四方。踏遍西南好山水，二十年間頭白矣。司寇龔公念舊交，特疏令君還故里。今秋鼓枻肥水來，與我邂逅襟顏開。容髭雖衰氣猶壯，新詩骨格何崔嵬。握手經旬又分手，欲展離情惟有酒。城頭明月正高寒，一日相過飲一斗。

萬壽祺《贈閻古古》（存目）

李天馥《贈閻古古》 逃名事業釣珊瑚。物色誰教致野夫。劫過乾坤驚老大。夢回城郭認妻孥。徒紅鵑石傷歸去。不白烏頭感畢逋。從此餘生皆浩蕩。應令亡命悔屠沽。頑民蹤跡遍天涯。老病粗疎意獨乖。半世風塵無姓字。幾年刀劍有形骸。紅燈白髮人偏壯。詩史歌豪調自諧。向後如閒須過飲。莫教談笑冷衙齋。

計東《奉贈古古先生（時年七十三）》 沛縣有異人，才名冠中夏。文章本周秦，詩篇逼陶謝。然諾重邱山，經濟雜王霸。論交五十年，卿相昔同舍。推心置人腹，豁達善嫚罵。罵人人不怒，便可得聲價。始予通謁時，懍懍頗

驚怕。既得常追隨，竊幸許親炙。獨絃張清晨，濁酒對深夜。每觀耳熱後，張目一叱咤。快論開愚蒙，如渴飲寒蔗。高秋八九月，自宋來命駕。河北風早涼，蕭條見桑柘。行李止古寺，謝客愛幽暇。自定紀年詩，縱橫淚哀瀉。爲叙五岳游，岱恆與嵩華。更叙游九邊，足跡偏塞下。河套古朔方，肥沃土宜稼。只今沙磧磧，不復辨河汊。天山積雪高，六月不得化。長嘯受降城，老手拓弓弧。孤懷轉豪激，捉筆不肯罷。我觀先生才，范增之流亞。頭白尚數奇，時命豈能假。當今腐鼠多，爭向鵷雛嚇。巖壑可藏舟，周防愼其罅。夔州老處女，夫壻須擇嫁。更須齒牙間，意氣勿輕借。玉璜來渭濱，遲爾幹車迓。斯時望彭彭，矍鑠還能跨。以此祝先生，大笑倒玉斝。

曹爾堪

論　述

《國朝詩話》卷二　曹學士顧庵（爾堪）詩斟酌華實，不落畦町。作《錢牧齋輓詞》：「入世雄心老漸灰，昔年鈎黨競風雷。俊廚何救東京歿，刁顧還從北渡來。天爲文章留末路，人推牌版冠羣材。先朝《實錄》尤淹貫，多少微詞記定哀。」是此老公斷。

尤侗《曹顧庵南溪詞序》　記二十年前，與顧庵相樂也，每當湖山讌集，毫墨淋漓，酒旗歌扇，逢迎不暇，此眞少時之極致矣。顧庵既登上第，直內廷，簪筆視草，蜚聲京洛，忽以細故下吏放歸草廬。而予樸被灌園，已及十載。握手相看，顚毛半白。回思二十年前之樂，恍焉如夢，其能無慨于心乎？獨詩歌興會，至老不衰。予間以花草之餘，度曲梨園，陶寫絲竹。而顧庵出所著近詞，一唱三歎，遂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狂奴故態。吾兩人可相視而笑矣。予惟近日詞家。烘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顧庵獨以深長之思，發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風徐舉，秋高遠唳，霽晚孤吹。第其品格，應在眉山渭南之間。會須訶周柳爲小兒，嗤辛劉爲傖父。予又何人，敢與之較長挈短哉。假使今日有上官昭容，秤量天下，則顧庵必受明月夜珠之寵，而予則紙落如飛矣。又使今日有旗亭妙伎，雙鬟發聲，則顧庵必擅黃河遠上之名，而予且未得畫壁，然則顧庵之詞，予豈惟不敢望肩背，雖欲品題甲乙，亦不能贊一辭也。蓋新城王阮亭亟稱之矣，曰學士詞，其源出于《豳風》，一洗鄭、衛，予嘗以爲知言。

《南州草堂詞話》卷中　曹顧庵學士詩詞，流播海內已三十年。辛亥復遊京國，與同志唱酬，意氣凌霄，精力扛鼎。新詞一出，小胥競寫。余嘗見其《京華詞集》、《觀女伶高陽臺》一闋云【略】。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有白傅情懷也。余在西陵賦《沁園春》寄之云：「金馬銅龍，游戲當時，犢車人燕。看禁烟藏柳，鶯啼舊樹，玉河浸月，雁訴遙天。華轂朱門，白衣蒼狗，田竇紛紜絕可憐。歸來好，有陶家松菊，謝傅林泉。舊遊景物依然，倩紈扇新詞記往年。想漳水臺空，梁園鄴下，華清夢短，杜曲樊川。無數紅牙，一羣腰鼓，秋水春帆書畫船。重來此，聽黃鸝細囀，坡老堤邊。」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吳梅村曰：顧庵諸詞，有渭南之蕭散，無後村之粗豪，南宋當家之技。鄒程村曰：南溪諸詞，能取眼前景物，隨手位置，所製自成勝寄。如晏小山善寫杯酒間一時意中事，當使蓮鴻、蘋雲別按紅牙以歌之。

《雨村詞話》卷四　曹顧庵爾堪《南溪詞》多咏妓作，亦詞人之玷也，然亦足資考證。如《虞美人》詞云：「輕衫窄袖身材小。影向銀燈好。珠歌勸飲恰平肩。無奈尊前侍立暗生憐。　牡丹亭榭花如繡。巧對江兒瘦。初開豆蔻暗含春。轉是五更風雨會愁人。」余澹心云：「河北妓馴謹，侍客不遽坐，非若江南之倨也。」又《木蘭花令》云：「木瓜香遍鍾山道。桂子倩人斜插帽。歌搖朱雀桁前花，酒濺烏衣堂下草。　十年浪迹浮雲沓。畫檻生煙無客到。沙家零落寇家貧，若個琵琶傳賀老。」沙、寇，蓋往年書中最知名者。

《靈芬館詞話》卷二　國初浙西詞人輩出，嘉善曹顧庵爾堪與吳中尤西堂侗齊名。西堂《百末詞》，自以爲《花間》、《草堂》之餘。顧庵頗爲雅潔，《念奴嬌》一闋，殊有竹山風調。

傳記

施閏章《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庵墓誌銘》 曹氏自華亭徙嘉善，世顯儒術。六傳至豹，明知某縣。八傳銑，兵部郎中，並起家，明進士，有聲弘治、隆慶間。至君考諱勳，崇禎戊辰舉會試第一，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所謂峨雪先生者也。有子五人。君爲長，復官本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父子以文名天下，士論榮之。君諱爾堪，字子顧，別號顧庵。十歲能屬文，十二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順治丙戌，舉浙江鄉試。壬辰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爲文敏給博麗，兼長衆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乙未春分校禮闈，得士二十二人，如陳尚書鼓永、胡學士簡敬皆有聞當世。是時，世祖章皇帝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臣，品目甲乙。君扈從瀛臺南苑，上霽顏顧問。嘗受詔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時被褒嘉，中外驚傳其語。無何，以侍郎公憂歸。服除補舊秩，俄遷侍讀，陞侍講學士。故事，翰林官皆積歲待遷。君半歲遷至再，殆殊遇也。章皇帝升遐，今上登極。遇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適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愬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先是，君不交公府，當事吏多不悅。又自恃無罪，不詣吏求解，故卒坐法，實非其罪也。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自是擇冠芒履，北抵秦晉，南涉荊楚，中歷嵩洛、海岱之間，銘記詞賦動盈卷帙。辛亥春嘗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爲白，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門哉？」然酒酣雄辯，四座盡傾。縱筆爲詩歌，益復顛倒嘯呼，累日夜不倦。君淹博多識掌故，又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其姓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亡以過之。今國家方開史局，使出其記問資纂修，豈不一代盛事？而惜乎其不獲遇也。生右文之代，膺天子特達之知而細故蹉跌，卒弃置以死，豈非命哉。君居親喪瘠毀，推所有讓諸弟，所留舊物惟一几一榻。仲氏爾坊賢而早世，手鞠其數歲孤鑑倫成進士，今官庶常，父事之惟謹。訃至，余往吊其邸，相抱而哭。蓋余亦少孤，倚先叔父成立，故相視尤哀。逾年得葬日，二子鑑平鑑章書來，屬庶常君請銘，且謂先學士數稱公文章意，蓋有屬於乎。余何足以當君萬一哉？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沈、宋、王、陳諸公爲文字交，甚懽。君會必有詩，詩必數首。新城王侍讀士禎于時薈蕞爲《八家詩》，刻之吳中。他所著有《南溪文畧》二十卷、《詞略》二卷行世。其編輯未竟者，尚數十卷，藏於家。君生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七月二日。【略】君享年六十三，以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銘曰：「爛朝霞其東出兮，驅使文字。肆陽春之惠風兮，鼓吹氣類。既乘雲而上征兮，曰掌帝制。羌頓轡于林皐兮，雖躑躅兮不憔悴。賦遠遊于九州兮，曾不可乎一世。拾騷歌以爲銘兮，蓋悲其中路而失志。」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曹爾堪，字子顧，號顧庵，浙江嘉善人。十歲能文，十二善詩詞。順治壬辰進士，官侍講學士。與宋荔裳、施愚山、沈繹堂、王西樵、阮亭、汪堯峰、程湟溱稱「海內八家」。有《南溪集》、《杜鵑亭集》。

《清史列傳·曹爾堪傳》 曹爾堪，【略】爾堪淹博強記，多識掌故。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與之遊無貴賤，俱能職其家世，積久不忘。人比之虞世南「行祕書」、李守素「人物志」。嘗扈瀛臺，南苑受詔，與吳偉業同注唐詩，書成，得旨嘉許。工詩，在京師時，與宋琬、沈荃、王士禎、施閏章相唱和。士禎嘗薈蕞其詩，並王士祿、汪琬、程可則詩刻之，稱「海內八家」。罷官後，優游田園間，爲無遊篇什益富。爲詩清麗可諷，尤侗謂爾堪兄弟，人目爲雲祁王、謝，風貌阮、何。卒，年六十三。著有《南谿文略》二十卷、《詞略》二卷、《杜鵑亭稿》。

紀事

尤侗《曹顧庵六十壽序》 嘉善曹顧庵先生，當今之偉人也。自其承大宗伯峩雪先生家學，復以高第繼入玉堂，海內翕然，有「談、遷」、「彪、固」之目。一門子弟，翩翩代興，人皆以東山望公。而公方拂衣林下，于今丙辰七月，舉六十之觴。計長安卿大夫以至四方貴游門下士，冠蓋輻湊，無不獻祝

嘏之詞，爲公壽者。乃令子掌公達夫特函幣致書，索予一言。予江湖放人，何足爲公重？豈以予少公一歲，車笠之交垂四十年，生平老友相知最深。壬子秋闈，掌公與舍弟何南北同舉。乙卯兒子珍又附小阮彝士之後。兩家世譜，祝公莫予若也。然以公之通德，顯名天下，莫不知無俟予言。予之知公，獨有文章耳。公博聞閎覽，下筆猋猋數千言不休。其制舉義，已懸國門，不暇論。所著《南溪文略》鼓吹六經，酒漿諸子，沐浴潤澤于八家之中。而尤工于詩，揚之高華而不餔歷下之糟，按之幽細而不涸竟陵之泥，庶幾乎登開元之堂，入大曆之室。間以餘伎綴爲小詞，第其品格在眉山、渭南之間，則予前序詳哉言之矣。爰自江南，迄于河朔，戶牖牆壁，傳寫殆偏，蓋公之以文章名世若此。而吾以爲公之時遇實爲之。公以名家貴公子升爲文學侍從之臣，儻直內庭，扈蹕南苑，世祖章皇帝顧問優渥，獎藉備至，不異王珪、蘇易簡當年，故掞藻摛詞，儼然臺閣氣象。及以細故獲譴，坎壈風霜，慬而後免，故發爲悲歌，慷慨有夔州海外之風。既而罷官遠游，入貝魏，走吹臺，由陝洛達汾晉，出太行、井陘以屆于幽、薊，復循歷下，取道梁、宋，客汝、漢間，臨赤壁，汎潯陽，上黃鶴樓，登高望遠，決眥盪胸，于是詩文益變，而縱橫排奡，渾脫瀏灕，若龍門之浮江湘，康樂之鑿石門也。今且懸車鍵戶，爲山中宰相，賦陶令之《歸來》，效仲子之樂志。其高情逸致，將日化于冲虛淡漠南華道德之言。吾知公之文章與年俱進，豈有量哉？至于時之常變，遇之通塞流行坎止，一任之于天，而不以嬰我懷焉。故公之時遇有不齊，而文章常不朽。予不敏，謬以筆墨與公結牙期之契，故質言之若此。公性彊記，凡諸縉紳下迨一命冗散之員，一見輒能默誦人祖父、世家、爵里、氏號。途人邂逅，數年後必識其面呼其姓名。所過州邑，皆能指畫形勢，識其所隸鄉鎮、田宅，纖悉不遺。善飲噉，各盡斗許。健步履，勞不乘，暑不蓋，從一童子彳亍里中，見者不知爲鄉先生也。數者皆公細事，而予少所習見，故縷述之，且卜公長生之徵焉。若夫閥閱之隆，科第之盛，祿糈之厚，子姓之蕃，受爵于先朝，賜環于今日，大誥之封一命再命，而未艾眉壽之享萬有千歲而無害者，皆世俗所以祝公也，予弗敢贅矣。

《今世說・言語》　宋荔裳、王西樵、曹顧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鐙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又《文學》　曹顧庵登南宮上第。宰相愛其門地才華，亟欲致之館閣。於時安邱孟縣兩館師，皆極天下之望，恆傾心下之。顧庵以文詞翱翔諸公遊士之間，每一揮毫，霞明玉映，諸翰林皆自以爲不及也。

又《品藻》　曹子顧、子閒兄弟，人目爲雲祁王、謝，風貌阮、何。

又《傷逝》　曹顧庵侍從說詩，數受世祖恩眷。攀髯餘痛，常結胸臆。每聽猿嘯鵑啼，便欲愴然霣涕。

《兩浙輶軒錄》卷一引《檇李詩繫》　顧庵爲勳之猶子，選庶常，兩冠閣試，授編修。扈從瀛臺南苑，世祖褒問，令與吳偉業同注唐詩。丁艱，起補轉侍讀，旋陞侍講學士。性強記，諸瑣屑事能舉其原委，若輿圖要害山川形勢指畫纖悉，聽者神竦。尋罷官，歸優游出園，偕二三老友選勝賦詩，間爲遠遊，篇什益富。爲詩清灑可諷，與宋荔裳、施愚山、沈繹堂、王阮亭、王西樵、汪苕文、程周量諸公稱「海內八家」。

又引《西堂雜俎》　吾友曹子閑兄弟，人目爲雲仍王、謝，風貌阮、何。

《十朝詩乘》卷六　嘉善曹顧庵學士（爾堪），承裘雪宗伯家學，以高第入玉堂，爲景陵所賞，謂同列中學問最優，以是見忌，中蜚語罷歸。門下士廬陵張簣山亦官學士，同時以直言去國。程周量送顧庵詩云：「居然天外作閒身，大笑東華十丈塵。既有門生能抗疏，不妨夫子獨垂綸。」門生，謂簣山也。簣山並負清望，其斥退也，朝士惜之。

《贈映然子》　《本事詩後集》卷八：按：映然子即王玉映端淑，季重先生之女，適貢士丁聖肇，偕隱青藤書屋。少時夢隨羽客陟廣寒，園曰青蕪，因作青蕪園記。【略】自號映然子，工詩，善楷書，選《詩緯》、《文緯》行世。

《錢牧齋先生挽詞》　《重訂國朝詩別裁集》卷三：以史才推重之，言外可思。《國朝詩話》卷二：曹學士顧庵（爾堪）詩斟酌華實，不落畦町。作《錢牧齋輓詞》云【略】。是此老公斷。

著録

《松江府志・藝文志》　《南溪詞》，國朝曹爾堪顧庵著。

藝文

施閏章《醉來歌贈曹顧庵先生》 騏驥何當老伏櫪，鳳凰不合垂青冥。自古文章纏坎壈，升沈萬變皆漂萍。汝不見，曹學士，昔何騰達今隱淪。談遷兩世稱史臣，出入侍從詞清新。腹笥便便資顧問，博聞強記如有神。胡爲失路髯垂雪，傷心往事難具陳。十六年來重把臂，金門會合多吾輩。萊陽之宋（荔裳）新城王（西樵阮亭），南海（周量）東吳（繹堂）相頡頏。余亦羈棲燕市旁，同聲異曲成宮商。疎星歷歷月皎皎，奮袖爲君歌激昂。聖主寬仁尚文史，國士銜冤心不已。憑誰仰首號天門，事白徐還卧鴛水。風塵滿眼憂思多，醉來且共尊前歌。

沈荃《送顧庵》（存目）

李良年《貂裘換酒・曹顧庵舍人用前韻見懷有答》（存目）

尤侗《哭曹顧庵學士二首》 當代才人曹子建，風流餘韻在南村。尋常妙處觀餔啜，絕倒移時聽笑言。萬里天寒誰賦鵬，百年客散不留髡。同時更有龍眠老，長夜相逢傾幾樽（予語愚山，吾輩此時正如酒闌歌罷，賓客各散，但散有遲速耳。時聞桐城方邵村亦歿，并感及之）。車笠相逢三十年，少君一歲我隨肩。題詩每寄梅花驛，載酒同登竹葉船。珠樹飛騰看後輩（謂掌公彝士諸子。），玉堂忝竊愧前賢。祇餘兩袖龍鐘淚，他日西州哭墓田。

王士禎《懷曹顧庵》（存目）

周容

論述

全祖望《春酒堂文存序》 鄞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誚，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卣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己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庵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于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即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又《續甬上耆舊詩題辭》 先生自言文不如詩，然其犀利處極可喜，且有關係。惜其翁洲死事，諸公傳不可得見。予故錄其最工者三首。

又《跋周鄮山先生墨蹟》 鄮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銼於渾樸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書、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又《周徵君墓幢銘》 鄮山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即其救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爲御史所識。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士兵縛去，寘平西將軍王朝先營，囚水牢中。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部下大譁。朝先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搒掠之，足由是躄。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躄翁。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詼諧間作，輒傾一座。

傳記

徐文駒《詩人周鄮山墓表》 君諱容，字鄮山，姓周氏，浙之甯波府鄞縣人。父某，妣某氏。君所居在城東郊外，世無顯者。至君父乃讀書知學問，補博士弟子員。君生而慧甚，芒刃四出，一應學使者試，筆端奇橫，能檃括《春秋左氏傳》，使者驚歎，以國士遇之。未幾天下多事，海上用兵，君才爲當世所急，幕府羽檄倚辦君手，君亦遂屏棄章句，不屑屑尋行數墨間，載酒彈箏，抗談捫蝨。武夫悍將，一以盛氣御之，皆帖息不敢動。然是時天命有屬，移宮變徵，士之從事於場屋者，改頭換面，爭叩棘門。而君獨破塵決網，超然聲利之外，曰我故勝國之諸生也，豈尚以筆墨干榮進哉？於是遂放之於酒，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其耿耿者不有自釋。或僧寮野店，忍泣吞聲；或剩水殘山，章皇慟哭。於是又以詩洩之，振筆一揮，清詞麗句，風發泉湧。大約《三百篇》爲其星宿，《離騷》爲其性情，少陵爲其氣格。而間出入於聖俞以得其平淡，陶寫於放翁以得其疏朗。忽而幽噫怨亂，蛩咽猿嘯；忽而光怪陸離，鯨吟虎嘯。或晞髮擊釣臺之石，或琵琶涇司馬之衫。傲岸突兀，獨來獨往。又以歐、褚書法佐其詞燄。以予所見，六十年來，能詩家無出君右者。君少時嘗謁錢牧齋宗伯，牧齋目爲才子，賦越絕一首以贈之。然世之人但知其能詩而已，不知君於出處之際，朋友之情，家庭骨肉之誼，皆曲盡恩意，落落出人意表。徐心水侍御，少與君有文字之知。侍御避亂天童，爲海賊劫之以去，要質金帛，侍御貧不能應。君挺身入賊壘，抗詞切責，賊怒甚，掠君幾死，卒援侍御出之。事父母承顏順志，力致甘旨，弟振衣勗之力學，俾裹糧游庠序間。先君遂生先生，精於醫學。君以親故降屈，每執弟子禮。吾鄉史立庵宗伯，延入燕邸，盡交當世名卿大夫，君負其所有，每以先生長者自待，人皆仄目畏之，而不之奇也。唯鉅鹿楊猶龍與君有性命之契，觴詠間作，忘懷爾汝，楊君所以軫恤之者甚厚。君家徒壁立，故東西南北，無所不之。自帝京而外，於晉於豫於南越，皆行縢敝篋，飛鳥依人，大略適志者十之一，不適志者十之九。倦游索寞，君亦浩然投筆以歸矣。歸而築室數楹，蒔花種竹。積書盈架上，仰天長嘯，聲出林表。方優游爲終老計，不幸與同里某搆難，仍走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病卒，止一僕介壽視其含殮。嗚呼，是可痛也！年六十四。所著有《春酒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娶某氏，子三某某。君以先子之故，待予曲有恩意。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先塋之次，禮也。君之歿，去今已三十年，垂一世矣。日久磨滅，恐後之人有不知君之爲詩人者，又恐後之人第知君之爲詩人者，於是序次君生平大節，俾其子鑣之墓上，而又爲銘以哀之。銘曰：「行乎獨不謀乎，俗是謂古逸民之躅，孰塞其通，不使之達，是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桐江一竿，孤山雙鶴，明月清風，乾坤落落。」

謝泰宗《周鄮山傳》 今周子所爲御史徐君事，於二者何居。御史居天童山下，世家具宅也。一夕，爲潢池所攫至翁州，勒以三千金贖。家之人罄產授之三分券，鬻而有其二。御史懇於暴者，不腆介弟質於使者，圖歸而畢事。暴不許，御史謂弟在卽余在，胞同天合，在原之難，彼此相急，卽千金重貨哉。林回何以棄璧，而負赤子趨也。暴信之，輒命介弟來。介弟欲來也，介弟欲來而其婦不忍。介弟來，謂贖金安出矣。御史聞之，則改豸冠爲南冠，傷禦侮之無其人矣。周子鄮山扼腕歎曰：「御史千金能辦，計以權一時之進退，寧終相負哉。胡爲同氣有異心也。鶺鴒之章，謂良朋徒抱永歎，是五倫之義可廢硯北之交也。人誰無緩急令危，無以扶也，吾輩他日何以復見御史？」君遂代介弟往。御史名殿臣，周子詭名邦臣。暴以爲眞介弟也，欵如御史。久之，書浮沈也，則疑而耳目之矣。又久之，何贖金無錙銖至，豈其處乎必有以乎。蓋遷延半載，而情畢露，弟爲隸人矣。然猶冀御史敦朋友誼，終不以財廢人也。至於消耗絕而周子之辱可勝道哉，比觿笞撻，其始也。孟冑之後，加以炮烙，兩踝骨見而斷矣。至今周子以王駘兀終其身，固有尊足者存也。然初意豈至是哉！當是時，不知御史若忘之乎。若棄之也，何其弟婦逆料微中，而阻遊子浮海之行若是乎，智過周子矣。設令周子弗爲代御史在暴者所，贖金莫至，終當作何狀。御史卽優游家食，寧勿一念之哉。周子既苦刑拷，又饑渴莫援，自謂必不起。卽暴者亦以若終見擯於徐，幷非其所暱交可知，我亦奚用此空質爲徒費敲撲無已。時守者怠矣。卽暴魁亦曰，履艱涉險，其弟實儉德自避。有是周子不惜爲友代死，有是御史不妨見金不見人，亦今之罕覩者，豈謂彼能以大誼自享者哉。詢之，爲博士弟子員。試海天一幅圖詩，有「何處覓來乾淨土，乘槎仙客好藏身」之句，暴魁奇之，欲如

高季昌於梁震故事，周懼逃焉。方周代介弟至翁州，其髮禿，暴者怪之。則曰欲爲徐鑣而不可得，借頭陀鳴首陽志。暴者爲眞介弟所爲也。卽有從者徐福偕君至，翁發覺之，日楚毒備至，亦如君。君令先逸，以促贖物。福曰，某之知有主，猶公之知有友也，豈忍哉。君以此益堅苦，自矢不少屈云。先，御史得代而歸，與君家人約千金爲壽。君聞之曰，吾豈以千金易一死者。及君歸，往謁御史。御史慚愧，謝徒有千金約矣。君沒齒無怨言也。今御史安在哉！【略】君名容，字鄮山。博覽羣書。千言立就。嘗試全浙大考，七篇悉驚人句，不讓何涓一夕《瀟湘賦》也。旣歸，自翁遊京邸，宗工哲匠尊爲導師，幾欲凌班、馬而塵視屈、宋。又嘗爲天童寺書《華嚴經》，懸鍼倒薤，蚊腳鵠頭，七日就矣。其行奇，其才更奇。今人以徐有貞擬御史，以馬士權擬周子，豈其倫哉！

《兩浙輶軒錄》卷四引《寧波府志》 周容性跅弛不羈，御史徐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而去。容卽倉皇奔走，以身質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刑梏，足爲之跛。乘間竊歸，乃縱橫於詩古文詞。尤工書法，斂鋒錟於渾樸中，時謂容之詩勝於文。書勝於詩云。

又引袁鈞曰 「周容爲明諸生，遊跡偏天下，善書畫，好飲，恢諧傾座。然負才使氣，人以徐渭方之。晚年歸，適有非意之干。復遊京師，會舉詞科，廷臣爭欲引薦，力辭，未幾卒。所著多散佚不傳。」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四 周容，字鄮山，一字茂三，號蹇堂，浙江鄞縣人。亂後，棄諸生。有欲以鴻博薦者，以死力辭。善書畫，工詩。有《春涵堂集》。

紀事

《小腆紀傳》卷五八 （存目）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七上引徐文駒《師經堂集》 鄮山以勝國諸生，放之於酒，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其耿耿者不能自釋，或僧寮野店，忍泣吞聲；或剩水殘山，章皇慟哭。又以詩洩之，振筆一揮，清詞麗句，風發泉涌，傲岸突兀，獨來獨往。

《九朝新語》卷一二 甯波周容，桑海之際，頗懷忠義。晚節凌夷，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卽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爲商容，今從周曰周容耳。」

毛奇齡《壽昌禪堂刻周鄮山文集募簿序》 甬東周鄮山以能文稱，海寧查孝廉嘗爲予言之。予時求其文，不可得。旣而予出走四方，不相見而歿。實不知其人之學之果何等也。壽昌菊禪師與鄮山舊，將勸緣於人，而鋟其集以行於世。夫釋門空空，每欲捐所有以益所無，然不過以虛化執，以福利化仁，謂佛家緣業如是耳，從未有爲儒門作檀那者。夫吾儒爲文，嘔出心血，原與釋氏之攻苦鉗錘爐烙相去不遠，而乃篇殘簡脫，輒共燎草爲灰滅，則雖慈海相息者，亦且並生其悲憫之心，而況居同方而行同倫。其爲鄮山，所生平當不止查氏一孝廉已也。菊師居壽昌，曾得天童開山塔而重爲新之。其作佛門之旌幢者，已非一日。今復爲是舉，吾方慶吾學之窮有旃檀海矣。

著録

張壽鏞《春酒堂遺書序》 先生生明之季，築春酒堂於郡治東七里，所謂金峨太白湖上。諸峯環而黛色可數，貯經、史、莊、騷千餘卷，唐、宋石刻百餘種，墨蹟、山水、花竹數十軸，庭內外花木十餘種。迄今覽其記述，猶令人低徊焉。想見其曠懷遠識矣。往余讀鄮山文，手不釋卷，顧未得其全集。及與馮君孟顓交，出其所編遺書，盡讀之。王無功《醉鄉記》耶？陶淵明《歸去詞》耶？李太白之換千金裘耶？賀季眞之坐林泉耶？早帽青鞋，有閒可借；春雲秋水，惟狂乃眞。蓋其立志一編，旣涕泗於忠孝節義之事，而飛蠅滿筆，一念不動，落魄貧困，守此儒冠，發爲文章，可歌可泣。先生與汪苕文書曰「咨嗟歎息在筆墨之外」者。余於先生之詩文，亦云雖然可悲者境爲之，而可樂者志爲之，有隨遇卽安之心而得超世軼塵之意，櫻袚裘馬無足搖惑其眞厚志。論曰：「志固莫量，樂亦何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遺書凡三，曰《文存》四卷、《詩存》六卷、《詩話》一卷，而以《外紀》一卷附焉。余彙刊之，旣以見先生一世之勤。而孟顓盡其心以搜先生之書，亦豈不以文字爲樂哉。

馮貞群《春酒堂遺書總目》《文存》四卷，《詩存》六卷，《詩話》一卷，《外紀》一卷。鄞山使酒，褊中傲物忤俗，不容於鄉，故杖策浪游，自吳、齊北經燕、晉，西歷洛陽，南入閩中，車塵馬跡，幾半於中國。時當易代，俯仰身世，寄慨於文字，自謂其詩中見血，字外見聲。屈原、少陵而後，鄞所南，有其性者是也。著有《春酒堂詩文》，清乾隆閒列入禁書目錄，藏本蓋寡。貞羣搜求累年，始獲其詩文，存詩話三種，編寫成冊，別採傳記、同志贈言爲外紀，附於後。屏置篋衍，十有四年矣。辛酉二月，約園來訪遺書，爰出鄞山之作，趣其付梓，且請忻紹如丈江明審定校正，補其佚詩。剞劂甫竟，爲述如右。

《春酒堂遺書編校所據舊本・文存》范文甫藏鄞山手稿本（盧澹園於焚化故紙爐旁檢拾得之，前有全謝山手題跋。《文存》論一十三首，碑八首，記一十六首，祭文六首，偈三首，題後一首，贊六首，銘三十四首。今歸范氏裝治時，失去跋文）。金士甫藏《文存》傳鈔本，前有鄞山自序，乾隆壬申碧雲樓無名氏跋。不分卷第。清宣統元年，馮貞羣於鄞城冷攤得之，補以謝山集序，鄞山墓幢銘。時上海國學扶輪社採輯《國朝文匯》，函來乞書。乃以此書付郵，不數月，即以活字板印布，且更易次序，改名《文集》，冒稱謝山手定者。夏同甫藏寫本亦從此出。同甫得之於高雲麓，雲麓得之於其師龔懷西，奪記三篇。其宋刻兩漢書記、洞霄遊記，文猶未完，然賴以校正十餘處。盧青厓抱經樓藏《文存》寫本（首列自序，存賦五、論八、碑四、序二、傳二、書五、記三、祭文五、銘二十四首）。俞樾卿繼述堂藏陳氏校錄本（無卷第，署鄞山同學陳錫絓、錫綬校錄。以金士甫本校之，脫賦一、論一十、說一、碑一、傳七、記九、序四、書五、雜著一十四首）。陳季衡藏文集寫本（未次卷第。篇同金本，與鄞山手稿同處頗多）。

又《詩存》盧青厓抱經樓藏詩存寫本（無卷數。凡五古二百八十三首，七古一百一十二首，五律三百九首，五絕一百八首，七律七絕兩體均佚）。春酒堂詩稿寫本（存各體詩一百五十四首）。俞樾卿繼述堂藏詩集刻本（無序跋及刻時歲月。蓋出於乾隆禁書之後。分體爲卷，似從全稿刪定者，取各本校之，增出五古二首、七古九首、五律十三首、七律四十四首、五絕三十一首、七絕四十三首，有赤堇山人朱文方印）。全謝山選續甬上耆舊詩本（有傳鈔本、活字板本兩種，互有同異。選各體詩三百首有奇，中經謝山改刪。今擇其善者而從之）。《周鄞山詩選》寫本（凡三十四首，選人無考）。

又《詩話》任沛齋陋軒藏寫本（以史雪汀《李長吉詩注》，徐綺城《四明談助》所引校過）。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春酒堂文集》二冊、《詩集》二冊（寫本），右國朝鄞縣周容撰。

《抱經樓書目・集部・春酒堂詩文存》鈔本，周容撰。

《煙嶼樓書目・別集類・春酒堂文集》一卷一本（四明叢集三，編本、鈔本），鄞周容。

雍正《寧波府志・藝文》周容《春酒堂詩文》定本。

咸豐《鄞縣志・藝文》周容《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翁洲志》一卷。

藝文

申涵光《簡笥中畫扇有懷周茂山》憶君頻展畫，如到鑑湖濱。每遇來江浙，愴然問隱淪。別才寧累俗，高卧即娛親。相識中原偏，歸懷屬幾人。

又《晉陽喜晤明州周茂山》（存目）

鮑鉁《病起懷人詩》當代稱風雅，清門剩有君。幾迴寫荷竹，百里致殷勤。宦海提封接（廣德與長興接壤），詞場壇坫分。神交從世締，靄靄咏停雲（周榕客州守）。

錢肅圖《聞周鄞山沒於京師》舉世眞同痛，斯人不可無。存亡關氣運，喪亂老泥塗。不涅猶謠諑，傷心到穢蕪。經年寒苦地，何事尚饑驅。牢落乾坤大，難容出處心。明時猶感激，老去更浮沈。文字千秋見，光芒五岳深。山陽何處是，不分寂人琴。衰世悲麟鳳，艱虞滿一身。經綸飽空寂，著作起沈淪。幾有徐陵累，偏憐穎士眞。同心凋謝盡，長慟最沾巾。鵂鶹方得地，鴻鵠竟安如。一代風流歇，東山巖谷虛。苦辭宣室召，誰問茂陵書。豆藿吾將老，班生空舊廬。

林時對《題曉山集周鄞山傳後》昌黎誌子厚，不諱與王叔文交好，而於以柳易播一事咨嗟愾歎，謂爲人情所難，蓋瑕瑜不掩、直筆始可傳後。今讀

鄧山傳，如寫照添毫，并其人之精神畢現。鄧山一生，恃才傲物、跅弛不羈之狀，呼之欲出，眞可謂繪影繪聲矣。至用筆之妙，精警生動，得龍門、扶風之髓，必傳必傳。

王典《送四明周茂三之金沙》（存目）

張鷟《哭周鄭山五十韻》 生豈終長夜，人誰足大年。獨君能邁俗，於運實關天。瑣子驚奇骨，兼行閱衆編。繞廬凋草木，吐氣結雲煙。開闢窮玄悟，典墳廢舊詮。機非由腕下，巧乃授生前。才遂超千古，學如匯百川。姓名元老慕，詩賦小兒傳。醉或呼張旭，愁來倣鄭虔。寓懷偶染翰，得意盡忘筌。逸韻猶轟耳，高牆詎及肩。閒居培翠藻，過客拾香荃。屨滿馬融宅，車交杜甫廛。門安可署鳳，社卻弗登蓮。尚友期諸葛，解紛快仲連。甲兵當鼎沸，冠蓋似眉燃。諾靜波濤勢，膽爭虎豹權。冥情塵路暗，寄興物華妍。業以芸窗貴，時當石隱賢。家貧謀負米，臂肥怯揮鞭。貂敝因經洛，歌酣會入燕。汀流一線引，陌柳萬絲牽。聞說多魑魅，徒勞羨偓佺。始知蒿里近，原屬冀城邊。有請應辭禱，雖危不受憐。短章詞自祭，永訣證難痊。五丈吝星隕，少微妒月圓。讀書眞絕種，瞻岱竟崩巔。後死文茲在，莫容理信然。吾儕深隱痛，斯道遂黃泉。憶昔縑緗共，挑燈風雨聯。趨庭爾矻矻，立雪予拳拳。志每欣攻玉，身今悔墮淵。肯傷凝碧詠，每撥剡溪船。投契形骸外，析疑楮墨先。茶鐺同試火，蘭市互分錢。鳥語留吟座，松窗恣醉眠。幾番商卜築，是處託耕田。離索聊堪此，叮嚀各勉旃。飄零浮斷梗，清切抱孤弦。珍重憑金鐙，殷勤附錦箋。訂隨鴻浩蕩，歸對景嬋娟。土冷埋荊璞，春殘集蜀鵑。無方縮異地，餘淚滴新阡。空寫哀言積，奚昭大節全。蒼旻遙欲訴，胸臆恨仍填。血灑萱花砌，雷奔織女躔。鸞嬌揜繡譜，驥弱守遺篇。扶櫬艱辛去，招魂縹渺還。依依心未逝，皦皦日常懸。

又《聲聲慢・江樓同周鄭山讀書處》（存目）

俞泰《山寺懷周茂三》（存目）

李漁

論述

綜論

包璿《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 今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湖上笠翁矣，豈僅公卿大夫折節下之乎。繄惟明之中晚，士名噪當時者，前無若李卓吾，後無若陳仲醇。然卓吾之名多由焦公弱侯重，仲醇之名多由董公玄宰重。若吾笠翁，則無待而興者。即世之推重吾笠翁也，固不乏弱侯、玄宰若而人，然吾不能知誰爲弱侯、誰爲玄宰矣。笠翁游歷遍天下，其所著書數十種，大多寓道德于詼諧，藏經术于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不知者以爲此不過詼諧滑稽之書，其知者則謂李子之詼諧非詼諧也，李子之滑稽非滑稽也。當世之人盡聾聵矣，吾欲與之莊語道德固不可，既欲與之莊語經術復不可，則不得不出之以詼諧滑稽焉。昔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今樂則不知勞，有以爾。璿則有進焉：夫天垂象，聖人則之，《易》之所言，無非象也，不必有其事也。然而有其理即有其象，有其象即有其事。上古之所無，安在非今日之所有。今日之所無，安知非後世之所有。百世可知，非誣也。《詩》何以不刪鄭、衛也，《春秋》何以有特筆，定、哀何以多微詞，此何一非聖人之詼諧滑稽乎。故使李子生于春秋，登仲尼之堂，入仲尼之室，自無道桓、文之事。使聖人生于今日，而拘拘守一先生之言，深衣幅巾，正色莊語夫人曰：「此爲道德」、「此爲經術」，吾知愚者聽之無不卧，才者聽之無不拂衣起走。然則笠翁雖欲不詼諧滑稽不可得矣。李子久游湖上，收烟霞風月之聲光于詩囊琴匣中，宜其發爲文章，奇譎而瀾冶。至其所過名山大川，無不表章煥發，司馬子長復作，不知誰爲伯仲也。笠翁來游閩，璿亦客閩，交一臂于榕陰

之下，賦詩贈答。璿又請先生悉發底蘊，因得所著《一家言》全書而快讀焉，雖王侯之榮，神仙之樂，不是過矣。是爲序。

芥子園主人《一家言全集弁言》　湖上笠翁先生，聲霏北玉，名重南金。海內文人，無不奉爲宗匠。雞林詞客，孰不視爲指南。其生平著述甚夥，雖稗史、傳奇，亦大有關于人心世道，姑不具論。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詩文之《一家言》，詩餘之《耐歌詞》，讀史之《論古》，閑情之《偶寄》，皆不傍前人之一籬，不拾名流之一唾，誠能闡風雅之英華，啓後人之聾聵，不脛而走天下，近百年于茲矣。但所著皆各成一冊，購取者見先生之一斑，即欲窺先生之全體。如登浮屠者，必至九級，始覺曠觀。游名山者，必歷幽邃，方云興盡。每至坊間，咸以先生全集爲詢。故特取先生之雜著，合成一書，校其魯魚，正其亥豕，集衆腋以爲裘，穿明珠而作串，顏曰《一家言全集》。今而後，不獨登先生之堂，又入先生之室矣。

王仕雲《笠翁別集叙》　李子笠翁，博物洽聞，其于二十一史，靡不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取其源流同異，而以意斷之。有翻案，有定案，不執己見，不依人牆宇，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歸于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余謂夫人勢焰歊歊，過眼雲散烏沒不足道，所不朽者名而已。然而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無人無之，及乎豐碑既仆，挨攙互生，門祚衰微，瘡痏互見。以此觀之，名亦安可保。所恃惟公論在天壤，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余小子賦命陋劣，無宋子京、歐永叔祿相，不敢妄試于左盲遷辱。三十年來，每有論斷，輒焚棄之，而獨折服于笠翁之論古。每遇一軼事，掩卷思之，心量手追，十可得八九，謂非此心此理之同歟。【略】有笠翁之論斷，可以持國是，可以正人心，可以譽千秋而權萬古。是編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在園雜志》卷一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閑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紐詞，皆極尖新。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于學問」，洵知言也。但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謔者則譏所攜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　笠翁名漁，錢塘人，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薛蘿，十郎才調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回波。前身合是玄眞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悔庵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話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焰銀缸。」于是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

《金華詩錄・李漁小傳》　漁字笠翁，蘭溪人，少游四方，自白門移家杭州，居湖上，碧波翠嵐，環映几席。自喜其家與山水爲鄰，題柱云：「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因自號湖上笠翁。晚年作《歸故鄉賦》，有云：「採蘭紉佩兮，觀濛引觴。」蓋于此爲終焉之志也。負才子名，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李笠翁者。所作率胸臆，構巧思，不必盡准于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旁及窗牖、牀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故傾動一時。生平著述，匯爲一編，曰《一家言》，自序以爲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覬傳于後，不過自爲一家云爾。

丁澎《笠翁詩集序》　《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書也。李子家貧，好著書，凡書序、傳記、史斷、雜說、碑銘、論贊，以及詩賦、塡詞、歌曲不下數十種。其匠心獨造，無常師，善持論，不屑屑依附古人成說，以此名動公卿間。予與李子交最久，順治初即識之于婺州，談說時務，歡然無所忤。時李子方少壯，爲任俠，意氣傾其坐人。後予兩人各有四方之志，歷十年所，予在京師，李子自澱遷于杭，無所合，遂去游燕。予又謫居塞上，更二十年，始聚于金陵之長干，李子實流寓于此。【略】其涉閱嶮巇，窮愁困頓，顚隕百折，以至于今。當世徒好其書，不知其垂垂將老也。李子愀然曰：「亦既知之矣。惜吾生平所著律詩歌行尚未盡傳于世者，子盍爲我序之以行。」予曰：「否否。子不嘗卜築于吳山之麓乎？」李子曰：「然。購張侍衛之居以終老焉，非能廓而新之也。雖然，有異焉。予嘗葺是居也，非匠石之所能爲也。頹垣廢桶，灌莽虺蜮所叢處，芟之伐之，庀其材則得半焉。由是析鍾山舊廬而益之，高其甍，有堂坳然，危樓居其巔，四面而涵虛。其櫩櫨則有蜷曲若蟉者，戶則有納景如繪者，檻則有若蛛絲大石弓者，戶則有杌而獸者，檐則有蜿蜒下垂而欲躍者，或俯或仰，倏忽烟雲吐納于其際，小而視之，特市城中一抔土耳。凡江濤之洶涌，巘峯之前岁，西湖之襟帶，與夫奇禽嘉樹之所頡頏，寒暑慘舒，星辰搖蕩，風霆雨瀑之所磅礴，舉駭于目而動于心

者，靡不環拱而收之几案之間，雖使公輸子睨視袖手而莫能施其巧也。」予聞之蹶然起，曰：「有是哉？何其大類吾子之詩乎。創造之奇，自開戶牖，不欲假前人之斧斤，亦若是而已矣。竊怪予歷三十年交游邂逅，友生散落，升沉離合之感，獨不能已于中者，則何也？」

《隨園詩話》卷九 李笠翁詞曲尖巧，人多輕之。然其詩有足采者。如：《送周參戎之浦陽》云：「儒將從來重，君其髯絕倫。三遷無喜色，百戰有完身。灰裏求遺史，刀邊活故人。仙華名勝地，細柳正堪屯。」《婺寧庵》云：「誰引招提路，隨雲上小峯。飯依香積煮，衣倩衲僧縫。鼓吹千林鳥，波濤萬壑松。《楞嚴》聽未闋，歸計且從容。」

《鋤經書舍零墨》卷一 笠翁以詞曲知名于時，而詩句亦往往有可采者。七絕云：「雲霧山中虎豹眠，千年松子大于拳。自從柯爛無人伐，萬丈奇杉欲上天。」疏宕之中，頗露奇氣。悼喬姬云：「贈予宛轉情千縷，償汝零星淚一瓢。」亦頗凄惻可憐也。

《國朝詩話》卷二 李笠翁（漁）工度曲，詩則游戲耳。

陳景鐘《清波三志》 李漁【略】，有慧性，善制作，工詩文，諳音律，遨遊公卿間，通侻儻蕩，有古滑稽風。築芥子園于鐵冶嶺上，凡門扇、窗牖、扁額、對聯，皆獨出新意，即起居服用之物，亦多異尋常，其制度備載所著《閑情偶寄》中。著述頗富，如《一家言》、《耐歌詞》、《笠翁尺牘》、《笠翁詩韻》、《十種曲》、《芥子園畫譜》及各種稗史，皆其行世者也。子將華，遷居吳門。

于源《鐙窗瑣話》 李笠翁工于詞曲，所著《一家言》，莊諧互見，雅俗共喜。後人每以俳優視之，然其精詣自不可沒。

《新世說·任誕》 李笠翁性極怪誕，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云。尤西堂贈云云。【略】李漁著有十種曲，【略】運筆靈活，科白詼諧，逸趣橫生，婦人孺子能解。

余懷《閑情偶寄序》 余讀李子笠翁《閑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閑情賦》，其間爲領、爲帶、爲席、爲履、爲黛、爲澤、爲影、爲燭、爲扇、爲桐，纏綿婉孌，聊一寄其閑情，而萬慮之存，八表之憩，即于此可類推焉。今李子《偶寄》一書，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雲之表，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其言近，其旨遠，其取情多而用物閎。瀏瀏乎，纚纚乎，汶者讀之曠，儉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巧，愁者讀之忭且舞，病者讀之霍然興。此非李子偶寄之書，而天下雅人韻士家弦戶誦之書也。吾知此書出將不脛而走，百濟之使維舟而求，雞林之賈輦金而購矣。而世之腐儒，猶謂李子不爲經國之大業，而爲破道之小言者。余應之曰：「唯唯否否。【略】古今來能建大勛業、作眞文章者，必有超世絕俗之情，磊落嶔崎之韻，如文靖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經營慘淡，締造周詳，即經國之大業，何遽不在是？而豈破道之小言也哉。」

尤侗《閑情偶寄序》 讀笠翁先生之書，吾驚焉。所著《閑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獪伎倆，作游戲神通。入公子行以當場，現美人身而說法。洎乎平章土木，勾當烟花，哺啜之事亦復可觀，屐履之間皆得其任。雖才人三昧，筆補天工。而鏤空繪影，索隱鉤奇，竊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托諸空言，遂已演爲本事。家居長干，山樓水閣，藥欄花砌，輒引人著勝地。薄游吳市，集名優數輩，度其梨園法曲，紅弦翠袖，燭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勞，美其報焉。人生百年，爲樂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僕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穆睹《鈞天》之樂，趙武聽孟姚之歌，非不醉心，彷彿夢中而已矣。

錢謙益《李笠翁傳奇》 笠翁傳奇，前後數十種，橫見側出，徵材于《水滸》，按節于雍熙，《金瓶》無所闕其淫哇，而《玉茗》不能窮其繆巧。宋耶元耶？詞耶曲耶？吾無得而論之矣。有讀笠翁傳奇，始而疑，既而眩，終而狂易却走，余爲解之曰：子未讀《山海經》乎？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郭弘農曰：山形如堂宇耳，大人時集其上作市肆也。經又曰，有一人踆其上，張其兩耳。由今觀之，大言之國，不知其所言何事，要必非蹄涔之游、翳薈之集也。有大人者，張耳以爲市，又有一大人者，張兩耳而聽之，言者與聽者，斯可謂兩相當矣。今子聽笠翁之傳奇，在此國土中，以爲大言，驚而相告，不知笠翁之兩耳，可以爲市，而子以徑寸之耳輪，傾側而聽之，雖欲不駭眩却走，烏可乎。笠翁聞而笑曰：「漁也誠無辭于大言矣，踆于大人之堂，張耳而聽之者，非夫子其誰。請書之以告世之爲耳市者。」

孫治《李氏五種總序》 自古賢臣志士，多有感慨無聊之意寓之于騷賦，

以寄其懷抱，若屈原、相如之流，其斌斌者矣。唐宋以下，降爲新聲，辭曲遞起，雖體制不同，亦不可爲非風雅之遺矣。余往觀優，見有《憐香伴》者，雅爲擊節。已又得《風箏誤》本，讀而善之。客有識李生者曰：「是乃笠翁李生所爲作也。」余以爲其人必嶔崎歷落，不可一世。與之周旋，又胡溫然善下，退讓君子。及發其藏，前後共得五種。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呼，子其以周、柳之制，寫屈、馬之蘊者耶。若使子高步承明之上，蹀足石渠之間，與人主朝夕諷議，卒安得發憤從事于箋箋者爲。余有以知子之不得已也。然即就五種而論之，其壯者如天馬之鳴霹靂，其幽者如纖林之響落葉，其詼諧如東方舍人射覆于萬乘之前，其莊雅如魏邴丞相謀謨于議堂之上，而總以寄其牢愁之感，寫其抑郁之思。挂玉釵于東牆，贈荆珠于洛浦。離合變化，出鬼入神。於乎，豈獨詞翰之飛黃，才思之神皋哉。昔子淵洞簫，宮人能誦之。龍標渭陽，美人能歌之。是書行，非獨何戡舊人，北里名部已也。天下後世之才人碩女，必有讀是書而咏嘆感泣者矣。雖以顓愚如余者，亦將熔金爲賈島像，而拜之贊之也。然則李子又安謂之不得已也。

黃鶴山農《玉搔頭序》　蓋笠翁髫歲即著神穎之稱，于詩賦古文詞罔不優贍，每一振筆，灑漉風雨，倏忽千言。當途貴游與四方名碩，咸以得交笠翁爲快。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久之中落，始挾策走吳越間，賣賦以糊其口，吮毫揮灑怡如也。嗟乎！笠翁有才若此，豈自知瓠落至今日哉。余因序次其所爲傳奇而幷及之，且令天下知笠翁不僅以傳奇著也。

郭傳芳《愼鸞交序》　秦漢近古既久，文章一脈，遂移任于唐宋八家。秦漢宜古，八家宜今，雖君子才人，不能越其規彀。有明幾三百年，不察秦漢所以渾異之故，又不察八家所以昌明之故，負今人之胸臆，襲古人之毛膚，渾異之氣不一見，而昌明之言已盡失。滿世顰巧，不分工拙，西施再起，反詫其捧心之謬。此屠、湯諸前輩，所以寧謝文名，而必爲傳奇所表異也，屠、湯既往，襲取屠、湯者，又掩伏于《曇》、《夢》之間，犬吠驢鳴，莫知所底，亦如前人之襲取秦、漢。此笠翁所以按劍當世，而爲前後八種，文不足，再爲內外八種以矯之。予小子性不嗜奇，然遇《蔡》、《崔》、《曇》、《夢》、《四聲》等作，未嘗不擊節流連者，才之驅人使然也。予家寓于燕，十年來，京都人士大噪前後八種，予購而讀之，心神飛越，恨不疾觀其人。歲丁未，予丞于咸寧，笠翁適入關，名士對小吏，其聲價相懸，豈止銖鎰。然笠翁自耻作吏，而不耻人作小吏，且數數移趾爲玉屑談，盡示生平著述。予閱《資治新書》之首卷，遂拍案狂叫曰：「笠翁當今良吏也，抱實際而躬虛務，無心當世也明矣。」笠翁曰：「予能言之，未必能行之，故舍此而商風雅。」

黃周星《制曲枝語》　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盡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眞文、庚青、侵尋一概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張潮《致黃周星書》　大抵傳奇須分可演、可讀二種，總以情節爲主，而情節又以從來戲文所少者爲佳。若爲案頭之計，則文采辭藻，須令人可愛可玩。如《牡丹亭》，情節原不甚佳，因曲白而傳者也。然宮調、音韻，必須遵守前人矩矱。今大作每多出入，似亦不可爲訓。李笠翁《閑情偶寄》中言之頗詳，可爲法也。

黃宗羲《胡子藏院本序》　詩降而爲詞，詞降而爲曲，非曲易于詞，詞易于詩也，其間各有本色，假借不得【略】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徐文長、史叔考、葉六桐皆是也。外此則湯義仍、梁少白、吳石渠，雖濃淡不同，要爲元人之衣鉢。張伯起、梅禹金終是肉勝於骨。顧近日之最行者，阮大鋮之偷竊，李漁之蹇乏，全以關目轉折，遮偷父之眼，不足數矣。

琴隱翁《審音鑒古錄序》　元明以來，（傳奇）作者無慮千百家，近世好事尤多。擷其華者玩花主人，訂以譜者懷庭居士，而笠翁又有授曲教白之書，皆可謂梨園之圭臬矣。

張岱《答袁籜庵書》　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且方出色，便要改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只求熱鬧，不問根由，但要出奇，不顧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秀，李笠翁之冷雋，蓋亦不可多得者矣。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一　漁本宦家書史，幼時聰慧，能撰歌詞小說，游蕩江湖，人以俳優目之。

吳梅《〈曲海目〉疏證》　笠翁之詞，毀譽各半。自葉懷庭嗤爲惡札，而耳食者從而附和之，指摘詆諆，幾無完善之語。其實科白配角之工，插諢嘯傲

之美，自是詞林老手，所謂場上之曲，非案頭之曲也。觀其自負云：「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過予定不題凡鳥。」可知自信者有在也。其《魚籃》一劇致佳，余暇日擬譜唱之。

《顧曲麈談・談曲》 李笠翁漁十種曲，傳播詞場久矣。其科白排場之工，爲當世詞人所共認，惟詞曲則間有市井謔浪之習而已。吳梅村贈笠翁詩云「江湖笑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深得笠翁之眞相也。翁出游，必以家姬相隨。其在京師日，額其寓廬曰「賤者居」。有輕薄子某，適居對門，即亦顏其室曰「良人所」。蓋指其姬妾而言也。此事見《在園雜志》中，亦可發一大噱。余以翁之詞曲無人不知，故存而不論，論其軼事如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諢謔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閱董閬白《蓴鄉贅筆》載，笠翁之爲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并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其人輕薄，原于天性，發爲文章，無足怪也。

丘煒萲《客雲廬小說話》 國初，金華人李笠翁漁工詞曲，所著十種傳奇，一時盛行，聲大而遠。或有議其科諢純是市井氣，不知作者命意，正惟雅俗共賞，使人易于觀聽。有自題詩云：「邇來節義頗荒唐，盡把宣淫罪戲場。思借戲場維節義，系鈴人授解鈴方。」苦口婆心，昭然若揭。

又《續小說閒評》 近時坊間盛行《覺後禪》一書，乃將《肉蒲團》改名者，全書用章回體筆墨，疏蕩跌宕，自成一家。或云出李笠翁者，筆頗近之。敘述狂褻，令人不忍注目。苟撇去此事而玩文義，于常語外所發妙悟甚多，宜分別觀之。此外則《金瓶梅》，部頭甚富，名亦遠駕其上，文章之警殊不逮也。批語尤覺牽強無謂。李氏恆言婦女之媚在眉眼、之慧在齒牙，之秀而出衆者尤在纖指與皓腕。此等體貼，可謂獨得要領。而《覺後禪》復于穠姿粹質者有取焉。

僞齋主人《無聲戲序》 文章經千百世而不磨者，未嘗以時爲高下。然亦有十餘年之間難易相去霄壤者，如今日之小說是矣。【略】乃欲救之以小說，夫誰信之。而《無聲戲》不然，其大旨謂世之所處，多逆而少順。就才貌言之，亦易見而足恃矣。若以爲必售之資，即位兼將相，寵冠嬪御，而志猶未足。若以爲必不售之資，則汾陽回鑾靈武與武穆抱痛臨安，文姬身返漢廷與明妃恨留青冢，死敗者理之常，而生成者事之變也。能明此義，雖冶容果堪絕代，赤手自挽銀河，一旦畫圖省識，琵琶遣行，蜚語驚聞，弧矢夕隕，正當搶地呼天之際，尙以此作火宅中清涼飲子。況生宇宙熙恬之日附翼攀鱗者，酬金不寒帶礪之盟，錦袍得拜歌舞之賜，睹此持盈守正，免于禍患者哉。如是則《說難》可廢，以爲戲可，即以爲《春秋》諸傳亦可。

睡鄉祭酒《連城璧序》 吾友屏絕塵氛，閉戶搦管，額額不休，視其書，非傳奇即稗官野史，予謂：「古人著書，如班固、袁宏、賈逵、鄭玄之徒，皆以經史傳當世，子何屑屑此事爲？」吾友微笑不答。予因取其所著之書，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讀之，其深心具見于是，極人情詭變，天道渺徵，從巧心慧舌，筆筆鉤出。使觀者于心焰熛騰之時，忽如冷水浹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惡惡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當世有心人哉。經史之學僅可悟儒流，何如此作爲大衆慈航也。」裴光庭有言曰：「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于是乎在。」其斯之謂歟。故予于前後二集皆爲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稍可撙節者必爲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價，則天下之人皆得見其書。天下之人皆得見其書，而吾友維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

鍾離睿水《十二樓序》 覺道人山居稽古，得樓之事類凡十有二。其說咸可喜。推而廣之，于勸懲不無助。于是新編《十二樓》，復裒然成書。手以視余，且屬言其端。余批閱一過，喟然嘆覺道人之用心不同于恆人也。蓋自說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無所不至，爲世道人心之患者無論矣。即或志存扶值，而才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块然幽悶，使觀者恐卧而聽者反走，則天地間又安用此無味之腐談哉。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入情啼笑接引頑癡，殆老泉所謂「蘇、張無其心，而龍、比無其术」者歟。夫妙解連環，而要之不詭于大道，即施、羅二子，斯秘未睹，況其下者乎。語云「爲善如登」，笠道人將以是編偕一世人結歡喜緣，相與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樓也，使人忽忽忘爲善之難而賀登天之易，厥功偉矣。道人嘗語余云：「吾于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小說爲末技。」嗟乎，詩文之名誠美矣，顧今之爲詩文者，豈詩文哉。是曾不若吹篪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藝乎。吾謂與其以詩文造業，何如以小說造福。與其以詩文貽笑，何如以小說名家。昔李伯時工繪事，而好畫馬，曇秀師呵之，使畫大士。今笠道人之小說，固畫大士者也。吾願從此益爲之不倦，雖四禪天不難

到，豈第十二樓哉。

張行《小說閑話》　小說在不落窠臼，然有意翻新，適見弄巧成拙。如李笠翁之《十種曲》，專以翻花樣見長，其實殊無味。此種花樣，偶一用之，未嘗不可。笠翁十種，種種如此，自以爲巧，我以爲拙也。

吳趼人《雜說》　《金瓶梅》、《肉蒲團》，此著名之淫書也，然其實皆懲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負如此，即善讀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顧世人每每指爲淫書，官府且從而禁之，亦可見善讀者之難其人矣。推是意也，吾敢謂今之譯本偵探小說，皆誨盜之書。夫偵探小說，明明爲懲盜小說也，顧何以謂之誨盜？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若《金瓶梅》、《肉蒲團》，淫者見之謂之淫，偵探小說則盜者見之謂之盜耳。嗚呼，是豈獨不善讀書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過耶。社會如是，捉筆爲小說者當如何其愼之又愼也。

《小說考證》卷六《奈何天》引《花朝生筆記》　湖上笠翁李漁，以詞曲負盛名，著傳奇十餘種，紙貴一時，錢虞山、吳梅村諸公，翕然推之。漁嘗有句云：「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至今時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自負可知。然其爲人，實猥薄無恥，又工揣摩，時以術籠取人資。其譜《奈何天》也，先出上半本，所云闕里侯者，蓋指衍聖公而言，扮衍醜惡，備極不堪。衍聖公患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闕里侯者，已獲神祐，完好如常人矣。即此一事，笠翁之爲人，已可概見。余嘗讀《一家言》，中有《曲部誓詞》云：「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懽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指，甘作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逃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詞有序，謂「余生平所作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殆所謂欲蓋彌章者非邪。

又續編卷二《凰求鳳》引《毘梨耶室雜記》　辛亥春，予有虎林之行，得李漁《十種曲》於市。然非全帙，存《凰求鳳》、《憐香伴》、《巧團圓》、《愼鸞交》、《風箏誤》五種而已。旅邸無俚，繙閱一過。觀其關目皆極奇幻，洵筆紀其崖略，以資談助，且睹未見其書者。笠翁詞曲，有盛名於清初。十曲初出，紙貴一時，今則鮮有稱之者矣。

又《十二樓》引《納川叢話》　李笠翁《十種曲》，實傳奇中之錚錚者，後人多輕視之，最不可曉。詆笠翁尤甚者，爲袁隨園。然隨園之爲人，與笠翁亦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分耳。笠翁著有平話小說，曰《十二樓》，倣《今古奇觀》體例。書甚佳，可與《十種曲》參觀。又俗傳《耶蒲緣》，亦出笠翁手筆，余讀之良然。

《冷廬雜識》卷四　華亭董閬石《尊鄉贅筆》，謂李笠翁性善逢迎，士林不齒，所作《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今觀其書，誠有如閬石所云者。又有《尺牘》一冊，干謁公卿，多作乞憐之語，尤爲庸鄙。惟史論二卷，持論較勝。如謂漢文問決獄，所以重民命。問錢谷出入，所以惜民力。爲宰相者，正當因勢利導，勸之省刑罰、薄稅斂，陳平乃以夸誕之詞，掩其疏略之過，不可謂識大體。謂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滅樂，非徒成人之美，蓋欲修好于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惟恐將相不和，爲強寇所伺。謂項羽不渡烏江，因疑爲亭長所執而然。然其疑之所自始，則以烏江片土，此時非雞犬不驚之地，亭長何人，能不隨衆避兵，而尚艤船以待乎。況漢王起兵時，亦一亭長也。此日之亭長，安知非當年同事之人，受計而來。羽于斯時，既無他舟可避，而死于亭長之手，不如自刎之爲烈。此等議論，殊有見地，過《一家言》遠矣。

賀階平《古今史略序》　書籍之最繁者莫如史，故節錄尚焉。雖詳略不同，棄去互異，要皆爲便于披覽計。客歲初夏，余于友人處，見湖上李笠翁先生所輯《史略》十二卷，簡而得當，誠如韓昌黎所謂記事必提其要者。

王曰高《資治新書叙言》　笠翁名滿天下已二十餘年，余生也晚，不及見其少年倜儻雄放自熹時態致，猶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才絕古今而又具超然遠覽，確乎不拔之識。其于往昔治亂軍國利病、禮樂兵農、綱紀刑政諸大務，以及夫山川理道、婦子閭巷、瑣屑纖悉之事，無不幾微洞徹，晰入毫髮，興來和墨伸紙，藻思雲涌，快論屑霏，立刻萬言，一瀉千里，如抵掌而

談，如寫生家往往得其神似。蓋其知之既深，放其言之無不沉着痛快，淋漓而滿志。他人結舌期期而不得者，笠翁以數語而抉之，傳神阿堵，正不在規畫面貌間也。癸卯秋，余奉試使來江南博訪當代逸才及疇昔知名之士，未嘗不首爲笠翁屈一指。比及撤棘事竣，得延諸公于江干，屣爲之倒者數矣。北上之日，瀕發舟，笠翁甫來自邗江，一見歡甚，恨相得晚也。談頃，出一編相示，仁人之言洋洋纚纚，濟時偉略，華國鴻詞，悉于是乎見之。余爲之躍然稱快，起爲笠翁壽曰：翁曩昔著書固甚富，業已膾炙文苑，無品不妙，但微有俳諧不恭之意。有如是之崇論閎議、婆論棒喝，而不亟出以濟世，豈情也哉。因促其脫稿，付諸剞劂，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余亦私心自喜，今茲又添一快事矣。方今厭薄帖括之習，翻然大變，文體爲之一新，將必有好古博學之士出而談經濟之策者，笠翁其執是以往可乎？賈王傅《治安》諸策、馬賓王《便宜二十事》、文中子《太平十二策》，上下千載，當不越此而得之矣。笠翁笠翁，假使天老其材，以當大用，將來經世救世諸偉論，一一皆見之設施，所爲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者，將于他日驗之，知不徒貴洛下之紙而增名山之價矣。

王士祿《資治新書序》　人莫憯于意而法次之，法莫嚴于文而刑次之，故曰治獄者于死中求生，勿于生中求死。惟此求生一念，足以服死者之心，所謂意也。【略】余既以儒臣分綰銓政，不及躬親法律之事，然以季弟貽上之爲法曹，未嘗不目睹其文而心求其意之所在。茲且遇笠翁于邗上，挾其所刻《資治新書》者出以相示，皆經濟實學，兼多近代名公卿治獄之辭。嘗聞治獄之道，聽在事中，觀在事外，今以名公卿所訊議再三、事久論定之案，而又得旁觀者爲之參決其當否，評論其本末，如燭照，如數計，爲治獄者龜鑒，其說近乎智。不惟此也，又有所爲《愼獄芻言》、《祥刑末議》者，上自天時之燥濕，下逮輿隸之奸利，無不悉言其隱，聽之如春和之扇物，足爲治獄者箴砭，其說近乎仁。于《禮》有之：士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居治獄之官。笠翁誠有見于此乎。向使操尺寸之柄，得自展其所爲文，必大有足觀者。而僅取空言以爲世法，其意亦良苦矣。讀是編者，能深求其意，然後以文法隨之，又安有儒家、法家之同異哉。

王仕雲《資治新書題詞》　余友李子笠翁慨文日盛，政日衰，取近代名公卿宦牘匯成一書，爲宦海津梁，名《資治新書》，余對之而有感焉。初謬登仕籍，愧無實績以報朝廷，適滋罪戾，過蒙恩宥，回思平日侈口文華，與居官盡職政要，二者均無一當，嗚呼，余乃知學而仕，仕而學，古人一之，今人二之也。由是編觀之，政則眞政，文則眞文，仕則眞仕，學則眞學。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導，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允哉斯言乎。嘗稽《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有「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訓，無非期天下以實心行實政，又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再見于今日哉。笠翁之有裨于吏治遠矣。

周亮工《資治新書（二集）序》　笠翁李子裒輯縉紳先生吏牘之篇爲一集，曰《資治新書》，既已懸之國門，爲海內誦習矣。茲復廣爲搜採，嗣成一書，特以示予，以予老于吏事也，屬予一言以識其概。予受而卒讀之，皆一時賢公卿所以裁斷庶事、檢察人情者。當其一行作吏，或分符郡邑，或秉節方舟，其間幾務紛投，衆心隱伏。長才遠馭之人既不難以片楮相昭揭，一詞爲折服，而笠翁又取而衡論之，去彼取此，確有折衷，如酌生民之利病而陳之大吏也，如攝兩造于庭而奏當不易也。予披翻故紙三十年，出之入之于此，拊心自問，尚茫然無以自必。而笠翁從屈首鉛槧中博明世事之變，綜括頤亂之揆，至于如此之悉。使出而宰制一方，必能理繁治劇，應機而給，取之胸中之夙儲，無不裕如者，抑何其度量之相越乎。予嘗推測其故，蓋笠翁雖以高才未遇，無經營天下之責，而讀書觀理，專以世務人情爲符合。室家之安危，未嘗不以懸諸慮也。里巷之尾瑣，未嘗不求得其通也。以故生平之心述不務爲無用之學，間以緒餘衍及志林、說部諸編而縱橫出之，雜以裨官家言，無不曲而中，信而有徵也。而說者謂笠翁少年駘宕之言，至是而盡遞嚴正，是未深知笠翁者也。古今著作宏多，六經、四子之書實與二十一家史乘相爲表里。蓋言理者，不徵之事則無稽。而言事者，不衷之理則無所守也。故以笠翁今日之書爲正斷昔日之書，此猶漢人引經以斷事。而以笠翁昔日之書爲參驗今日之書，此猶說經者分配漢魏以還而無不合也。由是言之，則《資治》一編豈偶然也哉。經濟必本人情，理學不遺瑣曲，是房、杜、周、張胥于是編見其合矣。將見奉是編以進，爲良吏，爲名臣，而學士簡練爲揣摩，亦必有經國之訏謨可拜獻以爲先資，以視前集，固有合美也，又豈名法之所能盡也哉。雖然，即以名法言之，亦有不可盡掩者。蘇明允曰：「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訟獄，老奸大豪畏憚懾服，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

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也。」豈非識時務者哉。

吳綺《秦樓月序》　簫裁淚竹，卽善離聲。瑟制貞松，偏工麗曲。況乎珊瑚枕上，旣待子以三年。翡翠屏中，且思君兮千里。崔徽南浦，寫別淚于生綃。蘇小西陵，悵同心于綰帶。則被之樂府，用諧鸞鳳之音。傳以教坊，可叶鴛鴦之奏矣。粤稽往代，云有才人：門內烏衣，由來第一。囊中青鏤，更自無雙。乍側帽于樓前，才聞巧笑。偶遺鞭于門外，卽動輕嚬。于是下蔡嫂娟，河陽窈窕。將花幷影，弱處生憐。對雪呈姿，清中得艷。有佳人兮在空谷，宜名士之悅傾城。折梔子之華，同心可贈。採蓮花之葯，苦意難言。黃鵠晨鳴，欲飛焉而且止。紫騮遠去，旣行矣而安從。少婦空嘆于倚樓，王孫亦悲于破鏡。似蠶絲而不盡，但有纏綿。望烏角以何期，惟存宛轉。鏤金箱篋，歐陽詹腸斷香奩。軟玉圍屏，河東生心傷紅淚。精誠不泯，人在可今可古之間。時會爲難，事亦若有若無之際。于是毫抽五色，聊以爲娛。聲按九宮，聞而可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不言性而言情。此則玉茗文人，奪烟花于南部。金荃才子，擅月露于西昆者也。誰解記歌，原留心于紅豆。吾爲倚節，且動魄于朱弦。

若耶野老《香草吟題詞》（存目）

《柳南續筆》卷四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爲可從。汪西亭本之爲《今韻略》，縮爲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成都《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後學，正復不淺。蓋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讀書。卽如凡例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蓋專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知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而方氏《律體》亦收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而《在園雜志》反稱爲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惑之甚矣。

《三借廬筆談》卷一〇　李笠翁《十種曲》風行海內，遂享大名。其餘韻學，亦頗潛心。而常熟王東溆應奎，與李不相得，極口詆毀，目之爲鄙夫。且謂「李略具小慧，全未讀書，故游談之中，不知根據，人稱詞客，吾謂妄人」云云。然笠翁之學，雖有可議，而王毀之如此，是亦私刻之甚矣。

分論

《古今笑史序》　《笠翁文集》卷一包冶山評：爲劉伶、阮籍輩說法，以不離乎酒者近是。又，王安節評：妙喻如畫。又，倪闇公評：引喻入化，蘇氏兄弟往往得力于此。又，黃無傲評：瀉峽傾珠，痕迹俱化，所謂自然成文者也。

《求生錄序》　《笠翁文集》卷一王宓草評：一挽千鈞。又，蔡龍文評：此段直現執法宰官身而說法矣。又，王左車評：有婆心復有婆舌，言之必傳，聽者可佩。

《兩浙撫軍陳司貞先生壽序》　《笠翁文集》卷一毛稚黃評：黃鍾、大呂之音，奏之喤然，能使羣籟俱啞，然篇中數頌尤古雋，如先秦人語。又，孫宇台評：人第見其傾河倒峽，不知其紀律甚整，殆如程不識用兵。又，顧梁汾評：文如笠翁，能以造化之巧，當遇合之奇，此其淺者。又，李硯齋評：以慶賀體作哀挽詞，妙絕千古，是當與前人賀失火文幷傳。

《祭福建靖難巡海道陳大來先生文》　《笠翁文集》卷一曹固庵評：讀此等文，知笠翁良史才也，惜其不遇。又，曹秋岳評：妙在字字逼眞，不掩其長，亦不諱其短，是兩漢以前文字。又，顧梁汾評：斯文有聲有淚，幾于削骨代穎，大來以此不朽，翁之報知己良厚。

《祭福建靖難總督范覲公先生文》　《笠翁文集》卷一佟碧枚評：「難」字爲一篇之主，千古傳文，未有無把握而成者。又評：礪世磨鈍之文。作祭文讀者，相去萬里。又評：江河浩渺之勢，非此一結，烏能砥柱狂瀾。又，朱修齡曰：設祭而拉一陪賓，是千古創事。笠翁一生作事、行文，無一不創，此創更奇。然古人原有配飨之例，又非臆見，所謂奇而法者非歟。

《嚴陵西湖記》　《笠翁文集》卷二李硯齋評：是文妙在不加粉飾，正如西子捧心，何暇爲妍媸計，而豔冶正于此見。文貴自然，有以夫。又，王安節評：絕似酈道元《水經注》。

《黑山記》　《笠翁文集》卷二李硯齋評：開手卽姿態橫生。又，王左車評：入柳州境中。又，梁承篤評：眞山水知己。又評：此笠翁胸中，靈山自闢，《嚴陵》、《黑山》諸篇，特借題耳。

《東安賽神記》《笠翁文集》卷二錢牧齋評：世俗靡侈相高，事神則有餘，濟人則不足。供耳目玩好則有餘，輸國家匱乏則不足。有心當世者，莫不憂之。笠翁借題示儆，大有遠見，不獨以文詞見好。又，李硯齋評：滿腔憤懣，以曼倩之諧吻出之。又，范文白曰：世人專于事鬼，略于事人，得笠翁先生此記，巫風自此寢矣。

《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笠翁文集》卷二佟碧枚評：得笠翁詩詞與聯，又得此記，燕子之名益光。因嘆海內幽勝，未遇名人而沒沒無聞者，可勝道哉。又，陳天游評：士之遇不遇，當作如是觀。又，吳念庵評：波瀾愈轉愈闊，得此一結，更覺無盡。又，黃無傲評：小中見大，是大家結構。

《夢飲黃鶴樓記》《笠翁文集》卷二佟碧枚評：疏宕亦復委折，在永叔、子瞻之間。又，毛稚黃評：笠翁夢亦不凡，蝴蝶耶？邯鄲耶？鼎足不朽。

《兩宴吳興郡齋記》《笠翁文集》卷二顧梁汾評：自苕、霅得名以來，便以天然有此一篇大文字。堪與家言「一緣、二命、三風水」，兼而有之。又，佟碧枚評：稍帶六朝。子厚、永叔亦時有此，不害其爲大家也。

《秦淮健兒傳》《笠翁文集》卷二李硯齋評：事奇文亦奇。其格調與魏文《曲論・自叙》不相上下。又，倪闇公評：筆力雄恣，如范蔚宗叙昆陽之戰時。

《義士李倫表傳》《笠翁文集》卷二朱修齡評：抑揚頓挫，法度井然，又皆出于天機之自發。文中化境也。又評：倫表苦心，和盤托出。即使自陳衷曲，恐亦不能條暢及此。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笠翁文集》卷二顧梁汾評：望而知爲情之所鍾。玩此種文，着眼須在眞處、碎處。喜極，痛極，令人羨，令人妒，令人爲作者解慰不得，怨尤更不得。又，吳念庵評：西子、王嬙皆以不壽使人豔稱，不則鶴髮鷄皮，何足追念。天奪二姬之年，而以笠翁之文壽之，可謂巧於壽美人者。又，顧且庵評：「人間能得幾回聞？」蘭摧蕙燒，宜矣。寄語笠翁：雙成、飛瓊，肯久墮塵境耶。唯多情者乃能忘情，無爲郁郁，負此花前一卮。又，張壺陽評：情緣奇合，古今不少概見。笠翁以肉帛之年，得尤物於秦、晉之陬，以之充後陳，容或有之。使之諧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且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諷之憂，乃竟雙雙遐舉，其愛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韓熙載其人側目以待。但愧我無賈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載瑤英耳。又，佟碧枚評：昔人謂相如傳殆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刪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逸致，眞不減相如，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采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視世之豔冶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又，毛稚黃評：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婿，亦足爲歡。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夭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爲大壽也歟。

《回煞辯》《笠翁文集》卷二錢牧齋評：《回煞》、《烏鵲》二辯，可以砭愚，可以善俗，是有關風教之文，當正襟危坐讀之。又，倪闇公評：絕大議論，何千古無人道及，遲之以待笠翁。

《烏鵲吉凶辯》《笠翁文集》卷二吳梅村評：是一篇《毀譽論》，借烏、鵲發之。又評：于曹好曹惡中獨抒特見，方是英雄隻眼，人千古而目亦千古矣。又評：笠翁《論古》一書，其黜陟古人，強半類此，學問人不可不讀。

《春及堂詩跋》《笠翁文集》卷二毛稚黃評：感慨纏綿，詞繁而氣愈蒼遠。放翁而後，罕見此等手筆。又，倪服回評：以履爲跋，意確而新。

《瘞犬文》《笠翁文集》卷二錢牧齋評：功德所系，國門不能易一字。又，陸麗京評：雞五德，人知之，犬七德，世皆習而未察，經笠翁說破，遂覺千載難移。

《放鹿文》《笠翁文集》卷二張半庵評：山中壽鹿，尚有懸銅牌者，皆異時苑中畜也。烏知此鹿不與斯文，共爲不朽。

《朱子修齡倡義鳩資贖難民妻女紀略》《笠翁文集》卷二毛稚黃評：讀此文者，當先思其難下手處，則行文之苦心，與倡文之苦心具見矣。又，顧梁汾評：慨世語能令人解頤，是匡鼎說法口。又評：喚醒沉迷，過于棒喝，有功世道不淺。

《與龔芝麓大宗伯》《笠翁文集》卷三尤展成評：入芥子園者，見所未見，讀《閑情偶寄》一書者，聞所未聞。使得市隱名園，展其胸中丘壑，更不知作何等奇觀。讀此癢人心目。

《答同席諸子》《笠翁文集》卷三王安節評：芥子園主人噪名三十年，詩文盡秘篋中，今始出而問世，即此意也，可謂行如其言。

《向鄰翁索菊》《笠翁文集》卷三黃無傲評：遠公不喜靈運種蓮，却爲淵

明釀酒，韻人無非韻事。

《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笠翁文集》卷三毛稚黃評：賣賦多金者，相如以後，如笠翁者原少。但相如寡累，而翁費不貲，且以不肯題橋，故終年處困。諭蜀之檄，豈翁所不能哉，但不爲耳。

《五十生男自書齋壁志喜》《笠翁文集》卷四倪閣公評：天然絕調。

《壽朱建三》《笠翁文集》卷四何次德評：藻思結綺，慧解鏤空，拈來便璧合珠聯，他人想不到，說不出。異才也。

《芥子園雜聯》（露筋祠）《笠翁文集》卷四紀蘗子評：諸聯少則十餘字，多亦不越三十字，其間議論叙事，波瀾曲折，無所不有，可作一篇大文字，又可作兩篇大文字。如此快筆，得未曾有。

《贈金長眞太守》《笠翁文集》卷四陸左轄評：笠翁在都門作聯甚富，嘗自署其下曰：「有能易一字者，當北面事之。」卒無議者。國門懸字，復有其人，壯哉！

《論華封人三祝》《笠翁別集》卷一黃石公評：「三多」惟黃帝足以當之，加之伊耆，謂以祝爲諫，固只見也。從來立說新者易詭，笠翁論古，無語不新，然皆極其大正，此不脛疾走之書也。書其首篇，用以爲券。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笠翁別集》卷一余澹心評：大抵皆莊生寓言。卽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亦疑辭也。笠翁快手拈破，幷三代以前怪奇渺茫之事，皆可不信，而學士大夫亦不敢以《汲冢竹書》之類欺人矣。又，毛稚黃評：此誠寓言，太史公疑而不信者也。子瞻以爲果有，笠翁此論，識自高于東坡。又，沈因伯評：古事之不可信也十倍于今，如頭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缺地維，與煉五色石以補天、十日幷出而射落其九，種種怪誕不經之事，皆俗語所謂「瞞天謊」也。如此奇謊，古人說得出，今人說不出。今人所說者，皆瑣尾流離之事，古人所不屑道者也。由此推之，則吾岳父所謂當日之世風未必上于今日者，蓋至當不易之論也。

《論堯之試舜高宗之任傅說同一命相而有詳略之不同》《笠翁別集》卷一丁藥園評：讓禪果何事，說得鄭重，有斟酌。不惟見古聖之用心，足奪後世奸雄以篡爲禪之口實。

《論晉文公賞從亡者而不及介子推》《笠翁別集》卷一黃石公評：計施責報，是君臣之間有市心矣。況以死而彰君之過，以激而致母俱焚，忠、孝奈何。余嘗過介山，恨不起子推而問之也。又，丁藥園評：推見至隱，極近人情，故立論但見其平恕，不爲刻核。

《論衛懿公使鶴乘軒》《笠翁別集》卷一汪北海評：嘗惜張湯磔鼠，其詞失傳。今見斬鶴之論，如見磔鼠詞矣。先斬鶴而後出師，妙絕。此等區處，似從馬鬼驛縊殺楊玉環得來。

《論吳季札讓國》《笠翁別集》卷一方爾止評：泰伯讓而周興，季子讓而吳亂，此自後人據成敗而褒貶之耳，二公當日何知有此。其志同，其道合，正未可分優劣也。況季子與孔子同時，設令其讓稍稍可議，孔子必爲微詞，不應心服如此。以孔子所心服之人，而後人恣臆妄談，有是理乎。讀此論，知前人不孝、不公之說，乃大謬也。

《論子產寬猛之政》《笠翁別集》卷一方爾止評：此卽《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之意，以子產爲證據，可補注疏所未及。

《論程嬰立孤而死》《笠翁別集》卷一方渭仁評：發出表德全終一段苦心，泉下枯骨應爲起舞。又，丁藥園評：如此讀書，方有明眼，而全篇如活現，誠不刊之論矣。

《論伍員覆楚申包胥復楚》《笠翁別集》卷一王北山評：兩公與蘇、張無異。李子之薄申，猶《戰國》之短張也。又，張祖能評：楚國安危，全系子胥，包胥二人。然則包胥苟欲存楚，何不豫殺子胥，則楚人不必存而自存。子胥果欲覆楚，盍于入楚時先追包胥殺之，則楚不覆而自覆。二子善全友道，願爲其難，笠翁「處友全交」之說，可爲千古定案。然報君處友，吾必以申包胥爲正。

《論韓信賜漂母官少年》《笠翁別集》卷一王望如評：使漢高如淮陰之報漂母，則信不必死。使淮陰如漂母之不望報，則信亦不死。至官少年，是以恩報怨。拒蒯生，是逆料天下必不忍以怨報恩。乃卒爲女子所詐，淮陰果是癡男子。又，張壺陽評：如肺腑。又，朱培宗評：文止六百字，意經數十轉，愈轉愈靈而愈出意想之外，眞化工手筆。讀此而不能逐鹿文場，是棄物矣。又，陳天游評：「激挫」一語，可補「將降大任」之闕。又，余澹心評：觀笠翁此論，則李廣殺灞陵醉尉非與？余生曰：韓信官少年，見信之巧，廣殺醉尉，見廣之眞，總之皆英雄也。英雄舉動，最忌雷同。

《論項羽不渡烏江》《笠翁別集》卷一余澹心評：此笠翁游戲之言，然開

後來論史者許多門戶。笠翁何其輕把金針度與人也。又，張壺陽評：笠翁得手，全在冷處。又，孫宇台評：說及「亭長」二字，羽未有不喪魄者。獨怪千人萬人讀史，從未有一人拈出，而獨留此妙論，待我笠翁發之，此亦理之不可解者。豈古今人盡皆瞶瞶，視「亭長」二字不見，抑笠翁二目之中有四瞳子，以一半射泗上亭長，一半射烏江亭長，故能幷見而互得之邪。甚矣，造物生才之遲，而不使唐宋諸賢，亦獲聞此妙論也。

《論漢高祖爲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同異》《笠翁別集》卷一汪北海評：世每多漢高之發喪，而不直魏武之挾天子。笠翁大聲幷喝，等之曰「欺」，誠哉是欺也。何也？漢高之發喪，從三老、董公之言也。豈有不共戴天之仇，俟人慫慂而後報者乎。且董公之言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則發喪非爲義帝也，欲屈服西楚也。其欲屈服西楚也，欲取天下也。欲取天下之心，是卽魏武之心也。故笠翁大聲幷喝，等之曰「欺」。誠哉是欺也。

《論韓信兵法》《笠翁別集》卷一余澹心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何至用古兵法。故田單火牛，一用之而勝，後人再用之而敗也。又，王望如評：淮陰用兵與汾陽相反：汾陽正勝奇，淮陰奇勝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原不等于奕之譜、射之的、字畫之藍本也。「未嘗拊循士大夫」一語，不獨善將兵，卽謂之善將將亦可。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宣帝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笠翁別集》卷一汪北海評：孝武、孝宣皆剛愎自用之君也。太剛之君，惟柔道可以濟之，而汲、蕭又佐之以剛，其不能相入也宜矣。人皆以宣帝差勝孝武，孰知守少府，猶不若守平原，早被笠翁覷破。又，汪蛟門評：笠翁才善滑稽而品復端重，自是東方一流人，此固其自負處。

《論李廣數奇》《笠翁別集》卷一吳季舒評：李廣不侯，劉黃下第，爲千古兩恨事。然黃之下第，猶有登科汗顏之同輩，代爲舒寫其不平，是公道雖泯而未泯也。至廣之不侯而且死，則上下交致其冤，成一覆盆世界。非笠翁，孰與平反之。甚矣，千古上下，文人之不可少也。

《論高帝入咸陽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笠翁別集》卷一黃雲匏評：奇論，快論，實確論。後漢唯武侯治蜀，能宗此法。他如五代紛紛，覆轍相尋，只是不善翻案耶。

《論高帝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之故》《笠翁別集》卷一王望如評：周公吐哺握髮，止得三士，人才之出，曠代稱難。磻溪釣叟，牛口食客，千古奇才，暮年始遇。若值左雄，又在致仕之列矣。笠翁代孝廉作答，機鋒相向，設九原可作，不知何處施其面孔。又，余澹心評：此千古痛快之論，忽被笠翁拈出，直如「石破天驚逗秋雨」也。左雄「限年」與崔亮「資格」，均誤殺天下英雄耳。又，王鄰哉評：執簿呼名，一吏事耳。萊公却而不用，所以識高千古。笠翁「何者爲一，何者爲十」一詰，快絕千古。余熟籌半晌，欲代雄作一轉語，終不可得。使笠翁銓序百寮堂吏簿，當亦麾去不復顧矣。雜引魯論、戴經佐其辨駁，尤堪與昌黎《諱辯》等文比肩。

《論劉備取劉璋得失》《笠翁別集》卷一吳梅村評：大論，至論，讀史者不可不具此卓識。又，王西樵評：東坡才高，立論常偏僻，其論荀彧之死，比于伯夷，尤爲不經。得笠翁覷破，快如哀家梨也。又，王望如評：笠翁此論，高出東坡。孔明在草廬中，已立定借荆州、取益州大主意，正因備依劉表，拊髀生悲，英雄用武無地，故緩其謀。但惜當時不聲罪致討，而徒以謀勇奪之耳。又，汪北海評：劉備取劉璋得失，蘇氏、葉氏之論，向分左右袒，余曾作論幷闢之。今見笠翁之闢蘇氏，喜有同心。然余固美其能取劉璋，猶恨前此不取劉琮耳。不識笠翁以爲何如？

《論晉武帝之得天下》《笠翁別集》卷二黃石公評：天之反曹，卽以曹之所出反之也。謂昭與炎是曹氏之肖子，非曹氏之逆臣，可謂千古之快談，第曹之取漢，取之于羣雄之手。司馬氏僅取之曹氏之手。反者甚易，出者何難。千萬世而下人，何苦爲其難者。又，王望如評：諺云「父爲羊，生子猶恐爲狼」，而況倡之以不義乎。昭與炎爲魏肖子，此論最奇，亦最確。又，張壺陽評：崔君爲牛女解嘲而獲善報，李子爲魏晉遮丑，豈無後緣。天上人間，總是一理。

《論揚雄陶潛出處》《笠翁別集》卷二丁藥園評：畢竟愛護子雲，不忍沒其所撰著。才人憐才，千古同慨。又，張壺陽評：笠翁讀書，無一處肯略過，故能磬折入細。又，吳梅村評：不特爲五柳傳神，又爲五斗生色。從來頌隱士之高者，必賤衣冠爲糞壤，是非善頌隱士者也。欲頌隱士之高，必須艷稱冠冕，預爲山林隱逸聳起一層地步，使人知作宦之榮如此，而彼不以爲榮，則其所尚可知已。笠翁不肯抹煞五斗，正是表揚靖節處，此稱功頌德之良法也，操觚家不可不知。又，李仁熟評：笠翁思路如良馬見鞭影，又能珠

貫九曲，香透一綫，起古人而與之語，有此明徹痛快。

《論檀道齊量沙孫臏減竈之同異》《笠翁別集》卷二余澹心評：善用兵者，劉鄴城上之驢，李愬池中之鵝，皆能威于虎豹，矯如龍蛇。不善用兵者，荷堅投鞭斷流之衆，元英戈甲耀日之師，皆是弱于婦人，脆如枯朽。笠翁以作文爲喻，知兵哉。知文哉。

《論梁武帝好生》《笠翁別集》卷二顧梁汾評：實其腹者虛其心，當是「無欲則剛」影語耶。當請湖上翁爲之昇座說戒。又，黄雲匏評：予嘗謂武帝一生最不好佛，世皆不信。蓋先能打破貪、嗔、癡關頭，然後脱離生、老、病、死公案，不然終日坐空，而不免「荷荷」臺城之畔，佛竟何在耶。願持笠翁言爲普天證之。又，施愚山評：若以釋氏報應論，梁武一生，事事皆可入無間地獄，「荷荷」餓死，已是現報，至子孫屠戮，骨肉之禍，千古無兩，皆衍一人作孽。佛之待衍如此，是眞佛之靈也。後世躬爲淫惡，藉佞佛爲護身符者，可不鑒諸。笠翁此論，可以抹煞屠緯眞矣。

《論夏禹泣罪梁武泣囚》《笠翁別集》卷二王望如評：泣罪，心也。堯舜以來同此心，故其泣也，至今有心者能泣之。泣囚，非心也。劉裕、蕭道成之傳詐也，巴陵王死而不泣，心安在哉？又，周櫟園評：梁武行事，只是一駼，徒資後人笑柄。猶可笑者，嫁女奪女一事，區區急淚，慚愧千古。又，汪北海評：夏禹泣罪，所以引其咎于己，若曰：「吾惟不及堯舜，故至此。」梁武泣囚，蓋欲邀其福于天，若曰：「吾于有罪之人概置不問，則我生平所犯，或彼蒼亦可以從末減乎。」近來佞佛者強半出此，偶因笠翁之論而拈出之。

《論王通獻太平十二策》《笠翁別集》卷二余澹心評：王通之失，不在獻策隋文，而在僭擬孔子。【略】若房、杜、李、魏皆門人，則又未可盡信。又，李仁熟曰：《文中子》一書文義淺薄，不惟房、杜、李、魏非門人，且年月先後不合，宋儒辨之詳矣。予疑此書是唐末無學者贋作，如近代黄憲外史耳。不可執此罪王通也。

《論唐太宗周秦修短之議》《笠翁別集》卷二許青嶼評：人謂蓋棺論定，以此觀之，蓋棺以後，正讒言之所自始，以其欲辨無口，而一聽迂儒之譏謗也。得笠翁代爲辨雪，泉壤之下，無復有戴盆之古人矣。

《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笠翁別集》卷二王望如評：李世民若生周衰，定與桓、文媲烈。何也？以其皆從下半截做起也。論弓矢以愛民爲心，世民可謂眞愛人者乎。聖王建治，立基端本，世民大本先撥，所賴以扶植者，榛楛棁礎之堅耳。是以再世幾幾欲傾，雖屢扶屢植，而終唐三百年之室，有如破壁頹垣，所謂無基而厚墉也。又，張壺陽評：笠翁辨才，眞可雄視一世。

《論魏徵王珪事太宗》《笠翁別集》卷二余澹心評：笠翁此論，即文貞亦當大服。

《論高宗之立武氏褚遂良叩頭極諫論者議其有未盡焉》《笠翁別集》卷二汪北海評：古云「事前易爲忠，事後易爲智」，胡氏之論，事後之智也。若笠翁辨言，則可謂平清矣。

《論唐兵三變唐文三變》《笠翁別集》卷二余澹心評：唐兵愈變愈弱，唐文愈變愈雄，與文盛則武衰，文衰則武盛，皆眼前最確、最巧之事，却從未經人道破，被笠翁畫龍點睛，輕輕指出，不知開發後人聰明多少。學者還當尸祝之，勿遽得魚而忘筌也。又，王望如評：文衰則武盛，文盛則武衰，快論實至論。

《論趙普之計太原》《笠翁別集》卷二何省齋評：笠翁每說兵事，無不神而明之，不特旗鼓文場，又可詩書千櫓矣。何不另著兵書一冊，以爲甲士津梁。吾知笠翁不言，言必有中。

《論趙普之諫太祖》《笠翁別集》卷二馮秋水評：他人目以剛毅果斷，責以訐直強勁，凡讀史者，至此儼若有一條鐵漢，立于吾前。迨笠翁以一語點破，斷曰「賢妻順子之道」，又儼然有一佳兒好女，立于吾前，覺曩時認爲鐵漢者，非眞鐵漢，乃婦人面貌作鬚眉，弱質而勉爲強項者也。甚矣，文人之筆，實有鬼神造化則于其間，非徒然三寸管也。

《論魏野林逋之品行》《笠翁別集》卷二吴寶臣評：鮑宣之挽鹿車，劉凝之之乘蒲笨，千古原有錮隱。笠翁看破魏、林二子確有大主意在，非徒巢、許者流，其得謂處士盜虛聲也。

《論元世祖之待文天祥》《笠翁別集》卷二吴梅村評：翰林學士王磐哭文信公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既殺之矣，而曰「不殺」，明其無殺天祥之心，蓋詩史也。笠翁此論，正可互相發明。至「爲歷代帝王後勁」之語，尤可作廿一史總贊。

《甲申紀亂》《笠翁詩集》卷一顧赤方評：深得杜理。又，吳修蟾評：痛憤不堪再讀。又評：「諱」字是明朝失國之本。

《讀史志憤》《笠翁詩集》卷一熊元獻評：此詩可作論古小序。胸有全史，目無前人，笠翁眞未易才也。又，李仁熟評：上下千古之識，自非俗士所知。又，顧赤方評：笠翁論古諸議論，掃滌掀翻，恨近日臨濟門中腐爛野狐無此辣手。

《白頭花燭詩》《笠翁詩集》卷一佟碧枚評：此詩此序，可當一部傳奇，有關名教非淺。笠翁于是不可及。又，顧梁汾評：曲終奏雅，却不襲廬江小吏，故轉筆靈快，迥非思議所及。

《薄命歌》《笠翁詩集》卷一吳修蟾評：人謂代美人寫怨，不知是名士自訴牢騷。

《酒徒篇爲燕中楮山人作》《笠翁詩集》卷一江晚柯評：楮山人以酒犯駕，幾至殞身，此詩語語皆其實錄。又，顧赤方評：山人奇，笠翁詩尤奇。笠翁得奇酒，山人得奇詩。

《中秋看月歌》《笠翁詩集》卷一李仁熟評：曲盡人事不齊之感，使我淚下。又，顧赤方評：妙妙，與太白把酒問月幷傳。

《鎭江舟中看雪歌》《笠翁詩集》卷一顧赤方評：不用半點墨，收盡千里色。悟入三摩提矣。咄咄笠老。又，李仁熟評：人人有此意，人人道不出，惟笠翁傾吐却盡。

《避兵行》《笠翁詩集》卷一顧赤方評：此詩莫作憤語看，實是學道人語。「三尺鐵」云云，佛家所謂金剛王寶劍也。

《活虎行》《笠翁詩集》卷一李仁熟評：善醫者牛溲馬渤皆入藥籠，善詩者屎遺溺下皆成錦句。化臭腐爲神奇，功在點鐵成金之上。又，王安節評：此先生三十年前詩也。向于《齠齡集》中見之，乃今名滿天下，婦人稚子莫不知有笠翁，非炳蔚文章所致歟。有志者事竟成，信然哉。

《月夜聽兩侍兒幷吹橫笛歌》《笠翁詩集》卷一顧赤方評：強項正覺嫵媚。又評：太白「春風吹落君王耳」是旁人語。此云「聽者耳欲凌青霄」，是自得語。自此以下，情文兼至，宮商不自笛出，竟從笠翁班管中出。快絕，快絕！又，熊元獻評：仙耶？人耶？才如李郎，乃堪受此奇福。

《黃河篇》《笠翁詩集》卷一劉了庵評：雄渾博大，眞得老杜之神。有此題，僅見此詩。又，紀蘷子評：可補太史《河渠書》。又，屠芝岩評：尺幅中寫九曲勢，歷歷如在目中，非予久滯河干，不能心領神會。

《大宗伯龔芝麓先生挽歌》《笠翁詩集》卷一施匪莪評：此崔顥黃鶴樓詩也。輦下諸賢欲挽宗伯者，皆爲此詩閣筆，予之借口藏拙，又不待言矣。又，何省齋評：「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李崖州。」孝升不死矣。

《菜根篇謝柯岸初給諫》《笠翁詩集》卷一劉了庵評：昔人謂：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予謂吃得肥肉，百事亦可做。當于此詩言外會之。又，許茗車評：人謂食侯鯖者，未必有此好詩。予曰：柯使君之菜，亦在侯鯖上。

《萬柳堂歌呈馮易齋相國》《笠翁詩集》卷一何省齋評：說得有關係，當與東山、草堂歌幷傳。又，何次德評：又與《衆春園記》幷傳。

《吳太翁挽歌》《笠翁詩集》卷一孫宇台評：問答處都是唐音，而結構完好。又，張壺陽評：不作悲酸套，脫略兒女情，故稱高手。

《新竹》《笠翁別集》卷一錢牧齋評：秀雅天然，不事追琢。

《婺城亂後感懷》《笠翁別集》卷一顧赤方評：「刀邊活故人」，險快。此又險痛。

《尋梅》《笠翁詩集》卷一王茂衍評：襄陽火嶼梅根之篇，差可彷彿。其骨力老到，又上一層。

《登華岳四首》《笠翁詩集》卷一王山史評：四首雋逸可人，爲華岳諸詩之冠。又評：四詩惟登過華山者能知其妙，又惟登過華山而作過登華山詩者能知其好，不則以詞采見稱而已。

《得家書》《笠翁詩集》卷一周櫟園評：文生于情，情眞則文自好。笠翁詩無字不眞，是以獨絕。

《寄懷龔伯通二首》《笠翁詩集》卷二李仁熟評：說得出，與唐人「只疑卽見面，翻致久無書」同其眞率。

《客窗夜雨》《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仲宣苦雨，子建愁霖，同此淒惻。

《江村晏起》《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東坡「馬上續殘夢」，時稱警句，如此發端高渾，更爲過之。

《眞州夜渡》《笠翁詩集》卷一吳梅村評：江無月色，路有漁燈，夜渡佳景，宛然在目。

《夜半上小樓獨坐》《笠翁詩集》卷一顧且庵評：君本謫仙人，宜寄興有許廖廓。又，孫宇台評：孟浩然題洞庭自爾。

《宿南雄蕭寺》《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錢郎佳境，正不必島瘦郊寒也。又，孫宇台評：黃葉白雲，却是蘇州神境。

《智果寺避雨》《笠翁詩集》卷一毛稚黃評：雋思入骨，仍得自然。溫、李爲之卻席矣。

《孤雁》《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似少陵咏物諸作，抒寫極情。

《泊燕子磯看月與王安節同賦》《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笠翁集中咏月詩極多，寫聲繪影，各盡其妙。

《寫憂》《笠翁詩集》卷一丁藥園評：笠翁詩不屑摩擬古人，而《寫憂》四作抑何酷似秦州也。

《嘹水道中》《笠翁詩集》卷一孫宇台評：集中第一蒼老之作。可以緩步高、岑。

《贈俠少年》《笠翁詩集》卷二錢牧齋評：過唐人《少年行》多矣。又，吳梅村評：千古杰作，非止壓倒三唐。

《白燕》《笠翁詩集》卷二顧赤方評：月明漢水，妙矣。雪滿梁園，近于無理。漢將玉門，趙妃雪夜，膾炙人口，總屬雕鑿。能似此獨存眞豔否。

《早梅》《笠翁詩集》卷二王茂衍評：用事新雋，不露追琢之痕。

《瓶梅》《笠翁詩集》卷二王安節評：輕燒蕊綻，遇寒倍香，非幽人不諳此。又評：紛華不入，知其靜照。

《避兵歸值清明日》《笠翁詩集》卷二王茂衍評：古氣直凌摩詰。又，熊元獻評：恰是亂後清明。

《吊書四首》《笠翁詩集》卷二郭九芝評：無限牢騷，借題發泄，讀此難爲唾壺。

《婺城亂後感懷》《笠翁詩集》卷二王安節評：悲憤蒼涼，似少陵天寶歸來諸作。

《甘泉道中即事》《笠翁詩集》卷二王茂衍評：靈怪滿前，奇變百出。王左車評：絕似髯公，海外奇文。

《六秩自壽四首》《笠翁詩集》卷二吳修蟾評：四詩牢騷悲憤，亦復忠厚和平。才人風流，高人胸臆。

又二《笠翁詩集》卷二王左車評：此東方妙贊，亦復誰能贊東方。又評：收處屹如山立。

又三《笠翁詩集》卷二顧赤方評：亦是香山。

《登黃鶴樓》《笠翁詩集》卷二高欽如評：黃鶴樓詩充棟，正難如此輕清灑脫。又，顧赤方評：結句有釃酒橫槊之致。

《寄答陳學山少宰二首》《笠翁詩集》卷二吳修蟾評：兩詩和平正大，于少宰見交情，于笠翁見氣骨。

《次韻和吳修蟾使君過訪二首》《笠翁詩集》卷二吳修蟾評：兩詩成于俄頃，洵天才也。謝陋如予，不勝珠玉在前之愧。

《別熊元獻歸白門兼謝一載居停之誼》《笠翁詩集》卷二姚天逋評：元白體久不講矣，讀笠翁詩如讀《長慶》倡和中得意句。快甚！快甚！

《斷腸詩二十首哭亡姬喬氏》《笠翁詩集》卷二宋荔裳評：讀笠翁斷腸詩，纏綿淒惻，使人泣下。喬姬固難再得，而花晨月夕，令二八女郎按拍而歌此辭，常聞環珮珊珊，招魂復起也。又，倪閣公評：斷腸二十首，慘傷之中，能使奇情杰句風卷雲生。覺潘岳《悼亡》，不得復有千古。

又五《笠翁詩集》卷二汪山圖評：二喬確妙，世或有其色，未必如其才與情也。

又六《笠翁詩集》卷二余鴻客評：得「此曲」一聯，喬美人含笑地下。

又一三《笠翁詩集》卷二宋荔裳評：蘊藉如此，愈覺媚人。

又一五《笠翁詩集》卷二宋荔裳評：數詩情旨淒惻，絕似樂天和燕子樓詩。

又一七《笠翁詩集》卷二汪山圖評：姬臨終一節，酷似小青，但青塞而姬遇，可無憾也。

《自喬姬亡後不忍聽歌者半載舟中無事侍兒清理舊曲頗有肖其聲者撫今追昔不覺泫然遂成四首》《笠翁詩集》卷二何省齋評：閱前作斷腸二十首，頗爲諸姬不平。此番周旋，正恐不免耳。

《後斷腸詩十首》《笠翁詩集》卷二吳冠五評：憶壬子春，偕周櫟園憲副、方樓岡學士、方邵村侍御、何省齋太史，集芥子園觀劇，共羨李郎貧士何以得此異人。今讀是詩，不禁彩雲易散之感。又，姜西溟評：如班孟堅傳趙合德事，愈瑣愈褻愈佳。他人效之便俗。十詩眞字字斷腸。

又三　《笠翁詩集》卷二黃仙裳評：令多少熱血男子墮淚。又，方樓岡評：記李子前斷腸詩成，曾與宋荔裳同爲較定。今見此詩，而宋子已歿，我腸復爲友斷矣。

《南歸道上生兒自賀二首》　《笠翁詩集》卷二孫豹人評：事奇，詩更奇。在唐人中，當是元和體之最佳者，而福則遠勝香山諸公矣。

《金長眞以廣陵太守擢江南憲副》　《笠翁詩集》卷二毛稚黃評：少陵高調，右丞俊骨，可謂兼而有之。

《贈丁藥園儀部》　《笠翁詩集》卷二徐電發評：祠部居東，不異幼安之于遼海。笠翁此詞，沉鬱悲愴，令人不忍多誦。

《贈孫子宇台》　《笠翁詩集》卷二毛稚黃評：秀麗如初日芙蕖，一結更深。孫郎當不愧此語。

《山中送客》　《笠翁詩集》卷三程端伯評：詩至五言絕，難之難矣。笠翁諸作，曲而能直，濃而能淡，二十字如千百字，妙合在有意無意之間。此道昌矣。

《題畫雜詩》　《笠翁詩集》卷三李仁熟評：題畫十二首，清響自別，妙處在工拙之外。

《旅夜》　《笠翁詩集》卷三韓子遽評：此作非王、孟不能。臧介子評：王、孟集中亦不多得。

《上航驛伍使君送酒》　《笠翁詩集》卷三江晚柯評：唐絕之最佳者。然余讀唐絕句萬首，手錄其尤，如笠翁上航驛諸篇，實不多見也。

《伊園十便》　《笠翁詩集》卷三王茂衍評：身染膏粱，不識畎畝何物。拾較晴量雨語作田園語者，那堪入眼。又，吳修蟾評：輞川乎？桃源乎？豳風乎？合而成此十絕，置身其中，不啻羲皇、葛天矣。又，李仁熟評：十首寫盡山居之樂，令人神往。

《賢內吟十首》一　《笠翁詩集》卷三：楊西近評：房幃中有此異福，作者面有矜色，閱者能無妒心。

又三　《笠翁詩集》卷三紀子湘評：「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笠翁之才，誠有可妒，然妒才者固多，妒其遇者亦復不少。讀此等詩，憐才者亦妒，況欲殺者乎。

又四　《笠翁詩集》卷三紀子湘評：坡老欲爲朝雲作傳，千古上下，人所樂聞。

《和劉子岸先十無詩》　《笠翁詩集》卷三吳修蟾評：十首成于寸晷，予所目擊，洵天才也。

又二　《笠翁詩集》卷三熊元獻評：笠翁高士，何亦乘車？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又四　《笠翁詩集》卷三王山史評：「八斗」句，要言不繁，多少才人讀之淚下。

又五　《笠翁詩集》卷三紀子湘評：千古名言，等閑寫出。

又七　《笠翁詩集》卷三郭九芝評：貧賤自驕，冷人吐氣。

又九　《笠翁詩集》卷三何鳴九評：此等異想，不知從何處發源。

《冬夜懷熊元獻家仁熟二好友》　《笠翁詩集》卷三曹秋岳評：以友朋爲命，清詞麗句不苦索而自至。

《山中書所見》　《笠翁詩集》卷三顧願圃評：老調。人謂近中唐，畢竟非錢、劉門戶。

《咏史十絕》　《笠翁詩集》卷三毛稚黃評：胡曾《咏史》，竟墮塵溷。安得有此清新奇快。又，孫宇台評：咏史摘此十事，題以雋永之句，所謂韻語陽秋也。

又二　《笠翁詩集》卷三何省齋評：「敵手棋」三字，括盡一部《吳越春秋》。

又四　《笠翁詩集》卷三顧願圃評：京兆風流，驅使文人馬足久矣。得此一新。

又五　《笠翁詩集》卷三沈因伯評：桓伊之笛，猶相如之琴。琴外既可無言，則笛中自應有話，誰能理會及此？

《和閩端陽四首》三　《笠翁詩集》卷三黃無傲評：曹娥從無吊者，以客越之五日及之，新而且確。妙甚。

《龍燈賦》　《笠翁文集》卷一錢牧齋評：亦遠亦邇，有氣有焰，的是神物。又，吳梅村評：煉色選聲，英華炳燭。可以摩遠，可以蕩身。又，倪閣公評：長卿失步，屈子無才。又，李研齋評：寓規于頌，可謂得體。

《歸故鄉賦》　《笠翁文集》卷一黃無傲評：與柴桑《歸來》一辭，同其怡悅。予每于久客初歸，有此樂境，此賦先得我心。

《雞鳴賦》《笠翁文集》卷一汪蛟門評：他賦可以不讀，笠翁賦不可不讀，其賦前小序尤不可不讀。又評：昔人謂雞有五德，以戴冠爲文，搏距爲武，充其數，殊覺支離，曷若此賦之確而該，不止五德，幾十德矣。又，余霽巖評：不但作賦，又畫出一幅雞鳴圖矣。然畫不能生動如是。又，顧梁汾評：無一語掇拾六朝，似東坡咏雪詩體。

《不登高賦》《笠翁文集》卷一吳念庵評：笠翁豪邁，何以爲此寂寥之言？然游不限于九日，又大爲游士勸駕。

《荔枝賦》《笠翁文集》卷一毛稚黃評：羣果分茅，筆致似天祿閣外史，參差古豔。又評：又畫荔枝圖矣。不但畫荔枝，又畫食荔枝者。然畫能及咽喉、齒、腸、胃乎？眞神筆也。又評：荔枝之美難言，即借諸果形容，而美在其中矣。

《楊梅賦》《笠翁文集》卷一黃無傲評：諸賦大類荀卿，直追先秦，淵、雲翻爲後矣。

《花非花》（花非花，是人影）《耐歌詞・小令》毛稚黃評：從《楚辭・九歌》諸作脫胎，長吉鬼才，故當却步。

又（花非花，是人血）《耐歌詞・小令》顧梁汾評：石破天驚，得未曾有。

《搗練子》（惜花）《耐歌詞・小令》吳梅村評：惜花妙語。封姨有口，何從致辨。

又（紅未盡）《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紅顏薄命，反使婢作夫人，那得不起黃泉之妒。

《風流子》（贈月）《耐歌詞・小令》王安節評：明月直入懷中，非第一才人，那能消受。

又（慰友罹難）《耐歌詞・小令》梁冶湄評：有首句之「什五」，即有末句之「一半」，此謂一氣呵成。

《長相思》（代閨人畫眉）《耐歌詞・小令》吳梅村評：却嫌脂粉，又安用青螺。國色皆然，今始道破。

《河滿子》（感舊四時詞憶喬姬在日）《耐歌詞・小令》余霽岩評：四幅士女圖，皆從虛字中畫出。如「易來」、「難得」、「慣諳」、「僞作」、「能令」、「每從」等字，悉是蘇公描影手。

又（記得雪深三尺）《耐歌詞・小令》吳梅村評：寒時吐氣，有如白虹，常事也。却未經人道。

又（戲語白髭）《耐歌詞・小令》梁冶湄評：妙絕此語，可爲巴人祝壽。

《生查子》（春游書所見）《耐歌詞・小令》杜于皇評：慣能寫人心曲。

又（閨人送別）《耐歌詞・小令》王安節評：無限苦情，數筆勾出。

又（樽中酒已空）《耐歌詞・小令》方邵村評：「剛」字極俚，而用之甚雅。

《昭君怨》（初別）《耐歌詞・小令》吳念庵評：別情酸骨，妙語鏤塵。又，尤展成評：「綉枕忽長」，大好思致。

又（尋夢）《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說丟開，正是難于放下，皆情至語。

《女冠子》（秋夜懷人）《耐歌詞・小令》馮青士評：「財」字爲詞家所忌，笠翁用之最雅。有此妙才，何鐵不金。吾不能不垂涎此指。

《丑奴兒令》（對鏡）《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情中景中，合成一片。

又（落花）《耐歌詞・小令》何省齋評：從憐香逗出憐才，洵奇而法。又，黃無傲評：說落花不敗興，一空從前作者。

《減字木蘭花》（閨情）《耐歌詞・小令》余澹心評：寧教身敝，不願色衰。情至語，誰人解道。

又（惜春）《耐歌詞・小令》尤展成評：宛是閨中憤恚語。

又（對鏡作）《耐歌詞・小令》陸麗京評：此等詞，眞堪獨步。宋人以後，絕響五百年矣。

《田家樂四首》（父耕子讀）《耐歌詞・小令》何省齋評：笠翁一生歌舞場中，能現老農身說法。

又（黃茅蓋屋）《耐歌詞・小令》陸麗京評：茅屋之勝瓦，全在風雨無聲，陰晴一致。此語未經人道，又被笠翁拈出。

《憶秦娥》（離家第一夜）《耐歌詞・小令》汪舟次評：今愁從昨歡形出，故最難堪。尋常語，合拈便自新絕。又，曹秋岳評：詞以眞爲極則，眞者耐人尋味，詩文皆然。又，王望如評：別離眞境，寫得痛快淋漓。

又（立春次日聞鶯）《耐歌詞・小令》范汝受評：極開合之妙，無迹可求。又，周雪客評：「多時不見」二語，周、柳不能道。

又（春歸二首）《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千金一刻，秉燭夜游，古人總求無悔。

又（咏荷風）《耐歌詞・小令》梁冶湄評：既難分破，又復分開。既已分開，又與調和。弄筆如弄丸。

又（秦淮水，年年六月空留底）《耐歌詞・小令》郭九芝評：天欲弭奢，潮能惜費，眞是非非想。

《清平樂》（敎鸚鵡）《耐歌詞・小令》范文白評：主人不拾唾餘，鸚哥自當爾爾。

又（喜晴）《耐歌詞・小令》顧赤方評：比「東邊日出」蘊藉多少。

《相思引》（祝晴）《耐歌詞・小令》顧梁汾評：體貼至此，方知尤物非李郎不能消受。

又（暑夜聞砧）《耐歌詞・小令》王望如評：秋時搗衣，寄不及遠。至理至情，未經人道。

《虞美人》（問情）《耐歌詞・小令》吳梅村評：繹「情之所鍾」二語，知作俑者卽是我輩。

又（問愁）《耐歌詞・小令》余霽岩評：問情問愁，題新而想別。然非此絕妙好辭，烏足以稱。懸揣笠翁握筆時，一有是題，卽有是詞。詞自來作笠翁，非笠翁往作詞也。

《踏莎行》（賀友人幷納雙姬）《耐歌詞・小令》余澹心評：忒煞風流搖擺，柳七何如？

又（江干月夜）《耐歌詞・小令》梁冶湄評：與「悠然見南山」同一佳境。

又（楚歸江上悼亡姬）《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那得不推當今柳七。

《臨江仙》（偶興二首）《耐歌詞・小令》黃無傲評：遠過昔人警悟諸作。又，汪蛟門評：情味絕似眉公。又，吳薗次評：曠達又類稼軒。

又（身逐扁舟泛泛）《耐歌詞・小令》許竹隱評：一肚皮骯髒，却寫得如許灑脫。又，胡彥遠評：絕代風流，眞堪妒死。

《一剪梅》（述懷）《耐歌詞・中調》何醒齋評：現身說法，勝情人寫照多矣。

《臨江仙》（閨愁）《耐歌詞・中調》曹愁岳評：得法稼軒，益以疏宕。又，丁藥園評：予作此調，有云「怪他燕子故雙飛」，此云「閉門不放燕雙歸」，更爲婉致。眞慚瑜、亮。

《蝶戀花》（清明後一日歸自燕京）《耐歌詞・中調》陳天游評：用韻俱極自然。

又（秋千架）《耐歌詞・中調》汪蛟門評：全從「誤」字寫出，虛虛實實，無恨烟波。

又（美人倚牀圖）《耐歌詞・中調》朱其恭評：「坐處思眠眠處醒」，人人共有之情，未經說出。寫入相思，尤爲貼切。

又（弓鞋）《耐歌詞・中調》宗定九評：此題此詞，千古絕唱。又，丁藥園評：吾友吳賜如嘗作《繡鞋賦》，予曾比之陳思，此詞又非溫岐卿可得擬也。

《釵頭鳳》（初見）《耐歌詞・中調》胡彥遠評：此必作者少年場實事，非賊口親招，不能盡此狡獪。又，范文白評：彥遠此評，可謂老吏斷獄。又，顧梁汾評：忽而意中，忽而意外。

《唐多令》（蛩）《耐歌詞・中調》梁冶湄評：啓口十字，畫出一片蛩聲。眞繪風鏤月手。

又（中秋病作辭友人看月之招）《耐歌詞・中調》沈遹聲評：人月模糊，趣絕幻絕。病起當壚，更幻更趣。

《漁家傲》（本題）《耐歌詞・中調》方滑仁評：漁人多子，舉世皆然，從未引入詩詞，又從「傲」字拈出，恰合本題，令人叫絕。

《蘇幕遮》（山中待月月果至）《耐歌詞・中調》何醒齋評：似君家長吉歌行。又，毛會侯評：末二句見道之言。又，吳薗次評：具此幽懷，可以問天捫月。

《醉春風》（良時閨怨六首）《耐歌詞・中調》范汝受評：六首各自成篇，慧心靈腕，非時手可及。疊字處愈奇愈穩，化工無疑。

又（歲朝）《耐歌詞・中調》汪蛟門評：古人縮地，此欲縮更，奇文幻筆。

又（七夕）《耐歌詞・中調》沈服回評：往往得之事外，旁見側出，又恰好如題。此管眞神物也。又，丁藥園評：天上嫦娥，人間蘇蕙，扯來作伴。當今織女傾心，黃姑失笑。

又（中秋）《耐歌詞・中調》朱其恭評：孤子從杯箸中看出，愈淺愈深。

又，鄭彰魯評：「一只愁杯，兩條寒箸」，八字傷心。不忍多讀，然又不能不讀。又，毛會侯評：笠翁得力處全在一「近」字，如「中秋偏我不中秋」與「他人端午我應端未」，皆本地風光，拈來即是。但其拈法不同，總是腕中有鬼。

《酷相思》（春閨）《耐歌詞・中調》余澹心評：語淺愈深，語拙愈巧，語平愈奇，總在人思索不到處。

《行香子》（汪然明封翁索題王修微遺照）《耐歌詞・中調》何醒齋評：前後十二分，誰人能道。又，許竹隱評：直令微道人九原心折，應勒生壙卷首。又，丁藥園評：天然一幅美人圖，其中非香非色，固非周昉輩所能知也。

又（題九十三翁陸自明小像像爲倚馬看松圖）《耐歌詞・中調》許竹隱評：柳七慣能作壽詞，少此高脫渺致。

《天仙子》（賀友生第六子）《耐歌詞・中調》沈服回評：記頌語最易塵俗，那得如此渾雅。

又（壽王阮亭使君）《耐歌詞・中調》黃無傲評：是元眞子祝壽，非泛爲頌禱。又，宋其恭評：才是絕無烟火氣。

又（九日思家）《耐歌詞・中調》周雪客評：正是至情，人不肯道。

又（示兒輩）《耐歌詞・中調》陳天游評：有此老泉，何患無大小二蘇。

《百媚娘》（好字）《耐歌詞・中調》何醒齋評：創題創語。又，丁藥園評：可補荆公《字說》。

《風入松》（孤山處士少鄰家）《耐歌詞・中調》余澹心評：大自誇許，他人又奪不去，使我妒殺笠翁。

又（綸竿書卷一齊拋）《耐歌詞・中調》陳天游評：登其堂已堪心醉，讀其詞愈覺情移。又，梁冶湄評：「伸腰」二字從五斗折腰來，此貧賤驕人語，好在不露。盡日伸腰，已稱至樂，況在東坡堤上乎。那不令人妒殺。

《送我入門來》（得信）《耐歌詞・中調》黃無傲評：又翻一紙家書案，說得萬金不值半文。却是眞情，并非創語。

又（謝張克念郡伯餉米）《耐歌詞・中調》黃無傲評：即推食常語，此說得痛切之至。

《最高樓》（「傷心處」二闋悼喬王二姬于婺城舊寓）《耐歌詞・中調》余澹心評：致李夫人于帳中，來楊太眞于月下，千古傷心，淚痕如雨。

《簇水》（立春日醉後作）《耐歌詞・中調》何醒齋評：初春實有此種氣味，却被一口說破。

《江城梅花引》（冬夜旅愁）《耐歌詞・中調》曹秋岳評：繁音促節，寫盡離懷。

《一枝花》（有怪予四壁懸畫獨無花卉翎毛者欲以名迹見假笑而答之）《耐歌詞・中調》余廣霞評：芙蓉出水，自然可愛，若雕績滿眼，則詞勝于情矣。讀笠翁詞者，當作顏謝優劣觀。

《滿江紅》（讀丁藥園扶荔詞喜而寄此勉以作劇）《耐歌詞・長調》方紹村評：藥園三十年刻徵咀商，今爲豐干點破。

《水調歌頭》（喜友至）《耐歌詞・長調》葉修卜評：且莫出新篇，文人快語，却都不肯道。

又（中秋夜金閶泛月）《耐歌詞・長調》陳天游評：分明說話，又道吟詩，不讓歐陽公獨步。又，曹顧庵評：讀此等詞，古人「一氣如話」四字始有著落，不則河漢斯言矣。

又（語同志）《耐歌詞・長調》葉修卜評：平恕若此，無怪乎到處逢迎。又曰：坡翁「水到渠成」四字，抵一篇送窮文。世間惟水一物忽從天下，忽從地涌，可有而無，亦可無而有。笠翁識透此意，故能不悔。

《滿庭芳》（上灘）《耐歌詞・長調》陳天游評：世途險巇。隨處風波，惟福慧人過此，如歷康莊。先生足迹遍中原，讀此詞服其心閑性定。

又（睡起）《耐歌詞・長調》余廣霞評：天下有過情之語，無不及情之語，以情外之語非語也。讀此詞非關語至，只是情眞。

又（相思味）《耐歌詞・長調》余廣霞評：慧業文人，巧心妙手，俱從人所欲說而不能說處輕輕逗出，平淡之言遂成金石之論，毋謂文章一小事也。

《鳳凰臺上憶吹簫》（元日）《耐歌詞・長調》葉修卜評：世人馳逐利名，都在三十左右。笠翁當此時已置封侯不道，是何等識量。故有今日之必傳。

《燭影搖紅》（咏綠燭）《耐歌詞・長調》王安節評：二詞即用詞名作起結，妙在恰好。天巧隨人，文章能事盡此矣。

又（看花限韻）《耐歌詞・長調》毛會侯評：是賦，是記，是論，一篇絕大文字，縮爲數十字用之。讀者至此，贊羨、沉吟、嘆息，亦俱不免。

《大江東去》（登燕子磯與黃無傲同作）《耐歌詞・長調》白仲調評：淋漓

慷慨，唾壺口缺，燕子欲飛。

《帝臺春》（本題）初入都門作　《耐歌詞・長調》馮青士評：委婉詳盡，何必更賦《帝京篇》。

又（客中秋興）　《耐歌詞・長調》余澹心評：撒漫鶯花，何人拾起？李郎可以南面百城矣。

《花心動》（心硬）　《耐歌詞・長調》王西樵評：宛然閨閣聚談語，作男子而免此恚怨者，幾人哉。讀此皆宜自省。

又二　《耐歌詞・長調》王西樵評：前後二詞，益人不淺。作客者不可不讀，寫家書者尤不可不熟讀。

又（戲題梅閨玉齋頭所挂梅花書屋圖）　《耐歌詞・長調》丁筠雪評：觀梅咏畫，題之最易腐人者，欲新不能，欲奇不得。此獨于姓系中生出妙義，不拾牙後一語，固是心靈，亦由筆快。

又（王長安席上觀女樂）　《耐歌詞・長調》吳蓮次評：以蘇、辛之氣，寫溫、李之題，遂使覺其嫵媚者復增其英慨。

《二郎神慢》（和尤悔庵觀家姬演劇次原韻）　《耐歌詞・長調》尤悔庵評：笠翁所言皆司空見慣語，然正于謙處見譽。

《歸朝歡》（喜醋）　《耐歌詞・長調》丁筠雪評：妒之一字，切齒于人久矣。讀此不覺可恨，翻覺可憐。不惟使佳人悅服，又能使妒婦心傾，誠怪事也。陳皇后千金買賦，未曾得此。又，吳蓮次評：極尋常事，極奇幻想，聚而成文，乃生異采。此眞蓮生舌上，可使頑石點頭。

又（竊茶）　《耐歌詞・長調》葉修卜評：情之所鍾，空杯亦有至味。讀此宜補《閑情》二句云：「願在器而爲杯，承口澤之餘芳。」

又（防窺）　《耐歌詞・長調》倪服回評：極平淡語，說得絢爛若此。以寫情致到極眞細處也。又，丁筠雪評：巧不傷雅，雋不背道，爲閨人寫出一段貞潔苦心。今作客者人人思內，有關風教非淺。至詞內一種溫柔敦厚之致，猶是《三百篇》遺風。

《摸魚兒》（和黃仙裳別予歸廣陵）　《耐歌詞・長調》白仲調評：仙裳新句最富，今遇笠翁，不知鹿死誰手。

又（旅邸聞鄰家夫至）　《耐歌詞・長調》鄭彰魯評：可將此等詞朗誦千遍，則下筆如流，雖不能爲完全笠翁，亦可得其一體。

《賀新郎》（納喬王二姬和諸友所寄花燭詞）　《耐歌詞・長調》周櫟園評：喬、王二姬，眞尤物也。舞態歌容，當世鮮二。此予擊節賞心，詫李郎貧士，何以致此異人者也。初閱此詞，所謂司空見慣，猶以尋常樂事目之。及登場領略後，取而再讀，始知李郎一生洪福，被此二人折盡，無怪乎坎坷困頓，囊無一錢，即因貧致死，亦難以終身之不足，償此時一日之有餘。這位新郎，眞足賀也。

《春風裊娜》（送年家子游蜀）　《耐歌詞・長調》朱其恭評：笠翁長者，人但以風流目之，則窺一斑而昧全豹矣。然每于風流處講道學，故人不覺其腐。不覺其腐，焉得不以風流目之。又，陳天游評：此等詞，想見作者交誼之篤。

又（題風雨閉門圖）　《耐歌詞・長調》余澹心評：情眞景眞，直如說話。此等塡詞，唐宋以來未有。

《多麗》（過子陵釣臺）　《耐歌詞・長調》沈因伯評：婦翁一生，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當世既知之矣。至其言人所不肯言與不屑言，則尚未之知也。如「朋友雖親終讓嫡，我費杖頭人亦費」，「最愁聽處是無錢，若還我有君先有」等句，皆人所不肯言者。此詞累百餘言，無一字不犯人所恥，人皆不屑，而我屑之，詎非詫事。然人所不肯言、不屑言者，皆其極肯爲而極屑爲者也。但誠于中，而必不肯形于外者何哉？欲知婦翁之爲人，但觀其詩文即燎然矣。

《鶯啼序》（吳梅村太史園內看花各咏一種分得十姊妹）　《耐歌詞・長調》陳天游評：花魂有知，應向先生解語。又，余廣霞評：世人本無才調，便執筆作詩作詞，似貧兒請客，肴核全無，只有空杯窮碗，豈復知有瓊筵滋味耶。笠翁既負長才，又多巧思，長不拖沓，巧不尖纖，冲口說出，只是尋常穿衣吃飯，便覺衮衣繡服、龍肝鳳髓無以逾之。如此長調，一氣呵成，足使片玉銷魂，屯田失步。

《憐香伴》　虞巍《憐香伴序》：蛾眉不肯讓人，天下男子且盡效顰，乃欲使巾幗中承乏緇衣縞帶之風，非特兩賢不相厄，甚至相見輒相悅，相思不相捨，卒至相下以相從，此非情之所必無，而我笠翁文中之所僅有乎。笠翁才大數奇，所如寡遇。以相應求，相汲引而寓言閨閣，此亦禮失求野之意，感慨系之矣。

《風箏誤》　虞鏞《風箏誤叙》：屈子曰：「衆人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憂讒畏譏，《離騷》所由作也。然三閭、九畹，幷馨千載。貞者不得誤爲淫，亦猶好者不得誤爲丑，所從來久矣。我笠翁行惇曾、史，才妙機、雲，芳體錦心，幾于遺世獨立，顧以負俗之累，悴游澤畔。嗟乎！天地間黑白固無殊觀，妍媸殆將奪面乎。因思極媸冒妍。極妍混媸者，往事有二：里婦顰愉越豔，畫工態掩漢娃是也。既而思浣紗溪上，瓊姿孤映清漪。響屧廊邊，珊韻只聞獨步。顰者自顰，效終誰效？況乎紅顏雖薄，白璧難淄。平日按圖索驥，棄予如遺者，一旦和親辭陛，光動左右，乍轉秋水之眸，始識春風之面。慷慨兮胡塞晨征，懊喪兮漢宮秋思。美人塵土何代無，惟青冢黃昏，至今咏焉。則知丹青黝黑，不能有誤王嬙，而反以不朽王嬙，凡爲嬙者，俱可浩然自信于天地之間。此笠翁《風箏誤》一編寫照寓言，或在有意無意間乎。讀是編，而知媸冒妍者，徒工刻畫，妍混媸者，必表清揚。同此一人之身，昔駭無鹽、宿瘤，如鬼如魅。今稱玉環、飛燕、胡帝胡天。人顧蛾眉信否耳，謠諑誰能誤之。笠鴻之才，妖冶已極，余不才，亦妒婦也，今且與老奴爭憐之矣。樸齋主人《風箏誤總評》：是劇結構離奇，熔鑄工煉，掃除一切窠臼，向從來作者搜尋不到處，另闢一境，可謂奇之極、新之至矣。然其所謂奇者，皆理之極平。新者，皆事之常有。近來牛鬼蛇神之劇充塞宇內，使慶賀宴集之家，終日見鬼遇怪，謂非此不足悚人觀聽。詎知家常事中，盡有絕好戲文未經做到耶。是劇一出，鬼怪遁形矣。

《蜃中樓》　孫治《蜃中樓序》：古今以來，恍惚瑰異之事，何所不有。【略】李子以雕龍之才，鼓風化之鐸，幻爲蜃樓，預結絲夢，狀而後錢塘之喑鳴睚眦，柳生之離奇變化，皆不背馳于正義，又合張生煮海事附焉。於乎，亦奇觀矣。昔漢武之時，文成、欒大之屬，以爲祀竈，而黃金可成，河決可治。今天下財用日匱，黃河之變，又甚于宣房時，世倘有其人乎，又不止爲交甫贈珮，作一段奇緣觀矣。壘庵居士《蜃中樓總評》：傳書、煮海，本二事也。惟龍女同，龍宮亦同，故笠翁先生合其奇而傳之。侈賦海鬻龍之才，寫橘潭沙島之勝。情文相生，亹亹來逼。試拍而歌焉，可以砥淫柔暴，敦友誼而堅盟言。吾知笠翁泚筆時，慘淡經營，實有一段披瞽振聾之意郁勃欲出，不僅嘲風弄月，欲頡頏于馬、關已也。世有公瑾，決以余爲知言。

《意中緣》　范驤《意中緣序》：予自吳閶過丹陽道中，旅食鳳凰臺下，凡遇芳筵雅集，多唱吾友李笠翁傳奇，如《憐香伴》、《風箏誤》諸曲，而梨園子弟，凡聲容雋逸、舉止便雅者，輒能歌《意中緣》，爲董、陳二公復開生面。夫唐人不作而小說家窮，元曲輟音而傳奇道盡。笠翁天才騷屑，觸手則齊諧、諾皋比肩，搖筆則王實父、貫酸齋接迹。近自湯臨川《牡丹亭》、徐文長《四聲猿》以來，斯爲絕唱矣。當事諸公購得之，如見異書，所至無不虛左前席。或疑李子雪驢風馬，屢空不給，何至名動公卿乃爾。彼《清平樂》詞，李龜年持金花箋，梨園子弟撫絲竹，至尊親調玉笛以倚曲，手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者，更何人哉。　黃媛介《意中緣又序》：不慧自長水浮家西湖，垂十年所矣。湖曲一椽，日與落照晚峯相狎，饑思煮字，閑或看雲。每嘆許大西湖，不能生活一担簦女士，豈西子不能讓人耶。然而三十年前，有林天素、楊雲友其人者，亦担簦女士也。先後寓湖上，藉丹青博錢刀，好事者，時踵其門。卽董玄宰宗伯、陳仲醇徵君亦回車過之，贊服不去口，求爲捉刀人而不得。今兩人佩歸月下，身化彩雲久矣。笠翁先生性好奇服，雅善填詞，聞其已事，手腕栩栩欲動，謂邯鄲寧耦斯養，新婦必配參軍，鼓憐才之熟腸，信鐘情之冷眼，招四人芳魂靈氣，而各使之唱隨焉。奮筆絺章，平增院本家一段風流新話，便才子佳人良願遂于身後。嗟夫，孽海黑風，茫無岸畔，從來巾國中抱才負藝者，多失足于此。苟不幸而失足，斯亦已矣，何至形銷骨毀之後，尚乞靈于三寸不律，爲翻月籍而開生面耶。抑造物者亦有悔心，特請文人補過耶。此不慧之所以心悲意憐，而欲情巫陽問之湖水也。　徐林鴻《意中緣跋》：同誰學圃，栽河陽未盡之花。約伴登樓，度都尉可憐之曲。僕本恨人，曾經樂隨事起。卿須憐我，未免傷逐心生。一日，笠翁惠讀《意中緣》本，驚心是豔，信心皆奇。佳人本難再，喜得其宜。才子自堪銷，巧作之合。光分釵焰，訝羅帳之開時。影回鏡波，想珠簾之垂處。相思地就，離恨天完。請問笠翁：那時置身，是何法界？

《鳳求鳳》　杜濬《鳳求鳳序》：生人之大患有三：一曰淫，一曰妒，一曰詐。淫者不顧身而違顧名。妒者不容己而違容人。詐者不恤死而違恤生。吾友笠道人深憂之，以爲此非莊語所能入，法拂所能爭也，必也以竹肉爲針砭，以俳優爲直諒，則機圓而用捷矣，其惟傳奇乎。于是《鳳求鳳》之書又出焉。問何以止淫？曰：請觀呂哉生。夫世之無僅識，形骸略具，而自以爲宋玉者多矣。佻兮達兮，不自知其丑也，大體造業耳，佳人安在哉？而哉生

者，男子中之夷光也。向令稍示目成，可使世無貞婦，而乃防溫柔如暴客，指門限爲死關，卒至感動文星，掇上第之榮，而擁三婦之豔，哉生之志亦得矣。然則哉生非不慕色也，惟知夫非不淫則色不可得而好也，其識高耳，則淫與不淫之得失明矣。問何以已妒？曰：請觀喬氏。夫許仙儔歸心呂郎，代求正室，無他腸也。而喬氏妒心一起，遂生無限之戈矛，其才又非許敵，遭折辱焉。龐涓死于孫臏，喬氏之不死于許，幸耳。曹氏清淨無爲，獨坐而享其成。喬氏之妒，曹氏之資也，則妒與不妒之得失又明矣。問何以息詐？曰：請觀何媼。當許仙儔之弄喬民，何異張儀之欺懷王。殷四娘之說呂郎，何異陸賈之調之調平、勃。乃好勝者，必遇其敵。專利者，必喪其本。而何媼本強人也，尋行數墨，規規媒妁中，不使一智，不畫一策，起而收功集事，朱提之賞，直扼殷四娘之喉而奪之。殷雖梟，無如之何也。則詐與不詐之得失又明矣。且夫三婦始而參差，終歸一致者，何也？豈非由其起見，俱從愛惜呂生一人故耶。眞愛呂生，自不得不各蠲私忿，理勢固然哉。向使東漢諸君子有此，則可無甘陵之禍。北宋諸君子有此，則可無元祐之禍。奈何傾軋覆轍，前後相尋，勇私斗而怯公戰，以至于靡爛不可收拾者，蓋其智曾不若此數婦人耳。此又余所以觀樂而泣也。西泠梅客《鳳求鳳總評》：張繡虎曰：吾少時讀傳奇，數十本耳。令則家翻新譜，曲換新聲，驟增數百十本。其實不脫古人窠臼。《琵琶》、《荊釵》、《西廂》、《幽閨》等名曲，或竊其文辭，或仿其情節，改頭換面，別是一班傀儡登場。不得已牛鬼蛇神，炫奇飾怪，按實求之，了無意味。譬之傖父擬古詩，一則曰李、杜，一則曰元、白。即使字字酷肖，李、杜、元、白已死，那得腐尸復生。夫在天爲雲，今日之雲，必不同昨天之雲。在樹爲化，今日之花，或即是舊年之花，却不竟是舊年之花。文心百變，那得倒成印板乾坤。都被一二措大咬文嚼字，完得個依樣葫蘆，便號絕世才子，當代大家。今觀笠翁所著傳奇，未嘗立意翻新，有一字經人道過，笠翁唾之矣。又曰：市井兒著新鞋襪，臨風顧影，便自謂宋玉、衛玠，扭捏出許多輕薄，何如左太冲亂石一車。世間美男子又具才情，千古所無。若使有之，三女奔焉可也。讀《鳳求鳳》者，作如是觀。

《奈何天》　紫珍道人《奈何天總評》：世間百千萬億，止靠一天，而天自盤古至今，春秋高矣，不無龍鍾暮景。設施布置，大都不合時宜。故今日之天，捨却「奈何」二字，別無名號可呼。開闢之初，男女無心，忽然湊合，彼時「妍丑」二字，料無分別，即妍者，未必甚妍。丑者，亦未必奇丑。變化至今，爐錘改樣，遂令美惡太殊，以致愛憎紛起，詎非造物者之過歟。簇簇閨英，令其五官完具足矣，奈何夷光其貌，道蘊其才。既令才貌相兼，則當予以佳匹。即云至美難全，好物鮮幷，亦當配一尋常男子，奈何以蘧蒢戚施之人，令人見而思避。如關不全其人者，溺其珠而糞其玉，一之已甚，況復至再至三。顚倒若此，安得不以「奈何」二字加之。非特此也，袁經略負命世之才，具掀天之手，即使佳麗成行，溫柔作隊，爲風流侈靡之郭令公，亦未爲已甚，奈何天絕坐失，擁嫫姆以終身。韓解元抱憐香之素志，具冠玉之清標，使之永有麗娟，常餐秀色，爲琴心獨注之相如，亦未爲不可。奈何覿面難逢，致王嬙之別嫁。闕忠貌鄰潘、宋，心幷許、張，使之生于貴族，早歷宦途，暢所欲爲，更不知作何豎立，奈何屈作人奴。胸前瑞雪忽紛飛，眼底桃花終墮落。鵬鷃乘風上碧霄，蛟龍獲雨歸丘壑。嗟呼！子見奈何天上，英雄躋躋，才子蹌蹌，爲袁爲韓爲闕忠者，不知凡幾，豈特三女同居，爲淚雨愁雲之世界乎。湖上翁不知決幾許西江之淚，噴多少南岳之雲，濡墨寫嗔，揮毫泄痛，于無可奈何處，忽以「奈何」問天，天亦不能自解，笠翁又代爲解之。此「紅顏薄命」之注腳所由來也。世人不知，翻怪笠翁蹂香躪玉，蝕月摧花，演此殺風景之傳奇，爲燒琴煮鶴者作俑。不知作俑者天，非人所能與也。天之作俑已久，亦非自今日始也。然使他人搦管，勢必奪極思改，不顧倫常，斥冰人而翻月籍，擲琴瑟而抱琵琶，其所復風紀，不亦多乎。以憤世之心，轉爲風世之事，此種奇才，此種大力，非笠翁不能有。至于文詞之奇麗，關目之神巧，總非人工可到。若使人工可到，便非奈何天上煉石手矣。

《比目魚》　王端淑《比目魚序》：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有天地來第一義也。君臣朋友，從天婦中以續以似。笠翁以忠臣信友之志，寄之男女夫婦之間，而更以貞夫烈婦之思，寄之優伶雜伎之流，稱名也。小事肆而隱。《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旨哉。宋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王使史巫監謗者，而道路以目。譚楚玉、劉藐姑初以目成，繼以目語，而終以目比。目之足以生死人如此其甚也。《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安知魚之足以寄人死生如此其神也。考諸物化，自無情而之有情，老楓爲羽人，朽麥爲蝴蝶也。自有情而之無情，賢女爲貞石，山蚯爲百合也。兩人情至此，忽然忘窈窕之儀，而得圉圉之質，彼倏然失儒雅之規，而適悠然

之逝。「中孚，豚魚吉」，《易》辭豈欺我哉。笠翁以神道設教歸之慕容介，其實皆自道也。說者謂文章至元曲而亡，笠翁獨以聲音之道與性情通，情之至即性之至。藐姑生長于伶人，楚玉不羞爲鄙事，不過男女私情。然情至而性見，造夫婦之端，定朋友之交，至以國事灰恩，漪蘭招隱，事君信友，直當作典謨訓誥觀，吾鄉徐文長先哲爲《四聲猿》，千古絕唱，《比目魚》其後先于喁也哉。

《玉搔頭》　黃鶴山農《玉搔頭序》：昔人之作傳奇也，事取凡近而義廢勸懲，不過借伶倫之唇齒，醒蒙昧之耳目，使觀者津津焉互相傳述足矣。自屠緯眞《曇花》、湯義仍《牡丹》以後，莫不家按譜而人塡詞，遂謂事不誕妄則不幻，境不錯誤乖張則不炫惑人。于是六尺氍毹，現種種變相，而世之嘉筵良會，勢不得不問途于庸瑣之劇，豈非宴衎中一大恨事乎。此余所以讀《玉搔頭》而擊節不置也。【略】觀其調御律呂，區畫宮商，集《花間》、《草堂》于毫間，坐鄭虔輝、喬孟符于紙上，有風有刺，駸駸乎金元之遺響矣。　睡鄉祭酒《玉搔頭總評》：明朝三百年間，許靈寶家門最盛，而事業復有可觀。王山陰理學稱尊，而功烈尤爲丕著。二公之事雖登載籍，未播管弦，使婦女、孩童不盡識其面目，亦缺憾事也。至于武宗之面目，久現于優孟衣冠。嫖院一事，可謂家喻而戶曉者矣。但屈帝王之尊，而爲蕩子無賴之事，此必亡之勢也。其所以不亡者何故？豈非輔弼之有人，而彌縫之多朮耶。若不揭出此義，昭示于人，則天子浪游而國事無恙，幾爲可幸之事矣。是劇合一君二臣之事，而聯絡成文，使孩童、婦女皆知二公有匡君之實。二公既有匡君之實，則武宗亦與有知人之明。由是觀之，其僥倖不至失國，亦理之所當無，而事之所合有者也。以此示勸于臣，則臣責愈重。以此示誡于君，則君體不愈嚴乎。作是劇者，原具此一片深心，非漫然以風流文采見長也。有責其以衰冕登場，近于褻慢者。吾不知嫖院一劇始自何年，徒暴其短者，不聞見罪于世。而代文其過者，反蒙指摘于人。亦何幸于前，而不幸于後歟。《小說考證》卷八引汪德淵《今事廬隨筆》：傳奇多存逸史，不但詞曲可觀，明太祖以高則誠《琵琶記》，比諸《五經》肴核。英雄見解，大非俗士可能領略。予舊見揚州某宅，藏有《玉搔頭》傳奇稿本，中叙明武宗南巡，在揚州閱兵諸事，歷歷如繪，皆爲正史所不備者，詎但一朝樂府已哉。其記武宗簪花戎服，與《陔餘叢考》所引者相同，誠曲中之史也。

《巧團圓》　《小說考證》續編卷二引《毘梨耶室雜記・巧團圓》略云【略】。漁自序云：「若僅依樣沿襲，陳陳相因，作者既乏嘔心剔腎之功，讀者亦無驚目動魄之趣。覆瓿之外，安所用之。是劇於倫常日用之間，忽見變化離奇之相，無後者鬻身爲父，失慈者購嫗作母。鑿空至此，可謂牛鬼蛇神之至。及至看到收場，悉是至性使然。人情必有，初非奇幻，特飲食日用之波瀾耳。」漁既自云鑿空，即不必問其有無。實則李曲皆可作如是觀，不僅此一種也。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巧團圓總評》：從來院本千奇百詫，其間情事，總不越五種人倫。大率摹繪夫婦之情者，十之七八，其餘四種，合計不過二三。以末世人情，厭正而趨奇，嗜淫而惡慤。夫婦可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不能奇也。幃箔易淫，而家庭、殿陛、塤篪、縞帶不得淫也。春古樂而令人忘倦，即起師曠不能。予嘗語同人曰：「上下千古，能摹繪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情，而與夫婦無間，令人忘倦起舞者，唯湖上笠翁乎。」是劇一出，其稿本先剞劂而傳，遠近同人無不服予之先見。賣身爲父，購婦爲母，奇莫奇于此矣。題帕委身，捐軀贖美，淫莫淫于此矣。究之敦孝、敦慈，率由天性。矢節、矢義，迥別閑情，一軌于至正、至慤。人詫笠翁之能作怪，吾服笠翁諸劇似怪而絕不怪也。至塡詞賓白，字字化工，不復有墨痕楮迹。笠翁之自信若是，吾儕之信笠翁者，亦若是耳。

《愼鸞交》　郭傳芳《愼鸞交序》：（笠翁）出《愼鸞交》劇本，屬予評。以斯劇也，介乎風流、道學之間，予爲人頗近之，故取以相質。予快讀數過，不覺掀髯起舞，乃知前後八種，猶爲笠翁傳奇之貌，而今始見其心也。由是鍵戶熟評，寧詳無略，華、王、侯、鄧四片心肝，已爲作者提出。而作者一片心肝，又似爲予提出。笠翁視之，不覺撫膺稱快。由是貢予爲有道，美予爲知言。

《無聲戲》　第一回：丑郎君怕嬌偏得豔。　睡鄉祭酒評：從來傳奇小說，定以佳人配才子。一有嫁錯者，即代生怨謗之聲，必使改正而後已。使妖冶婦人見之，各懷二心以事其主，攪得世間夫婦不和，教得人家閨門不謹。作傳奇小說者，盡該入阿鼻地獄。此書一出，可使天下無反目之夫妻，四海絕窺牆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豈可作小說觀。這回小說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作者竟操生殺之權。

又　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睡鄉祭酒評：老鼠畢竟是個惡

物，既要成就他夫妻，爲甚麼不待知府未審之先去拖他媳婦的鞋子，直到蔣瑜受盡刑罰才替他白冤？雖有焦頭爛額之功，難免直突留薪之罪。怪不得蔣瑜夫妻恨他，成親之後，夜夜要打他幾次。

又　第三回：改八字苦盡甘來。　睡鄉祭酒評：這回小說與《太上感應篇》相爲表里，當另刻一冊，印他幾千部，分送衙門人，自有無限陰功，強如修橋砌路。是便是了，只怕吃過洗心湯、燒過告天紙的，就看了他，也不見有甚好處。

又　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禍至。　睡鄉祭酒評：人都羨慕秦世良，我獨羨慕秦世芳。秦世良的財主是天做的，秦世芳的財主是人做的。天做的財主學不來，羨慕他沒用處。人做的財主學得來，羨慕他有用處。

又　第五回：女陳平計生七出。　睡鄉祭酒評：從來守節之婦，俱是女中聖人。誓死不屈的，乃聖之清者也。忍辱報仇的，乃聖之任者也。耿二娘這一種，乃聖之和者也。不但叫做女陳平，還可稱爲雌下惠。

又　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　睡鄉祭酒評：若使世上的龍陽個個都像尤瑞郎守節，這南風也該好。若使世上的朋友個個都像許季芳多情，這小官也該做。只怕世上沒有第二個尤、許，白白的損了精神，壞了行止，所以甚覺可惜。

又　第七回：人宿妓窮鬼訴嫖冤。　睡鄉祭酒評：有人怪這回小說，把青樓女子忒煞罵得盡情，使天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絕此輩衣食之門，也未免傷于陰德。我獨曰不然。若果使天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那些青樓女子沒有事做，個個都去做良家之婦了。這種陰德更自無量。

又　第八回：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睡鄉祭酒評：這樣小說，竟該做仙方賣。爲人子弟的，不可不買了看。爲人父兄的，更不可不買了看。又，《小說考證》續編卷五引程鴻詔《心齋集》卷二：湖上李笠翁作《無聲戲》小說，有鬼輸錢故事。所叙賭場情狀，不翅頰上三豪。此雖其筆舌之妙，亦以此中人眞有如是之不堪言說者。前段戒賭，後段傳戒囊家，描寫傴眞，令人生畏。嗚呼，今世之子弟以好賭敗厥家聲者，不可勝數。其祖父九泉之下，亦安得盡如王繼軒者，現賭人身而爲說法乎哉？

又　第九回：變女爲兒菩薩巧。　睡鄉祭酒評：施達卿是個極有算計的人，前半段施舍也不妙，後半段施舍也不妙，妙在中間歇了一歇。若竟施舍到頭，明明白白生個兒子出來，就索然無味，沒有這樣好小說替他流芳百世了。如今世上爲善不終之人，個個都可以流芳百世，只要替做小說的想個收場之法耳。

又　第十回：移妻換妾鬼神奇。　睡鄉祭酒評：這回小說，天下人看了，都要怪他說得不經。世上那有小反酷大之理。不知做大的酷小，一百個之中有九十九個。做小的酷大，一百個之中也有九十九個。只是做大的酷小，發泄得出。做小的酷大，發泄不出。雖有內外之分，其酷一也。這回小說，即使天下做小的看了，也都服他是誅心之論。

又　第十一回：兒孫棄骸骨僮僕奔喪。　睡鄉祭酒評：看了百順之事，竟不敢罵人奴才，恐有如百順者在其中也。看了單玉、遺生之事，竟不願多生子孫，恐有如單玉、遺生者在其中也。然而作小說者，非有意重奴僕，輕子孫，蓋亦猶《春秋》之法。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于夷狄，則夷狄之。知《春秋》褒夷狄之心，則知稗官重奴僕之意矣。

又　第十二回：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　睡鄉祭酒評：碧蓮守節，雖是梅香的奇事，尤可敬者，是在丈夫面前以淫污自處，而以貞潔讓人。羅、莫再醮，也是婦人的常事，最可恨者，是在丈夫面前以貞潔自處，而以淫污料人。迹此推之，但凡無事之時嘵嘵然自號于人曰我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其人者，皆有事之時之亂臣、賊子、奸夫、淫婦之流也。

《連城璧》　第一回：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　睡鄉祭酒評：這回稗史之中，有七件怪事，皆與尋常情理相背：以極淫之婦而生極貞之女，一怪也。以極下賤之人而爲極高貴之事，二怪也。從來作傳奇者，皆從實事之中演出戲文，此獨于戲文中濱出實事，三怪也。從來梨園中之淨丑爲生腳之退步。此獨爲生腳之入門，四怪也。既以神道設教，則二郎神爲梨園子弟之主，即當從此起見，借渠作氤氳使者，乃二郎神絕不與事，忽以不相關涉之晏公越神俎而代庖，五怪也。從來稗官野史皆以主人攜客，未聞以客攜主，譚楚玉一朝發迹，則當攜帶莫漁翁做個富貴之人，乃常理也，此獨以旁見側出之莫漁翁攜帶譚楚玉做了個高隱之輩，六怪也。從來戲文小說皆以熱鬧收場方合時眼，否則爲觀者所棄，此獨以山林寂寞終之，七怪也。種種拂情背理之事，不見怒于觀者亦已幸矣，乃復令人自開卷稱奇，直至終篇，無刻不欲飛欲舞，此何故歟？眞令人解說不出，只好罵幾聲作怪稗官，

稗官作怪而已。

又　第三回：乞兒行好事，皇帝做媒人。　睡鄉祭酒評：如今世上人所做之事，大半皆乞丐之事，又大半皆乞丐不爲之事，及以「乞丐」二字加之，又必大怒，抑何乞其實而不乞其名耶？「窮不怕」之事，有乞丐之名，無乞丐之實，正是今世人情對症之藥，稗官眞醫國手也。

又　第七回：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還不死之魂。　睡鄉祭酒評：古今療妒之方，可謂窮奇極巧，無一事沒人做過，皆不能取效。即有驗者，亦是庸醫治病，但能救未而不能除根，未有假死一法之盡善者。所慮夫死歸嫁之說，不能隱匿，必致貽笑于人，隱公又能各出奇計，使先後二事俱不聞于外，其愚可及也，其智不可及也。有發難者曰：「使淳于氏守節不嫁，則隱公將奈之何？」予曰：「不然，天下第一等妒婦，即是第一等淫婦，求淫婦必于妒婦之門，淫而不妒者庸或有之，未有妒而不淫者也。淳于氏守節，此絕無之事，故隱公能必于前耳。」

《十二樓》卷一《合影樓》　睡鄉祭酒評：影兒里情郎，畫兒中愛寵，此傳奇野史中兩個絕好題目。作畫中愛寵者，不止十部傳奇，百回野史，邇來遂成惡套，觀者厭之。獨有影兒里情郎，自關漢卿出題之後，幾五百年，并無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讀異書，但恨出題者不得一見。若得一見，必于《西廂》之外又增一部塡詞，不但相思害得稀奇，團圓做得熱鬧，即「捏臂」之關目，比傳書遞柬者更好看十倍也。杜于皇評：讀此終篇，嘆文章之妙，復嘆造化之妙。大抵有緣人，頭頭相遇，費盡造化苦心。無緣人，頭頭相左，也費盡造化苦心。孰爲有緣？《合影樓》中人是也。孰爲無緣。變雅堂中人是也。（吾堂名造化之筆既與笠翁，則有緣無緣兩股文字闕一不可，杜陵野老吞聲望之。

又卷二《奪錦樓》　睡鄉祭酒評：刑尊之判姻事，人皆頌其至公無私。以予論之，全是一團私意。其喚四婿上堂，分列左右，而令二女居中，使之自分向背，此是一段公心。及觀二女不向左右，止以嬌面向己，號啕痛哭，分明是不嫁四人願嫁老爺之意。蓋因女子無知，不諳大義，謬謂做官之人亦可娶民間婦也。刑尊默識其意，而辭親話頭不便出之于口，是以屏絕四人，而于多士之中擇一才貌類己不日爲官者以自代，此與鄧侯舉曹參同意。謂之「曲體民情」則可，謂之「善秉公道」則不可。然推此一念以臨民，又自不爲無濟。如民欲父我，我即舉一人子之。民欲師我，我即擇一人弟之。民欲神明尸祝我，我即分任數人以維持保佑之。爲仁之方莫善于此，又不得以一事之隱衷而塞千萬人受福之路也。

又卷三《三與樓》　睡鄉祭酒評：縣令之神明，老友之任俠，與繼武之廉靜居鄉，不修宿怨，三者均堪不朽。仕宦居官者，當以縣令爲法。居鄉者，當以繼武爲法。獨是庶民之有財力者，不當以老叟爲法，因其匿名遞狀一節不可訓耳。然從來俠客所行之事，可訓者絕少。如其可訓，則是義士，非俠客也。義與俠之分，在可訓不可訓之間而已矣。

又卷四《夏宜樓》　睡鄉祭酒評：同一鏡也，他人用以眺遠，吉人用以選豔。此等聰明，昔人有行之者矣。留木屑以鋪地，儲竹頭以造船，此物此志，無二理也。吉人具此作用，其居官之事業，必有可觀。但見從來好色之人止有此一長可取，除却偷香竊玉，便少奇才。猶之做賊之人，止有賊智而無他智也。奈何。

又卷五《歸正樓》　睡鄉祭酒評：貝去戎一生事迹，乃本傳之正文，從前數段，不過一冒頭耳。正文之妙自不待言，即冒頭中無限烟波，已令人心醉目飽。山水之喻奇矣，又復繼以陰晴。陰晴之譬妙矣，又復繼以投誠納款。以投誠納款喻回頭，可謂窮幽極奥，無復遺蘊矣。乃又行路一段，取譬更精。無想不造峯巔，無語不臻堂奥，我不知笠翁一副心胸，何故玲瓏至此。然盡有玲瓏其心而不能玲瓏其口，玲瓏其口而不能玲瓏其手者，即有妙論奇思，無由落于紙上。所以天地間快人易得，快書難得，天實有以限之也。今之作者，無論少此心胸，即有此心胸，亦不能有此口與手。讀《十二樓》以後，都請擱筆可也。如必欲效顰，須令五丁入腹，遍鑿心竅，使之徹底玲瓏，再出而鏤其手口，庶可作稗官後勁耳。

又卷六《萃雅樓》　醉鄉祭酒評：凡作龍陽者，既以身爲妾婦，則所存之人道原屬贅瘤，割而去之，誠爲便事。但須此童自發其心，如初集之尤瑞郎則可。東樓不由情願，竟爾便宜行事，未免過于殘忍，無怪小權之切齒腐心。予又笑其涇渭不分，使宮刑倒用，是但有奸雄之勢力，而無其才與術者也。若使眞正奸雄，必以處小權者處金劉，使據有龍陽之人頓失所恃，不特自快其心，亦可使傾都人士頌德歌功，謂東樓一生亦曾做一樁痛快人心之事。惜乎見不及此，而使名實俱喪，成其爲東樓之惡而已矣。

又卷九《鶴歸樓》 睡鄉祭酒評：此一樓也，用意最深，取徑最曲，是千古鐘情之變體。惜玉憐香者雖不必有其事，亦不可不有其心。但風流少年閱之，未免嗔其太冷。予謂：熱鬧場中，正少此清涼散不得。讀《合影》、《拂雲》諸篇之後忽而見此，是猶盛暑酷熱之時，揮汗流漿之頃，有人惠一井底涼瓜，剖而食之，得此一冰一激，受用正不淺也。

又卷一一《生我樓》 睡鄉祭酒評：覺世稗官所作，事事情理之中，獨有買人爲父一節，頗覺怪誕。觀者至此，都謂「捉出破綻來」，將施責備之論矣，及至看到「原屬父子，天性使然」一語，又覺得甚是平常，并不曾跳出情理之外。可見人作好文字與作好人、行好事一般，常有初使人驚，次招人怪，及至到羣疑畢集、怨讟將興之際，忽然見出他好處來，始知做好人、行好事者原有一片苦心，令人稱頌不已。悟此即知作文之法，悟此即知讀書之法。

又卷一二《聞過樓》 睡鄉祭酒評：諸公既遂呆叟之高，又使之不迂其迹，誠一時盛舉。叙養士之功者，必以太史爲最，縣令次之，諸大老又次之。以求田問舍之資，合諸老所出者，僅得三分之一，而兩公之力居多也。予謂：此番捐助，不虧太史，不虧縣令，獨獨虧了諸公，爲呆叟者不可不知感激。何也？太史善于聞過，縣令工于謀野，其取償于呆叟者，不啻什百，豈止三分之一而已哉。其余諸老，既乏聞過之虛衷，又無謀野之實意，不過于高談闊論之時，增一酒朋詩客而已。所以出一分失一分，助一股折一股。俗語云「施恩不望報」，惟諸老能之。若太史、縣令二公，皆居奇射利之尤者也。然又不得不謂之仗義。可見名實兼收之事，惟禮賢下士一節足以資之，較積德于冥冥之中，俾後世子孫食其報者，尚有遲早賒現之別耳。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李漁字笠翁，錢塘人，一作蘭溪人，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爲唐人小說，吳梅村所稱精于譜曲。時稱李十郎。有《風箏誤》等傳奇十種及《芥子園畫譜》初、二、三集行世。

光緒《黎城縣續志・李漁傳》 字笠翁，家湖上。才名譟一時，能爲元詞曲及唐人小說。以聲伎自娛，所至傾動公卿。李煐、黃宰、建德與之友。後遊於黎，煐、黃爲賃廡居之。今磊園有荒冢，傳是其之姬云。

光緒《蘭谿縣志・文學門・李漁傳》 字謫凡，邑之下李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詩、古文詞、雜著，有才子稱。好遨遊。【略】生平著述匯爲一編，名曰《一家言》，又輯《資治新書》若干卷，其簡首有《愼獄芻言》、《詳刑末議》數則，爲漁所自撰，皆藹然仁者之言。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於古。最著有詞曲，其意中亦無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有《十種曲》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譟，得笠翁爲三矣。論者謂「近雅則仲醇庶幾，諧俗則笠翁爲甚」云。昔漁嘗於下李村間，鑿渠引水，環繞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

紀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李笠翁在清初時工揣摩，走聲勢，取重於時。能以術籠取人貲。嘗作《奈何天》。先出上半本。其所云闕里侯者，蓋嘲衍聖公也。扮演醜惡，備極不堪。衍聖患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闕里侯者，已獲神佑。完好如常人矣。

《軍興三異歌爲督師李鄴園先生作》 《清史稿・李之芳傳》：李之芳，字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略】康熙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

《賀新郎》（納喬王二姬和諸友所寄花燭詞） 周櫟園《書賀新郎詞後》：喬、王二姬，眞尤物也，舞態歌容，當世鮮二。此予擊節嘗心，詫李郎貧士，何以致此異人者也。初閱此詞，所謂司空見慣，猶以尋常樂事目之。及登場領略後，取而再讀，始知李郎一生學問，被此二人折盡，無怪乎坎坷困頓，囊無一錢，即因貧致死，亦難以終身之不足，償此時一目之有餘。這位新郎，眞足賀也。

《玉搔頭》 黃鶴山農《玉搔頭序》：《玉搔頭》者，隨庵主人李笠翁所作。其事則武宗西狩，載在太倉王長公逸史中。其時則有逆藩之窺覬，羣邪之盜弄，王新建之精忠，許靈寶父子之正直，及劉娥之凜凜貞操，無一不可以

傳，而惜未有傳之者。乙未冬，笠翁過蕭齋。酒酣耳熱，偶及此，笠翁卽掀髯聳袂，不數日譜成之。

《巧團圓》《香祖筆記》卷四：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未有室家。同輩醵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鬅鬙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爲君易金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巹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李笠翁演此事爲《巧團圓》。

著録

《笠翁傳奇十種》《憐香伴》傳奇二卷，《風箏誤》傳奇二卷，《意中緣》傳奇二卷，《蜃中樓》傳奇二卷，《鳳求鳳》傳奇二卷，《奈何天》傳奇（一名《奇福記》）二卷，《比目魚》傳奇二卷，《玉搔頭》傳奇二卷，《巧團圓》傳奇（一名《夢中樓》）二卷，《慎鸞交》傳奇二卷。（清）李漁撰。

《雨村曲話》卷下　李漁音律獨擅，近時盛行其《笠翁十種曲》。十種者：《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鳳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蜃中樓》。勾吳虞巍序而行之，稱笠翁妻妾和諧，雖長貧賤，不作《白頭吟》，另具紅拂眼。亦可取也。世多演《風箏誤》。其《奈何天》，曾見蘇人演之。

支豐宜《典目新編》《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風箏誤》、《慎鸞交》、《鳳求鳳》、《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右十五種，錢塘李漁作。

姚燮《今樂考證・著録九・國朝院本》　李漁十種：《奈何天》（一名《奇福記》）、《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一名《美人香》）、《風箏誤》、《慎鸞交》、《鳳求鳳》（一名《鴛鴦賺》）、《巧團圓》（一名《夢中樓》）、《玉搔頭》、《意中緣》（與李元玉同目）。案：焦氏《曲考》以笠翁《鳳求鳳》誤作《鳳求凰》，而梁氏《曲話》、支氏《曲目》仍之，故梁氏論命名相同之曲，有「李漁有《鳳求凰》，無名氏亦有《鳳求凰》」之説也。四願居士六種：《偸甲記》（一名《雁翎甲》）、《魚籃記》（一名《雙錯卺》）、《雙錘記》（一名《合歡錘》）、《萬全記》（一名《富貴仙》）、《十醋記》（一名《滿牀笏》）、《四元記》。《曲考》另以《雙錯卺》入無名氏。案：《曲考》以《偸甲》、《魚籃》、《雙錘》、《四元》、《萬全》五種與笠翁十種并列，云笠翁所作，而入《十醋》于無名氏，注：云「龔司寇門客作」。或云系范希哲作。或又以《萬全》一種爲范氏作。近得五種合刻本，署曰「四願居士」。笠翁無此號，殆爲希哲無疑耶。然讀其詞，則斷非笠翁手筆也。姑列笠翁後，以存疑。又案四願居士五種，有《十醋記》，無《四元記》，聊類録之。

郭傳芳《慎鸞交序》　笠翁所以按劍當世而爲前後八種，文不足，再爲內外八種以矯之。

《小樓霞説稗・藏園曲》《藏園曲》：湖上笠翁曲，已刻者前後八種，未刻者內外八種，今行世者止十種。餘如《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名見《曲海》。此外十七種，不知何名，今皆不傳。

《笠翁閑定傳奇八種》《萬全記》，四願居士編次，四願居士自序。《十醋記》，素泯主人編次，素泯主人《弁言》。《偸甲記》，秋堂和尚編次，秋堂和尚自序。《雙錘記》，看松主人編次，看松主人自序。《魚籃記》，魚籃道人編次，魚籃道人自序。《四元記》，燕客退拙子編次，燕客退拙子自序。《双瑞記》，不解解人編次，不解解人《序説》。《補天記》，小齋主人編次，小齋主人戲言（《小説》）。

賀階平《古今史略序》　李笠翁先生所輯《史略》十二卷，【略】購諸坊間，知原板散失，長夏多暇，手錄一冊，原刻訛字，間爲校正。同人見而善之，謀付剞劂，分卷重校，不數日而竣事。惟是書輯于順治己亥之歲，因《明史》未出，搜采較多。方今御批《通鑒輯覽》，自古迄明，全書俱在，特筆煌煌，昭如日星，均足以資博學，則節錄明紀亦可從略，庶與宋、元以上體例相符。

陳景鐘《清波三志》　李漁【略】著述頗富，如：《一家言》、《耐歌詞》、《笠翁尺牘》、《笠翁詩韻》、《十種曲》、《芥子園畫譜》及各種稗史，皆其行世者也。

任訥《新曲苑》《笠翁劇論》二卷，（清）李漁撰。

光緒《蘭谿縣志》卷七　《詩韻》、《資治新書》二十卷（李漁輯），《笠翁一家言全集》十六卷（內《文集》十卷、《閑情偶寄》六卷），《芥子園畫譜》。

《清史稿・藝文志四》　《笠翁一家言》十六卷，李漁撰。

《顧曲麈談・談曲》　（李笠）翁十種曲外，有《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余皆有藏本，其詞更出所傳十種之下矣。

藝文

吳偉業《贈武林李笠翁》　家近西陵住薛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玄眞子，一笠滄浪自放歌。

《隨園詩話》卷九　尤展成贈云：十郎才調本無雙，雙燕雙鶯話小牕。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影炤銀釭。

余懷《李笠翁招飲出家姬演新劇即席分賦》（存目）

于源《燈窗瑣話》　笠翁墓在西湖九曜山之南。笠翁由蘭溪之杭，築室雲居山，名曰「層園」。卒後，錢塘令梁允植立碣表之，曰：「湖上笠翁之墓。」嘉慶某年，守冢者匿其墓碣，將易主焉。邑人趙寬夫修復之，且俾爲券藏于家。小茗文作四絕詩云：「築室吳山最上頭，即看餔啜亦風流。層園名士如雲散，樹碣荒阡仗邑侯。」「移將故碣委荆榛，賺得豪家卜兆頻。九曜山南十弓地，誰知此處葬詩人。」「才人賦命多窮薄，荒冢平來亦可憐。身後滄桑總難料，更誰重辦買山錢。」「置人守冢計周詳，更俾親書券數行。從此一抔長可保，不愁枉費東脩羊。」俱可風也。

雜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緣山構屋，名曰「層園」。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圮，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冢人沈德昭修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爲券藏于家，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履園叢話》卷二〇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爲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爲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樹之間，其後即內宮門也。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然，尤妙。

《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　半畝園，在京都紫禁城外東北隅弓弦胡同內，延禧觀對過。園本賈膠侯中丞（名漢復，漢軍人）宅。李笠翁（名漁，浙江布衣）客賈幕時，爲葺斯園，壘石成山，引水作沼，平臺曲室，奥如曠如。易主後，漸就荒落。道光辛丑，始歸于余。憶昔嘉慶辛未，余曾小飲南城芥子園（在韓家潭）中，園主章翁言，石爲笠翁點綴。當國初鼎盛時，王侯邸第連雲，競侈締造，爭延翁爲座上客，以叠石名于時。內城有半畝園二，皆出翁手。

黃周星

論述

尤侗《黃九煙秋波六義序》　白門黃九煙先生于予爲前輩，而好予特甚。一旦出所擬《秋波六義》示予，奇思妙解，側生挺出，其視拙作不啻十倍。先生老矣，以前進士爲村學究，豈猶沾沾爭文名？不過酸鹽淡飯，閒坐無聊，借此筆戲消磨白日耳。乃予讀之，則忽然增鼎湖之感，不知涕之何從者。假使世廟在御見先生之文，則凌雲之慕，寧止雄似相如哉？予窮愁多暇，間爲元人曲子，長歌當哭，而覽者不察，遂謂有所譏刺，羣而譖之。夫以優伶末伎，尚不容于世，如此若以西廂之曲造爲八股之文，向非特達之知出自先帝，則縉紳大人、道學夫子，未有不議其怪誕，執而欲殺者矣，乃有從而和之如黃先生者哉？嗚呼，此虞翻所以歎恨于知己也。

杜濬《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君諱周星崇禎庚戌科進士）》　吾與老友故戶

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日益，甚至於無終食之閒違嗔，以此取憎於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諸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略】今讀其《絕命詩》二章，其首章固以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卻聘書》，九煙猶是也。

《國朝詩話》卷一　上元黃九煙（周星）《遊冒巢民春暉園》詩：「夢老吳山五十年，今朝始得卧蒼烟。三峯已叩生公石，一水還浮米芾船。海國衣冠名士會，醉鄉花月美人天。豪情勝事眞千古，那羨蘭亭共輞川。」宕逸可玩。後流寓湖州，年七十，忽縱飲大醉，沉南潯河死。所著《唐詩快》，脫盡滄溟、竟陵窠臼，足增人才識。

《說詩菅蒯》一五　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鈍者以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略】黃九煙云：「唐、宋、元、明不如漢、魏、六朝，漢、魏、六朝宜不如《三百篇》，《三百篇》終不如上古，何不返諸盤古之前，混沌之始乎？」茲言大破俗論。

《明詩紀事》辛籤卷六下　九烟長歌，眞氣噴薄而出，微嫌雜拉。近體傲兀，自見風節。

傳記

《遺民詩選・黃周星小傳》　周星，一名人，字略似，一字九煙，號而庵。湖廣湘潭人。進士。隱居江南，性孤介，寡言笑。少年多著作。從長沙過洞庭，夜半爲劇盜所掠，盡取舟中圖籍投之水。後復著成集。乙酉夏，時際百六，避跡無陰，蒼黃從矛鏑叢中攫得一集，挈之以行，復爲盜掠。今所存，皆鼎革以後所作，頗近於《騷》。素懷靈均之志，終投秦淮以死。選《唐詩快》，著《夏爲堂詩》。

汪有典《黃周星傳》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湘周氏。崇禎庚辰，成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略似，號半非，又號圃庵，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眞率少文，剛腸疾惡。自鑱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詡與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略】。公感憤、怨懟、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喜食鐺底焦飯，人呼爲鍋巴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竈養幸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糧訣，嚇鬼空多嗽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煞，鍋巴敢望史雲塵。隔江船尾競琵琶，金帳甯知雪水茶。新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飯記先賢，苦節多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公靜卧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肅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嘆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爲銘曰：「笑蒼乎，笑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甯不蟠五嶽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沈於水，時庚申五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尚高亦以五月五日自盡。【略】汪有典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閒，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踐其言。公變姓名，有贈詩云：「半非略似君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此曹安得復爲人！

周系英《黃周星述》　黃九煙先生，名周星，江甯上元人。其先爲湘潭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姓周名星，後復本姓黃，卽以周星爲名。先生父母貧甚，賣腐爲業，與周氏鄰，富而無子。先生始生，卽爲周氏所撫。弱冠成進士，不自知爲黃也。周氏父母相繼卒，忽有瞽婦詣門，呼先生小名曰汝人也。

《松江府志・寓賢傳》　周星爲上海張太常元始鄉榜所得士，於順治庚寅至松，後康熙庚申復寓太常所，以其季女許字其孫潮，是年午日投南潯河死。

民國《吳縣志》卷七六引《元和縣志》　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少育於楚湘周氏，亦爲楚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又三年，授計部主事。明年夏，以國變棄家流寓吳越間。在吳寓陽城湖濱，後更名人，更字略似，號半非，晚

又號笑蒼道人。生平或笑或哭，感觸無端。遇沈冥放廢之士，執手悲歌，聲激水涯。嘗自言身多患難。幼時遇酖毒不死，丙子公車出洞庭遇盜不死，丁丑遘寒疾、不汗發狂不死，庚辰京邸觸兇刃不死，丙戌避亂閩海復遇盜不死，浮沈三十餘年。年七十，仰天歎曰：「吾今不可以死乎！」與妻拏訣別，慷慨飲醇酒，盡數斗，竟日夕不醒。人以爲眞死矣，仍不死。後泛舟浙東，被髮長嘯，自沈水死。著述盈百卷。今所傳者，惟《唐詩選》、《驚天泣鬼怡人集》。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黃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湘潭周氏。中崇禎庚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晚居湖州。有《芻狗齋集》。九煙晚變名曰黃人，字曰略似，又號圃庵，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人有一言不合，輒嫚罵。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年七十忽感愴于懷，仰天歎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作《解脫吟》十二章，與妻拏訣，取酒縱飲，盡一斗，大醉，自沈于水，時五月五日也。

《漁洋詩話》卷中　金陵黃九煙周星客嘉善。有負擔者過市，口吟哦不絕。揖而問之。答曰：「崔姓，名金友。適偶得句耳。」徐出其詩一卷，五言云：「水闊天垂遠，花深月到遲。」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吟思白社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遂與之定交如平生云。

《今世說・忿狷》　黃九煙落落高蹤，時人惡其冷。鄧孝威曰：「今已無伯通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九龍峰依阿垣，最爲長策。」

查爲仁《蓮坡詩話》　黃九煙周星前進士也，上元人，流寓湖州。年七十，忽感愴於懷，自撰墓誌，作《解脫吟》十二章，縱飲盡一斗，大醉，沈南潯河而死，時五月五日也。《游冒巢民春暉園》詩云：「夢老吳山五十年，今朝始得卧蒼烟。三峰已叩生公石，一水還浮米芾船。海國衣裳名士會，醉鄉花月美人天。豪情勝事眞千古，那羨蘭亭與輞川？」又《登劍閣》云：「壁異黃州安用赤，壺非蓬島却同方。」

《九朝新語》卷一　黃九煙嘗徒步訪徐昭法，中途憊甚，遇潘鐵廬爲之負担，始達吳門。叩昭法草廬，昭法已餓不能出戶，強起揖客，九煙抱持大哭，解囊中米數升、鹽少許具粥，不能具燈，兩人對語達旦。

又　徐昭法餓數日，黃九煙造之，持而哭。出畫扇，令其徒鬻之，人莫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昭法與九煙俱怒，以爲洩九煙名，促還之。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黃九煙，本湘人，家金陵。庚辰廷對，名在進呈第二，莊烈帝抑置二甲，官戶部。南都徵之，不答。乙酉後，自號略似人，僑居江浙間教授。葉學山嘗贈詩云：「埋名人說蔣山傭，去國攜家歲轉蓬。筋力有餘追筆虎，情懷無奈託雕蟲（先生工書法，近著《秋波六藝》）。頻年仰屋籌難借，往日臨軒事已空。門下即今誰將相？河汾容易老王通。」素懷靈均之志，終投秦淮以死，庚申五月五日也。

著録

《今樂考證・著錄四》　黃九煙一種：《試官述懷》。又黃九煙二種：《惜花報》、《試官述懷》、《笠閣評目》有《惜花報》一種，署爲「王丹麓作」，非。蓋此劇九煙爲丹麓紀事作也。

又《著錄八》　黃周星一種：《人天樂》，周星字九煙，一字笑蒼道人，秣陵人。

藝文

呂留良《寄黃九煙》　聞道新脩諧俗書，文章賣買價何如（時在杭爲坊人著稗官書）。家顚已捍笞奴杖（一僮忽逸去），座上時燒送鬼車。圈鹿欄牛名字熟，飯囊酒瓮語言踈。短函封後無人寄，愁殺相思華子魚。

董說《黃九煙居士重過寶雲》（存目）

孫枝蔚《聞黃九煙自投水死哀且異之賦二詩記其事》　先生久矣厭塵寰，自恨龍髯不早攀。三遍麻姑對東海，一心精衛向西山。鮑焦只作僮奴視，謝緒應居伯仲間。有客招魂魂不返，玉皇恩召侍仙班。

老居村塾慣安貧，長夜漫漫苦不晨。戎服那須如老子，《楚辭》終是愛靈均。眼見麒麟烹作脯，心傷桂樹伐爲薪。便宜揀得澄潭死，絕勝風流捉月人。

葉舒穎《贈黃九煙》　埋名人說蔣山傭，去國攜家歲轉蓬。筋力有餘追筆虎，情懷無奈託雕蟲（先生工書法，近著《秋波六藝》）。頻年仰屋籌難借，往日臨軒事已空。門下即今誰將相？河汾容易老王通。

戚玾《贈九煙先生》　鍾山黃公高絕俗，綵筆當年映天綠。徙海吹山十六秋，吊影吞聲卧江曲。樓遲南嶽復西湖，萬里青山一擔書。嶽松犯雪神愈王，野鶴沖雲興自孤。今歲移家來泗上，馬隊譚經笑函文。生徒落落講堂空，滿簾春草風吹帳。予從往籍舊知名，但見文章未見人。躊躇懷刺久未決，遲遲乃敢登其門。相逢一揖平生見，道氣鬚眉時隱現。布衣翁笠古人風，光瞳瘦骨高僧面。蕭疏促膝片時間，苛禮餘文已盡刪。乃知古處存今日，往來交接能相安。此後相招對杯酒，一蔬一豆盤何有。題詩日夜幾揮毫，高譚古人時充口。具言往事難重陳，不問人間漢與秦。志游四海偏五嶽，妻孥束縛猶逡巡。更思百年今半矣，天下曾無一知己。寸心搖落我何言，萬事荒疏天不理。眼前膝下未得男，依依弱女黃金看。前者乞靈向淮瀆，迴波晚棹辭龜山。驚濤忽起飛神鰌，潑剌投船船客懼。蒼蒼有意不言遲，小引長歌聊自叙。憂兒憂友復憂游，百感茫茫未暇愁。渡江僮僕盡辭去，只今沽酒無蒼頭。子能知我爲予構，不取才能取淳厚。我聞語語出性情，顏熱眉開心已受。賤子生平恥雜交，閉門風雨深蓬蒿。豈知相見如逢故，一我形魂慰寂寥。笑門如斗讀書處，綠煙高捲芭蕉樹。相看斗酒愧提攜，捫蝨挑鐙盡朝暮。指畫須開北牖窗，窗開柳浪入風涼。題曰煙環志所命，使我高卧游羲皇。閒尋古塔登臺話，煙光城闕如圖畫。感慨中來不自由，一見斜陽淚雙下。擊水垂雲心事違，榆枋笑受鷽鳩譏。孤高平淡違時好，今人絕少古人稀。我得先生交已足，但愧知君非鮑叔。徘徊海嶽放身游，遠近相從負行襆。

吳之振《送九煙移居海昌》（存目）

顧大申

《古夫于亭雜錄》卷五　顧大申，本名鏞，字震雉，號見山。善丹青，尤工設色。爲詩精深華妙，兼有寄託。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諸人之上。嘗刻詩《三百篇》及《楚詞》、《選詩》爲一書，名曰《詩原》。康熙己酉，以工部郎中奉使搉贛關，作畫別。余自後不復相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雲間自陳卧子後，詩格漸衰，鶴巢古今體氣足神完，可以接武。

《春省耕而補不足》《制義體要》卷一四仇滄柱評：文字意足自厚，學富自麗，筆老自堅，執此三者以按此篇，眞成絕調寡和矣。又，昔人論《破羌帖》乾筆迴旋，鋒勢鬱勃者，乃屬定本，必欲以烟霏霧結求之，恐逸少籠鵝不顧，蒼勁渾樸，莫可扳擬，眞文家之雄也。

《飲太白酒樓醉後走筆成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凌虛縹緲，筆有仙氣。

《雪後登歌風臺示沛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盛唐氣魄。雪後只於末句點出，作法一變。

《清史列傳・顧大申傳》　顧大申，字震雉，江蘇華亭人。順治九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洊擢郎中。分司夏鎮河道，陞洮岷道僉事，卒於官。大申留心經濟，嘗著《河渠論》十二則，《圖經》二十八篇。後濬劉河、吳淞江，皆用其議。官夏鎮河道時，節省公費，以築鎮城。設兩湖書院以造士，人服其廉幹。詩工樂府，七律高華，可追王、李，大抵襲七子之餘風。初與同郡王廣心、周茂源、宋徵輿諸人倡和，又與施閏章相酬答。博雅喜文辭，善書畫。嘗輯《毛詩》、《楚騷》及《文選》詩，并唐人詩，著《詩原》二十五卷，於詩教頗有裨益。他著有《鶴巢集》、《燕京倡和》、《泗亭》諸集。後自刪併爲《堪齋詩存》八卷。雲間自陳卧子後，詩格漸衰，惟大申可以接武云。

《賦謝李山人天然硯詩》　施閏章《天然硯銘》：工部尚書郎顧子見山所藏天然硯，蓋得之李山人云，硯不待劖琢，堅潤發墨，峰壑隱然。李山人居金

陵，兵艦至自閩，舁甕覆以石，甕墮而石委地，棄不顧。山人拾之，三沐則硯也，有宋仁宗御書璽文，米南宮、黃山谷諸題識，前後凡三十字。林茂之一見驚曰：「此《弇州集》中所記天然硯山也。」試驗之，款識分寸，銖兩悉合。上下千餘年來，陵谷變遷無紀極，而硯山獨存。既淪沒兵火，棄污泥塗中，山人得之完好，深秘固靳，以歸工部，豈偶然哉！工部博雅喜文辭，善書畫，硯可謂得所歸矣。

《送沈繹堂編修遷大梁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大梁，漢淮陽國，即汲長孺所治也。不同泛然比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堪齋詩存》八卷，國朝顧大申撰。大申，字震雉，一字見山，華亭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工部郎中。大申初與同郡王廣心、周茂源、宋徵輿諸人唱和，後又與施閏章相酬答，所作有《鶴巢集》，又有《燕京倡和》及《泗亭》諸集，後自刪並爲此集，故曰《詩存》。陳伯璣撰《國雅集》，稱其樂府於古人可謂毫髮無遺憾，七律高華，可追王、李。今觀其集，大抵襲明七子之餘風，可追王、李，庶乎近之。至於樂府，則談何容易也。

又《總集類存目四・詩原》二十五卷，國朝顧大申撰。【略】是編以詩教起於《三百》，降而屈、宋，則有王逸之《章句》，漢、魏、六朝，則有昭明之《文選》，三唐之詩，則以明李攀龍之《詩選》爲能存唐聲，於是總輯諸家，裒爲五集。一集曰《毛詩》四卷，附以子夏之序。二集曰《楚詞》五卷，述王逸之《章句》。三集曰《選詩》五卷，四集曰《選賦》四卷，錄昭明之所選。五集曰《唐詩》七卷，錄攀龍之《詩選》。音釋撰次，命曰《詩原》，每集皆有自序。夫《三百篇》列爲「六經」，豈容以後人總集僭續其後，王逸、蕭統已病不倫，乃更益以李攀龍，不亦異乎。

李鄴嗣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杲堂文鈔詩鈔》鄴嗣自序稱：「得黃梨洲而後敢爲文，得梁中狄而後敢爲詩。」宗羲序稱：「皆胸中流出，無比擬皮毛之習。」蓋破除王、李、鍾、譚之窠臼，而毅然自爲者也。

黃宗羲《壽李杲堂五十序》余久處窮山，餓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啓、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溯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略】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又《李杲堂先生墓誌銘》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略】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戹□，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

子哉！

《明遺民詩》卷一〇　（李鄴嗣）淡泊自適，幅巾方袍，不與塵事，遊屐常停太白山中。主席此山者，皆與之參究宗風，爲天童屢世金湯。其亦許詢之亞歟？選《甬上耆舊集》，著《杲堂集》若干卷。

《今世說・賞譽》　李鄴嗣【略】風骨不凡。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父椷，官儀部，及殉難，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竇草石。

全祖望《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略】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略】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藋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獶，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略】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硜硜，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間，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既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梨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羲兆、呂漢萐。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又《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譏杲堂甬東耆舊之選，罣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曾與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堂何以失收。杲堂罣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卻失。中翰與杲堂爲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薦紳以神宗末年爲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誚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　（李鄴嗣）平生以著書爲事，著《漢語》、《南朝續世說》。語中寓筆削予奪，鄞人多師事之。詩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語猶人，浙人中獨開生面者。

《雪橋詩話》卷一　李杲堂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鄞縣孝廉。年十二三即能詩。里中有鑑湖社，仿場屋之例，黏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與徐青雷振奇、王水功玉書，邱梅仙子章、林荔堂時躍、徐霜皋鳳垣、高廢翁斗權、錢蟄庵光繡、高隱學宇泰爲南湖九子。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其五言古詩，幽泠刻深，尤爲獨造。【略】仿遺山《中州集》例，選《甬上耆舊詩》，凡四百三十人，三千餘首。胡道南太僕巡視兩淮鹽政，爲之開雕。康熙庚申卒，年五十九。黃梨洲志其墓，謂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

《續集》卷一　又李杲堂《散懷》詩云【略】。杲堂古體沈鬱奇奧，偶爲閒適之作，乃復娟秀如此。才人學人固自無所不能。

《繡州孝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古音、古節，作者所創，可以當古樂府讀。

《出烏石山後失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字字刻削極苦，乃得極甘。孟東野後見此一人。

《得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承上一首來，詩格亦從苦得甘。

《自大嵩上二十里至福泉精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諸巒徐束體」四語，少陵手筆，亦是少陵心事。

《囊雲大師山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七：「天護草堂尊」一語卓絕，能當此者，宇內曾有幾人。

傳記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李鄴嗣，號杲堂，鄞縣人。自高祖循義至父椷，四世貴顯。先生年十二三即能詩，有秀句。十六爲諸生，隨父宦嶺外。值兵革之際，睚眦觸死，父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侍父病，嘔血數斗。自此絕意人世，穿竇草石。撰《漢語》、《南朝語》、《續世說新語》，爲三語。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先生慇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入，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張司馬死故國，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不肯讓人。南雷嘗謂：「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君子，皆

好古讀書，淵源經術，而杲堂橫勵其閒。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興起文章。歿後，南雷爲誌其墓。」

《南雷學案》卷六《李鄴嗣先生》（存目）

《清史列傳・李鄴嗣傳》李鄴嗣，原名文允，以字行。浙江鄞縣人，明諸生。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二三能詩，有秀句。年十六隨父棡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歎異之，爲忘年交。及長，益肆力爲詩古文辭。與黃宗羲校覆古文雅鄭，而推原於道藝之一。又與萬泰、徐鳳垣等從清苑梁以樟倡和。嘗自言得宗羲而後敢爲文，得以樟而後敢爲詩。其詩文破除王、李、鍾、譚之窠臼，卓然成家，鄞人多師事之。里中有鑑湖社，仿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鄴嗣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多士臚傳，如加十賚。甲申後，父被逮杭州，鄴嗣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甫得脫。父喪，自杭歸，一慟幾絕。後再下府獄，得免。自是絕意人世，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中。嘗與萬泰救黃宗炎，得不死。康熙三年，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與中土薦紳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鄴嗣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鄴嗣一見其題識，流涕汎瀾，其人亦泫然去。全祖望嘗謂，鄴嗣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敦、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間，則漢之王敞。

紀事

《今世說・品藻》萬履安有子八人，長孫貞一，並稱今器。李杲堂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姚江黃太沖，每言浙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履安，名泰，一稱悔庵。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舉丙子孝廉。亂後遂隱居不仕。文行爲天下模楷。李杲堂論其風格，比之東漢郭有道、黃徵君云。）

《新世說・賞譽》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李名鄴嗣，浙江鄞縣人。風骨不凡，年少能詩。充宗，姓萬名斯大，浙江鄞縣人。）

《贈語谿曹黃門歌》黃宗羲《李杲堂先生墓誌銘》：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杲堂文鈔六卷詩鈔七卷》國朝李鄴嗣撰。【略】其《文鈔》，餘姚黃宗羲所定。《詩鈔》，其同里徐鳳垣所定也。

《全祖望《杲堂詩文續鈔序》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略】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蓋爲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爲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清史列傳・李鄴嗣傳》閻子直云：所著有《漢語》、《南朝語》、《續世說新語》。《漢語》不列曹氏一門。三語中亦多寓筆削予奪。又集《甬上耆舊詩》，爲三十卷。人爲之傳，搜尋殘帙於布衣孤賤，尤所惋結。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又有《杲窒文鈔》六卷，《詩鈔》七卷。

胡承諾

論述

黃文旦《青玉軒詩叙》洎誦君信詩，崇選體，悲壯擬陳思，雅麗伴康樂，盛唐下不屑染指。余笑謂君信：「君邑人汙阿蘇氏小兒訶昭明，拔趙人

幟，立漢人幟，即出其下里人。君何倒沙囊之速也？」君信之言曰：「余沖慮抑氣，積歲月以從事於此，形之立也。進而充盈之，既盈矣，存其神焉。神將無不之，不得不游於虛而還。余方不自測，其何以息也，何趙、漢之幟爲？」苦縣老子曰：「反者道之動。」又曰：「爲者敗之。」文章之士，動符於道，甚難，未有一爲不輒敗。惟誠於思者，不爭名，不枉功，澹然自肆，吾志迺能反而不履。其疚。古學自李獻吉、何大復氏一反，唐應德、王道思、茅順甫、歸熙甫氏一反，李于鱗、王元美、汪伯玉氏一反，楚人袁石公反之，鍾伯敬、譚友夏反之，江右艾千子、陳士業、徐巨源反之，要皆盛氣深文，竭盡氣力，決一日之命，以求顯名於後進。待其名成而道之動者，勢又不能自止。吾悲豪傑之罷，奔走於反，相攻至於敗，而歎名之可已也。後世能言之士，求夫游心太古，超然遠引，不務爲反，得反之正者，將惟君信是歸。此則誠於思者之感矣。子曰：「古之學者爲已。」彼以文章詩歌訟獄於天下，其自爲人昉哉。吳子既閑負特立，往與余討論古人源流，不欺尺寸，今力行不休。念別六七八年，將與君信同辭以誨我毋怠。

李念茲《頤志堂詩序》 先生胸匯百家，道函淵奧。脫身仕宦之場，不使案牘句稽一塵其慮。優游泉石，專心千秋之業。上下古今，博綜馳騁。以子雲之奇奧，兼長卿之鉅麗。著作充棟，悉如山祖崑崙，海納河漢。所爲詩，歲成一編。即此午未兩年作，已足敵他人畢生一集矣。其中論世憂時，居心制行，仁民愛物之隱，無往不具。（念慈）受讀幾彌月，終恨學淺識疏，其能了然吟誦之者，纔十之三，輒用丹識以待鈔錄。辟如溯江登蜀道，萬壑千巖，嶔崟奇詭，遇小坦處即怡情盤薄，亦窺蠡識小，各得其分而已。若其巑岏嶄崿，潫泓深黝，神龍霧豹之所窟宅，元氣之所蘊藏，則目短神迷，曾不得其逕路所從出入，又安敢文飾固陋，彊不知以爲知耶？尚望先生暇日更進而悉教之幸甚。

樊增祥《胡石莊先生詩序》 天門胡石莊先生爲清初鉅儒，所學出顧杜右，顧亦不自表襮。所著《繹志》，待李鳳臺而後顯。其《讀書記》，則光緒間始刻於鄂中書局。三十年前，余讀《繹志》而善之，私謂亞於亭林之《日知錄》，而視梨洲之《明夷待訪錄》則過之矣。自是日求其詩文集，謬不可得。辛亥國變後，流寓黃浦，與胡孑庵、周泊園兩中丞日相過從。兩公皆天門籍，先生即孑翁族祖也。孑翁云：「先生詩凡三集，刻於國初，今僅存孤本。」癸丑春，由天門寄滬，而孑翁俄歸道山矣。泊園擬重鋟行世，屬余挍定，且爲之序。余受而讀之，首《青玉軒詩》起崇禎癸未，迄順治壬辰。附以《檄游草》四十首，則康熙丙午謁選乞骸之作也。次爲《菊佳軒詩》，又次爲《頤志堂詩》。都一千六百七十七首，至康熙辛酉終焉。其五言古詩，原木蕭樓，下逮太白、子昂，結體嚴淨，古色爛然。七言古詩，力追初、盛，不落中、晚。近體茹唐涵宋，去「七子」之華囂，無鍾、譚之冷僻，造意必深徵典，必覈綜而論之，貌不襲杜陵，而雄深厚博，中堅外栗，不僅得骨，而實得髓也。從古河山遷貿之感爲人生之至不幸，而詩境因之愈悲、愈壯、愈沈痛而愈深徵。先生存稿斷自思陵之末，舉几刑棘銅駝之哀怨，金戈鐵馬之鏘鳴，觸緒紛來，開卷即是。此元遺山、謝臬羽所以雄視百代者，先生蓋先我得之。而余與泊園三年以來，憤世懷鄉，憂生念亂，一寓之於詩，雖不足追配先賢，亦幾幾乎變雅白茆之身世矣。抑又思之古之樸學魁儒，潛光不曜，必得鄉人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鄂有石莊，猶湘之有王船山也。船山入清二百餘年，名不出一鄉。至曾文正梓其遺書，其名遂與黃、顧兩先生相抗。石翁之學醇於王，而詩又過之，遲之又久，始得同邑兩中丞爲之表徵而索隱。吾嘗恨咸、同兵事，湘中將相雲興鶻起，而吾鄂無人焉。泊園傳刻此編，使先生之名與襄陽杜、孟並傳，則亦吾鄉之曾文正也。梓成藏之名山，公諸海內，爲九原慶，爲桑梓光。惜乎，孑翁之不及見也。甲寅仲夏，鄉後學樊增祥謹序。

《詩觀初集》卷三 君信五言近體多典雅深創，不爲寬套之言。

又 自竟陵說行而風雅之道微。君信生于其鄉，乃能矯然不從乎其說，是眞豪傑之士卓立於波流者。世即欲強奉鍾、譚以伸獨見，恐不足當有識之一噱也。

《居易錄》卷一四 竟陵胡承諾，字君信，博學工詩，尤長五言。予官廣陵日，君信以集見寄。【略】老而嗜學，晝夜不輟。

又 予編《感舊集》，取石莊五言頗多。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五下 君信詩，有深沈之思，古樸之質，在明人中，可以高挹蘇門，平挹夢澤。五七律音節瀏亮，而自有別趣。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胡石莊詩凡三集，始自癸未，訖壬辰，曰《青玉軒詩》，坿以丙午謁選乞骸之作，曰《檄游草》。壬辰後十年，爲康熙壬寅，曰《菊佳軒詩》。壬寅至癸丑，曰《菊佳軒二刻》。甲寅至辛酉，曰《頤志堂詩》。

澴州黃文旦稱其：「悲壯擬陳思，雅麗侔康樂。」寫懷二首云【略】。石莊自謂不爭名，不枉功，澹然自肆吾志，此作蓋可見之。

《曉渡漢江》《詩觀初集》卷三：清雅最不傷氣。

《題西塔寺》《詩觀初集》卷三：生創處直逼空同。

《秋日贈點雪上人》《詩觀初集》卷三：琢鍊精工，足匹賈島。

《雨中夥縣》《詩觀初集》卷三：境地靈幻，妙能寫出。

《復州詞》《詩觀初集》卷三：怨而不怒，風人不遺。

傳記

《清史列傳・胡承諾傳》 胡承諾，字君信，湖北天門人。明崇禎舉人。入國朝，隱居不仕，卧天門、巾柘間。順治十二年，部銓縣職。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師，以老匄歸。構石莊於西村，自號石莊老人。窮年誦讀，於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晚著《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由聖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爲有體有用之學。自《志學》至《自叙》，凡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其言有曰：「性原於天，其體常明，非物欲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堛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別也。」又曰：「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又曰：「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伐性，甚於顓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又曰：「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疾，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又曰：「物必有措置之所，措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又曰：「《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爲則；其制法也，以衆人爲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衆人見道之同。衆人之所同，即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爲，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又曰：「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愼起居；欲用刑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又曰：「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清，則綜覈之念多於愛養。官常雖亂，僥倖者亦叨竊其間。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不遂其志，不肖者有改悔之益。」又曰：「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絕，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絕之繩，縛難繫之物，健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跛躄而已。」又曰：「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即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悅之氣，於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即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不驚顧，不讙譁也。」又曰：「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末蹶；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又曰：「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於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於民之各足。」皆根柢經史，旁羅百姓，而折衷於周、程、張、朱之說。承諾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非二書所及也。二十年卒，年七十五。別有《讀書說》六卷，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殆《繹志》取材之餘，與是書相表裏。又有《菊佳軒詩》，今不傳。

著録

周樹模《胡石莊先生詩序》 予年既冠，居武昌經心學舍，始獲讀石莊先生《繹志》，略以窺見先生之學，蓋巋然一代大儒也，而未知其能詩。後官京師，從其裔孫處得《菊佳軒詩鈔》本，急欲錄副梓行。適有乘槎之役，卒卒未果。比還朝，則出爲外吏，南北馳走者且十年，不幸身見陵谷之變，一時知舊濡呴相約爲吟社，以適已事。其於昔人著述之存佚，間加蒐討。一日，胡子民丈出家藏石莊詩舊刻見示。《菊佳軒》外，益以《青玉軒》、《頤志堂》二集。

先生之詩，乃見完本。於是謀所以廣其傳。凌沈乙盦、樊樊山二公分任校勘，陳仁先侍御督剞劂。十閱月而工竣，用以償予十餘年之夙願，不爲非幸。竊維先生之學，通天人，賅體用，薑齋、南雷未能或之先也。詩亦浸淫漢魏，如古法物，非世俗絺繡章句者比。顧其身隱文晦，埋藏巾柘間，以遂其孤往之韻。其見於國初人著錄者，僅亭林《日知錄》附見參訂名氏、《漁洋感舊集》存詩數十篇而已。曩觀《湖廣通志》列先生於文苑，於其所著書無最目焉，未嘗不歎其識之陋而秉筆者之疏也。以《繹志》之奧美精深，百年後得李申耆而始顯。今距先生二百數十年矣，乃得以見此集之全。嗚呼，文之傳不傳，與其傳之或顯或不顯，豈得不謂之有數乎？因備述獲睹此集之崖略，而即以志吾感焉。歲在焉逢攝提格立秋節，同邑後學周樹模謹序。

魏禧

論述

《明遺民詩》卷三　魏禧，【略】文學。隱居翠微峯，取易字名堂以見志。遊轍所至，戶外之屨常滿，請其文者，削板以待，一時謂爲髯蘇再見。舉博學宏詞，堅卻徵聘。平生不願以文名終，齎志死於眞州。著作等身，盛行於世。《左傳經世》一書，猶爲創見。妻謝氏聞訃十四日不食死。

《分甘餘話》卷四　寧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邵長蘅《魏叔子文集序》　寧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來毘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相知晚。蓋余亦喜爲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度無所用於世，聊以文墨自嬉。叔子磊落喜交豪傑士。其智略輻輳之氣，時露眉宇間，故發爲文章。每至談說經濟，議天下古今之變，率鑿鑿副名實，不爲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僅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平居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嘗一登泰山，所偕非人，不能盡其奇，至今以爲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登太華絕頂》曰：「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而峯崿則岌詭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栩然神往也。

《清史列傳・魏禧傳》　禧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爲文，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激，摹畫淋漓。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聽松廬詩話》　魏叔子詩蒼古質樸，然亦有風致絕佳者，《春日絕句》云：「棕鞋藤杖笋皮冠，落日春風生暮寒。竹外桃花花外柳，一池新水浸闌干。」

《筱園詩話》卷二　寧都三魏，詩皆拙劣。

《鶴徵錄》卷五　（魏）叔子少負大志，丁明季之亂，每與同志縱譚天下事，軒軒有王景略風。迄不得志，兄弟三人與子壻邱邦士隱金精山中，銳意復古，不可一世。其文推爲大家。高者學《檀弓》、《國策》，下者亦不失爲王介甫，尤精左氏之學。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寧都三魏中，叔子最剛毅。才氣固縱橫，文章有經濟。當其棄巾服，四海正鼎沸。移家翠微峯，峭壁守望易。躬庵緣磴上，確齋攀藤至。藥池與稿木，未敢失交臂。亦訂方外交，共話山河異。恍來桃源宿，易墮桑海淚。先生所爲文，雄傑多縱恣。淋漓善摹畫，忠孝節烈事。程山暨髻山，講學分兩地。門牆桃李盛，應和有同類。風流振一時，斯道天未墜。天下洵無兩，易堂有眞氣。誰能爲此言，高僧方以智。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魏叔子少好《左氏》。及遭亂，放廢山中二十餘年，時取讀之。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隨筆評注，以示門人，成《左氏經世》十卷。袁士旦《贈叔子》詩有云：「抵掌談春秋，辨晰精豪芒。古貌世所違，經術義猶詳。」叔子嘗謂，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純，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三桓、七穆口誦如流，非所貴也。

《新世說・文學》　魏叔子移家翠微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書，尤好《左傳》及蘇洵文。其爲《文主識議》，淩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而彭躬庵、林確齋同居翠微，與公之伯兄善伯、季兄和公，皆以古文

實學爲歸，風氣一振，世稱爲易堂諸子，實由公爲之領袖云。

又《企羨》 魏叔子兄弟，治古文山中，鄒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不絕口，海內知有「三魏」，實自程村始也。

《正統論》 王汝驤《讀魏叔子正統論》：近時文人所最服膺者，甯都魏叔子禧。其學識文采，俱能拔出於前人之外，自成一家。獨於其論正統也，竊誦其說而非之。【略】故吾得從四海之大勢，千古之公義，援天以定之曰：自堯至今四五千年之間，其爲得天地之正統者當斷而歸之曰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以及我大清萬萬世。

《題施耐庵水滸傳》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魏叔子《題施耐庵水滸傳》詩云：「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至於此。寒曰衣爾，饑曰食爾。曰相爲生，曰相爲死。」消息甚大，然此爲在上者言之則得矣。非犯上作亂者所得藉口也。

《相臣論》 《魏叔子文鈔》卷上楊一水評：從來名相，各有一段驚天動地事業，不相雷同處。自舜禹至韓范之徒，莫不皆然。細觀古今聖賢行事，方知叔子此論平實、中正，非好爲激昂也。至其偉氣昌言，尤足相副。

《陳勝論》 《魏叔子文鈔》卷上王宏極評：格力勁拔而極馳驟、頓挫之妙。又，梁份評：是往古來今，英雄豎子所以成敗，大樞紐、大龜鑑無踰於此，不差毫髮，非徒文字工也。

《宋論上》 《魏叔子文鈔》卷上溫伯芳評：筆勢若饑鷹之搏兔，論似奇險，究竟不出人心口間。然誰敢形之於筆而又能如此猛鷙迅悍耶。

《宋論下》 《魏叔子文鈔》卷上謝曲齋評：其語之獨到處，驚心駭目。皆義理具足二十分，故能有此識見，發此議論。

《封建一》 《魏叔子文鈔》卷上和公評：本師古之論，發爲雄文，大小本末無不兼。該折衷千古之紛紜，立百世帝王之大法。此文出而子厚、東坡之論皆爝火矣。茅鹿門稱子厚爲千古絕作。惜其不見此耳。文分三大段：前段言封建不可廢。中段暢師古之論，而補其未備。末段言異姓之不當封土。各極透暢。

《封建二》 《魏叔子文鈔》卷上和公評：文分三大段：首段暢前篇未盡之旨而以有封國爲易於擇賢。從來古封建者所未道。次段論舊制之敝，原委洞達。末段詳封國之法。大網既舉，萬目亦張，眞三代以後未有之制也。而其文明切簡練，古法森然。

《封建三》 《魏叔子文鈔》卷上和公評：此篇分二段：前段明庶姓必爭不必同姓。後段言亡國之時，奉故姓者多，皆極根據的確。此篇只作第二篇餘波，而文似漢書論贊。

《十國春秋序》 《魏叔子文鈔》卷上毛稚黃評：上下古今，英偉磅礴於當世之務。大有深心，不徒胸具全史而已，此書爲世所不可少之書，此叙即爲世所不可少之文。又，葉具京評：議論雄暢，愈放而愈勁。蓋其才易見，其法不易見也。

《初蓉閣詩叙》 《魏叔子文鈔》卷上黃仙裳評：嚴滄浪《詩話》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語誤人不少。爰琴博極羣書，融化而出，故能力追古人。叔子取多用少，一語可以救今日《風》、《雅》之衰。又，迮且庵評：前半論詩最確當。後段單抽登岱詩，從空中一一盤轉，出奇無窮。

《虎邱中秋讌集詩叙》 《魏叔子文鈔》卷上黃仙裳評：虎邱明月易於鋪序。叔子文與世運有關係，欣慨交心，應移我情。憶壬午中秋，同馮子猶先輩對月石上，當爲小述，一補太平遺事也。

《翠微峰記》 《魏叔子文鈔》卷上陸水修評：奇地、奇事、奇文，此等文唐人以下不能作。又，甘健齋評：寫登山處，文中有畫。

《大鐵椎傳》 《魏叔子文鈔》卷上彭躬庵評：若滅若沒，疑城八面，須知是寫鉅鹿昆陽王鐵鎗。筆法不是傳紅線。聶隱娘局段中有物在故。又，陳椒峯評：摹寫處奕奕有生氣，頓挫虛實之妙，眞神明於左史者。

傳記

邵長衡《魏禧傳》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甯都人。其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沒，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畧，善擘畫理勢。修乾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

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庵。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卧，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

《清儒學案小傳》卷三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號勺庭，又號裕齋。生負異稟。年十一爲諸生。崇禎甲申遭國難，哭臨縣廷，憤咤不願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棄諸生服，隱居教授，以世亂，移家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因地險爲守望，後寧都被寇，翠微獨完。士友稍稍依之。彭躬庵士望、林確齋時益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又有李咸齋騰蛟、邱邦士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藜燦與先生昆弟三人，皆敦古誼，相與講學，世所稱「易堂九子」也。時南豐謝文洊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易堂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爲之領袖云。先生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淋漓。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至吳越，多交奇士、遺民。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被徵以疾辭。有司敦迫就道，舁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舁至門，絮被蒙頭，卧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著有《左傳經世》、《日錄》，又《文集》二十二卷。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存目）

《清史列傳・魏禧傳》　魏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父兆鳳，明諸生。甲申之變，兆鳳號哭竟日，不食，匿迹山中，翦髮爲頭陀，隱居金精之翠微峰。是冬筮離之乾，遂名其堂爲易堂。年四十，卒。禧兒時不樂嬉戲，嗜古論史，斬斬見識議。年十一，補縣學生。甲申後，日哭臨縣庭。與兄際瑞、弟禮，及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等九人，爲易堂學，皆躬耕自食，切劘讀書，而三魏之名遂徧海內。禧束身砥行，才學尤高。門前有池，顏其居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禧爲人形幹修頎，目光射人。少善病，參术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紿，怡如也。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排奡，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於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兵，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之，移家山中。山距城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後數年，寧都被寇，翠微峰獨完。【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於蘇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常州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當是時，南豐謝文洊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皆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論者謂西江自歐陽、鄒、魏宗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其聲力氣燄，皆足動一時。易堂獨以古人實學爲歸，而風氣之振，由禧爲之領袖。僧無可嘗至山中，歎曰：「易堂眞氣，天下無兩矣！」無可，明檢討方以智也。友人亡，其孤不能自存，禧撫教，安業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禧批郤導窾，一言輒解其紛。或訝之，禧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待其精神與相貫注，夫然後言。」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禧以疾辭。有司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巡撫舁驗之，禧蒙被卧，稱疾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妻謝氏絕食十三日，以身殉。

《清史稿・文苑傳一・魏禧》（存目）

紀事

《今世說・言語》寧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蘇氏。魏笑謝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

又《棲逸》李潛夫自國變後，【略】賣文自食。【略】年七十矣，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爾，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略】又十年，【略】公耳既聾，又苦下墜，終日仰卧，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叔子來自江西，公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篔、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俟齋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也。已而公果堅拒之，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

著録

《清史列傳・魏禧傳》禧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左傳經世》十卷。

宋犖、許汝霖《國朝三大家文鈔》《魏叔子文鈔》十二卷。（清）魏禧撰。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勺庭文鈔》一卷。（清）魏禧撰。

《易堂九子文鈔》《魏叔子文鈔》五卷。（清）魏禧撰。

藝文

李沂《贈魏叔子》魏生嶔崎目如電，董子祠傍忽相見。豫章國士天下聞，生不逢時且貧賤。東西奔走非無故，側身海內求英彥。卽今屠釣豈無人，嘗恐摧頹筋力變。握手數語露肺肝，別我西歸尋考槃，子之往兮各努力，歲暮雨雪江風寒。

冷士嵋《述懷與魏叔子》（存目）

又《書魏叔子文集後》明珠生海隅，翡翠出嶺徼。中□萬里外，光彩日相耀。魏君棲煙人，霞外迴孤蹈。讀書青峯頂，講易白露崎。時耕富春田，或引桐廬釣。聲名殿陛動，文章寰宇照。遙令金精峯，直與嵩華眺。著書藏名山，千載有同好。

曹申吉

《詩觀三集》卷九　張山來曰：《黔行》、《黔寄》二集，久埋塵土。今一出而光彩射人。王西樵先生評云：深思老筆，揉以清蒼。嗚呼！其盡之矣。

又　吳劍宜曰：中丞公《黔行》、《黔寄》二種，抉怪武谿，闡奇貴竹，直與康樂、柳州同垂不朽。宜孝威、山來之亟爲欣賞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兄升六長於詩，二曹齊名，時爲安邱增重。

陳融《顒園詩話》實庵（貞吉）澹餘兄弟也。爲劉憲石（正宗）外孫。憲石論詩，必先格調，通之性情，期於近法李唐，以遠追《三百篇》遺音，務使言有盡而意無窮，斯非苟作者。常操是法以相海內。合焉者之謂正派，離焉者之謂時派。二子所型塐而冶鑄者，不無所由。【略】李秋錦《寄實庵》詩：「淚濕不緣懷古意，夢來先繞對床人。邊花落後應逢雁，妖鳥啼時祇暫春。」兼憶令弟中丞公而作也。實庵詩如《秋夜偶成》云：「人聲低市鼓，雁影亂明河。」《冬日東萊道中感懷》云：「秋似春雲多翼翼，志如秋葉易飄零。」看雲憶弟，一往情深。《示霖用蘇韻》云：「狂飆掠歲已崢嶸，相見惟聞飲泣聲。千里踏來黃葉路，三千愧爾白雲情。愁中作客籌鹽米，夢裏逢人亂死生。濁酒一杯鄉味在，任他風雪暗長檠。」霖字掌霖，澹餘子也。詩本有前集行世，漁洋又續訂爲四卷。此外有《黔行》、《黔寄》二集，身後俱埋塵土。其曾孫益厚得《南行日記》，乃與漁洋所續訂四卷都而刻之。今四卷有胡薛兩相國序及澹餘自序弁端者，前集留遺也。句如「雲過寸心得，風回兩眼新。」「塵飛方語雜，機勝俗情矜。」「樓低堪聽雨，樹遠迴疑雲。」「竹寒殘雪護，鳥落弱枝翻。」「莓痕經雨

重，柳影帶烟高。」「雲涼帆有影，江闊月無痕。」「輕雲影裏催黃葉，暮杵聲中送落暉。」「殘照入波斜見影，亂雲依岸半留痕。」「秋山一抹雲全白，茅屋千家草半黃。」「佳句琅環傳秘識，道心湖海謝時名。」「到面山容如故友，近城人語盡鄉音。」「楚地四維皆百戰，隆中一諾便三分。」「菜花夾岸兒尋蝶，柳影當門婦飯牛。」皆可摘，寫景體物處尤細緻。

《武昌雜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禹功三句已盡楚中之天。

《人日貴陽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懷鄉戀主，句烹字煉出之，體源應在老杜。

《顏氏尺牘姓氏考・曹申吉》《山東通志》：「申吉分守湖廣鄖陽，治政循卓，而尤長聽斷。洊歷禮、兵二部侍郎，酌復舊章，多所建白。出撫黔中，改衛所，歸併州邑，以一事權。招撫生苗，編隸版圖，通以文教。不三年而吳逆叛，舉家被害。」張貞《曹公墓志》：「先生撫黔多善政。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被執。當聞變之初，夜遣僕人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二日而達都門，上始得吳逆反狀。庚申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爲賊所覺，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

《清史列傳・曹申吉傳》曹申吉，山東安丘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充日講官。十五年，以才堪外用，選湖廣荆南道。十六年，遷河南分巡睢陳兵備道。十七年五月，內擢通政使左通政。十月，遷大理寺卿。康熙六年三月，擢禮部右侍郎。九年十一月，遷兵部右侍郎。時吳三桂分藩雲南，徵調絡繹，黔蜀爲往來孔道，廷議責重巡撫，十年，授申吉貴州巡撫。【略】十一月，吳三桂反，十二月，犯貴州，申吉從賊。十三年正月，賊犯四川，森與總兵吳之茂竝降。申吉喜爲詩，招致遊士，邀名譽；森亦有能吏聲，相繼從逆，聞者切齒。三桂性忌，降者多以事見殺。及三桂死，賊黨復自相屠戮，申吉、森後俱不知所終。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引《山左詩鈔》先生撫黔多善政。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近制撫軍既不得握兵柄，而黔南大帥又已從賊中潰，遂束手被執。當聞變之初，先生夜遣僕人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六日而達都門。上始得吳逆反狀，命將出師扼險固守。先生陷賊中，無日不伺間圖賊，爲賊所覺，劫歸雲南，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年僅四十有六。

《雪橋詩話三集》二曹兄弟齊名，澹餘撫黔，《癸丑上巳詩》有句云【略】。既而陷賊中，庚申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入《逆臣傳》。乾隆中，法梧門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與邵二雲書》云：「《功臣傳》有從逆之臣誤行載入者，如貴州巡撫曹申吉叛降吳三桂，見《實錄》及《平定三藩方略》，今《功臣傳》有《曹申吉傳》，言其殉難。而《甘文焜傳》仍言申吉從逆，兩傳自相牴牾，應改正。」云云。蓋前後纂修，人非一手，訛舛所時有，要當以《實錄》、《方略》爲準。

褚人穫

論述

黃人《小說小話》《隋唐演義》，證引頗宏富，自隋平陳至唐玄宗復辟止，貫穿百數十年事迹，一絲不紊，頗見力量，信足與《三國演義》抗行。

佚名《隋唐演義回評》第一回：隋主起兵伐陳，晉王樹功奪嫡。總評：自古帝王出世，必有一段驚異非常氣象，然篡位正統未有若隋文帝之易者也。

又　第五回：秦叔寶途次救唐公，竇夫人寺中生世子。總評：唐公不是叔寶來救，何知東宮護衛宇文所使，單通無端被唐公射死，以致雄信終身飲恨，不肯投唐，總是大數，預定出自意外。

又　第六回：五花陣柴嗣昌山寺定姻，一蹇囊秦叔寶窮途落魄。總評：佛地上原不是分娩之處，先發十兩，又施萬金，住持僧不得不奉承矣。柴公子姻緣反出保母許氏計較，小姐亦憐才之至，不獨李公、王小二討店賬，畏縮不前，秦叔寶少盤費，一時無措，寫得兩人光景如畫。

又　第七回：蔡太守隨時行賞罰，王小二轉面起炎涼。又評：說者謂叔寶拖轎受杖，大不似公門人，不知叔寶若像公門人，則秖成一積捕而已，惟帶一分疏快之氣，纔見英雄。

又　第八回：三義坊當簡受掩贓，二賢莊賣馬識豪傑。　總評：以窮求助，豈豪傑行藏，況且無因致前，亦豈壯夫所樂？不往見，不通名，纔見叔寶出人頭地處。總之，雄信自好容，叔寶自愛鼎，不可同年面語也。

又　第九回：入酒肆驀逢舊識人，還飯錢徑取回鄉路。　總評：叔寶只是恥窮，一今不出自家局促，然觀其忍耐，王小二簸弄王小二處，却是有度量，有趣致，常人不能及也。　又評：如叔寶者眞乃貧而有守者也，有輕財之友而不投，遇當貴之交而不認，所云窮且益堅者，非耶？今人自己貪得多求，反議其耻貧貽困，將饑附飽，而反爲豪傑乎哉！

又　第一〇回：東嶽廟英雄染疴，二賢莊知己談心。　總評：秦叔寶虧命裏帶着魏道士、單員外這幾個恩星，若是命裏沒有，要在世界上尋，恐不能遇巧如此。　又評：窮到賣馬，還要找上一場大病，此正窮乏拂亂，天所以玉成之也，況乎玄成之全英雄于困頓，雄信之極恩禮于窮交。俱由此一病生出，則此病亦何可少也？獨恨母既因望子不至而沉疴，子復因母病遄歸而被禍。

又　第一一回：冒風雪樊建威訪朋，乞靈丹單雄信生女。　總評：單雄信之待秦叔寶有一段至情，其贈厚貲恐說明叔寶決不肯受，故暗藏于被褥中，不料因此生出許多事來。作者苦心正于此見。　又評：無一曲筆，又無一直筆，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眞令看者應接不暇。【略】叔寶看了家信，即便歸家，那時金鞍馬轡未完，那得馬蹄銀縫在鋪蓋裏，生出皂角林一場大禍來。至于番僧丸藥說到怠政卸權，爲後邊伏案直是太史公筆法。

又　第一二回：皂角林財物露遭殃，順義村擂臺逢敵手。　總評：叔寶得銀之喜，張奇搶銀之狀，捕人設計之密，雄信周旋挽回之苦，寫來入情入理。叔寶投店估銀全屬疎脫，其不肯打擂臺，纔見英雄本色，見佩之輸了發憤上去，不免見獵心喜。若非張公謹細密周到，安知不又撩下一場事來？如公謹者，其友周旋不減雄信，而精密過之，後來舉龜投地十分勇決，英傑不可測識如此。　又評：以最幻之筆，寫最奇之事，人但知描想捕人行狀，擂臺混打一場熱鬧可觀，不知直寫朋友交情古今罕有處。友朋爲五倫中之一，不是天下大豪傑、大英雄，那有幾個異姓兄弟然諾不苟的？單雄信、張公謹，赤心爲交，始終如一，兩人不約而同，後人可以爲鑑。

又　第一三回：張公謹仗義全朋友，秦叔寶帶罪見姑娘。　總評：張公謹作事縝密精練，全無武夫氣，眞是大作用人，其寫二尉遲打點衙門光景，宛然如覩，至羅藝見了秦字，便生猜度，可想古人親誼之厚，此是叔寶極徼倖處。　又評：只一個人榮枯得失、離合悲歡，有何定處，人生世上，當作如是觀。水上浮萍，順風蕩漾可耳，寫出叔寶一聞父名，夫人一見姪兒處，苟有胸心者，莫不下淚。

又　第一五回：秦叔寶歸家侍母，齊國遠截路迎朋。　總評：齊國遠粗人高興，秦叔寶識性支吾。此中自有處世法門，雖小說正是足觀。　又評：單雄信前番曲留叔寶，今番速令歸家，此中俱見至情至理。叔寶母親睡去聽得叔寶床前絮絮叨叨，亦是至情至理。叔寶作事，步步小心斟酌，眞令人有不可及處。

又　第一六回：報德祠酬恩塑像，西明巷易服從夫。　總評：天下豪傑英雄，斷不望人報德，亦惟豪傑英雄乎！生斷不肯負德，彼此雖不相照，寸心總有着落。　又評：紅拂私奔一段，寫得神出鬼沒，非李靖不可以動紅拂，非紅拂不可以配李靖。看他作事周密，心細如髮，何閨閣中生此奇物。

又　第一七回：齊國遠漫興立毬場，柴郡馬挾伴遊燈市。　總評：形容出皇都燈景，富貴繁華，如入萬花春谷，使窮措大見之，不覺驚目稱快，必定永夜暢遊，弄出一番事來而後止。

又　第一八回：王碗兒觀燈起釁，宇文子貪色亡身。　總評：王老娘一時高興，同碗兒玩月觀燈，不意弄出這樣大事來。叔寶雖念李藥師之言，至義憤所激，奮不顧身，其直前處正俠烈處，幸宇文述因唐公之疑，叔寶輩遂得安然免禍，使非天默佑，亦皆齏粉矣。

又　第二一回：借酒肆初結金蘭，通姓名自顯豪傑。　總評：程咬金雖做響馬，觀其臨去通名，其氣象畢竟不同，眞乃晉時祖士雅、戴若思一流人，但知節之氣略粗耳。　又評：通名自是粗率處，非豪舉也。此段光景視據胡床自若者何似哉！就個中評是非，原是向痴人行說夢，若論作者描神寫照之妙，知節之眞英雄，全在信俊達不疑，遇叔寶不隱，故卒能委身眞主，以功名善終。　又評：天下將壞，未有不起於加賦，多一費即多一賦，貪官污吏又從而漁耗之，小民不堪，因而爲盜，豈得已哉！官司失事，從而捕之比之。嗟嗟民不聊生，遂有不守本分人，聚謀不軌耳。看尤俊達結交友朋，信義服人，程咬金肝腸如雪，豪爽壓衆。俊達知咬金失銀必至，料事如見咬

金。對薛亮通名，粗中少細，然咬金極麤鹵，而事母甚孝。【略】作者曲曲寫來，何等酣暢。

又　第二二回：馳令箭雄信傳名，屈官刑叔寶受責。　總評：單雄信傳令箭以邀朋友，箭到畢赴，則信義素孚，眞大豪傑。程咬金爽直快人，到處尚氣撒潑，幾至賈禍。尉遲北年少粗鹵，尉遲南舉動官方，諸人性情寫來，躍躍如從紙上出。　又評：朋友相叙，最爲樂事，況又值朋友之母上壽相叙一堂，豈不甚快？而秦叔寶却又比較響馬一件夾雜其中，劉知府又一味蠻打，眞悶殺人也。此處聯絡頗覺費手，作者到此能一一描寫得曲曲折折。單雄信邀集朋友却用令箭一奇也，義桑村得遇知己，又在草樓中鬬毆，不更奇否？此都是無中生有，忙處無漏筆，閑處有補筆，細心點染，看者幸勿草草忽過。

又　第二三回：酒筵供盜狀生死無辭，燈前焚捕批古今罕見。　總評：咬金慨然自招盜摃，友義可嘉，叔寶更有燒批義舉，無非一念所激，如此交情，可風末俗。　又評：程咬金直吐眞情，眞乃大英雄氣概，乃是不欺故友，非粗率也。【略】至於雄信劃策，本欲兩全，叔寶焚批，幾成自害，所見有到不到，亦叔寶意氣人，見咬金如此義氣，衆人如此驚疑，遂不暇瞻前顧後耳。　又評：要寫咬金認劫財，先寫相叙拜壽；寫拜壽又先寫相聚在賈閏甫家，又先寫咬金與叔寶是舊交，然又不一直寫去，却寫叔寶比較受杖，張社長好言勸慰，有無可奈何處。後見咬金直認是豪傑本色，叔寶焚批，義氣眞不可及。雄信劃策，亦是善全朋友之計，天下唯此等人，乃做得此等事。若畏首畏尾，貪財負信，庸庸者流，何足以語此。

又　第二四回：豪傑慶千秋冰霜壽母，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兒。　總評：羣雄祝壽，原不易見，更奇在徐洪客暮夜來訪，筵上添許多佳景，可見豪傑聲名千里同氣。　又評：四方豪傑相聚一堂，亦是快事。要寫拜壽，先議完咬金一段如何安當，此是正筆。然後入單雄信同朋友登堂拜壽，形容禮物菓肴錯綜上下，城內城外近地遠方，交遊不一，此是陪筆。

又　第二五回：李玄邃關節全知己，柴嗣昌請託凌贓官。　總評：李玄邃對來總管懇以直對，快人自宜如此也。柴嗣昌對劉刺史婉以曲對，套頭人宜如此也。其間劉刺史之官腔，秦叔寶之俠氣，樊建威之卑瑣，王伯當之排調，寫來各各與一生面。　又評：嘗云：世治尚文，世亂尚武，不知世界之壞都壞於者也之乎，不如一刀一鎗之爲直捷也。看李玄邃見來總管三言兩語，竟將秦叔寶充做將領，給文與他前去，何等爽快！別無牽絆說話，看柴嗣昌向劉刺史說，秦叔寶不要論座師之子，說來聽不聽偏有許多留難話頭，不止要賠三千銀子，又要五百兩做人情，送與嗣昌，甘言美語，兩邊好看，文人武士之薰蕕寫曲盡，【略】一個人有一樣口角，一樣身分，寫得鬚眉畢見，豈不奇絕？

又　第二六回：寶小姐易服走他鄉，許太監空身入虎穴。　總評：寶建德原是天挺英雄，故生此線娘虎女。單雄信着處，無一友不周全，無一事不周札。【略】許廷輔囊中財帛，已爲己有，不意李如珪二人刼去，和盤獻出，（決）（快）極暢極，可見天地間義氣事，雖在綠林，亦不可少。

又　第二七回：窮土木煬帝逞豪華，思淨身王義得佳偶。　總評：庸人有了幾箇臭錢，不是想去嫖妓女，便思量娶姬妾，只請看士子功成名遂之後，無不逞志驕淫，羅列錦屏，何況貴爲天子？前人裏後人哀，今古皆然。單可笑矮民王義要割去陽道，入宮事主，虧得那通情皇帝反賜其家室，到交起運來，眞是夢想不到。

又　第二八回：衆嬌娃剪綵爲花，侯妃子題詩自縊。　總評：古今婦女有巧思奇想者，定有非常遭際，必有非常結局，但恐紅顏命薄耳。覽侯夫人一段抑揚描寫，情景宛然，勝看演《牡丹亭》，醉讀《琵琶行》矣。

又　第二九回：隋煬帝兩院觀花，衆夫人同舟遊海。　總評：女子能歌善舞心靈秀巧者，未足爲奇，獨怪袁紫烟以幼齡弱質能觀天指象，議論鑿鑿，令人可疑而不可信。

又　第三〇回：賭新歌寶兒博寵，觀圖畫蕭后思遊。　總評：賭唱新詞，嬪娥情景宛然，又妙在寶兒翻調，蕭后歡贈，愈見作者心思。其中各院麗人喜笑怒罵，無不歷歷如畫，至後觀圖一段，淡淡接八，益見文境，愈有情致。

又　第三一回：薛冶兒舞劍分歡，衆夫人題詩邀寵。　總評：美人舞劍，嬌娥咏詩，極趣極韻之事，聚合一時，古來天子風流莫有過於此者，雖卒至敗亡，可無遺恨。沙夫人懷孕，妙在無心中逗出，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又　第三二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擊大鼠。　總評：人生有爲物

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璞鼉精，肅宗儻耳龍，祿山爲猪龍，今煬帝乃鼠精，何物之小而淫蕩若此，想古人悲貪殘而賦碩鼠者，或有見於此矣。

又　第三三回：　睢陽界觸忌被斥，齊州城卜居迎養。　總評：　自來英雄豪傑，隨處要救濟人，貪官污吏立心要刻剝人，原屬兩途，不意天公巧於播弄英豪，使叔寶不是一番黜陟，何以全其品志爲後日功名之地，至若麻叔謀好啖嬰兒，行同狗彘，罪不容誅，然冠裳中喫人腦者更多，似無足怪。

又　第三四回：　灑桃花流水尋歡，割玉腕眞心報寵。　總評：　妥娘臨流灑花，宮女採蓮唱歌，韻事趣事不一而足，正在情濃讌樂之時，忽然當頭一擊，擊出一個情眞義切的朱貴兒來，說出許多大議論，割腕救主。

又　第三五回：　樂永夕大士奇觀，清夜遊昭君淚塞。　總評：　此回如雪陣風迴東西飛舞，又如潑墨亂梅縱橫錯落，妙在入情入理，句句照應，步步雙關，無一段如亂絲難截，令人讀之幾回神往，求如此一夕好夢，亦不可得。

又　第三六回：　觀文殿虞世南草詔，愛蓮亭袁寶兒輕生。　總評：　世南草詔文章，華國無愧詞臣，煬帝不過贊他數語，卒以三杯潤筆，非吝而薄也，實忌其才耳。袁寶兒憨態，可想見其溫柔和雅，有不識不申之風度。其投池一段，正爲末後徇難張本。若因煬帝一語而遽欲捐生，我意寶兒不若是之愚而淺也。

又　第三七回：　孫安祖走說竇建德，徐懋功初交秦叔寶。　總評：　謝安石晏樂東山，原非忘世。秦叔寶退守泉石，豈曰無心？看他收拾羅士信，便想到後日替國家之一助，徐懋功暢論人才識見洞然，與曹瞞青梅論時，自是不同。

又　第三八回：　楊義臣出師破賊，王伯當施計全交。　總評：　老臣出師，自然與衆不同，豈山鬼堪與之對壘邪？無奈隋數將終，一旦撤回義臣，使敗滅之寇復爾猖獗。王伯當與李密眞生死交情，看他一人驅馳道路，設計脫陷，何等用心，然原仗金錢遂意，可見人處顚沛中，錢財尤不可少。

又　第三九回：　陳隋兩王說幽情，張尹二妃重貶謫。　總評：　煬帝在觀瀾亭遇見陳後主一段，雖說鬼話，而其情境宛然如同生面。張、尹二妃值此貪淫之主，獨不能沾其餘瀝，【略】反不如守西山之餓爲高也，況後又有許多奇遇乎？西京之貶，又何憾焉。

又　第四〇回：　汴堤上綠柳御題賜姓，龍舟內絳仙艷色沾恩。　總評：　駕龍舟殿脚女，栽堤柳賜御姓，古來帝王，未有如此快暢極樂之事，更妙在衆美人聽淫聲後，个个揣摩設想，忽然平空震動，不時使煬帝情魂欲蕩，即讀者亦覺悚然，果作者匪夷所思耶？抑眞有其事耶？落後麻叔謀金刀之斬，更覺胸中快爽。

又　第四一回：　李玄邃窮途定偶，秦叔寶脫陷榮歸。　總評：　李玄邃顚沛時，得王雪兒屬意，亦逆境中添一段生色。秦叔寶得意時，被宇文述計陷，熱鬧中冷多少宦心，喜處怒處，總不如掃徑烹茶之多佳況也。

又　第四二回：　貪賞銀詹氣先喪命，施絕計單雄信無家。　總評：　李密念友投奔雄信，尙□送女，文勢錯綜，甚難關合，不意突出主管單全臨事不草，勇敢絕倫，非雄信英豪，安得有此快僕？落後帶王雪兒歸寨，與自己家眷相聚，更覺奇幻絕妙一摺戲文。　又評：　做小說者不是說謊，眞正胸有成算，然後落筆如飛，寫得快暢，寫得奇幻。前回李玄邃忽然訂婚，此回朱粲強來奪娶，何等奇特。單全作事細密，王伯當三人殺詹氣先，何等爽快。

又　第四三回：　連巨眞設計賺賈柳，張須陀具疏救秦瓊。　總評：　一席酒，你推我讓，費許多唇舌，得徐懋功一番議論，始定。其經濟早見一斑，連巨眞片言之間，巧賺賈閏甫上路，亦是妙人。秦叔寶若無張須陀擔任具疏解救，難脫宇文之陷，眞千古知心，死後殯殮何足云酬。

又　第四四回：　甯夫人路途脫陷，羅士信黑夜報仇。　總評：　羅士信隨你天大的事，一味蠻法爽直，身雖爲官，法度文儀一毫不懵，惟在恩怨兩字上講究。噫！世人因忘恩怨，故多昧心耳。獨奇在黑夜尋仇，取財散民，較之武松更進一籌。　又評：　人生世間，俱因酒色財氣害了一生。那酒色財氣中，財之害人更大。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可知自少至老斷不能割捨者，惟財而已。諺云：「財與命相連。」恋着財錢的便是小人，便有殺身之禍，不恋錢財的方是大豪傑、大英雄。周至爲齊州郡丞，奉公拘人，原無可殺之道，但點燭排銀封好寄歸，一心戀財光景，不知害了許多百姓。天假手於士信耳。士信報仇雪恥，不惟殺周至，殺計成爲快，且將所收桌上銀子盡數散于貧民。此正聖賢作用，佛菩薩念頭。世人讀此回者，但知甯夫人脫陷，全賴義氣弟兄羅士信報仇，大快胸中之忿，那知士信輕財，所以脫難，周至貪財所以殺身。

又　第四五回：平原縣秦叔寶逃生，大海寺唐萬仞徇義。　總評：秦叔寶雖云不得已而從賊，然去得明白曉暢，非獨感恩知己而然，亦天性之忠良不昧耳。及母子相見，情景宛然，妙在程母數語描出快人生，而非此母不生此子。末後祭奠張須陀一段，逼寫三箇忠魂，恍如活跳面前，令人起敬。

又　第四六回：殺翟讓李密負友，亂宮妃唐公起兵。　總評：李密不殺翟讓，事之成敗尚未可料，一盤碁局獨失此着，令衆豪傑離心，以致無成，看(未)〔未〕後歸唐復叛行徑，眞庸流也，何足言乎？尉遲敬德出處雖屬平常，其氣概自覺卓犖不羣。

又　第四七回：看瓊花樂盡隋終，殉死難香銷烈見。　總評：瓊花敗興，天公弄巧，不意又接題橋聽歌，更覺宴樂賞心，而螢燈代火，眞是匪夷所思，直至國破身亡，頓使一朝英雄氣盡，幸有慷慨激烈，許多夫人美人殉難赴義，不枉一生在裙帶下用心，阿麼雖死，諒無遺恨。　又評：從來敗國亡家之人，前乎煬帝者指不勝屈，後乎煬帝者亦指不勝屈，但未有自知滅亡不可收拾，而竟流連荒亡若此者。【略】嗟乎，如此夢夢不過酒色之徒，安能享天下！讀史者，誰惜之而誰憐之耶？

又　第四八回：遺巧計一良友歸唐，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總評：楊義臣以啞謎遺士及，士及亦以啞謎答之，各出幻想，絕好酬酢，及看到沙夫人一番議論，四夫人各破花容，不特生者盡欲捐軀，使死者亦有生氣躍躍如從紙上出，看者自宜屏息揣摩。

又　第四九回：舟中歌詞句敵國暫許君臣，馬上締姻緣吳越反成秦晉。　總評：楊義臣請允三件事，詞嚴而義正。【略】羅成年少英雄，線娘閨中俊傑，歡喜冤家恰逢其會馬上關自情景，絕好一齣戲文，幻絕妙絕。

又　第五〇回：借寇兵義臣滅叛臣，設宮宴曹后辱蕭后。　總評：李藥師、徐懋功，才智至此，略見一斑。化及父子，本屬庸流，何堪三利矢以射其的？但可惜竇建德一番事業却與一荒淫獨夫、失節愚婦做來，覺得耳目未新，人心未合耳。幸虧曹后席間再三勸駁，稍釋微恨。　又評：舊隋唐傳，始於剪綵爲花，繼以遊幸江都，殊無頭緒，且以蕭后爲揚州妓女，始事太子勇。煬帝立以爲后，汗衊已極。亟爲改正，但煬帝被弒，失身化及。化及滅後，又歸建德。【略】至貞觀四年，太宗滅突厥，蕭后又歸於唐。貞觀二十二年卒於唐宮。事見《綱目》正史，不能爲之諱也。曹后母女嘲笑，與下回趙王拒斥雖屬作者描寫，亦默寓維持風化之意。

又　第五一回：眞命主南牢身陷，奇女子巧計龍飛。　總評：秦王北邙之射，非有意於窺伺，而程知節踴躍追擒，必欲甘心幸賴金龍現爪，叔寶救護猶陷身南牢，冀邀恩赦而未獲，魏玄成欲以不改本原，係一時倉卒之計，與叔寶當時席上焚批何異？

又　第五二回：李世民感恩劫友母，甯夫人惑計走他鄉。　總評：自來悲歡離合不外乎情，而情緣義起，若舍情義而強爲立言，是背理而扭捏，不但情之不眞，即義亦幾抹殺。作小說者往往昧此。今看此回，提出一徐義扶，便有多少情中串插，義上生文，末後得賈閏甫數語隱隱瓦崗起義一段，皆不泯滅，可稱快史。　又評：徐義扶設計，使叔寶棄魏歸唐，先賺秦母，確是妙策，後又轉出閏甫來，說明魏徵、徐世勣、秦瓊囚禁南牢，囚蕭銑借餉即赦出三人一段，委委曲曲，情文備至。

又　第五三回：夢周公王世充絕魏，棄徐勣李玄邃歸唐。　總評：李密不歸，徐世勣而欲歸唐，眞昏憒已極，玄成不爲籌畫，豈無私心，獨喜程咬金遡前而論，鑿鑿剖晰，媿殺魏廷諸臣，兼欲喝醒李密，而密竟不動心者，豈非天乎？張永通三夢周公事，見綱鑑，世充假之以勝魏。

又　第五四回：釋前仇程咬金見母受恩，踐死誓王伯當爲友捐軀。　總評：李密奸雄半世，以天子之力，大索天下不得，後至權勢赫奕，唾手幾于成功，這多是羣英彙集之力，奈何末路却都避忌，着着失手，【略】至覽隋唐舊本，殺獨孤公主而逃，大失李密本來面目。其時李密雖情懷暴躁恐不至此，故改正之，深得行文之義。　又評：摹寫程知節見母一段，竟如琵琶上絕好詞曲，一團性理，直口吐出，句句生情，筆筆描活，可稱絕倒。

又　第五五回：徐世勣一慟成喪禮，唐秦王親唁服軍心。　總評：冰冷一個死李密，弄得熱熱鬧鬧大家重開生面，翻出許多情景，其間關目次第，斷斷續續，如風迴花舞，節節照應緊湊，霎時間把許多人收拾得乾乾淨淨，眞與舊本迥異。閱者不可不細細咀嚼。　又評：大約忠孝之人，必有義氣之事，若圖富貴厭貧賤，必然踽踽凉凉千人所指，萬人所罵，那能豪傑同心，一呼百應，做出成王定霸事業來。試看徐世勣之痛哭一場，就動唐帝一點念頭，賜他禮葬。王娘娘與伯當夫人將身尋死，同歸泉壤，亦是至情，感觸至唐主御祭，秦王就唁，一軍皆哭，非忠義之氣激動人心，決不至此。

又　第五六回：啖活人朱燦獸心，代從軍木蘭孝父。　總評：前篇已寫麻叔謀啖嬰兒，此又寫朱燦吃人，叔謀之啖嬰兒出于陶柳兒盜獻，燦則公然席上烹人，更爲兇惡。《水滸傳》寫武松打虎之後，又有李逵，潘金蓮淫蕩之後，接踵閻婆惜與潘巧雲，寫來盡態極妍，全不相同。　又評：議論極奇，却寫得極正。朱燦喫人可謂奇矣，然段慤竟不飲酒，說幾句正經話，焉得受此奇禍，只認眞舊時好友，酒後狂言，所以被害，此正筆也。尉遲恭說併力法抑又奇矣。天下罕有此事。秦叔寶說打石塊却又理之所有。此即三簡換兩鞭之說，正筆也。至木蘭女扮男粧，又是奇中之正筆。曷娑那可汗忽然殺了劉武周、宋金剛，不又是正中之奇筆乎？變幻莫測，寫出當時事理如見，令觀者如入山陰道上，不暇應接。

又　第五七回：改書柬竇公主辭姻，割袍襟單雄信斷義。　總評：雄信追趕秦王，懋功扯住衣袂，敬德單鞭救駕，昔日未必有其事，而僅有其言；今日聽其言，竟若當年確有其事。寫得錯綜，又寫得齊整，眞化工之筆。

又　第五八回：竇建德谷口被擒，徐懋功草廬定約。　總評：人之成敗死生，與姻緣聚散莫非天數，建德安坐河北，孰敢窺伺，而乃越境就擒，數也。紫烟潛居守墓，初無意於婚姻，而懋功安撫郡縣，得遇西貝生與紫烟定偶，亦數也。至曹后死烈，凌敬死義，宮奴徇難，忠節凜然，可風末世。

又　第五九回：狠英雄犴牢聚首，奇女子鳳閣沾恩。　總評：作此種書要寫得極閒、極緊、極濃、極淡，囚車中二三偶語，忙亂時寫各人情性却甚閑暇，禁獄中似可淡描，又寫得何等緊促，其間鋪張叙義皆從情理中打出，一絲不亂，一針不走，前後串合，深得《水滸》行文之法。

又　第六〇回：出囹圄英雄慘戮，走天涯淑女傳書。　總評：煬帝宮中被弒，李密、熊耳陣亡，死法各自不同，獨看至雄信就戮，覺得猿啼鶴唳，情景慘傷。古人云讀《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非好男子也。木蘭亦死得激烈，不愧女中丈夫，至後又蘭千里奔馳，爲他人作嫁衣裳，深見男子中全信義者不可得，却在巾幗中描寫出來。　又評：世上有眞正豪傑，視死如歸者乎？有眞正節女，一絲不亂者乎？讀到單雄信臨刑時，慷慨不怕死，【略】雄信毫不介意，眞豪傑也。作者能筆筆描出花又蘭不肯苟合，羅公子書房欵洽，始終難犯，令人欽敬，眞節女也。此可與名將傳、烈女傳，並垂不朽。

又　第六一回：花又蘭忍愛守身，竇線娘飛章弄美。　總評：嘗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不知有才非無德，有才便有妒心耳。線娘獨居深處，羅成音信杳然，岑寂之況不言可知，一接花又蘭無數歡喜，無數狐疑。聽說花二姑娘住在書房中半月，不得不着急，將酒醉他，探其下體，妒到極處，驗明全璧方歎。又蘭不可及，羅郎眞君子。上本辭婚，正是上本求婚，說得愈緩，見他愈急，看他愈推，見他愈就，【略】才與德兼妒，又不露，眞一個奇女也。

又　第六二回：衆嬌娃全名全美，各公卿宜室宜家。　總評：天生神物必不埋沒，到底那英雄好漢，事業可觀，若美貌女子亦不終身冷落，此皆天意非人力也。線娘配羅公子天也，江、賈、羅三夫人，配程、魏、尉遲及懋功配紫烟，亦天也。天豈肯付之荒烟蔓草中乎？人可安於命矣。

又　第六三回：王世充亡恩復叛，秦懷玉剪寇建功。　總評：煬帝被弒，十六院美人星散，至此一一叙來，不知費多少筆墨，看他挽處合處，各有章法。南陽公主守節不遇着竇花兩位夫人，何由得到女貞庵，與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相會落想，俱從天上得來。至喪車所過扶柩者，有人安歇處，有店序次，絕無遺漏，即令畫工描寫，恐亦不能盡其曲折，而其中周旋照應，更有一番苦心，眞神筆也。　又評：英雄好漢氣岸各有不同，關大刀口角身分不可移於賈閏甫，閏甫精細，大刀剛直爽快，出口便異，寫得曲盡。

又　第六四回：小秦王宮門掛帶，宇文妃龍案解詩。　總評：從來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初時晉陽宮人誰姦之乎？今日張、尹二妃又誰姦之乎？以臣犯君，以子犯父，天之報施如是，而在唐時更覺不爽，淫亂之風于斯爲盛。秦王掛帶，二妃硬訴，此時唐帝即將張、尹二妃正法，豈不甚快！乃聽御史李綱之覆奏，及宇文昭儀、劉婕妤之勸解，胡亂不提，終非了局，所以鬩牆之禍，不能免也。尉遲敬德殺死黃太歲，豈無故哉？　又評：建成元吉到張、尹二妃分宮樓中歡呼快叙，誰人不知，李綱及宇文昭儀、劉婕妤對帝數語，亦是極存大體，若必要推問到底，竟成大獄。天下事有極難處者，此類是也。

又　第六五回：趙王雄踞龍虎關，周喜霸占鴛鴦鎮。　總評：此回單說蕭后未路不堪，昔日繁華有如冰解，今宵冷淡實覺難安，令人頓生傷感，至於收拾韓俊娥雅娘幷義成公主姜亭亭，更覺次第井然。

又　第六六回：　丹霄宮嬪妃交譖，玄武門兄弟相殘。　總評：　唐帝有言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唐帝，原以天下許世民，今四方平定，唐帝一旦食前言，已啓兄弟之隙矣。又欲遣居洛陽，建天子旗旌如漢梁孝王故事，是二天子矣，速其亂也，無論兄弟不和即友于最篤的，亦必互相嫌疑，況建成、元吉瀆亂宮闈，淫惡素著，而小人有不乘間作亂者乎？玄武門之舉，秦王不得已，天下人皆快心者也。」唐帝聞之，尙拍案大哭，足見其愚而已。

又　第六七回：　女貞庵妃主焚修，雷塘墓夫婦殉節。　總評：　作文不論今古，須看章法。有開(問)(闔)，有提挈，有挽合，有收拾。若少開闔、提挈、挽合、收拾，文雖佳，總散衍無緒。若此回序述中，讀者但見其委委曲曲，每于閒處着筆，如畫工然，無一筆不到，步步引人入勝，不知蕭后一進庵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接見時，追叙昔年光景，處處是開闔，處處是提挈，處處是挽合、收拾。【略】王義與薛冶兒夫婦，同時殉節墓前，忠節可嘉，亦是收拾隋帝前文之章法也。

又　第六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宮，證前盟陰司定案。　總評：　放宮女原是一節快事，妙在長孫皇后幫貼數語，覺與蕭后天淵，朱貴兒等忠烈久已揭過，今從太宗魂遊地府，目聽擊勘煬帝一案，或現帝王宰官身，或現婦女畜生身，顚之倒之，以彰報應，以踐盟誓，結上案，正爲後面張本。

又　第六九回：　馬賓王香醪濯足，隋蕭后夜宴觀燈。　總評：　從來有正史，即有野史。正史傳信不傳疑，野史傳信亦傳疑，并軼事亦傳之。故耳聞目覩之事，正史所有，人人能道之，不足爲異。若耳所未聞、目所未覩之事，人聞之見之，未有不驚駭爲後人之誣前人也。不知皆野史中之確有所見、確有所聞之軼事也。回中寫馬周洗足，蕭后賞燈，看者安得不疑？然皆史中之可據者，但描寫曲盡，如艷花錦簇，引人觀玩不了。此文人之妙筆也。

又　第七〇回：　隋蕭后遺櫬歸墳，武媚娘披緇入寺。　總評：　天下眞有之事，寫得不好，令人厭觀；絕無之事，寫得可聽，不覺聽之不倦，況眞有而非絕無者乎？但寫之者，從確見、確聞中，釀花成蜜，寫出一段當時實事，不比淫詞艷曲句句無根，且見得上天好善惡惡，欲世上人爲善不爲惡，爲善者得善報，爲惡者受惡報，昭然不爽，【略】寫到極可笑處，正寫其極可憐處。

又　第七一回：　武才人蓄髮還宮，秦郡君建坊邀寵。　總評：　從來婦人能爲天子有天下乎？亘古以來，惟武氏一人而已。武氏之能爲天子，有天下者，何賴李勣、許敬宗之言。高宗遂廢皇后、淑妃而立武氏爲皇后也，高宗之能廢能立者，何其禍不始於聽李、許之言，而在武氏束髮還(宮)(宮)一段，此履霜之始也。高宗喪心滅倫，而武氏又蠱惑之穢亂不堪，道以亂天下。嗚呼！此皆天也。貞觀十一年秋，洛水盈溢越兩月，而武氏入(宮)(宮)至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夫水陰象也，天已告之矣。人君不察而罹此大禍，讀史者曰麟德以前之天下，帝與武氏共之，麟德以後之天下，悉爲武后有之，可不惜哉！此回較正史尤爲詳悉。

又　第七二回：　張昌宗行儻幸太后，馮懷義建節撫碩貞。　總評：　淫穢之事流毒宮闈，古今未嘗無之，但在武氏最彰明較著者也。然其最著處，又經後人十分描寫裝點曲盡，而惡惡之心始覺快然無憾，或者當時未必盡然。【略】讀者又宜諒之矣，至懷義之惡滔天，又有招安一段增其作孽，天下事不可解者，每每如此，安得不掩卷嘆息也。

又　第七三回：　安金藏剖腹鳴冤，駱賓王草檄討罪。　總評：　天生武后穢亂極矣，又生韋后，唐之天下日壞，天厭不甚深乎？止賴二三正人如狄仁傑、駱賓王輩內外扶持，正氣所以不墜。萬世之後，一貶一褒，令人毫髮畢現。

又　第七四回：　改國號女主稱尊，闖宸筵小人懷肉。　總評：　從來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者往往有醜行，彼視醜行爲細事無妨也，亦大失權衡矣。武后淫亂宮(聞)(闈)，不顧羞恥，然其才終不可及。改元及定服色官名除后宗室，立武氏七廟此等事，無才而能之乎？以祿位收人心，刑賞御天下，無才而能之乎？【略】見駱賓王檄，即曰：「宰相之過，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何其見事敏捷也。傳游藝杜肅將肉包子出首時，武后即召秦懷玉云：「卿自今請客亦須擇人。」何其胸中了了，小人甘心爲小人也。至于賞花賦詩，又其餘事耳。

又　第七五回：　釋情痴夫婦感恩，伸義討兄弟被戮。　總評：　醒花與賈生一段姻緣，實出意外，張說贈而遣之，太后聞而是之，此亦惟太后可張說耳。雙陸點籌狀元擲色，此高宗所不爲，即太后亦不爲。

又　第七六回：　結彩樓嬪御評詩，游燈市帝后行樂。　總評：　佳人閱

才子之文，極是趣事，然或閨閣閑評，彼此欣賞則可，若朝臣文字命宮婢品題，則褻瀆甚矣，況穢德彰聞如上官婉兒者，又何足稱佳人乎？當時沈宋輩爲其所賞，正是爲其所辱耳。又評：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于市里，縱宮女幾千人出游，多不歸者，此事載在《綱目》，眞絕無僅有之事。

又　第七七回：鳩昏主竟同兒戲，斬逆后大快人心。總評：韋氏之復爲后也，宜以武氏爲鑒，痛改前非，何今所行反更甚於武氏？彼只記惟卿所欲語耶？中宗懵懵禍及於身，誠不足惜，而韋氏之肆行無忌，傾危宗稷，非臨淄王之義兵匡復盡所諸韋，則宮廷之淆亂，何日已哉！又評：李重俊以子舉兵，三思誅而身殞於亂軍；隆基以姪舉兵，韋氏誅而相王卽帝位，內行不修，外釁疊起，家庭之內，兵刃相加，視爲常事，皆太宗貽謀之不善致之也。

又　第七八回：慈上皇難庇惡公主，生張說不及死姚崇。總評：從來宮闈之亂，至唐極矣。武氏之後有韋氏，韋氏之後又有太平公主，更繼之以惠妃之讒。譖貴妃之寵愛而天下大亂，可見賢相如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不敵宮中一牝雞也，可慨也。嗟乎！郭元振諸人豈可少哉！

又　第七九回：江采蘋恃愛追歡，楊玉環承恩奪寵。總評：普天下有一不妬之婦人乎？【略】非眞不妬也。然妬有隱與顯之別，有才而妬，梅妃是也。觀其要見新人，要他拜見，妬之藏于內者也。無才者也若楊妃，能遷梅妃于東宮，能擲金釵于地下，此妬之形于外者也。敗亡之禍萌于此矣。作者先將兩人性情各各寫出，而玄宗周旋其間，無可如何，景狀可發一粲。

又　第八一回：縱嬖寵洗兒賜錢，惑君王對使剪髮。總評：宮闈之亂，至唐而極，然亦氣數使然。明皇倘不爲楊妃所惑，祿山安得擅權作逆？賜洗兒錢，亘古未有，明皇不以爲怪。遣歸之後，從此一刀割絕，亦大快事。而羣小輩又從中聳動至尊，令其復入，以至釀成禍亂，國家傾覆，豈非數乎？此回筆筆寫出，以戒後世之惑於婦人者。

又　第八二回：李謫仙應詔答番書，高力士進讒議雅調。總評：從來有才人而淪落不偶者，可勝道哉？李學士幸遇明皇，得以揚眉吐氣，磨墨有人，脫靴有人，《清平調》至今膾炙人口，倘有其才不植好賢之王，終身廢棄，清夜思之，淚濕青衫幾透矣。作者安得不爲之痛絕！

又　第八三回：施青目學士識英雄，信赤心番人作藩鎮。總評：明皇之溺于聲色，楊妃之肆其淫亂，安祿山之敢于擅權爲惡，舉朝夢夢不言也。王忠嗣兼四鎮而西北安，忠嗣罷而祿山兼東北三鎮，是虎生翼矣，天下安得不敗壞哉！一經妙筆描寫，便覺當年情事，有如是之可笑可恨者，安得不爲之三歎云。

又　第八四回：幻作戲屏上嬋娟，小遊仙空中音樂。總評：神仙方術，世以爲眞乎？假乎？此可以欺帝王，不可以欺聖賢也。秦皇、漢武之君，人欺之耳。若明皇，空中神語乃自欺也。西凉廣陵之遊，快哉樂乎！豈料馬嵬之播越，已接踵于後哉！

又　第八五回：羅公遠預寄蜀當歸，安祿山請用番將士。總評：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卒無所遇。玄宗好道，何所遇？皆異人葉法善、張果之遊西凉、廣陵，已極其靈異，復遇羅公遠揮如意，乘白鹿，駕遊月宮，何等神奇，宜玄宗所尊敬，至以學隱身法不遂，卒以讒誅。寫出玄宗之庸愚可笑，輔璆琳之遇公遠，遙寄蜀當歸幷「安莫忘危」四字，文書兄之大關係處，非閑筆也。

又　第八六回：長生殿半夜私盟，勤政樓通宵歡宴。總評：長生殿私盟，在玄宗不過偶然諧謔，而在傳中則爲大關目處，何也？以玄宗與貴妃今生配偶，從煬帝與貴兒盟誓中來，則殿中私盟，正照馬上私誓，重申生生世世之情，豈知貴妃罪孽不敵貴兒忠貞，故誓願有成有不成，暗見天心福善禍淫處，勤政樓歡宴雖寫玄宗之樂而忘返，却補出李謩壓笛傍宮牆一段，轉折層次，俱有章法。

又　第八七回：雪衣女誦經得度，赤心兒欺主作威。總評：鸚鵡夜夢不祥，爲鷙鳥所擊，貴妃念是祿山初入宮時所獻。覩物思人，不勝愴感，故教之心經，以免厄而卒不色，正映貴妃死期將至之兆，點綴照應極有法脉。少陵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吾於此書亦云。

又　第八八回：安祿山范陽造反，封常清東京募兵。總評：祿山之欲反，而不卽反者，以玄宗待之甚厚，欲俟其晏駕而後舉動，無奈國忠日夜有以激之，却獻馬殺慶宗，祿山不得不反，祿山反，置哥舒翰、郭子儀諸將不用，而用封常清、高仙芝躁率輕進，已爲失策，又令邊令誠卽其軍鞭之至喪師辱國，天子蒙塵，國忠之罪上通於天，雖殺其軀亦不足贖。

又　第八九回：唐明皇夢中見鬼，雷萬春都下尋兄。總評：此回乃

大開目處，隋自隋，唐自唐，傳以隋唐立名者，以李淵與世民卽肇基於開皇中，故以隋唐合傳。但唐至太宗卽位，而隋之氣數已終。作者乃先於煬帝清夜遊幸之時，幻出與朱貴兒馬上定盟，願生生世世爲夫婦。隋於太宗魂遊地府，目覩聽勘煬帝一案，以貴兒(忠)〔終〕降生皇家，以煬帝荒淫反現婦女身，完馬上之盟，正見隋唐之所以合處。此復寫明皇夢中，恍見楊妃是一帝王而已，却一女子，遙應上文，卽爲洪都道士招魂伏案。至以吳道子畫鍾馗，襯出太宗之畫敬德、叔寶，因思及叔寶之玄。孫國模、國楨曾疏諫不宜過寵祿山，仍以原官起用，後之迎上皇，遇盈盈，早已伏脉於此。照應起伏，如天衣無縫，其筆法皆從太史公來。

又　第九一回：延秋門君臣奔竄，馬嵬驛兄妹伏誅。總評：玄宗西幸，欲召江采蘋同行，楊妃昵沮之，雖云見妬，正爲末後團圓張本。

又　第九二回：留靈武儲君踐位，陷長安逆賊肆兇。總評：衆父老擁住太子，不使前行，人心未去，逆賊可除，東平建寧執鞚數言，深識時務，故能復興兩京，掃除羣逆，玄宗給散春綵，慰諭將士如老父幼子叮嚀囑付，纏綿愷惻之致，動人心脾，讀之能令酸鼻。

又　第九三回：凝碧池雷海青殉節，普施寺王摩詰吟詩。總評：玄宗雖事聲色而存心仁厚，故能感動臣下，激發忠義。雷海清上殿罵賊，至死不變，讀之凜凜有生氣，至於叙述點綴處，有提絜有照應，無一閑筆，無一俗筆，眞化工也。

又　第九四回：安祿山屠腸殞命，南霽雲嚙指乞師。總評：安祿山之見殺，大快人心。【略】其寫張、許、南雷之忠義，令狐、楊尹之威鋒，賀蘭、閻丘之傲狠，如畫師肖貌，【略】無不神似子長(車)〔東〕坡。

又　第九五回：李樂工吹笛遇仙翁，王供奉聽碁謁神女。總評：極熱鬧場中忽引此李謇、王積薪兩事，聞者道其閑筆，不知正是急脉緩受處，上皇一腔心事，視之如碁，聽之如笛可也。

又　第九六回：挼百口郭令公報恩，復兩京廣平王奏績。總評：郭子儀在保救李白，不使小人李輔國肆行其奸，與李長源一摘再摘之語，實同一轍，恐日後張良娣輩復生釁端耳。開卷讀之，君子小人薰蕕自別。

又　第九七回：達奚女鍾情續舊好，采蘋妃全軀返故宮。總評：前羅藝閱配軍解批，一見秦叔寶□□□□□□秦□家世，使叔寶見姑娘，細問嫂嫂別後景況，幻出悲歡離合，演成一部奇書。今秦國楨、羅采見姑娘纔道一「秦」字，素姑便如許沉吟驚疑情景宛在目前，忽從聞梅花香，逗出盈盈始(未)〔末〕，又從公遠贈盈盈詩句，說到梅妃日後得以重侍上皇團圓完聚，結局一部奇書，而梅妃、盈盈行止，却從公遠諸仙來，正見上皇酷好神仙，故有此感驗，處處有相合處，有照應，無一遺漏，允稱妙筆。

又　第九八回：遺錦襪老嫗獲錢，聽雨鈴樂工度曲。總評：人皆跳不出一箇情字，設當時貴妃不死，此時尚在，亦何味哉！惟事後有一種不忍情狀，連那梅妃亦捨不得，愚哉！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又　第九九回：赦反側君念臣恩，了前緣人同花謝。總評：亂臣賊子，國法不容。肅宗何獨徇情曲庇耶？上皇將張均正法，而張垍免死，亦無此律例。梅妃病死，亦甚平常，何必放聲大哭？此皆性有所偏，着意色相，所以有敗亡家國之禍。

又　第一〇〇回：遷西內離間父子情，遣鴻都結證隋唐事。總評：父慈子孝，原是五倫內第一要緊事，有一小人間之，遂使父不慈，子不孝，敗人家國不可言說。但思上皇，此時於水窮山盡之日，尚不捨貴妃、梅妃，命方士訪問亡魂踪跡，此小人所以乘隙而入也。又評：因緣果報，未嘗確有其事，乃是愚人之術，說到無可奈何處，曰：「此生前未盡之緣也，此生前作孽之報也。」佛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皆勸人爲善之意，非確有所據。曰前世如是，今世如是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言其理耳。世至隋唐，閨門之內污穢不堪道，「禮義廉恥」四字不知拋荒何處。【略】說鬼說神，以喚醒世間之人，非分之事，不得生妄想心。《春秋》一筆一削，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紀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於《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

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戡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於《海山記》。其叙宮中閲《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脚女挽龍舟等事，並見於《開河記》。（三記皆韓偓撰。）其叙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録》、柳珵《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眞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俞樾《小溪梅閒說》 因論世間小說，亦有所依託，不盡無稽。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稱《隋唐衍義》所載隋、唐間事，幾於無一事無來歷，信乎？余曰：「所載煬帝事，皆本《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三書。此三書並載明吳琯《古今逸史》中，無撰人名氏，本非實錄。小說家據以敷衍，較之鑿空撰造者，稍有據耳。惟矮民王義，實自宮，不畜妻子，帝未遇害，義先自刎死。則小說所載，又不無增益其詞也。至煬帝諸子，並無至突厥者。」《隋書·煬三子傳》：「齊王暕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是入突厥者，煬帝之孫，非趙王杲。杲死江都之難，未嘗至突厥，而政道又與偕往，非如小說所云王義夫婦奉之而去也。」又此書託始於秦叔寶，事多無稽。考《羅藝傳》：「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神。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貴。王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是藝妻孟氏，非秦也。所傳秦叔寶事，多非其實。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李勣救元吉》 唐劉餗《隨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勣來歸國。後與海陵王元吉恃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按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搭〕著棗木槊。』史稱：『敬德善避矟，與元吉鬥勝，嘗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槊，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小說考證》卷九（存目）

徐渭《點校隋唐演義叙》（存目）

又《批評〈隋唐演義〉》（存目）

雜録

《浪跡續談》卷六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曰衛懷王。」按：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錢靜方《小說叢考·隋唐演義考》 《隋唐演義》一書，幾無一事無來歷。【略】雖諸書所載，非盡實錄，而小說家能據以敷衍，較之鑿空撰造者，稍有據矣。惟矮民王義，實自宮，不蓄妻子；帝未遇害，義先自刎死，則演義所載，又不無增益其詞也。至煬帝諸子，並無至突厥者。隋書煬三子傳，齊王暕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音克寒），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藩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於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是入突厥者，煬帝之孫，非趙王杲也。杲死江都之難，未嘗至突厥。而政道又與蕭后偕往，非如演義所云，王義夫婦奉之而去也。

又 此書託於秦叔寶，而所載叔寶事，多無稽。考羅藝傳：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物；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勸藝反，孟及李皆坐斬。是藝妻孟氏，非秦也。所傳秦叔寶事，多非其實。

朱之瑜

論述

湯壽潛《舜水遺書序》 方明之亡，吾江浙老先志存匡復，發憤以扞華夷之大坊。至斷脰湛族而不顧者，前踣後繼。跡其謀議颺舉，時有疏密。及力殫計盡，咸就破滅。要能奮身死難，斯爲烈矣。若邈行蜚遯，用晦自全，終老山海之隅者，何可勝道。語曰：「非其政不履其地，洿其君不食其利。」吾求之明遺民，得舜水朱先生，蓋其尤焉。先生遘剝窮之會，躬盤桓之貞，時方慓巇朋攜、浮華交會之徒盈天下，先生獨穆然無聞。江浙義旅興，嘗預贊畫而不可榮以祿。播遷海表，逡巡以去，唐魯祚訖，遂老東邦。慨慕周餘，蟬蛻羶穢，窮居三十年。島人誦義彼邦儒雅，彬然萃門，尤多識明之典章。達乎政事，不爲空言。日本水戶侯源光國，事以三老。乃爲之立橫舍以興教，定廟次以明祭，示以衣冠之式，以致文詔。以棺槨之制以厚終。卉服之倫，皆以爲吾儕能幸識中土之禮義，非先生不爲功。【略】先生生餘姚，而講學不宗陽明，不交太沖，信乎能自立者。【略】睹鄭成功羣下慓輕，知其取敗。召而不謁見，係越南抗節不辱，折其君相，可爲彊毅知禮矣。夫其抱器不反，有箕子之明。非世甘餓，有鮑焦之介。

張廷枚《清朝姚江詩存》 徐閣公曰：「予近與柴樓諸子結詩社，始知浙東風尙，各以孤峭之質，傳幽渺之音，自闢町畦，不隨時好。比見楚嶼詩，神清詞奧，猶抱古心，信浙東多奇士也。」

又 張祕湖曰：「楚嶼詩，寄旨遙深，含情幽怨，讀者當索之於言外。」

《海東逸史・朱之瑜別傳》 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鄒元實、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鍾巒、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

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 餘姚朱之瑜，字楚嶼。浙東敗，浮海爲黃虎癡記室。虎癡被刺，之瑜之日本乞師。長碕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瑜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略，會已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

傳記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朱之瑜，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家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爲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卽難徵信。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嘗題陶靖節像，有「菊味苦而氣清，惟任傲骨以凌風霜」語。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亓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福王建號江南，弘光元年，命監方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亦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事，力辭唐王。時肅鹵伯黃斌卿，命馮京第乞師日本，之瑜從焉。己丑，魯王駐舟山，薦授翰林院官，亦力辭。舟山陷，轉浮日本、交阯暹羅間。甲午，徵還。己亥，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後以兵屬朱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事敗，復至日本。日人安東守約，周給之。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龍駒別莊。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嘗謂其高弟安積覺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東國未有學，著學宮圖說。藩侯依以創造，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年八十三卒。藩侯爲構祠堂龍駒別莊，環植櫻樹於旁，存遺愛也。宋末李用字竹隱，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先生似之。

《清史稿・遺逸傳一・朱之瑜》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餘姚人，寄籍松江。少有志概，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崇禎末，以諸生兩奉徵辟，不就。福王建號江南，召授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方國安軍，之瑜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乃走避舟山，與經略王翊相締結，密謀恢復。渡海至日本，思乞師。魯王監

國，累徵辟，皆不就。又赴安南，見國王，強令拜，不爲屈，轉敬禮之。復至日本，時舟山既失，之瑜師友擁兵者，如朱永祐、吳鍾巒等皆已死節，乃決蹈海全節之志，遂留寓長崎。日人安東守約等師事之，束脩敬養，始終不衰。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厚禮延聘，待以實師，之瑜慨然赴焉。每引見談論，依經守義，曲盡忠告善道之意。教授學者，循循不倦。日人重之瑜，禮養備至，特于壽日設養老之禮，奉几杖以祝。又爲製明室衣冠使服之，並欲爲起居第，之瑜再辭曰：「吾藉上公眷顧，孤蹤海外，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墳墓，久爲發掘，每念及此，五內慘烈。若豐屋而安居，豈我志乎。」乃止。之瑜爲日人作《學宮圖說》，商榷古今，剖微索隱，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親指授之。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舉。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戶牆垣，皆極精巧。又遺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之屬。如周廟敬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乃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或未洞達。復爲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經年，不厭煩數，卒成之。於是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爲之彬彬焉。之瑜居日本二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葬於日本長崎瑞龍山麓。日人謚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並護其墓，至今不衰。之瑜嚴毅剛直，動必以禮。平居不苟言笑，唯言及國難，常切齒流涕。魯王敕書，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歿後始出，人皆服其深密謹厚云。著有《文集》二十五卷，《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

《皇清書史》卷四引《木葉廔法書記》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餘姚人。明諸生。鼎革後赴日本乞師不成，遂居於其國，以經術教授學者。康熙壬戌卒，年八十三。私謚文恭先生。書法古厚遒勁，似顏魯國《麻姑碑》。日人至今尚寶其刻。

紀事

梁啓超《朱舜水先生年譜》 （朱舜水）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五首，其所作小傳，言先生國變後「躬耕四明」，中有酬吳霞舟（即鍾巒）一首，結聯云：「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廷枚或即因此語推定其「躬耕」。惟先生與王完勳（翊）交期既篤，彼時舟山行朝無事可辦，則偕完勳入四明，亦意中事。

又 監國四年己丑，「先生遺文皆海外作，其僅存於國內，惟此十五首詩，或即本年之作，遺稿幸落四明山中者耶？今錄其《游仙詩》十二首之一，以見先生詩格。」

著録

《舜水遺書目錄》 馬浮按：日本槧，《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門人水戶侯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編。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其子綱條刻於西京。彼邦謂之水戶本。先是加賀侯文學五十川源剛伯，嘗從舜水受學，亦編錄遺文，爲《朱徵君集》十卷。以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後舜水歿六年。舜水以康熙十七年卒。當日本延寶七年也。）上之加賀侯。侯好之，欲因以校補，未竟而侯卒。傳本罕見。至近年，稻葉岩吉始得加賀本，取以參校水戶本，互有出入，乃以二本合刊。其已見水戶本者，削之，但存其目。二本皆無詩。又取張廷枚《姚江詩存》所錄，泊舟稿附之，題曰《朱舜水全集》是爲新本。尋水戶、加賀二本，類次陵躐，頗乏體要。新本晚出，裒錄較完。而因仍舊。貫三本錯列，讀者憾焉。今頗有所刪定，釐爲《文集》二十五卷。正其譌舛，使就紀理。其《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名在乙部。舊入《文集》不當。今悉別出，總爲《舜水遺書》。又按今井弘清、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嘗爲水戶上公撰《學宮圖說》，日本初建文廟，依以營構。今集中乃無是書，蓋已亡佚。謹附著其目於此。

藝文

張其淦《朱舜水〔之瑜〕》　舜水能立志，不必攀紫陽。曾題靖節像，傲骨凌風霜。屢徵屢不起，秋菊籬邊黃。亦復愛櫻花，但恐混海棠。憶昔誓師日，涕淚霑衣裳。方馬不足謀，舟山從魯王。漂泊吾何恨，海外聊徜徉。安南與日本，到處留芬芳。包胥賦《無衣》，管甯身遂藏。人被李用化，志比京第昂。遂令學宮圖，懸向龍駒莊。櫻花歲歲茂，修竹依祠堂。

張斐《長崎祭舜水先生文》　登彼西山兮，蹈此東海。夷齊千古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將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距有艾。嗟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獨行寡和兮，群刺爲怪。天乎知我兮，心則已憊。既窮域內兮，復之海外。初至國門兮，闇者以戒。憂從中來兮，誰與爲解。異方之人兮，鬼神是賴。公其佑我兮，無即于殆。

又《祭朱先生文二》（存目）

顧炎武

論述

綜論

歸莊《與顧寧人書》　讀來札及諸詠，喜慰歎羨。詩文之工不必言，乃其遊歷登覽，一何壯哉。杜子美放蕩齊趙，裘馬清狂，亦在少壯時，兄今以踰強之年，當患難之後，生產盡廢，室家曠遠，不憂蘇季裘敝，范叔衣寒，而更遨遊四方，馳驅邊塞，覽山河而賦詩，指營壘而憑吊，快矣哉。前人不能及也。使兄不遇訟，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豈能身涉萬里，名滿天下哉。

又《與葉嵋初》　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身，能幷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

朱用純《顧亭林先生集序》　吾鄉亭林顧先生，以經綸天造恢張帝略、祖席民生之學，而履天圮地裂，國破家傾，流離奔走，靡有甯宇之遇。然其遇固極時數之奇窮，其學則極古今所大備。蓋遇不足挫其所學，學適以愜其所遇。故其軌轍之至，賢豪歸之，學士師之。罔不擔簦負笈，風靡景附。而網羅之所獲，講論之所發，投報之所言，輯而爲書，散而爲文，蓋不啻千百卷。顧好之者往往爭相傳誦，爭相乞假。以故多所放失，晚乃歿於山右。其子衍生僅於羈旅之中，倥傯之際，收拾百一，囊而奉之。先生之從弟巖、猶子洪愼扶喪南返，又稍稍蒐訪。迺以示余而委余爲序。余謝之曰：先生一生遊歷遍天下，所交魁人傑士，亦幾遍天下，而猶未有序之者。余何人敢贊一詞。乃強之再四，因受讀卒業，而歎先生之學贍矣，先生之文偉矣。其砥礪末俗之澆譌，則得之《詩》者多。辨論國家之治體，則得之《書》者多。窮析義理之精深，則得之《易》者多。是是非非，不容偏假，則得之《春秋》者多。事事物物，不苟凌雜，則得之《禮經》者多。然此猶分別義類而言也。若其沈浸乎百籍，貫穿乎百代，則所爲千百卷者，亦何篇何章非《詩》、《書》、《易》、《禮》、《春秋》之意趣，洋溢於筆墨之間。蓋自聖門文學爲科，而說者謂著之詞章者爲文，博其探索者爲學。竊以爲秦漢以來，如先生之文者有矣，未有能如先生之學者也。然苟未有能如先生之學，則雖謂未有能如先生之文可也。若夫先生時與道左。用無可顯，因以其歲月馳驅齊、魯、燕、趙、秦、晉之邦。江山雲物，陶冶胸襟，而一寓於著述。如昌黎謂，子厚窮不極，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雖使子厚爲將相於一時，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如駱賓王謂司馬子長南浮江淮，北過大梁，西使巴蜀，東適乎夫子之鄉，而覩車服禮器之盛，故其文縱橫出沒，萬變無窮。此皆僅與文章家較彼此之短長，非所以論先生。先生之學，後世苟有能用之者，雖以之經綸天造，恢張帝略，祖席民生，而翼五經以達天地之用，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潘耒《日知錄序》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遊，嘗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寧人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兩人皆耿介不混俗，鄉人有「歸奇顧怪」之目。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而爲土人攘奪，乃又遷于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于架。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然僑居日少，暇輒周覽山川，考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銘碣，著書盈篋，其卷帙最繁富者，《肇域志》也。寧人沒後，遺書悉爲弟子吳江潘耒刊行，獨《肇域志》散佚，良可惋惜。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

《明遺民詩》卷五 顧炎武，【略】崑山名儒，識高學博，有不屑屑章句之志。常游四方，得江山之助，其氣益豪，著《日知錄》諸書行世。

《池北偶談》卷一四 崑山顧寧人(炎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曾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絹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謂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爲用字不詳出處者戒。(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劍谿說詩》卷上 《日知錄》曰：「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便於空疎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故號稱詩人，縱匪淹博，未有不洞曉古今大意者。

又卷下 顧亭林早年入復社，淹貫古今，詩亦無愧作手。竹垞老人稱其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豈淺小哉。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 寧人肆力於學，自天文、地理，古今治亂之迹，以及金石銘碣，音韻、字畫，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餘事也。然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略】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

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

《柳南續筆》卷四　鈕玉樵《觚賸》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爲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

《隨園詩話》卷三　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眞意，譬如童子垂髫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偃僂，而裝鬚髯，便令人生憎。」顧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

又卷九　鮑進士之鍾，字雅堂，詩人步江之子，詩有父風，而清逸處，往往突過前人。【略】雅堂常言：「作七古詩，雅不喜一韻到底。」余深然其言。顧寧人云：「詩轉韻方活，《三百篇》無不轉韻。」

彭紹升《亭林先生餘集序》　予年十六時，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省余，一日偕出游於市，見抄本《亭林集》一帙，兄得而售之以授予。予閱其文，中多點竄，意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之，其所佚者十餘篇，蓋編集時爲門人所削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見於此，其不可以無傳也。爰錄而序之曰：文之至者必根於天性，古之人忠孝之實鬱於中，磅礴於外，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閒氣之所之，莫非其文之所著也。其有不容已於言者，於以自宣其忠孝之實，而其文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亘古而不息。稽古唐虞三代、禹、皋陶、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至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其生平未嘗求工於文，不過道其意所欲言而止。而後之人讀其文，往往感憤流涕，不能自已，若生當其時而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閒於人人，唯此諸公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顧先生閒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而生逢革命，無所發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爲文，至於家國存亡之際，慷慨傷懷，天性激發，以視屈原、賈生，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敎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之道，昭然爲萬古立臣子之大防也哉。昔所南《心史》沈古井中，垂三百年而復出於世。今先生沒且百年，而斯文乃屬於予，是殆有不偶然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吾儕亦勉而求盡乎忠孝之實，以副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則先生之言雖不效於時，其有功於後世爲何如也。

《國朝詩話》卷二　遺民中黃太沖、顧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間，顧文遜黃，黃詩遜顧。顧與同邑歸玄恭（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其人與太沖異趨，平生足迹幾遍天下。詩則清雅有法。

《北江詩話》卷四　顧寧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明詩不可以輕心抑之也。明開基詩，吾深畏一人焉，曰劉誠意。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誠意之詩蒼深，亭林之詩堅實，皆非以詩爲詩者，而其詩境直黃河、太華之高闊也。首尾兩家，誰與抗乎。抑明詩者，盍自較其所作乎。又，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爲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爲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爲文采所囿耳。

《海天琴思錄》卷六　七言古詩學太白神似者，古今惟高青邱一人；五言長律學少陵神似者，古今惟顧寧人、朱竹垞二人，他人不足多也。又，樂有天籟、地籟、人籟，詩亦有天籟、地籟、人籟。近代國初諸老詩，吳野人天籟也，屈翁山、顧亭林地籟也，吳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籟也。此中精微之境，難爲不知者言也。又，本朝吳野人詩多辣，屈翁山多超，顧亭林多鬱，朱竹垞多雅。

張修府《亭林詩集跋》　顧亭林先生，志行學業實五百年來一人。餘事爲詩，事必精當，詞必典雅。奄有唐宋諸大家之長。集凡五卷，見潘次耕前輩所刻《亭林遺書》中，無專行本也。湘陰吳君光堯假館修府有年，篤行，善屬文。尤心儀先生之學，暇時商搉擬重梓遺書，而以詩集爲嚆矢，因偕惠來陳君鳳翔、長沙左君壽朋、善化張君希詠精校付刊。修府集先生句，敬題五、

七言各一章。並識其緣起如此。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　亭林詩，憑吊滄桑，語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淵深樸茂，直合靖節、浣花爲一手，豈宋谷音、月泉諸人所能伯仲哉。

《制義叢話》卷八　胡燮齋曰：《日知錄》引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經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余謂亭林先生此言，並非欲因噎廢食也。何義門《行遠集跋》：亭林且比化者二句題文，謂可與文集中《齊四王家記》並讀，以時文論，亦逼眞鶴灘殿撰也。亭林先生初名絳，其少作即熟精經學，見推於孫若士、宋上木、錢吉士諸選家。然後生罕有知者。甲戌之冬，華陰王丈山史來吳中，以所定《先正制義》示焯，始得見五篇，敬錄此作，庶來者知通天地人之謂。儒亦從舉子時早定根柢耳。觀義門跋語，則亭林非不工時文者。工時文而痛詆時文，若此彼蓋疾夫藉聖賢之言爲梯榮釣寵之術，轉相摹倣，愈趨愈下，遂發此過激之論耳。

李祖陶《亭林文稿錄引》　顧亭林先生，一代奇人。其學博而精，其志堅而確，其才可以有爲於天下，而其所著之書則欲爲法於後王，詩古文詞不屑措意者也。其與人書有曰：「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爲。」又曰：「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盡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可以想見，生平之自命矣。然其學既博且精，則其於理無不熟。其志既堅而確，則其於力無不果。其才既足有爲於天下，則必不爲無用之空言。其書既欲爲法於後王，則其溢於文者必皆可傳而可誦。而又運以深心，行以大力，振以高格，出以簡裁，有王介甫之老健而去其橫，有蘇子瞻之暢達而無其蕩。即以文論，當時以旗鼓自雄者亦未能或之先也。今錄其尤者爲二卷，雖多寥寥短篇，實勝他家之洋洋大幅。蓋辨學術、正人心、定經制、明出處，言立而德與功皆具。書札間用駢儷，格尤古云。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略】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多，故能擅長。又，山西顧寧人、傳青主二徵君，以顧爲優，詩甚高老雄整，雖不脫七子氣習，然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此則過於七子。

《清史列傳・顧炎武傳》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略】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瑀。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澤農。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朱克敬《儒林瑣記》　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明亡不應試。爲詩歌，情辭激楚，若有甚痛不能言者。往來南北，謁勝國諸陵。所過訪山川邊塞，農田利病，結交其豪傑。時或留止耕牧，致富累萬。旋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晚乃專意著書，以繼往開來自任。炎武學極淹博，制行篤實。不輕誹宋儒，惟不喜談心性。嘗曰：「經學即理學，舍經何所謂理？」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三　亭林五謁孝陵，四謁攢宮，辭大科，卻特薦，之死靡他，遯世無悔。爲明末之完人，啓聖朝之碩學。其詩包孕羣材，扶持風教，點竄經籍字句，尤見雅裁。又，甯人七律講氣格，《濟南》詩云：「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于鱗。」可以知其旨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周侍郎櫟園有言：「國朝詩推寧人、野人二家。」【略】寧人先生以經濟考證名天下，詩之工拙，姑無深論。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亭林五律直接少陵，其得於詩之本者同也。《督亢》云云。《昌黎》云【略】。《自大同至西口四首》云【略】。亭林世籍江南，而老於西北，諸詩皆大河以北所作。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其《皂帽》一首云：「皂帽冬常著，青山老自看。鳥搖池樹靜，雲近嶽天寒。澹食隨人給，藜牀任地安。閒來過道院，不爲訪金丹。」以康熙辛酉卒於華陰。徘徊渭川以畢餘年，

驗矣。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亭林之學，實事求是。不分漢、宋門戶，經世致用，規模閎峻，爲有清一代學術淵源所自出。後之承學者，因其端以引申之，各成專家，而兢兢以世道人心爲本。論學，論治，莫能外焉。此其學之所以大也。

徐嘉《顧詩箋注凡例》　先生之學，主於斂華就實，救敝扶衰，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尾，覈正得失。且周流西北垂三十年，廣交耆儒遺老，虛懷商榷，於經史、吏治、財賦、典制、藝文之類，皆考證疏通，期有補於學術世道。其爲詩也亦然。又：先生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撫時感事諸作，實爲一代詩史，踵美少陵。

李詳《徐嘉顧詩箋注序》　崑山顧亭林先生揖讓百代，卓立儒軌。其詩沈鬱澹雅，副貳史乘。

路岝《徐嘉顧詩箋注序》　曩學詩於代州馮魯川先生，先生誨之曰：「詩不可苟作，託興風月，寄情山水，於世道人心毫無補益者，曾不若盲詞俚曲，尚有裨風教也。間以當代詩家優劣爲問。」先生曰：「牧齋、梅村之沈厚，漁洋、竹垞之博雅，宋、元以來亦所謂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詩人之詩也。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爲第一。」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遇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識，或顛墜崖谷，亦無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詣淵涵博大，莫與抗衡與。

又　亭林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此。

又　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殆無幾人。

又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苕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分論

《述古三首》二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清言何足論。宋人掃斥箋疏亦偏見也。篇中議論豈云小補。

《謁夷齊廟》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唐人登首陽山只淡淡寫景，此作者自抒懷抱，應以議論爲長。

《賦得秋柳》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小小題俱有關係，此杜陵詠物體。

《賦得老鶴萬里心》　《國朝詩話》卷二：《賦得老鶴萬里心》長律云：「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皋陰。一自仙人去，摧頹已至今。臨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寒颸連北極，急景向西岑。寂歷依空帳，紆迴失舊林。三珠天外冷，甲子世間深。尚想蓬萊日，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舉，帝闕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細意熨貼，絕不是放誕人作。

《海上四首》四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引《聽松廬詩話》：亭林先生詩多沉雄悲壯之作。偶記一律「長看白日下燕城」云【略】。眞氣噴溢於字句間，蓋得杜之神而非襲其貌者所可比也。

《勞山圖志序》　《池北偶談》卷一五《勞山說》：勞山，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炎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眞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略】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觀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爲中國山盡

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執是？以理揆之，顧說爲長。（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郡縣論一》《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此篇提明大綱。以下八篇，皆相爲首尾，層遞發明。

《郡縣論二》《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緊接上篇，文有秦氣。

《郡縣論三》《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緊承上篇後，乃暢發大意，格致尤老。

《郡縣論五》《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此又專明其以子弟代之意。

《郡縣論六》《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文筆皆老潔之至。他人縱有此主意，必費千言纔發揮得明白。此先生之所以不可及也。

《錢糧論上》《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此弊言之甚透。

《生員論中》《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直起直收，蒼老之極。

《廣宋遺民詩》《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一李祖陶評：王于一序李小有《宋遺民廣錄》，意苦詞悲，可謂不遺餘力矣。此序似以談笑出之，而長歌之哀，乃正過於痛苦。

《與友人論學書》《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二李祖陶評：詞旨浩落，如障百川而東之，亦可云功不在禹下矣。

《與友人論易書》《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二李祖陶評：推倒豪傑，開拓心胸，斷推此種。

《答李子德書》《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二李祖陶評：見解精，證據確，敘次亦極有條理，古韻遂從此大明。

《與王虹友書》《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大規模，大氣象，爲寓公者當知之。

《華陰王氏宗祠記》《國朝文錄・亭林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原委深長，特借題發揮之，以訓正世俗。此先生文之近曾南豐者。

《答監修徐學士書》《清朝野史大觀》卷九：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臨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

傳記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存目）

《清史列傳・顧炎武傳》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讀書一目十行。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與同里歸莊善，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見明季多故，棄舉業，講求經世之學。炎武三世俱爲顯官。母王氏守節，孝於姑。明亡，不食卒。叛僕陸恩見炎武家中落，欲告炎武通海。炎武沈之水，僕堳投里豪，復訟之，繫奴家，危甚。會曲周路澤農救之，得免。遂去之山東，墾田長白山下。復北歷關塞，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後客淮安，萊州黃氏有獄，詞連炎武，乃赴山東聽勘。富平李因篤營救之，獄始白。自是，往還河北，最後至華陰，置田五十畝，因定居焉。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贏、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兵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嘗謂經學即理學，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於同時諸人，雖以苦節推孫奇逢，李容，以經世之學推黃宗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

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略】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科。次年，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力辭不赴。二十一年，卒，年七十。

《清史稿・儒林傳二・顧炎武》（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思舊錄》卷二三　顧炎武【略】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冀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恆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捫蝨新話》載：「蔡相當國日，適有美闕兩選，人競欲得之。蔡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一耆年老應聲而誦，如瓶瀉水，一座盡傾。蔡大喜，遂得美除。」近日崑山顧炎武寧人，號強記。在京師，一日會於邸舍，予謂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一過，當拜服。」顧即琅琅背誦，不失一字。蓋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文理可尋，最爲難讀故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顧亭林先生邃于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晏，青主于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卧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顧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二三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先生至都下，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醻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新世說・言語》　顧亭林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又《方正》　顧亭林康熙丙辰至都門，其甥東海兩學士設宴，延之上座。三醻既畢，即欲行。兩學士請曰：「甥尚有薄饌未薦，舅氏幸少需。飲至夜闌，張燈送歸何如？」公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兩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東海兩學士，即徐元文、徐乾學也。）

又《雅量》　顧亭林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嚙，再爲鈔寫，略無慍色。有勸其熏瓦倒壁，一盡其類者，公曰：「鼠嚙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庋置不動，焉能五易其稿耶。」

作品本事

《大行皇帝哀詩》《顧詩箋注》卷一：案是歲崇禎十七年甲申。《明史·本紀二四·莊烈帝二》：崇禎十七年三月乙巳，李闖犯京師，京營兵潰。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菲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明季北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自經於亭之海棠樹下。

《海上四首》《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全祖望批語：浙江失守。又戴望注：是年十一月，唐王走汀州被獲，《海上》以下諸作，皆感觸詠懷之作也。

《不去三首》《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全祖望批語：贈顧推官咸正也。先生勸推官避難，推官遷延未果，竟死。

《義士行》《顧詩箋注》卷二：《史記·趙世家》：屠岸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直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於是召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

《淄川行》《顧詩箋注》卷二：《讀史方輿紀要》：「淄川縣屬濟南府，府東二百三十里。」顧衍生《顧氏年譜》（即《元譜》）：為孫之獬作也。之獬，淄川人。天啓壬戌進士。媚奄得官侍講，名在逆案。入國朝，為禮部侍郎。順治二年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招撫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丁可澤勾引謝遷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結云「取汝一頭謝元元」，當由之獬嬰衆怒耳。

《哭顧推官》《雪橋詩話》卷一：（歸恆軒）與顧石戶齊名。【略】嘗與同縣顧文康曾孫端木推官咸正舉兵，不濟。推官授命，不愧相門。子天逵、天遴被執，石戶欲為之經營而未得也，後先死於難。石戶《哭推官》詩極沈痛。恆軒行遯得免。書淫墨癖，以佯狂終身。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戴望注：即歸玄恭莊。時往湖州覓其兄德清教諭繼登骨。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永曆元年，「赴虞山。顧寧人贈先生《吳興行》云：『比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似先生赴虞山借金往吳興也。冬，赴長興覓叔兄爾復遺骨。」永曆二年，春，自長興回。爾復之骨，蓋已覓得，後葬於沙村。顧詩有「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之句，則先生自長興回，又似在歲杪也。

《八尺》《顧詩箋注》卷四：先生《郡國利病書》：「蘇州水利，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吳江舊縣志》載施世傑《西戍雜記·孫烈士傳》：「貝勒振旅還京，行至八尺，孫兆奎等以神鎗來擊，頗多傷者。」「尺」亦作「斥」。

《送歸高士之淮上》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永曆七年，「萬年少壽祺來崑山，聘先生往淮陰，教其子。先生凡四遊江北，一在是年。《亭林先生詩集》有『送君孤棹上長淮，千里談經意不乖』之語，必為教授而往無疑也。」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啓中守霑益余於叙功疏識其姓名今為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顧詩箋注》卷五：《明史·志·地理》：「雲南曲靖府霑益州。」又《沈儆炌傳》：「安邦彥反，諸土目並起，安效良陷霑益。」《蘇州府志》：「府城外吳、長洲二縣合治。上津橋在渡僧橋西，跨運河。」

《孝陵圖》《顧詩箋注》卷六：《江寧金鼇待徵錄記事》：顧炎武作《孝陵圖》，補《實錄》之缺，寄禾黍之思。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顧詩箋注》卷六：《蘇州府志·常熟人物·陳芳績傳》：「與歸文學晟為友，均為亭林所賞。」《歸氏世譜》、《虞陽科名錄》，晟，均作恆，字成伯。諸生。劬學勵品，工吟。二人嘗以書訊亭林，亭林以詩答之。張穆《顧氏年譜》：芳績，字亮工，常熟人。處士鼎

和之孫。先生避難語濂涇時，與鼎和比鄰，亮工時猶少也。《柳南續筆》卷四：顧炎武，【略】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鹽》一條。又徐司寇《儉園集》有家兄孚若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即語濂涇也。

《贈路光祿太平》 張穆《顧氏年譜》：先生有《送書小帖》云：「路安卿名澤濃，故總督皓月公長子。」又，《廣師篇》云：「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賦得秋柳》 《顧詩箋注》卷六：王士禎《菜根堂詩集・秋柳詩序》：「順治丁酉秋，余客濟南，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千餘株，披拂水際，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余悵然有感，賦詩四章。」《漁洋詩話》：「余少在濟南明湖水面亭賦《秋柳》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後三年，官揚州，則江南北和者復數十家。」

《謁夷齊廟》 《顧詩箋注》卷八：《一統志》：「永平府清節廟在盧龍縣西二十里孤竹故城，祀伯夷、叔齊。明洪武九年，重建於府城內東北隅，景泰中，復建於此。」

《舊滄州》 《顧詩箋注》卷一〇：《方輿紀要》：「秦屬鉅鹿，漢置渤海郡。燕、齊有事，必先爭渤海，地利然也。朱全忠屢攻滄州而未能有，石晉以瀛、莫入契丹而滄州之患益亟。周世宗雖復關南，以州境據河濱海，北望遼、碣，列營戍守。宋承其轍。蒙古取燕，先殘滄、景。及山東羣盜共起亡元，陷清、滄，據長蘆，郊圻皆戰地矣。」

《述古》 《顧詩箋注》卷一四：康熙九年庚戌。案：第一首述董仲舒，第二首述鄭康成，第三首述文中子。蓋先生自喻也。

《寄楊高士瑀》 《顧詩箋注》卷一四：車守謙《顧氏年譜》：「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一百二十卷、年七十餘卒。」《廣師》云：「讀書爲己，探賾隱微，吾不如楊雪臣。」徐健庵《雪臣七十壽序》：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厲，韜光滅影，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庵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三十餘年。《雪橋詩話續集》卷一：亭林《寄楊高士瑀》云【略】。瑀字雪臣，武進人。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厲，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三十餘年。有《飛樓集》。亭林《廣師》稱其讀書爲己，探賾洞微。李二曲《答雪臣書》亦傾倒甚。至年七十餘卒。

《哭歸高士四首》 《顧詩箋注》卷一四：張穆《顧氏年譜》：「聞叔父穆庵及歸玄恭訃，設祭於桑家莊。先生《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吳中高士。」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顧詩箋注》卷一六：王弘撰《山志》：「丁巳秋九月三日，亭林入關，主於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駕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耶？』余復之曰：弟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厲駑鈍，收效桑榆云云。」《雪橋詩話》卷二：顧亭林云：「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有《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詩。山史多諳前明故實，工書法，嗜金石，尤好鑑別法書、名畫，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並砥齋集》。以戊午應薦至京師，居昊天寺，稱疾不與試。有《病臥述懷》云：「盛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對策憶劉賁。敢謂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猨鶴數聲聞。」歸關中，漁洋送之詩云：「華山丹頂鶴，清唳向西峰。不羨三株樹，常稱千歲松。林巒有佳氣，暝起日高舂。石上流泉好，菖蒲方紫茸。爲文議論馳騁，有依據。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漁洋典試西蜀，嘗訪之。其獨鶴亭在華北，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亭林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山史爲營齋舍焉。

《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 《顧詩箋注》卷一六：《元譜》：「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子衍生及衍生之師李既足雲霑於張簡可家。先三日，衍生及師李既足附沈度汪家眷舟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父子禮。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主僧名晏如。時當塗令賀宣三應旌亦寓廟中。延既足暫留課子，即去之山西。」戴望注：衍生即先生所撫吳江族子。雲霑字既足，衍生師也。此詩當是在太原所寄者。

《哭張爾岐》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張蒿庵長亭林一歲。亭林《與汪鈍庵書》云：「張君稷若所作《儀禮鄭汪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使朱

子見之，當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又嘗言：「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蒿庵歿，亭林以詩哭之云云。《顧詩箋注》卷一七：稷若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長先生一歲。稷若歿，先生哭之以詩。此詩《亭林詩集》不載，附見於《蒿庵集》末。

著録

《清史列傳・顧炎武傳》 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遍覽諸史、圖經、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尤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始自明陳第。然創闢榛蕪，猶未邃密。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陳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十事》、《菰中隨筆》、《救文格論》、《亭林文集》、《詩集》，並有補於學術世道。

《小腆紀傳》卷五三 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好言韻學，撰《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主明陳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即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即《周易》以求古音，作《易音》三卷。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謂金石之文可證經、史，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亭林文鈔》一卷。（清）顧炎武撰。

《國朝文錄・總目》 顧炎武，【略】著有《亭林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尺牘叢刻》 《顧亭林先生尺牘》一卷。（清）顧炎武撰。

雪山北樵《花薰閣詩述》 《古音表》一卷。（清）顧炎武撰。

又 《韻補正》一卷。（清）顧炎武撰。

《定庵詩話》卷上 顧亭林先生詩，用典精切，山陽徐黍賓先生（嘉）爲之一一註明，並明季稗史、清初舊聞，比附牽合，咸具首尾，成《顧詩箋注》二十卷，可謂亭林之功臣。

藝文

歸莊《送顧甯人北遊序》 余與寧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寧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寧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凌奪里中。其產逼鄰寧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寧人自母亡後，絕迹居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寧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寧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寧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寧人訟。執寧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寧人。比刑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寧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賤寧人。寧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

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寧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寧人者，携尊榼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寧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睢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魋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慍。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陟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

又《戲贈顧寧人》　同心初綰在秦淮，孤寄清江音問乖。雖異九秋婕妤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此歡無極，弋雁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自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自注：寧人於金陵納姬，置之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

曹溶《答顧寧人》（存目）

屈大均《送顧寧人》（存目）

又《哭顧徵君寧人（炎武）》　幽燕久客似遼東，絮帽天寒苦朔風。飛兔有人還不帝，伏龍於爾獨稱公。白頭無子遺書散，黃石多年故冢空。留得《孝陵圖記》在，教人涕淚哭遺忠。（君有《孝陵圖》及《昌平山水記》。）昌平山水是天留，海嶽朝宗此帝丘。一代無人知日月，諸陵有爾即春秋。書生得盡惟哀痛，故老難存苦白頭。遺骨故應園下葬，年年天壽守松楸。招魂不返恨天涯，旅櫬空歸葬海沙。楚國兩龔長不食，淮陽一老久無家。蒼松歲晚孤生苦，白鷺天寒兩鬢華。聞道五經多註釋，不知誰爲作侯芭？登高憶共雁門間，北望京華灑淚還。白馬小兒猶漢殿，青牛老子已秦關。河聲不解消長恨，山色誰知老玉顏。耆舊只今零落盡，北邙松栢爲君攀。

又《哭顧亭林處士》（存目）

湯漱《懷顧寧人》（存目）

張其淦《顧亭林》　亭林先器識，世人名曰怪。亭林重禮教，世人仰其介。五嶽已登四，天地忽覺隘。思陵五六謁，淚下杜鵑拜。鶯飛草長日，不識江南春。潭中有牛羊，且作代北人。華陰地綰轂，躬耕朝夕勤。蒺藜可當肉，橡栗甘長貧。彼哉鴻詞薦，龍性不可馴。又以修史招，鶴豈立雞羣。二曲務講學，以名幾喪身。昌黎亦諛墓，豈是起衰文。先生力矯之，著作皆精醇。文章服竹垞，博學輸任臣。彼皆鴻博選，抱璞失其眞。惟有傅青主，天機得深淳。先生輒心許，爾我皆天民。馬驟馱書去，鴻飛入層雲。泰山最巖巖，鄒嶧原比隣。

雜録

《劍谿說詩》卷上　《日知錄》曰：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於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意。牽牛織女，意昉《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旨哉言乎。

又卷下　《日知錄》曰：鄞人薛千仞（同）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　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皆不用韻。因恩《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寧人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又　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略】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略】又有稱謂不拘者。

《隨園詩話》卷五　顧寧人曰：「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于自言者也。」又曰：「舍近今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此文人

之所以自文其陋也。」

又卷六 顧寧人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魏已然矣。

又卷一二 顧寧人有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之說。又云：「古人不以王父字爲字。」按：《通志》歷舉春秋時以王父字爲字者八十餘條。顧最博雅，竟不曾見過《通志》，何耶。

徐嘉《歸高士遺集序》 光緒之初，余輯顧亭林先生詩牋注，於《贈歸高士》、《哭歸高士》、《送歸高士之淮上》諸作，知先生與玄恭同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而心儀其爲人。

徐夜

王士禎《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穉庵，又字東癡，世爲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爲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工爲詩，爲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皐父墓，裴回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爲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詔旁求巖穴之士，士皆鱗集，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詔，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爲文章，原本《史》、《漢》、《莊》、《騷》，工於哀艷。五言詩似陶淵明，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下不及也。癸丑春，予與先西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壓焉。予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幷日而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藋鼯鼠共之，明公誠能紆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矣。其詩散佚，半飽蟲蠹。予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先生但遜謝而已。予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中與予兄弟尤厚善。

又《都門感懷寄徐東癡家子底禮吉子側諸兄》（存目）

又《答贈徐東癡二首》 竟體芳蘭小謝才，避人皁帽意還哀。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閉戶但宜梅蕊發，書來遙憶菊花開。隔年欲寄琅玕字，鴻雁蕭條雪後迴。幾載閒門罷送迎，讀書春艸上堦生。孤懷不解因人熱，大隱寧徒避世名。西里眞人關象緯，南州處士動公卿。如何邱壑沈冥裏，猶有相思寄杜蘅。

又《寄東癡》 與君西山時，禪宇何妍雅。珍木羅幽軒，清溪照涼夜。月明登高臺，千峰宛堦下。棲禽竹中鳴，飛泉壁間瀉。一別柴桑遊，常思遠公社。

又《贈徐東癡先生四首》（存目）

又《寄東癡》 夏早秋更雨，新筍晚角出。紫籜舒錦裀，銳上如卓筆。幽憂寡清歡，懷彼林下逸。對雨有微吟，清齋散愁疾。適從武關來，千峰背寒日。鴉路極盤紆，汝水中蕩漾。山川入奇抱，波瀾浩難詰。佇君梁甫吟，將遺慰蕭瑟。

又《徐五兄自號嵇庵》 我慕阮步兵，君學嵇中散。平生竹林期，鳧鶴誰長短。君抱出世姿，夙昔薄軒冕。彈琴聊自足，採藥忽忘返。且復龍性馴，兼之養生善。嗟哉儁傷道，斯語君知免。獨應七不堪，彷彿嵇生懶。我本澹蕩人，早歲頗任誕。一聞如鸞嘯，自顧爲人淺。廿年嬰世網，歲月坐晼晚。往往逢途窮，痛哭迴車阪。深慙至愼言，薄俗誰青眼。永懷素心侶，詎異平生撰。空傳周僕射，遠欲希嵇阮。

《漁洋詩話》卷七 徐夜，字東癡，叔祖季木考功（象春）外孫，與余兄弟爲外從兄弟。詩學陶、韋，巉刻處似孟東野，余目之爲磵松露鶴。西樵少有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羈丱，亦有句云：

「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池北偶談》云：「東癡年二十九，即棄諸生，掘門土室，絕迹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舉博學鴻辭，以老病辭。詩格清瘦自然者，近韋左司，刻削者近孟東野。

查爲仁《蓮坡詩話》　徐東癡工爲詩。隱居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與同里王西樵、阮亭兄弟極善。阮亭爲刻其集二百餘篇。

《國朝詩話》卷一　王阮亭極重徐東癡夜，爲刻集二百餘篇。偶憶其《清明詩》云：「今年春冷候常賒，野曠烏啼日又斜。寒食清明都已過，墓田撩亂野棠花。」《轉城詩》云：「來看東風剪柳條，土膏新軟雪全消。轉城三面無相識，黃葉隨人過板橋。」幽淡之致，故是軼俗。

《筱園詩話》卷二　徐東癡、張歷友皆爾日山左詩家，然徐詩故求峭削，轉入鼠穴，不如歷友筆氣俊逸，較有才力也。

《詠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漁洋云：「『車馬生墳丘』與大梁土中所得古石刻『日月逝酒漿』五字相類，似仙靈語。」

《和秋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蕭瑟之音，不粘不脫，遠勝漁洋名作。

《經嚴陵釣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太史公于許由猶作疑詞，有嚴陵，始信巢、由眞有洗耳牽牛之事矣。

《富春山中吊謝皋羽》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落句即用皋羽所歌。

《坐放鶴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三、四用梅鶴，未能避熟。結意言外見南渡之西湖，不堪棲隱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徐夜，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今名，字嵇庵，又字東癡，新城人。爲考功王季木先生外孫，而西樵、阮亭之中表兄弟也。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工爲詩。年二十九，遭世亂，遂棄諸生，茅屋數椽，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皋羽墓，裴回賦詩而返，遂不復出。康熙戊午、己未間，詔求巖穴之士，有司將以姓名上達，力辭乃免。東癡爲文章，原本《莊》、《騷》、《史》、《漢》，工於哀艷。五言詩以陶淵明爲宗，巉刻處更似東野。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下不及也。晚景貧益甚。阮亭司寇爲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艸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耻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吳人至今傳爲雅談。今徐先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藋鼯鼠共之，明公誠能修式廬之典，捐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然當路終無知之者，卒困頓窮餓以死。詩亦散佚無存，司寇爲搜得百餘首，編梓以傳云。

《本事詩》卷九　漁洋山人曰【略】。（東癡爲王考功季木先生外孫，風期蕭遠如魏晉間人，爲文章超超元著，書法逼虞永興。早棄諸王，隱居蓬艾間，屢空晏如，獨與王西樵阮亭倡和。阮亭常有詩贈之云：「湘東品藻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小腆紀傳》卷五五　後渡潯陽，稿盡歿於水，士禎爲摭拾遺詩，得二百首。年七十二，歿於柴桑。

《九朝新語》卷九　徐東癡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梨。一家清福皆躭飲，十載勞形合靜棲。野徑看雲雙臘屐，石田耕雨半犁泥。會須更洗臨流耳，戛戛幽禽盡日啼。」

又卷一二　徐東癡與王孤絳皆不能飲，孤絳戲曰：「吾輩酒狷也。」

施閏章《南浦贈徐原一孝廉二十韻》（時徐有父憂）（存目）

趙進美

田雯《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清止趙公墓碑》　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早通二氏之學，靜默寡言。戊午余同應召試，得識公於鐵鸛巷。余侍坐受教，嘗得聞公之論詩也。曰：「詩之合者，于宋得嚴滄浪，明得徐昌穀、王元美。昌穀深造，然所自爲，不愧其言者，十可五六焉。若元美可三四耳。夫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情薄，作者病之。至於放意背馳，侏儒嘈濫，以棘晦爲超詣，以疏佻爲亮節，又下，不足道矣。或者雌黃異調，

訕謗先招，是未履門閾而歷數曲室之藏也。陶、謝不必爲潘、陸，李、杜不必爲王、駱，君子泯其同而愼其異，斯可矣。」公之論詩如此。

趙執信《韞退趙公行實》 公庚辰榜下，譽籍甚，與萊陽姜如須、宋荔裳、桐城方密之、華亭陳卧子、李舒章、宋轅文輩以詩名雄視南北。【略】皇清定鼎，補太常博士。時合肥龔端毅公方持文柄，一日，集並時文士同賦古今各體詩，擊鉢立成，公擅場，衆大折服。公才名甚盛，而守之以謙，外苟內介，不苟異同。【略】公童年爲詩頗好華艷，登第後，師友漸摩，遂踐信陽、歷下之庭。

《冬日田家二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冬夜能見遠」，從「刈稻空雲水」想出。

《梨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起結最佳，語超而韻遠，此詠物體也，若少陵又成一格。

《南康登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唐人風格中近祖詠《終南殘雪》。

王士禛《誥授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清止趙公墓誌銘》 公少爲詩清眞絕俗，得王、孟之趣。使江西時，尤刻意二謝。其《放吟》一卷，皆樂府詩，丁明末造，多悲天閔人之思，顧盼跌宕，不主故常，有邯鄲生天人之歎。丙戌後官京師，與龔芝麓尚書、曹秋岳侍郎諸公唱和，一變而高華尚聲調。然《梨花》、《楓葉》諸篇，風致不減青邱海叟。《使楚》一集，尤爲藝林所貴重。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五 進美，字韞退，山東益都人。崇正庚辰進士，官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閣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趙進美【略】韞退長於論詩，王漁洋贈之以詩云：「風塵憔悴趙黃門，嶺表遷移役夢魂。昨見端州書一紙，說詩眞欲到河源。」

《越縵堂詩話》卷下 益都趙韞退按察（進美）《詠畫竹》云【略】。李武曾（良年）評云：佳處不可言傳，蓋以寄意蕭寥，取神遺跡耳。然詩中無事在也。余前夕夢歸越中，負郭有山，蒼翠矗起，屋隨山爲高下。其外大湖，煙水萬頃。遠見青山如髮，醒而記之。得一絕云：「繞郭湖光萬頃煙，樓臺都似鏡中懸。分明一髮青山外，著我孤舟暮雨邊。」悄悅迷離，而其境如繢。

龔鼎孳《酬別趙韞退觀察》 螺峰細雨長春波，花外衝泥皂蓋過。同是轉蓬天萬里，却憐伏枕鬢雙皤。淚懸瘠土頻車甲，心折青雲有畢羅。華館繁星喧櫪馬，應劉宛雒已無多（記花朝社集秋岳齋中舊事）。空江客思繞啼鶯，沙漲青燈錦鯉行。舊雨關河雙槳夢，好春愁病一樽情。焚餘諫草金莖濕，袖到新詩玉笛清。多少蒼生前席待，年來溫樹凜公卿。

施閏章《江行遇趙韞退副使北歸誦其嶺南集有作》（存目）

施閏章

論述

綜論

魏禧《學餘堂集原序》 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於今爲盛。予最愛吳門汪戶部，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屈。今天下文患才多，二家獨剗除一切浮腐之言，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略】蓋先生學聖賢之道日久，心虛平而氣下，方孜孜欲寡其過，使人輕千里而告以善，況區區文章之間乎。【略】先生詩文原本道義，無自矜厲之氣。其譽人也，無過情之詞，綢繆往復，亦未嘗自過其情，所稱有道者之言，非耶？予內媿而白汗交下者，蓋往往而然。然先生文，意朴氣靜，初讀之若未嘗有所驚動於人，細尋繹之，則意味深長，詳復而不厭。文章瑰偉之士，退然不敢踐其籓籬。間爲議論，若不得已而出，而終不欲馳騁張皇，自傷其體法。蓋才多之文，先生非不能爲而不爲之，而未嘗不可以想見其才。此則愚山氏之文，而非他人之爲文者也。先生詩古節雅音，得風人之性情。海內士久服習而論定之。無待予不知言者之揚厲已。

沈懋惠《蠖齋詩話跋》 愚山先生以進士起家，己未召試鴻博，洊歷中外，聲施卓卓。其鴻文鉅製，海內流傳，與宋荔裳觀察齊名，有「南施北宋」之

目。漁洋山人嘗取其五言警句數十聯，彙爲摘句圖，其雅重如此。《詩話》兩卷，雖先生之緒餘，然淵雅博洽，立論平允，初非矜閎誕，侈迂夸者所可同日語也。楊選僅登《矩齋雜記》，未免有遺珠之憾。因亟取之，以補戊集之闕。

《池北偶談》卷一一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宜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已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

又卷一三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朔風一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仿張爲《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爲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幷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爲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況《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略】。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猶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爲《摘句圖》，傳諸好事者。

《漁洋詩話》卷上　余論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施謂愚山，宋謂荔裳。二君集皆經余刪定。又嘗取愚山五言近體詩，爲《主客圖》一卷。今施集尚存其家，未能版行。宋集經蜀亂，失其本矣。

又卷中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瓠甓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古歡堂集雜著》卷四　余受學於愚山甚久，辛亥在都下，贈一詩云：「舍人詩思劇，委巷肯相過。官冷金門貴，心閒滄海多。暗蟲催夕杵，涼雨濯秋河。不厭東方朔，狂來據地歌。」又《辛酉過金陵寄懷》云：「蕙草三見花，離情集暮節。雖無尺素書，道遠心如結。天際舉孤覆，林端皎積雪。伊人秉微尚，抱膝自怡悅。得士懷異寶，違時甘用拙。空餘鬱陶心，仰看托明月。」皆大雅有古氣。又和《移居》一篇亦佳。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施愚山【略】五言律佳句，如「鵲聲空院竹，秋色半亭蕉」，及「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四語，便可壓卷。

《今世說・言語》　施閏章【略】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己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聞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往往至於泣下。當世推論文章理學，莫不以宛陵爲歸。

陳玉璂《施愚山詩集序》　先生詩凡若干卷，體裁聲調莫不和麗有則，深得溫柔敦厚之旨。昔在家伯璣《國雅選》中讀之不忍釋。今于七子選復快所未見。予昔遊山左，凡歷名山川及聖賢發迹之所，先生莫不有詩文鑱石以記。見輒摩挲久之有傳。先生督學其地，時四方名流重趼以至。每當試士畢，在泰山，趵突諸地，召客飲酒，縱談詩古文，唱酬累日夜不倦。或又言先生于官署中，嘗作愚樓，客往往得登眺云。

《覯齋詩談》卷七　此君詩正苦摹古太似。人患胸中書少，尚白所患正在書多。尚白好古嗜學，詩常刪改，在清初自是詞壇名宿。

又　五律工穩，七律雅緻，時落歷下調。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南施北宋」，故應抗行。今就兩家論之，宋以雄健磊落勝，施以溫柔敦厚勝，又各自擅場。王漁洋云：「門人洪昉思問詩法於愚山，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瓠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今觀兩家詩，此論確不可易。

《劍谿說詩》卷下　施愚山先生曰：「偏觀古人著作，不能毫髮無憾，何況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正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又曰：「蘄州顧赤方出其詩相讎校，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鷙如寇讎，毋留纖塵爲後人口實。」噫！先生五言爲一代宗匠，顧君亦不愧作手，有以夫。

查爲仁《蓮坡詩話》　宛陵施愚山侍講（閏章）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己任。作詩直追漢、唐，尤善五言。有「披衲散心顏，榮落皆愉悅。眷言采芝人，毋使春芳歇」之句。漁洋謂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宋即荔裳也。

全祖望《愚山施先生年譜序》　先生之家學，本於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

建盱江之傳，而又嘗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其和齊斟酌，不名一家。是乃先生學術源流之所在。【略】先生之造詣，其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楊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爲閣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施閏章【略】祖、父俱以理學名世，爲東南人士所宗。先生少負異資，習聞家學，弱冠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名噪江左。【略】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遍歷崇山廣谷，備悉民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坑》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爲暴。又數平冤獄，案牘益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閣皂山色，支頤賦詩，築愚亭於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卽與過客觴咏其中。【略】當是時，愚山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作爲文章，極其醇雅，而于詩學尤邃，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盎然而春溫，一時詩人有「南施北宋」之目。

《制義叢話》卷八　費錫浦（淳）曰：「國朝四大家以詩雄者，惟施愚山（閏章）有時藝世傳。朱竹垞不知時文，爲人短視，有以時文謁者，輒睨而置之。愚山則工時文，《父母其順篇》尤爲當時傳誦。」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學餘堂集》　王士禛選《感舊》、《山木》二集，所錄閏章詩最多。又取其五言近體八十二聯爲《摘句圖》，見所撰《池北偶談》中。閏章嘗語士禛門人洪昇曰：「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吾詩如作室者，瓠壁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士禛亦記於《居易錄》。平心而論，士禛詩自然高妙，固非閏章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成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非拘守繩墨者所及；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進。然陸學惟陸能爲之，楊簡以下，一傳而爲禪矣；朱學數傳以後，尚有典型，則虛悟實修之別也。閏章所論，或亦微有所諷，寓規於頌歟。其《蠖齋詩話》有曰：「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愼。浮華者浪子，叫號者粗人，窘瘠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觀其持論，其宗旨可見矣。古文亦摹仿歐、曾，不失矩度，然視其詩品，則少亞。魏禧爲作集序，乃置其詩而盛許其文，非篤論也。

李祖陶《施愚山先生文錄引》　愚山先生文，曩二十年前見之京邸，閱未數卷而罷。以其轉折太多，無古人雄直之氣。鉛山蔣心餘所云，儒生開旗門，究遜李郭營，其詩然，其文亦無不然也。今覆閱之議論之文，或有過於緊者，亦有過於密者，然精神團結，無一筆掉以輕心，濫調膚詞斬除淨盡，而獨到之識，創獲之解時時旁見側出於其間。其論文謂，近代名家矯王、李之失者，以清眞自放，往往波瀾不闊，光燄不長，譬之平蕪淺草，獨樹疎花，望之無餘，擷之立盡，故凡有作，必用力注之，而烱烱精光不可磨滅也。至於傳誌、敘事曲有剪裁鎔鑄貫穿悉合史法，則在汪之下、魏之上，非他家所能及矣。上高李祖陶。

《清史列傳・施閏章傳》　文章率原本道義，不欲馳騁張皇。意樸氣靜，守歐曾矩度。詩與萊陽宋琬齊名，號「南施北宋」。新城王士禛，受閏章五言詩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而清辭麗句疊見層出。別爲《摘句圖》。士禛門人洪昇問詩法於閏章，閏章曰：「爾師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余則不然，如作室者瓠（壁）〔璧〕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議者以爲確不可易。又謂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愼。觀其持論，卽宗旨可見云。

《鶴徵前錄》卷一　先生以進士起家，洊歷監司，人品端方，不苟取與。所至，頗著循聲。書法二王。論詩亦峻絕。富孫案：先生爲刑部員外郎，讞決明敏。視學山左，有冰鑒之譽。轉湖西參議，湖西故荒瘠多盜，先生撫綏有方。袁、臨閒稱之爲施佛子。召試卷閣擬一等，後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字，改置二等。先生五言詩清絕，當時與宋荔裳齊名，故有「南施北宋」之目。全謝山云：先生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柬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此不畏強禦之大節也。先生之學，本于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又嘗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和齊斟酌，不名一家，乃學術源流所在也。其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不相上下。

《國朝詩話》卷一　萊陽宋荔裳（琬），宣城施愚山（閏章），漁洋所推「南施北宋」者也。【略】今尋繹二先生集，施骨清，宋才俊。施古今體擅長，尤在五言，宋古今體擅長，尤在七言。施如良玉之溫潤而栗，宋如豐城寶劍，時露光氣。要其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則一，分鑣南北，殊非溢美。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

陳文述《書施愚山詩鈔後》　國朝人詩，當以施愚山爲第一，爲其神骨俱清，氣息穆靜，非尋常嘲風弄月比也。五言如「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六朝流水急，終古白鷗閒」、「華鐙明客館，霜月滿江城」、「風雨殘春路，關河獨去人」、「涼風生昨夜，秋色渡長河」、「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峯秋」、「石城春入夢，江寺雨聞鐘」、「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野花隨徑滿，春樹與雲齊」、「濟水寒流急，雲門暮雨來」、「波平嶽麓寺，春入洞庭船」、「寒烟迷水驛，殘月見城樓」，七言如「野寺路迴飛塔見，嵩門峯斷早霞生」、「斜陽稍辨煙中樹，昨夜遙聞嶽麓鐘」、「洞庭過盡湘流碧，桂嶺回看衡嶽低」、「秋靜雲開橫浦寺，晚涼月照渡江船」、「千迴汝水秋林外，百里嵩雲曉幔前」、「帆過清湘先見嶽，人逢回雁一思鄉」，單句如「煙疎別浦月初圓」、「洞門雲散萬峯明」、「秋空潭見數峯青」、「亭館花深接翠微」、「桃花流水帶春星」、「故宮煙樹繞朱樓」、「夜色湖明樹裏樓」、「移樹哀猿帶雨啼」，儒者氣象，名士風流，雖羅浮道士之沈鬱蒼涼，虞山蒙叟之沈博絕麗，猶遜一籌，長水、新城更形凡近矣。嘗謂積字成句，積句成篇，猶書家之作楷，必萃點畫勾撇而成。若橫驅別驚以見才，猶未能爲楷而自矜狂草，於此道終無進步，不免爲識者所笑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本朝六家高下若何？本朝六家，王、朱、施、宋、查、趙，查已不及四家，若秋谷，誠郘、莒，不知何以得此盛名？然鄙意當以愚山爲第一耳。

《筱園詩話》卷二　施愚山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五古溫厚清婉，善學魏、晉、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則盛唐格調，中唐神韻，兼而有之，造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膚廓語，不足尚也。古文清雅，尤長記序，亦可並傳。所謂學人之詩，洵無愧矣。又，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宣城施愚山先生（閏章），官巡道，後復舉鴻博，擢侍講。詩最簡潔，五言尤工。與山左宋荔裳觀察，有「南施北宋」之稱，詞亦清麗。偕友看杏花《沁園春》云【略】。頗饒夷猶之致。

朱克敬《儒林瑣記》　閏章敕身理學，而兼工詩文。和易好善，與王士禛略同。又與萊陽宋琬等號「燕臺七子」。

《清儒學案小傳》卷三　愚山家傳理學根柢深厚。出而蒞政，廉明慈惠，澤加於民。特以夙負詩名，晚又以詞科進修，史者列之文苑傳中。德行、政事，實與睢州當湖相伯仲。故一代醇儒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爲不日當開府，忽遭束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強禦矣。

《新世說・德行》　閏章【略】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徵君壽民游。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旋成進士。官至湖西道參議，政績甚多。後應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

分論

《遊嵩山》　《漁洋詩話》卷上：「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十字令人擘結不盡。

《送梅子翔》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九：《池北偶談》：「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愚山五言《送梅子翔》云【略】。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

《警志詩》　《覲齋詩談》卷七：貌澤於古，其根本不實，所以不耐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步步實踐，歸重下學，不落宋人塵腐，是曰詩品。

《將進酒》　《覲齋詩談》卷七：正爲聲調逼眞，却是假貨。（樂府）

《讀曲歌》　《覲齋詩談》卷七：蘇州骨董高手，得秦、漢碎銅一片，補湊點染，渾含無間。然識者自知其僞，此等詩是也。

《病兒辭》　《覲齋詩談》卷七：意由己運，乃有眞機。

《獨山婦摹廬江小吏婦》《覲齋詩談》卷七：脫卸却淨，只是本事情眞，看此可知偸意偸勢之訣。

《詠古雜詩》《覲齋詩談》卷七：古詩讀得多，下筆自有一種氣味，求其所以作，却非有甚不得已者。

《升天行》（四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仙人猶重貨財，此爲小民衣食計。借題抒寫大臣心事，昭然若揭矣。

《浮萍兔絲篇》《龍性堂詩話初集》：奇事奇情，古意翩躚，當與《孔雀東南飛》並傳千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狀古來未有情事，以比興體出之，作漢人樂府讀可也。無書無筆人不敢道一字。

《臨江憫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歲豐長忍饑」，即所云「樂歲終身苦也。防民亂，懼召災，呼天而訴，如讀《雲漢》、《正月》諸變《雅》。

《悲野雀》《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讀末二語，雖老饕亦應動心。

《祀蠶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比張、王樂府轉見性情之正。

《牽船夫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末幅歸咎新息，眞無可奈何之辭。

《射烏樓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記事詩不嫌詳盡，此覺勃勃有生氣，以防亂作結，慮事尤爲周詳。

《叔父同弟阮遲予蕪關次日予北發》《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家近難歸，老於宦途者知之神明，杜陵乃有此種。

《錢塘觀潮》《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氣捲萬山來」五字千古。

《雨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三、四不讓劉隨州。漁洋取愚山五言近體爲《摘句圖》，爲學者式也。

《過湖北山家》《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野水」十字，令穬、松年亦不能畫。唐人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同一自然。

《季天中給事以直諫謫塞外追送不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以忠君愛親表戍臣心事，老杜送人往往如此。

《見宋荔裳遺詩凄然有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西川」句謂蜀人懷其政教。「東海」句謂山左失一雅宗也。又：王漁洋有《久不得荔裳妻孥消息》，詩中云：「九原悲馬鬣，八口寄蠶叢。」此篇結語亦復云然。猶見古交道焉。又：「張堪卒於官，無託妻孥事」，此約略語。

《至南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過南旺分水，水俱向北，淚滴水中不復到江也。宛似唐人聲口。

《宿越州天衣寺》《分甘餘話》卷一：「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右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閏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亦不減閬語。

《邢孟貞詩序》《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極意形容，令人百讀不厭。

《綏庵詩藁序》《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此文筆筆老，節節健，在集中又爲一體。

《送杜蕃舒歸里序》《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醒世之文，其體自東方《客難》、揚子《解嘲》中出。

《送郡丞唐公遷守大同序》《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文分三段，首段叙郡人之情，二段叙其丞郡之績，三段告以治大同之方，竟體皆雍容靜重，一結尤高唱入雲。

《吳美翁六十序》《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注：純以蒙莊爲註腳，文心狡獪，而文律則自謹嚴。一結尤爲冥合。

《章丘學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前段議論，包舉古聖王治學良法，美意統括無遺。結處箴砭俗情，亦淋漓盡致。

《景賢書院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前段謙以承之，後段洗發尤警。

《石蓮洞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極流連愾慕之致。

《三烈婦傳》《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筆筆生動，筆筆潔潔，可能生動不易能也。

《故翰林修撰蔣君墓誌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此君踪跡奇甚，文亦寫狀得出，確肖其人。

《前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劉公墓誌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此公固卓然傳人，而叙次亦極有法度。

《明經梁君墓志銘》《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處處寫生，而中間吉安郡一轉，尤覺文情四溢。

《平湖湘頌》《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首原其造釁之由，後開以自新之路，中間歸美廟算。而以武不可竟一語爲轉軸，筆筆洗鍊，字字鏗鏘。

《與曹太守言紫陽書院事》《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極意慫恿。讀中間一段，尤令人齒頰津津。

《寄陳轉庵太守》《國朝文錄・愚山先生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此眞古誼，文亦佳絕，可與魏叔子與周青士書並讀。

傳記

《清儒學案小傳》卷三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祖鴻猷，明萬曆間以理學顯，學者稱中明子。父嘗，叔父譽克紹其業。孝友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先生少孤，叔父撫以成立。嘗從同里沈徵君壽民受學，博綜典籍，工詩古文辭。順治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擢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平允。出爲按察司僉事，山東提學道。先生歎曰：「吾家世擅理學，三傳皆困諸生。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取士先行而後文，崇雅黜浮，有冰鑑之譽。遷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所轄臨、袁、吉三郡。壤瘠歲饑，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諭之。吉水有大戶，聚數千人，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先生察其枉，盛陳兵衛，曉以禍福，縱之去。令輸租以自贖，餘黨亦解散。徧歷崇山廣谷間，拊循周至，四境帖然。人呼爲施佛子。嘗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等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歎，比之元道州之《春陵行》焉。重修景賢、白鷺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有兄弟爭產者，將具牒請質。適開會講習，先生講，「長幼有序」句，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卽見閱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尚有同氣，或可轉乖爲和也。言已泣下。忽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讓所爭產爲祀田。後以裁缺歸里。居十年，當補官，以叔父年老引疾固辭。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先生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著作之任。考覈同異，辨析是非，無所回互。典試河南，稱得士。張清恪伯行其一也。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六。其爲學以體仁爲本。姚江盱江之說雖習之，而獨宗濂洛。文章原本道義，意樸氣靜，守歐、曾矩度，尤以詩名據東南詞壇者數十年，時稱「宣城體」。

《清史列傳・施閏章傳》　施閏章，字尚白，安徽宣城人。祖鴻猷以儒學著，世紹其業，孝友雍睦，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閏章少失怙恃，鞠於祖母，侍祖母孝。事叔父譽如父，譽怒必跪解之，俟色霽乃起。里徵士沈壽民有聲當世，閏章從之遊，遂博綜墓籍，善詩古文辭。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平允。尋以試高等，充山東學政。取士必先行而後文，崇雅黜華，有冰鑒之譽。秩滿，遷江西參議，分守湖西道。所轄吉、臨、袁三府，故殘破歲凶瘠致盜。閏章徧歷巖谷間，拊循帖然。人呼爲「施佛子」。嘗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等篇，告諸長吏，讀者皆曰：「今之元結也。」俗多溺女，復作歌勸誘，捐資收養，全活無算。遇事爬梳蒭櫛，不以爲勞，尤崇獎風教，於袁重建昌黎書院，於吉葺白鷺書院，課諸生，屢會講青原山，從者至千百人。臨江城圮，築輒潰。閏章禱於神，越日城成。新淦、峽江患虎，製文祝之，俄有虎自墜深塹，迄無害。歲旱，徒跣號籲，雨大浹。新淦人或閱牆，適閏章講學其地，□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兄弟相持哭，詣階下服罪。其誠感如此。康熙六年，以裁缺歸。民留之不得，咸醵金創龍岡書院，祝釐香焉。初，閏章駐臨江，江環城下，民過之，每歎曰：「是江如使君清。」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去職，傾城送江上，會水漲，所乘舟爲御史贈，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載之，已渡乏食，乃鬻其舟。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列二等四名，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覈同異，析是非，無所回枉。二十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轉侍讀。尋病卒，年六十六。閏章【略】平生廉謹而解推不倦。廣置義田，以贍寒戚。篤窮交，好扶掖後進。才士失志，多方爲之延達。死喪困危，振卹備至。天下士益歸其門，奉爲楷模。【略】閏章與同邑高詠友善，據東南詞壇者數十年，號曰「宣城體」。

《清史稿・文苑傳一・施閏章》（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漁洋詩話》卷上 官祭酒時，鄉人李某往令高淳，余特屬訪其子孫。李至訪之，則老妻稚孫，煢煢孤寡，饘粥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其家竟不知意出於余也。施愚山聞之，造余再拜曰：「某交孟貞三十年，不能卹其後人之窮，公與孟貞未定交，而能卹其身後，令不凍餓以死，某愧公多矣。」至爲流涕。

又　歷下詩派，始盛於弘、正四傑之邊尚書華泉，再盛於嘉、隆七子之李觀察滄溟。二公後皆式微。施愚山督學時，爲滄溟立墓碑，夢其衣冠來謝。余刻《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遺詩。又訪其後裔，則墓祠久廢，七世孫某，已爲人家佃種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爲爽然久之。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跅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膚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湖西監司時，亦嘗刻于臨江。

又《總集門二・序論類》 梅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躭墳籍，放意雲壑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谿水如環如玦，遶樓徐逝，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耳畔。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之曰「滿聽」，且爲之記，于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亦因以傳。其詩風味澄敻，絕遠世事，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爭，鏗鍧噌吰云。

《記載門七・軼聞類》 宣城施愚山（閏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爲論定，序而行之。

《思舊錄・施愚山先生》 先生于予有倍年之長，又鄉先達，顧一言脫稿，輒以眎予。有所點竄，則色喜，否必強之使言。歲庚子，予年二十一，先生視學山東還里。初納交，即延之家塾。俾二子淳、恪師事焉。晨夕過從，外寸摺緘封，商訂無虛日。一日譚宴方洽，忽太息曰：「吾二人投分之深，即妻子容莫能喻，外人那得知吾母劉七十。」先生展敬畢，復前致詞曰：「賀阿母有子爲傳人。」予瞿然方愧斯語。

《清稗類鈔・謙謹類・施愚山不刻講學語錄》 施愚山篤信程、朱學說，而常謙抑自下。或勸其刻講學語錄，輒婉言謝之。集中有復孫徵君鍾元書云：「人事冗沓，惡動求靜，正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久之，即動是靜，乃爲得手。」又與所親書云：「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新世說・德行》 施愚山官湖西參議，日與諸生講學。偶值會期，兩人具牒請質。公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末座。講兄弟宜相愛。且曰：「某也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尚有同氣，或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兩人忽相持痛哭。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儕小人，今遇大賢而不洗心者，尚得爲人乎。」遂讓所爭產爲祀田。

作品本事

《浮萍兔絲篇》《北游錄・紀聞下・浮游兔絲》：宣城施閏章，使廣西。經岳州，有李將軍言其部兵嘗掠人妻。既數年，攜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絕。問其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笑，各反其妻而去。施爲作《浮萍兔絲篇》。

《粵西亂後懷平樂太守尹黄階同年》《雪橋詩話餘集》卷一：吳縣尹黄階明廷，以己丑進士，除平樂知府。知府秩四品，例不得初授。時王師方略定兩廣，地荒遠，數叛服，故特用異數。壬辰，李定國陷桂林，定南王自剄死。

兵且至，施尚白奉使過平樂，冀階置酒與訣曰：「君使客也，宜亟行，某守是死矣。」乃募死士固守十餘日，城陷，脅降不屈。支解之。事聞，贈太僕寺卿。同時死定國之難者，孔定南外，有李懋祖、周永緒、沈倫、涂起鵬、秦瀾。尚白詩：「我行已倉皇，君意反繾綣。中廚呼酒漿，妻孥淚如霰。餞我登竹舸，揮涕苦相勸。封疆我則死，風鶴子當遠。訣別水聲中，纜解急飛箭。瘴雲落日昏，耳目驟驚眩。但見逋逃人，男女相蹂踐。別來斷消息，枯蓬各飄轉。蒼梧殺氣高，銅柱妖氛纏。巢卵得無覆，頸血恐已濺。」紀其事也。明年子正始閒道負骨歸，尚白爲銘其墓。

《湖西行》《雪橋詩話》卷二：施愚山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時西南用兵，轉饟最急，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云。

《賣船行》毛奇齡《翰林侍讀施君閏章墓表》：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塡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

《千頃堂藏書歌爲黃俞邰作》錢謙益《黃氏千頃齋藏書記》：戊子之秋，余頌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略】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機杼者，保全于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今秦、晉、蜀、趙燼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蹄片紙矣。汶、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莆陽曾裔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澌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酉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扃鐍緘縢，汲汲焉惟慢藏是懼，而況千萬卷乎！

《貽林茂之紵帳》《池北偶談》卷一一：施愚山分守湖西，製苧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斗帳殷勤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朝日烘門懶未開。」《清稗類鈔・隱逸類》：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於寒無衣，君能守之，當爲作注。」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略】。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卽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猶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學餘堂文集二八卷詩集五〇卷外集二卷》國朝施閏章撰。閏章有《矩齋雜記》，已著錄。王士禎選《感舊》、《山木》二集，所錄閏章詩最多，又取其五言近體八十二聯，爲摘句圖，見所撰《池北偶談》中。【略】《外集》二卷，一爲《硯林拾遺》，乃奉使廣東時記所見端溪石品，一爲《試院冰淵》，則歷年典試序文及條約，今附存之。又有《別集》四卷，其二卷爲《蠖齋詩話》，二卷爲《矩齋雜記》。詩話別摘未精，瑕瑜參半。雜記頗涉神怪，尤爲小說家言。

《清史列傳・施閏章傳》著有《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端谿硯品》一卷，《試院冰淵》一卷，《矩齋雜記》二卷，《蠖(集)〔齋〕詩話》二卷，擬《明史》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二卷。

《文獻徵存錄》卷二施閏章【略】嘗選近人詩爲《藏山集》。所著詩初名《雙谿草堂集》，後定《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

《燕臺七子詩刻》《愚山詩選》一卷。(清)施閏章撰。

魏憲《清百名家詩》《施愚山詩》一卷。(清)施閏章撰。

鄒衍《名家詩選》《施愚山詩選》一卷。(清)施閏章撰。

《八家詩選》《愚山詩選》一卷。（清）施閏章撰。

《清朝六家詩鈔》《愚山詩鈔》一卷。（清）施閏章撰。

《清朝四大家詩鈔》《愚山詩鈔》八卷。（清）施閏章撰。

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文鈔》《愚山文鈔》一卷。（清）施閏章撰。

《國朝文錄・總目》施閏章【略】著有《學餘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清儒學案小傳》卷三（施閏章）著有《學餘文集》二十八卷，《學餘詩集》五十卷，《試院冰淵》一卷，《施氏家風述略》一卷，《硯林述遺》一卷，《矩齋雜記》二卷，《蠖齋詩話》二卷，擬《明史》稿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

藝文

杜濬《懷尚白施公》 宣城用心苦，達曙常不寐。廣業信惟勤，讀書彌益智。鍊格貴清高，造語必精緻。贈我《孤松篇》，霜雪化爲字。有文繼曾王，曠世一能事。

顧炎武《與施愚山》 十月十九日之書沈閣渭南，至二月八日方得接讀。二十餘年之交，宛然如昨，素心高誼，不可於今日宦途中求之矣。道履無恙。令叔老先生年逾古稀，康寧好德，萃于一門，此亦人生至樂。《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者」。若使廁身館閣，將夸大隱之名；政恐回首田園，不免《小明》之悔。乃知半年京、雒，緇塵染素，未必非天之所以悟賢達而增其德慧也。至於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略】大刻領教，附謝。令郎學業何如？幷問。不悉。

彭啓豐《讀施愚山先生詩》 王風羲當陳，大雅聲未寢。吹萬沸蟲吟，回瀾志凜凜。江左宛陵儒，秀氣實孤稟。元化藉陶鎔，物態窮雕鋟。朗玉戛清音，冰壺傾墨瀋。松靜帶霞流，潭空鑑魚沈。潔志蕩遺塵，淳風薄著錦。伊人既云邈，大義向誰審。陳編一披讀，如挹沆瀣飲。渺渺敬亭雲，翹首空斂衽。

尤侗《輓施閏章》愚山宣城人官侍講 空期偕隱恨何如，鍾郝徽音沒有餘。身貴蒿簪仍舊物，病拋錦字竟無書。教兒幾度九熊膽，垂老難忘挽鹿車。共道安仁情太劇，可堪重促鬢毛疎。

徐乾學《分韻贈施愚山》 海內風流屬鉅公，青簾白舫五湖東。來尋耆舊兵戈後，偏歷溪山暑暍中。猿鶴難忘宛上宅，煙霞欲號蔣陵翁。蓬門幸得高軒至，長記琴壺一夕同。

王士禎《鹽亭懷施愚山》 嵩少新詩見典型，昔遊迴首歎晨星。雲溪花映泠泠水，却向鹽亭望敬亭。

汪懋麟《祭施愚山侍讀文》 嗚呼！施公自世風之寢薄也，獨處其厚；人心之日僞也，獨守其眞。天下之廣，萬物之衆，不齊者性，各異者情。自公視之，無賢不肖，而皆一遇之以仁。凡人之憂患疾痛，不得志之事，初無與於己。而自公視之，必爲涕泗而傷神於是。雖極姦邪憸忌之子，亦感悅其盛德。而謂公爲善人。猶啼者、嚙者、噬者、蠆者，各含沙而懷毒，咸格化於遊苑之祥麟。所以端人、正士，得與優游講道論德，而詩豪、酒俠，亦時笑語往復，相與酢主而酬賓。嗚呼！施公少爲孤童，長稱名士。其學問之有源，皆本其先世之遺訓。而文章之簡潔，詩歌之清勁，雖光怪而百變，要必歸之於至醇。居平對客，期期吃吃似不能言。及乎辨駁是非，考證今古，其一往之浩氣，若江河之溯洄，山岳之嶙峋。嗚呼！施公始於西曹，終於東觀。得以行其道而遂其志者，弟子橫經於前，賓從授簡於後。則在東山之下，與夫湖水之濱。論其晚年被召，從容著作，不可謂非學古之榮遇。而賢達滿前，飛騰景慕，似亦鬱鬱而未申。嗚呼！施公入仕以來，三十餘載。出爲伯牧，入爲侍從，而所棲之舘舍，竟足以蔽風雨。所邀之歲祿，不足以給交親。及乎抱病旅中，參苓不繼，小妻折鈿以供炊，幼子典書而市藥。一二素心問疾，見其一絲竟屬，猶閉目閑吟若達然。於生死之際者，則又咨嗟。於公之病，而深歎息於其貧。嗚呼！老成倏焉凋謝。凡我遊好，文酒無與共，而哀樂無與語也，能不陳詞灑涕而酸辛。尚饗。

雜録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擊手足也。蓋心思爲韻所束，於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祇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祇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

戒，而或謂步韻思路易行，則陷溺其心者然也。

《圍爐詩話》卷一 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池北偶談》卷一四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鄉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當爲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閏章）卷閣擬一等，上親閱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又卷二六 施愚山（閏章）在濟南時，爲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爲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髯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且曰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靡磨如新，遂刻己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嵇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劍谿說詩》卷下 施愚山先生曰：「余嘗與林鐵崖叙論詩人，以爲詩固難言，詩人尤不易。今之工者，多飾郛郭，擊菁華。其有出於時，或矜己忤物，誕蕩不可近。於是號稱詩人者，寖爲有道所不錄。」又曰：「常憾文人不護細行，爲世口實。」由此言之，吾輩喜爲文詞，當因以自警也。

《隨園詩話》卷一三 余嘗謂魚門云：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少。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多。昌黎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亦即此意。東坡云：「孟襄陽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愚山駁之云：「東坡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多。詩如人之眸子，一道靈光，此中着不得金屑，作料豈可在詩中求乎？」予頗是其言。

呂留良

論述

錢謙益《呂留侯字說》 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於余，余字之曰留侯。【略】呂氏起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破產結客，東見倉海君，震動天地之事。今呂子名曰留良，則已兼子房之名與號而有之。余又字之曰留侯。呂子之於子房，何啻長卿之慕相如而已乎？吾每讀李太白詩，至下邳懷古諸篇，輒爲流涕感歎。沈冥杯酒，能以片言脫郭令公，定天寶中興之事。「張良未遂赤松志，橋邊黃石知我心。」宜其落落自負如此也。呂子搖筆爲歌詩，師承太白，其於子房，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余之更其字也，竊有望焉。

錢振鍠《呂晚村先生文集序》 先生崛起于明季人心風俗既壞之後，而毅然以發明程、朱之義爲己任，正言厲色以警教世之學者，赫赫如秋陽之燥萬物，虩虩如震雷之殛陰邪，非至誠救世者不能如此。夫一代之興，非特恃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可以定天下、垂久遠也。定天下、垂久遠，必在眞儒。本朝之興也，有湯文正、李文貞、魏文毅、果敏、張清恪、陸清獻諸公。贊襄於朝，有夏峯、二曲、楊園、桴亭諸先生，提倡於野，而後人心丕變、風俗日臻於治，此本朝三百年太平之所由來也。然而，守程朱之學之嚴，無若先生者。清獻近之矣，猶未若先生之峻也。然則道學之有功於本朝，吾必以先生爲之首焉。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先生當之矣。先生文集極難得，族弟軼裴好聚書，歲戊辰北游京師，求之書賈，竟得一部，無序，不載刊刻歲月。軼裴商之予，以活字印行之，原闕闕之，顯誤改之，疑者仍之。書內與董方白書重闕兩字，中夾小楮云據朝鮮本作，今日惜乎吾不得朝鮮本爲質也。嗚呼，先生之書厄于天人者三百年矣。今幸而得之而傳之，使天下之人讀先生書，如對嚴師，如受夏楚，戰戰然有以戢其不肖之心而策其向道之志，世運

其有轉機乎？《中庸》有言：「不誠無物。」有其物則有其功矣。先生之學，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亦足以見誠之爲物矣哉。己巳秋九月陽湖錢振鍠庸人序。

養恬道人《呂晚村詩集序》 此呂耻翁詩稿也。翁名留良，字晚村，原名光輪，耻翁乃其自號，或作耻齋，禾之石門人。是冊予得于古鹽故家某，前有其先人序跋兩頁，述所得原委及詩中隱微之旨頗詳，惜其過于謹愼，將序跋拆去毀之，幷屬予諱其事，因識數語于簡端，告夫後之得是書者，知所寶獲，弗輕視之。第七十六甲子之丁亥歲秋七月既望，養恬庵主書于武原村舍。

耻翁仲嗣公忠，字無黨，後更名葆中，與查他山太史愼行、馬侃齋上舍思贊及朱竹垞檢討彝尊交最密。予曾見無黨假寒中家藏《圭塘小稿》，手自抄錄，其借書手札與所抄《圭塘稿》均在武原。而手札載《侃齋存稿》，將來當有人刊而問世。其所抄之書與是冊較之，筆迹相符，詢知乃翁亦命無黨繕寫者，亦宜寶之。十七日飯後記于養恬行庵。昔漢武帝讀長卿賦，嘆不與同時，蓋謂古人之作，是以惜之。予讀耻翁詩，亦發此嘆。奈翁作古已百有餘年，縱有狗監在，亦無如之何也已！養恬道人燈下又筆。耻翁著作頗富，惜被毀幾盡，世人罕有見之者，或遇片紙隻字，珍同和璧。茲得全詩集兩冊，共九十六頁，五百有四章，分彙曰《萬感》，曰《倀倀》，曰《夢覺》，曰《眞臘凝寒》，曰《零星》，曰《東將》，曰《咳氣》，曰《南前倡和》。以年考之，計四十餘載。後附各集所刪詩二十四首，蓋已刪而複存者，以此足征其去取之不苟矣。讀畢書此，用志三嘆之意焉。十八日有客邀飲，怠懶不赴，複展此冊讀之，自覺情興勃然，因沽酒細酌，書此以志景仰。風塵逸客。

《晚晴簃詩匯》卷三九 沈季友曰：晚邨意氣勃發，論辨鋒湧，社中推爲渠帥。久不遇，棄去子衿，搆南陽村莊以自老。凡百工雜藝，心會手製，無不精妙。爲詩似學誠齋，頗有傑句。當西戌之交，文風靡敝，乃取歷科房牘，大加選剔，爲之抉書義，樹文品，使天下學者取則焉。二十年間，爲制藝者猶知去陋就高，斥邪崇正，晚邨之力也。

又《詩話》：制舉文以天、崇爲最盛。士子束髮，受四子書，孳求經注，即易入程、朱畦徑。晚邨工制舉文，晚以講學致盛名。時初遘鼎革，放言高論，多涉偏宕，流傳遠近，坐構奇禍，著述皆遭禁燬。至宣統季年，始稍稍復出。詩純用宋法，風調雅近黃葉村莊，而益以蒼堅，頗多警策。惟以自處殷頑，不循漢法，往往以質直出之。學子相承，變而加厲，初不圖爲禍若是其烈也。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 呂晚村先生（留良）詩學承明季餘風，【略】大體雅近「七子」。較之錢牧齋尚書（謙益）足可並駕齊驅。五言如《新歲》云【略】，《亂後過嘉興》云【略】，《秋行》云【略】；七言如《甲辰一日》云【略】，《祈死》二首云【略】，《耦耕》云【略】；殘句如「犬病時捫蝨，魚癡不識人」、「野塔入池倒，陰鍾出寺遲」、「牌猶前太歲，門是舊鍾馗」、「彭亨撐肚酒，繚戾膠牙糖」、「井中史在終難滅，壁裏書傳豈易淪」、「論心不染姚江學，得句如參曹洞禪」、「名園半落遊僧得，古屋將崩老蠹知」、「湖山色向幾時改，日月光從何處生」、「報仇非復楚三戶，阿世何須魯兩生」、「寒風丹日雞豚社，翠浪黃雲燕雀家」，俱妙。

傳記

呂公忠《呂晚村先生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行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概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玳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棣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

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應，既而聞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眞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駴，親知無不奔問傍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甑要不全行莫顧，簪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於是歸卧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甲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庵」。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噴嚏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縱等入問，勗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略】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幷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齔時，即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眞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顚末由蘗，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既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倀倀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圈禮。若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部通辨》，蓋嘗極力攻其瑕類，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

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濊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概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眞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百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庋戶肄。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閑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意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曾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旣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己嶷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汎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吊，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蹙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棄場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襆被過訪，告以綱目、凡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未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卽是顓頊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簦，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遙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頎身嶽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冗蝟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讌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略】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筭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尙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屏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略】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旣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復靳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茲所述

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覽焉。

紀事

鈕琇《觚賸續編》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葆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

《清代文字獄檔・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案》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奏摺：「竊臣于(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巳刻拜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書趨向臣輿，被從人呵止。【略】閱封面題簽，稱臣係『天吏元帥』，臣甚爲驚訝，當將其人交巡捕看守，隨入署密拆，內寫南海無主游民夏靚(即曾靜)遣徒張倬(即張熙)上書，其中皆詆毀天朝，言極悖亂。且謂臣係宋武穆王岳飛後裔，今握重兵，居要地，當乘時反叛，爲宋、明復讎等語。臣不敢卒讀，亦不忍詳閱，惟有心摧目裂，髮上衝冠，恨不立取逆獸夏靚，烹食其肉，即刻遣人密邀撫臣西琳，以便會訊張倬。【略】奈張倬依舊含糊不肯實供，臣等方行夾訊。張倬仍堅供寧死不說。【略】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陝西總督岳鍾琪奏摺：「【略】俟拿獲伊師曾靜，嚴訊必得實情。因又細問其平日往來相與之人，並所祖述師承之據。彼云：我輩同志之人，素所宗者，係呂晚村，號東海夫子，我曾親到其家，見其所著《備忘錄》。【略】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綫之良，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然。應將已故逆賊呂留良及現存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核定議，具奏。」上諭：「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門會議，呂留良【略】追思舊國，詆毀朝章，造作惡言，妄行記撰，猖狂悖亂，罪惡滔天。【略】照議將呂留良、(伊子)呂葆中剉屍梟示，伊子呂毅中斬決。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暨鈔錄者，盡行燔燬。【略】」上諭：「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略】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爲王法所不貸。【略】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寧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略】」上諭：「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諭刑部，曾靜、張熙悖亂兇頑，大逆不道，【略】著照法司所擬凌遲處死。」

又《李紱詩文案》　軍機處奏：「蒙發下李紱等詩文各集，令臣等將所載戴名世、呂留良之處檢出。當即詳加查閱，李紱詩集內有同戴田有飲集二條，李伍瑛集內有稱引呂留良各條，謹於原書內各加黃簽，並註明，呈覽。再查吳紹詩原摺所稱臨川六逸，或生在前明，或係國初之吳名岸等，均有詩名集。臣等查此內《傅占衡集》有刺譏狂吠之言，謹一併詳檢粘，並原摺恭呈御覽。伏候諭旨，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

《清史稿・世宗本紀》　(雍正七年五月)乙丑，先是，岳鍾琪疏言有湖南人張熙投遞逆書，訊由其師曾靜所使。命提曾靜、張熙至京。九卿會訊，曾靜供因讀已故呂留所著書，陷溺狂悖。至是，明詔斥責呂留良，並令中外臣工議罪。

又　(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治呂留良罪，與呂葆中、嚴鴻逵俱戮屍，斬呂毅中，沈在寬，其孫發邊遠爲奴，朱羽采等釋放。

《清稗類鈔・獄訟類・呂留良以文字戮尸》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八歲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之學，嘗揭一聯於堂楹云：「囊無半卷書，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讓尼山一個人。」爲諸生十餘年，明亡，忽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以發抒種族思想，著爲書，誓不仕。郡守以隱逸薦之，乃削髮爲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時，以曾靜文字獄之牽涉，被戮尸，著述均毀。先是，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鍾琪以聞，詔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提曾靜質訊。靜投案，供稱：「因應試州城，得見留良評選時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又與留良之徒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語。於是即將靜、熙提解來京，並命浙江總督李衛，查留良、鴻逵、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靜研訊。世宗怒，以留良之罪，尚在靜之上，諭：「將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各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評駁定議，具奏。」旋將留良、鴻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尸梟示，子孫遣戍，婦女入官。在寬凌遲處死，而靜、熙則免罪釋放。

《亂後過嘉興》 黃宗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略】乙酉【略】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嘉興府志・兵事》：順治二年閏六月，嘉興民揭竿起者數千人，戕秀水知縣胡之臣，遂踞城，推前翰林屠象美主其事。【略】大（清）兵在杭聞報遣數百騎【略】敗之，象美【略】衆潰被殺。【略】生員鄭宗彝【略】集【略】千人守城，十六日餉竭，宗彝與弟宗琦俱死。前吏部尚書徐石麒時出城召募，【略】城將破，呼于城下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縋之上，老僕徐成、少僕徐錦【略】俱縋入。城陷，石麒朝服自經死，成與錦從死。

著録

吳之振《宋詩鈔初集凡例》 癸卯之夏，余叔姪與晚村讀書水生草堂，此選刻之始也。時甬東高旦中，過晚村，姚江黃太沖，亦因旦中來會，聯牀分榻，蒐討勘訂，諸公之功居多焉。數年以來，太沖聚徒越中，旦中修文天上，晚村雖相晨夕，而林壑之志深，著書之興淺，余兩人補掇校讎，勉完殘稿。思前後意致之不同，書成展卷，不禁慨然。

嚴鴻逵《何求老人殘稿跋》 右《何求老人殘稿》七卷，總爲詩四百六十二首。記癸亥六月，予自妙山出，病轉劇，攝養于觀稼樓西「竹深荷靜處」齋名），早晚一坐耕釣，居中會諸生，餘卽不出。有傳呼則擊磬，諸生有所稟問，則書小帖投進，隨時披示。乃取平生所作詩刪定卷帙，命三兒無黨總錄爲一冊，而自書「何求老人殘稿」六大字于冊端，其餘悉焚弃。然前此朋友往往相抄錄，故既刪之作，亦尚有流傳。某懼後之人或混收編入夫刪定之本，然故別爲目錄一卷，附于集後。子詩用意深遠，非嘗隨侍左右見其行事者，卒難曉解。尤懼後人或妄爲穿鑿，浸失本旨，故又爲《釋略》一卷，附于目錄之後。第取其中有爲而發及寓意深隱者，略爲指陳大意，覽之自當了然。其有明白易解及可以諷咏意會而得者，不復悉釋，欲人自得也。間舉一二則，亦不過欲人卽此以求其餘，知全詩當作如是體會耳。有不敢臆斷爲必然者，則但爲疑辭，以俟後人參考。其使事出處，亦偶票一二而不全注，以非其緊要且散在方策，自可考而知。昔人謂「不讀萬卷書，不可以觀杜詩」，豈無謂歟？至于訛字，往往不免。方三兒寫錄時，如《訪黃僉郤》一首第四句云：「豈期醉影畫登床」，「畫」字作「晝」字，予訝而詢之再三，三兒固以爲不誤，後見子親書卷乃「晝」也。然則其原本誤處蓋不少，今亦細加考訂，爲之是政。或無善本可據，則但識云「疑當作」，某不敢輒改云。門人某某謹記。

潘氏《何求老人殘稿跋》 游丹霞洞天之明日，遇武陵漁父于碧濤翠嶂間，手是編畀，予驚喜欲絕，蓋塵埋扃閟者二百一十九年矣。相與坐磐石就而視之，不名一格。其豪放如龍門飛瀑，奔騰澎湃，令人三日耳聾；其鑱削如奇峰怪石，森然如欲攫拿；其幽秀如孤花瘦蝶，風致自佳；回環洛誦，又如雲車羽蓋，縹緲聞笙鶴之音。歷奇境，矜奇遇，讀奇書，是眞足以怡我情矣，遂拈禿管而識之。壬寅夏五月既望，細林山樵時年七十有四。

潘景鄭《何求老人殘稿跋》 晚村文辭，多觸諱忌，故傳本芟落甚多。此《何求老人殘稿》七卷，是嘉興張公束先生手抄本，存詩四百五十六首。近時「風雨樓」依舊寫本刊印爲《東莊吟稿》七卷，殊多訛奪，而改易名稱，又失原本面目。頃以張本勘讀，如《倀倀集・哭黃坤五》第二首「靈車關稅重」，刊本脫「重」字。又《夢覺集・管襄指示近作》一首內「知深語不忸」句下，脫去「首陽門戶衰，霜飆擘敗柳，非假旄鉞威」十五字。外此文字互異者不下數十處，要皆以張本爲勝。足征張本傳鈔有自，前賢精力所及，自非偶然，又豈近時率爾操觚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安得好事者據是本重爲校刊，庶先生移寫之苦心，不致湮沒于無形矣！丙子四月既望，曝書檢得是冊，莊誦一過，幷校正訛脫于風雨樓本上，燈下漫志數語于尾。

徐盆藩《天蓋樓詩集跋》 晚村先生詩集，藩所知見者有臨川顏氏，江安傅氏，仁和姚氏，海寧呂氏，吳縣潘氏諸藏舊抄本及順德鄧氏風雨樓排字本（坊間石印本采從姚本出，故不數）。姚、呂二本皆不全，只合校爲一，亦排字以行，與鄧本皆較易獲。惟潘本聞爲嘉興張公束氏手寫，嘗致意景鄭文，蘄目諗之，至今未果。友人有告以吳興鎦氏亦藏有抄本，亟挽葩廬文作緣緘借，則其源亦出自張，可彌未見潘氏之憾。既詳校一過，其篇章字句，大抵與鄧氏本爲近。其傳寫或訛者，烏程李伯塤氏又以鄧本校正，然鄧本訛處亦

多，李校去取複未盡當，藩滋慊焉。他日決當薈諸本之善而刊定之，以備吾鄉之文獻。先述鄙懷，用酬嘉惠雲爾。民國第一壬午歲不盡五日，邑後學徐益藩借讀謹跋。

《清史稿・藝文志四》《呂用晦文集》六卷，《續集》四卷。呂留良撰。

藝文

徐豫貞《題呂晚邨東莊詩鈔後》　牢落東莊一卷詩，深情古抱異今時。故應此老扶疎筆，學得誠齋樸妙詞。化後蟲沙供涕笑，夢中日月老頑癡。且須祕著中郎枕，他日終同鄭史垂。

成永健《讀晚村先生梅花詩跋後》　寒山寂歷晚烟村，一代風流在石門。最愛先生幽絕處，梅花香土葬詩魂。

傅山

論述

戴廷栻《霜紅龕詩略叙》　余嘗問詩於公他先生，先生曰：「我非詩人。」余疑之，而竊讀其詩。支離神勝而不得其解。缺然太息，先生豈欺我哉？先生非詩人也。無何而復聞先生之言曰：「詩無才則不高；不博則不典；無氣則不厚；無力則不雄；不藻繪則不豔；不老則不淡；不淡則不遠；無性則不眞；無情則不風流；無理則倍；重理則腐；無格則野；變化則神，神非內非外，非離非合。」余聞之，疑固在也。急取先生之詩讀之。橫口之所言，時高時典，時雄時厚，時老時豔，時淡時遠，至性至情，純乎風流而未嘗無格。遇使我得，遇使我失。晦明之間，雲蒸龍變，美人滿堂。而目成者，知其神之所在。先生殆欺我哉。先生眞非詩人耶？遂私信其詩。取其所得見者若干首，梓而藏之，以爲晉人之詩。先生聞之曰：「我非詩人也，何戴晉人之不昧然也。」余聞之，疑猶在也。

瞿源洙《霜紅龕集序》　蓋先生蹣跚世外，通於神仙解脫之術，故其詩文亦古奧奇詭。如雷鳴鳥跡，不易測識。

李果《霜紅龕集序》　先生六葉傳經，皆以文學著稱。先生當滄桑之變，深隱不出，即患難奔走，無處無時不讀書。其詩古奧，文出入於諸子。蓋蓄經史百家之腴而爲之，意在沈鬱。絕去枝蔓，不爲膚媚輭弱，往往造語精深，孤行獨詣，無所依傍。【略】又善行楷。嘗言楷書不自篆隸入，則奴態不足觀。初學趙松雪書，薄其人，後乃學顏魯公書。索居無筆，折柳枝作書，輒成奇字，好事者爭乞之。愛長楡河南崖之古松，輒跨馬吟詠其下。雅好作山水，松柏、蘭竹。其畫無法可法，以意爲之，天機灑然。先生又明於醫。間客游，壽髦驅車，從壽髦賣藥市上。其幼歲，嘗隸《左傳》事爲《詠史詩》十八。爲文賦有奇氣。【略】先生詩古文直攄己見，不必求合古人，而神自高逸，若離若合，獨持所是，自足不朽也。

《漁洋詩話》卷下　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其子眉，字壽髦，能爲古賦。常賣藥四方，其子輓車。晚憩逆旅，輒課讀《史》、《漢》、《莊》、《騷》諸書，詰旦成誦，乃行。祁縣戴楓仲（廷栻）撰《晉四家詩》，山父子居其二。

蘇爾詒《霜紅龕詩鈔序》　徵君詩之爲詩，不必襲前人之迹，而自有所以爲詩者也。葩經四言，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樸；建安諸子，雄偉高華；六朝排偶，靡綺精工；三唐律調，清圓朗秀，徵君兼衰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以自成一家言。驟讀之，覺光怪陸離，令人魂驚魄動。然究非好僻以乖正軌也。爲審其宗旨，觀其體裁，諷其音節，洵足使好學深思者，別有會心焉。且徵君於老年，超然世外，兼尚仙釋，以故詩古文詞吐雲光霞彩於篇章，寄棒影喝聲於硯管。不啻五城十二樓，縹緲虛中。亦不啻象王尊嚴，高踞獅座。要其義理，究與聖賢纖毫不爽。然後歎眞道學，斯有此眞風雅矣。倘因其鳥篆龍紋，不易測識。別生議論，則何惑乎《孝經》不經，《爾雅》不雅之有所謂也耶。

《明遺民詩》卷一　號朱衣道人，披絳罽，居土穴中。紀映鍾贈以詩，有「朱衣一道人，土室度殘春」句。與乾初道人交契，同負翟義之志，不免於死

者幾。再舉博學宏詞，不赴。書畫妙古今，人爭重之，賣以自給。

延君壽《老生常談》 青主詩奇闢精奧，與其嗣壽髦詩，皆孤行傳世，本不當與蓮洋合刻也。【略】先生五古詩不能名其學那一家，即當一種子書讀可也。集中有學東坡一種，老筆紛披，絕似坡公老年海外文字。

又 五律以古體行其疎蕩之氣，學太白、襄陽一派，唐以後尚不乏人，如徐禎卿「吾憐范巨卿，悃愊不邀名。作吏竹林下，清風訟獄平」之類。若以古體行奇鬱之氣，工部後竟難其人，以吾所見，獨霜紅龕猶能爲之。此非關讀書，全是一種神力，所以眼空四海，寥寥無人。《溝外》云【略】。《病征》云【略】。《太行》云【略】。《江月》云【略】。《春興》云【略】。《古意》二首云【略】。此種詩奇傑之氣，涌出毫端。海內詩人如恆河沙數，此又何只如楊汝士僅僅壓倒元、白。

《筱園詩話》卷二 山西顧寧人、傅青主二徵君，以顧爲優，【略】青主《霜紅龕集》，亦有氣格，而遜顧一籌。

丁寶銓《霜紅龕集序》 傅青主先生，【略】不忘故國蒙難，堅貞箕子胥餘之遜遁，鄭氏思肖之淒苦，始足喻其高節。【略】國初儒者如孫夏峯、胡石莊、黃梨洲、陸桴亭、顧亭林、李土室（李中孚自署二曲土室病夫）王船山及傅嗇廬氏，皆遺老之魁碩，後學之津逮。躡漢企宋，究委窮源，性情出處雖殊，而學必實用，動爲世法，率八人而如一也。其餘則羽翼而已。嗇廬年次，孫氏而長於胡、黃，故巍然爲河北大師者，垂數十年。論者以聲震天下，伏闕爲師義難及矣。然孫夏峯之設甑，徵金營救左魏，黃梨洲之袖錐對簿，告祭忠端，則與嗇廬同其奮激也。至於飛語下繫，備極慘狀，痛亦深矣。然顧亭林之濟南逆案，赴鞫歸獄，則與嗇廬同其慷慨也。又以世家舊族，賣醫爲活，哀亦甚矣。然王船山之竄身猺峒，課蒙自給，則與嗇廬同其骯髒也。觚棱在望，仆地涕零，老彌篤矣。然李土室之都會舁行，拔刀自刺，則與嗇廬同其倔彊也。若夫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亭林論嗇廬語），貞不亢矣。然胡石莊之不出庭戶，陸桴亭之謝絕賓客，則與嗇廬同其澹定也。蓋行誼卓絕，頡頏羣儒，若語學術，亦度越於人人，而自爲宗派。《潛邱劄記》謂嗇廬長於金石遺文，嘗謂此學足以正經史之譌而補其缺。厥功甚大（約原文）。按：本朝莊氏（葆琛）、吳氏（荷屋），爲用金文證經之鉅子，畢氏（秋颿）、阮氏（文達公），爲用石文考史之大宗。其源乃開於嗇廬。由是以言金石文證釋經史，傅學也。全謝山撰《嗇廬事略》，曰或強以宋儒之學。嗇廬（原文「先生」二字）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同甫。」（《嗇廬雜記》云：「同甫容得晦翁，而晦翁不能容同甫，此亦嗇廬尊揚同甫之一證。」）按：顏習齋爲近今鉅儒（張文襄公謂其別爲宗派），乃極稱同甫。見所著《習齋記餘》者四（卷一二云：陳可進之韓范一例。卷六云：宋、明兩代之不競，一言盡之曰：兩朝是文墨世界。同卷又一條論宋儒主胡文昭，而以陳氏次之。又一條謂陳氏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云云）。傅顏論議，先後一轍。由是以言顏氏學風，嗇廬所漸漬者也。嗇廬《與戴楓仲》書云：《漢書》整俊，但細領會（約原文），尤沓之瘕不覺盡消。又云：「班書終無釋手之日。」（《兩漢書人姓名韻序》）按：本朝古文，方望溪氏出，始講義法，謂之正宗。不百年而法弊。曾文正起而補救，略撫《漢書》，遂以跨越一代。由是以言曾氏文派，爲嗇廬宿所主張者也。國初鉅儒，學宗漢、宋，旁及地志、算術而已。究心子部者少，況乃二氏。嗇廬生際其時，嶽嶽兀兀，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後，遂成風氣。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畢諸著述），通釋入於儒者有人（如羅臺山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諸子、道釋一以貫之，名曰哲學。其大無外，其細無閒。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學，實嗇廬氏之支流與其餘裔也。綜是而論，一二緒餘，精誼所結，演繹成家。此余所謂嗇廬之學，斷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窺其津涯者也。詩文見志，推測如此。君子觀覽，尚論定焉。近者西學內訌，東隅外蹙。作此無益，玩惕時日。縱成善本，亦奚裨益。然石莊繹志，譚氏訪求於海壖擾攘之時。船山遺書，曾公雕刻在江皖糜爛之日。儒書講習，卒贊中興。嗇廬貞諒，迥異吊詭儻承學之士，聞風興起，則人心世道之已蕩決者，或迴瀾於學術之流行，亦未可知。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卧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落拓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飲馬詩》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生氣鬱勃，自有包孕。

《詠菜》《雪橋詩話續集》卷一：雙關寓意，非尋常詠物詩也。第四句即「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之意。

《游樂平石馬寺》延君壽《老生常談》：題是《游石馬寺》，眼中意中，郤別有領會，尋常詩人伎倆，都不用著。

《題自畫老柏》、《石城讀書》延君壽《老生常談》：（青主）《題自畫老柏》云【略】。《石城讀書》云【略】。筆墨奇橫，而却無粗獷之氣，故佳。

《陰崖二首》二　康發祥《伯山詩話再續集》：太原傅青主（山）山人驅車賣藥，逆旅讀書，興到間作詩篇，而不多覯。《陰崖》詩云【略】。顧亭林師法論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夫青主志趣之高曠，祇此詩可見。」

傳記

戴夢熊《傅徵君傳》　徵君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他，別號石道人。世爲山西之忻州人。祖霖，登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少參。父之謨，以明經碩彥，衣被學徒。山其仲子也。少參通籍，後寓居太原。因隸籍陽曲云。山生而穎異，讀書十行並下，過目輒成誦，少參極鍾愛。迨長，學益該博。凡古今典籍、諸子百家，靡不淹貫。工詩賦，善古文詞。臨池神似二王，晉之人重焉。且精繪事，每搦管寫意，各極其妙。又以餘力學岐黃術，擅醫之名徧山右，罔弗知者。方山年十四，卽受知於文太青先生。十六餼於庠，爲督學袁袁山先生深所器重。時先生檄取晉士數十人，俾讀書三立書院。山與焉。後袁爲直指誣奏下詔獄。山以諸生詣闕訟冤，海內因是無不知有傅山其人矣。迨袁誣既白，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山，山終不往。甲申歲，賊李自成犯闕，懷宗殉國。山遂棄置青衿，爲黃冠侶。時而遨游平定、祁汾之間。不則坐深山閱釋典，戶外事弗問也。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卧苫枕，出飲粥，不茹蔬者百日。友愛諸季，先人遺產爲其弟蕩費殆盡，無怒也。及弟歿，遺孤尚幼，山撫之不翅己子。年三十餘失偶，絃不再續。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屢辭弗獲。抵都門，復以老病懇辭未就試，乃歸。後授中書職銜，山不欲違厥初志，避居遠村，惟以醫術活人。登門求方者，戶常滿，貴賤一視之，從不見有倦容。里黨媚戚有緩急，視其力而竭其心。與人言，依於忠孝。謀事要於誠義。雖足跡不入城市，而達官士夫、騷人墨客欽其名者，率紆道求見。冀得一面以爲榮焉。所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匾》等書行於世。戴子曰：余始至幷州，卽聞有石道人云。後詢之其人，乃知卽爲青主先生，豈今世之士哉。當其懇辭徵辟，余具藍輿，欵段力爲勸駕，先生黽勉就道。而終以疾辭，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石道人之名，信然乎！信然乎！在昔周黨、王霸、劉茂、王烈名垂漢史，今先生似之。太原何高士之多也。況其託迹山林，俗吏罕識其面，而顧獨不鄙夷。余憶應召之後，以長箋見寄，纍纍數百言。慮其衰老，不復能把握也。惓惓之意，溢於言表。亦何幸哉。蓋先生之品，固不待文而傳，抑余雖不文，其待先生而傳也耶。

郭鉉《徵君傅先生傳》　徵君初名鼎臣，後改山，青主其字也。明季充太原諸生，食廩餼。累世仕宦，青主無膏粱習。奇才絕世，酷嗜學，博極羣書，時稱學海，爲文豪放，與時眼多不合。詩詞皆慷慨蒼涼之調，不作軟媚語。最善臨池，草、楷、篆、隸俱造絕頂，筆如鐵畫，不摹古，不逢時，隨筆所至。或正或側，或巨或細，或斷或續，無不蒼勁自異。畫更古雅絕倫。一生重氣節，以聖賢自命。其元配張氏早卒，終身不再婚。爲文宗袁公繼咸，所深器重。繼咸被御史張孫振誣劾，青主出萬餘金糾通省諸生，詣闕代白，卒脫繼咸，罪孫振。甲申之變明沒，清朝鼎新。青主棄數千金腴產，令族分取，獨挈其子眉隱於城東松莊。棄員不應試出仕。令眉亦勿習舉子業。肆力於古文詩歌，並古今法書。其學、其書，與阿父埒。青主戴道巾，衣朱衣，自名朱衣道人。師事還陽道人，遨游山水。任其所往，或劾其與南朝明赧帝通，下獄嚴訊，青主受刑不少屈，唯呼闕夫子泣，勘官憐其義，代解乃得出。嗣後康熙戊午年間，詔舉博學鴻詞，當事（六科李宗孔、劉佩先諸公）以青主名薦，奉旨徵聘，青主辭不就。督撫遣吏迫就道，至都中，上欲授職，青主七日不食。復佯癲將絕，都諫魏象樞拜疏，代懇賜骸骨歸。尋卒，年八十歲。

嵇曾筠《傅徵君傳》（存目）

劉紹攽《傅先生山傳》（存目）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

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甄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曰小蘗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眞不讀書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卧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尚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云。

《清史列傳・傅山傳》 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人。少與孫傳庭共學，過目成誦。憤明季諸搢紳腐惡，乃堅苦持氣節。袁繼咸爲張振孫所誣，山約曹良直等三上書訟之，不得達。後乃伏闕陳情，袁竟得雪。馬士奇作傳，以謂裴瑜、魏劭復出。既曹良直任兵科，山貽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曹懽然即疏劾周延儒、駱養性，直聲振一時。甲申後，居土穴養母。給

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應博學鴻儒科，時年七十四矣，固辭不獲，至京師疾甚。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卧牀不能具禮。蔚州魏象樞以山老病上聞，免試，特授内閣中書，放還。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趙執信推山書爲國朝第一。嘗失足墮崩巖，見風峪甚深，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終日乃出。其嗜奇如此。精醫，晚年頗資以自給。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二。子眉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山時出遊，眉與子共輓鹿車，暮宿逆旅。山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所著有《霜紅龕》十二卷。眉詩附焉。

丁寶銓輯《傅青主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李果《霜紅龕集序》　予聞先生弱冠讀《文選》、《三都》、《兩京》賦，三過即成誦。其客馬生偶抽架上戊辰會試卷五十三篇以試先生，櫛沐畢讀，至食頃則背誦不遺一字。

瞿源洙《霜紅龕集序》　予嘗客山右，訪霜紅故居，已荒落不可復識。而遇人談及傅先生，輒皆肅然起敬。又聞先生卒後數月，或遇之於太行山頂，扶杖游行，與人相問答如生平。

康熙《曲沃縣志》卷二〇　傅公他，名失考，陽曲人。與衛周祚善，嘗凌晨獨出，子眉皇錯，莫知所之。久之，始歸，詰之不應。再問，曰：「到曲沃訪衛君，距城十里，衛知之欲迓，即返也。」後遊中條，與客話晉中山水，每道青玉峽、紫霞洞、飛瀑冰巖諸勝，蓋久居紫金山中，卒無名者。

康熙《平遙縣志》卷八　青主先生清風介節，從不一伍流俗，每來此地，多主溫文學秋香居士家。溫名毓，桂邑高士也。一介不取，執親喪，居廬三載，徵君雅重之。每與共遊，贈詩以古君子稱焉。慈相寺慶曆大碑，徵君嘗往觀之，摩挲竟日，謂人曰：「此平陶一寶也，石雖殘而神氣獨完。」因手搨數十字以歸，令諸孫臨摹珍藏。先生一日如超山，訪大機和尚。至百福寺殿前，久之，大機不出，意謂當造彼方丈也。而徵君失意久之，亦遂不入。蓋大機爲徐武寧苗裔，賦性雄烈，不可一世。而徵君嚴介不輕下人，因兩不相值而歸。故超山名勝，至今不得先生一字留題，千古憾事也。

《池北偶談》卷八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饘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

乾隆《新修曲沃縣志》卷三四　傅山，陽曲人。與衛蒿同受知於提學袁繼咸。以節義相助，嘗往來邑中，與蒿講道，或留宿顧炎武之寓園。凡青玉峽、紫霞洞、冰巖、白石諸勝，皆有遊蹤，借寓白石小樓，有詩。

同治《榆次縣志》卷九　青主，陽曲高士也。國朝康熙隱於黃冠，嘗往來榆邑、沙溝，與王介石友善，並與彌陀洞僧人了法相酬贈，又時至城内大乘寺。

光緒《直隸絳州志》卷一一　（文養蒙）與太原傅青主、西河王子堅往來贈答，時人罕覯其面，青主有《惜正之老友不遇詩》。

《清稗類鈔・隱逸類・鄭孫段傅爲四廢》　太原鄭大元，偕孫綍、段樵、傅山隱沁源山中。旋歸柳峪，授徒自給，友一駝一啞一聾，號「四廢」，不知所終。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即能覘人窮通夭壽。王椒畦文學浩，嘗述傅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卧，其子眉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己書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眉請其故，徵君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驚愕，踧踖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言。蓋徵君精於氣數之學，故能識微知著如此。

又卷一一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舖」五字，乃先生書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青羊庵》（紫雲青樹石廡麻）　《卓觀齋脞錄》：傅青主（山）有《霜紅龕集》，其讀書處本名青羊庵，蹲崛嶢松林中，故名。後改霜紅龕者，因林中樹

草葉色，秋來如一片紅霞也。青主有《青羊庵》詩云云。

《賦得佳杏故遲熟》《霜紅龕集》卷一一劉霽附注：隨喜帖壽毛書《佳杏故遲熟》限韻二首之一，即此詩也。張編前首入五古。霽記。

《冰燈詩》傅庚《冷雲齋冰燈詩序》：《冰燈詩》，吾弟青主詩，紀冰燈也。弟生有寒骨，於世熱鬧事無問。春側側寒，輒立汾河冰上，指揮凌工，鑿千畝瑠璃田，供齋中燈具。即事成詩，賦十有五首。詩不皆題冰燈，義莫不以冰燈起也。賦古詩流也。統署曰《冰燈詩》。馮夷程材，鮫人司契，體物寓意，雲起雪飛。熱客有見之，讀不數行，當毛髮鬖鬆起也。

《哭子詩》劉霽《傅眉生平》：傅眉者，傅山之子也。五歲失母張，祖母貞耄君撫養之。七歲能小詩、小賦，讀《左氏傳》。日試一題，爲《詠史》五言一首。至十一二歲，詩賦日麗。十七八則爲大賦。十七歲遭亂，東西馳逐，十年無家。【略】書法，篆則李斯玉著，隸則孔宙、宗聖侯、梁鵠、鍾繇，楷、草，急就則張芝、索靖、二王、歐、褚、李北海、魯公，皆無所不臨。畫，則北宋時放筆顛險，層巒瀑布，可驚可喜。圖印，不大爲朱文，專爲白文。漢章甚精，尤妙于銅者，大得八分璽法之意。某不專精，亦在第三品。天性近于禪，讀釋典輒如舊熟。每以老莊與佛書參同。讀《左氏春秋》、後稍稍讀《公》、《穀》。爲時文，用史自司馬以下皆細細評之，宋以下不好看也。山既集傳史，而即效班氏，爲《傅氏九等表》附之。好議論，與人辯駁，如無強敵。稠人廣衆中，執筆橫肆，數百言其長也。讀《莊子》，有別解，亦自命曰《我莊子》。《六書會通》有妙理。五十六歲鬱鬱不得志，以積勞憂恨成病，病卧牀，且革，尚有詩數十首。代山題冊子詩十餘首。裴松之稱張子房青雲之士，吾於槀道人亦然。劉霽《後記》：古娛曰：飛神，即醫經「離魂」之說。古人精誠所通，往往如是。余與先生七世孫龍鱗契，撿其遺書手蹟，猶存前書。此記次《哭子》諸詩，又有《哭膽識》、《哭經濟》二詩。缺《膽識詩》，僅存「謀猶過賈詡，膽識似荀攸」句，未書「題於槀道人之蛻館」。墨痕暗淡糊塗，蓋痛極，語少倫次也。

著録

瞿源洙《霜紅龕集序》霜紅龕者，陽曲傅青主先生居也。先生著詩古文辭不下數千首。兵燹之餘，多散佚，十無一存。聞喜張直甫蒐羅彙輯，幾於大備貯之。一囊攜以自隨，將付梓而未逮。一日客游江右，卒於旅邸，或探其囊，先生詩文遂復散失。張君思孝，其肄業弟也。每言及之，輒深致歎惜。因復勤爲搜訪，亦以一囊自隨。凡山龕石室、藥囊梵篋、黄冠之廬，見其殘編剩幅，即手錄之不遺。十數年，畧得其十之六七。丙寅客居海陵，欲開雕以公諸世，曰：「平陽先生已一失矣，吾不可以再失。」祁邑梁尊甫助之資，刊得詩歌九卷、騷賦二卷、雜文一卷。顔曰：《霜紅龕集》。又刊《我詩集》六卷，則先生子壽毛居士作也。竊惟傅先生以黄冠賣藥市中，而名聞天下。其書法、圖畫皆超絶古今。世人咸知寶貴之。獨詩古文辭尚爲名山之藏，訖六七十年無發其扃者。

李果《霜紅龕集序》《霜紅龕集》十二卷，《我詩集》六卷，爲太原傅青主先生及其子壽髦作也。【略】先生有《管子》及《老莊列解》、《漢書補註》、《春秋漢書地名姓名韻》，方俟謀刻，遂書之以爲序。

朱星渚《霜紅龕集序》（先生）詩古文辭最妙，而散佚不多存者。後聞喜張君直甫好事，蒐輯將以成集，而旋歿客邸，藁復失。徵文者每多遺憾，歷數十年至今乃得。先生同縣張君思孝不忍其文之湮沒，重爲搜訪焉。思孝尚義輕資，不惜煩費。凡山巔水涯，僧廬道院，有寸縑片石，必手摹力購而後已。復於傅氏後裔之僅存者悉搜之。久之，得詩歌、騷賦、雜文共十二卷，顔之曰《霜紅龕集》。龕乃先生讀書處，故即以名之。並集先生令子壽髦所著《我詩》六卷附於後。悉傾頻年館穀，走吴門覓善手鐫諸梨棗，以行遠而傳後焉。

郭鉁《徵君傅先生傳》（傅青主）所著有《晉人詩》、《兩漢人名韻》、《兩漢地名韻》、《左傳人名韻地名韻》、《傅家帖》、《霜紅龕文集》、諸傳奇，更著奇書，藏其稿於山中。

道光《陽曲縣志》卷一三（傅山）所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周易音

釋》、《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若干卷。

劉霖《霜紅龕集備存小引》 傅青主先生足跡半天下，詩文隨筆隨擲，家無藏稿，亦無定稿，甚有執所著以問先生而先生已忘爲己作。雖臨終以收拾遺文勗孫連蘇，然散之數十年，徵諸一方，亦非易致之事也。雖欲付梓，烏乎可。戴楓仲刻《霜紅龕集》不可得矣。陽曲張思孝搜輯十二卷。又輯先生子壽毛居士《我詩集》六卷。昭餘梁尊甫助資刻於宜興。同事多所猜忌，遂燬其板。同邑張靜生收原刻未載有六卷，謂之《拾遺》。惜眞草雜沓，未及付梓而卒。其弟古娛遵其志，與余共爲羅訪。四十年來所得愈多，篋而藏之。每一流覽，憮然興歎。壬子冬，余督子弟輩按部眞謄，以圖付梓。爲目十有五，卷四十。《我詩集》卷十有一。顏曰：「備存以所得。」虞有誤或傳鈔不能無訛舛也。

又《例言》 《霜紅龕詩文集》，戴楓仲梓而藏之，見者絕少。張思孝刻板亦無存。先生五世孫履巽順庵取其家所有者，鈔十餘本。靜生《拾遺》得此爲多。嗣後皆古娛與予所輯，故原刻外卽書「補」字，不著「拾遺」名目。

又　五台徐潤第廣軒，曾館靜生家。其《敦艮齋遺書》收先生語皆在《拾遺》中。【略】今所錄者，半出《敦艮齋遺書》。

又　戴楓仲刻《詩文集》外，又有《諸子注解》、《元釋兩藏精義續編》、《杜遇》、《楓仲編杜詩，青主評點》、《唐詩評點》、《李詩評點》。稽傳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偶釋》、《周禮音條辨》、《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

丁寶銓《霜紅龕集序》 傅青主先生【略】凡所遺著三四刻矣。年久零落，湮鬱不彰。今爲整齊，網羅放逸，都四十卷，再板傳世。

《清史稿・藝文志四》 《霜紅龕文集》四卷，《詩集》不分卷。傅山撰。

藝文

袁繼咸（袁山）《鐵城寄傅青主》 獨子同憂患，於今乃別離。乾坤留古道，生死見心知。貫械還餘草，傳燈不以詩。悠悠千載業，努力慰相思。

張天斗《獄中和青主》（存目）

李中馥（鳳石）《喜青主出獄》 浩氣如虹貫碧空，一從家破走西東。離鄉不欲干親友，到處相逢可主翁。自勘已無半字活，廷平猶有幾分公。只今留得英雄骨，早晚持箠學伴鐘。

閻爾梅《訪傅青主于松莊》 狼孟西南大鹵平，汾川直逼太原城。山中有客能逃世，海內無人敢好名。金石編年藏綠甗，漁樵結伴采黃精。晉陽松栝深秋老，禿筆煩君畫幾莖。（原注：狼孟一作狼孟，在太原北，俗名黃頭寨。）

顧炎武《贈傅處士山》 爲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劚雪荷長鑱。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

又《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年出，昏騎白鹿還。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秦四皓。春來洞口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申涵光《懷太原傅青渚》（存目）

曹溶《懷傅青主》 分作三年別，歸禽乃倦飛。敝廬違朔雪，舉眼盼林扉。飲酒無年少，藏山屬布衣。俠腸今在否，大德本知希。

王士禎《答傅青主惠寫荷竹兼懷戴楓仲》（存目）

趙堪《寄傅青主隱君》 高致聞吾友，山中自結廬。看雲移短杖，醉月抱奇書。白髮閒相得，黃冠老自如。塵纓慚未浣，肯許近階除。

王方穀《謁傅青主先生》 我聞青主翁，千仞青谿主。偶爾城市游，如狎海鷗伍。竭來返舊林，日出遂幽尋。怡顏對松菊，斗酒愜孤斟。量腹進芝朮，何心辨鴻乙。遠比榮啓期，同符作者七。我行叩茅齋，籬邊秋色佳。願言展良覿，知君有好懷。

魏一鼇《輓石道人》 義俠當年髮指冠，龍髯難挽壯心寒。爛衣清節郭文舉，皂帽高風管幼安。甲子詩編雙眼白，坎離鼎練寸心丹。歸時好憶來時路，認取龍華舊講壇。

陳禧《輓石道人二首》一 石室文星落，吾曹失羽儀。道心眞隱士，俠氣烈男兒（謂昔年救白袁學道冤）。穴井應藏史，呼天不慭遺。姑蘇流寓友，好結九京知（謂顧寧人）。

又二 滾滾皆清要，惟公固采榮。百年誰不死，千載爾猶生。調度方山峻，風流晉水清。太原有遺老，今日始成名。

釋圓璧《輓青翁先生偕子壽毛居士》 駕鶴驂龍路不迷，青羊石榻半塗泥。錦箋碧字連春草，玉箸黃花蝕夏霓。客省車旋人歎息，上方夜卧月清凄。即今冷落西村道，拭淚招魂賦楚兮。四十年來風雨期，濡毫染淚共淋漓。閉門省對青雲客，策杖曾賡白雪詩。不夜庵更傷昔日，濁翁字易感今時。文章父子同班馬，青史誰將姓氏遺。（青主一號濁堂主人）

王贊《哭青主先生》（存目）

高拱宿《憶傅青主先生》 朱衣道士廬青霞，古佛談經雨散花。文字獨燒丹竈訣，綱常全載白牛車。波崙有痛成公案，老子非常莫世家。聞道香風貞體化，氤氳一氣滿天涯。

戴廷栻《經傅公佗先生丹崖舊居》（存目）

張耀先《訪傅青主先生霜紅龕》（存目）

張其淦《傅青主（山）》 桐垣不可居，曠野住土穴。夢天錫黃冠，朱衣滿襟血。勿學子昂媚，宜學顏魯公。作字拙毋巧，作人將無同。埋吾血土中，千年化爲碧。嗚呼張濟死，醇酒十甕白。誰以鴻博薦，使入中書堂。相國方推轂，道人仍卧牀。午門仆不起，先生可歸矣。還爾清白身，濯以碧玉水。有子似王霸，有詩如所南。老蘗呼小蘗，夢見霜紅龕。物外得天機，心樂身任苦。顧盦人有言，吾不如青主。

雜録

李果《霜紅龕集序》（傅先生）其交友皆氣節士。同縣朱赤城、王古弦、文玄錫、胡崑彝，汾陽曹良直，平定白居實，崑山顧盦人，僧雪林。歲甲申，赤城投井死。雪林本諸生，張姓，棄爲僧。而良直則以兵科疏請閲九邊要塞，劾首輔周延儒，先卒。先生避地入孟縣。

又 先生事解壽髦讀《春秋左傳》、管、商、孫、吴、穰苴、尉繚子，明古今成敗，倚伏利害。與人辯論，如對強敵。稠人中操筆，數百言立就。亦能作書爲章草。寫懸崖、曲澗、花木、魚鳥、獅子特大如丈許者。他篆刻金石文字，皆能之。先生卒年七十八。壽髦則以病先卒，年五十六。先生傷之甚。有孫曰蓮蘇，承家學。

又 思孝工文，亦謹飾淹雅士。嘗修《山西通志》，又編刻其師宜興儲編修《六雅文集》。皆積累館穀資爲之。

乾隆《忻州志》卷四 從祀三立祠。子眉博聞強識，亦奇士也。案先生世籍忻州，母貞耄君陳氏，娶亦陳氏，皆州之陳府名族也。先生雖生於陽曲，而佯寄跡，恆在於忻，不忘本也。

劉霽《霜紅龕集例言》 壽毛著作亦富。《池北偶談》作古賦數十篇，《結鄰尺牘》、《紫芝賦》似不從人閒得來。《孟縣志》著《我子》七篇。張刻俟補者，《紫芝山賦》、《仙槐賦》、《蒼巖賦》、《游石龍洞賦》。今惟得《仙槐賦》，餘俟再考。

又 戴楓仲《晉四人詩例》云：四人雖共事吟詠，而皆不自重其篇章。隨得隨棄，家無藏藁，且會心有地造。適無時或書之於崖石木葉之閒。人既難見，見亦不辨。【略】四人者，先生與其子壽毛、胡季子庭、白居實孕彩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傅青主初學王文安書，及聞其失節，乃改學大令。嘗曰：「可惜右軍筆被老賊偷去。」

李 霨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心遠堂詩集》 其論詩，謂王、李、鍾、譚其詞皆予，而所不予者在其效顰學步之流，持論最爲平允。故集中諸作，皆沖和雅正，不爲叫囂之音，亦不蹈纖仄之習。其門人陳廷敬序，稱其寫一時交泰之盛，蓋遭際盛時，故其詩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謂臺閣文章者，蓋若是也。

《初發都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宗法《選》體，不流入於剽輕，猶得謝公遺意。

《喜晤孫星衍社丈述贈》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通體一氣。

傳記

王熙《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文勤李公神道碑銘》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乙巳，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李公以疾薨於邸第，年六十。訃聞，天子悼惜，詔予祭二壇，遣使者賻卹如著，令賜謚曰「文勤」。公諱霨，字景霖，別字坦園，直隸高陽人。明萬厤四十一年進士，階至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爵少師兼太子太師，官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今贈如公官，諱國楷者，公皇考也。先贈如「文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知先者，公祖考也。臨洮府經歷。先贈如文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東少者，公曾祖考也。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布政司參議，諱嚴者，於公爲四世祖。其居高陽龐口村，則自先世諱平福公始。公生七月喪母。七歲，文敏公薨。執親喪，哀毀盡禮。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改編修。歷春坊中允侍講學士，遷祕書院學士，充日講官敎習、庶吉士，尋充經筵講官。順治十五年五月，以內宏文院大學士入閣辦事。公自釋褐，迴翔禁苑十餘年，致位宰輔，年方三十有四。同時幷研胡公、曲沃衞公皆以尚書入，獨公由學士超拜，蓋異數也。是年更定官制，改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幾，兼太子太保。坐票擬失誤，降四級調用。公杜門引咎曰：「臣實不職，鐫秩猶寬典也。」先帝臨御久，知人善任，亦時以恩威示不測，及知公引咎狀，益以公爲賢。居三月，召復其官。今天子卽位，誥授光祿大夫，已又改內閣，仍爲三院，以公爲內宏文院大學士。是時，上方諒陰恭默，輔政大臣受顧命，決機務，或議事相齟齬，公輒默然，俟辨論將息，徐出片言定是非。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間旁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輔臣每屈意從公，一時調和匡救，保護善類，公之力居多。八年夏旱，奉詔清獄，釋繫囚四十二人，末減七十九人，冤者得白。既而復改內三院爲內閣，於是公以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吳三桂倡亂，據滇、黔、巴、蜀，秦楚驛騷，閩、粵相繼逆命。會察哈爾部落亦叛。天子智勇神聖，應變若神，命將討不庭，運籌決策雖萬里外，若照燭然。公受事久，又上所倚任，參預機密。天子嘗口授，公起草諭統兵親藩將帥方略，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閣中。出或問以時事，默不應。其愼重不泄識者，謂得古大臣體。二十年冬，海內悉定。天子迺以明年正月幾望，置酒乾淸宮，飲燕羣臣。樂作，公奉觴上壽。上亦手卮酒，勸公賜坐殿上。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上親賦詩，公及朝士相繼和御製，序文勒於石。又明年，克臺灣，海外皆置吏。於是，公爲宰輔二十七年矣。高陽去京師三百里而近，公始仕至入相，未遑一請告歸省廬墓，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卒佐聖主平逆亂，致太平，可謂自任天下之重者也。公久在相位，凡朝廷大典禮，如冊立中宮、相視山陵點神主、釋奠於先師，每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進講。主會試者三，殿試文武進士讀卷者十四，充纂修、監修、總裁官者十一。嘗賚優渥，自御書卷軸以至龍蟒貂綺、金銀鞍馬，上尊之屬無算。然不爲私計，自奉廉儉，門庭肅然，無衣紵之僕，餽遺者屏跡。與人言，音朗達戶外，不爲促膝密語。迹稍涉私，輒避席改容，人往往逡巡引去。立朝風度峻整，練習掌故持大體。進退賢否賞罰，一聽於公。不喜立名譽，務以忠誠結主。上知其遇，察友終始無間言。朝野貴賤，莫有指公過失者。嗚呼，是誠難能也已。公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喜著述，雅負藻鑒能知人。主試讀卷，先後得士甚盛。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衆，近世罕儷。闢寄園於舍北，自稱「據梧居士」，吟詠其中。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天文地理、百家之言。常奉召觀楊光，先測驗日影，又考驗吳明烜時憲七政二術異同，又測驗火、星木星躔度，銖黍不爽，雖專門之學，莫能難也。官檢討時，使閩有《伴星草》及《閩役紀行略》。居京師，則有《心遠堂詩集》若干卷，鏤板以行。最後，有《心遠堂續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朱氏，陝西布政司參議國壽之女，封品夫人。子男三人。其凝以廕仕，歷官戶部陝西淸吏司郎中。其恕以廕仕，歷陞知肇慶府。其旋尚幼。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五人。其凝等將以今年某月日葬公於某縣某鄉某原，具狀。來請銘。某嘗與公同讀書城西之摩訶庵，既而同官學士，後公二十餘年，亦得蒙恩拔擢，備位政府。方幸奉公楷模，庶幾獲免辠戾，乃未久而公捐館舍矣。悲夫，以余所見，公少承家學，出而際遇聖明，光輔兩朝，毗贊太平之業，終始恩禮無間，而享其榮名福祿者，時踰二紀，因以益宏文敏公之緒，遂令父子奕世令聞無窮，將古所謂降嶽乘箕者非耶。謹按狀書其大端，而繫之以銘。非獨昭李氏寵榮，用以見主聖臣良、千載一遇，令後之論世者有所考。

銘曰：「仙李柯條，布於中州。南東西祖，門才並優。曰趙曰衛，世在衮職。如旦有禽，方尹有陟。高陽之里、司方發英。文敏之後，我公篤生。先皇則哲，爰立作相。我后繼序，資公翼亮。公之入告，謀猷必嘉。公之秉機，弼諧孔多。盈庭者言，或非其是。公析以辭，易恚而喜。有典有策，掌故不齊。公也博通，寧藉考稽。謙尊而光，道廣能峻。廉而不劌，若握瑜瑾。師僚先後，廊肆共居。靡有蠆介，一德作孚。惟公勤勞，夙夜匪懈。霖雨區中，覃被徼外。令德令儀，不顯其光。黼黻皇猷，大業休昌。時際唐虞，世登仁壽。景福嘉名，皋夔是友。公之徂謝，朝野告哀。台衡忽拆，棟幹斯摧。乃度鮮原，乃考幽宅。銘公洪伐，干禩無泐。」

趙士麟《李霨傳》（存目）

《清史列傳・李霨傳》　李霨，直隸高陽人。父國縉，明天啓時官大學士，謚文敏，《明史》有傳。霨七歲而孤。本朝順治二年舉人，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尋遇太祖高皇帝配天覃恩，晉編修。十年二月，世祖章皇帝親試習清書翰林，霨與侍講胡兆龍、檢討莊冏生並列上等，擢中允。五月，遷侍講。會直隸、江南諸省學政需代，例用翰林。霨同冏生等以清書尚未精通，恐致荒廢，乞免開列。大學士圖海、范文程爲之代奏，得旨俞允。尋擢侍講學士。十二年，遷祕書院學士，同學士禪岱、麻勒吉、胡兆龍教習庶吉士。時始設日講官，霨同麻勒吉、胡兆龍及侍讀學士哲庫納、冼馬王熙，中允方懸成、曹本榮充之。十四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三月，考滿，加一級，廕一子入監。五月，授祕書院大學士。九月，改東閣大學士，尋與大學士巴哈納等疏言：「內三院既改爲內閣，別設翰林院，宜分職掌，以專責成。」上允所請。十六年三月，諭獎勤勞奉職諸大臣，加霨太子太保。先是，十二年，上親選武進士二十三人，以領侍衛內大臣教習騎射，特詔肇行大典，宜加優異：一甲一名視副將，二名視參將，三名視遊擊；二甲十九人視守備：皆按品食俸。至是，兵部以十五年所選武進士劉炎等援例請旨。疏下內閣票擬，既擬進，諭曰：「內閣之設，原因章奏殷繁，一時遽難周覽，故令其看詳票擬，候旨裁定，此舊例也。膺斯任者，宜虛公謹愼，悉心辦理，方爲盡職。今兵部請武進士劉炎等品級俸祿一疏，或令部議，或即準給及不準給，自應三擬，乃止一擬，部議一擬不給，特因劉炎等係武職，聲氣不通，不擬給與。如此偏懷私見，任意妄裁，負朕倚任，不重加懲治，以後自專之端，必至漸長。」下九卿、科道同吏部察議，諸大學士及學士並降罰留任，以票擬由霨核定，降四級調用。九月，命寬免諸大學士、學士降罰，霨復原官，任事如舊。十七年四月，同大學士巴哈納等校定律例。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御極，復設內三院，霨改弘文院大學士。康熙三年，充會試正考官。六年，充纂修《世祖實錄》總裁官。九年，仍以內三院爲內閣，霨改保和殿大學士。十一年，《世祖實錄》告成，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十三年，詔舉素有清操堪膺繁劇者，霨薦休致布政使王舜年、降調參議道俞之炎、副貢生楊始亨。十五年，充會試正考官。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霨與大學士杜立德、馮溥合薦副使曹溶，布政使法若眞，參議道施閏章，中書曹禾、陳玉璂，知縣米漢雯，進士沈珩、葉舒崇。二十一年，充《三朝聖訓》、《平定三逆方略》、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總裁官，又充《明史》監修總裁官。先是，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錄》，霨爲總裁官。至是告成，賜賚如例，晉太子太師。尋充《大清會典》總裁官。會臺灣初定，提督施琅請設官鎮守，廷議未決，有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上召詢諸大學士，霨奏言：「棄其地，恐爲外國所據，遷其人，慮有姦宄生事。應如施琅請，設官鎮守。」上是其言。二十三年六月，以疾卒，年六十。遺疏入，得旨：「李霨簡任機務，愼勤敏練，宣力有年，勞績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憫惻！下部議卹。」命大學士明珠同學士一員奠茶酒，賜祭葬如典禮，謚文勤。四十九年三月，諭大學士等曰：「李霨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愼，茂著勤勞。伊孫工部主事李敏啓著越格陞補太常寺少卿，以示崇獎舊臣、優錄後嗣至意。」十月，霨第三子其旋以教習期滿，部選知縣引見，得旨：「原任大學士李霨宣力年久，其子李其旋著以主事用，遇缺即補。」尋擢敏啓大理寺卿，其旋兵部員外郎。

紀事

《新世說・夙慧》　李景靄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十齡已通諸經矣。

《晚晴簃詩匯》卷二三　文勤以相門子弱冠登第。自釋褐至枚卜止十二

年，年甫三十有四。同時并研、曲沃皆以尚書入閣，而文勤獨自學士超拜，實爲異數。其在相位凡二十八年，參豫機密，削平禍亂，風度峻整，忠誠廉儉，終始恩禮無間。嘗於邸北闢寄園，朝退吟詠其中，自號據梧居士。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曆象、輿地、百家之言，探賾索隱，雖專家莫能難也。

《清稗類鈔・恩遇類・聖祖追念李霨勳勞》 高陽相國李文勤公霨，以康熙癸亥薨於位。庚寅，上追念勳勞，特諭李霨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啓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

《國朝詩話》卷二 高陽李坦園相公霨《投河歎》一篇，逼近古調【略】。自序云【略】。詩中摹寫慘悽，一結尤仁人之言。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聽松盧詩話》 余宦遊所至，每於庭階隙地，輒喜種花。比年家人輩亦效之以爲樂。偶讀李文勤公《蒔花》詩，實獲我心。

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上駐蹕灤臺，命侍衛頭領票色對親三等侍衛二歌捧御書一軸，特賜大學士李霨、馮溥。奉上諭：「朕萬機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實未窺其堂奧。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時高陽相公恭紀詩云【略】。予有和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 范文肅生於萬曆丁酉，康熙丙午卒，年七十。高陽相國《秋日城東感事》云【略】。此送文肅公葬兼感乙巳秋送寧文毅也。文毅字備皆，天命間即在文館辦事。天聰初從征大凌河及察哈爾有功，授世職，嘗疏請設言官，愼薦舉。順治二年，任宏文院大學士。丙戌、丁亥、己丑三典會試。【略】致政十一年，先文肅一年卒。高陽，二公門下士也。

又 順治中，特旨修文廟，凡再幸學，李文勤詩云【略】。此康熙癸卯，文廟春祭追述之作。

又 我朝內宮之制，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爲紫微正中，坤寧宮後爲坤寧門，門外爲御花園，園中奇石羅布，佳木鬱蔥。順治丙申，高陽李臺書相國以奉安乾清宮牌扁獲寓目焉，有詩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心遠堂詩集》 十二卷，國朝李霨撰。【略】是集爲霨所自編，初刻於康熙辛亥，至於丁巳，又續廣之。

吴兆騫

論述

綜論

周亮工《尺牘新鈔・龔鼎孳與方與三》 獨是足下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凄麗，哀動心魄，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詩觀三集》卷二 漢槎徙遠塞，爲詩益精麗雄渾。

宋實穎《雜體詩序》 予友吳子漢槎，衛子冰清，謝家玉潤，翩翩雋逸，望者疑神仙中人。及讀其詩，則又氣體高妙，波瀾獨老，盧、駱、王、楊之藻采，李、杜、高、岑之風則，無不兼備。蓋擬議之迹化，天然之致勝也。使與北地信陽，並驅中原，尚當退避三舍，矧歷下、長興諸公哉。今秋予過松陵，漢槎出擬雜體詩示予，聲情慷慨，格調悲涼，大有山河離別、風月關人之感焉。仲宣流連于漢南，子山羈旅于江北，帶甲滿天，笳歌動地。文人遘會其時，性情實有相符者，胡霜金柝之章，蕙草蘭干之句，信可以鑠謝凌江矣。豈云團扇秋風，芙蓉綠竹，取古人之眉黛，代一己之萱蘇已也。酒酣耳熱，涼星三五，戲語漢槎，歲月不居，風流易散。後有作者，于宏人、研德、甫草、苕文、俊三、武功諸子，未知當作何擬。漢槎其操不律以豁我愁乎。

《本事詩後集》卷一二 漢槎之徙塞外也，書來言朝鮮使臣李節度雲龍以兵事至寧古，屬製《高麗王京賦》，遂草數千言以應，其國頗以漢槎詩文爲重。又自云彷彿班、揚，其狂態如故。無錫顧貞觀（梁汾）《寄漢槎》詩曰：「萬里誰能憶？三都只自傷。聲名箕子國，詞賦夜郎王。淚盡臨關月，心摧拂鏡

霜。李家兄妹好，倘復惜班揚。」

陸圻《雜體詩序》 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延陵之季。遠隨鶱宦，遇閣題銘。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賚油素，無不推其譽文；容比珊瑚，俱欲爲之作架。斯固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興會，仰溯曩符。神韻格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于目，芳香之草，不同岑而皆襲于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既不一揆。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儈面；產北方者，不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遜文通；祀近祧遠，則吳盛王辭。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憂也哉。

侯元泓《秋笳集序》 季子以其髫齔之歲，嶇江楚，吊沅湘，指衡霍，劍槊相摩，龍虎爭搏，華年盛氣，掉臂出沒乎其閒。故其爲人，英朗雋健，忠孝激發，凡感時恨別，吊古懷賢，流連物色之製，莫不寄趣哀涼，遺音婉麗，情盛而聲叶，非季子其孰能及之。而予回首昔時，與兄弟上滹陽，經廬嶽，分曹課句，睥睨爭雄，銜杯一笑，江波振起。今日獨與季子談河山之變遷，數風雲之滅沒，燈炮酒闌，騷屑偃蹇，其能無樂極而哀來，婆娑而吊影乎？雖然，季子伯兄宏人，以其文章器識，領袖羣彥，仲子聞夏，撰述英多。一時屈讐，與予兄弟交十餘年，猶兄弟也。季子出而玉振之，予不孤矣。遂書之，爲其詩序。

吳振臣《秋笳集跋》 先君少負大名，登順治丁酉賢書。爲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寧古，維時大父母在堂。先君忽離桑梓而謫冰雪，觸目愁來，憤抑侘傺，登臨憑吊，俯仰傷懷，于是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雖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淒愴，此《秋笳》所由名也。崑山徐健庵先生，悲故人之淪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問世。古人之交情，不以窮通少異有如此者。

《國朝松陵詩徵》卷三 孝廉雖遭放廢，其嗜古如故。出關時，以牛車載書萬卷。在塞外，日與羈臣逐客飲酒賦詩。曾結「七子詩會」。七子者，孝廉與張坦公、姚琢之、錢虞仲、方叔丹、季同邑、錢德維，分題角韻，月凡三集。困厄中有此韻事，能窮其境，不能奪其才。

又 侯研德云：吳季子，今之賈生、終童也。其爲人英朗雋健，忠孝激發。凡感時恨別，吊古懷賢，留連物色之製，莫不寄趣哀涼，遺音婉麗。

又 樸村云：吾邑人文，國初最盛。經術推朱愚庵，古文推計改亭，詩賦則擅場雖多，當以吳孝廉爲最。孝廉負異才，髮未燥，即聲譽鵲起。年十三，遊湘中，成《紀遊》及《秋感》詩十餘首。改亭先生見之，嘆爲悲涼雄麗，直逼盛唐，而以用修青樓之句，元美《寶刀》之歌擬之。後與宏人、聞夏兩兄入愼交社，名珠玉樹，照耀江左。一時名流老宿，莫不望風低首。以此才華得與侍從，昌黎所云鋪張對天之鴻庶，揚厲無前之偉績，庶幾其無愧歟。惜甫登賢書，即遭竄逐，萬里冰沙，廿年拘繫，宜梅村送別亦抱恨於生非生、死非死也。後包侍中爲漢槎獻《長白山賦》，聖祖覽而稱善。其友人宋相國、徐尚書捐金贖之，得放歸。始以盛名被謗，既以多才見憐，乃乍入玉關，遽棄人世，有才無命，至今猶令人淚涔涔下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 漢槎傲岸自負，嘗顧同輩，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其不顧世眼驚可知也。乃無辜被累，戍寧古塔，比於蘇武窮荒十九年矣。然緣此，詩歌悲壯，令讀者如相遇於丁零絕塞之間。則嘗人世之奇窮，非正使之爲傳人耶？【略】漢槎閱歷，倘以老杜之沈鬱頓挫出之，必更有高一格者。此則王、楊、盧、駱當時體也。然就此體中，他人未能抗行，宜爲梅村首肯。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秋笳集》 兆騫詩天分特高，風骨遒上。又荷戈邊塞，窮愁之語易工，故當時以才人目之。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詩亦頗爲當代所輕。特其自知罪重譴輕，甘心竄謫，但有悲苦之音，而絕無怨懟君上之意，猶爲可諒，故仍存其目焉。如兆騫者，使其謹守防檢，克保身名，豈非國初一作手哉！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衎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吳漢槎如胡琴羌管，獨奏邊音，動人處尤在《落梅》一曲。

《隨園詩話》卷三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寧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于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曾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

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耶？」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咏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峰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峰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即不飲，余豈遂不救漢槎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眞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槎之《秋笳集》，與陳卧子之《黃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此外，吳漢槎有高調，無餘味。

《國朝詩話》卷一　吳漢槎（兆騫）出塞，諸名公不勝惋惜，見於詩詞者，吳梅村、顧梁汾其最著也。徐公健庵每對酒談及，忽忽不樂。後蒙恩赦歸，新城和健庵詩，有「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之句。余觀其《秋笳集》，如「龍山曉色連沙起，皮島濤聲蹴岸回」，「天盡龜林通鐵勒，地從魚海入銀河」，「軍容直入無雷地，戰氣初銷盛雪天」，「種榆尚識秦人地，射柳空傳漢將壇」，「旌旆曉迷鴉嶺色，風濤春走雁沙聲」，「滿目沙場征戰後，誰將耕鑿起凋殘」，「劍鋒用盡瘡痍在，愁殺松山夜突圍」等句，悲壯雄麗，自是出羣材，宜諸公之見重也。歸未久即死，才人命薄，至今猶慨。吳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其師計青巒（名）大加捶楚。後見所作《膽賦》，曰：「此子必有盛名，然不免於禍。」兩言俱驗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吳漢槎兆騫以科場事謫戍，太倉王虹友有《聞漢槎戍寧古塔》詩云：「欲叩君門萬里賒，驚聞遠戍度龍沙。文章只道金難鑠，謠諑翻成玉有瑕。滅死蔡邕方出塞，哀時庾信未還家。可憐空橐歸來日，豈有明珠載一車？」同時梅村祭酒《悲歌》贈行，余每讀一過，欷歔喚奈何也。【略】先卽山公有《和徐健庵尚書喜漢槎入關》原韻二律，其一中聯云：「輸金幸值金雞放，涅玉依然白璧還。」與虹友先生「文章」、「謠諑」二語相發明，蓋公論也。【略】其歸也，徐尚書與宋文恪公捐金贖之。

《射鷹樓詩話》卷四　吳漢槎古體長篇，如《白頭宮女行》、《秋雁篇》、《將赴遼左留別吳中故人》、《同陳子長飲卽席作歌》、《同陳子長話吳門舊遊》、《贈吳穉恭散騎》、《騎孔叟》諸篇，久膾炙人口。

《筱園詩話》卷二　吳漢槎之《秋笳集》，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之不空滑者，亦一小作家也。

陳去病《五石脂》　《秋笳集》亦「七子」一派。而才筆英挺，倜然不群，誠爲騷壇健將。昔之論者，多取其出塞後之作，余獨反是。凡其少年篇什，輒流連諷誦不忍休，殆所謂嗜好與俗殊酸鹹也。尚憶其《金陵秋感》、《哭友》、《感懷》諸作，悲壯雄麗，幾欲追步盛唐。而《望遠曲》十二章，尤頑艷絕倫。詩冗，不盡記。別錄其三詩如下：《寄遠》云【略】。《遺事》云【略】。《與舊史》云【略】。皆斐亹可誦。

《晚晴簃詩匯》卷二八　漢槎意氣傲岸，不可一世，卒以是賈禍。詩爲健庵、漁洋所稱許，驚才絕艷，冠其儕偶。梅村目迦陵、漢槎及華亭彭師度爲「三鳳凰」。出塞後，詩境沈雄，得朔方蒼莽之氣。少工駢體，其《長白山賦》足摩班、張之壘。

《雪橋詩話》卷三　吳漢槎以雋才戍絕塞，納蘭容若力贖以還而館之，歿復爲之完其喪，世高其義。詩有開元、大曆風格。

朱克敬《儒林瑣記》　兆騫詩風格過上，如「山空春雨白，江迥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分　論

《秋感八首》　《秋笳集・秋感八首》後附計甫草曰：此漢槎十三歲時作也。悲涼雄麗，便欲追步盛唐。用修青樓之句，元美《寶刀》之歌，安得獨秀千古？《春冰室野乘》卷下：余最愛誦其《湘中秋感》八律，以爲遠追信陽，近挹黃門。按：漢槎作此詩，當甲申九月，時年才十三，髫年得此，豈非異才。亟錄於此以諗讀者。

《虎邱題壁二十絕句》　龐樹柏《龍禪室摭譚》：漢槎少年時，嘗作絕句二十首，亦托名女子，夜題於虎邱寺壁。其頑艷尤絕，時論者謂已兆投荒之禍云。陳去病《五石脂》：漢槎又嘗有《絕句二十首》，亦《望遠曲》之意也。托名豫章女子劉素素，乘夜題之虎丘寺壁。厥明，諸文士見之，咸甚驚異，以爲眞閨閣中筆也，一時和者殊衆。其序有云：「北兵肆掠，遂陷穹廬。」語雖出之戲筆，而實兆科場之獄，吁，亦奇矣。詩中佳句，若：「薄命不如春燕

子，年年猶傍舊巢飛。」「隴頭流水聲嗚咽，未抵蕭娘一半愁。」「莫道貞娘多薄命，猶勝青塚在陰山。」「吳下才人知不少，也應腸斷蔡文姬。」皆絕凄怨。其全章若「氈裘貂帽捲風沙」云云，「自入穹廬已數春」云云，亦殊描摹逼肖。若「夜夜思君夢里迴」云云一首，眞欲剖露心肝。

《榆關老翁行》《雪橋詩話續集》卷二：吳漢槎詩，如【略】《榆關老翁行》【略】，票姚跌蕩，鋒發韻流。

《閏三月朔日將赴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比明妃遠嫁，哀慘過之。篇中先叙少歲才華，故鄉遊讌，以次入蛾眉謠諑，萬里投荒，有不堪南望者矣。與楊升庵《宿金沙江》、《錦津舟中》、《別友》諸作，同一悽惋。

《同陳子長夜飲卽席作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遼海逢故人，又復踪跡飛蓬。旋當離別，有倍難爲情者。讀結語，令人同聲悲咽。

《同陳子長坐氈帳中話吳門舊遊愴然作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憶昨一段，以少年行樂，形出只今蕉萃。作寬解語，彌不堪也，勿認作排遣看。

《贈吳穉恭散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故侯之後，同在遼左，同不能歸，因腸斷於南飛之雁也。視青門種瓜人，不堪並論矣。

《贈孔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與上一章同意。而贈吳作悲涼，贈孔作激壯，風調各別。

《感懷詩呈家大人》（棘寺陰沉樹色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繫獄時作。授經無人，上書無路，疾痛慘怛，呼父母信然。

又（寂坐匡床飲濁醪）《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漢槎《西曹雜詩自序》云：「望慈闈於天際，白髮雙悲；憶少婦于樓頭，紅顏獨倚。」讀之他人亦爲哽咽。

《九月八日病起有懷宋旣庭計甫草因憶亡友侯研德宋曉三丁繡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懷賢傷逝，故園亦復神傷，況萬里之外乎！所交與者，皆愼交社中正人。作者品地從此可見。

《帳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寄衣，舊事也。道來自新。

《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贖歸後晤健庵尙書作。感激中自存身分，見古道交。

《驛壁題詩》《本事詩後集》卷一二：漢槎驚才絕艷，數奇淪落，萬里投荒，驅車北上。時嘗托名金陵女子王倩孃，題詩驛壁，以自寓哀怨云【略】。兩河三輔間多有和者。故計改亭甫草詩云：「最是倩孃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其《西曹雜詩》自叙曰：「望慈幃於天際，白髮雙悲；憶少婦於樓頭，紅顏獨倚。」《龍禪室摭譚》：吳兆騫漢槎，吳江人，天才橫逸，與計改亭、顧茂倫、潘稼堂並稱「四才子」，以科場事於順治戊戌遣戍寧古塔，驅車北上，時嘗托名金陵女子王倩娘題詩驛壁，以自寓哀怨。【略】情辭凄斷，兩河三輔間和者殊衆。

傳記

徐釚《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爲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柟之爲人，以跅弛使酒，至罹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沉乎！」諸貴人憐之，卒出柟於獄。而柟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槎，世爲吳江人。明刑部尙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錫，舉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爲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值我朝庭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爲雞壇牛耳之盟，馳騖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玉峯兩徐公暨諸名賢，角逐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煙，世咸以才子目之。丁酉，發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請室，慷慨賦詩，隨蒙世祖章皇帝寬宥，遣戍甯古塔。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之句，送吏無不嗚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甯古塔垂二十餘年，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顚連困阨也。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髫齔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因心異之，思

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教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甯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醵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劾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爲悲喜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經師，館於東閣者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戚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及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衆，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驂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亦痛其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婿，余亡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鼐之女。子男一人，振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柩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即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不忍辭。遂爲之銘曰：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幷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清史列傳・吳兆騫傳》　吳兆騫【略】少有雋才，童時作《膽賦》五千餘言，其師計名見之，詫曰：「此子異時有盛名，然不免於禍矣。」及長，繼復社主盟，才名動一世。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謂華亭彭師度、宜興陳維崧及兆騫也。順治十四年，舉於鄉，以科場事逮繫，遣戍寧古塔，居塞上二十三年，侘傺不自聊，一發之於詩。嘗作《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聖祖遣侍臣祭長白山，歸獻之，上動容，咨嗟。後其友顧貞觀商於納蘭性德，徐乾學爲納鍰。康熙二十年，蒙恩赦還。踰三年卒，年五十四。著《秋笳集》三卷、《西曹雜詩》一卷、《前集》一卷、《雜體詩》一卷、《後集》一卷、《雜著》一卷。兆騫駢體文驚才絕豔，詩風骨遒上，出塞後尤工。故當時以才人目之。

紀事

作家逸事

汪琬《說鈴》　吳孝廉（兆騫）嘗與余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傲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予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爲之側目，吳不顧。

又　吳四最躭書，一目十行。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

《今世說・識鑒》　吳漢槎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鱗，大加捶楚。後見吳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謂計知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二七引錢林《文獻徵存錄・吳兆騫》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場事謫戍甯古塔。性傲岸，不爲同里所喜。其友規之，吳大言曰：「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少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溺之，其師記名捶楚之。後見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矣。」吳青壇曰：「孝廉嘗與予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予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旁人爲之側目。」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華亭彭師度、陳其年、兆騫也。既謫，吳偉業有《悲歌贈吳季子》云【略】。居塞上，廿年。侘傺不自聊，一發之於詩。鎮守巴將軍甚重之，每贈裘禦寒。善駢體文。其序孫赤岸詩云【略】。後其友顧貞觀力商於明太傅子成德。徐健庵時爲宮贊，爲納鍰。遂於康熙辛酉贖還。王阮亭有《和健庵喜漢槎入關》之作云：「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幾人樂府唱刀環。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蓴鱸話故山。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有《秋笳集》四卷。其《湘水曲》云【略】。又《山空春雨》【略】。皆天分特高，風格遒上。

《九朝新語》卷九　吳漢槎幼慧，傲放自矜，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而溺之。塾師責問，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以高

名賈禍。」

又　吳漢槎性簡貴不諧俗，嘗與汪苕文出吳江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苕文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旁人爲之側目。

《十朝詩乘》卷二　吳漢槎亦以順治丁酉舉人坐科場事，遣戍甯古塔。梅村賦《悲歌》贈之，有云：「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徐原一尚書《懷漢槎在獄》云：「吳郎才筆勝諸昆，多難方知獄吏尊。誰爲解驂存國士，可憐一飯困王孫。蟬吟織室秋聲靜，劍沒豐城夜氣昏。聞道龍沙方議讞，聖朝解網有新恩。」蓋遣戍已從寬典也。在戍所，適朝鮮李雲龍來互市，聞其才，索製《高麗王京賦》。漢槎援筆立就。寓書顧梁汾，自謂彷彿班、揚。梁汾寄詩云：「萬里誰能憶，三都只自傷。聲名箕子國，詞賦夜郎王。淚盡臨關月，心摧拂鏡霜。李家兄妹好，倘復惜班揚。」名揚異域而屈於王廷，甯非命蹇。後納蘭容若以梁汾請爲營救，得歸。其與梁汾酬唱《金縷曲》，至今傳誦。

佚名《悔逸齋筆乘》　吳漢槎以科場事遭冤獄，投荒二十有四年，垂老乃獲賜還，當時人莫不憐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門關爲幸事。然漢槎在甯古塔時，歷任將軍。大抵皆慕其才華，延爲上賓，飛書草檄，縱情詩酒，與在內地無殊。東省讀書人少，漢槎至，則官吏子弟及土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之執經問業，修脯豐腆，養生之具，賴以無缺。及西歸後，晚年乃佗傺無聊，日爲飢驅，且在邊塞，久習其風土，江南溽熱，反以爲苦。卒以此致肺疾而終。臨歿時，語其子曰：「吾欲與汝射雉白山之麓，釣尺鯉松花江，挈歸供饌；手采庭下籬邊新磨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飧，豈可得耶？」味其詞意，蓋轉不忘塞外之樂，以此知人生生計舒蹙，心境苦樂，與處境之窮通，迥非同事。讀此可悟莊生「齊物」之旨。

《春冰室野乘》卷下　吳漢槎以丁酉科場事謫戍絕域，晚歲賜環，侘傺以終。人但悲其數奇運蹇而已，及讀《秋笳集》，乃知其於故國惓惓，不忘滄桑之感，觸緒紛來，始悟其得禍之繇，不隨力田赤溟輩湛身赤族者，蓋亦幸耳。余最愛誦其《湘中秋感》八律，以爲遠追信陽，近挹黃門。按漢槎作此詩，當甲申九月，時年才十三，髫年得此，豈非異才？亟錄於此，以諗讀者。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　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鄉試，正主考左必蕃，副主考趙晉。榜發，兩江士論譁然。雖獲雋者多江南名士，而中式舉人，大半由出賣關節獲選。士子羣集貢院前，在貢院大門張一聯曰：「趙子龍一身是膽，左丘明有目無珠。」並於貢院大字上，將「貢」字改爲「賣」字，「院」字用紙貼去卩旁，變成「完」字，於貢院變成「賣完」。京師內外譁然，臺諫奏參，詔以該科江南中式正副榜舉人一體來京，由皇上親臨，再行考試。京江張玉書，文列第一。首比「不爲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輕重之譽」，最爲今昔傳誦，謂有宰相風度。吳漢槎兆騫，驚才絕艷，江南名士也，猶交白卷而出。或曰：漢槎驚魂不定，不能執筆，查初白所謂「書生膽小當前破」也。或曰：漢槎恃才傲物，故意爲此。結果，正主考左伏法，吳兆騫則發往寧古塔戍所，以交白卷故，朝士不能力救也。時明珠當國，其子納蘭成德與無錫顧貞觀最善。顧跪求納蘭，挽救漢槎生還。漢槎獲赦還，京師朝野名流歡宴無虛日，投贈盈尺。益都馮相國詩「吳郎才調勝諸昆，多難方知獄吏尊」，又「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按：「還」韻係王士禛詩）。最爲動人。

黃邛《錫金識小錄》　松陵吳兆騫，字漢槎，以事戍寧古塔，得生入關，顧梁汾中翰力也。漢槎既還，以爲事由東海，以小故，頗與梁汾參商，中翰初不自明也。一日，相國明珠招漢槎飲，飲畢，復延入書室，見粉壁大書云「顧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漢槎慚恧，汗流浹背。

作品本事

《感懷詩呈家大人》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繫獄時作。授經無人，上書無路，疾痛慘怛，呼父母信然。

《出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自注：關前有姜女望夫石。

《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贖歸後晤健庵尚書作。感激之中，自存身分，見古道交。

《白頭宮女行》　陳維崧《婦人集》：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於北城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切近，常出入相國家，譚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遍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釧；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

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秋笳集》八卷，吴兆騫撰。【略】此集前四卷爲徐乾學所刊，後四卷爲其子振所刊，而編次無序，通爲八卷。前三卷題《秋笳集》，四卷題《西曹雜詩》，五卷題《秋笳前集》，六卷題曰《擬古後雜體詩》，七卷曰《秋笳後集》，八卷則五頁以前題《雜著》，六頁以後題《後集》。蓋隨得隨刊，故舛譌如是。

《清史稿・藝文志四》《秋笳集》十卷。吴兆騫撰。

又《秋笳詞》一卷。吴兆騫撰。

吴振臣《秋笳集跋》右集詩文共八卷，先君子漢槎先生所作也。先君少負大名，登順治丁酉賢書。爲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寧古。維時大父母在堂，先君忽離桑梓而謫冰雪，觸目愁來，憤抑侘傺。登臨憑弔，俯仰傷懷，于是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雖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凄愴，此秋笳所由名也。崑山徐健庵先生，悲故人之淪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問世。【略】（振臣）愚蒙不肖，既不能發名成業，以顯揚我先君矣，敢復蹈不仁不明，致使先君沒沒于後世哉。爰就舊刊，增以家藏，析爲八卷，彙成一集。其前四卷，係健翁所刻。後四卷則（振臣）所增也。後集爲戍所暨歸來所作。前集及雜體詩二卷，皆少年所作。序表書記，則合新舊所抄輯而成，不分年月日。蓋先君垂髫之歲，即好吟咏，加以身際艱難，著作頗富。奈屢丁顛沛，存者無幾。當健翁索稿之先，值有老羌之警，遺失過半。（後遇插哈喇之亂，都統唐公，限三日内，合城滿漢，俱遷至必兒汀避難。）及扶柩南還，復覆舟于天津，而沈溺者又過半。今此所補，皆從故舊處搜羅所得，殆未及十之一二。至于駢麗之體，向與陳陽羨齊名，乃集中所有，僅此數首，尤可痛惜。聞之崑山某氏，收貯頗多。（振臣）曾力爲尋訪，而已移居村舍，然終當物色，以成全璧，是則鄙人之素志也。是役也，其訂證校讐之功，姪恆叔之力爲多，亦不可不記。

伍崇曜《秋笳集跋》右《秋笳集》三卷，《西曹雜詩》一卷，《前集》一卷，《雜體詩》一卷，《後集》一卷，《雜著》一卷，共八卷。國朝吴兆騫撰。按：兆騫，字漢槎，吴江人。《蘇州府志》稱其少有雋才，與愼交社名聞遠近。順治丁酉，舉於鄉。以科場蜚語，逮繫遣戍寧古塔。康熙辛酉，徐健庵司寇、爲之納鍰，放歸田里，亦成容若侍御力也。【略】詩今載集中，則爲豫章劉素素、倩孃。其姊云：夫漢槎以美才獲雋，偶緣蜚語，遂罹重譴。固見當日功令之嚴。而國初諸老，如徐健庵、王漁洋、宋商邱等，於其在獄、出塞、入關，均各有詩。憐才雅意，尤不可及。至顧梁汾《金縷曲》二闋，則更沈著眞摯，非血性男子不能作。然余尤服膺者，則吴梅村《悲歌贈吴季子》七古一首，如淒風驟雨，霎颯而來。殆兼感遼左故人陳素庵相國事，故言哀入痛歟。相國固與漢槎同時遣戍者也。梅村詩原評，稱漢槎極人世之苦，然不如此，無《秋笳》一集，其人恐不傳。天之阨之，正所以傳之也。諒亦國初諸老之筆。噫，天欲傳之而定阨之乎？其然，豈其然乎？哀其遇，特出藏本重梓之。校畢爲之黯然。咸豐壬子上元後二日，苦寒，南海伍崇曜謹跋。

藝文

吴偉業《悲歌贈吴季子（松陵人字漢槎）》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消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幷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衆莫比，白璧青蠅見排抵。一朝東縛去，上書難自理，絶塞千山斷行李。八月龍沙雪花起，橐駝垂腰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鬐爲風沫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愼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吴季子。

納蘭性德《喜吴漢槎歸自關外次座主徐先生韻》才人今喜入榆關，回首《秋笳》冰雪閒。玄菟漫聞多白雁，黄塵空自老朱顔。星沉渤海無人見，楓落吴江有夢還。不信歸來眞半百，虎頭每語淚潺湲。

又《祭吴漢槎文》（存目）

陳維崧《吴漢槎兆騫》婁東吴梅村，斯世之紀綱。常與賓客言，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松陵吴兆騫，才若雲錦翔。三人並馬行，

蹀躞紫絨韁。三人同入門，漏卮填酒漿。三人颯揮毫，秦漢兼齊梁。坐中千萬人，皆言三人強。兆騫最年少，綺麗誠難忘。十齡跳虎子，隨父浮沅湘。荆鄂多旌旗，人民大殺傷。朝登巫山廟，暮宿巴陵旁。歸來十三四，格鬬日相當。一遘京闕焚，再見江東亡。衣冠盡奔走，白骨多於霜。吳下諸孤兒，健者侯與楊（侯檠，字武功，廣成先生孫。楊焯，字俊三，維斗先生子）。騫也楊葭莩，侯也騫雁行。一爲偕隱言，大義聲琅琅。卑溼云江南，人命奚能長。前年悼侯檠，挽車上北邙。今年哭楊焯，四顧增茫茫。歲月能幾何，時事悉倉皇。豈有傾城姿，盛年甘空牀。含情辭故國，強笑學新粧。月出長城西，明明昭女牆。中有白雁飛，每夜思家鄉。流蘇七香車，利屣五文章。本以助君歡，如何反分張。可憐紅顏人，沒齒在龍荒。同時諸女兒，盛作琵琶行。琵琶何所言，一半悲王嬙。蛾眉逢薄怒，遠嫁秖傍徨。

徐乾學《懷漢槎在獄》 吳郎才筆勝諸昆，多難方知獄吏尊。誰爲解驂存國士？可憐一飯困王孫。蟬吟織室秋聲靜，劍沒豐城夜氣昏。聞道龍沙方議譴，聖朝解網有新恩。

屈大均《讀吳漢槎秋笳集有作》 吳江詞賦客，謫戍自丁年。淚漬松花月，悉深粟末煙。東隨射魚部，北盡落鵰天。弟子多蒙古，人稱教習賢。黃鵠歌聲苦，何殊漢細君。蛾眉拋白草，鳳翮墮青雲。肉酪調齋飯，毛氈製戰裙。雪花如掌大，持打皂鵰羣。戍邊同歸子，耕得橐駝深。白鬣含霜凍，黃沙捲日陰。柳間烹野馬，椵下掘人蔆。于靬多霑腸，牛羊一片心。南望是遼東，穹廬接混同。鵰翎鋪屋白，馬乳點茶紅。夜夜哀笳裏，年年大帳中。詩篇傳種落，盡道漢兒工。忽因長白賦，生得入渝關。都尉頻揮涕，丁零亦慘顏。未曾埋雪窖，不必示刀環。三百胡笳弄，都歸怨曲間。烏龍嗟久戍，白鶴忽來歸。馬渾閼氏酒，魚皮韃子衣。髡鉗同蔡伯，涕淚似明妃。不盡邊秋曲，聲同笳吹飛。未共黃榆老，容顏似夕暉。雖同翁主嫁，亦逐子卿歸。捲葉拋胡管，裁花著漢衣。喜無青艸塚，寂寞在金微。才子多無命，如君亦有時。千金生駿馬，百琲重文姬。篳篥羌人曲，琵琶漢代辭。何如君樂府，三復不勝悲。庾鮑才華在，初唐汝更新。梅花金管女，木葉鐵衣人。一別鱸香水，重看鳳闕春。故園知已得，忽復怨沉淪。

惠周惕《次天章韻答漢槎》（存目）

王摅《和吳漢槎就訊刑部口占韻》（存目）

又《懷吳漢槎》 絕域龍沙外，孤身雪窖中。故鄉無路到，嚴譴幾人同？（與同遣戍者時已相繼南還。）放逐眞何罪，羈離且固窮。休嗟萬里澗，來往仗詩筒。

葉燮《吳漢槎北歸賦贈次昌黎憶昨行韻》（存目）

又《聞吳漢槎卒於京邸哭之》 八千里外聞君信，垂老心驚良友淪。遼海秋風原上草，銷沉天寶舊才人。絕域歸來鬢已蒼，又隨北鴈去茫茫。（漢槎自塞外歸，止半歲即北行。）書生舊有明妃恨，月夜魂歸總斷腸。白首高堂晨與昏，倚閭望斷賦招魂。流傳冷煞楓江句，難與巫陽仔細論。

尤侗《吳漢槎自塞外歸喜贈二首》 二十三年夢見稀，管寧無恙復來歸。餘生尚喜形容在。故國翻疑城郭非。燕市和歌宜縱酒，山陽聞笛定沾衣（感念弘人聞夏）。西風紫塞重回首，不斷龍沙哀雁飛。　天上金鷄初解嚴，流人萬里望江南。妻孥並載如馳傳，親友相逢爲脫驂。野史雅堪收寄象，秋笳還足譜伊甘（《秋笳》，漢槎詩名）。采蘋剩有扁舟在，唱入垂虹百尺潭。

徐釚《哭吳漢槎》 塞垣生入方悲汝，誰料仍歸廣柳車。半世已憐爲逐客，兩年只當未還家。夢殘吳苑花如霧，驚斷關門雪似沙。絃絕廣陵無覓處，秖餘清淚滴秋笳（漢槎刻塞外諸詩名《秋笳集》）。

潘耒《寄懷吳漢槎表兄》 吾憐馮敬通，時清遭抵斥。吾哀虞仲翔，才大翻淪謫。當年既蘭摧，身後名何益。咄嗟延陵生，千載同此厄。系本尚書孫，門閥高東吳。七歲參玄文，十歲賦京都。竟體被芳蘭，搖筆千驪珠。凌顏而轢謝，此才今則無。白璧點蒼蠅，俄然陷文網。扁舟上急瀧，一落失千丈。如何瑚璉姿，翻遣禦魑魎。斗分失精英，山川爲悽愴。黑江天東頭，君去東復東。燭龍光不到，雪片無春冬。鄉關八千里，鳥路不可通。餐冰而掘鼠，託命於沙蟲。子卿十九年，君今廿四載。親朋半凋亡，同生幾人在。心同枯樹灰，淚向霜風灑。一讀秋笳詩，何人不悲慨。我本牢愁人，轉蓬念株根。人琴有餘痛，枕席多淚痕。目斷柳城北，必懸狼河濱。練裙與皂帽，一往同酸辛。天心有迴環，萬事多龍蠖。夜郎豈長流，連州終湔濯。蕩蕩天門開，春陽熙廣漠。早晚金鷄鳴，佇望南飛鶴。

陳維崧《喜漢槎入關和健庵先生原韻》 當時彩筆撼江關，數子聲名天地間。詎料文章遭貝錦，偏教冰雪鍊朱顏。廿年苦語三更盡，萬里流人一夕還。不信蛾眉眞見贖，感恩我亦淚潺湲。

王士禎《題吳漢槎秋笳集》　松花江遠波冥冥，長白山高秋葉零。絕域音書憑鴈帛，十年冰雪老龍庭。鄴中上客思吳質，郡北流人託管寧。聞道金門紛筆札，劇憐汗簡爲誰青。

又《顧茂倫吳漢槎撰絕句詩國朝止三家乃以拙作參之戲寄二首并示鈍老》　少日詞場偶嗷名，重教刻畫太癡生。他年傳唱蠻中去，幾許弓衣織得成。　老去心情百不宜，楞伽堆案已嫌遲。誰能更與堯峰叟，賭取黃河遠上詞。

顧貞觀《聲聲令・松陵吳漢槎夫人出關令妹昭質以孤孀遠送芝麓龔公盛稱爲編纂義烈因賦此詞并寄漢槎》　香篆晚疊，翠黛朝彎。燕霜那忽點雲鬢，伯勞飛燕，禁骨肉、恁摧殘。盼九天、爲妾賜環。甚日生還。酒泉郡，玉門關。燕領小妹上書難。麻衣似雪，淚潸潸。背人彈。本意兒身作木蘭。（時尊府君蒙恩免戍，竟以憂卒。）

又《金縷曲・寄吳漢槎甯古壉以詞代書，時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兒懷袖。

又《金縷曲・寄吳漢槎》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稟，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又《寄漢槎》　萬里誰能憶，三都只自傷。聲名箕子國，詞賦夜郎王。淚盡臨關月，心摧拂鏡霜。李家兄妹好，倘復惜班揚。

查慎行《過吳漢槎禾城寓樓》　快事相看一笑眞，忽傳絕域有婦人。劫灰已掃文星燦，黨禁初寬士氣伸。佳客偶逢如有約（時陳寄齋、俞大文俱在座），盛名長恐見無因。廿年冰雪思鄉夢，纔向田園過一春（漢槎將攜家入燕）。

王掞《虹友兄齋同漢槎夜話》　海內爭傳季子名，相逢執手喜還驚。廿年塞外空歸夢，一夕燈前似隔生。鐵嶺風沙銷戰骨，金河笳鼓駐雄兵。知君具有凌雲筆，得藉陳湯返漢京。

錢　彩

金豐《說岳全傳序》　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苟事事皆虛，則過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檜之奸，兀术之橫，其事固實而詳焉。更有不聞於史冊、不著於紀載者，則自上帝降災，而始有赤鬚龍虬龍變幻之說也，有女土蝠化身之說也，有大鵬鳥臨凡之說也。其間波瀾不測，枝節紛繁，冤仇並結，忠佞俱亡；以及父喪子興，英雄復起，此誠忠臣之後，不失爲忠，而大奸之報，不恕其奸，良可慨矣！若夫兀术一戰於朱仙，而以武穆敗之；再戰於朱仙，而以岳雷驅之；雖云奔北，而竟以一人兼敵父子之勇，不亦難乎？至於假手仙魔之說，信其有也固可，信其無也亦可。總之，自始及終，皆歸於天。故以言乎實，則有忠有奸有橫之可考；以言乎虛，則有起有復有變之足觀。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娓娓乎有令人聽之而忘倦矣。予亦樂是說之可以公諸同好，因序數語，以弁諸首而付之梓。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豐識於餘慶堂。

黃人《小說小話》　《岳傳》，較《精忠傳》稍有興會，而失之荒俚。岳忠武爲我國武士道中之山海麟鳳，即就其本傳鋪張，已足震鑠古今，此書多設支節，反令忠武減色。凡通俗歷史小說中，於第一流人物，輒暗加抑置，謂並世似彼者有若而人，勝彼者有若而人。如《說唐》中之秦瓊、尉遲恭，《英烈傳》中之常開平，此書之忠武，皆若僥幸成名者。意謂天下之大，成名者不過數人，其無名之英雄，淪落不偶者蓋不知凡幾焉，然而矯誣亦甚矣。

錢靜方《小說叢考・岳傳演義》　《岳傳》一書，前集多係實事，惟前後顛倒，頗以爲憾。後集因飛爲秦檜所誅，作者感憤，欲爲平反，故所載類多失實。

《堅瓠首集》卷四　《夷堅志》載：「秦檜矯詔，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獄，

遣萬俟卨鍛煉，未服。一日，檜於東廂窗下畫灰密謀，檜妻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難。』武穆遂死獄中，張憲、岳云棄市。金人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游西湖，忽得暴疾，見一人瞑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於天，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以死。未幾，子熺亦亡。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熺泣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萬俟卨俱荷鐵枷囚鐵籠中，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犯矣！』後有考官歸自荊湖，暴死旅舍，復甦曰：『適看陰間斷秦檜事：檜與卨爭辯，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但不載押衙何立事。《江湖雜記》載：「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止。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侍者，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七修類稿》又載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盧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大約與世所傳相似。詩有引云：「宋押司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搆干，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復命後，即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玄妙觀蓑衣仙是也。」據此諸說，則當日實有是事，非止假說爲武穆雪冤也。

《通俗編》卷三七　《雲邁淡墨》：「岳侯之獄，以檜妻王氏一言而死。有押衙何立者，檜命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惚有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帶枷備刑，楚毒難看，語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事，檜憂駭，數日亦死。」《江湖雜記》：「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竊問之，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隨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又《邱氏遺珠》：「有方士伏章，見秦檜與萬俟卨俱荷鐵枷，檜屬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按：數說傳聞小殊，大旨一也。元張光弼有咏何立事詩。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　（存目）

《小說考證》卷九　（存目）

曹溶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芝麓長於近體，秋岳長於古詩，而古詩之中，五言尤勝。惟著述太多，不免良枯並見耳。芟而薙之，是在持擇者。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　彝尊憶壯日從先生南游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灺，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唱和。有井水處，輒爲銀箏檀板所歌【略】。往者明三百祀，詞學失傳，先生搜輯南宋遺集，尊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塡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陳素庵曰：秋嶽詞，從無一蹈襲之語，正不必擬之以周、秦，周、秦合讓一頭地。龔芝麓曰：君詞如晏小山，合情景之勝，以取徑於風華者，所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庶乎。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三　顧梁汾曰：國初輩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則務爲諧暢。香巖、倦圃，領袖一時。

《韜光庵和高忠憲公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見道語不在忠憲公下。

《答顧寧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原本少陵，豈惟形似。寫亭林有用之學可以濟時，其人在焉，呼之欲出。

《憫荒二首》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寇禍以後，復遭奇荒。一二語抵人千百言也。久行至空巷，日瘦氣慘悽，同是一種筆墨。

《隨驢行簡葉星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調笑長官，不顧面赤，而食不下也。

《酬徐子能山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子能有軟脚病，故以陶公之藍輿比之。措辭爾雅。

《秋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往風神，秋柳社中應推高唱。

《觀工人琢硯二首》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廉石事舊矣，一經驅用，轉見其新。

《錢塘江觀潮》《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從越山渾在浪花中化出，氣足神完，無一閒句閒字。

《滿江紅・錢塘觀潮》　朱彝尊和詞序云：「曹侍郎《錢塘觀潮》一闋，最爲倔奇。今見雕本改竄，可惜已。康熙丙子秋，涉江，追和其韻，并附原詞于後，不作三舍退避者，欲存其眞也。」《雲韶集》卷一四：此詞沉雄悲壯，卓爲千古名作。如目睹潮至。雄文駭俗，讀之起舞。《詞則・放歌集》卷三：「沈雄悲壯，筆力千鈞，永爲此題絕唱。竹垞和作已非敵手，何論餘子。」又，「雄文駭俗，讀之起舞。」《白雨齋詞話》卷六：國初曹潔躬《滿江紅》（錢塘觀潮）云【略】。沉雄悲壯，筆力千鈞，讀之起舞。竹垞和作，已非敵手，何論餘子。孫爾准《論詞絕句》：史筆梅村語太莊，雕華不解定山堂。要從遺老求佳制，一曲觀潮最擅場。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謇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既遭中原板蕩，聖主當陽，張八紘以羅才俊。先生以先朝遺逸，亦思跧伏草茅終，槁項黃馘以死，徒以推轂者衆，敦逼出山，不獲遂其初志。既歷歷中外久，洊陞至小司農，中間升沉淹速，不常厥居，亦時而爲嶺海關塞之行，迨康熙戊午己未間，天子思得宏博之士，備顧問大臣，有舉先生名應詔者，先生已歸隱林泉，仰屋著書，三徵不起矣。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爲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稱其五古如羚羊墜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而渾雄悲壯，馳驟兩唐者，反在所略。又云：七古向有獻吉如龍，仲默如鳳之喻。龍變化不測，鳳文采斐然，可謂深知李何者。要之二體亦未能偏廢，先生雙提並輓而行，而奧衍宏深，不顧時眼，大有郊祀鼓吹之遺。世無言漢詩者，吾珍此自賞耳。蓋其佩服若此，至五七律之一氣渾成，五七絕之正變互見，其見稱於李秋錦、陳其年、潘稼堂、鄧孝儀諸公，尤未易更僕數。昔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申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夫玉之德，至於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精氣之著見，則田夫野老皆得望而知之。世之爲詩者不枕經葄史，以盡其才；月鍛季煉，以博其趣。涵濡醞釀，息深深而出亹亹，徒取煩音輭語，希世媚俗，則非玉也，碔耳。讀《靜惕堂集》其廢然而知返也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又號倦圃，晚號鉏菜翁。嘉興人，明崇禎丁丑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國朝官戶部侍郎，外轉廣東布政使，降補山西陽和道。戊午以鴻博徵復，薦修《明史》，俱不赴。築倦圃於城南，有二十景之勝。詩詞並擅名，與合肥龔孝升稱「龔曹」。兼長尺牘，有《靜惕堂集》。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補行人考選御史。順治元年起河南道御史，督學順天。遷太僕寺卿，再遷副都御史，掌院事。擢戶部侍郎，左遷廣東右布政使。遭喪歸里。服除，補山西按察副使，備兵大同。缺裁後，籤發四川軍前候用。丁憂，不復出。有《靜惕堂集》。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以病辭。薦修《明史》，不赴。進崇禎朝，邸報五千餘冊，時未有實錄，乃取之輯爲長編，作史始有所稱考。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其《崇禎疏鈔》，傳諭錄上史館。禾西南隅有范蠡湖，宋岳珂著書其所，金陀遺蹟在焉。溶築圃於其地，曰「倦圃」。一遊越中，與朱彝尊同和王司理《秋柳》詩云【略】。《得陳章侯書絕句》云【略】。晚年有《春草詩》四章，和者偏三吳。雄才博贍，與龔定山齊名，人稱「龔曹」。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自所收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輯《學海類編》，采四百三十一種，盡唐、宋、元、明以來秘鈔之本也。門人陶艾邨又續《類編》一百四種。晚留意學道，以微疾卒。

《清史列傳・曹溶傳》　曹溶，浙江嘉興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巡視西城。嘗劾大學士張四知溺職不報。本朝順治元年五月，投誠，仍原官。疏陳六事：「一請定官制，使事有責成，不相推諉，又上下情宜浹洽，庶人思效用。一請定屯田、鹽法、錢法規制，俾俸餉有所給取。一請禁兵丁牧馬

踐食田禾。一請有司巡緝土賊，擒爲首者誅之，餘皆勸諭向善，則不煩兵力，而賊寇自靖。一請發帑金於近畿麥熟處，平糴以裕倉儲，備賑恤。一京師採煤西山，近因盜賊梗路，兩月不至，請設兵循徼，使無劫掠之虞。」得旨：「所陳六事深切，事務下所司卽行。」六月，授順天學政。疏言：「舊例選拔貢生，彙八府諸生通考，今畿輔當兵燹之後，諸生或艱於遠涉，宜偏歷各府舉行歲考，補給廩額。卽於廩生中，拔其尤者。府學貢二人，州縣學貢一人。順天府學，首善士多，請貢六人。並令官給路費，詣廷試，分別選用。至各省士子，有遊學京師者，宜令附順天府學考試。其入學補廩充貢，俱於正額外另議名數。又言褒揚節義，有關風敎，當闡賊煽惑時，誓師殉義者不少，宜敕學臣詳訪，請旌其隱逸之士。有深通古今，明於治術，熟諳韜略，周知地利者，許特疏薦舉，以備徵用。又請以遼東十五學改附永平府，分設敎官如各州縣學例。」尋疏薦明進士王崇簡等五人，請旌殉節明大學士范景文、尙書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等七人、義士王良翰等五人及節婦十餘人，皆下部議行。二年冬試竣，回御史任。三年二月，充會試監試官，奏請嚴防懷挾傳遞，移號換卷諸積弊，寬免字畫粗率，格式參差之貼例。謄錄務期端楷，對讀宜令詳審。得旨：「所奏會場事宜，簡明切當，下禮部卽行。」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先是，恩詔錄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由附生充監生，由廩生增生充貢生。溶任學政時，所舉充貢、監，有曾於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至是，事覺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十年，詔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大學士范文程等，因以上親政前部議降革原奏，次第奏覽。於是溶與降調給事中林起龍、劉鴻儒並荷恩。諭曰：「三人降革，皆非品行玷缺者比，令來京錄用，各復原官。」十一年，授太常寺少卿。尋遷左通政。十二年正月，疏言：「通政之官職在納言。請嗣後凡遇挾私違例章疏，卽予駁還，仍行劾奏。至遠近災荒、民生吏治，宜許通政司諸臣，就章疏所列，隨事建言，無忝敷奏之任。」又言：「開創時隨處駐兵，乃一時權宜。今當歸併於盜賊出沒、險阻不測之地，則兵不患少，其閒散無事之兵，遇缺勿補，遇調卽遣，則餉不虛糜，且當裁併。提鎭改增副將，以專統轄，而重責成。」又言：「諸司職掌未有成書，請以近年奉旨遵行者，參以前朝會典，編爲簡明則例，以勵官守，並下部議行。」三月，擢左副都御史。疏請時御便殿召大臣入對，以辨其才識、品行，並賜筆札，令面舉所知，可杜瞻徇欺蒙之弊。又言：「明代中葉以後，議論盛而實事衰，至今積習未改。欲使羣臣鼓任事之心，言官作敢言之氣，在斷自宸衷。遇諸臣章疏，切中利弊者，卽敕力行。有辨言亂政、挾私撓法者，卽摘發示戒，無概下部議，以致稽延。」上並皆嘉納之。擢戶部右侍郎。九月，詔吏部、都察院會奏。侍郎、寺卿等官才優經濟者，改外用。溶預焉。遂授廣東布政使。十三年，遇京察，戶部以溶曾任侍郎，已改布政使，牒吏部同都察院核議：「溶舉動輕浮，應以浮躁例降一級，仍外用。」因降山西陽和道。康熙三年，山西巡撫白如梅遣溶慶賀萬壽聖節。至京，溶援朝覲官得條陳利病例，疏言：「大同屯地舊例，每頃徵銀不及一兩。至兵丁墾沿邊荒地，向不徵銀，名曰贍軍地。後因軍餉不敷，每頃每月扣餉銀二錢，兵已貧乏。近因兵額裁減，所遺之地，分撥現在之兵，有每兵三四頃，坐扣月餉者，爲累滋甚。請嗣後限每兵二頃，如屯田徵銀之數，按月扣餉。地少則力可任耕，租輕則兵仍足食。」又請沿邊設墩軍，墩每五人，每人與近墩荒地一頃，免其徵輸，使擊柝巡邏，兼供修葺邊牆之役。下所司議行。尋以裁缺歸里。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合疏薦溶。以丁憂未赴。十九年，學士徐元文薦溶佐修《明史》，部議俟服滿，牒送史館。二十四年，卒。

《清史稿・文苑傳一・曹溶》（存目）

紀事

《對酒行嚴氏山樓同如須作》《國朝詩話》卷二：秋岳，秀水曹侍郎（溶）也，字潔躬，別號金陀老圃。藏書最富。有《倦圃詩稿》，載《對酒嚴氏山樓同如須作》，內云：「忤奸直諫熊與姜，比肩論事最親暱。朝堂盤踞多巨公，鄙軀未肯供呵叱。入殿雖稀雨露恩，當時頗畏風霜筆。」卽指魚山（熊開元）、如農（姜埰）也。

《賀新郎・答橫秋見壽時將行役雲中》《靈芬館詞話》卷二《曹溶詞》：激昂慷慨，迦陵爲最。竹垞亦時用其體，如《居庸關李晉王墓》諸作，直欲平視辛、劉，自出機杼。集中附曹倦圃慢詞二首皆工。曹有《將之雲中答友寄賀新涼》云【略】。此詞蓋作於備兵雲中時。朱集有送曹詩長篇，亦極悲壯，所謂

「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者是也。

《滿庭芳》《詞苑萃編》卷二二引《續軒渠錄》：曹秋岳先生溶賦《滿庭芳》詞，贈沙校書，即賦沙字。

《浪淘沙》《詞苑萃編》卷二二引《堅匏集》：孔子威墜馬，曹秋岳詠《浪淘沙》詞以戲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靜惕堂詩集》 四十四卷，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溶記誦淹博，詩文亦富。然其集初無定本，篇帙多寡不一。有作三十卷者，有作《正集》八卷、《續集》三卷者，皆不知何人所編。此本爲雍正乙巳刊行。凡古今體詩幾四千首，乃其外孫朱丕戴所裒輯。溶生平吟咏，蓋具在於是矣。

又《粵游草》 一卷，國朝曹溶撰。是集乃其順治丙申、丁酉官廣東時所作。凡古體三十首，近體二百八十一首，已編入《靜惕堂集》中。此乃其初出別行之本。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曹溶【略】有《靜惕堂集》。【略】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略】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自所收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輯《學海類編》，采四百三十一種，盡唐、宋、元、明以來秘鈔之本也。門人陶艾邨又續《類編》一百四種。

《檇李詩繫》 曹溶【略】嘗輯《續獻徵錄》六十卷，《五十輔臣傳》五卷，《靜惕堂詩文集》三十卷。

魏憲《清百名家詩》《曹秋岳詩》一卷。（清）曹溶撰。

鄒漪《名家詩選》《曹秋岳詩選》一卷。（清）曹溶撰。

王相《清初十大家詩鈔》《靜惕堂詩》八卷。（清）曹溶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曹溶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寓言集》一卷。（清）曹溶撰。

藝文

朱彝尊《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 狥祿經時別，加餐萬里教。報書人未返，凶問客來譔。竟輟椅桐瑟，虛藏稷黍苞。腸迴眞似結，語咽不禁脩。投分懷衿契，忘年比漆膠。縱橫才不世，經緯學能包。壯日膺乾顧，亨衢協泰交。皇華在原隰，驄馬避鞭鞘。卿月青霄上，台星紫極梢。主恩中外重，物議愛憎殽。嶺外資分轄，雲中藉建鐃。軍興還轉餉，戰勝屢登轈。未覩勳書策，翻令祝代庖。清時卧安石，奇計老居鄛。種樹鄰初地，爲園傍樂郊。金陀坊最曲，錦帶水難淆。曲解偸聲譜，扉從問字敲。說詩窮五際，布易得三爻。東馬文無敵，南狐史共鈔。近游師束晳，高論折尸佼。昔歲投荒徼，芳筵恣叫呶。晴牕蟲蠟翦，晚飯鷓鴣炰。飲罷題連軸，譚深坐轉胞。硯憐鸜鵒潤，筆肯蚼蛉抛。小市船撐蜑，輕衣杼織鮫。荔支團火繖，蘭茁挂風髾。蝶翅仙裊曳，柑香佛手抓。潮來雞喔喔，日出鳥咬咬。震瓦長鳴颶，奔雷易激颮。離愁珠海闊，歸計石田磽。魚最憐鷺脰，泉常激虎跑。避兵居共井，穫稻澤分樔。舫爲蓴絲泊，厨看芡實鉋。閒尋百法寺，悶解五湖筊。楓岸拈紅葉，茶槍試綠筲。探梅熨斗柄，射鴨竹弓弰。纜繫蘇堤遠，壚逢卓女姣。過頭齊杖栗，婪尾數浮瓟。山後津仍逮，樽前意更恔。池清移塞柳，花翠繞秦艽。擁被陶爲穴，炊粱釜擽筲。白榆貪食耳，黃鼠厭克肴。糖躁三沽蟹，餻黏九日貓。渾河流苦急，磧石面多顪。獵騎掀茸帽，箏人疊舞裄。停軒聽賽鼓，並轡指飛髇。畫壁重重拭，苔碑處處籜。迎寒吹觱篥，欲雪卷旍旃。我去重游薊，公歸亦渡洨。往來頻聚散，契闊少讙譊。小草無端出，冥鴻忽見翼。盡嫌中散癖，難免北山嘲。反教猱升木，那容鵲定巢。身猶依鳳闕，官久罷螭坳。闃寂門羅雀，淹留迹繫匏。正思耕作耦，何意影同泡。磨滅頻年札，淒涼一束茭。賦成栖舍鵬，夢斷入懷蛟。遺草知盈篋，懸車定覆罨。空牀吟蟋蟀，暗牖綱蠨蛸。籤帙無由借，人琴自此掊。茫茫千古恨，惙惙寸心恢。愧後兼金賻，惟將漬酒酸。平生知己淚，亟欲反衡茅。

吳嘉紀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陋軒詩》 嘉紀字野人，泰州人。泰州多以煮海爲業，嘉紀獨食貧吟咏，屏居東淘，自銘所居曰「陋軒」，因以名集。其詩頗爲王士禎所稱。【略】其詩風骨頗遒，運思亦復劖刻，而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咽之音。

周亮工《吳野人陋軒詩序》 余門人昇州吳介玆曰：「讀野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啷啷挪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嘆曰：『何乃津津諛貴丐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嗟乎，介玆數言，可序野人詩矣。

汪楫《陋軒詩序》 余知野人自己亥九月始。己亥江上震驚，揚人傾城走。余時移家艾陵，念虛中在東亭，趣棹視之。至則虛中手近詩一帙納余前，俾余讀。余交虛中三年，未聞虛中一言詩，忽纍纍成帙，心異之。顧其詩已丹黃徧，下數行，詫驚，向虛中曰：「閱詩者誰耶？余不子異，異閱詩者。」虛中矍然良久曰：「嗟乎，野人今遇知己矣。野人者，東淘處士吳嘉紀也。」余生平未嘗一見野人詩，聞虛中言，殊色動。虛中復言：「野人性嚴冷，窮餓自甘，不與得意人往還，所爲詩古瘦蒼峻，如其性情。東淘距此地僅三十里，歲不一二至，野人固不易見；即見野人，野人亦不易合也。」余默然久之。詰旦，野人忽至，兩人相見歡甚，各爲詩，詩成，呼酒共醉，酒盡，復爲詩，如是者三日夜，留連低徊，不忍別去。余私念往與虛中言，虛中殆私野人，野人殊易合也。野人夙有肺疾，恆不自惜，喜苦吟。近數年來疾且甚，悔之，禁不得多作，然一詩成，必百里寄余，反復更訂，無慮數四。余嘗以小舫迎野人，野人輒爲余來，抵掌論心，浹旬累月，視東亭又將過之。然當熱客登筵，頹然自廢，野人率落落無一可。輒憶虛中言，虛中不予欺也。辛丑歲，周櫟園先生在廣陵，見野人詩，推爲近代第一。復聞野人病，心心慮之，恐遂不及見野人，屬余爲書招之，贈一詩附與俱往。余逆野人不肯爲先生來，以先生情至，誼無容辭。且屬稿慰先生曰：野人性固嚴冷不易合，然見先生詩，或當忻然來。書達，野人竟來。蓋野人名不出戶，而先生詩走四方。野人與余共論諸家詩，時先生方逮繫大廷，野人於時已切切望先生事白，得時見先生近詩。固不意先生南還，亦爲野人悲惜如此也。

又《悔齋詩選・陋軒詩》 古人好爲詩，嘯歌抒性情。今人好爲詩，辛苦師嚶鳴。五字與七字，投刺恆相幷。道路盛剞劂，卷帙爭縱橫。詩歌小道耳，所重在生平。丈夫能自立，豈必多友聲。吁嗟吳野人，東海掩□濱。賃舂寄人廡，著書羞時名。呼我爲知己，出詩令我評。嶙嶒冰雪骨，對之泠泠清。諷詠見哀怨，取舍無逢迎。但令不可朽，百篇亦已盈。不然徑尺書，何足爲重輕。

康熙《重修中十場志》 吳嘉紀，【略】其爲詩，五七律並驅高、岑，至古體則直逼漢、魏。集中最著者《七歌》諸作，即起工部於今日，弗能易也。

孫枝蔚《吳賓賢陋軒集序》 泰州之安豐場，海濱斥鹵之鄉也。明正德間，有布衣曰王艮，號心齋，以理學聞。不百年，有布衣曰吳嘉紀，字賓賢，號野人，以工詩聞。自兩賢相繼出，而四方譚安豐場人物者，皆嘖嘖心齋、賓賢不置。心齋能爲嚴苦峭厲之行，而賓賢憂深思遠，所爲詩，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似與顏子之簞瓢陋巷，曾晳之沂水舞雩，旨趣殊焉。余不獲及見心齋，猶幸得交賓賢，垂三十年，習知其爲人，蓋醇厚而狷介者。狷介則知恥，醇厚則善自責，善自責則怨於人。其怨也，悲於人有所不平之謂也。其哀也，不過自鳴其所遇之窮。且以爲詩不出於誠意，則不足傳也，故其體如此。今有斥人者曰：「汝不誠。」則受者必齩然怒。而詩之不誠，則往往強自託於佩玉鳴珂以爲文，不必標枝野鹿以爲質也。然乎？否乎？此其非是亦最易別白者矣。然予每三復其詩，又未嘗不深有慨於古法之久亡也。自鄉舉里選廢，而《簡兮》、《考槃》之詩作矣。自井田廢，而《大田》、《南山》之詩作矣。賢如賓賢，而窮如此，吾不獨爲賓賢悲也。後世有位君子，有讀賓賢

之詩如吾之悲者，願無如吾之徒悲，而慨然以舉行周禮爲任，庶幾怨調罕聞；而賓賢之詩，有益於人之國家不既多乎。或曰：「賓賢今之處士，獨無意於學顏、曾與？」曰：命不同也。顏、曾非窮人也。夫既得聖人而爲之師，且其家庭亦必有可樂者；顏淵死於顏路之前，而曾哲父子間事，孟子略載之。憂於國而樂於家，窮於出而通於處，賓賢都未有此也，而何疑於其哀且怨乎？嗟乎！賓賢之哀怨，乃其詩之誠也。

黃國琦《與周櫟園書》　承惠野人詩，其澹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煙火氣，眞有野才。先生刻其詩而行之，豈胸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計東《泰州吳野人先生詩序》　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野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可謂不愧古處士。而當世之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不媿處士，篤好之表彰之如不克者，惟櫟園周先生一人。卽阮亭且云：「我官揚州三年，未知海陵有吳子，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予益以歎吳子之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周先生之知處士，果有異於世之所爲好士者也。兩人者，皆遠矣，皆不可及矣。予故樂得而叙之。

屈大均《讀吳野人東淘集》　東淘詩太苦，總作斷腸聲。不是子鵑鳥，誰能知此情。哀猿相叫嘯，落月未分明。夜夜同淒絕，教人白髮生。又：江南與江北，秋總在君家。一片蕭條意，含陰作海霞。何須雲際雁，不必雨中花。已自堪腸絕，聲聲入暮笳。

《分甘餘話》卷四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而獨喜爲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之於周櫟園先生，招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漸失本色。余笑謂人曰：「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可惜。」然其詩亦漸落，不終其爲魏野、楊朴。始信余前言非盡戲論也。

王士禛《悔齋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虎蒙翳，鼯鼠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窈窕，街鼓寂然，燈下檢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歎，遂爲其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嘉紀感余意，爲余刺舟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余知嘉紀，以前戶部侍郎浚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汪楫字舟次，嘉紀所爲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爲眞賞日稀，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及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獨有一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爲人何如也？

又《陋軒詩序》　癸卯孟春，周櫟園司農將之青州，過揚州，遺予《陋軒詩》一卷，蓋海陵吳君嘉紀之作也。披讀一過，古澹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殆郊、島者流。近世之號爲詩人者衆矣，掇拾漢、魏，摹擣六朝，以獻酬標榜爲名高，以類函韻藻爲生活，此道羶穢榛莽久矣。如君白首藜藿，戢影窮海之濱，作爲詩歌，託寄蕭遠，若不知有門以外事者，非夫樂天知命，烏能至此。余在揚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吳君，今乃從司農得讀其詩，余愧矣愧矣！

《明遺民詩》卷八　吳嘉紀，【略】布衣。性情渾樸，生平不事遊覽，與孫枝尉、汪楫交最善。著有《陋軒詩集》，爲海內大家。樂府五、七言古，尤擅絕一時。

汪懋麟《陋軒詩序》　（嘉紀）隱居東淘，名所居曰「陋軒」。與世罕接，家最貧，雖豐年常乏食。以歌詩自娛樂，獨與余兄舟次善。嘗竊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爲刊其初稿。繼家芾斯分司東淘，慕其賢，爲再刊其集。於是江南北家有其詩，漸達於京師。濟南阮亭王公，尤時時口其詩不置。先生之名雖欲俱隱不得矣。余獲交先生久，閒入城必過余家，故得盡覽其作。大抵四、五言古詩，原本陶潛，從橫王粲、劉楨、阮籍、陳子昂、杜甫之間。七言古詩渾融少陵，出入王建、張籍。七言近體，幽峭冷逸，有王、孟、錢、劉諸家之致，自脫拘束。至所爲今樂府諸篇，卽事寫情，變化漢、魏，痛鬱樸遠，自爲一家之言，必傳於後何疑與。【略】若先生名雖聞於時，身處海濱，自甘窮寂，不肯託迹於終南、嵩少，爲釣名竊祿之計，愛其詩而願見其人者，至想像不可得。此其品概何等也。先生生平無所好，唯酷嗜茶。有鴻漸、魯望之遺風焉。佗時有傳逸民者，當與竝列云。

吳周祚《陋軒詩序》　野人家東淘，爲瀕海斥鹵魚鹽沮澤之鄉，賈儈雜居，習尚凌競，其於詩文筆墨之事，固非所論。而野人以一鶴孤騫，翛然雲表，不干名，又恥藉時流延譽。居僅蓽門蒿徑，旁有野水虛明，荻蘆森錯。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雖餅罄履決不復問。故其爲詩，冰霜高潔，刻露

清秀，不得指爲何代何體，要自成其爲野人之詩而已。然吾聞其生平，天性孝友，與人交，嚴冷難合。至緩急患難，則不以生死久暫異。

陸廷掄《陋軒詩序》 數十年來，揚郡之大害有三：曰鹽筴，曰軍輸，曰河患。讀《陋軒集》，則淮、海之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疲於奔命，不遑啓處之狀，雖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吳子之以詩爲史也。雖少陵賦《兵車》，次山詠《春陵》，何以過。使其得志，出厥懷抱，裨益軍國民生不淺，奈何託之空言也。然而吳子蒿目愴心，孤吟而永歎者，尚不止此。【略】吳子詩自三事而外，懷親憶友，指事類情，多纏綿沉痛。而於高岸深谷，細柳新蒲之感尤甚。予讀之往往不及終卷而罷。而吳子酒半出袖中詩屬爲序，予亦何能究其言而悉其旨乎。

《覯齋詩談》卷七 此君詩清眞恬淡是其所長，煅煉警拔是其所短，只可與謝皆人、王美厥爭上下肩。又：嘯咏草萊，自是逸品，一爲貴官獎拔，遂身入塵俗。志在藉資於人，面貌便非本色。與杜茶村相似，憐才者諒之。又：四言古幷不敢望陶家一派，無論漢、魏。樂府仿杜者頗硬掙，餘則不免疲薾。又：五、七言古深入人情處頗多，畢竟局面不大，勾勒尚欠精細。看古今名手，此等決不草草。又好傳割股等事，誤以陽明門下人作大儒，此則是學問未深。又：近體蒼朴處儘有，若雄渾綺麗，則非大村、龍標敵手，比王無竟、劉子羽差多少身分。又，五言絕少言外味，七言絕乏景中情。又：大都是骨格不俗，一時出色。若涵養再深，好古極博，又當改觀。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七 吳嘉紀【略】家泰州東淘，爲濱海斥鹵之區。鄉人以魚鹽爲業，駔儈雜居，習尚凌競，野人一鶴孤騫，翛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轟門圭竇，草萊不剪。旁有野水虛明，鳧鷗出沒。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即餅無儲粟弗恤也。最工爲危苦嚴冷之詞。所撰今樂府，尤凄急幽奧，皆變通陳迹，自立一宗。近代巖棲之作，罕有過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農大嘆賞，亟招之至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爲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曰：「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其爲魏野、楊朴。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敻獨絕。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聞于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前說云云，蓋先生別有爲言之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漁洋詩以學問勝，運用典實而胸有鑪冶，故多多益善而不見痕迹。陋軒詩以性情勝，不須典實而胸無渣滓，故語語眞朴而越見空靈，然終以無名位人，予持此論，而衆人不以爲然。然其詩具在。試平心易氣讀之，近人中有此孤懷高寄者否？

鄭燮《板橋集自序》 陋軒詩最善說窮苦，惜其山水不多，接交不廣，華貴一無所有。所謂一家言，未可爲天下才也。

《清史列傳・吳嘉紀傳》 吳嘉紀【略】工爲危苦嚴冷之詞，嘗撰《今樂府》，淒急幽奧，能變通陳迹，自爲一家。所著《陋軒集》多散佚，友人復裒集之，爲四卷。其詩風骨遒勁，運思亦劖刻。由所遭不偶，每多怨咽之音。而篤行潛修，特爲一時推重云。

《北江詩話》卷四 顧甯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更生齋詩・論詩截句》 偶然落筆並天眞，前有寧人後野人。金石氣同薑桂氣，始知天壤兩遺民。

汪文端《百尺梧桐閣遺稿序》 悔齋先生與吳野人先生齊名。野人詩清而冷，悔齋則清而腴，所謂同工而異曲也。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吳嘉紀【略】家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獨喜爲詩。王士正爲揚州推官，見其五言詩清冷、古淡，雪夜被酒爲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後周亮工招之至，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倡和。士正笑謂人曰：「一箇冰冷的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自是不終其爲魏野、楊朴。」而野人詩格一變矣。其《自題陋軒》云【略】。《玉勾斜》云【略】。《宿白米村》云【略】。《訪道閒上人》云【略】。《元日》云【略】。《寄吳介玆》云【略】。《康山宴集送王黃湄遊豫章》云【略】。《登康山》云【略】。《落葉》云【略】。《我昔詩效袁景文》云【略】。吳介玆曰：「讀吳野人詩，如入冰雪窖，使人冷畏。」沈德潛曰：「漁洋詩以學問勝，運用典實，而胸有鑪冶，故多多益善，不見痕迹。陋軒詩以性情勝，不須典實，而胸無渣滓。故語語眞樸，愈見空靈。然終以無名位人，予持此論，而或不以爲然。

試平心讀之，近人中有此孤懷高寄者否？」確士之持論如此，然野人詩自可傳。必謂可方駕阮亭，毋乃爲過，情之譽耶。

《養一齋詩話》卷四　吳野人《陋軒集》，沈歸愚選入《國朝詩別裁》，朱竹垞則入《明詩綜》，猶《晉》、宋書》、《南史》，各有陶靖節傳也。其詩字字入人心腑，殆天地元氣所結。予專選一百餘首，朝夕諷玩，以爲陶、杜之眞衣缽，猶恨竹垞、歸愚知之不盡。人以其窮約而少之，指爲山林一派，豈知詩之根本者。潘南村意境相似，規模較狹，非其敵也。

《問花樓詩話》卷三　野人姓吳名嘉紀，【略】詩名《陋軒集》【略】。余讀《陋軒集》，喜其曠懷孤寄，靜夜披讀，如對高僧，如聞異香。其《哀羊裘爲孫八賦》云【略】。《新僕》云【略】。野人落拓布衣，不事聲華，微侍郎，夫孰知蒜蒲中大有人在耶。錄二首以存梗概。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〇陳田按　陋軒古詩，序事得之史公，沈痛得之少陵。五七律俊爽，亦不失爲元遺山。明末詩家，可與孟貞抗行。

《匏廬詩存》卷七　字字流從肺腑眞，乾坤清氣幾遺民。更生別具千秋眼，前數寧人後野人。

又　陶杜而還有此詩，漁洋確士未眞知。苦吟落得身貧賤，殘燼應關鬼護持。上座敝衣名士會，荒丘宿草故交悲。篝燈錄罷重尋諷，益信潘翁不我欺。

《海天琴思錄》卷四　（吳嘉紀）所爲詩，老辣嚴畏，有薑桂之氣，然出於天籟，不待作爲。近代詩家境界，如紅爐點雪者，吾於野人見之。讀其《受侮詞》，可爲窮士吐盡鬱濟之氣。詩曰【略】。《送公調歸白門》云【略】。此詩非天籟乎？《待王太丹》云【略】。此詩肯著一字乎？《相卿移居》云【略】。此詩極見渾成，無斧鑿跡。

又　泰州吳野人詩，純是天籟，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偶記其《夜發》云【略】。《次韻答黃鳴六見懷》云【略】。《贈歌者》云【略】。

又　樂有天籟、地籟、人籟，詩亦有天籟、地籟、人籟。近代國初諸老詩，吳野人，天籟也；屈翁山、顧亭林，地籟也。吳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籟也。此中精微之境，難爲不知者言也。

又　本朝吳野人詩多辣，屈翁山多超，顧亭林多鬱，朱竹垞多雅。

又　鍾嶸《詩品》論詩，以骨氣奇高爲詩品第一。余謂元代之藍山，近代之吳嘉紀其庶幾乎。然藍山之雄處多，吳野人淡處多。

《筱園詩話》卷二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

《雪橋詩話》卷一　海陵吳野人，名所居曰「陋軒」。甘心窮餓，其《吾廬詩》云【略】。與吳鱗潭祭酒善。鱗潭官京師，夜夢野人索棉布十丈。詰朝寄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見金會公所爲《吳祭酒傳》，漁洋謂野人出游後，詩亦漸失本色。要其志節固初終一轍也。

又《續集》卷一　吳野人《僻壤》云【略】。《水退後同戴岳子晚步因過季園時季秋九日》云【略】。《初冬》云【略】。《途中贈吳子遠》云【略】。《泊船觀音門》云【略】。吳介茲謂讀野人詩，如入冰雪窖，使人冷畏，可謂塙評。

施峻《讀陋軒詩》　天留一遺老，詩酒將情陶。知音得樵下，骨格何孤高。時移局屢變，終守冰霜操。胸中積傀儡，筆底含風騷。漁洋亦傾倒，舟次眞同袍。《陋軒集》以外，金盡沙空淘。

又《題陋軒詩後》　曾見滄桑劇可哀，側身天地老奇才。貌枯直與秋巖並，詩冷如從雪窖來。幸有宗工傳此作，不知襟抱向誰開。陋軒風月依然好，消恨難憑酒一杯。

方碩甫《重刻吳野人先生陋軒詩序》　曩者讀新建王文成公集，於泰州得識一王心齋先生，鹽丁中之麟鳳也。不百年而吳野人先生又繼之起焉，亦泰州鹽丁也。抱道食貧，超然雲表，人仰之如青天立鶴，高不可攀。胸有所觸，輒隨意吟詠，調不師古，亦不法今，寂寂焉獨彈無弦之琴，以自適其性情而已。茅屋一椽，不蔽風雨，晏如也。歿後遺有《陋軒詩》稿，自存者半，散存於各親友者亦半。大都抒寫其忠孝節義之懷，借以箴世，與才士騷人之作異焉。一時賢士大夫先後爲之搜輯刻行，僅存七冊，膾炙人口久矣。兵燹後版灰燼，原詩罕有存者。後之人咸以不及誦讀爲憾。歲民國八年己未，吾友楊繩武茂才，偶於荒肆中購得之，珍如拱璧，集友復加校讎，亟謀重梓印行。發幽光而著潛德，誠古君子之用心也。攜詩示余，屬爲序。輔深愧不文，辭不獲已。誦其詩纏綿悱惻，言淺而意深。可以示懲，可以示勸，《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先生其獨有會心乎。自號野人，孔子從先進之意也。野人而更進乎君子者也。名其詩曰《陋軒》，顏子樂簞瓢之意也，愈陋而愈賢者也。

分論

《贈汪秋澗》《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秋澗奇人，惟此奇筆足以傳之。末語終莫定爲何等人，所以爲妙。

《送吳眷西歸長林》《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末語，非至性人誰能道出。

《一錢行贈林茂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桃花李花」二語，偏寫得興高遊冶相似，而結意悲傷，傳出麥秀漸漸之感。一篇主意全在此也。一裘（《哀羊裘》）、一錢兩篇是創格，亦是絕調。

《我昔三首效袁景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效景文，而體源出於杜老，全以質勝。

《落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小小題傳出天運自然，不怨霜露，而怨春風見盛之始已伏衰之机也。小家但工刻畫，粗得神似而已。

《新僕》《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語語從新字起意，一結仁人之言，藹然動聽。

《輓鮑念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魂招」十字渾括全意。

《內人生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三、四寫清貧之況。五、六狀瀕海之景。末點化熟語，脫口生新，莊子所謂有道妻子皆得佚樂，可以想其高風焉。《隨園詩話》卷一二：戊寅二月，過僧寺，見壁上小幅詩云：「花下人歸喧女兒，老妻買酒索題詩。爲言昨日花纔放，又比去年多幾枝。夜裏香光如更好，曉來風雨可能支？巾車歸若先三日，飽看還從欲吐時。」詩尾但書「與內子看牡丹」；不書姓名。或笑其淺率。余曰：「一片性靈，恐是名手。」乃錄稿問人，無知者。後二年，王孟亭太守來看牡丹，談及此詩，方知是國初遺老顧與治所作。余自負賞識之不誤。王因云：「國初前輩，不登仕途，與老妻相對，往往有此清妙之作。」因誦吳野人《壽內》云：「潦倒邱園二十秋，親炊葵藿慰余愁。絕無暇日臨青鏡，頻過荒年到白頭。海氣荒涼門有燕，溪光搖蕩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舊歸來向爾謀。」覺風趣更出顧詩之上。《國朝詩話》卷二：海陵吳賓賢（嘉紀）居陋軒，朗吟高讀，自號野人。周櫟園刻其詩。《內子生日》有「絕無暇日臨青鏡，頻過凶年到白頭」之句，眞可云糟糠婦矣。

《送公調歸白門》《海天琴思錄》卷三：此詩非天籟乎。

《待王太丹》《海天琴思錄》卷三：此詩肯著一字乎。

《相卿移居》《海天琴思錄》卷三：此詩極見渾成，無斧鑿跡。

《贈方生詩四首》三《海天琴思錄》卷四：讀其《受侮詞》，可爲窮士吐盡鬱滯之氣。

傳記

汪懋麟《吳處士傳》處士名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家州之安豐場。地濱海斥鹵。居人煑鹽爲業，性剽悍喜鬬。遇凶歲或天下多故，即起爲盜。平居無事，口舌憤怨，輒殺人。處士獨以溫然儒者居其鄉。初學科舉，後遂棄去，閉門窮居。蓬藁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幷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鹵地爲魚場，人絕粒，動稱凶年。處士廬舍污窪，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竈盡塌，苦吟不輟。其爲詩，工爲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淒急幽奧，皆變通陳跡，自爲一宗。近代巖棲之作鮮有過之者。積既久，稍稍流傳於時，爲周櫟園、王阮亭兩公所知。兩公官省郡，強致之。力疾一出，布衣草履，低頭座上，終日不出一語。兩公善譚論，每說詩，樹議鉤致處士數語，微中而已。兩公雅重之。即送歸海濱。處士生平不妄與人交，所善唯三原孫豹人枝蔚、郃陽王幼華又且、休寧汪舟次楫、歙縣郝羽吉士儀。處士時饑寒不給，舟次、羽吉每緩急之。其見知於周、王兩公也，則舟次延譽焉。王公既得處士，大悅。戲謂舟次云：「野人固冷，今因君熱矣。」處士篤於孝友，其諸兄有死於鬬者，竭力以殮其遺孤。逋場稅爲州吏所搒掠，處士匍匐營救。州吏聞其名，即省釋。處士生數子，皆不學，或舂賃，無以自資，故處士閉門以窮老。終年六十有八。所爲《陋軒詩》若干卷，板行於世。處士既卒之明年，幼華以都紿事中，典廣東鄉試。返命紆道揚州，哭之留金其家。時舟次亦以翰林，奉使海外。憂歸爲經紀其葬，遠近義之。余交處士稍晚，常屬余序其詩。至是余兄舟次命爲傳不獲辭。處士素謂余知之也。論

曰：歷代處士亦紛紛矣。或被徵不屈，或拜爵還山。若周黨伏而不謁，樊英應對無奇，而范升、張楷之徒，輒有異議，不亦難乎。惟終始岩穴，束帛不加，沒身而後挹其高風，斯爲絕俗矣。嗚呼，延陵庶無譏焉。

康熙《重修中十場志》 吳嘉紀，字賓賢，別號野人。幼負異姿，成童時，習舉子業，操觚立就，見地迴出人意表。無何，輒棄去，曰：「男兒自有成名事，奚必青紫爲。」自是遂專工爲詩，至今將三十年，絕口不談仕進。蓬門蒿徑，樂以忘饑。【略】性不喜近軒冕，久之，聲聞籍甚。海內鉅公名流，咸樂與訂交，如龍眠、櫟下、宛陵、新城，以及潁州、郃陽諸君子，先後造訪馳函無虛日，以得識其人爲快。孝弟出於天性，交朋友，不以死生易慮。歙邑程琳，客死揚州；東淘王衷丹，寰死虎墩。二人皆無後，嘉紀不憚跋涉，爲經理其喪葬。其生平高誼多類此。所著有《陋軒詩集》，周櫟園爲梓以行世。最後分運汪公芾斯，復鋟其近稿。

張景宗《吳野人先生墓碑記》 先生姓吳氏，名嘉紀，號野人，揚之東淘人也。四世祖顯卿，仕元爲提舉，至正間，歸隱安豐，遂家海上。七世祖汝寧，有奇行，能代兄罪死，家道式微。先生以前明萬歷戊午年生，幼而穎異，好讀書，不事生業，以故境愈窮而詩愈工。與杜于皇、方鈖山、孫豹人一時諸名士分執壇坫，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然先生賦性孤介，不喜奔競。王文簡公任揚州推官，召號名流，大江左右攀龍附鳳之英，無不收名定價，爭出公門。獨先生近隸宇下，不自投刺，一衿其技。後文簡於周司農座上得先生詩，恨相知之晚也：「我官揚州三年，曾未知海陵有吳子。」嗚呼！先生之志，亦可以概見矣。乾隆丁亥年，余分司泰州，吊先生之墓，哀其詩而讀之，於《七哀》、《祀母》諸篇，見先生之篤天倫；於王太丹、吳雨臣哀辭，見先生之崇友誼；於《凄風行》、《海潮歎》、《臨場歌》諸什，見其忠愛之悃，纏緜悱惻，居然《小雅》遺音矣。他若嘉孝婦之割肉，紀賢母之易書，劉昇以老僕而撫孤，張啓以小妻而守節，尤足以風勵綱常，宣揚郅治，爲守茲土者之所愛敬弗諼也。余姪廷炳官安豐大使時，訪先生之孫某，斂錢爲婚，以延先生之嗣。今年夏，儀之文學胡子正坊，崇古好學，捐資復修其墓。舊有檢討汪舟次先生題名。胡子懼先生之行久而泯也，以余曾官其地，請記於余，余固樂道先生之善者也，因並揭其始末於阡云。

《清史列傳・吳嘉紀傳》 吳嘉紀，字賓賢，江蘇泰州人。布衣。家安豐鹽場之東淘，地濱海，無交遊，自名所居曰「陋軒」，貧甚，雖豐歲常乏食，獨喜吟詩，晨夕嘯咏自適，不交當世。郡人汪楫、孫枝蔚與友善，時稱道之。遂爲王士禛所知，尤賞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爲之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因買舟至揚州，謁謝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爭與唱和。

《清史稿・文苑傳一・吳嘉紀》（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孫枝蔚《行路詩序》 庚申秋，安豐場隄決，平地水忽數尺。老友賓賢以赤貧，無力致舟楫，復無可徙之屋，受患獨甚，惟賦詩自悲歌於水中而已。水退後，曾以見示，予行路之暇，每展翫此詩，未嘗不自幸生平憂患事，尚不賓賢若也。

又《與汪舟次書》 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春米，精粗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 泰州布衣吳嘉紀，字賓賢，居東淘，苦吟不交當世，予見其所爲五言，清泠古澹，雪夜被酒爲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吳）楞香與野人爲詩友，官京師，夜夢野人書索京師闊棉布，此布出涇縣。野人舊有《謝郝羽吉寄宛陵棉布》詩，楞香夢中語云：「痛念郝髯死，令吾兄寒無衣，今寄絨布二疋，顏色蘊藉異他處。」次日其弟南歸，寄絨布以實之，並紀以詩。野人得之曰：「神交哉。」亦報以詩。

作品本事

《吾廬》 嘉慶《東臺縣志》：陋軒在安豐場吳家橋西，吳嘉紀宅。《雪

橋詩話》卷一：海陵吳野人，名所居曰陋軒，甘心窮餓。其《吾廬》詩云云。

《送人歸黃山》 孫枝蔚《送無言歸黃山序》：辛丑歲，無言遊于廣陵且十有餘年矣，然後將歸黃山，老焉於是。別海內諸同學，而諸同學有送之者。或贈以詩，或以文彙彙其詞而不止也。

《七歌》 嘉慶《東臺縣志》：吳氏，安豐周正冕妻，年二十七寡。閱三月，始舉遺腹子曰昇。家無升斗，皆資紝績，晝夜不少息。遂積勞成病，卧床三年而卒，距正冕死十年矣。其兄嘉紀著《七歌》，第五章爲氏作也。

《題卓文君當壚圖》 孫枝蔚《題畫五首同吳賓賢汪舟次作》：其一《石崇擊碎珊瑚》，其二《朱買臣負薪》，其三《卓文君當壚》，其四《張良進履》，其五《蘇武牧羊》。

《絕句》 嘉慶《東臺縣志》引《如皋縣志·鹽法論》：海濱壯丁，縛草隄坎，數尺容膝，寒風砭骨，烈日鑠膚，藜藿麤糲，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海沙渺漫，人畜竊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曉霜未晞，忍饑登場，刮泥汲海，傴僂如豕，此淋滷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燒灼，垢面變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縮額，鞭撻隨之，此徵鹽之苦也。春貸秋償，鹽不抵息，權及母子，束手憂悸，此賠鹽之苦也。秋潮忽來，颶風並作，田薪立槁，廬舍蓬飛，露處哀號，不識所在，此遇潮之苦也。逃亡則丁口飄零，住業則宅器蕩盡。吳嘉紀詩云云，可謂曲狀煎丁之苦。

《過史公墓》 康熙《揚州府志》：乙酉，清師南下，可法嬰城固守，援兵不至，刺血作書，別其母妻，城破死之。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

《懷汪舟次》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焦穫、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泠峭蒨爲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屢試不第，後以贛榆司訓，膺鴻博徵，授史職。既出知河南府，連擢閩省藩臬。初刻《悔齋詩》，周櫟園先生爲之序。迨遊匡廬，得詩數十首，藥地老人題曰：《山聞》，蓋取「清泉白石，實聞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

《郝羽吉寄宛陵棉布》 孫枝蔚《郝羽吉詩序》：新安郝羽吉，不獨詩人，固今世隱逸之士也。自少時負穎異之姿，能澹於聲勢。既久客江都，無田產以養其母，乃以魚鹽之業，聊代負米，將身隱於市焉。其形於篇者，至性纏綿，油然足以感人，而一以唐人風調爲宗。其生平所交遊，惟吳野人、後莊、湯巖夫、王幼華、汪長玉、舟次及余數人而已。而尤篤念野人貧乏，時出粟與布周之。故野人《陋軒集》中，贈羽吉詩獨多。觀其友亦可以知其人矣。又：孫枝蔚《寄懷郝羽吉》云：昨日吳賓賢，示我《棉布詩》。

《王太丹死不能葬吳次巖汪次朗贈金發喪感泣賦此》 袁承業《明遺民王太丹先生小傳》：王衷丹字太丹，泰州安豐場人。係明大儒王心齋五世支孫也。幼孤貧，弱冠補崇禎時諸生。甲申國變，遂獻策福王，力圖中興。未幾，南都亦陷。絕意仕進，歸則與同里吳嘉紀、沈聃開等結社淘上，互相唱和。所有抱負，往往發之於詩。其詩深入高、岑之室。善書法，始摹羲、獻，後仿懷素，蕭疏放曠。以鬻字糊口，日得錢夠饘粥則不多書，求者恆滿戶外。年四十七而卒。病劇時，以硯託友人吳嘉紀換錢治身後，硯未售而身先亡。既亡，又不能葬，友人吳次巖、汪次朗贈金葬之，蓋吳嘉紀均以詩紀其事頗詳。著有《朝尋集》，久佚。或謂燬於乾隆時禁書之役。

《風潮行》 康熙《重修中十場志》：順治十八年，海潮至，淹廬舍無數。秋旱。陳霆發《郡侯傅公育庵去思記》：揚爲郡介江淮之間，一面臨海。沿海居民，謂之竈戶，蓋業煮海。每淫雨浸灌，海鄉蒸濕。或赤旱亢陽，隔塞地氣，則釜不登鹽，商竈坐困。至於江漲淮決，漂沒田廬丘墓，民伏尸涯涘間，肉饗烏鳶獐獺，其流離奔竄而之四方者，率不得斗粟尺布以存給。

《江邊行》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命戶部尚書車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錢糧，製造戰船。賜之敕曰：「進剿海寇，製造戰船，需用錢糧浩繁，必應用不匱，始可刻期告成。今特遣爾前往江南，凡各省額賦，除兵餉外，酌量堪動項款，移會各該督撫，作速催取起解，爾察明驗收，轉發督造船隻官員，用濟急需。如各該督撫催督不力，司道有司徵解延緩，致誤營造，即指名題參，以憑究處。」又：順治十八年辛丑夏四月，吏科給事中嚴沆疏言：「海氛不靖，非戰艦不能撲滅。上年臣鄉修造海船時，地近省會者，尚不敢盡派民間，至僻遠小邑，督撫見聞稍有不及，皆均攤地畝，加派催徵。近日正供糧餉，逋欠猶多，而復加攤額外，勢必至失業拋家。」

《海潮嘆》 康熙《揚州府志》：大海在郡東北，自鹽城而南，經興化、泰州、如皋，折而東。通州、海門諸鹽場，皆其濱也。至呂四場東南廖角嘴，

始與江合。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式創築捍海堰。宋開寶間，知泰州王文祐加葺；天聖初，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力請發運使張綸疊石重築，長一百四十三里，闊三丈，高一丈五尺，始無海患，至今賴之。近堰爲風潮少損，每鹹水汎溢，田爲斥鹵，比年屢受其害，處士吳家紀《海潮嘆》紀之云云。《康熙重修中十場志》：康熙四年七月三日，颶風大作，折木拔樹，湧起海潮，高數丈，漂沒埠場廬舍，淹死竈丁男婦老幼幾萬人。凡三晝夜風始息，草木咸枯死。蓋百餘年來未有之災也。

《送孫豹人》 孫枝蔚《將之屯留省五兄大宗留別賓賢羽吉舟次三首》二：吳生性孤直，知交惟數子。鳳凰無苟棲，鴛鴦肯獨止。郝髯與汪生，相親若一己。賦詩送我行，淚下落邗水。交情異薄俗，在遠常伊邇。詩格宗大雅，古淡有如此。

《城閉不能出汲江水汪舟次乞諸豆腐店得水半甕煮茗供余喜賦》 汪楫《乞水行和吳野人作》：君不見廣陵城外廣陵濤，濤聲直接長江潮。又不見蜀岡有泉名第五，此水甘冽傳今古。儘教試茗飲盧仝，況復揚杓經陸羽。無端城門閉白日，里巷喧呼捉盜賊。幷州健兒齊倉皇，吳陵老人獨太息。問君太息胡爲爾？瓶有龍團盎無水。主人不惜青銅錢，其如市上無清泉。董公宅裏轆轤斷，后土祠中石甃遷。斜陽冉冉竹風動，小僮忽憶鄰家甕。鄰家買豆待作腐，每漬甘泉待磨礱。只愁微物係謀生，詎料傾盆肯相送。攜來三徑欲黃昏，爭棲無數烏鴉喧。老人爇火自開軒，余亦呼兒倒綠尊。君飲茶，我酌酒，酒滿玉缸茶滿甌。醉醒同消此夜愁，明日出城看隋柳。

《題亡友江天際畫》 孫枝蔚《汪舟次出亡友江天際所畫與予輩泛舟圖潸然題此》：酒伴曾攜棹木蘭，牛羊滿路日將殘。自從失却丹青手，楊柳芙蓉不忍看。石柱國修《歙縣志》：汪洪度題吳在田畫謂：「吾鄉繪事，國初爲盛。松圓老人後，僧漸江、程垢區、查梅壑、祝壯猷工山水。家壁人、江天際工人物。而在田起，與之頡頏。」

《過孫園》 汪楫《過孫氏園亭》五律一首題下注：同吳野人、仁趾、程翼士、左嚴兄賦。

《七夕送王阮亭先生》 《漁洋詩話》卷中：余在廣陵五年，多布衣交。甲辰內遷，乙巳七夕，諸詩老送別禪智寺。

《傅谿孤子行追挽徐鏡如處士》 孫枝蔚《追挽徐鏡如》詩序：徐之鑑字鏡如，歙西傅谿人。幼孤，祖母張獨支門戶，年老體羸，朝夕手一梭。鏡如既長，與其弟遊蕪湖，漸至贏餘。又數年，將治裝歸矣，未至里門，聞祖母歿，痛哭至月餘，骨立死，年僅三十五歲。崇禎庚辰年事也。吳賓賢爲作《傅谿孤子行》，予亦和焉。

《題孫豹人撫琴圖》 王士禛《題孫豹人小像》：絕磵長松不世情，科頭箕踞一先生。胸中磊塊無人語，落落琴聲大蟹行。

《題振衣千仞岡圖爲郝羽吉》 孫枝蔚《爲郝羽吉題小像》詩序：戴葭湄爲郝羽吉畫小像，置身千仞岡上，蓋取太冲句也。方爾止、吳賓賢、王幼華各題詩其上。羽吉將之蕪陰時，留此圖索予題。諱名所獨，予每臨左詠，輒增躊躇，因而閣筆三年餘矣。辛亥秋，始與郝重相聚江都，責及宿逋，既不可卷還前畫，不得已，因其歸來，却更爲《遠望當歸圖》，賦成與之。

《懷王鴻寶二首》 袁承業《明遺民王鴻寶先生小傳》：先生姓王，諱言綸，字鴻寶，號鈍夫，世居泰州安豐場。先生明季諸生，高才卓識，非尋常人。鼎革後，棄舉業，遠塵俗，隱居鄉僻樊村，離淘之西二十五里，嘯歌自得。吳嘉紀、沈聃開、方一煌諸先輩嘗扁舟造訪，詩酒相頡頏。先生生明萬歷時，卒康熙中葉，年八十。著有《棘人草》、《陟屺草》、《望岱吟前後集》、《卯辰出遊草》二集，都散失。

《寄答汪扶晨》 屈大均《寄新安汪扶晨》自注：扶晨家在潛溪，門前有紫霞山，去黃山九十里。扶晨自製茶，名紫霞片。海陵吳野人有《謝扶晨寄紫霞茶》詩。

《題王西樵司勳桐陰讀書圖》 孫枝蔚《題王西樵桐陰讀書圖序》：王西樵考功，少年讀書之地有堂，曰十笏草堂。堂前有三桐樹。後遊宦及在西曹，每憶桐樹，形於吟咏。揚州戴蒼善寫眞，西樵命作《桐陰讀書圖》，書舊所作詩附於圖之後，屬余賦之。

《歲暮送汪舟次遊匡廬》 周亮工《送汪舟次遊廬山序》：吾友舟次汪子，負磊落才。今秋不得意於有司，別予歸維揚，念予寥落，忽復渡江相慰。登繖山後，勿勿有意匡廬。里井之士咸疑舟次胸中糾糾縈結，膠固不伸，藉茲遊以舒其坎壈。

《寧四公詩》 康熙《揚州府志》：吳汝寧，泰州人，洪武初，伯兄汝陽以鹽事戍雲南烏撒衛。越六年歸里，心憚遠行，臨發，愀然不樂，汝寧慷慨願

代兄役，行至黃陵廟，遇風覆舟溺水死。其七世孫吳嘉紀紀之以詩。

《隄上謠》 康熙《揚州府志》引李宗孔《請修隄濟漕疏》：漕運自淮安、山陽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隄，與河俱長。隄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隄，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隄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苦。故明亦時崩潰，至我朝其害滋甚。順治四年至六年，連潰三載。順治十六年、康熙元年，又潰二次。今歲水勢更大，隄岸不能護。波浪滔天，橫屍遍野，慘目傷心。說者委之天災，無可如何。不知使有去路以宣洩之，何致水聚諸湖，乘風爲害乎。

《隄上行二首》 康熙《重修中十場志》：康熙八年七月，河決，洪水傷稼，歲大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論勘災異同》：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泰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泰州之偏，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樓船從揚子灣入，徒見兩岸禾黍穰穰，洵美且都，嘆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泰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府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泰州往也，而泰州之水安從見之。然間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官之入境，未嘗一遍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通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雜於上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爲區別之也。而泰、興一體之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乎？當路且不聞矣，況廟堂乎。

《秦淮月夜集施愚山少參寓亭聽蘇崑生度曲》 施閏章《秦淮水亭集郭汾又楊商賢吳野人汪舟次聽蘇生度曲》詩：「客舍何人堪共飲，獨歌獨酌勸孤影。今日隣翁致魚膾，良朋偶爾成高會。座中絕調有蘇生，含商激羽傾公卿。當筵按拍絲管亂，一字沉吟更漏換。空階玉佩翩珊珊，重崖乳瀑寒潺潺。忽聞巨石墮千仞，驚猿駭鶴啼秋山。可憐此曲眞可惜，會須一飲盡十石。我看四座各忘言，況是天涯白頭客。劉郎故舊歎何戡，子山搖落《哀江南》。是夕輕風動楊柳，飛來片月明寒潭。貧賤傷局促，富貴多傾覆。笑殺柴桑翁，惟恨飲不足。孫楚樓前酒再沽，桃葉渡頭歌重續。與君爛醉梨花春，明日東西南北人。」汪楫《秦淮月夜聽蘇崑生度曲》詩：「明月在天復在水，開軒坐入空明裏。鱠魚堆雪酒如銀，春波乍定歌聲起。歌聲自斷還自續，一肉能兼絲與竹。隔簾共擬蛾眉青，當筵不信顚毛禿。借問歌者誰？蔡州蘇崑生。吳兒愁一顧，楚客最知名。我聞審音先辨字，新聲共拍皆其次。生言辨字須求全，要令文義隨聲傳。折坂登頓馬蹄碎，崩崖峭絕藤絲牽。梨園子弟鬑鬑老，繞梁振木皆徒然。在昔寧南建大纛，歌鞍便索《陽春曲》。錦衣按拍虎帳歡，烏巾調笑紅裙哭。只今喪亂苦飄零，老翁七十還如玉。琱弓畫戟飽經過，必遇詞人始放歌。坎壈知爲盛名悞，崚嶒偏覺賞音多。月黑歌停奈爾何！噫嘻，月黑歌停奈爾何！」

《章兒病何裕充雨中來視贈詩三首》 嘉慶《東臺縣志》：劉仲一字裕充，安豐人。幼失怙恃，寄養於姑夫何信家，因冒姓何。何本世醫。仲一初事舉子業，崇禎末，隱居東淘，還治醫。鍵戶十年，博貫羣書，遂爲名醫。欵門者不遠千里來，日得百錢，輒付酒家，醉後卽杜門狂歌，人呼爲「癡先生」。有贈以多金者，輒謝曰：「子非知我者也，我豈爲利計哉。」同里吳嘉紀嘗贈以詩。子良彪，世其學。

《哭劉業師》 袁承業《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劉國柱，字則鳴，本江西人。少負大志，遍遊四方，訪名儒宿學，以資見聞。一日來安豐，慕心齋學，因師事守來。適學使按試泰州，與考，卽冠其曹，遂爲泰州庠生，續以梁垛爲家焉。未幾，主講安豐社學十年。先生博涉羣書，自經史、子集旁及醫卜，無不通曉；尤長《易》，著《易宗》二卷，一洗訓詁舊習。又著《三通衷略》、《四書學史》、私史諸書，貧不能付梓，故世未有知者。年八十餘卒。門人吳嘉紀以詩哭之。

《東淘雜詠十首》一 嘉慶《東臺縣志》：范公堤，卽捍海堰。南抵通、泰，北接山陽，長五百餘里。唐李承建，宋范仲淹重修，故又名范公堤。

又二 嘉慶《東臺縣志》：在東淘精舍內，王艮講學之所。東淘精舍在安豐場月塘灣，卽王艮之宅，今改爲祠。

《寄鄧孝威》 沈龍翔《鄧徵君傳》：徵君姓鄧氏，名漢儀，字孝威，號舊山，蘇州人，徙家泰州。十九歲，補吳縣博士弟子員。生平著述甚富，遊淮有《淮陽集》，居揚有《官梅集》，遊粵有《過嶺集》，遊潁有《濠梁集》，遊燕有《燕臺集》，遊越有《甬東集》，膺薦有《被徵集》，皆逐年編紀，手自刪訂，詩餘、古文數百篇，藏於家。所選《天下名家詩觀》初、二、三集，搜羅富而抉擇精。戊午春，詔舉宏博科，戶部郎中談皆、宏憲以先生名應，力辭不獲。是年秋，偕三原孫枝蔚應詔入都。與孫枝蔚均以年老學優，賜內閣中書舍人

衙，當軸皆惜其才，欲薦入史館，以母老遄歸，徜徉吟詠。康熙己巳卒於家，年七十有三。

《夢硯歌贈汪蛟門舍人》 汪懋麟《夢得十二硯》詩：「秋室病卧睡無著，忽然夢得十二硯。巨璞一一禹所鑿，異狀紛陳眼稀見。初然將身入廣廈，中有大几排四面。几上橫陳端谿石，墨瀋新磨吾所羨。意中似是校士場，試席淋漓罷酣戰。紛紛好硯胡不收？就中竊取亦非僭。最先選取得六石，龍虎蛟螭刻雕變。潑水濡墨攜將歸，餘者摩挲復無厭。又取六石似蒼玉，火燄蕉紋衆星現。不惜衿袖莽包裹，寇物提攜手多顫。我有一硯行將焚，顧此十二重留戀。天公毋乃故戲弄，使我白首老書掾。張華之筆行當還，文字豈容久誇衒。留此多石何爲乎？酢酒搘牀兼擣練。」

《六月十一日水中作》 咸豐《興化縣志》：康熙十五年，河淮汎漲。五月，大風雨，高郵漕堤決三十餘處，清水潭決數千丈，興化水驟漲以丈計，舟行市中，漂溺廬舍人民無算。

《自淘上至竹西送汪舟次之贛榆教諭任》 光緒《贛榆縣志》：汪楫，儀徵人，由選貢任贛榆教諭。學問淳雅，才筆卓犖，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康熙十六年在任。

《池蓮歌》 徐樹敏、錢岳《衆香詞》：陸羽嬉字酌泉，泰州詩伯黃天濤妾，詠《芙蓉詩》甚佳。病歿，黃殤之，賦《琴怨》詩。東淘吳野人高士有《池蓮歌》紀之。陳維崧《琴怨詩序》題下注：《琴怨》詩者，吳陵黃子天濤悼其亡姬陸小雲之作也。

《挽楊集之》 《明遺民王言綸鴻寶先生殘詩》袁承業注：楊集之，本姓王，幼從外戚姓，諱大成，安豐人，博學能文章。明亡，隱居淘上，托業於醫，所著書多不傳。同里吳嘉紀以詩哭之曰：「看山垂淚眼，蹈海獨醒人。」蓋勝國之遺民也。

《之東亭訪吳楞香》 同治《兩淮鹽法志》：吳苑字楞香，歙人。父曠，業鹽。苑登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祭酒。太學自崑山徐乾學、常熟翁叔元後，惟苑得士爲盛。著書十餘種，題曰《北黟山人集》。《雪橋詩話餘集》卷一：吳野人《之東亭訪吳楞香》云【略】。楞香與野人爲詩友。官京師，夜夢野人書索京師闊棉布。此布出涇縣。野人舊有《謝郝羽吉寄宛陵棉布》詩。楞香夢中語云：「痛念郝髯死，令吾兄寒無衣。今寄絨布二疋，顏色蘊藉異他處。」次日，其弟南歸，寄絨布以實之，並紀以詩。野人得之，曰：「神交哉！」亦報以詩。

《題孫豹人醉吟圖》 魏禧《孫豹人像記》：墨所加，縱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有巾，有帶有履。有大銅盂，平底闊中而巨口。有杯，有高木托。有盤，磁達且蹲。有安石榴，有桃。桃三實，榴二綻其衣，子齒齒然。皆有綠葉藉於盤中。盂有長瓢，見其柄。右肘露，加盂口，手握柄。袒胸而笑，白鬚胥疏掀動，目眈眈視木托上杯。左手拊膝，膝左豎；右膝衡屈，徇地坐。朱履，裳所不掩者，頭三分加二。裳色薄青，衣形氅。衣白而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綃，見短髮。大銅盂深碧雕文，疏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實榴、桃。盤類杯。杯、盂居右，榴、桃盤居左。身倚盂正面，而身右欹帶左委，自巾放履，高數盡於縱。是爲漚堂先生像。

《王解子夫婦》 《如皋縣續志》：按義士許元博也。以金贖者，冒襄也。《留溪外傳・王義士傳》：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亡國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略】遂死。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感其義，陰以妻代行。久之，得贖歸。

《贈陸懸圃》 陳瑚《離憂集》：陸廷掄字懸圃，別號海樵子，南京興化人。成童時，才鋒橫出，吾師湯司理以國士目之。經國變，坐卧一室，授徒養母，惟與同邑李平子講《易》，李艾山談詩，宗子發論史，三人外，蹟然足音也。陸廷掄《陋軒詩序》：辛亥，館海陵，以爲必識吳子，越十年，不識如故。今年癸亥夏四月，始定交於館舍。

《攜美人圖題贈汪梅坡》 徐樹敏、錢岳《衆香詞》：蔡婉羅字仙季，幼失怙恃。年十九，歸錢塘汪梅坡。與梅坡縱遊吳下名山水，又僑寓鴛鴦湖者一載。庚申歲，始移居廣陵。甲子春三月，家中失竊，資財盡失，婉羅怏怏成疾。三月杪，遂不起，年只二十七。婉羅無子，梅坡即以兄子嗣之。適東淘吳野人造訪，遂代命名曰以蔡，字念屺。

《董嫗》 汪懋麟《董嫗傳》：董氏，江都以死節著聞韓文適先生家嫗也。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嫗泣受，裹諸懷，即夜遯。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

鋒刃如雪。天大雨涼涼，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從城竇出，匿江灘，拾麥穗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有成，即余友醉白名魏者也。醉白初爲孤童，其故人者復以事破家，即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朝夕嫗。嫗居郭外邨舍，思醉白並哀其主夫婦之死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一牛，嫗曰：「爾無苦，吾爲爾牧。」即牽之野，伏田塍下，仰天大哭，人莫能勸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即往省嫗，置酒肉。嫗喜，持醉白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

《謁岳武穆祠》《續纂泰州志》：岳武穆祠在泰山墩。萬曆三十四年，錢塘張鳴鸑備兵泰州，於山顛建屋三楹，奉王遺像，以石刻秦檜及妻王氏像跪於前。

《謁心齋先生祠》康熙《揚州府志》：王艮字汝止，安豐場人。少未學問，年近三十，誦《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聞陽明王公守仁倡道洪都，買舟兼程趨謁，服古製冠服，公訝之。艮曰：「此服堯之服也。」辯難屢日，始師事焉。盡得良知之說。遂制輕車詣京師，沿途講學，人士羣聚聽之，多所感發。後歸，時時如陽明門質正新得。好誘引同志，至不遑寢食。四方薦紳道揚者，多造其廬與論學。自號心齋，其徒稱爲心齋先生。著有《勉仁》等作。

《對雪選鴻寶詩》袁承業《明遺民王鴻寶先生小傳》：先生生明萬曆時，卒康熙中葉，年八十。著有《棘人草》、《陟屺草》、《望岱吟前後集》、《卯辰出遊草二集》，都散失。余於東淘周鵬程家，得先輩袁嘯竹手輯古近體詩六十首。又於《淮南王氏宗譜》得七古詩一首。《周氏鈔譜》得七律四首。又於泰州汪鐵生處得先生《哭友人崔之四詩》三十首。彙訂一卷，稍加補注，以付印。

《哭琳仙》汪楫《贈吳後莊》詩：賓賢有友程琳仙，客死邗關無賻錢。老人淚枯不得赴，其時臘盡河冰堅。君乃奮臂扶驢鬾，肩馱襆被手執鞭。冰霜着指欲墮，三百里路相周旋。琳仙得葬賓賢喜，羣訝此君胡爲爾。

《十三夜酌季大來舟中賦贈》袁承業《明孝廉季大來先生傳》：先生諱來之，原名應甲，號綺里，大來其字，泰州安豐場人。師事伯祖存海，殫心理道，得心齋王氏之傳。舉崇禎壬午鄉試。甲申，國事大變，先生時有恢復之意，不樂與人言，不欲與世交。至乙酉清兵南下，屠揚州，江南盡失，先生知勢不可爲，乃潛居一樓，禁足不下者十餘年。終身服先朝之服，未嘗薙髮。著書盈篋，不以示人，惟吳嘉紀、王大經、沈聃開、周莊數人得共譚論。其自決詩云：「兩大君親總未酬，一身拋卻義全收。時人莫笑書生拙，留得衣冠葬古丘。」

《吳摺公惠硯》魏禧《一硯齋記》：吳子介茲以詩文遊四方，匣中有宋硯，縱五寸，衡半之有幾，高五分之一又加半，受形方，有池，無雕文，質厚而色理澤。吳子甚寶之，出入數千里不離側。置諸青溪讀書之樓，則又以「一硯」名其齋。或問之曰：「此祖若父之遺留歟？」吳子泫然曰：「變革以來，居室化爲軍營，流離患難，先世之手澤盡矣。是硯也，師友之所貽，吾奉之如先器焉。」蓋櫟園周公之被徵也，公子雪客懼覆巢之禍，手是硯而謂吳子曰：「此吾父所藏弆愛玩，蔡中郎書籍，舉以與王公之孫，是請之子屬。」吳子拜手而受。及公得白，吳子奉硯歸公者再，公不可，吳子於是再拜受而藏之。

《登東亭南城夕眺同以寅趾振松弟分韻》仇松弟《東亭南城晚眺》詩：荒堞登臨思已遐，支離醉影對烟霞。寒波鷺立渾疑雪，遠墅楓紅竟是花。不是身閒期采藥，每因地僻欲移家。良遊今日皆知己，坐看垂楊漸漸斜。

《鸜鵒復來》汪楫《哀鸜鵒爲吳野人作》五古一首：野人家海濱，不共鄉人語。兩年養鸜鵒，閉門相爾汝。依人生性情，觸口非訓詁。客至代翁迎，釜破呼工補。補釜聲閣閣，短喙亦煦煦。當其神似時，觀者滿牆堵。主翁慣朝饑，不炊常到午。乞粟恐取嗔，飛飛喚阿母。阿母心傷悲，相看涕如雨。入息恆在床，朝歌還出戶。忽遇路旁兒，攫去鍛雙羽。十月不聞聲，一朝歸舊宇。是時野人病，對之霍然愈。何堪遭遇艱，貍奴猛如虎。白月照遠林，碧血淺塵土。廡下留哀音，堦前見遺距。酌酒語野人，中懷勿酸楚。市人難暫親，奇物寧久聚。微質擅高議，得無取世怒。俗情愛常言，爲君覓鸚鵡。

《管鮑篇呈汪舟次》孫枝蔚《贈汪舟次》詩：公孫與甯戚，牧豕常飯牛。吁嗟吳野人，忍饑東海頭。鄉隣逢竄戶，估家驕漁舟。彈鋏既不可，仗策將焉投。一自逢汪生，不願識荊州。月明病客榻，雨雪酒家樓。豈獨念行李，常許共車裘。知己有如此，天下最風流。

《絕句二首》劉文淇《陋軒詩續序》：余猶憶辛丑閏三月間，退庵自郡城歸，舟已將發，過禪智寺，於壞壁石刻中，錄得先生二絕句云：「長公詩句

在香臺，六百餘年沒草萊。片石不愁零落久，琅琊居士會尋來。」「拭盡寒烟舊蘚痕，新題陳迹共相存。老僧漫說因緣事，綠草春風滿寺門。」此詩蓋爲漁洋先生獲東坡石刻而作，初集、續集皆未載。退庵得之狂喜，遍以告諸同人。情景宛然在目，因並記之，以見其搜輯之勤如此。

《一錢行》《柳南續筆》卷三《林茂之》：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曆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己爲萬曆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陋軒詩》四卷，國朝吳嘉紀撰。【略】（嘉紀）屏處東淘，自銘所居曰「陋軒」，因以名集。其詩頗爲王士禛所稱。後刊板散佚。此本乃其友人方于云裒集重刻者也。

吳周祚《陋軒詩序》海陵吳野人，積學三十餘年，著爲詩歌古文辭，凡若干卷。然囊鋒埋照，不屑以才炫，世亦無有知者。櫟園周先生始奇之，爲梓其詩行世。而後野人之名，不脛而馳於大江南北。吾友汪子芾斯復裒其全集，錄詩近四百篇，續梓以傳。刻成，而余重有感矣！

陳璨《重訂陋軒詩後序》今所傳《陋軒詩》，海內操觚家但解吟風弄月，慮無不知有泰州吳野人名字者。詩初刻於櫟園周司農，繼刻於分司汪芾斯，爲數不滿四百篇。今本較舊刻加多逾倍，蓋先生故人方于雲又從而裒錄之者也。歷歲既久，版更易數主，漸次脱落。璨不忍里中先輩其幸而僅存者祇此一編，不幸其子孫不能世守流傳，將遂聽其波蕩轉徙，日漸澌滅，以至於盡也。乃因購得坊肆見行版，更取家藏舊本，逐一讎對，補其殘闕，并字句有漫漶不可識者，亦一併刊正以行。

《清初十大家詩鈔》《陋軒詩》六卷。（清）吳嘉紀撰。

王相《陋軒詩跋》野人先生《陋軒詩》，零章斷句，傳誦已久，每令人悠然神往，而原板蕩佚無存。余輯是編，遂錄全稿，不遺一章。近見泰州繆君重刊本，然先生詩固人所爭覩，廣其流傳，亦人所共願也。

夏荃《陋軒詩四刻》《陋軒詩》，以周櫟園司農所刻爲最初本。康熙改元，司農來揚州，因汪舟次知野人，爲序其詩，梓而行之，名曰《陋軒詩》，司農所命也。同時作序者，有計甫草、王阮亭。阮亭時官揚州推官，因司農知野人，雪夜被酒，爲作詩序，翼明，走急足寄陋軒，當在是時。康熙六年，錢塘汪芾斯分司東淘，雅重先生，爲裒其全集，得詩四百首，續梓以行。吳周祚序言之甚詳。汪公當自有序，惜不傳。厥後方于雲合先生前後詩，重付剞劂，汪蛟門序，稱其刊刻精好。今世所傳《陋軒詩》原刻，即方本。余家藏二部，一爲先君子所遺，今歸家仲。余所藏，乃妻大父仲松嵐先生圈評本，内子巾箱中物也。周、汪兩刻，余未見。其最後者，嘉慶時，栟茶場繆竹癡所刊，刻手遠遜於前。且原詩六卷，離爲十二，失其舊矣。然其表章前哲之功，正不可沒。此《陋軒詩》四刻之原委也。頃選先生詩入《海陵詩徵》，爲國朝詩人之冠，特詮次其説。

又《陋軒未刻詩》吳野人先生《陋軒詩》，自栟茶繆君竹癡重刊後，稍知先生者，幾家置一編矣。然先生詩實不止此。東淘施丈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爲孫豹人手訂，一爲陋叟自鈔。乾隆戊子，宮丈、節溪游東淘，於井亭處見之，攜鈔本歸，丈有《讀陋軒未刻遺稿》五言古，及《陋軒續集小引》，稱其手書楷字，筆法古拙可寶。宮丈文孫枚波，與余爲僚壻，取此本贈余。前二十三葉先生自鈔，體兼隸楷，古趣盎然，即此寥寥數十葉，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幾於活現紙上，古物可貴如此。後五十葉，他人書，計詩三百六十餘首，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詩多可傳。宮丈曾三選，得詩百七首，擬另錄附《陋軒詩》刻後。頃余取全帙，詳加遴選，得詩百二十餘首，與宮丈選小異。竊謂鈔不如刻，擬取所選另刻單行本，名曰《陋軒詩補遺》，與全集相輔而行。

劉文淇《陋軒詩續序》吾友夏君退庵，既購得繆氏所刻《陋軒詩》集板，又獲陋軒未刻詩冊，輯爲兩卷，刻成未及印行，遽歸道山。哲嗣子猷以集見示，並乞爲之序。余謂野人先生詩，前人序之已詳，復何俟鄙人贅說。而續刻始末，則固不可不序也。先是東淘施君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爲孫豹人手訂，一爲陋軒自鈔。乾隆戊子，宮君節溪遊東淘，於井亭處見之，攜歸。其孫文波爲退庵僚壻，取以相贈。計詩三百六十餘首，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皆世所未見；又得周櫟園、孫豹人序兩篇，亦前集所未有。退庵詳加遴選，得詩百二十餘首，分爲上下卷，以付諸梓，將與初集並行。此事詳退庵所著筆記中。

方文《與吳實賢同宿汪舟次齋頭有贈》 秋窗曾讀陋軒詩，海岸遙憐冰雪姿。趙壹頗爲鄉里笑，虞翻猶有一人知。今宵同夢何其愜，明日離羣重所思。肺病三年無藥餌，苦吟切忌苦寒時。

汪楫《送吳野人歸海濱兼柬徐次源》（存目）

又《陋軒詩爲吳野人賦》 高士生窮海，結廬蘆葦前。人過元旦節，門閉甲申年。野水白浮月，瓦苔青接天。徒勞吳楚客，詩句競相傳。

周亮工《東淘吳實賢貧病工詩汪舟次手錄其近作相示頗有同調之感舟次且爲予言實賢近札有夕陽殘照於時寧幾之語樑下生痛實賢或眞死不及見矣爲賦一詩急令舟次寄示實賢》 無意閒從汪舟次，把君詩卷淚交承。同調於今寧幾見？斯人當世未有稱。老病行藏一徑菊，亂離兒女滿牀冰。頗恐傳聞眞卽死，新詩呼朋細細謄。

又《吳實賢爲予至飲汪舟次齋中》（存目）

孫枝蔚《題吳實賢處士陋軒》 幽徑小河通，海邊環堵宮。烹茶勤貯雨，種樹預愁風。隣舍販鹽叟，往來驅犢童。莫言英俊少，楚屈宅相同。鸚鵡迎賓語，梅花應節香。陋軒陋何有？陋巷陋相當。掃地雙櫻帚，堆書一草堂。是予曾卧處，月色更難忘。坐久常多愧，誰知遠客心？結廬須近墓，求食便投林。浩浩江湖闊，悠悠歲月深。何時守故土？亦得學狂吟。

又《賦得梅花送吳實賢歸東淘》 玉樹映窗紗，幽人句每誇。織成機上素，曾比鬢邊花。影伴三更月，香傳一水涯。歸途劇煩惱，吹笛是誰家？

汪懋麟《贈實賢》 風吹疏雨來，瑟瑟梧桐響。獨坐把君詩，一室動秋爽。大雅久淪喪，遺音在艸莽。君居窮海邊，海水執蒼滓。日月常昏黑，蛇龍自激盪。原壁艸木稀，白晝見罔兩。年來歲苦凶，何以慰頻卬。老弱甘凍餓，直道不肯枉。白首耽詩歌，孤懷在天壤。

王又旦《答吳五實賢》 古柏厲霜雪，蜒蜿百尺景。志士多苦懷，俯仰發深省。斯世重丹臒，吾道同斷梗。夫子奮獨往，觀書得要領。正始力可追，冥搜氣何猛。攘臂剸蛟鼉，無心逐鼃黿。潛跡絕城市，結架傍鹵井。瀣氣野茫茫，天風樹冥冥。餔糜共萊婉，歌嘯存箕潁。依人計誠拙，適己興自迥。將學任公釣，從子泛漁艇。

又《次豐城得汪檢討書知吳野人已卒詩以哭之》 颶母盪迅飈，茫茫暗斥鹵。結交苦難合，夫子竟貧寠。藜羹寡一斟，力盡皐橋廡。吁嗟王侯門，不易海陵土。平生獨往心，百夫挽強弩。唯餘五株梅，色映青苔古。凄涼五男兒，與梅守環堵。客子下南州，蘆叢聽柔艣。鳴雁有哀音，淚盡洪都府。地暖君亦寒，歲豐君亦饑。耕作苦無地，西域寧有時？海日上柴門，清暉羅四垂。滌彼齋中硯，供此八口炊。五字追黃初，流播江之涯。長貧復何憾？造物若爾私。傷哉志士心，終埋蒿與藜。巋然三尺墓，高與狼山齊。

喬雲漸《答吳野人以詩見懷》（存目）

汪士裕《陋軒爲吳實賢賦》（存目）

錢陸燦《答吳野人見訪》（存目）

冷士嵋《吳野人》（野人家貧，處東海之濱，屢遭昏墊，困於衣食，蕭然四壁，而清吟自若，不以閒也。）抱病菰蘆四十秋，布衣終老海西頭。一生憤世難爲俗，八口無田莫自謀。只與酒瓢相白首，獨將吟卷付滄洲。《七歌》讀罷江天晚，何日偕登北固樓？

程岫《題陋軒》 瀰瀰流水，海鷗飛下。華門不關，塵氛自寡。錦瑟朱絃，且鼓且吟。調高聲悲，風動寒林。黃金何爛，賤於魯連。居食不憂，遐哉子淵！渚鴻肅肅，哀鳴何急？羽翼雖微，爰求我匹。

吳苑《家野人以陋軒集見貽賦詩奉答兼送歸東淘》（存目）

汪洪度《登清涼臺同吳野人賦》（存目）

納蘭性德

論述

徐乾學《通志堂集序》 往者容若病且殆，邀余訣別，泣而言曰：「性德

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錄。辱先生不鄙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余聞其言而痛之。自始卒以及殯，阼臨其喪，哭之必慟。其葬也，余既爲之志，又銘其隧道之石。余甚悲。容若以豪邁挺特之才，勤勤學問，生長華閥，澹于榮利。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日，黎明騎馬過余邸舍，講論書史，日暮乃去，至入爲侍衛而止。其識見高卓，思致英敏，夭假之年，所建樹必遠且大。而甫及三十，奄忽辭世。使千古而下，與顏子淵、賈太傅並稱，豈惟忝長一日者，有祝予之悲。海內士大夫無不聞而流涕，何其酷也。余里居杜門，檢其詩詞古文遺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對巖、顧梁汾所藏并經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爲《通志堂集》。碑志、哀輓之作，附于卷後。嗚呼！容若之遺文，止此其必傳于後無疑矣。記其撤瑟之言，宛如昨日。爲和淚書而序之，重光協洽之歲。

張純修《飲水詩詞集序》 余既哀容若，詩詞付之梓人，刻既成，謹泚筆而爲之序。曰：嗟乎！謂造物者而有意於容若也，不應畀之如此其速。謂造物者而無意於容若也，不應奪之如此其速。謂造物者而無意於容若也，不應畀之如此其厚。豈一人之身，故有可解不可解者耶。容若與余爲異姓昆弟，其生平有死生之友，曰顧梁汾。梁汾嘗言，人生百年，一彈指頃，富貴草頭露耳。容若當思所以不朽，吾亦甚思所以不朽。容若者，夫立德非旦暮可期，立功又未可預，必無已試立言乎？而言之僅僅以詩詞傳，則非容若意也，并非梁汾意也。語云：「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之人欲成一家之言，網羅編葺，動需歲月。今容若之才得於天者，非不最優，而有章服以束其體，有職守以勞其生，復不少假之年，俾得殫其力，以從事於儒生之所爲。噫嘻，豈眞以畀之者奪之，而其所不可解者，即其所可解者耶！梁汾從京師南來，每與余酒闌燈灺，追數往事，輒相顧太息，或泣下不可止。憶容若素矜慎，不輕爲文章，極留意經學，而所爲經解諸序，從未出以相示。此卷得之梁汾手授，其詩之超逸，詞之雋婉，世共知之。而其所以爲詩詞者，依然。容若自言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而已。區區痛惜之私欲，不言不忍，姑述其大略如是云。時康熙辛未秋仲，古燕張純修書於廣陵署之語石軒。

《國朝詩人徵略》卷九《聽松廬詩話》 「綠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鬚王簟寒。自把紅窗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此納蘭容若詩也。於唐人最近韓冬郎。

吳綺《納蘭詞序》 一編《側帽》，旗亭競拜雙鬟；千里交襟，樂部唯推隻手。吟哦送日，已教刻徧琅玕；把玩忘年，行且裝之玳瑁矣。邇因梁汾顧子，高懷遠詢「停雲」，再得容若成君，新製仍名《飲水》。披函書讀，吐異氣於龍賓；和墨晨書，綴靈葩於虎僕。香非蘭茝，經三日而難名；色似蒲桃，雜五紋而奚辨。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煙波，難寫驚鴻之麗。蓋進而益密，冷暖祇在自知；而聞者咸歔，哀樂渾忘所主。誰能爲是？輒喚奈何！則以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遊廊廟，恆自託於江湖。故語必超超，言皆奕奕。水非可畫，得字成瀾；花本無言，聞聲若笑。時時夜月，鏡照眼而益以照心；處處斜陽，簾隔形而不能隔影。才由骨俊，疑前身或是青蓮；思自胎深，想竟體俱成紅豆也。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江南腸斷之句，解唱者唯賀方回，堂東彈淚之詩，能言者必李商隱耳。菌次吳綺序於林蕙堂。

嚴繩孫《成容若遺稿序》 始余與成子容若定交，成子年未二十，見其才思敏異，世未有過之者也。使成子得中壽，且遲爲天子貴近臣，而舉其所得之歲月，肆力於「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久之，浩瀚磅礴以發爲詩歌、古文詞，吾不知所詣極矣。今也不然，追溯前遊十餘年耳。而此十餘年之中，始則有事廷對，所習者規摹先進爲殿陛敷陳之言。及官侍從，值上巡幸時，時在鉤陳豹尾之間。無事，則平旦而入，日晡未退以爲常，且觀其意，惴惴有臨履之憂。視凡爲近臣者，有甚焉。蓋其得從容於學問之日，固已少矣。吾不知成子何以能成就其才若此。抑嘗計之，夫成子雖處貴盛，閒庭蕭寂，外之無掃門望塵之謁，內之無裙屐絲管、呼盧秉燭之游。每夙夜寒暑，休沐定省，片晷之暇，游情藝林，而又能擷其英華，匠心獨至，亘其無所不工也。至於樂府、小詞，以爲近騷人之遺，尤嘗好爲之故，當其合作，飄忽要眇，雖列之《花間》、《艸堂》，左清眞而右屯田，亦足以自名其家矣。嗟乎，天之生才，而或奪之年。如賈傅之奇氣卓識，度越今古，無論其次。文章之士，若唐王勃之流，藻艷颺馳，一往輒盡，故裴行儉之論，有以卜其所止。今成

子之作，非無長才，而蘊藉流逸，根乎情性，所謂人所應有己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雖使益充其所至，猶疑非世之所共識賞，而造物厄之何耶。雖然脩短天也，夫士亦欲其言之傳耳。

楊芳燦《納蘭詞序》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閒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眞「花閒」也。今所傳《湖海樓詞》多至千八百闋，《曝書亭詞》亦不下六百餘闋，先生所著《飲水詞》，僅百餘闋耳，然《花閒》逸格，原以少許勝人多許。《握蘭》一卷，《陽春》數章，散翠零璣，均可寶也。先生貂珥朱輪，生長華膴，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澹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卽兆於斯。嘗謂《桃葉》、《團扇》，豔而不悲，「防露」、「桑閒」，悲而不雅，詞殆兼之，洵極詣矣。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眞嗜風雅，或當時貢諛者代爲操觚耳，今其詞具在，騷情古調，俠腸儁骨，隱隱奕奕，流露於豪楮閒，斯豈他人所能摹擬乎？且先生所與交遊，皆詞場名宿，刻羽調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種筆墨也。嗟乎！蛾眉謠諑，沒世猶然，眞賞難逢，爲可累息，余向欲以朱、陳二家詞合先生所著爲《三家詞選》，顧力有未暇，先手鈔此本，藏之篋笥，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聲音感人，一至此乎。先生有知，其以余爲隔世之知己否也？時嘉慶丁巳夏五，梁溪楊芳燦容裳氏序。

趙函《納蘭詞序》 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向所見者，唯《側帽詞》刊本並與顧梁汾合刻本。既在京師，見鈔本《飲水》、《側帽》兩種，共三百餘闋，惜先次不及借鈔。吾友袁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婁東汪君珊漁精於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以所輯容若詞二百七十餘闋示余，可謂蒐錄無遺矣。珊漁擬付重刊，且屬鄙人爲之序，余以未得納蘭氏碑板事實，遲遲報命。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於是耶？」因出其書，流覽一過，余心知珊漁之先購是書，欣幸無極，故向桐橋爭購之，而桐橋以有成約，堅靳弗與，一噱而罷。按集中所刻詞四卷，共三百四闋，首尾完善，蓋至是始得全豹焉。其所著詩賦經解雜識，皆可觀，然不逮詞遠甚。因寓書珊漁，校勘原本全刻之。納蘭氏生前得梁汾輩爲之羽翼，身後得珊漁輩爲之表章，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閒矣。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閒，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因序其詞，幷記於此，以爲異日詞家掌故云。道光壬辰長夏，震澤趙函序於娜如山館。

《納蘭詞·詞評》 陳其年（維崧）曰：「《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顧梁汾（貞觀）曰：「容若詞一種悽惋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丁藥園（澎）曰：「容若填詞有《飲水》、《側帽》二本，大約於尊前馬上得之，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宋初，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柳屯田增至二百餘闋，然亦有昧於音節，如蘇長公猶不免鐵綽板之譏。今容若以侍衛能文，少年科第，間爲詩餘，其工於律呂如此，惜乎不能永年。悲夫！」聶晉人（先）曰：「容若爲相國才子，少工填詞，香豔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眞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惜乎早赴修文，人皆惋惜，所謂天雨粟，鬼夜哭，果有之耶！」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納蘭容若（成德）深於情者也。固不必刻劃《花間》，俎豆《蘭畹》，而一聲《河滿》，輒令人悵惘欲涕。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讀兩家短調，覺阮亭脫胎溫、李，猶費擬議。其中贈寄梁汾《賀新涼》《大酺》諸闋，念念以來生相訂交，情至此，非金石所能比堅。

又 容若嘗曰：「《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又曰：「詞雖蘇、辛幷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淥水亭雜識》）此眞不隨人道黑白者。集中警句，美不勝收，略舉一二，以與解人共賞：「語密翻教醉淺，心事眼波難定。」（《如夢令》）「花骨冷宜香。遠夢輕無力。總是別時情，那得分明語。判得

最長宵，數盡厭厭雨。」（《生查子》）「一種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點絳唇・感舊》）「逗雨疏花濃淡改，關心芳字淺深難。」（《浣溪紗》）「妝罷只思眠。江南四月天。人在玉樓中。樓高四面風。　休近小闌干。夕陽無限山。只是去年秋。如何淚欲流。」（《菩薩蠻》）「雨歇春寒燕子家。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閒窗伴懊儂。冷逼氈帷火不紅。不辨花叢那辨香。」（《采桑子》）「蕭蕭落木不勝秋，莫回首、斜陽下。」（《一落索》）「天將妍暖護雙棲。」（《山花子》）「惜花人共殘陽薄。春欲盡，纖腰如削。新月纔堪照獨愁，卻又照梨花落。」（《撥香灰》）「天將愁味釀多情。」（《鷓鴣天》）「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四風，吹夢成今古。」（《蝶戀花》）「誰翻樂府凄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采桑子》）容若詞有《飲水》、《側帽》兩種，其刻本有《通志堂集》、顧梁汾合刻兩種。後袁蘭村（通）復梓《飲水詞》，附小倉山房合刻中。而最備者，莫如鎮洋汪仲安（元治）之《納蘭詞》，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闋，比之袁本多百餘闋，可謂搜羅無遺憾矣。然其中頗有失考。毛稚黃嘗自度曲名《撥香灰》，其句法字數與《憶王孫》俱同，但平仄稍異，容若「淥水亭春望」即填此調，因其中有「颺一縷秋千索」句，故自名《秋千索》。《琵琶仙》係白石自度腔，容若中秋闋即填此調，只第六句比原作少一字，原作載《詞律》第十六卷一百字類，仲安皆以爲譜律不載，疑其爲自度曲，非也。

《白雨齋詞話》卷六　容若《飲水詞》，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余最愛其《臨江仙・寒柳》云：「疎疎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言中有物，幾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

《詞徵》卷六　性容若《填詞詩》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託。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　芒鞋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愚案：容若詞與顧梁汾唱和最多，「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兩語，則容若自道甘苦之言。然容若詞幽怨淒黯，其年詞高闊雄健，猶之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兩家詣力，固判然各別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于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又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眞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蕙風詞話》卷五　納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手。其《飲水詩》填詞古體云【略】。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采，進於沈着渾至何難矣。嘅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豔，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箏琶競其繁響，蘭荃爲之不芳，豈容若所及料者哉。

又　《飲水詞》有云：「吹花嚼蕊弄冰絃。」又云：「鳥絲闌紙嬌紅篆。」容若短調，輕清婉麗，誠如其自道所云。其慢詞如《風流子・秋郊即事》云【略】。意境雖不甚深，風骨漸能騫舉，視短調爲有進，更進，庶幾沈着矣。歇拍「便向夕陽」云云，嫌平易無遠致。

又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脆。

又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納蘭容若詩詞命名本此。

《浣溪紗・西郊馮氏園看海棠》　徐釚《詞苑叢譚》：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傳記

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眞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

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耶。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中，禁廷嚴密，其言論風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竢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采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萬壽節，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耶！容若既得疾，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慇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撰《詞韵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嘗請予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資授梓，每集爲之序。他論著尚多。其書法摹楮河南，臨本禊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嘆息，及被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琱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宏蘭閣蘭閣，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太祖高皇帝后，生太宗文皇帝。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卽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游皆一時儁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既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

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亦又奚哀。」

又《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存目）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余德水（金）云：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康熙癸丑）二十二授侍衛，擁書萬卷，蕭然自娛，人不知爲宰相子也。（熙朝新語）丁藥園云：容若填詞，多於馬上尊前得之。吳薗次序《飲水詞》末云：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嗟乎，若容若者，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矣。亡友苕川最愛此詞，嘗手錄數十闋，并以《百字令》題其後。有云：「爲甚麟閣佳兒，虎門貴客，遁入愁城裏。此事不關窮達也，生就肝腸爾爾。」既教諭臺陽，攜以渡海，辛亥臺亂，勤勞歿王事，其棺附舟南下，中途遇盜，遺稿秘鈔，俱付之洪濤巨浸中，悲夫。苕川又素愛李後主，每讀其詞，輒太息。嘗與余立題分詠，余頗嘗南唐之失政，苕川見之，慍曰：「若此多情人，豈可不從末減乎。」乃以自填《黃金縷》示予曰：「重臨又見江南李。垓下悲歌，變出柔腸裏。懊惱小樓風又起。天涯何處黃花水。　撮襟題遍澄心紙。好個翰林，可惜爲天子。流水落花春去矣。斷腸猶說鴛鴦寺。」組織往事，意在言表，眞詠古之妙則，甚愧余之褊且腐也，牽連書之，以俟後之續《詞苑叢談》者。容若所著，又有《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通志堂集》二十卷。

《清史稿・納蘭性德傳》（存目）

紀事

《隨園詩話》卷三　康熙初，吳漢槎兆騫謫戍甯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於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略】。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邪？」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詠其事云：「金蘭儻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峰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峰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即不飲，余豈不救漢槎邪？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眞一時佳話。

《國朝詩人徵略》卷九引《有懷堂文藁》　容若嘗輯《全唐詩選》，晚乃篤意於經史。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漢槎，梁汾友耳，容若感梁汾詞，謀贖漢槎歸，曰：「三千六百日中，吾必有以報梁汾。」厥後卒能不食其言，遂有「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句。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容若《夢江南》云：「新來好，唱得虎頭詞。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標格早梅知。」即以梁汾詠梅句喻梁汾詞。賞會若斯，豈易得之並世。

《新世說・容止》　納蘭容若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健庵曰：「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清稗類鈔・容止類・納蘭容若儀態似王逸少》　納蘭容若，名成德，明珠子也。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琱弓牙箭，環列廚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乾學曰：「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又《情感類・納蘭容若飾喇嘛入宮》　納蘭容若，名性德，一名成德，爲康熙朝相國明珠之子。嘗眷一女，絕色也，有婚約。此女旋入宮，容若誓必一見。會遭國喪，故事，喇嘛每日應入宮誦經。容若賄喇嘛，披袈裟，雜其儔以入，果得見。而宮禁森嚴，始終無由通辭，悵悵而出。故《紅樓夢》一書，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乃係事實。否則黛玉未嫁，而詩社遽以妃子題名，以作者才思之周密，不應疏忽乃爾。其卷百十六寶玉重游幻境，即指入宮事，故始終亦未與妃子通一語。而寶玉出家，即指披袈裟詭充喇嘛時也。

又《異稟類・納蘭容若轉世》　納蘭容若，名成德，原名性德，太傅明珠子也。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交最密，嘗賦《賀新郎》詞爲梁汾題照云：「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梁汾答詞亦有「結託來生休悔」之語。容

若沒，梁汾亦歸里，一夕，夢容若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舉一孫，梁汾視之，面目與容若無二，灼然知爲再來也。梁汾喜甚。彌月，忽得疾。梁汾一日晨卧未醒，驟夢容若來別，驚寤，聞哭聲，則已殤矣，「泡影石光」之言亦驗。容若故有小像在梁汾處，梁汾乃賦詞題其上，詞中隱寓其事，一時名流和者甚衆。像存惠山草庵貫華閣。

《雪橋詩話》卷三　吳漢槎以雋才戍絕塞，納蘭容若力贖以還而館之，歿復爲之完其喪，世高其義。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八十卷，國朝納喇性德編。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乾清門侍衛。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方聞一《大易粹言》，（案：此書原本誤作曾槤今考正。）二書而合輯之。友文書本六十四卷，所集諸儒之說凡十八家，又失姓名兩家。聞一書本七十卷，所集諸儒之說凡七家。以二書校除重復外，《集義》視《粹言》實多得十一家，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集義》止於上下經，故所引未能賅備。性德因於十一家書中擇其論繫辭諸傳者，以補其闕，與《粹言》合爲一編。又刪其繁蕪，勒成此本。今《粹言》尚有傳本，已著於錄。《集義》流播較希，尚藉此以見梗概。其中理數兼陳，不主一說，宋儒微義，實已略備於斯。李衡刪房審權之書，俞琬鈔李心傳之說，並以取精擷要，有勝原編。此書之作，其功亦約略相亞矣。

又《禮類三・陳氏禮記集說補正》　三十八卷，國朝納喇性德撰。【略】是編因陳澔《禮記集說》踈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澔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閒函丈」，澔以兩席併中閒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德既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彊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澔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即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母求勝，分母求多，澔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是雖立澔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澔注者，又何可廢是編與。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錄二卷》　國朝納喇性德撰。【略】性德生長華閥，勤於學問。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湄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歿後，版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堂》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是編爲乾學所哀輯。凡詩五卷、詞四卷、文五卷、《淥水亭雜識》四卷，又附錄碑誌、哀輓之作爲二卷。

周僖《納蘭詞序》　汪子珊漁輯納蘭氏詞竟，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汪子之用心也。納蘭詞其必傳於後無疑，不待言，竊怪諸君子先後所刊，無彙其全者。何也？嘗論文章一道，其可致不朽者，求諸己而已，而亦不能無待於後賢。古人著述，散佚多矣，不得有心人愛護之，則等諸飄風過耳，草木華落已爾；即有愛護之者，出之鼠嚙叢殘，存什一於千百，取太山一石，酌海水一杯，而曰太山與海之奇觀在是，吾不信也。幸矣搜羅勤矣！或聞見有限，未竟厥美，讀者猶有遺憾，宋人樂府如石帚、玉田，最爲卓卓，得陶南村手錄本而所作始備。吾不知南村得善本而錄之邪，抑亦搜羅之不遺餘力始編此集邪？今珊漁於《飲水》、《側帽》諸刊外，彙諸家所錄，分體編輯，美矣備矣！讀者無遺憾矣！珊漁方偕其兄子泉輯婁東詞派，斷章殘簡，靡不兼收，以繼靜厓宮庶詩派之選，蓋好古而篤，且以顯微闡幽爲己任。異哉，汪子之用心也！如謂珊漁詞騷情雅骨，悱惻芬芳，髣髴納蘭氏，以似己者而好之，則又淺之乎言珊漁矣！是爲序。道光壬辰三月下

漪，同里周僖書於吳門寓齋。

汪元浩《納蘭詞跋》　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徐、韓兩尚書碑誌稱先生有文武才，所著恆於射飛逐走之暇，得之。《四庫全書》收有《合訂刪補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詩餘特餘事耳，已超入古作者之室如此。顧易禮二編，未見刊本，即詩古文亦流傳者少，所共知者詞，而又罕覩其全，讀者恨之。余弟仲安從王丈少仙假得先生《側帽詞》，好之篤，故其筆墨閒有近之者，曾質之趙丈良甫，丈賞爲納蘭再世，仲安未敢當也。余因謂之曰：「古人於所好，得似者而喜矣，況其眞乎！納蘭詞之散見於他選者，誠搜而輯之，以子之好，公之海內，吾知海內必爭先覩爲快。」仲安乃因顧梁汾原輯本，及楊荅裳抄本、袁蘭邨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亦園詞選》等書，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闋，其前後之次，則按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幷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夫納蘭氏異時必有全集彙刊，並朱、陳二集以傳。茲特嘉仲安搜羅之勤，付諸剞劂，以公同好，且望海內得見其全者補所未備焉。道光壬辰夏六月上澣，汪元浩跋於夢雲館。

張預《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櫂在門，辦嚴星旦，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既而擊衣黃鵠之渚，鼓枻鸚鵡之洲，山高川悠，巖豁波逝，愾焉思古，愀焉興懷，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於赤土；古瑟希御，紆響於朱弦，幽賞代緜，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牓金章之裔，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縟情，縹綃塵視，故其頡盻文囿，馳驅武校，入衛俠陛，然樺宣室之對，出扈霄甸，負羽帷宮之趨。顧問則誼舒之儁，禁中則頗牧之選，而獨顦顇領軫臆，纏緜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清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艷。蓋夫灑蛻塵滓，別存懷抱，菌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塞外，攜《側帽》之編；梁汾吳中，創《飲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瘁手鈔；婁東私淑，益殫采葺。良以先生通侻好友，嶔崎嗜才，故能謨觴斟酌，走勝流於譚時，貢簡廋疏，役名雋於隔世。微特旗亭壁畫，解唱黃河，蠻徼弓衣，都織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頻伽詞》既成，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笙磬迭奏，絕傑池之音；璣翠叢羅，粲雕鏤之色。靈因古儻，締會匪偶，儻亦先生贈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羈顦顇之士，趑趄宙合之內，無納蘭之凭藉，有頻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盛意如吾丈者，又安得綈錦齊飾，珉瑜丛鐫？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斗之氣，埋劍而終明，此則預所爲逆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吊作者之落落，棖感煙霜者也。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大厂居士《飲水詩詞集跋》　此《飲水詩詞集》五卷，余購藏已三十餘年。其中頗多譌敓，意爲初印未經復校者。欲求通志堂本而校之，顧卒，卒不可得。粵雅堂曾重刊張詩舲刻本，此甚似其祖本，唯彼稍有改易耳。張序所俑後有闕頁，即此本之末《剪梧桐・自度曲》一首是也。粵雅本譌敓較少，因姑取以校此，錄出如右。其有粵雅本誤而此本不誤者，如詞集卷上《浣溪紗》十一《屈戌》（粵雅本誤「戍」）、《河傳春淺》（粵雅本誤「殘」）、《秋千索三東風弱》（粵雅本「弱」誤「悄」）。卷下《沁園春》一「嬌」訛「道」字（粵雅本「問」訛「道」），而此本均不誤不闕。又末頁闕字及全闋脫落者，此本亦均在。可知粵雅出自詩舲刊本，亦未盡善。今不錄於校記中者，蓋原取粵雅校此，非取此校粵雅也。他日儻得通志堂本，當幷前後所有刻本而通校之，別爲專錄焉。乙丑閏四月大厂居士幷記。

劉世瑗《飲水詩詞集跋》　《飲水詩詞》四卷，張見陽純修所刊本也。卷耑有漢陽葉名澧潤臣所藏印。葉氏富于藏書，其父見訛曾官學士，所藏書印有「漢陽葉見訛及見書畫」印。其昆季所同藏之書，則用「漢陽葉名琛名澧同審定」印。此書印無名琛名，想爲名澧所獨藏本。今爲玉橋憂患生易季復所得。季復博學能文，尤工于詞，最與予厚。予癖于書，季復恆以孤本精槧見示，增我無量眼福矣。容若逸事，言者綦詳。阮葵生《茶餘客話》云：納蘭侍中，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琱弓牙劍，環列廬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尤工倚聲。少作《側帽詞》，朝鮮使臣以金餅購去，題云：「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予師繆藝風雲自在龕藏禹鴻臚之鼎所繪《天香滿院圖》，容若卅二歲像也。朱邸崢嶸，紅欄屈曲，老桂十數株，柯葉作深騰色，花綻如黃雪。一清癯少年，青袍絡緯，立如有所憶。昔容若讀趙松雪《自寫小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

咸期許太過，皆不應。獨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今審其圖，吾亦云然。容若爲故相納蘭明珠之子，生順治乙未。年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其藏書印曰「珊瑚閣」。武進費屺懷太史〈念慈〉曾得其玉印，一面鐫「繡佛齋」，一面鐫「鴛鴦館」，皆其齋舍名。其風致可想見矣。容若才調絕世，詞集中如《金縷曲》、《于中好》、《南鄉子》、《青衫溼遍》諸篇，均悼亡作，情文相生，哀感頑艷。張詩舲尚書稱其所作善言情，又好言愁，纏綿悱惻之慨，時露簡外。人謂其爲重光再世，不虛也。生平篤于友誼，與顧梁汾交最厚。臨桂況芸台舍人《薇省詞鈔・梁汾小傳》中記之甚詳。武進湯曾輅《炙硯瑣譚》云：「容若沒後，梁汾旋亦歸里。一夕，夢侍中曰：『文章知已，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舉一孫，狀貌儼如侍中。顧喜甚。彌月復夢侍中別去，驚起，則孫殤矣。」先是，侍中有小像留顧處。顧因題詩寓慨，一時名流多有和作。像今存惠山草庵貫華閣，亦可見二人之交誼矣。容若卒康熙乙丑。其弟揆愷功(叙)亦爲學者，惜亦早卒。明太傅築自怡園，延唐東江、查他山課之。唐有《園居雜詠》詩，如：「流水游龍非馬尉，赤墀青鎖異王根。」其景象之繁華可見。近世所傳《飲水詩詞》，袁氏簡齋刊其詞，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重刊張祥河刻本。近浙江許氏以《容若詞》與《頻伽詞》合刻，亦甚精緻。歲丁未，予在都門曾見通志堂刻本，印以桃花紙，墨色濃厚，洵罕見本也。合肥蒯里卿兄所藏《飲水全集》，與予見於都門者相同。長夏無里，拉雜書此，聊資談助，幸勿哂其剌剌也。

宣統紀元己酉六月，貴池劉世瑗記。

倫明《飲水詩集跋》 成容若先生詞最初刊者，名曰《側帽》，不知刊於何時。余未得見，僅見各序所引而已。其次則爲吳綺、顧貞觀所刊，卷首有吳、顧二序，時爲康熙戊午。容若歿後，顧貞觀再取其詩合刻之，卷首有張純修序，時爲康熙辛未。至《通志堂全集》，則爲徐乾學所刊，共二十卷，卷一賦，卷二至卷五詩，卷六至卷九詞，卷十至卷十三經解、序，卷十四雜文，卷十五至卷十八《淥水亭雜識》，卷十九至卷二十附錄、墓誌銘、神道碑、哀詞、誄、祭文、挽詩、挽詞等。詞四卷，合三百闋，較他本獨多。嘉慶間，有袁蘭村選刊于《隨園三十六種》之中，最通行。至道光壬辰，則有汪子冊刻本。其兄汪元浩跋稱，子修因顧梁汾原輯本，及楊蓉裳抄本、袁蘭村刻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選》、《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亦園詞選》等書彙抄，得二百七十餘闋，蓋未見《通志堂集》從搜輯而成者也。道光乙巳，張詩舲借得周稚圭所藏顧刻《飲水詩詞集》，刊于桂林。道光丙午，稚圭再自刻之，僅選詞百餘闋，不及詩。其後粵稚堂刻本即翻張詩舲刻本。許邁孫《怡園叢書》本又翻汪本，後附補遺未言所出。張汪二刻，均有改易處。張詩舲《偶憶編》有云，原本殘缺，其有不合律者，或傳抄之譌，余爲更易十數處云云。余嘗取周本較張本，有全句更易者，則又稚圭所改也。近易季復兄出示顧刻原本，字墨精湛，惜中有訛脫耳。東官倫明跋。

胡子晉《飲水詩集跋》 右《飲水詩詞集》五卷，分《詩集》上、下二卷，《詞集》上、中、下三卷，長白性德著，錫山顧貞觀閱定，燕張純修序。吾友倫哲如跋謂爲顧刊，殆未然。貴池劉君跋指爲張見陽刊本，近之。觀見陽序，首有「余既哀容若詩詞，付之梓人。刻既成，謹泚筆而爲之序」等語可證也。吾粵《粵雅堂叢書》所刊本，是翻刻張詩舲所借周稚圭藏本，與此本大同小異。想如哲如言，詩舲及稚圭等皆有所改易耳。大厂藏此多年，今承其校畢，借余景印。中有蝕，亦經其據補，可成完書。通志堂本不易得，得此亦足供詞壇摩翫也。乙丑夏南海胡子晉跋。

藝文

徐乾學《贈成容若扈蹕》 東土開基地，陪京拜鼎年。時巡諏吉日，扈從選名賢。錯采顏延句，雄風宋玉篇。相門推俊傑，中禁領貂蟬。羽獵隨仙蹕，鐃歌奉御筵。丹城披粉繪，白嶺曳雲煙。指顧登臨迥，追懷戰伐偏。飛龍翔朔漠，鳴鳳集山顛。去日桃林合，來時榴火然。定知長樂宴，更欲奏甘泉。

又《走筆與容若(九首)》（存目）

又《祭納蘭性德文》（存目）

李良年《摸魚兒・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存目）

梁佩蘭《贈成容若侍中》 崇蘭鬱深澗，青松梃重岡。志士無外營，氣味同孤芳。掩戶二十年，坐卧惟一牀。耒苗事東皋，乖釣歌滄浪。高秋八九月，朔雁紛南翔。詎期故人書，託雁相銜將。上言報親友，下言抒衷腸。勸

我入帝京，結束衣與裝。自從屆仲冬，大江動帆檣。日月翻頹波，天地歸微茫。走馬渡黃河，冰塞人馬僵。沙磧乘飛塵，肌膚切嚴霜。不辭途路艱，來登君子堂。堂上何巍巍，槩戟樹兩旁。雲楣耀黃扉，虹蜺貫干將。及爾見君子，和顏悅而康。顧念我草澤，自忘躬貂璫。令德美在中，粹然著圭璋。共陳風雅言，正音諷洋洋。國風爲不淫，小雅少怨傷。三百久矣衰，願君今復倡。鼓瑟聞鰷魚，彈琴志螳螂。麟遊表符瑞，鳳舉叶歸昌。古來重知音，牙曠乖譽望。清渭無濁流，皦日凝祥光。道義苟可投，金石鐫久長。

又《祭納蘭容若文》　嗚呼！我離京師，距今四年。此來見公，歡倍於前。留我朱邸，以風以雅。更築閒館，滌水之下。仲夏五月，朱荷繞門。西山飛來，青翠滿軒。我念室家，南北萬里。不能即歸，暫焉依止。公爲相慰，至於再三。謂我明春，同出江南。公昨乞假，恩許休沐。靜披圖史，閒聆絲竹。頃復入侍，上臨乾清。諭以奏賦，振筆立成。上嘉曰才，惟爾進士。金鐘大鏞，廟堂之器。四方名士，鱗集一時。塤篪迭唱，公爲總持。良宵皓月，更賦夜合。或陳素紙，或倚木榻。陶觴抒詠，其樂洋洋。詎傳公來，顛倒在牀。始猶狐疑，少焉而信。亡而淹然，天不可問。嗚呼！公生相門，官列貂璫。當世通顯，誰與比量。才合文武，實天賦畀。不盡其用，亦因時爾。萬仞壁立，以置其身。大塊囊括，不遺一塵。其志廣淵，其氣磅礴。自樹丰骨，有廉有鍔。與人相接，琅然玉琴。洎乎論交，斷然堅金。不尚貴遊，而好逢輦轂。微言徹心，長嘯撫膝。英爽俊健，朋輩無前。霜落之林，蒼鷹摩天。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眞。所爲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悽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爲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大化冥冥，默運終始。公之不長，諒或此理。天耶人耶！是耶非耶！在朝在野，何人不嗟。斯文之哀，吾道之喪。公既如此，吾屬何望。嗚呼！天有傾迴，地有缺陷。草木黃萎，金石銷爛。陰陽闔闢，出入之門。鬼神往來，生死之根。譬之冰雪，其初爲水。水固非一，冰雪非二。當其爲水，居然峨峨。當其爲雪，色映玉珂。返乎其初，冰亦無有。謂之大虛，誰測先後。公在世間，其心嶷然。茲抗雲表，諒鑒余言。尚饗！

顧貞觀《金縷曲・酬容若見贈次原韻》（存目）

又《祭納蘭容若文》（存目）

杜詔《登貫華閣觀容若小像作》　此照還同此閣存，幾人能唱憶王孫。風流休數鴛鴦社，只是傷心卓荚屯。

韓菼《祭納蘭性德文》　嗚呼，玉美易埋，蘭生早凋。香熏輒燼，膏明忽銷。洵美惟君，韻絕神超。濯濯塵埏，亭亭孤標。掉首階緣，凌雲獨豪。千秋亦足，奈何一朝。瑤琴絃斷，雅曲寂寥。彷彿平生，魂兮可招。自君之生，相君有子。長白松花，祥靈所啓。慧過童烏，清逾叔寶。門是烏衣，業唯青史。聯翩中雋，一鳴千里。彤墀大對，直言亹亹。如誼如賁，古人所韙。一時汗顏，屈於及第。方倚鸚鵡，而冠鵁鶄。文通武達，雅志差池。拓弓霹靂，帶劒鵬鵰。宿廬餘暇，肆爲歌詩。蘭畹金荃，妙絕一時。美人繾綣，香草旖旎。昨蒙召試，彩筆驚飛。墨落猶濕，溘焉長辭。嗚呼，痛哉。人惡儁異，世疵文雅。造物好惡，得無同者。歎君孤詣，於世少可。誰其知之，調高諧寡。羽林十二，尺五魁三。閒時逸興，賸水殘山。麟趾裹蹄，翡翠琅玕。偏其探討，孔鼎湯盤。流水游龍，過從朝夕。獨共風雨，騷人羈客。脅肩語耳，翕熱趨走。獨出肺肝，端士益友。以茲濟美，足媲伊巫。悄悄心勞，皇告僕夫。佇日絲綸，同稱蘇許。往往篇章，抑塞無語。人間敝屣，脩促何求。君親罔極，中道曷酬。知含而視，恨不少留。無窮忠愛，零落山丘。荼忝同師，東海之門。古有四友，攸兼於君。後先禦侮，風義具存。荼最拙愚，亦蒙齒論。慟哭何及，收拾遺文。琳琅千萬，攝取六丁。嗚呼，一時作者，他年外孫。芙蓉城主，楞伽山人。尚饗！

姜宸英《輓納蘭詩》　去去終難問，人間有逝波。未酬前夕話，已失醉中歌。萬事一朝盡，千秋遺恨多。平生知己意，惟有淚懸河。　自遣秦和至，方知二豎牽。禁方親賜與，天語更纏緜。祗欲酬明義，何關恃少年。他時無限恨，悽惻少人傳。

侍從張安世，名家晏小山。承恩惟宿衛，適意在花間。客至同開卷，朝回只閉關。心期如有託，寂莫去塵寰。　意氣嗟如昨，亭臺本自幽。非無感慨士，不少老蒼流。坐對殊方哭，生懸萬古愁。竹林哀自響，爲爾起悲秋。　奉使屬當年，提戈絕域邊。射生供宿膳，鑿地出山泉。宛馬終來漢，星槎直到天。俄聞中使告，慘淡素帷前。

又《祭納蘭容若文》（存目）

朱彝尊《祭納蘭性德文》　嗚呼，曩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實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齋。

紃履布衣，訪君於第。君時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暇輒塡詞。我按樂章，綴以歌詩。剪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絕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朵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朝，無幾相見。我官既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髻，新霜在鬢。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襟，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繁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巎巎，孛术魯翀。洎薩都剌，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帝左右。騎則籋雲，射必碎柳。出師絕漠，不憚虎口。乃眷帝心，倚毗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詞，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羣。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顏以孝。友于兄弟，古昔是傚。謙謙者守，溫溫者貌。逆之勿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淥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於觚，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連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尚在，忽焉輟瑟。彝尊月朔，謂君尚生。問疾而至，入巷心怦。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侑以荒詞，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尚饗！

杜臻《納蘭君哀詞》（存目）

張玉書《進士納蘭君哀詞》（存目）

嚴繩孫《納蘭哀詞》（存目）

徐倬《納蘭哀詞》（存目）

翁叔元《納蘭哀詞》（存目）

王又旦《輓納蘭詩》家承公輔貴，班列近臣高。間氣標千古，清聲徹九皐。玉樓飛藻績，仙樂奏雲璈。何遽觀齊物，丁年自解弢。於今推大雅，能不念修文。泛愛無遺物，高懷自軼羣。綠尊空玉露，縹帙散香雲。竟掩宣尼袂，傷心處處聞。宇宙堪長歎，雄才更有誰？星精原久照，石火欻相移。甲第榮三策，勳名邁貳師。獨來賓館客，想像動餘悲。夙昔頻相許，神交託此心。春風迷紫陌，夜月杳青岑。舊榻琴聲冷，新松劍氣陰。淒涼蒿里餞，援筆有哀吟。

彭孫遹《輓納蘭詩》茂陵遺草尚如新，寂寞空堂撤瑟辰。花拂茵簾偏易萎，玉埋丘隴竟何因，鄭莊驛舍生秋草，荀令香爐裊暗塵。多少龍門舊賓從，筵前漬酒各霑巾。

徐釚《輓納蘭詩》共羨金安上，韶年拜奉車。如何奇木對，翻作茂陵書。詩思花鈐寂，君恩藥裹餘。應知謝太傅，不忍顧階除。新原俄宿草，笳韻咽槐風。犀塵沈泉壤，金貂感侍中。劍蓮秋匣斷，香穗晚籌空。愁殺登牀日，冰絲暗綠桐。

顧汧《輓同年成容若》藍田玉美如是，棠谿劒利無比。寶氣消沉山谷空，海內識者三歎起。吁嗟乎，成君不凡才，盛世佳公子。簪紱場中巖穴心，夔龍隊裏黃綺侶。高門厭粱肉，丙夜耽書史。冰雪聰明月入懷，苦吟不減蓬樞士。每向花間品奕碁，時撫絲桐辨宮徵。學書運腕得古意，筆陣排空雲落紙。雞壇振翮摩丹霄，螢案研經曳青紫。國楨豈宜置散地，簡畀近侍去天咫。內殿常分玉椀珍，上林詔許馳騶騎。列鉤陳，隨豹尾，北踰絕塞南江沚。賦詩佐酒望雲亭，湛恩優渥殊未已。功業凌煙指顧間，鐘鼎旂常竊所擬。豈期人琴兩寂寞，文采風流逝波委。梁夷門，冠蓋里，車騎雍容今邈矣。鄭驛誰能接上賓，虛堂形影空几履。矧余同榜相周旋，曠懷逸致心獨韙。踪跡雖疎情自親，古道深交淡如水。金淀蕭颯丘隴高，白楊樹下悲風靡。二丸跳擲籠中鳥，乾坤輪軸何終始。君騎箕尾遊八荒，歸根寥廓無泥滓。楚聲作歌一聽之，知與不知盡傷侯。

嚴我斯《輓納蘭詩四首》（存目）

孫在豐《輓納蘭詩二首》（存目）

喬萊《輓納蘭詩六首》（存目）

秦松齡《輓納蘭詩一〇首》（存目）

徐秉義《輓納蘭詩三首》（存目）

董閬《輓納蘭詩二首》（存目）

李澄中《輓納蘭詩二首》（存目）

徐樹穀《輓納蘭詩四首》（存目）

徐炯《輓納蘭詩四首》（存目）

王九齡《輓納蘭詩》（存目）

陸肯堂《輓納蘭詩》（存目）

吳自肅《輓納蘭詩二首》（存目）

鄒顯吉《輓納蘭詩二首》（存目）

楊輝《輓納蘭詩》（存目）

吳雯《輓納蘭詩四首》（存目）

邵錦標《輓納蘭詩》（存目）

劉雷恆《輓納蘭詩四首》（存目）

宋大業《輓納蘭詩》（存目）

蔡升元《滿江紅・輓納蘭》　年少翩翩，早曾到、曲江筵上。春堤畔、金鞭玉勒，桃花初漲。射策舊看飛上苑，承恩特賜趨仙仗。記星班、常在御屏風，香煙傍。　供奉曲，清平唱。校獵賦，長楊壯。羨風流文采，鵾翎虎帳。驂乘却陪梁父禪，乘槎直溯天河浪。歎從今、三殿少朱衣，空惆悵。

又　躍馬彎弓，偏彩筆、能工綺語。都付與、雪兒檀拍，異才天賦。坐上朱絃清悄韻，曲中紅豆相思句。正柔腸，譜到斷腸詞，春無主。　山月暗，烏啼曙。銀燭灺，風吹露。歎晨曦易夕，人琴已去。燕子樓頭紅粉淚，杜鵑聲裏黃昏雨。只菟葵、一片對劉郎，悲前度。

高裔《江城子・輓納蘭》　日餐沆瀣飲金莖，擅科名，上蓬瀛。却爲多才、侍從擁霓旌。桂殿芝房曾出入，俄不見，總傷情。　羲和飛轡幾時停，夜臺扃，杳冥冥。憶昔邊疆、萬里請長纓。待到歸降人已歿，宣詔諭，九泉聽。

俞兆曾《洞仙歌・輓納蘭六首》（存目）

沈朝初《滿江紅・輓納蘭四首》（存目）

華鼐《滿江紅・輓納蘭》（存目）

李世熊

論　述

《明遺民詩》卷九　李世熊，【略】黃公道周舉之，力辭不應，世稱高士，著《寒支集》。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元仲鏤錯見長，澄濾不足。昔人謂：「陸士衡胸中書太多，能痛割捨乃佳。」元仲亦犯此癥。句若《幽棲》云：「浮雲揮袖起，明月入懷多。」《病中作》云：「懷人惟故鬼，作客在家鄉。」則灑然可誦已。

《清史列傳・李世熊傳》　其爲文，奇偉悽麗，長於推測情變。馮之圖謂其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世熊歎爲知言。

《小腆紀傳・李世熊傳》　李世熊【略】博覽載籍，爲文雄峭淒麗。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六陳田按　元仲詩，淒婉如謝皋羽，藻麗似杜牧之，沈摯又似黃雙井、陳後山。去其薰染時習者，元仲之眞面出矣。

又引《季子集》　閩寧化泉上里有文行奇偉士曰李君元仲，爲人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篤交友之義，敢任難事，其才力足相副。生平喜讀異書，雖千里必多方購借之。年八十餘，讀書至夜分始休。《六經》、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究，而發諸其古今之文，都盛名於海內者六十餘年。當國變，自號寒支道人。徵書累下，固謝卻之。守令、監司、鎮將至其門者，罕能一識面。而隆武監國時，用薦徵拜翰林博士。君曰：「不可爲也。」竟不就。蓋君以大節定力自持而審機事，故動靜不失其正也。

又引《託素齋集》　先生文奇偉悽麗，長於推測情變，層見疊出。雖百家無不窺。少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造就咸有根柢。

又引《鹿洲集》　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鄭芝龍，其意念深矣。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泠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管幼安伯仲矣。

《反恨賦》　《寒支初集》卷五彭躬庵評：气所充塞，血盡濺灑，拉雜促數，不任其聲。鎔《廿一史》爲鬱陶，聯二千年爲怨譜。如許賦才，始推獨步。揚雄、相如，皆流汗走僵矣。

《羅宣明傳》　《寒支初集》卷五彭躬庵評：大文字。指畫當日情形，利弊調度，方略皆透切可措。實用天下，何地無才？但用違其時耳。爲之嗚咽。然賴此寫生，亦足不朽矣。又，魏冰叔評：只將其人議論詳紀，而本末自見，亦列傳之一體也。雖一人一方之事，因以推見天下治亂興亡之故，故知此文關係不小。

《賴道寄傳》　《寒支初集》卷五魏冰叔評：文章非扶植世教、感發人心，竟可無作如此完人。得茲傳闡揚，生气凜烈。百世之後，聞風興起，足感頑

懦，此寒支以文字爲功，德不減春鐸晨鐘也。

《子順辨性》《寒支初集》卷五彭躬庵評：此篇竟可入性理，足見寒支先生源頭、本領、學問。世徒以高才博學相之，相去遠矣。近世儒者似不能說到。涇陽歿後，更無人料理及此。退之《原道》亦只說得郛廓大畧，未必若是盡精入微。但看《原性》便見底裏矣。又評：尤難在爲荀卿發難，不如此掀翻，不得如此透快，具見性體，函蓋萬有，不特辨才無礙也。

《郭巨論》《寒支初集》卷五彭躬庵評：語極刻至極平厚，雖皋陶讞獄不過如此。爲古今滅至性，傷天倫者，埽除愚妄，展辨一字不得。眞截吹毛之筆。

《答李咸齋書》《寒支初集》卷七彭躬庵評：是透頂第一等議論，說得平常自在，正自掀翻奇特也。舜禹神智，不外中庸。聖賢固然，即眞豪傑亦只本色、本分有無窮。本事完，此一點本心照耀古今，充塞天地。稍一粧餙，如禪客云鷂子，已過新羅矣。

《寄劉霞起書》《寒支初集》卷七彭躬庵評：鈐錘蕩滌，極其痛辣，却是腳踏實地，有眞切受用處。一切擔板架空漢，俱過此關不得。

《與吳愉之書》《寒支初集》卷七彭躬庵評：此等筆力，惟念庵集中有之。他不能及其微妙精透處，不可思議，惟有服膺而已。

《答葉慧生書》《寒支初集》卷七彭躬庵評：邑志至今日濫穢不堪極矣。稍一認眞，輒爲不認眞人气煞。幾有韓昌黎不敢爲史之懼。此篇人極認眞，文字却不認眞，以詼諧累喻出之。窮極變化，不即不離，令觀者想像得之，較之諱辨罪言，又開一重生面矣。

傳記

《小腆紀傳・李世熊傳》李世熊【略】博覽載籍，爲文雄峭淒麗。久困諸生。隆武時，大學士黃道周、都御史何楷、禮部侍郎曹學佺交章薦其異才博學，徵拜翰林院博士，趣赴廷試，世熊疏辭。【略】疏拜於二年七月二十日，而閩疆旋陷。世熊自是杜門絕迹。我郡帥遣某生移書逼之，謂：「不出山，且有不測之禍。」世熊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余年四十八矣，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掠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略】耿精忠之反也，僞使絡繹敦聘，世熊堅卧不赴，自春徂冬，乃免。年八十五，卒於家。

《清史列傳・李世熊傳》李世熊，字元仲，福建寧化人，明諸生。少豪宕不羈。於書無所不窺，而獨好屈原、韓非、韓愈之書。每縱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慷慨自負。其爲文，奇偉悽麗，長於推測情變。馮之圖謂其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世熊歎爲知言。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視鄭芝龍。唐王時，黃道周、何楷、曹學佺以尚志博學，薦徵拜翰林博士，不赴。大兵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不出。有齮齕於郡帥者，親知逼入郡，世熊復書曰：「天下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夫死生有命，豈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六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洶洶，世熊迄不爲動，疑謗亦釋。住泉上四十餘年，足跡不入州府。居恆常戚戚。其母謂之曰：「汝官耶？」對曰：「然。兒弱冠食餼，歲糜朝廷十餘金而無所於用，能無媿乎。」因號曰媿庵。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過其里，有卒摘世熊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世熊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故諸鄉落多殘破，而其鄉獨完。有司以世熊故，亦恆薄其鄉人徭賦。魏禮嘗謂兒曹曰：李先生眞萬曆時人，非二百餘年承平積厚之氣不產是也。嘗詣江西，泛彭蠡，登匡廬，放浪山水，與謝文洊、甘京、彭士望、魏禧、魏禮游，甚相契。耿精忠反，遣使者敦聘，世熊嚴拒之，卒得免。世熊以文章氣節著一時，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毋使李先生知也。」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八十五。

著録

《清史列傳・李世熊傳》著有《寒支集》八卷，《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寧化縣志》七卷。

《小腆紀傳・李世熊傳》李世熊【略】著有《寒支集》、《寧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四卷。李世熊撰。

魏裔介

論述

程康莊《兼濟堂集序》　今栢鄉魏公以程、朱之學，肩皋、夔之任，巨川舟楫，保衡夾介，已歸大府之譽矣。而所爲詩文，精神奧拔，齊乎日月之光。雖古之微言六義，條貫表裏，務有以盡乎情實。蓋公齒不過強仕，而道德文章、政事、名位粹於一身，天下深享弼亮之功，霑其清芬俊烈二十三年於茲矣。使公鞠躬管籥，進求盡忠，而不存心於著書立說，則斯人無以誦公之妍辭。即公著書立說，而伸於此者詘於彼，譬之遵塗而行，終苦流瀆，調鐘諧金石而使之運斤，亦無以塞天下之望，即公能之矣。臨高而高，有以挾之，而負其盛位，往且不見，俾物終無以窺其深淺，則雖立之以表，猶不能作其氣，鼓其勇，奪其耳目，是亦氣矜之餘也。茲公居上相之尊，理學、詩文滿衍大備，是前人之所不能兼者，公悉兼而有之。其於卑官窟伏淪跡之子，身處環堵，易衣幷食，不啻推分，結驩延攬，然信山川且不足以問之，矧其氣感平生扶搖，謀面近在輦轂之下者，虛往實歸，豈有藏疑自匿而不克，遂其砥礪者哉！予荷公知，與吳子冉渠、楊子仲延梓公詩文，公諸方內，使學者積之於慮，著之於目，感悟效法，因其居高以起之，必爲巧發而理解丕變之機將在於此。然則當斯道將著之日，謂權藉者專舉其銳，舍公而誰乎？夫權藉之與詩文，固不必盡合。要之非權藉，則詩文之指又何由而大顯哉！

曹禾《兼濟堂文集序》　相國柏鄉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禾使校閱焉。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國家者，豈不盛哉！【略】先生首擢制科爲翰林、爲諫議，既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翊佐我皇上，大啟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爲師表，衣被霑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爲道德之餘，事功之末，久而未肯出也，蓋先生深於濂洛、關閩之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事功也。先生既以其道德事功，輔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闡絕學而開文運，則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啟本朝一代文明之盛，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唐太宗致治綦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每歎鄭公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爲恨。今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爲諫官同，爲宰相同，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理學文章，先生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啟於今日乎？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濂溪爲冠，其文敦龐樸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即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濂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濂溪講道京師時，正學方公實從之遊，集成方公序其後。禾不敏，心承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軌，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復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啟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龐敦厚之象，將文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日星河岳，當時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

陳玉璂《魏貞庵相國文集序》　今上御極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用，四方萬民富完休養，號稱極治。于是朝廷之上，紀綱法度犁然振舉，斟酌損益，丕興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相國魏公方居政府，經邦論道，優然有暇日，得肆力爲文章，上承國家敦崇古學之意，下以作式天下士。嗚呼，豈不重哉！予小子，奉詔候吏部試，居京師謁公，公賜酒食，得請觀公之文。【略】今天下文稱極盛，然愈盛愈雜，譬之黃河，渠幷既多，勢以益大，放乎兗、豫之區，潰出而爲患。禹之治之，則必道積石、龍門，溯其本以疏鑿，非徒經大陸、播九河，所可得成其功也。世之學《史》、《漢》大家者，不可勝數，而能之者少，率由于是。我公之文奏、議、書、序、傳記、論、策、

碑、表、誌、銘若干體，無不深得乎六經之意，故爲《史》、《漢》而《史》、《漢》得，爲唐宋大家而大家得，而卒不可執《史》、《漢》大家以名。嗚呼，文章不歷變不工，不工亦不能變，合千百代之文而成其爲一人之文，何其盛與，何其盛與！今日古學聿興，其勢不無潰出之患，使非有端本極流如大禹疏鑿之功者，何以爲天下士所矜式？公文集出，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以佐國家文教，化成天下，其在是矣。

申涵光《林下集詩序》 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籌國阜民，持己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於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鄗上，謝絕一切，益耑力於讀書，四方求文求詩求法書者，接踵於門，無不人人厭其意以去，久之，成帙，寄余使考訂焉。余既讀竟，作而嘆曰：好學之效，大著於先生，乃歛然自以爲不足哉，吾見仕宦而歸林下者，往往樂持籌市美田宅，或求聲伎以自娛，非必其心好之也。去煩熱之場，寘以清冷，則悄然而不樂，聊以消壯志，舒佗傺耳。先生既一無所好，即時而躡屐，登眺山川雲物，與胸中造化相蕩，而非營營於平泉之草木也。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即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爲模楷，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作爲文章，眞醇博大，必有裨於聖學，必有補於王化而後發，而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夫讀書於閱歷之後，平陂毀譽，皆所身試，非屈首牖下之比，昔所謂道，愈精則愈進。先生之好學，自此孜孜益篤矣。

《詩觀二集》卷二 其詩傲岸蒼渾，足救靡曼之習。

查爲仁《蓮坡詩話》 柏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慧香廊》詩云：「春在葳蕤中，衆芳噴不歇。心幽得妙聞，皎皎花間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兼濟堂文集》 裔介立朝，頗著風節，其所陳奏，多關國家大體。詩文醇雅，亦不失爲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於國初作者之間，固無忝焉。

《薤露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用意高於原辭。

《鄗城遺址》 《詩觀初集》卷三：精悍無敵，固子美《詠懷古迹》之遺。

傳記

徐乾學《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魏公裔介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公，薨於里第。其孤以宅幽之銘屬其門下士崑山徐乾學，且謂先公生平有成命，遂弗獲辭。公姓魏氏，魏萬之後。分有晉國子孫，以國爲氏。世有顯人。其尤著者漢高平憲侯、相唐鄭文貞公，徵譜牒失傳，莫能詳。其世次，元季有寒臘者，居鄗南之聖德邨，是爲柏鄉始遷之祖。數傳至孝廉壽。壽之後世次，乃可得而詳焉。壽生嚴，嚴生衡山知縣謙光，是爲公之高祖考。謙光生大成，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公曾祖考也。祖考純粹，萬曆甲辰進士，山西道監察御史。考柏祥，天啟辛酉，考授知縣，未仕。妣某氏。自高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妣皆贈夫人。公諱裔介，字石生，別號貞庵，又號崑林。自少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嘗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或終日端坐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會邑城兵亂，父子走避西山，遊騎邀劫之，力鬬得免。亂兵縱火焚邑，屋盡空，歲又大祲，人相食，因赴郡。至欒城，題詩壁間，投筆歎曰：「今寇盜縱橫，生民塗炭，將何日而蘇乎？」蓋天下已任之意，隱然見於此矣。壬午，舉於順天。大清定鼎，中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丁艱，九年補故官。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又明年，升兵科都給事中。十二年，內升太常少卿，提督四驛館。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恩詔加一級。坐事當落職，仍禒事。明年，復遇恩詔，還職。已而，以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月，世祖章皇帝下罪己之詔，令羣臣亦各自陳。公疏上，削去宮保及所增秩官如故。其後，上疏請清政。本以公糾參不早，並下吏議。旋以指陳有據，當還故官。而世祖升遐。蓋終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間，公歷官諫垣御史臺。今上御極之初，復居御史臺。踰年改元，考績復宮保晉吏部尚書。康熙三年，入贊機政。嘗請告還葬事，竣趨還朝。十年，以疾乞歸，優詔許之。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

著爲律令，其書具在可得而考也。在工垣時，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既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肇舉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詔書，蠲賦獨於畿輔，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其應詔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生，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遊魂遺孽所以厘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是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閡，大臣闟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欲改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非精心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廷臣人對陳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公在吏垣，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愼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法大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今日久視爲文，具宜嚴飭有司，緝逃及格者，紀錄失察奪俸，多則降秩。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赤子無知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心而紛紛鳥獸竄，胡爲也。」時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實，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移覆尙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無救死徙言最悚切。」會有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略言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族，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於祭諡。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諭羣臣條奏興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咸中窾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畿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爲大將。奉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流氛於海堧，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之計，蜀爲滇、黔之門戶，蜀既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役未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畊牧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覦。大修戰艦，諸路幷力合剿，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進呈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蠹耗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工，言皆剴至。公爲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爲令甲以資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領御史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清學校與夫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日食，陳言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卽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令主尙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愼德緩刑如我皇上，修救之實可弗講乎？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興所云國無善政，譴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參罰，釋解冤滯，矜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幷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卽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上，立以予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碎之計。」有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

每賜宴行宮，應制賦詩，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官稅。」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是時，思賚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載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眞定尚書梁公與公詣行幄備顧問，其蒙恩眷如此。今天子沖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荊襄要害，以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爲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密勿從容，協和寮宋，單辭片語，解紛抉策。彗星見，尚書龔公請赦。輔臣曰：「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以對，且曰：「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歎服。皇上親政，深感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忌者衆，亟請回籍養疴。上以其懇切不強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奉身而退，優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獨得而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淦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艸》。爲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著述尚夥。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詩以陶、韋爲宗，文出入於昌黎、廬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正大家，而尤惡近日之雷同、剿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爲主司，文體爲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之急，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作贊，生平嚮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曆之丙辰，卒於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略】銘曰：「從盈必大，始封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鄭國，頻復其始。緜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用儒起。道宏言傳，匡輔鄉理。移病致位，弗俟年齒。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著厥統系。壽考彌性，隕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窀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儀吉案：《歸愚文鈔》有《魏母王太夫人墓誌》云：「雍正三年，太傅公繼配，誥封一品夫人，王大夫人卒距太傅公薨三十有九年。」又云：「歸太傅公爲繼室時，太傅公任給諫時也。」又云：「方太夫人之來歸也，原配袁太夫人，既卒，遺子若女」云云。與此誌不同，蓋後人誤述也。

任啟運《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魏裔介，【略】直隸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謚「文毅」。國朝諸大典，半屬文毅奏定。風節侃侃，與魏果敏時稱「二魏」。學宗朱子，著有《約言錄》、《知統錄》、《致知格物解》、《周程張朱正胍鑑語》、《經世編多識集》、《雅說集》、《希賢錄》、《資塵新聞》、《崑林小品》、《兼濟堂奏疏文集》諸書。

陶正靖《魏裔介傳》　少卽有志先儒體用之學。中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常改工科給事中，歷吏科右給事中。憂歸，起故官，歷兵科都給事中。嘗上疏請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天下初定，屢奉詔蠲賦，而畿輔未霑實惠，請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又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請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又請寬匿逃之律。多見施行。及世祖初親政，朝儀未定。裔介言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自是定一月三朝之制。畿內被災，疏請賑濟。世祖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分命大臣賑之，全活甚衆。又疏言，西南用兵機宜，請先取蜀，次取粵西，則滇黔勢蹙，自然瓦解。其後諸路進兵，悉如所畫。他所論列，不下百餘疏，率蒙採納，或著爲律令。擢太常少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嘗因日食陳言，請寬守令考成參罰，酌復五品以下官俸，撤南方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因舉仁政所宜先者四事。其因事納忠多類此，世祖深眷之。十四年，拜左都御史。嘗召至中和殿面諭曰：「朕擢卿，非有人薦達。」裔介稽首謝。世祖幸南苑，召大學士梁清標及裔介詣行幄，備顧問。坐譴落職視事。明年，以恩詔還職。尋以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又明年，世祖下詔罪己，幷令羣臣自陳。裔介疏上削宮保階。聖祖嗣位，踰年考績，復故階，晉吏部尚書。三年，入贊機政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裔介力爭得止。雲南初平，卽疏請罷大兵，兼防荊襄要害以杜亂萌。及吳逆

作亂，人服其先見。康熙十年，以疾乞歸，優詔許之。歸而益務讀書。所著述凡百餘卷，多原本儒先，兼及經世之學。閒課農桑，循行阡陌，人不知爲舊相也。里居十六年乃卒，年七十有一。嘗主庚戌會試，文體一變，所得士多至卿相。而平湖陸隴其以理學從祀黌宮焉。

《清史列傳・魏裔介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測海集》順治五年，石生官工科給事中，上疏請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並令史官記註。俱報聞。九年，疏請定視朝之制。始詔以逢五一視朝，著爲令。先後疏請錄建言，得罪諸臣。增官吏祿俸，停不急之工，罷無益之費，宜廣開言路，通民情，其論事鯁切多此類。十四年，授左都御史。召至中和殿，諭曰：「惟朕知爾。」康熙元年，雲南平。疏請命湖廣總督移駐荆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過。荆州人以是服石生之先慮也。三年，拜保和殿大學士。十年，乞休。家居十六年卒。

《新世說・方正》魏貞庵因事納諫，正直不阿。嘗侍世祖坐，世祖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

又《德行》魏貞庵生平駕孝友，交友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益喜獎掖後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屢迹田夫野老，人不知爲舊相。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深省有所得，不輕以語人。

著録

吳偉業《觀始詩集序》《觀始集》者，鄗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内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鄗城之自爲詩，深究本源，窮極體要，廼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輞軒之所集，遂窮搜博訪，朱黄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存目・孝經註義》一卷，國朝魏裔介撰。

又《四書類存目・四書大全纂要》國朝魏裔介撰。

又《傳記類存目五・聖學知統錄》二卷，國朝魏裔介撰。

又《聖學知統翼錄》二卷，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既作《知統錄》，復作此錄以翼之。

又《史評類存目二・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國朝魏裔介撰。

又《儒家類存目三・教民恆言》一卷，國朝魏裔介撰。【略】是書本聖諭十六條衍爲通俗之詞，反覆開闡，以訓愚蒙。前列《講》、《約》二圖，蓋其家居時所作也。

又《論性書》二卷，國朝魏裔介撰。

又《約言錄》二卷，國朝魏裔介撰。是編乃順治甲午冬裔介在告時所筆記。内篇多講學、外篇則兼及雜論。

又《法家類存目・巡城條約》一卷，國朝魏裔介撰。【略】順治丁酉，裔介爲左都御史，立此約以釐清五城之事，凡四十條。

又《風憲禁約》一卷，國朝魏裔介撰。皆巡按條約，凡五十四條。考《五朝國史裔介本傳》，載其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轉吏科兵科給事中，累遷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不載其巡按外省，不知此書何時所作也。

又《雜家類存目二・柏鄉魏氏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國朝魏裔介撰。【略】是編皆訓導子孫之詞，多講舉業，後附《家約》一卷，凡十事。

又《勸世恆言》一卷，題曰時人近本，崑林刪訂，崑林者，魏裔介之别號也。凡四十八條，意主化導下愚，是以多陳因果。然皆雜用駢偶之詞，以文論則不工，以示俚俗又不能解，未免兩無所取矣。

又《雜家類存目五・樗林三筆》五卷，國朝魏裔介撰。【略】是書分三種，《樗林閑筆》一卷，《樗林偶筆》二卷，《樗林續筆》二卷。

又《雜家類存目一〇・多識集》十二卷，國朝魏裔介編。【略】是書凡八種。

又《雅說集》十九卷，國朝魏裔介編。是書採雜記小品凡十九種。

又《佳言玉屑》一卷，國朝魏裔介編。其體例與《多識集》、《雅說集》相同。

又《牛戒續鈔》 三卷，國朝魏裔介撰。裔介因世祖章皇帝刊印《牛戒彙鈔》，乃裒集諸書所載有關於牛戒者，列爲三篇。

又《希賢錄》 十卷，國朝魏裔介編。分《爲學》、《敦倫》、《致治》、《教家》、《涉世》五門，每門又各分子目，以嘉言、善行分註。乃康熙辛酉裔介致仕後所作。

又《資塵新聞》 七卷，舊本題，國朝魏裔介撰。其書亦鈔撮雜說而成。

又《別集類二六・兼濟堂文集》 二十卷，國朝魏裔介撰。【略】是編奏疏三卷，序六卷，書牘二卷，傳誌二卷，祭文、論二卷，雜著二卷，樂府古今體詩三卷，附年譜一卷。其平生著述，刻於江南者，有《兼濟堂集》十四卷；刻於荆南者，有《兼濟堂集》二十四卷；刻於京師者，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尺牘存餘七卷，其刻於林下者，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此集乃詹明章裒輯諸本，簡汰繁冗，合刊爲一編者也。

又《別集類存目八・崑林小品》 三卷，國朝魏裔介撰。【略】此其雜著諸篇，集外別行者也。《小品》分上、中、下卷，外集則剞劂未竟，尚不分卷。裔介學宗朱子，著有《約言錄》、《知統錄》等書，而此集於二氏之學亦若有取焉，豈晚耽禪悦耶。其文間有俚語，頗沿宋人語類餘派，而時露古質，亦復可觀，至駢體則非所擅長，雖無作可也。

又《總集類存目四・溯洄集》 十卷，國朝魏裔介撰。【略】裔介嘗選國初詩爲《觀始集》，今未見傳本。是編乃所選康熙中詩，以續前集者也。

藝文

魏象樞《寄同年魏石生總憲》 聖主千秋遇，幾人能報之。大臣行直道，君子頌良時。白簡天應鑒，青編世不疑。好持冰玉節，耿耿寸心知。

又《壽魏相國貞庵同年（辛酉）》 丙戌題名四百也，榜下看花盡走馬。最老最少不數人，大抵三十二十者。屈指於今四十春，滿頭霜雪筆難寫。甌卜綸扉四先生，惟公一人在綠野。綠野高風眞罕聞，内修黄庭外爾雅。濂溪愛蓮公愛書，弄月吟風自瀟灑。頻年著作已等身，閉戶一編手還把。文富登朝尚未歸，司馬坐待著英社。我在金門羨老翁，歲歲兒孫進玉斝。

陳維崧《寄上柏鄉魏貞庵先生》（存目）

徐釚《奉寄柏鄉魏貞庵相公》 兩朝元老濟時身，吐握偏能及隱淪。共道人來居馬廐，懸知客醉有車茵。傳經雅喜韋賢授，抗疏曾聞魏相頻。慙媿趨朝身較晚，埽門猶未到平津。

孫蕙

論述

王士禎《笠山詩選序》 君讀書之餘，尤喜爲詩，雖舟車行役、簿書期會，未嘗輒廢。西遊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五言如「禁烟寒食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籟發，山紫萬蟲悲」、「爽籟午峯竹，清流幽澗泉」、「一帆涼月轉，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島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黄菊候中無雁到，綠榕林外有猿聲」，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笠山詩選》 詩格清麗，無塵俗之氣，而邊幅微狹，蓋才分弱也。王士禎序稱其五、七言詩雖古作者無以加，亦一時獎進之言耳。

《水口驛》《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民苦賦役，同於鼠鰲，欲排雲叫閽闔，而天遠難聞，惟存此心而已。

《安宜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兒女既賣，母妻傭人，牽牛不行，而空腹哀鳴，官長忍加鞭撲耶？無可奈何，付之自責而已。「仰視皇天」句，全用杜詩，終不可訓。

《爲姜勉中兄弟題諫草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諫草樓詩》成集，二章爲最，以其無一字不典切也。結意尤微婉可思。

《聞鼓山絕頂可望海外諸國欲登不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三四漁

洋極賞。

《于忠肅公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以宋和議之失對照，於公功在社稷，眞再造矣。詩中有史，擲地當作金石聲。

傳記

喬萊《孫給事蕙傳》孫蕙，字樹百，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先是官茲土者，相繼貪殘，歷十餘載，雜派視正供數倍，邑富人盡貧。至是，黃決黃家嘴，淮決高堰、翟壩，湖水洶湧浩瀚，高郵破清水潭，寶應亦破力清溝，田廬盡沒于水，民貧殆不可狀。蕙惻然傷之，欲首除雜派，吏持不可。蕙竟焚其籍，歲省鉅萬計。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不忍役夫七千二百，濬以千人，屆期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都御史郵署號泣，聲徹天地。都御史出，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塡塞，馬不得行。都御史心動，紿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信爲然，爭趨赴畚鍤，一夕之內，城郭村落遠近至者計二萬人，三晝夜工成。都御史驚喜，蕙因此譽望大著。先是，明設倉鳳陽，食護陵兵，邑歲輸米千六百石實倉，號「鳳米」焉。道遠，又涉洪澤諸湖，邑之苦茲役也，三百年矣。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淮兵之護漕者，給倉中米。米既由淮達鳳陽，兵復自鳳陽支米運歸于淮，兩不便。蕙請寶邑「鳳米」解淮，食淮兵，漕運都御史帥顏保深然之。會工科給事中李宗孔亦以爲言，帥顏保遂上疏如蕙請，米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縴夫，每站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期齊集衆夫，閉公署及祠廟中，暫者數日，久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饘粥，奔走充塞于道，以故募一夫，民間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于十鋪三十六莊，亦先期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閉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饋遺有常額，或且苛額外，蕙獨無饋遺。上官始見惡，既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于天顏曰：「清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于水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廬舍盡壞。又茭芻猝荐之類，暢茂塡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上許焉。十餘年淮揚之民沐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邑六年，專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沈，如革馬戶官農，裁幷更夫解役，及糧單、供頓支正項諸事，亦歲省千餘金。有喬樂吾者，富饒，年八十餘，住柘溝。隣莊郭某，聚盜劫之。是夕，樂吾飲他所，醉未歸，盜無所得，因心恨之。郭某以他案發，誣樂吾同爲盜。按察使陳秉直檄捕樂吾，蕙知樂吾不爲盜，懼且驚而死也，匿檄，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始召樂吾，具告以故，俾赴訴臬署。秉直入蕙語，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之僕有女嫁喬華楚，與輝祚對門居，有卻。華楚男投充旗下，挾旗主至邑，指有貂裘一、金爐一及他酒器、衣服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各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選詢寶邑富室某某，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伉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十五年，以卓異擢給事中。十九年，轉戶科，尋轉掌印給事中。上疏論優人錢永、祖澤深、弄兒石渠，不宜官縣令。又上疏論都察院、通政使、大理寺官不宜用任子。上深然之，語閣臣曰：「蕙可謂言無妄發者已。」後有薦錢永卓異者，以曾被蕙論劾，詔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免間架稅，詔從之，豁者至數十萬。二十三年，以憂去，遂卒于家。蕙爲人強直闊略，談論侃侃。客有所請託，恆不能出口而止。官寶應時，邑人鄒之璜擢給事中歸，蕙不肯有所屈。至文學士若陳鉅、喬出塵、王潔、劉中柱輩，則降氣訂交。慶遠知府趙開雍瀕危，蕙視之，開雍有所囑，蕙曰：「公此時奈何及此等事。」開雍卒，蕙哭之哀，恤其家者甚厚。蕙試士，拔第一凡五人，多相繼飛騰，人以爲盛事。五人者：郭知州昂、王舉人康、王拔貢式丹、葉秀才偉、劉黃門國黻。

《清史列傳・孫蕙傳》孫蕙，【略】官至給事中。少以文章氣節顯。初任江蘇寶應知縣，循卓有聲。縣水旱七年，荒疲甚。蕙飲冰茹檗，撫子維勞，大吏以苛令濬河，將中以非法，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負畚河幹，

兩月之工，六日夕遂成。大吏不能難，轉薦其賢，士民繪圖歌詩以紀之。及官給諫，甫歲余，章十數上，有格於例者，聖祖多斷行焉。會三方底定之後，請蠲陝西田糧，疏劾錄用叛帥，蹇諤不避權要。康熙二十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道路所經，於吏治民隱，亟致意。蕙爲人磊落洞達，見義必爲，有賁育之勇。尤喜爲詩，簿書期會，舟車行役，皆未嘗廢。詩格清麗，無塵俗氣。王士禛稱其五七言，雖古作者亦無以加。嘗彙歷代循良事蹟爲錄，惟載縣令而不及他官，蓋謂令與民最近也。自秦漢代迄近代爲一卷。他著有《笠山詩選》五卷、《安宜治畧》等書。

紀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孫蕙【略】給諫爲令安宜時，撫字心勞。領河務，上官謂苛令浚河，將中以非法，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負畚鍤築堤堰，兩月之工，六晝夜成之，上官無以難也。士民繪圖紀其事，志石中云爾。據此，可入《循吏傳》中。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 喬石林《孫給事蕙傳》：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僅役夫千人，屆時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羅多郵署號泣。羅多出，見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填塞，心動，紿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爭趨赴畚鍤，一夕遠近麕至，三晝夜工成云云。案：樹百以辛丑進士知寶應，有《濬河行》云：「鞭撻小吏嚴程期，豈知畚鍤皆創夷。縣令陳情不得達，自矜白簡吾能持。柳下何曾畏三黜，百姓喧呼趨事疾。一夜荒城走萬人，兩月之工六日畢。」自紀其事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五·歷代循良錄》 一卷，國朝孫蕙撰。蕙字樹百，號泰巖，又號笠山，淄川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給事中。是書彙歷代循良事蹟，惟載縣令而不及他官。其意謂令與民最近也。自秦漢以迄近代，僅盈一卷，去取可謂謹嚴，然挂漏亦所不免。

又《別集類存目九·笠山詩選》 五卷，國朝孫蕙撰。【略】是集爲汪懋麟所選定。

藝文

汪懋麟《祭戶科掌印給事中孫君文》（存目）

施閏章《孫樹百給諫典閩試》（存目）

徐乾學《送孫樹百給諫典試閩中（三首）》（存目）

蒲松齡《呈樹百》 才人吏治壓江城，深夜窮愁華髮生。「九辨」臨江懷屈父，一尊擊築吊荆卿。雪崖電激蛟龍走，澤國沙寒鴻雁鳴。我有涪洼刀百鍊，欲從河海斬長鯨。萬里滄波夕照餘，寒江秋色滿芙蕖。驚風入樹吹殘夢，漂雨銷魂檢舊書。念我不才皆欲殺，憐君多病已成疎。狂吟楚些惟釃酒，龜策何須問「卜居」。

又《聞孫樹百以河工忤大僚》 西風策策雁聲殘，酌酒挑燈興未闌。星斗夜搖銀漢動，芙蓉醉擊玉龍寒。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風波強項難。吾輩祇應焚筆硯，莫將此骨葬江干！

顏光敏

論述

施閏章《顏修來詩序》 歲之辛亥，顏子修來相值於金陵，是時修來以儀部郎權關龍江，偕從父季玉刻有雜詠絕句及五言近體數十首，堅光壯采，著

語能自起立。度其意，非得上駟，則寧廢草不肯出。余蓋已心憚之。【略】京師輦下，盛傳十子詩，修來其一也。【略】今年己未春，修來錄寄古體詩來屬論叙。時微雪灑庭，讀之終帙，知其詩之不肯輕出，益可畏也。【略】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怪偉百態。新城王阮亭侍讀嘗謂余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夫嚮之所爲近體者，余既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於後無疑也。」

朱彝尊《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君長身廣顙，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婷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略】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略】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

《漁洋詩話》卷中　顏修來（光敏）【略】書法擅一時，於詩亦有功，《清流關》云：「身騎龍背上青霄，路轉峯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渡江》云：「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扶桑島，卻怪神仙兩岸行。」《長干》云：「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沙。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　時輩下稱詩有「十子」之目，田公綸霞、宋公牧仲、曹公頌嘉、汪公季甪、王公幼華、謝公千仞、曹公升六、丁公澹汝、葉公井叔，考功其一也。詩品端厚正大，不輕佻，不板滯，於「十子」中爲雅音。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樂圃詩【略】五言原本三謝；七古在李頎、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計甫草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當時咸以爲知言云。

《國朝詩話》卷二　山左顏考功修來（光敏），少時讀其制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詩體亦然。漁洋所舉在《清流關》、《長干寺》、《渡江》諸首；愚山所舉在五言《太華》、《燕子磯》，七言《麥雨》、《地震》諸首。予以爲先生詩，不拘何體，覽之皆啓發人。

《制義叢話》卷八　林暢園師曰：顏修來（光敏）素不解看時文，所爲文皆苦心經營，得自創造，不從誦讀來。「齊」、「戰」、「疾」三字各有一篇，皆膾炙人口。而「戰」字後二比尤高唱入雲，足覘實學眞氣。文云：「天道有舒而無慘。古今來，已不勝生齒之繁，故五帝鴻功皆利濟乎。萬世而不能垂衣裳以莅版泉、涿鹿之師，則天爲之也。」對比云：「人情有合而無睽天壤間，幾無容尊俎之地，故三王、烈祖，皆拜颺於一堂，而不能保子孫無南巢、牧野之事，則人爲之也。」此等大心思、大議論，讀之無有不擊節者。惜入後，其勢漸平，不獲與湯潛庵天下抑邪，與正二比並論耳。

《雪橋詩話》卷二　顏修來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其論可謂了徹。

《白雲峯》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磊砢」十字寫盡造化之奇。老杜入蜀詩中每每有此。

《青柯坪》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後半放筆爲之，蒼鬱雄快，遂成偉觀。

《鬬鶉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爲同類戕害者戒。後言田鼠無用，虞人置之。見變化之轉足累身也。用意微矣。

《君馬黃》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顏遜甫考功《君馬黃》云【略】。用意深警，末二語尤爲驚心動魄，可當箴銘。世之隨人作計者，正苦不知有我耳。

《送宋觀察荔裳之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巴蜀幾成鬼國，而中丞乃貢九莖嘉穗，「貘黧磨牙」、「騶虞垂首」，刑罰不平可知矣。望觀察明恕活人，得古人贈言之意。

《洛陽》、《潼關》、《望華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七言近體，俱在北地、信陽之間。

《昭君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悲憫征人，用意忠厚。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顏光敏，字修來，別字樂圃。曲阜人，爲復聖夫子之裔孫。祖胄紹，崇禎中知河間府，城破自焚。樂圃甫三歲，亦陷亂

軍中。乳毋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詞賦。既連取科第，官近侍。旋自儀部擢銓曹，顧銳意著述，激揚風雅，思成一家言，以抗衡於韞退、荔裳、西樵、阮亭諸公之間。曹升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寔左右之。東國風流，霑丐海內。今所傳《長安十子詩》者是已。新城公嘗語人曰：「吾鄉邇來英絕，當讓此人獨步，致詞殊鄭重。惜乎驥足初騁，而飛光忽遒。年甫四十，而玉折蘭摧以死也。不然，使天而假之十年或二十年，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格律計益大進，則當漁洋鷹揚虎視之秋，以彼其才，縱未克鞭策羣雄，主盟中夏，亦豈肯低心下首，以千里而畏人哉。」樂圃善鼓琴，精騎射，踢鞠，旁通勾股訣，尤躭山水。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

【略】樂圃詩無專刻，予從《十子詩略》中鈔若干首。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顏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號樂圃。山東曲阜人，復聖裔。康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稱詩輩下，與田綸霞、宋牧仲輩有十子之目。著《樂圃詩集》。

《清史列傳・顏光敏傳》 顏光敏，字遜甫。山東曲阜人，顏子六十七世孫。幼好讀書。九歲工行草。十三嫻詩賦。康熙六年進士。除國史館中書舍人。會聖祖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官於朝者。光敏由中書授禮部主事。次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督龍江關稅務。調吏部主事。洊陞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光敏書法擅一時。尤工詩，輩下稱詩有「十子」之目，謂田雯、宋犖、王又旦、丁澎、曹禾、曹貞吉、謝重輝、葉封、汪懋麟及光敏也。新城王士禎嘗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其五言原本三謝，七古在李頎、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吳江計東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當時以爲知言。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於《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雅善鼓琴，精騎射，踢鞠，喜山水。嘗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塘，泝三衢。凡所遊歷，光敏必命畫工爲圖。得金石文，恆懸之屋壁。性孝友，厚於睦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眉宇英異，銳意讀書，明於律曆、句股之數。著有《未信編》、《樂圃集》、《舊雨堂集》、《南行日記》。二十五年卒，年四十七。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樂圃詩集》 七卷，國朝顏光敏撰。

【略】此集爲王士禎所定。版心題曰《十子詩略》。蓋士禎嘗選商邱宋犖、郃陽王又旦、安邱曹貞吉、黃岡葉封、德州田雯、謝重輝、晉江丁煒、江陰曹禾、江都汪懋麟及光敏之詩，共編一集，而十人各爲卷帙，其版亦分藏於各家，往往別本單行。版心所題，猶其全編之總名也。

阮元、周駿富《儒林集傳錄存》 （顏）光敏【略】明律曆、句股之數，著《未信編》、《家誡》、《樂圃》、《舊雨堂詩集》、《南行日記》。

《清史稿・藝文志四》 《樂圃集》七卷。顏光敏撰。

藝文

顧炎武《與顏修來手札》 《詩本音》二冊送上。有較正者，乃衛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乞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弟炎武頓首。

又 捧讀大章，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羨服羨服。舊刻二冊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封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

又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弟炎武頓首。

杜濬

論述

綜論

魯元裕《變雅堂詩鈔序》　唐詩尚矣，後之克繼唐響者惟明；明詩尚矣，後之集明大成者惟黃岡杜茶村先生。茶村詩雄渾高確，能直攄其胸臆，而含蓄蘊藉，無卑俚易盡之陋。維揚卓君子任嘗刊以冠諸遺民之集，湘潭陳公滄洲亦曾稱爲楚詩之尤而梓之。

彭湘懷《變雅堂詩鈔目錄序》　懷每誦其語，覺一往深情，自發其胸中之藏，實于當時諸作家外，別具一種幽思，輒留連不釋手。然則數十年來，愈久而彌新者，其此歟。懷弇鄙，不知先生詩視唐、宋大家爲何，若以之殿諸先輩後，推爲楚風之極盛，則海內作者諒亦許爲知言已。

《變雅堂遺集・附錄》引《雲望堂集》　茶村五言，氣韻沈鬱，得二謝神髓。五律渾灝精深，雅有不屑依傍唐人之意，尤自成家。七絕稍乏蘊蓄妙諦，然思穎筆峭，令人解頤處，亦非淺根薄植所能彷彿。

又引黃傳祖《扶輪廣集》　余詩文密契，首推于皇，武林寓中晤陳郊儋云：于皇邇來爲詩，一歲專事一體。

又引張明弼《螢芝集》　于皇詩，一若幽以深，一若壯以麗，一若內無所不窺，而外無所不際，蓋定乎性情而饒乎分力者也。

又引姜垓《貧窗集》　觀于皇詩，固極天下之奇，而正自寓。乃詩家之正聲，騷人之逸響，將令人手胝足沫而不能釋。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啓、禎之間，楚風無不效法公安、竟陵者，于皇獨以杜陵爲師，是亦豪傑之士。惜其阨窮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多抱山」也。

胡鳳丹《變雅堂詩文集合刻序》　先生爲明季諸生，避流寇張獻忠之亂，奔走于金陵、維揚之間，嘯傲煙霞，遨遊山水，雅不欲以文人自命也。而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折節下交，各致恨于相見之晚。竊嘗謂勝國多才，若侯朝宗、魏叔子、吳梅村諸君子其最著者也。今以先生之才方之，奚容多讓？夫先生之一詩一文，皆其寄焉者耳，顧文則以昌黎之沈雄而兼廬陵之跌宕，詩則以少陵之幽鬱而得靖節之清眞。迄今二百餘年，其姓字文章，猶昭昭在人耳目，不可磨滅者，非其貞氣奇節，嶷然與日月爭光，曷能致此乎！

陳綱《變雅堂文集序》　先生之志行，雖或過于中庸，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其詞旨雖或流于跌宕怨誹，然變而正，怨而不激，有《離騷》之遺風焉。

歸莊《與杜于皇》　昨歲家公自敝郡還，攜兄台大刻甚富，弟得伏而讀之，往往至叫絕。前有少陵，後有樊川，嘗以爲千古難繼，覩于皇著作，歎二公風流不墜也。心儀已久。

《明遺民詩》卷二　杜濬【略】鄉試卷擬列第一，以結語侵樞府，置副車，授司李。性傲岸，睥睨公卿間。氣概崢嶸，不可一世。每一詩成，膾炙人口，洵乎卓然大家。客死廣陵，葬燕子磯之東麓。

《明詩別裁集》卷一二　茶村長篇頗近頹唐，又聞《燈船鼓吹歌》以此得名，其實頹唐之尤者也。

《覲齋詩談》卷七　予讀茶村詩，閉閣虛衷，潛迎其神，倏忽之間，心知懸解。蓋由養深味厚，洊近自然，未嘗不用意而滅其痕，無處非使筆而斂其鍔。攖拂勾帶，象亦通微，使人悠然可會，而捫之平潔，君子在下之道也。舉凡抑鬱感慨，俱在離合掩映之外，司馬德操復見於今，此殆吾師乎。

又　涵養深厚，用意沉潛，眞是後學要藥。

又　茶村詩氣味酷似孟襄陽。其傳世止於五律七絕，質之宋振淮先生，亦云。

又　七言絕句專效初、盛唐，亦近儇。但須意好，不拘格調，茶村最能脫化。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漚堂詩話》云：「杜于皇謂某友詩已細矣，惜尚未到粗處。王阮亭謂某友詩極美矣，恨不曾見他醜處。」孫豹人亦謂某友詩快利不可言，更須造到鈍處。此三言人多稱之。蓋此三言，卽予前所云熟

者、密者、巧者，非詩之絕詣之說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隨園詩話》卷九　杜茶村爲國初逸老，人多重其五律。余以爲襲杜之皮毛，甚覺無味。獨愛其《咏海棠》一句云：「全樹開成一朵花。」

又卷一六　顧黃公詩云：「天倫關至性，張桂未全非。」又曰：「深文論宮闈，習氣惱書生。」議論深得大體。黃公與杜茶村齊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黃公。因《白茅堂詩集》貪多，稍近於雜，閱者寥寥，然較《變雅堂集》，已高倍蓰矣。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杜濬，性傲慢，不求友。王山長常以讓于皇。于皇曰：「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閑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訪。」王于一嘗問：「窮愁何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于一笑曰：「君言抑何儁也。」【略】其詩有《雨後集含露堂言別》云【略】。《聽軫石琴》云【略】。《閔君談水東之勝》云【略】。皆不減古人。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杜濬【略】明季諸生。避亂居金陵，刻意爲詩。【略】吳梅村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閻百詩獨許先生五律，稱爲詩聖。已刻者曰《變雅堂集》。

《黃州府志・隱逸傳・杜濬》　（濬）嘗謂文體壞于范、陳，詩體壞于元、白。又謂諸妙皆生于活，諸響皆出于老。作詩力追少陵。《燈船鼓吹百韻》長歌，雖以此得盛名，應是別調。五言律尤高渾沉雄，自名一家。古文亦獨辟町畦，睥睨一世。【略】生平論詩極嚴，于時人多所詆訶。有富于財者，重價購其集焚之，世傳《變雅堂詩》，古文不及十之二三。

《國朝詩話》卷一　杜茶村《金山》諸律，如「江流元自湧，天地亦何心」，「極目非無岸，滄波接大荒」，「海氣昏南北，鐘聲變古今」，胸孔眼界，超出尋常，是少陵嫡派。

又　其《變雅堂稿》究以五言古今體爲拔俗，偶作短章，亦非率爾。合肥龔宗伯芝麓（鼎孳）極賞其咏蘇子瞻一絕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謂下二句能盡子瞻一生也。

《筱園詩話》卷二　國初遺老，如湖北杜茶村《變雅堂詩》，古體粗率頹唐，劣惡已甚，直門外漢耳。近體枯槁、粗硬、膚廓者，與前明閩詩鄭繼夫同病，皆不善學杜者也。佳作則頗有氣骨，時詣老境。

朱克敬《儒林瑣記》　杜濬【略】家貧，工詩。性孤傲，雖同輩不甚晉接。友人王岱規之，濬曰：「非敢慢人，第好閑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雖司馬遷、韓愈比鄰，不暇相訪耳。」【略】客游江、揚間，達官、富商爭邀迎之，濬嘗不屑。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啓、禎之間，楚人言詩者多效法鍾、譚，濬獨以少陵爲師，以此名聞天下。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五上陳田按　于皇詩，師法杜陵，身際滄桑，與杜陵遭天寶之亂略同。故其音沈痛悲壯，讀之令人酸楚。

又引《諧孟集》　于皇才若春華，鋒可截兕。

又引《望溪集》　于皇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法，自愧不如。

又引《詩觀》　都是尋常眼面前語，經茶村手，便覺風趣洋溢，其才高，其筆妙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杜于皇，正月十七日生黃岡，鄉人每於是日祀之，陶堯鄰詩所謂「贏得鄉鄰留社約，梅花開日薦清泉」也。少倜儻，角藝南雍，與余澹心、白仲調有「魚肚白」之目。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嵇康人中龍，義不可當世。視彼盜國臣，伎倆如兒戲。吐辭薄湯武，千載有生氣。臨命索琴彈，聊示不屑意。」骨力堅卓，獨有千古。龔芝麓稱其《詠蘇子瞻》二十字尚不逮此作。【略】康熙初，幾以文字得罪。顧黃公《寄余澹心》詩有「往來可有茶村在」之句。方靈皋謂其「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是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

分論

《和懷古》一二　《池北偶談》卷一三：黃岡杜濬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常擊節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眞不可及。《漁洋詩話》卷上：杜于皇《詠坡公》云云，龔端毅每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

余因憶宋人一詩云：「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二作殆不易軒輊。

《送人入蜀》《漁洋詩話》卷中：杜茶邨（濬）《送人入蜀》云：「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不減古作。

《初聞鐙船鼓吹歌》《楚天樵話》卷下：杜茶村以《燈船鼓吹歌》得名，雅雨山人謂同周櫟園諸公觀燈秦淮，櫟園出百金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攫之，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盡傾。沈歸愚則謂龔合肥尚書續燈船之勝，命客賦詩，茶村歌擅場，合肥夫人以百金贈之。兩論不一。予意尚書續燈船鼓吹，櫟園出金賭詩，而茶村詩壓卷，合肥夫人贈金，此自一時事。而沈詆是歌爲頹唐，則大不然。行文尚體要，氣格聲調次之，茶村掃去依傍，一燈船瑣事，而衡其盛，則推原江陵之當國。考其衰，則歸咎馬、阮之秉政。一篇中於理亂興亡，三致意焉。能使讀者痛癢無端，久之欷歔太息而不自禁。是謂能見其大。若但講格律聲調，則當時名士優爲之，要不足以下銅仙之淚，脫纏臂之金也。予嘗題其《燈船歌》後云：「煞尾聲傳感逝波，南朝往事已銷磨。蒼涼一掬興衰淚，迸入漸漸《麥秀歌》。」「河山半壁滿斜陽，一載南都事可傷。地老天荒杜陵叟，新詞大好繼《連昌》。」「何處聞歌不可憐，秦淮絲竹委荒煙。傷心寄語阮司馬，慚愧《春燈燕子箋》。」「麗句新詞不可刪，當年一字重千釵。酒酣唱出江關賦，便是江南庾子山。」「彩筆吟成氣若雷，百金直與潑芳醅。白頭流落鍾山下，只有紅妝解愛才。」「半生繭足老雲嵐，十里清淮路未諳。吟罷新詩燈影白，今宵有夢到江南。」《變雅堂詩鈔》陳師晉評：沈確士以《燈船歌》爲頹唐，其實茶村七古，純以氣勝，間隨筆性，似乎頹唐，然每篇精神結聚處，如平原曠野，忽開靈境，奇花異鳥，觸目紛來，殊非人間所有。又彭湘懷評：按歸愚寢食新城，一本韋、柳冲淡之旨，故以《燈船歌》爲頹唐。其實《琵琶》、《長恨》，何嘗字字錘鍊耶。《雪橋詩話續集》卷二：江寧王後村上舍《讀秦淮詩鈔有感》一序【略】其詞云：「曩聞杜茶村《秦淮鐙船鼓吹行》妙絕古今，恨未一見，偶索之陳丈菊圃，蒙以漢陽某君所編《秦淮詩鈔》見示，凡四方人士詠秦淮者，其詩具在，不下數百篇，以茶村《鐙船》作弁其首。予既愛杜詩之瓌偉，而又歎諸君子者徒以舞衣歌扇爭相留連，而無復有人心風俗之感，于風人之義何當也。【略】茶村謂天下治安，則秦淮盛；天下亂亡，則秦淮衰。不知有明天下之亂，成于萬曆中年，而舊京淫靡之俗，秦淮士女嬉遊之盛，亦惟萬曆中年爲最甚。物力既耗，而廉恥復喪，此安樂足以死人，而風俗人心所以載胥及溺者也，豈得誇此爲治安之盛事乎哉。惜乎茶村既歿，無從質之。」

《揚州教場寓樓坐月》《覲齋詩談》卷七：「寺樓雙眼闊，烟海一燈行。」眼界甚大。又：極平常，人却百思不到。

《樓夕》《覲齋詩談》卷七：「古城延落景，秋草上青天。」警不露筋。

《因圃看月》《覲齋詩談》卷七：「積雪寒何有，孤雲細亦除。」眞畫月高手。

《冬夜宣城梅杓司過訪留宿寓齋》《覲齋詩談》卷七：「謬同中夜舞，忍誦白頭吟。」但取事對，不復及字。

《金山》《覲齋詩談》卷七：「江流元自湧，天地亦何心。」包含甚大。

《妙高臺無月》《覲齋詩談》卷七：「何意東峯雨，疑從北固來。」寫「無」字渾妙。「江聲催白髮，天影落空杯」，寫「無」字更雅。

《登金山塔》《覲齋詩談》卷七：「孤日沿波轉，遙天入海吞。」氣象甚大。又其三頸聯云：「遠空微有影，深水更無聲。」是金山塔，更移不得。《明詩別裁集》卷一二：蒼蒼莽莽，自是大家舉止。

《焦山六首》《覲齋詩談》卷七：本領高似大村。

《眞州新城賦得十里桃花留別軫石前民》《覲齋詩談》卷七：寫「十里」二字在吞吐間，其二寫「十里」二字更酣暢。又：如此題，王、李以重濁失之，鍾、譚以廉纖失之，此爲獨得。

《聽軫石琴》《覲齋詩談》卷七：寫彈琴與聽琴者字字入微，方不是琵琶箏篥手。此爲最調，四首合讀方見。

《別蔣前民三十首》《覲齋詩談》卷七：比無竟懷子羽詩更深厚。

傳記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杜濬，湖北黃岡人，明季諸生。避亂居金陵，刻意爲詩。錢牧齋嘗造訪，閉門不納。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嗜茗飲，嘗言：

「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冢，因拾殘茗聚封之，謂茶邨。年七十七，卒於揚州，喪歸。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乎。」又數年，陳滄洲來守金陵，始葬諸蔣山北梅花村。吳梅村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閻百詩獨許先生五律，稱爲詩聖。已刻者曰《變雅堂集》。

《清史列傳・杜濬傳》 杜濬，字于皇，湖北黃岡人，明副貢生。少倜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刻意爲詩。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壽民、吳中徐枋。避地金陵，寓居鷄鳴山之右，茅屋數間，梁欹棟朽。求詩者踵至，濬多謝絕。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濬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綽，衆莫能止。性廉介，不輕受人之惠。晚年窮饑自甘。王猷定嘗問窮愁何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猷定笑曰：「所言抑何儁也。」濬嘗曰：「吾有絕糧，無絕茶。」嘗舉所用茶之敗葉，聚而封之，謂之茶邱。已而貧益甚，往來維揚間，遂卒。年七十七。貧無以葬，陳鵬年知江寧府，始葬諸蔣山北梅花邨。著有《變雅堂集》。

《黃岡縣志・杜濬傳》 崇禎己卯副榜，壬午不售，遂絕意仕進。遊覽名山水，才聲雄概，驚艷江淮，士大夫以不識其面爲耻。乃益隱避，甘心窮餓，以守道義。老於江南之雞鳴山右日寓齋，年七十七。越十九年，長沙陳鵬年知江寧府，始葬諸蔣山北梅花邨。著有《變雅堂集》。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一四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濬)、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皐，修禊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塡溝壑。」

《居易錄》卷四 黃州杜(濬)于皇客揚州，嘗人日大雪無事，巾車造之，論詩竟日。樵蘇不爨，茶話而已。乙巳七夕，予赴京師，諸君餞于禪智寺，祖道賦詩。于皇詩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豹人詩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因刻《禪智錄別》一卷，誌一時窮交之誼。今二十六年矣。

《今世說・言語》 杜于皇刻己集，才及數篇，手之而笑。或問：「何笑？」杜曰：「昔范詹事自贊其《後漢書》爲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吾意中之言，彷彿詹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是以先自笑也。」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五引《考田詩話》 杜于皇以勝國逸民，流寓白門。龔芝麓宗伯招飲，演項羽故事，扮虞姬者固楚伶。坐客曰：「楚人演楚事，先生楚人，請以一語贈之。」提筆書絕句云：「年少當場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千子弟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負心。」語關名教，不得以罵坐少之。

《九朝新語》卷八 黃岡杜茶邨流寓金陵，錢牧齋嘗造訪，閉門不與通，唯故舊或守土吏徒步到門，則偶接焉。門內爲竹關，遇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門，雖大府至亦然。嗜茗飲，嘗言：「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塚，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邨。茶邨好詆訶俗人，死後有富人購焚其集幾盡。

《新世說・規箴》 杜茶村以書翰規人，好作進一步語。嘗答某書云：「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卽己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敗壞者不少矣。」

《清稗類鈔・箴規類・杜茶村作進一步語》 杜茶村書翰好作進一步語，簡蔣前民曰：「足下與王于一詩，俱已過細，尙未過龐，過龐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又答某書云：「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卽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敗壞者不少矣。」

《初聞燈船鼓吹歌》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六：按：「茶邨與周櫟園諸名士觀燈舫於秦淮，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賭鼓吹詞。」茶邨遽起攫之，曰：「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爲之傾倒。

《送王阮亭北上二首》一 《漁洋詩話》卷上：杜茶村濬，【略】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方鎖印無事，余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卽席賦五言，茶邨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

《今年貧占口號二十四首》二 《清稗類鈔・隱逸類・杜于皇四壁蕭然》：國初，杜于皇濬隱居鷄鳴山下，足跡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炊煙常絕。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食頃，口占一絕，有「看君咀嚼葉龍泉」句。有人詢以近狀，答書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

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此其別耳。」

《五月坐雨湘中閣和巢民》 查爲仁《蓮坡詩話》：黄岡杜于皇（濬）《五月坐雨湘中閣和巢民》云【略】。又云：吾鄉絶境，以瀟湘爲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閣命名已見眞實，乃以屬和於去國三十年之楚人，讀之泣數行下，此眞「瀟湘雨」也。

著録

《清史列傳・文苑傳一・杜濬》 杜濬【略】著有《變雅堂集》。

《漁洋山人感舊集》卷六 茶邨【略】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於財者，重價購其集而焚之。鄉人某搜得其遺稿行世，即《變雅堂集》，蓋不及十之三云。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五上引《秋蓬集》 往聞之鄧不如，茶村有未刻詩三千餘篇，雜文一帙，在上元張氏，祕不示人。訪之宜可得，將用廣其傳焉。

《國朝文録・總目》 《變雅堂文録》一卷。（清）杜濬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 《變雅堂文集》五卷，《詩集》四卷。杜濬撰。

藝文

方文《送杜于皇北上廷試》（存目）

吴偉業《送杜大于皇從婁東往武林兼簡曹司農秋岳范僉事正》（存目）

施閏章《懷杜于皇江寧》 舊識高人意，飄零只索居。窮愁時有作，疎嬾獨無書。短髻江山畔，危城烽火餘。艱難詞賦賤，誰肯問應徐。

屈復《變雅堂遺集題詩》 上無青天下無地，虚空獨坐甯無意。先生一去五十年，似曾舊識心相憐。科頭長衫秀鬚眉，眼光射空生紫煙。團團紅日圓圓月，九原肝膽明霜雪。一劍有餘應自期，百身莫贖應難説。胸中嘔出白鳳毛，世上安知杜鵑血。長江咫尺西陵路，埋骨何事不歸去。虎踞龍蟠應天城，西風殘照鍾山樹。

陳維崧《歌贈杜于皇》 我昔住冶城，家近石子岡。魏收能弄戟，敬則解拍張。江東冠蓋爭輻輳，臺下山川本鬱蒼。一代清流歸太學，六朝豔曲有諸郎。赭袍畫坐黄金牀，牙籤堆滿中書堂。瑤星不動澄少海，二十八宿羅文昌。肥牛大肉啖崔蔡，輕軒細馬馱班揚。中官赤棒避文士，布衣白帢多輝光。杜陵二十游京國，青春彩筆增顔色。豈惟公等增顔色，僕亦翩翩有人識。風塵頒洞更劫灰，華林賓客安在哉。杜陵老大不得志，頭白只向江頭哀。蜀岡柳絮正堪把，逢君揚州古城下。揚州酒價不肯低，眼看高樓淚如瀉。君不見，飛龍廄下諸小兒，轟隱夾路青絲騎。又不見，東家買得近趾跋，人奴詎受侯家笞。天生此輩眞俊物，爾曹嘐嗐空爾爲。

汪懋麟《茶邨枉過和見投原韻》（存目）

潘耒《贈杜于皇》 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客。客行落落雲出岑，其去無跡來無心。山水佳處便淹泊，偶然相遇不可尋。黄岡先生古豪士，胸吞雲夢八千里。神鷹鎩翮不得飛，丹霄碧海將安歸。三十年來泛江舸，大塊無塵能著我。商山須眉大澤裘，遊戲人間無不可。往年訪友揚州城，州人喧呼看歲星。如雲冠蓋趨門庭，先生酣眠醉不醒。醒來洗眼焦山青，金焦如螺意不快。一葉翩然下江瀨，青丘方壺不可期。白龍赤鯉遙相待，我亦汗漫之遐方。束髮結交多老蒼，惟翁差池未識面。江雲關樹空相望，錫山葉脱蠡湖朗。散步禪房見邛杖，怪來避地已經年。笑我勞勞逐塵鞅，昆明劫火方洞然。老鰲扑山波接天，土偶桃人莫相笑。久客會有還山年，先生無事但宴眠。大瓢滿酌清泠泉，君不見，君家杜陵喪家者，茅屋秋風淚盈把，揮淚高歌洗兵馬。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茶村是詩聖，梅村亦心折。滄桑世任變，蘭芷香不滅。虞山錢尚書，殷勤投刺謁。無奈先生卧，竹關兩隔絶。梅花嶺千古，得葬忠臣骨。梅花村亦佳，山鬼永晞髮。我來訪花冢，花影踏冷月。更來訪茶邱，剔蘚讀斷碣。女蘿蔣山徑，風流未消歇。些山亦貞介，木榻坐傲兀。聊效管甯貧，並著孤竹節。

魏象樞

論述

熊賜履《寒松堂全集序》 雲中魏環溪先生以宿望重於江湖，而性特恬淡。當先朝之末年，未及艾即退居林壑，若將終身焉。今上圖任舊人，詔起田間。先生一出而朝寧增重，即衛士爲之手額。余固久耳先生名，適於班行，望見顏色，心識其爲當代偉人，喜與同列。先生亦過聽人言，不我遐棄，恨締交之晚。自是我兩人遂相得益彰。凡在公退，食言論風，指動如針芥之合。而居停又咫尺而近，常朝夕過從，欵語移晷，莫知其倦。蓋先生篤志絕學，余亦粗通章句，往往引經證傳，劇論深談，雖就中不無參互，而商確既當遂亦銘肺腑。間或盱衡世務，有所未愜於衷，則爲之相對欷歔，攢眉疾首。大都兩人一點血誠，自分可以對越。而當世不知己者，乃至妄生猜忌，橫加詆排無難，以前代僞學朋黨目之，斯誠可爲長太息者也。乃先生則畧無疑阻，余亦堅執弗移，敢曰特立獨行，亦庶幾各安於義耳。無何，余果以僚友枘鑿，蒙恩放歸。先生往徬徨遭廻，次且未幾，亦乞休罷去。蓋我兩人出處先後稍有不侔，而遭遇升沈若合一轍，斯亦大奇矣。然余與先生雖同居林下，南北相望，有如天末，即聲息無由而通。迨余再入國門，而先生已即世矣。嗚呼，悲哉！今余以衰耄疴卧白門，謝絕人事。先生之長公一齋奉命督學兩江。既事竣，一日枉過荒齋，握手話舊，出先生全集而屬之序。余受而讀之，數行未竟，已不覺涕泗交頤矣。蓋先生之文，余諷誦已久。不幸生死異路，迥隔多年。每回憶丰儀，追維往事，曷勝悼感。茲何幸，復交先生之令嗣，讀先生之全書，又不啻親炙光容，接聞謦欬牧聲，掩泪轉生一慰矣。目今長公，清操雅望，蔚爲儒宗，將來建豎卓犖，光大世業，先生有子矣。余不特爲先生慶，且爲斯道慶也。抑余昏聵餘生，學殖濩落，而長公見委，遂自忘固陋，不禁縷縷爲叙述余與先生交遊知契之概，以告來茲。先生有靈，定爲首肯矧余也。自念既託在至交，又徼倖後死，亦欲以生平甘苦之辭少報故人於地下，非敢依附青雲冀牽連以不朽也。至先生造詣精純，制行夸峻，洵無愧於古人，而其好學深思，窮源達委，諸所建白，實可施行，海內有目者豈不能共知之，尚俟鄙人之嘵嘵喻說爲耶？殆必不然矣。是爲序。康熙戊子秋日，通家侍教生澠川熊賜履拜書於金陵之下學堂。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寒松堂集》 其平生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講學亦醇正篤實，無空談標榜之習。文章樸直，亦如其爲人。

《制義叢話》卷九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骨鯁敢言事。讀《寒松堂集》中奏議，具見知人之明，指事之當，事上之誠，無一不出於天性。嘗見《制義選本》，公所撰法語之言，三句題文，汪堯峯評云：「直方大如先生之爲人。」起比云【略】。張惕庵曰：「如此簡切開朗，犖然有當於人心。」所謂言有物，行有恆也，亦眞能知公者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蔚州魏環溪尚書象樞性至孝，詩甚清挺。告終養時，不復通書朝士。偶以著述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已。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

《國朝詩話》卷一 蔚州魏尚書象樞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官，此身一失官何補！」維世名言，可想見其生平。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四 蔚州魏環溪尚書象樞粹于理學，故其詩自有眞氣。《抵蔚》云：「一官勞日月，雙淚出關河。」《見母》云：「嘻笑偏多淚，風霜不忍言。」《丙辰除夕守歲詩》云：「兄妹經離四五載，親知相對兩三人。」《送錫伯長兄歸里》云：「田園無恙心何憾，手足多殘淚欲傾。」說來何等懇摯。

《甲申闖賊陷甯武關周總兵戰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自注：「公諱遇吉，遼東錦州衛人，賊至，大戰城下，死之。城陷，其妻某氏督婦女巷戰，矢盡亦死。」三月初三日作。末二語意，流賊李自成亦言之，見忠義之氣能動寇賊也。同時武臣如劉澤清輩，不啻蛆蟲糞穢矣。

《剝榆歌》 《國朝詩話》卷一：句句沉摯，結束尤得大臣之體。

《謁孝陵》 《池北偶談》卷三：康熙辛酉二月，上謁孝陵，諸公卿三品已上皆從，多賦詩紀事。刑部尚書蔚州魏公環溪（象樞）一詩極令人感動，詩云云。予謂五六句最沁人心脾，然是後漢宦者張讓語耳。

《哭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此貶官海南，歿於戍所者。

傳記

陳廷敬《刑部尚書敏果魏公象樞墓誌銘》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閭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朝廷，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先朝，爲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愼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爲公危。上曰：「給事中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衆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吏，絕賕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旨。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與麗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蘗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以傾公。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爲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今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益都馮公首薦公。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喜曰：「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君也。」乃言教化爲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愼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削其稿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爲多。蓋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恆易有所豎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其可傳于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缺，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爲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爲國家培元氣，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兪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劾知州曹廷兪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爲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爲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命而就見所領職。」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近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祕不傳。公既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至遇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其身、施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君臣遭遇之

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騭。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輔，則特簡命公與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翦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愼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朝衣，於公，則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數日朝。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葭膏一器、人葠二斤。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則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爲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于堂，藏書于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蓋此皆公事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象樞，字環溪，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中從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仕。王父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爲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于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洽人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于理學者爲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于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眞予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于斯乎？」余愧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爛其書。于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惠我顓蒙。開來繼往，爲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家。干祿則已，吐棄如遐。公嘈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腰，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于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徐乾學《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魏象樞，【略】山西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果敏」。爲吏科給事中，疏論時事，直聲震朝野。爲左都御史，劾明珠。有知人鑒。湯孔伯、于北溟、陸稼書、郝冰滌，皆其先後疏薦。有《寒松堂集》。

《清史列傳・魏象樞傳》　魏象樞，【略】明崇禎舉人。本朝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以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疏請清理，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尋轉刑科左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懺徇庇受賄，罷之。八年，世祖章皇帝初親政，詔免天下額賦，罷城工，除加派。其時有司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註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賑各清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十年，會大計，連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言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譴吏科左給事中劉楗冤，得旨復職。是年，以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罪，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爲一議，議科臣坐徇黨負恩罪，應流，有旨釋免，各予降罰留原任，象樞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甯完我疏列陳名夏罪狀，詞連象樞。初，象樞誤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下部議降級，名夏標改罰俸。至是，謂象樞與名夏子婦家山西牛射斗爲姻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象樞素不識射斗，遂免議。旋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舉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級，象樞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歲滿，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敎化則宜崇臣僚之家敎，亟治河

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勵天下則宜輯禮書。聖祖皆是其言。是年冬，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其略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防侵漁，愼用藩司以清錢糧。從之。尋命同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十七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聖祖嘉其切中時弊。時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有清名，以盜案開報職名遲延革職，象樞疏舉之。鎮江府知府劉鼎溺職已極，而報陞糧道；絳州知州曹廷俞劣跡顯著，而不被糾察，象樞疏劾之。又以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明年，遷刑部尚書。疏請留御史臺爲朝廷整肅綱紀，上可其奏，以刑部尚書銜留任。遵諭舉廉吏，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寺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十人，皆得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尚書。尋命同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稱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歸。著有《寒松堂集》。二十六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典禮，謚敏果。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二林居集》　自公密奏索、明二人，皋明年，索額圖致政。康熙二十七年，明珠爲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人之卒見黜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

又　公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詘，在廷者多側目，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搆公者，輒于衆中剖析之，卒得白。

又　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第一，以盜案詿誤。公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詔舉博學鴻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後所薦郝浴、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沐、于成龍等，竝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

又　公居官廉，餽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以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一金足矣。」恆岳曰：「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康熙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御書「寒松堂」額賜之。二十五年，公卒於家，年七十一。

又引《測海集》　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論死。環極疏論，言官失言之罪，不過處分。處分當付吏部。貪贓壞法、挾怨報仇如是等罪，乃下刑部。請嗣後分別重輕。著爲成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公爲本朝直臣第一，彈劾必匪人，如余司仁、劉顯貴、程汝璞諸人是也。薦引必正人，如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二公是也。任都御史時，特命巡察畿輔，攘除尤見風力。歸田後，書數千卷，外無長物。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又可想其清節矣。

姚瑩《識小錄》　本朝魏敏果公與阮亭投契甚深。每作文詩，質之阮亭，一字一句，瑕類必指。公大喜，嘗有謝劄云：「於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此皆前輩佳話也。

《九朝新語》卷一五　魏環極告終養後不復通書，朝士偶以著述寓汪鈍翁，唯用方幅楮題姓名而已。

《新世說・賞譽》　魏環溪嘗語人曰：「生平景仰，而絕不得一親丰采者，海內有三賢焉，夏峯、梨洲、二曲是也。」

又《德行》　魏環溪清節高風，爲清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剡必君子。嘗言大臣之誼，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寒松堂集》　九十二卷，國朝魏象樞撰。

藝文

紀映鍾《贈魏環溪都諫》 古蔚先生海岳心，直聲震世意蕭森。踏霜有馬朝趨署，翦燭無人夜袖金。力穡不虞官俸薄，事君祇慰母恩深。退朝一室嘗閒坐，山水橫牀響素琴。

申涵光《懷魏侍郎環極》 徵書自下子陵灘，回首浮雲塞外寒。豈以華簪移晚節，似聞封事動長安。時危漫擬還山早，祿厚應思報國難。千里故人魚鳥隊，但將書札勸加餐。

施閏章《魏環極侍郎見寄卽用韵》（存目）

魏裔介《魏環極》 吾宗雪齋子，屹然古人風。苞苴不敢至，門庭閒若空。歲食幷州米，疏震日華東。鄭公猶可見，翹首送歸鴻。

韓菼《上魏環極先生四十韻》 浩然眞大勇，公獨整乾坤。山岳孤稜角，河流束潰奔。醇儒方濟世，妙用會逢原。往者朔文苑，亡何司諫垣。鳳書怛署尾，蘭畹謝當門。道與浮雲卷，時同逸翮騫。鼎臣勤啟事，軺傳趣丘園。再起餘甘節，頻陳祇苦言。神羊羣避影，白獸屢浮樽。風裁弦仍直，精神玉更溫。累遷餘敬謹，有眷絕攀援。京兆稱尤異，廷平自不冤。軍興惟食足，主聖以公煩。羞逐錐刀末，力持斟酌源。布泉潑利孔，山海狹牢盆。終飽三年戍，何愁萬國翻。宗功優歷試，副相簡新恩。益濯冰壺魄，須酬苦荣根。笏添文竹色，鑑拂水心痕。誰昔西園爵，祇今東郭墦。或如虎傅翼，倘類鶴乘軒。白髮垂青綬，丹衷徹紫閽。一身天下重，兩疏大廷尊。員嶠清霜肅，咸池旭日暾。飛蓬承臭味，末派仰崑崙。提耳寧如璜，及肩敢備藩。虛偸桃實度，其奈棗膏昏。鵷序跡猶點，鼠思聲亦吞。杜陵悲隴蜀，楚客感湘沅。是處關戎馬，他時息燧燔。長官羞會斂，閭里話鷄豚。所繫艱難事，還期次第論。發蒙徒碌碌，畏子則哼哼。倚此凌雲栢，奚殊樹背萱。庚寅吾以降，申甫園于蕃。風物青蓼戒，亭皐玉露繁。千秋長若此，四座且無喧。試把荣莫看，何如碩果存。寢興唯愼履，中外佇調元。公好扶靈壽，誰居可屬鞏。

李因篤《與魏環溪先生》 因篤頓首，伏惟先生至德膚功，屹然與伊周媲美，當代之士莫不爭，自濯磨冀邀一盼以爲榮。而因篤以桑梓豎儒，叨居戚末，受知最早，蒙愛獨深。至俯憐烏鳥私情，代爲抗疏，高風大義，求諸古人所希。此德此恩，因篤雖越居草莽，而采蘭奉毋從茲以往之年，忍一舉匕而忘所自哉。拜別抵家，窮愁萬狀，兼之死喪頻遘，歲儉賦繁，困守蓬茅，殆無生理。然所可恃者，濟世惟公在。安貧亦士常，終不敢厭茹荣根貽羞知已也。惟是僻居幽谷，輪跡罕程，久失奏箋，中懷悚息。適逢便羽，附叩鴻禧，願先生努力加餐，爲吾道重。家母叨庇頗健，菽水能甘，惟聞之知已之前，以爲慰藉而已。

趙湛《魏總憲象樞》（存目）

陳廷敬《送魏環極致政歸蔚州》（存目）

顧汧《贈魏環溪大司寇予告歸里》（存目）

宋犖《晏子披裘圖爲魏環溪先生題》（存目）

陳夢雷《上總憲魏環極先生百韻》（存目）

楊潛《寄魏環溪尚書》 聖主千秋遇，幾人能報之。大臣行直道，君子頌良時。白簡天應鑒，青編世不疑。好持冰玉節，耿耿寸心知。

孫枝蔚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溉堂集》 枝蔚在當時名甚重，然詩本秦聲，多激壯之詞。大抵如昔人評蘇軾詞，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也。

李天馥《溉堂詩集序》 豹人之爲詩，當竟陵、華亭互相興廢之際，而又有兩端襍出，傍啟徑竇如虞山者，而豹人終不之顧，則以豹人之爲詩，固自爲詩者也。夫自爲其詩，則雖唐、宋、元、明昭然分畫，猶不足爲之轉移。

況區區華亭、竟陵之間哉。曩時讀鍾嶸《詩品》，謂詩必有源，或源《三百》，或源蘇、李，而究其流沫，顏、陶、鮑、謝縱橫百變，毋論隨唐，迄今七字相嬗，別有端委。而即以五字推之，吾不知其眇眇之所極，當何如也。豹人詩初不一種，今刻之長安，亦不一集。即諸集所列，亦不一體，前後年歲，各有轉變。譬之軒楹、榱桷、樽櫨、棁節、華梁、綺井、玉缸、璧帶、陰突、廠瞭，微有不合，而總以成其爲一家之堂宇。其快所欲言，岸然自得，吾嘗比之陳同甫之爲文章，豈有過乎。顧予初知豹人，時見其所選《明四家詩》，服其清鑒。既而遇于邗，又既而遇于京師，龐眉廣顙，每望其氣宇，而即以想見其爲詩。今隕然就徵，公車赴都，則已老矣。鬚眉畢白，儼如商洛之就聘者。然且咨嗟相對，不減疇昔。況家本秦川，寄居邗水，乃其所名堂，仍取諸溉。一似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則夫讀豹人之詩，而不知其中情之必不可易，豈知詩者矣。

陳維崧《溉堂前集序》　今年來廣陵，與秦人孫枝蔚豹人歌詩。豹人，秦之焦穫人。甲申李自成作亂，孫子結同里惡少年數十人殺賊。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追者垂及，屬有天幸得不死。後脫身走廣陵，學小賈，則已傾廣陵諸中賈。稍學中賈，則又傾廣陵諸大賈。孫子學中賈之三年，三置千金。諸大賈日以肥肉大酒啖孫子，孫子益飲啖自若。且日出揚州北郭門，而鳴箏跕屣之相隨屬者，踵相接也。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處世，既不能舞馬矟，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至齷齪學富家爲。」於是自秦隴迎其婦來，而僦居於揚州之董相祠旁，閉戶日讀書，閒爲詩而自曼聲以歌。孫子既歌詩，而家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人或咎孫子，孫子益行歌不輟也。曰：「爾曹何爲者？」今年孫子年四十餘，髮鬅鬙然白，張目不闔者如綫。嗜飲酒，召之飲則無不飲。若忘其年之將老，而身之爲客也。然猶時時爲秦聲，其思鄉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瘂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孫子詩數十卷，名《溉堂集》。溉堂者，即董相祠旁孫子僦居處也。《詩》不云乎：「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孫子以是名其堂也。其猶秦人之志也。夫昔人云，吳音妖而浮。余吳人也，媿不能詩，然竊附於延州觀樂之義，因書以報孫子，爲《溉堂詩集序》。

汪懋麟《溉堂文集序》　予論詩於當代推一人，爲孫豹人徵君。其爲詩不宗一代一人，故能獨爲一代之詩，亦遂爲一代之人，他不敢知矣。亦時爲文，多謙讓不自居，曰：「吾非工此者，聊以殿吾詩耳。」屬予序。予於徵君非弟好其詩，且幷愛其文。其爲文，異夫今之爲文者也。取徑唐人，或摹魏晉六朝，獨不肯學宋時之人。或非之，不知其文之可愛亦如其詩者，正以此擅耳。不見徵君之爲詩乎？最喜學宋時之人大非之，而其詩之工，又奚啻其文也。與此徵君詩之所以異，即其文之所以異也夫。

魏禧《溉堂續集序》　三原孫豹人先生，以詩文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溉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盛、中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爲之先驅。至其所以似古人者，漸濡陶冶，若丹烏之藏物，初非出於依傍而後有。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別且八年，忽自楚中至，其顏渥丹，其髭髯潔白如雪，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溉堂續集》示予。予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譬如豪僕失主人，則倀倀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眞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既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然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爲刑名，荀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予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然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嘆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今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衝口而出，搖筆而書，磅礴奥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字，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其詩別有所以爲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

王澤弘《溉堂後集序》　余聞海內諸君子論詩者云，豹人先生得力在一「樸」字。夫樸豈易哉。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渺漫無際，窮歲累月而不能望其涯際，以其樸也。黃河水來天上，行於地中，九折注海而流不絕，亦以其樸也。若夫鑿盆沼以引清泉，濬池塘以蒔雜卉，此雕繪之見耳。惟先生之詩，如江海黃河之大且遠，讀之者絕無悅耳奪目新奇可喜之觀，而中所蘊藉，人亦莫得而測之。蓋其元氣渾淪如江之始流於岷山，黃河之發源於崑

崙，雖支分川匯，而總歸於海。以故波瀾老成，絢爛極於平淡。其喜怒哀樂之迹，不見於語言，而使人會心於意，言筆墨之外。此詩之所以樸，樸之所以不可及也。嗟呼！先生秦人也，寄居廣陵，窮老無歸，以謀生不暇日，奔走於燕、趙、魯、魏、吳、越、楚、豫之郊。其所閱歷山川險阻，風土變異及交友世情，向背厚薄之故，皆一一發之於詩，以鳴不平，而舒怫鬱。而先生若將忘焉殆久，進於道耶。夫詩，亦自道其性情耳。高才淪落者，無歎老嗟卑之辭，而見有既遇者，恒悲歌當泣，有惟憂用老之感焉。其亦皆有所不得已於中耶。昔人論太史公《史記》，惟一「潔」字。而海內論先生詩者，以「樸」之一字蔽之。其推尊也至矣。

方象瑛《漚堂後集序》 今春放舟南下，客有言先生在武昌者，亟渡江訪之。握手問勞，不知身之在客也。相與遊洪山，登黃鶴樓，尊酒縱談，因得盡讀別後諸詩，大略數卷。中歲不多作而古健質直，旨趣遙深。即偶然贈答之作，亦感慨蕭涼，各有其故。於陶、杜間自出一手筆。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詩固如其人耶。

施閏章《送孫豹人舍人歸揚州序》 其詩操秦聲，出入杜韓、蘇陸諸家，不務雕飾。

《漚堂前集》卷一 王阮亭評：古詩能發源《十九首》、漢魏樂府而兼有陶、儲之體，以少陵爲尾閭者，今惟焦穫先生一人耳。

又卷二 王阮亭評：陶、杜古詩皆發源于漢人。鍾仲偉謂陶詩源于應氏百一，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皆非也。焦穫先生古詩上溯漢古詩樂府，及其波瀾壯闊，乃與陶、杜無不脗合，非由陶杜以求漢人者也。予持論如是。適汪苕文過寓齋，共讀此卷，深以予言爲然，因書于後。

又 汪舟次評：漚堂詩樸處到不得，俚處學不得。愈俚愈古，愈樸愈秀。讀書一萬卷，養氣三十年，乃能辦此。未許草草讀過也。

又卷六 汪舟次評：漚堂五言近體前集大概從少陵出，上溯六朝，下逮中晚，變化何所不有，眞不易窺此老涯涘。

汪懋麟《徵君孫豹人先生行狀》 其爲詩，初喜六朝，繼歸漢、魏，于唐、宋、元人全集，莫不手批心識。即近代凡以詩名者，皆流覽，能一一道其所以，故其詞縱橫沉博。其爲文，偏喜晉、宋、齊、梁間作，不肯盜竊宋人。生平所爲文，不過數卷。其爲詞，專摹東坡、稼軒，一往雄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漚堂詩，辭氣近麤，然自有眞意，稱其人品之高。近有秦人，胸無典籍，好爲大言，至云作詩先洗去李杜俗調。庸妄如此，而人羣然信之，云遠勝豹人，不可解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孫枝蔚【略】所爲詩衝口而出，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眞爛熳。而調古格高，不作一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尤侗《漚堂詞序》 予聞孫豹人先生名久矣。每讀其詩，想見其人。意謂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者，必是人也。今冬偶客揚州，先生來訪予，甫入門，望見即躍起曰：「噫！此孫先生也，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無何，先生以《漚堂詞》一卷示予。予讀之有飛揚跋扈之氣，嶔崎歷落之思，嚃吆鏗鍔之音，渾脫瀏灕之勢。此先生本色也。蓋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亂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風起，遠望故鄉，思與呼鷹屠狗者遊。既不可得，乃沉埋于春江花月，酒旗歌扇間。田無負郭，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相樂也。已而相泣，中若有不自得者，故遇不如意之事，則以慷慨悲歌發之。見無奈何之人，則以嘻笑怒罵遣之。詞雖一技，擬之草堂，其在辛、蘇間乎。夫蘇公以殿閣奇才，屏棄蠻烟瘴雨之外，惟與老僧談禪，或強閒人說鬼。辛公當南渡時，自恨抱負未盡，至欲據牛頭之山，決西湖之水，陳同甫駭而遁去。彼兩公者何如人哉。其見于詞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與「把吳鈎看了，欄杆拍偏，無人會，登臨意。」略見一斑矣。今孫先生庶幾似之。顧先生老矣。雖元龍、湖海豪氣未除，而亦有時寄托閒情，作兒女語者，猶之東坡令朝雲唱「花褪殘紅。」稼軒「倩盈盈翠袖，拭英雄淚。」老子于此興復不淺也。其《清平樂》云：「小妾不嗔白髮，先生並坐朱簾。」此一幅行樂圖也。世有未識先生者，讀其詞如見其人。孫郎在焉，呼之或出矣。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尤悔庵曰：豹人老矣，元龍湖海之氣未除。而有時寄托閒情，作喁喁兒女語者，猶之東坡令朝雲唱「花褪殘紅」，稼軒「倩盈盈翠袖，揾英雄淚。」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每讀其「小妾不嫌白髮，先生共坐朱簾」句可見。

《詞苑萃編》卷八引尤悔庵評語 豹人詞，以飛揚跋扈之氣，寫嶔崎歷落之思，其品格當在稼軒、東坡之間。

《清史列傳・孫枝蔚傳》其爲詩詞，氣近麤，然有眞意，稱其人品之高。所著《溉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詩餘》二卷。原本秦聲，多激壯之詞。

《雪橋詩話》卷二　三原孫豹人，貌魁梧，好講兵事，爲諸生。遭流寇，散家財，給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爲賊所敗，落深塹得不死。走江都學賈，三致千金，皆散去。乃僦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溉堂烹魚釜鬻」，寓西歸之意。閉戶攻詩古文辭，高不見之節。漁洋司李揚州訪之，先以詩云：「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迹，端木甯知原憲貧。」遂爲莫逆交。

分論

《田家雜興次儲光羲韻》《溉堂前集》卷一王阮亭評：八首便似儲。又似杜《新安》、《石壕》諸作。

又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人心險艱，聖賢亦難化之。轉念及老莊之清淨，作者無可如何之辭也。因衆雀求食中有感觸，此賦而兼興。

又五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用儲韻而自抒寄託。儲詩村樸，此詩感嘅。儲作於亂離以前，此作於亂離以後也。

《避亂雜述（甲申）三首》一　《溉堂前集》卷一王阮亭評：徑率處得《北征》之神。

《覽古十首》九　《溉堂前集》卷一王阮亭評：至性之言，得《小雅》之悱惻。

又一〇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梁史》舊文不足據。王禹偁辨之詳矣。此作足表遯栖之志。

《與客二十餘人夜發三原赴張果老崖》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合看三章之法，知是從老杜《出塞》諸作來。

《行子吟三首》二　《溉堂前集》卷一吳野人評：與張茂「先我欲射雁，念子孤散情」同指。異在「念其有貞名」一句。

《亂後初抵廣陵喜見家兄伯發》　《溉堂前集》卷一汪舟次評：《羌村》之神。

《塒齋詩四首》一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勝杜公《縛鷄行》。又，王阮亭評：卽愛翫賢妻識趣，復非儒仲可及。此其所以爲溉堂乎。

又二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其用鷄故實處，皆有奇趣，非呆筆可比。又，王阮亭評：游戲出之，更見奇古。

《詠史四首》一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雖極痛快，仍是於言外見意。咏史詩此極足法。又，王阮亭評：旨遠而氣古。

又四　《溉堂前集》卷一王西樵評：筆意似太白古風。

《古別離》　《溉堂前集》卷一曾庭聞評：婉轉動人。「故情」二句較之「極知意氣薄，不着去時衣」，更使受者難堪。

《閒居感懷八首》　《溉堂前集》卷一吳野人評：諸詩風度意興，是陳正字《感遇》、李太白《古風》一流。又，王阮亭評語：每不解今人古詩輒擬錄別公讌請。試觀焦穫五言，有一字不似古人神理？不下士可以悟矣。

《李屺瞻遠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　《溉堂前集》卷二王阮亭評：極似少陵《別王砅》、《別李義》諸篇，却自漢人發源。

《老女吟》　《溉堂前集》卷二王阮亭評：寄託深至，愈拙愈古。

《自作挽歌》　《溉堂前集》卷二王阮亭評：境遇視陶公殊苦。眞實寫來，遂與抗行千載之上。

《壽汪生伯先生閔老夫人》　《溉堂前集》卷二吳野人評：二首古老簡樸，眞漢人之音。

《七夕復集禪智寺碩揆上人房送別阮亭儀部》　《溉堂前集》卷二王阮亭評：情至、文至，格古、調古。此詩佩之十四年，未敢忘也。

《留別里中諸友》　《溉堂前集》卷三王阮亭評：氣脈本漢魏古樂府，音節亦近。

《眞娘墓》　《溉堂前集》卷三王西樵評：讀末二語令人不敢不爲樂。又，王阮亭評：禎亦嘗有絕句云：「野外桃花紅近人，穠華簇簇照青春。一株低亞隋皇墓，且可當杯酒入唇。」與此意同。

《遊虎丘》　《溉堂前集》卷三王西樵評：筆下極變化。此等作是李不是杜。又，王阮亭評：豪宕之作，結構瀟洒。

《水嘆六首》　《溉堂前集》卷三王西樵評：悉從杜出，唯第三首首句是李長吉。此等詩，讀之雖不必字字可喜，然下筆甚難。

《題扇上兪雪朗所畫江南山水圖奉酬王正子送予之屯留長句》《溉堂前集》卷三王阮亭評：天眞爛熳，老筆紛披。此等詩直與子美、子瞻頡頏上下矣。

《送家五兄大宗歸里》《溉堂前集》卷四汪舟次評：數首雅而麗。溉堂近體多學杜，此又原本六朝。

《竹林寺》《溉堂前集》卷四王阮亭評：此詩予久載《感舊集》。讀之如遇故人。

《無言病起見過》《溉堂前集》卷五王阮亭評：讀二詩，如有無言在焉，呼之欲出。不覺老淚縱橫也。

《紙鳶》《溉堂前集》卷五王阮亭評：先兄考功有絕句云：「風滿晴空足路蹊，何須辛苦競高低。揚子橋邊九層塔，朝來不共紙鳶齊。」與先生同意。

《大樹》《溉堂前集》卷六吳野人評：結處紀事，悲感無限，得少陵之遺。

《河漲後泛舟至平山同吳賓賢郝羽吉吳仁趾作》《溉堂前集》卷六王阮亭評：蕭灑絕俗。第六句尤妙。

《牛饑紀事二十二韻》《溉堂前集》卷六王阮亭評：序妙。甚似元次山文字。

《東亭春暮憶舊遊》《溉堂前集》卷七王阮亭評：此種風格、才調，集中多有之。今人罕知其源流矣。

《無題次彭駿孫王貽上韻》《溉堂前集》卷七汪舟次評：十二首一字一珠。六朝物料以盛唐風格行之。覺世人漫作古意新聲者，不值一唾。

《溪南八首次祝京兆韻爲吳爾世作》《溉堂前集》卷七王阮亭評：八首妍妙頹唐，不限一格，而姿態橫生。

《同王貽上奉和李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溉堂前集》卷七王阮亭評：他家之作，率似《九歌》、《九辨》。先生此詩，獨似《國殤》、《山鬼》。大奇！

《句容詠懷古蹟三首》二《溉堂前集》卷七王阮亭評：高調逸響，亦郭景純遊仙之流。

《輓胡彥遠處士》《溉堂前集》卷七吳野人評：杜荀鶴「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結句遂與同慘。

《春晚》《溉堂前集》卷八王阮亭評：數詩別見寄託，都非流連光景之言。

《蕭儼》《溉堂前集》卷八王阮亭評：與宣華苑作並絕調。予久錄入《感舊集》中矣。

《揚州客四首》一《溉堂前集》卷八曹僧白評：後二語却類六朝，然初唐多有之。

又三《溉堂前集》卷八曹僧白評：崔顥《長干行》之遺。

《夜坐》《溉堂前集》卷八曹僧白評：與下一首《怨情》》全學太白《靜夜思》。忽然妙境，溱泊不得。大奇！大奇！

《七夕雜詠六首》《溉堂前集》卷八吳野人評：七夕詩從來無此，是六言詠懷詩。

《目患已除喜而成詠》《溉堂前集》卷八吳野人評：陸放翁已有「何繇四目如蒼頡，讀盡當年倚相書」之句矣。溉堂或是暗合，然自可並傳。

《從軍行》《溉堂前集》卷八王阮亭評：胸中有故，絕調渾然。視此題擬唐者，皆囈語耳。

《揚州竹枝詞七首》五《溉堂前集》卷八王阮亭評：在唐賢中亦是絕唱。

《見白鬚作》《溉堂前集》卷九王阮亭評：白太傅極稱劉尚書：「雪裏高山頭白早。」予嘗笑之，何如此詩之雅。

《食薺二首》《溉堂前集》卷九王阮亭評：「兩京春薺論斤賣，江上鱸魚不值錢。作鱠擣藿香滿屋，雨中喚起醉中眠。」放翁詩也。焦穫風致正復似之。

《華山畿》《溉堂續集》卷一王西樵評：尤喜其一起一結有法。又，六朝樂府如《歡聞》、《捉搦》，其旨存諷戒者少矣。青田意自佳，第詩又非樂府本色。此事故不得不推焦穫耳。

《贈周建西》《溉堂續集》卷一王西樵評：活現浣花老子。其拓人心胸及下針砭處，讀者宜細玩之。如「今朝乍見老眼明，却笑時賢吟腸窄。」及「此道還須富捃摭」、「古來讀書貴抄寫」等句是也。

《雨中鳩》《溉堂續集》卷一張稚恭評：以本題爲比興，却引出本意則賦也。無古無今，亦風亦雅。空同所謂眞詩者，其此乎。

《遊焦山同爾止幼華五首》一《溉堂續集》卷一汪舟次評：唐人絕句中，有數之作家。蛟門常吟此于廣坐間。王阮亭先生聞之曰：「數百年無此作

矣。」其見賞如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翻用東坡「性命窮薄輕江潭」句。各有其妙。

《少年行》《溉堂續集》卷二曹顧庵評：透心剜骨之言，爲痴人劈頭棒喝。可惜北邙人不早爲廉吏耳。又，張稷恭評：意在父兄，不在子弟。言言開省，是極關切心腸，不知者以爲此痛罵耳。《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紈袴傳》：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略】。雲間孫鋐批曰：「此詩可爲紈袴子作傳。」

《自豐城抵潛江與王幼華明府相見》《溉堂續集》卷二王茂衍評：情到眞至處，語歸自然。

《五十初度呈王幼華明府》《溉堂續集》卷二張稷恭評：讀《五十初度》三首，是天地間大文章，不可當作詩讀過。

《哭吳後莊》《溉堂續集》卷二張稷恭評：三首立旨既殊，選音亦異。閎中而肆外。

《戲贈莫大岸》《溉堂續集》卷二吳野人評：狀莫老與自狀，可謂盡致。然却似少陵，不似元、白，以氣厚故也。

《彭蠡歌》《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唐人中，摩詰、青蓮方能臻此。

《勉段生孫生》《溉堂續集》卷三曹顧庵評：今人競尚流麗，不知此種乃眞古詩也。

《夏日坐郭長仲水邊梅花亭長歌》《溉堂續集》卷三曹顧庵評：詩有風姿，有風骨。先生此篇，於波折處見姿，於叙事中見骨，姿妍而骨堅。吾無間然矣。

《陸止敬進士頗有閒居之樂名其園曰小雲間索賦》《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眼前情景，以古調折出，可歌可咏，眞謫仙一流也。又，施愚山評：高賢故當得此佳作。「捉鼻」、「折腰」二語，誦之三嘆。僕所以官興闌也。

《漢水》《溉堂續集》卷三施愚山評：字字老健，五言長城。

《九日入城飲周伯衡觀察寓齋留宿明日有詩見贈用韻答謝二首》一《溉堂續集》卷三施愚山評：眞詩人相遇，直寫懷抱，一氣清眞。

又二《溉堂續集》卷三施愚山評：與獨立蒼茫自咏詩同妙。

《登滕王閣》《溉堂續集》卷三汪舟次評：此等詩要看他氣候，不是雕鏤可得。

《流民船和吳賓賢》《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三詩格韻極高、極古。

《擬王介甫古詩八首》《溉堂續集》卷三汪舟次評：八首隨意抒寫，絕無町畦。只覺古氣橫亘。

又二《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如讀《十九首》。

《寄題康山兼懷張稷恭》《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度和氣緩，可咏可誦。

《懷汪舟次》《溉堂續集》卷三汪舟次評：每讀一過，淚下一斗。

《苦雨》《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雖極工鍊，而古致落落。少陵、昌黎之間。

《題掩錢圖壽蘇母汪太夫人》《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堅迥古異，古樂府之遺也。得此於壽詩尤奇。

《趙子淑招飲郭北園亭同華龍眉佴燮辰汪叔定季角賦席上果蔬及園中花草》《溉堂續集》卷三吳野人評：五首雖詠果蔬花草，卻是席上果蔬、園中花草，他人未免只詠物矣。老手遇小題，亦不肯草草放過。

《夢研歌爲汪季角舍人賦》《溉堂續集》卷五施愚山評：此夢甚奇。蛟門故當不凡。

《戲馬臺》《溉堂續集》卷五施愚山評：重瞳故自英雄，先生不肯抹倒。

《壕有水歌爲任明府作》《溉堂續集》卷五吳野人評：只將水道與治水委曲疏注，而明府德政自見。奇文！奇文！

《後新翻子夜歌二首》一《溉堂續集》卷五施愚山評：千古無人道出。

又二《溉堂續集》卷五吳野人評：變《鄭》歸《雅》，辭復古絕。

《九十翁歌贈汪觀瀾先生四首》《溉堂續集》卷五吳野人評語：四詩轉折無窮，波瀾莫測。絕唱！絕唱！

又一《溉堂續集》卷五施愚山評：音節古甚。即此可傳汪先生。

《程母詩三首》《溉堂後集》卷一吳野人評：三首嶔崎之致，詠嘆之聲，立身題外，射的題中，非筆大如椽，何以能此。僕作不堪並稱矣。

《吳氏和賓賢》《溉堂後集》卷三吳野人評：古色、厚氣、正論、高文，最有關係文字。又，汪叔定評：當與韓昌黎《鄂人對》並傳。

《夢江南》《溉堂詩餘》卷一鄒程邨評：「細雨索天饒」本山谷「楊柳索春饒」句得來。又，王阮亭評：「春心」二語，凝思乃得其妙。

《採桑子・題焦山僧房》《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固自英爽，有伯符當年氣概。又，張虞山評：予廿年前登山賦詩，臨江釃酒，何其壯麗。今讀「頭白」、「卧對」句，凄涼滿紙。

《浣溪紗・寓豐城壽昌寺作》《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四首讀來極是慘澹。

又《閨怨二首》一《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心煩剪壞寄郎衣」，固是別出新意。又，張虞山評：此詞在先生集中又是別調。

《鷓鴣天・乙巳初度三關三首》二《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如讀摩詰登高之作，使人益重棠棣之情。

《好事近・舟行入燕經過淮陰重訪家涵中》《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二詞爽快，如食哀梨。

《秦樓月・客京中二首》一《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遊戲得妙，然非溉堂先生不能作是語。又，張虞山評：予與溉堂同在都門，人多怪之，常欲賦詩自嘲。今讀此詞，不覺噴飯。

又二《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僕近題友人昌平詩，有句云：「未尋天壽路空哭，戰場春與溉堂同。」此情也。

《踏莎行・臺山遠望圖》《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結句是李長吉錦囊中語。

又《鐵杖芒鞋圖》《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結處忽自說心事，便覺風格跌宕。

《南鄉子・途中二首》二《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四十八翁」二語與「不見盧郎年少時」皆巧于自嘲。

《南柯子・望江邊村舍》《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頻年作客，羨江頭賣酒翁眞是天上。然宦海浮沉，更有甚于作客者。

又《冬至日憶兒》《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老病他鄉」一語不忍讀。

《菩薩蠻・僧舍夜聞雨聲二首》一《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罪風雨，奇矣。「應無罪」更奇。又，董樗亭評：「猶勝泊江邊」二語，非老于羈旅者不能道。

《浪淘沙令・白鶴觀道士問予生產答以二詞》一《溉堂詩餘》卷一陳其年評：使雙成見之，得毋卻扇挪揄。此老日久不相見，乃童心猶昔邪。

《一剪梅・閒居》《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寫兒女情，時有老氣，自是先生本色。

《漁家傲・本意》《溉堂詩餘》卷一張虞山評：胸襟、眼界高人一等。先生借漁家自道。又，董樗亭評：從來賦《漁家傲》者，無此新聲變調。

《江城子・賦錢戲爲既恨復憶之語》《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世間恁風雅事，無錢做不得。奈何以孔方忽之，親之如兄固爲不錯。

《蝶戀花・送王仔園之金陵》《溉堂詩餘》卷一鄧孝威評：南渡情事盡于「一霎君臣」二語。不數潮打空城寂寞回也。又，張虞山評：「一霎君臣，一霎閒花草」與「多少興亡看過了，且看湘裙六幅」，皆傷心語，必傳無疑。

《沁園春・戴務旃攜具過寺寓》《溉堂詩餘》卷二鄧孝威評：溉堂詞豪健如饑鷹獨出。此更細膩。覺機軸殊爲不凡。

又《題想園想園圖二首》《溉堂詩餘》卷二鄧孝威評：題虛詞實寫得繽紛錯落，皆極殊玉之光。

又《詠硯池李若士範廉夫索和》《溉堂詩餘》卷二陳其年評：老氣橫九州。讀書破萬卷方能作此。

《念奴嬌・陪諸公宴集城北園林限屋韻坐有魚較書》《溉堂詩餘》卷二張虞山評：歌舞場中着無限感慨語。非東坡、稼軒不能下手。又，鄧孝威評：是時名流駢集，亦復佳製如林。讀至「多少興亡」二語，不覺齊爲服拜不減孟襄陽「微雲」之吟，劉賓客「石頭」之唱也。

《燭影搖紅・同曹顧庵鄧孝威雷伯籟孫介夫飲王西樵司勳寓園聽雲然女史度曲分韻得六字》《溉堂詩餘》卷二鄧孝威評：竹屋天寒，華燈酒密，妙依紅袖，細寫烏絲。此會幾如隔世。寧不念司勳發「玉塵黃土」之悲也。

《漢宮春・飲瞿生宅月下聽客彈琵琶是陳隋間曲調感而賦之》《溉堂詩餘》卷二鄧孝威評：四條絃子，數語可謂驚魂動魄。

《新婚箴爲汪季燦》《溉堂詩餘》卷四王西樵評：二篇旨原《三百》，調取漢魏。可爲作四言詩之法。

傳記

汪懋麟《徵君孫豹人先生行狀》　孫枝蔚字叔發，號豹人，世居西安三原之王店。父振生，歲貢生，生子五人，豹人行三。年十二，隨父客揚州。歸里，補三原附學生，時年十五。入清，棄諸生幅巾，將妻子趨揚州，其父有所遺舊園，日擁經史，吟嘯自放。四方之士聞其名，無日不來，雞黍作供，舊業日落，遂賣其園居，更僦屋於董子祠旁，名其所居曰溉堂。當是時，南昌王于一（猷定）、涇陽雷伯籲（士俊）、長安王築夫（巖）、黃岡杜茶邨（濬）、朝邑李叔則（楷），先後稱寓公，與先生相往還。諸君各以詩古文名，先生獨以詩名，海內無論識與不識，皆知有豹人先生。是時新城王公阮亭（士禛）、三原梁公木天同官於揚。其鄉人李屺嶷（念慈）、任淑源（璣）亦來遊，咸折節於先生。休寧孫無言（默）講宗人之好，時左右之。東淘有吳野人者，名嘉紀，歙縣郝羽吉（士儀），休寧汪舟次（楫），俱以工詩名，與先生交最洽，而部陽王幼華（又旦）自秦中來見先生，與三人者傾寫願交，相與論詩無間。及歸，命畫工繪《五子論文圖》以去。後應博學宏詞試，授內閣中書舍人。以年老放歸。【略】年三十，鬚髮盡白如老人。卒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八日，得年六十有八。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於資。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騏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顙，衣冠甚偉。與尤悔庵初未識面，一日者悔庵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即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遭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溉堂」。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人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

《清史列傳・孫枝蔚傳》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布衣。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以年老不能應試，特旨偕邱鍾仁等七人授內閣中書。枝蔚始遭闖賊亂，嘗結里中少年，奮戈逐賊，失足墮土坎中，幸不死。乃走江都，從賈人遊，累致千金，輒散之。既而折節讀書，肆力詩古文，傲居董相祠，高不見之節。王士禛官揚州，特訪之。先之以詩，稱爲奇人，遂訂莫逆交，然未嘗一日忘故鄉也。因顏所居曰「溉堂」，以寓西歸之思。時左贊善徐乾學方激揚士類，一時才俊爭趨之，枝蔚獨弗屑也。三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清史稿・文苑傳一・孫枝蔚》（存目）

紀事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二・指數類上》　三原孫枝蔚，老詩人也，以年授官放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晏，童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唯添錯字愁。」

《今世說・方正》　孫豹人應召入都，初以老病辭，不許。既將還籍，復有年老授銜之命。吏部集驗於庭，孫獨卧不往。旋受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前，曰：「君老矣。」孫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衆皆目笑其愚，孫固自若。

《春冰室野乘》卷下　三原孫豹人先生於甲申闖寇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

賊，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流寓廣陵學賈，三致千金，已而盡散之，僦居董相祠，扃戶讀書。身長八尺，龐眉廣額，衣冠甚偉。與尤悔庵初未識面，一日悔庵即離坐起迎曰：「此孫先生也，余固識之。」相與大笑。豹人晚年築室數楹，題曰漑園，烹魚釜鬻，隱然寓匪風之痛也。【略】王文簡之司李揚州也，慕豹人名，欲往詣之，而恐其不見，乃先之以詩：「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端木甯知原憲貧。」遂爲莫逆。漁洋俸滿，入都，豹人送以詩曰：「欲問忘情老，何名並命禽。」

《汪舟次出亡友江天際所畫與予輩泛舟圖潸然題此》 吳嘉紀《題亡友江天際畫》詩題下注：甲辰秋，汪舟次招諸同學泛舟平山，天際即景作畫。

《流民船和吳賓賢》 李宗孔《請撥鹽課賑濟淮揚疏》：去歲淮、揚兩府水災滔天漫地，如高、寶、興、鹽、江、安、山、桃等處十一州縣之民，田地陸沉，房屋倒塌，牛畜種糧飄浮，父子兄弟夫妻兒女死於洪波巨浪者，不幾千百人，而無衣無食，露處江干，號泣之聲，震動天地。【略】一月之內，死無數矣。饑民攜兒挈女，鳩形鵠面，百結鶉衣，行乞城野。四鄉內外，結聚成羣。

《王解子夫婦和吳賓賢》 《留溪外傳·王義士傳》：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亡國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吾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尚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寧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若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皋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雨舟望海烈婦祠》 歸莊《洞庭三烈婦傳》附《海氏傳》：海氏家貧，婦色美，有運糧武弁窺見之，紿其夫以遠賈，夫遂挈海附糧艘以行，武弁遣其夫還市物料，夜入犯海，海力捍之，武弁殺之而藏其屍米中，遣其黨追殺其夫於道。黨不義其所爲，詣有司告之，勘驗得實，事聞臺使，爲誅武弁，而奏旌烈婦，立祠於毘陵驛。過之者多嗟嘆泣下，文人學士作爲詩文以彰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漑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詩餘二卷》 國朝孫枝蔚撰。【略】枝蔚于甲申闖賊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土坎中，幸不死。後至廣陵學賈，三置千金。既而僦居董相祠，扃戶讀書，刻意爲歌詩。此集題曰「漑堂」，即所僦居處也。《前集》十卷，各以體分。《續集》六卷，則起康熙丙午，止戊午。《後集》六卷，起己未還山以後，迄丙寅。皆編年爲次。《詩餘》則以小令、中調爲一卷，長調爲一卷。

汪懋麟《徵君孫豹人先生行狀》 所著有《漑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已版行於世。又著《古今稱謂彙編》四卷、《漑堂隅說》若干卷。

孫臣《漑堂後集序》 先中翰公【略】生平著述甚富。己未歲，以六科書雲李公等疏名公薦，應上博學弘詞之召，攜所作稿本入都。會少宰玉峯趙公時爲考功郎，相見歡甚，傾笥倒篋，校讐付梓。其刻於京邸者《漑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久已流傳海內矣。自己未秋，陛辭還山，迄丙寅凡八載，得詩二千餘首，痛自刪割，存十之三，釐爲六卷，藏於家。以余兄弟舌耕餬口，無力殺青。時以不能繼述爲憾。邇年來，懷豐、瞻魯、漢威、寄南四兄長相繼下世，余既傷先澤之久湮，又悲棣華之徂謝。形神俱瘁，顛毛半白，撫卷太息，不禁涕泗交頤也。今年夏，偶與家姪永公名居貞者，文讌之暇，談及《漑堂後集》諸未刻稿本，慨然力任剞劂，始於季夏，竣於仲秋，不三月而削氏告成。嘻，先中翰公辭世三十有五年矣。手澤宛然，不克即梓行世。今成於吾姪永公之力，蓋亦有數存焉。永公年少力學，閉戶遁跡，將來繼漑堂而興，其爲欣幸，又何如也。余因叙述及之，不欲歿善云爾。先中翰公詩集，已遵諸先達手訂，悉登梨棗。所未梓者，尚有《漑堂隅說》四卷、《經書廣義》四卷、《古今稱謂彙編》若干卷，仍俟有力者

商確成之。愧余不肖有志未逮也。

聶先《百名家祠鈔》《溉堂詞》一卷。（清）孫枝蔚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溉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孫枝蔚撰。

又《溉堂詩餘》二卷。孫枝蔚撰。

藝文

方文《訪孫豹人不遇因題其壁》 虞翻天下士，知己無一人。斯言初似激，久乃識其眞。我生好結交，交亦半海內。豈無文章伯，實少同心輩。同心亦有之。才藻或不如。才藻即英發，未必多讀書。吾欲求完人，僅見一孫八。秉節既堅貞，摛詞復淵洽。前年游我里，傾蓋如故知。臭味自相合，不異鍼與磁。招我來蕪城，江關好流寓。今春遭家難，益思傍君住。豈知我舟到，君復游武林。門巷頗幽邃，木葉空蕭森。整冠上君堂，三子出見客。委曲問而翁，音書久睽隔。鄧生武林返，言共君羈棲。雅游不得意，尚困西湖西。何不遄歸來，家園聊卒歲。雖乏沽酒錢，鶴裘猶未敝。況聞予在此，晨夕相與游。知己有眞樂，屢空何足憂。

吳嘉紀《贈孫八豹人》 有明風雅推西秦，前有獻吉後豹人。獻吉直道事天子，諫諍不顧宵小嗔。男兒抱才復得志，進退榮辱懷俱伸。豹人生也獨不辰，天地兵荒二十春。奇士落落淪草莽，關河相對長酸辛。詩紀甲子身去國，柴桑出處杜陵貧。遊越遊吳髮盡白，無聊又卜邗上宅。客慕虛名剝喙頻，披衣欲出還蹙額。車馬紛紛徒汎愛，妻兒依舊炊無食。蕭統樓頭鳴鼓鼙，董相祠前長荆棘。鄙人曳杖叩蓬門，香醪斟酌蕉陰碧。微醉顏熱忽不懌，呼余與語淚沾臆。從遊赤松是幾時，我輩衰頹眞可惜。

胡介《贈孫豹人》 十年兩見孫焦穫，頭鬢蕭騷似飛蓬。留得雙瞳炯炯青，終日仰天望寥廓。總角盤頭便有名，吐詞屬對座客驚。謂當三十取卿相，誰令四十無所成。華嶽有家歸不得，一身落魄揚州城。揚州自昔稱佳麗，捲起珠簾擁高髻。霽築風吹血滿城，駱駝如山負腰細。梅花嶺上葬衣冠，丞相英靈去不還。我曹安忍不貧賤，朱顏綵筆常饑寒。我年四十七，忍恥人間覓衣食。汝家三十口，日日市上糴升斗。自矜敏捷千首詩，換得漂零一盃酒。爲我語焦穫，得酒毋勞更作詩，李白杜甫世所嗤。

汪懋麟《生日答孫豹人見贈二首》（存目）

尤侗《輓孫枝蔚四首》 幸爲才子婦，曾是女中師。鸞馭今何往，雞鳴竟不知。孤桐心半活，一劒匣初離。遂使長安道，爭傳潘岳詩。聞道于歸後，金銀首未華。光眞是鴻配，巴不羨鄒家。伴讀能終夜，鳴機對落霞。如今傳往事，七誡可同誇。司李榮華暫，夫人計慮長。惟思大門戶，日勸誦甘棠。繡佛千針指，生兒兩鳳凰。但留彤管在，亦勝返魂香。五日期曾否，千秋遂永睽。沒爲翰林婦，生笑太常妻。割肉將誰遺，修書合獨棲。從今看燭跋，只似數行啼。

吳雯《贈汪舟次柬豹人》（存目）

又《懷豹人》 淮海羈棲客，秦川游俠身。拜官辭闕晚，失業到家貧。婚嫁愁中婦，詩篇累故人。彈箏纖手在，耑待膾江鱗。

潘耒《邗上贈孫豹人》 關中自昔多才子，近代得名康與李。爾後作者絕不聞，扶輪崛起復見君。君才堂堂萬人敵，鯨魚掀波鵬翼翮。不將客氣驚凡愚，淳古清眞露肝鬲。本家渭北秦山蒼，半生皂帽依維揚。秦聲剛烈吳聲緩，君能兼美無偏傷。廣場詞客如螗沸，君詩一出千人廢。旗亭蕭寺墨淋漓，見君一篇瓊樹枝。雞林爭購樂天集，卉布解織都官詩。往年天子開延英，鶴書催赴彤墀行。鷄鶋不樂響鐘鼓，一官強授鴻毛輕。掉頭歸來海天闊，百尺修竿釣寒月。意氣猶然大布衣，翻憎過客呼官閥。我亦逍遙露地牛，無端忽著金籠頭。羊腸詰曲不可上，蛾眉謠諑令人愁。歸來乎，澗之曲，山之幽。秋菘春筍有眞味，豈必太官分珍羞。少陵一草亭，貞白三層樓。共君眠雲復弄月，不與菌蠁爭春秋。

《雪橋詩話》卷二 三原孫豹人【略】有《抱琴圖》小像，漁洋題詩云：「絕磵長松不世情，科頭箕踞一先生。胸中磈礧無人語，落落琴聲大蟹行。」宗定九題云：「長松千尺挺宜陽，箕踞孫郎態更狂。世上知音人不見，一絃扯去見稽康。」

顧景星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白茅堂集》 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勿剪，其後人收拾遺稿，又不甚別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

乾隆《黃州府志》卷一一 顧景星，貢生。八齡觀燈，賦鰲山，稱神童。比長，博極羣書，詩文爲海內所宗。與錢謙益、龔鼎孳、王士禎諸人齊名。楚中談風雅者必以星爲最。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詞薦。

宋犖《漫堂說詩》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略】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隨園詩話》卷一六 （顧）黃公與杜茶村齊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黃公。因《白茅堂詩集》貪多，稍近於雜，閱者寥寥；然較《變雅堂集》，已高倍蓰矣。

又 黃蒙聖祖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再舉鴻詞，亦不赴試：有楊鐵厓「白衣宣至白衣還」之風。《憶內》云：「靜夜停金剪，含情對玉釭。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窗。」《觀姬人睡》云：「玉腕明香簟，羅帷奈汝何。不知夢何事，微笑啓腮窩。」風韻獨絕。余嘗見小兒睡中，往往啓顏而笑，訝其不知，緣何事而喜。今讀先生詩，方知眼前事，總被才人說過也。

《清史文苑傳稿・顧景星傳》 少穎悟，能文，下筆纚纚，縱橫奧衍。與廣濟張仁熙、竟陵胡承諾，俱一時耆舊，著名江漢間。康熙十八年，以貢生舉博學鴻詞科，因病不與試。居京師與施閏章友善，出所爲詩，屬爲之讐校。閏章稱其恢博雄悍，不讓古人。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不羈。

李集《鶴徵前錄》 施愚山云：赤方詩恢博雄悍，原本李、杜，下迨長吉、樂天、義山、子瞻、放翁，無所不有。其遣興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機警性成，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靡不勤蒐。

《劍谿說詩》卷下 施愚山先生曰：「徧觀古人著作，不能毫髮無憾，何況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正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又曰：「蘄州顧赤方出其詩相讐校，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鷙如寇讐，毋留纖塵爲後人口實。』噫！先生五言爲一代宗匠，顧君亦不愧作手，有以夫。

《筱園詩話》卷二 國初遺老，【略】顧黃公與茶村，同鄉齊名，所著《白茅堂集》，雖貪多無雜，然較勝茶村，尚多雅音。

康發祥《伯山詩話》 顧赤方景星享年極高，詩卷亦富。《白茆堂詩》二十七卷，其間好爲獺祭，多作奇字，但珠礫雜陳，未經淘汰，貪多之病故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五 《隨園詩話》錄蘄州顧黃公憶內句云：「午夜停金翦，含情對玉釭。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窗。」謂爲風韻獨絕。建安謝蕉谿明經室黃曇生女史，憶外句云：「隻影黯殘釭。愁心未易降。無情中夜月，故故冷窺窗。」意境正復相似。女史工詩畫，有《蕭然居集》，詞則未見。黃公名景星，國初屢薦不起，舉鴻博亦不就，遭亂時，掘草根爲食，一一記以詩。所著《白茅堂集》，雄渾綿麗，佳作不少。歸愚宗伯《別裁集》，祇錄一首，想未見全集耳。

《題內府所藏唐人百馬卷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芻秣盡凡才」二語，比當時豢養庸流，臨難退避如陳希烈、張垍之輩，而顏眞卿之忠直，不識爲何如人也。借題發揮，乃見作手。

《挽龔芝麓》 《隨園詩話》卷一六：龔芝麓尚書失節本朝，又娶顧橫波夫人，物論輕之。顧黃公爲昭雪云【略】。文士筆墨，能爲人補過飾非，往往如是。《今傳是樓詩話》：顧黃公與杜茶邨齊名，且均與吾鄉龔端毅爲文字忘形之交。【略】至黃公二律，則直爲端毅辯誣矣。詩云【略】。第二首謂橫波夫人事，出語持平，不得以阿好少之。

傳記

《文獻徵存錄》卷六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有《白茅堂

集》。母明懷十三月而生。生之夕，巨蛇亘屋上，光色熒異。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三歲尚不語，一日語忽述彌月及前生事甚悉。歲飢，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以彩襦，慫往觀。蹙然曰：「何不以此賑飢，吾不願往。」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聖童。束髮就試。合肥龔芝麓一見奇之，薦之太守，許。我西太守與論古今事，大驚異，拔冠黃郡第一。時飢疫相仍，寇氛四熾，先是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景星年十六，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癸未，屠蘄，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南畿甫立，授景星推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浮家瀕湖，爲長隱計。順治十六年庚子，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康熙戊午，詔求博學鴻儒，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試。蒙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旡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有七。景星記誦淹博，著述甚富，初有《讀史集論》九卷，《曇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與杜于皇齊名，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勿翦，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龔尚書鼎孳歸本朝後，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黃公弔合肥尚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輴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時溝瀆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爲人文過如此。陳宏緒曰：「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責大帥之不法者。是時氣蓋天下，較東方朔之旁若無人、禰正平之鼠視孟德，殆欲過之。不幸世亂坎壈，流離侘傺，無聊之致。一寄於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嗟乎！以彼其才，生不遇時，愴怳憤悢。年且四十，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卷二九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湖廣蘄州人。生而穎異，六歲能賦詩，數歲遍讀經史。尤長經世之略，值明季流寇陷蘄州，游寓崑山。後往來吳、楚間，當事者交章薦辟，皆以疾辭。康熙戊午，奉旨召見。以病乞還，顏其堂曰「白茅」。有集行世。

《明遺民錄》卷三七　明顧景星，字黃公，蘄州人。生之夕，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因以名焉。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神童。旋補諸生。先是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景星年十六，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屠蘄黃，展轉避亂，之崑山居焉。南都立，授推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浮家瀕湖，爲長隱計。順治庚子，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大吏強之不起。康熙戊午，又以博學鴻儒徵，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旡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七。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稱霸才。有《讀史集論》九卷，《曇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

民國《湖北通志》卷一五二　（存目）

《清史列傳・顧景星傳》　顧景星，字黃公，湖北蘄州人。性穎悟，六歲能作賦，八九歲徧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聖童。爲文縱橫奧衍，與廣濟張仁熙、竟陵胡承諾，俱著名江漢間。熊文燦挈海賊過蘄，諸賊中張獻忠尤黠，景星年十六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福王，立授景星推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因浮家瀕湖，爲長隱計。康熙十八年，以貢生舉博學鴻儒科，因病不與試。居京師，與施閏章友善。出所爲詩屬爲之讎校。閏章稱其恢博雄悍，不讓古人。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不羈。著述富贍，歸後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無咎」之義也。

紀事

《悼王郎》　《隨園詩話》卷一六：國初說書人柳敬亭、歌者王紫稼，皆見名人歌咏。王以黯昧事，爲李御史杖死，有燒琴煮鶴之慘。顧赤方哭之云【略】。王送公卿出塞，必唱《驪歌》，聽者不忍即上馬去，故又云【略】。悼王郎詩，只宜如此，便與題相稱。乃龔尚書竟用「墜樓」、「賦鵬」之典，擬人不倫，悖矣！御史名森先，字琳枝，性雖伉直，詩恰清婉。《過雲間亭》云：

「空亭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卒以忤衆罷官。

《龍孽》《筠廊二筆》：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鎮江府迅雷烈風，晝晦如夜，掣去漕船一隻，民船二隻，不知去向。月河鎮地方隕酒數十壜，平置河側。四面山地方掣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死男婦無算。遠見四龍鬥於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溧如冬。顧黃公有《龍孽詩》云云。

《贈于太守四十韻》《雪橋詩話續集》卷二：于清端以順治辛丑由副貢令羅城。其忍苦和民以至誠相感，具見《告親黨書》。康熙丁未，總督盧興祖疏稱：「羅城在深山中，猺狑頑悍，成龍潔己愛民，建學宮，創養濟院，任事練達，堪列卓異。」遷四川合州，再升黃州府同知，駐岐亭，署通山縣。庚戌入覲。辛亥大旱，賑饑，攝糧捕事，民甚德之。甲寅盜起麻城，以撫剿功擢守黃州。發奸摘伏，有神明之目。書檄申移，曲盡區畫；軍興旁午，洞悉機變。顧黃公《贈于太守四十韻》云【略】。赤方此詩皆實事也。康熙二十年，由直隸巡撫入覲，聖祖諭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爾昔在黃州，土賊嘯聚，爾往招之，即時投順解散，何以致之？」公奏曰：「臣惟宣布威德，未有他能。」嘗特賜內帑千金，親乘馬一匹。總督兩江，但騎一馬赴任，見者不知爲總制也。

《書佟卜年遺文後》《雪橋詩話續集》卷二：明故監軍道遼陽佟卜年初以進士令南皮，改任河間，有惠政。熹宗初，坐撫順族人佟養性與本朝通謀，無辜死於獄。被難時，以誥命遺文付故吏。後三十年，公子匯白中丞以僉都御史撫閩，過南皮，故吏獻之，並祠其主于學宮。順治甲午，顧黃公過閩，匯白捧遺文出示，黃公書其後云云。

《荆南》《雪橋詩話餘集》卷二：三藩平後，各省多設兵駐防，顧赤方《荆南》云【略】。時荆州建將軍府也。葉已畦《乙亥京口作》云：「不盡夕陽隨處下，何來塞草向人生。」語涉譏刺，不及黃公爲得。明時軍籍亦稱旗校，林時益有《遇建昌某所旗校王老詩》。本朝旗營留戍，猶明制也，王公設險之意，屯兵正所以安民。聖人豈有所私哉！

《寄又韓》（句）《雪橋詩話續集》卷一：宋畸，字又韓，集名《詩歷》，與黃南雷同。顧黃公《寄又韓》句云：「杜宇日垂血，靈鸞何苦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白茅堂集》四十六卷，國朝顧景星撰。景星有《黃公説字》，已著録。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顧學集》八卷，《書目》十卷，皆崇禎壬午以前。明末燬於寇。《顧氏列傳》十五卷，《阮嗣宗詠懷詩註》二卷，《李長吉詩註》四卷，《讀史集論》九卷，《贍池録》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禎癸未以後作。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間，又有《登樓集》、《避地泖澱集》，亦皆散佚。是集爲其子暢所輯，而其子昌編次、音釋之。凡賦騷二卷，樂府一卷，詩二十二卷，文二十卷。

乾隆《黃州府志》卷一一　顧景星著有《白茅堂集》、《黃公字説》數十卷。

《清史·文苑傳稿》卷二下　顧景星，【略】著述富贍，有《白茅堂集》四十六卷，《讀史集論》九卷，《贍池録》一百十八卷，《顧氏列傳》十五卷，《南渡來耕集》七十三卷，《阮籍詠懷詩注》二卷，《李賀詩注》四卷。

光緒《蘄州志》卷一〇　《白茅集》四十六卷。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顧學集》八卷、《書目》十卷，皆崇禎壬午以前作，明末燬於寇。《顧氏列傳》十五卷、《阮嗣宗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贍池録》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禎癸未以後作，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間，又有《登樓集》、《避池泖澱集》，亦皆散佚。是集爲其子暢所輯，而其子昌編次音釋之。凡賦騷一卷、樂府一卷、詩二十二卷、文二十卷。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横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後人收拾遺稿，又不甚别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四庫全書》）《説字》、《讀史集論》九卷。

《國朝文録·總目》《白茅堂文録》二卷。顧景星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白茅堂詞》一卷。顧景星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顧景星撰。

民國《湖北通志》卷一五　景星所著書多燬於兵火，今存《白茅集》，則其

子昌所輯。昌字文饒，康熙癸酉舉人。

藝文

張其淦《顧黃公（景星）》　黃公生有靈，夢星降於宅。巖尹死有神，牡丹紅變白。黃山白嶽遊，遂隱澱湖迹。悲發滄浪吟，西臺淚痕積。白茅堂數步，匏瓜稟盈尺。誰以鴻博薦，先生振遠翮。誰以大魁招，先生脫巾幘。霸才吾所慕，清風被林澤。瀕上十三子，陳公成熱客。堪笑隔帷語，冰心熱塵隔。

周篔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青士遭亂，棄舉子業，受廛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筐筥斗斛權衡堆滿肆，讀之穢衽中。其爲詩，句敦字琢，不輕襲前人片語。胸無柴棘，急人患難，視朋友如一身，人或忘大德而思小怨者，不以眞諸懷也。晚年詩趨率易，好與浮屠道士游，題咏極多。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游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牴疎。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可當一幅寫照也。

朱彝尊《布衣周君墓表》　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于門，相接也。【略】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略】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緜壁間所錄詩牋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紃屨，衆賓皆愕眙。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補作圖。

《明遺民詩》卷一五　周篔，【略】布衣。遭亂棄舉子業，受廛于市。急人患難，視朋友如一身。晚年好與浮屠黃冠遊。有《采山堂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青士隱於市，然能穿穴古今，尤工韻語。朱竹垞太史極推許之，嘗紀其逸事：有郡丞行署與周爲鄰，周吟誦徹夜，丞聞其聲，亦達旦不寐，恚甚，遣吏勾捉，將撲抶，有士大夫救援，得不辱。至今秀水人猶津津道之。

《柳南隨筆》卷四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中，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鄰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墮水死。

《清史列傳・周篔傳》　周篔【略】所爲詩，清超樸淡，奇趣流行。五言尤勝。嘗醉書云：「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牴疏。」彝尊讀之笑曰：「先生自寫其形影也。」古文出入歐、曾，尤精詞律。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時同里王翊、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海寧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潦，出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交遊漸廣，有詩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昉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

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塗，循澀路前進，旼哭於後，不少顧，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躋山顛，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蕩不羈，多此類也。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陳田按 青士與竹垞爲素交，竹垞表其墓，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於後者九人：王翃介人、范路遵甫、朱一是近修、王沂子明、沈進山子、李麟友振公、朱彝鑒千里、褚標霞建、周篁林於。九人者，皆能詩，以介人爲優。

《新世說·忿狷》 周名篔，【略】其爲詩超儁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翃、范路交賞公詩。朱竹垞、朱一是、李麟友，皆與公相唱和。

《七歌集句》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以己意驅遣成語，故無湊集之痕。第七句仍用杜陵原本，因無可集也。存此以備詩中一格。

《懷張考夫》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老杜「吾宗老孫子」一章，鎔入十字中，猶書家之有縮本。

《示兒》 吳文溥《南野堂筆記》：僕半生衣食奔走，兒輩多廢學，每誦周青士布衣《示兒》詩云【略】，爲慨然也。少陵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目陶潛未達道，正爲宗文、宗武，解嘲太息耳。

傳記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篔谷，嘉興人。【略】客京師二年，未嘗投貴人一刺。尚書徐乾學好延攬海內士，諸生徐善主其家，篔嘗就善同卧起，乾學欲見之，終不可得。其歸也，給事中某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笑卻之，歸舟抵宿遷卒，年六十五。

《清史列傳·周篔傳》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浙江嘉興人，少嗜學，遭亂，棄舉子業，隱於市，且賈且讀，未嘗一日無詩。與王翃、范路、沈進、繆泳、朱彝尊、朱一是相倡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胸無柴棘，視朋友如一身。貧乏者周之，傾橐不少惜。友人寄千金於篔笥，道溺死。篔爲具棺斂，呼其子至，以笥還之。其後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間，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旼至武康銅井，入徑山。會日暮雪甚，虎迹交於塗，循澀徑前進。旼哭於後，不少顧。既至僧舍，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朱彝尊典試江南，榜發後，侍郎田雯與之宴。篔布衣紃履，與其友顏光敏至。衆皆睥睨。光敏曰：「此浙人周青士。」雯肅之上坐，懽飲而散。或漆人頭爲飲器，坐客莫敢視。篔獨引滿三杓，其儻蕩不羈多類此。篔每作詩，低頭沈思，行街市中若無所見。嘗行吟慈雲寺中，誤觸當事輿，詢知篔乃免。又假嘉善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甚。適郡丞以事至部，與園隣攪吟聲不寐。詰朝，拘至將加戮辱，或援之乃解。王士禛聞之，笑曰：「袁彥伯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一日念彝尊不置，走京師訪之。居二年未嘗一詣貴人。時徐乾學好士，篔同里徐善主其家，善與篔同卧起。乾學欲一見之不得也。將歸，或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篔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卻不受。行至宿遷卒，年六十五。時康熙二十六年也。

紀事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七·軼聞類》 周篔字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過午輒下簾閉肆，登小樓讀書。喜爲詩，與朱彝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鄰相善。一日游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事至署，與園鄰，聞周吟聲，彷徨不能寐，詰朝詢知其故，逮至，杖而逐之。予曰：「袁彥伯使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

《漁洋詩話》卷下 周篔，字青士，秀水人。居梅里，隱於市廛。偶游嘉善，假一園居停。一夕嘯咏甚適，遂至達旦。鄰有郡丞行署，時來按部，聞周詠詩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詰旦，遣隸勾捉，將加戮辱，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或述此事，余笑曰：使袁虎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一座大笑。

《柳南隨筆》卷四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篔）、惲正叔（壽平）二

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鄰，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

著録

《小腆紀傳補遺》卷四 周篔，【略】著《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綜》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一 周篔【略】工詩。有《采山堂集》、《詞綜》、《今詞綜》、《析津日記》等書。

《清史列傳・周篔傳》 徧搜唐、宋、元諸詞家，分別體裁，著《詞綜》三十卷，《今詞綜》十卷。又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

藝文

《柳南隨筆》卷四 （篔）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即其死處也。平湖僧借山（璟），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無學僧。」

丁澎

論述

綜論

《本事詩後集》卷九 藥園祠部盛名膴仕垂二十年，中遭遷謫，頹然自放。己酉南還，與僕相遇于任城酒樓，典裘痛飲，嘗著雜劇以自況，故僕有「東岡舊恨題華表，南部新詞託管絃」之句。

又 嚴顥亭云：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掇，以書衫袖。婺州吳賜如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爲一時傾倒如此。

《清史列傳・丁澎傳》 澎天性愉爽，不耐披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其詩蓋以自然勝也。【略】所作詩，語多忠愛，無怨誹意。

柴紹炳《西陵十子詩選序》 飛濤天性愉夷，不耐搜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如合德入宮，芳香竟體，以自然標勝。

《西泠十子詩評》 丁飛濤（澎）如敝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

《今世說・雅量》 丁藥園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丁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乙未進士，官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參愚山、嚴黄門顥亭輩，稱燕臺七子，名滿京師。時上方冊立□□，念無嫡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丁，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謫居五載，略無遷謫狀，躬耕自樂，灑然有箕山之風。）

《全浙詩話》引張安茂《扶荔堂集序》　我友丁子飛濤，弁冕乎西泠者也。其詩溫麗而含清，雄桀而盡倫，故述懷之思淵以平，贈別之思慨以慷，關塞之思勞以壯，征人思婦之思憂以□。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　藥園少時爲《白雁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摭，書之衫袖。居鹽橋，與仲弟景鴻弋雲、季弟瀠素涵並有名，號「鹽橋三丁」。初官法曹，時治獄多拘摭毛舉，救正無術，因爲兩議之說。觀其《上劉尚書書》，眞仁者之言也。繼以大婚襄禮需才，移春曹主客，時貢使至廉知主客爲藥園，以貂鼠犀玉易其詩。歸與祥符張文光、汴州趙賓、萊陽宋琬、宣州施閏章、餘杭嚴沆、仁和陳祚明相倡和，號燕臺七子。【略】戊五年而歸，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著述益富。浙督李尚書欲薦之，作書辭焉。《府志》入《文苑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嚴灝亭云：「祠部少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采摭，以書衫袖。」婺州吳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爲時傾倒如此。

《新世說・賞譽》　朱近修稱丁藥園風義高舉，雄睨藝林。天爲加絢，地爲加藻。

李漁《與丁飛濤儀部》　蒙貺詩詞二刻【略】。詞則隸使蘇、秦，奴鞭辛、柳，自成一家。而又能合衆美以成一家。弟自選詞以來，未有慶得其人如今日者。

《詞苑叢談》卷五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塡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略】。《聲聲慢・秋夜》詞【略】。《柳初新》詞【略】。《爪茉莉・閨怨》詞【略】。《品令・幽懷》詞【略】。《鳳銜杯・舊恨》詞【略】。《臨江仙・春睡》詞【略】。是愈出愈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眞可謂山間明月，鳳管簫聲，淒楚回環，傷情欲絕矣。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柳塘詞話》曰：朱近修稱丁藥園，雄視藝林。余見其《虞美人》曲云：「與郎一處誓同生，除是郎爲柳絮妾爲萍。儂捺水面作楊花，只恐郎爲飛絮又天涯。」與周勒山所定吳歈云：「約郎約在夜合開，夜合花開不見來。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道夜合花開夜夜開。」更爲眞摯而稍覺透露。且丁郎中絕不似柳郎中，有穢褻語。若尤悔庵詞云：「漫將薄倖比楊花，楊花猶解穿簾幕。」恐又成妬極情深一種矣。

又《詞評》卷下　沈雄曰：藥園祠部於拂意時，不作侘傺倀語，偏工旖旎愁腸。故《扶荔詞》，曲盡纖豔之思。其友亦有以詞柬之者：「勸君莫負賞花時，幸歸矣，長噓復奚爲。黃鬚笑捋憑紅肌，論英雄如此足矣。」其中調《行香子》、《兩同心》諸作，猶有酒悲餘緒。

《詞苑萃編》卷一七引《扶荔詞》　丁藥園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百首，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掇，以書衫袖。【略】後以事徙關外，皂帽歸來，偶於邗上逢王西樵考功，賦《夢揚州》一闋。曹學士見之曰：「僕與祠部俱從冰天雪窖中磨鍊而出，有甚于退之潮州、東坡儋耳者。辨此情懷，庶不使韓、蘇笑人寂寂。」

《蓮子居詞話》卷二　徐釚《續本事詩》稱丁藥園祠部盛名膴仕，垂二十年。單辭隻字，髣髴有旗亭歌唱之思。今其詞如《鎖窗寒》云：「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東風。」（東風）《柳初新》云：「柔條無力，挽不盡隴煙湘雨。及早和他同倚，怕銷魂夕陽飛絮。」（本意）《鳳銜杯》云：「將和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舊恨）等語，洵才人之筆，在藝香、麗農之間。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燕銜花》、（五十二字。）《一痕眉碧》、（五十一字，犯曲上二句一痕沙，下二句眉峯碧，後段同。）《山鷓鴣》、（五十六字，犯曲上三句小重山，下二句鷓鴣天，後段同。）《銀燈映玉人》、（八十三字，犯曲上五句剔銀燈，下三句玉人歌，後段同。）《合歡》、（九十四字，犯曲上五句萬年歡，下五句歸朝歡，後段同。）《御帶垂金縷》（一百十字，犯曲上五句御帶花，下五句金縷曲，後段同。）皆丁飛濤（澎）自度曲。飛濤《扶荔詞》頗傷於脆，由其極力愛好。《行香子》云【略】。《臨江仙》云：「怪他燕子故雙棲。湘鉤暗下，賺得個撲簾飛。」頗清婉，不見佻態。

《雲韶集》卷一四　飛濤詞風流美麗，情味無窮，讀之使人心醉。

《白雨齋詞話》卷三　丁飛濤亦工爲豔詞，較周冰持爲和雅。然亦只是做得面子好，不足爲詞壇重也。

又卷六　其年柬丁飛濤一篇，起云：「大叫高歌，脫帽歡呼，頭沒酒杯裏。」又云：「君不見、莊周漆園傲吏。洸洋玩弄人間世。又不見，信陵暮年失路，醇酒婦人而已。」又云：「我勸君、莫負賞花時，幸歸矣，長噓復奚爲，算人生亦欲豪耳。今宵飲博達旦，酒三行以後，汝爲我舞，吾爲若語，手作拍張言志。黃鬚笑捋凭紅肌，論英雄如此足矣。」又《西平樂》（王谷卧疾村比楊花，楊花猶解穿簾幕。」恐又成妬極情深一種矣。

居、拏舟過訊)云：「只須翦燭，無煩烹韭，欲與君言，竟上君牀。君不見、石鯨跋浪，鐵馬呼風，今日一片關山，五更刁斗，何處乾坤少戰場。」筆力未嘗不橫絕，惜其一發無餘。

《詞徵》卷六　丁飛濤蚤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摭，書於衣袖間。婺州吳器之贈以詩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時傾倒若此。所撰《扶荔詞》，如《柳初新》詠柳云：「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大有江潭搖落之感。然如宗定九所評則過矣。(飛濤與同里沈謙、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虞黃昊、陳廷會並有時譽，世稱「西泠十子」。通籍後，與宋荔裳、施愚山、張譙明、周釜山、嚴顯亭、趙錦帆唱酬日下，稱「燕臺七子」云。)

分論

《風霾行》　《覯齋詩談》卷六：以奏疏入詩，妙絕法門，從東坡《表忠觀碑》得來。《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時秋官濫刑，故因風霾之變而極言之。末言乳虎去而祥麟來，如來俊臣受誅而甘雨降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洛陽道》　《覯齋詩談》卷六：「池臨修竹密，春逐落花流。」兩句合讀，方見對法之妙。

《初至靖安寄邸中諸舊友》　《覯齋詩談》卷六：「雁聲孤斷磧，虎氣撼空城。」撰句須如此，方有光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虎氣」五字，如見獻賊破成都後景象。

《送張坦公出塞》　《覯齋詩談》卷六：「關從鴉髻斷，路並虎狼分。」警壯有氣色。

《夏日移居》三　《覯齋詩談》卷六：「岸花沾鳥沫，溪蘚帶魚冰」，句極幽細。如此造句，自然脫熟。其五「夢裏家仍在，存亡敢自知」，起法老。「寄衣愁老母，覓菓念孤兒」，二十字如鐵鑄成。其八「春蒿牆欲上，晚雀壠相呼」，「牆」、「壠」二字是句中之眼。

《過孫納言山齋》　《覯齋詩談》卷六：「孤峯數茅屋，五柳一先生。」此小致耳。

《至日》　《覯齋詩談》卷六：「冬至參芒白，燈昏雪片青。」光芒在「白」、「青」二字，切「至日」，移用不得。

《野望》　《覯齋詩談》卷六：《野望》一首，力量用的勻，正如善射者之開弓。

《潦海》三　《覯齋詩談》卷六：「戈船迴赤日，火霧改滄州。」異樣色澤。

《寒食簡嚴顥亭》　《覯齋詩談》卷六：「崖冰斷壠驚新草」，「斷」字呼「驚」字，妙絕。「野燒空林廢禁烟」，「空」字映「廢」字，妙絕。(七律)

《野眺》　《覯齋詩談》卷六：「泉傾古洞雲偏出，人在青冥鳥亂啼。」句極精妙。

《九日對菊》　《覯齋詩談》卷六：「非關此日偏愁汝，似厭他鄉卻傍人。」絕似少陵。

《劉將軍祠》(名綎)　《覯齋詩談》卷六：「靈旗夜閃秋河影，石馬晨嘶冷露光。」英靈奕奕，若將下來。

《左萊陽著書宅》　《覯齋詩談》卷六：「生平苦憶左萊州，謫去龍沙萬里流。」起法健而老。

《施尚白枉訊舊居》　《覯齋詩談》卷六：「公叔論交雙涕淚，子卿無恙數行書。」字字妥，字字勍。

《郝復初山居小酌》　《覯齋詩談》卷六：「八月山中草閣涼，道書閒讀慢焚香。慣吟蟋蟀侵堦雨，得食鼯鼠墮石牀。」從客到之前下筆，靜中定思好友，著想高妙。

《報宋荔裳》　《覯齋詩談》卷六：「風起盧龍急雁行，幾年歸夢度漁陽」，起便妙。「髯鉗季布藏車下，鉤黨符融泣路旁」，用事切，對待工。又，覺古人事似爲作者而有，此爲高手，此爲上乘。

《東郊十首》　《覯齋詩談》卷六：《東郊十首》，氣力光燄，錘鍊搆造，無不入妙，七律中飛將也。又以《兩都》、《長楊》之手爲近體，綽有餘工。又，字字珠光，字字金聲。又，十首雄秀之極，當世無敵。又，不知此詩是一時揮筆而成，抑積久汰鍊而成，無論遲速，總推獨步。又，予曾以此詩請教楊先生：「如何做出此等詩來？」答曰：「須天大學問方可。」予加一轉云：「又須極細工夫始得。」有作料而無錘鍊，如金未成泥，砂未成液，一塊一塊都不黏著。及融化順手，還要花樣新奇，方能助色。

又四　《覯齋詩話》卷六：「積雪霾霾青嶂月，晴天莽莽黑山雲」，聯字生

穩可法。

又六《覯齋詩話》卷六：「放馬盡來沙苑白，彎弓直落海東青」，以眼前字對古雅字，妙無痕迹。

《見燕》《覯齋詩談》卷六：「相期定似逢寒食，乍見爭如說故鄉。」摹杜入神，用意渾雅。《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一語中，燕之多情與己之多情皆見，可云善作情語。

《奉陪國子藩公遊東園》《覯齋詩談》卷六：「椒室宗支臨北渚，桐珪分胙守東京。」熨貼精工。

《春暮郊居》《覯齋詩談》卷六：「遠水乍波鷗浴罷，小堂初語燕飛來。」離離新粉。

《早發河山驛》《覯齋詩談》卷六：「樹密人行深霧裏，山昏馬卧亂沙中。」森茫如畫。

《浴湯泉》《覯齋詩談》卷六：《浴湯泉》結云：「不是聖朝容薄遣，那從此地沐恩波。」忠厚得體，喜中帶悲愴意。坡老云：「若非廢放，安得有此。」與此正同。

《慰李琳枝侍御詔獄》《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慰臣直望主恩也。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一種立言之體。

《送趙錦帆比部歸汴州》《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言錦帆歸去後，草野方有耕鑿之人。推重之至也。

《度嶺見長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登高臨深，自有此種眼界、此種心胸。奇警之語，自然湧出。

《過長洲吳瑤如郡守招飲漫賦》《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三語謂己從靖安歸，四語謂吳郡守也。酬應詩能泯酬應之迹，亦復可存。

《送汪舟次檢討奉使冊封琉球》《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本二琉球，後併爲一，故問之。康熙戊戌歲，徐澂齋太史出使琉球，歸省侍母。時作詩送行者，必以出使、省親對舉，推爲合律。不知出使是主意，省親只是旁及，殊失輕重也。此詩將母於結處一點，見前輩位置之妥。

《望天壽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廢興之感於言外領之，只「舊袈裟」三字便覺黯然。

《聽舊宮人彈箏》《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種竟是唐人絕句，於渾成中見風神。愈咀吟愈有味也。旗亭、畫壁那能遺却。

《浣溪紗》《詞苑叢談》卷五：丁藥園《浣溪紗》云【略】。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在言外，此眞得詞家三昧。

《菩薩蠻》《詞苑萃編》卷一引王士祿評：《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於通首，近時惟丁藥園擅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　道儂隨處好。好處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丁澎，字飛濤，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工詩，爲西泠十子之一。少有《白燕樓詩》，吳下士女爭書衫袖。與宋荔裳、施愚山輩，稱燕臺七子。有《扶荔堂集》。

《清史列傳・丁澎傳》丁澎，字飛濤，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刑部主事，調禮部。十四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洊陞郎中。以事謫塞上。居五年乃歸。澎少有雋才，未達時卽名播江左，與仲弟景鴻、季弟灤皆以詩名，時稱「三丁」。有《白燕詩》流傳吳下，士女多采摭以書衫袖。初官刑部，無事日作詩。與宋琬、施閏章輩稱「燕臺七子」。既調禮部，兼司主客貢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爲澎，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京師搢紳榮之。澎天性愉爽，不耐披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其詩蓋以自然勝也。及謫渡遼海，崎嶇三千里。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一日爨無煙，取蘆粟小米和雪齧之。日晡忽聞扣門聲，童子喜從隙窺之，虎方以尾擊戶。澎吟誦自若。所作詩，語多忠愛，無怨誹意。著有《扶荔堂集》、《信美堂詩選》。

民國《杭州府志》卷一四五（存目）

紀事

《雪橋詩話》卷二 丁飛濤與弟景鴻潔，稱三丁。官禮部，坐事謫塞外者五載。東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吟誦自若。其《遼海雜詩》云：「不見桃花島，清明斷海頭。戈船回赤日，火霧散滄洲。五嶺仍開瘴，三江未穩流。管甯曾渡此，今得許同游。數遣句驪使，邊陲控制強。腥風吞鴨綠，朔吹撼龍岡。輻輳眞無外，旃裘尙一方。海東還內地，日出見扶桑。自在分邊郡，荒墩幾處傾。蠶房撐老樹，虎迹約空城。甃井連冰鑿，山畦趁火耕。折來新戶口，廿載不知兵。」將軍欲見之，遲未往。一日乘牛車入城，手《周易》讀之，遇將軍於道，低頭誦不輟。將軍語人曰：「吾今日遇藥園先生矣。此閒安有車上讀書岸然不顧者乎。」遂禮爲上客。

《清稗類鈔・雅量類・丁藥園與牧豎同卧起》 仁和丁藥園儀部澎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

又《丁藥園賜吏鵝炙》 丁藥園居法曹，詩名滿京師，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訟於庭，藥園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

《新世說・識鑒》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瑰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榜。公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爲大器。」榜發，乃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名海內。

《送孫無言自廣陵歸黃山》 施閏章《送孫無言歸黃山序》：歙人孫子無言客廣陵十餘年，未嘗一日忘黃山，所與遊者，皆爲文辭送其歸。予謂廣陵地羶而囂，魚鹽估客之所輻輳也。介在江海之間，烽火無甯歲。而黃山爲天帝之都，仙人之窟宅，其去此而歸也。蓋宜夕脂車，朝命駕，使人追之不及，安俟送爲？

《遼海雜詩》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丁澎【略】順治丁酉，主試中州，爲榜首數卷更易數字，廷議謫戍奉天。值冰合不得汲，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躬之飯牛，與牧豎同卧起，暇則乘牛車行游紫塞中，作《遼海雜詩》，磊落雄秀，絕無失職不平之概。戍五年而歸，遍游天下名山大川。

《過秦樓》 徐釚《南州草堂詞話》：吳湖州（綺）常于碧浪湖張燈汎舟，燈火管弦，極一時之勝。丁藥園儀部作《過秦樓》一闋，以紀其事云云。蓋樊門水嬉之後，僅見於此也。

《繞佛天香》 徐釚《南州草堂詞話》：姚江女師維極，幼歲棲眞，頓悟玄妙，微言清雋，尤工詩詞。其《咏梅》云：「春來了。鶯來了。凍解霜枝，小萼新姿巧。」《聽雁》云：「搗衣聲起，家家聽不盡，西澗芭蕉送雨。」丁藥園歎其涉筆蕭疏，自是蓮臺上品，度《繞佛天香》一曲贈之云云。

《玉女搖仙珮》 徐釚《南州草堂詞話》：望春樓故邸在青州。丁藥園祠部入關後，偶游山左，來尋舊址。睹蔓草零烟，不勝華清宮闕之感，賦《玉女搖仙珮》一闋，令故妓歌之，聽者恍如置身津陽門外奉誠園內也。

《夢揚州》 徐釚《南州草堂詞話》：丁藥園祠部【略】以事徙關外，皂帽歸來，偶于邗上逢王西樵考功，賦《夢揚州》一闋云【略】。曹學士見之曰：「僕與祠部俱從冰天雪窖中磨煉而出，有甚于退之潮州、東坡儋耳者。辨此情懷，庶不使韓、蘇笑人寂寂。」

著録

康熙《錢塘縣志》卷三二 《扶荔堂文集》二十二卷、《藥園詩集》十二卷、《詞集》並丁澎著，字飛濤。

康熙《仁和縣志》卷二六 《藥園詩續集》、《藥園文集》、《扶荔詞集》、《讀史管見》、《存笥日抄》。

《清史列傳・丁澎傳》 著有《扶荔堂集》、《信美堂詩選》。

《燕臺七子詩刻》 《信美軒詩選》一卷。（清）丁澎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 《扶荔詞》一卷。（清）丁澎撰。

藝文

李漁《贈丁藥園儀部》 十載重逢舊賞音，嘯歌悲涕總難禁。玉門關喜猶生入，沙磧詩能不苦吟。身作令威人是鶴，才同司馬賦爲金。賣文盡有山中祿，莫更飛翔侈遠心。

又《滿江紅・讀丁藥園扶荔詞喜而寄此勉以作劇》 傀儡詞場，三十載，謬稱柳七。向只道中原才少，果然無敵。止爲名儒崇正學，不將曲藝妨經术。致幺麽忽地自稱尊，由無佛。　魔數盡，眞人出。旭輪上，燈光沒。看詞壇旗幟，立翻成赤。愧我妄操修月斧，惜君小用如椽筆。急編成兩部大宮商，分南北。

湯斌

論述

綜論

胡介祉《湯文正公全集跋》 大司空潛庵湯先生文行，久爲學者所宗，迹其生平，始而仕而已，已復仕，入居匡衡不凡不隨者幾何年？出任保釐興利除弊者幾何年？其間閉戶藏脩大闡鵝湖廉洞之教者又幾何年？余景仰先生之爲人，其品高，其望重，言規行矩津津乎與聖賢爲徒，然恨未得從先生遊，猶未知先生深也。乙亥春，會子濬以先生遺集五卷見示，余受而讀之。元元本本，理深而詞達，氣靜而神恬。凡道德之源流，經史之根據，上可以利國家，下可以福蒼生者，莫不丁寧反覆洋溢乎簡端間。或寄情吟咏，託意歌詞，亦惟抒寫天眞，得詩人溫厚和平之致。以余思之，夫既本諸身心性命而見之著書立說，則見之著書立說而自益有味乎身心性命也明矣，又豈徒能言之而已哉。余乃今而後知先生深矣。或曰至人無言，苟能行之，焉用文爲。夫古今之理，道秘而不宣，自有言而羽翼「六經」，儀型百世，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言固不可以盡廢也。今先生雖歿，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啻親承謦欬，奉爲楷模，藉非言又何以啓之哉。余知溯濂洛關閩之傳者，應爲先生屈一指矣。時康熙乙亥夏四月朔，燕越胡介祉頓首謹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湯子遺書》 斌在國初與陸隴其俱號醇儒。隴其之學篤守程、朱，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容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今集中所載語錄，可以見其所得力。【略】故集中詩賦雜文，亦皆彬彬典雅，無村塾鄙俚之氣。至其奏議諸篇，規畫周密，條析詳明，尤昭昭在人耳目者矣。蓋其著述之富雖不及陸隴其，而有體有用，則斌尤通達於治體云。

《制義叢話》卷九 睢州湯文正公《見善如不及》全章文後二比云【略】。方望溪先生評此文云：「俯仰古今，深究天人之理，落落浩浩而題中義蘊包舉無遺。平生志事，於斯可見。」余謂公爲我朝人物第一流，此文亦當爲制義第一篇。記得陳厚甫(鍾麟)言，昔有士人夜行憩於樹閒，聞一人暗中對語。其一曰：「君欲何往？」其一曰：「適將往某村辦事，爲正氣所阻，不得入，柰何？」士人疑爲疫鬼，因急行至某村偵之，別無所覺，惟聞一破屋中有朗誦湯公《見善如不及》章文後二比者，反復數遍而未已，因悟所謂正氣者，卽指此。是年，時疫流行，遠近殆徧，惟某邨無恙云。然則公此文，可抵文山《正氣歌》矣。

又 張惕庵曰：湯潛庵先生「君子不可小知」二句文云【略】。通篇皆浩浩有得，落落不羣，此尤其警策處。讀之，如見朱子在雲谷精舍，飲酒微酣，吟諸葛公《出師表》、陶徵君《歸去來辭》：聲振林樾之概。先生由潼關道以裁缺引疾歸，從孫鍾元徵君講學百泉山，刻苦如庠序弟子，人忘其四品大僚也。會徵博學鴻詞，蔚州魏公環溪詢人才於王阮亭。阮亭曰：「他人薦人論文藝可矣，公必須薦文學德行如湯斌者，乃相稱。」魏公敬諾。先生由是入翰林，揚歷中外，游登九列，學術、政績爲海內所宗。不知先生之得行其志，由於

環溪、阮亭。司馬公云：「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豈不信哉。

李祖陶《湯潛庵先生文錄引》　惟我朝湯文正公【略】可以謂之醇儒矣。【略】文章不多作，作即高雅不群。諸疏尤善於立言，不競不絿，得告君之體。蓋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不惟非文士可及，并非講學家有質無文者所可及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是集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故有建豎功業，講明理學而詩不存者。文正爲國朝第一流人，而韻語葩流，溫溫藹藹，洵爲德人之言。

查爲仁《蓮坡詩話》　睢州湯潛庵司空（斌）性至孝，潛心性命之學。作詩雄渾俊逸，讀之如在開元、天寶間。《贈人》云：「千里風塵驚短髮，十年供奉憶同官。」《送友》云：「關河落照鄉山迥，驛路鳴蟬野樹深。」《題畫》云：「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盡日茅亭下，開窗到遠山。」出語圓潤溫厚，不矜才使氣，宜其理學文章，爲一代名人也。

《國朝詩話》卷一　湯潛庵先生（斌），學問政事，彪炳國朝，初不藉詩以見，詩亦自佳。嘗《題畫》云：「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盡日茅亭下，開窗對遠山。」着筆不多，胸次可想。

《隨園詩話》卷四　湯潛庵巡撫江蘇，《出郭》云：「按部雨餘香稻熟，課農花發曉雲輕。」人言公理學名儒，何詩之清婉也！

《東泉詩話》卷三　睢陽湯潛庵《題畫》一絕云【略】。湯不以詩名，而詩工如此。《直院中》句：「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夜深星斗闊，始悟與天鄰。」尤足想其胸襟。

《筱園詩話》卷一　若理學諸公中，詩文可觀者，則湯文正公一人而已。

分論

《理學宗傳序》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直從天命之性說起，以明理學之有宗傳，而儒者盡性合天之功不可缺略。文筆周匝完備，絕似朱子。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用意固佳，而布置安放亦有法。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此題自宋以來不知幾千萬文矣。或詳典制，或明義理，或對針時事，或緊切地方，竭慮殫心，盡思拔出前人名作之外。至此文出，而堂堂正正一切有以包掃之。

《重修中州會館記》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議論一層進一層，而意度波瀾亦皆入古。于會館記得之，可稱絕特。

《重修信陵君祠記》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點：此文跌宕流連，極似魏叔子得意之筆。徒詫其從大處起議，猶屬皮相。

《徵君孫鍾之先生墓誌銘》　《國朝文錄・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文起手虛籠一段，中間挨次實叙，時下斷語。末復重贊其學以總結之，靜重雍容雅與。題稱先生爲徵君門下士，故能寫出全神而無一毫囂張之氣，視圭齋碑許文正、曼碩碑吳文正又不同矣。

傳記

汪琬《湯公斌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湊酪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鉅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公故得保功名以終。殆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蘗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荊峴，晚又號潛庵。先世由滁州之來

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希范。祖州學生，諱敏。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罵賊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脩《明史》，公疏言：「《宋史》脩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布延布哈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有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概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巡撫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通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賈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脩兩朝聖訓。公在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捕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粧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鬬毆，恐愒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脩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甚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駱驛相繼，奸巫淫尼闌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賦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脩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村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竝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下部究主使。上乃命集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議。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衊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延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嗾延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老母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上怒，將隸公旗下。得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譁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

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準。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奥，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著《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前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眞、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靦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我死友哉？銘曰：「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我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遘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丘，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竢良史。」

韓菼《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睢州祠堂碑》（存目）

湯溥等述《湯子行略》（存目）

楊椿《湯文正公傳》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說，請罪公。夜半，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飭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發有方，先使人逆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苦饑，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僦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死，留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未及期，鄭成功犯江甯，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阨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僞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尚敢連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聞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訛言江甯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告，衆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衆降。當是時，微公，贛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是無弟矣。即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上聽，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尚奢麗，民多巧法，吏治亦

寖隳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既至，宣布諭旨，使吏民知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上每以特旨行之。方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性命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聖天子問民疾苦意。」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旨。」公曰：「候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聖天子愛民如子，吾甯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報菱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即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瀕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若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宦計耳。今以逋賦累，尚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即不能，以考成罷歸，尚得奉先人壟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櫂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祠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柩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工商賈各敬其業。散法及誣辭興訟者洗手斂迹，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尚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尚書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上蠲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酧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甯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輦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泰州民田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肖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己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勅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一即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上以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又設氈欵錢爲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水溢。總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上命尚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己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慍。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略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束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大二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束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其事。」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

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准揚矣，尚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穆成格曰：「公言良是。第奉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濫，一綫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昔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弱，反逆灌入淮河。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春旱，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珠。明珠懼，欲囚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爲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旨令九卿更議，國柱目公曰：「幸勿違衆。」公曰：「漢臣應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上幸海淀，留公輔導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上不聽。國柱嗾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藜耳。」江藜者，國柱姻也。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上責問宜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皇太子講，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嗾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母老，萬不能來，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上不允，而國柱宣言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上輿，道路諠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越數日，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尚書、九卿議事。公入講，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三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跟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靳輔皆被劾罷官。

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雍正十一年，世宗命祀公賢良祠，御製文卽其家祭之。今上乾隆二年，賜謚文正，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憲歿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爲，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召，士民建生祠於蘇州學宮。旣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崑山徐尚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湯斌【略】順治壬辰進士，由翰林出爲潼關道副使，遷巡北道參政。康熙己未舉鴻博，授侍講官，至工部尚書。其學兼通朱陸，得蘇門孫氏之傳，嚴於義利之辨，皆切于日用倫常，一以誠意正心爲本。乾隆二年补謚文正，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有《洛學編補》、《睢州志》、《湯子遺書》。

《清史列傳・湯斌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馮景山《湯中丞雜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泚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幷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簏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略】吾里大司空潛庵湯公，君子也。方入小學，卽以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卽以行其所學自命。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才四十，輒抱無悶之志，日取先儒諸書而熟復之，更就正孫鍾元先生於夏峯。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然沖默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所推轂，受知聖主，寤寐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筵，則恭啟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青宮，無事不以養正自效。亹亹焉，必不願就三代以下之功名。人或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也。及公卒，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民其康乎！天下之士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道其昌乎！孰非以其必欲行決其能行、於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則公之不克，自主與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公卒之三月，其子溥搜而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干卷，在史局有《明史稿》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若干卷，屬余是正而刊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立教之蘊，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讐校旣竟，各綴數語於篇末，蓋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大者不得盡見於世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同里田蘭芳拜撰。

《居易錄》卷六　工部尚書湯潛庵（斌）以天啓丁卯生。康熙丁卯，其門人王給事紳公垂以艱歸。睢州先生臨別，慘然孰其手曰：「吾祖、吾父卒年皆六十一，今吾年適如之。子歸矣，不知能復相見否？」果以是歲卒于位。

方苞《湯潛庵先生逸事》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

焉。【略】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即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白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又《湯斌遺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略】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引《二林居集》　順治十二年，公應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代死難諸君事蹟，以修《明史》。秋，以公爲潼關兵備道。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李玉廷以萬人入雩都山爲寇，公度玉廷且犯南安，即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擒。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峰孫徵君，受其學。公論學首嚴義利之辨，故在官無取于屬吏。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即盡一職，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又嘗論學以躬行心得爲本，若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日遠。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魏敏果公薦公。十八年，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二十一年，直經筵。公爲講官，務積誠以動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爲講官須于此處着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在勘。公曰：「使者所至，苛擾實甚。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六月，補授江寧巡撫。至則革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匣費，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公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公自奉澹泊，治文書常至四鼓。或勸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二十五年春，以公爲禮部尚書。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二十六年五月不雨，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公曰：「彼應詔言事爾，何罪？且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九月，改工部尚書。十月，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眞心，眞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卒年六十一。

又引《池北偶談》卷九　上宣諭湯侍讀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

又　左庶子湯潛庵夢登高山，忽一人自後越之，湯繼之至山巔，一室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庶子王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此乃《麻姑仙壇記》中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

又引《湯子遺書》　戊午應召入都，留別里中親友詩云：「蕭然蘿薜絕雙魚，雲外忽傳有鶴書。學道原因息機早，出山翻悔避名疎。幽花谷口遙相映，野鷺溪邊迴自如。龍尾班行眞濟濟，拙庸應許住茅廬。簇簇郊關擁畫輪，臨河握手話酸辛。蓺花選石多同調，待漏鳴珂少故人。倦鳥寧能歷遠岫，歸雲何意覆通津。入朝倘得辭簪紱，春水還期理釣綸。」

又引《松心日錄》　陸清獻宗朱子，且謂必黜陽明而後學術可一。湯文正不以爲然，然文正非宗陽明也。文正答清獻書有云：「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又云：「陽明詆毀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

明之萬一，而止效其罪過，何益之有？故某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若曰能嫚罵者，卽程、朱之徒，非某所敢信也。觀此，則文正亦宗朱子，但不欲人詆毀陽明耳。

《九朝新語》卷一 湯文正卧病燕邸，魏蓮陸自上谷策蹇來訪，見湯繩床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夢語讀之，湯病爲之頓減。雪亭者，蓮陸侍孫先生于夏峯自名其所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于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以自考也。

又卷三 湯文正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講畢，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内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稱其忠。

又 湯文正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内擢詹事，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十七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送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施愚山官湖西道，參議以裁缺歸，懷香哭送者數千人。所乘官舟輕不能渡，湖民爭買石膏塡之。既渡乏食，賣舟而歸。湯文正任江蘇巡撫，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苎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爲豆腐湯。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幷笞其僕而遣之。湯文正内召去蘇，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前，老少見者爲泣下。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尚書矣。」

又卷六 湯文正身羸瘦，眉宇不揚。年五十諸朋各以詩壽之，無一當其意者。有一門生獻詩云：「身因治國三分瘦，眉爲憂天一寸低。」文正得句大喜。

《棲霞閣野乘》卷上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逆而脫歸者，於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新世說・賞譽》 湯潛庵稱黃太冲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之治水，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清稗類鈔・廉儉類・湯文正貧無以殮》 湯文正歿於京邸日，同官唁之，則卧板床上，所衣爲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竹笥中有俸銀八兩。崑山徐尚書乾學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

《十朝詩乘》卷四 忠直如湯文正，猶被衆謗。聖祖且疑其怨訕，蓋執政傾之。文正治吳多惠政，而吳人尤傳其毀五通祠事。華亭許鶴沙《睢陽行》云：「睢陽學士金閨彥，夜深常侍明光殿。金符大旆挾風霆，冰心苦節綏南甸。長空明月照江濤，於菟出走蒼狼逃。木石之怪夔罔兩，猶向人間索五牢。中丞飛檄榜通衢，沈其土偶廬其居。故鬼彳亍新鬼竄，陰霾掃盪天清虛。君不見，狄梁公、西門豹，水沈三老焚祆廟。又不見，旌陽尹、昌黎伯，斬蛟驅鱷服以德。從來忠信孚豚魚，千秋惇史銘金石。公今入朝帶劍履，前席殷勤報天子。璽書赫濯神祇驚，日麗中天民受祉。」詩作於康熙丙寅，文正方以宮僚内召也。周恆軒明經《龍藻》《楞伽山》詩亦詠其事云：「先王定秩祀，赫赫祭義懸。豈容淫昏鬼，得以非族干。世衰道始喪，恢詭滋神姦。咄哉楞伽山，蒙詬數百年，岡巒非不美，有孽憑於巔。其事俚且誕，意出妖巫傳。公然飾屋宇，金碧窮芳妍。木偶雜男女，佩玉而紆鬟。部卒侍兩旁，肖像青紅填。遂令無知輩，瞽聾自欺謾。石湖水清駛，什五排畫船。牲牢必脩潔，簫鼓仍喧闐。雖值風雨夕，奔走懼少延。婦人尤嚚嗑，語惡不忍宣。心邪乘隙入，夢寐生狂顛。動云神所致，禱賽宜加虔。妖巫既得志，吠聲益狺狺。鼓舞數邑民，眞如蠅慕羶。每當婚禮成，先期陳几筵。鄉村眞可笑，立廟溪谷邊。高廣僅盈尺，尊奉同帝天。屈指百里中，日費千金錢。豈惟膏脂竭，風俗因之遷。陰霾蔽白日，沈痼無由痊。自昔守土吏，往往多名賢。逡巡憚摘發，半爲禍福牽。湯公中州起，絕學今伊川。仗節撫吳會，變俗以身先。痛茲淫祀熾，是使民德愆。上章羅罪狀，正氣回兩間。一朝綸言降，盡取投深淵。震雷忽破蟄，荒穢快洗湔。山靈亦生色，草木增蔥芊。政成甫期月，璽書徵何遄。一老天不遺，騎箕歸星躔。我聞公去後，羣小復煽言。望祭伺昏夜，稍稍酒食駢。死灰倘不戒，虐焰恐再然。我願獻此詩，片石山頭鐫。」楞伽山，卽上方山，五通祠所在也。邪神是憑蚩蚩惑之，少女幼婦感疾，巫覡輒言神娶爲婦，往往瘵死。前之大吏欲撤其祠，遇崇死。公奏於朝，燬祠、

沈像、勒石，永禁患，遂絕。當官務持正。監生王某僕竊貲逃，忽引弓刀二十騎，稱鬻身王府，詬詈索金。公立擒之，治如律。又常熟某氏奴挾其主所得隆武劄，迫主遁，謀據主婦。公追劄燔之，斃奴杖下，刁俗一變。其卒也，吳人巷哭。恆軒輓詩云：「定論中朝在，遺哀南國殊。銜恩偏倪老，會哭盡生徒。」相傳公自奉儉，每采野薺和豆羹。方槐江《詠豆腐》有「常伴中丞退食餘，名高十八種尚書」之句。其清亦不可及。

作品本事

《送林玉巖奉使琉球十二韻》《池北偶談》卷一：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復入貢，遣編修孫卓、儀制司郎中周燦往安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往琉球。又卷二：琉球國，或云流求，或云留求，自元已前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本朝爲屬國，職貢不絕。又卷三：康熙甲子，莆田林舍人玉巖（麟焻）使琉球歸，【略】林，康熙庚戌進士。

《贈李映碧先生》《明遺民詩》卷一：李清，字映碧，一字心水，揚州興化人。進士，歷官工科給事，陞大理寺丞。嘗爲遜國諸臣請謚建祠。年未五十，隱居棗園。杜門不出，著述甚富，時稱史學名儒。有《三垣奏疏》、《三垣筆記》、《南渡錄》、《南北史合註》、《澹寧齋史論》、《澹寧齋雜著》、《正史摘奇》、《外史摘奇》、《古今不知姓名錄》、《女世說》、《三餘瑣錄》諸書行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此徵召而未出者，不言秉高節，而云老年難走趨，即杜陵『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意，須如此立言。」《雪橋詩話餘集》卷一：李映碧，明季官黃門，罷官後隱居棗園，時至湖州。【略】時方以宏博徵而不出，湯文正贈詩有云：「老年難走趨，豈敢抗弓旌。」立言得體。

著録

毛奇齡《湯潛庵先生全集序》因有慕其人、稽其事、願讀其所遺書者，聞河撫閻君曾爲梓其集，而未備也。王子孝先者，先生門下士也。家世習理學，早歲見知而授受親切。其視扶風之于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屬地。遂輯舊集所遺軼，購其全，捐奉而付之剞人。而以予爲先生友，并具書幣，屬其同門生沈子昭嗣踵予寓而請予以序。【略】孝先輯其書復爲編類，曰語錄，曰奏疏，曰序，曰記，曰書牘，曰賦頌論辨，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而總附年譜、誌、狀于其末。嗟乎，世之求先生書者，可以觀焉。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三・常語筆存》一卷，國朝湯斌撰。斌有《洛學編》，已著錄。斌學術出於孫奇逢，介在朱、陸二派之閒，而有體用，號曰醇儒。是書凡二十餘條，於存心、養性、稽古、敬身之道皆抒所心得，末有斌子溥跋。

又《傳記類存目五・洛學編》四卷，國朝湯斌撰。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是書述中州學派，分爲二編。【略】蓋雖以宋儒爲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

又《別集類二六・湯子遺書十卷附錄一卷》國朝湯斌撰。

藝文

彭孫遹《壽湯潛庵先生六十》台揆調元重，宮端諭教先。二官皆要職，三善在名賢。秋實資儒席，春卿領胄筵。新猷銘魏闕，舊澤灑吳天。園綺衣冠偉，皐夔德業全。還將稽古力，舉世入陶甄。

沈佳《祭座主湯潛庵夫子文》嗚呼！道歷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哲人，孰繼其傳。繄惟夫子，鍾嵩嶽之靈秀，紹伊洛之微言。力闡乎天人之秘，識參乎造化之權。以一心而爲百代斯文之寄，以一身而爲斯民社稷之攸關。方年少而登巍科，躋膴仕不數載而遂高蹈乎林泉。及再出而應徵召也，內侍講幄，外撫吳會，皆著其蹇蹇匪躬之節，而爲聖主咨訪之惓惓。繼拜司空之命，方簡畀以大任，夫何竭忠盡瘁，竟溘焉館舍之是捐？嗚呼！夫子之心，昭揭若青天白日。夫子之行，和靄若霽月春溫。夫子之望，尊嚴若北斗泰山。而其任道之勇也，不以一已之進退爲憂喜。每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不以一善成名自足，常以望道而未見爲慚。其律身之嚴也，凜兮若秋霜之烈，毫無私欲之爲累；湛然如長江之濯，而人不得以私事相干。其與人之和

也，儼然望而起肅，即之如坐乎春風，秩然言之有條，使人皆足厭飫乎其間。故其論學則大中至正，絕無門戶之同異，惟宗乎洙、泗、濂、洛爲正傳。其述經則審端尋緒，沉潛涵泳，絕無意見之偏私，惟闡乎「六經」、「四子」爲淵源。其肆力乎文章也，旁搜遠紹，含英咀華，彙萃百家之旨，足以廻狂瀾而撙拄乎中天。至於教人之方，以躬行爲要，以涵養眞心爲宗，因人而施，務循聖人之成法而不徒襲乎簡編。其用功之密，閫脩默識，體認天理，雖當事機之紛沓，而此心寧一常覺其不愧不怍而恬然。於《易》以象占爲主，於《春秋》以經文爲正，於《詩》、《書》、《禮》、《樂》則有論述，皆以經解經，正大詳明。日新之學，發乎心得，而不事穿鑿乎陳言；洛學有編，郡乘有志，而國史之輯則期於確核。至歷法、象緯、輿地下及醫卜之書，靡不爲之究晰而精專。是以德業事功超軼乎百代，而大節偉行彪炳乎人寰。若夫孝友篤於家庭，誠信孚於僚友，仁慈洽乎民物，自童穉以迄強壯，自窮居以逮仕宦，無一事不可告人而質諸天。雖細微之事，步履之間，有見其暉吉之流露，而好善之誠惟恐不及，疾惡之剛若將浼焉。又發乎至性之醇全，擬其遇事明練，有更生、稚圭所未及。而立心正大，則與彥國、君實相參。其志操澹泊，有類乎諸葛、忠武。而造詣純粹，殆合乎明道、伊川。斯眞聖朝之名世而得統於儒先者也。佳荷蒙甄拔，久侍經帷，令季子準命從佳遊，愧難報夫埃涓。思立雪之有日，未罄乎仰鑽步趨之力。忽聞曳杖之訃，有失聲於山頹木壞之奚瞻。嗚呼！易名之典，崇祀之儀，方有俟乎？天恩之寵，錫而仰止。靡從依歸無所，又不勝其寢門私慟之流連。然而不忘者德，不朽者功，不可泯者史冊之垂遠。克繼序者，孝子之象賢，夫子其亦可以浩然含笑於九原。嗚呼，尚饗！

王廷燦《祭湯夫子祠文》（存目）

樊庶《送撫軍湯夫子北上》（存目）

韓菼《贈江南巡撫湯潛庵先生》（存目）

潘耒《贈湯中丞潛庵》江東六七郡，國家之股肱。詔書昨夜下，吳人喜填膺。天子自除吏，湯公作中丞。公實名世賢，玉署早延登。出牧關與嶺，直若朱絲繩。高卧二十載，起應鋒車徵。再立御階上，赤管書金縢。舉世競機巧，無翼思騰騰。公獨守樸學，玉壺貯寒冰。竟荷特達知，耿介帝所稱。琅琅金華殿，端笏談衮興。講義作諫書，此事無人能。主聖奬臣忠，綸閣俄超升。旋命秉節鉞，直道庶可憑。江淮民力竭，災祲況頻仍。一物官盡取，枯椶悲杜陵。吏治沸蜩螗，官方混淄澠。百蠹共一樹，凋殘諒難勝。佇公一整頓，嚴猛濟寬弘。春陽溥德澤，秋霜肅威稜。砥柱截衆流，一使狂瀾澄。野夫忝末契，緒論夙所承。南歸在早晚，衡門掩蒼藤。雅化尚能歌，擊壤有遺朋。

許汝霖《贈湯宗伯潛庵先生》（存目）

王士禎《送湯荆峴學士改中丞巡撫江南》（存目）

徐日熙《湯斌像贊》卓哉湯子，一代偉人。挺主□運，嵩岳降神。皐夔稷契，濂洛關閩。庶幾媲美，兼備廉身。家稱孝子，國號名臣。出爲觀察，毂政寧民。上經之紀，克寬克仁。稿槁不阿，負氣嶙峋。用舍行藏，樂我天眞。帝心簡在，召自楓宸。琳琅翰苑，黼黻朝紳。韓歐藜鑑，斑靈同倫。持衡東浙，桃李蓁蓁。澤被南土，望重北辰。追思風采，奕亦臣鄰。仰昭儀衷，算不尊視。

葉奕苞

錢謙益《葉九來鋤經堂詩序》少時，葉子九來以近刻詩見貽。開卷見得下叙，讀之而歎，斯所謂崑山之人以玉抵鵲者耶？玄恭之慕我，宜也。九來爲童子時，背誦覆局，賦詩驚動長老。長而學，益殖財，益老杼軸，性情鈎貫風雅，爬梳于物情世變。七言歌詩，尤爲夐厲，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要其天才激越，鬱負秀氣，抉剔剽賊傭販之病，合于自然。呼、葛二子之序，庶幾似之。皇甫持正稱顧逋翁之詩，謂吳中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鶴唳，與虎丘天竺佛寺。鈎綿秀絕，出其中上。奇石空中，玲瓏漏穿。文人才子飲食其輕清鮮榮之氣，玉膏金壺涌出筆端，穿天心而出月脅。誠有如持正之所云：「斯世之割剝補緝、翦紙花、畫死水者，宜其日相倍而不能以幾及也。」當勝國末楊廉夫以風流儒雅主盟江左，崑山之傑出者，郭翼羲仲、袁華子英、呂誠敬夫皆出其門，而鐵厓之道益尊。余昏忘失學，九來以禮先一飯俾叙其詩，有深愧焉。然鐵翁老不解事，酒後耳熱，塗膏醉墨，猶欲與諸

子掉鞅決勝。余今爲啞羊僧，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鯨呿鰲擲，髣髴齋鐘佛火間日昃而歌，聊以送老，其暇逸過廉夫遠矣。書以叙九來之詩，竊以自幸，玄恭又何以甚我也。

尤侗《葉九來樂府序》　予生世不諧，索居多恨，灌園餘暇，間作彈詞辟如學畫不成，去而學塑，固無足比數矣。然當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旁若無人者。其類放言自廢者，與若吾友葉子九來，門地人材並居最勝，方以文筆掉鞅名場，夫何不樂而潦倒於商黄絲竹之間，或者游戲及之耳。雖然，以葉子之才，荏苒中年，風塵未偶，豈無邑邑於中者。忽然感觸，或借此爲陶寫之具，未可知也。是則予所引爲同調者也。

《清史列傳・葉奕苞傳》　葉奕苞，字九來，江蘇崑山人。諸生。少負異才，博雅，擅詩歌。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試畢，閣臣以卷進呈，上顧杜立德、馮溥、葉方藹等曰：「此外豈無漏珊瑚之網者乎？」於是，馮溥以吳農祥、徐林鴻、徐咸清、王嗣槐對，杜立德以白夢鼐、施清、高向台對，葉方藹以奕苞對，且曰：「渠，臣從弟也。」上不懌，乃俱放歸。奕苞爲人礧砢，善使氣，目光閃閃，若巖下電。酒間談說，聲如洪鐘，鄉里中頗有狂名。家有繭園，善繪事。著述甚當，今存《金石錄》二十七卷、《續跋》七卷，錢曾稱其學識遠出趙明誠上。

《清稗類鈔・考試類・葉九來殿試被擯》　葉九來，名奕苞，爲掌院學士訒庵從弟。殿試本擬二甲第四名，聖祖已呼召，宣付至四十人矣，忽顧杜立德、馮溥、葉方藹、項景襄、李天馥曰：「此外豈無龍虎漏珊瑚之網者乎？」於是馮以徐鴻、林咸清、王嗣槐對，杜以白夢鼐、施清、高向台對，而葉操吳音以奕苞對，曰：「渠，臣從弟也。臣若不舉，彼必啣恨刺骨。」天顏不懌，悉罷去，而以邵吳遠、嚴繩孫補之。

民國《吳縣志》卷五八下　葉奕苞《金石小箋》、《金石錄補》二十七卷、《續跋》七卷、《賓告》一卷、《醉鄉約法》一卷、《經鉏堂詩集》、《續花間集》。（崑山人）

葉燮《癸亥人日崑山徐季重偕九來弟冒雪過我草堂九來用前韻爲贈即八疊韻答之》　客臘蒙君草堂約，一諾不用雙魚函。交情獨快巨靈手，劈開俗子紛紛巉。春王五日驟大雪，行人盡著曹風衫。訪戴詎有官長督，昨語料不中心銜。急將斗酒且庋閣，躧躠泥開旋復緘。忽驚剝啄午鵲舞，窣窸樵徑橫蒿芟。從天二子縞如玉，霜花轉戰重重巖。憐余空山肉不飽，餉以肩兒雞加鹹。寒暄勞苦訴跋涉，（冒雪行三日始至。）如快如悵交諵諵。人棄子取咄怪事，草堂藉爾解嘲讒。遶窗粉繪萬峯列，還恐妒者揮鋤劖。肩聳鼻洟手腳瘃，眼光射雪迴環鑒。挂簷梅蘂雹的爍，黯淡誘我閒根饞。不可無一莫有二，嘻笑怒罵皆輸誠。荒阿難挽十日袂，陶盃滿酌持攕攕。

又《九疊韻再答九來》　聞君昔歲游京洛，擇術錯擇函人函。五嶽方寸競嶮巇，君獨坦易平其巉。歸作擁鼻洛生詠，七香溲勃斤添衫（俗有七香散之謠。用青州布衫語）。寧甘虧草雁作伴，自茲不受黄金銜。城坳築室拄白版，椳榦槐柳柯交緘。長鳴之鶴類朱戶，雅中俗習君應芟（九來小有堂蓄雙鶴，勸予草堂亦蓄此。予謂鶴爲富貴園亭中物，謝無力且非分也）。拏舟颺發百里棹，不到城府來空巖。喟然四顧歎我病，願祝庭雪如鹽鹹。啟囊出詩數十首，大聲鞺鞳微辭諵。近來由光易被謗，感君遠涉分其讒。生活冷淡劇好事，拙手巧揮虛空劖。羅米沽醪市把菜，草具倩作烹羊鑒。聞君家居食有肉，怪啖菘蔕同羶饞。崇階擊鼓讙綺席，豈如環堵拳拳誡。江風嶺月儘君買，一錢不費籠攕攕。

李孚青《夜坐聊閔几上散帙偶得崑山葉九來先生己未見贈詩有摩頂重來記老僧之句感成二律》（存目）

陳維崧

論　述

綜　論

余國柱《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其年少負異才，顧久不得意於諸生，盛年有搖落之感，微詞託屈、宋之遺，於是，屏絕衆體，獨攻儷句，好之既專，

擬之倍切，宜其軼儕輩而孤行，奏么絃於絕調也。及其名成譽起，聲實懋著，遭逢聖主之知，致身石渠之閣，於是貴游帳飲，餞贈箋詞，或借聲價於士安，或藉禱頌於張老，不得其年片言不足爲重。而其年亦摛藻大放焜煌，馳驟巨山，有才子之稱。燕公推手筆之異，操觚之家爭相豔羨。乃不意其僅四年而死也，是其年早不遇時而晚逢天酷。原其終始，有不撫遺文而悲悼者乎？自其年以前，文人不遇莫如徐先生文長。然文長生不得官，死而文幾不傳，閱數十年，而吾楚人袁吏部中郎，始爲表章推述之，以有聞於後。今其年既通籍詞垣，從容侍從之列，病革又以其文詞屬蔣子京少，京少卽與尊人愼齋堂科梓而行之。則其年生雖晚遇，既死而名益彰。天之於其年，殆姑厄之於始，而未嘗不大厚之於終，有非文長所敢望也。其年儷體之外，詩有蘇長公、王半山風。詞尤精麗，殆掩玉田、花庵而上之，且多至千八百篇，古今無兩。然則其年之才，又豈僅從偶比之文，足以盡之也哉？

徐乾學《湖海樓集序》 其年檢討【略】著述甚富，諸體畢具。其駢儷之工，韻頗徐、庾；倚聲之妙，排突蘇、辛，久爲世所稱艷。至其沈思怫鬱，尤一往全注於詩。近體似玉溪，歌行之運筆頓挫，婉轉豐縟，前少陵而後香山，不足多也。

《巢林筆談續編》卷下 今世盛行《陳檢討集》。陳固才子，予却嫌其才太多而不知所裁。才多，則捃摭富而益浮；不知所裁，則語無分寸；施受俱不能無愧。作俑雖由於昔人，而濫觴實至此而斯極。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陳檢討四六》 二十卷，國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維崧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維崧導源於庾信，氣脈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鐫，純爲宋格，則三袁、鍾、譚之流亞。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爲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太衆，論者遂以膚廓爲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不能以掍撦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

楊倫《湖海樓集序》 集中諸體，涵今茹古，奄有衆長，觀其搖筆散珠，動墨橫錦，洵可爲驚才絕艷。至於慷慨悲歌，唾壺欲碎，又使人流連往復，感喟欷歔，而不能自已也。蓋先生之詩文，以氣爲主，故雖鏤金錯采，絕無堆垛襞積之痕，此其所以獨勝於諸家者歟？

毛先舒《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其年夙挺雋才，體周大雅，顧長康之三絕乃去其癡，劉子翼之獨行世高其德。尤耽儷體，獨冠當時。原夫太極，是生兩儀；由茲而來，物非無耦。日星則珠聯而璧合，華木亦並蒂而同枝。關關鏘鏘，鳴必相和；儻儻俟俟，聚斯爲友。物類且爾，況於人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強比合而成之也。昔者黃門夫子振起吳松，四六之工語妙天下，余與其年皆及師事。悠悠擺落，僕復何言？乃其年則羣推領袖，直接宗風，既吐納乎百川，亦磬控乎六馬。觀其整肅則垂紳搢笏，雄毅則劍拔弩張，綺麗則步障十層，遙裔則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墮明月，或夭矯如曳晴虹。或如天姬揚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託。余每覽之，唱嘆彌日，循環在手，低徊在心。或謂三古六經氣留醇樸，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虞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於文言，嚆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往復徵引排比，頗多戰國龍門，云何損格？且夫其年之手，弄凡有餘，能於屬詞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紬青媲白之法，自行跌蕩。政如山陰楷書，而具龍跳虎卧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行頓挫之致。蔚乎神筆，詎不然歟。今也華亭唳鶴，聲既邈然；楚些驚蛇，歌之如昨。覩此鸞龍之新作，轉抗俯仰之幽情，天地何寬，不覺百端交集。文章未墜，益信千秋在茲云爾。

陳維岳《湖海樓文集序》 先是，蔣子京少集陳檢討儷體文行世，謂其散體古文在季弟子萬所而無其副，余企慕久之。今年六月，子萬自安平來保陽，手一冊示余。余讀之而歎曰，才人之文，無所不可，其至此極乎。夫子雲沉博絕麗，敷陳藻繢，而尤根柢於《法言》。淵明天懷冲澹，發爲古詩，而亦間形於詞賦。所云元元本本，灑灑洋洋，固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也。《詩》以「六義」擅勝，而未嘗不原於理要。《書》以渾噩道事，而未嘗或遺乎賡歌。《易》理奇奥，而彖繫文言，其中每多韻語。左氏淹博而排比簡練，其言多屬疏通。固知「六經」之文，體製不一，而窮源溯流，修詞立誠，總歸一致而已矣。今其年先生之儷體，既已上掩徐、庾，遠軼王、駱。而其散體古文，亦且方軌韓、歐，蔑視王、李。殆春華秋實，兼有其長；玉質金相，俱臻其勝者乎。夫古文之難言也，貌秦、漢而竊其離奇，既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效唐、宋而流於枯淡，又不免有蠅鳴矧竅之譏。二者互相詆訾，遞爲消長，學

者將何所適從歟？先生獨能以風人之旨發抒性情，縱筆所之，紓徐百折，卒不詭於正，以自成一家之言，則亦近古之最勝者已。蓋先生素淵源於家學，而復取資於師友。故在當時，若大樽、天如、舒章暨次尾、朝宗諸君子，既相與稱譽於前。在近日，則芝麓、棠村、蓼天暨阮亭、愼齋諸名公，尤相與推許於後。學必有本，名副其實。而先生之文，於是乎必傳矣。夫萬籟齊鳴，總原於太虛；衆音具舉，不易乎鍾律。先生之文屢變而不離其宗，遞出而同臻於妙，亦若是而已。顧余於此獨有感焉。憶昔平遠追陪，即席分賦，京華晤對，握手言歡，夫何執鞭之慕同變幻於廿年，挂劍之悲徒縈懷於身後，能不撫遺編而三歎也哉！幸有緯雲、子萬爲之弟，京少、南耕爲之友，庶幾香山百卷不憂付託之無人。子美多才，不致荒殘之抱痛，則先生爲不朽耳。顧先生之不朽者自在，而余特低徊今昔，爲牽連書之者如此。武陵胡獻徵文無定體，才大則無所不有，氣大則無所不舉。伯兄少受業於吳樓山先生，制舉外即習爲古文。又海內稱古文家如商邱侯朝宗、甯都魏叔子、長洲汪苕文、慈谿姜西溟、武進邵子湘輩，伯兄皆與爲友，益相鏃礪，特以工駢偶文，求請無虛日，故散體所作較少。今存文僅八十餘首，四弟並爲授梓於南平，於是伯兄之文盡於此矣。

吳綺《湖海樓文集拾遺序》　陽羨其年氏，吳趨華胄，梁苑名才。派出穎川，支分河朔。鏗鏘金石，舊傳鳳卜之祥。煇爍書篇，夙有鷹揚之譽。賦紅藥於早年，詠文禽於頃刻。七齡辨日，黃琬非奇。三歲窺園，膠西未遠。加以性好秦聲，人同楚客。江淹雖恨，豈非獨擅。銷魂張載，最哀不得。專稱悽愴，腹內車輪無緣。取樂口中，石闕半是銜悲。野老相逢，哀箏每奏。情文之際，可以觀矣。故青溪黃竹，羌非阿閣之辭。駕鹿乘龍，便是鼎湖之夢。歌大風於漸離席上，悲薤露於田橫島中。陶彭澤之新詩，無非飲酒；謝客兒之雜詠，間有懷人。詩成千首，緒寄百端。眞可謂悽入肝脾，哀感頑豔者也。僕與其年，誼屬同心，生初異地。懷邴原之白鶴，久歎雲中；披彥輔之朱霞，居然天半。頃者薄游吳市，留滯胥臺。飛觴宋玉之家，把臂素心之侶。遂得流連卜夜，宛轉論交。蔣元卿之求友，可託逃名。丁敬禮之屬文，未堪改定。猥酬白雪之章，謬荷玄晏之託。是所邈然，今茲爲幸。庶幾龍脣在御，不殊流水之音；鳳吹非遙，欲和高山之嘯。於是不辭，授簡聊以引端云爾。

蔣景祁《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其年先生幼穎異，長而篤學，於書無所不窺。所譔散體古文甚多，時散見諸名人集，皆不錄。獨以是編授余，其意可知已。由是以推先生不苟傳之心，而得其不苟作之心，因知古人不戔戔相肖而自命，正復爲可傳其道一也。先生之文具在，應制者十之一，長安贈答者十之五六。而少時流浪於旗亭酒壁者，所在多有，皆缺落不可紀，存者僅十之二三耳。噫，可惜也。讀者就先生之文，識余序先生之文之意以庶幾乎？古之作者，其有合乎？至於求先生之散體古文，則有先生之詞在，揮斥八極，吐納萬有，固其所縱橫馳驟而出之者，觀者勿作小詞讀可也。

陳宗石《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宗石嘗讀汪鈍翁《說鈴》一則，載陳處士維崧排偶之文，芊緜淒惻，幾於凌徐攀庾。余致書王十一曰，唐以前，某所不知。蓋自開寶以後七百餘年，無此等作矣。

李澄中《湖海樓文集序》　其年少與陳臥子、李舒章遊，其持論多祖述歷下。中年始窮極變化，復以專攻徐、庾駢儷之文。其於古作者之旨，未竟所能至而止。然其天才高逸，每序一事，委曲詳盡，鉅細畢臻，疑近於煩碎者之所爲，不知其原本《史》、《漢》，蓋得物之情而肆之於心者也。雖片語單詞，不乏麗藻，大抵長卿喻蜀、諫獵之遺耳。

毛際可《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陳其年訪余邸舍，出其全集見示。自賦、騷、書、啟以及序、記、銘、誄，皆以四六成文。余偶披篇首，已見其稜稜露爽，繼諷詠纏綿，窮宵達晝。言情則歌泣忽生，叙事則本末皆見，至於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墜壑，如驚兕乍起，鷙鳥復擊，而神龍夭矯於雨雹交集之中也。爲之舌撟而不能下，始悟文之有駢體，猶詩之有排律也。昔杜少陵爲長律，其對句必伸縮變化，出人意表，雖排比千百言，而與《北征》諸作，一意單行者無毛髮異。推此意以爲文，是駢體中原有眞古文辭行乎其間。陳子已先我而擅場，惜余向者之貿貿不察也。

《國朝詩話》卷二　陳其年駢體，世以匹悔庵；填詞，世以匹竹垞；詩則知否各半。予觀其集，歌行佳者似梅村，律佳者似雲間派，大約風華是其本色，惟骨少耳。七言絕清詞麗句，足擅一家。

潘清《挹翠樓詩話》　華亭彭古晉師與吳江吳漢槎兆騫、陽羨陳其年維崧齊名，有「江左三鳳」之目。

朱克敬《儒林瑣記》　維崧才情穠艷，善詩及小詞，尤工駢體。文雄邁惻

摯，爲時所推。

《筱園詩話》卷二　陳其年以四六名世，與吳薗次、章藻功稱駢體三家，實非吳、章可及。詞與竹垞齊名，亦可成家。其詩宗法面目，不脫七子氣習，但非專門，亦不必以詩家繩之。

《射鷹樓詩話》卷六　宜興陳其年太史（維崧）所著駢體文流傳殆遍，然體格庸弱。陳陳相因，未得作者門戶，余無取焉。若其詩，勝於駢體文遠矣。余尤愛其七言律詩，視國初陳元孝、顧亭林、宋荔裳、吳梅邨、朱竹垞無多讓也。其《招林茂之劉公戩小飲奉酬》云：「遲日和風汎綠蘋，飛花落絮罥紅巾。此間簾影空於水，何處琴絲細若塵。波上管絃三月飲，座中羣屐六朝人。獨憐長坂橋頭客，白髮淮南又暮春。」七律到此境界，幾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矣。

陳康祺《陳維崧紀聞》　國朝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醇，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茶弱，浪得名矣。

《新世說・文學》　康熙之時，以駢體文名海內者，毛大可、吳漢槎而外，首推陳其年檢討。其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常自語吾胸中尚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江都吳薗次、錢塘章豈績，與公齊名。然薗次才稍弱，豈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公學子山，如李崆峒之學杜。薗次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豈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

姜宸英《湖海樓詩集序》　自予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江南之逆旅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繁富之地，方其少時，視家族鼎盛，鮮裘怒馬，馳騁於五陵豪貴之間，狂歌將軍之筵上，醉卧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稱其胸中。及長，遇四方多故，殘烽敗壘，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而向時笙歌促席之處，或不免蹂爲荆棘以棲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慷慨激昂，有所愴然而悲愀。然以思以時入於少陵沉鬱之態而不自覺，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起謂予曰：「余所裒輯自十六七歲時，更今幾二十餘年，然後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於此矣。」予特取其命詩之意，所謂《湖海樓》者，思之知其意不在詩，將無大拯橫流，宏濟時艱者其人耶。既而又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然陳子則年始強立，精力方銳，使其目擊太平以咏歌一代之盛，吾知又將變其慷慨激昂者，比之朱絃疎越，以奏清廟而肅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則此猶其未成之書也。世常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其非今之謂哉？

尤侗《湖海樓詩集序》　陳子生於高門，自其少時，即以文章縱衡乘世，然屢困場屋，至爲有司所唾棄。及垂暮之年，天子迺以博學鴻詞召入翰林，彙筆史館僅三載餘，卒以家貧不能謀食，又遭婦亡，哀怨傷懷，鬱鬱成疾以死。死而無子嗣，其姪以喪還。一棺束身，萬事都已。悲夫！今友人輯其遺稿，有詩若干首。夫古之詩人，至李、杜止矣。然二子皆不第。李以賀知章薦供奉翰林，杜獻三大禮賦赴行在授拾遺，幸已，終不免於夜郎之流、嶽廟之餓，世共惜之。然其遭際，比之浩然放廢，長吉短命，已爲愈矣。至於筆精墨妙，獨步橫行，雖二十四考之中書，百三十六歲之遺老，不能得其隻字。若以陳子生平本末與之較長絜短，彷彿似之千載而下。讀其詩，感其遇，雖與李、杜齊名可也。向使陳子丁年上第，積祿以至大官，長子孫，登高年，不過長安道上一白頭公而已，惡能揚光、蜚聲、立言以垂不朽哉？由此觀之，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蓋在此不在彼也。

陳宗石《湖海樓詩集序》　伯兄爲詩凡三變。自齠齔時，即隨先大人後，聆諸先生緒論，究心風雅，少從陳黃門、吳祭酒游，故其詩流麗風華，多沿六朝、初唐之習。以後浪跡燕、豫，所爲詩得於車塵馬足之次者，爲多沈鬱悲愾，而詩一變。晚與輩下諸公上下議論，蒼辣奔放，多學少陵、昌黎、東坡、放翁，而詩又一變。凡每變而愈上。伯兄臨終時，自云：「吾詩在唐、宋、元、明之間，不拘一格。」所謂得失寸心知者歟！

《本事詩後集》卷一二　其年尊前酒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怊悵纏綿，令讀者魂銷欲死。

陳履端《湖海樓詩集序》　憶昔陳黃門先生語余：「自嘉靖七子以來，詩家各體變態畧盡，獨七言長篇尚多境地，將來才人差足自展，竊以望之子輩。」予謹識斯言，而功力才分若或限之，愧無以繼曩哲之遺響。今果得之其年，因追三十年來議論，標之簡端，借吾友之有餘，補予情所未慊，所謂如其意之所欲出。古人之言，良爲不欺。亦以見詩流鼓吹，自成風會。其年得

之三十年以後，先生預發之三十年之前，洵乎大雅之宗，有先覺也。又云，七言古至此，直是有裨實用，長篇奔放絡繹，頓挫淋漓，一往百折千迴，引人入勝。不知當日揮毫落紙時，何以牽情惹恨，一至於此。前賢緒論，恐久而失傳，因幷識之。至各體之沈浸於漢魏、三唐，兼工並擅，自有諸名家論次，不復贅云。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陳其年以四六詩餘冠絕一世，然其詩亦豪邁有奇氣。嘗贈先西樵兄及余詩云「名士終朝能妄語」，蓋反用《世說》語也。又贈山陰呂生云「馬中赤兔人中布」，用成語尤奇。

李紱《戲題陳徵士其年詩卷後》　髯翁詩文不自惜，前後縹緗半狼籍。旁人乞假只頷頭，頃刻揮豪動盈尺。紛紛袖取案復空，捉筆掀髯笈啞啞。年來應詔到京華，匹馬凌兢帽欹側。問君辭賦何所攜，却道從前盡陳迹。疎枝冷蘂秋不存，一到春風花的皪。長安卿相或好事，先索新詩許酒喫。狂吟一掃一百篇，漸見空齋復堆積。我來索讀令自取，得後遺前不堪譯。大呼燈燭照屏間，盡力窮搜到床席。有時覓得半段紙，書法淋漓迷點畫。翁心至此方始悔，乞我編摩成一冊。君不見，交衢狂走鄒與枚，開口互許文章伯。平生撰刻巧裝潢，冰玉疎疎越羅白。爭先傴僂送高門，明日縱橫委牆壁。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　陳檢討四六及詞，宇內稱許，而詩品古今體皆極擅場，尤在四六與詞之上。從前人無品評者，故特表之。檢討年四十餘尚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贈詩有「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句，後果然。事見《池北偶談》。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詩評一則云：「【略】陳迦陵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炫人目睛。」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　《漁洋感舊集》載王西樵評陳其年詩：「浪捲前朝去」，眞英雄語也。

《隨園詩話》卷一　咏物已難，而和前人之韻則更難。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奇麗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能不襲舊語，而自出新裁。陳云：「盡日郵亭挽客衣，風流放誕是耶非？將軍營裏年光晚，京兆街前信息稀。愁黛忍令秋水見？柔條任與夜烏飛。舞腰女伴如相憶，爲報飄零願已違。」「鵝黃搓就便相憐，記得金城幾樹烟。未到阿那先罷歎，任爲拋擲也纏緜。由來春好惟三月，待得花開又一年。此日秋山太迢遞，株株搖落畫樓邊。」又云：「似爾陌頭還拂地，有人樓上怕開箱。」俱妙。

舒位《瓶水齋詩話》　陳其年七言長歌，道勝國時事，激昂悲慨。觀其《酬許元錫》云：「二十以外出入愁，飄然竟從梅村遊。」則知其詩派所由宗矣。通籍後，所作多近宋體，然猶是梅都官集中上乘。而世顧艷稱其詞，眞不可解。裘文達（日修）《題填詞圖》云：「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比蘇、黃一輩賢。却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可謂迦陵知己，爲文苑定評。

《靈芬館詩話》卷二　陳迦陵少時從陳黃門遊，故其爲詩，亦沿七子之體。後乃出入眉山、劍南之間，一變舊學。今所傳《湖海樓詩》爲其弟子萬所刻者，多被徵以後之作，聞有《射雉集》，乃客如皋冒氏時所刻，未之見也。前時于袁二恬處見有《湖海樓集》，乃在子萬所刻之前，未能的知其爲《射雉集》，當亦其時不相遠也。集中擬古樂府，神似黃門，七律則高華典重，而稍有窠臼，與其後集如出二手，惟七絕一體始終不變。

《雪橋詩話》卷二　陳其年《讀史雜感》云：「董承嬌女拜充華，別殿沈沈鬬鈿車。一自恩波專戚里，遂令顏色擅官家。驪山戲馬人如玉，虎圈當熊臉似霞。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此詩當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同時作。吳詩陸祁孫謂爲崇禎帝作，恐尚未得本旨之所在。《讀史有感》句云：「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意尤明顯。

《晚晴簃詩匯》卷四五　其年詩純以氣勝。七言古體，開闔馳騁，出入浣花、眉山，最爲擅場。七言近體，佳處雅近唐賢。如《贈巢民先生》云：「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過廣陵福緣庵》云：「青楓歷歷人千里，白月濛濛雁幾行。」《送人出榷揚州鈔關》云：「鴉點雷塘秋瑟瑟，笛吹板渚水粼粼。」《登慈仁寺毘盧閣》云：「天連趙魏晴俱出，松歷金元臘更高。」皆超雋可誦。

蔣景祁《湖海樓詞集序》　其年先生幼工詩歌。自濟南王阮亭先生官揚州，倡倚聲之學，其上有吳梅村、龔芝麓、曹秋嶽諸先生主持之。先生內聯同郡鄒程村、董文友，始朝夕爲塡詞，然刻於倚聲者，過輒棄去。間有人誦其逸句，至嘵嘔不欲聽。因厲志爲《烏絲詞》，然《烏絲詞》刻，而先生志未已也。向者詩與詞並行，迨倦遊廣陵歸，遂棄詩弗作。傷鄒、董又謝世，間歲一至商邱，尋失意返。獨與里中數子晨夕往還，磊砢抑塞之意，一發之於詞。諸生平所誦習經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於詞見之。如是者近十年，自

名曰《迦陵詞》。夫迦陵者，西王母所使之鳥名也。其羽毛世不可得而見，其文彩世不可得而知。劃然嘯空，聲若鸞鳳，朝遊碧落，暮返西池，神仙之與偕，而縹渺之與宅。嗚呼，此其是歟！故讀先生之詞者，以爲蘇、辛可，以爲周、秦可，以爲溫、韋可，以爲《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亦可。蓋既具什伯衆人之才，而又篤志好古，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豪情艷趨，觸緒紛起，而要皆含咀醞釀而後出，以故履其閾賞心洞目，接應不暇。探其奥，乃不覺晦明風雨之眞移我情。噫，其至矣。向使先生於詞墨守專家，沉雄蕩激，則目爲傖父；柔聲曼節，或鄙爲婦人，即極力爲幽情妙緒，昔人已有至之者。其能開疆闢遠，曠古絕今，一至此也耶？

高佑釲《湖海樓詞集序》 其年季弟子萬時令安平，安平與深澤接壤。子萬以公事至上谷，紆道訪予。兄弟一相見，即言及其年詩、古文已付梓，詞則海内尚未覩全本，方彙輯《迦陵詞全集》行世，索予一言爲序。予間至京師，偶與友人顧咸三共讀其年之詞。咸三謂：「宋名家詞最盛，體非一格。蘇、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嫵媚風流，判然分途，各極其妙。而姜白石、張叔夏輩，以冲澹秀潔得詞之中正。至其年先生縱橫變化，無美不臻，銅琶鐵板，殘月曉風，兼長並擅。其新警處，往往爲古人所不經道，是爲詞學中絕唱。」予聞其言，而益信其年之詞之必宜單行也。夫其年與錫鬯並負軼羣才，同舉博學宏詞入翰苑，交又最深。其爲詞，工力悉敵。錫鬯《江湖載酒集》爲友人選刻已久。今方高視詞壇，著作且日新。其年詞雖富，而今已矣。

陳宗石《湖海樓詞集序》 伯兄之詞富矣，伯兄之遇窮矣。方伯兄少時，值家門鼎盛，意氣橫逸，謝郎捉鼻，麈尾時揮，不無聲華裙屐之好，故其詞多作旖旎語。迨中更顛沛，饑驅四方，或驢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別，千里懷人，或酒旗歌板，鬚髯奮張，或月榭風廊，肝腸掩抑，一切詼諧狂嘯，細泣幽吟，無不寓之於詞。甚至里語巷談，一經點化，居然典雅，眞有意到筆隨，春風物化之妙。蓋伯兄中年始學爲詩餘，晚歲尤好之不厭，或一日得數十首，或一韻至十餘闋。

徐釚《念奴嬌·題陳其年烏絲詞》 彼髯何也，吐烏絲小字，公然滿幅。細嚼高吟三百遍，句句響過哀玉。被冷香殘，酒醒燈炮，最怕霜豪禿。而今絕妙，依稀燕泥梁屋。　卻憶去歲春風，吳門絕句，數首江烟綠。謂與高人元嘆說，許我香簽堪續。（去歲其年過吳門，作絕句十二首。其贈僕云：「昨見高人顧元嘆，說君詩比玉溪生。今朝果讀香奩作，喜汝風流遽老成。」）吹裂銀笙，拓殘金戟，一任歌徵逐。何時斗酒，與君汎愁千斛。

宋犖《題陳其年詞集》 蘇門曾說孫登嘯，又何似，仲舉清歌偏好。一曲和，皆難聽餘音縹緲。漫寫江南腸斷句，又變作離奇夭矯。高調是，烏絲舊唱，迦陵新草。　還憶往日風流，向旗亭畫壁，雙鬟爭道。廿載飄零，剩髯霜多少。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沈雄曰：其年詞如潛夫別調，一開生面。不能多載，因檢其一二錄之，不嫌偏鋒取勝也。今上宣凱值雪，其年爲作《金縷曲》云：「紫陌春如綺。正巴陵征南，昨夜捷書飛至。頃刻鳳樓拋鈿屑，算今朝，玉做人間世。洗兵氣，豈年瑞。　臨軒彌覺天顏喜。喜今朝九衢花滿，千官珠綴。更向銀刀都裏望，小襯粉侯殊麗。想入蔡軍容如是。讌罷不須宣翠燭，水晶毬，萬盞天邊墜。長似晝，晃歸騎。」

又 陳其年《鴛湖煙雨樓感舊》云：「水宿楓根罅。儘沾來、鵝黃老釀，銀絲鮮鮓。記得箏堂和伎館，盡是儀同僕射。園都在、水邊林下。不閉春城因夜宴。望滿湖、燈火金吾怕。十萬盞，紅毬掛。　重遊陂澤偏瀟灑。剩空潭，半樓煙雨，瓏璁如畫。人世繁華原易了，快比風檣陣馬。消幾度、城頭鐘打。惟有鴛鴦湖畔月，是曾經、照過傾城者。波織簟，船堪藉。」余讀感舊二詞，與其年同一山丘華屋之感，詞若爲余作也，故述於此。

又《詞評》卷下 蔣景祁曰：其年詞刻於倚聲者，輒棄去。因厲志爲《烏絲詞集》，已刻而未竟也。復傷鄒董謝世，以向所失意，及年生所誦習，一一於詞見之，如是者十年，名曰《迦陵詞》。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豪情豔趣，觸緒紛起，要皆含咀醞釀而出。向使其年於詞，墨守專家，若沈雄蕩激則目爲傖父，柔聲曼節或鄙爲婦人，即極力爲幽情妙緒，昔人已有能之者。其能開疆闢字，曠古絕今，一至此耶。此余與同學急索其詞，而謀梓之，凡千八百篇。既芟而復存之曰詞鈔者，志其缺也。

《柳南隨筆》卷四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嘐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歸。熒熒智含，又弱一個。」按：所謂六侯者，演、潔、瀞、泓、汸、洵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瀞字智含，爲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汸字記原，洵字文中，爲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

子皆從死也。所云「煢煢智含，又弱一個」者，謂智含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爲「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騖」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予與掌亭之孫銓善，因得其實，爲一正之。

《靈芬館詞話》卷一　迦陵詞伉爽之氣，清麗之才，自是詞壇飛將。竹垞所謂「前身定自青兕」，非妄譽也。然時有俗筆，村不可耐。如「玉梅花下交三九」，既已妙矣。下半闋結句，乃下劣如是，令人恨恨。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　踢鞬子之戲，古今來託之吟詠者絕少。迦陵詞，有戲詠閨人踢鞬子者，讀之絕佳。調寄《沁園春》云：「嬌困騰騰，深院清清，百無一爲。向花冠尾畔，剪他翠羽，養娘篋底，檢出朱提。裹用綃輕，製同毬轉，簸盡牆陰一線兒。盈盈態，訝妙踰蹴踘，巧甚彈碁。　鞵幫只一些些。況膩滑纖鬆不自持。爲頻誇猥捷，立依金井，慣矜波俏，礙怕花枝。忽憶春郊，回頭昨日，技上闌干剔鬢絲。垂楊外，有兒郎此伎，眞惹人思。」

《詞苑萃編》卷八引《詞苑叢談》　陳其年既失意無聊，嘗賦《悵悵詞》三首，涉筆騷怨嗚咽。王司州阮亭見之，大爲歎絕。

又卷一七引《詞苑叢談》　然余嘗見陽羨陳髯《望江南》數闋，風情景事如畫，讀之不得不令人轉憶江南樂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國初塡詞最多者，王价人翃及迦陵。价人草本阨於水，迦陵則《湖海樓集》哀然數寸許。然腹笥既富，成篇自易，堆垛之病，同於繁縟。去其濃醞厚醬，眞味乃見，不有賴於浙中之庖乎。述庵乃寶其櫝而多遺其珠，動以姜、史相繩，令此老生氣不出，余所以不能無問於國朝詞綜者，率以此類。蓋選家須瀏覽全集，取其長技，不得以意見爲去取也。蔣竹山《聲聲慢・秋聲》、《虞美人・聽雨》，歷數諸景，揮灑而出，比之稼軒《賀新涼・綠樹聽啼鴂》闋，盡集許多恨事，同一機杼，而用筆尤爲嶄新。迦陵春溪泛舟塡四代好，上闋提四水，下闋分疏其事，亦是此格。詞云【略】。大抵文字無才情，便無興會。所以古人論詩，比之張弓，須有十分力，方開得到十分。否則勉強鉤弦，筋怒面赤，一再發，敬謝不敏矣。吾讀迦陵長調，庶幾綽有餘勇哉。過信陵君祠塡《滿江紅》云【略】。詞客有靈，霸才無主，陳琳墓下，傷心不獨古人。迦陵受知於龔芝麓（鼎孳）尚書最深，集中贈別諸作，讀之令人氣厚。《沁園春》云【略】。又與吳薗次訂布衣昆弟之歡，薗次拏舟過訪，迦陵塡《滿江紅》，其上片云【略】。哀嘯狂吟，無非跋扈。竹垞以比青兕，豈過譽哉。餘如《詠螢》云：「慣照人間，閒事一星星。」《陸上愼移居》云：「故人和燕定新巢。」《飲韓樓》云：「狂受人憎，醉供人罵，老任雞姬悔。」《雪夜》云：「三十六簧寒不起，醉把紅鵝筮炙。」《遇颶風》云：「亂石將崩，孤城欲沒，老樹森奇鬼。」《虎邱》云：「春風日夜換，換不了吳宮羅綺。」《暮春風雨》云：「時有茶煙，絕無人影，好個他鄉天氣。」其可入詞旨警句者，數闋難竟。蓋不獨浪擁前朝一語，足稱才子也。然迦陵流盪浩瀚，時少停滯，其率易處，頗不宜取法。

又卷六　而迦陵眷戀紫雲，至以百首梅花詩贖罪過，努力作藁砧模樣，一闋《賀新郎》，檀板間於今猶體稱之。

陳廷焯《詞壇叢話》　陳其年詞，縱橫博大，海走山飛，其源亦出蘇、辛，而力量更大，氣魄更勝，骨韻更高，有吞天地走風雷之勢，前無古，後無今。

又　詞中陳其年，猶詩中之老杜也。風流悲壯，雄跨一時。後人作詞，非失之俚，即失之伉。談閨襜者，失之淫褻。揚湖海者，失之叫囂。曷不三復其年詞也。

又　其年年四十餘，尚爲諸生，故學業最富。其一種潦倒名場，抑鬱不平之氣，胥於詩詞發之。與竹垞同舉鴻博，訂交又最深，極一時之盛，嗚呼至矣。

又　其年才大如海，其於倚聲，視美成、白石，直若路人，東坡、稼軒，不過借徑。獨開門徑，別具旗鼓，足以光掩前人，不顧後世。如神龍在天，變化盤屈。如鯨魚掣海，杳冥恣肆。視彼「淺斟低唱」者，固無論矣。即視彼清虛騷雅，歸於純正者，亦覺其一枝一葉爲之，未足語於風雅之大也。後人不善學之，近於粗野。即善學之，如鄭板橋、蔣心餘輩，尚不能幾其萬一，遑問其他哉。以詩中老杜較之，固非虛美。

又　每讀其年詞，則諸家盡皆披靡。以其情勝，非以其氣勝也。蓋有氣以輔情，而情愈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

《白雨齋詞話》卷三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爲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眞脈。嗚呼，彼豈眞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

笑也。

又《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沉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

又《迦陵詞》沉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若能加以渾厚沉鬱，便可突過蘇、辛、獨步千古。惜哉。

又　蹈揚湖海，一發無餘，是其年短處，然其長處亦在此。蓋偏至之詣，至於絕後空前，亦令人望而卻走，其年亦人傑矣哉。

又《迦陵詞》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鬱。不鬱則不深，不深則不厚。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粗才。

又《迦陵詞》惟《江南春》(和倪雲林原韻)一章，最爲和厚。全集三十卷，僅見此篇。詞云【略】。怨深思厚，深得風人之旨。

又　其年詞極壯浪，所少者沉鬱。余最愛其《月華清》後半闋云：「如今光景難尋，似晴絲偏脆，水煙終化。碧浪朱欄，愁殺隔江如畫。將半帙南國香詞，做一夕西窗閑話。吟寫。被淚痕占滿，銀箋桃帕。」淋漓飛舞中，仍不失爲雅正，於宋人中逼近美成。

又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絳脣》云：「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年落盡宮槐。」平叙中峰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餘輩，極力騰踔，終不能望其項背。

又　其年《西江月》云：「神仙將相詎難爲，萬事取之以氣。」偏論，亦是快論、至論。大言炎炎，我爲起舞。

又　其年《醉落魄·詠鷹》云【略】。聲色俱厲，較杜陵「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之句，更爲激烈。

又　其年《夜遊宮·秋懷》四章，字字精悍。如云：「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又：「無數蟲吟古磚縫。料今宵，靠屏風，無好夢。」又：「秋氣橫排萬馬。盡屯在、長城牆下。每到三更素商瀉，濕龍樓，暈鴛機，迷爵瓦。」又：「箭與饑鴟競快。側秋腦、角鷹愁態。」又：「一派明雲薦爽。秋不住、碧空中響。」正如千將出匣，寒光逼人。

又　其年《感皇恩·曉涼雜憶》六章，皆追憶舊遊之作，不言感慨，而感慨亦見。首章結句云：「三年渾一夢，揚州路。」四章結句云：「燕丹門下客，皆安在。」收束處一則大雅，一則沉雄。

又　其年《滿江紅》諸闋，縱筆所之，無不雄健。如(爲陳九之子題扇)云：「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又(謁程崐崙)：「上黨地爲天下脊，使君文在先秦上。」又(何□明先生筵上)：「被酒我思張子布，臨江不見甘興霸。只春潮濺雪白人頭，堪悲吒。」(竹垞亦有「乞食青從張子布，舉杯但爲甘興霸」之句，氣概稍過，精警則一。)又(遇邯鄲道上呂仙祠示曼殊)：「枕裏功名雞鹿塞，刀頭富貴麒麟塚。」下云：「萬事關河人欲老，一生花月情偏重。算兩人今日到邯鄲，寧非夢。」又(和□)：「萬里秋從西極到，千年淚向南樓灑。」又(贈薗次)：「開口會能求相印，吾生詎向溝中死。終不然、鬻畚華山陰，尋吾子。」又(白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一派灰飛官渡火，五更霜灑中原血。」又：「閱盡江山眞欲舞，算來人物誰堪罵。」(東南耕)下云：「一朵菊花人伏枕，半庭荳葉秋除架。」又(送葉桐初還東阿)：「風吼軍都山忽紫，雨收督亢天全綠。」下云：「建業雲山通地肺，姑蘇煙水連天目。」此類皆極蒼涼，亦極雄麗，眞才人之筆。

又　迦陵《汴京懷古》十首，措語極健，可作史傳讀。板橋金陵十二闋，高者可稱後勁。心餘則去此遠矣。

又　汴京諸作，論筆勢之森竦，自推官渡一篇，而樊樓一章，最見作意。後四語云：「風月不須愁變換，江山到處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連天，申王府。」悲憤之詞，偏出以熱鬧之筆，反言以譏之也。

又　其年秋日經信陵君祠一闋，後半云：「今古事，堪悲詫。身世恨，從牽惹。倘君而尚在，定憐余也。我詎不如毛薛輩，君寧甘與原嘗亞。歎侯嬴，老淚苦無多，如鉛瀉。」慨當以慷，不嫌自負，如此吊古，可謂神交冥漠。

又　其年《水調歌頭》諸闋，英姿颯爽，行氣如虹，不及稼軒之神化，而老辣處時復過之，眞稼軒後勁也。

又　其年《念奴嬌·游京口竹林寺》云【略】。英思壯采，何其橫霸如此。

又　其年《沁園春》諸詞，亦甚雄偉，登尉繚臺一闋，尤爲感慨沉至。

又　其年《沁園春》最佳者，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頭月自明。歎一夜啼烏，落花有恨，五陵石馬，流水無聲。

尋去疑無，看來似夢，一幅生綃淚寫成。攜此卷、伴水天閒話，江海餘生。」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爲一手。

又　其年《賀新郎》調，填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每章俱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第四韻尤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時明月，簾以外秋星作作。」皆是突接，精神更覺百倍。

又　《賀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話到英雄方失志，老骾飛來傑傑。」又：「一半疎星明滅。歸去焚書應學劍，愛風毛雨遍千山雪。益智粽，竟何益。」筆勢亦如怒猊俊骾。

又　《賀新郎》有洞穿七札，筆力橫絕者，如：「憶得危崖騰健骾，咽秋燈、夜半歌山鬼。風乍刮，鬢成蝟。」又：「此意儘佳那易遂，學龍吟、屈煞牀頭鐵。風正吼，燭花裂。」又：「醉倚江樓成一笑，總輸他、稚角東村子。牛背上，笛聲起。」又：「粗飯濁醪吾事畢，傍東籬、且了黃花債。今古恨，漫興慨。」又：「博望野花紅染血，訴行藏、風裏休悲咤。恐又震，昆陽瓦。」又：「繡嶺宮前花似血，正秦川、公子迷歸路。重酌酒，盡君語。」此類皆得未曾有，眞足驚心動魄。

又　其年贈何生鐵（鐵小字阿黑，鎮江人，流寓泰州，精詩畫，工篆刻）《賀新郎》一篇，飛揚跋扈，不可羈縛。詞云【略】。一味橫霸，亦足雄跨一時。

又　「萬馬齊瘖蒲牢吼」，此迦陵題《珂雪詞》語，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詞，吾恐升六尚謙讓未遑也。其後疊云：「耳熱杯闌無限感，目送塞鴻歸盡。又眼底羣公衮衮。」其年胸中，不知吞幾許雲夢。下云：「作達放顛無不可，勸臨淄且傅當筵粉。城柝沸、夜烏緊。」悲極憤極，如聞其聲。

又　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陽《賀新郎》一闋，前疊云【略】。兩問奇絕，可謂目無一世。

又　閑情之作，非其年所長，然振筆寫去，吐棄一切閨襜泛話，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無所不可也。如《桂殿秋》云：「凝情低詠年時句，人在東風二月初。」《菩薩蠻・彈琴》云：「促柱鼓瀟湘。風吹羅帶長。」《蝶戀花・促坐》云：「猶自眉峯煙不定。避人奩內添宮餅。」又（跳索）云：「鬢絲扶定相思子。」下云：「封漾紅繩低復起。明月光中，亂捲瀟湘水。匿笑佳人聲不止。檀奴小絆花陰裏。」又（圍爐）云：「小院綠熊鋪褥厚。玉梅花下交三九。」下云：「招入繡屏閒寫久。斜送橫波，郎莫衣單否。袖裏任郎沾寶獸。雕龍手壓描鸞手。」又（潛來）云：「立久微聞輕歎息。春陰簾外天如墨。」《換巢鸞鳳》云：「飄盡楊花雨偏肥，摘來梅子春先瘦。」《石州慢・夏閨》云：「起來慵繡，將泉戲瀉團荷，憐他葉嫩纔如掌。珠滑不成圓，卻添人間想。」《齊天樂・紀夢》云：「迴腸千縷，總些個情懷，舊時言語。」《賀新郎・和竹逸江村過伎之作》云：「我有紅綃無窮淚，彈與多情灼灼。悔則悔、當初輕諾。十載雲英還未嫁，訴傷心、撥盡琵琶索。」似此皆低回哀怨，情致纏綿。惟雲郎合卺詞，未免俚褻。

又卷六　穀人輩工於鍊字耳。迦陵則精於鍊句。如云：「秋色冷幷刀，一派酸風捲怒濤。」又：「長城夜月一輪孤，沙場戰馬千羣黑。」又：「水雲轇葛，陽陰雜糅，奇石成獅破空走。」又：「秋生海市，紅日一輪孤陷。」又：「短鬢颯秋葉，僵指蠹枯枒。」又：「大江邊，殘照裏，仲宣樓。」又：「曼聲長嘯，碧雲片片都裂。」又：「輕舟夜翦秋江，西風鱗甲生江面。」又：「隱隱前林暝翠，暗結精藍。」又：「老松三百本，山雨響徧張鱗甲。」又：「想月明千里，戰袍不夜，西風萬馬，殺氣臨邊。」又：「十月疏砧，一城冷雁，不許愁人不望鄉。」又：「我到中原，重尋舊蹟，牧笛吹風起夜波。」又：「一派大江日夜，捲雲濤、舞上青山髻。」造句皆精警奪目，讀之可增長筆力。

又　陳其年《哨遍》兩篇，一氣盤旋，排山倒海。論其氣力，幾欲突過稼軒。只是雄而不渾，直而不鬱。故初讀令人色變，再讀令人齒冷矣。

又　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

又　其年《水調歌頭・雪夜再贈季希韓》云：「縱不神仙將相，但遇江山風月，流落亦爲佳。豈意有今日，側帽數哀笳。」流落亦爲佳，已是難堪。今則並此不能矣。豈意五字，悲極憤極，如聞熊啼兕吼。

又卷七　其年《長相思・贈別楊枝》云：「漱金巵。閣金巵。不是樽前抵死辭。今宵是別離。」愈樸直，愈婉曲，愈沉痛。豔詞非其年所長，然此類亦見別致。

又　其年《瑞龍吟》（春夜見壁間三弦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填詞）後半云：「記得蛇皮絃子，當時妝就，許多聲價。曲項微垂流蘇，同心結打。也曾萬里，伴我關山夜。有客向潼關店後，昆陽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楓青，輕攏細研。」游絲落絮之情，雲湧風飛之筆，亦一時之雄也。

又卷八　其年題《珂雪詞》云：「萬馬齊瘖蒲牢吼，百斛蛟螭困蠢。算蝶

拍、鶯黃休混。多少詞場談文藻，向豪蘇膩柳尋藍本。吾大笑，比蛙黽。」夫柳誠不足重，蘇則何可厚非。一概抹煞，此蓋其年自道其詞，而特借珂雪一發之也。然竟是老瞞、石勒聲口。其年能作壯語，然悲者多而麗者少。惟送三韓李若士省親之楚，《金縷曲》一闋，（若士尊公，時提督湖廣。）最爲壯麗。詞云：「秋到離亭暮。羨風前、珊鞭玉靶，翩然竟去。借問此行何所向，笑指巴煙郢樹。是烏鵲、慣南飛處。路入南荒休騁望，有陶公、戰艦空灘雨。釃熱酒，浪花舞。　嚴君坐擁貔貅旅。壓下流、一軍下瀨，目無黃祖。昨夜月明親饗士，要奏新塡樂府。都不用、陳琳阮瑀。手製紅旗翻破陣，看郎君、下筆驚鸚鵡。猿臂種，氣如虎。」雄闊壯麗。然在迦陵，自是屈意之作。

又《西河詞話》云：「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女矣，匄鄰園尼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遂詐言生一男。於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官陳迦陵賦《桂枝香》曲二闋。其首闋前截云：『泛蒲未既，蘭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抱至。』郎中疑迦陵知其事，故誚之。卽次闋前截云：『懸弧宅第，充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恆器。』凡人間戶外，皆類誚詞，遂大恚恨。其後凡禮部於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迦陵，竟至淹滯。始知文字之隙，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愼也。」按此二詞，《迦陵集》中不載。先生以詞自豪，竟以詞受累。何造化之善弄人耶。

分論

《劉逸民隱如》《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逸民才人，亦中丁酉北闈，與漢槎諸人同戍口外者。後被盜，夫婦皆遇害，尤可傷也。詩中閔其矜才衆妬，致白璧受玷，爲連城自衒者痛下針砭，豈獨爲逸民一人。

《酬許元錫》《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嶔欹歷落，寫自己懷抱，言下並見許子，一結闋然。

《贈李研齋太史》《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太史蜀人，逆藩之亂，僑寓金陵，不得歸，故作詩慰之。中間跌蕩飛揚，波平浪起，得靑蓮逸氣。賧錢蠻中，以錢贖罪也。

《錢塘浴馬行》《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用意全在後半。新故之感，無限悲凉。末一語轉合錢塘，如見神龍掉尾。

《得桐城方爾止先生書感賦兼懷密之先生》《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寫兩家盛時，極文酒讌遊之樂。而小朝廷之荒嬉，馬、阮之醜正惡直，至於如此，危亡立見矣。故家零落，前輩尙存，結到密之先生，鏗然而止，章法絕佳。

《顧尙書家御香歌》《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迤邐而來，轉出御香，見尙書當日得君之專。滄桑以後，萬事都非，故物猶存，感慨係之。然尙書以靑詞得幸，亦非正人，中藏有微詞在。

《寄黃黎洲先生求爲先人誌墓》《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寫兩家世誼，而兩朝朝局一一羅列。此絕有關係之詩。

《送孫無言由吳閶之海鹽訪彭十駿孫》《漁洋詩話》卷上：康熙癸卯，歲將除，孫無言（默）欲渡江往海鹽訪彭十羨門。人問有何急事？答曰：「將索其《延露詞》與阮亭《衍波》、程邨（鄒祗謨）《麗農詞》合刻之。」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按：《湖海樓詩集》中作「韋莊牛嶠好詞句，此事何與卿飢寒？」）

《爲阮亭題秦淮春泛圖》《漁洋詩話》卷中：余少客秦淮，作《秦淮雜詩》二十餘首，陳其年詩「兩行小史艷神仙，爭寫君侯腸斷句」，謂此也。

《拙政園連理山茶歌》《茶餘客話》卷一：陳海昌之遴薦吳梅邨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邨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蒱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艷如天孫織雲錦，頳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螮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既爲吳逆壻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瑊瑒，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憶貴池吳師》《重訂淸詩別裁集》卷一一：師卽吳次尾也，負黨人之

魁，懷塡海之志。讀此詩，想見其人。

《將歸留別練塘諸子》《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失巢禽喻己，爲無母兒也。從至性流出，惻惻動人。

《早發望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謝公風格。

《捧讀石齋黃公所撰先少保神道碑賦此追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時石齋先生已授命，故追憶之。

《秋日懷幔亭先生二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首章繫獄，次章遣戍，無可奈何，望其平寇以贖罪也。通體警策，無一懈句懈字，那得不傳。

《送張若水出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白傅一家三處，乃處常之時。此當罹罪出關，劇可悲也。一起直下四語，千鈞筆力。

《贈冒巢民先生》《國朝詩話》卷一：如皋冒巢民（襄）園林之勝，賓客之美，一時莫並，同人唱和，亦多佳句。余最愛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豪氣勃勃。若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更不止流連光景矣。

《感舊絕句十五首》一一《明詩綜》卷六八：（謝遴）孝廉晦迹衡門，種菜一畦，不入城府。陳檢討其年寄懷詩云：「半畝牛宮繞菜田，鉏畦汲水獨悠然。芒鞵一輛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崇川署中觀小史演劇四首》《本事詩後集》卷一二：楓江漁父曰：「往歲僕客皖江程司馬署中，寒夜觀劇，亦賦絕句云【略】。凄涼掩抑，自覺辛苦纏綿。今讀陽羨諸作，悄恍情移，如置我于成連海上矣。」

《和阮亭冶春絕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椒峰六首》二《香祖筆記》卷七：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士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

《聽白生彈琵琶》（八首）《清稗類鈔・音樂類・白璧雙之琵琶第一手》：白璧雙，名珏，蘇州人。順治初，琵琶稱第一手，嘗售技於南北，吳梅村《琵琶行》，爲白作也。當時名流多有贈詩，陳其年詩云【略】。朱克敬《儒林瑣記》：《湖海樓詩集》散佚不傳。見他選本者，如《聽白生彈琵琶》云【略】。皆爲後人傳誦。

《贈柳敬亭》《國朝詩話》卷二：左寧南幕下，柳敬亭善說書，蘇崑生善唱曲，國初名公巨卿，贈詩屢屢，亦「舊人惟有何戡在，重與殷勤唱《渭城》」之意也。一技被寵，於興亡要是無關，詩不宜過分。陳其年贈柳絕句云：「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北戰雲愁。如今衰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指寧南侯也。）」只述其感念寧南，自有斟酌。

《贈金長眞太守二絕》《不下帶編》卷一：埴從祖廉使公長眞鎮，由孝廉康熙癸丑守揚州，時司理王公阮亭方遷官，而公至。乃大修平山堂，張淮南詩醼，六七年不怠。南北名士投贄者，多被延接，罔弗各如所欲。府庭朔餐勝樓以居名勝，延鄧君孝威漢儀選《國朝詩觀》于其中。他如杜君于皇濬、紀君伯紫映鍾、毛君西河奇齡、陳君其年維崧輩，皆與公留連酬倡者也。羣公投詩盈軸，幼記其年先生二絕云：「管領揚州宗妙才，山堂詩醼盡長開。何期劉尹風流四，剛趁王濛遷後來。」（徐廣《晉紀》：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謂濛與恢也。）「孝廉船集廣陵津，無數張憑太守賓。君縱稱金劉尹播，眞長異代又長眞。（寒家系本劉，王莽時去卯、刀，稱金，至今姓未復。）皆紀實也。蓋公字長眞，其聲望大有劉尹之風，時人以輩劉眞長。迄今將六十年，邗上名流，猶能嘖嘖稱之。

《賦仁和龔春潭西市偶畝》《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明葉文莊欲搆某竹堂貯所藏書，不克作。至元孫恭煥，堂始成，王弇州有記。恭煥孫國華拓地二十餘畝，更名繭園。國華子九來徵士鳳苞，與兄弟析園爲三，名曰半繭園。陳其年有《賦仁和龔春潭西市偶畝》云：「曾過西南溢瀆村，文章華表至今存。堂名某竹成先志，偏賦城東半繭園。」詠其事也。

傳記

徐乾學《陳檢討維崧墓誌銘》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朝廷下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羽儀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春，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庭，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脡脯之贄溢於堂，四方之屨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庳陋纔容膝，蒲簾土

銓，攤書其中而觀之。歠菽啖飯，沈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卧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僦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啟儲夫人攢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於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維崧，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内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俗下儇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員，後隨侍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爲定交。在中州，則遍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皋，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俶儻。所作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隤唐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間席上，尤喜塡詞。興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至多，累至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間摹擬之爲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叙懷傷往，俯仰頓挫，愴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爲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飇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孺人。儲孺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清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非髯而誰？五十仕宦車無耳，困翅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蔣永修《陳檢討迦陵先生傳》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齟齬至五十四。大司馬令冢宰宋公薦諸朝，召試博學宏詞，稱天子意，由諸生擢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勤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於京師，乘驛反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達，然三十年來海内推其詩、古文、詞，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父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齔受經，過目成誦。稍長定生引之偏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父行故自尊大。吾邑中訂秋水社，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貞清聞、盧象觀幼哲、黄毅時忞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爲同社，交甚歡。其年少清臞，冠而于思，鬚浸淫及觀準，天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髯，與字並行，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辛卯、壬辰間，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畢集，觴酌未引，髯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體，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歎以爲神。三十不遇，門戶中落，因束裝汗漫遊。所至，戶外履滿，車馬塡巷，諸公貴人爭客髯。合肥大宗伯龔公愛重髯尤甚，唱酬日夜，相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饋遺隨手盡，空囊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食用。及無可質，輒復遊，率以爲常。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轅、檣危、馬駭，髯咿吟自如，未嘗釋卷。其於書若嗜慾，無不魚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浊然。頗解音律，嘗變歌童雲郎。雲亡，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内行修，視諸弟甚友愛，篤親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辭遽色。其遊諸公間，謹慎不泄，持己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午，余督楚學政，邀與俱，值有他事不果。未幾，有宋公之薦。髯貧無子，先是，遊商邱買妾。妾父母聞其家遊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週，載與俱歸。妾父母暨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遣妾去。去二年，髯拔起薦辟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貧益奇。儲孺人卒於家，生死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癰，遂不起。諸大老歛財殮髯，反葬亳村先人墓側。髯疾時，余子景祁適在京師，問疾拜牀下。髯悉出所著詩、古文、詞手授祁，命其校刊。髯文有散有俳。其俳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之有也。髯以詩、古文、詞爲海内推重，遲暮得官，不數年孑然邸舍死，天下哀之。始髯未疾，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史局未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可悲也。髯反葬多出宋公力，曰：「生，吾薦諸朝；歿，吾歸諸原。」髯無子以亡。

尤侗《公祭陳其年檢討文》 嗚呼，自古才人，造物所忌。文章九命，眞堪流涕。人生缺陷，萬事難遂。使斯人死，空存吾輩。大江之南，荆山之内。

陽羨書生，穎川苗裔。少保勳業，巍然門地。處士聲名，卓然標幟。晚得小同，幼稱阿士。白眉最良，紫髯亦異。好讀秘書，能識奇字。作爲詩文，洸洋自恣。合組列錦，驚艷絕麗。鴻筆之人，海內寡二。曷爲塲屋，屢蹶秋試。豈其過高，未工時藝。君乃浩然，不可一世。結客少年，方舟聯騎。遨遊吳門，鷄壇執觶。適館雉皐，跌宕聲伎。揭登燕臺，上京高視。流寓商丘，黃河旋濟。周游晚歸，風雨不蔽。老屋荒田，頹然獨寐。前歲詔書，闢門大會。章滿公車，陳蕃名最。獻賦長楊，授官中秘。天子門生，足當一第。史局紬書，春秋諮議。落拓平生，差強人意。曼倩飢驅，長卿渴睡。索米求漿，亦無佳味。重以悼亡，凄絕伉儷。孫楚情深，荀粲貌悴。弓冶猶虛，巾匜孰侍。逆旅空牀，孑然小婢。對月長吁，臨風如醉。憂能傷人，病乃隨至。芣苢未采，伯牛爲厲。附贅懸疣，逡巡決潰。再厄河魚，溘焉永逝。已矣悲夫，斯文忽墜。豈無他人，鐘鳴鼎食。君獨蕭條，斗筲不繼。雖有微官，送窮無計。豈無他人，黃耇台背。君獨沉綿，二豎作祟。髯髯如戟，不及中歲。豈無他人，瑤環瑜珥。君獨孤單，中郎乏嗣。誰其嗣之，白家阿寄。凡此三者，天之所棄。命也如何，莫致而致。然有一焉，不朽盛事。詩曰《湖海》，元龍豪氣。文曰《迦陵》，徐庾藻繪。詞曰《烏絲》，辛蘇姿制。美矣善矣，諸好皆備。萬丈光芒，藏之在笥。天雨鬼哭，奪君而去。君亦慷慨，仰籲上帝。帝曰試哉，命爲仙吏。玉樓賦成，鈞天宴賜。於傳有之，斯言非戲。而我故人，空然垂淚。惜君奇才，恨無人替。歎君數奇，歿身齎志。感君素交，芝蘭雅契。義爲友朋，情猶兄弟。我紱子佩，一朝分袂。明冥異路，如何勿思。敢製公誄，以待私謚。一束生芻，招魂而祭。言之長矣，君其聽未。嗚呼，尚饗！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檢討少清癯，長而于思，學士大夫皆稱爲陳髯。一時言詩古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贈公，並以清流爲名卿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間。丹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既連不得志於塲屋，乃束裝爲汗漫游，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下，凡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爲榮。脡脯之資溢於堂，四方之屨交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如土，每出遊贈遺千金，輒隨手散去，時時匱乏，則仰屋擁書眠，如是者終不悔。所作詩風華典贍，原本六朝三唐，後乃傲兀自恣於昌黎、眉山諸家而得其神髓。遇花間席上，尤喜倚聲度曲，興酣以往，落紙如飛。慢詞小令多至千八百闋，振古所未見也。爲文最工駢體，每於叙懷傷往，愴有餘情，哀艷流逸，庾開府後一人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兩晉南北集珍》　維崧字其年，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維崧以四六擅名。此書採南北朝故實，各加標目，蓋即以備駢體採掇之用。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陳維崧【略】年十七爲諸生。五十六舉鴻博，授檢討。駢浸淫及顧準，時稱陳髯。四六爲國朝第一，哀艷芊緜，頡頏徐庾，汪鈍翁謂開寶以後七百年無此等作。詞擅名一代，與朱竹垞合刻《朱陳村詞》，詩古今體皆擅場，沈歸愚謂尤在四六與詞之上。有《陳檢討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七錄《國史館本傳》　陳維崧，父貞慧，以節概稱。著書自娛，往還多當世碩望。維崧資稟穎異，十歲代祖作《楊忠烈像贊》。比長，侍父側聆諸名士議論，耳濡目染，學日進。或讌會，援筆爲記序，頃刻千言，瑰瑋無比，皆驚歎，折輩行與交。嗣偕王士祿、士禎、宋實穎、計東等倡和，名益大譟。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維崧其一也。補諸生。久之不遇，因出遊，所在爭客之。性落拓，饋遺隨手盡。獨嗜書，無不漁獵。雖舟車危駭，丱唔如故。嘗由河南入都，同秀水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流傳至禁中，蒙賜問，人以爲榮。年過五十，會開博學鴻儒科，以大學士宋德宜薦，試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在館四年，勤於纂輯。嘗懷江南山水，以史局需人，不果歸。疾篤，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遂卒。維崧清腥多鬚，海內稱爲陳髯，與宇並行。生平無疾言遽色，於諸弟篤友愛。其遊公卿間，謹愼不泄，遇事匡正，以故人樂近之，而卒莫之狎。所著《兩晉南北史集珍》六卷、《湖海樓詩》八卷、《迦陵文集》十六卷、詞三十卷。集中文有散、駢。駢體自喜特甚。長洲汪琬謂：「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琬固少許可者。又與琬論六朝之文，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所作散文，亞於駢體。詩始爲雄麗跌宕，一變而入杜甫沈鬱之調，橫絕一世。詞至千八百首，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前此未有也。國初以駢儷文擅長者，推維崧及吳綺。綺才地視維崧稍弱。維崧導源庾信，泛濫於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以秀逸勝。而異曲同工云。

紀事

《本事詩》卷一二　其年尊前酒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怊悵纏綿，令讀者魂銷欲死。嘗客雉皋於水繪園，主人家昵一歌童題詩寫照，墨瀋淋漓，故西樵王司勳曰：「夢殘酒醒苦相思，秖向丹青想見之。別日當筵難一索，訝君狂減杜分司。敝席相憐一片心，玉簫別去響沉沉。不須重倩繁休伯，紙上殷勤寫妙音。」論者以爲平原高誼、杜牧癡情，傳之《本事詩》中，應作千秋佳話也。

《西河詞話》卷二　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女矣，匄隣園尼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遂詐言生一男子。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官陳伽陵賦《桂枝香》曲二闋。其首闋前截云：「泛蒲未既。闌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抱至。」郎中疑伽陵知其事故誚之。卽次闋前截云：「懸弧邸第。充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恆器。」凡人間戶外，皆類誚詞，遂大恚恨。其後凡禮部于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伽陵，竟至淹滯。始知文字之隙，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愼也。

《南州草堂詞話》卷中　如皋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新城王阮亭曰：「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盡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迴。」武進陳椒峰曰：「憶脫春衫花底眠，新聲愛殺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尤悔庵曰：「西園公子綺筵開，璧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音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于是，和者幾數十人。一日，雲郎合巹，其年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　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雖忘、紅雞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作、蕙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人傳「努力作蕙砧模樣」句，無不絕倒。

又　陳其年既失意無聊，嘗賦《悵悵詞》云【略】。涉筆騷怨嗚咽，王司州阮亭見之大爲歎絕。王司勳《倩簫靈曦畫水晶簾下看梳頭圖》余嘗見之，點染精絕。陳散木世祥爲題《夏初臨》詞云：「悄意雖描，幽情誰見，久無人賦雙文。梧影單衫，閒中驗取腰身。簫生作意經營。寫濃香、不著些纂。層波橫溜，淺櫻忍笑，活現伊人。　畫簾小暇，妝閣清歡，釵邊翠滑，鏡裏紅分。欹牀凝睇，心苗全染幽芬。道不銷魂。相看處、遞盡溫存。問眞眞？他年好憶，月想花因。」

《居易錄》卷六　天津河豚最多，然惟吳人嗜之，罹其毒者亦不少。予所見葉文敏（方藹）、陳太史（維崧）皆以食此致病。陳頭目悉腫，至不可辨識。昔人云：「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乃文人學士知而故蹈之，不可解也。

又　近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言，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洎鄒程村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陳其年（維崧）少有文名，於江左數奇落魄。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笑以爲妄。或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康熙己未，果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爲檢討。

王士禎《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衛於宮閨，表殷劉於蠙黛，文流佳話，快覩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攬擷古今閨秀文章，《漢武外傳》中語，亦十餘卷，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錄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如何，《橐駝行》雄麗渾脫，妙有意寄，卽錄入《神韻集》中矣。

《今世說·賞譽》　張祖望目陳其年，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材灝瀚而英精，其氣盤礴而靈淑。

宋犖《筠廊二筆》　王考功西樵（士祿）語子弟曰【略】。陳其年（維崧）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蓋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茶餘客話》卷一　馮益都文毅溥，携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

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契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張爾田《遯堪書題》（董鄂）妃薨于順治十七年八月，翌年正月，世祖賓天，王文靖實親承末命，見于韓菼所作行狀。陳其年《咏史》詩：「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此紀實也。

《清列朝后妃傳稿》自注　實錄：「順治十八年正月，上崩于養心殿。」陳維崧《湖海樓集・讀史雜感》云：「董承嬌女拜充華，別殿沈沈闢細車。一息恩波專戚里，遂令顏色擅官家。驪山戲馬人如玉，虎圈當熊臉似霞。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此詩可以辟晚世浮談。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　黃天濤有愛姬陳羽嬉，亡後，天濤哀悼不已。南陽鄧孝威有絕句云：「休啓疏簾還遠望，朝雲墳在落花中。」天濤有一扇，扇上並圖此景。陳迦陵爲賦朝雲墳在落花中，調寄《念奴嬌》云。

又　海烈婦，徐州人，流落毘陵。艷色爲漕卒所窺，迫之，不屈而死，立祠毘陵。陸雲士爲作傳。迦陵填《大酺》一闋，用《片玉詞》韻吊之云：「恨廟竿紅垣衣碧，門外銀濤雪屋。羣妃蓬島讌，御天風來往，釵鈴戛觸。寂寂小姑，愔愔聖女，苦鳥啼歸修竹。古苔壞牆滿，任脫韁石馬，畫廊眠熟。嘆螺髻煤殘，蝶裙灰盡，夜長人獨。　靈旗歸太速。神弦歇，醉現扶華轂。可惜是，亂水彭城，舊家小沛，望鄉徒切登臨目。入不言兮，出學唱個，秋墳鬼曲。怨青塚留江國。班班恨血，土花墳起紅菽。水腥打滅翠竹。」

《詞苑萃編》卷一八　曲中陳九，老教師也。其子陳郎，亦善歌，以扇索陽羨生書。生爲題《滿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伎堂絲管，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　弱息在，佳兒又。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墜，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哀醜。」

又　白生，名珏，字璧雙，通州人，琵琶第一手。吳梅村爲作《琵琶行》。陽羨生詩：「玉熙宮外繚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正爲璧雙作也。一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園，撥弦按拍，宛轉作陳隨數弄。陽羨生賦《摸魚兒》一闋，倚弦歌之，聽者皆淒然泣下。其詞云：「是誰家、本師絕藝，擅槽掐得如許。半灣還泌無情物，惹我傷今吊古。君何苦。君不見、青衫已是人遲暮。江東煙樹。縱不聽琵琶，也應難覓，珠淚曾乾處。　淒然也，恰似秋宵掩泣，燈前一對兒女。忽然涼瓦颯然飛，千歲老狐人語。渾無據。君不見、澄心結綺皆塵土。兩家後主。爲一兩三聲，也曾聽得，撇却家山去。」（同上）

《蓮子居詞話》卷二　迦陵先生相傳是善權山中誦經猿再世。初受知於龔定山宗伯，時方爲諸生，譽未盛也。宗伯遇之厚。一日讌會，諸達官畢集，宗伯揖先生上坐，先生不獲辭，乃就坐。有客某見先生掀髯據席，若無人焉，爲不平，然無如何也。既數載，先生落魄尚如故。某已歷顯要，未幾爲江南學使，知先生素不善舉子業，檄先生試。先生以病告，某必欲其至以難之。不得已，浼鄉先生周旋，久乃解。先生賦《沁園春》云：「羅隱江東，老署秀才，不幸似之。怪自負上流，偏搜冤冊，曾稱男子，却溷牛醫。壯不如人，老之將至，那更空牆病馬嘶。歸去耳，儘嚇人腐鼠，笑我醯鷄。　紛紛路鬼相疑。疑小敵當場胡怯爲。謝主臣不敏，怯誠有是，明公垂諒，病亦非欺。顏子屢空，伯牛有疾，合受先生譴責詞。眞窮矣，幸江城恰遇，鮑叔于斯。」宗伯贈先生有「君袍未錦，我髩先霜」之語，讀先生追和詞，想見當時知己之感，眞一字一淚。

又卷三　《說文》，鞬，從革，建聲，居言切。《武林舊事》小經紀鞬子之鞬，借作鞬。劉侗《帝京景物略》作瑧。吳任臣《字彙補》因之，註音建。毗陵婦女雅善此戲，迦陵爲《沁園春》紀其事。

又　《喪大記》註，君釋菜以禮，禮門神，門神二字見此。《荆楚歲時記》始載繪像貼戶左右。《楓窗小牘》別著圖樣，裝飾近俗，貌武將爲門神，殆自宋昉也。要即古者神荼鬱壘之遺。《迦陵詞》有云：「抖擻門丞秦叔寶。」語殊不經，不意出鴻儒手。

《詞徵》卷六　陳其年冠而于思，鬚浸淫及觀準，天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髯。王西樵語子弟曰：「其年短而髯，吾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朱竹垞詞：「池塘夢裏，試尋髯也消息。」李分虎詞：「髯也風流玉田侶。」蔣苕生詞：「一丈清涼界，倚高梧、解衣盤薄，髯其堪愛。」蓋本於諸葛武侯答關雲長書，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一語。又惲壽平《甌香館集》《題雪山圖》和陳其年韻「吳生擊扇向我笑，好遊髯客忘歸鞭」。

佚名《清代名人趣史》　陽羨陳其年。工駢體，嘗言胸中有數萬駢體文，

只未寫出耳。未遇時，游於如皋，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其年一見神移，贈以佳句。適墅梅盛開，其年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其年徬徨無計，乃趨赴巢民母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母命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詩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其年大喜，撮衣而回，籌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眞可謂風流逸韵者矣。

《九朝新語》卷九　巢民謂童楊枝之外別有徐郎，名紫雲，態尤嫵媚，爲陳其年所昵。巢民遂贈之。其年畫其小像，携之出入。同人題咏甚多，揚州宗定九云：「一曲新歌水繪間，冒家阿紫似雙鬟。因思昔日彭陽事，錦瑟曾令侍義山。」

《新世說・豪爽》　陳其年少甚倜儻，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饋遺累千，隨手輒盡，垂橐而歸。無資，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復出雅游，率以爲常。

著録

李澄中《湖海樓文集序》　吾友陳其年既歿之三月，其弟子萬自黎城來，乃搜其遺稿，編次成帙。時子萬方需次未補，住京師甚久，數過予，謀付梓。或謂其年平生工儷體，又詩餘獨多，他非專長，可無梓。予謂子萬，阿兄文散體固少，然瓊林之枝，恐未可盡棄也。至於詩，尤豪放感激，當不在儷體下。子萬韙予言，因盡收以去。丁卯夏，以書抵予曰：「日者先兄遺文，辱君不鄙棄其餘，予得盡載以去，敬付梓人。儷體已告竣矣，尚有散體在。君其一言誌首簡，以告世之不盡知先兄者。」予憮然太息曰，嗟乎，子萬可謂不死其兄者矣。

陳宗石《湖海樓儷體文集序》　聞兄疾篤時，屢詢東海先生，計余抵京之日，蓋欲一訣，盡付生平著作爲之校梓，以卒其願。癸亥，宗石承乏安邑，匆匆簿書，未遑謀及。至丙寅春，迎三兄至署，取伯兄儷體文相與裒輯、釐正，共計一百六十篇，先爲鋟板，視蔣京少所選《檢討集》爲備。兄排偶之文署盡於此，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

又《湖海樓詩集序》　如皋諸君曾爲刻《湖海樓稿》，幷刻《射雉集》於維揚，爲阮亭先生手定。數年後，伯兄詩益進，又悔從前之刻有未當，取《射雉集》重加刪訂，次第編年，斷自辛丑。及於壬子、癸丑至丁巳，則肆力於填詞，詩不多作。戊午後，就徵京師，官禁近，詩益工。至壬戌捐館，搜其遺集，皆伯兄手錄成帙，多巨公名家所丹鉛者。以伯兄之才，晚歲始拜一官，而又不祿，心竊慟之。念其生平心力盡於此，不忍聽其散佚，爰並付梓，以備當代大君子論定焉。刻成，略叙其梗概如此。

又《湖海樓詞集序》　先伯兄詩古文，余於丙寅、丁卯兩年節俸金，次第付梓。惟詞最富，苦力不逮，至己巳春，始得鳩工鏤板校讐訖。【略】統計小令、中調、長調，共得四百一十六調，共詞一千六百二十九闋。先是，京少有天藜閣《迦陵詞》刻，猶屬未備。今乃盡付梓人。自唐、宋、元、明以來，從事倚聲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

陳履端《湖海樓詩集序》　先大人檢討公詩，自順治十八年辛丑，至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農部四叔父已付梓，與古文、詞彙成一集。辛丑以前十餘年詩，向刻於如皋冒巢民先生家，今板不知歸於何處。曾記卷首有雲間蔣大鴻先生序文，又有先生蠅頭細楷朱評云。

蔣景祁《湖海樓詩集序》　予既序迦陵先生《儷體集》行世，他所著散體古文，悉歸其季子萬之手而無副。然先生之詞，則先生之眞古文也。【略】計原稿未刻《迦陵詞》，合《烏絲詞》幾千八百篇。今選定凡若干首。顔曰《陳檢討詞鈔》，志其闕也。若世有鍾期愛其全操，則蒐補遺缺，尚自有待。予且拭目俟之。

任光奇《湖海樓詩集跋》　迦陵先生爲吾邑才人之冠，著作之富甲於古今。《湖海樓全集》行世已二百餘年，庚申後毀於兵燹，幾至失傳。近年景運重開，各後裔皆能搜羅殘缺，重梓先代遺書。惟陳氏世居亳村，後裔業農，近更式微，莫能爲其先祖謀不朽之事。（光奇）追念十七世叔祖王谷公、十八世祖植齋公皆與陳定生、迦陵兩先生爲紀羣之交，倡和最多。今《鳴鶴堂》、《直木齋》各集，吾族皆已重梓。而陳氏之《湖海樓集》，聽其湮沒，吾先祖之心將

有未安，即爲後人者，亦拊心負疚也。庚寅之秋，（光奇）借得舊本，將爲重梓，第以卷頁繁多，需費甚鉅，冷官俸薄，未易獨任，爰分古文、駢體、詩與詞析爲四集，按年分梓。辛卯之春，先以古文六卷付手民，取其易成也。（光奇）自思年已周甲，既肩前人之事，力雖未逮，詎敢因循，遂於是年夏秋，將儷體文十二卷接續梓之。至壬辰之冬，詩集十二卷亦已梓成。癸巳春夏，監督手民將詞集二十卷一律梓齊。悉心讐校，計前後歷三年，全書告成。是固迦陵先生幽光必發、呵護有靈也。竊念先生曩日以填詞與儷體文名世，其詩與古文本非專長，自道光間桐城姚氏創立文章宗派，凡不歸其派者，皆不入選。後之作者，必以姚氏爲宗。如先生之《湖海樓集》，更易失傳，況值兵燹之餘，後嗣已衰，豈不大可慮哉？（光奇）學淺，不知詩文宗派，第以生同先生之邑里，經歷滄桑，幸得後死，理宜保護梓里典型，且爲吾先祖盡友誼於二百年之後。則是集之成，吾祖有知，當亦同慰於九原，而後死者之責庶幾稍盡焉。

《四庫全書總目・載記類・兩晉南北集珍》　六卷，國朝陳維崧撰。【略】維崧以四六擅名。此書採南北朝故實，各加標目，蓋即以備駢體採掇之用。前有自序，作於康熙丙辰，乃未舉制科之前四年也。

又《四六金鍼》　一卷，國朝陳維崧撰。【略】此書載《學海類編》中，取元陳繹曾《文說》中所論四六之法，割剝成編。頗爲淺陋，必非維崧之筆。殆以維崧工於四六，故假其名。猶《木天禁語》之託言范梈，《詩法家數》之記言楊載耳。

《靈芬館詞話》卷一　陳迦陵《婦人集》，未見刊本，傳者甚少。孫君華海抄一冊見餉，國初以來宮閨皆在其中。閨秀詞句可喜者尤多，爰摘錄以廣其傳。徐湘蘋燦《水龍吟・感舊》云【略】。徐爲海寧陳相國之遴賢配，著《拙政園詩餘》，所詠花當是山茶也。浦湘青映綠題周絡隱坐月浣花圖《滿江紅》云【略】。絡隱者，漢陽李雲田妾周寶鐙也。王朗《浪淘沙》云【略】。朗爲次回先生之女。次回工爲豔體，而詞不多見。迦陵又摘其《浣溪紗》前半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窗。薄寒春嬾被池香。」云「抱月懷風」四字，非溫、韋不能爲也。顧文婉《浣溪紗》云【略】。湯畹生淑英《南鄉子》云【略】。吳小法永汝《如夢令》云【略】。吳母，故虞山某尚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解，人有霍玉小女之目。十二歲許字鄒祇謨，後以訟阻。鄒有《惜分飛》詞十四闋。

藝文

吳偉業《讀陳其年邗江白下新詞四首》　漫寫新詞付管絃，臨春奏妓已何年。笑它狎客無才思，破費君王十萬箋。

鈿轂珠簾燕子忙，宮人斜畔酒徒狂。阿麼枉奏平陳曲，水調風流屬窈娘。

落日青溪載酒時，靈和垂柳自絲絲。沈郎莫作齊宮怨，唱殺南朝老妓師。

治習春來興未除，豔情還作過江書。長頭大鼻陳驚坐，白袷諸郎總不如。

納蘭性德《菩薩蠻・爲陳其年題照》　烏絲曲倩紅兒譜，蕭然半壁驚秋雨。曲罷髻鬟偏，風姿眞可憐。　鬢髯渾似戟，時作簪花劇。背立訝卿卿，知卿無那情。

何鐵《餞陳其年夫子北上夜聽白三琵琶》（存目）

冒襄《其年書紫雲小影遍索題詠戲題二絕》（存目）

屈大均《懷迦陵》　爾亦羅浮鶴，飄飄歷海天。別來珠樹上，望斷鏡湖邊。風雨春將暮，干戈書未傳。龍眠山上月，幾夕炤安禪。

曹貞吉《賀新涼・爲其年題詞》　光怪騰蛟蜃，化髯公，壺中墨汁，離奇輪囷。海若驚飛天吳走，翠節靈旗隱隱。憑誰話、六朝金粉。譜入鵾絃三千曲，寫冰車、鐵馬無窮恨。數紅豆，記宮本。　烏衣王謝江東俊。是當年、將軍猿臂，虎頭猶困。贏馬敝裘銅駝陌，博士賢良待問。賦朱鷺、黃驄惟謹。擊筑且隨屠狗輩，任西風，吹老滄浪鬢。秋氣肅，雁聲緊。

又《賀新涼・二月二日宣岳州捷是日大雪和其年》（存目）

高士奇《賀新涼・贈陳其年》　風雅誰堪比。羨元龍、襟期磊落，詞華工麗。江左紛紛諸俊彥，端讓難兄難弟（辛亥歲識令弟緯雲於都下）。早已著、驚人姓字。幾載傾心思會面，恰相逢、又隔新豐市。黃葉落，暮秋矣。　九重近日頻留意。正一時、班揚董賈，齊登啓事。壁上偶題紅杏句，佳話由來稱旨。好打疊、金鑾應制。漫擬甘泉工獻賦，更揮毫，草檄龍顏喜。沽濁酒，共君醉。

洪昇《哭陳其年檢討》　相逢白首未嫌遲，誰料黃壚永別離。地下那能償舊序，人間何處乞新詞。開尊東閣看花夜，飛蓋西園踏月時。猶記先生相對

語，好風吹動萬莖髭。　四十餘年海內名，一官遲暮慰生平。凌雲天上懸詞賦，霽月人間見性情。無復衮師承舊業，不留樊素守孤塋。亳村風雨清明日，惟有哀猿嘽嘽鳴。

邵長蘅《陳其年贈余兩髯行戲爲狂歌苔之時余將有梁齊之遊》（存目）

尤侗《哭陳其年二首》歎息斯人而有斯，茫茫天道竟無知。微官難煉飢寒藥，獨客長吟歌哭詞。炊臼夢回添白髮，玉棺魂去殉烏絲。祇應恨血千年碧，灑向荆溪夜雨時。　平生喜對陳驚坐，握麈軒然興有餘。貧向金門空索米，老來玉局漫紬書。前程黯淡銘旌冷，後事凄凉硯匣虛。不待山陽聽吹笛，但逢大樹便迴車。（其年寓有大樹，嘗婆娑其下。）

又《徵招・輓陳維崧》《其年宜興人官檢討》蕙叢去後微之怨，當時韋娘年小。別後鏡鸞分，悵天涯、人老小。屏歸路悄怕重叠，吳山清曉。此夜遙憐，水哉軒畔，月明多少。　侍史慢薰衣，金門啓愁，聽穿花漏早。剔燭鼓冰絃，又犯些商調。彩毫憑起草，錯認畫、遠山眉稿。不信是白玉爲堂，頓玉臺人杳。

徐釚《朝罷入直見御溝新水和其年韻》（存目）

又《春日和其年韻》搓得鵝黃上柳條，檐前鶯語似相邀。宦情澹處攤書臥，歸夢牽時貰酒澆。青史紛紜勞竹簡，綠窗寂莫聽餳簫。子鱒出水櫻桃熟，轉憶漁人洞口招。

王士禛《寄陳其年緯雲兄弟》（存目）

又《寄其年》陳生湖海士，搖落更相思。成佛先靈運，前身是總持。窮途聊慢世，曠代一稱詩。太息銅官下，迎寒葬舊茨。

又《陳生行戲送其年歸陽羨》陳生陳生，爾既不能入淵斬長蛟，又不能登山射猛虎。復不能亡賴作橫苦鄉里，十載哦詩守環堵。徒抱輪囷一片心，藜藿鼯鼬相枝拄。昨日渡江來，今復渡江歸。運租船上苦憔悴，風高浪湧橫江磯。朝來寄我新詞句，明月無情蟬鬢去。五湖歸去伴漁竿，楓岸蘆汀不知處。季鷹鱸鱠思江東，我亦年年歎轉蓬。期汝扁舟同射鴨，銅官山下竹枝弓。

雜録

《池北偶談》卷二四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宜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

查爲仁《蓮坡詩話》　陳其年往來得全堂最久，及官翰林，寄書巢民云：「昔遊歷歷，舊事明明。水繪朝烟，鉢池夜雨，都縈懷抱，難問音塵。屬在深情，定均斯慨。」贈詩云：「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又《小秦淮曲》數首最佳，今錄其二：「廣陵城外小樓多，秋水盈盈翦越羅。記得昨宵樓上女，斷無人處注橫波。」「老去心情不自持，板橋細柳一枝枝。誰將碎雨零烟恨，說與風流小庾知。」

又　揚州紅橋之名，自新城司寇爲司理時，與諸名士觴詠而著。陳其年詩云：「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如塵。」「一帶蕪城綠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雨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罨畫裏，幾層春水幾層風。」人多誦之。

《拜經樓詩話》卷二　石獷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蟾蜍，而色紫多疱。聲類犬吠，故獷字，從犬旁，昔人所謂「紫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諸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云：「紅糟薄醉蒸山獷，銀縷如絲切柿狐。」

又　丹陽賀黃公（裳）作《載酒園詩話》，爲陳迦陵所稱，世亦不甚傳之。

又卷三　皖上方素北（中履），少罹患難，著《汗青閣詩集》，多危苦之調，大半爲其父辯誣訴屈，不獨《自述詩》一卷而已。故陳迦陵謂：「情深君父，齋種白楊；身歷興衰，曲多紅豆。蕭大圜書牘，頗聞辛惋爲宗；劉越石詩章，惟以悲涼爲主。」

《詞苑萃編》卷一七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遊讌。司理賦《浣溪紗》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

楊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茶村杜濬和云：「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誰翻水調唱涼州。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笑十三樓。」淮陰邱象隨和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成秋。紅橋猶自倚揚州。　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釵落曉風愁。多情烟樹戀迷樓。」後陽羨陳維崧賦紅橋詩云：「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如塵。」又：「一帶蕪城織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又：「雨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罨畫裏，幾層春水幾層風。」余亦有紅橋絕句云：「酒樓楊柳碧絲絲，惱煞紅裙舞柘枝。留得狂名偏薄倖，至今猶說杜分司。」又：「轉過春帘便板橋，船窗草閣雨瀟瀟。蕪城一片寒煙織，流水何人問六朝。」(同上)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二引《江蘇詩徵》　王屋云：太史在史館四年，時以魚鳥湖山爲念。疾革時，猶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振筆作推敲勢。相傳是善權山中誦經猿再世云。

《茶餘客話》卷三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套，極風流蘊藉。彭羨門孫遹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代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幺小撥玉玲瓏。　幾度牽縈衡浦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妒殺畫圖中。」

毛先舒

論　述

潘耒《思古堂集序》　錢唐毛子稚黃，少負軼材，爲「西泠十子」之最。其詩篇雋妙，得騷雅之遺則，已乃脫去畦徑，自名一家。中年偃蹇，不與世合，肆力而爲古文辭，沉深壯闊，一去綺麗之習，而上與古人爲朋。既而卧病牀榻者十餘年，澄懷味道，氣益靜，養益充。久之病愈，起而著書，劈肌分理，削膚見骨，於學術異同、人物白黑，確然其有定見，超然其有獨得，非強爲論辨也，蓋不容自已而出之者也。所著《潠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眞語》、《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近復有《思古堂集》。嗚呼，盛矣！毛子之所作，蓋數變而深于道，舍其所已工而勉其所未至，必究極根柢然後止，可不謂至難焉。要惟其人，落落穆穆，沖恬清素，遊心物表，不嬰世事，故能斂華就實，與道合眞。蓋毛子之書成，而其人已渺然于埃壒之外矣。昔者漢末嚴遵隱居成都，潛光葆和，而博學無所不覽，著《道德指歸論》，傳之至今。魏文帝稱徐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中論》十篇行於時。嗟夫，二君邈矣。高風宛然，遥遥千載。惟稚黃之人與其文，當與相匹。後有讀毛氏之書者，其以余爲知言也與。康熙乙丑仲冬日，吳江潘耒拜撰。

陳玉璂《毛稚黃巽書序》　癸丑冬，予遊武林，僑寓西湖昭慶寺。越日，走訪毛稚黃先生。稚黃病卧方起，語格格不吐，相與拜于床下。稚黃急出所著《巽書》屬予序。先是，稚黃曾屬友見寄，浮沈莫可問。而亡友鄒程邨客武林時，嘗手鈔稚黃文數篇歸。予見之，急刻入《文統》中，因歎才如稚黃而所見僅是。今得盡讀之，乃大快。嘗讀《易》，至巽二陽居四陰下，知柔必順乎剛，象乃亨。故九二史巫紛若，九五先庚後庚，莫非戒其過卑而濟之以中正。嘗于此，悟作文之道。【略】稚黃之文，言論篤實，皆根據聖賢經傳。所爲中正，信足當之。會不遇于時，隱以風世之責自任。故其文皆有裨名教，使世近可法，遠可見之施行。此稚黃所以名其集之隱衷與。《巽書》凡十二卷，文九卷，其三卷則詩若詞細。自來能文家多不能詩，能詩多不能文，故歐陽修曰：「藝之至者不兩能。」稚黃詩，又復馳騁漢、魏、唐人之間，莫不臻妙。而詞細所論述古今來詩文之法，單詞隻字，莫不雋永可思。予選《文統》，見其人有一二義足錄者必錄，然非縱觀其全集終不敢遽許其傳。今反復《巽書》，其傳奚疑哉。稚黃尚有《匡林》一集，將繼《巽書》以梓。予雖不文，更當爲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六・匡林》　是編皆其議論之文，裒爲一集。《自序》稱：「讀蘇軾《志林》，稽諸事理，時或戾焉。因偶爲駁正數段，更取他作之類似者併錄之，得若干篇，名曰《匡正》《志林》之義。而與軾辨者，僅二三條。其餘皆自錄集中雜文與近人辨者。然則以

哀聚衆作謂之「林」，以力排俗論謂之「匡」。觀其《小匡文鈔序》，以小有所匡爲說，可互證也。先舒嘗與毛奇齡書，戒其詆訶太甚，故持論不似奇齡之獷。然習尚實似奇齡。但奇齡喜談經，先舒喜談史；奇齡好蔓引典籍，先舒好推究事理；奇齡好與古人爭，先舒好與今人爭耳。其中如謂《春秋》不書隱公即位，所以誅平王；鄭伯克段之事，罪在段，不在鄭伯；齊桓首止之盟，定王世子爲大惡；皆故爲高論。牽引夢與九齡之文以駁艾南英，亦頗附會。使盡如其題《杜詩註》之類則善矣。

又《別集類存目八・潠書》 是編皆所作雜文。諸篇之末，間附王猷定、柴紹炳、沈謙評語。先舒自記云：「惟三君語略載數條，以其爲亡友之筆故也。」則是集乃先舒自訂矣。中頗多考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行筆頗雋爽，而不免於作態弄姿。大致好辨如毛奇齡，而才與學則皆不逮之。其論太王好貨好色一篇，謂孟子意是而言非；論說大人則藐之一篇，又謂其言太過；猶王充、李覯之餘習。論格物爲格去物欲，亦姚江之緒論。觀其答徐古周書，稱近於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子不動心。又稱住即是動，動即是住；無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其所學固可見矣。論韻諸書，用力較深，而亦未究其本原。

又《東苑文鈔》 文鈔凡三十三篇。其《趙盾論》，解越境爲出奔不歸，較前人所說爲允。《方正學論》，責其當異詞以免十族，則其說刻而且迂。當生死呼吸之際，稍一轉念瞻顧，豈復能抗節不撓。且成祖天性慘毒，瓜蔓之抄，亦不因此一語。至引侯君集謀反伏誅，乞免一子以存宗祀爲例，尤爲不倫。其《武成論》，謂聖人存「血流漂杵」一語，見紂之世臣損軀報國者衆。雖因鼎革之際，抗節死事者發，未免附會經義，穿鑿太過。

又《東苑詩鈔》 凡九十六首，大抵音調瀏亮，猶有七子之餘風焉。

又《小匡文鈔》 前有自序曰：「《小匡文鈔》者，文皆小有所匡者也。」又自稱謂：「求契於天心，懷其意久，而後落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如《劉璋論》，謂其召昭烈爲智。《北地王論》，謂其殺妻子爲忍。《諡議》，以秦始皇爲合道。《駁王禕七出議》，謂禕奉使雲南被殺，屍無處所，乃此議教人出妻之果報。《書三案論後》，謂梃擊一事，諸臣當體神宗之意，不可罪鄭貴妃，引申生不明驪姬之讒爲證。《書魏冰叔文》，謂李國禎實死節之臣，不當誣以降賊。皆不足爲訓，未見果契於天心也。

又《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蕊雲集》皆所作艷體。其曰「蕊雲」者，取古織錦詞「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也。《晚唱》皆摹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之體。以別於初唐、盛唐之格，故以「晚」名焉。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辨坻》 是編評歷代之詩。首爲總論，次爲經，次爲逸，次爲漢至唐，次爲雜論，次爲學詩經錄，次爲竟陵詩解駁議，而終以詞曲。其曰「坻」者，揚雄稱所作「方言」，如鼠坻之與牛場，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爲糞壤。坻之於道，先舒取是義也。然先舒詩源出太倉、歷下，故宋、元皆置不論。而尤好爲高論，如謂常建「深入強千里」句爲不知句法。謂杜甫《詠懷古蹟》第五首通章草草，「伯仲」二語，殊傷淵雅。謂元結《欸乃曲》傷父之狀，使人欲嘔。謂李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句，落填詞纖境。若非「會向」，居然滑調。「一枝穠艷」、「君王帶笑」，了無高趣。又謂胡應麟性駑多，故於宋、元詩俱評。然眼中能容如許塵物，即胸次可知。而上下千古，所鑄金呼佛者，則惟一李攀龍焉。

又《詞曲類存目・填詞名解》 掇拾古語，以牽合詞調名義，始於楊慎《丹鉛錄》。先舒又從而衍之，附會支離，多不足據。末附先舒自度十五曲，尤爲杜撰。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故所擬古樂府，但借題抒意，不能自製調也。所作新樂府，但爲五七言古詩，亦不能自製調也。其時採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倚聲製詞者，初體如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解其聲，故能製其調也。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故《陽關曲》借《小秦王》之聲歌之，《漁父詞》借《鷓鴣天》之聲歌之。蘇軾、黃庭堅二集可覆案也。惟詞爲當時所盛行，故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聲，故能製其調耳。金元以來，南北曲行，而詞律亡。作是體者，不過考證舊詞，知其句法平仄。參證同調之詞，知某句可長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當時宮調，已茫然不省。而乃虛憑臆見，自製新腔。無論其分析精微，斷不能識。即人人習見之白石詞，其所云《念奴嬌》鬲指聲者，今能解爲何語乎。英雄欺人，此之謂也。

柴紹炳《西泠十子詩選序》 馳黃素工韻語，復精裁鑒，沈婉名秀，罕出其右。或整栗微乖，神韻恰合。小詞雜著，都屬可傳。

《漁洋詩話》卷上 余最喜武林毛馳黃（先舒）《詠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此意未經前人道過。

毛奇齡《毛稚黃東苑詩鈔序》　稚黃達於詩而能工，研辯風雅，覃析豪末，要其才分詄絕，足以神明其萬矱而凌厲於法。故隨境所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脫手」，不爲過矣。古文耐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寄，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得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前人多言苦吟，即偶爾著書，輒閉戶深思，絕慶吊酬酢，襍置筆墨，究其所著裁數篇耳。今稚黃卧病有年，歷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編，分班列部。其爲朝成而暮遍者，且犁然也。今人不如古，彼亦嘗誦吾稚黃詩哉。

陸圻《詩辯坻序》　毛子之辯詩也，將廣詩于天下也。曷爲廣之？將廣詩之治于天下也。蓋詩以言志，志有疆域，則詩有規萬；旨有貞淫，則曲有倫變。善詩者能自澤于弦誦，又能引人於安雅，察其升降，謹其流失，使天下之人皆自進于雍容夷愉，足以宣德意，竭忠孝，即天下稱郅理焉。此毛子之志也，故曰將廣其治于天下也。然則辯詩者何昉乎？語有之：「《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辯之始也。下此則《雕龍》、《詩品》，辯不一家，亦各引信神明，掊擊懘戾，褒斷抑損，大抵可概見焉。沿及近世，迪功《談藝》之錄，弇州《卮言》之編，明瑞《詩藪》之作，莫不羅絡古近，津梁來葉。所謂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擅《涤水》之節，乃可辨鏗鏘者也。予觀毛子天情標遠，中抱悱惻，有詩之質者也。其學瀝液羣言，馳騁百代，每以詩自娛，而世亦翕然以詩奉毛氏，即今談詩之異同者，亦折衷于毛氏。乃毛子爲詩，長言之不足，又極辯之。《鄘雲》、《八百》而後，舍人、黃門以前，靡不斟酌膏腴，條列情品，反覆窮詰，淵然湊微，洵詞家之具囿，而風賦之都會也。然其取辯于坻者何也？昔子雲之目《方言》曰：「如鼠坻之與牛場也，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爲糞壤抵之于道。」茲毛子乃取義于坻，殆莫必其傳耶？抑《詩》有云：「如京如坻。」傳云：「有肉如坻。」竊以毛子之學，高則爲陵，大則爲京，將以顯盛之名進之，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矧今毛子之詩既家弦以諷詠，而毛子之辯又戶說以眇論，使天下之詩人昭晰而互進，皆將雍容夷愉，以宣德意而竭忠孝，坐臻于郅理，是則毛子廣詩之志已矣，又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也？然則廣毛子之志于天下，雖以爲治于天下也，何不可哉！

《說詩晬語》卷下　毛稚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覲齋詩談》卷四　毛稚黃評少陵詩有「音節過厲」一語，予謂四字中窾。此病甚微，非氣平心靜，默默諷詠，自己也覺不出，大約是氣質未粹之故。

又《秋興八首》：「秋興」二字，或在首尾，或藏腰脊，鉤連甚密。毛稚黃嫌其若無題者，何也？

又卷五　王摩詰（諱維）【略】《送楊長史赴果州》：「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一直說出，險怪淒涼，味在言外。毛稚黃以爲意興欲盡，非也。

又《送丘爲落第歸江東》：「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五湖」寬說具區，「三畝」方切本家，「萬里」「一歸人」緊貼本身，併非堆垛死胚。毛稚黃以爲病，何也？

又　戴石屏詩，乃平軟小巧，毛稚黃所云「眞能妨厚」者，於茲益信。

又卷七　讀毛君詩，無冷水澆背、新茶醒脾之意，不知何故。大抵此老學淹才短，眼高手拙，每求甚佳處不可得，輒恨恨不已。

又　樂府頗有入處，然亦到得晚唐境界，向上一步趨不去，此病不獨毛君也。無漢、魏之勁峭，遜六朝之典重。

又　長曲學溫飛卿，頗能得解。

又　此君於古詩見地本高，所學亦正亦深，第才力不濟，攙不起許多物料耳。其佳者氣靜味淡，不在字句討好，有元次山之風。

又　仿《選》體患其太似，著力摹古，痕迹不化。褚河南臨帖，正以獨存本色爲佳。極力深渾，却只在字句見得，按之亦自顯然。

又　七言古無精彩，亦無力量，不能運得人動。

又　五言律通身有力，絃外傳音者甚少，祇似病後人，元氣精神俱不足。全似不用力作詩，蓋欲冀自然而失之鬆者也。

又　七言律聲色都在皮膚，便是于鱗一派。此種詩如舞獅子，畢竟不是吼地眞王。推陳出新處絕少，其骨薾，其神疲，不耐久玩，皆膚立頹唐語耳。結不陡健，通篇減色，集中往往有之。

又　五言排律規矩不差，然無大力運掉，無佳句生色，讀去令人厭，不令人快，故知此老天分不濟。

《柳南隨筆》卷六　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輒拈一首，傷格傷品，莫此爲甚；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

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眞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袁簡齋先生咏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朱克敬《儒林瑣記》　（毛先舒）性疏曠，【略】工詩，清妙絕俗。

《筱園詩話》卷二　如「西泠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爲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毛稚黃（先舒）時有新意「短調亦善留餘，當時以三瘦得名」，謂「不信我眞如影瘦」（《玉樓春》），「書來墨淡知伊瘦」（《踏莎行》），「鶴背山腰同一瘦」（《臨江仙》），而其集中尙有「除却鞵尖似昔時，餘都是今春瘦」（《撥香灰》），「花枝解我因花瘦，故意相挑逗」（《虞美人》），未嘗非好句也。《菩薩蠻》云：「試暖春無力。」《浪淘沙》云：「一夢幾回醒。斷續難成。偏從醒後憶分明。好夢如今須好做，不許零星。」措辭工妙。《撥香灰》，稚黃自度曲。又有《滿鏡愁》（五十字）。乃沈去矜所度。

《詞苑萃編》卷八　毛會侯博洽研貫，其所爲詞俱审音協律，不愧大晟樂府之遺。

《蓮子居詞話》卷三　毛稚黃以古學振起西陵，當時語云：「浙中三毛，東南文豪。」謂稚黃及遂安、河右也。兩毛皆出仕，獨先生中年失音，杜門十載後始愈。盛夏擁絮草褥至二十八重，同人爲作草薦先生傳。著書十四種，議論往往可取。《鸞情集》詞《江城子》云：「滄海月明都換淚，還道是，不曾愁。」《菩薩蠻》云：「冥濛簾外如煙氣。積成一點花梢淚。」（細雨）《更漏子》云：「麝薰箋脂抹印。一點淚痕紅暈。將拆處，更遲留。安排讀了愁。」（得信）《鳳來朝》云：「覺愁來，覓愁無處。黯黯飛將去。在曉樹冥濛許。」（西湖春曉）《撥香灰》云：「除卻鞋尖似昔時，餘都是今春瘦。」《青杏兒》云：「紅蕪綠漫，朱零碧落，一段新愁。」皆警句也。

《西施絕句》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漁洋詩話》：余喜毛稚黃《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對君歌舞背君啼。」此意未經前人道過。

《孔北海融述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北海目中，直無曹瞞，經營國難，不慕夷齊，其素願然也。甯玉碎而不爲瓦全，故卒被禍。擬古詩，須設身處地爲之。

《裁衣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思路音節，近接青丘，遠接文昌、仲初。

《西湖竹枝詞》　《國朝詩話》卷之二：西泠毛馳黃（先舒）【略】《西湖竹枝詞》：「晴湖歷歷草萋萋，水向東流日向西。桃花落盡楊花落，好鳥啼休苦鳥啼。」詞旨雋永，亦自不減前作。（按：指不減其所作《吳宮詞》也。）

《裁衣曲》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二：仁和毛稚黃先舒，與西河、鶴舫齊名，時有「浙中三毛，人中三豪」之譽。其《裁衣曲》云：「剪征衣，親手作。君身長短何須度，肥瘦定然不如昨。新衣爲君裁，舊淚爲君落。還將銅斗細熨灼。莫使衣上沾腥紅，君見淚痕不肯着。」殊近古樂府。

傳記

毛奇齡《毛君墾墓誌銘》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尙爲人稱道如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

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愼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板。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歙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戢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必衣帢。其于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勾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皋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愼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當在乎是。」每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戢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旁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愼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歎伏。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臣林》、《巽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眞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藥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鸞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板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蓐三十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僵其中，聲息嘒嘒，每呼人則以手擊橛，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駿，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即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百，三二而贏。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爲銘者，三人中人。」

林璐《草薦先生傳》（存目）

《清史列傳・毛先舒傳》　毛先舒，字稚黃，亦仁和人。初以父命爲諸生，改名駿。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少奇慧，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陳子龍見而奇賞之，因師子龍。復著有《歙景樓詩》，子龍爲之序。又從劉宗周講學，文不一格而必本經術。常曰：「文須具根柢，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文章本根，端在乎是。」與毛奇齡、毛際可齊名，時人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詩音調瀏亮，有七子餘風。以古學振起西泠，天下士翕然稱之。柴紹炳嘗謂其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人以爲中的。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說：一穿鼻，二轉輔，三斂脣，四抵齶，五直喉，六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講學以宋儒爲歸，取宋儒習語有裨實行者錄之，題曰《鍼心類鈔》。惟論格物，則專言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而復禮也。康熙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九。著有《東苑文鈔》二卷、《東苑詩鈔》一卷、《思古

堂集》四卷、《匡林》二卷、《潠書》八卷、《小匡文鈔》四卷、《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格物問荅》三卷、《螺峯說錄》一卷、《聖學眞語》二卷、《詩辨坻》四卷、《南唐拾遺記》、《聲韻叢說》、《韻白》、《鸞情集選》、《填詞名解》。

紀事

《今世說・言語》 毛稚黃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爲憂，毛自若。曰：「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爲躁熱人道耳。」

又 毛稚黃欲賣田刻集，意猶未決。諸虎男曰：「產去則免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毛笑頷之。

又《賞譽》 毛稚黃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壒之表。其頫視鄉之人，猶鵰鶚之縶而就鷄羣也。」

又《品藻》 毛稚黃嘗言西陵有三絕：林玉逵文，搏捖神光，雲行雨步。陸儇胡駢體，行控送於絕麗，能使妙義迴環而來。張祖望詩，蒼澀頓挫，如大漠風莽莽無極。

又 毛稚黃過夾城陸氏。出語人曰：「吾始交蓋思，倜儻英澈，器爲國寶。發其堂，仲季出揖，高仲骨削，神蘊睟然，升璜鸞鏘驥逸，卓卓欲度諸兄。已，茂林公扶杖出，肅然穆然，使人瞻之，不見所屆。」

又《巧藝》 毛稚黃小姬，瘵勢漸欲肉骨，沈去矜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嘆，曰：「曾聞敵二豎過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竟具神力乃爾。」

《兩浙輶軒錄》卷七 毛先舒【略】。著有《東苑詩鈔》、《思古堂集》。朱彭曰：「先生少出陳卧子之門，又從劉念臺講心性之學，淵思味道，抑然如弗勝。廣羅羣籍，無不周覽。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非虛譽也。」

《詞苑萃編》卷八引《詞苑叢談》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眞如影瘦。」又《踏莎行・書來》云：「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和伊瘦。」又《臨江仙・寫意換頭》云：「鶴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個詩仙。」沈東江嘲之云：「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國朝杭郡詩輯》卷三 稚黃，明季諸生。【略】西泠十子，以稚黃爲項領。其後與張祖望、沈去矜日登南樓，悲歌飲酒，或稱爲「南樓三子」。又京師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則以稚黃與紹興毛奇齡、嚴州毛際可並稱也。嘗從劉念臺先生講學，中年困枕席，所卧草蓐，益至二十八簏。林潞爲撰《草薦先生傳》。病愈忽益強健，始居螺峯，徙清波門，後居郭東園，自號郭東園菜傭，又號四福先生，卒年六十九。

《新世說・品藻》 羅隨園嘗言：【略】博聞強記，不妄許可，吾敬毛君稚黃。

《九朝新語》卷一五 仁和毛稚黃性疎曠，嘗搆屋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即賣屋葬之。

《清稗類鈔・文學類・毛稚黃評西泠十子詩》 康熙時，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網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泠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采爛然，世謂之「西泠派」。

又《明智類・毛稚黃自相審矣》 有客薦相者陳生於毛稚黃，謂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夭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故無煩此公饒舌也。」

又《容止類・吳錦雯張祖望有修髯》 吳錦雯、張祖望並有修髯，夏日，嘗促膝吟詠，意思蕭曠。毛稚黃贈以詩云【略】。相與大笑。

《全浙詩話》卷四〇引《杭州府志》 稚黃八歲至西湖，作詩云：「楊柳千條綠，桃花萬樹紅。船行明鏡裏，人醉畫圖中。」弱冠，詩卷流傳雲間，陳卧子司理紹興，見之嗟賞。讀至「滄海春潮隨月落，瀟湘暮雨帶雲還」，嘆曰：「吐句可謂落落孤高，惜非功名中人，當是山澤俊物。」

著録

毛奇齡《毛稚黃東苑詩鈔序》 《東苑詩鈔》者，稚黃集中之一編也。稚黃編文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黃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東苑之詩有云「城東東苑潮鳴寺」者，其地風物蕭澹，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黃樂之，故其詩不盡賦東苑，然爲東苑所賦詩，即東

苑名焉。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存目二・聲韻叢說一卷韻問一卷》　國朝毛先舒撰。【略】是編雜論《三百篇》及古來有韵之文凡四十條。所見略與柴紹炳《古韻通》同。其《韻問》一卷，則設爲問答以自暢其說也。

又《韵學通指》　一卷，國朝毛先舒撰。是編與柴紹炳、《古韻通》、沈謙《詞韻》同時而出。三人本相友善，故兼舉二家之說。

又《韻白》　一卷，國朝毛先舒撰。皆雜論古韻、今韻、詞韻、曲韻，蓋其《韻學通指》之緒餘也。

又《時令類・南唐拾遺記》　一卷，國朝毛先舒撰。

又《雜家類存目二・格物問答》　三卷，國朝毛先舒撰。【略】此書爲《思古堂全集》十四種之一。

又《雜家類存目六・匡林》　二卷，國朝毛先舒撰。

又《別集類存目八・潠書》　八卷，國朝毛先舒撰。【略】是集乃先舒自訂矣。

又《思古堂集》　四卷，國朝毛先舒撰。前有康熙乙丑潘耒序，稱所著有《潠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眞語》、《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復有此集。則此集之成在諸書之後。而先舒哀刻其書十四種，乃以此集爲首。殆自以晚年定本，故用爲弁冕耶。然所見與早年等也。

又《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存目）

又《小匡文鈔》　四卷，國朝毛先舒撰。先舒嘗讀書杭州之東園，即宋東苑故址，因以名其所作詩文。《文鈔》凡三十三篇。【略】《詩鈔》凡九十六首。

又《蕊雲集一卷晚唱》　一卷，國朝毛先舒撰。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辨坻》　四卷，國朝毛先舒撰。

又《詞曲類存目・塡詞名解》　四卷，國朝毛先舒撰。

又《南曲入聲客問》　一卷，國朝毛先舒撰。【略】初，先舒撰《南曲正韻》一書，凡入聲俱單押，不雜平、上、去三聲。復著此卷，謂南曲入聲俱可作平、上、去押。設爲客問，以達其說。

藝文

施閏章《贈毛馳黃（所著有韻學辨諸書）》　總轡息江汜，采蘭臨芳洲。佳人會良訊，願言同行遊。矢口發丹葩，德音申繆綢。餘波沿六季，高唱溯商周。律呂既精析，風騷資討求。綺麗傷人心，忼慷淚雙流。申椒雜衆草，道遠無蹇修。不如呼所歡，飲酒登高樓。

潘耒《贈毛馳黃》　毛君工著書，昔讀其詩辨。剖析詞家流，妙義如抽繭。裁鑒既精工，標目復清簡。雕龍有嗣美，卮言不獨善。十載慕其人，茲來涉庭辭。始知養疴餘，戶足不出限。神姿自朗徹，蕭然見嵇阮。微言輒破的，論舊情不淺。惠我一編書，字字皆禁臠。赤城霞忽橫，芙蓉露初泫。才華絕代無，況復工結撰。誰云病妨學，藉茲塵慮遣。閉影可滅喧，念衰堪策懶。激盪千古業，一席存藝苑。鄙性頗靜便，雅志在書卷。慚爲大瓠浮，亦逐勞薪轉。叩鐘未發莛，飲河不滿罋。申章告將別，來期庶能踐。

毛奇齡《奉祝馳黃尊大人生日》　杖國諸宗父，閒居百歲翁。教兒聞海內，垂老避牆東。江橘承筐碧，園花插鬢紅。倒探金簡字，時憩玉津宮。至德師鍾皓，祁年重鬻熊。崧高原有誦，長此播清風。

汪懋麟

論述

杜濬《百尺梧桐閣集序》　吾友汪蛟門先生，輯其初集新成，亟以一編貽余，且屬循覽之次有所甲乙，必相聞也。余如其言，越二日以書報蛟門曰：「君集文章第一，詩二，詞三。二與三對文章言之。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蛟門疑吾言，復余書曰：「夫吾之於詩，刳心有年矣。爲文章之日淺，而古

人之堂奧深，未敢以自信也。今君反昂吾文於詩，是必有獨見焉。敢請崇論吾文之所以得，而遂以弁吾文之首，不甚愉快乎。」余因再報蛟門曰：「吾非知文者也。然獨竊有見於斯文。荆榛數百年，至歸震川而始得其宗。震川歿後百年間，荆榛彌甚。於其時大聲疾呼，昌言復古，力排異說，不避羣忌者，則東鄉艾千子之功不可誣也。今之人無道及者，何淺薄也。然千子之言，詳於宋而略於唐，詳於歐而略於韓。韓固不易學也。歐學韓，而卒自爲歐，遂爲宋文之矩矱。蘇明允有健氣，然不學韓，亦不學歐。子瞻正類其父。子由師子瞻，其文轉似歐。曾子固學歐，而別行已調。大抵皆不似韓。似韓者，獨臨川王介甫。蓋得韓之神，檢而觀者，未能深察其文。簡傲遒宕，溢爲奇嶮。尤於用少見長，居然韓筆也。今蛟門之文，質堅而氣厚。才地有餘，而一稟於裁。不使篇有剩字，高古頓挫，使覽者惟恐其盡。蓋郵驛於王，以達於韓。同志中可與談韓氏之學者，一人而已。雖東鄉首功，未遑及此也。安得不以第一目之乎。」蛟門敎余崇論其文，爰書此復之。顧未知可以當序否也？

汪荃《百尺梧桐閣集序》 近世古文作家甚難，其人即牧老專場大帙，往往爲名人所駁論，幾無可以自樹。他若侯、魏，亦各成其戶牖，以建幟於當時。而吾家鈍翁，剪截高雅，爲能得古人法度。其《明史》諸稿，卓卓可傳，而前後《類稿》中，文實較勝於其詩，能與前明震川先生相敵。餘賢吾無敢訣焉。若予季父蛟門公，才氣清越，少年早發，本聰明豪達，又勤於讀書，聲酒追尋，絕無虛暇。而披覽一過，即善通解融液。以故詩詞發揚俊偉，爲海內稱最。公亦自負，未肯輕出人下。至於古文，公常自謙退然。獨喜王介甫。其剪截高雅，得古人法度處。竊謂可與鈍翁後先，如眉山兄弟似，非予之阿論也。

計東《百尺梧桐閣集序》 余客廣陵五閱月，汪子蛟門每過余論詩，聽其言皆有法度。既彙其所爲詩屬余序，余爲窮數日之力，瀏覽無遺。愛其清深整暇，莫可指摘，乃作而歎曰：豈不信哉！觀人者，觀其所推許之人。觀人之著作者，觀其所推許之人之著作可知也。我友汪氏苕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稍知向學者，莫不口誦而心儀之矣。苕文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貴育不能揜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我與兩公游，五六年來，未有不時時與我言蛟門也。我去年秋出國門，苕文送我，執手言曰：「子歸必游廣陵，游廣陵則我宗人蛟門可與子友也。」阮亭送余言亦然。今讀蛟門之詩，於兩公言益信。然使兩公生平肯輕推許人，或稍寬假人之詩文者，即稱述蛟門甚當，亦無以服余之心。則甚矣余之愚，又何待盡讀其歷年之詩，後知其詩之莫可指摘也。

徐乾學《百尺梧桐閣集序》 余以讒陋之資，讀書中祕，於詩竊好之，而媿未能涉其門庭。所相與晨夕唱酬者，有汪子蛟門。蛟門海內才傑士也，於學無所不窺，下筆妙天下，而尤長於詩。家於廣陵，當舟車之衝，日與四方賢豪相應和，江潮湖波，上下吞吐，故其詩雄爽而激發。來官京師，入直綸閣，掌故章程，靡不練習，故其詩典實而春容。兵興多事，慨然有聞鼙枕戈之志。奉諱廬居，銜悲風木，忠孝至性，鬱積於中，故其詩慷慨而深沉。讀其詩，知爲博達之才，經世之器。其與鏤月裁華，蚓竅蠅鳴者相萬萬也。昔汾水秋風之篇，至於人主歎息，楚客江離之作，因之坎壈終身，詩人之窮達亦繫其所遭。皇上加意稽古禮文之事，方詔公卿，延訪才俊，而蛟門以博雅弘通，哀然爲舉首。今雖守制堅辭，天子且心識其名，異日擢居禁近，前席論思出入，風議樹立，日益奇偉，俾千載而下，慶蛟門之遭逢而知詩人之果有用於世也，不亦休乎。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 蛟門天祿燃藜，金門據地，彈碁頌酒，不減名輩風流。常於清明日集諸名士，送朱十錫鬯之揚州云：「今年二月已春分，白袷單衣暖氣熏。欲唱渭城誰進酒，綠楊樓外見紅裙。」又云：「揚州勝事滿林皋，此去猶能賞碧桃。無數畫簾鉤落日，一湖春水漾輕篙。」情致妮人，論者以爲酷似微之、牧之也。

王士禛《比部汪蛟門傳》 君詩才票姚跌宕，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峭刻近之。君稱詩輩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倡和，時號「十子」。

《漁洋詩話》卷下 江都門人汪懋麟，字季角，亦字蛟門。詩才雋異，古文學王介甫。游吳，《題寒山寺》云：「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搖落江楓對漁火，行人歸去雨瀟瀟。」《題顧符稹畫》云：「昭陽顧生畫樓觀，

絳闕瑤房生白雲。如嵓宮人三百六，丰神都似李將軍。」

《今世說・雅量》 汪蛟門居百尺梧桐閣，隱囊塵尾，頌酒彈碁，興致蕭遠，飄飄欲仙。（汪名懋麟，字季角江南江都人。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事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澹蕩而高明。）

宋犖《百尺梧桐閣遺藁序》 余序吾亡友汪君蛟門之集，不禁爲之累欷太息而不能已也。君年少成進士，負盛名，以推擇官內閣中書。會今上舉博學鴻詞之科，尚書宛平王公、海寧陳公交章薦君。同時被薦達者皆授翰林。後多至大官，而君適會丁外艱，不與試。既服闋需次，部主事總憲崑山徐公，列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同薦入史館。二公辭不至，而君又格於部議，僅以原官充纂修，在館勤於其職。今集中所載史傳若干篇是也。及官刑曹，屢發疑獄，一時驚以爲神，京師人至今能言之，而司寇蔚州魏公大器重君，當寧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爲御屏，君書與焉。人謂且晚且進用矣。亡何，竟罷歸。歸數年，遽以疾卒，壽止五十。烏虖，悲夫。臨歿口占絕句，有云：「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蓋君名廁纂修，而未嘗授史職。官西曹雅非其好，而又未竟其用，齎志以歿。彌留哽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略】君詩出入昌黎、眉山間而時出新意，能自成家。與其文皆卓乎可傳者。

汪荃《百尺梧桐閣遺藁序》 憶公去官歸里，築十二硯齋，杜門却掃，興致勃發。山水妓遊，花間月夜，排日而醉，豪氣洋灑，絕無行吟澤畔之苦。而前輩風流，於今亦罕有矣。作詩每累數十藁，命余謄寫，間有字訛及自註，錯置者余以意改正之。而公不勝喜，往往向人言余能學詩也。余不幸不獲從公遊，致學業荒淺，聞見拘陋。至於今尚兀兀以處，不重可歎哉。

汪文耆《百尺梧桐閣遺藁序》 蛟門先生初年沉酣於唐調，中年變化于宋元。詩不專一體，不學一人。要之淡宕而清遠，則方駕王孟錢郎且不啻過之也。己未歲同以博學宏詞被天子詔。一時稱人才之盛者，吾汪氏爲冠。首焉蛟門先生，尤與先君子兄弟至好。其《百尺梧桐閣集》衣被天下者數十年。暮年詩十卷，民長大兄手錄。一日攜以見示，受而讀之，信乎海內名家，不特吾宗大手筆也。昔工部詩晚節尤細，子瞻詩海外益工。讀先生集，亦應作如是觀耳。

陳玉璂《汪蛟門詩序》 予嚮往于汪子者數年，終不得與汪子一道其生平。乃昔由阮亭知汪子，今復由阮亭識汪子。既歎阮亭之能知人，而又幸使予得始終與汪子交合無閒也。由是長安逆旅無不與汪子朝夕論詩。見汪子之言與向之所聞合。出其詩，又與其言合。豪宕沈雄，已入少陵之室。何論雲間哉。其詩之體不一，阮亭論之詳矣。予祇述與汪子定交之始末而爲之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 比部師法韓、蘇兩家，故才情橫溢。歸田後，留心經學，皮毛剝落矣。因未見晚年作，故仍取才華絢爛之篇。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懋麟）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既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少職閒，乃益肆力于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言。歲戊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薦，乃以刑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所撰著最多。【略】爲文摹王荊國，而其所研練揣摩也。于詩尤自喜，嘗大會名士於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揚觶，言欲盡祧開元、大曆諸家，獨尊少陵爲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而下，以次昭穆。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庵先生獨抗論與爭，謂宋詩頹放無蘊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子一言以爲知，奈何用偏詞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烏皆拍拍驚起，輸攻墨守，未審誰雌雄也。然蛟門之贈徐詩固云：「走也肆狂縱，蘇陸間披瀉。對君慚冠裳，短衣不掩髁。往往奉良誨，磨治到礫瓦。」豈非士各有志，固不肯帆隨湘轉，人云亦云，而服善虛懷，未嘗不渙然冰釋，而怡然理順也。輇材淺夫，又何足以語此。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汪懋麟【略】古文學王介甫。詩才特雋異，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稱詩輦下，與「十子」相唱和。新城尚書門人也。有《浯溪磨厓碑四十韻》，爲新城所稱賞，而趙宮贊秋谷非之。其游吳《題寒山寺》云云，《題顧符眞畫》云云，《漁洋詩話》並稱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百尺梧桐閣集》 詩法傳自王士禛，而才氣縱橫，視士禛又爲別格，趙執信《談龍錄》記嘗見其《浯溪中興頌詩》，起句云：「楊家姊妹顏妖狐。」即擲去不視，謂頌中興而自天寶致亂叙起，雖萬言不難辦也。雖以懋麟爲新城弟子，借懋麟以攻士禛，未免操之已蹙，然亦足見其少所翦裁矣。

李集《鶴徵前錄》 富孫案：（汪懋麟）先生【略】罷歸，杜門絕俗，窮治經史。文法歐、曾，詩合唐、宋，爲一家。

《國朝詩話》卷二 江都汪蛟門（懋麟），「輦下十子」之一也。爲郎時，與

吾越沈康臣（胤范）同舍，論詩極合時稱。汪、沈詩體亦相近。七言古佳處，多寓跌宕於平淡中，學梅村而失之靡曼者，二家可救。

徐釚《跋汪蛟門錦瑟詞》 或曰「錦瑟」古樂器也。宋人詩餘皆被筦絃，故設大晟樂正，所以協宮徵而宣音律。自金元院本繼興，遂不復能絃舊詞。今蛟門以錦瑟名集，亦欲寄古調於新聲歟。或曰錦瑟，令狐丞相家青衣也。當時義山少受知於令狐楚，復爲王茂元鄭亞所辟，令狐綯心恨之，不相歛接。李故托爲錦瑟及無題諸詩，冀其感動。豈蛟門亦有所托歟。是不必深求。要之溫柔昵語，正宜彈撥於鵾雞雁柱中。至其豪邁宕往，淋漓感激，直欲上掩和凝，下凌溫尉，非僅花間酒邊誇爲麗句也已。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吳薗次曰：詞家舊推雲間，次數蘭陵，今則廣陵亦稱極盛。聞之程村曰，陳善百牛豹吟，巧于言情。宗定九《芙蓉集》，精於取境，乃刻意避香籢語，豈畏北海無禮之誚耶。近如錦瑟、漚堂，亦足旗鼓中原也。

又《詞評》卷下 徐電發曰：宋詞俱被管絃，故設大晟應制。金元院本一出，不復管絃舊詞。蛟門以錦瑟名詞，亦欲如柳郎中爭勝於歌頭尾犯之下與。相傳令狐楚丞相家青衣名錦瑟者，李義山素受知於令狐楚，又爲王茂元、鄭亞所辟，義山托爲錦瑟諸咏，以冀其感動。豈蛟門亦有所托與。要之溫情昵語，宜彈撥於鵾絃雁柱之中，非僅酒邊花下已也。

曹爾堪《錦瑟詞序》 汪子蛟門以《錦瑟詞》見示，予笑謂之曰：是可以傳矣。【略】余所期於蛟門者，文章事業如歐蘇兩公而足矣，則蛟門之詞不可與兩公之詞并傳也哉。

宗元鼎《錦瑟詞序》 同里汪子蛟門，制科文章之外，名久著於古學詩歌。予每吟咏其好句，豔於鄭之鷓鴣，謝之蝴蝶。至其情詞繾綣，唾月羞花，尤于詩餘一道，沈眠周、柳。今讀其「十咏」、「十索」諸調，不令人不銷魂不可得。且其詞若干首，盡得之酒邊、花下、馬上、舟中，才捷腕敏，以建安之七步，使玉溪之三眠。人方疑其慘淡撚鬚，孰知蛟門昵語溫柔，從十指冰弦中，不異「輕調錦瑟消長晝」乎。集成而命以「錦瑟」，以汪子科甲得之早歲，將來勳業名位，正未易量也。他日或以此詞嫁名於河陽書記，亦無妨也。

梁允植《錦瑟詞序》 蛟門爲家司徒叔父丁未南宮所拔，獲官禁近，時時往來，予故得從後堂絲竹間，披襟挹袂，叙述孔李通家之好。每讀長短句，未嘗不歎其匠心措意，軼秦排柳，以爲當代詞人也。【略】今歲花朝，蛟門忽以《錦瑟詞》見寄，囑予與徐子電發互相釐定。遂從簿書之暇，按譜微吟，轉覺藻采飄流，艷逸競爽。髣髴花影郎中清狂從事，令人益想竹西烟月，紅橋畫舫中，歌出柳綿佳句，低按銀箏，醉彈錦瑟。竊願攜此詞以獻家叔司徒公，亦應擊節喚奈何也。

《錦瑟詞詞話》引曹顧庵（爾堪）評 每于溫潤纏綿處見姿態。又云：豪邁壯往，讀之興會飆舉，逼眞稼軒。

又引王阮亭（士禎）評 歐晏正派妙處，俱在神韻，不在字句。

又引沈繹堂（荃）評 錦瑟新聲，柔腸婉轉。其興致在柳郎中、秦淮海之上。應亟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

又引彭羨門（孫遹）評 旖旎香倩處，覺秦七、黃九猶慚傖父。又云：柔情如水。

又引陳椒峯（玉璂）評 被酒疾書似青蓮，筆無纖塵似坡老，而尖新輕倩處，幾于繪花有香。眞得南宋三昧。具此妙筆，方可說「香艷」兩字。

又引董文友（以寧）評 僕嘗謂湘眞首尾溫麗，然不善學者，有鏤冰剪綵之迹。《錦瑟詞》唯雕組而不失天然，故佳。

又引徐健庵（乾學）評 汪詞如秋桐滴露，清麗欲絕。

又引計甫草（東）評 蛟門刻意爲古文，每以歐蘇作者自命。今小詞亦竟摩坡仙之壘。

又引王西樵（士祿）評 詞固以艷麗爲工，尤須蘊藉，始號當行。才如季角，方可謂穠纖合度。

又引嚴存庵（我斯）評 《錦瑟詞》芊綿感激，悉爲合作。

又引施愚山（閏章）評 濟南二王好爲香奩體，西樵自序，至謂情致之語風雅掃地。朕不過使我于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今讀汪舍人《錦瑟詞》至淫艷處，益嘆才人都未可量。

又引徐方虎（倬）評 每讀王介甫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便覺茫茫交集。座中有唱《錦瑟詞》者，亦爲徜恍久之。

又引孫豹人（枝蔚）評 放筆任意之妙，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差足相擬。

又引梁冶湄（允植）評 蛟門早負盛名，而神姿清澈，儼如瓊林琪樹，故

塡詞小技，俱是大羅天上人語。又云：神到處直逼李王。

又引鄒訏士（祗謨）評　詞不難于穠艷，要須雅潔。蛟門故以淡語入妙。

又引李武曾（良年）評　義山詩多艷體，乃自謂無他可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籍讀《錦瑟詞》亦將移贈斯語。又云：香脆欲絕，惟姜白田有此。柳秦兩七遠不敵也。

又引曹升六（貞吉）評　長調最忌蕪蔓，蛟門《鶯啼序》諸什嚴整簡勁，直以龍門筆意作草堂致語。大奇！

又引曹峩眉（禾）評　蛟門驚才絕艷，世以開府參軍目之。歌傳《錦瑟》益令人想竹西烟月，瓊觀風流。

又引喬石林（萊）評　蛟門高踞百尺梧桐閣，隱囊麈尾，頌酒彈碁。興致蕭遠，宜其詞之飄飄欲仙也。

又引朱錫鬯（彝尊）評　詞貴當行，方回腸斷句。原不在字句纖艷。此集何減大晟樂，正急須合檀板銀箏歌之。

又引徐電發（釚）評　廣陵諸子如善百、園次、梅岑、鶴問各自名家，今又得蛟門吐華振藻，浸浸乎軼蘇黃而駕周秦矣。又云：《錦瑟詞》排盪昇兀中，有一種葱蒨之色。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又引陸蓋思（進）評　蛟門以驚艷之才，浮沉金馬門。儻有以《錦瑟詞》傳入禁中者，應使春城無處不飛花。不能獨擅千古。

又引丁藥園（澎）評　叔定、季角，人稱二難，詩歌、古文儼如機雲、軾轍。今爲小詞，塤篪迭奏，亦覺頡頏秦、柳。

《與陳椒峯書》《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一焦循批語：循所欲言，先生爲我言之於先，讀之不覺一快。

《宋牧仲詩集序》《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二焦循批語：次叙處，風神躍躍，不愧作家。

《唐寅高士圖記》《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三焦循批語：藍本退之。後幅之病亦由效其後幅之嘆也。

《城南山莊畫像記》《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三引阮亭先生曰：「散提五人如支流派分，甚難收拾。前作兩小結，後忽著『五人始聚而不散』一句作大結束，眞有百川灌河之勢。中間叙述離合，情文相生，令人增朋友之重。」

《元夜禁中觀放煙火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起從元夜說入，是禁中元夜，龍樓鳳闕，玉露金波，分明如見。以下詳述煙火，跌蕩淋漓，極才人之能事。壬申元夜，潛蒙恩賜觀御園煙火，盡二鼓始歸。目中所見，恰如詩中所述。明晨上命賡和上元燈詞八章。才力薄弱，視比部大篇遠遜矣。披閱長歌，附記於此。

《玉叔觀察招陪龔大宗伯西樵阮亭諸先生集寓園泛舟觀劇達曙作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樂府中應演閹人害正事，故發此嘅歎。時觀察亦幾蹈不測，賴聖明曲宥之也。精神團聚在此。

《題顧符稹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此詩，《漁洋詩話》中賞之。

《醉春風・豔情》《詞苑叢談》卷五：較之南唐後主遺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傳記

王士禎《比部汪蛟門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其先徽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觀瀾先生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鹵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爲揚州李官，識君儁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璂、沈康臣胤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雒誦或行吟陛楯間，丙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淸、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己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愼，雖彊禦不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

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卽令收之訊，得實。眞之貴於法，劉得釋去。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鬬，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鬬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旣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朝廷守法耳。必索之當奏聞。」二人者氣奪。其奉公守法皆此類也。君旣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尙書蔚州魏公所器。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四幅爲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游公卿間，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略】歸田後鍵戶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跡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拗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旣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隹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小住遊僊五十年，大冠長劍亦翛然。文章勳業都無是，敢與何劉一例傳。」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蒹。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纔弱冠耳。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媿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長轡甫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汪懋麟，字季甫，號蛟門。江南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授祕書院中書舍人。薦鴻博，以憂不赴。試補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文似王介甫，詩爲「十子」之一。有《百尺梧桐閣近詩》。

《清史列傳・汪懋麟傳》 汪懋麟，字季甫。江蘇江都人。與楫同里，同有詩名，時稱二汪。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以持服不與試。服闋以主事候補左都御史。徐乾學復薦懋麟，遂以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懋麟學持正而才通敏。其爲中書時，楚人朱方旦挾邪說，傾動公卿。懋麟獨作《辨道論》詆之。學士熊賜履見其文，與之定交。及居刑曹，勤於職事。聽斷矜愼。雖強禦不顧也。城南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資，殺之，以車載屍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屍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諸官，謂劉殺其子。懋麟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縱其馬。馬至之貴門，駭躍悲鳴，衝戶以入。懋麟收之貴，訊鞫得實，眞於法。其發姦摘伏，率此類。旋罷歸。鍵關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成一家言。甫三年，遽以疾卒。著有《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

《清史稿・文苑傳一・汪懋麟》（存目）

徐乾學《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誌銘》（存目）

紀事

趙執信《談龍錄》 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摩崖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

《九朝新語》卷四 汪蛟門官刑部時，善決疑獄。城南武某以一車一馬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貨，殺之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卽令收之貴，一訊而伏，都人爲作訟馬圖，賦詩張之。

《辨道論》 李集《鶴徵前錄》：（李）富孫案：（汪懋麟）先生授中書，每入直，必攜書數冊竟夜展讀。時有楚人朱二眉號神仙，傾動公卿，先生著《辨

道論》力詆其妄。

《柳敬亭說書行》 徐釚題《柳敬亭說書行》詩後：芝麓宗伯贈說書柳叟《沁園春》一闋云：「驃騎將軍，異姓諸侯，功名壯哉。乍南樓傳箭，大航風鶴；中流搖櫓，溢浦蒿萊。片語回嗔，千金逃賞，遮客長刀玩弄來。堪憐處，有恩門一涕，青史難埋。　偶然坐上嘲詼。博黃絹新詞七步才。似籌兵北府，碧油晨啟；把碁東閣，屐齒宵陪。春水方生，吾當速去，老子遨遊頗見哀。相攜手，儘山川六代，簫鼓千杯。」公自注云：「記左寧南與范文貞、何文端事也。」

《夜聞鄰女琵琶》（京邸記事）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寶應陶澂季深有《過蛟門寓齋聞鄰女琵琶聲》曲云：「長安月明清漏遲，庭中素影流參差。廣陵詞客不肯寐，正憶落花腸斷時。何人新聲若有怨，一曲初彈百鶯囀。尋聲猶隔短牆東，悵此蛾眉不相見。自是遙憐宋玉才，故煩纖指寄絃哀。知君今夜夢難覓，誰是巫山雲雨臺。」

《臨歿絕句》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蛟門與焉。衆謂旦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歸。歸三年，遽以疾卒。其《臨歿絕句》云【略】。蓋君充纂修，未授職，官西曹，雅非所好，而又未竟其用，彌留哽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

《春風裊娜・觀查伊璜女樂即席分賦》 《南州草堂詞話》卷中：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絕一時。廣陵汪舍人蛟門，製《春風裊娜》遺查君，兼贈柔些云【略】。同郡小香居士宗定九和云：「憶年前度曲，無限嬌愁。花未放，蕊還羞。有簫聲聲按，酒濃春蕩，無端牽惹，情緒難由。裊娜衣裳，六朝宮樣，傾國傾城看阿柔。我慕香山白居士，也曾絃管識荆州。　此日汪郎才子，新詞填就，問端委，十二層樓。珠簾繞，玉雕鎪。燈前席上，巫水江頭。鶯滾含桃，昔憐將熟，兔團月桂，今勝如鉤。伊人信美，況西園公子，英雄曠達，寄興箜篌。」觀二詞，可以知柔些風度矣。《蓮子居詞話》卷一：查東山先生（繼佐）以名孝廉負盛譽於時。性耽音律聲伎，登場旦色，皆以些爲名。有柔些者尤妙絕。汪蛟門（懋麟）製《春風裊娜》以贈云：【略】下半指先生新製《鳴鴻度》等樂府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百尺梧桐閣集》 二十六卷，（清）汪懋麟撰。

汪荃《百尺梧桐閣集序》 公歿已二十餘年，遺稿詩十卷，今年始得鐫其殘編。古文有史論若干篇，公臨終尚拳拳於口。迄無人可託。以此事，舊刻文集逐篇續累，竟未成編。予兹勉力續刻數篇，釐爲八卷，卷以體分。如書、如序、如記，不拘其數之多少，而各成一卷焉。前置總目，每體文若干。所未刻者，俟有有心者與商，略成之。予力固未逮也。

又《百尺梧桐閣遺稿序》 季父蛟門公所著《百尺梧桐閣集》，板行於世數十年。其未刻之詩，自己未歲始，至戊辰歲四月止，共十卷。公沒之日，屬顧先生書宣校勘付鐫。顧先生旋掇巍科，請假家居，與余商其事於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宋公慨然爲之序，並留鈔本。意頗欲爲故人雕鎪，會內擢奉命入京未果。家間所藏，祇一草本無副稿。遠近索觀者甚衆，致有舛失，幸未多。余頃歸自京師，收拾殘缺，略去數首，仍編年爲十卷，遂於暑中揮汗手錄選定。去年在京師，見商丘公令嗣山言，先生已屢索鈔本，蒙允檢還，而余匆匆回，未及耑待然。此十卷中，前六卷失去者不十之一二。而十失三四者，後四卷也。【略】公之古文，自歸田後增刻數十篇，在前集內。其遺藁數十篇，與《明史》擬稿二卷、《琉球國紀事》一卷及《四聲古叶錄》、《通志間編》諸書，將別輯成帙以傳也。康熙庚寅七月廿二日姪荃敬題。

宋犖《百尺梧桐閣遺稿序》 （汪）君著有《百尺梧桐閣集》詩十六卷、文八卷，益以《遺稿》詩文、《明史》擬藁，合之凡如干卷行於世。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汪懋麟【略】有《百尺梧桐閣》近詩，又《詩文集》二十卷。

《國朝文錄・總目》 《百尺梧桐閣文錄》一卷。（清）汪懋麟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初集 《錦瑟詞》一卷。（清）汪懋麟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 《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汪懋麟撰。

《清名家詞》 《錦瑟詞》一卷。（清）汪懋麟撰。

施閏章《次韻汪蛟門舍人見贈》 急雨涼秋入，孤雲向夕還。羈棲得枚馬，詞賦共追攀。橐筆時趨陛，躭書日掩關。猶煩解玉珮，款曲醉衰顏。論交眞造次，何處更相期。每踏昭亭路，思君杖策時。病身從把釣，野性愛烹葵。京洛千秋事，憑詩記別離。

魏象樞《題汪蛟門百尺梧桐閣圖》 百尺梧桐閣，閣中有一人。讀書秋樹下，閱歷冬及春。司農爲我言（謂梁玉立先生），汪子志嶙峋。文章追大雅，孝友篤天倫。中心竊好之，欲見惜無因。今年來上國，鳳閣掌絲綸。退食一相過，對之如嘉賓。著書三四卷，調高情彌眞。留君共晨夕，歸馬何駪駪。手持方子圖，堂前娛老親。海內息兵火，菽水際良辰。臨岐願有贈，珍重閣中身。

徐乾學《題汪蛟門百尺梧桐閣圖》《蛟門喜摹韓詩即效其體》 舍人勁挺善長句，穿穴險怪工幽探。瘦蛟怒劈古澗黑，角鷹猛抉秋雲曇。生平得力在韓杜，傍及蘇陸皆所躭。磊落詎屑註蟲豸，跳盪直欲追彪彪虓。長安五日一休沐，懶惰閒或稽朝參。軸簾古帖襲番錦，綈几小袖頹雲藍。家山舊有百尺閣，雜植梧翠陰參參。晚涼一陣滴硯北，朝爽四面來江南。龍眠侍御妙烘寫，搜剔佶屈窮雕勘。似將身入袁家渴，頗訝景似松寥龕。君家閣子我舊諳，清絕一氣何窈覃。有時更倚一層閣，看爾潑墨蟠春蠶。

又《祭汪蛟門文》（存目）

湯右曾《讀汪叔寧見詒之作兼懷令弟蛟門比部》 幾將摹擬笑當塗，陶謝風流今在無。只有韋家好兄弟，詩如水淡見工夫。

朱彝尊《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作》 我怪汪舍人，卧疴嬾朝參。眼前富貴非所好，惟於載籍偏沉酣。無錢可糴太倉米，僮僕入市心懷慚。舍人舒膝方晝寢，如蟲食蓼翻知甘。忽然夢入無人區，廣庭巨室何歷歷。中羅石硯十有二，一一就視煙雲含。龜磯苦堅龍尾滑，洮河水玉徒鑑窾。詎若羚羊峽中質，青花白葉波渟涵。良璞得一亦已足，十二盡取毋乃貪。覺來伏枕賦長句，中心惆悵眞難堪。爲語舍人且莫貪，高要峽路吾能諳。昔年著屐入巖穴，親斲山骨施斧鑱。黃金盡散要不惜，一百八石巖前擔。自從輕舟發大庾，篷牕一日摩挲三。榜人潛窺竊其九，餘歸見者爭來撏。眼看美好盡已去，何況夢寐侈空譚。舍人翻然釋惆悵，留余濁酒開新壜。紈如漏鼓猶未起，起時月落天西南。

吳之振《贈汪蛟門舍人》 軟紅塵染入肝脾，盪眼梧桐閣上詩。力屏陳言作芻狗，獨標新致囀黃鸝（宋金華評薩天錫詩如春谷囀黃鸝）。咿唔不厭巡簷讀，屈曲還憑卧被思。擬效雲龍相傍合，四方上下肯教離。

王士禛《汪鈍庵六十》 少壯一彈指，君今六十強。相逢顏色改，別後鬢毛蒼。名在儒林傳，經傳弟子行。河汾姚與薛，幾輩許升堂。

又《題汪季甫百尺梧桐閣卷二首》 別館多梧桐，偶此成幽寂。獨向高閣眠，夜聞疎雨滴。百尺高樓上，何人相往還。夕陽海門樹，秋雨江南山。

又《再題梧桐閣卷》 河漢澹中夜，碧梧陰漸疎。幽人坐高閣，秋色滿巖居。風竹同蕭瑟，蒼苔倦掃除。數峰江上好，朝夕映琴書。

又《送汪季甫之宛陵》 汪生開美度，詩似謝元暉。解道澄江練，知音絕世希。陵陽秋色遠，春穀晚鐘微。相送揚州郭，蕭蕭南雁飛。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 （汪懋麟《閨詞爲姬人作》詩前按）蛟門病中納姬長安邸舍，一時羣公都賦《賀新涼》詞（一名《金縷曲》）。西吳徐倬方虎云：「百合香鬚卷，趁涼天，綠珠迎至。翔風輕遣。夜靜鈿車嗔響處。偏是歡多成泫。可喜殺，雙蛾同繭。若把瓊花來比樣。鏡湖春，豈似揚州淺。蓮蒂並，藕絲展。文園病渴今方顯。故妝成，溫柔鄉裏。來尋和扁。絳蠟臺前呼小字。不道新郎是犬。紅豆曲，相思纔免。騎省才人簪筆慣。有雙螺，畫筆須君典。溪上約，臂紗剪。」新城王士祿西樵云：「蘭幌燈前卷，便相如，愁盈四壁。一時齊遣。始信明眸眞善睞。暗瞬秋波似泫。早打疊，鸞衾如繭。扣扣繫欽情乍定。道琴心，眉語都來淺。雙影好，玉臺展。三生石上精魂顯。好摩娑，藍橋贈盒。玉圓犀扁。得近佳人偏鄭重。不惜烏龍字犬。縱病渴，誰能求免。從此比肩形影似。奉鴛鴦，繡譜同經典。紅綬帶，肯輕剪。」梁園周在浚雪客云：「繡幙朱帷卷，羨才郎，茂陵病渴。蛾眉聊遣。百兩爭看迎碧玉。淚滴晶壺紅泫。堆錦被，並頭藏繭。千里誰期燕與越。羨赤繩，繫就緣非淺。月下老，書頻展。雙棲璿瑁雕梁顯。最消魂，流蘇微動。黃金釧扁。阿母相依攜小妹。從嫁何勞牽犬。花底活，春風笑免。好語竹西人莫怨。怕

短轅，長柄難爲典。心已醉，愁須剪。」陽羨陳維岳緯雲云：「繡被濃香卷，戟門前，侵晨客到。當關須遣。鏡底催妝吟麗句。綵筆江郎花泫。稱好寫，佳箋名繭，十五有餘年紀是。似柳梢，二月黃初淺。豈蔻熟，櫻桃展。　舍人通籍金閨顯。擁如君，臣冠橫挂。珊瑚簪扁。蓮漏丁丁爐獸熱。睡著雪狸烏犬。料天上，魂消不免。入直公餘休澣蝦。賜口脂，面藥誇恩典。裙帶樣，看裁剪。」

龔芝麓《賀新涼》（存目）

徐釚《念奴嬌・索汪蛟門舍人新詞》（存目）

朱彝尊《一剪梅・題汪季甫舍人錦瑟詞》　錦瑟新詞鳳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幷，是柳耆卿，是史邦卿。　閒悶閒愁讀罷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箏，說與君聽，歌與君聽。

鄧漢儀《賀新涼》　才子如傾國，果生來，明瞳鬈鬢。昭陽誰敵，羨煞汪倫才調勝。風格兼之朗奕。每吟成，金聲玉色。曾值傳柑親入侍。看鰲山，鳳闕龍樓側，嗟勝事，君先得。　憶曾北郭觴行客，倚池亭，藕蒼菱葉。參差如隔，一別故人風雨散。剩得寒蟲唧唧，聞酒市，築聲猶擊，乞米長安原不惡。苦深閨，裁剪煩刀尺，知遠淚，梧桐碧。

紀映鍾《雙雙燕》　無端錦瑟。挾一片閒愁。琤琤蒼底，梧桐密護。遮不斷清音駛。飲罷黃簾偏啓。正歎惜，韶光如水。蕭蕭金井銀牀。合迸悲秋情思。　奇士鴻搴鵲起。卧百尺高樓。看人塵滓。幼安才調。堪半壁江山倚。聊事烏絲綠蟻。任壇坫，橐弓偃弭。却疑天外湘靈。撥出才人魁壘。

杜濬《鷓鴣天》　百尺梧桐散綠陰，陰中抱瑟倚雲岑。彈成比翼連枝調。譜出憐才慕義心。　誰側耳。是知音。憑欄無語晝沉沉。風神爽朗情眞切。報荅金閨有玉琴。

孫枝蔚《鷓鴣天》　看汝丰姿豈酒狂，少年能賦擬長揚。閒中偶愛蒼間集。醉草歌詞錦瑟旁。　桐百尺。恰朝陽。影移層閣坐相當。揮毫才子何殊鳳。抱瑟佳人即是凰。

黃仙裳《臨江仙》（存目）

曹秋岳《感皇恩》（存目）

程穆倩《鷓鴣天》（存目）

雜録

《廣陵詩事》卷八　汪蛟門築眞賞樓初成，夢歐、蘇兩文忠公命作聯。蛟門應聲曰：「登斯樓也大哉觀乎。」遂用爲聯。康熙己未，人日，大雪中，某郡中諸子飲此，走筆成四十韻有云：「廿年心始遂，八字夢何因。」

又　汪蛟門比部傚蕭琛作《少壯三好圖》，謂音律詩酒也。顧書宣太史有詩云：「胸申檢點惟三好，名酒嬌歌百卷書。」圖今在秦敦夫（恩復）編修家。蛟門又有《聽瑟圖》。項水村（夢昶），江都貢生，僑寓秀水，賃祝氏綠溪莊之半有紅蕉山館蘋風竹雨軒。春秋佳日，與朋好觴詠其中。山陰訓導曹仲謀（秉鈞）藏其所題諸草廬宮《黃高松對論圖》。

鄧漢儀

論　述

錢謙益《題燕市酒人篇》　甲午春，遇孝威于吳門。孝威出《燕中行》卷，皆七言今體詩。余賞其骨氣深穩，清深而文明，他日當掉鞅詩苑。今年復遇之吳門，見《燕市酒人篇》，學益富，氣益厚，骨格益老蒼。未及三年，孝威之詩成矣。或曰：「孝威詩于古人何如？案頭有《中州集》。」余曰：「以是集擬之，當在元裕之、李長源之間。」或怫然而起曰：「今之論詩者，非盛唐弗述也，非李杜弗宗也。擬孝威於元季，何爲是諓諓者乎？」余曰不然。詩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嘯殺，紆緩促數，窮于時，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眞詩也。吾讀裕之、長源詩，皇極永明之什，牛車孝孫之篇。朔風蕭然，寒燈無燄，如聞歎噫，如灑毛血，斯亦騷雅之末流，哀怨之極致也。孝威以席帽書生，負

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溝，銅駝故里，與裕之、長源共欷歔涕泣，于五百年內盈于志，盪于情，若聲氣之入于銅角，無往而不生也。安得而不同子之云盛唐李杜者，偶人之衣冠也，斷菑之文繡也。我之云裕之、長源者，旅人之越吟也，怨女之商歌也。安得以子之夢夢而易我之諓諓者乎？孝威自命其詩曰《燕市酒人篇》。嗟夫！白虹貫天，蒼鷹擊殿，壯士哀歌，而變徵美人傳聲于漏月，千古騷人詞客莫不毛豎髮立、骨驚心死，此天地間之眞詩也。子亦將以音律聲病句而字度乎？知孝威命篇之指意，今之以元季擬孝威也。雖諓諓，庸何傷？孝威悅是言也，以告芝麓先生。先生曰：「善哉。能爲裕之、長源者，望盛唐李、杜猶北塗而適燕也。人言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孝威自此遠矣。」

龔鼎孳《鄧孝威官梅集序》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即境懷人，風流標映。迢迢千載，欝爲雅談。吾薄游海陵，采掇淵藻。藥生使君，贈書盈几。厥有風人之篇，欣荷覽持，矜情相接。中間連璣編貝，名彥如林。乍到山陰，目不給賞，瞥見一題。白門喜同社偕集曰：「人言吾黨虛名甚，試問當年執政誰？鎖案峻峋，唾壺欲缺。已盡讀其諸什，絕麗無準。菰蘆中乃有此人，則吾孝威鄧子也。」鄧子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倩流，瓊華敷藻于外中，壁樹含芳于左右。冰絲鮫雨，織子雲油素之書；葩艷班香，祧孝穆珊瑚之位。名動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淡。清鮭濁酒，時等味于王綯；謝米潘輿，尚待資乎三釜。而人惟菊似，客許蓬開。孔座雖登，氣長橫鶚。嵇疎獨許，性不馴龍。卓乎孺子之遐標，不愧眞長之畏友。即嘯咏日盈于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栢梁，近矩魏晉。揚開圪曆，上初下晚。漢敉巫雨，宜大呼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就，步爲花搖。紈扇笑迴，髻將柳綰。莫不比音八律，絜采七襄。固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簫當橋寂，山高紅樹之鵑；角爲晨吹，城墮玉鉤之月。鈿轅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翹，同銷烟草。昭明溝古，傷流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似夢。固已身同秋士，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泣杳靄，叔寶能愁。不只閱斜日于鳳臺，遙題吳晉；眺荒潮于越嶠，獨響鷓鴣矣。【略】孝威遲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方當搴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深。似此心期，不睽今曩。吾寐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邊，興吳陵諸子椎騷而坐杜，兼索水部於季孟之間耶。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孝威與國初諸前哲遊，洽聞廣見，所選《詩觀》共四集，雖未脫酬應，然亦足備後人采擇。嘗度大庾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新城王公賞之。

康發祥《伯山詩話》 鄉前輩鄧孝威漢儀，選《天下詩觀》共四集，雖不免氾濫重複之弊，然不謂之宏富不得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 鄧孝威淹洽通敏，爲勝流推重。絕句如《歸舟偶感》云：「青茅春瘴逐山流，細雨高帆漾客愁。聽徹猨聲江更闊，祇疑天上是韶州。」《過江州琵琶亭》云：「江州遷客未歸秦，絃索初聞淚滿巾。今日善才風調盡，蝦蟇陵下總新人。」《江行雜詠》云：「江州解纜客途長，三日西風逼建康。試問誰人鎮姑孰？青山牛渚滿斜陽。」皆極渾脫。律詩如《萬安道中病卧至章門小差時值清明》云：「過嶺風花陌上狂，冥冥細雨入孤航。客中人病經寒食，愁裏鶯啼入豫章。垂柳軍城殘日動，新煙漁浦戰雲荒。不知麥飯江村路，寂寞誰來吊國殤？」《巴河鎮登太乙閣》云：「平津賜第久荒蕪，傑閣巍然瞰楚都。高處衡廬天外伏，到來雲夢雨中無。千家煙火猶洲渚，幾葉風帆自畫圖。曾是赤眉燒不到，奎光深照斗牛孤。」詞妍調響，亦梅村、芝麓之亞。所輯《詩觀》皆同時輩流之作。以布衣舉鴻博。齒已高，授中書舍人。《游天寧寺》詩有「十年親酌曹溪水，我亦江湖破衲僧」之句。鉢叟，其別號也。

《晚晴簃詩匯》卷四六 孝威早負詩名。與吳梅村、龔芝麓游，當時名流，多申縞紵。所輯《詩觀》四集，搜羅最富。其中遺集罕傳者，頗賴以得梗概。及徵鴻博，已老矣。偕孫豹人、傅青主同授中書舍人，放歸。詩人際遇，固勝於方干身後賜第也。近體雅近錢、劉，七絕態襛意遠，勝處尤多。《息夫人廟》一首，爲時傳誦。

《枕烟亭聽白三琵琶》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盜賊縱橫，滄桑變易，俱于琵琶中彈出，與落花時逢李龜年相似，所感深矣。

《過大庾嶺句》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引《分甘餘話》：（鄧孝威）常同合肥龔端毅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眞，尤似秦蜀閒棧道景物，梅嶺差卑，未足當此。查爲仁《蓮坡詩話》：鄧孝威（漢儀）《過大庾嶺》：「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亦本「村遠行人小，荒城落照偏」之意，句在伯仲，難分軒輊。

《題息夫人廟》《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意在言外，蘊藉有致，覺故國禾黍之感，油然而生。梅村一流人，見此能無愧死。記梅村《絕命詞》有「一錢不值何消說」之句，則梅村當亦自悔其作兩截人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其用意處須于言外領取。

《平淮西碑》《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李愬妻唐安公主謂碑文歸功裴度，訴於帝，命仆其碑，詔段文昌重撰立碑，其實段叙愬功，轉不如昌黎之明也。後宋代陳晌毀段碑，仍立韓碑，千古快事。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一　鄧漢儀，字孝威，號鉢叟，泰州人。布衣舉鴻博，以年老授中書舍人回籍。有《過嶺集》，選同人詩爲《詩觀》初、二、三集。

《淮海英靈集》丁集卷一　鄧漢儀，字孝威，泰州人。博洽通敏，尤工于詩，與太倉吳梅村，主盟風雅者數十年。康熙十八年，舉博學宏詞，以老授中書舍人。歸寓董子祠，執業就問，車馬塞市。其《過梅嶺詩》：「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王文簡極稱之。嘗論近代人之詩，爲《詩觀》若干卷。中有應禁之人，奉旨抽燬行世。

《清史列傳・鄧漢儀傳》　鄧漢儀，【略】漢儀少穎悟，讀書數千言。尤工詩，稱騷雅領袖。試歸，日以吟觴自適，暇或扁舟至郡，坐卧董子祠中，執經問業者，車馬塞路。生平著述甚富，遊淮有《淮陰集》，居揚有《官梅集》，遊粵有《過嶺集》，遊穎有《濠梁集》，遊燕有《燕臺集》，遊越有《甬東集》，膺薦有《被徵集》，皆逐年編紀，手自刪訂。所選《詩觀》凡四集，別裁僞體，力追雅音，海內詩家咸宗之。

紀事

康發祥《伯山詩話》　鄉前輩鄧孝威漢儀《詠息夫人》云：「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舊傳此詩在冀合肥座中作，合肥爲之色沮罷會。

又《續集》　州治東南望海樓側有大樹二【略】。國初州人鄧孝威有《重建望海樓》詩云【略】。結句謂雙樹經元兵燹之後情形如繪。

《春在堂隨筆》卷一〇　吾邑徐晦堂先生承烈《燕居瑣記》云：明末一鉅公，與泰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徇節，不從。後孝威遊楚歸，鉅公索閱近作，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略】。公愀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膾炙人口，莫知爲誰作，且不能舉其全篇，故表出之。

《枕烟亭聽白三琵琶》　《清稗類鈔・音樂類・白璧雙之琵琶第一手》：白璧雙，名珏，蘇州人。順治初，琵琶稱第一手。嘗售技於南北，吳梅村《琵琶行》，爲白作也。當時名流多有贈詩。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詩觀十四卷別集二卷》　國朝鄧漢儀編。【略】是編皆選輯國初諸人之作。別集則閨閣詩也。

《廣陵詩事》卷二　泰州鄧孝威漢儀選國初人之詩爲《詩觀》十四卷，又選閨閣詩爲《詩觀別集》二卷。

藝文

劉逢源《別鄧孝威》（存目）

趙湛《贈鄧徵君孝威》（存目）

施閏章《訓鄧孝威廣陵見寄》　長夏薄人事，屏跡貪寂寞。江門尺書來，悵焉悟離索。白髮忽已繁，壯遊譾如昨。豈不思溯洄，道阻然疑作。海嶠方戈鋋，一步成燕越。淮揚舊戰場，青燐晝未歇。霖雨一何多，春江無好月。所思誰與言，憂來劇飢渴。五嶽跡難徧，黃山亦云美。獨遊多苦吟，言寄同懷子。耆舊復零謝，高臺成戰壘。惜哉無鍾期，絕絃誰爲理。　變雅日以

繁，折衷賴時彥。披榛拾芳草，素心炯可見。蕪城文選樓，萬古月如練。鴻飛寄短章，秋聲起江甸。

徐緘《苕上與鄧孝威話舊有贈》（存目）

汪懋麟《題孝威詩卷三絕句》 夕陽樓下卸衣時，簾外香飄抹麗枝，直欲把君詩過日，□琴閒卻五條絲。玉谿名與浣霄香，千載何人叟擅場。愼墨堂中論絕調，羣公齊讓鄧南陽。正月風靄三月霾，湘南羨火蜀西煙。憂時心事無人識，只道狂歌向酒筵。

又《寄鄧孝威》 往晉揚州白露天，池塘猶有未開蓮。此時送客同高眺，無那悲秋是別筵。酒伴更知何地會，詩名浪得幾人傳。著書能事輸君久，顧我羈棲只醉眠。

曹貞吉《賀新涼・寄鄧孝威》 才子生南國。坐江樓、擁書十萬，百城難敵。高密元侯門第在，伯道清風奕奕。看威鳳、譽龍氣色，屈指騷壇誰執耳？羨葵丘玉帛長干側。千古事，名山得。　慚余潦倒東溟客，望龍門、清塵濁水，蓬蹤疎隔。八月西風吹雁羽，漫學秋蟲唧唧。攜布鼓，雷門偸擊。汪李比來情更好，似桃花流水深千尺。空夢到，邗溝碧。

高士奇《寄鄧孝威》 南嶽高人隱姓名（五代鄧郁，有高節隱于衡山，號南嶽先生），無雙亭畔獨吟行。爲文已變揚雄體，定論能追沈約評。有客歸當三月暮，因風寄與十年情。江花江草空相憶，愁聽枝頭谷鳥聲。

徐釚《花朝前一日曹正子招同李天生孫豹人鄧孝威尤悔庵彭羨門李屺瞻陳其年汪舟次朱錫鬯李武曾王仲昭陸冰脩沈融谷陸雲士楊六謙李渭清顧赤方吳天章潘次耕董蒼水田髴潤吳星若諸君讌集園亭二首》（存目）

尤侗《意難忘・輓鄧漢儀》（孝威泰州人官中書舍人）　雪地冰天。忽飛來一騎，苦淚涓涓。低徊如欲語，哽咽更難宣。說伉儷，委金鈿，杳杳化風烟。誰歸去，嬌兒疋馬，夜度桑乾。　空誇錦瑟花磚，把鴛鴦隔斷，竟致黃泉。病時誰藥餌，死日恁流連。問信息，總茫然，祇夢裏周旋。愁看取，都門碧柳，陣陣吹綿。

潘耒《贈鄧孝威》 中古富藝文，淵海浩無際。昭明曠代才，刪纂功不細。一斧削羣材，屹然樹凡例。居繁有倫者，在美能割置。獨成一家規，妙取寸心契。爾後八代遙，纂言亦相次。精嚴縱遜古，出入並如志。輓近文彌衰，選事亦滋弊。高官枉凌壓，盛名見牽綴。汗青須有資，嫌怨亦頗避。事類入市賈，情同出疆贅。雅道遂榛蕪，識者一歎愾。鄧君文章老，才力本雄邃。激昂討風騷，薈萃存篋笥。鍾鐸賞奇音，淄澠別眞味。清明大冢宰，刻覈老獄吏。獨柄無旁撓，擺落名與位。高眠文選樓，樂飢以卒歲。抗手對蕭君，雅道庶無媿。嗚呼三十年，詞客如羹沸。賴君刈蕭蒿，杜蘭吐香氣。候蟲各鳴時，變風聖不廢。輶軒或采陳，燭龍照荒裔。

孫暘《送鄧孝威南還》（存目）

陳志襄《夏日簡鄧孝威先生》（存目）

孔尚任《與鄧孝威》 滄浪亭畔，追隨旬月，欣風雅之有託，兼縞素之難忘。東道踈闊，寔增慙愧。別來海風湖雨，無限凄楚，忽接手教，驚讀佳咏，姪栻乃附不朽矣。繪事雖細技，亦必遠遊，而後成文章道德，豈杜門逐客者所能眞悟乎？領台教所得多矣。

又《哭鄧孝威中翰》 吾從先生游，非但論風雅。舉世慕浮雲，誰爲最眞者。每于稠人中，服君笑容寡。有時發大言，是非不稍假。交游盡名卿，帶索出無馬。往往扶童肩，就我索盃斝。飲少醉易成，拭眼淚盈把。逢君乘白年，有胸不及寫。塊然已就棺，無旌辦董賈。酹酒呼先生，從茲喉舌啞。（仙裳云：「公詩篇篇有生氣，凡贈一人必令此人活現。」）

顧有孝

論　述

錢謙益《唐詩英華序》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搉論次，擇其眞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略】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迭奏，【略】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

《國朝松陵詩徵》卷二 徐虹亭云，茂倫晚年幅巾方袍，鬚髯蒼然。遇經生執業者，必爲之追話前輩風流軼事，令人聽之輒娓娓忘倦。

又　陳行之云，先師汝諧先生，釣叟文孫也。嘗述釣叟負海內重望，顧

泊然不欲自顯於時。康熙中，詔舉博學鴻詞，公卿爭欲薦引之，釣叟堅以病辭乃止。生平所交率高尚之士，吾鄉若徐介白、俞無殊、無斁、周安節、潘江如、顧樵水諸前輩尤稱莫逆。

又　樸村云，釣叟游陳給事卧子之門，給事死難，釣叟亦棄諸生，閉戶隱居，以著述爲事。明季鍾、譚並起，流毒東南，釣叟選《唐詩英華》以矯之，風氣爲之一變。海內名流過松陵，必停橈問釣叟起居，賦《雪灘釣叟歌》者盈數十百家，釣叟傾身交接，至破家不顧也。

又　釣叟選詩甚嚴，自作詩亦最矜慎。凡一題無愜心佳句，寧終日不成一字。遇名流會合，擊鉢分題，見有勝己者，輒碎其稿，以故流傳者絕少。

《南州草堂集》卷二五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略】嘗竊嘅於唐人之詩選者承譌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剔，爲之揚搉論次，擇其眞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捃摭《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爲傳，臚而陳之。虞山錢牧齋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異曲同工，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爲詩，每矜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恆終日不成一字，而間出片語必雋永傾其坐人，人以是益推服之。

《新世說・賞譽》　毛大可稱顧茂倫爲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傳記

徐釚《雪灘頭陀顧有孝傳》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茂倫生而長身玉立，秀出人表。其父復庵公爲經生宿儒，家學淵源，確有指授。自少游於雲間陳大樽先生之門，爲諸生有聲。弘光乙酉，焚棄儒衣冠，與山陬海澨之客相往來，歎滄桑而歌「離黍」，幾至破其生產，然意氣甚豪，擐揣博簺，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夷然不屑也。嘗竊嘅於唐人之詩，選者承譌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刮，爲之揚搉論次，擇其眞當者，命之曰《唐詩英華》，捃摭《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爲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異曲同工，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爲詩，每矜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恆終日不成一字，而間出片言，必雋永傾其座，人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證經史，左圖右書，丹黃錯互，必窮究根底，不泛泛爲漁獵故事，故其學殖甚富，名益大起，四方游聲揚光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橈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間有留者，常至下榻經旬，雖甕無宿舂，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所得投縞贈紵之作，悉登棗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持擇，世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鬚鬢蒼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抉摘字句，搜討典故之餘，必爲之追話前輩風流軼事，令人聽之娓娓忘倦。見有舉止錯忤勿克當意者，出其微詞冷語，中人要害，勿顧人頭面發赤，而胸中實溫良易直，不爲崖岸斬絕也。茂倫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爲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詩歌以贈茂倫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足傳。自爲遺令，屬門生勿擬私謚，親友勿作祭文，幷令諸子以頭陀殮我，因更號雪灘頭陀云。頭陀年七十一，長於余十有七歲，辱引爲忘年之交，余固以執友事之。丁卯余既遷謫里居，每思東阡西陌與二三老友相尋，爲雞豚同社之樂，故當風日晴美，或命巾車，或駕扁舟，一過雪灘訪茂倫於疏籬野水之側，恆至竟日忘返，而今已矣。嗟乎！吾邑自啟、禎以後，耆舊如周安期、徐介、白無殊、張九臨、朱長孺暨茂倫，落落數輩，皆所謂前朝之遺老，盛世之逸民也。乃諸公既相繼淹沒，所存唯茂倫一人，今亦冥然物化。余之爲是傳也，其亦有嘅於風雅云亡，老成凋謝，不能不俯仰太息者也，豈止酒壚之感、鄰笛之痛而已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顧有孝，字茂倫，吳江人。諸生。詩尚唐音，所選《唐詩英華》，盛行海內。又有《五朝詩鈔》、《明文英華》諸選。喜交遊，陋巷蓬門，四方賓至無虛日，時有「蘧荣孟嘗」之目。嘗倩松陵女史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過江人士以不與題詞爲恨。有《雪灘釣叟集》。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處士甄綜百家之詩，開雕分授，盛行于時。賓至輒留，江左有「齏菜孟嘗君」之目。由其胸無柴棘，故月旦同辭。晚自稱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一經裝池，過江人士，以不與題辭爲恨。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顧有孝【略】茂倫居釣雪灘，以選詩爲事，唐律及本朝近體，皆有選本。詩稿亦未及見。

《九朝新語》卷一五　顧茂倫居吳江之雪灘，陋巷蓬門，四方賓至無虛日，江右有「齏菜孟嘗」之目。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顧茂倫，母氏嚴太君，曉大義，丁國變，戒毋干進，遂棄諸生，冥心天竺之學。與金耿庵、朱愚庵相知最驩，時人比之潯陽三隱。其《三嫁孃》詞云【略】，語至刻酷。嘗輯有明一代之詩，錄其麗則者爲《閒情集》六卷。

著録

徐釚《五朝名家詩鈔序》　吾邑顧茂倫先生，以詩學鳴宇內者垂三十年。其所論定古今人詩，爲類殆數十種。近乃與王子咸平爲《五朝詩鈔》之選，自唐宋金元以迄有明，凡數十人，皆各自成家，別開詩派，正變互陳，不主一格。使觀者自爲取法。而數十家之性情面目無不抉奧探微，一一表而出之。然則所選之功，亦大矣哉。

藝文

紀映鍾《雪灘釣叟歌》、《寄顧茂倫兼送電發》（存目）

吳兆騫《題茂倫隱居》　顧歡高卧處，經歲掩柴關。雨色低春樹，雲陰散曉山。池荒侵草碧，簾捲映花閒。薄暮歌聲起，應知採藥還。

汪懋麟《吳江訪茂倫二首》　細雨楓江道，輕颸笠澤船。邨黃將熟麥，湖碧乍生蓮。此地藏茅宇，高人正午眠。來從漁父問，流水是門前。　甲子今逢午，山居當小年。雙童看竈藥，一老坐爐煙。漸覺鈔詩嬾，唯知學道堅。所欣封禪詔，不□茂陵賢。

葉燮《釣雪行爲顧茂倫賦》　昔人稱詩在驢背，顧叟獨棹江南船。叉手不揖千乘貴，滿頭風雪慣作緣。鬚髻鬚鬢軀八尺，倚舷翻挂六尺帆。荻花如雪雪如掌，哦詩理釣心手閒。意不釣魚只釣雪，釣雪不用餌與筌。萬頃湖銀千嶂玉，一釣釣出竿頭懸。柔艣數聲暝煙合，叩枕思醉茫無錢。顧叟顧叟，詩名四十年昔時滿，堂客高和斫地篇。驅裘典盡脛不掩，脫粟飯去釜戛然。等閒秋月春花夢，老向滄波話歲寒。

王士禎《顧茂倫吳漢槎撰絕句詩國朝止三家乃以拙作參牧翁鈍庵之間因戲寄二首并示鈍老》（存目）

毛奇齡《題抱甕丈人濯足圖爲顧有孝徵君》　君不見，彭城畫工有奇技，姜肱擁被終咨嗟。又不見，華陽高士善圖畫，籠頭齷齪空隨車。羨君孤處笠澤中，世人誰得窺君容。儼如岌岌千丈深，巖松置之，茅屋長蓬茸。吳山之長水之冽，浩浩溪流白如雪。瀠薄高隨萬里風，沿洄皎帶千山月。君來抱甕畜畦水，日傍清泠思無已。新蒲早蓮紛渺瀰，碧芋青蔣覆溶漪。躊躇落日猶徬徨，頹然濯足清溪傍。觸埼激石共奔迫，浩歌睥睨投滄浪，瀟瀟隱見溪流長。

范超《雪灘釣叟歌》　雪灘釣叟人不識，持竿日坐灘頭石。渭水遭逢事有無，英雄老作江湖客。問爾垂綸定幾年，笑而不答鬚飄然。知君原乏求魚志，擊檝還吟秋水篇。垂虹橋門七十二，君家恰在橋邊住。茆屋斜開白板扉，釣船橫繫枯楊樹。日落沙頭增暮寒，江天風雪正漫漫。朝來凍合無魚釣，好脫簑衣當酒錢。

沈祖孝《白下懷顧茂倫湖上》　白下孤笻亦浪遊，西湖有客共誰留？江山到處聊青眼，詩酒驅人愧白頭。吊古何須悲叔寶，乘時猶得數錢鏐。景陽煙滅寒潮斷，笳鼓年年滿越州。

王懋忠《和宋既庭顧茂倫劉西翰沈石均滄浪亭詩》（存目）

林雲鳳《暮秋同姜如須林衡者顧茂倫登虎邱》（存目）

吳之紀《春暮同陳其年顧茂倫諸子集閶瑋叔紫藤花下》（存目）

葉舒穎《挽顧茂倫》誼重師資忝友生，也曾諧謔縱懽情。卻添此後傷心事，最怕重聽爆竹聲。

汪楫

論述

施閏章《汪舟次詩序》往歲丁未，在豫章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甚樂也已。汪子又獨遊匡廬，集其往來登覽贈詶之詩若干首，屬余序論。讀之累日，洋洋若無盡，是可憚也。【略】而汪子同遊西山時紀其所見，窮幽極眇，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麕聚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擅文章者，則閉戶不出。間有所作，惟與孫焦穫、吳野人輩相可否。譬有美玉，治之以良工，磨之以歲月，求其光氣揜覆不可得也。古之讀書，將以嚮學。今人作詩，或不暇讀書。汪子之所爲乃大異，故其詩日進，而方張夫揚其波，弗忘乎其源，循其塗，弗知其所止。君子之於道，亦如是矣。

又《送汪舟次遊廬山序》施子之去官臨江也，汪子舟次至，相見喜甚，曰：「楫溯江而西，一願遊匡廬，一願見施使君。竊聞使君客日進容接苦不給，將竢於青原白鷺之間。今使君行，始敢請一見，從此入匡廬矣。」嗟乎，汪子是豈今之好遊者哉。汪子家白嶽，幷力讀書，性故少可以其不得志者，發憤爲詩，有合於古人之道。櫟園先生及吾友荔裳、樓岡、西樵、苕文、豹人、伯籲、築夫諸子，皆亟推引之。見於文詞，所謂不即人而人即之者也。顧恥以客自處，喜放浪於名山邃谷之遊。又以余之去官也，不先匡嶽而先僕汲汲然求人之所不求者，何哉？君子不患名之不立也，患志之不廣，氣之日盈。以汪子之才譽若此，探幽嗜古，聞一巖壑之勝、友朋之善，不遠數千里，褰裳鼓棹以索之，若恐後宜其所挾之日有出於人也。

彭孫遹《悔齋制藝序》汪子舟次，今之能爲古文詩歌者也。其所著《悔齋制藝》若干首，藏之箱篋，久而未出。近始得而卒讀之，理醇而旨遠，粹然一家之言。然後知汪子邃於經學，才之無所不宜如此也。嗚呼，余固知汪子者而得其一，幾失其一焉。則今茲讀其文而亟賞之，庸遂謂才之已盡於是乎。夫才之爲用無窮，而耳目之及有限，則余之知汪子也亦僅矣。

又《汪舟次經義序》汪子舟次以文學舉首入官翰林，文名蔚然溢於輦下。同時館閣之士圜視措聽，咸以爲才。比出其《經義》百篇相示，理邃而純，詞閎而肆，然後知汪子湛深於經學，久以志乎道者也。揚子不云乎：「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率是以往，因聖人之言以求聖人之心，於以幾於道也。何有毋徒使人謂子才人也，則愈矣。

王士禛《悔齋詩集序》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抵掌漢、魏、六代以來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案中，一座屏息。【略】楫之詩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泠峭蒨爲致，大抵與（吳）嘉紀同。當其自得于心，即亦不必盡同也。

《廣陵詩事》卷二寶應王築夫叙汪檢討（楫）《悔齋詩》云：「汪子性簡介，不妄交人。意所不可，雖尊貴未嘗以言狥。南昌王于一客死錢唐，汪子告之知交，爲斂其賻，而又搜集傳其遺文，然于一生時則未締交也。詩人每浮薄傾險，而詩一如其人，振起風俗，吾于汪子望之。」又云：「《悔齋詩》出入盛唐大家，而上溯漢、魏，不蹈襲古人字句，皆自出機軸，長慶以下，所不屑也。」

又卷三汪檢討從施愚山觀察爲豫章之遊，有《山閒集》。愚山叙云：「往歲丁未，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汪子又獨遊匡廬，紀其所見，窮幽極渺，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麕聚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近文章者，則閉戶不出。」孫豹人叙云：舟次年弱冠時，即善笑罵今一切爲詩文者。余嘗聞之鄰寓汪湛若。湛若，其族人之善書者也。後因東淘吳野人與之定交，舟次故恂恂善下人。余三人交既久，舟次每一篇成，余與野人未嘗不憚之。筆鋒銛利，如干將、莫邪新出于冶，光芒不可逼視。近且變其利者而爲鈍，則益不可測識矣。

又周櫟園（亮工）叙《悔齋詩》云：「《悔齋》一編，蕭遠閒曠，得古人之

意，而深之以性情。」方甦翁（拱乾）叙云：「舟次年未三十，胸中有上下千秋睥睨一世之意。」

康發祥《伯山詩話》 江都之詩人，羣推二汪：舟次楫之深穩，尤勝於季角懋麟之豪宕。

《鐵尚書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叙東昌戰事，毛髮欲動，讀去凜凜有生氣。

《歡喜亭同玉明上人觀雲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予于庚午春遊黃山，雨後親見此景，故知三四語之妙。

《香爐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自注：峰頂有鐵屋，傳聞風雷移上云。

《黯淡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傳寫過灘之險，字字驚心怵魄。

《出五虎門同石來次前使蕭給事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對結是結語，令讀者不覺其對，此法從少陵出。

《長史鄭弘良以王命請余畫像留國中口占答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東坡贈子由出使契丹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起句蓋用之也。通體不亢不卑，何等身份。

傳記

朱彝尊《汪楫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甯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官弟子，既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天子特開博學鴻儒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靜甯慕公天顏以公名應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以公名應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罷，公賦就纚纚千餘言，詩獨用險韻。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內。公請監修總裁官倣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天子重其選，特命廷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俛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充正使，賜一品服。臨發，公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敎誕敷，皇上方頒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並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裝鈿函，齎宸翰以往。既達螺江，醼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彭湖島中。由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三，其後由北、由南復合於中山，爲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採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錄》幾卷。國王之讌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牓，公縱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庫陋將圮。公俾修治，既成，爲文刊諸石上，頌天子神聖，聲敎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有加，禮卻不受。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叙，俾宮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京師補原官。是冬，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福建按察司使。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誥投通奉大夫，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屬車南巡，猶強起迎於宿遷。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熟視曰：「汝老耶？朕不識卿矣。」宣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七。公少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藥。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詠吟漸寡。然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才，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尚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爾。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焦穫、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冷峭蒨爲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淞體。昌黎所稱「作詩三百首，窅然咸池音」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以贛榆司訓膺宏博徵，所試賦纚纚數千言，詩獨用險韻，授史職。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既出知河南府，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其素所樹立然也。初刻《梅齋詩》，周櫟

園先生爲之序。迨遊匡廬，得詩數十首，而藥地老人題曰「山聞」，蓋取清泉白石實聞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遂廢。然海內稱詩者，數大小雅材，要不能不爲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冰雪清，斬新花藥擅時名。文章吏治原難並，垂老匆匆唱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公之德業也。

《淮海英靈集》甲集卷三　汪楫，字舟次，號悔齋，祖籍休寧，居於江都，官贛榆縣教諭。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取一等第十五名，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癸亥，奉命冊封琉球，充正使，遇神颶，三日而至。宣示禮成，且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文章華國，焜耀海疆。有餽餞，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四十年後，復有使琉球者，其國禮儀，猶遵悔齋所改訂。有詩僧宗寶，年七十餘，尚誦悔齋詩不輟。其所以孚遠者可知矣。既歸，尋以才略出授河南府知府，在任置學田於嵩陽書院，聘耿詹事介主其事。擢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治績尤著。內陞京卿，沒於途次，從祀鄉賢祠。悔齋性簡介，不妄交，意所不可，雖尊貴未嘗以言徇。南昌王于一，客死錢唐，悔齋素未與締交，爲之歛賻，又搜集傳其遺文，其重道誼類如此。新城王文簡公稱其詩，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泠峭蒨爲致。尤爲周櫟園亮工稱服。三十後，歷遊西山白岳，詩境幽深。孫豹人枝蔚謂其變利爲鈍，不可測識。入詞館後，典重高華，易幽峭爲臺閣，則汪堯峯琬所稱蓄富養深，無施不可者也。著《中山沿革志》一卷，《使琉球雜錄》四卷，《悔齋集》一卷，《山聞詩》一卷，《山聞詩續集》一卷，《消寒集》一卷，《觀海集》一卷，《京華集》一卷。

《清史列傳・汪楫傳》（存目）

紀事

《今世說・規箴》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屨常滿。父意歉之，誡曰：「吾不願爾曹爲名士。名如翦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甯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衮之敬褚德，豈爲名高哉。爾曹愼之。」

又《寵禮》　琉球中山王請封，上愼於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善詔令者。廷臣會推翰林汪楫以充正使。汪才質端偉，專對具宜。入見，上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旂飛揚，都亭張設，不絕於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廣陵詩事》卷一　汪檢討（楫），字舟次，有《送弟歸里詩》句云：「客夢無多時上冢，君恩未報敢思鄉。」眞見忠孝之忱。舟次於康熙癸未奉命充冊封琉球正使，乘傳過揚州、渡閩海，遇神颶三日而至。宣示威德，改訂典禮。其《觀海詩集》有天風海濤之勢，按早年詩境大異。彼國長史鄭洪良以王命請畫舟次像留國中，舟次以詩答之云：「豈是中朝第一流，偶持龍節拂麟洲。大名那得齊諸葛，遺像何勞比益州。稍喜文章堪報國，誰憑骨相取封侯。靈臺一片眞難狀，多謝傳神顧虎頭。」眞得使臣之體矣。歸作《乘風破浪圖》，一時詩人皆題詠焉。

又卷八　王阮亭小像有《天女散花圖》、《抱琴洗桐圖》，王西樵有《長齋繡佛圖》、《西湖三舟圖》，汪舟次皆題之。

《九朝新語》卷三　汪舟次出使琉球，瀕行偶有餽遺，概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

《長史鄭洪良以王命請余畫像留國中口占答之》　《廣陵詩事》卷一：舟次於康熙癸未，奉命充冊封琉球正使，【略】彼國長史鄭洪良以王命請畫舟次像留國中，舟次以詩答之云【略】。眞得使臣之體矣。歸作《乘風破浪圖》，一時詩人皆題詠焉。

《贈風山》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武進孫風山檢討，年二十入詞垣。條奏巡方科場二事極剴切，因自請爲本縣令。詔歸治疾，搆園亭娛親，高風堂下掘地得泉，人呼爲丹泉。

《子宣過訪》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廣昌揭子宣，傳方氏曆算之學。

《一錢行》　《柳南續筆》卷三：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曆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己爲萬曆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餞行》以贈之。

《壽郝羽吉三十》　孫枝蔚《郝羽吉詩序》：「新安郝羽吉，不獨詩人，固今世隱逸之士也。自少時負穎異之姿，能澹於聲勢。既久客江都，無田產以養其母，乃以魚鹽之業，聊代負米，將身隱於市焉。【略】其生平所交遊，惟吳野人、後莊、湯嚴夫、王幼華、汪長玉、舟次及余數人而已。而尤篤念野

人貧乏，時出粟與布周之。」

《贈吳後莊》 王又旦《舟過采石吊吳後莊》詩自注：「後莊名周，歙人。【略】貧賤早死，世無知者，可悼也。」

《秦淮月夜聽蘇崑生度曲》 吳偉業《楚兩生行序》：「蔡州蘇崑生，維揚柳敬亭，其地皆楚分也，而又客於楚。左寧南駐武昌，柳以談、蘇以歌爲幸舍重客。寧南沒於九江舟中，百萬衆皆奔潰，柳已先期東下，蘇生痛哭，削髮入九華山。久之，出從武林汪然明。然明亡，之吳中。吳中以善歌名海內，然不過嘽緩柔曼爲新聲。蘇生則於陰陽抗墜分刌比度，如崑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時世所爲工也。」

《田間》 《隨園詩話》卷一三：汪舟次《田間》云【略】。此種詩，兒童老嫗，都能領略。而竟有學富五車者，終身不能道隻字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時令類·中山沿革志》 二卷，國朝汪楫撰。【略】是編乃其冊封琉球國王時所作。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汪楫字舟次，號悔庵。江都人。由敕諭薦舉博學鴻詞，入翰林，官檢討，仕至福建布政使司。所著有《悔齋集》。《補天石》即《易水歌》改本。

藝文

周亮工《東淘吳賓賢貧病工詩汪舟次手錄其近作相示頗有同調之感舟次且爲予言賓賢近札有夕陽殘照於時寧幾之語櫟下生痛賓賢或眞死不及見矣爲賦一詩急令舟次寄示賓賢》（存目）

吳嘉紀《客邗上送汪舟次之龍岡》（存目）

丁澎《送汪舟次檢討奉使冊封琉球》 孤懸鼇嶼海涯間，襟帶窮荒控百蠻。已奉春秋知正朔，何年南北併中山？自天宸翰龍鱗動，繞日珠旃豹尾斑。底事皇華念將母，乘風歸路指刀環。

阮士悅《送汪悔齋太史出使琉球》 才華夙昔名天下，今立朝端第一人。持節自能通異國，賜書應不愧良臣。聲馳瀛海蛟龍靜，恩浹彭湖歲序春。到日拜瞻天使後，好風吹送福寧津。

盧琦《送汪舟次使琉球》（存目）

尤侗《送汪舟次檢討使琉球四十韻》 帝德敷干羽，王圖集共球。職方通寄象，封典及流虬（古名流虬如虬浮水中也）。天子咨專使，廷臣相遠侯。官宜太史筆，人是巨川舟（汪名楫）。容貌夔龍偉，言辭僑肸優。皇華持漢節，吉日佩吳鈎。祖道儀章重，臨軒錫予稠。頭銜一品服，傔從五花騶。孔翠承高蓋，交龍樹曲斿。朝衣辭北極，鹵簿指東甌。六月同車馬，雙星入女牛（副使林玉岩中翰）。風師吹喜氣，海若送安流。遂自梅花所，遙臨古米洲。雲端仙子降，天末遠人柔。長史迎牙纛，番君拜冕旒。國門歡會啓，宮井瑞煙浮。彩扇葫蘆貼，金簪瑪瑙鎪。雕翎文在手，結髻錦纏頭。箬笠垂環具，犀渠繫蒯緱。四時蕉爛熳，萬戶鳥鈎輈。食祇炊螺殼，居寧聚髑髏。擊刁童子舞，帶草女君謳。嚼米成奇醞，團酏佐庶羞。法筵天界廣，宴席水亭幽。戲任龍標競，文從太學搜。勅書金匱襲，賜物玉杯酬（明武宗舊賜玉杯）。七島遺風在，三山故老留。賦詩題館閣，記事載軒輶。能却千金贈，何辭萬里游。宗生眞破浪，尼父亦乘桴。忠信符潮汐，威嚴退石尤。雲霞依画鷁，蛟蜃擁層樓。捩柁暹羅望（二國名），迴驅旗鼓收（二山名）。蠻邦觀禮樂，澤國歷春秋。爭艷才名盛，因知文德修。椒蘇充貢舶，翰墨定邊籌。小嶼環天闕，洪波達御溝。勳勞傳禁掖，姓字動遐陬。馬上黃羅帕，車中紫綺裘。歸來歌燕喜，鼓吹滿揚州。

汪懋麟《廬山瀑布歌遙送舟次二兄之西江》（存目）

陳維崧《贈汪舟次兼懷吳野人》（存目）

徐乾學《送汪舟次出守河南》（存目）

彭孫遹《送汪舟次出使琉球》 暫輟鑾坡草，還乘博望槎。文章傳海外，名字滿天涯。人地堪華國，王程得過家。繡衣趨省日，晝錦未應誇。 見說高華峙，南行只片帆。土風宜稻黍，方物有楓杉。候吏迴仙棹，詞臣領畫函。好將柔遠意，灑灑及嵁巖。

洪昇《將入都門過維揚留寄汪舟次檢討》 問君何事宦情疎，兩載高眠尚

里閭。射雉自成潘令賦，籠鶯人乞右軍書。病夫只合眠雲壑，才子還應典石渠。堪笑風塵策疲馬，強將蘿薜混簪裾。

潘耒《贈汪悔齋年友》 海內論知己，休陽洵絕倫。崢嶸經世業，磊落濟時身。霜柏儲才大，錕刀淬鍔新。升朝以文學，報國用經綸。奉使窮溟外，宣威絕島濱。天心眷英略，俗態薄文人。出守官仍絀，孤忠道竟伸。冰壺懸皎潔，玉柱聳嶙峋。蔀屋歌廉范，楓宸簡寇恂。超遷子持節，重寄表全閩。察吏六條肅，平刑九棘均。小心精法比，明目廣咨詢。奏讞釋之允，平反定國仁。外臺無滯獄，一路少冤民。涇濁滔滔浪，飇馳袞袞塵。子身爲砥柱，雅志在埋輪。力撥朱絃正，潛移黍谷春。具僚資表率，薄海荷陶甄。豈意鄒枚選，居然羊杜鄰。人材那可測，吾道未全屯。憶昔同升日，恭逢戡亂辰。闕門求俊乂，側席待沉淪。禮過徵黃綺，人如得毅辛。殊榮開禁近，異數寵儒紳。虎觀聯翩入，天顏咫尺親。卷紬金匱秘，饌給尚方珍。賦擬追揚馬，書將敵范荀。蛾眉原易妬，龍性況難馴。蘭忌當門種，魚憎出隊鱗。未須辭諤諤，已覺詈申申。射影機關巧，摧橦放逐頻。不才甘瓠落，朽質自輪囷。一錡蓬山羽，長依笠澤尊。分畦栽藥草，芟徑理松筠。跂腳攤書榻，蒙頭漉酒巾。採奇窮岳瀆，訪古徧齊秦。命駕時千里，掩關或百旬。著書希待後，味道欲尋眞。散木安溝斷，羣材歎積薪。幾多隨逝水，強半逐漂蘋。瓜摘愁連蔓，花飛少墮茵。棄捐非聖主，被濯盡貞臣。賴有垂天翼，高翔橫海津。從容調玉燭，取次轉鴻鈞。岐鳥祥因鳳，郊蹄瑞爲麟。一夔堪補袞，六逸且垂紳。嶺路峰如繡，溪灘浪似銀。黃甘杏掩冉，紅荔熟圓匀。偶想班荊話，聊爲下榻賓。非君敦夙好，古調若爲陳。

又《祭汪悔齋文》 世之需才甚急，天之生才甚難，宜乎人人愛護推奬之如弗及。然而憐才之公恆不勝忌才之私，士之不困于排擠者，希矣。惟夫恢奇瓌瑋試之無所不効者，乃能處盤錯，任鉅艱，嶄然有以樹立。而排擠者適所以成就之，斯誠不世之人傑。而復不永其年，不究其用，此可爲悲傷痛惜者也。惟我年友悔齋汪君，天姿敏妙，器識淵弘。自少以高華雅健之筆，雄長江、淮間，屹然樹文坫。逮詔舉鴻博之士，被薦試于禁廷，擢高等，入清班。於時同升者多一時之選，以其非常典而用之驟也，多取忌于人，而才能出衆如君者尤甚。比君奉簡命使琉球，成禮而還，條對稱旨，則忌之者滋衆，惟恐其不次嚮用也。會君奉諱歸里，既服闋遲回，久之乃補官，而忌終不已，竟擠君于外出守河南。知君者咸爲君惜，而君一不介意，曰：「中外劇易惟天子使，吾知盡臣職而已。」君素弘毅，有開濟才。比典郡，益精勤自力，事無細大，據案立剖潔己。率屬問民疾苦，而時除之大工大役，民寂不知。治郡五年，政聲大著，天子嘉之，超擢閩臬，尤異數也。臬司事益煩，吏叢弊萬狀。君燭照電察，一不得欺。尤持大體，舉紘綱，略細故，吏民畏懷，上官敬信，不惟刑獄而已。凡官方政體有不便者，力爭諸上臺，必得當而後已。無何，晉閩藩伯，益用簡靖爲治。人謳吟之，其于羊、杜，衷然有開府之望。天子大重公，思還公于朝，擢爲京卿，且夕柄用矣。而君積勞致病，病經歲竟卒。嗚呼，惜哉。君本大雅之材，論思禁近，固其所也。無端而一麾出守，令他人處之，簿書案牘，非其所習，鮮不敗事。唯君文章政事兼優並美，故居之沛然有餘，德澤施于人，才猷顯于世，視夫雍容館閣、坐致通顯，而名跡無聞者，相去天壤。豈非抑之，適所以揚之，而奇才異能有不可得而摧折者哉。二十年來，同人之升沉進退不齊，其遭讒被謗、一跌不振者比比也。所摧殘不盡者，亦唯文章、著述，自致不朽耳，未有經世澤民以功名自見如君者也。吾黨有君，庶幾少酬天子特達之知而不虛此曠世之典，方冀入筦樞機，出秉節鉞，鴻名偉伐，日新月盛，而孰意其竟止于斯耶。人不能窮其遇，而天能嗇其年，酷矣。豈才之尤者，天亦忌之耶？惟余與君於同人中相知最深，相關尤切，同見忌于人。余遂蠖屈，君乃龍伸，君不鄙余而遇之尤厚。于君之歿也，哭之過，時而悲，申辭叙哀一如平生。肝膈之語，冀靈聞之而莫逆也。

朱彝尊《題汪檢討(楫)乘風破浪圖》（存目）

龐塏《贈汪舟次太守》 獻賦當年近紫宸，班聯濟濟共相親。殊恩特拜二千石，故舊常懷五十人。雨雪天中行郡日(汪以戊辰冬底受事)，風濤海表泛槎辰(汪曾出使琉球)。茫茫世事誰能料，無限升沉感此身。使君高卧意何如，洛下風烟駐客車。道路重分千里外，弟兄遠別五年餘。清時莫薄淮陽守，白首誰徵太史書。惟有吳公留治績，賢聲前後足相於(洛人頌汪德政以爲吳公再見云)。

曾燦

論述

錢謙益《六松堂詩文集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聞；傳燦，字青藜。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庭聞脫屣越嶠，挾書劍，攜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齎糧。俄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藜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褐襆量晴雨者六年。于此襆被下，估舡出游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貿貿然來，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墨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倀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藜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永嘆五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夷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藜年才二十，獨身搘拄潰軍，眇然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剽悍之色，瞥然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讀范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卧，每聞升險鼓譟，輒強起，曳足觀之。每笑其老憊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閱內典，緊那羅王奏樂，須彌岠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然後知習氣窠重，不克湔除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怪也。今余既螢乾蠹老，歸向空門，讀青藜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戟，爲之欷歔，煩醒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藜兄弟固不應長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諗青藜兄弟，追念平生，視文淵、少游何如也。

毛際可《六松堂詩文集序》 青藜文清眞淡泊，如其爲人，而磅礴興酣，牢籠萬家。讀其上論古人及旰衡時事成敗得失之故，不啻洞若觀火。至于友朋存歿之際，纏綿凄惻，區畫周詳，荀息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惟青藜庶足當之耳。余向讀庭聞之文，精悍射眉宇。而青藜復深以學問之氣，信乎其不易及也已。青藜又曰：「年來以貧窶，故寄人幕下，往往代爲屬草。丈夫七尺軀，何至以臂指供人驅使？故盡棄其藁，不復存。」嗟夫，才如青藜，天故靳其名位，竟以偃蹇終老。卽文章一道，猶不使之得自行其胸臆，良可嘆也。

邱維屏《六松堂詩文集序》 如余所心喜，晏同叔、寇平叔、歐陽永叔之詞是也。然秦淮海、辛稼軒或以處身流俗，憂時憤切，而皆領袖詞場，世終以爲詞之最工者，蓋亦自怨生。余友曾青藜，則非有二人之遇者。其所爲詩餘，工妍綽約，亦多近晏、寇、歐陽諸家。至其悲怨之音，蓋往往有焉。余乃謂詩詞皆有自然之欵曲，得之于心者應之于手口，雖作者不得而自知。苟以其窮達而實其工拙之所在，無有是處也。且夫天下有可怨者，不必在饑寒困阨之所遭。方晏、寇諸公所作怨恨等詞，必有以寫其中之難言，而道宣其湮鬱。其于花月之形容、閨房之情致，毋亦在有意無意之間而已，豈必盡達者之言耶？余觀青藜之詞，其意蓋復如是。恐世以其遇之未必窮而遂悅其詞，漫焉不復覽其意，故爲叙之如此。

《明遺民詩》卷六 其先多貴顯，與兄庭聞俱有詩名。隱居吳門光福。《詩觀》：「青藜躬耕讀書，襟期高邈。」

《本事詩後集》卷七 曾傳燦青藜，庭聞難弟也。嘗招妓燕集，有「蕙葉籠雲垂寶髻，桃花吹雨入春幃」之句，膾炙人口。

《明詩紀事》卷二八 國初選家，王阮亭有《感舊集》，陳其年有《篋衍集》，錢牧齋有《吾炙集》，葉訒庵有《獨賞集》，鄧孝威有《詩觀》，陳伯璣有《詩慰》，曾青藜有《過日集》。《過日》雖不及《感舊》、《篋衍》之精，然搜採宏博，余此集勝朝逸民詩，實得之《過日》爲多。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曾燦》 曾燦，原名傳燦，字青藜，江西寧都州人。應遴子。有《止山集》。《江西通志》：傳燦與兄並工詞章，喜然諾。方國事

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一洗貴介才華之習，士論翕然歸附。乙酉，楊廷麟聚兵保吉贛，應遴計閩寇闔王總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會大清兵已克贛，乃解散去。燦後薙髮爲僧，奔走閩浙廣之東西。龔太常鼎孳，應遴舊同榜，愛其兄弟甚，勸燦出就舉，弗應。大母陳、母溫念燦成疾，乃始歸家謁省。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畊不出者數年。燦自幼有詩名，選海内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二十餘年，著《西崦草堂詩》。後客游燕市卒。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曾燦【略】江西寧都人，寧夏籍。與兄畹並以詩名，有二曾之目。所選海内名家詩曰《過日集》，人才略備。著有《金石堂集》。

《文獻徵存録》卷六　曾燦，又名傳燦，字青藜，侍郎二濂子。少負氣雄壯。章、贛之役，楊文正公嘗命監河東軍事。更歷患難，能以死任大事。及不得志，課耕自食其所獲。或浮沈江湖間，既與諸子講論易堂。《止山集》成，魏禧爲之序。其略曰：「止山爲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爲詩，工美多豔。及遭世變，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爲貴公子，裘馬自喜，好慷慨，緩急人。歷世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論昌黎《送李愿》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今予叙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乎此也。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佳年時閒，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而益工。予所以叙止山者，又不足爲定論也。其《在武林别葉子九往京口》詩云【略】。又選近人詩名《過日集》，人材略備。兄畹，字庭聞，初名傳鐙，字楚田，順治十四年舉人。好游，出入西北塞外二十年。禧謂其詩多秦聲。【略】。集名《金石堂詩》，與傳燦有雙丁之目。

《清史列傳・曾燦傳》　曾燦，字青藜，亦寧都人。明給事中應遴仲子。歲乙酉，楊廷麟竭力保南贛，應遴以閩嶠山澤間有衆十萬，命燦往撫之。既行，而應遴病卒，贛亦破，乃解散。尋祝髮爲僧，遊閩、浙、兩廣間，大母陳及母溫念燦成疾，乃歸寧都，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數年。後僑居吳下二十餘年，客遊燕市以卒。著有《六松堂文集》、《西崦草堂詩集》。

著録

曾倪《六松堂詩文集跋》　先君捐館于京師，倪兄弟遠隔萬里，終天之痛，無有已時。迨旅櫬歸日，于散帙中得遺稿數冊，檢閱之下，觸目心傷。念先君一生心力，具在文史。嘗蒐緝當代名人所爲詩選，成《過日》一集，價重鷄林，數十年傳播海内。其表微闡幽，藉先君以稱于時者不少。而身之遺稿殘篇無能剞劂，後日縱有歐陽子其人者，亦何從識之敝簏敗紙中，取而一表彰之乎？嗚呼，是可慨已！先君所著，集名不一，有《嗥中草》、《遊草》、《西崦草堂集》、《壬癸集》、《甲子詩》、《三度嶺南詩》，皆紀地編年，不無多寡，未免錯雜。今分其類而編次之，釐爲十四卷，總名《六松堂詩文集》。以先君昔日歸耕于此，自撰有詩文叙故也。考唐之李杜、宋之蘇陸詩體格最多，總欲志其忠孝節義之概，與其平生之所閱歷，瑕瑜並見，亦不厭其多耳。《六松堂》所録，僅十之三四，至末年所作一無存，不知遺失何處。倪學問無所得，虚擲光陰，顛毛種種，日坐窮山，饘粥不繼，兒輩荷鋤食力，家聲隕墜，無以報先君于地下，惟日夜于先人手澤繕録裝潢，以備世之採擇，猶宛覩六松策杖行吟時也。

藝文

徐釚《寄曾青藜》　我來皖口君先去，未及東風到柳條。不是飄蓬憐短褐，誰能詩卷壓歸橈。賞音慰奏桓伊笛（青藜選過日集登余詩甚夥），作客同悲伍相潮（去年同客吳門）。欲向匡廬尋舊隱，哀鴻飛雁莽蕭蕭。

潘耒《曾青藜見過留飲作歌》（存目）

朱彝尊《送曾（燦）之南海》（存目）

陳大章《哭青藜》　見說逃名采藥時，只今遼鶴是歸期。生前無處容彈鉄，地下何人更買詩？幾帙亂書裝故篋，一帆寒日曳靈旗。悽涼舊隱金精麓，應有門生爲勒碑。

王又旦

論述

《詩觀初集》卷六　黃湄寢食書史，嗜友若渴，故其詩沈毅而多眞氣。

姜宸英《過嶺詩集序》　然則給事之詩、之志，正其所謂不負所學者而已。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藹乎忠孝之情，何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天子誠得而諷詠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間，其爲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予粵游諸詠，予覽其大意，麤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故予於是編，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爲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予顧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朱彝尊《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　郃陽王郎婿羣雅，掖垣退食吟最工。關西作者僂指數，比於二李（檢討因篤明府念茲）誰撝雄。昨年使車踰嶺表，笙歌鹿鳴聽乍終。滿城象犀總不顧，迎潮直渡東官東。循州洞天福地兩，羅浮近與泉源通。晴峰四百三十二，一一捧出青蓮蓬。砂牀泥融坐啞虎，竹葉篆古書秋蟲。千年鹿跑草淺淺，五色雀舞花濛濛。盤游飯罷石樓去，羣仙或請銘新宮。偕行況有屈道士（大均），留題肯使蓂牆空。此鄉寶玉人所羨，珠圓貝紫珊瑚紅。王郎歸裝乏長物，僅束詩卷藏綵筒。解船下瀧指湖口，餘興復入匡山中。僧房五百恣登歷，短笻輕屐隨樵童。三條石梁貫員闕，一匹瀑布拖長虹。王郎得句轉清越，墨花漬壁磨鉛銅。攜來都亭曾幾日，傳抄奚啻十數公。要知能事久服習，矢人之矢弓人弓。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嗤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比聞王郎意亦爾，助我張目振凡聾。覽茲過嶺集百過，豈有瘢垢堪芟鬠。往時屈道士游越，山行水汎酬和同。自從判袂廣武北，十載夢寐懸江楓。沖虛觀前斗壇在，可有鄧嶽留葛洪。投詩王郎幷寄屈，惜無萬里南飛鴻。

王士禛《黃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道，聯爲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略】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湄漁人詩》一卷，一變而清眞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間，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爲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妥帖排奡」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窈泫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涘。蓋予束髮以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間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孫豹人，於楚交顧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與幼華爲友，後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杵臼間，在潛江，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略】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泛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溯《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

《漁洋詩話》卷中　郃陽王幼華（又旦）才最高。初爲詩趨古澹，後變而之雄放。自潛江令入爲給事中，乃斂才就法。七言古、五言今體多可傳。游太華、羅浮詩，尤爲警策。

又卷下　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眞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旦）都諫，皆能詩。【略】幼華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到汾脽。」亦無愧才子之目。（幼華詩本三首，皆佳，不具錄。）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王幼華如秋江夕照，雲物奇麗。」

延君壽《老生常談》　後之學東野甚多，卻要說是學杜、韓撐門面，最是可笑。如王幼華之「峽亂無全天」，非從東野之「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化出來耶？評者必稱爲學杜。

《雪橋詩話》卷二　郃陽王幼華，從孫豹人受詩。時輩下稱詩有「十子」之目。「十子」者：田綸霞雯、宋牧仲犖、丁澹汝澎、曹頌嘉禾、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葉井叔封、顏修來光敏、幼華其一。

《蒼龍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連山雲合而風鼓動之，眞有動搖之

勢。予遊黃山，觀雲海，親見之，作者先已寫出。

《自千尺嶂緣猢猻愁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亂峽無全天」十字，如出杜陵手。

《古鼎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焦山古鼎，爲嚴分宜取去。嚴敗，仍歸焦山。此從亂離後失而復得，所感尤大也。前半刻畫，亦見造句之奇。

《曉渡望鄂州》《漁洋詩話》卷中：五言如「月明飛夜鵲，江靜抱嘉魚」，「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此句亦古人所少。《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三四神勇。

傳記

朱彝尊《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湄。自曾祖結以上，爲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爲「孝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逵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茭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略】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比還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黃穉《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歙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悕矣。

汪懋麟《黃湄詩集序》 君抱異才，博聞強記，自其早年，已工五七字，而斷自甲辰，何謙抑也。初，君戊戌釋褐，涉江游吳、越間，蓋予識君之始。既領縣潛、沱，治行卓越，被召闕下，拜諫官，赫然多所表著。復需次，歸舍芝陽，讀書太史公祠下，草衣藁笠，蔬水一盂，見者不知爲官人。乘興再游漢上，旋歸山中。往來梁楚，所得益多。此則二十年間君出處之大概也。君爲人沉敏，與人交，訥訥無多語，及辨駁古今，揚抑騷雅，議論風發，不可遏抑，其才與學之異也。君所居縣，臨大河，去龍門才數十里，土高而風樸，人務耕牧，無賓客車馬之來，無紛華玩好之娛。山曰飛浮，卜子夏石室在焉。城曰夏陽，文王之妃太姒其墓存也。君讀書之暇，或登山臨城，歌吟嘯呼，吊南國西河之遺風，《詩》三百十一篇之義。仰思而冥悟，此君之自得於中者乎。

《顏氏尺牘姓氏考・王又旦》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湄，陝西郃陽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有《黃湄集》。【略】《陝西通志》：「又旦授潛江令。潛賦役偏重，摘發隱漏，逃亡過業。潛地居襄樊下流，漢水歷安陸下大別，每夏秋水漲爲患。又旦勸民趣視長堤屹然。湎逆告變，大軍駐荊襄，潛當孔道，羽騎絡繹，徭役茭芻，應時立辦。」

劉紹攽《關中人文傳・王又旦》 又旦，郃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傅，從季父學。季僅識字，與又旦說經，必先就鄰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旦復述，務肖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扑之。日課數千言，否亦扑之。其學爲最苦，然因以富。弱冠舉於鄉，令江南纔三十耳。豹人時居江都，從受詩，比入爲給諫，已能頡頏豹人。王阮亭評而鐫行之，曰《黃湄詩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王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湄，陝西郃陽人。

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工詩，與王阮亭交最深，京師稱「兩王先生」。有《黃湄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四引《國史館本傳》　王又旦，陝西郃陽人。少通經籍，力學砥節。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七年，選湖北潛江縣知縣。潛江處漢水下游，舊有長隄捍衛，盛漲之年，隄潰流溢，居民田廬常患漂沒。又旦躬巡隄防，先事豫治，漢水乃不爲患。邑中田畝租賦徭役苦不均，又旦爲區畫疆里，稽戶籍，察流亡，覈詭匿，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奸弊無所容，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亡悉復其所，縣大治。又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操縵軒以時講習。會軍興，縣當孔道，羽檄絡繹，又旦峙糗糧芻茭無後期。十四年，行取給事中。丁父憂，歸里，讀書中條山陰芝川之上。二十年，授吏科給事中。初，又旦之官楚北也，知漢水多決，屯營灣屯營爲荆州保障，決則爲害郡治，兼及鍾祥、荆門、天門、京山、潛江諸邑。向例諸邑合修此隄，事權不一，諸弊叢生，旋築旋潰。至是，又旦疏陳其弊，請令各治所轄，罷協濟以專考成，從之。二十三年，擢戶科掌印給事中，尋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嶺南物產繁富，比還，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界接番禺、清遠、從化三縣，崇山密箐，鳥道深阻，中通四省，賊窟盤占十八峒諸險，時時出沒，剽劫爲患。又旦覆命，疏陳其事，請建縣治、設官吏，上允所請。未幾，以疾卒於官。又旦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敦友愛。博學能文，尤工詩，兼綜唐宋人之長。著有《黃湄集》十卷。

著録

汪懋麟《黃湄詩集序》　郃陽王君幼華詩若干篇，濟南王先生刪定之矣，屬予序。詩凡七卷，其作於甲辰者，曰《山中集》，乙巳、丙午曰《涉江集》，己酉、庚戌曰《漢渚集》，乙卯、丙辰曰《京華集》，丁巳曰《芝陽集》，戊午、己未則續《漢渚》、《山中》，而仍其名也。今刪存其大凡，總名《黃湄詩》。

藝　文

胡承諾《送王黃湄明府行取入京》　寸錦非完章，片狐非全腋。感君褒郑儀，傾蓋似疇昔。素絲終不渝，衡言永無革。仰攀及俯拾，以此成金石。鳴鹿飲清泉，靈龜遊荷蓿。著書宣道論，敷文正學術。養疾契王微，窮鳥哀趙壹。揄揚許折簡，商榷資成帙。登高莫遠望，望遠使目瞽。結交依貴客，悰少別易遘。日出華薄暄，風過碧溪皺。浮雲爲前驅，款念迫車右。煌煌京洛遊，雲臺與霄既。彫組東方騎，鳴玉西園蓋。龍銜明月珠，鳳吐流蘇帶。迴首楚山青，疊出愁心外。大雅振鈞天，響並韶英馳。韶英感人深，登咸信在兹。過半塗愈峻，昔賢有良規。銘鼎虔三命，升車視五嵩。夙夜勤竹帛，久大以爲期。

納蘭性德《詠王又旦四首》　家承公輔貴，班列近臣高。閒氣標千古，清聲徹九皋。玉樓飛藻縟，仙樂奏雲璈。何遽觀齊物，丁年自解弢。於今推大雅，能不念修文。泛憂無遺物，高懷自軼羣。綠尊空玉露，縹帙散香雲。竟掩宣尼袂，傷心處處聞。

宇宙堪長歎，雄才更有誰。星精原久照，石火欻相移。甲第榮三策，勳名邁貳師。獨來賓館客，想像動餘悲。

夙昔頻相許，神交託此心。春風迷紫陌，夜月杳青岑。舊楊琴聲冷，新松劒氣陰。凄涼蒿里餞，援筆有哀吟。

李　符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香草居集》　符早受知於曹溶，得讀其藏書，又與朱彝尊等結詩社，故其學頗有淵源。詩則詞意清婉，似源出於

范成大，與朱彝尊等格又異焉。

沈濤《匏廬詩話》　吾禾三李，秋錦而外，唯分虎足稱二難。詩固抗行，詞則有過之無不及。分虎客閩中某官署，其夫人亦能詩，慕分虎才，因越禮。某官偵知之，召分虎與眷屬共飲。酒半，舁一巨棺，強兩人入之，遂葬後園。至今土人猶呼爲鴛鴦冢。袁香師聞之蘭泉少寇云。

朱彝尊《耒邊詞序》　予客大同，【略】李子分虎時時過從，相與論詞。其後分虎游屐所向，南朔萬里，詞帙之富，不減予曩日，殆善學北宋者。頃復示予近稿，益精研於南宋諸名家，而分虎之詞，愈變而極工，方之武曾，無異塤篪之迭和也。

《詞苑萃編》卷八引高二鮑評　《耒邊詞》，能掃盡臼科，獨露本色，在宋人中絕似竹山。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　詞從南宋入手，時多浮漫，分虎先學北宋，故無此病。又：余謂竹垞超倫絕羣，以匹迦陵，洵無媿色，餘子皆當斂衽。然而李氏武曾、分虎(符)，《耒邊詞》，沈氏融谷，覃九機雲競爽，咸籍幷稱。竹垞先登，蘅圃後勁，浙西風雅，允冠一時。就中而分虎尤勝。

《云韶集》卷一六　分虎詞疏快處似竹山，而一種精深雅秀之致，是又竹屋化境，其年、竹垞不可及矣，豈在武曾下乎。

《白雨齋詞話》卷三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又：二李詞絕相類，大約皆規模南宋，羽翼竹垞者。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爲勝。

《詞徵》卷六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出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此沈去矜說也。宋時嚴仁、嚴羽、嚴參，稱邵武三嚴。嘉興李武曾與其兄繩遠、弟符亦稱三李。可云前後輝映。

譚瑩《論詞絕句》　倦圃(秋岳)人歸有《耒邊》，朔南萬里倚聲先。反從北宋追南宋，朱十言誇殆未然。

《疏影・帆影》　《蓮子居詞話》卷二：耕客《耒邊詞》：「忽遮紅日江樓暗，只認是涼雲飛度。待翠蛾、簾底憑看，已過幾重煙浦。」寫帆影，眞入神之筆。《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吳子律(衡照)賞分虎《帆影》詞：「忽遮紅日江樓暗，只認是、涼雲飛度。待翠蛾簾底憑看，已過幾重煙浦。」謂爲入神之筆。予謂不若「荻渚楓灣，宛轉隨人，消盡斜陽今古。」其寄慨爲深遠也。《詞則・大雅集》卷五：繪影處妙有曲折之致。通首微嫌詞勝於情。國初諸公咏物之作，大半犯此病【略】此篇猶爲稍勝者。

《好事近》　《詞則・大雅集》卷五：情在言外。

《釣船笛十一首》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分虎又效朱希眞《漁父》詞填《釣船笛》十一首。如云：「少日是漁郎，老去便成漁叟。煙簑有時不戴，采江花簪首。」又云：「不去築魚梁，也不魚叉攜箇。風里一絲轉颺，便無魚也可。」又云：「生長在吳根，不與吳儂相識。只有粉絲飛到，聽沙頭吹笛。」言近旨遠，非徒賦《漁家傲》者。《云韶集》卷一六：分虎《釣船笛》諸闋，清虛高雅，張志和之亞也。又：眞高眞雅，眞不食人間煙火者。《詞則・大雅集》卷五：回頭是岸，熱中人讀之，冷水澆背。別饒姿態。於朱希眞外，自樹一幟。《白雨齋詞話》卷三：分虎《釣船笛》云：「曾去釣江湖，腥浪黏天無際。淺岸平沙自好，算無如鄉里。從今只住鴨兒邊，遠或泛苕水。三十六陂秋到，宿萬荷花裏。」別有感喟，於朱希眞五篇外，自樹一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一　李符，原名符遠，字分虎，號耕客，又號桃鄉。善詩詞，尤工駢體。有《香草居集》。

紀事

《自題行脚圖》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李分虎客洱海，逢碧雞山道士，謂前生是廬山種茶僧。虞山楊晉爲作《行脚圖》，自題云。

《滇南春詞》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蓋吳三桂建藩時作也。

《題王石谷桃鄉圖》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所居花南老屋，多種桃花，故又名桃鄉。王石谷作圖。藍謝青有卜鄰桃鄉之意，末章及之，以堅其約云。

《女冠子・燈市用蔣竹山韻》　《清詞玉屑》卷一〇：金陵亦有燈市，青溪佳麗，連袂踏歌，十里香塵，每多墜珥。【略】南俗於元夕迎厠神，即所謂紫

姑者，可決休咎，其風古矣。「落梅」句謂花爆也。分虎是作，蓋由黃兪邰、周雪客於是夕招飲燈市，因約以竹山元夕韻同賦。

《豐樂樓》《清詞玉屑》卷二：翁山好內，而屢失偶。李分虎嘗遇之石城，時翁山自秦載華姜將歸羅浮。後十年，復於石城遇之，翁山仍攜家來此，而閨人非復華姜矣。時翁山又買騎北行，分虎賦《豐樂樓》長調贈之，第三段云【略】，即述其事。華姜自秦數千里從歸，不永其年，尤翁山所痛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香草居集》 七卷，國朝李符撰。【略】是集後有其從孫菊房跋。稱所作詩詞刻於滇南者曰《香草居詩》，刻於金陵者曰《耒邊詞》，未刻詩詞曰《花南老屋集》，排偶之文曰《補袍集》、《後補袍集》。寄於容城胡具慶家，遂亡其本。《花南老屋集》亦僅存詩一冊。此集即菊房以《香草》、《花南》二集合爲一編。凡古今體五卷。第六卷以下爲詞，即所謂《耒邊詞》也。

《清朝名家詩餘》《耒邊詞》二卷。（清）李符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香草居集》七卷。李符撰。

藝文

《定香亭筆談》卷四 朱錫鬯《曝書亭集・送李符游滇詩》其一云：「畫裏分明廬嶽僧，雲峯有約十年登。江湖到處勾留住，看爾入山能不能？」其二云：「桃鄉一望水挼藍，擬結鄰居共釣潭。休信碧雞狂道士，閒拋老屋在花南。」初意「花南」字不過點綴趁韻耳，後考分虎詩詞曰《花南老屋集》，彌歎詩家用字，親切如此。

惲格

論述

顧祖禹《甌香館集序》 叔子既歷喪亂，少壯時，多與畸人俠士遊，常奔走千里，恍惚死生，他人色沮神喪，而叔子意氣如常。故其詩中多豪宕感激之什。

《今世說・文學》 惲格，【略】工詩文，通書法，畫尤絕倫。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南田工畫，山水、花卉兼擅，比之天仙化人。詩亦超逸，「毘陵六逸」中以南田爲上。

《隨園詩話》卷四 惲南田壽平之父遜庵，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某爲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頑而黠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托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幷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兒付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壽平佳句，如：「蟬移無定響，星過有餘光。」「送迎人自老，新舊歲無痕。」「只爲花陰貪坐久，不須歸去更熏衣。」皆清絕也。【略】其時，石揆僧與諦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諦暉：孰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文、沈、唐、仇窠臼，似惲優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惲正叔《雙鸚鵡詩》：「同夢可曾歸隴樹，呼名爭

擬變吳音。」可謂體物入細。其五絕澹遠。七絕時有幽怨之思。《曉起》云【略】。《月夜步城北故園》云【略】。《送楊生之無爲州》云【略】。《送周翼微入蜀》云【略】。五律如「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等聯，厲太鴻錄入《東城雜記》，且稱其《在東園柬毛稚黃》詩風致俊逸，可奪昌谷、玉谿之席。正叔與楊起文宗發、胡芋莊香昊、董大倫叔魚及陳鍊道柔唐、杜芑野稱「竹谿六逸」。芋莊詩所謂「隨地徂徠舊竹谿，酒乾坤借易爻齊。陶潛小寄篇篇有，不著山、王不阮、嵇」也。諸人詩清而薄，不及《甌香館》遠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四《聽松廬詩話》 惲南田畫冊論畫有云：「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余謂不獨畫爲然，即詩家、書家之妙，俱可互參，然趣可於筆墨上求之，韻必從書卷中得來，若無韻則趣恐墮入惡趣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瑣尾餘生痛客兒，雲林少日共披緇。毘陵六逸傳高詠，未許儒臣笑畫師。（惲正叔少時與姚端恪皆嘗寄迹靈隱。隨園述諦暉和尚之評，固是戲語，然正叔以其父效忠亡明，終身抱節，自儕遺民之列。其品概殊不可及。毘陵六逸，正叔名與楊起文埒。）

《新世說・巧藝》 惲壽平少年，山水學王蒙。既與王石谷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筌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牧仲嘗語人曰：「南田畫，暗中摸索，即能辨之。世多僞作。其至處必不可僞也。性甚欹崎，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則百金不能市一花片。所居甌香館，與倡酬者，皆一時名士。」

《月夜從愚庵大師陳際叔徐世臣湖干閒步》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三潭」十字，微妙可思。

《十四夜望月》 《隨園詩話》卷四：「平開圖畫含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眞乃自喻其筆墨之高矣。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惲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庵授之書，上口即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旗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留以爲子。遜庵既以緇衣得脫，偵知子在某所。其帥媕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事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剃染，留寺中而去。既歸，遜庵即褫其韜帽，易寬袍大袖，日加督課，學乃大成。遜庵爲復社遺老，學問節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翕集南田。張筵脂牽賓餞，成禮承志，曾無倦容。少時流離瑣尾，以畫鈒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煙雲萬態，多倣黃鶴山樵。既與虞山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渲染皺裂，別開生面。間作一蟲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書語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沒未十年，一縑之貴，購數十金。又不獨以筆墨重，重其品也。詩率幽渺淒戾，托寄遙深。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纔到春風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雅尚，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每舟車返，裝橐累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散盡。以故遨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其卒也，賴故人經紀其喪。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云。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惲格，字壽平，一字正叔，號南田，原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有《南田集》。格十餘歲，隨父遜庵崎嶇閩嶺，相失。帥某愛其聰穎，欲子之。遜庵偵知在某所，屬靈隱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祝髮留寺中。帥媕故佞佛，泣而去。南田少時，流離瑣尾，以畫鈒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本工山水，既與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性落拓，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五言摘句：「三潭弄浮煙，因風蕩爲水。」七言摘句：「芳草有心憐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又《望月》云：「平開圖畫含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七 惲格，字壽平，以字行，更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雲溪外史，亦稱東園客。武進人，日初子。幼年剃

度靈隱寺。書法得褚河南神髓，遒逸可愛。畫山水、花卉俱爲國朝第一。山水入大癡之室，秀潤天成。寫生本徐黃法，賦色之妙爲古今絕藝。工詩，爲毘陵六逸之冠。有《南田詩鈔》。

紀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惲壽平當甲申之變，與父相失，賣於杭州富商某爲奴。其父之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爲方丈，知之苦無救策。會三月十九觀音生辰，杭俗婦女于是日多至天竺燒香，過靈隱必拜方丈。諦暉道行甚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亦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探知頎而纖者惲氏兒也。即起而跪南田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蓄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之，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奉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婦懺悔，並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侍兒付諦暉而去。南田從此始脫虎坑。

《新世說·巧藝》 惲名格，江南毗陵人，自號南田老人。少年流離瑣尾，嘗爲某軍帥所獲，其父以計誘令出家，始得相聚。長，以父兄嘗仕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

《寄石谷》 查爲仁《蓮坡詩話》：惲南田（格）字正叔，善沒骨設色花卉。虞山王石谷（翬）亦以山水名家。凡二君片紙尺幅，海內爭購。壽平有《寄石谷》詩云【略】。二君襟期灑落，當不獨以丹青爲能事也。

《送滕子還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南田與兄相失於黃華山，故感及之。

《題拙修堂讌集圖》 《隨園詩話》卷四：惲南田少時受知王太倉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即赴，乃迫致蘇州，拘官廳所，明旦將辱之。南田以急足至婁水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不如。」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尚未五鼓也。守門者知爲相國，遽啓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之以歸。監司隨詣太倉謝過，乃釋。南田畫《拙修堂讌集圖》，題詩云：「花殘江國滯征纓，綠浦紅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抽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艱難抱子還鄉國，落拓浮家仗友生。只爲躊躇千里別，歸期臨發又重更。」

《贈莫十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莫君嗜古，精於天文，能驚外國使，能考璇璣、玉衡，而終于不遇，故作詩贈之。

著録

王相《清初十大家詩鈔》 《南田詩》五卷。（清）惲格撰。

《晚晴簃詩匯》卷三三 南田，【略】《六逸集鈔詩》五卷。【略】道光間，海甯蔣光煦別輯《甌香館集》十二卷，《補遺》一卷，雜采石刻墨蹟，以逮題畫小詩，或爲錄舊，或由依託，間恐誤收，其例言已自著之，未爲善本。

金武祥《粟香五筆》 惲南田先生遺詩及畫跋，最備於海昌蔣君生沐道光戊戌所刻《甌香館集》十二卷，又卷首、卷末兩卷，光緒七年武昌書局重刻之。余近見周君莼沚所刻《松煙肥研齋惲帖》云：得先生手錄詩稿一百七十二首，刻成於咸豐甲寅。其詩多有出蔣輯之外者。

《清史稿·藝文志四》 《甌香館集》十二卷。惲格撰。

雜録

《今世說·文學》 惲正叔與鄒程邨同客湖上，鄒向惲誦王丹麓不去口。後惲數過王，見其兀坐一室，時時握管摻纂，志在千古。歸與鄒言，交嘆爲奇士。

《雪橋詩話》卷一 惲正叔《湖上別朱朗詣》詩：「海風鳴枯桑，白日下西陲。征人策駑馬，躑躅城之隅。我馬不遑留，與子當睽違。去路何迢迢，攬轡立踟躕。豈無夙昔好，千秋非所期。豈無平生親，金石將見疑。榮名人所慕，明義衆所訾。荷子衷眷言，脈脈中心知。未能致區區，何以言乖離。白

雲悠然歸，天風來御之。遵途有徂轍，馳景無停暉。山川詎云遠，齊願寧久睽。黽勉嗣徽音，慰我長相思。」朗詣名士稚，世居山陰怪山下，明大學士謚文懿賡孫，與張宗觀朗屋最善，時號山陰二朗，門人私謚貞毅先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溪雲外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搆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煙，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托雅尚。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面，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弟子馬扶羲字元馭，得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張浦山先生曰：「京口笪侍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滸，尊酒話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即爲侍御寫之。翌晨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題詩八章。侍御爲文記之。一時傳爲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藝苑增華。其高懷逸興，迄今猶能想見也。侍御名重光，順治壬辰進士，號江上，善山水。著有《書筏》、《畫荃》，曲盡精微。

又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銘誌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進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先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王廣心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先生經義雕鏤黼績，時作駢體，而韻語疎暢條達，不以一律拘。賢者，故不可測也。

《國朝詩話》卷一　雲間王農山（廣心）詩秀氣成采，長篇如《大梁行送林平子》，韻致彷彿梅村。七言近體佳句，如《冬至》：「東堂宦興銷殘雪，南國鄉心散早梅。」《送向西崑奉使還蜀》：「亂後草堂江燕在，春來劍閣杜鵑鳴。」《挂劍臺》：「交情生死精靈在，劍氣山川日夜浮。」《夏日集雙壽堂酧魏惟度》：「海角斷虹殘雨後，城陰洗馬晚涼時。」《春寒》：「新綠市橋楊葉短，亂紅山寺杏花殘。」可換凡骨。先生繞膝三鳳，黼紱昇平，鍾毓固有自云。

《問花樓詩話》卷三　王廣心字農山，華亭人。詩曰：「鶴髮仙翁萬里姿，當年歷歷聖人知。伏波內殿曾圖米，召伯甘棠足畫祠。挽去鹿車春荏苒，種來庭樹玉參差。相逢尚有吳門侶，一入崑山採石芝。」農山成進士，未登仕版，工制藝，與尤西堂齊名。歸愚宗伯謂其「雕鏤黼績，瓌奇古豔，幾社風流，至是而極」。是詩「伏波內殿」、「召伯甘棠」云云，蓋總括先方伯平臺召對，定州遺愛。農山不以詩名，詩卻工緻，才人之筆，信不可測也。

《制義叢話》卷八　文曰：華亭王農山（廣心），雖成進士，而未登仕版。年十八應府試，以「上下與天地同流」題文冠其軍。其驚才絕豔早發如此，傳稿瑰奇古豔，幾社流風至是而極。沈歸愚宗伯謂其經義雕鏤黼績，特爲駢體。而韻語疏暢條達，不以律拘賢者，固不可測然。如「比及三年」三句題文，又何嘗不疏暢條達乎。乃華亭王氏盛極一時，而以制義傳者，獨農山也。可易言制義乎哉。按農山文自以《緱蠻黃鳥》篇爲絕調。今之學尤王派者，皆但能襲其貌，而不能得其神也。

《後拙政園歌》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吳梅村《拙政園歌》悲涼頓挫，一時傳誦。此園後歸王某。張升衢極言其締搆精工，歌舞並絕，不久化爲冷煙蔓草。王農山爲作《後拙政園歌》，抒寫盛衰之感，亦可傳也。

《壽陸方伯》《問花樓詩話》卷三：先方伯公退居林下，年逾古稀，梅村祭酒以同里素交，爲詩稱祝。【略】於時桐城方拱乾、華亭王廣心皆有作。【略】(王廣心)詩云【略】。是詩「伏波內殿」、「召伯甘棠」云云，蓋總括先方伯平臺召對，定州遺愛。農山不以詩名，詩却工緻，才人之筆，信不可測也。

《送董蒼水遊楚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非貶柳州、伏波，勸其勿躁進，勿戀勳名也。前輩立言，每不以頌而以規。

《大梁行送林平子》《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大梁自流寇決河灌城後，王孫俱爲波臣，臣民可知矣。登高眺覽，百感茫茫。而以看少室，吊侯嬴作結，想見作者胸次。

《送向西崑使蜀》《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中兩聯俱憑吊古人，前用虛寫，後用實寫，不覺其犯。

《直方夜過憶卧子談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直方即宋轅文。見談詩之言同，而立身立名各行其志也。當於言外思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王廣心，字伊人，號農山，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御史。有《蘭雪堂詩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王廣心》 伊人巡視京、通二倉釐，剔漕政之弊，疏凡三十餘上，清操凜然，雖大猾不敢撓。

梁清標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蕉林詩集》（梁清標）詩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諷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後，則沨沨乎春容之音矣。

申涵光《蕉林集詩序》 詩至濟南而調始純。空同才大，不屑檢繩尺，跼語梗詞，龐然並進。濟南極意鍛煉之，使一叶宮商，誦之娓娓，聲中金石。故自唐以來，語音節者，以濟南爲至。後之學者，莫能過也。乃其黃金白雪，自立蹊徑，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滿目蒼黃，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靈，障於浮藻。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內所詬詈，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苟非和平中正，折衷於羣賢，以云無弊，不亦難乎。吾讀大司馬玉立先生詩，蓋眞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累葉卿相，早年射策，爲貴近臣，可謂得志通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牙籤萬軸，手自讎校，時時引我輩布衣，爲文字之飲。耳熱劇譚，縱橫千古。然叩其集，輒唯唯。間出一二篇，皆高渾壯麗，如盛唐早朝諸作。叩其全，復唯唯，以爲先生拒我歟。已而，有知先生實未始刻其集。嗟乎，即是而先生之人之詩，皆可知矣。薦紳先生之作，自以爲可，誰復言其不可者。一字脫稿，諛者四至。不崇朝而布國中。先生以詩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歟。今秋來都下，始示我《蕉林集》。蓋亦簡十之二三而刻之者。寒夜挑燈，把酒快讀，其音純宮，鏗鏘頓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習。體物遂情，一唱三歎，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覩宮闕，如覩威鳳在霄。濟南、竟陵，不得以一家名，而皆掇其所長，棄其所短。吾所云善折衷者非耶。滹沱、恆嶽之間多偉人，其詩文莽莽汩汩，得山川之助。讀《蕉林集》亦可以得其概矣。

汪懋麟《蕉林詩集序》 蕉林者，今戶部尚書梁先生讀書之屋也。先生生平好學，喜積書多至數十萬卷，日流覽其下。初由文學侍從，歷官吏部侍郎，領兵、禮、刑、戶四部尚書事。功業垂數十年，偉然矣。當其在史館也，有纂述、紀載、謨誥之文。及領部事，進賢退不肖，征伐，制作明刑，定賦，出入周官之書，釐爲成憲，見之章奏，播之天下，可師可法。則先生之治教政令，即先生所爲文。先生所爲文無一不洽於治教政令。故其得於心，發而被之事，罔不善也。被於事，引而書之策，罔不善也。二帝三王之書，政也，而文在焉。《詩》三百十一篇，文也。而政在焉。是故古之君子，積其學，施於事，無意爲文，而文爲天下之極。彼陋者無所積，適焉否焉，泥焉流焉，逆於心，詩於事，而猶日孜孜爲文，穿鑿藻繪。雖欲善，烏得而善乎。先生所著非一書。凡涉國家大政者，絕不示人。而世所得而見者，唯其詩而已。懋麟出先生門，受知爲獨深。嘗假館邸第之東，日夕侍。竊見退朝之暇，一几一硯，下簾匡坐，四方以屏幛紈素來乞，或郊勞、餞送、燕享、贈答、點筆揮灑，捷如風雨。賓客繞席，笑語不廢。一落紙即傳誦。都

下羣以爲莫可及。非先生之所積有固然邪。先生嘗爲懋麟言：「余世家子，又早達，黍竊六卿已二十年，遭逢盛世，幸四體壯盛，生不識藥物，得天不可爲不厚，偶然而爲詩，不過舒余所欲吐，詎能矯情飾志，謬托爲幽憂愁歎之言，以與天下文學顧領之士，校工拙哉。」以故先生之詩，本於學問，出以和平，雍容，渾浩，博通於諸大家，而不得執一以名。《詩》有之「穆如清風，其風肆好。」先生之謂與。

徐釚《蕉林詩集序》　《蕉林詩集》凡古體詩幾卷，計若干首，近體詩幾卷，計若干首，大司農眞定梁蒼巖先生著也。先生勛業文章，光耀史冊，薄海內外，無弗奉爲間世偉人，乃於從容退食之暇，後堂絲竹，一切屏絕，簾閣焚香，翛然獨坐，吟弄篇什，多至等身。先生從子冶湄使君，不欲秘之，請先生前後諸稿，彙而刊諸武林，囑釚校訂，釚得授而卒業焉。伏讀之凡十日。起而嘆曰：「嗟乎，此盛世之元音也。夫四始六義之肇端，昉於唐虞《擊壤》之歌、南風之操，故其時命夔典樂，而繼之以神人和言獸舞。此極盛之化，與禹、皐、稷、契共成堯舜之治也。乃當時禹爲司空，契爲司徒，后稷爲農官，皐陶作士。雖都俞吁咈萃於一堂，而賡歌喜起之風，惟舜與皐陶一見諸稽首颺言之際。」今先生一爲司馬，再爲司寇，爲宗伯，爲司農，凡兵、農、禮、樂諸大政，爲國家所宜因革損益者，先生以一身肩之，用佐聖天子致治，與唐虞媲隆。其所以宣鬱而達情者，一一於詩寄之。不假后夔之典樂，而神人協和，百獸率舞於以薦之郊廟，奏之朝廷，有不於先生是集鳴其盛乎。若區區究詩格之崇卑，論氣體之正變，以爲近可凌轢北地，濟南，遠可追踪少陵、摩詰，是猶以詩人目先生也。予小子則烏乎敢。

又《蕉林詩二集序》　吾師蒼巖先生立朝垂四十年，其所閱歷事故多矣。唯能立志堅定，崇尚和平，於經國大業之餘，退食蕭然，輒爲詩歌以自適。所著《蕉林集》數十卷，小子釚於十年前曾效校讐，以傳海內。今復出二集詩見示，凡讌享贈荅、郊勞餞送諸作，無不本此忠君愛國之心，而體諸興、觀、羣、怨之旨，故其辭之所至，皆可以厚人倫，敦風俗，推而極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後止。豈非詩之極盛哉。然悉由先生人品學術之正爲之也。釚以草茅愚賤，遭逢殊遇，拔置禁林。尋至不才，遷謫重負國恩，方將荷鉏戴笠，高卧荒江寂寞之濱，尚烏敢與當世言詩。第手執先生一編，爲之吟誦，朝夕以求其性情之所至，是亦可爲耕鑿餘生，詠歌堯舜者之一助矣。

《本事詩後集》卷八　汪蛟門舍人曰：棠村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奕矣，猶篤學不倦。每退朝，卽簾閣靜坐，嘯詠自娛。所著詩古文，傳頌遍海內。閒爲小詞，必奪宋人之座。與吳祭酒梅村、龔宗伯香巖竝傳。嘗構蕉林書屋，自題絕句云：「半船坐雨冷蕭蕭，彷彿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聽處是芭蕉。」又云：「淡煙晴日滿簾櫳，春色依依上小紅。客爲看花頻載酒，海棠開否問東風。」

《居易錄》卷一三　八月初一日，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梁清標卒于位。公眞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卒年七十二。無謚。公與故大學士大名成公克鞏、寶坻杜公立德，皆直隸人，又皆癸未進士。至是前後卒。公早登館閣，拜大司馬。年未四十，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康熙戊辰，以兵書大拜，在相位甫三年。公精賞鑒，蒐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于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風流宏長，歸然爲鉅人長德。予順治中，未弱冠，偕計吏入京師。公與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知之尤深，在禮部、戶部爲郎日，又爲公屬，每放衙吏散，必引與論文章，究風雅，相期在吏牒之外。龔公以癸丑厭世，又十九年而公卒。（公家世翔貴，甲于河朔。曾祖夢龍，明吏部尚書謚貞敏。兄清寬，吏部侍郎。從兄清遠，吏部侍郎。公亦以吏部侍郎拜兵部尚書。祖孫兄弟四入吏部，前後相望，縉紳榮之。）

《今世說・德行》　梁蒼巖教子弟，家法醇謹，雖步履折旋進退，必合規矩。自理學、經濟諸書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覽。然必使涉獵詩詞，曰：「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俾識古人，美人香草，皆有所寄托也。」

又《容止》　梁蒼巖襟期瀟灑，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汪懋麟《棠村詞序》　今大司農梁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奕矣，猶篤學不倦。每退食卽簾閣靜坐，嘯詠自娛。所著詩古文，海內傳頌已久。間爲小詞，必奪宋人之席。每一篇出，藝林競相傳寫，何暇且能歟。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文章在史館，政事在天下，安用此小技爲也。懋曰：不然，昔晏元獻、歐文忠爲宋名臣，其所建樹與所著作，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詞，歌咏人口，至今不廢。蓋大君子之用心，不汩汩於嗜欲。政事之暇，寄閒情於詞賦，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松陵徐子電發，梓公《棠村詞》一卷，合龔大宗伯《香巖詞》並行於世。以懋受業於公，屬

爲序。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梁冶湄曰：叔父家法，自理學經濟諸書外，稗官野史，不許子弟流覽。然使其涉獵詩詞者，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使知古來美人芳草，皆有寄托也。故得從閒窺觀《蕉林集》，凡樂章小令，必一一從紬素間誌之。

《詞苑萃編》卷八引陸蓋思評　棠村詞極穠豔，而無綺羅薌澤之態，所謂生香眞色人難學也。

譚瑩《論詞絕句》　塗澤爲工足寄情，生香眞色殆分明。海棠開否芭蕉綠，一品官閑獨倚聲。

《詞壇叢話・清初諸家》　國初諸老之詞，論不勝論，而最著者，除吳、王、朱、陳之外，莫如棠村。

《云韶集》卷一四　棠村詞，風流秀麗，猶勝叔原，但風格微遜。

《白雨齋詞話》卷三　梁棠村詞尙穠豔，語必和平，自是福澤人聲口。然論詞未爲高妙。

盧前《望江南》　綺羅態，穠豔不相同。好是蓋思評騭語，生香眞色定詞宗。玉立有家風。

《古意》　《國朝詩話》卷一：眞定梁公（清標）《古意》絕句：「邊城戍卒枕琱戈，草白沙黃獵騎多。報道將軍行塞外，層冰夜渡黑羊河。」以擬唐人，在高適、李頎之間。

《王鐵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表其忠勇，而惜其失身。此最持平之論。

《送張仲若司馬開府雲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比「幽州白日寒」更進一層。

《送張伯珩同年按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第四語即龔遂治渤海之心。末言蜀道非難，尤得立言之體。

《過徐河橋》　兪陛雲《吟邊小識》：人在客途中，舊地重過，風景依稀，而人事遷變，每低回不去。梁蕉林相國《過徐河橋》詩云。《蕉林詩集》，魏文毅稱其高華矜貴，申堯盟稱其如披春風，如觀宮闕。此詩獨婉約含情，不似金華殿中人語。

《皖江阻風得貝家書》　《詩觀二集》卷二：人知公擁節南游，以爲榮適，而不知懷抱有難遣者。「閒羨里中兒」，固非誑語。

《生查子》　《詞則・閑情集》卷三：棠邨詞工麗婉雅，自是福澤人語。

《菩薩蠻》　《詞則・閑情集》卷三：宛轉有情。

《一剪梅・閨夜》　《詞則・閑情集》卷三：精工秀麗，與梅村《醉春風》次闋異調同工，然皆不免失之纖冶。又，詞意溫雅。鄒程邨輩獨賞其末句，何也？

《應天長・刺繡》　《詞則・閑情集》卷三：「偏髻」五字，尋常姿態，卻是先生道得眞，使無情處都有情也。

《蝶戀花・和漱玉詞》　《詞則・閑情集》卷三：此詞絕雅麗一時，京師盛傳呼之爲《王桐花》。

《菩薩蠻・迷藏》　《詞則・閑情集》卷三：於無人處繪情狀。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又號蒼巖。直隸眞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清朝官至保和殿大學士。精於鑒賞。所藏法書、名畫甲天下。刻《秋碧堂法帖》，有《蕉林詩集》。

《清史列傳・梁清標傳》　梁清標，直隸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福王時，以清標曾降附流賊李自成，定入從賊案。本朝順治元年投誠，仍原官。尋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十年五月，遷詹事。閏六月，遷祕書院學士。十二月，擢禮部侍郎。十一年，敕賑直隸八府災民。清標與侍郎祝世允分賑保定所屬二十州縣，三衛一所，幷順天府屬騰驤、永清二衛屯丁之在保定者，還奏稱旨。十二年，調吏部右侍郎。奉詔陳政事得失，清標疏言：「民生休戚，繫乎牧令。請令督撫重視州縣官，勿使疲於趨承；假以便宜，俾興利除害，無或掣肘。臺臣職居言路，舊有部郎改授之例，宜令各部堂官擇端方讜直者，與卓薦州縣各官，一體考選。吏部掌人材進退，宜於選、功二司，設記功、記過二簿，於序俸陞選中，仍分別察核，以昭懲勸。山林隱逸，屢奉詔薦舉，未有應者，請敕九卿公舉數人，禮聘入京，召見咨訪，以收旁求實用。」下部議行。是年，轉左侍郎，以本生母喪歸。十三年四

月，遷兵部尚書。八月，同尚書衛周祚等奉敕督賑順天府屬二十七州縣。十六年，海賊鄭成功由鎮江犯江寧，給事中楊雍建疏言：「海氛告警，宵旰焦勞，樞臣職掌軍機，於地形之要害，防兵之多寡，剿撫之得失，戰守之緩急，不發一謀，不建一策，僅隨事具覆，依樣葫蘆。不曰今應再行申飭，則曰臣部難以懸擬。既不能盡心經畫，決策於機先，又不能返躬引咎規效於事後。請天語嚴飭，以儆尸素。」詔兵部回奏。時尚書伊圖奉使雲南，清標同侍郎額赫里、劉達、李棠馥疏辯：「自有海警以來，凡調發機宜，隨時斟酌，審勢議覆，未敢依樣葫蘆，因循推諉。」得旨：「樞臣職司戎務，調度機宜，盡心籌畫，方爲不負委任。此回奏巧言飾辯，殊不合理。著再回奏。」於是自引咎，下吏部察議，三侍郎皆降二級，清標降三級，各留任。十七年二月，京察自陳，諭曰：「梁清標經朕特簡，畀掌中樞，自當殫竭心力，以圖報效。乃凡事委卸，不肯擔任勞怨。本當議處，姑從寬免。其痛自警省，竭力振作。」五月，上以歲旱，令部院諸臣條奏時務。清標與李棠馥疏言：「兵馬往來之地，應用米豆、薪芻、牛酒、羊豬，及鍋剪、槽椿諸物，上官取諸下司，下司取諸民間，賠累無窮。又奸民捏告通賊謀叛，蠹役貪官借端取貨，生事邀功，致善良受害，應俱嚴行敕禁。」得旨：「所奏上官取諸下司，下司取諸民間，及借端取貨，生事邀功，著確指其人。」於是復奏：「邇年地方官藉兵馬往來，濫派民間，則有丹徒知縣陳經筵、合肥知縣岳呈祥等，爲巡撫張中元、總督蔡士英所劾，藉通賊謀叛名，魚肉平民，則有桐城知縣葉桂祖、常熟知縣周敏等，爲給事中汪之洙、巡按何元化所劾。其未經劾奏者，不知凡幾，故請旨敕禁，懲前以戒後。」疏下部知之。康熙五年，調禮部尚書。六年，充會試正考官。旋遇京察，革職。八年，輔政大臣鼇拜以專擅獲罪拘禁，詔復前此無故黜革諸臣原官，清標預焉。十年，補刑部尚書。十一年，調戶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請撤藩歸遼陽，命清標往廣東，經理藩屬遷移事，旋以逆藩吳三桂反，仍敕可喜留鎮，清標還京。十八年，給事中姚締虞請寬科道糾劾不實處分，許以風聞言事。上召詢九卿等，清標奏曰：「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風聞。恐有藉稱風聞，挾私報怨者，是以定有審問全虛處分之例。宜如舊。」上是其言。二十一年，命九卿等議改強盜不分首從皆斬例，刑部尚書果斯海等議盜犯爲從者免死。清標與左都御史徐元文等謂宜循舊例，別爲一議。上召詢清標，奏曰：「法外施仁，原屬至美之事，但強盜皆係兇惡，難分首從，或罪果可矜，間行寬減，應出自特恩。若預定一例，則將僥倖於不死，而愈恣爲盜。」上曰：「朕因每歲盜案，處決甚多，究其所劫之物甚微，豈盡甘於爲盜，或以飢寒所迫，深爲可憫，故與爾等商之。今所言極是，當仍舊例，別思弭盜良法。」二十三年，命以戶部尚書管兵部事。二十七年，授保和殿大學士。是年，湖北巡撫張汧貪婪事覺，清標曾保舉爲布政使，部議革職，得旨，降三級，留任。三十年，死。遺疏入，得旨：「梁清標簡任機務，宣力有年，勤慎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下部議，賜祭葬如例。所著有《蕉林文集》。

紀事

《九朝新語》卷一五　梁清標臨終囑其子曰：「我死必請靈壽令陸君志墓。」如其言，固請陸，終不許，以其身事二姓也。

《望江南五首・鄉思》　《詞苑叢談》卷五：滹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南》數調云【略】。情致如許，讀之頓令人懷想趙郡風物。

《洞庭春色》　《詞苑萃編》卷一七引《詞苑叢談》：嶺南之役，變亂恍忽，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定變也。

《春風裊娜》　《詞苑萃編》卷一七引《詞苑叢談》：王胥庭司馬張伎設讌，棠村梁公賦《春風裊娜》云【略】。時華堂竹肉間發，聽歌者唱至「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酒，快聚良朋」之句，舉座起舞。

《菩薩蠻》　《詞苑萃編》卷一七引《西堂雜俎》：僕嘗客恆山，梁司徒公出家伎佐酒，僕於座上演《清平調雜劇》，即令小鬟歌之。公賦《菩薩蠻》詞云【略】。座客爭爲傳唱，極歡而罷。

《滿庭芳・觀女伶演淮陰故事》　李調元《雨村詞話》卷四：女伶，即古舞

妓也，惟江左最盛，今俱禁絕。晉之大同尚有之。梁蒼巖大司農《棠村詞》有《滿庭芳・觀女伶演淮陰故事》云【略】。尤悔庵侗云：女伶，晉妓文玉也。戊申，予在宗伯齋頭觀演此齣，作《南鄉子》贈之，有「錦繖將軍小黛娥」及「春草江南細馬馱」之句。宗伯頗爲稱賞。

《春雲怨・閨怨》《詞苑萃編》卷二《閨怨詞》引王士祿評：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村「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蕉林詩集》國朝梁清標撰。【略】所著詩稿，各以古近體爲分，不列卷次。

汪懋麟《蕉林詩集序》（梁）先生之詩，無慮數十卷。湮自祕匿其鋟版，版以行者皆出於門生屬吏。南北本各異，非先生意也。今從子承篤官錢唐，乃彙前後諸刻與吳汇徐子電發，校而梓之。

魏憲《清百名家詩》《梁蒼巖詩》一卷。（清）梁清標撰。

聶先《百名家詞鈔》《棠村詞》一卷。（清）梁清標撰。

《清朝名家詩餘》《棠村詞》三卷。（清）梁清標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棠村詞》三卷。梁清標撰。

藝文

魏象樞《元日燈下讀梁蒼岩尚書蕉林詩集（庚申）兩首》 八載京華歲事頻，故鄉風物與誰親。茅田酒社仍多故，畫閣僧廊不是眞。曲奏高山應大雅，才空北海自幽人。披襟命燭三更讀，却憶冰川得後身（蒼岩祖冰川先生著有《詩式》行世）。烽火樓船海外征，湘湖妙計未分明。舒眉幸見朝天侶（時高念東入都），入耳空聞擲地聲（法黃石留詩《歸里》）。直任紅塵遮旅巷，居然白雪動春城。頻年學步誰能得，老將登壇已素傾。

施閏章《奉贈梁大司農棠村》 中朝曳履荷宸思，復有懸書在國門。楚粵軍儲時仰屋，應劉詞客夜開尊。多才歷徧諸曹長，秘本看餘萬卷存。歲儉繭絲民力盡，含情賑貸向誰論。驅車曾到尉它城，粵嶠爭傳陸賈名。玉節坐銷豺虎亂，塗歌時和鷓鴣聲。漢廷錢賦增緡算，禹甸關山尚甲兵。天下安危公等在，猶煩推轂及書生（公曾持節使粵，有《嶺南集》）。

查慎行《壽大司馬梁玉立先生四首》 兩朝元老出名賢，身繫安危四十年。同日蒼生多屬目，向來黃髮少隨肩。金甌社稷銷兵裏，玉斧關河聚米前。如此皇圖資坐鎮，何煩書案更籌邊。萬騎塵清萬里風，殿廷次第與論功。兒童往往知司馬，貢使年年問相公。排闥山光迎劒戟，傍簾燭燄吐長虹。太平別有經綸業，無用陰符置篋中。盛事雕橋紀一時，壽槐千歲尚虬枝。贊皇世業平泉記，樞密新堂畫錦詩。無價鼎彝歸賞識，有人書畫乞題辭。官高依舊風流在，不愧人稱海鶴姿。尺五天低韋杜城，文星長傍禁垣明。每因餘論諳前事，雅有虛懷接後生。閣上麒麟圖早識，座中鸚鵡賦難成。（謂丙寅春公召飲事。）從今一上生申頌，感激曾蒙記姓名。

尤侗《輓梁清標（二首）》 翟弗魚軒帝澤饒，夫人荆布自蕭蕭。縫裳餘馥留刀尺，繡佛清齋遠市朝。炊臼夢回無限恨，椒花頌絕可憐宵。帳中月冷魂何在，環珮珊珊似可邀。相莊十載臥中林，何事凄凉寶瑟音。共說高柔輕仕宦，遽令孫楚動哀吟。遺桂著壁空帷淚，暮雪挑燈遠客吟。我亦曾經傷落葉，把君詩句更沾襟。

徐釚《哭眞定相國蒼巖梁公四首》 熙時元老寇儒宗，秘殿常參儼肅雍。辛苦調羹和丙魏，委蛇補袞接夔龍。烟雲已自憑圖畫（公所藏圖史最富），勳伐猶堪勒鼎鐘。最憶蕉林閒退食，舉朝水火獨從容。幾年開濟重巖廊，憂國時看鬢似霜。不是孤忠扶社稷，誰令四海樂耕桑。兩朝前席勤三殿，萬里驚心詔五羊（三藩之撤，公奉命粵東，獨成禮而回）。北望還憑精爽在，好依弓劒侍章皇（公爲尚書四十年，受知世祖章皇帝最深）。傳來箕尾赤霄行，痛哭猶懷愴別情（丁卯三月余左遷南歸，公賦詩言別，語多鄭重）。髣髴衮衮添白髮，低徊蠟屐起蒼生。一身已自安遷謫，五嶽何曾嘆不平。慚愧師門無補報，惟餘雙手種蕪菁。自被甄陶拔草萊，臨分猶惜爨餘材。幸逢天上新調鼎，稍慰江邊舊暴顋（公枚卜在余歸田之後）。狼籍每思茵屢吐，掃除曾記閣重開。可憐門館酬恩地，有淚無從滴夜臺。

又《洞庭春色・題棠村詞遙爲大司農蒼巖先生壽》　學海詞源，功名勝矣，足並千秋。看曹劉沈謝，迺公驅遣，夔龍契稷，于帝旁求。累葉金貂連鳳闕。那便少、車前擁八騶，經綸展，啓沙隄黃閣，一半丹丘。滿座鄒枚賓客，較才雄、誰似君侯。記尚書紅杏，金荃蘭畹，坡仙鐵板，玉宇瓊樓。暫借度支元補袞，更頭黑、三公笑白頭。逢洗沐、坐蕉林書屋，細勒銀鉤。

陳維崧《壽大司農梁蒼巖先生四首》　春生臘底色昭融，雙戟懸弧屬上公。憶昨尚書持虎節，去頒天語靖鮫宮。千官祖帳桄榔黑，百粵迴颸荔子紅。手定蠻荒勳不細，親勞玉陛響彤弓。　狼烟蟹霧未全收，辛苦中原百二州。萬竈熊羆喧壁壘，一軍蟻蝨上兜鍪。時艱眞倚防邊將，歲紲頻紆仰屋籌。誰訴閭閻貧到骨，司農今是富民侯。　白日黃河百戰場，昔年使節下睢陽。寒門有弟嗟秦贅（四弟子萬爲侯朝宗婿，時僑寓商邱），高誼煩公問楚狂。一讀幾回增感激，千山萬水劃蒼茫。髻毛衰颯馮唐老，今日方瞻數仞牆。霞漿瀲灩汎璃巵，爭唱棠村自度詞。多恐人間無此曲，從教月底任人吹。銀箏九疊翻宮本，紅燭三更寫色絲。歌罷青陽屏後轉，露桃催放莫嫌遲。

汪琬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堯峯文鈔》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于七子，纖佻于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寧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稱爲最工。宋犖嘗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雜縱橫，未歸于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于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歸，無愧色也。琬性狷急，動見人過，交游罕善其終者。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類，故恒不滿人，亦恒不滿于人。與王士禛爲同年，後舉博學鴻詞時，乃與士禛相忤。其詩有「區區誓墓心，豈爲一懷祖」句，以王述比士禛。士禛載之于《居易錄》中。又與閻若璩議禮相詬，若璩載之《潛邱札記》中，皆爲世口實。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則弱者不敢，強者不屑，不至于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亦不能久相持拄。士禛詞章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趙執信及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

《清史列傳・汪琬傳》　汪琬少孤，自奮於學，銳意爲古文辭。古文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敝極。國初，風氣還醇。一時學者，始復唐、宋以來之矩矱。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於「六經」，瀕瀚疏暢，頗近南宋諸家。廬陵、南豐固未易言。接跡唐、歸，無媿色也。其叙事尤善一時，公卿誌、銘、表、傳，必以琬爲重。詩則兼范成大、陸游、元好問之勝。少年所擬六朝、三唐諸體，則夷然棄之。嘗歎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褒譏不少寬假。又性卞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嫚罵人。鈍翁，琬號也。然坦率無城府，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遇其服善處，不難俛首至地。常語人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此。」

侯元涵《汪苕文詩序》　吳郡之詩，往往喜談神理，紲於格調。雖有精思，未協雅則，予竊病之。寓吳門，與苕文汪子相好也，相與微論其事。夫神理者，猶人之有體骨也。格調者，猶人之有衣冠也。衣冠既飭，而體骨不具，猶芻靈耳。今吳中之詩，人道立矣。所疑者格調之文質、法古與自用之別也。夫同類之智，必有殊能。一藝之工，必有詣極。故梓匠之有輸班，車馬之有良造，麗色之有毛嬙，至治之有陶唐，人倫之有尼父。神明之極，治爲矩矱。詩亦猶是也。五言至《十九首》而無加，樂府至三曹而獨出。今體至王、岑而極工，歌行至李、杜而備美。極百家之決驟，莫能跨尺寸而上之。昔李空同嘗以法古之說，倡於宏、正之間。綿綿延延，不百年而大肆於王、李。學者靡然向之。其弊至於取青妃白，摹擬摽賊，望之罔然，即之無有，

球之者乃曰：「詩以性情爲則，何必法古。法古者盡優孟耳。其詞似矣，然考其篇章，或失之麤，或失之拘，或失之佻。所云《國風》、《雅》、《頌》，渾厚和平者，闕焉無有。」是可以爲性情乎？夫性情莫蘊藉於漢之《十九首》，莫流暢於魏之三曹，莫沈酣於盛唐之諸家。或以爲驚魂動魄，一字千金，或以爲禪家一乘，周公制作。或以爲茹涵古今，表裏造物。莫不當時譽之，歷世宗之，而後王、李稱之，而學王、李者和之。今惡學王、李者而訾王、李可也。訾王、李而諱王、李所稱之漢魏、盛唐不可也。因噎廢食，懲羿靈而爲罔兩，恥優孟而毀衣冠，將堯舜可以無稱，仲尼可以無述，而曾參、孟軻其羿靈、優孟之尤至者也。有是理哉。今學者不察，惟事洗滌。祧漢魏，宗元白，刪李杜，登郊島以街談嗢語爲自然，以山魈木客爲神悟，詩學益蕪，而矯枉者乃益甚。由是貶宋甚者，謂代無一詩。貶王、李甚者，謂集無一作。兩家之說，戛然不入。相與搏擊於霧霧之中。適足以爲後來之驅除耳已。然則何道而可？五言樂府必法漢魏也，今體必法王、岑也，歌行必法李、杜也。裁百家之僞體，集古人之能事。本乎言志，而成乎自得。苟自得之，師心非也，法古非也。吾能盡爲學者論哉。予與苕文相勗者如此。苕文獲雋南闈，刻其詩隨公車以行。予觀苕文之詩，厚於神理，而嚴於格調。漢魏盛唐而下，不冒雜一字。既擇而授諸梓人，遂錄生平揚搉之語，弁諸簡首，將因苕文是篇。以格調補吳音之不逮，未必非風雅之一助也。若苕文之爲人，卓犖英果，以其身爲名教之繫屬，天下自有知之者，予何言哉。

《本事詩後集》卷一〇　鈍翁過揚州，曾于阮亭座上賦雜詩云：「珠郎歌罷壁郎歌，夜半春情豔綺羅。欲向畫船熏繡被，教人無奈使君何。」其風致不減樊川也。又嘗爲《蘇臺楊柳枝詞》，一時和者甚衆。阮亭題絕句二首於後云：「白家半格詩曾見，愛說蘇州柳最多。今日鈍翁吟卷裏，雨條風絮奈君何。」「雁齒紅橋鴨嘴船，麴塵風起豔陽天。明湖憶得吟秋柳，慘綠當年最少年。」

宋犖《堯峰文鈔序》　吳門汪鈍翁先生，末卒前數月，手所刻《前後類稿》，重加汰存，彙爲詩十卷，文四十卷，題曰《堯峰文鈔》，刻未成而沒。（堯峰）先生所隱居也，後三年刻成。其孤是穗穀詒請予序。予既卒業，爲掩卷參欷者久之。韓愈氏有言：「聖人之道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吳言偃氏，學於洙泗首聖門文學之科，至今二千餘年。論者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蓋子游文學之傳，在是。又其地襟江匯湖，其山川秀麗，融結盤礴之氣，往往泄之爲人文。故求文章於吳，譬求珠於滄溟，求玉於元圃也。遠未敢稱引，前明三百年號稱文章大家，僅十餘輩耳。十餘輩中，又首稱荊川、震川兩先生。皆吳人也。晉江王遵巖序《荊川集》，謂吳之文學自季札、子游後，得應德而三。其言稍夸，然遵巖以立言自命，疑非漫然者。虞山錢受之序震川，則以謂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障斯文之末流，又言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蓋其推重如此。距今百餘年，而鈍翁先生繼之。予謏聞樸學老，未聞道於文章家。所爲根柢之大小、淺深，波瀾之廣陋，結搆之工拙，不知鈍翁視兩先生何居。要以代興兩先生之後，爲本朝一大家。如歐、蘇、曾之在宋，虞集、黃溍、柳貫諸君之在元，則海內學士大夫皆以爲然，非予私言也。先生通籍三十餘年，浮沉郎署，請告者十七年，最後官翰林，與修《明史》。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歸。閉門空山，不妄交一人。其難進易退，違俗孤介之跡，較兩先生亦同乎不也。而談者顧往往謂文士不矜細行，豈其然哉。憶先生官朝郎，與新城王阮亭、吾鄉梁曰緝交最善。予亦得交先生，每促膝深巵，以詩文相切劘，甚樂也。未幾各散去，宦轍歧途，忽忽不復合幷。歲戊辰，予行省江南，先生暱就予署中。尊酒論文，晷如京邸時。臨別序予所爲《綿津詩集》，別年餘而歿。而今予乃序其遺文也，追思疇昔，遊從談笑，恍恍如昨日事。蓋俯仰二十年間，予三人者幸無恙。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悲夫，予所爲低徊叅欷，不知涕之落也。曰緝嘗評先生文源、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而先生自評亦以爲吾友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論之當矣。予何容更贅，獨幸謬劣如予，得挂名簡末，有餘榮焉。故不辭而序之，且以質之阮亭，曰緝兩先生也。

汪文耆《百尺梧桐閣遺藁序》　苕文先生以古文雄當代，長于考核。詩高秀而微婉，蓋文章之餘事也。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一・笑枋類》　《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徐陵爲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予門人汪蛟門（懋麟）集云：「鈍翁性悁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揜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

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予二人梗概。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居易錄》卷九　同年長洲汪鈍翁琬以庚午十二月十三日卒。狂狷多忤，交友罕善終者。雖予以至誠交之，亦不免其齮齕。予終不較也。海內知交甚多，至議論有根柢，終推此君。

《今世說・言語》　汪琬【略】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又善彊記，過目終身不忘。舉乙未進士，官戶部。浮沈郎署，位不副志，發爲著作，原本經術。晚築室堯峯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答，嘗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

又《品藻》　陳其年與汪鈍翁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庵在座，傾聽不置。陳遽掀髯謂汪曰：與子納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

又《簡傲》　汪鈍翁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貴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稱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

查爲仁《蓮坡詩話》　崑山葛翼甫《夢航雜說》云：鈍翁作詩，規模舊句，間出新意。如：「裝池故院無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本方夔「屏張前代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須扶醉日移來竹，亟護分前接過華」，本范成大「開嘗臘尾蒸來酒，點數春頭接過華」，「呼我不妨頻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本陸游「偶爾作官羞問馬，頹然對客但稱貓」，「餘醺過了吾何恨，筍老蒓殘最惱人」，本陸游「荷花折盡渾閒事，老卻蒓絲最惱人」。「深山交舊俱無恙，惟欠樽前麴秀才」，本白居易「樽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玉輦不來花落盡，掠鷹臺上鳥空啼」，本段成式「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如此甚多，不能悉數。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鈍翁官部曹後，與王西樵昆弟諸人稱詩都下，風格原近唐人。中年後，以劒南、石湖爲宗。後則頹然降格矣。茲擇其矜貴有餘者著於卷中，不使掃搽字面者以鈍翁爲藉口也。生平穿穴經史，議論俱有根柢，雖被其齮齕者，終稱許焉。

《劍谿說詩》卷下　汪苕文先生曰：「子弟須有學究氣，不可有名士氣。」先徵君亦嘗訓億曰：「當作讀書人，毋爲詩人。」億少壯不悟，今悔何及已。

《柳南隨筆》卷五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苕文（琬）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苕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苕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柳南續筆》卷三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模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鈍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即詩文得失，不少假士友相傳。鈍翁喜罵人，然坦率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首俯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爲之，要自屏絕恒蹊，贏秀有致。淮上閭百詩每肆譏評，謂僅可粧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涉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窠臼，而專以宋爲師，於宋

人中所心摹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閒適話頭，未免千篇一律。口實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深，直奉不祧之祖，相與鑄銅事之。

惠周惕《書堯峯文鈔後》 愚竊以爲，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指以「六經」爲歸。搜擇融液，與之大適，然後浸淫乎《史》、《漢》，反復乎歐、曾，折衷乎紫陽，博取於吳臨川、元清河、黃金華諸君子之文。因得通其變，窮其神，極其理趣而卓然自成一家。故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即一字一句，其根柢亦有所自來。非余小子所能窺見萬一者。惟是十數年，門牆洒掃之舊，竊幸有聞，繕寫校讎，庶幾其職，而又牽率事故，弗獲承命，視林君有深愧焉。安敢執筆序先生之文哉。姑承先生昔年之命，誌是書之始末，以塞嗣君之請，而周惕亦得挂名卷末，垂諸永永，雖自媿亦竊自幸云。

《國朝詩話》卷二 汪鈍翁官京師，與王阮亭齊名，阮亭詩所云「姓氏慚龍腹，文章忝雁行」也。汪性狷急，與時多忤，交游鮮善終者。退居堯峯後，與阮亭亦不免齟齬。及卒，阮亭有「知交滿海內，議論根柢，終推此君」之語，未始不重之也。以予管見，汪古文優於王，王詩優於汪。汪七言絕句，陶冶南宋、元人，自成機杼，世多樂誦。律詩則卑視之，然其間亦自有唐調。如《秋日送人之秦》「千里烽烟連朔氣，萬家砧杵斷寒聲」，《送蔣給事之任九江》「峯疊似屏圍楚塞，水流如帶繞湓城」，《送揖九之河南》「河流直接三臺險，山色遙連少室秋」，《送客遊楚》「十年湖海愁將老，萬里烽烟喜漸開」，《吳中感懷》「鷓鴣盡日啼春雨，睥睨連天起暮雲」，《寄贈吳門故人》「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送魏子存之成都》「望帝愁魂春樹外，臥龍故壘夕陽間」，《送許侍御西巡》「三衛龍媒饒水草，五原狼燧絕烟塵」等句是也。

朱克敬《儒林瑣記》 汪琬，字苕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琬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爲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于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李集《鶴徵前錄》 （李）富孫案：先生熟于「三禮」。文章出入歐陽子。通籍二十餘年，浮沈郎署。請告者十七年。後薦舉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歸，閉門不妄交一人。可見其孤介之跡矣。陸清獻云：「苕文之推重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蓋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今世說》云：「鈍翁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晚築室堯峯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荅。當道求一見不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

康發祥《伯山詩話》 汪鈍翁琬詩筆頹放，似非其所長。沈選《別裁集》謂以劍南、石湖爲宗，亦非確論。

《筱園詩話》卷二 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 汪鈍翁小詩極有宋賢風味。【略】顧茂倫、吳漢槎撰絕句詩，國朝祇牧翁、阮翁、鈍翁三家。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而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又 汪鈍翁編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帑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峯，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陳去病《五石脂》 苕文意氣亦極盛，晚歲居堯峰麓，與天寥少子葉星期燮，極不相能。時星期亦作室橫山旁，門牆甚盛。兩家弟子莫不互相標榜訾議，幾若大敵。及橫山卒，堯峰氣焰乃稍平。悉舉其指摘葉氏者畀之火。曰：「吾不欲揚人失也。然堯峰弟子寂寂無所聞，而橫山一傳得沈歸愚，詩名驚老宿，此漁洋所以有『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之語耳。」

又 堯峰古文如倪雲林畫，秋山平遠，無老橫之筆，亦少莊嚴之致，故尚不逮震川、惜抱。然頗簡潔明淨，則其淘汰之功亦深矣。

分論

《咏揚州》 《國朝詩話》卷一：咏揚州詩多新雋可愛，汪鈍翁絕句，筆妙尤過人。其一云：「水調歌殘翠黛消，幾枝烟柳曳寒潮。隋家無限傷心事，第一休過廿四橋。」其二云：「艷骨香魂怨月明，荒村賸有玉鉤名。春風吹遍青青草，直到雷塘不斷生。」

《雜詩》《本事詩後集》卷一〇：鈍翁過揚州，曾於阮亭座上賦《雜詩》云：「珠郎歌罷壁郎歌，夜半春情艷綺羅。欲向畫船熏繡被，教人無奈使君何。」其風致不減樊川也。

《無題二首》《國朝詩話》卷二：悽婉綿邈，極得唐人豐韻。著《說鈴》時，以爲無名氏題，見之慈仁寺東廊下。及晚年鈔入集中，豈《說鈴》乃偶爾扈言歟？抑編校者誤入集中歟？姑爲先生闕疑。

《泊石湖有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章近孟山人。是鈍翁中年作。描摩晚景，令讀者如置身其間。

《遊鄧尉山遇徐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去美」、「來奇」二語，深於尋山者領之。作者五言古過於直白。二章猶有言外音。

《有客言黃魚事紀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海氛未靖時作也。食物之細，傳出東南兵防。末以羽書之捷望之，纖小題覺大有關係。

《送再從姪處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賈長江詩，以「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爲上，以其格高也。篇中三四語亦然。

《計甫草至寓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十字爲千古文人道之。

《寄贈吳門故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三、四工絕秀絕如此，何碍宋詩。他如「白蛺蝶飛芳草畔，紅蜻蜓立藕花中。柳條細似千行線，荷葉圓於半兩錢。」景盡句中，不敢同聲附和。查爲仁《蓮坡詩話》：汪苕文編修（琬）贈人云：「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與沐景容《滄海遺珠集》所載日本使臣天祥《題虎邱寺》「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之句相似，細味之，用意各別，詩格亦自不同。

《賦得宮人入道二首》一《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五、六語妙於雙關。

又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結意傳出忠愛，合溫柔敦厚之旨。

《送魏子存之成都同西樵周量貽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猶近唐人體魄。

《姑蘇楊柳枝詞》《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全以韻勝。

《過石塢》《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分甘餘話》中，新城獨取此詩，豈風神氣味與之相近耶。

傳記

《清史文苑傳稿・汪琬傳》汪琬，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分司大通橋，著著聲譽。遷員外郎，改刑部郎中。援經附律，務毋枉縱。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治奸民之假命嗾人及豪家奴之倚勢脅弱者。秩滿去任，民送之溢衢巷。兵馬司秩卑職冗，而琬得民心，留遺愛如此。再遷戶部主事。盡心勾校，定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之法。又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其端皆自琬發之。出榷江寧西新關，以疾假歸。結廬堯峰山，閉戶著書者九年。以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薦試博學鴻詞科，列一等，授編修，與修《明史》。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以病乞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七。聖祖仁皇帝嘗問廷敬，今誰能爲古文者？廷敬以琬對。既遂薦，琬應詞科，及琬病歸。仁皇帝南巡還次無錫，諭巡撫湯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文名甚著，聞其居鄉，不與外事，是誠可嘉。」特賜御書一軸，世莫不以爲榮云。

《清儒學案小傳》汪琬，字苕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刑部郎中，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復遷戶部主事。歷官皆有政績。兵馬司秩卑職冗，懲姦除暴，能得民心。再入戶曹，改漕糧官。收官兌，議裁吳三桂兵餉，爲時所稱。以病歸。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在館六十日，撰《列傳》百七十餘篇。復乞病去，居堯峰山下。聖祖嘗問當世能爲古文者，大學士陳公廷敬舉以對。後南巡諭曰：「汪琬久在翰林，文名甚著，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賜御書一軸。所爲文，原本《六經》，頗近南宋諸家。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自訂《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三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嘗論當世可師者，以經學修明，推亭林及李天生二人。亭林亦推其《古今五服考異》，而以殫精《三禮》，論斷古今相勗焉。（參史傳《亭林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堯峰文鈔》（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晚居堯峯，因以自號。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戶部主事陞刑部郎中。降補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陞戶部主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汪琬，字苕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峰之麓，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歷官部郎。會江南奏銷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主事，以病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粹於六經。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而碑版之作尤工。海內翕然推之。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之儒。修明史，大臣交章論薦。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總裁者難之再三。請不已，年餘竟予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終不作出山想矣。

《清史列傳・汪琬傳》　汪琬，字苕文，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大通橋監督，遷員外郎，改刑部郎中。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主事，榷江寧西新關。以疾假歸，結廬堯峯山，閉戶著書者九年。康熙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薦，召試博學鴻儒，列一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以病乞歸。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初，聖祖仁皇帝嘗問廷敬：「今世誰能爲古文者？」廷敬舉琬以對。遂薦琬應鴻博。及琬病歸，仁皇帝南巡，還次無錫，諭巡撫湯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外事，是誠可嘉。」特賜御書一軸，當時榮之。【略】其所歷京朝官，雖僚屬皆有名蹟可紀，爲刑部郎，援經附律，務毋枉縱，爲兵馬司指揮，懲豪家奴以勢凌脅人者，見路死棄屍，親爲收瘞。任滿去，民送之者溢衢巷。再入戶部，盡心鉤校，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自琬發之。

《清史稿・文苑傳一・汪琬》（存目）

紀事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汪鈍翁（琬）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

又引《古夫于亭雜錄》　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余少時在廣陵，有句云：「露檻警孤鶴，風櫺散叢菊。」汪鈍翁《說鈴》取此一聯，云：「二句已逗漏柳柳州矣。」今全篇刪去，不載集中。蓋余《論詩絕句》云：「風懷激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竝蘇州？」與東坡之論特相反，故鈍翁云云。

又《記載門一・博雅類》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卧庵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眞。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底太忙？」

又《叢譚門一・詼諧類》　同年薛給事（奮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苕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又引《居易錄》　予昔與梁侍御（熙）曰緝、劉吏部（體仁）公戡、汪太史（琬）苕文輩，以同年同官曹郎，好爲謔語以資嗢噱。康熙己未詔徵博學鴻儒，苕文與焉。既至京師，予喜其來，置酒邀之，戲先之以詩云：「名山書未就，副已滿通都。天子詢年齒，羣公愛腐儒。拋殘青箬笠，染卻白髭鬚。凍煞常彝甫，來傾酒百壺。」苕文答詩有「老乏染髭方」之句，不怒也。既而與同年薛給事（奮生）大武相謔，有「山人高價賣青山」之句，予因戲柬四絕句云：「穎水箕山傲昔賢，金庭玉柱隔風烟。逃名卻被山英笑，兩字堯峯世已傳。」（苕文居堯峯。）「談經人比鄭公鄉，絲竹門生列後堂。爲奉侏儒一囊粟，山中閒煞柬脩羊。」（苕文授生徒于堯峯。）「橫山山外好烟波，可惜柴門掩綠蘿。莫怪山人高價賣，此中佳處本來多。」（此首卽用答給事語戲之。）「吳中高士謝山靈，共指文星傍帝庭。今夜堯峯高處望，不知何處少微星。」（苕文偶言文星甚明。）苕文見之，遂大怒，答以四詩，有「車服倘緣稽古力，便應飛札報諸生」，「太史錯占天上象，歲星元異少微星」，「從此不稱前進士，故人親授隱君銜」云云。又有詩云「區區誓墓心，豈因一懷祖」，爲予發也。予刻續稿久刪前詩，適見鈍翁續集，具載見答諸作，憶前事乃錄而存之，以識予過，且示

子孫以戲謔爲戒云。

又《叢譚門二・瑣綴類》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苕文（琬）、劉公戩（體仁）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苕文出爲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又引《漁洋詩話》　汪鈍翁跋西樵、阮亭手帖云：「予友新城二王，相善也，故藏其尺牘爲多，得則裝潢之，時一展玩，如聆其抵掌笑語。中有一帖小異，當是叔子筆耳。謂東亭也。」初鈍翁在京師，求友於余，余爲言劉公戩、梁曰緝、程周量，鈍翁遂皆與定交云。

《古夫于亭雜録》卷四　宋末，浦江吳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中選者若干人，謝皋羽所評定，至今人艷稱之。順治丁酉，予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後二年，予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同年汪鈍翁在蘇州爲《柳枝詞》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浙西、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分甘餘話》卷三　長州文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鄢陵梁曰緝（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苕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耶？」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沉吟。江南與汝干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苕文讀書圖》云：「朱門鼎鼎厭粱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泉石，他年眞作孟家鄰。」娜如，即雅宜山也。

《今世説・言語》　客指燕地蒲桃，問汪鈍翁：「吳中何以敵此？」汪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又《排調》　客問汪鈍翁：「何意沉酣故籍中？」汪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奕。」

《劍谿説詩》卷下　先大父侍讀公在史館，嘗以列傳就苕文先生而索指授焉。先生公同年友，乃於意不爲可，輒塗竄，未嘗以少貸。一夕酒半，公及之，先生詞色甚厲，衆艴然，公意愈下，繼此而請業如初。及公議下河罷歸，先生已退老吳下八九年矣，更挾所爲文造堯峯以請，先生讀而歎曰：「今海内文章，我之外唯汝，他如潘次耕尚堪把筆。」亟命嗣君出拜，以他日墓誌屬公。未幾相繼而歿。嗚呼！公立朝非有言責，遇事關國是以及民依，則義形於色，抗廷議、忤權要而無難。至以文字處友朋間，肅然受命，如弟子之奉先師。是以慕公之義者，又未嘗不重公之文也。而先生直諒之風，亦因公而著云。

又　附苕文先生贈侍讀公絕句：（其一）「千古文章自有眞，波瀾如此不無神。老夫今夜掀髯笑，垂死纔能見替人。」（其二）「杯闌燭跋月將中，細與論文興不窮。從此兒曹爭企腳，瓣香遙指射陂東。」（其三）「輕薄爲文哂未休，典刑何意近韓歐。縱饒前輩風流在，也放斯人出一頭。」右詩三首，從《堯峯文鈔》檢出，先君子嘗言此詩侍讀公未見也。

《柳南隨筆》卷一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説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倣《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概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柳南續筆》卷一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爲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國朝詩話》卷一　汪鈍翁嘗與李武曾（良年）即席爲一畫師賦詩，李攬筆即成云：「王郎畫手今無匹，相值秦淮歲已闌。卻憶帝京消夏日，見君雲壑畫生寒。」汪嘆其章法高老，遂撤管。足見先輩雖自矜許，不乏虛心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汪鈍翁教授堯峯，門徒數百輩。比於鄭衆、摯恂。明嘉善葉燮星期方罷官，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遠近從學者亦復負笈踵來，廊舍爲滿。鈍翁說經鏗鏗，素不下人，與星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遂各持師說不相讓。後鈍翁沒，星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爲汪氏學竟謬盭聖人也。今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少一諍友矣。」因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吳下人士咸服其古道。星期前宰寶應，值三逆倡亂，驛道雲擾，黃淮交漲，隄岸屢決，毀家紓難，民賴父安。蓋非僅以文學見者。

《題禪智寺》　《漁洋詩話》卷中：東坡《送李孝博之嶺表詩》石刻，在蜀岡

禪智寺。斷仆已久，而字畫幸無刓缺。余訪之，出諸榛莽間，緘以鐵。會重修禪智，三峯碩揆禪師來爲住持，屬陷石方丈壁間，所謂「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者也。余次韻，亦刻一石。汪鈍翁詩：「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

《調薛大武》《池北偶談》卷二一：同年薛給事（奮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苕文亦有詩調之云云。

《嘲阮亭》《漁洋詩話》卷下：長洲文與也（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鄢陵梁曰緝（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苕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略】，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

《贈五十一》《漁洋詩話》卷上：汪鈍翁與余順治末稱詩都下，忝齊名之目。鈍翁有詩云：「俠少場中同結駟，郎官隊裏各題詩。耻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

《寄贈吳門故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贈顧苓云美作也。云美吳中高士，鈍翁輕無位人，故不書其姓名。

《壽安橋》徐傳詩《星湄詩話》：壽安橋【略】本朝康熙八年，曾大父夢登公同黃貞孟捐募重修，貞孟子泓作《壽安橋記》【略】。遠近名賢復皆郵寄題詠，【略】汪琬詩云云。

《贈文與也》《池北偶談》卷一五：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俶，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辭》《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艷，作畫得俶遺意。《癸辛雜識》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於杭文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文點，字與也，文肅公孫，俶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編修（琬）贈之詩云云。

《橘枝詞》《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制類》：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創爲《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琬）編修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又引《居易錄》：葉水心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其第一首云：「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疎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如《柳枝》之專詠柳也。【略】近汪鈍翁亦嘗作《橘枝詞》，蓋本此。

《柳枝詞》《帶經堂詩話·記載門·韻事類上》：順治丁酉，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後二年余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同年汪鈍翁在蘇州爲《柳枝詞》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淛西，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贈鶴記》《漁洋詩話》卷中：余在廣陵衙齋，有鶴十二，每微雨，輒矯翮引吭，如得意者。汪苕文（琬）、葉子吉（方藹）過揚州，各籠其二歸吳中，汪有《贈鶴記》，葉有長歌，具載本集。鶴產通州呂四場者，背脛皆綠，傳是仙種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堯峯文鈔》五十卷，國朝汪琬撰。【略】初，琬自裒其文爲《鈍翁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晚年又手自刪汰，定爲此編。其門人侯官林佶爲手寫而刊之。

又《別集類存目九·鈍翁前後類稿》一百八十卷，國朝汪琬撰。琬有《堯峯文鈔》，已著錄。始琬請告以前所作詩文，自輯爲《類稿》六十二卷。先刊版置之堯峯皆山閣。其歸田後十三年之作，則輯爲《續稿》三十卷。又取《明史列傳稿》一百七十五首，附以《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二十六卷。有周公贊者爲校刻之。後琬復自芟擇，取其愜意者，爲《堯峯詩文鈔》，屬林佶繕本刊行，世間多有其本，而《類稿》原刻遂不顯矣。

又《總集類存目四·姑蘇楊柳枝詞》一卷，國朝汪琬編。琬有《堯峯文鈔》，已著錄。初，琬自翰林告歸，居堯峯別業，偶仿白樂天，作《姑蘇楊柳枝詞》十八章，一時東南文士多相屬和，琬乃手自選定，得一百十二家，一百九十七首。令周枝楸排次成帙，而周靖爲之箋注，刊本題爲枝楸所輯，非其實也。今仍題琬名焉。

《清史文苑傳稿・汪琬傳》　請告以前，自輯詩文爲《類稿》六十二卷。歸田後十年，作爲《續稿》三十卷。後取其愜意者，爲《堯峰詩文鈔》，屬門人林佶繕之。世間多有其本，而《類稿》遂不顯。

《清史列傳・汪琬傳》　琬前自輯詩文爲《類稿》六十二卷，先刊板置之堯峯皆山閣。歸田後十年，爲《續稿》三十卷。又取《明史列傳稿》、《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二十六卷刻之。後復取其愜意者，爲《堯峰詩文鈔》屬門人林佶繕之，惠周惕序之。世間多有其本，而《類稿》遂不顯。

《清朝三大家文鈔》　《汪鈍翁文鈔》十二卷。（清）汪琬撰。

《清朝二十四家文鈔》　《堯峯文鈔》一卷。（清）汪琬撰。

惠周惕《書堯峯文鈔後》　《堯峯文鈔》五十卷，侯官林佶所手錄，以鏤版者也。先是先生之文有《類藁續稿》一百十八卷，皆門人編次。未敢有所去取，而傳寫失眞，譌誤多有。先生病之，嘗語周惕曰：「古人文章，皆係晚年刪定，或手自編輯，或門人校讎，然後鏤板行世。今吾《前後稿》去取未定，將屬之子。子盍爲我序而藏之。」周惕蹴然不敢承。時適有京師之役，辭先生北去。其年冬十二月，先生卒於丘南。凶問至京師，周惕設位於磐石庵，率諸門人聚哭已。即致書先生嗣君，首及先生文集事。嗣君是穗穀詒復書曰：先君之文，已經刪定。屬侯官林君手錄成帙，次第付梓矣。惟待吾子之序，以識之踰年。先生門人顧希喆、董文琛、宋成業寓余《堯峯文鈔》五十卷。字畫精楷裝潢燦然，所謂林君手錄者也。因取《前後稿》互相參訂。蓋去前者十之二三，而益以晚年文字數十篇。其篇目先後與《類稿》或未相脗合，然而先生之文於是乎無遺漏、無譌誤矣。

《清史稿・藝文志四》　《堯峰文鈔》五十卷，《鈍翁類稿》一百十八卷。汪琬撰。

又　《汪氏傳家集》一百三十卷。汪琬編。

又　《姑蘇楊柳枝詞》一卷。汪琬編。

藝文

顧炎武《答汪苕文書》（存目）

尤侗《輓汪琬》　攜手名山願已虛，玉臺寂寞總帷除。不知他日焚魚後，誰共先生挽鹿車。燕山吳水萬重雲，獨鶴哀鴻不可聞。從此藁砧空悵望，斷無人與寄迴文。

一諷愁吟一慘然，錦衾如水不成眠。此生我亦鍾情者，夢斷香銷二十年。

王士禛《懷汪鈍翁》　汝卧蘇臺今幾年，敬容殘客罷周旋。相思濯錦江頭望，不見東吳萬里船。

《國朝詩話》卷二　康熙初，孝廉長洲宋既庭（實穎）最騰譽。尤悔庵云：「一時有江東獨秀之目。」鈍翁擬之阮思曠。宋和鈍翁《歲暮雜感》詩：「年少才名也自雄，老來城北半飄蓬。閉門種菜渾閒事，輸與人間霹靂弓。」「雲去無心鳥絶踪，道人心地懶支筇。《楞嚴》半偈阿難省，一片光明雪浪中。」故非凡品。

雜録

《漁洋詩話》卷下　汪鈍翁（琬）《吳江絶句》云：「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遥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且爲鱸魚住少時。」徐昌穀詩：「淼淼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玻璃。松林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二詩風味，何其相似？

《柳南隨筆》卷五　陳潮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脱，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列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與梁曰緝論《類稿》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

《柳南續筆》卷四　汪堯峯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僅以前志爲藍本，須編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爲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確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高 咏

論 述

施閏章《高阮懷洪州艸序》 吾友高阮懷治詩有年，里中罕有先者。往遊山左，有詩一卷。頃來湖西數月，又勝山左時。夫事非癖不傳，力非專不精。阮懷既癖於詩，處登臨山水之地，久客清暇，其用力也專以精，其修辭也鬱以秀，其感興也愴以深。余嘗謂，詩以言志，以被管絃，四始六義，不獨愁苦爲工。而余性不習吏事，以未得釋負荷，其言多憂危。阮懷壯齒負才，鬱鬱不得志，其言多悲憤，毋乃皆有所蔽，而未聞道乎。

又《遺山堂詩序》 高子阮懷工古今文詞，尤長於詩。力不能板行，郡幕張公菊水刻之，是爲《遺山詩集》。「遺山」者，阮懷所自號也。性疏忼，自負不肯乞名人爲序。以予故貧賤相狎游，屬曰：「序吾詩者，宜莫如子。」余蓋以文辭交阮懷三十年所矣。【略】阮懷夙有俊名，總角補諸生，輒仰餼有司試必稱最固宜。咄嗟取科第，天獨困折之，使久不得吐氣。其大父瀛臺先生剌興國州，廉直無長物。阮懷賣書給膏火，壯年喪妻，積數歲不得娶。日夕堅坐，手一編苦吟至夜半，故其詩優入乎古人，殆天畀之獨厚也。吾邑詩人不乏歲時聚朋好文酒談讌，人各有篇，遇其詩擅場，嘗令人自廢。余近在京師與宋觀察荔裳、王農部阮亭諸公抵掌，時彥每亟稱之，今其入對策大廷也。橐其書游名公卿間，必有折輩行與定交者，其立名都下無疑也。出其所餘，當不難取高第，爲顯官。余獨難其才耳。子昂碎琴於都市，馬周濯足於酒家，皆以才士窮愁不得志立名。然則阮懷之不早遇乃其所爲遇也。

《臨江中秋同諸公慧力寺泛舟回遂集愚樓玩月分體各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結處得「東方漸高奈樂何」意。

《宿青溪》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三、四傳出孤舟夜宿之神。

《過謝皐羽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西台慟哭，爲文丞相也。故有第三句，墓在釣台旁，近方干故宅，故頸聯及之。

傳 記

《顧氏尺牘姓氏考・高咏》 高咏，字阮懷，號遺山。安徽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遺山堂詩》、《若巖堂集》。《江南通志》：「咏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充明史館纂修。所撰史稿，皆詳慎不苟。」吳陳炎《曠襟記》：「咏少時，夢於市上見大幅字狼藉盈街，不敢踐，尋一側路行，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踰牆入門。有黑髯若元壇神者，從一卒擁皂纛，自內出。咏左避，神睇如顧問，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至丙闕門，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知爲天庭，方恐懼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個畫皐比，私念何可據三官堂。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以紀。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仿佛夢中，以爲兆應矣。尋以薦授史官。數年復夢此境，心惡之，以疾請假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高咏，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即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樵蘇不爨，亹亹清談，分韻屬題，于喁迭唱，非此族也，即剝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崔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爲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崐山徐立齋相國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即籍甚聲名，某甫就傅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眞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觴爲先生壽。阮懷唯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語。座客驚嘆，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賢能下士也。又數年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己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

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覯。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爲詩，音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竑孫豹人同詣至極，然溉堂刻意杜陵，其率易頹唐處，時亦闌入宋泓。遺山色蒼蒼爾，詞磊磊爾，才氣縱橫，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眞，願與海內談藝家共訂之。

《清史列傳・高咏傳》 高咏，字阮懷，亦宣城人。幼有神童之目。祖維岳，知湖北興國州，清直無長物。詠賣書給膏火，日夕一編。其學無所不窺，然秋闈屢蹶，年近六十，始貢入太學。崑山徐乾學奇其才，延入家塾。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召試，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所撰史稿，皆詳愼不苟。未幾，假歸，卒。時論謂己未薦舉諸人，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如詠庶可無愧。詩近體極澹遠之致。歌行優入古人，以兼工書畫，世稱三絕。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

藝文

劉體仁《贈高阮懷》（存目）

施閏章《送高阮懷入都》 春風正駘蕩，驅馬言北征。清時尚文治，對策收董生。叱咤翔藝苑，俊偉傾公卿。富貴不足言，爵紱傷我情。與子平生交，篇翰紛縱橫。仙嶠窮閩越，日觀攬蓬瀛。所至必有作，慘澹爾經營。懷愁嘯哀狖，奮舌吞長鯨。慨欣相倚藉，如鳥諧嚶鳴。家居牽百事，旬月曠逢迎。在近且契闊，去遠誰合幷。願子好自愛，流聲傳帝京。

尤侗《輓高咏（阮懷宣城人官檢討）》 驂鸞入月返無期，才子徒銜奉倩悲。客裏悼亡頻下淚，篋中寄內尚留詩。鹿門遲暮虛前約，鴻案凄涼異昔時。獨有大姑名不泯，更于彤史見遺規。

潘耒《送同年高阮懷假歸二首》 衮衮京華足啖名，愛君鶴立有餘清。終年晤對無機事，鎖日朝參少宦情。天以一官酬樸學，人將百歲誤浮名。蹉跎此日裁歸去，白髮蕭蕭別帝京。

昆弟親情廿載前，更添轇轕作同年。鸞龍才藻人爭重，玉雪襟懷我獨憐。杜甫有兒能誦選，張融無宅且牽船。人生惟有還鄉樂，只欠城南二頃田。

又《輓同年高阮懷二首》 衰病侵尋勸爾還，冀便醫藥遂蕭閑。誰知分手爲長別，漫想論心到故山。垂老一官榮地下，酷貧佳句滿人間。凌雲豪氣今何在，白露成團漬草菅。

死別吞聲有夢知，素車遼闊到來遲。十年客舍蛩將駏，五載朝端塤與篪。才拙未堪題墓石，力微何以振孤兒。萍蓬流轉悲身世，腹痛多慚囑累辭。

馮溥

論述

毛奇齡《益都相公佳山堂詩集序》 予誦益都師相之爲詩久矣。方予誦師相詩時，每嘆其言大而旨博，義深而見遠，絪緼闔闢，渾括萬有，溳溳乎大人之言也。【略】今師相之詩，自樂府、古體以迄兩韻，分班定部，類有成書。其間上紹《三百》，下及八代，就其裁製，皆足統源流而窮正變。乃嶒崱博大，動無細響。上之爲登歌拊詠之音，次之亦不失三調五聲出納治忽之數。自非義蘊于中，氣流于外，涵容囊籥而羅絡紛賾于無盡，則玉臺太一形于樸斲，吾見其敝也。

汪懋麟《佳山堂詩集序》 公生平無嗜好，唯喜讀書，靜坐吟弄以自適。偶闢京城東隅廢地數百畝，種樹疏池，爲萬柳堂。時偕朋好觴詠其上。余小子獲從游焉，因得竊讀公所爲詩，渾質精嚴，出入經史，閔時籌國之意隱然言表，洵大臣之言也。夫古人得位行道，則專一於事功，文字其緩也。乃我公身司帷幄，每託興於丘園，寄情於文酒，或其所懷猶有未能盡發者與，非余小子所敢測矣。初請公全藁示天下，公不許。去年冬，陳子玉堪始郵此本，爰齋沐次第授之梓。公從父琢庵先生奏議，詩古文卓然，稱前代名臣。所著有《北海集》，迄今爭購其書。則斯集其濟美矣，天下不將共寶之乎！

徐釚《佳山堂詩集序》 《佳山堂詩集》十卷，今相國益都馮先生著。先生以間世偉人致身公輔，本諸經術發爲文章。凡一切治教政令，可垂竹帛而勒

鼎彝者，已昭然足光史乘。獨是於退朝之暇，偶一爲詩，固非先生意之所存也，然無不原本《三百》而涵泳乎漢、魏、六朝、唐人以上。一日及門諸子彙輯先生之詩，而釱亦得効校讐之役。剞劂甫竣，客有謂釱者曰：「以子之得侍教於先生者，匪朝伊夕矣。先生及門諸子咸有所稱誦，子寧無一言以叙述先生之詩乎？」釱曰：「予吳人也。昔嘗登莫釐、縹緲之峯，泛三江五湖之勝，以爲天下之至高且大者莫踰於此也。及一旦渡沂水，陟龜蒙，躋夫泰岱之巔，周覽七十二君封禪處，東至蓬萊，觀滄海日出，見夫雲物恠恍，浩邈不可卽之狀，不覺憮然自失，以爲向之所見烏得謂天下之至高且大者哉。今讀先生之詩無以異是。以予之淺陋寡昧而欲叙述先生之詩，是猶登泰山者必欲爲詩，覽滄海者強使作賦，雖窮極窅渺，終無以狀泰山之高、形滄海之大也。況予之才不逮諸子遠甚，而更喋喋不休乎。」客默然而退，釱因綴斯語於簡端。

施閏章《佳山堂詩序》 先生起北海文敏之後，懷仁輔義，沖然如不及，未嘗揭揭以詩名。跡其志行，皆溫柔敦厚之意，得之詩教爲多。嘗對客微吟，泉注雲奔，不屑爭字句工拙。晚乃益事追琢，出入三唐，樂府五言五古尤有漢、魏遺音。其憂時愍事，不無《小雅》悽惻之言，而讀之蒼然油然，義切而辭隱，無嘵嘵噍殺之聲。所謂泱泱大國風者，兹其苗裔耶？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 文毅力薦魏環，極爲名臣，在閣不詭隨，不矯激。詩以雅正爲主，不爭長於字句之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佳山堂集》 溥與高陽李霨、寶坻杜臻、崑山葉方靄四人同爲閱卷官，得人最盛。故毛奇齡等爲作集序，皆稱門人。其詩則未爲精詣也。

《漢文帝幸代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從高帝歌風一氣直下，第六語又複回環，結意見異于武帝之耀武。此種篇法，惟少陵有此，變化入神。

傳記

毛奇齡《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易齋馮公年譜》（存目）

《清史列傳・馮溥傳》 馮溥，山東益都人。順治三年進士。四年，補殿試，改庶吉士。六年，授編修。十年五月，遷司經局洗馬。七月，遷國史院侍讀。十一年，授國子監祭酒。十三年正月，遷弘文院侍講學士。十二月，轉祕書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六年九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給事中張維赤疏言：「向例，各部郎中等咨送學道，聽候吏部掣籤，遇別項應陞缺出，理合扣留。今郎中吳六一等待掣學道，竟行別補，顯係朦混徇私。」上命吏部回奏，時尚書孫廷銓、侍郎石申並暫假，溥奏言：「學道員缺，以各部送到郎中、員外、主事考補，乃舊例也。此次已奉特旨停考，止論俸深部員及知府應陞者補用。吳六一等雖經保送，不復候考，學道遇別項缺出，應卽陞補，實非朦混。臣初任吏部，此事同禮部公議，非臣一人所得行私。」奏入，事得釋。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轉左侍郎。時左都御史阿思哈已奏停各省巡按，因議遣大臣二人巡察督撫，設衙署於城東西，聽其召募書役。溥疏言：「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弗信之，又遣兩大臣稽察，權既太重，勢復相軋，保無下屬仰承胥役恣橫之弊。況創設衙署，勞費頓民，事多不便。」疏入，遂寢前議。二年四月，御史李秀疏劾：「溥與尚書孫廷銓同郡同官，腹心相結。廷銓目疾，百事瞶瞶，凡遇會推會議，溥任意徇私，毫無顧忌。廷銓弟舉人廷鐸於會試後，赴部考取推官，廷銓借名迴避，實假手於溥，無異自定優考。大臣藐法，何以振肅百僚？」上諭責李秀恣詞詆詈，仍命廷銓與溥回奏。溥奏言：「下第舉人赴部考選推官、知縣，本無不許大臣子弟揀選之例。考試時糊名，公閱取定高下。孫廷鐸試卷現貯部庫，請敕滿、漢諸臣公同磨勘，則公私自見。」疏入，報聞。七月，溥乞假遷葬。五年七月，命以左侍郎管右侍郎。六年，充會試副考官。明年，擢左都御史。時有紅本已發科鈔，輔政大臣鼇拜取回改批。溥奏言：「本章既經批紅發鈔，不便更改。」鼇拜欲罪溥，上特旨嘉獎「溥所言是」，諭輔政大臣此後當益加詳愼批發。八年三月，溥因江南有捕役誣良、非刑斃命事，請旨嚴定失察官員處分例，又疏言：「皇上軫念民生窮困，令臣等各陳所見。臣以爲欲民安居樂業，一在省刑，省刑者非謂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牽連證佐，或數人，或數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審明，而被累致死者已多。又或遲至七八年，仍不結案；雖有部限，屢請寬期，遂至力竭供稅之人，拋家失業，甚可憫惻。乞敕部嚴飭，以後除叛逆外，不得提究多人，牽累無益證佐；若督撫屢請寬限者，治以才力不及之罪。一在薄稅，薄稅者非謂應納而

姑免之也。古人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徵收之急也。百姓之財，不過取之田畝。今則正月已開徵矣，舊歲之逋甫償，新歲之田未種，錢糧從何辦納？有司不能設法勸諭，或用重刑以懲，眞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者！請敕部酌議，自後徵賦緩待夏秋，仍無虧於國課，有益於民生。」疏下戶、刑二部議：刑部議，凡強盜人命重情，依限一年速結，不得牽累無辜，督撫及承審問官如有隱漏及延遲者，並議處；戶部議，春季兵餉不能待至夏秋，宜仍舊例。得旨：「錢糧夏秋徵收，本當允行，但國用尚在不敷，俟充足時，戶部奏請更定。」八月，戶部書役陳一魁用部印行文冒領直隸清苑等縣地丁錢糧，事發，溥疏言：「錢糧者百姓之脂膏也。其已輸在官，則朝廷之帑藏也。若任胥役侵盜，職掌謂何？請嚴定所司處分，懲前慫後。」又言：「藩王、將軍、督、撫、提、鎮購買馬匹，以資戰守，事屬相同。今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忠獨牒戶部，請免其所買馬匹之稅。臣思若許霑恩免稅，似應一例遵行；若國課所關，可喜等不應獨邀異數。且恐有匿人借買馬之名，漏稅作弊。請照順治十六年定例，概行收稅，以昭畫一。」皆下部議行。九年，擢刑部尚書。十年二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十一年五月，疏言：「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二麥皆登，秋禾並茂。民間穀價，每斗不過值銀三四分。當此豐稔之時，宜廣爲積貯，以備荒年。至陝西近邊處所，更宜多積以實軍儲。又見連年河決未塞，所需夫役及柳枝甚衆。請及此豐登，將沿河州縣寬免租稅，責令種柳，庶人無棄力，而不時之需亦豫。」部議下各督撫議行之。是年，薦起原任光祿寺丞魏象樞、兵部給事中成性，俱得旨以科道起用。十二年，充會試正考官，又充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錄》總裁官。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溥同大學士李霨、杜立德合薦原任布政使法若眞，副使道曹溶，參議道施閏章，進士沈珩、葉舒崇，中書曹禾、陳玉璂，知縣米漢雯，並得旨召試。施閏章授侍講，沈珩、曹禾、米漢雯俱授編修。是年，疏言：「向者逆賊狂逞，聖主宵旰不暇，臣何敢爲自便之計。今四方漸次平定，盛德大業與日俱新。臣已衰朽，乞賜罷歸。」上慰留之。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六月，復乞休，得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簡任機務，宣力有年。勤勞素著，倚毗方殷。覽奏，以年邁請休，情詞懇切，準以原官致仕。乘驛回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八月，溥將歸，疏言：「臣遠辭闕下，敬抒愚悃。伏見皇上掃除遺孽，廓清四海，無念不思安全百姓，日未出而求衣。臣下章奏，無不披覽，勞百倍於臣下。尙望皇上靜以宜民，寬以敷政。凡事非萬不得已者，勿爲勞費。如旗人遠出，籌備糗糧，半由借貸，祈皇上曲加體恤。外省訐告事，非督撫所能審者，則遣官，其餘勿遣，以省騷擾。臺灣小醜，不數年必自戕滅，勿輕遽進剿。鹽課關稅，借諸商，實出諸民。近者山海關、潼關蒙皇上停罷部差，人情莫不感悅。其鳳陽及湖口亦祈特渙德音，幷刪去鹽、關二差溢額議叙之例，休養閭閻，扶植元氣。」上嘉納之。尋諭講官牛鈕、陳廷敬曰：「大學士馮溥請老歸里，特賜詩一章，『適志東山』篆章一方、墨刻一冊，爾等傳諭朕意。朕聞山東之仕於朝者，大小固結，彼此援引。凡有涉於己私之事，不顧國家，往往造爲議論，彼倡此和，務使有濟於私而後已。又聞其居鄉，多擾害地方，朕皆稔知其弊。馮溥久在禁密之地，歸里後可教訓子孫，務爲安靜，副朕優禮之意。」是年冬，《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賜銀幣、鞍馬。三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八十有三。遺疏上，賜祭葬如典禮，謚文毅。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熙朝新語》　萬柳堂爲益都馮相國別業，每逢上巳，輒與朝士修禊賦詩。壬戌上巳，益都將有致政之意，首倡詩第六句云：「水萍風約故沿留」。徐健庵春坊和云：「盡日行吟步屧留」，施尙白侍講和云：「回溪時有斷雲留」，陸義山編修和云：「落花香倩蝶翼留」，方渭仁編修和云：「煙宿含山翠欲留」，徐華隱檢討和云：「小雨泥看屐印留」，高阮懷檢討和云：「羽觴泛泛去還留」，汪蛟門主事和云：「輕陰時爲落花留」，林玉岩中書和云：「檻拂垂楊叫栗留」。騁妍角勝，佳句如雲。相國歎賞不絕，而意似未屬。後至潘稼堂檢討和云：「東山身爲草堂留」，相國拍案而起，稱爲第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　康熙四年，停各省巡按，議遣大臣廉察督撫，每行省各二人。吏部尙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遂議設公廨，頒敕印。公執不可，謂：國家設立督撫，皆重臣。今謂不可信，復遣兩大臣監之，甚無謂也。夫權重則勢相軋，難保屬吏不仰承左右，啓隙端。太必免性暴伉，聞公

言大恚，瞋目起立，奮拳將毆公。公徐曰：「會議也，獨不容吾兩議耶？且可否自有上裁，豈爾我所敢專主？」時曹屬環跪公前，使稍貶損，從滿議。公堅持不可。疏入，上韙公言，事遂寢。

《新世說・政事》 馮孔博奏設育嬰堂於崇文門外，厥後宛平王相國熙繼之，其式遂偏於天下。又就其旁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觴詠其中，文采風流，照曜一世。

《清稗類鈔・考試類・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 康熙己未開制科，四方之士，率爲二三耆臣禮羅而延致之。其客馮文毅公邸第者，世稱爲九等上上之選，呼曰「佳山堂六子」。其實亦不盡然。六子爲錢塘吳農祥、王嗣槐，海寧徐林鴻，仁和吳任臣，蕭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也。時文毅奉派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人乃歎文毅之無私也。

《答高侍郎》《隨園詩話》卷一六：馮益都相國溥，訪高念東侍郎于松雲僧舍，竟日留連。高賦絕句云：「戶倚雙扉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塵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答曰【略】。相傳：公二十一歲，鄉舉報到，而公酣眠不醒。太夫人大驚，以水噀面，乃張目，曰：「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幔，張樂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贈周清原》 法式善《槐廳載筆》引《國子監志》：康熙間，太學生周清原有詩名，大學士馮溥見其雍試諸作，目爲奇才，詩以贈之云【略】。後清原果以博學鴻詞授翰林。清原雍試諸作，有《太學白丁香詩》，句云：「月明有水皆爲影，風靜無塵別遞香。」一時傳誦都下，上達宸聽。比官翰林召見，上猶誦其詩句獎之。

著録

毛奇齡《佳山堂二集序（馮相公詩集也）》 夫子致政將東歸，予時爲史官不能從，然心實依之。于其餞也，走馬出長安門外，望後車既遠，猶立大柳下流淚而返。既而夫子貽書來，招予云，鄉林雖遙，然有田可畊，有書可讀。城中佳山堂與城外冶湖相望，可往來游從，于是爲五字詩招之。今集中詩有所爲《寄大可》者是也。【略】《佳山堂詩集》録自庚申，閱二年而後致政。今之二集則半猶壬戌以前詩也，自庚申以後戊辰以前同一適志亦同一樂志，所謂夫子之詩不以出處殊，不以顯晦異，不以勞逸岐，不以安危變，猶造化然。獨是予壬戌歲隨諸朝士餞夫子東歸，閱四年而始請急，過謁通德。又三年而餞夫子之子，椎輪卧轍始得讀夫子二集。較讎之而附以一言，然猶未得決從游而遂以志也。若夫佳山堂，則已別名爲適志堂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佳山堂集》 十卷，國朝馮溥撰。溥字易齋，益都人。

藝文

魏象樞《壽同年益都相國七十》 先生東魯之偉人，海岱雲奇備一身。正直剛大天所予，紫閣黃扉眞帝臣。學本程朱宗孔孟，嫡派相傳惟主敬。曾讀先生偶拈吟，克己改過完至性。自慚愚魯失耑師，同譜深蒙宰相知。手捧薦疏告天子，頓起田間匪阿私。兩奉徵書下金殿，養親不逮復何戀。力疾趨朝見至尊，已從柱下邀宸眷。當日辭家告祖宗，無才未敢步夔龍。此行若改清白節，何顏地下更相從。自入班行職業缺，登堂欲語羞薄劣。一年幾度問起居，獨見憐才心最熱。躬逢聖世資勖勳，吾君堯舜德彰彰。憂國憂民豈能恕，兵戈未息鬢髮蒼。長安七度生申日，願爲天下祝良弼。一酒一蔬未敢直剛大天所予，紫閣黃扉眞帝臣。學本程朱宗孔孟，嫡派相傳惟主敬。曾讀先生偶拈吟，克己改過完至性。自慚愚魯失耑師，同譜深蒙宰相知。手捧薦疏告天子，頓起田間匪阿私。兩奉徵書下金殿，養親不逮復何戀。力疾趨朝見至尊，已從柱下邀宸眷。當日辭家告祖宗，無才未敢步夔龍。此行若改清白節，何顏地下更相從。自入班行職業缺，登堂欲語羞薄劣。一年幾度問起居，獨見憐才心最熱。躬逢聖世資勖勳，吾君堯舜德彰彰。憂國憂民豈能恕，兵戈未息鬢髮蒼。長安七度生申日，願爲天下祝良弼。一酒一蔬未敢將，矢報知己惟以實。午歲華辰登古稀，兒孫遶膝盡斑衣。我亦先生牆陰客，況依帝座望清暉。盥手一歌歌復頌，先生位爲朝廷重。以人事君道無窮，耕莘釣渭千秋用。

陳維崧《壽益都相國馮易齋先生七十四首》 朝回銀燭爛成行，上相開尊晝錦堂。壽極平臨輝大樹，沙堤直築傍長楊。九霄衮舄心偏赤，五夜鹽梅髻已蒼。聞道薦賢頻補牘，每承天語夜琅琅。益都舊是青齊地，東望蓬萊水勢渾。一縷青纔生大海，五更紅已射朝暾。從來嶽瀆關元老，坐使夔龍翊至尊。好待普天銷戰鼓，留侯辟穀莫輕論。郭外毿毿萬柳強，新成相國午橋莊。飴砑峭壁凌飛動，颯沓盤渦逼混茫。分得堂餐時餉鶴，緇來閣帖更添香。

參霄戰壑材何限，砌下孫枝盡棟梁。　曾從閣下吐車茵，自愧中宵叩角人。位極公孤心轉細，誼緣疎賤感尤眞。只憐客善題鸚鵡，始信朝須養鳳麟。此日儒冠同介壽，玉街煙煖已回春。

尤侗《上巳萬柳堂禊集和益都公原倡二首》（存目）

潘耒《哭益都相公十首》　本朝相業孰如公，直道清裁水鏡同。廓落胸懷涵萬品，鴻鈞潛轉不言中。三陲撻伐用天戈，廟算神謨密贊多。剛到太平無事日，乞身歸去勇無過。祖餞傾都羨若仙，十年瀟灑卧平泉。潞溫尚繫蒼生望，愁見台星折九天。遺奏驚從邸報看，騎箕雲路杳漫漫。懸知朝野都悲愴，我更臨風淚不乾。平津門下多奇士，寵遇偏蒙及下材。題就新詩長遣和，遊當佳日每教陪。萬柳堂前柳拂鞭，長椿寺裏月橫天。擘牋微笑風流在，一度追思一泫然。鎩羽飄颻落彈秋，遠蒙手札慰牢愁。師恩欲報知何地，獨抱殘編老故丘。曾造鄉園進壽巵，佳山杖履步遲遲。那知一隔扶風帳，無復彭宣再見時。心契禪宗證道眞，裴休楊億後先身。大慈不忘人間世，垂手重來轉願輪。吳會青齊鳥路長，未能漬酒拜靈牀。感恩懷舊無窮思，迸入哀詞淚萬行。

徐釚《哭益都相國易齋馮公四首》　回憶春風萬柳堂（堂在崇文門東公所築別墅在焉），每從暇日選壺觴。論文欲盡三條燭，立雪常依數仞牆。爐裏燒丹惟煉石，手中添線爲垂裳。誰知數載東山卧，高塚今看起北邙。　公薨聖主頻嗟悼，猶爲朝家惜老成。拊手山河歸赤社，側身天地繫蒼生。治源自乞垂綸處（公里居名冶湖水竹最勝），東閣應無曳履聲。曾記都門從祖帳，蕭疎雙鬢倍關情。　延登沙路領羣公，夙夜憂勤帝座通。翊戴兩朝還舊服，掃除三孽荷成功（公在內閣時定三藩之變）。懸車尚覺星辰近，著屐猶思劒履崇。腸斷龍門成馬鬣，秋來又聽白楊風。　一從歸卧老江湖，鈐閣傳宣近有無。猶記殷勤趨夕殿，難忘吐握廢朝餔。帝思耆德曾調鼎，人許孤忠協廟謨。執紼無從三嘆息，誰憐有淚灑菰蘆。

王士禎《和高念東馮易齋兩先生松雲庵唱和詩》（存目）

潘耒《壽馮益都相公》（存目）

趙執信《馮文毅公別業古柏》（存目）

王夫之

論述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船山先生）其志行之超卓，學問之正大，體用之明備，著述之精卓宏富，當與顧亭林、黃梨洲諸老相頡頏。精研「六經」，詩其餘事，詞旨深夐，氣韻沉鬱，讀之如夏鼎商彝，如聞哀猿唳鶴，使人穆然神肅，翛然意遠。

《清史列傳・王夫之傳》　其學深博無涯涘，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奥。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書尤有神契。精繹而暢衍之，爲《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外篇各一卷，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因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辨論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略】時海內儒碩推餘姚黃宗羲、崑山顧炎武，夫之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世謂相亞云。

王闓運《湘綺樓論詩絕句》　江謝遺音久未聞，王何二李枉紛紛。船山一卷存高韻，長伴沅湘蘭芷芬。

又《湘綺樓說詩》　看船山詩話，甚詆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詩境不能高也，不離乎空靈妙寂而已。又何以賞「遠猷辰告」之句。

朱克敬《儒林瑣記》　王夫之【略】明崇禎壬午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質其父招之。夫之以刀偏刺肢體，舁詣賊，請以易父，賊哀而釋之。桂王開府廣東，署爲行人。因母病乞歸。大清兵定湖南，夫之遁于徭鄉。潛守初服，殫心獨學。九經、諸史多所貫通。感于時事，發爲激論，時有偏宕。其精確者，往往超越古人。所著書凡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同治初，威毅伯曾國荃爲刻于武昌。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三　船山先生博通經史，闡明正學，允爲儒者之宗。究心吟事，自述早年問津北地、信陽，未就而中改從竟陵，晚乃和阮和陶，取徑益上。自定爲《五十》、《六十》、《七十》三稿。余謂先生詩，講學則擬白沙、定山，摹仿則師漢、魏、盛唐，下逮於明之作家，無所不擬。其論詩則薄宋、元，猶是七子成說。而於東坡、山谷，亦多詆諆之詞，未可盡爲典要。然其學問深邃，才力宏富，古體時與魏、晉、盛唐合轍。七律、七絕，音調洪亮，詞旨沈著，可與遺山、山谷分席。又其遭時多難，囂音痞口之作，往往與杜陵之野老吞聲，皋羽之西臺痛哭，同合於變《雅》、《離騷》之旨，卽專論詩，亦明季一作家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　船山詩以《自定稿》爲正本，餘編亦多傑作，而寸心得失，所在可以微窺。昔人評亭林詩如泰、華秋色，先生則衡嶽之雲、清湘之瑟，楚材稱雄，斯冠一代矣。

《新世說・德行》卷一　王薑齋於鼎革之後，席棘飴荼，發讜論，攻僉邪。既知事不可爲，退而著書，竄伏巖壑四十年。一歲數徙。故國之戚，生死不亡。

又《品藻》　有人目王薑齋，刻苦似李中孚，貞晦似孫鍾元。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黃太冲與顧亭林。

《詞徵》卷六　王船山有《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其詞多不叶律，如詩之長短句而已。二集中有《蝶戀花・衰柳詞》一闋獨佳，頗肖六一。今錄之於左：「爲問西風因底怨。百轉千回，苦要情絲斷。葉葉飄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遠。陣陣寒雅飛影亂。總趁斜陽，誰肯還留戀。夢裏鵝黃拋錦綫。春光難借寒蟬喚。」

李澄宇《未晚樓詩話》　王船山先生學行，衆所共仰。其詩分《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三卷，亡國之慟，時露行間。而《詩繹》一卷，尤有裨詩教。

傳記

乾隆《衡州府志》卷二四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崇禎壬午舉人，以文章志節重於時。精研六經、性理諸書，尤篤志橫渠之學。嘗言：學必能行，行之而始言之。卒之歲，作書以別親友，臨終，戒其子攸、敔曰：「勿爲立私謚，勿用僧道。」學正宜興潘宗洛訪其遺跡，爲之立傳。攸、敔皆積學，有文名。

同治《湘鄉縣志》卷一八　字而農，號薑齋。【略】又著《西堂永日緒論》，故又自稱西堂老人云。崇禎壬午，與兄介之同舉於鄉獻。【略】明亡，走桂林，以瞿忠宣式耜爲永明王行人司行人。以母病，間道歸，遂不復出。嘗與同邑夏汝弼叔直、劉近魯庶仙、唐端笏須竹及其二子攸、敔，寓居於湘，主蕭常賡家，與劉象賢龍、孔蒸、孔然、徐芳、龍吟陽鎭父子，洪業嘉伯仲諸人友善，互相贈答。

《小腆紀傳》卷五三　王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中歲稱一瓢道人，更名壺，晚仍舊名。父朝聘，受學於衡陽宿儒伍定相。夫之與兄介之能大其業，而夫之尤奇偉。崇禎壬午，兄弟同舉於鄉。獻賊陷衡州，脅諸名士以僞官，兄弟走匿。賊縶朝聘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舁往易父，父子俱得脫。兩都繼陷，走桂林依瞿式耜，薦授行人司行人，轉徙楚、粵、滇、黔間，後以母病間道歸。緬甸既覆，益自晦，匿常、寧僚峒，變姓名爲傜人。已築土室於湘西之石船山，杜門著書。所學深博無涯涘，作《正蒙註》，往復辨論，歸咎於象山，姚江者甚峻。康熙間，吳逆僭號於衡州，僞僚有以勸進表屬者，辭曰：「某亡國遺臣，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逃之山中。久之卒。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又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蓋滄桑、黍離之戚，至死不忘。所著書有：《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尚書稗疏》、《毛詩稗疏》、《毛詩考異》、《春秋稗疏》、《尚書引義》、《春秋家說》，見《四庫》書目，蓋七十餘種云。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更名壺，晚歲仍用舊名。衡陽人。父朝聘明副榜貢生，以眞知實踐爲學。謂武夷爲朱子會心之地，自顏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兄介之，舉人。國變後隱居不出，著有《周易本義質》、《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諸書。先生少負雋才，讀書十行俱下，年二十四與兄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先生避匿南嶽。賊執其父以招之，乃自撾面、刺腕，舁往易父。賊

見其偏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脱。明亡，唐王聿鍵建號隆武，使何騰蛟、堵允錫屯湖南北，各不相能。先生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曠，請調和以防潰變，不聽。及清兵下湖南，先生方居父憂。次年，與管嗣裘舉兵衡山。戰敗，赴肇慶。堵允錫、瞿式耜交章論薦。先生疏請終制，桂王嘉許之。庚寅服闋至梧州，授行人司行人，三上疏劾內閣王化澄。化澄將藉端構陷，乃移疾乞假，往依式耜於桂林。聞母病，閒道歸。至則已歿。知事勢終不可爲，遂決計巖穴。其後漫游浯溪、郴州、耒陽、晉寧、連邵之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衆，輒辭去。最後歸衡陽，得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杜門著書，蕭然自得。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

《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父朝聘，副貢生，以文學知名。先生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明年，流寇陷衡州，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峰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自引刀刺其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脱。十七年，北京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於桂王，先生待父憂終制，授行人。從桂王肇慶，旋移武岡，走靖州，柳州。先生知事終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浪游柳、永、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　康熙十八年，先生因吳三桂稱帝於衡，作《祓禊賦》以辭，逃入深山。亂平，郡守餽粟帛請見；先生却帛受粟以疾辭，不出。未幾卒。

《清史列傳・王夫之傳》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兄介之，邃於經學。明亡，匿不復出，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遵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夫之少負儁才，讀書十行俱下。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脱歸。既而何騰蛟屯湖南，堵允錫屯湖北，不相能。夫之上書章曠，請調和兩軍。曠不能用。順治四年，大兵下湖南，夫之入桂林依大學士瞿式耜。嘗三上疏劾王化澄，化澄欲殺之。會有救者得不死。聞母病，乃閒道歸。築土室石船山，名曰「觀生居」，杜門著述。【略】康熙間，吳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鄭端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以病辭，受粟反帛。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

《清史文苑傳稿・王夫之傳》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股體，舁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脱。歸居石船山，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其言《易》，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尚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然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談《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又著《尚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康熙間，吳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未幾卒。

《清史稿・儒林傳一・王夫之》（存目）

紀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　國初薙髮之命綦嚴，先生時在樓上著書。檄至，府縣會督將草堂圍定，郡守某先登樓，見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覺其五體之投地也。亦可想見盛德之容，令人欽敬，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祓禊賦》　《新世說・德行》：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衡州，僚屬以勸進表相踵諉。公曰：「亡國遺臣，所缺一死耳，今焉用此不祥之人。」遂逃之山中，作《祓禊賦》以示意。

《來時路》（悼亡）　王夫之《薑齋詩集》王敔注：此先君子輓先妣鄭孺人之詩。孺人，襄陽人。外祖父文學公諱儀珂，字履聲。宗伯公鳴峴先生諱繼之之從孫。外祖母高氏。

《康州謠追哭督府義興相公是去秋同鄉管二中舍會公地》　《永曆實錄・何堵章列傳》：「堵胤錫，字仲緘，別號牧游，直隸宜興人。【略】上（桂王）嗣位，加胤錫兵部侍郎，總制楚師。未幾，晉尚書，拜武英殿大學士，封光化伯。胤錫辭伯不受。【略】上賜龍旗十二，遍調天下兵馬，咸受節制。胤錫至

潯州，【略】發龍旗一往雲南，調(孫)可望出黔、楚。胡執恭因忧胤錫，言公承制封拜，能姑許可望王封，事必集矣。因填空頭敕許可望。執恭遂僞作冊寶以往。既行，乃告胤錫，胤錫悔爲其所賣，大恚憾，成疾。永曆三年十一月，卒于潯州，詔贈太傅，謚文襄。」

《廣哀詩十九首》七 《永曆實錄・晏清黃奇遇二劉列傳》附：管嗣裘，字冶仲，湖廣衡陽人。少英爽有文名，諳壬遁象緯。中崇禎壬午鄉舉。【略】舉行人王夫之舉義於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授中書舍人。奉敕至平樂。廣西陷，匿靈川山中。冬月，負敗絮，采苦菜以食。與劉遠生、劉湘客、朱昌時行吟谿峒中，以死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招遠生洎嗣裘、昌時出，尤優禮之。嗣裘見定國赤心不隨孫可望爲僭逆，曲說定國決策迎駕，定國亦委意焉。居軍中，與議機務。定國之東攻肇慶也，孫可望遣使羈縻之，定國亦以孤軍外懸，所向未利，難即與可望亢，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張獻忠七疊篆印，定國承制鑄印給將吏。嗣裘諫，令皆反九疊。至是仍銷九疊印，復七疊。嗣裘日慫恿定國，遣使興隆(安隆)候駕，定國猶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餘年，濱死者數四，豈更從人作賊耶。棄定國軍去，將祝髮爲浮屠。至修亡，不知所終。

《江行》《永曆實錄・大行皇帝紀》：「永曆二年【略】六月，李成棟舉廣東反正，封成棟惠國公。【略】八月，李成棟遣杜永和迎駕。【略】九月，【略】上至肇慶，拜李成棟征(虜)大將軍，敕築壇授鉞。成棟辭不受。【略】十二月，【略】吏部侍郎吳貞毓詣李成棟迎駕往廣州，上遣刑部侍郎劉遠生諭之。成棟惶懼奉詔。」又《金王李陳列傳》：「李成棟，字廷玉，陝西寧夏人。起羣盜，就淮鎮降。【略】成棟復遣杜永和來扈蹕，(蒙)正發與廷爭之，語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發，曰：此曹倘未薙髮相傲誚，吾將執爾祚其鬢。廷臣遂訛。給事中歐陽霖上言：成棟輸忠效順，所不忍忘者君臣大義耳。今永和恣睢闕廷，辱天子諫官，君臣之分謂何。若貰永和不問，則成棟精忠且爲永和所掩，又何以號召天下之忠義哉。上釋不問。霖挂冠去。九月，上遂幸肇慶。成棟修行闕，庀官署，飭城堞，具防衛，朝廷始有章紀。【略】十二月，成棟自帥兵出嶺北，將入見，請進止。(馬)吉翔益危詞達宮中，謂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上扈蹕親兵，以己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溫事。內外洶洶。【略】除夕，泊三水，馳疏，稱警報迫，不得入朝。望闕大慟，泝清遠去。【略】三月，江西陷，高進庫無北顧憂，盡銳擊成棟于信豐。【略】(成棟)溺死。」

著録

同治《衡陽縣志・藝文志》 王夫之所著有《周易內傳》六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四庫》本四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叶韻辨》一卷、《續呂祖謙左氏傳博議》二卷、《永曆錄》二十五卷(夫子自題爲《大行錄》)、《家世節錄》、《周易考異》一卷、《尚書考異》一卷、《詩經考異》一卷、《四書考異》一卷、《說文廣義》三卷、《近思錄釋》、《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識小錄》一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老子衍》、《莊子解》三十卷、《莊子通》、《尚書引義》六卷、《黃書》一卷、《孔子正蒙注》九卷、《呂覽釋》、《淮南子注》、《搔首問》、《龍泉夜話》、《詩譯》一卷、《西堂永日緒論》內篇一卷、外篇一卷、《八代文選評》、《八代詩選評》六卷、《四唐詩選評》七卷、《明詩選評》七卷、《噩夢》一卷、《南窗漫記》一卷、外記一卷、詞選一卷、《薑齋文集》十卷、《瀞濤園初集》、《薑齋五十自定稿》一卷、《六十自定稿》一卷、《七十自定稿》一卷、《憶得》、《楚辭通釋》十四卷、《買薇稿》、《獄餘集》一卷、《船山鼓棹初集》一卷、二集一卷、《瀟湘怨》一卷、《薑齋詩賸稿》一卷、《仿體詩》一卷、《落花詩》一卷、《遣興詩》一卷、《和梅百詠》一卷、《洞庭秋》一卷、《雁字詩》、《蓮峰志》、《愚鼓詞》一卷、《相宗絡索》一卷、《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柳岸吟》。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王夫之【略】所著《周易內傳》六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叶韻辨》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稗疏》一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永曆實錄》二十六卷，《蓮峯志》五卷，《張子正蒙注》九

卷，《思問錄內外篇》二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一卷，《詞》三卷，《詩繹》一卷，《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南窗漫記》一卷，並其他雜著都二百八十八卷，總曰《船山遺書》。又有《尚書考異》、《四書訓義》、《四書詳解》、《近思錄》、《釋呂覽》、《釋淮南子》、《注搔首問》、《龍源夜話》等書。

《清史列傳・王夫之傳》 所著諸經有《易》、《書》、《詩》、《春秋》稗疏共十四卷。【略】《辨叶韻》一篇。【略】他著有《周易內外傳》、《大象解》、《尚書引義》、《詩廣傳》、《禮記章句》、《春秋家說世論》、《續左氏傳博議》、《四書稗疏訓義詳解》、《讀四書大全說》、《諸經考異》、《說文廣義》、《讀通鑑》、《宋論》、《永曆實錄》及注釋《老》、《莊》、《呂覽》、《淮南》、《楚辭》、《薑齋詩文集》等書凡三百餘卷，後人彙刊之爲《船山遺書》。

《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王夫之》（先生卒）後四十年，其子敔，抱遺書上之督學潘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道光庚子，族孫世佺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同治二年，曾國荃重鋟。先生所著，有《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詩說命》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龍溪夜話》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三卷，《詩話》三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共計三百二十四卷。

藝文

張其淦《王而農（夫之）》 亡國有遺臣，所欠一死耳。深山祓禊賦，斷碣高節里。我慕船山隱，衡陽有雲封。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卓哉顧與黃，志節皎然同。茹荼有至味，席棘甘長終。竄伏四十年，精靈未能泯。遺書三百卷，四庫收不盡。稗疏皆祕笈，正蒙發深蘊。我得讀全書，輒欲論孤憤。回思吳楚黨，五虎誰獨雄。先生何所依，嚴公與瞿公。幾莫脫虎口，思量眞夢中。試讀興亡史，遺恨知無窮。

王庭

論述

朱彝尊《王先生言遠詩序》 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翊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 五言清絕如韋蘇州，不欲以學問才力勝人。

沈季友《檇李詩繫》 其爲詩，視倦圃先生，猶昌穀之於何、李也。

《定香亭筆談》卷四 余蒐輯國朝浙人之詩二千餘家爲《輶軒錄》，有全篇稍弱，而佳句不能割愛者，倣摘句圖之例存之。梅里王邁人方伯（庭）詩，如《念別》云：「秋不堪人別，寒將去路長。」《疎林》云：「濕鳥乍隨風去重，殘花自怪蝶來稀。」【略】等句，皆如餐諫果，如啗荔枝，別有風味。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 先生以制藝名天下，詩亦幽淡閒遠，自成一家。【略】晚年優游林下，以筆墨自娛。嘗云：「人皆稱我今古文及詩、字，不知吾於寫蘭、彈琴獨得妙理也。」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沈雄曰：王阮庭推服方百五言，逼眞韋左司，故其詞且淡冶而不嫌於俚，刻入而不傷於率。學道人固無一事荒唐，無一語

欺人處。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制義體要》卷一錢塘陳句山評：【略】邁人先生其一作空舉，道理甚善，而氣色太烈，如夏日之可畏。少年效之，則盡失其鮮潤之天趣矣。此作於沉摯中見華美，極宜引進後學，但中間美中之疵，在神氣微差。後幅則潰敗之甚，直野話耳。

《養心莫善於寡欲》《制義體要》卷五陳句山評：將心與欲關動處，及寡與養膠粘處，說得清白。則「莫善」二字，不描自見。文筆峭岸，可藥痿痺。

《雨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妙在淡然，不着痕迹。

《曉雨》《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只此已足。

傳記

《清史列傳・王庭傳》王庭，字言遠，浙江嘉興人。少家貧，杜門自守，日事詩古文。順治六年，成進士。時兩廣初定，以三甲除廣州府知府。十一年，充廣東鄉試同考官。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移四川川北道、布政使，擢四川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以憂歸，服闋，補山西右布政使。所至以清惠稱，嶽嶽不屈。居外八年，未嘗與京朝官通一函。所遷皆極邊，即日單車就道。在江西時，奏免浮糧數十萬，民甚德之。年六十一，致仕。歸後，布衣芒屩，足跡不入城市。至民問利弊所繫，則力爭之。嘉、秀、善三邑田賦，蓄有互嵌，聚訟數百載，莫能定讞。庭爲著《嵌田論》，設十二問答，剖晰詳盡，人咸折服，議遂定。優游林下幾三十年，以著書明道自任。嘗以宋明諸儒互有得失，因以己意訂正之，著《理學辨》一卷。其意欲埽衆說之轇轕，破諸家之門戶，然好爲異論，兼取陸王，世所不許也。詩格閒澹，不傍古人。少與從兄翊相唱和，既歷任，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於詩。五言清古，有陶韋之風，與石湖邢昉相伯仲。著有《秋閨三仕》、《二西漫餘》諸草。卒，年八十七。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一〇　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爲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眞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梅里詩輯》　方伯母盛夫人，未于歸時，有神嫗見之曰：「當生貴子。生有青記者，佛門中來。紅記者，道門中來。」及生，果有青記。初釋褐，即爲郡守。辛卯甲午粵東鄉試，以太守爲同考，皆異數也。屏藩江右，奏免浮糧數十萬，功德在人。六十一致仕，八十七考終。

又引《兩浙輶軒錄》　嘉秀善三邑，田賦舊有互嵌，數百載，聚訟莫能定讞。先生爲著《嵌田論》，設有十二問答，剖悉詳盡。邑士庶咸折服，議始定。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三・理學辨》　一卷，國朝王庭撰。

又《別集類存目八・漫餘草》　一卷，國朝王庭撰。【略】其所爲詩，有《秋閨三仕》、《二西諸草》，是集刻於康熙戊辰，乃其晚歲所訂，時年已八十有二矣。凡五百餘首，大約近體多於古體，七律一種又多於諸體。其曰漫餘者，自序云：「余詩之漫久矣，此無非漫之餘也。」

冒襄

論述

吳偉業《冒辟疆五十壽序》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于南中，刻壇墠，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

何楷《答冒辟疆》 展誦佳卷，精邃凝穆，直承元鉢。南國卽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也。

《明遺民詩》卷五 冒襄【略】俶儻自喜，構水繪庵，延覽賓客。年八十餘猶能楷書。

徐倬《贈冒辟疆徵君序》 予少時卽知淮海間有冒辟疆先生者，磊落負奇氣，好結客。如皋邑僻在海隅，無山川名勝之觀，而四方賢豪，結駟聯騎，絡繹於道不絕。向有用世之志，授理官。知時不可爲，卽棄去。搆水繪園於邑城東隅，文酒歌舞，遠於梓澤平泉埒。【略】先生渥顏美鬚髯，飄飄如神仙中人。談論今古，指畫時務，如金石之鏗擊，江河之縣注。英氣勃勃，猶在眉宇間。居恒召客，壺觴絲竹，必盡坐客歡。或談及啟、禎遺事，暨江左冶遊諸細故，雖酒闌鐙炧，尚娓娓不肯少休。【略】時時賦詩，與少年場爭勝，鬬奇出險，必欲掩人而後已。率性孤行，大都不合時宜方寸之間，隱然有五岳不平之氣。事過卽渙然冰釋。世人鮮有知而諒之者。【略】先生樂施與，好行其德。一切賑濟緩急之事，視如布帛菽粟，尋常不足道。見人有一長一藝，亟起而扶持長養之。然往往恩施而怨報，德感而仇應。今之詬誶吾先生且下石焉者，皆所稱扶持長養之人也。【略】先生以遙遙華胄，遭時多故，兵燹流離，抱君親之至痛，悼正氣之淪亡。是亦先生之烈風漂霰、雷霆霹靂也。至于桀犬羣吠，衆口謠諑，直與鵾雞、鴉鴟、蚑蟜、螻蟻等耳，曾何足言。【略】先生性情卓越，於功名富貴泊然。獨好金石鼎彝翰墨之事，搆樓十二楹，日以老眼摩娑其間，用相娛樂。一旦不戒於火，焚煬赫烈，蕩然無餘。【略】余見先生於回祿之後，陶然廓然，無幾微不懌之意，其得道誠深矣。近築匿峯廬於水繪園側，經鑪魚鼓，翛然塵外。於人世聲華之事，如雲煙之過眼。恩怨之口，如蒼蠅之過耳。然則向之文章徵逐，聲氣游揚者，固非先生也。卽所爲摩娑金石鼎彝於十二樓中者，亦非先生也。迨至霜降木枯，水落石出，而先生之眞面目始見。余雖交先生晚，然自喜眞見所謂辟疆先生者矣。

《今世說・品藻》 冒襄【略】孝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辟疆與宜興陳定生、商邱侯朝宗，矜名節，持正論，品覈執政，不少寬也。馬、阮當國時，幾罹于禍。後居水繪園，以友朋文酒爲樂，遠近高之。

《江蘇詩徵》卷一四五引《如皋志》 邑有樸，踞城南濠，襄就樸架亭，與鸛鶴同棲，遂自號巢民。少遊董文敏門，文敏序其十四歲時詩，方之王子安。旣長，才益飆湧，詞章及行草書流傳海內。家故饒亭舘之勝，好交遊，四方賓至如歸。

《贈柳敬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贈柳敬亭幷吊寧南，可作羽聲歌之。

《小秦淮曲》 《國朝詩話》卷二：商丘侯朝宗、陽羨陳定生(貞慧)、如皋冒巢民、桐城方密之(以智)，明季稱四公子。入國初，方歸空門，陳、侯旋歿，獨冒存，與諸名士觴詠。梅村稱定生、朝宗儀觀偉然，巢民舉止蘊藉，吐納風流。予觀冒集《小秦淮曲》云【略】，風流猶可想見。

《和介眉先生》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冒巢民與方密之、陳定生、侯朝宗有四公子之目，享大年，卒于康熙癸酉。韓慕廬所謂「推排人閒餘八十年也」。篤於風義，吳聞瑋客如皋，自初病至櫬歸，經紀備至。介眉先生過訪，見投答和云巢民少時意氣蠭發，喜於自見，後乃消融，斂退惟求順親，於此詩，可觀所得矣。

《影梅庵憶語》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辟疆《影梅庵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一飲食之細，一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云：「今幽

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數語而已，未足信據也。」《憶語》云：「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籤於關聖帝君前。」壬午得籤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信音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卜於虎邱關帝廟前，願以終身事余。又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時友人在坐曰：「吾當爲爾二人合卜於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乃後卒滿其願。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按：小宛若以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最後一則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菌次過慰，留飲，限韻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荊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又云：「姬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尚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眞而詩讖，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以爲夢耳。《憶語》止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梅村《題董小宛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棄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吊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眞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卽按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尚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此詩，多謂爲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龔芝麓題《影梅庵憶語》、《賀新郎》詞下闋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展」，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證佐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必欲訟辨。未必能勝耳。參觀王夢阮著《紅樓夢索隱提要》，董小宛之卽爲董妃，益無復疑義矣。

《亡妾董小宛哀辭序》《清朝野史大觀》卷九：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交儷者九年。至辛卯歸歲二日長逝。」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冒襄字辟疆，號巢民，又號樸巢。江南如皋人，副憲起宗子，爲四公子之一。明崇禎壬午副榜，用台州府推官，不就。家有水繪園，四方名士畢集。風流文采，映照一時。嘗集同人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私謚潛孝先生。有《水繪園詩文集》。

《清史列傳・冒襄傳》　冒襄，字辟疆，江蘇如皋人。明副貢生。少遊董其昌門。其昌序其十四歲時詩，方之王勃。性至孝，時流寇縱橫，父起宗以吏部郎出歷官副使，犯權貴忌，抑陷襄陽監軍，置必死地。襄走京師，泣血上書，迺得調寶慶。於是孝子之名聞天下。所與游皆當時雄俊。與桐城方以智、宜興陳貞慧、歸德侯朝宗矜名節，持正論，品覈執政，裁量公卿，時稱四公子。襄負盛氣，高才飇湧，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葉渡，會東林六君子諸孤，酒酣，輒狂以悲，訶詈奄黨。因與諸孤結社金陵相抗，馬、阮當國，憾之。黨獄興，捕得貞慧，幾死，襄僅免。國變後，遂無意用世。性喜客，家故有水繪園，擅池沼亭館之勝。四方名士招致無虛日。嘗恣遊大江南北，窮覽山水，每於歌樓酒壁，縱談前代名卿黨逆門戶排擊、是非邪正之事，以及南都才人學士，名倡狎客、文酒游宴之歡，風流文采，映照一時。當事屢薦於朝，皆不就。貞慧子維崧少而才，邀至家，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好周三黨之急，嘗鬻產兩救凶荒，全活無算，家遂中落。晚年卻埽家居，構匿峯廬，以圖書自娛。年八十，猶作擘窠大書，體勢益媚，人爭寶之。康熙三十二年，卒。

紀事

查爲仁《蓮坡詩話》 冒巢民司理(襄)居如皐，堂名得全，園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戴介眉(洵)：「詞壇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毛亦史(師柱)：「寄書那及論心曲？握手翻憐會面難。」曹文虎(繡)：「倦遊滄海眞無岸，愁覺瀟湘尚有涯。」吳薗次(綺)：「狂橫白袷春無賴，醉瀉紅珠夜奈何。」龔芝麓(鼎孳)：「時窮竟合謀歡老，情至終如善怨何。」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又：「房中煖老珠三豔，階下承歡玉二柯。」于象明(梅)：「襟期劇孟田疇後，風味盧仝陸羽間。」皆名句也。

又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峯廬。每燕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簫、徐郎諸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瞿有仲詩云：「秦簫爲歌楊枝舞，就中紫雲尤媚嫵。」楊枝之子名小楊枝，亦歌童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廖瑩中《江行雜録》言：「京都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姿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糜費也。」大約此風後來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冒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繪園，先期延一有名廚娘至，問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將何等之從？」問其所以異，曰：「席之上者，須羊五百隻，中席三百隻，下席一百隻，他物稱是。」主人曰：「上太費，下太簡，中可也。」如言，備物以待，顧觀其如何處分。及期，廚娘至，從者以百十計，己則珠圍翠繞，高座指揮，諸人奔走刀砧，悉仰頤氣。先取三百之羊，每隻割下臀肉一片備用，餘皆棄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于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聞者錯愕，其奢濫如此。

《新世說・溺惑》 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曲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冒辟疆極寵之，娶爲副室。形影交儷，情好甚篤。後以勞瘵死，或云被北兵掠去，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

《宣爐歌》 《池北偶談》卷一五：如皐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嘗爲桐城方詹事(拱乾)賦宣爐歌，自爲之注，甚精核。

《影梅庵憶語》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五：冒襄【略】撰《影梅庵憶語》，悼姬人董小宛也。查爲仁《蓮坡詩話》：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薗次(綺)以下無不賦詩以贈。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同人集》 十二卷，國朝冒襄編。襄【略】。所居有樸巢水繪園、深翠山房諸勝。晚年却掃家居，與友朋觴詠，輯其酬答詩文，都爲一集，凡十二卷。蓋仿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而作。然阿瑛但文酒之歡，此併其壽序之類，亦皆載入。故繁富勝之，而精美則不及焉。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如皐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爲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僔，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清史列傳・冒襄傳》 (冒襄)著有《水繪園詩文集》、《樸巢詩文集》，又編其師友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子丹書。

《清史稿・藝文志四》 《巢民詩集》八卷，《文集》六卷。冒襄撰。

又 《同人集》一二卷。冒襄編。

藝文

王士祿《客冬贈辟疆先生作比過邗江録寄》 避世經營湖上亭，烟波幾曲入玲峴。姬人水檻焚香侍，秋響扁舟抱膝聽。一代詞華推健舉，廿年朋好感凋零。何戡曲裏頻回首，沈飲知君不願醒。

廚顧東京信黨魁，中年門徑倍

蒿萊。箕裘徐庾傳宮體，伯仲機雲並妙才。懷舊芳蘭思贈遠，鍾情落葉一興哀。三吾烟景空相憶，愧爾寒江遠棹來。

宋曹《集水繪庵贈巢民先生》 水滿荒城一棹通，頻來握手問詩筒。鬚眉各見當年色，門巷猶然處士風。海內文章誇父子，池邊鷗鷺識雌雄。杖藜日日論蕭寺，不使愁予逆旅中。

杜濬《乙巳五日客東皐同諸子諶集巢民齋中喜雨分得澄字》（存目）

周斯盛《匿峯廬詩爲巢民先生作》一（存目）

宋實穎《讀巢民先生影梅庵憶語感賦四絕》 秦淮絲管拍天明，綠酒紅燈滿院迎。余亦當年曾末座，至今猶憶小秦箏。何堪重唱渭城詩，半似微之與牧之。名士風流都未墜，天寒翠袖不勝思。好事誰過揚子雲，樸巢老手雅能文。遠山眉黛今如畫，未必文君勝宛君。江南巨擘兩尚書，（謂溧陽、合肥）酒扇歌旗各自舒。三十年來成一夢，挑燈話舊復誰如。

尤侗《巢民先生移家吳門敬賦二律奉贈并祈教正》 江左詞人冒辟疆，百年水繪老柴桑。朱門鼓瑟繁華舊，白首班荊感慨長。着屐暫尋鄧尉里，停車遙借鄭公鄉。依劉莫詠登樓賦，好向瀼西築草堂。（時方伯丁公爲地主，最厚。）西園公子妙彈棋，南國嬌娥工掃眉。（思董姬也。杜詩「佳人屢出董嬌娥」。）雲雨凄涼神女賦，江山寥落黨人碑。粧樓燈影翻書帙，（君攜如姬皆善書畫，比之通德伴伶玄也。）禪榻茶烟颺髻絲。畫裏浮家風景好，吳宮花發早春時。

汪楫《女羅篇爲冒巢民蔡姬賦》姬善畫花卉翎毛（存目）

張其淦《冒巢民（襄）》 不慕陶栗里，誰懷紀伯紫。不到水繪園，誰羨冒辟疆。辟疆性倜儻，詩酒猶能狂。辟疆年耄耋，春夢醒黃粱。萬恨付琵琶，一滴謀酒漿。且自嚼冰雪，浪跡江湖鄉。苦憶影梅庵，字字皆斷腸。誦者多未喻，但挹梅花香。側聞吳梅村，讚佛歸清涼。千里草已萎，哀蟬奏宮商。西北文殊臺，蓬萊路微茫。天人白雲底，正舉瑤池觴。房星天未動，白玉棺在堂。憶語已追悼，此詩似荒唐。我讀圓圓曲，枝頭變鳳凰。墓門更侯門，陌路嗟蕭郎。

查爲仁《蓮坡詩話》 黃岡杜于皇（濬）《五月坐雨湘中閣和巢民》云：何處動鄉情？湘中閣前雨。極望猶嫌雨點稀，天涯雙淚潸然補。此中端不異湘中，湘水湘烟事事同。烟裏一枝疑晚霽，卻看乃是榴花紅。榴花自燃竹自溼，高竿盡作湘妃泣。更洗新桐葉斬齊，陰森只許黃鸝入。可憐楚客澹無言，窗外又聞急雨喧。此際鄉思但求似，安得一個啼哀猿？又云：「吾鄉絕境，以瀟湘爲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閣命名已見眞賞，乃以屬和於去國三十年之楚人，讀之泣數行下，此眞『瀟湘雨』也。」

雜録

《隨園詩話》卷一二 余過如皋，訪冒辟疆水繪園。荒草廢池，一無陳迹。惟敗壁上有斷句云：「月因戀客常行緩，風爲吹花不忍狂。」劉霞裳有句云：「一片亂紅吹滿地，看來最忍是東風。」正與此意相反。

錢澄之

論述

韓菼《田間文集序》 先生出其所著古文視余，屬之作序，抑余何敢序先生。然幸甚，得受而讀之。廣大渾涵，靡體不具。而馳騁歸宿，亦得之《易》爲多，要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非碎義巧說，譬盪漫羨者比。於是又知先生之於《易》，不獨以之持身，以之立教，卽其小文單辭，罔弗有旁通發揮之趣也。抑又嘗論之，古文之廢久矣，惟剽竊擬似之是患。朱子嘗歎退之《答李翊書》、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而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爲可惜。夫古人言語、聲響必已出，抑猶未也，況襲古人之言語、聲響以求工不尤末乎。先生之文，明理而止爾，辭達而止爾。意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單行孤詣，余得仍舉《易》之一言以蔽之曰：「賁無色也。」無色故無所不受，其先生之文乎。先生又著有《詩學》，余尚未卒讀。嘗讀先生之詩，沖澹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余又將以無色者蔽先生之詩也。

唐甄《田間文集序》　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莊》言高蕩，所陶習者深矣。其爲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爲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鑑，甘潔可飲，縈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吾甚樂觀而亟有取焉。蓋有是人乃有是學，有是學乃有是文，文豈可以強作乎。

錢撝綵《田間府君年譜》　戊辰，里中石屋寺爲文社，是年，府君始得與。每文出，中表方聖羽見之曰：石屋一會，獨有此子。同社大怪之，已而名漸起。姑父方伯穎每會覽府君文，必歎爲不及。壬申，是年邑中舉中江文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府君與三伯與焉。首事潘次魯、方聖羽也。次魯爲閹黨汝楨子，聖羽則皖髯門人。皖髯陰爲之主，以薦達名流餌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門。皖髯與余家世戚，門內人素不以爲嫌，府君鄉居，不習朝事，漫從之入社。會方密之吳遊回，與府君言曰：「吳下事與朝局表裏，先辨氣類，凡閹黨皆在所擯，吾輩奈何奉爲盟主？曷早自異諸。」因私結教子課文，其中江社期，謝不至，諸公既知有異心矣。其冬，彙試生童俱集，大鋮治酒，大會社友，獨不報君。既試畢，府君往謁其封君杜麓翁，翁語曰：「子爲誰薦？」府君曰：「未有。」翁曰：「小兒云方仁植已薦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府君第一，大鋮居爲己功。

《永曆實錄・晏黃二劉列傳》　安慶錢秉鐙詩體整健。

《靜志居詩話》卷二三　幼光禁網潛蹤，麻鞋間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詩屢變而不窮，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錢氏錄其作入《吾炙集》，蓋深取之矣。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眞景眞，事眞意眞。」《田間》一集，庶幾其近之。《效淵明飲酒詩》云【略】。《水仙》二律云【略】。

《柳南續筆》卷四　錢飲光力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爲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音。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爲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雄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即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爲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爲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摭「中聖人」之說，改爲平聲。此說尤爲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即《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既作半席，不當讀爲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賓退錄》載齊己詩「穠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爲去聲，謂於義爲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興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爲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判」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爲子美病，謂東澗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明遺民詩》卷四　錢澄之，【略】桐城人。甲申變後，南都擁立親藩，奸邪柄國，羣小附之，濁亂朝政，而爲之魁者，其鄉人也。公以夙負盛名之士，慷慨好持正論，與鄉人迕。及其得志，修報復。亡命走浙閩，又自閩入粵，崎嶇絕徼，數從鋒鏑，支持名義，所至輒有可紀。削髮歸老田間著有《易學》、《詩學》、《莊屈合詁》，及諸詩文，皆根極理要，而旨趣一歸自然。

潘耒《錢飲光八十壽序》　先生少負雋才，遭時轗軻，浩然獨行其志，間關轉徙，備嘗人世之艱難。中有感慨，一一發之於詩。其質直眞摯，如家人對語，未嘗稍加緣飾，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

納蘭性德《原詩》　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稱，有人譽其詩爲劍南，飲光怒；復譽之爲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爲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爲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爲？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

《明詩別裁集》卷二　幼光自抒情性，無意工詩。五言似陶公，亦在神理，不在字句。與高忠憲、歸待詔所謂同工異曲者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田間詩）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昔賢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眞景眞，事眞意眞。」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絺章繪句家不能道隻字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　錢澄之，初名秉鐙，字幼光，更今名，字飲光。安徽桐城人。嘗問《易》于漳浦黃氏，撰《田間易學》。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撰《田間詩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得香山、劍南之神髓。有《藏山閣稿》、《田間集》。

《問花樓詩話》卷三　「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潘次耕贈桐城錢飲光句也。飲光著有《田間易學》、《詩學》，蓋詩人邃於經者。其書東海公爲刊傳之，版久逸矣。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〇陳田按　田間五古擬柴桑，七古擬張、王樂府，亦近香山，殘明逸老，可與邢孟貞肩隨。

又引《無異堂集》　飲光南渡時，遭黨錮亡命，流滯嶺嶠，歸則皤然老頭陀矣。好飲酒詼諧，放浪山水間，每酒後談說生平，聲淚俱下。時時吟詩，不拘一格，上自漢、魏，下迄中晚，隨興所至即爲之。古詩感慨諷諭，婉而多風，眞得古《三百篇》之旨。

又引《有懷堂集》　飲光少負盛名，爲諸生祭酒。遭明季崎嶇喪亂，與時消息，其用至妙，未易窺也。其爲詩，沖淡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於陶矣。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錢澄之，少篤志厲學，與嘉善魏學渠友，資其潤益。嘗問《易》於黃道周，依京房說，參以邵雍之論，言數甚備。其後，兼求義理，師朱子，與道周之學歧矣。其說詩，則謂詩之爲道，與《尚書》、《三禮》、《三傳》相通。約其條流，豐其旨趣，宣之以雅訓，求之以史傳，證之以輿地。斯善說詩者也。著《田間詩學》十二卷，遵暢《小序》之微旨，廣攬諸儒之舊談，可謂詳審矣。澄之又撰《莊屈合詁》，自序曰：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屈原。澄之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也。有《藏山閣藁》、《田間集》。詩筆工妙，其效淵明《飲酒詩》、《田園雜詩》，頗得柴桑之趣。《雪朝偶成》云【略】。《移居》云：「窗平秋後草，楊對雨中山。」風格又近韋應物。吳江潘耒贈以詩曰：「蹀血生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尚依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踏遍雲山着屐便。久矣泥塗書亥字，淒其衰白感丁年。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朱彝尊曰：「飲光禁罔潛蹤，麻鞋間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詩屢變而不窮，要其派別，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吾炙集》錄之。其傾倒也至矣。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眞景眞，事眞意眞。」《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錢飲光，古詩直接陶、杜，律句如「橋邊雨過初無路，宅後人稀早閉門」、「鄰牆曬網漁人屋，獨樹維舟處士家」、「估客暮占風脚喜，漁家晝逆浪頭眠」、「近井婦喧爭早汲，合村人起說難眠」、「荒路行愁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荷葉直錢須護旱，棗仁炊飯覺春難」、「痛入箭創陰雨夜，夢回鼙鼓海潮聲」、「掉頭帽爲看山側。勒馬韁因戀草依」、「麥隴離披傷雨葉，菜田零落隔冬花」，大抵於張、王及《長慶集》爲近。

《田園雜詩六首》四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若一說明，索然無味。

又六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末章將倫常日用存順沒寧，和盤托出，可以想其品概矣。

《閩江卽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錢飲光《閩江卽事》有云：「響高灘漸至，招定柁如飛。人自瀑中下，舟從巖際穿。風雨何曾作，聲聲在耳邊。」癸巳冬，余送適胡氏姊至尤溪，往返經行，情景如繪。至「鄉思何處訴，人語聽全非。」必親至其地，乃能知之。

《行腳詩》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飲光《行腳詩》三十首，多彼教語，然如「往事是非難說夢，新年憂喜但書空。」「野狐到底歸槽廠，貧女安心賣笊（羅）（籬）。」「倦來那覺繩牀短，飽後還嫌夜飯麤。」「但容折腳親支爨，得覆匡牀手縛柴。」「爲覓因緣穿酒肆，欲傳心事畫鑪灰。」「古廟有鑪權過夜，老僧無婦慣傷春。」「推倒泥神尋佛拜，收來牛骨換香焚。」「飢寒總被婆心誤，嘯傲嘗防冷眼看。」「幾處櫂歌傳北調，數株枯樹說南朝。」「放生有願收蟲網，續火無心落鳥巢。」「佛座半敲無力正，龕鐙欲暗幾時明。」多悟道之言，非裝金抹粉者所能夢見。

《胡星卿茅屋歌》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〇：錢飲光《胡星卿茅屋歌》云

【略】，可想見星卿清節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錢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以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吳、越間。與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目擊秦寇蹂中原，嚙指嚼齦，銳欲以功名自奮。迨南渡而後事不可爲，麻衣芒鞋，間關萬里，崎嶇閩、嶺間，猶不忘□□□之初志焉。嗣後，海宇風清，玄黃戰息，繩床土室，埋照終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斯泳斯陶，或嘿或語，格每進而益上，詩屢出而不窮。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錢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晚號田閒，桐城人。少以名節自勵，巡按某舊爲閹黨，至郡謁文廟，諸生迎迓，先生扳其輿，數其穢行。巡按懼，不敢較，由是名聞於時。與吳次尾、方密之諸人主復社。又與陳卧子、夏彝仲輩，聯雲龍社，接武東林，喜談經世之略。思冒危難，以立功名。會南都捕治黨人，亡命走浙、閩，入粵。黃石齋重之，薦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桂王時，擢禮部主事。特試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兼撰誥敕。指陳時弊，爲衆所忌。乃歸里，與船山出處略同。晚廬墓躬耕，著書不出。卒年八十有二。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三　錢秉鐙，桐城人，後改名澄之。永曆三年授庶吉士，改編修，管制誥。郎國公高必正聽吳貞毓、郭之奇等言，欲逐嚴起恒，曰：「舉朝人皆說嚴公不好，想不是好人。」秉鐙曰：「說嚴公不好者，爲救五虎也。五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公以爲何如乎？」必正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子，也就沒人參他。」秉鐙曰：「孔子到齊國，被晏嬰參；到楚國被子西參。」必正大喜，及入對，力言起恆公忠無私，事得解。秉鐙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謁孔廟，秉鐙攀車，昌言詆之。御史時自幸脫於逆案，以爲病狂，舍之。至桂林陷，祝髮爲僧，名西頑。

《明遺民錄》卷五　明錢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澄之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弱已濺其衣矣。澄之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間陳卧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學《易》於黃道周。宏、光時，馬、阮興大獄，秉鐙名在捕中。變姓名逸去。南都亡，走閩中。道周薦授推官，秉鐙以薦舉得官爲恥請侯鄉試，不許。閩亡，自江南入粵。永曆三年，臨軒親試，授庶吉士。南雄陷，倉卒移蹕，凡大詔令，悉秉鐙視草。金堡下獄，營救之。大學士王化澄因側目，將改爲職方主事。嚴起恒持不可，且言秉鐙有制誥才，乃改編修，管制誥。郎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之朝於梧州也，吳貞毓、郭之奇郊迎四十里，欲籍以殺五虎，逐起恒。適秉鐙過戎政侍郎劉遠生舟，必正等先在，曰：「舉朝人皆說嚴公不好，想不是好人。」秉鐙曰：「公見過幾人？」必正曰：「過半矣。」秉鐙笑曰：「爲要說嚴公不好，故見公耳。若某便不來矣。且說嚴公不好者爲救五虎也。五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公以爲何如乎？」必正大感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子也就沒人參他。」秉鐙曰：「孔子到齊國，被晏子參，到楚國，被子西參。」必正大喜曰：「原來孔子也有人參。」及入對，力言起恒公忠無私。金堡處分過當。事得解。秉鐙又疏言之，乃改戍堡清浪衛。尋因病乞假，至桂林，桂林陷。祝髮爲僧，名西頑。久之返里。所著有《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著《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彙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又詳云。秉鐙少以經濟自負，嘗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易學》、《詩學》之外，有《藏山閣稿》、《田間集》、《所知錄》等書。

《南雷學案・編修錢飲光先生》（存目）

《清史列傳・錢澄之傳》　錢澄之，初名秉鐙，字飲光，安徽桐城人。明諸生。弱冠時，有閹黨爲御史，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澄之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由是名聞四方。崇禎朝，以明經貢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游吳越間，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遂爲雲

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雲間陳子龍、夏允彝，嘉善魏學渠，與相友善。又嘗問《易》於漳浦黃道周。後避黨禍至震澤，遇兵跳身南遯，崎嶇閩越間。亂定歸里，遂杜足田間，治諸經課耕以自給。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道周之餘緒也。後乃講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傳》本義，而本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摶《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又著《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覈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程、張子至明黃道周、何楷，共二十家，持論精覈，無所攻亦無所主，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他著有《屈宋合詁》二冊、《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二。

紀事

《沙邊老人行》《小腆紀年》順治三年：（三月）辛未（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鋐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初，中書舍人張同敞於崇禎末調兵雲南，及抵江西，而南都已陷，退還吉安，楊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戰功。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位，王以元吉爲督，召廷麟入直。元吉講體統，申約束，諸將稍不樂。而峒帥張安既以破敵立功，其諸營亦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選請諸朝，遣其子傅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下吉安。元吉聞峒帥四營之足恃也，蔑視滇、廣兵，滇、廣兵皆解體。然張安故蠻寇，受降後，淫掠自如，廷麟嘗遣救湖西，所過殘破。及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不戰而潰。

《虔州行》《小腆紀年》順治三年：「（三月）辛未（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鋐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五月丙午朔，我大清兵進逼贛州，明江西巡撫劉廣胤戰敗被執，楊廷麟、萬元吉悉力固守。」「明加吏部尚書郭維經六省督師銜，募兵援贛州。【略】其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大小十數戰，頗有斬獲。【略】及維經死於贛，而應銓等駐兵龍泉，聲勢不相屬。明年，應銓部將潛導王師入城，兄弟同就執，應銓扼吭死，應衡鑿齒斷臂死。應煜以罵我巡按董學成奸貪，抽腸，死尤酷。」「（六月）明賜贛州名忠誠府。」「冬十月丙子（初四日），我大清兵克明忠誠府，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廷麟、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廣、總督萬元吉、吏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觀贛州死事之烈，可以見楊、萬諸公忠誠之結，撫循之勞矣。此與史閣部之守揚州，瞿留守之守桂林，後先輝映，日月爭光，事雖無成，可無恨矣。」

《髯絕篇聽司空耿佰良叙述詩以紀之》《小腆紀年》順治三年：丙戌六月，明方逢年、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鋮降於我大清。四人擁殘卒數千，疏請入關，王不許，士英乃遁入台州山寺爲僧。逢年父子、大鋮薙髮降，已而士英亦降。又：丙戌八月，我大清貝勒勒克德渾誅明馬士英、阮大鋮、方逢年、方國安於延平市。大兵搜龍槓，獲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請駕出關疏，按月日，在既降後，遂駢斬逢年、國安、士英於市。大鋮方遊山，聞之，自投崖下死，乃戮其屍。或曰：士英實未降，遁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中。明年，爲官軍所獲，戮於市。或曰：方其自矜時，爲士卒擠巖下死。或又曰：大鋮登嶺時，忽頫首大呼曰：「介公饒我！」遂自撻面，墜馬死。介公，雷縯祚字也。蓋好事者爲之也。臣鼐白：馬、阮爲當時衆惡之所歸，未死而詛其死，既死則快其死，所聞異詞，所傳聞則又異詞矣。曰東林、復社間我，曰介公饒我，此語既軍中所不解，則亦誰聞之而誰傳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固不暇計其說之眞贋也，然則何以決其伏國法哉？請駕出關之疏，在我朝則爲叛臣，在勝朝則爲義舉，非實有是事，則載筆諸君子必不以所樂聞之事，加之所甚惡之人，而《明史》既臚列是說，江氏《臺灣外紀》以閩人說閩事，確指之而無疑詞，則作史者亦信其所可信耳。

《麻河捷》《永曆實錄·馬盧二王列傳》：馬進忠，字葵宇，陝西延安人。本起羣盜，號混十萬。崇禎十年，掠汝、洛間，左良玉蹙之于高坡，進忠降。【略】永曆元年二月，長沙潰陷，進忠退屯常德。夏，上大封諸將，封進忠武昌伯。是秋，孔有德攻常德，堵胤錫棄城去，進忠亦走，屯永定衛山中。二年，復攻常德，拔之。【略】已而（清）金固山以援兵萬餘騎由荆、澧來攻，別遣舟師自洞庭入沅江西上，進忠偵知之，遣前部迎擊，小卻。（虜）屯

麻河，進忠拔營誓師急進，距麻河十里，率驍將馬維興、楊進喜、劉之良輕騎覘之。敵騎漫野，甲光炫日。進忠退與諸將計，令騎兵皆下馬，斷長矛之半爲前鋒，巨斧繼之。進忠步持矛與之良先登，按(虜)營大呼奮擊，以短矛從下理甲葉刺之，(虜)衆皆殲，收獲馬騾、甲仗、帑帳巨萬計。既而敵舟師不知騎兵之衄，泝流抵德山。進忠禁城中烟炊，斂兵墮守，楊國棟伏抄其下流葦岸中。敵舟覘城空，亟進，既泊，進忠兵四起，奪舟奮擊，衆皆驚降。或有逸者，國棟截流邀擊，盡俘獲之。自南方興師以來，推麻河功第一。事聞，晉爵武昌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悲湘潭》《小腆紀年》順治六年正月：庚辰(二十一日)，我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定興侯武英殿大學士何騰蛟死之。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棄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爲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督師一人在焉，率兵徑入。勇舊隸騰蛟麾下，率衆羅拜勸降，騰蛟大罵，遂擁之去。既去而楊某始至，急入求督師，凡七出七入。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騰蛟絕粒七日不死，乃見殺。事聞，(桂)王哀悼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謚忠烈。

《悲信豐》《小腆紀年》順治六年正月：乙卯(二十六日)，李成棟之兵潰於信豐，渡水溺死。成棟踰嶺攻贛州，爲守將高進庫所敗，退駐信豐。王師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是日四更時，發火器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砲，我爲後應。時天久雨，發砲不燃，三百人皆殲，成棟不聞砲聲，謂火器軍已往也。披甲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欷歔。呼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有冒雨逃者。【略】(杜)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中軍也。成棟敗，永和挈印先歸，諸將亦有全軍返者。(桂)王命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永和重賂諸將，推爲留後，乃命爲總督，代領成棟軍，駐廣州。

《悲南昌》《小腆紀年》順治五年正月：「癸亥(二十七日)，降將金聲桓以南昌叛我大清，復歸於明。」六年正月：「戊寅(十九日)，我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王得仁伏誅，明前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爲援耳，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桂)王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逗留不進，成棟軍亦屢挫不敢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暇旁收郡縣。正月，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王師乃佯攻得勝門，砲聲震三百里，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巷戰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三入，已而被獲，磔殺之。曰廣賦絕命詩六章，投傑家池死，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

《得留守及張司馬死難信》《永曆實錄・二張列傳》：張同敞，別號別山，湖廣江陵人。故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略】上(桂王)命瞿式耜兼督楚師，式耜奏薦同敞忠勇，【略】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略】同敞行視嚴關，與胡一青議守桂之策。【略】會于元曄自楚西來，詣闕求督楚師，(王)化澄遽擢元曄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略】以奪同敞權。【略】既至桂林，飾女以嫁趙印選，印選遂擁之爲軍主，與同敞抗，減胡一青軍食，嚴關守軍皆餒。一青退屯大榕江，孔有德來攻，印選不援，一青孤軍潰，印選遽攜帑走。有德進兵，薄桂林，同敞單騎麾兵，兵皆鵝散不聽。同敞馳入城，見瞿式耜曰：「同敞不死于陣者，爲不欲曖昧自斃耳。願與先生同死城中。」式耜起，執其手曰：「吾固死此，正待君爾。」乃秉燭行酒，各賦絕命詩。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燭城中，城門無守者。同敞據枕酣卧，鼾聲如雷。黎明起，與式耜沐櫛整冠服，坐署中，從者皆散。兵入，被執，見有德。同敞瞋目戟手向有德曰：「麾下從毛將軍(文龍)起海上，受朝廷恩命，官三品。今國且垂亡，吾以麾下爲久死矣，而尚存耶？或者吾殆見鬼乎？」有德大怒，命壯士曳之仆地，捶之，折一臂，一目突出。同敞大呼曰：「叛國賊，速殺我！國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之出，與式耜同繫。繫間，與式耜唱和詩各十餘首，流傳人間，金堡集而行之。居旬日，有德復召之。入，置酒與飲，肴肉置地，鋪氈命坐。同敞植立不揖，以足蹴肉傾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略】明日，遂遇害。【略】同敞晚生一子，方在襁，桂林陷，不知所之。

《湖熟種菜歌》厲鄂《開平王孫種菜歌序》：常延齡，字喬若，號蒼谷。

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襲封懷遠侯，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阮。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湖墅。

著録

蕭穆《藏山閣集跋》 田間先生所著《詩學》、《易學》、《莊屈合詁》及《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均康熙二、三十年間，崑山徐氏助資雕版蘇州，先生躬自督工讎校，皆行于世。惟《藏山閣集》二十卷，據先生與《廖明府書》，亦曾付梓，然未見人間藏有印本。惟二十年前，於先生族裔香圃茂才家見之，迺其大父白渠先生手抄也。前十四卷爲古今體詩，内分《過江集》二卷，《生還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行脚詩》各一卷，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迄順治八年辛卯，凡一千零五十六首。卷十五至二十，爲書疏、議論及紀事雜文，共二十五首。（今刻《文存》另分六卷。）是集諸詩，皆紀出處時事，無意求工，而聲調流美，詞彩煥發，自中繩墨。虞山錢宗伯撰《吾炙集》，特多著録。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錢澄之著有《田間易學》十二卷嘗問《易》於黄石齋，究極象數，後乃研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有《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爾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爲主，所採諸儒論説，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自謂《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周、屈原，復著莊、屈合注八卷，又有《藏山閣詩集》十卷，《文集》三十卷。（參《四庫全書提要》、《先正事略》，馬其昶撰《桐城耆舊傳》。）

《小腆紀傳》卷五五 錢秉鐙【略】所著有《易學》、《詩學》、《藏山閣稿》、《田間集》、《所知録》。

錢品三《田間文集跋》 田間公【略】生平所撰除箋註外，詩文可數十百卷，皆並時鉅公助貲授梓流傳海内。《詩學》、《易學》、《莊屈合詁》，板至今庋於祠藏山閣。《詩存》、《文存》以及《尺牘》，蕭氏曾出其鈔本，印諸滬上。惟《文集》三十卷，亂後原板無存，藏本頗尠。今夏同里方君常季進品三而謀焉，堅屬付印，且爲徵序於姚君叔節，旋脱稾。下逮之二君者，要皆抗心希古，聲聞於外者也。目覩鄉前輩遺書猶慨焉。敬慕思永其傳，余小子敢不勉。廼就原書排印，自夏徂秋，校讐務審。四閱月而功蔵。【略】外有《田間詩集》廿八卷，分《江上》、《客隱》兩編，板亦無存。

《清史稿・藝文志四》 《田間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錢澄之撰。

藝文

張其淦《錢飲光（秉鐙）》 五虎攻嚴公，嚴公救五虎。孔子有人參，飲光眞妙語。飲光不病狂，爲僧頑如此。金粟是道人，日卧僧寮裏。土牀多問奇，亦寫詩滿紙。沈吟臨弱水，傷心可知矣。誰著古微書，乃有子雙子。

潘次耕《贈錢飲光》 蹀血生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尚依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踏過雲山著屐便。久矣泥塗書亥字，凄其衰白感丁年。誰憐靈武麻鞵叟，老向空山拜杜鵑。

蔣薰

朱彝尊《蔣薰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甯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黄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於南村，蓋無意於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臼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於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於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

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暘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於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於壁。縣臨極邊，年儀流移載道，覈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薰，處凋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清岱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栗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即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牖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含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潔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閒，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騖爲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於時，弟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略】銘曰：「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於百世。」

《兩浙輶軒錄》卷二　朱文藻曰：蔣薰詩，汪淮選本作嘉興人，兪寶華選本作海甯人。按《杭州府志・藝文》有「海甯蔣薰聞大撰《塞翁編》」，據蔣詩《曹秋岳招集湖樓偕張登子》題下自注云：「同郡曹溶、山陰張陛。」秋岳是嘉興人，朱彝尊撰墓誌，稱君爲海甯人，而不言諱字，序中有「薰處凋殘之地」一語，其爲蔣薰無疑。竹垞與蔣同時，其著籍海甯，可爲確據。而汪選以爲嘉興者，亦非無因也。

崔華

姜宸英《櫻桃軒集序》　是集，婁江崔君華所著。君既裒集其詩十餘種，乃託予以序，而先之以文曰：「櫻桃軒者，故觀察凌氏玉樹園也。園有玉蘭，橫蔭十餘畝。前後有堂，堂後櫻桃一株。櫻桃之始花也，與玉蘭相後先。玉蘭始放，而車馬填溢門巷。予不能鍵關以謝客，每揖客，退則坐卧櫻桃軒中，岸幘而哦。今詩數軸，皆軒中之所得也。故不名以玉樹，而以櫻桃始。」予自壬寅歲得交崔君於廣陵之文選樓，是時君即屬予爲序，距今二載矣。以君之知我也，其可無一言以述乎？君守道靜默，貧而益樂其志。予所見天下士，鮮有如君之賢者。君之詩若文，如其人者也。君於書無不讀，尤精於音樂、歷數。其詩幽峭豔逸，出入於郊、愈、島、賀之間，而旁通繪事，特臻其妙。挾君之才，以走四方，當無不拂席迎者。然君嘗上南宮不遇，倦游江淮以北，以歷覽其名勝，而見之於詩者多矣。今猶以所居名其集者，豈非無羨於彼之赫然者，獨居而樂得其志者哉？觀察之園，其子孫不能有之，君得而居之。今其園反因君而傳者，以此知富貴之不足恃，而託諸賢人君子、與見於文辭者之足久也。予雖幸讀君之詩，猶未得隨載酒之轍，觀君之所以解衣槃礴者，退而自移其情也。於是集也，能無慨乎！

《漁洋詩話》卷上　余以順治庚子，爲江南同考官，得太倉崔華不雕，工詩畫。嘗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欹檣坐清晝，薄冷出蘋間」，又「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此例甚多，余目爲崔黃葉。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引《香祖筆記》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爲王諱，以爲增「漠漠」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囈語。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門人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予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

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于崔亦前輩也。

《池北偶談》卷一二　予門人崔華孝廉，字不凋，太倉之直塘人。性孤潔寡合。畫翎毛、花卉甚工，尤工詩，清迥自異，吳梅村常目爲「直塘一崔」。其佳句云：「欹檣坐清晝，薄冷出蘋間。」又：「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此中枕簟客初到，半夜梧桐風起時。」又：「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吳人目爲崔黃葉云。予《論詩絕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二句，亦崔詩也。

《居易錄》卷一　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詩尤清異出塵。【略】亦不得志以歿。予載其詩於《感舊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原本「丹楓江冷人初去」，「丹楓」、「黃葉」不無合掌，擬易「白蘋」，崔黃葉以爲可否？

管世銘《讀雪山房雜著》　崔華不雕「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極爲漁洋激賞，所謂神韻天然，不可湊泊也。沈（宗伯確士）病其合掌，易「丹楓」爲「白蘋」，遂使昔賢名句索然無生氣矣。

《清史列傳・崔華傳》　崔華，字不雕，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居直塘。性孤潔寡合，吳偉業目爲直塘一崔。詩清異出塵，嘗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又有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呼爲「崔黃葉」。王士禎，華舉主也，極賞其詩。著有《櫻桃軒集》。

《本事詩》卷一二　楓江漁父曰：太倉崔華不凋有《櫻桃軒集》，寫生點染，仿佛徐熙、黃筌。僕嘗題不凋畫水仙云：「淡墨欹斜寫水仙，微微寒月籠輕煙。櫻桃句好沾衣久，丹粉生香更可憐。」汪鈍翁《說鈴》云：不凋《澀墅別諸公》有「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一時膾炙人口，因有「崔黃葉」之號。不凋出阮亭之門。阮亭《桐花詞》妙絕長安，競呼爲「王桐花」，正不可無崔黃葉作高弟也。又阮亭《論詩絕句》云：「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其嘆賞如此。

王士禎《于皇方邵村崔不雕小集》　天涯倦客此宵同，銀燭湘簾五夜風。殘月空堂絃拉雜，早潮江岸唱玲瓏。鶯花上日連秋社，絲竹中年感謝公。明發白沙洲上棹，橘林楓葉雨濛濛。

又《懷崔不雕（不雕常有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爲世傳誦）》　籍甚崔黃葉，才名二十年。身無一枝隱，詩已衆人傳。屋傍撈鰕渚，潮荒種蛤田。風塵京洛客，深愧博陵賢。

吳綺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林蕙堂集》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宜興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曰：「吳薗次班香宋豔，接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未猶強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其詩才華富豔，瓣香在玉溪、樊川之間。詩餘亦頗擅名，有「紅豆詞人」之號，以所作有「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嘯秋風》、《繡平原》之類，當時多被管絃。以各有別本單行，故僅以散曲九闋綴之集末。統而觀之，鴻篇鉅製，固未足抗跡古人，而跌宕風流，亦可謂一時才士矣。

又《總集類存目四・宋金元詩永》　（是編）首有康熙戊午綺自序。其凡例謂所選諸篇，品骨氣味、規矩方圓，要不與李唐李格致有天淵之別云云。故頗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與元人縟媚之失。然一朝之詩，各有體裁，一家之詩，各有面目，江淹所謂「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已二體。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者也。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眞隱矣。卽如唐人之詩，又豈可以漢、魏、六朝繩之，漢、魏、六朝又豈可以《風》、《騷》繩之哉。是集之所以隘也。

宋琬《吳薗次藝香詞序》　吾友吳君薗次，以水部郎出守吳興。下車伊始，廉得郡中大猾主名。單舸禽治，不俄頃而殲之，湖人懽聲動天地。政行暮月。刑清而賦完。放衙散帙，蕭然洛誦。繩牀棐几，鐙火青熒。吏人從屏戶間窺之，不辨其爲二千石者。四方名士，多從之游。而又有道場浮玉、銅官顧渚，與夫餘不罷畫苕霅之勝，以供其發抒。以故揮毫命屐，幾遍巖壑。

而於填詞尤最工。其《吳興》一闋，有曰：「詩瓢酒瑳茶鑪，是湖中簿書。」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矣。抑吾聞聲音之道，與政事通。蘭次丰采，既爲吏民所畏愛，而其長歌短令，尤足以被管絃而宣金石。去武康百里而近，有所謂前溪者，非昔人歌舞地乎。斯編既出，當令青衣二八，按拍而奏之。相與樂斯民之無事，而消其咨嗟愁歎之聲者。其道或由乎此也。區區引商刻羽云乎哉。

汪懋麟《宋金元詩選序》 吳君蘭次，嘗守湖州。以好客聞東南，即坐是罷官。未嘗以屑意。客居吳閶，著書飲酒，自娛樂。尤喜爲詞、賦，六朝排麗之言，出語往往驚絕，遠近傳誦。既取宋、金、元數百家之詩，精搜博採，彙爲若干卷，屬余序。近世言詩者多矣。動眇中、晚，必稱初、盛。追摹漢、魏，上溯《三百篇》而後快。於宋人則云無詩，何有金、元。噫！所見亦少隘矣。世非一代，代不一人，信詩止於唐，則《三百篇》後，不當有蘇、李。「六經」以降，不當有左丘明。四唐之目，見本於庸人，時會所至，何能彊而同之也。近人且言不讀宋以後書，是士生今日，皆當爲黔首自愚，無事雕心鏤腎，希一言之得，可傳於後世也。余嘗論唐人詩如粟、肉、布、絲、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濟其窮。誠不可一日無。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學之者必貴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間出其奇。譬舍紈穀而衣布絺，卻金玉而陳陶匏。其豪侈隱然見也。倘貧窶者，驟從而放效之，適形其酸寒可笑而已。烏可執是以蠱學詩者哉。是選諸體，一律以法，似中、晚者尤多。讀其詩而揜其名，止知爲唐人之詩，不知其爲宋、金、元之詩也。是可以塞妄議者之口矣。君之功大矣哉。余意欲別其致而名存之。專與唐人異，宜世見誚者之多乎。待余暇時，出其本與是集同異參之。功歸君，罪在余，復何辭也。

又《送吳蘭次歸滄浪序》 吳君蘭次以尚書職方郎中領湖州，輕財好交。既去郡，家無一瓦一隴，貧不能歸，遂客於吳。托跡滄浪間。【略】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湖山澹蕩之外。每醉輒歌吟笑樂，詼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至忘寢食。

《本事詩後集》卷一〇 蘭次少讀書康山之麓，既而待詔金馬，奉敕填詞，流傳宮掖，人都目爲江都才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蘭次守湖州，擒治豪猾，喜賓客。四方名流過從賦詩，遊讌無虛日。卒以是去官。梅村贈詩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可以想其風趣矣。

《國朝詩話》卷二 江都吳蘭次由拔貢歷官湖州太守，擒大猾，修勝跡，見稱公卿間。顧喜與賓客遊，四方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梅村有句云「官隨殘夢短，客比亂山多」，雖似諧語，蓋實錄也。才綺如其名，工填詞及短幅駢體。詩則歌行如《青山下望黃將軍墓道》，淋漓頓挫，亹亹逼梅村。五言律如《送人歸里》首【略】。乃明七子派之佳者。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吳綺）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選《宋金元詩永》行世，足徵其得力所自矣。爲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優孟韓、蘇，餖飣《史》、《漢》者，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與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毘陵女子日誦其「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爲秦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略】吳蘭次如弱柳迎風，不堪攀折。」

《淮海英靈集甲集》 （吳綺）好賓客，四方名士若施愚山、徐健庵、吳梅村、宋荔裳、周櫟園、高阮懷、黃九烟及宗鶴問、卓火傳之流，過從無虛日，登臨唱和，風雅擅於一時。罷官後，乃遊虎邱，鄧尉，復與吳中士大夫相吟咏。既歸江都，貧無田宅，購廢圃而居，有求詩文者，爲種一梅，久之梅樹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葺蒓鱸舫于中，與汪蛟門懋麟、王武徵方岐、蔣前民易、桑楚執豸、宗梅岑定九、顧書宣圖河、鄧孝威漢儀詩酒往來。生平最工駢體，與陳其年並稱。又工詞，自號「紅豆詞人」。七古宗初唐，五、七律安雅典貴，卓然成家。《四庫書》所稱神姿艷逸，不愧才人者也。惡世之斥宋詩者，乃選唐以後詩，爲《宋詩永》、《金詩永》、《元詩永》若干卷刻之。

《今世說・識鑒》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時吳蘭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歿於客邸，兩孫孤立。蘭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嘆趙爲知人。（吳名綺，江南歙縣人。官湖州守。爲治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繩牀棐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爲二千石也。喜與賓客游，四方名氏，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　吳蓮次詩安雅典貴，以神姿豔逸爲世所稱。然如悼友詩，蒼涼沈鬱，非專工才語者也。

《清史稿・文苑傳一・吳綺》　順、康間，以駢文稱者(有陳維崧)，又有吳綺【略】維崧導源庾信，泛濫於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才地視維崧爲弱，而秀逸特甚。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　廣陵諸子，善百、蓮次，巧于言情。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王阮亭曰：「吳蓮次太守，工爲小賦，雋逼庾、鮑。詞亦《哀江南》之流。」吳慊庵曰：「吳興有藝香山，爲西施種蘭處。家園次適守是邦，取以名詞者也。其深麗綿密，集周、秦諸家而爲大成。海內操觚家，堪語此者且少。」

《清詞綜》卷四引朱彝尊評　蓮次之詞，選調寓聲，各有旨趣，其和平雅麗處絕似陳西麓。

《靈芬館詞話》卷二　紅豆、梅村詩筆擅一時，而詞皆非本色。

《雨村詞話》卷四　懷古詞宜用《望海潮》調，始于秦少游廣陵諸懷古，及越州懷古等闋。本朝吳綺蓮次于此體尤工，有懷古和韻五闋，直壓前人。

譚瑩《論詞絕句》　奉敕填詞教小伶，人非曾覿卻曾經。我如十五雙鬟女，把酒東風祝不停。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余十一歲始就外傅，越三年得羸疾幾殆，督課盡廢。偶檢先世遺書，見吳蓮次(綺)《林蕙堂集》中，有《藝香詞鈔》，好之。彼時幷不知何者爲詞，第見刊本所分句讀，或長或短，異之，持問長老，方知世間有倚聲之學。蓮次人品清迥，生平遺事，洵足增重詞場。讀其《聽翁自傳》，令人神往。傳云：聽翁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以忤上官投劾歸，貧甚。壻江辰六。釀金築室於廣陵南門，曰天地閒亭。制府吳留村贈以買山錢，歸得粉妝巷廢圃居焉。又以錢二百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足供半歲食。圃荒甚，有索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於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月，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適，雖至屢空，泊如也。常曰：吾才不逮古人，而冒忝方州。性懶，不能爲導引術，而年及古稀，不事家人生產，而萊妻伶妾，無北門之謫。諸兒子不營利祿，而皆拈弄筆墨，粗能爲詩、古文、詞，吾知造物之與我厚矣。乃以修短衰健聽之天，利鈍榮辱聽之人，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故自號曰聽翁。詩務言其性之所近，文好作孝穆、子山語，詞則兒女子皆能習之。有毗陵閨秀誦其「把酒屬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文長不備載。)余嘗論國初諸詞家以詩譬之，竹垞嚴整，其高岑乎。迦陵矯變，其李、杜乎。容若綿至，其溫、李乎。而蓮次著墨不多，都適人意，殆王、孟歟。然難與刻舟求劍者道也。蓮次序錢葆《酚湘悉詞》云：「詞原靡麗，體雖本於房中，而語必遙深，義實通於世說。」又云：「昔天下歷三百載，此道幾屬荊榛。迨雲間有二公，斯世重知花草。」數語括盡詞品詞運。雲閒謂陳卧子。明自中葉以後，知詞僅三人，楊升庵、王弇州及卧子。若夏公謹(言)、馬浩瀾(洪)，皆不足數也。鄭荔鄉曰：「蓮次以明經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世祖大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出知湖州，人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詩鈔小傳》)

《云韶集》卷一四　《藝香詞》名最盛，出入西麓，而顯豁近人。婉麗之詞，是蓮次本色。

《詞則・閑情集》卷三　蓮次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當時呼爲「紅豆詞人」。《藝香詞》四卷，大約綺語最工。竹垞謂其絕似陳西麓，則未必然也。

《白雨齋詞話》卷三　吳蓮次詞，調和音雅，情態亦濃，詞中小品也。竹垞謂其似陳西麓，亦漫爲許與之論。

又　蓮次小令，亦不能銳草堂窠臼，長調間作壯浪語。如《滿江紅》(醉吟)云：「髀肉晚銷燕市馬，鄉心秋冷揚州鶴。」又云：「海上文章蘇玉局，人間游戲東方朔。」蓮次與迦陵結異姓昆季，似此亦頗類迦陵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　周叔雲紿諫《東鷗詞》中有句云：「月在櫻桃樹底黃。」與吳蓮次太守(綺)「雪在山查樹上紅」句同一思致。紅、黃二韻，非深於詞者不能押，亦不敢押。其妙正在可解不可解間。太守由貢生官中書，奉詔譜《椒山樂府》，特邀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其寵眷如此。旋出守湖州，鋤強扶弱，不受請託，致失上官意，以詩酒不事事罷官。早歲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句，因之得名，惜全闋不稱。所著《藝香詞》，已錄入《四庫全書》。

《柯亭詞論・清詞三期》　清詞派別，可分三期。浙西派與陽羨派同時。

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電發等繼之，崇尚姜、張，以雅正爲歸。陽羨派倡自陳迦陵，吳薗次，萬紅友等繼之，效法蘇、辛，惟才氣是尚，此第一期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清朝以四六名者，初有陳維崧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維崧導源於庾信，氣脈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鐫，純爲宋格。則三袁、鍾譚之流亞。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爲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太多，論者遂以膚廓爲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不能以掃撦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

又　清代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醇，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芬弱，浪得名矣。顧聞吳薗次慷慨義烈，敦尚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薗次與焉。其召還也，賓客復集，薗次獨落落然蹤跡闊疏。合肥龔芝麓尚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徧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惸惸孤露，無過存者。薗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帔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程益言邀飲虎邱酒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三、四語寫山塘風景如畫。

《題虎丘酒樓》《問花樓詩話》卷三：「七里水環花市綠，一樓山向酒人青」，吳薗次《題虎丘酒樓》句也。虎丘爲自古笙歌酒肉之場，作者如林，二語眞色界之詮凝符，酒國之解酲湯。

《滿江紅》（醉吟）《詞則・別調集》卷三：精警似此，頗不讓迦陵也。「向」字上，余擬加「鎮日」二字，較警，不必效九十一字體。

《明月斜・春情》《古今詞話・詞話》卷下：蔣景祁曰：薗次太守爲《明月斜》詞，有「乳燕尋香未肯歸，玉奴背面秋千下」語。較古山樂府之「女子開簾放燕飛，無我許，又是想他歸」者，同一香艷。

《相見歡・吳興感事》《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音餘言外，足冠全編，他詞未能稱是。

《釵頭鳳・冬閨》《詞則・閑情集》卷三：結三字（巫雲昨夜同騎雙鳳，夢夢夢。）妙倒裝文法。

《花發沁園春・無題》《詞則・閑情集》卷三：此詞必有所感。紅顏薄命，今古同慨。又：天若有情天亦老。

《醉花間・春閨》《白雨齋詞話》卷六：「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吳薗次詞也，當時有「紅豆詞人」之號。「郎似桐花，妾是桐花鳳。」王阮亭詞也。京師人呼爲「王桐花」。此類皆一時情豔語，絕無關於詞之本原，而當時轉以此得名，何其淺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吳綺，字薗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頴悟，爲諸生，有聲藝林。濮州石學士視學江南，拔冠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用，朝臣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人德之，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官意，坐劾罷歸。既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謝之。後乃復歸于揚，有贈買山錢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坐卧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簞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能視，因自號曰「聽翁」。

乾隆《甘泉縣志》卷一四　吳綺字薗次。五歲能詩，長益通詞賦，尤工駢儷體。以順治中拔貢爲內閣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事傳奇，禁林傳演。歷工部郎中，知浙之湖州府，濬城南碧浪湖，構峴山諸亭，與賓客觴詠之地。明末凌公義渠殉難，死久而未葬，綺爲購地葬之。未幾，罷歸。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　吳綺字薗次，江都人。總角能詩【略】歷陞湖

州知府。罷歸，有求詩文者，輒以花木爲潤筆，因名其圃曰「種字林」，與名士爲春江花月社。

同治《益陽縣志》卷二〇　蘅次，江都人。登進士第，由部郎出爲湖州知府。雅負氣節，不合於上司，遂掛冠去，浪跡江湖，放情詩酒。邑令江閩，其東祖也。因至益陽，閩爲名所居曰「冰玉齋」，《江志》之成，多屬裁定，有勝蹟諸詩及《賜衣堂記》。

《思舊錄》卷一　先生諱綺，字蘅次，歙之溪南人，江都拔貢生。少負才華，不屑屑事生產，出而訂交天下士。下筆駢麗，詞家尤推崇之。世傳其樂府新聲，爲世祖皇帝所賞譽。應制立成，寵遇殊渥。方其出守吳興，地既名勝，四方嘉客畢臨，唱酬遊宴無虛日，而於政事無所妨。三風太守之號，翕然歸之。謂風流、風雅、風力也。後解任。梅村吳祭酒贈以詩，有曰：「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僉以爲實錄云。先生歸而食貧，非吳制府爲買宅置田，幾無以自存。晚年展墓歸里，予始與相見。時雙瞳失明已久，自號聽翁。而酬應精神，雖老未衰。每酣暢賦詩，口占授二三賢嗣錄之。其風度可喜如此。掛帆言歸，惜別漁梁之上，米家船圖書滿載，望之若仙。竊謂邗江有此寓公，二分明月爲不虛矣。身後粵中魯方伯刻其全集行世。

《清史列傳・吳綺傳》　吳綺字蘅次，江蘇江都人。五歲能詩，長益淹貫。順治十一年拔貢生。以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樂府，遷兵部主事。洊歷郎中，授浙江湖州府知府，多惠政，不畏彊禦，湖州人稱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有求詩文者，以花木潤筆，因名其圃曰「種字林」，日讀書坐卧其中。簞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喜賓客。在湖州時，四方名流過從賦詩，遊讌無虛日。其去官亦坐此。所作詩詞，駢體合編爲《林蕙堂集》二十六卷。詩才華富豔，瓣香晚唐。詞最有名，兒童婦女皆能習之。以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號曰紅豆詞人。又嘗著《嶺南風物記》，叙述簡雅，與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相伯仲。輯《宋金元詩永》，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與元人纖媚之失。《選聲集》標舉平仄，足爲倚聲家程式。

《清史稿・文苑傳一・吳綺》（存目）

紀事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一・笑枋類》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湖州蘅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還，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廣陵詩事》卷七　吳蘅次（綺）守湖州，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嘗與吳學士（偉業）、張大令（芳）、吳侍御（雯清）修禊于愛山堂，又與曹司農（溶）、宋觀察（琬）謝司李（天樞）、黃進士（與堅）集于湮樽亭，皆屏去騶從，解衣盤礴。觀者目爲神仙中人。吳學士有「客比亂山多」之句，陽羨陳檢討（維崧）未與其盛。後敘《林蕙堂集》云：「獨有鄙人，況居旁邑，調弦待奏，情含流水之中，滅刺難前，客在亂山之外。」

又　吳蘅次綺，罷官後隱居北湖黃琬橋，有《歸湖詩》五首，四方名流爭和之。又有吳寅者，字秩三，一字賓廬，其鄉貫不可詳，或曰：「曾入值南書房，亦未審何官？」寅偶過黃琬橋，泊舟下，聞讀書聲，步尋之，得數十家，曰：「此仁里也。」遂家焉。亦有《歸湖詩》五首，四方和者甚衆，如綺前事云。

嘉慶《揚州府志》卷五一　蘅次，江都人【略】郡人凌義渠爲明末忠臣，棺未窆，綺捐資卜地葬焉。既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園以居。

嘉慶《海曲拾遺》卷六　吳蘅次，江都人。康熙丁未，行部雉皋，遊萬玉庵牆外，糞壤中得古梅一株，濯而培之，繚以粉垣，傍堂圻。庚戌罷郡，過其地，芳條甚茂。詢之，則韓邑侯以石欄護之，倍加愛焉。嗟乎，卉木之榮悴，雖曰天時不重，賴人力哉。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江都吳蘅次太守（綺），解組歸，貧不能自給，婿江辰六（闓），爲築室以居，名曰「天地間屋」。

《新世說・豪爽》　吳蘅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

娟、高衲，放浪于山顛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詼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遊者，輒忘寢食。

《入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兵部有樹山題名，故祭之。

《滿江紅》陳維崧《滿江紅詞序》：蘭次拿舟相訪，與予訂布衣昆弟之歡而去。

《臨江仙》《詞苑叢談》卷九：吳湖州內子黃淑人，能詩，湖州嘗贈以《臨江仙》一闋，中有「秦嘉書兩紙。蘇蕙錦千絲」之句。其爲林下之風，蓋不在王夫人下矣。又附注：吳湖州江夏夫人，與扶風少君，皆有出塵之韻，湖州嘗因內宴作詞云：「一家都解愛青山。」蓋實錄也。

《醉花間・春閨》《甌剩》卷七《粵甌》：紅豆本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蘭次爲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蘭次爲「紅豆詞人」。

《沁園春》《甌剩續編》卷四《物甌》：王秋山工爲摹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于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摹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襯，吮粉研朱，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云【略】。《香祖筆記》卷二：鈕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爲摹畫【略】按：摹當作仿，音紡。字書：以手摹物也。」

《臨江仙・題曉珠畫〈盜盒圖〉》《廣陵詩事》卷九：（冒）辟疆姬人繼（董）小宛後者，有蔡女羅（含）【略】與金姬曉珠，稱兩畫史。【略】曉珠者名玥，崑山人，與蔡女羅繼董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茗碗，辟疆賴之。嘗刲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棣）《跋巢民楷書洛神賦曉珠手臨洛神圖卷後》云【略】。吳蘭次《乞曉珠畫洛神啓》云【略】。又《題曉珠畫盜盒圖・臨江仙》一闋云【略】。王阮亭尚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絕句》。又汪蛟門有《題巢民玉山夫人臨薛少保稷十一鶴圖詩》【略】。玉山疑卽金姬，蓋金名玥，玉山或其別號耳。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國朝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王方岐作綺小傳，稱所著有《亭皋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諸編。綺沒之後，其子壽潛蒐訪遺稾，合而編之。此本一卷至十二卷爲四六，卽所謂《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爲詩，卽所謂《亭皋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爲詩餘，卽所謂《藝香詞》也。二十六卷則以所作南曲附焉。

又《總集類存目四・宋金元詩永二十卷補遺二卷》國朝吳綺選。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是編選宋、金、元詩合爲一集。首有康熙戊午綺自序。

雍正《江都縣志》卷一七《宋金詩永》三十卷，《林蕙堂集》二十卷，《藝香詞》、《紀紅集》二卷。幷湖州太守江都吳綺著。

乾隆《江南府志》卷一六六　蘭次所著有《林蕙堂集》、《記紅集》、《宋金元詩永》等書。

嘉慶《揚州府志》卷五一　蘭次著有《林惠堂集》二十卷、《唐詩註》、《記紅集》、《宋金元詩永》等書。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七六　蘭次著有《亭皋集》、《藝香詞》、《六懷詞》。

咸豐《青先》《百名家詞鈔》《藝香詞》一卷。清吳綺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吳綺撰。又，《藝香詞鈔》四卷。吳綺撰。又，《選聲集》三卷。吳綺撰。又，《宋金元詩永》二十卷，《補遺》二卷。吳綺編。

藝文

施閏章《懷吳蘭次舍人》　舊知君故里，此日不同游。却踏竹西路，還尋池上樓。烟花寒漸減，鼓角暮偏愁。夢逐邗溝水，茫茫向北流。

《南州草堂詞話》卷下　吳蘭次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宋轅文中丞賦《浣溪

紗》送之云：「苕霅烟波百里清，碧瀾堂外柳雲輕，使君心似玉壺冰。紅袖人喧桑岸綠，白頭翁舞釣竿青。共看竹馬向前迎。」風景如畫，一時爭傳誦之

孔尚任《覽吳薗次太守愛山堂修禊畫卷》（存目）

又《答吳薗次先生》 薗翁主領壇坫，鼓吹風雅。俾四方來遊之士，虛往實歸，眞近代無兩。《詩永》大選，又闢一番境界。譬之名園花事，日異月新。遊者自遊，醉者自醉，而苦心蒔灌太難，爲園翁耳。

徐乾學

論述

計東《徐健庵集序》 記戊申冬十二月，遇宣城施愚山大參於曹侍郎坐上。愚山出其所携友人古文一卷，共相觀賞。其中數首，則健庵太史爲孝廉時遊南昌、嶺南時所作，予未嘗見者。歎其波瀾壯闊，而不失矩矱，謂當代一作手矣。既數年癸丑，予游京師，得盡讀太史序、記、書、論、碑、誌、銘諸體，凡數十首。其工力益進。而太史益勤學，好深思，不肯以通顯多酬應之身稍怠於著述，若欲與窮愁無所事之人，競爭短長得失于一字者。【略】予讀健庵之文，而驚嘆媿沮，以爲不可及者。既才大思深，而於事理又獨見其大。其設意命局，恢弘豁達，從容開闔，不屑屑求合古法，而法自無不秩肰應節，如王謝佳子弟之着巾屐，對賓客，如宿將之立營陣，嚴壁壘，指顧談笑，不煩緯繣。故予論今日之能文者，惟其才實難，法非難也。若健庵之詩歌雄湛麗則，巍肰成家，別自爲集，當代詩人多序之者，予不復序云。

邵長蘅《憺園文集序》 《憺園集》者，故大司寇健庵徐公所著。詩十卷，奏、疏、記、序、雜文二十四卷，公子侍御君，類而集之。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國家太平五十餘年，今天子稽古右文，儒學鄉用，而公適際其盛，以高第第三人官侍從，入備顧問，出效編摩。會詔修《明史》，修《一統志》，輯《古文淵鑒》諸書，悉以屬公。于是，公之著述在天府。上知公可大用，欲試以事，命佐宗伯掌邦憲，歷大司寇。公屢有建白，在禮言禮，在刑言刑，侃侃不爲唯阿。而公之議論丰采，在朝宁一。再枋文衡，拔擢寒畯，收召名流，海內之士波蕩雲會，翕然以君宗推之。窮鄉遐徼，無不熟公姓氏。而公之名在寰宇。嗚呼，公固一代偉人也。不待文章以傳，而公之文章又焯焯可傳，非佔畢小儒可跂及者。其故有二：曰讀書多，曰聞見廣。公家居構「傳是樓」，貯書數萬卷，視其鄉前輩藏書家太倉、虞山，殆爲過之。公既稟資絕異，又篤嗜學。孜孜矻矻，寒暑疾病未嘗暫釋卷，遂能博極羣書。而所交多鴻生鉅儒，益上下其議論。又身所歷朝章、國故、郊廟、典禮、沿革諸大政，考據逾詳，諳練逾晰，故其發而爲文，無意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視豎儒挾兔園殘帙，習聞邱里之言而自侘工文者，相去何止莛之與楹。今夫下邑小聚中人之家，稍高其閈閎，具闔扇、飾塗堊，自謂觀止矣。與之遊京洛之馗，闚王侯之邸第，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綺疏青瑣，不覺瞠目自失，蒙袂疾趨而反，亡它，其規橅大小異也。文章猶是矣。公遇事激昂，每言人所不敢言。其剛正邁往之氣，折而不回。故當時愛敬公者多，而忌公者亦衆。以人言絫疏乞歸，上不得已聽公歸，許以書局自隨。既歸，而忌者猶未已，吏議敓其官，又摭它事文致其子姓。公怦怦不自安，乃避而之林屋、之長水，又避而之鳳山邨舍，臲卼房皇，幾于投足無地。賴天子仁聖保全，恩禮勿替，未幾有詔起公將復用。未及聞命，而不幸以前一昔棄賓客矣。嗚呼，抑命也夫。然而詘指當代偉人，必歸之公。卽忌公者亦未嘗不以相推，是足覘公之大已。公好士若飢渴，士苟負材藝，不憚千里羅致。而或去而畔公者，亦不之怪。

宋犖《憺園文集序》 大司寇健庵徐公文集三十六卷，其長君侍御排纂成帙而屬余序者也。【略】大學士大夫之論，每以文章獲見用於朝廷，入備顧問，出效編摩，爲極盛之榮遇，固已。顧唐之蘇許公、張燕公，宋之晏元獻、楊大年之流，稱是選者，代不數人，豈才僅此數人乎。才者或詘於遇，而際其遇者不必才，兩相左也。獨健庵徐公不然。公家富藏書，插架充棟，幾與四庫、崇文相埒。又篤嗜學，少壯迨老無一日釋卷，自六藝、子史、百家之書靡不貫穿。其發而爲文，雄贍典則，學大而才足運之，故能以文章受今上知遇。每奉詔有所譔著，奏上未嘗不稱善。凡朝章國故之鉅，郊廟禮樂

制度之沿革，廷議紛拏，必折衷於公。而公隨事討論，援古據今，上下千百年，瞭如指紋。今載集中奏疏、考辯、議說之類是也。又以其餘霑丐海內，一時元夫巨公與夫琳宮梵宇之碑版爭欲得公言爲重。蓋公之於文，其蘊植也厚矣，其致用也弘矣，可謂兩得之者也。公著述極博，文集之外，有《讀禮通考》一百廿卷，又有外集若干卷。奉詔纂輯諸書不在是。嗚呼，文章至於公亦盛矣哉。公，崑山人，故學者或稱「玉峰先生」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憺園集》 蓋乾學爲顧炎武之甥，而閻若璩諸人亦多客其家。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頗有根據。然文章則功候未深，大抵隨題衍說，不甚講求古格。賦頌用韻，尤多失考。尚未能掉鞅詞壇，與諸作者爭雄長也。

《詩觀二集》卷二 予嘗論健庵詩以漢、魏、四唐爲主，不雜宋人一筆。是能主持風氣，不爲他說所移者。

陳玉璂《徐原一詩序》 徐子原一，吳之能詩者也。予交原一久，見原一詩甚多。今戊申之夏，復以輕舟造其廬，得盡發其笥讀之。凡《林惲》、《北征》、《嶺海》、《篦中》若干集，四方能詩之人皆已論定，予不復云。子第喜昔之十五國無吳詩，而今得有詩以補其缺也。又以昔之吳或未必能詩而以爲憾者，今之吳可無憾也。又以今之吳詩雖稱極盛，而傳不傳多未可知者，必如原一詩始無憾也。惜乎，先王採風之令不行于今，苟一旦復舉而行之，尚得謂吳無詩耶，尚得謂有詩而不足錄耶。予亦吳人之好爲詩者，將因之而有深望矣。

王士禎《徐閣學詩集序》 華隱自講幄洊歷學士，以禮部侍郎直內閣，與聞大政且枋用矣。久之，引年乞休。沐天子念侍從舊學，持兪其請。於是，彙其前後所爲歌詩、雜文爲五十卷，過予問序。蓋予諾先生之請，二十餘年矣。初，先生至京師，居窮巷，不謁貴人，唯暱就予。暨故刑部侍郎文敏葉公聞出示所爲古文數篇，皆閎肆辯博。江西詩一卷，尤票姚跌宕，近似太白。予與文敏相顧驚歎曰：「此非今之文，古之文也。」間與論經義史學，則於漢、唐諸儒注疏皆舉端竟委，疏通證明。諸史自司馬子長、班孟堅、歐陽文忠、司馬文正以往，皆務參互其異同，抉摘其得失。而陳、范之流若在，所不屑也。及官禁近，直史館，益得發抒其所學，衡華佩實，大放厥辭。其與予論文之言曰：「文以體爲經，以意爲緯。有經而無緯，則非杼軸。有體而無意，則非文章。顧意非辭不顯，憚於修辭。宋以後作者類然，使聲成文而變成方，則文之至爾。」其論詩曰：「陸士衡賦文，以詩爲先。詩者，文之大者也。大而有本，《三百篇》是已。自漢、魏、六代、三唐之作者，無不出於《三百篇》。而《三百篇》之神明，惟子夏與毛公之序實存之。自廬陵、欒城、東萊、華谷諸家，未之有改。世儒蔑棄《序說》，《詩》之本亡矣，末安得存？嗚呼，《序說》存而《詩》存，《序說》亡而《詩》亡，氣運所繫，匪淺尠也。」蓋先生平生持論如此，其爲歌、詩、古文，立言之大旨亦從可知已。予故趣舉其夙昔與予往復之語，以爲集序，不更贅一詞，要令後之人繹其說，溯其立言之旨，其於斯文也思過半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 徐乾學【略】崑山顧亭林先生融貫古今，學人非詩人也，而其詩醇雅可傳。尚書爲亭林外甥，熟于朝章國故之大，盈廷議禮，必折衷焉。及發言爲詩，亦複諸體愜當，藝林謂酷似其舅，信然。

查爲仁《蓮坡詩話》 崑山徐原一司寇（乾學）亦有《西洋鏡箱》詩六首，摹形酷肖。

《隴山歌送許天玉之官新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高、岑風格，步趨者罕，此故在《燕歌行》、《胡笳歌》之間。

《北征》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懷古思親，百端交集，每章立意，杜老《秦川雜詩》之格。

《懷漢槎在獄》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第五語，用駱丞《在獄詠蟬》事。

《懷友人遠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此懷吳漢槎遠戍，「子卿猶得見生妻」，望其生還也。後果如其言。

《請告得旨留別諸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時柄政者欲中之以法，聖主許其帶書局還山，如司馬文正公修《資治通鑒》之例，受恩感激，乃作是詩。

《潮州雜興》 《詩觀二集》卷二：予昔在端州，見學宮皆爲牧馬地，此固實錄。

《題張力臣寫眞》 《茶餘客話》卷一一：力臣博學精詣，嘗搴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攜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

秋霜點髻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庵詩云【略】。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夊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夊，已病篤。力臣停舟且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夊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爲國器，視王氏之珠，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韶法酒，臚唱三聲，履跡衣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嘖嘖稱「三徐」云。季爲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爲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三人及第。長卽先生，庚戌探花，由編脩洊陞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掇上第，位列卿，門地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蒙其賞識者，率飛黃騰達以去。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望韓昌黎一面，有若泰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若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每於退朝之暇，簪履滿堂，先生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錯誤。賓退，則書卷隨身，輒親鉛槧，卽飲闌寢倦，曾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若渴，絕不爲私，然以交遊太廣，聲氣太通，其家人門下客不能不緣之以爲姦。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唇搖舌其間，蜚語謠言，傳播坊市。於是督撫暨內大臣僉拾罪狀，連章劾奏，賴天子明聖置不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命脩《一統志》，倣宋司馬光故事書局自隨。御賜「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聖眷固未之替也。逾年，詔以原官起用，而宣綸之日，卽爲撒瑟之辰，八百孤寒，齊下崖州之淚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於忿爭攘臂，若昔日陳艾然者。蓋注主韓、蘇，崇取才氣。司寇則格律圓整，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梁蒼巖相國有《蕉林集》，王藻儒相國有《西田集》，王儼齋司農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玉堂家數。而司寇尤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言。余欲承學之士，重睹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而他概從畧焉。

《顧氏尺牘姓氏考・徐乾學》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鑑後編》、《憺園集》【略】。蓋乾學爲顧炎武之甥，而閻若璩等亦多客其家，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頗有根據。《蘇州府志》，乾學八歲能文，爲顧錫疇所知。十三通「五經」。主試順天，苦心披閱，拔韓菼於遺卷中。明年，菼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轉禮部侍郎，一切禮制酌古準今，多所釐正。轉刑部尚書，甫就職，會湖南巡撫張汧以罪被逮，誣乾學通賄。事白上疏乞歸，上不聽，令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明年，復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再疏乞歸。命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卽家編緝。乾學慷慨有大志，生平敦兄弟之好，急朋友之難。尤勤於獎進人物，海內之士輻湊其門。名既高，而又與有力者不相下，故卒爲所逐。

《清史列傳・徐乾學傳》　徐乾學，江南崑山人。康熙九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以給事中楊雍建劾奏副榜遺取漢軍卷，與正考官修撰蔡啓僔並降一級調用。十四年，援例捐復原級，仍任編修。尋遷左春坊左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充《明史》總裁官。二十二年，遷翰林院侍講。二十三年，遷侍講學士。時乾學之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調候補，其子樹聲與乾學子樹屏並中順天鄉試。聖祖仁皇帝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南、浙江，而湖廣、江西、福建無一人，下九卿、詹事、科道磨勘，舉出文理悖謬者一名，文體不正者樹屏等三名，字句疵累者樹聲等八名，請與正副考官諭德秦松齡、編修王沛思，同考官主事張雄、中書王錞等，並褫革覈究情弊。得旨：「此次取中各卷，顯有情弊，姑從寬免究。其文理悖謬、文體不正四名，及徐元文之子，並革去舉人，餘照例議處。」是年十二月，乾學遷詹事。二十四年正月，召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乾學列上等第一，諭獎乾學暨侍讀韓菼、編修孫岳頒、侍講歸允肅、編修喬萊等五人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優加賞賚。乾學旋奉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教習庶吉士。時海賊初平，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尚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上以詢內閣諸臣，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奏不准行。」會有詔購采遺書，乾學以宋、元經解十種，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及唐《開元禮》，或繕寫，或仍古本，綜其體要，條列奏進。得旨：「所奏進藏書善本，足資考訂，俱留覽。」二十五年，諭吏部曰：「學士徐乾學、張英學問淹通，宜留辦文章之事，嗣後勿開列巡撫。」尋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九月，擢左都御史。二十七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即於是月遷刑部尚書。【略】三十年，山東巡撫佛倫鞫濰縣知縣朱敦厚加收火耗事，劾乾學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部議乾學與珏均革職。先是，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革任究擾，閱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憶未告發時因徐樹敏聲言私派有干功令，曾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追還。論樹敏嚇詐取財，應絞。江寧巡撫鄭端因疏劾休致左都御史王鴻緒曾受聞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於告發後追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敕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職，免議；王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議。尋奉詔，嚴戒內外各官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於是釋鴻緒弗問，乾學子樹敏亦贖罪。三十三年七月，諭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奏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乾學與王鴻緒、高士奇。得旨：「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著來京。」乾學未聞命，於四月疾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有《澹園集》、《讀禮通考》諸書。遣疏進其所纂《一統志》，下所司察收。

韓菼《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乾學行狀》（存目）

紀事

汪懋麟《徐健庵畫像記》　崑山徐子健庵來揚州，慈谿姜子西溟適館於郡守金公之署，聞徐子來，出就余飲酒，歡甚不能別。興化禹生尚基者善寫眞，徐子曰：「余生平喜朋友如嗜欲，今游於此而與兩君飲而樂也，曷命禹生貌余三人像爲一卷，以誌斯日之遊，俾他日時與兩君見也。」禹生因寫古松磐石，徐子面西向，一手伸紙，一手拈毫。余面東向右，臂據石上，兩手把卷。姜子坐稍上於余，以左臂着石角，右手橫管，若有思者。圖既成，屬余記之。余惟士君子見重於天下也，人每爭仰其丰采所至，輒聚觀，或旁窺，竊嘆驚爲天人。甚則圖畫於朝廷，奉饗於祠廟。見者歌詠瞻拜，若神明焉，不敢褻此，皆能使人圖畫其形狀令，當世愛之，後世傳之，何其偉歟。今之人無賢不肖，鮮不自貌其形以遺子若孫。而子若孫之賢者，猶能一傳再傳。不賢者，或零落于頹梁敗壁，雨蝕鼠嚙，曾故紙之不若，而人亦絕無低徊愛惜之者，則像之畫不畫何有哉！徐子具曠達之才，既取上第，又好交樂，善推奬士類，海內之人群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即偶寄意於圖畫，亦公之友朋而不私，其志趨高遠何如也。顧余以山澤之癯，竊黍於畫側，其不類已甚，將奈何，將奈何！

《今世說・德行》　徐敬庵少負至性。父死豫章，蒲伏數千里求遺骸。閒關險阻，猛虎在前，初不色動。感父見夢，得死處，卒負骨以歸。

又《企羨》　徐健庵負儁才，好交樂善，於士類尤極推奬。宇內之人羣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澹園集》　乾學家富圖籍，聖祖仁皇帝購求遺書，乾學奏進十二部，其疏今在集中。近所藏雖已散佚，而傳是樓書目猶存於世。

《廣陵詩事》卷八　徐健庵有論文圖畫，與姜西溟、汪蛟門共坐，門人高西白侍舟次題以詩。

《江蘇詩徵》卷六引《荻汀錄》　司寇主順天鄉試，病士子不務實學，人才日壞，拔韓文懿于遺卷中，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

又　韓文懿云：先生文章原本經史，旁及諸子百家，開闔變化，歸于妥穩。傳是樓藏書甲天下，梓行唐、宋以來先儒經解，有功學者。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乾學八歲能文。好奬進人物，海內名士輻湊其門。家有傳是樓，藏書甲天下。與弟秉義、元文以文章顯世，號「三徐」。

《新世說・豪爽》　徐健庵性豪放，交游甚廣。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爲食客。邸舍已滿，則僦別院居之。罷官歸時，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

又《輕詆》　徐健庵被議放歸，欲聘潘次耕於家。而顧亭林馳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

又《讒險》　徐健庵以授意郭琇，劾罷明珠。其黨徧布中外，欲傾陷公兄

弟以洩憤。於是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公子樹穀、炯俱考科道中選，劾公有所請託，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鐫級，三禮益恚，復訐公贓罪。帝仍嚴飭之。公再疏乞骸骨，帝允所請，命以書局自隨。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罪，入子姪名幾盡。帝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令之事，濰令朱敦厚者，以加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並劾公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閱時二年矣。令忽承曾遺公子樹敏金而郤之遲，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體恤之意。諸虧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云。

陳康祺《徐乾學紀聞》 崑山徐建庵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足津逮來賢，肇起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余之詩話，以「今傳是樓」命名，海內外友人亦多爲詩及之。傳是樓者，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藏書之所也。清初徐氏，一門鼎盛，健庵以康熙庚戌進士第三人及第，官刑部尚書，尤爲士類所歸。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弟秉義，字果亭；元文，字公肅，又字立齋。並以一甲登第，海內艷稱「三徐」焉。康熙朝士評「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事見龔定盦詩註。「三徐」均以藏書稱。果亭有《培林堂書目》，立齋有《含經堂書目》，而健庵之《傳是樓書目》名特著，當時藏書之富甲天下【略】(汪)堯峰之文特詳，文曰：「崑山徐健庵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斲木爲橱，貯書若干卷，區爲經、史、子、集四種。【略】於是先生召諸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汝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濡目染久矣。【略】』因指書而欣然曰：『所傳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云。」此爲傳是樓得名之始。

《滿清野史》五編《棲霞閣野乘》卷上 徐健庵柄政時，一時名士咸出其門下，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每屆科舉，其前列者，率徐黨人。有某名士者，投刺其門，日餽閽者十金以爲常，而不求見，但屬以名士達而已，閽者怪之，以白於徐。徐留見之，其人故作踖蹙狀，謂吾誠意未至，不敢求見，強之始入。徐問：「足下有深讎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乃長跽曰：「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某名士謂他非所望，寧遲一科，徐許之。後徐不久罷去，此人亦懊惱以終。

《春冰室野乘》卷上 唐人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爲疑。自糊名易書之制行，此等事遂不概見。徐健庵尚書貴盛時，其中表楊某者官翰林。一日，徐屏人語之曰：「欲主順天鄉試乎？」楊唯唯。健庵又曰：「若是，則吾有一名單，君入場當留心物色之。」未幾，順天考官詔下，楊果得正主考。方摒擋入闈，健庵使其僕持一緘至，啓視則名單，一紙纍纍數十人，下悉注關節字句，皆當時名士也。楊入闈，悉如其指。榜發，都下大譁。言官以其事上聞，聖祖降旨定期親訊。楊窘甚，求救于健庵，健庵從容慰之曰：「子姑歸，毋恐獄，行解矣。」楊惘惘歸，恐懼猶未釋，已而竟無事。後始知有一近臣面奏言：「國初以高官厚祿羈縻漢兒，猶拒而不受。今一舉人之微，乃至輸金錢通關節以求之，可見漢兒輩皆已歸心朝廷，天下從此太平矣。敢爲皇上賀。」聖祖聞奏，爲之解頤，故竟寢其事不究，然此人亦健庵所使也。

《九朝新語》卷一二 徐尚書乾學延閻百詩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出閻先生目，訛謬百出。」及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百詩相從最久。尚書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

又卷一五 徐健庵讀書過目不忘，能五官並用。嘗與姜西溟觀古碑，碑高丈餘，令人掖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段遂能盡舉其詞。西溟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

又 徐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飢。同朝張京江相國古貌清癯，每朝只食山藥兩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飢。

《清稗類鈔・鑒賞類・徐健學藏書於傳是樓》 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斲木爲廚，貯書若干萬卷，部居類彙，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爛然。

《十朝詩乘》卷四　健庵爲納蘭容若師，容若事之甚謹。其得罪，則明珠黨搆之。健庵結納湯睢州，有《送文正撫蘇》文，且爲作神道碑，直書不諱，以是爲科爾坤、佛倫等所嫉。王橫雲、高江村皆與徐氏有連。橫雲且出健庵門，亦搆之甚力。乞歸後，總督傅臘塔撫細事牽及其子姪，劾健庵並及立齋。健庵奪職，立齋亦罷相，佛倫爲山東巡撫猶劾之。甲子京兆試，健庵子姪皆取中，以磨勘興大獄，則江村所爲。秦小峴遂園脩禊圖書，後述其本末頗詳。小峴爲徐氏甥，故有詩追感健庵事云：「玉峰如畫草堂前，外氏風流付逝川。安石身名重江左，衛公花木記平泉。蛇杯南國張弧日，蠶簡西山設局年。破帽青衫餘宅相，夕陽影裏繫吳船。」蠶簡句，謂健庵歸里猶以書局自隨也。聞內府密檔，江左士庶攻訐崑山徐氏不下數十起，羅織罪案，涉及贓私。微聖明鑒照，殆必無幸。健庵知推重睢州，何至有篤篇之恥。鑠金多口，可爲寒心。其與明黨相忤，容若已前卒矣。

《江蘇詩徵》卷六引《荻汀錄》　司寇奉命總裁《一統志》、《會典》、《明史》、《宋元通鑑》，即家編輯，時以爲榮，又命纂《鑒古錄》、《古文淵鑒》等書。

又　司寇丁內艱，以近世喪葬禮闕不講，輯《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其詳備古未有也。

唐鑑《徐乾學學案》　崑山徐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尚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月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三・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國朝徐乾學撰。【略】是編乃其家居讀《禮》時所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

又《編年類・資治通鑒後編》　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略】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鑒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脱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爲是編。

又《儒家類存目三・教習堂條約》　一卷，國朝徐乾學撰。【略】此書乃其教習庶吉士時所定學規，曹溶收之《學海類編》者也。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憺園集》　三十八卷，國朝徐乾學撰。【略】所著《讀禮通考》及《續宋元通鑑長編》，皆閎通淹貫，確有可傳。集中考辨、議說之類，亦多與傳註相闡發。【略】是集刻於康熙丁丑。據宋犖原序、稱尚有外集。今未之見，或此本偶佚歟。

藝文

汪懋麟《送原一編修歸崑山》　上古取士重選舉，後來流弊爲文詞。萬言對策失漢法，董鼂之學誰其師。浸淫淺陋到時藝，洶洶執若江河墮。王唐諸人號先輩，宿儒遵守同著龜。流傳日益就庸弱，病夫無食匈常饑。閒或穿蠹與竊盜，醜婦刻畫描闊眉。稍辨之無取上第，論語以外了不知。吾欲力排永廢弃，庶幾學者通書詩。昌黎永叔不可作，更張風會須人持。今年鄉舉歲壬子，徐君把筆爲主司。慨然復古黜時豔，玉石金鐵重磨治。紛紛異才乃竝出，韓徐之作尤恢奇。諸生不敢馬前噪，自悔所學原平卑。文衡遠邁十五國，翕然公論非阿私。今年春官遇伯樂，驊騮一一爭先馳。得士自合受上賞，索瘢何爲探瑕疵。滄溟大珠亦有數，竟以挂漏遭降移。知君學道破榮辱，對客大笑忘吁戲。秋風颯颯動庭木，忽憶鱸膾興歸思。天門三鳳古所少，毋乃極盛稍抑之。新洋水肥布驅飽，茜涇酒熟黃華坐。開軒讀書玉山下，顧阿不得專聲施。朝廷方今重揚馬，君才豈得長棄遺。宜室之召等閒耳，白駒恨不堅縶維。余今蹭蹬困泥滓，儼行霜露衣纖絺。浮名那足救寒餓，逢時眞不如馬醫。家有坐白掉頭去，力耕負米甘駸癡。文章事業待公

等，佗日訪我荒江湄。

陳恭尹《徐健庵彭羨門王黃湄朱竹垞諸公》 扶胥之口水所歸，青山浮出如無依。長波際天不可極，白日夜半揚其暉。東風吹上木棉樹，片片盡作紅霞飛。南海之神紱冕古，瓊樓玉殿開朱扉。前駕赤虬後文螭，左驅天吳右馮夷。虹蜺架道雨師灑，蛟龍夾轂瞻旌麾。九重秩禮來南紀，誰持玉節漁洋子。天上連宵動使星，世間久矣傳詩史。歸舟暫治珠江南，問奇訪古多所探。都將十載相思夢，幷作江城半月談。唐詩三變猶堪把，明詩三變風斯下。落落乾坤得數公，盡掃榛蕪歸大雅。羨門子，竹垞生，與君意氣遙相傾。徐公淵博能下士，黃湄慷慨多秦聲。我抱區區君所察，來時更枉羣公札。山陽叔夜懶何堪，吳下阿蒙目猶刮。送君有作兼羣公，鳳凰今已飛梧桐。和鳴律呂賴公等，且放野鶴閒雲中。

馮廷櫆《送徐健庵先生還吳》（存目）

彭孫遹《壽徐健庵先生》 承華仙掖最清嚴，青瑣彤階翠羽廉。千尺玉山人獨秀，九鎒（叶鏘）犀鍔筆猶銛。主持文運歸師匠，獎納風流絕世嫌。李揆聲名三絕擅，孔愉才望一身兼。翰林蒨與台階接，壽域今從德宿占。迓暖芳芸香乍發，履長繡線日初添。離離秋實誰能採，藹藹冬曦衆所忺。禁裏銷寒留蜀錦，林中變味出戎鹽。翱翔鳳闕君恩重，登陟龍門士論僉。願托光儀陪劍笏，清塵長得奉車幨。

洪昇《上徐健庵先生》 二十餘年朝寧上。九州誰不仰龍門。三千賓客皆推食。八百孤寒盡感恩。落落松筠霜後勁。陰陰桃李雨中繁。不才悔未依元禮。塵土青衫浥淚痕。

朱彝尊《和韻送徐編修（乾學）還崑山》（存目）

王士禎《和徐健庵宮贊喜吳漢槎入關之作》（存目）

顧嗣立《徐健庵司寇邃園禊飲限蘭亭字索和二首》（存目）

王鴻緒《徐健庵先生過訪》 茫茫宇宙間，先達誰下士。南州有長公，弘獎蓋無比。常於羣馬中，物識千里驥。鯫生本迂拙，自揣爲世棄。却掃僦古屋，漫滅禰衡刺。非矜顏觸高，恐抱陽鱎愧。何意來高軒，惠然肯先賁。綠槐蔭長衢，一繫從者騎。傾蓋如素知，吐納皆妙義。胸中無不有，浩瀚海涵地。先生昔未貴，讀書碧山次，几席絢朝霞，筆硯流晚翠。吾父時已達，壇坫久樹幟。每一誦佳文，謂當三舍避。小子方弱齡，姓氏良默記。平生嚮往心，今朝偶然遂。謬承推許殷，懼貽衡鑑累。吾聞文章家，須得古先意。景仰高山巔，登陟從此始。

李良年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秋錦山房集》 良年少有雋才，其游蹤幾遍天下，所未至者秦蜀嶺嶠耳。其詩清峭灑落，亦頗得江山之助。惟自少至老，風調不變，其蹊徑之狹，殆才分所偏歟。文則長於議論，而短於叙述，不逮其詩。詞則已刻入六家詞中者，殆三分之二，品在其詩文之閒云。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術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略】。李武曾如盆中綠萼，風致嫣然，止宜于案頭作供。

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 秋錦數遊都下，與予論詩相倡和，蓋自己亥之歲。其後秋錦游處相半，雖在萬里外，緘書寄詠，歲必一二至，以爲常。若倚聲一事，秋錦固素爲之，未嘗示予也。予近頗廢詩，以填詞自遣，適秋錦以應詔北至，復時時過從，相與論詞，遂錄其曩作，合以新製如干首見示。然其散失者多矣，非全帙也。秋錦論詞，必盡掃蹊徑，獨露本色。嘗謂南宋詞人，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今讀是集，洵非虛語。以秋錦之才，顧落魄不偶，頃者賦詩殿上，竟遭擯落。其詩得之惋惜者之口，始傳于外。或有相勞苦者，惟笑謝而已。出都時，自吟斷句云：「還家未敢焚詩草，翻恐人疑是不平。」又云：「兒童莫笑詩名賤，已博君王一飯來。」其意致灑然，不近于榮利如此。著述不足以盡秋錦，而況乎其爲詞也！

《九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殘月山行，自夜及旦，歷歷如繪。

《憶方虎客宛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因己遊歷之遠，而念更有遠者，懷人之情自深。

傳記

朱彝尊《徵仕李君良年行狀》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甯海州同知，贈尚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十傳至博士，中萬曆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甯海州時，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饘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爌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談，夜或襆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醵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丘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特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沱，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光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譙，申以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譙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卧其中，弟子著錄者日衆。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構廬、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坊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沈綿不起，享年六十。【略】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簿，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燦、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洄，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概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兩浙輶軒錄》卷六　李良年，初名法遠，更名兆潢，字武曾，秀水人，寅次子，繩遠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著《秋錦山房集》。

許燦《梅里詩輯》　昔人謂「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以稱徵君，洵可謂無愧。同時爲宋詩者，商邱宋漫堂、長洲汪鈍翁，皆是名家，未足並駕也。鈍翁及沛縣閻古古於學問文章，心目間豈有千古而皆心折徵君。穎人蘇懋游至謂彙阮亭、愚山、蒲庵之長於一人。讀其集，比之忽遇天風吹入瑤宮閬苑，傾倒一至於此。是時，登鴻博之選者五十人。乃三十年來，或不能舉其姓氏。而負才不遇，如秋錦、蓮洋，其名益著，未爲不幸。

《昭代名人小傳》卷一一　李良年，原名法遠，又名兆潢，更今名，字武曾，號秋錦。諸生，薦試鴻博。詩文與竹垞齊名，稱朱李；又擅尺牘，與倦

圃齊名，稱曹、李。有《秋錦山房集》。

《清史列傳・李良年傳》 李良年，字武曾，亦秀水人。諸生。生有雋才。與兄繩遠、弟符，並著詩名，時稱「三李」。少與朱彝尊、王翃、周篔、繆泳、沈進集里中爲詩課，良年與彝尊齊名，時又稱「朱李」。詩初學唐人，持格律甚嚴。嘗鈔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者，繼乃舍初盛趨中晚，及宋元諸集。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所作頗似之。古文長於議論，爲長洲汪琬所推許。生平遊蹤徧天下，後至京師，舉博學鴻儒科，罷歸。康熙三十三年，卒，年六十。著有《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

紀事

《清稗類鈔・工藝類・李良年諳建築》 秀水李良年，字武曾。康熙己未被舉宏博時，薦牘姓名爲虞兆漢，且落第，歸而築秋錦山房於長水上梅會里之漾葭灣。

又《狷介類・李良年不爲翕翕然》 李徵士良年，小字阿京，幼與朱竹垞齊名，其立品尤嶄然峻絕。康熙己未，被舉宏博入都，王公貴人多折節下交，徵士獨高矚雅步，不肯爲翕翕熱。先是，御試未有期，寶應喬舍人萊語之曰：「馮相國論海內詩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謂宜造謝者，徵士曰：「詩，小技也；窮達，命也。相公知吾詩，孰與相公知吾守乎？」堅不往。聞者以爲誑，及見放，始信。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百苦吟餘炭墨痕，留山忍淚別家園。武曾虎口猶天幸，一曲《鷓鴣》總斷魂。」（李武曾嘗從曹澹餘於貴陽，其《鷓鴣怨》詩爲吊澹餘作。澹餘死難，官書與私家紀載互歧，國史終入之《逆臣傳》，恐猶是傳疑之筆。）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 李武曾有《鷓鴣怨》三首，爲曹澹餘作也。序云【略】。詩云【略】。澹餘出撫貴州，引武曾爲助。既聞三藩同撤，知亂將作，遂力辭歸。既抵家，而雲、貴告變，澹餘陷賊。此詩蓋深惜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秋錦山房集》 二十二卷，國朝李良年撰。【略】是編凡詩集十卷、詞二卷、文集十卷。

藝文

閻爾梅《題李武曾鴛湖秋錦堂》 檇李橋陰紅樓綺，菱菱荷芡香雲紫。長隄宛轉抱烟闕，畫船如綉笙歌起。中有靜者枕書眠，小搆茆齋楊柳邊。不逐春光愛秋光，天碧水澄萬樹霜。霜夜月明照鬚眉，賓客呼酒賦新詩。吳山晴影送漁帆，東下滄江三島涵，扶桑曙色綠金疊。

曹申吉《春盡贈武曾》 今日春又盡，吾歸竟何時。積雨暗晨光，茫茫遠山坡。好鳥傍檐隙，翩翩擇樹枝。朱櫻履左階，綠荷冒前池。濺珠不成員，結子行當離。浮雲多聚散，草木有榮衰。中懷易慷慨，形迹同拘羈。豈復戀苕華，感此歲月馳。素心澹以約，遇物甯推移。我欲奏齊謳，子其續楚辭。唱和誰復聞，一遣殊方悲。抗手召禽尚，永結山中期。

曹貞吉《賀新涼・寄李武曾用朱錫鬯韻》 潦倒壇松醉。是何人？單衣白袷，維朱與李。十日蘆溝橋下別，上巳清明之際。看匹馬、蕭然高寄。幾度見詩詩總好，詠蠻花狉鳥無前輩。石鼎倡，誰侯喜。杜鵑聲裏人憔悴。問何如？東方索米，千金裘敝，身世頃成風六鷁，不僅文章而已。慚鹿鹿，遂同餘子。夢裏故人頻握手，送離愁、幾捺瀟湘水。可想見，吾懷矣。

高士奇《永遇樂・贈李武曾》 藻思雲飛，詞源湍湧，風流都美。吊古文成，無題詩就，頓貴長安紙。纔逢傾蓋，旋驚折柳，荏苒流光如駛（自辛亥春與武曾相別忽忽已八年矣）。快重來、金門待詔，飲徧旗亭酒肆。　灌園誰許，莫謾勾牽，錦樹秋花心事。男子生身，名聞霄漢，不愧文章矣。疏慵似我，濫竊君恩，眞玷紫微仙吏。頻相望，故人驥足，早馳千里。

尤侗《一叢花・輓李良年（武曾嘉興人太學生）》 夢中釵鏡石湖濱，書到

轉傷神。細君不待東方朔，負詼諧，割肉金門。錦字銷沉，爐香斷絕，簇蝶冷湘裙。法曹曾共挽車人，回憶塞垣春。重題柿葉翻時句，楚蘭紅，何處招魂。五夜朝衫，一燈佛史，莫漫樂啼痕。

朱彝尊《摸魚子・題李武曾灌園圖》（存目）

查慎行《貽笏圖爲徐淮江賦次李武曾韻》（存目）

喬萊

論述

王士禎《使粵集序》　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爲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犖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汪琬《石林賦草序》　命意則根體要，摛詞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

《詩觀三集》卷五　石林詩文則葱綿英麗，袞袞如流泉。安得不動凌雲之賞歎哉！

《國朝詩話》卷一　聖廟享國久，昇平樂事，羣臣歌咏甚盛。喬學士石林（萊）《南苑賜觀烟火歌》起云：「上元之夜雲曈朧，千門火樹交加紅。煙花九陌遞歌舞，聖人駕出蓬萊宮。」序述莊雅。中云：「宵中織翳忽四卷，極望天漢磨青銅。耆然鐵鎖如可掣，一道直駕長橋虹。魚龍鞭蝀起空際，施設無乃煩天工。」又云：「霞車轟翻暗壓陣，鐵騎蝟集宵傳烽。重圍遙聽屋瓦震，百戰仰受雲梯攻。」形容奇麗。結云：「人間此樂得未有，主恩特許臣民同。」浩然氣象，於小題見之，眞如椽之筆也。

《確山道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設爲問答，《古樂府》體。用意乃次山《春陵行》之遺。

《過高郵》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極形水患，讀至「賣兒不計價」，幾同聲一哭矣。誰司行水，能辭其咎耶？

《過應山縣吊楊忠烈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婷婀之徒每持明哲保身之說，以備責直臣，正氣所以喪也。此等詩關係名節不小。予過忠烈公祠，作詩吊之，中云：「人之云亡邦國瘁，明社沈淪等兒戲，只有孤臣一片心，地下可訴高皇帝。」讀喬公詩，偶然節錄。

傳記

朱彝尊《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壺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騾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奉命主考，稱得士。還，充《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天子稱善。時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

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卧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恆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恆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堂于宣武門外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紺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有三。【略】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靳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潘耒《翰林侍讀喬君墓誌》（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江南寶應人。明御史可聘子。康熙丁未進士，除中書舍人，舉鴻博，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有《易俟寶應志》、《使粵詩文》等集。

《清史列傳・喬萊傳》　喬萊，字子靜，江蘇寶應人。父可聘，明末御史，以伉直著聲。萊，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八年，禮部主事趙隨舉應博學鴻儒，召試，列一等，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二十年，滇黔平。二十一年二月，補行鄉試，命萊爲陝西正考官，還充實錄館纂修官。二十四年，大考一等四名，間日覆試，列第五，上褒其「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遷侍講，轉侍讀。會御史奏濬海口瀉積水，而河道總督靳輔上言濬海口不便，請於邵伯、高郵間，置閘洩水，復築長隄抵海口，以束所洩之水，使水勢高於海口，則趨海自速。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萊入直，召問，萊疏陳四不可行，【略】上是之。河臣議乃寢。二十六年，罷歸。三十三年，召來京，旋卒，年五十三。萊少從王士禛遊，士禛稱其使粵時詩奇秀峭拔；古文師汪琬，琬極推之。晚研經學，潛心讀《易》，所著《易俟》二十卷，雜采宋元諸家《易》說，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得失，蓋誠齋《易傳》之支流。詩文有《應制集》、《使粵集》、《歸田集》。

紀事

毛奇齡《詞科雜錄》　石林嘗曰：予於同籍師事者二人，一堯峯，一西河

也。或戲曰：愚山，迦陵不足汝師耶？曰：愚意爾爾。

又《西河合集詩話》 康熙乙丑元夕，上于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仿大酺之意。【略】時羣臣從觀者皆有詩。喬侍讀石林《賜觀烟火歌》有云【略】。可謂極善摹畫。然于當日所見猶若未盡。

《廣陵詩事》卷一 康熙十八年乙丑，春試博學鴻儒。寶應喬石林（萊）名在第五，授編修。江都汪舟次（楫）名在第十五，授檢討。申維翰、孫豹人、鄧漢儀以年老賜中書銜。萊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值海口濬河之議起，河臣建議築隄束水，以敵海潮，閉減水壩，別開閘以洩洪澤湖水，議不能決。上命訊淮揚士夫，時廷臣多右河臣議。萊獨慷慨陳其利害，言海口宜濬。明日入直起居注，上以海口事問某學士，學士仍右河臣。上顧問萊，萊凱切言之。上大悅。萊復至會議所，具論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河臣語塞。李文襄時爲吏部尚書，揖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梁大司農（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先是，石林聞河臣議大駭，言于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石林乃建四不可之議，且矢曰：「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河臣議果以是寢，河流順軌至今，皆聖祖之恩也。

又卷三 喬石林（萊）之蒞閩，陶季（澄）之徧歷五嶽，汪舟次（楫）之出使海外，說者謂如康樂之於永嘉，柳州之於柳州也。他若王佐周（令宜）官于蜀作《建南新話》，夏筠莊（之芳）巡臺灣作《紀巡百韻》，趙子淑（有成）客粵西作《浮湘集》，汪默人（淳修）轉餉益州作《蜀遊草》，閔東皐（孫）佐幕滇南作《滇遊日記》，皆有專集行世。

又 洪昉思（昇）叙喬石林《使粵集》云：「康熙壬戌，粵西補行鄉試。編修喬石林先生往典試事。凡道涂涉步郵籤驛舍之棲止，與夫幽遐瑰麗之觀，談譙贈答之雅，悉發而爲詩。」

《十朝詩乘》卷一一 喬石林侍讀休官後，築縱棹園於淮上，池亭、聲伎盛極一時。有家伶六郎者，色藝尤勝，南巡供奉曾叨天賜，益自矜異。查初白道出淮揚，偕西溟諸君造訪名園，於酒間見之，贈詩云：「欲顧曾無一字訛，子絃徐引曼聲歌。青衫憔悴無如我，酒錄鎧紅奈爾何。」後四年，侍讀已下世。都下有管郎者名甲菊部，豪貴爭求識之。初白遇於翁康飴部郎讌席，私謂西厓曰：「此子何酷似石林家伶？」西厓謂，即六郎。初白罷酒惆悵，復賦四絕句云：「髻影衣香四座傾，風流爭賞米嘉榮。就中獨有劉賓客，曾聽涼州意外聲。」「鴨桃花外小池臺，潋灩艤船一棹開。春色滿園人盡妒，君王前歲賜金來。」「一羣穠豔領花曹，頭白尚書興最豪。記得送春筵畔立，酒痕紅到鄭櫻桃。」「茶煙禪榻隔前塵，存歿相關一愴神。自琢新詞自裁扇，教成歌舞爲何人。」

《國朝詩人徵略》卷七《聽松廬詩話》 喬石林《過高郵》詩有云：「舴艋婦子巢，場圃魚龍舍。買薪須論斤，賣兒不計價」。寫水災語，沉痛。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 喬石林善畫，嘗爲棠村相國作《蕉林書屋圖》。康熙壬戌，粵西補行鄉試，石林偕楊秋曹佐國往典試事，有《使粵日記》一卷。謂自西平至確山，田荒蕪不治，彌望皆黃茅、白葦，豺虎出沒其中，村落皆成穢墟。詢之土人，言明季流賊煽亂，屠戮殆盡。今戶口稀，徭役重，居者且多逃亡，逃者能復業乎？因念汝南爲天下之腹，水甘土沃，既不若西北斥鹵嶢峭之地，又不若巴蜀僻處一隅，承平四十年，而千村萬落尚付蒿萊。留心國計民生者，所宜動念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喬氏易俟》 十八卷，國朝喬萊撰。【略】是書雜采宋元後諸家《易》說，而參以己意。

藝文

施閏章《喬石林舍人見示先侍御聖任先生來鶴圖》 杜史東山高枕處，射陽湖畔滄洲趣。前代曾傳抗疏名，知幾早就歸田賦。手校連牀多異書，坐看滿眼森奇樹。海風簸蕩垂車輪，一鶴翩翻來不去。先生自是鸞鶴姿，廿年萬事付漁磯。嗒然倚杖天機靜，還有亭前鷗鷺飛。

納蘭性德《詠喬萊》六首 每插金貂謁紫宸，十年帷幄最親臣。只今三殿彎弓下，筆事難兼，天授奇才賦予偏。七萃橫行星班裏，無復朱衣上直人。

霄漢路，承恩獨自奏甘泉。　遺文金石半銷亡，好古冥搜雅擅場。他日若爲人物志，好將名姓繼前楊。　文采風流劇夢思，寂寥吟院冷書池。時無暈碧裁紅手，一曲猶傳樂府詞。　時開賓館倒芳尊，愛士情同挾纊溫。華屋山丘三歎息，不堪騎馬過州門。　長埋玉樹嗟何及，遽掩金刀痛莫追。一慟寢門人歇絕，山陽詩酒更何時。

汪懋麟《贈子靜三首》　聲氣各有應，枝葉原相因。豈無同門友，不如子誼眞。自眉爲膠漆，結納爲一身，良友多暇豫，賤子方苦辛。有時就爾居，偃卬常經旬。去冬十二月，公車聲轔轔。中塗踐霾霜，苦樂與我均。春明策贇良，駑馬隨後塵。同時各年少，俱爲侍從臣，君才甚美好，胡爲亦沉淪。去去勿復顧，高堂有老親。　軒冕未爲榮，富貴不足寶。及時而事親，不如半菽好。吾翁八十餘，爾翁七十老。倚閭望游子，蹋徧門前艸。翩翩剡下孫，嬰笑索翁抱。忽聞兒遠歸，別離勿復道。奉檄前致詞，承歡媿不早。豐膳羅珍饈，清商發浩渺。跽進盈尊酒，願言常壽考。　束髮弄柔翰，志尚敦書詩。立言恥流俗，古人相與期。少年苦貧賤，屈首干有司。屢刖始得售，爲學心已遲。放歸南山下，討論良在斯。鄙哉世上贇，貪競無已時。日從冠蓋游，一字不復知。吾子世家學，淵源理不疑。努力千載名，勿爲君子嗤。

又《戲題子靜畫像卷子》　君從通籍來，養生頗遠色。閉閣如太常，少妾不敢偪。罵余何荒淫，乃爲婦人惑。不知作達人，未可拘方幅。祖忻亦瓌瑋，歌舞肆沉匿。阿龍富勳業，甘受蔡公抑。所以古名士，往往悅傾國。君忽寫蛾眉，嗜好不可測。鳳窠十一人，意態各妍極。雖然時世妝，已似錦僊飾。密坐鬬金葉，此戲吳人得。君藝如彥道，投馬號奇特。胡爲舍豪傑，角勝脂粉側。將母費白日，貽饑在飽食。吾徑不耐閒，伏櫪歌勑勒。忼慨信陵言，寄意豈云實。矯首眺四方，攘攘急兵革。我欲學舞槊，艸檄兼殺賊。安能共王濟，羣婢絝襹織。願君開後閣，猛氣師阿黑。保身讀陰符，指揮戰場克。

又《同悔齋兄再疊前韻與石林》　閱盡金張與竇田，縱令罵坐亦徒然。粗疎自悔作風漢，衰颯于今非少年。心事難尋游夏語，文章聊借滑稽傳。從人謗我爲仙佛，裙屐浮沉醉裏禪。　似子雄才豈下中，當門可惜蕙蘭叢。何須持論分堅白，猶記爲文辨異同（石林御試班馬異同辨甚佳）。極北紀年師范曄，粵西化俗比文翁。生平事業原粗了，檢點殘詩理舊筒。

徐乾學《正月十七日曹頌嘉招同吳志伊嚴蓀友朱錫鬯汪蛟門舟次喬石林潘次耕家勝力電發飲作歌》（存目）

李澄中《題喬石林侍讀侍直圖》　桃花未放李花白，青春酌酒喬生宅。當筵示我《侍直圖》，整肅衣冠動心魄。天際龍樓閃閃黃，官牆斜映闌干赤。髣髴疑是昭德門，依稀半露中和脊。乾清於穆珠簾垂，便殿聽朝情不隔。聖人未出五雲深，遙想天顏不盈尺。公卿入奏排天閶，集賢學士心徬徨。喬生職當左右史，趨直待漏夜未央。瑤階徐步容貌莊，心依丹闕神揚揚。深謀盛氣自慷慨，肥面巨口何昂藏？維時黃河煩睿慮，翠華已返猶南顧。建隄開海兩議存，衆口紛紛總無據。淮南七邑百萬家，魚鼈生靈莽誰訴？天子回盼問史臣，喬生再拜爲具陳。開海要使水勢殺，建隄水溢徒悲辛。剖決是非獨侃侃，至尊含笑顏色親。特詔賜茶驚異數，金椀玉茗來楓宸。嗚呼人生獻替有如此，史官諫議集一身。世間富貴安足道？作事務作千秋人。畫師寫貌難寫神，使我歎息空紛綸。南園桃李爲君發，直須爛醉松醪春。

彭孫遹《冬夜夢石林口占卻寄》（存目）

又《送喬石林歸寶應》（存目）

高士奇《憶蘿月送石林歸柘溪草堂》（存目）

葉燮《石林復疊前韻八首貽我始一一疊其來韻報之》（存目）

又《喬石林先生和十三覃韻十首見貽韻無重押予報》　以十章仍限前韻媿不能一一步押也。　新詩雲起湧圖南，響徹層霄清徹潭。直埽青天歸一碧，遂令大地總無藍。小儒魚目光難混，長夜蟲吟韻自慚。聽罷噌吰金奏作，扣盆擊缶盡韽韽。　谷飲巖棲我默慚，金門賦客也同耽。爛龍銜照螢隨爝，騄駬追風駑後驂。厝火一朝羣赴熱，飲冰三復我知甘。天涯何處無芳佩，好摘江蘺貯滿籃。　禮失而求待問郯，縱橫史筆破重鐍。萬言終納孤臣賈（濬海口議先生身退而言卒行），九戰生降悍將邯（偶有所指）。青汗消餘存蝕蠹，車輪摧處且停驂。貂蟬八柱高明列，咄咄先生底事憨。　聽述驅車越徼南，風馳文命百蠻覃。相如檄蜀風堪挹，博望尋河遠必探。行到乾坤窮覆載（先生談粵西山水奇絕別有天地），坐辭日月入谺谽（游七星巖列炬數百深入不窮）。喟然陳迹銷沈後，尚欠名山興未酣。　子厚雄文寶氣函，得君身歷始能諳。名山妙合才人悟，得句神教畫史參（先生有粵游草，形容山水非摩詰能畫者）。吊

古不須悲逐客，側身望處歎奇男。疏簾花影閒清晝，飽聽天空海闊談。少陵窮老泊風潭，如許乾坤句裏函。直把孤舟橫萬古，尚愁一字斷天南。靈均雜佩芳洲滿，賈誼懷沙暮雨含。聞到岳陽樓上望，憮心澤七接湘三。知己難逢顧影誦，但拈風月便思探。尋歡梓澤難幷四，孤憤漁陽弄疊三。無事可談休閉蝨，是絲不挂莫營蠶。江山擺滿斜陽下，折戟銷沈幾許鋟。是耶捷徑滿終南，關閉丸泥百二函。買地種香蓮作埒，隔垣鎖影柳橫嵐。巖前葉落猶防鵲，市上風傳且避龐。相約共探林屋去，淺紅深碧擘黃柑。排場隔日劇叢譚，悟得衣冠優孟憨。終古王侯斜日在，寸心兒女曉風諳。饒他自獵爭能手，且計爲歡付夢酣。參得色銷聲滅句，盡歸濟老築拳三（侍讀家優客至必命佐酒）。桑榆晚照託瞿曇，收拾寒灰滿一擔。要識文殊門不二，還須顧愷頰添三。醍醐自性參獅象，輦食從人議蠣蚶。千古現身誰是主，瓣香坡老在瓊儋。

邵長蘅《五月十七日喜聞施愚山汪鈍翁秦對巖錢宮聲曹峨嵋喬石林李子德陳其年毛大可朱竹垞汪舟次嚴蓀友徐勝力潘次耕李渭清方渭仁周雅楫暨家戒三諸公以鴻博制科同官翰林賦贈五十韻》（存目）

尤侗《輓喬萊（石林寶應人官編修）二首》　華門栖隱後，雙挽小車遙。月白茗同戰，花紅泉共澆。柴荊新曬藥，蕙帳舊銘椒。雲與長天遠，香魂何處消。惜別三千里，驚心四十年。堂前多綺饌，宦後少花鈿。淚盡拈湘管，愁深問紙錢。讀殘傷往句，應悔賦廿泉。

李因篤《與喬石林》　自攀驥尾，承執事知愛獨深。推食解衣，分踰骨肉，且賦大篇以褒其志，聯同好以寵其行，歧路高雲，有加無已，弟不敢自忘。其母忍斯，須既達而諉此德音哉。老伯劄記二冊，抵家即受讀卒業。【略】年兄佳什及諸公見贈之章，報命遲遲，出於愼重，非忍以久踈侍對毫有遺忘也。鈍翁先生，聞已南旋。愚山、阮亭兩先生，舟次年兄暨同譜諸兄弟，匆次不及專候，懇年兄一一叱名代致。

潘耒《贈喬石林》　疎狂我合辭金闕，練達君胡返故園。天馬能鳴驚立仗，芳蘭無罪坐當門。便違黎火青箱在，任卸銀魚皂帽存。從古文人多挫抑，翻雲覆雨不須論。　日日聯鑣尚恨踈，那堪五歲悵離居。漫誇向子工游嶽，終遜虞卿善著書。讀易幾人知損益，看棊此日悟乘除。興來千里能相訪，衙袖新篇有遂初。

徐釚《舟過鄭圃飲喬石林寓齋席間有作》（存目）

又《哭侍講喬石林同年》　放逐同君已十年，驚傳賦鵬轉悽然。廣陵絃散無人聞，甕社魂歸絕可憐。自古有才皆欲口，從來忤物豈能全。覆蕉訟鹿喧口甚，墓石應知不易鐫。

朱彝尊《題喬侍讀小像》　宛轉溪橋浴野鳧，城隅瀟灑得重湖。少年背面休相笑，憔悴何曾似左徒。

湯右曾《跋喬石林編脩使粵集後》　使節南溟萬里長，乘潮解纜興徜徉。玉堂人物風流在，泥酒遊山總不妨。　桂管歸來已二年，眼中歷歷舊山川。傷心灘水關邊路，一度看詩一惘然。

又《贈喬石林侍讀四首》（存目）

龐塏《哭喬石林于京邸》　寓居余最近，來往數相將。踏屐衝秋雨，添燈話草堂。死生今日隔，懷抱幾時忘。落葉看人世，飄飄信可傷。　長林聊自適，又復到京圻。骨月生前別，田園歿後歸。君知憂患盡，我痛故人稀。南向白田路，愁雲慘不飛。　有賦升鸞掖，無家就夜臺。牢愁才不展，厲疾命堪哀。注《易》通消息（所著有《喬氏易》），觀生識往來。忘情余未得，淚下濕蒼苔。

查慎行《題喬石林侍讀梅花莊圖兼送其罷官南歸》　湖陂種柳不種梅，梅花合向陽陂栽。買園舊在最高處，尚怕水泛春冰開。沙頭一篙刺歸路，清淺今堪跨半渡。父老來看侍直圖，先生笑入花間去。

又《輓喬石林侍讀》　本朝治水關全局，東下狂瀾勢難復。先生獨以手障之，言卒施行身蚤逐。徵車北去全家懼，舁櫬南歸萬人哭。百年陰德被淮揚，公在九原應瞑目。

鄒祇謨

《本事詩》卷一〇　程村與陳維崧其年、黃永雲孫、董以寧文友齊名，稱「毘陵四子」。王阮亭《歲暮懷人絕句》云：「籍籍蘭陵四才子，陳黃鄒董各名家。難忘雪夜吳兒曲，簷角寒梅正作花。」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鄒程村自敍曰：阮亭衍波，羨門延露，彭王齊名，良雲不忝。近複以僕《麗農詞》列爲三家者，竊有子魚龍尾之恧矣。

《雨村詞話》卷四　鄒程村祇謨《麗農詞》，以典麗爲宗，而稍失之濃縟。余喜其《鳳歸雲偶作》云【略】。阮亭謂「塊壘一時，睥睨千古」，信然。

《詞苑萃編》卷一八　憶十年前，鄒子定齋游廣陵，與余定交於謝太傅之法雲寺。庭樹婆娑，相對促膝。酒餘，示我詩餘一編，見其寄情綿邈，致語清揚，令人想見「風簾霜幕，素蟾初霽，玉杯醽醁，纖手破、橙橘香濃」時也。庚子秋，鄒子復游廣陵，則高車駟馬，已屬長卿得意後，然不減昔年布衣豪宕。與余步出西郊，登歐陽平山眺望，訪螢苑、鷄臺、九曲池、玉鉤斜故址，憩旗亭小飲。有當壚伎，命歌高竹屋《蝶戀花》詞，「記得來時，買酒朱橋畔。遠樹平蕪空目斷。亂山惟見斜陽半」。鄒子悵然者久之，因就奚囊中復出詩餘示余，已梓成帙矣。

又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詞云【略】。迦陵，西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伎史鳳以却下等客。護門草，出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譎誕，亦詞中之李長吉也。（麗農詞）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鄒祇謨，字訏士，號程村，武進人。順治戊戌進士。與陳維崧、董文友、黃永稱「毘陵四子」。有《遠志齋集》。

《清史列傳・鄒祇謨傳》　鄒祇謨，字訏士，亦武進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性穎特，過目不忘。自經籍、子史及天文、百家之書，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譜，靡不悉記。性至孝，母教之極嚴，即以讀書娛其母。與人眞摯，交久不忘。妙於言語，小詞單文，令人色飛神豔。古文辭與陳維崧、董以寧、黃永，稱「毘陵四子」。嘗見寧都三魏文，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海內知有三魏者，實自祇謨始也。王士禎在揚州，祇謨與撰《倚聲集》，以繼卓珂月、徐野君《詞綜》之後。著有《遠志齋集》、《麗農詞》。

《今世說・文學》　鄒程邨語言妙天下，小詞單文，令人色飛神豔。

又　鄒程邨讀書，如漢主校讎，不至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不止。

又《雅量》　鄒程邨爲晉陵甲族。會有蜑語中之者，一日散萬金立盡。鄒四顧壁立，舉酒自慰曰：「田園無存，幸吾賓客尚在耳。」

尤侗《同鄒訏士登興文寺浮圖》　振衣古塔幾由旬，舶趠風高正暮春。十里平蕪青草偏，千家煙火白榆新。闌干寂莫常棲燕，睥睨周遭少見人。惟有君山看不厭，峭帆日夜下江津。

董俞

論述

吳偉業《董蒼水詩序》　余游於董氏祖孫間，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間固才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廢風雅於弗講，獨雲間壇坫，聲名擅海內。至今日，零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才與地既足自拔，而又使之優閒不仕，蘊其骫骳牢落之氣，一發之於詩，故講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爲當世所推，不獨雄雲間也。董爲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天下。然其儕偶異同，猶訾謷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急，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固目爲不急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壞異，天固壅閼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磽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直其興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脩，科名建豎大展乃祖之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爲輕；而今之所謂輕者，毋乃爲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勗焉。

宋琬《董蒼水詩序》　董君蒼水本雲間貴公子孫，自其爲童子時，喜讀古人之詩，略上口即能爲聲偶之言。父師見而叱之，董君洛誦自如，不少奪行。年三十，舉孝廉於其鄉也。居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挂名其間。於是棄去帖括，究極於風雅正變之故，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韝暮鹽，蕭然如後門寒畯。而其詩亦閎深涵演，非復專家小乘之所敢望。

《本事詩》卷九　汪鈍翁《說鈴》曰：雲間董二孝廉俞最善賦學，如《鏡

賦》、《鷰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興曹綺頡頏。董又有《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逝，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放，江鴻雪後來。」語極澹雅，有自然之致。楓江漁父曰：蒼水與閬石讀書崑山，詞藻翩然，竝擅機、雲之目。晚尤縱情聲伎。辛亥僕客茸城，二董招妓讌集，僕有「紅牙嘗獨按，玉版喜同參」之句，蓋贈閬石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康熙初，江南奏銷案起，紳士同日除名者萬餘人，蒼水與其列。於是棄舉子業，專心風雅正變，天欲使之爲詩人也。

《國朝詩話》卷二　董蒼水（俞）舉孝廉，以事永廢，卜築南村，歌嘯自如。宋荔裳稱其究極於風雅正變之間。鈍翁獨標《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逝，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放，江鴻雪後來。」以爲雅淡自然。前輩賞鑒如此。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張硯銘曰：宋尚木爲詞家老手，推重董樗亭，津津不置。近複見潮陽所寄赫蹏雲，每日荒陬無事，輒焚香詠玉堯樂府，其虛懷折服如此。汪晉賢曰：樗亭婉麗之什，源于清商諸曲，遂與子夜、歡聞競爽。若矯健疎宕處，則又歌行佳境，非學步辛、陸者也。

《雨村詞話》卷四　「金作勒，玉爲羈。小馬驚香何處嘶。紅板橋頭扉半掩，幾絲楊柳掛黃鸝。」此武進董文友以甯《搗練子》詞也。「掛」字殊新穎。其弟董俞亦有句云：「獨坐數歸禽，疏鐘逗遠林。」「掛」、「逗」二字俱妙。

《詞苑萃編》卷八　董蒼水情詞兼勝，小令尤工。

《落花篇》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唐初體，全於纏聯旋轉處取神，卷中偶一存之。

《和王南州聽楊太常彈琴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太常名沂，明思陵時，以琴進禦者。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董俞》　董俞，字蒼水，號樗亭，江南華亭人。明吏部侍郎，邃初孫。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樗亭》、《浮湘》、《度嶺》等集。《松江詩錄》：「俞在童時，喜讀古人詩略，上口即能爲聲偶之言。與弟舍齊名。坐事歸，卜築南邨。方塘小樹，竹翠花深，灌園鋤藥，歌嘯自如。嘗遊楚，過洞庭，遭風浪，有投詩湖。泊晚歲，自定詩一冊。客山東，遇盜與爭篋，爲刃臂，奪之去，惟存《楚遊草》。後其壻曹映曾檢拾殘賸付梓，宋荔裳爲之序。」

《清史列傳・董俞傳》　董俞，字蒼水，江蘇金山衛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罷歸。童時喜讀古人詩，略上口，即能爲聲偶之言，與兄含並以才名顯。尤善賦學，嘗爲《鏡賦》、《燕賦》、《采桑賦》，清婉流麗，論者謂可與吳綺相頡頏。入都時，與王士禛相唱和。嘗渡洞庭至鹿角山，風浪大作，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慴無人色，俞坦然危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其鎮靜如此。俞父官少宰，本貴公子，江南逋賦之獄起，紳士同日除名者萬餘人，俞隸焉。遂棄帖括，究極於風雅正變之間，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齏暮鹽，蕭然如寒畯，而其詩亦閎深涵演，非小乘所敢望。晚卜築南村，灌園鋤菜，嘯歌自得。著有《樗亭》、《浮湘》、《度嶺》等集。又與田茂遇同編《高言集》。

紀事

《今世說・雅量》　董蒼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風大作，波翻浪湧，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慴無人色，董坦然危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助。

《新世說・排調》　董蒼水之子晴川甚癯，其友林南華甚肥。夏日肉袒坐，林曰：子眞骨董。董曰：差勝肉林。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高言集》　四卷，國朝田茂遇、董俞同編。【略】是書題曰《十五國風・高言集》，而別標一閩字爲子目，據其凡例，乃以一省之詩爲一集，此乃十五集中之一也。

藝文

施閏章《送董蒼水》 野客愛江梅，躑躅愁長安。一樽歌別曲，四月商飈寒。君昔寄詩滿紈扇，到今頭白懽初見。春水遙連三泖深，誰信相思淚如霰。當陽聖主渴賢才，聞君高卧機山隈。詔書絡繹搜草澤，詩篇叱咤生風雷。車馬黃埃那可歇，交遊冠蓋喧城關。花筵縱飲數論文，燈市聯吟曾踏月。晨夕招尋通巷陌，朔風忽送南歸客。江鄉歲儉興難孤，舊釀牀頭餘幾石。眼前詞伯紛蹉跎，自言垂老變風多。倦遊閩粵復燕薊，長悲烽燧思烟蘿。於乎！似爾不悲將奈何！雲間故人寥落久，梅花書屋思老友(謂吳六益)。無計從看黃浦雲，臨岐恨折青門柳。

王廣心《送董蒼水遊楚粵》 先朝直節董侍郎，鋤奸拜杖投南荒。百粵山川恣吟嘯，至今巖壑垂光芒。康樂登臨千載絕，蒼梧黯澹漓江咽。鐵城銅柱漫崔嵬，木客山猿自清切。侍郎之後君也才，文章早壓黃金臺。時無孔融不薦士，天人三策空歸來。丈夫壯志凌八極，越水吳山傷倨仄。瀟湘萬頃九疑煙，我有愁心蕩空碧。興來還看鬱林山，八桂堂深客思閒。荳蔻曉風啼翠羽，桄榔殘照落烏蠻。其間仕宦都賢者，酌酒論詩袖堪把。銅鼓峯前意慨慷，綠珠渡口人瀟灑。勸君莫過柳侯祠，少年失足良可悲。勸君勿謁伏波廟，七十據鞍達者誚。人生功何必勒昆吾鼎，貴何必入中書堂？淋漓翰墨飛夜郎，如君侍郎名亦章。采罷丹砂好歸隱，與君谷口話農桑。

彭孫遹《次韻答蒼水》 僦得客樓如困大，閉門風雨供高卧。茸城春酒萬斛傾，壘塊鬱然不可破。君家兄弟天下才，二俊當年未得過。開樽洗酌留我醉，春衣多被酒痕涴。何須絲竹與管絃，桑花往往生咳唾。高堂爽塏清絕塵，圖書萬卷竹千箇。空堦雨急燈燼寒，虛幌風懸帽簷墮。呼盧辦作袁彥道，狂吟直壓陳驚坐。玄中往復兩相忘，不知誰主誰賓佐。夜分客去君亦醉，裁裁玉山崩一座。詰朝贈我瑤華篇，寫遍鶯花嬌阿那。人生但得儻侶佳，窮達何必悲轗軻。援毫酬爾郢人詞，更索君家長公和(長公謂閻石)。

梁佩蘭《送董蒼水歸雲間》 王風已亡少大雅，當今誰人稱作者。雲間董生獨振起，詩名不數大樽下。近來歷覽恣九州，短衣皁帽騎土牛。採風處處記草木，結交往往輕王侯。洞庭瀟湘吊屈宋，續得招魂與橘頌。更就重華自薦詞，蒼梧大野申哀痛。忽然舟溯南海旁，乘風縱體不可當。黿鼉出沒徒瑣屑，日月鑄冶眞洪荒。陸賈城邊雜芳甸，草堂與我尋相見。芙蓉旌旗四揮霍，吐納長河急飛箭。遺我一尺集，宗廟森球鏞。趨鏘集羣帝，夭矯騰蛟龍。仙人咳唾九天墮，據地而歌豈能和。星宿分明列太微，文章直合傳青瑣。胡爲躑躅坎壈鬱塞無所成，匣中雄劍空自鳴。有目接飛蟲，有耳聞蒼蠅。君不見，揚子雲三世爲執戟，太元著就無人識。又不見，梁伯鸞出關歌五噫，賃舂廡下徒爾爲。于今世上重權勢。聖人去久遠，賢者安得位。于今世態須黃金。丈夫無貨財，何用求知心。惟有蘭也，天地磊磊落落之狂士。泰山爲頹，海水爲竭。與爾磐石固，聲氣珠盤秦。七從此始送君歸。歸江南，山光水色拖青藍，黃鶯亂啼春草短。灞滻湖頭日初暖，相思莫使南雲斷。

王士禎《送蒼水入閩同訒庵限韻》 吾友有董生，其人仁且勇。突兀百尺桐，疎枝上孤聳。故交久零落，予髮亦種種。京雒晚得子，喜甚獲璧拱。愛我齋閣閑，屢過聽寒蛩。說劍森星芒，論文豁塵壅。爭道句踐家，澆酒望諸冢。飛煉君詼嘲，支離我擁腫。驚君豹文變，愧我牛革鞏。長安競高貨，君獨愛散冗。抱關不碌碌，坐聽傳呼寵。水東葉學士，步屧每接踵。城北有徐公，剝啄喜音跫。滑稽愛陳遵，法度跋張竦。懷古思贈縞，閱世鄙登壟。孟冬十月交，鳥獸始毛氄。離顏慘不悅，告我將發軫。岩嶢仙霞關，峻絕逾上隴。搖郢昔旅拒，八郡紛洶洶。李絳墓未祭，孟衢馬誰駷。(見《公羊傳》)孰職爲亂階，彼哉微且尰。天心昨悔禍，稽顙紛萃從。士有朝食銳，軍無夜呼恐。君今輿轎度(見《溪書》)，憶昔戈船踴。我聞龍伯釣，一犆六鼇擁。不如學詹何，妙用獨繭蛹。君行宜勉旃，吾道視輕重。

王鴻緒《丁巳秋喜董蒼水至都尋別余遊閩悵然有作》 五載別董生，愁懷積如霰。何來長安陌，傾倒展歡醼。時值秋風清，西山始收電。平頭負笈囊，一榻寄禪院。入門驢喧櫪，哀鳴聒朝晏。岸幘听然笑，顧謂此頗善。似聞仲宣音，恍覿子瑜面。鼓吹比兩部，朗吟出萬卷。示余浮湘草，爛爛朝霞絢。探奇歷幽峻，銳意更峭蒨。波瀾洵老成，句烹隻字鍊。憶昔宋觀察，大雅主壇墠。軒車訪我父，新詞競黃絹。過江呼僕射(周釜山先生)，金閨舊朋串。結交子與田(鬚淵先生)，藉甚邦之彥。鯫生始弱冠，短才類蜣轉。時時當偏裨，賈勇事酣戰。嘉會追南皮，聲華何婉孌。彈指日月駛，悲歡難自遣。

周宋化異物，墓木拱其羨（羨，墓道也）。臨風幾懷舊，淚若花露濺。年來汨埃塭，伸紙歎目眩。不覺悔少作，願言焚筆硯。天涯復覲子，巋然靈光殿。九重方側席，或得雄文薦。膏沐誰爲容，上書羞自衒。沽酒且細傾，旅食雜雁膳。忽思七閩遊，看山到海甸。此時寇尚熾，仙霞眼滿箭。耆舊半爲鬼，戰裙血未澌。莽莽涉險艱，那甘相如倦。聚首曾幾時，又祖青門餞。親朋多別離，情傷鬢欲變。

黃宗羲

論述

綜論

鄭梁《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歿，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于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略】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沉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于『六經』，取材于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

艾南英《南雷詩歷序》　乙丑、丙寅間，搢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黃公與焉。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冲，博學能古文詞，尤攻爲詩。讀所爲《老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於詩人之意者。人知太冲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爲能，大慰忠臣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

羅萬藻《南雷詩歷序》　黃太冲勾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白安公之嗣子也。太僕公負中正之節，攖逆黨之燄，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之敢明。太冲以弱冠伏闕訟冤，義動當世，咸曰忠臣之有子也。如是太冲雖才，何暇以文采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以太僕公門人手太冲所爲詩一冊示予，因傷太僕公事，聲淚俱至。汝南郭亮之風，千載再見。然予讀太冲詩，感憤寓物之言十之一，詠事十之三，贈答十之五，閨語十之一，未嘗自譜其年月，以其詞繹其志。蓋發憤於太僕之所爲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略】太冲英才磊落，挾以少年之氣，今具詩幽折陟拔而忼慨多思，與老成積於世故者相類。其《鐵琴》、《死戰馬》、《老狐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之《山鬼》、《國殤》，翰之《鐵如意》、《玉塵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豈所謂托情男女，亦宓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謠》之致類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於太僕之所爲作多矣。夫道彌往而風彌厲，古今皆然。文字之概，亦觀世之理也。惟太冲負忠孝之極，思佚按衍於心者既甚，而後溢之爲詩，故不獨有詩，而詩復鏗急絕人，風氣逼古，此予所以例之屈原之憂與皋羽之哭，而爲言耳。不然，太冲遭遇明聖，忠臣之魂已雪，黨人之碑既踣。以彼其才，進用於世。非二子之所可同日而語也。

《明遺民詩》卷一　黃宗羲【略】文節公尊素之子，有父風，以忠孝自任，善古文辭，舉博學宏詞，不就。

《古夫餘亭雜錄》卷五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黃梨洲詆卧子詩噓北地、歷下之寒火，故見詘於艾千子，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吾每讀至此處於其《南雷集》中，直掩卷下欲觀之。其實不知詩而強言詩，故人言兩失。

全祖望《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先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於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譔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敢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兗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又《跋黃梨洲孟子解》 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戡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愼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梨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又《書明夷待訪錄後》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幷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輒，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隨園詩話》卷三 黃梨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國朝詩話》卷二 吾越忠貞之裔，若姚江黃徵君太沖（宗羲），宿學重望，身備文獻，其最表表者，不必以詩見也。其餘著述，不甚流布。

又 經史學問，詞林如竹垞考核稱首，遺民中黃太沖、顧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間，顧文遜黃，黃詩遜顧。

陶元藻《全浙詩話》 吾鄉國初耆宿以梨洲先生爲最。湛深經術，不以詞章自見，然詩句風格遒上，能道其性情。生平著述甚富。康熙初，徐元文曾言於朝，書呈內府，既而朝廷徵求前明遺獻，徐乾學以先生對，復言其衰老，竟以布衣終。雖先生抱道自高，不樂仕進，而薦剡不力，與有過焉。其學淹博，於天文地理、百家九流，靡不通曉。卽竹垞、西河未能抗也。子百家，孫千人皆有集，能世其業焉。

《定香亭筆談》卷四 黃梨洲先生（宗羲）孝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特其餘事耳。

李祖陶《南雷文約文錄引》 《南雷文約》，餘姚黃梨洲先生著。【略】閻百詩稱其與錢牧齋、顧亭林皆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者也。顧牧齋進退無據，先生則却聘辭徵，始終一節。亭林狷潔自命，先生則周旋當世，樂與人羣，持身在通介之間，大約與金之元遺山相近。其所著書甚多，學統則有學案，文統則有文案，固不僅以文名。而其文則長於碑誌，於百年間身所經歷之義士、忠臣皆據所見聞從容論定，雄偉光怪，高者直匹史遷，但間雜麗藻，不盡如遺山之純用史裁，爲稍遜爾。他文亦有情有文，學歐陽公而不襲其貌。蓋其論文薄震川而宗景濂，謂近時學者胷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轉折便以作者自命。又謂錢牧齋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自不能入情。艾千子摹擬大過。茅鹿門更不足觀。皆矯弊抉正，洵爲千萬世公論。故其文亦極可觀耳。上高李祖陶。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黃梨洲選《姚江逸詩》，鄔靜嶽大參景從刻之。梨洲不欲自居其名，歸美於大參。自序謂：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史相表裏。《中州集》以史爲綱，以詩爲目，此選亦此意也。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 先生性耿直，於友朋少許可。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先生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朝宗文。先生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朱克敬《儒林瑣記》 黃宗羲【略】明亡不仕。【略】家居講學，以篤行爲歸。嘗言爲學必先窮經，經以濟世。必兼讀史，然後不爲迂儒。王守仁後，學兼體用者，無如宗羲。學者得其教授，多爲名儒。

《新世說·德行》 黃太冲自言受學劉念臺時，頗喜相尚以氣節。迭經患難，漸造於深純，乃追恨爲過時之學。晚時固辭徵聘。徐元文學士延公子百家纂修《明史》，公報以書，且諧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吾今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又 黃名宗羲【略】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晚歲乃以濂洛之統綜

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分論

《不寐作》《定香亭筆談》卷四：黃梨洲先生【略】集中《不寐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蓋無意求工，而詩愈工也。

《五月二十八日書詩人壁》《國朝詩人徵略》卷三《聽松廬詩話》：梨洲先生《書壁絕句》云云，先生孝義肫摯，經術湛深，而詩情乃爾婉麗，所謂老樹著花也。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首段關明代興亡，全神注之後，只淡淡收局，此筆文非先生莫能爲也。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起手莊嚴，中間一路順敘，而折重在刑部折獄，結一段論莊烈致亡之由，最中肯綮。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以「盛」、「衰」二字爲眼目，情深韻古，令人不復憶歐陽公。

《徵士沈耕巖先生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持論得大頭腦，行文自磊磊明明。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據身所經歷者，直書而持論自有體要。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一李祖陶評：前寫高士行踪，隱隱約約，未借道隱論，輪迴語以發洩之，炯炯丹心，令人不敢逼視。

《陸周明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二李祖陶評：此文逼眞太史公，尤妙在閒閒敘出，絕不矜張，此先生文之所以爲大。

《朱人遠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妙論爲詩家補出根原，即爲人遠，白其心事，其餘一切都刊。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點：敘次詳悉，讀竟如閱《指南錄》一過。

《明文案序上(乙卯)》《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點：議論精確，筆格蒼渾。前代選家多主理而先生則主情，情有至有不至，而選則取其至者而收之，此茲選之所以自負也。又案：先生之才未過于牧齋，而文則較勝，以牧齋于家國之閒無情，而先生有情也。

《易學象數論序》《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圖書之不可信，歸震川已暢言之。此文更自源而流，抉摘無遺蘊。

《縮齋文集序》《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其言非今之世上所能有，而終不能不留於天地，奧衍深闢，其文亦如雷霆。

《壽李杲堂五十序》《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先生傾倒杲堂文如此，而杲堂文竟不大行於世。信乎，文不易言，而傳不傳要自有命也。

《萬里尋兄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奇事奇文，讀至末幅，令人推案而起。

《過雲木冰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即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雄直悲壯，無一冗字。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國朝文錄・南雷文錄》卷三李祖陶評：揚厲鋪張，雖屬鄉曲之見，實亦持之有故。

傳記

《小腆紀傳》卷五三　黃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黎洲先生，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尊素死詔獄，宗羲養王父，以孝聞。崇禎帝即位，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謚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尊素謚忠端。宗羲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其父之削籍，初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對簿時，出所袖錐錐許顯純，流血蔽體；又毆崔應元胸，拔其鬚。歸而設祭，與先時同難諸子弟共錐獄卒二人，應時斃。時欽程歸入逆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

之，故墨在硃上。陰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質。宗羲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簿時，復以錐錐之。獄竟，偕諸家子弟設祭詔獄門，哭聲如雷，達禁中。崇禎帝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洎歸治葬事畢，肆力於學，自經、史及九流、百家，無不窺。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諸藏書家。窮年搜鬻故書，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爲常。時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援儒入釋，石梁陶奭齡爲之魁，宗周憂之，未有以爲計。宗羲約吳、越高才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助莫如宗羲。蕺山之學，專言心、性，漳浦黃道周則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因出己所治律曆諸說相疏證，多不謀合。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皆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中有「東浙三黃」之目。壬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爲中書，力辭不就。一日，聞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清兵果入口。初，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鋮，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大鋮恨之刺骨。南都立，大鋮驟起，按揭中百四十人姓名，欲盡殺之。時方上書闕下，而禍作，與杲並逮。同里奄黨某首糾劉宗周三大弟子祁彪佳、章正宸皆列名仕籍，宗羲徒以人望掛彈章，聞者駭之。母姚氏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邪。」駕帖未出，而南都亡，踉蹌還浙東。會孫嘉績、熊汝霖起兵，因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軍江上，共呼之爲世忠營。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尋以嘉績及柯夏卿等交薦，改監察御史，兼舊官。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羲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已進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命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言當殺，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宜使立功自贖。」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放船，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不能支。」又言：「崇明爲江、海門戶，易以兵援之，分江上之勢。」時不能用。尋張國柱浮海至，諸營大震，廷議欲爵以伯，曰：「如此則益橫已，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已力陳西渡策，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爲之仁從子，能以忠義自奮。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相撓，故熊、錢諸督師皆不得餉，而正中與世忠二營獨不乏食。海寧職方查繼佐軍亂，披髮走入營，跪牀下，乃呼其兵責之，亂以定。偕繼佐渡海劄潭山，太僕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來會，議由海寧取海鹽，入太湖，直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爲內應。會大兵纂嚴，不得前。方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因結寨四明山，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微服潛出訪監國消息。部下不能遵節制，山民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乃走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羲言：「乃心王室者，莫如王翊，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論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宗羲既失志，日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曆。當其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而我朝以遺臣不順者，錄其家口。宗羲聞之，歎曰：「方寸既亂，吾不能爲羑伯約矣！」亟陳情監國，得請，鍾巒掉三板船送之數十里，變姓名間行歸家。適弟宗炎以交通馮京第被縛，刑已有日，潛至鄞計脫之。宗羲雖杜門匿影，而與海上通消息，屢遭名捕，幸不死。其後海氛漸滅，無復有望，乃奉母返里門。自是始畢力著述，四方請業之士亦漸至。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志節斬斬一流，所得尚淺，患難之餘，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蕺山餘緒，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大府請之開講，不得已，應之。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再辭以免。未幾詔督撫以禮聘修《明史》，亦以老病辭。乃敕下浙撫，抄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當事又延宗羲子百家及門人萬斯同等參局事。自後屢蒙我聖祖存問，歎爲得人之難。所著書千數百卷。【略】戊辰冬，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具棺槨，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子弟無違。乙亥秋，卒，遺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年八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存目）

《清史列傳・黃宗羲傳》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父尊素，明天啟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閹之難。宗羲年十九，袖長錐入京頌冤，至則魏閹已磔，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又於對簿時，錐許顯純流

血，毆崔應元胸，拔其鬚，歸祭其父。又與吳江周延祚等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立斃。時欽程已入逆案，宗羲復於對簿時錐實。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詔獄中，哭聲如雷，聞禁中。及歸，從劉宗周遊，姚江末派，援儒入釋，宗羲力摧其說。時稱禦侮陳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署名曰，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福王時，阮大鋮案揭中姓名欲殺之，會大兵至，得免。尋歸浙東，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時呼世忠營。大兵定浙，宗羲間行歸家，遂奉母里門，畢力著述。既而請業者日至，乃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宗周之緒。其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守令亦或與會，然非其志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之，宗羲辭以疾，且言母老。十九年，左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辭如初。及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二十九年，上訪求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薦宗羲，仍不出。然宗羲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宗羲之學，雖出宗周，不恣言心性。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所得尚淺，憂患之餘，始多深造。又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略】尚書湯斌嘗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紹興府知府李鐸，欲以爲鄉飲大賓，宗羲遺書曰：「宗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卒辭之。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三黃」之目。子百家。

《清史稿・儒林傳一・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長子。尊素爲楊、左同志，以劾魏閹死詔獄，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訟冤。至則逆閹已磔，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廷鞫許顯純、崔應元，宗羲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殺牢卒葉咨、顏文仲，蓋尊素絕命於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疏辨原疏非己出，陰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質，宗羲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簿時復以錐錐之。獄竟，偕諸家子弟設祭獄門，哭聲達禁中。思宗聞之，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歸，益肆力於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遺命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援儒入釋，姚江之緒幾壞。宗羲獨約同學六十餘人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自敎之，有「東浙三黃」之目。戊寅，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鋮。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大鋮恨之刺骨，驟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宗羲方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杲並逮。母氏姚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駕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蹌歸。會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宗羲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授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奔方國安營，衆言其當誅，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謂其不當誅也。」汝霖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不沉舟決戰，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久支，何守之能爲。」聞者皆韙其言而不能用。至是孫嘉績以營卒付宗羲，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羲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撓軍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直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內應。會清師纂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宗羲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尚五百人，駐兵杖錫寺。微服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爇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宗羲無所歸，捕檄累下，攜子弟入剡中。聞魯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與吳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曆而已。宗羲之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羲聞之，亟陳情監國，得請，遂變姓名間行歸家。是年監國由健跳至滃洲，復召之，副馮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自是東西遷徙無寧居。弟宗炎坐與馮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計脫之。甲午，張名振間使至，被執，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宗羲爲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

不懾也。其後海上傾覆，宗羲無復望，乃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寓以詩，敦促就道，再辭以免。未幾，方藹奉詔同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又辭之。朝論必不可致，請敕下浙撫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預參史局事。徐乾學侍直，上訪及遺獻，復以宗羲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惜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乾學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以爲人材之難。宗羲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之。《曆志》出吳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適有此議，得宗羲書示衆，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紀事

作家逸事

全祖望《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蓋既仕本朝，梅邨輩諛之也。此惟黎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徵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黎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死事，其得卹者，出於巡按練國事之力，則洪督幾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邨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

《柳南續筆》卷三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爲活。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鄴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沖來訪，先生即以三文屬之。太沖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即導太沖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謄眞，從枕上視之稱善，乃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九朝新語》卷一 黃梨洲訪汪魏美於笑魯庵，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只破被一，魏美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煖氣。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嘗見黃梨洲先生所藏抄本《習學記言》一冊，上有梨洲印文曰：「忠端是始，梨洲是續，貧不忘買，亂不忘攜，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鑒我心曲。」

作品本事

《八哀詩》 《思舊錄》：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見即云以喪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即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惟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孫貽(謙益子孫愛，字孺貽。梨洲誤書。)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崇禎)丙子，五十五歲：黃太沖過虞山，訪先生，請撰《忠端公墓誌》。」「(永曆)庚寅，六十九歲：黃太沖欲招婺中鎮將南援。前年十月，太沖副馮京第乞師日本未得。是年三月，來見先生，欲因先生以招婺中鎮將，有事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太沖云：『館于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公約余爲老年讀書伴侶，任我太夫人菽水，無使分心。一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七金贈余曰：此內人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樓燬，是余之無讀書緣也。』(《思舊錄》)」「戊戌，七十七歲：季春遊武林，訪黃太沖兄弟於昭慶寺。已而晦木來告：張蒼水妻董子祺在仁和獄中。且十年矣。今開贖，例得五十金，則二人可出也。先生慨然畀以五十金贖之(太沖《書淡齋事》)。」「辛丑，先生八十歲：六月，黃太沖之子正義，奉父叔之命，有咨於先生。先生爲文書於其扇。已而託鄧大臨往報。(鄧起西，黃毓祺之門人。)」「甲辰，八十三歲：五月，卧病於東城故第，自知不起。貧甚，爲身後慮。會鹽槎使者顧某求文三首，一爲《莊子註序》，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潤筆千金。先生使陳式爲之，文成而先生弗善也。越日，黃太沖、呂用晦、吳孟舉偕來訪先生。先生自言貧困，以三文爲請。太沖請少稽時日，先生不可，閉太沖書室，自

辰至亥，三文悉就。（《思舊錄》、《柳南隨筆》《南雷詩歷》云：『囑筆完文抵債錢。』蓋紀實也。」「先生卒生多難，或以貨免。晚歲破產餉義師，負債益重。公子孫愛，文弱不振。族黨以爲可侮，藉口責逋，攘銀六百兩，又覬其田六百，閧于其室，勢洶洶莫解。孫愛不知爲計。柳夫人故有殉意，乃婉言謝衆曰：明日合譙，其有所需，多寡惟命。衆乃散。柳夫人中夜書訟詞，遺急足詣府縣告難，而自取束帛縊於榮木樓。是爲六月二十八日。明日，府縣聞柳夫人死，命捕諸惡少，則皆抱頭逃竄不復出。孫愛感柳夫人意，用匹禮殮之，從陳夫人先生殯於拂水山莊丙舍之東軒。後十一年乙卯柳夫人葬先生墓西數十步秋水閣之後。」

《尋張司馬墓》《清史稿・張煌言傳》：張煌言，字玄箸，浙江鄞縣人。明崇禎十五年舉人。【略】順治二年，師定江寧，煌言與里人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飈等合謀奉魯王以海。煌言迎於天台，授行人。至紹興，稱監國，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誥，出瓿軍旅。【略】加右僉都御史。【略】七年，【略】加兵部侍郎。【略】桂王敕慰問，加兵部尚書。十七年，移軍臨門。【略】康熙元年，煌言復移軍沙堤。【略】及聞桂王敗亡，上啓魯王，將奉以號召。俄成功卒，煌言還軍臨門。【略】煌言孤軍勢日促，或議入鷄籠島，煌言不可。二年，魯王殂，煌言慟曰：「孤臣棲棲海上，與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三年，遂散遣其軍，居懸澳。懸澳在海中，荒瘠無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結茅而處，從者綸及部曲數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浙江總督趙）。廷臣與提督張杰謀至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爲僧普陀，伺煌言，知蹤跡。夜半，引兵攀嶺入，執煌言及綸，與部曲葉金、王發，侍者湯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賓禮之。九月乙未，死於弼教坊，舉目望吳山，歎曰：「好山色！」賦絕命詞，坐而受刃，綸等並死。

《送萬季野北上》《清史稿・文苑傳一・萬斯同》：萬斯同，字季野，鄞縣人。【略】性彊記，八歲，客坐中能背誦揚子《法言》。後從黃宗羲遊，得聞蕺山劉氏學說，以愼獨爲宗。以讀書勵名節與同志相劘切，月有會講。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薦鴻博，辭不就。初，順治二年詔修《明史》，未幾罷。康熙四年，又詔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爲監修，取彭孫遹等五十人官翰林，與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斯同嘗病唐以後史設局分修之失，以謂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故辭不膺選。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鴻緒於家，命偕陳廷敬、張玉書爲總裁。陳任本紀，張任志，而鴻緒獨任列傳。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進錢名世佐之。每覆審一傳，曰某書某事當參校，顧小史取其書第幾卷至，無或爽者。士大夫到門諮詢，了辯如響。【略】嘗作明開國訖唐、桂功臣將相年表，以備采擇。其後《明史》至乾隆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刊定，卽取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鴻緒稿，大半出斯同手也。平生淡於榮利，脩脯所入，輒以賙宗黨。故人馮京第死義，其子沒入不得歸，爲醵錢贖之。尤喜獎掖後進，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李光地品藻人倫，以謂顧寧人、閻百詩及萬季野，此數子者，眞足備石渠顧問之選。而斯同與人往還，其自署則曰：「布衣萬某」，未嘗有他稱也。

《失題》《兩浙輶軒錄》卷一：汪沆曰：《雪竇寺志》內附載名賢詩文，於唐方干署其爵里者元和狀元。按《唐書》：昭宗時，宰相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茲稱狀元，殊失考據。黃梨洲先生有詩云【略】，可爲解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周易象數論》，已著錄。其所作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吾山》等集。晚年手自刪削，名曰《文定》。後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約》云。

又《總集類存目四・姚江逸詩》十五卷，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皆錄餘姚一邑之詩。自南齊迄明，以時代爲叙。其方外、閨秀、仙鬼則總彙於末卷。每人各爲小傳，頗足以補史事之闕。然第十五卷《韓應龍傳》末云：「梨洲先生選逸詩，廣極搜輯，不解何故遺此。」則此卷爲後人所續無疑，非宗羲之原書，不知何以混而一之。又劉妙容事出於吳均《續齊諧記》，其人乃吳令劉惠明之女，沒後魂見，是鬼非神，題曰神女，已大謬。又王敬伯雖餘姚人，而女則不知何方之產，所遇之地又在吳中，引而入之姚江，尤爲無理。亦必非宗羲之舊也。

又《明文授讀》六十二卷，國朝黃宗羲編。初，宗羲輯有明一代之文爲《文案》，後是昆山徐氏傳是樓藏書，益以所未見文集三百餘種，增爲《文海》。後其子百家以《文海》卷帙浩繁，請宗羲選其尤者爲此編。其序則仍《文海》之舊，蓋其門人寧波張錫琨移冠此集，以見去取宗旨云。

鄭梁《南雷文案序》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

全祖望《南雷黃子大全集序》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庵集》，不預焉。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廬山眞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共討論之。

《國朝文錄・總目》黃宗羲【略】著有《南雷文約》，今錄其文爲三卷。

《小腆紀傳》卷五三　黃宗羲【略】所著書千數百卷，其大者：《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准安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廣其說。《律呂新義》二卷。又以蕺山有《論語學庸解》，獨少《孟子》，爲《孟子師說》二卷。又《明儒學案》六十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行朝錄》六卷。於曆學少有神悟，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爲《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曆推法》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回曆假如》各一卷。外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書共若干卷。晚年自定文集，爲《南雷文約》四十卷，又《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他著述不具錄。

《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黃宗羲》黃宗羲【略】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考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孟子師說》二卷，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曲章人物，燦然具備。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明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尚有《授書隨筆》一卷，則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璞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皆屬《明史》史料。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庀史之文。《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顧炎武嘆爲三代之治可復也。【略】別有《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文江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又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未成編卒。

《清史稿・藝文志四》謝翱《西臺慟哭記注》一卷。黃宗羲撰。

又《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

黃宗羲撰。

又《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黃宗羲編。

又《姚江逸詩》十五卷。黃宗羲編。

《清史列傳・黃宗羲傳》 黃宗羲【略】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授書隨筆》一卷則太原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杭竹管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孟子師說》二卷，以宗周《四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其舊說爲之。其書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名稿》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宗羲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羲實開之。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敍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詳。後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又《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文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與《十朝國史》亦多彈駁參正。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復定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

《清史稿・儒林傳一・黃宗羲》 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愼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爲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數，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授書隨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文集則有《南雷文案》、《詩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敍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訪錄》一卷，皆經世大政。顧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晚年又輯《宋元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宣統元年，從祀文廟。

藝文

張其淦《黃梨洲（宗羲）》 太沖古烈士，錐染賊臣血。孤兒帝所歎，忠義滿胸熱。市風送鐸聲，悽甚杜鵑咽。銅駝埋荆棘，家室愴離別。章妻與滂母，萱花雨摧折。不能爲伯約，來往跡飄忽。曾置光弼刀，屢刮關羽骨。世忠營已散，解甲臣力歇。刊章傳最速，鈎黨禍更烈。風濤震撼時，本不圖苟活。豈料海上歸，講學仍著述。既申蕺山緒，亦究康節術。橫渠傳禮教，東萊載史筆。側聞首陽老，託孤尚父日。食薇延三歲，入土無一物。吁嗟生壙營，石牀是虛室。明夷仍待訪，文定南雷出。三代治可復，亭林賞名實。且夕讀公書，使我百憂失。

余　懷

論　述

毛奇齡《余澹心娥江吟卷序》　澹心游越時，予方入蔡。澹心之扶杖命屐，登高臨深，與越人相遇于盤盂鼓鐘之間，予不得而知也。及其後，予讀澹心詩而乃知之信然。【略】澹心所至輒有詩，累詩以萬。而區其所至，各爲篇帙。讀之，而得考見其所游與所詠也。乃澹心入越，不及。與予同爲詩。洎予入吳，而始屬予序其所爲詩。越人序越詩，亦復何辭。第予之入吳，仍不能如澹心之入越。祇讀其爲詩，光明轢落，能隱人千百恢乎其中而游刃乎外，則向使予入蔡時縱有詩能如澹心哉！詠江海者，見木華、郭璞之賦而悔之，以爲雖有言亦猶之無言。夫有言猶之無言，而況於無言也。娥江，越之一名也。

孔尚任《與余澹心》　從諸選本，獲觀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極細而古色自黯然也。僕乘槎湖海，風雨勞勞，乃不敢以泥塗之人，重自菲薄。每謁諸前輩長者，搜詩舊聞，用拓鄙議，寔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學。區區附風托雅之事，幼所艷嗜者，今且自悔。然君子以文會友，未有離咏歌著作之林而問道于盲者。僕與合淝何蜀山交最久，殘臘間，相遇於廣陵蕭寺，備述足下古道絕學，令僕納交。今蜀山已化異物，而其言猶在耳。敬以拙稿作縞紵，蓋不負故人一番慇懃之盛心耳。

《國朝詩話》卷一　近人多愛其「綠蘿僧院孤煙外，紅梅人家小閣西」一聯，予謂寫景雖工，要是裝色畫，非逸品也。不如「芳草故都春閉戶，落花寒食夜開樽」淡宕有味。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四陳田按　澹心詩，擅六朝之華藻、運唐賢之格調，吐屬雋雅，角逐詞場，不減子山哀艷，小杜風流。

又引《十五國風高言集》　董蒼水曰：澹心詩格，如入芙蓉之寶帳，撫玳瑁之雕琴，玉英琪蕊，總異人間，麟脯胡麻，如來仙洞，所謂入唐人之佳境而化焉者也。

鄭王臣《蘭陔詩話》　澹心作《板橋雜記》，述曲中事甚悉，自比《夢華錄》。其詩清而能綺，麗而不靡。明季莆田詩人，莫能與之抗衡。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吳梅村曰：澹心詞，大要本于放翁，而點染藻豔，出脫輕俊，又得諸《金荃》、《蘭畹》。由此學富而才俊，無所不詣其勝耳。龔芝麓曰：澹心餘子，驚才絕豔，吐氣若蘭。而搦管題詞，直搴淮海之旗，奪小山之簟者。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莆田余澹心（懷）僑寓金陵，推襟送抱，一時名士皆從之遊。詞曰《秋雪》，阮亭稱其步武放翁。其《卜算子・詠殘鶯》云【略】、《永遇樂・爲陳其年題小像》云【略】、《望海潮・錢塘懷古》云【略】。澹心，字無懷，曾著《板橋雜記》，筆墨哀麗，雖光遠之志北里，不啻子山之賦江南，後之作者，莫之或先。飛來峯有蕭九娘酒壚，九娘能詩，有「斜陽遠掛湖邊樹」句。澹心《踏莎行》，所謂「怪石飛來，冷泉流去。斜陽遠掛湖邊樹。徐娘雖老尚多情，當年留下傷心句」。

《漁洋詩話》卷下　余澹心【略】居建康。常賦《金陵懷古詩》，不減劉賓客。《謝公墩》【略】、《孫楚酒樓》【略】、《雨花臺》【略】、《勞勞亭》【略】。順治辛丑，屬嚴子餐（沆）寄余廣陵。

傳　記

《本事詩》卷一一　余懷澹心，莆田人。澹心留寓南中，徵歌選典，儼如少俊。故梅村贈言有「石子岡頭聞奏伎，瓦官閣下看盤馬」之句。過江風流，應復推爲領袖。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余懷，字澹心，號無懷，別號鬘持老人，福建莆田人。工詩詞，流寓南中，徵歌選曲，儼如少俊。有《板橋雜記》、《味外軒稿》。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二八錄陳壽祺《余懷傳》　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漫翁，又號曼持老人。興化莆田人。僑居江甯。懷生明季，才情艷

逸，傷亂流離，詞多悽麗。嘗賦《金陵懷古》詩，新城王士禎以爲不減唐劉禹錫，贈之詩云：「千載秦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悉絕庾蘭成。鍾阜蔣侯祠，青溪江令宅。傳得石城詩，腸斷蕪城客。」太原閻若璩亦言，父執余澹心詩今人不能到。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八十餘卒。長洲尤侗輓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者，金陵市語染名也。懷與杜濬、白夢鼐齊名，號「余杜白」，故云。有《味外軒》稿，子賓碩以淹博聞。

《文獻徵存錄》卷一　余懷，【略】。嘗賦《金陵懷古詩》。《孫楚酒樓》云【略】、《勞勞亭》云【略】、《謝公墩》云【略】、《雨花臺》云【略】、《朱雀航》云【略】。撰《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泗水潛夫記《武陵舊事》意也。懷與杜濬、白仲謂齊名，號「余杜白」。懷自松陵至檇李，《舟中雜詠》云：「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蝶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歸家。」竟以客死。徵歌選曲，有如少俊。吳偉業贈詩云：「石子岡頭聞奏伎，瓦官閣下看盤馬。」

《清史列傳・余懷傳》　余懷，字澹心，福建莆田人。僑居江寧，才情豔逸，工詩。生明季亂離之際，詞多淒麗。嘗賦《金陵懷古詩》，王士禎以爲不減劉禹錫，與杜濬，白夢鼐齊名，時號「余杜白」。金陵市語轉爲「魚肚白」。詞藻豔輕俊，爲吳偉業、龔鼎孳所賞。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徵歌選曲，有如少年，年八十餘矣。嘗撰《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唐人《北里志》之類。又有硯癖，蓄硯最多，既老，分與內外諸孫，著《硯林》一卷。後竟以客死。著有《味外軒文稿》、《研山堂集》、《秋雪詞》一卷，《宮閨小名後錄》一卷。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板橋雜記》　三卷，國朝余懷撰。【略】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爲雅遊，中卷爲麗品，下卷爲軼事。文章悽艷，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

藝文

吳偉業《滿江紅・贈南中余澹心》　綠草郊原，此少俊、風流如畫。儘行樂，溪山佳處，舞亭歌榭。石子岡頭聞奏伎，瓦官閣外看盤馬。問後生、領袖復誰人，如卿者。　雞籠館，青溪社。西園飲，東堂射。捉松枝麈尾，做些聲價。賭墅好尋王武子，論書不減蕭思話。聽清譚豐賡逼人來，從天下。

曹爾堪《清平樂・答澹心》　故人何處，居傍要離墓。滕六翦花濃似絮，練鵲巧穿林去。　翩翩鶴氅羊裘，羨伊才子風流。試種疏梅繞屋，暮年端傲封侯。

又《滿江紅・贈余澹心五十》　詞賦翩翩，全盛日、忝稱同調。留題徧、謝公別墅，蔣侯遺廟。風月遨遊閒是主，文章支派工於肖。倚紅衫、潑墨寫烏絲，聞狂叫。　好去聽，蘇門嘯。豈眞詩，金門詔。數少年儁侶半登華要。早溺儒冠棲笠澤，休尋丹藥思壺嶠。爇爐煙、老更讀《黃庭》，觀其妙。　棐几湘簾，脩竹畔、雨絲煙潘。平分卻、百年是醉，尚堪轟飲。吳苑笙歌春未散，冶城禾黍秋還稔。羨冥鴻，高詠卜居篇，能詳審。　江上汎，花前寢。門可鍵，茶閒品。命樵青捧硯，含任吐沈。畫檝每停桃葉渡，彩毫也賦柟榴枕。待明年、乞爾蔡侯牋，江郎錦。（澹心長余一歲）

陳維崧《余澹心陳伯璣賦得颱字》（存目）

王士禎《余澹心寄金陵詠懷古蹟詩卻寄二首》　千載秦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愁絕庾蘭成。　鍾阜蔣侯祠，青谿江令宅。傳得石城詩，腸斷蕪城客。

又《廣霞山人御風圖歌爲余澹心作》（存目）

又《寄答余澹心（甲子使粵，澹心附子及鄭山公司寇南行）》（存目）

劉獻廷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繼莊於天官、地理、農田、水利、刑名、錢穀以及兵陣刀槊之類，無所不能。韻語其餘事也，然豪氣颯馳，逸情雲上。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二　詩有似策者，亦足見經濟。廣陽劉繼莊獻廷《懷古》云：「古之兵皆農，農富兵亦強。古之士皆農，農朴士亦良。兵農一以分，甲冑無餘糧。士農一以分，耒耜無文章。分之則兩傷，合之則一理。請語當途人，治亂實此始。」繼莊之學，主于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險要、財庫、軍器之屬，無不留心，而於農田水利辨晰尤詳，故其言如此。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　劉獻廷詩古直悲涼，然如《題閨秀雪儀畫幀娥便面》云【略】，亦自細膩。

傳記

王源《劉處士獻廷墓表》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父鑌，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齁，僧說罷，處士齁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遊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遊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脩《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即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齎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爲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

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全祖望《劉繼莊傳》（存目）

《清史列傳・劉獻廷傳》劉獻廷，字繼莊，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以祖父官太醫，遂家順天。獻廷年十九，復寓吳，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復之燕，後返於吳。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少穎悟絕人，嗜讀書，竟夜不卧。父母禁不與膏火，則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及長，博覽經史百家，慨然負大志，不肯爲詞章之學。嘗言：「聖人所以謂人爲天地之心者，以天地不能爲者，人心之知能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之仁。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其爲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曆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生平講學之友，嚴事者無錫顧培、衡陽王夫之，而尤心服者南昌彭士望也。崑山徐乾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獻廷遊其間，超然獨得，議論不隨人後。鄞萬斯同於書無所不讀，最心折獻廷，引參《明史》館事。顧祖禹、黄儀長於輿地，亦引獻廷參《一統志》。獻廷謂諸公考古有餘，而猶未切於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綫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曆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翬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餘年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没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虞集始奮然言之，郭守敬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詳加考覈，附諸家論説爲之疏，以資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别作《紀年》一書。凡獻廷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别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臘丁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眞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説，而益自信。同時吳殳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獻廷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横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臘丁話、女眞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横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臘丁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謂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推而見矣。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亦未就。故有貲數千金，以從遊者衆，有困乏，或罹患難，則傾貲濟之，用是遂匱。倦遊歸，方謀與同志著書，不一年而歿。歿後，其弟子黄宗夏，輯其遺書爲《廣陽雜記》，鄞全祖望稱爲薛季宣、王道甫一流云。

蔣景祁

論述

朱彝尊《蔣京少梧月詞序》 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宋牧仲曰：罨溪詞，清蒼似片玉，流麗似草窗，並不作意標新，而詞情自浮動楮墨間。逐影尋聲之徒，正未足以語此也。聶晉人曰：京少擅潘江陸海之奇，而工曉風殘月之句，便有才大於人自不羈之勢，故曼詞不讓其年。

《詞苑萃編》卷八 蔣京少《梧月詞》，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遺響。

《聽秋聲館詞話》卷三 詩文而加圈點，自是陋習。然詞句長短不齊，不加識別，易滋訛錯。宜興蔣京少景祁所輯《瑤華詞》，僅圈句讀，最得體要。

《伏波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松固乳臭子，無乃累建武。」儒者之言，不必意盡語竭。

《贈洪昉思》 《兩浙輶軒錄》卷七：朱彭曰：昉思遊京師，先受業于阮亭，後又得詩法于愚山，故其詩高超閒淡，不落凡境，在漁洋及門中應與吳天章並傳。兼工樂府，宮商不差脣吻，旗亭畫壁，往往歌之。以故兒童、婦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娶黃相國機孫女，亦諳音律。宜興蔣京少贈以詩云：「丈夫工顧曲，《霓裳》按圖新。大婦和冰絃，小婦調朱脣。」其風趣可想。

紀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四 蔣景祁，字京少，宜興人。諸生，薦鴻博，官同知，遊王新城之門。有《東舍集》。

《江蘇詩徵》卷一一三 儲同人云：京少一困于丁巳之京闈，再困于己未之薦舉，三困于吏部之謁選，皆倏得倏失。無聊不平，晝夜治詩，而京少之詩遂盛傳於天下。既歿，子開泰裒其遺集刻之。

著録

《居易錄》卷四 宜興門人蔣（景祁）京少，編《瑤華集》，凡二十卷，搜採國朝名家塡詞甚富。二十年前，予在揚州與故友武進鄒（祇謨）程村撰《倚聲集》，起萬歷末，迄順治初年，以繼卓珂月、徐野君《詞統》之後。蔣此編又起順治迄于今，以繼《倚聲》之後。合觀三集，三百二十年間作者畧備矣。

宋犖《瑤華集序》 蔣子京少，篤學嗜書，不屑爲章句之業，尤肆心風雅，於《花間》、《草堂》蓋兼綜而條貫之。猶以近日《倚聲》未有全書，乃網羅數十年來塡詞宗工，薈萃成帙，命曰《瑤華集》，合二十二卷。蔣子之意，蓋將使後之學者由此知樂也。何則古詩與樂一也，今詩與樂二也。【略】而今日諸名家之詞，可任其湮沒，弗傳矣乎。審音知樂者，知必有取乎爾也。若其淘汰之精覈，搜採之奥博，文人才士鏤腎鉥腑之所爲，蓋靡不且焉。

顧景星《瑤華集序後》 厥有京少蔣子，蠙珠淮右，竹箭江東，玉臺之生小清華，戟郎之行攜油素。于是瑠璨柙硯，璿瑁裝書，買百鎰之胡琴，售千金之墮珥。瑤函封至，遏雲擲地之聲；玉躞投來，璧月瓊枝之句。譬則波斯螺子，贈南國之雙蛾；東海蠶孃，輸吳宮以八繭。頓令選妝窗下，曼睩騰光；刺繡牀前，殷紅滿手。斯亦情文之絕麗，箋衍之殊觀也矣。況夫白翎塞北，紅豆江南。或赤風戍壘之場，素月江城之下。對關河而咄嗟，顧光影以流連。燃燭綺筵，忽思崔九。落花時節，不見龜年。甚則卧阮尉之壚頭，泣

永新之舟尾。凡茲感動，能不譫噓。若夫康衢擊壤，順帝則而不知；比戶謌豳，聽和平之自至。蔣子斯集，其亦少女之微風，元音之肇唱也歟。康熙丁卯三月，玉山人顧景星書。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存目二・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儲欣、蔣景祁同撰。

藝文

曹貞吉《渡江雲・送蔣京少下第遊楚步其年韻》對西風一笑，碧雲黃葉，怊悵舊霜毫。珠投仍按劍，悔殺平生，未譜鬱輪袍。雪花似翼，桑乾路、寒色刁騷。任紛紛、黃金白璧，意氣屬吾曹。　帆搖。女兒浦口，新婦磯邊，看江天影倒。問六朝艨艟鐵鎖，盡逐洪濤。蘆聲瑟瑟鵾絃急，伴漁火酒醒無聊。湘岸闊，回頭咫尺青霄。

高士奇《青玉案・答蔣京少》晴陽媚月春花粲，差堪比、君詞翰。第二泉邊三徑遠，青絲絡馬，紫煙籠袖，肯爲蓬蒿戀。　子虛定有同時羨，筆露文瀾驚撲面。十二碧闌遊已遍，紅亭詞句，翠鬟歌曲，且把清樽勸。

惠周惕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研溪先生受業於堯峯汪氏，故詩格每兼唐、宋，然皆自出新意，風神轉佳，不似他人摭拾宋人字面以爲能事也。生平邃於經學，貫穿融洽，亦不第以詩家品目之。

《夜坐有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簡極，高極。

《從赤城至國清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但寫國清之幽曠，易於平直，得平生道長一段，以往日之艱辛襯目前之遊衍，彌覺翛然物外，趣味無窮矣。七言古須于平直中尋出曲折。

《贈維揚顧書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眉眼不自見二語，妙喻不減東坡。

《同諸君興聖寺看杏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必徵引杏花典實，便是笨伯，妙處正在離即間也。然得此解者甚難，若竟以不切爲能，則又誤會其旨矣。

《再賦一首示耑木及同遊諸子》《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正值改官縣尹時，隨所感觸，俱成妙語，按其詩稿中知之。

《敝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一結見用意之厚，待物待人俱如此矣。推而廣之，詔求故劍，亦是此意。《問花樓詩話》卷三：作詩忌寒乞態。余經年遠客，金盡裘敝，擬賦敝裘詩未果。頃讀《研溪集》，中有《敝裘》詩一律，工雅無酸氣。詩云【略】。集爲鄉先輩惠元龍所著。先生湛深經學，詩乃餘事，而意徑獨造，風格殊高。其《出門》云：「饑寒迫腐儒，顛倒作奇想。」十字道盡千古措大肺腸。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　惠研溪《觀競渡即事》有云【略】。小詩多見風致。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峰先生引爲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抵，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庵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聲帨爲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輩下諸老爲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瘠僕痛，艱苦萬狀，卒侘傺憂懣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沉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崢嶸》、《囈語》等

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清史列傳・惠周惕傳》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江蘇吳縣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徐枋善。周惕少從枋游，又受業於汪琬。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科，丁憂，不與試。三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直隸密雲縣知縣，卒於官。周惕邃於經學，爲文章有榘度。著有《易傳》二卷、《詩說》三卷、《三禮問》六卷、《春秋問》五卷，及《硯谿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致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皆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並有依據。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始也。子士奇。

紀事

《隨園詩話》卷一三 蘇州老紅豆惠周迪先生有句云：「花浮小盞三投酒，乳撥深爐七品茶。」人疑「七品」當是「七椀」之誤。余曰：非也。金人七品官，才許飲茶，事見《金史》。惟「三投酒」未詳所出，或是「三辰酒」之訛。先生有《香城驛》一絕云：「縵田乘雨破春耕，落日柴車帶犢行。繞屋馬通高一尺，地名還自號香城。」

《江蘇詩徵》卷一三八引《文學錄》 研溪少從徐昭法、汪苕文游，通經積學，以詩古文名於時。又受業王新城之門，【略】與同郡嚴義思相切劘，故學問有根柢。己未徵鴻博，宅憂不赴。辛未成進士，入翰林，以不習國書改官密雲知縣。時王師南征，軍書傍午，馬瘠僕瘁，侘傺憂懣以歿。居京師，鍵戶撰著，恂恂守己，卓然自立。然名公卿造謁踵相躡也。研溪家有紅豆書屋，隣東禪寺，寺有白鴿禪師手植紅豆樹，因移一株於庭，自號紅豆主人。

《漢學師承記・惠周惕》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清村。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遊，工詩、古文詞。既壯，隘於貧，偏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練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

《九朝新語》卷一〇 惠研溪（周惕）所居吳縣香溪有紅豆一株，移自東禪寺，相傳白鴿禪師手植也。僧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其後子半農（士奇）、孫松厓（棟）承其家學，三世傳經，世因稱研溪曰「老紅豆」，半農曰「紅豆」，松厓曰「小紅豆」。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 德州蕭韓坡侍讀惟豫，魏敏果以陸清獻同薦諸朝，嘗偕周菊人掌垣典試，江右李尚書振裕出其門。以母老陳請歸養，所居曰雲莊。惠研溪《寄韓坡》詩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二・詩說》 三卷，國朝惠周惕撰。【略】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始者也。

藝文

朱彝尊《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五首》

離離紅豆映空亭，裊裊牽牛上短屏。最愛舍南風幔卷，高城不隔遠山青。

粥魚茶板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沈尤村。

全家擬泛酒城東，已分生涯釣叟同。他日招邀葑田北，一帆風飽似張弓。

羣雅之材一百五，說詩匡鼎未應過。老夫也擬刪箋注，點墨研朱奈嬾何。

吳船歸及早梅春，淨洗東華短褐塵。我亦潞沙旋放溜，來尋北郭十詩人。

屈大均

論述

綜論

周炳曾《翁山詩外序》　翁山之詩，爲當世學士大夫所膾炙，以至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知與不知者，皆嘖嘖叫呼之，姓氏幾徧海内。翁山之人逃于墨，返乎儒。交遊亦幾徧海内，卒老于詩，如是而已。其爲人狂怪，刻意自别于世俗。然其詩則必傳也已。夫今之爲詩者衆矣。譬纓之族，咳唾成珠。時流好爲聳諛之。其在通都廣邑之士，善爲雕飾言詞。縉紳又多所推轂，是二者就，使其學不工，宜必有聞於世。譬之棹輕舟于急湍上而下之，其勢便也。然卒之與金石竝久者，百不得一。而山林之布衣，放意肆志以自快，其所欲言往往有所托，以不朽何哉？詩之傳與不傳，或亦時命爲之，抑亦自有故耶。大凡人有急于求知當世之心，則其爲詩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于天地。翁山之詩，兼李、杜而有之。取材極博，鎔鑄以自成家，而一軌乎法之正。蓋詩之格調有盡，吾人之意境日出而不窮。而才大則無不有，氣大則無不舉。未嘗有急于求知當世之心，而當世無不知之。翁山之所以過人者，凡以此也。特其故犯忌諱，雖身命殲彝而不顧。假使其不蹈明季諸公憒憒之習，雍雍乎發而爲盛世和平之響，其詩與人未必不傳。而翁山斷不以彼易此。是則翁山已矣。己巳夏，余來粵，欲詣翁山有言。翁山盛暑着羊皮襖，狂怪不可近。居二載不與通半刺，然心服翁山詩。翁山亦知余詩。丁丑再至粵，翁山歿矣。吾友凌儀吉，與翁山交以詩最久。翁山既侈于詩，其歿也卷帙寖多散失。凌子肯爲整齊、詮次之。屬炳爲之序。余謂翁山產于蠻鄉，其人狂怪，不盡滿于時俗。然其詩雖冤家仇人，欲投諸溷，使其滅沒不傳，豈可得哉。集名《詩外》仍之翁山志也。四明有雪山人者，吾服其詩與翁山竝。然卒以狂被禍，其所著《息賢堂集》，世亦少見。嗚呼，狂亦有幸，有不幸也。

張遠《翁山文外題辭》　番禺屈翁山先生，志節君子也。五嶽四瀆無不歷，經史百家無不讀，賢人高士無不交。抱屈平離憂之志，而懷黍離麥秀之傷。其氣浩然充塞于兩間。發而爲詩，慷慨激昂，汪洋浩汗。既已見稱于當世矣。晚以學《易》，研極于理，氣數之微，以吾之心性命會合之，恍然有得也。發而爲文，舍弘光大，不拘拘于漢、唐、宋諸家，而理足詞達，如風行水上，波瀾自生。其深造之言，剛健之氣，非學《易》之功不至此，而翁山亦不自知其至于此也。嗟呼，世之號爲大家者，不過捃經摭史，剽竊歐、曾之糟粕者耳。方且沾沾自喜，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讀翁山之文，不廢然自失也哉。

甘京《翁山文外題辭》　屈子翁山所著，談《易》最多，而叙論諸篇，則凡老子《參同契》、《陰符》諸書，無不能言其概，而必歸正之於儒。其他傳記、碑、表，惟《忠節幽微之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翁山文所以可傳也。然翁山僅以詩文名天下，豈翁山之幸歟。翁山博聞彊志，閱世最早。體弱不勝衣，而有雄畧。近三十年，盤錯震驚，無不身歷。足跡徧九州。讀其繇秦中越九邊絕塞，以抵京師，與登華嶽諸日記，自極溫之地至于極寒，萬里有餘，而曾無倦遊之色。其詩文得力於此者固多。然予私察翁山，眉宇間黯然嘗有憂色。《九章》之《哀郢》曰：「憂與愁其相接。」《悲回風》則曰：「不忍此心之嘗愁。」然則三閭本不欲以愁終者。翁山有三閭之志，兼子長之遊。其憂思安知終不可解？豈可以鬱鬱憺憺，踵乃祖之故轍乎。予他日與翁山再見，無區區以文章爲言則幸矣。

毛奇齡《嶺南屈翁山詩集序》　翁山詩超然獨行，當世罕偶。

潘耒《廣東新語序》　翁山之詩，祖靈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類託諷，大都妙于用虚。

《明遺民詩》卷七　屈大均，【略】文學，爲屈原後。少丁喪亂，長而遠遊，其所跋涉者秦、趙、燕、代之區，其所目擊者宮闕、陵寢、邊塞、營壘廢興之迹，故其詞多悲傷慷慨。著《詩外》、《易外》、《嶺南文獻》諸書。曾爲僧，字一靈。

王煐《嶺南三大家詩選序》 嶺南三先生以詩鳴當世。【略】翁山詩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龍神怪，非若平湖淺水，止有魚蝦蟹鼈。故翁山詩視兩先生爲獨多。今《詩外》固已等身，而著作無時少輟，傳之後世，當無與敵矣。【略】予嘗私評三先生之詩曰：「藥亭之詩，才人之詩也；翁山之詩，學者之詩也；元孝之詩，詩人之詩也。」

朱彝尊《九歌草堂詩集序》 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怳之言，嶷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跋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擥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棄原野，翁山吊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

《本事詩後集》卷一二 翁山少補番禺縣學生。名紹隆。遭亂棄去爲僧。又字一靈，中年返儒服。有《翁山詩外》。嘗登魯連臺賦詩云：「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古戍三秋雁，高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爲世所稱。

《漁洋詩話》卷上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元孝尤清迥絕俗。其詩【略】得唐人三昧。而平生游跡，不出嶺南，故知之者較少於屈、梁。

又卷下 屈翁山客代州詩：「三年爲客渡滹沱，聽盡悲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蘊藉宛轉，不減李益。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二・指數類上》 南海屈介子（大均），少爲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名一靈，字翁山，居羅浮。久之出游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游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宏撰）、李天生（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妻隨病死。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

《今世說・賞譽》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龔名賢，一稱柴丈，江南江寧人。屈名大均，廣東南海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繆天自云：「詩有俚語，經顧寧人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翁山手便超。」洵爲定論。翁山天分絕人，而又奔走塞垣，交結宇內奇士，故發而爲詩，隨所感觸，自有不可一世之概。欲覓一磊落怪偉之人對之，藝林諸公，竟罕其匹。《詩外》中七言古以古律句互用，無浩氣健筆舉之，少一片清鏘金石聲也，七言律高渾兀奡，不事彫鏤；五言律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令人望而難即。大家逸品，兼擅厥長。

《清代文字獄檔・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冢案》 傅泰奏《屈明洪繳印投監摺》【略】。查嶺南有三大家名號：一名屈大均，號翁山；一名陳恭尹，號元孝；一名梁佩蘭，號藥亭。俱有著作詩文，流播已久。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屈大均【略】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攝山秋夕》云【略】、《魯連臺》云【略】、《送客》云【略】、《湘中作》云【略】、《大同作》云【略】、《灘上吟》云【略】、《客雁門作》云【略】、《歸風詞》云【略】、《瀧中》云【略】、《子夜歌》云【略】。

《春冰室野乘》卷下 屈翁山（大均）詩集在禁書中，世不獲讀其全集者久矣。頃在一選本中見其《大都宮詞》三首，乃知禁毀之由因其多紀掖庭祕事也。其詩云：「煖殿開春宴，才人賜錦袍。舞低吳峽蝶，歌倚鄭櫻桃。學士調花曲，閼氏按鳳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貝帶盤龍錦，垂臀墮馬牀。漢宮丹鳳女，胡地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開蹋鞠場。邯鄲諸小婦，雜坐弄笙簧。佳麗徵南國，中官錦字宣。紫宮雙鳳入，祕殿百花然。卓女方新寡，馮妃是小憐。更聞喬補闕，愁斷綠珠篇。」按此詩所刺者，大抵初入關時睿豫諸王事。梅村七言絕中多有，足與此詩相印證者。

《問花樓詩話》卷三 國朝談詩者，風格遒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洪稚存《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

《筱園詩話》卷二 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誇

爲三絕。【略】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渾沈著，忽而清蒼雅淡，氣既流盪，筆復老成，不拘一格，時出變化。蓋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眞神技也。七律佳作，在盛、中唐之間，不失高調雅音。七絕學都官、庶子，亦頗可玩。惟五七古，則委靡不振，平冗拖沓，吾無取焉。

又　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陳田按　翁山五言《詠古》詩，突兀奇崛，多不經人道語。七律雄宕豪邁，五律雋妙圓轉，一氣相生，有明珠走盤之妙，與區海目後先合轍。

又引《四照堂集》　屈五賦質既超，選材亦別。餘子在人海和酬，處士獨拔地作空中語。

又引《靜志居詩話》　翁山早棄儒服，託迹緇藍。予識之最早。其詩原本三閭大夫，自王逸以下，多屏置不觀。後復返儒服，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始具曹、劉、班、左諸體。要之七言不如五言，五律勝於五古，至歌行長句，可無取焉。

又引《廣東詩粹》　一靈自謂五律可比太白，而氣體亦多似杜。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劉震東郊謂：「粵東之屈，開闢而粗。新城之王，娟秀而弱。」

《新世說・賞譽》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六　番禺屈翁山（大均），國初披緇爲僧，繼返初服。所著《道援堂集》，頗近青蓮，顧多觸犯本朝語。嘉慶以來書禁弛，其集始行。然如《戊辰元日》、《壬戌清明》、《廣州吊古》、《酌貪泉》、《猛虎行》諸作，幾類醉漢罵街。至《詠古》中謂管蔡之叛爲忘親殉國，而責微箕不爲羽翼，持論尤謬。後人刻其集，刪之爲是。集後附詞一卷，遠不如詩，可存者數詞而已。《蝶戀花》云：「驀地榆錢飛片片。雨溼梨花，珠淚無人見。愁緒宛如江水滿。茫茫直與長天遠。已過清明風未轉。此處春寒，何處春先暖。惆悵金鑪朱火斷。水沉多日無香篆。」冬夜與李天生宿雁門關《長亭怨慢》云：「正燒燭、雁門高處。積雪封城，凍雲迷路。添盡香煤，紫貂相擁，夜深語。苦寒如許，誰和爾、淒涼句。一片望鄉愁，飲不醉、鑪頭駝乳。無處。問長城舊主，但見武靈遺墓。沙飛似箭，賸多少、草間狐兔。欣此後、口北關南，不須峻、幷州門戶。更莫射黃麞，收拾楚弓歸去。」

又卷二〇　南海譚玉生廣文（瑩）《樂志堂集》中論詞絕句【略】推崇戴石屏與本朝之毛西河、屈翁山，謂屈詞足以抗手竹垞。此與番禺張南山司馬（維屏）服膺鄭板橋、蔣藏園詞，同似門外人語。

《詞徵》卷六　屈翁山詞，有《九歌》、《九辯》遺旨，故以「騷屑」名篇。觀其《潼關感舊》、《榆林鎮吊諸忠烈》諸闋，激昂慨慷，如崩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其遇亦可悲矣。

又　吾粵當國初時，如陳恭尹、屈大均、梁佩蘭、王隼皆以詩鳴，有四大家之稱，屈詞最夥，陳與梁下之，惟王詞未見。

分論

《贈朱士稚》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英雄不失路」二語，亦吊古，亦贈人，亦自道。

《奈何帝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竟說叔寶全無心肝，有何意味。妙以情語出之，使讀者轉見其可憐。

《攝山秋夕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天機自流，豈關人力。

《木末亭拜方正學先生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重臣之迂，叔父之篡，二語道盡結意。辭雖婉曲，意嚴斧鉞，《春秋》之筆也。

《雲州秋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風助」助字有力。「雲隨萬馬來」與謝茂秦「風生萬馬間」各極其勝。

《魯連臺》　《明詩別裁集》卷二二：骨力排奡，神完氣足。起語超，落語勁。中間十字成句，放開眼界，一覽衆山小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一起突兀，三四十字成句，五、六寫臺。結語見自己抱負。一只字不許他人共爲天下士也。有膽有力。

《自白下至樅李與諸子約遊山陰》　《明詩別裁集》卷三：一氣赴題，有神無跡，在唐人中亦不多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一氣神行，太白後無繼起者。此種詩正以不著圈點爲高。

《哭顧徵君寧人（炎武）》　邱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屈翁山《杜曲謁杜子美先生祠》嘗有句云：「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及聞崑山顧寧人（炎武）卒，遽哭之云：「一代無人知日月，諸陵有爾即春秋。」詞意隱隱

相同，推崇可謂至極，亦當時特識也。

《夢江南四首》《蕙風詞話》卷五：明屈翁山（大均）《落葉詞》（《道援堂詞》），余卅年前，即喜誦之。「悲落葉，葉落絕歸期。縱使歸時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遲。」末五字含有無限悽惋，令人不忍尋味，卻又不容已於尋味。又，「清淚好，點點似珠勻。蛺蝶情多元鳳子，鴛鴦恩重是花神。恁得不相親。」「紅茉莉，穿作一花梳。金縷抽殘蝴蝶繭，釵頭立盡鳳凰雛。肯憶故人姝。」哀感頑豔，亦復可泣可歌。

《瀟湘神三首》《蕙風詞話續編》卷二：王阮亭《衍波詞·虞美人》云：「迴環錦字寫離愁。恰似瀟波，不斷入湘流。」《炙硯瑣談》引陸龜蒙《采詞》：「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謂「瀟湘」字前人已有分用者。按番禺屈翁山（大均）《道援堂詞·瀟湘神》三首，零陵作。「瀟水流。湘水流。三閭愁接二妃愁。瀟碧湘藍雖兩色，鴛鴦總作一天秋。」（元注，瀟湘二水相合，故名鴛鴦水。）「瀟水長。湘水長。三湘最苦是瀟湘。無限淚痕班竹上，幽蘭更作二妃香。」「瀟水深。湘水深。雙雙流水逐臣心。瀟水不如湘水好。將愁送去洞庭陰。」似是阮亭所本。

《長亭怨慢·冬夜與李天生宿雁門關作》《清詞玉屑》卷二：順康才士，抗懷藐世者，無如屈翁山。初披緇爲僧，旋返儒服，漫游南北，所交盡遺逸。其《道援堂集》多觸時忌語，附詞一卷，有《長亭怨慢·冬夜與李天生宿雁門關》云【略】。蓋已灰心匡復，而未改灌夫口吻。

傳記

《廣東詩匯·屈大均小傳》大均，番禺人。生於南海邵氏，年十六，以邵龍姓名補南海縣學生員。其父攜之歸沙亭，復姓屈氏，易名紹隆。永曆元年，從師陳邦彥起義。邦彥殉難，大均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大學士王化澄疏薦，將官以中祕，聞父病遽歸。父歿，入雷峰爲僧，名今種，字一靈。逾年，出游大江南北，徧交其豪傑，聯絡鄭成功，入鎮江，攻南京。鄭敗，大均歸里，反於儒，更今名。復遊秦、隴，回粵。吳三桂反清，以蓍髮復衣冠號召天下，大均建義始安，以廣西按察司副使監安遠大將軍孫延齡於桂林。後知三桂有僭竊之意，謝歸。年六十七卒。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屈大均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少爲諸生遭亂棄去，爲浮屠，爲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服，更今名。有《九歌草堂集》、《翁山詩外》。王士正嘗語程可則曰：「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爲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金陵龔賢稱之曰：「龍章鳳姿，輝映南海。」繆天白嘗曰：「詩有俚語經顧亭林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今種手便超。」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久之。遊吳。又數年，忽冠服，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愛其才，以甥妻之。介子敦好逑，篤伉儷，賦詩如：「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蓋少室作也。自固原携妻至代州、上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蕩儻不羈，世俗嘲笑之，不顧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還粵。妻旋病死。

《小腆紀傳》卷五五屈大均，字介子，一字翁山，番禺諸生，初名紹隆。遇亂爲僧。後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岳百韻》詩。固原守將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與顧炎武、朱彝尊遇於太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嶺南詩人三大家，則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也。（恭尹，字元孝，順德人，兵部主事邦彥子。邦彥殉難，恭尹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孚布衣，爲嶺南三大家之首。秀水朱彝尊嘗云：「恭尹稍降志辱身，然終在逸民之列」云。）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屈大均原名紹隆，番禺人諸生。永曆初赴肇慶，將官以中祕。會父疾，遽歸。父歿，大均削髮爲僧，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名所居曰「死庵」。數年返於儒。丙午遊秦隴，作《華嶽百韻》詩，李因篤驚服之。有榆林衛王壯猷者，乙酉建義旗，戰敗死，餘一女養於侯某家，託代州守將趙彝鼎求壻。以因篤言愛大均才，遂以妻之大均，字王曰華。姜自字曰華夫。自代州攜妻出雁門，歷雲中、上谷，遊京師。己酉秋抵里。華姜病死，爲悼亡詩數十章。辛亥復娶於黎。黎喜禪，自稱綠眉道人。丙辰黎亦死。己未奉母避地江南，欲入翠微山中，與易堂諸子講習。未幾歸。自國亡後，忽儒忽釋。陳子升爲《屈道人歌》，稱以猶龍老子。甯都魏世傚謂關尹子云：「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魚，爲蝦，爲蛤，惟龍則能之。」大均蓋進於是云。晚築祖香園，中爲騷聖堂，祀屈原，以宋玉、景差配。自

以屈氏三閭苗裔。園中草木皆先祖三閭遺香，故因以爲名。其爲詩原本三閭，自王逸以下，多屏不觀。

《清史列傳・屈大均傳》 屈紹隆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諸生，遭亂棄去。爲浮屠，名今釋。後返初服，更名大均。能書善詩，嘗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久之，游吳，北走秦隴。與李因篤輩爲友。又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世嘲笑之不顧也。再上京師，下吳、會，泝江寧還粵。詩長於山林、邊塞。五言近體尤工。與陳恭尹齊名。王士禎亟稱之。著有《九歌草堂集》。

紀事

《明遺民錄》卷五 明屈大均，【略】遇亂爲僧，後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岳百韻》。固原守將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與顧炎武、朱彝尊遇於太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嶺南詩人三大家，則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屈翁山謂重瞳三讓：一讓不殺沛公，再讓不都關中，三讓不渡江東。王直夫《擬古》云：「外戚千萬戶，老父一杯羹。實封與權辭，言行皆不經。人心厭秦政，興王功易成。惜哉重瞳子，氣力盡無名。三讓亦快論，詎曰肆譏評。」

《咏葛稚川贈內》 《池北偶談》卷一一：南海屈介子【略】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弘撰）、李天生（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嶽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

《懷魏子雪竇》 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先生初諱時珩，又名耕，字楚白，號雪竇，予从兄也。生明萬曆甲寅四月六日。父諱忠顯，攜先生至霅川課讀，入歸安庠。甲申之變，先生懸衣冠于堂上，北面稽首曰：「予雖在草莽，亦君臣也。聞錢忠介公（肅樂）移檄會諸鄉老迎監國魯王于天台，遂挾策往從之。江寧之敗，先生遮道說張忠烈（煌言）：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英霍山寨，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以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原從者尚數百人。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渡東溪嶺，而追至被獲。康熙元年六月一日殉節於會城官巷口。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甦，慈溪人也。與于荅上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與歸安錢纘曾居荅溪，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游會稽，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先生又因此與祁忠敏（彪佳）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煌言），請入焦湖，以圖再舉。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于先生，于是邏者益急。纘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軍來，有所求于纘曾不饜，幷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于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唐，與纘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歿。班孫亦以是遣戍。粵人屈大均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大均蓋嘗再從先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幷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爲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荅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幷命，不更慘歟！」乃納賄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

《秋夜恭懷先業師贈兵部尚書巖野陳先生幷寄家世兄恭尹》 《皇明四朝成仁錄・順德起義臣傳》：陳邦彥，字會份，順德人。所居錦巖，學者稱搆野先生。（永曆）元年正月，上在柳州，（李）成棟盡銳西寇，破肇慶，直犯桂林。

邦彥既受團練之詔，走甘竹灘說大盜余龍等，（鄔案「余」，《羊城古鈔》作「佘」。）使乘廣州空虛襲之。二月，龍率舟數百（舟下《鄔本》有「師」字。）入自虎門，遇敵戰艦百餘艘，焚之，殲其水兵，遂進攻廣州，四日不能下，引還。成棟聞報，解桂林之圍而東，桂林繇是得完，三宮賴以無恐，義師牽制之力也。於是邦彥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員馬應房以舟師先攻順德，約大學士陳子壯起南海，侍郎張家玉起東莞，參政黃公輔起新會，互爲犄角。四月，邦彥出攻高明圍之，御史麥而炫、主事區懷炅、舉人譚相國等皆毀家以從，軍聲大振。養甲使騎捕邦彥家獲一妾二子，而以書招之，邦彥不從，乃殺其二子。七月，將攻廣州，先約衛指揮楊可觀、楊景曄爲內應，而說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得守東門。於是與子壯會師九江，約從徑道攻廣州西南，而邦彥從海道攻其東，且邀成棟歸路，期以七日薄城，城中人三鼓皆發。約既定，邦彥引舟而東，子壯忽以五日薄城，一鼓奪西郭礮臺，（「郭」，《南海起義大臣傳》作「郛」。）火器颺發，焚一角樓。敵大懼，嚴捕細作，而內應謀泄，景曄、可觀並被執死。成棟方戰家玉於新安，得報遽返。邦彥先報子壯曰：今夕成棟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請嚴陣待之，青旗而朱旂者，我師也。報至，子壯不即傳令，七日昧爽，成棟至禺珠，火舟發，（「火」，《鄔本》作「大」。）邦彥引軍旁擊，焚其鬬艦數十，斬首千餘，擒孟輝、張一鴻、楊聰等。成棟走，邦彥乘風追之，平明迫子壯軍，（「迫」，《鄔本》作「薄」。）子壯軍不知，望帆檣蔽空而上，以爲盡敵也，陣動，成棟因擊之，遂潰。邦彥亦退攻三水，復之，斬其知縣陳億，戰於胥江，勝之，戰於新會，又勝之。分師高明，而炫等接應復之，降其知縣徐嘉植。（《南海起義大臣傳》作「殺敵知縣徐中玄」。）斬首五百。分指揮白嘗燦等攻清遠，復之，斬其副使于華玉、知縣張兆斗。（鄔案：《南疆逸史》作「知縣何用甲」。）敵攻清遠，邦彥往救，嬰城固守，被圍十日，敵爲地道達城，火發城崩。邦彥率死士巷戰，項被三刃，走待詔朱學熙園中，學熙先自經死，邦彥題詩於壁曰：「戀闕孤懷盡，縣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爲賡襚衣。祇應魂氣在，（「氣」，《鄔本》作「魏」。）長繞玉階飛。」題畢赴池，騎引之而出，邦彥笑曰：我陳兵科也。至廣州，不屈。問何言？自狀生平一紙，及題壁三詩而已。入獄五日不食，賦詩自若，臨磔作歌，（「磔」，《鄔本》作「刑」。）有「天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之語。西向受刃，顏色不變，年四十有五，九月二十八日也。（鄔案：《粵遊見聞錄》作「十月初一日。」）

《二妃操》一　《嶺海幽光錄》：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其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袒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云。

《三涌操》　《嶺海幽光錄》：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涌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清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吊之云云。

《禿頌》　《嶺海幽光錄》：明亡，屈大均遯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頌》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薙，感而作頌。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頌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頌，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頌》者何居？蓋亦頌張子之禿也云爾。」《頌》云。

《射潮歌》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媒竹》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即成夫婦。」俄而果合，遂諧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平臺》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一：在天壽東山口內一里，成祖嘗駐蹕焉。嘉靖十五年，命作亭於上，名曰聖蹟。十七年四月，駕幸平臺，祀成祖於臺中。

著録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一　屈大均【略】著有《九歌草堂集》、《寅卯軍中集》、《道援堂集》，後彙爲《文外》十七卷，《詩外》十七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屈翁山詩集》八卷，《外集》十八卷。屈大均撰。

《清史稿・文苑傳一・屈大均》　王隼取（陳）恭尹詩合屈大均、梁佩蘭共刻之，爲《嶺南三家集》。

藝文

王猷定《贈翁山上人》　盧龍飛將地，下卽李陵臺。落日三關望，悲風萬里來。蛤螺何太苦，荔子熟應回。看盡長城路，虛空徧草萊。　同行嘗獨坐，吾又愛殘僧。此去聽江雨，連牀共夕燈。鐘聲來客棹，花氣動春冰。二月浪山望，烟波隔幾層。

方文《題屈翁山詩集》　周南存漢廣，誰謂楚無風。爾祖離騷賦，人言小雅同。本支猶未墜，菻苑復稱雄。千古沅湘意，今歸五嶺東。　除夕前三日，騷人質此詩。謂予年已老，吟事稍能知。碧海鯨魚力，蘭苕翡翠姿。想君攜嫵婉，驅馬塞垣時。

龔自珍《夜讀番禺集書其尾》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鬱鬱文詞宗，芳馨聞上帝。　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又書一首》　卷中覿幽女，悄坐憺妝束。豈無紅淚痕，掩面面如玉。

《海天琴思續錄》　萍梗飄零亂世身，悲歌散發又靈均。心香欲下翁山拜，端合黃金鑄此人。（番禺屈翁山大均。）

張其淦《屈翁山（大均）》　屈氏三閭裔，三閭遺古香。既築祖香園，亦祀騷聖堂。先生所爲詩，蘭芷播芬芳。滄桑萬種恨，併入錦繡腸。華嶽見秋隼，吟聲發清商。死庵人未死，騷餘夢黃粱。一靈到雷峯，一士歌滄浪。忽僧忽儒服，變化原無常。郭解人所慕，次公醒能狂。天涯歸華夫，悼亡哭華姜。綠眉女道士，亦復神慘傷。祇應翠微峯，去採黃花黃。至今珠海月，冷照薜荔牆。老子其猶龍，蛟鼉走且僵。嶷然塵埃外，古劍垂雄芒。我讀先生詩，一集皆琳瑯。和之百不厭，收入長吉囊。（余和先生詩最多。）何以解我憂，且酌淵明觴。

雜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又　今人詩文酬答，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爲嶺南，考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爲廣南東路，廣西爲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爲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爲嶺南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爲海北道，瓊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廣交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爲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爲法。

《清代文字獄檔・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冢案》　傅泰《奏屈明洪繳印投監摺》：「查嶺南有三大家名號：一名屈大均，號翁山；一名陳恭尹，號元孝；一名梁佩蘭，號藥亭。俱有著作詩文，流播已久。第以粵撫任內，事務冗繁，臣辦理不暇，故未覓其書集看閱。及臣近敬看《大義覺迷錄》，內有曾靜之徒張熙供開，亦有《屈溫山集》，議論與逆書相合等語。臣思屈溫山與屈翁山，字雖有別，其音相似，隨卽購覓，書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詩外》、《文鈔》及陳元孝、梁藥亭詩集等書。查梁藥亭詩文，詞無悖謬。而翁山、元孝書，文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空擡

一字，惟屈翁山爲最，陳元孝間亦有之。臣觀覽之際，不勝駭愕髮指。【略】查屈溫山、陳元孝死故至今約有三十餘年，雖倖逃法網，現有惠來縣學教諭屈明洪，係屈翁山之子。臣正密與布政使王士俊商酌拘審之法，適值屈明洪於十月十六日到省，前往布政司繳印，又往廣州府投監。據供：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之詞，止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閱。今任教諭，奉到頒賜《大義覺迷錄》宣讀之際，知有屈溫山姓名與父翁山聲音彷彿，隨檢查伊父所著詩文，始知伊父亂紀悖常，竟親自投首投監，請正典刑等語。據布政使王士俊密報前來，臣思伊子既爲教職，應知法紀綱常，所見家藏不法邪說，自當早爲燬滅，乃存匿遺編，流傳貨賣。今該犯以宣讀《大義覺迷錄》始知爲詞，自行投首，不無狡卸情弊。臣一面行令布、按兩司，嚴加究審。至於陳元孝之孫，臣密行訪查未得，第思陳元孝與屈翁山生前皆屬交遊同氣之人，其後代之有無住居處所，明洪自必得知。臣隨飭勒令供出，以便一並拘拿，究審擬議，題報請旨。【略】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李侍堯、德保《奏據繳屈大均詩文摺》：「旋據南海、番禺二縣查出逆犯屈大均族人屈稔湉等收藏該犯原著《文外》書籍，又據番禺縣童生沈士成繳出屈大均《詩外》一種，及書舖潘明等繳出《廣東新語》，並《嶺南三家合刻詩集》版片二分，連刷成書十部。臣等查潘明等俱係書賈，罔識忌諱，現與童生沈士成既經自行繳出，似應欽遵恩旨，寬免治罪；而屈稔湉等爲逆犯屈大均同族，膽敢將久經飭行銷燬之書私自收藏，實爲不法，現在按律定擬，別摺具奏。惟查三家合刻內梁佩蘭、陳恭尹詩文，語多悖逆，實屬不應留存，臣等恐其別有專集，爲伊子孫收藏，已密委員前往各家詳細搜查，並無存留。但合刻之詩，省城坊間既有刷賣，則紳士之家保無買閱？現經通飭各屬查收。謹將《詩外》二十三本、《廣東新語》一部、三家合刻一部，粘簽封固進呈。餘存書籍版片，俟各屬續有繳出，一並燒燬。仍再出示曉諭，以屈大逆不道，妄撰各書，久經飭行銷燬，非同別項違礙；而屈稔湉等又係同族，膽敢私藏其書，是以奏請治罪。【略】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著高晉再行曉諭呈獻觸礙書籍諭》：「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粘簽進呈銷燬並請將私自收藏之屈稔湉等按律治罪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屈稔湉，屈昭泗免治其罪，止將其書銷燬，並再行宣示，令各及早呈報各督撫等，務當實力妥辦。前此諭令各督撫遍行曉諭，如有收藏違礙之書，即早繳出，免其治罪。並以此等筆墨詆毀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越、粵、湖、廣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撫，留心查辦。乃高晉、薩載、三寶皆覆奏稱，查無違礙之書。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豈高晉等辦事不及李侍堯等之實力乎？抑江、浙各藏書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著傳諭各督撫再行明白曉諭，此時即速呈獻，尚不爲晚，不過將不應收藏之書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何可稍存觀望，自貽伊戚乎？若再隱匿不繳，後經發覺，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寬，並於該撫督等是問。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仍各妥辦，據實覆奏。欽此。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傳諭高晉確訪雨花臺葬衣冠之事諭》：「閱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著傳諭高晉，即行確訪其處，速爲刨燬，毋使逆蹟久留。將此旨同發出密封，由四百里一併發往，仍著將辦理緣由迅即覆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己未。」高晉《奏查訪雨花臺情形摺》：「臣於十二月回署，據該司稟稱，先委明妥教官以購訪碑版爲名，傳集多識舊聞之紳士，並向雨花臺附近僧寺道院，密加訪問。該司又親詣該處，上下前後周圍複勘，將所有墳冢碑記及仆卧殘碑，逐一洗刷查驗，分別標識，並無屈大均衣冠碑冢。臣恐該司查察尚有未周，隨即率同在城司道府縣親詣其處，勘得雨花臺在西南山崗，木末亭在東南山崗，兩崗相距半里，中間山坳係屬街道，居民稠密，兩崗坡上有寺院幾處，舊時墳冢或有隱埋在內。臣即傳集老僧老道，細加查問。據稱，衣冠碑冢，實屬罕見稀聞。況雨花臺、木末亭係名勝之區，山寮梵宇，酒肆茶坊，爲游人雜沓之所，如果實有其事，斷無不互相傳播，人人共知，豈故隱不報，自取罪戾？臣又於兩崗山坎及山坡之下逐細查勘。凡有碑之墳，均經藩司用石灰標記，查看字蹟，實無屈大均衣冠碑。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惡極之人，其生前忽而爲儒，忽而爲僧，忽而爲道，忽而還俗，形蹤詭秘，居心叵測，其死後屍骸，久經粵省刨出剉戮。乃於惡逆經過之地，輒敢虛營狡窟，冀附游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此冢歷今百有餘年，查無蹤蹟，或被雷火轟擊，剗削除根，或被犬豕蹂躪，灰飛影滅，甚或此等狡獪之徒，掉弄筆墨，僞飾虛詞，均未可定。但屈大均從前往來江寧，究在何寺爲僧，年遠無從根究。除現在一面移咨署兩廣督臣德保傳問屈稔湉等，錄供咨覆究查；一面仍委員再加密訪，俟得有實據，驗明刨燬，另行覆奏外，

理合先將到欽發密封恭繳，並將查勘情形，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硃批：「既無其事，可以已耳。」德保《奏查訊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摺》：「隨飭委按察使陳用敷帶同番禺縣知縣張天植前往思賢村確勘去後，茲據該司親令屈自暎等指出，該犯墳塋係葬於伊父屈宜遇墓下，當即灰印封記，飭保看守，稟覆前來。伏思屈大均造作逆書，肆行狂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雖經百有餘年，應已形消骨朽，但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未便仍留穢蹟，封植依然，俾其子孫得守坵壠，歲時拜掃。相應請旨刨燬，仍剉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臣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硃批：「亦不必矣。」

高珩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栖雲閣詩》　高珩詩多率意而成，故往往近元、白《長慶集》體。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二・指數類上》　高公葱佩，別字念東，歸田坐卧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唯梵夾旁行，《金剛》、《淨名》數卷外，不復觀他書，常和寒山子詩以見意。公爲詩如麻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然不自愛惜，緣手輒散去。

《漁洋詩話》卷中　高念東侍郎祭告南嶽，詩多佳，略取其五言絶句數首於此：「行人到武昌，已作半塗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鱗。」「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萬峯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嶽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

《居易錄》卷九　吾鄉刑部侍郎念東高公珩，下筆妙天下，而留意二氏之學，生平撰著不減萬篇。嘗廣東坡「勸爾一杯聊復醉，人間貧富海茫茫」之意，作小詞八首，雖出遊戲，亦絶調也。

《今世說・雅量》　高念東家般陽，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陰，即繫驢而卧。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高名珩，字葱佩，山東蒙陰人。性方嚴，骨清神俠，氣靜情疎。少年登第，筮仕館閣，歷任大僚，屢奉簡命。出入中外三十餘年，所在聲名赫奕，然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國朝山左詩鈔》卷六　余聞念東先生於榆村者甚詳，才大如海固不須言，其簡易超曠，略如香山之爲人。漁洋有《送先生還山詩》一云：「前身憶是陶通明，山中白雲無限情。滿院松風一聲鶴，三層樓上坐吹笙。」又云：「暮遊碧玉閬風巔，朝過扶桑近月邊。戲弄東王與西母，神芝行處滿瓊田。」直以神仙中人目之，非無以也。又云：「龍門雪後山爭白，金谷園中花映紅。著箇香山老居士，任人圖畫作屏風。」

又引張榆村元云　念東侍郎每宴飲賦詩，必擇座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執筆者幾腕脫。自閱一過，稿亦不復問。漁洋嘗稱先生欬唾珠璣而用之如泥沙者，非虚語也。趙宮贊秋谷爲選刻《棲雲閣集》，蓋不及十之一云。

查爲仁《蓮坡詩話》　高念東少宰（珩）山東蒙陰人，骨清神俠，氣靜情疏。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陰，即繫驢而卧，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送人歸海陵》云：「紅香塵裏休回首，黄葉村中欲卜居。」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高珩【略】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執筆者不得休，自閱一遍，此藁遂不復問。王士正謂其欬唾珠璣，而用之如泥沙也。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笻杖古松流水外，蒲團脩竹緒風間。」士正愛之，命畫師寫爲二圖。作少宰日，忽賦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訝之，答曰：「吾生平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計也。」其率爾漫興如此。祭告南岳詩，多佳，錄其絶句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

煙水五千里。」「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艣。」「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青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萬峯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

《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淄川高念東司寇詩，瓣香在香山、放翁。如：「譬如馬失寧非福，便作牛呼亦甚平。」「哀樂都來惟月影，古今何物入秋聲。」「峰爲王維添畫本，鳥如宋玉有微詞。」「客何方至分嘗酒，鷗汝來前共聽歌。」「錯錯欲同批頰鳥，差差應笑叩頭蟲。」皆宋調也。《菜圃》絕句云：「綠綻垂楊百鳥嘵，雨餘菜甲蘸香泥。桔槔聲靜園公醉，自在春流已滿谿。」詞意最爲蘊藉。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高念東少宰(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構，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分論

《河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簡淡有味，近高忠憲。

《使君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令人興嘅無已。

《聞舟師相語》《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讀此詩，可以釋人矜躁。

《歸舟雜興》《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驟得志者讀之，如炎月中服清涼散。

《和寒山子》《古夫于亭雜錄》卷五《高珩詩》：高侍郎念東(珩)和寒山子詩云【略】。前一首破却頑空，後一首說盡三教末流之弊。

《青州懷古》《雪橋詩話三集》卷一：高念東《青州懷古》云【略】。詩如衝口而出，後來袁、趙、蔣多學此種。

《擬贈郝雪海》《雪橋詩話三集卷一：高念東【略】《擬贈郝雪海》云【略】。沈鬱頓挫，集中最爲上乘。三桂反後，雪海起撫粵西，如念東言。

傳記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高珩字念東，一字葱佩，晚號紫霞道人。淄川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刑部侍郎。下筆妙天下，留意二氏之學，生平撰著不減萬篇。【略】康熙庚申致仕歸，移居松筠庵。益都馮相國過之，高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歸後自作生壙，時與唐翰林濟武飲酒賦詩其中。丁丑卒，年八十六。【略】珩以癸未入詞館。國變微服遁歸。後起家授檢討。久之，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發之，賄且不訾，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會議奏部，例獨爲一議，因左遷。有朝官得罪，應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珩曰：「罪人法不應死，故從寬予杖，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令甲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者，其家口沒爲官奴。珩察知胥吏有豁免例，欲比例引之。同官不可，曰：「胥吏作奸犯科，尚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畧，非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遂著爲令。珩曰：「即事之活人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也。」司屬佟某，以讞獄失出當免，珩惻然曰：「佟有老母在，不忍其罷官傷母心。」遂代任之，鐫一級。將東歸，惟一羊裘，郎中姚儀慕其清德，製一裘，追送數十里外衣之，而後返。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高珩，字葱佩，一字念東，晚號紫霞道人。山東淄川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國朝官至刑部侍郎。有《棲雲閣集》。

紀事

作家逸事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一·詼諧類》 祭酒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珩)爲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承

疇）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戍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爲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邱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又《衆妙門二・指數類上》鄢陵梁皙次（曰緝）先生長齋繡佛，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略】於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謝病歸。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樸被親相送，一箇嵩邱行脚僧。」蓋紀實云。

作品本事

《詠秦鏡》《池北偶談》卷一四《秦鏡詩》：淄川袁松籬（藩）孝廉得秦鏡，高念東侍郎爲賦詩云：「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跡已陳。多少人間怊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炯如秋水了無塵，曾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

《失題》《池北偶談》卷一一《高司寇詩》：淄川高念東侍郎，少時與兄解元繩東（璋）同舉省試，公車北上，謁鄒平尚書華東張公（延登）。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官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君閱歷當自知之。」公辛巳以南總憲考滿過家，薨於里第。司寇及兄，癸未、丙戌先後成進士。司寇入翰林，十年至佐銓，已，乃以事左遷。又十餘年，再貳司寇，憶尚書之語，慨然賦詩云：「翹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矣推先輩，微語還堪悟後賢。畢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願作杭嚴道》《分甘餘話》卷一《高珩慕西湖嚴灘山水》：高念東先生（珩）作少宰日，忽賦一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訝而問之，答曰：「吾平生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暇計也。」其漫興如此。

《贈雪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雪海見吳三桂跋扈，上封事策其必反。三桂誣奏，流徙盛京。後三桂反，起官巡撫廣西。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栖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國朝高珩撰。【略】王士禛《居易録》稱其生平撰著，不減萬篇。是集爲趙執信所編。又《拾遺》三卷，則宋弼所輯。

又《栖雲閣詩略》（無卷數，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國朝高珩撰。此集猶鈔寫之本。以各體編次，不分卷數，題曰：「男之駟、之駒同校閱。」蓋未刻全集以前，其家録存之稿也。

《文獻徵存録》卷一〇高珩【略】有《棲雲閣集》十六卷，趙執信秋谷選刻，不及十分之一。又《拾遺》三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栖雲閣詩》十六卷。高珩撰。

藝文

汪懋麟《高念東侍郎以文待詔谿山雪景卷子屬題卻贈》先生愛山復愛雪，心迹雙清實雙絶。每逢大雪吟風檐，自拾冰萼恣嚼歠。世人所愛富貴耳，此何獨與世情別。掉頭脱卻司敗冠，拔腳早駕勞山轍。有如鯨鯢出滄海，惡風大浪手親掣。身騎白鹿訪韓衆，口棄丹砂笑劉徹。金光紫河亦假藉，枕中自有不死訣。戢退最喜錢若水，衣白山人更明哲。後先蹤迹實髣髴，自古神僊枉豪傑。懵懂可憐李林甫，嗜欲熏天枉蹉跌。學道務絶貪與癡，此義尋常苦難決。先生挂匈無一事，白雪青山自怡悦。手攜一卷衡山圖，玉樹瓊巖勢寒冽。中有老子棄青驢，幅巾風卷一角折。搖鞭特特向古寺，此老意思殊不熱。先生寄興豈枉畫，謂此谿山似孤潔。昔年曾躡南嶽雲，道書已對蓼存揭。桑中冷芋不肯喫，何用嬾殘掉長舌。今春相遇謝公宅，款款前因向余説。卻媿蠢蠢了不解，敢把先生白鬚垂。

梁清標《劉莊即事次念東韻》剪剪西風荇藻香，煙波一曲鳳城傍。酒壚客散河山邈，槐國人醒歲月長。便欲觀濤吟七發，渾疑落木下三湘。聞歌今

昔同流水，莫負溪橋瀲灩光。

《池北偶談》卷一七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庵，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卻，祇識維摩是辨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雜録

《池北偶談》卷一四　高念東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櫓。」「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甎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庵前坐。」高又有送人詩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黎士宏

論述

魏禮《託素齋詩文集序》　長汀黎公媿曾以詩文章名天下，爲閩南首出。予讀其文，光明俊偉，有千里浩瀚之勢，而矩度不失古人，嘗私擬之子瞻。觀其筆記諸小品，亦大相類。詩則有魏、晉、四唐之遺，則似又超子瞻而出之。嗚呼，此豈由外至者哉。蓋公宅心樂《易》，一以古處，與朋友能久要。其宰永新、理廣信也，多善政，詳諸記載矣，人士至今思之。迨觀察陝西，則扣囊底智以弭大亂。是故發諸文章者，有如是子瞻。嘗自言，作文如行雲流水，但常行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其權開封，治杭、密、徐州，爲政率精敏俊爽，兼風流儒雅之概。至飭定州軍政，及言溫公變法策西事，皆有本之學施用足以弭禍亂，公亦幾似之。然則公之文章，足追古人、傳來茲也，有以也夫！寧都魏禮和公譔。

潘耒《託素齋詩文集序》　惟其根深而蓄厚，故作爲文章，踔厲清矯。其氣充以完，其辭辨以達。詩章一本性情，刊落浮華，始乃刻畫漸近自然。蓋先生痛掃時趨，絕不爲依倣形似之學，而風格體裁一一與古大家合轍。以豪傑之士，爲正始之音，雖欲不傳不可得矣。汀州在萬山中，風氣完固，民俗質直，天下水皆趨東北，汀江獨南流入海。南方丁位也，水與地以是得名。今天下風俗靡靡，有江河瀾倒之勢。有能特立獨行，不爲風會所移，斯亦人中之汀流矣。安得先生數輩參錯天下，相與維持世運。惜乎，先生未竟其用。其清剛眞摯之衆，千載下讀其文辭可想而見也。

周亮工《託素齋詩文集序》　長汀黎君媿曾令豫章，裒集所作古文詞若干卷，寓書於余，屬爲之序。因憶予與媿曾交數十年，曩遊入閩，一時文字交惟媿曾托契最深。嘗以詩見質，請序於余。予逡巡近十年，始克一竭其鄙俚。今以摧頹放棄之餘，媿曾不當時大人先生是屬而復及於余，予卒卒何以稱其意乎？爰發所爲古文詞讀之，有余所經見者，如逢故物，行所目涉，信步而得佳勝。有余所未見者，層岩疊壑，異寶瓌奇，從人不意中忽與睫會。而大約蒼茫浩汗之觀，不留一古人於胸中，而使人讀之而慨然以深，讀之而奮然以起，則無少壯，無前後，一也。媿曾何以至是乎！歷觀古人爲文字，有十年一賦者。子雲草《玄》，亦經年閉戶始成，是其得之靜密者深也。司馬子長涉江淮、歷會稽，乃能成一家言。穎濱言與當世名公卿遊，聽其議論宏辯，觀其容貌秀偉，而知天下文章莫過乎此。是其取之歷覽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無所得力而光氣能卓燦古今者。媿曾家居數十載，蕭然一室，讀萬卷書，不復知人世毀譽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以爲之師，曾君弗人輩爲之友。

又有振三先生爲之叔父，相與講貫切磨，既已伐毛洗髓于其中，莫之窺測。及乎登賢書，偕令弟宣巖大令遊豫章，得交吾鄉徐巨源，一見契合。巨源推其文章雄視海内，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兩君可稱勁敵。」而虞山宗伯亦盛稱之。至移書巨源，交相屈服，則媿曾學道深山之力足以取之，而益足以驗其造車合轍之工也已。余才智既不足以比絜虞山、巨源，而又非如元仲、弗人生同里閈，振三倡道宗黨相與琢磋之久，則余之益于媿曾者安在，而又何從知媿曾萬分之一乎？媿曾先理刑信州，信州亦余里。約畧先後治績煥在碑謡者，予得言其廉卓狀獨異。媿曾服官後，咄嗟揮霍聲施溢方國，不同於書生囁嚅不前。而鞫詞判牘之暇，猶勤勤含毫弄翰，不稍自逸豫，文益奇偉，期必傳於後世。有更進於少年呫嗶之所爲者，媿曾又曷可及乎？蓋其入之也深，故不以紛繁稍閒。而當通顯不渝其素志，其庶幾度越乎古人者，又惡能自已也。所尤傾心者，媿曾與弟宣巖孝直，事太夫人尤孝謹，備極色養。宣巖守壽春，爲忌者所中，媿曾不遠千里，從豫章至金陵，急其難，命二子相隨，崎嶇燕齊閒，惟恐遺太夫人憂。其一門孝友，至性過人，有不可於今人求之者。此其文章之所以追蹤古久也。世之讀媿曾古文詞者，知當有更進而求之者。余終何足以知媿曾萬一乎？

又《託素齋詩集序》 余非能序媿曾詩者，乃余終得序媿曾詩，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余，蓋何等哉！媿曾負岸異姿，童子時能讀等身書，即嗜爲詩。師其叔振三先生，振三沒，惟偕其弟道存互相師友。爲詩廿餘年，而門以外，一無雜交。故其詩雖數變，紛紜之見，終不足以移易之。當其歌哭無端，離合自驗，兀兀獨坐，神情屢失時，媿曾之心亦良苦矣。既自集之，宜有序其集者，乃自序之。越數年，自爲刪定，宜復有序其集者，已復自序之。意何嚴也。乃余過臨汀，媿曾則持其詩示予，命予序。余因憶昔蜀人有黎生者，以其文爲里人所迂闊，求南豐一言，以解惑于里人。媿曾索序于余，意豈若是哉？余常過汀，汀之人士推許媿曾者不置，自鄉國以暨四遠，又咸翕然稱之。而媿曾復落落不肯苟同于俗，自信者殊堅。吾知其非求解里人之惑者也，然余之人與文且媿遠不及南豐，無足爲媿曾重，將何以序媿曾？顧南豐之序黎生者，曰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斯言也，殆近似之。余于古人之道，固□及窺而甚傷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諸古。賴□□文一選，務求合于歐、曾諸大家者，以拯正之。至于詩，則又不好爲繁豔諧俗之聲。此皆世人所爲迂闊，而非笑之者。媿曾不與時共詆，幸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託素齋集》 自序稱少時詩好李賀，文好王勃。今觀集中諸作，大抵多宋人末派，絕無一篇與子安、長吉相近者，蓋嗜好雖篤，而才地則與之不近也。

《清史列傳・黎士宏傳》 少時詩好李賀，文好王勃。所爲文清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不相近也。然大抵刊落陳言，多清眞樸老之作。

《今世說・品藻》 黎媿曾文章雄視海内。徐巨源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黎名士宏，福建長汀人。徐名世溥，江西新建人。）

《至西昌知周櫟園先生無恙且得手書》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一氣赴題，少陵有此章法。前代謝茂秦時亦有之。《國朝詩人徵略》卷二《聽松廬詩話》：媿曾有《至南昌知周櫟園先生無恙且得手書》七律云：「他鄉驚喜君還在，痛定開函淚更流。萬死才回明主顧，孤兒猶屬故人收。衆中薄命誰能惜，意外微生荷獨留。誤盡閩南碑下客，無端北望哭西州。」沉摯而飛動，七律中上乘也。

傳記

鄭方坤《魏媿曾小傳》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爲孤童，即能讀等身書，嗜聲詩，又不好繁豔諧俗語。少遊甯化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語》詩爲贊。弗人大擊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内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而已。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捷京闈，屢試禮部，不第。需次授廣信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節甯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日數起。顧獨以鎮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迨干羽舞階，膚功克奏，諸公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幾忘當日之赤羽白旗，而以身爲長城

之寄也者。昔臧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者，可不謂加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選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抵刊落陳言，清眞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爽，異於以聲帨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吾於《託素》一集，蓋悠然而觀其深矣。

陳壽祺《黎士宏傳》 黎士宏，字媿曾，汀州長汀人，明季諸生。少嗜聲詩，師甯化李世熊，以文章名天下。踰冠，作《蘭與蘭語》詩，投福州曾異撰。異撰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新建徐世溥云：「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已耳。」而祥符周亮工謂黎自可單行，若並漢陽，恐疑嗆伍。其爲名流推獎如此。大清順治十年，舉順天鄉試，授廣信司理，受十三郡讞牘，脫無辜數百人，然常鋤豪強，糾貪墨。屬邑玉山經兵燹後，城中草深三尺，民纔三十餘家。士宏招集流亡，墾田定賦，民復舊業。以裁缺補永新知縣，政清獄簡，稽逃漏，整風教。舉廉卓第一，擢甘州同知。再舉廉卓，遷常州知府。會逆賊吳三桂煽亂西秦，震動大吏，奏除洮岷副使，署甘山道事。提督王輔臣叛，河東失守，士宏以鎮兵雲集，必一事權，言於巡撫，謂恢復河東，非用河西之兵不可；用河西之兵，非責之提督張勇不可。疏奏，授勇靖逆將軍，節制諸鎮。及復蘭州，士宏多贊畫焉。甯夏營將叛，殺提帥，監司適以憂去，鎮城危急，改鎮甯夏。嚴守禦，安反側，又密請免衛所逋糧七萬五千石有奇。康熙十六年，賊平，敘功晉布政司參政，以母老乞歸。居家二十八年，年八十卒。有《託素齋文集》六卷、《詩集》三卷。弟士毅，字道存，以拔貢生授南昌知縣，遷知壽州，有《寶穭堂詩集》。叔子致遠，盛京刑部侍郎。

《清史列傳・黎士宏傳》（存目）

《清史稿・黎士弘傳》（存目）

著録

黎致遠《託素齋詩文集跋》 右《託素齋集詩》凡四刻。前三刻，皆先君子自選刻。其四刻，則已選定，而刻於今者也。文凡三刻。前二刻，亦皆自選刻。其三刻，則已選定，而刻於今者也。詩凡分四卷，文凡分六卷，治命行述附後，共釐爲十冊。序凡十四篇，自序者九，仲父序一，贈序四，四之內仍有重姓名。皆如手澤，罔有增損。不孝孤懼先業之失墜而罹罪滋大也，謹合前後集授梓氏。嗚呼！先君子德行之淵懿，文章之醇美，政事之精嚴，當必有岩穴之耆艾與請時之英彥執筆而傳之。不孝孤把卷涕零，不知所言，且言一則遺萬義，亦不敢出云。雍正二年甲辰臘月丙子，不孝孤致遠謹記於京師寓舍。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託素齋集》 十卷，國朝黎士宏撰。【略】是集詩四卷，文六卷，詩集凡四刻，文集凡三刻，蓋積數年而彙爲一冊，故每刻各體皆備。士宏沒後，其子文遠復合而刊之。

《清史列傳・黎士宏傳》 著有《託素齋詩文集》十卷，《仁恕齋筆記》三卷。又著有《託素齋詩文集》、《仁恕堂筆記》、《理信存稿》。

王宏撰

劉紹攽《關中人文傳・王宏撰》 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爲尚。卓然名家者，三原則有溫日知、韓聖秋。聖秋爲吏部郎。日知有弟自知、與知，皆處士。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屺瞻，嘗爲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稚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爲江南理刑，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皆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還往酬答。而名稍後，唯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齊名。楷字叔則，著《河濱全集》，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撫軍賈公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尚爲諸生，從楷編摩。楷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得名在三李前，三李推楷先進。宏撰與三李同時，於楷爲後輩，而楷喜從宏撰。宏撰讀書華山，好《易》，精圖象，學者翕然宗之，得一言以爲重。凡碑板、銘誌，非三李則宏撰。而宏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然三李、宏撰常在京兆、扶風間，馮翊以東，推康乃心。

《顧氏尺牘姓氏考・王宏撰》 王宏撰，字無異，又字文脩，號山史，陝

西華陰人。康熙十六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病未就試。有《周易筮述》、《正學隅見述》、《砥齋集》。《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筮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因作此編，以明其義。凡十五篇，雖崇爲揲蓍而作，然闢焦京之小術，述羲文、周孔之宏旨，立論悉本經義，與方技家所說迥別。又曰：《正學隅見述》，以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之於前，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於後，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宏撰謂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爲是，格物之說，當以朱子爲是。因作此書以持其平。《居易錄》：山史，博物君子也。所著《十七帖述并著》，極雋而核。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嫻雅。以博學宏詞徵至京師，居城西昊天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〇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監生，薦鴻博，以病辭。工書，能文，精金石之學。善鑒別法書名畫。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撰《易圖象述》及《山志》、《砥齋集》。汪堯峰稱其文議論馳騁今古，悉有據依，非苟作者。

《清史列傳・王弘撰傳》　王弘撰，字山史，陝西華陰人。明南京兵部侍郎之良子。少與兄弘學、弘嘉互相師友，博雅能古文，尤深於《易》。隱居華山下，築讀易廬居之。其論《易》，闢焦京之術，闡周文之理，推本經義，一以朱子、邵子爲歸。尤究心濂、洛、關、閩之學，嘗以周子無極之說，陸九淵爭之於前；朱子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於後。弘撰則謂格物當以朱子所注爲是，無極則以陸九淵所辨爲是。又謂：「崇朱學者，稱先期之亂由於學術不正，其首禍爲陽明；崇陸學者，稱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爲周子眞贓實犯。其說皆爲太過。」又謂：「陽明之定論，予不敢以爲定，篁墩之道一，予不敢以爲一，卽陳建之《通辨》亦問有已甚之詞。」又謂：「學者爲學，以平心靜氣爲第一義。凡讀書論人，當求其實爲吾所最尊之人，或有一失，不必爲之掩；爲吾所深排之人，或有一得，不必爲之廢。本諸天地之地，證諸聖賢經傳，反之爲心，惟求其是而已。」初與李因篤不識，一日邂逅長安茶肆，各以意擬姓名。及詢之，皆不謬，遂定交焉。崑山顧炎武偏觀四方，至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他邦所少。」欲定居，弘撰爲營齋舍。炎武曰：「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山史。」嘗一至延安，著《延安屯田議》，謂：「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諭令所在地方有司並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糧，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爲豐壤，易流徙爲樂康。足食足兵，莫善於此。」又著《延安紡織議》，謂：「延安布帛，價貴於西安數倍，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無教之紡織者耳。今當於每州縣各發紡織具，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情工拙爲有司殿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不煩程督矣。」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徵至京師，居城西昊天寺，不謁貴游。左都御史魏象樞招之，亦不往，遂以老病不能試，罷歸。卒後，睢州湯斌題其像曰：「胸懷淵穆，立行介確，蓋具經綸天下之才，而退藏不見其崖略也。」其推挹如此。古文簡潔有法，汪琬稱其得史遷遺意。當時關中碑誌，非三李，則弘撰，而弘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三李者，因篤及容、柏也。著有《周易筮述》八卷、《正學隅見述》一卷、《山志》六卷、《砥齋集》。

《明遺民詩》卷一一　王弘撰【略】論于忠肅不諫易儲及王文成致良知之學，議甚公平，有識者服之。以博學宏詞徵，不就。

《今世說・企羨》　王山史與李天生，初未相識。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

《小腆紀傳》卷五五　王弘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諸生，兵部侍郎子良之子。嗜學，收藏古書畫、金石最富，著《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關中人士之領袖也。國朝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初與李因篤同學，甚密，及因篤就徵，遂與之絕。顧炎武嘗曰：「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卒年七十五。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周易筮述》　八卷，國朝王宏撰撰。

又《儒家類四・正學隅見述》　一卷，國朝王宏撰撰。

又《雜家類存目六・山志》　六卷，國朝王宏撰撰。【略】是編乃其筆記之文。

施閏章《華山歌贈王山史》　華山突兀凌八荒，仙掌擘畫摩青蒼。洗頭盆水瀉銀漢，斜挂星辰森在旁。攀緪直上幾千仞，俯看海日生扶桑。韓愈當年驚眩處，昔爲絕險今康莊。誰能羅致歸戶牖，瑯琊先生有草堂。霞舉烟霏何爛漫，杖藜散帙隨昏旦。奔騰腕下走鍾王，研索牀頭窮繫彖。安車強起棲僧閣，夜夜山中夢紅藥。蹀躞金門嬾上書，公卿縞紵還垂橐。先生豈是塵中

人？披帷暱就多逸民，所懽顧况尤比鄰（謂亭林先生）。華山不作終南逕，看爾三峯頂上身。

徐嘉炎《贈別華州王山史兼呈秦晉諸同學》 東南稱材藪，不如西北士。西北崇樸學，東南尚華靡。樸學必樸心，華靡徒爲耳。此固地氣然，人情亦復爾。黃河崑崙來，龍門漸南徙。兩戒首晉秦，分流鍾其美。名流爰挺生，前哲庶可擬。先生產華陰，人綱復人紀。自署爲無異，世皆稱山史。其言明且清，其道溫而理。手輯《山志》編，高風軼塵軌。令子成國器，孫曾茂蘭芷。三世習雍頌，一堂成燕喜。與余遇燕臺，相見忘執雉。傾蓋蕭寺中，悠然消鄙俚。時作五字吟，長嘯芬人齒。使我心如醉，移情未能已。我交秦晉賢，始自蒲吳子（吳雯天章）。談諧腹可實，坊表跛能履。青主（陽田傅山）篤風烈，碩果誰能似？天生（富平李因篤）雄夏聲，宏博無涯涘。孝廉（武功李大椿）不勝衣，恬漠遺糠粃。大令（涇陽李念慈）繩祖武，敏肅如可起。譙公（保定陳僖）文獻存，和歌滿燕市。百詩（太原閻若璩）喜「典墳」，遺經究終始。凡此廣廈材，良非泮漫技。冉冉聚將散，亭亭行且止。雖復隔形神，素心良可恃。贈君牽連書，感發情何底。習俗稱秀民，漓風頹有泚。鏤板數篇書，謁門累幅紙。好便豐羽毛，惡即成瘡痏。標榜必同流，排擠惟異己。何當學冥鴻，且或迷亥豕。駢語與枝詞，徒矜身不訾。芻狗視陳言，菁華誰徹髓？肉食笑懸疣，車多因治痔。不幸生三季，吾黨還鑒此。翹首慕高遐，褰裳願濡趾。橘樹生南國，踰淮甘化枳。

宗元鼎

論述

汪懋麟《新柳堂集序》 出郭東門，行數十里，蓊然一村，茅宇隱伏，種柳爲垣，宗子梅岑讀書其下，此「新柳堂」之所以名也。村固僻荒，地高亢無秔、稻、魚、鼈，唯黍秫菽麥是藝。宗子又苦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舂而食，析而爨，足不入州府，著書自娛。舊有《芙蓉集》數十卷，傳頌於世。近又編其所爲詩古文若干卷爲《新柳堂集》，屬余序。卒讀而嘆曰，異哉，宗子之善變也。夫人之生，歷少壯，老當其壯也，思少之時不可得矣。及其老也，思壯之時，又不可得矣。豈非老不如壯、壯不如少哉？獨爲學不然。凡人少恃其才，發言爲文，即毅然信爲後世莫能議。至少遲以歲年，覽其昔所自命之文，爽然若失，甚欲焚棄改易而後快。則少之文固多不如壯，而壯又不如老，豈不存乎善變哉？宗子爲人，恭謹朴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罔不手鈔心識。自總角以後，即與諸父昆弟修飾爲文詞，馳騁南北，四方賢豪奔走願交，其見於《芙蓉集》者是也。十年以來，屏跡村野，鑱刻洗滌，約「六經」、《史》、《漢》以爲文，總陳、杜、韓、蘇以爲詩，變華贍爲簡潔、溫麗爲峻質、蕩逸爲沉痛，聞道加進，此之見於《新柳堂集》者是也。夫昔之所爲，天下既知貴之矣。而今之所爲，又且異於昔，則天下之益貴之也，何如哉。遠近賢士大夫，多傾慕不可見，往往向余索其撰著，無虛日。而宗子甘爲寂寞，潛退之人，守其村之屋幾間、田幾畝、柳幾株、茅焉、耘焉、樹焉、讀先世之遺書，永其傳於其子而已。嗟乎，宗子之學固日異，而其爲人愈不可及也矣。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淮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非實事矣。

《漁洋詩話》卷下 門人宗元鼎梅岑詩，以風調爲主，酷學《才調集》。

《分甘餘話》卷二 宗梅岑【略】居東原，其詩【略】風華婉媚，自成一家。嘗題吳江顧樵水畫寄余京師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簾。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余賦絕句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查爲仁《蓮坡詩話》 江都宗定九（元鼎）自號梅西居士，詩格華贍。《題鄧尉山圖》云：「鄧尉梅花四十里，具區三萬六千陂。山中正對漁洋景，令我尋思歷下詩。」徐電發檢討（釚）云：「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

《賣花老人傳》，蕭靈曦（晨）爲之繪圖。王西樵考功（士祿）題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詠，幽情兩屬灌園人。」「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多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李福祚《述舊》　許師六（承家）《宗定九新柳堂集叙》云：宗子定九起世閥，好著書，幼負盛名。【略】其治詩文凡數變，嘗爲溫、李之詩，爲錢、劉之詩，而變而極於沈、宋、王、孟諸家而後止。

《不下帶編》卷三　江都宗定九元鼎，治、熙間有詩名。其稱詩也，一以風調爲主。漁洋山人謂其酷學《才調集》。

《重訂清朝詩別裁集》卷八　定九愛潔，不減倪高士，爲詩最重風調，而性情因之以出，非漫然語也。集中七言絶句，尤近中晚唐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芙蓉集》（宗元鼎）嘗從王士禛學詩。《漁洋詩話》稱其詩以風調勝，酷似《才調集》。又稱其緣情綺靡，不減《西崑》、《丁卯》。蓋其所取法者如此。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曹顧庵曰：梅岑稱小香居士。《芙蓉集》，緣情綺麗，不減《西崑》、《丁卯》。而詩餘特出清綺。周晉仙謂《花間》一書，只有「絲雨溼流光」五字，使讀梅岑「半溼斜陽暮」，又如何嘆賞耶。

《詞苑萃編》卷一七　江夏女子周炤，字寶鐙，丰神娟媚，兼善詞翰。歸漢陽李生雲田。李固好遊，篋中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髻如霧，髣髴洛神。廣陵宗定九題《風流子》詞云：「梧桐庭院下，黃昏後，又復捲簾鉤。見花影一天，蟾光如晝，太湖石畔，烟裊蕊甌。新涼也，畫屏閒冷簟，蘭蕊正嬌秋。低喚碧鬟，戲持銀甕，露珠輕瀉，細潤香柔。　漢宮人似否，簷前月、偷看灩灩含羞。寧讓海棠春睡，宿酒初收。縱花愁婉娩，禁寒賺暖，浣花人見，更惹閒愁。何日雙攜畫卷，同玩南樓。」或云，寶鐙又字絡隱，某觀察女，爲雲田繼室。年十九，所至雖謹自蔽匿，人得窺見之，炤蓋天人也。

《冬日過甘泉驛》《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記得，忽見，上下半篇，自成章法。雙柑一聯，漁洋謂似《才調集》中語。

《百尺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連下章用意遣詞，神似玉溪絶句。

《吳音曲》《國朝詩話》卷一：「壁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宗定九元鼎《吳音曲》也，有玉溪風致。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聽松廬詩話》　梅岑詩云：「茶竈聲清響竹廊？小亭新構面橫塘。漁夫晚唱烟生浦，桑婦遲歸月滿筐。一嶺山花燒杜宇，滿池春雨浴鴛鴦。籬邊犬吠何人過，不是詩僧是酒狂。」寫郊居風景，殊有野趣。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四　宗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都人。漁洋門人。工詩畫，性愛潔，不減倪高士。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

《淮海英靈集》甲集卷三　宗元鼎【略】。居東鄉宜陵鎮之東原，爲阮亭門人，故詩以才調爲主。吳間次題其居爲芙蓉別業。七言詩，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酒重釀。」「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極爲阮亭所賞，載入《漁洋詩話》。阮亭每謂其詩風華婉媚，自成一家。所著有《芙蓉齋詩集》、《新柳堂詩集》。

《清史列傳・宗元鼎傳》　宗元鼎，字定九，江蘇江都人。七歲詠梅，爲先達所賞。酷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性狷介，釜甑屢空，未嘗以貧告人。父母歿，後事庶母盡子職，鄉里誦其孝。所居荒僻高亢，不宜秔稻。元鼎課老僕樹黍秫，力耕而食。客至，始一出柴門。地多柳，龔鼎孳榜曰「新柳堂」。後隱於東原，在城東數十里，宜陵之南，仍名其堂曰「新柳堂」。後有芙蓉別業，相傳爲謝安石舊址，一時前輩如周亮工、曹溶、王士祿兄弟、鄒祇謨等重其才名，不惜千里命駕，式其廬，皆歎爲南陽高士。宗氏少文敬微復生，時學詩者或尚七子，或尚鍾譚，元鼎詩以風調爲主。少宗晚唐，中年仰攀初盛，風格一變。王士禛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元鼎。」古文、詩餘亦工。康熙十八年，貢太學，部考第一，銓注州同知。未仕，卒。所著有《新柳堂詩集》數十卷、《芙蓉集》二十卷、《小香詞》二卷。元鼎與從弟元豫、元觀，從子之瑾、之瑜，時稱「廣陵五宗」。

紀事

汪懋麟《梅西堂記》 大抵經所言梅，貴惟實不惟華，後世取爲草木之玩，則華先於實，故雜見於古今詩賦者，亦多言其華之美而已。宗君定九性喜梅，自號梅岑，又於所居新柳堂之西築舍，樹小梅數十本，曰「梅西草堂」，屬爲記。夫梅之吐華，始於春先，於百卉迎東方青帝以生者也。西方爲少陰，於時爲秋，而梅實則在夏，似非其時，然夏至而陰生已，具秋實之意焉。然則梅岑玩在華，而仍有取於實，不忘詩書內則之旨乎！或曰，樹梅之地，適爲堂以西則西之爾，非有所謂華實之意也。然梅岑潛心經學，一草木之微必辨別其名狀根本，豈泛焉以名之乎。俟華時，巾車過草堂，酌酒樹下，取神農諸《本草》及陸璣《草木疏證》，以《爾雅》箋註與梅岑細訂之。

《本事詩》卷一二 宗元鼎（定九、梅岑），揚州人。別號小香居士，傳巖先生之孫也。晚居廣陵之東原。蘭陵鄒訏士祗謨，謂其憔悴江濱，拄戶高詠。卜築新柳堂，有竹軒、梅屋數間，中藏殘書百卷，鉤纂迄午夜不息。鴻妻驥子，衡門蕭然。鄒嘗贈以詩云：「六年五到廣陵城，珍重宗資送客情。江北江南無限恨，花時細雨聽流鶯。」宗又自著《賣花老人傳》，其略云：「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邵平種也。手藝草花數十種，朝辰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即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盡醉，餘者即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癲。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工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一枝，鮮紅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筆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嗚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於茲矣。識者謂爲即黃冠後身云。」時蕭靈曦晨爲之繪圖，考功王西樵士祿題以詩云：「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餉一枝博新詠，幽情兩屬灌園人。」人云：「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今世說·文學》 宗定九稱汪舟次文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又 宗名元鼎，一稱梅岑，江南江都人。恭謹樸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罔不手鈔心識。家苦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春而食，析而爨，著書自娛，足不入州府。

又《棲逸》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移家鄉，僻閑居，未嘗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

又 定九處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污几席，乃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復徵《洗燕泥》詩。酷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

孔尚任《答宗定九》 東原過訪之後，乃承慇慇雅意，送我萁潯，同聽江雨，共卧溪舟。迨停帆廣陵，猶晨昏促膝，極生平文酒之樂。先生戀我不肯歸，我戀先生不肯發，紅塵綠水，此際大費躊躇。分手以來，僕之北行又不果，無限千秋，正可從容話語。孰知一棹昭陽，如居海外。中原故人，音問寥闊。今蒙手函娓娓，念及馬齒，並寄詩扇，謬讚涼德。而拙稿數篇，亦已牧之藥籠，貽笑海內。先生雖極愛我乎，未免包荒之甚矣。

又《與宗定九》 紅橋修禊之會，欲以先生主壇。而鴻飛冥冥，久待不至。畫船簫鼓，終覺少韵。忽得大作，刻之卷後，如明月盡而夜光來，歌笑中流居然有梅岑在也。拙集辱承佳序，似以錦覆糞，未免罪過矣。瓊花詩，欲丐片言爲重。乃蒙賜以鴻章，且多博核典贍之論，眞出望外也。

《廣陵詩事》卷八 宗定九（元鼎）好梅，堂前有古梅一株，愛護最力，未有折一枝者，時呼爲宗郎梅。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宗元鼎，【略】詩尚風調。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所著《芙蓉齋》、《新柳堂集》，世競傳之。【略】嘗題吳江顧樵水畫，寄王士禎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簽。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人謂不減倪雲林。顧，字樵水，亦當時名士也。士禎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建昌楊思本。因之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殳、太原趙瑾。」趙《下橋》絕句云【略】、《虎邱》云【略】、楊《踢花明日值雨》云【略】、《怨詞》云【略】之類是也。元鼎摘句如「來逢鶯語詩

從作，去被人留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總是茶香耽永日，一從詩好度流年。」絕句如《登吳陵城樓》云【略】、《煬帝冢》云【略】、《揚子江》云【略】、《新亭》云【略】、《百尺樓》云【略】、《吳音曲》云【略】、《隋苑》云【略】、《古意》云【略】、《雨中留鄒麗農》云【略】，婉而多風，眞善作曲室語也。

《九朝新語》卷一三 興化宗定九元鼎，別號小香居士，與兄鶴問觀均以能詩爲漁洋所賞。晚居揚州之東原，手藝草花數十種，晨担花至紅橋賣之，得錢即沽酒痛飲。嘗自著《賣花老人傳》，又著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芙蓉集》 十七卷，國朝宗元鼎撰。【略】則此集所編，皆其少作也。凡樂府一卷，古體詩三卷，律詩四卷，排律二卷，絕句二卷，詞一卷，賦一卷，雜文三卷。元鼎弟之瑾爲之箋註，頗傷冗贅。其以詩餘居賦、雜文之前，亦之瑾編次之失也。

《廣陵詩事》卷三 《芙蓉集》十七卷，宗元鼎撰，其弟之瑾箋注。鄒祗謨叙謂其「憔悴江濱，拄戶高吟。年已四十，猶在捉鼻時。」凡樂府一卷，古體詩三卷，律詩四卷，排律二卷，絕句二卷，詞一卷，賦一卷，雜文三卷，兩江總督採進。

藝文

陳維崧《感秋同杜于皇孫豹人宗定九許山濤汪舟次季甪魯紫漪夏次公分賦》（存目）

汪懋麟《東原行贈宗定九》 少文讀書棲東原，地僻不聞雞犬讙。門前楊柳綠已滿，池上芙容紅且緐。常把一編不離手，愛君爲人與君厚。有時入郭巾柴車，坐我山樓飲我酒。自言江邨沙路微，春來萬樹桃花飛。相約攜壺策款段，先令嬌兒開竹扉。

《南州草堂詞話》卷下 宗定九，讀書廣陵之東原。所居雖茅屋數椽，而花閒亭、新柳堂，頗極幽人之致。繡水王安節爲之繪圖。一時名士俱賦詩贈之。白門紀伯紫遺以《賀新涼》詞云：「手把花閒卷。日相羊，東原溪閣，百情灰遣。檐外琅玕垂萬个，夜夜露啼霜泫。藥房靜光明瑩繭。汲古騷人恆默坐，遡黃顓下眎嬴劉淺。書著就，腸紆展。　堂名新柳朝光顯。拂闌干燕泥洗淨，松圓石扁。截盡俗塵苔院閉，寂寂莎陰眠犬。只酒甕，頻空不免。散絕廣陵誰復繼，世蝥弧述祖如堯典。除碌碌，秋風剪。」

徐釚《夢揚州・寄酬廣陵宗梅岑》 鯉魚收，恰錢江、潮漲方休。慣愛書來，整整花前凝眸。展紈素芙蓉集好，宗資謝朓堪儔。（梅岑寄示所撰《芙蓉集》）隋隄路，繁華去，柳梢烟鎖春愁。　長記羣公勝遊，有麗句清歌蕭統樓。擊鉢彈絲，只恁年年飄流。綠腰縱譜紅牙曲，輸小香居士清幽。還記取、賣花聲裏，夢到揚州。（梅岑字定九，一號小香居士，著《賣花老人傳》。）

王士禎《宗定九畫紅橋小景于便面見寄賦懷三首》 平山堂外春風到，取次紅橋爛熳遊。時聽鈎輈坐深竹，不妨笭箵挂扁舟。　辛夷花照明寒食，一醉紅橋便六年。好景忽悤逐流水，江城幾度沈郎錢。　紅橋秋柳最多情，露葉烟條遠恨生。好在東原舊居士，雨牕著意畫蕪城。

龐塏《寄宗定九》 愛松舊託慈仁寺，步履曾經問寓居。千里人歸揚子渡，十年音阻薊門書。不才自愧風塵老，高卧應憐著作餘。相遇遠公說宗炳，江天悵望暮雲疎。

袁枚《寄梅岑》 衰年送少年，後會渺雲烟。況我升堂客，如君幾個賢？長河青雀舫，細雨菊花天。彼此臨歧淚，痕留絳帳邊。　開眼無餘子，甘心師老夫。鳳凰毛自異，才子貌尤都。立雪瓊枝映，看花鳩杖扶。六年談笑處，佳話滿江湖。　別來勤學否？落筆有千秋。白髮高堂望，蒼生我輩憂。宮花待誰插？閬苑及春游。莫負相期意，人間第一流。　荀令香才遠，蕭樓迹已陳。門關流水響，苔鎖落花春。每過頻回首，相思倍愴神。幾生修得到，天性少情人。

曹貞吉

論　述

《詩觀三集》卷八　其詩高秀蒼老，七古尤爲出色。張子山來亦爲捧手贊歎，固爲世寶。

又卷九　張山來曰：詞賦之盛首推西清，而山左尤擅。其最如【略】，皆矯然獨出者。而實庵曹公則深沈博麗，衆美悉兼。近復劇華，全以識勝。《朝天》諸作，得之車塵馬足間，而精詣如許，眞不可及。

又　吳劍宜曰：昔人云：青山綠水中作二千石，是第一快事。新安山水佳勝，而近得中翰曹公來治吾郡。詩才文筆，炤耀巖巒，固爲人地兩絕。而甫蒞漸江，旋承輯端，往來燕、齊道上，著《朝天集》。河聲岱色，盡貯奚囊。他時搜勝天都，發爲詩歌，靈奧當復奚似？

又　先生七絕雋妙，眞令摩詰、龍標閣筆。

黃宗羲《曹實庵先生詩序》　余至新安，得交實庵先生。其爲人淵渟岳峙，望之使人意消，英辭風譽，播於寰宇，而處之若無。靳使君架上有先生《珂雪詩》淨本，因携至舟中讀之。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矣。世稱李詩得變風之體，杜詩得變雅之體，先生蓋兼有之。余順流而下，惟恐瞬息漁浦，不竟先生之集也。【略】先生之詩以工夫勝，古今諸家，揣摩略盡，而後歸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歷然，猶不識之治兵也。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謂之有所學可也，謂之無所學亦可也。先生之鄉，有馬汝言先生者，輯《漢魏六朝詩紀》，衣被天下。江山寂寞，天未酬其藝苑之功，學者疑焉。顧百年以後，清淑之氣萃於先生，今而後亦可以釋然矣。

《漁洋詩話》卷下　安邱二曹：禮部貞吉，字升六；中丞申吉，字錫餘；兄弟齊名。禮部在京師，和余《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

宋犖《答曹實庵書》　每念足下奇人，黃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爲山靈增重。今讀紀遊諸什，其高則天都、始信諸峯，拔地參天也。其浩瀚無際，則文殊臺下之雲海也。其離奇夭矯，則擾龍、臥龍諸松之盤空聳翠，駭人心目也。此山名作寥寥，向推虞山，今被實庵壓倒矣。熊封和、章森秀雄恣有韓、蘇氣，掌霖長短句駸駸奪玉田之席，足下拍肩挹袂，其樂可知。

又《跋曹實庵咏物詞》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予觀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它亦未盡稱是。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今讀實庵咏物十首，彷彿樂府補題諸作，擬諸白石《暗香》、《疎影》何多讓焉？阮亭讀之拍案稱善，曰：「曹大乃爾奇絕。」予亦云。

《國朝山左詩鈔》引張杞園《曹公墓誌》　公生而嗜書，以歌詩爲性命。始得法於三唐，後乃旁及兩宋，泛濫於金、元諸家。世之矜言體格而以剽賊塗堅爲能事者，公深鄙之。其爲人介特自許，意所不顧，萬夫不能回。以是多取嫉於人，而亦以是爲清議所重。

又引袁啓旭《朝天集序》　《朝天》一集，高蒼清勁，一往情深，感而多風。

又引汪士鋐《鴻爪集跋》　夫子詩氣清力厚，似根本於杜、韓，更放而之香山、劍南。然謂摹倣四家不得，蓋其氣與力足以包舉，非四家之詩，而爲實翁夫子之詩。故化其跡而莫可名也。

又引張杞園《題珂雪堂詞譜》　實庵詩文妙天下，間倚聲作詞，遂奪宋人之席，吳園次《名家詞選》以爲壓卷，流傳江左，一時推爲絕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曹貞吉，【略】著有《珂雪集》。商邱宋公極推作者《游黃山詩》，謂此山名作寥寥，向推虞山，今被實庵壓倒矣。惜未能多見，祇存《文殊院》一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珂雪詩》　曹貞吉撰。【略】初，王士禛有《十子詩略》之刻，貞吉與焉。因其版分藏各家，故往往各以別本單行。後其曾孫益厚，即士禛所錄，附以《朝天》、《鴻爪》、《黃山紀遊》等集，總顏之曰《珂雪詩》。貞吉詩格遒鍊，其黃山諸作，極爲宋犖所推。在京師時，和其《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今檢集中，不載。又士禛《感舊集》所選《登望海樓》、《吳山晚眺》、《金山》諸詩，亦皆不見集中，則全稿之散失者

多矣。

又《詞典類二・珂雪詞》 曹貞吉撰。【略】是編則其詩餘也。上卷凡一百三十四首，下卷凡一百五首。其總目所載補遺，尚有《卜算子》、《浪淘沙》、《木蘭花》、《春草碧》、《滿江紅》、《百字令》、《木蘭花慢》、《臺城路》等八調，而皆有錄無書。殆以附在卷末，裝綴者偶佚之歟？其詞大抵風華掩映，寄托遙深。古調之中，緯以新意。不必模周範柳，學步邯鄲，而自不失爲雅製。蓋其天分於是事獨近也。陳維崧集有《貞吉詠物詞序》云：「吟成十首，事足千秋。趙明誠《金石》之錄，遜此華文；郭宏農《山海》之篇，慚斯麗製。雖友朋推挹之詞，不無溢量。要在近代詞家，亦卓然一作手矣。」舊本每調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孫遹、張潮、李良年、曹勳、陳維崧等評語，實沿明季文社陋習，最可厭憎。今悉刪除，以清耳目。且以見文之工與不工，原所共見；傳與不傳，在所自爲。名流之序跋批點，不過木蘭之櫝。日久論定，其妍醜不由於此。庶假借聲譽者，曉然知標榜之無庸焉。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沈雄曰：實庵詞，久從南溪讀其一二，恨未窺其全豹。珂雪新牋，欲想見其丰采而未可得。茲覽陳檢討題詞云：「愛佳詞一編珂雪，雄深蒼穩，箄蝶板鶯簧不準。多少詞場談文藻，向豪蘇膩柳尋藍本。吾大笑，比蛙黽。」君詞更出其望外。

《詞苑萃編》卷八 曹實庵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氣韻自勝，其淡處絕似宋人。（王阮亭）

又 詞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實庵舍人意與余合。今就咏物諸詞觀之，心摹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謹，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間。北宋自方回、美成外，慢詞有此幽細綿麗否。（朱竹垞）

《文殊院觀鋪海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得此起結，乃見作手。

《拜愚山先生野獷》 《國朝山左詩鈔》：汪士鋐云：《野獷》三章，低徊欲絕。嘗從先生論施公往事，先生涕交頤，遂共飲泣，不復語。施公沒，先生經紀其後，不遺餘力。嗚呼，此眞古人情事，而作詩者之本也。

《國朝詩話》卷二 曹升六（貞吉）「橋橫殘照出，雪壓大河流。」【略】詩中畫也。其深細處，正恐畫手難到，所以爲高。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曹貞吉》 曹貞吉，字迪清，一字升六，號實庵，山東安邱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珂雪堂總集》。【略】張貞《珂雪堂詞譜題辭》：「實庵詩之妙天下，間倚其聲作詞，遂奪宋人之席。吳薗次《名家詞選》以爲壓卷，流傳江左，推爲絕唱。」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曹貞吉，字升六，號實庵，山東安邱人。順治庚子舉人，官禮部員外郎。有《珂雪集》。

《清史列傳・曹貞吉傳》 曹貞吉，字實庵，山東安丘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生而嗜書，以歌詩爲性命。始得法於三唐，後乃旁及兩宋，氾濫於金、元諸家。所爲詩，氣清力厚，一往情深，而不喜矜言體格。嘗爲《黃山紀遊》諸作，宋犖見之曰：「此山名作，向推虞山，今被實庵壓倒矣。」在京師時，和王士禛《文姬歸漢》等長歌，極有筆力。士禛選《十子詩略》，貞吉與焉。間倚聲作詞，追蹤宋人。吳綺《名家詞選》，以爲壓卷，流傳江左，一時推爲絕唱。爲人介特自許，意所不欲，萬夫不能回。以是多取嫉於人，而亦以是爲清議所重。尤篤於師友，嘗從施閏章遊，閏章歿，經紀其後，不遺餘力。每與汪士鋐話及往事，涕泗交頤。所作《拜愚山野獷》三章，低徊欲絕。著有《朝天鴻爪》、《黃山紀游》等集。其後人彙刊之，曰《珂雪詩》。然士禛《感舊集》所撰諸詩，皆不見集中，蓋全稿多散失云。

紀事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曹貞吉，【略】順治庚子解元，官禮部員外。《登望海樓》云：「尊前忽覺來三島，此外猶聞更九州。」《花朝得舍弟過江消息》云：「花明故國初曉鳥，人渡空江欲暮潮。」人競傳之。有《朝天集》、《珂雪集》。宋牧仲答實庵書曰：「每念足下奇人，黃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爲山靈增重。讀紀游諸什，此山名作寥寥，向推虞山，今被實庵壓倒矣。」弟申吉，字澹餘。

順治乙未進士，官貴州巡撫。王士禛曰：「二曹兄弟，齊名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 曹禾曰：柳生敬亭以平話聞公卿。入都時，邀致接踵。一日，過石林許曰：薄技必得諸君子贈言以不朽。家實庵首贈以二闋，合肥尚書見之扇頭，沈吟嘆賞，即援筆和韻珂雪之詞，一時稱盛。京邑學士顧庵叔自江南來，亦連和二章。敬亭名由此增重。實庵首調寄《沁園春》云：「席帽單衫，擊缶嗚嗚，豈不快哉。況玉樹聲銷，低迷禾黍，梁園客散，清淺蓬萊。蕩子辭家，羈人遠戍，耐可逢場作戲來。掀髯笑，謂浮雲富貴，麴蘗都埋。　縱橫四座嘲詼。歎歷落嶔奇是辨才。想黃鶴樓邊，旌旗半卷，青油幕下，罇俎常陪。江水空流，師兒安在，六代興亡無限哀。君休矣，且扶同今古，共此啣盃。」其次闋，調寄《賀新涼》云：「咄汝青衫叟。閱浮生繁華蕭瑟，白衣蒼狗。六代風流歸抵掌，舌下濤飛山走。似易水歌聲聽久。試問於今眞姓氏，但回頭笑指蕪城柳。休暫住，譚天口。　當年處仲東來後。斷江流、樓船鐵鎖，落星如斗。七十九年塵土夢，才向青門沽酒。更誰是、嘉榮舊友。天寶琵琶宮監在，訴江潭、顦顇人知否。今昔恨，一搔首。」王阮亭曰：「贈柳生詩詞，牛腰束矣，當以此兩詞爲壓卷。」

又　曹貞吉實庵《珂雪詞》云：日照李開伯作生壙成，自題云：「竹帛誰千古，煙霞我一邱。」余喜其能達生也，作《沁園春》以贈之云：「表聖之徒，富貴浮雲，能齊死生。憶早年任俠，千夫辟易，中年策杖，五岳縱橫。紫塞黃榆，短衣孤劍，鬱鬱胸蟠百萬兵。今老矣，向荒山寄迹，汐社藏形。　牛眠好卜佳城。便撒手懸崖自在行。彼麒麟鼎鼐，誰當不朽，湮霞沒滅，我本無營。大海潮青。嵐峯月白，樂此安知後世名。君無語，持黃金鑿落，飲若長鯨。」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珂雪詩》國朝曹貞吉撰。

又《詞曲類二・珂雪詞》二卷，國朝曹貞吉撰。

藝文

馮廷櫆《送曹實庵之任徽州》 十年坐聽鈴索聲，白龍賦就金石鳴。六押掌故今已改，舍人解事徒虛名。誰言丞相判官貴，却羨方外司馬榮。先生高岸負幹局，刺口論事波濤傾。青錢三千直謝絕，此意眞足治疲氓。頗怪子柔強解事，雌雄之論多不平。列爵于古六百石，乘傳行部何崢嶸。況復領職得善地，溪山合沓新州城。武溪子石如脂膩，一丸烏玉蒼龍精。題詩三十二峰頂，洞口白日尋容成。竹芽石鴨好滋味，北客久已思南烹。閉閣閑理無事酒，好拚一醉浮千觥。豈似侏儒一囊米，癡腹堪笑空彭亨。明朝徑當掉頭去，不須長揖辭公卿。蘆溝南下路如砥，馬蹄倒捲秋風生。

尤侗《小諾皐・輓曹貞吉（實庵安丘人官中書）》 德耀眉齊少，君車挽十載，牛衣人淚。憶當年白袷翩翩，比肩蘭蕙。夫子龍城綰綬紫，塞風沙難避。賦歸來、還共東籬，憔悴詠絮庭閒。篝燈門閉慰白頭，佳兒佳婦百歲相看。何已蝶夢醒，偏無幾。　日下蒲輪江邊，桂楫驚起，山中濃睡。全不管西風病骨，懨懨情思，環珮珊然去矣。垂老寧堪傷逝，轉眼便泡影空。花相似綺戶，絲縈鏡奩。塵細怕黃昏，繡簾微雨滴入。愁人兩耳更莫聽，蛩吟碎。

朱彝尊《送曹郡丞（貞吉）之官徽州》 勝絕新安郡，高秋擁傳行。江流清見底，山色翠當楹。萬壑雲爲海，三都石作城。漆林分井社，松蓋辨陰晴。墨愛麋丸漬，茶先穀雨烹。由來風土美，見說訟庭清。之子齊東彥，才華鄴下幷。詞源白石叟，詩法玉谿生。鳳沼趨晨久，鸞臺典籍榮。後來薪愈積，老去驥長鳴。豈厭承明出，遙思殿吏迎。名山謝康樂，隱吏許宣平。晚飯桃花米，春廚竹筍萌。麥光題素紙，龍尾滌金坑。暇有懷人作，知同惜別情。十年呼薊酒，雙調譜秦箏。忽漫登長道，沉吟數去程。跡猶淹旅食，心已定歸耕。七里嚴陵瀨，千秋黯帥營。相尋試酬和，編筏采紅蘅。

費密

論述

黎士宏《費此度文集序》 成都費此度先生客臨汀，哀聚其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來謂某也序之。余讀之，既又呼子弟共讀至五七日不能自休，乃起作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而後世必傳之文也。【略】此度之爲文何如哉！釋經繹史而不以勦說戾前聞，不以私心誣舊學，原本道德，稱述先民，使天地往來生成運會之理，先王之大經大法，皆得體用備見，而不使百家之說競喙爭鳴。下至贈送將貽，亦必人如其言，言如其人，不爲僞辭飾說、顚倒是非以博人之喜悅。嗟夫！此皆當世所不講之學，所不問之書。此度獨專力而好爲之。文章，公物也。原不爭一人之信，從一時之毀譽。即使此度今日一字不存，付之雜燒，投之溷廁，錮之井底，而余終謂此度必傳。蓋其精神固在千百世，而豈爭此旦夕爲也。向此度以避亂跟蹌出蜀，歷盡艱難愁苦之境，居維揚華麗之鄉有年，衣冠言動不改其常。朴貌古心，望之如耕野石農、深山道士，使人可親而不可狎，敢敬而不敢憐。惟其有此度之人，是以有此度之文也。夫近此度得末疾，扶杖而後能起。願此度自愛，久留歲月，爲後進典型。余即視此度十年以長，猶將舍所學而願學焉。公子錫琮博文強記，侍此度南來，搜集先代遺賢名字不多爲人記憶者，擬人各爲立傳，以成一代之書。夫自爲必傳之業，而又恐人之失傳也。急急乎傳之，其爲事甚難，而其心絕苦，非有志之士孰復爲之哉。叔皮孟堅、明允子瞻之間，吾不知何位置公家父子也。癸酉初秋。

趙熙《費氏遺書叙》 大關唐氏怡蘭堂多傳書，胥祕笈而精刊之。其□於蜀故者，則費君此度之倫，好事者求之二百年不得也。費君以詩鳴，王貽上推高之。今燕峯詩甚壯。世傳三費，詩則其父經虞先生爲得風人之旨，子滋衡，固沈慤士所俛，疑又獷於燕峯也。《荒書》紀一時寇亂，讀史者資焉。其考論學術，殷然若不獲已者，則宏道書爲尤緐。其書恫世難菲明代疏愎之習，舉漢以來所治學泛宋諸儒深造者衷之聖論，監得失之必然，未有顧、閻以前，蓋千百中不朔聞一二也。士不遭通，人姝姝守一鄉。先生以曲學相嬗，陋已。歆心一鬨之市，奉身以充下陳，碭而不知其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又嚮者鄉曲之所羞也。費君稟家訓，能及孫夏峰之門，故非以陋自囿。晚而播聞江左，不靡其風，尤古俛克自樹立者。唐子廣而傳之，覘其遺，絢宜以厲瀆風也。榮縣趙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燕峯文鈔》 士禛盛稱其詩，而其文不甚著。今觀是集，不涉王、李之摹擬，亦不涉袁、鍾之纖仄，奇矯自喜，頗有可觀。

《明遺民詩》卷六 （密）讀書講學，生徒濟濟。每有嘉言高論，必曰吾聞父訓如此。爲詩淋漓歌嘯，精練之語，峻遠之格，人所推服。又能謙下，北平韓（菼）曾爲塗乙詩草，感而爲之立傳。隱居野田。

《詩觀初集》卷五 此度詩矯岸自異，不食人間煙火。卻按之，格律無不諧合，是于波靡中屹然砥柱者。

《蜀雅》卷三 吾蜀詩人，自楊升庵、趙文肅、任少海、熊南沙四大家後，古學幾凌遞，費氏父子起而振之。其詩以漢、魏爲宗，遂爲西蜀巨靈手。

康發祥《伯山詩話》 費此度密，四川成都人，僑居江都之野田莊，著有《燕峰集》。人極骯髒，詩亦傲岸。

《眠雲舸釀說》卷下 新繁費此度（密）《朝天峽》之「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十字，爲漁洋所激賞，歸愚尚書採入《別裁》。其《鹿峯集》，今鮮傳本。友人宋錫廷藏有費詩箋一，草書十二行，字仿大王，云：「暫辭鵷鷺護吳西，全郡平寧秩轉躋。青瑣高名傳四國，朱輪迴軫鎮三齊。長留父老思膏澤，竚見公卿賁紫泥。他日從公觀海曲，春原沙路馬頻嘶。太守蔣公以侍從出守古安，近遷山左監司，密游匡廬，居公署中，賦一首奉送，辛酉中秋書，費密稿。」下有費密長方陽文印章一。泛然酬應之作，猶是七子遺響，集未必存。

威鳳片羽，亦不可輕棄也。又有七絕一紙，行書云：「不愁伏櫪起長嗟，不羨空羣向客誇。柳下清陰方草地，閒調玉勒爲看花。禮華主人徐步雲。」下有禮華居士陽文方章一。禮華，興化人。乾隆壬午，召試中書，充軍機章京，戊子，以兩淮提引案，與王蘭泉、趙損持同罷官者。

傳記

《清國史館・儒林傳》 費密，字此度，四川新繁人。父經虞，明雲南昆明縣知縣。密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知生死。密嘗而苦，父病果起。未幾，流賊張獻忠犯蜀，密上書巡按御史劉之勃，陳戰守之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輾轉窮山中，會有人傳其父消息，聞之痛哭，遂去家入滇，奉父歸。至建昌衛，爲凹者蠻所得，賂之乃脫。廣元伯楊展聞密名，遣使致聘。密說展曰：「賊亂數年，民無食。今非屯田無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納其言，命子總兵璟新偕密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以次舉其法行諸州縣。後展爲袁韜武大定所殺，密與璟新整師爲復仇計。嘗與賊戰，躬自擐甲，左手爲刃所傷。時璟新營於峨眉，裨將有與花溪民毆爭者，稱言花溪居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璟新欲引兵誅之，密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與賊戰而殺吾民，彼變從賊，是益賊也。」璟新乃止，全活者數百家。後密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所掠，欲殺之，以計得免。密歎曰：「既不能報國，又不能庇親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北行入秦，溯漢江，下吳越，流寓泰州家焉。密父邃於經，著《毛詩廣義》、《雅倫》諸書，以漢儒注說爲宗。密盡傳父業，又博證學士大夫。與王復禮、毛甡、閻若璩交。後往蘇門，謁孫奇逢，稱弟子。逾月歸，奇逢題「吾道其南」四字爲贈。奇逢卒，密哭於泰州，設主受吊二十一日，始焚主，然心喪未去懷也。杜門三十年，著書甚多。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古經正史》，旁及羣書。著《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子夏始。又著《宏道書》十卷，曰《統典論》，曰《輔弼錄》，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干之也。曰《道傳述》，明七十子及漢、唐諸儒功不可沒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道》，具於經無所謂不傳祕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唐以來學制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不可予漢、唐過薄而予宋儒過厚也。曰《聖門言道述》，曰《先儒言道述》，明聖人授受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又有《古今篤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旨辨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皆申明宏道書之旨。又有《尚書說》一卷、《周官注論》一卷、《二南偶說》一卷、《中庸大學駁義》一卷、《四禮補篇》十卷、《史記箋》十卷、《古史正》十卷、《歷代選舉合議》二卷、《奢亂紀略》一卷、《蠶北遺錄》二卷、《荒書》四卷、《二氏論》一卷、《家訓》四卷、集四十卷。密一足跛，工詩古文，晚歲取給於授徒賣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揚州守爲之除徭役。年七十七卒。子錫琮、錫璜，世其學。初，新城王士禛賞密詩，遂與定交。後錫琮、錫璜並以詩名。至今談蜀詩者，推費氏爲大宗。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小傳》 費密，字此度，號燕峰。新繁人。著有《鹿峰》、《燕峰》等集。王漁洋《池北偶談》：此度少遇獻賊之亂，遁身西域。已乃溯江漢遊吳越，居淮南老焉。嘗流寓泰州，州守爲除徭役。予曾見友人几上，其首篇有句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問之，乃密句也。遂與訂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先生，稱弟子，而學益純正。云吾蜀詩人，自楊升庵先生後，古風淩替，得費氏父子起而振之。其詩以漢、魏爲宗，遂爲西蜀名家。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費密，字此度。四川新繁人。事父經虞至孝。避獻逆之亂，竄身西域，傷足至跛。遊吳越，至蘇門，謁孫徵君，稱弟子。著《宏道書》、《聖門舊章》、《劒閣芳華集》等書。工詩，爲王新城所稱。有《燕峰文鈔》、《詩鈔》。論者謂蜀中著述，自楊文憲後，昭代首推此度云。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一一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焉。常寓泰州，泰州守知其賢，爲除徭役。予曾見友人几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峰集》。

蔣士銓《燕峰詩鈔題辭》 漁洋作《成都跛道士詩》，天下皆以先生爲詩人耳，豈知先生以孝子豪傑入道而爲聖賢高弟耶。讀《新繁志》及《費氏家傳》，

不勝景企而歎。漁洋以區區之秀句，掩人之至行也，不亦淺乎。上書無益起義兵，壯士自結飛來營。高定關中十萬戶，賊不敢侵人長生。司命三軍費孝子，翦髮辭官父歸里。攜兒避亂陷凹蠻，黃金盡贖全家死。楊展鎮蜀眞英雄，孝子入幕參元戎。青神江底沈賊鏹，沈鏹者誰張獻忠。得賊資糧卽拒賊，雅州屯田孝子力。幕僚纔辟杜樊川，叛將陰戕張翼德。六郎奮起報仇軍，孝子獨赦花溪民。輾轉兵戈逐亡命，故鄉焚掠無荆榛。折節治經三十八，換盡滄桑逃刼殺。支筇五嶽不談兵，倚馬千言看給札。著書等身百念卷，詔舉鴻儒力辭免。幾度題詩壓謝陶，平生賣藥師盧扁。心喜揚州好墓田，老來棲息大江邊。姓名已入遺民錄，著作分藏石室編。深衣幅巾寫遺像，獨立蒼茫空倚傍。那須靜坐習枯禪，可惜儒冠老名將。昇平埋骨野田村，七十老翁流寓身。誰爲亂世文中子，翁是成都跛道人。

蔡廷治《中文先生私謚議（費氏家乘）》 康熙四十年辛巳，成都費燕峯先生卒於江都之野田村，門人會哭於喪次。既輟哭，乃議曰，生名冠字，死謚禮也。仕者公謚，隱者私謚。昔柳下、黔婁，謚皆議於門人，其來尚矣。吾先生少丁禍亂，首聚義徒，保障鄉邑，參贊大帥，克定高勳，微言解紛，遂全百室，尋親絕域，陷身蠻峒，九死一生。及避亂漢中，辭辟雄藩，千金不顧，終成父志，蜚遯江鄉。中年負笈百泉，纘承墜緒，著書累尺，定議千秋，羽翼聖經，光復舊注，倡明實學，蔚爲儒宗。論其爲人，溫恭肅穆，粹質坦中，未嘗厲色加人，而人自畏之，自然之威也。未嘗比同於人，而人自親之，自然之和也。蓋數百年來，未見先生之匹焉。道不偏倚，曰中；勤學好問，曰文。先生著《中傳正紀》數百卷，尊先聖之舊章，啓後賢之端緒，非宋儒直接孟氏之阿說，正漢、唐未嘗聞道之詹言，不爲矯異，不爲苟同，廣而不濫，博而有要，剿絕浮辭，引歸大義。論人從恕，遇事持平，可不謂之中乎？先生古文、詞賦，海內宗稱，磅礴高明之氣，溫柔敦厚之致，遺世獨立，優入淵微，別開堂奧，津梁後禩，可不謂之文乎？於是門人咸稱善，遂定議焉。休寧蔡廷治謹識。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流寓泰州。【略】有《朝天峽》云：「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色偏悲客，風光易感人。明年在何處，妻子共霑巾。」【略】《涇縣雜詩》云：「櫂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又云：「市人羣鹿豕，邨路出煙霄。」又《翟村》云：「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又《平居》云：「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邨。」又《聽解二彈琴》云：「谿潤潺春雪，松風出暮林。」又《冬菊》云：「寒枝當北牖，野色耐霜天。」子錫琮、錫璜皆工詩。錫琮《登北固山》云：「潮來徐福島，山出寄奴城。」錫璜有《子夜變歌》云：「東門楊柳枝，早晚遭攀折。今日是相逢，明日是離別。」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八・燕峯文鈔》 一卷，國朝費密撰。

又《總集類存目四・唐宮閨詩》 二卷，國朝費密編。【略】是編錄唐代女子之作，頗有別裁，然皆習見。

又《詩文評類存目・雅論》 二十六卷，明費經虞撰，其子密又增補之。

嚴式誨《費氏遺書三種跋》 右新繁費此度先生遺書三種。大關唐百川觀察鴻學編刻《燕峰詩鈔》。舊有刊本《弘道書》，唐君得之新繁楊氏。《荒書》則從曾祖渭春中丞舊藏寫本也。中丞公出嗣遠宗，著籍新繁，以此度先生爲里閈名人，求穀其遺著甚勤。而是書關繫蜀中文獻尤鉅，故寶藏之。舊本後有坿記字數及刻資若干，蓋欲付剞劂而未果。先文學貴園府君喜流傳古籍，僑居成都，於蜀故亦頗留意。顧性高狷，與人多忤，於中丞公後兄弟行，晚年或不相聞，使其獲覩是書，必夙爲刊布矣。丙寅春初，唐氏版片售諸賈人，展轉歸於式誨綞印行之，竊幸有以繼中丞公未竟之志，而補先文學未見是書之憾。因綴數語於後。至版心題署，悉仍唐氏之舊，以不沒其搜輯讐校之功焉。丁卯小暑，渭南嚴式誨識于成都鐫樂堂。

藝文

孔尚任《成都費此度屢訪論學》 孤踪野服世難宜，避亂江干發浩悲。垂老名成隨社懶，經春雪大出村遲。夔州奧句家能誦，洙水眞源世少知。同坐春風花好處，忘言却到古皇時。

陳維崧《贈成都費密》　三載揚州城，逢人問費密。朝出問里兒，暮歸問驛卒。揚州風俗誇輕肥，何人能知老布衣。或云成都跛道士，少年縛屋青城裏。五字能爲石鼎詩，一足頗類習鑿齒。或云密也磊塊人，意氣孤岸尤難親。攝衣直上公子座，膝席豈避諸侯嗔。其餘十問九不應，中心然疑莫能定。今秋我復來蕪城，有客懷刺通平生。乍見姓氏已相賀，復覩狀貌還趨迎。七月已至六月破，揚州城中秋水大。爲言錦城十萬家，亂後巴童餘幾個。葭萌關上大殺傷，褒斜谷中多戰場。笮間嫋嫋絕鳥雀，棧外杳杳無牛羊。公孫樓櫓只衰草，丞相祠堂空夕陽。蠶叢徑仄路難取，秭歸往往啼瞿塘。白帝城高水雲白，只今漂泊離鄉國。木棉花發幾回紅，十度思歸歸不得。又言生平事讀書負大志，開口不習二代書。結髮人言管樂器，每逢知己必纏綿。十日要當九見詣，出門疾若千里駒。行步昂藏眞丈夫，乃知識君苦未易。向客所言何不類，勸君何必居揚州，揚州里兒難與謀。

姜宸英

論　述

綜　論

韓菼《湛園未定稿序》　先生負氣自高，不肯浮湛俛仰，豈亦有嫉而擠之者與，乃輒相左如此，可異也。方徵博學鴻儒，時廷臣得舉所知，予亟欲以先生薦，院長葉文敏公約同署名。會公宣入禁中，待之兩月，及予獨呈吏部，已不及期矣。睢州湯先生後主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好摸索，勿誤失姜君」，竟亦不能得也。自是之後，每榜發，諸公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至乃名徹聖主之知，而冥冥之中卒或尼之，與夫誦南山之句，傲逆旅之中者，其不遇更奇而深足悲也。然先生一不以介意，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挾其高潔軼塵之骨韻，而出入斟酌於古大家，一句字之未安不輕出也。久之，自定其古文若干首，猶名之曰《未定稿》，問序於予。予竊喟夫恃才睥睨、意輕一切者多也，衙官北面大兒，老兵詎長風流，徒資僝薄。丁敬禮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文憲嘗出所作，屬任彥昇改定，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文章於道未爲不尊，知之寸心。俟諸來者，豈易言定乎？先生蓋孤詣入微而用心益細也，其意直追古作者，上下惟恐有豪釐缺漏未滿之處。其取精，可謂奢而亦已貪矣。造物之所，予不能兩有而於才名尤靳焉。成此虧彼，其窮故宜。卽使遇，亦未必不窮。古之取上第爲朝官，而以文章自名者，其顚頓狼狽豈少哉。嗟夫，窮達何足言，正悔不讀書耳。如先生者，足以樂而忘老矣。

秦松齡《湛園未定稿序》　予友慈谿姜子西溟，負耿介之氣，潔直自將，與世寡偶，獨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得失，必準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爲文字，俱不苟隨人高下，近世作者未有能或過之者也。西溟少精舉子業，屢躓有司，愈不喜詭隨弋獲。前年已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故予嘗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達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西溟聞之，殊不以介懷也。日就予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幷力以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命，治裝北上，哀其前後著爲一集，而中所芟汰者不下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予視其才力雄富而一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恢恢有餘地，然猶自署爲《未定稿》，卽其志可知矣。

何焯《姜西溟四書文序》　慈谿姜丈西溟，以唐詩、宋文、晉字擅名者四十年。己未，用大臣薦，入史館，不及鴻詞之試，獨未授官，僅食七品俸，分撰《明史》。引內閣中書例，每京兆秋賦，猶屈首，逐六館之士，裹飯攜餅，提三錢雞毛筆入試。丁卯，主司已定監元，復爲外簾所抑，至昨歲始得解。雖被黜落者，皆爲喜相告也。姜丈與劉兄大山同爲分校，某公所薦大山，將雕其平日科舉文字爲行卷，咨予抉擇，而自歎其不如姜丈，手以視予。予受而疾讀，洵均之爲國工也。蓋大山之文宏而肆，姜丈之文清而溫。然所清溫者，自縱橫博辨，極其所至，洗鍊以歸於粹。其風格高矣，光焰長矣，參觀少作不可以知用工之深乎。予竊怪古今文人憤其道之鬱滯，多流爲悲涼

怨思，乖謬聖籍，初不自禁，而姜丈之爲文也加粹焉。己未以後，古文尤貫穿「六藝」，非自孔氏者不道，何其謹也。　李長源由薦書從事史館，館中新進雖所長尚不滿其一，笑而從事職書寫止，若今史館之有謄錄耳。人以府史蓄之，長源不自聊，至于雷李交訟而罷元裕之論。其詩爲詞旨危苦，鬱鬱不平者不能掩也。方今士大夫能以道相高，姜丈即得專纂述之事與編檢鈞禮。及修本朝《一統志》又得預焉，蓋亦可謂獨遭其盛歟。然而汗青頭白猶著麻衣，歎老嗟卑不形篇翰，非君子有德之言殆未能然也。太史公感子虛大人其指風諫，作《相如列傳》直書其臨邛之事，蓋以箸才若相如，雖不護細行然不可辱。在泥塗而狗監皆得言士，是武帝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時守科舉之法不通其變，有才而操行修潔者亦多湮沒於場屋。如歸熙甫晼晚一第，宰相力引之，始以冗散獲挂朝籍，況唐寅、徐渭、張大復、唐時升之徒哉？好古者無以競勸文章，且遠遜唐、宋，何望兩漢。姜丈纂述餘暇，反覆史家之微旨，或當有輟簡長思，所關非特一身之窮達者乎。盍幷諗大山，他日當路何術而思天下無滯才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湛園集》　姜宸英撰。【略】初編其文爲《湛園未定稿》，秦松齡、韓菼皆爲序，後武進趙同敦摘爲《西溟文鈔》。此本爲黃叔琳所重編，凡八卷。宸英少習古文，年七十始得第，績學勤苦，用力頗深。集中有《與洪虞鄰書》，論兩浙十家古文事。謂兩浙自洪、永以來三百餘年，不過王子充、宋景濂、方希直、王陽明三四人，其餘謝方石、茅鹿門、徐文長等，尚具體而未醇，不應浙東西一水之間，一時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廁九人之列。蓋能不涉標榜之習，以求一時之名者。其文閎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亦有以也。是集前二卷皆應酬之作，去取之間，未必得宸英本意，然梗概亦畧具於斯矣。集末《札記》二卷，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自單行，今亦別著於錄，不入是集焉。

計東《姜西溟眞意堂論序》　姜子《眞意堂》古文一編，此姜子傳世之文也。予將序之以告天下之知古文者，其不知者不與告也。姜子近著論一編，此姜子應世之古文也。予亦序之以告天下之知爲制舉業者，即不知古文者，予且告之也。然予竊意姜子自信自重其應世之文，當不若自信自重其傳世之文。而姜子之意則均。予竊疑姜子有志於韓退之(之文)者也。韓於古文高自矜許，獨深詆其應舉之作，謂有類於徘優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即歐陽氏學于韓，亦自言當取科第時未暇學韓之古文，徒時時念於心而已。夫以韓、歐之才，於二者尚不能兼，我不意姜子乃能兼韓、歐之不能兼也。既而思之，韓所爲類于徘優之辭，大概如《文苑》中所載限韻賦之類，宜其爲之而忸怩不安也。若省試不貳過論，則集中亦存之矣。今觀姜子之論，其爲舉業一如其爲古文，皆以沉銳之力、精悍之思出之，與韓之古文何以異，安能令姜子自信自重之不相均也？況功令之所以罷八股、尚策論，將以網羅天下學古之士。而今之爲應制言者，大半空疎薾靡，與八股異體而同習，寧不亦重負功令哉？予故欲以姜子應世之古文告天下之爲制舉業者。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亡友姜編修西溟(宸英)，以古文名當世。其文滂沛英發，於蘇分爲多。未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纂《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緹騎之害。其文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其論文，則謂六經而下衰於左氏，再振於《戰國策》，蓋其爲文本挾縱橫之氣，故云爾。常選《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余，惜未借鈔。今其家尚存此本與否，不可知。曾語其從弟孝廉宸萼，訪之未見示也。

黃叔琳《雜著手稿書後》　湛園姜太史，博雅嗜古，以書法名當代。殘碑遺搨，悉能溯其源流，品其甲乙。所存題跋數十條，適留故簏，爲發而梓之，不特考訂精覈，足資證據，亦時有絃外之意、虛響之音，覽者當自得之，不徒作烟雲過眼觀也。

趙侗敦《西溟文鈔序》　浙東慈谿西溟姜公，篤志好學，少工舉業，晚乃卓然以古文著稱。一時賢公卿交口薦譽之，名徹殿廷，徵入史館，奉有纂修之命。公乃裒前後所著爲一集，目曰《湛園未定稿》，傳誦人口。吾先大夫裘萼公聞而慨然曰：「姜公，今之昌黎也。小小著述，具有馬班遺法，惜其書未布行。若可購得，吾無辭厚價矣。」【略】予調補兩浙鹽驛，思所以振興鹺籍兩書院，以廣勵人材，特延鄭雪崕先生主持紫陽一席。先生固予年執，而與姜公爲同里。談及《湛園未定稿》，先生則出篋中所藏梓本若干卷，幷手錄《明史》刑法、志、列傳諸篇見付。予受而卒業焉，乃知姜公眞一代作者。其所涉筆，不刻不諛，不激不隨，或削而峭，或窈而曲，或奔騰而旋折，或掩抑而凄清，或如商彝、周簋斕斑古豔，或如酒人、劍客慷慨悲歌。凡秦漢、唐宋之文，無有片語得犯腕下。而究其神韻音節，則又歷歷無一之弗肖焉。有明以來，古文大家其單行傳世者，似未有以遠過姜公也。吾先大夫以昌黎目

之，固當因鈔其《未定稿》中之尤佳者付之剞劂，以質姜公之神，以成先大夫之志，且爲業科舉者別開一徑焉。其《明史》所及載諸篇，則概不入集。

錢澄之《湛園未定稿序》 辛亥春，予客武塘，有以文字一冊匿其姓氏見示者。予曰：「此歐陽子所謂古文也。武塘好爲俳體儷句，安從得此？此殆學韓子之學而幾入宋人之室者也。」已知爲姜子西溟作，與相見歡甚。【略】姜子爲人質直任性，或不合時宜，而於王公貴人亦率其自然，不爲少變，此其所以可重也。於是，予將別姜子而西，姜子亦東還矣。臨行，出其《湛園未定稿》，屬予序之。予覽其編次，則昔時武塘所見之篇有僅存者，而後之所作視前則益有異矣。姜子與予論書，必取法鍾、王。其臨摹晉、唐諸家既已入神，近復旁涉宋、元，以書至米、趙而始盡鍾、王之變。於論文亦然，謂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惟陳言之務去。彼所謂陳言者，詞也。而所欲明者，理也。理至宋元而益明，而說始益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學韓子而不極諸宋、元，未可謂善學韓者也。予於是益信。吾向者之一見其文，而即歎爲學韓而得宋之說，爲不謬矣。夫姜子必由韓子而浸淫於宋、元，亦猶其書法本諸鍾、王熟而後可以爲米、趙也。而今之言詩者，於唐人音律氣韻一切未之前聞，而昧昧然欲黜而尊宋，此尚足與言詩哉？予於文不知是唐是宋，惟直攄吾中之所見，盡其所欲言，以詞達而止。予蓋惡夫世之規橅沿襲，而不能自出一語之爲可哂也。不知於姜子之議，其有合焉，否耶？然姜子學書得執筆之法，心手疲勞至於眩隕欲絕，臨摹攻苦，寢食俱廢，蓋至今而始成，可謂得之難矣。則其窮源審流以有是文也，亦豈易哉？予不善書，試一效姜子，執筆不移刻，腕指欲墮，輒棄去，以是書不就。然則予之不能劇心鉥腎，以爲姜子之文亦猶是書也，審矣。

李祖陶《湛園未定稿文錄引》 全謝山稱，先生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今其文不見集中，惟存《刑法志總論擬稿》而已。集中序最多神來之篇，直邁北宋而上。而援引鋪張至運掉，或不靈俗體，或未脫者亦間有焉。分別錄之，颯颯乎大雅之音已。雜文可觀者，亦多惟表誌之作。營壘不堅，不及堯峯遠甚。

王猷定《詩序》 姜子能詩，予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於其志也。厥志爲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爲之。」然姜子儒生也，而善貧不得志於時，曷行其志。【略】予所謂不知姜子之能詩而徵之於其志也，姜子勉之，今世之言詩者多矣，吾懼其或亡也。子力持其作詩之本有旨哉，惟無惑於邪說，吾將執是編以考其後焉。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宗柟附識：姜編修所著文曰《湛園未定稿》，詩五卷，曰《葦間集》，沉鬱頓挫，得力故在韓、蘇，本朝一作手也。兼工筆札，瘦硬自成一家。先大父官部曹時與之定交，得其書頗夥。今柟所藏，唯臨舊人數頁，及集唐楹帖而已，閒中玩賞，眞所謂以澹泊見滋味者。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轟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

《隨園詩話》卷一二 人人共有之意，共見之景，一經說出，便妙。【略】姜西溟《野行》云：「橋欹眠折葦，檻倒坐雙鳧。」

又卷一四 近人懷古詩，有絕佳者，【略】如【略】姜西溟《烏江詩》云：「《虞歌》曲盡怨天亡，潮落沙平舊戰場。千里江東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湯。」

分論

《春秋四大國論上》 《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立論詳確之至，而發揮亦最爲透徹。文筆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殆合歐、蘇爲一手者。立論詳確，有目皆知。最愛其文心最靈，局陣最變。說一面而面面俱透，擊一節而節節皆應。學者能於此文心，識其妙而得其搆思運筆之所以然，其於古文思過半矣。

《蕭望之論》 《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一李祖陶評：議論一步緊一步，而結尾一段尤爲不刊。

《騰笑集序》 《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刪俗存雅，眞古道交。中間文氣一往，有指與物化之妙。

《吳虞升詩序》 《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二李祖陶評：敍詩只前兩行已足，以下俱從家世上發出如許議論，喜往復，善自道，眞奇文大文，亦千秋絕調也。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二李祖陶評：格調與汪堯峯集中《計甫草詩序》相近，而由盛而衰、由衰轉盛，更覺波瀾壯

闊，渺無津涯。

《嚴蓀友詩序》《國朝文錄・湛園未定稿文錄》卷二李祖陶評：末一段一氣貫注，曲折而達。

《徐健庵編脩筵上觀洗象》《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流寇破京師，過象房，羣象哀鳴淚下，比於唐之舞馬。此日所存者，其一也。滄桑之變遷，物類之忠愛，全於後半傳出。予在京時，見象有齒毛脫落蹣跚緩行者，象奴謂是萬歷時貢物，閱健庵爲編修時，又將八十年矣。讀《葊間集》並記之。

《哭魏叔子二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己未鴻博，叔子徵召不至，故有「韓康避名」句。《小腆紀傳補遺・魏禧傳》：禧負異稟，年十一爲諸生【略】。甲申之變，父走山中髡髮爲頭陀，自置惡棺，誡諸子曰：死以殮我！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屹不欲生。謀從給事中曾應遴倡義兵，不果，乃棄巾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略】移家翠微峯。峯距寧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鐙道，梯而登。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南昌彭士望、朱議霧、樂平王綱輩亦皆挈妻子來，家翠微，閒居講學，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被寇，翠微峯獨完。又：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略】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儒，禧被徵，以疾辭。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舁至南昌，固稱病焉。巡撫疑其詐，以板扉舁至門，禧絮被蒙頭卧，巡撫歎息而去。又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

《詠史》陳康祺《燕下鄉脞錄》：西溟先生《葊間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略】。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夢梨》《清稗類鈔・孝友類・姜西溟夢梨寄母》：姜西溟，名宸英。性行敦敏，嘗客中州，夢食大梨而甘之，欲遺母，不果，悵然而醒。因作《夢梨詩》寄兩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思大梨，徧覓不得時也。

《感懷》李寶嘉《藝苑叢話》：康熙丁巳、戊午之年，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隱逸之士爭趨輦轂，紛紛載道，四明姜宸英有句云：「北闕新除輸粟尉，西山遙貢采薇人。」一時以爲實錄。

《八月二十九日書懷二首》《雪橋詩話餘集》卷三：聖祖嘗與廷臣言江南三布衣：朱彝尊、嚴繩孫、姜西溟。朱與嚴皆名而姜獨字，異數也。西溟《書懷》有句云：「可憐隆準知名姓，十載無因託後車。」

《秋中雜感六首》四《雪橋詩話餘集》卷三：聖祖嘗與廷臣言江南三布衣：朱彝尊、嚴繩孫、姜西溟。【略】西溟【略】《秋中雜感》云：「字行易得聞前席，書就難期上細旃。」丁丑廷試卷列第七，聖祖拔置第三曰：「朕固認得是姜某字。」

《戲作紀事》《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廣濟金會公，舉壬戌會試第一，授檢討，詩古文皆有矩矱，《贈竟陵胡君信先生》云：「對酒莫悲行路難，逃名自覺世途寬。巾車欲傚陶元亮，皂帽爭同管幼安。大澤雲深千樹老，高亭月滿萬峰寒。吟成青玉知誰和？獨倚西風把釣竿。」《得張師石書卻寄》云：「杜門久與故人違，勿有音書到竹扉。過眼物華雙鳥翼，驚心風雨一牛衣。春雲江樹黃泥坂，秋水漁鐙赤鼻磯。日暮狂歌當濁酒，不禁西望思依依。」宜其爲漁洋、迦陵所推服也。登朝七年，致仕歸。姜西溟《戲作紀事》云：「客有金翰林，識鑒洞古今。客有盛御史，飽諳經術理。今年四月中，掌院臣疏爲。臣德嘉耳聾，部議遂斥之。今年五月二十一，天子下詔事甄別。閣臣跪奏儀曹升，兩耳雖聾工下筆。一十二人同入彀，七十五翁俄豸繡。莫道西施妍，好惡常相並。莫道嫫母醜，一黜復一幸。人生遇合有命豈盡同，君不見翰林御史之兩聾。」觀此可見盛時廷評亦不免意爲高下矣。盛符升，字珍示，崑山人，甲辰進士，有《誠齋集》。

《哀平陽》《清史稿・聖祖本紀》：（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略】夏四月丁酉，平陽府地震。又：五月壬寅朔，遣尚書馬齊察賑地震災民。巡撫噶世圖以玩災免。

《宿二棄草堂詩》《雪橋詩話餘集》卷二：王東溆云：「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錢湘靈之言如此。」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即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潛以自解往日之失。葉橫山有《汪文摘謬》。西溟《宿二棄草堂詩》云：「日月推遷似跳丸，文章淵海境同寬。癡兒坐大成何事，到底蝸牛黏壁乾。」亦甚不滿於苕文也。

《贈俠君》顧嗣立《寒廳詩話》：余丙子歲始識姜先生於京邸，謂曰：昔年徐司寇（乾學）語余，早間聽俠君談詩，旁若無人，殊可畏也。因贈余詩

云：「年前憶得南州話，劇飲論詩實怕人。今日逢君湖海氣，老夫情味轉相親。」

《贈湯西崖》陳康祺《燕下鄉脞錄》：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癟郎當，崚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一時傳爲笑。按西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爲癟，亦吾鄉土語也。

《贈李根大》《清稗類鈔・異稟類・李蟠食三十六餑餑》：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文思亦蹇澀。廷試日，試者薄暮皆出，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而諾之。直至四鼓，始獲完卷。聖祖廉知之，意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贈之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餑餑。」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餑餑，都下方言也。

《武塘署中秋雨與東山話舊有感》《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宜興莫聖游大勳，爲嘉善令五年，豈弟有異政，范忠貞撫浙時，頗其治法於通省，行取爲給事中卒。蔣東山向客其幕中，姜西溟《武塘署中秋雨與東山話舊有感》云：「坐聽騷騷一樹聲，秋聲兼雜雨聲生。自然愁有千般起，況是人從兩地幷。泉下鍾期音寂寞，祠中卓茂薦芳馨。誰能懷抱長無恨，莫使頻頻老淚傾。」蓋於聖游有文字之知也。

《贈謝熾昌》《兩浙輶軒錄》卷四引《詩文草創小傳》：謝熾昌詩絕無蹊徑，自抒胸臆。慈水宸英贈詩云：「江湖帶雨過寒城，十五年前憶此行。邂逅幾回成老大，風塵何處足浮名。春生海上雲霞氣，□煖籬邊烏雀聲。知爾西堂吟正好，到來惟共酒杯傾。」

傳記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摭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駴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旣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倘得倘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麤，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謄。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尙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尙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規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尙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粵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間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飲助。某以父子之間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其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聞之恨甚，枋臣遂與尙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尙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尙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

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篋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惻愠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葦間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絇。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兗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塤，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五鄭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儱倥。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空。」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姜宸英，【略】以古文詞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聖祖仁皇帝稔識之，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目之曰「三布衣」。己未詞科之舉，朱、嚴皆入翰林，而先生不遇。久之，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年七十始捷南宮，是爲康熙之丁丑科，殿試進呈名稍殿，上問：「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大臣有識其字蹟者，謂第八卷當是。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於是以第三人及第，授史職。己卯主順天試，所搜羅多名下士，以是來讒慝者之口，下獄勘問，事未及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略】先生既以古文詞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滂葩鼻兀，宮商抗墜，與前人角勝毫釐間，韓、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先生在史局時，日與輩下詩人縱酒論文，嘗謂我輩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幸有傳者，即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如少陵之于阮生、朱老，東坡之于杜伯升老、符秀才是已。今先生集固已大傳於世，即更數十百年，當不泯泯，特不知誰爲附之以傳者。因鈔詩集并爲紀其話言如此。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康熙丁丑賜進士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葦間詩集》。葦間根柢經史，以古文名。年將老，因大臣薦，食七品俸，與修《明史》，然仍艱於遇合也。至入詞館時，已七十餘矣。己卯典北闈試，因正主考李殿撰累及下獄，旋殞其生，天下共悲歎之。

《清史列傳・姜宸英傳》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明太常寺卿應麟曾孫。少工舉子業，兼善詩古文辭，屢蹶於有司，而聲譽日起。聖祖仁皇帝稔聞之，嘗與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並目爲「三布衣」。會開博學鴻儒科，翰林院侍讀學士葉方藹約侍講韓菼連名上，適方藹宣詔入禁中浹月，菼乃獨牒吏部，已不及期。方藹旋總裁《明史》，薦之入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宸英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之害，痛切淋漓，足爲殷鑒。尚書徐乾學罷官，即家領《一統志》事，設局於洞庭東山，疏請宸英偕行。宸英在京時，大學士明珠長子性德從宸英學。明珠有幸僕曰安三，頗竊權，宸英不少假借。性德嘗以爲請，宸英益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安三知之，憾甚。以故連蹇不得志。久之得舉順天鄉試。康熙三十六年成進士，及廷對，進呈名稍殿，上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年已七十矣。三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比揭榜，御史鹿祐以物論紛紜，劾奏，命勘問，並覆試舉子於內廷。上諭：「諸生俱各成卷，尚屬可矜，落第怨謗，勢所必有，焉能杜絕？祇黜數人，餘仍令會試。」正考官李蟠遣戍，宸英坐蟠繫獄事未白，病卒，年七十二。宸英孝友，與人交悃愊無城府，然遇權貴不少阿。常熟翁叔元任祭酒時，劾湯斌僞學，宸英與叔元舊識，遽移書責之。生平讀書，以經爲根本，於注疏務窮精蘊。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諸子之說，靡弗披閱。續學勤苦，至老猶篤。故其文閎博雅健，有北宋人意。魏禧嘗謂：「侯方域肆而不醇，汪琬醇而不肆，惟宸英在醇肆之間。」論者以爲實錄。詩兀奡滂葩，宗杜甫而參之蘇軾，以盡其變。書法鍾王，尤入神品。著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各一卷，《湛園集》八卷，《葦間集詩》十卷，又《劄記》二卷，皆證經史之語，雖小有疏舛，而考論禮制，精覈

者居多。

紀事

《居易錄》卷二八　宸英字西溟，以古文名世。四十年，入《明史》、《一統志》二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十餘年。上久知其名。康熙癸酉，始中順天鄉試，年已六十餘。至是中會試第八名。殿試初擬，汪士鋐一甲，第二張虞惇，第三宸英，名在二甲第四。及讀卷，上問：「進呈十卷中，有姜某乎。」韓閣學菼對：「宸英在史館久，臣識其字蹟，某卷當是也。」上云：「姜某讀書多，能古文，可拔置一甲。」於是升置及第第三人，而虞惇移第二，士鋐移二甲第一。宸英晚遇而蒙特達之知，曠代所無也。

又　慈溪姜宸英西溟古文有名於時，上在禁中知其人，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己未博學鴻儒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獨以無薦達不得與。後年餘，始以徐學士立齋薦，與黃虞稷俞邰同以諸生召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也。丁卯秋，仍以太學生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及二場表用點竄《堯典》、《舜典》語，監試御史某指摘，令易之。姜對以出李義山《韓碑詩》，不肯易。御史怒，輒摭其小不合例，貼出之，卷遂不得入。古云數奇，姜其是矣。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姜西溟老而未遇揆敍，《送行》云：「青衫難作還鄉客，白髮偏欺下第人。」

方苞《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庵，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日。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庵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菼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兩浙輶軒錄》卷一〇　《堯亭詩話》：西溟知遇最晚，年七十始中式一甲第三名，補授編修。余嘗於友人處見西溟小像一幅，梧竹數本，瘦石一拳，西溟則趺坐其下，有湯西崖題五古一章，多惋惜沉淪之語，蓋其未遇時所畫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二錄陳康祺《姜宸英紀聞》　西溟先生《葦閒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爲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間集》。）龔讀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康熙丁丑，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王新城以爲鼎甲之衰，無如此科（見《居易錄》）。【略】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時，

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鮚埼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汙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嫻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劄，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九朝新語》卷一〇　慈谿姜西溟名極高，命極蹇。方康熙徵鴻博時，韓文懿欲以西溟薦院長，葉文敏約同署名，會文敏宣入禁中，文懿待之浹旬不得間。及獨呈吏部，已不及期矣。湯文正後主試浙中，歎自語同事「暗中好摸索，勿誤失姜某。」竟亦不能得也。偃蹇場屋凡三十餘年，至康熙丁丑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年已七十矣。

又卷一二　慈谿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老而不遇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同人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不答也。平生不食豚兼惡人食。一日，朱竹垞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柈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人及第。

又卷一四　翁尚書叔元雅重姜西溟，嘗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叔元受余國柱指劾湯文正，西溟發憤爲文罵之，叔元見之撫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姜私笑曰：「此文不出，是尚書大名終不見於予集矣。」卒刊布之。

《國朝詩話》卷二　晉江黃俞邰（虞稷）寓居白下，崑山徐立齋（元文）先生疏薦，以諸生召入明史館，食七品俸，有「抽書盡日向東華」之句。姜太史西溟（宸英）爲錢孝修（名俟考）《題山中採藥圖卷》詩云：「題詩舊日東華侶，好句初看淚滿襟。恨識斯文猶未盡，九重泉下幾知音。」自注云：「爲哀俞邰前輩。」篤誼往往如此。西溟布衣時蒙九重深眷，己未鴻博不與，丁丑以暮年擢高第，海內榮之。今予向四明老友錢黃初（秉琮）索其遺稿，已不可得矣。

《新世說・規箴》　姜西溟與翁叔元相善，翁嘗謂公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翁官祭酒，余國柱方排湯潛庵，翁受指使，劾睢州僞學。遂擢少詹，以睢州管詹事府也。公發憤爲文以規之曰【略】。翁見之，憮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而公刊布之，徧傳輦下，翁恨之刺骨。

《清稗類鈔・考試類・姜西溟殿試第三》　慈谿姜西溟，名宸英，以布衣薦入史館。聖祖嘗語近臣曰：「姜宸英古文爲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然年七十，始以第三人及第。

著録

唐執玉《葦間詩集跋》　吾師慈谿姜先生，古近體詩七百三十首。【略】因量其篇什多寡，分爲五卷，授之梓人。至編年紀世之事，皆不復詳考也。康熙癸巳五月，門人唐執玉撰。

鄭喬遷《湛園詩稿跋》　先生《未定稿》板，向藏吾家二老閣中。其詩名《葦間集》者，雖經授梓，不可多得。溯洄谿上，屈指先生之詩，終以未見全豹爲憾。茲從裘夢卿上舍鼎熙家得先生手稿，塗乙改竄，光怪陸離，令人不可逼視。案其詩蓋半爲晚年之作，爰與宗人少梅、孝廉際良、金門茂才詔釐爲三卷，同付剞劂，以廣其傳。有散見於選家而此本所無者，不敢增入，示原稿也工。【略】嘉慶戊寅春日，邑後學鄭喬遷撰。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四・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姜宸英撰。

又《雜家類三・湛園札記》　四卷，國朝姜宸英撰。

又《別集類二六・湛園集》　八卷，國朝姜宸英撰。【略】此本爲黃叔琳所重編，凡八卷。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湛園未定稿》　六卷，國朝姜宸英撰。【略】此本爲其未入書局以前所自定，不及大興黃氏本之完備。以別行已久，姑附存其目。

又《眞意堂文稿》　一卷，國朝姜宸英撰。【略】蓋其中年所作，初出問世

之本也。

趙懷玉《雜著手稿書後》 姜西溟先生，雜著稿三種，曰《湛園札記》，曰《涑水論餘》，曰《杜詩拾注》。《札記》論經史語皆精當，已入四庫簡明書目。【略】先生之文，與歸德侯朝宗、甯都魏冰叔、長洲汪苕文齊名，號「四大家」。先生之書，在汪退谷之上，識者推爲本朝第一。【略】雍正乙卯，先祖分巡浙東，訪其後人，有長已得風疾，乃爲其次孫昏娶，冀延其後。所著《湛園未定稿》，已早行世。又續刻文鈔四卷，用慰先生之志焉。是編間爲鈔胥所錄，餘多先生手迹，即以書論，亦宜什襲珍之，非特用心之苦也。夏令兒子檢書得此，因識數語，俾閱者知吾先世淵源所自云。

葉元塏《葦間詩集跋》 吾邑湛園姜先生，著作甚多，早行於世。惟《葦間集》五卷，其門下士唐明府某於康熙五十年間付梓刊行。未幾，板燬於火，淹沒已久矣。余偶於書肆中得之，如獲至寶。先生稽古洽聞，一代鴻儒，不獨爲吾邑文苑之望。爰重爲校正，悉依原本，並附刻全《太史謝山先生墓表》一通，《鄭荔鄉先生小傳》一篇，以志景仰云爾。道光四年十月，邑後學葉元塏撰。

鄧實《葦間詩稿記》 西溟先生所著《葦間集》，其門下士唐執玉編爲五卷，於康熙五十二年刊行。未幾，旋燬於火。其後道光四年，邑人葉無塏重刊，然先後所刊皆非全稿也。余得先生手自寫詩稿一帙，取以校刊本，大半不載，知其所遺者多矣。此帙爲先生初至京師康熙丁未後二十年間之作，蓋其四十至六十時詩也。先生固以能書名，小楷更入神品，有晉人風格，即以書法論，亦足珍矣，矧其爲先生手自著之遺稿邪。中華民國五年五月望日，順德鄧殘鄧實記。

王定祥《重刻湛園札記序》 《湛園札記》四卷，阮文達公曾取其有涉經學者錄入《皇清經解》中，非全書也。其後吾邑葉氏乃得原本而校刊之，而盛氏又繙爲袖珍本印行，未廣兵燹，後都不可問。吾師張子麟洲，嘗欲幷《湛園未定稿》、《葦間詩鈔》合刻之以爲《西溟文集》，而以此書流傳獨尠，遂覓葉氏本先登諸木，蓋將以漸次踵成也。鳩工未竣，之官漢南，不逾年而疾，遂不起。千里遺書，以已刻之板付予。予既碌碌奔走無定，今年假館甬上，始得合二三同志糾貲卒業，蓋距麟洲之沒已三年矣。嘗考《湛園文集》入《四庫》者，爲北平黃氏刻本。而《文獻徵存錄》所載，則尚有《眞意堂文稿》。此皆吾鄉所不經見者。予又聞之，吾師徐子柳泉嘗有《西溟未刻文》八十餘篇，而燬於火，可爲惋惜。顧予近得蘭陵趙氏所刻《西溟文鈔》，則《未定稿》所不收者亦四十篇。是知湛園文字流播宇內，定復不少。他處刻本雖不行於吾鄉，未必不尚在天壤，如能徧爲搜訪，薈萃成書，斯文之幸，亦吾邑之光也。麟洲已矣，世豈無其人哉。雖然，湛園之文在當時已名天下，後生小子稍能讀書，無不知有慈谿姜先生者，則雖更千百年當不泯滅。獨是麟洲著作等身，其《見山樓遺集》驚才絕豔，不讓古人。遺命之來，幷以見屬。以予緜力，即此書之成，拮据若是，知復何時更爲傳刻，以償心諾。歲月不居，酬知無日，此則後死者之所以執筆而涔涔淚下也。光緒辛巳花朝日，邑後學王定祥書於甬上寓齋。

又《湛園手鈔藏稿跋》 西溟先生手稿二冊，昨遊甬上得之於黃幼山先生之孫曰譜笙者。譜笙尚有一副本，校此多十七首，因並假歸寓，命人補錄之。舊無目次，乃爲編定如左。合計《未定稿》及《文鈔》所未刻者，又得九十五首，先生之佚文庶其盡於此乎。光緒乙酉冬杪，後學王定祥敬題。

又《眞意堂文稿殘本跋》 往予爲麟洲先生補刻《湛園札記》，既成而序之，獨恨未得黃氏所刻《湛園集》及《四庫》所收《眞意堂文稿》者。先是城中有舊書肆，收集故家遺書頗多。予時時過之。趙氏所刻《西溟文鈔》，亦得之於此者。顧其零編斷簡，連牀架屋至不可收拾，主是肆者因其不成部帙也，亦遂狼籍視之。邑人有見而心惻者，盡發其藏數萬卷，移至寶善堂，將焚之。寶善堂者，邑人士議善舉之所也。予聞其事，因亟與費君可遵、葉君縵卿往觀焉。二君子與修邑乘，並司采訪事，凡有涉文獻掌故及古書印本之佳者、詩文集之罕見者，悉命留之。於是，予與二君各檢得百數十本以歸，而《眞意堂文稿》赫然在焉。嗟乎，文章之顯晦有時。如湛園者，當不泯，泯乃茲集之名則鄉先生已鮮有能舉之者矣。此卷所存，凡文十六首。入《未定稿》者，僅六首耳。既無卷次，又無序目，叢雜敗蠹之中，孰使予醒心觸目而遽得之也。文字有靈，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理或然也。予前校《西溟文鈔》，計《未定稿》所不收者四十首，合之此卷得五十首矣。不知《湛園集》所存，以視三本復何如也。馮君夢香爲予言，浙中當事者方修葺文瀾閣藏書，夫閣中藏書，士人例許往鈔。黃氏所刊《湛園集》，政《四庫》所著錄也者。馮君幸爲我訪之，其尚有存本否也。光緒辛巳十月初十日，後學王定祥文父氏書於郡厲之聽秋館。

藝文

納蘭性德《早春雪後同姜西溟作》（存目）

又《金縷曲・姜西溟言別賦此贈之》（存目）

又《瀟湘雨・送西溟歸慈谿》 長安一夜雨，便添了、幾分秋色。奈此際、蕭條無端，又聽渭城風笛。咫尺層城留不住，久相忘、到此偏相憶。依依白露丹楓，漸行漸遠，天涯南北。　悽寂，黔婁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只自帽蹇驢，西風殘照，倦游蹤迹。廿載江南猶落拓，歎一人知己終難覓。君須愛酒能詩，鑑湖無恙，一蓑一笠。

馮廷櫆《新硯歌爲姜西溟賦》 匣中三尺劍。臂上兩石弓。丈夫萬里乘長風，要用窮年守枯硯。顛毛種種老不逢，看君才大千夫雄。搖筆作賦聲摩空，文章江海書虬龍。依然奔走西復東，何曾身到蓬萊宮。縱復給札三館中，祿米不比侏儒豐。謂硯負君君負硯，此理恍惚疑難通。何年一片石，東吳逢顧雍。酒酣耳熱氣塞胸，霹靂撒手騰豐隆。斷雲零落堆書叢，阿誰不龜藥，將無假神工。鳳觜麟角煎膠濃，青花爛熳垂玉虹。墨海洋洋秋水溶，與昔完好無異同。我欲尋君叩始終，君方支枕過高舂。短床依壁鳴寒蟲，我亦蕭瑟如枯蓬。簷花細雨歌未竟，頹然醉卧頭冬烘。

洪昇《寄贈姜西溟》 落拓京華尚索居，秋風消息比何如。一時璞玉終難許，千載名山自有書。賓館豈宜彈短鋏，侯門未解曳長裾。買臣嚴助承恩久，合向磻溪學釣魚。

吳雯《寄姜西溟四首（錄二首）》（存目）

顧圖河《斷硯歌爲姜西溟先輩賦硯爲家梁汾舍人擊碎》（存目）

陳萇《挽姜西溟》 晚入承明數未奇，那知鑄錯不堪追。文章舊價欣方慰，辛苦初心悔已遲。遺恨一時頭腹尾，空傳三絕畫書詩。生芻一束無從唁，獨向西風淚暗垂。

孫琮《留姜西溟》（存目）

王士禎《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存目）

唐孫華《喜姜西溟及第》 姜侯及第初傳信，朝野歡呼更相慶。天子由來以字稱（上言及西溟必呼其字），兒童自昔知名姓。殿鼓雷鳴唱第時，卿雲旭日交輝映。遇合人生固有時，文章自信寧關命。羨君意氣窮益堅，愛君才筆老益橫。文瀾浩汗本韓歐，詩格冲融逼王孟。紛綸腹笥是經神，歘忽頭濡驚草聖。十年史館効編摩，千里遨遊疲歷聘。曾看長揖對將軍，時有雄談侵執政。迂踈每恕散人狂，峭直應知君子性。長安客舍喜連坊，往往樽前發高詠。糲飯常同啜菜羹，清言不厭揮犀柄。輕薄爲文多少年，一老風流我所敬。但是成名莫恨遲，歲晚蒼松節彌勁。時來瞬息籲風雲，歷官尚可中書令。

又《哭姜編修西溟》 三紀論交誼最親，同吟秋菊託南鄰。（予官長安，西溟寓予舍南，贈予詩云：「賴是南鄰叟，同吟秋菊黃。」）孫弘稍恨登朝晚，永叔方期變俗新。清白未渝平昔志，冬烘終是暮年人。文章聲價千秋在，應有桓譚賞絕倫。　自是恩讐集舉場，恩恩涉筆亦倉皇。比鄰竊鈇眞，無罪衰年疲應接，常思傍村墟。陳壤栽梧竹，清池覆芙蕖。同志結良友，帶經竝耦鋤。此意終未遂，仍卜市廛居。叢攢植梅杏，枝葉亦扶踈。朱門足亭樹，寂寞養禽魚。主人出仕宦，煙月鎖空虛。眞宅定何在，且復憩我廬。日車不肯下，亭亭駐畏景。萬卷恣穿穴，汲深愧短綆。人生求奇書，標目記乙丙。貪多忽尋常，經史翻未省。我書固不多，食息足遊騁。陶冶發性靈，金玉出頑礦。薄暝抵小秋，東廊挂月影。

又《再哭姜西溟》 憶昔官京師，與君居連坊。時方九月初，同吟秋菊黃。何曾三日踈，行止動相將。君來披我帷，箕踞輒登牀。索筆寫新詩，字句必共商。暮年獲一第，賀吊翻同堂。生平厲志節，所守廉以方。百口足保明，秖坐少隄防。待物竟不疑，坦率無他腸。居然受欺賣，禍由同舍郎。厲階彼何人，漏辟僅投荒。殺人非曾參，公論今已彰。聞君蓋棺日，橐無百金裝。誰能直君冤，上事排天閶。夜夢忽見君，復當秋夕涼。音容故如昨，髣髴頎而長。君言實未死，不死豈文章。疇昔所著書，篋櫝猶緘藏。謗譏今已熄，刮磨自生光。世豈無桓譚，扇此萬古芳。夢覺益悽咽，漬枕淚淋浪。起視天未曙，星漢正茫茫。

查慎行《斷硯歌寄和姜西溟》 姜侯才高同屈宋，往往彈冠讓王貢。舉場老負十上名，史館貧支廿年俸。硯田一片羞自給，略似良農勤耘種。爲言此石初得時，愛與端瓊稱伯仲（端瓊亦西溟藏硯）。每因拂拭誇朋友，未許收藏付僕從。平生不以文滑稽，滴露研硃事修綜。窮經恥勿草太玄，給札雄堪賦

雲夢。不知磨耗幾挺墨，書到成家筆方縱。可憐尤物難久完，識者何希忌何衆。秦城十五不輕易，博浪一椎翻誤中。有情那免號癡絕，足刖荆和抱深痛。唾壺口缺琴尾焦，笑此依然配清供。作詩聊用解客嘲，屬和無端邀我共。我今所見與君異，嗜好心空色不動。膠聯漆附終有痕（來詩有「膠聯漆附太堅緻」之句），豈比天生本無縫。勸君撥棄勿復道，瓦礫寧當較輕重。君苗焚硯古有諸，持此區區欲安用。

李天馥

論述

陳廷敬《容齋千首詩序》 公詩，經爲經，史、子爲緯，而組織之以性情。四言典雅、淵秀，深造古甫之清風、彭澤之逸韻也。五七言古，以少陵排宕之才，運昌黎詰曲之筆。五七近體，格律精嚴，神韻灑落，在王、杜伯仲間。斷句緣情綺靡，似《竹枝》；一唱三嘆，似樂府。此固各臻其極者。若其取材之浩博，則如觀滄海，入珠宫。珍貝陸離，光怪眯目。其筆力之沉着，如巨靈擘山，獅子搏象。其摹寫景物，則山水煙雲，花鳥變態，盡入鑪錘。如大冶賦形，渾然天成，而無刻畫之迹。若此者，溯流尋源，直追《騷》、《雅》，牢籠漢、魏，陶鑄宋、唐。實集百家之大成，允爲一代之宗匠。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設有知音，如季札者，我朝主臣一德之風，及公生平光明俊偉之概，皆將於詩乎識之。天下後世，不乏讀書尚論者，定以余言爲不誣也。

王士禎《容齋千首詩序》 謝太傅問子姪《毛詩》何句最佳，而獨稱《大雅》「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爲有雅人深致。知此乃可與論公之詩。公詩以《南》《雅》爲經，以《史》、《漢》、《騷》、《選》、古樂府爲緯。取材博而不雜，持格高而不亢，託興深而不詭，遣調婉而不靡，敷采麗而有則，卓然爲本朝一大宗不疑。至于四十年來，領袖館閣，主張後進，而編修君繼爲史官，以文學世其家，尤有向三公所不逮者，則天下談士皆能道之，又何俟于予言乎。

毛奇齡《容齋千首詩序》 歲壬申，公奉太夫人諱，歸里門，營窀穸，手植松楸，築室墓上。【略】（奇齡）日侍墓上，因得盡發公前後詩三四千篇，伏讀諷誦。公即命（奇齡）刪乙彙爲一冊，抄錄排纂。州次部居，見其抒寫性情，根柢忠孝。其學足以牢籠古今，極命庶物。其識足以區明正變，别裁僞體。集微連類，清深奥衍。散珠横錦，不足爲其麗也。星稠綺合，不足爲其文也。長江大河，不足爲其氣也。雕龍繡虎，不足爲其工也。五言超逸鴻博，直追漢魏。擬古諸篇，有康樂、鄴中、文通雜詩所未及者。七言以太白古樂府之學，兼少陵，昌黎、長吉、義山之長。近體諸作，則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猶數百。才力富健，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至其托詞近而寓意遠，一唱三歎，緣情綺靡，春生夏長，金和玉節，洋洋乎，溉溉乎，盛世之音，眞集古今之大成而毫髮無遺憾者矣。全集中，無論鴻篇大章，以純忠至孝之德，發爲光昌彪炳之文。比隆《雅》、《頌》，爲一代大著作。即其紀時、咏物、贈答、遊歷，片言隻字，有布衣老生、山巔水涯、窮老盡氣之所不能到者，乃知「詩窮後工」之言，未爲篤論也。（奇齡）伏自惟念，此皆由國家極盛之時，至治之氣之所磅礴。

蒯德標《重刊容齋千首詩序》 國初詩人極盛之時，或以學勝，或以才名，或以聲律，爭執牛耳。而文定領袖詞臣，從容燮理。初未嘗以詩名，然當時風雅若貽上，精博如西河，莫不俯首讚歎，至推爲國朝一大宗。故讀文定之詩，而相業之盛，氣運之隆，可想見焉。

《漁洋詩話》卷中 合肥李相國容齋（天馥），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翰林侍讀學士史胄司（夔）即席賦詩曰：「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時比於唐人「鸞掖、鯉庭」之句。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二·序論類》 合肥李相國《容齋詩》僅存千首，以《南》、《雅》爲經，以《史》、《漢》、《騷》、《選》、古樂府爲緯，取材博而不雜，持格高而不亢，託興深而不詭，遣調婉而不靡，敷采麗而有則，卓然爲本朝一大宗無疑。　又引《蠶尾文》容齋先生詩鴻博絕麗，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概。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閣老清樽寫妙詞，（「清樽宛轉歌三疊」，文定公句也。）名章雋句誦無遺。（文定公在位，篤於人物，薦士不少。單門寒畯，有名章雋句，輒歌詠不置。）朱明宰相嗤楊溥，不許人看李杜詩。（永城李湘北天

馥，合肥籍。明宰相楊溥拙於詩，嘗禁人讀李杜詩，謂李、杜二家詩不知古韵。）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沈雄曰：容齋詞深于意態，如「香階小立不知還。徘徊久，端爲出來難」，小重山之豔情也，豈遜南唐。「極目香塵舊板橋。路迢迢。不見歸鞍見柳條」，憶王孫之春望也，逼眞北宋。迺若「倩魂不隔枕函邊，化作彩雲飛去遠」，更有餘情矣。

《明景帝廢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議論正大，足破奪門之姦。末有憾於魏璫之墳地相近也。後祁門張御史疏請削平，天下共快之。

《偶憶巢湖》《國朝詩話》卷一：短章易於有趣，難於有勢。永城李公容齋（天馥）《曉獵》詩云【略】。勢如千百言，可見大方手筆。又《偶憶巢湖》詩云：「巢湖又別誤華簪，湖上青山夢裏酣。三月鱖魚九月橘，令人那不憶江南。」第三句，使後人於尊鱸之外，更添詩料矣。

《美人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崔國輔小詩。

《憶王孫・春望》譚獻《篋中詞》：人意中語。

傳記

《文獻徵存錄》卷六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永城人，合肥籍。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謚文定。有《容齋集》詩。鴻博絕麗，嘗有句云：「危磴雲中盤積翠，懸巖天半落空青。」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概。在位虛公善下，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皆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則爲吏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名章俊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嘗以河工事務與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會九卿集議於廷，輔以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海水倒注。成龍以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執一說，詞色或厲。天馥曰：「何至此，凡事平其氣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可停，從天馥議也。母喪歸，廬墓側居。常好施。既卒，鄉人哭之如喪所親。王士正曰：「容齋相國，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讀學史胄司卽席賦詩云：「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時人以比唐人「鸞掖」、「鯉庭」之句。子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存目）

《清史列傳・李天馥傳》　李天馥，河南永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檢討。康熙七年，丁父憂。十年，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尋遷國子監司業，晉翰林院侍講。十四年，遷侍講學士。十五年正月，轉侍讀學士。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遷詹事府少詹事。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十八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九年四月，雨澤愆期，特旨偕大學士明珠等，會同三法司，詳鞫已結重案，減等發落。二十年，擢戶部左侍郎。二十一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三年，轉吏部。二十四年，充政治典訓副總裁。二十七年，擢工部尚書。三月，上召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面詢河工事宜。輔以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有海水倒注之患。成龍以修下河，開海口，遵特旨，行令高家堰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堅執一說。上命會同九卿詳議。天馥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宜停。上從之。五月，調刑部。十二月，調兵部。二十九年，吏部行取知縣以科道用，命大臣各舉所知。天馥舉三河縣知縣彭鵬、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居官有聲。諭曰：「陸隴其、彭鵬，服官廉介，朕所素知，俱准行取。」三十年，轉吏部。三十一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二年，丁母憂回籍。三十四年，以原官入閣辦事。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總裁。三十八年七月疾，上遣內閣學士特默德及太醫官三員存問。賜尚方藥物。十月卒。遣疏入，得旨：「李天馥簡任機務，效力有年，勤愼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著遣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定。子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清史稿・李天馥傳》（存目）

紀事

《今世說・識鑒》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丁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爲大器。」榜發，乃廬陽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服天下。（李號容齋，河南永城人。戊戌進士，歷官侍郎。著述自豪，讀書不輟。好賢下士，海內仰爲人宗。）

韓菼《誥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定公墓誌》 公在位尤篤于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公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今巡撫彭公鵬，公爲吏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有名章迥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于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 容齋以薦賢爲己事。己未召試鴻博，所薦者爲李太史天生、秦太史對巖，又清獻陸公隴氏。邵公罷官，特汲引爲名臣。餘單門寒素有文行者，必使之成其名。所謂「其心好之，實能容之」者。後大臣中，純無其人。

《盧居感述》 毛奇齡《容齋千首詩序》：歲壬申，公奉太夫人諱，歸里門，營窀穸，手植松楸，築室墓上。公行年六十，於禮有「飲酒、食肉處於內」之文，而乃三年丙舍不入城府，負土攀條，躃踊號慟，致白燕來巢之應。

《贈陳午亭》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陳午亭以宮詹祭告醫無閭，李容齋贈詩云。

《秋懷十首》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李文定能主張後進，獎借成就，不少倦，與漁洋嗜好相似。嘗與陳文貞訪之天甯寺，漁洋適他往。二公坐塔下待之，牡鑰將下，始連騎入城。聞漁洋歸，偕葉文敏堅坐慈仁寺邸，流連至日晏不得發。詩三四千篇，令毛西河刪存千首。《秋懷十首》，紀三藩之變也。

《征南凱旋詩》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固山貝子彰泰，參贊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軍，克岳州，以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征雲南，康熙二十一年，偕征南大將軍賴塔凱旋，聖祖親率王大臣等至盧溝橋南迎之。李文定詩云【略】。毛西河謂德範良佐，麟閣研丹，建武功臣，雲臺紀績，唐太宗駕迎司徒趙國，千古傳爲僅事。洛誦是篇，益見曠典度趙百王，而詞旨足上銘鐘鼎。貝子，饒餘親王孫也。

《賀新郎》 《古今詞話》卷下：聶先詞鈔曰：「容齋學士見有優人新婚者，因作《賀新郎》贈之云：『夫子門楣異。卻贏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粧身作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殺逢場花燭假，喜今嘗花燭眞滋味。誰顚倒，恣尤殢。　個儂休作男兒戲。料無非、鉛華伴侶，裙釵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漫道燕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憐壻。今何夕，三生會。』」

著録

毛奇齡《容齋千首詩序》 （奇齡）編彙全集，斟酌去留。公必令刪存千首，而碎金剩玉，猶手之不置。不得已勉承公「貴精不貴多」之意，謹爲詮次篇第，並附一言，書在簡首。

劉德標《重刊容齋千首詩序》 《容齋千首詩》，文定所自定，命西河編彙者，板藏合肥里第，燬於兵燹。予曩遊京師，得之海王邨書肆中，謹付剞劂，以廣其傳。非獨故鄉文獻足徵，抑孟堅所謂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者矣。

《廣德壽重光集》第一輯 《容齋千首詩》八卷。（清）李天馥撰。

《百名家詞鈔》 《容齋詩餘》一卷。（清）李天馥撰。

藝文

尤侗《輓李天馥》 金門未許遂幽棲，隴首先亡王霸妻。試向玉河橋上望，溝頭流水自東西。

漫記簾釘挂綠裙，當窓誰織寶家文。春還不見璇璣轉，愁殺遼西舊使君。

銀牀斷梗素絲懸，每讀新詞淚暗牽。不道顧榮貽婦

句，竟成潘岳悼亡篇。

陳恭尹

論述

綜論

彭士望《獨漉堂詩集序》　吾易堂魏和公從南海歸，亟稱陳元孝之人，與其友，推重其詩。予同堂咸信之。雖未一識，元孝間寓書，輒齒兄弟。乙卯，扶衰冒艱險數千里入粵，始得見元孝。與之語，落落穆穆，不能口給，久而意味出焉。心知元孝沉痛患難，學與年深，馴猛鷙之氣漸就和易，如張孺子既見石公。讀其書，精悍之色不復見于顏面，是其杜德機也。又久，始出尊公巖野先生集，暨其《獨漉堂詩稿》示予。予莊誦先生諸書，使見用于南渡，尚可支半壁，執政聽之，不失爲南越大長。老臣有言：「不信卒以劍。」許邵子曰：「百姓無福，百淳亦無福。」先生之謂矣。隨繙獨漉堂詩，諸體兼擅，手觸肩倚，莫不中音，意格渾成，發人神悟。今之人作忠孝節烈詩用長句，定從《焦仲卿妻》摹出。元孝作《王將軍輓歌》，氣體倡眞漢人，求之字句，間絕無一肖。其託旨之遙，紀事之細，千載之下猶見其人，卽令司馬子長傳之，殆不能過。嘗誦李白古詩五十九首、陳子昂《感遇》詩，吾特少陳之奧琢，而太白動輒言仙誕而無味。元孝《感懷》十六首，卽性情爲風雅典則，平淡中出之，悱惻哀傷，沉而不肆，高世用世兼有之，何論陳、李，已不知漢人《十九首》是何章句。《自勵詩》脫屣詰辭，痛定鍼砭，爰感懦夫。此歛華落實之候，學之善用其才者也。古人詩之集大成者，必推杜陵，其大者無間然矣。而集中丐求得失，喜而奉詼，怒而譏調，如是者時亦有之。後代山人詞客之盲貪者，每竊摭爲口實，使杜陵見之，必悔以爲俑不可作。今人詩，吾甚閔吳梅村。梅村撫今傷昔，俯仰留連，其憂慚悼悔之意，時時逗露，欲覽者知其由來，而華美太盡，終不及杜、元孝有大氣。鼓橐其中，鬱不得逞，遠覽放遊，束縛歸里，非其所好，磨礲圭角，低頭就之，隨物肖形，以其類應，渾渾莫窺其際間，有刑天舞戚、銜木填海之思，躍冶迸出，隨卽遮埽，滅去爪跡，始以我法用古人。久之並不見法，惟有眞意盤旋楮上。予故謂元孝，今之杜甫也。予時病髀閒瘡，繙詩卒卒一過，亟跋行市中，覓元孝面論始覺快。卽席不寐，從枕上序之，相與眞氣感激，世之知罪，不敢辭也。

潘鼎珪《獨漉堂詩集序》　五嶺陳獨漉先生既沒之九年，戊子季冬，其友人晉江潘鼎珪有事於此，將賦歸，告別於先生冢。公端木世兄丐先生遺集以歸。夜拂几挑燈讀，凡得詩文若干卷，有先生手筆錄者，有他人旁抄付梓而未畢者，蓋幾委於斷簡殘篇，而朽腐餂剝於蠹魚之口者，爲黯然久之。既而曰，是雖吉光片羽，抑亦豐狐文豹之一斑也。意必有光怪陸離之筆，低昂慘淡之音，以發其患難死生，抑鬱沉痛，欲鳴不敢鳴之隱。於是乃凝氣卒讀。其曰《始遊集》、《小禺初二集》，則曩所受讀於先生間，多朋遊唱和之什，雖微抒其性情，猶多隱忍諱忌之苦也。其曰《七別咏古》諸篇，則又先生患難之秋抒其夙抱，猶有少年勃鬱之鋒，未盡木雞遂養之候，志士猶或勉也。其所往來酬答四方人士論詩、論文諸書與序，雖克自樹藩籬，鳴一時風人之盛，三代以下瑰異挾奇之英往往優之，未足爲先生獨也。唯最後得其所題先傳後與諸先友壙誌祭文，乃少小得其尚志鬚眉一二，銜痛悲憤苦臆爲一，惻然而猶以爲未得其平日所謂全副精誠，一腔熱血以出也。於是復終始披閱，又最後始得其哭同室湛太君之文，反覆熟誦，則忽不覺其且誦且泣，淚淫淫下不能卒篇也。於是乃廢書而嘆曰，嗟乎，世無程嬰、公孫杵臼久矣，令非是老孤，何以活？如斯作，固雖先生發其報德未能之私，抑實先生率臆寫其當日枕戈寢塊遺怨也。世人不知，謂爲先生蒙難之後教子成名，今且漸卽貴顯。又其平日多浮沉，玩弄於詩酒酬應之場，冠蓋赫奕之所，似不能副其初志者。不知此皆皮貌之觀，非眞能論定先生肺腑者也。令先生當日而不教子成名，則將卒翦家學，而使一經之遺至先生一人而斬，不忍也。若夫名之成否，則聽之後昆，潛見之各有時，非父兄所能逆覩也。不特此也，又令先生而不優遊於朋友冠蓋之交，陶情適趣於吟咏文酒之場，則又必將屏世絕俗，逃入空谷，不幾自外於光天化日，生今反古爲一狂悖謬戾之子乎。且曩戊午大獄之

興，驚徨未定，又勢有所不可也。嘗竊譬之世俗，匹夫匹婦之倫，間有可歌可哭之事，欲以寄其歌哭未能者，一處暗室屋漏空天寂寞之下，必一破口失聲外則否無他。不言之傷，非他人之可堪聞見也。然則先生平日之哭，凡其可見於詩與文以與世人共賞者，必悉非其暗室屋漏之時、空天寂寞之頃可知也。

趙執信《獨漉堂詩集序》 余聞嶺南陳先生元孝詩名二十年，於茲世之論詩者，皆莫能爲之品目，余亦無因得而讀焉。【略】今者過嶺，晤先生於羊城。坐語始定，余輒以詩爲請。先生曰：「吾不工詩也，吾有意而不自達焉，則以韻語達之。其始也，格格焉。繼也，亹亹焉。後遂出於吾意之外而不能自止。人之見之，以爲似某代某某也，吾故不自知也。」余俯而笑曰：「是矣，固疑之。顧先生之言詩，何其適合於余之言也。余言之而爲世所怪，且忌相與詆辱排斥之不遺餘力。先生獨以與世隔遠，僅不入於品目而已乎。」既而受詩而讀之，一如其所自言，無少歉。蓋余頗嘗觀宋人嚴羽之論詩也，其言貌爲精微。明人徐禎卿、王世貞從而附和之，惑亂人聰三百餘年。而其徒之論其詩也，則曰皆不能如所自言。固知言與爲之之不易副也。今先生獨能自副如此，則其言必能獨契於古，不逐逐於世俗，足以昭明乎來茲者。然其詩之可尊尚而傳，又豈徒以其名乎哉。余晚得讀先生之詩，既大快其積願，又自以言爲世忌不能改悔，失意薄遊于萬里之外，而得持論之同於先生，兼以堅其所自信而幸其不孤也。乃從而爲之目曰：「先生之詩，古體汎濫於元祐以還，近體侵尋乎大歷以上，謂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子之必名余於似也，其自待視二十年來之世之論者，若何也？請子自書之，以爲吾序。」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其自序略云：「志學以往，皆爲患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辭可云不自滿矣。《羅浮蝴蝶歌送友》云【略】、《石湖觀梅花同諸子分賦得動字呈羅仲恭羅顯哉兼懷湖主人羅澹峰》云【略】、《鄴中懷古》云【略】、《隋宮懷古》云【略】、《送姜山上人游南岳》云。

《明遺民詩》卷六 （恭尹）自幼有異才，與梁佩蘭、屈大均稱嶺南三大家。

《池北偶談》卷一一 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又「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桄榔過雨垂空地，琦瑁乘潮上古城」之類，皆佳。

《漁洋詩話》卷上 陳恭尹元孝【略】清迥絕俗。其詩如「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帆隨南嶽轉，雁背碧湘飛」、「映花谿路閉，漱水石根虛」、「桄榔過雨垂空地，琦瑁乘潮上古城」、「家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之類，皆得唐人三昧。而平生游跡，不出嶺南，故知之者較少於屈、梁。尤工書法。嘗以端石寄余，手自篆刻云：「獨漉所貽，漁洋寶之。」獨漉，元孝別號也。

又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元孝尤清迥絕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廣南三家，翁山擅長五律，藥亭擅長七古，幾無與抗行者。元孝自遜力量不及兩家，而諸體兼善，七律尤矯矯不群，詩名鼎立不虛也。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 陳恭尹自是美才，惜貪用故實，首首皆然。如《蘇臺懷古》有句云：「臺鹿春深引子行。」又《蜀中》有句云：「漢朝終始在三巴。」自是佳句。而中四語俱用故實，遂少空靈。【略】然恭尹詩，如「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又「七十二墳秋草遍，更無人表漢將軍。」眞不可及。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略】陳元孝如吳下名山，峯巒苕秀，少巉巖削岁之觀。」

《隨園詩話》卷九 余按古人佳句，都有所本：陳元孝「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本李群玉「沙鳥帶聲飛遠天」。

又卷一四 董浦先生詩，以《嶺南集》爲生平極盛之作。《題陳元孝遺像》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湖海歸來客，乾坤定後身。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厓門去，霜風正撲人。」「秋井苔花漬，荒廬蜃氣蒸。飛潛兩難問，憂患況相仍。拄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淒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巢覆仍完卵，皇天本至公。《蓼莪》篇久廢，薇蕨採應空。刼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而翁。」「袁粲能無傳，嵇康亦有兒。古人誰汝匹，信史豈吾欺？寂寞徒看畫，蒼涼祇益詩。懷賢兼論世，淒絕卷還時。」

《國朝詩話》卷一 嶺南陳元孝（恭尹）佳句膾炙藝林，莫如：「十年士女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頭。」「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然「一笑」句究似涉佻，不如下聯新穎，無傷大雅。

又卷二　嶺南詩追琢唐音，體尚蒼涼，情多感慨，音節最擅場，韻致稍減。漁洋山人極賞陳元孝「映花溪路閉，漱水石根虛」，「積雪迴孤棹，寒江共此心」，「桄榔過兩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等句，厥旨甚微。予竊取其意，元孝句如「落日客尋江上寺，出林僧放月中船」，「隔岸山光橫枕上，遠天帆影落牆頭」。絕句如《題畫》：「深山深處有人爭，擬寄閒身畫裏行。日掩柴門無箇事，碧溪寒葉一聲聲。」《贈眞際上人》云：「道在寧知白髮生，禪房闃寂好經行。月明滿地無人會，消受菩提葉葉聲。」似與前數句相近。

凌揚藻《國朝嶺海詩鈔》　彭躬庵云：「元孝詩有大氣鼓橐其中，鬱不能呈，遠覽放遊，束縛歸里，磨礱圭角，隨物肖形，閒有刑天舞戚之思，躍冶屏出，旋即掃除，滅去爪跡。」

又　趙秋谷亦謂其沉健有格，惟宗唐賢古體，間入《選》理，一時習尚，無所染焉。

又引顏平畿評　吾粵詩本領之深，力量之厚，無逾屈華夫。如陳獨漉之沉雄哀樂，梁芝五之排宕縱橫，求之□□，亦罕出其右者。

《問花樓詩話》卷三　國朝談詩者，風格逾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洪稚存《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翁山著有《翁山集》，藥亭者有《六瑩堂集》。《獨漉堂》，元孝集名。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聽松廬詩話》　杭董浦、洪稚存皆雄視騷壇，不輕許可者。董浦題《獨漉遺像》有云：「嶺海論風雅，平生一瓣香。」又云：「凄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稚存論陳、屈、梁詩有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稚存兼稱三家，董浦尤尊獨漉，要其推許之意，俱已至矣。

又　詩以沉爲極詣，沉不在貌，其骨重，其味厚，其氣蒼，其韻長，乃謂之沉。梅村、獨漉之詩皆沉，梅村沉麗，獨漉沉摯。

又　獨漉先生七律尤多傑作。《鄴中懷古》一篇，議論含蓄，鎔鑄自然。七律到此地步，所謂代無數人，人無數篇者也。

康發祥《伯山詩話》　《嶺南三家詩》，陳元孝聲調高華，擅長七律。

又　《鄴中懷古》、《燕臺懷古》、《沛中懷古》、《蜀中懷古》，聲調高朗，未易學步。

何日愈《退庵詩話》　陳元孝（恭允），南海耆舊也。詩與屈翁山、梁藥亭（佩蘭）齊名，稱嶺南三大家。氣格筆力稍遜於屈，而清迴絕俗。《秋日西郊讌集》云：「黍苗無際雁高飛，對酒心知此日稀。珠海寺邊遊子合，玉門關外故人歸。半生歲月看流水，百戰山河見落暉。欲灑新亭數行淚，南朝風景已全非。」《新塘早春懷蔡良若何不偕》云：「春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幽期空負釣魚翁。」《送陳人白王問溪歸瓊州》云：「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空垂地，玳瑁乘潮上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余再拜海先生。」「珠海」、「玉門」聯膾炙人口。然余尤愛「三徑草生」、「數家門掩」及「檳榔過雨」、「玳瑁乘潮」三聯之雋永有味也。

《復堂日記》卷四　閱《嶺南三家詩》，【略】陳氏精渾，師法在陳思、子美，亦以時地相發，汪端以陳爲大家，亦是有見。屈、陳識力遠大，藥亭大都身世閒語，宜老而策名上第也。

《筱園詩話》卷二　國初【略】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略】嶺南以元孝爲冠，翁山、藥亭均不及也。【略】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誇爲三絕。【略】獨陳元孝詩，雄厚渾成，警策古淡，天分人工，兩造其極，故各體兼善，不容軒輊也。其神骨峻而堅，其格調高而壯，其才力肆而醇，其氣魄沈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筆致爽而辣，其篇幅謹而嚴，其法度密而精，其風韻清而遠，眞詩家全才也。五言大篇，如《王將軍輓歌》，古音古節，古色古香，足爲《孔雀東南飛》嗣音，短篇得力《選》體，造詣亦深。七古如《日本刀歌》、《柏舟行》、《木棉花歌》、《崇禎御琴》諸篇，皆力開生面之作。五律如《懷翁山》、《浮湘》、《詠物》、《園居》諸章，卓然傑搆。七律名作更多，如詠古、游覽諸詩，人人皆知，勿庸多贊。不惟嶺南當推第一，即江左亦應退避三舍。明末國初，作家如林，幾莫與抗衡，可云巨擘矣。

又　前明一代詩家，以高青丘爲第一【略】。青丘以後，宜以陳元孝繼。雖造詣迥然不同，然同爲一代大名家無疑也。

又卷三　陳元孝名句極多，如《咸陽懷古》之「龍虎片雲終王漢，詩書餘火

竟燒秦」，《黃河》之「三萬里從星海出，一千年爲聖人清」，《隋隄》之「十年士女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頭」，《衡寺》之「燈前鬼芋穿沙出，霽後僧門鑿雪開」，《虎丘》之「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磁」，「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鎮海樓》之「五嶺北來山到地，九州南盡水連天」，皆生警雄偉，聲出金石，卽少陵亦當激賞，洵可傳可法也。

又　詠古七絕尤難，以詞意既須新警，而篇終復須深情遠韻，令人玩味不窮，方爲上乘。若言盡意盡，索然無餘味可尋，則薄且直矣。陳元孝《題秦紀》云：「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較元人陳剛中《咏博浪椎》之「如何十二金人外，尚有民間鐵未銷」，更覺生色。

又　五言長篇，始於樂府《孔雀東南飛》一章，而蔡文姬《悲憤詩》繼之。【略】若本朝，則吳梅村之《臨江參軍》、《吳門遇劉雪舫》、《南園叟》三篇，陳元孝之《王將軍輓歌》一篇，胡稚威之《烈女李三行》一篇，皆淋漓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而《王將軍歌》，神骨尤古健絕倫，足爲《孔雀東南飛》及《北征》、《西郊》嗣音，較王元美《哀江流》，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卷四　近代詩家，【略】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丘、牧齋，我朝則陳元孝爲第一。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二　陳獨漉《懷家藥亭》云：「一第蹉跎何足歎，貴人傳者古無多。先仲父青厓贈陳煥巖云：「文士成名今不少，詩家傳世古無多。」抱才阨遇者讀之當爲氣壯。

又卷八　陳元孝《題畫》云：「深山深處有人爭，擬寄閒身畫裏行。日掩柴門無箇事，碧溪黃葉一聲聲。」是以虛景作實境。吳蘭雪《村居雜詩》云：「溪園老桂百年栽，深綠遮檐晝不開。行過石橋回望久，始知身自畫中來。」是以實景作虛景，而能各極其妙。

《海天琴思錄》　以七言律作懷古詩，自杜少陵、劉長卿、李義山後，屈指可數。近代陳元孝、吳梅村、朱竹垞均長此體，蓋語能包括也。

《射鷹樓詩話》卷八　嶺南陳元孝，七言律詩久膾炙人口。其最著者，《蜀中懷古》、《鄴中懷古》、《隋宮懷古》、《虎邱題壁》、《新塘早春懷蔡艮》、《若何不偕及厓門謁三忠祠》、《發舟寄湛用喈鐘裴天湛天石》、《仲冬十三日贛兒受室率成一律示之》、《九日登鎮海樓》。諸作氣格音調，迫入盛中。明季詩家長於七律者，顧亭林而外罕有其匹。蜀中懷古云。

又　世皆以屈翁山詩五言勝於七言，陳元孝詩七言勝於五言，以爲定論。然《道援堂》七言律高處，視《獨漉堂》亦無多讓也。今錄數詩於此。

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麈》　順德陳元孝（恭尹），自號羅浮布衣。所著《獨漉堂詩集》，駸驔翁山，超乘芝五。各體之中，尤以七律爲冠，五、七古工力悉敵，允推傑作。其七古有《日本刀歌》云：「白日所出金鐵流，鐵之性剛金性柔。鑄爲寶刀能屈伸，屈以防身伸殺人。星流電激光離合，日華四射瞳瞳溼。陰風依半刮面來，百萬啼魂鞘中泣。中原歲歲飛白羽，世人見刀皆不顧。爲恩爲怨知是誰，寶刀何罪逢君怒。爲君晝盛威與儀，爲君夜伏魍與魑。水中有蛟貫其頤，山中有虎抉其皮。以殺止殺天下仁，寶刀所願從聖人。」至梁太史《六瑩堂集》亦同是題七古一首，間嘗比論，其胸襟氣概，弗如遠甚。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一陳田按　元孝詩，溫雅有則。身際滄桑，多感憤之言，而音調仍歸和平，則澤古者深。

《雪橋詩話》卷一　陳元孝爲明給事邦彥子，以布衣終。其《獨漉堂詩》自序云：「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漁洋稱其詩在三君中尤清迥拔俗。竹垞亦云：「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趙秋谷謂：「嶺南四大家，余識其三，元孝與梁佩蘭、王隼也。二子之視元孝，猶宋牧仲之並阮翁耳。」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　元孝少遭家國之難，間關江海，飄泊無歸，憂憤之志，一形於詩。及三藩之變，以重名爲時所忌，下獄二百日。得脫，乃築舍羊城之南，韜光和俗，以詩文自娛。其詩眞氣盤鬱，激昂頓挫。在江南所作《懷古》及《虎邱題壁》諸詩，尤傾動一時。王漁洋謂其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其卒也，有殉瘁之歎，杭大宗吊以詩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

《新世說・文學》　嶺南三家，首推陳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陳著《獨漉堂集》，其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王阮亭、趙秋谷皆至嶺南，於廣州詩人，獨推重陳公，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推挹至矣。

分論

《蜀中》《明詩別裁集》卷一二：高祖以蜀王，後主以蜀亡。明眼人可與論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王漢王於巴蜀、漢中，漢於此興。後主不能守蜀，而漢亡矣。四語可與論古。

《鄴中》《明詩別裁集》卷一二：表揚才華，褫奪姦魄，最爲定論。

《日本刀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與藥亭作，用意各別，而尊崇中國，指歸略同，勿但賞其能作驚人語。

《柏舟行爲區母陳太君賦》《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負天不負心」，天，指母氏本共姜母也。「天只」句，區大夫止一子，無妻不立後，則後絕矣。此陳太君能見大義處。詩中曲曲傳出。

《邊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青歸戰血中」五字驚人。

《虎邱題壁》《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極熟題，須一洗窠臼。此爲得之。

《送姜山上人遊南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奇景，得奇句寫出。

《發舟寄湛用喈鍾裴仙湛天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如面訴友朋，宛轉關生，情文並至。

《王將軍輓歌》《隨園詩話》卷三：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不能盡錄。

《崖門吊古》蘇曼殊《燕子龕詩話》：余【略】曩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爲錄陳元孝詩云：「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岸波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乘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無限愛國，此詩纏綿悱惻，讀之令我黯然。屈向邦《粵東詩話》：陳元孝《崖門吊古》之作，屈翁山，魯連臺之什，大氣磅礴，大筆淋漓，寄託遙深，卓絕千古矣。《崖門吊古》云【略】。別本「波浪」誤作「雲雨」，「望帝」誤作「杜字」，「十載」誤作「千載」，「畏向」誤作「愧向」。

《耕田歌》屈向邦《粵東詩話》：獨漉作《耕田歌》，謀篇命意，慘淡經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山人，亦稱羅浮布衣，廣東南海人。詩爲嶺南三家之一。有《獨漉堂集》。

馮奉初《明世襲錦衣僉事懷遠將軍陳元孝先生傳》陳恭尹，字元孝，順德龍山人。明季贈兵部尚書邦彥長子。性聰敏端重，幼承庭訓，習聞忠孝大節。年十二喪母，十五補諸生。甲申乙酉間，兩都相繼覆歿，明桂王監國肇慶。大兵既定福建，遣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率兵由潮惠襲破廣州。王走桂林，大兵躡其後。蒼梧、平樂皆下，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聯絡山海，約在籍部閣陳子壯、侍郎張家玉同起義兵，而身往說甘竹大盜余龍率衆二萬攻廣州以救桂林，幷約明兵帥之在廣西者，鼓行東下，聲勢響應。養甲懼，急檄成棟返兵還救，桂林獲全。（事見《明史》）大兵知謀出邦彥，掩捕其一妾二子以致邦彥，邦彥不顧。時恭尹年十七，易服逃出。有父友湛珩如者，增城人，義士也，遣奴操舟密迎恭尹至新塘，聞有踪跡之者，急走泥子灣田舍中。增城令疑之，召珩如至縣署，別遣役圍珩如家。新塘人素德珩如，不期而集者千人，走縣廷爲珩如請命。令懼激變，珩如又行賄千金，事得解。乃移匿恭尹於家之複壁中。及邦彥死節，幷其一妾二子和尹、虞尹殺之，仲子馨尹亦死亂軍中。明年，李成棟叛附桂王，迎王都肇慶，兩粵粗定。恭尹出複壁赴肇慶，疏陳父殉難狀，得贈兵部尚書，謚忠愍，世襲錦衣僉事，給假治喪。戊子，成棟兵至贛州敗歿。大兵將度嶺，桂王移駐梧州，遂奔南寧，入安龍。大兵再定廣州。庚寅，恭尹避兵西樵，時已無家可歸。每念及國破君亡，全家受戮，輒失聲慟哭，思欲以身殉之。乃間關至閩，自閩而浙，泛大江觀形勢於金陵，由姑蘇還止杭州。時明唐王既殂於汀州，鄭成功屯兵閩海，觀望不敢進，魯王敗竄舟山，勢益不振。恭尹策其無成，往來觀變，留閩浙者七年。一日，有父友遇於途，責之曰：「君先人未葬，四世宗祊無托，奈何徒欲以一死塞責，絕先忠臣後耶？」恭尹泣而謝之。既而歸，葬先人於增城之九龍山。因泛舟出虎門，渡銅鼓洋，訪故人於海外（時明遺臣多逃避海外）。久之，就婚新塘，卽珩如女也。旋與陶苦子、梁器圃等避人於羊額，寓何衡、

何絳兄弟家，抑志讀書，相砥礪爲有用之學，世稱爲北田五子。迨婦有身，恭尹復謀出遊。至贛州聞婦生男，喜曰：「吾先人有後矣。」遂名之曰贛。時桂王在雲南，恭尹欲往從之。八月，道宜春至昭潭。值大兵諸道進剿，滇黔路絕，乃轉泛洞庭，再遊金陵，至汴梁，北渡黃河，徘徊太行之下。當是時，中原已定。兵燹之後，人物蕭條，間有一二遺民相與撫時感事，共揮新亭之涕，見者莫不駭且怪之。庚子，還轅鄭州，路遇大象十三，頭自南而北，象背有羊裘，而絃歌者宛然十二歲時夢中所見也。驚問之，知爲滇池所獲。蓋是時，大兵收復雲南，破其象陣，桂王逃入緬甸。大兵進壓緬境，檄緬人獻王。先差人以所獲象獻捷，路經鄭州。恭尹知桂王將亡，喟然曰：「吾之飄泊於此，命也。」夫遂鬱鬱南歸。逾年，緬人盡殺王從官，獻王於大軍，王至雲南府殂。恭尹聞之大慟，自是戢影田間，無復逐日攀髯之望矣。及甲寅，吳三桂據雲南叛，閩粵相繼告警。恭尹以名重爲時所指目，下於理者二百日。及得脫，自念身歷滄桑，恐終不爲世所容，乃築室羊城之南，以詩文自娛。貴人有折節下交者，無不禮接，於是冠蓋往來，人人得其歡心。議者或疑其前後易轍，不知其避禍既深，迹彌近而心彌苦矣。恭尹脩髯偉貌，氣局深沉，嘗繪《九邊圖》，幷身所經歷，悉疏其險要，置諸行篋。其心力堅忍，經百折而鋒芒不露，方欲放攬遠遊，馳驚當世，及鬱不得逞，束縛無成，憂忿之志，一形於詩。顧時爲雕雲鏤月之詞以自掩，識者聞而悲之（本先生行述）。在江南所作《懷古》及《虎邱題壁》諸詩，傾動一時。其全集，則眞氣盤鬱，激昂頓挫，足以發其幽憂哀怨之思，而隱寓忠孝纏綿之致，故非一時詩人所及。年七十一，卒於家。獨漉子，其號也。論曰：恭尹以蒙難餘生，幸完卵於覆巢之下，顚沛流離，屢瀕於死，故其生平多沉痛哀怨之詞，有愴怳若難以爲懷者。王哀有恨，張儉無依，傷已。朱竹垞之論獨漉山人也，謂降志辱身終當躋諸逸民之列。王漁洋推爲海內耆宿。於其卒也，有殄瘁之嘆。杭大宗吊以詩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嗟乎，觀於此可與論恭尹之詩，可與論恭尹之爲人矣。《粵東省志·陳元孝先生傳》，寥寥百字，但叙其爲詩人而已。文獻散佚，無如何也。乾隆四十一年欽定殉節，錄先生父忠愍，得改賜謚忠烈。於是《忠烈雪聲堂集》風行於世。而先生全集，至近年始得見之。予以先生忠孝之節鬱而不彰，於是再三翻閱全集，幷證以同時人詩文集及諸傳記，作爲此傳，以補其略。

鄭方坤《獨漉堂詩鈔小傳》（存目）

《清史列傳·陳恭尹傳》　陳恭尹，字元孝，廣東順德人。明贈兵部尚書邦彥子。性聰敏端重，幼承父訓，習聞忠孝大節。邦彥殉國難時，恭尹十餘齡，無家可歸，留閩、浙者七年。一日，有父友遇於途，責之曰：「君先人未葬，宗祀無託，奈何徒欲以一死塞責，絕忠臣後耶？」恭尹泣而謝之。既乃歸葬先人於增城，因泛舟出虎門，渡銅鼓洋，訪故人於海外，久之歸。與陶窳、梁無技就同邑何衡、何絳兄弟家，抑志讀書相砥礪，世稱爲「北田五子」。已，復游贛州，轉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黃河，徘徊太行之下。於是南歸，戢影田間，築室羊城之南，以詩文自娛，自稱「羅浮布衣」。恭尹修髯偉貌，氣局深沉，其爲詩眞氣盤鬱，激昂頓挫，足以發幽憂哀怨之思，而寓忠孝纏緜之致。自言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爲多。又有志當世之務。嘗繪《九邊圖》，疏明扼吭，晰若毫芒，不欲僅以詩傳也。年七十一，卒。著有《獨漉堂集》，新城王士禛、趙執信至粵，於廣州詩人獨重恭尹。其後杭世駿、洪亮吉皆於恭尹推挹尤至云。

紀事

《漁洋詩話》卷上　余在廣陵，有蜀士投詩一卷。余閱竟曰：「中惟樂府三篇最佳。」後二十年，以詹事祭告南海，至廣州，見羅浮布衣陳恭尹元孝，則三詩皆陳舊作，蜀士竊取入行卷者也。余笑謂陳曰：「『一一鶴聲飛上天』，賴吾能辨之。」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邦彥子。有《獨漉堂集》。自號獨漉山人，又稱羅浮布衣。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行、草、分、隸皆有法。小賦尤工。始見王士禛，揖甫罷，即出一端石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將以寄公於京師。既聞奉使，當至粵，輒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所贈，漁洋寶之。」恭尹工漢隸，此其手書也。士禛甚珍之。嘗寄士禛詩《索南海集》云：「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朱竹垞曰：「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其自叙略曰：「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

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言可云不自滿矣。詩以沈爲極詣，沈不在貌在骨。梅村沈麗，獨漉沈摯。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所遜於翁山者，五言耳。《送滁上人》云【略】、《新塘早春》云【略】、《歸舟》云【略】、《葉世穎之中湘茅屋有寄》云【略】、《送姜山上人游南嶽》云：「鐙前鬼芋穿沙出。霽後僧門鑿雪開。」《送魏和公》云：「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江晚葉稀。」《送陳人白王問溪歸海南》云：「桄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蜀中》云：「諸葛威名存八陣，漢朝終始在三巴。」摘句。五言：「寡出春已生，多愁老先及。」「雖無爵與祿，色養踰八珍。」七言：「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翦美人心。」「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萬種未完爲子事，百年過半作翁時。」子勵，康熙己卯舉人。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引《廣東通志》 恭尹爲邦彥子。邦彥殉節時，恭尹纔十餘齡。比長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其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古體間入選理，一時習尚無所染。工書法。山東王士正、趙執信至粵，於廣州詩人尤推重恭尹。隱居不仕，自稱「羅浮布衣」。

屈向邦《粵東詩話》 嘉應宋芷灣（湘）與番禺張南山（維屏）詩名重一時。宋嘗謂張曰：「一唱三歎，沁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迹，子不如我。」其言俊邁可喜。不匱室主嘗移其語以評元孝、翁山之詩，且謂：「惟屈雄於宋，陳深於張。」亦頗恰當。

又 獨漉詩云：「只寫性情流紙上，莫將唐宋滯胸中。」旨哉斯言。

又 王紫詮以「萬壑奔騰，其中多藏蛟龍神怪」，喻翁山學者之詩，頗嫌不類。以「大匠當前，羅材就正」喻元孝之詩，亦太呆板。此則立言之未善矣。

又 五言中最高之境界，莫如李太白「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次亦陳獨漉「白鷺飛閒世，青天入曠懷」矣。

《送吳制軍至三水因紀昔游作》 《雪橋詩話》卷二：吳留村起家知縣，累官兩廣總督。康熙二十一年，覆左都御史徐元文條奏粵東民困一疏，因極言鹽埠渡稅總店漁課之害，請予豁除。廣州瀕海，多曠土，招民耕種。設兩翼鎮兵分駐廣、韶，嚴武備。捐金建潮州廣濟橋。徙古北口都統，去任，陳元孝送至三水，因《紀昔游作》云云。王將軍謂王永譽，字孝揚。康熙二十年，由江南提督授廣州將軍。漁洋《南海集》有倡和之作。

《贈崑來》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宜賓樊昆來侍讀爲明太傅一蘅曾孫，父曙，字旭東，以太傅破賊功蔭爲指揮僉事。亂後躬耕養母，拒吳逆僞命，年七十二卒。有《楚澤吟》。康熙丙子，崑來以檢討典試粵東。陳元孝《送崑來還都》詩有「羽林舊籍同聲在，桃李新陰異代春」之句。其《贈崑來》詩云【略】。時旭東尚健在，元孝爲作《樊紫霞太翁壽序》，謂「諸孝廉欲爲先生進壽兒，屬詞於當代公卿，或非先生所喜，乃不鄙而見命」云云，則旭東固《遺民錄》所當及也。

《茶兒茶》 《清稗類鈔，飲食類・尚可信嗜食茶兒茶》：塌稞茶之烹法，須加醇酒浸之，多油而火候久，屏去百味，細細咀嚥，乃得眞味。國初平南王尚之信最嗜之，凡飲饌，須先一簋，烹治極精，出自愛妾謝茶兒之手。粵東乏霜雪，茶遜江南。茶兒諳播種法，畦中茶葉森茂，寒暑不匱，善承意志。藩下人因名曰「茶兒茶」。陳恭尹作歌云云。

《送耿象翁》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康熙十六年，吾鄉耿文明任廣東督糧道，二十一年去任。陳元孝《送耿象翁》詩云：「千旄將發粵王臺，別思逢秋不易裁。當世幾人能下士，惟公隨地肯憐才。珠官異政他年最，薇省新花幾度開。處處甘棠歌勿翦，有人重望使車來。」同作者有薛起蛟、洪穆霽、方殿元、潘楳元、梁憲，而屈翁山爲之跋，題曰《飛鴻嗣響》。是冊今藏溫毅夫所。

著録

陳贇《獨漉堂文集跋》 先子《獨漉集》詩編二十卷，《唯壽言集》五卷，未刻文分十五卷，各體始刊。卷首數篇，正在陸續發梓，故多寡不倫，篇次未定。不幸于康熙丁酉九月二十七夜三鼓，竟遭回祿，不肖贛乖氣致戾，弗克負荷，罪莫可逭。其文集奏疏、啓事、牋白，第九卷手稿盡燬，時異代革不可復問，堪爲痛哭。今仍存目錄，不忍刪去，以誌不忘。餘未刻各詩文，猶在海內，或鐫之碑銘，傳之其人。縉紳先生、騷壇俠客、高僧羽士必有能存之者，倘憫子小子之不造，惠抄郵寄，得付剞劂，所厚望焉。噫，念先子一生心血，止存文字。憶壬子歲曾溺于扶胥之口，波濤汩沒中，若有神援之，抵岸得不死，手稿半付波臣。丁巳至甲子稿，鄉居龍江，戊午罹無妄之災，因燬于兵，又竊于盜，後俱蒙世好抄復，亦十不存二三耳。爾時先子猶在，

訂訛亦易。今乃竟灰于一燼，豈爲造物所忌，並不欲留跡人間耶？嗚呼，痛哉！

陳量平《獨漉堂文集跋》 先祖《獨漉集》原板散佚，迨數十年矣。家昕秀叔得其印本，恆自珍藏，客遊廿載始載歸見示。嘅念手澤所遺，僅餘剝果。懼終湮沒，莫慰先靈，爰付之剞劂，俾毋失其傳。至奏疏數篇，書附刻先祖《嚴野集》後。而諸碑文序記則復網羅遺失者也，悉附篇末，罔敢遺棄，庶幾毋墜先緒云爾。

《清史稿・藝文志四》 《獨漉堂稿》六卷。陳恭尹撰。

《清史稿・陳恭尹傳》 著《獨漉堂集》。王隼取恭尹詩合屈大均、梁佩蘭共刻之，爲《嶺南三家集》。

《販書偶記》卷一四 《獨漉堂稿・賦》一卷《詩》一卷，羅浮陳恭尹撰，康熙十三年甲寅刊。《詩》第四卷分上下。《獨漉堂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羅浮陳恭尹撰，其男贇編次，康熙戊戌晚成堂刊。《詩集》原目二十卷，最後五卷未刻。《文集》第九卷原闕。又名《獨漉子詩文全集》。道光五年重刊本，多奏疏雜文一卷。民國己未順德溫肅撰年譜一卷附後。

藝文

陳子升《贈元孝》 翩翩兩巢鳳，巢破鳳各孤。羽儀一不作，雲海空提抉。同聲復同氣，我爾有是夫。身從太邱衍，名可竹林俱。誰能道往事，淚下凝爲珠。每感風人旨，傷哉大雅徂。後死文未喪，先民有遺模。願言振高響，金石同不渝。

董場《送同學還建業兼呈陳元孝》（存目）

潘耒《酬別陳元孝二首》 珠海東邊處士星，長甘漁釣老沈冥。早年不用山濤語，（君有嵇，紹之痛）晚歲猶傳伏勝經。詩上遠舶爭求集，書聖新宮自草銘。燥髮知名今始識，每懷鉛槧訪雲亭。　不厭嶔崟歷落人，天涯簦笠最情親。八分先墓光榮大，長律歸舟諷詠新。林屋羅浮俱福地，滄浪栗里總閑身。名山無恙藏書在，雲霧何曾損竹筠。

趙執信《與陳元孝王蒲衣兩處士夜坐論詩》 老大兩布衣，晏然當世士。各出一詩卷，邈矣古男子。嶺南冬亦春，坐訝清寒起。乃是冰與雪，披拂懷袖裏。我行窮萬里，所遇無可喜。今夕忽欣然，風燈落連蘂。

又《南海陳恭尹元孝明末忠臣邦彥之子不仕其詩沉健有格惟宗唐賢古體間入選理一時習尚無所染焉初嶺南有四大家者余識其三元孝與梁佩蘭王隼也三子之視元孝猶宋牧仲之並阮翁耳阮翁昔奉使過嶺著〈皇華紀聞〉極稱元孝而元孝顧大有不滿之言雖文人自古相輕然阮翁之受侮可謂不少也歟余以丙子丁丑間遊廣州相與結契甚深元孝偉貌修髯絕不似嶺南人令人想見老成也今三十餘年不相知聞矣》 南風送飛雨，灑我窗前槐。能令炎熇失，未覺懷抱開。早年求友生，擬罄天下才。握手即傾倒，披胸絕疑猜。寧知老大來，此心日以灰。金蘭荊棘叢，骨肉干戈媒。就中豈無賢，高情出風埃。端居默屈指，疎星曉徘徊。存者隔音書，沒者歸蒿萊。海南餘一老，恍惚難爲裁。短韻非寄遠，長吟聊遣哀。譬如寫形容，徧刻蒼山隈。

陳玉璂

論述

吳偉業《學文堂全集序》 近徐原一過草堂，傳致毗陵陳椒峯《學文堂集》若干卷。反復累晝夜，見其體裁之整、才氣之逸、意思之沈雄、字句之典雅，莫不得古人法度。而嘯噱其精華，信可竝古人以傳，非僅睥睨名流已也。余蚤歲得謁中丞公，既而與尊先君以舊交獲同官之雅，欣奉教言，知交三世。惟是椒峯華貫清班，交遊海內。【略】始椒峯丁未成進士歸，知者謂椒峯之文足爲名重也。其不知者，亦鮮不聞椒峯名而重其文。椒峯獨落落不介意，倍自鏃勵曰：「吾今需次銓席，乃益得肆力于文章。」因盡發其所藏書，顏其堂曰「學文」，鍵戶著述不少休。此其志之所期，豈不在傳世之大，而不與一時浮薄之士較得失、爭短長哉。昔仲尼以學文勉弟子，非徒謂文足致通顯而已，足闡微言，監往憲。先王之道，賴以明求，無忝于古之聞人而後止。聖

遠言湮，雖羣焉學之，而學已非其學，爲可深歎。椒峯獨孜孜矻矻，必思有得乎古聖賢之理，力蹙志沈，以求其當，然後一發之于其言，故其言皆光輝篤實，始乎絢爛而終于平澹。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世之以浮詞剿說哀其集以誇詡于人者，豈不重媿于椒峯也與。椒峯向過余梅村，流連旬日。與之談論詩文，稱說古今理亂得失之故，靡不各有原本，沛然如江河莫之能禦。椒峯幸際盛世，少年成名，行得大展所學，當不僅以文章名海內。【略】噫，鄉先生而能爲弟子之學者，余獨于椒峯見之矣，故喜而爲之序。

周亮工《學文堂全集序》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既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一客，惟口手椒峯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峯。予生平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峯，相顧莫逆。昔年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峯之文。然椒峯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于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至姑蘇，道經毗陵，因訪椒峯。于西城則見蘇文忠祠，于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眉山雖蜀人，乞居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毗陵之人亦多矣，予獨嚮往于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眉山不具論，荆川予猶憾其篇什不多，不能成大觀。今讀椒峯集，哀然數十卷，倍于荆川。況椒峯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峯莫不根據「六經」，而出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駕荆川而上之。說者謂毗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峯適家其閒，故能匯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眉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見于當時，或見于後世。昔韓愈得歐陽脩而名始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稿。若椒峯在今日，人人已爭搆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于山水之助邪。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言其實有諸己之應也。天下後世至遼廓，文人以三寸管能使至遼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深于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毗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峯稱首。雖然，椒峯獨毗陵之人文乎哉。家弟周亮工。

王崇簡《學文堂全集序》 計甫草孝廉談次出兩紙曰：「此陳進士椒峯之作也。」余夙聞椒峯能文章，亟展讀之，惟覺秀靜淵朗，句句引人勝地。竊自欣賞，而恨其見之未足所願也。遂因甫草識椒峯，閒過余草堂，茗椀靜對，遂使空階，柳影，鶴聲皆有文章之致。亡何別去，越歲郵寄《學文堂》一編，且問序于余。余誦之終卷，躍然喜曰：「此可娛余朝夕矣。」所謂古人之沈雄，高逸，瓌蔚，無所不有。求所爲沈雄，高逸，瓌蔚者又不可指似於戲至矣。庶乎愈樸愈老，愈雅愈澹，不規摹古人而無不與古人合。且大旨所寄，據經陳典，或婉約其詞，俾人省悟，皆有關世道人心，非泛泛以文爲適者。毗陵之間繼荆川先生者，其椒峯先生乎。椒峯之好學深思，不駕軼古人不止，是惡可量哉。余寡學鮮識，何能序椒峯之文，椒峯之文又何待序以行乎久矣。世俗尚諛，無論文之何如，古人必有一副不可少之語，以妄爲贊頌。此則余之所不敢出也，是爲序。

馮溥《學文堂全集序》 毗陵陳子椒峯，予所取士也。成進士六年，而昨者寄余《學文堂集》，哀然已等于歐陽子、蘇子之多。讀其文，則歐陽、蘇子之文也。其學自「六經」、諸史、百家、歷律、讖緯、當世之時務、以迄稗官小說，無不究其本末。而文自序、記、傳、論、碑版之文，以迄詩、賦、小詞，無不各極其致。如是，雖古今天下之事，當無有難之者。于以服官，則無適而非其學之所及。至于以是傳之後世，固不徒爲文章之士而已。夫陳子，毗陵之名族也。少年登高第，使籍家世之餘業，以爲今人之所爲者，所得不倍蓰乎。然陳子視若沙蟲糞土，而自以其十年之力，矻矻于學以能卒有成，如是所謂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以往，吾誠不知其所止矣。讀之既卒業，喜而書以寄之。

黃與堅《學文堂文集序》 戊寅，予至梁溪，陳子椒峯從太倉而西，偕董文友諸子過余寓。余出酒縱飲，于坐中讀其文。椒峯以屬序，余諾之。距今五年不及成。癸丑，刻既竣，舉示余。余乃卒爲之，起而歎曰：「椒峯之于文也至矣，不觀之行遠乎？」世之行遠者，或數千里、數百里，若以鉅舟行于江河，乘風舉帆，瞬息如駛，其剽厲迅疾不可意計。【略】蓋人之從事于學者，亦必致其精，而後其學爲有據如是也。今椒峯負超軼之才，早遇于世，此固余之所謂乘風舉帆以致千里者也。退而學焉，于古今上下之故，鉤貫穿穴，去其紕繆，解其糾纏，務得其弘通要眇，而始慊于志。其于道也，蓋將由犄以及精以自進于聖賢之域，不獨依其途術，陟其門庭而遂已也。余昔者常以其道告之文友，以爲吾徒之爲文當一意求其是。夫所謂是者，非規之字句之末

一無所差繆而自以爲是也。【略】時文友之擬江南爲文者七家，晉陵有三：文友、訏士與椒峯也。今文友已矣，訏士復早世，獨椒峯春秋甫彊盛，志專而力果，卓然有跂踔千古、睥睨一世之意。吁，斯道其尚有賴矣乎。余惟爲文之道，質之千萬人、千百世而始定，無庸徇其一己之私，而何俟于稱說。余故于椒峯之文不敢漫而爲譽也，祇以余夙昔之所以相期者，斷斷而言之。

奚祿詒《學文堂文集序》 余受命佐毗陵郡，甫出都，同年徐健庵立齋昆弟語余曰：「毗陵有陳子椒峯，以詩歌古文詞陵轢當代，是不可不與之交。」故余至毗陵，即訪椒峯，洵溫溫乎君子也。椒峯出其集屬序于余。余讀之，則原本「六經」，奚止唐宋大家而已？迹其開卷如《周易》、《河圖》、《洛書》、《尚書》、《春秋》數篇，其生平所學醇靜中正，大類如此。今雖待次而銓，異日發爲敷奏，發爲明試，舉天下于三代之隆，非獨以其文也。審矣，世之如椒峯者，庶幾列于聖人文學之林者歟？顏其集曰「學文」，蓋其于道勤也。

魏際瑞《學文堂文集序》 吾讀陳子椒峯之文，始而視之平平，然玩之則津津然。三四吟歎之，則山嶽屹然峙立于其中，江河淮泗渾浩流行，而不知其際若此者，蓋非規模古人與不規模古人之所能得者也。夫言之有倫，聽之可感者，必有物于其閒，如胎孕之生，果核之當萌茁，即不必別求，其何識何議而已，上與古人爲徒矣。吾嘗謂冰叔曰：「善學古人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其識精而議確。不斤斤學古人者，亦能自爲變化，變化相生，自合規矩。」今觀陳子之文，而于是察吾言之不謬也。

姜宸英《學文堂文集序》 自後百餘年，文章家互起。考其要歸，大抵鴻贍有餘，理趣不足，頗與荊川家法不相類。就其中貫串經緯，時亦有裨實學。而今之傑然者，尤能抒發性靈，馳騁今古，而整齊之爲一代之文。此吾友陳子椒峯所以鷹揚虎視于大江以東，而爲海內文士稱首，不虛也。文友嘗謂予世所傳古文辭，唯早達與山林之士居多。今天下以秀才爲古文者，唯吾與若耳。子甚悲其言，按應德得第時，年纔弱冠，道思筮仕亦甚早，故能以數十年之彊力，耑工于斯事，傳之後世。而椒峯亦幸以年少成進士矣。余喜其文章善序述辨難，雄渾有氣局，能不爲影響剽浮之言。所至鉛槧自隨刻畫，不少休銳，然欲與古作者竝驅，較之道思稱應德之言今何如乎？或謂應德晚年好學道，不復留意文字，即道思所指亦別有謂，椒峯其必以語我也。康熙歲次己酉仲夏，慈谿姜宸英西溟撰。

周啓崙《學文堂文集序》 椒峯既成進士，循循焉學之不已。其自待何如也？椒峯之言曰：「吾儒讀古人書而不能佐治今日之天下，無取乎讀書爲矣。且居今而諗古人，不能舉今日之天下，擬合于古之天下而大治之，無取乎尚論古人爲矣。」故椒峯之文，上稽唐虞，遞三代而迄秦漢，浸淫乎唐、宋諸家，觀其概而考其詳，抉其微而殫其蘊，于古既有得矣，復取今日天下之人心、風俗、紀綱、禮樂，與夫一切經權常變、教世化俗之爲，斟量優裕，形之篇什，見之詩歌。故端居一室，其軼宋、唐而駕漢、秦、唐虞三代之事業，幾幾乎坐而論起可見之行。噫嘻，椒峯夫豈文詞而已也。蓋嘗論之漢如蕭、曹、馮、鄧之儁，優于政事而紲于文章。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輩，文章有餘而不能試諸政事。至宋代理學諸公，日取古聖賢精義闡明之，乃阻于時、艱于遇而政治未洽。夫學者誠欲表當時以傳後世，固非文章不爲功。若徒工文章，明理學，不克久居朝廟而覃敷政事，揆之古人，詎無遺憾。椒峯會通乎理道，復磅礴于辭章，其于當代之大經大法講之有素，而又有聖君賢相遇知于上，出而爲世大用，安在今日詩文一編，非異日大行之左券邪。顏曰「學文」，愼也，謙也。學古有獲，蓋有而不居也。且循下學而幾于上達也。椒峯之寓意，誠深遠已。

程世英《學文堂文集序》 夫椒峯以其心與目馳騁于周、秦、史、漢、唐、宋數千百年之文，而貫之于此萬億之文，廣採博取，屏氣斂息，較離合于毫釐之閒，非極工千古文者能然哉。方其卷帙，縱橫浩乎吾前，譬如前崖後谷，雜樹蒙茸。及乎驅策欲竭，忽轉仄徑陟高峯，俯仰蒼茫，山空鳥鳴，曠然覩天海之寥廓。至此則無論所見萬億之文，與夫周、秦、史、漢、唐、宋數千百年之文，無不可約其成于一人之文。嗚呼！此則椒峯之所自爲文也已。椒峯家世貴盛，蚤達。方其獻策大廷，仰瞻宮闕之壯麗。星日光華，山河清霽，當此志暢色動。其文章之滿盈于中，如雷雨之動，自有勃乎其不可遏者。元老鉅公，折節相禮，下大廈廣筵之閒，弘辨崇議，得盡吐出其胸中之奇。歸而著書。夫椒之山落筆爲文，當愈增其英偉獨往之氣，此又椒峯之文所爲乘時益工者與。梁公實有言，使朝廷可以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吾于椒峯，有聽其鳴而已。

錢肅潤《學文堂文集序》 椒峯出其古文若干首示余，余一再讀而歎曰，是文也，非不學而爲之者也。夫文以講道也，椒峯之講道可謂切矣。文以論

事也，椒峯之論事可謂詳矣。文以散見其英華也，椒峯文含英咀華，可謂發越而光大矣。嗚呼，文之講道切者，可不謂明于義理乎？文之論事詳者，可不謂通于古今乎？文之英華發越而光大者，可不謂積累之深涵養之熟乎？然則椒峯之文，既能一一如是，可不謂學文者乎？夫同甫公之學得于孟氏，孟氏而後，惟推王通。孟氏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故作《孟子》七篇，無非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王通續詩、續書、修元經、讚易道、正禮樂，夫亦「六經」之遺意也。今椒峯之文，引經據典，動見本原，不戾于法，不詭于俗，其爲紹同甫公之傳，上遡孟氏，下訖王通，合之以爲「學文」之要明矣。自此以往，亦將愈學而愈見其難也。

汪懋麟《學文堂文集序》 噫嘻，陳子已進于道矣。凡古人爲文者，必先養其氣，窮于理而達于事。養其氣然後爲文，有紆徐條暢之態，而無躁慢浮動之習。窮于理，庶幾得乎聖賢中正之旨，不爲邪說曲學之所惑。達于事，則可參于古、酌于今，不徒爲空疏可喜之論。今陳子，已盡得之，其傳于後世何疑也。嗟乎？不見陳子三四年，其爲文之多已如此。使再十數年，則其文當捆載而來，連車而折軸矣。是蓋有才焉，不可強也。若余浮沈羈旅，終歲無一言，陳子當益傲慢相視，今而後亦可鼓余之情也夫。

魏禧《學文堂文集序》 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峰之論文曰：「世人于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略】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恆取有關勸懲。至其序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閒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斥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于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于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而卻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于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戚藩《學文堂文集序》 蓋椒峯之文，盡芟漢後言而一之于「二史」。其酌乎「六經」者，以「二史」錯變之。其鄰乎諸子者，以「二史」淹達之。所以大家之能事，悉奔驟于腕指之下，而莫能名其爲誰家也。椒峯需次銓籍，尚當遲數年而服官，人莫不惜椒峯以長才居散地。然因是遨遊四方，所在訪其賢人、君子，縱覽名山大川之勝，其爲文章多得之車輿馬足閒，翻自以未成其官而成其文爲幸。將使椒峯遂遡龍門、抵碣石，講齊、魯而歷梁、楚，其嶼嵎溯洌，犖卓光瑋之奇觀，必更有十百于今茲而全乎。太史公之文者，子安能涯略測之哉。

何契《學文堂文集序》 《學文堂文集》，毗陵陳子椒峯所著。椒峯曩其琅霞、程邨、文友合梓《毗陵四家文集》。椒峯少壯成名，得志于當世，殫力于「五經」、諸子、二十一史，以達其氣，抽其華，故所爲文源遠流裕，如江海之水盈科而行，而煙雲盪漾，杳渺莫測。余讀之，深服其爲歐陽子之文也。往時，余過毗陵，見四子各出所爲文相讎校，其足傳不減有宋諸家，且又生同邑，歎爲極盛。未數載，程邨、文友竟忽焉以歿，令人念之欷歔流涕。而琅霞先以邑人之災鬱鬱窮愁，近益求適意性命諸書。獨椒峯意境勃發，斯文未喪，專賴振興之力。此程邨、文友相與重望于泉下，欲相附以傳之無窮者也。歐陽子于亡友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切切，惟慮湮沒無聞于後世，極爲表章。數百載下稱說數子，尤稱說歐陽子不衰。蓋文章朋友存沒之際，相需之重有如此也。然使歐陽子之文不卓然稱于千古，則雖朋友之情流連篤摯，而卒無益于傳不傳之數。余有志文章，思欲以傳二子而力不逮也。今椒峯已能爲歐陽子之文，言語爲當代尊信，其力足以表章亡友。況程邨、文友無所後于蘇、梅，則傳之不令湮沒無聞者，余知其在椒峯之文也夫。

吳穎《學文堂文集序》 予初從《賴古堂文選》見椒峯陳子之文，驚爲含弘肅括通都名山無適不宜。既而，以《學文堂集》見寄，則「六經」燦然，定爲貫道之器而又極其曼衍自恣之意。蓋數十年縱心于此，而不苟以所蓄積者示人。【略】椒峯資家世之盛，擅名士之風，生平經史獨娛，尤好高遠，其情以自表見，其必爲命世之材何疑，豈區區少年科名相倚以重乎？古文之業，盛于今日。其氣象之駿偉也爲難，而以氣象收拾名理之全尤難。何則？古人名理，唯澹略見大意而止，無取雄分後。此則刻畫所不盡，而以識量爲準，即佐以星緯律度格格不相入也。故方其言經濟也，規條古昔，包舉今茲，精湛主張細而能入。迨夫名理之言，右以物迹，衷以悟詣，鋪以顯融之情，凝以古壯之格，更復挺而出于廣大堅確之塗，此椒峯文章之表裏無滯者，豈非其修潔

獨持，靜深而好讀書之所取也歟。余與椒峯尊君郤公先生同舉于鄉，又二十年同官于朝，知其家學甚深。乃椒峯不以余之衰遲，而遠問叙于余。椒峯視功名富貴之路，固有以別于人，而且談經讀史之功，抑亦有以示別也。故余之知椒峯之文不于其筆酣墨飽之時，而于其深苦相依之際也。

杜濬《學文堂文集序》 蓋今世作者林立，而力爲持世之文者，獨吾友陳椒峯。覽《學文堂》諸篇，原本「六經」以端趨嚮，表章節義以厚風俗。余讀其所爲王節愍公以及蔡氏一女子、張三愛一僕隸傳，爲流涕焉。而學力之沈博，筆鋒之矯健，詞情之剴切，使人感動留連，抽繹不能已。持世而傳世道，固在于是。椒峯屬予言其端，予何能益一詞。惟舉平日所持孔孟之辨在知本與不知本之閒者，不以告他人而獨以告椒峯。則椒峯之文何如哉？

張侗《學文堂文集序》 陳椒峯嘗曰：「古文不可宗一家。宗一家，則意拘而才與氣束縛，而多所不達。雖揣摩極工肖，亦成其爲古人之文。夫古人已有其文，何藉于我？況有意揣摩古人，雖甚工肖，究有不能工肖者。惟本諸經史，旁及秦漢百家，使貫串融洽于心，臨文時，我能用古而不爲古所用，然後可自成一家之文。」予聞其言而歎曰，嗟乎，難言矣。爲文不能立意，譬如百萬之師，無主將以御之，則一軍無所稟命。然有將而設謀制勝奇正虛實之法不能百出不窮，臨敵時不能驅士卒如臂指之使，則又與無將同。故爲文貴立意，而又必得才與氣以輔之也。椒峯文常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未嘗持尺度寸寸較量之，而自不越乎規矩，誠所謂用古而不爲古所用者。然則椒峯論文之說，正以自論其文也。吾嘗見椒峯危坐凝神，奮筆迅掃如風雨驟至，又如孤峯拔地而起，壁立千仞，飛泉噴薄，巖竇閒若伏若見，望者莫可端倪，而其旁怪石硌呀、林水掩蔚、驚禽駭獸、煙雲之屬，皆爲之助勢。椒峯之文之奇如此。然椒峯猶嗛嗛不自以爲足，近復留心聖賢之學，闡發其淵源，老生宿儒莫不折節椒峯。彼其文，寧復可以一家求之哉。夫登高建旌則所視者廣，順風振鐸則所聞者遠。椒峯業已得時而駕，扶衰救弊，其在椒峯之人與，其在椒峯之文與。

邵長蘅《陳椒峰文集序》 椒峰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爲瓌偉而特立者歟。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爲文不名一體，大要主于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峰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媿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峰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峰重先生邪，先生重椒峰邪，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酹山靈而問之。

陳維崧《陳賡明文稿序》 慨自平陵燕冷，西京無丹轂之賓，長樂鸞迴，東邸乏銀函之彥。臺城風月既息，意於箜篌；河內胭脂久忘，情於桃李。張衡不樂，馮衍長愁。恨絳鶴之清陰，訝銅螽之岑寂。於是烏衣少弟，重擅金樓。白塵諸郎，新裁玉樹。過王根之宅，玫瑰之樹千里；訪樊重之家，玳瑁之簾萬軸。春城晚晚，能吹秦史之簫；夜館深沈，解啖石崇之棗。曲停三閣，宜催張、孔之新妝；才染六朝，雅高徐、庾之別體。優游妙詠，婉孌工閒。花下夾車，不問金城公主；城頭挾彈，誰交安息將軍。復以幼小明詩，生平射策。屈王濛、謝眺之麗製，作荀卿、李克之專家。字字驚鴻，行行夢鳥。緘扶風之錦，半作鴛鴦；翻江夏之杯，都爲鸚鵡。若隨曹植之馬，客譽其香；如歸衛玠之車，人言其玉。瓊蟾嚙鎖，風心共意蕊爭舒；銀虎牽絲，露葉與筆花競萼。固已攜之適洛，慮教高鷺陪軒；袖以入關，當使吟蟬承鬢。已僕也金花不落，合住高樓。油犢難歸，偏知小市。抱倡蹊之花禧，惟事漸裙；拂野閣之明箱，但免擎履。幸衰宗之不墜，阿連豈是常兒。欣賢從之有人，諸江自足生活。臨文繪曲，搦管叙心云爾。

又《學文堂詩集序》 今年，余以棘人沈頓讀書家弟椒峯東園，文友董子亦以讀禮暇時時過從，與吾兩人言詩。無何，椒峯《學文堂初集》先成樂府、選體、歌行以至五行七言、近體、絕句其若干卷。余覽其全集，大約崔悛、沈悱以上人，規模曹、謝，掩映江、鮑，綜蕃哲匠，自命作者。余宗獲此，固向者過江諸王所不及也。椒峯家世華要，意氣高壯。蓋崇禎時，叔祖大中丞公開府荆楚上流，異軍蒼頭斬馘白馬黑山以萬萬計。既已給鼓吹歸本州，而叔郤公又以通明英博之略，爲興朝豹尾近臣。椒峯卽籍貴遊珥貂蟬，亦宜作景宗競病之詞，擅徐陵雜曲之體，況又夙工楊梅之對，天性雕朗，貫洽百代者乎。余與文友神思危惑，魂魄哀激，謳吟趨豔。秋冬氣多，放廢之人又不自知日暮矣。以《觀學文堂》一集，獨步東南，相去奚啻莛楹哉，是爲序。兄維崧其年撰。

《詩觀二集》卷六 椒峯五古，俱規摹蕭選。

巢震林《學文堂詩集序》 吾毗陵諸君子，騷壇互建，久噪鷄林，椒峯復以龍跳虎卧之才，雄視同輩。其大父大中丞鹿苹先生，暨尊人比部郤公，公

皆以古學名。椒峯淵源家教，窮探典籍，每當論文對酒，與諸君子屬題拈韻，更唱迭和，其較其毫釐分寸，刻燭扣鉢，累紙連篇，莫不躡錢劉、壓元白而直躋少陵以上，蓋所爲宏筆之儒國之風雨矣。余與椒峯居隔一垣，稔椒峯之爲人，不獨詩文足以不朽，且克敦孝道，爲不可及。比部公罹難時，椒峯纔八九歲，即號呼于當事之庭，卒得脱。母夫人嘗思疾，椒峯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時時泣不出聲。余從隔垣窺之，歎服不置。己亥春，江南有海寇之變，時令弟弢仲病危急，椒峯日同當事登城陴，策戰守，夜即至令弟榻，左右其寢，手調湯藥，達旦不寐。母夫人方避居郊外，椒峯每日必走報曰，今日弟病差愈矣，蓋唯恐母懷懸懸也。椒峯孝友，根于天性，大率如此。詩《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所爲作。椒峯當之，信無忝哉。椒峯向刻有《映山堂詩集》、《宛陵遊草》、《公車草》，今合訂若干卷名《學文堂集》，序、記、書、傳、碑銘、論議、説解之屬，莫不犖然畢備。序之者已多，余托親串尤不能已于一言。且以爲讀椒峯詩者，宜知椒峯之爲人，當益以余爲知言。是爲序。同里巢震林兼山譔。

沈泌《學文堂詩餘序》 宋、元之詩餘，繼樂府而有作乎。其辭大約柔曼而婉麗，激昂而慷慨，辛稼軒、薩天錫諸家最爲稱首。而吾友毗陵陳椒峯先生，獨能得其傳。椒峯博學多才，下筆輒纚纚數千言，古文詩歌擅絶一時，爲當代鉅公所推重。又于翰墨之暇，旁及詩餘，復可奪前人之席。【略】余客歲浪迹三吴，往來晉陵九峯間，椒峯爲之適館授餐，論詩譚藝，無閒晨夕，因得盡讀其詩詞古文。一日，出其詩餘百餘篇屬余爲序。余雖不敏，不敢辭。夫椒峯以宏博絶麗之才，發秀豔清新之句，或當佳辰彥會勝地冶遊，登峻嶺而送目，臨清流以寄懷。值秋雁之横空，對春芳之吐媚。時而乍開綺戶，曼睩騰光。半挂瓊鉤，金波泛豔。訪西園之才子，尋南園之佳人。藻采遄飛，逸情秀上。託遠慕于銀管，驅柔翰于蠻牋。故瀏覽則煙霞草木任其驅使，言情則風雨山川供其揮灑。極心胸之窅眇，擷天地之精英，宜其可歌可詠而無對無雙者矣。余亦雅好倚聲，繆相投洽，顧自媿傖父，其醞藉風騷，契務頭而振絶響，不及椒峯遠甚。【略】宣城沈泌方鄴譔。

任繩隗《學文堂詩餘序》 吾友椒峯先生，年弱冠，早已蜚聲宇内。及今成進士，寰海名士從而問業者，車徒輻輳，所寄迹輒復成市。頃出其《學文堂集》數十萬言，中有塡詞若干卷。搴英擷實，殆倡《花間》、《草堂》而上之。在椒峯視之，固其餘也。在人之視之，亦椒峯之餘也。雖然，椒峯固能出其餘者，以冠冕乎天下也哉！異日者于平章之暇而有所諷述焉，其亦如晏元獻之當國乎？第恐或入者，又起而議其後矣。而椒峯之文章事業，夫復何議焉！宜興任繩隗植齋撰。

徐喈鳳《學文堂詩餘序》 晉陵之有椒峯陳子也，秀起具區，俯視衆山七十；雄標澤國，靜涵遠水三千。是以雀對童年，才驚父執；雁題壯歲，名動朝賢。既宗秦漢，以立言起衰八代；復合李、王，而琢句媲美三唐。固已時號文豪，羣推詩伯矣。爾乃江筆燦其新花，兼工樂府；陸海翻爲細浪，偶寄詩餘。叶宫羽于毫端，乳燕嬌鶯悉入美成之譜；散煙雲于楮上，清風朗月紛披子野之章。或刻燭綺窗，則唱和交飛白雪；或停車繡陌，則悲懽總託烏絲。訪勝地以矢歌，籟同吹萬；遇名花而發韻，律協函三。南國懷人，紅牙曲豔；西園晏客，白紵詞新。匪但含辛吐柳，抑且駕李凌溫。蓋才華夙瞻，學識彌淵。灑墨成珠，自爾光搖。羣玉檗牋爲錦，何難麗奪七襄。重翻宫體之名，南唐讓豔小變。樂部之調，北魏輸奇。刻月追情，幽閒獨絶。雕雲寫貌，清綺非常。發雅唱于四聲，霓羽應聞天上；振逸音于三影，琅璈偶奏人閒。斯誠藝苑之鼓吹，而蘭陵之韶護也。然孟公投轄，結客不在篇章；元龍卧樓，應世還推經濟。【略】椒峯兹集，寄託遙深，體裁閎麗。不獨句香字豔，傳絶唱于旗亭；行將玉戛金鏗，黼太平于瑶管云。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沈雄曰：映山堂詞不喜浮豔，自有沈摯之力。「夢裏和愁，愁時如夢，情似越梅酸」，此詠閨情也。「縱舞遍天涯，休教忘了，繡閣斜陽裏」，此詠落花也。一如湘眞之深於意態者。

《聞董文友已在山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眉眼最近，而眼不見眉，即思深夢疏之謂。

《落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離形寫意，便覺超然，一結所見尤大。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陳玉堪》 陳玉堪，字賡明，號椒峰，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學文堂集》。

《清史列傳・陳玉堪傳》 陳玉堪，【略】。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究心源流，言之娓娓。讀書至夜分，兩眸欲闔，用艾灼臂。能詩文，下筆千言，旬日間動至盈尺，時稱俊才。賓客輻輳，酬應旁午，彈琴投壺，亦樂爲之。偶有觸發，見諸詩文。然其失亦在貪多務得云。著有《史論》數百卷，又有《學文堂集》四十三卷。

《晚晴簃詩匯》卷三六 陳玉堪，字賡明，號椒峰，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內閣中書。

紀事

《今世說・文學》 陳椒峯讀書至夜分，兩眸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成痂，每一顧，益自奮不敢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 舍人於天文、地理、禮樂、兵農、河渠諸務，無不講求。賓客雜集，應酬不倦，暇則成詩，旬日之間，動至盈寸。遠近目爲才人。

《雪橋詩話》卷二 武進陳賡明玉堪，與董以甯、鄒祇謨、龔百藥稱毗陵四家。家太湖之馬蹟山。以椒峰自號。

《九朝新語》卷一 武進陳椒峯（玉堪）與邵青門、董文友、鄒訏士同時，治古文有名，每讀書至夜分，兩眸欲合，輒用艾炙臂，其勤如此。

著録

程世英《學文堂文集序》 今天下文治蒸蒸，一時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踴躍奮興于古文，思以闡發經史，揚抑忠孝，翕然而起，如鐘鼓之相應，可稱極盛。于是，毗陵陳子椒峯，以高才工古文，乃取一時公卿大夫韋布之士所爲古文，與龔子琅霞選爲《文統》以傳，用彰國家同文之盛。別梓其自所爲古文爲一集曰《學文堂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學文堂集》 四十三卷，國朝陳玉堪撰。【略】是集雜文三十一卷、詩八卷、詞四卷。其說經之文及辨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勦說。然大致透迤平衍，學宋格而未成。詩則更非所長矣。

又《別本學文堂集》 四十七卷，國朝陳玉堪撰。此本凡文四十三卷、詩十卷、詞三卷，總五十六卷。然文集之中，有錄無書者九卷，實爲四十七卷。與前一本大同小異。然兩本皆無總目，疑皆隨作隨刊之本，非其全帙也。

藝文

汪懋麟《簡賡明》 午夜聯鑣向御溝，玉階華樹隱龍樓。宮門導引皆郎將，殿上傳呼是列侯。賈誼少年齊入侍，桓榮博學亦同游。如何顦顇蘭陵客，詞賦翩翩竟滯留。

毛先舒《寄懷常州陳賡明》 昔年蓬逕爲君鋤，弊闊相思又歲餘。山館早梅千點雪，江關春雁八行書。談經羨爾才眞健，隱几憐予髮轉疎。玉女潭深人迹少，此中高卧意何如。

彭孫遹

論述

《詩觀三集》卷九　羨門藻麗秀逸之才，兹爲應制，亦復雲霞珠玉，搖筆而生，能不以延清見許。

又　羨門驚才絶艷，所爲香奩諸什，凌轢溫、韋，固當今騷賦之宗。

《本事詩後集》卷九　駿孫與西樵、阮亭爲《香奩倡和詩》，人都傳之。作小令長調，皆臻妙境。

《漁洋詩話》卷上　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爲賦詩，推彭少宰羨門擅場。中聯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余常喜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彭又題湖口句云：「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亦是寫照。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羨門詞和氣平，在唐人中最近大曆十子，在十子中最近文房。

《國朝詩話》卷二　彭羨門（孫遹）詩工近體，丰神絶類阮亭，嘗刻《彭王倡和集》。王極稱其《廣州竹枝》及「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句，誠雅韻也。彭又有《南還至横浦驛前與程五别處》作：「憶向清秋採白蘋，今來江上值殘春。一從横浦三年别，南北俱爲萬里人。」格甚高渾。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略】彭羨門如漢宫人柳，臨風綽約，有三眠三起之致。」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二六・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詞三卷南淮集三卷》　孫遹遭際昌期，實冠是選。文章聲價，紙貴一時。今觀是集，才學富贍，詞采清華。館閣諸作，尤瑰瑋絶特。知其獨邀甄拔，領袖群才，不偶然也。

《定香亭筆談》卷四　彭羨門少宰（孫遹）《未央宫瓦歌》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句未經人道。若《陳白沙草書歌》、《西洋琥珀酒船歌》、《張都尉畫馬歌》諸篇，皆骯髒瑰偉，自立旗鼓。世競稱其《竹枝》艷體及應制諸作擅場，淺之乎論少宰矣！

《晚晴簃詩匯》卷四一　尤西堂曰：羨門《瀛臺賜宴詩》七言一百韻，盛矣！麗矣！使人茫乎望洋向若而歎；然細尋之，叙次周浹，音節自然，所謂人巧極天工錯者，雖使揚、馬復生，猶當退避三舍，何況餘子？

尤侗《彭駿孫延露詞序》　向讀彭子駿孫與王阮亭無題倡和，歎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阮亭既官揚州，駿孫有客信宿，會鄒子程村初集倚聲，于是《延露》之詞成焉。然則「延露」者，其無題之餘乎。蓋維揚佳麗，固詩餘之地也。昔人謂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至有「人生只合揚州死」之語，不止三年一夢而已。故登蕪城，宜賦西風殘照；吊隋苑，宜賦金鎖重門；過玉鈎斜，宜賦曉星明滅；上二十四橋，宜賦衣染鶯黄。載酒青樓，聽竹西鼓吹，宜賦幷刀如剪；進雷塘看八月潮，宜賦玉虹遥挂。豈惟平山堂檻，讓文章太守，揮毫獨步哉。楚大夫芳華竟體，若無湘浦蘅蘭，巫峰雲雨，則《九歌》、《九辨》，何處生活。今以駿孫之才，江山助之。折大堤之楊柳，對官閣之梅花。選樓公子，盥手裝書；殿脚美人，畫眉捧硯。宜其提柳扳秦，含周吐李，與紅杏尚書，花影郎中，平分風月。則維揚固詩餘之地，而彭子乃詩餘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有其人，有其詞。詩餘人乎，人餘詩乎。寄語王鄒，想當絶倒。如僕者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斯又彭子之餘也已。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　長調惟南宋諸家，才情蹀躞，盡態極妍。阮亭嘗云：詞至姜、吴、蔣、史，有秦、李所未到者。正如晚唐絶句，以劉賓客、杜紫微爲神詣，時出供奉、龍標一頭地。彭十金粟所作數十闋長調，妙合斯恉。阮亭戲謂彭十是豔詞專家。余亦云：詞至金粟，一字之工，能生百媚，雖欲佛然不受，豈可得耶。

《雨村詞話》卷四　羨門《延露詞》率多悲壯，不減稼軒。如《念奴嬌》長歌四首，《沁園春》酒後作歌四首是也。然其豔體獨步，不特阮亭所稱「子城一帶綠陰中」也。《長相思》云：「啓園屏。下重旌。解意銀缸故不明。今宵始目成。夜香清。墜釵横。燈下頻頻相喚聲。教人待怎生。」咏目成情景，皆以靜會得之。

《新世說・企羨》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爲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傖父。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新世說》曰：「羨門驚才絕豔，詞家獨步。【略】。」故其詞綽然有生趣，又誕甚，耐人長想。如「舊社酒徒零亂。添得紅襟燕。落花一夜嫁東風，無情蜂蝶輕相許」，無理而入妙，非深於情者不辨。

又《詞評》卷下《詞衷》曰：「彭十是豔詞尚家。」王阮亭曰：「每當十郎，輒自覺傖父。」沈去矜、宗梅岑諸子亦云，夫一字之工，能生百媚，卽欲拂然不受，其可得耶。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延露詞》工近曼聲，《鶴徵首錄》冠羣英。夕陽秋水尋常語，方駕劉郎果定評。（彭羨門集中亦有佳什。當時爭推其《滕閣》一詩，殊不可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籐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坐吃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秋日登滕王閣》《漁洋詩話》卷上：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爲賦詩，推彭少宰羨門擅場。中聯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余常喜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彭又題湖口句云：『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亦是寫照。」

《廣州竹枝》《漁洋詩話》卷上：《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彭羨門尤工此體。如《廣州竹枝》云【略】。

《魚梁灘下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寫晚景入神。

《彭蠡夜泛》《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四語在人人意中，而脫口新鮮，渾然無迹。

《登湖口縣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親其境者，知其寫照之工。

《金陵懷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二章皆言南渡時事。遺簪按曲，秘戲除官，而置兵防於不問。事勢至此，不亡何待。

又《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童妃、王之明事，迄無定論，詩人歌咏者俱以爲眞。

《江北謠》《清詩評注讀本》卷一王文濡評：江北風景，一一吻合。

《春日憶山中故居》《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清新俊逸，庾、鮑之遺。

《豆腐》《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大處落墨，固異於刻畫爲工者。

《感事》《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一字一淚，不堪卒讀。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彭孫遹，【略】明太僕期生子。順治己亥進士，候選主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吏部侍郎。工詩詞，有《松桂堂集》、《南沚集》、《延露詞》。

《清史稿・彭孫遹傳》彭孫遹，字駿孫，海鹽人。父期生，明唐王時官太僕卿，死贛州。長子孫貽以毀卒，孫遹其少子也。順治十六年進士，授中書。素工詞章，與王士禎齊名，號曰「彭王」。康熙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詔中外諸臣廣搜幽隱，備禮敦勸，無論已仕未仕，徵詣闕下，月餼太倉米。明年三月朔，召試太和殿。發賦、詩題各一，學士院給官紙，光祿布席，賜宴體仁閣下。於是天子親擢孫遹一等一名，授編修。【略】孫遹歷官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史》久未成，特命爲總裁，賜專敕，異數也。年七十，致仕歸，御書「松桂堂」額賜之，遂以名其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松桂堂全集》（彭）孫遹，字駿孫，自號羨門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官中書舍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召試擢第一，授編修。歷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略】於時景運方隆，人文蔚起，懷才抱藝之士，雲蒸鱗集，咸詣金門。司校閱者雖有李霨、杜臻、葉方藹、馮溥四人，而甲乙次第，皆稟睿。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記，施閏章《省耕詩》中誤書旗字爲旂字，詔降置次等一事，仰見睿鑒精詳，不遺纖芥。故得人之盛，今古罕儔。而孫遹遭際昌期，實冠是選。文章聲價，紙貴一時。

紀事

《本事詩》卷九　彭孫遹，駿孫，羨門，海鹽人。駿孫與西樵、阮亭爲香奩倡和詩人，都傳之作，小令、長調皆臻妙境。阮亭撰《倚聲集》，推爲近今詞人第一。中遭放廢，日從吳姬于酒間，按拍搦彈，紅牙檀板，新聲宛轉，其興致亦在柳郎中、秦淮海之上也。漁洋山人曰：「程村與羨門舊不相識，一日相遇阮亭座上，都無寒溫。既而阮亭起曰：『鄒大、彭十夙昔千里相思，今日尹邢相見，可無一言乎？』二君皆大喜過望，于是定交。」孫默無言合刻三家詞，阮亭嘗有絕句：「不逢鄒子三春信，絕憶彭郎八斗才。」

又　王西樵再過虎邱，題彭十詩後云：「嶺梅江草跡參差，拂壁空思半醉時。幸不巡牆兼遶柱，春風曾此讀君詩。」時羨門方遊嶺南也。王阮亭戲送彭十入粵詩并附：「大姑彎彎眉黛長，小姑窈窕宮亭妝。三日潯陽風信到，雙姑早晚嫁彭郎。」

《居易錄》卷二九　彭羨門（孫遹）少宰傳治腫毒，初起方取雞子，用銀簪插一孔，用明透雄黃三錢，研極細爲末入之，仍以簪攪極勻，封孔入飯內，蒸熟食之，日三枚，神効。

《寄內》　法式善《梧門詩話》：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海內名宿雲集輦下，月給司農錢以膳。凡試入高等者授翰林。及期，御試體仁閣下，西清給札，光祿傳餐，實唐、宋制科所未有也。海鹽彭羨門孫遹哀然舉首，有《寄內》詩云。

《清稗類鈔・考試類・彭羨門爲康熙制科第一》　彭孫遹爲康熙己未宏博第一人，才富學贍，王阮亭、朱竹垞皆自歎不如。其《延露詞》三卷，清綺纏綿，多神妙語。然當時有黠者，摘其書中穢詞，謂：「如此淫狎，何以獨冠多士，況宏博乃逸世大典，不將遺笑後世乎？」有司乃以其詞進呈乙覽，聖祖大怒，欲劈其書板，降其名次，後以某轉圜，乃寢。彭，字羨門，海鹽人。

《晚晴簃詩匯》卷四一　羨門幼慧，七歲詠鳳，號神童。既成進士，爲推官，罷歸。己未，大科名第一。【略】可見一時聲譽之盛。晚年歸里，嘗與子姪九日登高賦詩，得句云：「平生幾兩游山屐，更不登臨奈老何？」觀者訝其衰諷，不久謝世。早年詩有《南沚集》，才氣尤盛，倚聲時推獨步。

李集《鶴徵前錄》　彭孫遹【略】先生成進士越數年，爲萬里之游，所過名山大川仗劍賦詩，自甲辰至丙午，得三百餘篇，名《南沚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詞三卷南沚集三卷》　孫遹所著《南沚集》、《香奩倡和集》、《金粟詞》、《延露詞》，俱先有刊本，惟全集未刊。孫遹沒後五十年，至乾隆癸亥，其孫景曾始爲開雕，併以舊刊《南沚集》、《延露詞》附錄於後云。

《清史稿・藝文志四》　《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彭孫遹撰。

又　《延露詞》三卷。彭孫遹撰。

藝文

納蘭性德《輓彭孫遹》　藏陵遺草尚如新，寂莫空堂撤瑟辰。花拂茵簾偏易萎，玉埋丘隴竟何因。鄭莊驛舍生秋草，荀令香爐裊暗塵。多少龍門舊賓從，筵前潰酒各霑巾。

陳維崧《送孫無言由吳閶之海鹽訪彭十駿孫》〈時無言刻程村駿孫阮亭三家詞特過海鹽索駿孫小令〉　具區之峯七十二，莫釐縹緲羣巘屼。吳宮廢苑日蕭瑟，沿庭春水空瀰漫。狂夫七載客江表，舊游冷落增長嘆。松陵高士推顧況（謂顧茂倫），獻歲寄我雲中翰。銅坑老梅數百樹，何不刺艇來盤桓。我時正作廣陵客，吳孃蟬髻相逢難。佛狸城畔遇孫子，大叫鍥臂同追歡。紅橋絲柳酒帘挂，見此詎復愁眉攢。無何告我渡江去，布颿徑欲游鹽官。問爾作裝有底急，鱠魚正美堆冰盤。君言一事繫懷抱，越中彭十今秦觀。紅牙小令風格妙，字字可付吳姬彈。我行適越苦爲此，千里那顧行蹣跚。孫郎語竟杯已乾，陳生送客春將殘。橫江估舶大笑汝，白晝濁浪生波瀾。韋莊牛嶠好詞句，此事何與卿饑寒。舟行倘過王珣宅，切莫懷古心悲酸。

又《無題次彭駿孫王貽上倡和原韻十二首》（存目）

又《春暮雜憶四首和彭羨門韻》（存目）

尤侗《和羨門韻三首》（存目）

又《輓彭孫遹（羨門海鹽人官編修三首）》　一別翻成萬古哀，南園春色閟青苔。也知荀倩神傷甚，無復中庭取冷來。　花落花開一愴神，野棠飄盡故園春。可憐蜀嶺承恩日，不見牛衣對泣人。　生從紫府結前因，太乙官中辦道宸。玉格他年同證取，曾聞天上有橫陳。

徐釚《春暮雜憶和羨門韻四首》（存目）

王士禎《喜彭羨門閣學卜鄰之作》　少小論交三十載，中間離合似浮雲。谷風莫問窮兼達，舊雨猶存我共君。東閣從容多密劄，南臺潦倒恕彈文。望衡乍喜相鄰並，可許談詩坐夜分。

又《送彭十駿孫游嶺南二首》（存目）

雜録

《漁洋詩話》卷上　余少與彭少宰羨門（孫遹）友善。後同官卿貳。一日諸公集朝房，余問：「彭兄鄉中蓴菜，風味何似？」彭答云：「不知。」余笑曰：「應是無蓴鱸之思，是以不知其味。」彭與諸公皆大笑。

劉大勤《師友詩傳續録》　問：「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如？」答：「七言排律，即唐人作者亦少。近人惟見彭少宰羨門，曾賦至百韻。」

陶元藻《全浙詩話》　羨門工詩詞，與新城王阮亭齊名，時有「彭王」之稱。嘗步蕭寺，寺僧方製琉璃長明燈，請爲賦，羨門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就矣，其筆端敏捷類如此。

馮廷櫆

論　述

《漁洋詩話》卷下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館選不得與，以中書舍人終。近日才士之厄，未有如大木之甚者。其《晴川集》，余序而行之。《荆卿故里》云：「一卷輿圖計已疏，單車徑入虎狼都。縱然意氣傾燕市，豈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匕首，誰令豎子把頭顱！南來曾過邯鄲道，試問人知劍術無？」又：「寂寞黃花時節雨，淹留烏帽文人祠。」「半篙谿水楓圍屋，一片山雲雪到門。」此例甚多。古選歌行尤有可傳。

王士禎《姜編修愷歌後序》　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眞能得《三百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芷、荃、芍、蕙、若、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眞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其木，思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无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趙執信《馮舍人遺詩序》　德州馮大木先生，余與同舉於鄉，兄事之。及後同在館閣，以詩相資也。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先生與余各賦長歌。於時名輩自漁洋公而下，莫不斂手。漁洋遂欲哀兩人酬唱之篇爲《二妙集》行諸世，先生與余並辭乃止。蓋漁洋公方爲詩壇盟主，前所推引者十子，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則田山薑侍郎、謝方山郎中也。先生爲州里後進，獨以清才健筆，絕塵而奔，一旦爭長，且抗行焉。漁洋公色飛心動，終不能羅而致之門下也。余少先生十三歲，越軼山左門庭，棄其家學，而宗

虞山、馮氏。訕笑閑然，漁洋亦內薄之。先生獨默契無間，晨夕磨礲，共探「六義」之旨。故其詩標新領異，與時消息，而神韻泠然，去俗遠矣。古體取法青蓮，極之昌黎、眉山，比興深切，風格超峻，以餘力爲奇情險語，邁古駭今。至其潛心孤詣，雖漁洋、田、謝諸公知之，蓋不能盡，而況泛泛者乎？先生諱廷樞，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官中書。丁卯校士於楚，爲《晴川集》，漁洋評而刻之。既而與余悉芟，比年所作《銅鼓》諸什，不欲有所依附耳。詩日以工，名日以盛，而迹日以冷，官十年不一遷。癸酉返里門，不擬復出。後遊於近畿，爲《雪林集》。買田郊郭，爲《曹村集》。庚辰有不獲已，再入京師，垂得量移矣。一夕忽卒。余廢居山中，久乃聞之。明年，將往哭先生。適漁洋公暫假歸新城，余過謁公，問先生臨歿狀，相對隕涕。時余方以論詩逢公之慍，先生詩皆公所諗者，言將盡取而論定之。余至先生家，遂不問其詩，避嫌且不忍也。嗚呼，詎知先生既歿三十有一年，而妄爲品題、校正，仍有待於余，若陰有主之不欲委諸他手者。文章有神交，有道，不信然哉？先生才浮於位，年不副名，談者咸以爲憾。憶余交先生來五十年中，所見崇高赫奕、震耀一世者，指不勝屈，皆與荒烟腐草，倏焉變滅，即漁洋、田、謝聲華亦寖銷滅。所謂十子及並時名輩，無復有知其彷彿者。而先生冰雪之文，皦然出風埃之表，方將羽儀「六經」，傳之不朽。試與較量失得，何憾乎？爾余今年七十矣，平生所師馮氏，所友馮氏，受益既多，積累不少，自信粗有成就，不愧於始之相資者。顧不能起先生於九原，徒抱無與爲質之嘆也。悲夫！先生之孫德培奉遺集，走五百里詣余，計詩五百首。余吟誦旬日，爲之序而歸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舍人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官閑無事，惟枕籍書卷。所爲詩清警絕俗，咏古尤佳，山左中尤矯矯者。

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　先生稱詩師漁洋而友飴山，兩公持論不同，而莫不心折於先生，則先生之詩概可知矣。

《筱園詩話》卷二　山東德州馮大木，詩筆爽俊。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爲過也。大木惜早世，未及深造。

《論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尚俠之風起于四公子，而流爲朱家、郭解之徒，以至遷徙關塞，非生民之福，亦非國家之福也。歸本于王迹之熄，見四民安業，必無此弊，眞拔本塞源之論。

《鐵犀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只是控馭水勢，近於壓勝者，前路故作奇，使人目眩心駭，少陵《石犀行》以正出之，此以奇出之，故應各擅其勝。

《黃鵠磯》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此登磯上黃鶴樓作也。予典湖北試，嘗登此樓。時八窗洞開，大風翻江，江水起立，樓空似欲飛去，曾作詩記之。讀此詩，如重經其地，但詩中未說到風耳。

《荆卿故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不獨劍術之疏，直咎行刺之失策，此是正論。

《歲暮書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想見作者胸中無事，目中無人。

《謁諸葛公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點染本事，極見自然。

《張華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憐其不能退休，所以受禍。

傳記

王士禎《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大木墓誌銘》　康熙庚辰，馮君大木卒於京邸。予哭之過時而悲。嗣是數往來安德，望君之廬，未嘗不腹悲也。昔秦少游死，東坡先生歎世無復有如此人。大木死，世豈復有如此人哉。丁亥冬杪，其孤炎來告葬期，且請書其隧道之石。予方病困甚，言念平生，不忍例辭，乃伏枕略述君之梗概而銘之，以代楚些云。按狀：君諱廷樞，大木其字。先世萊州卽墨人。曾祖仲選。祖嘉禎。父沛，順治辛卯舉人，不仕，卒。君幼號奇童，讀書一覽，輒誦於口，彊記不忘。十五工爲制科之文。五經、三史、莊騷以下，四庫二氏之書無弗瀏覽，於是落筆輒紬其輩行亡敢當者。康熙戊午，舉鄉試第六人。壬戌，賜進士出身。君文詞贍博，又善撫趙承旨書，時論以爲鼎望無以踰君。會有尼之者，竟眞二甲。及館選以名士，薦者五十人，復不及君，君於是浩然有歸志矣。又三年，授內閣中書舍人。官閑無事，僇直稀少，益取古人書枕籍讀之。足跡踽踽，終歲不識貴人之門。性孤峭益甚，而詩文亦益奇。丁卯，典湖廣鄉試，所取多振

奇服古之士，居然楚之雄風也。既撤棘，蠟屐笻杖，登黃鶴樓，俯江漢之流，眺內方、大別諸山，南望瀟湘洞庭，慨然遠想。有詩百餘篇，識者以爲騷之苗裔，今所傳《晴川集》是也。尋以次久掌典籍事。宅繼母郭憂，泣血三年，毀幾滅性，人稱篤孝。居久之強起，補舊職，量移曹郎有日矣。一夕，與友人會飲邸舍，歡甚。丙夜，客皆去，君始就寢。明日日高不起，其僕啓戶視之，君卒矣。君生平嘐嘐然，慕古近狂，不屑不潔，近狷，與人少可而多怪。非其人，雖比屋不相往來。苟其道誼契合，推心置人腹，坦然無機械。無町畦而內行純，備潔修自好，尤爲士君子之所難。獨不能突梯閃楡，以媚世而詭遇耳。語云：「寶劍不可刈韭，古鼎不可柱車。」其所挾持者，非也。譬輿人造車而方其輪，欲以致千里，得乎？計倪曰：「有高世之才，必有負俗之累。」於君益信。顧人忌之，天亦忌之，使之顛頷沒世，年甫及艾以死。此則太史公所致疑於天道是非者也。君之文，清迥絕俗，歌詩尤超逸，似不從人間來。予爲刊削，存尚數百篇。其友人李子田子將謀刻之，其必傳於後不疑。君卒以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娶李氏。子一人，炎。今將以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三日葬曹村之阡。銘曰：「雲中白鶴兮，警露高翔。下視雞騖兮，爭趨稻粱。幽蘭空谷兮，無人自芳。棻蒨雜糅兮，羅生北堂。巫咸上天兮，天道茫茫。孰分菀枯兮，孰辨彭殤。文冢幽幽兮，上燭星茫。嗟嗟馮君兮，德音不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逼，未得堅卧。庚辰，再入都，一夕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同在館閣，晨夕過從，共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渢渢乎笙磬之同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者各賦長歌七百言，光怪陸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閣筆。漁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哀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霑殘膏而丐賸馥者，幾千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翕翕熱。公卽號好賢能得士，而以禮爲羅，要未能致之門下也。舍人詩隨年編次，初授官爲《京集》，校士於三楚爲《晴川集》，薄遊近畿爲《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爲《曹村集》，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雅者，爲之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尚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猶深抱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泠然，論者比之斬新花藥，蓋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果，正與宮贊同其旨趣。然宮贊澄曼，而舍人哨蒨，固不妨分別觀之。

《清史列傳・馮廷櫆傳》　馮廷櫆，字大木，山東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幼有奇童之目，讀書一覽輒記不忘。性孤峭，不入貴人之門。官閒無事，枕籍書卷，尤工於詩。二十六年，充湖廣鄉試副考官，試畢，登黃鶴樓，俯江漢之流，眺內方、大別諸山，南望瀟、湘、洞庭，慨然遠想，有詩百餘篇。識者以爲《騷》之苗裔也。生平深相契者，惟趙執信。僊直歸，輒相過從，共探「六義」之旨。朝士或得諸葛銅鼓，兩人各爲長歌七百言，諸名士皆閣筆，王士禛尤心賞不置。其爲詩新妍峭蒨，神韻泠然，隨年編次，爲《京集》、《晴川集》、《雪林集》、《曹村集》，身後散佚，其孫德培搜輯，得五百篇，爲六卷，名曰《馮舍人遺詩》，執信爲之序。二十九年，卒，年五十二。

趙執信《談龍錄》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櫆）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馮舍人遺詩》　六卷，國朝馮廷櫆撰。【略】丁卯典試湖廣，作詩一卷，名曰《晴川集》，王士禛嘗序之。是集乃廷櫆歿後，趙執信所編。首爲《京集》三卷，次卽《晴川集》一卷，又《雪林集》一卷，《曹村集》一卷，併爲作序，以士禛序爲知之未盡。蓋當日執信方以論詩與士禛相左，故雖同一推奬，亦持異議云。

胡思敬《馮舍人遺詩跋》　舍人詩唯《晴川集》刊行最早，漁洋山人引《楚辭》以相比況，其傾倒可知。舍人歿後，遺稿散在四方。雍正癸卯，其孫德培極力搜訪，別于《晴川集》外，輯成《京集》三卷、《雪林集》一卷、《曹村集》一

卷，隱寓編年之意。漁洋嘗欲仿皮、陸故事，裒錄舍人及飴山唱酬詩爲《二妙集》。今集中唱酬之作無多，則此六卷之外，散佚蓋不少矣。舍人雖由晚唐入手，然古體雄厚，勁氣旋繞筆端，寔淹有杜、韓之勝。《銅鼓》一篇，世人爭傳誦之，非其至也。新昌胡思敬跋。

藝文

趙執信《題大木所寄晴川集後》 前年送君往武昌，贈君束錦充詩囊。男兒手持三寸管，取快正在江山長。鸚鵡洲邊久留滯，身騎黃鶴追鳳凰。歸來爛漫出妙句，頗疑胸已收三湘。我時縱觀屢擊節，頓從塵垢生清涼。矧今削跡處窮谷，遠寄無異瓊琳琅。楚騷風流日凌替，吾道欲付多岐羊。巨手有力惜不用，蠶魚路塞誰開張。漁洋詩翁老於事，一一狎視海鳥翔。賞拔題品什六七，時放瓦釜參宮商。蘇門上客雖旅進，未許與子爲秦黃。茲集評點信精審，莫遣流輩輕料量。傳聲吠影兩無當，口似昭曠心蒼茫。我昔有志峻格律，失足羅網緣謗傷。人謂意氣定衰減，詎知胆力猶堅剛。會與五嶽果夙約，獨乘莽眇遊八方。他年自携三萬首，要向君論抗雁行。

又《送同年馮大木舍人校士湖廣》（存目）

又《德州馮廷櫆大木亦鄉同年也壬戌榜進士明年授中書詩才清拔恆與余唱和並以諸葛銅鼓詩得名阮翁稱曰「二妙」大木始漸於其里中及新城之習詩惟主新異疎闊唐賢後於余所聞馮氏學又熟讀〈太白集〉久之自能成就章句間有怨諷與風雅相出入矣然鮮妍修飾未遂忘也官十年不進後將遷儀曹主事未拜職一昔無疾卒於寓舍》 獨立諸生中，才名海岱盛。一出賦雪車，詩豪敵盧孟。時世相波靡，唐風方不競。各弄姿貌妍，爭盤言語鞭。君故優爲之，國色新妝靚。聞道厭紛華，收心歸雅正。壯遊涉江漢，力可排茅勁。幽意屬郊居，義能兼比興。偶以餘勇賈，輒獲偏師勝。遂使老涪翁，絕倒爲恭敬。惜哉僅中壽，宵寐溘不醒。豈復玉樓成，赤虬闇要請。更令假數年，風格冰雪淨。並世見桓文，中原誰主盟。

黃與堅

論述

錢謙益《黃庭表忍庵詩序》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然如有光氣。展卷得長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綿惻愴，風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盱衡抵掌，謂後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邨告我平子目不虛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應，鏘然盈耳。南豐一瓣香，深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魄也。有氣焉，含藏於心識，涌見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燿浮動一舉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死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茂，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摛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也。爲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煩音輭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礝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蜮，則其爲礝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璧肉好，其骨落落然，其志耿耿然，不失其所以爲圭璋將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夫大夫或不以爲然，則望氣之法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高士奇《黃忍庵贊善文集序》 昔人論文，先辨家數。《莊》、《騷》之瑰

奇，班、馬之宕軼，鼂、賈之痛切，相如、子雲之贍博，燕、許之閎肆，昌黎、柳州之古錯，廬陵、眉山之縱橫。醇潔譬如蜀繡、齊紈、吳綾、趙穀，花色不必盡同，其自成一家，機杼則未有不同者也。小儒初學，執筆輒振振然，自詡及求之古今作者之家法，擿舌不能對，是殆拾碎錦以爲裘，紕亂絲以爲佩，雖足炫耀一時，曾未移瞬而已，不足觀也矣。故太史公欲發憤成一家言，甚矣。文不成家，不可以稱作者也。黃忍庵贊善肆力於文章，數十年知名海內，遭際聖明，與脩《明史》，其才、學、識有過於人。繼復與余從事《一統志》，考據之暇，因請盡讀其平昔所爲文，波瀾綺麗，光怪陸離，中斂才就法，極神明變化之致，而機杼縝密，無一字一句不合古人，每爲歎絕。贊善又深於易學，研精其理而善藏其用。今將請假以歸。顧石渠天祿、著作方殷，吾恐天子知君未可得與湖山鷗鷺、逍遙物外之遊也。

《聞砧》《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悲愴之作，遠客人幾不能讀。

《沂州客店遇同鄉友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人歷冰霜倍老成」，即杜老「艱危氣益增」意。少年柔脆，人應知之。

《金陵雜感》《重訂國朝詩別裁集》卷六：言敕選良家，而置故妃於僇辱也。叔寶無心肝，不至於此。又二言神兵北下，而長江無備，以至亡國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黃與堅，字廷表，號忍庵，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己未舉鴻博授編修，陞贊善。有《忍庵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八　黃先生與堅，字廷表，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庵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緜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吳梅村祭酒嘗選婁東十子詩，以先生爲冠。十子者，周子俶、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懌民、王次谷也。先生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南踰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既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弢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苕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先生嘗集里中高才生周篔、繆泳、王翊、沈進、李繩遠、李良年、李符等爲詩課，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客遊南北，必橐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孫侍郎承澤過先生寓，見插架書，語人曰：「吾見客長安者，爭馳逐聲利。其不廢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比召試，相國馮公溥得其文，歎曰：「奇才！奇才！」子昆田、孫稻孫皆有集。稻孫，字稼翁，舉乾隆丙辰鴻博，能世其家。

《清史列傳・黃與堅傳》　黃與堅，字庭表，江蘇太倉州人。童年穎悟，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十四歲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究心經術，輯解甚多，《易學闡》其一也。性拓落，與人交，當生死患難，不肯相背負。順治十六年進士，授知縣。康熙十八年，由江南巡撫慕天顧薦舉，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二十三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尋遷贊善。《明史》告成，復命分修《一統志》，雖出入禁林，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剝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如窮愁專一之士。著有《忍庵集》，其文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詩風情骨格在韓偓、元好問之間。吳偉業選婁東十子詩，以與堅爲冠，其九人爲周肇、許旭、顧湄、王揆、王撰、王忭、王攄、王昊、王曜昇也。

《今世說・德行》　黃庭表性落落，惟與人交，當生死患難，不肯轉目相背負。

藝文

尤侗《輓黃與堅（庭表太倉人官編修）》　歷歷冰霜母德勞，蘧鹽卅載手親操。相夫埋鹿貧猶慣，教子丸熊若倍遭。檢點衣裝傳薊札，封題藥裹寄吳舫。傷心報喜西清日，只有空帷薦濁醪。

唐孫華《輓黃忍庵宮贊》　物望驚嗟失斗南，蒼茫星象揜魁三。心通卦畫

神曾授，性愛文章老益耽。枕刻今朝誰孟喜，知言後世有桓譚。芙蓉城闕仙都在，一夕天風跨鶴驂。塵拂翛然物外身，偏於文字往來親。任君愛客多名士，江敷移牀遠雜賓。戶小喜看人共醉，家貧每勅膳常珍。可憐撤瑟彌留日，正值藤花照眼新。

陸次雲

論述

綜論

高士奇《北墅緒言序》 今其集具在，讀其書，猶足想見其人，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遊，而後稱當世作者哉！吾知子後此之所論著，當倍於前此之工且多，而治行之高又足以發揚其聲聞。自有茂先，其人交相薦辟，亦何患各位之未達歟？

李天馥《北墅緒言序》 古人之詩曰「令德唱高言」，又曰「醇意發高文」。余讀陸子所著書，而歎其不爽也。陸子生茜泠，幼孤立，事親孝，待友信。在貧如客，學主存誠。與之交者，無不有飲醇之樂。發爲文章，皆自性情流溢，又且謙抑自下。載酒余門，余樂與之游，幾二十年如一日也。阮亭王大司成尤稱其五言古詩有漢魏意。諸體卓絕，迥不猶人。其切劘于詩也如此。而其爲文，復化秦、漢、六朝、八家之迹，而神明出沒，無美不臻。猶欣然自下，不欲輕出示人汲汲焉，惟以表章當世名賢爲事。故於詩詞諸選，一再不衰，亦可以知其用心虛且公矣。己未，膺薦舉。陸子摩空作賦，已入彀中，以溢於珥筆之數。去而作令，不數月，旋以憂去。至今客從郊鄙來者，無不稱其邑中謳思不替，父老猶垂涕而道其賢。蓋去後之思，非可勉而致者也。其爲吏可知矣。今復需次長安，余因得重與握手。勞苦之餘，卽肱其篋，喜其著述益富、多屬宦游所作。夫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樂遂廢，而陸子獨於政事之暇，努力文章。其人何如耶！澹人學士、東川編修與陸子生同里，皆總角交，評其文之十一以問世，謂陸子從余游久而問序於余。余何以序陸子耶？夫陸子讀書學道久，著聲吳越。聞比游長安十年之中，詩人也，詞客也，博學鴻儒也，良有司也。上特達於天子，下傾動夫公卿，不可謂無遇矣。而其爲有司也，蕭然之況，無異平時，依然一貧士也。且中間坎壈困頓，遇矣，而仍不遇，亦可慨矣。然陸子曾不以累其心，行將復宰百里，展其時日，其政化當過於令郊時。文章漸老漸熟，必更有進焉者。余且與阮亭拭目俟之矣。

汪霦《北墅緒言序》 吾友陸子雲士，崑岡積玉，谷水迴瀾。處士孤山，不羨華亭之鶴；天隨舊宅，還思千里之蓴。每託跡於蓬蒿，時怡情於竹素。智珠慧劍，俄頃集其毫端；楚奏越吟，絡繹奔乎腕下。與余投分，殆二十年。風雨瀟瀟，靡輟晨禽之響；雪霜皜皜，寧凋勁木之心。或泣或歌，咸徵至性；一觴一詠，差有同懷。今觀其近所爲文若干首，巧心濬發，似出天然。刻意雕鏤，未離太朴。叙事絕蔓延之語，體物多洌亮之音。簒取清新，豈必效虞人之補闕；論期朗暢，何用擬魯叟之徵言。譬彼蘭苕，適宜遊夫翡翠；方諸么鳳，甘自息於桐花。斯誠學海之支流，抑亦詞場之逸軌。而世或拘於耳食，漫以目論。擯幼眇之新聲，襲嚜吆之凡響。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序冠三都，終難增價。詆陶潛之閒情爲猥褻，斥宋玉之神女爲荒唐。斯則優孟衣冠，依稀楚相；虎賁面目，髣髴中郎。究何裨於典刑，徒自矜其抵掌。奚若性靈之陶冶，冥契前脩；意匠之經營，旁參麗則。出茲僞體，遡彼眞源，涇渭之分略可覘矣。更有異者，轂門圭竇，恆以述作自娛。學士經師，不惜仰鑽之苦。雖多汗簡，未足云奇。而陸子既綰銀黃，遂膺民社。聽覽之暇，挾文史而縱討論；案牘之間，觀古今而展戲謔。莫不薈蕞成書，畀之剞劂。豈非名教爲束，雖物至而不攖；神理彌超，與天游而無累者乎！余術慙薛燭，詎識龍淵；鑒匪孫陽，安知驥足。然而伏處敦金蘭之義，登朝愛推轂之風。三復斯編，能無揚詡。聊題短札，俾附簡端。敢言鼓吹之前導，用作羽儀；亦如弁髦之始加，幸無棄置云爾。

王士禎《北墅緒言序》 錢塘陸子雲士，貌專而容寂。歲丁戊間，以鴻博徵。尋罷去，作吏郊縣。又以憂去官，薄遊沅湘、洞庭間。盛作爲歌詩、古

文辭，以紀其歷覽見聞之跡。余讀之，未嘗不歎其才之兼也。夫坳塘之水，置杯則膠，安望其發崑崙，經底柱，屈指萬里而放之海也。枋榆之鳥，搶尋尺而喜，安望其乘羊角，博扶搖，去六月息而將且圖南也。陸子詩極排奡，獨出新意，寧使人疑怪，終不爲禿屑俗下之調。而其爲文騷，則歌辨之遺記。序則曾、王之緒。至其採風土之異，可以備輶軒；述山川之形，可以登皇覽；非僅文士筆墨，祗以爲性靈陶寫之物已也。然則陸子之才，顧可量哉！夫誦詩三百，非不多也。而授以政，或不達闕里之堂。人倫之所總萃，而文學政事不能同科。陸子卽工爲文章，將無止爲文章之士已乎。然以余所問郯郠之政，未浹歲，百廢振興，綱舉而目張。去之日，郯郠之民罷市走送，累百里。嗚呼，是其爲政，非有過人者而能致是乎！以文章如彼，以政事又如此，信乎，陸子之才兼也。古稱登高而能賦，可以爲大夫，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於是，陸子刻《緒言》成，而其友濟南王士禛爲其序。時康熙甲子夏五月。

尤侗《北墅緒言序》 江陰陸雲士使君者，系由吳會，號雲間之士龍；家住錢塘，似孤山之鳴鶴。九峯三泖，羅列胸中；兩湖六橋，迴翔筆下。集開府、參軍之勝，漁獵詩壇；撮屯田、學士之標，鼓吹詞苑。曾應鴻儒之選，待詔金門；旋從茂宰之班，分符巖邑。昔鳴琴於郯郠，今製錦於春申。既專政事之科，兼擅藝文之志。潘安作縣，嘗題河縣之花；謝朓居官，每咏澄江之練。探其篋衍，爰有《緒言》。在昔立說之妙，莫苦蒙莊；敘事之佳，無如腐史。《逍遙》、《齊物》而下，復有《馬蹄》、《說劍》之奇；《世家》、《列傳》之中，更以《貨殖》、《滑稽》爲異。蓋以意司契，故洸洋變化而實獲我心；以氣運斤，故跌宕縱橫而適合於法。不圖陸子，幷此二難。至於賦材之麗，上視齊梁；偶語之工，下排垂拱。辟諸青黃黼黻，雜五色以成章；金石宮商，會八音而度曲。固自縹緗之富，從事於斯；何緣簿領之餘，興言及此。譜其音韻，便入絃歌；玩此風華，如添圖畫。作者備矣，欣衆美之畢陳；讀之爽然，愧一辭之難贊。平原公子獨推北墅之才，玄晏先生卽是西堂之客。康熙丙寅小春既望，長洲治年弟尤侗拜譔。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 雲士詩，本眞性情出之，故語多沈着，而所選詩轉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爲宗法也。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六・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一卷》 陸次雲撰。【略】三書皆辨證經史疑義，體例相同。特隨得一二卷卽以付梓，遂各立名目，實則一書而再續耳。《尚論持平》上卷論五經，下卷論四書及子史，多捃拾瑣說，而參以臆斷。如：「水流溼，火就燥。」溼，自爲卑溼，燥，自爲乾燥。而取秦觀之說，謂溼者土之氣，土者水之妻，夫從妻好，故水流溼；燥者金之氣，火者金之夫，妻從夫令，故火就燥。殊穿鑿無理。謂《周南》、《召南》，卽舜歌之《南風》。謂《詩》以《邶》、《鄘》、《衛》並列，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絕，有未慊于聖人之心者。謂夫子錄《秦風》「寺人之令」，爲預見趙高之禍。謂《秦誓》、《武成》，皆稱紂爲商，證殷爲地名，非國號。皆杜撰無稽。至《春秋》未嘗擯楚，《論語》「不語怪力亂神」爲指《春秋》，皆郝敬之謬談。孟子論貴戚之卿爲陰指田文之將篡，乃于愼行之妄說。管、蔡爲殷之忠臣、文王之孝子，尤郭子章之悖語。一概錄之，殊失裁斷。謂《尚書》逸篇，乃逸於孔子之時，不逸於秦火之後。謂《忠經》眞出馬融，其註眞出鄭元，更漫無考證矣。《析疑待正》於《豳風・七月》、《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皆力主周用夏正，與《尚論持平》中「春，王正月」一條自相矛盾。其推崇僞撰《三墳》爲古書，蓋陰剿鄭樵之說，而諱其所出。《癸辛雜識》辨《詩序》「后妃之德」句，謂「后」指文王，「妃」指太姒。以是例之，則《葛覃序》稱「后妃所自作」，將文王與太姒聯句乎？《螽斯序》稱后妃不妒忌，將以不妒忌加文王乎？其說至爲無理。而次雲取之，殊不可解。《事文標異》稱《黃帝素問》引古《月令》。案：《素問》無引《月令》之文，其註中所言，乃宋林億等校正引《唐月令》，與黃帝無關。又稱《大學》石經本。案：石經出自豐坊，其政和年號之舛迕，合兩賈逵爲一人之謬誤，前人已辨之。尤侗《艮齋雜說》不暇致詳，次雲又述之，亦爲失考。惟其稱《緇衣》所載葉公之顧命，註家以爲沈諸梁者，其文實在《汲冢周書・祭公解》內，葉字爲祭字之譌。其言有據，可以備一解耳。

又《別集類存目九・澄江集》 陸次雲字雲撰。【略】是集皆古今體詩，蓋其官江陰時所作，故以「澄江」爲名。集中五古短篇及宮詞之類，頗能自出新裁，而蹊徑不免於太狹。尤侗序稱次雲尚有《玉山集》，附此以傳。此本無之，殆偶佚歟。

又《詞曲類存目・玉山詞》 陸次雲撰。【略】是集凡小令五十九，長調十八，中調九。尤侗、秦松齡爲之選評。次雲《北墅緒言》有屬友人改正詩餘姓

氏書，蓋因《西泠詞選》借名刻其詞三首，故力辨之。高士奇稱其自處甚高。今觀所作，乃往往多似元曲，不能如書中所稱周、秦、蘇、辛體也。

《國朝詩話》卷一　于少保祠詩，悲壯者甚多，不免似岳忠武，可通用。錢塘陸雲士（次雲）「不將北宋爲南宋，翻藉新君返故君」，乃鐵案也。

嚴繩孫《陸雲士詞集序》　天之生才，必有以盡其用。余始識陸侯雲士於京邸，名士也。方挾其詩歌古文，以走四方，而取世之名作，日夕論次之。迨天子徵文學之士，於是公卿交辟，入試大廷，侯之名益大著。亡何，出宰河南之郟縣，以憂去，又補吾郡之江陰，於是兩爲令矣。頗疑刀筆筐篋，豈名士任，及余歸自北，則江左數郡，莫不以江陰得賢長吏，爲庶幾其民之有賴焉。夫江陰上控金焦，而下介江海之間，嘗試登君山而望，萑苻蔽地，魚蜃出沒，商帆島舶，煙雲浩瀚，在古爲郡，爲軍，爲州，屹然東南一重鎮。然而官其地者，政由己出，鮮監臨控壓之制；僻在一隅，無將迎傳送之煩。且延陵、春申，風流之所漸被。其君子好義而文，其小人慷慨而多感激。故擾之易亂，而撫之亦不令而從。今侯之來也。幾五六年，比嘗一再過其鄉，則百事具舉，而民之戴之也甚。至登其堂，出所論著，一如其爲名士時。又廣之以見聞之博，而助之以江山之奇，蓋侯之業成矣。向使侯就試時，遽官禁近，豈不蔚然制作之選，而無以展其政治之才，畀之政事矣。使不處文章山水之鄉，方且簿書期會困其形，逢迎督責煩其慮，雖幸奏最，而名山之業則難。今天之於侯，乃不憚更端委曲，以盡其用如此。嗚呼，何其厚也。侯於詩文，無體不備，會以屬余序，而曰：「唯子擇所爲爲之。」因讀侯詩餘，知武林詞學，淵源有自，且此其著作之甚小者，猶多且工若是，是其爲治之多餘力，益可知也。因書以復於侯，并質世之知侯者。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宋實穎曰：余讀雲士所題三異人祠壁，一往情深，至其倚聲，便請以三先生句還贈之，如忠愍之「野樹含煙迷寺迥，寒山被雪倚窗明」，忠肅之「暗香直入蛟龍窟，絕勝飄零點翠苔」，正學之「能採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以擬玉山之風格，其誰曰不可。沈雄曰：陸令君風雅耑家，蘊藉處正是其生動處。

《詞苑萃編》卷一八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弦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　舞人矜舞態，金甌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濤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駴，四座不勝情。」徐華隱嘉炎云：「此等題極宜留詠，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

分論

《璿璣玉衡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一字不浮，衆美俱備，有頌有規，可爲人告之法。　汪霦評：此律賦體也。言簡味長，不同堆積星象如疥駱駝。無嫵媚者，應制體自宜如是。五律，步伐井然，意圓韻足。

《西湖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有《三都》、《兩京》之博贍，而意象空明有《阿房》、《赤壁》之超軼。而體裁閎肆，賦心眞不從人間來。　汪霦評：自有此湖，便當有此一篇文字。直至今日始待雲士揮毫者。蓋大題目，必大手筆爲之，方稱也。盡態極研，湖山生色。

《琴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古調良自愛，今人多不彈。雍然穆然，非近手之可及。　汪霦評：其調之高，則《陽春》、《白雪》。其筆之化，則《流水高山》。琴德最幽，文適相似。

《佛光賦》　《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此文字禪也，足以啓人清悟。一結化有爲無，不使人眼迷金屑。

《修竹賦》　《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展玩此篇，如坐幽篁之下，逸韻蕭自，雲士筆無音，爲文灑然而出，如閒雲在望，舒捲自如，方肖信國視白刃如飴氣像。

《新月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字字晉魏。　汪霦評：賦新字或得於景，或見於情，或言其象，或寫其意，雋逸無倫。

《春暖鳥聲碎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春暖鳥聲碎」，題如《春江花月夜》。句五字，可合可分。組織成文，絕勝天孫機杼。　汪霦評：寫碎字甚確，甚奇。

《鞦韆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惕飛暢舞，盡態極妍，拜住文長二詞，僅得此中萬一。

《上赤壁賦》　《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坡仙前後兩《赤壁賦》超絕千古，誰人復敢措手。雲士作上下兩赤壁賦配之，斧斨班門，不公輸遜巧。

《下赤壁賦》《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長公禪悅語也。以境擬人，神情倔肖。汪霦評：說者謂上赤壁不如下赤壁之超脫，以其落埋障耳。雲士會兩賦成一篇，青出於藍。明述昔人之言，但覺新而非襲。

《反悲秋賦》《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春秋多佳日，反之可也。賦秋翻有春氣，故不覺其可悲。能事與宋大夫正不相遠。

《方圓動靜賦》《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小賦二章，大小各極其致，與鄴侯工力悉敵。

《大言賦》《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列子曰，天地者，有中之巨物。空中之細，物運而成。賦覺冲虛之語爲煩。

《小言賦》《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昔人之言，磊磊不如此之爲精。汪霦評：大言，其大無外。小言，其小無內。幾於莫載莫破，語意可參。

《大小言賦》《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鵝籠書生，出奇無窮，有此異想。

《九歛・辛女巖》《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賦石人耳。神情奕奕欲動。

又《桃花源》《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不襲淵明之記，不蹈摩詰之詩，機杼自新，音節自古。汪霦評：悠然穆然，有如琴德。

又《竹王詞》《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艷哀秀異，此眞三楚精神。

又《洞庭》《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涉水也，而涉世之道在其中，更上一層之作。

又《汨羅》《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雲士楚游詩有「無端忽傷心，吳人吊楚鬼」之句，又有「風雨颯然來，前汀亂芳芷」之句，其於三閭流連至矣。宜其筆之神似。

又《雲夢》《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望古遙集，宛似洋洋在目。

又《瀟湘》《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江上數峯青」，與此郭莊相註。

又《賈誼宅》《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空將哀些吊沅湘，咏歎人情，古今若一。

又《鸚鵡洲》《北墅緒言》卷一汪霦評：寡識冒天刑太白，不爲正平諱也。讀之，方寸中橫起五岳。

《七願》《北墅緒言》卷一高士奇評：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氣象分明相似矣。從來七體中，一篇最開闢文字。

《散宜生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法律神奇，水到渠成之境。汪霦評：一物足以釋西伯幾累文王盛德矣。得此一番沉發，方見散宜生是周召一流人物。

《墨翟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子輿竝攻楊、墨，雲士攻墨勝於攻楊。昌黎同闢佛、老，雲士闢佛深於闢老。時爲之也。神禹同攻，足與孟、韓鼎足。

《荆徹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不熟讀三傳者，不知此文章法之妙。汪霦評：奇論破空而來，天荒獨闢。

《蘇子卿論》《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昔人亦有《娶婦辯》，未能如此闡發，無以塞人聚訟。今得此論，卧起持漢節之心如薄蝕，方更人皆見之矣。

《揚子雲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不劇漢而劇秦，一語說透子雲作意。爲之出脫，復不過爲回護。一出一入，悉準董狐。

《管幼安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文山歌，雲士論或畧或詳，皆足使遼東水雪照耀千古。汪霦評：幼安人品，穎濱十六字已盡。其中得此爲表彰，好事者無復置喙。

《荀文若論》《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總於文，若一死表其心迹。仁、智二字，判等南山。

《謝安石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要言不繁。汪霦評：昔人以淝水之捷爲大僥倖，此語誤人不淺。雲士雖爲安石洗發，實爲後世杜絕僥倖之門。武備志中當附載此篇，以垂不朽。

《鄧攸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循吏之言。最爲近情之論。

《唐太宗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意翻空而始奇，奇而不失爲正。汪霦評：能駁落縱囚論，是獅子搏象手。使廬陵見之，必曰老子當讓其出一頭地。

《韓昌黎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以坡仙二語爲綱，篇中五難五解。解處段段歸到百世師天下法上去，莫爲之後，雖美不傳。雲士之於昌黎之謂歟？汪霦評：作如許題，揮灑出之，絕不費手，有挾山超海之力。

《林靈素論》《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考《宋史》，靈素先蔡京而得

罪，此必蔡京中之也。讀《靈素傳敘》，其多爲妖罔。妖罔或有之，未必非蔡京增加之也。總之，有此一詩，其人之功足准過矣。雲士特爲表章，斯眞良史之識。

《曲端論》《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正案比案曲引，旁參明允如皋陶，使武穆壯閔諸公無不齊心服。

《于忠肅論》《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景帝廢見深而立見濟，忠肅不諫。侯朝宗論其僅可謂之功臣，不得謂之社稷臣，無識者不勝歎服。得雲士爲之洗發，推出如許深心。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明妃辯》《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唐人作明妃詩者，不知凡幾，大約皆爲寫怨。雲士發出他一段忠君愛國之心，千古未及。

《木蘭辯》《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前以可信不可信豎議一結，澹然而收。立論於論不論之間，高出雲表。汪霦評：孝烈將軍一事，聞所不聞。論更發所未發。

《祭三蘇文》《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無一點墨在筆頭，無一點墨在紙上，風行水面，自然成文。有此文，方可以祭三蘇。

《代文丞相謝王炎午生祭文》《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似《文山集》中逸篇，試與《正氣歌》相參互讀，必能泣空山之幽鬼。

《放生文》《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仁人之言。汪霦評：一片仁民愛物之心於《放生文》。寫出儒、釋分途，較蓮大師諸篇大異大異。

《誓廟文》《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今之作吏者，亦皆有一篇告廟文矣。有如此之動金石而感風雲者否？由衷之言，自爾直捷痛快。

《謝雨文》《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德於天，歸惠於神，致禱於天神者，令也立沛，可喜可□□。

《祭勾芒文》《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豳雅之遺。汪霦評：每有祀典，必特譔文。雲士之事神如此，字人可知。

《祭牛王文》《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可補祀典之缺。

《祭厲壇文》《北墅緒言》卷二汪霦評：起得正大將厲鬼點化一番，何異生公說法。

《祭風雲雷雨文》《北墅緒言》卷二高士奇評：元奧可思，古質可誦。汪霦評：文不滿百，言中有無窮氣象。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瑤草挽合於經緯之間，雖所敘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失具在其中。此之謂大手筆。

《王別駕傳》《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如別駕者，雖欲不謂之孝肅不可矣。誰謂古今人不相及。汪霦評：其事不朽，文更能不朽。其事留心吏治者，當奉以爲秘術。

《奇孝傳》《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傳奇孝事，幾荒唐矣。而立言不肯無據，語皆轉轉有徵，贊處反復抑揚，並得大體。

《海烈婦傳》《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敘得簡潔，形容處每一語勝千百語，不漏不支，鈎銀劃鐵。

《沈孚中傳》《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傳孚中無過許之辭，惜其死正重其死也。贊以不論，論之深得史家意外傳言之妙。

《鬬將軍傳》《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自是君身有仙骨，不然那得瀟灑出塵乃爾。

《金衣公子傳》《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作假傳耳何得有如許異思，奇方《路史》。

《葉公滑釐子合傳》《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篇約意長，味之不盡。

《聖泉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既有賦心，更饒詩意。汪霦評：靈聖二字，一篇眼目。非徒作記傳體，史法亦在其中。

《神應泉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簡而多風。汪霦評：神聖二字，挽合自然，曲折如意。

《相見坡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渲染雲山，着筆都無痕迹。

《白雲山流米洞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直是一篇遜國遺史，妙處全在閒處細處，敘得奇逸落後，俯仰噓唏，百端文集，是龍門得意文字，孟堅、蔚宗尚遜未及。

《千里石鏡記》《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本爲石鏡作記，忽爾借鏡說法，超然清悟，開滌神情，的是文人慧業。

《黎峨仙影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賦最佳矣。讀雲士自記數言，更見其不肯攘美若此。然記有記之奇，賦有賦之奇，莊、郭互註，各不相襲。

《穿石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坡仙海外文字。

《三灘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一隔五溪圖。汪霦評：《水經注》千古稱奇，索篇中如許奇語亦不多得。

《母豬龍洞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說母豬龍在若有若無之間，此用筆最妙處。落後一抑一揚，法嚴旨遠。

《鯊頭磯來鳳閣記》《北墅緒言》卷三汪霦評：用字最險最穩，設色最淡最濃，豎論最高最簡，立品在元、柳之間。

《跳月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筆舞墨歌，天花亂墜。汪霦評：結語只用四字，筆力千鈞，使一篇游戲文章遂足羽經翼傳。

《徐庵古佛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無起無結，不衫不履，畫家逸品，反在神品之上。

《靈泉祈雨文》《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反復敷陳，語近激烈。然總爲民請命，所謂「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故能感孚立應。

《三蘇先生墓銘》《北墅緒言》卷三高士奇評：潔淨精微。汪霦評：此文方不歉佛頭着穢。

《杜康劉伶墓銘》《北墅緒言》卷三趙彙霑評：古有合傳而無合銘，合銘自雲士始也。文人措筆，無所不可。宋玉汝評：千古兩奇人，合成一妙題。奇情異趣，非此文不足以傳之也。

《與友論作賦書》《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論高，文筆更高。彼以價駱馳，矜工於人。而謂之漢賦者，何處生活。

《與及門論學詩書》《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以盛明爲盛唐一語，托出明季諸家本領。至以昌黎示三家村學究，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與友論作論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此作論之指南針也。熟玩此文，自無偏陂蹊刻之失。

《與友論文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排擠固謬，標榜亦非。解何、李之堅圍，破王、李之習套，後生聞此，爲益良多。汪霦評：聚訟不休，緣祖歐、韓而誤。一句說破千古文人病根，使人失得病便是藥。筆墨刁圭，直驅二豎。

《答及門覓文集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引柳信言一段，絕肖夜郎自大之人，使此先生者若得見此，可當晨鐘一震。汪霦評：借椎打落，鳴鼓攻他，似聽漁洋三弄。

《與及門論唐詩解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說詩兼以論史，有以白敬定之冤逆少陵之志。不作啞子觀場，隨人啼笑。善讀書者，自當如是。

《答友人索汝石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雲士歸來，併不載鬱林一石廉，擬昔人何似。汪霦評：此雲士自寫其兩袖清風也。言多餘意。

《囑友人改正詩餘姓氏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不肯襲美是何等身分，自處甚高。汪霦評：藝林中又添一則詞話。

《皇清詩選序》《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整而不板，客而不流，洋洋乎大雅之章。汪霦評：以至明之眼看詩，以至公之心論詩，毫無偏向，能使八音竝奏，五絲齊宣，非集腋成裘，食雞取蹠者乎！無惑具眼者，皆有大成之日。雲士序中，表揚中晚似不趨初盛者。及觀所選，無所不收，能使中晚不織，盛初不熟，猶屬調羹之手。

《古今詞選序》《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大論是弘，方與詩餘增價。汪霦評：評選詩詞之家，未有不以《三百篇》爲說者，幾於套矣。惟此序於所選諸闋，實見共寓美刺勸懲之微，豈誇語耶？《花間》、《草堂》之音，以之爲「二南」、「二雅」可見。

《古文怡情二集序》《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起論有起論之端，收論有收論之緒，自然而來，自然而去，平淡耶？絢爛耶？各隨其人所遇。

《似見篇序》《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天下奇文，只是眞眞到極處，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此一序，可以作王夫人之狀，可以作王夫人之誄。以「似見」名篇，哀多如更聞矣。

《五溪雜咏序》《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歐陽永叔之勝人佳處，全在跌蕩。此敘轉換處，如邃壑幽巖奇峭不測，使廬陵見之，必當曰老夫亦讓其出一頭地。

《重九祖國登高詩序》《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破盡拘攣，字字筆歌墨舞。

《湘潭草序》《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情深於文，長於叙述，以此贈別，彼此聲價皆高十倍。

《若耶溪聽採蓮曲詩引》《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其轉換處，迴風舞雪，全得宣公奏議之神，故是雲士家學。汪霦評：即此一啓，已徵弘博。

南金東箭，不愧名流。

《觀大娟小娟歌舞詩序》《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披六朝之金粉，當使色飛。□三楚之精神，能無魂動。

《七夕代牛郎期織女渡河啓》《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巧奪天孫，疑出針神織指。

《擬王勃謝馬當神送風啓》《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風送滕王，是千古第一快事。運筆亦似急流飛棹，疾下江陵，有坐穩悠哉之興。

《爲天下寒士謝杜少陵萬間廣廈啓》《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讀《茅屋歌》者，無不頂禮少陵。誦《廣廈啓》者，無不歡呼雲士。

《擬雞林宰相上白香山求詩文書》《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使雞林果有如此佳文，即重起樂天亦恐難於。汪霦評：擬于安文，密麗不足，疎爽有餘。其不及唐人處，正使唐人遜爲未及。

《擬蘇長公招琴操參禪啓》《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實地指點文字禪、老婆禪，總皆三昧。

《謝靈隱僧送月中桂子啓》《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如此佳題得如此佳文，方不相負。

《擬百晦處士賀空谷先生拜蘭臺令啓》《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其臭如蘭。高士奇評：有挺然之句，筆力千鈞；有悠然之句，文瀾萬頃。於大家矩度神化無痕。

《與玉峯女史牋》《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不知玉峰女史爲誰，消受得楚江情一曲否？

《訂寫照約》《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文止數言，章法已足。再添不得一字，減不得一字。汪霦評：字句無多，宛轉明珠九曲。

《重建崇正書院碑》《北墅緒言》卷四高士奇評：合蜀於洛，迂闊者必生異論，非此不足以撥其雲霧。汪霦評：講學者能說得出這段，說話可與言學矣。以穿月窟而透天心，惟毫無扞格者能語此也。

《石姥潮王廟碑》《北墅緒言》卷四汪霦評：開闔極大，運掉有神。作廟碑易俗而其文彌雅，述神德易質而其氣彌清。三復猶難釋手。

《季子廟碑》《北墅緒言》卷四夏鷗亭評：抑揚頓挫，曲盡變化，逼眞韓、歐神境。朱玉汝評：十字碑題目是千秋定論，至以讓國爲明哲知機，直抉古人心事，尤爲獨見。

《山林經濟策》《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題奇甚，而文更奇。返舊林者，不當□無長策矣。如此作用，如此文字，意惟弘景能之。

《戲冊燭之武爲不夜侯制》《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燭賦無此精切。汪霦評：言言典雅，字字神明。如此草制，洵爲華國之文。

《課士引》《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論文切中時弊。末後一段，尤爲得體。從來試檄無如此周匝者。

《戒屠牛諭》《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不俗不文，甚痛甚切。文告體自應如是。

《修鈞天臺教》《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修一古蹟，說來有如此關繫，與好事興作者大有逕庭。

《窗變觀音贊》《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大士法身，小序中數言畫出，何異道子寫生。汪霦評：慧業文人，語臻上乘。

《盧生臥像贊》《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結語羨盧生之不醒，正是獨醒人語。汪霦評：邯鄲佳話，臨川一本不多，雲士數言不少。

《漂母贊》《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杜聯佳矣，贊語更佳，結意盡而不盡。汪霦評：昌黎祭孟嘗，雲士贊漂母，同一寄慨。

《留柏銘》《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雖是游戲文章，乃以菩薩心借滑稽舌而說法者，謂之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可也。

《半月泉銘》《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言近指遠，寓意深長。汪霦評：竹數寸耳有萬丈之勢。又評：蘇詩恰是宋詩，陸銘迥出宋人之上。

《三古銘》《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諸銘有奇氣，有奧質，不酷類汲冢所載，是以爲得。

《鸚鵡箴》《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章法特妙。汪霦評：較金人銘更覺痛切。

《書潭王事補長沙府誌》《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讀此篇，見修志者大不易。汪霦評：隨手叙述，都是先秦氣骨。

《題百丐圖》《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乞丐題詩，此事莫須有。然妄言妄聽，深足解頤。滿肚皮不合時宜，不妨借題揮發。汪霦評：喜笑怒罵，盡成文章。

《跋米元章字卷》《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形容處奕奕生動，不可方物。　汪霦評：評元章書法，即以天馬相形。本地風光拈來，即是如此慧業人。願公當爲什拂。

《代花言》《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花神有靈，應向陸生頫首。　汪霦評：言之亹亹，其氣如蘭。錦城金谷之中，各宜大書一通，以戒俗客。

《蝴蝶彈蜘蛛文》《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竹磬南山，波流東海，借小物以詈犬憨，疾惡如讐可占異時風采。

《畢吏部竊隣釀判》《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如此判案，吏部必稱明允。

《謝幼輿折齒判》《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損一齒亦足以伏其辜矣。不復重科爲當。

《王武子鑽李判》《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鑽李之罪，將何比例，請質之名法之家。　汪霦評：斥在七賢之外，此罪難當。

《石季倫殺美人判》《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季倫一身，未足償衆美人之報。爰書寬矣。

《完配》《北墅緒言》卷五高士奇評：此眞佳話，然僅惠政之一班。

《鬼婆》《北墅緒言》卷五汪霦評：西門豹復見於今日。

《雜感》(雷霆能擊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四十字中可抵一篇《天問》。

又(北地每苦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天道自然，君子亦因其自然而已。

又(芝蘭出穢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見皦皦易汙，嶢嶢易缺也。「師惠全夷」，指出持身處世之道。

《泛洞庭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是賦洞庭，別於賦海。「楠木」數言，寫來恍忽變幻，疑鬼疑神。

《登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天包大地圓」，形天地之全也。五字極寫岱宗之高。

《天下大師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天下大師」，係元僧人墓。建文無出亡之事，前人辨之詳矣。此仍舊說而賦之。「病虎」，謂道衍也。道衍有「北固青青眼倦看」句。

《疑塚》《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大爲文人吐氣。

《題荆山石壁》《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七言絕每能用意，不減缶鳴。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湖壖雜記》一卷，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初由拔貢生官江陰知縣。

《清史列傳・陸次雲傳》陸次雲，字雲士，浙江錢塘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罷歸。後官河南郟縣知縣，以憂歸。復起知江蘇江陰縣。居官有善政，去郟之日，民走送累百里。宰江陰，載酒徵歌，風雅好客，一時名士至常郡者必過訪。績學能詩文，所爲詩本性情，時有新意。著述甚富，有《八紘繹史》四卷、《紀餘》四卷、《八紘荒史》二卷、《峒谿纖志》三卷、《志餘》一卷、《湖壖雜記》一卷、《北墅緒言》五卷。其餘論經史者，有《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二卷，又有《澄江集》一卷、《玉山詞》一卷。

紀事

《國朝杭郡詩輯》卷五　雲士【略】補江陰，時湯西厓少宰尚未遇，往從之游，政理之暇，互相酬倡，極一時風雅韻事。江陰或稱澄江，集以澄江名，記地也。

《劇說》卷六　陸次雲輅通判撫州，半載掛冠，重建玉茗堂於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士，爲賦詩紀之。王漁洋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吊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聞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塘回櫂三生石，迦葉聞箏累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晚晴簃詩匯》卷三九　雲士初宰郟縣，有善政，以憂歸。復起宰江陰。風雅好士，選國初詩，名曰《詩平》。博收不逮鄧孝威，約取勝於魏惟度。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湖壖雜記》　一卷，陸次雲撰。【略】是書蓋續田藝蘅《西湖志餘》而作。如慶忌塔、夾城之類，亦頗有考辨。而近於小説者十之七八。蓋藝蘅之書，體例亦如是也。

又《地理類存目七・八紘譯史四卷紀餘四卷》　國朝陸次雲撰。【略】又，《八紘荒史》二卷，國朝陸次雲撰。

又《雜家類存目六・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一卷》　國朝陸次雲撰。

又《別集類目九・北墅緒言》　五卷，陸次雲撰。是集皆所作雜文，而俳諧游戲之篇，居其大半。蓋尤侗《西堂雜俎》之流，世俗所謂才子之文也。

《兩浙輶軒錄》卷一三　朱彭曰：次雲高才績學，連不得志於有司。康熙己未以鴻詞徵，復報罷。尋作吏郟縣，有善政，丁父憂去之日，民走送百里外。起宰江陰，載酒徵歌，風雅好客，一時名士至常郡者必過訪。詩集係宋既庭、蔡九霞選定，尤西堂爲作序。考雲士詩集外著有《北墅緒言》、《玉山詞》、《湖壖雜志》、《八紘譯史》、《荒史》、《譯史紀餘》、《峒溪纖志》、《纖志志餘》、《芙蓉城四種》，曰：《尚論持平》、《析疑待正》、《事文標異》、《史冊拾遺》。惜未全刊，今多散失矣。

李必恒

論述

夏味堂《樗巢詩選序》　味既刻《樊桐詩選》成，亟求北岳先生詩合刻之。北岳舊有《三十六湖草堂集》，今不存。其存者，《樗巢詩集》寫本。樗巢者，蓋先生晚年自號也。以挍宋商邱中丞所選刻，不翅倍之。味伏讀再三，乃謹錄其什之七，而爲之序曰：詩學莫盛于唐，顧終唐三百年而郵無詩。又歷百八十年，逮宋元祐而太虛秦公始出焉。太虛後，歷宋、元逾二百年，逮有明又二百七十餘年，而郵亦不盛於詩。至我朝康熙間，而北岳李先生始出焉。且夫詩者，志也。志不能觸而不動，則不能以無詩。節序之榮悴，川原之興替，人事之憂愉，得喪不絕乎天壤。迺其動於中而卓然以詩名家者，經數百年而一見，何哉？豈郵地本卑洳，在五季值南北兵爭之擾，唐捄其敝，文教未光。而有明學者多牽于八股帖括，而未由以大暢其風雅之氣，故兩朝之詩人無以自異歟？抑所遭有幸不幸，方太虛時，得孫莘老暨黃晁諸君子，或先之，或左右之。又得蘇長公提汲乎其上。而崇獎北岳者，亦有宋中丞、同學若樊桐、同志若邵青門，復與爲驂之靳，如雲逐龍，喬皇連蜷，故有美而易彰歟！不然，何詩人若斯之難也。夫詩之教，爲風俗人心之寄，而其毓是人也。又爲造物之所甚難，則後之生其里者，得其詩而弗美且愛，愛且傳其可乎！今試讀先生詩，渾涵汪洋而精氣肆溢，囊擷唐、宋之菁，視樊桐加磅礴焉。蓋醞釀既厚天益，故屯其遇以豐其詩。其所以上繼太虛而下倡吾邑風雅之教者，蓋雖立言之一端，而亦有五百之運存焉，殆不徒藉資於聲氣已矣。味故與殷詩竝梓之，以見一時之盛云。嘉慶己巳冬十月，邑後學夏味堂序。

《隨園詩話》卷一二　十五子中，宰相、尚書，不一而足；惟李百藥一人以諸生終。而詩尤超絕。

《廣陵詩事》卷三　高郵李震之子必恒、必恒之子基簡，基簡之子貢，皆工於詩，時有四世詩人之目。

《靈芬館詩話》卷八　李北岳先生詩，在江左十五子中，稱爲後勁。近見所刻《樗庵詩選》，皆古雅精潔，於漫堂門下故自錚錚者。《題春水放船圖》絕句最工：「岸芷汀蒲取次生，運河冰泮漾波明。憑將粉墨全鈎染，身在江淹賦裏行。」「宣和遺跡幾人摹？曾校桓家舊畫廚。故事他年臨粉本，鉢盂城外《上河圖》。」北岳居秦郵，故其集中於淮湖水患，三致意焉，使在今時，又不知若何顰呻矣。

《詠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千古英明之人，即千古大愚之人。一言道破，不覺啞然失笑。

《悼亡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漁洋《悼亡詩》，風雅之中，純乎

富貴氣象，此則元相所云「貧賤夫妻百事哀」也。越瑣屑，越見眞至，卽他人讀之，亦爲感傷。

《謁浮山禹廟次昌黎石鼓韻作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用韻詩須胸有成竹，以意爲主，而以韻從之，則無趁韻之病矣。看此篇敍事議論一氣呵成，若自己用韻者然，中有大力量在。

《鐃歌・從軍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歌成於聖祖親征噶爾丹時，一片鏗鏘，漢魏音節。

又《役者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起句至「敢告勞苦」，用七竇韻，中夾入十三職，中三句，漢魏樂府嘗有此體。

傳記

夏味堂《樗巢先生傳》先生姓李氏，諱必恆，字北岳，一作百藥。以樗巢名其集，故亦號樗巢云。父震，字蒼雷。兄必豫，字中州。並工詩。先生束髮吟弄，遂肖其家風。長益肆力漢魏、六朝，爲賦落紙動輒千百言，皆麗以則。其《蕪城賦》一篇尤擅名。當是時，學徒槁項帖括舉業，羣竊迂先生。而朝廷方崇古學，軺使者多以此相士，士憒愕不知所爲。先生獨掉臂高吟場屋間，試輒冠州郡。吉水李司空、宛平高宗伯、東海許太史咸避席授簡曰：「此天祿、石渠彥也。」卒五踏省門，不得志，鬱鬱耳失聰，境逾困。康熙三十有六年，西域叛羌噶爾旦就擒，王師蕩平五千里。會撫江左者，商丘宋牧仲中丞，檄省屬博古士爲賦銘歌頌，紀其盛。先生成《大凱鐃歌》十二章。中丞得其卷驚服，敕有司禮以致之。乃游吳，中丞倒屣迎入，與毘陵邵青門敵禮。其後選江左十五子詩，先生與焉。說者謂以顯晦爲叙次，先生慳於遇，故居後而實欽，其魄力雄厚，以後勁爲先生重也。先是，蒼雷公素豪贍。逮先生生，家已落。先生佐其兄勤學養志，一堂融融。然既躓於進取，常恐終不能備腆慶爲恨。比遊中丞幕未幾，蒼雷公卒，乃抑悲奉母，逾年修廩，稍稍給矣。秋中自吳歸，侍母飲老桂下，忽憶父，長號數聲而絕。其友殷畫村先生哭以詩曰：「痛君死於孝，天道尤茫茫。」昔晉王戎以死孝稱，固未嘗死也。就令誠死，彼其放蕩貪鄙之軀，適足以玷其先而爲世道人心害。視先生嶷然醇潔以慟死，其差等何如哉？歿之後，邑人士舉鄉賢於朝祀於學，宜矣。世皆知先生詩，而不知先生篤於行，因考畫村詩特著之，俾採風者有以擇焉。先生子基簡、孫貢並以詩名。嗚乎，四世詩人，澤亦孔長哉！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李必恆，字北嶽，高郵人。少善病，稍長，以詩文馳名郡邑。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既氓鬀不得志，則發爲幽憂之疾，呻吟床簀，經歲始出戶庭，而肝火內燔，耳宮忽爾失職。殷桐高寄詩所云「仲車嗟病聵」者是已。康熙三十六年，法駕親征朔漠，奏凱班師，奏檄作《鐃歌》千五百言以獻，高古恢閎，得未曾有。時商邱宋公撫吳，一見大驚，亟招致入幕府，待以上賓，爲其疾故，更字曰百藥，取唐賢命名意，且音同也。商邱公最好賢能得士，禮羅遍大江南北，曾選刻十五子詩行世，紙貴一時。中所錄百藥詩獨夥。方欲以姓名薦達，而百藥苦塊之餘，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十五子者，當刻詩時俱未遇，其後傳臚唱者三人，而王樓村則掇大魁。躋卿貳者四君，而蔣南沙遂登政府。餘亦各取巍科、膺華選，而接踵飛騰以去。其鬱鬱死牖下者，隴西生一人耳。天之降才，其愛惜而護持之等也，而福命顧相懸若此，豈落花隨風、簾茵藩溷、將惟其所適耶？不可解矣。然所爲詩具在，贍博雄奇，如韓愈、盧仝之彈壓百怪，追逐蔣、王之間，曾無愧色，固自有其不朽者存矣，又奚憾焉！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七・施註蘇詩》四十二卷，宋施元之註。【略】康熙乙卯，宋犖官江蘇巡撫，始得殘本於藏書家。【略】犖屬武進邵長蘅補其闕卷。【略】其註則僅補八卷，以病未能卒業，更倩高郵李必恆續成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一宋漫堂中丞選江左十五子詩。厥後十五人中，殿撰一人，位大宗伯一人，大學士一人，餘任宮詹入翰林者，指不勝屈。而李丈以諸生終，年止中壽，何其厄也。然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可久者，應讓此人。

《淮海英靈集》戊集卷一李必恆，字北嶽，一字百藥，高郵廩生。品端

學富，於詩古文詞無不工，益肆力於詩，其論詩曰：「作詩必論境地，苟詣其境矣，勿以唐宋爲優劣也。唐詩涵蘊深遠，比興居多，宋詩據事直言，敷陳大半，要皆合乎《三百篇》之旨。」獨著有《三十六湖草堂詩集》，卒祀鄉賢祠。沈歸愚宗伯云：「商邱宋中丞，選《江左十五子集》，後皆名位通顯，而李丈孰多以諸生終，且耳背多病，年止中壽，何其厄也，然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可久者，應讓此人。」事久論定，所得果耶。

嚴繩孫

論述

朱彝尊《秋水集序》　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欿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汍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

陸楣《秋水集序》　楣嘗過先生草堂，見其門庭蕭寂，几格清嚴。卽之，風度冲淡，言論如晉魏間人。其所爲詩文，如冰雪之瑩，如蘭蕙之芳，讀之囂者靜、躁者恬。昔人謂士病惟俗不可醫，因先生之言以求其志，爲俗士之藥石。奕世而下，其亦有聞風而起者乎！詩詞若干卷，梓行有年，晚加芟定，益以近著幷史傳擬稿若干卷，雜文若干卷，都爲一集。先生沒後，令嗣某某合刻以傳，以某知先生，故屬書末簡。先生名在館閣，顧求之隱淪，獨行之儔，或者疑其不類，然王右丞在唐稍通顯矣，而少陵目之爲高人，古者論人不以迹，蓋如此。夫右丞之高，亦卽所謂不俗者也。

姜宸英《秋水集序》　余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溫、李之調，蔚茂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因喜而讀之，不忍釋，特未知其作者誰氏。至錫山遇嚴子蓀友，見其人蕭散冲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知其必能爲詩，爲詩則必不陷於浮薄者。嚴子果出詩以示予，則前之所謂《秋水集》者也。余既喜得嚴子，又喜嚴子之能爲是詩。而嚴子遇余，亦把臂歡甚，念當別去，無以喻吾兩人之相得者，於是屬余叙其詩以見志。以余之戇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之變態，而秉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暱就於余，而不余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余故拙於文詞，於詩尤自謂不能工，顧特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於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之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確然而無疑矣。而君不益知所自重哉！君才富學殖，所著詩且日益多，余取其已輯者序其端。慈谿同學弟姜宸英拜譔。

葉方藹《秋水集序》　君爲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於仕進，而二十餘卽棄諸生，優遊環堵，終年笑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攖之者歟？嗟夫，沾奇吊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不顧其言，以名利爲韁鎖，圭組爲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唯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貧賤，唯其所遭而沾沾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釜，能捐萬乘之國而變色於羹豆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於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忽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崑山同學弟葉方藹。

吳綺《嚴繩孫詞序》　往余解組溪干，繫船湖曲，見當壚之酒母，甕釀百花，有題壁之詞人，墨成五采，則藕漁嚴子所製《望海湖》一章也。既而贊寫，羊孚楷羨鍾、王之法；因之函開，殷浩書通嵇、呂之交。乃嚴子謬許，入林時同籍卉身。如鴻雪，雖漂流，略似西川，契比龍雲，然企慕實踰東野。顧余湖海之氣猶未除豪，而子丘壑之姿非關作達。波涵千頃，不濁兼之以不清；幹挺百尋，若近尤能以若遠。眼無清白，登山獨喜看雲；口絕雌黃，對客惟宜飲酒。是以靜多於動，實過其名。王公甚重嘉賓，懶於置幕；天子將召供奉，呼不上船。良由情性使然，故非矯強所致矣。至於才清擬月，言粲成花。具庾鮑之幽思，用錢、劉之妙格。引人著勝，多濠濮間情；使我猶憐，是風塵外物。無不仰追《騷》、《雅》，共振藻於葩壇；幷使旁及聲歌，總擎香於蘭畹。洞庭落木，淒清葭莩之聲；湘浦層波，澹蕩芙蓉之影。此《秋水》一集所由名耶。嗟乎，名士無多，虛聲何益。上林三奏，惟相如能賦《大人》；《汾水》一篇，獨李嶠可稱才子。吾不能無生瑜之歎，且重有懷璧之傷也。豐南同學弟蔥次吳綺書於林蕙堂。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　蓀友爲貴公子孫，早歲拂衣，蕭疏澹遠，脫然塵埳之外，識者目爲倪元鎮一流。著《秋水集》，意象超越，不爲綺靡之音，摘其一二艷語，風情月魄，猶當遺世獨立也。

《晚晴簃詩匯》卷四二　蓀友詩宗黃初、建安，近體出入溫、李，蔚茂而婉麗，爲同時姜宸英、葉方靄、吳綺所重。王漁洋亦謂其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聖祖嘗以布衣四人問內直諸臣，卽李因篤、朱彝尊及嚴、姜也。後公卿舉鴻博，姜獨不與。試《省耕詩》，擢五十人。由布衣與選者四，蓀友與焉，是日目疾，詩已不錄。上特令授檢討。既而乞假歸。自號藕蕩漁人，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晚歲有以詩文畫請者，概不應。卒年八十。

傳記

朱彝尊《嚴繩孫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法古，制科取士，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賜讌體仁閣下。於時，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爲天子所簡，尤君遇人樂易，好和不爭，以是忌者差少。尋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敕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丘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藕蕩」，因自號「三藕蕩漁人」。時山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召不果，既出都，遂浮舟渡嶺訪吳公於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君爲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艷。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爲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叙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概不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朔，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祖一鵬，萬歷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略】銘曰：「君之通籍也，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敕錄所撰詞以進，蓋受主知者深矣。藕蕩

之橋，洋溪之滸，秋水時至，比干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秦松齡《嚴中允傳》 世有眞名士而後有賢士大夫，此古今之通論也。然而名士難言之矣。昔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王濟輕其叔湛，晚與論《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以門庭蕭寂爲名士，則今之馳騖交遊，冠蓋充其門者，非名士也。以三十年不知爲名士，則今日之日事竿牘急求人知者，非名士也。惟其處而有夷然不屑之概，故出有難進易退之風；處而有闇然不露之藏，故出有三公不易之節。此賢士大夫之必出於名士。與吾於同邑，得其人焉，作《嚴中允傳》。君名繩孫，字蓀友，江南無錫人。祖一鵬，明刑部侍郎，贈尚書。父紹宗，副貢生，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己未，君以博學鴻詞薦召試太和殿，授翰林院檢討，尋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方君之被薦也，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姍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寧有不得，惟卒加保護。」時有司奉詔敦趣，君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君賦《省耕詩》一首而出。上素稔君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詔下，入選者五十人，同日入翰林，君與焉。蓋五十人中，布衣四人，富平李因篤、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其一則君也。君生平未嘗以詩文干謁，然所在輒爲人傳誦鈔寫，至流傳宮禁，遂以受上。上知官侍從，遇合之隆，近古未有。既入翰林，纂修《明史》、《平定三逆方略》，晝夜不輟。及奉命典山西試，誓得眞士。尚書蔚州魏環極先生稱，君得人最盛。館閣應奉文字，院長率以屬君。君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上賦《昇平嘉讌詩》，君同羣臣繼和，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上眷君厚望，且夕進用，而君竟請假歸矣。初，君拜官日，即揭淵明《歸去來辭》於壁，蓋恬靜不慕榮利，其天性然也。君既負重望，諸以意氣相徵，逐聲譽勢力相傾動者，咸願交君。君落落而已，然不爲崖異之行以自表襮，且有雅量，能茹納，故雖素習君者見謂與人樂易，而其巋然恐洩之意世或未盡知。在史館時，分撰《明史》列傳，於隱逸尤致意焉。其序曰：「明興當兵革之後，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蘊志疾俗不可得致者甚衆。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遯世無悶，亦多其人。其後士習漸漓，或布衣而談門戶，標舉風流，用相誇飾，矜清節者或寡矣。夫隱亦不一其轍，固有言用當世，身立本朝而不在其位者，外是寧始顯而終晦，毋前舍而後用。至乃階高蹈以詭祿仕，又銜寵而凌俗焉，若宋种放之徒，不以著於篇。」烏虖，觀其所論列，可以知君矣。君讀書不務強記，案上惟置一編，終日不易他書。或數日纔一易，既讀則終身不忘。家居自對客外，未嘗一刻廢讀。爲文宗先秦、兩漢，尤近范蔚宗。詩沖融澹易，閒雅深秀，如其爲人。所著《秋水集》共若干卷。弱歲能徑尺大字，晚於細楷尤工。間作小畫，寸縑片紙輒爲時珍賞，而君絕不樂以自名。葉侍郎訒庵嘗序君集曰：侍郎爲君布衣交，其言信而有徵云。君見俗儒緣飾外貌，高談性命，輒薄之。嘗語人曰：「吾一生所見眞道學，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一人。」其志趣蓋如此。年八十卒，君有墓田在邑西洋溪之上，溪有橋曰藕蕩，君曰：「吾得常依邱壠棲遲耕釣足矣。」因自號「藕蕩漁人」。

《清史列傳・嚴繩孫傳》 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明刑部尚書一鵬孫。六歲能作徑尺大字，及長，以詩古文辭擅名。康熙十八年，以布衣舉博學鴻儒，試日遇目疾，僅賦《省耕詩》一首。聖祖素重其名，列二等末，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遷右中允。尋告歸。繩孫讀書不務彊記，案上唯置一編，終日不易，然既讀，則終身不忘。性高曠，淡於榮利，拜官日，即揭《歸去來辭》於壁。在史館，分撰《明史・隱逸傳》，所作序文，容與蘊藉，多自道其志行。歸後，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兼工書畫，梁溪人爭以倪雲林目之。爲文宗范史，詳雅有度。詩詞婉約深秀，獨標神韻。四十一年，卒，年八十。著有《秋水集》詩八卷、文七卷、詞二卷。

著録

侯鴻鑑《秋水集序》 綜其生平，著述宏富。其最著爲《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文多散佚。詩詞婉轉深秀，獨標神韻。二百餘年來，棗梨蟫蠹，版本無存，僅有《秋水詞》鈔本兩卷，藏於邑圖書館。海内文士有

湘中某，不遠千里而來，手錄一編而去者。余蓄志廣搜鄉先賢遺集，擬刊吾邑先哲叢書。丁君仲祐首贊許之，特出所藏《秋水詩》鈔本八卷，與館中所藏詞兩卷，集資先付梓人，可爲刊刻先哲叢書之嚆矢，俾世之讀是書者，仰先生冲穆淡遠之風，可繼雲林而同稱高士；識先生恬退藹和之概，又可偕忠憲而合傳儒林；豈獨詩同冰雪之瑩，詞共蕙蘭之芳，足以傳當時而壽後世已哉！彼縈情名利而僕僕終年者，當亦聞先生之風範，拜先生之詩詞，其足以藥石疚疾、鍼砭權利乎？今日何日，寡廉鮮恥，競名逐利，世道人心何堪設想，而欲求分明義利之途、嚴辨人己之界，不慕榮利而品節獨持者，俯仰大寰，莫之能遇。是以曩者既序《雲林詩集》，復手錄《忠憲遺詩》。今且爲是集弁一言，所以寓諷世之意，納民規物中者，蓋有以夫。

劉書勳《秋水集校勘記》 蕅漁先生《秋水集》，世鮮流傳，丁君仲祐自滬上覓得《雨青草堂》刻本，借鈔寄示。計詩八卷、詞二卷，全書版心均有「佚亭」二字，首列姜、葉二序，蓋先生手刊本也。顧鈔胥草率，魯魚莫辨，復於顧君意城處叚得鈔本一部，審眎知與滬鈔本同出一本。又館中藏有《秋水詞》二卷，係從後刻單行本錄出者，因將三本參校一過，間有互異之處，不敢臆改，即分注於本文之下，然終以未見刊本爲憾耳。先生尚有文集七卷（《邑志·藝文》著錄《秋水集》二十卷，今除詩詞共十卷外，當尚有十卷）。《明史擬稿》四卷，曾由先生後嗣彙刊行世，迄今遍覓不獲，未識海內尚有收藏否。茲從《曝書亭集》、《鐵莊文集》中檢得序各一首，暨傳誌評語之散見於羣籍者一併補錄卷首，以待參考焉。排印匆促，繆誤錯出，因作校勘記如右。丁巳十月，邑後學劉書勳謹識。

藝文

邵長蘅《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海內之士應詔集闕下者百餘人上親試之得五十人悉命官翰林纂修〈明史〉蓋異數也與余雅故者施愚山閏章汪鈍翁琬秦對巖松齡錢宮聲中諧曹峩嵋禾喬石林萊李子德因篤陳其年維崧毛大可奇齡朱竹垞彝尊汪舟次楫嚴蓀友繩孫徐勝力嘉炎潘次耕耒李渭清澄中方渭仁象瑛周雅楫清原暨家戒三遠平》 泰華因培塿，涓流赴溟渤。鳳劇儀高岡，麟游以時出。聖朝棟梁具，峩峩皋與离。更聞闢門典，搜剔偏巖穴。博學鴻詞士，有詔徵詣闕。奏賦太和殿，金石殷摩戛。清越諧璆琳，鑱鏤詎蟭蛣。三相驗討論，天子親甲乙。拔尤五十人，一一枚馬列。維時月在皋，既望越二日。喧喧下明詔，並命登禁闥。冢宰持故事，聖恩特超越。嗚珮翔鳳池，排風羨毛質。我方客京華，枯兀類株檿。廡下新僦居，畏熱脫巾襪。當食聞除書，驚喜失噢喟。同時諸君子，與我半膠漆。故歡諧縞紵，提攜愧先達。新交紉蘭蒞，推挽比蛩檿。亦有吾宗賢，飛轡偶時喆。羣公既彙征，吾賤亦庨豁。此舉良曠典，盛事久雍閼。科名束縛人，如驥就銜鑯。奇士苦攣拘，平流得津筏。嘉祐舉制科，得士惟軾轍。三等占久虛，何況二與一。浩蕩蒙殊恩，公等宜惕怵。比聞啟史局，行紬金鐀繘。茲事誠大難，煌煌鉅著述。餘子何足云，曄壽頗排訐。龍門扶風後，廬陵庶頏頡。發凡及起例，鄭重非瑣矞。前明三百年，大事凡六七。文皇靖難師，忠臣慘刺剟。遜國諸名賢，姓氏半磨滅。興獻議大禮，杖戍坌肉血。三案益紛拏，賢姦愼剖別。嗚呼鎮撫獄，清流離羅罻。閹寺內竈煬，盜賊外潰決。民窮賦斂繁，遂令國步蹶。思陵死社稷，中外多仗節。褒忠自聖朝，闡幽待特筆。此皆關治亂，件繫宜縷悉。微辭或隱顯，義例嚴揃截。我學愧雕蟲，我生類蠓蠛。詎能生羽毛，行當返蓬蓽。東澗躬桔槔，南岨茹薇蕨。茅簷曰偃仰，簡編事繙閱。庶人豈敢議，草野有公隲。努力期諸公，千秋光史帙。

呂熊

論述

綜論

楊顒《女仙外史評論》 念亭曰：正史書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今《外史》

謂之女仙，得無駭異？余按：從來以妖法作亂者，如張角、王則之徒，邪不勝正，終必殄戮。而賽兒則解散部屬，從容而去。成祖嚴行大索，必欲獲之，逮繫女尼女冠數十萬勘問，賽兒忽從空自至，雖刀鋸斧鑕鼎鑊，不能傷其毛髮，俟女尼等既釋，遂御風不知所之。谷應泰先生《紀事本末》斷云：「仙乎？妖乎？吾弗知之矣。」意重在仙之一邊，則叟之以賽兒爲女仙，蓋本諸此。

又《外史》大旨，既正名以討燕，然後褒忠殛叛，得並行焉。在方、景、鐵數公，人悉能知之，第正史所載殉國難者甚繁，雖制科之士，未或盡知，而況於世俗乎？叟廣蒐博訪正史尚有未載者，悉予其忠而特書之，善善長之意也。若靖難降燕文武諸臣，皆以正史爲據，有可疑者尚闕之，惡惡短之意也。至諸忠臣之妻女子孫，亦莫不紀其姓氏，表其貞孝節烈。昌黎云：「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斯之謂與？遜國靖難之事，正史既定三百餘年，莫敢翻其案者，《外史》毅然執筆斷之，偉矣！昔少保于公曾刻天下士顏額以貽叟，則洵乎叟爲天下士也。余素不喜小說，如世所稱才子奇書曰《水滸》、《金瓶梅》可以悅人耳目，亦可以壞人心術：《水滸》倡亂，《金瓶》誨淫也。今《外史》亦多奇詭，與小說無異。然立言之旨，在於扶植綱常，顯揚忠烈。余故樂爲論之如右。

劉廷璣《女仙外史品題》　一、自來小說，從無言及大道。此書三教兼備，皆徹去屏蔽，直指本原，可以悟禪玄，可以達聖賢。此爲至奇而歸於至正者。二、談天說地，莫可端倪，而皆有準則；講古論今，格物窮理，而皆有殊解。均不掇舊人牙慧。此奇而至於精者。三、若魔道，自來僅有其名，從未有能考其實，此則縷析分明，本末燦然，又借以爲寓言。此奇而誕者。四、古來論鬼神者，但能言其已然，此獨指出其所以然，微顯一貫，陰陽一體，絕非虛誕。此奇而玄奧者。五、天文難言也。小說傳奇，唯《三國演義》有夜觀乾象囫圇之語；此書則歷歷指出，如數列眉。六、望氣占雲，難事也。史傳但言其兆，此則說到至微地位，而雲氣之所以爲兆，皆和盤托出。此奇之至也。七、小說言兵法者，莫精於《三國》，莫巧於《水滸》。此書則權輿於《陰符》、《素書》之中，脫化於六韜三略之外，絕不蹈陳言故轍，雖紙上談兵，亦云奇矣。八、陣法：圓陣若鼓，方陣如棋局，六陣如聚花，八陣若列卦。此書之七星陣，其形獨如飛鳥，戰則爲陣，止卽爲營，行卽爲隊伍。三者出於一貫，古今未有，可謂陣法之奇者。九、武侯八陣，千古僅存其名，未有識其奧妙者。此書備言制度，與縱橫開闔，變化生克之道，確有奇解。一〇、書內拔城三十有八，從不用火砲、石礮、雲梯、衝車之類，唯默運智謀而得，絕無矯強，更不雷同。此爲大奇。一一、取開封府，內應止俠客一名號旗一桿。拔揚州府，內應止女將二員，號旗一面，而遂敗走敵兵數萬。乃勢所必然之事，並非僥倖成功。神乎！神乎！奇至此乎！一二、拔荊州，止用一旗懸於神廟之杆，幷無一人助力，而能聳動億兆之心，頃刻歸附。皆倩所必至，理所必得。神乎！鬼乎！奇乃至此乎！一三、克濟寧州，內止二女殺一監河，克廣州府，外止一人殺一都督。皆唾手而得，雖智者不及濟其變。神乎？化乎？奇更至此乎！一四、諸小說，兩軍相交，勝者設謀，敗者受之；或勝者之策巧，而敗者之計拙，此則如善奕者，剛遇敵手，兩棋對殺，以智鬬智，至收煞止差一着，勝負出於天然。一五、諸小說，臨戎用智，多在勝負未分之先。此於敗後猶能用智以撲之。如衛青於是夕勝，而登州卽於是夕尅，朱能以今夕劫寨勝，而卽於明夕被劫敗。一六、交戰用紙炮，此書獨創始於卸石寨，用以爲號。自後驚敗兵、潰伏卒，輒用之，而又用以破房勝大寨，披靡數萬雄兵。以上三則，皆巧之至，奇之極者。一七、此書具有經濟，如設官、取士、刑書、賦役、禮義，皆雜霸之語，與儒生侈談王道者大異。奇人乎？奇才也。一八、書內頗多詩篇，諸體畢備，皆可步武三唐，頡頏兩宋。又奇筆之餘事。一九、凡鬥道術、鬥法寶，莫不瑰瑋光怪、虛靈變幻，出自諸書所無，奇矣！而余不以爲奇也。何也？以畫鬼易也。余所舉者，皆畫人手筆。二〇、《外史》前十四回，是爲賽兒女子作傳，據《紀事本末》所述數語爲題，撰出大文章，雖虛亦實，至靖難師起，與永樂登基屠滅忠臣，皆係實事，別出新裁。迨建行闕，取中原，訪故主，迎復辟，舊臣遺老，先後來歸。八十回全是空中樓閣。然作書之大旨，却在於此，所以謂之《外史》。《外史》者，言誕而理眞，書奇而旨正者也。

《菽園贅談・續小說閑評》　國初吳人呂熊撰《女仙外史》，語多荒唐如《封神傳》，本無足觀。其特許唐賽兒，要爲深貶燕王棣耳。永樂武功之盛，別有《三寶開港》小說，爲之附會。其始篡位之日，殺戮之慘，有心人聞而同憤。惜《女仙外史》筆墨平庸，未能大快鋤兇奸於既死之心也。

陳奕禧《女外史序》　余友逸田叟呂熊，字文兆，文章經濟精奧卓拔，當今

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詩經六義辨》、《明詩斷》、《續廣輿誌》，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几）（凡）數百卷，而未知更有《女仙外史》。戊子，余補南安守，遇叟於淮南，延之修輯郡乘。舟行閒暇，叟始以《外史》見示請序。余覽畢，不禁喟然嘆曰：「有是哉！何叟之默契余心也。」請得以僭言之。夫武王伐紂，不期而大會者八百諸侯，所以謂之「恭行天討」，而孟氏亦曰「聞誅一夫紂」。然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則又斥之曰「以臣弒君」，即太公亦謂之義士，而孔子斷之曰：「求仁而得仁」者。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若使夷、齊之諫爲是，則周公之師不得爲仁義；周武之伐紂爲是，則夷、齊不得謂之仁，亦不得謂之義。然大聖大賢，既兩是之而兩許之，則夷、齊自爲古之聖人，而武王亦得謂古之聖君也爾。若夫《明紀》所載，遜國靖難之事，更無聖賢執筆而定之，其說有可疑而可駭者焉。夫永樂，固英明之主也，然不得比周武之聖；而建文，亦仁讓之主也，又從無商紂一端之暴，其爲之臣者，又皆殺身殉國之君子。顧使永樂之得天下也以道，則建文自爲亡國之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無道，則燕王不得爲中興之主。從古創業者謂之「祖」，中興者亦稱爲「祖」，餘皆謂之「宗」，乃永樂尊爲成祖，是中興也。從來淫暴亡國者，不追崇，不建陵寢，而在建文，則並年號而盡削之，是失德之已甚者也。從來忠臣義士，爲亡國之主殉節者，興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謚之，而乃弁禁錮其子若孫，是以爲叛逆之徒矣。後世之論者，因其成敗，亦莫不依違於其間，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國之君，而永樂爲中興之主。道衍、三楊之輩，可以爲佐命元勳，而方、景、鐵諸公，不得爲成仁取義也與？此余所素鬱於中，不能斷，而亦不敢斷者，故曰：「叟之《外史》，有默契余心者。」俟修郡乘之後，當爲叟梓行，問諸天下後世。

葉夢《女仙外史跋語》 南田曰：仙不可目之爲妖，猶妖之不可妄稱爲仙也。余覽《女仙外史》，而竊有疑焉。夫豈愛之者謂之爲仙，惡之者指爲妖也哉？按《明史》記：「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夫以女子而其術足以動衆，儼然爲戎者，是眞妖矣。乃考其事實，則云賽兒少寡，經發夫墓，經山麓，見石罅中露匣角，發之，得天書寶劍，遂精通其術。劍亦神物，賽兒能用之。余謂天書殆非凡流所能解，寶劍亦非俗子所能用。今以女子曾無師授，便爾通玄徹奧，其可謂之妖乎？又云：「賽兒遂出家，以其教行于里閈，人呼爲佛母。欲衣食財物，隨所需以術致。又常剪紙人馬，戲令戰鬥，當事者遂嚴捕之。」又似乎其爲妖術也。然而殺敗官軍，攻拔郡邑，從未聞一用其術。殆徒衆潰散，永樂必欲捕賽兒。逮繫天下女尼、女冠凡數十萬，勘無踪影。賽兒反自詣殿廷。因裸而縛之，處以極刑，鋸解、錘鑿、斧鑕、鼎鑊，賽兒皆怡然而受，不損毫毛，至于無法可加然後已。噫嘻！果妖術乎？抑仙術乎？漢末有仙人于吉，孫策目之爲妖，百計剉之剮之，而吉初未之死，故天下不以爲妖，而稱曰「于神仙」。唐玄宗時，有羽士申泰芝者，與玄宗年庚八字相同，遂亦思作天子，自稱爲仙師，以其術鼓衆倡亂，未幾伏誅。是故，天下不稱爲仙而稱爲妖。【略】是則唐賽兒之見斥爲妖也，以興師拒敵之故。夫永樂既爲天子矣，而有舉刃相向者，不得不謂之曰反。以一女子而有「佛母」之名，不得不指之爲妖。史官亦不得不大書曰「妖婦某反」。第文帝靖難，師下江南，入金川，草詔登基之日，方孝孺、高翔、胡閏、鐵鉉、暴昭、練子寧諸大忠臣，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此「反」字有可證者。今賽兒興兵，不于前之建文，後之洪熙，乃在永樂之世，而謂之曰「反」，此「反」字有可議者，何也？太祖授位于建文之世，帝固在也。故謂賽兒曰「妖婦」者止一人，而稱之爲仙姑、爲佛母者，舉天下後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筆，又曷能勝衆口耶？夫如是，則逸田叟以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稱行在，建宮闕，設迎鑾使，訪求故主復位，與褒謚忠臣烈媛，討殛叛逆黨羽，書年紀事，題曰「外史」，雖與正史相類，自有孚洽于人心者，垂諸宇宙而不朽！康熙歲次辛卯中秋望日，廣州府太守葉夢南田跋語

分論

劉在園等《女仙外史・回評》 第一回：西王母瑤池開宴，天狼星月殿求姻 劉在園評：「有幾件至正至大的數語，是提起大綱，照著全局。如龍門一脈，千支萬派，皆肇於此。筆法自《史（紀）（記）》中得來。陳香泉評：此回意旨在月殿。主與天狼星結仇，爲全部大書之章本。乃先之以碧桃會，撰出如許光怪陸離文字。初不能測其機關，直至嫦娥宴罷，陡遇天狼，方始豁然。如此靈心幻思，其餐霞吸露之人乎？《水滸》第一篇，以請天師禳疫而引魔君出世，落想固佳，然猶未能脫盡凡塵之氣。湯碩人評：逸田先生作《外史》，原爲建文帝遜國，表明君臣大義，與殉難諸臣之大節。顧賽兒一女

子，正史所載乃成祖所不能制者，因以爲嫦娥謫下，何其當也。然後建文帝之位號，得存立於其間，忠臣義士，望行闕而趨歸恐後，故謂之曰有功於萬世之綱常。信然！　洪昉思評：斬除刼數，屬之月姊，絕無所因，故以天狼求姻一事激之，乃爲天子之心所必然者。於是降凡之後，種毒甚深，始終不許燕王爲天子，即借劫數之刀兵以報怨。而作者亦即借彼之刼數，以行其褒忠誅叛之微權，結撰一百回之大文章。其開闢混茫之手乎？

又　第二回：　蒲臺縣嫦娥降世，林宦家后羿投胎　韓洪崖評：　收煞靈活遂使嫦娥降生，后羿轉世。兩回之文情，全然鏡花水月，誰能索色香光景於虛空之界？　高素臣評：　賽兒爲扶植綱常之主，所以推本其始祖，以至其父，歷數十世不事二主，是以忠節傳家者尊之也。【略】每見觀者猜公子是正生腳色，是何以異於矇聲聽演劇者與？　劉湘洲評：　余嘗以賽兒八字推之，蓋生爲帝王，死作神仙之造。林公子易一己卯，本身既有三重相冲，合了妻命，又有四重來伐。無根乙木，能不立萎金風？至後回柳烟之庚辰，則乙與庚合。女子合多，必爲名妓。而辰助夫金，又主中歲奇貴。如此可畧之處，尚且字字入彀，則覩其片鱗之光彩，而可以知龍之全體精神矣。

又　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唐賽兒誕日悟前因　葉南田評：　韋母傳經，漢朝可謂無儒。此回借賽兒口中，闡發聖道之旨，正所以愧殺天下讀書人耳！　作者眞眼大如海。　孟芥舟評：　摹寫孝廉心思、賽兒性格、鮑女神情與老婢之氣質及衆親戚之口吻，皆躍躍乎有靈氣，呼之欲出。　毛闇齋評：　相生相應，文之法脈也。不期生而自生，不必應而亦應，文之神情也。此回乳母，即前回天孫所云鮑仙姑。請他下界，始終教育者，作者竟不點出，即賽兒問及，也不說明，而鮑姑則躍然見於行文之際。眞乃大家手筆，不落小家蹊徑。

又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眞春丹，林公子巧合假庚帖　香泉評：　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濤衝激，姿態尤奇。此非故作險筆，蓋有勢不容已者。如賽兒爲全書之主，彼一林公子者來踞其巔，豈非佛頭著糞？若使順叙而出，則必加以點綴，施之藻彩，竟與青螺妙髻成爲犄角之形，能不爲金仙失色耶？逆叙之者，猶夫人之生一贅疣，在隱微之處，又奚患焉！　昉思評：　此回有暗針，如認鮑母爲姊與授林公子玄術，即一人也。出林氏之別業，入孝廉之堂中，亦一時也。名字既自各別，文章又復逆叙，伏此一脈，顯倒看者，疑鬼疑神。

又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林公子棄家就婦　香泉評：　要見奇松特立必須斬却藤蘿。翁姑兩伯，皆賽兒之藤蘿也。然在兩伯，去之尤難，作者造出分產一段，出自人情所固有者。總要顯女英雄出世，別無牽纏。並不是以文游戲，爲當今榮華公子寫照。　司馬燕客評：　看《外史》者，多以賽兒守制稱爲孝思，得其膚耳。正不知賽兒起義勤王，爲時尚遠；部下材官柳烟兒，尚未出面，所以借此爲女英雄（留）地步。【略】文如無縫天衣，并不須夜來神之針綫。

又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嫖柳妓三戰脫元陽　芥舟評：　從來女子之有才者必多情，多情者必重于色慾而輕于倫理。死生之際，有難言者。賽兒刻刻學仙，掃盡情慾，而其待公子也，生則溫柔，死而哀慟，於夫婦之倫甚篤。其殆聖女乎？　喬東湖評：　公子爲妓女淫戲而死，賽兒必欲此妓抵命，而作書者必要收拾柳烟爲夫人之侍妾。既爲侍妾，賽兒仍必欲處死，作書者又要收拾柳烟爲夫人之心膂，至難至難矣。今觀其命意措詞，悉出於至允至當之情，而文則出於至精至妙。噫！如此才思，其莊叟之流亞與？　許旭庵曰：　才人之文，出筆便雅，即使題甚俗，而能愈俗愈雅，庸人之文，落筆便俗，即使題極雅，而偏愈雅愈俗。

又　第七回：　掃新壠猝遇計都星，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孟嶧山評：　計都星向賽兒深深一揖，柳烟就來擋在面前，可謂有馮婕妤當熊之膽智矣。觀乎此，而知柳烟足任賽兒之才官，不可爲公子守節之妓。所以後回有揭祈雨榜文幷賺鹿怪諸事也。女英雄出世，絕無任使之人，作書者姑以柳烟充之，幸毋錯認爲守節。　吳鈍鐵評：　無門洞天，無心者能入之；若一有心，有門洞天亦障礙而不可入矣。天書玉匣，亦無縫者，以無縫之玉匣，而藏於無門之石洞，蓋作者取一「無」字。此「無」字，是如來「無相無無相」之「無」字。　燕客評：　柳烟志操甚堅也。作書者必欲毀之，所以開章先寫其自矜機智，又寫出其自露貴相。大抵女子衒其才者，必蔑於節。暗伏着十二回臨難不肯捐軀地步。既受玷於畜類，則七十回之爲僞漢之妃，順流之舟矣。或謂柳烟以珊瑚數珠出獻，娼家之物，不宜受之，彼亦烏知賽兒不納其珠，無以安其心也。到後此珠着落，原是柳烟同類之人得之，方見女英雄之大作用。

又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丸　香泉評：

按賽兒得天書寶劍于岩石之間，非赤文綠字，卽鳳篆龍章，賽兒便能通之，又且精于劍術，其殆天縱者歟？而作者撰出玄女教授，蓋以神道設教。獨是分晰上、中、下三笈，其精微玄妙，前乎此所未聞者。【略】余謂使賽兒生於今日，必以作者爲知(言)(音)。

又　第九回：賑饑荒廉官請獎，謀伉儷貪守遭閹　喬侍讀評：女子止可守經，而不可行權。權者，權其義理，輕重於毫忽之間。如管仲子事齊桓，狄梁公事武后，乃所謂權也。若夫女子至重者，不過「節」之一字，亦安所用其權哉？賽兒苟無法術，必困于計、羅之手，將守經耶？行權耶？故作者之意，第爲賽兒出色，不可以垂訓。陳處一評：此回於講授天書之後，亟欲寫賽兒大顯威名，所以露臺賑濟，令人人瞻仰，以起濟南郡守謀娶之心，一施其神通法力，遠近莫不聞知，爲他日英雄相會，起義勤王(章)(張)本。【略】總而《外史》之文，如瑤室璇宮，進一層有一層的妙處。

又　第一〇回：董家莊眞素娥認妹，賓善門假端女降妖　子築巖評：寒簧性根中種着素娥，口呼者七載，禮拜者三年，及見素娥而反茫然無知。此悟道者之言，非文人才士所能造。

又　第一一回：小猴孌虎邪道侵眞，雨絲化龍靈雨濟旱　魯大司成評：假龍行雨，假鼓爲雷，賽兒、鮑姑皆係仙子，猶不免於假，況世人乎？然假而爲公，卽爲眞；眞而爲私，(返)(反)爲假。如奎道志在獲金，私也；賽兒心在救民，公也。余願今之人，寧行假以濟公，毋假公以濟私。

又　第一三回：邀女主嵩陽懸異對，改男裝洛邑訪奇才　香泉評：嵩陽標對，當世必非笑之，而獨能邀女英雄一顧，幸矣！從來世所棄者，豪傑之士必與之，世所與者，豪傑之士必棄之。嗟乎！英雄識英雄，眞難得也。　韓子衡評：女英雄初未知有御陽子，而御陽子則早知有女眞人，是彼其才誠可以復建文之位，而世忠臣義士之憤者，遂簡在於心，他日寄以軍旅之任。端坐宮中，撫御四方，故謂之(日)(曰)女英雄之軍師，信然，卽謂之曰建文帝之軍師，亦信然。　求夏評：軍師出處，莫偉於三顧草廬。今御陽子隱在嵩陽，豈有女主而前往就見之體？乃作者偏要月君過訪，先以降怪引之，復以驅蝗導之，復又標出奇對以激之，於是改裝請謁。月君始知有御陽子。而御陽子之素知有女眞人者，斯時(返)(反)不知之，迨去久而再卜，方知女眞人已顧茅廬，然後呂軍師之出處爲正。　丘珠巖評：月君與御陽子相見，自然議論天下之大計，而唐勳非其人也。作者先以顏額「正士」兩字引起，反復議論古人出處，落到切己所在，而天下之大計瞭然。文勢若九龍灘迴環曲折，究竟水脈直趨而下。唯波濤變幻，莫可端倪，此大慧才人筆也。

又　第一四回：二金仙九州遊戲，諸神女萬里逢迎　王新城評：神鬼精靈，出沒筆端，妙在亦寓勸懲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維世道，不可當作仙眞游戲，草草看過。　在園評：諸神女，皆畫鬼筆也，而其語言事實，則仍是畫人。作者如僧繇道子，追魂寫照，悉臻神化。至若卷內諸詩，直可貫徹三唐，豈僅時流不敢望其項背。　香泉評：余生平不惡婦人妒色，而惡男子妒才。蓋妒色爲常，而妒才則可異。然入宮不妒者有之，從未有立朝而不妒者。作者借妒婦以發泄，與余良有同心。　碩人評：二仙遨游九州，正燕王圍濟南、攻東昌之日也。爲月君者，出面固不可，縮頭又不能，將何以處？作者算個去路，却撰出一篇開闢大文字。

又　第一六回：王師百萬豎子全亡，義士三千鐵公大捷　香泉評：景隆爲帥，燕王於數千里外知爲豎子，而朝中不但不知，且有薦之者，何智識之相懸若是哉！余謂朝中豈盡不知，特以天子之左右親近薦之，不敢復言耳。　湯若人評：古人往矣，記其事而可以知其心，載其言而可以識其才，曾不知其鬚眉氣象爲何若也。此回摹寫鐵公，直從紙上活顯出來，覺凜凜乎有英風逼人，信爲第一枝史筆。

又　第一七回：黑風吹折盛帥旗，紫雲護救燕王命　李漁村評：從來天人一理，唯建文、永樂之際不然。建文之爲君，人也。永樂之爲君，天也。天之所興者，人皆惡之；人之所立者，天則厭之。是天之所以異邪黜正哉？曰：要成就多少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耳。　龔澹巖評：炳文、景隆之敗，戰之罪也，人也；盛庸、平安之敗，非戰之罪也，天也。而不知奸臣之降燕，亦天也，非人也；忠臣之殉國，則是人也，而非天也。是故，天定可以勝人，謂一時之成敗，人定可以勝天，乃百世之綱常。

又　第一八回：陳都督占讖附燕王，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張賓門評：此四回皆靖難師之實事。余讀正史，每嫌其頭緒太繁，脈理不能貫通，呼吸不能接應；讀《續英烈傳》，又怪其散漫若濫流之無源，蒙茸若藤蔓之附木。今讀《外史》，自燕王造謀興師以至登極止，皆剪却荆榛而成康莊，理其棼絲而就經綸，條達貫穿，縱橫馳騁，而無所礙，奚啻撥雲霧而睹星辰之象，故

知庸流文筆，能窒塞天下人之心胸；才子文章，能開豁天下人之智慧。

又　第一九回：如元帥起義勤王，衆義士齊心殺賊　楊八庵評：諺云：「紙上談兵」，言用兵爲難事，非能談者便能用也。然必能談者方能用，豈不能談者而反能用耶？余素好兵法，見此卷内講解，既越乎韜略之外，而仍貫乎韜略之中，與余意若合符節。作者殆善用兵者乎？　帥簡齋評：鵰兒向在鐵公部下，正不知因何而與周縉同來投軍，及讀二十二回，而始知之。其叙於彼而不叙於此者，叙其所必應叙之處，不容叙於所不可叙之處，《國策》中往往有此行文之法。要知女元帥起義興兵事情，何等緊急！文章之脈，若懸崖飛瀑，其間縱有曲折，而亦直瀉於大壑。若將鵰兒離却鐵兵部情由一叙，便成中斷矣。

又　第二〇回：太陰主尊賢創業，御陽子建策開基　裴又航評：唐月君勤王，豈不凜然大義？然其因則在報仇一邊，其奉建文年號，假之也。若御陽子，披肝露膽，是眞欲平僭亂而興復帝位，爲忠臣義士吐冤泄忿，其委身於太陰主，假之也。看書者要識得這個所在，方與作者之手眼相印。　求夏評：作大文章之法，如山川之有龍脈，或起或伏，或分或合，總出於一本，而後變化生焉。此部書第一回月殿求姻，爲發脈之大原，其勤王起兵與建都立闕，是正脈所注會，蜿蜒千里，至九十八回方止。而其（榦）（餘）龍衍作數泒者，雖有大小之殊，其間起伏分合，亦無不然。此回之脈，則發於嵩陽懸對、洛邑訪才之時，伏而後行，縱横旋折，結穴於八十回。其餘若諸公子義士，亦各有起結顯伏之處。識得草蛇灰線，在在自能瞭然，否則與盲師無異。　劉再祈評：太陰主以通天徹地之神通，貫古絶今之學識，爲之軍師者不亦難哉！然其用兵之機智，則稍遜於御陽子，以其道心重而少變詐也。或謂御陽子與古來軍師，誰者可以頡頏？曰：以余揆之，留侯之博浪一椎，御陽子無其氣概，青田洞察未來，御陽無其術數；武侯之七星壇與八陣石圖，及木牛流馬，御陽無其神奥。舍此數者，當亦與三公相埒。

又　第二二回：鐵兵部焦魄能誅衛士，景文曲朽皮猶搏燕王　在園評：余觀《水滸》，以一石秀而劫盧俊義於法場，一黑旋風而劫宋江於法場，眞令觀者驚心懾魄，然皆有意造此至奇至險之筆。今《外史》以一女子而劫劉超，以劉超先自劫於法場，拔刀相助，出于邂逅之頃。此無意於奇險而自然奇險之至者，百尺竿頭，御風而去矣。而且夾在鐵、景二公慘禍毒刑之後，見此一段淋漓痛快文字，以使天下後世揮涕之餘，鼓掌而舞。　香泉評：寫景、鐵二公之忠憤氣概，較之《國策》寫荆卿之持匕首、藺相如之挾趙璧，文之精彩，尤爲較勝。至寫二公之英靈颯爽，不啻青青空空之劍，虹光電影，往來激射，令人膽悸魂飛，毛髮直豎，此固賢愚所共賞者。惟二公於道上相遇而不相接，閑閑數筆，乃全篇之樞軸，方得織爲無縫天衣，即法眼亦恐未察，余爲表而出之。

又　第二三回：鮑道姥賣花入教坊，曼陀尼懸珠照幽獄　吳鈍鐵評：行兵者以奇兵爲上，而疑兵又在奇兵之上，余謂行文亦然。如此回卷首叙明劫法場之道姑來由，原爲文章之正脈，而疑兵則隱然寓焉。所以王昇即疑劫劉超者，即係鮑姑，而教坊之諸夫人，亦以劉公子爲一道姑所劫，亦遂信是鮑姑。皆自然之機，亦自然之理，所以收功于反掌。

又　第二四回：女元帥延攬英雄，諸少年比試武藝　綿津山人評：觀作者用筆，寫文士以神，寫武士以氣。而亦具有體格，且各表其身分，森森乎儼如列在目前，竟非紙上生活。　在園評：比試武藝，《三國》、《水滸》者有之，第嫌其入于繩墨而不能縱横脱化。《外史》則獨出心裁，或顯其試于不試之中，或隱其不試于試之外，洵于二書之上。結局打虎一段，較之景陽岡，情理尤確，精彩更殊，亦青出于藍之筆。

又　第二五回：眞番女賺馘高指揮，假燕將活擒茹太守　馬司農評：月君贊御陽子「初出茅廬第一功」，余謂御陽之才原在孔明之下，而初出之功則在孔明之上，蓋火燒新野止一炬敗曹兵耳。此則斬都揮、擒太守、便克青州，實爲開國之基。尤足偉者，預遏敵人來救之路，先發三軍而進萊州，高監軍遂由此而成功，即以歸之呂軍師，亦無不可。　香泉評：正史寫實事，故其文如寫照，酷肖而止。若小説演義，多鑿空之筆，既無可肖，則如散畫人物，略有微疵，便生指摘。如滿釋奴一婦人，無是公也，正當如何描寫可以動人心魄？今觀其初投軍時，吐出一種英憤氣概，固已精彩奪目。此回賺取敵將，出入劍戟之叢，凜凜乎有生氣逼人。

又　第二八回：衛指揮月明劫寨，呂軍師雪夜屠城　程雨亭評：御陽自劾，與孔明同出一轍。然街亭之失，未免知人不明；若衛青之劫，則爲能預料？而恬然引爲己罪。大抵二公之心，易地皆然，總以聖賢自期者。　昉思評：十一回奎道人去矣，至四十一、四十二回，尚有多少説話；此回衛

指揮之去也，至四十三、四十四回，亦尚有多少文章。方知《外史》節節相生，脈脈相貫，若龍之戲珠，獅之滾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與球之靈活，乃龍與獅之精神氣力所注耳。是故，看書者須睹全局，方識得作者通身手眼。

又　第二九回：設玉圭唐月君朝帝朔，舞鐵鍬女金剛截仙駕　顧幼鐵評：賽李逵、女金剛二人名色，似未免於落套，套則陳且腐耳。若以二人同居部曲，豈不可憎？乃出之虎鬬龍爭，不覺令人捧腹，此化陳腐爲鮮新決也。至其描寫爭鬬情形，在紙上活現跳出，當與太史公人物贊齊驅方駕。

又　第三〇回：呂軍師獻計行宮，唐月君燕饗諸將　香泉評：月君立行闕於青州，較之蕭王河內、唐公晉陽尤爲緊要，何乃汲汲焉竟適登州，向蓬萊閣游讌耶？御陽子之請南伐，月君之調高軍師，原已計及於此，而仍不免於一着之疎虞者，蓋作者設爲至危至險之境，而後能顯至神至妙之筆，如良醫之起死回生，英雄之撥亂反正，方見殊勳偉烈。

又　第三一回：驪山老姥徵十八仙詩，剎魔公主講三千鬼話　在園評：「未知生，焉知死」，孔聖所不言者。而六道輪迴之說，唯釋氏詳言之，疑信者各半。即信者之心，亦不能眞知其所以然之故。此復有魔教輪迴之說，更超於釋氏之外。即(日)(曰)其言屬誕，而其理則似眞，其事屬幻，而於義則可取。蓋作者筆端，具有蘇、張之舌。昉思評：或問：以筆墨戲謔仙靈，有罪乎？曰：一要觀其人之可以戲謔仙靈者，一要觀其文之戲謔仙靈可以受者。大抵慧業文人，亦是仙流，他日會於芙蓉城內，羣仙起而大譁曰：「子來矣」，當各罰一大觥，即醉死亦不恕。若其人其文不足數者，當如月君所云：「割其舌而作啞狗。」周勿庵曰：太古之世，元氣淳厚，無所謂魔也。至軒轅製兵革，遂有蚩尤作亂；此魔王出世之始。迨乎中古，三教既立，而魔道與之平分，所以治亂各半。究竟三教中之爲惡者，即魔也。降至季世，僅存三教聖人之名，更無有可以爲三教聖人之徒者。故《外史》云「魔道日甚」的係至言。家卧園評：亂臣賊子，王法之所必誅，乃後世人君，(返)(反)多寵而用之者，所以耐庵借百八魔君出而討之。《外史》於建文、永樂之際，借一女子以彰天討，輔之以曼尼、鬼母、剎魔主，余謂事迹殊而意旨則有同然。嗟乎！魔者興亂之物，今以之戡亂，用心良苦。

又　第三二回：兩奇兵飛救新行殿，一番騎鏖戰舊細軍　于少保評：予觀《三國》、《水滸》諸書，凡將士授計而去，總不出軍師所料，罔有毫髮之謬，是無異于鐵板數。《外史》不然，如前回令小皂旗，楚由基詐敗，而竟至子眞敗，猶未爲奇。若此回兩番刼寨，則先有燕將返來夜劫遭適鵑兒等，彼此皆莫知所由；及戰勝而回，陡見大路復有一寨，徑殺進去，却是自己人馬，而又彼此各不知其所從來。何物文心，靈幻若是？我恐此書不久傳於世間，當爲造化遣六丁神攫去。

又　第三三回：景公子義求火力士，聶隱娘智救鐵監軍　八大山人評：寫出景公子天挺英氣，與火力士天賦戇性，躍躍乎呼欲出矣。但做的是博浪沙之事，如何轉折以歸於卸石寨？余掩卷深思，而未能得。及讀到遇一女娘，奇矣；而又同入濟南府，更奇矣；又與副軍師同立偉功，更大奇矣。按《水滸》寫豪傑之士，初必以梁山爲盜藪，斷乎不屑入夥，費盡多少心機，方能湊泊，終屬牽強，不若此之吻合天然。

又　第三四回：安遠侯空出三奇計，呂司馬大破兩路兵　查書雲評：人之變幻莫如心，若能通於筆墨，但爲千古奇文。余觀諸小說，欲大敗之必先與之以小勝，竟成故套。《外史》於呂軍師拔登州而衛青先得小勝，拔濟南而柳升先得小勝，於讀書同一轍。但此用反撲之着，而變化出於意外。神乎，神乎！

又　第三五回：兩皂旗死生報故主，二軍師內外奏膚功　在園評：濟南已成垂拔之勢，即無皂旗顯靈，遲一日而拔亦無損於用兵之奇，行文之妙也。余嘗觀歷代衍義諸書，凡攻城拔國，覆軍破壘，皆出於定算之中，而不能變易於定算之外，勢固有所不能也。《外史》不然，偏於定算垂成之際，別又變出一局，駭人心眼。成功則同，而於始之方略，有大相殊異者。文心至此，即鬼神亦莫測其幾微矣。碩人評：攻城用內應之策，諸書皆有之。《外史》則一變而奇，再變而奇且幻焉。如呂、高二公之定計，一攻於外，一應於內，寧知有鐵監軍、景公子與火力士來協助乎？【略】如此變化奇幻之事，謂出於兩軍師之意外乎？蓋作者之文心，特出於天下才子之意外爾。

又　第三六回：唐月君創立濟南都，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又航評：此篇爲一百回之主。古文家賓主相生，所謂主中主也。其難處在於一十九人出見，若無倫叙，便爲庸筆。觀作者以五位老臣不可爲使，自先設一大難，然後寫出隨駕三人之子，訪主即屬尋親，更無可與爭者。而中間又夾出九人從

容敷寫，井井不紊，若晉之行師整以暇。此主中而又有賓主相生之妙，具見化裁之手。　賓門評：韓、柳、歐、蘇之文，如山峰之有八面，各顯奇象；若河流之有九曲，各生變態，加以風烟嵐霧，則不可得而名狀焉。然於點出題之正面，不過平直允當而止，了無奇義。此回題之正面也，乃前有公孫之奇峰，後有曾彪之驚濤，雲雷風霧，飛揚乎筆端，作者其天縱與？

又　第三八回：兩軍師同心建國，一公子戮力分兵　在園評：予觀諸公子中，若景星才畧當爲冠軍，何故初任將而遽折其氣耶？且呂軍師既知步不可以敵騎，又不以馬夾步而用之，若爲使之敗衄者耶？此蓋作書者亟欲收拾火力士也。雖然力士亦一勇將，其亟去之也何故？要知力士一勇之愚夫，僅足以任博浪一椎耳。若用以爲將，必至屢敗，屢敗而處分之，《外史》之病也。《外史》中皆忠義之士，不可以行軍令。余竊知作者之旨，評論如斯。　燕客評：火力士列之諸將隊中，本無可以出色之處，作書者以下報王御史爲結局，儼然爲他存一義士身分，筆有苦心。

又　第三九回：美貞娘殺美淫官，女秀才降女劍俠　梅坡評：這回妙處，在於半中間又有一女秀才，然後可以殺監河、拔濟寧，而爲前後篇之樞紐。尤妙在於軍師未至，三女先在城中。軍師固不知有此內應，即三女亦不知軍師之兵適到，有此外合。文心若天馬行空，神靈莫測，耐庵之下，一人而已。

又　第四〇回：濟寧州三女殺監河，袞州府四士逐太守　澹巖評：將計就計，爲諸書談兵上着。《外史》變而通之，使敵人將我計以就他之計，我又將敵人之計以就我之計。說得字字入彀，言言合榫，固可措諸實用，又烏得以紙上談兵目之？飛卿有云：「霸才無主始憐君。」予將以贈作《外史》者。　南田評：此回分兵西、南兩處，自設(峽)〔歧〕路，若敵人只從一路敗走，何以爲奇？今看他兩路追奔逐北，而又錯出女將在內放火，知州來獻首級，雷一震活擒丁勝，紛紜四出，如亂波爭道，乃能從容彙成一脈，絲絲入扣，絕無湊接痕跡。程不識旌旗刁斗，紀律森嚴，可以百戰百勝。余謂《外史》行文亦然。　劉冰崖評：漢高既平七國，以兵臨魯，聞絃歌之聲，命勿擊袞郡。聖人之邦也，若以爭戰而得，則必塗毒生民，可謂王師乎？是以歸功於四士，作者有深意存焉。

又　第四二回：僇敗將禍及三王，蠱謠言謀生一劍　又航評：余觀小說家一回止叙一事，如獨繭抽絲，便自容易。若一回而兩三事或三四事，則頭緒繁多，如集錦刺繡，非靈心巧手不能萃而成文，然究竟難掩千金針之跡。此則一回而連及數事，渾然如無縫天衣。余安能量作者之才乎？

又　第四三回：衛指揮海外通書，奎道人宮中演法　在園評：奎眞鬬法在十一回，衛青遁海在二十八回，而今同出於此，竟不知衛青作何向日本借兵，却在下回演出，謂之倒叙。若奎道人，則是順出。譬若山之峰巒，有正必有側；樹之華萼，有向必有背，水之波濤，有順必有逆。乃造化自然之理，亦萬物必然之勢。明乎此，可以云《外史》之知己。

又　第四四回：十萬倭夷遭殺劫，兩三美女建奇勳　八大山人評：衛青永樂時名將也，若使其督率倭首，亦死於神劒之下，便爲惡筆。今收拾於汪洋浩渺之中，以全其英名與臣節，具見作者苦心。

又　第四六回：帝旨賜謚殉難臣，天緣配合守貞女　王新城評：此書有三大綱：一、崇奉建文帝年號；二、追議殉難諸臣爵謚；三、討燕十二大罪。皆具《綱目》之微意。故謂之奇書者，論其文也；若論其旨，則爲正史。

又　第四七回：幸蒲臺五廟追尊，登日觀諸臣聯韻　在園評：泰山，月君所必登也，但不可特地行之。今乃聯貫於幸蒲臺之後，何其勢若轉圜哉？至夫登山而寫雲氣，登觀而寫日景、寫雲海，玲瓏瑰瑋，陸離光怪，純於毫端，顯出虛無變幻之致，即季鷹、虎頭之妙手，亦未能繪畫其萬一者。　葉芥園評：第十四篇，月君神遊九州，獨不登岱宗，心竊怪之。及讀此，而方知留爲鸞鑣巡幸之地。故《外史》以百篇大文字，是先具成竹於胸中，而後揮灑出來，縱橫曲折，莫不如意，不比小作家逐段(搆)〔構〕思，費盡斧鑿接榫而成者。昔人贊蘇長公之文「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余以此贈作史者，不爲過。　素臣評：余考志書，濟南有長白山，爲泰山之別嶽，並無太白山，豈作者之訛與？或輿圖之缺與，抑亦有所忌諱與？但《外史》所用典故，言言有本，字字有據。夫豈以月君建陵寢之地，而屬虛懸者耶？姑記於此，以質諸博學深思之君子。

又　第四九回：鄭亨爭將當先喪律，景隆充帥落後褒封　香泉評：建文用李景隆爲大將，燕王斥爲膏粱豎子，何其明也！今乃自用爲元帥，又何其闇也！　周東匯評：高煦，勍敵也。此一糾纏，文勢便成兩岐，作者乃

探高煦意中必至之情，必有之事，竟爲擺脫。而使兩家兩處，用兵統歸一致。此文脈回龍之法也，唯太史公有之。

又　第五〇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游魂，赤烏鏡飛驅魑魅幻魄　澹巖評：《三國志》孟獲有聚獸銅牌，匪特無是事，亦並無是理。夫以野獸之無知，何銅牌之可聚哉？此則攝取精魄魂靈，雖無是事，却有此理。　勿庵評：　鮑師講鏡，曼師講扇，皆係玄門的旨，以儆世人之學玄犯色者。月君說到童貞精血，一染他人，便極污穢，尤爲頂門金針。至若罡風太陽之喻，乃明理所知耳。

又　第五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燕兒腰斬李豎子　洪崖評：　借滅陽以說法，亦猶夫廉潔之人，不宜稍染污穢之氣，其莊叟之寓言乎？　處一評：　殺景隆者花花、苗苗二小廝也。二廝獻計之念一起，景隆之一命已絕。苟無此機，平燕兒亦何自而下手哉？夫以景隆至鄙至穢之物，必使對壘運籌而後殺之，吾知作《外史》者所不屑也。

又　第五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求夏評：　燕王假以尋訪三丰爲名，而實欲偵獲建文帝。在程、曾二公初猶未知，苟非大松、小松懷疑詰問，留一梗核於心頭，安能於沐府門首，見有京僚觸機便動？如是針線，眞夜來神手段。　碩人評：　綽燕兒出落奇絕，不特爲誅榆木兒，及代馬靈爲機密使地步，直到九十八回上，顯出他所取之劒，爲結局之大樞紐。

又　第五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八大山人評：　子昂畫馬，以一身而能作數十馬變動之狀；耐庵作文，以一心而能作百許人之語言氣象。噫嘻！不亦難乎？如《外史》諸公子，个个有一種性情，人人有一種氣概，竟在紙上毫端，呼之欲出。第《水滸》諸人，出自草莽屠沽，各用方言，其聲音氣象，容易逼肖；若諸公子，則詩禮之家，冠裳之裔，勢不得不用官話而達以文辭，畧覺不顯。若細心以求，則是龍眠之淡墨羅漢，不假顏色，而鬚眉面目，迥乎各別者。此二回程、葉、楊、曾，彬彬四公子，一路同行，心事無二，尤爲難以區分，乃能寫出毫釐之辨、錙銖之爽，比耐庵爲較勝矣。　汪靜山評：　兩回書內，奇情、奇想、奇事、奇文，計凡一十有五，正如萬岫千岩，錯綜開闔，結撰出二華形勢，當有六丁神攫去，藏諸仙島洞府，不落在塵寰中者。

又　第五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貢，談天說地諸子爭鋒　洪崖評：　呂儒六人出使海洋，若令凡筆爲之，必至游說諸國，雖纚纚數千言，淺如錦綉，弗取也。何也？客勝於主，非《外史》之正事。逸田先生乃以日本用連衡之策，輕輕一筆提過，是行文家暗度陳倉之法。

又　第五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府，溫元帥怒劈靈猴使　在園評：　余始見月君用一馬猴爲使，心竊訝之。及見其建闕濟南，設迎鑾卿於荆、揚二郡，訪求行在，敦請數次，如此其誠；而帝從江干至於岸上，又如此其易。然究竟始終不來復位者，只爲姚道衍播散流言，青州妖寇是畜類之故，方悟到第十回收服猴怪。其緊着處，却是這个用法。

又　第五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假鋪卒空文謁開府　昉思評：　練公子與松娘爲婚，是前回配合忠臣之子女餘波也。松娘感夢而得佳偶，卽鐵柔娘夢與劉炎訂姻之餘波也。從來文之餘波，是強弩之末，斷不能如初發。此則益加後勁，更有勝乎前茅。洵爲妙才子，將以公子、松娘，別作傳奇，爲千秋佳話。　鈍鐵評：　佛家有非想非非想處，言非由想而可得者。此回假鋪卒而遞空文，亦非由想，可得當以「非非想」三字贈之。

又　第五九回：　預伏英雄堅城內潰，假裝神鬼勍敵宵奔　于少保評：　行軍對敵，從來用不着一「戲」字。作者因燕人訛傳濟南法術，不啻風聲鶴唳，竟以戲筆而行戲法，裝神扮鬼，如做了一劇影戲，遂至走勍敵，拔堅城，而成莫大之勳，燕人卒不知爲戲所敗亡者。文心變幻，神靈莫測。　碩人評：　月君立陣法、別戎器、分建旗幟服色，精整嚴密，震驚一時，兩軍師未能易也。景開府則變其制度，五軍皆絳，燦若赤城之霞。而且戎器服色，秩然不紊，奚啻李太尉臨戎，旌旗壁壘，爲之一新哉！作者却回照到景文曲愛着緋衣，上應星文皆赤，丕揚前烈，以致其孝思。文之周緻，可追左氏。

又　第六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雷一震落水歸神　湘洲評：　以勇鬬勇、智敵智，天之所以掎扤人也。夫使武侯而不遇司馬，則曹可滅；項籍而不遇淮陰，則漢可幷。何也？人固能勝之也。今高軍師一挫於瓜洲，他日景開府再敗於皖口，遂使呂師貞荆州之艦不能順流而下金陵，非天也耶？雖然，此作者之心也，而竟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無間。此所以爲曠世之才與？　素臣評：　燕之人疑濟南爲妖，逸田先生遂從一「疑」字撰出多少奇文？如靈臺(宮)(宮)也，而燕王疑有法術；小皂旗之背插皂旗也，而燕將

當作妖人；高軍師之戲裝鬼神也，而叱爲神兵天將；雷一震之顯靈也，而認爲妖法之呼風嘯雨。如此文筆，亦不啻神出鬼沒，直超化工而上矣。

又　第六三回：三義士虎腹藏兵，一將軍龍頭殺賊　人庵評：虎腹藏兵，龍頭殺賊，眞乃至奇之事，至奇之文，至奇之策。若入之古今將畧及名將傳中，首當壓卷。　芥園評：藏兵器於虎腹而誅州牧，安義士於龍頭而殺都督，究是吳加亮之運籌、施耐庵之用筆，但別起爐錘，煉出鋸鍥，更爲鮮曜耳。至若綽燕兒即取舟子木篙架空爲梁，飛登城堞，方悟到粵西飛步獨木仙橋，爲此伏脈。凡《外史》相生相應互起互伏之處，乃《水滸》筆法所無者。

又　第六四回：方學士片言折七令，錢先生一札服諸官　書雲評：武侯舌戰羣儒，其旨在一「耻」字以激梟雄；吳用說三阮撞籌，其旨在一「利」字以鼓莽夫：皆足以動心而易爲功，第文辭絕不精彩。《外史》此回，是以「忠義」二字逆折桀驁之官，苟措辭不善，惡能令其輸服？今觀方學士娓娓千言，光明俊偉，至正至大，無纖微之遺議，即以入之經傳，誰曰不可？

又　第六五回：兩猿臂箭賭一雄州，一虎兒刀劈兩奴賊　徐忍庵評：行文用兵，必先從容之至，而後能迅捷。故取自我衷，得若神表，行文之妙也；守如處女，出如脫兔，用兵之妙也。《外史》均能擅之。

又　第六六回：譚都督夾睢水立重營，鐵元帥焚浮橋破勍敵　于少保評：兵法詐降不難於用計，而難於用人，必如荆軻見秦王，至死而言笑自若者，方可去得。若有餒於中，則色動，而事僨矣。孫翦詐降之語言，大抵授自錢芹，至其應對隨機，全在乎翦之神明活變。察之而無纖毫或僞，即孫吳亦所必信，況譚忠乎？較之黃蓋獻苦肉計，更勝一籌。　喬侍讀評：作史者只叙一人一事爲易，若並叙數人數事則難。如此回，譚忠既刼鐵鼎之營，而鐵元帥又反刼譚忠之前寨，郭開山又刼譚忠之後寨，至俞如海又燒睢水浮橋，葛纘謝勇又燒敵營糧草，頃刻之間，齊發畢舉。請問如何寫法？乃作者却於譚忠敗逃之際，皆一一點入其耳目中。神乎，神乎！而又於結束處，提出頭緒，活盡全局。此等筆法，自《左》、《國》中來者。

又　第六七回：一客誅都閫藩司，片刻取中州大郡　承清評：余曾見演絕技者，初聞風雨諷沓，山鳴谷應之聲由於簾內，（泊）〔繼〕而若千軍萬馬奔騰酣戰，鼙鼓喧闐，不啻淜水大捷；又若鳥獸震驚，咆哮飛竄，老幼婦女哭泣號呼。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酷肖畢具。初疑數人競奏也，掀簾視之，則止一人。猶記聖歎引一絕技，以評《水滸》之智取大名府，較之余所引者，技之奇巧固在其上，而文筆之驚心眩目，更有《水滸》之上。

又　第六九回：三如公子獻雄郡，二松道人縛渠魁　洪崖評：寫出一家詐敗，一家眞敗，文字中皆有聲有色，有氣有燄。能令人失笑，又能令人叫絕。的是《戰國》筆路。　息關評：《外史》才氣閎肆，力量充沛。看他寫出數人數事，同時畢舉，如趙清遁走，既分三路而追者，却又分作四路，其間又夾一暴公子迎來，紛紜糾錯，若棼絲之控卷，乃能提起頭緒，剖出條理，纖毫不忒。筆不綽然，如游刃有餘也。　宋淺齋評：凡行兵者，用詐敗之。策不過勝一陣，殺一將而止。而呂師貞每以詐敗覆敵之全軍、拔敵之大郡，洵爲此老獨得處，毋怪乎其訪南陽草廬千載以上之武侯，引爲知己。

又　第七〇回：逞神通連黨統妖兵，賣風流柳烟服僞主　芥園評：《外史》有奇女子八人：第一位奇之大而正者竇兒，次則貞而奇者胎玉，節而奇者飛雲，奇而義者王良之妾霜筠，奇而智且烈者戴給事之嫂項夫人，其下，連黨奇之邪者，女秀才奇之偏者，柳烟奇之淫者。然柳烟可淫而可貞，女秀才亦正而亦邪，連黨娘既邪且淫而復能正，所以均受得此「奇」字。

又　第七一回：范飛娘獨戰連珠蕊，劉次雲雙鬥苗龍虎　荆山評：三員女將戰畢，拱手而回，是寫出飛娘與珠娘不期而心照的情景。此等精細，非大慧人，正思不到。　書雲評：《水滸》武松，用鴛鴦連環脚打倒蔣門神，說者謂耐庵善於拳法。余觀劉超刀劈苗龍，柄挑苗虎，作《外史》者必善於武藝。

又　第七二回：妖道邪僧五技窮，仙姥神尼七寶勝　香泉曰：此回文之奇幻，人所(公)〔共〕知。至理之剋制，作者已自講明，其無餘致乎？殊不知有難舉以示人者，其中含有禪玄妙義。　楊大瓢評：此回鬥法，可敵一部《西遊記》。以希奇怪誕之物，皆講出一片至理，便不落畫鬼之誚。然《西遊記》之法寶，却不曾說出理來，令人思而得之。至若《封神》、《平妖》諸小說所云法物，祇足令人噴飯。

又　第七三回：奉正朔僞主班師，慕金仙珠娘學道　在園評：此四回書，只成就得一位連珠娘，葬送了一個柳烟兒，惱殺了連黨，快活了殺了女秀才，降了毒龍，伏了狂象，尤便宜了石龍和尚。

又　第七五回：慕嚴慈月君巡汴郡，謁庭闈司韜哭冥府　在園評：司

韜開府青郡，全然參軍登州，並未調集赴闕，何得突然隨駕？此《外史》之小失也。然余亦再思之，若使月君特調隨駕，是豫知二人同有一夢矣，（返）〔反〕爲大謬。與其大謬，毋寧小失。此事之出於無可如何者。書雲評：作書者通身手眼，看書者亦能如是，方無秋毫之不照，亦無纖隙之可議。若以之遣與，當作走馬看花，安能分晰其姿態，領畧其香味耶？善看書者，要在於章法之開闔變化處，掩卷一想，下文當如何接湊，如何照應，如何擺脫，如何斡旋，然後再看，適得我心所同。則此看書之人，便是能作書之人。若竟出我意表，則作書者把天下後世看書之人，皆顚倒於一寸筆尖之上矣。

又　第七六回：唐月君夢錯廣寒闕，老梅婢魂歸孝廉主　八大山人評：老梅之不字，出於天性，一奇也；與月君有主婢之分，每每犯顏觸諱，二奇也；誠月君不坐濟南宮闕，三奇也。如此純一之心，乃女中之龍逢、比干。　東湖評：月君以無上之根器，而具希有之道行。作者撰出，始而錯夢，繼而錯悟，幾令顚倒於二錯之間，文筆波濤，幻如江海。　卧園評：此回不特收拾老婢，幷收拾月君之父母，與月君要見父母之心。水、火、風，掃却矣。

又　第七八回：呂軍師三敗誘蠻酋，荆門州一火燒狼賊　徐少宰評：讀兵書與讀經書一般，其用兵也，與做文章一樣，全在會得書理，方能運化，不是把昔人傳註，便當作我之文字。趙括徒能讀父書，原是言其不能用，非言其不能讀，不亦明甚？此篇用兵之法，出自心裁，直可方駕孫、吳，齊驅管、樂，豈僅善讀兵書者哉！　逸民評：或云，洞蠻之罪，何至於慘燒若是？昔武侯之燒藤甲軍，也自歎減却壽算。彼作《外史》者更當何如？噫！不知明季狼兵毒害我生靈，倭酋擾亂我邊陲，遭其刼殺者不可數計。作者蓋痛惡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劒而鹹倭奴十萬，一火而滅三種蠻酋。恭行天討，焉得減算？武侯之語出自好生之心耳。

又　第七九回：神武廟雙建帝師旗，偃月刀單梟燕帥首　南田評：以百尺竿頭而忽建敵人旗號，自非捷材之刺客不能。即有大將在城，寧不慮己之首領耶？人心一搖，全局皆覆，其間原有眞實作用，非僥倖於洞疑虛喝也。此等奇筆，從淮陰拔趙幟立漢赤幟中變化出來者。

又　第八一回：卜兌卦聖主驚心，訪震宮高人得病　魯大司成評：文章之妙，令人喜而摹節、怒而髮指者爲難，能令人悲而墮淚者尤爲更難。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夫以千古以上之人之文，而能墮千古以下之人之淚，非神明之有相感哉？今余讀錢芹請建文帝復位一篇，亦不禁隕涕。當與武侯二篇鼎立矣。　八大山人評：或云程道人卦繇多奇中，宋以後讀《易》者一人而已。余謂更有一人，誰耶？曰：作《外史》者。

又　第八二回：收英才六科列榜，中春闈二弟還家　碩人評：此回大旨，總爲念祖一人。當日嗣與唐孝廉爲子，是月君的主意。到起義勤王之日，蒲臺故里，滄桑大變，及今二十餘載，渺無音響。所以還他个結束，以完月君之家事。而乃洋洋灑灑，敷衍出數千餘言，可以爲取士之制度，眞經國大文章也。

又　第八六回：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雷將軍神威忽顯雲旗　香泉評：呂師貞鎮荆州，按其首也；高咸寧守瓜洲，捺其尾也；景麗天駐廬州，蹙其腰也。造成戰船乘流而下，雖尚父武侯，不能措敵。大勢若此，將直下金陵乎？抑按兵不舉乎？故特設此一挫，以成兩分之勢。雖曰景家軍，其咎實維翳當之，要知六十三回三馬起義，總爲用在此處結局。作者之心靈，非具慧眼，不能鑒其幾微。

又　第八八回：二十皮鞭了夙緣，一枝禪杖還惡報　南田評：余觀《外史》，撰出無戒和尚一節，蓋亦竊附於少師阿姊之大義云。徐西泠曰：作文有文筆，有武筆。筆曷謂之武哉？凡《水滸》與演義諸書，其中類多武筆，武比文較難，唯個中人知之。此無戒陡遇少師，純用武筆，雖一杖橫行，而氣勢遒勁，方畧嚴整，不啻十萬雄師在筆端馳驟。逸叟之才，眞可高視千古，俯視一世。余每讀之，不禁拍案叫絕。

又　第九〇回：丹青幻客獻仙容，金剛禪魔鬥法寶　南田評：白鶴道人之事未畢，而忽到一金箔眞人；金箔眞人之事甫畢，而忽現一志幻羽士。如入山陰道上，烟巒叠嶂，駭目驚神，接應不暇。乃志幻羽士之事未畢，而又突然有一火首魔僧，此則三島一峰，海上飛來，從空而下，宇宙之奇觀止矣。　書雲評：三仙師與毘邪那鬥法，道術已窮。若竟回宮請於帝師，或向別處又請救兵，此《西遊記》筆也。於此而欲脫去軌轍，從空別開一路大交，人亦難指手，不知作者何由落想。忽有九鬼子不謀而集，似乎拔刀相助，而仍如風馬之絕不相關者耶？異哉！行文之脉，變化過於雲龍，巧幻過於海蜃，吾不能端倪。

又　第九二回：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　香泉評：胡靖之使濟南也，如岱嶽突出奇雲，雖不知所從來，固自有雲之根也。西平差員之進表也，如渤海忽起靈風，浩浩乎茫無根脚，乃次叙出之差員口吻。如風之偃草摧花，具有顯著之蹟。此作者之秘訣，僅可與智者道。碩人評：此回是結第一篇，天狼求姻之果。眞大才子手筆，大慧人心眼。

又　第九四回：燕庶子三敗走河間，司開府一戰取上谷　香泉評：高煦襲景州如探囊，纔得之手，而忽爲有力者攫去；瞿鵬兒之襲河間，如探沸湯，幾糜手指，而彼忽自傾其湯，遂幷覆其器。文心之靈異，正如百折危灘，千盤激水爲山磎所控扼，皆出於自然之勢，即鬼斧神工，不能造也。

又　第九五回：劉元帥破堅壁清野，譚監軍獻囊沙渡河　涵亭評：月君凡三用美人計，一用殲滅十萬倭奴，二用收附僞漢妖寇，三用斬馘劫餉二將首級。但此回美人，敵兵皆疑爲即姓唐者，若以之賺取燕王，自是一齣絕世的好戲文，惜乎大才小用耳。　卧園評：此回大小凡九戰或如迅雷一擊，裂石破山；或如驚濤澎湃，千檣摧拉；又或若雲龍攫挐，剎那無踪；又若神虎呼嘯，林木震叠；又有若烟霧糾紛，百靈騰掉。匪特諸演義所絕無，即《外史》亦所僅見，眞奇文也，奇觀也，亦兵法之至奇者也。

又　第九六回：孛夫人出身，何其光明俊偉！若使作用正大，亦不難軼太陰而上之。唯內有嗔心，外用邪術，賺燕王之金棟以顯神通，收沙蜮妖蟆之陰毒以傷良善，宇宙之間聞說一「孛」字，莫不切齒焉。【略】故逸田先生之《外史》，皆寓言也，庶言也，亦救世之格言也。

又　第九七回：坎藏水火生紅焰，土合陰陽滅白波　鈍鐵評：《外史》全部闡發三教。儒以孟氏爲宗，學者所共知也。其以程、朱爲得聖之體，留侯、武侯爲其聖之用，自是創見。禪以濟宗爲主，而提講「因」字，雖爲下乘說法，實出如來之正因。獨於玄門，既直指本原，復提其綱領，析其條理最爲明切，固知作者深於玄。

又　第九八回：北平城飛玄女片符，榆木川受鬼母一劍　在園評：《外史》之妙，妙在有無相因，虚實相生。歷覽全部【略】，在乎虚虚實實，有有無無，似虚似實之間，非有非無之際，蓋此老所獨得。　函亭評：此一劍也，出自燕王，榆木兒受之，綽燕兒取之，程知星獻之，唐月兒藏之，鬼母尊索之，而仍歸於燕王，以了此一劍，正以了結第一回鬼母尊言「臣願維持嫦娥」之意。

又　第九回：嫦娥白日返瑤臺，師相黃冠歸玉局　《外史》評：《明史》云：「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前賢評之曰：「仙乎？妖乎？吾弗知之矣。」其間存一疑，似甚善。從來物之靈異者謂之妖，人之靈異者謂之仙。「仙」與「妖」兩字，原有人與物之殊，是則唐賽兒之爲女仙也，無疑。夫使賽兒起兵於建文之世，名之曰「反」，誠然；今起兵於永樂之時，則彼之燕王篡位者，當謂之何？所以書中，彼以此爲「妖寇妖賊」，此以彼爲「逆藩逆賊」。賽兒固不能滅燕，即燕亦何曾滅得賽兒？而建文皇帝且宛然在也，故借其位號以彰天討云。　又評：御陽子蓋以建文爲吾君，非以賽兒爲我主也。然則何以屈身事之？曰：御陽子之大志欲討逆賊，復建文而申大義於天下，其如力不能也。今彼一女子，而能起兵於草莽，震動中原，是可借其力以行吾之志，而申大義於天下。建文帝之位號既正，則無數之忠臣烈媛，皆得吐氣揚眉於千秋萬世。

又　第一〇〇回：忠臣義士萬古流芳，烈媛貞姑千秋表節　在園評：谷應泰先生云：惠王居櫟，仍殺子頹；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山奔，或亦有深意焉。觀其慟哭撲地者五十餘人，矢死從亡者二十二士，自神樂觀而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乃沐氏忠心素著，兵力最雄。因茲遁跡之時，宜圖控告之義，非流竄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即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即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憑鄧雲臺之業，匪異人任也。【略】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永樂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斧燭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無非曲筆，其信然矣。及余讀逸田《外史》而歎谷氏之言，竟得之賽兒一女子，則知千載之下，忠義之不泯於人心也。　香泉評：古今忠孝節義，有編入傳奇、演義者，兒童、婦女皆能記其姓名。何者？以小說與戲文，爲里巷人所樂觀也。若僅出於正史者，則懵然無所見聞，唯讀書者能知之。即使日與世人家喻戶曉，彼亦不信。故作《外史》者，自貶其才以爲小說，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隱寓其大旨焉。俾市井者流，咸能達其文理，解其情事。夫如是，而遜國之忠臣義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爲世所共仰；山河在地，爲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綱

常、維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雖然，亦《外史》之罪與！碩人評：或謂小說、演義，每無結局，《外史》亦然。其立言既屬虛誇，曷不以建文眞復位而朝羣臣，令讀者鼓掌稱快耶？曰：此演戲文則可。余觀《外史》要緊關節處，皆從正史引而申之，初未曾相悖繆也。其大旨祇爲忠臣烈婦，泄冤憤於當時，播芳馨於後世。第建文之追贈爵謚，究屬虛典，故卒篇重之以仁宗布詔天下，並立祠宇，榮莫甚焉。即建文帝歸闕之後，壽登耄耋，歸於禪寂。表曰：天下大師，歷代帝王從未有如此徽號者。夫忠孝節義，聖門所重；參悟正覺，釋家所尊。結局得正大光明，皆吻合於三教大聖人之旨，子毋乃以富貴榮華爲快於心與？　素臣評：《明史》云：「妖婦唐賽兒反。」此作《外史》者所不平也。故全部以用妖法悉屬之於燕，而在月君，則爲應兵破之即已。凡行兵布陣，正正堂堂，從未用及道術。若燕之招致異人術士，蓋自謀爲不軌之日已然，原非故爲誣之者。又史載成祖必欲搜獲賽兒，逮繫天下女尼、女冠，呼號於闕下數十萬，賽兒忽從空而至。成祖憤極，命立斬！加以刃而刃爲灰，加以斧鑕而斧鑕爲塵，施以鼎鑊而鼎鑊皆成飛屑，更無法可加之。如此，則不待仁宗謂之天仙，即天下後世，亦縻有不信其爲眞仙者。正史所尊者成祖，自不容不目之爲寇；既曰寇，又不容不名之曰妖，皆違心曲筆也。陳西村評：觀《外史》者，猶之乎覩泰、華崇高，河、淮浩瀚也，莫能窮其峰巒峭拔與波濤之險幻，更莫測其峭拔險幻。所以然之，故余讀數次，又錄一過，見其宏肆明暢如大蘇，幽峭奇奧如柳州，縱橫雄辯若《國策》，虛空結撰若《南華》，而其一貫，則可悟不可詮也。噫！作者其天縱與！

傳記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文苑》　呂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長七尺，戟髯鐵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國變故，命熊業醫，毋就試。顧熊性獨嗜詩歌、古文及書法，博習不厭。于公成龍（楊鍾賢按：清初有兩個于成龍，此指字振甲者）巡撫直隸，聘入幕，一切條議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數年，成龍復舊任，再延入幕，凡所贊畫，動中機宜。及奉命治河，將題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辭之。已，適越，渡浙江，上子陵釣臺，訪括蒼洞天、石門瀑布諸勝。至江右，會按察劉某、僉事韓某，皆舊交，相與流連詩酒。東湖中有亭臺，徐孺子、蘇雲卿遺迹也，僦舍居焉。韓、劉罷，乃去，客南安陳奕禧所。奕禧卒，復度嶺探勝。概爲廣州修郡志，事竣，歸東湖。尋以舊著《外史》觸當時忌，乃歸吳門。年八十餘卒。

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三一　（存目）

紀事

《在園雜志》卷二　吳人呂文兆（熊），三十年舊交也。性情孤冷，舉止怪僻。一夕，席間，呂舉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長眠不覺曉。」「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寒食何人奠一卮？骷髏戴土生春草。」「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惟對空山月。」「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之類。余後舉明人焰口詩：「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爲駕長吉而上之。好尚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年近古稀，足迹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輯《廣輿記》止詳注各府而略州縣，不足備參考，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萬曆野獲編》卷二九《叛賊妖婦人》　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鬥。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上命使馳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剪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即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劍。賽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佑助云。

黃人《小說小話》　《女仙外史》，青州唐賽兒之亂，奉惠帝年號，而《石匱奇書》（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原本）中，更盛述賽兒奇踪，即是書所本也。

作者江南呂某，書中軍師呂律，即作者自命。國初王士禎、劉廷璣輩，皆詫爲說部中之奇作。平心論之，其言魔仙佛並稱三教，理想殊奇特，而即以成祖慘酷刑法，對待一輩靖難功臣，請君入甕，痛快無似，至全書結構，則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也。

《小樓霞說稗・女仙外史》《在園雜志》卷二：「吳人呂文兆（熊）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託于此。年近古稀，足迹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輯《廣輿記》，止詳注各府而略州縣，不足備參考，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按：《續廣輿記》今已不傳。《女仙外史》昔年坊肆尚有存者，署名「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近亦奉禁。中以唐賽兒爲常娥降生，故號「月君」，而以鮑仙姑、曼師、聶隱娘、公孫大娘輔之，已荒謬可哂。至所謂呂軍師（師貞）者，即文兆所自寓。亞軍師高咸寧，即《明史》卷一四三之高賢寧，本傳云：「濟陽儒學生，在濟南圍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悅其言，爲緩攻。後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寧固辭，竟得歸。年九十七卒。」又《成祖本紀》：「永樂十八年二月己酉，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于卸石柵寨。都指揮劉忠戰歿，賽兒遁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于安邱，指揮王眞敗賊于諸城，獻俘京師。戊子，山東布政使（右）儲延、（左）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戊戌，以逗留，徵柳升下吏，尋釋之。」又卷一七五《衛青列傳》：「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鬥。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歿，勢遂熾。【略】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人，悉斬之。時城中且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略】于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眞都指揮同知旗、撾左右參議，賞賚有差。」史載賽兒事如此，而呂張大其辭，不惜以身輔之，雖爲讓帝復讎雪憤，未免流于賊黨而不自知矣。評語有綿津山人、八大山人、息關，皆文兆同時人。在園與呂三十年舊交，亦有評語。至于少保，則依託也。《敬業堂詩集》卷一四自注：「呂灌園爲吳江大司馬三子。甲申以後，因亂破家。有別業在玉屏山中。」則當爲兵侍（純如）子。未知即文兆否？俟考。月君上昇，鮑芳至榆木川以劍決成祖首，亦因野史稱「師次榆木川，獲女，悅之。次日，御幄惟存一臂，蓋爲夜叉所食。」怪誕不經如此類者，皆建文遺臣爲之。呂如爲純如子，則父爲閹黨。子欲幹蠱，自大有事在；而誣及先朝，不可解也。近出《續今古奇觀》平話卷五第二十五回，載賽兒與史全異，皆無稽之詞；夫爲王元椿，不作林三。《存硯樓二集》卷二十四《蘗五公傳》：「公名埏，字公表，號南坡。歲貢入國子。閑游齊、魯。洪武二十五年，官獻縣教諭。建文元年，超遷廣東按簽。永樂二年，謫辦事官，從夏忠靖治水。六年，知西安府。十一年，山東右布政。賽兒，縣民林三妻也，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鬥，往來諸邑，聚扇愚民。董彥昊、劉峻、賓鴻等胥附之，用紅、白旗爲號，而據益都卸石柵寨以出沒。十七年，覆青州衛指揮高鳳軍。遣招撫，不從，益蔓延即墨、莒州間，乃命安遠侯柳升分兵剿之。先是公薄游齊、魯時，距彌勒黨近，市地傳習，公間通其訣，暨破而殲之之要訣。後蒞山東，妖習未殄，懼嚴詰而適以激之亂，間用溫顏撫綏之，革舊習者滋衆，而不虞蒲臺之瀕海而遠界北平也，賊遽以竊發。洎十八年春，柳升至益都。二月，圍寨，彥昊等乞降，詐云力盡，且寨中乏水。公時參軍務，語升亟據東門外舊汲道。夜二鼓，賊復襲殺都指揮劉忠而升不覺。比明，公聞之，亟馳至大營，趣升分兵追賊；而用殲妖訣試之，紙人馬胥墮地。賊衆潰，遂破卸石山寨，獲賽兒暨劉峻男婦百餘人。賽兒坐檻車，語解者曰：『今死矣，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獲解者哀之，不知其詐。比水至，而賽兒遽遁矣。四索不復得。濟南趙百戶乃訐公縱賊。成祖震怒，詔逮公。而升亦下吏，以勳臣幸獲宥，而公遂就戮于西華門。五月十九日也。距生元至正壬寅，年五十九。越再期，猶盡逮北平山東尼暨天下婦女之出家者，先後且嬴萬人。其酷濫莫可勝數。故一時廷臣，稔知公之冤，而不敢營救。贊曰：『水遁事，近誕，然洪武時冷協律謙水至而入于瓶，暨建文時楊鎮撫本登臺事，載明初諸史編。觀賽兒暨董彥昊等後多隱不復見，則沃幻術庸或有之。公遺稿曰《宦餘錄》，今佚。或以王凝之、何袞擬公，則又拙于論事矣。』」

著録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文苑》 呂熊【略】，所著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後詩集》、《本草析治》。

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著述目下》（存目）

劉廷璣《女仙外史品題》 歲辛巳，余之任江西學使，八月望夜，維舟龍游，而逸田叟從玉山來請見。杯酒道故，因問叟：「向者何爲？」叟對以「將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對〕曰：「嘗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滅無聞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道者，想所以黜罰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噎。」余聞之，矍然曰：「良有同心。叟書竣日，當爲付諸梓。」壬午，叟至洪都，余爲適館授餐，俾得殫精於此書。癸未冬，余挂公事，削職北返，旅於清江浦。甲申秋，叟自南來見余曰：「《外史》已成。」以稿本見示。余讀一過，曰：「叟之書，自貶爲小說，意在賢愚共賞乎？然余意，尚須男女並觀。中有淫褻語，曷不改諸？」叟以爲然，不日改正。所憾余既落籍，不能有踐前言，乃品題廿行爲簡端，以爲此書之先聲而歸之。

雜録

《通俗編》卷三七 唐賽兒夫死祭墓，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見得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既而捕得，將伏法，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好事者衍其事，謂之《女仙外史》。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如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

《勸毀淫書徵信錄》 《禁毀書目》：本局奉憲設立收毀淫書板片書板，照估給價，業奉學憲吳給示曉諭，茲特將應禁各種書目開後，凡鋪戶人家，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務勸盡數交出，送局收毀，幸勿遺漏自誤。計開【略】《女仙外史》【略】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備載，望各自行檢點，一并送局。自禁之後，凡屬省城內外，及各州縣鄉村等處，統宜遵照，設局收毀，其不能送局者，亦應自行銷毀淨盡，以免日後覺察，種多未便。特白。

《撫吳公牘》卷一 《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 巡撫部院丁 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并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札到該司，即于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好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并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龍圖公案》【略】、《女仙外史》【略】，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

葉燮

論述

綜論

張玉書《已畦詩集序》 星期與余別十二年矣。性不耐爲吏，經歲而拂衣，俯仰侘傺無以申，寫其孤憤鬱邑之氣而一寓之於詩。頃歸自嶺南，顧余于堊廬，留連信宿，出示《西南行草》。展齒所歷既極登臨覽觀之勝，其所與酬倡往還，又多海內倜儻磊落不羈之士，而詩之奇皆足以發之。【略】星期持論卓犖，多否而少可，謂千餘年間，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地聳峙，所謂豪傑特立之士，餘不足儗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求其囊括衆有者，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奇、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動盪、渾涵光芒類眉山，緣情繪事，妙入至理而自嫻古法。其才氣之縱軼，寧或涉於頹放險怪爲世所詬姍，而必不肯爲局縮依傍之態甚矣。星期之學，不媿於其言，而卓然自成爲一家之詩者也。【略】以星期之才，日進而不止，更數年後，東南稱文章鉅手爲後起領袖者，舍星期其誰與？

沈德潛《補刻已畦先生詩序》 而先生所自爲詩，務拔奇於尋常藝林之外，意必正也，辭必警也，氣必盛也，經必深而韻必流、神必行也，而規格器局一歸於正大高明，與鯨魚碧海、巨刃摩天、萬斛原泉隨地涌出之旨遙相印合，斯爲已畦先生之詩也已。昔王漁洋司寇寓書先生，謂衆人之詩如水母，以鰕爲目，歷不能行，得狙獶負之乃行，是必假他人之目爲目、他人之足爲足。先生鎔鑄古昔，卓然成家，庶爲斯書之主云云。誠能賞伯牙之琴絃者。舊時鐫版，閱歲既久，漸多遺失，存者間有字畫磨滅。今曾孫昭九、元孫叔蕃訪求原本，重爲補刻，而先生詩集煥然聿新。知我師之有後，能使祖澤之久而彌光也。【略】乾隆癸未冬長至日，長洲門人沈德潛謹撰。時年九十有一。

沈珩《已畦詩叙》 星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畦》詩，風格眞大家宗傳。其銛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昌黎、眉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錮於淫詖，悉焉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鼯鼪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傑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愼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

沈楙悳《已畦詩跋》 自有詩以來，求其盡一代之人，取古人之詩之氣體聲辭、篇章字句，節節摩倣而不容纖毫自致其性情，蓋未有如前明者。國初諸老，尚多沿襲，獨橫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詩》內、外篇，盡掃古今盛衰正變之膚說，而極論不可明言之理，與不可明言之情與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諸詩之中而止。然其所謂不可明言者，亦卒歸於不可言，其言者，皆可言者也。後之學詩者，返求諸性情學術，毋執其可言者，以爲不可言者，即在於是，庶上可與古人冥合，而下無負作者之盛心與！

薛雪《一瓢詩話》 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

又　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又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間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詆彼也明矣。」

又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又　橫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爲三家鼎立。

《詩觀三集》卷一二　星期詩以險怪爲工，余則錄其條和中節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　葉燮【略】先生論詩，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今觀其集中諸作，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戛戛於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先生初寓吳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幾於千手雷同矣。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破其非。吳人士始多訾謷之。先生沒後，人轉多從其言者。王新城司寇致書謂其「獨立起衰」，應非漫許。

《國朝松陵詩徵》卷五　曹秋岳云：才如星期，見於世者惟詩，用之已隘，又不以鳴國家之盛，而使含光劇彩，搖曳山澤之間，詩教之興也何時歟？

《復堂日記》卷七　閱葉已畦《原詩》，此沈歸愚尚書之師也。所論精實者十八，迂淺者十二，然一傳而後，遂苦陳腐，或者濫觴於其師之主張理與事邪？不必然矣。

《晚晴簃詩匯》卷三六　其詩不屑隨俗作甜熟語，甯拙毋巧，漁洋、歸愚皆盛推之。絕句尤多絃外之音，如《詠梅花開至九分》云：「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又，《題扇畫松》云：「憑君棄置秋風後，常在筒中耐歲寒。」元傲自喜，孤懷如見。

分論

《湖天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殺四十人以全一人官爵，古酷吏中有此毒鷙乎？天道好還，必不使之保首領、留種類也。讀至後半，炎月中恐亦肌膚起栗。

《度大庾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三、四語沈雄蒼鬱。

《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朝》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探袖出民艱」，不以頌，而以規。

《京口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七言律入手，難得龍跳虎卧之筆。得此，以下便如破竹。

《中秋後同人集用亶尚友堂憶五年前秋嶽先生有此集限微字韻興懷愴然仍限前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追舊集感，暮年借倦蛩衰柳，以寫蒼涼之況，爲之黯然。

《括蒼道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三、四經險地懷良友也。「瘦馬衫痕」一語，寫盡孤客遠行之況。

《同人夜坐康貽婭齋限人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總無一語平直，極眼前事，一經點化，頓使生新。

《石門鬱會發遊秦歸賦贈兼示胡圓表徐導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勞生歲月」以「官橋柳」況之，「終古人琴」以「斷坂霜」擬之。身世友朋之感，幾於字字欲淚。

《同徐方虎張步青趙湛卿登永嘉江心寺浮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登高睇遠時，每多身世之感，無情人不知也。五、六鋒燧已銷，薜蘿難卧，望有情者，出而用世。應爲同遊者言之。

《楊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恐其傷思婦心也。視春日凝粧之作，更覺微婉。

《梅花開到九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從九分著意，不忍卒讀。

《客發苕溪》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初歸家時，實有此景。此忽驚鄉樹出，漸覺熟人多，更妙！

《梅花開到九分》　《國朝詩人徵略》卷八《聽松廬詩話》：葉橫山有《梅花

開到九分》絕句云：「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可謂深情苦語。

《題項東井畫黃葉村莊圖》《雪橋詩話餘集》卷二：項東井爲墨林曾孫，讀書工詩，隱居以老。繪事精絕，葉橫山贈詩所謂「簡點筆牀家法在，墨林直欲掩雲林」者也。嘗爲吳孟舉作《黃葉村莊圖》，橫山詩：「天畔黃葉堆，莊痕露微角。結構欻森羅，妙會從空索。坐中有項子，畫手極斟酌。家傳貌長松，千霄冒雲腳。寫生凌飛動，紙上雞堪喔。高下慘澹間，造物在其橐。」晚歲自稱爲牆東居士。

《河漕隄一首》《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喬石林《孫給事蕙傳》：「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僅役夫千人，屆時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羅多郵署號泣。羅多出見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填塞。心動，紿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爭趨赴畚鍤。一夕，遠近麕至，三晝夜工成云【略】。」案：樹百以辛丑進士知寶應，有《濬河行》云【略】，自紀其事也。葉已畦《寶邑紀事雜詩・河漕隄一首》云【略】。於樹百貶斥甚厲，《湖田霜》一首亦極言樹百斷獄之冤濫，要津謂以卓異擢給事中也。書此以資考異。

《贈何雍南》句《雪橋詩話餘集》卷一：丹徒何雍南文學絜，嘯傲江滸，著書終老。禿髮霜髯，長齋學佛。與蔣大參，總角筆研友也。游西湖，適蔣秉節會城，自言此行本爲兩峰而來，若傴僂憲使之門，當爲西湖所笑。竟不見蔣而返。葉橫山高其意，作長贈之。

「尤喜仲昭暮景翔，宏詞戛玉出明光」句《雪橋詩話餘集》卷二：仁和王仲昭舍人，著《太極圖說論》，謂出於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詭託濂溪之名者，著論數萬言，舉鴻詞，館馮文毅邸第。與吳慶百、吳志伊、徐寶名、毛大可、陳其年稱「佳山堂六子」。葉橫山詩所謂「尤喜仲昭暮景翔，宏詞戛玉出明光」也。蓋癸丑春，橫山過明聖湖，如諸駿男，邵似宏、張效青、步青兄弟、沈甸華、潘新彈、柴虎臣、關查度、陸左城、陸麗京、徐朗亭，多同學故人。辛酉重至，半爲異物。惟仲昭及毛稚黃在矣。麗京謂西陵儷語，儇胡秀如春采，仲昭絢若朝霞，故當並推。

傳記

沈德潛《葉先生燮傳》先生姓葉，諱燮，字星期，號已畦，寓居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葉氏代居分湖，七葉，成進士。考虞部公，諱紹袁，革命後隱於浮屠。先生四歲，虞部公授以《楚辭》，即成誦。稍長，通《楞嚴》、《楞伽》，老尊宿莫能難。貫浙之嘉善籍，補弟子員。亂後不與試，去籍，復補嘉興府學弟子員。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乙卯，謁選得揚州之寶應。寶應當南北往來之衝，又時值天災流行，軍行紛沓，左右枝梧，難於補苴。而先生性伉直，不能諂屈事大官，大官又吹毛求瘢，務去其守己守官者，不二歲落職。先生欣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先生隴其，同被參毀，故云。既罷歸，遊歷四方，久之，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獨寂莫，身世兩相棄」意。遠近從學者衆，先生談討不倦。論文，謂議論不襲蹈前人，卓然自我立，方爲立言。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爲宗，成《原詩》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嘗爲弟子言：「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吊，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其矜重如此。然於他人片言單辭，每津津賞之。時汪編修鈍翁琬，居堯峰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衆、摯恂。汪說經硜硜，素不下人，與先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亦各持師說不相下。後鈍翁沒，先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靜氣以歸於中正之道。非爲汪氏學竟謬盭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失一諍友矣」。因取向時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晚歲時寓蕭寺中，藜羹不糝，不識者幾目爲老僧。有治具疏食招往論文者，輒往；而富家豪族欲邀一至不可得。曰：「吾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暇日，嘗持一笻，行荒墟廢冢間，顧塚中人語曰：「此吾老友，所謂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者也。子樂矣，少待，吾將同子樂。」歲壬午，年七十有六，慕會稽五洩之勝，欲往遊焉。先是遊泰山、嵩山、黃山、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而五洩近在六百里內，遊屐未到。裹三月糧，窮山之勝乃

歸。歸已得疾矣，越一年卒。未卒前數日，命以所居「獨立蒼茫處」奉虞部公主，而以己配食，曰：「吾魂魄應戀此也。」所著《已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修吳江、寶應、陳留、儀封等縣志。先生既卒，新城王尚書阮亭寓書，謂「先生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每怪近人稗販他人語言以傭賃作活計者，譬之水母以蝦爲目，蹩不能行，得狙獷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爲目，假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者爲！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云云。斯能定先生詩文者。方先生之宰寶應也，適三逆倡亂，軍興旁午，驛馬驛夫增加過倍，而部議於原額應站銀兩，裁四留六，計歲所入，不足當所出之半。邑境運河東西百二十里，黃、淮交漲，隄岸衝決，千金掃料，時付濁流。先生毀家紓難，一身捍禦，卒之軍需無缺，民不爲魚，戡厥職矣。他如免稅之無名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欲沒其田廬者，皆重民命，守國法，不顧嫌怨而毅然行之。以是知功名不終，繇直道而行，不見容於大官，而非有體無用之咎也。柄國是者，疑經術不足潤飾吏治，而欲寄民社於刀筆筐篋之徒，豈通論哉！先生卒，兄子舒崇先卒，葉氏至今無成進士者。孫啟祥，吳縣學生，以能古文名。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葉燮，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紹袁子，居嘉善。康熙庚戌進士，官寶應知縣，有《二棄草堂集》。

《清史列傳・葉燮傳》 葉燮，字星期，浙江嘉興人。父紹袁，明天啓中進士。燮幼穎悟，年四歲，紹袁授以《楚辭》，即能成誦。及長，工文，喜吟咏。康熙九年成進士，十四年，選江蘇寶應縣知縣，旋罷歸，徧游四方。晚年乃定居吳縣之橫山，人因以「橫山」目之。始燮之官寶應也，適三逆煽亂，軍事旁午，地當南北往來之衝，接應靡暇日。縣境濱臨運河，東西延袤二百里，時虞潰決。又值歲穀不登，民乏食。燮極意經畫，境賴以安。以伉直不附上官意，用細故落職，而嘉定知縣陸隴其亦同時登白簡，燮聞之不以去官爲憂，以與隴其同劾爲幸也。於是縱游泰岱、嵩高、黃嶽、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海內名勝畧徧。年七十有六，猶以會稽五洩近在數百里內未遊爲憾，復裹三月糧，窮其奧而歸。歸遂疾，越一年卒。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爲宗，陳見俗障，掃而空之。其論文，與長洲汪琬不合，往復詆諆；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人士始而訾謷，久乃更從其說。新城王士禛稱燮詩古文鎔鑄古昔，能自成一家言。所著有《已畦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

紀事

《兩浙輶軒錄》卷五 錢仁榮曰：「星期知寶應，以不合上官而去。築二棄草堂于橫山之陽，與石門吳孟舉相友善。所爲詩不驚人不道。」嘗謂：「古今詩人，祇有唐杜甫、韓愈、宋蘇軾三人而已。」

《國朝松陵詩徵》卷五 樸村云：先生之令寶應也，以強項落職，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參劾。先生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既歸，攜家入橫山，築小圃，顏曰「獨立蒼茫處」，著述其中。商邱宋中丞聞其名，減從往訪。辭不見。宋公曰：「『獨立蒼茫處』，容一立否？」留二絕句而去。先生不往報也。晚年寓蕭寺，有富豪家招之飲。先生曰：「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其性剛直至老如此。

又 先生風流宏奬，所交皆當世人宗。丙寅九日，大會於二棄草堂，冠帶之集，幾徧江浙，同用昌黎《贈張秘書》與《人日城南登高》韻賦詩紀事，所刻用九集。見者以不得與會爲恨。

《石遺室詩話》卷一 漁洋【略】位尊年高，門弟子衆。所謂「橫山門下，尚有詩人」者，沈歸愚（德潛）受業吳江葉氏，爲漁洋再傳弟子。

著録

《拜經樓詩話》卷三 曹正則號越北退夫，亦曰罍恥民，嘗自作《罍恥民傳》。【略】所著《帶存堂詩文集》若干卷，橫山葉燮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江南星野辨》 一卷，國朝葉燮撰。【略】其書歷引《周禮》、《爾雅》及《星經史志》所載楊州吳越分野，獨推劉基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爲得郡邑分度之詳。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詩四卷》國朝葉燮撰。【略】是集前有自序，論文章利病，頗爲有見。然檢閱集中諸作，則頗不逮其所言，至於意態波瀾、彼此重複，如《聽松堂》、《秀野堂》二記，其尤甚者也。

藝文

喬萊《葉已畦先生過白田贈五律十六首督和甚力又示余覃字韻詩因答八首》十年聚散各投簪，無數湖山縱所探。中散辭榮因有七，士師被黜不須三。慵疏詎發蟲魚興，跋扈仍餘飲啖酣。林壑得君才有伴，好將風月一笻擔。幽人家住大江南，日落橫山起夕嵐。黃葉滿林君遂歷，白雲夾路我曾諳。（去年秋杪余遇橫山先生留飲二棄草堂。）一丘別有琴尊趣，萬事無關風月談。只把疏狂酬放廢，半肩蓑笠付蒼龕。犯檐老樹遮三畝，插架奇書足萬函。舊有蒼頭供種黍，新增少婦解祈蠶。客來旋治茶兼酒，食罷還添鰭與鯽。燭跋星移談正劇，隔林山寺鼓鼕鼕。我向山中曾蠟屐，君來湖上肯停驂。登盤縱詡魚鰕美，放箸終輸筍蕨甘。直道試看誰李郃，交情兼恐少何戡。兩人共有林泉癖，來往風流幸不慙。家有町疃剛半頃，團團流水碧於藍。兩行柳弱當風卧，萬朵荷香帶露含。花放未須勞七七，泉多應不羨憨憨。縱然未罷金門直，也合歸來結小庵。白鷗泛泛驚鬖鬖，門是柴荊輿是藍。白石清泉人共棄，芒鞵烏帽我偏耽。殺人終未疑曾母，好色何妨謗魯男。莫向塞翁論得失，兹言卻許對君參。餘年筋力一鋤堪，藝樹移花不厭貪。榆柳杏桃迷曲逕，蒲菰菱芡占空潭。籬邊野圃盈丹卉，池外零町插碧簪。更築小坡能十笏，秋來準擬種黃柑。久知妙解在優曇，羞向人間說老聃。剩有吟情千百首，更拈險韻十三覃。驚心盤折如餐蔗，入口崎嶇類食蚶。嬾慢自憐才思滅，那堪索和日耽耽。

又《余既和已畦覃字韻詩八首因索拈餘韻見答更賦二首促之》小技紛紛矜翡翠，巨材落落寡梗楠。《原詩》著後明于火，（已畦著《原詩》，辨源流正變甚精。）僞體傳來濁似泔。肯效李何摹漢魏，更嗤江漢祖鍾譚（《原詩》篇內語也）。狂瀾應借先生力，莫使隄防逐日坍。團成筆陣兵難罷，白刃空脅不著堉。沒羽縱難追李廣，沈舟終欲破章邯。旌旗須變軍中壘，巾幗毋羞閫外鐔。鄒魯可能稱敵手，狂言端仗故人涵。

曹寅《過葉星期二棄草堂留飲卽和見贈原韵》石橋乘興去，山遠跨塘秋。二棄君何取，孤蹤我自浮。不同吳市隱，初罷杞人憂。曲徑深延佇，芙蓉面面留。野亭清可畫，多竹少芭蕉。石穩行穿澗，椽稀坐見霄。遙呼如答嘯，雄辯久騰驍。九月胥江闊，輕舠逆晚颸。高士今誰在，深杯問素心。魚天舒細靄，雁陣播寒音。吊屈難重賦，遊梁只一琴（時坐有鄭賈生）。相思無遠近，來往卽山林。

高士奇

論述

徐元文《隨輦集序》詹事錢塘高君受聖天子特達之知，供奉禁廷，自始授官迄今爲宮端歷十有餘年。所論著甚多，而獨取其紀遇述恩之詩得如干卷，號《隨輦集》，蓋本御製詩翰林隨輦進辭章之句而命之者也。余受而讀之，卒業而歎曰，盛矣哉，明良相得之時也。《詩》、《書》所載，虞廷之上，帝庸作歌，皐陶颺言，爲應制奉和詩篇之始。其後惟召康公從游卷阿，作詩十章，爲陪宰詩篇之始。蓋幾千百年而一再見於「六藝」之文也。有漢武明之世，雖盛興文學，登集儒雅，然金門延閣之英，侍直扈遊之作邈無聞焉。唐初，應制之篇，最爲弘富，巨山、廷碩、雲卿、延清諸家尤多，然集中所傳數詩而已。張燕公《途中寒食》有云：「明年陪宴作清明。」誠自幸其得依于仙蹕而又自願其常奉宸極也。誦章左司「十五侍皇闈」之句，卽知其爲三衛。然而永泰而後，不聞嗣響，蓋禁近嚴邃之地，侍從顧問之臣，非其人則不能以久處，非其才則不能以有述，以故詩之傳者爲少也。詹事之爲人，篤誠謹謐，祕談溫室之樹，而其才之博麗閒敏，不啻相如、子雲之儔。十餘年間陪研席，侍曲宴，天章聖藻有和有賡。其或奉屬車之清塵，從長楊之羽獵，倚鞍獻歌，書鞭成賦，乃至殊恩洊被。錫予便蕃，莫不授簡濡毫，緣情體物，

以慶其遭逢之異，抒其忠愛之忱，宜其辭之工且多也。昔人之自名其集者，或以其官階別號，或以其時之紀元，或以其所遊宦之地，或以其所居之山川，而莫張大于李衛公之《會昌一品集》。迄今觀之，未有以見其追虞廷之賡載，繼召公之矢音也。亦無有專以呈御之詩都爲一集，至連卷纍帙者。詹事密勿帷幄之中，雍容輿衛之側，以著肆好之風，穆如之頌，豈不夐絕矣乎。于以見聖天子之文思稽古，光寵儒學之臣，而詹事之榮遇，又非外廷諸臣所得而幾也。更幾千百年之遠讀是集者，有不嘆羨于生逢其際，如置身于虞周之盛也哉。崑山徐元文謹序。

徐乾學《隨輦集序》 言深鄉曲小生，驟而頌《甘泉》、賦《羽獵》，雖工弗類。今詹事身依日月，親覩大廷紫宮之崇閎，千乘萬騎之雄麗，與夫奎章宸翰之日星，昭回重以篤，膺殊數，洊沐恩，波忠孝之思，鬱盤于中而洋溢于外，其詩之昌明渾厚，粹然大雅，有《卷阿》、《魚藻》之遺音，非尋常應制之詞所可及宜也。乾學歷官侍從，亦數奉豹尾之清塵，而文筆蕪淺，無能發揚萬一。讀斯編而知非常之遇，必非常之材爲能當之而無負也，於是乎書。

姜宸英《隨輦集序》 今聖天子好學稽古，妙揀侍從。而吾友同鄉高子澹人用高才生被遇，入直內廷，校讐祕閣。上時爲詩歌，必命其和之。倚馬刻燭，咄嗟立辦。又其爲人謙和謹厚，篤於忠愛，偶病在告，屢旨遣醫膠視，增賜藥物。行自念某小臣也，乃得此於君上。余覽其所爲伏枕流涕，恭紀聖恩諸什，悽然以感，粹然以和。蓋文生于情，而不覺自慮其圖報之無地也。傳曰，亦以觀諸子之志。若高子之志，與其時豈不亦相得而益彰哉。潛溪之學，上溯金、許諸先生，下逮歐陽、黃、吳之倫，皆親承其指授，其師友之淵源不可誣也。然猶年踰強仕，始契眞主。今高子弱冠棄繻，與其徒絕塵而游，遂捐芒屩，履華省，當左右顧問之選，視古遇合之奇可謂過之。余前年癸丑入都，接其人，溫如也，以喜讀其詩，法嚴而氣舒，冲融閒雅，穆然有古有道君子之風焉，以服而增歎。今其業又變而益工矣。使余之他日再來京師，而君肯再出其詩以幸教之。度其年加進，德加劭，以及于景濂閱歷之時之久，則開一代之著作，醞釀深厚以待來者，吾不唯高子之是望，將誰望哉？康熙癸酉初冬，慈谿同學弟姜宸英拜譔。

朱彝尊《城北集序》 錢塘高澹人，工詩、古文辭。其所爲詩，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於律呂。澹人，君子也。其遇也，不爲喜。其抑於下位也，不爲怨。心無斯須不和樂，貌無斯須不莊敬，宜其詩之動合乎古。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澹人屬予爲序，予既慕澹人爲人，而又愛其詩。序其詩，益重其人。合乎《記》之所云，可謂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康熙癸丑春，秀水朱彝尊序。

顧圖河《城北集序》 則河也，又烏足知夫子之詩哉。夫子大隱，銅龍陸沈，金馬風神，嶽立朝家，實倚師臣，文采瀾翻，殿上偏呼才子。禁近深嚴之地，簪屨管以翱翔；謨謀密勿之餘，簇麟衫而揮灑。千番菱汁，受詔則筆不能休；百幅香皮，進御而文無加點。高臺戲馬，羽騎傳催；小殿停燈，內人宣索。思同箭激，趫捷更甚於佽飛；腕有神來，呼吸不容於彈指。朝朝染翰，一時會天上風雲；字字摛華，幾卷誌苑西日月。比來羊傅，新製角巾；爾日蜀公，好披野服。盎無祿米，種菜何妨；橐有賜金，買山已足。某丘某水，少日之所經遊；不襆不巾，舍者與之爭席。散誕於清泉茂樹，舁與自有門生；流連於濁酒老盆，泥飲偶遭田父。千堆蛾綠，處處行窩；一派鴉青，時時泛宅。出則詩卷釣筒爲伴，語帶烟霞；興在筆牀茶竈之間，談惟風月。假歸以後，別自成編。而此《城北》一集者，斷自甲辰，迄乎丁巳。斯時也，吟成梁甫，尚在隆中。歌出商聲，纔離牛口。緯蕭旅食，何門可曳長裾；賃廡攜家，每日聊彈短劍。程曉則怕親熟客，甘蕭寂以逃虛；顏峻乃不喜要人，恆鬻孤而埋照。只有堆牀積案，紬素離披；何知夾巷交衢，輪蹄頑禿。悲來誰語，摳衣上郭隗之臺；興極能豪，叉手入慶卿之市。督亢乃王霸縱橫之地，能不慨慷；滹沱亦英雄馳逐之場，助其磊落。逸情霞外，與珠宮貝闕而爭高；彩筆風前，吊駿馬名姬之安在。鈔來小稿，半從破寺留題；揮盡長箋，或許名僧乞得。詎墨痕猶濕，而紙價旋騰。有意弢藏，無端揮赫。歌樓絃索，譜出香詞；蠻布弓衣，織成麗句。不信竹竿之識，詩便終窮；尚存葱肆之符，文而遂貴。徐摛之在鶴禁，宮體爲多；謝朓之直鳳池，韻言特妙。天星一紀，人事千端。錦歷卜沈，都爲卷袠。且夫關西鄴下，何必同聲；河外江南，初非一骨。而論甘者則忌辛，好丹者則非素。疲爾者掉成險怪，姑好大言，弇鄙者謬曰清疎，趁歸空肚。縱使膏脣拭舌，不離坊曲之常談；甚而戟口磨牙，大類勃谿之能事。師承謁種，沿襲旁流，由來舊矣。吾夫子日月出而爝火銷光，鐘呂鳴而瓦缶輟響。運其轤鞴，直奪化權。不假鐫鑱，自呈物態。稜稜浩氣，輥雷耆電之雄；脈脈微文，貫盌雕猴

之巧。和清悲以長笛，君山之猛獸俱號；調嘽緩於巢笙，緱嶺之胎禽欲舞。蜀江一碧，文錦方新；雒苑千紅，嬌春未老。明珠徑寸，不足譬其光芒；玉樹成叢，詎可方斯美麗。洵所謂凌顏轢謝，吐沈含任，奴僕《選》、《騷》，衙官屈、宋者矣。然或遊時漫興，事過不留。或醉裏豪吟，醒來輒忘。狼藉小胥之手，字脫篇離，摒擋故篋之中，紙渝墨黦。河與二三門館，什伯搜探。口誦心維，目營手校。《論衡》獨得，頗欲秘之帳中；《呂覽》既成，不妨懸之市士。惜乎庚子山之束藁，五失五存；略如王臨海之編年，一官一集云爾。康熙庚午季夏，受業顧圖河百拜謹序。

又《獨旦集序》　吾師錢唐公歷官華膴，後房無巾櫛之侍。壬申五月孑焉失儷，其時年未五十也。索處之際，時有吟詠以遣悲懷。命其集曰「獨旦」，蓋有感於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之。詩取以自矢，將守是以終身焉。吁，右丞、左司之與公如一轍矣。今田舍之子，尚以多收易婦。朝拜官而夕買妾，世俗相習以爲宜。然亦有外託方雅之名，內多邪侈之行者。求如公之重倫守義，確乎不奪於聲色，其孰能之。以故進可以辦國，退不難束身。而詩之工，其餘事矣。讀公之詩，冠古轢今，山積海匯，人人自以爲難及。不知其養心寡欲之學有眞不可及者，而詩乃益工也。或曰李玉溪、韓致堯之徒，將不得以稱詩耶。【略】誦其詩而不考其人，其不惑於浮薄之論者鮮矣。受業顧圖河謹識於當湖里第之馥香齋。

汪琬《苑西集序》　訖於今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麟次麕集於朝廷之上，大之發爲詔誥，小之散爲詩歌，繪繡錯施，韶濩並作，往往媲美前古。其間尤魁然傑出，亟爲天子所迪簡而稱賞者，則惟澹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器識溫茂，才思敏捷，學問淹洽，既足以結主知慰輿望十年。於此。當其入僕禁廷也，諸凡宮闕苑囿之壯麗，天球琬琰內府之奇珍，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四庫之秘玩，皆所饜而飫具。其出扈警蹕也，馳驅乎長楊校獵之場，翱翔乎宣曲巡遊之地，東謁孔林，南探禹穴，至於平沙廣漠，崇巖窮障，我太祖太宗發祥之址，與夫金戈鐵騎百戰創業之區，皆所跋涉而導從。是又有以擴其耳目，而發越其撫時懷古、慷慨壯烈之心思，宏篇短章間見層出，上應御製，下與士大夫更唱迭和，宜乎其登作者之堂而獨爲天子所亟賞也。邇者請告杜門，編次篋衍，所弃十之一二，名曰《苑西集》，離爲十二卷以示琬。豐而不失諸靡，約而不失諸促，和平爾雅而絕不爲勾章棘句之習，雍雍乎有垂紳正笏臺閣氣象焉。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爲宇文吳、蔡諸人非不可爲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於金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黨竹谿、趙閒閒始。琬論本朝詩文亦然。若常熟，若太倉，與宛平、合肥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後之學者而欲求四十餘年之間文章正傳，非先生輩其誰歸？琬之立說如此，以俟異時采詩者論定，可也。康熙二十有九年夏五年，眷弟長洲汪琬序。

狄億《苑西集序》　竊聞先生一韻之成，學士大夫口誦心輸，徬徨太息，踟躕而後屬和，播諸四方，狂走購鈔，有秘而不肯出者。今聖天子以聰明天縱之姿，擇置侍從，商論古今，授室授餐，恩禮殊絕，亦惟先生爲尤。雖或主聖臣賢，遇風縱壑之樂，萬萬不因乎詩，而於詩亦必有取爾矣。夫見才於極難自見之時，於以動當寧而傾朝野。視前此百數十年，所號以爲宗者，相去可勝道歟！

蔣景祁《苑西集序》　《苑西集》者，錢塘高先生所著各體詩也。起戊午二月至己巳九月，凡閱歲十有二。起賜居西苑。【略】雨中坐餘蔭軒，凡得詩五百有餘章。先生以授景祁伏讀卒業，繕寫校讐，釐爲十二卷而登諸梓。因伏念先生之才與其榮遇，今日塗巷窮僻山椒海壖之士靡不聞。至其學問文章，藩戶堂室，廣博奧深。雖同朝賢士大夫吟咏唱酬，相爲品藻者不過十數公而已，然則茲集之刻，固非愚蒙如景祁所宜妄設一辭也。獨計先生起徒步，遭聖天子膺特達之知，入侍禁嚴，以商榷圖書墳典，最殿史子百家爲職業，晨入夜歸，賜宅以居，撤饌而食，才人榮遇，書傳所載未有比倫。而先生顧翛然物外。《苑西》一刻，三致意焉。若江村垂釣之圖，草堂之賦，灼灼尤明。景祁每誦及此，喟然嘆興，竊以爲先生之志見乎辭矣。抑又聞人必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遇；有超世之志，然後有超世之才。古大人勳伐在鼎鐘，嚮往在泉石，故能執持高節，難進易退，以稱于當時，而風于千秋，如漢留侯、唐鄴侯其人也。先生之志，何多讓焉。是則茲集流傳雖累百世，片辭隻句感人必深，猶將頑廉懦立不肯自棄于流俗垢污，而況今之人乎？景祁不揣愚蒙，竊喜茲集之有裨世風也，故疣綴其說如此時。

王士禛《苑西集序》　翰林侍講錢塘高先生以經史文學受主知，供奉內廷，著書等身。暇則輯其所爲詩名曰《苑西集》，而問序於予。予觀《詩》三百篇、《國風》、《雅》、《頌》，其體不一，而非一人之作也。其舒寫性情，鋪張

事業所遇不同，而非一時之作也。漢、魏以來，名能詩者何可勝數。居朝堂者不能爲蕭疎澹遠之言，而處山林者不能爲閎博絶麗之語，信乎力之難兼也。而侍講兼之。其侍從應制，較書僕直之咏，麗而不縟，華而不肆，雍容典贍，《雅》、《頌之》音也。至其瀏覽風光，寄情景物，暨夫吊古懷人之什，何其思之深、意之遠、言之冲然有味而得風人之旨乎。

尤侗《獨旦集序》　吾友竹窗詹事，才高城北，官近苑西。紫宸隨輦，常攜鼓瑟之人；綠野灌園，亦挈吹簫之侶。賢配傅恭人者，大家模範，季女風儀。彤管出自房中，柳絮來於林下。少從十八子長住京華，行役則共挽鹿車，燕居則相莊鴻案。有無黽勉，酒典荆釵。辛苦流連，淚乾玉臂。賣珠補屋，倚翠袖於天寒；爨燭脩書，屑隃麋於夜永。加以堂前白髮，問安頻聽雞鳴；膝下烏衣，教讀每丸熊膽。賓朋滿座，寧辭雞黍之供；親串相逢，不乏棗梨之饋。閨門稱爲邦媛，族黨題以女宗。既而花誥重頒，香輪載駕。朱憤翟茀，自成鐘鼎之家；縞袂綦巾，依舊糟糠之婦。花蘭藥砌，未改平生。鱸膾蓴羹，恆懷鄉里。言歸越絶，小隱當湖。既攜手以同行，宜齊眉而偕老。胡來二豎，忽困三尸。漢廷無延壽之杯，僊島少返魂之樹。枕函戀戀，尚留北墅之花；梵唄琅琅，或種西方之果。悲夫，已矣，痛也如何？詹事神傷炊臼，腸斷刀環。髣髴眞容，猶覩望夫之影；徘徊紈扇，空遺贈婦之篇。含珠含玉，莫補纏縣；營奠營齋，難申菀結。問窈窕於姬姜，已拋錦瑟；感單寒於兒女，不衣蘆花。惟獨寐以相思，遂長歌而當哭。酸風苦雨，幷入行間；賸粉殘脂，還藏字裏。追其存歿，豈嫌筆墨之多；翫此情文，彌增伉儷之重。僕本恨人，昔曾喪偶十年。碧血想魂，欲化鴛鴦百歲。黄壚舊夢，已歸蝴蝶。把君佳句，觸我勞心。離鴻與別鶴偕飛，怨笛共哀笳迭奏。天長地久，永無會合之期。物在人亡，只有歸來之些。長洲年弟尤侗序。

又《清吟堂集序》　「清吟堂」者，皇上所賜江村先生匾額也。先生簪筆禁庭，朝夕應制，每奏一篇，至尊未嘗不稱善也，故有「清吟」之目，蓋以一代詩人許之矣。及其暫歸北墅，猶號山中宰相，與予輩贈答往來亦多斐然之作。甲戌冬，奉召還朝，苑西入直，匪頒公讌，富有詞章。洎乎丙丁，有厄魯特之變，皇上三駕親征，先生執鞭扈從，遍歷河套、沙陀之地，寒風朔雪屢著勤勞，然而磨盾倚馬，不輟翰墨，至于王師飲，至以凱歌終焉。既而承恩侍養，將母南歸，拜花誥之榮，享板輿之樂。乃搜篋衍彙前後四年之詩，刻成九卷，間以示予。予受而讀之，殆合唐人早朝出塞，諸體兼而有之。鄙人固陋，雖未能闚觀萬一，辟如藜藿之子不事口腹，然入大官廚覩江瑤杜不能不朵頤也。孔北海云：「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王居，必畜非常之寶。」蓋世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遇；有非常之遇，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先生丘壑夔龍，時厪聖眷，宜室之召計期不遠，將來著述日異月新。予如河伯之見海若，望洋而歎焉，能測其涯涘哉？其以「清吟堂」名集者，志君賜于不忘也。且使海內讀其詩者，田夫野老皆得近天子之光矣。是爲序。康熙庚辰秋七月，鶴棲八十三叟年弟尤侗拜譔。

彭孫遹《清吟堂集序》　江村先生具瑰麗博大之才，負湛深灝衍之學，籠罩百家，發皇萬象，鉅搆鴻裁，敷華揚藻，足以鼓吹休明，垂不朽之絶業。其見之長唫短咏，直著述之緒餘，烏足以窺蘊蓄之萬一哉。雖然，古來稱詩者，時代互殊，體製各別，要之詩以言志，必原本忠孝，以至性至情爲根底。於焉託諸比興，發爲詠歌，能使人一唱三歎，感慕而興起，豈非「六義」所陳有關於綱常名教者大乎。先生遭逢盛世，勤勞密勿，夙夜不遑，歷有年所。主眷優渥，爲廷臣所莫及比者。皇上親總六師，□□沙漠櫛風沐雨之時，被召賦詩，磨盾草檄，□筆立成，亟蒙嘉奬。稽之史傳，未有侍從之臣，兼資文武紀旂常而銘金石如先生者也。太夫人春秋高，迎養京邸，分大官之饌以娛親，薦紳榮之，廼猶以日侍紫禁，晨飡夕膳弗躬弗親，三復廣微之詩，輒嗟歎不已。乞身歸養，溫綸褒許，賜金晉秩，異數有加。及奉母南旋，易宫錦爲斑衣，以柘湖爲洛涘。太夫人起居八座，受斯弗祿，釐爾馨宜。天下之人咸知先生有帷幄之勳，曾、閔之行，維忠維孝兼而有之。故其長唫短咏，皆原本性情，思深而體大，非僅以才筆之工凌鄒、枚而轢班、馬也。特是孝者，人子所可自盡。而忠必視乎遭逢。昔少陵不忘君父，忠愛之念悉記之於詩，然當天寶之亂，流離巴蜀，極才人之侘傺。千載而下，讀其詩未嘗不傷其志。先生事堯舜之君，際休明之運，賡歌喜起，千載一時，故凡山川之所游陟、時事之所感觸、景物之所流連，絶無憤懣滿□鬱之氣貯於胸次。形之於詩，鏗然而金和，溫然而玉絀。律以《三百篇》，此則明堂、清廟之章，彼則仳離、板蕩之什。詩有正變，由於世判盛衰，遇別屯亨也。余與先生同年、同館、同備官於朝，又同時請假荷君恩。讀父書而報稱無聞，祿養莫逮。讀先生之詩，捫心內媿，殆不禁憮然而太息已。康熙己卯首秋，年弟彭孫遹頓

首拜撰。

盧軒《清吟堂集序》　吾師宮相公以道術文學受知，聖主宣公內相垂二十年。歸而復召總裁典訓，出入禁闥。又當黃鉞三巡，蕩除邊寇，公有行必從，瀚海交河周旋盡瘁。既三年，大告武成。晉秩歸養，發囊裒其詩如干首，命曰《清吟堂集》，而區以《苑西》、《扈從》二種。《苑西》，則居賜第歷內廷從容侍從，翔步鵷行之作，所謂「帝庸作歌」、「皐陶颺言」是也。《扈從》，則屬櫜鞬，隨豹尾，仰雷霆之赫濯，歷山川之阨塞，磨盾墨筆而成，直與《皇矣》、《常武》諸篇相表裏焉。其所爲可以尋常繹哉。今天下稱詩者，多三唐、兩宋，各名其家。然遭逢之盛，抱負之瑰偉，希公什一不可得，雖復礱磨雕琢，工厥音節，不過如箕山采薪、隱見滅沒於天地間而已。爝火之焰，能與日月競光乎。軒自公南歸，執經侍皐比，凡九閱月刻成，得最先讀，敢推其所以重今傳後，以爲誦公詩者告。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朔，受業海寧盧軒百拜謹書。

李良年《歸田集序》　江邨詹事公彙其己巳南還以後詩爲《歸田集》若干卷，命良年爲序。誦且竟至於再。客過而疑焉曰，公以殊才自奮於盛世，其詩上與聖藻相賡和，明堂、清廟之篇，柏梁、上林侍直扈從之什，亦既被諸筦弦，傳播寓內。若流連景光，優游泉石，託物詠歎，特公詩之餘美。子乃三復於斯，亦有說乎。應之曰，公之詩，不以朝野異也。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疏之者曰，或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發於聲，矯亦可識。此言誦詩宜審志也。卿大夫之志，見於詩者，往往在進退之際。余嘗考古詩人，殆難言之。樂天辭章名世，其立朝風節既多所表見。及歸老香山，詠歌自適可謂得所退矣。而朱子謂其詩津津於富貴，將無志有未潔，而自鳴曠達，猶近於矯歟。永叔在政府志存丘壑，思穎之詩至於累牘，迨幸而獲，遂不免蹉跎衰老之歎，則已晚矣。蓋古人進退之際，灑然自得者如此其難也。《歸田》諸詩，或山川登涉，追想陪遊，或摩挲賜物，仰懷御製，不忘君也。北墅板輿，侍奉色笑，娛親心也。灌蔬種樹，巾車櫂舟，朋好倡和，令子繼作，家庭之暇豫，山野之閒適也。公固感激遭逢，顧瞻天上，而其視進退則一，登廊廟而不矜，居山林而不詘，故能乞身強健之年，而情發於詩無矯辭，豈非中有自得而然耶。由此思公志所在，足以被主知而沐異數者，又不獨文詞翰墨之宏麗卓絕而已。此所爲三復也。客斂容曰，吾今乃知所以論詩。顧公非久處巖谷者，何以是測公進退爲？余曰，此世之期公也。歸田，公志也。客既去，遂述所語以貽公。嘉興李良年拜手謹序。

沈麟《歸田集序》　本朝世祖章皇帝與今上，右文之盛超漢、唐，有明而過之，駸駸乎唐、虞之盛焉。是以在世祖朝，則有海虞、婁東、合肥三大家著望江左。其在今日，則有高詹事先生受上特達之知，出入內廷，供奉講幄，是又千載未有之遭遇矣。（麟）與詹事神交數十年，以草野、廟堂之殊，故相遇最遲。且余踪跡浪遊大半在匡廬、麻姑、黃山、白岳中讀書爲多，今冬纔返三泖，以當湖邑宰晉江陳君爲文字交，過而訪之。而詹事適休假此邑，乃得一登其堂。讀其所著作，深悔相見之已晚也。昔謝安石居東山，惟用絲竹自娛。詹事乃退治經史，上下唐宋百家之言，靡不窮極正始而發爲詩篇，以適其意，是豈安石所能頡頏者哉。詹事所著詩甚多，有《隨輦》、《城北》、《苑西》諸集行世久矣。今於林下所撰，則曰《歸田集》。不以（麟）布衣疎曠之士，命爲之序。余辭而不獲，謹讀竟而爲糠粃之言附以不朽。嘗考明東里楊文貞公起自布衣，勳華最著，遭遇之隆若與詹事前後一幅，且其名又相符，豈東里先生再見於本朝哉。東里同時則吾宗有民則度、民望粲二學士，亦起布衣而登廊廟，當時目爲大小二沈。（麟）烏能繼二沈之遭遇耶？幸藉高詹事集而流傳姓名於後日足矣。康熙辛未嘉平望後三日，即壬申立春後一日，書於當湖北寺，雲間沈（麟）時年七十。

曹禾《歸田集序》　宮詹學士、同年高竹牕先生奉親之餘，作爲詩歌積成卷帙，名曰《歸田集》。走使定山之麓，以其稿命予序。予，田間人也，序《歸田》之集爲宜。於是釋耒耜受而讀焉，冷然山水之清音也，紛然花香而鳥語也，翛然猿鶴友而麋鹿羣也。起而歎曰，竹牕之情，何其冲澹閒遠若是哉。夫田間之人，較晴量雨犂鉏刈獲，盡其勞而食其報，亦足欣然以自慰，況乎泉石可娛，漁樵可給，草樹花木之蘢葱蓊蔚，所得於人境之外者，無時非快意之時，無事非悅心之事也。而造物者，又往往藏匿夫幽偏可愛之景物，以待清閒之客獨賞於荒榛、斷莽、煙雲、雨雪之中，此老農老圃之所處，而非縉紳先生之所喜也。縉紳之所喜者，富貴利達終其身，不可一日去。苟或失之，則悲憤恍惚不自聊其生，雖有函園之美、林巒竹木之饒，祇增蕭條岑寂之感耳。甚者飲醇酒、近婦人、甘以此身爲狗，寧知夫清閒之樂。造化所甚靳，俾以悅性情而增壽命，較之軟紅十丈不侔矣。而世人率惡此而適彼，其

出其處求一日之樂不可得。然山澤之癯，能窮其樂矣，不能道其情事形之篇什也。而士大夫之能文者，又無愛於是非。夫抱道自安，視窮達爲一致，超然於塵垢者，不能遺世獨立，徜徉於寂寞之濱，而嘯詠於無人之地也。予觀有唐王、孟、韋、岑諸作，大都超然雋永，匠心獨詣，由其賦情之遠，遂覺景物有殊。而古今之寫閒情者，莫或過焉。今讀竹牕之詩，清而腴，澹而旨，風流蘊藉，不矜雕繪於字句之間，而景無遁情，物無隱態，言有盡而意不窮，渢渢乎與古人爭勝矣。竹牕於山水文章之外，無他嗜好。當供奉內庭時，日以研究經史爲務。十數年間，所學大成，遂至不能窺其涯涘。歸田以來，感聖主之恩深，慮忌者之射影，避人晦跡，隱約藏身。得北墅，薙荒刪穢，修植竹樹，分畦種菜，手自灌溉，不以爲勞。時奉板輿於江邨草堂，茹蔬飲水，承顏色笑，陶然甚樂。嘗疏墅中花竹、草木、果蔬、藥蔓之屬爲《抱甕錄》，又仿輞川《茱沘》、《鹿柴》諸咏爲《北墅詩紀》，蓋嗜退之懷得閒之樂，惟恐一旦失之，比於世之營心膴仕者若更切也。竹牕生平不蓄姬侍，自夫人歿後，即端居斗室。蒲團、紙帳、熏爐、茶具、長齋、繡佛之前，儼然一退院老僧也。然竹牕年甚富，學甚優，抱濟時之略，必不能久娛於山壑，而非竹牕之心也。竹牕見予言，應笑道，民忘世已久，居心未淨，語猶帶煙火氣，得不捧腹而絕倒也耶。時康熙甲戌七月五日，江上年弟曹禾謹。

王原《歸田集序》　錢塘詹事高公，異時與澤州尚書陳公、桐城侍郎張公、崑山尚書徐公同官翰林，被眷遇，直南書房。公暨張公各有賜第在西苑傍，專供奉禁近，昕夕出入率戴星。陳公、徐公則又任職外廷，或五日、或間日僅直則相聚，參詳文史，訂抉疑奧。當是時先後同直者不止公四人，惟公四人共事最久，故相知爲尤深，每奉職餘閒，輒相顧喟然，各有田園之思。陳公嘗築七柿草廬於所居山谷間，以奉其太翁。公暨張公各以其所賜金營園居，一在桐城龍眠山中，一在平湖城北十里謂之北墅。公有太夫人，思奉之往來，猶陳公志也。然三公皆未遂其志，皆若有不善然者，交請徐公爲之記。徐公之記有曰：「我家北園，在馬鞍山之陰。」亦時時託諸夢想，既以寫三公望遠懷歸之情，旋自寓其躑躅嗟悲之意。蓋君臣僚友之際恩深誼重有難恝者，而負下久居，嫌忌易起，欲去不可，欲留不能，一篇之中，反復致意，沈綿婉篤，有餘慨焉，非第久勞思逸，圖遂其初服已也。歲己巳，公蒙恩得歸所謂北墅者，將車奉杖侍太夫人日遊其中，抱甕灌畦，嘲調風月，慕陸魯望、范石湖之爲人，謝塵逃虛，混跡漁樵間。（原）嘗過公北墅，清流數曲，古木千章，鳴禽啁啾，陰靄瀰漫，杳然不在人境。竊聞公又有花源草堂在西溪，山水尤勝，惜未遊目，僅從公詩句髣髴想象其一二。蓋不但公得遂其志以爲可樂，而山川草木，自公之歸，摩挲存詠，亦若呈異增秀有厚幸者矣。夫陳公與張公七柿龍眠尚託卧遊，而公歸三期，閒適吟編，卷帙累累，寧特兩公冀幸不可即得。雖以徐公繼公脂車宅若有同樂者，而里門屏居，憂心孔疢，北園佳日偶涉而已，欲如公之俯仰優游又豈易得也哉。公會粹《歸田集》既成，命（原）序之。（原）末學小子，何敢序公之詩。竊見公思歸之情久而始遂以爲可樂，又見宋歐陽公《歸田錄》所記皆館閣故事，而公之歸日不挂朝政，以爲公之志趣尤遠，因書以應公命。雖然公歸田之樂，非可久據，異日將有還朝之集如歐陽公所記者見之篇章，（原）儻得受賜而伏讀焉，當再爲公序之也。青浦受業王原拜撰。

宋犖《江邨銷夏錄序》　詹事江邨先生，曠達者也。先生以殊才遭逢聖天子不世之遇，橐筆入僊禁庭，備顧問十有餘年。一旦乞身而退，優游北墅，漱清泉，枕白石，跡與樵夫、田叟狎，而欣然樂之。暇日取所見法書、名畫，考其源流，詮次其甲乙如干卷，題曰《江邨銷夏錄》。而其自序，以謂世人竭貲力以事收畜，與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覽此者，當作雲烟過眼觀。嗟乎，先生之言，蓋幾於道矣。其視功名富貴，古今智勇之所爭，史冊之所傳，鍾鼎旂常之所烜耀，亦第如雲霞、嵐光、水色、四時花鳥之忽有忽無於天壤之間，而無所蒂芥，而況書畫之區區者與！書來，屬予序。予不辭而序之，蓋深有慕乎先生之爲人也。商丘宋犖撰。

《國朝詩話》卷二　高太史澹人士奇荷聖廟深眷，入直扈從最久，昇平盛事，詩所不盡者，載諸筆記，使寒素見之，恍親禁近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宮詹長於應制，故還山後詩，亦以應制體行之。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汪枚曰：學士朝朝染翰者，皆黼黻太平景象，有謂歡愉之詞難工者謬也。邗上夏之禹郵寄《蔬香詞》，得捧讀之，如「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無異坡公之愛君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自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羈窮，賣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洊陞詹事府少詹事。嗟夫！先生一孤豎寒儒耳，當其留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戴安道之辱。卒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之際遇，則與「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驚宵晝之宣呼，則與「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者均茲歎密。覩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金帶赤，思與荔枝青」者等斯寵渥。至於柏梁侍宴，天錄校書，行幄屬車，賡歌載筆，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俳諧捷給，富麗爲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側目。會有造蜚語上聞者，賴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原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怨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願；終收敝履，俾抒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亦詩人之秉禮守義，而身名俱泰者歟？所爲詩諸體具備，豐而不失之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爲鉤章棘句之習。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微斯人，吾誰與歸？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二　高士奇，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錢塘人。由諸生入太學，以能書稱旨，授詹事府錄事，歷陞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賜號竹窓，加禮部侍郎，謚文恪。精鑒賞，富收藏，所輯《江村銷夏錄》盛行于世，著有《江村全集》。

《兩浙輶軒錄》卷五引《吳越所見書畫錄》　高文恪號江村，自號竹窗。康熙壬申臘之廿五日觀馬文璧《幽居圖》，和錢曲江韻題一絕云：「不撫瑤琴不奕棋，晴窗暗覺斗星移。出門無侶居無伴，圖尾閒題歲晚詩。」歎云：「竹窗高士奇。」然他處不多見。錢仁榮曰：宮詹先世餘姚人，初補杭州府學生員，係籍錢塘。今敬遵《大清一統志》作平湖人。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于冊府圖書編摩最富。善鍾、王小楷，精賞鑒。詩工應制體，著有《扈駕》、《隨輦》、《苑西》、《歸田》等集。

《清史列傳・高士奇傳》　高士奇，浙江錢塘人。初由監生充書寫序班，供奉內廷，授詹事府錄事。遷內閣中書，食六品俸，賜居西安門內。康熙十七年，聖祖仁皇帝賜敕曰：「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特賜表裏十疋、銀五百兩，以旌爾之勤勞。」十九年，諭吏部曰：「高士奇學問淹通，居職勤慎。供奉有年，應授爲翰林院，從優議叙。」部議授爲額外翰林院侍講。二十年六月，奉敕曰：「爾內直以來，勤慎盡誠，夙夜匪懈。近日聞爾偶得暑病，特賜頤養之資，爾當安慰自怡，輔以醫藥。」二十二年，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尋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四年，轉侍讀學士，充《大清一統志》副總裁官。二十六年，遷詹事府少詹事。二十七年，法司逮問貪黷劾罷之巡撫張汧，因汧未被劾時曾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衆，不能悉數抵塞。既而指出士奇。會奉諭：「此案若嚴審，牽連人多，就已經審實者即可擬罪，勿令滋蔓。」於是置弗問。互詳《徐乾學傳》。士奇因疏言：「臣等編摩纂輯，惟在直廬；宣諭奏對，悉經中使。非進講外，或數月不覲天顏，從未於政事有所干涉。此不獨臣士奇爲然，從前入直諸臣，如熊賜履、葉方藹、張玉書、孫在豐、王士禛、朱彝尊等；近今同事諸臣，如陳廷敬、徐乾學、王鴻緒、張英、勵杜訥等，莫不皆然也。至於人物之臧否，事務之利弊，皇上明見萬里，洞澈隱微，素未蒙皇上詢及，臣何敢輕進一言？獨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考之古昔儒臣，侍從禁密，恆難調於衆口。即今張汧無端疑怨，含沙污衊，臣將無以自明。幸賴聖明在上，誣搆難施。張汧旋即自吐眞情，臣心始得大白。但禁廷清秘，職任綦嚴，來茲萋斐，實幸聖恩，豈容仍玷清班？伏乞賜歸田里。」疏入，得旨：「覽所奏，情辭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副總裁等項，著照舊管理。」二十八年春，從上南巡至杭州，駕幸士奇之西溪山莊，賜御書「竹窗」匾額。九月，左都御史郭琇疏劾之曰：「皇上宵旰勤勞，礪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

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磬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城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貲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田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愍不畏死，即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萬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嚴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壟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即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之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覬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諸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疏入，得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時解任尚書徐乾學管修書總裁事，左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士奇既奉旨回籍，乾學亦不應留京，疏劾乾學、士奇爲子女姻親，其招搖納賄，相爲表裏，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疏下吏部，以所劾無據，寢議。乾學尋以省墓回籍。三十三年，命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奏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乾學、鴻諸及士奇，並召來京修書。士奇既至，仍直南書房。三十六年，以養母乞歸，特授詹事府詹事，允其請。四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三年，聖祖南巡，士奇於淮安迎駕，扈蹕至杭州，及回鑾，隨至京，優賚以歸。是年六月，卒於家。遺疏至，得旨：「高士奇簡侍內廷，勤勞歲久。忽聞在籍病逝，朕心深爲軫惻！下部議卹。」部臣議士奇未赴侍郎任，例予祭一次。聖祖命加級全葬。子輿時爲庶吉士，特旨授編修。四十四年，諭大學士張玉書等曰：「原任禮部侍郎高士奇在內廷供奉有年，其品級不應予謚。朕軫念舊臣，原任刑部侍郎勵杜訥，已照侍郎沈荃例予謚。今士奇亦應予謚，以示特恩。」士奇於是賜謚文恪。所著有《經進文稿》，《天祿識餘》，《讀書筆記》，《扈從日錄》，《隨輦集》，《城北集》，《苑西集》，《清吟堂集》，《春秋地名考略》，《左傳》，《國語輯註》諸書。

紀事

《新世說・容止》 高澹人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溲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闥，從容中禮，侍從諸臣，俱不能及。

又《假譎》 高澹人鬻字爲生。納蘭太傅薦入內廷，聖祖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高同禁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高性巧譎，遇事先意承志，皆愜帝心。一日，帝獵中馬蹶，帝不懌。高聞之，乃故以瀦泥污其衣履，趨入侍側。帝怪問之，高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帝大笑曰：「汝輩南人，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

又　高澹人以文學結主知，無論何書，聖祖偶詢及，高輒能對大意，益得異寵。帝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其實高以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以出。以是內廷隱祕事，皆得聞。或覘知帝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故能對答如流也。

又《捷悟》　高澹人隨聖祖登泰山，聖祖欲書扁額，已擬定「而小天下」四字。提筆一揮，將而字一畫寫太低，以下難再著筆，帝甚躊躇。高曰：「陛下非欲書『一覽皆小』四字耶？」帝欣然，一揮而就。

《棲霞閣野乘》卷上　康熙丁巳、戊午之際，入資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詞，于是隱逸之士盡趨都下。後已未試鴻博科，高江村進三不如之說，以毀百四十三徵士，在上者虛意始倦，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在朝在野疾之甚。然高方以文墨得上寵，地既親近，權勢益崇，無如何也。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進彰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諜朝夕。明珠司閽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閽以高對，即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既置身勢要，橐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廷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僕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于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袱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放歸。

《九朝新語》卷二　高江村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賣文自給，新歲爲人作春帖子，自爲句書之，偶爲聖祖所見，立召對。旬日中三試皆第一，遂命供奉內廷，授詹事府錄事。

《送孫愷似孝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愷似曾使高麗采詩，故有第三句。

《咏風鳶》《茶餘客話》卷四：　淺甚。張硯齋相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繒，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肱。槐烟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眞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武彝茶》　夏敬觀《學山詩話》：　高澹人《武彝茶》詩云【略】，注云：「閩俗作小瓶貯茶，方圓異式，茶香似玫瑰花。」予案閩茶至今猶以小錫鉼裝貯，大率市間所出賣者，皆溪茶及外山茶，其小種者不易得也。侯官鄭昌英（傑）《藥鑪集舊》云：「武夷茶甲天下，其眞贋之別，美善之分，香色臭味，判於微眇，非山中老僧，與數十年善賈，不能定其爲某巖某種也。【略】」余友徐君經曾在巖上，日品小種，據其所述，考其大概如此。案澹人詩云，香似玫瑰，則鄭氏所謂花香也。尚非小種可知。

《咏宜興茶壺》《茶餘客話》卷一〇：　龔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瓷，光采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邨詩云【略】。昔杜茶邨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朱彝尊《江邨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略】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錄》，於古人書畫眞蹟，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僞者，未嘗不倣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眞者附於僞，而以僞者雜於眞。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內廷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邨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有二年

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爲負暄之助焉。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四・春秋地名考略》 十四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並成是書奏進。

又《春秋類存目二・左傳姓名考》 四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

又《紀事本末類存目・左傳紀事本末》 五十三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此書因章沖左傳事類始末而廣之，以列國事蹟，分門件繫。

又《傳記類二・扈從西巡日錄》 一卷，國朝高士奇撰。【略】康熙癸亥，聖祖仁皇帝巡幸山西，駐驛五臺山，士奇時以侍講供奉內廷，扈從往來，因記途中所聞見。始於二月十二日甲申，迄於三月初七日戊申。凡山川古蹟，人物風土，皆具考源流，頗爲詳核。而鑾輿時巡，太平盛典，亦一一具載。

又《傳記類存目一・松亭行紀》 二卷，國朝高士奇撰。【略】康熙辛酉二月癸酉，聖祖仁皇帝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四月戊子，駕出喜峯口，士奇皆扈從，因紀其來往所經。

又《傳記類存目六・塞北小鈔》 一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書乃康熙癸亥六月癸未士奇扈從聖駕北巡，會士奇遘疾，行至鞍匠屯而返，記其途中恩遇及往來所經，以成是編。

又《地理類三・金鼇退食筆記》 二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編乃其康熙甲子官侍講學士入侍內廷時所作。

又《藝術類二・江村銷夏錄》 三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編乃其告歸平湖之日，以所見法書、名畫，考其源流，記其絹素長短廣狹，後人題跋圖記，一一誌載，彙爲一書。

又《譜錄類存目・北墅抱甕錄》 一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此書前有康熙庚午自序，乃其告歸後所作。北墅者，所居別業之名也。墅中蒔植花木頗多，士奇因取果樹卉竹蔬茹藥蔓之類，各疏其形色品狀，以爲此編。凡二百二十二種，其叙錄頗爲詳備。

又《雜家類存目三・天祿識餘》 二卷，國朝高士奇撰。【略】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輯成編。輾轉裨販，了無新解，舛誤之處尤多。

又《總集類存目四・續三體唐詩》 八卷，國朝高士奇撰。【略】士奇嘗校註周弼《三體唐詩》，因復輯此編。弼書以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爲三體。故此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排律爲續三體，以補其闕。惟弼書每體分數格，而此書則每體以人爲序，各有小傳詩話，爲例小異耳。獨是士奇既以弼書爲未備，則當補完諸體。乃亦襲三體之目，仍不錄五言絕句，將謂非詩之一體乎。

藝文

陳維崧《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幷係以詩》（存目）

徐乾學《贈高澹人學士二首》 朱霞迴天半，鬱鬱承明廬。虹梁亘蜿蟺，太液涵碧虛。策馬日夕過，儻直忘居諸。裔皇掞天藻，沈鬱著異書。解經勝匡相，作賦伴相如。非徒富文翰，獻納尤勤劬。忠孝關至性，樸學寧迂疎。持橐事聖明，素志一以攄。鑾輿適巡幸，朝朝趨玉除。急驛進講義，得奏天顏舒。積歲無休沐，清切依宸居。猗與青雲業，致主躋唐虞。芝蘭生幽阿，發爲王者香。松柏蟠地底，挺立千仞岡。同心古所喻，後彫聖所臧。嗤彼夸毗子，意氣徒慨慷。榮華盛顏色，炫燿矜衣裳。緬懷谷風作，蠹怨重歎傷。感茲磐石固，久要安可忘。秋颸拂庭柯，明月映屋梁。徙倚不能寐，俾此書滿牀。企首限禁垣，相望各一方。攬袂步前除，草露秋瀼瀼。

吳雯《贈高澹人舍人》 北風動天地，銀河五尺冰。仙人紫府居，手携長春藤。却看芙蓉花，纔開一千層。麒麟游靈囿，鳳凰翔高陵。常有青童來，送以無盡燈。嗟爾搶榆鳥，何如運海鵬。

梁佩蘭《贈高澹人學士》 葳蕤紫鸞鳳，天下瞻文章。珍采被羽儀，叫嘯含笙簧。遭逢休明代，應運揚輝光。一鳴占泰階，再鳴叶歸昌。懷仁與蹈義，步趾誠不常。食惟青琅玕，飲以金瀣漿。想見游蓬萊，崑崙象高岡。直上九千仞，絳闕朝玉皇。般裔盤卿雲，天際驂龍翔。南峯欲插天，北峯欲

拔地。錢塘大江潮，瞬息千里至。西湖滿湖水，遶郡流彩翠。餘杭美山川，賢哲從此萃。九霄耀奎壁，萬里騁騏驥。聲名動至尊，清禁崇祿位。古來稱魚水，相得無有二。貂衣內府賚，玉食金盤賜。煌煌國史書，筆削嚴大義。白虎集諸儒，班馬辨同異。朝進南書房，暮歸西華第。聖人坐溫室，日入蓮燭繼。天人究精微，民物陳鉅細。有時豹尾車，扈從同侍衛。前觀雲旆揚，後觀珠旂曳。往年上謁陵，橐筆隨應制。功德頌長白，碑版留百濟。珊瑚綴爲簪，蛟龍織爲罽。天下賴衣被，才人拾蘭蕙。大雅今扶輪，王風幸勿替。僕本嶺海士，讀書向羅浮。軒轅語學仙，築室臨丹邱。手弄蝴蝶飛，身騎喑虎遊。一誤入世間，坎壈懷百憂。虛名三十年，有若衣蜉蝣。日來列侍從，車蓋塡皇州。顧自愧瓠甋，荷公矜琛球。薦賢爲國家，大臣心休休。屢得達聖聰，大德焉能酬。鸚鵡思隴山，翡翠生炎洲。如何摩天飛，雙翼得自由。

徐釚《贈高澹人二首》　壯志勵雄文，雕蟲悔難絕。金荃蘭畹間，仙學鶯弄舌。曲自奏紅鹽，調非含白雪。哀雁嚦穹蒼，潛蛟泣深穴。何期雲中人，顧我心早折。願言託豪素，耿耿意難滅。浪迹江湖間，秋風感搖落。鸞鳳肯相期，漁樵興常託。沙礫豈璠璵，竊比他山錯。躑躅叩金門，忽聽鈞天樂。參差引玉笙，聲響振阿閣。始知瓦釜鳴，終焉媿牛鐸。

宋犖《高江村詹事以乍浦秋鳥見貽兼索題句賦此答之（鳥產海外似黃雀而大每冬風吹落乍浦層康僖墓木上土人以竹竿黏取味最美當湖方物也）》（存目）

吳之振《壽高澹人學士》　藏弆巾箱菊磵詩（寄《菊磵集》，補入《宋詩鈔》中），幾回把讀想風儀。高懷自愛林泉勝，聖主難違猿鶴期。隻手撐持當世重，苦心調劑少人知。畫屏致語瀾翻甚，闌入邨農祝嘏詞。

王鴻緒《高澹人請養歸里晉秩宮端賦贈十六絕》　三度龍城扈輦行，欣瞻帷幄慶昇平。燕然大筆方銘石，拜表旋陳養母情。

盤空厲羽翰。祖帳東門車百輛，一時傳寫畫圖看。

機略契楓宸。誰能夜半頻前席，拜手青蒲便乞身。

疏傳忽辭榮。人間美事還餘幾，又占當年令伯名。

青史更誰倫。令公密殿常承對，縱覩雷霆不負人。

常借乙藜青。流傳白樸知多少，盡與詞臣作典型。

金章綵服新。東道諸侯迎畫舫，起居八座太夫人。

眞人洞府長。朋舊却驚三歲別，鬢邊微點塞垣霜。

湖心萬斛鈿。誰似江村棲隱地，慈烏日日繞長筵。

園筍奉晨昏。若非二十年魚水，容易家人一體恩。

未暇錄歸田。爲將柳雅韓碑手，暫草閒居賦一篇。

吳根總賜環。今日仙舟難共艤，懷鉛空自點朝班。

高蹈我淹留。急圖結伴鴛湖曲，兩兩漁歌學蕩舟。

花下日春容。極天西母瑤池氣，家住蓬萊第一峯。

東去拂珊瑚。白蘋秋水隨舟遠，蕩漾離情到五湖。

鴛侶一時分。縱令別後魚緘易，那處看花不憶君。

又《高詹事以絹素索詩復賦長句》（存目）

龐塏《送高江村詹事得請侍母歸平湖》（存目）

鈕琇

論述

姜宸英《居項胥鈔題辭》　余與鈕子玉樵別十餘年矣，平時服其驚才絕艷，方駕齊、梁、西崑，以下俱所不道。頃謁補來京師，爲僕述其作令項子時事，酒酣以往，肯背誦其詩數十首，皆婉麗悲激，長於諷諭，絕不類其少作。中如《和杜秋雨歎》，憫時穡不登，《泣柳詞》四章，刺治河無術，草木告災。凡此類皆有關理亂，足備詩史者。昔子美愛元道州《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而和之，且曰：「安得結羣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僕於鈕子詩亦如是矣。然元詩詆直，至詆銜命使者爲不如賊，於所謂比興體制猶未盡合，故一讀可了其意。以鈕子之寓託深遠，使不善觀之，直與近世詞人吟咏性情，嘲玩風月者何以異！僕故爲之疏明其大意，使知鈕子之爲吏良，寧謐不苛，去而見思。其設施具有，原本如

此。傳所謂溫厚和平者也，讀者亦當以此得之。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二月日，慈谿弟姜宸英誌。

李因篤《臨野堂集序》 去年冬杪，冰雪滿途，明府惠然肯來，相與燒燈，連榻高談竟夜。竊謂學詩有三候，從事既久，己以爲佳，人亦以爲佳。顧置之唐人集中未類，則姑舍之，而益孜孜焉。久而己以爲唐，人亦以爲唐。顧置之盛唐集中未類，則仍舍之。而益孜孜。久而己以爲盛唐，人亦以爲盛唐，顧其聲調是矣。而矩薙不無參差，又進而加詳焉。所云效法于唐，擬議日新之功，漸濡既深，而後水乳融洽。明府聞之潛會所適，謂可與言詩也。盡傾宿著若干卷，屬以較讐。遂舉生平所學，於漢魏、六朝、盛唐者，審其離合，蕩滌議論，崇雅黜浮，要於沈實，極於蘊藉，必盡當而後入選。既卒業，因嘆明府高才晚達，績學得之過庭，悱惻纏綿，根本至性。公車落落，從旅哀師至假館三韓大家，僕從皆星散。初宰古項，拊厥荒殘，報最方新，而旋罹艱以去，苫塊屏跡，屺岵迭違。其中歲月之遷流，人情之數易，或啼或笑，堪喜堪愕之故，一切發諸詠歌。衷緒紛來，若環遞引，感激而彌永，窮愁而後工。蓋明府寢處古人，深造自得，所云取材於選，效法於唐，萃其骨而食其神，切劘殆無遺憾。頃座次矜言三候，公厭沃且過之矣。古文諸體森然，而儷語尤爲絕搆。風華逮兩晉，典贍包三唐，地負海涵，欽爲觀止。書，疏眞氣透紙，樂府逸韻動襟，悉蘇、黃雋品，姜、史清音也。雜記義該懲勸，足以單行。恨予病腕呻吟，未遑細加評訣，僅丹鉛詩集，呼兒供紙筆，隱几臨軒楹附名簡端，而序其厓略畧如此。時康熙二十有九年日，南至鄰治年家弟中南山人李因篤子德甫頓首拜撰。

《國朝松陵詩徵》卷五 潘稼堂云：玉樵詩綺拔而雋永，一篇中必有沉思警語，言簡旨深，繹之殊有餘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 玉樵博雅多聞，著《觚賸》一書，能舉見聞異詞者折衷之，可以補正史之闕，詩亦「變風」之遺。

《修塘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末語冀官人之動心也。只恐官人聞之，轉增其怒，尚嫌其少耳。

《感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擬以范滂、張儉，必負才而被累者。末責以豪俠之不能脫人於難，談何容易耶？取其辭句之工可也。

傳記

張士元《鈕琇書事》 康熙十九年，公知河南項城縣。甫二年，丁父憂去，尋丁母憂。喪終久之，知陝西白水縣。七年，大府命署蒲城，以逸囚降職。後復知廣東高明縣，終於任，四十三年九月也。公居官政蹟不勝書，今舉其大者數事。公之由項城署沈邱也，始至閱獄，有男女六人訟繫已十七年，問之，乃江南之獄所株連者也。公不請於上官，不謀於幕友，毅然釋之，而以狀告上官，使歸故籍。前令方遷太常博士，將行，詣公拜曰：「我在官十三年，不敢出此人。君到三日而出之，才識過我多矣。」高明雖小邑，正供之外，尚有雜稅。公以民生凋敝，不忍追求，聽民輸納，歲不過十一二。公需有不給，則省官用以足之。未幾，大府奏免雜稅，而不知高明之民已德公久矣。明邑有地名大沙圍，賦繁而多水災，民不聊生，逃亡過半，公下車即鳩工築隄數百丈，多方救護，自是水淹無害。其境連大頂、皁幕諸山，奸民嘯聚，出沒無常，民日夜懼焉。公推心招撫，即時解散。有劉包者，爲衆所服，實率衆來歸。公請於大府，予以丹青生活之。信慰安牧養有不靖者，賴其力以甯之。於是境內宴然，無狗吠之警。前署蒲城時，歲凶，盜賊蜂起，白晝剽掠。公則誅殺無赦，固不專爲寬政也。公好讀書，晨夕不倦。其爲令也，敦勸文學。遇高才生，尤愛惜之。初，公爲項城，有王生、鄭生者，以事忤前令，令斥之而坐以贓。王生傾其家。鄭生計無所出，將鬻女。公知其冤，爲庚其所負，力請大府以復之。其遭喪而殯於河上也，項城及沈邱之民爭相扶舁白衣冠而送者，六十里相續不絕。此亦可見公之得民心矣。公姓鈕氏，諱琇，字書城，號玉樵。以選貢生出仕。余少嘗讀公遺書，近復得其家所書事迹，爲次第之如此。

《清史列傳・鈕琇傳》 鈕琇，字玉樵，江蘇吳江人。康熙十一年拔貢生，歷知河南項城縣、陝西白水縣，兼攝沈丘、蒲城事，後終廣東高明縣。項城多曠土，民逋賦逃亡。琇悉捐舊逋，具牛種以招徠之，皆復業。其由項城署沈丘也，始至閱獄，有男女六人訟繫已十七年，問之，乃江南之獄所株連者。琇毅然釋之，以狀聞，上官使歸故籍。前令方遷太常博士，將行，詣

琇拜曰：「我在官十三年，不敢出此人；君到三日即釋之，才識過我多矣！」蒲城歲方祲，白晝剽劫，率吏卒捕其魁，沉諸河。其餘黨之蔓延者，村民縛以來，盡殺之，盜乃息。高明雖小邑，正供之外，尚有雜稅。聽民輸納，歲不過十一二，公需不給，則省官用以足之。邑有地名大沙圍，賦繁而多水災。琇下車，即鳩工築隄數百丈，自是水潦無害。卒於官，旅櫬蕭然，越數年，乃得歸葬。高明人祀之名宦祠。琇博雅工詩文，簿書之暇，不廢筆墨。宰高明時，成《甌牘》一書，記明末國初雜事，能舉見聞異詞者折衷之，可補正史之闕。其文幽豔悽動，有唐人小說之遺。詩少作，驚才絕豔，方駕齊梁。中歲則婉麗悲激，長於諷諭。如《和杜秋雨歎》、《泣柳詞》，皆有關理亂，足備詩史。著有《白水縣志》十四卷、《臨野堂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詩餘》二卷。

紀事

《國朝松陵詩徵》卷五　陳行之云：玉樵先生歷任邑宰，所至有善政。於項城則安集逋逃，於沈邱則昭雪沉獄，於蒲城高明則鋤強暴。嚴守禦，民賴以康。卒於官，旅櫬蕭然，越數年乃得歸葬。嗚呼，先生固博物君子也，其亦古之遺愛歟？

又　樸村云：明府所著自古今體詩以至散文儷語，莫不各盡其妙。李太史子德所云，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萃其骨而食其神者，眞實錄也。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曾膺太常趙之符之薦，以補牘不與召試，遂就吏部選用。違其才，世共惜之。宦蹟所至，必訪其地之名流碩學，相與唱酬討論，遇遺文逸事輒筆錄之。案牘之間，轉多撰述，安見作吏者此事便廢耶。明府考芥庵老叟，家貧好客，喜吟咏。庭有海棠一枝，花時與嚴溪吳、沈諸子觴咏其下。有句云：「詩憑鄭谷題初雨，飲待徐佺醉曉風。」至今猶傳人口。

《晚晴簃詩匯》卷三九　玉樵初官河南，宰項城、沈邱，以憂去。繼官陝西，宰白水、蒲城，坐逸囚左遷，終於高明，所至有惠政。沈邱出株連久繫無辜。高明蠲累民雜稅，築長堤護田，解散嘯聚羣盜，尤爲時所稱。詩堅緻沈秀，雅近《西崑》。

《秋雨歎和杜少陵韻》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鈕玉樵出宰於豫、於秦、於粵，皆有政蹟。雲南高明縣根青閣以踞青玉山根名。玉樵宰是邑時，潘稼堂、尚棉村先後來游，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所著《甌牘》亦成於此，至今配享名宦祠。姜西溟稱其詩長於諷諭。《修塘謠》云【略】，《後修塘謠》云【略】，《秋雨歎和杜少陵韻》云。

《感事》　陳去病《五石脂》：媿庵死後，其老母年且七十餘，髮垂垂白，覆雙耳，徙倚蓬蓽間，旦夕之膳，待命閭里。而閨中烈婦殉義國門，幼子被驅迫，走遼海數千里虺蜴之地，情景至堪悽惻，故玉樵有《感事》詩云【略】，寄託可謂遠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甌牘八卷續編四卷》　國朝鈕琇撰。【略】是編成於康熙庚辰。皆記明末國初雜事。隨所至之地，錄其見聞。凡《吳甌》三卷，《燕甌》、《豫甌》、《秦甌》各一卷，《粵甌》二卷。續編成於康熙甲午。分類排纂，爲《言甌》、《事甌》、《人甌》、《物甌》四卷，體例與初編略殊。各有琇自序。琇本好爲儷偶之詞，故叙述是編，幽艷悽動，有唐人小說之遺。然往往點綴敷衍，以成佳話，不能盡核其實也。

又《臨野堂文集》　十卷，國朝鈕琇撰。【略】是集前有潘耒序，盛推其四六之工。今觀所撰，疏雋頗勝近人，而渾雅終不逮古人。其外篇俳諧諸作，如商陸侯傳之類，則不可作也。

藝文

徐釚《送鈕玉樵之任項城》　昔我乘北風，跨驢燕山北。蹙蹙長安道，時時憂傴仄。市上忽逢君，握手話疇昔。生來同里閈，悵未得朝夕。反得從異鄉，土銼接雙劇。自此意氣親，把酒恣歡暱。余幸隨微車，獻賦承明側。君方罷棘闈，痛哭劉賁策。驊騮不得騁，未遂看花陌。蹋翅下九霄，知己咸太

息。我家兩叔父，稱道尤嘖嘖。美玉不自衒，抱璞竟何益。秋冷蒹葭霜，露寒楓葉赤。君時過我寓，含意吐胸膈。擬從宋玉遊，再弄章江笛。人事多推遷，挂帆亦終隔(時宋牧仲欲邀至長州，以事不果)。所幸兩年來，時得攀遊屐。我既媿乘車，君亦忘戴笠。翦燭深夜談，詼諧興逾劇。我嫌方朔飢，索米無朝食。君爲拊掌笑，五斗余亦得。果然試折腰，雙鳧旋捧檄。行行渡黃河，直走大梁域。竹馬知誼迎，野老手加額。莫笑一書生，吏治本經術。方今困征輸，歲荒賴撫輯。君能追召父，民便安衽席。爲政有餘閒，高吟還岸幘。花滿孝王臺，月明項子國。儻然遇秋風，應念金門客。

尤侗

論述

綜論

徐乾學《西堂雜俎三集序》 先生追感疇昔知遇之由，蒐討近作若干首爲《雜俎三集》，嗣續前志。而余之序之有不能已者，則懼天下謂先生長于雜家言，忘其經術也。曩者，家弟公肅從先生遊，師其經術，未嘗旁及詩古文詞。當是時，先生年三十餘，以奉祿及親之念，遽就一命。然則先生特慮遲之，又久如昔人所謂欲養而親不待耳，豈科名蹉跌之故乎。此余所每念不釋，亟欲表而著之者也。至若聖天子繼志述事，將進老成練達之儒臣大用之，以抒其經緯之材，斯不惟科名不足重輕，先生即博學鴻儒之選，亦先生致身廊廟之階梯耳，詎以《雜俎》傳哉。

彭孫遹《西堂雜俎三集序》 當今天下治平，燹火寖息，天子嚮意文學，登進儒臣，與之講論五經六藝之書，茂明先聖之緒。數年之間，治蒸蒸日進于古。士幸生其時，皆濡毫舐墨，思以文章自顯。而吳門尤悔庵先生者，裒然出其間。先生著作滿家，向以文章名海內。所選《西堂雜俎》，馳驟于藝林，洋溢于人口，已非一日。其初集少時之作，世祖皇帝讀而善之者也。二集罷官閒居之所爲作也。比年以來，身隱而文采愈彰，年老而藻思愈壯，好事者因蒐而輯之爲《西堂雜俎三集》，嗚呼，以先生之才兼著述諷諭之長，又受知聖主，列官禁近，排金鋪而直玉陛。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遇，撫今追昔，其與諸賢相去何如也。方且絢思道德，掞藻天庭，巨麗之思雲流泉湧，山龍黼黻之觀粲然備矣。《雜俎》云乎哉！

王崇簡《西堂文集·西堂雜俎一集序》 《西堂雜俎》者，永平司理尤公展成之所著也。展成以沈博絕麗之材，馳聲藝苑，所爲操觚滿志者，亦既綜西京之爾雅，擅晉魏之蔚然矣。治出理大郡，神明之譽，聲噪三輔。而門庭肅然，常若無事，復肆力于撰著。予嘗歎古之以治行稱者，如傳記之所載潁川、南陽輩，出聲施赫奕而文詞不概見。若夫晉之彭澤、唐之蘇州，治行未聞，其爛然史冊，而詞章至今傳之。豈文詞與治行有異致歟。自古能兼之者，何鮮也。【略】友人徐公肅自永平來，述展成之意，以斯集屬序于予。予時方棲遲西山，覽睹低徊久之。因陟巉巖蔭栝柏，讀其賦騷以下，所謂漱芳「六藝」，採遺千載，非山間之蒼崖、霞落、古澗、泉飛乎。讀其文、傳、序、記，所謂澄心渺慮，耽思傍訊，非山間之翠濈、雲除、層巒、雨沐乎。讀其論、贊、銘、判，所謂躑躅于意表者，斯山間之風入松、霧迷壑、蟠虬兕而翔鸞鶴者，庶幾似之。讀其說、問、連珠諸類，端而曼曲，而直正如平林日上禽繁山響。誠可以暉曠遠矚，藻澈遐心矣。予媿無文，未能窺其所至，亦藉山中所睹，以彷彿之。付公肅，以復展成。異日者，采士民之歌，按考功之績，爲之敷揚治行者，尚未有艾也。以視古人所鮮能兼者，展成優然。如此其以照耀千古，爲何如哉。

黃與堅《于京集序》 尤子悔庵，受史職五年，奉假歸，輯其詩集成，命之曰《于京》以屬序。余讀之，喟然而歎，竊有感於風人之說也。【略】悔庵擅詩名者四十年。當其少時，蠭舉颺厲，以邁往之氣見之於詩，藻采紛披，一無絺章繪句之陋習。迄於今，往往信手疾書，遂成篇什，而渾脫瀏灕，儼然與唐大小杜相上下。其《西堂雜俎》，奔走海內，先受知於世祖章皇帝，今復爲皇上所簡擢。而其子慧珠，又官庶常。父子先後同館職國家之恩遇，所以酬其夙昔者亦至矣。以是爲詩，宜乎多歡愉少愁苦，而悔庵不之然者何歟。

余怪焉，又以爲得情之正耳。五年中，雖慧珠得貴顯，而其骨肉摧殘，忽已踰半。拊昔憑今，瞿然影隻。哀逝之餘，而俯仰咨嗟又有不止於是者。念少與天下賢豪橫襟獵纓，互爲雄長，今寖尋衰白更遭多故，徒以一身傴僂罄折勞勞於天壤之內，而又何樂哉。凡所爲詩，羽調商音取次側出，其亦有不能已者在也。余與悔庵少相善，同官以來，珥筆追隨，嘗以靜默爲規趨，蕭閒爲慰藉，故交好以加密。嗟嗟悔庵，固天下情至之人，自命於千古者也。而一時之菀枯得喪，何足具論哉。比者，余與悔庵矢言旦旦，自以蒙國厚恩，無所報稱，將共乞假滄江，相與學道，窮年以遂其初志。而悔庵乃先余去，余所以序其詩爲之三歎息而有餘愧也。

韓菼《西堂全集序》　菼嘗讀《尤文簡公傳》，歎其學術、文章、政事皆炳然可述，足爲學者宗。【略】文簡少有神童稱，後以詞賦冠多士。先生應薦，亦以詞賦官翰林，相若也。文簡嘗爲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先生官亦如之，與修《明史》，相若也。在永平，坐拄笏樓，譜梅花三弄，出關憂盜行，流誦人間，亦何減文簡東湖詩，又相若也。然而，菼嘗有惑焉。文簡受文字知，入朝爲大宦，凡制作討論皆出其手，然自東湖詩而外，未聞上之屢讀其文而歎賞也。眞祕書之稱，僅出于南軒之口，豈若先生自《秋波詞》進御，才子名士之目，至受兩朝聖人之知。《讀離騷》樂府，教坊內人播之管絃爲雅樂，何其艷也。而一絀于外吏中，亦不久於侍從者，何也。然先生素恬於世榮，江湖魚鳥之思，時見之歌詩。其請急而歸，故其雅志。昔文簡取《遂初賦》以自況，光宗賜之扁額，竟弗遂也。則先生之一請而得也，乃厚于賜額矣。人生何必熱官，冷淡生活，足以忘年而娛老。絀彼伸此，敢爲先生賀。若夫先生之鴻文鉅筆，具在史館，乃至小碎篇章流傳海外，不啻如雞林之百金換一篇者，豈復俟菼道其佳。西子之美不在刻畫也，獨竊取先生《述祖詩》之義，而舉文簡公以似之，蓋祖德家風。先生之志古矣。

王士禛《西堂全集序》　今翰林檢討悔庵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畦步，而盡收之几席之間。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之閣，寢食游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子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脩齊名，竟以酒食細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世祖皇帝。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陛下。兩朝榮遇，尤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悔庵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涌出，時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呵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學者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滿，非狂即愚。近日作者，其能不爲稗販者誰歟？如吾悔庵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濟南同學弟王士禛謹序。

《制義叢話》卷八　檀吉甫曰：尤展成先生《士見危致命》題，起比云，朝廷廉恥之風半銷於肉食，故逢掖之意氣直駕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優游養望，則當年草廬歌嘯，何取側弁。而哦忠孝之經，草野游俠之行，或成於笑談。豈庠序之風流，不如閭巷。使處傾側擾攘之際，而隱忍偷生。則他日史冊譏評，安能俎豆而入名賢之傳重。按士字一層，乃尊題首之法。先生跌宕於文史極矣，而猶謹於文律如此。後人則一筆略過矣。此二比，時常諷誦之，可以化傖音而躋雅祀。吳下學者，以此調比於慢整衣冠云。

又　孟瓶庵師曰，長洲尤展成（侗），以驚才絕艷之筆，率多游戲爲文。其所作《臨去秋波》，時義雖流播，禁中實不可以訓。世所傳誦各篇，多以側艷見長，亦是別調，不得謂之正宗。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篇，只還他序事之體，而奇情壯采，實足以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當是《西堂全集》中第一篇文字，不僅爲制義絕唱也。如中後四比云【略】。此種文字，自非才子不能爲。乃選本有嫁名爲沈以曦，而莫知辨正者，良可笑矣。

昌黎學人《悼亡詩序（乩筆）》　天地間皆文也，文由情生。秋聲悽惻，風悲號日，慘淡物候，斂藏氣機，欝抑天地，若爲悼之之時也，況于人生耶。然《關雎》之詩曰「哀而不傷」，乃得人情之正。尤子今日悼亡之情，寔正而不可以其多情少之也。古所稱梁鴻、孟光之風尚矣。偕老之樂，終有時散，尤子豈不達觀而故爲此詩，娓娓不休，亦其情止乎理，故不能已已。嗚呼，文情相因，非窮愁困苦，則詩必未工。以尤子少年才名，老而好學砥志，乃待詔公車，復遭此悼亡之感，則情之益動于窮而文自益工。將見窮者不終于窮，則即以此詩爲雲中之歌，比于乘鸞吹笙者流而又何悼乎。吾故偶見而爲之序。

錢肅潤《年譜圖詩序》　太史艮翁尤公，以其年譜繪爲十六圖，各繫以詩。其詩始言夫婦，繼言朋友，中于父子，而後歸美于君臣，大都發乎情，止乎理義，有《三百篇》之遺風焉。《詩》三百篇《關雎》爲首。匡衡曰：「情欲之

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此善說詩者也。今讀艮翁思亡妻詩，情詞纏綿，音旨悽惻，多言篝燈助讀、牛衣慰藉之事，有一語涉于情欲宴私者乎。若詩之言朋友者，莫如《伐木》。其一章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五品天叙，朋友居一。故謂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其能終和且平乎。」艮翁之思故人詩，可謂和平矣。詩有《南陔》，本爲孝子養親而作。其後列于笙詩，有聲無辭。束晳補之，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言相戒以養也。」曾有若艮翁之自製爲《鈞天樂》，清歌妙舞，以娛其親者乎。誦其詩，直可譜之樂章已。古有孝子思親之詩，無慈父思子之詩。然以觀《陟岵》之詩，有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雖曰想像之辭，夫亦未嘗無其意也。今艮翁之思子詩，其或猶此意乎。至于金門待漏，有詩矣。瀛臺賜宴，有詩矣。父子同朝，拜恩受貺，其忠愛之誠，溢于言表，殆有如《鹿鳴》、《天保》、《湛露》、《彤弓》諸什。上之人禮容揖遜，而爲之下者承順悅服，豈弟之氣象盈于朝廷，被于天下者乎。他不具論，總之不越乎情與理義者，近是。以是而擬《三百》，何多讓焉。或曰：「艮翁，史官也。采風，國史事也。」余曰：「然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故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也，誠國史之所爲也。」或又以爲，《周禮》，太史之屬，掌書不掌詩者也，何以詩爲。余曰：「不然。《大戴・保傅篇》云：『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樂序不知節。』此太史之任，是太史實掌詩者也。夫朝廷之上、草野之間，其詩有不協于律者，史官得而正之，況其自爲詩而有不協于律者乎。」晉者太史，當世祖皇帝時覽其《臨去秋波》文一篇，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因命取全帙而披閱之。他日又摘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後又有以《讀離騷》樂府獻者，上益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奏之管絃，爲宮中雅樂，以爲《清平調》之比。夫公權書法，得陟御座。元稹詩章，流傳宮中。司馬相如之賦，漢武帝恨不同時。蘇學士之文，宋神宗託爲奇才。古之以詩文動人主之求且大用于朝者，有矣。今太史既膺先帝特達之知，稱「眞才子」，又蒙今天子特簡翰林，以「老名士」呼之。是詩出其能，不與《離騷》、樂府諸篇並傳于世乎。行見登之天府，播之律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謂爲一代樂章之冠，且爲《三百篇》《風》、《雅》、《頌》之宗也，不亦休歟。余將遠從深山大谷中，持土缶擊竹如意和之矣。是爲序。

曹爾堪《百末詞序》　余以放廢餘生，停驂吳市，悔庵握手勞苦如平生。各有近詞一帙，擬授無言，校梓者迭爲序之。追惟三十年以來，世事滄桑，功名榮落，不可勝計，獨筆墨之緣，少年積習，老而不輟。自髫齔至今，追隨唱和者，同里尙木、質生、爾斐、寅仲諸君子，引爲同調。而扁舟過從，商搉《花間》、《草堂》之勝事者，吳門獨吾悔庵耳。悔庵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俎》已登虎觀、走鷄林。其所爲詞，供奉于內庭，流傳于酒樓郵壁，天然綺艷，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也。余與悔庵齒既肩隨，息機近亦相似，年且半百，意氣漸平。回憶画舫尋春，山房聽雨，如夢如幻。請從此斗笠枯笻，婆娑于支硎、鄧尉之間，嚥氷雪，嚼梅花，槁木形骸，懽然悟道，則青箱、紅豆之纏綿，檀板、金尊之婉孌，皆可一齊放下。翻讀平日所作小詞，疑是古人，疑是前身，不復記憶，則吾兩人當有嗒然而自得者，況臨去秋波，悔庵早從此證入，又何俟余之饒舌耶。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倚聲集》曰：展成所作，字字雋脫，有瑤天笙鶴之致。《西堂雜俎》諸刻，自爾欣豔宸衷也。《柳塘詞話》曰：晦庵人文壓倒一世。每爲塡詞家作小序，不用樹顚苦思，亦更層次有致，落筆便有雋上殊勝之想。

《雨村詞話》卷四　尤悔庵侗序彭羨門《延露詞》云：「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今宵酒醒』，《子夜》、《懊憹》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存亡，則詩餘之人存亡之也。」論「詩餘」二字獨得。

《白雨齋詞話》卷三　西堂詞曲，擅名一時，然皆不見佳。力量既薄，意境亦淺。專恃二三聰明語，以爲新奇獨得之祕，不值有識者一笑。

又　西堂小令最不佳，除《浣溪紗》《清明悼亡》兩闋，及《菩薩蠻》《病中有感》第二闋外，合者寥寥。長調稍可，壯語工於綺語也。

又　西堂《菩薩蠻》（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溫、韋。身世興衰之感，略見於此，而詞意不免淺顯。如：「負負欲何言。饑來難叩門。」又：「濃笑寫官銜。排行無二三。」又：「歎息返柴廬。當門立吏胥。」又：「白髮影

婆娑。秋風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無一錢。」又：「何處度餘年。除非離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渾雅之筆，便是飛卿復作。余惟愛其次章云：「六宮鬧掃芙蓉鏡。君王偶愛飛蓬鬢。殿脚惜空同。昭陽天幾重。　江南春雨晚，紅豆新歌滿。流落杜秋娘。琵琶憶上皇。」讀之令人淚下。王漁洋題展成新樂府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又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議，射虎將軍右北平。」其年壽悔庵六十詞云：「曾經天語憐才，如今老卻凌雲手。」又云：「長樂笙簫，連昌花竹，可堪回首。」皆當與此篇參看。吳菌次太守跋其後云：「阮生失路，澆淚無端，屈子問天，寄愁何處。水以不平而激，木因有鬱而奇，情有所之，理固然矣。吾友悔庵，文高於命，宦薄於名。豔曲三章，欲醉沉香之酒；奇才兩字，不分歸院之燈。孤竹崖前，空隨射虎；百花洲上，徒共眠鷗。劉公幹高卧清漳，王仲宣哀吟荆楚，爰以沉鬱之意，寫爲穠麗之音。此病中八首所由作也。夫生而識字，即種愁根；長解言文，原非善氣。惺惺自合人奴，咄咄何堪令僕。吾儕若此，復何怪耶。子善吹簫，請命小紅而按曲；我爲拔劍，聊浮大白以倚聲。」可謂深得悔庵心者。

又　西堂亦好爲豔詞，多聰明纖巧語，殊乖大雅。「不敢罵檀郎。喃喃咒杜康。」「笑擲竹夫人。無端一面瞋。」之類，皆足令人噴飯。

又　西堂好作聰明語，害人最深。小有才者，一索而得，終身陷入苦海矣。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長洲尤太史悔庵（侗）晚年作《詩中二十四友歌》，乃仿杜《飲中八仙歌》之體，所載皆海内名士之已歿者，而中亦及余，蓋因先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詩見本集，辭多不錄。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　尤侗【略】先生所著《西堂雜俎》，傳入禁中，章皇帝稱爲眞才子。後入翰林時，聖祖稱爲老名士。位雖不尊，天下羨其榮遇，比于李青蓮云。西堂少歲時，專尚才情，詩近溫、李。歸田以後，倣白樂天，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入韻語中，遠近或以游戲視之，比於王鳳洲之評唐伯虎。不知四十至六十時，詩開闔動盪，軒昂頓挫，實從盛唐諸公中出也。《詠明史》樂府一卷，尤爲神來之作。今選中所收，皆錚錚有聲者，使藝苑人見之，共識西堂面目。

吳偉業《西堂樂府序》　展成司李北平，政成報績，遭遇視亭伯勝之。而雕龍之才，凌雲之氣，經乙夜之所賞歎，緣鼎湖陟格不得一望承明之庭。相如被詔于上林，浩然哀吟于雲夢。上有好文之主，下受不世之知，而時會適然。遇與不遇之不同若此，士君子之牢落于斯世者，可勝道哉。展成既退歸吳門，修閒居養親之樂，詩文爲當代所稱，以其餘暇，操爲北音，清壯佚宕，聽者無不以爲合節。予十季前喜爲小詞，晉江黃東崖貽之以詩曰：「徵書鄭重眠餐損，法曲凄涼涕淚横。」今讀展成之詞，而有感于余心也。後之人有追論其世者，可以慨然而歎矣。

曹爾堪《西堂樂府題詞》　雜劇至元人，曲盡其妙，後人無處生活。吾友悔庵，起而排之，以沉博絶麗之才，爲嬉笑，爲怒罵，雅俗錯陳，畢寫情狀。此則元人之所秘者，後人不能學也。向有《讀離騷》、《吊琵琶》二種，鄒木石太守梓行名家雜劇，已爲壓卷。近復編《桃花源記》，服其老宿談禪；《黑白衛記》，詫其英雄說劍；使馬東籬，王實甫諸君見之，且有撟舌而不下者，況鹿鹿時輩乎。吳中前輩，如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重編《吳越春秋》，未嘗不膾炙騷壇，然其所塡詞，淺易流便，大都在里優酒旗歌扇之間耳，豈能沉博絶麗，如我悔庵哉。桓譚嘗語人曰：「子雲之作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悔庵雜劇，必傳無疑。余老矣，敬援古語爲信。

李瀅《西堂樂府題詞》　樂府元人擅殊絶，臨川近代尤超越。悲壯重將北調翻，《四聲猿》出田水月。後來伎樂滿江東，吳歈越唱徒懵懵。塡詞浪說阮元海，合拍爭傳梁伯龍。只今字内新聲異，梅村祭酒推舉觶。按就銀箏幾斷腸，歌成玉樹都流涕。前年識子姑蘇臺，百斛珠璣咳唾開。一曲滄浪浸花竹，拂衣歸臥興悠哉。以此抗懷同栗里，閒譜宮商得至理。避世如過五柳村，遊仙欲盡桃花水。明妃哀怨左徒忠，紫塞荒江悲不窮。琵琶捍撥《離騷》句，盡寫陽春白雪中。還嗟萬事多反覆，眼底鬚眉何碌碌。聊憑紅袖托青萍，閃閃電花盈尺幅。白門蕭寺風雨秋，忽漫披吟遣客愁。棒喝忽來高座上，鶴笙疑過碧山頭。如君熟諳九宮譜，躍鐵迴颿那足數。腰鼓勾欄幾抑揚，酒旗歌扇增豪舉。愛君新詞難釋手，對君擊節還搔首。横吹玉笛海雲邊，浮雲世態夫何有。君不見，龜年已老善才亡，三叠霓裳空擅場。吹篪擊筑非無意，何如嘻笑狂歌寄興長。

王士禎《寄懷悔庵先生并題新樂府四絶句》　余諾先生序新樂府，忽忽五

年矣。己酉冬，書來督逋，寒夜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激盪聲，偶爲四絕句，寄先生教之，或即附錄卷末代序可乎。　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悔庵樂府順治中曾進御覽）。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五柳歸來對遠公，虎谿三笑許相同。今朝識得廬山面，蓮社花源一徑通（題《桃花源》）。千金匕首土花斑，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題《黑白衛》）。

《劇說》卷六　吳薗次題尤悔庵《清平調》雜劇《減字木蘭花》云：「仙子供奉，豈藉尋常科第重？失却珊瑚，只笑唐家結網疎。　知君寄托，掃盡里兒容做作。爛醉沈香，此後誰堪七寶牀？」題《讀離騷》雜劇《采桑子》云：「瀟湘千古傷心地，歌也誰聞？怨也誰聞？我亦江邊憔悴人！　青山剪紙歸來晚，幾度招魂？幾度銷魂？不及高唐一片雲！」題《醉桃園》雜劇《清平樂》云：「山空石古，遮斷桃花櫓。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　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禪也、仙乎？」田山薑《新秋雨夕卞司寇齋中觀尤展成李白登科傳奇》詩云：「四條弦動第三廳，一闋《霓裳》酒未停。偶爾清歌天便妬，秋鐙寒雁雨淋鈴。」

《漁洋詩話》卷上　長洲尤悔庵（侗）工樂府。蚤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流聞禁中，遂達世祖御覽，歎爲才子。後龍馭升遐，尤自北平罷歸。余寄詩曰：「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菊部頭？」尤爲泣下。

又卷下　尤悔庵（侗）在史館，作《明史樂府》，雖儗李西涯，而往往駕出其上。又常作《外國竹枝》百首。

《池北偶談》卷一五　吳郡尤悔庵（侗）工樂府，【略】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一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凄涼法曲人閒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爲檢討。

又卷一八　長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在局中，仿李西涯體，作《明史樂府》百篇，佳處殆不減李。

延君壽《老生常談》　樂府不傳久矣，歷朝紛紛聚訟，究亦不知何說近是。李、杜偶爲之，皆以現事借樂府題目，不另立名色，即雜於歌行中，最是。若只就題面演說，則了無意味，可以不作。張、王、鐵崖皆不能近古，成其爲張、王、鐵崖之歌行詩可耳。自尤西堂有《明史百首》，後之作者日衆。

《國朝詩話》卷一　國朝右文，超軼前代。世祖撫有宇內，不廢文翰。長洲尤悔庵（侗）嘗作《西廂傳奇》「臨去秋波」文，深邀睿鑒，嘆爲才子。後見《讀離騷樂府》，亦稱旨，俾教坊內人，播之管絃。及龍馭升遐，悔庵罷官，自北平歸，新城王司寇（士禛）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尤欷歔泣下，誠感恩之至也。康熙己未，尤以博學鴻詞科入翰林。詩篇頗富。《外國竹枝詞》、《明史樂府》，世推絕妙。

《筱園詩話》卷二　尤西堂先生工填曲，其《明史新樂府》百首，自成一家，足奪鐵崖、西涯之席，卓然可傳。詩恃聰明，意欲以才情見長，究非專門正軌。中年後，流入淺近，頗傷俚俗，且多游戲率意之作，不足取也。

分論

《胡藍獄》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觸望恣肆」二語，胡藍之定案也。罪宜及身，連坐者至萬數，毋乃濫刑乎？「一斗粟」以下，皆流賊名。「城」、「鷹」，庚蒸通韻；「紛」、「魂」，文元通韻。四韻各自通，不相通也。

《歌七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九靈山人戴良，席帽山人王逢，皆元遺民。伯顏子中，西域人，曾收復建昌，出使廣東。廣東已破，乃變姓名，攜鴆自隨。後有強之出者，子中曰：我死晚矣。飲鴆而死。讀末語，子中至今未死。

《南陳北李》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通首是合傳體，起用軍中一韓一范句法。陳名敬宗，李名時勉，皆國子祭酒，爲王振所惡者。李至荷校，陳末加刑，故曰「道同命異」也。末以振欲殺薛文清，因廚下老僕哭泣而止。轉出一事作結，便不平直。

《王先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英宗復辟後，思王振，復其官，刻木爲像，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旌忠。此事眞不可解也。國朝祠像猶

存。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疏請毀像及其碑文，人共快之。

《北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全用本事成文，音節極古。者者，然詞也。

《對山救我》《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即以當日情事，語言組織成詩。得《史》、《漢》敘事體。

《鐵夫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林大輅諫武宗南巡，下獄。妻黃氏籲天祈免，緹騎以呪詛告，幷逮入獄，主者危辭怵黃，黃不承，惟求速死。後得釋，夫婦偕偕出獄。都人曰：此鐵夫人也。

《新都歎》《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以黃夫人寄詩語作結，倍覺黯然。

《河套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京師市語呼江西人爲雞，故有起句。一結，大爲桂州石塘生色。

《臣夫表》《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沈東劾嚴嵩，擊獄共十六年。妻張上書求代，不許。後一年，始釋。夏言妻蘇，楊繼盛妻張，亦俱上書代夫，故並及之。詩中全點染疏言，此種本事，西堂所獨。

《吊南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張江陵當國，譚綸爲摠制，戚繼光爲蘇鎮，得以保全。江陵與綸先後沒，戚移鎮嶺南，旋罷官矣。二華，綸字也。部將陳第作《燒荒行》以悲之。

《嚮鸞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此言李選侍居乾清宮，楊漣爭之，乃移宮也。首以鄭貴妃引入，末結到容氏之蠱惑一語，言下凜然。

《趙高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委鬼」謂魏忠賢，「茄花」謂客氏。北音讀客爲茄。「老祖太太」，羣小稱客氏也。熹宗見張后觀書，問何書，曰：趙高傳。忠賢聞而惡之，屢欲傾陷。

《思陵痛》《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明得天下於元順帝，李自成僭號亦曰順。末歸美本朝，得立言之體。李西涯《詠史樂府》，王鳳洲病其太涉議論，既又稱爲奇旨，創造名語疊出，而以規橅古格者，爲西子之顰、邯鄲之步，是初議之，而終許之也。西堂《明史樂府》，雖宗其體格，而音節古奥，別白是非，審斷功罪，則又過之，誠天地間別開一種文字也。元本百章，今錄十四章，尤矯矯者。

《民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用常言俚語入詩，轉近古樂府，胸次具有造化鑪也。此種筆墨，又在元、白、張、王之外。

《送會道扶司李漢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音節高亮，七子中近李滄溟。

《別長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吊古中直抒懷抱，一肚皮不合時宜。中有數字係晚年改本手授者。

又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先生去官，由任北平司李時，擅責強暴旅人，爲當路所抑，與淵明之歸去來各別也。故詩中忽而恬退，忽而感慨，激壯蒼涼，時時流露。讀者幾於拂袖起舞。

《題韓蘄王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蘄王末路，至託爲浮屠以自免。爲功臣者，亦免矣。「莫須有」、「歸去來」，一岳一韓，天然隊仗。

《生日志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每於結處用力，故通體俱振。

《登天寧浮屠絕頂望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有此胸襟，有此筆力，才不負此題。視東坡泛海詩，前賢未必不遜後人。

《聞鷓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行不得意，人所同知。此更翻進一層，便覺百端交集。

《酒泉子》毛大瀛《戲鷗居詞話》：《艮齋雜說》云：《花間》詞多用雙韻暗接，如飛卿《酒泉子》云：「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　玉釵斜簪雲鬢重。裙上縷金雙鳳。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歸、稀、飛一韻，水、起一韻，重、鳳、夢一韻。錯綜巧妙，此類甚多。至宋人絕響矣。予亦有此調云：「月白風清。今夜誰家去住。過長亭。接短渡。傍孤城。　知君馬上聽鷄鳴。妾已明朝早起，歇殘燈。空庭裏，拜三星。」幷亭、燈亦用韻，覺入義明書，尚未叶也。

《更漏子》《白雨齋詞話》卷六：前半直似鬼語，後半不免粗浮，殊負此調。

《讀離騷》王士祿《讀離騷題詞》：屈大夫執履忠貞被放，行吟《離騷》，以作其詞，支離紆鬱，托喻抒情，後世幽憂之士，率于此流連而三復焉。吾友悔庵，以淡天之才屈首佐郡久之，直道不容，復投劾以去。其所撰述，至流聞宮掖。世廟嘗嘆其才，若漢武之于司馬。將官之禁近，會龍馭上賓，其事遂已。是其受知遇主，雖視左徒有殊，至懷才而不得伸，則寔有同者，此《讀離騷》之所由作也。今讀其詞，磊塊騷屑，如蜀鳥啼春，峽猿叫夜，有孤

臣嫠婦聞而拊心，逐客羈人聆而隕涕者焉。至于推排煩懣，滌盪牢愁，達識曠抱，又有出于左徒之上者。昔人云：「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必具悔庵之才之識，始可當此語。不然，略涉高陽之詞，粗舉江籬之句，遂爾妄冀風流豈不謬哉。丁澎《讀離騷題詞》：尤子悔庵領袖詞壇久矣，一旦譜爲新聲，命曰《讀離騷》，以補詩歌所未備，其猶有遡源復古之思乎。遂使汨羅孤忠，湘潭遺恨，長劍高冠，宛然在目，眞千百年如一日也。余居東無事，嘗傳喬補闕綠珠篇軼事，亦作演騷一劇以寄志。今視尤子，未免有大巫之嘆。嗟乎尤子，推此志也。美人可以喻君，椒蓀可以況己，翳春蘭兮秋菊，採芳華其未央，豈僅施孟衣冠，流連于一觴一咏之間而已哉。彭孫遹《讀離騷題詞》：左徒，古今第一怨人也。江潭憔悴，千載同憐。然自《懷沙》賦後，瀟湘一泓水終古生色，卽蘅杜小物，亦自比尋常草木分外幽馨，差足令靈均不恨。才如悔庵，可以怨矣。但羈人遷客，何地無有，安得使悔庵一一抽毫，盡平此胸中五嶽。南園春盡，繁綠盈枝。今雨不來，人踪欲合。命小史按節歌之，每闋一終，浮杯一酌。有如此下酒物，輒覺滄浪亭上蘇長史咄咄妬人。

《吊琵琶》 彭孫遹《吊琵琶題詞》：明妃遠行，千古恨事。文通解人，賦中亦復草草，無論東籬矣。悔庵濡毫，粉水染紙錦江，如面其人，如聞其語，至借清笳之拍，極哀艷之思，調促音長，纏綿欲絕。此詞他人尙不堪多讀，況于僕本恨人耶。走筆二章，以當倚和。情生于文，不自知其言之傷也。一去紅顏帝子家，至今哀怨寫琵琶。朔天二月猶風雪，吹作明妃塚上花。新詞一奏和人稀，冉冉春雲凝不飛。紅粉青娥齊掩泣，情知不獨爲明妃。又《雨窗讀吊琵琶劇再題·調羅敷令》：從頭細數傷心事，幽怨琵琶，哀拍蘆笳，一代紅顏萬里沙。　沉吟掩卷愁無限，風鬧窗紗，雨滴簷牙，蛺蝶多情苦殉花。

《黑白衛》 彭孫遹《黑白衛題詞》：司馬子長作《刺客傳》，淋漓盡致，千載猶生。其傳末乃云：「惜哉，其不講于剌劍之術。」此語不獨爲慶卿道，似因要離、聶政一流，頭璧俱碎，深加惋惜。窺其意中，已隱隱有隱娘、紅線一輩人在，使之低回神往。悔庵負絕世之才，多發憤之作。所撰《黑白衛》塡詞，悄怳離奇，勝讀龍門一傳。是雖寄託，所爲亦足令天下無義氣丈夫心悸。僕常私謂世間不平事，如聚塵積阜，未易消除，能消除者，唯酒與匕首二物。然拍浮酒海，放浪醉鄉，可以澆磊磈，不可以行胸懷，終不若三寸芙蓉，差強人意，「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寄語悔庵，此後嘗尋僕于飛林、削伋、懸崖、絕澗之間矣。

《桃花源》 彭孫遹《桃花源》題詞》：歸把荷蓑製，高隱從茲始。烟外迷津，雲中問渡，桃花春水。想武陵當日避秦人，五柳前身是。　一曲紅牙試，千載分明似。玉骨蟬輕，仙踪羽化，碧霄高逝。想世間不屑折腰人，今古都如此（右調《小桃紅》）。　吳綺《桃花源》題詞》：山空石古，遮斷桃花櫓。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　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佛也仙乎（右調《清平樂》）？

《李白登科記》 杜濬《李白登科記題詞》：癸丑中夏，余客梁溪，自北禪僧舍移寓碧山莊。因寺寓中濕，髀間楚不可忍，方伏枕呻吟，而吾友悔庵貽余新製《李白登科記》。余覩其名而異之，躍起把玩。命意旣高，布采復卓，則听然而笑。笑者喜歟，吾不得而知也。已復泫然而泣，泣者悲歟，吾不得而知也。計余棄場屋已三十年，理在悲喜之外，則又胡然而喜，胡然而悲歟，余亦不得而知也。【略】向來名士，狀元無幾。名士掣日月而行，而歷科狀元，至有不能舉其姓字者。惟梨園弟子，多扮狀元。而狀元之抱負，亦無以遠過于扮者。余嘗私計彼梨園者，與其徒扮狀元，何如徑扮李白中狀元，猶可以解嘲而釋憾耶。而悔庵適先獲我心，遂有此記，可謂古今之至快。乃或者謂李白之不中狀元，兒童走卒知之矣。曲雖工，其如人不信何。會應之曰，是不有蔡邕之例可援乎。夫蔡邕之時，幷無狀元之名。然高則誠一旦與之狀元，則藹然而狀元之矣。夫邕亦非人所不知之人也，吾意高生殆亦矯狀元之不學而借邕之博洽以蓋之，猶夫悔庵矯狀元之無才而借白之騷雅以蓋之也，何傷乎。且夫以李白之狂，使其在世不死，目笑狀元，不知作何等語。今一旦請入甕中，正似其生平輕薄之報，而非以榮之也。如謂以李白榮狀元則可矣，然而必無是事也。無是事而忽有之，所謂筆補造化。造化元留此缺陷，以待悔庵之筆。悔庵之筆旣出造化之意，則謂從來之狀元皆虛、而李白獨實可也，如此則李白可受矣。嗟乎，嗟乎，無可以爲有，則高才不第，何必深憂。千百世後，雖不必盡如李白，安知不附杜甫、孟浩之驥。此《春秋》之法，所謂予之者也。由是而相形相反，則有可以爲無。吾懼夫春秋之法，又有所謂奪之者也。悔庵深于《春秋》哉。若夫余之讀是記也，忽笑忽啼，固

別有所觸，而絕不在于區區之間。雖起李白於青山，猶不足以知之也，而況他人乎。

《鈞天樂》　程邨《鈞天樂序》：我友悔庵，弱歲騎羊，妙年繡虎。窈窕玉釵之句，譽滿楚宮；清新洞簫之章，聲馳漢邸。百花洲畔，自許清狂。五噫關前，夙推樂託。《鬱輪袍》彈成新調，恥比優伶；芙蓉鏡著就佳篇，徒資諷詠。于是平原入洛，張壯武見而傾心；孝穆辭梁，楊丞相聞而握手。貂蟬盈坐，胥知風調無雙；簫鼓當筵，共識才情第一。乃備鐫龜左輔，剖虎北平。趙京兆之精詳，名揚銅甑；王子猷之高寄，意略馬曹。轗軻猶然，虞羅未免。然而讀凌雲之賦，天子恨不同時；誦蓬山之詞，宮中都呼才子。沉香亭下，行有捧硯之人；結綺閣邊，豈僅劈箋之侶。固知帝念蘇軾，大是奇才；人稱方朔，不徒待詔者矣。無何龍髯既遠，猿臂徒悲。橋山有攀泣之臣，隴西猶數奇之將。箜篌宛轉，寫此愁懷；篳篥凄涼，譜茲別怨。兼之過山陽而腹痛，遵灞岸以情傷。陸雲代贈婦之篇，胡香不返；徐淑傳荅夫之柬，鉛粉誰存。固將繪以丹青，垂之紈素。嗟乎，青天碧海，金丹無煉骨之方；翠管紅牙，錦帶有銷悉之曲。珊瑚爲軸，體號連環；玳瑁作牀，題稱碎錦。務使樓成白玉，共推識字之神仙；臺築黃金，不羨呈身之狎客。瑤闕送金蓮之燭，何暇稱愁；銀管題藥珠之名，聊將忘恨。因之瑯函玉笈，讀盡留藏之秘書；國腹雲和，聽徹鈞天之仙樂。廣寒樓閣，脩月文傳；織室河梁，催妝句擅。極萬古傷心之事，罄三生得意之歡。鮮不寫以纏綿，杼其憤鬱。洵好還之天道，亦實獲于我心。況復翠椒作室，彷彿同心；朱鳥爲窗，依稀連理。王子晉之緱嶺，但聽遙吹；秦弄玉之鳳樓，曾矜偕跨。既紅塵之可棄，想碧落以非懸。是也非耶，天乎帝矣。僕也性偏歷落，遇復差池。唱離鴻別鶴之操，時時刻骨；覩蘭畹金荃之製，字字移情。乃搦管而嘆解人，庶續貂以附艷體。固知子虛烏有之雄談，不徒寓言十九；亦念銅絃鐵板之餘烈，猶存諷諫百一云爾。康熙乙巳花朝後五日，南蘭陵麗農山人程邨氏，拜題于驥江之城南精舍。　李東陽《〈鈞天樂〉序》：夫沅芷澧蘭，屈子攄其幽憤；錯書；國腹雲和，聽徹鈞天之仙樂。廣寒樓閣，脩月文傳；織室河梁，催妝句擅。極萬古傷心之事，罄三生得意之歡。鮮不寫以纏綿，杼其憤鬱。洵好還之天道，亦實獲于我心。況復翠椒作室，彷彿同心；朱鳥爲窗，依稀連理。王子晉之緱嶺，但聽遙吹；秦弄玉之鳳樓，曾矜偕跨。既紅塵之可棄，想碧落以非懸。是也非耶，天乎帝矣。僕也性偏歷落，遇復差池。唱離鴻別鶴之操，時時刻骨；覩蘭畹金荃之製，字字移情。乃搦管而嘆解人，庶續貂以附艷體。固知子虛烏有之雄談，不徒寓言十九；亦念銅絃鐵板之餘烈，猶存諷諫百一云爾。康熙乙巳花朝後五日，南蘭陵麗農山人程邨氏，拜題于驥江之城南精舍。　李東陽《〈鈞天樂〉序》：夫沅芷澧蘭，屈子攄其幽憤；錯刀玉案，張衡寫此離愁。仰珠闕於青雲，鸞旂縹緲；訪丹邱於渤海，鶴駕逍遙。故知騷客措辭，大抵遣情寓意。至於元人雜劇，半屬淫哇；近代傳奇，尚臻風雅。關漢卿（致遠）馬（德輝）白（仁甫）之外，間有名篇；施（君美）高（則誠）湯（若士）沈（伯英）之餘，詎多妍唱。求其怨而不怨，質而有文，續正始之音，合無邪之旨者，誠難數覯也。紅薇館主人性躭音律，藝擅丹青。度曲能葉新聲，揮毫別開生面。長歌當哭，寫入箜篌；逸興遄飛，吟殘芍藥。共羨當場顧曲，惟有周郎；可期入市輸錢，爭看西子。於是湔除凡艷，捃拾菁華，名以採珍，稱爲合璧。如觀武庫，五兵並陳；似奏雲門，八音迭作。靡不言言屑玉，字字貫珠。抑且繪影繪聲，呼之欲出；是空是色，畫亦通禪。不須袍笏登臺，自可宮商按譜。花間繫節，不辭大白狂浮；月底吹簫，還倩小紅低唱。繼陽春之妙響，擘錦橫牋；萃樂府之大觀，釀花成蜜。所謂治世之音和而雅，非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此序。光緒癸巳立秋後一日，慈谿酒坐琴言室主人，題於滬北飛影閣之南牕。　周權《〈鈞天樂〉序》：夫賦傳鸚鵡，都誇才子之奇；譜寫鴛鴦，盡說佳人之艷。悲歡離合，未脫恆蹊；富貴功名，誰翻別調？又其下者，贈韓壽之香，傳爲韻事；折章臺之柳，播作美談。自詡風流，貽譏大雅。若《鈞天樂》一書，有足取也。想其阮籍窮途，時聞痛哭；劉蕡下第，莫解牢騷。因無可奈何之境，作子虛烏有之談。人間之取士無憑，天上之掄才允當。且也故劍堪酬，好作長生之眷；斷釵終續，補完離恨之天。事既新奇，詞長哀艷。宜乎名高樂府，紙貴洛陽矣。惟是舊本模糊，未免魯魚亥豕。且兵燹之後，板亦無存。檢視篋中，幸藏一帙。斷楮零編，彌覺珍貴。乃請名宿儒重加校勘，且倩工楷者繕寫一通，並爲繪圖付之石印。兩閱寒暑而書成，名之曰《傳奇採珍》。敢謂曲中顧誤，獨寄深情，定知絃外傳音，諒多逸韻。騷人詞客，諒不河漢予言，而咸以先覩爲快焉。光緒十有九年癸巳仲夏之月，慕喬周權謹序於紅薇館。　閻峯《〈鈞天樂〉序》：夫寓言之例，創自蒙莊；遣愁之文，得於居正。此皆不得志者所爲，亦非大有心人莫屬。長洲尤悔庵先生，腹儲韶笥，胸有澄廚。洵一代之奇才，爲三吳之巨擘。乃生當季世，困於明經。運厄龍蛇，秋闈屢躓；志虛鴻鵠，春藻空摘。謁平原之督郵，不足澆步兵壘塊；請毛州之刺史，藉以抒屈子牢愁。知非無爲而然，曷弗略言其故？則有好友卿謀者，舊家公子，慧業文人，訂金石之蘭交，結詩文之蓮社。青衫潦倒，同病相憐；白眼睚眦，懷才莫試。既傷點瑟之知希，旋痛牙琴之中絕。天乎人乎？運也命也？爰問青天而搔首，雖光墜夫晨星；曾指白水分盟心，猶情深於舊雨。偶值僊臨，爰社乩判。知金童玉女，本習天上之香（見《西堂剩稿・哭卿謀詩》註）；而跨鶴乘鸞，皆歷人間之劫。因其侍書於青華（見《西堂剩稿》），遂託脩文於

碧漢。於是仿龍門之合傳，爲小令兮填詞。口鼓雌黃，胸攄冰炭。鴉羣烏合，陋俗子之無知；金穴銅山，笑鄙夫之逐臭。既凄涼欲絕以言愁，復傲兀不羈之如繪。則是貝闕同居，應讓仙家眷屬；玉樓應試，斷推名士文章。姑妄言之，比有情之情史；想當然耳，如無聊之聊齋。然而否極斯泰來，能困然後發。灑盡阮嗣宗痛淚，方開陸士龍歡顏。所以，始則歎榜下劉黃之涕，悼亡傷荀粲之神；繼而卻詫聯臂於雪霄，劉綱齊眉於月夜。悲歡離合，剝復窮通。極宇宙傷心之境，開英雄鼓掌之場。可知大羅天上，斷無沒字之碑；蓝珠宮中，不築瑩財之壙。文運隆哉，錢神休矣。用是寫將心事，譜入笙歌。務使名賭旗高，檀板度銷魂之事；筵開畫閣，管絃侑醉客之觴。氣似牢騷，或恐誠吾儕清福；語非牒狎，不致爲名教罪人。允宜裝以玳瑁，飾以珊瑚，與蘭畹金荃而並重，偕《陽春白雪》以同賡。悲壯蒼涼，如聽雍門之瑟；激昂慷慨，合敲雷仲之壺。則讀是編者，何妨信假爲眞？艷其遇者，亦應破涕爲笑爾。碧霞仙館主人閬峯氏序於訊竹軒竹陰深處。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二：前見嵇留山先生《杜秀才痛哭霸王廟》，已錄其《新水令》套曲矣。尤西堂《鈞天樂》院本內有《哭廟》一齣，即此事也。異曲同工，兩不相犯。

《秋夢錄》　欽蘭《西堂秋夢錄序》：尤子展成，智辨瑯琊，夢游蓬島，河東三篋，輦前獨奏亡書，江夏一碑，席上同符缺字。鳳姿玉峙，鸞質水清。其爲詞也，麗擬雯華，光齊霞赤。玉繩低轉，梧桐響秋夜之音；金顯平分，草木變春榮之氣。蟪鳴鶴怨，葦散雲花；蟬寂鴈歸，楓吹霜葉。隋曲哀傾河朔，感凄怨之姬人；楚聲夢入瀟湘，歎嬋媛之孤士。月明懸照，澗石驚瀧；風落無聲，江流奔瀨。音招玄羽，吹臺之奏依然；客送白衣，燕境之歌猶在。加以兼鳳鳴之大小，散鶴唳之抑揚。轉絳樹之唳，出一聲而異曲；易賈生之面，運雙腕以分詞。解連城而爲鈎，不減白虹之暈；取照闕以飾帶，誰遮明月之光。所謂按之愈深，恢之彌廣者也。　顧敦《西堂秋夢錄序》：當夫天下之秋颯然而至，墜葉敲瓦上，蟋蟀吟牀下，天外鴈聲宵中愈厲。側耳遠聽，蕭瑟悲滄之氣湧激枕簟間。此展成昨秋箋病而今秋錄夢，皆自風霜待命、林莽奔響者也。而展成不知也，以爲吾方于于焉。西堂之北窗下，徒見昔者向榮皆已搖落，而筆牀硯匣秋來無恙。吾用修吾故事，而或詫吾新咏非吾所願同夢也。然余三復其詞，寒艷而騷激，哀樂過人，所謂衆醉獨醒者。而曰夢人將忌其覺焉。蓋展成意寄遠矣。昔相如獻《大人賦》，天子驚賞。匪賦爲之，夢實爲之，今展成視古修詞，下筆妙天下，不以此時金石雲陛，徒令彫繪蓬蒿中，黃衣人能無罪乎。展成固謂此亦猶吾夢爲之。初不敢以形影贈答者，累人間世也。是又所云文公有夢，子犯占之者耶。　湯傳楹《西堂秋夢錄序》：展成《西堂秋夢錄》成，讀之累千百言。而予默不得一語，乃識此子胸中幷無秋夢久矣。雖然秋即盡夢，夢不盡解。不見輕薄少年、龍鍾老子，白晝囈語，黃粱醉鄉，嚴霜下零猶時時作春夢。九秋公事，正須爲我輩平分耳。今吟此卷，於蒹葭秋水間，得幽人之夢焉。吟此卷於曉風殘月間，得遊子之夢焉。吟此卷於畫欄香草間，得深閨之夢焉。吟此卷於荒臺古樹間，得桂旗欄枻湘君山鬼之夢焉。吟此卷於戍樓哀角間，得金戈鐵馬烽火黃沙之夢焉。聚爲秋思，散爲夢境。夢境千狀，秋思一掬。蕭蕭瑟瑟，從紙上來。君以快筆追而弋之，無逋亡者。開卷未半，輒泠然贈我秋夢矣。因歎是編所有皆如吾意中所欲言。君言即予言也，盡之矣。復何道我固不以君言爲煩，君亦未嘗以我不言爲怪。有夢無夢，了不異人，則安知西堂之秋非吾眼前之秋，西堂之詩非吾意中之詩耶。又安知眼前之秋不迸作西堂之秋，意中之詩不迸作西堂之詩耶。冀解此者，可與涉夢，可與破夢，亦可與說夢。吾殆不能忘此秋夢矣，則吾終不能無言以應之矣。疇昔之夜，星漢橫斜。手挼江草，在水之涯，仰視仙靈，風馬雲車。一葉墜露，是耶非耶。遂起作秋夢詩，僅同駢拇，而筋脈不異，聊以勾當九秋公事云爾。今試手此一編，獨吟遠眺，會令西山爽氣颯然兩腋間出。秋空日落，夢覺兩忘。卧而尋之，則此一編中，或浮爲碧天，或疑爲黃土，或化爲佳客，或幻爲麗人，或恍忽變態爲高山大河、明月白露、藥宮紫府、王樹霓裳、廢苑荒墟、猛獸奇鬼、彈琴擊築、飛騎舞劒，極人生涕笑難論之事。浹夕而寤，連牀而寢，將百出其夢，以媚吾魂，以悸吾魄，以酬吾詩。料此秋之大有造於吾輩者，策人間一網打盡哉。今與睡鄉約諸如此夢，悉從予卧遊無禁，惟邯鄲道上人物大愚、槐安國中風土浸羶，無使侵犯西堂一寸地。不用命者，遣偏師攻之，然後攜此卷爲入幕賓時訪西堂消息耳。爲我呼趾離而告曰，能如是乎則諾。

傳記

朱彝尊《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庵，又曰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袤，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卅登臺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淪國子監生，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先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強禦，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春，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朝，召試體仁閣下。上新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練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天子南巡，先生入見，御書「鶴棲堂」扁額以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相地于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結丙舍曰「艸艸山房」，俾予分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幷作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焞，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多大學士。崐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禁籞。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皇太子于行殿。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悅，奉爲兔園冊。晚輯《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栖堂稿》十卷，俱鏤板行于世。

潘耒《尤侍講艮齋傳》　先生姓尤氏，名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晚號艮齋。宋相文簡公袤之後。自無錫遷長洲，世有潛德。先生生而穎異，童年徧誦子史騷選。弱冠補諸生，才名籍甚。吳越間修文社，俊髦集者常數百人，咸心折先生，謂必速化。顧久困場屋，乃益肆力於詩詞古文。才既富贍，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麗，讀之使人心開目明。每一篇出，傳誦徧人口，賈人輒梓行之，勿能止也。以鄉貢謁選，除永平推官。人謂文士未必諳簿書，而先生吏治精敏，猾胥豪民斂手帖息，怙勢梗法者，逮治無所縱。坐撻旗丁鐫級歸。廷臣多欲薦起之，輒謝勿應。而其文流傳禁中，章皇帝覽而稱善，數爲貴近臣稱賞之。徐公立齋初及第，上知爲先生門人。一日從幸南海子，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士子多有才高淹抑者，如新妝元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爲文，僅以鄉貢入仕，旋復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造命。」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無何，世祖賓天。先生自傷數奇命蹇，分老田間。康熙戊午年，詔舉博學鴻儒。公卿交章推薦，召試保和殿前，擢置高等，授翰林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感不世知遇，思以文章上報國恩。屏絕應酬，覃心史事，分撰列傳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別採明代故實，倣李西涯體作樂府數十篇。又作《外國竹枝詞》百餘首，其他論撰尤多。居三年，長子珍成進士，選爲庶常。先生慨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踰六十，子幸成名，可以休矣。」遂決意告歸。歸而鍵戶著書，學益淳深，文益雅健。人之踵門求文者無虛日，先生亦應之不窮。所著《西堂雜俎》、《艮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爲一編，未暇也。性度寬和，與物無忤，喜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間，白首如垂髫。配曹夫人，賢明淑愼，鄉黨稱爲禮宗。先生宦遊四方，夫人綜理家政，教其子甚嚴，卒能成名。夫人沒，先生悲甚，作悼亡數十篇，名《哀絃集》。子珍既入詞林，累遷宮贊，年壯學富，方當嚮用，時念親老單居，請告歸養，遂不復赴補。清修恬澹，父子同風，天下高之。己卯春，大駕南巡至吳郡，先生獻《平朔頌》、《萬壽詩》。天子嘉焉，書「鶴棲堂」三大字以賜。癸未春，駕復幸吳，賜先生御書一幅，卽家拜

侍講，實異數也。先生少攻文辭，中年學道，晚而翛然，類有得者。常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異於世人也。」築生壙於官山，自爲之誌，搆丙舍其旁，幅巾、鶴氅，逍遙林野如世外人。年八十七而終。耒自童丱時，即聞先生盛名。年輩懸絕，辱與同薦同官同局修纂，忝爲末契，又謬許余能古文詞，故從其伯子之請爲作傳。贊曰：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辭賦，恨不與同時。唐德宗手書韓翃詩，除知制誥。世稱奇遇。艮齋始蒙章皇帝歎賞，繼被今上褒擢，受知兩朝，恩禮終始，豈不尤榮。古來文人，類多浮薄，或貪榮躁進，或揚己傲物。先生獨篤厚謙冲，恬於榮進，有古君子長者風。王元美傷才士多貧窮卑賤，甚至夭年無子，故有文章九命之說。先生一一與之相反。以是知文人多窮，容有自致之道，非盡天之阨之。如先生，天未始不厚之也。

《清朝詩人小傳》卷一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庵，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籞，如《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俎》，學者胥悅奉爲菟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爲白傅之諷諭、閒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呵曰：「汝言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裨販者見亦罕矣。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〇 尤侗，字同人，更字展成，號悔庵，又號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官永平府推官，鐫級歸。康熙己未舉鴻博授檢討，告歸，晉官侍講。早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敎坊中播之管絃，爲宮中雅樂，聞者艷之。所著《西堂雜俎》傳入禁中，章皇帝稱爲眞才子，入翰林，聖祖稱爲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比于李青蓮云。有《西堂全集》，餘集一百四十三卷。

《清史列傳・尤侗傳》（存目）

《清史稿・文苑傳一・尤侗》（存目）

紀事

《本事詩》卷九 尤侗，【略】《西堂雜俎》云：戊戌十月，王學士熙侍經筵次，上偶談老僧四壁皆畫西廂，卻在《臨去秋波》悟禪公案。學士隨以侗文對，上立索覽，學士先以鈔本進，復索刻本。上覽竟，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因問侗出身履歷，爲歎息久之，仍命取全帙置案頭披閱。他日又摘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答曰：「無。」遂命內府文書官購之坊間不得。己亥三月，侗適過都門，使者跡至旅次，攜一冊去裝潢進呈，上大喜。亡何，有以侗所著《讀離騷樂府》獻者，上益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播之管絃，爲宮中雅樂，以爲《清平調》之比云。按悔庵爲盧龍司理，邊風蕭瑟，黑夜射虎，意氣殊壯。既落職家居，益縱情聲伎，磨韻調絃，節謳度曲，所著樂府《讀離騷》外，又有《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諸雜劇，悲歌激楚，不異玉茗主人、青藤居士。王阮亭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涼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讀之欷歔泣下也。

《今世說・賞譽》 尤名侗，【略】文辭超軼，經術醇深，弱冠名播天下。所交皆人倫英傑。初仕永平司李，後以博學宏詞科特授翰林，朝野榮之。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 《北游集》曰：世祖語弘覺忞國師曰：「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掩抑者。如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又爲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與。」弘覺云：「聞之君相造命，何難擢之高位。」世祖隨讀其文，有《臨去秋波那一轉》之作，重嘆賞之。因思尤侗爲司李於永平，曾製《蘇幕遮》二闋云：「朔雲寒，邊塞苦。鬻篥西風，吹散黃沙舞。夜半雪深三尺許。氈帳駝峯，倒載琵琶女。　打圍來，

圈地去。銀管吹煙，茶煮烏羊乳。蠻府參軍窮塞主。匹馬隨他，看射南山虎。」「塞垣長，寒信早。畫角嗚嗚，吹破霜天曉。一陣哀鴻殘月小。夢遶南雲，淚濕征衫老。　拄青山，吟白草。燕雀排衙，公事彈琴了。又報黃旗前隊到。手板匆匆，走馬遼西道。」今以纂修簡擢詞垣，已免窮塞主之稱，信乎其爲君相造命之語也。

《隨園詩話》卷六　康熙間，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蔣繡谷先生爲寫《簪花圖小照》。【略】題者皆國初名士。【略】蘇州尤侗云：「當場一曲《浣溪紗》，可是陳宮張麗華？恰勝狀元新及第，瓊林宴裏去簪花。」

《制義叢話》卷九　《石鼓齋雜錄》云，順治丁酉，科場大獄，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侗、湯傳楹高才不第，乃隱姓名爲沈白、揚雲，描寫主考何某，盡態極妍。三鼎甲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科臣陰應節糾參，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本知名士，點戰至不能握筆。審無情弊，流尚陽堡。惟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從容抒寫而出。公輔器度，固自不凡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〇引《松窻筆乘》　尤梅庵初著《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聞禁中。世祖知其爲徐立齋業師，因取觀之，歎爲「眞才子」。及召試官翰林，嘗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悔庵以此二語刻堂柱，左曰：「章皇大語」，右曰：「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又引《松軒隨筆》　西堂先生自恨不登甲乙榜，然才子名士之目，受兩朝聖人之知，比於太白、東坡，洵文人之奇遇。余少時題《西堂集》有句云：「飄零法曲傳千載，游戲文章達九重。」出句謂《讀離騷》、《鈞天樂》諸傳奇，對句謂《秋波》制藝也。

《九朝新語》卷九　尤展成嘗語湯卿謀（傳楹）曰：「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只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卿謀曰：「不然，萬斛悉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將置我何地耶？」相與大笑。

《樓霞閣野來》卷上　汪鈍翁堯峯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峯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峯，而樂西堂之和易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吳郡尤悔庵（侗）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爲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出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漁洋嘗寄詩云【略】。「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爲檢討。

《新世說・賞譽》　尤西堂少嘗爲游戲之文，流傳宮禁。世宗親加批點，歎爲眞才子者再。康熙戊午，召試鴻博，授檢討。嘗偕諸臣進平蜀詩文，帝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公刻二語於堂楹曰：「眞才子章皇天語，老名士今上玉音。」

《清稗類鈔・恩遇類・聖祖呼尤侗爲老名士》　長州尤侗，字悔庵，官侍講。世祖嘗稱爲眞才子，聖祖亦稱爲老名士。

又《雅量類・世祖不罪尤侗》　尤悔庵舍人侗惑於女色，搆消渴疾，經年不癒。聖祖時爲皇太子，命內豎饋藥餌焉。尤作啓謝之曰：「臣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文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錫以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匕神樓，頓醒驚天之夢。肺腑銘篆，羊叔子豈有酞人；耳目發皇，楚大子無勞謝客，謹啓。」聖祖得書，見「贈之芍藥」及「月宮」「台洞」等句，以爲大不敬，言於世祖，將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與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尤侗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聖祖默然。

《詞苑萃編》卷二二　錢塘陸雲士大令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賦之者甚衆。尤悔庵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署，隔金羣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冰耳。」今讀悔庵此詞，不覺絕倒。（《詞苑叢談》）

《章皇帝挽詩》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尤西堂集中《端敬皇后挽詩》，有「惟悴天顏賦悼亡」等語。【略】西堂次年作《章皇帝挽詩》，內一首云：「綴衣無福近天顏，內殿淒涼歌舞班。石馬一朝游地下，鈿車幾日去人間。漢宮落葉傷羅袂，蜀殿淋鈴憶玉環。不信蒼梧南狩日，湘妃先葬九疑山。」足證恩眷

之隆矣。

《雲肩》《清稗類鈔・服飾類・雲肩》：雲肩，婦女蔽諸肩際以爲飾者。元之舞女始用之，明則以爲婦人禮服之飾。本朝漢族新婦婚時，亦有之。尤西堂嘗詠之以詩，其詩云：「宮妝新剪彩雲鮮，婀娜春風別樣妍。衣繡蝶兒幫綽綽，鬢拖燕子尾涎涎。筵前拊鼓宜垂手，樓上吹簫許比肩。只恐巫山夜飛去，倩持飄帶欲留仙。」光緒末，蘇、滬婦女以髻低及肩，慮油之易損衣也，乃仿爲之。特較小耳，以絨線所結者爲多。

《再集笠翁寓齋顧曲叠韻（七首）》七《清稗類鈔・音樂類》：李笠翁，名漁。性齷齪，善逢迎，遨游官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常挾雛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故使之奉觴行酒。復縱談房中術，誘重利。吳梅村亦識之，嘗贈以詩曰：「家近西陵住薛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回波。前身合是玄眞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悔庵亦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話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自是而北里南曲中，遂無不知有李十郎者矣。

《論語詩浴乎沂風乎舞雩》《隨園詩話》卷一六：山左李呈祥少詹謫戍時，有李現田者，贈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及到遼東，押解者姓高名士潔。抵戍所，後至者爲侍郎王舜。舜初名雄。歸後偶話其事。尤展成曰：「二句是余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詩也。」《清稗類鈔・方伎類》：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利津人，占卜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爲誦聯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展成太史，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詠美人吸旱烟》《清稗類鈔・飲食類・吸旱煙》：旱烟裝於斗，以竹木所製之管吸之，其種類甚多，約言之，有元奇、呈奇、紫玉秋等。杭州宓大昌所售者，吸時香透鼻觀，爲最有名。康熙時，士大夫無不嗜吸旱烟，乃至婦人孺子，亦皆手執一管，酒食可闕也，而烟決不可闕。賓主酬酢，先先以此爲敬。光緒以前，北方婦女吸者尤多，且有步行於市，而口啣烟管者。尤西堂有《詠美人吸旱烟》之詩六截句，頗極形容之致。

《吊余懷》《郎潛紀聞》卷三：國初，莆田余懷流寓金陵，文詞悽麗，撰《板橋雜記》三卷，感均頑艷，與杜濬、白仲調齊名，時號「余杜白」。卒後，長洲尤侗吊之曰：「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哭黨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三・宮閨小名錄四卷後錄一卷》尤侗撰。【略】是編補陸龜蒙、洪適、王銍、溫豫、張邦幾諸錄之遺。上起於漢，下迄于明，凡女子以名傳者，皆分類編載。一曰后妃，附以公主、外戚；二曰列女，附以妓妾之有節行者；三曰妾婢，附以雜類；四曰妓女；五曰外傳，附以寇盜；六曰仙鬼，附以劍俠。每類又有補遺。其補錄未盡者，閩縣余懷又續爲《後錄》一卷，侗併跋而刻之。其舊錄所已有者，亦列其名而不著事蹟，註曰已見。其蒐採頗勤。然侗本摛華掞藻，以詞賦爲工；懷亦選伎徵歌，以風流自命。考證之學，皆非所長。如明代宮人瓊蓮、媚蘭之類皆收，而王滿堂、楊金英之類名在國史乃遺之。據杜甫詩收其婢阿稽，而劉整之婢綠草，載於《文選》，乃遺之；據魏文帝詩收劉勳妻王宋，據元稹詩收其女小迎，而焦仲卿妻蘭芝、葛沙門妻郭小玉、左思女紈素、蕙芳，並見《玉臺新咏》，乃遺之。至《李波小妹歌》之雍容，《東飛伯勞歌》之莫愁，喬知之詩之窈娘，李白詩之女平陽伎、金陵子，李商隱詩之柳枝，杜牧詩之定子，白居易詩之都子，元稹詩之念奴，秦觀詩之邊朝華，晏殊詩之劉蘇哥，歐陽修詩之嬌兒，以及裴度之黃娥，司空圖之鸞臺，失之眉睫之前者，尤不可勝舉。他如：唐李冶乃女道士，元薛蘭英、蕙英乃富民之女，有《聯芳集》，而列之妓女之中；石崇妾綠珠見於本傳，竇滔妾趙陽臺見於《璇璣圖序》，而乃不入之婢妾，則門目顛倒。紫雲一人，既入仙鬼，又入補遺，隔六頁而兩見。趙娟一人，既附王韞秀，又別爲一條，越一卷而重出，則排纂多疎。以《錦瑟》爲令狐楚之青衣，猶據劉攽詩話。至於段文昌家之膳祖，猶夜來之稱針神；鮑生之四絃，猶蘇軾之胡琴婢；皆以藝稱，非其名字。一概列入，乖謬殊深。

甚至同時婦女，連篇累牘，益無體例矣。

又《目錄類存目・明藝文志》　五卷，國朝尤侗撰。【略】是編即其初入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

《重訂曲海總目》　尤侗《鈞天樂》。

《劇說》卷四　尤西堂《鈞天樂》自記云：【略】西堂又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五種。《李白登科記》：白狀元，杜甫榜眼，孟浩然探花，立格最奇。

《今樂考證・著錄四》　尤悔庵（五種）《讀離騷》、《黑白衛》、《弔琵琶》、《桃花源》、《清平調》（一名《李白登科記》）。

《詞餘叢話》卷三　尤西堂先生嘗云：「著《補天石》傳奇，以彌天地之憾。」未見其書。嘉慶末，周文泉大令以任子知邵陽縣事，譜《補天石》八種，種各八齣。時譚鐵簫太守知寶慶，即以鐵簫正譜。楚南宦場風流佳話也。

藝文

宋琬《小影圖贊》　賦奏凌雲，眞才子、至尊親許。長太息、文章憎命，驊騮失主。放逐身隨麋鹿伴，英雄志偃蛟龍雨。記錦裘、躍馬出榆關，題詩處。白蓮社，誰偕與。石渠閣，曾凝佇。且南窗寄傲，東籬高踞。五岳夢游禽慶展，三過醉弄禰衡鼓。笑韓陵、一片石峻嶒，差堪語。　陶令歸來，三徑外，栽松種柳。遙集者，湘潭屈子，漆園莊叟。木柄長鑱常在握，竹皮圓笠新加首。置斯人、一壑一丘間，然乎否。白雪調，無雙手。曉風句，諸伶口。嘉遯後，應門遺子，烹葵呼婦。秘笈已窺，林屋洞新篘，且醉蘭陵酒。問朱輪、高蓋幾人存，東門狗。

曹爾堪《滿江紅・題悔庵小影和元韻二調》　才子風流，聞乙夜、重瞳曾許。桃林塞、射生擊鹿，爲東道主。油幕憶觴孤竹月，紫騮厭踏盧龍雨。且歸休、花徑更三三，堪遊處。　雞豚社，吾能與。應劉讌人延佇，羨歌場新拍，騷壇雄踞。裂石穿雲吹鐵笛，陳詩說體鼉鳴鼓。啜其醪、車畔有三騶，呼之語。　老友相於傷往事，江潭楊柳。同屈指、垂垂半百，昔童今叟。翦韭烹葵諧夙約，嘲風弄月誰稱首。五湖船、恰受兩三人，能攜否。　莫閒卻彈箏手。好緘着，懸河口。對門前亭榭，梅妻鳩婦。生食何須求五鼎，雄心只合澆醇酒。笑封侯絳灌巧乘時，元屠狗。

又《滿江紅・既庭見示小影用悔庵迴韻贈之》（存目）

葉奕苞《小影圖贊》　阿堵三毫，竟傳出、神情如許。可知是、酒壇詞壘，狎齊盟主。五字撚髭組綺繡，千言叉手驚風雨。儘疎狂，不惠不夷間，爲君處。才八斗，誰分與。愁萬斛，空凝佇。歎劉黃下第，孫山高踞。萬里飛揚棲鳳翼，一官落拓催花鼓。燕同歸，王謝舊堂前，雙雙語。　蕪盡田園，幷不種、陶家垂柳。但傲卻、青山綠水，黃童白叟。款段穩騎常放步，接羅倒著空搔首。問洛陽、冠蓋昔交游，能閑否。未學得，摸稜手。且緘著，雌黃口。喜高堂強飯，少君爲婦。竹下清談何點麈，花間沈醉劉伶酒。試評論、幾許古英豪，埋屠狗。

陳維崧《小影圖贊》　快馬健兒，記當日、先生自許。誰信道、驊騮一蹶，長鳴憶主。凄切新詞楊柳月，悲涼雜劇梧桐雨。更北平，回首暮雲低，呼鷹處。朝共市，難容與。山共水，聊延佇。且岑牟單絞，搔頭箕踞。千石硬弓千日酒，三條紅燭三撾鼓。正男兒、失路述生平，跨閭語。　天語琳琅，曾比汝、殿前之柳。今老矣，漫云才子，居然鰲叟。三弄笛吹桓子野，雙凡髻挽王曇首。儘數來，作達昔人多，如君否。腳有鬼，還叉手。舌尚在，終開口，冃車中閉置，學他新婦。麴道士爲盤內舞，銅將軍侑花前酒。對董龍、半醉語喃喃，何鷄狗。（董龍爾是何鷄狗，見《南北史》。）

又《題畫爲尤悔庵賦二首》（存目）

施閏章《爲尤悔庵悼亡》　空期偕隱恨何如，鍾郝徽音歿有餘。身貴蒿簪仍舊物，病拋錦字竟無書。教兒幾度凡熊膽，垂老難忘挽鹿車。共道安仁情太劇，可堪重促鬢毛疎。

余懷《小影圖贊》　歸去來兮，修素業、神仙楊許。還記取、江山風月，閒人爲主。方麴障遮三里霧，流黃簟落千峯雨。問當年，快馬出盧龍，今何處。湖一曲，天賜與。書萬卷，君延佇。正長吟抱膝，槁梧獨踞。暫折圍棊安石屐，急呼解穢花奴鼓。且披衿，金鏤撥琵琶，空中語。　絕妙新詞，論才調，欺他周柳。同游者、梁園賓客，馬卿枚叟。修竹林中尋鹿夢，蓮花池上推龍首。水哉亭，可是仲宣樓，君曰否。霓裳舞，雙垂手。離騷曲，誰開口。喜文成五采，豔歌三婦。避暑漫搖雲母扇，消愁合醉縹醪酒。待何時、

海上看雲回，神牽狗。

李良年《一叢花・爲尤悔庵悼亡》（存目）

彭孫遹《和悔庵柯亭劉井韻》（存目）

又《送展成南還卽用後歸興韻六首》（存目）

孫暘《潞河遇尤展成》（存目）

高士奇《蓮陵塘・送尤梅庵檢討》 記丹霄，新聞天語，長卿詞賦能擅。右銀臺路承恩最切，名重槐廳蓬觀。瑤水讌。早應制詩成，禁裏爭傳遍。（悔庵有瀛臺賜宴詩三十首。）紅牆隔斷。奈舊日神交，幾年聯籍，相見恨偏晚。　蒓鱸興，要趁秋帆穩便。碧空萬里雲斂。洞庭香橘千頭熟，到及新霜紅染。南去雁。恰一路隨君，影落吳洲遠。江城歲晏。恣小榼輕舟，落梅殘雪，寄我醉吟卷。（宋尤延之《落梅》詩有「馬蹄殘雪趁東風」之句。）

韓菼《贈悔庵先生二首》（存目）

潘耒《尤悔庵八十壽序》 吾吳尤悔庵先生，少負絕異之姿，文章雋妙。每一篇出，輒傳誦人口，名聞九重，先皇帝有才子之目。然仕宦不遂，一爲永平司理，卽罷歸。家居二十餘年，著述益富，聲望益隆。《西堂雜俎》之刻，流播人間，不啻雞林之購白集，番錦之織梅詩也。今天子求大雅宏達之士，召先生入禁林，備顧問。《明史》局開，監修大臣故出先生之門，纂修者多載筆就正。天子亦重先生老成宿名，駸駸嚮用。而先生天情蕭遠，絕無意于進趨比賢。子慧珠踵武入詞林，益浩然有歸志。分撰畢事，決意乞休。一時祖送者，皆咨嗟歎羨，以爲不可及。家居又十四五年，慧珠亦已爲禁林宿望，請告歸省。而先生年登八袠，精明強固，一如壯盛時，賦詩屬文無虛日。人謂天之畀先生者獨優，而不知惟其取于世者廉，故集于躬者厚也。以先生之才之遇，遷延少需，何難坐致華要。然人皆羨裳，我獨卻步；人方發軔，我已懸車。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孰謂先生文人，蓋進乎道矣。試問此十五六年中，宦海之風波，仕途之翻覆，不知其幾。向之橫翔直上、震炫一時者，旣已光沈響絕。其巍科顯秩，富於春秋者，亦多蘭摧桂隕。而先生休有譽，處後凋不食，巋然爲魯靈光。以彼易此，未知其孰得而孰失也。以耒之駑下，獲與先生同升，奉教之日久，不能見幾明決，至麾之而後去，爲有愧於先生。然而竹素之娛、林泉之癖，與先生有同好焉，敢述先生之高懷深識、齊蹤古賢者，以爲先生頌。此聞先生方研窮禪理，究極心宗，則夫外形骸而獨立，超天地而長存者，更自有在千秋不朽，猶未云壽，而況其他哉。

王士禛《賦得滄浪亭送尤悔庵檢討》（存目）

顧汧《贈尤悔庵太史御題鶴栖堂扁額》（存目）

毛奇齡《送同年尤侗南歸》（存目）

宋犖《吟窩小集賦贈悔人用楊鐵崖在彝齋試新製鐵穎韻》 髯也嶔岑有高格，談風不讓過江賢。氣吞雲夢九百里，名著風騷三十年。此去石泉容嘯傲，何須勾漏學神仙。吟窩酒熟梅初放，且艤橫塘鴨嶁船。

李孚青《醉題西堂鈞天樂傳奇後》 人間腐臭得應難，且上青天策治安。只道白衣卽卿相，誰知仍要作郎官。帝敕藏書共校讐，奈何長吉獨幽囚。儘教楊沈兼巡按，老死休離白玉樓。

查愼行《題悔齋方伯小照二首》 鯨呿鰲擲氣何如，目送雲濤蕩碧虛。記得大羅天上事，瀣山難著白尚書。　獨立蒼茫又一奇，長松怪石兩參差。披圖聊識高人意，未是科頭曳履時。

田雯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古懽堂集》 當康熙中年，王士禛負海內重名，文士無不依附門牆，求假借其餘論。惟雯與任邱龐塏不相辨難，亦不相結納。塏《叢碧山房集》，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奇麗駕士禛上。故詩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趙執信作《談龍錄》，嘗議其詩中無人。然偏師馳突，終能自成一隊，談藝者弗能廢也。

徐乾學《田漪亭詩集序》 我友田漪亭先生，山左之詩人也。性情和厚，學問沈博浸灌，予得其《山薑續集》，讀之則居然東坡、放翁之詩也。予因以

示坐客曰：「如漪亭先生，吾直不能禁其爲東坡、放翁矣。此固能追東坡、放翁之所自出者也。」曹庶子峨眉亦以予言爲然。峨眉云：「漪亭此集，都得之皓河華峰間。」又自序以爲邊華泉、李滄溟未見有專集紀其鄉山水，以爲缺恨。邊、李二公工爲唐詩者也，特未知九原可作。見漪亭此集，其驚歎涌躍爲何如哉。

《居易錄》卷一〇　田子綸中丞作《黔書》凡七十六篇，篇不一格。其記苗蠻種類，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雄黃、凱里鉛、蒟醬、邛竹諸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讀之如觀化人之戲，故相國孫文定公沚亭作《顏山雜記》，記山蠶、琉璃、窯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八・韻事類下》　田綸霞（雯）少司徒爲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歸，浹歲卧疴，醫立方以進，輟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之類，其癖好新奇如此。余聞諸其弟需子益云。

田同之《西圃詩話》　今之皮相者，強分唐、宋，如觀漁洋司寇詩則曰唐，且指王、孟以實之；觀先司農詩則曰宋，且指蘇、陸以實之。殊不知《山薑》一集，原本少陵，以才雄筆大，自三唐以及兩宋，無所不包，千變萬化，終自成一家言，亦所謂集大成者。雖《論詩絕句》有云「老來白陸最相宜」，然自有微意。觀首二句「琢肝鈒腎費尋思，攤飯澆書病不支」，亦略見一斑矣，何得一概目之爲宋詩乎？是不啻汪比部蛟門云：「吾師阮亭亦宋詩也。」又豈其然乎？

趙執信《談龍錄》　德州田侍郎倫霞（雯）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鬬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　山蘆詩才力既高，取材復富，欲兼唐、宋而擅之，山左詩家中另開一徑。然緣此不無少雜。茲擇其極純粹者采之。山蘆有知，恐亦以後生爲不妄也。

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　先生學博才贍，所爲詩如萬斛之泉，隨地湧出，不擇細流。早與十子並驅，晚年諸子凋零，獨爲海內所宗。汪鈍翁先生序其詩，謂與漁洋相頡頏。王先生之詩，其詞隽逸，其旨清婉而和平；而田先生尤縱橫跌宕可喜。舉凡隨物寫形，緣情叙事，無不頓挫開闔，各臻其勝。間一出奇，則如夏雲之突兀，怪松之礧砢，未易名狀。所謂橫空硬語，妥帖排奡者，惟先生有之，非虛譽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先生少即能詩，官舍人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下。其議論沿波溯源，捨筏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知尊奉之。宋之歐、蘇、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入昌黎之室，而庸夫豎子概詆牾之，非也。故夫與杜並峙者，韓也；善學杜、韓者，歐、蘇、黃、陸氏也。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萬里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蘆先生。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抱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固是李鄴侯一種標格。山蘆則如鄭伯猷之嘆崔棱，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讀書喜掇拾奇字。嘗云：「奇字，古人常用於古詩爲宜，班、馬等賦是也。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病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飲。」《移居》詩有「牆角自放山薑花」之句，因以爲號。山蘆詩，才力既高，取材復富。山左詩另開一徑。《病愈早起》云：「雨過庭翠滋，一鳥發清籟。」《晚投卧佛寺》云：「疎燈出深竹，依微露紺殿。」《翠微寺》云：「前循略彷去，木杪聞清鐘。」《泊舟吳門寄汪苕文》云【略】。《碧峴書院歌吊楊升庵》云【略】。沈德潛曰：「張桂議禮，【略】稿中壓卷之作也。」

《筱園詩話》卷二　時德州田山蘆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

《鶴徵前錄・田雯》　先生負幹才，善詩歌。【略】生平史學最深，文亦渾涵雄健，自成一家。

《病愈早志成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起二語寫病起入神。

《山腳晚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作者五古每以才勝人。此四章（本章與《病愈早起成詩》、《晚投卧佛寺宿》、《翠微寺》。）錄其清微幽遠有遺音者。

《送馬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寫盡農家供官之苦，可作新樂府讀。近世采風無人，蔑由達之。

《登采石磯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可匹漁洋作。一結迴顧倍覺有力。

《碧嶧書院歌吊楊升庵先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張桂議禮始猶近情，後則漸流險惡矣。篇中寫諸姦之附和，升庵之轗軻，跌宕淋漓，神遒氣王，應推稿中壓卷之作。

《泊舟吳門寄汪苕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六：律體可作古風讀。

《題桃花扇傳奇六首》一《國朝詩話》卷一：孔東塘（尚任）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詩人題咏甚多。德州田司農（雯）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爲得作者本意。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田雯，德州人，字綸霞，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謼叟也。由進士除祕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丞相掾，在昔以貲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闢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目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爲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爲累歎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遷水部，膺鴻博薦，已而被落【略】然姓名已爲當事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爲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黔，曾不十年事也。既以憂歸，服闋即家起刑部侍郎，轉戶部。以疾予告，又數年卒。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五　田雯，字綸霞，又字子綸，一字紫綸，自號山蘆子，晚號蒙齋。山東德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副使。薦試鴻博，歷官戶部侍郎。有《山蘆詩選》、《古歡堂集》。

《清史稿・田雯傳》（田）雯，字紫綸，號山蘆，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先是，中書以貲郎充。是年，始改用進士，遂爲例。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所取士多異才。每按試，從兩騶，二僕隨之，戒有司勿供張。授湖廣督糧道，遷光祿寺卿，巡撫江寧，調貴州。時苗仲猖獗，粵督議會剿，雯謂：「制苗之法，犯則治之，否則防之而已，無庸動衆勞民也。」議遂寢。丁憂，起補刑部侍郎，調戶部，以疾歸。康熙中，士禎負海內重名，其論詩主風調。雯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奇麗抗之。有《古懽堂集》。

《清史列傳・田雯傳》（存目）

周犛《通奉大夫戶部左侍郎田公雯神道碑銘》（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七《聽松廬詩話》　殷彥來於除日餽詩，田山蘆先生謂其意良厚，報以詩云：「玉板熟參嫌味澀，木奴冷擘帶酸嘗（都下餽歲率以筍橘）。何如殷子新詩美，餽歲敲門十五章。」此可爲門生餽歲添一韻事。

《九朝新語》卷三　德州田山蘆（雯）視學江南，每按試，從兩驢，蒼頭二人隨。戒有司勿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遠近稱之。

《移居詩》《古歡堂集・雜著》：己未余領冬曹節愼庫，七月地震，自橫街移居粉房巷，先至其處，督奴子搬家具，悶坐久，作詩一篇題壁上，有「東野家具少于車」，「牆腳殘立山蘆花」之句。俄漁洋至，見而和之。次日徧傳都下，和者百人。已已在黔，見一孝廉詩集內亦和一篇，詰其從來，云：「昔自江左傳誦者，不知原唱誰也。」因語其故，共嗟賞久之。十年之前，萬里而外，竟有此唱和之詩，余之調官夜郎，詎非定數然歟？　惠周惕《山蘆詩選序》：公性好山蘆，官京師時得之，寓居牆下，因作《移居》詩一章，有「牆腳山蘆」之句。京師傳誦其語，謂之「田山蘆」，而公亦自號山蘆子。罷官家居，搆山蘆書屋。屋僅三楹，無丹臒刻桷，林木泉石奇偉之觀，然天下士大夫南北行道濟南者，必謁公求山蘆觀之，蓋以公之詩也。

《題桃花扇傳奇六首》一　查爲仁《蓮坡詩話》：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蘆雯題詞云云。

《讀溫飛卿集》《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己未博學宏詞之舉，田綸霞(雯)以工部郎中與焉。已而被落，題《溫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臊子》，八吟叉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彫輦，空讀《南華》第二篇。」然不十年，官至巡撫江南僉都御史。《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膺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溫飛卿集》後云【略】，雉噫鳳歎，以是爲自悼之詞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古歡堂集三十六卷附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國朝田雯撰。【略】是集凡文二十二卷，詩十四卷。【略】附載《黔書》二卷，其爲貴州巡撫時作。又《長河志籍考》十卷，德州古廣川地，《隨書》避煬帝諱，改「長河」也。王士禎《居易錄》嘗稱《黔書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如觀偃師化人之戲。然與《長河志籍考》實皆祖郭憲《洞冥記》、王嘉《拾遺記》之體，是亦好奇之一證，存備文章之別格云爾。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著有《黔書》七十六篇、《長河志籍考》、《古歡堂集》、《山蘆詩選》。

《清史稿・藝文志四》《古懽堂集》三十六卷。田雯撰。

藝文

施閏章《與田子綸舍人》　舍人詩思劇，窮巷肯相過。官冷金門貴，心閒淪海多。暗蟲催夕杵，涼雨濯秋荷。莫厭飢方朔，狂來據地歌。

朱彝尊《九言題田員外(雯)秋汎圖》　田郎與我相識今十年，新詩日下萬舌爭流傳。黃塵撲面三伏火雲熱，每誦子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汎圖五丈，鴨頭畫出宛似吳中船。大通橋北官舍最湫隘，箕箔斗斛囊橐羣喧闐。他人對北束縛不得去，田郎掉頭一笑浮輕漣。疎花蒙籠兩岸渡頭發，蹇驢瞰鼈百丈風中牽。五里十里長亭短亭出，千絲萬絲楊枝柳枝眠。當其快意何啻天上坐，酒杯入手興至吟尤顛。慶豐牐口自有此渠水，未知經過誰子曾洄沿。倉曹題柱名姓不可數，似子飛揚跌宕眞無前。長安酒人一時賦長句，我亦對客點筆銀光牋。篷窗寂寞不妨添畫我，從子日日高詠《秋水篇》。

徐釚《送田綸霞學使之任江南》　濟南山水清，往往富文彥。有明全盛時，邊李聲華擅。讀書必先秦，早入藝林選。才力甚縱橫，駑駘不敢羨。柰何百年來，寡陋嘗自衒。餖飣與空疎，眞氣不復見。近世起詞壇，新城始一變(謂阮亭先生)。力能排僞體，追埽如擊電。同郡唯田君，角藝無後先。把酒恣雄談，論文互稱善。吐辭實瑰奇，簡略性高狷。十年在郎省，盛名走畿甸。昭代思著作，羣公喜攀踐。昨歲詠移居，笨車裝破硯。蕭然四壁間，圖史堆滿案。側帽自咿唔，檐花落如霰。朅來主文衡，召對明光殿。親受聖主知，不勞狗監薦。特簡到江南，羣情悉欣願。文起六朝衰，釐剔祛習玩。校士或餘暇，置酒張高宴。盤堆洞庭實，膾斫鱸魚饌。著屐更登山，大江如匹練。兩行立小史，隃麋染兔翰。憐余固陋質，被詔預編纂。年來結同心，日吟詩自遣。索米媿無錢，賒酒只書券。有時招共飲，笑語雜諧諺。君今秉節去，猶若當暑扇。庶士被和風，化育類吹萬。西南將罷兵，四海冀寧奠。禮樂方議興，文教日中煥。以慈佐盛朝，終荷主恩眷。

宋犖《秋汎圖歌爲田子綸員外賦》　田子磊落天人姿，一官郎署聊棲遲。太倉之粟轉輸急，城隅坐閱舟車馳。東南民力正紓策，唱籌河上恆攢眉。岸柳汀花漸蕭瑟，俯仰正值清秋時。樽酒招尋展懷抱，輕船容與浮漣漪。授簡應劉賦公讌，南溪不數昌黎詩。生綃誰爲寫秋汎，丹青直欲凌和之(宋馬和之)。緊余卧疴掩蓬戶，國門咫尺如天涯。傳來卷軸歎奇絕，摩挲三日右手胝。長安冠蓋少閒暇，公等獨與煙波期。淹留觴咏狎鷗鳥，風流還可千年垂。但願普天洗兵馬，曲江選勝長追隨。

汪懋麟《題田綸霞詩卷》　別君猶記庚申歲，此會重看癸亥詩。半世交情仍我輩，六年心事幾人知。飛揚甘讓千秋計，潦倒空餘兩鬢絲。忽漫相逢須不忘，茱萸灣口雪殘時。

李孚青《田綸霞侍郎哀詩》　就第人爭羨，辭榮鬢已霜。天文增柳宿，蠻布織山蘆(先生集名)。履道歸居士，蓬壺待侍郎。未窮邱壑美，何遽領東方。主恩思故老，國典寵新墳。笳鼓悲殘日，旌旄慘暮雲。里人祠畫像，名士問遺文。銘誌千秋筆，還應付卯君(謂雨來同年)。

龐塏《柬田侍郎綸霞》 佳句法存誰可問，侍郎老手擅詞場。暌違已判春風隔，細論何辜夏日長。滾滾飛塵憎夾巷，津津流汗惱輕裳。老槐翠滿山僧院，就蔭終期倒一觴。

孔尚任《寄田綸霞先生》 衝暑君入都，冒雨吾南走。長揖東華塵，論心無盃酒。何自篤金蘭，修來吾好友。曾共把君詩，高吟賞大斗。一度淮南秋，佳篇遂離手。堤外斥鹵鄉，荒烟接海口。夜夜響寒潮，孤客泊無偶。月落雨來時，漫典得八九。聞君駐江南，郵筒遠獻醜。海上遇仙舟，前詩在几右。因詩頗愛吾，促膝坐良久。感此思故人，京洛難回首。薄暮過船來，涼風吹疎柳(孝威云章法句)。

查慎行《送田綸霞由大鴻臚巡撫江蘇二首》（存目）

馮廷櫆《送田綸霞巡撫江南二首》（存目）

陳維崧《送田綸霞視學江南》 昨秋九月菊蕊放，羣公招我來登高。風流京兆騎馬至，滿貯蠻榼堆花餻。黑龍潭上架小閣，夜夜龍吼安能牢。白楊離披不曉事，晚更助以聲颼颼。我輩渴筆寫長句，兀昇欲與天風鏖。君詩跌宕倍深警，陵轢韓杜驅雄褒。是日轟轟大笑樂，颯如猛吹翻旌旄。龍亦爲之徙其窟，雁亦爲之求其曹。景光欻忽搏手散，昔游滅沒寧重遭。虞衡郎官久於事，日對掾史談錢刀。今年護軍大破賊，強藩逆節平其壕。破除兵氣仗不律，此事只有君能操。江東生徒素魚雅，橋門鵠立環青袍。底須要作八州督，帳前勇士插虎毛。吾鄉秀民古傳說，通經務擬窮纖毫。邇來詩書遂牆壁，惟有百慮相煎熬。頗聞亟藉膚寸渥，未可純用耰耙薅。此是廬陵夙所辦，鄙言娓娓徒喧呶。西風牛渚鱗甲動，巨艑眞壓秋江濤。關河六代晴歷歷，眼前儘足供君豪。嵇愁京國客將老，獨向乾坤首重搔。重陽再上龍潭望，人在江東擘蠏螯。

雜録

《居易録》卷一〇 貴州巡撫田中丞子綸(雯)寄所著《黔書》乞序，中述名宦顔及先太僕、太師二公。太僕嘉靖中官貴州監司，歿於黔。今永寧衛有專祠，太師則萬曆中以兵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云。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八·異微類》 田少司寇綸霞(雯)說：昔官武昌監司，遂安毛際可會侯訪之，一日遊書肆，見一丐者衣服襤褸，而神宇清異，臂布囊，中蓄鼠數十頭以爲食。

韓菼

論述

戴名世《自訂時文全集序》 里中有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教爲王君我建。兩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間乎？」韓公者，即故大宗伯慕廬先生，是時適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

《制義叢話》卷九 長洲韓文懿公，字慕廬。人多不解其義，惟俞桐川以意揣之曰：「文有骨幹、有風神。無風神則怒張，無骨幹則靡弱，藏骨幹於風神，唐宋以來廬陵歐陽公一人而已。我朝惟韓慕廬先生，以超世絕俗之才起衰式靡。其文直追廬陵，孤潔澹漠而出之以和易。蓋人似其文，廬陵亦然。非特慕其文且慕其人，先生其即今日之廬陵乎。」

又 李雨村《談墨錄》云：「自明末制義之衰，至我朝韓慕廬先生，而翕然一變淡滑之習。」康熙十二年，癸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會榜揭後，上宣取韓菼硃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即授編脩。是年冬十一月，復召菼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傳諭悉呈平日窗稿，遂以刻本五篇進。召至宏德殿，命講《大學》畢，問平日所作尚多。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開尚有三十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

又 游彤卣(光繹)曰：「康熙中有筆帖式胡里者，奉旨特往從韓慕廬先生學爲文。先生爲精選前明程墨百篇授之，正變源流，一一闡發，惜此選本今未之見。嘉慶閒，先生之元孫(家裘)輯先生少作及入泮文字十餘首梓行，亦世所罕見。如『某竹猗猗，可使制梃，固將朝也。』各小題皆足濬發後學之心

思，不可廢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 公於經義有起衰之功。奉勅撰述及一切碑版之文，足以潤色鴻業，左右史乘。數韻語者不及公也，而德人之言，自足風雅。讀者勿第求之詞句之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有懷堂詩文稿》 是集爲茨所自編。凡詩六卷，分《蹢躅》、《歸愚》、《病坊》、《斁迷》四集。文二十二卷。茨以制藝著名，其古文亦法度嚴謹。凡安章宅句，皆刻意研削。然其不能脫然於畦封，亦卽在此。詩則又其餘事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長洲韓元少先生（茨）晚號慕廬，識者謂實慕廬陵歐陽修也。先生性喜古文，尤工制藝，迄今遺稿天下傳習，幾於家置一編，與熊伯龍劉子壯爭烈矣。其所有作，皆以時文之面目，運古文之精神。未達時，每見侮於俗吏，三得青衿而三褫之。最後再應童子試，被擯不錄，邑幕榜其文，以爲笑柄，先生氣憤就縊，遇救乃免。崑山徐健庵司寇（乾學）適以奉使道經其邑，聞之引爲不平，乃招致左右，命司筆札，相將入京，納監赴舉。踰歲獲雋，因聯捷而得會狀，仁皇帝奇其文，呼曰「天下才」。云純廟嘗嘅歎本朝古文不振，因追謚韓元少先生爲「文懿」，以振文風。又歎漁洋山人詩，世少傳習，或援韓例以請，幷邀易名之典，於是而王阮亭先生追謚「文簡」。此二公者，因詩文得謚，在常列可稱破格，然亦得之無愧者。

陳融《顯園詩話》 慕廬於廷試日，吳三桂反意已萌，對策力言三藩當撤。在朝時，永定河臣請廣開捐納事例，獨持不可。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孔廟，慕廬言，海造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侍御維考請令監生回籍應試，力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又議海關不當設，稅不宜增。又在太學時，爲徐元文所知，鄉試又出徐乾學之門，當兩徐致仕憂患，時人皆避禍，獨慕廬挺身週旋，是臣道友誼均有可紀者。詩爲文掩，論者一辭。提要曰：「其古文法度嚴謹，凡安章宅句，皆刻意研削，然其不能脫然於畦封，亦卽在此。」或併以此語評其詩，當亦允當。自序云：「自通仕籍，日浮湛館局，無江山之勝以發其奇壯之氣，無民社之寄以吐閭閻苦樂，吏治勤惰之情狀。又幸無遷謫之窮、征役之勞，以迫其憂愁鬱結況瘁，而寫其所難言。」亦紀實也。詩稿別目有四：曰《蹢躅集》、曰《歸愚集》、曰《病坊集》、曰《斁迷集》。慕廬以會元獲大魁。當未第時，於某寺卜終身，得籤語第五門三字，而不爲意。及仕至尚書，一日忽興到命檢會試卷，看當日風簷下作何究竟語，翻墨卷至第五問，竟誤書第五門，驚悸不已，得病而卒。此亦試場趣聞，昌鶴翁所談，忘出何書也。

《詩云雨我公田》 《制義體要》卷一四汪武曹評：起處借世祿引出本題，能使全體俱見，而絕不犯實。中間二段，清出商字以擊動周字，又帶詩詞私字以與公田夾說，極爲巧妙。後幅脫卻公田，雖不知唐荆川作之合法，然貫穿詩旨，信手拈來，皆成證佐，其胸次更自靈通。結就大田之詩引出下節，與起處相映亦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制義體要》卷一八句山評：氣魄大，調法高，後來罕有敵者。

《被命修一統志先師司寇公完書也感而有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俱從門人續修用意，纏綿悱惻，令人增師弟之重。

《暮春唐解元墓下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時宋商丘中丞新葺唐解元墓，故從中丞說入，其實墓在橫塘，商丘所葺，在桃花塢，乃解元讀書處也。唐衢正說，宋玉借說，不得以不類議之。

《贈江南巡撫湯潛庵先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此言公以道事君，明良一德，命其撫綏南服也。

傳記

朱彝尊《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茨墓碑》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於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茨，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歷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酚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

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於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恆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閒房，得漁村，將著書以老矣。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再三，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命掌翰林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上不許，下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飲醇酒，眷念邱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乎？」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主知，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萬幾清暇，錫予便蕃，莫能殫記。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耳，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圜橋門觀聽者以萬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稿》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尚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略】繫之詩曰：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啟其釁。帝曰汝菼，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譙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帝曰汝菼，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幷。公知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專繇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竢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勸相國家，其惟吉士。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職，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邱。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居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贈方遣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既得卜，井椁起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豬。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譌。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方苞《禮部尚書韓公墓表》（存目）

沈德潛《韓菼祠堂碑記》　故禮部尚書韓公諱菼，康熙四十三年薨於位。乾隆十有七年，相距已四十有八年矣。春二月，今天子念公種德積學湛深，

經術文章轉移風氣，開天下先，向偶遺易名典，特補謚「文懿」。海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謂天子褒崇之當。而公之得邀美謚於久遠後者，爲特重也。按《謚法》，溫柔賢善曰「懿」。懿，美也，大也。鄭樵論謚法，懿居士謚之九，用之君臣焉，用之君子焉。季文子論高辛氏才子云：「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賈至撰《杜鴻漸制誥》云：「忠肅恭懿，才行並優。」余靖撰《王正己制誥》云：「和平不黨，望實淵懿。」朱子《表游御史》云：「行業淳懿，爲學者宗。」以此四者準之，韓公殆足當之矣。蓋公之大行有三：一曰學殖深淳，文足經國。一曰公忠事主，精白一心。一曰爲國引賢，不立黨同。公以英敏之資，紹承庭訓。其於經學，自漢、唐箋疏迄宋賢章句，無不穿穴，又綜覽諸史百家發爲高文，一變從前卑靡骫骳之習。未遇時，衆多怪之。及鄉舉後春官試，廷試皆第一。進呈制義，聖祖仁皇帝特加獎賞。自是薄海遠近，奉爲楷模。數十餘年業制義者，若非韓不學也。其於古文，一皆闡發經傳，鎔鑄子史。而於應奉文字，實能通達治體，非猶崇尚臺閣組織鞶帨以爲工者。中如《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一統志》諸書，凡公所總裁者，皆經畫指示，蔚爲鴻文。以提挈綱領，而纂輯《孝經衍義》一編，識者謂尤得、察地明天精蘊。嗚呼，是爲經久之業也已。公賦性忠藎。秀才時，早知三藩之強過於唐之方鎮，必爲後患。廷試時，以議撤之策獻，侃侃直陳，同於賈誼。上親擢置第一人。後翦除驕孽，一如公言。此坐言起行，本於忠君愛國之忱者也。公之歷官也，由修撰充日講，陟宮坊講讀，晉侍講學士，旋晉閣學。給假八載。內召，入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又轉吏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未幾，升禮部尚書，教習如故。其在翰林，典鄉試，職撰述，公愼勤恪，瘁力殫心。其在閣學，侍講幄，總書局，敷陳治理，垂爲典要。掌翰林，任教習，勉後進，以敦品行，植根本學。位少宰，請立長名榜，以示至公，俾吏胥不得上下其手。位宗伯，典禮肅穆，除各省陋規以杜干謁請託之私。蓋聖主之待公愈厚，而公之自勵愈嚴。故凡所會議，如關稅不當增，事例不當開，太學肄業者不當回原籍，大學士達海有功國書，當配享太廟，不當從祀孔廟。皆據理直陳，無所依回。至平日造膝奏對，必有犯無隱，歸於勿欺，而厚重淵沈未嘗少泄，深得古大臣出則不使人知之義。天子始終眷念，寵錫駢蕃，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以優異之。惟公之忠貞，有以交孚一德也。宏獎人倫，公之素心。士林中有學問淵博，不肯與時俯仰者，必誘掖扶植以成其材，以成其名。由公久困諸生，後特遇眞賞於尚書徐公乾學，從此明良遇合，得見重於聖人之朝，恐當世之被褐懷玉者，一如己之久於沈淪也。後掌院教習時，上留意人才，有所諮問，必舉名實相副者以薦。一時在廷多魁奇磊落之選。後歷年既久，猶倚賴之，然不徇虛聲，不留己見，惟欲汲引眞才，爲宗社生民之利，心事如光天化日。然視宋代洛蜀之黨未免以賢攻賢者，而公獨公且正焉。其得歐陽文忠公愛賢之盛心，兼得司馬文正公無黨之遺風者耶。公之大行如此，揆之《謚法》，實吻合焉。其他如處心之和易，接物之謙恭，居鄉之峻介，持選政以爲後學之津梁，寄吟詠以寫其性情之敦厚，此皆人所難能而非公之至者，故略而不詳。歲五月，公之子太史孝基，孫廣文、景曾、洗馬、彥曾諸昆弟，將奉公易名神主入祠，屬德潛草祠堂碑記。德潛惟國朝名賢不可枚數，而增光史冊一無疵纇者厥有四人：湯文正公斌，以誠動物，正己物正。魏文毅公裔介，整肅紀綱，衆不敢犯。魏敏果公象樞，奏簡凝霜，權貴懾服。陸清獻公隴其，表章聖學，不忘補袞。其學行風軌，均足不朽。得公之篤學醇行式如金玉者以與乎其間，此非一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論焉。抑又思五賢臣中沒身而謚者，惟敏果一人。文正、文毅、清獻及公先後補謚俱在。今上表章前哲時，於此見公道之不泯，正人之可爲。而聖天子之微顯闡幽者，誠足勸善彰德於無窮也。公字元少，號慕廬，學者稱慕廬先生。繫之以辭曰：未學稺齡，識公姓字。謂天上人，下土翹跂。既讀公文，日星鳳麟。怪奇瓌麗，一歸大醇。龍門峻絕，敢望登堂。公赴內召，左右雲房。竝世而生，未識公面。繡裳袞衣，想象公旦。哲人云亡，文府漸蕪。蛇神土伯，跳踉叫呼。欲起衰靡，惟昌黎公。錫以尊名，來自九重。按厥歲年，已符四紀。久而重光，公實不死。公實不死，勸勉來學。宗經砥躬，毋自菲薄。末學素心，慰於今茲。聊攄小言，揭於公祠。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舉北闈。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遂以文學受主知，洊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且晚且宣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時文，大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輕材小生率瞠目不解爲何語。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鬨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

者。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山斗矣。詩名頗以文掩，人罕知者。自序尤深致挹損之意，然而刻露性情，吐納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掩抑低徊，不能已已，固卓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後無疑也。先生間嘗語其門弟子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豈肯伈伈俔俔，步武臺閣諸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爲哉！後之覽者，可以興矣。

《清史列傳・韓菼傳》 韓菼，江南長洲人。康熙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旋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召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諭以所作時文二首進呈。明日，復命悉呈平日文稿，又召至弘德殿講《大學》。先是，世祖章皇帝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至是，上詔儒臣蒐輯，以菼專任纂修事。得《凡例》、《目錄》一卷，《經旨總要》二卷，《衍義》一百卷。十四年，典順天鄉試。十五年。遷右贊善，次年三月，轉左。十月，遷侍講。十七年十月，典順天武鄉試。十八年，乞假回籍。二十三年九月，補原官，尋轉侍讀。二十四年二月，上考試翰林，親加詳閱，菼列名第二。尋遷侍講學士。三月，擢內閣學士。二十六年，復以病乞假回籍。三十四年七月，召至京，充《一統志》總裁。越二月，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八年，調吏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充經筵講官。擢禮部尚書，教習庶吉士，仍著兼掌院學士如故。上嘗諭大臣曰：「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諭：「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諭：「韓菼所撰文，能道朕意中事。」六月，上以翰林官有極貧者，作何施恩，且聯司文翰，更無他事；學道缺出，應與郎中並差，命院臣會同內閣議奏。菼等議：「各省學道缺，翰林官自侍讀以下開列職名，仰候欽定。其貧者月給銀三兩。」上俞允之。四十一年十二月，疏言：「秩宗要任，所掌俱大典攸關，非精強敏練莫稱。臣素無政事才，又半在直廬供奉，顧此失彼，必致曠誤。特籲請聖恩，解臣部務。方今翰林諸臣，皇上培養鼓舞，濟濟多才。臣學殖久荒，靦顏爲長，亦當引退。但受知過深，未展報效。現今臣掌院事，供奉一切文字記注，與教習庶吉士外，臣所領《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一統志》、併《律例》各館，必以分身部務，編輯稽遲。如蒙聖度包容，不以臣不才，專待罪翰林，臣當一心纂述，竭盡微勞，以少答知遇。」得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秩宗，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解部務。」并賜「篤志經學，潤色鴻業」匾額。四十二年十二月，以病求免。得旨：「韓菼以工於時文，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前掌翰林院事時，於庶吉士並不勤加教習，每日率領飲酒，以致庶吉士皆疏於學習。至九卿會議之處，不爲國事直言，惟事瞻徇，所行殊不逮其所學。今自知其非，引病求罷，殊屬不合。著仍留原任。嚴飭行。」四十三年四月，再疏乞解任，上仍慰留之。八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賜祭葬如例。乾隆十七年二月，上詒內閣曰：「故禮部尚書韓菼生平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眞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從前未邀易名之典，今著加恩追謚，用示褒榮。」尋賜謚曰文懿。

紀事

顧嗣立《寒廳詩話》 韓閣學慕廬先生（菼），甲戌以前，閒居寒碧，寄情詩酒，月有飲會。兪犀月、葉桐初（藩）、徐大臨、鮑孝一（開）、家昆季，皆把臂入林。孝一以酒自豪，而與余飲輒負，心頗不甘。及閣學被召，孝一送之廣陵舟中，酒半，戲作大言，因出扇索題，閣學有「聞道虎頭三舍避，羨君兩築受降城」之句，卻寄嘲余。後與孝一遇酒場，主人曰：「今日兩君旗鼓相當，盍一決雌雄？」因取巨觥，各置於前，觀者如堵。余勉傾其三，孝一纔進其二，即頹然醉而逃席矣，舉坐大笑。余歸作四絕戲之，末云：「羨君兩築受降城，廣武誰成豎子名？幾誤醉鄉韓學士，平吳功例欠分明。」後緘寄都中，韓閣學發函爲之大噱。

查爲仁《蓮坡詩話》 唐六如墓在桃花庵，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犖）重爲修葺，一時名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韓慕廬宗伯（菼）一聯云：「誰昔唐衢惟解哭，祇今宋玉與招魂。」

《分甘餘話》卷二 韓慕廬宗伯（菼）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方苞《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衆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爲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尚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鐫諸版，是誠沈飲人邪。」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且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上寬假之。」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搆徐，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輿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間，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遽中忽標白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國朝詩人徵略》卷九引《江蘇詩徵》　元少在太學爲徐元文所知，鄉試出乾學之門。徐公致仕憂患，時人皆避禍，元少挺身周旋之。

《制義叢話》卷九　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長洲韓文懿公，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爲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爲博士弟子員時，以欠糧三升爲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入學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縣童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文以爲不通，貼於照牆不錄。時海寇作亂，公家居婁門，爲駐防屯兵所據。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適崑山徐健庵尚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徐聞之，急問公之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眞盛世元音也。」次早卽延見。引入都，援例中北闈鄉榜，遂以會狀連捷，可謂千古知己矣。

《九朝新語》卷九　韓文懿晚年病肺，飲酒不輟，方望溪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宦途，碌碌無所建豎，負聖主之知。今老矣，嘗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

《新世說・德行》　韓慕廬以文字受知於徐健庵，徐與某要人相搆，罷歸田里，領書局洞庭山。踰年，江督傅臘塔，承意興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陰自貳，甚或訟言攻之，冀自湔滌。韓公時在籍，獨昕夕造門，助其排纂《一統志》事，且爲別白於在事者，識者服公之高義。

又《雅量》　李湘北貳吏部時，韓慕廬學士同預廷議。遇事有不平者，輒對公聲色俱厲，公微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

《清稗類鈔・恩遇類・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長洲韓文懿公菼，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赴居注，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召至弘德殿，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三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卽鄉試墨卷也。某年，詞臣進表，有用「豈弟君子屬之臣」者，聖祖摘其訛，將加譴責。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　康熙乙亥，厄魯特噶爾且擾邊，乾斷親征。三十五年正月，由中路前發，命講學張廷瓚、侍讀陳元龍隨行。張文貞、高江村、胡孟綸亦請扈蹕。禹典客爲文簡寫戎裝小照，王石谷補景，陳香泉題曰

《北征扈從圖》，韓慕廬詩云【略】。善達者，地窪而潤，掘未二尺，卽及泉。賽爾者，山間溝徑，掘尺許卽及泉。郁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蘇離，亦草名也。【略】是役自出師以至凱旋，爲時八十日。西路大將軍費揚古、孫思克等，大敗厄魯特於召磨多，斬馘三千有餘，俘獲無算。

著録

楊復吉《詩學纂聞跋》 韓門先生《湖上草堂集》曾付棗梨，旋卽散佚。予求之數載，竟不克覩。今春抱經先生寄示國朝人雜著十餘種，此帙暨《談書錄》在焉。因幷得鈔入叢書，蓋猶是當時雕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有懷堂詩文稿》 二十八卷，國朝韓菼撰。【略】是集爲菼所自編。凡詩六卷，分《躋躅》、《歸愚》、《病坊》、《槃迷》四集。文二十二卷。

藝文

宋犖《春日過韓慕廬學士支研別業不值二首》（存目）

李孚青《夢韓慕廬先生》 霧夕芙蕖得意初，詩成動卽詣尚書。西京市上情何限，長慶冬來恨有餘。江氏筆花新解脫，謝家檜樹久蕭疏。重吟門戶文章句，一覺槐宮淚滿裾（先生庚辰贈句云「門戶文章兩座頭」）。

張大受《慕廬先生還朝》 交無洛蜀本和衷，雅量分明司馬同。常以文章推後輩，久將政事托羣公。委蛇晏退裘應敝，狼藉髡留盞莫空。出處古來雲變化，芳馨誰播史書中。

王鴻緒《主京兆試闈中示同年韓慕廬》 北溟起鯤鵬，波浪闊萬里。忝司文衡柄，且旦誓諸水。刻厲衾影衷，蕩滌脂膏累。祗恐五色迷，未足厭多士。銀燭燦風簾，隃麋列棨几。魚豕混莫讐，甲乙雜難紀。間得沙中金，盈握竊共喜。桃蹊詎敢私，衣鉢何妄擬。惟求神奧區，殖彼桐與梓。斲爲琴瑟材，揚音清廟裏。回顧三年前，矮屋兩脚掎。伸紙筆不休，懼遭有司否。短翮翔青雲，內省常顙泚。濫先粉署賢，謬簉昌黎子。庶幾金臺上，踶躒皆騄駬。

許賀來《輓慕廬宗伯》 山斗才名一代雄，狂瀾獨障百川東。補天勳業雲霄上，經國文章館閣中。心醉圖書非藉酒，情躭魚鳥自吟風。朝衣短篴依然在，曳履空教憶鄭崇。久擬抽簪賦遂初，陳情未許狎樵漁（公屢疏乞休，未蒙恩允），門無熱客清于水，籯少遺金富有書。大瘦寧嫌嘲杜老，獨醒翻自笑三閭（公性嗜酒）。容臺一夜霜風冷，梁木摧殘恨有餘。

邵長蘅

論述

綜論

陳玉璂《青門集序》 子湘能古文。予未識子湘時，見子湘詩歌奔放有奇氣，最愛之。及見其文，亦以氣勝，尤愛之。踰年，斂氣歸法，而文一變。又踰年，翱翔于古人之法，變動莫可端倪，而文又一變。吾邑自荆川先生而後，鮮有以古文名者。十餘年來，予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以振興古學爲任，朝夕切劘，嘗合刻四子文，質之當世。無何，鄒、董相繼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無孤立之歎。今得子湘而大振，詎不快哉，詎不快哉。子湘虛懷若谷，近又手《青門》一編示予，質疑問難，非惟不相輕而相愛敬，爲近世所難得。嘗言：「明詩之敝敗之者，止鍾、譚二人，故明尚有詩。若文則人人敗之，終明之世幾無文。幸潛溪、震川、荆川、遵巖數先生挽之波靡窳情之際，此其功不小。」因鈔錄諸家文裝潢，而自爲序。子湘之篤信古人文如此。荆川少工制舉業，及成名歸，屏居二十餘年，事理學，不復留意文字。其閒嵁力于古文者，爲時無幾。故其卷帙無多，觀者未免有見少之憾。今子湘年少卽棄諸生，絕意仕宦，既非科舉之學所能歧其功。又居于鄉，不隨時骫

骰，擯遠人事，以得寬閒之日。業以耑而精，自《青門》一集以爲之始。集中，予選載《文統》者具在。雖然，豈足盡子湘哉。

王士禛《邵子湘青門集序》 毗陵文派始荆川方明。【略】以今觀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无咎、文潛之流，馳騁後先可以不媿，而洮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詭於講學，而又不能忘情於用世。又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故於洮汰鍛鍊之工或疎。荆川自以爲徙業者不嚌其胾，殆非盡誣也。吾友邵子湘氏生荆川之鄉，蓋嘗學荆川之學者。其爲文遠取法於唐、宋諸大家，或時闖馬、班二史之藩。而其於洮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滆湖，鄰具區，烟波浩淼之觀，既足以蕩滌其胸臆。中年謝塵鞅，自屏於山水寂莫之濱，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其力於文章。論者以爲天之陁。邵子故嗇其遇，而不知嗇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邵子也。邵子博學，即未知視荆川何如，其於文章洮汰鍛鍊之工則已至矣。邵子之詩格甚高，氣甚遒，嘗觀海市於之罘，窮炎漲於扶胥。而其詩益奇恣盡變，與其文皆可必傳於後世無疑。

又《蠶尾續文》 邵子湘詩格甚高，氣甚遒，嘗觀海市於之罘，窮炎漲於扶胥，而其詩蓋奇恣盡變，可傳於後世無疑。

宋犖《青門全集序》 韋布之士以能文章名海内，而余獲交者得三人焉。一爲侯朝宗，一爲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朝宗同里閈，年長于余，與余爲忘年交。己未，余權關贛石，始交叔子。二十餘年前，識子湘于黄州，僅得其詩。比開府江右，適子湘亦客遊于此，乃得盡見其所爲文。余學詩頗久，至于論文，竊聞諸先生緒論。朝宗文超軼雄悍，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淺薄，是非往往失情實。然朝宗古文獨爲于舉世不爲之時，厥功爲鉅。叔子文不名一體，奥衍精卓切事理。而或者疑鹵莽于經學，又其行文急于見法。子湘之文，立言必依于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不襲前此之僞秦漢，亦不爲近日之僞八家，大較英爽飆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較長絜短，則子湘之文與二子鼎足而傳于後亡疑。嗟乎，朝宗貴公子，早負盛名，中更患難，而竟以諸生茁鬱以死。叔子抗志窮山，晚乃客遊吴越間，嘗一被徵，託疾堅卧不應，未幾以旅死。今獨子湘在耳。余聞子湘十歲補弟子員，有聲。困躓四十餘年，髭鬑鬑白矣，乃僅一絓名選人。當代名卿鉅公亡不知子湘者，而子湘瓠落如故。余又以悲三子之不遇也，然有可爲三子幸者。唐以來，布衣之士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遠不暇稱引，前明三百年間，風雅一席，山林與薦紳幾于分半，而號稱古文大家，自潛溪至荆川、震川，不過十餘輩，而布衣不與焉。山陰徐渭思以古文詞自見，幸而遇袁中郎，身後名騶起，然不久寂然。今其集具在，視潛溪諸先生，實覺遠遜，尺牘、題跋亦小有佳致耳。本朝文治五十年于兹，亡論承明之廬作者相望，既布衣之雄如三子，已足驂驩有明大家矣，而況天下之大，文章如三子，而非余所及知者。或更不乏，然則謂本朝文章之盛，即于三子信之，三子顧不重哉。朝宗《壯悔堂集》、《魏叔子文集》久版行于世。子湘今始出其全集，謀梓以序屬余。余乃牽連具論之如此。集有曰《青門簏稿》者，爲詩六卷、文十卷。曰《青門旅稿》者爲詩二卷，文四卷，合之得二十二卷。余觀朝宗詩，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叔子雅不以詩名。而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旅稿》古近體，益詣妙境，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也。

又《井梧集序》 余生平好與海内賢人君子遊。揚抶風雅，更倡迭和，集中所載雙江、西山、漫堂諸什，雖不及《漢上題襟》、《松陵集》之百一，而素心酬倡，一往情深，頗爲名流所稱述。青門邵子湘與余交最久，自黄州迄今逾三十年。中間乍見忽別，贈答之作寥寥。壬申秋，余自江右移節吴會，子湘偶見過，即爲設榻，使院小滄浪以詩爲課。余簿領徽纆吟愔不屬。子湘每興發，掀髯高倡，衮衮數百言，語必驚人。余讀之如故疾逢蝦蟹，輒走筆屬和。其開拓胸次，陶寫性情，依然雙江、漫堂吟嘯時也。子湘詩格高氣厚，得唐人三昧，間闌入宋人，要是佳絶。予爲之辟舍者屢矣。子湘梓其三年來近作，附余倡和詩如干首，通爲二卷，用少陵「清秋幕府」句，名曰《井梧集》，屬余評次，竟，因題數語卷端，識余快且識余愧。商邱宋犖

陸嘉淑《青門簏稿文序》 己未春，子湘攜其文自南來，一日而名動京師。施殿講愚山、王殿讀阮亭諸公，皆折節敦布衣交。而王少詹昊廬則延致之書齋，去余寓不數武，得旦夕相見。請其文，盡讀之。既卒業，則請益于子湘曰：「今數十年來能文之家，有不言唐宋八家者乎？」子湘曰：「然于八家中有不專言永叔者乎？」曰：「殆無之。然則今之言八家、永叔，與嘉隆閒言先秦、兩漢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余曰：「固然，然未也。子所謂無以異者，殆謂言人人同也。僕以謂爲文之得失利鈍，爲之似與不似，魯、衛之

政殆亦未之或殊也。今之譏嘉隆者，吾惑焉，謂其爲僞秦漢也。既以爲秦、漢矣，何以曰僞。夫秦且無論，兩漢之士無不通經術，則古昔稱先王不必賈董、劉更生諸公也。雖杜欽、谷永、匡衡之徒，本非粹然儒者，然其所徵引則『六藝』之文也，所援據則《詩》《書》之義也，其是非未嘗不依傅于聖人也。其根柢如是。彼八家者，得其根柢而不爲，姑似之者也。不得其根柢，則爲秦、漢而僞，爲八家亦僞。此僕所謂無以異者也。然則爲文當奈何。含咀于《詩》《書》『六藝』，浸淫于子史百家，記事必傳其可信，折衷必本之聖人，則雖爲秦、漢可也，爲八家、永叔可也，自爲之門戶可也。有摹擬之迹，奉高曾之規矩，不足以爲病也。大放厥辭，舍筏而往，以滋少所見者之怪，亦未可爲非也。故斤斤然守一先生之說，執秦漢以攻後人，操繩尺以論絕塵奔軼之才，此皆小儒，齷齪不足與于斯文矣。今子湘之文，固在班、馬之風調與歐、曾之渠矱，沛然從吾意而出之，去嘉隆叫囂之習，尤不爲近日空疏囁嚅之態，蓋得其根柢。而爲之者，竊以謂有得我心之同然。」子湘躍然曰：「有是哉，子之善言文也，請書以弁吾文。」余曰：「諾。」乃條悉之爲序，且請以正之愚山、阮亭、吳廬諸公。

王弘撰《旅稿文序》 毗陵邵君子湘，瓌偉奇逸士也。績學工文，爲宋牧仲中丞公所知。中丞淵雅善鑑拔，以斯道爲任，與子湘爲青雲之交。乙亥秋，以所刻旅稿寄予，曰：「子其序之。」子湘著述甚富，此其客遊即次之作，積有六卷，可謂勤矣。予竊慨夫爲文者，曰言法而莫知法之本也。雕繪景光以節浮采，造綴巧僞以揚虛聲，不原諸聖賢之旨，無關于前古當今之故，誦習一二家言，句倣字摹，譊譊然詫于人曰法如是。斯文之病也，豈所謂載道者哉。子湘之文華而實，簡鍊詳贍，各盡其致者，法也。而根極理道，輔翼風教，喻諸獨而信諸人，則有超于法之表者。韓愈云，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孫樵云，人宜一二百言者，能數十言輒盡情狀，至言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庶足當之矣。迨讀所爲《李忠肅公傳》，致歎于烈皇帝之英明而不肯用公策，卒至宗社淪胥，主臣同盡，有不禁愴然而悲者。此尤流俗之文所未有也。竝質之中丞，其以予言爲有當乎？

馮景《青門賸稿序》 予爲古文，蓋學諸青門先生邵子湘，不見垂十年。今年春來吳門，乃見先生于商邱公使院，道契闊，共晨夕，歡甚。先生出其近作曰《青門賸稿》者，眙予且屬予序。先生之文，如《麓稿》、《旅稿》，久已版行世。世之好古如予者，皆爭索而讀之，而《賸稿》則未之見也。予既快先覩，益歎先生之文老彌潔，位置當在韓師、曾友間，亦說之非阿者也。其以賸名稿何？先生曰：「杜子美有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方吾壯盛時已苦剌剌不休，今又載之末年，賸矣。」夫子曰，以道言則文章爲小，然文以載道者也。載道之文，「六經」尚矣。自漢、唐、宋以來，其間能立言者，不知凡幾。要之于道，合則傳，離則不傳。子美所云小技，殆指雕琢風雲、藻繪月露者，而豈所語于卓然載道之文哉。古之達人，以道養身，而以經世爲緒餘，以司名爲贏法。餘也，贏也，皆賸說也。彼且以身生性命爲天地之委形，委和委順而以子孫爲委蛻，其視天地間事事物物無一而非賸者。然至于載道術而著書，則五千言不爲少，肆其無端崖之辭不爲多。雖謬悠謊詭，猶自以爲不可以已。先生何言謙也。嗚呼，儒者屈首受書，明先王之道，亦欲見諸行事，豈徒著空言云爾哉。既與時違，終已不試，槁項華顛，日冉冉其將盡，乃始大懼，而悉吐其中之所蘊結，蔚然文之以彰于後世。在，則人亡，則書沒而不磨，久而愈光，而聲施不朽矣。嘗觀古人爲文，晚益善韓之潮陽、蘇之海外是也。彼皆積讀書養氣純深之後，而又多歷畏塗，如作易者有憂患，作詩者皆發憤，故可傳也。先生推排人閒數十年，蓬累而行。六十後，益委懷觀化，發而爲文，經經緯史，要不畔于道，安得不傳。願先生出茲贏餘以公世，人之求之，若挹河而取燧也。學先生文者，獨景乎先生，毋賸先生梓。先生笑應曰：「諾。」先是有《井梧集》詩二卷，商邱公爲評次而叙之，先梓行。茲益以詩一卷、文五卷合之，凡八卷，而統名曰《賸稿》云。康熙己卯中秋朔日錢塘馮景山公。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略】本朝邵子湘【略】之文，【略】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又 邵山人長蘅【略】散體文，亦惟有古人面目，苦無獨到處。

又 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以其作意矜情，描頭畫角，而又無眞性情與氣也。晚年，入宋商邱幕府，則復學步邯鄲，益不足觀。

又卷五 吾鄉邵山人長蘅，初所作詩，既描摩盛唐，苦無獨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則又一步一趨，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尚豔而稱之。吾以爲其品既不及前脩，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

李祖陶《邵青門文稿錄引》 青門先生，武進布衣，以古文雄于時。宋牧

仲中丞以與侯朝宗、魏叔子並稱，謂英爽颺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王阮亭尚書則稱，其生荆川之鄉，學荆川之學，爲文遠取法唐、宋大家，而時闖馬、班二史之藩，博學未知視荆川何如，其於文章洮汰鍛鍊則已至矣。二公之言，皆得其實。

顧景星《青門簏稿詩序》　余與子湘別十餘年，今年相遇京師。出所爲戊午以前詩六卷，屬余評次。文十卷，則先以屬之陸冰脩。余評子湘詩，自漢魏以至李、杜、三唐不名一體，能鎔液古人之菁英而歸其鑪韛，故其取材也博，其持格也高，其寄興也遠。七古之瀏漓頓挫，七律之蒼秀沈雄，尤冠諸體，詩之必傳無疑也。今海内稱詩家，數年以前爭趨溫、李，致光，近又爭稱宋詩。夫學溫、李，致光，其流豔而佻。學宋詩，其流里而好盡。二者皆詩之弊也。然且一倡羣和，黠者爭改轍而馳之。而子湘斷斷斷斷，卓然于波決瀾倒之日，自信不疑。錢牧齋稱，震川先生以氈毳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子湘之稱詩，亦復類是。故天下皆知重子湘之文，而知其詩者或尠。雖然，此足病子湘乎哉。余嘗謂詩文盛衰之運譬之寒暑，然往則復，窮則變，更三十年宋詩之流弊將極，然後窮而思變。而子湘之詩乃大重，而余之言乃信。至于文，冰脩論之當矣。余亦閒附數語以識嚮往云。康熙己未夏五，蘄州顧景星序。

李天馥《青門旅稿詩序》　今年春，子湘來京師。王公大人爭欲得一見以爲重。子湘乃避居隘巷，獨與愚山、阮亭諸公晨夕倡和。余聞而慕之。近出所爲《旅稿》詩一卷授余，卒讀，抑何清新發越極揚厲之變，而仍不失乎正也。夫宛陵、滄浪別具風采，而要其所趣，則青蓮、少陵各不能外。子湘以和平之情發七羽之調，高涼峻激，鳶鳴鶴唳，而神雄氣渾，一如龍拏而虎躍者，自非青蓮、少陵不足以狀其所至也。子湘之來，適當盛朝舉賢徵車坌集，士稍負材藝者皆思自致青雲。才如子湘顧反不與，宜乎。發爲詩歌不無芥蔕，而子湘處之怡然，方日與諸公流連道故。蓋所爲自命者固有在也，子湘豈肯以南山北闕爭得失哉。康熙己未重九前一日，合肥李天馥譔。

查爲仁《蓮坡詩話》　宋牧仲中丞【略】論詠物詩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蘅）以詠物詩最難，即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爲正宗。必如青門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余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

《柳南續筆》卷四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爲可從。汪西亭本之爲《今韻略》，縮爲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　邵長蘅【略】以山人終其身。【略】山人古文與侯朝宗、魏叔子稱鼎足。詩瀏漓頓挫，力追唐人。嘗選有明何信陽、李北地、王弇州、李滄溟四家之詩，矯錢牧齋持論偏駁，而以程孟陽詩爲纖佻，識者韙之。晚歲入宋蔣邱中丞幕府，乃變蘇、黄、范、陸之派，亦宋詩中矯矯者。然視從前如二手矣。

《隨園詩話》卷九　邵子湘作《韻略》，以「江」、「陽」爲必不可通。余讀《史記・龜筴傳》、韓昌黎《此日足可惜》及李翺《祭韓公》諸篇，「江」、「陽」皆通。猶以爲彼固合「東」、「青」、「庚」而通之甚廣，未足據也。及讀岑嘉州《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一篇云：「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車馬隘百井，里閈盤三江。」此短篇五古也，唐人用韻甚嚴，何濫通乃爾？因而廣考之，方知子湘之陋。《尚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戴記》：「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此《六經》通「江」、「陽」之證也。《孔雀東南飛》云：「東家第三郎，窈窕世無雙。」樊毅《西嶽碑》云：「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靡穢，篤災必降。」《柳敏碑》云：「山陵元室，建斯邦兮，不飭不凋，隕履霜兮。」《三國志》楊戲《蜀君臣贊》云：「保據河江，家破軍亡。」《晉語》云：「二陸三張，中興過江。」《宋書・大祖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祖，以保萬邦。」漢《紫玉歌》云：「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荀勗《正德舞歌》云：「煥炳其章，光乎萬邦。」庾信《柳遐墓銘》云：「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凌江。」《吳越春秋・河梁歌》云：「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呂溫《昭陵功臣贊》云：「經綸八方，晏海澄江。」李翰《裴旻射虎贊》云：「弧矢之說，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此漢、唐樂府通「江」、「陽」之證也。至宋諸大家，尤不勝屈指。

《暝庵雜識》卷一　武進邵長蘅曰：「詩之佳惡，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既成，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之爐冶而不能爲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爲吾病。」

《退庵隨筆・學詩二》 作近體詩，自有《佩文齋詩韻》可以遵守。若古體詩，則宜參用古韻，且依邵青門（長蘅）《古今韻略》用之。蘇齋師嘗云：「邵青門所著書，惟《韻略》可取。其論古詩用韻，恪遵杜、韓，可法。」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四《聽松廬詩話》 人務爲高語，亦復何難，但恐乏眞意耳。余愛邵青門詩云：「本無遺俗慮，習懶又成癖。」又云：「豈敢慕高蹈，良與蹇拙便。」又云：「此行實饑驅，豈敢托高跡。」語極率眞，却已入人肺腑。

又 青門七律，如《入春》四首，《丙辰五月》七首，皆學少陵，而能以眞氣貫之者。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峯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宵燭依光等可憐，子湘祇解笑松圓。壽陵故步何曾失，嗤點還須畏後賢。」邵青門之依漫堂，猶賢於程孟陽之託收齋，後人以不滿於宋並加詆毀。漫堂雖起貴介，頗能提倡風雅，開府吳中，亦多政紀可紀。青門詩格不高，然視《綿津集》亦未多讓，何至於亦步亦趨。耳食相沿，隨聲附和，竊所不取。若其刪補施注，私心自用，則誠無可解說也。

分論

《陳椒峰文集序》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前幅奇氣崒嵂，有桑五凡而不墜之妙。末以淡宕收之，令人意遠。集序得此，故是奇作。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神道碑銘（代湯潛庵先生）》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從遵化事叙起，中用議論束之，然後逆溯生平，補出世系族出，翦裁甚工。先生叙事之文，無一篇不有法度。其不及古人者，未免有翦裁迹耳。

《青翰草序》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只用一筆寫出，而中間自有頓挫，故極痛快淋漓而不直致，有餘味。

《八大山人傳》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奇人奇文，用筆如活虎生龍，出韓退之手，不過如是。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仕宦文章俱當以此爲究竟。

《菱溪草堂記》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原評謂從大處起手，固是，然微妙處尚在中間。

《題舊本施註蘇詩》 《國朝文錄・邵青門文稿錄》卷一李祖陶評：文極峭勁，然子湘訂補，近人議之者多大略，子湘係磊落人，固不可以箋蟲魚也。

《經彭蠡湖口望廬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連下潯陽，舟中作，胎源小謝。

《地震詩戲倣昌黎體》 《青門旅稿》王士禎評：撫昌黎陸渾山水之作，工力悉敵，末幅語味含蓄，似爲過之。蔣良驥《東華錄》：（康熙十八年）七月【略】，庚申，京師地震。【略】發內帑金十萬兩賑軍民廬舍傾圮及死傷者。

《雜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起勢慨慷。「余窮」二語，括盡揚子《解嘲》中後一段意。

《漁父》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覺非夷非惠，聊以忘憂，猶不免。自道身分，此更超然。

《熊經略》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經略之誤，在廣寧之走。其實經理遼瀋，具有將略，不應與王化貞同罪也。傳首九邊，羣姦借經略以殺楊左諸公耳。天下冤之。一結凜凜有生氣。

《周將軍》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賊逼寧武，將軍血戰七晝夜，巷戰死。夫人劉，善射，發一矢輒斃一賊。城陷，闔門自焚。末即用流賊語作結，健悍有力。「大同宣府」謂姜瓖、王承蔭之迎降也。

《守城行紀時事也事在己亥六月》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可逼少陵新樂府。

《解仲長晝十八學士圖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十八人豈能悉數？點房、杜、虞三人，其餘以虛筆該之，可悟繁簡虛實之法。

《五人墓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順叙魏奄之流毒，勢便平直。此從擊「緹騎」，後用「憶昔」二字追叙，自得順逆相生之法。末幅蒼涼激壯，一往神來。

《沛縣官舍留別楊簡庵表兄》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超然而入，中

射獵一段，排宕飛揚，神似太白。

《雪後登滕王閣放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茫洋渾涵，千變萬狀，極才人之能事。

《和楊陶雲感懷時左遷新建少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詩成於世祖初賓天時，故有第三語。

《題龔渭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自注忠愍有「古瘦清香原太始」之句。重忠愍及周旋詔獄畫梅意，只用一點已足。

《哭亡兒士騄》《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即鞭撲過多，憐較少意，一經烹鍊，便覺不凡。直白語，悲痛彌深。一結即柳州《寄許孟容書》中顧盼無後繼者意。

《秋柳詞》《柳南隨筆》卷五：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蓋妙搆也。近日吾邑邵青門（陵）作《秋柳詞》一首，風流亦復可愛。

傳記

宋犖《青門山人墓誌銘》 青門山人既歿之明年，厥孤士豫、士京衰絰涕洟持狀來乞銘，曰：「先君葬有日矣，抑此先君之命也。」憶予始識山人於黃州，嗣開府江右，山人數過從，比泝吳則延致院署簿書之隙，相與商搉今古，意見多合，觴咏往復，殆將一紀，今已矣。微二子之請，忍無一言，志其幽竁以慰亡友於地下乎。按狀，山人系出宋大儒康節先生後。康節六世孫依婦家來毗陵，始爲常州人，居武進之漳湟里。十一傳有諱銑者，山人祖也。考諱文燦，嘗以家貲贍其鄉里，邑中稱爲善人。山人幼穎敏，讀書目數行下，藉藉有神童之譽。甫十歲，即隸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耦，謂青紫可戾契。致及大試，輒不售。山人於是發憤謝去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之文，鑽穴寢饋，梳爬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理足氣溢，醇而肆，簡潔而渾雄。蓋山人根柢槃深，而又甚疾夫世之爲古文者摽敓丐貸，影響依附，故其於文洮汰鍛鍊，擇焉而精粹，然一出於正而有以成其一家之言。今所刊行《青門集》若干卷是也。往予序山人之集，謂國朝布衣之以文鳴者，自商丘侯朝宗、甯都魏叔子外，唯山人可鼎足而立。然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黨援，刻苦踔厲，希風躡影，與之後先揖讓於壇坫之上。而詩又特工，又能於及身親見其詩若文流布遠近，爲當世所指名，以不沒於身後。較之侯、魏，力倍難而遇過之。噫，可謂盛矣。世競惜山人阨於一第，恆憀不得志，以老若此者，詎不謂之厚幸歟。山人內行淳備，居親喪力行古禮。又嘗獨力創始祖康節先生祠，所費不貲，皆取諸子錢家蔵事。族子某有失身爲豪家奴者，出氣力捐金拔之歸。與人交煦然以和，中坦坦無城府。意所不可，即髯張面赤，絕無渢涊阿附之習。嘗往來京師，有顯貴物色之者，山人自矜重，不先不往。蓋其制行之卓卓者如此。家故不貧，有田一區，在蓉湖之濱。歲有秔稻蔬菽之奉，居則有山池竹木禽魚之玩。其出而遊也，特欲縱覽名山大川，與一時偉人巨子抵掌樹頰，廣拓其見聞，以銷其胸中結轖抑塞之氣。故宇內名勝之地，足迹幾徧，所交悉當代第一流。晚而倦遊，詩文益恣肆瓌瑋，令人愕眙震掉。余方以此卜其松喬之壽，而山人遽不幸死矣，豈不惜哉。山人姓邵氏，諱長蘅，一曰衡，子湘字也。享年六十有八，歿於康熙甲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略】山人故嘗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太學，試於吏部，當得佐貳官絓名選入，然非其所好，稱青門山人，從素志也。噫，世之稱山人者衆矣，率弸其外而枵其中。若青門者，實乃不媿。今尚書新城王公先生，雅知山人，稱其文爲荆川後一人。長洲汪鈍翁先生以爲，山人人品似陸魯望，文章似柳子厚。知言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既畀矣，孰閟之。以弗昌於時，有蔚不磨，君獲則多。」誥授光祿大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商丘宋犖撰。

陳玉璂《邵山人長蘅傳》 山人姓邵氏，名長蘅，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湟里。五歲，侍其家先生，即席名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彀，五策橫放，多觸忌諱語被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鱗視學江南，歲試拔第一，當食餼，會丁母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絓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樵秦漢，樵八家，要是華葉耳，奚

其傳！」是時邑人鄒祇謨、董以寧，方與玉堪以古文相劘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邵子，荆川先生後一人也。」玉堪曰：「然。」久之，囊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動京師。宣城施公閏章、新城王公士禛、崑山徐公乾學、黄岡王公澤宏，皆先達有盛名，顧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彝尊、鹽官陸嘉淑、慈谿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爲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率臆點竄無所徇，亦不肯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惝怳望所爲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強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爲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爲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青帟媪，猶從少年爲倚門粧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束書歸江南。嗟乎！國家三歲一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兔園冊》、黄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人，顧困阨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髯，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飭名節，母喪苫凶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緑，墨衰奔走闤闠，又以病茹腥，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泫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庳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址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于貸以應。有族子略賣爲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于家，略倣溫公《書儀》、朱子《家禮》爲儀節，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縶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己巳，山人年五十三，卽治棺，棺成，顔曰「息庵」，而自爲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既歸，益縱情山水，爲其大兒娶婦，便勅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庵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爲浮家吳越間，未果。會中丞商丘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幕府。山人注書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衡賤，官階當用誰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眞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卽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清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逢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觥觥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邱萇云。先是，康熙癸丑，詔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堪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爲多，會軍興報罷。後十年，復奉詔修，山人時客京師，堪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稿，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篷稿》、《旅稿》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驂驔。吾邑令王侯元烜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爲鏤版行。陳玉堪曰：「予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蘄黄顧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青門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斷斷少許可，顧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湟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卽隸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謂青雲可戾契致。俄而奏銷案起，絓誤除名，時論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詞鳴。既謝去舉子業弗事，乃益枕經葄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洮汰鍛鍊，粹然一出於正，而文境高不可攀矣。曾一應博學鴻詞之召，輦下諸先達如愚山、阮亭、健庵諸公皆折輩行與交，而迦陵、竹垞、冰修、西溟諸君子，則又所挹袖題襟子喁迭唱者也。久之，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媪，猶逐少婦爲倚門粧耶？」遽束裝歸山。人本好遊，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欲結廬於放鶴亭畔。又思營一舫，載筆床釣具爲浮家泛宅計。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山人益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開府序《青門集》略謂，本朝韋布之以古文名其家者，商邱侯氏、寧都魏氏已耳。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黨援，刻苦踔厲，與之後先揖讓于壇坫之上，如鼎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山人格高氣遒，嘗觀海市于之罘，窮炎漲于扶胥，而詩益雄肆奇偉，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瞿然退舍也夫。

紀事

宋犖《漫堂說詩》 余【略】從事聲律【略】。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長蘅）晨夕揚抶，方思就所已造，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爲邵髯，不以名字。爲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二家詩鈔》 此其所選新城王士禛、商邱宋犖之詩也。是時士禛爲刑部尚書，犖爲蘇州巡撫。而長蘅實長洲人，又犖之門客。趙執信見之，有違言。故士禛寄犖詩有「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之句。蓋言己爲揚州推官之日，犖爲黃州通判之日，已同以詩名，初不以致位通顯始並稱也。然長蘅實不自遠嫌，致于物議。至今論者不允，殆亦有由矣。

《文獻徵存錄》卷四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湟里。【略】嘗言：「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又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濬文之源，在讀書，在養氣。不知讀書，奚有於文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固之優孟，而悅其譬牙，其病剽。又上之咀宋人之蔴魄，而以爲元醴，其病腐。詩之名家，皆學古人而各得其性情所近。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既成，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而不能爲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未必有當於詩。何則，其自得者尠也。」【略】《青門簏稿》詩六卷、文十卷，《青門旅稿》詩二卷、文四卷，合之得二十二卷。

《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武進邵子湘，名長蘅，號青門。嘗著《青門老圃傳》以自見。子湘與宜興陳其年爲友，兩人皆美鬚髯，因各賦《兩髯行》。新城王貽上見而和之。當是時，兩髯之名聞天下。子湘治古文有名，商邱宋牧仲巡撫吳中，最稱賢之。子湘名由此益重。所著有《青門簏稿》若干卷，行於世。

《新世說・賞譽》 邵青門在京師，或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右之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以官不就。

《閱丙辰五月邸鈔書事七首》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明末在流賊中號馬鶻子，後入姜瓖營。順治六年，英親王阿濟格克大同，以輔臣爲蝦，隨入都。章皇帝親政，知其才勇，拔于儕伍之中，授一等蝦，命隨洪南安進取雲、貴。爲右營總兵，駐曲靖，遂隸吳三桂藩下。康熙九年，特擢陝西提督，駐平涼。十三年，舉發三桂逆書，遣義子繼貞馳奏。予三等子，留繼貞于朝，授大理寺少卿。【略】三桂反，大學士尚書莫洛經略陝西、四川，檄隨征。輔臣懷叛志。是年十二月，行次寧羌，糾衆逼莫洛營，莫洛中鳥槍沒。反狀聞，數出使者馳赦詔，遣繼貞齎敕諭意。輔臣痛哭不願生，爲左右持之而止。雖具疏謝罪，而負嵎不下，留繼貞不遣。隴右各郡相繼陷于賊。【略】十五年二月，以都統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征輔臣，賜御用衣帽、團龍、補服、黃帶。邵子湘《書事》云【略】。「肅慎」句謂時詔百官出弓矢、戰馬也。《清史稿・圖海傳》：陝西提督王輔臣以平涼叛應三桂，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督諸軍攻之，久未下。三桂遣王屏藩、吳之茂等犯秦、隴，欲與平涼合。（康熙）十五年，以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八旗每佐領出護軍二名，率以往。臨發，上御太和殿賜敕印，命諸軍咸聽節制。既至，明賞罰，申約束。諸將請乘勢攻城，圖海宣言曰：仁義之師，先招撫，後攻伐。今奉天威討叛豎，無慮不克。顧城中生靈數十萬，覆巢之下，殺戮必多。當體聖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城中聞者，莫不感泣，思自拔。五月，奪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涼城北，高數十仞，賊守以精兵，通餉道。圖海曰：此平涼咽喉也。率兵仰攻，賊萬餘列火器以拒師。圖海令兵更迭進，自巳至午，戰益力，遂奪而據之，發大礮攻城，城人洶懼。圖海用幕客周昌策，招輔臣降。

《題楊枝卷》 《不下帶編》卷四：康熙初，如皋冒辟疆襄，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名士題贈盈軸，惟陳其年維崧擅場。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宴集，辟疆出前卷示客，邵子湘蘅題于後云：「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銷魂種，

又值春風二月時。」此詩可謂佳證，但不知陳髯原唱與雲郎小照爲何如耳。

《送汪玉輪北上》《柳南隨筆》：吾邑汪太史玉輪繹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略】。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京口行》《小腆紀年》：六月丙午（十七日），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二十四日），克鎮江。癸丑，成功饗將士於京峴山，命（周）全斌及援勦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冶遊》《清嘉錄》卷三：莫旦《蘇州賦》有「樓船鼓吹兮暮春嬉」之語。注：「吳俗好遨游，當春和景明鶯花爛漫之際，用樓船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石湖諸處。上巳日爲盛，綺川子弟，傾城而出，茶賽博戲，無貧富早集。」盧《志》亦云：「上巳日，士女皆於池亭，流觴曲水，效修禊故事。」然今皆不傳。惟長、吳、元《志》並載：「二月始和，即命樓船簫鼓，游山覽勝。」又范《志》：「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游，虎邱、靈巖爲最甚。」又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云：「二月始和，虎邱、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游人最盛，竹輿輕窄，上下如飛。」

著録

邵璿《青門簏稿序例》　叔父青門先生舊刻《簏稿》，先文後詩。《旅稿》，又先詩後文。竊病其體例參差，請于先生，仍以古近體詩列文之前。至于詩或分體，或編年，原無一定。《簏稿》分體，《旅稿》編年，各仍其舊也。先生自戊申後始下筆爲古文辭，詩則童而習之。然少作無一存者。（璿衷赤）重加排纂，戊午以前，得古今詩六卷，序記、碑、傳、雜文十卷，爲《青門簏稿》。己未訖辛未，得古今詩二卷，文四卷，爲《青門旅稿》，合之凡二十二卷。壬申後將另編爲《賸稿》，請竣異日。《旅稿》詩文，大半經施愚山、王阮亭諸先生選定，故有評點。《簏稿》舊刻無評語，無圈點。近偶從先生篋衍中詩得顧赤方評本，文得陸冰脩評本，爲兩先生己未客京邸時筆。（璿衷赤）極愛賞之，竊謂詩評似須溪、文評似鹿門也，欣然請以付梓，要不敢妄有增損以失其實。赤方有文評附見，則書字以別之。稱壽之文，唐、宋、元文集所無，明人始有之。惟震川集最多，亦最佳，他家彌望茅葦耳。先生壽序僅一卷，載《簏稿》中，諛者謂當肩視震川而上之。己未客游以後，應俗雖多，輒隨手散去，閒存數首，仍續入《簏稿》，以《旅稿》不列茲體也。偶存小簡廿餘條，亦附入《簏稿》，如壽序例。代文，韓、歐、蘇集皆有之。如昌黎《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爲韋裴二相讓官表》、《爲宰相賀白龜狀》，廬陵《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求見書》，東坡《遺愛亭記》、《代巢元修滕元發墓誌》、《代張文定趙康靖公神道碑》，代人作之類是也。至明人尤多，不可枚舉。徐渭有云：「顯者不肯代，隱者不能使之代。不幸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先生誦其語，每歎息以爲名言。集中代詩無存者，代文乃間存二三云。吾家之有康節公專祠，實創始于鄉賓府君。而先生竭蹶成之，蓋繼述之苦心存焉。因取諸名公所撰祠堂碑記、題跋及鄉賓府君墓誌銘墓表彙爲一卷，名曰《邵氏家錄》，附《簏稿》後（今移附《賸稿》後）。先生《旅稿》先刻于豫章，爲族叔靜山提學之力居多。《簏稿》刻于草堂，則邑侯王似軒先生力捐清俸付之。剞劂誠藝苑之美談，近今希覯之盛舉也。謹識其實以鳴高誼。

陳玉璂《明四家詩鈔序》　邵子湘選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四先生詩十八卷，刻板行世屬予爲序。

汪師韓《詩學纂聞》　施注《蘇詩》，世稱善本。自商邱宋氏所藏闕十二卷，邵長蘅、李必恆爲之補注，而施注益形其不可及。邵、李所補者，皆是鈔襲王注，恐人之議之也，乃特作《王注正譌》，刻之卷首。其所指摘，不過字句傳寫之訛耳。至如王注所闕所訛，並未能改正增益也。即如《太白山下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乃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補注於此句無注也。又如《次韻朱公掞初夏》詩云：「《諫苑》君方續承業」，王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按：《南史》並無其人，後周樂運字承業，運爲內史鄭譯所銜，及隋文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左遷運溆陽令，運發憤錄夏、殷以來廷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覽而嘉焉。《困學紀聞》嘗論之，誤以周爲隋耳。《補注》仍王注之訛，不改也。又如《女王城》詩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清清沒燒痕。」王注據林敏功稱古詩。「岡分河勢斷，春入燒痕青。」《補注》改爲唐詩。其實皆非也。此乃宋詩僧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之三、四一聯，溫公《續詩話》謂此二句乃其尤自

負者，然當時卽爲其徒所嘲，有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按：長卿集無此句。）不是師兄多犯古，（劉貢父《中山詩話》作『不是師偸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江鄰幾《雜志》：「詩句」作「言語」。《中山詩話》：「犯」作「似」。）注既不知，又改「河分岡勢」爲「岡分河勢」，尤誤也。又如《次韻劉湜峽山寺詩》云「應憐五管客」，王注所載宋援引《莊子》上有五管，李厚引韓詩五管偏歷，兩說並存，正古人虛心之處。李必恆《補注》不過就兩說中用李而去宋耳，而遂專指宋以斥王注爲杜撰乎？又如《賀朱壽昌》詩，按：壽昌棄官入關中尋母，得之同州。《宋史》列入《孝義傳》；《東都事略》列入《獨行傳》。宋《中興藝文志》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散見他書者，蘇頌《魏公集》有詩，文與可有序。）且此事溫公《日錄》載之矣，蘇氏《家語》載之矣，《東軒筆錄》又載之矣，朱子《小學》亦載之矣，《補注》則似乎《宋史》亦未考也。又如《次韻答邦直子由》一詩，邵子湘云：「施本闕其半，無他本可考，只載前四句，又闕『未許』二字。」按：此詩乃《烏臺詩案》所有者。（詩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補注本》「門」作「闕」。）凡若此類，當注而不注，不當注而注者，豈勝指摘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青門簏稿十六卷附邵氏家錄一卷青門旅稿六卷青門賸稿八卷》　國朝邵長蘅撰。【略】是集乃其兄子璿等編次。康熙戊午以前爲《青門簏稿》，詩六卷，文十卷。己未訖辛未爲《旅稿》，詩二卷、文四卷。壬申後爲《賸稿》，詩三卷，文五卷。其《邵氏家錄》，則以康節祠堂碑記之類彙爲一編者也。

又《總集類存目四・二家詩鈔》　二十卷，國朝邵長蘅編。【略】此其所選新城王士禎商邱宋犖之詩也。

藝文

顧景星《西陵客舍奉酬子湘見贈之作》　北地風雅久不作，邵子長才尙淪落。黃州別駕（宋牧仲）甄珞篇，一見使我心錯愕。往時浪蹟清江邊，山陰詞客來徐緘。二子才力頗相敵，驊騮赤驥爭後先。徐當垂拱無四傑，邵比杜甫夔州前。布衣高視動千古，姓名往往輕凌煙。邵子長才體不一，樂府橫吹詫無匹。問年頭白曹子桓，歌行再見李獻吉。五字長城劉長卿，絕倒高岑七言律。武湖六月波搖天，武湖令君稱最賢（楊簡庵）。武湖遺蹟吊黃祖，禰衡荒塚埋蒼煙。當時國士盡滿座，回顧淚落沾綺筵。攜尊更醉魯臺上，落日似見龜蒙巔。滆湖蔣翁復好手（穎揆），我讀新詩不離口。賞心獨許元卿知，脫帽便醉梁谿酒。此時邵子吟正豪，詩成寄我雙錦條。氣雄時擬殷公槊，入陣要聽田僧超。蔣翁咄嗟復助奇，潑墨書成頃刻碑。玉欄鸚鵡一時叫，鶴林寺花開滿枝。吁嗟往事難重說，四十男兒空捉搦。生平自有仲連心，全身且剩常山舌。君去青門卧草堂，我歸雙槐鼓滄浪。異人倘問中郎遇，應說毘陵邵子湘。

陳維崧《兩髯行贈子湘》　我髯穴似緣坡竹，君髯捲若蝟毛磔。兩髯意外一握手，熟視無端笑啞啞。家鄉流浪不見面，見面乃在長安陌。感激聊爲肝膽言，讙愬互詡文章伯。憶昔蘭陵數鄒（訏士）董（文友），賤子結交眞莫逆。可憐爲人好心事，拉我談詩妙風格。花天同領百罰杯，月地共枕千人石。鶱管三更每換吹，鵾絃半撚偏低擘。一尺紅衫不自惜，直向柈中裹魚炙。故將惡語惱蠻腰，要使春顋暈微赤。邇來蹤迹頓錯落，當日歡娛太狼籍。晚歲交君才更健，出手壓倒羣兒百。詞場虎跳或龍擲，筆陣銀鉤兼鐵畫。長安雪片大如蓆，我今誤作長安客。底事青門淡蕩人，也挽馬檛隨老革。君家水上幾閒閣，君家煙際一區宅。畦蔬差足媚盤餐，園果麤能餖盤磔。噫嘻噓，得歸且種東邨麥。

王士禎《戲題兩髯行後贈其年子湘》　楚王宴章華，乃以長鬣相。彼鬣有何好，霸國用自壯。平生交兩髯，于思不相讓。絕倫陳魁梧，軼羣邵跌宕。昨見兩髯行，翛然忽神王。士龍能笑不，吾髯幸無恙。

宋犖《惠山紀游寄子湘》（存目）

胡慶豫《過常州懷邵子湘》　舟泊梁溪月上時，坐聽晚寺遠鐘遲。疎林鴉陣烟中見，隔浦漁燈樹外移。剩有銅花能吼匣，攜來玉友且盈巵。髯翁逸興知何似？山閣風清自咏詩。

郭元釪《答邵子湘》　芙蓉湖上邵髯翁，高行鴻文眼界空。京雒聲華懷漫刺，江湖踪跡趁歸鴻。南豐不讓劉中壘，杜甫平交嚴鄭公。老却少微星下客，夢魂肯踏軟塵紅。

吳雯

論述

王士禎《蓮洋詩鈔序》 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游，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遊處，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閎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余胠其篋得盡簡數十番，讀而駭歎，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枋文章海內，其駭歎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余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慨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爲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予召之飲酒，既酣，復胠其篋，則其詩雷碌劃豁，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灺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賞如曩時也。

《香祖筆記》卷九 蒲州吳天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爲仙才。

趙執信《談龍錄》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爲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瀠迴澄澈，是終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查爲仁《蓮坡詩話》 吳天章徵君（雯）居蒲州永樂村，爲新城入室弟子。有「門前九曲黃河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之句。己未秋，友人自山右來，攜其鈔本詩一帙，即假歸手錄，而「門前九曲」一首已佚。其他五言如：「潮來全楚白，雲上半江陰」、「一燈殘夜後，百感壯年來」、「鐘鳴少林寺，月上轘轅關」、「階前雙樹老，戶外一峯閒」、「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七言如：「倦馬爭投盤豆館，饑烏空噪赫連臺」、「時驚橘綠橙黃候，路入秦頭虢尾間」、「當年情事悲鴻爪，近日文章愛《馬蹄》」、「河聲卧聽崑崙遠，嶽色晴瞻太華高」、「寒瓜引蔓垂茅屋，野水生波入稻田」，皆得唐賢之神髓者也。天章墓誌，新城撰；《蓮洋集》，新城親爲評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徵君詩清挺生新，趙秋谷宮贊謂「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粗服亂頭亦佳」，恰稱其詩之分量。徵君詩名因新城尚書揄揚而重，然新城之詩牢籠衆有，鎔鑄羣言，而徵君不使才，不逞博，不尚聲華，不求娟好，固各行其是者。而新城賞之，不啻口出，意所合者在神理意味，而不在軌轍之同途者耶？

延君壽《老生常談》 吳蓮洋原有粗服亂頭之妙，特才氣不能雄肆耳。歌行非無大篇，如《海上贈秋谷》詩，起首筆力超拔，中間屢用「噫吁兮」字，反受其累。《宋中吟》、《蔡州道上》、《祖龍行》等篇，可稱合作。其小品卻有可觀，不僅「當門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也。《鄉寧山城即景》云：「山雲啓新霽，林屋含清暉。風吹兩黃蝶，時繞山樓飛。老農向煙且驅犢，溪女背人猶浣衣。」又「雲來松際陰，泉到竹根散。」宛然如出柳州手，勝於「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等句。作者五古當以此意求之，方能無失。五律一體，實在本朝諸人之上。《寄向書友》云：「曾聞向始平，能注《南華經》。之子眞苗裔，江山發性靈。寒蛟終謝餌，老鶴不梳翎。載酒鶯花節，長吟入洞庭。」無一字不錘鍊而出，不必定是學太白。《留王孟穀游風穴時將歸楚》云：「風穴何年寺，傳聞水石間。雲中千樹密，谿上幾僧閒。花信宜攜酒，春心且看山。休言涉魚齒，凍雨損朱顏。」著力不多，味之彌覺雋永，「春心」五字，尤有逸致。《題顧亭皋園》云：「鄰舍草堂近，灌園同一泉。白雲扶杖客，芳草著書天。稅在桃花外，心當綠水前。東屯愁杜老，錯買瀼西田。」藹藹藥苗綠，茸茸梅蕊紅。懷人眠夜雨，種樹立春風。避世幾曾見，素心今不同。何年能負笈，幽桂日成叢。」仲叔羈棲日，山公把酒時。林泉從此識，花竹盡堪思。野蔓纏青壁，山禽下綠枝。他時尋石路，應得九峯疑。」著語之妙，不可思議，神韻氣味，居然自異。《憶棲巖寺》云：「最憶棲巖寺，招涼有舊亭。河流週郡白，山勢入關青。崖斷蜂留蜜，松高鶴墜翎。盧師吾有約，許共一函經。」新城尚書極稱「山勢」句，然好在下邊接得健，否即空腔矣。《送周星公禮部出守南康》云：「萬里敷文命，歸無翡翠裝。一麾辭北闕，十月下南康。問俗匡君側，狂歌五老旁。彭湖秋正闊，波浪浩茫茫。」「香爐吾最愛，雲氣似香煙。太守能清靜，高齋對晏眠。更邀徐孺子，同聽谷簾泉。好在春明候，騎牛西

澗邊。」一片化機，更不知爲五言律。後一首中二聯未嘗不對，卻似散行者，於下半首「更邀」二句，忽作一折筆，律詩至此，可云靈妙絕倫。

康發祥《伯山詩話》 吳天章(雯)《蓮洋詩集》，宗法漁洋，而才力較薄，漁洋每譽之不絕口。其佳句如《次青縣題壁》云：「當門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題雲林秋山圖》云：「經營慘淡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其他佳篇寥寥。蔣心餘太史《論詩》云：「漁洋於蓮洋，宏獎何其寬。」心餘之論，吾亦云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文・蓮洋詩鈔》 雯天才雄駿，其詩有其鄉人元好問之遺風。惟熟於梵典，好拉雜堆砌釋氏故實，是其所短。劉本無所別擇，故頗傷冗濫。此本沿新城之派，又以神韻婉約爲宗，一切激昂沈著之作，多見屏斥。反似鄰於清弱，亦不足盡其所長。

翁方綱《漁洋詩髓論》 客曰：「漁洋自言與海內論詩得髓者，惟一吳天章耳。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眞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蓮洋，曰丹壑。皆舉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

《靈芬館詩話》卷二 吳徵君《蓮洋集》清微婉妙，漁洋亟稱之，比於太白、東坡。集中五律一體，幾幾望青蓮之門戶。五歌在《唐賢三昧集》間，七絕亦多合作。阮亭賞其《題雲林畫》及「千點桃花尺半魚」之作，猶未足以盡蓮洋也。

《國朝詩話》卷一 蒲州吳徵君天章(雯)初至京師，未知名。新城極賞其詩，稱爲天才，常口誦諸巨公前，吳名大噪。予按新城《河中》詩「河聲近挾中條雨，關勢遙分太華旒」一聯，意象高遠，非凡筆可效。天章「河聲夜聽崑崙遠，岳色晴瞻太華高」，更覺渾成也。天章復有「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之句。意其生河岳間，故應獨擅勝場。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四引《分甘餘話》 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

《筱園詩話》卷二 阮翁極賞吳天章詩，稱爲仙才。洪昉思、湯西崖皆及門高弟子也。然天章《蓮洋集》，才力單弱，昉思篇幅尤狹。二人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西崖詞旨雅馴，清整而欠雄厚，亦無足動人者。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唐益庵廣文見余詞補中，錄吳蓮洋詞「藕絲何用尋孔」句，疑有誤字。憶謝皋羽《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當是所本。至謝詩所用何典，余自慚荒陋，不復能省。周季貺司馬謂用內典帝釋事，余於釋教素未究心，家亦無其書，帝釋事如何，至今未解。詞係雪中過曹正子次韻，調寄《摸魚兒》云：「雪初飛、林塘竹樹，椏杈禿尾銀鳳。紙窗活火茶煙繞，那管夜來寒重。書塞棟。喜更有、貂幃犀押珊瑚控。塤篪伯仲。況千里剛來，天涯一笑，且摘紫髯凍。　玉龍吼，輦下雙成嬌董。藕絲何用尋孔。但憑銀甲漫天舞，意興一般飛動。綿竹頌。恰羔雁、方將杞梓梗楠貢。金蓮地湧。卻結想龍華，遊思鵬運，戛王破塵夢。」蓮洋名雯，字天章，蒲州人，康熙中舉鴻博，未遇。詩學李供奉。漁洋門下，應推第一。

《黃湄先生遊太華山遂得結屋地賦贈》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十字奇警，寫長虹從未到此。

《雜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卽韓子「歸愚識夷途」意，寫來生辣。

《東方曼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結有特識，彼以神仙詼諧目之者，眞肉眼也。

《憶棲岩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新城欲以「山入百蠻青」句敵之。

《望華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氣自滿關中」，五字千古。

《雲中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起四語，盛唐人有此風骨。

《宿吳山寺樓簡嚴灝亭先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一句含三層意，從「萬里悲秋長作客」一聯悟出。

《明妃》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吊明妃並寫懷抱，方脫前人束縛。

《文中子舊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上書于隋文，非其時也。如此持論，文中亦應首肯。

《題雲林秋山圖爲查德尹》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石田翁仿雲林畫，其師杜瓊從旁觀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解得此意，方得此詩之妙。

《戲贈李武曾》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猶有未忘生死者在。

《明妃》《清詩評註讀本》卷六王文濡評：擡高明妃，持論平允，一結尤雋。

傳記

王士禎《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漢魏已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衆矣。顧所號爲仙才者，惟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亦多矣，余獨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予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卽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且謁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予居田里，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楚些，其末云：「已空文字障，靜閟莊嚴劫。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至，將君遺命。予詩若爲之讖然。嗚呼，異哉。豈予與君精神感通，雖越在二千里，不以幽明間有如此耶？既次其詩，遂爲其銘。君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六年授蒲州學正，十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卒後幾年，吏部按籍銓授知臨穎縣。君幼孤，母朱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籍于蒲。君姿秉殊絕，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以爲不足爲，雖在諸生，輒瀏覽羣籍，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弗習也，旁及釋老內典祕笈，皆鉤貫其旨趣，含咀其英華，而尤于「五際」、「六義」有深嗜焉。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永樂，唐縣也。李石兄弟三相皆居之。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號玉溪生。玉溪者，永樂水名也。君少而食貧，無以爲養，數游京師謁父執友，年二十餘矣。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予一日過同年榮工部洞門，見其詩云：「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云：「濃雲溼西嶺，春泥霑條桑。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大異之，曰：「此非今人之詩也」，吟諷不絕于口。久之，君再入京師，一見談藝，輒夜分不休，如釋迦之有鶖子，潙山之有寂子，相說以解，不待往復扣擊。君固以謂予一人知己，如後山之於南豐也。戊午、己未間，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顧問，特舉制科。海內名士鱗集闕下。君在舉中，顧獨兀寂守，素不與他人走。健僕囊巨軸，宛顏低眉望門求知者，競馳逐，膠牢澹泊，門有雀羅。予以是益重之。臨朐馮相國知君名，以扇索其詩。君大書二絕句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遇，亦不悔也。君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而梁、宋間詩尤工。晚訪舊天津，復與予相見京師。時康熙辛巳，君年將六十，倦游矣。君好友天下士，士之名雅者亦皆援君以自重。所至縞紵贈答無虛日，然君胸中涇渭，不狥世俗毀譽涼燠以爲親疎，故人亦樂就之。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叔度汪汪如千頃陂者，庶幾似之。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日之意。情耽隱逸，僕僕四方。謀外斗以爲甘旨之奉，非其志也。嘗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自足，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嗚呼，其可悲也。君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未刻尚千餘篇，予刪之不少貸，所存皆卓然可傳，蓋痛君彌留不忘諟諉之意，亦以報亡友于地下云爾。今當寧右文士苟懷一藝，朝躡芒屩而夕登館閣者，何限君之名，固已聞于朝矣。而終不遇，窮老以死，是尤可悲也。君娶祁氏，有子二人。江蘭，早卒。崇厚，州附學生，亦前卒。繼娶聶氏。孫一，逢源，尚幼。卒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阡。君嘗以詩賦應制科，故稱徵君。

王苹《吳徵君雯傳》 徵君姓吳氏，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于詩筆之間。一再試，有司不見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禎時官禮部，見而嘆爲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爲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會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朐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絕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游，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千金鬻財里中，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政，致之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晚訪

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爲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詩興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鶖子，潙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餘篇，新城刪定爲如干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王苹曰：余己未歲暮，始于蒲州識徵君，鬚髯嘯然，飲酒不數升輒醉，醉輒左手持饆飥，右持冷炙，吟詩不輟。過其家，屋破，日光穿漏，土銼上一卷數寸許，紙敝墨渝，如市肆籍，書皆顏柳戈磔，則其近詩。今二十餘年矣。徵君好仙佛，淡榮利，晚有鄭谷之竹四畝，欲作堂歸老不獲，悲夫！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吳雯，字天章，蒲州諸生。所居曰永樂鎮，有玉澗水，唐詩人玉溪生故里也。天章有異才，雅工詩，善參活句。曾一應博學鴻詞舉，已而被落，依人遠游，倚硯田爲生活，亦士之失職不聊者也。初，天章至京師，落落無所合。新城王阮亭先生得其詩，讀而駭嘆，謂非輓近人所有，目爲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舉示館閣諸公，如所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河聲遏雷首，雨氣下風陵」。「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計不下數十句。葉訒庵學士大加擊節，下直即命駕往訪，詩名由此大噪。先生又嘗語人云：「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蒲阪生。」其爲哲匠所心契如此。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爲子代鈔百十紙，審視非完本，即諸摘句亦多散佚。然金薤琳瑯，亦何必多之爲貴耶？聞天章在都日獲古銅章，篆「獄色河聲」四字，大喜，謂己所卜宅合當勝處，侈爲神畀。予謂《蓮洋詩》鬱葱秀拔，而瀏泫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涘。援印語作詩評，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也。「河嶽英靈」，請即以名其集可矣。

《清史列傳・吳雯傳》　吳雯，字天章，山西蒲州人，原奉天遼陽籍。諸生。父允升，任蒲州學正，卒於官，遂家於蒲。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報罷。雯少明慧，流覽羣籍，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旁及釋老、內典、祕笈，皆能鉤貫旨趣，含咀英華，所得一發之於吟咏。既屢試不售，游京師，謁父執梁熙、劉體仁、汪琬，皆激賞之。尤以詩見知於王士禎，目爲仙才。嘗語人云：「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蒲坂生。」一日，與葉方藹同直，誦其警句。方藹下直就訪之，名大起。大學士馮溥以扇索其詩，雯大書二絕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遇，亦不悔也。歷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晚訪舊京師，歸。未幾，居母憂，以毀卒。雯詩有鄉人元好問之風，不使才，不逞博，不尚聲華，不求媚好，峻潔微遠，自露天眞。性尤服善，趙執信論詩，好用馮氏法攻人之短，後相值於都門，雯出卷相示，曰：「曩之所攻，悉改之矣。」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著有《蓮洋集》二十卷。蓮花洋在普陀山下，雯據《名山記》華岳山下有蓮洋村，因取以名其集云。

紀事

《漁洋詩話》卷上　蒲阪吳雯天章，初至京師，未知名，余亟賞其詩，謂爲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文敏訒庵（方靄）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又「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即命駕往訪之，吳詩名大噪都下。所居永樂鎮，即唐永樂縣，有玉谿，李義山家於此。

趙執信《談龍錄》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騭，余以饑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吳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父允升，順治初舉人，爲蒲州學正，卒於官。遂籍於蒲。少姿稟殊絕，薄帖括不足爲，詩情高邁。當世無輩耽二氏之書，有出世之志，故其詩亦頗用禪語。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鎮。鎮即唐之永樂縣，有玉谿李義山之所居也。食貧無以養母，以拙於時藝，困蹶場屋中。體貌粗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而詩才特超妙，人嘗比之溫飛卿云。與歷城王苹爲吟友。康熙己未，以鴻博徵。初至京師，未知名。王士禎見其詩，亟賞之，謂爲天才。【略】吳詩名遂譟都下。【略】既試，報罷。遂遊趙、齊、魯、梁、宋、吳、越、秦、楚，浪跡半天下。晚至津門，又入京師，終不遇。【略】士禎嘗稱其《過眞定》詩云：

「『眞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殆不減楊廉夫。」【略】其推敬如此。而趙宮贊執信稱之則云：「千頃之波，不可清濁，天姿國色，亂頭粗服，皆佳。」其詩全首如《古意》云【略】。《吳門初春》云【略】。摘句如《黃湄遊太華山得結屋地賦贈》云：《晚望》云：「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半山》云：「白雲逗殘雪，忽見前峯暝。」《憶棲巖寺》云：「河流同郡白，山勢入關青。」《瓜步舟次》云：「稍次廣陵郭，忽逢京口山。」皆卓然可傳。【略】今《蓮洋詩鈔》十卷、《蓮洋集》二十卷，蓋即士禎所定本。浮山張體乾得之，士禎門人黃叔琳家刻之者也。

《新世說・企羨》 吳天章晚年買圃鄭谷之口，蒔梅種橘，吟詠自如。王阮亭謂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號爲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本朝作者如林，不得不推天章爲仙才焉。

《清稗類鈔・狷介類・吳蓮洋耿介》 吳蓮洋，名雯，性耿介。康熙己未，嘗應博學宏詞之徵，在京待試。一日，益都相國馮文毅公溥以便面索書，蓮洋提筆濡墨，大書一絕句還之，不以拘守繩墨爲足恭也。馮亦不介意。

《寄張汝作兄》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梅樹君謂：津門詩學，遂閒堂張氏首倡其風，繼之者則于斯堂查氏也，張氏門業甲三津。魯庵方伯由歲貢起家，官駕部郎中，出爲陝西驛傳道，安徽按察使，【略】遷福建布政使，署雲南巡撫。落職家居，築遂閒堂、一畝園、問津園、思源莊、篆水樓，極園亭聲伎之盛。天才不羈，性復慨慷。家饒於財，推解不倦，延接名流。一時主其家者，如姜西溟、吳蓮洋、朱竹垞、趙秋谷、查初白、汪退谷、梅定九、洪昉思、王石谷、方百川、靈皋、朱字綠、張石松、陸石麟、徐芝仙、王清淮、馬清癡，同邑則梁崇此、李大拙、龍東溟、黃六吉、查漢客，飛箋刻燭，文讌無虛日。時人擬之月泉吟社、玉山草堂。蓮洋嘗與魯庵言志云：我家中條山下，環以玉溪之水。儻買圃鄭谷之口，構草堂十餘間，有樓眺遠，有亭納爽，有屋貯書，院種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面雷首，肘太華，徜徉終老，足矣。魯庵笑不言。居數年，蓮洋告歸。比抵門，見廬舍頓改，皆魯庵爲搆植，一如其所言。蓮洋《寄張汝作兄》云：「慷慨成高隱，艱難就草堂。買山原所自，高誼不能忘。」汝作，魯庵字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蓮洋詩鈔》 十卷，國朝吳雯撰。【略】其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後士禎爲刪定，存千餘首。【略】因雯沒之後，未及刊行。故《懷舊詩序》曰：蓮洋卒後，阮翁爲作墓誌，且刪定其集，迄今將二十年，未行於世。意其時阮翁耄而多忘，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也。池北書庫散失殆盡，《蓮洋集》從可知矣云云。然其集實已歸吳氏。乾隆辛未，汾陽劉組曾裒其全稿刻之。又以士禎所評者別刊一小冊竝行。越十三年甲申，蒲州府同知山東孫謂，始從雯姪敦厚得士禎所定原本，簡汰重刊。詳載士禎之評，併以劉本所遺者補刻於後，以所見墨迹補之。其士禎所刪而劉本誤刻者，咸爲汰去。凡得古詩二卷，近體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一卷，文一卷。冠以墓誌，而附以同時唱和題詠之作。即此本也。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別本蓮洋集》 二十卷，國朝吳雯撰。【略】案王士禎作雯墓誌，稱其詩一刻於吳，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皆未見。趙執信《懷舊詩序》，稱雯以遺稿付王士禎，雯歿後將二十年，其集未出，疑士禎耄而忘之。又稱池北藏書，散失殆盡，是集可知。則雯之原稿似乎散佚。近時乃疊出三本。一爲臨汾劉組曾所刻。一爲山東孫裁所刻。一即此本，爲浮山張體乾所刻。劉本稱得自士禎門人黃叔琳家，孫本及此本幷稱得自雯姪秉厚家，皆以士禎評點相誇。孫本竝考核評語之同異，此本更較量圈點之眞僞。考第七卷中《留別車仝》詩，載士禎評曰：「今車仝果領解中州，此亦讖也，惜天章不及見耳。」灼爲雯沒後之語。則士禎所定，或歸諸吳氏，亦未可知也。然士禎諸說部中，所品題獎借者，幾於指不勝屈。今其集率久覆醬瓿，無人重其姓名。而雯詩獨數刻而未已。是知雯詩足以自傳，不以士禎始重也。刻雯集者反若借士禎以傳雯，然則使雯不及識士禎，即謂雯詩不工乎。三本之中，劉本詳備於孫本，此本又詳備於劉本。要之詩之工拙，不係篇帙之多少。今繕孫本入祕閣，而此本則存其目焉。

藝文

納蘭性德《詠吳雯》四首　頻年京洛感衣塵，本自橫汾舊隱淪。忽以海南題柱客，浪傳河上緯蕭人。感因道德交方古，氣爲文章意益眞。許爾千秋是知己，傷心便作九原身。

片語端能訂久要，合歡花下和吹簫。琴尊笑語違三日，冕屐風流隔六朝。豈敢再過丞相府，惟應常夢侍中貂。夜臺先有阿蒙在，且省茫茫怨寂寥。

早年聲譽重瑤林，中歲承恩紫禁深。安世詩書尊扈蹕，元成閥閱競冠簪。文章頗厭當時望，事業終懸溥海心。哀樂隨人從不敢，爲君特地一霑襟。

十載曾聞幼婦辭，願將銀管寫烏絲。愁當鸚鵡洲爭傳處，痛在玲瓏再唱時。舊譜漫教蟲網徧，閒情空有笛人知。從今錦字休零落，一認弓衣也淚垂。

陳維崧《王禮部阮亭席上送吳雯歸中條山》（存目）

惠周惕《復次韻寄天章》　吳郎詩腸清，出語有風格。才大命轉窮，悲吟到頭白。竭來袖寸管，半歲春明客。滾滾醉中題，翩翩屏上跡。眞堪碧紗籠，忍使飛塵積。豈知詩窮人，弄筆坐麾斥。秋成遇凶年，文字亦被厄。天塏豈無地，使子在草澤。富貴來何時，但見朱顏易。得酒且自歡，狂歌拓霜戟。

韓菼《贈蒲州吳雯》　大塊齊一指，所好適萬族。拙者謝所牽，結念愛幽獨。時步城西寺，逍遙獲良覿。素心愜新賞，窣豁娛心目。徙倚長松下，好風迎襲襲。投余青琅玕，浩歌激林木。太息念此身，蘧然爭一覺。世事覆醯鷄，萬貌媚嗌喔。苟得徒爾爲，謦謦同哺穀。咄嗟泫秋露，其骨朽已速。何當金石堅，十年學無學。實不是苦縣，又不溺身毒。微言揭鄒魯，有味如啜菽。鏡子非青銅，磨冶含中垢。平生空肩羸，小枝耻雕斲。清詩發孤笑，妙善倘商榷。醍醐子以灌，滄浪我當濯。千古有寸心，此身足未足。

仝軌《青士明府招同吳天章游閿鄉南山九龍泉入夜始歸署賦詩紀事》（存目）

洪昇《寄蒲州吳天章》　河中吳氏子，淡泊亦吾師。人帶烟霞氣，文兼冰雪姿。殘碑尋有道，荒塚拜希夷。懷古題新句，千秋結素知。

朱彝尊《題吳徵君（雯）詩卷二首》　藉甚吳郎大雅材，賦詩不上柏梁臺。翻飛却似橫汾雁，幾度秋風上苑來。

三晉風騷雜僞眞，遺山歿後更無人。把君行卷誰堪並，除是番禺屈大均。

又《摸魚子・贈吳天章》　愛蓮洋，無多行卷，才華直恁明秀。紛紛日下柴車至，逸藻吳郎希有。李十九，慣把汝、詩篇三載藏懷袖。今秋邂逅，便訪我城東。涼波殘月，曉度玉河柳。

交期合，不在時時握手。傾心偶共杯酒。六街聽倦鼕鼕鼓，頗厭征衣塵垢。殘雪後，待驅馬、盧溝轉入孤山口。蒼厓若臼，伴翠竹黃梅，香林守歲，清興爾能否。

王士禛《送吳天章歸中條山》（存目）

又《輓天章徵君》　生入甘露門，死爲甘露滅。豈況無生忍，不生亦不滅。予昔事禪悅，兼復慕游仙。門前玉女峯，上有十丈蓮。下界六十年，逢場暫游戲。來去衆香國，終然飽禪味。不屑海山住，應歸兜率天。下視大火聚，蟻蠓爭撲緣。已空文字障，靜閱莊嚴劫。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天章逝時，異香滿室，與先兄西樵同。衆香一語，亦脗合，奇矣。）

李孚青《寄河中處士吳蓮洋》　太息河中隱，孤標與世疎。辭榮佯墜笏，避詔感圖居。新貴矜華屋，孱軀戀敝廬。漁童諳鼓枻，翟氏解揮鋤。官道多遺屩，隣家許借驢。園丁分果蔌，溪友送魴魚。時輩誰知此，先生自晏如。江花暮春句，汾雁早秋書。賤子輕朱紱，三年去玉除。因風憶眉宇，崔曙昔相於。

趙執信《咏吳雯》　蒲州吳雯蓮洋拙於時藝，困蹶場屋中。體貌粗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而詩才特超妙，余嘗比之溫飛卿云。與漁村同薦，既試，報罷。其父故與阮翁同年，始入都，以詩投謁。阮翁心折，極口爲延譽。而其性迂僻寡合，遂淪棄終身。與余甫一見，如舊相識。余好用馮氏法攻人之短，惟蓮洋不以爲忤。其作字用馮法，粗知間架，然不能工也。晚相值於津門，出詩卷見示，曰：「曩之所攻悉刪改矣」，乃知其非名輩所及也。屬余論定，余請俟異日。蓋其時正逢阮翁之怒，不敢闌入詩壇故耳。又數年，蓮洋卒於家。卒後，其集聞送新城阮翁，爲作墓誌，且刪定其集，迄今將二十年矣，而未行於世。意其時阮翁耄而多忘，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耶。若然池北藏書散失殆盡，《蓮洋集》從可知矣。

築室中條山，招手玉女峯。黃河遶門前，滌盪萬古胸。埋頭試牘中，啼號羞秋蟲。風

騷適榛蕪，揮刃侔神工。脫棄范陸習，踐履岑高蹤。貌似溫方城，才與遇並同。詩老性護前，於君禮獨隆。貴遊負販豪，交臂來趨風。聲名天可假，時命人能窮。瓠落王官谷，穿冢連司空。遺文寄池北，飄散隨萍蓬。追維平生言，使我心忡忡。虛疑玉溪底，匣劍藏芙蓉。終當沉鐵網，大索蛟龍宮。（王官谷、玉溪皆在中條。）

又《送吳天章之太原二首》 秋雨勢不已，秋風動萬山。送君薊門路，計日井陘關。水暗黃榆色，峽迴青玉顏。猶餘馬行處，憑夢一追攀（青玉峽在井陘）。把酒說幷州，茫茫感昔遊。邊聲催月曉，山氣壓城秋。桑落經時醉，黃花九日留。君歸渡汾水，爲問雨中舟。

商盤《吳天章歸中條山韻》 圖畫青龍寺，鄉心動季卿。探囊知定業，掣簟謝浮名。抱璞猶懷寶，臨流且濯纓。蒹葭深處路（在西溪），我見亦含情。昨歲相逢處，宗陽宋故宮（龔與汪君晤於玉笥先生信天書屋，爲南宋宗陽宮故址）。每驚新句就，宛與古人同。旬線秸中散，玲瓏盛小叢，總宜船在否，回首豔游空。十五人登第，同時授史官（諸徵士授翰林者十五人）。紅雲何處捧，翠袖不勝寒。補屋勞纖手，歸田懼素餐。重思少陵語，吾道本艱難。林壑通幽異，知君別業存。奇書藏蠹篋，稚子欵柴門。風雪深時到，仙凡悟後論。灌園他日訪，蘆芥長兒孫。

洪昇

論述

綜論

朱溶《稗畦集敘》 余輯是書訖，昉思返自衢，偶出近作，余大驚曰：「子之詩乃至是，何相識之晚耶？」昉思因傾篋相視，余誦之三四，不自知首之俯于地也。余行天下三十餘年，所見詩不爲不多，要其實，與昉思匹敵者蓋少。昉思近體宗少陵，然求少陵一言半辭於其集中不得也。其古詩則高、岑，然求高、岑一言半辭不得也。盡精肆力，心得其意，而變化無方。其發者泉流，突者峯巒。而幽者春蘭也，其璣琲則燦爛也。其音節和平，金石宣而八音奏也。若鉤繩規矩，則斥候遠而刁斗嚴也。嗟乎昉思，是亦可謂難矣。雖然，吾猶有以進昉思，夫以昉思之才之性情，庸詎爲詩人已乎。

戴普成《稗畦集敘》 洪君昉思，與余同爲黃文僖公孫壻友也，以齒與材寔先後進也。洪君長余十五歲，工爲詩辭，聲聞滿天下。【略】洪君自京師南還省兩大人，溫清之餘，常下榻余家。因得論詩承教，且悉出所著五七言近體。余細讀之，琢雕以爲奇，而音節必和，洸洋以自適，而首尾必實。其遠遊西方，實無可奈何，常思息交返里，娛侍高堂，篇中言外，數致意焉。其至性尤有足多者，信乎合古人之意，而非近世所幾及也。然洪君自視猶欿然不足，適會華亭朱若始先生至湖上，洪君卽錄以質先生。先生於古人至深，其嗟嘆稱道，此余又踰之。顧以爲欲傳世行遠，寧嚴毋寬，寧少毋多，乃痛刪削。茫昧如余，亦時時與商榷，凡千餘篇，僅存如干首。

《不下帶編》卷三 昉思嘗以己作屬埴曰：「吾詩恐鄙樸難售，君筆如繪家設色，可爲吾施淡粉輕胭，稍爲點染。」顧昉思詩渾朴，淡而有風致。本華實相□，而遜心虛矜，深悉此中甘苦，故有是語耳。

又卷七 西河嘗評昉思五字律酷似唐人，其氣韻神味，格意思旨，雖似極平，而唐人相奧，自是如此。近好新者，率以庸淡目之，此猶觀舊玉者，不以其神韻，而以其駁蝕，可乎？

趙執信《談龍錄》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

又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

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

查爲仁《蓮坡詩話》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眞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略】洪有集名《稗畦》。竹垞贈洪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以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

《隨園詩話》卷一　錢塘洪昉思昇，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壻也。人但知其《長生》曲本，與《牡丹亭》並傳，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曉行》云：「咿喔晨鷄鳴，僕夫駕輪鞅。四野絕無人，但聞征鐸響。」《夜泊》云：「竹篾隨潮落，蒲帆逐月飛。維舟已深夜，還上釣魚磯。」性落拓不羈。晚年渡江，老僕墜水，先生醉矣，提燈救之，遂與俱死。《送高江村宮詹入都》五排一百韻，沉鬱頓挫，逼眞少陵。

《兩浙輶軒錄》卷七　朱彭曰：昉思遊京師，先受業于阮亭，後又得詩法于愚山，故其詩高超閒淡，不落凡境，在漁洋及門中應與吳天章並傳。兼工樂府，宮商不差脣吻，旗亭畫壁，往往歌之。以故兒童、婦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娶黃相國機孫女，亦諳音律。宜興蔣京少贈以詩云：「丈夫工顧曲，《霓裳》按圖新。大婦和冰絃，小婦調朱脣。」其風趣可想。後因演所著《長生殿》傳奇，至于斥革受辱，又遭家難，坎壈終身。年五十餘，因好游，道經吳興溝溪，墮水而沒。嗚呼！才人不遇，而復蹈捉月懷沙之厄，良可悲也。所作樂府《長生殿》外，又有《天涯淚》、《四嬋娟》雜劇，今已少傳本矣。

《筱園詩話》卷二　昉思篇幅尤狹，【略】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　《稗畦詩集》清整，有大曆風格。有「林月前後入，谿花冬夏開」之句。世但稱其曲子耳。

《晚晴簃詩匯》卷三八　才人失職，詩多激楚之音。其秀在骨，多可傳者。《釣臺》絕句云：「千秋一箇劉文叔，記得微時有故人。」傷當時朝中知舊無相顧者。語至沈痛。

毛奇齡《長生殿院本序》　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既而爲《大晟樂府》，又既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之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寓其思親之旨。予方哀其志，而爲之序之。暨予出國門，相傳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勾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織練未除，言官謂遏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或曰：「牛生《周秦行》，其自取也。」或曰：「滄浪無過惡子美，意不在子美也。」今其事又六七年矣。康熙乙亥，予醫痹杭州，遇昉思于錢湖之濱，道無恙外，卽出其院本，固請予序。曰：「予敢序哉？雖然在聖明固宥之矣。」予少時，選越人詩，而越人惡之，訟予于官，捕者執器就予家，捆予所爲詩爨毀之。姜黃門贈予序曰：「膏以明自煎，所煎者固在膏也。然而象有齒以焚其身，未聞幷其齒而盡焚之也。」昉思之齒未焚矣。唐人好小說，爭爲烏有，而史官無學，率摭而入之正史。獨是詞不然，誣罔穢褻，概屏之而勿之，及與世之所爲淫詞豔曲者，大不相類，惟是世好新聞，因其詞以及其事，亦遂因其事而幷求其詞，則其詞雖幸存，而或妍或否，仕人好惡，予又安得而豫爲定之？

《劇說》卷四　稗畦居士洪昉思昇，仁和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薈萃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剌取古今劇部中緜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塡詞初畢，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回時，驟車中惟攜《元人百種曲》一部，日夕吟諷。至都門，値《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數折。昉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劇奏《長生》出涕漬，宮商樂府重《金鍰》（《大樗集》工樂府，宮商不差脣吻。其七古，《金鍰曲》最佳）。《四嬋娟》與《天涯淚》，播遍旗亭唱小鬟。（武康洪昉思昇。）

分論

《石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玩詩意乃魯地之石門也。憑吊晨門，亦自抒懷抱。

《雪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山東不流雲」五字，寫盡雪望。

《柬李東琪》《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貧賤論交，到處皆難，長安尤甚。此身親閱歷之言。

《衢州雜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鳥飛者伏也。此爲下有伏兵而言。若「連雲列戟」，則鳥不敢飛矣。體貼入微。下半寫亂後景象，如置身古戰場間。

《釣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非表光武，正嘅在貴忘賤者之古今皆然也。

《答人絕句》王士禛《皇華紀聞》：友人杭州陸麗京圻，東南名宿，出家十餘載，入粵，謁天然和尚于丹霞，法名德龍，字誰庵。棲賢僧云：天然爲易名今竟，字與安。此後往武當山，不詳出處矣。門人洪昇有《答人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鉢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講山，麗京別號也。《漁洋詩話》卷上：陸圻字麗京，號講山。武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釋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終莫得而詳也。洪昇昉思《答人絕句》云。《香祖筆記》卷九：武林陸圻，【略】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略】又常游溫台諸山中，無定所。【略】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云【略】。昇，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廩。歸杭，年五十矣。甲申，自苕霅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陸講山，謂麗京也。麗京或傳仙去，或傳爲僧，或傳相遇於天台石梁，故有此詩。

《金鑮曲爲王貞女作》《隨園詩話》卷一：先生爲王貞女作《金鑮曲》云【略】。其事，其詩，俱足千古。篇終結句，餘韻悠然。《耐冷續談》：江南女子王秀文，幼字於項，以金環爲聘。後項生貧，不能自存，父母奪志，別字豪家子，女取金環吞之，已不救矣。有道士來，灌以藥，將金環吐出，重歸于項。洪昉思昇作《金環曲》云。

《寄韋先生六家》《吳興詩話》卷一：武康韋六家（人鳳）與徐宗伯友善，贈答頗多。洪昉思（昇）亦贈詩云：「昭代遍徵避，如何留逸才？草堂卧雲處，遠在東山隈。林月前後入，溪花冬夏開。始知有眞隱，不望鶴書來。」

《咏燕》《不下帶編》卷一：埴兩爲淳贅于杭，與洪君昉思昇遊踪最密，乃忘年交也。嘗爲予曰：「幼初爲詩，有『雪輕梅綻蚤，天遠鶴歸遲』句，吾微名頗蚤，而凋謝或遲。中年遘家難出奔，所至顚躓，有《咏燕》云：『銜泥勞遠出，覓食耐卑飛。繡幕終多患，□堂詎可依？』自謂此中有一洪昉思在焉，呼之欲出。」

《題唐六如墓》查爲仁《蓮坡詩話》：唐六如墓在桃花庵，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犖）重爲修葺，一時名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略】錢塘洪昉思（昇）詩云：「吳興僻性解憐才，踏雪唐家墓上來。豚柵雞棲無覓處，獨尋殘碣洗荒台。（宋中丞從沈客子所請也。）」頗學吳趨年少狂，逃禪垂老悔詞場。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吊春風柳七郎？」《不下帶編》卷一：昉思《題唐六如墓》：「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吊春風柳七郎？」蓋自況也。

《長生殿》汪燈《長生殿》序》：曾聞秋士最易興悲，況說傾城由來多怨。青天恨滿，已無尋樂之區；碧海淚深，孰是寄愁之所？所以鄭生馬上，詩紀津陽；自傳筵中，歌傳《長恨》。踵爲填詞，良有以也。逮余汎覽天寶之事，流連秘殿之盟，見夫元人雜劇多演太眞，明代傳奇亦登阿犖。而或緣情之作，聊資子野清歌；累德之辭，間雜溫公穢語。春華秋實，未可相兼；樂旨潘辭，尤難互濟。今讀稗畦先生《長生殿》院本，事與曩符，意隨義異。聲傳水際，淵魚聽而聳鱗；響遏雲端，皐禽聞而振羽。曲調之工，疇能方駕。至所載釵合定情之後，羽霓奏曲之時。夢雨台邊，朝朝薦枕；避風殿上，夜夜留裙。氐妁參媒，笑匏瓜之無匹；可離獨活，羨連理之交榮。今古情緣，非茲誰屬？或謂虛後宮而故劍是求，得遺世而傾國不惜。豈有他生未上，旋嘆芝焚此世難期；忍看玉碎，得無小過取笑。雙星不知，塵坌入而時異處堂，宗社危而勢難完璧。徐溫之刃，已漸及于楊庭；鬻拳之兵，行將凌于楚子。此而隱忍，不幾覆后稷之宗；若更依回，將且致夫差之踣。權衡常變，夫豈渝盟；審察機宜，乃爲善後。推斯意也，知其黃土之封，榮于金屋；白楊之覆，等于碧城。然吾于此竊有慨焉。設使包胥告急，依牆之計不行；燭武如秦，圍城之師未解。則是珠襦玉匣，安能對香佩以傷心；碧水青山，何止聽淋鈴而出涕。就令乘輿無恙，南內深居，而天孫無補恨之方，方士乏返魂之術。亦祇吊盛姬于泉下，何由效叔寶于臺邊？千古悲涼，何堪勝道！即如班姬失寵，感團扇之微風；陳后辭恩，望長安之明月。許婕妤不平之曲，淚溼朱弦；衛莊姜太息之言，心憂黃裡。他若明妃毳帳，侯嫕錦囊，或遼落于江南，或飄零乎塞北，啜其泣矣，傷如之何？茲乃補媧皇之

石，賴有蜀牋，塡精衛之波，幸存江筆。繁絃哀玉，適足寫其綢繆；短拘長歌，亦正形其怨咽，嗟乎，《鄭》、《衛》豈導淫之作，楚《騷》非變雅之音。是以歸寘贈芍，每記諗于美人；扈茝滋蘭，原寄情于君父。而孔公正樂，不盡刪除；屈子抽思，並存比興。猶之子虛烏有，未嘗實有其人；廻雪凌波，要亦絕無是事。于是循環寶帙，似屬寓言；倡歎雕章，無非雅則。馬、鄭、王、白之外，饒有淵源；施、高、湯、沈之間，相推甲乙。使逢季札，定觀止而無議；若遇周郎，亦低徊而罔顧。知羣推作者，洵爲唐帝功臣；事竟硜然，恐是玉妃說客。同里門人汪燈拜識。　吳舒鳧《〈長生殿〉序》：南北曲之工者，莫如《西廂》、《琵琶》矣。世既目《西廂》爲淫書，而《堯山堂雜記》又謂《琵琶》寓刺王四，不花重誣蔡氏，此皆忮刻之論。夫則成感劉後村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而作。牛趙名氏自宋人彈詞已然，豈高臆造哉！予友洪子昉思工詩，以其餘波塡南北曲詞，樂人爭唱之。近客長安，采摭天寶遺事，編《長生殿》戲本，芟其穢嫚，增益仙緣，亦本白居易、陳鴻《長恨歌傳》，非臆爲之也。元劇如《漢宮秋》、《梧桐雨》，多寫天子鍾情，而南曲絕少，每以閨秀才勦說不已，間及宮闈，類如韓夫人小宋事，數百年來，歌筵舞席間，戴冕被袞，風流歇絕。伶玄序《飛燕外傳》云：「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漢以後，竹葉羊車，帝非才子，《後庭玉樹》、美人不專兩擅者，其惟明皇、貴妃乎？傾國而復平，尤非晉陳可比。稗畦取而演之詞場，一新耳目。其詞之工，與《西廂》、《琵琶》相掩映矣。其則成居櫟社沈氏樓，清夜按歌，几上蠟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樓曰「瑞光」。明太祖嘗稱《琵琶記》「如珍玉百味，富貴家不可缺。」然則成以不尋宮數調自解，韻每混通，遺悞來學。昉思句精字研，罔不諧叶。愛文者，喜其詞；知音者，賞其律，以是傳聞益遠。畜家樂者，攢筆競寫，轉相教習，優伶能是，升價什伯。它友遊西川，數見演此，北邊南越可知已。是劇雖傳情艷，而其間本之溫厚，不忘勸懲。或未深窺厥旨，疑其誨淫，忌口滕說，予故于暇日評論之，幷爲之序。同里弟吳人舒鳧題。　徐麟《〈長生殿〉序》：元人多詠馬嵬事，自丹丘先生《開元遺事》外，其餘編入院本者，毋慮十數家。而白仁甫《梧桐雨》劇最著。迄明，則有《驚鴻》、《綵毫》二記。《驚鴻》不知何人所作，詞不雅訓，僅足供優孟衣冠耳。《彩毫》乃屠赤水筆，其詞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也。稗畦洪先生以詩鳴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又好爲金元人曲子，常作《舞霓裳》傳奇，盡刪太眞穢事，予愛其深得風人之旨。歲戊辰，先生重取而更定之，或用虛筆，或用反筆，或用側筆，閑筆，錯落出之，以寫兩人生死深情，各極其致，易名曰《長生殿》。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若夫措詞協律，精嚴變化，有未易窺測者。自古作者大難，賞者亦復不易，試雜此記於元人之間，眞可並駕仁甫，俯視赤水，彼《驚鴻》者流，又烏足云。長洲同學弟徐麟靈昭題。　尤侗《〈長生殿〉序》：自唐樂史作《楊貴妃傳》，陳鴻更爲《長恨傳》，香山衍而歌之。從此，詩人公然播諸樂府，以視武媚娘，桑條韋，殆有甚焉。金元雜劇，有白仁甫《梧桐雨》、庾吉甫《霓裳怨》、岳百川《夢斷楊貴妃》三種，考其絃索亦寥寥矣。錢塘洪子昉思，素以塡詞擅場，流寓青門，嘗取開元天寶遺事，譜成完本，名《長生殿》。一時梨園子弟，傳相搬演，關目既巧，裝飾復新，觀者堵牆，莫不俯仰稱善。亡何，以違例宴客，爲臺司所糾。天子薄其罪，僅褫弟子員以去。洪子既歸，放浪西湖之上，吳越好事聞而慕之，重合伶倫，醵錢請觀焉。洪子狂態復發，解衣箕踞，縱飲如故。噫嘻！昔康對山罷官汴東，自彈琵琶，令青衣歌小令侑酒，彼曲子相公薄太史不爲，況措大前程寧足惜乎！若以本事言之，古來宮闈恩愛，無有過於玉奴者，華清賜浴，廣寒教舞，一騎荔枝香，固爲風流佳話。至七月七夕，感牛女事，私誓生生世世，願爲夫婦，則君王臣妾，得未曾有者。既而興慶樓前，秋風飛雁，馬嵬坡下，夜雨淋鈴，宛轉蛾眉，傷心千古。洎夫方士招魂，九華驚夢，金釵鈿盒，重話三生，比翼連理，天長地久，其與漢家天子，是耶非耶？迥不侔矣。計其離合姻緣，備極人生哀樂之至。今得洪子一筆揮寫，妙絕淋漓，假使妃子有靈，生既遇太白於前，死復逅昉思於後，兩人知己，可不恨矣。安知不酌葡萄、斂繡巾、笑頷歌意，爲《清平調》之續乎？乃洪子持此傳奇，要余題跋，余八十老翁，久不作狡獪伎倆，兼之阿堵昏花，坐難卜夜，雖使妖姬踏筵，亦未見其羅袖動香香不已也。聊酬數語，以代周郎一顧而已。西堂老人尤侗書於亦園之揖青亭。　朱彝尊《〈長生殿〉序》：錢塘洪子昉思，不得志於時，寄情詞曲，所作《長生殿》傳奇，三易稿而後付梨園演習，匪直曲律之精而已。其用意，一洗太眞之穢，俾觀覽者祇信其爲神山仙子焉。方之元人，蓋不啻勝三十籌也。　朱襄《〈長生殿〉序》：余於燕會之間，時聽唱《長生殿》樂府，蓋余友洪子昉思之所譜

也。往至武林，過昉思，索其稿，僅得下半。後五年，爲康熙庚辰歲，夏六月，復至武林，乃索其上半讀之，而後，驚詫其行文之妙。竊惟黃帝命伶倫作爲律，而樂與焉。下逮春秋時，郊廟燕饗朝會，莫不用樂，其所歌者，類皆《三百篇》之詩。漢興，至孝武帝，始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篇，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六代三唐，亦多以樂府題爲詩。唐之末世，遂變爲詞。至金，則以詞編入小說家言。至元而盛，至明而益揚其流。凡燕會間，賓入大門而奏，卒爵而樂闋，奠酬而工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依然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外此而弗第郊者用，廟而已。然論其文之工者，《西廂》、《琵琶》、《牡丹亭》而外，指不多屈。昉思是編，凡三易稿乃成，故其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意以連章，章有意以成篇。篇而章、章而句、句而字，纍纍乎端如貫珠，故其音悠揚婉轉，而出於歌者之喉，聽者但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夫不知其所以妙者何也？以其不知行文之妙也。余因反之復之，諷詠徘徊，見其後者先者、反者正者、曲者直者、緩者急者、伏者見者、呼者應者，莫不合於先民之矩護。昉思懷才不得志於時，胸中郁結，不可告語，偶托於樂府，遂極其筆墨之致以自見。其文雖爲昉思之文，而其事實天寶之遺事，非若《西廂》、《琵琶》、《牡丹亭》者，皆子虛無是之流亞也。窺其自命之意，似不在實甫，則誠、臨川之列，當與相如詞賦，上追律呂聲氣之元，而獨樂府云乎哉！是歲嘉平月，弟無錫朱襄序。　王廷謨《〈長生殿〉序》：壬午夏，洪子昉思自杭州來，持所作《長生殿》，擲余前曰：「聞子能論文，能識我文乎？」余以爲是名下士也，置案頭三日不翻閱。偶朝起，俟水洗面，呆立案左，隨手掀《定情》篇讀之，不覺神爲所攝。噫嘻，異哉！昉思爲誰也？而能是文耶？是文也，而竟出自昉思耶？急追次篇讀之，不自禁又追其次之次讀之，至晝午遂盡上卷。又急追下卷讀之，不自知其拍案呼曰：昉思，其耐庵後身耶？實甫、臨川後身耶？殆玉環後身耶？抑明皇後身耶？何其聲音悲笑，畢肖其人耶？抑得乎天得乎心，而幻化百千萬億不可測之境情，假此游戲人間耶？固超乎冬烘先生之法而自爲法者耶。雖然，何其多情也。多情而出於性，殆收有悟於道耶。然歡娛之詞少，悲哀之詞多，昉思其深情而將至忘情，以悟情之卽性卽道耶。噫嘻異哉！此所謂心合乎天而發於眞者耶。世有昉思之文，則吾儕之眞能論文者，可無寂寞之憂，然不免冬烘先生之謀之殺也。昔卓吾云：「卽爲世人辱我罵我，打我殺我，終亦不忍吾文藏之深山，投之水火。」蓋其意欲公諸天下，而不忍文之眞種子斷絕於世，使後人無所依歸也。余於昉思之文亦然。　容安《〈長生殿〉序》：（洪）君昉思，客長安，衍明皇妃子事，曰《長生殿》，紀實亦□。始也一時紙貴都下，山左趙內翰尤爲賞鑒。此自（疑奪一「有」字）精神命脉，絕不向詞句間討生活，故心之發，動人最切。余向作《幻花緣》數齣，好事者持付梨園，乃今而知紅氍毹上，不免使巧匠露齒。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固也。然音節不細，頓乏天然之妙，令歌者舌撟不下，則亦安在肉之果勝哉！昉思此劇，不惟爲案頭書，足供文人把玩，近時譙會家糾集伶工，必詢《長生殿》有無，設俳優非此，俱爲下里巴詞，一如開元名人潛聽諸妓歌聲，引手畫壁，竟爲角勝者。然是此劇之動人，豈徒優孟衣冠，作傀儡故事已邪！我輩閒情著述，要當令及身享有榮名，方不負一生心血。昔王摩詰制《郁輪袍》曲，見知於時，卒致通顯。在昉思初何有他冀？而風流文采，殆過摩詰。後有識者，幸毋以才人本色，第作周郎顧誤。觀斯爲知我昉思者矣。　容安弟□□拜草。　蘇輪《〈長生殿〉序》：唐宗禍患，實始屏藩；李氏顛危，率由宮寢。念牝鷄之司旦，則九廟皆傾；恨封豕之當塗，則三靈皆晦。緬惟上皇穢德，幾於燕啄龍漦；原夫天寶頹綱，類彼易牛雊雉。傷心養子，意卽黃裙；太息窮途，長埋紫褥。此先朝阿監，難禁永夜悲來；而舊日梨園，時復數行泣下。粵自神堯應運而後，帶礪無虞；天策建議之初，閨闈整肅。好鷹愛馬，重思太穆遺言；流水游龍，曾覩昭陽快論。蓋襄陽公主之女，合奠坤維；且長孫無忌之門，應嫻內則。迨院入回心，人來感業。武媚娘之宣淫中簉，遠逾門婉何妃；韋庶人之瀆亂宸居，更甚貽詩昭珮。災生棄婦之年，衅起裹兒之手，千古慨然，從來舊矣。既而受制中璫，移權節度，已忘祖父之艱難，頓使鐘簴之寥落。《霓裳》曲裏，骨肉飄零；羯鼓聲中，山河破碎。攬半鉤之錦襪，渾如白玉連環；捧下地之香囊，直似藍絲條脫。招魂滄海，返也無時。沈醉三郎，悔將何及？所以連昌故址，匪但哀感尚書；《長恨》新歌，不獨愁縈司馬也。老友洪昉思先生，狂若李生，達於賀監。鐵撥銀箏之座，猥憐傾國佳人；柔絲脆竹之場，每說開元遺事。因寄情於樂部，遂傳習於教坊。宮中娘子，綽約如生；塞上吳兒，蹁躚斯在。還看繡襈以牽車，又見黃衫而舞馬。五家巷陌，雲霞之羅綺常新；十宅軒除，姊妹之衣香不散。望仙樓風景依稀，朝元

閣恩波彷彿。乃復寫精心於初睡，傳密意於橫吹。深摹翦發之情，曲繪掃眉之態。可謂芙蓉帳底，親試鴛鴦；玳瑁筵前，微聞鄉澤者矣。若夫漁陽突騎，潼關稠疊之霜戈；龍武頓軍，蜀道崎嶇之麥飯。竹林大去，奔馬何之？佛室遄歸，含魚不得。莫不停杯慷慨，心推一騎紅塵；度曲淒涼，淚滴三條燭燼。至於殷勤鈿盒，再到人間；奄冉領巾，仍來天上。展畫圖於別館，想形影於前生。則又鬚眉畢肖，漢武帝之輾轉燈前；顏色宛然，殷淑儀之徘徊幕下也。嗚呼，笙簫兩部，頓教老興淋漓；風月一簾，不過才人游戲。而俯仰道衣遇主之處，追維長門伏地之始。范陽餘孽，殲滅無存；楊氏諸姨，風流何在？才終一闋，能消上客之雄心；試閱全篇，可作大唐之實錄。僕慣聽引喉，未嫻搞箸。生憎肥婢，誰憑小史？以新翻夢入瓊臺，不解中丞之絕調。何來協律，唱徹曼聲。留得庭蘭，偏增百感。明珠顆顆，須傾七寶頗梨；紅豆累累，欲下萬年鸚鵡。坐春風而按拍，快逢君於大令之園；瞻云漢而相思，恍置我以長生之殿。同里蘇輪拜題。王晫《〈長生殿〉跋》：洪子昉思，少工五七言詩，而以餘波綺麗，溢爲塡詞，爲雜劇院本，一時樂人爭唱之。其客長安日，取《長恨歌傳》編爲《長生殿》傳奇，非但藻思妍辭，遠接實甫，近追義仍。而賓白科目，具入元人閫奧。至其摭采天寶事，總以白、陳歌傳爲準，亦未嘗臆爲留棄也。自此劇風行天下，莫不知昉思爲詞客，而若忘其爲詩人也者。嗟乎，洪子遊名場四十餘年，其詩宗法三唐，矯然出流俗之外，而幾爲詞曲所蔽。鄭廣文畫師之感，何以異此。仁和王晫題。胡梁《〈長生殿〉跋》：夫以旋娟燕殿，飛燕漢宮，金屋紀其纏綿，璧臺宣其繾綣，雖說鍾情，寧云盡美！今者一曲淋鈴，惜佳人之不再；半庭殘月，思往事之難忘。得方士以傳情，藉才人而寫怨。雙棲忉利，永聯釵盒之盟；並處仙宮，終守死生之約。空憐白傅，歌《長恨》以何爲？足笑青蓮，賦《清平》而無當。同里末學胡梁拜題。吳牧之《〈長生殿〉跋》：名冠昭陽，爭說趙家飛燕；恩承天寶，艷傳楊氏阿環。事本同符，情終異致。沈香亭畔，供奉之麗制猶新；凝碧池頭，賀老之琵琶未歇。而乃玉碎馬嵬，頓減六宮粉黛；愁牽秦棧，徒悲一曲淋鈴。寶鏡初分，彩虹長斷。欲紅絲之再續，未冷前盟；求仙路以非遙，還聞私語。每維遺事，實愴中懷。賴此繡口才人，爲塡別怨；代彼白頭宮女，聊訴含寃。鸚鵡何求，探瑤編而領香斯在；馬牀詎舞，聆綺語而羅襪如看。爰紀短篇，附陳高制。表弟吳牧之跋。吳作梅《〈長生殿〉跋》：湯臨川遊羅念庵之門，好爲詞曲，念庵每以相規。臨川曰：「師言性，弟子言情。」至今藝林傳之。梅從稗畦先生遊，頗悉先生爲人，大抵不合時宜，質直無機械，發而爲文，則又空靈變化，不可端倪。《長生殿》一劇，梅竊附桓譚論《大玄》之例，決其必傳無疑也。昔陳子昂才名未高，於宣陽里中擊碎胡琴，文章遂達宮禁。先生詩文妙天下，負才不遇，布衣終老。此劇之作，其亦碎琴之微意歟！世人爭演之，徒以法曲相賞，且將因塡詞而掩其詩文之名，孰知先生有齟齬於時宜者，姑託此以佯狂玩世，而自晦於玉簫檀板之間耶！使遇臨川，定應莫逆而笑，第不知念庵見之以爲何如也。門人吳作梅拜書後。吳梅《重刻〈長生殿〉跋》：此記始名《沉香亭》，蓋感李白之遇而作。因實以開天時事，繼以排場近熟，遂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又念情之所鍾，帝王罕有，馬嵬之變，勢非得已，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仙院、明皇遊月宮之說，因合用之，更易名《長生殿》。蓋歷十餘年，經三易稿而始成，宜其獨擅千秋也。曲成，趙秋谷爲之製譜，吳舒鳧爲之論文，徐靈昭爲之訂律，盡善盡美，傳奇家可謂集大成者矣。初登梨園，尚未盛行。後以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於是進入內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時膾炙四方，無處不演此記焉。葉懷庭云：「此記上本雜采開、天舊事，每多佳構。下本多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耳。至其文字之工，可云到底不懈。余最愛北詞諸折，幾合關、馬、鄭、白爲一手。以限於篇幅，不能采錄。他作如《鬧高唐》、《孝節坊》、《天涯淚》、《四嬋娟》等，更無從鈔輯矣。吳向榮《〈長生殿〉題詞》：由來尤物易傷人，舊譜霓裳一曲新。坐客不須悲落職，當時天子尚蒙塵。梅庚《〈長生殿〉題詞》：老按紅牙尚放顛，驚弦已脫罷相憐。開元天子無愁曲，不掛彈文事不傳。會飲徵歌過亦輕，飛章元藉舜飲名。誰知白下司農第，又打《長生》院本成。陳玉堪《〈長生殿〉題詞》：渺渺燕雲入望微，金臺遙此舊時非。君才小露《長生殿》，便爾驚人放逐歸。風流詞客掛彈章，七字驚魂復斷腸。不道長生私誓後，翻教情薄李三郎。杜首言《〈長生殿〉題詞》：開元盛事過雲烟，一部清商見儼然。繡口錦心新譜出，彈詞藉手李龜年。回護當年用意深，風流天子感知音。傳奇大雅存忠厚，觀者須思作者心。羅坤《〈長生殿〉題詞》：拍手旗亭樂不支，才人慢世許誰知？應將一曲山香舞，堪比洪生絕妙詞。詞筆婁東迥絕塵，排場我愛《秣陵春》。六朝感慨風流後，跌宕中原有幾人？搔首天

涯喚奈何，紅牙象板手摩娑。多才何處消懷抱？且譜當年《長恨歌》。周在浚《〈長生殿〉題詞》：錢塘才子譜新腔，紙貴長安遞寫忙。不數沈香亭畔調，何妨名姓入彈章。漁陽鼙鼓自天來，火照潼關四扇開。舞罷霓裳新月冷，何人更爲馬嵬哀？驚才艷思寫烏絲，畫出開元全盛時，棧閣淋鈴嘆秋雨，此時情事少人知。孫鳳儀《〈長生殿〉題詞》：風流遺事長生殿，名擅詞壇重一時。譜出幾多腸斷處，淋鈴細雨滴梧枝。吳山頂上逢高士，廣席當頭坐一人。短髮蕭疏公瑾在，看他裙屐斗粉新（余於吳山演《長生殿》劇，是日恰遇先生）。萍蹤忽合果稱奇，艷曲明妝賽夜輝。雖是天涯淪落客，江州未許濕羅衣。至尊偏是佔風流，午夜香盟七夕秋。已信曲中訛字少，周郎故故動星眸。載酒江湖乘白舫，徵歌花鳥拍紅牙。何如一曲《長生殿》，消盡離魂在碧紗！王概《〈長生殿〉題詞》：共歌致曲蹈臨川，功德奚關亦艷傳。幾見彈文加俗骨，譴繇風月卽神仙（結用放翁《自述》）。或用抄存置案頭，要翻長恨作無愁。箇中理法尤兼到，卓是詞家第一流。佚名《〈長生殿〉題詞》：錦瑟瓊簫玉樹箏，開元舊事譜新聲。傷心宛轉蛾眉死，一代紅顏一擲輕。陽阿激楚調彌高，稗老摛詞興最豪。不道憐才皆欲殺，於時還笑《鬱輪袍》。《霓裳》曲自禁中傳，轉眼春風事播遷。獨抱琵琶流俗去，空教腸斷李龜年。僕本江郎賦恨人，歌來長恨更酸辛。樓臺海上虛無裏，何處仙山覓太眞？王紹曾《〈長生殿〉題詞》：拍罷紅牙滿院春，當筵花草一時新。燈前仿佛三郎在，暮雨淋鈴哭太眞。玉環幽怨寫新詞，想見明皇不自持。夜半星前含淚語，長生殿內有誰知？周鼎《〈長生殿〉題詞》：徵君才調過伶玄，爲有清愁託感甄。外傳書成通德去，可知長恨亦年年。黃鶴田《〈長生殿〉題詞》：西陵才子譜新聲，人在長安舊有名。艷思驚才誇絕代，長生殿里證深情。楊嗣震《〈長生殿〉題詞》：曾是江湖氓鬢身，歸來暫喜卧湖濱。狂名厭殺天涯滿，小字呼來北里眞。窈窕吳娘歌此曲，風流老輩數斯人。旗亭市上紅樓裏，羣指先生折角巾。文章豪俠動公卿，水調何妨曲轉清。是處青衫增悒悵，可憐紅豆悞功名。話來天寶千年恨，翻出霓裳一部聲。我欲燈前親拍按，舞裙歌扇未分明。王位坤《〈長生殿〉題詞》：花落春城雨似絲，五侯池館笛悲時。青綾枉負平生志，紅豆憑傳到處詞。岸幘獨驚焦遂酒，方袍閒賭謝公旗。於今縱有清平句，不擬濡毫上玉墀。許觀光《〈長生殿〉題詞》：海內爭傳絕妙詞，紅牙檀板按歌時。當年法曲來天上，此日新腔遍教師。刪却煩言偷換譜，裝成麗句助彈絲。玲瓏有調吾能唱，誰似風流獨爾司。吳來佺《〈長生殿〉題詞》：漁陽烽火照長安，院宇荒涼不忍看。蜀道離魂悲白練，蓬山密誓托青鸞。霓裳小院歌聲歇，石馬昭陵汗血乾。莫向馬嵬尋宿草，香囊鈿盒事漫漫。石韞玉《〈長生殿〉曲譜》：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作《長恨歌》，國朝洪昉思兩取而點綴之。鶯花兩部，慶天子之無愁；風雨一杯，吊美人之薄命，其意致深遠也。百餘年來，歌舞場中，傳爲佳話，流播人間，何待論哉！而吾獨思夫李明皇，風流教主也，設立梨園，分今古之樂，嘗於宮闈燕寢時，令太眞度新曲，已撒玉笛倚聲而和之。當時聞者，如至天帝所聽《鈞天廣樂》，雖《玉樹》、《金蟬》之曲，不是過也。後之人欲弄斧班門，彎弓羿室，藉非嬴女吹簫，馮夷擊鼓，何能使笑者解頤，泣者頫首如是哉！《雨村曲語》卷下：洪昉思（昇），作《長生殿》，蓋刪太眞穢事，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宮詹趙執信以聽演去官，不復起，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可想其工。其彈詞爲一篇警策，所謂「白頭宮女在，閑坐說元宗」也。《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咏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蕙苡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咏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嘆爲字字典雅者也。《曲話》卷三：錢唐洪昉思（昇）撰《長生殿》，爲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佔元人詞壇一席矣。如《定情》、《絮閣》、《窺浴》、《密誓》數折，俱能細針密線，觸緒生情，然以細意熨

貼爲之，猶可勉強學步；讀至《彈詞》第六、七、八、九轉，鐵撥銅琶，悲涼慷慨，字字傾珠落玉而出，雖鐵石人不能爲之斷腸，爲之下淚！筆墨之妙，其感人一至於此，眞觀止矣！《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炮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不獨趙秋谷之「斷送功名到白頭」也。然俗伶搬演，率多改節，聲韻因以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而過。近日古吳馮雲章（起鳳）撰爲《吟香堂曲譜》，以縹緲之音，度娟麗之語，迎頭拍字，按板隨腔，尤稱善本。且其宮調、字音，多加考訂，毫無遺漏，謂之《長生殿》第一功臣，可也。石太史（韞玉）爲之序云：「謂非嬴女吹簫，馮夷擊鼓，不能使笑者解頤，泣者俯首。」如是信然。《今樂考證・著錄九》：洪昉思五種【略】案：《長生殿》初名《沈香亭》傳奇，後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遂專爲寫鈿合情緣，更名《長生殿》，蓋經十餘年而稿始成者。朱彝尊云：「洪昉思製《長生殿》傳奇，其用意一洗太眞之污。」黃振云：「《桃花扇》筆意疎爽，《長生殿》文情綿邈，各擅其長。」葉堂云：「《長生殿》詞極綺麗，宮譜亦諧，但性靈遠遜臨川，轉不如《四夢》之不諧宮譜者，使人能別出新意也。《彈詞》一折，在卷中爲極佳之曲，及與《貨郎旦》相較，乃判天淵，乃知元人力量之厚。」梁子章云：【略】又云：「《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炮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不獨趙秋谷之『斷送功名到白頭』也。然俗伶搬演，率多改節，聲韻因以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而過。近日古吳馮雲章起鳳撰爲《吟香堂曲譜》，以縹緲之音，度娟麗之語，迎頭拍字，按板隨腔，允稱善本。且其宮調、字音，多加考訂，毫無遺漏，謂之《長生殿》第一功臣可也。石太史韞玉爲之序云：『謂非嬴女吹簫，馮夷擊鼓，不能使笑者解頤，泣者俯首。』如是信然。」阮葵生云：「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脩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賄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好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逼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王衙之刺骨，故有是劾。」董潮《東皋雜鈔》云：「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都下絕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爲眞定梁相國清標，具柬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官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拏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梁兆壬云：「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凄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之句，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詞餘叢話》卷三：洪昉思譜《長生殿》甫成，名動輦下。國忌日演試新曲，御史黃某糾之。先生革去監生，枷號一月。文人之厄，聞者傷之。然因此曲本得邀玉覽，傳唱禁中，亦失馬之福也。趙秋谷宮允在座觀劇，以致落職，贈先生詩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倚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直以門下客視先生，文人相輕，亦可不必。查初白老人原名嗣璉，同列彈章，革去拔貢，改名應試，始入詞館，贈先生有「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之句，則和平之音也。《續詞餘叢話》卷三：古今填詞家，動謂美人、才子。所謂美者，姿色在其次，第一則在風致也。風致，非姿色可比，可意會不可言傳。雖以實甫之才，僅能寫雙文之姿，不能寫雙文之致。觀其「嫋嫋婷婷」，差有致矣，又加以「齊齊整整」。夫以齊整贊美人，不過虎邱山泥美人耳，尚何致之有！余謂善寫美人之致者，惟《長生殿》耳。《驚變》一齣，醉楊妃以酒，以觀其致，明皇眞是風流欲絕。至曲之一語一呼，聲情宛轉，宛然一幅「醉楊妃畫圖」也。《北鬥鶴鶉》：暢好是喜孜孜駐馬聽歌，喜孜孜駐馬聽歌，笑吟吟傳杯送盞。不須他絮煩煩射覆藏鉤，鬧紛紛彈絲弄板。我這裏無語持觴仔細看，早只見花一朵上腮間。一會價軟咍咍柳顰花欹，軟咍咍柳顰花欹，困騰騰鶯嬌燕嬾。《南撲燈蛾》：態懨懨輕雲軟四肢，影濛濛空花亂雙眼，嬌怯怯柳腰扶難起，困沉沉強擡嬌腕，軟設設金蓮倒褪，亂鬆鬆香肩彈雲鬢，美甘甘思尋鳳枕，步遲遲倩宮娥攙入繡幃間。此二折將醉中

風致曲曲寫來，雖仇十洲妙筆，不能得其髣髴也。《長生殿》有《舞盤》一齣，場上預設翠盤，貴妃立盤中而舞，鄭觀音、謝阿蠻各執霓旌、孔雀扇掩映其間，明皇親御羯鼓。《羽衣第二疊》一折，形容舞態，盡致極妍。備錄於左。《畫眉序》：羅綺合花光，一朵紅雲自空漾。《皂羅袍》：看霓旌四繞，亂落天香。《醉太平》：安詳，徐開扇影露明粧。《白練序》：渾一似天仙，月中飛降。輕颺，彩袖張，向翡翠盤中顯技長。《應時明近》：飄然來又往，宛迎風菡萏。《雙赤子》：翩翩葉上。舉袂向空如欲去，乍迴身側度無方。《畫眉序》：盤旋跌宕，花枝招颭柳枝揚，鳳影高騫鸞影翔。《拘芝麻》：體態嬌難狀。天風吹起，環珮空中響。《小桃紅》：冰弦玉柱聲嘹亮，鸞笙象管音飄蕩。《花藥欄》：恰合著羯鼓低昂，按新腔，度新腔。《怕春歸》：裊衣裙齊作留仙想。《古輪臺》：舞住歛霞裳，重低顙，山呼萬歲拜君王。《越縵堂詩話》卷下之上：洪稗畦《長生殿》傳奇，爨演科白，俱元曲當家，詞亦曲折盡情，首尾完密，點染不俗。國朝人樂府，惟此與《桃花扇》足以並立。其風旨皆有關治亂，足與史事相裨，非小技也。《桃花扇》曲白中時寓特筆，包愼伯能知之而未盡。其叙及評語，皆東塘自爲之，不過借侯朝宗爲楔子，以傳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於朝宗。

《四嬋娟》 惠潤《〈四嬋娟〉題詞》：踵元人爲劇則者，推田水月生。豪蕩滑稽，能發其胸中突兀奇怪不平之氣，庶幾乎騷人之遺矣。余獨怪其傳花、黃二氏。閨閣女子，擅文武才，卒見庸于世。一若張大巾幗，以貶損世之爲丈夫者，似亦過論也。假令閨閣女子果擅文武才如二氏耶，焉知不淪落轗軻，垢面蓬首，負抑鬱困頓之累，以終其身耶！何則？造物所忌者才耳，遑問其爲男子、爲閨閣乎？此余之所以歎也。錢唐洪子昉思，示余以《四嬋娟》劇。余反復其意而悲之。夫于古今千百嬋娟中，獨舉此四人，豈不以四人之所遇勝千百歟！幸而免于淪落轗軻歟？然而天壤之內，復有王郎以及桑榆狙獪之恨。所謂《四嬋娟》者，其二已如此，悲夫！悵兩美之難合，或雖合而不終。昉思用意，較田水月生爲益微而愴矣。天將忌之，則如勿生；既生之又忌之，奚說耶？余安得呼造物者而問諸？江上同學弟惠潤序。

《梧桐雨》 《曲話》卷三：《梧桐雨》與《長生殿》亦互有工拙處。《長生殿》按《長恨譜傳》爲之，刪去幾許穢跡；《梧桐雨》竟公然出自祿山之口。《長生殿·驚變》折，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事雖急遽，斷不至是；《梧桐雨》則中間用一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層次井然不紊。《梧桐雨》第一折《醉中天》云：「我把你半彈的肩兒凭，他把箇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扣玉扃，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彩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聲兒海誓山盟。」第二折《普天樂》云：「更那堪滻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第三折《殿前歡》云：「是他朵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掐，早把條長攙攙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數曲千重千鈞，亦非《長生殿》可及。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洪昇小傳》 洪昇，字昉思，浙江錢塘人。上舍生。著有《稗村集》。昉思名滿京洛，因演所著《長生殿》傳奇，至於斥革受辱。又遭家難，坎壈終身。五十餘，墮水而歿。天之戹之，爲已極矣。而其詩疏澹成家。漁洋及門中，在吳天章下，餘子之上，應以可傳許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〇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上舍生。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壈。康熙甲申，自苕霅還，落水死。有《稗村集》，王士禎所定也。《石門》云：「先賢逝已久，予亦宿石門。天寒鳥自歸，林表斜陽昏。吏隱計難得，詎知憂世屯。棲棲終短褐，此意向誰言。」又《公子行》云：「春明門外酒樓高，稱體新裁蜀錦袍。花裏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又《客武康有句》云：「林月前後人，谿花春夏間。」其《送高宮詹入都一百韻》，尤警策，人競傳之。朱彝尊有《酬洪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雪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悽絕，慧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趙執信曰：「昉思，故名族。遘患難，攜家居長安中。殊有學識。其詩引繩切墨，不順時趨。雖及阮翁之門，而意見多不合。朝貴亦輕之，鮮與往還。見予詩，乃大驚，求爲友。久之，爲《長生殿》傳奇。非時演於查樓，觀者如雲，而言者獨劾予。予至考功，一身任之，褫還田里，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予遊吳越間，兩見

之，情好如故。後聞其飲郭外，客舟中，醉後失足墜水，溺而死矣。」

《清史列傳・洪昇傳》 洪昇，字昉思，浙江錢塘人。國子生。遊京師時，始受業於王士禎，後復得詩法於施閏章。其論詩引繩切墨，不順時趨，與士禎意見亦多不合，朝貴輕之，鮮與往還。見趙執信詩，驚異，遂相友善。所作高超閑淡，不落凡境。兼工樂府，宮商不差脣吻，旗亭畫壁，往往歌之。以所作《長生殿》傳奇，國恤中演於查樓，執信罷官，昇亦斥革。年五十餘，備極坎壈。道經吳興溝溪，墮水死。著有《稗村集》。

紀事

《香祖筆記》卷九 昇，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壈。歸杭，年逾五十矣。甲申自苕霅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

《國朝杭郡詩輯》卷六 稗畦居慶春門之東里，師陸拒石，亦師毛稚黃。稚黃工詞曲，稗畦尤好之。娶黃相國機女孫，亦諧音律。夫婦同年生，辰在七月二日，作《同生曲》，陸拒石序之。後遭家難，無恆安處，挈其眷之京師，客朱邸，從王阮亭司寇游，詩名大起。乃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闌鈔習之。會國忌止樂，邸第有演此者，爲言官所劾，諸人罷職。稗畦逐歸，年已五十矣。常欲卜居武康山中，不果。康熙甲申六月朔，泊舟烏鎮，因友人招飲，醉歸失足，竟墜水死。《府志》入《文苑傳》。王宓草耆曰：昉思以《長生殿》傳奇被劾，而才名愈著。余讀其舊稿《幽憂草》，乃知昉思不得于後母，罹家難，客游京師，哀思宛轉，發而爲詩。取古孝子以自勉，世第以詞人目之，淺之乎？知昉思矣！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 洪昉思號稗畦，居慶春門，少負才名，尤工院本南北曲，以國子生游都門。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欄競鈔習之。會國忌演此，爲言官所劾，諸人奪職，昉思逐歸。【略】昉思後溺於烏鎮，王司寇挽以詩云：「送爾前溪去，棲遲歲月多。菟裘終未卜，魚腹恨如何？采隱懷苕雪，招魂吊汨羅。新詞傳樂部，猶聽雪兒歌。」

《不下帶編》卷五 錢塘高宮詹江邨士奇，其次君軒才美而蚤凋，宮詹痛之，昉思寄詩云：「風敗叢蘭休過惜，修桐已向五雲深。」宮詹得詩而慰。蓋其長君巽亭輿方讀中秘書，兄弟均美才也。

金埴《巾箱說》 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居咫尺。每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未嘗不彼此相過，偕步於東園。游魚水曲，欲去還留；啼鳥花間，將行且佇。昉思輒向予誦「明朝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立少時」之句。且曰：「吾儕可弗及時行樂耶！」迨甲申春杪，昉思別予遊雲間，白門，兩月而訃至。所誦二句，竟成其讖！至今追思，爲之歎惋。

《九朝新語》卷一〇 洪稚存初以副貢留就，除夕困甚，左右無一人，身衣單布袍，欲求五錢沽酒不可得。仰屋欲自經，忽憶榮啟期三樂，遂忍飢不死。明年皇太后萬壽，爲廷臣代擬祝詞稱旨，一日名滿京師，求者踵至，數日得潤金六百，益感憤讀書，是秋遂捷鄉闈。

著録

《今樂考證・著錄四》 洪昉思一種：《節孝坊》。

又著錄九 洪昉思五種：《長生殿》、《回文錦》、《鬧高唐》(宜入劇目)、《長虹橋》、《四嬋娟》。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洪昇字昉思，號稗畦。錢塘人。《長生殿》、《錦綉圖》、《鬧高唐》。

藝文

蔣景祁《贈洪昉思》 丈夫工顧曲，《霓裳》按圖新。大婦和冰絃，小婦調朱脣。

曹貞吉《賀新涼・送洪昉思歸吳興》 年少愁如許。嘆羈棲、京華倦客，雄文難遇。廣漠寒風吹鬢箬，彈鋏歌聲太苦。且白眼、看他詞賦。單絞岑牟直入座。捽酒酣，撾碎漁陽鼓。歇帽影，掉頭去。 湖山罨畫迎人住，溯空江、白雲紅葉，一枝柔櫓。歸矣家園燒筍熟，五岳胸中平否？學閉戶讀書

懷古，舟過吳門頻問訊，是伯鸞德耀傭舂處。魂若在，定相語。

吳雯《貽洪昉思》 洪子讀書處，靜依秋樹根。車馬何曾到幽巷，骯髒亦不登朱門。坐對孺人理典冊，題詩羞道哀王孫。長安薪米等珠桂，有時煙火寒朝昏。拔釵沽酒相慰勞，肥羊誰肯遺鴟蹲。嗚呼賢豪有困阨，牛衣腫目垂涕痕。吾子摧頹好耐事，愼莫五內波濤翻。屈伸飛伏等閒在，總於吾道無亨屯。前有萬年後萬古，剎那何用爭鶩鯤。君家西子湖，瀲灩交文鴛。湖上諸山太蒼翠，欲從海外飛崑崙。掉船載酒便亦足，天漿手挹神騰掀。少伯百計乃得此，胡爲懊惱嘔山蓀。紅裀錦髻過蕭寺，虎靴桃杖投煙村。頹然醉卧藉芳草，忽忽明月升金盆。

又《懷昉思》 洪子謀生拙，移家古薊州。身支西閣夜，心隱北堂憂。卑已延三益，狂言罵五侯。林風憐道韞，安穩事黔婁。

又《貽洪昉思》 不耐悠悠世上名，薜蘿深處有誰爭？能通彼我閒千古，纔着成虧恨一生。廣漢何妨貧拆象，壺山竊願隱樊英。年來眞見忘機好，非借雲林寄不平。

王士禎《輓洪昉思》 送爾前溪去，棲遲歲月多。菟裘終未卜，魚腹恨如何。采隱懷苕霅，招魂吊汨羅。新詞傳樂部，猶聽雪兒歌(昉思工詞曲，所製《長生殿》傳奇，刻初成)。

曹寅《讀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贈兼寄趙秋谷宮贊》 惆悵江關白髮生，斷雲零雁各淒清。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恐懼成。禮法誰嘗輕阮籍，窮愁天亦厚虞卿。縱橫捭闔人間世，只此能消萬古情。

朱元英《贈洪昉思》 只因一曲《長生殿》，流落江湖二十年。至竟伶人還演習，紅牙檀板御筵前。

吳陳炎《舟過烏戍吊昉思詩》 烟水依然拍野塘，飢驅客死倍堪傷。烏程酒釅漏將促，白舫燈昏風故狂。失足久無人濟溺，招魂賸有鬼還鄉。江南兒女應傳語，分取釵鈿吊七郎。

宋犖《席上送袁士旦還蕪湖同朱悔人洪昉思賦二首》（存目）

李孚青《偶憶洪昉思己巳被斥事即題其集後》 奉勅塡詞歲月多，飄零何處睹黃河。六朝樂府平生熟，不記元嘉□曲歌。長生殿比醉蓬萊，桂子飄香是禍胎。即日杭城得歸去，保安十載轉堪哀(用錢塘羅長史事，昉思亦杭州人)。捶楚功名已放休，依然捫蝨見王侯。網羅纔脫蛟龍得，豈憶西湖是濁流(昉思與客飲湖上，中夜大醉，墮水死)。

毛奇齡《送洪昇歸里覲省》 十載留京國，三春返故扉。興隨青草發，夢逐白雲飛。宿旅尋題壁，前途數換衣。城烏翻埤堄，相顧轉依依。孝友鄉人信，才名國士聞。揭來依上舍，此去浣中裙。柳記當門長，星從過野分。天涯原有淚，不用灑離羣(昇有曲名《天涯淚》，爲思親也)。

王蓍《輓洪昉思》 世傳艷曲調清新，我愛高吟意樸淳。怨艾自傷眞孝子，性情不愧古風人。家從破後常爲客，名到成時轉累身。歸老湖山思閉戶，何期七尺付沈淪。苕溪流似沅湘遙，又爲騷人賦《大招》。漫把哀音翻《薤露》，便將新曲譜鮫綃。長生殿角薰風暖，小部歌聲乳燕嬌。此日淪亡君莫恨，太眞生共可憐宵(楊妃以六月朔日生，明皇於是日命梨園小部奏《荔枝香》新曲於長生殿上。今昉思適以六月朔日死，故及之)。

陶爾穆《題張淮爲洪稗畦先生畫塡詞圖小影》 閒展花箋坐撚髭，新聲譜出外孫辭。却防好事重騰口，祗付雙成笛裏吹。一撫遺容一愴神，三湘何處吊靈均？西風殘雪旗亭路，腸斷當年畫壁人！

查慎行《燕九日郭于宮花密居招諸子社集演洪稗畦長生殿傳奇余不及赴口占二絕句答之》（存目）

趙執信《咏洪昇》 錢塘洪昇昉思，故名族，遘患難，携家居長安中，殊有學識。其詩引繩切墨，不順時趨，雖及阮翁之門而意見多不合。朝貴亦輕之，鮮與往還。才力本弱，篇幅窘狹，斤斤自喜而已。見余詩，大驚服，遂求爲友。久之，以塡詞顯，頗依傍前人。其音律諧，適利於歌喉。最後爲《長生殿》傳奇，甚有名。余實助成之，不時唱演，觀者如雲。而言者獨劾余。余至考功，一身任之，褫還田里，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前難旋釋，反得安便。余遊吳趙間兩見之，情好如故。後聞其飲郭外，客舟中，醉後失足，墜水溺而死。　每笑蘇子美，終身惟一蹶。永拋夢華塵，長嘯滄浪月。千秋覓同調，舍我更何人。高騫雲中鶴，俯視爨下薪。當時共造迷，鬼神實假手。委曲以相成，君無道慙負。羣兒旁快意，一網盡無餘。借問卽陸者，誰能免淪胥。吊君水仙操，置我愚公谷。得失物雞蟲，死生身翻覆。歌場倏已散，此是無色天。翩然成獨往，直上三神山。

又《上元觀演長生殿劇十絕句》 傾國爭誇天寶時，才人例解說相思。三生影響《陳鴻傳》，一種風情白傅詩。　遙指仙山喚太眞，華清一浴斬然新。

怪來宇內求難得，元在深閨未識人。　脂粉無由汙淡妝，雙飛端合在昭陽。
酷憐姊妹開來艷，虛憶梅花冷處香。　溫泉清滑浸芙蓉，玉女飛來太華峯。
石作鼈魚猶觸忤，那教取次近豬龍。　月殿酣歌夢許攀，輕將仙樂落人間。
笑他穆滿無情思，身到瑤池白手還。　垂老荒迷花月塲，臨淄英略未銷亡。
投珠抵璧尋常事，夙遣元臣駐朔方。　蜀山秋雨感飄零，殘夢頻迴舊驛亭。
妙寫鈴聲入新曲，可能渾似月中聽。　牛女經年夢亦慵，翻從人世管情蹤。
玉妃應有婚姻牘，才過開元便得逢。　黃泉碧落事荒哉，差勝樓船去不迴。
本與求仙情味別，何嘗身欲到蓬萊。　清歌重引昔歡塲，燈月何人共此堂。
六百餘年尋覆轍，菟裘怪底近滄浪。（余以此劇被放，事跡頗類蘇子美。昔過蘇州有句云：「聞道滄浪有遺築，故應許我問菟裘。」）

《靈芬館詩話》卷三　洪昉思以填詞獲罪，天下無不惜之。竹垞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吳蓮洋詩云：「能通彼我閒千古，才著成虧恨一生。」又：「欲殺何嘗非李白，聞歌誰更惜秦青。」曹棟亭詩云：「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昉思後以溺死，其集罕見。才人之厄，於斯爲極。

雜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盧代山（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昉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咏，山舟學士爲跋識數語，歸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濕》三種，今其稿猶存黃氏，蓋先生爲文僖相國孫婿也。

《國朝詩話》卷二　洪昉思（昇）【略】遭家難，流寓坎壈。年五十餘，自苕霅返杭，落水死。遺詩大半經漁洋山人點定，今亦不甚流播。予於坊選中見數首，極愛其「流水去不息，白雲時在山」句。

梁佩蘭

論述

綜論

屈大均《六瑩堂詩集序》　吾黨二三子才高者，莫如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兩腕風馳電驟，儵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迹。人謂其多得於莊周，吾則謂得之於《易》。吾好《易》，所見言之精粗、大小、奇正、方圓、曲直，無非《易》者。不惟以藥亭詩爲得於《易》，且謂天下人之詩皆得之於《易》矣。天壤間書之奇者，首《易》，次則《詩》三百五篇。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表裏，一正一變皆符合。吾嘗欲以《易》爲詩，顛倒日月，鼓舞雷風，奔五嶽而走江淮河漢，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同遊於不測。其才化而學亦與神於蘇、李、枚叔，取骨於三曹。或偶然涉筆，則又復驅駕康樂、宣城、青蓮、少陵諸子，蓋其大概云。如先君詩，世人每擬爲達夫、仲初，而先生獨以爲得柴桑、王、孟之正宗。甚矣。人之相喻貴於其微也。雖然，余之論亦止得其塵滓耳。至於未著筆以前，則雖作者有不能自解，而又何費此劍首之一哄爲。

張尚瑗《六瑩堂集序》　藥亭先生年未三十，領鄉薦第一，才名籍甚。與其同志砥礪文學，號「嶺南三大家」。又有所謂「北田五子」者，一時詩古文詞之學蔚然盛興。既屢上公車不得志，意不欲以一第介懷。會天子方尊文學之選，開博學科，數甄別詞林。其時主文柄者，負海內冰鑑，務蒐拔宿望儁才，而藥亭乃魁。其本房成進士，館選庶常，時年六十矣。館中推爲館長。賢公卿夙重其名，多未第時忘分交，謂計日可以躐資序備顧問。不一年，遽

乞假歸途。經齊、魯、吳、越，與其舊遊握手酒醆詩筒，放浪湖山以自適。於是天下之望梁先生若神仙中人，不可即。里中當道、節鉞重臣，往往造廬以請其詩。若文至濱海異域，亦爭購片紙零縑以爲重。如是者，又十五年。屬下詔勅直省守土之官，促詞臣之久於外者爲治裝，令赴館就職。藥亭乃復入都。不閱月，例值散館。試以國書，非其所能也，於是皆以不入等同。時放謫將三十人，就縣令者赴選曹，願就中翰者投牒自請。藥亭曰：「吾雅不欲留此，吾而留，十五年前不歸矣。」然而輦下無識與不識，爭欲求見梁先生。詩未脫稿，輒已傳誦遠方。後進、名族、貴游、宗室、戚畹，流連往復無虛日，爲之置酒徵歌以娛之。或延而匿之別業，不令見他客以矜其所獨得。而藥亭竟逾年歸里，歲餘而歿。詩曰《六瑩堂集》，初刻若干卷，孝廉時所自訂也。嗣刻若干卷，方其歿，同年翁蘿軒適視學使粵，分俸促成之。已而，門人故舊憾其有未盡，與其孤僧述沂剔譌存眞，增所遺佚，復爲釐正，合刻以永其傳。僧述過贛，詣序謫官所，請序於予，以予與先生同館選同黜，遭遇略同。而十五年來，遊好酬和，情好深密，能得夫論詩之宗主也。夫明自宏正間，北地、信陽一以規模初、盛唐，繩尺李、杜，爲學者倡導。至歷下、婁東益廣厥派，海內之言詩者，謂不屑道中、晚以後一字。竟陵、公安諸公忽變爲窈眇孤絕之音，以髣髴陶、韋。而虞山力起而盡排之，縱橫於韓、白、歐、蘇，不名一家。本朝三十年以前，蒙叟之旨未暢，學詩者猶王、李也。洎今而宋、元詩格家喻戶曉。藥亭之爲詩，名理於莊，旨趣於騷，而筋力於選，固不猶依傍宋、唐門戶者。然其少作，間亦馳驟於十子、七子之間。晚年與新城、商邱諸先生游，則時時瓣香韓、蘇，示能兼長。夫古來詩人之遭遇，不可一概，嶠壞臺閣，郊島瘦寒，然窮而後工，大約抑塞窮愁者居多。即如空同之磊落，齟齬才爲之累。滄溟亦傲然有土苴軒冕之態自餘。或厄於年，或淪於位，或憤於讐，推而遡之唐宋諸名人之遭遇，萬有不齊。顧其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聞有因人而升墜者。【略】今藥亭之詩，可以爲唐之初、盛，可以爲中、晚，可以爲宋、元，隨時遷改。而名理、旨趣、筋力之所在，要自有所爲六瑩堂之詩。卓然成一家言者，藥亭之才也。早歲知名而終於晚達，藥亭之遇也。值可遇之時而不希心於遇，聽世之挽之、擠之，鰲然不顧，犁然有當於心，於以樂其天而全其眞，是則成其爲藥亭先生之爲人而已矣。書此以寓南海諸君子，其以予爲知言否也。

朱茂晭《六瑩堂集序》 余友梁子藥亭與余論詩，以爲詩盡在是不盡在是也。其在是者，可以言傳。其不盡在是者，要以神遇。而藥亭之詩，如「絳蜺橫天神，山出海天矯」，變幻風雲，飄忽不可端倪。棲神澹漠者，文采洋溢。立言精悍者，旨趣高遠。蓋其才識兼到，直與古人竝駕爭先，非規模之士所可望而幾也。

方正玉《六瑩堂二集序》 今海內無不奉「嶺南三大家」，而藥亭梁公受天地精粹之氣直養無害，故發之文字充於有形入於無間。昔孫僅叙杜詩曰：「得天地眞粹之氣，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今梁公歿而公之氣接續往古，浩浩穆穆在天壤也。姚齊州使君嘗論公高懷淵潔，天眞浩瀚，天地間不能多其人，不可少其文旨哉。言乎惜其文之未盡傳於世也。公世君孝稚函一搜公遺稿，並沈君方舟錄本，屬玉編次。玉荒鄙無似，然不敢辭，敬受歸旅舍，盡日夕披閱，領會開豁，迎人稱誦，以故交遊過從見輒把讀不忍去。於是白君最庵、姚君齊州、李君澄園、齊君峻谷皆愛公之詩，謂玉曰：「梁公，宇內之文人也。其詩文，宇內之詩文也。同心之好，曷共編校，鋟以公諸世。」因復廣輯，彙錄成帙，就學使翁公而正之。蓋學使與公爲同門交契，而翁公又當代壇坫之宗也。爰得鑒定，與四使君割俸以授剞劂。噫，公與家君交四十年。玉從公遊久，受文字之知最深，不忍公著作之沒，而今幸以傳於世也。初，公慕先大父文忠公棄相歸禪，孤忠絕學，交於家君。玉以通門，故得悉公生平。公靜慧端介，肆力於文圃，乘老不倦，卓犖之衷羅萬有而備三才，融神智，入理窟，若鴻濛渾穆葆光內蘊，若五音之備具於器，若江淮河漢之分源條達。其氣一動，則四時行，八音舉，百川流匯，發之咸宜，沛之莫測。公蓋以扛九鼎之力運寸管也，以營四海之目分位置也，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也，以鸞鶴冲雲之勢領其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其變態，以漱雪嚼冰之韻歸之峻潔，以水到渠成之理還之自然也。公坐擁百城，行十萬里。凡所著作，悉發之靈性。即酬應之章，亦必慘澹經營，搔爬其筋節，抒其意之所注。惜稿成旋擲去，無多存者。今就搜錄各體，次爲八卷，合其初集以行。雖編輯先後不齊，然精粹之氣具在矣。

翁嵩年《六瑩堂二集序》 年友藥亭，誕生華胄。藝林淡藻，才既無雙。桂苑攀花，名居第一。自此上書北闕，佳篇已播鴻都。豈知久困南宮，晚歲方題雁塔。問域中之耆宿，莫不異地以同心。逢宇內之名流，亦肯忘年而托

契。甫校書於玉署，決志抽簪；旋返轡於珠江，杜門謝客。花晨月夕，總付吟牋；藥臼茶鐺，時依文几久矣。人推三傑，偕陳、屈以齊驅；集號六瑩，軼宋、唐而獨步矣。僕與先生，齒應兄事。宴紅綾於日下，曾叨附驥之榮。開絳帳於天南，復遂登龍之願。方擬輶軒，少息常共追歡；詎期館舍，忽捐竟成永訣。嗟乎，公今長往，誰爲壇坫之宗；我亦將歸，空抱人琴之慟。爰謀剞氏，急鐫瑤編。喜諸友之贊襄，感世交之讐校。敬題數語，用叙平生。僕何人斯，敢弁松陵之集；世有識者，自知長慶之詩。

廖焞輯《六瑩堂二集評詞》 王阮亭曰：柴翁每過余漁洋，言羅浮之勝，周廣綿袤，高列四百三十二峯，鐵橋橫亘，石樓互聳，其中璇房、瑤室、靈樾、奇芝、珍禽、怪獸無不備具。今盡讀柴翁詩，何異從仙人華子期登華首，入冲虛，上上界三峯，高立青霞，下臨丹竈、飛雲、奔瀑、舞蝶、翔鸞，周環俯仰之間，目快心怡，觸處俱成異境，信乎山靈毓秀，文字傳神，未易易也。 朱竹垞曰：藥亭之詩，其筆若游龍，其養如木雞，其才肆，其學富，其氣磅礴若滄海。溟涬中巨者細者，無一不具靈異之氣。其奔鮃摩竭，電激雷响，即棘鬣吐光、蝤蜞噓沫，皆非常類可擬。 方依巖曰：藥亭敏性，潛心鎔異才於正矩之中。其詩凡數變。少年才思奇特，闢語驚人。一變而渾含包舉，意概恢宏。再變而骨凈神融，體舒氣靜。今則洗滌烹鍊，廣博澄涵，神骨聲色皆備之矣。先君向與陳卧子先王生主壇坫，論詩之新緊刻動。比讀藥亭詩，於眞實處見其新，於寬綽處見其緊，於平淡處見其刻，於安靜處見其動，眞九轉之丹，可以療纖薄膚腐之疾。 宋牧仲曰：性絕外營，則心澄內照。讀柴翁詩，得其超曠淵深，便可想其生平澹然塵境之外。 蔡九霞曰：人見其奇異者，才也。雄渾者，氣也。沈鬱而靜細者，學也。要其天人並到，故安章命意、琢句鍊字，無不由學以發其才，而氣自貫乎神脈之內。 嚴藕漁曰：藥亭詩如蒼松古梅，受日月之精華，歷雪霜之凝結，體堅氣厚，自然鐵榦虬鱗、橫斜聳立。即柔枝嫩萼，亦別具幽姿，絕非凡林可比。 梅藕長曰：老將制敵，熟其地勢，察其情形，故用正用奇、用虛用實，出於莫可測度，然後戰無不克。藥亭詩之勝人者，於未落筆時，審之精當，非人所能測也。 龔蘅圃曰：南交山海靈異，才人人殊。柴翁之才畢具。讀其詩，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則其才之浩瀚也。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徑路俱絕，則其才之雄特也。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則其才之超軼也。如蒲團入定，罏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則其才之沈穆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則其才之雄邁也。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則其才之幽靜也。才無不備，而有學以充之，故獨拔南天之萃。 王南邨曰：詩固神明變化之事。其聲也，氣也。其神也，情也。心之所觸，口不能宣，而默喻以解此。余在嶺南，與三大家論詩之義，而六瑩先生尤深契之。今別忽七年，復於燕臺旅邸得讀公詩，接席傾篋，長嘯高吟，其情之至也，神之融也，氣之渾也，聲之和也，神明變化之能事備矣。斯之謂詩，斯之謂古今來所必不可少之詩。 姚齊州曰：大雅之音，貴於高渾。乃聲盛者情僞，意眞者語鄙，即事雕鏤，終傷淺薄。非才氣超特，學力充贍，未易意闢鴻濛，聲諧金石也。余束髮學吟咏，隨先大夫宦游西江，一時如李太虛、黎博庵、陳伯璣諸前輩，論詩比即聞。嶺南有梁解元名歷二十載。余始與公交，今且十年。簿書之暇，時吟咏就正。公有所作，亦常錄示。蓋公之性情高潔，學問淵博，每一振筆，如游龍夭矯，馴鶴翱翔，余深契於公。惜公遽騎箕尾以去，不忍公著作之沒，與同志者商以行世，使天下讀之，知公之氣骨如玉立晶瑩，其神味如蘭香蓮潔，皆其才學深厚如淵停岳峙也。 李澄園曰：吾鄉王山史先生，曩與余論當代詩，推嶺南三家爲海內詩壇之傑，太史梁公尤嶺南之傑。余心志之，常詢於鶴洲，得悉公道德文章之備。今余量移爲臺關長至仙城，正擬高會君子之堂，炙其儀範。因過鶴洲寓舍，見其斷簡殘編，手自抄輯，謂余曰「梁公不可見矣」，此搜存遺稿具在。余讀之累日夕，愛其清音浩氣，洗滌陳言，取境嶮崎，安神渾厚，眞風雅之正宗，信學易老人月旦之不余欺。余思詩有公評，美當共嗜，亟與鶴洲廣計流布，爲宇內讀者所共信也。 齊峻谷曰：詩家論神骨、論氣味。然神骨之清，氣味之厚，在用意深渾，非讀書融貫者不能。余慕梁公久，今承乏粵土而公已赴修文之召。悲訪遺集，幸於鶴洲方君旅次見其編輯，得盡披覽，如游大海中，澔汧澎濞，浸灌天地，儵而波澄風定，儵而雨激雷驚，儵而日轉月輪、錦雲綿布，儵而巨鼇舒臂、影聳山立、天吳揚鬐，勢逆濤奔，儵而方丈瀛洲、璇宮瓊室，儵而瑤音璈奏、鶴舞鸞翔，萬狀靈奇，莫可名象，益信公之才超意摯，神骨氣味皆積學以充之也。有此異觀，安得不公之海內。 趙秋谷曰：詩之作者益多而詩益少，其文無情，其情不文也。藥翁詩情至、文至，得於性，成於學。其渾融葱蒨氣色，未易爲俗輩

望見。　史蕉飲曰：詩言志，原以寫其情。聲調格律中，自有融洽纏綿之致，如珠玉之光不自外飾。此柴翁詩之令人彌讀而彌深也。　顧桐村曰：昔人稱山巨源如渾金璞玉，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藥翁詩慧心、積學、渾氣、清音，光采內含，眞可欽而不可名者，一讀一爲心折。張損持曰，藥翁詩如其人，其品高，其意篤，其氣溫厚，其內蘊淵博，其體格超越，絕非凡近可擬。　白勗庵曰：梁公澄懷峻品，疎與儕俗侶，杜門撰述，屢空自如，不異爲諸生。時余以風塵吏，欽其生平，愛其著作，十載過從，投契於形骸之外。今公歿，鶴洲編其遺集示余。余見之愴然，讀之奮然，曰：「此天地之間氣，風雅之正音也。」宇宙之珍，世所共寶。況公爲名壇老宿，揚風抶雅者六十年。海內尊奉得其寸箋尺幅如隋珠和璧，安得不亟謀剞劂以慰同心之好。鶴洲爲之倡其校讐之役，余何敢遜。　朱西圃曰：梁公抱不世之才，著述等身，爲名壇老宿。自余領郡五羊，倥傯簿書，而孤介之性與公投契，時造廬爲道義交。每寫懷作韻語，得公和章，便令劇郡勞人若飲瀣餐霞，超然作塵外想。今公歿，得吾鶴洲亟傳其集，而公已千古矣。　樊潛庵曰：先生爲嶺南三君子冠。其文如韓潮、蘇海，浩渺洸洋莫可涯際。若夫詩抶揚正變，高渾樸茂，直抒性靈，而才識並軼西崑。諸公論詩，以氣味標格之清者爲上乘。先生直浮屠合尖至於造極，故噪名宇內垂六十年。余自學拈韻時，即於吾鄉顧書宣、史蕉飲兩太史案頭得讀《祖餞》、《寄懷》諸作及他著述，心契神往，欲得拜牀下未能也。癸未令臨高，始得詣六瑩堂交先生，盡讀辛酉以後作。其前沖融之氣，至是擴而爲排蕩磅礴。昔人謂昌黎、眉山晚歲詩文益奇肆宕岸，良足徵也。　王崑繩曰：讀《六瑩堂集》，文藻繽紛，幽思綿渺，高吟默會，悠然神氣冲和，眞乃冰雪淨聰明也。　余與藥亭少游里閈，老慰京華，惟中年罹難去鄉，參商三十寒暑。然此繫戀情深不隨離索少間，何也，藥亭，蓋畏友也。博極經史而尤深於吟咏，以翰苑瓊琚之學，蓋寄於騷壇風雅之林。其超越則天馬行空，樸嗇亦周彝漢鼎，非負絕特之資。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安能緣情托物、憑藉而出有如是也。余不敏，謬與精神凝合，物我都忘，方冀倚托流餘，詎意夙因先證其五福，雖云差備，而不朽盛事尚未盡傳。今幸世友方鶴洲雅佐，學使翁蘿軒先生暨諸，令君不忍此淚珠煙玉長祕山川，就其後人孝楳函一搜羅遺稿，悉登梨棗。余垂暮無似，得參校閱。其中種種精妙，諸鉅公品藻最眞，足堪不朽，豈容妄贅駢枝。因而表余投契，畏友之私，謬附名公評定之，未以誌人琴之感云。

王煐《嶺南三大家詩選序》　藥亭之詩，如良金美玉，韜鋒斂采，溫厚和平。置之清廟明堂，自是瑚璉圭璧。然寶氣難掩，時復光焰奪目。【略】藥亭之詩，才人之詩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　嶺南三家，翁山以五言律擅場，元孝以七言律擅場，而七言古體獨推藥亭。集中如《養馬行》、《日本刀歌》諸作，光怪陸離，中律令極細，措辭極妥，眞可作萬人敵也。間亦多英雄欺人及過於恢張處，而《木瓜上人打鼓歌》爲欺人之尤者。閱者勿因其名高，一概追逐，斯善學藥亭者矣。近體略存，志其大概。

《隨園詩話》卷九　余按古人佳句，都有所本：【略】梁藥亭「龍虎片雲終王漢，詩書餘火竟燒秦」，倣唐人「半夜素靈先哭楚，一星遺火下燒秦」。

《國朝詩話》卷二　嶺南詩追琢唐音，體尚蒼涼，情多感慨，音節最擅場，韻致稍減。【略】梁藥亭（佩蘭）絕句：「風回江岸雪初收，吹落江波作水流。望裏雲山垂一片，九華峯影在船頭。」「舟泊潯陽水氣陰，九江流入洞庭深。榜人月黑連檣語，半是吳音半楚音。」「前頭金笛後銀簫，隔浦歌聲向晚嬌。醉倚夕陽人影外，綠烟如水浸紅橋。」亦其稿中別調也。

凌揚藻《國朝嶺海詩鈔》　藥亭年二十六領鄉解，制義詩詞已藉甚都下。至館選時年五十有七矣。未一載，即假還，結社蘭湖，恬然自樂，海內仰風采焉。

又　引顏平畿曰：「吾粵詩本領之深，力量之厚，無逾屈華夫。如陳獨漉之沉雄哀樂，梁芝五之排宕縱橫，求之□□，亦罕出其右者。」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五《聽松廬詩話》　元孝、藥亭兩家古詩，音節神理皆從古樂府得來。元孝沉鬱，藥亭伉爽，又各因其性所近也。梁藥亭句云「信是帝王州壯麗，秦皇墳對漢皇墳」，是悲壯語。張船山句云「美人名士英雄墓，一概纍纍古道旁」，是曠達語。同是陝西詩。

何日愈《退庵詩話》　梁藥亭太史有《江行雜詠》詩，清新澹逸，頗似王、孟。

康發祥《伯山詩話》　嶺南三家詩，梁藥亭藻麗辭豪，歌行獨妙。

譚獻《復堂日記》　閱《嶺南三家詩》，梁氏醇樸而意盡句中，大似龔芝麓。

《筱園詩話》卷二　梁藥亭七古，雖氣勢雄放，而簡鍊未足，除《養馬

行》、《日本刀歌》諸名作外，往往失於奔放，墮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則叫囂粗率，近惡道矣。五律矜鍊，猶欠高渾。五古、七律，更多平衍，又其次也。

《晚晴簃詩匯》卷四九　藥亭領順治丁酉解首，一時稱名元，及成進士，年已六十餘。入詞館未一歲，即乞假歸。詩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極瓌奇蒼莽之勝。與王說作友善，集中酬唱甚多。說作子蒲衣編《嶺南三家詩》，以藥亭爲首。

分　論

《養馬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以贊頌之筆，寫風刺之旨。貴畜賤人如此，其敗亡也必然矣。此種詩，前無所承，後無所繼，應是獨開生面之作。「城南馬廐近大海」以上用眞文通韻，以下用庚青蒸通韻，莫認作一韻到底看。　張維屏《藝談錄》卷二：樂亭古詩以《養馬行》一篇爲最。　方恆泰《橡坪詩話》：順治庚寅冬，耿精忠、尚可喜二王平廣州，屠城七日。居民有避入六胍渠者，復值大雨淹斃。殆明末廣州奢侈已極，故降之罰無所逃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今清海樓前街有曾宗周硃墨店，其一人之裔也。是時城內外三十里所有廬舍墳墓，悉令官軍築廐養馬，梁藥亭作《養馬行》云【略】。此詩沈文慤選入《別裁》，謂爲獨開生面之作。

《日本刀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字字鋒鋩逼人，駭膽慄魄。末見中國所寶在明德，不在武事，尤得尊崇之體。

《易水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荆軻刺秦王，一係生劫之謬，一係劍術之疎，然秦王之魄已爲之奪矣。以沙邱狙擊作結，倒襯有力。

《惠州王紫詮太守築羅浮子日亭落成作歌寄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波瀾層叠，中就「子日」二字，闡明動靜互根，全理而仍不入於腐筆，故超氣，故達也。「仙人海瓊子」，作者自謂。

《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以中間語作起步，倍見其超。此祕唐人後罕尋得者。　《小腆紀傳・陳邦彥傳》：陳邦彥，字令斌，順德諸生。【略】隆武帝即位，即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略】永曆帝監國肇慶，觀生遣之入賀。邦彥甫進謁，而觀生又別立唐王聿鐭於廣州，邦彥不知也。夜二鼓，上遣中使十餘輩召入梧州舟中，王太后垂簾坐，上西向坐，丁魁楚侍，語以廣州僭立事，邦彥請亟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略】上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略】丁亥春，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抵平樂，上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說余龍出圍廣州，而己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遺書張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卒素無紀律，且顧家，輒引退，邦彥亦卻歸。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戰敗，應芳赴水死。三月，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歿。邦彥乃棄高明，收拾餘衆，據下江門。大兵於廣州之圍，訊降卒，知謀出邦彥，以輕兵襲其家，執其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尹，令爲書以招之，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佟養甲壯焉，頗以善遇。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帥兵攻肇慶敗死，邦彥家屬始被殺。秋九月，密與陳子壯約復攻廣州，邦彥後至，夜戰，大敗。邦彥奔三水，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奉，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假寐，與下同勞苦，故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中，見學熙自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事聞，贈兵部尚書，謚忠愍。

《耕田歌》　屈向邦《粵東詩話》：六瑩作《耕田歌》，眞覺輕快之至，論深切迥不侔矣。

《仿禽言》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婦人褊心，護女虐媳，千家一轍。國初南海梁芝五太史（佩蘭）《仿禽言》云：「姑惡姑惡，新婦不得姑樂。姑惡猶可，小姑啄我。」凡他人百十言所不能了者，只以一語了之，愈見當局難處，聲隨淚竭之狀。此傳神妙筆，非漫爲含蓄也。又一章云：「瘦兒瘦兒，汝豈無父。汝繄伶俜，而父不顧。汝父不知，他人知之。」純從背面傳粉，而精神已十分透露。《風》、《雅》遺音，此其嗣響，宜《六瑩堂樂府》名重當日矣。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 梁佩蘭，字芝五，廣東南海人。康熙戊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著有《六瑩堂集》。藥亭中順治丁酉鄉試第一，至成進士時，年六十餘矣。未一歲，即乞假歸。同榜中俱以前輩事之。

《清史列傳・梁佩蘭傳》 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順治十四年，鄉試舉第一，屢上公車不得志。日與其同志砥礪文學，金臺舉社事，推佩蘭與朱彝尊輩主壇坫，一時風雅稱盛。佩蘭每有所作，爭相鈔誦。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年六十矣。放榜日，佩蘭方坐論正平岑牟與摩詰鬱輪袍事，得捷音，色不爲動，第曰：「老而成名，歸得肆力於丘索足矣！」改翰林院庶吉士，不一年遽乞假歸。途經齊、魯、吳、越，與舊遊詩筒酒醆，放浪湖山。里居十五年，屬下詔敕守土官促詞臣久於外者，令赴館就職。佩蘭入都，散館以不能國書不入等，放歸。尋卒。佩蘭爲人孝友，不事家人生產，輕金重義，屢空晏如。結社蘭湖，以詩酒爲樂。好誘掖後進，客以他事請者，引疾不聽；聞持詩文至，則披衣倒屣，指畫不少倦。與南海程可則，順德陳恭尹，番禺王邦畿、方殿元暨殿元長子還、次子朝，同以詩鳴粵中，人稱爲嶺南七子。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四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著有《六瑩堂前後集》十六卷。

紀事

曾燦《與梁藥亭》 吳門邂逅，自春徂秋。嘯傲山水之懷，流連詩酒之樂。平生興會，於斯爲最。所苦捉襟露肘，各在窮途。好景難逢，良辰易度，爲可嘆耳。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雖限於自然之數，亦足恨其寥落也。念先生解維，正當炎夏流金鑠石之日。短篷局促，何以爲懷。屈指踰嶺之期，將及仲秋之月。丹荔過時，黃橙正實。知久客初歸，褰帷相對，夜闌秉燭，恍如夢中，較《大堤》、《女兒》不知作幾許溫存矣。家園之樂，自屬天然。苟屬有情，何能遣此。第送別後，無日不圖歸里。而長貧如故，晨炊屢斷，復爲瘡痏所苦，臥榻兩月，憔悴枯槁，日與死鄰。如此景況，言之酸心，況身履其境乎。思先生燕居家園中，奚啻天壤有客。朱悔人從楚中來，亦爲撫軍上賓，坐此半載，僅得三十白鏹。弟爲設法薦之丁方伯，方得一理行裝。又爲顧迂客挪移四十金，乃能長發。念先生客吳門，何以計不出此。悔人意氣超越，綽有楚風，詩亦自成一家言，但微有宋氣，不及藥亭遒逸有一唱三嘆之致。

著録

伍元薇《六瑩堂集跋》 右《六瑩堂集》九卷、二集八卷，國朝南海梁佩蘭芝五著。先生與屈翁山、陳元孝稱嶺南三家，海內所稱藥亭先生者也。王盤麓所刊《嶺南三家詩》，固已不脛而走，而專集顧罕流傳。集中國初諸老評詞附錄卷首，幾於重規疊矩，然竊謂不如自言者，爲獨見眞際，所謂飲水自知其冷煖者歟。先生與王蒲衣書謂，於古人神化處，微有理會飛衛之爲射也。燕角之弧，射貫虱心。庖丁之解牛也，奏刀至於口不能言。此神化之說也。書今存文集中，以殘缺過甚，未及重梓。陳元孝《獨漉堂文集》有答先生論詩書，謂先生之言曰：「性情欲流，規格欲別，詞語欲化。」又曰：「於燈於影，水取空，風無聲，雲無色，煙無氣，此皆氣象之似，須成詩後觀之，非可按爲實法。必信斯言，韋蘇州猶有慙色，王仲初去之益遠。」元孝各爲下一轉語。而原書已不存矣。然亦可知當日兩人稱詩固有相喻於微者，宜其如異軍蒼頭之特起，與國初王、朱、查、趙諸老並張旗鼓於中原也。洪北江論詩絕句謂：「饒有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北江，江南人也。其絕無鄉曲之見者歟。是書爲譚玉生明經藏本合刻於康熙戊子，爰屬校勘而重梓之。謾識數語，以質之海內之言詩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藥亭詩集》 二卷，國朝梁佩蘭撰。佩蘭字藥亭，番禺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休寧汪觀所選，皆近體詩。卷首有朱文小印，曰「古體嗣出」。則不但非其全集，即選本亦尚未刻竣矣。

藝文

陳子升《寄梁藥亭芙蓉邨居》　夫君泥不滓，避地入芙蓉。況復乘一葉，迴環江上峯。充餐團瓣菊，覆屋曳枝松。見說沙汀畔，分明好卧龍。

又《贈梁芝五》　南園憶舊社，西園見新作。之子寤鮮榮，芳菲倚蘅若。心輕進士舉，歸以騷人託。結客多鴻冥，招予方雀躍。於此諧素心，匪徒麗金矱。君家昔比部，七子名輝灼。今日西園遊，中原但寥廓。當杯申此章，相厚不爲薄。

邵遠平《遲梁藥亭孝廉不至》　高士聞人說，南中有伯鸞。才名齊鄴下，詩句滿長安。近郭相過易，停舟一見難。從來多閉戶，不肯累豬肝。

納蘭性德《祭梁佩蘭》　嗚呼，我離京師，距今四年。此來見公，歡倍於前。留我朱邸，以風以雅。更築閒館，涤水之下。仲夏五月，朱荷繞門。西山飛來，青翠滿軒。我念室家，南北萬里。不能即歸，暫焉依止。公爲相慰，至於再三。謂我明春，同出江南。公昨乞假，恩許休沐。靜披圖史，閒聆絲竹。頃復入侍，上臨乾清。諭以奏賦，振筆立成。上嘉曰才，惟爾進士。金鐘大鏞，廟堂之器。四方名士，鱗集一時。塤篪迭唱，公爲總持。良宵皓月，更賦夜合。或陳素紙，或倚木榻。陶觴抒詠，其樂洋洋。詎傳公來，顚倒在牀。始猶狐疑，少焉而信。已而奄然，天不可問。嗚呼，公生相門，官列貂璫。當世通顯，誰與比量。才合文武，實天賦畀。不盡其用，亦因時爾。萬仞壁立，以置其身。大塊囊括，不遺一塵。其志廣淵，其氣磅礴。自樹孝骨，有廉有鍔。與人相接，琅然玉琴。洎乎論交，斷然堅金。不尚貴遊，而好蓬藋。微言徹心，長嘯撫刻。英爽俊健，朋輩無前。霜落之林，蒼鷹摩天。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眞。所爲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悽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爲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大化冥冥，默運終始。公之不長，諒或此理。天耶人耶，是耶非耶！在朝在野，何人不嗟。斯文之哀，吾道之喪。公既如此，吾屬何望。嗚呼，天有傾廻，地有缺陷。草木黃萎，金石銷爛。陰陽闔闢，出入之門。鬼神往來，生死之根。譬之冰雪，其初爲水，水固非一，冰雪非二。當其爲水，居然峨峨，當其爲雪，色映玉珂。返乎其初，冰亦無有。謂之太虛，誰測先後。公在世間，其心嶷然。兹抗雲表，諒鑒余言。尚饗！

曾燦《美女行贈梁藥亭》　（藥亭，有志人也。雋秋闈第一人，十上公車，老而不售。蛾眉蹙損，錯嫁王昌，可歎也已。）南海女龍十年寡，雲軿欲騁天河下。百尺箏絃纏盧心，卷起長江浪如瀉。勾闌吊月啼螻蛄，西風吹斷金蟾蜍。秦絲楚管夜調曲，香氣侵蘭吹玉膚。芙蓉寶髻揲雲髮，清曦寒浸層波月。錦衾翠被繡鴛鴦，待郎不來星欲沒。星光閃閃搖天曙，蠟燭啼紅滴寒露。玉筯闌干損翠蛾，宮鬟泣盡西陵樹。雌鳳孤飛年復年，韶華一去如春烟。春梭拋鄭無人至，一夜花開吹木棉。高樓獨坐嬌無力，腰肢嫋娜墮香澤。金帖彩虬白石郎，愁看嶺南與嶺北。同是空閨未字身，關山路遠愁殺人。當時却怪漢天子，忍使王嬙去和親。

陳恭尹《除夕咏橄欖同王紫詮使君梁藥亭屈翁山吳山帶季偉公作》　（存目）

葉燮《五疊韻贈藥亭》　羅浮浮天半，萬里襲蒼綠。上書雖報罷，高名爾亦足。一盼必吐肝，中宵不負腹。揮鞭徑朔南，騁步尚云蹙。慨然唐虞懷，廢書吊毫牧。家傍大海洋，不數朝宗瀆。歸裝輕鴻毛，隻字驕拱玉。氣馳下坂丸，義堅阨險伏。獨往嘗寒蛟，掉首居不卜。吹火命酒人，浩歌鳥鳥逐。直嗤羊叔子，身後計陵谷。徘徊泰伯祠，彼哉末世欲。近軌無高搴，道遠絕逕曲。江南春殢人，旋榜幸勿速。

又《送梁藥亭歸南海》　我居杜門横山足，六年足不到城隩。朱輪青翰喧金閶，野人雙耳塞空谷。忽聞南海來梁生，梁生名字閩春霆。片帆直落虎丘下，離愁卸向吳王城。我慕今時古人久，步出虎谿趣握手。嶔崎忽漫眼前生，奇癖狂情眞我友。愛君不隔一日心，稱詩百戰稀綏兵。予奪千秋互祖左，予乙李白君力爭。問君何時離薊北，霜花初掩征貂黑。問君何時出嶺南，兩年不見羅浮嵐。驚才定挾鬼神走，書淫蒐獵如奇貪。越娃吳苑空陳迹，秋墳酒脯持澆碧。菱歌擾夢思故鄉，鷓鴣聲里南枝隔。君家尉陀高臺下，百尺青瑚售無價。釵梁照日兩三行，書生半臂豪堪詫。還云明歲輦紅綃，更買吳雛一戰霸。柳絲疊百涤波千，問伊誰主東風嫁。君今別去五千里，他時相會知何處。草堂歸袖有君詩，恆令夜半來風雨。吁嗟乎，梁生此

去何時還，徒剩高山矗矗流潺潺。

又《舊與梁藥亭訂交吳下藥亭訂余入粵時當主其家及至則藥亭公車北行矣余在粵淹留三序藥亭下第不卽歸竟相左不値作長句貽藥亭》（存目）

朱彝尊《送梁孝廉（佩蘭）還南海》 合昏花開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驂騑（謂納臙侍衛性德也）。合昏花謝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漸稀。秋林卷薜百卉腓，籬根細菊圓如璣。北風蕭蕭南雁飛，蟄蟲窮鳥相因依。此時欲別不忍別，馬行踡跼循郊圻。把杯勸君君莫揮，執手語君君莫違。男兒貧賤亦常事，故鄉得歸姑且歸。吾今捐珮也當去，免使同學翻攢譏。遠遊汗漫計亦得，他年訪爾白板扉。舊交陳（恭尹）屈（大均）況無恙，相與散策探林霏。盡脫苛禮消塵機，寵瀧下上濯我足。石樓小大振我衣，乳蕉子黃荔子緋。馬甲柱脆紅螺肥，榕陰一畝竹十圍。南園可以恣酬和，詩卷無人論是非。

周起渭《次梁藥亭顧書宣唱和詩韻》 詩人能詩天所械，忍餓長吟招俗怪。梁君筆力撐海南，手把長鑱理薑芥。邇來再入長安市，十步康衢九關隘。高門垂柳鬱嵯峨，客子浮萍少根蒂。強抱木雞三市鬬，難誇敝帚千金賣。塵埃漲天眯雙目，北風中人生體疥。巾車動有銜槀憂，破屋屢作垂堂戒。平生寸進輒丈卻，跛鼈何由踏天界。雄雉主人亦蕭索，終日殘編守空廨。十日秋霖泥滑滑，強趁朝參供跪拜。昨日雨晴門不開，狼籍滿庭靴襪曬。險韻賡成七字詩，瑩徹冰壺盛沆瀣。兩君放言不收拾，雷霆睒暘驚聾聵。長鯨對吸江河乾，澗壑留餘能幾派。肝膽輪囷語鬱怒，出口棖人翻自快。分將傀儡鬧場來，不妨土偶遭泥壞（時梁君散館被斥）。向來得失本無意，千駟何難輕一介。青齊歲歉啖草根，官舍雖窮足齏薤。僥倖明年兩麥收，騎馬衝途各征邁。荒田磽瘠課耕奴，早辦十頭烏角犗。

查慎行《吳門喜晤梁藥亭》 僕家海東君海南，海道相距三千三。有時憶君發遐想，直欲芒屩遊瓊儋。故人（謂魏禹平）金閶傳好語，知是久客猶停驂。買帆兩日風色順，百花洲外波潭潭。風塵在顏刺銜袖，笑口一豁心俱甘。披襟更覺有深致，黃鬚綠鬢垂鬖鬖。名言霏微齒牙潔，絕勝香味飄迦楠。小儒窘步不踰閾，訓詁馴繞如衣蟫。讀書已破十萬卷，可使蹤跡無窮探。吳中此來凡兩度，一一紗壁留精藍。山塘四月天氣好，輕衫拂領來晴嵐。家家綠陰嘯黃鳥，曷不載酒攜雙柑。閉門却掃吟獨苦，郢雪屬和何人堪。平生美好百不入，正坐好古成奇貪。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兩宋須互參。皮毛洗盡血性在，願及有志深劘勘。拙詩與君不同調，小言未可誇詹詹。數篇見賞自京洛，君愈降氣余彌慚。匆匆人事促輕別，欲去暫止嗛清談。紅綿花開鷓鴣叫，歸夢定繞桄榔庵。

納蘭性德《點絳唇・寄南海梁藥亭》（存目）

雜録

納蘭性德《與梁藥亭書》 僕少知操觚，卽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唐詩非不整齊工麗，然置之紅牙銀撥間，未免病其版榻矣。從來苦無善選，惟《花間》與《中興絕妙詞》差能蘊藉。自《草堂詞統》諸選出，爲世膾炙，便陳陳相因，不意銅仙金掌中，竟有塵羹塗飯，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詡之，能不齒冷哉？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眞不易及。然愚意以爲吾人選書，不必務博，專取精詣，傑出之彥，盡其所長，使其精神風致，涌現於楮墨之間。每選一家，雖多取至什至伯，無厭其餘諸家，不妨竟以黃茅白葦，概從芟薙。青瑣綠疏間，粉黛三千，然得飛燕、玉環，其餘顏色如土矣。天下惟物之尤者，斷不可放過耳。江瑤柱入口而復咀嚼，鮑魚馬肝有何味哉？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眞、蘇子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賀方回，南宋之姜堯章、辛幼安、史邦卿、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君特、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則取其詞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足下樂與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處雀喧鳩鬧之場，而肯爲此冷澹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沈用濟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方舟足跡半天下，至廣南與屈翁山、梁藥亭定交，詩乃大進。遊邊塞，留右北平久，詩皆燕、趙聲，一時名流幾莫與抗行。然所成詩，一句一字，質之同人，有譏彈輒改定，所由完善無罅漏也。向見重紅蘭主人，輦下名大著。余留京邸時，知方舟爲詩人者寥寥矣，不知向後有能傳其人否耶？感慨係之。

《兩浙輶軒錄》卷六引丁澎《荆花集序》　《荆花集》者，沈子方舟與弟沂原合刻其詩以名之也。方舟、沂原年少刻厲，工爲詩，以兄弟相資益。方舟持格極嚴，而饒有思致，沂原氣逸體裕，進止合度，固是風人正則。其登峯造極之詣，曷可量哉？

又引林璐《荆花集序》　方舟嘗受琴於母氏，提攜幼弟，翩翩三鳳，色養承歡。閒居升琴，一彈再鼓之餘，起而再讀己詩，當不以僕言爲河漢矣。

《全浙詩話》卷四〇引林璐《荆花集序》　僕聞兩沈子下帷一室，晨夕讀史，間以其餘技分韻賦詩，奉敬於兩尊人，以爲娛樂。弟楷兄模，恂恂豫順，庭下荆花連枝吐萼。嗚呼，古今名士第一流，未有不從孝友中出者也。

《榕城詩話》卷上　張參議廷校，三韓人。錢塘詩人沈方舟用濟，少時刻《荆花集》，毛馳黄、陸拒石兩處士賞重之。晚益遒上。貧老無子，依參議終身。遺稿數千篇，託參議收弃。予曾勸參議掇其尤者刊之，竟亦未果。

《隨園詩話》卷六　沈方舟《磁溪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吳門鼓枻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壻早還鄉。」方問亭宫保未遇時，在漢上，亦有句云：「寄語湘波連夜發，十年我是未歸人。」

又卷八　吾鄉沈方舟用濟，詩宗老杜，常來金陵，與姚雨亭、袁古香諸人唱和。余辛江寧時，先生已老，不復來矣。杭人有謀梓其詩者，托余訪之歸愚尚書。尚書云：「聞其全稿藏張少弋家。」少弋已亡，竟難搜葺。雨亭之子記其《留别》云：「青尊斷送流光易，白社重尋舊雨難。」自此永訣。

又《補遺》卷一　沈歸愚言沈方舟詩藏少弋家，少弋已亡，求之不得。杭堇浦言方舟詩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或少弋即方伯之宗人，未可知也。沈詩音節沉雄，得明七子梗概。而新穎過之。足迹所到，足以助其豪宕之氣。如《下朝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粤開。驚身移島嶼，蜃口出樓臺。倚棹懷湘子，橋成力大哉。」余每過灘，先聞聲響，讀此，方知其妙。他如《小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飼蠶時。」《天啓德陵》云：「内豎一朝祠宇遍，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思陵》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泰山》云：「四嶽共推青帝長，一峯還古丈人尊。」皆膾炙人口。有長安陶友蘭者，愛其詩，臨卒，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亦異人哉！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〇　方舟爲閩秀柴季嫻靜儀之子，兒時即工吟詠，與弟在沚下帷一室，晨夕唱酬，以爲娛樂。《荆花》一集，丁飛濤澎嘗序之。少時受琴于母氏，一彈再鼓，用以承歡。其詩持格甚嚴，而饒有思致，風人正則也。【略】近有某中丞刊方舟詩于粤東，選擇不精，佳者概從刪汰，原稿轉致散佚，可歎也。《府志》入《文苑傳》。

《筱園詩話》卷二　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佳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爲同社詩友，爲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之。選其詩入《别裁集》，評語亦深揚詡，謂其律詩出梁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也，何不爲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没，又不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沈方舟詩，錢東生多錄其邊關游眺之作。其絶句如《得書》云：「半載瓊函得未曾，強開醉眼剔秋鐙。不知多少離居淚？溼徧杭州柿蒂綾。」《津門九日》云：「何處登高把一尊？晚來潮落見津門。不知柏葉兼楓葉，紅到江南第幾村？」《寓廣嚴寺樓懷所居》云：「憶對涼蟾瀉碧筒，水亭四面受荷風。一聲絡緯啼何處？秋到城南破寺中。」《橫波》云：「苔階立久落花多，不遣春愁上翠蛾。二十五年猶待我，依然無賴是橫波。」絶似馮定

遠，不專工王、李一派。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七　沈方舟詩最精鍊字，歸愚先生選錄已一一摘出。其來吾粵，時曾有《下潮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粵開。鰲身移島嶼，蜃口出樓臺。倚棹懷湘子，橋成力大哉。」却有豪宕之氣，起法不減「不信滔滔者，洪荒直至今」。豈全集藏少弋家，歸愚未及見，故不入選耶？

《燕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慨當以慷，皂雕十字，讀者如置身邊塞間。

《妾受命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此代其配朱夫人立言也。先言奉公姥，撫諸雛，次言持門戶，次言遭家難，次言送遠人，末勉以修德行。得《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意，立意音節，在東西二京之間。

《黃河大風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詩亦有雲垂海立之勢，近七子中李獻吉。結意忽然換境，感觸者深。

《大同道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一路邊塞之詩，俱沈雄峭拔，不在李北地下。「沙乾奔渴馬，風急下饑鷹」，亦邊塞中詩，附錄於此。

《行經將軍猛虎諸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擲字、穿字，千錘百煉而得。

《登建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前所煉在虛，擲字穿字是也。此所煉在實，飛弩鬥雞是也。

《昭平道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此所煉詩眼，又在爭字盡字，加捶煉功，則無草率之患。

《花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前一路詩皆英雄氣，此首又兒女情，見英雄兒女原不必分也。雪中謂花開如雪，非眞指雪言。

《登泰山絕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無懈字，無浮詞，勝于鱗、元美作。方舟詩雖切磋於藥亭，然古體或遜藥亭，五七言律遠過之也。近人用耳不用目，誰能信之。

《望西嶽》《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精神滿腹，亦勝元美作。

《思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獨舉殉社稷時言之，眞覺一字一憤，十三陵詩，以此首爲最。

《由麗江抵北流》《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鬼門七字，筆下有陰險愁慘之氣。

《天下大師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曰曾聞，曰解道，曰那有，曰誰迎，曰肯留，見建文之歸，皆《致身錄》、《從亡隨筆》等書造作之辭，其實未嘗有迎歸事也。《實錄》稱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七日乃葬，是明明死於火矣。至天下大師墓，朱竹垞謂房山僧塔，或題司徒司空，或題帝師國師，金、元舊制皆然，後人附會爲建文墓也。此詩故作疑詞，使人言下自得。

《笥溝早發》《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載兒夫婿去，劉采春怨之，送人夫婿歸，方舟又謝之，舟人受怨乎，受謝乎？各見吐辭之妙。

傳記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沈用濟，字方舟，錢塘人，國子生。少喜吟誦。及長出遊，一至山東，登岱岳，又之楚、之閩、之粵東西，與屈紹隆、梁佩蘭友，詩益大進。又之邊塞，留右北平，一變爲燕趙聲。一時名流，幾莫與抗。然以詩質同人，或譏彈之，登卽改定，不自悋也。居長安，安和親王蘊端號「紅蘭主人」重之。用濟婦朱柔則嘗以畫卷寄用濟，主人題詩云：「柳下柴門傍水限，夭桃樹樹又花開。應憐夫壻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用濟卽日歸，一時傳爲美談。【略】有《方舟集》。杭董浦言未刻，在閩藩張廷枚家。袁子才嘗以書詢沈歸愚，欲刻之江南，終不得錄其全篇爲多。歸愚云：「在張少弋家。」少弋，廷枚宗人也。長安陶友蘭愛其詩，臨卒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亦一異人。母柴靜儀善詩，有《貽子用濟送行》詩二首云：「吾子廉吏孫，讀書昧生理。三十未成名，徒然還鄉里。外侮旋復來，內憂方未已。忽然遠行役，披衣中夜起。明星光在天，河流正潮瀰。行雲有返期，猶子靡所止。攬涕下高堂，長途從此始。」「野雀從南來，翩翩思擇木。感此主人賢，飛鳴集其屋。才地非獨優，處卑願亦足。矧有嘉樹林，朝昏託棲宿。鷹鸇過莫窺，罻羅無由觸。哀彼黃鳥詩，長謠念邦族。」著有《凝香室詩鈔》若干卷。用濟室朱柔則《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就難。癡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

《清史列傳・沈用濟傳》　沈用濟，字方舟，浙江錢塘人。國子生。母柴氏，名靜儀，工詩善琴，著有《凝香室詩鈔》。用濟少承母教，家居色養，以琴詠相娛。及長出游，至山東登岱岳，又之楚、之閩、之粵，足跡半天下。蒞廣南，與屈大均、梁佩蘭定交，所詣益進。及之關塞，留右北平，一變燕趙聲。至京師，安和親王蘊端重之，名大噪，一時名流幾莫與抗。然以詩質同人，或譏彈之，即改定不自悛也。幼與弟遡泗，合刻其詩，名《荆花集》。毛先舒、陸繁弨深賞之。遡泗氣逸體裕，進止合度。用濟則持格極嚴，而饒有思致，晚益遒上。婦朱氏，名柔則，亦能詩畫，嘗作畫卷，繫以詩寄用濟，用濟即日歸，一時傳爲美談。用濟嘗與成都費錫璜著《漢詩説》十卷。所自著有《方舟集》。貧老無子，依參議張廷枚終身。歿後，遺稿，廷枚爲收弃之。

紀事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四　沈方舟爲紅蘭主人客。其室人朱道珠遙寄《故鄉山水圖》，主人作詩有「應憐夫壻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方舟旋歸，當時傳爲佳話。然余讀道珠《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痴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獵獵風初勁，沈沈雨未闌。因憐兒被薄，轉念客衣單。棲燕將雛苦，征鴻失侶寒。居家與行路，同是一艱難。聞説燕臺路，生涯亦可憐。恥彈門下鋏，誰乞廣文錢。久客非長策，歸耕有薄田。一棺痛慈母，急爲卜牛眠。」則方舟之歸，非盡一畫之力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漢詩説》　十卷，國朝費錫璜、沈用濟同編。【略】是編因馮惟訥《詩紀》、梅鼎祚《詩乘》所録漢詩，略爲評釋。卷首有凡例，持論似高，而所説殊草草。

藝文

沈遡泗《贈兄方舟》　我母夢奇花，艷艷吐彩筆。孟春之月生我兄，香風迴繞芝蘭室。長眉大眼眞男子，堂上二親心歡喜。十三作賦氣凌雲，十五吟詩思不羣。年少蓬門甘守獨，壯志窮途不用哭。銀河可吸月可吞，醉來欲抱蟾蜍宿。庸流不識沈方舟，嶔崎歷落毋與儔。敝衣破冠何所求，終年不喜亦不憂。羨君錦囊多佳句，揮灑風雲與月露。良賈深藏外若虚，旁人按劍還相妬。

蘊端《題閩秀朱柔則寄外沈用濟畫卷》（存目）

岳端

姜宸英《紅蘭室詩序》　紅蘭室主人詩三種：一《紅蘭室集》，一《玉池生集》，一《出塞集》，與其客朱君襄、顧君卓校讎既定，都爲一編，凡若干卷。【略】紅蘭室主人者，乃先安親王之季子，而今王之介弟也。自某留都下，不敢輕有曳裾，主人延之至，再不敢固守不見之義。今年冬，始隨使者至邸，出其所爲三種集者，酌酒而屬爲之序。竊不揣固陋，評其詩於兩集中。體兼濃麗、清逸者，義山、致光之遺調也。奇情慷慨，湍馳颺激而不可遏者，出塞諸詠，鮑明遠之軼蕩，高達夫之悲壯也。主人年少修謹學古之外，無他嗜好，尤愛禮文士與敦布衣之交，見者無不厭心而去。夫河間、東平之得稱賢者，惟其能讀書爲善也。而漢時諸王之名能詩者，亦卒莫過焉。今主人之賢，其視漢二王無所遜。則其發而爲詩也，固有不求工而不能不工者矣。

《隨園詩話》卷六　詩情愈凝愈妙。紅蘭主人《歸途贈朱贊皇》云：「大漠歸來至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裏逢君見我無？」

法式善《梧門詩話》　詩效崑體，亦時近昌谷。又號東風居士，有「東風無力不飛花」句，爲問亭將軍博爾都所賞也。

《嘯亭雜録》卷六　主人喜爲西崑體。【略】嘗選孟郊、賈島詩，爲《寒瘦集》以行世。以宗藩貴胄之尊，而慕尚二子之詩，亦可謂高曠矣。

《雪橋詩話》卷三　汪退谷謂其詩清婉奇麗，出入於太白、昌谷、義山、飛卿之間。

《春郊晚眺次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清揚圓轉，元人中在薩照磨、宋子虛之間。

《題閨秀朱柔則寄外沈用濟畫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遠人不歸，而圖家山景以動之，用意曲折，即此可見幽閒貞靜之風。《晚晴簃詩匯》卷七：「用濟客京師久，其妻朱柔則作畫寄之，主人爲題詩曰。」潘清《挹翠樓詩話》：「錢塘沈方舟用濟配朱道珠柔則，德性嫻雅，工吟咏。【略】方舟客京師，寓紅蘭主人家，道珠寄《故鄉山水圖》。主人贈詩，有句云：『應憐夫壻無消息，翻畫家山遠寄來。』方舟即命駕旋歸。一時傳爲佳話。」

《清史稿·岳端傳》　蘊端，初名岳端，字正子，號紅蘭主人，多羅安郡王岳樂子。封貝子。有《玉池生稿》。

《九朝新語》卷一四　宗室紅蘭主人（岳端），嘗自製《揚州夢》傳奇，偏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會者百餘人，內有王生善集唐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鋌、白玉卮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飲酒受金，即以金分給梨園十四人，曰同沾君惠。

《清稗類鈔·幕僚類·紅蘭主人邸多文學士》　紅蘭主人岳端，安親王子，善詩詞。邸中多文學士，安王命教諸子弟，故康熙間宗室文風，以安邸爲最盛。延沈方舟用濟等爲上賓。方舟妻朱氏，名柔然，亦工詩，遲方舟久不歸，作《杭州圖》寄之。主人爲題詩云：「應憐夫壻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沈即日束裝南旋。主人賞選郊、島詩，爲《寒瘦集》行世。

龐塏《紅蘭室公讌詩得魚字》　公子敬愛客，一往情有餘。吉日叶良辰，張樂臨玉除。官梅照臘酒，金盤高華蔬。饌至不待供，盃行誰當徐。興發唱高言，得意爭疾書。諸賓誦有臺，主人歌嘉魚。一目足千秋，其樂洵只且。公子敬愛客，終晏情相於。掞藻逞上才，雅雅何魚魚。王猶陳思王，諸子乃應徐。風流各一時，誰云今不如。自我忝嘉招，吐詞非璠與。深感公子眷，深荷公子譽。懽樂寧有極，城闕限室廬。晚吹起譙樓，斜日獨愁余。

趙吉士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〇　國初趙天羽給諫（吉士），由副貢生官交城令，寇盜充斥，設計平之。內擢御史，遷給事中。所著《萬青閣詞》，多側豔體。余獨愛其《登晉陽城樓·點絳唇》云：「獨上危樓，茫茫不辨天南北。孤城屹立。山色周遭碧。　狐突千峯，多少豺狼匿。西風急。數聲篳篥。一抹寒煙白。」《臨洺關·偸聲木蘭花》云：「邯鄲古道臨洺驛。回首太行青歷歷。極目蒼涼。曾是中原舊戰場。　可憐鬼火明如豆。一派西風黃葉瘦。聽徹三更。嗚咽城頭凍角聲。」《甲寅元夕·浪淘沙》云：「望遠思騰騰。烽火心驚。極天士馬正縱橫。却喜海陽今夜月，還似承平。　巷陌更添燈。春滿山城。畫圖人醉水晶屏。側聽譙樓樓上鼓，剛打三更。」《吳宮懷古·虞美人》云：「蘇台零落荒煙斷。鹿走長洲苑。西風吹冷館娃宮。惟有藕花、愁對夕陽紅。　胥門抉後濤聲怒。山鷓啼何苦。吳亡越霸不須哀。又見會稽、一炬楚人來。」《冬夜宿北頂僧舍·相思引》云：「霜落疏林朔氣濃。短籬黃葉吼西風。酒寒燈燼，響徹隔牆鐘。　不辨狂沙連塞白，驚看野燒接天紅。虎蹲獅踞，直北是居庸。」玉笛金笳，別饒逸響。

朱彝尊《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吉士墓誌銘》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甯。仕爲光祿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進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腴者，考也。妣汪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沙谷東南流，會于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蓄馬絕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君至日，民間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由是利爲文水商人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閱武於郭南。令下，士卒進退有序，捐萬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饑，君錄餓者七十人，完廨舍

垣牆，使家與處，詢羣盜出沒所在，多得其實。爰申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良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留宿陶穴，詰朝相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還。十年十月朔，總督檄縣進勦。君行令山麓葺靜安堡，期以月幾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卻月湖，張樂于舫，許老稺夾岸縱觀。越宿，復要崑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密誡司夜者促更籌，於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先守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矣。疾行四十里，饗士卒於水泉灘，別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復合，且戰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別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其素不當夫徭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橫舍，立倉廒，定軍營，折疑獄，罰贖鍰使種柳鑿山，通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廠，秣善馬于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巡撫上其狀，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載丁父憂。起復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覃恩由文林郎進奉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寬以惠商，負販乘舶艋出入者，暨免議察。輸稅者，俾自封投櫝中，胥吏苛斂之弊盡革。復命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敕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特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糧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請先米止升合勺，銀止分釐毫，自秒、撮、絲、微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爲合，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天子下公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于官司簿書永絕姦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梨棗，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二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又明年，天子需爭臣，試三十三人于保和殿，擢君戶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內外章奏，付內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因貯科房，往往散佚。又各部司簿錄，有第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內閣，以爲異日續修地。」天子允行。既而銜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驌。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于未遇時。每當賦詩酬和，袞袞不休，疊一韻至萬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園故址，濬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內名士入都，恆留連不忍去。君脫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園寄所寄錄》、《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稿尤多，俱鏤版行世。若《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吳興夏駟紀其事爲一書。君年七十有九，終于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朏也。【略】嗚呼！君才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剗除之，其智勇有不可及者。而又詳于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闇闇惻惻，何必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卽如先儒朱子，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注，籍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彼夫城陽炅橫四子：炅守墳墓，吞居徐州，桂居幽州，炔居華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父子似可追吏議也已。銘曰：「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譽超特。入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裎，焉浼我。酒百船，詩萬篇。留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筮兆基，作銘詩。訂君實，無諛辭。」

道光《休寧縣志》卷一三　趙吉士，字天羽，號恆夫。舊市人。由舉人任山西交城縣知縣，交城北阻深山，延亘數郡地。明季羣盜盤踞其中，時出沒爲地方害，文武吏皆不敢詰。吉士蒞任，葺城堡，練鄉勇，嚴保甲。值山中饑，以勸農閔荒爲名，率數十騎入山。夜卽留宿土窰，縱觀山川險易、居民順逆，悉得其情。一日，與同官會飲卻月湖。賊聞之，不爲備。夜半斂兵疾行，由間道搗巢穴，悉擒渠魁，諭羣賊各擒賊自贖，前後共擒一百一人，撫

定山民一千四百餘戶。其不從賊者，僅三十七家，給羊酒以旌之。縣人爲立生祠，又請於上官，置主生祀名宦。叙功內陞戶部主事，榷揚州關修會典。及鹽漕書成，擢戶科給事中。著有《交山平寇錄》、《徽州府志》、《萬青閣自訂集》。

《清史列傳・趙吉士傳》 趙吉士，安徽休寧人，寄籍杭州。順治八年舉人，康熙七年，遷山西交城縣知縣。【略】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旋丁父憂。起復，仍補原官。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吉士寬以惠商，負販乘小舟，概免議察。輸稅者自封投櫝，胥吏苛斂之弊盡革。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中。有忌之者，劾其父子異籍，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學正。四十五年，卒。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萬青閣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引《兩浙輶軒錄》 先生豪爽好義，出三萬金，創造全浙會館。

《清稗類鈔・文學類・趙恆夫好作疊韻詩》 休寧趙恆夫吉士中順治辛卯舉人，官至給事中，好作疊韻詩。康熙戊辰罷官，居宣武門西寄園。金壇于漢翔貽詩四首，後疊其韻，得詩千首，命曰《疊韻千律》。又續得五百首，命曰《千疊餘波》。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林卧遙集》 三卷，國朝趙吉士撰。康熙戊辰，吉士由戶科給事中罷職閒居，僑住宣武門西之寄園。適金壇于漢翔貽詩四首，吉士依韻酬答，後凡遇他題，皆疊此韻，積成千首，命曰《疊韻千律》，分爲上、下二卷。尋又續得五百餘首，編爲一卷，命曰《千疊波餘》，合刻以爲此編。案和韻爲詩，本不能曲折如志，又疊至千五百首，此雖香山、東坡亦斷無能工之理矣。

又《傳記類存目五・續表忠記》 八卷，國朝趙吉士撰。【略】是書記明萬曆以後忠義之士，以明錢士升有《表忠記》記遜國諸臣，故此以續爲名。所載凡一百二十三人。

又《雜家類存目一〇・寄園寄所寄》 十二卷，國朝趙吉士撰。【略】是編採掇諸家說部，分十二門。

又《別集類存目九・萬青閣全集》 八卷，國朝趙吉士撰。吉士有《續表忠記》，已著錄。是集爲吉士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詩一卷、勘河詩紀等十三種，共一卷，制藝一卷，平交山寇公牘詩文一卷，讞牘一卷。交山，在交城境，姜瓌平後，餘孽竄伏山中，出沒爲患。吉士以計討平之，材略有足稱者。文章則非專門也。

汪楫《贈趙天羽》 吾鄉范良湖海士，淮陰結客燕都死。相知不少任俠人，隔絕山河千萬里。趙侯藉藉邦之彥，驅馬長安方謁選。承明趨走無時間，十日因依視含斂。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更出臨危書。書中絮絮意何如，託君煢煢藐諸孤。藐孤遠在淮陰市，饑鷹翼虎耽耽視。夜半躊躇朝策騑，直憑意氣換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產。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嬌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紫荊，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淮北來江滸，身是胡君好儔侶。胡君身後身任之，應爲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歎奇絕，媲美者誰趙天羽。

曾燦《題趙天羽小影》 天地凌陰，草木未豁。獨此亭亭，蔓竹紫脫。至道無言，會心天末。四海雖曠，魚則能隨。五嶽雖高，鳥則能飛。神明所注，山海可移。慧以靜成，理以忘得。廓此靈暉，守我淵默。露頂趺坐，憺然面域。抱道獨處，藏器太虛。履仁蹈義，動靜如愚。鳴泉林石，清風庭除。

潘耒《趙天羽》 矯矯趙君，萬夫之雄。胸吞雲夢，氣凌煙虹。吾見其濡毫揮塵，懸河注海而不窮。又嘗見其提寶劍，持雕弓，啣枚疾走，殲劇賊于山之中。茲何爲乎，枯坐團蕉，收視返聽而遊鴻濛，將無慕鄴侯之學道，試經濟于屏風。吾聞至道之要，虛靜是崇。惟虛爲萬應之本，惟靜爲羣動之宗。卷焉則不盈六合，舒之則放于八坛。斯人乎，斯人乎，其將斂才學道，知白守黑，一蛇而一龍者耶？

李因篤

論　述

朱彝尊《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略】冀足下亮之而已。

潘耒《李天生詩集序》　富平李天生先生，關中豪傑也，爲人豁達慷慨，自負經世大略，無所試其奇，一吐之于詩。其詩原本《風》、《騷》，出入古歌謠樂府，而以少陵爲宗，意象蒼莽，才力雄贍，既與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講之尤精，千錘百鍊而出之，此學杜而得其神理，非襲其皮毛者也。先生嘗慨世不乏才人，而爭新鬬巧，日趨於衰颯。故其爲詩，寧拙毋纖，寧樸毋艷，寧厚毋漓。乍讀之，不甚可喜，而沉吟咀味，意思深長，與夫翡翠蘭苕繁絃促節者，相去霄壤矣。誠得先生輩數人，主詞盟而樹之幟，大雅元音庶幾不墜矣乎。微獨先生之詩，進於古也。先生之爲人，更高邁卓犖，與古爲徒。當戊午、己未間，天子旁求淵雅宏達之士，徵詣京師。先生夙負重名，公卿交薦，有司迫遣就道試於殿廷。既授官檢討，念母老，具疏乞歸養。通政司不敢以聞，先生具密疏上之，竟奉俞旨不就職而歸，天下高之。當是時，同召試入詞曹者五十人，先生與朱子錫鬯、嚴子蓀友及耒四人者，則以布衣入禁林，爲古今曠典。然主恩難報，物望難酬。此五十人者，二十年來，不勝升沉存沒之感。其能卓卓樹功名可不朽者，亦無幾人。而先生獨鴻軒鳳舉，不受羈紲，陳情一疏，與李令伯同擅千古，非深識遠見，冠絕一世而能然哉？先生詩文無慮若干首，晚年自定其詩，得三十五卷。樂昌令，田少華先生之表姪也。攜其稿至粵東，割俸梓之，以行世。以耒託先生末契，屬爲之序，耒生今之世，恨不獲見古人，猶幸得與先生同時，且與之同薦舉，同授官，數奉教言，謂高邁如先生，固不待文章而名世，即使其詩不甚工猶當傳之百世，況其天才學力卓然與古作者方駕耶？千載之下讀其書，而尚論其人，當知先生非詩人，乃天下士也。

《池北偶談》卷一一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云：「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豪才。」予謂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爲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爲宗也。

汪琬《說鈴》　曹秋岳（溶）稱關中李天生長律詩曰：「《風》、《雅》以來，僅有斯製。」

又　李天生長于經學，嘗詣予論《春秋》，頗指摘胡康侯傳。予語之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　子德先生邃於經學，顧寧人先生推重之，以公卿薦召試，當時所稱四布衣之一也。授官後，即以母老辭，不許。表三上，乃許。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詩品似李北地之宗杜陵，骨幹有餘，而神韻或未副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受祺堂詩集》　顧炎武作《音學五書》，特載與因篤一札，蓋頗重之。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則云：「杜造故事，莫過於李天生。」然所謂杜造故事者，今不可考，則姑存其說矣。【略】其詩大抵意氣蒼莽，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蓋亦時時有之。殆所謂利鈍互陳者歟？

《國朝詩話》卷一　富平李天生（因篤）以博學鴻詞科入翰林，乞終養一疏，至性大文也。詩格奇闢，五言律尤工造句。如「倒壑噴高雪，飛巖帶夕陽」，着意在「倒」、「飛」二字。「層雲封鼠跡，暴雨出龍聲」，着意在「封」、「出」二字。「厓蛛當戶冷，石蘚襯階柔」，着意在「冷」、「柔」二字。「磬聲緣壑細，燈焰入樓深」，着意在「緣」、「入」二字。「澗僻開花久，林迴飛翠濃」，着意在「僻」、「迴」二字。他如《登五臺絕頂》：「此邦連大漠，何路抵中原」，「塞馬嘶玄岳，關榆墮紫荊」等句，渾成工妙，直入初、盛唐之室。

《紀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三章不外一眞字。

《題世青都指揮使崔公汝明像》《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崔系嬰城戰死者，後無人表白，故於遺像中表之，此等詩大有關係。

《登代州白人岩因飲孫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爲野外人生色，「春水自依村」五字，天然佳景，不在鏤刻。

《雨》《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經語作對，流連光景者不解道。

《得傅徵君山信》《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以不事王侯重之，中寫得信，末訂過從，極見篇法次第。

傳記

江藩《李檢討因篤記》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莫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罍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譾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黷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感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從過，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詔，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忼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受祺堂集》行於世。

劉紹攽《關中人文傳》　李因篤，【略】靖逆侯張又南督兵松江，尊貴，坐見客，獨接因篤必重禮之。會詔舉博學鴻詞，又南及閣學李公天馥交章薦，廷試授檢討。未幾，以母老告歸。因篤貌樸，性質直。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譔集，語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即舉全部，且曰：「吾於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咋舌，不敢復問。在館職時，王阮亭、汪苕文主詩社，豎南北幟，士多屈服，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亦天馥所薦，稱天馥老師，侍立比弟子，因篤獨齒序，呼之曰兄。奇齡善古韵，與因篤語，輒牴牾，衆莫能定，唯顧甯人是因篤而非奇齡。甯人著《韵學五書》，因篤多與力焉。因篤學富而詩最工，嘗作《長安秋興》八首，孫豹人謂少陵不能過。有《受祺堂詩集》，學使者許公孫荃鏤之板，文集藏於家。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李因篤，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爲四布衣之一。邃于經學，爲亭林所推重。詩得杜法，有《受祺堂集》。

《顏氏尺牘姓氏考・李因篤》　李因篤，字子德，又字天生。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明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受祺堂文集》、《詩集》、《廣韻正》、《漢詩評》。【略】《陝西通志》：因篤年十一爲邑諸生，丁明季之亂謝去，肆力爲古文辭，長於詩歌。嘗遊長安，傚少陵作《秋興詩》八首，見者多擊節。時往來秦、晉間，過從悉知名士。授檢討未滿月，即乞終養，疏凡三十七，上始允歸。抵家後，寢食湯藥，每事躬親。越五年，母歿，遂不復仕。性敏絕，博極羣書。又好汲引後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過，必婉詞規勉，未嘗以聲色加人。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蓋實錄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八錄《國史館本傳》　李因篤，富平人，明季庠生。博學強記，貫串注疏。康熙閒，詔舉博學鴻儒。因篤夙負重名，公卿交薦，試授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略】與盩厔李容、涇陽李念慈稱「關中三李」。因篤深於經學，著《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折服焉。

《清史列傳・李因篤傳》　李因篤，字天生，陝西富平人。明諸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求勇敢士殲賊以報國，無應者。歸而閉戶讀書，博聞強記，貫串注疏。康熙閒，詔舉博學鴻儒，因篤夙負重名，公卿交薦，母勸之行，試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略】因篤性忼直，然尚氣節，急人之急。顧炎武在山左，被誣詔，因篤走三千里，爲脫其難。嘗著《詩說》，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見之，亦折服。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辨，炎武是因篤而非奇齡。所著《音學五書》，因篤與有力焉。歸後，岐山令及淳化宋振麟等諸講學於朝陽書院，因篤首發橫渠以禮教人之旨，次論有守有爲之義，而斷之於審幾，以著思誠之體。其論學必綰以經，說經必貫以史，使表裏參伍，互相發明。當時學者灑然有得，因記之爲《會講錄》。尤熟於有明事蹟，王鴻緒《史稿》成，就正因篤。時老病臥牀褥，令二人讀稿，命之竄易，半載而畢，由是《史稿》知名。他著有《受祺堂集》三十五卷、《漢詩音注》五卷、《漢詩評》五卷、《古今均考》一卷。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一引《渭仁筆記》　李檢討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檢討自齎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許終養。

又引《松心日錄》　李檢討乞養疏，情詞懇切。今節錄之，足令讀者油然生孝敬之心。

《今世說・文學》　曹秋岳稱李天生長律詩，云：「風雅以來，僅有斯製。」

《新世說・賞譽》 汪苕文嘗言經學修明，吾於並世得二人焉：顧子亭林、李子天生是也。內行醇備，吾於並世得二人焉：魏子環溪、梁子曰緝是也。

《清稗類鈔・義俠類・李因篤解顧亭林獄》 顧亭林於明亡後，嘗數至江寧，五謁孝陵，乃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順治戊戌，徧遊北畿，出山海關，歸至昌平，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又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是歲莊氏史禍作，幸得脫。康熙甲辰，四謁思陵，而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亭林之居東也，以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我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游。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即墨黃培，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復以江南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亭林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亭林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丁巳，六謁思陵，乃卜居陝之華陰。始亭林徧觀四方，心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省所無。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守險，僅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著録

楊浚《續刻受祺堂文集序》 我鄉李天生先生所著《受祺堂詩集》，不脛而走，海內咸有其書。文集放失已久，詢之里中故老，皆未之見。歲在丁亥，(浚)與業師馮先生借傳抄之本，裒集若干篇付梓，而海內始得讀先生之文矣。既又於友人處訪得文集數卷，皆前刻所未有。其文係歸田後作居多。先生自疏請終養，後益肆其力于古文詞、碑銘、誌傳，駸駸乎入班、馬之室而嚌其胾，洗鍊精純，所造彌邃，卓然成一家之言。要之，先生之文，則猶未盡于此。茲集中所刻《下馬陵碑》一篇，寫之貞石前後，所得抄本俱無之，益思先生之文其闕遺而不及見者尚多也。當先生在時，必有手定之稿藏之楹篋。百餘年來，灰飛燼滅，不可復覯一二。後進之士，僅從流傳之本炱蟬朽斷之餘錄得數十篇，而又半出于烏焉亥豕。更閱數世，并其所謂烏焉亥豕者，將亦遷引散失，不可得而尋求矣。此(浚)之所以汲汲以謀續刻，而不敢少遼緩也。刻既成，爲校閱數過，而序其緣起如此。他日更得先生手定之本，補遺訂闕，以成全書，此則(浚)之日夜以俟，而海內士林之所共慶者矣。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夏四月朔，後學楊浚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受祺堂詩集》 三十四卷，國朝李因篤撰。【略】是集爲因篤所自定，本三十五卷。此本獨闕第四卷，目錄註云未出。其爲因篤自刪之，或爲隨寫隨刻，誤排卷數，不得已而立一虛卷，均未可知也。

又《總集類存目四・漢詩音注》 五卷，國朝李因篤撰。【略】是編評點漢詩，兼註音韻。一卷至五卷題曰漢詩音註，六卷至十卷題曰漢詩評，一書而中分二名。又前五卷之評夾註句下，後五卷之評大書詩後，體例亦迥不同。不知其何所取也。

藝文

屈大均《有懷富平李孔德》 我憶西秦客，蒹葭白露中。虎狼□府國，雞鞠少年風。關自閿鄉入，門開華嶽通。高堂春酒熟，桑落是蒲東。束帛自穹廬，投竿別漆沮。乞歸矜有疏，却聘恨無書。芝术千秋少，雞豚一日餘。何人猶戀祿，不念倚門閭。與君馳驛騎，趙代去相依。作客從飛將，爲媒得宓妃。越歌慚有木，秦俗重無衣。一自關河隔，同心事盡非。射獵柏林時，英雄自得師。仲連飛兔客，亞次鬬雞兒。五代全臣少，中華正朔遲。最憐歸漢帝，功在一閼氏。講授多新說，無雙是五經。先王存夢寐，後進有儀型。紫閣橫天翠，黃山映水青。當年同几席，相勉復西銘。王翦舊頻陽，尋君道路長。歌呼還用缶，慷慨已同裳。武帝祠三日，伊人水一方。別來秦越隔，魂夢兩茫茫。聞道徵修史，春秋義未申。溫公元晉胄，景畧本秦人。艸野存遺直，華尸有大倫。九經知注就，寄我莫逡巡。之子從商雒，懷予最有情。事

存漁父傳，詩得楚人聲。地在離枝國，家臨海市城。書裁南裔志，異物頗知名。

尤侗《送李子德檢討歸養二首》（存目）

又《輓李因篤（子德富平人官檢討）二首》 太史徵車萬里來，援琴中斷不勝哀。愁聞入舍啼鵑劇，屢乞還鄉画鷁催。玉佩凄迷無夢到，羅幃舒卷有人開。寧知出處渾難卜，別酒翻同永訣杯。椎布蕭然鮑孟門，鹿車曾荷五雲恩。凌風羽翮爭瞻子，繞膝芝蘭已抱孫。岐路且沾離席煙，異香翻隔故園魂。多情荀粲應千古，薄俗悠悠難具論。

徐釚《送李天生還山五百字》 抗志懷古人，風俗日陵替。眞氣誰復存，大雅亦難繼。關中李先生，詞源有根柢。象罔屬搜羅，窮徹天人際。六經與子史，糠粃盡揚厲。精意抉幽微，潛心豁蒙蔽。指畫畫山川，抵掌關大計。王侯將相間，爭願爲擁篲。盛名達至尊，徵書下庭砌。先生適高卧，奉母斫魚鱠。捧檄自沈吟，牽裾忘攬袂。幕府具蒲輪，敦趨赴燕薊。金臺正嵯峨，羣公誇巨麗。買駿自隗始，奔走盡英銳。待詔金馬門，早裂芰荷製。彈冠喜故人，先生獨掉臂。濡翰賦彤庭，金聲擲於地。簡拔置鸞坡，讀書發中祕。帝念勝國史，編纂詎能廢。有明三百年，傳記復誰識。盛時如日中，漢唐差可擬。迄乎嘉隆還，衰颯當晚季。鉤黨兼盜賊，水火爭赤幟。大廈已將傾，陽九復安避。皇皇我世祖，廓清埽氛翳。簪筆屬詞臣，爾等勤補綴。勒成一代書，鑒觀頗不細。同時拜休命，咸願摛素志。先生著作才，庶幾起凡例。齧指忽心痛，烏烏灑涕淚。伏闕再上書，終養遽難遂。封奏假密陳，爾乃達於帝。當寧雖動容，小臣魄猶悸。詔許歸華山，拂衣旋整轡。供張長安門，祖別攀車轅。唯余固陋姿，同譜參末契。角藝媿雕蟲，荏苒歎虛歲。聊步入西清，忝竊斯所畏。君今歸草堂，萊綵晝堪戲。板輿侍母遊，鸞鶴當窗唳。爲君出處籌，終宜圖大勢。天王今聖明，西南屬有事。秦關百二雄，根本實維繫。劒道猶未通，蠶叢亦久閉。蜮蝮逋天誅，民力甚凋敝。豈不痛蒼生，胡可裁薜荔。將母幷事君，忠孝非二致。令伯昔陳情，毋乃風末世。何須學二疏，早自遺榮利。君家有鄴侯，芳軌庶應嗣。

朱彝尊《寄懷李（因篤）》（存目）

趙湛《李檢討因篤》（存目）

許友《別天生》（存目）

王頊齡《送李天生歸養》（存目）

顧炎武《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存目）

金德嘉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居業齋文集》 德嘉晚年，鍵戶著書。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醇驥往往追摹秦、漢，宗尚王、李，訾歸有光爲秀善婉媚。德嘉獨不爲高論，力摹韓、歐。雖其閎肆博贍遜於國初前輩，而先民矩矱，彷彿猶存。

李祖陶《居業齋文錄引》 少時於《欽定四書文》內讀其元、墨兩篇，大氣盤旋，精神洋溢，知其必深於古。【略】大略直抒胸臆，磊磊明明，一片深心託於豪素。凡所談吐，皆與人心世道相關。而格意高簡有餘，不盡不務，窮筆力之所至，以自騁其才。故閎肆贍博，雖遜國初諸家，要之矩矱先民，有典有則，渟涵興象，不濫不支，固非逝世漲墨虛鋒以爲豪，及一切捃摭叢碎以爲富者之可比也。楚先賢集，熊鍾陵後端推此公。而予以讀其時文意想得之，可謂文章有神交有道矣。

李念慈《居業齋詩鈔序》 今日視滇則猶內壤也。顧其地越在南陬，漸摩於丈德者，視他方獨後而近。又以吳逆背叛，煩師武臣力討平未久，金戈鐵馬之氣猶殷流巖障間。歲丁卯，直省屆大比，天子念遐荒兵燹之後，亟須得非常之人誕敷文教，以移易其觀聽，和柔其心思，特遣太史金公，以禮闈第一人往典厥事。公奉命跋涉，數閱月而乃至其地。闈棘既撤，錄所得士及文上呈，一時聲噪輦下。咸謂，黔南小省，得士之盛，乃反加於諸內地，爲數十年所罕覯。公反櫂沿江而下，次皖城。念慈適依人在此，因得接見左右。受讀黔墨，信都人士揚抶非虛。公又以黔游近草相示，自出都及抵黔，往還所至，覽奇紀勝，山川風物，畢見諸篇什中，風格視公嚮作更進一籌。蓋公

以大文至忠敷天子文命，以振衰起陋，化導殊俗，若文翁之於蜀，而又得於絕徼山川奇異之所映發，以其正者取士，盡以人事君之誼。而餘者見之歌咏，凡山水之形狀、風俗之異同、地土物產之肥磽盈絀，皆可一覽而得。公既職在史館，而國家方簡命儒臣纂脩《一統志》，則公之詩咸可以資考稽、備采風於古陳詩之義，實有當焉。不獨氣力渾厚，詞旨弘深，若少陵夔州以後諸作，使讀者髯張而神王，有若讀傅班諸傳，可以增益人才智也已。

張仁熙《居業齋詩鈔序》 余非能遍讀詩書者，乃不出里巷而典型之，則無如吾友金豫齋先生。先生之先大夫守秦興安郡，當寇氛大熾時，精忠大孝，困於圍城，而瘁以卒，豫齋才五歲耳。坎坷事母李宜人，成過目誦，即稱神童。子弱冠以諸生試，冠多士。旋雋棘闈，教授安陸者九年。壬戌，出爲南宮第一人。方先生之讀書安陸也，日游歷山水間，夜篝一燈，足成之如長吉故事。久之，有自怡石城諸刻傳布海內矣。及南宮墨出，則天下又以爲文恪、文潔再生。已而歷金門，上玉堂，倡和諸苑老，富有日新，天下化之，則又以操持軌躅司文章氣運者，率自吾楚始。先生詩壇之傑也，復以文恪、文潔倡其在斯乎？余曰：是固然，然蒙與與松圓老論文正詩，反復發明，必深求其忠厚和平之所在，不徒皮相也。茲者先孝廉與先生之先大夫肝膽金石，邑里所共聞也。余與先生又日夕編摩，亦更有窺其氣候者乎。先生少孤貧，固鬱伊蹇仄士也。自少迄壯，及對策大廷，介不出門戶，清羸自守，乃讀所吟詠，清和坦白，霽日薰風，有懷必達，有達必盡境，思裕如圓晬靄惻。夫楚固以騷些祖禰後人，而後之論詩者又復以窮而後工塈訓。今先生入爲侍從，出秉鑑衡藜閣，抒忠鎖垣潑墨，無一不自學問溫摯中出。即孺慕棣哀痛哭，皆清風也。且治詩者，艷詞綺語之設，褊中扼腕之言，未必不供風雅一點染，而先生皆却棄不登於俎，豈非風教一大關係乎。今試觀長沙諸集，俱在向所謂平平熟爛者，北地瑯琊不過以精悍藻繢壓之。考其實，大則栽培國運，小亦砥柱萩林，數變而淳氣存。史議定文襄之言，遂足千古。長沙初寧，娓娓告人哉，先生之所爲亦猶是耳。或曰：「先生素未以私淑長沙，聞今前後一轍，何也？」余曰：「南嶽、主楚兩先生，皆南嶽產也。」楚山之高者、廣者、多峰者不啻數百，而衡八百里七十二峰，雍雍穆穆，不以高廣奇秀與衆峰爭，故兩先生以和平深厚應之，豈曰偏覇云爾哉。余視先生爲兄，退處山林，不與人世。先生不我遐棄，編詩以示，並索孱毫簡首，因爲述兩先生功勳契合如此。時康熙壬申春日，同邑張仁熙。

周金然《居業齋詩鈔序》 余同年金子會公，古所稱閎覽博物君子也，恬澹寡營，開卷尺許外不復知戶外有何事，時俗攘攘有何途，頗著文章自娛而已。歲丁卯，忽膺簡命典黔試，擔囊就道，歷途數千里。其間高山大川、名都巨鎮與夫幽崖絕谷、荒陬僻徼之區，足跡所經，興會所寄，一發於詩。於是彙而錄之，命之曰《黔游集》，志所事也。既還，報出以示余，而屬爲之序。余惟古者列國，大夫出使於外，其有登高能賦者號曰卿才。然考之傳記所載，不過援引古辭，斷章取義而已。求夫文采表著篇什可傳者，抑何不少概見也。蓋古之使人所銜命者，大抵會盟聘問有關社稷之圖，慮重憂深，惟恐隕越。又其行役不踰時，出疆不過千里，故每懷靡及而不遑有所著述也。今國家承平一統，聲教四訖，雖夜郎、牂牁殊方萬里之地，莫不漸化從風，人文輩出。而會公以文學侍從之臣，當較藝掄材之任，其才優於事，不問可知，況於道途閱歷曠日往來之際乎。宜其覽勝探奇，俯仰憑吊，而發其遙情逸致於長吟短咏之間，遠過於古之登高能賦者也。夫子錄十五國之詩，獨楚無風。而其後屈原、宋玉之徒，雄文麗詞，凌轢百代，楚材之盛，蓋自古志之矣。

周起渭《居業齋詩鈔序》 我朝仁育義正，涵濡海內六七十年矣。士大夫以文章名家者，其師承淵源，各有所自，大率出於虞山之門者爲多。吾師廣濟金先生，海內咸知爲近日正人君子之冠。獨其詩，世雖知愛之，而效者蓋寡。蓋世方務纖新，而先生獨依古澹。世方矜穠麗，而先生獨事雅醇。世用以博名高取榮進，而先生特自娛於荒江老屋之間而已。故其爲詩也，五言法漢魏，七言及諸近體法初盛唐，極其才力之橫騖，可以上追少陵、近擬眉山而無難。而先生不炫奇、不矜能，寧側身伯玉、永叔而甘避杜、蘇者，所以培文章數十年。中正和平之氣，惟恐其盛極而衰。爲良臣，勿爲忠臣，魏文貞之志也。先生自爲校官時，名播於海內。後歸承明著作之庭，鴻文典冊，照耀四方，人皆耳而目之。及其歸也，魚莊蟹舍，牛欄豕柵，一經點定，悠然有陶、韋遺致焉。夫世惟有眞人，而後有眞詩。安貧樂道，樂行而憂違者，先生之所以爲行也。醇雅古淡，中正而和平者，先生之所以爲詩也。渭游先生之門久，竊以爲先生人似程明道，而詩似陳伯玉、歐陽永叔。人似明道，故其自守，雖截然不可犯，而士無賢不肖莫不愛之、敬之。詩似伯玉、

永叔，故人雖好之，而效者蓋寡然，而後世公論則有不可泯沒者。渭非不能舉少陵、眉山以例先生也。歲之初秋，渭以請告南，旋獲拜先生於里第几席。言笑間，無非以通經學古爲勸，而以干進嗜利爲可恥。次出其詩若干卷，屬渭校讐而勘訂之。自維末學管窺，曷足仰測先生之萬一。然幸側門下，而又得挂名簡末，有深幸焉。故不辭而爲之序，嗣是厥後，先生年益高，學益邵，而著述日益富。請以俟後之爲伯玉，爲永叔者而已。康熙戊寅秋七月，貴陽受業門人周起渭頓首拜譔。

蔣國祥《居業齋詩鈔序》（存目）

蕭龔《居業齋詩鈔序》（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五《聽松廬詩話》　誄墓古有之，而今尤甚。或以交情，或以金幣，因而誄其死者，並及其生者，且不難舉衆善而歸於一身，徒爲有識者所笑耳。金會公詩云：「縑包帛裹致鴻文，萬善都歸顯者墜。委巷潤色多錢翁，其生也椎沒而賁。眉山妙喻示王郎，膏面飽腹須臾事。君子於言無所苟，俾死如生生不愧。」蓋爲人誌墓，核其實，當其人，無泛無浮，有體有要，即諛墓之金，曷嘗不可與劉義共醉哉？

《黔墨序》《國朝文錄・居業齋文錄》李祖陶評點：一序而該括一省之志，蓋欲以開風氣也。迄今文風漸盛，且駸駸與中土爭長矣。

《送尤檢討悔庵先生請假南旋序》《國朝文錄・居業齋文錄》李祖陶評點：議論規模俱倣先正，一結尤佳。

《感勞集序》《國朝文錄・居業齋文錄》李祖陶評點：後段妙論，足解人頤。

《鴻腦洲記》《國朝文錄・居業齋文錄》李祖陶評點：前寫其盛，後寫其衰，皆以古雅之筆出之。如宗少文撫琴，能令衆山皆響。

《明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忠烈吳公傳》《國朝文錄・居業齋文錄》李祖陶評點：直書其事，叙議皆磊磊明明，其他不措一詞，何等嚴潔。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五《聽松廬詩話》　金德嘉，字會公，號豫齋，湖北廣濟人。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翰林院檢討。有《居業齋集》。

又引《南畇文稿》　先生五歲而孤，事母孝。既入翰林，凡遇編纂，殫思萃力。若《明史・列傳》表揚殉節諸臣，《一統志》分撰楚省諸郡鱗次就稿。丁卯，典貴州鄉試，得士多名俊。先生品行端慤，當名場馳騁之會，泊焉自守，以故齟齬不得志。一旦致仕以歸，同朝無不嘆惜之。先生斗室中圖書亢塞，兀坐編摩以復濱。公手輯《自警編》，與《宋名臣言行錄》相倣。晚年更續纂《元明諸賢》以廣之，足跡不入城府幾二十年。于主敬存誠之學始終堅定，屹爲儒林完人。年七十有八而終。

又引《松心日錄》　會公先生品端學粹，讀書稽古老而益勤。家居龍坪，爲古鴻腦洲地。道光甲申，余承乏廣濟，暇日造先生故廬，晤哲孫明經，曾孫茂材，皆彬彬儒雅，世其家學。明經出示先生《居業齋詩文集》，余受而讀之，益歎先生之學粹然一出於正，且胸懷高曠，澹於世味而樂於道味爲不可及也。先生作《朱陸異同考》，謂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集羣賢之大成者，朱子。又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滌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又謂天下非無材之患，有材而不遜志於學則大患。所論皆守正而持平，而先生生平之宗旨亦於此可見矣。

《清史列傳・金德嘉傳》　金德嘉，字會公，湖北廣濟人。少嚮學，有志於古。鄉舉後，得安陸教授，倡明正學，有安定遺風。康熙二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編纂《明史》、《一統志》及《禮記講義》、《通鑑講章》，殫思萃力，館中推爲碩儒。二十六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尋致仕歸。歸後，鍵戶著書，足不入城府幾二十年。嘗作《朱陸異同考》，謂：「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集羣賢之大成者朱子。」又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注，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滌蕩潰決，此豈姚江所及料哉？」又謂：「天下非無材之患，有材而不遜志於學則大患。古人之學爲己而已，非蘄以勝也。一有勝人之意，則必言與言角，夫天下後世卒不可勝，則其勝人也亦暫矣。是故學莫大於爲己，己誠學則不暇與人角。」故其爲學，實踐躬行於主敬存誠，未嘗稍斁。生平與王士禛交最善，所爲文磊磊落落，直抒胸臆。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醇驥爲文往往追摹秦漢，宗尚王、李，譬歸有光爲秀才婉媚。德嘉獨不爲高論，力主韓歐，存

先民矩矱。詩力追三唐而出之渾脫，陳維崧亟稱之。著有《續纂元明名臣言行錄》，又《居業齋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居業齋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國朝金德嘉撰。

《國朝文錄・總目》金德嘉，【略】著有《居業齋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藝文

朱彝尊《和韻送金檢討（德嘉）還黃州》 謫居人海我未還，君亦捐佩蛾眉班。忽攜紅藤杖七尺，歸臥黃篾樓三間。鱖肥筍香酒尸大，月明風熟漁舟閒。有時横江逐孤鶴，一聲長笛開心顏。

吴農祥

《隨園詩話》卷一六　古人詩集之多，以香山、放翁爲最，本朝則未有多如吾鄉吴慶伯先生者。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他文稱是，現藏吴氏瓶花齋。先生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之事。年過十歲，方閉口不言。初爲前朝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晚爲本朝李文襄公之芳所知。

方棨如《吴徵君農祥傳》 徵君吴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塘諸生也，其自海鹽、海寧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沖，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讌，陳公函輝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賦》，徵君最下坐，舐筆賦就，未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掌錄秘閣之鈔，逾萬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陰亓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既長，搆樓于别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其大者，旁又囊篋細碎，囚鎖怪異，搜逖疑互並潰漏，發筆語則纚纚然。居久之，會康熙戊午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敬永薦，被牒書敦迫上道。至京師，辭於通進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太和殿庭，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不與；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是有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試不及格，而用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宿留不耦，則乘薄輦車出郭門，藥囊書帙，縷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蒂，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鳶肩蝎鼻鶴脛，指爪長三寸，鬚鬣鬡鬡。頹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微見遠，略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殷也，吴下士沿復社故態，角爲尊，奢門戶，各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讀書、秋聲、登樓、孚社及愼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屨且滿，徵君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天子果震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君知幾。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喬芳、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某某，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練置船中，徵君遽捨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衝，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鞬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

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戢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遇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旄卽路乃返。晚與陸堦、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搉文史。一日偶及興獻禮，幷牽連濮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詈詞狼籍，口角流沫墮餐飲中。徵君伺其間也，以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蓋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公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投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愼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繕寫。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工，三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壻方棨如者，把文謁之，亟歎以爲當今無輩，又錄其弟棻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強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嘗讀書燔焉，自是遂病。病或挾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以書死生如此。

《顏氏尺牘姓氏考・吳農祥》 吳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浙江仁和人。明中允太沖子，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輿圖》，《隸史彙考》，《嘯臺讀史》，《綠窗讀史》，《錢邑志林》，《梧園雜志》，《唐詩辨疑》，《詞苑》，《古文詞就正稿》，《宣齋》，《南歸》，《雲鴻》，《流鑑》，《嘯臺》等集，詩餘。《浙江通志》：農祥少異敏，一覽成誦。家有賜書，鍵戶伏讀。茹經涵史，馳騁百家。詩不下萬餘首，爲文淹貫「五經」，尤精於《易》。與蕭山毛奇齡友善，然質疑問難不肯苟同。

《兩浙輶軒錄》卷九引章撫功《行狀》 先生生時，母張夫人夢偉衣冠七人，自稱北斗，手一兒付夫人曰：「以是爲而子。」已而舉先生。家有賜書，性異敏，一覽成誦。年十三就館甥舍，命作《芙蓉露下落賦》，先生立成。又成一絕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歸耕。」語近感諷，座客異之。以司空陳公薦至京師。召試體仁閣。時同試者八十餘人，咸屬目先生。中有忌者匿其卷，不得，因報罷。歸里，益健戶著書。爲文章才辯閎博，茹經涵史，馳騁百家。詩不下萬餘首，激昂發越。凡所著【略】《蕉園雜記》三十二卷、《詩古文詞就正稿》七十二卷、《流鉛集》二十卷、《金陵集》十卷、《心蘇集》五十卷、《秋鈴集》十卷、《南歸集》三十二卷、《雪鴻集》十卷、《未忘集》八卷、《京江集》四卷、《綺霞集》二十四卷、《澄觀堂詩鈔》三十卷。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〇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明宮允太沖長子，錢塘人。諸生，薦試鴻博。有《梧園集》，詩一百三十四卷、文一百四十卷、駢體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雜著一百六十八卷，皆未刊行。

《清史列傳・吳農祥傳》 吳農祥，字慶百，浙江錢塘人。諸生。明中允太沖長子。少異敏，一覽成誦。家富藏書，農祥登樓去梯，盡發所藏讀之，學益博。與吳任臣齊名，武林呼爲「二吳」。性耿介，不以私干人，族兄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農祥一以書問無恙而已。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練置船中，農祥遽捨船去。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罷歸，著書自娛。總督李之芳既定閩亂，聞農祥名，請見，欲留之幕中，固辭。爲文條貫「五經」，尤精於《易》。與蕭山毛奇齡友善，然質疑辨難，不肯苟同。駢散文、詩賦、小詞俱工。益都馮溥評騭諸人，古文稱農祥、汪琬，駢文稱農祥、陳維崧，詩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推陳維崧、彭孫遹，又以農祥爲首。其見重如此。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七。所著有《蕭臺集》二百四十卷、《梧園雜志》二十卷、《流鉛集》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又《嘯臺讀史》、《綠窗讀史》、《錢邑志林》、《唐詩辨疑》。

《文獻徵存錄》卷九 吳農祥，【略】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史》，《綠窗讀史》，《梧園雜志》，《宣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集。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略】與志伊齊名，皆博綜能文，虎林呼爲「二吳」。尤精於《易》，與毛西河善。又有《錢邑志林》，《唐詩辨疑》，《詞苑》等書。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陳敳永薦謂經國鴻業，固賈生晁令之儔。卽雕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亞。益都相公古文則稱農祥、汪琬，儷體稱農祥及陳維崧，詩賦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則推維崧、彭孫遹，越閩又以農祥爲首。入都，止竹林寺，不遇。【略】歸家，以著書自娛。有《畫圖梧園記》云【略】。著有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文集稱是。全謝山謂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大典、章正宸、張煌言事，大半舛錯。杭州瓶花齋吳氏藏之，未能刻也。

《清稗類鈔・狷介類・吳慶百不入社》 吳徵君農祥，字慶百，仁和人。康熙己未薦舉宏博，淹貫經史，與毛西河、朱竹垞相頡頏。其狀貌則鳶肩鶴頸，指爪長三寸，鬚鬣鬣然，頹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慶百識微見遠，時吳中人沿復社故態，角藝相徵逐，而浙西之讀書、秋聲、登樓、孚社等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得慶百以自重。慶百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書亦不發視。其後政府果切齒於爲社集事者，悉搜所刊，拉雜摧燒之。

又《鑒賞類・吳農祥藏書於梧園》 吳農祥，字慶百。家多藏書，蓋其祖繼志實聚之，且勤於掌錄，祕閣之鈔逾萬卷，軸帶帙籤，至與山陰祁氏、常熟錢氏埒。於是農祥既長，構樓於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其大者。

徐釚

論述

程康莊《南州草堂集序》 春仲，徐子電發自吳郡來，氣駿而德攻，辭奢而才甚美，時時著書至與身等。余嘗歲時無越思，宛委不能就。電發操翰敏捷，耑然以解。余每於清讌之暇，輒來就電發坐木庵中，丙夜不輟。電發間發余所未發，清言緒論，辨若懸河。至其賦詩臨文，慨當以慷，縱橫成章，若絳螭之騰九閎，相與疑義其析，聲徹左右。彼道生之遇眞長，其義豈踰於此耶。以電發之才，雄視一世，宜無所往而不合。乃鑲樸自藏而以類相從，是離膏粱而懷窟志也。夫行莫乖於寡黨，樂莫大於相知。余得近電發以來，回視曩在京江，時衍衍陶縱，方延矚應接之不暇，恆若抱札負筆力不能從，尙何進德脩辭。是問今處陋阨荒側之區，不克乘凌，而蓄六典九籍之富，供其瀏覽。又有電發日傍卻而相對，則浮山天柱之所不能至者，一以電發之詩文質之，吾取之已。耳目專而英華積，豈非以陋阨荒側故耶。雖然，電發之臨文賦詩，將以問世矣，又豈余之所可自私哉。

汪懋麟《南州草堂集序》 吳江徐子電發，匿影藏采，刻苦於學。余昔在京師襲尙書坐見其詞，因訂交。自是得數覽其所爲詩，雖遠道必以詩寄余。今又六七年來杭州，徐子盡出所爲古文，屬余論次。余受而反復其言而歎，徐子之心日益苦，學日益深，其言之屢進而益工無疑也。今徐子方以博學宏詞爲余師大司農梁公薦於朝，徐子無意於名者，乃其言之工而名自歸之，豈與世俗假文辭弋名譽者比哉。余與徐子交久且善，非從誇以言，當必有以相勵也。余方鹿鹿虛聲，爲學既墮，見道多惑，僅以游譚枝詞抗顏，與時輩爭雄而不知止，其不見譏于允明者幾何也。余願與徐子以道爲歸而已。

姜宸英《南州草堂集序》 徐子爲人，以文章雄視一世，尤跌宕自喜。其所遊多深沈奇士，或晦迹弋釣，黃冠緇笠，蓬藋雜居，麋猿爲伍，甚至變姓名混市肆，君至則必求得之。余故欲因之以徧識其所願交者，然君則先出詩一編示余。余讀之，幽邃繚曲，如流泉出山，衝穴觸坻，下注乎深澗，蹙之成文，激之成聲。而夾岸深林異卉幽芳襲人，以爲鵁鶄、翡翠之所翔集。蓋不待其卷之終，譬若舍櫂以入於武陵之蹊，不暇知其爲漢、晉、魏也。要非久爲之，何能極深至是。君期余以秋冬泛舟胥湖，息駕銅嶺，尋赤松子采脂處，久而后返焉。昔蔡中郎入鬼谷、過五溪，每渡一溪，則鼓琴一曲，以寫其聲。余亦將攜子詩於高山流水間，援琴而鼓之，當必有游魚噞沫而出聽者，則余之言信矣。吳江又有畸士曰潘耒，亦善詩，詩類徐子，而特好著書。徐子屢從余言之。余所謂隱君子者，耒之師孝廉徐君俟齋也。

錢肅潤《南州草堂集序》 《南州草堂詩》不一種，爲《昌亭草》者十之一，爲《皖江草》者十二三，爲《齊魯遊草》者十四五。夫《皖江》之詩，多於《昌亭》、《齊魯》之詩，又多於《皖江》，何哉，遊益廣，詩益富也。徐子，吳江人，讀書姑蘇，其登臨贈答限於地，局於遇，故昌亭詩爲少。自渡江以來，金山石壁盡入錦囊，牛渚蠔磯俱供擊鉢，至皖城嘗夢天柱而望司空焉，暇則偕一二友走馬以尋諸勝，故皖江詩爲多。至齊魯之遊，抑更異始。揚州迷樓、瓊觀，故迹猶存。訖任城南池酒樓，遺風未改。以至曲阜泰岱、趵突泉、白雪樓、北渚亭、車轍所到，罔不留題，故齊魯詩爲尤多。雖然，余不取其詩之多，而取作詩者興吊古之懷、具論事之識也。蓋嘗讀徐子皖江詩有曰：「回憶前朝多戰伐，誰從荒草吊孤忠。」嗚呼，人知遊皖江矣，亦知皖江之上有

余忠宣公墓乎？是詩作而宣慰在焉，呼或出矣。聊城一矢，奇功立成，乃其詩不以褒而以刺，有曰「孤危忠乃見，反覆志安居。但計奇功就，終成霸業餘。」嗚呼，論事如此，仲連於千載上能無心折耶？持是詩以往可以遊矣。

尤侗《南州草堂集序》 吾年友松陵徐虹亭，自其少時英絕領袖。迨以博學鴻儒受天子之知，入直翰苑，掞藻斐然。既而文園謝病，歸臥江干，益肆其餘暇彈力于詩，古文辭。彙而刻之，共二十卷，彬彬乎藝林之大觀也。且聞徐子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鮮，有都護官用金一餅購去，并題一絕贈之。斯亦文人之奇遇矣。徐子由召試爲太史公，其詩文上之供奉於朝廷，遠之播揚於外國，則其立言不朽者已有徵矣。而吾以前說當之，毋乃逕庭之論乎。

潘耒《南州草堂集序》 詞林爲文學侍從之臣懷鉛握槧，固其職事不得以雕蟲篆刻爲嫌。至吾儕遭逢不世，以文學特見褒異者，尤宜早夜孜孜。於是往余與徐子虹亭同在史局，得盡觀館中所貯天下書籍，嘗歎有明詞臣不下千人，而其有集傳世者數十人而已。明初以徵辟取士，王、宋、汪、趙之徒出焉。其卓然有集者十數人，聲名長在天壤。其餘無所表見，則遂索然泯滅，甚至欲詳其爵里氏系不可得。立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今吾同舉而同官者五十人，屈指六七年來，遷除者幾人，罷免者幾人，物故者幾人，若星之流，若蓬之漂。千百年後，考論其人，不將如今之視昔耶？其存其沒，將不在文辭耶？今之文辭，視昔人盛衰何如耶？嗚呼！其可懼也。徐子天材超軼，學有師承。早歲工詩，體尚華秀。壯遊京闕，周歷江淮、海岱之間，與豪雋相切劘，才力縱橫，爽朗遒健，無忝作者。洎乎結綬登朝，鴻章鉅篇，金春玉應，粹然大雅。蓋其境數變，而格日益進，作日益多，遂裒而刻之爲集若干卷。若徐子之於文，可謂盡心耳矣。當文運昌明之日，館閣需材。徐子年力甚富，將益淬厲奮發，咀實含華，窮作者之能事，史筆嚴謹，雅頌淳深，喬喬皇皇，有傳於後，令他日尚論吾黨能盡載筆之職以文章華國者，徐子實爲稱首，不亦偉歟！余屏廢之餘，復丁窮毒，草土餘生，久謝筆硯，嘗恐沒世無聞，爲同人之羞。創痛稍平，猶當收召魂魄，殫竭駑鈍，從事著作之林，無待於人而可以自致窮達一也。既以此自勉，并爲諸同人告焉。康熙乙丑八月既望，同邑潘耒題。

朱鶴齡《南州草堂集序》 往歲，在茂倫齋中見徐子電發詩，歎其天才駿發，有豪宕邁往之氣，因語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未幾，電發遊舒州，逶迤泝大江，過采石蟂磯，夢探天柱峰洞穴，則詩益工。已而爲燕遊，縱覽京都之雄、聲名文物之輻輳，與名公鉅卿相過從，吊荊卿、置酒漸離擊築諸故蹟，則詩又益工。已復遊河朔，往來齊、魯間，眺南池酒樓之址，而悲李、杜之不可復作也。歷黃河、泰岱、明湖、趵突之奇，而歎東方之壯觀極於此也。則詩又益工。及歸而復遊武林，探龍井、虎跑之幽，攬兩峰、三竺之勝，一觴一詠，蕭然自得。其詩之工，抑且與露桃禮面，風柳矜腰，爭映發於西子湖心、馬塍花畔，而電發之遊於是乎不窮。嗚呼，遊亦難言之矣。奇勝交加，盪心駭目，筆不能追，情不給賞，苟非胷吞雲夢，曷以賦擅驪珠，則題詠之難也。昔人論用兵，寧爲拙速，毋爲巧遲，維詩亦然。坫楹迭倡，奚暇撚髭。宮徵急宣，齊矜叩鉢。必多造次之華，始負通人之目。則應捷之難也。詩治性情，豈拘篇什。今則務徵博於千言，好窘人以仄韻。儷青媲白，易來羔袖之嗤；纍牘連章，或致重儓之誚。則夸多之難也。必才如電發，始可免於三者之患已乎。雖然天下奇山水無盡，文士操管與之角勝於引商刻羽者，亦無盡。西泠六橋，特電發杖履間物耳。寖假而爲天台、雁宕之遊，又寖假而爲三湘、七澤、瞿唐、灩澦之遊，吾知其詩之工且奇，奇且富，必有什伯於此者，寧第如郭功甫之金山諸詠見賞於荊公已哉。

朱彝尊《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釱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已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

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況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國朝松陵詩徵》卷六　潘稼堂云：電發早歲工詩，體尚華秀，壯遊京闕，周歷江、淮、海、岱之間，與豪雋相切劘，才力縱橫，爽朗遒健，無忝作者，洎乎結綬登朝，鴻章鉅篇，粹然大雅。蓋其境數變而格日益進，作日益多，可謂盡心耳矣。

又　黎媛曾云：虹亭著述多至數十餘卷。其在史館所撰僉、戚、劉、馬諸大將傳，尤爲高嚴縝密，不減孟堅。

又　樸村云：康熙初鴻博一科，聚四海才俊之士，所得僅五十人。而吾邑潘、徐兩公並以草茅得列高等，入翰林，何其盛也。虹亭太史工填詞，所刻《菊莊詞》，朝鮮貢使仇元吉以金餅購去，幷贈詩以志傾慕焉。至京師，公卿交口，而合肥龔尚書，眞定梁相國尤以異才目之。歸田後，築豐草亭，日著述其中。又遊閩、粵、中州，所至與名流相唱和。年益高，著作益富，詩文集三十卷，炳炳烺烺，魚魚雅雅，上之供奉朝廷，遠之播揚外國，立言足不朽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吳江徐電發釚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早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朱長孺鶴齡語顧茂倫有孝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又過皖江作《雜感》詩云：「亂落楊花攪白緜，皖江江水淥於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丁澎《菊莊詞序》　已而歷青齊，陟海岱，偃息乎任城，乃徐子電發者翩然而來，握手歡甚。相與躡太白之酒樓，尋竹溪之舊址，長吟短句，散落於旗亭、驛壁、青簾、白板中，旅況羈愁，怡然頓釋，益以服蒼巖之知人，而深嘆徐子爲不可及也。今來遊武林，出其《菊莊詞》若干闋讀之，便娟芊麗，已軼《花間》、《草堂》而上。稱貴輕婉而戒浮膩者，其在茲乎。冶湄令君以宗伯小阮化理錢塘，日與徐子觴詠於六橋三竺之間。將見賦金門，游上苑，正未有艾，豈僅柳岸曉風，枝頭紅杏，足盡其才已哉。徐子更出予友既庭甫草之門。夫左徒仕騷，蘭臺嗣響。伯牙撫弦，鍾期改聽。固知徐子之淵源有自，將與萊陽吳苑諸君並驅爭先，又何疑耶？

王嗣槐《菊莊詞序》　予種花好蒔菊，以其豔而不流於靡曼，澹而不入於枯寂。菊故難蒔，抓搔灌溉，樂此不疲。秋深花發，坐臥其旁，嘗自謂物之適人情者，其興會各有所屬。余不知淵明之愛菊何所取，而予與同癖。凡人事境遇，有會於予之心者，未嘗不以與此花之趣味。【略】一日得徐子電發詩餘一卷，顏其集曰《菊莊》，卽徐子所以自別其號也。陸子蠡思因繪圖爲手卷，傍山臨流，石牆竹屋，黃華紫萃，繽紛籬下。同人爲詩歌以美之。余曰，諸子之以菊美其人，可謂得之矣，亦有知其詞之似菊而美之者乎？詞之爲體，描情寫景，不嫌纖靡，而登臨憑弔，則淋漓激壯，有所不免。列而論之，如王、李、鍾、譚互有譏評。總覽諸家，求其豔而不流於靡曼，澹而不入於枯寂，亦幾難之矣。徐子之詞，去二家之偏，而兼擅其所長，可以前逾古人，後空來者，讀之悠然，若與余嗜菊有同趣，朝華蔓草，競與爭芳，有目者自能別之。余每與同學諸子論吳中人物，必首及徐子。名不虛立，士不虛附，特因其詞而偶及之爾。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李容齋曰：《菊莊詞》藻則遠取諸古，而情思則近得乎眞，故無捃摭粉飾之跡。

《蓮子居詞話》卷二　龔定山奬掖士類，爲藝林倚重。臨歿時，屬徐虹亭於梁棠村曰：「負才如徐君，可使不成名耶。」已未宏詞之徵，虹亭由棠村薦舉，授檢討。虹亭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貢使亦海東賢人之亞已。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徐電發（釚）《菊莊詞》，名重一時，卷首題贈諸家，重歎增歔，不能竟其譽。然輾轉應拍，綿麗宜人，求其回味餘香，輒覺不足。集中如《卜算子・春恨》云【略】。《惜分釵・別恨》【略】。《點絳脣》云：「颯颯乾坤，簾前暮雨西風透。秋潮如溜。鐵騎聲還驟。　腹轉車輪，綠鬢同爲神到。會寧餅金，宜仇元吉、徐良琦之破行囊哉。電發所纂《詞苑叢談》，采摭宏富，爲倚聲家所必讀之書，惜其條下不標出處，幾有掠美之嫌。當時竹垞已深病之，電發便欲再注，迄不能也。且其中謬誤時有，吳子律曾正數則，見《蓮子居詞話》，然亦未盡。近小庚太守著《本事詞》，尚沿此例。

余外從祖丁曼叟(鑄)嘗爲校補，丹銅嚴整，甚可寶貴，今其底本在芑川處。

《白雨齋詞話》卷三　徐電發詞，當時盛負重名，至於流傳海外，可謂榮矣。其規模北宋，卻有似處，惟氣格不高，祇堪作晏、歐流亞。至周、秦深處，尚未夢見。

又　電發《鳳棲梧・春草》云：「綠遍天涯無半縫。憐伊歲歲和愁種。」語絕凄麗，然視君復、聖俞兩詞，已下一格，去歐公少年游一篇，何可以道里計。

《送方爾止還金陵》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住意盡而不盡。

《落花篇》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春莊開謝，歲以爲常，而芳華一去不復返矣。比唐人意轉覺婉約可思。

《古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與「君家住何處」一章，同一聲口。

《十八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極寫灘聲之可畏，中夾入嶺猿一語，則險惡愈出，此加一倍法也。

《舟過濟寧追悼鄭確庵孝廉》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濟寧鄭惠人孝廉與僑究心經濟，有《確庵稿》。明亡，徙家維揚。天下既定，歸濟上，教授奉母以終。徐電發爲作《鄭確庵傳》，其《舟過濟寧追悼鄭確庵》詩云【略】。謂已酉客任城與相晤，爲言舊事甚悉也。

傳記

朱彝尊《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徐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吳江徐君釚，請假還里，葬其考妣于光字圩。逾年矣，既而謫官去，屬同年友朱彝尊爲文表諸墓銘曰：君之先人韜奇諱，其曰季華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遷于吳江自碩始。西濛之港面積水，以耕以樵治農事。先生爲儒試不利，仰屋著書抽腹笥。遯世無悶窮勿悔，兒當餽運渡江介，是時淮北人爲戲。先生愛兒心孔悸，以金三百輸諸吏。兒得不行方用慰，兒子曰鑌結壯士。以保鄉黨計不遂，亡命西吳全匿易。先生詣吏慷慨對，產雖破碎禍則解。嘗懷白金步入肆，人壓看場集如蝟。舄前蹙囊遺在地，誠以語人人作僞。探懷乃悟己所墜，發之銖兩皆默識。人慙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視。衡門之下可樂志，釀秫種花性所嗜。孺人王韓先生配，有子克家孫克類。伯也不仕仲委質，揚名顯親光有位。贈徵仕郎逼通貴，揭石于原表風義，猗嗟千秋永無毀。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徐釚，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既庭徵君門。既庭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英秀絕，朱長孺見而奇之，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既屢戰南北闈不利，則襆被四出，敦槃縞紵，徧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幙下，絲竹堂前，城北徐公，聲華籍甚。歲己未，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者五十人，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俞、戚、劉、馬諸大將傳，尤高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徒以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歸里後，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爲豫章、閩越之遊，篇章益富。如是者又十年，會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詔復原官，兼有御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晚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年，早歲體尚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雋相切劘，格調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團扇？」無俟記室品題，固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雅擅倚聲學，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鮮，有會寧都護官仇元吉，用金一餅購去，題一絕贈之曰：「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與雞林國相市白香山詩、西南夷弓衣識梅聖俞春雪句者何異？因并記錄，以志詞林之佳話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九引《國史館本傳》　徐釚，吳江人。康熙十八年由國學生薦舉博學鴻儒，試列二等，授檢討。會當外轉，遽乞歸。後以原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釚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其詩始尚華秀，比壯遊，與四方豪儁相切劘，格調一變。成《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又嘗刻《菊莊樂府》。崑山葉方藹稱其緜麗幽深，耐人尋味。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貽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釚既工倚聲，因輯《詞苑叢談》十二卷，援据詳明，具有鑒裁。

《清史列傳・徐釚傳》（存目）

紀事

湯斌《送徐電發序》 徐君電發以徵辟官禁苑，文章詩賦在香山、涪翁之間。常請假里居，門庭蕭然。還署未匝月，遽謫官去，同朝士大夫多太息，賦詩以贈其行。余方病，杜門謝客，不能出郊一送，又怔忡不能爲詩，無以爲電發贈，乃強起邀至小亭，酌酒而告之曰，人生豈必以一官爲重哉！古之賢者，宦跡落寞而聲名表表於後世者衆矣。如君之才，固不以官之崇卑論也。吳中山水清妍，多隱君子。君往從之，相與究性命之微，探濂、洛之旨，必將斂華就實，超然自得，道德之歸有日矣，豈止以文辭擅長乎！余違夙好，潦倒中外，精力頹然，而勢不能遽去。卽幸而得請，而舊學荒落，無所進益，百年碌碌良可歎也。人生絀於此，必伸於彼。言不得志於時矣，必有聞於後。君其勉之。電發曰諾，爰書以誌別。

王士禎《與徐釚》 尊選《本事詩》極佳。弟前集中所收有類小說者，恐妨大雅，稍稍刪削，輒僭拈出，不知有當否。惟大方裁之，餘不既。士禎頓首。

又 虹亭太史足下：兩荷垂詢，以乏便羽，皆失裁復，心常拳拳。承惠寄《詞苑叢譚》，枕藉讀之，如聆言笑。近從侯官林兄吉人得讀《甘泉宮瓦詩記》，又曠若復面也。比來動止當清佳，吟詩作畫尙如疇昔否？里中有稼堂、吳有悔庵、禾有竹垞倡酬，定不寂寞耳。《本事詩》久應鋟梓，佇望見示。能乘興寫垂虹秋色一幅寄我尤妙，未敢必也。兪羨長刻集，乃徐介白、兪無殊二君詩各見惠一本，人便附候，勿吝嗣音。不一。庚辰九月望前，士禎頓首。

又 虹亭太史足下：兩荷垂詢，以乏便羽，皆失裁復，心常拳拳。承惠寄《詞苑叢譚》，枕藉讀之，如聆言笑。近從侯官林兄吉人得讀《甘泉宮瓦詩記》，又曠若復面也。比來動止當清佳，吟詩作畫尙如疇昔否？里中有稼堂、吳有悔庵、禾有竹垞倡酬，定不寂寞耳。《本事詩》久應鋟梓，佇望見示。能乘興寫垂虹秋色一幅寄我尤妙，未敢必也。兪羨長刻集，乃徐介白、兪無殊二君詩各見惠一本，人便附候，勿吝嗣音。不一。庚辰九月望前，士禎頓首。

又 虹亭孤情絕照，如雲中白鶴，今之徐孺子也。每得手書，回環三復，不能自已。《本事詩》得吳世兄表章鐫梓，欣慰無量。但此書本出虹亭數十年苦心，撰著不佞，安敢掠美得附名，參訂足矣。小序俟書成寄到時屬筆，幸早郵示。不佞刻《精華錄》，向來牧老託顧俠君料理。此板不知存貯何所，恐遂散失。祈一詢之，取庋郡署均感荷矣。竹垞久無音訊，聞明詩已選成，能索寄一部否？附及。士禎載頓首。

《今世說・賞譽》 朱長孺見徐電發，歎其天才駿發，語顧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耳。」

又《夙惠》 徐電發蚤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虹亭先生爲龔端毅賞識。端毅臨沒，謂梁眞定曰：「負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於此見前輩之愛才。而虹亭之見重於端毅，實有使之心折者也。生平塡詞極工，晚歲成《本事詩》，遠地購求，比於洛陽紙貴。

《問花樓詩話》卷三 徐虹亭檢討，吳江人，與潘次耕同舉康熙己未鴻博，年未七十，乞歸不出。嘗題先黃中公小像曰：「這箇老翁，有些認得。疑以爲植杖之農夫，迺畚經以自力。以爲荷鋤之鄰叟，嘗抗譚乎古昔。幷世機雲，方今沮溺。噫！吾亦頹然，久辭館職。越陌度阡，無多相識。幸與老翁，相從釣弋。更二十年，翁旣百齡，吾亦八十。」黃中公爲先方伯胞弟仲達公所出，吳江縣學生，績學能文，一衿終老。檢討歸田後，嘗共晨夕。國初老輩風流，令人欣羨。檢討工詞，所刻《菊莊樂府》，名動海外。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詩格在唐中晚間。余尤愛其《十八灘》絕句云：「萬壑千峯送客舟，槎枒怪石水交流。嶺猿莫更啼深樹，只聽灘聲已白頭。」

《新世說・企羨》 徐電發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沒，謂梁眞定相國曰：「奇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詞苑萃編》卷一八 甲寅九月，甌伎避兵僦練塘者，自訴能弦舊詞。試其技，促彈而曼吟，類搊箏家法，而調不類箏。坐客授蔣竹山長調令弦。伎辭曰：「口俚礙吟唱。」時菊莊適貽九日詞至，誦而授之，歌數數過，指爪融暢。詢其故，云：「吾所傳者，無調而有詞，無宮商而有音聲。詞雅則音諧，音諧則弦調。」由是推之，世之傚辛蔣者可返已。

《清稗類鈔・鑒賞類・陸存齋藏楓江漁父圖》 吳江徐電發《楓江漁父小像》手卷，紙本，謝彬寫照，童聲補圖。題者，自沈荃以下六十餘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文、歌、詩、辭、眞、草、隸、篆無體不備。卷藏歸安陸存齋之葑宋樓。錢塘洪昉思曾題北中呂一曲《粉蝶兒》云：「江接平湖，渺茫水雲煙樹，戰西風一派菰蒲。白蘋洲，黃蘆岸，廝閒着丹楓遠浦，秋景蕭疎。映長天，落霞孤鶩。」《醉春風》云：「俺只見小艇乍迎湖，孤篷斜帶雨。柳邊漁網曬殘陽，有多少楚楚。停下了短槳輕帆，趁着這晚煙秋水，泊在那野橋官

渡。」《普天樂》云：「見一個釣魚人江邊住，筍皮笠子，荷葉衣服，足不到名利場，心沒有風波懼，穩坐磯頭無人處。碧粼粼細數游魚，受用足一竿短竹，半壺綠醑，數卷殘書。」《紅繡鞋》云：「那漁父何方居住？指楓江卽是吾廬，何須隔水問樵夫。雲藏林屋小，天逼洞庭孤，剛離着三高祠不數武。」《滿庭芳》云：「傍柴門停舟暫宿，江村吠犬，霜樹啼烏。縱然一夜風吹去，也只在探水寒蘆。破簑衣殘針自補，枯荷葉冷飯平鋪。秋如素，漁歌一曲，千頃月明孤。」《小上樓》云：「正安穩羊裘避俗，不隄防鶴書徵取。逼着您罷釣收綸，棄餌投竿，攬轡登車。離隱居，到帝都，龍門直度，拜殊恩古今奇遇。」《十二月》云：「但莫忘舊盟鷗鷺，且休提新膾鱸魚。空想像志和泛宅，漫尋思范蠡歸湖。凝望處雲山杳靄，魂夢中烟水模糊。」《堯民歌》云：「描不出滿懷鄉思憶東吳，因寫就小江秋色釣魚圖。翠森森包山一帶有還無，片時間晚雲收盡碧天孤。傳書平沙落雁呼，直飛過斜陽渡。」《耍孩兒》云：「俺不能含香簪筆金門步，只落得窮途慟哭。山中尙少三間屋，待歸休轉又躊躇。不能做白鷗江上新漁父，只混着丹鳳城中舊徒。幾回把新圖覷，生疎了半篙野水，冷落了十里寒蕪。」《尾聲》云：「江波寒潦收，楓林夕照疎，比磻溪也沒甚爭差處，只您這垂釣的先生不姓呂。」

著録

吳中立《本事詩序》《本事詩》，楓江漁父手編，漁洋山人阮亭王先生所論定也。中立佐郡山左，于役濟南，以通家子謁先生於新城里第。從池北書庫抽架上詩一編誦之，校諸唐人孟棨所撰倍十之八九。先生謂中立：「此余老門人徐檢討電發鈔撮，三十年前余曾與之決擇詮次，自元迄明迨本朝，分前後兩集，合爲十二卷。向留蠶尾山房，惜未鋟梓，幾飽蠹魚之腹矣。」中立僻在海隅，政事清簡，承先生命，請爲校讐，授之剞劂氏。若檢討名釚，吳江人，又號虹亭。浮沉金馬，雖知之有素，然固未嘗相識也。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中元日，長白山樵吳中立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詞苑叢談》十二卷，國朝徐釚撰。【略】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繁富，援據詳明，足爲論詞者總匯。《江南通志》稱，釚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購去。貽詩曰【略】。則釚於倚聲一道，自早歲卽已擅長。故於論詞亦具有鑒裁，非苟作也。惟其閒徵引舊文，未盡註其所出，同時朱彝尊、陳維崧等嘗議之，釚亦自欲補綴而未盡也。至紀事一門，半取近事。其閒點綴以成佳句，標榜以借虛聲者，蓋所不免。然考《世說新語》註載裴啟作《語林》，記謝安黃公酒壚事，安以爲所說不實。則序錄同時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詩話說部，此類尤夥，則亦非釚之創例矣。

藝文

馮廷櫆《題徐電發南州草堂詩》一卷南州未刻詩，清風院裏讀多時。直須放過詩工拙，不怕窮人亦自奇。

又《題徐電發小照二首》顏狀分明野鶴姿，烟簑雨笠最相宜。歸休穩作江湖長，莫賦參軍五字詩。南湖日沒晚烟青，乍捲絲綸入草亭。驗取銀鱗三十六，向人細講養魚經。

又《送電發還吳江》徐生七尺強，特立天骨勁。手握三錢筆，千言輒立應。壯歲奉徵車，大廷著名姓。詔拜文學臣，俾之紀國政。不隨計吏來，誰識才華盛。遂遷三館職，出與掾吏並。徑從吏爲師，倕俛習法令。幡然裂儒巾，庶免迂疎病。轉欲希高風，還山洗金甑。終南饒佳色，于今迷蹊徑。長嘯歸去來，他山選名勝。

嚴繩孫《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瑟瑟波中一櫂廻，鳧雛相趁小驚猜。等閒莫道垂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才名已是九重聞，豈有閒身屬水雲。我去垂虹亭畔路，碧湖紅樹卻思君。

尤侗《孤鸞・輓徐釚（電發吳江人官檢討）》亂鴉啼歇。正鈿瑟空彈，鳳簫聲咽。爲憶梁鴻，舉案向誰重說。夢到故園庭院，恰漫天謝庭飛雪。枉有金門待詔，悵椒花頌絕。　嫗少君德耀芳名揭。羨官誥五花，九霄重接。怎赴瑤池去，惹安仁凄切。回頭玉河春暖，又看看芳菲時節。吟取哀蟬落葉，增幾莖華髮。

梁佩蘭《徐虹亭和予十九秋詩復作二截句見贈次韻奉答》蓬萊宮殿列班

頭，君是詞臣第一流。欲向羅浮觀日出，特來天外度清秋。小築城南垞北頭，閉門長日引湖流。看來十度螢乾死，不待西風已覺秋。日射寒雲海氣黃，誰從風物識蠻鄉。騎龍控鶴朝天帝，也下人間俯大荒。家家橙橘照霜黃，秋色分明在海鄉。今日珊瑚新筆架，徐陵詩句紀炎荒。

朱彝尊《題徐檢討(釚)豐草亭六首》（存目）

又《摸魚子・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怪煙波釣徒鄉里，罟師如許青鬢。浮家尚載閒書卷，那得身名全隱。看一瞬。把文賦詩篇樂府都經進。披圖暗哂。怕白水撈鰕，紅蘭鬬鴨，與爾便無分。　扁舟在，蓑笠綸竿未損。攪人此日方寸。清江幾曲楓林下，多少鱸魚荻筍。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餅中宿醞。算八測塘邊，三高祠下，讓我醉眠穩。

王士禎《送徐電發簡討假歸吳江兼寄長孺茂倫三首》（存目）

毛奇齡《投吳寺宿懷吳江徐釚顧有孝》（存目）

龐塏《寄徐電發檢討》（存目）

潘耒

論述

沈彤《征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耒行狀》 所爲詩若文，多扶樹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

《國朝松陵詩徵》卷六 樸村云：太史以絕人之姿，好古不倦。年未三十，於書無所不窺。又得當代名儒如顧亭林、傅青主爲之指授辨論。嘗徧游名山巨川，通都大邑。博考古今利弊，民生休戚，八荒四極，瞭如指掌。宜其發爲詩文，有體有用，足以扶名教，正風雅也。鴻博一科，得人最盛，而其尤卓然成家者，推湯潛庵、李子德、汪堯峰、施愚山、陳迦陵、朱竹垞諸公，以視太史，皆同齊、楚，無有壓倒之者，豈特吾邑詞壇所向無敵哉！

又 太史詩以氣勝，而七古又氣之盛者。《汴河行》、《烈士行》諸作，如天馬行空，縱橫如意；神龍掉尾，變化無端。而其骨之堅凝處，又如黃山三十六峰，矗立雲海中，雲雖變幻，山終挺然不動也。予嘗論本朝七古宗李、杜、韓、蘇者，首推漁洋，太史足以配之。宗唐初者，首推梅村，漢槎足以配之。後有論定，應不以予言爲阿好也。太史五古比唐人則發露太盡，視宋人則氣局又大。七律思雄筆健，聲響格正，宗法在大曆十子間。五律與絕句非作者經營慘淡處。

又 陳澤州云：次耕幼聰警絕人，嘗與人賭記，取曆試之，過目背誦，不遺一字。從顧亭林及伯氏學，學既大成，工爲文章，而於史事爲尤長。其與修《明史》也，謂搜羅博而考證當精，職任分而義例當一，秉筆直而論當平，歲月寬而卷帙當簡。予方預史事，是其言。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稿，多次耕編纂之力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詩分《少遊》、《夢遊》、《近遊》、《江嶺遊》、《海岱遊》、《台蕩遊》、《閩遊》、《黃廬遊》、《楚粵遊》、《豫遊》、《卧遊》諸草，分年編次。文則各以體分。惟爲二氏作者入之別集，用楊傑《無爲集》例也。耒性好遊名山，足跡甚廣。其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古文蹊徑較平，稍遜於魏禧諸人。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則又耒所獨得也。耒家吳江之爛溪，少受業於顧炎武，頗得其傳，故詩文皆有原本。特其議論之文，往往反覆求快，太傷于盡，未免失之好辯焉。

康發祥《伯山詩話》 潘次耕耒《遂初堂集》《贈閻古古一百五十韻》、《烈士行贈趙羲庵》、《碧雲寺詩》、《贈杜于皇》、《贈杜孝威》、《送李天中還閩中》、《司馬相如玉章歌》、《寶刀行爲夏子宛來賦》等篇，彪炳陸離，令人不可逼視。近體才華富有，而微覺板重。

《筱園詩話》卷二 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

《隨園詩話》卷一五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余謂：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人學杜詩，不學其剛毅，而專學其木，則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詩，不如黃唐堂，以一木而一靈也。

《覲齋詩談》卷八 （杜甫）《寄韓諫議》，牧齋必以屬李鄴侯，可謂武斷。《杜詩注偶辯》注引潘次耕駁語，太快人意。焉有題爲某人詩却另指一人者？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 潘次耕游山詩，如《碧雲寺》、《香山》、《卧山》、

《清涼谷》、《元陽洞石公》諸作，宏深奧衍，如讀柳柳州永、柳諸記。

《晚晴簃詩匯》卷四二　稼堂【略】既授職，復牒吏部。乞放還，未允。及挂彈事，又作《續寫懷》六首。遂南歸。出游贛、粵、齊、魯、浙、閩、楚、豫，周攬五嶺，泰岱、台蕩、武夷、黃山、匡廬，嵩少、衡湘諸勝，游屐所經，留題殆偏。康熙癸未，迎蹕復官。越三年，復南巡，澤州相國將薦起，稼堂作《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詩以議勝，硬語盤空，縱橫曲折，無不如志；猶能緯以聲律，澤以文藻，固不至落以文爲詩科臼也。

《卦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偶然登臨興懷，守險安得，僅以詞人目之。

《河隄三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治河要領，二詩已見大意。總貴通海口，以淮刷黃也。今兩者皆偃，而望安瀾奏績，必不可得矣。河隄使者宜書此詩於座右。　張應昌《國朝詩鐸自序》：康熙時，河督靳文襄之治河也，大要在深通海口，以淮刷黃，而潘次耕先生《河隄篇》已揭其旨。

《天都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天都爲郡峰之尊，以其最高且直上無欹斜也。予嘗有句云：「四面總換形，不改性正直。無心拔衆上，衆自莫敢敵。」自謂得山之性情，讀先生詩，更覺籠罩一切。

《碧雲寺》《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刑餘之人，假以事權，未有不僨國事者。痛切言之，而有望於掃氛翳之人。後果有如其言者，詳見於瑁湖相公詩後。

《韶州至清遠道中雜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末爲投荒者慰。即九死南荒，吾不恨意。

《韓蘄王墓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縱使碑刓墓盡平」二語，摸之有稜，便覺平調皆振。

《贈杜于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是畸人，是豪士，是詩老，而歸於遺民。奔放頓挫，有千金戰馬注波騭澗之奇。一結尤見神勇。

《烈士行贈趙羲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起用興體，見眼前義士不能識別，而徒憑吊古人爲可慨也。中叙其秉心之誠，赴義之勇，機智之密，而終於落魄不遇，將歸泯沒，能毋抑鬱於中耶？此種詩，當羽聲慷慨歌之。

《登五老峰最高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先生爲多口所憎，故尔落職。末路隨所感觸，借以抒寫。空靈變幻，實處皆虛。

《華峰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文章最重起手，如張說作《姚崇碑》，起手八柱擎天數語也。題得「崑崙之脈從天來」二語下，便縱橫說去，無不中節。中一段眺望山海，狀出天台如蓮華之形，而華頂又如蓮臺，眞是興酣落筆。予嘗登其頂，愈知此詩之佳。

《荔支盆》《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東坡「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猶屬婉諷。此正襟而談，歸美君上而望臣下之陳書，尤爲得體。

《金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張祜《金山詩》一結不振，極矣！此眞神完氣足。

《峽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一起峽中形勢寫盡，此下直如破竹。

《贈錢飲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錢先生一生學問志節，悉爲傳出。「亥字」、「丁年」，脫胎飛卿，而工力亦可相敵。

《經姜給諫墓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給諫臨沒曰：我奉先帝命遣戍來此，殮我當以戎衣。其子從之。

《白雪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四語耐攻，攻而不盡破也，猶劉隨州五言長城，秦系攻之意。若二袁、鍾、譚，竟不耐攻矣。於此見下字之妙。

《登嵩山絕頂》《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聲徹層霄，高於王、李登岱諸作。

《贈屈翁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果能斂才學道，則無身後之浮言矣。贈人以言，正應尔尔。

《羊城雜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吊文、陸而幷及明末諸忠。捶字結響，擲地當作金石聲。

《廣武》《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嗣宗含蘊，意爲作者道出。知人論世，正須如此。　《清詩評選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嗣宗心事，竟爲作者道出。知人論世，正須如此。

《天柱峰僧餉黃獨》《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借煨芋事比例，巧於立言。詩人之心，比似春蠶作繭。

《答鄭文谿》鈕琇《觚賸》卷四：潘稼堂未遇時，常游京華，與余同主於

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谿，少年善謔，以潘夙有高尚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薇。」云云。潘卽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每句隱一事誚鄭。予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謔。

傳記

《顧氏尺牘姓氏考・潘耒》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類音》、《遂初堂集》。【略】《蘇州府志》：耒纂脩《明史》，以史事重大，上四議總裁，然其說。令專撰《食貨志》，兼訂定他紀傳。後二年，甄別議起，忌者坐以浮躁，降調。四十二年，上南巡，復耒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辭而止。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八引《國史館本傳》 潘耒，江蘇吳江人。幼孤，生而宿慧，讀書目百行下。受業於司郡徐枋、顧炎武，能承其教。羣經、諸史旁及算數、宗乘，無不通貫。嘉定陸元輔、平湖陸隴其交口許爲淹洽。康熙十八年，以布衣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卽作《修史議》以上，謂：「明史三百年未有成史，今欲刱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宜搜採博而考證精，職任分而義例一，秉筆直而持論平，歲月寬而卷帙簡。」總裁善其說，令撰《食貨志》兼他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訂定。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纂修《實錄》、《聖訓》。二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稱得士，名益盛，忌者頗衆。二十三年，甄別議起，坐浮躁降調，遂歸。四十二年，上南巡，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辭而止。耒有至性，初被徵，辭以母老，不獲命乃行。除官後，復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格於議，始受職。逮居喪，哀毀骨立。篤師門之誼，枋歿，周恤其孤孫。俾得所刻。炎武《日知錄》並詩文集。生平嗜山水，遊歷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海、匡廬、中嶽，盡窮其勝，各記以詩。若文有《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登臨懷古諸作，尤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多折服。文蹊徑較平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耒又因炎武音學五書爲《類音》八卷。炎武欲復古人之遺，耒則務窮後世之變，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今剛五增十九成，五十母各具陰陽，每母之字，橫播爲間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縱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二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蓋因等韻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合，於今不必可施用，然審辨通微，實自成一家言。晚歲研究易象數，著論十三篇，多心得。久之卒。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吳江人。布衣舉鴻博，授檢討，爲四布衣之一。幼有聖童之目，試以歷日，首尾不遺一字。學本崑山顧氏，又得王錫闡、兄檡章之傳，經、史、詩、古文、歷算、聲音之學無不洞達。於聲韻反切有神悟，審五方之音而能得其會通。著《類音》八卷，刪增三十六字母爲五十母，統有字無字之音分平、上、去爲二十四類，皆得天然之音。有《遂初堂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潘耒，字次耕，江南吳江人。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辭，官翰林院檢討，著有《遂初堂集》。稼堂先生篤於師門，少師徐俟齋、顧亭林兩先生。俟齋沒，周卹及其孤孫，務俾得所。刻亭林《日知錄》及詩文集。又以未及刻《肇域志》爲憾，蓋此書關天下利病，卷帙繁富，非大有力者不能刻也。此誼尤近古人。詩筆直達所見，浩氣空行，韻語可作古文讀。而登臨懷古諸作，尤爲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幾罕與儷者。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稼堂，吳江人。兄檡章，字力田。【略】遭溽溪之難，坐極刑以死。稼堂以孱童，慘酷幾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書，庶可亢宗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爲儒宗。則負笈從之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卽未能稱具體，要亦不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買褚得薛者，歲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之士，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既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闈，稍抒所學矣。徒以傲睨一世，又褊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歸，一笻一笠，自放于山水之間。近者三五百里，遠或數千里，鑿險縋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游草》名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廬》、

《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王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蓋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鵬鵬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雲車風馬，有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有其事實也。稼堂以游名詩，其卽此物此志也夫！

《清史列傳・潘耒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一引《江蘇詩徵》 沈冠雲云：「官翰林者皆進士出身，先生與朱竹垞、嚴繩孫布衣與選閣，文必出三人手，同館皆忌之。先生又精敏敢言，無稍遜避，因之落職澤州。陳相國欲薦起之。先生曰：『止止，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

查爲仁《蓮坡詩話》 毗陵董玉蒼妻吳文璧（永和）以貞節聞。所著《苔窗集》，著語清新。有《語諸女伴》句云：「莫訝隨行步每遲，難將愁緒訴心知。比來欲識儂懷抱，試看芭蕉未展時。」吳江潘稼堂爲作傳。

《九朝新語》卷一二 潘次耕性喜硯，茂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爲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爲樂，時人謂之石癖。

陳去病《五石脂》（潘檡章先生之婦沈）孺人北徙之際，力田異母弟稼堂先生實從之行，年才十六耳。間關千里，備嘗厥艱。孺人既殉，卒護其喪以還。乃變姓名爲吳開琦，避地西山，從徐俟齋游。又北至太原，受業于亭林之門，故所學益恢閎純粹。厥後，雖舉鴻博，而遂初早賦，其志亦可諒矣。

《汴河行爲方中丞歐餘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下流不洩，上流日高，宜汴泗淮徐間民常爲魚也。績勞者斥，而任事者比於養癰流毒。何時已耶？惟聽之天意而已。《清史列傳・方大猷傳》：方大猷，浙江烏程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直隸井陘道。【略】本朝順治元年五月投誠，授監軍副使，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七月擢山東巡撫。【略】（二年）九月，以總漕楊方興薦，調河南管河道。時汴梁決口未塞，小宋口、曹家寨、流通集諸處先後沖決。大猷初仕明，嘗爲管河道，方興謂其練習河務，故薦之。七年八月，河決荆龍口，大猷議以來春鳩工，於上流築長隄緩遏其勢。乃築小長隄於決口，請帑十萬兩有奇，期以半年蕆事。八年二月，部推江南按察使，方興奏留之，命以按察使銜仍管河務。尋以荆龍決口逾期未塞，削銜留任。十年，河決大王廟。給事中周體觀、林起龍等交章劾大猷耗帑誤工狀。方興爲剖辨，得免議。十三年，總督李蔭祖疏劾大猷曰：「決河以殃民者，河伯也；治河以奠民者，河道也。今百姓不怨河伯而怨河道，由大猷奇貪極狡，朘削之術既工，錙銖之利必盡。欲壑難填，民膏已竭。」因臚列其科斂婪取數十款。得旨鞫治，詔革職，下撫按逮訊得實，計贓論絞。越四年，死於獄。

《續寫懷六首》《晚晴簃詩匯》卷四二：稼堂師皆遺宿，兄死史難。巖棲谷隱，若將終焉。應大科，入詞館，良非始願。赴召時，有《寫懷詩》二十首，具述出處本末。既授職，復牒吏部，乞放還，未允。及挂彈事，又作《續寫懷》六首，遂南歸。

《溪行雜詠十首》五《清稗類鈔・舟車類・周櫟園潘次耕詠白板艖》：閩之延平、建寧二郡，船行屹嶪間，全藉篙力，板薄，不過數分，不假丹漆。周櫟園詩云「黯淡灘頭白板艖」是也。又潘次耕《溪行雜詠》云：「門小不容舒眺望，蓬低裁足展衾幬。」

《娑羅樹歌》《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吳鱗潭梅莊別業，在新安郡西二十里，面黃山，臨虬溪潭北。園曰娑羅，以樹得名。青羊王百穀八分顏其額。樹古不知年，相傳來自西域。虯蟉拏攫，蔭映數畝。五七歲一花，鄂跗五色。形類觚爵，芬馥數里，落蘂如雪，積三四寸許。秋冬結實，如紅豆。或此枝芬敷，或彼莖吐葩。所謂交讓木也。潘稼堂爲作《娑羅樹歌》云【略】。鱗潭，稼堂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世之談紅豆者，虞山之顧，吳門之惠，皆所艷稱，而巖鎮之梅莊，則罕知之者。

《老馬行爲澤川相公作》 沈彤《征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耒行狀》：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爲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子，橫縱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止，吾

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

《城渠開》 徐文駒《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先生諱士麟，字玉峰，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略】甲子春，皇上念兩浙爲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略】杭城河道淤塞幾二百載，居民窪濕，擔負爲難。前此亦有議濬以通水利者，估費十萬，計費無所出，事訖無成。先生蒞浙，毅然以爲己任。乃與屬吏商榷，先出數百金試之，始事迴龍橋，一日而濬若干丈尺。次日，杭城當事聞風捐助。先生喜曰：事可分曹理矣。遂分遣屬員，劃地程工，畚鍤俱舉。公時乘小輿，周覽遍視。所濬之污泥瓦礫運棄郭外，人航物載，無不便者。事竣，實費銀一萬三千兩，較恆估不過十一。杭之人以爲白傅在唐、眉山在宋，常爲茲土興水利矣，求其利之閎且博，未有若斯之最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存目二・類音》 八卷，國朝潘耒撰。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國朝潘耒撰。

翁廣平《遂初堂集外稿跋》 國朝名家以詩文草傳者亦多矣，如姜西溟、汪退谷、惲南田諸公之詩文稿，亦珍如拱璧焉。我里潘稼堂太史，以學問、文章名於世，而無有稱其書法者。今觀孫子九靈所藏稼堂之詩文草稿數十葉，其書法之妙，幾幾乎有爭坐位之遺法也。按稿中詩文，《遂初堂集》所刻者《縱棹園記》、《使粵日記序》、《贈馬天遊序》、《方程論序》、《潘飲人序》、《顧母小傳》刻集作《顧節母傳》共七篇。其餘如《周方山進士制義序》、《姨母吳夫人七十壽序》等篇，其波瀾之壯闊，議論之醇正，卓卓可傳。而竟刪棄之，則前輩抉擇何如是其愼也。九靈家多藏書，於近代書畫家頗能剖其眞贋，既得此草稿，屬余題之，因識其大略如此。

張廷濟《遂初堂集外稿跋》 潘稼堂太史爲徐俟齋孝廉、顧亭林徵君高弟子，少游絕塞，壯舉制科。其詩清雋，其文雅潔，具淵雲班馬之才，非僅作院體比也。古文十六篇，詩七十四章，其《遂初堂集》中所未刻者。詩四十二，文七，皆手書眞蹟。昔人謂草書即藁書墨，天機流露，無意求工，故於正書特有一種蹊徑。太史本不以書名，然自有卷軸之氣洋溢筆端，豈書匠墨醲筆飽畫平豎直作算子格者可同日語耶？敝藏國初諸老藁書，如曹顧庵、曹倦圃、朱錫鬯諸君子手蹟不下數十百番。今九靈先生祕藏此冊，又獲於凋年急景之時，圍鑪展讀，深自忭欣。倘舉所未刻者，梓爲《遂初堂集外詩文》，如吾梅會里鐫《曝書亭集外詩文》之例，不尤爲藝林一大快事歟！

王大隆《遂初堂集外稿跋》 《遂初堂集外詩文稿》二卷，清潘耒撰。案，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著有《類音》、《遂初堂集》。此吳江葉君山民從孫氏舊藏手稿錄出，未有翁海村、張叔未二跋。海村謂其文波瀾之壯闊，議論之醇正，雖爲刪餘之稿而卓卓可傳，洵非虛語。往見《遂初堂集》初印本，版口尚未分卷。有《與釋長壽院主石濂書》，洋洋萬言，多忌諱語，想亦明季遺老之遯而入禪者。其文爲今傳本所不載，必以恐得禍而削去，惜當時未錄副不克幷印耳。孫氏名靈琳，字九琳，一字伯貢，別號玉龜山道士，吳江平望鎮人。家有護松齋，收藏甚富。余曾見其道光二十年手跋影宋鈔本九僧詩，是亦好古之士，爲表微於此。

藝文

毛先舒《寄潘次耕》 菊花如煙霜著水，曲巷蓬蒿長一里。清吟才子吳江過，越府三才冠羣美。戟門深處怕窺人，泥底蕭然翻曳屣。雞陂虎阜君之家，古來此地生煙霞。王珉別墅幾竿竹，鄧尉玉山千樹花。江南自是銷魂地，六朝春草君應記。九枝燈燼楚娥愁，七字詩成江令醉。聞君吊古登高臺，紫毫直寫呼天意。銀漢微茫接夾城，金銅僊人滴清淚。亦有朱弦彈不彈，豈無翠竹老琅玕。西風卧久聽瓊漏，清夢與之俱欲闌。我欲從君情脈脈，十年不作吳門客。寄語心和海路長，高樓落月連秋白。

孫致彌

論述

查爲仁《蓮坡詩話》　嘉定孫竹坪（致彌）髫歲即以詩名。掉鞅詞場，致身禁近者四十年。其《題秦淮小榭》四絕最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松枰未第時嘗爲副使，采詩朝鮮等國，極韻事也。館選後，與趙文饒同罹岸獄，幾瀕於危矣，卒以非辜得雪。後聖祖巡幸時，以獻賦復官翰林，至學士。詩筋力於唐人，無綺靡習，當時推爲作家。戊辰諸公並推重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杕左堂詩集》　致彌以書名，得董其昌之法。詩則以跌宕流逸爲長，而率易亦所不免。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　趙蒙泉大令僉、孫松坪讀學致彌、張西友文學銘、王賓明經度、李秋森文學聖芝、侯鳳阿太學大年、張漢瞻徵君雲章、王服尹吉士晦有「練川八子」之目。松坪句如「籠禽有伴還相語，野草無名各自花」，西友句如「靜里年華生草木，兵餘身世付漁樵」，皆有致。

《詞苑萃編》卷八　孫松坪先生別花餘事，絕似東山、東堂、小山、淮海。梅沾詞，則旁及於青兕，而變化於樂笑。其清空騷雅，駸駸乎入宋人之室矣。

《詠史次王玠右先生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此見四鎮不能周防，而金貂皆歸銅臭，雖長江天塹不能守也。下章兼選優伶言之。

《感舊示魏禹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忠節公父子忠孝，中丞公子身仗義，三世交情合併寫來，遂覺生氣滿紙。

《題秦淮小榭》　查爲仁《蓮坡詩話》：　嘉定孫竹坪（致彌）髫歲即以詩名。

【略】其《題秦淮小榭》四絕最佳。

《歸舟口號》　查爲仁《蓮坡詩話》：　松坪《未申集》載《歸舟口號》云【略】。具見磊落胸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孫致彌，字愷似，自號松坪，世所稱松坪學士是也。嘉定人，爲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孫。公坐兵變論辟，其本末具《明史》。學士幼丁家難，稍長即能樹立，既落魄，不自聊。發憤讀書，不數年而名滿都邑。火東公之建牙海上也，幕下偏裨多奇士，入本朝皆以勳爵顯。有以學士姓名聞當寧者，召試稱旨，遂以布衣賜二品服，充朝鮮採訪使。臨軒策遣，士論榮之。既成進士，官庶常，會邑民起折漕之難，連染去官，禍幾不測，中外大臣頗有爲之地者。獄稍解，猶訟繫輕年，乃得釋。今所傳《西堂和蘇》諸詩，蓋皆彼時所作。悱惻纏綿，擬諸《離騷》二十五矣。復官，再進秩，以侍講學士卒於京邸。學士半生坎壈，而襟懷灑落，不稍挫於憂患之餘。著書滿家，顧獨以有韻之言名當世。常熟馮定遠題其集曰：「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蓋倣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然學士嘗自言某詩從劉隨州、劉賓客入。今集中七言律最夥，婉麗和諧，誠入二劉之室。至五、七言古體，則又排奡淋漓，瓣香蘇、陸，絕非大曆、貞元蹊徑。孤行己意，轉益多師，作者既得魚而忘筌，讀者亦何必刻舟以求劍矣。

《清史列傳・孫致彌傳》　孫致彌，字松坪，亦嘉定人。明登萊巡撫元化孫。幼貧力學，工書，得董其昌筆法。詩跌宕流逸。康熙初，被薦，召試稱旨。十七年，頒孝昭皇后謚於朝鮮，以太學生賜二品服，充副使，命采東國詩。是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因邑民漕折事牽累去官，久之得雪，以原官用。四十一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庶常典試始此。尋授編修，累遷至侍讀學士，卒。致彌詩，自言從劉隨州、劉賓客入，然五、七言古體，絕似蘇、陸。常熟馮班題其集曰：「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謂絕好宋詩也。稿散佚，鵬翀得其寫本，選而刊之，爲《杕左堂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

《江行雜詩》　歸莊題孫愷似《江行雜詩》：愷似以少壯之年，屢往還浙、閩數千里之地，山川古蹟，景物風俗，歷歷在目，於是有《江行雜詩》二十首。辛亥冬，出以示余。奇句雲湧，爽致山立，幾欲與杜陵《秦州》並驅。愷似以曠世之才，又得江山之助，宜其卓絕如此。詳其所歷，余昔遊僅得其半，時雖有作，不能道愷似十百之一二，今亦不存。讀諸詠，不獨羨其壯遊，更羨其才之能稱其遊也。

《秋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郭令公部曲皆封公侯，李義山《詠渾城》詩，有「咸陽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來」，詩中亦同此感也。《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孫愷似讀學之祖火東公明，登萊巡撫，坐兵變論辟，事具《明史》。幕下偏裨多奇士，鼎革四王及黃鎮南，皆出麾下。其《秋感》詩云。

《至江寧再疊前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此學士脫罪後，重至金陵作也。胥靡之夢虛期，檻車之徵無望，詞近退藏，而用世之懷勃然言下矣。後之遇合，已兆於此。

《漁洋舊寓》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京師琉璃廠，爲遼時燕下鄉海王邨地，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爲王漁洋舊寓所在處，手植藤花尚存。孫松坪詩云。

李良年《解連環・送孫愷似陪使朝鮮》　歌殘朝雨。聽都人豔說，酒樓孫楚。纔幾日天子呼來，見鞭影麴塵，采風東去。堠杳程荒，夢不到朱蒙舊部。想名藩冠帶，紫羅黃革，徧逢迎處。　書生據鞍慣否。脫絺衣掛晚，短亭談虎膩小艇、鴨綠江油，信繭紙吟秋鬢雲遮暑。渡口楊花，惜過了、一天春絮。看雌圖、別叙紛綸，棧車載五（《雌圖》、《別叙》，並《孝經緯》，周廣順中高麗所進）。

高士奇《送孫愷似孝廉》　沁園詞客舊知名，曾在楊花渡口行。佳句已傳箕子國，歸心又向闔閭城。白蘋風細扁舟穩，青桂香濃小苑清。吾亦有廬江上好，秋來鱸鱠不勝情。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杕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　國朝孫致彌撰。【略】歿後詩稿散佚。雍正中，張鵬翀、朱厚章得鈔本於戴璣家，始選而刻之。詞凡三種，曰《別花餘事》、曰《梅沚》、曰《衲琴》，皆其門人樓儼所定。續集附詞後，則未詳何人編次也。

周在浚

汪懋麟《秋水軒詩集序》　退谷先生有軒三楹，在都城西南隅，下臨城濠，疎柳行列。開軒而眺西山，鬱蒼直入窗戶。其下清流瀠洄，可鑑眉髮。入其中者，恍在江湖曠朗之境，而忘其爲京師塵土之鄉也。先生爰以秋水名其軒，周子雪客假館於斯，一時名公賢士無日不來，相與飲酒嘯詠爲樂。自春徂冬，得詩若干首，大抵成于軒中者爲多。雪客遂以名其詩，屬余論次之。時余趨走寓直，不辨色而興者九十日矣，乃于寒夜披覽達曙，擲筆而嘆曰，凡人賦詩見志，豈必惟其所處哉？雪客爲櫟園先生令子，愛山水，喜文字，今舍白門江山清潤之地，來遊京師，又當市塵牙儈車馬雜沓，乃能閉門踞床，開軒面水，終日與詩書賢達相接。觀其所以名詩者，儼然有莊周遺世見道之思，不屑屑於流俗，宜其寓言高遠，洋洋灑灑，隨境而輒得也。夫人處靜則思一處，動則思擾。苟動而不失其靜，尚能一其心思發爲歌詠，則其所志可知矣。以視余之逐逐卑冗，時荒學廢，雪客當笑余之嬾，而憐余之遭

也夫。

陳玉璂《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雪客，櫟園令子也，能詩。其詩格迥拔，追唐人而上，吾友汪舍人序之詳矣。蓋中州詩自仲默子衡、子業外迄無定論，明三百年所得不過三人，如是其難。今櫟園、雪客竝名于時，且在父子二室，中州之詩，其難易不一變乎？櫟園先生存日，謬以詩古文見推，屬予序其文稿。又命作《讀畫樓詩》，又命作《賴古堂藏畫記》，飲食燕笑，更唱迭和，意謂長有此樂。無何，而先生竟以死。雪客又持《秋水軒》一集乞序于予。知交兩世，悲從中來，不自知其詞之云何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八　龍客系櫟園侍郎次子，繼述家學，惟恐不力，時有蘇瓌有子之目。

《寄懷馮青門次龍容弟韻》《詩觀二集》卷六：悲歌擊筑，旁若無人。

《秦淮竹枝詞》《江蘇詩徵》卷八一引金香涇云：雪客有《金陵百詠》及《竹枝詞》，流傳最盛。

《顏氏尺牘姓氏考・周在浚》　周在浚，字雪客，河南祥符人。戶部侍郎。亮工子，流寓江寧。官太原府經歷。有《藏密庵》、《秋水軒集》、《潛邱小藁》、《花之詞》、《天發神讖碑釋》。

《清史列傳・周在浚傳》　周在浚，字雪客，河南祥符人。官經歷。父亮工，官戶部侍郎，著有《賴古堂集》。在浚夙承家學，淹通史傳，嘗注《南唐書》十八卷，爲王士禎所稱。又嘗合《天發神讖碑》三段，貫以鉅鐵，重爲《釋文》一卷，考證精審，論者謂可正《金石》、《集古》二錄之誤。工詩，嘗作《金陵百詠》及《竹枝詞》，流傳最盛。著有《雲烟過眼錄》二十卷、《晉稗》、《梨莊》、《遺谷集》、《秋水集》。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存目・天發神讖碑釋文》　一卷，國朝周在浚撰。【略】是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圃。元楊益又移置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爲皇象書，或以爲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鉅鐵，重爲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

龔鼎孳《賀新郎・題雪客像》　且把殘書卷。與周郎、談兵顧曲，歡場同遣。當日小喬重見否，熱淚有情堪泫。今古事，紛如攢繭。年少雄姿英發甚，笑紫囊、高屐風流淺。騏驥足，過都展。　尊公好句青溪顯。傍紅橋、岸連花動，石流潮扁。歸去中林偕嘯傲，冷眼乞憐搖犬。恐避貴、延之難免。愛汝新篇眞昺兀，最正而葩藻奇而典。松下麈，坐深剪。

《詞苑萃編》卷一八　壬子季夏，余同曹掌公、宋人遠、卓永瞻、葉元禮、周雪客、宋楚鴻、王季友集周鷹垂寓齋。時掌公初至都門，雪客及予將南還。雪客賦《水調歌頭》云：「簾外雨初霽，六月喜新涼。一時座上佳客，大半是江鄉。子建恰當初至，孝穆何堪遠別，賭酒興飛揚。我亦欲分手，歸去卧滄浪。　看滾滾，登紫閣，賦長楊。渾如鸞鳳，雲中接翅下高岡。何用徵歌擊鉢，且共藏鉤射覆，一飲罄千觴。贏馬醉馳去，高柳挂斜陽。」一時同人皆有和詞。

汪懋麟《贈周雪客》　嘗翻公子傳，獨慕信陵君。大雅誰能繼，高風爾不羣。門前車似水，坐上氣如雲。自向秦淮住，清歌處處聞。將入京留別于皇卽和見送原韻兼訂北游霜風摧細鞠，寒雨颯高梧。秋氣方搖落，湝蹤竟有無。干時慙入洛，投老羨歸湖。日下思君切，春來酒共呼。

曹貞吉《賀新涼・送周雪客南歸》（存目）

彭孫遹《葑溪訪珠來看園中罌粟花還就雲客兄飲作歌》（存目）

朱彝尊《寄周參軍（在浚）》　初聞歇馬臺駘廟，近說看花狐突山。愛客易傾冬醞美，著書難得晝簾閒。加餐道遠彌相憶，倦旅秋深尚未還。風峪石經無恙否？何時徙置剔苔斑。

毛奇齡《贈周雪客》　大梁公子最翩翩，執手丹陽柳樹邊。三俊豈能遺顧彥，一經長得嗣韋賢。庭餘北海樽中酒，家鮮司農肘後錢。久別愧無蘭芷珮，相逢正廢蓼我篇。南征濫入青雲幕，北去還停白下船。遮莫東田留蒨咏，風流終賴彥倫傳。

吳之振《旗亭限韻送周雪客歸金陵》（存目）

又《寄雪客》　燕山風緊飛霜雪，櫪馬喧譁正著鞭。魂返青楓春夢穩（春日夢與雪客豪飲），鴉翻紅樹素書傳。遙聞木稼傷耆舊，賸寄生芻哭墓田。歸獻尊親曾學似，迸將掬淚灑重泉（在都下時，以《宋詩鈔》贈雪客。答云，將歸獻老親也）。明年擬蠟匡廬屐，便道過從一見君。烏兔生憎來得得，寒溫不辨寄云云。酒狂我受三章約，詩好君空萬馬羣。春樹江雲慰離索，潑缸應侍細論文。

朱彝尊

論述

綜論

查慎行《曝書亭集序》 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祕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邕父兄弟，貫穿今古，明禮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爲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輒肆詆諆。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世徒知先生文章之工，而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群輔，雖極縱橫變化，而粹然一出于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爲宗，上追漢、魏而汎濫於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媿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間》、《草堂》之舊塡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也。平生纂著，曾兩付開雕。未仕以前，曰《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彥。通籍後，曰《騰笑集》。先生自爲序，并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于己丑秋，曹通政荔軒實捐貲倡助，工未竣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南北，乞諸親故，續成茲刻，斷手于甲午六月，於是八十卷哀然成全書矣。

又 竹垞先生，以名高入史館，刻其詩文數十萬言，既爲藝苑職志矣。今年丙寅，復輯其己未以來詩若文，凡若干卷，集成見示，且屬爲之序。【略】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搜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爲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其稱詩最早，格亦稍稍變，然終以有唐爲宗，語不雅馴者勿道正始之音，不與人以代興之業。此愼行所竊窺於先生，嘗欲廣諸同好，而因舉私見以質之先生者也，故辱先生之命，輒書此以進之。

王士禎《曝書亭集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略】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于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于唐、宋之世臣，而老于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于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于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于京師。中間聚散者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時，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論交，且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集》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于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于予言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 張宗柟附識【略】自宋迄今，詩文大家，代不乏人。求其無體不工，如吾郡朱太史竹垞，可稱卓絕。

又《叢譚門二・瑣綴類》 宗柟附識：本朝詩餘突過明代，顧唯竹垞太史直接南宋諸公，諸集中序論，妙旨獨得，宜《江湖》、《載酒》諸集，冠絕古今也。

李紱《書曝書亭集後》 國朝諸先輩詩文，沛然復古。秀水朱竹垞先生，尤稱博雅。今集中稱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先生自有

據依？余淺陋耳，目有所未及耶？或謂蘇天爵《元文類》載林霽山詩，有家大參歸自北寄呈之作。此家鉉翁則堂以參知政事充祈請使，留燕十九載，至至元三十一年放歸。蓋則堂姓家，非霽山同姓。嘉隆人心粗，其所憑依或若此，非所論於竹垞先生也。嘉、隆以後文字，今人頗知其不足法。竹垞先生之詩文，則今人所信奉，故附識於此，以諗知其原始者，得考其得失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 朱彝尊撰。

【略】此集凡賦一卷，詩二十二卷，皆編年爲次。始於順治乙酉，迄於康熙己丑，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紀年皆用《爾雅》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詞七卷，曰《江湖載酒集》、曰《茶煙閣體物集》。雜文五十卷，分二十六體。附錄《葉兒樂府》一卷，則所作小令也。彝尊未入翰林時，嘗編其行稿爲《竹垞文類》，王士禛爲作序，極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堂》、《孤嶼》、《瞿溪》諸篇。然是時僅規橅王、孟，未盡所長。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談龍錄》論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禛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惟暮年老筆縱橫，天眞爛漫，惟意所造，頗乏翦裁。然晚景頹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論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黃伯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王士禛分途各騖，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後耳。惟原本有《風懷二百韻》詩及《靜志居琴趣長短句》，皆流宕艷冶，不止陶潛之賦閒情。夫綺語難除，詞人常態。然韓偓《香奩集》別有篇帙，不入《內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體裁，編錄亦各有義例，溷而一之，則自穢其書。今併刊除，庶不乖風雅之正焉。

汪沆《書曝書亭集後》 老去無心典石渠，扁舟歸釣小長蘆。排籤自笑搬薑鼠，釋褐人憐上竹魚。曠世才華追屈宋，百年蹤跡半江湖。如何史筆高三館，空負蘭臺七上書。

《新世說・文學》 朱竹垞之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則牢籠萬有，與王阮亭幷峙，爲南北兩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皆篤論也。

《晚晴簃詩滙》卷四四 竹垞著述最富，初刻《文類》二十六卷，入翰林後，爲《騰笑集》八卷，晚乃編定《曝書亭集》。《四庫提要》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堂》、《孤嶼》、《瞿溪》諸篇，規橅王、孟，未盡所長。中歲以還，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暮年老筆縱橫，天眞爛漫，惟意所造，頗乏翦裁。晚景頹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論。所編《明詩綜》，里貫之下，各載諸家評論，以《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隆、萬後所收，未免稍繁。然世遠者，篇章易佚；時近者，部帙多存，當亦隨所見聞，不盡出於標榜。歸愚《別裁》謂，集中詩不分唐、宋界限，故各體俱備。長律議論正大，格律工整，步武少陵。《送曹侍郎備兵大同》諸篇，近李北地，應是中年之作。晚歲俱歸流易。前賢緒論，茲爲允矣。《齋中讀書》十二首，足見平生爲學宗旨。

《清史稿・朱彝尊傳》 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衆長。

魏禧《曝書亭集序》 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略】吾觀錫鬯所論說，競競然必稽于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于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于海，惝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邪？三吳顧寧人、汪苕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虛己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

姜宸英《騰笑集序》 《騰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垞所自名。其入仕以後文也。予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歎曰：「古雅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是時，君方襲處士服，溷迹公卿間。文敏所歎，謂其能不爲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聲譽焯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士，無不欲匄一言爲重。君伸紙舐筆，日盡數牘，或非其雅意所欲爲，倦則隨手應之，咸足其願而去，以此積文至多。君哀爲集若干卷，示予。予曰：「是不可以負文敏。」爲削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既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脈煥發呈露有若嶄然，而高者出於層霄之上，而冽然而清者決於重淵之下，蓋積君十餘年之窮蒐博

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塵俗俱泯者，視文敏之所讀而歎者無以異也。

潘耒《曝書亭集序》 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淳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既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於學也。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宏深，蒐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证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澹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謂眞雅、眞潔。譬猶綴千掬之白以爲裘，釀百花之露以爲樽，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有華世之文，有傳世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既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爲稱首。斯文之正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置弗論，論其文如此。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二引《松軒隨筆》 近日《四書文》，蓋無題不備，蠅頭縮錄，秘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欲杜僞而取眞，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其說似屬可行。」即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爲先，而作僞，宜防要必以經文爲重，庶眞才得以自見，而遴才者亦易於鑒別矣。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引沈登岸《黑蝶齋小牘》 秀水朱十負異才，吳梅村游槜李，見其詩，評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人之目。」

《漁洋詩話》卷下 朱竹垞（彝尊）著書最富，如《日下舊聞》、《經籍存亡考》，皆百餘卷。又撰《詩綜》、《詞綜》若干卷。其自著詩歌雜文曰《竹垞文類》者，余爲序之。尤愛其少時永嘉諸詩，如《南亭》云【略】、《西射堂》云【略】、《孤嶼》云【略】、《吳橋港》云【略】、《瞿谿》云【略】、《飲吳郎宅》云【略】、《祁六座上逢沈五》云【略】。

宋犖《跋朱竹垞和論畫絕句》 先生平日論詩，頗不滿涪翁。今諸什大段學杜，而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昧，信大家無所不有。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又 向見吳中聯句長篇，俱竹垞老人製成，因而分屬諸子者。必欲衆人合作，斷不能章法渾成，首尾一線矣。

又 問：「唐人選唐詩今存數種，體製各不相侔，何者爲善？」曰：「唐人雖各有眞傳，就數種論之，俱屬偏僻好尚。竹垞先生謂：《才調集》便於初學，取其清俊不涉陳腐耳。」

汪師韓《詩學纂聞》 擬古【略】《竹垞詩話》謂：「不獨律詩踵韻，至歌行古風幷上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贊維誠亦然，其集未見。然觀竹垞謂：「人雖至愚，不愚於此。」則夫塵容俗狀，又不可不知所戒也。

蔣士銓《論詩雜咏三〇首》 早修皮、陸詞，晚入昌黎派。得失能自知，深造爲晚蓋。五律師杜陵，老成亦堪愛。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敖、王二公作國朝人詩評一則云：【略】朱竹垞如河陽重鎮，獵獵旌旗，自令敵人望而心戰。」

又 余題《曝書亭集》，有「杜陵詩格沈雄響，一著朝衫底事差」句，甌北觀察謂此論未的，竹垞登朝及歸田後詩始佳，從前但作假唐詩耳。不知竹垞佳處，全在氣格，初刻《文類》一編，不過以料新調脆，炫人目睛，風格頹然放矣。

《劍谿說詩》卷下 昌穀詩超軼絕塵，復饒古韻，在盛唐中允推上品。秀水朱先生《竹垞》謂：「七言勝於五言，七絕尤勝諸體。」余閱《迪功集》，唯五古有未至，而樂府歌行律體俱妙，至七絕名篇實多，並臻極則。

袁枚《題竹垞〈風懷〉詩後（有序）》 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此寓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頗濫，蓋有名行無考，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幷列。竹垞恥之，托詞自免，意蓋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刪此詩，其果可以廁兩廡乎？亦未必然矣！尼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北江詩話》卷一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又卷二　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代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亦有一絕云：「海内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之才望、學殖，亦不敢作此詩也。

《鮑廬詩話》卷中　竹垞檢討詩《風懷》二百韻，及《洞仙歌》十七首，俱道本事，人皆知之。集中又有《古意》二首，有云：「何用問遺君，約指于闐玉。」又云：「何用問遺君，却月裁胸前。」上首言別時贈以約指，下首言別後寄以抹胸，蓋即《風懷》詩所謂「約指連環脱，茸緜袷複裝」，亦本事中之瑣事，托爲擬古，初非偶然漫與耳。

《拜經樓詩話》卷三　竹垞賦《風懷》詩二百韻，爲時傳誦。晚年刻集，屢欲汰之，終未能割愛。諸草廬云，古人稱惜墨如金，竹垞之作《風懷》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楊君子讓（謙）嘗爲予述之如此。子讓註釋《曝書亭詩集》，人稱其博過江浩亭遠甚，於《風懷》詩考證尤詳，幾欲顯其姓氏，既而復自裁節，蓋猶之乎草廬之意也。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此外，吳漢槎有高調，無餘味。其名位聲望，爲一時山斗者，莫如王元亭。然阮亭專以神韻爲主，如《秦淮雜詩》有感於阮大鋮《燕子箋》事云：「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儀徵柳耆卿墓》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而元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豪邁律切」者，往往見絀，終不足八面受敵爲大家也。其次，朱竹垞亦負海内重名，至今猶朱、王並稱，莫敢軒輊。然竹垞不專以詩傳，且其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摇，中年以後，恃其博奥，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頹唐自恣，不加修飾，究非風雅正宗。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近日朱竹垞贈鄭簠云：「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榱。工師斲扁一丈六，觀者歎息相瞠眙。斯須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妬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鵝。」此段亦臨摹此篇（指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而不襲貌者矣。然「由來」句既滑弱似時文語，「井水一斗」句最好，「五加皮酒」亦但旁襯而已，只剩得「斯須」二字有臨摹之迹，（《丹青引》有云：「斯須九重眞龍出。」）而相較何啻萬千也？

又《評漁洋精華錄》　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宜其愛山谷矣，然竹垞卻最不嗜山谷。

《石洲詩話》卷二　義山《碧城三首》，或謂咏其時貴主事，蓋以詩中用蕭史及董偃水精盤事。阮亭先生亦取其說。然竹垞跋《楊太眞外傳》，則謂妃不由壽邸入宮，證以此三詩：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此說當爲定解。而注家罕有引之者。《藥轉》一篇，程箋以爲如廁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境頗淺。

又卷五　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游天台歌》起句：「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羲仲《天台行》云：「吾聞天台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

又卷八　（徐）迪切【略】，朱竹垞錄其《效何遜之作》云：「簾櫳秋未晚，花霧夕偏佳。暗牖通新燭，虛堂聞落釵。淅淅烏驚樹，明明月墮懷。相思不可見，蘭生故繞階。」第四句竹垞作「響落釵」，然原本是「聞」字也。「聞」字實不可易。以音節言，對上句「通」字，似乎可仄。然此處用仄，則上四句純乎諧調矣，下四句之「淅淅」奚爲而變仄？「蘭生」奚爲而變平耶？惟其上四句之諧調，至第四句第三字忽以「聞」字變平咽住，所以後四句移宮換羽，乃天然節拍耳。卽以詩理論，此通篇叙景，至第七句乃露情事，則第四句必作「聞」字，方與「不可見」相爲環合也。若作「響」，則是僅取字勢似乎陡健，字音似乎鏘脆，而不知其於詩理全失之矣。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朱竹垞作《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自比於《竹枝詞》、《浪淘沙》之調，俱寫土風，聲情旖旎，余最愛其二章。一云：「沙頭宿鷺傍船棲，柳外驚烏隔岸啼。爲愛秋來好明月，湖東不住住湖西。」一云：「鷹窠絕頂海風晴，烏兔秋殘夜並生。鐵鎖石塘三百里，驚濤齧盡寄奴城。」

又　竹垞《風懷》詩多至二百韻，覺義山《錦瑟》遜此大觀。

《養一齋詩話》卷六　王彦泓《疑雨》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劃入骨，使人心流氣蕩，【略】足爲妖中之妖耳。【略】（其）能以佻冶不堪之事，寫到通微入玄處。此卽朱竹垞《靜志居琴趣》所本。然在詞家，亦爲下乘，況以之玷污風

雅哉！古之燕女溺志，恐亦未臻此境也。竹垞斥劉欽謨、瞿宗吉、楊君謙、張君玉之豔詩如膩污人，而獨謂彥泓追李軼韓，深得唐人遺意，既無定志，且誤後學。他如選魏忠節公長子學洢詩數首，幽光勁氣，發乎忠孝，令人起敬。而復選其弟學濂詩二首，夫學濂乞降闖賊，乃父兄之罪人，縱有佳詩，亦不當錄。而況所錄之詩乃「帳鉤觸柱人初起，奩粉吹香撲未收」，「開箔先籠金約臂，插花仍露玉搔頭」，與王彥泓相類者乎？竹垞之志亦荒矣！

又卷七　晉人如【略】束晳《補亡》，古樸不足，安雅有餘，同時大手亦無出其右者，況後人哉！朱竹垞乃謂：「嘉靖時鄭世子載堉所著《補亡詩》廿餘首，檃括古訓，比之束晳，似爲過之。」予觀之直似集經語時文耳，何足當晉人一盼也！

《國朝詩話》卷一　秀水朱檢討竹垞（彝尊）與王阮亭齊名，世稱「南朱北王」。王專擅風神，朱兼騁才藻，以云作家，皆非妄有名也。朱七言近體少於王，然有可爲正宗者數首。如《秣陵》云【略】、《登大庾嶺》云【略】、《松臺晚眺》【略】、《留別董三》【略】、《送曹侍郎備兵大同》【略】、《夢中送祁六出關》【略】、《宣府鎮》【略】，工穩流麗，氣韻亦不薄。

又　朱竹垞最工絕句《竹枝》體，國朝無出其右。予所欣賞，間在其不甚着意者。如《題高侍讀江村圖》：「菊磵疎寮舊跡存，畫圖彷彿見江村。雙橋儘許通舟楫，他日柳陰來叩門。」「杜甫南鄰有朱老，吾將徙宅問東家。水邊沙際閒田闊，添種鴨桃千樹花。」興趣甚逸。

又卷二　國朝歌行，【略】聖廟時，巨公濟濟，總以「南朱北王」爲職志。朱始尚才華，後極馳騁，佳處兼似青蓮。

又　漢、魏迄盛唐投贈詩題，祇書姓名兼及職銜行輩，自元、白交書字，後之書名者寡矣。朱竹垞《曝書亭集》，獨遵古法。

《定香亭筆談》卷四　朱錫鬯《曝書亭集》送李符遊滇詩【略】。初意花南字不過點綴趁韻耳，後考分虎詩詞曰：「花南老屋集」，彌歎詩家用字親切如此。

梁章鉅《退庵隨筆》　李義山詩，開卷《錦瑟》一篇，言人人殊。東坡「清和適怨」云云，亦未見的確。本朝朱長孺注以爲令狐青衣，更無所據。惟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者，近之。

又　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趙甌北謂其：「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博奧，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頹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錢籜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泠抔土，千古艷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爲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

尚鎔《三家詩話》　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錄》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

又　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開詩中考據之端。而竹垞爲詩，每好以此等爲能事。

鄭珍《題移寫韓詩批本》　世行穆彰阿道光戊戌重刊顧俠君補注本，是依朱竹垞、何義門兩先生評點者。【略】竹垞深於韓者，乃於平生力追處，似多有所不愜，何耶？豈一時之見耶！

《海天琴思錄》卷五　七言古詩學太白神似者，古今惟青邱一人；五言長律學少陵神似者，古今惟顧亭林、朱竹垞二人，他人不足多也。

又卷七　閩縣林柯亭孝廉筠英問：「鉛山蔣苕生士銓謂竹垞早修皮、陸詞，晚入昌黎派，然否？」余謂：「皮、陸詩多蔬筍氣，焉比竹垞。」

《射鷹樓詩話》卷四　秀水朱錫鬯先生爲畢大生題扇云：「今年十月尚暄和，雨後流泉響玉河。竹扇未應收畫篋，絮衣猶可著香羅。籬根細菊冬逾媚，砌下吟蟲夜轉多。那得滄洲載新酒，亭前捉卧甕人過。」先生又有《春暮何少卿招同故鄉諸子集古藤花下送譚士之舒州》詩，有「捉卧甕人選詩格」之句，新城王貽上見之，未知所出，搜討羣集，將十年未得其解論者少之。今按《賓退錄》，李廷中撰《捉卧甕人格》酒令，以畢卓、劉伶、稽康、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數人爲目，《捉卧甕人格》本此。貽上讀書亦博，雖非錫鬯之比，以視世之經、史、子、集束之高閣者相去遠矣。二二典記之，不知烏足爲貽上少哉。

又卷一一　秀水朱竹垞《鴛鴦湖櫂歌》一百首，搜羅極博。其詩旨趣幽

深，神韻獨絕，七絕中高品也。余嘗精選若干首，時爲諷咏云。

又卷一二　朱竹垞先生《玉帶生歌》，非胸羅萬卷者，不能辦，可稱千古奇作。

《筱園詩話》卷一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垞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

又卷二　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塡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

又　朱竹垞詩，書卷淹博，規格渾成，才力雄富，工候湛深，造詣實過阮亭，惟時有疏於法處。其精華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後近體每流入平易。歌行多長短句，意欲盡捐繩墨，自創一家。如《玉帶生歌》，興酣落筆，縱橫跌盪，雄奇蓋世，信爲長篇絕調。其他往往貪多務博，散漫馳驟，無歸宿處，有類游騎矣。五古得力《選》體，五律得力工部，七律在信陽、北地間，五排亦得力於杜。其使事精確處，分寸切合，具見用書本領，亦他人所罕及。與阮亭齊名，如老、韓同傳，非魯、衛也。

又卷四　孔陵、孟廟，皆最難著筆，以題目太大，至聖、亞聖德業，形容莫罄，有非贊頌所能舉似者；況韻語拘於格律，限於體裁，尤難以片言居要，故自古罕出色之筆。【略】朱竹垞《過鄒謁廟》二律，亦無奇處，所云「爵頒公一位，鄰擇里三遷」，好句不過如此。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　朱竹垞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云：「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制嗤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余謂學宋體制，未可遽以爲乖正始也。竹垞七古平冗少味，正坐不參用涪翁之排宕兀傲耳。王阮亭論詩，識高於朱，恰在此等。

金蓉鏡《澥湖遺老集論詩絕句寄李審言》自注　乙庵（沈曾植）論詩，不取一法，不壞一法，此爲得髓，即竹垞詩不入名家意，同一關捩。

又　竹垞不喜涪翁。

《三借廬筆談》卷三　朱竹垞少時，猶得見吳梅村。時吳年已八十餘，見朱詩大賞識，謂人曰：「此子將來必成名家，惜我年已老，不能見爾，可拭目俟之。」先輩眼力，往往有此眞識。

曹爾堪《曝書亭集詞序》　往壬寅夏日，與錫鬯聚首湖上，時畫船歌扇，午風滌暑，各有詩篇和答，倏忽已十年矣。中間離合不常，錫鬯時理游屐，歷窮邊，汾陰之橫吹已遙，青冢之琵琶欲咽，據鞍弔古，音調彌高。而僕且蹉跌不振，奔走困頓於四方，不減屈吟而賈賦也。頃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緜溫麗，爲周、柳擅場，時復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筑相摩盪。其爲閨中之逸調邪，爲塞上之羽音邪。盛年綺筆，造而益深，固宜其無所不有也。僕髮已種種，力衰思鈍，望其旗纛精整，鬱若荼墨，爲之曳殳却走，退三舍避之已。

葉舒崇《曝書亭集・詞序》　吾友朱十，天上謫星，人間達士。弄桓伊之笛，姿制無雙；鼓安道之琴，風流第一。文情欣賞，詩律羣推，固已置之名山，雲霞蒸蔚，試令擲地金石鏗鏘矣。然而，江文通之著作，別緒居多；庾開府之生平，間關不少。昔年遠夢，曾隔羊城。此日思君，還來雁塞。李陵臺畔，詩詠浮雲；太武宮前，愁隨明月。望昭君之青草，能不傷心；登秦女之白樓，可無懷古？爰歷介推之地，更尋君鐸之鄉。寶瑟晨彈，盡是倡家蕩婦；錦裘夜獵，都爲上國王孫。未免有情，能無所感。託深思于紅豆，憂亦中來；悲搖落于青衫，泣將何及。於是被之小令，不無惆悵之詞；寫就《衍波》，亦有綢繆之作。無箜篌而意遠，彈捍撥而魂消。遂使賦稱鸚鵡，更傳寸錦名文；湖號鴛鴦，爭羨吹簫仙子。嗟乎，僕本恨人，悉逢錦瑟。君爲上客，雅擅金荃。別逾三年，時維九月。若邪同汎，曾聞越女之歌；碣石相逢，重覓燕王之館。悵飛花于大道，何處狂遊；記殘曲于當壚，難望送酒。舞同鸜鵒，誰憐落拓之人；句是珊瑚，終屬清狂之客。用爲此序，聊代紅牙，敢附高文，永垂黃絹。

柯維楨《蕃錦集序》　近見同郡朱錫鬯集唐人詩爲詞，取而讀之，不能辨其爲詩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聲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論，不足語於賞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幾可釋已。乃編爲二卷，爲鏤板以傳好事之君子嘉善。

曹貞吉《賀新涼・題錫鬯蕃錦集》　裊茶煙吟成樂府，旗亭畫壁無數。龍梭一擲光凌亂，碎剪碧霞千縷。紅豆譜，彷彿似、方圭圓璧，冰花鑄。高岑李杜，入主客圖中。新聲古調，總屬麗情句。　前身是白石仙人，非誤精靈虎僕。輸汝長安簫鼓。千門熱、閉戶著書良苦。寒欲去，又早是、春鐙金

薙。琳瑯處，天衣重補。羨妙手，針神絲絲無。縫莫被，夜來妬。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李容齋曰：「錫鬯集唐句爲詞，曰《蕃錦集》，不惟調協聲和，又復文心妙合，眞傑搆也。」沈雄曰：「汪晉賓盛稱竹垞新詞，貽我一卷。讀之如夢窗之麗情幽思，不可梯接，但下語用事處，淺人固不易知。」江尚質曰：「竹垞檢討每拈一調，務爲精警，奇思妙句，總不猶人。良由夙昔之博洽典籍，以暨平生之周覽山川，復得勝情如此。《載酒》一集，亦尚有未盡者。」

《雨村詞話》卷四　本朝朱彝尊竹垞，詞名冠一時，有《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集句》一卷。余酷喜其《自題畫像・百字令》云：「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賸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邱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淄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屨撈蝦，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又《戲題竹垞壁・風中柳》云：「有竹千竿，寧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　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横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郭筒一束。苟鞅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竹山，蔣捷詞名，竹屋，高觀國詞名也。發語尤趣，可想竹垞之高風。至世所稱《洞仙歌》十七闋與詩集中《風懷》百首，則似近狹邪，不無宋玉登徒子之譏，雖豔麗，非余所好也。

《國朝詞綜》卷八　李分虎云：「竹垞詞雖多艷語，然皆一歸雅正，不若屯田樂章，徒以香澤爲工者。詞而艷能如竹垞，斯可矣。」

又　沈融谷云：「竹垞博搜唐、宋、金、元人集以輯《詞綜》，一洗《草堂》之陋。其詞字琢句煉，歸于醇雅。雖起白石、梅溪諸家爲之，無以過也。」

又　杜紫綸云：「竹垞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

《靈芬館詞話》卷一　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爲，則才力既富，採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又　竹垞才既絕人，又能搜剔唐、宋人詩中之字冷雋豔異者，取以入詞。至于鎔鑄自然，令人不覺，直是胸臆間語，尤爲難也。同時諸公，皆非其偶。梁汾時有俗筆。來邊錦瑟，苦無動人。惟《飲水》一編，專學南唐五代，減字偸聲，駸駸乎入《花間》之室。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　集句詞至竹垞《蕃錦集》，工巧極矣。

《詞苑萃編》卷八　竹垞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

又　竹垞博搜唐、宋、金、元人集以輯《詞綜》，一洗《草室》之陋。其詞句琢字鍊，歸於醇雅。雖起白石、梅溪諸家爲之，無以過也。

又　竹垞能詩能文章，至於詞，亦無所不能，予每嘆其才爲不可及。集中雖多豔曲，然皆一歸雅正，不似屯田、樂章徒以香澤爲工者。

又　錫鬯天才踔厲，詩文膾炙海內，塡詞與柳七、黄九爭勝。葉元禮嘗作駢體文序之，綴以絕句云：「鴛鴦湖口推朱十，代北汶西詞客哀。弄墨偶然工小令，人問腸斷賀方回。」

《蓮子居詞話》卷一　王鼎焚椒錄，甚穢褻，不足道。然其載蕭后被冤誣始末，與史志異同，詳略互見，堪資考訂。自古宮闈之獄，未有甚於后者。所惜耶律乙辛，張孝傑剖棺戮屍，時鼎尚在，不爲之補敍，以快讀者，亦紀事家未了案也。朱竹垞詠遼后洗妝樓詞：「回心院子，問殿腳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情深，焚椒尋蠹紙。」直以洗妝樓屬道宗蕭后也。

又卷二　竹垞自云：「倚新聲，玉田差近。」其實玉田詞疎，竹垞謹嚴。玉田詞淡，竹垞精緻。殊不相類。竊謂小長蘆撮有南宋人之勝，而其圓轉瀏亮，應得力於樂笑翁耳。

又　竹垞詠物，不減南宋諸老。李秋錦《催雪》詠珍珠蘭，《惜秋華》詠牽牛花，李耕客《珍珠令》詠珥，《解連環》詠釧，《瑤花》詠玉繡毬等作，細意熨貼，雖茶煙閣體物，亦無以過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史梅溪《燕歸梁》云：「獨卧秋窗桂未香。怕雨點飄涼。玉人只在楚雲旁。也著淚，過昏黄。　西風今夜梧桐冷，斷無夢，到鴛鴦。秋鉦二十五聲長。請各自，耐思量。」竹垞太史仿其意，而變其辭爲《桂殿秋》云：「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較梅溪詞尤含意無盡。太史於南北宋詞兼收並采，蔚爲一代詞宗，顧僅以玉田自擬。自題詞稿《解珮令》云：「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

生、涕淚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　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集中言情諸作，羌無故實，可知即《風懷》詩，亦未必眞有所指。乃朱石君相國猶以未刪爲恨。翁覃溪學士言：太史欲刪未忍，至繞几回旋，終夜不寐，想均未細繹前詞耳。太史以布衣舉鴻博入詞垣。賜第內城，出主江南試，享衢方騁。旋爲忌者所中，投劾歸。道出揚州，鹺商安氏奉萬金爲著書資，遂得優游終老。其《解珮令》第三句，原作「涕淚都飄盡」，乃沿汲古閣刊晏叔原詞「團扇無緒」，於「緒」字上衍一「情」字之誤。考《花草粹編》本祇四字，宋元各家詞均無作五字句者。

錢裴仲《雨華盦詞話》　吾鄉朱竹垞先生自題其詞曰：「不師黃九，不師秦七，倚新聲，玉田差近。」余竊以爲未然。玉田詞清高靈變，先生富於典籍，未免堆砌。詠物之作，尤覺故實多而旨趣少。詠物之題，不能不用故實。然須運化無跡，而以虛字呼喚之，方爲妙手。

《左庵詞話》卷上　朱竹垞自題詞集有云：「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此語不啻爲儂寫照。

又卷下　竹垞老人遺兩孫析產書，文人多咏之。馬澹於汾題《八聲甘州》云：「只叢殘、一紙抵家藏。遺墨閱星霜。悵蕭然貧宦，無多負郭，書券分將。大好文孫競爽，耐得淡薑黃。想見垞南北，瓦屋斜陽。　並少金留諛墓，但閉門苦守，絮語家常。溯蓬山舊事，回首太茫茫。幸當年、青蓮交契，有後昆、只字寶琳瑯。還驚喜，風花寒食，未替椒漿。」此詞可爲古董家，留以備考。

李寶嘉《南亭詞話》　朱竹垞《茶煙閣體物集》中，詠美人一身幾遍，既盡態極妍矣。然有象可摹，有形可指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國初詞場諸老，蘊藉端推竹垞，即紙醉金迷，亦復令人意遠。如贈女郎細細、逢呂二梅、寄呂二梅、贈伎餅兒、蠟兒、張綺綺、張伴月、贈歌者陳郎以及偶憶感舊諸作，莫不關注遙深，閑情自永。至於紅橋尋歌者沈西云：「石橋西。板橋西。遙指平山日未西。舟來蓮葉西。　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倩人寄靜憐札云：「瓦市塞雲涼。封書遠寄將。小樓前一樹垂楊。縹緲試聽樓上曲，催短拍、玉娥郎。　雙袖越羅香。人同錦瑟長。愛秋花慣插釵梁。行四曲中人定識，只莫問、謝三娘。」（自注：謝三娘不識五字，宋時謠也。）比之小樓連苑，一鉤斜月，使君英雄，何讓秦七。靜憐姓晁，竹垞之所最眷者。集中別靜憐有《青門引》，憶靜憐有《金縷曲》，七夕懷靜憐有《尉遲杯》。《玉娥郎》，明武宗遺曲，《金鼇退食筆記》所謂御製《四景玉娥郎》者。郎一作兒，靜憐最善此調。竹垞有小史吳時來，計甫草欲索之，竹垞答以《有有令》云：「尊前須記。記取小名兒，時來方見，爾年便周三五，看秀靨依然媚。是天生付與騷人，苦吟不足，添他憔悴。南北相攜萬里。且緩作五湖歸計。鎮日箋裁藤角，洗硯收龍尾。鈔詩更會人意。問伊故里。可有個延年女弟。」代州伎白狗，竹垞與之狎，晨訪不值，投以《步蟾宮》云：「疏簾日影纔鋪地。却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杜甫詩：「白狗黃牛峽。」）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煞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爾。（相如小字犬子。）」又伎席《玉樓春》云：「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未肯。　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影兒應不省。」循誦數詞，令人失笑，竹垞眞無賴哉，兩廡豚蹄，宜不能換《風懷二百韻》也。

又卷九　竹垞曰：「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此爲當時孟浪言詞者，發其實，北宋如晏、柳、蘇、秦，可謂之不工乎。且竹垞之與李十九論詞也，亦曰：「慢詞宜師南宋，而小令宜師北宋矣。」蓋明自劉誠意、高季迪數君而後，師傳既失，鄙風斯熾，誤以編曲爲填詞。故焦弱侯《經籍志》備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聲一道缺焉。蓋以鄙事視詞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於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諸作者。其後耳食之徒，又專奉《花間》爲準的，一若非《金荃集》、《陽春錄》，舉不得謂之詞，幷不知尚有辛、劉、姜、史諸法門。於是竹垞大聲疾呼，力闡宗旨，而強作解事之譏，遂不禁集矢於楊、王矣。然二君復古之功，正不可沒。至今日襲浙西之遺製，鼓秀水之餘波，既鮮深情，又乏高格，蓋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檜無譏，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蓋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

陳廷焯《詞壇叢話》　朱竹垞詞，艷而不浮，疏而不流，工麗芊綿中而筆墨飛舞。其源亦出自白石，而絕不相似。蓋白石之妙，正如大江無風，波濤自涌。竹垞之妙，其詠物諸作，則杯水可以作波濤，一簣可以成泰山。其感

懷諸作，意之所到，筆即隨之。筆之所到，信手拈來，都成異彩。是又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也。與白石並峙千古，豈有愧哉。

又　竹垞自題詞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此猶其謙詞也。其實取法玉田，不過借徑。至其自得之妙，雖玉田亦當避一席。

又　昔人謂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拆碎下來，不成片段。余謂張玉田詞，如鏡花水月，萬籟空虛。兼兩家之妙者，竹垞也。

《白雨齋詞話》卷三　竹垞詞，疏中有密，獨出冠時，微少沉厚之意。其自題詞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夫秦七、黃九，豈可並稱。師玉田不師秦七，所以不能深厚。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師玉田而不師其沉鬱，是買櫝還珠也。

又　昔人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就形骸而論，竹垞似能兼之矣。然余則云：夢窗疏處，高過玉田，而密處不及，與古人之言正相反，書之以俟識者。

又　竹垞《長亭怨慢・雁》云：「結多少、悲秋儔旅。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江枉渚。也只戀、江南住。」感慨身世，以淒切之情，發哀婉之調，既悲涼，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集中亦不多見。（漁洋《秋柳》詩云：「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同此哀感。一時和作，所以遠不逮者，不在詞語之不工，在所感之不同耳。後人更欲妄爲訾議，亦弗思甚矣。新城《秋柳》四章，純是滄桑之感。國朝定鼎燕京，新城已十載矣。相逢南雁，實有所指也。）

又　竹垞《江湖載酒集》，灑落有致。《茶煙閣體物集》，組織甚工。《蕃錦集》，運用成語，別具匠心，然皆無甚大過人處。惟《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豔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即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眞古今絕構也。惜託體未爲大雅。

又　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論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竹垞《靜志居琴趣》一卷，生香眞色，得未曾有。前後次序，略可意會，不必穿鑿求之。竹垞《摸魚子》云：「粉牆青、虬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襪塵微步。教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鬢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　雙棲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裊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深路。」情詞俱臻絕頂，擺脫綺羅香澤之態，獨饒仙豔，自非仙才不能。

又卷四　豔詞至竹垞，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無一點人間烟火氣。

又卷七　竹垞豔詞，言情者遠勝文友。而體物諸篇，則文友爲工。此亦各有所長，不可相強。如美人額、美人齒等篇，竹垞非不工巧，然不及文友之精。

張預《曝書亭詞拾遺序》　昔竹垞老人之爲詩余也，語其傳作，伙于蓍洲、日湖之編排；考諸選家，繁若《花間》、《尊前》之采輯。觀夫著錄之本，卷帙所裒，幷時詞流，莫與比富。讀者以爲探驪龍之頷，宜少遺珠，窺全豹之斑，必無隱采矣。何意烟霜既嬗，娣壻相仍。聚千狐以爲裘，而腋尚餘于裘外；指一臠以嘗鼎，而肉猶富于鼎中。斯則藝林佚事之不傳，詞苑叢談所未及者也。虞山翁君之潤，劬書綺歲，雅好樂章；靈契之深，乃在長水。嘗于書肆見老人「詩餘」手稿焉。紙墨閱三百年之久，喜羽陵蠹冊之未亡篇。題多數十闋而贏，疑《鴻烈》外篇之初出。乃入雒陽之市，王仲任未暇終篇；而求西蜀之書，桓君山爭先購去。望塵莫及，割愛仍難。既失鹿于後期，亟借鴟以錄副。翁君以爲蘭亭千億，實從初本爲化身；《論衡》一篇，詎秘帳中爲談助。爰乃聚舊日刊行之帙，合後人補輯之編。辨異斠同，略等馬攸之勘繆；徵存訂佚，儼師束晳之補亡。斟酌瘁于漠觴，庾疏盡夫良簡。雖楚弓之未得，庶趙璧之能完。薈粹頻煩，雕鏤亟付。別成專集，無勞朱陳之繪圖；（迦陵嘗與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遂蔚大觀，竊陋馮、朱之輯本。于斯役也，不亦勩歟！顧或以謂善名者不匿聲，富藏者不棄寶，此數十闋者，既標題而具草，何纂錄之就芟？意其有示璞之嫌，故未與選錢之列。不知鄧林之植，雖薪櫟亦材；崑圃之珍，無礹砆之產。矧以派流自別，豈似畫墁集之慮有誤收；眞面難誣，幷非愛蓮說之疑于僞托。蓋偶從脫漏者，數以多而易忘也。而必盡網羅者，物以完而始屬也。是以錢曲江之手稿，得倦圃而傳；蘇玉局之逸詩，爲慢堂所輯。茲事之盛，流稱國朝。然則翁君所爲，亦以踵老輩之風流，非直發前賢之堙鬱已。嗟夫，浙西詞派，墜響孰綿？矧出畸零，尤稀傳述。而君獨爬羅散佚，檢校叢殘，讓藏本于名山，附功臣于長水。井水可飲，人疑屯田再生；棹歌一終，客有釣師來謝。益嘆遺書傳世，顯晦故自有時；珍迹付人，得失兩俱無憾也。僕未與校讎，猥承授簡。故事

傳諸玄宴，弁序有文。吾家作者玉田，新聲最近。聊徵緣起，敢敷引喤。流連酒味茶烟，欲便泛江湖而去；零落箏師笛友，與誰尋藤柳之居。（竹垞故宅宣武門外有藤二本，槿柳一株，見《騰笑集》自序。）有客爲成連之行，空寄情于海上（文君芸閣得老人手稿後，旋落職歸。聞其渡海遇風，攜書漂沒，不知老人手稿無恙否）；此卷如廣陵之散，幾絕響于人間。試開編覓弦外琴音，雅合名題焦尾；倘別紙寫篋中詩稿，猶應價貴由拳（聞秀水沈比部，新得竹垞《風懷》詩手稿眞迹）。

翁之潤《曝書亭詞拾遺序》　迄于我朝，詞宗尤富。浙西詞藪，霧舉霞標。竹垞先生以沉博絕麗之才，爲悱惻纏綿之體。燕釵蟬鬢，半傳恨于空中；琴趣茶烟，覓賞心于弦外。固已汲柳陰之井水，處處歌塵；聽漁唱于蘆洲，家家箋譜矣。然而，探夜光于滄海，終有遺珠；窺文彩于一斑，必非全豹。南村不作，有遺憾焉。僕幸睹琅函，獲披原稿。覽夫緗襲，麗矣金奩。載酒江湖，盡豪家之自制；浣花牋紙，復纖手之親抄。（原稿系竹垞姬人手抄，見楊氏跋語中。）溯韵事于當年，托風情乎毫素。李清照本工度曲，趙夫人雅好知書。名士風流，音塵如接。零璣散翠，以逸而足珍；剩墨余香，群驚其罕覯。始知蘭亭眞景，猶在人間；劇憐蕃錦殘編，竟罹劫火。（原稿無《蕃錦集》。）爰依今本，勘斠原書。復削刪存，都爲一集。緝詩詞于集外，藏之名山；續舊例于朱馮，垂爲副本。幷傳詞苑，庶幾共睹。璆琳流播玉台，雅合裝之玳瑁。若夫牙簽細楷，標丹碧之異同；紅粉高樓，定魯魚之訛繆。附爲志異，殿諸拾遺，亦足爲藝圃之碎金，資詞林之譚助。嗟夫！金風亭長，素殷香瓣于都梁；星鳳堂空，疇訪曹倉之蠹冊。（原稿藏楊幼云星鳳堂中，今幼云藏書散佚殆盡矣。）開篇展玩，悵感交縈。未免有情，惜雲烟之易散；可能無恙，庶劍璧之仍完。（坊友持竹垞詞稿求沽，索二百金，許以六十金，不售。後爲文學士道希益二十金得之。道希落職南返，傳聞其書笈盡付東流，未詳確否？）益嘆眞賞攸逢，固非偶遇；墨緣遐結，尤有靈因者也。

《詞徵》卷六　古人呼妻曰鄉里，六朝時已有此稱。《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朱竹垞《洞仙歌》詞「算隨處可稱鄉里」，用六朝語也。

又　紅亭，號州西亭也，竹垞送丁雁水觀察虔州用之。案岑嘉州詩，如「紅亭出鳥外」，「百尺紅亭對萬峯」，「紅亭水木不知暑」，「紅亭綠酒送君還」，皆指其地。

又　竹垞寄龔蘅圃詞，「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閣爲龔氏藏書之所。按杭董浦《東城雜記》，玉玲瓏，宋宣和花綱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涵所靈隱山莊舊物云。

又　竹垞《蕃錦集》、《沁園春》詞，「每駐行車」，用王起詩句。「河瀆神詞，來往五雲車」，用王維詩句（見《曝書亭外集》）。王起詩，以車叶花，王維詩以車叶賒，竹垞均改入魚模韻，即錢辛楣所謂明知故犯者邪。

《蕙風詞話》卷五　竹垞《靜志居琴趣》，詠繡鞵云：「假饒無意與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繡。」語意深刻，令人無從置辯。羅泌詠《釣臺》詩：「一著羊裘便有心。」通於斯恉矣。

分論

《雁門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時來英雄奮」，頂「郅都」；「事去陵谷遷」，頂「劉琨」。有此二語，方見結束。

《羅浮屈五過訪》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羅浮蝶，云是麻姑裙所化。屈子南粵人，故借景引入，見詩人託興之妙。素衣不化緇，狀其立品之高。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吳客韋二丈爲彈長亭之曲幷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平調中忽作變徵之聲，此高岑體，與李杜之魚龍百變者又自各別。侍郎送行是主，韋二在席是客。篇中客多於主，而結處轉送韋二，又以客爲主矣，作法甚變。

《逢姜給事（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叙長篇於八句中，猶畫家之縮本也。少陵短歌，如「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之類，往往有之。

《玉帶生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皋羽之義，其實相隨皋羽乃想像語也。一結，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

《送曹侍郎溶備兵大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此章以下，俱近李北地，應是中年之作，晚歲俱歸流易矣。愚取先生七律中年者居多。

《雲中至日》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學北地高入杜陵，通首一氣，

能以大力負之而趨。

《土木堡》《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裕陵反國，由於不主和議，而羣姦以奪門論功，忠臣受戮，眞千古不平事也。懷古詩，須還出正論。

《謁大禹陵》《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長律四章，議論正大，格律工整，俱能步武少陵。

《岳忠武王墓》《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生馬角」，「視刀鐶」，見二帝歸國有日，而甘爲城下之盟，自壞長城，小朝廷可勝恥耶？前路明云：「但愁諸將在，不計兩宮還。」見殺戮忠臣固由秦檜，而主之者實高宗也。春秋之意，必誅首罪，信夫！

《謁劉文成公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起與當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同一氣概。必如此，纔能鎮壓。通體中，間叙完題意，撫躬自傷，隱然有圯下自命之想。

《于忠肅公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四章末路俱叙，自己憑吊，各能用意，略不犯複。

《閑情詩》《靈芬館詩話續》卷一：竹垞檢討《閑情詩》本三十首，今集中祇存八首。梅里馮君登府搜緝曝書亭遺詩，得其《石樓集》手抄本完好可讀者，尚得十三首。似微不及集中之作，然零珠碎玉尤可寶貴，今錄其四首。

《題南昌鐵柱觀》《清詩評註續本》卷六王文濡評：旌陽斬蛟，事涉荒誕。意者贛江水勢湍急，潰決爲患，鎮以鐵柱，則水勢稍殺耳。古人好作狡獪，事事附託神仙，後人不察，從而信之，妄孰甚焉。詩之發揮，似本此意。

《風懷二百韻》《柳隱叢譚》：竹垞太史《風懷二百韻》，摛詞美富，冠絕古今。晚年定稿，有「願不食兩廡特豚」語，遂謗以爲有盜姨一事。齊東讕言，本無足據，近山陰俞杏林（國琛）別訂《風懷鏡》一編，指爲瑟琶妓王三姑作，逐句疏解，得一昭雪。唯楊謙注雖略按時代，實無鑿說。杏林以爲誤於楊注，亦謬。《石遺室詩話》卷一一：竹垞《風懷》詩二百韻，相傳爲其小姨作者。別有《鴛水仙緣》一小說詳其事。聞沈乙庵有一鈔本，又爲何人持去矣。案：竹垞年十七，贅於馮教諭鎮鼎家。馮孺人名福貞，今《風懷》詩云：「巧笑元名壽」，則當名壽貞矣。馮孺人字海媛，今詩云「妍娥合喚婦」，則當字海娥矣。馮孺人生於辛未年，肖羊，今詩云「問年愁豕誤」，則當生於乙亥年，小馮孺人四歲矣。其詩云「慧比馮雙禮」，則明言馮姓也。詩云「里是碧雞坊」，則明言宅在碧漪坊也。詩云「居連朱雀巷」，則明言碧漪坊去朱文恪第，近止百步也。詩云「次三蔣侯妹」，則明言其爲馮孺人之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迹可尋」，則明言其爲小姨也。詩云「偶作新巢燕」，則隱言新就贅也。「何心敝笱魴」，則隱言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古者以姪娣從也。詩云「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艡」，則乙酉年避兵馮村五兒子橋也。詩云「嬌同左蕙芳」，則左思《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言其有姊也。其餘「蘿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則言年十七時，避兵練浦，如蔦與女蘿之相依。己丑二十一歲，萑苻四起，乃絜馮孺人至塘橋，所居隘，遂賃梅里宅移居之。詳《靜志居詩話》及年譜。詩又云「廡改梁鴻賃」，「路豈三橋阻」，「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同移三畝宅，並載五湖航」，「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爲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皆言其離合踪跡。最明者爲「練浦一舟盪」句，五兒子橋在練浦塘東也。餘非確實可據者，亦無煩牽合矣。《清稗類鈔・情感類・朱竹垞眷馮壽嫦》：《曝書亭集》有《風懷》二百韻，朱竹垞未通籍時爲其幼姨所作也。姨馮氏，世居碧漪坊，與朱宅相近，即《風懷》詩中所謂「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是也。竹垞少嘗讀書馮宅，年十七，贅焉。與幼姨情益篤，而家人防閑密，意苦不得達。適人後，始通殷勤。海陵夫人知之，弗禁也。其《風懷》詩中所謂「乍執纖纖手，深回寸寸腸。背人來冉冉，廣坐走佯佯。齧臂盟言履，搖情漏刻長」，「梅陰雖結子，瓜字尚含瓤」是也。《紀事詞》云：「枕上閒商略，記全家看燈元夜，小樓簾幕。暗裏橫梯聽點展，知是潛回香閣。險把個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逼，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施迷卻。星橋路返塡河鵲。算天孫經年已嫁，夜情難度。走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皆指此事也。竹垞平日嘗矯夫人命召其姨。一日相約，俟夫人卧後作深談，夫人微聞之，即先卧。次晨起，乃命老嫗送之歸。竹垞有詞云：「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若再沉吟甚時可。況熏爐漸冷，牖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宵墮。歸去忒忽忽，軟語丁寧，第一怕曦羅塵涴。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眞個。」後數年，姨卒因竹垞死，詩中所謂「定苦遭謠諑，憑誰解迭邊。檨先爲檀斫，李果代桃僵。」即指此事也。竹垞《靜志居瑟趣》一卷，皆《風

懷》詩注脚也。姨名壽常，字靜志，《風懷》詩所謂「巧笑原名壽，妍娥合號嫦。」（按：《曝書亭集》作「巧笑元名壽，妍娥合喚嫦。」）分嵌其名，至爲明顯。竹垞生於明崇禎己巳，而《風懷》詩云：「問年愁我誤。」是靜志生於崇禎乙亥，少於竹垞七齡。其餘事迹，細心推求，自可十得六七。太倉某姓家藏有金簪一枝，上刻「壽常」二字，《洞仙歌》詞所云：「金簪三寸短，留結殷勤。鑄就偏名有誰認。」固實事而非寓言也。《三借廬筆談》卷八：朱竹垞先生《風懷》詩二百韻，爲小姨而作也。夫人馮氏，名壽，其妹或云字霞錦，常依夫人，靈心慧質，善謳能吟。居久，因目成焉。夫人知之，促妹歸嫁。逾年復來省姊，已抱子矣。朱作《風懷》詩以贈，中有「梅陰雖結子，瓜字尚含瓤」之句，蓋指此也。霞錦得詩甚喜，約夫人卧後談。夫人已窺其意，佯爲不知，明日即送歸。笑問先生昨夜事，先生曰：無他，但憐才心切，小叙深情耳。夫人終不信，作《洞仙歌》調之，中有「料消息青鸞定應知，莫又道今番不曾眞個」之句，閨房之樂果然。才子佳人，必無所妒，彼王、謝諸公，應自媿弗如矣。姚大榮《風懷詩本事表微》：《晉玉話話》云：「竹垞《風懷》詩元稿，舊藏楊文雲司馬家（翁澤芝之潤）刻《曝書亭詞拾遺》序云：『原稿藏楊幼雲星鳳樓中。』則二稿並出於楊氏一家。惟詞爲竹垞姬人手鈔，詩則竹垞手寫耳）。稿凡五紙，初題《靜志》，後始改爲《風懷》，蓋亦冀其稍稍隱秘耳。」大榮案：晉玉謂馮孺人之妹，名壽常，字「靜志」，其說甚誤。殆由不知「靜志」二字之來歷，故有此說耳。竹垞元稿，雖以《靜志》爲題，而靜志確非彼妹之字，略迹原心，殆即此詩之命脈。竹垞纂《明詩綜》，其說明詩，即名《靜志居詩話》。七十四歲始成書，距彼妹卒時，閱三十六年，顯與彼妹無涉。惟竹垞以靜志顏所居，則實由彼妹之故。又：「樂府傳西曲，佳人自北方。【略】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以上八韻爲第一節。）大榮案：《曝書亭集》諸艷詩，其涉於姝者，以《風懷》一篇爲總叙，而此節又《風懷》全篇之總序。彼妹之里居、名字、次序、年庚、才藝，於此點明。當與集中《戲效香奩體詩》參看。詩作於康熙己酉，而叙事則至丁未止。竹垞十七歲以後，三十九歲以前，出處事迹，略具詩中。二十三年間，壯志良時，半消磨於柔情綺思，誠非竹垞佳遇。然處境困阨，擺脱爲歎，非得已也。明崇禎二年己巳，竹垞生於嘉興府治碧漪坊里第。馮氏宅近在其北。詩之第二句及第八韻，即借以表明二家所居。（朱雀巷借點己姓，碧雞坊借點碧漪坊。）馮孺人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彼妹爲同產，生崇禎八年乙亥，次在三。第三及第七兩句表明之。《戲效香奩體詩》「同生感至誠」，「同生」，謂係馮孺人同懷女弟也。故知二詩皆爲一人作。【略】今考馮孺人名福貞，字海媛。依例推尋，則馮氏諸女，自係以貞字爲排行，齒居第三者，必以壽爲名，山爲字，合於「福海壽山」之義。【略】其姊名福貞，字海媛，其三妹必名壽貞，字山嫦，以類相從，可無疑矣。【略】「偶作新巢燕，何心敝笱舫？【略】疮鬼同時逐，祆神各自禳。」（以上九韻爲第二節。）此節述己贅入婦家，旋因兵亂逃徙，得見彼妹幼穉之時也。本集《亡妻馮孺人行述》云：「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墓田外無半畝之產。祖考忱予公知楚雄府事，還僅敝衣一篋而已。至本生考安度先生，家計益窘，歲饑恆乏食。教諭君以孺人許彝尊爲配，行媒既通，力不能納幣。彝尊年十七，爲贅壻於馮氏之宅。遭亂，兩家各去其居」云云。竹垞自述如此。章首二句，謂身雖贅壻，初無犯禮之心。其墮入情網，實因避亂蒼黃，得與彼妹接近所致。【略】「慧比馮雙禮」，借點其姓，不然，則擬非其倫。「嬌同左蕙芳」，明其有姊。「板屋」以下，述村居情狀。竹垞隨婦翁避地六遷。此其初由碧漪坊，徙居馮村五兒子橋，在練浦塘東，嘉興縣治東南三十里。姜紹書《韻石齋筆談》稱乙酉歲，北兵至嘉禾，項墨林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云云。案：朱馮二氏所居之碧漪坊，去項氏天籟閣不遠，故竹垞少時屢登焉。其爲同時避汪六水之難，去城郭而居村野無疑。是汪六水殆即竹垞所遇之孫飛虎乎？「亂離無樂土，漂轉又橫塘。【略】浣紗宜在石，挑菜每登畹。」（以上九韻爲第三節。）此節述避亂再徙事。竹垞隨婦家避地六遷，其地多不可考，《年譜》亦未能詳，詩特概括言之耳。《浙西水利備考・嘉興縣水道圖》：「練浦塘東有橫塘開汎。」又云：「橫塘即海鹽塘。」竹垞所遷即此。【略】前節所述，是初至二年內事，此則彼妹齒已漸長，當屆笄年矣。【略】「蘿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略】未因通卯卯，祇自覺倀倀。」（以上十四韻爲第四節。）此節述遷居梅里後事。《靜志居詩話》：「予年十七，避地練浦。歲己丑，萑苻四起，乃移居梅會里，里在大彭、嘉會二都之間，市名王店。」《浙西水利備考・嘉興縣水道圖》：「練浦塘西北有王店鎮汎，梅會里或省稱梅里。」「夙擬」二句，謂彼妹曾經許嫁，至是未婚而壻死也。冒鶴隱謂解《風懷詩》最難莫如此二句。余謂二句之解，參看《閒情》第五首「五角六張看過了，何愁作事兩難諧」之句，自易瞭然。《閒情詩》作於癸巳歲彼妹將嫁之前。其云「五角六張」，

謂古語「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作事無成也。未婚壻死，事已無成，卽曰「看過」，正是「夙擬」二句注脚。「縞衣添綽約」者，【略】則未婚而壻死，女亦應齊衰而吊，世俗亦有變服數日者，故云。【略】竹垞贅居馮氏五年，至己丑，始賃宅梅里，迎安度先生同居。旋移居接連橋。【略】可知竹垞仍依婦家，彼姝與其姊比屋而居。【略】竹垞旁通之事，基於避亂。惟避亂，故時疏男女之防。馮翁多女，其四其五，年方幼穉，必依其母。彼姝稍長，恆與姊相依。仲姊旣嫁，已往壻家，惟長姊與其贅壻同依母家。當崔苻四起時，竹垞夫婦夜避叢篁密篠間，彼姝追隨其姊。卽欲避嫌，奈非其時其地何。鍾建負我矣，藉非季芊自言，誰復追論其事者。以竹垞奇寒之故，不獲效英、皇故事，亦世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而情愛旣生，滅之爲難；人欲固險，而醞釀最久，亦安可盡置人情弗道哉？「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箱。【略】月難中夜墮，羅枉北山張。」（以上十韻爲第五節。）此節云云，似移梅里後復有所徙。樊樓不知何指，味其詞意，似非遠徙，不過移宅耳。而與彼姝密爾，相遇不疏。竹垞之志益荒，而情益蕩，有隙可乘，便思感悅，惟彼妹未嫁，守禮謹嚴，室雖邇而人則遠，雖未逢投梭之怒，已難爲援琴之桃矣。「冰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略】金屋深如此，璇宮思未央。」（以上九韻爲第六節。）此節述彼妹之嫁也，時在癸巳歲，年十九矣，蓋本禾中女子，適吳門富家。曰「種玉」，曰「量珠」，見聘財之重；曰「斑騅」，曰「畫艦」，見將迎之盛；曰「金屋」，曰「璇宮」，見居處之華。【略】彼姝所適，誠屬富家，然不過鄉里多田足穀之子，以銅山金穴自豪而已。竹垞固寒生也，連年橐筆，藉謀枝棲，對此豪華，能無氣餒？孰意情絲轉牽從意外。則知珠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誠不愜聰慧女郎之素心也。觀竹垞所詠，彼姝知書識曲，彈琴賦詩，縫裳製牋，美而多藝。【略】「朝霞凝遠岫，春渚得歸艎。【略】兩美誠難合，單情不可詳。」（以上十八韻爲第七節。）彼姝自禾中嫁於吳門，壻家不可詳知，約在太湖東北方面，其歸寧往來俱以舟，此節所叙卽其事。竹垞贅居婦家，屬在葭莩，送迎護持，事理應然。或遇名山勝境，叢林古刹，時復相攜登臨縱眺，茗醪共酌，陳迹未忘。蓋甲午歲自春至秋，竹垞曾兩至吳門，此節所述，不必盡在一時，綜括前塵，有此種種。然壻家雖不可知，而行程略可考見。【略】秀水、桐鄉之北，卽交蘇州境。彼姝行嫁，自係由王店鎮上船，經馬王塘，過濮院鎮，出妙智汎石灰橋，東北行，以達蘇州。途經中塔廟橋，故詩有「日影中峯塔」之句。竹垞未嘗至定海，而詩有「潮音大士洋」之句，若曾至定海者然。當係借點吳中禪剎。【略】順治乙未以前，竹垞蹤迹，南不踰杭、紹，北不過蘇、松。乙未三月游山陰，至丙申春返里。夏游嶺南，迄戊戌秋始歸。以後則里居時少，旋歸旋出，不常厥居，故此詩亦詳略錯互。其詳者男女纏綿之情，而行蹤亦略具焉。「計程衝瘴癘，回首限城隍。【略】眞成驚蛺蝶，甘作野鴛鴦。」（以上十五韻爲第八節。）竹垞於丙申夏游嶺南，留粵二年，戊戌秋歸里。此節叙赴粵，祇以二語點過，下便言思歸。而此度之歸，特加意寫照，以佳期近也。多年欲望，償之一朝，能勿喜乎？《馮孺人行述》云：「予授徒不給，遂南渡嶺。越二載歸，則孺人徙西河村舍，是冬復還梅里。」【略】詩稱「同移三畝宅，共載五湖航」者，是由西河村舍徙歸梅里也。竹垞入贅馮氏，後定居梅里，宜與婦族離矣。果與馮族離，則必與彼姝隔絕，卽云姻婭往來，豈必步步追隨？今竹垞徙宅，而同舟共載，尚有彼姝，是仍未離馮族也。【略】「暫別猶凝睇，兼旬遽病尪。【略】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以上二十韻爲第九節。）此節述戊戌十二月，及己亥正月事。大抵非匹之合，初猶惟恐人知，繼則恣情不休，漸忘形迹。仲冬二七之事，已料到消息易泄，安有朝朝暮暮爲雲爲雨而人不知之理？觀於「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二語，則自身行蹤，本難盡秘，已自知之矣。卽有發覺，亦知者弗言耳。「隨意發縑緗」以下，侈陳嶺南方物。乃知竹垞此行，所獲不少。而前此彼姝相悅，將合復離。今乃惠然肯來，非有陸賈之裝，仍防幼輿之拒。誰云以情合者，不必藉金錢之力耶？金錢雖不足以移貞固之心，而實足以洗寒酸之陋。士無賢不肖，貧者鄙，古人所以奮慨也。「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略】記曲由來擅，催歸且未皇。」（以上九韻爲第十節。）此節述己亥六月至庚子三月事。順治十六年六月。鄭成功由海道破鎮江犯江寧，風鶴頻驚，紛紛遷徙。竹垞隨婦家避地何處，年譜未言，殆不可考。夫兵，危事也；避兵，苦事也。此獨以兵迫海疆爲天從人欲，則因轉徙之故，尤得與彼姝密邇也。「畫舫」以下六句，係述江村演劇，彼此流連共觀情事。「風占花信改，暑待露華濃。【略】急如蟲近火，燥甚蟹將糖。」（以上九韻爲第十一節。）此節述庚子夏迄十二月間事。己亥以還，歷庚子辛丑，竹垞屢至山陰，故有「將離」「贈遠」云云。然旋別旋歸，意蓋有所戀也。「急如」二句，正形容思歸之切。約指二月，楊注引庚子冬《古意》二首爲證，是也。【略】理權迴青翰，驂駒驟玉璩。【略】流年憎

祿命，美痰中膀胱。」（以上六韻爲第十二節。）此節叙壬寅之春自山陰歸里後事。「寧期」以下五韻，歷述彼姝所遭阨運，蓋自出嫁以後，往來母家，非止一次。蹤迹可知，而事實不詳，似係久依母家者。竹垞詩詞中曾無一字明言其所嫁之人。此五韻叙述突兀，循文索解，確係述彼姝所夫已死。曰「憤奚殊蔡琰」，則夫亡無子可知。曰「嫁悔失王昌」，則早卒者爲怨耦可知。曰「無成種蓴蓏」，則孕而復殰可知。是時彼姝齒屆三九矣。【略】蓋未嫁已死一夫，既嫁而夫又死，故有「作事」以下四語，傷所遭之獨苦也。《風懷詩》惟此節最難解，非綜合癸巳至壬寅十年間事，不能貫澈本末。而紅顏薄命，感不絕於予心。「手自調羹臛，衣還借裲襠。【略】霧漸迷三里，星仍隔五潢。」（以上七韻爲第十三節。）此節述壬寅三月至八月家居時事，前半純寫風情，有似唐宮祕戲，第彼在春宵，此則朝爲行雲耳。【略】「輕帆先下霅，岐路誤投杭。【略】地軸何能縮，天台詎易望。」（以上六韻爲第十四節。）此節叙壬寅秋冬間事。蓋竹垞於壬寅九月，省外舅馮翁於歸安學舍。至則彼姝已先在欲歸。九日登高，相遇於閣樓，遽悤悤分手。【略】似竹垞此行，本擬至歸安學舍後，即與彼姝同舟返里。不知何故，展轉至杭，逢王明府，遂約同赴永嘉，迫於饑驅，致與彼姝相左。不期而有登高之會，又失之靚面。蓋竹垞與彼姝無通問之義。里居時眷屬相聚，恆得晤語，轉至他方，則雖相對，而啟齒甚難。「地軸」二句，述赴永嘉時有《道出金華夢游天台歌》之作。竹垞屢游浙東，實未至台州，其云夢游天台者，寓言耳。故云「地軸何能縮，天台詎易望。」天台有二女，竹垞客中所思者，馮氏之海媛、山嫦，亦二女也。思而不見，形之於夢，未便明言，乃託云夢游天台以寓意，亦元微之《夢游春詞》之比。【略】「偪側」、「愴惶」二句，似頗有不自得之情。【略】其游幕，皆因里居授徒不給，不得以而出。前此客華亭，游山陰，滯嶺南，今復作幕永嘉，同一貧困依人之苦，言下自見。【略】證以本集《亡妻馮孺人行述》：「是時新塍以西，盜賊充斥，舟子咸股栗」云云。案：新塍鎮在秀水縣境。竹垞此行，自因盜賊充斥不敢獨歸，故繞道至杭，就王明府之約。又因債臺高築，捻賣書籍以償，情所難堪，故迫而遠游。則其所以與王明府同舟之故，正因資其從者捍衛之力，故附其舟以行，迫不及待，遂不暇還家與屬作別也。【略】「重過花貼勝，相見紡停軠。【略】話纔分款曲，見乃道勝常。」（以上九韻爲第十五節。）此節述癸卯冬，已自永嘉歸後。甲辰春正，乃與彼姝相見情事。而又將有雲中之行。計畫已定，不可中止也。【略】然猶云「話纔分款曲，見乃道勝常」，則幽遘之事，至此猶恐人知也。【略】「即事憐聰慧，那教別慨慷。【略】豈無同宿雁，終類失群麞。」（以上十六韻爲第十六節。）此節述最後之歡聚，與末次之訣別。彼姝爲竹垞鍾情之人，其初形隔勢禁，可望而不可即。後以環境交迫，造成機會，得相聚處。竹垞居貧，不能家食，久役於外，會少離多。是時曹倦圃官山西按察副使，申辰五月，將往訪之。在當時祇視爲離別之常，迨後追思，竟成死別。故於此次臨別情事，叙述特詳。「送遠」以下七句，述其時期，特將星象節候頻頻點出。同功縷、九節菖、益智糉，皆五月初旬，人家應備物品。然猶先往武林一行，比二十日回里，乃與高念祖（佑鈀）北行。【略】以下述臨別情事，極繾綣纏綿之致。「同宿雁」，指馮孺人言。「衛黰頻開匼，秦衣忍用樣？【略】翦紙招南國，輸錢葬北邙。」（以上十三韻爲第十七節。）此節述已赴雲中後，思歸未得，及丁未歲，乃得鄉書，始知彼姝自別後，積思成痗，以至於病，病而彌留事。「刀環」二句，謂久出不歸，不虞或有凶問也。【略】彼姝之死，在康熙六年丁未閏四月，【略】「定苦」四句，推其致死原因，當與《戲效香奩體詩》「蛾眉衆女讒」句參看。死雖因病，而致病定由讒構。觀「榽爲檀斫」二句，似尚有代人受謗之疑，其詳則不可知矣。【略】全詩叙事止此，以下則全屬悲悼之詞。「春秋鶊蟀換，來往鷽鳩搶。【略】感甄遺故物，怕見合歡牀。」（以上十三韻爲第十八節。）末節述己倦游而返，則物換星移，風微人往，隨處感觸，無限哀悼之意。「春秋」二句，述彼姝卒後，兩易春秋，而己始歸里。「碧油」句，謂路則猶是，而人不再逢。「紅心」句，謂草自叢生，而骨將速朽。「崔徽」、「蘇小」，以古之薄命紅顏相儗。情不可已，則相營齋奠。情復無聊，則爲檢篋笥。檢之而得者，莞蒻猶在。檢之而不得者，文瓦已空。譬之古人，扇存而芳姿已杳，環在而奈女云亡。古有玉簫，死而再生，而今則迷其處所。古有《錦瑟》，華年殂謝，而今則似彼淒涼。痛之深，如心攢束竹，悵悵不可復添。淚之墮，如眼瞇棲塵，浪浪不可制止。卷幔心酸，柳三變空疊紬被；聞鈴腸斷，李三郎愁聽雨聲。固不僅繁主簿之淚下如連絲，顧長康之癡絕號於世也。非不知永逝之文，祇餘悽戾，冥通之事，究屬渺茫，而賦擬感甄，猶思步東阿後塵者，正以合歡之牀猶在，觸目傷情，未忍恝置也。

《十日周上舍（崧）招飲晨過昭慶僧舍雨霽偕諸君登舟循孤山沿蘇公隄至定

香橋尋杖策歷大小南屏觀磨崖家人卦舟回席上賦六十韻》 曹弘《畫月錄》：朱竹垞《二月十日周上舍崧飲晨過昭慶僧舍雨霽偕諸君登舟循孤山沿蘇公隄至定香橋尋策杖歷大小南屏觀磨崖家人卦舟回席上賦六十韻》，（按：《曝書亭集》題首無「二月」二字。）筆力雄健，出入韓、蘇。中云：「客過僧不迎，去疾走瞿瞿。此輩廢耕畬，安坐享齋鑊。何不勒歸農，驅使荷銚鎛。」忿寺僧偶不迎客，便欲勒令歸農，胸次不廣，亦見舊時士大夫恣肆之習。

傳記

陳廷敬《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尊墓誌銘》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內庭，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閑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間，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於南園；至武林，又見君於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頹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於予，云：「非夫子孰可誌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遊之節概。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曆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謚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飢，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遊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於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內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駕巡河上，至江浙，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於昔時也。君既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干卷、《五代史注》若干卷、《禾錄》若干卷、《罷志》若干卷。《罷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於丘垤，衰遲蹇鈍之人，伥伥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窈奧，未有空疎淺陋、剿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略】銘曰：「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爲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丱之時，即便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族，自其曾大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幾絕粒，顧守青氈舊物，諷誦弗輟。既而嘆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贅壻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既以博學鴻儒徵，御試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人，爲言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皆鑽穴前聞，參証己說，卓然有傳於後無疑。古文詞翦截浮囂，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峰之間高參一座。詩名尤籍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驂驔者。濟河海岱間，每以山蘆田氏並舉爲言，而江南人士亦有漁洋、棉津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談，門下士阿私之論，附影隨聲，不可爲典要。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鍊，不肯人云亦云。若以匹敵，正如玉溪生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者。」迄今交遊零落，壇坫荒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爲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二　朱彝尊，【略】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辭，官翰林院檢討。著有《曝書亭集》。【略】初官翰林時，召入南書房，有用上官大夫術醻之者，旋落職，然竹垞初不以官位重也。

又　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經史子集及金石碑板下至竹木蟲魚諸類，無不一一考索纂述，如《經義考》、《日下舊聞》、《詩綜》、《詞綜》，其最著者。又嘗集唐詩爲填詞，名《蕃錦》，疑出鬼工，幾於人力不與。顧寧人先生不肯多讓人，亦以博雅稱許之。【略】集中詩不分唐、宋界限，故各體具備。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醧舫，晚稱小長蘆釣魚師，秀水人，文恪公曾孫。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詩、古文、詞並擅名一代。詩與王新城稱「朱王」，詞與陳迦陵稱「朱陳」。研精經學，深於考證、金石，善八分書。著有《經義考》、《五代史補注》、《瀛洲道古錄》、《禾錄》、《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曝書亭集》等書。

《清史列傳・朱彝尊傳》（存目）

《清史稿・朱彝尊傳》（存目）

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徐釚《本事詩》卷一一　朱彝尊，錫鬯竹垞，嘉興人。《黑蝶齋小牘》曰，秀水朱十負異才，吳梅村游檇李，見其詩，評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人」之目。嘗效兪羨長古意新聲體，賦《閒情詩》三十首。錢塘陸麗京誦之傾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一序尤爲計孝廉甫草擊節，辭多不錄。汪氏《說鈴》曰：「朱十彝尊，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佑釤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闌入酒肆中，醉卧壚下矣。」

《西河詞話》卷二　江西王于一宿妓于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鬯曉過，于一尚未起，錫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誇生平貴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買汝置行帘矣。」錫鬯啞然，遂驚起慚責，幾成大隙。次日，坐客有問予，于一作何語者。予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佯醉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噱。

《今世說・惑溺》　朱錫鬯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闌入酒肆中，醉卧壚下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海漚小譜》。朱竹垞贈句云：「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娛老軒。趙贈句云：「老爲鷺眾漁翁長，閒上鴟夷估客船。」具見兩人高致。

《柳南隨筆》卷三　嘉定侯先生大年（開國），吾友秉衡（銓）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尊）題句云：「四先生里讀書莊，髯

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熟居南北熟中央？」張謂徵君漢瞻（雲章），孫謂學士愷似（致彌），陸謂徵君翼王（元輔）也。時以四君爲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婁、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袁枚《題竹垞風懷詩後（有序）》 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此寱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頗濫，蓋有名無考，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並列。竹垞恥之，托詞自免，意蓋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刪此詩，其果可以廁兩廡乎？亦未必然矣。尼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方薰《山靜居詩話》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于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朱官檢討，李歸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皋各占春，生來未涴馬蹏塵。千株一笑誰傾國，烟霧休遮着眼人。行路逢崔也乞漿，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東風愛豔妝。」後竹垞罷官，著《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奉吟箋絕可師，渙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脫朝衫便有詩。」皆于言外見意焉。

《詞苑萃編》卷一八 朱錫鬯彝尊在代州，與伎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之不值，戲投一詞云：「疎籬日影纔鋪地。却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蓋步蟾宮調也。

《茶餘客話》卷七 譚左羽瑄授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版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於兄何損？」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八〇引余金《朱彝尊記》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即二三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即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

又引陳康祺《朱彝尊紀聞》 竹垞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時，有上總裁七書。第一書請定體例，謂班書無世家，范書無表志，已與前史不同。史遷封禪，魏、齊符瑞，此志之不同。人表、宰相、世系，此表之不同。滑稽、日者，家人、義兒，伶官、道學，此傳之不同。明三百年，如革除靖難、奪門蹺廟事多抑見，漕運、禦倭、廠衛、廷杖，制亦異前。先宜審量。第二書，請聚書館。謂一代之史，不宜止據實錄，宜蒐輯奏議、文集、圖經、碑字之屬，以備采擇。第三書，請寬期限，專責成。以《晉書》長編之分授爲法，以《元史》之速成爲戒。第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燕王來朝，建文出亡，皆非實。第五書，謂道學不必別立傳。第六書，謂東林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不必皆小人，不宜以門戶分邪正。第七書，謂崇禎無實錄，未可專據邸報，宜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一一聯綴，並分年書死事諸臣，其言辨而覈。後多從之。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燼，聞牧齋族子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載宋版元鈔次第完闕甚備，撤棘求一見之，祕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讌，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啟篋得之。招藩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並錄得《絕妙好詞》。時人謂之雅賺。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藤陰雜記》載：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耒以浮躁輕率，有玷講官，爲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尚存。康祺按，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閒曹，如中行評博之類。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兩檢討尤負盛名，宜牛鈕亟思鋤去也。不然，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獨竹垞一人？品學若稼堂，尚玷講官，誰復勝簪筆侍書之任哉？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留此信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觀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謂是舉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著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眞，千古豈容第二人裝點此番舉動。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爲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阯，無片甓存，獨嚴藕漁太史所書扁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閒，阮儀徵視學按臨，醵貲捐建。

《九朝新語》卷一　朱竹垞少貧，值歲凶日，午無炊烟，而書聲琅琅出戶外。比鄰王氏有老僕訝之，叩門餉以豆粥。竹垞以奉父而忍飢讀自若，嘗集里中高才生周篔、繆泳、王翃、李繩年及二弟良年符等爲詩會，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後會復然。

又卷二　朱竹垞與徐勝力爲同徵友，竹垞居梅里，勝力居東角里。勝力嘗邀竹垞飲或竹垞移尊勝力家，二人嘗以名相戲，有「今日朱移尊（音同彝尊），明日徐家筵（音同嘉炎）」之謔，至今禾中傳爲美談。

又卷三　朱竹垞詩才秀逸，文尤跌蕩可觀，然好飲酒。與高念祖（佑紀）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閑入酒肆中，卧墟下矣。

又卷八　嘉興沈山子（進）少與朱錫鬯同治詩，鄉人目曰朱沈，後結同里。周青士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青士好周人急，獨山子一介不取，唯招之飲，不拒，晚歲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其中。」陶然自樂也。

又卷九　朱竹垞詩集内有《風懷二百韻》，已刪去，既而不能舍，繞几回旋至通夕不寐，乃曰：「存此詩不過不食生豬肉耳，蓋以配食廟廷爲食生豬肉也。」

又卷一五　朱竹垞性嗜鴨，少時夢游郊野，見一大池，聚鴨無數，有童子守焉，詢之，答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後年增八秩，偶抱疴，復夢遊前處池内，僅存二鴨，寤時戒家人無饌鴨。適女歸視疾，烹二鴨以獻，竹垞歎曰：「食祿其盡此乎。」不久下世。

佚名《清代名人趣史》　秀水朱竹垞，善詩文，而填詞尤有元人雅致。龔芝麓夫人顧眉生，嘗見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傾奩以千金贈之。清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鉅卿爲然，即閨中好尚亦爾也。

《新世說・言語》　朱竹垞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在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爲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

又《假譎》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爲雅人深致也。何義門曾跋《讀書敏求記後》云：「絳雲樓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餘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成，扃之篋中，出入必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既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黄金翠裘，賂其侍書小史，啓扃得之，豫置善書者數十餘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爲竹垞所詭得，甚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清稗類鈔・隱逸類・朱竹垞以七品官歸隱》　秀水朱竹垞檢討休官後，著書自娛，收藏日富。長洲韓文懿公菼嘗語門人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也。」

又《姓名類・姓名作對》　朱竹垞曾以古人姓名作對，葉調生廣其例，爲之補遺，其佳者如公孫丑，母弟辰；鄭小同、楊大異；韓擒虎，李攀龍；陳萬年，張千載；直不疑，何無忌；張惡子，鄭善夫；殷開山，兪通海；張九思，胡三省；王十朋，陸萬友；李桐客，郭藥師；郭蝦蟇，王鸚鵡；劉黑闥，寇白門；郭芍藥，鄭櫻桃；張紅紅，薛素素，皆可與「祭仲足，鮑叔牙」等共稱佳話。文人遊戲，往往喜爭奇鬬勝。昔東方虬自言後世必以己姓名與西門豹作對，有舉「西門豹」屬一九齡童對者，童舉「南宮牛」以應之。

又《廉儉類・朱竹垞卻豆粥》　朱竹垞，名彝尊，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宏博授檢討，歸田後，居節廉橋。時值歲凶，比鄰王氏有老僕，訝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琅琅不輟，因叩門餽以豆粥。竹垞卻之，忍饑讀書自若也。

又《狷介類・朱竹垞不攀援馳逐》　及游京師，訪孫承澤，孫過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耳。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而已。」

又《鑒賞類・朱竹垞家有曝書亭》　朱竹垞富藏書，家有曝書亭。至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於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者，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每入史館，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之美貶。及歸田，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櫝，自謂老矣，不能徧讀也，而銘之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且皆鈐印於卷之首頁，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鐫白文十二字，曰：「購此書，頗不易，願子孫，勿輕棄。」殆即鐘鼎文之子孫永寶意也。竹垞手定《曝書亭藏書目錄》，中有《竹垞行笈書目》一

卷，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二十四字編目，不分四部，殆行笈之記號也。

《杭州水利不治者累百年矣巡撫趙公考城河故道悉濬治之鄉人來述喜而作詩》 徐文駒《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先生諱士麟，字玉峰，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略】甲子春，皇上念兩浙爲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略】杭州河道淤塞幾二百載，民居窪濕，擔負爲難。前此有議濬以通水利者，估費十萬，計費無所出，事訖無成。先生蒞浙，毅然以爲己任。乃與屬吏商榷，先出數百金試之，始事迴龍橋，一百而濬若干丈尺。次日，杭城當事聞風捐助。先生喜曰：事可分曹理矣。遂分遣屬員，畫地程工，畚鍤俱舉。公時乘小輿，周賢遍視。所濬之污泥瓦礫，運棄郭外，人航物載，無不便者。事竣，實費銀一萬三千兩，較恆估不過十一。杭之人以爲白傅在唐、眉山在宋，常爲茲土興水利矣。求其利之閎且博，未有若斯之最也。

《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作》 汪懋麟《十二硯齋記》：舍故園高梧深竹之廬，而走京師塵土蒙翳之鄉，攜敝篋缺硯，從二三老奴賃屋以處。今日徙而西，明日復徙而東，如饑雀倦鳥，驚飛擇木，不能指某樹某枝常爲棲息之地，但苟得所止即幸矣。壬子秋九月，余清羸臥疾，夢入廣廷，四面列大几，几上古硯多不可以數計。墨光瀅瀅，爰取其十二出。登小舟，歷山澗，見夫清泉白石，洗弄不輟。覺，於枕上賦詩紀夢，喜而名其齋。噫！亦幻且怪矣。而四方賢士之與余友者，不以爲幻且怪，多樂爲傳道，兼爲作記與詩，遂若眞有是硯與齋者。久假而不知其爲夢也。嗟夫！自余來京師，初借廡於友人，既凡三徙，乃獲假館於斯庭，止兩楹，內置書籍，外延賓客，又烏有所謂齋者。乃客有賀余者曰：子向所賃屋傾欹卑下，客至，多不敢坐立，若將覆焉。今大司農梁公賢而好士，推宅於子。屋雖小，疎郎明潔，焚香洗硯，坐北墉下，嘯歌自得，是子之齋莫有善於此者矣。子不見今之享富貴利祿者，必金飾其居，羅致玩好，以爲酒食博塞之地，而亦託名於人曰：「此齋也，此齋也。視子之隨所處而自得者，何如也。」余曰：「然。」乃屬秀水朱子錫鬯書其額，以誌吾齋云。

《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畳彈琴兼送屈五還羅浮》 陳融《顓園詩話》：翁山爲竹垞介至祁園，有所謀畫。【略】未幾，張用賓爲盜所殺。而鄭成功事敗，陳雪客以憂憤卒，朱伯虎病亦膈死。又未幾，錢允武、魏楚白、祁氏兄弟皆事發被逮。錢、魏坐慘法死，理孫以賂免，而班孫遣戍遼左。（見《曝書亭集・貞毅先生墓表》、鮚埼亭《祁六公子墓碣銘》。）竹垞走溫州，而翁山亦歸粵。竹垞《送屈五還羅浮》，有「羅浮道士思幡然，忽憶朱明舊洞天」之句，翁山《送朱十》云：「昨冬沍寒時，方舟同入越。君望赤城霞，我弄耶溪月。月出香鑪峰，光搖東海雪。美人吹紫簫，一曲梅花發。梅花猶滿林，君唱懷歸吟。未遊雲門寺，遽別天姥岑。可憐雙白鶴，相送吳江潯。冉冉芳春晚，桃李皆成陰。貧女無刀尺，誰裁鴛鴦衾？素絲亦易染，孤鳳難爲音。願言秉貞潔，黽勉同我心。」

《朱碧山銀槎歌孫少宰席上賦》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朱碧山銀槎杯，杯底有「槎杯」二字，脣有「岳壽無疆」四字，尾有詩云：「欲造明河隔上蘭，時人浪說實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其款則「至正乙酉年朱碧山造」，下仍有小印二方，篆隸正畫皆工，一人欹坐樹腔，手持一物，文支機並篆書。其重不及三鋝，實三合許。碧山，名華玉，今嘉善西塘鎮人。朱竹垞有「銀槎詩爲孫北海少宰作」。後歸宋荔裳觀察，施愚山、高念東、曹顧庵皆有長歌。荔裳沒，槎不知落何所。康熙己巳，高文恪得之於西河沿市上，傳之其子谷蘭太史，輿出以侑客。錢介維爲賦長句，有「軼唐邁謝」之語。松江唐俊卿、平江謝君餘兄弟皆同時銀工之巧者也。厲樊榭詩則在玲瓏山館作。汪柯亭古香樓所藏，則流轉吳門，或持以易米，爲陸費頤齋宗伯所得，亦有歌紀之。

《龔尚書輓詩八首》（八） 《郎潛紀聞》卷六：合肥龔尚書，憐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內文流，延致門下，每歲暮各贈炭資，至稱貸以結客。馬殿撰世俊未遇時，長安過夏，侘傺特甚，袖文質公。公讀竟，歎曰：「李嶠眞才子也。」贈金八百，爲延譽公卿間。明年辛丑，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輓詩有句云：「寄聲逢掖賤，休作帝京游。」蓋深惜之也。

《贈顏鼎受》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顏孝嘉鼎受，《誦詩弋獲》、《六義辨》、《國風演連珠》，朱竹垞錄入《經義考》。少以孝聞，游學桂陽，與盛仲來有《盧陽倡和詩》。甲寅遭亂，入衡山爲道士。【略】竹垞贈詩有「桐鄉顏氏子，才大最能詩」之句。

《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 陳融《顓園詩話》：翁山返儒服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祁理孫、班孫皆忠敏子，素秉忠敏之志。家

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究詰。磬家結客，屠沽市販，兼收並蓄。（見鮚埼亭《祁六公子墓碣銘》。）其最莫逆者，張用賓（宗觀）、朱伯虎（士雅）、錢允武（霍）、魏楚白（耕）、陳雪客（三島）。朱竹垞（彝尊）亦奔走其間，游嶺南，交翁山，有《東官客舍屈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翁山亦有《過朱十夜話》一首。竹垞還家後，有《喜屈五過訪》一首，《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一首，翁山有《同作》一首，俱見《曝書亭集》，則知翁山爲竹垞介至祁園，有所謀畫。

《過駱馬湖作》《兩浙輶軒錄》卷六引《柚堂筆談》：此竹垞先生於康熙八年過駱馬湖作也。前年河決，桃源黃家嘴董家溝淤塞，舟皆由駱馬湖行汪洋巨浸之中，蓋其時阜河、中河皆未開也。又康熙二十年始令官種柳以備堤埽之用，前此皆賦之民。故靳文襄《築清水潭決口記》云：「十五年，尚書冀如錫勘問，所司估帑五十七萬，而夫柳仍派于民間。」今觀先生此詩，眞詩史矣。後半含蓄不盡，神似少陵。

《弔王義士》《不下帶編》卷一：吾鄉正義王先生毓蓍（鄉人私謚曰正義），會稽諸生，受業于同里都御史劉公念臺宗周。公聞南都不守，絕食七日。死之前一日，正義上書于公曰：「願先生速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乃衣儒巾藍衫，投東城之柳橋下死。先後同死者，潘、周兩先生（一名集，一名卜年）也。埴晤竹垞朱太史錫鬯於湖上，論及柳橋死節事，太史賦一律云：「中丞弟子舊家風，杖履相隨誓始終。閉戶坐憂天下事，臨危眞與古人同。短書燕市投丞相，餘恨平陵哭義公。此地由來多烈士，千秋哀怨浙江東。」正義附《劉公傳》，已載王公鴻緒《明史列傳》。埴曾於故書肆中又得查公繼佐爲《正義傳》一篇，錄之以呈太史。查繼佐《國壽錄贈翰林院簡討諸生王毓蓍傳》：王毓蓍，字玄趾，會稽讓賢里人也。爲郡增廣生。甲申，寇躪燕都，毓蓍每向北號涕，恨曰：彼高牙大纛，噉血如虎，一旦有急，乃如狐狍狡兔，泥首穴中。使余得仗劍，當盡肉是。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彼朝入，吾朝以死；夕入，吾夕以死。時郡判張愡、縣佐某，咸奉圖籍去，坊中迎犒者，比戶責金，備牛酒。未及毓蓍。毓蓍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書其門曰：「生員王毓蓍不降。」略作《憤時致命篇》。聞其師劉宗周方餓未絕，上書決之曰：「門弟子王毓蓍再拜劉先生閣下：□騎渡江，僞官俱已受事，吾輩非復大明黎赤矣。毓蓍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六月廿二日。」以其子屬兩兄，令讀書識禮義有成立。【略】趨文廟，四拜，欲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死。年三十有九。同人爲位于明倫之堂，哭奠之，私謚正義先生。魯藩監國。諸生謝晉揭其義，御史王紹美請卹五忠，有「王毓蓍不沾寸祿，死義獨先，應贈翰林院檢討，廕一子」。奏可。

《夢中送祁六出關》《清史稿・祁班孫傳》：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班孫兄弟與之誓天稱莫逆。或告變於浙大吏，四道捕耕，並縛班孫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客乃納賂而宥其兄。班孫遣戍遼左，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而祁氏家亦破。

《寄周參軍在浚》蔣超伯《通齋詩話》：青主先生行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落岩下。從者驚哭曰：先生其死矣。青主方旁皇四顧，見谷底百二十六石柱林立，乃高齊天保中所勒佛經也。欣然摩挲，如獲異寶。後朱竹垞謀於王方伯顯祚及曹潔躬等，欲徙柱於晉祠。有方使君不可，因止。《送周在浚赴太原》詩云：「風峪石經無恙否，何時徙置剔苔斑。」

《酬洪昇》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洪昉思號稗畦，居慶春門，少負才名，尤工院本南北曲。以國子生遊都門，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欄競鈔習之。會國忌演此，爲見官所劾，諸人奪職，昉思逐歸。朱竹垞贈以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凄絕，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咏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盡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凄絕，薏苡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咏

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嘆爲字字典雅者也。

《武林逢鄭高州梁》《不下帶編》卷六：寒村鄭太史梁《曉行》句：「野水無橋驅馬渡，曉星如月照人行。」竹垞太史極稱之。癸未春，寒邨迎鑾至杭，（是歲駕第三幸。）竹垞贈詩云：「高涼太守鬢成絲，青眼看人似舊時。桐樹半生無改色，蟹螯一手尚能持。後來領袖歸才子，老去烟雲勝畫師。別久重逢轉傾倒，七言三復《曉行》詩。」（自注：太守右體不仁，左手尚能作畫，公子性有才名。又云：太守有《曉行》詩，賦景最工。）梁同書《跋朱檢討贈詩墨蹟》：往讀《曝書亭集》，有《贈高州守鄭寒村先生》詩云【略】，原注云【略】。按：高州工詩，多藝能，固不藉檢討始顯，然得檢討詩而名益彰。乾隆乙卯秋，高州元孫勳書常出檢討贈詩墨蹟見示，二老交情宛乎紙上。百年之久，猶想見前輩風流。《定香亭筆談》卷二：慈谿鄭簡香（勳）乃曉行太守梁之元孫，以《曉行》詩得名，朱竹垞檢討嘗贈以詩。簡香以墨迹示余，余和之有云：「別擬建堂尊二老，竹垞經義《曉行》詩。」簡香因建堂祀兩先生，余爲書二老堂額，秦小峴觀察爲文記之。簡香又畫《二老重逢圖》，取竹垞「別久重逢轉傾倒」詩意。

《彭山卽事》《本事詩後集》卷一一：竹垞嘗遊於越，賦《越江詞》云：「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泛若耶。一自西施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花。」越之仕女交相和之。一日，偕董處士鑑入一大宅觀彭山，覩三女子明艷，未嘗避人。朱逡巡而退，賦詩云云。

《懷鄉口號八首》三《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嘉興王惺齋居椿樹衙，爲康熙時譚舟石宅，竹垞詩所云「樹根同讀五車書」者也。

《題蔡修撰早朝圖》《清稗類鈔·鑒賞類·鹿文端藏早朝圖》：國初，蔡修撰啓僔《早朝圖》，點染至佳，房左側置薰籠，覆以朝衣，一侍史監之。右設妝臺，姬人對鏡整髻，爲欠伸乍醒狀。旁有墩，雪貍卧其上。中央施甲幛，玉手褰幛，珊鉤乍上，弓鞋半露，椽燭熒熒，眞名筆也。朱竹垞題云：「遮莫鼕鼕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貍奴卧，辛苦妝臺弄髻人。」

《咏史二首》《郎潛紀聞》卷五：竹垞先生官翰林時，《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當時或因天祿秘書，編纂不預，坊局華選，薦擢不公，故先生借此抒感。而讀是詩者，謗議橫生，不久遂湖山放廢矣。《清朝野史大觀》卷五：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閒曹，如中行評博之類。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耒）兩檢討尤負盛名，宜牛鈕亟思鋤去也。

《近來二首》二　徐祚永《閩遊詩話》：康熙中閩中有選百家詩刊行者，秀水朱檢討竹垞不與，故檢討有詩云：「近來論詩專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雪橋詩話餘集》卷三：魏憲惟度家福清，多財而好事，曾刻《詩持》，及本朝詩，而不及秀水朱氏竹垞詩云【略】。爲惟度發也。

《題初白庵主小像》《雪橋詩話》卷三：查田酷愛東坡「僧卧一庵初白頭」之句，自號初白庵主人。辛巳四月，舟過吳門，遇盜。竹垞題其《初白庵小像》曰：「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用事可謂切合。《初白庵圖》，禹司賓作也。

《題盛叟生壙》　于源《鐙窗瑣話》：瓣香廬在南湖濱，盛宜山居士（遠）舊隱處，居士嘗自築生壙，有「不知一盞花前酒，誰向劉伶墓上澆」之句，《曝書亭集·題盛叟生壙》詩云：「宜山居士抱詩癖，老傍江湖度幽宅。莫嫌丙舍少兒孫，且免他時賣松柏。」今墓碣僅存，餘地爲漁戶侵佔略盡，清明鬼蜮，落日魚罾，感慨係之。

《贈晚山詩》《雪橋詩話三集》卷一：康熙庚辰朱竹垞過當湖高江村，招飲采風班，演《黨人碑》，胡湄晚山與焉。竹垞《贈晚山詩》云【略】。晚山初就傅便學作畫，師能弗禁也。攜李項氏書畫最富，晚山故項外孫，因恣觀摹仿，點渲魚蟲花鳥，爲時所稱。性耿介，居北郭之松風別墅，布衣蔬食，杜門不出者數十年。貴人以金帛乞畫，多卻之。著《招隱堂集》。

《送毛檢討（奇齡）還越》　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予請十旬假，同官餞予于沙河門外，皆有詩。獨朱竹垞賦長律二十四韻，中有「曉雨千門散，新泉五牐聞。花光晴淡泊，峰翠遠氤氳。祖席移帆影，回塘蹙水紋。語多兼往事，觴罷判斜曛。」此卽事也。至「語多兼往事」起一句，遂有云：「午爨柯亭竹，秋眠蕙帳蚊。」則叙予鄉游時事。「失路棲淮浦，逃名憶汝濆。」則叙予出走時事。「易穿東郭履，難免《北山》文。」則叙予應召時事。「《香奩》詞悵悵，《錦瑟》淚紛紛。」則叙予亡妾時事。「爲折章臺柳，翻辭秘省芸。」則叙予歸來時事。

此皆貽贈之最親切者，自非竹垞，焉能知我若是。予嘗品竹垞長律可凌駕元、白，即此可驗。

著録

《居易録》卷三一　朱檢討竹垞書來，寄所著《經義存亡考》十六卷。云此書已成，凡三百卷。今所寄者，纔《連山》、《歸藏》、《周易》止於北宋，則全書之浩博可知已。

《四庫全書總目・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録一卷》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有《日下舊聞》，已著録。此集凡賦一卷、詩二十二卷、皆編年爲次。始於順治乙酉，迄於就熙己丑，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紀年皆用爾雅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詞七卷，曰《江湖載酒集》、曰《茶煙閣體物集》、曰《蕃錦集》，雜文五卷、分二十六體。附録《葉兒樂府》一卷，則所作小令也。彝尊未入翰林時，嘗編其行稿爲《竹垞文類》。王士禎爲作序，極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堂孤嶼瞿溪諸篇。然是時僅規撫王孟，未盡所長。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談龍録》論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禎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惟暮年老筆縱横，天眞爛漫，惟意所造，頗乏翦裁。然晚景頹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論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黄伯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王士禎分途各騖，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後耳。惟原本有《風懷二百韻》詩及《靜志居琴趣長短句》，皆流宕豔冶，不止陶潛之賦閒情。夫綺語難除，詞人常態。然韓偓《香奩集》別有篇帙，不入《内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體裁，編録亦各有義例。溷而一之，則自穢其書。今併刊除，庶不乖風雅之正焉。

又《總集類存目四・洛如詩鈔》　六卷，國朝朱彝尊選録，陸奎勳編次。【略】此集皆康熙丁亥平湖人社集之作。據《奎勳詩集》，載洛如之唱起丙戌三月，至丁亥而中間，詩什則奎勳集中編次，頗有前後不同，未詳其故。其以洛如名者：洛如，花名，幹如竹，實似荻，郡有文士則生也。

《拜經樓詩話》卷三　沈約撰《四聲韻譜》，書久不傳。今人或指隋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部，以爲即約所定，非也。王山史《山志》載：郭美命刻《韻經》，云有約故本《四聲韻譜》，其上平有九昷、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今《廣韻》同），上有十六混、十九豏，去有八祭、十代、十七夬，入有十六昔，以駁屠緯眞之失。案：竹垞序《廣韻》，謂近嶺外有妄人僞撰《四聲韻譜》以欺世。山史所云，其果可信乎？

葉德輝《曝書亭刪余詞序》　朱竹垞先生《曝書亭詞》手稿十二卷，相傳爲先生之妾徐姬手抄本，舊藏楊氏星鳳堂。楊名繼振，字幼云。據其《跋》云：得之由拳西埏里。全書朱墨爛然，圖印滿幅。書首有先生八世孫拱辰題字，其爲先生手訂本無疑也。余取以校全集，有手稿刪而集存者，有手稿無而集有者，有手稿之字句一易再易，而集據其後易爲定者，亦有并不據所易，而全與手稿異者。其他編次前後，亦各不同。此足見刻集時支取之指矣。馮柳東與先生五世孫墨林輯《曝書亭外集》，所收逸詞或出手稿之外，而手稿所有者亦未全刻。豈此稿在當日早已散出，墨林亦不及見耶？今取全集及集外稿所未刻者，録而存之，凡四十四闋。別録抄本原目，并爲校勘記一卷，以著先生改訂之苦心。而後抄本、刻本之同異，亦藉可考證焉。昔先生序《振雅堂詞》，稱其用心勤，倚聲敏，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吾以爲先生之自道也。後之學者，由是以探詞家之消息，當有得于文字之外者矣。

周栻《曝書亭調稿跋》　右竹垞先生詞稿二冊，凡十二卷。詳其字迹，系抄胥代繕。其旁注改竄，皆先生手筆。惟《江湖載酒集》卷六《清平樂》令二闋，《靜志堂詩餘》卷上《摸魚兒》一闋，卷下《菩薩蠻》及《如夢令》二闋，的系先生親書。每闋上硃標數目，乃本調字數。檢點無訛，精審如此，其爲先生手訂本無疑也。又云司馬得此于塵蠹之中，眞翰墨奇緣，毋徒以識美玉于碔砆，自誇老眼無花也。

畢華珍《曝書亭詞稿跋》　秀水先生手訂全集，一字一句之推敲，至于再三。蓋易簀時，尚未斷手。詩餘二冊，是其原稿。以曝書亭刻本校之，尚有更易。前輩以文章爲千古事，洵不誣也。（如舉所憶，如「羅裙百二褶」，「二」後易「子」；「走向薔薇架底」，「向」後易「近」；「盼海棠簪後插到荼蘼」，「簪」易「開」，「插」易「簪」；「量良期須果」，「量」後易「算」。他不盡舉。）又有既芟而曾留者，（如《摸魚子》「粉牆青」闋。）學者誠能于此處探得消息，古今人

何必不相及耶！若但供摩挲珍玩，嗜古則有之，又其次也。又云司馬最精詞律，書以質之。至先生不長于元人小令，此稿在先，《葉兒樂府》後易以《蕃錦集》，其自審甚嚴矣。

楊繼振《曝書亭詞稿跋》 朱竹垞太史《曝書亭詞》手稿一十二卷，壬子秋八月，得自由拳西埏里，審爲太史晚歲手定正本。計《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烟閣體物詞》三卷，《靜志居詩餘》二卷（附以《葉兒樂府》一篇），帙尚整，未甚斷爛。《葉兒樂府》後，似有闕頁。又少《蕃錦》一集，其爲元抄未備，抑歷年差久，蟲鼠所殘，未可知。卷中刊乙諸闕，去取精嚴，胥出太史手定，不足爲遺珠惜也。馮氏嘗刊《曝書亭外集》，惜此書劫灰淮北，不及取校，爲歸來一憾事！由拳人文奧區，此冊塵埋冗貨店，曾無人爲拂拭褒褫，幾致希世珍與敗楮殘痾嘅同一盡。微太史有靈，漠以遺余，不遂落漚訑抄坊閒乎？是可幸矣！《曝書亭詩》全稿，聞在新篁里張丈叔未清儀閣；《明詩綜》殘稿，在朱生白所，余皆見之。

《清稗類鈔·著述類·朱竹垞編日下舊聞》 《日下舊聞》爲朱竹垞所編，而于敏中綜其成。乾隆癸巳，高宗令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煒等逐一確覈，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譌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並載入《四庫全書》，以垂久遠。

又《鑒賞類·朱竹垞刻絕妙好詞》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不得已而出此，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爲雅人深致也，時人謂之雅賺。何義門曾於《讀書敏求記》跋其後云：「絳雲樓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一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口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成，扃之篋中，出入每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既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黃金翠裘，與侍書小史，啓鑰得之。豫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幷《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爲竹垞所詭得，且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藝文

查繼佐《送朱錫鬯北歸》（存目）

顧炎武《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詞賦雕鐫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接斯人。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雁鶩，夜月臥麒麟。玉盌人間有，珠襦地上新。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盜發晉王墓，得黃金數百斤）。與爾皆椎結，於今且釣緡。羈心縈故跡，殊域送良辰。草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

納蘭性德《寄朱錫鬯》（存目）

顏光敏《送朱彝尊之濟南》（存目）

陳維崧《贈朱錫鬯》 羨爾年猶少，懷中錦字藏。門風何蘊藉，時譽足清狂。河北悲歌客，江東射獵場。寄言諸叔父，莫賭紫香囊。

曾燦《贈朱錫鬯檢討》 春風桃李夾朱門，自是當年文恪孫。紫閣奎樓傳甲第，青箱詞賦擅梁園。千秋筆待董狐久，三國名慚陳壽存。今古狂瀾誰砥柱，知君力可挽乾坤。每憶長安別紫芝，十年廡下各東西。敢云減竈嫌因熱，但覺巢林喜近棲。久客應知傷老醜，故人已自隔雲泥。歲寒此日能相念，莫笑生涯路轉迷。

李良年《百字令·題竹垞歸耕圖和原韻》（存目）

又《題騰笑集》 供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脫朝衫便有詩。

屈大均《送朱竹垞》（存目）

陳恭尹《五六七言絕句爲朱竹垞題小影》 識君三十前，貌比今時好。獨有千古心，不共流年老。髮薄未勝藤笠，身閒隱稱秋衫。歸夢一竿何處，荻花烟艇江南。霜雪侵顏日漸新，文章寫出是天眞。占星帝座非無客，避世金門自有人。

陳三島《贈朱錫鬯》（存目）

李必恆《吳朱竹垞先生八絕句》 虞山拂水唱宗風，芝麓梅邨各長雄。瞥

眼塵沙成小劫，近來都不道陶公。　詞場擐甲屬交綏，兩大中天自不疑（謂王、宋兩尚書）。公道外問推鼎足，小長蘆畔釣魚師。　偏於宿齒出清新，作使羣兒浪效顰。塵尾隱囊公等在，鮑家司直是何人。　葦間化去堯峰歿，壇坫東南孰拄撐。剩喜靈光巋然在，一時低首秀州城。　國朝家家唱小令，未若髯之更絕倫。（陽羨）試憑本色差高下，猶較先生隔一塵。　巉巖老筆逼邕斯，鳳泊鸞飄自一奇。司隸衣冠眞好在，幾人眼見郃陽碑。　揚州勅置唐詩局，採緝於今又宋元。千秋不得公料理，紫鳳天吳恐倒翻。　醯舫摳衣容識面，綿津撰杖許升堂。祇今便了何須恨，只欠漁洋一瓣香。

高士奇《滿江紅・贈朱十錫鬯》　文采風流，問當代、誰爲詞客。近十載，論交京洛，羨君顏色。豔句魂消隨苑柳，俠腸酒酹秦淮月。向旗亭、暗賭唱新詞，人稱絕。　燕市裏，羞彈鋏。傾蓋處，惟吹笛。更疲驢皂帽，公卿爭識。杜牧才華增爽朗，林宗豪舉輕榮適。但逍遙，天壤作閒人，眸青白。

尤侗《東坡引・輓朱彝尊（錫鬯）秀水人官檢討》　遠書沉錦軸，返魂無藥錄。迴腸最是柴車促，雲屏那時囑，雲屏那時囑。　玉堂此夜，青綾縱好，遜頭白，鴛鴦宿。蘆簾紙閣情難續。茶瓶兒一曲，茶瓶兒一曲。

王士禎《米海嶽研山歌爲朱竹垞賦》（存目）

又《再題研山絕句示竹垞》　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

宋犖《冬日小滄浪同朱竹垞送張超然馮文子汪武曹右衡韓祖語張日容顧俠君馮孟容吳衡猗蔣揚孫慕蒼玉公車北上兒至筠同行用方干寄吳礪韻》（存目）

又《寄竹垞檢討》　淼淼鴛鴦湖，中有陶朱里。相傳此泛舟，高風杳難擬。勝朝相國孫，厥推朱翁子。學贍不求名，浮華視敝屣。少壯稱布衣，居然天下士。中歲應徵輶，詞苑詔修史。君才兼三長，大手罕其比。供奉直內廷，文如繡鞶美。如何掉首歸，魏舒聘不起。著書幾等身，今齊尚父齒。定交憶京洛，唱酬附賀李。平江歡聚頻，燕寢香凝几。一別來輭塵，相思在中沚。我亦甫抽簪，西陂耽煙水。扁舟欲訪君，登堂酌清體。二老亦風流，耆英會方始。

周起渭《重九日送德尹南還兼寄朱竹垞先生二首》（存目）

王鴻緒《壽朱竹垞八十》　憶昔承恩供奉班，甘泉獻賦五雲間。秋風忽爲鱸魚去，廿載躬耕海上山。　先生史筆紹龍門，勝國賢奸抵掌論。今借選詩潛寓意，名山自作一家言。　松雲白首是神仙，試比前人若箇賢。四座鬚眉如洛社，一樓煙雨勝平泉。　憐余少日共詞□，百學無成鬢已霜。八十輸君還著述，東南人重魯靈光。

查慎行《和竹垞建陽》（存目）

又《寄祝竹垞先生八十壽二首》　當代龍門望不輕，得官何必盡公卿。風清李泌神仙骨，帝錫張華博物名（「研經博物」，御書賜先生匾額也）。茗椀登堂無俗客，籃輿扶路有門生。蟫魚不蝕長生字，老閱巾箱眼倍明。　自返初衣不記春，十年鳩杖又隨身。百分盞滿休辭醉，萬卷書多轉益貧。荻火烹鮮鱸氣味，松風吹長鶴精神。翛然出處行藏外，要是江東第一人。

又《聞辰山藏書多歸竹垞作》　歎息詩人失李頎，柘湖回首舊游非。自憐老友今無幾，且喜藏書得所歸。萬卷又增三篋富，千金直化兩蛺飛。平生謬託知交在，悔不從渠借一瓶。

顧嗣立《秀水訪朱竹垞先生賦此奉贈》　風雅道日微，俗儒見逾小。百川誰障之，秀水一詩老。結想廿年餘，奉教苦不早。昨挂吳江颿，鴛湖風嫋嫋。入門書堂清，圖史左右遶。脫略容疎狂，言旨歎深窅。武庫兵縱橫，戰舌漫自掉。遺文墮劫灰，有元敢搜討。先生顧之笑，局然欲絕倒。出其家藏書，龍宮炫海寶。姓氏手編纂，斜行雜眞草。云此續百家，一代事可了（先生許以家藏元人遺集借刊）。小鳥哢檐牙，桃花映翠篠。越甌泛犀液，坐久日杲杲。臨別意殷勤，眞率豁懷抱。後會約重三，吳城花更好。探奇辨金石，吟苦追郊島。先生儻來過，草堂話清醥。

又《哭朱檢討竹垞先生四首》　海內文章伯，巋然獨此翁。何期同化鶴，不待卜非熊（先生卒年八十一，故云）。宋玉才華擅，班生史筆雄。東南人物盡，痛哭蔡州中。　徵書下長水，奏賦入明光。密勿承綸綍，詞章動帝王。夜燈蓮炬豔，御饌玉羹香。貝錦徒萋斐，何妨老故鄉。　碑版傳邊徼，泉刀走里閭。八分丞相字，萬軸鄴侯書。春水烏蓬舫，梅花竹筍輿。白蓮橋下水，永隔小長蘆。　未列三千數，相從十二年。縹緗常捆載，序記動連篇。聽曲榴花雨，持螯秋月天。曝書亭稿在，披卷輒潸然。

方靚《題朱彝尊手書詩冊》　曝書亭下自鈔詩，想見蒼茫獨立時。不是到門親受業，唐音宋格有誰知？

龔翔麟《題朱竹垞》　五經紛綸抽腹笥，布韤麻鞋見天子。金門玉堂偶然

耳，歸來著書以沒齒。千秋之名在青史。

徐永宣《冬至前五日奉寄竹垞朱先生求爲先中丞表墓》 秋水皺淺碧，秋柳搖輕黃。駕言將何之，東抵長水塘。風伯知我意，帆飽如弓張。庶幾慰周饑，歡喜直欲狂。先生名世姿，上應斗宿行。謫居近蓬萊，珥華玉几旁。詞翰切霄漢，譽望逾珪璋。倦遊卸朝衫，東山恣徜徉。蔽門滿桑柘，裏屋森篔簹。賤子拜階下，幸勿揮門牆。言念先君子，鵷陛同趨蹌。北海有封事，考核資縹緗。往事愴彈指，不覺涕泗滂。先生敦古誼，情意雲天長。向讀竹垞集，薄海致辨香。徐庾與下上，李杜相頡頏。臭味合韓柳，筆勢凌歸唐。今見竹垞人，咫尺驚望洋。古人重不朽，要須托文章。或作表墓道，或勒銘幽堂。重懼先德湮，中心時皇皇。又以難其人，四顧徒倀倀。不藉先生文，潛德何由光。慨焉許載筆，爲善庶有望。銜結共存歿，矢報鐫膏腸。念昔南豐曾，求銘於歐陽。又思南軒張，乞靈於紫陽。其爲感與報，海嶽詎足方。寒牕篤無詞，繫與雁足翔。高飛東南隅，早墮烟雨鄉。雷門布鼓過，堪笑不自量。蓄意事大賢，藉此襲少將。天寒下宵雪，風勁凝嚴霜。伏惟加珍重，端居養三陽。

雜録

《居易録》卷一 朱檢討（彝尊）竹垞貽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燦）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彦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池北偶談》卷二三 昔見朱竹垞簡討（彝尊）詩云「捉卧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卧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碁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隨園詩話》卷八 朱竹垞先生詩名蓋世，而自稱本朝第二。【略】前輩之虛心如此。

《拜經樓詩話》卷一 《抱朴子》謂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今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爲竈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祀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是日多設酒果祭送，或用膠牙餳。四川《綿州志》：「俗謂粘竈神牙，使不得言。」尤無稽。竹垞《醉司命辭》：「餳糕粉荔，雜遝上陳。藉糟漉滓，塗之竈門。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覩斃兩目，醉不能語。」亦屬文人託興。

又卷二 元錢惟善試《羅剎江賦》，以《七發》之曲江爲即浙江，楊廉夫韙之。說者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國朝朱竹垞復以錢塘江于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韓江汪容甫（中）及吾友俞君秉淵（思謙）皆爲之論辨。余閒考王充《論衡·書虛篇》之論三江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此明錢塘江與廣陵江，判爲二江矣。又曰：「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蓋即指乘之《七發》。又曰：「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然則舊曲江本有濤，由當時江面隘狹之故。後來江面寬平，故遂無濤。錢塘江面始終隘狹，故至今尚有濤。仲任去枚乘未遠，所見相同；惟善生後千餘年，輒欲奪廣陵之濤與浙江，豈其然乎？又按：廣陵侯廟，未見於《咸淳臨安志》。考《西湖游覽志》：廣陵侯廟在石塚，本名協順廟。其神陸奎，昭慶軍人也。宋宣和中，引兵攻方臘，敗之；沒而爲神，嘗與三女效靈江岸。淳祐中，賜廟號協順，封神爲廣陵侯。是宋之神號，與漢之疆畛，初無相涉。竹垞偶見廣陵侯廟，遂爾賦詩，以證錢之曲說，殆未之深考與？（元宣城貢奎亦封廣陵郡侯。）

又 《芝蘭室集》，明邢慈靜著。才思敏贍，頗脫脂粉纖媚之氣。【略】觀慈靜諸作，其才華當在《香茗》之亞，竹垞《明詩綜》搜采極博，獨遺慈靜，不可解也。

又卷三 竹垞賦《風懷》詩二百韻，爲時傳誦。晚年刻集，屢欲汰之，終未能割愛。諸草廬云：「古人稱惜墨如金。竹垞之作《風懷》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楊君子讓（謙）嘗爲予述之如此。子讓註釋《曝書亭詩集》，人稱其博，過江浩亭遠甚，於《風懷》詩考證尤詳，幾欲顯其姓氏，既而復自裁節，蓋猶之乎草廬之意也。

方世舉《蘭叢詩話序》 詩之有話，自趙宋始，幾於家有一書。余少學朱竹垞先生家，見《草堂詩話》之專言杜者，凡五十家，他可知也。

又《蘭叢詩話》 初從朱竹垞先生遊，值友人顧俠君箋注昌黎詩集》新出，凡宋人有說皆收之，用力勤矣。而諸說於昌黎身世，多有不合。少年率

爾，遂貿貿指摘於先生前，先生不責而喜之，且慫恿通考，以爲異日成書。此余爲《韓詩編年箋注》所自始也。既而汎覽唐詩，又有詩話，未及成而以事入都，先生亦歸道山矣。無所就正，蒼黃行李中，遂棄去不遑顧。

又　香山有半格詩，分卷著明。昔問之竹垞先生，亦未了了。

又　孟郊集截然兩格：未第以前，單抽一絲，裊繞成章，《太玄經》所謂「經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是其評品。及第後，變而入於昌黎一派，乃妙。

【略】昔聞竹垞先生稱其略去皮毛，孤清骨立。

延君壽《老生常談》　朱竹垞謂看人詩若古體太少，今體太多，五言少，七言多，必非作家。

《說詩晬語》卷下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竹垞先生云：「詩至義山始稱才子。」此亦是前輩中心好尚處。夫所謂才子者，必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故就唐代論之，李白、杜甫、韓愈眞其人也；亞焉者尚有其人，義山特其一耳。

朱鶴齡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愚庵小集》　鶴齡始專力于詞賦，自顧炎武勖以本原之學，始研思經義，于漢、唐注疏皆能爬梳抉摘，獨出心裁。故所作文章亦悉能典雅醇實，不蹈剽竊摹擬之習。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嶓冢、漢源諸辨，多有裨于考證。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集，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之間，而寄興清遠，能不自掩其神韻。與錢謙益爲同郡，初亦以其詞場宿老，頗與倡酬。既而見其首鼠兩端，居心反覆，薄其爲人，遂與之絕。所作《元裕之集後》一篇，稱「裕之舉金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及金亡不仕，隱居秀容，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非獨免咎，亦誼當然。乃今之訕辭詆語，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誣國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蓋隱指謙益輩而發，尤可謂能知大義者矣。

王光承《朱長孺文集序》　長孺爲三吳名宿，引重鉅公。三十年前，余嘗執橐鞬而從之矣。迨後事會相左，各自鍵戶，山川間之。每風雨蕭辰，輒愾然興感，歎良覿之無從也。然長孺屏處以來，道行彌高，著述彌富，四始七觀，標其質的，山經地志，博其網羅。以至砭詩史之譌解，發西崑之隱覆，四方之聞而慕之者，無不仰爲儒英，推爲學海。余則躬蒲茅，秉錢鎛，面目黧黑，手足皸瘃，與田夫野老爲伍。聞先生長者之名，讀其所著書，如小兒聞雷，輒欲掩面而走。雖二三友朋晨夕與共者，亦不知其頹落至此也，而況長孺之遠在三百里外者乎？頃者徐子嵩芝來申浦，寄所著全集示余。余見之怦怦心悸然，珪璧在前，不覺拱受，因輟耒而卒業焉。諷誦浹月，焚膏續晷，茹秋實而采春華，殆忘其寢食之廢，翫索之勞也。賦擷六朝之菁華，詩臻子美之閫奧。古文諸體據依經史，裁鑄古今，理沈研而詣極色，絢練以趨新。如入季倫之室，觸目無非瑰寶；如過郇公之庖，殘膏亦足飫人。是非咀漱六籍，經緯羣言，排百氏而剖九流者，曷以至此乎？余息影田間，忘其舊業，一旦讀長孺文，不免見獵色喜，躍然欲脂車秣馬，復起而從之。嵩芝笑曰：子頹落已久，安能自力，不如服勤隴畝，講崔實之《月令》，求氾勝之農書乎？余曰：吾豈不自知？所以爲此言，亦猶瞽者之不忘視日，跛者之不忘登山也。

計東《愚庵小集序》　先梓子美、義山二註，海內已爭購其書。讀其書者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則退然不欲以詩文鳴。東忝先生戚屬，竊取其存笥稿讀之，賦則規橅《騷》、《選》，詩則驅駕三唐，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論辨、若紀傳雜著，莫不援經證史，義精理愜。乃矍然興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流略，有功儒先而無弊者乎？信夫眞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間嘗攜晹苕文汪子。汪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比？東應之曰：其文可方宋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出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柢。故發爲文章，典實敦重，粹然澤于《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故其詩鮮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慕手追，

咀英漱潤，宜其比興體制有遠勝之者。雖然，先生所處視魯齋更難。魯齋親受業於何北山，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迨金、許、柳、黃、吳、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起，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輓，獨以其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者，卓然楮柱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率相與推服爲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慎許可，亦稱東言爲然。遂以述之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世。是集行海內，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已乎。

《靜志居詩話》卷二二　長儒說經鏗鏗，長於箋疏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箋注》、《左傳日鈔》，發明宋儒集注集傳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隱集注，盛行於時。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塗，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蓋實錄也。

《明遺民詩》卷一四　朱鶴齡，吳江縣學生。長於箋疏之學，集注如杜甫、李商隱集，盛行於世。《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朝夕一編，行不識路塗，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且以愚庵自號，有《愚庵集》。

《今世說・賞譽》　朱鶴齡【略】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著書滿家，羣推學海。

《雪橋詩話》卷一　朱長孺鶴齡，號松陵散人。苦學強記，晨夕一編，遺落世事。以愚庵自號。亂後閉戶著書，長於箋疏之學，撰有《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箋注》、《讀左日鈔》。先注《李義山集》，錢牧齋見而稱善，貽以曾道源所注本，令足成之。牧齋自注《杜集》，併以與之，令薈萃成書。而長孺頗立異同，牧齋不樂，遂各自爲書，兩行於世。

《廣志賦》　《愚庵小集》卷一徐介白評：出入《幽通》、《思玄》之間，而稍變其機杼。時出新意，愴怳徬徨，此亦楚騷之苗裔也。

《遊靈巖山賦》　《愚庵小集》卷一潘江如評：具體天台，更加妍整。五色迭宜，八音繁會，使人怡賞不給。

《苦雨賦》　《愚庵小集》卷一汪苕文評：淒若繁絃，爛如錯繡。既具賦心，兼饒賦材，當今誰是敵手。

《感遇十三首》　《愚庵小集》卷二史弱翁評：諸作感愴時艱，出以身心性命之語。其中包孕甚深厚，高者可與曲江頡頏。麟臺篇什雖繁，遜其含蘊。

《送唐鑄萬移家金陵二十韻》　《愚庵小集》卷二王玠右評：眞摯之情，浮動行墨中。間忽入樂府調，頓挫激昂，意味淵永，讀之使人留連。

《初夏過嚴園二首》　《愚庵小傳》卷二無殊評：調近韋、柳，實得選體之深。蓋韋、柳詩全從陶、謝，得力左司，尤澹遠近古。顧華玉謂：五古先學左司，然後諸家可入，誠不誣也。今人作五言古，類知宗《選》。然掇拾成語，神韻索然。矯枉者，遂以學《選》爲戒，豈通論哉。

《對酒歌》　《愚庵小集》卷三安節評：音節豪邁，有爽氣，其源出于太白。

《酬方爾止見懷兼送之金陵省侍》　《愚庵小集》卷三弱翁評：纏綿婉麗，序次有倫，在唐人中爲劉夢得一派。

《村居漫興二首》　《愚庵小集》卷四無殊評：閒適之趣，頗近自然。

《荷花三首》　《愚庵小集》卷四茂倫評：綺艷極矣。按之字字穩切。詠物詩當以此爲勝。

《挽吳茂申先生二十四韻》　《愚庵小集》卷四無殊評：語極悲酸，不落衰颯之調。以其身分高、氣力厚也。

《贈侯大將軍》　《愚庵小集》卷五甫草評：雄渾有氣概，得老杜之一鱗片甲。

《楔日石湖社集》　《愚庵小集》卷五無殊評：清綺絕倫，風調不乏。

《訪山中逸人》　《愚庵小集》卷五安節評：五六幽韻天然，韋、柳集中特秀之句。

《寄題介白山居》　《愚庵小集》卷五安節評：山林詩能作溫麗語，有王右丞風調。

《遣興二首》《虞山作》　《愚庵小集》卷五九臨評：沈鬱悲涼，不使人一望知爲學杜，乃深于杜者也。

《詠古十首》　《愚庵小集》卷六無殊評：十詩皆有新出之旨。每一首可化作一篇史論。

《箋注李義山詩集序》　《愚庵小集》卷七顧寧人評：前幅深研黨案，後幅極論《風》、《騷》，乃裨益經、史之文，非徒義山知己。

《兪無殊山居記》　《愚庵小集》卷九張虞山評：說出山林人性情之樂，大意本王遵巖，而用筆俊潔。點染生姿，則長孺所獨絕。

《與吳梅村祭酒書》《愚庵小集》卷一〇甫草曰：文體贍蔚似虞山。

《唐肅宗論》《愚庵小集》卷一一甫草評：《宋史・李綱傳》云：「金人渝盟，議以太子監國，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不出于明皇，至今惜之。」又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此時猶守監國常禮，可乎？」讀伯紀數語，正可與此論相發明。

《玉說》《愚庵小集》卷一四王元倬評：通篇分二段看：前言玉之貴，後言人之貴玉耒。二語總收，作法甚老，不見痕跡。

傳記

《小腆紀傳》卷五三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庵，絕意仕進，與顧炎武及同里陳啓源相友善。以朱子掊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爲《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說《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日鈔》。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多所創獲。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誣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當時居詈心反覆之輩云。年七十餘卒。

《清史列傳・朱鶴齡傳》　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明諸生。穎敏嗜學。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盛行於世。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嘗自謂「疾惡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錢，不虛誣人一語」云。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好問集後》云：「好問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誣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初爲文章之學，及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勖，乃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傳》、《國語》所載占法，皆言象也，本義精矣，而多未備，撰《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撰《尚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掊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陳啓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撰《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註《左傳》未盡合，俗儒復以林氏注紊之，因詳證參考，撰《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渭《禹貢錐指》之前，雖不及渭書，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創獲。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八。

《清史稿・儒林傳・朱鶴齡》（存目）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愚庵小集》　十五卷，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此集凡賦一卷、諸體詩五卷、雜著文九卷。末附《傳家質言》十三則。

錢謙益《朱長孺箋注李義山詩序》　予取源師遺本以畀長孺，長孺先有成稿，取源師注，擇其善者，爲之剟其瑕礫，搴其蕭稂，更數歲而告成。是鶴齡之箋，本于道源，序已明言，何至復生疑議。

汪琬《鈍翁續稿跋箋注》　常熟釋道源解義山詩未成而歿，朱長孺作箋注，頗采用之。錢夕公、馮定遠、陳氏、潘氏諸說附焉，未嘗掩沒其姓氏。于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遺漏。長孺剪裁哀益，不啻十之六七。吳人不察，往往竊議以爲郭竊向注。

《清史稿・藝文志四》　《愚庵小集》十五卷。朱鶴齡撰。又，《杜詩輯注》二十三卷。朱鶴齡撰。又，李商隱《義山詩注》三卷，《補注》一卷。朱鶴齡撰。

陳廷敬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午亭文編》 廷敬論詩宗杜甫，不爲流連光景之詞，頗不與王士禛相合，而士禛甚奇其詩。所爲古文，雖汪琬性好排詆，論文少所許可，亦甚重之。生平回翔館閣，遭際昌期，出入禁闥幾四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典司文章。雖不似王士禛籠罩羣才，廣于結納，而文章宿老，人望所歸，燕、許大手，海內無異詞焉，亦可謂和聲以鳴盛者矣。卷首有廷敬自序，謂于汪、王不苟雷同，然蹊徑雖殊，而分途幷驅，實能各自成家。其不肯步趨二人者，乃所以能方駕二人歟。此固非依門傍戶，假借聲譽者所知也。

《漁洋詩話》卷中 陳說巖（廷敬）相國少與余論詩，獨宗少陵。略記其一云：「晉國強天下，秦關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紫塞連天險，黃河劃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願從戎。」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陳廷敬【略】六七歲後，塾師受句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不然。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所藏書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不與之合。間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苕文見而大異之。感激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焉。其後召見殿中，問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宏博鴻儒備顧問，舉苕文。兩人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爲詩伯，一爲文宗，卓然爲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轂。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少不好弄，遇羣兒戲則聳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儗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遭逢聖明，位爲上相。既用德行、事業光昭郅治，黼黻皇猷，而又以文章餘事，深契主知。聖朝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淵若，其言藹如，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者歟。陳乞章屢上，得請歸有日，旋奉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之召，家於午壁，彙平生所爲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查爲仁《蓮坡詩話》 澤州陳說巖相國（廷敬），詩情超越，筆無纖塵。《聞笛》詩云：「一片長安秋月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古無消息，腸斷風前入破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 澤州居館閣，典文章，經畫論思密勿之地幾四十年，故其吐辭可上追燕、許。茲特取其典質樸茂者著於卷中。

《平滇雅三篇》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此三篇）詞氣典重，與柳子厚《平淮夷》雅相埒。末歸本天子好生，仁武不殺，猶柳《雅》意也。事詳《平定三逆方略》。

《贈孝感相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勞瘁咫尺地」以下，見兵戎未停，瘡痍滿野，而以爲民請命望之相臣，得古人贈言之體。

《施愚山見寄長歌和答》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康熙初，公與西樵、漁洋、荔裳、愚山、顧庵、繹堂諸公時爲文酒之會，號稱極盛，而聚散存亡，人生難免，多情人不勝華屋山邱之感也。末歸到「掃除文字棲心淵默」，所見又高一格矣。

《分流水送人北歸》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命意遣詞，如出唐人手。

《渡江見焦山有作懷林吉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結另用意，而以不能薦賢爲恥，相思不斷，如水東流猶見相臣心事。

《晉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予少時，尤滄湄宮贊以《午亭詩》見示，讀《晉國》一篇，愛其近杜。後讀《漁洋詩話》，亦謂其獨宗少陵。前輩先得我心，不勝自憙。

《張東山少司寇宅觀奕》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東坡、少陵語，一經鎔冶，無限風神。

《邯鄲道上》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盧生之夢終有醒時，怕說殊無謂也。此等詩可當禪家棒喝。

《聞笛》 《國朝詩話》卷一：澤州陳相公（廷敬）《聞笛》詩云：一片長安

秋月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古無消息，腸斷風前入破聲。丰致灑然，絕不粧點臺閣氣象。

《送魏環極致政歸蔚州》《國朝詩話》卷二：陳澤州《送魏環極致政歸蔚州》詩，眞正爾雅，可參史乘，非泛泛投贈之什。

《好名論》《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一李祖陶評：議論精當，筆力亦高。

《漢高帝得天下之正論》《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開古今未開之口，文亦橫絕奇絕。

《鄧禹馮異》《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一李祖陶評：所見特高，筆亦殊絕。

《管寧》《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一李祖陶評：奇情創論，蓋其所感者深矣。

《癸丑武會試錄序》《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專就武兼策論，落想實實，發揮得設科意出，結處以周作證，不覺神來。

《送關同年序》《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二李祖陶評：結處一氣奔注，最爲雄奇。

《送翁寶林尚書予假遷葬序》《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命意高絕，用筆盤屈有神。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二李祖陶評：中間意度波瀾，亦他家所能有。此獨愛其古鬱森沈，如蒼松之偃于巨壑。

《鶴湖塏記》《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二李祖陶評：通篇從鶴字落想，逸情清韻，繚繞無窮，而中間寫坐攬輿圖一層，體裁尤大。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國朝文錄・午亭文錄》卷三李祖陶評：鈍翁先生，國朝古文第一手也。故起首從交情說起，而第二段特表其文，語極鄭重，即其政事卓絕處亦從文章推出，故中間極爲揚厲而指歸仍自判然。末言有所自得，則更進一層矣。文筆雅健清遒，亦極似《堯峰集》中得意文字。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本名敬，奉旨加廷字。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與汪鈍翁、王阮亭以詩文相鏃厲。其學一以河津爲的。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貞。有《午亭文編》。

《清儒學案小傳》卷二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奉旨增廷字。授檢討，洊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入直南書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歷遷禮、吏二部侍郎，管理戶部錢法。擢左都御史。【略】二十五年，同徐學士乾學奏進《鑑古輯覽》，詔嘉其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先生並充總裁，官累遷工部、戶部、吏部尚書。旋以湖廣巡撫張汧案牽引，上察其誣，不問。以父年老乞歸養，准以原官解任，仍領修書事。二十九年起爲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服闋授戶部尚書，調吏部，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四十九年，以耳疾乞休，既而大學士張公玉書卒，李公光地疾未愈，詔仍入直辦事。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謚文貞。先生童稚之年，即知嚮慕正學。衣冠偉岸，擬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侍講席最久，經筵奏對，時申啓沃。所爲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有《午亭文編》五十卷。（參《史傳》、《四庫書目提要》、《名家詩鈔小傳》、《學案小識》。）

《清史稿・陳廷敬傳》　陳廷敬，初名敬，字子端，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是科館選，又有順天通州陳敬，上爲加「廷」字以別之。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尋授秘書院檢討。康熙元年，假歸。四年，補原官。累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與學士張英日直弘德殿，聖祖器之，與英及掌院學士喇沙里同賜貂皮五十、表裏緞各二。十七年，命直南書房。丁母憂，遣官慰問，賜茶酒。服除，起故官。二十一年，典會試。滇南平，更定朝會燕饗樂章，命廷敬撰擬，下所司肄習。遷禮部侍

郎。二十三年，調吏部，兼管戶部錢法。疏言：「自古鑄錢時輕時重，未有數十年而不改者。向日銀一兩易錢千，今僅得九百，其故在燬錢鬻銅。順治十年因錢賤壅滯，改舊重一錢者爲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又增爲一錢四分，所以杜私鑄也。今私鑄自如，應改重爲輕，則燬錢不禁自絕。產銅之地，宜停收稅，聽民開採，則銅日多，錢價益平。」疏下部議行。擢左都御史。疏言：「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時異，轉相慕效。由是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請敕廷臣嚴申定制，以挽頹風。」又言：「方今要務，首在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行。宜飭督撫凡保薦州縣吏，必具列無加派火耗、無黷貨詞訟、無朘削富民。每月吉集衆講解《聖諭》，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庶幾大法而小廉。」又言：「水旱凶荒，堯、湯之世所不能盡無，惟備及於豫而賙當其急，故民恃以無恐。山東去年題報水災，戶部初議行令履勘，繼又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今年四月始行覆准蠲免。如此其遲回者，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以爲被災分數既有冊結可據，即宜具覆豁免，上宣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吏胥緣爲弊竇。」疏並議行。二十五年，遷工部尚書。與學士徐乾學奏進《鑑古輯覽》，上嘉其有裨治化，命留覽。時修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方略》、《一統志》、《明史》，廷敬並充總裁官。累調戶、吏二部。二十七年，法司逮問湖廣巡撫張汧，汧曾齎銀赴京行賄。獄急，語涉廷敬及尚書徐乾學、詹事高士奇，上置勿問。廷敬乃以父老，疏乞歸養，詔許解任，仍管修書事。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調刑部。丁父憂，服闋，授戶部尚書，調吏部。四十二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仍直經筵。四十四年，扈從南巡，召試士子，命閱卷。四十九年，以疾乞休，允之。會大學士張玉書卒，李光地病在告，召廷敬仍入閣視事。五十一年，卒，上深惜之，親製輓詩一章，命皇三子允祉奠茶酒；又命部院大臣會其喪，賜白金千，謚文貞。廷敬初以賜石榴子詩受知聖祖，後進所著詩集，上稱其清雅醇厚，賜詩題卷端。嘗召見問朝臣誰能詩者，以王士禎對，又舉汪琬應博學鴻儒，並以文學有名於時。上御門召九卿舉廉吏，諸臣各有所舉，語未竟，上特問廷敬，廷敬奏：「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嘗亟稱兩人，或謂曰：「兩人廉而剛，剛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

《清史列傳・陳廷敬傳》（存目）

紀事

《居易錄》卷二八　一日東闕門會議既畢倦甚，與陳大司徒說巖（廷敬）同出端門，行稍疾，回顧諸公皆在後，予笑謂陳公曰：「今日可謂高才捷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平滇雅三篇》《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平滇雅三篇》，平吳逆作也。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反雲南。明年，耿精忠反福建，既尚之信反廣南，相繼應之。時諸將稟承廟謨，以次進討。十五年，耿逆降；十六年，尚逆平。至二十年，章泰貝子、賴塔二將軍下雲南，吳世璠自剄死，雲南平。時三桂已前死矣。三篇爲吳逆言而連及耿、尚。

又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十二章。第八章謂耿、尚二逆助吳逆反也；第九章謂三桂既死，賊勢漸衰而我師以神武臨之也。

又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十章。此專爲克沅言之。沅克而諸蠻歸化。遺孽退歸于滇，不敢復出矣。

又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五：十三章。此篇爲遺孽既平，武功告成而言。

《詠淡巴菰》　查爲仁《蓮坡詩話》：煙草前人無咏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菰，（淡巴菰，煙草名，見姚旅《露書》。）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寧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備錄之。《清稗類鈔・飲食類・韓文懿嗜酒煙》：韓文懿公菼嗜酒草及酒。康熙戊午，與王文簡同典順天武闈。在闈日，酒盃、烟筒不離於手。文簡戲問之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文懿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其後文簡偶閱姚旅《露書》，知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文懿。時文懿掌翰林院，教習庶吉

士，乃以淡巴菰爲題，令庶吉士賦《淡巴菰》，作者如林，頗多佳卷。時海寧陳文貞公亦有五律四首，詩云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午亭文編》　五十卷，國朝陳廷敬撰。【略】（廷敬）嘗著《尊聞堂集》八十卷。晚年手定爲此編。其門人林佶繕寫付鐫。廷敬有午亭山村在陽城，因《水經注》載「沁水逕午壁亭」而名，因以名集。凡詩二十卷，雜著四卷，經解四卷，奏疏、序記及各體文共二十卷，《杜律詩話》二卷。

又《別集類存目九・午亭集》　五十五卷，國朝陳廷敬撰。廷敬有《午亭文編》，已著錄。是集詩三十卷，古樂府及古今體賦一卷，經解十卷，雜著十四卷。蓋刻在《文編》之前，猶未經刪定之本也。

魏憲《清百名家詩》《陳說巖詩》一卷。（清）陳廷敬撰。

《八家詩選》《說巖詩選》一卷。（清）陳廷敬撰。

《清朝二十四家文鈔》《午亭文鈔》一卷。（清）陳廷敬撰。

《清史稿・藝文志四》《午亭文編》五十卷，陳廷敬撰。

沈受宏

李紱《白溪文集序》　太倉沈君，少負高稟，好古積學。早歲即學爲唐、宋大家之文，又嘗從學于陸桴亭先生，飫聞儒先之旨。生平蹇于遇，未嘗少有怨憤。故其爲文善持論，曲折往復而粹然一出于正。其叙事峻潔，仍不乏姿致，蓋文定所謂畜道德能文章既兼之矣。君之子河南按察使起元，爲余辛丑典禮闈所得士，刻君之文來請爲序。余觀君論議序說之篇，考古鏡今，咸有益于世。而婁東諸老宿與桴亭，劘切爲躬行之學者，率牽連附見可以勸學。族譜一卷，叙次質而腴，文而不慙，有關于沈氏，可以教孝弟，固將卓然必傳于世而無疑。獨惜其跧伏邱樊，不遇于清時，無館閣著作以發抒其中之所蘊耳。然君之令子由翰林通籍外轉方面監司，今觀察河南，進用未已，將大顯于朝。繼君之志，纘君之文，其在觀察乎。君諱受宏，字台臣。世居太倉之冼白漊，故以「白漊」名其文集云。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　白漊先生孝友誠慤，在名場五十年，終老不遇，而中心坦如，所養可知也。詩學親承梅村祭酒指授，故吐辭淵雅，無志微噍殺之音。

《九龍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史》、《漢》叙事全在生動，使千載下如親其事，如見其人，六代下俱平坦矣。中寫上灘數語，猶存《史》、《漢》遺法。

《憶母》《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從憶母中傳出母之憶子，其言藹如。

《渡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頷聯十四字，能盡力賦海矣，及讀周賀「島間知有國，波外更無天」，更覺多少自在。

《客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如出李青蓮手，此種神妙，何必界限古今。

《衢州書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此咏李文襄事，神氣完足，絕似梅村。

《示內》《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如此處貧，終身可泯怨尤，視牛衣對泣者，身份遠過。

《蘇堤口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責高宗之溺于偏安，不欲復仇也。余舊有句云：「卻憐一片臨安月，同照龍沙五國城。」亦是此意。

《同錢太史泛舟東湖座有女郎湘煙戲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我未成名君未嫁」，感舊也。此則暫時相遇，而飛花斷蓬同傷漂泣，於無關合處生出關合，一往情深。

《送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極陳因題偏得此新色。

《贈昆陵惲正叔一百韻》《雪橋詩話餘集》卷一：考惲鶴生《南田翁家傳》，遜庵遭變故，南田方十餘齡，隨父崎嶇閩嶺，流落相失。旗帥主陳錦愛其聰穎，欲子之。遜庵既以緇服得免，知子在錦所，其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

日剃染留寺中。媼泣之而去，遂庵遂攜南田還。南田至孝，事遜庵數十年，賣畫以養。沈詩翔實，足稱詩史。

《哭外大父莊溪先生》《雪橋詩話餘集》卷一：沈台臣哭外大父莊溪先生云【略】。案：王鎏《陳確庵傳》：十五與同志陸桴亭世儀、盛寒溪敬、江藥園士韶結文會，所謂婁東四先生者也。莊溪則王氏，名育，字隱石。

《贈文子武子兄弟》《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吳縣繆念齋侍講，丁未狀元，園居曰雙泉草堂。嘗延沈白漻居賓館。介弟鈞聞檢討錦宣，則癸丑館選也。侍講既歿，白漻《贈文子武子兄弟》云【略】。乙酉，武子復招子大光祿讀書雙泉。乙未，文子以弟二人及第，白漻詩「猶緣弟二人爭惜，不及家尊與婦翁」，謂念齋及其外舅陸展成侍讀，俱狀元也。

《送葉青來之任荊門》《雪橋詩話餘集》卷三：葉忠節參署楚藩，以叛兵之變死，事最烈。任子爲州，而長子敷青來適得安陸之荊門，爲忠節故所部地。沈台臣送其之任詩云【略】。青來洊守廣州，以詿誤回籍。雍正己酉，世宗軫念死事臣子孫，特行引見青來，授鳳陽知府。

《賀何屺瞻》《雪橋詩話餘集》卷三：何屺瞻以癸未賜舉人、進士，殿試隨點庶常。沈白漻賀以詩云【略】。嘗奉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鋟版貯禁中。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沈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在白漻水上，因以白漻自號。少好學能文，尤邃於有韻之言。自弱冠時，同里吳梅村先生見其詩，即大擊節。嘗寓書合肥龔宗伯曰：「吾里中詩人，近得毛生、沈生。毛生北遊，沈生送之以詩，有曰：『毛生自是初相識，莫便輕他十九人。』此與唐人何以異哉？」其引重若此。白漻家酷貧，資脁脯以養母。吳門繆念齋侍講、婁東王顓庵相國皆延致賓館，相與切劘文句，爲筆硯交。嘗挾策遠遊，南至閩、粵，北至兗、豫，又一再至京師，客王相國邸第，與衆名士刻燭分韻，擊鉢立成，清詞秀句，名滿長安，一時鉅公顯人爭願羅致門下。顧性愛閒澹，不屑挾行卷干謁，秋風老屋，襆被言歸，枕經葬史，陶然有以自樂，其諸古之貧賤而肆志者歟？其于詩月鍛季練，法律嚴細，蓋一以唐賢爲宗，而不與時流誇多競險于詞句之間。婁東相國爲梓其集以行。王水庵太守稱其思沈力厚，歸於渾成，性情盎然，獨見眞至。唐實君吏部則謂其粹然唐音，上焉者追步少陵，次亦不失長慶家數。兩公皆鄉里中繼梅村而推爲詩老者也。白漻才而不遇，久困童子場，後補諸生，入鎖闈，既收復落，久之竟以詩人老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白漻文集》　四卷，國朝沈受宏撰。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地名洗白漻，故以名集。江南通志載受宏《白漻集》十卷，而此本止四卷。核其目錄，亦無闕佚，殆後人汰削之本耶。

唐孫華《壽沈臺臣七十》　沈郎二十作文賦，赫翕才名起弱冠。延陵祭酒賞君詩，無異中郎重王粲。太原相國昔相招，下榻論文共宵旦。授簡肯推枚叟先，讀書早過袁豹半。擊盞揮毫五字成，四座驚嗟共傳玩。秋風屢泛秣陵船，朔雪嘗淹碣石館。十年不嫁惜娉婷，千首何人酬錦段。

卓爾堪

李之芳《近青堂詩集序》　乙卯南征閩逆，年家子卓子爾堪，捧八閩制府檄，謁余于衢郡，爲右軍前鋒，余壯其書生而能爲灌夫，未幾有桃花嶺，常山、玉山、幷壓潮源口，諸險之役，爾堪果摧堅陷陣，身被數創，猶居士卒之先，惜未獲大用，而以母病乞歸。卓氏忠孝有本，自少司農敬，殉建文難，其世家之忠孝節烈勿替。爾堪少孤，家中落，母老弟幼，身之所繫甚重，因不忍堅留，遂其所請而去。越十年，持所著詩《近青堂集》政于余，格高法老，氣靜神閒，其古詩近體，兩漢三唐也，此眞潛心學古者。【略】爾堪之不遇，爲親也，絕裾而出，嚙指而還，孰劣孰優，吾奇爾堪，正不遇也，國家優禮賢士，至於巖穴，立一代之言，而播之清廟，亦如立一代之功，而註之丹書，余正拭目而望爾堪也，世必不許其徒咏考槃而老矣。

吳綺《近青堂詩集序》　一切東西南北之情，皆歸旅笥；百凡陰陽寒暑之狀，並入奚囊。觀其足跡所留，益見匠心獨苦。故時而驚濤駭浪，則爲奮迅振發之音；時而嘉樹名花，則有穠麗纖妍之句。或而猿啼鶴唳，則其調多發于淒清；或而虎嘯龍吟，則其旨必歸之雄放。斯其《近青》一集，足以振綵千秋也。

《詩觀三集》卷五　子任恂恂謙退，絕無擊劍橫槊之風。然下筆英矯偉

麗，一往見其沈雄，固具萬夫之勇。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　子任系靖難忠臣諱敬之後，代傳清白，壯歲南征閩逆，爲右軍前鋒。又嘗輯勝國逸民詩成集，文武並嫻，遠近爭高其行。

《淮海英靈集》甲集卷一　其詩多雄奇慷慨之音，李文襄以爲兩漢三唐之作，著《近青堂詩集》四卷，其佳句，如《宿紫陽寶乘寺》云：「古殿鐘清山鬼拜，危樓月滿夜烏啼。」《送人詩》云：「繫馬歌嫌三疊少，戀人心覺一官輕。」《方園詩》云：「遠烟村路白，多樹郡城青。」《憶弟》云：「嶺高迴塞雁，江遠斷春潮。」《送梁五棨》云：「鷺鷗思舊侶，貔虎拜書生。」《訪石濤和尚》云：「共尋前代寺，偏倚夕陽樓。」《送人見月》云：「同看千里月，今夜二分明。」

《廣陵詩事》卷一　卓子任（爾堪）從李文襄公（之芳）討耿逆，爲右軍前鋒，能陷堅陣，身被數創。桃花嶺、銅錢嶺、源口諸處，皆見戰績。《從軍行》、《還家吟》二首，尤可謂忠孝兼盡者矣。其所遊曾由定海普陀放洋，過登州碣石，至遼左觀海市，作歌慷慨沈雄，一時寡匹。

《小腆紀傳》卷五八　卓爾堪，字子任，江都人，建文時侍郎敬之孫。選輯《逸民詩》。朱彝尊詩所云「忠貞公後族蟬聯，一代遺民藉爾傳」也。

冷士嵕

論　述

魏禧《冷又湄江泠閣集序》　冷子又湄，京口人。京口臨大江南，山岑崖深博。其峯嵐之秀，被於江北。而又湄善詩，文則卷而藏於邱壑之間。嗟夫，此其性情，豈不甚遠哉。丁巳秋，又湄同宗子發渡江，訪予揚州。予適卧病不能談，留兩日去。既而讀贈予詩。病已，讀《江泠集》。逾月，則又湄以書來，灑灑千餘言，道向往之意。吾讀之，不知其所以異於古人者何在。又湄詩若文，並高清絶俗，樸而不雕，是眞邱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澤之氣，則已隱然而可見矣。

宗元豫《江泠閣集序》　秋江先世業文學，不治生產。至秋江貧益甚，日課生徒自給。間訪余輩，或策杖山水，輒累日夕不倦。出其詩文示余，往往兼六代初唐菁英出之，所謂冰雪淨聰明者，庶足當之。

何絜《江泠閣集序》　又湄性淡潔疏達，居傍大江，因名其讀書之閣曰「江泠」。歲己未夏出所集詩如干首，屬余序。余反覆披誦，淵淵乎其澄以寂，浩浩乎其曠渺而無垠，若引我萬頃之寒濤，而濯其煩蒸者。天下人見斯集，庶幾見吾又湄爲人也。【略】今又湄落落穆穆，不雜伍塵俗，既已放跡水濱，愛清江之清泠，然足協其所性，朝夕行吟澤畔，以發寫中情之自得者。甚矣，又湄之有類乎秋山也。邇來下交風替，名公卿大夫無有一過相問，又湄亦不屑就焉，惟時與魏子冰叔、宗子子發、程子千一、王子季守余輩數貧賤知交，以相與詠遊已爾。教授止二三童子，至節饔飧之貲謀梓其集問世，此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乃世俗顧多哂之。【略】康熙歲己未之中秋日，同學弟何絜拜撰。

笪重光《江泠閣集序》　冷子又湄，京口人，世嚴清操，家道中落不以累其志，而益肆其力於詩文。所著有《江泠閣集》若干卷。騷賦、古詩宗漢、魏而輕梁、陳，五七近體祖初、盛而薄中、晚，至爲文則欲兩漢爭馳矣，豈非所謂煜熠汗濫者哉。第又湄孤行介立而屏居江滸，藜藿不充，日以工文爲樂，蕭然門巷，彈琴詠歌，故人多莫知又湄，又湄亦誠不欲使人易知者。蓋冷氏自文江公篤志好學而操行修潔，熹宗末薦入南雍，雅不願仕，歸而閉戶刻苦，著有《周易集解》、《性理宗辯》諸書。及以求先生少著聲太學，然性放傲，迕流俗，惟嗜藏書，不顧家人生產，收錄至三萬餘卷，日酣肆其中，多著古文、歌詩以自陶適。洎更歷喪亂，散亡略盡。吁，惟二先生者，刻意棲蹈，嶷然不滓，以全其志，如漢末伯況、夏甫，隋末東皐子仲長子光輩守志不隨，放浪蟬蛻以卓名清流。又湄胚胎裘鈐，不愧杜陵、眉山。其積累何如也，若京口襟河枕江，南山如陣，巍峩緜亘以入吳會。所鍾於靈異者，不細江山秀傑，特挺而生。又湄，又不可謂非天人合發之奇也。僕不揣無文，慢書其概，以俟當代之君子焉。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秋之望，句曲友弟笪重光謹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江泠閣文集》　其文詞意條達，頗爲博辨，而亦失之好盡，朱子所謂少先輩淳實氣象者也。其與張鍊庵《論春王正月

書》，及《答或人》一書，均爲平生得意之筆。然其說似辨而不確，所引秦以亥爲歲首，漢因之，而史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後世之文既不可以證經，即所引《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亦不知其爲《古文尚書》，蓋明知周正之必不可移，而又必欲申夏時之說，於是謂書春以敬天，春爲夏之春，書王正月以尊王，月爲周之月。仍胡安國之緒論而已矣。

傳記

黃中堅《冷士嵋小傳》 冷秋江先生名士嵋，字又湄，鎮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爲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資入國子監，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眾擾亂。先是，其兄曦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四鎮，高傑愛而留之，表參將。無何，高傑死，兵潰，曦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大清兵至，則眾皆鳥獸散。曦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苦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博通經史，爲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於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鬻產託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賦詠，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貲。既歸，益不問生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泠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答。如江右張自烈芑山、甯都魏禧冰叔、魏禮和公、廣陵宗元豫子發、檇李盛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篤者也。於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乃以一詩謝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爲買地宗忠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幷爲梓其詩文。文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爲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溫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其篤於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葬之，自爲生壙，凡衣衾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文者益眾。最善騷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曰：「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世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慟耳。吾亦欲不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欷歔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於世。騷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爲人明允篤誠，眞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展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凋者非邪。」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於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叙次先生梗概，亦將使留夢炎、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清史列傳·冷士嵋傳》 冷士嵋，字又湄，江蘇丹徒人。諸生。兄曦，福王時以參將守曲阿，死。士嵋遂絕意進取，以圖書詩史自娛，終身不入城市。古詩宗漢、魏，近體祖初、盛，晚年刻意學杜，多激壯之音。爲文章，數千言立就。博辨條達，自成一家。家本素封，多藏書，經亂後遂貧，以授徒自給。結江泠閣，著書其中。與同志張自烈、魏禧、魏禮、宗元豫、盛遠、文點相贈答。嘗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窮覽名勝，所至輒紀以詩，盡罄其貲而歸。大學士張玉書過訪之，不報謁，及還朝，招之不往。或勸之仕，士嵋曰：「吾仕無害於義，然不欲負初心也。」生平篤友誼，文點嘗以先世手澤湮滅爲憾，士嵋慨然以所存溫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罕覯。晚歲家益貧，無子，寄居焦山僧舍。四方求詩文者甚衆。卒，年八十餘。著有《江泠閣詩集》十四卷、《文集》四卷、《續集》二卷。

紀事

法嘉蓀《養疴譾語》 冷秋江先生，吾邑丹徒鎮人也。與張文貞公父友善，明鼎革後不應試，文貞公屢欲薦之於朝，皆力辭。重逢甲申春日，誌感云：「燕子飛來柳絮天，人間芳草尚依然。海棠花落東風裏，此事傷心六十

年。」先生無子，嘗館于門人周某家。時已八十餘，每晨諸生必向榻前問安，先生皆于帳中應之。一日忽不應，搴帷視之，已死矣。諸生驚號，周某至，先生忽開目舉手曰：「後事累汝矣。」復瞑目而逝。

《京口山水志》冷秋江，明鼎革時年未冠，棄諸生。湄居江上，年逾八十乃卒。卒之前有句云：「一身江上老，存歿義熙年。」論者以爲不愧此言。著有《江泠閣詩集》十二卷、《文集》四卷，載入《四庫全書存目》。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九・江泠閣詩集》十四卷，國朝冷士嵋撰。【略】居傍大江，其讀書之閣曰江泠，故以名集。其詩刻意學杜，多爲激壯之音。晚年節饔飧之費，自梓是集。凡古今體詩十二卷，首載《琴操古樂府》一卷，末附《詩餘》一卷。

又《別集類存目九・江泠閣文集四卷續集二卷》國朝冷士嵋撰。

朱梓《道光重鐫江泠閣詩集序》華山冷子笑渠重鐫《江泠閣集》，歲甲辰先檢文集正編，囑(梓)攜至邗江，叙而刊之。乃魚緘疊迫，輾轉三年，未及告竣。竹亭、笑渠昆仲志甚篤，情甚殷焉。丙午夏，集剞劂氏於華山倚蔭軒，次第發刻。惟是詩集舊本，蟫蠹剝蝕，行間缺字，十有四五斷，不敢以意補綴，僅從舊紙中錄其通體未殘缺者，仍遵原集卷號，先壽諸木。餘俟購覓原刻善本，再補刊云。(梓)適假館冷氏家塾，參校之時，復述其由如左。道光丙午閏午節，書於華畿之麟經堂，同邑後學梅谿朱梓謹識。

又冷鵬跋《秋江先生文集正續二編》，(鵬)既梓行於世。詩集十二卷、詩餘一卷，多蟫蠹漫漶，十去四五，敬將其通首全備者先錄，而壽諸木。其殘缺者，不敢以己意參度其間也。丙午正月，蔣子穎生出其所藏《江泠閣集》見示，居然完璧也。爰就其未刊者，刊而行之，別爲續編，庶乎先生遺集復全，而(鵬)數十年志願不虛矣。抑《江泠閣》中所載爲詩集正編，則先生詩固有續集。此外更有《緒風吟》、《清風劍》等類，俱屬闕如。海内藏書家有儲先生全集者，肯出以補其闕畧，正其譌謬，則尤(鵬)之所屬望也。道光丁未孟夏之吉，族後學鵬笑渠氏謹跋。

王士禛

論述

綜論

程哲《帶經堂集序》吾師新城王先生《漁洋》正、續詩文五十二卷，《蠶尾》詩文十卷，同人版行已久，而顧無合刻。庚寅秋，(哲)郵書請命於先生，因舉諸刻定本，幷未刻《蠶尾續》詩文三十卷，統名之曰《帶經堂集》，畀(哲)及季弟(鳴)雠校開雕，閱卯冬而蔵事。惜先生於是夏赴道山，遂不及見。然新城之全書出，而天下之大觀止矣。伏見今之宗仰先生者，習於杜詩、韓筆之語，僉謂先生之詩，少陵氏之詩也；先生之文，昌黎氏之文也。【略】若先生詩，甫踰弱冠，已爲藝林巨公所推服。朝而脱稿，暮輒流布。文稍後出，所以傾服而流布者，亦如其詩。是杜、韓之所不能不待者，而先生無待；杜韓之所不能兼備者，而兼備於先生也。嗟乎，五嶽之峙於天之下也，而岱實爲之長，故曰岱宗四瀆之行于地也，雖力敵勢均不能爲百川之所歸，而必曰朝宗于海。先生屬齊、魯間，巖巖所瞻，洋洋所表，扶輿蜿蜒之氣融結於一身，又復虛懷善下，土壤之不讓，細流之不擇，以日就其高，深其道，大其德，全其功業，弘遠直上以黼黻聖天子之太平，而下以彌綸諸儒之絕學。區區詩筆，不過技之小而事之餘，庸詎足爲先生重。而固儼若嶽瀆之有宗方，且冠羣倫而納衆有，雖古昔作者，猶將退處於嵩、衡、恒、華、江、淮、河、濟之列，派別而支分，恐不克與先生爭美備於一時也。而千秋萬歲，概可豫信矣。知言之君子，斷不以予小子爲阿其所好也夫。

盛符升《蠶尾續詩集總述》吾師新城先生，八歲能詩。伯氏西樵吏部，授以裴、王詩法。及在揚州所交，皆當世名賢。高齋視事之暇，金陵、京

口、姑蘇，舟車遊覽之餘，題詠滿大江南北。庚子秋，（符升）辱收門下，盡得受而讀之，因集其順治丙申以來至辛丑紀年之作，較讐之爲《阮亭詩》之刻，此專集所托始也。久之，先生復自取千三百餘首，刪其什六，益以過江入吳白門前後諸集，都爲一編，凡二十二卷，由是甲辰前廣陵所作、乙巳後禮部所作斐然畢備，屬同門生王立極鐫之吳門，此《漁洋前集》之再刻也。康熙壬子秋，祗奉朝命，典試益州，有《蜀道集》二卷，《蜀道驛程記》四卷。其詩高古雄放，觀者驚歎，比于韓、蘇海外之篇。戊午春，膺皇上特達之知，擢授翰林侍講。尋下徵其詩錄三百篇以獻，謂之《御覽集》，未敢專行。庚申冬，拜國子祭酒。（符升）時官膳部，從遊無間，晨夕乃更哀其辛亥迄癸亥之詩，得十六卷，重爲編次，曰《京集》、曰《蜀集》、曰《家集》，此《漁洋續集》之三刻也。甲子冬，以宮詹受命秩祀粵海，有《南海集》二卷，（符升）同門生金居敬僭序其端，而《粵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附之，此一時一地專爲紀錄之四刻也。方使車之南行也，雪阻東平，望小洞庭中有蠶尾山，爲唐蘇源明讌賞地，因取以名。其山房退食之暇，合戊辰至乙亥詩及碑、版、記、序、雜文爲《蠶尾集》十卷，而古文詞之前此者復別爲《漁洋文略》十四卷，雪苑宋先生爲之作序以傳，此詩文合集之五刻也。丙子春，以少司農祇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有《雍益集》、《秦蜀驛程後記》、《隴蜀餘聞》各一卷。蓋先生遊歷所至，必討論其山川風俗、古今人物之本末。隴蜀既舊遊之地，已詳具《驛程記》中，而此又紀其所未備者也。丁丑夏，屬婁江通政錢公郵寄，且以總序見委。先生之言曰：「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覽古興懷，得江山之助，生色有加。擬諸《眉山集》中，所分紀行、遊覽、古蹟、寓興諸篇，殆兼而有之。」此又一時兩地，再爲紀錄之六刻也。其間驛程紀聞等書凡六種，略如昔人隨筆總錄之例。又有《五言詩七言詩》及《唐賢三昧集》、《唐詩十選》三書，獨發明司空表聖、嚴滄浪論詩微旨，與詩集並行，爲世所宗法，此又先生諸集外之別刻也。其他著述已成書者，則又有《國朝謚法考》一卷、《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四卷、《五代詩話》、《古懽錄》各若干卷，皆集外單行。然則先生之才名、之治狀、所早見于江郡、不盡于文詞者，施之大用，正不可量。而即此等身之業，傳自名山，固已章章若是。於是諸大君子之論其詩者，自蒙叟先生以下凡載十家，足以觀詩家總萃之大意；論其文者，以謂原本經史，斟酌唐宋，卓然爲一大家。當以雪苑先生爲定論，此皆當代名流所共見共聞，毋容門下士之更贊一辭者也。特取四十年來請業于几席之前者，歷爲叙之，聊志較讐之本末云。崑山受業門人盛符升謹述，時年八十有三。

王啟涑等《蠶尾續詩集跋》　右家君門人盛侍御誠齋先生題《雍益集》首《總述》一篇，此後又有先生同國子祭酒曹峨眉先生所編《精華錄》十卷，又《唐人萬首絕句選》七卷、《香祖筆記》十二卷、《古夫于亭雜錄》六卷、《漁洋詩話》三卷、《分甘餘話》四卷及斯集詩文，先生皆不及見矣。

丁宏誨《阮亭詩餘題詞》　貽上爲文，出入于檀、左、班、馬、昌黎、盧陵諸家，名滿四天下。而其詩縱橫變化，在漢、魏、寶曆間，別搆一體。茲《阮亭詞》一卷，朦朧萌折，明雋清圓，即令小山選句以爭妍，淮海含毫而競秀，諒無慚夫入室。或興歎于積薪，向人謂詞能損格，故近代何、李諸大家，幷有闕如之憾。以觀貽上，異曲同工。若此詩之異詞，一耶二耶，而貽上兼才，不可及矣。南昌年社盟弟丁宏誨。

張雲章《漁洋文集序》　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繫古今之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爲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日亦以此序先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爲序、記、碑、誌等，得其一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生之詩，蓋不爲李不爲杜者。而其爲詩人之總萃，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爲韓不爲柳者，而其爲文人之總萃，得乎纘言記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不逮。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乎。今《蠶尾集》之刻爲詩二卷，爲文八卷。又次其雜文舊

稿十四卷，別爲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旁寄之柄、分屬之統、磨礲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爲數百年而一覯者，其亦慶己之遭也哉。若夫先生受知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以道自將，爲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顧嗣立《寒廳詩話》 宋中丞西陂先生（犖）曰：「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詞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于風雅有裨。」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又 或謂：唐人音律，于鱗始得其傳，至阮亭尤極精細。余謂：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且如李、杜篇什，甫聞韶濩，便易分別誰某；其餘淒鏘磊落者，細玩之都具本來面目。于鱗所得，祇是宮樣殼子耳。阮翁骨性既佳，摹擬漸熟，因於王、孟、錢、劉諸家，有宛然恰肖處。若持此卓自樹立，迥然獨出頭地，何難駕元、明作者而上之，惜其亦步亦趨而止也。

《柳南隨筆》卷四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古夫于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訾謷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古夫于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脩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柳南續筆》卷三 元揭曼碩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首》，而不知其爲揭作也。義門謂：「漢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沈楙悳《貞一齋詩說跋》 王阮亭《精華錄》，凡脫胎唐人處，幷其句調亦生吞活剝，心竊訝之。李玉洲先生，松陵詩人之巨擘也。【略】其於漁洋山人則曰：恰肖王、孟、錢、劉，而隱諷以亦步亦趨，又何其言之蘊藉耶？

秦朝釪《消寒詩話》 昔王阮亭與汪苕文論詩，汪問王摩詰、孟襄陽同一時，何以人稱王、孟，豈有低昂耶？阮亭曰：「孟詩細味之似不免俗。」此論亦微矣。然阮亭不喜儲太祝何也？太祝詩雄直渾古，如良玉在璞，光氣騰上，若必待剖璞出玉而后知，則無貴卞和矣。阮亭喜風調，尚標格，爲詩家一代宗工，恐尚有楚王識見在。

《隨園詩話》卷六 阮亭尚書自言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聯句，不叠韻，不和古人之韻。此五戒，與余天性若有暗合。

又卷七 阮亭詩話，道晚唐人之「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不如盛唐人之「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余以爲眞耳食之論。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兩詩之各有妙境。若以渾成而言，轉覺晚唐爲勝。

又 阮亭有《香祖筆記》，故自號香祖。其詩淡潔，而蹊徑殊小。尚茶洋比部稱爲盆景詩。《溪村早起》云：「早起杏花白，飯牛人出門。野田多傍水，深柳自爲村。比屋盡耕稼，服疇皆弟昆。炊烟猶未散，林鳥亂朝暾。」

又《補遺》卷一 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奉爲至論。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人不能答。

宋犖《蠶尾文集序》 阮亭以書抵予曰：「吾論交，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錢之梨，且爲我叙。」予發篋讀之，纍晝夜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厘大服其詩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廬陵者，而碑版叙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本朝，卓然爲一大家，亡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園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爲知言，非阿好也。先是，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兹集，又以蠶尾名。予常

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蠶尾山在衮鄞之竟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湖中，數嬴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虞繹諸峰隱然爭嶔崟岌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魯直常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涪，卽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儻類是與？康熙丙子皐月，商丘同學弟宋犖序。

程哲《漁洋文集序》 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內者，凡五十餘年，蓋皆稱其詩也。比文略既出，始稍稍稱其文。或因疑先生之文，殆爲詩掩，而不知先生之詩，實得文而益昌也。【略】竊觀先生叙論唐賢之什，恒舉「言有盡而意無窮」，及「味在酸鹹之外」數語，以爲詩家三昧，吾以爲此卽文家之三昧也。左、國、馬、班以來數千百年，號稱古文大家者，篇章之繁約，音節之短長，論議之醇疵疎密，誠千彙萬狀，不可殫究。而所謂文外獨絕，別有會心者，往往異曲同工焉。先生悟古人不傳之祕，於深造自得之餘，因取意度波瀾之所以然而泄之。於詩又恐索解人不得也，而泄之於論詩之文。夫先生之文，徵文考獻，翼傳羽經，其於博聞多識之資，國故民彝之大，何所弗該。原不僅爲詩法而作，然業以爲詩之法見諸文。而文之法傳，更以爲文之法。讀其詩，而詩之法俱傳。故曰先生之詩，得文而益昌也。彼世之從事詩古文而疑先生文爲詩掩者，又豈知詩者哉！

又《蠶尾文集序》 新城先生之論文也，謂當近取唐、宋，而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文斷自永叔。又謂祖宋祧唐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爲其所不取。其論若似乎相反，然能出入乎唐宋而神明變化乎？歐陽微先生之文，莫與歸矣。【略】不讀唐以後書者，均一矯枉過正之詞，而豈先生爲文之旨哉？先生之文，如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無意於爲文而文之至者生焉。時而爲唐，時而爲宋，時而爲歐陽，要不能指其孰爲唐、孰爲宋、孰爲歐陽，則洵非唐、宋、歐陽之文而先生之文也。先生又嘗稱呂伯恭言文章之有序，當序作者之意。

《蓮子居詞話》卷三 王新城尚書，立論和平近理，然亦有可議者。如《香祖筆記》，以尹吉甫惑聽妻讒，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而詩人顧稱之，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賈似道者，動擬以伊周，庸足信乎云云。

《制義叢話》卷九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爲本朝詩家領袖，不以時文名。余僅讀其會墨兩首，則名貴與其詩同，如詩可以興。七句文後結二比云【略】安閒古雅如此，非湛深經學、又精於時文之法者不能。時人以公之詩爲愛好，然則公之文何嘗不愛好乎。

李祖陶《帶經堂文錄引》 先生以詩名康熙朝，與秀水朱竹垞並稱兩大。趙秋谷宮贊所云「王之才大而學足以充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是也。文則少遜于朱，故《漁洋文略》，《四庫全書》不著于錄。然而筆情雋逸，議論風發泉流。讀其序記諸篇，如聞魏晉人揮麈清談。俊爽之章，幾于錄不勝錄。特沉著堅厚，處遜昔賢耳。碑誌多大人物，情事賅備，尚少鎔鑄之功。而寫次下位布衣，一往情深，似尤入妙。傳多風逸，不失史裁。宋牧仲序《蠶尾集》，謂碑阪序事之文最勝，殆不誣也。題跋譏訶古人，品瑜摘瑕，往輒破的。書事諸作亦可觀。以視竹垞，雖不免瞠乎其後。而海嶽高深之氣象，詩書蘊釀之精華，朝野推戴之，風度固可于其文具見之矣。

錢謙益《漁洋詩集序》 萬曆庚戌之歲，偕余舉南宮者，關西文太青、新城王季木、竟陵鍾伯敬，皆雄駿君子，掉鞅詞壇。太青博而奧，季木贍而肆，踔厲風發，大放厥詞。太青贈季木曰：「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蓋其宗法如此。而伯敬以幽閒隱秀之致，標致《詩歸》，竄易時人之耳目。迄于今，輇材諷說，簸弄研削，莫不援引鍾、譚，與王、李、徐、袁分茅設蕝。而關西、新城之集，孤行秦、齊間。江表之士，莫有過而問者。三子之才力，伯仲之間耳。而身後之名，飛沈迥絕，殆亦有幸不幸焉。千秋萬歲，古人所以深歎於寂寞也。季木歿三十餘年，從孫貽上復以詩名鵲起。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新城之壇墠大振於聲銷灰燼之餘，而竟陵之光燄熠矣。【略】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緜於義山。其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沿波討源，平原之遺則也。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草堂之金丹大藥也。平心易氣，耽思旁訊，深知古學之繇來，而於前二人者之爲，皆能洮汰其癥結，祓除其嚆矢。思深哉，《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貽上以予爲孤竹之老馬，過而問道於予，予遂趣舉其質言以爲叙。

李敬《漁洋山人詩集序》　王貽上先生起家華胄，自瑯琊徙新城，世爲名卿顯人，年甫二十登進士甲科，挾其所爲詩文數十萬言以知名於海内，可謂盛矣。今世門閥稍高，或毛髮斑白博一第，及掇拾章句，通曉韻語，號爲聞人，於先生之數者有一焉，其能免於輝然肆映而不止者耶。噫，抑從事於末而未之思也。先生有是數者而容益下，器益邃，且出其詩之俊逸而中尺度者問於予，將無志乎遠者大者以盡去其輝然之光乎。他日廟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予無以測其至矣。

程康莊《王貽上詩序》　王公貽上詩英絕爲世稱首，莫不交口誦之。蓋公年少，本其家學，肆力於歌詩，豈阿所好哉。往歲謁選京師，以兩家籍誼，公嘗不棄予，進而教之。胠其裝，得公生平譔著最多，皆伯氏西樵、禮吉子側諸公所亟稱者。其足以導揚風雅，鼓吹一代無疑。是時余心折公，未嘗不嘆其道彌廣而詩彌工也。今公李刊上，余倅潤州，兩人時晤語如疇昔。顧余鞅掌簿書，雖樂誦公詩，欲勉己和之，輒不可得。乃公一日過余曰，嚴滄浪云詩非強作，待境而生，斯言非誣。莊念余所遭歷江山之勝，隹時月夕未見於辭，詩境安在？深幸公自有詩境，詩又無弗工也。【略】豈可以李、杜、儲、王而外，遂無其人哉？以余觀近代詩道寖降，公獨蔚然以古秀典則爲詩家矩矱。後先所譔著，莫不盡其能而專美，乃世類言新城追蹤歷下，與瑯琊昆季翊翔，孰知公兼體備善，非一端可涯涘哉。頃公偕余憑眺金焦麟冢龍洞諸勝，感時弔古，發爲聲歌，皆窮態極妍，高嚮翔於天，幽光可以潛於淵，幾於康樂遊山、少陵岳陽樓、秦州何氏園諸篇，軼琊瑯，歷下而過之。雖詩待境生，公則希微寥泬，何往非境，何境無詩，屹乎不爲世代所拘，余故知公之詩之必傳也。公其以余言質西樵諸公，諸公謂余阿乎哉？文之淡者難於縱，此之縱處全是淡處，而秋水澄泓其中，有物未易窺也。

葉方藹《漁洋詩集序》　予觀貽上之詩，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泝《國風》、《雅》、《頌》之遺，下極漢、魏、三唐才人之致，蓋有乎中而表見於外者也，非無乎中而致飾於外者也，其言之足以垂世而行遠如此。予雖與貽上並生今世，即欲不詠歌之，稱述之，豈可得哉。世之君子，讀貽上之詩，而奮然以興，油然以感，磨礲濯厲，以祈至乎。古立言之士，無輕言著作而爲識者之所姍笑，斯厚幸也已。

陳維崧《王阮亭詩集序》　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爲詩歌也，溫而能麗，嫻雅而多則。覽其義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吾聞君子欲覘世故，先審土風，故大夫作賦，公子觀樂。矇瞍所掌，蓋其愼之。今值國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饗，次第舉行。飲食男女，各言其欲。識者以爲風俗醨厚，且夕可致。而二三士女，尚憂家室之未靖。閔衣食之不給焉。阮亭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爲我告采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汪琬《漁洋詩集序》　予友王子貽上，齊人也。工爲詩，又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縱横馳驟，無所不可，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字，庶幾盡破其所謂敖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

陳玉璂《王阮亭詩集序》　今讀阮亭先生集，實獲我心。阮亭性情所發，既有合乎《三百篇》，而又不敢自恃，必假之學問，使醞釀沈浸以厚其本，故所作累千百篇，皆淵乎不易窺測，而聲貌之閒，復和而秀麗，而有則。孔子又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阮亭，誰足語此哉。阮亭詩，向既有刻本，今盛珍示更校梓之。以予與阮亭故，屬序，因不辭而弁其端。

毛奇齡《王阮亭詩集弁首》　予往讀阮亭詩時，嘆阮亭詩軼氣凌上，曠情絕物，環彪被炳，雲族霧散，擷枚、馬之麗藻，抒曹、王之風流，亦既上擬安初，下陵開寶，當代詞場，罕有其匹。今乃知其鬱于情者深，萃于文者備也。夫世所謂情逾于文者，謂其披質無華，導思寡蘊，經露之色，刊諸賦詠，探幽微于一隙，揮萬有爲無事，自恃筋力，鮮章程矣。其或文不逮情，則必修詞靡曼，無當體要，哀艷兼工，難于中曲，夸往烈之有餘，飾今思之未至，徒逞妍文，坐得躓理，豈有才高意略，舉體流美，情深婉約，而詞旨疏亮，兼怨雅之能，極崇庳之致。猶謂潘、陸並美，無尚平原；顏、謝同稱，勿推康樂，未敢出也。夫茂倫者，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也。其評阮亭詩，猶夫翰林之于士衡，上人之于客兒也。使他日者從山左諸家而廣推之，當復標置新城，鋪揚海内。夫譜詩于江西者，非江西詩也。

程哲《漁洋詩集序》　先生甲戌生，幼負聖童之目。年十八，爲順治辛卯，遂舉于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三。先生既蚤達，因得棄帖括弗

事，一意肆力於詩古文詞。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爲今上癸卯，先生甫三十，居然少年也，不可爲久，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大家，惟其專耳。《漁洋集》，始於丙申。已前舊作，悉屏勿錄。去春元日，書榜有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自丙申年。」蓋自明其精專斯道者，實乙未成進士後也。夫以先生之天才挑發，好學深思，縱使晚而後遇，決不爲科舉之學所汩沒，其所就亦必應度越一時。而先生獨弱冠名成，優游藝圃，得一意肆力於詩古文詞，讀書愈博，窮理愈深，故不待久而其詩之才、詩之趣愈極其致。以視槁項黃馘於帖括、冀苦心沉研其中而不暇者，洵不可謂非先生之幸也。先生前後諸集，多屬紀年。予特論略其緣起，以著漁洋刪詩之旨云。壬辰二月既望，程（哲）拜書。

又《漁洋續詩集序》 予讀《漁洋續集》，而歎先生之詩每變而彌上，且每變而彌得其正也。【略】或者藉口先生嘗有取於南北宋數公之詩，欲用其變而卒不善變，則亦未嘗就先生之情之境而歷考之已矣。壬子，奉使命入蜀，往還萬里。所經山川塞阨，多秦漢已來名跡。登臨憑吊，遙集興懷，而先生之詩一變。戊午後，改官翰讀，旋陟司成，由是膺侍從之清華，備休明之禮樂，賡歌颺拜，而先生之詩又一變。至撫時感事間，不免謝公哀樂，傷於中年。綜其梗概，則激昂慨慷之中，恒寓溫柔敦厚之意，而雍容揄揚之際，仍不失諷喻之遺焉。有其不變而無害於其至變，此其詩之所以彌上而彌得其正歟。善乎，東海徐公之論曰：「宋詩渾涵汪茫，莫如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詞者，務觀也。初未嘗離乎唐人，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而不能成方者。」讀《漁洋續集》，夫亦可廢然思返矣夫。

施閏章《漁洋續詩集序》 新城王阮亭先生論詩，於其鄉，不尸祝于鱗；於唐人，亦不踵襲子美。其詩舉體遙雋，興寄超逸，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於晉魏，旁採於齊梁者。予嘗於比部宋牧仲座上，見其清思獨絕，共歎以爲非塵中人。又延接衆流，喜事獎借，單詞之善，輒嗟詠不輟口。康熙戊午春，天子聞其才，召見懋勤殿，特改翰林院侍講，尋拜國子祭酒，流風滋廣，談藝家羣奉月旦於新城矣。客或有謂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蓋疾夫膚附唐人者，了無生氣，故間有取於子瞻。而其所爲《蜀道》諸詩，非宋調也。詩有仙氣者，太白而下，唯子瞻有之。其體製，正不相襲。【略】阮亭詩刻，有《漁洋山人集》若干卷。入在禁院時，上嘗徵其詩，錄進三百餘篇，謂之《御覽集》。未敢專行，又彙爲《漁洋續集》。憶辛亥夏，與阮亭暱就輦下，相約互爲論叙，忽忽十餘年不暇作，自慙固陋，無足齒數。而阮亭論詩，嘗謬許有「南施北宋」之目。北宋者，謂荔裳也。予謝不敏，頃盡取予詩，點定一過，又仿唐人主客圖，摘予五字詩，藏諸篋笥。予感而序之，以見吾兩人之論詩往復如此。阮亭賦才通敏，興會奔屬。昔嘗自揚泝大江，一日抵燕子磯，乘風鼓柁，作《懷人詩》六十首，誦之泠泠然。今二十年所篇什益繁，其繼此而爲《漁洋集》者，浩乎不知其所止矣。

徐乾學《漁洋續詩集序》 先生弱冠成進士，遂以詩名，海內受知。天子特擢翰林，弘奬風流，振興古學。京輦士大夫言詩者，以先生爲正宗。先生之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辭焉必潔，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詩者也。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張子曰：「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陋隘矣。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之樂而無崎嶇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

陸嘉淑《漁洋續詩集序》 先生曰：「吾別裁不敢過隘，然吾自運未嘗恣於無範。」故其爲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爲原本拾遺；言二謝、王、韋者，又以爲康樂、宣城、右丞、左司；其欲爲昌黎、長慶及有宋諸家者，則又以爲退之、樂天、坡、谷復出。而先生之詩，其爲先生者自在也。元氏之序《浣花》也，以爲詩家之總萃。蓋讀文房、長吉、義山之集，無不瓣香杜陵，然後知元氏之非夸也。泛湘川者，望衡九面；廬阜之山，分形異狀；見之者固然。漁洋《蜀道》諸集，固已見於天下矣。先生束髮登朝，浮沉郎署，迴翔二十年而後典石渠、白虎之司，列侍從清華之選。不讀先生近詩，或未足以盡先生之大也。

汪懋麟《漁洋續集序》 國子祭酒濟南王先生產聖人之鄉，傳申、轅之學，爲齊魯詩宗卓矣。海內名卿賢士號爲工詩者，無不折衷於先生，得一言之當，則羣目之曰：「此濟南公所許，度其詩必大異。」於是，執卷而造者無虛日。先生亦樂爲磨礪，以大其學之傳。初，先生官揚州，懋麟猶童子也，偶以七字見知，即竊聞所以爲詩之學，幸不謬於古人而爲教之辱。今二十餘

年矣。先生方以學行遭遇聖明，拔之館閣，爲天下師。而海内言詩者，又皆輻輳於門，即如申、轅諸公立博士，盛徒衆，未爲不可。輒閉關簾閣，非素所游好不肯接，日與懋麟輩數人講論自娛。輯辛亥以後所爲詩若干篇，爲《漁洋續集》，命序。承命愧悚，筆不得下者累月。先生詩，豈懋麟所得序？然先生之學既竊嘗聞之矣。知先生之學，而謂不知先生之詩，當在所棄。而今之名詩人者，往往詬懋麟之學，謂與先生異，則當在所棄必矣。顧不棄而且假之言，豈先生所以學，與懋麟之所竊聞，他人不必知。而有自知其知者，與先生之詩具在。其鑱刻而藻繢之者，極萬物變幻之巧，而出之以自然，所謂非常特出之才，得古人之傳，自爲一宗者也。他日過齊魯之間，必有起而傳先生之學，如馬、鄭者流，爲之箋傳，海内乃得共聞先生之學。不才如懋麟，亦得竊附於曼卿之列。則世之見詬者，或亦可以少息與？

曹禾《漁洋續集序》　先生去眉山遠。當淫詞冒義流學守株之後，毅然任摧陷廓清之責，遠承正始，力排僞體，求古人於千百載以前，距之近代，分其源流，條貫涵泓，蓄蘊久而大會其心，然後發於詞，觀者駭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也。宣於口，學者得其旨，若昭昭揭日月而行也。蓋自來作者皆受成於先生，而風雅之統復聚於今日。

杜濬《紅橋倡和詩序》　揚州自古名士游宦之地。而風流獨著，稱醉翁、東坡二公，皆有游平山堂小詞，醉翁「江天渺渺沒孤鴻」、東坡「三過平山堂下」之句是也。今城外西北，向有紅橋跨流水。五六月間，芙蕖盛開，則酒旗歌板，游人竞集，爲一郡之勝。過橋一水不數里，即走平山堂道。而二公詞翰，至今六百年，得阮亭先生新詞，妙絕當時，始繼其響。甚矣，才之難也。然二公聖于文而詩稍遜。今阮翁詩格至高，所爲小詞，復極旖旎之致，若出兩手，各自專家，此乃尤奇耳。至若先生理揚，難于歐、蘇時十倍。顧乃政成而誦聲作。以其余閑，覽方内之勝，詩詞迭出，膾炙人口，則其風流又不可勝道者哉。

尤侗《漁洋山人集序》　往予杖策走燕，齊道上，每過郵亭野店，輒有新城王西樵、阮亭兄弟題詩。詩既驚人，而使筆斗大，龍拏虎攫，解鞍造食，坐對移晷而不能去。無何，阮亭司理揚州，數遣問訊，卒卒不得往。今乙巳春，召入儀曹，行有日矣。予憮然曰：「及是不面，交臂失之。」粟馬幷程，徑造其署。適西樵亦從長安來。握手談讌，恨相見晚也。阮亭出所刻《漁洋山人集》，讀之，瀾汗砰砰，卬然足以駭矣。復次壬癸甲三年詩，而命序于予。予方舌撟而不下，其敢序阮亭乎哉。【略】夫揚州，東南一大都會也。官其地者，車馬相撞，板笏相接，判事之不遑，何遑高賦哉。乃阮亭岸幘嘯咏，終日不輟，一似杜門却軌，幽居無事者之所爲，況乎翱遊上京，出入禁闥，瞻北闕之崔嵬，眺西山之蕭爽，其所撰述，不有十倍今日者耶。此行吟山澤之夫，所以望崖而返也。夫若木之光，非爝火之可奪；滄溟之波，非涔蹄之可追；輪囷之材，非繩尺之可算。然則予向者於郵亭野店，詫新城兄弟之題詩者，其猶未免於管窺也夫。

張雲章《蠶尾詩集序》　我師新城王先生，以詩名海内者四十年。自縉紳先生下至縫掖士，言詩者必歸之先生，聞焉而慕，見焉而悦，自度其力之必不能至焉而服，爭相趨而師尊之，極一世之宗工秀人無異詞，或以爲太白、子美，或以爲退之、子瞻，固皆擬之而得其倫矣。然而，先生實不爲李，爲杜，爲退之、子瞻者。其澄淡簡遠者，得之二謝、淵明、王、孟、韋、柳；其舒和高暢者，得之何、劉、鮑照、沈、宋、王昌齡、李頎、錢起之徒；其抑揚遒壯，得之子建、公幹、子昂、達夫、常建、杜牧之諸人；其風容色澤，亦間而爲徐、庾、溫、李。而時時出其力，與太白、子美、退之、子瞻馳騁角逐，則不見其毫釐分寸之不迨焉。至由四君子而下數之，如放翁、石湖、趙閑閑、元遺山、高季迪、李西崖，世皆號爲詩人之宗者，以視先生，抑亦莫之及也。學者以先生追配太白、子美、退之、子瞻，固有不相同而相雄峙者乎。【略】先生《漁洋前後集》及《蜀道》、《南海》集之刻，學者幾于家有其書矣。復次其乙丑以來之詩爲二卷，謂之《蠶尾集》。先生曰：「我少壯時，歲得詩不下三百首。今十年之中，而所作止是，子其爲我序之。」雲章嘗見向之爲詩者，人盡曰我師盛唐而規摹聲響，汩喪性靈已甚。自有先生之詩，唐人之眞面目乃出，而又上推漢、魏，下究極于宋、元、明，以博其旨趣，而發其固蔽。以迄于今，海内才人輩出，則又往往自放于矩矱，以張皇譎詭爲工，滔滔而莫之反。先生近年遂多爲淡泊之音，以禁其囂囂無益者，雖向之所作，極其意所欲言，未嘗一語有溢于情性禮義。而今尤範以性情禮義之正，使之自唐而遡之，以不遠于風雅之傳，亦猶之窮河源者必返之崑崙星宿，泝江流者必返之沃焦羊膊，此則先生茲集之微意歟？雲章不敏，所謂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然以太學弟子，從先生遊有年矣。前之所言，乃天

下所共見，于先生非自雲章發之也。後之所言，則先生以詩立教之旨。而是集之刻，尤願與世之同志潛思而知本也哉。其曰《蠶尾集》，取之東平之山，在小洞庭河中者。唐蘇源明《宴遊詩序》，有「左拂蠶尾」之言。而先生詩，亦有云「積雪明蠶尾，浮雲下洞庭」者，可以想見其處云。

吳陳琰《蠶尾續詩集序》 是集起乙亥迄甲申，先生官少司農以至今人司寇京師之作。中間甲子使粵，丙子使蜀詩亦與焉。其風格高夐，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而清遠蕭澹，則仍自陶、韋門庭中來，信乎捨筏登岸時也。先生夙有歸志，屢請未果。今年冬獲賦遂初，角巾歸里，籃輿笻杖，逍遙乎長白錦秋之間，著書必日益富。余以先生未至西湖爲欠事，擬邀先生留題湖山，用補全集之缺，俾南方學詩者幡然一軌於正，先生儻有意乎？作者良難，眞詩尤絕少。吾願讀先生詩者，先求先生之神韻而會意於色聲香味之外，庶可與參詩家最上乘也夫。康熙甲申十月，錢唐後學吳（陳琰）謹序

黃晟《帶經堂全集序》 國朝【略】詩學正宗，微新城王阮亭先生則莫與歸也。

歸莊《王阮亭憶洞庭詩序》 余讀先生全集，自燕、齊以至淮南、江左，名勝古蹟，六年之中，題詠殆遍，不以簿書鞅掌損其勝情，詩之才調風格，又壓等輩而躡古人。他日擁傳按節，倘在楚地，得果洞庭之緣，知必更有驚人之作，與吳楚乾坤之句爭雄千古。

《本事詩後集》卷一〇 西樵司勳曰：貽上蚤負夙慧，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弱冠登進士，爲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於蜀崗、紅橋間，擊鉢賦詩，香清茶熟，絹素橫飛。故陽羨陳維崧其年有「兩行小史艷神仙，爭寫君侯斷腸句」之詠。至今過廣陵者道其遺事，彷彿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宗元鼎定九贈阮亭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又云：「淮南風景幾人知，好是清明細雨時。酒冷香殘腰帶減，詩狂他日想王維。」

宋犖《漫堂說詩》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顧嗣立《寒廳詩話》 阮亭先生絕句有末句直用古人成句者，如《題鄒衣白畫》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白山人去不還。卻憶題詩東澗老，『夕陽粉本出關山』。」《題小長蘆圖》云：「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七字愛吟楊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亦一體也。

趙執信《談龍錄》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隸也。

又 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涔』誤『潯』，涔陽近湘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又 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此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

又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又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略】江都汪主事蛟門懋

麟，王門高足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厓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

又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熟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眞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又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爲無當，請移諸阮翁。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王士正，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爲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潛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艸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蹟。」先生時年十一歲，即應聲曰：「閒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髫時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潮上下，況逢新燕影差池。」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有《落箋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爲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既早達，因得棄帖括弗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靡不窮其流別，而折衷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先生年甫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大家。既從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久之，坐失出罷官，即日就道歸里，葺夫于亭別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後七年，爲辛卯歲，瘍疾大作，顚連床簀間，自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而使節所經，遍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其韻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斷簡，融液薈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其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氣超乎鴻濛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嘆天人也。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楊子之言而三嘆息也哉。

張宗柟《帶經堂詩話纂例》　漁洋山人詩筆縱橫，上溯八代、四唐之源，旁涵宋、金、元、明之變，體兼衆美，妙極天成。汪太史堯峯少所許可，首推爲本朝大家，良非虛語。【略】山人倣元秀容作《論詩絕句》，又嘗拈「神韻」二字示學者，於表聖「美在酸鹹之外」，滄浪「一味妙悟」之旨，別有會心。然觀其與人書云：「近撰《五言詩凡例》，此書成，未敢以示人。」又云：「此處正覓解人不得。」豈即遺山首章之意，雖稍費疏鑿，不妨仍使涇渭並流邪？抑水月鏡象，固有難以舉似者邪？是中三昧，須慧心領取，鈍根人那得知。

查爲仁《蓮坡詩話》　王阮亭司寇寄懷其兄西樵兼答冒巢民感舊之作云【略】。此詩深得義山神味，正不妨與《九日詩》格調相同也。

又　半山詩：「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極平澹中意味無窮。漁洋聽琴詩：「曲罷孤月明，溪光散清泚。主客無一言，露坐攬衣起。」二詩皆可細參。

《覲齋詩談》卷四　王阮亭最惡《八哀詩》，病其拖沓晦澀，幾不成句。

《柳南隨筆》卷四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江爲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烟。」「青山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

又卷五　（龐）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國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坡。此處有

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吊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略】又《牡丹亭》詞曲，有「兩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者，以限韻「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傳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因篤）以蓋頭、兩絲、風片、烟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夫詞曲不可入詩，予前以言之。觀于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

《柳南續筆》卷三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淵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勗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又卷四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眞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混淪，則全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世，自是間代清律，非柴烟糞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爲然。

又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重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爲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簠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掊擊乎？

《國朝詩話》卷一　王新城詩，一代宗匠，總是風騷絕世。論魄力，《蜀道集》最勝，五言律尤生平所少。

又　有一僧假紺池和尚（宗渭）「亂松殘雪寺，孤磬夕陽山」句，謁王阮亭先生，先生極賞之，贈詩云：「愛公殘雪句，何減《碧雲篇》。」余謂此等詩初無深意，不過錄唐人幽淡句子作藍本耳。

又　王阮亭七言絕句，以夢得、義山、牧之爲宗，間啓秀於宋、元，藝林競賞，大約在使事設色。予意宮詞、懷古、題畫、《竹枝》諸體，點染生新，自是作手，終以眼前情景，天然有興會有情寄者，爲最上乘。

又　近人論詩，或詆新城近體爲新聲忘倦，以其多尚丰神也。獨不見「絕頂高秋盤鸛鶴，大江白日踏黿鼉」，「城上風雲猶護蜀，江間波浪失吞吳」，「高秋華岳三峯出，曉日潼關四扇開」，「兩戒中分蟠太華，孤城北折走黃河」，「大江日夜流如昔，武帝雄風去不還」，「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等句乎？惟《秋柳》四律，韻遠而骨媚，初非正宗，《精華錄》猶未割愛，遂貽口實。先生有《趙北口見秋柳》二絕句【略】。幾使讀者亦欲下宣武之淚，轉勝律句也。

又　新城《論詩》諸絕，秤等不踰，且多寓意。獨不解者，李滄溟詩雖有習氣，七言近體自推高手，乃云：「未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

又　登燕子磯詩，泥於眼前，則興寄不遠，泛從興亡着筆，皆是金陵懷古詩也。新城「岷濤萬里望中收」，先喝大勢。「振策危磯最上頭」，擒住題面，已如建瓴。下六句步步得手，自屬絕唱。

又卷二　漁洋生自世家，青年科第，目擊遺老漸就衰謝。順治、康熙之際，正聲甫奏，王、李流弊亢而浮，鍾、譚流弊僻而細，猶有存者。慨然以風雅自任，天姿學力又皆秀絕，操王、孟宗旨，陶鑄天下士。士被吹噓者，大抵務爲冲淡蘊藉，雖歷久亦有蹊徑，要無俗氛入其壇坫。昭代輶軒，應推首功。先生謁虞山尚在早歲，虞山一見，以代興相許。至今追思餘韻，虞山老眼，先生苦心，皆不朽也。

《國朝山左詩鈔》引張篤慶《偶然草序》（阮亭）詩長於山林景物之作，有紫桑籬下風味，殆天性然耳。此亦如酈注《水經》，能寫山水變態。而其意興一往，蕭然簡遠，離去塵垢甚遠。

《說詩晬語》卷上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

又卷下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　漁洋少歲卽見重於牧齋尚書，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內尊爲詩壇圭臬，突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身後多毛舉其失，互相彈射。而趙秋谷宮贊著《談龍錄》以詆諆之，恐未足以服漁洋心也。或謂漁洋獺祭之工太多，性靈反爲書卷所掩，故爾雅有餘，而莽蒼之氣、遒勁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壯沉鬱每在亂頭粗服中也。應之曰：是則然矣，然獨不曰懽娛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愚未嘗隨衆譽，亦非敢隨衆毀也。【略】全集以明麗博雅勝者居多，然恐收之不盡，茲特取其高華渾厚有法度神韻者，覺漁洋面目爲之改觀。

薛雪《一瓢詩話》　羅江東：「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阮亭先生謂二句最劣。

又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　王漁洋紀行詩詞多假借，不及工部諸篇善寫風土人物，千餘年後過其地，彷彿如見。然其佳句若《入棧》云：「棧雲高不落，隴樹曉還蒼。」《出峽》云：「扁舟天上落，回首萬灘高。」《過徐州》云：「大風過泗上，落日照彭城。」他詩云：「不見煙中人，空聞煙中語。」又：「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皆超然獨絕。又七律《聞雁》云：「懷人江上楓初落，卧病空堂雨易成。」《題趙子昂牧羊圖》云：「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馬已朝周。」《秋柳》詩云：「愁生陌上黃驄曲，夢繞江南烏夜村。」又：「空餘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又：「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皆空靈超脫，寄慨遙深，不愧才人之目。

《說詩樂趣・雅什門》　王阮亭先生詩，古質斑斕，望之如周、秦法物，非同近玩，而清氣未嘗不映入眉宇。

又　王句如：「三楚風濤杯底合，九江雲物坐中收。」又：「桃葉陳兵猶旦暮，楊花聽曲益悽涼。」「烟横谷口虛堂白，路入山腰古洞青。」皆能以雄情大力，開闢蠶，不欲隨人作靡靡之音者。

田同之《西圃詩說》　前人論詩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而漁洋先生獨主神韻。「神韻」二字，可謂放出三昧，直足千古。

又　詩中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卽古人亦不多覯。唯阮亭先生刻苦於此，每爲詩，輒閉門障窗，備極修飾，無一隙可指，然後出以示人，宜稱詩家，謂其語妙天下也。

又　昌黎遺賈浪仙詩：「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終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漁洋遺趙怡齋（善慶）詩：「自失馮逡五見秋，腹悲三度過陵州。山川不遣英靈盡，又見清吟趙倚樓。」全脫胎昌黎，然而青于藍矣。

又　漁洋論梅花詩曰：「如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余初閱之，不甚深知。及觀唐釋齊己《風騷旨格》云「下格用事」，方曉暢此旨。然今之詩人，恐不免以下爲上矣。

湯大奎《炙硯瑣談》　史衍存嘗仿傚、王二公作《國朝詩評》一則云：「王阮亭如上苑春花，瑤臺秋月，芳菲滿樹，光景照人。」

《劍谿說詩》卷上　新城公於建安諸子，獨不喜劉，（見《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至謂無一語可採，毋乃過與！

又　蕭梁一代，新城公謂江淹、何遜足爲兩雄。

又　王、孟齊名，李西涯謂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謂孟不及王。

又　新城先生（《居易錄》）曰：「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濶不切事情。」此論似過當，然自是古今獨見。

又卷下　詠史詩當如龍門諸贊，抑揚頓挫，使人一唱三歎。咏古人卽採摭古人事蹟，定非高手。試看老杜咏昭烈、武侯詩極多，何嘗實填一事，而俯仰傷懷，將五百餘年精神，如相契合，是何等胸次也？漁洋先生詩，如《謁少陵祠》、《題三閭大夫廟》等作，幷組織極工，才思極贍，而讀罷茫然無所感發。後來作手，必有短長之者。然余非知之深，愛之至，亦何敢遽發此言哉！賈誼吊屈原，以謫長沙也。史遷以屈、賈合傳，從其類以見志也。自漢以來，感其事作爲文詞者，亦何非拓落人耶？而漁洋先生以郎官主試西川，歸塗過三閭大夫廟，有何鬱抑而賦此詩？宜其歔欷無涕，讀者必不爲之興哀也。

又《又編》　許彦周亟稱《邶風》「燕燕于飛」，可泣鬼神。阮亭先生復申其

說，爲萬古送別詩之祖。

《茶餘客話》卷四　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二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隨園詩話》卷二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眞。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奡，爲王、孟、韋、柳則有餘，爲李、杜、韓、蘇則不足也。余學遺山，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娸。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又卷三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弢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卻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豎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思，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況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眞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爲過。其修詞琢句，大概捃摭于大歷十子，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于盛唐，蹈七子習氣，在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遜奉若斗山，瑣沙、心餘棄若芻狗，余以爲皆過也。」

又卷四　或問：「明七子摹倣唐人，王阮亭亦摹倣唐人，何以人愛阮亭者多，愛七子者少？」余告之曰：「七子擊鼓鳴鉦，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人厭。阮亭善爲角徵之聲，吹竹彈絲，易入人耳。然七子如李崆峒，雖無性情，尚有氣魄。阮亭于氣魄、性情，俱有所短。此其所以能取悅中人，而不能牢籠上智也。」

又　近有《聲調譜》之傳，以爲得自阮亭，作七古者，奉爲秘本。余覽之，不覺失笑。夫詩爲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各有聲調，無譜可填。杜甫、王維七古中，平仄均調，竟有如七律者，韓文公七字皆平，七字皆仄，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縛之也。倘必照曲譜排填，則四始、六義之風掃地矣。此阮亭之七古，所以如杞國伯姬，不敢那移半步。

《雨村詩話》卷下　杜詩有最瑣屑事，且爲莫須有而煌煌成篇者。如「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唇」。蓋爲酒詠也。而酒並未見，懸憶成篇，因用「聞道」二字以虛之，所謂無聊之甚也。杜老原不在此處要好，而亦未嘗不好，故題曰《撥悶》。人遇舟行岑寂，紙筆在前，往往有此興致。近見王漁洋批本，全行批抹。嗟乎！此漁洋詩之所以不如杜也。俗謂「朱貪多，王愛好」，信然。朱謂竹垞。

《北江詩話》卷一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略】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

又卷二　王新城尚書作《聲調譜》，然尚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實受聲調之累。唐、宋名家、大家，均不若此。

又卷三　王文簡詩，律體勝於古體，五、七言絕句又勝於五、七律。余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國士橋邊水，千秋恨不窮。如聞杜厲叔，死報莒敖公。」《蜾蠃夫人祠》一篇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以爲此非詩人之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又卷四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

又　用前人名句入詩，仿於元遺山，而成於王文簡。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若王文簡用杜詩「意象慘淡經營中」，而必改末一字爲「成」字，非湊韻，則直欲掩其迹耳。點金成鐵，其能爲文簡解乎！

又卷五　詩之遇合，有得之於杜帖者。吾鄉錢侍講名世，未遇時，留滯京邸，歲除，幾無以爲生，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尚書，素好士，錢不得已，以春帖子干之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文簡大契之，周卹甚至，幷爲延譽。錢不久遂登上第。

法式善《梧門詩話》　近來尊漁洋者，以爲得唐賢三昧；貶之者，或以唐臨晉帖少之；二說皆非平心之論。夫漁洋自有不可磨滅之作，其講格調取丰神而無實理，非其至者耳。後人式微，不克振其家聲，可爲悼嘆。

《拜經樓詩話》卷四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皆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於用書，愼於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濶，使人讀之，皆能

稱快。

《甌北詩話》卷一〇　其名位聲望，爲一時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然阮亭專以神韻爲主，如《秦淮雜詩》有感於阮大鋮《燕子箋》事云【略】。《儀徵柳耆卿墓》云【略】。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而元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豪邁律切」者，往往見絀，終不足八面受敵爲大家也。

舒位《瓶水齋詩話》　趙秋谷嘗乞漁洋爲《觀海集》序，未允，遂相詆諆。又著《談龍錄》，皆非服人之論。秋谷有論詩絕句云：「畫手權奇敵化工，寒林高下亂青紅。要知秋色分明處，只在空山落照中。」此詩似爲漁洋而發，而此論則知詩者也。近蔣心餘先生論漁洋云：「蘭麝繞珠翠，美人在金屋。以之待姬姜，未免傷幽獨。唐賢臨晉書，眞意苦不足。」可爲定論。

《石洲詩話》卷一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右丞加「漠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蓋李嘉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又　漁洋云：「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鴟鷹鵰鴙鵠鵾』，『騅駓駱驪騮騵』等句。近又得五言數語，韓詩『蚌螺魚鼈蟲』，盧仝『鰻鱣鮎鯉鰌』」云云。然此種句法，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卽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蓋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此體幽閑貞靜，何可雜以急管繁絃？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是《生查子》詞」者，卽此旨也。至於五言詩，則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叙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爲盡變也。

又　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祕妙，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漁洋先生韙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

又　「乃是蒲城鬼神入」，阮亭抹之，豈虞其戇耶？然妙處固到極頂，看其上下銜接，是何等神理！不以阮亭之抹而稍減也。昔太倉王宮詹（原祁）嘗自言作畫「使筆如金剛杵」，此可以參杜詩。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不着邊際，見地自高。此所謂言各有當也。卽如歐公《明妃曲》後篇，阮亭亦嘗譏之，而其妙自不可及。

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蓋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

又卷二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講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皆不事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卻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尙恨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又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略】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

又　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又　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卽如《湖陰詞》等曲，卽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

又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

又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

又卷三　《舟中聽大人彈琴》一篇，【略】阮亭亦第以格韻之高選之，其實在蘇詩，只是平正之作耳。

又　《東坡集》中《陽關詞三首》，【略】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略】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塡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

又卷四　漁洋先生所講神韻，則合丰致、格調爲一而渾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謂之集大成可也。

又　晁具茨詩高逸，漁洋極賞之，然邊幅究不能濶大。至《送一上人還滁》一詩，則無咎不能爲也。漁洋所心賞當在此，而吳鈔乃獨不取之，蓋以爲涉禪耳。

又　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

又卷五　長沙陳志同歌行，【略】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藁》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泰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如《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尚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

又卷六　《醉時歌》：「『相如』二句應刪。結似律，不甚健。」按此卻是漁洋評，而實謬誤。【略】愚嘗謂空同、滄溟以格調論詩，而漁洋變其說曰神韻；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漁洋意中，蓋純以脫化超逸爲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實際，豈容一概相量乎？

又　《示從孫濟》：「『所來爲宗族』二句，笑柄。」按此是漁洋評。其意以超逸語爲古雅，故見此等句若近質率者，輒笑之。其實論詩不應如此。

又　《沙苑行》：「結未喻。」按此亦漁洋評。不知其意欲如何收束？此結句正不當深求也。

又　《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紅綻雨肥梅』，俗句。」按此則是漁洋評也。漁洋以超逸立格，故應戒人看白香山詩也。

又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詩罷地有餘」二句密圈，「用才」句抹，「翠螭」二字抹，「未闕」句抹。按漁洋以此八詩爲鉅篇，原自與前人贊賞略同。其所摘累句，則漁洋於詩，以妙悟超逸爲至，與杜之陰陽霄帥、利鈍並用者，本不可同語也。

又　約而言之，葉石林可謂「以意逆志」，上溯魏、晉者，此原是漁洋論五言詩之大旨，其所鈔《三昧》、《十選》，皆此職志也。然漁洋於六朝則鈔及庾子山廿韻之作，而於唐則轉不取十韻外者，何也？故其於初唐亦止取短章以爲近古，而長篇則以爲近靡，又何論元、白諸篇矣。若杜公五言古詩，長篇如《北征》諸作，正復何減《雅》、《頌》，而可以長短較量乎？所以就學杜言之，人皆知其高古雄渾，而其用鈍筆處，不如其用利筆之適於諷誦也。即如「苗滿空山」一聯，更無人理會矣。觀古人墨蹟，遇禿毫處，則嗤爲敗筆者，人皆如是耳！然而杜詩初不以鈍筆見長，即漁洋之每摘杜公累句，固於學杜之理，非其至論，而亦於評杜之妙，初不相妨也。杜詩固不因漁洋之摘累句而稍有損，即漁洋之論詩，亦豈以其摘杜累句而有損乎？況愚所見漁洋評杜之眞本，其所圈識，尤關精微之詣。

又　以近日王漁洋標舉神韻，於古作家，實有會心。然詩至於杜，則微之係說，尚不滿於遺山，後人更何從而措語乎？況漁洋於三唐雖通徹妙悟，而其精詣，實專在右丞、龍標間，若於杜則尚未敢以瓣香妄擬也。惟是詩理，古今無二，既知詩，豈有不知杜者？是以漁洋評杜之本，於詩理確亦得所津逮，非他家輕易下筆者比矣。

又卷七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章論陶詩也。而注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略】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未可以後來王漁洋謂韋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

又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即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原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又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拈此二句，非第趁其韻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卻押「華年」於下，乃是此篇迴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

又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柳詩繼謝之注，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韋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於唐賢撰《三昧集》矣。其爲《五七言詩鈔》則皆三昧也，皆三昧則皆舉隅也，奚又擇諸？曰：擇其最易見者，擇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客曰：然則子所不舉者，其皆三昧乎？非乎？曰：請循其本。夫漁洋先生，既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因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夫所謂氣格高者，以神乎？以貌乎？說者必曰以神，非以貌也。然則有明李、何之徒，文必西漢，詩必盛

唐、必杜者，亦曰以神，非以貌也。吾安能必執以爲漁洋是而李、何非乎？吾故曰：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虛，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也。七言視五言，又開闊矣。是以學人才人，各有放筆騁氣處。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先生又惡能執一以裁之？夫是以不得已而姑取短章也，爲其騁之尚未極也。然而仁知見矣，浮沈判矣，眞贋雜矣，微乎危乎，不可以不愼也。原先生之意，初不謂壯浪馳騁者，非三昧也；顧其所以拈示微妙之處，則在此不在彼也。卽先生述前人之言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僅言短章乎？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豈僅言短章乎？知其不僅在此，而姑舉此以爲一隅先也，或有合於先生之意歟？

又　所以必拈取七言者，五言多含蓄，七言則疑於縱矣，故不得不舉隅證之。且愚所爲舉隅者，直就漁洋先生所舉之隅言耳。

又　鮑明遠《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第三）【略】。附錄李翰林《烏棲曲》【略】。太白此篇亦漁洋所鈔，而云附者，正不欲求備之意也。古人各有極至，豈敢有所軒輊？然而言各有當，願吾學侶共質之。

又　王右丞《夷門歌》【略】。所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又　《隴頭吟》【略】。此則空際振奇者矣，與前篇之平實叙事者不同也。愚所以說但舉前一篇已足也。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別有在？卽如後來空際振奇之作，無過元遺山。遺山奇情健筆，揮斥八極，處處可作三昧參也。然而漁洋平生所追摹者，只得「韲山寒食泰和年」一句耳。

又　王少伯《城旁曲》【略】。漁洋取韋蘇州詩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又嘗取高敖曹詩云：「壠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並非二理。學子參之！

又　李翰林《金陵城西樓月下吟》【略】。太白詩無一首不可作三昧觀。獨舉此者，亦不求備之意。且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此以爲五言之正，不必言矣。至於「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至於「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而亦以爲五言之正。先生乃又云：「太白有古調，有唐調。」其實神來氣來，何古調、唐調之可分耶？而七言復何區別之有？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青蓮、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此二語道盡矣。漁洋先生乃謂古今詩家齊名者，惟太白與子美不相似，豈猶未見及此乎！若義山之論，可謂眞能知詩，眞能知李、杜者矣。至於漁洋所謂三昧，其說出於嚴滄浪，雖以此義言李、杜，亦無不可，而實未足以盡李、杜耳。漁洋極不喜人作《騷》體，然如太白之《遠別離》、《夢遊天姥吟》亦未嘗不取之。此亦見先生之不滯於一見也。先生論詩絕句，取太白懷謝朓及王維畫孟浩然二事。爲之注者，於孟浩然一首但敷衍本事而已，未知其意所在也。愚按先生《香祖筆記》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如何？先生舉二詩答之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落日空聞鐘。」此前一首雖與謝朓事不同，然先生之意，大約如此。愚今爲補注此一條，直可作先生全部詩集之總注耳。

又　《杜工部曲江》（三章之第三）【略】。此在杜只偶然耳，在先生則以爲三昧也。

又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略】。此詩豈得僅以漁洋之三昧論者。然卽以漁洋之三昧論之，則亦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沈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其論某體格當用某家也，曰：「亂離叙述，宜用老杜。」然則先生意中，豈不竟以變風變雅視杜矣？【略】漁洋先生不喜詩有龍虎鉛汞氣，其於太白此等處，亦微有別擇焉。是故「蓬萊織女」、「倒景瀟湘」之篇，吾未敢輒舉之。先生又不喜多作刻畫體物語，其於昌黎《青龍寺》前半，

蓋因「炎官火傘」等句，微近色相而弗取也。是故《麗人行》後半之妙，眞三昧神境矣，而前半有寫物比擬之語，吾亦未敢舉之。至於《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後半一往不收之音，尤爲神妙。然而四如之調，吾尙未揆先生意中何如矣？　先生又不喜詩中用經語。如杜公《槐葉冷淘》篇之類，往往意弗善之。然至於「丹靑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是水中着鹽，點化之妙，正三昧神理也。　此篇古今膾炙人口，【略】今由漁洋所講三昧之理，澄定觀之，原不使人稍存摹擬之見，而既經拈取，又誠恐學者執迹而尋也，故爲極言臨摹之不易，庶幾其深造而自得之乎！　然則千古以來，此段神理，竟無繼踵者耶？　曰：　太史遷叙鉅鹿之戰，至「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一段，後來實無第二，則或以「昆陽屋瓦皆震」一段，略可仿之。此篇中間一段是斷不能仿者，則或如東坡《鳳翔八觀》內《王維、吳道子畫》一篇略可髣髴乎？　此亦不求合而自合之一驗也。漁洋先生述其與友人論詩，似亦卽是此理。但於此篇專取「一洗萬古凡馬空」一句，於坡詩專取「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則似欲於此二處各挈其渾活一語，以爲居要，蓋猶是時文家言也。

又《再和明妃曲》【略】。先生《香祖筆記》以「耳目所及」二句，議論近腐，與高季迪作同譏。而此篇卻鈔入《七言詩》者，何也？　自嚴儀卿以不落言詮爲詩家上乘，漁洋力宗其說，以爲三昧在此，此其所見固超矣，而亦有未可概論者，須相其氣體神理也。況此篇「耳目所及」二句，正是唱嘆節族耳，何嘗是議論乎？　此乃眞所謂不着一字之妙，而何以云近腐耶？　蓋漁洋先生豈無一二未定之論，而後人一概奉爲圭臬，則失之矣。

又　蘇東坡《王維吳道子畫》《鳳翔八觀》詩之第三【略】。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尙非知言者。

又《郭綸》【略】。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得之。

又　晁具茨《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略】。此篇可作漁洋先生《三昧集》總序。　具茨詩自不能居先咎之上。漁洋乃謂一鱗片甲高出無咎者，專指此一篇言之耳。大約漁洋所說三昧之理，不宜於道家鉛汞語，而宜於禪家語；然又不盡是如此，此所在乎善參活句者矣。三昧有山水語，有禪悅語，有邊塞語，要之其理則一也。卽如放翁「大梁二月杏花開」一篇，亦漁洋所謂三昧也。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卽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爲能事，而漁洋未嘗不於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

又　元遺山《湘夫人詠》【略】。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並騁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龐矣。然視後來之吳立夫、楊鐵厓、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略舉一篇以印證漁洋法乳，要亦於神骨辨之。漁洋先生平生追摹元遺山，只在「誰山寒食泰和年」一句，此一三昧之發凡也。漁洋嘗舉昔人所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及「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理誰能喻之！

又　虞道園《題柯敬仲畫》【略】。漁洋讀道園詩，但舉「靑山一髮是江南」一句，尙不若此篇句句是三昧也。

又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二首》【略】。漁洋先生拈取三昧，蓋專在王、孟一派，與道園之深詣本不同調；然其錄道園詩，則能知道園者矣。卽此具見漁洋詩眼之不可及。

又　吳淵穎《次韻傅適道虎陂閘舟中》【略】。淵穎集，漁洋少時所服膺者。取材極博，而肌理稍龐。其雄秀天然處，則亦漁洋所謂三昧者也。

又《漁洋詩髓論》　予來山東，亟與學人舉漁洋論詩精詣，而其間有不得不剖析者。蓋昔之推漁洋者太過，而今之譏漁洋者又太甚；二者相權，則無甯過推之矣。其過推者，蓋由未識漁洋心眼造微處，故稱引徒博而不衷於所安；其實漁洋固未嘗必以李、杜自任也。昨以《三昧集》不錄韋、柳，而五言不鈔王、孟，欲觀齊、魯士人所得，乃竟有援趙秋谷語疑漁洋之選未當者，此則大不可也。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姑無辨；第其意在於齮齕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啓矜焉。性情之謂何？　溫柔敦厚之謂何？　愚所以不敢不辨也。客曰：「漁洋自言與海內論詩得髓者，惟一吳天章耳。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眞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　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蓮洋，曰丹壑。皆舉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客曰：「子言詩於齊、魯，則滄溟、華泉，其詩髓所繫歟？」曰：「是有辨也。華泉專以絕句與信陽、北地爭勝毫釐；而滄溟學杜，雖接何、李，然五言詩初不鈔及之，而特以徐、高並錄者，此漁洋之深意也。」客曰：「子窺漁洋之意，於遺山、道園何如？」曰：

「卓哉漁洋之識也！蓋平生職志在遺山，而於道園尤能得其微意。其論少陵曰：『子美與孟襄陽不同調，而能眞知之。』故漁洋與道園不同調，而亦能眞知之；與山谷亦不同調，而能眞知之，視竹垞之譏黃詩者何如矣！」客曰：「所安、深裹若何？」曰：「先生於元不推楊而推吳者，猶之高視《長慶集》耳。陳所安之於道園，奚能並論乎？此則不必以初唐專取短章爲疑矣。」客曰：「然則於蘇若何？」曰：「蘇律可以補李之闕，而先生置之，然於《郭綸》一篇，遂以爲司空王官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客曰：「然則推是以言杜可乎？」曰：「愚固嘗極言三昧不錄李、杜之故矣，此愚所不敢質言者也。然而杜之神理，亦惟漁洋能識之。善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相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顧詆棋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司空圖）遺意，先生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載詩家也。而秋谷第援馮氏以爲辭者，豈非矜氣之過乎？二李言格調，而先生言神韻；格調化而爲神韻，則千彙萬狀，皆歸大冶，而豈傷於執一乎？漁洋於五言言陶、謝，言韋、柳，而於七言乃言《史》、《漢》。昔東坡亦教人熟讀《三百篇》及《楚騷》耳。然則由漁洋之精詣，可以理性情，可以窮經史，此正是讀書汲古之蘊味。而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乃專對貌爲唐賢之滯迹者言之。其鈔五七言，則《三百篇》之正路也；其選《萬首絕句》，則樂府之息壤也；其《三昧十選》，則《十籤》之發凡也。學者及此時熟復先生言詩之所以然，而加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殆庶幾矣！其僅執選本以爲學先生，與夫執一端以議先生者，厥失均也。」

《嘯亭雜錄》卷八　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署，無所施展。張文端公（英）時值南書房，代爲延譽。仁皇帝亦素聞其名，因召漁洋入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覩天顏，戰慄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爲墨丸，私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爲非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上因命文簡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又卷九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仁皇帝甚爲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唱，爲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沒無卹典。純皇時與沈文慤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間曰：「因不讀王某之詩，蓋以其卒無謚法，無所羨慕故也。」上因命同韓文懿（菼）補謚焉。

《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略】當日如何下筆，後人如何竟傳，而又選「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三十年前此院遊」，「妃子偷尋阿鬾湯」等作何也？《清平調》原非太白佳處，然神氣飄逸自如，迥非中晚人所能摹襲。漁洋選中晚宮詞，纍纍盈幅，而削此三章，舍天姿而取脂粉，又何也？王建《宮詞百首》，雅正而有餘地者甚希，選至廿四首，猶嫌其濫。然建之《宮詞》，意境不高，尚非苟作。至羅虯《比紅兒詩》，王渙《惆悵詞》，複意砌詞，冗沓甚矣，重疊載入，又何也？

又　漁洋謂：「左司五絕，源出右丞，加以古澹。」愚按左司古澹清麗，詩源自出魏、晉，非出右丞，其年代不甚在右丞後。詩之古澹，本與右丞相似，非「加以古澹」也。古澹由氣骨，豈由加增而得者耶！

又卷二　韋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范德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王貽上「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巧朴之分也，而時代之遠近寓焉矣。

又卷八　右丞、東川、常侍、嘉州七古七律，往往以雄渾悲鬱，鏗鏘壯麗擅長，漁洋選入《三昧集》，十居其四五，與其初意主於「鏡花水月」、「羚羊挂角」、「妙在酸鹹之外」者，絕不相合。此等詩如明珠美玉，千人皆見，誠不可以無選；顧既專拈興象，託喻禪悅，似不得以此自亂其例。漁洋爲一代宗工，所選五、七古既傷於繁，猶曰與宋牧仲共之；《唐詩十種選》多遺絕作，猶曰元本則然；若《三昧集》，則其一生之宗旨，隻眼之冥搜也，而又參差不整如此。此皆由好標名目，以張壇坫，而千古傳誦之作，又愛不忍割，故進退無所據，而強以附之耳。今人競駁漁洋選詩神韻爲宗，未窺實際，詎知所選者固非專標神韻也。請得而斷之曰：《三昧集》之詩不可廢，《三昧集》之名可不從。

又卷九　于鱗于嘉州「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注云：「是三昧語，最要頓悟。」是卽漁洋《三昧集》之開山也。愚按嘉州此聯，宛轉入情，虛實相副，妙處正在目前，詮以「三昧」，轉覺鑿之使深，令人難喻。漁洋祖襲此論，亦好高之弊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詩，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較青蓮，色味不欠，形神頓跼，似難連類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漁洋以太白、左司並言，疑所謂復古者，復《選》體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闊，直將漢、魏、六朝一氣鑄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來仰承《三百》之緒，所謂「志在刪述」、「垂輝千春」者也，豈專主《選》體哉！予韙漁洋能揭明李詩五言之復古，而恐其以《選》體當之，猶非了義也，故錄而辯之。

又　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差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白、嘉州並稱，已爲失言。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阮亭云：「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吾謂唐詩亦正自有氣，宋詩但不及其內斂耳。

梁章鉅《退庵隨筆》　王漁洋最喜吳淵穎詩，初時句摹字倣，到後來自成片段，便全不似他。今集中尚存和淵穎兩詩，以原詩對勘，幾如硬黃響搨書。此卽其少年用功之迹，學者當善領之。

又　今之作樂府者，皆長短句之古詩耳。不知古詩有樂府，律詩亦有樂府。【略】今之編詩集者，必以擬樂府數篇弁其卷首，讀者或嫌其不似，或嫌其太似。雖以王漁洋之通才，而自定之《精華錄》，亦不免落此窠臼。

又　讀漢、魏、六朝詩者，以《昭明文選》爲主，而參看王漁洋之《古詩選》，足矣。其各家梗概，具見漁洋《古詩選凡例》中，蓋五言古詩之源流正變，悉具於此。

又　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最傳於世，然五言不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惟昌黎、香山不載，卽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

又　自王漁洋倡神韻之說，於唐人盛推王、孟、韋、柳諸家，今之學者翕然從之，其實不過喜其易於成篇，便於不學耳。

又　王漁洋力戒人看《長慶集》，此漁洋一家之論，後學且不必理會他。

又　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眞」字。漁洋所欠者，眞耳。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于學，故不能十分沆瀣，其實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又　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姦之尤者也。

又卷七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問花樓詩話》卷三　趙秋谷《譚龍錄》，爲漁洋作也。秋谷嘗從問聲調，祕不相示，論詩又多異同，適有譏斥漁洋詩者有「清秀李于鱗」之目，嫌隙遂成。余按《漁洋精華錄》，五、七言高調逸響，情景不匱，不得以《南海集》留別諸作爲全龍累也。簡齋詩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稱存比之「唐臨晉帖」。余友顧蒹翁大令，老於詩者，亦云：「漁洋愛好，標格自新。」余早事佔畢，於詩犹涉藩籬，錄此用當指南。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聽松廬詩話》　阮亭先生詩，同時譽之者固多，身後毀之者亦不少。推其致毀，蓋有兩端：一則標舉神韻，易流爲空調；一則過求典雅（卽「王愛好」之說），易掩卻性靈。然合全集觀之，入蜀後詩骨愈蒼，詩境愈熟，濡染大筆，積健爲雄，直同香象渡河，豈獨羚羊挂角。識曲聽眞，要當分別觀之。

又　漁洋入蜀後詩，多蒼健沉鬱。卽以近體論之，如《漫興》十首、《三閭大夫廟》、《少陵先生祠》、《陸宣公墓》（俱五律）、《夔府城樓望八陣圖》、《上凌雲絕頂》、《李元禮墓》、《馬伏波祠》、《趙承旨畫羊》、《陳楊徐劉諸人殉節詩（俱七律）》，皆傑作也。

《香石詩話》卷二　子才論阮亭詩謂「一代正宗才力薄」，因思子才之詩所謂才力不薄，只是誇多鬥巧，筆舌瀾翻，按之不免輕剽脆滑，此眞是薄也。阮亭正宗固不待論，其失往往在套而不在薄耳。食者不察，從而和之，以爲定論，何哉？

又　漁洋七絕自是我朝之龍標、供奉。

《蕘原詩說》卷三　明李滄溟論七言絕句，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第一，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第一。國朝王漁洋則推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蓋滄溟、鳳洲主氣，漁洋

主神，各自有見。

延君壽《老生常談》　東坡作詩，非只不能同孟東野之嘵苦，並不能如黃山谷之刻至，賴有天才，抱萬卷書，以眞氣行之耳。漁洋作詩，不能同吳野人之嘵苦，並不能如初白、秋谷之刻至，天才眞氣，又不能上追東坡，所以不免後人雌黃。

又　久則變，不變則不能推陳出新，勢所不得不然。漁洋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未嘗不佳，然無人瓣香矣。

康發祥《伯山詩話》　趙秋谷執信宮詹作《談龍錄》，以譏阮亭。夫阮亭之詩，如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又如美女簪花，綽約可愛。方之於龍，神通廣大，固有所不能。秋谷之譏，誠不謬矣！

又　漁洋咏古蹟詩，每於實處能虛，空際見巧，起結映伏，俱見匠心。

又　試觀漁洋五七古詩，如《蠡勺亭觀海》、《周文矩莊子說劍圖》、《慈仁寺雙松歌》、《登文游臺》、《焦山古鼎詩同西樵賦》、《南將軍廟行》、《昭陽顧符稹畫棧道圖歌》、《雙劍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井陘關歌》、《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元祐黨籍碑》、《僞漢劉龔冢歌》、《米海岳硯山歌爲朱竹垞翰林賦》、《甘泉宮長生瓦歌爲林吉人作》、《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諸作，皆如金碧樓臺，彈指即現，而又驅策風霆，雕鐫冰雪，非胸羅積軸，手握靈珠者，能如是乎？

又　王阮亭絕句如《國士橋》、《石城橋示倪雁園太史》、《高郵雨泊》、《再過露筋祠》、《灞橋寄內》、《蠔磯靈澤夫人祠》，詩皆有韋致，亦有餘韻。去其堆垛塗飾處，亦復聲調高華，魄力雄厚。但執一格以論，未嘗不可毛舉其失也。

又　王阮亭士正《精華錄》十二卷，自爲摘錄，誠《帶經堂集》中之精華。其詆諆漁洋者，或謂其貪用故實，鏤金錯采，無復初日芙蓉。或謂爲一代正宗，而才力較薄，不相師法。究之篇章俱在，未可妄加雌黃。其詆諆漁洋者，皆未能及漁洋鍛鍊之精、醞釀之厚者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長律之法何如？（答）漁洋「首尾開闔，波瀾頓拙」八字，得其大概。

又　問：漁洋謂「五古著議論不得」，然則老杜《北征》、《詠懷》諸作，不足爲法與？（答）此漁洋偏見也。試觀《大小雅》中諸詩，何等議論？四言尚可，何五言、七言之分乎？

又　問：漁洋謂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此語漁洋亦自覺未安，究何如爲鍊意？（答）漁洋之言，乃鍊局之法。鍊意則同是一意，或高出一層，或翻進一層，或加以含蓄，或出以委婉，有與人不同處。即如登峴山者，胸中誰不有羊公數語，而孟浩然「人事有代謝」四句，更有人再能著筆否？此可隅反。

又　問：王阮亭《古詩選》何如？（答）阮亭素講聲調，此選金、元兩卷，除元遺山選數首外，其餘不選可也。阮亭素服膺吳淵穎，而所選乃甚不愜人意，亦不可解。

又　問：阮亭詩，隨園譏其「一代正宗才力薄」，然否？（答）此論卻甚當，讀新城七古便知。予嘗謂韓、蘇之門人才最盛，本朝惟新城可以鼎立。二公磨蝎身宮，而新城一生通顯，聲名福澤，獨厚於一人。要其詩境所以不及二公者，亦在此。

又　問：趙秋谷《談龍錄》，世謂其譏新城而作，似不然。（答）錄中亦極尊新城，至「王愛好，朱貪多」二語，實爲二家定評，即愛王者，不能爲之諱也。

方恆泰《橡坪詩話》　皈依阮亭、攻擊阮亭者，各有所偏，彭文勤、跋阮亭《古詩選》云：「阮亭有禪機而無道力，其說詩處多露才揚己之談，固宜來《談龍》之譏也。惟此選能獨出手眼，足爲學者端其途徑。七言至金、元，全取題畫詩，亦是一病。」斯言最爲平允。

尚鎔《三家詩話》　漁洋自謂放翁、遺山可以企及，由今觀之，修飾有餘，才情不足。

又　絕句詩，【略】此體自龍標、嘉州、夢得、樊川後，唯薩雁門、王漁洋堪接跡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大雅扶輪萬卷儲，風流弘獎老尚書。君看入蜀詩中境，詎獨羚羊挂角餘。（新城王阮亭士正。阮亭詩雖有含脂傅粉之弊，入蜀後詩骨愈蒼，詩境愈熟，直同香象渡河，豈獨羚羊挂角。）

施補華《峴傭說詩》　漁洋五古實從大曆諸子入，其推崇盛唐，張大門戶耳。故詞氣清腴，而不甚樸厚。

張晉本《達觀堂詩話》　漁洋詩以風調勝。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國朝詩家，漁洋最得正法眼藏。商榷眞僞，辨別淄渑，往往徹蜜味之中邊，析芥子之亳髮。至乎論古，或歉讀書，而語必平情，解我特識。雖取嚴生之悟，迥殊歐九之疏，大雅不群，庶幾亡媿。

《復堂日記》卷一 購得漁洋山人《帶經堂全集》，曠代逸才，豈悠悠之口所能嗤點？論本朝詩，終當以漁洋爲第一。

又 閱《漁洋文》，游記之工，不減酈柳，小品均修潔，南宋、元人之能者。《蜀道集》中山水詩，非杜非蘇，自有一境界。予服漁洋，中和敦厚，可覘世運。所謂詩可以觀化者在此。

《筱園詩話》卷二 王阮亭詩，爲昭代雅音，執吟壇牛耳者幾五十年。生平標神韻爲正宗，長於用典，工於運法。如良工裁衣，不爽尺寸；老師度曲，悉協管絃。故清俊莊雅，玉潤珠圓，而品復落落大方，絕無偏鋒傍門之病也。然囿於奉法，未窺變化；富於取材，未知獨造。能正而不能奇，能因而不能創，能清麗而不能精深，能高華而不能渾厚。無縱橫飛盪，沈鬱頓挫之偉觀，使人目動心折。自成一家數則可，未足副大家之實，爲後人取法也。

又卷三 阮亭《三國小樂府》中一首云：「長揖橫刀出，將軍一世雄。頭顱行萬里，失計殺田豐。」此首咏袁本初事，其病全在三句。夫長揖橫刀而出及殺田豐，皆言袁紹事，而第三句忽用公孫康語。

又 阮亭先生長於七絕，短於七律。以七絕神韻有餘，最饒深味；七律才力不足，多涉空腔也。然七律亦間有出色之篇，可傳可法；七絕亦每有落套之作，取厭取譏。總當平心別裁，錄長去短，不必一味推尊，一概攻擊，隨聲附和，自墮門戶之見。如《題趙承旨畫羊》七律云【略】。此作不惟氣格雄渾，神韻高邁，如出盛唐人手，而運法用意，亦自細密深婉。首句點題，清出所畫之羊。次句卽以畫馬爲陪，推開一筆，暗攝下意，謂子昂畫羊，仍以畫馬之法行之也。三、四以「吳興」、「勅勒」對照見意，已隱寓抑揚，微諷見於言下。五、六忽用提空一聯，高唱入雲，振拓後半局勢，而以「銅駝戀洛」、「玉馬朝周」，兩面烘託，兩層夾襯，筆則淩空神行，意則風霜嚴厲矣。更以子卿牧羝守節作結，再進一層，氣倍酣厚，意逾充足，而王孫失節之愆，不必道破，自從反面明白照出。通篇層層洗伐，一氣相生，無意不搜，無筆不婉，眞此題絕唱，漁洋集中七律，罕見其匹。蓋一時興會所至，精心全力，結搆而成，幾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故歸愚叟推爲「詩有《春秋》」，並非溢美，不得以漁洋他作一例視也。七絕阮亭最爲擅長，時推絕技，集中名作如林，較各體獨多佳製。然失手之作，則襲取風調，意味索然。如《弔楊妃墓》詩云：「香魂不及黃幡綽，猶佔驪山土半丘。」非套襲盛唐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句調乎？夫王詩所以妙者，在「玉顏」、「寒鴉」，一人一物，初無交涉，乃借鴉之得入昭陽，雖寒猶帶日光而飛，以反形人，則色未衰，已禁長信深宮，不復得見昭陽天日之苦。日者君象，「日影」比天顏，宮人不得見君，故自傷不如寒鴉，猶得望君顏色也。用意全在言外，對面寓人不如物之感，而措詞微婉，渾然不露，又出以搖曳之筆，神味不隨詞意俱盡，十四字中兼有賦比興三義，所以入妙，非但以風調見長也。阮翁生吞活剝，但套句調，而意則淺直，詞則笨拙，如嚼渣滓，了無餘味，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又豈可違心譽之！

又卷四 阮亭先生所講聲調音節，最爲入細，作七古不可不知。所謂「以音節爲抑揚，以筆力爲操縱」二語，眞七古妙諦也。

又 明人如袁海叟《白雁》，黎美周《黃牡丹》，鄺湛若《赤鸚鵡》，及本朝王阮亭《秋柳》，亦皆負一時盛名，以爲絕作。其實不過字句修飾妍華，風調好聽而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爲式。

又 孟山人、王右丞均工於短章五古，擅美一時，而王阮翁選《三昧集》，竟標爲正宗，揚以立教。其選不取李、杜。又所選五七古詩鈔，李僅取其《古風》，杜仍不錄。視杜爲五古變體，惟敍述時事，當效法杜耳。此外凡作五古，皆宜宗王、孟、韋、柳一派，以爲復古而神韻無窮也。固哉王叟之論詩，廢晉、楚而尊魯、衛，竟欲舉一格以繩古今天下，豈通論耶！宜其詩洮洮易盡，自以爲味淡聲稀，已造高古之詣，而不知反啓平庸之弊，如禪家誤守頑空，並非眞空澈悟也。後人才力弱者，腹苛孤陋者，羣借口以文過飾非，自相神聖，不復可以正理詰矣。始作俑者，非阮翁乎？

又 王阮亭《題畫》云【略】；《露筋祠》云【略】；《楊妃墓》云【略】；《蠔磯靈澤夫人祠》云【略】。此四絕皆以神韻制勝，意味深遠，含蓄不露，阮亭集中最上乘也。

樊增祥《魂西集題辭》 行役懷古之作，最足覘人腹笥。行篋少書，獨吟無侶，驛牆敗粉，塵案昏燈，上馬行吟，下車錄稿，非眞有工力者，不如藏刀爲善矣。漁洋于役，每至一郡縣，必索其志乘，供其搖襞。僕笑其無眞本

領，若毛西河、朱竹垞，甯有是耶？

《新世說・文學》王阮亭以詩鳴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爲泰山北斗。時當開國，世人皆厭明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雖身後詆諆者不少，然論者謂清之有公，如宋有東坡、元有道園、明有青邱，屹然爲一代大宗，未有能易之者。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才名王、宋豈齊驅，合刻山人序近諛。開府、尚書皆鼎貴，千金爲壽亦區區。（《尚書開府》一絕，漁洋集不載，僅見《山左詩鈔》，至謂牧仲以千金乞得者，斷非事實。）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劉震東郊謂：粵東之屈開闢而麤，新城之王娟秀而弱。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覃溪謂漁洋先生天挺秀骨，無論何等語言，入其咳唾，皆成珠玉。此竇臬述虞祕監書所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者也。若無其秀骨而習其套言，非其天姿而步其熟徑，將奚存於中？將奚發於外耶？昔人云：日臨蘭亭一紙，終不成書。蓋漁洋一人提唱神韻，山輝川映，一時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聰明函蓋中耳。【略】後之學人，若不殫洽經籍，實求心得，而徒執漁洋拈出之迹，即使人人皆味三昧之味，詩《十選》之詩，猶未必其眞知，況於隨聲倚和弗思其源者乎？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阮亭、金粟、艾庵唱和，偶興數闋，以筆墨牢騷，寫胸中塊壘，無意摹古，而提劉攀陸，予能無續貂之愧耶。

又詠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至白石、梅溪，始得箇中妙諦。今則短調，必推雲間。長調則阮亭贈雁，金粟詠螢、詠蓮諸篇，可謂神似矣。僕於銷夏時，亦詠僻題數十闋，雖選料鍊句處，謬爲諸公所歎，然形神縹緲之間，固不無望三神山之恨。

又袁擇庵以樂府擅名，自謂醉心馬貫音學。其序《衍波詞》云：「詞律甚嚴，稍戾即不叶，其關要處，正需此一字，阮亭剛剛填此一字。其行文如水之流坎，落韻如履之稱足，音文雙妙，自然天成。即口頭極平極淡之字，一經陶寫，便覺香豔鏗鏘，壓紙欲飛。生居古人之後，而猶多創獲之詞，非才倍古人者弗能。」此論多主音律，微近曲理，然阮亭固當不愧此語。

又金粟云：阮亭《衍波》一集，體備唐宋，珍邃琳琅，美非一族，目不給賞。如春去秋來二闋，以及「射生歸晚，雪暗盤雕，屈子《離騷》，史公《貨殖》」等語，非稼軒之託興乎。揚子江上之「風高雁斷」，蜀岡眺望之「亂柳棲鴉」，非坡公之弔古乎。詠鏡之「一泓春水碧如烟」，贈雁之「水碧沙明，參橫月落，遠向瀟江去」，非梅溪、白石之賦物乎。「楚簟涼生，孤睡何曾著。借錦水桃花箋色，合鮫淚和入險羹，小字重封」，非清眞、淮海之言情乎。約而言之，其工緻而綺靡者，《花間》之致語也。其婉孌而流動者，《草堂》之麗字也。洵乎排黃軼秦，淩周駕柳，盡態窮姿，色飛魂斷矣。凡此雅論，無非實錄。昔空同、大復，苦相排難，瑯琊、歷下，過屬稱標，我輩正當祛斯二惑耳。

又余昔序阮亭詞，略云：嘗論前代諸家，文成之於元獻，猶蘭亭之似梓澤也。新都之於廬陵，猶宏治之似伯玉也。瑯琊之於眉山，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於幼安，猶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黃門舍人之於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於蘇、李，遂覺後來益工，然未有如吾阮亭者也。世有解人，應不河漢余言。

又金粟《延露》，阮亭《衍波》，高才閒擬，濡筆奇工，合之雙美，離之各擅，彭王齊名，良云不忝。然阮亭嘗云：「每當彭十，輒復自慚傖父。」金粟亦謂阮亭云：「君詩文歌詞，悉踞峯頂，令我輩從何處生活。」近有以僕《麗農詞》，列爲三家者，糠粃謬先，當有子魚龍尾之恧矣。

又《阮亭詩餘題詞》阮亭年少才豐，無所不擅，千古文義書詞，直欲一時將去。即如詩餘一事，於阮亭直雕蟲耳。而以余讀之，篝燈蕭寺，中夜琅琅，覺十年中離別之苦、哀樂之多，無不怦然欲動，而豔思綺語，令人手推口維而不能解。則阮亭之移我情，與我情之合於阮亭，誠有不自知者，又何色飛魂絕之足擬也哉？如余舌本作強，筆底如椎，偶賦短言，無關佳事。即至同里諸子，好工小詞，如文友之儇豔，其年之矯麗，雲孫之雅逸，初子之清揚，無不盡東南之瑰寶。以視阮亭，並驅中原，猶恐不免爲黃沛耳。

唐允甲《阮亭詩餘題詞》仝盟王子貽上，文宗兩漢，詩儷初、盛，東其鴻博淹雅之才，作爲《花間》雋語，極哀豔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其旖旎而穠麗者，則景、煜清照之遺也。其芊綿而俊爽者，則淮海屯田之匹也。求之近代，即用修、長于、用博、元美，妙於取境，未之或先。迺貽上告予曰：「某之爲此也，博弈猶賢云爾。」曩蘇文忠節義文章，有宋一代之冠，而長言短

闋，士女爭傳。然則是集也，固貽上游藝之一端，亦以見才人馳騁文囿，其無所不宜類如此。

邱石常《阮亭詩餘題詞》 宋廣平鐵心石腸，乃《梅花》一賦，豔情如許。貽上制藝，爲學者宗師。而古風絕律，風格晉、魏，時露橫槊撾鼓，不受紲羈。吾獨恨今之以風格笑人，如陳仲子笑齊人，莊諧皆優，然不若諧者之神明足解頤耳。故老生寧山膚埜酪，腥穢不法，不忍塵飯土羹，陳陳相因也。阮亭鞭前千古，如馬牛羊，皆爲性情所統，不統乎性情，此阮亭移我情者也。請觀永叔、鳳洲之文，不佳處皆學韓、學馬，其佳處則永叔、鳳洲自爲耳。若此詞，則甚似宋廣平之不可測矣。

沈履夏《阮亭詩餘題詞》 貽上抱宋子之才，而結懷秋之想。每叶一調，可使明妃嫣然解語，紅葉殷勤渡溝，境會情眞，寫照欲絕。設令李密十二女郎，在按拍隸歌，詎不爲一字一珠圓耶？吳越間，如范香令之詞譜，王季重之豔曲，賀黃公之碎錦，一時鼎立。早見吾阮亭，三先生當撤其扇簟矣。

徐夜《阮亭詩餘題詞》 貽上弱齡，性近騷怨，流連極致。爰有是編。流商激楚之音，發皓揚清之技，所爲企羨於時年，頓傷乎遲暮者，較之昔人所歎，茲爲稱耳。若乃芳澤雜揉，竹絲漸近，錦囊之句，兼善夫短長；團扇之篇，妙得諸參錯；斯固擅場之餘事，又何恨於詩人哉。

《雨村詞話》卷四 王阮亭《金釵澗上桃源憶故人》詞云【略】。程村云：昔應子和以「蠟炬短燒紅」、「風雨落花紅」、「兩岸夕陽紅」，名三紅。今阮亭有「春水平帆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不將更稱三綠耶。人遂有王三綠之目。然不及公《浣溪紗》「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用「綠」字尤妙，可敵一篇江都賦也。

《詞苑萃編》卷二 詠物詞最難遒麗，昔人謂史梅溪「柳昏花暝」，栩栩然燕也。若阮亭「水明沙碧，參橫月落」，非肅肅然雁乎。

又卷八 揚州爲自古宦遊之地，歐、蘇俱有小詞，醉翁「江天渺渺沒孤鴻」，東坡「三過平山堂下」之句是也。六百年而阮亭妙絕當時，始繼其響。

又 阮亭《卜算子》詞云：「天氣近清明，汝定成行否。雨雨風風不暫停，作意催花柳。」程村云：「首二句用晉帖，自然。」羨門云：「作意催花柳，天然微妙。寵柳嬌花，未免組織矣。」

又 《衍波詞》體備唐、宋，美非一族。江上之「風高鴈斷」，蜀岡之「亂柳啼鴉」，贈鴈之「水碧沙明，參橫月落，遠向瀟湘去」，直合東坡、稼軒、白石、梅溪爲一手。

又 《衍波詞》小令極哀豔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其《醉花陰》、《浣溪紗》諸闋，不減南唐二主也。

又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略】。予曾於畫舫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似樂天憶西湖諸作。

《蓮子居詞話》卷三 漁洋「官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賦秋柳恰到好處。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山左王阮亭尚書，詩爲國初冠。顧身後尊之者與詆之者各半。所著《衍波詞》，頗沾沾自喜，幸無異說。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阮亭沿鳳洲、大樽緒論，心摹手追，半在《花間》，雖未盡倚聲之變，而敷辭選字，極費推敲。且其平日著作，體骨俱秀，故入詞即常語淺語，亦自娓娓動聽。其「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最爲擅名，然起結少味，殊非完璧。《憶江南》云：「江南好，畫舫聽吳歌。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於羅。懊惱是橫波。」《浣溪紗》云：「雨後蟲絲罥碧紗。朝來鵲語翩簷牙。日痕紅曙一闌花。　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裊半天邪。消魂應憶泰娘家。」《菩薩蠻》云：「玉蘭花發清明近。花間小蝶黏香鬢。邀伴促迷藏。露微花氣涼。　花深防暗邏。潛向花陰躲。蟬翼惹花枝。背人扶鬢絲。」又云：「夢殘鬢棗垂香枕。芙蓉髻墜蒲桃錦。翠幄碧如煙。小星將曙天。　起來雙黛淺。繡閣拋金翦。憔悴鼠姑紅。玉階三月風。」眞所謂極哀豔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者，不但「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之神韻獨絕也。《踏莎行·醉後》云【略】。酒杯睥睨，目無餘子，難兄西樵，故有「羣季惠連眞不讓」之句。

《白雨齋詞話》卷三 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鬱頓挫之致。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抑，又過矣。

又 漁洋詞含蓄有味，但不能沉厚。蓋含蓄之意境淺，沉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爲深厚，遂自謂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又 漁洋《偸聲木蘭花·春情寄白下故人後半》闋云【略】。又《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漱玉作》云【略】。思深意苦，幾欲駕易安上之。《衍波集》中，亦僅見此篇。

又卷八　王阮亭《浣溪紗・紅橋懷古》云【略】。遣詞琢句，較五代人更覺苕雅。邱季貞和之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　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花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婉雅芊麗。漁洋一闋外，斷推此爲佳搆。然兩詞皆文過於質。其傳誦一時者，正以文勝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　王漁洋詞，風流閑雅。小令之妙，空絕古今。

又　漁洋小令，每以詩爲詞，雖非本色，然自是詞壇中一幟。西堂小令亦工，然終不及也。

《蕙風詞話》卷五　漁洋冶春紅橋，風流文采，炤映湖山。《倚聲初集》《漁洋、程村同輯》錄《紅橋懷古》、《浣溪紗》十闋，末注云：「紅橋詞卽席賡唱，興到成篇，各采其一，以誌一時勝事。當使紅橋與蘭亭並傳耳。」當時同遊十人，漁洋遊記未詳。《倚聲集》傳本絕少，亟錄以備甄揚故者述焉。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衍波詞》之佳者，頗似賀方回。雖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諸子之上。

徐珂《近詞叢話》　（士禎）尤工小令，逼近南唐二主。

分　論

《晴川集序》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一李祖陶評：一氣鼓盪，而曲折自具其中，此實奇文。

《覽古詩集序》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一李祖陶評：其氣雄直。

《書劍俠事》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一李祖陶評：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殆如小兒啞嘔，世俗夢夢，乃謂先生艷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爲己作，眞可笑也。

《御史梁晳次先生傳》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一李祖陶評：寫狀得眞人品，出論亦中肯。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一李祖陶評：逆從守興安叙起，中閒叙周旋友難事，亦用逆挈法，最生動。

《霜皐先生墓誌銘》　《國朝文錄・帶經堂集文錄》卷二李祖陶評：專提其所著《崇禎遺錄》一書作主，前寫生平，鬚眉如見，後全載其自序，慷慨淋漓而已，更不參一解，其文之有體要如是。

《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起四語以蕭何之下廷尉、鄧禹之連敗，歸侯印綬，形武侯之一德一心未嘗挫劒也。火井三炎，謂高祖、光武、昭烈也。叙述忠義，武烈及天命興衰，後激昂憑吊，如有神助。此等詩，典重高朗，卽欲使之無傳，其可得乎！

《朝天峽》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漁洋五言，俱近所選《唐賢三昧》一格，以不着圈點爲主，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是也。然不善學之，易開平庸之漸。獨入蜀五言，俱宗仰少陵。《發秦州》後諸詩，能狀山川奇險，愚故舍彼取此。

《海門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焦山東北有島並峙，謂之海門。詩忌直下，須中間一束。「江流到此一縛束」二語得此境，與詩俱見關鎖矣。以下皆感時吊古。

《丹徒行吊宋武帝》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從創建及亡國，言以簡勝，末路匪從苦心搜索而得，是曰神來。

《故明景帝陵懷古》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景陵在天壽山東峯之下。詩凡敷陳其事易於率直，不如引古人事以代之。中引公孫申之另立公子繻而鄭伯反國爲據，又引唐玄宗始居興慶，宮後爲李輔國劫遷西內以證之，又引子臧、季札之相讓以反證之，則論有本而不傷於直矣。然惟多讀書者始能。金山，卽玉泉山也。漾沙金色，故名。北狩後徐珵主南遷之議，于謙痛哭止之。景泰初，謚曰戾泉鳩，漢戾太子潛匿地也。

《戴嵩牛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以畫牛引起太平時田家風物，至吳、耿、尚三逆叛而此景不復見矣。末以童牛不牿意作結，層層收束，是何本事。

《秦鏡詞爲袁松籬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自注：「漢祖入咸陽宮，得方鏡廣四尺九寸，照見五藏。見《西京雜記》。」只末語另換一意，通體便不平直。

《秋柳四首》一　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此先生吊明亡之作。【略】漁洋《秋柳》詩，爲故王作。大抵事隔二百餘年，傳聞異詞矣。

又二　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此爲福王作也。

又三　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此爲南都遺老諸公作也。

又四　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此首專爲福王故妃童氏作也。

《慈仁寺雙松歌贈許天玉》 汪琬《說鈴》：王十一（士禛）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慈仁寺即今報國寺。按：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詩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沈麗，與題相稱。王既爲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是難量。

《息齋夜宿即事懷故園》 陳衍《石遺室詩話》：漁洋山人自喜其「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之句，謂可擬范德機「兩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二語。漁洋最工摹儗，見古人名句，必唐臨晉帖，曲肖之而後已。持斯術也，以之寫景，時復逼眞，以之言情，則往往非由衷出矣。

《題杜工部秦州像爲梁大曰緝二首》 汪琬《說鈴》：余遇王十一於慈仁寺，問近作何詩，王言：昨爲梁曰緝（熙）題得杜工部像。余駭曰：子率易如此耶！王不應，直擲其詩令余讀之。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余急加稱賞曰：能道得箇語，眞工部復生。

《淮安新城有感二首》 康發祥《伯山詩話》：前一首言福邸先設鎮淮上，後一首言劉澤清開府淮陰，窮奢極慾，而終於無成。以永嘉南渡爲比，有慨乎言之者。欲不謂之「詩史」不得也。

《再過露筋祠》 《冷廬雜識》卷一：王阮亭尚書，《題露筋祠》云【略】。論者推爲此題絕唱。按：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蕭，名荷花。」詩不即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二首》 陳維崧《賀新郎》詞小引：舟泊楓橋同吳廣壁小飲金葦昭齋中，歸過寒山寺。因憶昔年，阮亭王先生入吳，夜已曛黑，風雨雜沓，阮亭攝衣着屐，列炬登岸，經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時以爲狂。今別去六七年矣，悵然賦此，並懷阮亭。

《和牧翁題沈朗倩石崖秋柳小景》 《國朝詩話》卷一：（漁洋《和牧翁題沈朗倩石崖秋柳小景》）袁蘗庵（韞玉）極爲嘆賞。阮亭亦輒自喜，書之《居易錄》。余意阮亭詩自俊，要是有意求工，牧齋則信筆寫出，所感已深耳。

《題戴嵩牛圖》 《詩觀三集》卷二：有緊筆，有寬筆，有近勢，有遠勢，書力渲染，皆覺縱送如意。

《歲暮懷人絕句三十二首》 《今世說·文學》：王阮亭于役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沍，凄然動心，秉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旨清麗，間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

《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 顧嗣立《寒廳詩話》：阮亭先生曰：余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於《論詩絕句》著其說曰：「草堂樂府擅驚奇，老杜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先生此論，深中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之病。查爲仁《蓮坡詩話》：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阮亭論少谷詩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王廷相子衡銳意詩文，見善如不及。少谷山人鄭繼之與王未謀面，乃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王見之有知己之感，於鄭死後，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甫草生平奇事最多，余友朱遵江（岷）備述之。《石洲詩話》卷八：此詩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歲，與遠之作，皆在少壯。然二先生一生識力，皆具於此。

又一 《石洲詩話》卷八：論詩從建安說起，此二先生（按：指元好問與王士禛。）所同也，然漁洋則未加品隲也。此即所謂「不著一字」之旨，先生說詩每如此。

又二、三 《石洲詩話》卷八：或謂此詩只叙其事，而無論說，何也？予曰：先生《分甘餘話》一條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云：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鍾。』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所謂逸品是也。」此前一首，借太白懷小謝說，意亦如此。

又四 《石洲詩話》卷八：此首則出議論矣。論杜而及於注家，論注杜而所斥者虞、趙，所主者錢，盧乎？虞伯生注之出於託名，夫人而知之矣，何不云魯訔、黃鶴諸家耶？山谷《大雅堂記》自是高識，然不能與後人注杜者並論也。盧氏《杜詩胥鈔》，其書不甚行於世，人罕知者。昔予在粵東，晤青州

李南磵，語及此，南磵致書盧氏，屬其家以初印本見贈，始知其非定本。此蓋漁洋傳會其鄉人之詞，不可爲據也。杜詩千古詩家風會所關，豈可隨所見所傳會之！

又五　《石洲詩話》卷八：《許彦周詩話》：「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先生《分甘餘話》：「東坡此言誤矣。予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按：弇州《藝苑卮言》曰：「韋左司平澹古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此論與漁洋相似。然而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縕釀神秀之品也。漁洋先生不喜白詩，故獨取韋以繼陶也。獨取韋以繼陶，則竟云陶、韋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韋之次乎？且以漁洋之意推之，則有孟浩然、祖詠一輩人皆可以繼陶者，奚必其及柳乎？則必曰但取中唐時人，不得不以柳並言耳。是則因言陶、韋而及之，猶若局於東坡之論矣。夫東坡之言陶、柳、韋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詩論，則詩教溫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爲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爲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風人最初爲送別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其心塞淵」、「淑愼其身」也。《雅》什至《東山》，曰「零雨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實之以「鸛鳴於垤」、「有敦瓜苦」也。況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實，理味益至，後有作者，豈得復空舉絃外之音，以爲高挹羣言者乎？漁洋生於李、何一輩冒襲僞體之後，欲以沖淡矯之，此亦勢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詩家上下原委，核其實際，則斷以遺山之論爲定耳。

又六　《石洲詩話》卷八：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詩上也。前章固以韋在柳上，此則以五言古詩類及之，猶爲有說也。若以韋在白上，則儗不於倫也。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以白詩論之，則無論昆田、麗水皆金也，即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爲金也。若以漁洋之揀金，則宋人刻玉以爲楮葉，必如此而後爲楮葉，則凡花草之得有葉者鮮矣。明朝李、何以訖王、李，皆僞詩也。漁洋先生豈惟於滄溟不免周旋鄉人，抑且於弘治七子沿襲信陽、北地之遺，是以神韻者即格調之改稱，自必覺白公詩皆粗俗膚淺矣。故以維摩一瓣香屬之錢、劉，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語原出於白詩，只作引述，宛似不著議論者，轉使人乍看不覺其有意貶斥白詩之痕迹耳。

又七　《石洲詩話》卷八：所謂「彌天釋道安」者，借《世說》之釋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釋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長孺雖略採取之，何足當「毛鄭功臣」之目乎？且《錦瑟》一篇，遺山《論詩絕句》已有之。遺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此二句雖拈舉義山原句，而義已明白矣。錦瑟本是五十絃，其絃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絃一柱」也。此義山迴復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絃之後，而追說未破之初，「無端」二字，從空頓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絃，則此恨無須追訴耳。無奈其本是五十絃，誰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無端」者，若訴若怪，此善言幽怨者，正以其未破之時，不應當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絃而懊惜也。所謂歡聚者，乃正是結此悲怨之根耳。五、六句「珠」以「月明」而已先「含淚」，「玉」以「日暖」而已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不待今已破而後感傷也。其情種全在當初未破時耳。以此迴抱三、四句之「曉夢蝴蝶」、「春心杜鵑」，乃得通體神理一片。所以遺山叙此二句，以「杜鵑」之「託」說在前，而以「華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復覓鄭箋乎？漁洋此詩，先以「獺祭」之「博奧」，則似以藻麗爲主，又歸於琴川僧之注，則於虛實皆無所據。故雖同以《錦瑟》篇作《論詩絕句》，而其與遺山相較，去之千里矣。

又八　《石洲詩話》卷八：先生鈔《七言詩凡例》云：「山谷雖脫胎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數語，自是平心之論。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詩以爲「未許傳衣」，則專以「清新」目黃詩，又與所作《七言詩凡例》之旨不合矣。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此不以山谷置《江西派圖》中論之也。漁洋云：「却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此專以山谷置《江西派圖》中論之也。山谷是江西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江西派之祖，即不許其繼

杜，則非也。吾故曰：遺山詩初非斥薄江西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江西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近日如朱竹垞論詩，頗不愜於山谷。惟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却又必拘拘置之江西派，不許其嗣杜。揆之遺山論詩，孰爲知山谷者，明眼人必當辨之。先生他日讀黃詩絕句又曰：「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此首則竟套襲遺山《論詩絕句》「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句調。愚從來不敢效近人騰口於漁洋先生，然讀至此詩，則先生竟隨口讀過，不能知遺山詩之意矣。遺山「寧」字，百鍊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觀，精純全失義山眞」，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寧」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江西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有此一「寧」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眞，更加透徹也。若漁洋此作，云「瓣香只下涪翁拜」，換其「論詩」二字曰「瓣香」，則眞不解也。夫遺山諸絕句，皆論詩也，何以此處忽出「論詩」二字乎？所以漁洋先生以「瓣香」二字換之。揆其意，似以爲「瓣香」二字近雅，而「論詩」二字近於通套乎？誰知遺山此句「論詩」二字，方見意匠，蓋正葑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江西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音限之，非通徹上下原流者也。若以論詩之脈，而不以方隅之見限之，乃能下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門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際，銖兩不差，眞善於立言者也。若云「瓣香」，吾不知漁洋之意果其欲專學山谷詩乎？先生固未嘗專學山谷詩也。然即使欲專學山谷，則其意，以「只」字特見推崇山谷矣，乃其下接句却又不然，乃曰「宗派江西第幾人」，此又實不可解。夫山谷是《江西宗派圖》中之第一人也，所以云「兒孫媚初祖」，先生固明知其爲江西派之初祖也，何以此處又佯問曰：是江西派「第幾人」，不知其意欲顯其高出江西諸人乎？抑欲較量其與江西諸人之等級乎？實則不過隨手套襲遺山之句調，而改換其「社裏人」爲「第幾人」，是則近今鄉塾秀才套襲墨卷之手段耳。正與其《浯溪碑》七言古詩，襲用山谷「瓊琚詞」三字，笨滯相同，而更加語病矣。愚從來竊見近日言詩者薄視漁洋，心竊以爲未然，今日因附說《論詩絕句》至此，而不能默也。

又九　《石洲詩話》卷八：此首意若偏嗜吳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詩」「宋」何指也？《七言凡例》并謂「淵潁勝廉夫」，此在漁洋幼讀吳立夫詩故云爾。然吳立夫詩，頗帶粗獷之氣，先生遽以廁諸遺山、道園七古之後，似未稱也。

又一〇　《石洲詩話》卷八：此首今《精華錄》所刪，然全集有之。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也：既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燄，顧何以吳立夫繼之？且以吳居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又一一　《石洲詩話》卷八：此以下十四首，皆論明朝詩，而其間讚美李、何者凡數首。此一首贊何大復亦太過。其云「王風」，亦不可解，豈以十五國風中王國之風，近於《雅》耶？不思《黍離》降爲《國風》，正以其不能列於《雅》耳。而《中谷》、《大車》諸篇，豈能超出《宇旄》、《淇澳》諸篇上乎？若以《詩》三百篇比喻明詩，則愚竊謂唐、宋已來皆眞詩，惟至明人始尚僞體，至李、何者一輩出，而眞詩亡矣！則或以詩亡喻李、何，庶幾其可乎？揆先生之意，却又未必如此。而妄云「《王風》」，又以藐姑射之神人推何大復，何異塗抹粉黛，以爲仙姿者乎？

又一三　《石洲詩話》卷八：惟此一首，婉約有致，罵嚴嵩有味，又不著迹，此即所謂「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愚意，如嚴嵩者，縱使其能詩，亦不直得措一詞以罵之。若果通知選輯明詩諸家而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廢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論詩絕句》，乃有論嚴嵩一首耶？

又一四　《石洲詩話》卷八：此首抑揚之間，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又一五　《石洲詩話》卷八：漁洋有《徐高二家詩鈔》，此二首評高、徐皆當矣。此首論徐而推重空同，亦是實事如此，非前首論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略】(徐)迪功《談藝錄》二千餘言，實則菁英可採者，數語而已。【略】夫迪功所少者，非化也，眞也。眞則積久能化矣，未有不眞而可言詩者。漁洋論詩所少者，亦正在「眞」字。

又一七　《石洲詩話》卷八：此句「野風欲落帽，疏雨忽沾衣」，實是「疏」字。漁洋紅筆壓改「林」字，蓋以「林」與「野」相對也。不知此「野」字原不必定以「林」爲對，自以「疏」爲是，改「林」則滯矣。漁洋竟有偶失檢處。

《論詩》　查爲仁《蓮坡詩話》：宋牧仲以《江西詩派論》課士豫章，率昧於題旨。新建張扶長吏部(泰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

述呂居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江西派」共二十五人，其次第則首山谷。漁洋《論詩絕句》：「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冶春絕句二十首》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鐵崖道人《竹枝詞》、《漫興》各絕句，專學杜者。漁洋《冶春詞》專學鐵崖，余酷喜之，以爲漁洋集中，無出此數首及《懷人絕句》右者。

《讀費密詩》 顧嗣立《寒廳詩話》：成都費此度(密)《朝天峽》詩云：「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色愁過客，風光惑榜人。明年在何處？杯酒慰艱辛！」阮亭先生偶於友人几上見詩一卷，取視之，讀至「江」一聯，擊節歎賞，詢之，乃此度作也。賦詩贈之云云。遂與定交。康發祥《伯山詩話》：王阮亭士正(按：王士禛死后，因避雍正皇帝胤禛諱，改稱士正。乾隆時又詔命改稱士禛。)近體《讀費密詩》云【略】。按：密，勝國遺民，寓居淮南，漁洋思之，故言之親切也。

《題尤展成新樂府四首》二 《本事詩後集》卷九：悔庵爲盧龍司理，邊風蕭瑟，黑夜射虎，意氣殊壯。既落職家居，益縱情聲伎，磨礲調絃，節謳度曲，所著樂府《讀離騷》外，又有《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諸雜劇，悲歌激楚，不異玉茗主人、青藤居士。王阮亭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涼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讀之欷歔泣下也。

又四 《筱園詩話》卷三：牧齋《過易水》詩云：「老大不堪論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要離反形荆卿劍術之疏，又寓功名無成之感，所謂詩中有我也。牧齋吳人，故用要離塚之典，非泛填故實，所以深婉有味。王阮亭《題尤展成黑白衛傳奇》詩曰：「千金匕首土花班，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襲牧齋語，失之遠矣。

《送張賁山學士歸廬陵》 《國朝詩話》卷一：王新城《送張賁山貞生歸廬陵》詩，眞正爾雅，可參史乘，非泛泛投贈之什。

《漫興十首》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九節度指郡王貝勒及諸將。時長沙守臣奔逸，賊遂有湖南六郡，旁煽諸蠻。

又九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此指守土死節如陳丹赤、楊三知、劉欽鄰、徐誥、劉士英諸臣。新城五言律俱追琢工穩，此特取其蒼莽雄傑者。

又一〇 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此詩十首皆感懷之作。一首謂吳逆據衡永也；二首謂文襄先平哈爾哈也；三首謂圖文襄繼忠愍出征也；四首謂文襄先平哈爾哈也；五首以平吳逆事望文襄也；六首謂耿逆從吳逆叛也；七首謂平察哈爾也；八首謂劉進忠、孫延齡相繼反也；九首謂死節諸公也。十首先生自謂也。

《悼亡詩三十五首》七 徐祚永《閩游詩話》：前輩交情迥殊流俗。侯官許舉人天玉工詩，與王新城善。嘗計偕過揚州，時新城爲郡司李，許以匱乏告，新城解內子金條脫贈之。故新城《悼亡詩》有云：「千里窮交脫贈心，蕪城春雨夜沉沈。一官長物吾何有，却損閨中纏臂金。」許名玼，著有《鐵堂集》。

又五、一〇、二〇、三一 楊子畢《芳菲菲堂詩話》：阮亭三詠悼亡，一哭張宜人，再哭陳孺人，又哭張孺人。此老不幸亦云甚矣！然詩以哭張宜人者，爲最悽惋。如云【略】。諸語不必絮絮言情，而情思自覺愴絕，讀之腸節。固不在唐人之「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下也。《石遺室詩話》卷一〇：語云歡娛難工，愁苦易好。而悼亡詩工者甚尠，王阮亭、尤西堂不過爾爾。則以此種詩貴眞，而婦女之行，多庸庸無奇，潘令元相所已言，幾不能出其範圍也。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大約漁洋言情之作，皆乏至性流露。其悼亡詩又何嘗不然，前賢已有議者。

《送鄭郎赴粵西幕府》 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鄭郎年少，無交情可言，賦詩贈行易涉浮泛。前五句述其前輩交情，取勢似迂緩。妙在六句，轉合毫不費力，寬而實緊。本題無可發揮，從空中著筆爲題之，頂上圓光絕妙，文情活現紙上。的是名家。

《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四：尺木名雲從，當塗人，畫泰岱、衡岳、匡廬、峨眉於太白樓壁中間。點過四大名山，後隨用筆一束。然後將自己遊歷所至，與太白比，並仍歸至采石，奔放謹嚴俱有。

《甘泉宮長生瓦歌爲林吉人作并寄同人》 徐祚永《閩游詩話》：林氏甘泉宮瓦題咏，推竹垞長歌最爲擅長。漁洋作只鋪張漢宮宏麗，未免稍遜。聞漁洋當日選《精華錄》，此詩已刪去，因雕本係林吉人所寫，故復登之。文章得失，蓋亦自知之矣。《宮瓦冊》今藏吉人之孫心香學博處，名作頗多，余屢囑其付梓，而心香因循未果。甚矣好事者之難其人也！李家瑞《停雲閣詩話》：阮亭爲作《未央宮瓦硯歌》，當時名流，題咏相屬。其卷久爲大力者攫

去，今猶有鬻者，蓋摹本也。

《嘆老口號寄宋牧仲開府》《不下帶編》卷一：治、熙間，王大司冠阮亭士禎，司李揚州，與宋太宰漫堂犖通判黃州同時，兩公並妙年才俊。迨王晉位尚書，而宋開府江南，則年並垂老。王有詩寄宋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兩公之風采如覩已。《茶餘客話》卷六：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略】。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爾。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舒位《瓶水齋詩話》：此阮亭《寄宋漫堂詩》也。然兩公詩格，絕不相似，且宋實非王敵。邵青門合刻二家之詩，意在尊宋，適足以形宋之短耳。然漫堂詩亦自有佳句，如「哀雁去樓不盈尺，修竹搖風纔數竿。」殆非烟火人語。《石遺室詩話》卷一：昔傳宋牧仲(犖)位尊金多，表章風雅，見漁洋詩名蓋世，求得其二十八字，引爲比肩云【略】。詩出，一時聲價增重。然百年後，《西陂》一集有不能舉其名者。

《送僧之金陵》計發《魚計軒詩話》：金陵獻花寺祖師洞內有一石，佛字宛然。阮大鋮題云：「嚴花常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字痕。」後二句正用阮詩也。

《遙送門人梁元肅僉事之建昌二首》《定庵詩話》卷上：按：建昌古名邛都，非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之臨邛也。臨邛去成都祇三驛，邛都則十驛而遙，在越巂打箭爐之南。蜻蛉水則在滇邊，赴建昌所不必經之水也。漁洋詩似誤認建昌爲臨邛，又以越巂、瞿塘、蜻蛉、打箭爐等地，參錯言之，于地址均有未合。此詩想在典蜀試之前，否則不致訛誤如此。

《午日觀競渡寄懷家兄兼答辟疆感舊之作》查爲仁《蓮坡詩話》：王阮亭司寇寄懷其兄西樵兼答冒巢民感舊之作云：「風景蕪城畫扇時，輕陰漠漠柳絲絲。三年京雒無消息，五日鄉關有夢思。空對魚龍懷楚俗，誰將蘅芷薦湘纍？故人不見東皋子，《騷》些吟成但益悲。」此詩深得義山神味，正不妨與《九日詩》格調相同也。

《金陵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今尚有遺址存焉偶賦二絕句以補秦淮雜詩之闕》蘇曼殊《燕子龕隨筆》：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圮蹟猶存。新城王士禎有詩云：「壁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以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二十八字，可稱吊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當年風景，亦禍蒼生之尤者耳。

《題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觚賸》卷四：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雨昏紅壁，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云。

《留別相送諸子》趙執信《談龍錄》：司寇(王士禎)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略】。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淮安新城》《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括盡一時史事，眞淋漓大筆。

《送胡耑孩赴長江》《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全以神行，自是大方家數。

《再過露筋祠》《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闡揚貞節，易入於腐，此以題外寫之，便覺神韻不匱。

《眞州絕句》《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半江紅樹句，何等風韻；殘月曉風句，又何等蘊藉。三首足爲眞州絕唱。

《南鄉子》(送客江船)《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短體厭瑣，正以此超截掩映不測爲長。

又(欲去難留)《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阮亭二詞俱本中州韵，蘊藉處眞堪壓倒溫、韋。

《望江南》(江南好，最好是孟湖)《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苕文有詩云，「珠郎歌罷碧郎歌」，豈指此耶？

又(江南好，畫舫聽吳歌)《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何必聽雨畫船，正自消魂此際。

又(江南好，又過落花朝)《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似元相憶鏡湖、白傅憶西湖諸作，風流獨絕。羨門評：令人想孟珠度曲時。

《柳枝》(鴛鴦湖上)《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自賦《柳枝》以來，未有「黃入東風」四字。

又(二月江頭)《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自是《柳枝》上風。

又(湖光如鏡)《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當家擅場。

又(湖外垂楊)《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處處柳枝，無情有思。

又(珠娘十五)《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無「大江」髯氣，無「曉風」口脂氣。要以疊字逗出風情。

又(零丁洋裏)《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是粵東竹枝，不可移向武昌，亦不可插亂襄陽。

《南鄉子》(菱刺綠)《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李珣《瓊瑤集》，那得如此幽情。

《如夢令》(簾外游絲)《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與蟻拖花瓣一般香茜。

又(送別西樓)《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阮亭和清照詞，押韵天然，復自出新意，芊綿婉逸，勝方千里之和清眞也。

又(簾額落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末句非如此用，幾爲婦人所屈。

又(道是江潭)《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阮亭極賞計子山此調，謂爲神品，得此不覺子山又作第二。

《點絳唇》(水滿春塘)《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燕兒」二句，比司馬才仲《黃金縷》詞更覺苕雅。

又(淼淼西陵)《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僕有《竹枝》云：「船頭自唱《黃金縷》，蘇小重逢司馬郎」，似與參證。

《浣溪紗》(柳暖花寒)《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夜聞馬嘶曉無迹」，不如「流鶯」句之神合。徐東痴評：阮亭人近騷而地喜楚，不覺咄出。

又(小院蘼蕪)《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鶯囀謝娘慵」本之長吉，加「日斜」二字，何等悠雋。羨門評：朦朧旖旎，言情之妙，當于聲表字外求之。

又(寶馬流蘇)《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包子厨鏤葱絲如韭黃，正以選料爲佳。羨門評：「重重屈戌」與「日斜鶯囀」，仍是阮亭香奩詩佳句，借以重詞價耳。

又(記得相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眉語」二句，當未免後人膾咀。換頭處，得樂府解斷意。

又(雨後蟲絲)《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芳澤雜揉，竹絲漸近，眞徐東痴所謂「情事如水」時也。

又(花影鈎簾)及(奩畔豪犀)《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二首窮極雕鏤，義歸蘊藉，那肯放教秦、柳獨步耶？

又(漸次紅潮)《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文心慧筆，自生情狀。

又(灼灼紅蘭)《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似不食烟火仙人語，阮亭五言最愛韋蘇州，此詞亦詞中應物也。

又(何處青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可以咏浣紗人，可以咏綉浣紗人，亦可薛夜來，何必讓夷光耶？

又(北郭清溪)、(白鳥朱荷)及(綠樹橫塘)《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只「綠楊城郭」一句，抵多少江都賦咏？阮亭性好山水，凡佳名勝迹，務采入詩。曾于毗陵道中有「飽看紅陵雪後山」之句，今讀《紅橋游記》，詮叙靈靚，又何減道元箋注《水經》耶？

《菩薩蠻》(夢殘鬢棗)《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異紋細艷燈樓錦」，猶嫌界道。

又(斷紅雙臉)《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似李皇「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之句，令人腸斷。

又(曲欄杆外)《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吳梅村觀棋絕句，「圍棋中正柳吳興」，又「康猧亂局君王笑」，都可爲此詞作注。

又(梧桐花落)《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極寫無人之態。長生私語，便如仿佛。

又(玉蘭花發)《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背人扶鬢絲」，尖新之甚。

又(玲瓏嵌石)《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艷詞中那能作如許清語。

又(簾衣半掩)《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元詞云：「故將紅袖遮銀燭，不教才郎夜看書」，憨態不妨摹出。

又(蟬紗半幅)《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僕最愛牛嶠詞「須作

一生拼，盡君今日歡」，猶讓此「忍笑含羞」四字。「忍笑含羞」，可作溫柔鄉記。

《咏青溪遺事八首》《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寫昵事不入褻語，大是唐人風味。八首摹畫坊曲瑣事，盡態極妍，姿韵清昔趙文敏畫馬作馬相，吳道子畫觀音作觀音相。阮亭拂箋吮毫時，便如杜牧、韓偓身經游尋歡窈窕，含睇纏綿，又何必周昉輩以寫生論工拙耶？

又（鏡臺移日）《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紐結生香。此中亦具三昧，非仙手不能。

《卜算子》（天氣近清明）《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首二句用晉帖自然。「作意」、「花氣」二語可作麗句圖。羨門評：「作意催花柳」，天然妙句；「寵柳嬌花」，未免組織矣。

又（風水望西陵）《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江南」句空綴得好。

《丑奴兒令》《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王江都「落日背燕城」之句，差許頡頏。「琵琶」句陡然一醒。

《減字木蘭花》（離愁滿眼）《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累用楚事，茜粲自然，至其勝情佳致，可備艷異一則。

又（紗窗夢起）《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比弇州原詞，如東坡《和章質夫楊花》，故當奪勝。

又（木蘭殿里）《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空寫大意，只末一句周旋全篇。

又（天然姿媚）《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足爲梅精生色。□□□筆，大有詞權。

又（隔溪桃葉）《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阮亭《秦淮雜詩》又評，「年年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何其移情莫愁、桃葉間如此。

《好事近》《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清芬逼人，是籬林得意語。

《柳含烟》《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可爲隋堤寫照，「錦帆」、「天涯」，取意愈遠，措思愈近。

《憶秦娥》《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須看其逐次相生之妙。

《更漏子》《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如說開、寶遺事，不徒孫棨作《北里志》序也。

《阮郎歸》《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輕倩亦如落花、新燕。

《玉聯環》《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御香聞氣不知名，無此縹緲。

《西堂春》《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剪彩鏤金，毫無生態，美而不貴。如此韶茜天然，便有初日芙蓉之致。

《海棠春》（鸚哥初喚）《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金雕玉致，神麗天成。「花影」二語，溫、韋有其瑰艷，無其娟妙。

又（綠楊庭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爲轉一解曰，「開簾風動竹，疑是玉人來」。

又（星光碎月）《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玉沁冰壺冷」，爲「冰肌玉骨」四字翻新。顧夐「妮」字、韋莊「黶」字、紫玉「黮」字，與此「鬱」字，俱詞中未曾用過。一經拈出，便覺新雅。乃知古今來佳字句埋沒故紙中者，亦復何限。

又（鴛鴦樓角）《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塵尾能銷灶矗。阮亭香奩詩云：「塵尾難銷黶，蛾眉漸減螺」，亦此意也。

《武陵春》《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通體揚艷。「秋水簟文流」五字，亦情語，非襯句。

《山花子》（斗帳初垂）《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如飲甘露，脂凝蜜醇，故有余味。

又（黃鶴山前）《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黃鶴山前」二語，阮亭亦作此狡獪耶？謝宣城「澄江淨如練」，又得阮亭以「接蕪城」足之，便覺江北江南風景如見。

《眼兒媚》（少年無賴）《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豈有黃才伯如花落梅之喻耶？別樣風流，更難消受。

又（相逢曾記）《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窈渺能移我情。

《朝中措》《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平淡中見北宋本色。杜于皇《紅橋詞序》云：「揚州爲自古名士游宦之地，歐蘇俱有小詞，醉翁江天渺渺沒孤鴻，東坡三過平山堂下之句是也。六百年而得阮亭，妙絕當時，始繼

其響。」卽此詞，亦復何讓。

《桃源憶故人》《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昔應子和以「蠟炬短燒紅」、「風雨落花紅」、「兩岸夕陽紅」、「三紅秀才」。今阮亭有「春水平驅綠」、「夢里江南綠」、「新婦磯頭烟水綠」，不更將稱「三綠」耶？

《太常引》《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水碧山青去時」，可概一篇《別賦》。

《應天長》《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宛然倦綉。

《惜分飛》《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僕《惜分飛》詞四十余闋，乃十五年前所作，正樂天《夢游春》詩所謂「壯年徒自棄，佳會應難復」也。得阮亭詞，不覺感于空花、焦谷之諷矣。羨門評：程村見此，將無墮山頭之淚。

《西江月》（夢想天都）《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讀徐巨源《山居》、《秋光》二賦，愛其清雄曠邈，尋繹不置，今讀阮亭此詞，泠泠瀡瀡，便覺徐賦爲煩。

又（漢武史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足爲猿臂公生色。阮亭常稱易安、幼安，二「安」俱濟南人，各擅詞家之勝。阮亭曩已和《漱玉》，今復仿稼軒，千古風流遂欲一時將去耶？

又（少慕魯連）《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宋辛幼安詞有「雄深雅健，不讓文章太史公」之句，昔人謂可移贊幼安，今「俶儻權奇」四字，余欲以移贊此詞。

又（一片西江）《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如見素車白馬、銀濤湖湃時。

《燕歸梁》《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人間」三句，推說遠妙，秦、黃得意處在此。

《儛聲木蘭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絕世豐標，消魂刻骨之語。

《滿宮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蕊仙繪事雅倩，與文俶、周僖齊名，更得阮亭寫生，便覺輕綃捧硯，小玉看題，靈心慧性，呼之或出。羨門評：武陵可似天臺，試一問之。

《醉花陰》《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生受」、「打迭」四字，此「瘦」遂不減前押。

《怨王孫》《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一種情昵處，惟次楩劇手能之。

《雨中花》《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勝讀申魏諸小記。

《浪淘沙》《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用一事必極上選，何患才多。

《虞美人》（杜鵑庭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瀟」、「湘」字破用，佳。雋思縈回，如春路游絲，悠揚空際。

又（拔山蓋世）《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陰陵」二句，足令憤王氣盡，亦令憤王氣長。羨門評：末語爲虞長價，楚歌楚舞時，惜不聞此兩言。

《南鄉子》（小婢弄香奩）《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詞統》評弇州《甘草子》詞云：「元美豈終日無事，將精神時時于情艷上體察、料理，乃參微入竅如是」。今阮亭諸詞，原情晰景，更加精透，豈亦終日無事耶？

《醉落魄》《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長生殿里」三語，微譏冷諷，不堪使三郎聞得，然張祜、李商隱輩已公然誦言矣。

《踏莎行》（芳樹秦城）《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黃涪翁云《苦竹詞》，無此妥秀。羨門評：「芳樹」、「春流」，天然配合，千古青蓮，乃爲吾阮亭所使。

又（烟雨清明）《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樓臺四百南朝寺」，從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來，化板爲活，見爐錘之妙。「干卿何事」，成語活脫。

又（屈子離騷）《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離騷》、《貨殖》幷稱，何等塊壘，直須以酒澆之。

又（芍藥紅酣）《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婉佚圓倩，湘眞、海閶諸君子，亦當抽扇、卷簟。

又（燕補新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柳枝、團扇，桃葉、釵頭，當令曼聲以歌之。

又（香壓彤奩）《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詹天游「搓玉團香，塗雲抹月」之句，睹此清新，便覺面目傖父。羨門評：此等極似湘眞諸咏

物詞。

《小重山》（夢里秦淮）《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莫愁、桃葉爲千古銷魂之地，阮亭憑吊流連，如劉賓客咏金陵詩，既得驪珠，諸人更無着筆處。

《臨江仙》《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心情無那，比似越梅酸」，有心人讀之，當爲淚下。

《蝶戀花》（涼夜沉沉）《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僕最愛王仲英「學綉青衣艱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之句，天然神俊，不數易安。及讀阮亭「郎似桐花」二語，不覺叫絕。昔卓珂月以太白、后主、易安爲「三李」名齊。今卽以仲英、阮亭爲「二王」，自堪幷垂天壤。程奕先評：長安因此詞有「王桐花」之目，「紅杏枝頭春鬧尚書」不足言矣。羨門評：和韵至此，豈得不云神絕。用《子夜》、《讀曲》略作此，自覺奇詫非常。

又（啼碎春光）《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柔柔一縷，無微不入。

《一翦梅》《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前段寫秋思，最是淡迤緬邈。

《漁家傲》（南湖西塞）《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攀辛、提陸，用以和李，甚奇。

又（醉向石城）《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不言愁，正自含愁無限。

《醉春風》《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明歲今朝，今年明日」，不覺尖巧，但見春風宕漾，將斷將續之間，寫得黯然欲絕。

《解佩令》《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用《洛神賦》中語入詞，亦有神光離合之意。

《婆羅門引》《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使簻庵讀之，必曰，李嶠眞才子也。

《御街行》《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咏物詞最難遒麗。昔人謂史梅溪「柳昏花暝」，栩栩然燕也。「水明沙碧」、「參橫月落」，非肅肅然雁乎？

《祝英臺近》《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羨門評：「湘波」一段，鮮秀無比，山水供其支分，烟月助其點染。

《蕙蘭芳引》《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李懋復「無端眼界無分別」，安置心頭，不肯銷其柔腸九曲之謂耶？

《塞翁吟》《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清眞有其妍宛，而無其清艷；夢窗有其瑰琢，而無其流麗。作僻調具如此風致，兩宋好手恐當避地三舍。

《滿江紅》《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袖中有東海。西樵海上諸詩，不下于鱗華山作，得阮亭此詞，便稱雙璧。

《尾犯》《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是祝京兆篋笥中物。羨門評：「楚簟涼生，孤睡何曾着」，着天下情人，淚盡此二語。

《水調歌頭》《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雅調中激楚有余致，似蘆川、洛水諸家意到處。

《鳳凰臺上憶吹簫》《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首二句何減「調雨爲酥，摧冰作水」？清照原闋自佳，此獨有元曲意。阮亭此和，不但與古人合縫無痕，殆戛戛上之。清照而在，當悲暮年頹唐矣。羨門評：末一段單賦雁，亦絕佳，然不若如此用爲情更長也。

《聲聲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息」字、「黑」字、「得」字，原句幷是絕唱。有此勍敵，不似「簾卷西風」，笑鬚眉不如巾櫛矣。

《念奴嬌》（疏風嫩雨）《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殘朱零落」二語，又不但清照所無，人皆意盡。

又（開元盛日）《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檃括處，凡卉不入縷衣，却入謝靈運鬚也。括事押字，無一不妥，只此足見絕才。

《水龍吟》《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末將吳帝、宋武對舉，如詩人說曹、劉、李、杜，眞正銖兩不爽，飛揚豪宕，有恨古人不見我之意，不徒縱橫上下，與辛、劉匹敵也。

《拜星月慢》《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風流蘊藉，令讀者恍然如失，眞能得淮海之神者。羨門評：倩游絲數語，柔情裊裊欲絕，鈿車中未易有此等人。

《南浦》《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阮亭弱不勝衣，而公暇日與僚案登平山較射，輒有弓弦霹靂、矢叫鵝鴈之況。此詞寄興豪健，末以歸之

逃禪，英雄寄托，大悉如此。　羨門評：意氣激昂，才人何所不可。

《望遠行》《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蕭蕭瑟瑟，懷古情深，雨窗讀至「井欄風急」二語，便覺感動精靈，颯颯欲語。

《望湘人》《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讀至「碧云」數語，離奇惝恍，唐人小說中無此手筆。　羨門評：首二句題明「綉」字，下即全叙柳傳，亦是詞中正格。

《泌園春》（春去秋來）《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風流雅俊，自是晉、宋人語。稼軒、放翁，不免横空盤硬之誚矣。

又（何處放懷）《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游戲三昧，拋擲五通，故是謫仙人飛行下界，偶作文字禪也。　羨門評：讀此二詞，自可霞舉，何必神仙字也。

《賀新郎》（過雨花如綉）《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讀「金龜」諸語，使人欲淚；至「海水」數語，使人欲狂。阮亭又善作此等詞，使蘇公與辛、陸同時并賦，五花簿恐不在他人手也。

又（把酒歌金縷）《國朝名家詩餘・衍波詞》程村評：風流跌宕，合淳于、宋玉、禰衡、曹植爲一人。僕嘗有詩云：「步兵沉醉卧當壚，宣武負進呼博徒。古來英雄不得志，翻令曠達稱卑污。」阮亭得志人，亦作爾語，將無興亦不淺耶？

《點絳唇》（水滿春塘）《篋中詞》卷一譚獻評：源出小樂府。

《浣溪紗》（北郭青溪）及（白鳥朱荷）《篋中詞》卷一譚獻評：第一首名貴，第二首風人之旨。

《減字木蘭花》（紗窗夢起）《篋中詞》卷一譚獻評：嬋娟著眼。

《醉花蔭》（香閨小院）《篋中詞》卷一譚獻評：含凄垂縮，尚不墮入曲子。

《蝶戀花》（涼夜沉沉）《篋中詞》卷一譚獻評：深于梁、陳。

《賀新郎》（過雨花如綉）《篋中詞》卷一譚獻評：居然勝欲。

傳記

宋犖《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士禎暨配張宜人墓誌銘》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既爲位以哭。越三月，孤子啓涑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稔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其行述來請銘。余與公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宦跡各天，每歲郵筒往復，商榷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間者數十年。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稀也。余與公唱和久，切劘攻錯，辱附賞音。聞公凶問，愴然有棄琴之感。矧年迫桑榆，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孤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眞，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穎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敕，以公貴，累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稟，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闈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於東萊學舍。晨夕唱和，有作成囊。戊戌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諸名士文讌無虚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子秋，充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門。讞海寇詣重案，全活無辜甚衆。又設法募諸大僚及衆商，代輸欽贓二萬，揚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闈同考官。甲辰會元，其首卷也。官揚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詩會，合肥龔宗伯主壇坫。時余自黄州通判入覲，始與公定交，如平生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榷清江關，司船廠，屏除陋規。任滿，遷戶部福建司郎中。壬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戶部四川司郎中。時上留意古學，特詔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本朝由部曹

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上令入直南書房，頒賜飲食、文綺無算。尋充《明史》纂修官。己未冬，典順天武闈會試。先後三狀頭，皆其門下，人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餽遺，取士多高才生。士以不出大賢門下爲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成、宏閒儀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眞儒。又請修經史舊板，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謁闕里。復命。後一日，卽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蓋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欷歔累日，輒廢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畢，赴補，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定條例，奏請准行，意在和平寬厚，不輕提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民德之。辛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補戶部右侍郎，兼轄京省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戶部七年，苞苴不入，蕭然如寒素，尤爲人所難。丙子春，載命代祀西嶽，西鎭江瀆。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己率屬，務持大體。仍命直南書房，編纂御集。會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公力持不可，曰：「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往往乏人。余方欲議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必上疏爭之。」同朝韙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尚書。遇秋審、朝審，平反矜愼，民賴以不冤。蓋自理刑內擢，以迄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寬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尤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遷葬，准剋期五月，不必開缺。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裝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者爲作圖畫。還朝未久，以申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公卽日就道，送者塡塞衢巷，莫不攀轅泣下。歸葺夫于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而至，公亦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厭其欲而去。庚寅冬，上諭內閣詢順治年間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成宿望，以公事罣誤，特命復職。公聞命涕泣，扶病北向拜。又草疏命子啓沂詣闕馳謝。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宗賜蘇味道詩，「君臣千載遇，忠孝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劇，伏枕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子書之。蓋其居平不忘宿諸，大率類是。公長身修髯，無聲色、博弈之好，惟嗜讀書。公餘，手不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藹藹，至夜分不倦。從不干人以私。子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人有一長，稱之惟恐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卿中，薦舉人才甚夥，率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藉齒牙以成名者，不可縷指。同年鈍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多舍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略】公生于明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薨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內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其爲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兼綜而集其成。而大指以神韻爲宗。文亦出入史、漢、八家，兼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餘種行世。書法高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問答書，必親作。其手蹟，藏弆之。余自乞歸後，擬往來錦秋、長白間，爲「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於某阡，銘曰：「一代風會，必有總持。兼『三不朽』，自昔難之。翳惟新城，盛時羽儀。歷歷中外，卓卓有爲。蚤主文壇，建鼓樹旗。特改禁林，默契主知。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雪清操，山嶽弗移。洊登九列，右有左宜。風采嶷然，推量莫窺。終始一節，橐無餘貲。數命祭告，以昌其詩。等身譔述，滄瀣無涯。百川浩浩，於焉匯歸。雞林購紙，蠻女織衣。天假耆耋，精力不弛。帝眷舊德，詔下巖扉。爲百僚法，作多士師。哲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三公，視此銘辭。」

孫星衍《刑部尚書王公傳》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禛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甯治海寇之獄，羅織甚眾。士禛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禛閔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禛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榷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吏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諭以王士禛詩文兼優，改

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謚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清史列傳・王士禎傳》 王士禎，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十六年，授揚州府推官。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總督郎廷佐、巡撫張尚賢疏薦其品端才敏，奉職最勤。總河朱之錫亦以委盤河庫，綜覈精詳，協助隄工，剔除蠹弊。疏薦下部叙錄，內陞禮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八年，司榷清江關，還，遷戶部郎中。十一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還，丁母憂。十五年六月，仍補戶部郎中。十七年正月，召對懋勤殿，諭吏部曰：「王士禎詩文兼優，以翰林用。」遂授侍講。二月，轉侍讀。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九年十二月，遷國子監祭酒。二十二年十月，同司業劉芳喆疏言：「自漢高帝時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化、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其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靖九年張璁之議，謂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非但不得舞八佾，併不得舞六佾。乃前代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生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乞敕禮臣與廷臣詳議籩豆樂舞之制。」又疏言：「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宜釐正。如十哲之位，自明嘉靖間議去封爵之後，稱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別。兩廡諸賢、諸儒從祀者也，至有明一代，理學肇自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摹就實，國子監祭酒蔡清所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左春芳，贊善羅洪先，刑部侍郎呂坤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者也。有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爲己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乞敕進遺書，或可仰裨聖學之萬一。」又疏言：「國子監所貯《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版，刊自明初，至崇禎十二年修補後，迄今四十餘載，不免漫漶殘缺，宜及時鳩工修補。併敕江南督撫察訪前明南監經、史版，如未散佚，即行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以嘉惠來學。」四疏並下部議，部臣以邊豆樂舞名號、位次，應俟頒發《會典》，遵循增祀諸儒，及微進遺書，均俟《明史》告成覈定。其經、史南北版修補、收貯事，如所詣行。二十三年十月，遷少詹事。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二十四年，請假歸里，旋丁父憂。二十九年正月，補原官。三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充經筵講官、國史副總裁。十月，遷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三十一年八月，調戶部右侍郎、三十三年六月，轉左，充《淵鑒類函》總裁。三十五年正月，奉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七月，擢左都御史。三十八年六月，御史郭金城奏裁冗員事，下吏部同都察院酌定應留御史員數，士禎言：「御史二十四員，必不可減。」從之。十一月，遷刑部尚書。四十年四月，請假遷葬，上諭廷臣曰：「山東人偏執好勝者多，惟王士禎則否。非作詩甚佳。居家除讀書外，別無他事。可給假五月，不必開缺。」十月，仍赴京任事。四十三年七月，步軍統領託合齊以宛平縣民薛應元控訴捐納通判王五、太醫院吏目吳謙，送刑部治罪。刑部奏王五逼索私債，縱僕鬬毆，革通判職；吳謙不知情，免議。得旨，下三法司嚴審，王五係已革工部匠役改名，捐納通判，屢逞兇斃命，應斬。吳

謙同謀詐索，應絞。原審未得實之部臣，降革有差。士禎降三級調用。九月，左都御史舒輅等奏，據革職刑部司員孫叔貽、闕福、席爾璃赴訴，原審王五、吳謙先以取定口供，續派辯稿，有雲南司主事馬世泰囑開脫吳謙，是以但擬王五流徙。士禎同侍郎陳論謂一流徙，一免議，輕重太覺懸殊，令改稿，乃改流徙爲褫革。請旨集質，復得王府護衛色爾弼以開脫吳謙囑長史穆爾泰轉囑馬世泰狀，各論罪如律。士禎與陳論辯未受囑，坐瞻徇，革職。四十九年十二月，詔加恩公事罣誤、年臻耄耋在籍諸臣，復士禎尚書銜。五十年五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帶經堂集》、《皇華紀聞》、《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分甘餘話》、《粵行三志》、《秦蜀驛程》、《隨蜀餘聞》、《漁洋詩話》、《國朝謚法考》諸書。兄士祿，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司員外郎，士祐，康熙八年進士；並能詩，士禎爲編錄成集。今上乾隆三十年四月，諭閣臣曰：「原任刑部尚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在本朝諸人中，流派較正。從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哀榮，以爲稽古者勸。其察例議謚。」賜謚文簡。其名久作士正，三十九年十一月，諭曰：「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廟諱而改。但所改『正』字，與原名音太不相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復知爲何人。今改爲士禎，庶與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館書籍記載，俱一體照改。」

王捴《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存目）

李雲度《國朝先正事略・王文簡公事略》（存目）

《清史稿・王士禎傳》（存目）

紀事

尤侗《答王阮亭》開札便云：「寒夜大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濤頭，直徹枕上，輒作四詩寄懷。」僕已知，公必有絕妙好辭。及讀第一首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遂欷歔泣下，掩卷不復讀也。李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之，潸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況公爲僕作恨賦哉。

邵長蘅《紅橋集序》閒考郡志，紅橋在廣陵鎮淮門外，顧其名，不甚顯。自新城王阮亭先生司李揚州，與海內名流數觴詠於此。一時，施愚山、劉公戢、陳其年、鄒程邨諸君，皆有紅橋唱和詩詞行世。而紅橋之名，乃大著。阮亭得一絕曰：「鎮淮門旁春酒船，雙槳劃波晴日前。解識紅橋好風景，遊人齊向郭西邊。」蓋紀實云。嗟虖！廣陵，東南大都會也。亡論雷塘隋苑，勝蹟銷沈，懷古之士，徒裹徊凭吊於平蕪斜照間，尋其遺趾，不可復得。即所稱二十四橋，以唐杜牧之詩最著，而今亦無考。而紅橋以尋丈地，自新城始見於詩。

徐釚《本事詩》卷一〇　西樵司勳曰：貽上蚤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弱冠登進士，爲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于蜀岡紅橋間，擊鉢賦詩，香清茶熟，絹素橫飛。故陽羨陳維崧其年有「兩行小史艷，神仙爭寫，君侯斷腸」句之詠。至今過黃陵者，道其遺事，仿佛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宗元鼎定九贈阮亭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又云：「淮南風景幾人知，好是清明細雨時。酒冷香殘腰帶減，詩狂他日想王維。」

《南州草堂詞話》卷上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遊，讌酒閒小有倡酬，江南北頗流傳之。于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

《今世說・政事》　王阮亭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屑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才也。」

又《文學》　王阮亭于役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沍，凄然動心，秉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旨清麗，閒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

又《規箴》　王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失得，不稍寬假。

又《豪爽》　王阮亭爲同考，至白門，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抵燕子磯。王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徑呼束苣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

又《企羨》　新城王西樵阮亭，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

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悔庵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又　王阮亭宦廣陵，一夕雪甚，漏且三十下，風籟窈窱，街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吳賓賢詩，且讀且歎，遂泚筆爲序。明日，走急足馳二百里寄之。吳感其意，爲刺舟來郡城，相見歡甚。

又《輕詆》　王阮亭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鈍翁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趙執信《談龍錄序》　余幼在家塾，竊慕爲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搆諸司寇，浸見疎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詔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疎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又《談龍錄》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驕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語人。」余以爲不知是者，固未爲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罕見信者。

又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又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叙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仿佛金若采耳，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柳南隨筆》卷二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諡爲文介。即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國朝詩話》卷二　上元紀伯紫（映鍾），歌行得陸劍南清挺之氣，近體極愛其「寺古花爲曆，山深鳥報更」語。其妹嫁莒州杜氏，早寡，以節終。有絕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吟成謝女雪飛香。」漁洋在秦淮有「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之句。阿男，婦字也。伯紫見之，以雜綺語之什，殊不喜。後婦請旌，漁洋入爲儀曹，力主覆疏，云：「以懺悔少年之過。」詩林佳話，何可無此。

《劇說》卷四　《冬夜牋記》云：「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貝慶生子事。」王阮亭奉命祭江瀆，方伯熊公設宴餞之，弋陽腔演《擺花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今日爲我難倒！」

《廣陵詩事》卷七　水繪園修禊，在康熙乙巳之暮春三日。時王阮亭按部東皋，適陽羨陳其年（維崧）、婁東毛亦史（師桂）亦在，因合邵潛夫（潛）、冒巢民（襄）、冒穀梁（禾書）、冒青若（丹書）、許山濤（嗣隆）會于此園，共爲詩三十八首。

余金《王士禛記事》　王司寇士禛謁武侯祠詩云：「武興城郭亂山青，肅肅丹青古殿陰。三代僅存魚水契，千年猶聽臥龍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鑒臨。禮樂可興身未死，中原人識老臣心。」惜全集不載，姑錄之以見古今人心相契合云。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引《西陂類稿》　公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未中會試，戊戌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推官。五年內擢禮部主事，遷員外郎。丁母艱，服除補戶部四川司郎中。時上留意古學，特詔公賦詩。次日傳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本朝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上令入直南書房，嘗徵其詩，錄進三百篇，謂之《御覽集》。

《詞苑萃編》卷八　泰娘，名姬也。詩有「楓橋泰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

泰娘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罥碧紗。朝來鵲語鬧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烟初裊半天斜。消魂應在泰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誦之果然。

《左庵詞話》卷上 王漁洋詞有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人因呼之爲王桐花。吳石華云：「瘦盡桐花，苦憶桐花鳳。」不讓漁洋山人專美於前也。

《九朝新語》卷六 王阮亭年七歲誦詩，至「燕燕于飛」，悽感流涕。兄士祿聞之曰：「此子情深，他日必以詩名。」因授以《文選》、《唐詩》。

又卷一四 王漁洋輯《蘇門三賢詩》，其一爲理寒、石寒。石本姓李，名崗和，西華人，恥與逆闖同姓，改曰理。孫徵君稱爲魯連後一人。

《新世說・規箴》 王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施愚山嘗規之曰：「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有未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

《清稗類鈔・箴規類・勸王文簡不賦詩》 王文簡公士禎在京師，將移居慈仁寺。某往規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然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

又《異稟類・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 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文簡已墮地矣。

《十朝詩乘》卷四 漁洋不獨工詩，其官司寇多平反冤獄。

著録

姜宸英《五七言詩選序》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具先生自爲凡例中，不備述。

又《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略】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有數百年之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予聞先生里居，著文溢百篇，嘗謂今之學唐、宋爲古文者，逐貌而失神。予文所以矯其敝意者，論文於今日，亦其當變之會乎。乃予數請而祕不以出也，故今所論列止於此。

吳陳琰《蠶尾續集序》 是集起乙亥終甲申，先生官少司農以至今大司冠京邸之作，中間丙子使蜀詩不與焉。其風格高夐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而清遠蕭澹則仍自陶、韋門庭中來。

程哲《蠶尾續文集序》 先生文《漁洋蠶尾》二集外，又有《蠶尾續集》二十卷。中載居《烈婦向氏傳》，則先生卯春絕筆也。初，先生司李揚州，昭雪向氏沉滯之冤，遂使鵠亭女子，無恨灰骨，迄今嘖嘖，猶頌神君。乃久，欲爲立傳，而忽忽未遑。一日力疾，口授脫稿，因謂其諸嗣君云：「懷此多年，偶從煩悶鬱轖中，伏枕得之，甫了此一段心事。」嗟乎！先生之心何心哉。昔歸太僕震川於張貞女死獄事，既大書特書矣，而又爲之辨未已也，又有與唐虔伯、李浩卿及嘉定諸友書，皇皇亟亟，大聲疾呼，惟恐匹婦覆盆，不啻若己內溝之恥，與先生之心，前後一轍。第太僕爲之於安居無恙之時，先生則爲之於病革之際。又太僕以不獲已而書其事者，冀白其冤。先生則以親白其冤者，又復從而追書其事，以永其傳於後。其心雖同，而其皇皇亟亟之情，殆更有過焉者矣。林翁茂之詩，先生手定已四十年，未經剞劂。（哲）與季弟（鳴）敬請校刊，深喜無負故人之託，重爲序論，情見乎辭，爰以《挂劍》名其集。先生之不死其友者又如此。此一二端，誠不足盡先生之大。然而讀先生文者，即此可以觀已。

又《蠶尾續詩集序》 先生《蠶尾續集》凡若干卷，首冠以進呈雅頌三篇，敷文摛藻，義密思精，雖卷阿矢詩清風作頌何以過之。中間《南海》、《雍益》以及《歸田》諸集，亦多就於一人，或屬於一國，似不盡關盛德之形容，然告成功而言王政，莫不有以寄吾表章忠愛之情，故即單辭短句，悉可被諸管弦，垂諸永永，不惟颯颯乎《雅》、《頌》之遺音，卓然成周一代同風，直且與

虞廷歌叙之休爭烈於勿壞，詎不偉哉！穆伯長嘗稱，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類制作如經，聳唐德於盛漢之表。以視先生之遭逢，而韓、柳又將避席矣。

張承先《漁洋集外詩〈序〉》 我朝詩家林立，惟漁洋先生爲大宗。先族祖樸村徵君序其詩，比之李、杜，時論以爲非溢美。先生箸述，風行海内，詩集不下數十餘種。門人彙而編之，曰《精華録》。後又有《帶經堂全集》，煌煌大編，極美備而無憾矣。乙未春，學侶褚子垂範、汪子錫封示殘簡一帙，爲錫山鄒流綺前輩選刊。中有先生詩百餘首，喜甚。共二子卒讀之，格律聲調神韵，的是先生手筆，而諸集俱未之載，是不可解。或謂先生自言刪詩斷自丙申年，兹皆丙申以前之作歟。細按之，亦不盡然。意先生集已富有，譬諸富家翁珍玩充庭，即狼戾棄擲應不甚惜，故當日探羅未及乎。然在後學視之，前賢單詞隻句，亦當奉爲拱璧。昔人論杜詩，殘膏賸馥足沾匄後人。好古家所見，靡不收録，世傳工部集外詩是也。況兹編經前輩訂定，可不令其流播乎？爰與二子同商搉於吾友秦君藍田、朱君鳴初，倣昔人例題曰《漁洋山人集外詩》，刊附先生諸集之外。會錢宮詹竹汀先生予甯歸，乃請序而行之。僕以菰蘆未學，素不知詩，亦綴一言未簡，愧族祖矣。

褚英《漁洋集外詩跋》 英初學韻語，即服膺漁洋先生。取《精華録》、《帶經堂全集》，焚香灌誦，寒暑不少輟。歲癸巳，於婁東寓舍，得梁溪前輩鄒流綺刊刻《十名家詩選》殘帙，中有先生詩一百二十首，集中俱未載，亟録而藏之。蒿廬張先生深於詩者，見之謂爲赤水元珠，囑英暨吾友汪子錫封繕寫編訂，會秦君藍田、朱君鳴初慫恿刊行，遂與錫封覆加讐校，付諸剞劂氏。良以生平宗法在是，不敢自私，若先生之詩久屬饜海内，不在區區一臠也。篇中剝落漫漶處，無從查對，姑闕之以有待云。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五・古懽録》 八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傳記類存目六・蜀道驛程記》 二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南來志》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北歸志》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秦蜀驛程後記》 二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地理類存目五・浯溪考》 二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長白山録一卷補遺一卷》 國朝王士禛撰。

又《地理類存目七・廣州游覽小志》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政書類存目一・琉球入太學始末》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國朝謚法考》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雜家類六・居易録》 三十四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池北偶談》 二十六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香祖筆記》 十二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古夫于亭雜録》 六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分甘餘話》 四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隴蜀餘聞》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皇華紀聞》 四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別集類二六・精華録》 十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別集類存目九・精華録訓纂》 十卷，國朝王士禛撰，惠棟註。

又《漁洋詩集二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國朝王士禛撰。

又《漁洋文略》 十四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 國朝王士禛撰。

又《南海集》 二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雍益集》 一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總集類五・二家詩選》 二卷，國朝王士禛刪録明徐禎卿、高叔嗣二人詩也。

又《唐賢三昧集》 三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唐人萬首絕句選》 七卷，國朝王士禛編。

又《總集類存目四・古詩選》 三十二卷，國朝王士禛編。

又《十種唐詩選》 十七卷，國朝王士禛編。

又《載書圖詩》 一卷，國朝王士禛編。

又《詩文評類二・漁洋詩話》 三卷，國朝王士禛撰。

又《詩文評類存目・五代詩話》 十二卷，國朝王士禛撰，宋弼等補緝。

《拜經樓詩話》卷三 王新城作《五代詩話》，以授黄崑圃先生，爲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

譚獻《校刻衍波詞序》 許君邁孫篤好填詞，與予同嗜。中年以來，予選録古今人詞，成十餘卷。邁孫則校刻古今名家倚聲别集，宋元以來成十餘家。

予愧汎濫，不及邁孫之溥也。今年夏，予謝事賦歸，迺晨夕來榆園，坐竹石閒，與邁孫縱論填詞正變。皆以爲王貽上尚書，以詩篇弁冕一代。顧論者曰「王愛好」，又曰「絕代銷魂王阮亭」，其言不盡王詩之量，而於詞適合。出篋中《衍波詞》寫本共讀之，所謂「愛好」與「銷魂」者，其在是與？邁孫以世尉傳本，欣然手校付槧，布諸藝苑。邁孫舊藏《阮亭詩餘》一卷，祇三十調，有尚書自叙，爲當日手定之本。今據以讎勘，並存叙目附後。嘗讀《帶經堂全集》，尚書撰述備具，而《衍波詞》未嘗著錄，殆以少歲綺靡之習棄之。然則予與邁孫，垂白之年，方與研尋先正之緒餘，微吟寄想，世事都忘，亦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吳重熹《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序》 新城王文簡公《帶經堂全集》，撰述備具，而詞未見著錄。世所流傳者有二本：一曰《衍波詞》，刻入孫無言《十六家詞》中。《居易錄》：「孫無言居廣陵，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及鄒程村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贈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初刻爲三家，后廣之爲十六家。《炊聞詞》亦在其中。一曰《阮亭詩餘》，相傳爲公手定，有自序及宛陵唐允甲、東武邱石常、南昌丁弘誨、吳曒沈履夏、同里徐夜各序，邱石常、徐夜評注。此本爲闕里孔傳鐸藏本，鈔極精，趙益甫刻入叢書。（評注俱存。《浪淘紗》一闋誤作《雨中花》。趙亦承其誤。是所見即是本。）近日仁和許邁孫又刻入《榆園叢書》，亦既風行海內矣。茲重刻孫本《衍波詞》，而以《阮亭詩餘》校勘，幷存序目，又輯逸詞四調以益之。至詞之佳處，諸家評論至當，茲不贅。

藝文

錢謙益《古詩一首贈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擊颺爲風謠。吹萬肇邃古，賡歌暢唐姚。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彙元包。百靈聽驅使，萬象窮鏤雕。千燈咸一光，異曲皆同調。彼哉諓諓者，穿穴紛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囹圄。妙悟掠影響，指注闚釐毫。甕天醯雞覆，井月癡猨號。化爲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窮老蔽蔀屋，不得瞻泬寥。正始日以遠，詞苑雜莠苗。獻吉才雄鷙，學杜餔醨糟。仲默俊逸人，放言訾謝陶。考辭競嘈囋，懷響歸浮漂。江河久雍決，屑滴亦騰囂。幺絃取偏張，苦調搜啁嘵。鳥空而鼠卽，厥咎爲詩訞。喪亂亦云賸，詩病不可瘳(叶)。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杓。北征南山詩，泰華爭岧嶢。流傳到於今，不得免憯嘲。況乃唐後人，嗤點誰能跳。窮子抵尺璧，凍人裂複陶。熠燿點須彌，可爲渠略標。昌黎笑羣兒，少陵訶汝曹。嗟我老無力，掩耳任叫呶。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貂。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識字函雅故，審樂辨簫韶。落紙爲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骼馬，創殘卧東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暫招邀。河源出星海，東流日滔滔。誰瞰巨靈掌，一手堙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螗蜩。僞體不別裁，何以新風騷。珠林既深深，玉河復迢迢。方當翦榛楛，未可榮蘭苕。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操。勿以獨角麟，媲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繙經守僧寮。悵觸爲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搔。起挑常明燈，懺除坐寒宵。

劉體仁《王阮亭抱琴洗桐圖》 王郎勝情不可學，游處如在清閟閣。三峽流泉懷抱中，姑射神人同綽約。並馬長安冰雪清，鬚眉端不負時名。便旋一日三詣爾，但覺先生移我情。

又《寄阮亭揚州》 絕代風流王阮亭，東南文雅月從星。憶君好句平山路，加我雲嵐草木馨。

曹爾堪《滿江紅・湖上書懷再柬西樵考功阮亭祠部》 飛絮漫天，平隄外、亂萍初漲。人似燕、重來湖海，畫梁無恙。風雅競推東閣妙，文章每說西京上。細論詩、若箇過牆頭，松醪餉。　曾踏險，瞿唐漾。纔會意，滄浪唱。但銀瓶索飲，酴釄佳釀。五岳未周名士屐，百錢常掛山人杖。奈此君、不惠不夷間，難於狀。

施潤章《湖口舟次懷阮亭揚州》 丹楓木落客心悲，蘆荻風多雁叫時。忽憶去年秋雨夜，燈前把酸讀君詩。　官舍題詩有竹亭，愁中坐對眼俱青。月明今夜遙相望，溢浦邗江兩客星。

又《聞王阮亭農部擢補侍讀》 才力羣推稱石渠，漢庭特拜重相如。上林札給新成賦，秘閣燈鈔未見書。文字聲名騰禁闥，平生懷抱滿樵漁。傳聞珥筆辛勤甚，退食常需列炬初。

又《讀漁洋山人集漫題（王阮亭集名）》 萊陽大雅益都清，各自論詩擅一

城。玉樹臨風今獨秀，新城不說濟南生。（萊陽謂宋荔裳，益都謂趙韞退，濟南李于鱗也。）

納蘭性德《浣溪紗・紅橋懷古和王阮亭》（存目）

陳維崧《秋柳四首和王貽上韻》（存目）

又《贈別王士客阮亭》 王君家傍錦秋湖，陳生居負蘭陵郭。兩人相慕不相識，何由開口爲大噱。憶昔鄒陽（訐士）暨沈約（禹甸），恆向鄙人誦奇作。草頭一點趁騏驥，烟際斗影捩鵬鶚。此生邂欲執鞭弭，爾後恨不羈芒屩。世間怪事竟何限，四十陳生餓溝壑。亡賴往往雜傭保，天幸僅僅免俘略。王生三十何堂堂，出李維揚耀朱襮。兩人相見便抵掌，坐上狂歌歌自若。馬肭清談街鼓動，哀絲豪竹春燈落。作官秖辦設茗芋，對客何曾嗽蒜酪。六年游處無事無，口不能言記猶昨。今秋七月涼風盛，王君告我適京洛。雲帆破浪誰不羨，況復同舟載花萼（謂西樵子側也）。嗟余一生情苦多，別人每作數日惡。矧君與我比膠漆，此意誰能喻輕薄。昔游翻悔識君非，茫茫從此無歸著。

孫致彌《漁洋舊寓》（存目）

汪楫《題天女散花圖（王阮亭先生小像）》 維摩說法天雨花，此事由來稱最幻。諸大弟子徒紛紛，況於楫也何由辨。朝來問字抱琴堂，倏見維摩臨素練。異人豈必多口耳，髭鬚當風目含電。白鸞尾動虛空驚，十丈雲開露金釧。繽紛紅雨隨指墮，清淨天人殊繾綣。我對此圖長咨嗟，人世簪裙何足銜。妙義要使千人服，寂莫繩牀亦堪羨。前身或在方丈中，不知曾否沾花片。或語汪生且勿眄，君不見，阮亭詩法動塵寰，此圖自寫王公面。

汪琬《嘲阮亭》 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沉吟。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徐乾學《河閒道中見阮亭題壁（二首）》（存目）

李良年《漁父家風爲阮亭學士題紅梅雪岸圖》（存目）

曹貞吉《賀新涼・送阮亭東歸兼悼西樵》（存目）

李天馥《九日同阮亭說巖登文昌閣》（存目）

彭孫遹《答貽上》 詞人寥落老捻觚，矯首中原孰並驅。狎主齊盟君是長，同遊燕市歲云徂。客來競折紅蕖麗，歌罷誰憂白雪孤。到處山川留逸唱，風流還似大蘇無。作者千秋有代興，使君高寄逈崚嶒。羣山海內尊東岱，絕調人間在廣陵。宮閣但攜珠樹鶴，宦情眞似玉壺冰。蕪城日暮邊風急，明遠歌成思不勝。

馮廷櫆《西城別墅十三首爲阮亭先生作》（存目）

陳恭尹《寄王阮亭棗南海集》 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冰。時名兄弟堪方駕，家學文章自一燈。滄海乘槎曾獨到，越山懷古記同登。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

嚴繩孫《菩薩蠻（王阮亭戶部小照）》 濟南名士含香客，蜀牋盈手桃花劈。天下工爲文，紅橋舊使君。　鳳城春似許，梅子肥時雨。借問對題詩，東風第幾枝。

葉燮《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朝》（存目）

尤侗《輓王士禎（阮亭新城人官侍讀）三首》 三年明月鑒虛帷，那更吟君惆悵詩。不分阿灰腸斷句，黃昏微雨畫簾垂（予悼亡亦三年矣）。　金昌亭下柳毵毵，長記啼烏送曉驂。風景不殊人不見，謝家飛絮滿江南。　入洛相逢亦偶然，淮南小別十經年。不堪洗馬言愁日，無復清河贈婦篇。

吳雯《聞阮亭先生由戶部郎中改官侍從二首》 瑯琊家學本無窮，天挺英姿更不同。事業已聞多際會，文章今始見推崇。宮人盡說元才子，天子頻遷戴侍中。入直那教早歸院，金蓮常撤御筵紅。　頻道新除下九天，相過特地一欣然。敢云賢人五百里，的有才名三十年。從此但棲天祿閣，不須更算水衡錢。由來獎士玄暉癖，猶問人間寶劍篇。

又《懷阮亭先生》 瑯琊天下推詞伯，果有文章起一時。何必桐花相鄭重，蕪城自有建安詩（《詞苑》稱先生爲「王桐花」）。

仝軌《寄王漁洋》 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賤予曾公公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曆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何況虞廷儀鸑鷟，和聲應答唯笙鏞。鶴唳鶯啼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天颯颯羞吳楓。新文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聞赤面汗浹背，進退交感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本，聊將耳學思擊蒙。《騷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鋪陳工。霧夕芙蕖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示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白公蘇公金在鎔。深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公問緒業，微言日日開心胸。莫訝投詩未相識，平生一瓣曾南豐。

潘耒《贈王阮亭侍讀》（存目）

朱彝尊《送少詹王先生（士禛）代禮南海兼懷梁孝廉（佩蘭）屈處士（大均）陳處士（恭尹）》（存目）

宋犖《奉酬阮亭司馬見懷之作次原韻》（存目）

蒲松齡《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存目）

又《阮亭先生歸思二十四韻》玉皇香案吏，謫位冠中樞。海內稱三絕，魯東止一儒。羽儀表朝寧，名字滿寰區。不羨穿針巧，寧甘抱甕迂？傾筐時倒屐，待漏尚操觚。文章驅屈宋，明允佐唐虞。名士風流在，良臣氣概殊。眼中遼海闊，胸次點塵無。胡乃覺裘謗？忽成惹苡誣。事方理蝌蚪，人自嚇鵷鶵。蕉鹿終難判，馬牛任所呼。久羞棧豆戀，適入賓瀛圖。叢桂夙招隱，碧山不負吾。無如飲酒樂，豈必握蘭趨？宦橐存詩窖，角巾出帝都。猶堪事遊釣，喜不就橛株。人本如春柳，家原近白榆。到門無俗駕，悅耳有眞娛。蓮社欣相待，醴泉幸不孤。桑田故阡陌，劍櫑舊眉鬚。聊復修花宅，何勞乞鏡湖？君纔吟哨遍，我欲論潛夫。趙婦雅能瑟，香醪許再沽。看他簫鼓競，辛苦獵吳姝。

又《祭王阮亭司寇文》（存目）

王蘋《寒夜讀〈池北偶談〉感題卷首》殘客殘書漫作緣，霜晨頭白軟紅邊。才名零落王黃葉，孤負尚書二十年。

又《題〈漁洋詩話〉卷尾二絕句》中條竹隱吳徵士，名在詞場四十年。卷裏不如靑縣壁，衮花萬里早流傳。老有心情似牧之，江湖載酒復何時。人間也自呼黃葉，卻少崔華七字詩。

顧嗣立《司寇新城王先生從都門寓書見存云將有〈精華錄〉之刻喜而賦四絕句》疎雨微雲佳句難，詩家本色耐人看。爾來一變韓蘇派，誰得洪爐九轉丹。商邱好事新篇滿，秀水刪詩老眼明。近日吳中盛風雅，還教虛席待新城。

又《寄懷新城先生二首時罷官歸濟南》泰嶽鍾靈應運興，崑源湔濯碧逾澄。東家門第傳司寇，杜曲詩篇接少陵。邈邈聊同隱霧豹，營營一任遇秋蠅。夫于亭子臨蠶尾，撰杖逍遙踏上層。江南江北水迢迢，危棧重經遊興饒。古驛新題逼劒閣，平山殘夢落虹橋。瓣香誰測鯨魚海，贖馥徒窺翡翠苕。留得漁洋一點在，臨風輒引碧雲遙。

趙執信《謝王阮亭先生見寄三首》（存目）

雜錄

田同元《西圃詩說》神韻超妙者絕，氣力雄渾者勝，元輕白俗，皆其病也。然病輕猶其小疵，病俗實爲大忌，故漁洋謂初學者不可讀樂天詩。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又　近見阮亭批抹杜集，知今人去古，分量大是縣絕，有多少矮人觀場處，乃正昌黎所稱不自量也。

秦朝釪《消寒詩話》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中，得少佳趣。」王阮亭甚愛此語，而云苦不能多得。夫阮亭終身富貴，不知此中之苦，安能多得此中之樂？此境惟不遇之文士飽嘗之，有時感慨牢騷，則佳趣減矣。無所雜於中而能全其樂者，其惟學道之士與？

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方綱序曰：詩家爲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

顧汧

顧湄《鳳池園詩集序》戊午陽月三日，予偕伊在笠澤舟中。湖光如鏡，倚篷長吟，各出所爲詩相商搉。伊在終賈妙年，天才駿發，首當石渠、天祿之選。其爲詩，飛翰騁藻，鯨鏗春麗，清廟、明堂之什也。緣情託物，長言永歌，佩風人之旨，自可齊衡往哲，遠邁流輩，天心月脅，有餘光矣。予詩則瓦缶土鼓，不無形穢之慙。雖然，詩言志，亦各言其志也，庸何傷。因相與溯風雅之源流，揣聲律之利病，而不能慨然無所感也。世之經義詩賦，迥然區別，卽才能兼之有得於此，必有妨於彼。伊在少躋淸要，遂得肆力於詩，豈天之所以賦畀之者，有獨厚邪！而他日之博綜深造，以求其精極，其

趣者何可量邪！已而，伊在刻其近詩，移書索予一言。

勞之辨《鳳池園詩集序》 吾友顧中丞芝巖先生少負雋才，讀書中秘。天子拔置講幄，俾貳秩宗，由六卿而政府，旦夕可竢。顧以封疆寄重，填撫中州，不數年而風木愴懷，居廬憔悴，若將終身。歲癸未，翠華南幸，駐蹕蘇臺，念先生侍從舊勞，特下溫綸，入京候缺。中外想望風采，以爲復其故物，尚屬尋常。迺先生恬退爲心，所司又格於成例，僅由京堂層累而上。憶甲申、乙酉，余與先生官棘寺，同被左遷。余補順天少尹，先生則遠赴奉天。絕無幾微見於顏色。嗣即鋒車徵入，領袖宗卿，駸駸乎大用。先生輒賦：「遂初重尋，松菊未了，事業付之家。督侍御，君自謂，虎阜一輿，石湖一艇，足娛吾老矣。」非胸中曠達，能如是乎。夫先生生平，遇賡歌交泰之昌期，展黼黻休明之偉抱，故其發之於詩，擬之《三百篇》，則《鹿鳴》、《天保》，而非《采薇》以下諸什也；擬之三唐，則純乎燕、許，而郊、島不得入其豪端也。推而擬之將家，擬之畫手，則程不識之刁斗，吳道子之繪天神，而非李將軍、邊鸞輩之可同日而語也。洵洵乎，其爲盛世之音無疑也！先生從此嘯詠林泉，流連光景，或別爲陶彭澤、儲光羲一派，亦未可知。余且摩挲老眼，觀其續集。時康熙四十九年庚寅臘月立春前五日，年家眷弟勞之辨拜題。

徐元文《鳳池園詩集序》 顧編修伊在家居二年，將赴京師，刻其所爲詩屬余序之。【略】伊在詩，溫和閑麗，溉溉大雅之音。爲人醞藉，中稜稜不苟。吾知預講幄，陪清蹕，必有贊助聖德之高深，而不第以詞章自表暴者。爲書此以俟之。康熙戊午冬日，崑山友人徐元文序。

吳之振《鳳池園詩集序》 芝巖之詩，大半得之宦遊。當其廻翔館閣，歷卿寺，優游承明之廬，著作之多，固不待言。乃戎旃軍府，擁旄建節之時，文牘填委，羽書倥傯，人所日不暇給者，而輕裘緩帶不廢嘯歌，詩亦益工妙，良不可及也。今讀其詩，時而莊重典麗、玉戛金舂，時而粗服亂頭、不衫不履，要歸於和平溫厚，無嘵殺之音，無鎚鑿之迹，而抒寫性靈、籠挫景物，正使剪刻鑿幌、搜抉怪奇者，臏斷港絕而不能至。殆虞山所謂有天才焉，可學而不可能者歟！斯眞休明之鼓吹，而臺閣之典則已矣。芝巖與余郵筒數千里，寒暄外無他語，惟詩版往復而已。然余耄年昏眵，束書不觀。而芝巖自筮仕至懸車，恆矻矻手一編，短檠繼晷，寒暑罔間，其好篤而力勤若此，宜其學益殖，詩益工，直登作者之堂，而前人之語遂有時而不驗也。余既幸吾言之足徵，而又快覩芝巖之能爲臺閣。湔雪此語，遂書以弁諸卷端，與芝巖相印，可知當不河漢予言也。時康熙四十九年仲冬，年家姻弟吳之振書於黃葉村莊。

王鴻緒《鳳池園詩集序》 先生與余同登韓慕廬榜，由宗伯學士巡撫河南，弘勳懋績，彪炳天壤，不僅以詩名顯。然即以詩論之，先生於己丑春，以司宗貴臣予告歸里，輯三十年所作爲《鳳池園集》。其中臺閣宏章則麗以則也，讌遊雅什則新以俊也，懷古、贈行、紀事、賦物諸篇，則或澹以逸、彬以蔚也，眞堪上埒王、孟，下掩錢、劉。而先生自序乃曰「不敢苟作」，又曰「各抒襟素」，則先生之詩，一本於志而非泛然而成者，不於此可信歟！顧世有論甘忌辛好丹非素泥運會遷流之說，以分升降者。余獨謂詩之可傳也，祇取其眞而已。眞莫眞於志，率是志而爲古詩，爲近體，自足專一門、名一家。故古來惟江文通，亦各具美，兼善之言，爲得其平。今先生是編，命意獨眞，而華不掩實，巧不累理，歷觀諸體，具美兼善，上以鼓吹休明，下以主持風雅，必爲世所同好而無遺議。其傳於後也，吾知被金石流管絃，而未有艾矣。余故樂爲之序，而附以不朽焉。康熙五十年歲辛卯夏五月，年眷侍生王鴻緒頓首拜撰。

徐潮《鳳池園集序》 余同年顧芝巖先生，自珥筆備顧問時，落筆人輒不可及。數十年來，詩文益工。雖余同譜交好，不能窺其窈奧。然竊論先生之詩，大抵體宗魏、晉，初盛唐，而唐中晚以下絕無一語沾濡筆端。文則出入《史》、《漢》，一洗六朝鉛華綺語，能以氣骨自喜。余故以此歎先生性情冲穆，所養甚邃，筆精墨妙，非近世士夫可以學步。先生在日，與余往復討論詩文。去歲《鳳池全集》開雕行世，而先生遂歿。昔子建與德祖書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余亦何敢謂定先生文，第與同世而見，其詩文成一家言，而行世傳世視譚之所謂不及見者，不且破涕而爲笑也哉。獨是余與先生通籍金華，居處有年。今老矣，得邀予告歸里，思優游杖履嘯詠林泉。或來西湖，或過虎丘，時相問訊，盤桓娛老，而先生乃舍之去。讀其集，不見其人，盈盈一水，不禁嗚咽，而不能置也。時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孟秋，年眷弟徐潮拜題。

楊大鶴《鳳池園集序》 先生早入承明，珥筆記載，出撫嵩洛，經理北

河，入爲卿貳。所至以實心行政，課吏造士一以誠意相感，孚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其大者，延禮眞儒，董正率迪，起絕學於千載之下，類非流俗所能爲者。今全編中對揚敷奏，則宣公忠定之愷摯也。論事析理，則治安天人之條貫也。體用講語諸序說，則濂洛諸君子之嫡脉也。辨春正，賦經史，核班馬，有論定千古之識。其博洽也如此。謚議經跋，藹然見仁人孝子之思焉。要皆有不可解之誼，結轖於君親師友間，故能自斷不惑，毅然於綱常名教之際。先生之至性與卓識又如此。若是者，尙可僅謂之言歟？殆合諸事與身而兼有之者矣。覽者能由先生之言，以觀其行己，治人之大，且從此而溯之，以觀其源流所自出，知有本者之不爲空言，而徒事詞章者亦可以廢然返矣。僅文乎哉！康熙歲次壬辰重九日，年家眷侍生楊大鶴謹叙。

民國《吳縣志》卷六八上 顧汧，字伊在，天朗子。少勤學能文。康熙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得人稱盛。歷左中允、左右諭德。御試《班馬異同辨》，上嘉其立說平正。俄遷左庶子、侍講學士，陞內閣學士，進禮部右侍郎。憂歸服闋，特命巡撫河南。先是，陝西告饑，詔運湖廣粟往賑，而河南民獨當轉輸之役困甚，上念陸運艱難，命水運二十萬石入關。汧甫下車，馳赴渭川，酌定運費，又相度水勢，備述荆子關至龍駒寨數百里谿灘險惡之狀，上報。時運五萬餘石，遂命停運。河南諸郡去水遠，異時歲漕二十五萬石，皆赴大名府小灘鎭採辦。以地非所屬囤戶，姦牙任意阻遏，浮費不貲。汧疏請改徵折色官爲督辦，部議不允。上特從其請，民始脫重累。坐才力不及，罷歸。久之，起補四譯館太常少卿，歷遷宗人府丞。致仕卒。

湯右曾《顧伊在侍郎巡撫河南寄贈四首》 喜傳尺一日華東，道路歌呼遠近同。關內流移方在洛，天邊霖雨正思公。淇圉便下千竿竹，少室還棲百尺桐。憂國定須康濟手，挽將八節應條風。聞命纔爲宿夕留，圖書一卷壓輕郵。江湖衝雪浮單舸，鼓角驅風笑八騶。儒者有人方大用，太平無事更何求。冰心一片嵩陽月，遙挂青冥萬里秋。廿載談經朵殿開，尙留三禮在容臺。主恩特賜旌旄出，民困從蘇召杜來。得士水南兼水北，濟時公望復公才。穿花豹尾清吟路，憶到梁園日幾迴。文章楊葉記三穿，才子承家最少年。猥以通門隨麈尾，每留小飲到花前。浮沈自笑三千牘，搖襞虛勞九萬箋。只待公還秉元化，中和有頌願雕鐫。

呂履恒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少司農時，言詩者多欲尊宋祧唐，而作者志趣，不但不落唐以下，幷蘄追六代以上而從之，可云特立獨行者矣。今後人之詩，尙能篤信家學。

《國朝詩語》卷二 新安呂元素(履恆)，忠節先生孫也。《夢月巖詩集》，氣格聲調似明七子，故非卑響，終未免規橅痕。中原詩人，自王孟津宗尙空同，多以盛唐自命。元素，孟津外孫，宜派別相承也。予所採者，五言近體《問孫家灣藕花》首【略】。七言近體句如【略】。五言絕句如《採蓮》首【略】。七言絕句如《宛在軒贈謝明府》首【略】。《江妃怨》首【略】。在作者恐非得意處，卻是才人本色，不蹈習氣。

《斫榆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意古詞古，但如此長吏，今之所謂良臣也。

《牛口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願地勿生山，山勿生木」，想奇矣！末幷羨無告之四民，痛楚何似！倘有觀人風者，尙其采之。

《言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風》、《騷》以後，獨標陶、杜，此卓識也。小謝非不佳，然謂之名家則可耳。一序極佳，近人久不敢開此口。

《祖越寺至羅漢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出入隨俯仰」五字，寫盡穿洞神理。

《長歌行送友人遊大梁》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友人先遊西北萬里之外，後相與會合，極服其才思之高，旋又往遊大梁，恐今日之大梁，雖朱亥、侯嬴莫能遇合也。蒼茫飄忽，泯承接段落之痕，近人無能爲役。

《留別漢南諸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茲取其格，不在語言之工。

《棧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前七子中，近李北地。

《潼關用崆峒原韻吊孫司馬》《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吊孫傳庭也。傳庭幾滅寇，因天雨催戰而敗，傳庭死而明亡矣。一結深惋痛之。

《金川門詠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議論正，音響高，此種詩用全力而成。

《孫大帝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降曹丕而謀西蜀，何顏見桓王於地下耶？愚嘗有句云：「彼亦豚犬流，烏足稱英雄。」

《荆州懷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頷聯寫盡屈子生平。

《荆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見玉之貴不在既剖後也，爲比德於玉者增長聲價。今之抱璞者，急欲眩奇于人，何哉？

傳記

康熙《寧鄉縣志》卷六　字元素，號坦庵，河南新安人。祖維祺，謚忠節，前朝萬曆癸丑進士，南京兵部尚書，著《孝經大全》，學者稱明德先生。父兆琳，國朝己亥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崇祀鄉賢。公以戊午鄉舉，登甲戌二甲進士，有《制義詩集》行世。於康熙三十八年到任，丁災荒之後，值多事之餘，錢糧積久，倉儲虛耗，縣事幾不可爲矣。公撫字催科，憂勞成疾，幾危。蔬食布衣不異□士。是年夏，公引罪自繫鄉鐺，涕泣禱雨，輒應。至於雅意作八衡文不倦，留心民瘼，節省冗費，除革積弊，並編審陋規，俱有碑碣可考云。闔縣士民公志。

乾隆《續河南通志》卷五八　新安人。康熙甲戌進士，授寧鄉令，歷戶部侍郎，有政績。詩詞古文皆足發聖賢奧旨，有關風教，遠近稱爲儒宗，祀鄉賢。著《冶古堂文集》、《夢月巖詩集》。

乾隆《新安縣志》卷八　字元素。甲戌進士，歷仕戶部右侍郎。初知寧鄉，裁月費千餘金，署用器用缺，或言不便者，蹙額曰：「事事求便於己，則多不便於民矣。」旗大人有逃僕名石頭者，誤民某爲石頭，某故又以其子爲石頭，行咨索取，時署奉天府尹回咨曰：「父在則石頭其父，父沒則石頭其子，後將毋人人石頭耶？」竟不與主。鄉試硃卷必親閱，一時知名之士，皆入彀者。有《冶古堂文集》、《夢月巖詩集》，遠近稱爲儒宗。乾隆五年崇祀鄉賢。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夢月巖詩集》　二十卷，國朝呂履恒撰。【略】此集乃雍正乙巳其姪纘曾等校刊。詩以體分，末附詩餘二十四首。前有凡例，稱其詩或經歲一改，或一月數改。如《洛陽秋思》、《河上寓目》詩之頷聯，嫌其調近七子，輒加竄易。《金陵雜感》之結句，嫌其涉於怒罵，亦復易之。又稱《盛朝詩選》載其《秦中懷古詩》、《洛陽秋思詩》、《懷公毅詩》字句皆有所竄亂，今悉從原本云云。或刊版時有所點定歟。

又《冶古堂文集》　五卷，國朝呂履恒撰。是集，爲履恒歿後，淳安方婺如及其門人石屏張漢所選定。凡一百九十二篇，每篇各有評語，如制義之式。

民國《河南通志稿・詞典類》　《洛神廟傳奇》，清呂履恒撰。履恒有《寧鄉縣志》，已見前。是書見《中州藝文錄》。

曹寅

論述

毛際可《棟亭詩鈔序》　荔軒先生家世通顯，爲天子親臣，乃被服儒素，黽勉盡職，不涉戶外一事，故發之爲言，蒼然以樸，澹然以隽，悠然以遠，無論逐逐于歷下、竟陵，不屑闖其藩籬，即以眉山、劍南爭位置者，自先生視之，不啻如避秦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焉。獨是古今咏物，無不以用意爲工，如鄭鷓鴣、袁白燕之屬，字字刻畫，以此得名。而集中咏物諸作，若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一唱三歎而始遇之，則自少陵《促織》詩所謂「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外，不能多覯也。

顧景星《荔軒草序》 《荔軒草》者，侍中曹子清詩集也。子清門第國勳，長江南佳麗地，束髮即以詩詞、經藝驚動長者，稱神童。既舞象，入爲近臣。今始弱冠，而其詩清深老成，鋒穎芒角，篇必有法，語必有源，雖顛白齒搖拈鬚苦吟，不能逮其一二，可不謂奇哉！不佞徵車來長安，晤子清如臨風玉樹，談若粲花。甫曼倩待詔之年，腹嫏嬛二酉之秘，貝多金碧，象數、藝術無所不窺，弧騎、劍槊、彈碁、擘阮悉造精詣。與之交，溫潤伉爽道氣迎人，予益歎其才之絕出也。蓋才之出于天者，自然而莫知其所至，學焉而莫能企及焉。故其于詩，有可學有不可學。鑄格、鍊字、揚蘤、扢藻，此可以學得也。亭皐、木葉、池塘、春草，此不可以學得者也。以絕人之姿加典學之力，及其成就豈有量際哉？昔子建與淳于生分坐縱譚蔗杖起舞，淳于目之以天人。今子清何多遜也？李白贈高五詩謂其「價重明月，聲動天門」，即以贈吾子清，海內月旦必以予言爲然。

杜岕《楝亭詩鈔序》 詩者，曹子不可須臾離者也。曹子以詩爲性命肌膚，於是導之、引之、抑之、搔之，輾轉反側，恆有詩魁壘鬱勃於胸中，此精微爛金石，視陳思何異哉。

朱彝尊《楝亭詩鈔序》 楝亭先生吟稿無一字無鎔鑄，無一語不矜奇，蓋欲抉破籓籬，直闚古人窔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先生於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驊騮驥騄，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又《題曹通政（寅）思仲軒詩卷》 蕪城鮑明遠，古調李騫期。眷念同懷子，因題思仲詩。春塘宜入夢，柔木易生枝。更放過牆竹，濃陰使院垂。（公弟居此植杜仲一本于庭，故以名軒。）

姜宸英《楝亭詩鈔序》 楝亭諸咏，五言今古體出入開、寶之間，尤以少陵爲濫觴。故密咏恬吟，旨趨愈出。七言兩體胚胎諸家，而時闌入于宋調，取其雄快，芟其繁蕪，境界截然不失我法。此是其工力到家，然非其天分過人，氣格高妙，亦不能驅策古人爲我之用也。

顧昌《楝亭詩別集序》 荔翁之詩，自弱冠至今凡屢變，變而彌上。大約所趨既高，其自視益歉，乃所作既富，其決擇益精，不自滿溢，何其善也！乙酉秋仲，儀眞使院稍暇，取前後諸作，錄其愜心者爲若干卷，計若干首，而欲盡棄其餘。余曰：「嘻，是未可盡去也。公亦知夫入寶山者乎？其始之至之也，披砂礫而檢晶熒，其繼之得之也，輕尺璧而寶尤異。吾不謂夫後得之不迥異於從前，而安得謂始得者之竟等於砂礫也？且公之詩，由風華而峭蒨，由峭蒨而精深，今則將歸平淡矣。安知後此之所得，何如不更轉生疑慮，並所謂愜心者而亦去之已乎？昔人有言曰：『只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其公之謂與？」荔翁笑曰：「有是哉，毋諛我。」乃題爲別集。而余爲之叙。

郭振基《楝亭別集序》 振基竊惟公家世華胄，位望通顯，顧泊然無他嗜好，惟性耽墳籍，眞有書淫傳癖之目。自結髮侍內直，暨銜命出使，擁旌節二十三年，雖當簿領闐咽時，或道塗行役，未嘗一日暫離卷軸。凡經、史、子、集，以及山經、地志、稗官、老釋之書，靡不流覽雒誦，含英咀華；以是發爲詩章，徵材奧博，取徑窈眇，盡有三唐、兩宋之長，而鎔鑄淘汰，不名一家，然猶矜愼持擇，不自護惜，如此其虛衷若谷可概見矣。且自少時，早聞名儒緒論，遠有指承。既官於南江左，賢士大夫及縫掖之士，凡通聲韻者，咸以公爲宗工喆匠，趨風恐後。而公傾心晉接，文酒讌酬，殆無虛日。片詞之善，必爲弘獎，蓋其愛才好士出乎天性。故公之歿，無論識與不識，皆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

唐繼祖《楝亭文鈔序》 楝亭先生沒，門人裒其刪佚古近體及詞若干首，刻爲別集，而以雜記序箴銘之屬附焉。先生少嗜風雅，暨年位轉升，篇章益進，往往播在人口而欿然，未嘗自以爲足。至于古文詞之作，尤所矜擇。常笑近世周、秦、唐、宋交譏互失，而其究歸於無有。每欲以健筆力振其弊，顧以躭吟特甚，故爲之不多。又性鄙獻酬，一切介觴諛墓之詞，屏棄不屑，即有駕名引重、借書他手者，殊非先生之所許，不敢以竄入也。今所存者，裁十餘篇，而精挺奧博，戛然有不可一世之意。以視剽句竊字以爲周、秦，游光掠影以爲唐、宋，其眞贋霄壤，必有能辨之者。繼祖嘗以文字被知於先生，猥以爲知言於是集之成。歎先生雅意未遂，而掇拾故簏之餘，猶足下視專家。若此，信乎天才之不可梯及，循環雒誦恫乎其有餘慕焉。先生居恆簡牘，往返皆用繭紙，小幅眞行間作信筆驅染，風趣盎溢，雖造次諧弄，卒無隻字近俗，在古人中不減黃涪翁。余家留數十札，將裝潢而藏之。暇日搜葺諸家，可得數卷，刊綴集末，當亦好事者之所寶也。

王朝璶《楝亭詞鈔序》 大銀臺楝亭曹公，以殆庶之才，淹通四庫，書作爲古今體，詩抉奥爭奇，吐棄凡近然。其少時，尤喜爲長短句。當己未庚申歲，陳、朱兩太史同就徵入館閣，而公以期門四姓官爲天子侍衛之臣，入則執戟螭頭，出則影纓豹尾，方且短衣縛袴，射虎飲羶，極手柔弓燥之樂。顧每下直輒招兩太史倚聲按譜，拈韻分題，含毫邈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闋，必令人驚心動魄。兩太史動以陳思天人目之。時又有檢討從子、次山、陽羨蔣郡丞京少、長洲黄孝廉葴山相與賡和，所作甚夥，惜不自藏，弃脱稿即爲好事持去。及秉節江南二十餘年，唱酬寥落，無復曩時之盛。酒酣以往，間有拈綴，今所存什之一而已。公之詞，以姜、史之雅麗，兼辛、蘇之俊爽，逸情高格，妥帖排奡，其視迦陵、竹垞，殆猶白石之於清眞也。公又遊戲涉筆，爲燕叟歌曲，皆工妙天成，奪金元之勝。公嘗自言：「吾曲第一，詞次之，詩又次之。」此謙語，實不盡然。昔鍾記室之品陳王曰：「譬人倫之周孔，鱗羽之龍鳳，音樂之琴笙，女工之黼黻。」嗚呼，若公者，豈不足以當之乎。今公往矣，徒使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故予校公之遺集，而不禁愾然有餘思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楝亭詩鈔五卷附詞鈔一卷》 其詩一刻於揚州，計盈千首。再刻於儀徵，則寅自汰其舊刻而吳尚中開雕於東園者。此本即儀徵刻也。其詩出入於白居易、蘇軾之間。

《歲暮遠爲客》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起手十字，寫盡辭家之苦，可與《別賦》並讀。

《題姚後陶小像》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棉花道人曹寅《題姚後陶小像》作也。後陶名潛，原名景明，字仲潛，歙縣人，家於江都，明永言廷尉思孝子，性情高介，以詩酒自豪，晚年託於曹。與宜興陳枋、崑山葉藩、長沙陶煊、邗江唐祖命及荔軒，有燕市六酒人之目。

《夜長不寐戲效誠齋體四首》二 《不下帶編》卷一：江陵織造曹公子清有句云：「賺得紅蕤剛半熟，不知殘夢在揚州。」自謂平生稱意之句。是歲兼巡淮鹺，遂逝于淮南使院，則詩讖也。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 曹寅，字子清，奉天人，官江寧織造，著有《楝亭詩稿》。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存目・居常飲饌錄》 一卷，曹寅撰。寅字子清，號楝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

《清史列傳・曹寅傳》 曹寅，字子清，漢軍正白旗人。父璽，官工部尚書。寅官通政使、江寧織造，兼巡視兩淮鹽政。性嗜學，校刊古書甚精，嘗刊《音韻》五種及《楝亭》十二種。工詩，出入白居易、蘇軾之間。著有《楝亭詩鈔》八卷。又好騎射，嘗謂讀書射獵，自無兩妨。又著有《詩鈔別集》四卷、《詞鈔》一卷。

紀事

韓菼《織造曹使君壽序》 以余所見，三韓曹使君子清乃誠善讀書者。其取之博，蓋七略四部十二庫無不闚也。業之恆，環衛周廬，奉使北南，寢食居處，弗之一釋也。情之專，聲色貨財之誘，蹋踘、博塞、青烏、快牛、馳騁之娛，弗之一問也。蓋熟覽於萬物成虧之數，一切泊如，無易吾書者。顧獨好射，以爲讀書，射獵自無兩傷。間騎快馬，拓弓絃作霹靂聲，差強閉着車中作貴人。而餘矢納房，與客酬對，捭闔古今，種別文家，源流高下，坐客默然無抗者亦如子建之對邯鄲生也。雖然，其志猶未已。將試諸政事，以究其實用，而尤志於聖賢之微言大義，即其遺書以探其至妙。以方富之年，積日新之學，淺深小大其可量乎？余與使君同自出也，會董織造駐吾吳，於其生日，吳中士大夫徵余一言。夫使君之志既足千古矣，豈其敢以祝史之言進，因本其所以自壽者壽之。

《隨園詩話》卷二 康熙間，曹楝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

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

《廣陵詩事》卷六 康熙間，通政曹公棟亭於沙漫洲上建亭，曰漁灣，嘗集漁人打魚于此。二十年後，鞠爲茂草，惟存老樹數株。乾隆癸卯黃北垞過此有詩吊之。

《清稗類鈔・鑒賞類・曹棟亭藏書》 漢軍曹寅，字子清，號棟亭。官至通政使，富藏書。其尊人嘗於白門使院手植棟樹數株，綠陰可愛，因結亭其間，顏曰棟亭。追念手澤，屬諸名人賦之。未幾，爲江寧織造。十年中，父子相繼持節，一時傳爲盛事。棟亭又嘗巡鹽揚州，俸糈所入，竭力以事鉛槧，以交於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故皆鈔有副本，如《石刻鋪叙》、《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是也。又有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則爲宋槧本。

《十朝詩乘》卷五 恪勤受知聖祖，曹子清通政力言之也。當噶禮誣搆，上意幾爲所動。子清免冠叩首，具言陳某居官廉、民所愛仰，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乃得解。子清久領書局，頗羅致名士，王竹村、卓鹿墟、鮑遠村輩多與倡和。擢通政，出視鹺政，掌織造，仍以書局自隨。查查浦《全唐文》校竣，北行留別，子清云：「會移書閣傍雷陂，落葉輕塵對楊時。三賦未收餘補闕，二詩難合尚成疑。千秋冊府祥符序，一代詩騷應帝期。原是集賢香案吏，寫書猶及六年遲。」「三賦」、「二詩」，謂權文公序張登集云求居等三賦，惜《文粹》不載。周益公跋《英華》云，或二詩合而爲一，姓氏差誤也。曹氏世領織造。江甯織造署有亭，爲先德完翁司空所構，手植棟樹識之，子清繪圖徵詠。倪閣公詩云：「匹馬銜愁客復來，空餘亭畔棟花開。西風聽雨情何極，落日看雲首重回。兩字孝忠存父訓，一原道義是師裁。蒼苔白石猶如昨，寫入丹青意更哀。」聖祖南巡，駐蹕織造署，適庭蔻花開，書「蔻瑞堂」額賜太夫人，尤推殊遇。

著録

郭振基《棟亭別集序》 《棟亭詩鈔》者，吾師通政公所作也。《棟亭刪詩》者，公手自刊落，不欲付梓，命小胥鈔錄，藏諸篋衍者也。公既歿，門下士相聚而謀，謂此集雖公自視若歉，然猶當加於人數等，不可終使湮晦。因共挍刻，附詩鈔之後，名曰《別集》，所以存公之志也。【略】公集既成，而僭述其大致如此。前刻詩鈔八卷，今刻別集四卷，附詞二卷、雜文一卷。此外，贈答之什、手書縑素，散佚頗多。又生平題跋最富，而尤長於尺牘，惜皆無存稿。俟網羅蒐輯，他日另爲續集耳。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存目・居常飲饌錄》 一卷，國朝曹寅撰。【略】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彙成一編。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藝圃蒐奇十八卷補闕二卷》 舊本題明徐一夔編。【略】國朝曹寅爲補錄之，釐爲二卷。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棟亭詩鈔五卷附詞鈔一卷》 國朝曹寅撰。【略】此本即儀徵刻也。

藝文

徐乾學《贈曹子清》（存目）

毛奇齡《棟亭詩和荔軒曹使君作（有序）》 曹使君典織署，其尊人舊任時，手植棟樹蔽芾成陰，使君因慨然登亭而歌，屬予如之。冬官相繼使江鄉，父子同披錦繡裳。官閣依然梅樹在，丹陽重見柳條長。牆西紫朵迎朝雨，苑角紅亭對夕陽。每遇晚春花信滿，風前涕淚一啣觴。當年開府近長干，親見栽花傍井榦。但過唐昌思玉蕊，再來舉院見文官（唐貢士舉院花名）。歌成蔽芾恩長在，認作栝棬淚未乾。滿樹離離初結子，到今都是鳳凰餐。

宋犖《寄題曹子清戶部棟亭三首（有序）》（存目）

吳之振《題曹于清工部棟亭圖》（存目）

張大受《題棟亭詩後》　跳丸家法斗量才，筆健凌雲性絕埃。多少時賢誇麗句，可能橫槊建安來。　東南酬唱半耆英，寒碧邱南最繫情。更灑曝書亭上淚，風流誰競萬年名。　月墮花飛怨奈何，坊間新本小兒歌。斷腸更譜《湘蘭曲》，魂逐殘香蛺蝶多。

王鴻緒《曹荔軒棟亭圖》　束髮誦三百、蔽芾南國棠。遺愛在斯民，猶戒翦拜傷。何況仁孝心，手澤詎忍忘。猗歟司空公，惠政敷江鄉。官廨植嘉木，藹藹揚清光。蟠根滋地脈，繁實凌冰霜。茅亭卻丹艧，素心用何臧。婆娑一枝下，授經聲琅琅。哲嗣雙鳳舉，苞采輝巖廊。偉略裕終賈，麗藻追班揚。惟帝曰作服，黼黻資垂裳。元方拜命出，玉節來金閶。黽勉公務餘，秋色忽已蒼。萬山隔親舍，白雲邈茫茫。長歎感風木，物在人云亡。愾優若聞見，燕吳遙相望。蓼莪懷罔極，三復嘗淋浪。古來藝苑內，奇樹標篇章。孔明廟前柏，德操園中桑。君子誌隱節，大匠惜棟梁。豈若本至德，喬蔭含馨香。試展棟亭圖，難以繪事量。淵哉霜露思，永與日月長。

史申義

論　述

汪懋麟《史淑時詩序》　史子之爲詩也，予初不及知爲之而工，工而遠。近稍知詩者無不知，予猶未及知。甚矣，予之暗也。史子，故人子也。其爲詩，知之宜莫予。先及其工，而猶後乎稍知者不幾失子而重予之暗乎。史子學詩，生十五六年。以後又且十年，予方歸里。其先人初與予旅諸生，日夕討論時文，無暇及詩。史子方總角，戲硯側，亦烏知其今之能詩且工，遠超其家學如是哉。則予之暗也久矣。史子蚤以時文齒諸生冠，其儔伍噪名江南北無俟予知也。其以詩來質，實爲乙丑之冬。時予衝寒歸自丙舍，昏倦欲睡，奴子投一卷曰《才冶樓集》。視其名，史子也，大驚，異故人子而以詩來乎。半展，異其目，再異其詩，非今之以詩投人者也。於是張目破睡，就燈卒覽。其七言歌行，託體長吉而音情駘蕩，又類鮑明遠。近體清麗，在飛卿、義山之間。五言古體，則寓旨多微言，駸駸乎嗣宗之域矣。喜而忘寐及旦。延致與語，博洽如其爲詩。自是史子遂日來，來必以詩。予方嬾言詩，史子固時時鉤致予言，並欲叙其集，勤請無已。予已悔知其詩之後，愛其詩之深，而又何請之拒也。於是轉以詩質之曰：「子好爲古詩，以詠懷其言之。」史子曰：「阮嗣宗所爲八十二章，某之所服習也。」予曰：「然子知嗣宗之所以爲詩乎？其篇中首述顏閔，進稱孔聖，孜孜於忠義氣節，保身味道，終身履冰，惕然懷太行失路之憂，守性命自然之旨，且雅志王業，期威八荒，頌聲流於無窮。不得已，迺一託於酒，沈湎混俗，慕莊老虛無以自逸。觀其詩曰：『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八十二章，只此言酒，他無一字及酒，是豈酣飲不與世事者乎？誦其詩，知其世，卽以師其人。世之言嗣宗者，徒以飲鄰婦、哭兵女、散髮箕踞爲高，顧不知其內行清遠、奉禮法、凜冰霜，以荒淫爲戒，豈若子山輩以淫放之辭爲詞賦罪人，遺譏史氏哉。以子之才，縱橫自喜而行復卓犖，不與俗伍，殆志嗣宗之志者也。」

《廣陵詩事》卷三　（史蕉飲）所著《滇南集》，壯山川之形勢，不減柳州諸記。顧書宣太史爲叙言：「夔梓之間，屬之子美；隘道牂牁之異，屬之太白；尉陀徵側之墟，屬之子厚。惟滇未有屬，遲之又久而屬之蕉飲。」今讀《使滇集》諸詩，殆非虛譽。

又　唐改堂（紹祖）叙史蕉飲《過江二集》云：「先生爲人，俊妙高簡。仕進無所競，讀書務深造自得。於人愼所許可，不爲脂韋俯仰之習。《過江續集》一編，典麗以靜，冲淡而遠，既已絕去刀尺，未嘗少溢繩墨。」殷彥來叙云：「先生年來簾閣養痾，罕所梯接，吟詠亦復寥寥。讀書之暇，惟尋味乾竺家言。一日，先生走長須剝啄，致一巨軸，顏曰《過江二集》。予呼酒雒誦，一夕遂竟。其間包舉宇宙，驅使古今，無幽憂侘傺之音，多恬澹怡愉之致，颯颯乎風雅之極則也。」

《朝雲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一女子而死於萬里之外，亦可傷矣。一樹榕陰，其人如在，淺淺語自有遠神。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有雋才，年十五，金長眞按察江左觀風，七郡生徒以《瓊花賦》、《文選樓懷古詩》命題，名列第一。嗣吉水李尚書視學江南，試《霜鍾賦》、《甓社珠光賦》，復第一，文名噪大江南北。既而貢成均，擢高第，橐筆禁林，迴翔省闥，星軺典試，簾閣養疴。所著詩篇如《蕪城》、《使滇》、《過江》諸集，誦習家珍爲拱璧。嘗取而卒讀之，其用思窅然而深，其結體夐然而高，其選言粹然一出於爾雅。煎香摘艷，傾液漱芳，無激昂駁瘠之音，有朱絃疏越之致。是眞足以示《大雅》之周行，而樹《風》、《騷》之準格也。抑聞先生天懷散朗，脫畧形骸，故其詩瀏削矜貴，約畧如其爲人。少日與顧書宣太史同里齊名，稱「維揚二妙」。新城王司寇嘗於酒半撚髭語客曰：「西厓、蕉飲，皆吾傳衣鉢之人也。」時又稱爲王門二弟子。而澤州相國在直廬日，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先生及桐埜周君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交呂攀嵇，蓋無一不爲職志，五花筆簪，大力者負之而趨矣。

《淮海英靈集》乙集卷二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童子時，廉使金長眞，觀風七郡，拔第一。吉水李尚書，親學江南，試《霜鐘》、《甓社珠光》二賦，選貢入成均。舉康熙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聖祖遣使至直廬，問翰林中誰能詩者，陳相國廷敬以申義對。上嘗賜御書綾幅，以示嘉奬。己卯典試雲南，孤清高寄，頗爲世重。歷官禮科掌印給事中，以疾告歸。生平以王文簡爲師，以姜西溟、梁藥亭、吳大章、查夏重、何義門爲友，里中論詩，與殷彥來、顧書宣最密。

《清史列傳・史申義傳》　史申義，【略】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十八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洊官禮科給事中，乞病歸。初，申義年十五，補諸生，卽以《瓊花》、《霜鐘》諸賦，聲譟一時。與同里顧圖河用詩學相切劘，時稱「維揚二妙」。所爲詩抽思深窅，結體清高，不失《風》、《騷》之旨。王士禛方以詩倡率海內，嘗稱申義及湯右曾足傳衣鉢，時又稱「王門二弟子」。聖祖嘗以後進詩人詢大學士陳廷敬，以申義及周起渭對，上賜御書綾幅，以示嘉奬，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生平以士禛爲師，以姜宸英、梁佩蘭、吳雯、查愼行、何焯爲友。所著有《蕪城》、《使滇》、《過江》等集。

紀事

《廣陵詩事》卷一　史蕉飲（申義）少時與顧書宣（圖河）齊名，稱「維揚二妙」。澤州相國在直廬日，聖祖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蕉飲及周桐埜（起渭）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洵嘉話也。

又卷三　史蕉飲給諫（申義）典試滇南，太夫人戒以校文勿喜輕雋，致屈老成。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過江集》　四卷，國朝史申義撰。【略】其官翰林時，有《蕪城集》。典試雲南時，有《使滇集》。此則官給事中時前後數年作也。

藝文

梁佩蘭《送史蕉飲太史歸維揚用顧書宣編修原韻》（存目）

宋犖《題史蕉飲黃門春泉洗藥圖》（存目）

湯右曾《蕉飲南歸江都郵示近集作此寄簡》　應劉俱異物（謂元朗赤抒），岑范各衰年。與子深相憶，新詩好共傳。煮鹽饒估舶，伐荻足江田。一誦蕪城賦，眞思隱似仙。

毛奇齡

論述

綜論

李天馥《西河合集領詞》 西河少受「六經」，而長博羣籍，自《易》、《禮》、《春秋》、《詩》、《書》諸經而外皆有論著，鬱然集于成。方今推儒學者，于西河居一焉。其門徒輯其大略，以編行于世。予稍從緒閱，即引手加額爲盛朝慶。方皇上開制科時，特手西河卷，以女媧鍊石與益都相公相諮詢。皇上引《楚詞》、《列子》証之。及西河上《通韻》一書，左右儒臣皆無所可否，而皇上辨韻精晳，獨謂此書最詳覈，令宣付史館，敕知禮部，且留其書于皇史宬。至嶺南，貢生獻沈韻者，敕重出其書而參對之。其爲聖主所知如此。嗣後，皇上御門有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諭，而西河復敷揚皇言，作爲定聲錄以較定律呂。皇上于南巡之次，特遣閣臣宣至行在慰勞之，而使之頒行。此尤與一代禮樂有相關者。今西河不負主知，其詩其文皆足上越唐、宋而下掩後來。聞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撮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歉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古稱集之多者，自梁沈約後，唐之元、白，宋之歐、蘇，皆以卷繁爲能事。然休文集一百卷，元、白《長慶集》合一百八十五卷，歐集一百十四卷，東坡合《南征》、《南省》、《黃州》、《北歸》、《儋耳》諸集不過一百七十五卷。今《西河合集》刻卷四百餘，其未刻者夥夥也。有臣如此，是亦一代文儒，可以少報主知矣。西河避人時，流離于河、濟、淮、汴之間，嘗登嵩山不能上，曰「筋力衰矣」。然而《題少室石壁》有云：「上下千百年，縱橫十萬里，當有誰在此。」豈無所爲而故爲是言。

李塨《西河合集總序》 蓋先生幼具經術，原思有用于天下。而鼎革之際，忽以病廢，忌者從而擠排之，少壯出走，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及乎應制科，官侍從，髮且種種，至還鄉而年六十矣。重繙少時所爲學，慨然憂聖道之將湮，遂節次發明如此。至于詩文之浩博，則自早歲即已蜚聲寓內。王侯卿相前席請益，下至婦人、女子、僻島、外夷無不流傳其文詠而寶其字畫。平居杜門謝客，遠近求文者日百十計。然且碑版屏幢皆爲勒而贋雕之，吳越之間溷溷如也。予從諸門下後集先生所爲文，得經集如干卷，史集如干卷，詩文集如干卷，雜著如干卷，合四百幾十卷。嗚呼，盛矣。先生嘗謂漢唐後世無學者，忻然以千古讀書人自居。而塨獨竊竊然，謂聖道若存若亡，決出竄入，異學橫流幾千年于茲矣。天地神聖之靈置若罔聞，學術世道未知于何其底。而忽于今日，得先生一人，上以正羲農開闢之纂據，中以起三代禮樂之厄屯，下以扶孔孟經傳之晦蝕。是豈一心一目遂克臻此，殆乾旋坤轉、鬼設神施、天牖其聰，而先聖先賢實左右之，使學術世運可返隆古，不但湛淪宋明已也。而謂偶然之事也耶？塨久欲身體聖道，莫由措手。今乃耳提面命，坐而收其益，以自考鑑吾是非得失，庶幾有成幸也。何極獨是孱焉？羸弱之身，力與心迕，惴惴未知攸濟。前此顏習齋先生每四顧茫茫，輒把臂相期。今先生友教滿海內，而亦獨于愚劣再四叮嚀以千秋事業，抑將何以不負所托也哉。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二・續詩傳鳥名》 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仇佚之，後從鄰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春園、張文蘭共緝綴之，衍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略。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證爲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疏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既以《齊風・鷄鳴》爲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爲賢妃之告旦，前後時相矛盾。鴟鴞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

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睨睆黃鳥」，用毛萇舊訓，於義本長，乃謂鶯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啄。又謂鶯字從二火，離爲目，目本離火，《尚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鶯首之戴兩火，卽鶯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于多識之義爾。

又《詩類存目二·白鷺洲主客說詩》 初，施閏章爲江西參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書院，併續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閏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爲甲乙問答，故以主客爲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爲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爲獨不刺淫？必以爲《鄭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爲《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諸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爲佳話。而讀者因知爲衰世之音。推之古初設爲問答，故名《問答》。後去其問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爲名。凡二十六章。所論多與傳義不同，或據他說，或自爲斷制，雖間有考證，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爲念亂，以《鷄鳴》爲讒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爲黎侯夫人作，以衛武公爲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閒》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言矣。

又《國風省篇》 皆其避仇出亡之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之。其

又《春秋類四·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存目）

又《四書類二·論語稽求篇四卷》（存目）

又《雜家類存目六·匡林》 二卷，奇齡喜談經，先舒喜談史，奇齡好蔓引典籍，先舒好推究事理，奇齡好與古人爭，先舒好與今人爭耳。

又《楚辭類存目·天問補注》 是編以朱子《楚辭集註》於《天問》一篇多所闕疑，又謂世或牽引《天問》，造飾襞積，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奇齡喜摭朱子之失，故爲之補註。前爲總論，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天問》原文，次列《集註》，而後以《補註》繼之，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尤奇詭，終屬臆測之詞，不能一一確證也。

又《別集類二六·西河文集》 一百七十九卷，國朝毛奇齡撰。奇齡著述之富，甲於近代。沒後其門人子姪編爲《西河集》，分經集、史集、文集、雜著四部，凡四百餘卷。【略】其當編於集部者，實文一百一十九卷、詩五十三卷、詞七卷，統計一百七十九卷。奇齡之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以餘事觀之可矣。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話》 是編多記其所自作及同時諸人倡和，亦間及唐詩。奇齡以考據爲長，詩文直以才鋒用事，而於詩尤淺。其尊唐抑宋，未爲不合。而所論宋詩，皆未見宋人得失，漫肆譏彈。卽所論唐詩，亦未造唐代藩籬，而妄相標榜。如詆李白，詆李商隱，詆柳宗元，詆蘇軾，皆務爲高論，實茫然不得要領。第八卷中記姜仲子、姚季方謂奇齡貌似蘇軾像，又記乩仙以奇齡爲軾後身，而奇齡皆以爲辱，反覆詆軾數百言，並有「莫將今日扶乩仙，以奇齡爲軾後身，而奇齡皆以爲辱，反覆詆軾數百言，並有「莫將今日扶乩畫，又認他人著屐圖」句，已爲誕妄。至謂軾不能實見理學之是非，於先聖授受之間有所取正，尤屬大言。百載以來，日久論定，有以理學宗傳屈指於奇齡者乎？

又《詞曲類二·詞話》 二卷，國朝毛奇齡撰。【略】據《西河合集序目》稱：此書本四卷，佚其二卷，不敢臆補，故僅以半刊行。王晫《今世說》稱：奇齡善詩歌、樂府、塡詞，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纏緜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愴，又能吹簫度曲。是奇齡塡詞之功，較深於詩。且本爲小技，萌於唐而成於宋，亦不待援引古書，別爲高論，故所說轉不支離。其論沈去矜詞韻一條，尤爲精核。論辛棄疾、蔣捷爲別調，亦深明源委。惟其遠溯六朝，以鮑照《梅花落》亦可稱詞，則漢代《鐃歌》何嘗不句有長短，亦以爲詞之始乎？又《西廂記》相女配夫本爲相度之相，今俗有此方言，而引孫復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語，以爲宰相之相，則牽引附會，仍蹈結習。至所

述詞曲變爲演劇，縷陳始末，亦極賅悉。而云宋末安定郡王趙令畤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考令畤即《蘇軾集》所稱趙德麟，實非宋末之人，亦未免少疎。然自宋以來撰詩話者多，撰詞話者較少，奇齡是編，雖不及徐釚《詞苑叢談》之采摭繁富，門目詳明，然所叙論，亦足備談資。故削其詩話而錄存是編焉。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　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略】牲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略】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行于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

施閏章《毛大可詩序》　余將歸，艤舟造訪，則大可至自山中，握手語，亹亹將達旦。出其全詩相質，余乃知大可之甄選越詩，振興風雅者，蓋有本也。近體詩多新語，不作淹熟。樂府五言古哀情促響，悱惻無端，其《騷》之苗裔乎？七言古似謠似讖，率多古音，其長吉、王建之間乎？

又《蠖齋詩話》　毛子大可夜酌，嘗言：酬和詩不易作；如老杜一代詩豪，其和王維、岑參詩皆遜，《和賈至早朝》「春色仙桃」，語既近俗，即「日暖龍蛇」、「風微燕雀」，並非早朝時所見，五六遽言朝罷，殊少次第，故當遠讓王、岑；然王作氣象壓岑，而「衣」字犯重，末又微拗；推岑作獨步矣。一日語少子恪，恪誦吟一過，笑曰：「洵如毛說，則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見『春色』。」【略】愚意「日暖」二句雖工，卻非早朝時所見，畢竟毛見爲是。

《本事詩後集》卷一一　大可歌詞纖靡淫佚，上駕徐、庾，下掩溫、李。會稽姜埈《當樓集序》曰：「河右詩詞一本《三百篇》，故溫麗其體，而精深其旨，若其語則工妙備矣。他如陌上侍中，朝鮮計吏，宜城採桑之篇，極浦賣珠之詠，此固純標自然，不假雕繪者。至若戶網粘蟲，枕聲停釧，訝霜明爲曙光，驚星搖之夜水。孤居鍵戶，祇對牕鐶；隔舍聞歌，誤裁宮錦。吹篪苦朱脣之落，夢歡愁絳臂之銷。幽巖春竹冷，公子屏前；夜雨採蒲歸，女墳湖上。則或填足如鉤，斷簾垂露。夜坐燈前，惜後裾之成褶；朝來沐罷，擘前衫而自思。腰間慵結帶，時作縈迴；鏡裏喜看花，暗相轉側。屏外閒情，漫調堵語；夢中秘事，難與婢言。此眞靡曼之瑋詞，夫豈纖庸之佚調。」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毛奇齡）少負才縱橫，爲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應試，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爲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重繭復壁，曼嘯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幽憂騷激之思。過淮陰，於張吏部園亭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城中鈔寫殆遍。又嘗游飲禹州，楊花飛飛，望署後白雲樓泣下。作歌匝月，而都下之妓館酒樓競相傳唱。皆其生平之佳話也。【略】西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尤好與宋儒牴牾。爲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臨感寄無聞焉，工拙概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美始，後乃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填，實拈難工也。又生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詞繁意盡，去《風》、《騷》之義遠。一日者汪主事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相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遽怫然曰：「鵝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衆爲捧腹。然西河詩實能以雋骨幹艷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重見神龍、景雲風度。始寧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集》而感嘆，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附徐都講詩一卷，即受學時所存稿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無如都講者。」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　西河湛深經學，著述等身，在國朝可稱多文爲富者。惟攻擊朱子不遺餘力，至鐫書若干卷以示旗鼓，所以不得爲醇儒，藝林惜之。詩學規橅唐人，時專尚宋體，故多起而議之者。然學唐而能自出新意，不同於規孟賁之目、畫西施之貌者也。視采剝宋人皮毛者，高下可以道里計耶？

《說詩晬語》卷上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詆劉，每難測其指趣。

《隨園詩話》卷三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爲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爲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鴟鴞皆在也，何必「睢鳩」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又卷一五　余在小市，買一古鏡，背有詩云：「寶匣初離水，寒光不染塵。光如一輪月，分炤兩邊人。」毛西河《咏鏡》云：「與余同下淚，惟有鏡中人。」三押「人」字，俱佳。

舒位《瓶水齋詩話》　毛西河於詩本非專家，又頗以多爲貴，以速爲工，故所作少眞切語，亦乏蕭散閒遠之致。當去其太似唐人之處，而西河之眞詩，固有在也。如《西里先生》云：「西里先生白苧衣，園花開落舊柴扉。不關好酒長收秫，時有高歌戀采薇。」莫雨客彈《飛雉操》，春江人在釣魚磯。戴逵入剡將投老，六十年來一少微。」此則雅淡可誦，無平日應酬賸語。

《國朝詩話》卷二　毛西河說經長於辨駁，文體長於序事，雖以攻紫陽蒙詬，實一代才也。詩擬唐人，意在矯虞山推重宋、元之枉，議者目爲唐皮。予按絢爛有餘，但未歸平淡耳。《飲馬城邊曲》二絕：「燕臺北望薊城山，飲馬城邊驅馬還。前度錦車休出塞，將軍近在草橋關。」「城邊飲馬莫辭遐，將採燕山二月花。日在陣前誰敢敵？薊門關外盡風沙。」卻類高、岑。他如五言絕句：「楓落林暫紅，草疎路微白。牆低落澗光，門靜入山色。」山居景領會入細。五字三韻體中「種蔬逢好雨，送客在殘陽」，「山色門邊起，江聲城外來」，五言律中「林深無犬吠，一任亂鶯啼」，「盤溪三十度，總在碧雲中」等句，則天然超妙，非紛飾也。總之漢、魏、六朝、三唐、宋、元，必難禁其互相消長於天地間，隨體別裁，隨時挽救，自在識者，過分門戶，皆失平心。

梁章鉅《退庵隨筆》　又（紀文達）曰：「陳季《湘靈鼓瑟》詩：『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語略同錢作。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之說，誠至論也。」

《定香亭筆談》卷四　毛西河檢討詩，咀含六朝三唐之勝，沈博絕麗，幻渺情深。其七言律句，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又：「歲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然湊泊唐人，最近李頎。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毛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而《西河集》中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皓月近雲行過疾，空欄壓水坐來浮」等句，何嘗不近蘇耶？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略】西河詩文皆次乘。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西河博辨近縱橫，發覆難逃甬上評。排斥蘇詩容有說，區區鵝鴨又何爭？（西河學術人品經謝山論定，何願船嘗取其全集細覈生平，亦主全說。乾嘉以後文士矜狂之習，實自西河開之。）

《清稗類鈔・文學類・朱竹垞毛西河之詩文》　經師之善詩文者，每以國初朱竹垞、毛西河爲言，其實西河非竹垞可比。竹垞文有骨力，卓爾大雅，西河惟善于馳騁耳。竹垞詩淵雅堅厚，取材典則，西河已傷猥雜，氣亦未醇。昔韓昌黎以孟子爲大醇，荀子乃大醇而小疵。邱菽園主政煒萲於竹垞、西河亦如是云。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柳塘詞話曰：文如異錦斑爛，情至之語，使人色飛魂動。近與竹垞、迦陵輩，纂修之暇，不廢吟咏，穎異亦當前隊。如「小姑不解斷人腸。看花落，又看浴鴛鴦」，「眼底分明暗着人，故逐旁人語」，「落花原有早和遲，空自曉風吹了晚風吹」，妙麗勝人百倍。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毛西河少年受知於陳卧子，故詞詩皆承其派別，而詞較勝於詩。卧子之論詞也，探源蘭畹，濫觴花間，自餘率不措意。西河雖稍貶辛、蔣，而不廢周、史。其詞於小令、中調、長調之中，析隋唐題特立一卷，曰原調，雖《菩薩蠻》、《小重山》之古，而多爲宋人取塡者，亦不入焉，可以知其意趣之所在矣。【略】其塡《一翦梅》半闋，名爲翦牛，是則難辭杜撰。然古人玲瓏四犯，本集取四調而成，割裂原文，小作狡獪，於攆破捉拍之旨，固無傷也。觀者當不以余爲西河佞臣。

《白雨齋詞話》卷三　西河經術湛深，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詞亦在五代、宋初之間。但造境未深，運思多巧。境不深尚可，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

又　西河《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羞殺鴛鴦銜去一絲紅。」《風蝶令・鬥草》云：「藏得宜男，臨賽又躊躇。」此類極有思致，雖未至於流蕩，總不免纖小。

又　毛會侯《浣雪詞》，刻翠裁紅，務求新穎，丁飛濤之流亞也，總不免染花間草堂陋習。

《詞徵》卷六　西河《望江南》詞：「誰浣素紗窺越女，因歌白苧號吳儂。總在石蓮東。」聞之，蓮實經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者爲石蓮。李昌谷詩「人在石蓮中」是也。楊脩之詩「金波影裏石蓮花」，蓋段柯古所云生小石間者，是

別一種。

《兩浙輶軒錄》卷六引《紹興府志》　毛奇齡【略】奇齡當明末業有盛名，及召試年已遲暮。時同入館者五十人，皆文學老儒，而奇齡與宜興陳維崧尤卓傑，海內稱毛、陳。然維崧所長駢麗之文，其他固未逮也。大學士李天馥以奇齡詩擬之杜少陵，文擬之韓吏部，學擬之孔穎達、陸德明輩。而奇齡所自負者，獨在經學。其解經，多與宋儒枘鑿。平生持論喜事功，厭空談，素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眞性情。學士守成見者，往往聞而驚之。然奇齡於九經、四子、六藝旁及禮樂、經曲、律呂諸事，皆能竭根底而貫其枝葉，非苟然者。天性樂易，篤友朋，獎成後進。遇有一得，津津不去口。或疑其歷詆古人，負氣難下，及親炙丰采，輒爽然出意外。奇齡名號凡數易，人稱西河先生焉。

又引《越風》　西河先生經術湛深，爲一代著作鉅手。蕭山、秀水，並峙浙東、西。生平文一、詩二、音律三，以制科登館閣，官止檢討，名位難兼若此。侍史曼殊，美而能詩，晚歲悼亡，比諸玉局之於朝雲，但未建六如亭耳。

又引《瀨中集》　王亦退曰：「西河五律有目前語，如『紅竿隱寺樓，平田千蝶舞』類。有畫語，如『雲隙流天影，人家斜照裏』類。有理會語，如『山空收霧早，月沈燈影動』類。有驚人語，如『伊闕黃河湧，虎過草頭風』類。有可思語，如『繁條抽野館，蜀墜舞衣前』。『海日連雲起』，亦是驚人語、畫語。」劉勃安謂：「西河『鳥啼懷故國，馬首戀鄉人』，善寫人情。『槿花看午落，菱蒂及秋生』，工抒物理。」

又引《定香亭筆談》　毛西河檢討詩，咀含六朝三唐之勝，沈博絕麗，窈眇情深。其七言律句，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又「歲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然湊泊，唐人中最近李頎。

又引《松心日錄》　詩通於樂，西河先生論樂精於論詩。凡古人論樂諸書，讀者每苦辭繁而義奧。讀先生《竟山樂錄》，何其簡明直捷也。其據《大招》以簫笛竹音爲衆音之倡，據唐樂笛色譜以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雖三代元音之美未必即此。而存然使學者由四上尺工六以窺尋宮商角徵羽，而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不至過於高深元妙而不可曉，則亦未嘗非初學審音之一助也。

又引《松軒隨筆》　名家古文多存壽文者，殆無過歸震川。名家古詩多存壽詩者，殆無過毛西河。豈作者不忍割愛耶？抑編者不敢刪之也。

分論

《打虎兒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正說小兒之忘身救父，易于平直，得假虎隱幔恐小兒一覩，則小兒之至性愈出，見此時小兒知有父不知有虎也。此詩有關名教，《西河集》中尤爲拔萃之作。「深林豐草皆無色」七字，抵他人可數十言。　康發祥《伯山詩話》：毛大可《西河集》中有《打虎兒行》一首，事奇詩奇，可稱絕唱。

《楊將軍美人試馬請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壯士驚前不敢扶」，此時猶未上馬也。調鞍整轡以後，華驄起將軍之妬，金鐙斷旁人之窺，不言美人而美人在焉，可謂入神之筆。

《錢編修所藏司馬相如玉印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天子好古文」以下，俱詠錢編修，卻處處與司馬雙關，巧心濬發。

《詔觀西洋國所進獅子因獲遍閱虎圈諸獸敬製長句紀事和高陽相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依題布置，而偏閱諸獸，中仍以獅子作主，此分賓主識輕重也。一結尤得應制體。

《錢唐逢故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應是避禍出亡而不歸者，玩四語六語自見。

《少年》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一結爲少年危之，應是負氣任俠同於郭解者。

《謁嵩嶽》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典重肅穆。

《覽鏡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其實無一同心人也，然道來曲而有味。

《吊姜貞毅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直書其事，忠義自見。

《長門怨》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別出新意，發露盡矣。若唐人爲之，便有多少含蓄。

《秦淮老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明處亂離之後，偏云尚疑身際太平，詞彌曲，意彌悲矣。

《除夕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一：人人能道者，卻未有人道及。新故之感，凡事類然，不獨除夕也。

《朔方》《海天琴思續錄》卷六：毛西河（奇齡）《朔方》詩「三秋白草綠關斷，萬里黃河入塞長」，「綠」字湊，「長」字拙。

《瀟湘神》《雨村詞話》卷四：毛西河奇齡采衣堂詞，《瀟湘神》云：「叢嶂迷。青草凄。黃陵朝暮鷓鴣啼。神女不知何處去，行雲渺渺數峰西。」不減劉賓客。

傳記

施閏章《毛子傳》毛甡，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塡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甡問高下。甡畧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甡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爲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甡自以爲無罪，雖數濱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胠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甡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甡所爲詩，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鑪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甡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甡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甡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甡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甡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仲氏易》奇齡一名甡，字大可，號秋晴，一曰初晴，又以郡望稱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〇毛奇齡，原名甡，字大可，號西河，又有河右、僧開、秋晴、晚晴等號，浙江蕭山人。廩監生，舉鴻博，授檢討。淹貫羣籍，著書最富。所自負者在經學，惟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卒年九十四。所著分經集、文集、經集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

《清史列傳・毛奇齡傳》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假歸，得痹疾，遂不復出。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一卷、《詩劄》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洎在史館，進所著《古今通韻》十二卷，聖祖仁皇帝善之，詔付史館。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凡三十卷。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干侯諸家，旁及卦變、卦綜之法。自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奇齡分校會闈時，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傳述，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精覈。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各有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援據古今，辨後儒改經之非，持論亦有可采。奇齡淹貫羣書，詩文皆推倒一世，而自負者在經學，然

好爲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尚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疏證》，奇齡力辨爲眞，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又刪舊所作《尚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而《周禮》、《儀禮》，奇齡又以爲戰國之書，所作《經問》，其中排斥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明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以下，不足齒錄也。素曉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傳《唐樂笛色譜》，直史館，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籍，聞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以《樂本解說》進，溫諭獎勞。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輯遺集，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著述之富，甲於近代。李天馥嘗謂：「奇齡有不可及者三：不挾書冊而下筆有千萬卷，一也；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二也；讀書務精覈，羣經諸子及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拄口不敢辨，三也。然奇齡恃其縱橫博辨，肆爲排擊，欲以劫服一世，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詆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詆者爲朱子。故後人反詆之者亦多。」全祖望嘗發其集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祖望稱「奇齡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無疑。」世謂公論云。奇齡弟子平湖陸邦烈、山陰盛唐、遂昌王錫、會稽章大來、餘姚邵廷采等，著錄者甚衆，蠡縣李塨最知名。廷采、塨自有傳。

盛唐《西河先生傳》（存目）

紀事

《今世說・德行》 毛大可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毛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

又《言語》 毛大可自言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隔。

又《文學》 毛大可過海陵，至淮上，時吏部張鞠存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鼓吹竟夕，毛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淮上諸家傳寫殆偏。宣城施愚山，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

又《賞譽》 毛大可稱顧茂倫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又《品藻》 毛大可目史訥齋雖睦居家，事父怡愉，不聞嘻嗬，有似陳季方；把臂堪托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疎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

又《豪爽》 吳慶百應薦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蓮嘗偕叔大可過吳寓，輒據柳牀，自吟所爲宴集及登臨諸作，大聲撼四壁。吳顧大可：「君家阿咸，正復不減，將不使卿單行。」

又《巧藝》 毛大可善歌，沈康臣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

又《排調》 毛大可、會侯同詣李湘北，李笑曰：「不謂今日初見二毛。」

查爲仁《蓮坡詩話》 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山陰王氏。王氏有女名端淑，寄西河詩結句云：「王嬙不是無顏色，怎奈毛君筆下何！」引用二姓恰合。

《茶餘客話》卷一 馮益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燕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又卷四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語俗，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遽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象壓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爲「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

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市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史投職名耳。即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爲京朝官而無異聾瞶。膽粗言誕，遂筆之於書。雞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太不倫耳。愚山改紫陌爲紫禁，與西河同一傖父也。

方濬師《蕉軒隨錄》 毛西河與李天生（因篤）論古韻，不勝天生，大怒，始而恫喝，繼將加以拳勇。【略】名士性情堅韌，似乎太過，然而其狷不可及也。

朱克敬《儒林瑣記》 毛奇齡，【略】明季廩生，早以文學知名。順治時避仇，變姓名爲王彥，游淮上。值中秋，諸名流朋飲賦詩，奇齡居末坐。奇齡即席賦《明河篇》，詞甚瑰麗。旦日，淮上諸家傳抄王先生詩，施閏章見之曰：寧有詩才如此而沒沒者！必吾友毛奇齡也。迹之，果然。

《兩浙輶軒錄》卷六引《全浙詩話》 按西河先生集以散體文爲最。其長篇叙事，尤得龍門神髓。所作詩詞流播甚遠，嘗有琉球使者過杭覓買《瀨中集》并訪見先生。故先生懸一聯曰：「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方識姓名。」蓋先生所自作而假名于門生某者也。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纔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性妬悍，輒詈于人前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先生笑曰：「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純熟，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效予爲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列圖史，右住夫人，而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搆思詩文，手不停筆，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更詈罵不絕口，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並用者，聰敏之資，一時無兩。余先祖月山公與先生交善，相處最久，因爲余言如此。又按先生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仲光皆淹貫博洽，一時有包毛沈蔡之稱。逮其後三人皆以諸生老死，惟西河之名偏天下，海內人竟無有知三人之名者。因附識之。

陳康祺《紀聞》 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侯際可，俱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爲之語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爲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板，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康熙十七年，倣唐制開博學鴻儒科，四方之士待詔金馬門下，率爲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客，益都相國馮公邸第者尤極。九等上上之選，都人稱爲「佳山堂六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槐、海甯徐君林鴻、仁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也。時益都與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命下，奇齡、維崧、任臣入史館，而三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肯干進也。

《九朝新語》卷六 毛西河、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督學浙江，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板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笑謂幕中人曰：「此好消息也。」

《新世說·言語》 毛大可雄辯驚人，而能佐之以經義。一日與李檢討因篤飲於李文定天馥宅，論音韻之學，徵引確當，文定與檢討不覺拍掌歎服。

又 毛大可在京師，時值北郊定配位，爭訟紛紜，公以片言解釋之。且引《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二語爲證，于時以爲名言。

又《文學》 毛大可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侍史曼殊，少而豔，又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公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妬，以曼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公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

又《輕詆》 毛大可嘗與閻百詩論地理，語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清稗類鈔·義俠類·張南士攜毛大可歸》 蕭山毛大可爲怨家所陷，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出走十五年，中道遇赦，潛歸。將抵家，而怨家跡之。張南士自飾爲舟子，待之白魚潭而藏於家。越一年，遠近多有知之者，乃徙之南山之大衣寺，出入瞭眡。每以大可茹蔬久，私市肉炙之，擣魚蝦雜菜而合之爲菹，日捧筯以進，如家人。顧終以暴露徙去。康熙乙卯，南士過禾中，聞大可在汝寧金使君署，念甚，遂獨身襆被，涉江溯淮，由潁亳而西，直趨汝寧。遇於城南之蔣亭，相抱痛哭，言國家屢有赦，籍簿已滅，怨家亦

散亡略盡，黃門姜君爲君雪其事，可還矣。遂大游淮蔡十日，攜大可以歸。

又《異稟類・毛西河五官並用》 蕭山毛西河檢討奇齡生有異稟，能五官並用。嘗以右手改弟子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弟子背誦經書，目視小僮澆花，口又答弟子之問難，間與其婦詬誶焉，不稍紊也。

又《藝術類・毛西河畫梅竹》 毛西河《看竹圖》，爲疏竹數竿，隨風欲動，一科頭寬袍者，手執團扇對坐，神氣奕奕。西河自題詩云：「長向吳中擬卜隣，王家樓子竹溪濱。練裙葛帶尋常見，錯認平原是繡人。」施愚山題云：「篔簹谷口遠難尋，檻外森森自一林。名有笛材誰解取，爲君清夜作龍吟。」倪燦題云：「十年歸夢寄西風，長水溪邊學釣翁。覓得篔簹千萬畝，攜將書卷過江東。」尤西堂題云：「林子原饒林下風，夏生妙畫興相同。揭來攜向長安道，吹破紅塵十丈空。」僧大汕所題爲詞，調寄《一斛珠》云：「冰綃霞縠，圖來賦粉如堪掬。湘皐一片浮煙綠。抗首清流，髣髴瞻淇澳。」西河文章，世人皆知，畫則流傳絕少。工畫梅，嘗爲姚士重作梅，枝萼不多，而香味撲人眉宇。

《詞苑萃編》卷一八 杭州女教場，在鳳凰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於此。蕭山毛大可奇齡過之，賦《鷓鴣天》云：「銀甲琱戈小隊工，內家宣勅教從戎。山蘿覆鏃縈金細，野火燒旗閃幔紅。　宮月靜，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兜玉靫圍營路，小雨寒花何處逢。」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西河有《調笑令》三闋，一記馮二馬州當壚者，解西河桃枝詞，招西河不就。一記胥苓弟慕鄧人伍鱗才，而不及亂。一記王琴從吳雲章。【略】西河又有《鵲橋仙》詞序曰：邑甲聘戊女，有彊委禽者，明府姚公斷歸甲，合巹訟庭。其斷詞駢儷，世多稱之。既而訟者爭不徹，太守何公復斷歸甲。時余方從兩公游，兩公並命爲詞紀其事。詞曰：「東牀先訂，西家願宿，何事穿墉穿瓦。縱教彊委後來禽，卻不道子南夫也。　明府風流，使君瀟灑。兩斷可妻公冶。莫言河漢鵲橋乖，看合浦、在訟庭之下。」其事皆韻甚，檀槽間一勝談也。閻百詩父牛叟，與妻丁伉儷甚篤，自紀以兌閣十詞，兌閣，其所居處也。西河和之，有證前生、雙魚問、病榻閒情等小序。其病榻閒情序云：丁少君鮮惰容，雖病亦薄妝讀史。牛叟嘗調之曰：「提學未至，女秀才仡仡何爲。」每庭前花木弗灌，牛叟謂丈夫當掃除天下，少君曰：「請從一室始。」《西河詞話》四卷，佚其二，論韻、論歌諸則，俱極精鑿，亦談詞一正法眼。中記錢塘俞季琛詞，極骫骳可喜。詞云：「灑盡窮途淚。看少年一番行役，一番憔悴。雨雪霏霏泥滑滑，上馬屢愁顛躓。又況值金輪西逝。屈指離家纔幾日，早行來已是三千里。嗟歲月，似流水。　蒙茸漸覺羊裘敝。怎當他、朔風淒緊，裂膚墮指。莽莽長途誰是主，燈火前村近矣。只無奈望門投止。沽得濁醪聊破冷，向燈前、獨飲難成醉。天未曉，又催起。」又云：「撫劍悲歌罷。望長天，驚風颼戾，橫河傾瀉。有客訪余余已醉，且自坐君牀下。有至語、語君休訝。餐菊紉蘭徒自潔，看夷光未字無鹽嫁。非詭遇，賤工也。」又曰：「襟懷嶽嶽和誰語。笑卞和，楚庭泣玉，徒多愁苦。我有草堂東郭畔，管樂何妨自許。且抱膝長吟梁甫。有志男兒非困頓，彼掃門、魏勃何須數。不似意，且歸去。」詞名《京師雜感》，共九章。余按季琛名士彪，官崇仁縣丞，有《玉蕤詞鈔》二卷。是詞未登《詞綜》，而蔣子宣《昭代詞選》、姚茫階《國朝詞雅》等書，亦未錄及。又按此調乃《賀新郎》，西河以爲《滿庭芳》，誤也。

著録

朱彝尊《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仲氏易》 三十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春秋占筮書》 三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易小帖》 五卷，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

又《易類存目三・河圖洛書原舛編》 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書類二・古文尚書冤詞》 八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尚書廣聽錄》 五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書類存目二・舜典補亡》 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詩類二・毛詩寫官記》 四卷，國朝毛奇齡撰。【略】是書皆自記其說詩之語。

又《詩札》 二卷，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

又《詩傳詩說駁義》五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續詩傳鳥名》三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詩類存目二・國風省篇》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禮類四・郊社禘祫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禮類存目一・周禮問》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喪禮吾說篇》十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禮類存目二・曾子問講錄》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禮類存目三・昏禮辨正》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廟制折衷》三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大小宗通繹》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學校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明堂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春秋類四・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春秋簡書刊誤》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春秋類存目二・春秋條貫篇》十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孝經類存目・孝經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五經總義類・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

又《四書類二・論語稽求篇》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國朝毛奇齡撰，雜論《四書》之語。

又《大學證文》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四書類存目・四書索解》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大學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逸講箋》三卷，國朝毛奇齡所論。

又《中庸說》五卷，國朝毛奇齡所論。

又《樂類・聖諭樂本解說》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小學類三・古今通韻》十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易韻》四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小學類存目一・越語肯綮錄》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小學類存目二・韻學要指》十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雜史類存目三・武宗外紀》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後鑒錄》七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傳記類存目二・王文成集傳本》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傳記類存目五・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傳記類存目六・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地理類存目三・蕭山縣志刊誤》三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地理類存目四・湘湖水利志》三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蠻司合志》十五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政書類二・北郊配位議》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政書類存目一・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制科雜錄》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儒家類存目三・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譜錄類存目・觀石後錄》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楚辭類存目・天問補註》一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別集類二六・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話》八卷，國朝毛奇齡撰。

又《詞曲類二・詞話》二卷，國朝毛奇齡撰。

《詞徵》卷六《河右詞》六卷，姜汝長浚選刻，前四卷名《當樓集》，附《西河集》中。愚按《西河詞》，選本絕少，因錄數章於此。

藝文

施閏章《西湖惜別吟答蕭山毛大可》（存目）

尤侗《輓毛奇齡（大可蕭山人官檢討）》秦嘉垂老上計車，閨中無復紅羅襦。長卿獻賦不歸去，那得有婦留空居。煢煢白兔走且顧，南北東西隔長路。

挽鹿難追司隸驄，隨鴻先傍要離墓。金刀劃水斷不成，悼亡賦罷顧毛生。從人但道婉娩節，使我頓增伉儷情。當年司法北平右，共識使君自有婦。今來被召入帝京，不道寒房報炊臼。桃林關前桃樹新，東風吹作灤河春。相尋僅認盧龍路，應遇金臺夢裏人。

毛際可《集唐寄毛大可》（存目）

朱彝尊《送毛檢討〈奇齡〉還越》（存目）

雜録

《居易錄》卷二　蕭山毛簡討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在京師日，汪（懋麟）季角舉坡絕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蔓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語毛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衆爲捧腹。

田同之《西圃詩說》　《秋興八首》，章各有意，妙難言罄，似非後人所可增減者。而鐘、譚直斥之，盧德水先生《杜詩胥鈔》輒刪去二首，毛西河《唐律選》又刪去三首，殊難測其意旨。

查爲仁《蓮坡詩話》　尤展成（侗）《艮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一事，令人有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墅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畫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此何人詩耶？」姬曰：「不知誰作。」後於摩訶庵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蕉林爲眞定梁相國所居，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歸一冊，尼係明季宮婢，當時稱榮戶者。

汪師韓《詩學纂聞》　康熙間有僧中洲京口人，住黃山三十年，集成語爲《黃山賦》，凡八千七十三言，毛西河極歎賞之，爲序以傳。

《隨園詩話》卷一五　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按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非指詩賦也。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蓮詩》。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〇引《松軒隨筆》　名家古文多存壽文者，殆無過歸震川；名家古詩多存壽詩者，殆無過毛西河。豈作者不忍割愛耶，抑編者不敢刪之也？

《新世說・夙慧》　毛大可生時，母夫人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即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週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即欣然以解。

王晫

論述

吳肅公《檀几叢書序》　王子丹麓因有叢書之役，向以未能問世爲憾。張子心齋虞其散佚也，復網羅而如廣之，且公諸天下焉。嗟夫，兩君之聞見博矣，其用力勤矣。肅公嘗稽古藝文，漢以後可考者，劉氏《七略》，王儉之志，阮孝緒之錄，荀謝任殷「四部」，彪炳乎史乘，皆軼勿傳，況乎一家之哀談脞語乎。世莫得而矜重之，彼亦無因以自售焉。其委之山崖屋壁、窮簷陋巷者，何限叢而壽諸梓。即未若經史鉅觀，要之永遠，亦足啓博洽而資笑談，俾才智之士各適其性，將毋如五兵之入手，惟藝所習。百味之入口，惟嗜所饜乎哉！毋謂是書不足當經史鉅觀，蓋未嘗不有裨於好古博雅者已。

馮景《今世說序》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略】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儻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俊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儁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闕其讒險仇隙數則，即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即簡傲

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

毛際可《今世說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既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即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頤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爲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爲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纘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五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丁澎《今世說序》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帶屐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閒，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粮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爲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譬之飲食，大官之臠，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今得于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愼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麓此書，眞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爲作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嚴允肇《今世說序》 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行脩，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金置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愼不憚煩如是。【略】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閒哉？予故因丹麓之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佚名《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尚無有編緝成書者。丹麓王子，殫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抗《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即摭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士。或不爲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顧且庵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其片玉，莫不奉爲拱璧。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眞得晉賢風味。予每嘆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漠焉如不相關，曾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丹麓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爲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薛依南曰：『世閒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閒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爲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爲噤，猶之不能越爲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而不論，案而不斷。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爲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薤、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尚書家清，徐中丞至孝，爲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癖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癖，于是乎不朽。」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閒字裏，幽隱畢現。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

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璧，光氣如虹，有微纇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麈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黃主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即其著述，採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遊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幷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醬矣。」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採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爲談助，一以爲要略，非青箱緘中，安得有此？」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叔驚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

毛奇齡《霞舉堂集序》　王子木庵，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以屬予序。予受而讀之曰【略】。經營部署，羅絡而不遺，求其以函冊示世，難矣。木庵卽不然。其植物也，閎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皦晳，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卽雲興于樊而噫散于壑，卽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眞作者也。【略】予與木庵游約四十年，每歲過湖墅必詣木庵，詣必有新纂一卷，出而相示。及其讀，禮也。宣州施少參君方抵杭，與予約曰：「今當詣木庵，寧得有撰著如平時者耶？」予曰：「有之。」及至，甫就坐，而木庵出《孤子唫》見示，乃相視笑。暨予官京師，當會朝日，少宰李公傳木庵書至。發其槭，則所撰《今世說》也。時賢在朝者，爭起問訊繙閱，午門外各相歎異以爲榮。今諸所存者十之三也，嘗曰：「生人爲文，得親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偶得前人集而爲之品騭，亦一快也。」予歸田五年，自視舊文如三伏之綿，提起輒置。而木庵《霞舉堂集》軒軒如也，然則傳固有數矣。

陳玉璂《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王子丹麓能文章，才氣奔軼足竝子瞻閒，爲尺牘亦與子瞻相頡頏。予嘗謂尺牘之體，取達意而止，能爲古文之人恆不僅以尺牘視而直爲古文。蓋尺牘者，古詞命之流，其意必簡，氣體必高，立言必古，而雋而折而宕，上法《左氏傳》，變化于《水經注》、《世說》之中，覺他人千百言期期不能達者，此則數十言、數言盡之，所爲數尺竹而有萬尺之勢者。近是昔周櫟園先生爲結鄰之選，以名人尺牘見索。十餘年來，凡朋友所贈傾笥與之。櫟園多所裒錄，片語之善亦所勿遺，譬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惜其時丹麓此書未成，儻入結鄰，當非一卒一旅之可比。雖然，至寶潛乎山澤，其光氣自不能掩。司馬子長《報任安》一書，卽不列《昭明選》中，其可貴自在也。丹麓姿品粹然，使人樂與之交。昔人嘗以竹況君子，故曰：「瞻彼淇澳，菉竹青青。」予又將取以況丹麓矣。

施閏章《王丹麓松溪詩集序》　地有爲詩助者，宜莫若杭之西湖。西湖當吳越之交，山水清妙，比戶詩書，天下賢儁所畢集，士得相唱詠爲工，然非積學、多沈思則終不能以有立。王子丹麓家湖墅，爲西湖道所必出，同好者又有張祖望、徐埜君、陸蠡思、王仲昭爲晨夕鄰曲之友，故其詩尤多。【略】丹麓世家子，爲名諸生，家多藏書，束身善下，悃愊如山中人。既厭舉子業網羅，述作自放其窮愁，嘗悲王元美文章九命之說足使文人失志，悉反其說，取古文人之通顯壽考、鏊實榮暢者，輯爲更定《文章九命》一編。讀之，陽氣且滿大宅，若春日之煖寒谷也。其它旁引雜輯，多所裨利於人。《松溪詩》若干卷，近體清和遙雋，出入唐音。樂府五言古如詠懷、覽古，尤多杰然可傳者。文章之道，與世會遷易。于鱗、唐無五言古誠爲刻論。史稱陳拾遺始變雅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爲海內文宗。今其詩具存，雖一變徐、庾，視漢、魏奚若？充丹麓之力，其去古人不讓矣。初居尊甫，瑞虹先生憂，葬喪盡禮，銜恤賈涕，徧告當世鉅公，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錄》。士大夫讀而悲之。家既稍落，又時時刻書，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余誦之輒失笑，蓋有類予者。

頃過北闕亟歸，丹麓走，要予舟中彊定其詩，比昏黑始別去。嗟乎，丹麓於余奚取哉。往歲辛丑客西湖，丹麓觴予，霞舉堂，是時新建，王于一、山陰徐伯調、武進鄒訏士、會稽羅弘載，與比鄰陸蓋思、高仲兄弟皆在，窮日夜詠言，醉則就榻，今十許年耳。

《覲齋詩談》卷六 王丹麓雅頌樂府不如古人之厚，故意押難諧之韻，此正好奇太過。五言古頗佳，簡潔高渾，鐃有風味。五七言近體亦穩秀，詞甚綺靡。尺牘極力討好處，終遜蘇、黃。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〇・遂生集》 晫字丹麓，仁和人。是書前有順治庚子晫自序，曰：「予所纂輯中，善惡果報，捷于影響。無非欲使天下之人不失好生之意，天下之物得遂樂生之情，故以『遂生』爲名。」書中盛陳因果，多參以神怪之說，如「文昌化書」之類，皆據爲實事，蓋爲悚動下愚設也。晫所作《今世說》曰：「曹顧庵目《遂生集》爲鷲苑杠梁，《文津》爲藝林餱脯。」《文津》今未見，此集則了不異人耳。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今世說》 【略】是書全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以皆近事，故以今名。其分類亦從舊目，惟除《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六類，《感溺》一類，則擇近雅者存焉。其中刻畫摹擬，頗嫌太似。所稱許亦多溢量。蓋標榜聲氣之書，猶明代詩社餘習也。至於載入己事，尤乖體例。徐嘯鳳序引漢黃憲爲說。然《天祿閣外史》本王逢年之譌書，烏足據乎？《文學門》中載吳百朋以殿鄦二字問吳任臣，任臣對以殿也同，本秦權古文；鄦許同，本《說文長箋》。百朋嘆服。案：殿字出秦權是矣。然《說文》自有殿字，註曰：「擊中聲。」惟趙宧光《說文長箋》以《說文》也字訓義不雅，改從秦權，以殿字代也字。不得舉一遺一也。《說文》有鬱字，即鄦字也。註：「甫侯所封，在潁川。今通作許。」其正作鄦字者，則見《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於楚。」註：「許靈公也。」是其字見於正史。任臣以爲出《說文長箋》，殊不得其本。晫遽以爲博洽而記之，亦爲不考。信乎！空談易而徵實難也。

《兩浙輶軒錄》卷八引《藝苑名言》 丹麓先生有《春風詩》云：「聞說長安花滿城，看花但覺馬蹄輕。多愁不爲予吹去，堪笑春風亦世情。」翻用羅鄴詩，亦有味。

《新世說・文學》 王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武林北郭，爲往來舟車之衝，四方士大夫過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輈不忍去。著書甚多，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饞猴探果，不能自定。

《詞苑萃編》卷八 詞貴清空，不尚質實。王丹麓詞在清空質實之間。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王晫》 王晫，初名棐，字丹麓，又字木庵，一字松溪，浙江仁和人。有《霞舉堂集》、《南窗文略》、《檀几叢書》、《文津》、《今世說》、《贈言偶集》、《牆東草堂詞》。

吳儀一《王晫傳》 王丹麓，名晫，錢塘城北里人也。七歲，與柳靖公葵同塾。塾師方課《孟子》，兩人倣作柳子、王子各數篇，黏小板上潛自鏤刻，爲師所覺，叱毀之乃已。丹麓少靖公一歲。次年，同習《詩經》。夏五，值師出，強要靖公至河濱觀龍舟。歸，柳故約共作《觀龍舟賦》，不成，以嬉游鳴師。丹麓蓋未識所謂賦，懼柳張言，憶詩注有賦也，乃應聲曰：「汎汎楊舟，擊鼓其鏜。言觀其旂，旂旐央央。河水洋洋，行人彭彭。卬須我友，攜手同行。」柳大笑而止。十三，試有司，補縣學生，名譽隆洽。癸卯，年二十八，得喉閉疾，瀕死，醫者謂攻苦所致。父令棄舉子業，三年始閒。初，丹麓過仙林橋，遇一道士，語之曰：「郎君已閱三災，尚餘四難，過此當大有名於世，惜不富貴耳。」至是果驗。丹麓既謝饔籍，杜門聚所蒇經、史、子、集數萬卷，於霞舉堂縱觀之。凡讀一書，必首尾貫穿胷中始放去。意有所得，便信紙書之。以及問遺、贈答、詩、詞、尺牘，片言隻字具有元本。其所論著，事理兼該，小大畢舉，靡不終始，條貫斐然，成一家言。學者嗟歎之。每一篇稿就，購求競寫，流傳海內。家居北郭，江漲，橋西爲往來舟車之衝。賢士大夫過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輈不忍去。常束身自下，悃愊如山中人。處衆人中，不先一語。名士讌集，故未嘗不在，竟日沖然，若不知其在坐者。事父嚴謹，無事必侍左右。自少至壯，無一夕外宿。父命與幼弟析產，欲更授一屋以厚適長。丹麓固卻曰：「已違古人取少之義，敢益多取以重戾耶。」卒不受。已喪父，葬祭如禮，銜恤實涕，風雪中重趼走千里，徧告當世能文者，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集》。讀者莫不悲之。

一經授子，以躁進爲戒。與人期重取與，然諾不爽時刻。家殖既落，又時時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宣城施侍講閏章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晚辟牆東草堂，墾土得泉，因爲小池，池上累石成山，雜植桂樹、木芙蓉、紅藥、蘭草之屬，架重屋曰「丹樓」，日吟歗其中。值好友譚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非其人，闌不得入。偶遇他所，亦不妄交一言。鄉里宵人故多憾之，至欲相傾搆，則察幾豫應並不明其所以然，卒不能爲害。性不耐飲酒，恆喜人飲。若玩好珍異之物，擕蒲博弈之具，一無所好蓄。嘗見客圍棊，即亂其局，或竟納子奩中曰：「日往月來，奈何爲此鬼陣。」居常善愁，終身不見有喜色。聞六合之內，或有才士塗窮、佳人失所，爲之於邑，甚至累日減餐。偶檢書，得同夢。方時念故人張生客燕，郵書三千里，相約試夢，聞者皆笑。愛坐花閒，靜觀榮落，獨不喜人采摘，亦未嘗手折一枝。於昆蟲魚鳥之類，胥極護惜。著《遂生集》十二卷，以風世。嘗曰：「生人爲文，得親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得前人集而爲之品隲，亦一快也。」故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屬同里吳儀一論定發凡。蕭山毛檢討奇齡序之曰：「其植物也，閎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皦晳，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即雲興於樊而噫散於壑，即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眞作者也。」丹麓撰《今世說》，羅參軍賢手數條，頓首屬載。已，盡眞不錄，羅銜之亦不顧。嵇太守宗孟慕丹麓名，不得見，折柬招之，不赴，亦不報謝。後嵇解任，謂人曰：「吾守杭無他闕事，惟未造訪丹麓與訂交耳。」梁大令允植點徵屋稅，詣門。丹麓出，荅應公事，終不道姓名。後梁知爲王，竟蠲其稅。成侍衛德素未通問，特致書顧太守岱，稱毛稚黃、王丹麓兩人文行爲西泠第一。時開館修郡志，毛令其子通謁，遂延入館，王終不往山左。趙干門鑰謫參杭州幕，與丹麓游，好愛賞牆東方竹，時往過之。一日，王體小極不出，趙固要之見。丹麓曰：「看竹何必主人」。趙笑曰：「子猷意不在主人，吾看子猷意不專在竹耳。」草堂內設量書尺，每歲積四方投贈詩文及諸雜編，於除夕量之，準以六尺上下，七尺外爲羸，五尺內爲絀。雅惡論人短失，見客有佳句，張之恐後。其以詩、古文辭、書牘遺己者，哀次贈言如干卷，刊布流傳。乙丑，歲值五十，填《千秋歲》詞一闋自壽，悠閒曠達若有以自適者，一時大江南北名人競相屬和，傳爲千秋雅調。年既長，學業益深，寖喜自晦。先是，戊午春，詔徵天下博學隱逸之士，京師貴人多欲以丹麓應辟召，知其志不可奪，相與太息而罷。丹麓初名棨，後更今名，去非取木自號「木庵」。鍾山黃農部周星，爲作《木庵說》。又好坐溪上聽松，自稱「松溪子」。華亭朱若始溶造《松溪子傳》，見者稱爲松溪主人。主人亦自爲傳。丹麓軀幹修偉，美須髯，雙眸炯炯，若神仙中人，好事者命圖畫勒石，有《聽松圖》傳於時。論曰：嗟乎哉，世之難免也。漢郭泰臧否人物，能不爲危言取怨禍，尙已。申屠蟠至絕跡梁碭閒，自同傭人，抑何悲也。夫光和中貞鴻都門學，封侯、賜爵者衆，二子之名獨皦若日月。丹麓言行聞天下，靡所黨倚，匹夫有志，貴人知不可奪，可不謂榮哉！

《清史列傳・王晫傳》　王晫，初名棨，字丹麓，浙江仁和人。諸生。性好博覽，聚所藏經史子集數萬卷，於霞舉堂縱觀之，每讀一書，必首尾貫穿，始放去。其所論著，終始條貫，斐然成一家言。生平好賓客，客至典衣命酒。士大夫至武林者，多與納交。當時名士讌集，未嘗不在。然束身自下，悃愊如山中人。性至孝，事父嚴謹，無事必侍左右。父命與幼弟析產，欲更授一屋，以厚適長，固卻曰：「已違古人取少之義，敢益多取以重戾耶？」父卒，喪葬盡禮，走千里徧告當世能文者，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集》。晚辟牆東草堂，吟歗其中。堂內設量書尺，每歲積四方投贈詩文於除夕量之，準以六尺上下。家既落，猶喜刻書。嘗刻有《檀几叢書》五十卷。所自著有《遂生集》十二卷、《今世說》八卷、《霞舉堂集》三十五卷、《雜著》十種十卷、《牆東草堂詞》。其《今世說》，一仿劉義慶書而成，惟載入己事，頗乖體例云。

紀事

《九朝新語》卷一〇　仁和陳藎思同弟升賚居夾城巷，時王仲昭居羊角埂，王丹麓居護塘巷，四人皆能詩，稱爲「北門四子」。

《新世說・文學》　王名晫，浙江仁和人，自稱松溪子。平生重然諾，與

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霞舉堂》，其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略》八卷、《松溪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雜著》十種、《木庵外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又箸《今世說》六卷，尤爲工妙，雋旨名言溢於楮墨。

《清稗類鈔・容止類・王丹麓神致蕭散》 稽淑子謂王丹麓神致蕭散，超然物外。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〇・遂生集》 十二卷，國朝王晫撰。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丹麓雜著十種》 十卷，國朝王晫撰。【略】是編皆所著雜文。一曰《龍經》，擬《禽經》而作。二曰《孤子吟》，皆哭父之詩。三曰《松溪子》，皆筆記小品。四曰《連珠》，擬陸機體。五曰《寓言》，假禽蟲以示勸戒。六曰《看花述遇記》，自記夢遇古來諸美女事。七曰《行役日記》，乃康熙甲寅爲其父乞銘於宜興，述往返所經。八曰《快說續記》，因金人瑞《西廂記評》所說快事而演之。九曰《禽言》，效梅堯臣體。十曰《北墅竹枝詞》，詠其鄉之軼事。每種有同時諸人序跋評語，毛際可又總爲之序。大抵皆明末山人之派。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今世說》 八卷，國朝王晫撰。

戴名世

論述

方苞《南山集序》 褐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稱褐夫之時文。而不知此非褐夫之文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之勝，而以傳序說請者，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耶？褐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贍矣。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耶？故余序是集而爲褐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褐夫之志，而褐夫亦時自警而亟成其所志也。同里方苞撰。

尤雲鶚《南山集序》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百篇，既已流傳於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鶚固請先生刊行於世，先生曰：「古文之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於衣食，其於工力未能深入閫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鋟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軼，次第畧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淡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

王源《子遺錄序》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超卓有隽氣，無時俗鈔錄經傳及柔曼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旁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余嘗以爲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爛瘽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以亡。而田有於一邑紀載中具見原委，豈特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撫之功大於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既成，驕獷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

撫？己既不能制人，戰不勝，守不固，又有腹心大患，而與己敵者誠心百計請和，指天誓日願休息者數四，何必不聽？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說，避文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爲安危。而言官冥悍無忌憚，惟陽以大言樹威勢，陰以恩仇報復快其私。嗚乎！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戶，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於外，合力據險，出奇勦賊於內。內外既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甲申三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乎！此余讀《孑遺錄》所爲掩卷撫膺長太息者也。

汪灝《孑遺錄序》　吾友戴君田有，名高虎觀，才匹龍門。熟千古之興亡，探微抉奧；負三長之學業，撮要搜奇。豈僅一邑災殃，直寫普天怨毒。惟茲桐城縣，地屬江淮，界連楚豫。賊烽剽忽，如豕突之難當；寇勢張皇，非狗偷之易測。雖十年之久，力捍千端；而百折之餘，冤沉九死。若者戰，若者守，塗腦何人？誰主糧，誰主兵，抒肝奚自？某某厲睢陽之齒，某某斷巴郡之頭，某某訂飲於黃龍，某某解圍於白馬。他若星占夢兆，無細不收；其餘物怪人妖，有徵必錄。蒼涼一帙，洋灑千言。嗚呼！涓涓蟻漏，釀就江河；點點螢光，焚殘梁棟。誰司國柄，徒立戶與分門；孰誤軍機，致養癰而流毒。假令當日者，同懷國恥，文臣果不愛錢；仰答君恩，武士盡甘裹革。則單身而擒方臘，豈少其人；八日而破楊么，寧無是事？橫刀追擊，千夫辟易於寄奴；匹馬臨戎，百萬迎降乎盆子。三更來洄曲，鵝鴨盡助軍威；萬衆戰昆陽，虎豹齊驚敵愾。用兵止兵而兵無再試，以賊攻賊而賊不患平。又何至赤眉肆虐，碎十五國之山川；黔首罹殃，喪三百年之宗社也耶！然則茲一錄也，宇宙劫灰，古今法鑑。防艱危於無象，灼治亂之有原。陰雨綢繆，思廟謨之宜急；悲風雜沓，較國史而加詳云爾。

方正玉《孑遺錄序》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遷之識。太冲作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場酒社，爭傳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閈，誼託姻親，不徒八拜之交，兼有耦耕之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奚以爲生，都是記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馬上之時。頃以萍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減，都非少日之豪狂；耳熱酒酣，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目底之琳瑯。更捧一編，用申三嘆，蓋《孑遺錄》之所作，而褐夫兄實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家之烟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永頌。余追維先澤，空傷往事之艱；爭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大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贅矣。

戴鈞衡《南山集後序》　國朝作者間出，海內翕然推爲正宗，莫如吾鄉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則惟先生。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學力之淺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學者其復何說也。顧望溪生爲顯官，身後著作在天下，而先生摧折困抑，垂老搆禍以死，著作脫軼，莫爲之收，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又秘弗敢出，四方學者徒耳先生之名，求讀其書不可得。文章之遭際，幸不幸固如是耶！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御風，莫窺行止。私嘗儗之古人，以爲莊周之文，李白之詩，庶幾相似。而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雲翳尤氏嘗謂子長文章之逸氣，歐陽永叔後惟先生得之，非虛語也。余又觀先生文中自叙及望溪先生所作序文，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長自命，其胸中藏有數百卷書，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於班固、范蔚宗、陳壽諸人者，豈僅區區文字足見其得子長之神哉。惜乎有子長之才，不能有子長之志，僅此區區而猶阨抑使不得彰行於世，良可悲已。

徐宗亮《南山集後序》　桐城古文之學，自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相繼興起，區區一邑間，斯文之緒，若流水續於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望溪以義勝，海峰以才勝，惜抱以韻勝，其後先名古文者蓋亦多有，而不能不規規三家之域。嗚呼，豈不難哉！南山先生與望溪同時並名，以觸身文網，所作散佚。予往讀先生經藝，歎爲奇絕，因購得所謂《南山集》者，惜其篇目無多。最後見戴君蓉洲補輯先生文至十有四卷，亟喜而校錄之。【略】先生夙以班、馬自命，有志明史，卒之以此得禍，然當時固有稱其文得太史公逸氣者。今觀其放筆直書，不斷斷於行墨字句，而起伏抗墜不稍捩古之所云，蓋具海峯之才，行以望溪之義，至其自然之韻，得天者優，又非如惜抱之涵泳資深而出之者。吾竊以爲讀先生之文，不必於三家之中求其同，亦不必於三

家之外求其異。《傳》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文自戴君補輯，世頗傳其本，然散佚者尚多。卽予所購《南山集》中，四紀略諸關明季史事亦未之載，他可知矣。先生事蹟，予旣爲傳見其概，因並發其所以爲文之義，待與治古文學者商焉。邑後學徐宗亮識。

周貞亮《南山集題記》《南山集》舊得袖珍刻本十四卷，爲桐城戴存莊先生所編輯，題曰《宋潛虛集》。以爲南山被禍，書遭焚燬，刊集者特諱其名，後讀蕭敬孚所撰《戴憂庵先生事略》，乃知桐城鄉人於南山本有此稱，蓋戴出於宋，非諱之也。其書久置案頭，不知何時爲人携出，復見大字活本，亦十四卷，後多紀事文四首，則訛脫百出，不及刻本遠甚。此本近時所出，亦活印本，校大字本多文數首，喜多未見之篇，因勉留之。乃一展卷，則訛謬之多較大字本又加甚，因歎近時活版盛行，舊籍名編無不遭其壞亂，眞書妖也。南山文學下中，生平以古文自負，其實眼光識力不出時文當家，以視方、姚兩家，未能並駕。特其下筆超逸，雅有雋才，而得禍之奇，爲古今文人所罕有，故海內咸深惜之。而其鄉人遂爲搜輯遺編，寶愛流傳於無已，以此見公道之在人心，而文人之不幸而以文得禍者，其精氣卒不可泯滅有如此也。余得此集，旣喜其多文數首，回憶舊藏刻本已不可得，因假大字活本細加校勘，正其訛脫，居然改觀。中間有目無文者六首，從大字本抄出三首，附於簡末。持較近時國光社所印《戴褐夫集》，又得未見之文三首，當幷補入，庶幾此集亦可讀矣。然吾聞戴氏編此集時，刪去文八十餘首，而蕭氏於戴本外得文百餘首，幷詩三十首，今皆不知流落何所。海內好事者倘幷得之，用以編成全集，重刊以廣流傳，豈非藝林盛事耶，書以俟之。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康熙間，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之獄，論者冤之。曾翻其全集中，並無可罪語。或曰，以《孑遺錄》命名得罪也；或曰，卽爲「南山」之名，取義雄狐，刺內亂故也。然余嘗爲馬通伯跋名世墨迹詩冊，乃送其師張相國(英)予告歸里者，五言古八章，所言亦太無顧忌矣。首章有云：「一朝遠引去，誰得繫鱗羽？萬族紛皇皇，悵然緬宗主。飄然不迴顧，竟還舊居處。」隱言其去之得計，不必枉己濟物也。三章有云：「疏逖萬里身，清切千門地，譬陟嵩華顚，眡步虞失墜。洪濤履忠信，浮雲視名利。息機任其眞，當軸奚所累。」明言不去危地必將得禍，棄不義之富貴，則履險如夷。四章有云：「不知恩寵專，豈戀台衡貴。正延東閣賓，忽入東門晝。」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恩寵雖專，鄙夷不屑，故方登台衡卽求去也。五章有云：「蒼髮初未改，玉顏況無衰。縶維亦奚爲，公去久尅期。五年遂前請，放騁如脫羈。」明言致仕並不因衰老，直不屑而已，雖縶維何用哉。律以曾靜、胡中藻諸獄，卽此已足供鍛鍊矣。

傳記

徐宗亮《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居桐城南山，以孝弟力田聞。先生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旣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先生由是益困。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詔修《明史》數十年矣，以史館徵求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屢裁稿而未告成。先生心竊痛之，嘗著《孑遺錄》以見其概。又有《與余生書》，曰：「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予聞之，載筆往問焉，予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予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覈，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讀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効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

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況於夜郎、邛、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予與面論不勝幸甚！」先生是書並載《南山集》，世久序而行之。先生及第後二年，左都御史趙申喬追論其事，坐擬凌遲，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而余生先瘐死獄中，因連獲譴者凡數十人，所著《南山集》遂禁不出。後百餘年，邑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編爲十四卷。先生死年六十一，無子，弟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論曰：伏讀高宗皇帝《御批通鑒輯覽》，以福、唐、桂三王終明代焉。大哉王言，非以著萬世之公哉！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世傳即指《與余生書》，故備著於編，以俟權史者考之。嗚呼，可悲也夫！邑後學徐宗亮謹撰。

蕭穆《戴憂庵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稿・戴名世傳》（存目）

戴鈞衡《戴南山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方苞《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宋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雋朗暢，中歲少廉悍，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優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櫝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櫝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櫝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又《安溪李相國逸事》　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上言汪霧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上亦不以此罪公。

又《送左未生南歸序》　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其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

李塨《甲午如京紀事》　壬辰聞方靈皋以戴田有事被逮，癸巳事解，抵今甲午十月乃過存。【略】問曩事，靈皋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

劉巖《小題立誠集序》　丁丑夏，余讀書長干僧舍，書肆間人以評定是科小題之役爲請，余却去之。入秋，遊樅川，其閒有所謂浮山者，山之最小而奇者也。【略】書肆間復以前之役爲請，余曰：「嘻！余浸假而使天下之人之心皆化而爲浮山之勝者，其將在此乎。」今夫人心之靈，其嵌空玲瓏而多竅也，奚特浮山，窮其心所入也，其微茫幽渺之境以千萬數而有不能盡者焉。殫其心之所出也，其恢奇怪偉之狀以千萬數而有不能盡者焉。然而人之塞其途，堙其域，終古爲塵沙泥淖壅閼乎其中，茫茫乎若渾沌然者，固皆是也。戴子田有家樅川間，心飫乎浮山之勝者也，曰：「顧安得儻與忽爲彼渾沌者鑿而開之，使心之靈披豁而呈露，則其奇豈特一卷石之多已乎。」余曰：「然。然而余之於斯役也，固已甚樂乎作者之心，人人搜奇探奧如浮山也，而特不能必讀書者之心果披豁呈露如浮山抑否也。則斯役也，或者其可以已乎。」田有笑曰：「子姑爲儻與忽可也。」

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爲莊廷鑨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爲妄作者戒也。【略】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鸞、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鸞、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擬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鸞、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尚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鸞、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佚名《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 鄞人全氏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既失之疏略，又失之無據，此等文不作可也。湖州莊氏史案，各書記載疏舛互見，惟歸安楊氏鳳苞及陳氏培根兩君所記最得其眞，首尾詳備，足以信今傳後。惟吾鄉方、戴兩家書案原委，外間至今有不得其底，非誣卽疏也。今春、夏之間，在家養痾，本鄉荒歉，待哺嗷嗷，無法一一周濟，中心抑鬱無聊，雜檢家中舊藏記載，病間之餘，聊以遣悶。適有客來訪，詢及吾鄉故事，並及鄉先生戴編修名世《南山集》及方學士孝標《滇黔紀聞》之書有何大逆不道，爲武進趙刑部申喬所劾。余旣據兩家原書大旨，幷參鄉先輩相傳暨趙公參摺、聖祖仁皇帝諭旨及記載所有，一一答之，客卽請所語隨筆錄出，以訂外間流傳失眞之故。【略】蓋當順治、康熙之間，凡明季遺老及當時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號者，均有干厲禁。戴名世《南山集·與余生書》中間有弘光之帝南京一段，實非本朝臣子所宜敢言，大干厲禁。至《孑遺錄》只記明季桐城被兵始末，並無一語有干國朝忌諱，亦不過有弘光年號耳，所以王源、汪灝、方正玉只爲《孑遺錄》作序牽連，王源時已故免議，汪灝、方正玉亦得先後蒙赦也。又，乾隆四年詔修《明史》成。又數年，高宗純皇帝復特諭，甲申以後存福王年號，丙戌以後存唐王年號，戊子以後存桂王年號，改修《明史》，已公然敎後人修史神而明之之至意，實隱與方、戴兩家之書有載三藩年號之意義相合云。

著録

方苞《南山集序》 壬午之冬，吾友褐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

朱書《南山集序》 田有年未壯時，出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命之曰《南山集》，而命余爲序。

鈞衡《南山集後序》 右《南山先生文集》十四卷。編次之法，畧仿唐、宋以來諸家之例而變通之。首論說，次文集序、襍著序，書後亦序體也，附入焉。次書，次贈序，附壽文序。次傳，附書事文。《震川集》以書事入襍著，鄙意名異傳而體同，當與傳爲一。《先君序略》家傳也，故附之。次墓誌。次山水記。次雜著。《窮鬼傳》入襍著者，以其爲游戲之文，仿《昌黎集·毛穎傳》入雜文，不與《何蕃傳》、《王永福傳》並也。《意園》、《睡鄉》等記亦游戲文，無記事之實，名同實判，故不入記。哀祭贊頌，昔人另爲卷，茲僅數首，遂附之。次紀行，陸放翁、范石湖以紀行入外集，錢虞山編《震川集》從之，茲編無外集，故另爲一卷。次《孑遺錄》一卷，《孑遺錄》者，紀桐城明末兵變之事，先生生平極得意之文莫過於是，向自另爲一書，有北平王源、休甯汪灝、同里方玉正序，茲訂爲一卷，而錄王源序於後終焉。通計文二百五十餘首。此外文尙六十餘首，妄爲汰去，類皆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率者。使先生存，自訂其集，所刪當不惟是。小子謬陋，於先生文未能窮見區區，何敢肆意大有去取，姑以鄙見所及者，訂之如此云。【略】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時著有《困學集》、《蘆中集》、《問天集》、《巖居川觀集》，皆不復可見。今世所厘存者，惟門人尤雲鸞刊本，所謂《南山集》是也。《南山集》載文止百十餘首，里中吳氏藏有寫本，較尤本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復於許君處見先生手稿十數首，又尤本、吳本未加編次，亦無意例，余乃共取編之。嗚乎！以余所見三本同異如此，此外不可見者，其零散知幾何也。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後學鈞衡謹識。

王哲《重訂南山集序》 予秉鐸桐邑，於今十餘年矣。公事暇閒，嘗與都人士遊，談及當代著作之家，恨未之見，而其文章德業載在史冊以垂爲不朽者，代不乏人，然年遠難稽，書缺有間，或侵蝕於風霜，或凋零於兵燹，甚至篇殘簡斷，隻字無存，可勝慨哉。予性本好古，博訪旁搜，網羅散失，往往購之於書肆，得之於後人，約計於十百中而得其二三，庶稍慰曩昔之志矣。惟戴田有先生所作古文，直追龍門，而氣魄雄厚，有過之無不及也。當世望溪方氏、慕廬韓氏、武曹汪氏亟稱之，以爲深得古人之法乳，駸駸然登作者堂而嚌其胾，不獨子長、孟堅之專美於前也。一時盛行海內，而天下翕然，幾致家有其書，可不謂盛歟。先生遭聖明爲侍臣，極千載一時之遇，惜才不自斂抑，卒以此得禍，悲夫！是集也，不行於世幾百年，卽有一二藏書家偶檢一篇，奉爲至寶，不輕出以示人，則千秋後誰復知有先生之文哉。今幸得先生全集，將謀以鋟諸板，因前集係手錄，舛錯互見，致滋閱誤，並代爲校訂，不復致別風淮雨之訛。予雖弗能文，學殖荒落，而殫精竭神，詳爲擇

別，庶先生之文歷千古而常新，俾後之覽者，見其文如見其人，而得所宗式焉耳。是爲序。

張仲沅《南山集跋》 歲庚子夏，沅與二三朋好縱論桐城古文宗派，如望溪、海峰、姬傳諸先輩皆有全書，傳誦海內，迄今不衰，獨南山先生以文字遘禍，書遂散佚不傳，僉爲太息者久之。遡自道光辛丑，先生之宗裔蓉洲先生始不遺餘力，徧爲搜訪，所得較尤刻原本增多，於是排纂編次，訂爲十四卷，惜乎輾轉傳抄，未有刊本。至光緒庚辰，合淝王公鏡堂秉鐸於桐，始鐫先生之文以行世。事未蔵而王公卒，書成草草，間有脫落謬訛。沅不敏，讀先生之文，竊惓惓而不忽釋，於是乃取舊抄蓉洲先生訂本，以及友人之所藏，爲之參校，復旁羅十餘首，編爲《補遺》三卷附後，付之手民。適民教相讐，津沽事起，而家君又遠宦數千里外，南北阻絕，不通音問者兩月於茲，心緒紛如，校事不無訛誤，竊願海內諸君子讀是書者亮察焉。邑後學張仲沅謹識。

藝文

李孚青《送戴田有歸桐山舊隱》 雪白蘭薰久絕倫，每輕榮祿厭風塵。偶然囊却孤琴去，眞與龍眠作主人。移竹尋梅計不疏，雙桐門徑七松居。白楊齋室青楊巷，日把花經讀道書。南湖波接太湖平，四面青山三面城。他日相思戴安道，不辭雪後刺船行。江南夫子無雙士，何遂翛然事隱棲。多恐秦僧論骨相，未容閒處聽黃鸝。

孫勷

戴名世《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以文名於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是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甚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子未之文，其爲之者，既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既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既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子未邸舍。而子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子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漸然盡矣。見子未之工且勤，而追憶疇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何用，至今而慚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余雖既已荒落，而子未之所爲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馮廷櫆《題子未詩卷後》 孫卿淮南來，貽我詩一束。午餘推枕起，攜之石上讀。忽如入名山，歷歷縱遊目。又如對旨酒，飲少味至足。其音清且剛，其旨和以淑。往往出桀句，瘦勁苦枯竹。外枯中則腴，標格殊不俗。我昔奇君才，驚賞公車牘。豈知三百篇，正變復爛熟。古之作者誰，杜韓蘇黃陸。更後五百年，風流將奚屬。我少不自量，有志慕刪述。老悟舊學非，內訟無田贖。行且抱書歸，冥棲在巖谷。君家海西頭，與我正比屋。二士相往來，庶幾揚妙曲。

又《答予未移居留別四首》（存目）

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 先生蚤直承明，文名重於天下，海內夕秀稱制藝者必請業於先生之門，亦如稱詩者之歸漁洋也。

《隨園詩話》卷一六 孫子未先生（襄）幼孤貧，鬻某家爲青衣，聰穎非凡。伴主人之子讀書，代其作文。塾師大奇之，告知主人，養爲己子。遂中康熙乙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以時文名重天下。詩亦清超。有《鶴侶齋集》。《次漁洋謝公村》云：「荒涼九龍口，寂寞謝公村。溪水空浮岸，風帆不到門。」

《皇清書史》卷一〇 孫勷，字子未，一字予未，號莪山，又號誠齋。德州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官通政司參議。善眞行書，尤擅擘窠大字。予藏其耆德裕昆四字，橫牓，大徑三尺餘，遒健蒼雅，能兼歐、柳之勝。海豐吳仲怡侍郎酷愛之，嘗仿其體勢爲予作詞龕齋額，神形俱似。予因以此榜爲侍郎八十壽云。

《不下帶編》卷四　歷下濼口有鹵賈劉氏闢棗園爲梨園以教歌，延予連夕賞之棗香中，主人即席索詩，埴應聲曰：「樂爲紅梨歌太繁，棗香香裏舞新翻。願祈教主唐天子，（今優曹例尊明皇爲梨園教主，稱曰老郎菩薩。）詔改梨園號棗園。」孫太常我山勳聞而艷之，有和詩曰【略】。和者甚多。埴因改其名爲「棗園班」，亦曰「棗香班」。今盛行于二東。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鶴侶齋集》　三卷，國朝孫勳撰。【略】其集凡詩一卷、文二卷。勳性簡傲，不諧於俗。集中石丈詩云：「山鬼矜伎倆，此老如不聞。或具袍笏拜，此老亦不尊。坦然自高卧，雨蝕青苔痕。」蓋亦自寓云。

田霢《寄孫子未》　草堂改築傍松根，閒煞楸枰並酒尊。一自夫君官裏去，非無賓客到蓬門。

宋犖

論述

綜論

計東《贈宋牧仲序》　古宋地今有宋子犖者，字牧仲，天下俊傑非常之士也。年十歲精騎射，十一能制義、詩歌，十五六能盡交天下士，裴然有令名。其騎，則能御趹踶之馬，上下峻阪，一日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插矢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相合不纖黍失。其制義，則規矱先型，能自變化，盡奇正之法。其詩，則上自蘇、李，下迄三唐，盡臻其妙。其交天下士，則折節虛左如寒士。其家世，則爲相國文康公子，爲太宰莊敏公從孫。其早貴，則年未典謁已爲今天子扈從之臣也。宋子之美善不具述。其所以見稱於天下者，惟制義與詩。而宋子之所爲不自滿，假溫溫抑抑，與天下士角其短長、辨其正僞者，亦惟制義與詩二者。則我請爲宋子與天下士論制義與詩。明三百年以來，以制義稱者，前四家則王、唐、瞿、薛，後四家則歸、胡、湯、楊最著，餘若馮開之、陶石簣、鄧文潔、董文敏諸公制義，後生學者奉若科條，而諸公之詩有卓然可傳者乎？以詩開一代之運者，高、楊、張、徐無論已，繼之者前後七子、北地、信陽、歷下、瑯琊爲之冠，今諸公之詩炳炳然，而諸公之制義有卓然可傳者乎？夫前後四大家之制義，與前後七子之詩，其足傳於世者，才力相敵也。前後四大家之詩與前後七子之制義，其不獲幷傳於世者，才力有不能兼。抑諸公之好尚，或有所專而其他不暇及也。今以宋子之盛年銳氣，又極天下人地之盛，其所爲制義，其能事已見於天下矣，而又耽精詩歌，仡仡孜孜志不稍勌。宋子之才力好尚，視三百年以來諸大家諸才子之才力好尚爲何如耶！豈黃河、大淮、嵩山、少室、桐栢、王屋之英靈，委蛇蟺蜿盤礴交錯於梁宋之間，而獨萃於宋子耶！吾聞莊敏公之爲太宰也，當江陵黨人士失勢之後，正己率屬，持衡最平，不敢蔽一賢士，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後也。文康公凡兩主禮闈，丁亥文事初盛，至己丑則浣濯靡曼，獨歸大雅，文章體製，廓然一新，文康公持之也，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子也。是宜宋子之才力好尚欲兼擅乎制義、詩歌，而又溫溫抑抑，折節天下之士，以繼乃祖乃考之志也。抑我聞王陽明先生八九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間，脫身走登居庸、紫荊、倒馬、黃花峪諸險要處，縱觀邊關戎馬之勝，於是才志雄拔，意氣遒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而我聞宋子幼時，亦從文康公視師漁陽、上谷間，得歷覽邊關戎馬之勝，嘗飛騎逐黑白兔，雖材官蹶張之士不能馳而及也。扈從桑乾大羽獵，飛馳高山危陂，馬蹶復起，起而復馳，十數日不倦。蓋宋子之才力志氣，恢張奮踔於童穉之時，有以盡天下之至大，歷天下之至變。其視制義、詩歌之技，殆眇末耳，而亦以全力注之不敢忽。宋子誠天下非常俊傑之士也。夫使宋子他日得志，則將兼陽明先生理學、文章、事功之盛，以益光莊敏、文康之家學。彼區區制義、詩歌之美善，又何足以爲宋子諛。抑予非好諛者也，悉宋子之生平，雖欲不諛焉不得也。

汪懋麟《宋牧仲詩集序》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丘宋文康公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上左右。上愛重之，每賜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

斜幅裹餅餌棗脩，將懷之。上怪問。牧仲前跽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上之賜也。」上喜，自是每賜食，必盡勑以歸。上嘗獵，過滹沱河，牧仲從。時天大寒，河冰闊二丈餘，牧仲揚鞭大呼，一躍而渡，上壯之。文康公謝政事，世祖弓劍上昇，銓衡者改牧仲外補判黃州，感憤不得志。虛己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牧仲少稟異資，侯朝宗、賈靜子、徐恭士同里，學爲詩歌，即有名。自是益奮發磨礱，刻苦要眇，如貊愁專一之士。及之官黃州，肆游江湖山谷之間，所至名賢依附，相與切劘，故詩日益工。會以母太夫人憂去，歸田里，數年不得即補官。康熙十五年，與余再遇於京師，握手叙疇昔，甚歡也。顧時時卧疾，居必重戶，出必重帷，稍觸風，即大病。余常過其卧所慰問，牧仲好作達人生死語，余聽之輒惘然若失。噫嘻，昔牧仲以宰相子爲侍從，被服如天人飲啖，上前彎弓從獵，怒馬渡河，意氣殊自豪。及官外州，放浪山水，溺意文字，蕭然下同貧士，四體清羸不復自振。中間二十年事耳，升沉變易，遽若兩世，不重可歎哉。昔韋蘇州當開、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及漁陽亂後，流落失職，始折節讀書成名士。其性鮮食寡欲，所至焚香埽地而坐，以視牧仲固相似。應物詩超然簡遠，牧仲思致暢逸，人多以韋目之。其才又何相類與？

又《讀雙江倡和集作》 橫江館外大江秋，八境臺前月滿樓。句子怪多湖海氣，黃州曾歷又虔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商邱公官部曹時，列《十子詩選》中。撫吳時有《漁洋綿津合刻》，又嘗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唱後學。固風雅之總持也。所作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倣東坡。時宗之者，非蘇不學矣。

陳廷敬《西陂類稿序》 是時，先生居西陂，以書來謂余曰：「吾愛子之爲文。」幸序而述之。【略】先生有道而能文，得之於心，行之於已，澤加於天下。其達於製述、徵於比興者，西陂之樂，蓋無時而忘之，故能興感於人心。學者隨其所見，皆有以自得於塵塤之表，忘其所憂而樂其所樂也歟。先生恬澹寡欲，有超然遠覽之志，自其服膺文獻，紹美前光，學成而仕，游歷中外，常以書卷自隨，晚而彌篤。故其文閎深雋永，尤長於諷諭之言。以予之思雜風塵，樂而不倦，則亦豈徒耽文辭翫耳目而已哉，其得於先生者亦已多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在牆上見人所黏詩草，案上見人所刻硃卷，論當從寬。蓋能中式，能倡和，便好。若是刻了集，是出問世人，便恕不過去。此刊行之不可造次也。然有人吹毛索瘢，想來尚是有斑之豹皮，直得去吹索。緜津似不如漁洋，人能知之。當時有合刻詩稿，人吹索漁洋，不吹索緜津，是緜津死漁洋不死也。古人謂蓋棺然後論定，到蓋棺了，人品學問已定，一切功名勢位，窮檐陋巷，皆無分別，則眞評出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商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愛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獨有千古，後有作者，亦如崔顥題詩，諸人擱筆矣。

《筱園詩話》卷二 宋牧仲才力亦弱，當時名望，與阮翁並稱，因其宏獎人才，故爭相推崇，實非阮翁敵手，亦附庸之小國耳。

侯方域《宋牧仲文序》 宋子以文質侯子，侯子曰：「吾子可謂拙於文者矣。」宋子愕然。侯子嘆曰：「夫人固有爲其事而逮焉，而不自知其故者，天下之至技也。吾子之文一至此耶？吾子以爲今人與古人且誰勝？」曰：「古人。然則吾之所謂拙者，古之人能之耶！今之人能之耶？曰古人哉。」侯子曰：「吾固以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宋子可謂知古人矣。古人之從事於拙之效，非徒其文辭也。然而文亦有之。平澹之理，惟拙者見之巧，則或蔽之矣。渾朴之氣，惟拙者全之巧，則或鑿之矣。子不聞夫射乎！【略】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僞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固之儒也，巧則戔戔，則詹詹矣；拙於爲文者，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倍。自以爲新奇，而朽腐矣。宋子論文，足以知古人。而若不自知者，非不自知也，宋子之意蓋猶欿然不敢自以爲古人也。宋子欿然不敢自以爲古人，此吾之所以信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即論宋子之文，其較著者矣。」宋子俯首而思，良久曰：「信如子言，吾之文非謂遂能拙也，將從古之人求之。」

又《古竹圃稿序》 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

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禍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即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尽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壞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略】嗟乎，宋子之詩之工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鈆崖林莽非搜討不能成功，詩人所謂「深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今之鄖、房，國家光啟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克。牧仲官於楚，將作鐃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咏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餱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鄖，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略】牧仲，宰相子，生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黃糜爛，生民之脫鋒鏑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今日之勝耶？

又《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略】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圍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壯悔堂文集(序)非定論也。【略】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李祖陶《西陂文錄引》 所著《綿津山人詩集》，子湘採之與漁陽山人並行，號爲《王宋二家詩選》。才雖少遜，格亦蒼秀。近有以附庸風雅目之者，要不可謂非一家也。文不多作，作即質有。其文含吐從容，有典有則。不必高妙，而自有遠神。不必刻深，而自無佻步。所謂有家數者非耶！中如品題侯、魏、汪三子及序阮亭、鈍翁之文，皆萬世公論。誌子湘墓亦佳。嘗倩子湘碑其祠堂，文成，子湘請署名，曰：「即用君名可矣，吾豈以軒冕壓布衣耶。」

吳偉業《宋牧仲詩序》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爲之噓唏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內奇士，輒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太保公之子也。相國嚮官御史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符爲蘄水丞，哀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

魏裔介《宋牧仲詩序》 宋子牧仲之爲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蒐獵最博。屬韻和聲，宮商必諧。稱名取類，考証必確。採華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事之變。學富情深，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柳湖草》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溫厚之旨。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牧仲詎有心於媲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靜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溯洄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爲詩，宜其卓然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詩道國朝最盛，軼宋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仲後起而上駟絕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爲知言。

汪琬《綿津山人詩集序》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爲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家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長也，以侍衛往來殿庭交戟之內，進則長楊、校獵、宣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間，爲世祖所識賞。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鍊達，累朝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既至。既而從事宦游，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耆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節。所以拓其胸次，而陶育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爲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龍之幻化，其短章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猝，非學不足以馭才，非養不足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爲人，固已光明而峻偉，博大而醇深。及其達於政事也，廉而不劌，嚴而不苛，拊循吏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涖吳僅四閱月耳，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夜，雖精銳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

盡俯首側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設施，詩歌特先生之餘緒也。顧輒以其閒與賓客置酒贈答，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人未及搆思，而先生則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摛章繢句，僅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爲股肱之臣，入必爲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主，紹揚前休。行且以賡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於此集者。譬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寧特於文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余序之。余衰朽無似，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概云爾，且以爲別。

又《雙江倡和集序》 贛西瞰交廣東、達汀漳，輪轂之所銜尾，商旅之所駢跡，其形勝冠於嶺北，崆峒摩天，章、貢激石，前賢稱其有「涌翠流虹之勢」，加以層巒回互，諸泉淙琤，魚蠡之饒，草木竹石之麗，衣冠文物之繁，此皆采風者所不得而遺也。商丘宋子牧仲，往持使者節治榷於此，既已拊恤估人俾大和會，及其聽政之暇，則又偕賓從子姪，極風流好事之致，敷茵坐花，飛觴醉月，吊鬱孤之故墟，訪八境之遺址，流連翰墨，倡酬交作，往往散華落藻，探奇角險，能使覽之者目駭，誦之者神奮。以是阮亭王先生評其詩曰：「有少陵，有昌黎，有西崑，又有元、白，有皮、陸，又有牧仲所自闢，譬若萃千腋以爲裘，合羣琲以爲佩，庶幾無美不臻者矣。」及予受而卒業，則又嘆牧仲所以臻此者，非徒善於取材而工於摹古也，實得江山之助多焉。

王士禎《跋綿津山人詩》 牧仲中丞寄江西近歲所作詩四卷，中有云：「別院如山靜，旗門鼓不撾。往來行藥地，開徧蜀葵花。」又云：「架上紅蕤錦段張，惱人顏色殢人香。簿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不獨緩帶輕裘，兼復隱囊紗帽。薛許昌自謂蠹官定緣，無此勝情耳。

又《回中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仁孝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孝、昭兩皇后梓宮將歸窆于昌瑞山，維時皇上有事于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者，凡若干人，羽林伕飛之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部員外郎（臣）舉祗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詩若干首，曰《回中集》。【略】讀《回中集》，爲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如見古忠臣孝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于風雅之義耳矣。夫《離騷》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歟。若其紀山川、備掌故、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又《雙江倡和集序》 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爲東南山水最勝處。牧仲先生奉命視榷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爲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遯跡金精山中，先生皆能致之，相與流連倡和。至于扁舟數千里，所過匡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哉，古未有也。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杜，有韓，有皮、陸，有西崑，又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奇秀，至先生而發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製，亦至先生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燧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先生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幸乎哉。余既爲評次之，而爲述其梗概如此。

又《西山唱和詩序》 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州以前尚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所傳《雙江》、《回中》諸集是也。諸集，余皆爲之序論。讀《西山倡和詩》，復爲跋尾如此。

《漁洋詩話》卷中 宋牧仲（犖）中丞，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陽間。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中丞題其後云：「新詩寫向黃泥壁，未許人間識姓名。」二詩大似北宋名家。

湯斌《西山倡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爲序。余謂山水文章恆相因也。謝康樂《赤石》、《廡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略】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游。又清羸善病。而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澹遠，無長安貴游繁囂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

陳維崧《宋牧仲和松庵稿序》 嘗與友人說詩。作詩有性情，有境遇。境遇者，人所不能意計者也；性情者，天之莫可限量者也，人爲之也。宋子之性情深矣哉。或曰，宋子繫相國文康公冑子，家世鼎盛，自祖父以來爵位通顯，仕於朝爲名公卿者不下數十人。宋子又年少負異才，結髮官禁近宿衛期

門羽林軍，又常從先皇帝射獵長楊、五柞間，視金安上、張安世諸徹侯直弟畜之。今且通守黃州，蘄黃爲古曹、劉戰爭地。宋子判牘暇，則脫身走萬山中，強弓劣馬，一日殪五巨虎歸。歸光黃間，人稱說之，往往鬚眉如磔，蓋宋子生平境遇類如此。發爲詩，宜其激揚奮厲，爲顧盼以自豪。顧乃審音按部，不槩不窕，抑抑乎有以自下也，惻惻焉恆若不自得也。則何爲者也？余笑應之曰：客但知境遇而不知性情。夫宋子之詩，宋子之性情爲之也。

又《讀雙江倡和集作》　君昔射虎蘄黃州，虎腥亂濺青貂裘。年來不作卞莊子，慣逐我曹爲雅遊。長安十子最籍籍，格律妥帖推商丘。雙江一編欻騁幻，奇而不詭蒼然幽。孟韓相值亦退舍，萬牛轂觫迴其輈。乃識使筆若使弩，猛氣一撇誰能留。朝士昨聞槎使到，競詢蒟醬和安榴。那知蕭然百無賸，只有吟卷追曹劉。鬱孤臺下聯水驛，高檣如齊煙中浮。清吟半入黎母唱，一半散作珠娘謳。日余楗關擁獨樹，壽藤怪蔓纏蒼虯。配君此編兩疎豁，樹根仰讀嗟風流。秋光連日劇無賴，野籬菊蘂行將抽。何能與汝出城去，倒騎烏牸西山頭（用集中月夜飲東勝山精舍原韻）。

邵長蘅《紅橋集序》　淮以南州郡洊離，河患至煩，聖天子自沈璧馬，公卿以下爭揵石負薪，猶慮饑黎或失其所，詔撫臣，歲一躬歷其地，振貸而拊循之，俾甿無轉徙，故自丙子訖今，大中丞商丘宋公凡五至矣。庚辰秋，蘅適以客遊從，親見公駐節空祠，翛然如寓。公每出行部，則駕輕舸，卻騎從，跋涉波濤沮洳閒，窮簷蔀屋，巡歷殆遍，而能不以劇自困。稍暇，輒課詩。自秋徂冬，得詩如干首，別爲一卷。公子山言詩及諸名士倡和之什亦附焉，題曰《紅橋集》。【略】而紅橋以尋丈地，自新城始見於詩，公今繼以名集，行將與平山堂、文選樓竝垂天壤。然則地無大小，因人而傳，信夫！若夫公詩所詣論者，謂鎔杜、蘇於鑪韝，爲斯道之總持。海內讀公詩者皆見之，固無俟愚之屓言也已。

尤侗《滄浪亭詩序》　漫堂中丞方且擁旄仗節覆被吾吳者，越六載矣。放衙之暇，每屏騶從扁舟，兩展往來西山、虎阜間，名園蕭寺，無勝不遊。而蘇子美滄浪亭近在署旁。晨夕尤數閒，嘗築臺、疏沼、栽花、種魚，興至則悠然獨眺。或與賓客登臨而觴詠焉。其略具載《滄浪志》中。今哀比年以來古風、近體若干首，編爲《滄浪亭詩》一卷，雖于《綿津》一鱗片羽，然其風流韻致可想而知也。其詩不止《滄浪》，而以《滄浪》名者，誌所慕也。世俗論詩，輒謂今人不及古人，以予觀之，蘇子放廢無聊固不侔矣，即其所著《滄浪集》，當時以爲宛陵之比，未知優劣何如。後村稱其歌行雄放軒昂不羈，要亦宋人中超邁橫絕者也。不意綿津後起，駕而上之，遂覺光景重新，英華競秀。假使子美而在，與之較長挈短，必當拱手長揖以「滄浪亭」讓公獨步矣，尚敢爭此名哉？鄉者，阮亭曾賦《滄浪吟》送予南歸，知其神往此中久矣。一旦爲漫堂占而有之，其能無妒于心乎？公既好「滄浪」之名，又于衙內搆別墅號「小滄浪」，同一水也，吾不知爲《漁父歌》乎？《孺子歌》乎？長史之詩，中丞之詩，異乎？不異乎。雖然，讀公之詩，洋洋大觀，滄浪小乎哉？觀于海者亦若是矣。

朱彝尊《題西陂先生迎鑾集二首》　魚水君臣古不如，玉音問答駐乘輿。近來宮閣無留牘，更敕香廚校祕書。　西陂水比石湖清，雲漢天章照影明。且莫平泉疏艸木，試看馬乳後園生。

高珩《雙江倡和集序》　日在京雒緇塵中，恨無純灰十斛濯之。忽而排神御氣，鬱孤臺畔吐納清流，泠然善也，則牧仲以《雙江集》示我云。甫展卷，即見一絕云：「鈎輈鳥語去仍還，雲樹雙江起暮寒。自笑遊踪逐坡老，十年前亦宦齊安。」因憶十年前與牧仲夜泛楚江，釃酒赤壁之下，俯仰千秋江山如故，顧謂牧仲曰：「昔子瞻慨慕樂天，故亦自署東坡。君復半刺于此，將無爲介甫安石之爭乎？」相與大笑而起。頃覽諸君子之序，斯集也，或云得江山之助，或云爲江山生色，言固不誣。【略】牧仲與山水殆有宿緣，甫解齊安之綬，旋榷章貢之關。夫造物者，無乃瓜分漁樵之湯沐，而供其綵筆乎？今長吟諸什，如姑射仙人，淖約冰雪，此眞得助于江山，而又能爲江山生色者也。

曹貞吉《讀雙江倡和集作》（存目）

高士奇《讀雙江倡和集作》　章貢臺前江水流，使君經歲駐彤騶。竹橋路入山村市，蒲席帆開估客舟。謝朓詩情留晚照，士龍才思發清秋。登臨風物堪懷古，煙翠嵐光足唱酬。退食常關白板扉，何來佳句和應稀。濤聲遠自三江合，秀色高臨八境微。梅萼初成官閣賦，芰荷不厭野人衣。平生亦有滄浪興，烏榜蘭橈願每違。

張潮《漫堂說詩跋》　漫堂先生詩稿最富，余所得見者，一爲《綿津山人集》，一爲《滄浪亭詩》。而長公山言孝廉，又復工詩。蓋其先相國文康公《白華堂詩》，原本忠孝，故詩學之盛，萃於一門，無一語一字不足爲後生小子所

矜式。今讀此編，家學淵源，洵不誣也。

又《漫堂說詩題辭》　詩學至今日可云極盛；非盛也，直多耳。人往往易視此道，遂不覺率爾爲之。不特能爲唐詩者不易得，即求能爲宋詩之佳者亦不多見。此無他，以無有大人先生如杜、韓一流人爲若輩一說之耳。即有說之者，若輩未由寓目，而其於古人詩中，又不復能自得師，遂不知詩道中有此一段學問耳。今大中丞宋公，蓋所謂大人先生也。政事之暇，與諸公子說詩，編次成帙，特以一冊郵潮，得無以潮爲可與言詩乎？憶先君子戒潮不得作詩，以謂作之不佳，徒致貽譏識者。故潮自甲子以來之詩，概不作問世想。今讀中丞此編，益知先君子之說爲不可易。余既幸奉教於君子，雖未敢謂可得其傳，然從此而學焉，亦可知其所由入，當與不得其門者有不同矣。抑又思之：溫柔敦厚，詩教也，不淫不亂，惟《國風》、《小雅》有之。今中丞之撫吳，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下；而其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漸化而爲溫柔敦厚之風。則是中丞之說詩，不惟可作文字觀，並可作政事觀矣。

查爲仁《蓮坡詩話》　宋牧仲中丞家居，嘗命作蘇子瞻像，己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詩名振天下。其論詠物詩甚佳。

《覲齋詩談》卷七　古詩神清氣肅，思路鑱刻，至律詩便不能爾，想所見尚非全集，未足以罄所長耶？此君單能押險韻，其音頭落處，鏗然清脆。

又　擬古感慨而不怒張，沐於古者深矣。

《國朝詩話》卷一　商丘宋公七言古詩，心摹手追於眉山，得其清放之氣，各體亦秀，以臺閣人成山林格者也。《即事六首》其一云：「兩年宦況一囊詩，盡日都爲嘯咏時。欲向廳前了公事，二三老吏正圍棋。」其三云：「東齋不復似官衙，竹徑松扉興自賒。最是園丁能解事，黃昏時節課澆花。」其五云：「雨過山光翠且重，一輪新月掛長松。吏人散盡家僮睡，坐聽寒溪古寺鐘。」此種風致，安得謂宦途中定是塵容俗狀耶？與新城奬掖後進幾四十年。毘陵邵子湘（長蘅）有《王宋合選》之刻。

又卷二　題《桃花扇》詩，田山薑、宋漫堂最爲扼要。

《射鷹樓詩話》卷三　國初，萊陽宋荔裳《安雅堂詩》，風骨渾雄，氣韻深厚。其七言古，尤爲沈鬱，直接少陵，爲同時諸老之冠。《甌北詩話》謂荔裳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蜉蝣撼樹，眞瞽說也。光澤何金門茂才論詩云：「荔裳聲調匹崆峒，眞是泱泱大國風。不似晚唐家數小，雌黃休信趙雲菘。」按，金門以荔裳比李崆峒，尚非其匹。余謂荔裳與崆峒詩有骨肉之分、上下牀之別耳。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曹秋嶽曰：湯潛庵稱牧仲詩爲蕭閒澹遠，於山水文章有深情者。楓香小詞，亦浸淫於樂府，流溢而爲法曲，不作儇巧，是一大家。沈雄曰：我友甫草、其年輩，數游京洛，歸即豔稱宋公爲風雅宗盟。今讀《楓香》一刻，固集周、柳、辛、陸諸家而爲大成，翩翩才藻，正不屑爭雄於下中李、蔡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五　太宰以壬子通判黃州，歷撫大江左右，內掌銓政，生平愛才若渴。所著詩詞，雖不克方駕阮亭，亦不讓荔裳廉訪。

分論

《御製詩集後序》　《國朝文錄・西陂類稿文錄》李祖陶評：比附親切，不泛爲揚厲鋪張，而體氣亦復雄爽。

《堯峯文鈔序》　《國朝文錄・西陂類稿文錄》李祖陶評：以堯峰之文接迹荆川、震川兩先生，此萬世公論。蓋面貌稍別，而神理則無不同也。後幅神情亦佳。

《蠶尾集序》　《國朝文錄・西陂類稿文錄》李祖陶評：此亦公論。結意尤極綿邈。阮亭先生文，予錄爲一家。然《漁洋集》尚不過雋逸，至《蠶尾集》則駸駸登作者之堂矣。大略廣大清明，與世之鉤章棘句者迥別。或第取其詩而不取其文，非通論也。

《蘇門徵君孫鍾元先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前爲義人，後歸理學。身親實踐之士，非空談道術者也。湯文正師事之詩，亦列傳體製。

《和子湘春雪後夜坐效韋左司》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清到骨」三字自評其詩，公集中以此種爲上。

《訪葉已畦不值》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神韻自遠。

《過北莊》三　《覲齋詩談》卷七：氣靜而有縱送之勢，是以爲妙。

《筵上咏鐵脚聯句》　《覲齋詩談》卷七：有《石鼎》之奧，仿宋、齊之排，押韻更極匠心。

《詠蕉花》　《覲齋詩談》卷七：「密蕊暗依花瓣瓣，孤芳倒壓葉層層。」此

則是小家數。

《題滄浪高唱圖》《香祖筆記》卷一：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盤山拙庵（智樸）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門，適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

《洞庭雁》《漁洋詩話》卷中：宋牧仲太宰巡撫江南日，夢余屬賦洞庭雁云：「岸闊水無際，月明春雁翔。徘徊念儔侶，清影落瀟湘。」余報書曰：「此又一鮑孤雁也。」

《觀桃花扇傳奇漫題六絕句》查爲仁《蓮坡詩話》：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略】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國朝詩話》卷一：孔東塘（尚任）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詩人題咏甚多。德州田司農（雯）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爲得作者本意。商丘宋太宰（犖）云：「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乃朝宗針砭也。

傳記

湯右曾《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宋公犖墓誌銘》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商邱宋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天子震悼，下所司議卹典。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嗟咨歎息，謂公宿德舊望，一旦殂謝，爲可痛惜也。右曾丙辰、丁巳間，猥以文字之末辱公知愛至深，既舉禮部，淵源文康公之門，於公爲通家晚進，又復從公諸子遊，情好益密。凡公顯懿休美著聞於朝廷，風流衣被宗仰於四方者，右曾知公不後衆人。又當時文酒談笑，公所與游處，右曾皆識之。四十年來，老成相次零落，公巋然獨存。前年相見京師，猶執手感歎。今又歿，其尤可悲也已。會孤編修君至，以書來請爲銘，其安敢辭？公諱犖，字牧仲，晚歲自號漫堂。世商邱人。曾祖諱暘，祖諱沾，仕至縣令。考諱權，由進士起家入本朝，累官大學士，卒贈少保，謚文康。萬曆間有名臣曰莊敏公繩武，終吏部尚書，則公之曾祖伯父也。文康公之存未及封，其父祖至公貴。始贈兩世，皆如公官。文康既相我世祖，公年十四，例以大臣子入宿衛。先帝器之，逾歲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一，當改文資。文康以年小力辭，請讀書應科舉。詔可。又三年，文康致仕，公從歸里居。數歲連丁內外艱，服除鄉試不見收。今上三年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八年丁生母趙夫人憂，起補理藩院院判，遷刑部貴州司員外郎，出榷贛關，歸轉本部福建司郎中。詳於律例，凡遇死刑，當讞不避，譙責爭於堂司。會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陰有主之者，抵衆立斬而官免議。公力持不可，爭於朝者閱月，衆坐償負官亦奪俸。時魏敏果公長刑部，語公曰：「君爭之，當危有以他事中君者。」公云：「某官卑，何惜不以易百數人生命哉。」魏公偉之，出爲通永道僉事，尋遷山東按察使。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凡相殺傷及盜賊夥多所平反，然作奸犯科者嚴治不少縱。在山東半歲，特擢江蘇布政使。東南財賦累數百萬，司庫多虧，歷來代者遞相容隱，積久不可爬梳。公至，盡發其弊，察出前所空闕凡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後來者始可居，而公受知亦由此始。未逾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甯，聞楚夏逢龍亂，羽檄日四五至，賓僚請徐行以觀變。公曰：「兩省連一江，今上流有賊，無撫臣彈壓易生變，吾可逗留哉？」時賊連破蘄、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公獨駕兩官舫破風浪直上，抵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頗不測。公立檄稅庫千兩，委道員往諭之，乃定省中。士民聞警出避，標兵單弱。公外示鎮靜，而晝夜謀所以防患者。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以應夏逆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趙永吉方略，即夜縛二渠斬之，懸其頭章江、廣潤兩門，餘黨悉不問事，遂帖然。江西彫敝，又遭鄰警，公先條病民者十數事奏除之，黜貪吏之甚者，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山谷宿賊、鄉里橫猾皆名捕正法，振興學校，風化大和，清名上聞。三十一年六月，仍以故官調撫江蘇。公持身居官，一如在江右時。承平日久，雖征賦殷繁而法令畫一，公遂以清靜無爲治之。歲豐人和，獄盜衰息。暇日搜訪古跡，延接俊流，杯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間，其他細務一委有司循

舊章而已。在職十又四年，屢逢車駕南幸，迎送占對輒荷嘉奬，前後頒賚宸翰、御製珍果祕藥不可盡書。上至，親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以公安靜和平得大臣體優，詔不許。最後，公抱小疾，復請罷。上聞，即遣公子編修至偕御醫、齎珍藥馳赴江南視疾狀。隨召爲吏部尚書，聽過家上冢，時人榮焉。公熟於掌故，到部吏不能欺，而同官亦多敬之，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春，再以衰病乞休。上閔其老，許之。臨行，召見暢春苑，凡再賜食，命內侍泛小舟徧游苑中，賜御製五言律一章及廄馬珍玩，慰勞再四，並咨江浙盜賊事，公對以「愚民無知，惟蚤具獄可免株連」，上是之。公世受恩，不忍去國。及歸，而上亦念之，嘗語近臣曰：「宋犖在吳，十餘年無一事，百姓豐樂。去後荒旱盜發，今日人始思之。」五十二年三月，聖壽六旬，公馳赴姓豐樂。去後荒旱盜發，今日人始思之。」五十二年三月，聖壽六旬，公馳赴闕，賜宴苑門，恩賚重疊。上以先帝舊臣，惟公及保定田侍郎種玉。公既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少師，加田太子少傅。夏五月，駕幸口外，公送於清河。上駐輦勞問，復賜七言律一章。公幼負俊才，好讀書，便弓馬，嘗從章皇帝渡桑乾水，闊數丈躍馬以過，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及侍文康家居，才人賈靜子、侯朝宗輩結爲應社，公與講畫辭章，討論今古。故公一生好尚風雅，雖出天性而根株派別蓋有所自。明季詩文壇坫，黨人門戶，焚香燕坐歷歷道其所以，東南名士多從之遊。所奬成者，率皆發聞當世。未老即屏姬侍，神強氣清。蘇多佳山水，恆肩兩人篼輿，以便面障日，流蘇玉墜，須眉皓白，面色紺紅，望之者如神仙焉。得告後治西陂舊業，用御製「當樂故鄉春」句顏之曰「樂春園」。泉石之勝，甲於一方。藏書多近萬卷。吳中得荆公《百家詩選》、《施註蘇詩》、殘本《蘇子美集》，屬其徒校而刻之。自詩集外所著十數種，並行於世。生前甲戌正月二十六日，終今癸巳九月十六日，賜祭葬。配葉夫人，累封淑人，前卒，贈一品夫人。側室辟，以子貴贈孺人。子六：基，保定府同知，前卒。至，癸未進士，翰林院編修。陸、著皆諸生，前卒。致，四川布政使。筠，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女六，皆歸名族爲士妻。孫男七人：如金，候補主事。吉金，寶慶府知府。岐金，庠生，前卒。韋金、華金，舉人。禹金、品金，廩生。孫女六人，曾孫二人。將以乙未年八月二十一日葬於賜塋。銘曰：「延世祿，登眉壽。運之平，年有後。外作牧，內上卿。驅坦途，崇令名。八十年，不家食。克終始，保元吉。仕而優，昌其詩。諧律呂，鳴長離。封若堂，松柏茂。子孫才，福未究。」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緜津山人，商邱人，爲相國文康公冢嗣。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衛，扈從長楊、宜曲之間。善騎射，聰穎愼密，爲世祖皇帝所賞識，逾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資錄用，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遷刑部郎，奉差榷關贛州，歷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召。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龍之亂，羽檄日四五至，人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某密謀聚衆以應有上變者。先生佯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署即夜縛二渠魁，斬以狗，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翦除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成，清名上達。及移節吳會，一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遂以清靜無爲鎮之，一切持大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俊流，壺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間，清香畫戟，蕭閒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年，治狀爲天下最。此豈可於齷齪龌龊官中求之者哉？半生業詩爲專家，老而不休，學者恆以漁洋、緜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二家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尚書詩論者，要不無軒輊。即先生曾有句云『緜津三舍避漁洋，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雁行進也。然當新城雷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爲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宋犖，字牧仲，河南商邱人。官至吏部尚書。著有《綿津詩鈔》。

《清史列傳・宋犖傳》（存目）

紀事

徐釚《本事詩》卷九引《說鈴》　宋公子犖，家居時嘗命作蘇子瞻像，輒貌己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

《居易錄》卷二八　宋二中丞牧仲（犖），偶於蘇州閶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立碑焉。近有書至云，方重建蘇子美滄浪亭，取予送尤太史展成（侗）詩句作亭聯，云：「戲魚明鏡闊，喬木古亭深。」俾予作亭記，其好事如此。

《漁洋詩話》卷中　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扆得古本刻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然去取大謬，謂爲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尚得爲有目人耶？」後閱嚴滄浪《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

《香祖筆記》卷四　上己卯南巡視河，【略】再南巡渡江，駐蹕江天寺（即金山寺，御賜今名），犖時扈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書「西陂」二字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玉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禛少與臣爲同學，嘗云：二字倘得御書，乃爲不朽盛事。上笑而書之，即以頒賜。頃之，駕回行宮，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焉。再賜清德堂大字。犖西陂有緯蕭草堂、釣家芰梁諸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午橋、平泉，皆地以人重，顧未聞有此。矧輞川、盤洲以下乎！犖有扈從紀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孔尚任《與宋牧仲藩司》　先生振雅扶風，領袖吾黨。僕伏處山林時，即知海內有牧仲先生者，恨不且暮遇之。前贈咏綠牡丹石刻，即供之蕭齋，薰以名香，今且有年矣。而不意其蒞政吾鄉，不得一遇。同官江南，又不得一遇。承頒牧庵各種大著，把之過日，雖勞瘁窮海，如先生之朝慰夕勉也。春風駘蕩，懷想更切。敬以一牘遠候，蓋如饕餮者過屠門而大嚼。雖以快意，未必不竟可得肉也。一笑如面。

顧嗣立《寒廳詩話》　商邱中丞撫吳，一日乘晚舟泊虎邱，獨坐千人石上翫月，至二鼓，嘯詠而歸，絕句四章，傳於都下。余寄公詩有「韻事人傳乘月出，好官自喜得詩多」之句，中丞公每對客輒誦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　唐六如墓在桃花庵，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犖）重爲修葺，一時名士吟詠甚多。

又　錢塘顧啓姬，鄂幼輿室人也，能詩。在京師有「花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之句。一日幼輿遠道訪牧仲，牧仲贈以詩曰：「閨中有高詠，『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畫眉君暫輟，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靈風促轉船。」

《隨園詩話》卷一二　螺峯云：樓村以七律一聯，受知於宋商邱中丞，遂聘在門牆，列江左十五子中，大魁天下。詩云：「尊中臘酒翻花熟，案上春聯帶草書。」不過對仗巧耳。前輩之愛才如此。

《詞苑萃編》卷一七　任邱旅店中，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連舫。家住半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畧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時哽咽。余爰題之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澹雙蛾眉。鵑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寒宵誰面壁。」丙辰三月，商邱宋牧仲犖北上過此，挑燈細讀，因檃括原詩爲《調笑令》云：「面壁。壁淚痕濕。想見含毫燈下立。風鬟雨鬢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妃遠嫁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河朔間甚爲傳唱。

康發祥《伯山詩話》　宋商邱犖之矜重，但少生氣。

《新世說・輕詆》　宋牧仲撫吳十九年，嘗修滄浪亭，刻滄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施政多不愜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牓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亦謔而虐矣。

《十朝詩乘》卷四　宋牧仲尤早貴，年十四即以大臣子列宿衛，從世祖渡桑乾水，闊數丈躍馬過之，賜雕翎箭五。晚年有詩云：「雕弓羽箭拜天家，曾獵甘泉逐翠華。老冉冉來懷抱改，焚香掃地是生涯。」以嘗拜御書「西陂」二字之賜，其別業所在也，故亦號西陂。官贛撫，嘗疏請定給解犯口糧。又以漢軍文武官解任裁缺者，立限還旗，逐程取結，遞駘等於罪犯，請旨寬免。撫蘇尤久。請豁太湖坍地糧銀，請減輕經徵，不及處分，皆仁政也。三值南巡，每召對必溫諭移時，寵賚不可勝紀。以吏部尚書致仕，賜詩有「久任封疆」之句。

事，蘇臺淨點塵」之句。吳中碧螺春在靈源寺後，產野茶，山民朱正元採製味勝常茗，牧仲撫吳時曾以呈進。謝默卿觀察《茶巢嶺》詩云：「君謨進龍團，彦國惜其人。如何商邱叟，亦貢碧螺春。區區巖阿產，草野安足珍。罷獻屏異物，大哉天心仁。」蓋附於責賢之義。篇末云：「後來有專官，乃貢太湖蓴。則謂鄒弘志，事太湖采蓴。自明萬厤時，鄒舜五始弘。」志其孫也。康熙三十八年南巡，以所種蓴四缸附貢蓴詩二十首以獻。後入書館，叙勞得山西岳陽令，時人目爲蓴官。

《清稗類鈔・技勇類・宋牧仲精騎射》 宋牧仲尚書犖精騎射，百步穿皴子，百發百中。十歲隨其父文康公於喜峯口，飛騎逐黑白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判黄州時，率健卒出獵，一日射三虎，後連殺十餘虎，黄州遂無虎患。

又《廉儉類・宋牧仲乃以清廉著稱》 商邱宋牧仲尚書犖撫江蘇，閣臣伊桑阿奏稱其清廉爲天下撫臣最。未幾，聖祖南巡至蘇，手書「懷抱清朗」四大字以賜之。後擢大宗伯，内遷吏部尚書。越三年，致仕歸，瀕行，帝賜詩，有句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塵。」

法式善《槐廳載筆》引呂履恒《夢月巖隨鈔》 康熙庚午，江西鄉試，中丞宋公犖爲監臨。中秋夕，得《鎖闈即事詩》二首，有「使者定推冰作鑑，老夫先識劍爲龍」之句。及榜發，解元萬儼，豐城人也，人以爲詩讖云。

劉體仁《與宋牧仲》（存目）

著録

陳廷敬《西陂類稿序》 吾友商丘先生所爲詠歌風雅之文，曰某稿某集者，數之凡三十有四。而書奏、序記、辭令之文稱是焉。於是綜其條貫，列其叙位，次其時月，别其游處，臚其嚮所名者，匯爲全編，名《西陂類稿》。西陂者，舊廬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滄浪小志》 二卷，國朝宋犖撰。

又《譜錄類存目・漫堂墨品》 一卷，國朝宋犖撰。

又《怪石贊》 一卷，國朝宋犖撰。

又《雜家類存目六・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 國朝宋犖撰。

又《别集類二六・西陂類稿》 三十九卷，國朝宋犖撰。【略】是書凡詩二十二卷，詞一卷，雜文八卷，奏疏六卷。其詩之目：曰《古竹圃稿》、曰《嘉禾堂稿》、曰《柳湖草》、曰《將母樓稿》、曰《古竹圃續稿》、曰《都官草》、曰《雙江唱和集》、曰《回中集》、曰《西山倡和詩》、曰《續都官草》、曰《海上雜詩》、曰《漫堂草》、曰《漫堂倡和詩》、曰《嘯雪集》、曰《廬山詩》、曰《述鹿軒詩》、曰《滄浪亭詩》、曰《迎鑾集》、曰《紅橋集》、曰《迎鑾二集》、曰《清德堂詩》、曰《迎鑾三集》、曰《藤陰倡和集》、曰《樂春閣詩》、曰《聯句集》，凡二十有五。其初本各自爲集。晚年致仕居西陂，乃手自訂定，彙爲茲帙。惟初刻《綿津山人詩集》，删除不載。蓋以早年所作，格調稍殊，故别爲一編，不欲使之相混也。犖雖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目，而淹通典籍，練習掌故，詩文亦爲當代所推，名亞於新城王士禛。其官蘇州巡撫時，長洲邵長蘅選士禛及犖詩爲《王宋二家集》，一時頗以獻媚大吏爲疑。趙執信尤持異論，並士禛而掎軋之。平心而論，犖詩大抵縱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淵出於蘇軾。王士禛《池北偶談》記其嘗繪軾像，而己侍立其側。後謁選果得黄州通判，爲軾舊游地。又施元之《蘇詩註》久無傳本，犖在蘇州，重價購得殘帙，爲校讎補綴，刊版以行，其宗法可以概見。故其詩雖不及士禛之超逸，而清剛雋上，亦拔戟自成一隊。其序、記、奏議等作，亦皆流暢條達，有眉山軌度。士禛寄犖詩有曰：「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黄州。」言二人少爲卑官，即已齊名，不自長蘅合刻始。所以釋趙執信之議也。然則士禛亦未嘗不引爲同調矣。

又《别集類存目九・緜津山人詩集十八卷附楓香詞一卷緯蕭草堂詩一卷》 國朝宋犖撰。【略】犖所作詩有《古竹圃稿》，有《嘉禾堂稿》，有《柳湖草》，有《將母樓稿》，有《和松庵稿》，有《都官草》，有《雙江倡和集》，有《回中集》，有《西山倡和詩》，有《續都官草》，有《海上雜詩》，有《漫堂草》，有《漫堂倡和詩》，又有《漫堂草》，凡十四集。大抵沿明季詩社之習，旋得旋刊。出之太早，故利鈍不免互見。此集則犖爲江西巡撫時重自删汰，併爲一編，而仍存諸集之舊目，故有六首爲一卷者，視舊集爲精簡矣。前有汪琬、劉榛二序。榛序以種樹爲喻，言方其初植，雖一病葉不忍摘，久之而繁枝芟焉，又久之而岐幹斬焉，亦篤論也。宋楊萬里、陸游並一代巨擘，而萬里《誠齋集》、游《劍南詩》，金礫混淆，往往爲後人口實，豈非愛不能割，依違牽就至

是乎？後犖自定《西陂類稿》，凡此集之詩皆不收，毋亦學與年進，悔其少作歟！後附《緯蕭草堂詩》一卷，乃其子翰林院編修至所作，才力殆又亞於犖焉。

又《總集類存目四・江左十五子詩選》 十五卷，國朝宋犖撰。【略】是編乃犖爲蘇州巡撫時甄拔境內能文之士王式丹等十五人，各選詩一卷刻之。【略】犖與王士禎並以文章宿老，領袖詩壇。士禎既以同時之人爲《十子詩選》，犖亦以所拔之士編爲此集。雖獎成後進，原不失爲君子之用心，究未免前明詩社之習也。夫諸人詩儻不佳，裒刻何益？其詩果佳，則人人各足以自傳，又何必藉此品題乎？

又《詩文評類存目・漫堂說詩》 一卷，國朝宋犖撰。【略】此書乃其說詩之語，載《學海類編》中。較曹溶所收僞妄詩話，猶爲眞本。然犖已編入《西陂類稿》中矣。

藝文

施潤章《送宋牧仲之虔州》（存目）

又《讀雙江倡和集作》（存目）

陳維崧《送宋牧仲員外出榷贛關》（存目）

李良年《祝英臺近送宋牧仲比部奉使虔關》（存目）

徐乾學《爲宋牧仲題畫（五首）》（存目）

蔣景祁《奉答宋牧仲》（存目）

曹貞吉《珍珠簾・爲牧仲題楓香詞》 烏絲閒寫柔情句。吟紅豆，才子梁園新賦。高調和人稀，似引商荆楚。憶佩雙鞬隨豹尾，諳出塞、凄風冷雨。辛苦。早中年易感，鬢絲添素。　又向粉署爲郎，聽薰香侍史，鶯笙曲度。動魄復驚心，耿一天星露。江上青楓聞鐵撥，抵多少、海飛山怒。休訴。倩岑牟狂客，過殘羯鼓。

林堯英《讀雙江唱和集》（存目）

馮廷櫆《西陂雜詠六首爲宋牧仲作》（存目）

高士奇《牧仲中丞寄示綿津詩集代柬卻答》（存目）

邵長蘅《題漫堂先生小照》 古藤纏長松，空際落幽翠。石罅鳴清泉，苔紋斑滿地。先生坐忘機，松子鏗然墜。

又《題錢舜舉三蔬圖和牧仲先生作（三蔬菜筍蘆菔也）》（存目）

韓菼《題宋牧仲中丞小影四首》 達人歸瀟灑，蹋遍俱煙水。用世非世用，捉鼻不免耳。不盡惟白雲，寫來俱黃絹。寧在碧油幢，肯作宣明面。吳儂愛慕深，齋閣風月暇。小棠阿誰邊，落落長松下。　他日並伊巫，不驚分內事。頭銜舊山人，前身是松子。

又《壽牧仲中丞》 山水天地間，見者謂仁智。靈機觸方寸，妙用卽濟世。公才揮八極，興乃煙霞寄。駐節臨大江，胸吞不芥蒂。匡廬窮勝踐，吳宮訪花事。招要及僧徒，瓢笠屏車騎。百丈流飛白，千巖松落翠。花開吾友于，鳥語亦鼓吹。無詩不聽還，有托必題記。筆力奪古人，巨靈爭肩贔。散牙坐清香，清乳茶烟細。器欵或粟紋，榻本多蟬翅。芙蓉涤水間，所部一切治。卽今江南北，春風滿市肆。歲祲如有年，官清若無吏。遲公柄廟廊，徧爲蒼生賜。勳業亦何加，寧牽圭組累。往往南樓月，處處東山屐。綿津仍息壤，漫中忘名利。千秋歸澹蕩，識公山人未。

梁佩蘭《宋比部牧仲招同蔣京少錢介維暨次公山言豐臺看芍藥予與京少先至不得相值遂入中頂登九蓮臺而還牧仲柬以詩依韻奉答其四章則專贈京少也》（存目）

潘耒《贈江右宋牧仲中丞》（存目）

朱彝尊《冬日寄牧仲觀察》（存目）

又《宋中丞（犖）鎮撫江西詩以寄之》（存目）

王士禎《寄懷牧仲虔州》（存目）

又《懷宋牧仲》 中丞持節鎮洪州，滕閣重開勝庾樓。清簟疎簾過暮雨，隱囊紗帽對江鷗。曾來弭檝悲前劫，未許題詩到上頭。安得乘風度彭蠡，與君吹笛坐滄洲。

周斯盛《讀海上雜詩次牧仲用山谷韻》（存目）

顧汧《宋牧仲中丞重建滄浪亭用蘇子美原韻》（存目）

周起渭《烏獅豸歌爲宋牧仲太宰作》（存目）

吳之振《祝宋牧仲中丞次家志上韻》（存目）

孔尚任《宋牧仲大參過廣陵不值賦寄》（存目）

愛新覺羅玄燁《賜吏部尚書宋犖予告還里》（存目）

湯右曾《題宋牧仲水墨蘭竹小幅》（存目）

顧嗣立《西陂太宰以盤山豆苗菹分遺并繫以詩次韻答謝》（存目）

王鴻緒《送宋太宰致政歸里》（存目）

又《壽中丞宋牧仲先生》 今代文章伯，蘭臺賦大風。江花同綺麗，謝草並青葱。人物鍾清汴，山川仰碧嵩。一門傳七葉，四世紀三公。家有文貞笏，塗歌鮑氏驄。鷄香仙署迴，熊軾潞河雄。帝念東南重，公來雨露豐。海濱寬杼柚，閭左振疲癃。報績膺高蓋，褒綸下紫宮。虎圭三錫異，羊節兩江同。雅化消鉗網，青襟豁霧霚。容談秋月裏，心事玉壺中。鎮物推安石，通門念孔融。宿欣隨劍珮，今喜荷蚊幪。當戶惟羅雀，聞弦尚畏弓。若非依宇下，安得穩牆東。漫植先生柳，甘名童子鴻。一泓絲釣碧，三徑藥翻紅。春序逢生甫，吳歈滿頌馮。願看調鼎後，百歲訪崆峒。

雜録

《漁洋詩話》卷中 劉勰《文心雕龍》論晉、宋間詩云：「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余取其語，以序宋牧仲太宰詩。牧仲遂鐫小印曰：「山水方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商邱宋牧仲先生（犖）撫江蘇時，曾爲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用典恰切。

顧貞觀

論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 梁汾臨沒時自選詩一卷，授門人杜雲川太史。雲川付梓人以傳，不滿四十篇，皆味在酸鹹外者。前輩嗜古淡不自足如此。

查爲仁《蓮坡詩話》 顧梁汾舍人（貞觀）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中允（繩孫）贈詩曰：「曈曈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宋詩刪》 國朝顧貞觀編。貞觀字華封，無錫人。由監生考授祕書院中書。後中康熙丙午舉人，遷國史院典籍。是編蒐採宋代之詩，分體纂集。自謂「寬於正變，而嚴於雅俗，刪繁就簡，得詩二千五百有奇。」然採摭既富，頗不能自守其例。

《雪橋詩話》卷二 顧梁汾爲明吏部侍郎端文公曾孫。其《嘹城感舊》云：「帽檐欹側看傾城，巷陌尋常小燕迎。記得疏狂舊蹤跡，鴛鴦池上月微明。」《書婺州城外禪院第一層浮圖》云：「古牆柳暗越江春，拂地千絲颺麴塵。惆悵遠山青不盡，倚篷閒卻畫眉人。」詩筆韶倩，不獨長短句出入南北兩宋也。

又《續集》卷三 顧梁汾《贈三山》云：「抱甕城南生事微，吹簫舊伴市中稀。尊開楚醴虛前席，帶拂吳鉤短後衣。老學餐絲垂更減，閒愁髀肉坐來肥。莫嫌燕趙悲歌客，忘卻青山已息機。」《雪月山行》云：「清光欲溼水田衣，猶自支笻歷澗扉。雙徑夜隨鐙影入，衆山寒逼磬聲歸。頻來莫認泥鴻迹，已過偏驚野鴨飛。良久風幡俱不動，任飄殘葉擁平磯。」詩才清雋，一時當推獨步。其《讀遜國野史》四首亦佳。

姚廷謙《彈指詞序》 予曩聞錫山顧梁汾先生名，求其詩集讀之，格高氣厚，取法唐人而變化縱橫，又非膠滯筆墨者。比私以爲先生之於詩固其所長，而詞則予猶未之見也。聞昔辛稼軒以詩詞謁蔡光，蔡云：「子之詩未

也，當以詞名。」又聞馬鶴窗與陸清溪皆出菊莊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窗得詞律，似乎詩與詞二者不可以兼能。先生而既長於彼，度未必復長於此。此予曩時所見也。比予遊錫山，得交杜雲川太史，論次當代詞家，則又屈指先生爲第一。因以《彈指集》若干卷示予。其品超，其情至，其取裁非一體，其造就非一詣，洵能出入於南北兩宋而集詞之大成者。夫乃歎予當時所見未足以盡先生，而先生之於詩於詞本無所不能者也。然非與杜太史遊，予亦何由而知先生之才之無所不能也耶。時因校刊《彈指集》告成，而序之如此。雍正甲辰五月下澣，華亭姚廷謙書於北垞之小杯湖。

諸洛《彈指詞序》 余弱冠與徐子石漁定交於一一堂，見其手錄梁汾先生《彈指詞》一卷。每風清月夜，相與歌「季子平安否」二闋，激昂慷慨，如李少卿更衣循髮時，於以見情詞入人深也。越今二十餘年，先生之孫仲溫重刻《彈指詞》成，而屬余爲之序。先生幼稟異姿，多讀書，詩古文皆有心得，而詞更奄有衆長，自成機軸。先生嘗曰：「吾詞獨不落宋人圈禮，可信必傳。」嘗見謝康樂春草池塘夢中句曰：「吾於詞曾至此境。」昔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善才即見百千萬億彌勒化身，先生以斯名集，殆自示其苦心孤詣，超神入化處。至歸老纑塘，究心理學，視平昔才華已如飛絮落花，任其沾泥隨水，一切色相不留。然其少日刻心注意，所以傾羣言而漱六藝者。海內所共信，與先生之自信無異辭也。同時有攜先生新詞至朝鮮者，館人竊誦焉。翼日，儒服者八人來謁，同聲乞詞，盡以畀之。後日必一至，備致欵曲，禮儀堅懇，將來片語單辭必爲郵寄。陽羨陳衛玉記其事，是知先生之詞固已傳布海外。【略】乾隆癸酉二月之望，同里後學杏程諸洛拜手書。

鄒文炳《彈指詞序》 吾邑顧梁汾先生，其詩固婉麗清新，直入中晚唐人閫奧，不似外間好談初盛而僅得其皮毛。至《彈指詞》，則肌理清妍，格律蒼老，雄深感慨，頓挫沈鬱。其殘膏賸粉，俱足沾溉後人。所著雖綺窗鴛閣，丁甯哀怨，及河橋酒幔，懷人送遠之詞爲多，而直禁苑，掌絲綸，炳炳琅琅，仍作閶闔衣冠語。昔嚴藕漁太史叙金沙王次回詩云：「以閎肆之才，寫宕往之致，窮情盡態，刻露深永，可謂橫絕今古夫。」惟藕漁知次回者深，故傾倒於次回者。至予舉此以弁先生之詞，不特凡學輕才，驚怖河漢，即起秦晁諸子見之，亦當逡巡變色，有起予之歎。是即予之所以知先生者矣。此余先君子序梁汾先生《彈指詞》文也。先生後人味澹七兄欲將家刻、杜刻彙集重校村梓，問序於余。余一行作吏，未遑操觚，因憶先君子文稿中有是序，遂出而錄以畀之。【略】時嘉慶二十有一年歲次丙子八月朔有二日，同邑後學鄒文炳藜齋氏書於章貢之廬陵傳舍。

秦賡彤《重刻彈指詞序》 先宮諭對嚴公官京師時，恆與同邑嚴藕漁、顧梁汾兩先生集納蘭成容若所，以詩詞相酬唱。百餘年來，梁汾先生獨有《彈指詞》行於世。憶予弱冠時，見先大父司寇小峴公有《合鈔側帽彈指詞》二本。《側帽詞》者，即納蘭成容若著。先司寇題語有云：「有才如此而不永年，惜哉！」《彈指詞》則曰：「本朝詞家以《彈指》爲最。」竊展卷誦之，驚爲自古詞家所未有。蓋唐、宋以來，詞格凡幾變矣。先生之詞，窮其變而會其通，而極其至，神明變化，開前人未開之境，洵乎爲一代之詞宗。而歎先司寇公評騭之當也。

《靈芬館詞話》卷二 顧梁汾與成容若友善，容若專工小令，慢詞間一爲之。惟題梁汾杵香小影「德也狂生耳」一首，最爲佚宕。梁汾寄漢槎塞外「季子平安否」二首，久已膾炙人口。又生日作一首，亦極工，與稼軒「千騎弓刀，揮霍遮前後」，未能別其優劣也。詞云：「馬齒加長矣。向天公投歲，試問生余何意。不信嬾殘煨芋後，富貴如斯而已。惶愧煞，男兒墮地。三十成名身已老，況悠悠此日還如寄。歌伏櫪，壯心起。　直須姑妄言之耳。會遭逢、致君事了，拂衣歸里。手散黃金歌舞就，購盡異書名士。累公等、他年謚議。班、范文章虞、褚筆，爲微臣、奉敕書碑記。千載下，有生氣。」

《詞苑萃編》卷八 顧梁汾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金縷曲》二闋，激昂悲壯，即置之稼軒集中，亦稱高唱。

《蓮子居詞話》卷二 丁酉科場之獄，發難于尤西堂傳奇，而吳漢槎以知名士預焉。顧華峯《金縷曲》云：「廿載包胥曾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可謂不負斯言。顧著《彈指詞》，今詞中《踏莎美人》，顧所犯曲也。

《聽秋館詞話》卷一六 先祖西園瑣述云：梁汾典籍弱冠遊輦下，寓居蕭寺。一日，扃戶出。適龔文毅（鼎孳）入寺答客，於窗隙中見壁間題詩有「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何事不成眠」句，大驚嘆。向寺僧詢姓名去，稱譽於朝。時納蘭相國（明珠）方官侍郎，即延爲上客。旋舉康熙五年京兆第二人，官內閣典籍。其寄吳漢槎塞外「季子平安否」二詞，久已傳誦入口。孫文靖（爾準）獨舉「東風野火，燒出鴛鴦瓦」，謂爲平生第一。余謂《彈指詞》中，美不勝舉。

如《宿南館陶・減字木蘭花》云【略】。《汴梁懷古・滿江紅》云【略】。《梳妝臺懷古・齊天樂》云【略】。不僅小令擅場而已。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　顧茂倫曰：梁汾舍人，吾家之司馬散騎也。翩翩風采，久不作等夷觀矣。其詞亦爲世所競賞。沈偶僧曰：余同吳季子北游，與梁汾諦交於芙蓉江上，此三十年事也。伯勞飛燕，已成白首。茲讀《彈指詞》，妙麗勝人，及寄季子《金縷曲》，歎其多情，於詞亦無欲盡之病。

《白雨齋詞話》卷三　顧華峯詞全以情勝，是高人一著處。至其用筆，亦甚圓朗。然不悟沉鬱之妙，終非上乘。

又　華峯《賀新郎》（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兩闋，只如家常說話，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詞云【略】。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詞徵》卷六　《字字雙》，唐王屬眞所製調（或云是和章，非一手所成），明陳元朋（翼飛）步趨王作，不失累黍。顧梁汾閨客謠賦是調云：「煙嵐潑翠山復山。雪浪捲空灘復灘。車船算緡關復關。琴劍羈遊難復難。」一字一淚，能使征人逐客，讀之泫然。

又　梁汾詞，脫然畦封，如陳夢良之秀綽，李通判之雅潔，其盛傳者莫如寄吳漢槎寧古塔二章。其賦六橋詞（集中僅存其四）割《踏莎行》半闋，《虞美人》半闋，爲《踏莎美人》，此等實不足爲後賢矩矱。毛西河翦半詞亦然。

《灌園》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飛騫未能安分，謀食陶公，心事如見。

《秋曉登滄浪亭呈宋中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詠滄浪亭者，俱倣蘇、梅體。此以淡寂行之，春花明媚，忽遇山巒，獨殊風格。

《寄漢槎》　《本事詩後集》卷一二：漢槎之徙塞外也，書來言朝鮮使臣李節度雲龍以兵事至寧古，屬製《高麗王京賦》，遂草數千言以應，其國頗以漢槎詩文爲重。又自云彷彿班、揚，其狂態如故。無錫顧貞觀梁汾《寄漢槎》詩曰：「萬里誰能憶，《三都》只自傷。聲名箕子國，詞賦夜郎王。淚盡臨關月，心摧拂鏡霜。李家兄妹好，倘復惜班、揚。」《國朝詩話》卷一：吳漢槎（兆騫）出塞，諸名公不勝惋惜，見於詩詞者，吳梅村、顧梁汾其最著也。

《雨止纑塘書舍抵暮無一人過橋上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一塵不起，語可證禪。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　顧貞觀，字華峰，江南無錫人。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有《積書巖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九引《感舊集補傳》（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官國史院典籍。能詩，尤工詞。有《纑塘集》、《積書巖集》。

《清史列傳・顧貞觀傳》　顧貞觀，字遠平，江蘇無錫人。康熙十一年舉人，官內閣中書。貞觀美風儀，才調清麗，文兼衆體。能詩，尤工樂府。少與吳兆騫齊名。年二十餘，游京師，題詩寺壁。柏鄉魏裔介見之，即日過訪，名遂大起。兆騫以事戍寧古塔，貞觀悉力爲之贖鍰，得入關，嘗作《金縷曲》二闋以寄兆騫。納蘭性德見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爲人倜爽，敦古誼，聞塞外多暴骨，即募僧斂金，徧歷戰場，收瘞無算。又遊蹤所至，贖去鄉鬻身者數家。晚歲移疾歸，構積書巖，坐擁萬卷。臨歿時，自選詩一卷授門人杜詔，不滿四十篇。其嗜古淡，不自足如此。所作《彈指詞》，聲傳海外，與陳維崧、朱彝尊稱詞家三絕云。他著有《纑塘》、《積書巖》等集。

紀事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婦人束足使小，或謂起自李後主，或謂唐時已然。康熙初始禁裹足，凡元年以後所生女子有纏裹者，罪其父母。吾鄉顧梁汾典籍賦《浣溪紗》記其事云。

《蕙風詞話》卷五　《香海棠館詞話》及《薇省詞鈔》梁汾小傳後，載顧、成交誼甚詳。閱武進湯曾輅先生（大奎，貞愍之祖。）《炙硯瑣談》一段甚新，爲它書所未載，亟錄如左。納蘭成德侍中與顧梁汾交最密。嘗塡《賀新涼》詞爲梁

汾題照。

《清稗類鈔・義俠類・顧貞觀救吳兆騫》無錫顧貞觀與吳江吳兆騫，以文章齊名當世，相友善。吳中順天鄉試南元，會是科爲言者所糾，特旨通榜殿廷覆試，吳因病曳白除名，遣戍塞外。時顧亦客京師，臨歧，執手泣曰：「漢槎往矣。子年方三十，幸而至五十不死，則此二十年中，吾必捐踵頂救吾漢槎也。」顧以工塡詞與明珠子侍衛成德訂交，遂客明家。一日，念吳不已，譜《金縷曲》二闋以代札。其一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成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其二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夙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叟。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而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成德，字容若，後改名性德。緘書既發，置其草於几，成見之，歎曰：「此河梁生別詩也，弟當成先生之志。」言於父，力求爲吳道地。明曰：「汝明日邀顧至內齋，吾親與言之。」越日，顧入見，明笑語顧曰：「吳素負才名，又與先生莫逆，老夫願一效棉薄。但先生素不飲酒，今日能爲君友飲乎？」且笑且舉杯以進。顧立盡其器。明復笑曰：「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請安。今日更能爲君友請安者，老夫必有以報命。」顧徑前請安，不稍逡巡。明改容謝曰：「老夫聊相戲耳，不圖先生血性熱腸一至於此，請放懷以待。」未幾，吳果以明力，得賜環歸，歸固不知其情，顧亦不言也。二人後以小隙失睦，絕往來，而吳詆顧尤甚。明知之，亟具酒召吳。吳至，即前日見顧之內齋也，榜其左楹曰：「顧某爲吳某飲酒處。」榜其右楹曰：「顧某爲吳某屈膝處。」吳見之大愕，及詢得實，請顧相見，長跪言曰：「生死肉骨之恩，而以口舌之爭辜之，兆騫非人類矣。」乃大哭。明命進酒以飲二人，二人之交誼自此益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二・顧端文年譜》二卷，明顧與沐編，入國朝後，其孫涇、曾孫貞觀相續成之。

又《集部・總集類存目四・宋詩刪》二十五卷，國朝顧貞觀編。

杜詔《彈指詞序》華亭姚子平山於書無所不窺，平時采摭詩文甚夥。偶與予論次當代詞人，予以梁汾師所著《彈指詞》示之，因重加校刊行世。【略】予少好塡詞，每爲吾師所矜許。後遇竹垞先生，復竊聞其緒論，乃摩挲白石、梅溪之間，詞體爲之稍變，而生平瓣香實在《彈指》。予向所鏤版藏於家有年，四方爭購之不可得。今平山之服膺《彈指》不減於予，因屬予序而傳之。夫予固窮且老矣，何足以傳吾師。而能大其傳者，庶幾其在平山也哉。雍正甲辰夏四月，浣花詞客杜詔。

秦賡彤《彈指詞序》先生詞初刊於其門人杜雲川先生。後屢有刊本，今皆燬失。先生族孫又山釀資付手民，屬予爲之序。予後進末學，何足以序先生之詞。惟予服膺有年，亟思得是詞而傳之，故於斯役也，樂爲序之，而且慫慂之。顧念吾邑自咸豐庚申遭兵燹，【略】文獻亡缺殆盡。【略】嗟乎，自古名人著述，其傳不傳，蓋猶有幸不幸焉。而況後之人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予因序先生之詞，不能無慨然於中也。光緒四年歲在戊寅秋九月，邑後學秦賡彤謹序。

孫綬珊《彈指詞跋》族祖典籍公著有《彈指詞》三卷，當時聲傳海外，與竹垞、迦陵有詞家三絕之稱。自遭兵燹，藏版俱燼，舊本亦鮮有存者。今春於同邑龔蓀賢茂才處得其藏本，足見文字有靈，苟有可傳，雖歷劫而不燼。謹與侯翔千、龔賡臣兩茂才重爲校正，付諸剞劂。此外已刻之稾，尚有《古文選略》、《全唐詩選》、《宋詩刪》、《明詩記》、《唐五代詞刪》、《宋詞刪》、《今詞初集》、《涇皋淵源錄》、《邑志補訂》、《徵緯堂詩集》、《楚頌亭詩集》、《扈從詩》、《清平遺調》、《纑塘集》及文集如干卷，俱因寇亂，散佚無存。倘海內世家藏有稾本，尚其惠寄以備續采，幸甚。歲著雍攝提格陽月之望，八世從孫綬珊謹跋。

裘廷梁《彈指詞補遺序》　國初，鄉先輩以詩名者三人，而梁汾顧先生《彈指詞》尤爲世所推奉。其二人曰秦對巖諭德、嚴藕漁中允。先生與諭德、中允先後官京師，而先生浮沈典籍，官最卑。其後皆退老，而先生徜徉山澤垂三十年乃歿。【略】先生他所著皆亡佚，詩存者曰《纑塘集》，不盈卷。而《彈指詞》世盛稱之，以故流傳不絕。八世族孫又山重刊行之。既又得《補遺》一卷於江陰金桂生，謀續刊行世，以序屬廷梁。廷梁竊考先生爲人，並論其世，不勝今昔之感焉。因不辭而爲之序。先生兄景行、弟倚平皆諸生，姊碧汾嫁侯氏。詞稿久佚，又山刺取諸詞選所收，益以晴芬侍郎及母夫人詞別爲卷，附於末。光緒癸巳秋九月上澣，邑後學裘廷梁。

藝文

吳兆騫《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存目）

嚴繩孫《贈顧梁汾》（存目）

杜詔《酬梁汾》（存目）

納蘭性德《寄梁汾并葺茅屋以招之》（存目）

又《金縷曲・贈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又《於中好・送梁汾南還爲題小影》　握手西風淚不乾，年來多在別離間。遙知獨聽燈前雨，轉憶同看雪後山。　憑寄語，勸加餐，桂花時節約重還。分明小像沈香縷，一片傷心欲畫難。

又《祭顧貞觀文》　嗚呼，吾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其愛我也，不啻如弟。而今舍我去耶。吾哥此去，長往何日，重逢何處，不招我一別，訂我一晤耶？且辭、且號、且疑、且愕，日晻晻而遽沈，天蒼蒼而忽暮，腸慘慘而欲裂，目昏昏而如瞽。其去耶，其未去耶。去不去，尚在夢中，而吾兩人俱未寤耶？吾哥去，而堂上之兩親何以爲懷？叔前之弱子，何以爲怙？輩下之親知僚友，何以相資？益海內之文人才子，或幸而遇，或不遇而失路無門者，又何以得相援而相煦也？欲狀吾哥之生平，既聲淚俱發而不忍爲追；惟欲述吾兩人之交情，更聲淚俱竭而莫能爲覼縷。蓋屈指丙辰以迄今，茲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體，無一念不相注。第舉其大者言之：吾母太孺人之喪，三千里奔訃，而吾哥助之以麥舟；吾友吳兆騫之厄，二十年求拯，而吾哥返之於戍所；每戇言之數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忌於轉喉，而吾哥必曲爲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此其知我之獨深，亦爲我之最苦，豈兄弟之不如友生，至今日而竟非虛語。又若爾汝形忘晨夕，心數語惟文史，不及世務，或子衾而我覆，或我觴而子舉。君賞余《彈指》之詞，我服君《飲水》之句。歌與哭總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何故。又若風期激發，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積素，吾哥既引我爲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他日執令嗣之手，而謂余曰：「此長兄之猶子。」復執余之手而謂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嗚呼，此意敢以冥冥而相負耶！總之，吾哥胸中浩浩落落，其於世味也甚澹，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誼也甚眞，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人見其掇科名，擅文譽，少長華閥，出入禁籞，無俟從容政事之堂，翱翔著作之署，固已氣振。夫寒儒，抑且身膺夫異數矣。而安知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實造物之有靳乎斯人，而并無由畢達之於君父者也。猶憶吾哥見贈之詞，有曰：「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又曰：「惟願把來生，祝取慧業，同生一處。」嗚呼，又豈偶然之言，而他人所得預者耶！吾哥示疾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余詩最後出，讀之鏗然，喜見眉宇，若惟恐不肖觀之，落人後者。已矣，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何身可贖，何天可籲，音容儼然，泣涕如澍。再世天親，誓言心許。魂兮歸來，鑒此悰愫。

又《與顧梁汾書》（存目）

勞之辨

《兩浙輶軒錄》卷七　錢仁榮曰：「介巖官副都時，竭誠獻替，知無不言。歲戊子，江浙米價騰湧，皆由外洋搬運，疏請嚴海禁，價得漸平。又各省截漕，照太倉額缺，議以半銀半米給兵糧，京師億萬戶賴兵餘米以養，若給半銀，兵且缺糧，民必無米，疏請准照舊給發，兵民賴之。」

《眺玄武湖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九：今古盛衰之感，借題發出。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六　勞之辨，字書升，號介庵。浙江石門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有《靜觀堂詩集》。

《清史稿・勞之辨傳》　勞之辨，字書升，浙江石門人。康熙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戶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出爲山東提學道僉事，報滿，左都御史魏象樞特疏薦之，遷貴州糧驛道參議。師方下雲南，羽書旁午，之辨安設驛馬以利塘報，復以軍米運自湖南，苦累夫役，白大府停運，就地採購，供億無匱。二十四年，擢通政使參議，遷兵部督捕理事官。連遭親喪。服闋，起故官。洊擢左副都御史，數有建白。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既廢，上日夕憂懣。既，有復儲意，王大臣合疏保奏，命留中。旋諭廷臣：「俟廢太子疾瘳，教養有成，朕自有旨，諸王大臣不得多瀆。」十二月，之辨密奏曰：「皇上之於皇太子，分則君臣，親則父子。皇太子初以疾獲戾，今疾已平復。孝友之本懷，固由至性；肅雍之儀表，久繫羣心。乞速渙新綸，收回成詔，敕部擇吉早正東宮，布告中外，俾天下曉然知聖人舉動，仁至義盡，大公無私。事莫有重於此者。今八荒清晏，一統車書，值星紀初週，光華復旦，七廟將行大祫，萬國於以朝正。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稱壽母萬年之觴，集麟趾繁昌之慶；而顧使前星虛位，震子未寧，聖心得無有遺憾乎？臣年已七十，報主之日無多，知無不言，統望乾斷速行。自此以往，皇上待皇太子與諸皇子，尤願均之以恩，範之以禮，則宜君宜王之美，不難上媲成周，遠超百代。至萬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則非臣之所敢言也。」疏入，上不懌，斥爲奸詭，命奪官，逮赴刑部笞四十，逐回原籍。五十二年，赴京祝萬壽，復原秩。逾年，卒於家。

《題故給諫吳梅麓小照》《雪橋詩話餘集》卷二：謂吳與同鄉黏質公、王恥古一時並有聲臺諫也。質公名本盛，金完顏撒改子黏沒罕後，以名爲氏。居晉江。國初由河南推官，授給事中，前後疏五十餘上，彈劾不避權貴。恥古名命岳，亦晉江人。乙未庶常，御試《平定雲南貴州策》，擢給事中，在工科上《經國遠圖》及《考核督撫舉劾疏》。在戶科，極陳漕弊及緩徵、買糴、勸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六事。調兵科，請復重屯衛官，專官清丈荒熟地畝及靖海四策。康熙初，朝議欲裁教官以佐兵餉，抗疏力爭，每與王大臣廷辨，侃侃無所撓。卒後，朝士稱其風節，輒咨嗟太息，思得其人。

周起渭

論述

郭元釪《桐埜詩集序》　宮詹貴陽周公漁璜，以解首得館職，在京師二十年，好爲詩。能開闢自立，上自建安，下逮竟陵，無不研究，而進退之，而尤措意於東坡、遺山、青邱、東澗諸集。當其得意，攻堅監銳，耸然有聲，無形似之言與浮游之響。其於館閣之體，柄鑿不相入矣。【略】余嘗與公爲銷夏之會，公作萬佛寺大鐘歌，瑰偉特出，冠于一時。由是稱翰林能詩者，必以公爲舉首。不數年，晉秩宮相。未幾，而疾作。疾中覩縷平生詩爲一集，命余序其端。集甫成，而卒。使公得永其年，翱翔名位以終其業，必能題唱後學，興起衰瘠，破門戶之見，而去積痼之習。其有造於世豈尠哉。【略】公死無嗣，其尊人萬里來京師，以公之遺意刻其集，促余序。余受卒讀而序之。嗚呼，以公之學之專，且勤而其集乃止於此，非公之志也。此又余之所以爲公深悼惜者也。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小盡日，江都後學郭元釪謹引。

陳允恭《桐埜詩集序》　貴陽周君桐埜，與余同舉南宮，又同入詞垣。其

爲人易直坦率，不立崖岸，志趣與余又同，由是晨夕過從，不厭數促，相與鏃礪問學，揚抗風雅，抵掌肝衡，別裁僞體。聞余之論，未嘗不莫逆於心，歎爲知言也。初，君在翰苑，或疑其起自遐方，未嫻聲律，時值館試君詩，先成藁置硯函下。同列者得之，謂是館師手筆，既乃知爲君作，相與斂手歎服。從此才名鬱起，館閣間無不知有桐埜周先生矣。君於詩不多作，不苟作，一洗傭耳剽目、生吞活剝之弊，而歸於抒寫性情。故其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遠之思運俊逸之氣，或沖澹而和雅，或高潔而沈雄，無龐厲之詞，無闡緩之調，視近代之撫李杜、宗初盛者捧心學步，適足以形其塵容俗狀而已矣。君與人交，有終始。此二十餘年間，與余月多同賞杯，必共持酒闌鐙灺，談諧暢適顯顯然在心目間。而君已不可復作。嗚呼，其可悲也已。君好古嗜學，丹黃兩毫不省去手，取放翁「白髮無情，青燈有味」之句貼於座間，病中猶酌酒賦詠不輟。既革手出是編，示余屬爲刪定。昔曹子建謂，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今君通懷樂善，不讓昔賢。而余又才不逮君，然不容辭而弗爲者。良以廿載素心，庶幾收拾遺文傳後，深恐日月逾邁，湮沒無聞。念君鄭重諈諉之意，次第篇帙，付諸剞劂，而述數語于簡端，庸以少紓後死之責慰吾友於地下，要不可云序也。康熙乙未仲秋，平樂陳允恭拜撰。

陳汝楫《桐埜詩集序》　遊京師二十年，所常耳熟公能詩名，篇詠流布亦口相傳以熟，顧以性嬾，初未謁見也。辛卯冬，公以學使將竣補考宣化永平歲試，遂相招同行，度居庸，宿館驛，張燭具酒，始得上下議論。于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蘇門之學。近代則好談歸太僕、錢尚書兩家風流派別，條序秩如閒有往復，亦不以爲皮傅而棄之。流連浹旬，相契如舊知。及還，遂留之邸館。至壬辰夏，始別去。越二年，而公病遂不起矣。將終，余再往問疾狀，延至卧內，執手嘅然。且曰：「吾病當不久，比料檢所作詩，都爲一集，沒後以此累君，君必爲我序。」余辭不敢當，然憫其丁甯訣別，心固已許之矣。不旬日，而公終。嗚呼，其可哀哉！公起僻遠入詞林，才華秀發有作，率能伏其倫輩。後受知于翰長揆公，而當代之名能文章者，皆傾心接之。余交公最晚出，又荒陋不能名其所成就，然半歲折節，見其摩挲書卷，愛好翰墨，實不愧名士。雖閒以其餘收藏鼎彝、瓶盎、畫卷、字跡累累几榻間，然亦不甚別其眞僞，既得卽亦庋閣不再省視。少年劇飲，自督學後感嗽上氣疾，竟酒不滿半升。春秋佳日，延客治具，雖極滋味，自飯則鹽豉一器，食又甚少，然後知公之凡此皆咻於衆，惑於俗，而皆非其眞。惟其刻意爲詩，卒以自名斯其性情之所在也。故其病革清明，嗜好消落，而獨於平生文字孜孜汲汲，惟恐失墜。蓋其自信者，固亦在是。而異日之論公者，亦當讀其詩而增重焉。凡人生百年中，其足爲吾玩者，皆外也。故莊生悉以爲非汝有。今公均委之而去，而計卷長留，用功深者其收名遠，必傳于後無疑也。公無子。其弟起濂既刻詩于都下，兹則好友刑部郎千波汪君先生復雕于吳門者也。丙申夏五，吳縣後學陳汝楫書。

邵祖平《無盡藏齋詩話》　《桐野詩集》僅三百五十餘首，惜多題跋酬應之作。兹錄其戲作數首，以觀其趣，亦可覘其工力也。

《隨園詩話》卷一四　斷句入耳，有終身不能忘者。【略】寫景，則周起渭《西湖》云：「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廣寒宮。」

法式善《梧門詩話》　沈歸愚論黔省詩，以周漁璜（起渭）超軼等倫。

《廣陵詩事》卷一　史蕉飲（申義）少時與顧書宣（圖河）齊名，稱維揚二妙。澤州相國在直廬日，聖祖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蕉飲及周桐埜（起渭）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洵嘉話也。

《避風赤壁登蘇公亭放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二惇二蔡群狐跳踉，適使坡公爲江山風月主人，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中段渾括《赤壁》二賦，筆筆淩空。

《山陰舟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柳煙開處見漁村」、「乳燕銜泥半帶花」，宋子虛集中時有此種佳句。

傳記

鄭方坤《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蹻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涸，其地

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鄶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輩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簷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吳紾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啓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已。

《貴州通志・文學傳》 周起渭，字漁璜。貴陽人，康熙辛酉副貢，丁卯解元，登甲戌進士，選庶常。歷官詹事府詹事。敦孝友，工詩文，士林重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一引《國史館本傳》 周起渭，貴州新貴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六年，散館，授檢討。四十四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洊存升詹事府詹事。時輩下若姜宸英、湯右曾、顧圖河諸人，方以詩、古文詞樹幟文壇，後進率望而卻步。獨起渭以儁才相與角逐。嘗作《萬佛寺大鐘歌》，一時推爲傑作。其爲詩，上自建安、下逮竟陵無不研究，而尤肆力於蘇軾、元好問、高啓諸家云。

紀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襄城劉太乙青藜、丙戌庶常，與弟青霞俱以文行知名，伯仲間自爲師友，嘗即其家藏金石刻各爲題跋，成《金石續錄》四卷。周漁璜道出襄城，與訂交，論詩派流別，究極正變。其《寄答太乙詩》云【略】，甚推挹之。太乙原詩見所著《高陽山人集》。

著録

莫友芝《重刻〈桐埜詩集〉序》 貴陽周漁璜先生《桐埜詩集》，其弟起濂始刻於都中者曰北本，其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本，並先生所自定。始康熙丁丑冬，迄於沒，凡十八年之詩，北本爲篇三百五十有二，南本溢出一篇而已。乾隆、嘉慶間，貴陽謝大令庭薰以先生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不體不年，似類非類，是爲謝本。其中已改定八集元稿，及贋作、及漫酬代倩一概闌入，蕪穢攙亂，友芝每讀而病之而耳。食者震於先生重其本，爲備，競轉鈔祕弆不已。道光丙午冬，在貴陽志局見先生後人所錄已刻、未刻諸稿本。其未刻題曰《迴青山房集》，爲詩三百九十有五篇。則丁丑以前上至壬申歲數年作，先生未及改定者，其題曰《桐埜山人遺詩》，六十有七篇。題曰《稼雨軒近詩》，二十有九篇。並丁丑以後作，先生定集時刪去者，又有方志所錄十有二篇。上三編並失其稿者凡四種，通五百有三篇。謝本一一有之，知即其所據也。就諸稿論之，《迴青》則標格已騫。《遺詩》、《稼雨》風華寖勝，究不若所自定之鷹揚虎視，天骨森張，爲平生詣力所極。自先生沒到今百四十年，遺稿厘傳，後生何敢輕棄。而以推先生刪定之意，如沈尚書《別裁集》載古詩之「武陵爲人題，北窗高卧圖」，律詩之「南隄踏青」、「山陰舟中」等，其佳句口相傳以熟者並在遺詩卷中，他可知矣。而無以解于時人買榮之見與謝本羼亂之非，因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略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百餘篇附入外集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各識以原題續其後，藏篋衍示子弟。先生負經世才，詩文特其緒餘。澤州相國在直廬，聖祖仁皇帝問今詩人，既舉先生名對，及予告陛辭復以將來可大用，薦先生在翰林掌院。揆公亦時于奏對，言其才。曾不十年，自檢討晉詹事。先生所以信友獲上，必有大過人者。乃宮相方膺，巫陽遽召，不惟不得盡其用，而傳業無人，末從諗其行蹟。雖典試兩浙，督學順天之甄攏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猶在鄉里稱說，即又不能亹縷。差幸詩卷長留，後生小子得從興寄之餘稍窺襟抱所在。摩挲遺文，未嘗不掩卷太息也。今南、北刻板已無存，舊印亦罕覯。山陰陳燿亭上舍閔學者求本不易見。友芝所編錄，力任剞劂，以正集先之。咸豐壬子九秋竣工，乃述緣起於簡首。獨山後學莫友芝。

陳煥煃《重刻桐埜詩集跋》 煥煃生且長于貴陽，束髮授書，即聞長老談會。城南八十里之奇隆，康熙間有周漁璜先生以潭龍託生。自幼解悟警敏，蒙館師數不能對，所問輒豔羨爲天人。又數聞其督學、閱兵諸事蹟，曼衍離奇，益嚮往不置。逮稍解事，乃知其有詩稿行世，爲本朝貴州詩人第一。回

憶昔聞，覺附會不盡可信，蓄意訪求遺集十有餘年。道光己酉，佛芝鄒郡伯招入遵義府幕，獲交湘川山長邵亭莫君，談次及先生，乃得遍讀所編桐埜正外諸集，狂喜之懷愈于旱雨而饑食矣。因念煥煃獲見之難，亟從乞本，節館俸先刻正集公同好，其集外諸稿，稍俟他日完之。邵亭笑曰，去年王箇峰刻君采詩，今年燿亭又謀及桐埜，黔人美舉何越人將去之多也。煥煃應曰，康熙乙酉，先生典浙試，方文輈諸老皆出其門。故毛西河先生稱，是科墨藝，獨超絕于天下。然則先生固浙人所宜俎豆者，將美舉之說亦可解于黔人矣乎？咸豐二年歲次壬子秋九月，山陰後學陳煥煃燿亭氏敬書。

藝文

汪澐《輓周漁璜詹事用少陵八哀詩之江夏李公邕韻》 大雅餘幾人，年來遞淪替。經陽淚未乾(劉西谷)，君又地下繼。夙昔服君文，萬卷有根柢。英年出險語，落筆成佳製。皇墳開突奧，干將避精銳。上穿冥涬中，直造幽遐際。光燄生萬丈，蔚秀產荒裔。清流出醴泉，造化非一例。刻苦識性成，聰明秉天惠。寶鍔遽埋光，積恨填精衛。石火不可留，招魂渺無計。善者享大年，古語殊難泥。菁英餘唾欬，流露布人世。蜂影花成房，獸文錦作罽。青鐙几案上。融液幾經歲。曩者述嗣艱，池上美誰濟。幾卷身後書，恐難免殘穢。鶴鳴和斷音，獨聽在陰唳。對月輒停吟，當杯潛掩袂。官貧復善病，不得羅縢嬖。芝蘭吉夢杳，似有鄧攸勢。軟語強寬排，愁顏少開霽。何期懸崖落，一綫竟無綴。旅魂湘曲迷，萬里淒風厲。啼血染林梢，千山悲蜀帝。空庭一棺寄，轜輴何時稅。堂上棄老親，忍令哭擁篲。清癯神素王。二豎遂致斃。玉堂香案前，豈亦有深嚌。惟余兄及弟，兩託同年契。深情齊棣鄂，忘形接階砌。酸鹹嗜以諧，廿載嗟易逝。每把歌初成，沈雄復清麗。奄忽成千古，人命本危脆。未了一事在。重泉目難閉。風雨發總車，日沈碧天翳。愁慘九疑雲，零落叢山桂。漆鐙黯無光，關河遠迢遞。平生尹班交，望絕孤墳瘞。伭穹渺難問，降禍疑過厲。修文驂鶴歸，天際罔凝滯。忠雅聖明結，藻鑑垂燕薊。卷留天地間，千秋炯無蔽。

蒲松齡

論述

綜論

王士禛《題聊齋文集後》 八家古文辭，日趨平易，於是滄溟、弇州輩起而變之以古奧；而操觚家論文正宗，謂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奧峭，又非擬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傳於後無疑也。漁洋老人王士禛拜題。

又《聊齋志異題辭》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漁洋老人題。

朱緗《聊齋文集題辭》 暑退秋晴，佇望華不注，恍若新晤，奇矣！今披讀先生文，蒼潤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費支撐，天然夷曠，固已大奇；及細按之，則又精細透削，呈嵐聳翠，非複人間有。然則華不注之形模，惟先生文似之；華不注之神骨，惟先生文得之：非但剽竊一二，徒依像貌爲也。先生其許我爲知言否？濟南學弟朱子青緗敬題。

皞皞子《聊齋文集跋》 《聊齋文集》，舊爲耿氏所編次，先駢文而後散體。鄙意先生駢文失之平易，不能于國初諸老中占一席。散文則或以峭潔勝，或以奧衍勝，取法在秦漢之間，其矜心作意處，視《志異》之紆徐爲研、卓犖爲傑者，縱斂又判若霄壤矣。用敢抒其淺見，重爲排比。質之文字，以爲何如？宣統元年九月皞皞子識於海上之寄廬。

張朋展《聊齋詩集序》 夫人有所不容己於中，因有所不容己於言。其所不容己於言者，不可端倪，要必有性情專一，勃鬱往復之致，時時見於言外，令人反復尋繹而得之。無論莊言之、諧言之、質言之、奧言之，其性眞

固不可沒也。余初讀淄川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怳奇變幻，極衆態之形容，託深心於毫素，迹其纏綿悱惻，俶詭環偉之情，皆抑鬱無聊，所不能已于世道人心之故，而詩人之旨寓焉。壬申余徵《續山左詩鈔》，于其嗣孫庭橘獲先生詩集五卷、詩餘一卷。細玩終日，因境寫情，體裁不一；每於蒼勁刻峭中，時見渾樸，與《志異》筆墨蹊徑略殊。然其幽思峻骨，耿耿不自釋者，一往而深，不可遏抑，因所謂不容已於言者歟？夫以先生之才，老于諸生，磊落之氣，寓之於詩，固其宜矣。當漁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聲價相高時，乃守其門徑，無所觸亦無所附，卒成一家言。其志節之所尚，有可想見者。此又其性情專一，勃鬱往復之致，所以不容掩也。《雅雨堂》前錄十九首，茲錄十三首於補抄。因綴言全集，歸其嗣孫，以志珍重云。嘉慶癸酉如月上浣，山東督學使上林後學張鵬展書。

高鴻裁《聊齋詩集跋》《聊齋詩集》，《淄川邑乘》載六卷，《山左詩鈔》暨《般陽詩萃》俱選刻若干首，獨未見全豹爲憾。癸未夏，搜集齊魯先哲遺書，陳晉卿徵君出是編見貽，謂此獲自蒲先生後裔，手割數首入桑梓之遺，其餘不忍棄置，屬余亟爲表揚。余受而讀之。見其籤題共五冊，計一千二百九十五首；中更兵燹散佚，僅存九十七首，爲一冊。按年編次，起辛卯迄甲午。時先生年逾古稀，睥睨奮訊之氣，猶隱隱楮墨間，眞傑構也！詩內斷裂及字體暗黜，俱手加校正，付諸剞劂，用廣流傳，庶殘篇墜簡，賴以不泯云爾。光緒歲在昭陽協洽黍月望日，濰水後學高鴻裁翰生甫識。

唐夢賚《聊齋詞序》詞家有二病：一則粉黛病，柔膩殆若無骨，李清照爲之則是，秦淮海爲之則非矣。此當世所謂上乘，我見亦憐，然爲之則不願也。一則關西大漢病，黃齒蝟鬚，喑啞叱吒，四平弋陽之板，遏雲裂石者也。此當時所共非之。然鬚眉如戟有丈夫氣者，於此殆不能免。免是二病，其惟雅乎。峭如雪後晴山，岧嶢皆出，一草一石，皆帶靈氣；雅如商彝漢尊，斑痕陸離，設之几案間，令人遊神三代以上。聊齋詞都無二病，可謂峭矣。若夫武陵源上人，衣冠猶是洿渭故制，竟不知練裙高屐爲何代時事，則鄙詞之所不能免也。聊齋以爲何如？豹岩唐夢賚。

又《聊齋志異序》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爲載記之言。於制藝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爲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爲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爲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論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爲妖。故日食星隕，鷁飛鴝巢，石言龍鬥，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爲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蘿夢賚拜題。

毛長傑《聊齋詞跋》柳泉居士《聊齋》一書，傳遍宇內。吾國十齡以上稍識字童子，無不知者。其書法卽見之者甚少。此稿隨意揮灑，疏宕中饒古拙之趣，可寶也。辛未秋長安毛長傑識。

張篤慶《聊齋志異題辭》冥收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秘錄，十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鑒，干寶眞傳造化功。常笑阮家無雜俎，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獨鶴飛。君自閒人堪說鬼，季龍鷗鳥日相依。

袁宇泰《聊齋志異題辭》（存目）

馮喜賡《聊齋志異題辭》（存目）

橡村居士《聊齋志異題辭》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高鳳翰《聊齋志異題辭》庭梧葉老秋聲乾，庭花月黑秋陰寒。《聊齋》一卷破岑寂，燈光綠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慣見，胡爲對此生辛酸？嗚呼！今乃知先生抱奇才不見用，雕空鏤影摧心肝。不堪悲憤向人說，呵壁自問靈均天。不然盧家塚內黃金盌，鄰舍桑根白玉環，亦復何與君家事，長篇短札勞千言？憶昔見君正寥落，豐頤雖好多愁顏。彈指響終二十載，亦與異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舊鬼誰煩冤？須臾月墮風生樹，一杯酹君如有悟。投枕滅燭與君別，黑塞青林君何處？

王承祖《聊齋志異題辭》蒲公生不遇，老作山澤臞。仰面看屋梁，有毫

莫從驅。白日無以遣，聊記勝所儲。唾餘寧肯拾，百家非我徒。山精泊木客，社鬼兼城狐。怪奇互呈態，臞臞以跦跦。用意固有在，豈獨辭榮荂。隨事寓勸賞，因端嚴譴誅。君看十萬言，實與良史俱。時復發光詭，誰爲懸通都？籍甚嚴陵守，同爲魯國儒。遺編藏篋衍，寶若英瓊瑤。今者省清俸，不顧愁妻孥，校讎身獨任，雕鐫工急呼。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於世殊有補，孰能並捶爐？寄語守經人：莫視作謬誣。

沈烺《聊齋志異題辭》 蒲君淄川一諸生，郡邑志乘傳其名。假非誦讀萬卷破，安有述作千人驚？《聊齋志異》若干卷，鬼狐仙怪紛幽明。跳梁載車已誕幻，海樓山市尤支撐。謗觀命意略不苟，直與子史相爭衡！中藏懲勸挽澆薄，外示詼詭欺縱橫。浸淫穠郁出變態，雕鏤藻繢窮奇情。周詳父子及夫婦，覷縷兄弟而友生。間征地獄入貪戾，時啓天堂登廉貞。令升、元亮合再世，翰林協律應同鳴。邇來《說郛》頗充棟，積塵飽蠹供譏評：或緣選辭苦陳腐，或緣結體非詳情。就中事有共見者，筆力懸絕難並程。金鍾大鏞一以振，瓦釜牛鐸胥潛聲。久藏篋衍異莫炫，何啻神物理豐城？嚴陵太守爲繡梓，紙價儻忽高吳荊。乾坤百年遇俊賞，海宇一日公奇擎。人生著書恨非好，詎見瓠甄堙都京。

鮑廷博《聊齋志異題辭》（存目）

練塘漁人《聊齋志異題辭》 埋頭學執化人祛，犖落文園賦《子虛》。忽地籟從天際發，搜襟快讀帳中書。干寶當年鬼董狐，巢居穴處總模糊。而今重把溫犀照，牛鬼蛇神果有無？一生遭盡揶揄笑，伸手還生五色煙。但學青牛眞秘訣，不須更問野狐禪。眼界從教大地寬，娜嬛洞裏見青天。賈生前席還應接，翻盡人間括異編。

胡泉《聊齋志異題辭》 留仙傳久矣，怎又把斷雨零雲，從頭說起？觸目琳瑯，沈吟卻不似蘇豪柳膩。憶當年，抨彈紅紫隨時戲，也無心軒翥文林地。因此上，有遺誌。　神仙富貴都虛耳，藉星星妖狐厲鬼，猶存忠義。暗惜年華如逝水，何苦勞勞不已？喜仙子蘭心蕙質，風流一洗寒酸氣。清酒一壺歌一曲，味詩書此外無他嗜。刊《聊齋》，有深意。　筆墨久拋荒，懶勞神雕蟲小技，鼓舌掀簧。靈心慧質，醒時世，不亞演法幹將。快平生，窮通得失，悲歡笑罵假荒唐。奇快處，都是好文章。知音者，細參詳。　編摩賞悟讓劉郎，識透了聊齋心事，千古雄談。征誅揖讓火中光，傾刻風流雲散。昨夜殤魂喋新血，今朝狐媚理羅裳。迷樓幾個逃迷路？此中昧，須得自親嘗。遣速續，恐遺忘。（調寄《貂裘換酒》）

余集《聊齋志異題辭》（存目）

又《聊齋志異序》 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淄州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付之梓。嚴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颯怒號，景物睄霓，狐鼠晝跳，梟獍夜嗥，把卷坐斗室中，青燈睒睒，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沈冥抑塞，託專幽遐，至於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誌稱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於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洩，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諔詭荒忽不經之事，至於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有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域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蠆，出門觸蠭，紛紛沓沓，莫可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鐲鏤決其陰靈，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尚堪晤對，鬼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怪物，琦瑋僪佹，以泄憤懣，抒寫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佹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第以媲美《齊諧》，希蹤《述異》相詫嫩，此井蠡之見，固大鑿於作者；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傳》紀降神，妖降災異，炳於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涊涊者又甚于井蠡之見也。太守公曰：「子之說，可以傳先生矣。」遂書以爲序。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仁和余集撰。

王金範《聊齋志異摘抄序》 文人學士，發一縷之心思，雕刻萬類，牢籠衆有，詭怪離奇，不可名狀。而實則古今之遙，六合之內，原有其人其事，以供才人之發抒。且即無其人，而未始無其事，無其事，而未始無其理。則無一事非寓言，亦無一事非實境也。世之人，域己以自封，直欲使天下事，盡如吾見見聞聞。而非是，則震而驚之，毋乃非少所見之故乎？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握化工之筆，爲揶揄之論。凡其所言孝第廉節，

達天知命，與夫鬼怪神仙，因果報應之說，無不可以警醒頑愚，針砭賢智，即所謂事異而理常，言異而志正者，豈得以言之無稽而置之哉？第其書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抄寫傳訛，寖失其舊。或前後枘鑿，而神理不相貫注；或頭緒繁劇，而賓主不甚分明。猶之名葩於蕪草，嘉植蔓於藤蘿，實可惜也。辛巳春，余給事曆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餘，乃擇其可觀者刪繁就簡，分門別類，手抄而點竄之，幾閱寒暑，始得成帙，哦松之暇，聊以自誤。同人慫恿付梓，分諸同好，置之案頭，不特可以破拘墟之習見，悟理境之無方，而于世道人心，亦不無少補雲。時乾隆丁亥孟夏，橫山王金范書于周村且居書室。

陳廷機《聊齋志異序》 諸小說正編既出，必有續作隨其後，雖不能媲美前人，亦襲貌而竊其似。而蒲聊齋之《志異》獨無。非不欲續也，亦以空前絕後之作，使唐人見之，自當把臂入林，後來作者，宜其擱筆耳。茲幸獲其遺稿數十首，事新語新，幾於一字一珠，而又可以感人心、示勸戒之意。反復披玩，眞覺蒲先生鬚眉若生。時方夏日，對此清風颯然，令人憶蜀宮人納涼詞，所謂「冰肌玉骨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也。維時雪亭段君，踴躍付梓，快人快事，其有古人不見我之思乎？抑念兩美必合，《聊齋》之後複有《聊齋》，此亦天地間不可無之佳話，以視他書之贅而續之者何如也？諸友好批閱之餘，間述所聞，附記於後；僕亦登記數則。非敢幾《聊齋》萬一，抑以事有不可沒者，爰率爾爲之，以詳其顚末雲爾。道光閼逢涒灘閏七月上浣，清源陳廷機序。

劉瀛珍《聊齋志異序》 將欲區文章之善否，不必以理法繩也，但取而讀之；讀未終篇，已厭其詞之長，必弗善矣；讀既終篇，猶嫌其詞之短，必甚善矣；至於全卷讀竟，心悵然如有失，深恨作書者之不再作，刻書者之不再刻，則善之善者也。《聊齋》正篇行世已久，其於小說，殆浸浸乎登唐人之堂而嚌其胾，使觀者終日嘯歌，如置玉壺風露中，雖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不是快也。然仆讀之而憾其少，則以爲人心無厭之求，固不得遂，亦置之無可奈何而已。今乃得其遺稿若干首，奇情異采，嬌然若生，而無是公烏有先生又于于然來矣。黎陽段君雪亭，毅然以付梓自任，斯豈獨《聊齋》之知已，抑亦衆讀《聊齋》者所鬱鬱於中，而今甫得一伸者也。故樂爲編次而序之。

但明倫《聊齋志異序》 憶髫齡時，自塾歸，得《聊齋志異》讀之，不忍釋手。先大夫責之曰：「童子知識未定，即好鬼狐怪誕之說耶？」時父執某公在坐，詢余曷好是書。余應之曰：「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處典奧若《尚書》，名貴若《周禮》，精峭若《檀弓》，叙次淵古若《左傳》、《國語》、《國策》，爲文之法，得此益悟耳。」先大夫聞之，轉怒爲笑。此景如在目前，屈指四十餘年矣。歲己卯，入詞垣，先後典楚、浙試，皇華小憩，取是書隨筆加點，載以臆說，置行篋中。爲友人王夔堂、錢辰田兩侍讀，許信臣、朱桐軒兩學使見而許之，謂不獨揭其根柢，于人心風化，實有裨益。囑咐剞劂而未果。茲奉命蒞任江南，張桐庵觀察、金瀛仙主政、葉素庵孝廉諸友，復慫恿刊布，以公同好。余亦忘其固陋，未知有當於聊齋之意與否。書成，爰記其顚末如此。時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廣順雲湖但明倫識於兩淮運署之題襟館。

南邨《聊齋志異跋》 余讀《聊齋志異》竟，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歎曰：嗟乎！文人之不可窮有如是夫！聊齋少負豔才，牢落名場無所遇。胸塡氣結，不得已爲是書。余觀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聊齋早脫韝去，奮筆石渠、天祿間，爲一代史局大作手，豈暇作此鬱鬱語，托街談巷議，以自寫其胸中磊塊詼奇哉！文士失職而志不平，毋亦當事之責也。後有讀者，苟具心眼，當與予同慨矣。雍正癸卯秋七月，南村題跋。

孫錫嘏《讀聊齋志異後跋》 《聊齋志異》一書，胡爲而作也？蓋吾淄川柳泉先生，少負奇才，屢困場屋，乃肆力于詩古文詞以見志。此外又別有撰次，初名《鬼魂傳》，後雜以他事，改命曰《志異》，共十六卷。同邑高念東、唐豹岩俱爲之序，新城王漁洋亦加以評語。因無力開雕，其行猶未遠。至乾隆三十一年，萊陽趙清曜守睦州，爲刻於官舍，而書始大顯，人人得而讀之矣。吾自幼好讀是書，嘗有題《志異》七古，其小序雲：「山精木客，世多怪異之書；社鬼域狐，古有幽冥之錄。既詼諧以絕世，亦遊戲而通神。然鄴架塵對，絕少生花之筆墨；恐司空見慣，盡成依樣之葫蘆。惟留仙妙手天成，雋才獨出，托精心而結撰，仗彩筆以斡旋。編爲世外奇書，似眞似假；留作人間異史，可歌可泣。雖借狐鳴鬼哭之衰音，寫其悲憤；而實本星蠲隕飛之遺旨，定爲指歸。仆學愧參禪，情憐志怪。笑阮家之我鬼，未免拘墟；愛干寶之搜神，眞堪絕倒。開卷則飛花粲齒，挑燈而異樣驚心。將信將疑，頗類

滑稽之傳；有褒有貶，實操予奪之權，偶相繼以俚言，究難窺其深意。」其詩曰：「颯颯秋聲風夜吼，鬼怪恍惚來左右。手持一編燈前讀，呵壁問天酌以酒。自是君才大如海，離奇詼詭靡不有。新鬼故鬼常慣見，兼有山精與母□。團爐說於兒女聽，爭相駭怪掩耳定。不然友朋夜連床，剪燭笑資談天口。擬古作者將誰問，《虞初》、《集異》久埋首。更有《齊諧》與《洞冥》，姑妄言之非其遇。惟此斷制最謹嚴，欲挽澆薄歸醇厚。大筆凜然眞卓絕，本義《春秋》同不朽。籲嗟先生當時命不猶，牢騷抑鬱何處剖？作爲《志異》藏名山，雕刊賴有嚴陵守。予生也晚見無由，想象難得同攜手。披讀遺編三歎息，淒風冷雨吹戶牖。」然此第言其作意，而書中之典故文法，猶未能以盡識也。道光初年，文登呂叔清始梓其所輯注釋，獨行於世。迄今光緒改元，予在曲阜，見有將呂注刊於全部各篇之後者，上又載江南何地山音釋訓詁，亦有便初學。予喜而購之，攜至家，考其典故，而尤致以論其文法也。因于講學之餘，爲之正其字句，分其段落，尋其脈理，年來偶有所得，即妄載於其旁。其文法有一線穿成者，有兩峰對立者，有如長江大河突起波瀾者，有如懸崖峭壁現怪異者，有先立總案後用分疏者，有提明在前再用詳叙者，有追叙前事者，有埋伏下文後乃點明照應者，有實寫下面屈出不窮者，有先反後正大開大合者，有純用反逼忽起忽落而變化不測者，有賓主相形陪襯到底而多不說正意者，有極力描寫神情活現者，有善意摩口氣無不逼肖者，有奇想天開便人驚心者，有笑語風生令人解頤者，有題後發揮加起餘波者，有結有餘韻杳然無迹者，按法求之，然後知是書文理從《左》、《國》、《史》、《漢》、《莊》、《列》、《荀》、《揚》得來。而窺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癉惡，期有功於名教而正，關非抱不羈之才，而第以鬼狐仙怪，自抒其悲憤已也。此即比干寶《搜神》、《山經》志怪、張華《博物》、任昉《述異》，更能翻新出奇，爲雅俗所共賞。而後之效仿此者，若《諧鐸》，若《秋坪新語》，若《子不語》，各有取義。而品斯下矣。是則《志異》一書，由其困於場屋而作，人皆爲先生惜，吾獨爲先生幸。蓋其困也，正天所以練其氣者，其材乃使成爲扶持世道之文，以傳于萬世。設其博一第，作一官，食祿天家，爲國效力，方且□迹簿書，以錢谷刑名爲急務，即建功立業，亦或有赫赫之名，又何暇著爲異書，以警世而勵欲哉？邑人張榆村爲墓表地雲：學者目不睹先生，意其必雄博辨，有不可一世之概，及進而接乎其人，則恂恂然長者，聽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此其得之見者眞，故稱爲性樸厚，篤交流，孤介峭直，不屑與人相俯仰。獨其文章，足以生當時而垂後世，亦可爲先生定評矣。惜予相隔僅數里，雖登其堂拜像，見其聊齋故迹，竟不獲生與同時，以追隨其杖履，是予之不幸也。然予讀其書終生不厭，至八歲之時，始漸通其法，少有以破其愚，是亦予不幸中之幸也。又先生文集中，上孫給諫書，足斥惡神之膽；獻救荒策，足動藩院之心；叙連年大饑事，足落窮民之淚。他如所作祠田禳妒咒即江城事，翻魘殃即仇大娘事，《姑婦曲》即珊瑚事，《慈悲曲》即成事，《富貴神仙》即張鴻漸事，以及《幸雲曲》、《賭博辭》、《牆頭記》，事雖涉俗，各有用心，皆足挽澆薄之風而扶常之正，亦見其嬉笑怒罵，無不本與人爲善之間，非漫爲遊戲而已也。故因讀《志異》而並及之。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　柳泉《志異》一書，風行天下，萬口傳誦，而袁簡齋議其繁衍，紀曉嵐稱爲才子之筆，而著述之體。皆謬言也。先生此書，議論純正，筆端變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紀事。予嘗評閱數過，每多有會心別解，不作泛泛語。自謂能抓着作者痛癢處。二十三年居沈黎，宗弟正伸寄一部，請加墨。時風雪滿天，地爐火冷，童子重爲燃煤煨酒，拂案挑燈，至得意處便疾書數行。嘗見近人有《柳涯外編》，叙先生易簀時，有「紅塵再到是金鄉」之句，柳涯遂謂聊齋後身，青林黑塞間倘別有其人乎？吾將遇之。千古文學之妙，無過《左傳》，最喜叙怪異事。予嘗以之作小說看。此書予即以當《左傳》看，得其解者方可與之讀千古奇書。予又以此一副眼孔讀昭明《文選》。是書遍天下無人不愛好之，然領會各有深淺。往日有一人聞予評文，索之再三，不肯出以相示。後索之不已，三日見還，無一領會語。噫！作者難，評者亦不易。惟建南黃觀察見而稱之。署清令陽湖張安溪曰：《聊齋》一書，善讀之令人膽壯，不善讀之令人入魔。予謂泥其事則魔，領其氣則壯，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此變化氣質、淘成心術第一書也。多言鬼狐，款款多情；間及孝悌，俱見血性，較之《水滸》、《西廂》，體大思精，文奇義正，爲當世不易見之筆墨，深足寶貴。博陵李金枝宮李氏《柳涯外編叙》曰：予少師蒲柳泉先生，柳泉歿，泊然無所向。一日遊濟南，自趵突敬步至康莊泉，見柳下一少年，執筆欲有所題。進揖之，曰：「徐氏，住濼干。」予因問曰：「省垣以濟南名，而城北有清河，無濟水，或謂趵突泉即濟水，而泉在城南，不在城北，濼鎮濱大清

河，乃名濼口，何也？」少年答曰：「大清河即濟水舊址也。濟三伏三見，至趵突出地，折而北，其由響閘北流入口處，獨名濼，折而東，合東平、平陰諸山之水，匯爲大清河耳。」予心佩其博。次日，次濼幹，將以老友任子建爲先容而訪之。任應之曰：「此徐奇童也，年十六七，其父徐敬軒先生，寓金家莊，時年四十三，無子，祈夢小峨眉山。至一境，垂柳映清泉，一老儒至，手執蒲葉，仿佛聞聲曰：『此汝子也。』醒不甚解。次年舉一子，周歲，有冒雨而來者，問莊名，曰：『金家莊。』子方周歲，宴客請抱出見之，曰：『是矣，吾師也。吾師蒲柳泉，積學而歿，在去年此日，有句云：紅塵再到是金鄉。遍訪金鄉縣不可得，不圖今日遇之。』翁問：『爾師之貌若何？是否？』客問何由知。曰：『小峨眉夢也。夢執蒲，其姓也。柳近泉，其號也。吾夢解矣。』客歎息而去。徐名崑，字后山，號柳涯，別號嘯山，平陽人，皆本夙因云。」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博陵弟子李金枝宮李氏題于棗林書屋，時年八十有二。平生喜讀《史》、《漢》，消悶則爲《聊齋》。每飯後、酒後、夢後，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談後，或遠游初歸，輒隨手又筆數行，皆獨具會心，不作公家言。《聊齋》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第一議論醇正，準理酌情，毫無可駁。如名儒講學，如老僧談禪，如鄉曲長者讀誦勸世文，觀之實有益於身心，警戒愚頑。至說到忠孝節義，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爲有關世教之書。吾閑中偶然設想，柳泉一老貢生耳，同時王侯卿相，湮沒不知姓名者不知凡幾，聊齋獨以此一書傳，海澨山陬，雅俗共賞。即聊齋其他詩古文詞，亦不似此流傳之遠。當時王公幸掛一二於卷中以傳者，蓋亦有之。趙甌北詩云：「公卿視寒士，卑卑不足算。豈知鐘漏盡，氣焰隨煙散。翻借寒士力，姓名見毫翰。諒哉！」此書多叙山左右及淄川縣事，紀見聞也。時亦及於他省。時代則詳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鏡花水月，雖不必泥於實事，然時代人物，不盡鑿空。一時名輩如王漁洋、高念東、唐夢賚、張歷友，皆其親鄰世交。畢刺史、李希梅，著作俱在。聊齋家世交遊，亦隱約可見。獨柳泉別種詩文，不可得聞。予於《雨村詩話》中見古作一首，實非凡筆。詞令之妙，首推《左》、《國》，其中靈婉輕快，不著一語呆笨。《聊齋》吐屬，錦心鏽口，佳處難盡言，如《邵女》篇媒媪之言，《司文郎篇》宋生之言，其他所在多有，不能一一詳也。往予評《聊齋》，有五大例：一論文，二論事，三考據，四旁證，五遊戲。皆其平日讀書有得之言，淺人或不盡解。至其隨手記注，平常率筆，無關緊要，蓋亦有之，然已十得八九矣。李卓吾、馮猶龍、金人瑞詳《三國演義》及《水滸》、《西廂》諸小說、院本，乃不足道。友人萬棗峰曰：「此徐退山批《五經》、《史記》、《漢書》手筆也。」【略】是書傳後，效顰者紛如牛毛，眞不自分量矣。無聊齋本領，而但說鬼說狐，侈陳怪異，筆墨即無可觀，命意不解所謂。臃腫拳曲，徒多鋪陳；道理晦澀，義無足稱。不轉瞬而棄如敝屣，厭同屎橛，並覆瓿之役，俗人亦不屑用之，比似《聊齋》，豈不相懸萬萬哉！是之謂自尋苦惱。予謂當代小說家言，定以此書爲第一，而其他比之，自檜以下。文有設身處地法。昔趙松雪好畫馬，晚更入妙，每欲構思，便於密室解衣踞地，先學爲馬，然後命筆。一旦管夫人來，見趙宛然馬也。又蘇詩題畫雁云：「野雁人見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文家運思入微之妙，即所謂設身處地法也。《聊齋》處處以此會之。讀《聊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漢。惟讀過《左》、《國》、《史》、《漢》，深明體裁作法者，方知其妙。或曰：何不逕讀《左》、《國》、《史》、《漢》？不知舉《左》、《國》、《史》、《漢》而以小說體出之，使人易曉也。貪遊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腊者，須耐慢火；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看書亦有宜耐之時。《聊齋》之妙，同於化工賦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場不一，意境翻新，令讀者每至一篇，加長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別開世界；如太池未央，萬戶千門；如武陵桃源，自闢村落。不似他手，黃茅白葦，令人一覽而盡。文有消滯法，於複筆、簡筆、捷筆處見之。昔人謂：莫易於說鬼，莫難於說虎。鬼無倫次，虎有性情也。說鬼到說不來處，可以意爲補接；若說虎到說不來處，大段著力不得。予謂不然。說鬼亦要有倫次，說鬼亦要得性情。諺語有之：「說謊亦須說得圓。」此即性情倫次之謂也。試觀《聊齋》說鬼狐，即以人事之倫次，百物之性情說之。說得極圓，不出情理之外；說來極巧，恰在人人意願之中。雖其間亦有意爲補接，憑空捏造處，亦有大段吃力處，然卻喜其不甚露痕跡牽強之形，故所以能令人首肯也。或疑《聊齋》那有許多閒功夫，捏造許多閒話。予曰：以文不以事也。【略】俗手作文，如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文有妙於駭緊者，妙於整麗者；又有變駭緊爲疎奇，化整麗爲曆落，現出各樣筆法。《左》、《史》之文，無所不有，《聊齋》仿佛遇之。作文有前暗後明之法，先不說出，至後方露，此與伏筆相似不同，左氏多此種，《聊

齋》亦往往用之。此書即史家列傳體也，以班、馬之筆，降格而通其例於小說。可惜《聊齋》不當一代之製作，若以其才修一代之史，如遼、金、元、明諸家，握管編排，必駕乎其上。以故此書一出，雅俗共賞，即名宿巨公，號稱博雅者，亦不敢輕之。蓋雖海市蜃樓，而描寫刻畫，似幻似眞，實一一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諸法俱備，無妙不臻。寫景則如在目前，叙事則節次分明。鋪排安放，變化不測，字法句法，典雅古峭，而議論純正，實不謬于聖賢，一代杰作也。沈確士曰：文章一道，通於兵法。金兀术善用突陣法，如拐子馬之類。韓昌黎習用之。大江之濱，有怪物焉，周公、伯樂等篇皆是也。蓋憑空突然說出一句，讀者並不解其用意安在，及至下文，層層疏說明白，遂令題意雪亮。再玩篇首，始知落墨甚遠，刻題甚近，初若於題無關，細味乃知俱從題之精髓抉摘比並出來，此即文家之突陣法也。《聊齋》用筆跳脫超妙，往往於中二突接之處，仿佛遇之，惟會心人能格外領取也。《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曰：「分秒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懸空。」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聊齋》中間用字法，不過一二字，偶露句中，遂已絕妙，形容惟妙惟肖，仿佛《水經注》造語。讀者隨所見有會，不能一一指數也。小說，宋不如唐，唐不如漢。《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纓拂之，恐亂體痕也。故讀古書不多，不知《聊齋》之妙。昔鍾退谷先生坐秦淮水榭，作《史懷》一書，皆從書縫中及字句之外尋出。閑來議論名雋，語言超妙，不襲人牙慧一語。予批《聊齋》，自信獨具冷眼。倘遇竟陵，定要把臂入林。友人曰：漁洋評太略，遠村評太詳。漁洋是批經史雜家體，遠村似批文章小說體。言各有當，無取雷同。然《聊齋》得遠村批評一番，另長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紀曉嵐曰：《聊齋》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其可見者，如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眞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叙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玄之傳，得之樊嫕，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於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庵僞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見古書故也，今嫵呢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從何而見聞，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予誠莫逮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倘有人乎？遠村曰：《聊齋》以傳記體叙小說之事，倣《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愛之，欲人亦愛之，竟傳矣。雖有乖體例可也。紀公《閱微草堂》四種，頗無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別是一種，其生趣不逮矣。文之參錯，莫如《左傳》。馮天閑專以整齊論《左》。人第知參錯是古，不知參錯中不寓整齊，則氣不團結，而少片段。能以巨眼看了左氏無處非整齊，於古觀其深矣。左氏無長篇短篇，其中必有轉捩處。左氏篇篇變，句句變，字字變。上三條，讀《聊齋》者亦以此意參之，消息甚微，非深于古者不解。《聊齋》短篇，文字不似大篇出色，然其叙事簡淨，用筆明雅，譬諸遊山者，才過一山，又問一山，當此之時，不無借徑于小橋曲岸，淺水平沙，然而前山未遠，魂魄方收，後山又來，耳目又費。雖不大爲著意，然正不致遂敗人意。又況其一橋，一岸，一水，一沙，並非一望荒屯絕徼之比。晚涼新浴，豆花棚下，搖蕉尾，說曲折，興複不淺也。趙清曜謂：先生書成，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不與，因加評騭而還之。予思漁洋一代偉人，文章總持，主騷壇者數十年，天下翕然宗之，何必與《聊齋》爭之。且此書評語亦只循常，未甚搔著痛癢處，《聊齋》固不以漁洋重也。或謂漁洋跋，含蓄有味，不必多見，而見地自高，似未可推倒。予終不以爲然。後人拈筆，何敢遂輕前人。漁洋實有不足聊齋處，故以率筆應酬之，原非見地不高。公是公非，何能爲古人諱。予讀李義山集，集前有一條云：詩人刻露天地間山川、草木、人物、百怪，幾於毫不留餘矣。故少達多窮，以其鑿破混茫，發泄太盡，犯造物之忌也。《聊齋》雖小說，描寫盡致，實犯此忌。故文名傳世，遇合蹇澀，以貢行終。壬戌在京師，與會理州嚴鶴堂爾謙同館。嚴曰：「聞《聊齋》犯雷劫。」予大怒曰：「此口孽也！聊齋聖賢路上人，觀其議論平允，心術純正，即以程、朱語錄比對觀之，亦未見其有異也。慧業文人如聊齋者，殃後不向聖賢位中去，定向仙佛位中來也。可以妄語污衊也哉！」先秦之文，段落渾於無形。唐、宋八家，第一段落要緊。蓋段落分，而篇法作意出矣。予於《聊齋》，鉤清段落，明如指掌。近來說部，往往好以詞勝，搬衍麗藻，以表風華，塗繪古事，以炫博雅。《聊齋》於粗服亂頭中，略入一二古句，略裝一二古字，如《史記》諸傳中偶引古諺時語，及秦、漢以前故書，斑剝陸離，蒼翠欲滴，彌

見大方，無一點小家子強作貧兒賣富醜態，所以可貴。不會看書人，將古人書混看過去，不知古人書中有得意處，有不得意處；有轉達筆處，有難轉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當以正法眼觀之，不得第以事視，而不尋文章妙處。此書諸法皆有。《聊齋》說鬼說狐，層見疊出，各極變化。如初春食河豚，不信複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梅聖俞不數魚蝦之語徒虛語也。讀法四則：一、是書當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其叙事變化，無法不備；其刻劃盡致，無妙不臻。工細亦闊大也。一、是書當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恢恑，《聊齋》綿密。早說鬼說狐，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如未央宮闕，實地造成。綿密實恢恑也。一、是書當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從夜火篝燈入，從白日青天出。排山倒海，一筆數行；福地洞天，別開世界。亦幽亦盛。一、是書當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凡事境奇怪，實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與先正不背在情理中也。時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歲小陽月下浣，涪陵馮鎮巒遠村氏志於清溪學署之紅椒山房。

謝鴻申《答周同甫書》 說部優劣可傳可寶者，《三國》、《水滸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四種而已。【略】《聊齋》筆力雄厚，氣息深醇，非浸淫《漢書》者不能道只字。此書一出，《搜神》、《述異》諸書可盡廢矣。後此紀曉嵐五種，夾叙夾議，筆意清快，差強人意耳。《紅樓夢》事迹本來平談無奇，令笠翁爲之，不知作無限醜聲惡態，乃偏能細筋入骨，寫照如生，筆力心思，無出其右。其他小說，總不出庸惡陋劣四字，非事不足述，實筆不能述也。其事本無可述，而一經妙手摹寫，盡態極妍，令人愈看愈愛者，《紅樓夢》是也。其事本有可述，而一經庸手鋪叙，千人一心，千心一口，令人昏昏欲睡者，《獄傳》、《女仙外史》諸書是也。其事本無可述，令人甫閱欲哎者，《鏡花緣》、《平山冷燕》是也。《鏡花緣》、《平山冷燕》相傳是笠翁手筆，閣下閱之，必愛不釋手矣。【略】來示天香國色江聚於《聊齋》、《紅樓》。閣下屬意者，《聊齋》則表鳳、鳳仙、珊瑚，《紅樓》則湘雲、探春、鴛鴦、平兒，因詢弟屬意者何在。弟《聊齋》屬意者在嫦娥，得渠爲妻則無樂不備，眞神仙亦應遜我矣。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在，是他人能當此語乎？其次陳雲棲其人花豔冰清，已爲難得，而尤妙在行蹤明明暗暗，一旦豁然開朗，旁觀者不禁色飛眉舞，而身受者更可知也。其次葛巾，得聞香氣片時，死亦無憾，惜常生之無福也。

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 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辛酸淚也。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 《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略】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繪，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

方浚頤《夢園叢說》卷二 《聊齋志異》選刻十六卷。其未刊者，聞尚盈篋。予在京師，山左友人告予，並言留仙後人攜《聊齋圖卷》至京師，徵求名手題詠。予不識其人，遂未得見。獨怪留仙有如許筆墨，乃不以詩古文辭傳於世，僅托諸稗官小說家言，爲鬼狐作南董，掩其沈博絕麗之才，而入於支離怪誕，此固大丈夫不得于時者之所爲也。吾爲留仙痛已。

《春在堂隨筆》卷八 然《聊齋》藻繪，不失爲古絕，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

分論

《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 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留仙撰《聊齋志異》，皆叙神怪諸事，靡靡可聽，有常侍《搜神》、臨川《幽明》之遺。

《青石關》 《雨村詩話》卷一一：即墨蒲松齡，即作《聊齋志異》者。有《青石關》云：「身在甕盎中，仰看飛燕度。南山北山雲，千株萬株樹。但是山中人，不見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捫蘿自茲去。勾曲上層霄，馬歸無穩步。忽然聞犬吠，煙火數家聚。挽轡眺來處，茫茫積翠霧。」此公詩亦專學新城者。

《辛十二娘》 謝鴻申《與惺齋書》：弟雅不喜筆墨示人，奈索者紛紛，藏拙不得，尤不解閣下到處謬贊，致索者愈多。【略】顧鄙人手批《聊齋志異》、《紅樓夢》，似校尺牘遠勝。倘能假我歲月，悉心評注，或不至貽笑大雅。茲先舉一二端，以質知音：《聊齋》氣息深醇，妙在無筆不轉，尤妙在伏筆草蛇灰線，無迹可尋。即如《辛十二娘》一首開端：「廣平馮生，正德間人」，次句看似閑文，不知直說正德皇帝嫖院，固不成文，又不便含糊過去，惟開場立

案，入後「上幸大同」，所謂「上」者，令人細想，極含混卻極分明。

《賈奉雉》采蘅子《蟲鳴漫錄》卷二：《聊齋》爲蒲柳仙殫精竭慮之作，爲本朝裨史必傳之書。其中未及檢點者頗多，最可笑《賈奉雉》一段，賈既坐蒲團百餘年，其妻大睡不醒，迨其歸來，已是曾元之世，又復應試爲官，行部至海濱，見一舟笙歌騰沸，接引而去。賈之識爲郎生固宜，何以云：「僕識其人，蓋郎生也？」夫此僕爲賈生歸後所用，不得識郎生；爲賈生未偶仙時所用，則早與其子孫淪滅矣。文人逞才，率多漏筆，此類是也。

《考城隍》《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何守廳評：一部書如許，托始於《考城隍》，賞善罰淫之旨見矣。篇內推本仁孝，尤爲善之首務。但明倫評：《考城隍》，寓言也。自公卿以至牧令，皆當考之。考之何？以仁孝之德，賞罰之公而已矣。

《耳中人》《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何守廳評：導引之術，不得正宗，故生怪異。參同契言之甚詳。

《尸變》《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何守廳評：尸變之說，子不語以爲魂善魄惡；如是我聞以爲有物憑焉；竊意兩俱有之。

《噴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王士禎評：玉叔緇褓失恃，此事恐（抄本無「恐」字）屬傳聞之託之。何守廳評：漁洋評甚明。

傳記

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以文章意氣雄一時。學者無問親疏遠邇，識與不識，蓋無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滿天下。先生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籍籍諸生間。然如棘圍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一肆力於古文，奮發砥淬，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侘傺失志，濩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苕豎，詭恢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有《志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制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爲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曆友、旋視諸先生，結爲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劘切，始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孫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獨毅然上書千言以諷。公得書驚歎，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一致先生于門下，率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進而接乎其人，則恂恂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而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然而厄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祖諱生汭，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原。【略】銘曰：「有文不顯，有積不施，蓄久而熾，爲後之基，以征以信，視此銘辭。」

蒲箬《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存目）

《鄉園憶舊錄》卷一　蒲柳泉先生松齡，母夢老僧入室而生。穎悟絕倫，淹貫群書。作文空諸所有，一縷清思，爲題曲曲傳神寫照，時文中白描高手也。施愚山評其文，謂剝膚見骨；場中文多取癡肥，故終身不遇。工四六。詩集僅四冊，蓋以餘力爲之。邑之東有柳泉，深丈許，水滿而溢。泉上小山簇簇，作兒孫羅列，圓如米聚，方如印覆，雜以垂揚綠柳，縈青繚白，渾無斷際。先生愛之，遂以爲號。又作逸老園，臨河面山，自記云：「山以石勝。高狀矗矗，下狀兀兀，肥狀悶悶，瘦狀稜稜。虎若而狀，人若而立，羊若而群。不可品名，不可以策數。」先生于此逸老。性詼諧，而剛直不少假借。就自作《志異》中，擇《珊瑚》、《張訥》、《江城》，編爲小曲，演爲傳奇，使老嫗可解，最足感人。又纂輯古來言行有關修身、齊家、接物、處事之道者，成書五六十卷，粹然醇儒之學，特無力刊行。世人或譏其輕薄，不知嬉笑怒罵，皆具救世婆心，非以口筆取快一時也。所著《聊齋志異》，人服其才學，而未知其生平心術，故略錄梗概焉。

又卷三　蒲柳泉先生有小像，不知誰作，馬子琴題之云：「雙眸炯炯岩下電，龐眉大耳襯赤面。口輔端好吟須長，奕奕精神未多見。」餘不具錄。按先生誕時，母夢老僧入室，形容枯瘦，偏袒，胸貼膏如錢。及生，有黑志在

乳際。而生像乃是。讀《聊齋志異》者，無不想見其人。此詩能貌其梗概，故節錄之。

《清稗類鈔・著述類・聊齋志異》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施愚山侍講閩章，文名籍甚。顧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辭，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老宿名流時加刮目，因亦私心自喜，不敢妄自菲薄。又因目擊國初亂離時事，官玩民偷，風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則詞章、經濟、志節皆與之俱傳矣。每嘗授徒鄉間，長晝多暇，獨舒蒲席於大樹下，左茗右煙，手握葵扇，偃蹇終日。遇行客漁樵，必遮邀煙茗，談謔間作，雖牀第鄙褻之語，市井荒傖之言，亦傾聽無倦容。人以其易親，故樂近之。初嘗效東坡強人妄言，其後不必用強，甚有搆空造作奇聞以來取悅者矣。晚歸篝燈，組織所聞，或合數人之話言爲一事，或合數事之曲折爲一傳，但冀首尾完具，以悅觀聽。其文非一朝所猝辦，其事亦非一日所網羅，歷二十年，稿三數易，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其行文驅遣成語，運用典籍，全化襞襲痕迹，殊得唐人小說三昧。留仙之孫立德序《聊齋》云十六卷，與今之傳本合。或云尚有餘卷，當日其家以所傳多明亡逸事，懼觸文網，爲刪之矣。或曰，《聊齋志異》初成，就正於王文簡，文簡欲市其稿，留仙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聊齋志異》之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剎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民國《山東通志》卷一三九 蒲松齡所輯書□卷。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淄川人，諸生。《鄉園憶舊錄》云：「松齡纂輯古來言行有關修身、齊家、接物、處事之道者，成書五六十卷，粹然醇儒之學，特無力刊行。」

又卷一七〇 蒲松齡字留仙，【略】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于學使施閏章，文名籍甚，屢蹶場屋，乃決然舍去，一肆力于詩、古文辭，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略】與同邑張篤慶等結郢中社，以風雅道誼相切劘。新城王士禎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著有文集、詩集若干卷，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

《冷廬雜識》卷六 蒲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相傳漁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信。浦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奚裨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居易錄》等書，足以扶翼風雅、增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耶？

張中行《負暄絮語》 《聊齋志異》一書，爲近代說部珍品，幾於家絃戶誦，甚至用爲研文之助，其流傳之廣，蓋可知矣。然不爲《四庫》說部所收。當時此書，確曾流入宮禁，深荷嘉嘆。繼以《羅剎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滿俗，與夫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遂遭擯斥。世言流傳之本，多所刪削，元本尚多秘事。及得見所謂舊本，亦不過每事之下，附有相類之數事，並無甚有異於刊本，意者別有秘本與。

《三借廬筆談》卷六 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迹相，蓋脫胎于諸子，非僅抗手于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癖，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蔵，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托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桐陰清話》卷一 國朝小說家談狐鬼之書，以滋川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爲第一。聞其書初成，就正于王漁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堅不與，因加評騭而還之，並書後一絕云。

蒲立惠《聊齋志異跋》 《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

舉子業，潦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爲詩賦歌行，不愧于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剿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爲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游》、《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錢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憙謹識。

著録

蒲箬等立《柳泉蒲先生墓碑》碑陰附記　雜著五冊：《省身語錄》、《懷刑錄》、《曆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各一冊。戲三齣：《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通俗俚曲十四種：《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樂》、《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醜俊巴》、《快曲》各一冊；《禳妬咒》、《富貴神仙後變磨難曲》、《增補幸雲曲》各二冊。

蒲立德等《農桑經跋》　大父諱松齡，字留仙，柳泉則別號也。有詩集、文集、四六集、《聊齋志異》等書，又有通俗勸世遊戲詞，亦不下數十種，皆可以行世。今此書先出，以其易爲力耳。而尤有功於身心者，如《省身語錄》、《懷刑錄》、《家政廣編》、《時憲文》，現在校訂，陸續嗣出。乾隆丁卯仲秋，孫立德拜手謹識。孫立德毅庵校正。曾孫一泓瀚池、一涵沅洲、一浸清沚同校。

殿春亭主人《聊齋志異跋》　余家舊有蒲聊齋先生《志異》鈔本，亦不知其何從得。後爲人借去傳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輒作數日惡；然亦付之阿閦佛國而已。一日，偶語張仲明世兄。仲明與蒲俱淄人，親串朋好，穩相浹，遂許爲乞原本借抄，當不吝。歲壬寅冬，仲明自淄攜稿來，纍纍巨冊，視向所失去數當倍。披之耳目益擴。乃出資覓傭書者亟錄之，前後凡十閱月更一歲首，始告竣。中間讎校編次，晷窮晷繼，揮汗握冰，不少釋。此情雖癡，不大勞頓耶？書成記此，聊存顛末，並誌向來苦辛。倘好事家有欲攫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無怪我書慳矣。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後二日，殿春亭主人志。

趙起杲《聊齋志異弁言》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二冊相貽。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鈔爲憾。予讀而喜之。每藏之行篋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丁丑春，攜至都門，爲王子閏軒攫去。後予宦閩中，晤鄭荔鄉先生令嗣。因憶先生昔年曾宦吾鄉，性喜儲書，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錄正副二本，披閱之下，似與季和本稍異。後三年，再至都門，閏軒出原鈔本細加校對，又從吳君穎思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鄉當年得於其家者，實原稿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文屢慫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後借鈔者衆，藏本不能徧應，遂勉成以公同好。他日見閏軒，出以相贈，其欣賞爲何如！獨恨吾季和已赴九原，不獲與之商榷定論已。此書之成，出貲勳事者，鮑子以文；校讎更正者，則余君蓉裳、郁君佩先暨予弟皐亭也。乾隆丙戌端陽前二日，萊陽後學趙起杲書於睦州官舍。

又《青本刻聊齋志異例言》　一，先生是書，蓋倣干寶《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謬于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一，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闈，狐鬼群集，揮之不去。以意揣之，蓋恥禹鼎之曲傳，懼軒轅之畢照也。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志異》。有名《聊齋雜志》者，乃張此亭臆改，且多刪汰，非原書矣。茲刻一仍其舊。一，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今刻以問世，並附漁洋評語。先生有知，可無仲翔沒世之恨矣。一，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簡嚴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疎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茲刻悉仍原稿，庶幾獨得廬山之眞。一，編者按中所載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翦裁入妙；冰花雪蕊，結撰維新。緣其才大於海，筆妙如環。一，編中所載事蹟，有不

盡無徵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諸篇是已。然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觚賸・雪遘》差別。因並錄之，以見大略。一，是書傳抄既屢，剔風淮雨，觸處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編次前後，各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考其原目也。一，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選其尤雅者釐爲十二卷；刊既竣，再閱其餘，復愛莫能舍，遂續刻之，卷目一如其舊云。一，卷中有單章隻句，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鐵網矣。一，聞之張君西圃云：濟南朱氏家藏《志異》數十卷。行將訪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別本，幸不吝見遺，當續刻之，以成藝林快事。萊陽趙起杲清曜謹志

鮑廷博《青本刻聊齋志異紀事》 荷邨先生丞杭時，嘗出《聊齋志異》一書相示，且將進梓人焉，予頗慫恿之。及擢守嚴陵，政通人和，始從事於梨棗。清俸不足，典質以繼之，然竟不克竣而卒。先生弟皐亭屬予竟其業。比峻厥工，距道山之遊七閱月矣。覽先生自序，方以周君季和不及見爲恨，詎意墨瀋未乾，風流頓盡，予之痛先生，復有甚于先生之痛季和也。悲夫！先生性恬澹，而獨淫於書，故與予交尤莫逆。嚴陵距杭三百里，借書之俘嘗不絕於道。《志異》之刻，余君蓉裳在幕中商榷爲多。比蓉裳計偕北上，偶一字之疑，亦走函俾予參定焉。今手書滿篋，觸目淒然，輒有山陽夜笛之感。初先生之梓是書也，與蓉裳悉心酌定，釐卷十二，予第任讎校之役而已。今年正月，晤先生于吳山之片石居，酒闌閒話，顧謂予曰：「茲刻甲乙去留，頗愜私意，然半豹得窺，全牛未睹，其如未厭嗜奇者之心何！取四卷重加審定，續而成之，是在吾子矣。」予唯唯。後五月，十二卷始蒇事，而先生遽卒。未竟之緒，予竭蹙踵其後，一言之出，若有定數。嘻，異矣！嚴郡試院，去郡衙半里許，非試事，則魚鑰塵封，重門蛛罥而已。五月十有八日，將試童子，先期遣隸掃除。時曉色初分，重扃乍啓，瞥見一緋衣人，高冠峨峨，端拱庭除。隸咸驚仆，人亦隨滅。至日，命題，鍵試，先生飲食言笑如常時。迨受卷未終，竟以暴卒。卒之前一日，徧謁郡僚，備盡禮縷，如話別者。然庫有公帑千金，悉命移貯縣庫，經畫從容，若有先告，何其異也！但不知緋衣何神耳。五月朔日，皐亭先生夢至一所，經歷堂奧，皆非夙遊，奄然竟逝，魂已離舍，木立屍前，心複自知其死，顧亦無所繫戀。獨惜剞劂之工未竟，悲從中來，一慟而醒。明日以告先生。先生方握管撰序，聞之默然良久，若不能無動於中者。後先生凶問至署，皐亭奔赴，撫屍慟哭，俛仰之頃，悉符夢境。先生既卒於試院，舉家惶遽無措。侍姬陳氏，哀哭盡禮，遂投繯死。家人驚救，已無及矣。後先生靈櫬歸里，以阻於道遠，遂卜葬澄清門外。嗟乎，冉冉貞魂，偕從泉下，纍纍遺塚，寂寞江濱，可哀也已！然而苦心勁節，已足與雲山江水俱長。表揚芳烈，吾黨之責也。因附記於此。乾隆丙戌十一月望前三日，得閒居士鮑廷博以文識。

余集《聊齋志異題辭》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邨歿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余賦詩殿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不作，而悲荷邨不容已也。蓋余去年在聊齋時，與先生審訂是書，丹鉛錯列，參互考訂，斟酌去留，釐成一集。今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思徑斷絕，妙想天開，輒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倔仄，不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棲神太虛爲憾。且相約他日向平事了，散發滄州，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深人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何圖然約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余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十日，自製序文，複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余之歸也者。

蒲庭橘《聊齋文集志》 敬讀柳泉公行略，見上載《聊齋文集》，共計四百余篇，諸體皆備。及細爲查閱，而誌傳絕不多見。豈所者本少與？抑後來之散佚乃爾也！今所存者，只有賀序一冊、序疏碑文一冊、婚啓一冊、祭文一冊，皆先曾祖所手訂，其餘則散見於別卷，及余所搜羅諸親友者也。余故浼同人逐一繕寫，照舊分類，訂爲是集，極欲速爲板行，以公同好；奈家貧無力，實難授梓；不得不藏之書笥，以俟將來。倘後有能刻是書，使先人之名播諸海內，固爲令子；即不能刻是書，而遞相抄錄，珍而藏之，以不失傳家舊物，亦是佳孫。凡我後人，其必恪守此意，愼勿輕於外借，以致失落也。望之勉之。五世孫庭橘謹志。

《鄉園憶舊錄》卷二 吾淄蒲柳泉《聊齋志異》未盡脫稿時，漁洋每閱一篇寄還，按名再索。來往劄，余俱見之。亦點正一二字，頓覺改觀。【略】或傳其願以千金易《志異》一書，不許，其言不足信也。《志異》有漁洋頂批、旁批、總批。坊間所刻，亦云王貽上士禎評，所載評語寥寥，殊多遺漏。

段耘《聊齋志異序》　留仙《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齡迄今，身之所經，無論名會之區，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冊。蓋其學深筆健，情摯識卓，寓賞罰於嬉笑，百誦不厭。先乎此、後乎此之類書，無慮汗牛充棟，竟無能望其肩背者，是筆墨骨格，未許輕造也。顧才大如彼，知尋常傳文，不能以一介寒儒，表行寰宇，躊躇至再，未可如何，而假于寶《搜神》，聊志一生心血，欲以奇異之說，冀人之一覽，其情亦足悲矣。是書流傳既久，而俗坊吝於鉛槧，將其短類半刪去之，漸久而失愈多，殊堪恨恨。然好事者尚可廣搜遠紹，符其原額。己巳春，于甘陵賈氏家獲睹雍正年間舊鈔，是來自濟南朱氏，而朱氏得自淄川者。內多數十則，平素坊本所無。余不禁狂喜。遂假錄之，兩朝夕而畢。後復核對各本皆闕，殆當時初付剞劂，即亡之矣。好事之家，得其一鱗片甲，不啻天球，余何忍聽其湮沒，而不公諸海內乎？然欲付梨棗而嗇於資，素願莫償，恒深歉悵。茲于道光癸未，與德州劉仙舫雨夜促膝言及之；仙舫毅然醵金，余遂得于甲申秋錄而付梓，俾遺珠得還合浦，不但爲當時好事者之一快，即於風清月朗時，以盃酒酹告清曜先生之靈，九原有知，應亦大暢其未償之願也矣。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仲秋，黎陽雪亭段耘書於清源。

又《聊齋志異遺稿例言》　一，是書本雍正年抄本，則未刻之前，已貴洛陽紙價矣。的係原物，斷非後人剽竊。一，所記之事，國朝居多，間及明季，其間未見敘明何代者，有一二字未敢抬寫，又未敢接寫，不得已以鄙意易而隱之。若《鴉鳥》一則，係康熙年事，聖天子不可不出格。《白蓮教》一則，明言徐鴻儒，則大兵不可不空格。意刊書之時，去此未遠，不便刻入，因成割愛歟？一，此本系余依星巖手鈔校正無訛。第去原本已三抄矣。魯魚亥豕，應不能免。苟有更得眞本寄示更正，則幸甚。一，所見《聊齋》刊本不一，有截其序者，有去其題詞、例言、小傳者，有刪其短篇者，有分門別類，比之《情史》者，苟非自作聰明，即欲省其鉛槧，致令廬山面目，漸失其眞。余薈萃各本核對，並無複見重出。倘另有善本續刊者，或爲已刊，亦祈見示，以便削除。一，原刻十六卷，分沈浸穠郁等字；茲本雖條則不多，亦遵其例，分上窺姚姒四卷。一，張榆村墓表，得之雅雨《山左詩抄》；然文義不備，意其節錄，未得全稿。其詩文若干集，亦未知刊否。如片紙僅存，會當求而梓之，以永其傳。黎陽段雪亭識。

胡定生《聊齋志異拾遺序》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甫筠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先生世席儒珍，收藏精贍，迨宦遊山左，複盡得新城司寇家藏諸善本，於是插架益富。同時如翁覃溪閣學、法梧門學士諸名宿，號稱博覽，猶每每從之借讀，即其鴻秘可知矣。通守什襲手澤，遊息必偕，閱數十載如一日。茲擇其卷帙稍簡者如干種，彙爲《得月簃叢書》，以公同好。既鎪元遺山《續夷堅志》峻事，遂以此種類從於後。誦清芬于奕葉，振餘緒于文林。此固由雅人之深致，抑亦足徵先德之燕貽也。定生適假館精廬，獲觀盛舉，因樂爲之校讎而志其梗概如右。道光庚寅閏月山陰胡定生書于魯陽之琴臺書院。

楊愼修《重刻聊齋志異題詞》　柳泉蒲先生所著《志異》一書，其筆墨簡潔，詼諧高古，故士林爭購，叟壤競睹。是書久行於世，難免翻刻之訛。爰且不憚細心，逐次校正字畫，詳加音義，俾閱者了然爽目，不致稽考之繁。書成付梓，謹弁數言於首。道光乙未仲秋中浣繡谷楊愼修謹志。

樂調甫《聊齋詩集序》　淄川路君笠生校錄柳泉先生《聊齋詩集》既畢，將以付梓，索予一言弁諸首。予不文，且弗知詩，何足爲斯集序？顧自髫年讀書，得《志異》，特愛好之。三十年來，力求先生遺著，先後聞見所及，不下十餘編，獨於所見先生詩，不逮是集之全。予既假諸笠生，錄得其副，昕夕涵泳，暢此懷愫矣；笠生復爲天下之愛讀《聊齋集》者，或過於我，因以公之於世。其於印行是編也，不惟丹鉛之役，獨任其勞，而桑梓之愛，深維其敬。予雖不敏，安容緘默不爲一言，以贊笠生發揚之意也哉？因是略就聞見所及，考其傳本源流，書之以報笠生曰：《聊齋詩集》世無刊本，其見諸先生墓表者，凡六卷，亦不聞世有傳錄。蓋稿藏於家，而傳本至稀也。據先生文孫立德致益都王禹臣書云：「原稿五冊」。及高翰生《聊齋詩草跋》稱：「舊本籤題五冊，計一千二百九十五首，中更兵燹散佚，僅存九十七首」云云。似詩集原稿五冊，並無卷次。墓表所稱，當亦即此，而非別有選定分卷之本也。舊題兵燹散佚，未詳其年。據孫星垣《聊齋先生遺集跋》稱：「先生所作，藏於其家一小樓；後陰雨樓圮，遂多損壞。及同治壬戌，『捻匪』至，復罹兵燹，焚毀無餘。」則原稿五冊之亡，當在其時。而近世傳鈔之本，皆其遺佚，爲由後人錄而存之者也。嘗考前人詩選所載先生詩，若《歷亭詩文會編》、《山左詩鈔》，僅寥寥十數首；及道光末馮秩橋纂《般陽詩萃》，錄諸《詩鈔》，而別據

鈔本，選增一百三十四首，（共詩一百四十五首。除錄《詩鈔》十首，實增選一百三十五首。馮謂一百三十四首，蓋誤據《詩鈔》原選十一首而並計之也。又原刻誤重《懷張歷友》一首，此據重印修正本。）始得見其大略。而當時五冊六卷之本尚未盡湮，故其增選之夥有如此，亦可據以見之。然以萩橋好用古字，摛華之體，累篇皆是，令人讀之目眩意嬾；且又好爲刪移字句，加以修飾，致原作古樸率眞之氣，爲之盡失。此予讀《詩萃》所不能無慊於懷者也。近世傳抄之本，高翰生所藏《詩草》，謂得之陳晉卿，起辛卯，迄甲午，存詩九十七首。其本未見。據笠生所藏《詩草》別本考之，實起庚寅而迄於甲午，爲先生七十一至七十五歲之作。據墓表，先生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則卷末《除夕》一首，當爲先生之絕筆矣。（《詩草續錄》六首注云：乙未以卷末《除夕》之作斷之，則當卒於明年丙申，與墓表所載有一年之差。二者必有一誤，茲姑從墓表言之。）予別蓄殘抄一卷，起壬午，迄庚寅，凡九年，存詩二百三十一首。（內有題無詩一首。）以篇中丘字不避，照字作炤斷之，當作雍正七年以前，或即康熙舊鈔，而所謂原稿五冊之殘帙也。茲據殘抄考校異同，庚寅「斗室」篇題，《詩草》作「面壁齋」，（案：《斗室落成》詩云：「斗室顏作面壁居，一牀兩几地無餘」，與此詩「聊齋有屋僅容膝」句相應，則「面壁齋」固不若本題之確也。）「惰奴」作「課奴」，（案：詩前本有「課農」二首，此蓋沿彼題而譌。）而《詩萃》所選二詩，悉同《詩草》，知其爲嘉、道間傳抄之本，視最初原稿，已不無譌謬。而萩橋、翰生所謂魯魚帝虎與字體黯黜者，殆實然已。今詩集上、下二卷，爲詩三百五十五首，未詳選出誰何之手。據星垣《聊齋遺集跋》云：「先伯父東泉公曾手錄其詩三卷，散行與駢體文各四卷。迨喪亂既平，先伯父多方求索，所得者僅十之二三；用以繕寫成帙。」及耿鶴峯跋稱：「星垣家有《聊齋文集》、《詩鈔》稿，嗣經兵燹散失，復加搜集，另編古近詩，分爲上、下二卷」云云。疑即爲孫東泉選錄之本。以卷中所選「斗室」、「惰奴」二首，篇題均同《詩萃》，及庚寅以下各詩，序次悉合《詩草》，其爲「捻亂」後重編之本，正可相互參證。然則就今日所見詩選及抄傳之本而言，固莫若斯編之全；笠生取此以公諸世，亦可謂善能傳行先生之詩者矣。第予考校諸集，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往年鶴峯印行《聊齋遺集》，以所選皆先生酬世之文，而於論議尺札之書，轉屏弗錄，已使世之讀遺集者，不無才盡之歎；復於詩集吝而弗出，致坊刻贋作之篇，流行於時。其厚誣先生，不亦甚哉！今笠生既出是編，用釋世惑；設他日出其餘力，更定文稿，刊行於世，不尤兩得而益彰乎？斯則予企望之矣！歲在丙子三月，蓬萊欒調甫序。

何鎬《詳注聊齋志異圖詠序》　《聊齋志異》一書，《齊諧》志怪之作也。怪則聖人且不語，又何足圖？然而《山海》之經，相傳爲伯益所著，而實亦無可考證。後人則從而附益之，詮注不足，加以圖繪。其中怪怪奇奇之物，大都出於意匠之經營，閱者披其圖而證其說，可以增長見聞。《爾雅》先不見重於世，自終軍鼷鼠之辨，蜚聲漢廷，始與「六經」並重。後之人亦有取而圖其形者。水草之區別，鳥獸之離奇，莫不可按圖而索焉。圖之爲用大矣哉！《聊齋》所志，其事非盡爲刑天舞戚，其人非盡屬牛鬼蛇神，則其圖之也，亦不必皆如禹鼎之鑄奸，溫犀之燭怪，不過就其事蹟，撫其神情，覩其事傳而其人亦傳，此廣百宋齋主人《聊齋志異圖詠》之所由作也。主人以尚友爲志，讀古人書，必欲知其爲人，爰請名手，就《志異》全書，每幅各繢一圖，亦既窮形盡相，無美不臻，又於每圖各繫七絕一首，抉海內詩人之心肝，爲圖中之眉目，以是遊目騁懷，洵可樂也。復以舊注綴於每篇之後，檢查尚恐費事，因而別出心裁，摘錄於每句之下，令人一覽可以了然，其用心可謂苦矣。書成，丐序於余。余曰：「是於《山海》、《爾雅》之外，別開生面者也。以余襪線才，得以附《聊齋》驥尾，何快如之！」遂援筆而爲之序。光緒十有二年太歲在柔兆閹茂日纏大梁之次，古越高昌寒食生撰。

廣百宋齋主人《詳注聊齋志異圖詠例言》　一，《聊齋》原書，計四百三十一篇。茲將每篇事迹，各畫一圖，分訂每卷之前。其有二則三則者，亦並圖之，共得四百四十四圖。不憚筆墨之勞，務饜閱者之意。惟卷二《伏狐》第二則，事涉穢褻，卷十五《夏雪》第二則，並無事實，無從著筆，姑付闕如。一，《池北偶談》、《觚賸》等書事迹，雖附見各條之後，究非原書可此，不復畫圖，以示區別。一，圖畫薈萃近時名手而成。其中樓閣山水，人物鳥獸，各盡其長。每圖俱就篇中最扼要處著筆，嬉笑怒罵，確肖神情。小有未恰，無不再三更改，以求至當。故所畫各圖，無一幅可以移置他篇者。一，每圖題七絕一首，以當款字，風華簡樸，各肖題情。並以篇名之字，篆爲各式小印，鈐之圖中，尤爲新雋可喜。一，是書照萊陽趙氏所刻本端楷抄成，精妙無比。校對尤爲詳愼，不但無一誤字，即破體俗體字，亦皆悉心刊正。閱者鑒之。一，各家注釋，以文登呂氏爲詳。惟摘列篇後，檢查猶嫌費事，茲移

繫逐句之下，庶幾一目了然。一，《聊齋》向有但氏、何氏評點本，茲則一概割愛，僅加單圖，以句分讀。一，原書篇後王漁洋先生評語，或有譏其僞託者，未敢臆斷，姑仍其舊。一，原書目錄，總列卷首，茲則分訂各卷之前，以清眉目。鐵城廣百宋齋主人識。

孫濟奎《聊齋先生文集跋》 吾鄉蒲柳泉先生，才高學博，著作等身。其《聊齋志異》一書，自萊陽趙荷村太守刻于睦州官舍，書乃盛行。著者評者，相繼而起。蓋是書之膾炙人口久矣。而先生詩古文詞，亦自成一家，不愧于古作者。先伯父東泉公曾手錄其詩二卷，散行與駢體文各四卷。每值晴窗展讀，撫卷流連，常惜其未能付梓，不得與《志異》書並行於海內也。其尤可惜者，聞先生所作，藏於其家一小樓後，陰雨樓圮，遂多損壞。及同治壬戌，捻匪突至，復罹兵燹，焚燬無餘。即吾家所抄舊本，亦化爲烏有。磋乎！先生抱絕世奇才，潦倒場屋，才莫能展。當其發憤著書，非徒作不平之鳴，因欲傳諸後世，以永垂不朽。乃一壞於陰雨，再毀於兵燹，除《志異》得刊行於世，其他簡編，俱等諸昆明灰劫，蕩然無存。豈果天妒奇才，阨之於生前者，復阨之於身後與？迨喪亂即平，先伯又多方求索，極力蒐羅，所得者僅十之二三，用以繕寫成帙。嘗謂余及濟泰弟曰：「是集亡失雖多，然吉光片羽，倍增珍重。吾老矣，汝小子尚其寶而藏之，勿令散佚。倘機會可乘，得以壽諸梨棗，俾鄉先哲之遺稿，不至盡歸湮沒，庶不負吾裒集苦心爾？」余與弟謹志之，弗敢忘。曾幾何時，而先伯已去世矣！言猶在耳，事豈忘心？茲何幸數十年所有志未逮者，竟成于吾同年友鶴峰之手！鶴峰耿君由內閣中書改授蜀中縣，今因讀禮家居，延吾弟課其子，談及聊齋詩文未刻，鶴峰慨然自任，擬待服闋，攜往行篋，乞名流序而刻之。善哉此舉，非特成藝林快事，且使聊齋先生之遺藝賸墨，長留天地，洵可謂攄懷念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也。昔聊齋後人跋《志異》有言曰：「昌黎崛起八代，必待歐陽子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信斯言也！可知文章千古，顯晦有時。非遇其人，有可傳而不傳者。倘天假之緣，得付剞劂，則鶴峰之功，自可與歐陽、中郎後先輝映，而昔年趙公之刻《志異》，又安能獨擅其美哉？余故明其詩文散失之由，與購求之故，以爲鶴峰勸。若斯刻既成，詩與文佳處，有識者自能賞鑒。譾陋如予，無庸贅言。同邑後學孫濟奎謹跋。

鑒堂氏《聊齋詞跋》 柳泉居士詞稿手蹟，世好李子席珍所貽。李家淄川，與居士裔孫某故文字交，是即有之於某者。居士曠懷逸趣，可見一斑。字亦古拙多姿，迥不猶人。計四十有二紙，舊多有竄易塗勒，間注曰「眞本無」或「亦無」等字，自係副本。有數闋見於《志異》。豈閒情偶寄而文生歟？居士著作未梓甚夥，惜強半毀於兵。嘗因席珍就鈔古文多卷，亦塵劫之余已。是蹟雖小有殘脫，喜其面目之眞，不足爲廬山病也。光緒丙戌冬月，鑒堂氏補識于龍州防次。

喻焜《聊齋志異序》 《聊齋》評本，前有王漁洋、何體正兩家，及雲湖但氏新評出，披隙導竅，當頭棒喝，讀者無不頫首皈依，幾於家有其書矣。然竊觀《聊齋》，筆墨淵古，寄託遙深，其毫顚神妙，實有取不盡而恢彌廣者。仁見仁，智見智，隨其識趣，筆力所至，引而伸之，應不乏奇觀層出，傳作者苦心，開讀者了悟，在慧業文人，錦繡才子，固樂爲領導標新於無窮已。吾合馮遠村先生手評是書，建南黃觀察見而稱之，謀付梓未果。先生一官沈黎，寒氈終老，沒後僅刻晴雲山房詩文集，紅椒山房筆記，其他著述今皆散佚無存，惟是書膾炙人口，傳抄尚多副本。同治八年，州人士取篇首雜說數十則及《片雲詩話》刊行，而全集仍成待梓也。予於親串中偶得一部閱之，既愛其隨處指點，或一二字揭出文字精神，或數十言發明作者宗旨，不作公家言，模棱語，自出手眼，別具會心，洵可與但氏新評並行不悖。因照但氏本增入，縮爲十二卷，箋題《聊齋志異馮但合評》。工既竣，而爲之略敘梗概云。時光緒十七年仲春月下浣，合陽喻焜湘蓀氏敘於補拙書屋之竹深處。

耿士偉《聊齋先生文集跋》 聊齋先生，文名卓越，著作等身。僅以《志異》流傳，動海內，文人想慕。其文詩全集，雖未出而問世，而人人意中，莫不思一披讀，如景星慶雲，先覩爲快矣。偉世居桓臺，比鄰般水。去先生家，不四十里。每思流風餘韻，輒深嚮往。只以橐筆名場，薄官蜀道，久與鄉先輩疏闊，無從藉資採訪。迨乙酉冬，奉先君諱旋里避難徙居來淄。向與同年孫星垣善，素稱博雅，現秉鐸鄒嶧，延其介弟星階課子姪讀，朝夕親炙，始悉其家有《聊齋文詩鈔》稿，嗣經兵燹散失，復加搜輯，又益之以宓生、文德舊本，篇多重複，詳加釐正，雖于當日全豹，十不獲一，先生抱才不遇，奇光瑰彩，發爲文字者，二百餘年，猶覺奕奕如新。近復接星垣致函，益悉此稿之存，千回百折，不絕如縷，愈不可不加珍護。今既搜有成數，分爲八卷，訂作四冊。首列擬表律賦，次列書陳時政並文誥與徇良官

箴、人世要則。見先生雖未登台閣，而才堪拜颺，雖未曆仕途，而志蘊經濟。三卷列記，四卷列序，五卷列論跋箋啟，六卷列銘志形狀祭文，七卷列尺牘書。八卷凡迹近遊戲，實擅才藻者，列爲雜著殿焉。另編古近詩，分爲上下二卷。擬求當代鉅公，文壇宿儒，鑒擇付梓。繕庋行篋，即于丁亥初夏，攜赴粵嶠。溯江至漢陽，適武峙東觀察見而留閱，欲代鋟行。迨由粵返，武君已解組，此稿遂流落鄂渚，屢索無從。幸壬辰者，同年孔斐軒巡蒞漢黃，爲極力物色，始獲原本。詩稿全失，其餘也剝落非舊。而斐軒遽歸道山。偉見是書隱見閃爍，殆有數在。恐愈久愈無以延其傳也，爰就僅存者略加詮次，付諸剞劂。俟獲詩稿，再爲續刻。猶記曩年勸是役者，王君子陶、孫君星階之力居多。今乃天各一方，非特慨是書備極曲折，而尤增友朋離合之感云。光緒十九癸巳榴夏鄉後學耿士偉謹跋於蜀西巴縣官廳。

楊復吉《夢闌瑣筆》 蒲留仙《聊齋志異》脫稿後百年，無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時授梓：楚本爲王令君某、浙本爲趙太守起杲所刊。鮑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蓋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訐，至褫其衿。易簀時，自知其托生之所，後登乙榜而終。（留仙後身，平陽徐昆，字後山，登鄉榜，撰有《柳崖外編》，亦以文云。）歲庚子，趙太守之子，曾與留仙孫某，遇於棘闈，備述其故，且言《志異》有未刊者數百篇，尚藏諸家。

《春在堂隨筆》卷六 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然世所傳本，皆十六卷，但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寖失其舊。己亥春，余給事曆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留仙眞蹟。至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其評語亦不全。好事者宜錄補之。」

王敬鑄《蒲柳泉先生遺集序》 況自宋以降，距今又數百年，中間積學之士，其文字湮沒而不傳者，曷可勝道！若吾淄蒲柳泉先生，懷才不遇，以明經終老，可謂窮矣！而所著《聊齋志異》一書，久已風行海內，幾於家置一編。揆諸虞翻沒世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之言，似應含笑地下。但先生著作甚富，聞其家藏遺稿，子孫秘不示人。後藏書之屋，壞于陰雨，先生手澤什損八九，後又洊遭兵燹，並所存者亦複蕩爲灰燼。嗣是邑中後學，於殘編斷簡中，偶得片紙隻字，輒什襲珍藏，以爲吉光片羽。前中丞李鑒堂先生撫東時，雅意蒐羅，洊學友李席珍茂才，多方搜葺，共得若干首，釐爲十二卷，裝訂成帙，將擬付梓，適以升任去未果。鑄嘗借過一觀，但其中多系尋常慶吊及代友人酬應之作，暨往來書劄，兼作詼諧謔語，然簡潔雋永，的是作者本色，因隨手錄以副本，置諸篋笥。茲諸同人欲集貲鏤版，公諸同好，向索原稿，因不揣謬陋，刪其缺略重復。及寥寥數言，無甚意味者，共節去什之二三，其餘篇目、卷次，悉仍李中丞定本之舊，以存本來面目云。宣統元年，歲次己酉陽月上浣，後學王敬鑄序。

孫迺瑤《蒲柳泉先生遺集跋》 《蒲柳泉先生遺集》一編，非先生手定也。先生沒後，邑中後學摭拾零編斷簡，蕞薈成帙，遞相傳抄，所留遺以至於今也。先生著述甚富，惟《志異》一書，盛行於世；其餘藏於家者，其子孫秘不示人。聞先生邃于天文，所著有《觀象玄占》及《會天意》等書，其推步之法，獨得心傳，較梅定九、王寅旭等爲捷，惜其書不傳，未獲出而問世。今此編所載，雖駢、散各體俱備，然類多酬應之作，非精心結撰文字。但才人之筆，偶爾點綴，自具翩翩逸致，亦好古之君子所不忍聽其湮沒者也。今年冬，同學諸君以抄本未能廣布，恐曆久而佚失也，擬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囑瑤爲之校閱。昔孫樵序賈秀才《五通書》，謂物之精華，天地所珍惜，文章亦然。歐陽文忠序《蘇子美集》云：「斯文，金玉也，雖埋沒銷鑠，見遺於當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諒哉言乎！余於此集之刻信之矣。宣統元年小陽月，邑後學孫迺瑤謹跋。

李孚青

論述

陳廷敬《野香亭集序》　丹壑未典謁之年，席帽離身，簪筆華省，文章瑰瑋，一時豔羨，天才橫放，根於性生。故其爲詩，鋒穎旁出，含咀百家，擷英摛華，睨眴一世。

田雯《野香亭集序》　丹壑先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集英略穢，駢羅橫陳，故爲詩也，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如會稽野繭從江淹壁魚化出，繰而爲絲，遂成異錦。以先生官侍從有年，閉戶著書，嗜好特殊，其詩奇，其人奇也。

費密《野香亭集序》　丁丑冬，次兒自京師歸，言一時詩人所交稱者，必首推李丹壑太史。已而，出其贈行之卷，約數十人，太史詩爲最。復取所攜諸名流詩集，讀之尤無足當太史者，益信京師之論爲不誣。次兒則述，太史家居，短帢氅衣，臨風緩帶，飄飄若神仙中人。嘯咏煙月，手攜一編，夜久不倦，不以人地自矜貴，時有湖山蕭然之致。蓋其胸次如此，而發之於詩者，悠然而遐遠也。

彭孫遹《野香亭集甲戌乙亥稿後跋語》　丹壑先生天才最高，下筆妙天下。編年詩二卷，蘊藉深秀，於語言文字外超然獨絕，讀之百過不厭，一唱三歎，猶有餘音也。

徐嘉炎《野香亭集序》　吾師合肥夫子既已貫穿「六經」，網羅百氏，縱橫千古，殫精著述，爲海內宗矣。嗣君丹壑編修，復稟靈異之姿，濡染家學，成童取科第，較仲默更先三載入仕。六年始及弱冠，遂刻意吟咏，成一家言。其詞苕鮮迥秀，彷彿信陽，視北地剽椎模擬者，蓋不啻聲聞之於大乘。其能振吾師之緒，紹聞庭訓，方駕古人，無可疑者。

姜宸英《野香亭集序》　先生之於詩也，既本之於今相國家學，其冥搜心得，取境近而蘊義遠，有陶、韋、王、儲之風。至其才思所溢閒，旁出於韓、蘇諸家，特用以開拓其境界而已，不以自詭其法也。余尤喜其樂府，古淡婉切，迴環可誦，雖張、王操筆，無以過也。先生以名公子年少登第，滯史館二十年，泊然無競進意。其所寄興，八九常在酒槍茗椀、山村水墅之閒，宜其風格之超脫如此。至其經途，觸目凡田家疾苦、吏治清濁、與夫南北風土之險易厚薄，無不習知，所以感切諷諭，而發之以忠厚之旨，傳之以和平之聲者，又不一而足。

戴名世《野香亭集序》　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緜渺而蘊藉，其情能感人而使之俯仰唱歎、歡忻淒切、發揚舞蹈而不能自已。已而，先生又集數年以來之詩若干首，付之雕刻，而悉舉以示余。余益循環諷誦，屢日夜而不厭。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涵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覩記者，往往即事以徵情，爲之悄然以歎，邈然以懷，油然以動，取之於心而注之於手，諧之於韻，宜其能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合肥相國之伯子。往余讀相國之詩，雄渾深厚，如地負海涵，牢籠萬象而不可窺測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籟入耳，明月入懷，又如遠山數點，前村一枝，幽微淡遠，而難以窮其勝也。

毛奇齡《西河詩話》　李閣學夫子宅每翻韻牌作詩，值雪霽集飲，信手拈一版，偏值「雪」字，已作「翠嶂雲俱合，平橋雪未乾」句。會丹壑詩早成，坐客驚視，皆閣筆，獨強余成之，且謂余「雪」字當禁，請改「路」字，則「路」字居然轉勝多矣。余凡集牌詩，多不存此詩，尚存感其事也。丹壑爲夫子大令，名孚青，年十六成進士，與余同入館，每下筆多驚人句。王弇州作三述，謂有明一代十六成進士者，惟王庶子一人。則丹壑可知耳。同官年卑者，首推李丹壑。

《漁洋詩話》卷中　李丹壑編修孚青，故友合肥文定公天馥子。早慧，能以詩世其家，然有別才。如《洛陽懷古》云：「秋來張掾多歸思，事去王郎少宦情。」殊有言外意。

王士禎《野香亭集序》　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敏葉公飲先生卧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齔，風神瑩徹，吐納閒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舉《左傳》、《國語》及《史

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答如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儷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絶麗，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概。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

湯右曾《李丹壑前輩見示白門集》 十年誦君詩，三年隔君面。關河邈風雨，塵土委筆硯。君行曾幾時，日月如急箭。別程槐黃黃，鄉夢江練練。天邊念朋好，雲外踈鴻雁。每思合并難，執手笑且抃。寒暄無恙外，冰雪探一卷。君才雙雕玉，粹美無可揀。十五登承明，麗藻壓羣彥。詞場幾老宿，斂手避文戰。貞淫別雅鄭，同異考箋傳。沈酣歲月來，體製看數變。蕭閒白門集，暑雨冷夏簟。一曲長干行，飄零幾歌扇。秦淮好簾幕，楊柳萬條線。一一思舊經，悠悠托深眷。江花開五色，妙語讓君擅。沿流泝淮泗，走馬過梁汴。懷人吊古作，一字一黃絹。煙霄攜綵筆，仍自入吟院。顧余誠迂愚，辱君屢殊眄。游門篤舊友，雅咏諧密宴。國香蘭九畹，詎比蓬艾賤。琅管俗耳驚，雲錦凡目眩。還君繡鴛鴦，金鍼覓誰見。

王槩《野香亭集序》 予於近人詩，入手輒昏然欲睡。至讀丹壑先生諸集，則神氣澎振，首尾更翻，忘寢廢食，惟恐其竟也。先生是編，先是曾假自友人，迺奚囊削草，粘錯成卷，煤漶脫膏，楮敗若絮，稍不經意，即多坼裂。予私心好之，湖邨靜展，漚以名香，琅琅洛誦，聲撼四鄰，于是身心攝入者累日。旋爲友人取去，神思恍忽，如出桃源。時值先生重來白下，欣然以繕錄者見示。再一縱觀，則又瀾湧峯迴，奇境天闢，宛若從未觸目。是誠青蓮之于敬亭，一看一回，新矣。因慨詩之亡也，亡于盡天下皆冒詩人。彼枵腹者，無論即一二稍知瀏攬，其于樂府輒曰漢、魏，汩其精魄，僅襲字句。而陶謝而漢、魏之亡，即亡于字句。五言輒曰陶謝，罔識骨格，假設膚理。而陶謝之亡，并亡其膚理。近體輒曰高、岑，曰元、白，棄却所固有之性情，妄欲乞靈古人，希踪優孟。而高、岑、元、白之亡，乃即亡其所固有高、岑、元、白之性情。尤可嗤者，生本寒餓，句學癡肥，輒曰此吾鉅響，上應清廟明堂，而不知清廟、明堂翻自餐霞濯露，則亦蠅趨蜣轉愈形其污濁而已。時惟先生屬詞婉至，命意高遠，即事成篇，由篇立格。或藉古題而書時事，或立新意而愜古詞，具漢、魏、陶、謝、高、岑、元、白之神，而無比擬剞刻掊扯之跡。此道茫茫，問起衰手，舍先生其誰！或謂先生容與丹地，堂構青雲，而其篇什沖澹，踰于秋水。先生之詩，未類其人。予則以爲，惟其有先生之人，始有先生之詩，有如天人上居有頂，衣六銖而履五緯，弄雲物而依日月，生而遍體皆清，那得人間一點烟火氣可漸染。所謂眞清廟明堂，翻自餐霞濯露，夐絶今古。世有知此意者，方可與之論詩。否則，北窓攜枕搖手相謝，以瞌睡正濃也可。

章藻功《野香亭集序》 而野香亭外，別具新裁。天祿閣中，都非俗艷。攬其大概，多悠揚婉轉之詞；閱至終篇，半感慨躊躇之作。代窮儒而措語，寫貧士之欲言。所未解三也。師笑而云，居吾語女。朝吟夕諷，舍茲無以鳴歡。吮墨濡毫，惟此差堪適意。即平生之寄託，賴若輩以獻酬。便足抒寫性靈，發揮景物。豈必笙鏞柷敔，纔格祖以和神；玳瑁珊瑚，始裝書而架筆耶！（藻功）聞命而還，循環又讀，如雁橫天末，如鶴唳雲端，如秋蛩號雨砌之間，如春鳥弄晴窓之外。一輪庭月，將爽氣以俱來。半篆爐香，留新聲而不去。錢塘受業章藻功拜撰。

查嗣瑮《野香亭集跋》（存目）

費錫璜《野香亭集序》 僕讀合肥相國詩與公長君太史丹壑先生詩，嘆曰，百年之論定於是矣。自明李空同創言復古，軌範前人，示天下以必趨，囿天下以不敢亂，天下翕然從之。王、李繼起，高論益昌，規格既定，守而不變者，數十年也。迨徐、袁出而說始稍異焉，以自然爲宗，以性靈爲貴，內愜於己，不求合古。竟陵、常熟壇墠遞更，而宋、元雜論紛如矣。今則門戶各立，互相抵牾，宗唐者必斥宋爲斜徑，好宋者復指唐爲戒途，相背而馳，迄無定論，又近百年。夫時必負絶人之才，眞積力久，上下古今之變以自得其指歸，而詩乃可傳。苟生才者薄矣，又工力無大過人也，僅規規於聲色氣象之間，求合古人，或任情而出不中繩尺，其詩膚縟而骨不堅，貌澤而神不王，讀之徑直而無餘意焉，勿問其言漢言魏言唐言宋而皆僞也，均於詩無當也。崛起一代者，必能窮極根柢而不爲雜說所搖惑，於向者諸公之論合

之而不相雜，抑離之而不相乖。今相國之詩，勃然而光，凝然而堅，渾然而無不包，肆然而無不極。其樹本發源之地，冥與道合。故絕依擬之跡，而縱橫不越乎規矩，是以遠駕於空同、濟南，而齊驅於建安、天寶，信足爲天下後世法矣。若太史之詩，則不然。太史浸淫江左之華，化裁大曆、長慶之格，以至眉山之疎放，宛陵之秀潔，劍南之渾雄，遺山之穠郁，無不籍而醞之，鎔而鑄之，汰其確礦，挹其精英，高哉如鶴之唳於秋旻也，幽哉如蕙之發於僻壤也。苟非力學致思，反覆游泳，即不能窮其旨趣矣。太史得相國家學而卓然不隨步趍，如孟堅之於叔皮，子瞻之於明允者。然視相國風格雖殊，而樹本發源、冥與道合者，其指歸則同也。所謂合之而不相雜，離之而不相乖，化於古而非摹擬也，出於性而非臆見也。百年矛盾不符之論，直待相國父子詩出，始大定矣。天下方競趍宋、元而失其眞，勢將擿摘猥鄙而不可收止。立之標的者，必如太史乃可哉！成都後學費錫璜拜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野香亭集》 毛奇齡《西河詩話》中極稱其吐屬工敏，蓋其穎悟有過人者。其氣骨未遒，則年未四十而歿，功候猶淺之故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 彭羨門稱李丹壑詩蘊藉深秀，於語言文字外，超然獨絕。徐勝力謂，近代言詩，李、何稱首。仲默十五舉鄉書，十九成進士，獻吉得第之歲，亦甫盈二十。丹壑成童取科第，入仕六年，始及弱冠，蓋較飴山贊善年尤少，其詩計年爲一冊。

《靈芬館詩話》卷三 漁洋《露筋祠》詩，撇開題面，自出一奇。餘人一著議論，便覺可厭。李丹壑一絕云：「心如揚子青銅鏡，身似蓮塘菡萏姿。只尺隨家天子墓，行人惟拜女郎祠。」議論之中，神韻自絕。

《秋日自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家庭之樂無逾于此，陸劍南每有此種名句。

《稻孫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此米元章樓也。無禾黍歲，偏上稻孫樓，觸目生愁矣。

《早秋送宋又宜由太原歸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自是唐人神韻。

傳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李孚青字丹壑，江南合肥人，文定公天馥子。康熙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著有《野香亭集》。丹壑十六歲館選，人以黑頭公目之，惜未四十辭世。

《皖雅初集》卷三〇引《靜照軒筆記》 丹壑先生天才卓犖，工藝多能，精騎射，善詩詞。年十五舉京兆試，十六入詞林，早年歸養。家綦貧，文定公既沒，遂不出，遷居原籍永城。乙未夏卒，年五十二。有二子：昉楙，康熙己丑進士；昉琳，康熙甲午副貢，官魚臺令。皆永城籍。

嘉慶《續修廬州府志・文苑傳》 李孚青，字丹壑，相國文定公長子。年十五，舉康熙戊午順天鄉試。十六成進士，充政治典訓、玉牒、類函、明史四館纂修。後丁父憂，不復出家，居孝友。讀書務抉精奧，爲文往復紆迴，詩格似韋蘇州。所著有《野香亭集》、《盤隱山樵集》。子昉楙，康熙己丑進士。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丹壑，康熙丁亥移居永城，卒年五十二。《提要》謂年未四十而歿，誤也。所著《野香》、《盤隱》二集外，有《道旁散人集》五卷，爲甲申至乙未作。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野香亭集》 十三卷，國朝李孚青撰。

【略】是集詩編年分卷，起康熙戊寅，訖己亥。

王尚辰《道旁散人集跋》 丹壑太史《野香》、《盤隱》二集，流傳海內，蓋自丙寅二十三歲迄癸未四十歲所作。《四庫提要》謂年未四十而歿，誤矣。太史年十六入詞館，甲子歸里續娶，乙丑分校禮闈，拔士仇、滄柱等，得人稱最。甲戌，供奉內廷，充政治典訓、玉牒、類函、明史四館纂修。戊寅冬，嬰惡疾幾殆，江淮間傳其已死。太史有詩記之。己卯，弟孚蒼，字紫巖，中京兆試。十月，丁文定公艱歸里，遂絕意仕進。丁亥，聖祖南巡，太史迎謁

邗江。天語溫慰，謂大臣子當朝夕左右。是冬，移居永城，紫巖舍人留合肥。戊子、己丑，子昉楙，字靈再，聯捷成進士。庚寅，舍人歿，年二十七。甲午，次子昉琳，字琅叔，中副車，後令魚臺。乙未春，太史來肥省墓，旋返永城，未久下世，年五十二。《道旁散人集》五卷，甲申至乙未夏未刊稿也。太史爲余家泳思觀察壻，二子皆王出太史之姑，又爲通政公子婦。兩姓親情倡酬最密。是卷，褚西堂太學手錄。予得之冷攤上，鼠齧蟫殘，擇其完全者，細爲排比，擬合《野香》、《盤隱》，編爲全集。太史晚境尤嗇詩，益清省靈妙，似不食人間煙火者。余爲時唾棄，抱殘等缺，送老邱園，暇則蒐輯吾廬軼事，將勒爲一書。而貞松第宅久爲廢圃，石猊偃臥，子姓無聞。其永城一支，亦降爲氓庶。二百年後雒誦遺編，返溯國初盛時，簪裾輝映，文采風流，能無愀然傷懷也哉。

蒯德標《續刻野香亭集記》 吾鄉李文定公《容齋千首詩》，與其嗣君丹壑太史《野香亭集》，向係合刻。兵燹後，板俱燬失。其藏書之家，亦因流離轉徙，散佚殆盡。辛未春，余至京師，於廠肆中檢得《容齋詩》攜帶南歸，付之剞劂，仍以未得《野香亭詩》不克都爲一書爲憾。適王生少雲自里來，談次言及家有存本，既歸郵寄來鄂。因亟命手民刊刷成帖，與《容齋詩》先後頒頒，俾覽是編者想見風雅一門之盛，爰書巔末弁諸簡首以誌拾遺補缺之意云。至其詩涵濡庭訓，牢籠衆有，自成一家，新城澤州諸公之序已詳言之，無庸鄙人贅述也。歲次戊子孟夏月，書於楚北薇垣之妙香山館。平梁蒯德標識。

藝文

龐塏《柬李丹壑》 追陪侍從共昏晨，一出西清漸不親。筋力經年伴趨走，鬚眉垂老向風塵。將尋良晤無多日，回憶同心見幾人。氣爽晴歸新酒熟，體辭談笑過南鄰。

趙執信《十四夜對月寄丹壑（是日立春）》（存目）

又《調丹壑二首》 張侯邀我入城去，西苑水風終日涼。却笑人間李公子，出門十步似他鄉。每欲嘲渠等虫蟄，新來看爾似蠶眠。除將善病兼能酒，百不如人也可憐。

西周生

環碧主人《醒世姻緣傳弁語》 五倫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夫婦處其中，俱應合重。但從古至今，能得幾個忠臣？能得幾個孝子？又能得幾個相敬相愛的兄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倒只恩恩愛愛的夫妻比比皆是。約那不做忠臣，不做孝子，成不得好兄弟，做不來好朋友，都爲溺在夫婦一倫去了。夫人之精神無兩用；夫婦情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身上自然義短。把這幾倫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從那娘子們手中博換得還些恩愛，下些溫情，放些體貼，如此析了剛腸，成了繞指。這也是不枉了受他的享用，也不枉喪了自己的人品。可怪有一等人，趲了四處的全力，盡數傾在生菩薩的身中：你和顏悅色的妝那羊聲，他擦掌摩拳的作那獅吼；你做那先意承志的孝子，他做那蛆心擾肚的晚娘；你做那勤勤懇懇的逢干，他做那暴虐狠愎的桀紂；你做那順條順絡的良民，他做那至貪至酷的歪吏；捨了人品，換不出他的恩情；折了家私，買不轉他的意向。雖天下也不盡然，舉世間到處都有。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得其故。讀西周生《醒世姻緣》，如憬然悟，豁然解。原來人世間如狼似虎的女娘，誰知都是前世裏被人攔腰射殺剝皮剔骨的妖狐；如韋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盡都是那世裏彎弓搭箭擎鷹紲狗的獵徒；轆轤一堆，睡成一處；白日折磨，夜間撻打；備極醜形，不減披麻勘獄。原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世間狄友蘇甚多，胡無翳極少；超脫不到萬卷《金剛》，枉教費了饒舌；不若精持戒律，嚴忌了害命殺生，來世裏自不撞見素姐此般令正。是求人不若求己之良也。環碧主人題。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

東嶺學道人《醒世姻緣傳題記》 大凡稗官野史之書，有裨風化者，方可刊播將來，以昭鑒戒。此書傳自武林，取正白下，多善善惡惡之談。乍視之似有支離煩雜之病，細觀之前後鉤鎖，彼此照應，無非勸人爲善，禁人爲惡，閑言冗語，都是筋脉，所云天衣無縫，誠無忝焉。或云：「閑者節之，冗者汰之，可以通俗。」余笑曰：「嘻！畫虎不成，畫蛇添足，皆非恰當。無

多言！無多言！」原書本名《惡姻緣》，蓋謂人前世既已造業，後世必有果報，既生惡心，便成惡境，生生世世，業報相因，無非從一念中流出，若無解釋，將何底止，其實可悲可憫。能於一念之惡禁之於其初，便是聖賢作用，英雄手段，此正要人豁然醒悟。若以此供笑談，資狂癖，罪過愈深，其惡直至於披毛戴角，不醒故也。余願世人從此開悟，遂使惡念不生，衆善奉行，故其爲書，有裨風化，將何窮乎？因書《凡例》之後，勸將來君子開卷使醒，乃名之曰《醒世姻緣傳》。其中有評數則，係葛受之之筆，極得此書肯綮，然不知葛君何人也。恐沒其姓名，並識之。

《戲曲小說書錄解題・醒世姻緣傳一百回》（存目）

吴之振

論　述

呂留良《與吴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絶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過上，於吾兄德器必能脱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肩背也。

又《尋暢樓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著語驚人。讀者每目瞷而心蕩，如觀閻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導、劍佩、驂駕之飾，震慴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其類也。

顧沂《吴中翰孟舉六十壽序》　先生以簪纓世胄績其家學，吴越知名士向推敦槃碩望。時出其手眼與呂用晦輩論定千古詩格，元元本本，搜奥抉奇，發前人所未發。至其爲詩古文辭，往往度越流俗，直與唐宋諸大家奪席。所著《黄葉邨莊》諸集，特其吉光片羽耳。今總憲王阮亭、中丞宋牧仲交相歎服，時時貽書招致之，先生弗屑也。間乘興一往，酒闌詩罷，即鼓枻歸，曰：「毋久溷公爲。」蓋其沖澹性成，不樂塵網，雖通籍中翰，未嘗數點朝班。長君榮期筮仕河津，屢迎養官署，亦未嘗允其請。惟日沉浸於騷壇吟詠之鄉，聽子若孫雒誦聲以爲樂。時而縱情山水，扁舟獨往，興盡輒返。或博識圖書彝鼎，或是正音律，或揮毫點染，要非其好也。遇良朋急難，不惜傾囊以拯之。好施與力行善事，不市德色。即無論今人求之，往昔有心人不多覯也。

又《吴橙齋積善録序》　石門胡孝廉階六過吴門見訪，一日出其師吴中翰橙齋《積善録》示余，乃其老友朱令質所目覩而手鈔者也。橙齋與余姻婭誼最篤，暇輒相過從。每值花晨月夕，酒酣耳熱，密坐劇談。至古今人物成敗消長之際，未嘗不慷慨激昂，一吐其老驥伏櫪之志。充其願力，即欲爲善於天下，固所裕如區區福被，一路澤及數郡。彼且爲芻狗，彼且爲醯雞，又況鄉曲一隅，施舍己責，曾何足沾沾齒頰間耶。雖然善量無窮，獨善與兼善，其理一也。以橙齋之學識才幹，從容廊廟之上，何難衣被海内。顧迂徊彳亍，棲遲需次，不欲輕試其用于天下，此其意量深遠有非淺。夫得窺其奥突者，聊從周旋里閈間，身之所觸，目之所遇，一動其痌瘝在己之衷，即不惜傾倒扃鐍以濟之，且爲之區畫周詳，規條覼縷，以期可久。其矢念誠，用心切，力行不倦。其爲善于鄉如此。即其爲善于國，于天下，如月落萬川，隨在印可，復何疑焉。要之，在橙齋，不過因物付物，原無容心于其間。朱子旁睨而筆識之，胡子部分而彙梓之，皆與人樂善之公心也。覽斯録者，有以興發其好善之懷，彷彿其規橅之備，其有裨於世道非尠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詩》曰：「自求多福。」蓋感應自然之理，聖賢何嘗不提撕警覺斯民。而必曰：果報之説，儒者所不道。不幾視大地山河，等于龜毛兎角哉！書此以遺胡子，且趣其亟付剞劂氏。

南陽邨友《黄葉邨莊詩集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著語驚人，讀者每目瞷而心蕩，如觀閻立本、李伯時畫天神儛官，旌導、劍珮、驂駕之飾震慴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其類也。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繼而騰趠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趠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略】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於作者尚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銳將數變而不可捉搦以底于成，則其驚怪益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必至。顧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

陸務觀曰：「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余讀此句，輒自咎。訟平生言，距陽明而熟於用處，不事檢束，正坐陽明無忌憚之病。爲詩恨僞盛唐而未離聲律，兩騎夾帶猶爲所牽挽，思欲坐進古人所待於後甚遠，不汲汲有求於今世者心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厲之也。南陽邨友氏序。

葉燮《黃葉邨莊詩集序》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也。【略】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脗合。學古人之詩，彼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矉則醜，似西子之矉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恒而不知因者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叙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鏗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橫山葉燮序

《石洲詩話》卷四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後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鍾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習焉不察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五 宋代詩前此無選本，孟舉刻《宋詩鈔》，共百數十家。已所成詩，亦俱近宋人。

《國朝詩話》卷二 康熙間山林詩，石門吳孟舉（之振）最有名，《黃葉村莊詩集》寢食宋人，五言古體《黃河夫》篇，直追少陵矣。近體工寫景，七言絕句尤足自張一軍。《課蠶詞》十六首，描寫風俗，應推絕唱。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寒食口占》：「鶯語周遭惱客眠，起看花落小窗前。今年病裏逢寒食，禁得廚頭一日煙。」《乞蘭》云：「不同杜老乞花栽，擬借盆蘭伴老梅。等待花餘將結子，扶疏新綠送君回。」「懶惰休鈔種樹書，信天翁也得吞魚。東莊若解南前訣，筆墨雕鐫總破除。」《次毋黨韻送黃主一東歸》云：「幾盞扶頭醒午夢，一聲批頰送黃昏。」《寄懷沈石逃》云：「古寺蹋春留好句，寒燈聽雨洗茶杯。」《送黃晦木東歸》云：「山深木客通名字，日暖慈姑種子孫。」皆得宋人神髓。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 星期序《黃葉邨莊詩》謂：「其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叙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言似聖俞，出入於山谷；七律似子瞻；七絕似遺山。語必刻削，不知者謂爲似宋，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尤念修題《黃葉老人遺照》有「師是虞山友晚邨」之句。鄭寒村則謂其得之《姚江後集》，有《論詩偶成》十二首，可窺其得力之所在焉。

陳融《讀園詩話》 孟舉淡於榮利，而好爲施與。以明經需次中翰，銓補及期，而却推輓者。舉詞科，即歸隱。其賑惠閭里之事，邑志載之甚詳。文章風度，爲時所盛推。施愚山詩云：「吳子閥閱人，江海頗高寄。家有積書巖，園多種竹地。遺詩表宗元，斷論無失墜。鼓棹入京師，萬卷悉稛致。摩娑《石鼓文》，時把公卿臂。碎琴都市聞，十千取一醉。興盡遽歸來，輕舟北風利。河水沒荒城，霜鐘寒遠寺。時爲漁公吟，一寓滄洲意。長嘯多憂懷，深衷見瑣事。」此詩足寫其生平。築黃葉邨莊，爲賓朋讌游之所，名流文酒，歲無虛日，人比之顧仲瑛之玉山，冒辟疆之水繪。有《種菜詩》卷。黃梨洲詩云：「吾友新開黃葉邨，钁頭落處句難捫。家僮已報微泉出，稺子無人見竹根。」「曉轉轤繩水逕斜，晚看燒底長新芽。秋來風自西南起，索索籬邊掛苦瓜。」清初諸老題詠殆偏。楊見山謂讀之如讀耆舊傳也。孟舉善書畫，《與友人論書法戲作》、《爲友人寫古詩十九首題後》、《詠輞川圖》諸作，足徵其於書畫之究心。善寫《爭坐位》。王艮齋題所臨《爭坐位》帖句云：「淋漓頓挫中有積，脫略筌蹄有妙理。」畫善畫竹，有自題畫竹詩。師若琪贈行云：「更聞佳手善爲竹，願得數竿醫俗目。」山莊曰橙齋，樓曰尋暢樓。與族弟自牧選《宋詩鈔》，謂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宋于唐也。願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陳允倩祚明贈行句云：「丹黃十

載心目勞，南北兩宋撰集就。近時浮響日麤疎，矯枉宜將是書救。」贈行詩卷，自允倩而下作者甚多。時康熙辛亥壬子之交，孟舉歸里，選鈔已成也。所選別有施愚山、宋荔裳、王西樵、阮亭、陳說巖、沈繹堂、曹顧庵、程石臞八家詩鈔行世。自牧少與孟舉同學，俱效伯敬隱秀軒體。年十六七始交呂晚村，又共摹初盛唐，後乃變入蘇、黃之室。晚村謂其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著語驚人，讀者每目而心蕩，如觀閻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導、劍佩、驂駕之飾，震慴爲非世有。孟舉嘗曰：「穆脩、尹洙爲古文，於人不爲之時，王元之爲杜詩，於人所不爲之時。」蓋自道語也。《前集》八卷，爲孟舉所手定。丙子季冬，卧闥遭絳雲樓之燼，（孟舉師牧齋，尤念修題《黃葉老人遺照》云：「師是愚山友晚村。」）跳身烈焰中，支體潰灼，僅而獲全。自後世事不復罣眼，擬另築別業。顏之曰補衲葬。雖不果就，而平居卧一小閣，蒲團琴几，一鑪一編，未嘗輕出。然海内詩筒詞版，往來徵索，亦時時率率應之。每不自愛惜，脱稿旋棄。其姪景淳與其子武岡、瑞草，蒐輯於散亡之餘，請命而授梓，曰續集。又垂八九年，年彌高，學彌邵，詩亦功力更復深至。徐煥序謂與瑞草昆弟等零星收拾，都無年次先後，並倣右丞、拾遺例，附入一二倡和篇什，曰後集。

傳記

顧楷仁《吳之振墓誌》　公諱之振，字孟舉，橙齋其號也。洲泉之吳，出漢吳公，史所稱治平第一者也。墓在洲泉，子孫因家焉。迄今幾二千年，子姓蕃衍，支庶析處江南北，而大宗一派世居洲泉。宋南渡之季，罹難覆宗，僅漏一息。再世而生三子，仲、季分處清溪、海昌，而伯以宗子仍居洲泉。守墳墓閱十五傳，爲邑文學贈福建巡撫都御史、諱沛然者，公祖也。文學贈中書舍人、諱尚思者，公考也。公自孤童執贈君喪，哀毁有聞。國初，奉母氏避亂流離瑣尾中，晨夕甘旨無閒，使太孺人忘播越之苦。癸卯臨闈，聞太孺人病，即罷歸。親製藥物，檢臉器，不櫛沐，不脅席者幾一年。此公之孝也。公鮮兄弟，待從兄弟如兄弟，視其子如子，視其孫如孫，幼而飲食教誨，長而授室經紀，其家俾咸得成立。此公之友也。宗黨族屬，咸有恩紀。以相及以遠近爲等，殺不以厚薄，徇愛憎也。戚屬之休戚，視如一體。有甥孤子來歸，爲之撫養婚娶，且析己產授之。既去，而呵護之。其人遂殖產致富。此又公之睦婣也。知交緩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門士之貧者，廩食之。或進取無階，則力爲提挈。遂有弋科名登仕版者。閭里急難，則爲之排解。其死喪貧乏，則周貸不憚煩此。又公之任卹也。讀經史不尋行數墨，時得新義於注疏之表，而非穿穴也。詩、古文辭俱有師承指授，而更能自闢門戶。晚於詩律尤細，近代作家未能或之先也。十三應童子試，即與定交試席間。後更與黃黎洲兄弟游處。其讀書取友，有如此者。書畫藝事，如有天授，稍加摹仿，遂入古人之室。舟車所至，絹素填委，筆墨錯迕，雖山僧榜人、花宮酒樓，以柱聯署額干者，隨手揮洒，應之無倦容，無忤色。其不可者，重幣相乞請不假易也。其通而介，有如此者。與人言必依倫類，間雜以詼嘲，然未嘗稍失口也。不爲崖岸嶄絕之行，不爲迂闊不近情之事，而未嘗稍溢矩矱也。坦率樂易，不設城府，人人得至其前而流品涇渭未嘗或淆也。其外和而内嚴，有如此者。邑有大利病人所默塞低頭者，公昌言無顧忌。疑獄則疏通別白之，冤案爲伸雪排釋之，其人事解不知所由來也。蓋匿獨不受餽，并不居名。其不爲寒蟬之劉勝，而爲水盂之任棠，有如此者。公以明經需次中翰銓補，久已及期。在位之相知有氣力者，競欲推輓，以書促駕，人謂通顯可戾契致，而公顧掉頭勿就也。其澹蕩於榮利，有如此者。若利濟之事，詳在家狀及積善錄中，故不復件係。而公之篤於倫類，誠於制行，非沽名，非邀福，無假託，無矯情者，世俗未之知也，故爲論譔其大節以補錄與狀之所未及。間嘗論之錄所載賑飢施藥，則清獻之越州救災也。卹孤育嬰，則橫渠之慈弱幼幼也。公之經世實學，略見於此矣。惜身未用世，所及止鄉邦爾。然古人不云乎，可一邑，即可天下。可一時，即可萬世。士君子亦顧其身何如耳。所施之廣狹，自繫乎世運。而身之有關乎世者，初不因通塞顯晦而加損也。公即未爲世用，而蘊義生風足以鼓動流俗，言論丰采足以爲挽頹波，文章領袖乎儒林，惠愷霑被乎鄉井，吏有所規，士有所倣，民有所恃，流風餘韻數世賴之。其繫乎世，何如也。公歿之日，童不謠，舂不相，識與不識皆歎息涕洟，豈苟然也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觀公之得此者，而公之爲公從可知也。已矣，公生於明崇禎庚辰五月初七，其卒也以康熙丁酉二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有八。配勞宜人，壺克媲圖史，相夫型家具有儀則，生於明

崇禎己卯十二月五日，後公七十日而歿，壽七十有九。以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合葬於洲泉之學圩新阡，禮也。銘曰：「延陵之先，由經義起。風雅一燈，自公肇始。稱詩正宗，如月得指。鍾、譚鬼怪，王、李稗秕。盡披雲霧，重見天咫。綿綿世德，公益層累。譬彼作室，塗暨勤此。善必食報，應受多祉。祖塋東南，吉壤兆旋。既固既安，昌爾孫子。」

《清史列傳・吳之振傳》 吳之振，字孟舉，浙江石門人。貢生。官中書科中書。勇於爲善，鄉人多稱之。買名園曰黃葉村莊，自號黃葉村農，有《黃葉村莊集》。康熙初年，山林詩，之振最有名。常刻《宋詩鈔》一百六卷，所采至百數十家，多祕本，掇拾精華，刪除冗贅，各以小傳冠集首，略如《中州集》之例，而品評考證，其文加詳。其詩派亦近宋人，七言，絕句尤足自張一軍。《課蠶詞》十六首，推爲絕唱。又選國朝施閏章、宋琬、王士禛、士祿、陳廷敬、沈荃、程可則、曹爾堪八家詩，行世。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黃葉村莊詩集》 十卷，國朝吳之振撰。【略】常選《宋詩鈔》行世，故其詩流派亦頗近宋人。是編凡初集八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

又《總集類五・宋詩鈔》 一百六卷，國朝吳之振編。【略】是編以宋詩選本叢雜，因蒐羅遺集，其得百家。其本無專集及有集而所選不滿五首者，皆不錄。每集之首，繫以小傳，略如元好問《中州集》例。而品評考證，其文加詳。

《兩浙輶軒錄》卷五引《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吳之振勇于爲善，居鄉多義舉。能詩工書，宋代詩前此無選，之振刻《宋詩鈔》凡百家，家各一卷。沈德潛稱其詩亦近宋人。朱文藻曰：吳之振所纂《宋詩鈔》一百六卷。謹案：《欽定四庫全書》已著錄，《提要》稱其採掇英華，刪除冗贅，各以小傳冠集首，略如《中州集》之例。而品評考證其文加詳。又《黃葉村莊詩集》十卷列入存目。

藝文

勞之辨《和種菜詩》（存目）

鄺世培《和種菜詩》（存目）

黃宗炎《和種菜詩》（存目）

范芳《和種菜詩》（存目）

黃宗羲《和種菜詩》（存目）

顧湄《和種菜詩》（存目）

宋實穎《和種菜詩》（存目）

徐樹丕《和種菜詩》（存目）

曾燦《和種菜詩》（存目）

高珩《贈行詩》（存目）

王士祿《贈行詩》（存目）

又《讀吳孟舉尋暢樓近詩奉柬》 堅眠莫訝狂夫懶，雪作春城十日泥。好友乍稀雙屐過，幽尋那得一樽攜。揭來詩卷堪遮眼，遂有吟情起杖藜。爲報頭風今已愈，君才眞與古人齊。

劉謙吉《贈行詩》（存目）

李天馥《贈行詩》（存目）

張履祥《和橙齋老友種菜詩原韻》（存目）

王崇簡《吳孟舉以所輯宋詩相貽賦贈》 埽徑來良友，相逢恰舊聞。學深窮二酉，名久著三君。絕俗憐青眼，齋心戀白雲。奇文驚海內，麋鹿豈能羣。卓識開千古，從今宋有詩。漢唐堪並駕，鮑謝不專奇。世鮮風華度，人兼泉石姿。千旌方蔽野，何事采江蘺。

施閏章《吳孟舉寄舟行日記有述》 歐公志於役，放翁作蜀記。即日散羈懷，繁簡撰各異。吳子閥閱人，江海頗高寄。家有積書巖，園多種竹地。遺詩表宗元，斷簡無失墜。鼓棹入京師，萬卷悉稱致。摩娑石鼓文，時把公卿臂。碎琴都市間，十千取一醉。興盡遽歸來，輕舟北風利。河水沒荒城，霜鍾寒遠寺。時爲漁父吟，一寓滄洲意。長嘯多憂懷，深衷見瑣事。近日王平

子，京輩論文字。風藻盛推君，吳會資鼓吹。雙魚來石門，瑤華慰離思。三歎書紙尾，一附臨風翅。

呂留良《喜吳孟舉至東莊看梅二首》（存目）

陸隴其《黃葉邨莊詩集題詞》蘆花楓葉，瑟瑟秋聲。主人石隱，倚棹怡情。燕雲舊夢，月落參橫。歸卧林邱，漁弟樵兄。語溪一水，可以濯纓。

葉燮《集孟舉黃葉邨莊次山谷歸葉縣寄明復季常韻》（存目）

尤侗《長歌贈吳孟舉》（存目）

朱彝尊《題吳孟舉菜根香圖》（存目）

王士禎《吳孟舉寄宋犖徂徠先生集羅小華墨》（存目）

顧沂《寄懷吳橙齋中翰》有美延陵子，新詩古法諳。炎炎述祖德，落落盍朋簪。潘陸波瀾壯，鄒枚麗藻參。如君堪應詔，何日出終南。

宋犖《題吳孟舉黃葉村莊圖二首》黃葉邨莊結夢思，披圖略彷帶疎籬。磵壑幽幽鎮相對，合教唱出菜花詩（孟舉有菜花詩）。溪堂高話者誰子，風味裴王差不殊。我亦西陂有別業，幾時放鴨入菰蘆。

張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超然旅寓常熟，久困舉場，發解時其年已老，以老名士終，賢於方干身後成名矣。詩格大段疎朗，異於局束如轅下駒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超然詩集》八卷，國朝張遠撰。是集諸詩，多近元、白長慶體，在晉安詩派之中，自爲別調。杭世駿《榕城詩話》曰，張遠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游京師，與竹垞、初白諸人倡和甚富，有集梓行。初嘗挾策游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一達官嗟賞爲之延譽，詩名遂振。其詠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亦佳句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八《東越文苑傳》遠嘗言：閩越自林子羽以平澹之詩鳴，嚴滄浪、高廷禮先後唱爲盛、中、晚之說，習以成風。後之作者襲其膚淺浮泛之詞，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趨唐人之餘響，其不振也宜

哉！故其詩遙情逸氣，頓挫瀏漓，獨能拔出閩派之外。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康熙中有「兩張遠」。一蕭山人，字邇可。【略】一侯官人，字超然。以孤童亡命，間關千里，秦、代、滇、粵，琴劍飄然。所過山川，每有題詠。弱冠，《題滕王閣》有句云：「豈無詞賦驚閻帥，已把文章讓子安。」嘗客曹秋岳幕中。【略】耿逆平，歸里，母已卒，家蕩于兵。【略】營葬其先於侯官之登雲路，復寓吳中。年五十，領己卯鄉薦第一，出吾鄉阿雲舉之門。年六十八令滇之祿豐。年七十五卒于官。善畫梅竹。其在祿豐《思歸詩》有云：「已訂六郎西寺住，田廬賣盡賣梅花。」梅花者，畫梅也。著有《無悶集》三十卷。沈子大謂其詩文在屈翁山、魏叔子伯仲間。

《題黃山山人墨竹》《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筆下有兔起鶻落之勢，神肖東坡。

《鵲巢爲童子所破》《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第二首放筆推開，見舉世危機，自是杜陵家數。

《歲暮寄懷故園親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何等起法！開、寶以後，罕見此筆墨。

《閩中雜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清簫引鳳，指聯婚天室言。

《下建溪諸灘》《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極形諸灘之險。若可憑藉而歸，於以德，不以詐，煌煌正論，足以不刊。予前觀羅剎江潮，迎潮者逆流而上，遠望如舟沒浪中，忽然復出，三入三出，倏達海門矣。篇中前舟欻然沒數語，眞工於形容。

《開篋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聰明文采古所戒」句，一篇主意。季漢之禰生，唐初之四傑，皆以文采累也。鴻飛冥冥，安得不令人羨慕。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張遠，字超然，侯官人。少孤，從母氏受章句，輒了了。稍長，遂貫串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時海氛未靖，軍需旁午，諸長吏率以箕歛爲事，戶有逋亡，則瓜蔓及親黨。先生以孱弱孤童，卒罹此阨，乃急裝作亡命計，吳、楚、百粵，萍踪無定處。中遭逆藩煽亂，道路梗塞，蓋音書不達者數年。比事平返里，母夫人已棄世，先生亦遂含酸茹痛，窮人無歸，琴劍飄然，不復作枌榆想矣。既慕琴川、虞山之勝，從卜宅焉。居久之，乃以上舍生領己卯科鄉薦第一，晚得滇之祿豐令，卒於官。方先生之跳身出關也，身不名一錢，顧獨挈數書篋以去。雞聲茆店，雪浪風

帆，千里間關，未嘗輟鉛槧弗事。偶道出西江，題詩滕王閣上，適曹秋岳侍郎持節過此，大加激賞，亟招入芙蓉幕所，至爲延譽，一日而詩名滿長安。漁洋、綿津二公，尤深器重，皆引之爲入室弟子。

《清史列傳・張遠傳》 張遠，字超然，福建閩縣人。生兩月而孤，從母陳氏受章句，輒了了。稍長，貫穿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避逆藩亂，挾策游四方，千里間關，未嘗一輟鉛槧。僑寓常熟爲贅壻，因家焉。偶至西江，題詩滕王閣，侍郎曹溶過而嗟賞，招入幕。所至爲延譽，名大起。王士禛、宋犖皆深器之，引爲入室弟子。與朱彝尊、查慎行等唱和甚富，舉康熙三十八年鄉試第一。晚得雲南祿豐縣知縣，卒於官。遠嘗謂閩越自林子羽以平澹之詩鳴，嚴滄浪、高廷禮先後倡爲盛、中、晚之說，習以成風。逮晉安風雅書出，後之作者，襲其膚淺浮泛之詞，以步趨唐人餘響，遂以不振。所爲詩近元白長慶體，在晉安詩派中爲別調。沈德潛稱其大段疏朗，異於局束如轅下駒云。著有《無悶堂詩集》四十卷、《文集》一卷。

《榕城詩話》卷中 張遠，字超然，閩縣人，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遊京師，與竹垞、初白諸人倡和甚富，有集梓行。初，嘗挾策遊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云：「高閣登臨此大觀，四山對面壓龍盤。愧無詞賦驚閻帥，已把文章讓子安。人世百年風浩浩，長江千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誰是，有客斜陽獨倚闌。」一達官嗟賞，爲之延譽，詩名遂振。其《詠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亦佳句也。

曾燦《留別張遠公幷贈》（存目）

屈大均《奉詶張超然處士》 久知閩海上，處士有君賢。艸野心誰識，春秋論自傳。家浮江左地，客作日南天。一見成膠漆，情因道義偏(君有詩論春秋論)。有愧林烏甚，艱難菽水才。承君同束晳，爲我補南陔。貧使文章賤，愁將歲月催。江南思負米，欲去復遲迴。此日宜高尚，方無愧白華。

無營元處子，不辱卽中華。卧盡林間雪，餐餘海上霞。浮雲多妙志，與爾總忘家。振筆天文似，離離垂素暉。相箴多雅頌，相被有裳衣。吾道惟刪述，平生亦庶幾。君才尤絕丽，玄上鳳皇飛。自作漁簪賣，吾師北郭騷。家臨鮫室近，樓對虎門高。一日雞豚少，三年士馬勞。無成徒白首，愧爾贈雄刀。白日無餘事，鳴琴在石牀。神明歸大易，夢寐得羲皇。身爲諸華守，書因一老藏。君能相羽翼，斯道有輝光。

葉燮《送張超然游海外》（存目）

又《答張超然》（存目）

宋犖《冬日小滄浪同朱竹垞送張超然馮文子汪武曹右衡韓祖語張日容顧俠君馮孟容吳衡猗蔣揚孫慕蒼玉公車北上兒至筠同行用萬千寄吳礽韻》（存目）

顧嗣立《送張超然同年之任祿豐》（存目）

唐孫華《次韻詶張超然上舍》（存目）

查慎行《次張超然見懷原韻》（存目）

戴有祺

《隨園詩話》卷一二 沈存中云：「詩徒平正，若不出色，譬如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端整；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言是也。然求佳句，詩便難作。戴殿撰有祺句云：「但得閒身何必隱，不躭佳句易成詩。」

道光《休寧縣志》卷一二 戴有祺，字丙章。瑤溪人。康熙戊辰進士，辛未廷對第一甲第一名，官翰林修撰。會丁父艱，明年又居母喪，家居三載，悲傷無聊，有終焉之志。乃築室於荒村，叠亂石作假山，門臨流水，闌以爲沼。又於岸傍作舫室，嘯歌坐卧於其間。嘗自言：「人如彭澤，文似柳州，書學北海，詩幽曠條達則畧同放翁焉。」聞者然之。所著有《文集》、《尋樂齋詩集》。

《松江府志》卷五八 國朝戴有祺，字丙章，號瓏巖，婁縣人。原籍休寧，居錢涇橋。以金山衛學生領鄉薦。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三十年補行殿試，進呈本列第二，上以書法工，置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丁憂回里，服闋赴館。壬午考試，內直諸詞林官，左遷知縣。乞假歸，遂不復出。有祺秉性孤介，翛然出塵。爲文奇古，似柳柳州。詩學林和靖、范石湖。登第十年，未竟其用。嘗自序詩集云：「塵封之編，時一展焉。鋒盡之筆，時一試焉。其薄也，由於讀書之不多。其率也，由於落筆之太易。」先輩之撝謙如此。晚年築室蔣涇橋，疊假山，臨流水。倣歐陽公，作一舫子，吟嘯其中。後復以貧賣去。顏其室曰慵齋，作《慵齋野老傳》以寄意。康熙五十年卒。著《尋樂

齋詩集》。

《居易錄》卷一〇　二十三日，御太和門，傳臚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內閣九卿擬吳昺第一，有祺第二，楊中訥第三。既進御覽，改有祺第一，昺第二，黃叔琳第三，中訥居二甲之首。昺，全椒人，故禮科給事中國龍子，對策倣陸宣公奏議。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昺次之，又以鼎甲久無北人，拔叔琳次昺。叔琳，大興人，中訥，海寧人，同年兵部左侍郎雍建子，遇合之有定數如此。有祺，戊辰進士，休寧人，籍華亭。

《松江府志》卷七二　《尋樂齋集》，國朝戴有祺丙章著。

吳　歷

錢謙益《題桃溪詩稿》　漁山不獨善畫，其于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爲之，非欲以塗朱抹粉爭妍於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畫之爲竹木，猶書之有篆籀，二者之法相近，故郭恕先俱爲第一，而荆浩然《答僧畫山水圖書》五言四十字，平生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畫者也。漁山以二李恕先爲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俊而挾轂古人也，孰得而禦之。

陸道淮《墨井詩鈔跋》　《墨井詩鈔》二卷，《畫跋》一卷，吾師在上洋時舉以付淮者也。吾師繪事，海內所共寶，然不知其詩中之畫，安能知其畫中之詩乎。敬爲刻而傳之庶他日騷壇一幟，不爲繪事所掩也。

張鵬翀《墨井詩鈔跋》　漁山先生嘗遊吾嘐者數年，余幼未之見也，既而見畫，見其詩，如見其人，余始恨不獲見漁山，而漁山已老且死矣。

《柳南隨筆》卷四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眞跡，喜甚，即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偏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王應奎《海虞詩苑》　歷字漁山，文恪公訥之後。故第在子游巷，墨井遺跡在焉，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錢宗伯、王奉常亟稱之。是時，同里王石谷以繪事名天下，請乞者日塞于門，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而去。而君則尺素寸縑購之不易。故其名雖隱與石谷埒，而筆墨流傳絕少焉。于書好法東坡。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暫憩僧舍，得見東坡《醉翁亭記》眞蹟，喜甚，遂即其處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偏索墨井道人，無有也。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類如此。晚節棄家出遊，航海至西洋，往反歷數萬里。歸隱上海，不復出。年八十六而終。

陳垣《吳漁山生平》　漁山嘗對趙侖曰，作聖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所謂難者，必須與尋常頌禱詩歌有別，今李本《三巴集》聖學詩，時有佳句，如《誦聖會源流》云：「一人血注五傷盡，萬國心傾十字奇」、「忉靈飫飲耶穌爵，躍體傾聽達味琴」、「人間今有全燔胙，天上恆存日用糧」、「殘篇昔識誠明善，奧義今知父子神」之類，造語甚新，獨闢境界，尤侗序稱爲欲執化人之袪，宜矣。《澳中雜詠》云：「夜半蜑船來泊此，齋廚午飯有鮮魚。」《漁父吟》云：「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有守齋戶。」《畫跋》云：「四旬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以魚與海鮮爲齋，意亦甚新，爲前此所未有。」

《新世說・巧藝》　吳漁山畫，與石谷齊名。嘗再至歐洲。晚年作畫，好參用西法。然畫中時有雲氣，緜渺淩虛。嘗曰：「歐人之畫，全在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即款識論，彼喜識下，我乃題上，用筆亦不相同也。」

又　吳漁山【略】名歷，江南長熟人。久奉耶穌教。嘗曰：「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清史稿・藝文志四》　《墨井詩鈔》二卷。吳歷撰。

孔尚任

論述

綜論

宗元鼎《湖海集序》 至聖孔子之後多學術大儒，不可勝述。而見諸文章者，在漢則有諫大夫公(安國)。見諸經濟者，在唐則有尚書君嚴公戩。而文章、經濟兼優者，在今則國子監博士東塘公(尚任)也。嘗讀《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公以今文字讀之，有逸書十餘篇，傳所載若此。【略】今之孔氏以文章、經濟相兼者，則惟東唐公。公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今上躬祀闕里，召對稱旨，特簡爲國子監博士。初召對時，講《大學》、《周易》，得聖賢奧義。及詢文廟、車服、禮器，無不一一詳明，而《闕里志》又公所更訂者。會上念淮揚水患，命副司空孫公疏濬海口。公詩文若干首，皆入淮以後作也。蒼古雅潔，在右丞、常侍之間，與余多倡和焉。名曰《湖海集》，以揚州爲五湖之區，東海之表也。夫士君子以拯民生爲大，此其勳業豈易爲？及彼元龍湖海之氣，會先生之謂哉。昔聖經以修身，以內爲體，齊、治、平爲用。此聖門不外文章經濟爲大端，故余以安國、君嚴、東塘孔氏三大儒，因論詩同日而語焉。時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上巳前一日，廣陵宗元鼎序於東原梅西堂。

鄧漢儀《湖海集序》 《湖海詩》數卷，乃國子先生孔君東塘奉使淮揚之所作也。先生以疏濬海口之役，渡黃河，越射陽，下萸灣，入海陵，繼移昭易，駐草堰，徧歷諸蕩亭。是皆魚龍噴薄之區，荆榛荒穢之域。先生以一王事靡盬，晨夕奔馳，疑其無暇于詩，乃憂國思親，感時閔俗，每于雨雪緜延、風潮激射、禽島呼嘯之日，援筆以思，愀然長望，蓋與古大夫奉命出疆，四牡北山之什義有同符，而況東南道誼之儁，江山文藻之彥，既聞聲而景附，復命駕以來游，有不把酒臨風，聯吟寫志者乎？而先生顧以詩授余。余讀之，溫柔雅麗，慷慨紛繪，允合古裁，兼抽新秘，其斯爲聖人之役明始義而叶管絃者與！而以「湖海」名其篇，豈自元龍豪氣之足尚。當東漢時，元龍守廣陵，東塘濬畝爲萬世利，揚人至今思之，名爲愛敬陂。今先生身乘欃撓，上下川原，俾淮、黃顯流，功績殆與相等。則其以「湖海」名其集也固宜。而元龍苦無詩，先生獨洋洋灑灑，舍經吐雅，不又高元龍一籌。康熙丁卯中秋，南陽同學弟鄧漢儀題於愼墨堂中。

黃雲《湖海集序》 東塘孔公以詩鳴山左，蓋兄山庭訓首重學詩，公眞能世其家學者也。顧濬河之役，專以事功顯。而翠華幸魯，公說書御前，琅琅聳聽，大稱旨。是又先從經學受知，公豈異當代之兼才耶？此卷是其奉使來新作，但先聖車轍馬跡未到江淮，公乃得佐少司空南下勤勞河務，因以其暇著爲詩歌，南方人士相與訂縞紵之歡，而闌風雅之義，雖宦況蕭條，所得亦不爲儉薄矣。獨河事掣肘，淹留多時，公涉江訪古，遠尋廷陵十字之碑，於荒烟斷草之際，命工搨撫，喜手澤猶存。又先聖所歎道南之子游，亦門牆世誼也。擬拜墓於虞山，尚促促未果。而尊先世文舉公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亦曾出守北海。公南來傾囊結客，綽有乃祖風。北海壟在揚州，公請於當事遍搜墓道，立書院梅花嶺上。宋海陵舊有六君子祠，是道輔孔大中丞麾守後，郡人報德所建。公方勉議重修。凡此皆予輩所共見孝思之表表者。公詩人乎哉！數事即不足盡公，而未始非詩人之根抵也。詩可易言乎哉？余垂髫即喜賦詩，素奉教於趙韞退前輩。辛巳歲，序余拙集，久刊布海內入。本朝復遇詩伯王阮亭先生司李吾揚，備蒙指授。兩公皆山左產。余雖未獲登夫子之堂，而深幸受齊魯之教。今兩公具在，於序東塘公詩，又忽忽動我停雲落月之思也。康熙戊辰五月朔，海陵黃雲拜書於柳風樓。

《詩觀三集》卷二 東塘先生異質宏才，素擅東魯。而于故事遺文，尤極周晰。【略】(其詩)圓秀若珠玉，矯健如虬龍。俯仰遺蹤，流連胥溺，皆有深心，發爲茂製。經國大業，孰謂不于風雅中見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 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薑(雯)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

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巖陳(于王)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隨園詩話》卷一 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

又卷一五 近人佳句，常摘錄之，以教子弟，過時一觀，亦有吹竹彈絲之樂。【略】孔東堂云：「縴低時掠水，帆飽不依桅。」

《國朝詩話》卷二 東塘以國子先生宣力淮揚，頗著賢聲。詩甚富，《湖海集》七卷，則鄧孝威(漢儀)、宗定九、黃仙裳、吳園次諸公評閱也。才思濬發，揮灑自如，絕無鍥舟刻楮之迹。太衝口處，不免元輕白俗；極脫極俊處，自是作手。予所重尤在骨格老蒼，古體如《維揚聞顏修來考功訃》、《單刀行》、《寄田綸霞》、《書錢節婦傳略》、《丁廉使》、《亂後寄家信》、《贈蔡霖蒼》七篇。近體如《贈陳健夫》云：「君亦悲歌士，遙從燕市來。逢山題野竹，隨路折江梅。白馬嘶難住，黃河凍不開。曾無三醆酒，同上釣魚臺。」《二十四橋》云：「不見舊時橋，仰問當年月。何處一聲簫，半夜猶淒絕。」《揚州》云：「阮亭合是揚州守，杜牧風流數後生。廿四橋邊添酒社，十三樓下說詩名。曾經畫舫無閒柳，再到紗窗總舊鶯。亦有《無城》詞賦手，烟花好句讓多情。」《北固山看大江》云：「孤城鉄甕四山圍，絕頂高秋坐落暉。眼見長江趨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飛。」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孔東塘濬河之役有《淮海集》。句如「船衝宿鷺當牕起，燈引秋蚊入帳飛」、「環屋老梅當北凍，連江宿霧自西晴」、「水關人出多于陌，荷葉香來不讓花」、「隔江送雨浮雲快，落葉驚人老樹能」、「酒盡雨時空坐話，客來午後尚驚眠」，清新鮮秀，雅近放翁。

陳融《顧園詩話》 《湖海詩》皆東塘奉使淮揚所作【略】。在役四年，暇則延納名彥，把酒聯吟。廣陵之會，昭陽之讌，維揚及平山堂之大集，皆震盪一時。集以《湖海》名，以揚州爲五湖之區，東海之表也。詩爲鄧孝威、宗定九、黃仙裳所同定，輒多評語。或曰似杜少陵，似李太白，似王摩詰，或曰似劉隨州，或曰似陸劍南。大抵登臨讌集典重之作，多絕好唐音，閒題漫興游戲之作，則時有入宋。而去國懷鄉、憂時閔俗，與夫故友之深情，亡國之隱痛溢言表。其論詩曰：「北人詩雋而永，其失在誇；南人詩婉而風，其失在靡。」又曰：「凡人不爲詩則已；若爲之，必有一得焉。爲之而亦有不得者，乃不以己之意爲詩，而假人之意以爲詩。久假不歸，雖山川風土，亦不能效其功。所謂失在誇與靡者也。」又曰：「詩有二道：曰工，曰佳。工者多出苦吟，佳者多由快詠。古人謂詩窮而後工者，有《風》《雅》正變之殊焉。」所著《蘅皋詞序》一篇，論樂府、近體、詩餘、南北曲之遞變以及音節，能演斯旨，當於《桃花扇》傳奇驗之。

《今樂考證・著錄八》引錢唐吳陳琰云 往余客宋中丞幕，每有宴會，輒演此劇。會稽金堉云：「亡友洪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廷，並盛行于世。」

又引梁子章云 《桃花扇》筆意疎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續水續聲。至文詞之妙，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時傑搆。然就中亦有未愜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鑣、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逕庭，使觀者直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且既以《媚座》爲二十一折矣，復加入《孤吟》一折，其詞意猶之家門大意，謂之蛇足，總屬閒文。至若曲中詞調，伶人任意刪改，亦斯文一大恨事，然未有先慮其刪改，特於作曲時爲俗伶豫留地步者。今《桃花扇》長則七八曲，其少則四五曲，未免故走易路；又以左右部分正間合閏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餘煞四氣，以總部分經緯二星，毋論有曲以來，万無此例，即謂自我作古，亦殊覺澹然無味，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桃花扇》以《餘韵》折作結，曲終人杳，江上峯青，留有餘不盡之意於烟波縹緲間，脫盡團圓俗套。乃顧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當場團圓，雖其排場可快一時之耳目，然較之原作，孰劣熟優，識者自能辨之。

又引穎上劉凡云 《桃花扇》奇而眞，趣而正，諧而疋，麗而清，密而淡，詞家能事畢矣。前後作者，未有盛於此本，可爲名世一寶。

分論

《紅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名句可采。

《憶昔》《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東塘風流自賞，即演《桃花扇》劇者。讀此二詩，想象其人於酒旗歌扇之間。

《哭半千詩》《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康熙丁卯，孔季重以河工駐興化，年四十。龔半千爲季重寫《石門山圖》，未竟而病，易簀之時猶以爲恨。季重贈半千詩，末有「張琴成獨奏」語，惡之欲改，而半千赴到，遂成詩讖。取扇焚于柩前，爲經理其後事，撫其孤子，收其遺書。一時故老，皆感高義。其《哭半千詩》云：【略】讀之令人悽敬。《明遺民詩》卷八：龔賢，字半千，號野遺，崑山人。布衣，隱居清涼山側。選《中晚唐詩紀》，善墨筆山水，能開生面。

《淩名柯先生遺骸久暴吳菌次知湖州始爲卜葬口述其事因紀之》王方岐《吳菌次後傳》：湖州刺史吳公【略】其出守於湖也，湖之人戴之。【略】淩忠介公殉國難，以貧故，藁於淺土者二十年矣，先生捐其貲，營其窀穸，封而樹之。【略】人莫不高先生之行誼，爲古人中所僅見也。

《訪杜蒼略》《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孔季重【略】《訪杜蒼略》云【略】。皆能爲其人傳神。《明遺民詩》卷一三：杜岕，一名紹凱，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文學。性孤介，淡薄自甘，專力學古，人以博雅稱之。與兄茶村齊名。

《題胡致果草堂》《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孔季重【略】《題胡致果草堂》云【略】。皆能爲其人傳神。《明遺民詩》卷三：胡其毅，字致果，號靜天，江寧人。平生謙謹自持，至老不變，爲詩亦尚冲淡，有《靜拙齋稿》。

《詠小忽雷》《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三：唐胡琴有大忽雷、小忽雷。孔東塘得小忽雷，賦詩幷記之。余舊有句云：「雙絃幽咽聲如訴，花外誰彈小忽雷。」小忽雷蓋即今二弦之類。《清稗類鈔・鑒賞類・劉葱石藏大小忽雷》：大忽雷、小忽雷，本馬上樂，又名二弦琵琶。忽雷，即鱷魚。其齒骨可作樂器，有異響。經曰：「河有怪魚，厥名曰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忽雷之名，實本此。而其作也，蓋唐韓晉公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枝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令，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有金石線交其間。遂製二樂器，名大者曰大忽雷，長今營造尺二尺八寸五分。似琵琶，止二絃。鑿龍其首，螳螂其腹，牙柱齮齕，左右相向。背施朱漆，上加采繪。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小者曰小忽雷，長營造尺一尺四寸七分，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面廣七分。亦二絃，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雙絃吞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篆書嵌銀「小忽雷」三字。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等字。大、小二忽雷先後入禁中。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爲宮中女官），善彈之。太和乙卯，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宮掖騷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曲阜孔東塘農部得小忽雷於燕市。賦詩紀之。即鐫之於兩牙軸下。首咏云：「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槽。」次詠云：「中丞唐女部，手底舊雙絃，內府歌筵罷，淒涼九百年。」東塘歿，爲王斗南觀察所得，以轉贈孔泗源太守。而又曾爲成哲親王所藏。後歸漢軍繼蓮龕方伯昌。嘉慶庚辰夏，蓮龕自桂林寄贈劉燕庭方伯。未幾，而燕庭嫁女於卓氏，遂爲卓所有。海颿相國築小忽雷齋以藏之。久之，亦不能守。光緒丁酉，李文石觀察葆恂曾見之於都門廠肆，索值千金。尋爲貴池劉葱石參議世珩所得。時葱石方官京師也。

《桃花扇》梁溪夢鶴居士《桃花扇傳奇序》：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眞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荊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蒲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少陵、太白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雲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於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噱。吁，異乎哉！當日皖城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意今人即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餉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慨於青蓋黃旗之事，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窗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斯時也，適然

而有卻奩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邱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邑。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無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彎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卻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吳梅《桃花扇傳奇跋》：東塘此作，閱十餘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結撰。其中雖科諢亦有所本，觀其自述《本末》，及歷記《考據》各條，語語可作信史，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者，實自東塘爲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詞同其聲價矣。通部布局，無懈可擊。至《修眞》、《入道》諸折，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場亦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爲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所惜者通本無耐唱之曲，除此選諸套外，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風華，而生旦則不能草草也。《眠香》《卻奩》諸齣，世皆目爲妙詞，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東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簡單，多不過七八曲，而不知其非也（此病《長生殿》所無）。雲亭尚有《小忽雷》一種，諧唐人梁生本事，皆顧天石爲之塡詞，文字平庸，可讀者止一二套耳。而自負不淺，又爲雲亭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團圓，以饜觀場者之目，更無謂矣。（霜崖）　吳鏡庵《桃花扇傳奇後序》：過客衣冠，依稀優孟，郵亭宮闕，彷彿梨園。覽南渡之興亡，鶯花一歲；笑東遷之聚散，萍水三朝。爲古躭憂，有意撾罵曹之鼓；因人抱忿，無方擊斃賈之錘。往事雖陳，情焉能已？舊人猶在，吾末如何。於是譜叙兒女私恩，表一段溫柔佳話；紀述君臣公案，發千秋成敗奇聞。蓋以馬《史》班《書》，賞雅而弗能賞俗；《搜神》、《博異》，信耳而未必信心。所以許劭之評，託彼吳歈越調；董狐之筆，付諸桓笛嬴簫。此《桃花扇》之傳奇所由作也。嗟乎！烈皇殉國，歷在申年，闖逆攻都，春當辰月。海飛山走，跳出十八孩兒；軸覆樞翻，逼死九重天子。鼎湖龍去，弓墮烏號；鐵脛鴟張，刀揮素質。鳳闕鸞臺之火，赤焰彤天；螭堦麟閣之尸，紅流赭地。薊門兵燹，絕無原廟殘甎；建業人烟，幸保陪京剩土。噫嘻！漢家之厄十世，唯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尚在。以故奸頑乘釁，窺神器而包禍心；詭譎同謀，立新君而居奇貨。珪桐翦葉，封神廟之親孫；璚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東晉。詎意黃袍加於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於几前，寡人好色！讒如勾踐，未奮志於嘗膽臥薪；荒比東昏，只留意於徵歌選舞。小憐大捨，豔叢白玉牀前；花蕊梅精，嬌簇黃金屋裏。月姊進長生之藥，枕上飛僊；麻姑貢不老之丹，盃中樂聖。以致六千君子，縮項逡巡，八百諸侯，抽身退避。胭脂古井，仍投珠翠之妃；結綺高樓，又上戈矛之士。奇可傳者，斯其一也。至於帝業維新，沙堤任重，皇國再造，畫省權尊。隻手擎天，須體認安劉周勃；孤衷捧日，務摹倣復楚包胥。孰不思江左夷吾，經綸嶽嶽？人皆望禁中李牧，功烈錚錚。爾乃元改靖康，政全歸檜；位登靈武，衆未誅楊。玉帛金繒，宰酪則苞苴弗卻；肘騶湯鑊，廣漢則鉤距偏多；指鹿隨心，元老合稱爲長樂；鬥蛩得意，華堂應號以半閒。孫武子之兵書，用在《春燈謎》裏；李藥師之陣法，藏諸袴子襠中。截狗續貂，市井屠酤而濫貴；燔羊爛胃，庖廚奴隸而升郎。天下童謠，王與馬共；人間僊路，阮挈劉行。以致王氣全銷，無煩金壓；國風盡變，但有民訛。野曰荒荒，不見旌旗戰鼓；江流泯泯，唯聞蘆荻漁歌。奇可傳者，又其一也。若夫戡亂勤王，將須一德；奮威揚武，兵始捐忠。晉翦蘇氛，溫嶠連士行並討；唐清史孽，子儀協光弼偕征。賈寇同載而言歡，漢方復盛；廉藺負荊而任咎，趙乃稱強。豈期北鎮跳梁，鮮內靖外甯之志；南藩跋扈，多上脅下令之心。裴中立之久亡，誰平淮蔡？孫安國之不作，孰貶桓溫？座位鬨爭，年庚恃長；客兵弗讓，流寇偏容。鈴閣督師，懦似慈悲佛子；轅門魁帥，勸如和事先生。不圖掃穴搗巢，疾趨於子午谷去；祇能縱剽肆掠，轉騷向丁卯橋來。眼看豺虎縱橫，中原怕救；坐擁貔貅護衛，雄鎮偷安。以致白鷺荒洲，魚潛水靜；烏衣舊巷，燕去堂空。江草淒淒，人作揚州之夢；山雲黯黯，天消蔣阜之魂。奇可傳者，又其一也。惟是君王游豫，親問蛙鳴；宰相閒嬉，官能犬吠。出師上表，內無蜀國之卧龍；拜將登壇，外少隋家之擒虎。乃不圖三公子作東林後勁，五秀才爲復社前驅。學論秉公，竟蹈覆巢之

李燮；儒林抗節，堪追疾疏之陳東。楊左幽冤，重興舊案。荆襄積憤，特舉新旗。柳敬亭評話微丁，投清惡除奸之檄；蘇崑生歌謳賤士，葬亂軍死帥之骸。狎客歸山，丁繼之抱雷海青之慟；書商破產，蔡益所擔孔文舉之辜。藍田叔身隱畫師，引領蛾眉而學道；卞玉京名逃樂部，掉轉蟾首而脩眞。之數人者，境實卑微，志堅嶽瀆，品雖高邁，位陋泥沙。挹彼丰標，似聽足音於空谷；揭斯氣節，允當砥柱於頹波。奇可傳者，又其一也。嗚呼！當是時也，臨傾廈宇，一木何支？待斃膏肓，九還莫救。世事如此，對風景以奚堪？天運可知，望川原而欲涕。爰有夷門望族，梁苑畸人，慨琴劍之萍飄，孤踪白下；感鄉關之梗塞，滿地黃巾。恨晉愁梁，暫拭南冠之泣；嘲風笑月，聊追北里之歡。恰遇香君，實爲尤物。遂爾握巫山之暮雨，攜洛浦之晴雲。三四千里之星娥，朱絲繫足；二十八字之月老，素篦盟心。百寶箱中，珍藏攝面，雙鉤簾下，鑒賞聚頭。所謂摺疊雖輕，才子投一時之贈；詠題甚重，麗人定百歲之情焉。其奈文章憎達，既落第於吳宮；適值兵牒求援，則從戎於洛水。遠入蓮花之幕，郎是參軍；獨登楊柳之樓，妾爲思婦。感時撫景，慘澹吟詩，覩物懷人，淒涼玩扇。籠隨袖口，弗捨撲蝴蝶之風；繫近裙腰，留待殉鴛鴦之塚。紅粉於房中計日，正自含愁；青衣於樓下催妝，忽令改志。緣以中堂薦美，驪象而送向蛇吞；亦因開府覓姬，釣鯉而啟由獺祭。香君則冰凝作骨，日出當心，不樂求凰，甯甘打鴨。擲去香囊之聘，弗愛彼瑟瑟珠衫；罵回油壁之迎，徒駕到轔轔繡轂。而且妝崩墮馬，金投約指於樓牋；髻壞盤龍，玉觸搔頭於柱礙。舞非如意，孫夫人血滴眉尖；傷豈飛刀，韋娘子紅淋額角。遂致扇似團圓明月，灑來幾點流星；詩如李杜文章，迸起一層光焰矣。時則豪權難忤，猿亡而必致魚殃，委曲求全，桃僵而何妨李代？麗娘惜女，竟以身充；香女離娘，唯餘影對。梨花雲裏，倦魂只夢以懷人；燕子樓中，嘵眼更誰愁似我。乃有石城舊令，粉署閒曹。竊將點口之脂，分來染扇；借用畫眉之筆，暫以描花。趙合德裾上津華，變作元都嫩蕊；薛靈芸壺中唾色，化成度索蟠根。扇喚桃花，歌場曾有；紅叨人面，畫苑所稀矣。詎知節屆靈辰，貴介賞鍾山雪景；渡名桃葉，羣姬奏《玉樹》新聲。錦席既張，香君與侍。命如斯薄，誰不畏丞相天威？情有所鍾，儂已作使君新婦。不覺頰潮紅暈，忿忿而言；眉蹙青顰，申申以詈。熱雖炙手，危如燕雀之堂；焰縱熏天，醜是麒麟之楦。雌正平唇槍大動，滿座俱驚；活林甫腸劍陰藏，當場反恕。休休相度，不居殺歌妓之名；隱隱奸謀，但唆入樂伶之選。嗣後虬壺聽漏，寂寂長門；蟬鬢驚秋，淒淒水巷。昭陽日影，樹頭空盼盡寒鴉；御苑溝流，葉上又難通錦字。懸憶天涯夫壻，雨檐風餐；自憐殿角嬋娟，花癯月損。無何洪河失險，記室從間道潛歸；文社重聯，鈎黨陷圜扉禁錮。罰以驢之拔橛，光祿則快意私讐；歎其麟也傷鋤，廷尉則酸心清議。乃若張金吾者，受詔捕囚，下吳導伏牀之淚；棄官避罪，識通明解組之機。遁跡棲霞，學仙辟穀；置是非於弗問，付榮辱於罔聞矣。哀哉！廟堂錯亂，擾擾如棋；將相顛狂，紛紛似瘧。幽拘太子，誰爲世上江充？轘轹元妃，忍作朝中孟德。獨有一藩恚恨，欲求內靖於苗劉；其如三鎮糊塗，轉去外防於韓岳。壁壘之長槍大劍，未分誰弱誰強；坂磯之快馬輕刀，總屬自屠自戮。江南撤守，人歎城空；淮北乘虛，兵從天降。灰釘乞命，公輔則犬急亡家；輿櫬蒙塵，帝主則魚忙漏網。青衣變服，不用降書；白馬隨營，何須啣璧？以致猛將自裁於虎帳，轍亂旗靡，大星先落於樓船，戈拋甲棄。圍城擲鼠，廣陵莫比睢陽；投水葬魚，汨羅即同胥浦。景華螢火，絕不見腐草之光；芳樂香塵，那復有金蓮之步？三百年豐功盛德，蟻夢槐柯；十五陵剩水殘山，蜃消海市。乾坤板蕩，無一個社稷之臣；風雨漂搖，餘幾許林泉之客。如此而已，豈不哀哉！更賴有白髮禮生，失其姓氏；黃冠道士，曾現宰官。見陌上之銅駝，鼻酸舊國；聞山中之謝豹，腸斷先王。於以村戶釀錢，追薦中元之節；仙壇酹酒，仰招上界之靈。麥飯一盂，權抵作當年鼎鼐；菜羹半缽，聊充爲今夕犧牲。迨及殉難忠魂，死綏厲鬼，光昭四表，趨蹌黼座於青冥；籙陟三清，扈從鑾輿於碧落。是日也，雲迷谷暗，鐘鼓伐而聲悽；沙走江喧，鐃磬敲而音慘。神威赫奕，顯劍佩於雲衢；奸魄駭奔，碎頭顱於瘴嶺。觀者如堵，伊誰無警戒之心？拜者若癡，彼皆有皈依之志。豈料羣雞立鶴，來逃獄之青衿；飛鳥依人，識出宮之紅袖。士曰獄槐抱痛，命在如絲；女曰宮柳牽心，骨幾化石。喁喁私語，訴別後之參商；刺刺長言，遇當前之牛女。張道士則厲聲叱咤，正色申明。國破家亡，試問君親安在？才貪色戀，仍諧夫婦何爲？苦海茫茫，放下屠刀而證佛；愛河滾滾，拋開蟬殼以登仙。香君乃毀短命之花，碎宮紈於落地；侯生則登回頭之岸，悟世網於俄時。從茲石榻翻經，花香繞磬；筠籠採藥，嵐氣侵衣。洵足奇焉，故可傳也。悲夫！卦爻當剝，萬物乖張；劫火成

灰，羣倫緯繣。綱常正氣，泯滅於臺閣簪纓；俠義高風，培養於漁樵脂粉。不分褒貶，誰復知筆墨森嚴？畧別旌懲，世還有心肝戒慎。亂曰：君原聖裔，偕此寓德言文政之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沈之感！《桃花扇》者，孔稼部東塘先生所編之傳奇也。乃故明宏光朝君臣將相之實事，其中以東京才子侯朝宗，南京名妓李香君，作一部針線。他如畫師、畫賈、狎客、娼家，諸卑賤人，翻有義俠貞固。正爲顯達之馬阮，下對症鍼砭耳。北平吳穆鏡庵識。　黃元治《桃花扇傳奇題辭》：有明三百年結局，君臣將相，奸佞忠良，其間可褒可誅、可歌可泣者，雖百千萬言，亦不能盡。茲獨借管絃拍板，寫其悲感，纏綿之致。又從最不要緊幾輩老名士、老白相、老青樓，飲嘯詼諧，禍患離合終始之迹，而寄國家興亡君子小人，成敗死生之大。故貫穿往覆，揮灑淋漓，大旨要歸，眼如注矢，悽音楚調，聲似迴瀾。紀事處，忽爾鍾情；情盡處，忽爾見道。戰爭付之流水，兒女歸諸空花。作史傳觀可，作內典觀亦可。甯徒慷慨悲歌，聽者墮淚而已乎？桃源逸叟黃元治。　劉中柱《桃花扇傳奇題辭》：一部傳奇，描寫五十年前遺事。君臣將相、兒女友朋，無不人人活現，遂成天地間最有關係文章。往昔之湯臨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敵手。料錯道人劉中柱。　李椉《桃花扇傳奇題辭》：先生胸中眼中，光明洞達。其是非褒貶，雖自成一家言。實天下後世之公言，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也。列國賢士大夫誰無意見？若聽其筆削《春秋》一書，今已粉碎矣。觀《桃花扇》者，如覩祥麟瑞鳳，當平恕其心，歡喜贊歎，即感慨亦多事，況談論乎。淮南李椉。　陳四如《桃花扇傳奇題辭》：紈扇而曰桃花，其名豔，桃花而血色染，其情慘。以桃花扇而寫梨溶杏冶，以桃花扇而發嬉笑怒罵，以桃花扇而誅亂臣賊子，以桃花扇而正世道人心。至於齣下之編年紀月，齣末之搜才繫士，不書隱公卽位之筆，得再見矣。噫！《桃花扇》之義大矣哉！　《雨村曲話》卷下：孔東塘《桃花扇》，今盛行。其曲包括明末遺事；所寫南渡諸人，而口吻畢肖，一時有紙貴之譽。其首演者，李本庵總憲也，班名金斗。　《國朝詩話》卷一：孔東塘（尚任）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詩人題咏甚多。德州田司農（雯）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爲得作者本意。商丘宋太宰（犖）云：「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乃朝宗針砭也。　《曲話》卷三：《桃花扇》筆意疎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影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時傑搆。然就中亦有未愜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鑣、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逕庭，使觀者直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且既以《媚座》爲二十一折矣，復如入《孤吟》一折，其詞義猶之「家門大意」，是爲蛇足，總屬閒文。至若曲中詞調，伶人任意刪改，亦斯文一大恨事。然未有先慮其刪改，而特於作曲時爲俗伶豫留地步者。今《桃花扇》長者七八曲，其少則四五曲，未免故走易路，又以左右部分正、間、合、潤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餘、煞四氣，以總部分經、緯二星，毋論有曲以來，萬無此例，卽謂自我作古，亦殊覺淡然無味，不知何所見而云也。然琴川瞿頡《鶴歸來》曲首折《發端》、末折《收場》，似倣《桃花扇》爲之，不特從來院本所未有，亦院本所不必有也。《桃花扇》以《餘韻》折作結，曲終人杳，江上峯青，留有餘不盡之意於煙波縹緲間，脫盡團圓俗套。乃顧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當場團圓，雖其排場可快一時之耳目，然較之原作，孰劣孰優，識者自能辨之。　《詞餘叢話》卷二：名人下筆，一字不苟。《桃花扇·開場》云：「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一「又」字，將宏光荒淫包埽殆盡，已必其不能中興，蹈陳、隋覆轍矣。但宏光鄙俚無文，惟解縱燒酒、漁幼女，尚不及《玉樹後庭》，留有南朝餘韻。又：《桃花扇》結尾，一首彈詞，一套北曲，亦是悼南都。以余論之，似高於《芝龕記》也。　又卷三：《桃花扇》分三大忠臣：史閣部，有明忠臣也；左甯南，烈皇忠臣也；黃靖南，宏光忠臣也。甯南當烈皇時已形跋扈。瑪瑙山之戰，未嘗無功，楊武陵攘爲己有，拜斗牛衣之賜，賞不及左，因此怏怏，縱賊中原，致不可遏。宏光初立，擁戴者皆邀殊錫，甯南不與，率師東下以清君側爲名，非爲故太子也。孔云亭原稿第十三齣，直叙甯南謀逆，脅何忠誠公同叛，何公投江，逆流六十里，遇神獲救諸軼事。左夢庚急以千金爲云亭壽，哀其削去。云亭遂改《哭主》一齣，生氣勃勃，宛然爲烈皇復仇，與史、黃鼎立而三，爲勝國忠臣之最。信乎文人之筆，操予奪權也。

《小忽雷》　田雯《小忽雷歌》：馬上之樂琵琶耳，忽雷大小何以名？大者潛避蛟龍窟，小者飛作霹靂聲。曲項錦纏二尺短，上絃下絃雌雄鳴。南部新書載此語，羌笛箜篌不足數。云是韓滉入蜀時，匠斤巧斷蜀川樹。韓滉牋進德皇朝，內庫中丞翻《六幺》。訓注之亂如敗葉，落日沒鶻風蕭蕭。臨潁弟

子好顏色，法曲妙舞世莫識。玉貌繡衣今白頭，教坊供奉淚沾臆。況此零散八百年，鳳毛檀槽眞可惜。當日女官盡能彈，花下二絃誰第一？孔生東塘邀我歌，青衫司馬奈爾何！元都道士倘相訪，鄠州還憶樊花坡。（余於丁丑四月，同天壇高鍊師聽樊花坡彈小忽雷入詞。）查嗣瑮《孔東塘座上聽闌東客彈小忽雷》：鄭中丞已水雲徂，南趙逖暹贖得無？零落段師諸弟子，管兒雙淚落東都。何用旋宮轉轉生，黃鐘變調亦淒清。人間萬老烝書罷，始信琵琶有應聲。右手曹剛左手裴，拗擲撚撥拍頻催。冷光十二門前月，直照烏孫馬上回。涼州獲索響偏驕，忽墜游絲轉綠腰。破柱驚雷呼客醒，滿堂風雨正蕭蕭。

紀事

《廣陵詩事》卷七　曲阜孔東塘（尚任）官揚州時，屢爲文酒之會。嘗與鄧孝威（漢儀）、吳薗次（綺）、蔣前氏（易）、宗梅岑（定九）、桑楚執（豸）梅花嶺登高賦詩，長洲陳鶴山（翼）有詩云：「綠郊古嶺夕陽西，佳節重來望眼迷。一水白看羣雁沒，萬山青愛隔江齊。煙荒馬鬣餘碑字，香散梅花剩菊畦。靈管也知人慷慨，聲聲吹落碧雲低。」

著録

蘭雪堂主人《桃花扇傳奇序》　《桃花扇》傳奇四卷，前人推許至矣。顧坊間漶相翻印，譌謬幾不堪寓目。今年夏，有以是書求沽者，雖散佚過半，實爲雲亭自刻原槧，友人見而悅之，慫恿重刊以公諸世。爰搜集市肆諸足本，參考互訂，追涼之暇，日校數頁。其序目題辭諸篇之編次未嘗者，又復謬加釐正，別爲一卷，冠於首。凡三月而竟事，又閱月而梓成。烏虖！視博弈以猶賢，聽新樂則不倦。知我笑我，亦任諸世之君子焉爾。光緒乙未重陽日，蘭雪堂主人漫識。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五・人瑞錄》　一卷，國朝孔尚任撰。

又《時令類存目・節序同風錄》　國朝孔尚任撰。【略】是書仿《荆楚歲時記》爲之。

又《雜家類存目一〇・會心錄》　四卷，國朝孔尚任撰。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湖海集》　十三卷，國朝孔尚任撰。【略】尚任官國子監博士時，隨侍郎孫在豐在淮陽疏濬海口，因輯其入淮以後詩文，自編此集，故以《湖海》爲名。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孔尚任【略】《小忽雷》、《桃花扇》。

傳記

《顏氏尺牘姓氏考・孔尚任》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塘，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監生。授國子監博士，歷官戶部員外。有《節序同風錄》、《湖海集》、《岸塘文集》、《會心錄》、《桃花扇》、《小忽雷》傳奇、《曲阜縣志》。康熙二十三年，聖祖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鉉充講書官。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鉉進講《易經繫辭》。上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又命尚任、尚鉉同衍聖公毓圻等導駕，徧覽先聖遺跡。迴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還朝，遷戶部主事，升員外郎。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識祖庭典故。嘗患舊誌未備，廣搜博采，別撰《新志》二十四卷。《居易錄》：「東塘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間，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曰：『廬虒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爲司馬文正公布帛尺。自作《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核。」《山左詩鈔》：「先生以博士奉使維揚，駐節三年，傾貲結納，名流畢集。以漢銅尺較宋布帛尺，確然得周天之準，千古之疑一朝頓釋，有功於禮樂匪淺。」嘗作《闕里誌》。修族譜既成，以名其二子，其風致可想見云。

藝文

田雯《桃花扇題辭》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白馬青絲動地哀，教坊初賜柳園迴。春燈燕子桃花笑，牋奏新詞狎客來。江湖無賴弄潺湲，一載春風化杜鵑。卻怪齊梁癡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商邱公子多情甚，水調詞頭吊六朝。眼底忽成千載恨，酒鈞歌扇總無聊。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楊顦顇暮蟬愁。香娥不比圓圓妓，門閉秦淮古渡頭。錦瑟銷沈怨夕陽，低回舊院斷人腸。寇家姊妹知何處？更惜風流鄭妥娘。

端木守謙《寄國子博士孔東塘》（存目）

龐塏《卽晚孔東塘亦至》（存目）

孔傳鋂《題桃花扇歌》（存目）

王特選《題桃花扇》（存目）

陳於玉《桃花扇題辭》（存目）

王苹《桃花扇題辭》水天閒話付漁樵，一載南都抵六朝。羌笛檀槽收不盡，濛濛柳色白門橋。罵坐河房託黨人，陪京防亂落前塵。山殘百子窮奇骨，祇有《春燈》曲調新。（兩山互青冥，中有窮奇骨。邢孟貞山行過懷甯墓詩。）跋扈甯南風鶴中，東林曾許出羣雄。那知不是張韓輩，辜負當時數鉅公。（崇禎己巳，左兵兵譟皖江。時李忠文勤王北上，移檄定之，遺書錢虞山曰：吾爲兄又得一名將矣。）清製排成氈毳餘，《馬伶》小傳石巢書。描摹若輩聲容處，一任文園賦子虛（相傳《壯悔堂集》，朝宗於辛卯下第後數日成之者。故文雖奇古，事多失實）。青溪野館明春水，北里頹垣出茶花。都入雲亭新樂府，勝聽白傅舊琵琶。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臨川。濃香絕豔知多少，不及興亡扇底傳。

唐肇《桃花扇題辭》（存目）

朱永齡《桃花扇題辭》（存目）

宋犖《桃花扇題辭》中原公子說侯生，文筆曾高復社名。今日梨園譜遺事，何妨兒女有深情！南渡眞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寫，僥倖千秋是李香。氣壓甯南惟倜儻，書投光祿雜詼諧。憑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風流也自佳。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丁繼之）。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樽酒一霑裳。

吳陳琰《桃花扇題辭》（存目）

金埴《桃花扇題辭》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樓上好風吹。須知當日張郎筆，染就桃花才畫眉。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亡友洪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廷，並盛行於時。）

王苹

論述

高兆《二十四泉草堂集序》久之，晤王子秋史于爆流泉上。挹，其人器資俶儻，根柢學問，因亟訪之。就讀《二十四泉草堂集》，知王子出司寇蒙齋先生之門，養母歷城西隅，篤孝質直，淵源有本，非詩人流輩也。退而卒業所譔造，數與晨夕，盡窺其蘊蓄大哉。蒙齋先生稱其悲歌慷慨，鬱陶莫釋，期其進于大雅。而舉泉之淪淪瀡瀡，水石湍激，一變而垂溜天紳，匯爲萬頃汗瀾，卓踔以放乎江河。序王子之詩也，予聞之「上善若水。」《易》曰：「坎有孚，水流而不盈。」夫水之惠，能下有容，乃無不受先河後海。溯流窮源，何可涯涘。遇厓岸搏觸不納，泮渙瀰漫，不底于涸竭不已，其蒙齋先生之意也。夫予又觀夫車輿之載物也，貴輪轂之厚。坤六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義亦有通于水焉。益感夫先生以泉立言，序王子之集遠矣，至矣。弘長風流，澤被萬物，王子之位業在，是詎惟詩也歟。王子勉之，予何言哉！

張芳《二十四泉草堂集序》三十年前，僕遊江都，夢自叙詩草，得「舊水

猶煙」四字，舉似一詩人，大賞嘆，謂是邗江小影。頃逆旅歷下，近濯纓西苑，往來步趾，天慘慘，雲以風，雁兒覺子滅沒霜渚間，甚似昔年夢影，極難爲裹。近過水月寺，世友李方輪止吾飲酒。睨視几上，有濟南王子秋史，舊《雪堂詩》一編，悵觸心動，謂編中必有異。蓋僕先在方輪坐遇秋史，知其人有異。已而，誦其已刻詩又異。歸而叠髭字韻與方輪和之，面秋史亦有兩叠韻，且以長句見投，都無常語，則又大異。因讀其是編，云是今年作。吊古懷人，隱嶙蕭放，眞爲舊雪堂詩也。凡物有新與舊，惟水生天一不舍夜夜，決不可以新名。漢袁安位至三公，曾何足異。而僵卧雪中，迄今仰止。峨嵋、崑崙，亦資雪著，然則天下之物，雪月孤清，更無新理。惟俗人憎衰好少，如小兒弱女，啞啞喜翫，相與新之耳。秋史家於泉上，讀書養母，無一點時滓豌其胸次。乘此奇貧不遇，發津逮積卷讀之，如游事。然一重一揜，山鳥山花，嵗我以遠。則層城赤霞，泠泠以清。則三澗白雪，謂時時非夢景，時時非靈境乎！與僕昔今懷抱約畧相同，無怪一睨編詩，振觸心動，洵年來薄游一奇也。方輪序秋史詩，縷述兩人定交之因。如此取友，視彼壇坫標榜，汲汲千進輩，氣味迥別。秋史勉之，谿水空澹，洗出松根，無患莫已知，正恐知君者自此多矣。

田雯《二十四泉草堂集序》 二十四泉草堂者，王生秋史書屋也。【略】余論生之詩，仍以泉喻可乎。夫泚然以瀰者，泉之源也。淊淊而瀡瀡者，泉之波也。當夫風雨噴薄，水石湍激之會，于猱嘵楓落。時聞之不啻雍門之琴，荆山之泣，有助人淒其而不能自已者。生之爲詩，悲歌慷慨，鬱陶莫釋，一往蒼涼。蕭槭侘傺無憀之音，髣髴似之，識者嘆爲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矣。一變而叶于金石，歸之大雅，猶夫泉之垂溜天紳，衆山皆響，匯爲風潭，萬頃而汗瀾卓踔以放乎江河，詎可量哉！噫，是時秋也，泉之上白雁書天，水明木瑟，余將欲撰杖草堂，埽殷園之凮籟，聽佛巖之石雨，酒酣濡筆，易望水爲秋史泉，亦阮曲郎官湖之意，殆以洗于欽之陋，而補酈道元之所未注也。且並叙其事，爲王生詩話云。

吳雯《二十四泉草堂集序》 濟南王子秋史，少治詩，喜吟詠，氣剛而行脩，已得性情之正，而又値風聲廣被之時，宜其處草澤而能具雅頌之才，獨其所遭不偶，鬱鬱不得志，而其所發猶多爲幽咽慘淡之音。昔退之於東野云，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陽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吾於秋史，亦不能有以定之矣。雖然，苟未得乎詩之教，則無以處夫窮餓與愁思也。苟既得乎詩之教，又何有於所遭而不能善處夫窮餓與愁思也。故吾於秋史，願其爲摽梅，不願其爲苦葉也。願其爲考槃，不願其爲北門也。涵泳於直溫簡栗之中，登之爲宗廟瑚璉之器，可以調和政事，任使四方，皆自此薖軸弗告中有以蓄之也。如或頹唐敖辟，將「二南」匹夫匹婦之不若，又何所望於周召、吉甫之遺哉！吾與秋史其共加勗焉。蒲州吳雯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 秋史所居近望水泉，元于欽所編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少歲多否少可，人以狂士目之。王漁洋、田山薑二公賞其詩，並奇其人。漁洋許其不以貧賤終，後果如其言。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 康熙壬午，大興方伸月村爲秋史寫《二十四泉草堂雪景卷》，何義門題首，漁洋、山薑題句。又有《禪喜圖》、《塞柳圖》、《溪堂種菜圖》。翁覃溪《訪草堂遺阯詩》有「詩名直接漁洋後，豪氣猶追白雪前」之句。

《小滄浪筆談》卷一 明瑟中間屋數楹，不恆意態若爲情。詩成半染寒烟色，客至同聽老樹聲。自詫平泉歸素士，人從穀水憶狂名。我來曾覓長吟處，惟見蔬畦縱復横。

又卷二 偶檢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集》，有《過湖上感詠》云：「七橋何處柳毿毿，一帶東風比漢南。放鴨闌空滿寒綠，叉魚船小破柔藍。湖邊明月聽簫冷，鬢底黃花記酒酣。只有鵲華如舊識，高城點黛許相探。」詩極名雋高雅，固不媿爲漁洋稱許也。秋史又有《登蓬萊閣》詩云：「高閣蓬萊聞少日，今來秋眺鬢滄浪。地雄青社臨孤迥，山古鑿閭接混茫。鼇背雲浮雙郭外，蛟涎漲落十洲傍。天風碧海斜陽在，曾對清吟玉局狂。」亦佳。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歷城王秋史廣文（苹），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秋史嗜古好奇，閉門苦吟，詩骯髒有奇氣，嘗以「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得名者。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王苹，字秋史，歷城人。少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小兒舉無足當其意者。獨好爲詩，閉門索句，息交絕游，鄉里人羣起而譟之，自信顧益堅。德州田山薑先生視學江南，歸過歷下，見其詩，物色之，招與遊，始得入諸生籍。漁洋翁尤酷愛其「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之句，目爲「王黃葉」。由是秋史之名籍甚人口。所居城西郭外三里許，有泉一泓，是名望水，齊乘所編爲第二十四者。明殷棠川相國築精舍於此，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秋史數椽在焉。其《葺屋》詩所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已。晚搏一第，以母老，改官成山教授。成山，天下之窮處，三面環海，距會城千五百里。涖官數月終未得遂其迎養之志，遽投牒歸。蓋其篤孝質直，立身有本，異於薄俗詩人之有文無行者。平生作詩最富，弱冠以後即裒然成集。漁洋翁稱其骯髒有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敻，如清沈之貫逵。德州公則謂其悲歌慷慨，蕭颯蒼涼，嘆爲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至欲援郎官湖之例，易望水爲秋史泉。嗟夫，士固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秋史得名，自其鄉，先生田、王兩司寇始。兩公於風雅一途，固物類之有鳳麟，人倫之有周孔也。其題品彰彰如是，餘子卮言，固可卑之無高論矣。

沈廷芳《教授王先生苹傳》　王先生名苹，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爲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王尚書士禛絕愛之，呼爲「王黃葉」，以媲太倉崔華云。壯歲，嘗浮沈閭閈，田侍郎雯見其詩賞焉。尚書復稱于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爲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暎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遊，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爲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槭，繼歸于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苞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爲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論曰：曩在京師，子方子、陳丞相恆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四十年，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冶源，登憑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灑然，其筆踪瑟瑟然，益睪然想見其爲人，矧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爲師矣。

《清史列傳・王苹傳》　王苹，字秋史，山東歷城人。世居浙之杭州。父鉞官江南上元縣衛守備。流寓濟南，居濼水之滸。苹性孝，好讀書，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舉無足當意者，人以「狂士」目之。尤致力於詩，閉門苦吟，絕交游。王士禛賞其詩，並奇其人。德州田雯過歷下，見其詩，物色之，稱於巡撫張鵬，延見，講布衣之好。既友蒲州吳雯，所爲詩益清拔絕俗，有「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時稱爲「王黃葉」。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授知縣，以母老，改就成山衛教授。成山近海僻陋，苹載書往，集諸生晨夕講論，人始知學。歲餘，以養母乞歸，白頭侍奉，孺慕若小時。蓋其篤孝質直，立身有本，異於薄俗詩人之有文無行者。所居近望水泉，元于欽所編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自稱七十二泉主人。五十九年，卒，年六十。所著曰《二十四泉草堂集》，又有《蓼村文集》四卷。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一九　歷城秀才王苹，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苹師田中丞漪亭（雯），而友吳徵士天章（雯）。丙寅秋寄詩於予，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鵬），言苹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苹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少學詩於田雯，既友蒲州吳雯。【略】王士禛嘗寓

書張中丞鵬，言苹之才。中丞贈之金，引爲上客。後成進士。自稱七十二泉主人。

《新世說・賞譽》　王秋史少有狂名。王阮亭、田山薑賞其詩並奇其人。有「王黃葉」之目。

著録

于熙學《刻二十四泉草堂集緣起》　熙學世居文登山中，守先舍人遺書數千卷。早事聲詩，一再秋賦，不見收益，專其力于詩，積有卷軸。歷城王先生蓼谷以詩名遠近者三十餘年，既成進士，一旦以母老改官成山教授。熙學謹賦詩往謁先生，盛相許，與和韻贈別。嗣是熙學請業於門，因得盡觀其《二十四泉草堂集》，而知先生之有名于時匪偶然也。成山當窮海之濱，去歷城千四百里。先生莅官數月，終不敢迎養其八十之母恭人，遂投牒乞養，符檄逆往，經歲得請。熙學載酒祖道，且曰先生歸矣。熙學需次久集未刻者，願以異日爲刻于京師。未一年，先生請休束行，道經熙學山中，贈以五百字詩，所以期待之者實大而遠。又一年，熙學承乏水部。踰年丁酉，先生來京師，乃爲刻《二十四泉草堂集》，卷凡十二，詩凡一千二十六首，皆先生自定者。蓋先生年十八稱詩，爲歲丙辰，距今四十有二年。而未刻之集，則始于辛酉，距今三十有七年，詩垂三千有奇。今熙學爲刻以行者，三之一耳。是集既刻，庶遠近三十年之知先生者，有以信先生爲詩人與得名之久爲不徒也。若夫是集之指，鄉先正之序詳矣。熙學固陋，亦安能言之也。刻成述其緣起如此，又思昔在海上從先生遊，猥辱崇奬，勉以嚴儀卿自負之語，而熙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無異乎。昔人所云，深懼莫副期待，亦惟于是集奉向來之瓣香以獨往于無窮也已。受業門人文登于熙學謹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蓼村集》　四卷，國朝王苹撰。【略】其詩爲王士禎、田雯所稱，而文不甚顯。乾隆癸巳，桂林胡德琳得其本於歷城周氏，爲刪訂付梓。德琳爲之序，稱原本分甲、乙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三十四年之作，各自編年，惟辛丑以後之文無存，今仍其舊編爲四卷，乙居四之一，惟書記記傳註干支於本目之下，使後人有所考焉。

藝文

湯右曾《送王秋史再疊前韻》　洛城三日雪，庭宇復飛霰。子抱卓犖才，不歸學士院。來言不得意，買田思陽羨。論道阻江湖，坐看浮雲變。家鄰華不注，天際青一瓣。抱此靜者心，不問蠻觸戰。昨試禮部作，迅速走驚電。暗中識光芒，覆蔑無半面。（予在禮闈最後得秋史卷素亦不相識也。）將規讀書處，不少山水縣。子其慎自持，獄市視民便。文章經國事，撑拄五千卷。終期賡猗那，言從柏梁宴。

金埴《贈秋史》　（存目）

吳雯《贈歷城王秋史二首》　（存目）

張篤慶

《漁洋詩話》卷下　張篤慶，字歷友，淄川相國憲松（至發）先生曾孫。文章淹博華贍，千言可立就。詩尤以歌行擅場。如《邢太保賜劍行》、《趙千里海天落照圖歌》等篇，不失空同、大復家法；郢中諸律詩、《正德、嘉靖宮詞》，率多傑作。丙戌客新城，與余倡和，不下數十首。《和青谿張麗華小祠》云：「淒涼三閣鳳臺空，誰向長城問舊公？千古青谿谿上月，人間無復景陽宮。」「不及夷光汛五湖，千尋月殿已模糊。惟餘無恙秦淮水，猶照臨春玉樹枯。」《劍州鄧艾廟》云：「奇兵未扼一丸泥，縣竹懸軍萬仞梯。奄忽當塗更（平聲）典午，翻嫌多事鄧征西。」「自古奇功未可居，螳螂蟬雀竟何如？縱然制勝陰平道，衛瓘誰知擁檻車？」一滴水可知大海味也。

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　崑崙先生才高學富，揮灑萬言。早受知於施愚山督學，漁洋稱爲冠古之才。使其早登科第，或降心以就鴻博之試，得與漁洋、愚山諸公後先周旋，以爭壇坫。于康熙十子之間，當與山薑齊驅，餘子退舍。惜乎數奇運蹇，僅以選拔終其身。剛正之氣節，深醇之經濟，一無所

表見於時，宜乎唐豹巖序其詩，以不得如楊得意之薦司馬相如爲可恨也。所著有《八代詩選》、《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等書藏於家。詩集浩瀚，均無力授梓，兹集所錄，已不爲少。然僅存什一于千百。正如漁洋所謂滴水可以見海，願與世之能知味者一共咀嚼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　歷友學殖淹博，揮灑千言，同時諸前輩稱爲冠世之才，不虛也。試輒冠曹，時宮定山中丞爲學使，以明經薦山左第一人，就京兆試，不遇。歸而處崑崙山，不復出矣。杜門著書，有《八代詩選》、《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等書，卓然可傳，豈以名位之有無爲輕重耶？詩古今體兼善，宋、元習氣不能染其筆端。

朱庭珍《筱園詩話》　徐東癡、張歷友皆爾日山左詩家。然徐詩故求峭削，轉入鼠穴，不如歷友筆氣俊逸，較有才力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四《聽松廬詩話》　崑崙山人《明季詠史七律》警句云「顧廚品藻矜名字，牛李升沉密網羅」，言黨禍也。「山川絕少金銀氣，誅斂何殊花石綱」，言礦稅也。「勾陳天遠浮雲蔽，貫索星明正氣孤」，言田許之酷也。「陽球尚未尸王甫，曹節偏能殺李膺」，言宦寺之惡也。「南還不少黃潛善，留守空爲宗汝霖」，言馬阮當權，雖有史閣部無濟也。「空餘跋扈桓宣武，豈有勤王溫太眞」，言左良玉無勤王之意也。「沉鬱悲涼，詩中有史。而明之所由以亡」，亦即此可見矣。

《鸚鵡洲哀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鄴下七子，人豔稱之，此目以許昌庸奴，眞蟻觀曹氏也，爲才人吐氣中，仍見其以才賈禍，兩層並到。

《杖頭錢》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爲守財虜棒喝也。後半所見尤大。

《宋趙千里海天落照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浩氣凌空，近信陽、北地一派。

《大梁城東南吊信陵君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平原直豪舉耳，借作陪筆，乃見魏公子之高。

《悼亡》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純用空寫，其情自深，安仁、子荆外，另標一格。

《述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悲己之不遇也，托以比興，令人思弦外之音。

《碧城》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冀賞音之終遇也。懸圃瓊樓雖有三千里十二重之沉，而能手種桃花，自尋瑤草，則海枯石爛，自逢知己矣。與《述懷》一章兩兩相對。

《秋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四：無一凡近語，五六尤賞其蕭疏。

《清史列傳・張篤慶傳》　張篤慶，字歷友，山東淄川人。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學殖淹博，洋洋纚纚，動輒千言。少受知於學政施閏章，會有博學鴻儒之徵，或有欲薦之者，篤慶力辭。既貢京師，公卿耳其名，問字唱酬者，屨滿戶外。應京兆試，不利，歸而杜戶，卧崑崙山下，益發憤著書。詩以盛唐爲宗，歌行尤擅場，不失空同、大復家法。所著有《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八代詩選》，詩文名《崑崙山房集》。

《四庫全書總目・史評類存目二・班范肪截》　四卷，國朝張篤慶撰。

又《五代史肪截》　四卷，國朝張篤慶撰。【略】

又《別集類存目一〇・崑崙山房集》　三卷，國朝張篤慶撰。其詩古文頗知名於時。此集乃有文而無詩，疑編次未竟之本也。篤慶才藻富有，洋洋纚纚，動輒千言。風發泉涌，不可節制。如集中所載代王士禎作候補中書吳燦墓誌銘今錄入《蠶尾續集》者，已刪削十之三四，則亦頗病其冗漫矣。其曰《崑崙山房》者，以所居室旁有小山，號崑崙，因以名集云。

蒲松齡《夜坐懷張歷友》　高齋燈火客思清，深座懷人華髮生。酣醉酒人來擊筑，月明仙子自吹笙。頻年憂患憑天地，中夜悲歌憶弟兄。嶺上寒梅零落盡，年來春夢滿江城。

又《九日有懷張歷友》　臨風惆悵一登臺，臺下黃花次第開。名士由來能痛飲，世人原不解憐才！蕉窗酒醒聞疎雨，石徑雲深長綠苔。零落寒山秋樹冷，啼烏猶帶月明來。

又《寄懷張歷友》　楊花風起奈愁何！何日高軒更一過？憎命文章眞是孽，耽情詞賦亦成魔。可憐河北鶯聲老，且喜淮南桂樹多。但得如君應避世，誰能復受吏人訶！

梅文鼎

施閏章《績學堂詩鈔序》 吾宛陵梅氏，自聖俞先生以來，世以詩名。往叙述之衆矣，最後，得梅子定九詩。定九有志於君子之道，目之爲詩人，則瞿然謝不敏。余蓋心異之。【略】定九砥礪學行，探本知類於象緯歷算之學，殆由性成，數計心通。能自制器以準象，間取西洋之學發揮討論。南中言西學者數家，質疑送難，皆歎遲以爲莫及。嘗手列其所見曆學諸書，凡數十種，多人所未見。猶欲廣搜秘本，以資參互，屬余網羅，可謂好學深思者也。昔房玄齡等重撰《晉書》天文、曆律、五行三志，專屬李淳風爲能深明星曆，故可觀采。今國家方纂修《明史》，使得定九參與其中，修天文曆律諸志，即未知視淳風何若，當有可觀，惜乎其不獲與也。平生既罕徵逐，中年早鰥，遂不復娶，日夜枕籍詩書以自娛。暢其溢而爲文，振筆風發，挍藝則冠其曹。又溢而爲詩，清眞靜遠，稱心爲言，無時人餖飣裘馬之習。《易傳》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詩不足以盡定九，而其詩已卓犖有出於人，是可以知定九矣。康熙己未陽月中浣，同里弟施閏章拜撰。

梅庚《績學堂詩鈔序》 江以南家世稱詩，庶幾人人有集，宜莫先余梅氏矣。余蚤孤，趨庭無所承誨，然少嘗致力於是。長而行四方，與學士、大夫相劘切，即未敢謂有當於古人，抑且囂囂然不肯苟同於俗下。從叔定九嘗謂余曰：「通三才爲儒。極子之才，毋徒流連光景，比切聲律已也。」顧余性簡脫，於儒先之書，未能覃精力索以通其意。或授以陰陽、算數，初不甚了，亦旋復失之。定九博覽多通，少善舉子文。戊午，鄉試於南中，得泰西曆象書盈尺，窮日夜，不舍旦日，且入闇。余篋而置諸它所，則艴然曰：「余不卒業，是書中，怦怦若有所亡，文於何有。」余笑而還之。嘗言西法詳密，實勝授時諸曆。又有爲書以折衷其所未盡，而手製測晷妙逾西器，其冥悟類夙授也。比多客遊，則又時時爲詩。大率意有所獨造，而旁暢於文詞，非塗澤以爲觀者。如《畬金長眞臬憲》、《寄青州薛儀甫》、《送章穎叔還山陰》諸作，言之灑然。余固無與於象數之學者，讀其詩亦時窺其仿佛。其他清眞靜遠，稱心爲言。施侍讀愚山嘗亟稱之。而嘉禾曹侍郎推爲有本之學，則以其神明內蘊，詩固不足以盡之也。先太中用詩學起家，厥後名輩相承，蔭映江左。逮我先公懷文抱質，而盛業未究。余季父嘗欲裒爲《家風集》，溯自有宋，訖於明季。頃，從祖瞿山亦有事於《梅氏詩畧》，蒐採畧備，固以屬定九及余助成之，逡巡謝未遑也。嗚呼，浮華競而實學衰。定九疇昔之言，固將刊華就實以刷文人心恥。余寧不謂然。然而家風未扇，名德無聞，庸非吾黨之責乎。因叙而及之述媿也。

沈起元《績學堂詩鈔序》 余昔年入京師，聞宣城梅先生精數學，以安慤相國薦，聖祖仁皇帝召見，蒙殊寵，然未聞以詩鳴也。今先生之孫御史大夫循齋先生，以先生所著《勿庵詩集》見示，屬余擇其尤以壽諸梓，且命題其後。余伏而讀之，矍然起曰，此固先生之餘事也，何乃復進於古若爾耶。昔之論詩者曰，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余謂才人以氣雄，學人以材富，詩人以韻格標勝。然律以古之作詩者，則皆無是也。古之作詩者，要唯言其所不得已，與言其所自得而已。非是二者，詩不作可也。若先生之詩，則言其所自得矣。雅其自得，故絕無規橅之迹，而自進於古。其才氣格韻，雖韓、白無以加。以是知善詩者，不徒求之詩也。蓋先生之學，幾于道矣。窺秘于圖書，溯源于黃帝、堯舜，參稽于四時、日月、星辰，極變于方圓、高下。斯其神之所凝，心之所遊，翛然于塵垢之外，居寂寞而玩高明。適其趣者山水，寫其樂者兄弟友朋。以是而爲詩，詩心聲也。宜若幽谿邃壑之泉，瀉之萬仞，而上其清也。若空其甘也，若醴其奏也，如金玉之鏘而挾之以天籟乎。余讀先生詩集，更念先生之治數學也。不足以炫世，世亦莫問告焉，而莫喻者。而當所與往來酬酢者，猶有穆尼閣、方素北、方位白、陳獻可、章穎叔、李安卿、薛儀甫諸人，同聲相應于千里之外，斯亦奇矣。何至今日而遂寂寂耶，以是歎前賢之用心眞乎遠矣。此余讀先生之集，而更爲之睪然耳。時乾隆歲次壬申三月，婁東後學沈起元撰。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演算法類一・曆算全書》 六十卷，國朝梅文鼎撰。

又《大統曆志八卷附錄》 一卷，國朝梅文鼎撰。

又《勿庵曆算書記》 一卷，國朝梅文鼎撰。文鼎曆算諸書，僅刊行二十九種，此乃合其已刊未刊之書，各疏其論撰之意。凡推步測驗之書六十二種，算術之書二十六種。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績學堂文鈔六卷詩鈔四卷》　國朝梅文鼎撰。【略】其以「績學」名堂者。初，大學士李光地嘗薦文鼎於朝。康熙乙酉，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文鼎迎鑾道左，蒙召對。御書「績學參微」四字賜之，因以名堂，併以名集也。然文鼎測驗推算諸法，皆足以自傳於後。詩文特其餘事，非所擅長。蓋算術雖一藝，而非以畢生之精力專思研究，則莫造其微。雖超特絕世之姿，其勢不能以旁及。張衡深通歷算，妙契陰陽，至能作候風地動儀，而文章博麗；又能凌轢崔、蔡之閒，千古一人而已。自洛下閎、鮮于妄人以下，淳風、一行亦未能以詞采著也。斯亦物不兩大之理矣。

《隨園詩話》卷一　梅定九先生以算法、《易》理，受知聖祖。人但知其朴學，而不知詩故風雅。其《繼籐坑夜雨》云：「萬壑連爲瀑，千峰撼欲平。虛堂漁艇似，短燭月華明。」

杭士駿《梅文鼎傳》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徽朋，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鼏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曆學駢枝》二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曆之志。【略】文鼎博覽羣書，遂安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鋭、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旋即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游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眞義倉、興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文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逮歿，赴吊者行哭失聲。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

《清史列傳・梅文鼎傳》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幼時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與弟文鼐，文鼎師事道士倪觀湖習臺官交食法，著《曆學駢枝》六卷，自是遂有志曆學。值書之難讀者，必求得其說，至廢寢食。遇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略】文鼎爲學甚勤，每漏四五下，猶篝燈夜誦。居京師時，公卿皆延跂願交。光地命子鍾倫、弟鼎徵及羣從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鋭、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其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六十年，卒，年八十九。上聞，特命地方官經紀其喪。

《九朝新語》卷一〇　聖祖一日召李文貞獨對，問今世夷退之士，文貞以宣城梅文鼎、關中李容、河南張沐對，上親筆記之，御篋中外，聞風因號文鼎等爲「海內三隱」。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劉望之爲自我聘君子，自其髫齔，講貫習復于有明三百年之文獻。聘君纂修郡志，旅舍金陵，望之實從。會國變，聘君旋里，憤惋卒。望之自是懷尚平之志，僑居兩浙。已而之齊、之晉、之豫，遠游不返，垂四十年。聘君《識大錄》諸書稿本不復可得。望之能舉其綱要，靡所遺忘。己未、庚申間，史館初開，梅定九寓書愚山言：「作史必資考訂，吾鄉如劉望之，僑居中州，距京非遠，宜迎致以備諮詢。」望之亦有答愚山書，娓娓數千言，具言明史事宜，浮沈未達。定九贈望之詩【略】。以甯波萬季野相況也。甲戌旋里，仍以家累，孑身北去。定九送其歸百泉云【略】。《鹿巷劉氏家譜》，望之續成之，嚴整簡核。孔樵巒明府嘗屬其甥杞縣令爲望之治裝，以遂首邱，區畫甚至。聞定九在京師，特過詢望之歸未，殊諄諄也。

梅　庚

施閏章《梅耦長詩序》　吾邑梅氏，世以詩名。予嘗序亡友梅君朗三之詩。自聖俞以下數人皆工文辭，卒未通顯，爲之歎息。今朗三之子耦長，又以詩

名於時。夫朗三以諸生席其大父禹金先生家學，文詞書畫，風流藉甚。陳卧子嘗手錄其詩。而中年卽世。是時其孤耦長甫數歲，惸惸依母劉太君，家無甔石，卒能抗奮力學，發讀其先世藏書，自拔於儕俗。爲詩披華振秀，清警獨勝，謂非士之英絕者與。一時四方之客至吾宣者，無不願見與之游。郡佐營山張公又刻其詩以張之，不可謂無知已。而年垂三十，尙困於布衣，詩之能窮人至此哉。【略】其平生詩甚多，將有所待以成集。今所刻三卷，謂之《山棲詩略》。

又《送耦長歸宣城》（存目）

又《茉莉詞戲和阮懷耦長》 海嶠佳人冰雪姿，縞衣綠髻影參差。不貪結子花長久，摘罷明珠又滿枝。

徐乾學《梅耦長詩序》 往愚山先生爲余言，宣城詩人，近推梅耦長第一。今年春，耦長與其族尊淵公，千里挐舟而來，爲吾母壽，留余山園者旬日。因得接其言論，誦其歌詩，慨然歎梅氏之多才，愚山之篤論也。別去匝月，耦長寄余《吳市吟》一編。讀之，翩翩俊邁，令人想見其青簾白舫上下楓江、笠澤間也。【略】耦長之詩，朴健有老氣。此編顧以風調見長，得非湖山煙月資其朗藻者乎。夫吳音清俊，而濟之以燕、趙之沈雄、秦楚之蒼莽，則勝矣。而學者常苦局於一隅，不能變化。耦長師承家學，富於年才，有愚山、淵公諸君相與切劘。而宣州居大江上流，舟車旁達，從此以往，吞吐雲夢，卷懷華嵩。其詩體之奇，將霞蒸霧變千彙萬狀，而未始有極也。吹篪叩劍之餘，音何足以域君哉。余詩學荒落久矣。以耦長千里雅懷，輒敢抒其臆論。愚山聞之，必有以正我也。

朱彝尊《題梅生庚詩稿》 吾門著錄多，梅生文載道。昨朝寄來詩，彌覺風格老。清琴一高張，羯鼓罷勿考。羣雅百五篇，足以豁懷抱。

又《贈別梅（庚）三首》 宛陵才子數都官，似爾清詩和者難。猶記春游潭柘寺，下方點筆到層欄。東田西曲我曾居，擬向茅山讀道書。此意沉吟三歲久，送君南去轉躊躇。谿山重疊細泉分，畫手由來最軼羣。輸與田郎團扇好，秋牕看寫敬亭雲（謂學使雯也）。

尤侗《西堂雜俎》 耦長以清藻之才，上下千古，茲縱覽於吳山婁水之間，決眥盪胸以發皇其興致。宜其烟雲巖壑，奔赴筆下，豈止獨有敬亭山哉！又引《國雅集》：讀子長詩不多，然諸體皆合古人法度，而才情溢出，似孫策渡江，老朽爲之辟易。《閣皂》、《青草》、《游覽燕集》三篇，尤爲山水清音。除豪氣而進乎謝朓驚人矣。湖西公亟稱之，引爲同調有以也。

《落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不寫題面，專寫題意，自是絕世風神。《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絕人知慧，絕世風神，那得不令人傾倒。

《題顧梅生畫蘭》 查爲仁《蓮坡詩話》：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城梅耦長（庚）題顧梅生畫蘭云【略】。託諷遙深，亦屬實錄。《國朝詩話》卷一：龔尙書姬人顧橫波，善畫蘭，虞山錢宗伯牧齋（謙益）所寵柳如是小字蘼蕪者題其上。宣城梅耦長（庚）有絕句云【略】。微文托諷，深得風人之旨。《十朝新語外編》：國初江南有名妓二人，一柳如是，歸錢虞山；一顧橫波，歸龔合肥。宣城梅耦長（庚）《題顧梅生畫蘭》云【略】。閻古古被難，橫波匿之複壁中，卒以脫禍，人以此稱之。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梅庚，字耦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於鄉，爲竹垞先生所得士。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然不多作，遇名士則揮灑無吝色。晚知泰順縣，尋以老病乞歸。有「兒童失學田園廢，也筭從官一度回」之句。病篤，作詩偏別親舊，至女夫一首，未竟而卒。署曰《推枕吟》云。雪坪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顧時時好爲詩，久之積成卷。時同里施愚山先生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有作輒以相示。卽于役千里緘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己未庚申間，諸名流翕集都下，登壇角藝，而新城王司寇以鉅筆鴻材主持文柄，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恆恐不得一當。及見雪坪，則大加傾倒，延爲上客。若陸冰修、顧赤方、陳其年、高遺山、邵青門諸君子，皆所挹袂題襟唱子和汝者也。迨後隨牒注選，再至京師，物換星移，既歷三紀，諸老風流雲散，無一存者，館閣後賢如查悔餘、王樓邨輩，間舉吟社，招邀入座，雪坪已巋然爲鉅人長德，指不數屈矣。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三 梅庚，字耦長，一字子長，宣城人。康熙辛酉舉人，泰順知縣。工詩畫。有《天逸閣集》、《玉笥遊草》、《吳市吟》。

朱琦《梅庚傳》 梅氏世多才詩人，清族人。庚承其曾祖鼎祚、父朗中之傳，生後於清，與齊名。庚三歲而孤，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穎異能，抗奮力學，善八分書，兼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閏章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客遊京師，公卿咸折節倒屣。而性狷介，不妄投一刺，人

以此益重之。康熙二十年鄉薦，爲秀水朱彝尊所得士，並遊王士禎門，業愈進。屢困公車。士禎主禮闈，復被黜。士禎作詩自訟，有「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華」之句。尋知浙之泰順縣，以經術佐吏治邑，苦歲修海船。庚莅任五年，累不及民，民德之。嘗自作《修船謠》，人以比《舂陵行》。未幾，引年歸卒。庚詩原本《雅》、《頌》，下逮漢、魏、三唐，盡馳騁之致，卒不敢溢於法外，而披華振秀，清警獨勝。

《清史列傳・梅庚傳》（存目）

陳維崧《送梅耦長還宛陵》 宛陵都官不在世，幾疑千古無風騷。後來才子亦輩有，梅氏例出詩中豪。瞿硎先生我父執（謂耦長尊公朗三先生），聯篇脫瀉如奔濤。歲之丁丑我乎館，二老翰墨供盤敖。我家東樓極幽靚，千竿冷翠攢篔簩。晴窗髹几蠻繭滑，竹風沸與歌聲鏖。客堂春杪鼠姑放，千朵萬朵爭低高。渴羌立盡百壺酒，膳宰更臠豬羊臑。我時最小記此景，至今略說心煩忉。風光一去四十載，昔賢文彩埋黃蒿。石闌半壞鼠枯死，看花人亦誰堅牢。羨君幼便露頭角，肩吾有信乘有皋。邇來蒼硬更無匹，抵突屈宋凌雄褒。我曾一訪天逸閣，君喜酌我松花醪。籠燈添酒木葉響，冷屋話舊翻嘈嘈。男兒墮地若風絮，簾櫳藩溷憑相遭。兩年燕市忽合併，白髮怕對紅粧搔。都城百事君所見，刮氊龜背愁無毛。園官送菜苦酸澁，三日博得一冷淘。我今骨相耐貧薄，空倉饑雀拚嗸嗸。君才猛銳必自掣，爪觜肯受黃金絛。麻姑敬亭好岡阜，起伏一帶連脽尻。君歸山下掃綠雪，愼勿雜用脂麻熬。得閒出溪弄秋水，蜻蛉絕小身能操。還鄉之樂樂無限，此外萬種皆秋毫。西風獵獵吹枯壕，齕萁惡馬嘶空槽。梅君飲半出城去，腰下笑看龍雀刀。

梁佩蘭《田伯讌集次耦長韻》（存目）

王士禎《送梅耦長歸江南五首》（存目）

曹寅《題耦長畫電公行卷二首》 雲林註腳宣城下，爲問隨公首肯無。老去自甘門外漢，不將眞色讓登徒。聽泉倏到無聲處，正是眉毛挂劍時。說與支那多滲漏，箇中玄要小乘知。

毛奇齡《喜梅庚至同施侍講韻》 客館綠草發，酒市青帘開。春色幾時到，故人千里來。公儀有儒術，梅福本仙才。駿骨當時重，黃金更築臺。

查愼行《曉望敬亭山懷梅耦長孝廉》 千峯含霧爭出沒，惟有敬亭先得日。相看不厭吾亦云，可惜遊踪難自必。都官詩派誰復論，家法傳與長身孫。孝廉詩好畫亦好，不愛城市居山村。昔在京華曾倒篋，看畫求書情頗狎。入山不訪住山人，古者論交無此法。山川興到尙可乘，他日重來能不能。作詩爲報句溪叟，聊記吾曾過宛陵。

愛新覺羅玄燁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迄今流布鴻都，尊藏冊府，万方傳誦，藉以仰窺聖學之萬一。至于乾規坤矩，不可測以方圓，月采日華，不可圖以藻繪，非惟仰鑽所莫罄，抑亦歌頌所難名。惟有循環雒誦，尊若六經而已，莫能更贊一詞也。

《分甘餘話》卷四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員缺，特旨以部主事李敏啓陞補，故大學士高陽文勤公（霨）孫也。上之篤念故舊如此。

《清稗類鈔・文學類・聖祖御製詩》 聖祖詩氣魄博大，出語精深。嘗南巡至浙，賜督臣王騭御書御製詩一首，詩云【略】。又親征額魯特，御製前後《出塞詩》數篇，體爲五律，饒有唐音。《彈琴峽》云【略】。《瀚海》云【略】。《賜將士食》云【略】。《剿平噶爾丹大捷》云【略】。是固可與唐貞觀、開元御製諸篇，輝曜千古也。

《清史稿・聖祖本紀三》 論曰：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爲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留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聖祖天縱多能，藝事無一不學，亦無一不精。幾暇作畫賜廷臣。今海內舊家，尙有寶守者。時滿洲參領唐岱，號靜巖，工山

水，嘗召入內廷論畫法，因御賜畫狀元。見胡學士敬《國朝畫院錄》。

《登城》《池北偶談》卷三：御製《登城》詩云：「城高千仞衛山川，虎踞龍盤王氣全。車馬往來雲霧裏，民生休戚在當前。」眞帝王詩也。

《賜王鷟詩》《帶經堂詩話》卷首・御筆類》：同年戶部王尚書（隲）人岳以御書御製詩一首見示，詩云：「錦纜無勞列畫艭，輕橈自愛依船窗。勤民不憚周行遠，早又觀風向浙江。」可仰見省事寧人之意，不唯書法之工也。尚書時官閩浙總督云。

《出塞》《帶經堂詩話・卷首・御筆類》：上親征額魯特，御製前、後《出塞》詩，氣象高渾，非貞觀、開元所及。略就記憶者載于此，《彈琴峽》云：「琮琤流水意，彷彿似鳴琴。曲度泉歸壑，聲兼峽泛吟。空山傳逸響，終古奏清音。不御金徽久，泠泠會素心。」《瀚海》云：「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積沙流絕塞，落日度連營。戰伐因聲罪，馳驅爲息兵。敢云黃屋重，辛苦事親征。」《賜將士食》云：「萬騎擁雕弓，長鳴向北風。龍荒彌曠遠，虎旅正驍雄。戰鼓黃雲外，旌門紫氣中。朕躬方尊食，與爾六軍同。」《勦滅噶爾丹大捷》云：「殘寇疲宵遁，橫衝節制兵。我師乘銳氣，誰許丐餘生。貔虎三軍合，鯨鯢一戰平。愧稱謀畫定，討罪荷天成。」

《無題》《帶經堂詩話・卷首・御筆類》：康熙己卯，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遍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入直南書房，因獲恭覩，歎爲太平和吉之音云。

傳記

《清史稿・聖祖本紀》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諱玄燁，世祖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順治十一年三月戊申誕上於景仁宮。天表英俊，岳立聲洪。六齡，偕兄弟問安。世祖問所欲。皇二子福全言：「願爲賢王。」帝言：「願效法父皇。」世祖異焉。順治十八年正月丙辰，世祖崩，帝卽位，年八歲，改元康熙。遺詔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二月癸未，上釋服。乙未，誅有罪內監吳良輔，罷內官。丙申，以嗣簡親王濟度子德塞襲爵。三月丙寅，詔曰：「國家法度，代有不同。太祖、太宗創制定法，垂裕後昆。今或滿、漢參差，或前後更易。其詳考成憲，勒爲典章，集議以聞。」【略】十二月丙午，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愛星阿會報大軍入緬，緬人執明永曆帝朱由榔以獻。明將白文選降。班師。丁卯，宗人府進玉牒。【略】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略】十一月戊子，上不豫，還駐暢春園。以貝子胤祉、輔國公吳爾占爲滿洲都統。庚寅，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甲午，上大漸，日加戌，上崩，年六十九。卽夕移入大內發喪。雍正元年二月，恭上尊謚。九月丁丑，葬景陵。

紀事

《帶經堂詩話・卷首・御筆類》上幸金陵，親書御製《古北口》絕句賜張學士英，詩云：「斷山蹤古北，石壁開峻遠。形勝固難憑，在德不在險。」予過桐城，於學士齋中見之。

又引《池北偶談》黃州知府于成龍，永寧人，貢士。爲上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上親製詩賜之，有「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

又引《居易錄》御書賜吏部尚書庫勒納素扇詩云：「亂陰堆裏結茅廬，已共紅塵跡漸疎。莫問野人生計少，窗前流水枕前書。」末書：「錄唐《山中》。」又賜大學士伊桑阿洋扇一，御書唐人朱慶餘詩云：「林居向晚饒清景，惜去非關戀酒杯。石淨每因杉露滴，地偏漸覺水禽來。藥蔬秋後供僧盡，竹杖吟中望月迴。紅葉閑飄籬落迥，行人遠見草堂開。」賜大學士阿蘭泰素扇一，御書唐人方干詩云：「東南雲路落斜行，入樹穿邨見赤城。遠近常時皆藥气，高低無處不泉聲。映巖日向牀頭沒，濕燭雲從柱底生。更有仙花與靈鳥，恐君多半未知名。」

又御書賜吏部尚書庫勒納詩云：「滇海奇遊萬里餘，天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偕龐隱，彤管猶能續《漢書》。」尚書以問諸公，以爲唐人詩也，遍簡《萬首絕句》不可得。一日，會議東闕門，吏侍彭十兄羨門（孫遹）舉以問予，予曰：「此必贈吳郡范長白徐夫人小淑之作耳。」熊尚書青岳（賜履）、陳尚書說巖（廷敬）詢予何以知之，予曰：此易解耳。范嘗官雲南監司，而歸隱吳之

天平山，時趙宦光凡夫亦有才婦，曰陸卿子，隱居寒山，與徐齊名。徐有《絡緯吟》，陸有《元芝》、《考槃》二集，皆爲時傳誦，故以龐公、班大家擬之，可不疑也。彭公曰：「是也。此御筆臨董宗伯書，當即思白作，吾輩但謂是唐詩，誤矣。」深歎予爲善說詩，遂記之云。

又引《香祖筆記》 上南巡視河，駐蹕江天寺，（即金山寺，御賜今名。）江蘇巡撫臣宋犖扈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書『西陂』二大字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玉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禛少與臣爲同學，嘗云：『二字倘得御書，乃爲不朽盛事。』」上笑而書之，即以頒賜。頃之，駕回行宮，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焉。西陂有緯蕭草堂、釣家芰梁諸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午橋、平泉，皆地以人重，顧未聞有此。矧輞川、盤洲以下乎？犖有詩紀恩，中一首云：「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又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頒賜御書，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劍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賴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爲遠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爲之讖云。

又 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御製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璹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皇后題字。

又《應制類》引《池北偶談》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富平李因篤、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薦舉，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爲八韻詩，閣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尊彝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命定也。閣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公、寶坻杜公、臨朐馮公，掌院學士崑山葉公。

《池北偶談》卷四 康熙甲子冬，大駕幸金陵，親謁明太祖孝陵。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嘗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諭禁樵采，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兩江兵部侍郎王新命刻石紀事。己巳春，南巡，再謁孝陵。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甌北曰：上每晨起即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巳。皆燕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於文襄供奉，并詩本亦手自繕寫矣。（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又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碑》，雍正四年建。詞意幷茂。惟中多溢美。錄之以供文學家評賞。文曰：「皇天眷佑我國家，顯謨盛烈，世世相承。太祖、太宗兆基東土，締造洪圖。世祖混一寰區，克成駿業。篤生我皇考皇帝。擅神聖之姿，立君師之極。大德廣運，健行不息。至明如日，至仁如天。集皇王之大成，亙古今而首出。書契以來，罕有倫比。以揚列聖之耿光，以裕無疆之大歷。服予小子，纘承基統。既奉冊寶，恭上尊謚。惟山陵禮畢，宜建穹碑。欽惟我皇考，臨御六十餘年。厚德崇功，布濩海宇。盈溢簡牒，巍巍乎，蕩蕩乎，不可殫述。謹綴大概，鐫勒貞珉。用垂於億萬祀。辛丑正月嗣登大寶，甫八齡。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崩。聖壽六十有九。雍正元年九月丁丑葬景陵。」頌曰：「惟我聖清，上天眷命。二儀凝祉，三朝篤慶。皇考紹烈，建中秉正。睿聰睿明，乃神乃聖。翼翼昭事，仰格高穹。化將道贊，祭以誠通。虔承九廟，孺慕兩宮。大孝備矣，至德光融。爰在沖年，夙成睿智。致泰之基，徵乎言志。日就月將，古訓是嗜。理數兼該，窮源抽秘。萬極在御，八表君臨。克勤於政，無逸爲箴。求衣忘食，日昃宵深。慮周禹迹，事厘堯心。廣聽幷觀，樹旌建鼓。無情不達，有善必取。四門攸闢，百司式叙。文采珪璋，武羅貔虎。苞有三孽，怙勢悖恩。默運神幾，再奠乾坤。

旆麾烽息，弩指鯨奔。提封式廓，截海爲藩。元裔速辜，不脩厥職。禁旅一臨，凶渠伏殛。羅剎擾邊，邊帥討賊。拔城縱俘，感恩懷德。惟彼雄梟，搆難比隣。比隣內附，稽顙稱臣。敢抗明詔，怙惡不悛。天子三征，掃蕩邊塵。蠢茲遺醜，搆氛西徼。自恃荒遐，狂跳縱暴。堂堂天兵，何幽不到。底定三危，恩同再造。瑤池之水，崑崙之岡。窮域絕漠，越海逾洋。書傳所紀，咸我版章。敷天率土，無不來王。嗟念河淮，頻乘四載。既安二瀆，亦通百派。一授成功，萬世永賴。胥樂同憂，仁膏遍沛。周詩時邁，虞典歲巡。省方詢俗，輦路生春。蠲租賜復，歲有恩綸。惠手摛辭，皆有深意。因擇錄之。如赤石硯云。迂士得之，琢雕爲樸。淄石硯云，刻鳥鏤花。彌工彌俗，螭蚊硯云。雕鏤盤螭，俗工之式。仿宋硯云，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鏤，吾寧取此。圭硯云，腹劍深藏。君子所惡，紫石硯云，摭一語於葩經。」曰：「尙有典型，升恆硯云。作頌稱觥，用茲摛藻。黼斧硯云，黼黻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猶思拜手而賡颺，留耕硯云。作硯者誰？善留餘地。忠厚之心，慶延於世。壺盧硯云，雖畫壺盧。實非依樣。」又曰：「既有壺盧，無妨依樣。」

又　聖祖四幸五臺。前三次，皆省覲世祖。每至必屏侍從，獨造高峯叩謁。末次則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涼山詩》云：「又到清涼境，巉巖卷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

又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關係經史，方許採進。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並圖說十五卷。宋張浚紫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卷，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呂祖謙《東萊書說》一卷，元金履祥《尙書表注》十二卷，宋李樗黃櫄《毛詩集解》三十六卷，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共十二部。

又　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公同直內廷，蒙聖祖指授算法。當文穆初入見，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彼矣。」諭德侍從多年，蒙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尙爲近臣所恆有。其頒賜儀器，疇人家詫爲未見。一日，又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諭曰：「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敕賦》、《夜亮木詩》，懿戚勳舊，咸羨其遇。

又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頒行天下學宮。又御書「白鹿書院」，額「廬山白鹿洞」，並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府二程祠、邵康節祠、鳳翔府橫渠書院、建寧府紫陽書院、徽州府文公闕里、長沙府石鼓書院，皆頒御書學達性天大字。盛舉也。

又　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尙書犖居官安靜，深得大臣之體，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爲美談。孝宗偏安主，我聖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賜書「西陂」二字。上許之。時直幄諸臣。見上顏色藹霽。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賜臣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頒賜。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昇平嘉宴同群臣賦詩用柏梁體》《帶經堂詩話・卷首・應制類》：康熙辛酉冬，雲南平。壬戌上元賜宴，賦《柏梁》體詩，兵部左侍郎焦公毓瑞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池北偶談》卷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上元，賜羣臣宴于乾清宮，異數也。凡賜御酒者二，大學士、尙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上手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則十人爲一班，分左右列，命近侍賜酒。且諭：醉者，令宮監扶掖。獨光祿卿馬世濟以文毅公（雄鎮）子、右通政陳汝器以贈兵侍前福建巡海道副使（啓泰）子，特召至御座側賜酒，上之褒忠優厚如此。翌日，上首唱《柏梁》體《昇平嘉讌詩》，（詩別載。）羣臣繼和，汝器句云：「勵節褒忠感賜觴」，蓋紀實云。《清史稿・本紀七・聖祖本紀二》：二十一年壬戌春正月壬戌，上元節，賜廷臣宴，觀燈，用《柏梁體》賦詩。上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廷臣以次屬賦。上爲製《昇平嘉宴詩

序》，刊石於翰林院。

《三渡齊河詩》《清史稿・聖祖本紀三》：四十二年癸未春正月【略】庚午，次濟南，觀珍珠泉，賦《三渡齊河詩》。

《訓飭士子文》《清史稿・聖祖本紀三》：四十一年壬午【略】六月【略】戊午，上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直省，勒石學宮。

《千叟宴詩》《清史稿・聖祖本紀三》：六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戊子，召八旗文武大臣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已退者咸與賜宴，宗室授爵勸飲。越三日，宴漢官年六十五以上三百四十人亦如之。上賦詩，諸臣屬和，題曰《千叟宴詩》。

《詠馬》《帶經堂詩話・卷首・御筆類》：康熙二十三年，上南巡江南，提督昭武將軍楊捷迎駕，賜御書御製五言一首：「岐陽方較獵，腰褭盡龍媒。仗下黃金勒，橫秋號逸材。」紙尾題「詠馬」二字，用御璽。

《賜將軍孫思克》《清稗類鈔・戰事類・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漢軍孫襄武公思克，初剿厄魯特，繼平吳三桂，嗣征羅卜藏，皆獨領偏師，積功最偉。最後，偕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至昭莫多山，大敗之。奏捷，召赴京，命侍衛迎勞，賜袍褂、靴帽等物。御製詩箑，有「鷹揚資遠略，宿望在西陲」之句，入覲暢春園，賜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花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馬。命還肅州提督任。康熙庚辰，卒於官。

《省方詩》《蘇州府志・巡幸》：康熙三十八年，皇上三舉南巡之典，奉慈聖以行。三月十四日癸未，御舟入境，沿途迎謁者數百里不絕，而蘇州爲尤盛。凡在籍諸臣爲前一行，監生生員次之，耆老又次之，編戶之民又次之，水陸幷進。每舟列黃幡，標都貫、姓名、迎駕等字於其上，陸亦如之。凡獻康衢頌若干帙，裝以黃綾。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各建彩亭，縱廣百步，榱桷欄楯，極壯麗。橋巷樹彩坊綿棚，高出檐表，偏列花燈，蓋體皇上合天下之歡以事親，故士民競獻其力云。翼日甲申，諭蠲康熙三十六年以前未完錢糧若干、鹽課關稅各若干，赦有罪，御製詩云云。【略】十八日丁亥，恭逢萬壽聖誕，合郡士庶進頌聖詩凡天、地、人、和共四冊，又進宴上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在城名剎廣建祝聖道場。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謹案：聖祖仁皇帝御制詩文，篇章繁富，前後共分四集，以次。編成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以前爲初集，于時方戡定九嬰，削平三蘗，而念勤訪落，化著觀文，運籌決勝之餘，寓志藝林，所存尚四十卷。自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前爲二集，于時靈臺偃伯，九譯旅來，保泰持盈，勵精宵旰，萬幾餘暇，矢咏卷阿。十四年中復積盈五十卷。自康熙五十年辛卯以前爲三集，于時四瀛不波，五緯咸若，歡心普洽，佑命重申，堯衢時游，舜歌庸作，珥筆而錄奎章者，十四年中又積盈五十卷，皆大學士張英等所恭編也。至五十一年壬辰以後，六十一年壬寅以前，承平熙皞，棟牖松云。壽考康寧，愈游心于翰墨，而八伯徵歌之日，正百年服教之初，我世宗憲皇帝嗣踐皇圖，始命和碩莊親王允祿編爲四集，三十六卷。通一百七十六卷，合爲一編。

《清史稿・藝文志四》清聖祖《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莊詩》二卷。

藝文

《居易錄》卷一三戊午夏，予與翰林掌院學士今刑部尚書澤州陳公（廷敬）、侍讀學士故刑部侍郎謚文敏昆山葉公（方藹）、侍講學士今禮部尚書桐城張公（英）同內直，每有御制，必命和進。一日，《賜侍衛輔國公俄啓詩》云【略】。俄啓蓋以宗室宿衛，有穿楊貫札之能，故聖制云然。臣士禎恭和云：「宸章高視漢歌風，絕藝爭誇兩石弓。自是君王勤拊髀，一時龍種盡英雄。」

又　壬戌，賜宴乾清宮，賦《昇平嘉宴》，效《柏梁》詩，御製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臣下凡若干人，士禎時以祭酒領成均，句云：「三德（張宗柟案：山人自撰年譜作「九德」）。六行爲七坊。」翊日，詩成恭進，上手製詩序御書之，詩則詔故詹事禮部侍郎沈文恪荃書之，刻石養

心殿，摹拓裝潢，九月九日宣賜與宴諸臣人一本，眞昇平盛事也。

湯右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懷清堂集》 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問掌院學士揆叙聞：湯右曾工詩，令以其集進呈。揆叙遂以右曾所作《文光果》詩上達睿覽，蒙御製賜和。今刻冠斯集之首，實千古儒者之至榮。是集刻於乾隆乙丑，論者稱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兩家之間，莫有能越之者。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竝駕，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 湯西崖《黔中紀行集》甚佳。余愛其《入桃源山》詩，絕無煙火氣，不減孟襄陽。其詩云：「世外神仙宅，雲中鷄犬聲。捨舟何路入？沿棹有人行。聞道春來水，桃花幾瓣横。年年流出在，長共楚江清。」又《磁州道中》一絕云：「夾隄柳色映泉流，滏口清源匯曲溝。二十里中荷葉路，水風吹綠到磁州。」

《筱園詩話》卷二 西崖詞旨雅馴，清整而欠雄厚，亦無足動人者。

《雪橋詩話》卷三 漁洋嘗於酒半撚髭語座客曰：西崖、蕉飲皆吾傳衣鉢之人也。【略】全謝山謂西厓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並是集亦爲人所賺。黃崑圃侍郎僑居吳中，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少宰晚節不無慚德，或謂暮年善病，門舊子弟因其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其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庚子，厲樊榭以計車北上。西厓視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止而授之館。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士論兩賢之。

《相見坡》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極形兩山之險。而末以「相見難相從」五字括之，可云經營心苦。

《澄海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蟻賊毒亂，興朝戰功，于登樓時揮灑出之，豈同苟然之作。

《登雲麓峰望南嶽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前從使滇回說入，便有波折。次寫望衡嶽處，淋漓飽滿言之。後憶往日經衡陽而未登，益見今茲將老不能更登也。於望字更添一倍襯托，作長篇，須解此法。

《放舟至下鍾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石鍾山記》，坡公透暢言之，遊下鍾者，不必更從鐘聲落想矣。作者別行一路，故語無雷同。

《黑石渡》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朝暮行人，即是邙山中人，末語欲盡不盡，黯然神傷。

《上玉峰徐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健庵誓欲搜羅天下英奇，「才苟懷奇定見知」一語，非虛譽也。少宰爲司寇特賞識人，故言之親切。

《荆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流寇之亂，于荆襄尤甚。篇中憑吊往事，故極形亂後蕭颯，今則爲天下重鎮矣。重熙累洽，歌詠者可忘所自耶！

方苞《湯右曾墓誌銘》 公諱右曾，字西厓。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異敏。既冠游京師，聲華壓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奸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閒。丙子，主貴州鄉試。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命副少司寇某赴廣東，讞楊津叩閽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甯張公。二公夙廉，辦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黜己見以從公，未嘗以爲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甯公爲衆望所注。而遂甯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即洞其奸弊。選人有挾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干進射利者，皆曩怨於吏部。而遂甯公在事久，見知於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爲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遘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上。院中撰擬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削，奏必稱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間，宣示御製詩一章，目爲詩公。聞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上恩遇，不恤人言，又於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衆遂指目爲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既顯余勇於責善，或衆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人言，不獲終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攫阿某去，即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餘》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略】銘曰：「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謠諑抑根，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宵壬以爲慣，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悕，而衆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炯，徵此銘辭。」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登康熙戊辰科進士，入史館，名重一時。丙子典貴州試，號得人。久之，收禮垣。提督河南學政，居官三載，囊不名一錢。以此膺聖眷，驟遷卿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嗣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又數年，卒京邸。論者謂未竟其用云。西厓少即工詩，清遠鮮潤，一洗西陵習泒。使黔後風格益進，大抵溫雅以發其情，爽朗以達其氣，鍛鍊澄汰，神韻洽然，而詩品夐乎無上矣。在昔詞臣職司翰墨，唐、宋以來，實以文章衣被海內。明初號玉堂體，結藻豐耨，義乏風勸，遂爲世所詬病。茶陵風骨雖遒，然適當北地、信陽龍驤鳳翥之秋，力固不能自振。嗣後王、李代興，叱咤風雲，千夫皆廢。下逮公安、竟陵，別標宗旨，幾墮魔道，然率能號召羣雄，自爲風氣。蓋自宏、正而後一百五六十年，而文章之權不在館閣，此亦古今所未有之辱也。我朝景運光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師儒主持文柄，而己未召試，廣羅麟鳳，同日入翰苑者五十人，皆河嶽之英靈，而中興之閒氣也。繼此戊辰一榜，登瀛者多負文名，而西厓爲漁洋入室弟子，初膺史職，終掌院事，大小雅材，悉歸陶冶，查田贈詩有「且喜歐陽爲學士，蓬山領袖得詩仙」之句。嗟夫，木天片席地，不有一二鉅公揭斗杓而持魁柄，劉井、柯亭不且鞠爲茂草也哉！

《兩浙輶軒錄》卷一〇引《浙江通志》　右曾奉命賦文官果詩，蒙御製一首俯同右曾韻，有「葺香葉蜜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以爲儒臣之至榮。右曾詩高超名貴，不落一語凡近。在黔有《使黔草》，在豫有《嵩洛吟》，在奉天有《遼海集》，並行於世。

又引《杭州府志・名臣傳》　右曾少有才名，康熙進士，授編修。典試貴州，授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疏論瓊州採花梨、沈香滋擾啓釁，督撫等皆引罪。又疏論錢法，大錢改鑄小錢，不必銷毀，宜減價流通，會議如所請。督學河南，陞奉天府丞，歷光祿太常、通政使、翰林院掌院學士，擢吏部右侍郎。朱文藻曰：湯右曾所著《懷清堂詩集》，已刻者二十卷。謹案，《欽定四庫全書》已著錄《提要》，稱【略】其未刻詩一冊，稿從其後人索得錄之。

《清史列傳・湯右曾傳》（存目）

陳康祺《湯右曾紀聞》　吾浙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五十二年，西厓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恩。滿掌院揆叙適侍班，上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上命取閱，隨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諸鉅公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詩公。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湯西厓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癟郎當，崚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馱水復馱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爲癟，亦吾鄉土語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　湯西厓《題敦好堂集後》云【略】，爲揆凱功作也。姜西溟有《席上讀敦好堂詩感懷贈凱功》七古一首。凱功卒後，世宗惡其爲人，至奪謚。然文采固不可沒。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懷清堂集》　二十卷，國朝湯右曾撰。【略】是集刻於乾隆乙丑。

姜宸英《贈湯西厓》（存目）

洪昇《重過傾蓋亭憶湯西崖》（存目）

吳之振《次韻答湯西崕》（存目）

李紱《寄湯西崖前輩》　先生何清逈，謝客已經時。窍眇詩逾好，風涵病

不辭（唐人詩中酒病風流）。蔬方尋本草，行藥數花枝。神儁還如昨，無勞問髻絲。何處得良晤，孤舟淮水濱。阻風同被夜，對月苦吟人。一別各千里，重逢又十春。篋中餘好句，展讀尚如新。晚進仍遭黜，相看猶弟兄。交深無禮數，地絕見平生。預想來秋別，先愁去國程。凄涼折腰處，懷抱與誰傾。

張大受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　先生未第進士時，卽已陶成士類。既入館選，汲引尤衆。後有負之者，弗與校，且若不知也。吳中宏獎風流，斷推匠門，今沒世已久，過其故居者，猶想望餘風焉。駢語韻語皆清新獨出，披其集如遇其人。

《國朝詩話》卷一　《江左十五子詩》，商丘開府時所選也。分道揚鑣，一時競爽。匠門張太史（大受）筆力稍弱，七言絕句，丰致絕秀。《清流關咏古》其一云：「樹障重雲鳥跕山，中原旗幟望空還。風流後主耽歌舞，不閉南朝第一關。」其二云：「半疊《霓裳》舞未休，宋師不覺到清流。可憐百戰南唐將，莫爲宮中大小周。」其三云：「玉笙吹徹小樓寒，誰念東南戰血乾。夢斷故宮凋夜合，西風飛角過磨盤。」其四云：「一鼓關前暉鳳擒，降王片紙出澄心。東流只有春江水，每念家山淚不禁。」曩義門何太史焯嘗稱匠門時藝，良質美手，英英鮮潤。詩詎不然耶？商丘原序云：「書地而不書爵，所期者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張翰林大受字日容，江南嘉定人，世居匠門溪上，覃研經史，獎掖後進，學者稱之曰匠門先生。喜吟詠，工駢語，《湖鄉小景》、《山居》諸詠，膾炙人口。有《送先鄴書公歸封溪》詩云：「吳淞瀰漫甫里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張翰林大受字日容，江南嘉定人，世居匠門溪上，覃研經史，獎掖後進，學者稱之曰匠門先生。喜吟詠，工駢語，《湖鄉小景》、《山居》諸詠，膾炙人口。有《送先鄴書公歸封溪》詩云：「吳淞瀰漫甫里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張翰林大受字日容，江南嘉定人，世居匠門溪上，覃研經史，獎掖後進，學者稱之曰匠門先生。喜吟詠，工駢語，《湖鄉小景》、《山居》諸詠，膾炙人口。有《送先鄴書公歸封溪》詩云：「吳淞瀰漫甫里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問花樓詩話》卷三　張翰林大受字日容，江南嘉定人，世居匠門溪上，覃研經史，獎掖後進，學者稱之曰匠門先生。喜吟詠，工駢語，《湖鄉小景》、《山居》諸詠，膾炙人口。有《送先鄴書公歸封溪》詩云：「吳淞瀰漫甫里遠。」厥後諸家，多官禁近，擅詞場，南沙蔣相公爲世宗親任，益嘆商丘之鑒遠矣。

鴨，手搖柔櫓歌《滄浪》。我病何緣苦躑躅，暫從馬服窺經箱。趙陵春社不同醉，秋雨好待封溪航。」鄴書公與四世祖卽山公爲再從兄弟，其同懷兄諱淹字小范，康熙乙酉駕幸蘇州，召試入選。尋與長州顧庶常俠君同編宋、金、元、明四朝詩，屢拜嘉魚文雉之賜。以疾卒於良鄉旅舍。有《青箱堂詩文集》，俠君爲之序。俠君工詩古文，有集二種，曰《秀野堂》、《閭丘集》。

陳融《顒園詩話》　日容父字慶孫，順治甲午舉人。廬於匠門溪上，聚徒授經。學者稱履素先生。匠門，卽吳郡之干將門。日容因其世居，遂以自號。人亦稱匠門先生。幼好學，能讀經史百家，而貫通之。科舉之文爲士林所傳誦，駢驪文流利清便，緯以深情，與古文散體無異。古文初雜六朝體，晚而益變深厚，入古大家。於詩則力守先輩典型，不爲怪囏偏僻之習。載酒過百花洲，索竹垞《父子吟》稿，竹垞有句云：「舊日詩篇忌甲子，老年書法誤丁朋。煩君幷向狂兒索，病劇知遽起未曾。」慕廬有《送下第歸里》絕句：「去去休論刀劍傷，一時拍板擅詞場。旗亭唱徧弓衣織，析得身如燕子忙。」又《留別》云：「扁舟不怯囊裝薄，好語穿來一一珠。味到交無洛蜀句，千秋牙曠賞音孤。」因日容有「交無洛蜀本和衷，雅意襟期司馬同。常以文章推後輩，久將政事付羣公」之句。皆日容未第進士時也。南巡賦詩，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典試四川，司學黔南，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李穆堂學問氣節爲一代有數人物，客遊吳中，景況寥落，省親歸鄉，日容送之以序，有「林宗入洛，偉明一見嗟服。人心相知，若合符節」之語，蓋深笑在上者乏陳、李之徒，其薦士乃遺巨來也，知人愛才如此。

《魯肅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肅始迎先主於長阪，繼勸吳主召周瑜還，與武侯共破曹操，後又勸借荆州於劉，則肅匪獨忠於吳，兼能保漢也。十字中包括無限史事，三四申言之。

《題大臨故宮詞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此泛詠故宮也。百首宮詞，一聲《河滿》，黯然神傷，王司馬「司」字，可作去聲讀。

《睢州謁湯公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茂叔襟懷，伏龍出處，國僑遺愛，而不免浮雲之蔽日，君子歎息痛恨于方正不容也。事久論定，曲直顯然，彼譖人者，亦何益而爲此哉？

《呈竹垞先生四十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先叙門第，次叙學術，次叙榮遇，次叙被讒放歸，次叙膝前夭折，次叙成就後學，而以己之就

正有道終焉。隊仗工整，琢句清新，視杜陵較薄，元、白較厚，長律中推高格矣。

《題徐大臨湖鄉小景》《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七言絕句，唐人以神韻勝，宋人以清新勝，此宋體中最高者。

鄭方坤《張學政大受小傳》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弗。最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峯許領東南儁，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聖祖皇帝南巡日，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蓋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尤推絕唱。眞所謂斡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如望溪、厪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即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間一爲之，亦蹇輮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瓣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愼勿拘墟自守也夫。

《清史列傳・張大受傳》張大受，字日容，江蘇長洲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十九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旋奉命督學貴州。秩滿，再留任。大受生有異才，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少從學於朱彝尊，爲彝尊、汪琬、韓菼所賞識。聖祖南巡，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大受世居吳郡匠門，喜誘掖後進，四方造門請業者，無虛日。臨川李紱微時，客遊吳中，大受器其才，獎勵遂格，卒成一代名賢。既入翰林，汲引尤衆，有負之者弗與校，且若不知也。善詩古文，尤工駢體，清新獨出。著有《匠門老屋集》三十卷。

民國《吳縣志》卷五七張大受《匠門書屋文集》三十卷、《侶蛩遺音》一卷。

顧嗣立《題匠門孝廉船》吳城干將門，昔在城東偏。清溪千餘仞，碧樹相連延。中有孝廉宅，彷彿張融船。門前東禪寺，紅豆花爭妍。雙塔峙其右，鐘樓左插天。當年君家尊，理窟能鑽研。談經懸絳帳，說詩擘蠻牋。侶蛩有遺集，家塾陳簡編。我友紹先業，文章一力肩。王鄭注疏博，閩洛根柢堅。詞源卷海潦，佳句如飛仙。一目十行下，對客揮五絃。好事羅酒脯，舟航泊清漣。虎氣已騰趠，龍性難連蜷。栖栖公車塵，蹭蹬十九年。卻來困轅下，鈔胥較後先。我嘗以兄事，落魄兩相憐。飄飄類泛梗，神山邈難前。安得乘長風，直遡搏桑顛。

又《寄懷張檢討匠門四首時年六十》孝廉船小當浮家，絳帳生徒借齒牙。江左魏舒推領袖，荆門宋玉擅才華。風流爭想人如樹，綺麗羣驚筆似花。何事燕臺眯塵土，清溪一曲渺天涯。暮雲春樹費相思，閒散疎狂兩不羈。那得一尊邀太白，空將千字寄微之。交親雜遝貧非病，詩筆縱橫老更奇。羨煞赤松傳祕訣，自慚蓬鬢已成絲。

查慎行《張日容匠門書屋落成索題句》（存目）

徐永宣《贈張孝廉日容》（存目）

又《答張孝廉日容見懷次韻四首》兩月淮南別，何曾一放懷。相尋諳夢路，多病愧心齋。尺牘蘇黃似，高文枚馬諧。碎琴成感遇，吟諷思無涯。

世事拋門外，清涼慰病中。竹風輕策策，蕉雨綠濛濛。酷吏憎文士，（有感近事）先生署長翁。何方身化蝶，戢影萬花叢。懸知文字飲，叉（介于）籍（日容）敵韓豪（慕廬先生）。酒座頻斟雅，詩章合裔騷。名高多得謗，才大故遲遭。官館難椽夜，修書禿綵毫。可是西洲曲，君愁我亦愁。無成慚築舍，作客怯登樓。我分樵漁老，君難水石留。秋懷如肯和，語莫更悲秋。

趙執信《酬張孝廉日容大受招同朱竹垞及吳中諸名士讌集河上新齋見贈二首》（存目）

何焯

論述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

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飲。

《柳南續筆》卷一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又 馮已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曆以前詩。」

又卷二 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動筆。

又卷三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況元人之文，清眞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又 何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 義門先生負正氣，湯文正爲某所劾，義門時爲選貢生，詣劾者門罵詈，人共高之。屢試不中，聖祖賜舉人，連賜進士，身後進爵賜金，君恩厚矣。生平勤於纘古，自《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諸子、《離騷》、《文選》，俱一一訂譌鉤貫，天下共想望之。時文選本其餘事也，今散亡零落盡矣。藝林得其一二，奉若珙璧然。

《劍谿說詩》卷下 「贈一分才氣，不若增一分識見。」何義門(焯)語。

《隨園詩話》卷一四 何義門曰：「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可免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義山之高情遠識，卽文從字順，猶有間也。」

又《補遺》卷二 余丙辰入都，胡稚威引見徐墠長先生，己丑翰林，年登大耋。【略】(其)《贈何義門》云：「通籍不求仕，作文能滿家。坐環耽酒客，門擁賣書車。」眞義門實錄也。

《拜經樓詩話》卷二 石巑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蟾蜍，而色紫多疱。聲類犬吠，故巑字從犬旁，昔人所謂「紫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諸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云：「紅糟薄醉蒸山巑，銀縷如絲切柿狐。」考穆希文《蟫史》：「山蛤一曰南風蛤，又曰石蜌，生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痱磊，兩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爲上品，連皮蒸熟，味在於皮也。」騫按，左思《蜀都賦》：「蠽蛙山棲，黿鼉水處。」劉逵注：「蠽蛙，鳥名也，今所謂山雞，何義門謂蠽蛙乃蛙類而大，俗名山雞。所糾良是，猶今吳、越間呼青蛙爲田雞也。劉氏誤認禽中有山雞，遂指蠽蛙爲鳥名，足證《選注》之失。

陳僅《竹林答問》 問：老杜《悲陳陶》末句「日夜更望官軍至」，何義門謂「至」字一韻獨用。此語不可解。(答)古韻上去通用，古今豈有一韻詩乎？義門評書大段有鹵莽處，當分別觀之。

《金陵懷古》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頷聯見不能如孫皓之防敵也，頸聯見幷不能如晉元之偏安也，結意見王導猶下新亭之淚，此則並無其人矣。《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九：何義門先生，人知其粹於儒學，蔚爲文宗，不知詩之議論亦卓犖不羣。

傳記

方棨如《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拭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卹。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既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鄉先

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梗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尚書公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卽爲之氣息弗然。而他日點勘場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嗛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旣俺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尚以前過也。歲壬午，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命侍讀八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君，一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尤臭味。然吹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旨，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旣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閒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庭。始授翰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有以蜚語聞者。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卽從迎駕所收繫之，幷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諆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卻吳縣令餽金一札稿，幷呈之。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遣內侍齎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鋃鐺纍纍在其頸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兒乃有此人。旣出獄，直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閒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旣艱旣瘁，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閎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盜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愼斯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壓鄴架，以善本對共校讎至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棖觸語，悉付一炬成焦土云。喜譚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意帖几上不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弆以爲榮。嘗奉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句集註》，鋟其板貯禁中俟頒也。惇行孝弟，事後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屺瞻。先世當元統閒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存目）

沈彤《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祖應登，生員，妣陸氏。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愼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年冬，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召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旣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學者，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昔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秋，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卽命收繫，幷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間有譏笑

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稿幷進焉。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鋃鐺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特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密疎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幷入能品。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御嘉奬，命卽鋟板，會上崩，未頒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蹤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貲不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敎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己未間，史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叙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

《清史列傳・何焯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九引《集虛齋文集》 聖祖東巡駐涿州，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上從容問：「野有遺賢乎？」公以何焯對。既召試，遂直南書房。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三 何義門先生直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鑪坑中。久之，不聞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上大悅，乃舍之。此錢竹汀堂侍郎淑親告余者，以是南書房侍臣相傳爲故事云。

又引陳康祺《何焯紀聞》 常熟翁鐵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九朝新語》卷一一 長洲何焯以翰林供奉武英殿，上因事欲置之法，適武英殿大人在側，忽問曰：「何焯人何如？」跪奏曰：「皇上不問何焯則可，若問何焯乞貸罪責，恐臣之軒渠也。」上曰：「何謂也？」對曰：「焯黝而肥，短小而于思，每入內辦事傴僂就几案，援筆作字，髭髯奮張，若畫家水墨鍾馗然。」奏訖發笑，上亦大笑，聖怒頓息，事得解。

《新世說・文學》 何屺瞻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公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世之書，脫漏訛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世。

《清稗類鈔・考試類・何義門爲不殿試之翰林》 閻潛邱，名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悉標出之，裝爲一帙，凡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鈔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

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又《何焯以下等留館》 長洲何義門學士焯博極羣書，長於考訂，其手校書籍，後人不惜重金購之。康熙朝，以李文貞公光地薦，特賜舉人進士，授編修。及散館，竟列下等，應改官，奉旨着留館，再教習三年。

又《正直類・何義門請削門生籍》 長洲何焯，字義門，康熙時拔貢，賜舉人、進士，侍皇八子讀。時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方號召海內新進，何亦及其門。會設太子講官，以湯斌、尹泰、鄂棻、舒淑、黃與堅任之。湯薦候補道耿介。適朝廷下詔求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下九卿議。執政惶恐，與同列囚服待罪，湯宣言於殿廷曰：「董言雖妄，無死罪。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明珠入告，以湯當會議時，有「慚對漢臣」語，傳旨詰問。湯具疏引罪，耿亦以疾乞休。於是翁叔元受要人旨，與尹泰、舒淑、開音布幷劾耿實無病，湯妄薦。舉朝多不平，何致書於翁，請削門生籍，士論快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三・義門讀書記》 五十八卷，國朝蔣維鈞編，皆其師何焯校正讀書之文也。【略】焯文章負盛名，而無所著作傳於世。沒後其從子堂裒其點校諸書之語爲六卷。維鈞益爲蒐輯，編爲此書。凡《四書》六卷、《詩》二卷、《左傳》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記》二卷、《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國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韓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歐陽修集》二卷、《曾鞏集》五卷、《蕭統文選》五卷、《陶潛詩》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隱集》二卷。考證皆極精密。其兩《漢書》及《三國志》，乾隆五年禮部侍郎方苞校刊經史，頗採其說云。

藝文

儲大文《祭何義門文》 嗚呼，先生其學至博而約以守之，非縱橫技術之所能雜。其鑒至慤而精以運之，非名例科律之所能程。無所不納，而時拒之，而翕納渭濟之派。無所不茹，而時吐之，而微茹蕙鞠之英。詩格三唐，字畫兩晉，而綜厥概畧，旁暨瑣末，胥克祛俗而正雅，裁僞而崇經。嗚呼！先生昔者，楊學士之早結主知，劉侍讀之驟屈廷議，當時宿老宗工且咨嗟動色，而先生賜第贈秩，終始褒榮。三代之直道彌耀，九域之公論常平。至若屈信互倚，得失交橫，屬在友朋。從容燕坐，蓋嘗以趙餘干之寄語於僧寺、董藁城之留語於邸舍者，相與曲諭而旁徵。先生亦慨然太息，指數今古。凡孔英片辭，伯璲列牘，未嘗不慨其易按之迹，而發其難顯之情。迨至巒峙潦清，事勢錯出，而先生言卒多驗。則夫以拒爲納，以吐爲茹，夫固用之於隆冊厚帙。羣信之而不疑者，其神業不可謂不克，察而用之於注式選格。羣爭之而不讓者，其識抑不可謂不克貞也。嗚呼！先生百年閃忽，千載崢嶸。翕熱之態，既非高明之所雅喜；而恢廓之器，又非駑鈍之所終勝。惟是晨繙宵校，矻矻循循，而凡籍末學、祗清誨，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抑何以緒洞山之燈，衍崑崙之葉，而迄俾吾道之考鼉而鏗鯨也。嗚呼！先生維水也潔，維玉也晶，爰薦辭兮無媿，儼昭格兮有聲。

沈受宏《賀何屺瞻》 江東平叔舊知名，汪蔣同時擢俊英。五色日中無座主，九重天上是門生。

雜録

《柳南隨筆》卷三 玉谿《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拜經樓詩話》卷二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句，何義

門詆爲外道。

顧嗣立

論述

魏坤《大小雅堂集序》 一十年前海內論詩者，吳下盛推顧氏兄弟，且稱其尚結納、廣交游，閭邱巷中，賓朋觴咏無虛日，不減玉山草堂主人也。既而迂客合幷燕市，從閶亭得交顧十一俠君。時方選元詩，丹黃弗輟。出《秀埜草堂》一編見示，芊綿清麗，有蘇滄浪、范石湖風味。健羨久之。壬午冬，邂逅歷下，同北上夜宿。【略】笑謂余曰：「餘事作詩人於願足矣。但《大小雅堂集》尚少弁語，子其爲我序之。」【略】俠君上溯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下迄元、明，根柢深矣。繇是安詳和雅，出爲治世之音。集中如紀游諸作，借山川以發攄性靈，何其婉折而多風，蒼涼歷落而有致也。

朱彝尊《顧俠君噉荔集序》 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子。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噉荔」者，紀時也。

宋犖《題顧俠君噉荔集二絕句》 迢遙歸櫂自閩疆，六月登臨興太狂。添得新詩佳絕處，武夷山色荔支香。炎官赫赫苦相仍，柳下池邊尚鬱蒸。尋幽想像天遊宿(集中有《宿天遊觀詩》)，胸次眞同萬壑冰。

又《金焦集序》 丁丑秋，顧子俠君有金、焦之遊，扁舟泛大江，窮探巖壑，吟嘯之聲與山籟江濤相應答。歸而視余以遊草，清幽蒼莽，兼宋、元諸家之長。想見俠君褰衣天畔，命酒高歌，其風流在靈運、太白間也。蓋人與山兩不負矣。

王苹《嵩岱集序》 獨顧太史俠君之于嵩岱則不然。自吳門卽路渡河而北，不遠數千里以達于嵩岱之下。自春徂秋，爲時不惜數月之久。以從事乎登臨之間，旣專以久。而太史之遊以嵩岱至，嵩岱之勝亦遂盡于太史之遊。而太史之詩，更有以稱乎嵩岱之勝而無憾也。先是，太史涉錢唐，入武夷，泝南海，登羅浮，經大庾嶺觀瀑于敷淺原而歸。復泛洞庭，陟衡嶽，浮瀟湘，窮桂林、柳永諸勝，遊覽幾盡南戒。今所傳《羅浮》、《桂林》諸集，則其時之詩也。茲嵩岱之遊，復有是集以繼之。其聲大而遠，其體閎以肆，蓋有名山大川英靈之氣，而非若諸集之但如羅浮、桂林之奇秀也。是在讀者辨之耳矣。康熙五十有八年秋八月，濟南王苹序。

徐永宣《桂林集題詞》 稱詩千家復百輩，杜陵一老供發凡。譽人三唐不比杜，對而謙讓心則嗛。未論得骨皮已少，我如有口如三緘。古來爲學務心得，詎逐巢燕工呢喃。逌然自樂良友證，謬譽不受何譏讒。平生知己死生別，王(新城)朱(秀水)韓(長洲)宋(商邱)歸空嵌。造物眷視初白老，太音獨與咸池咸。古詩清剛數越石，(介于)杳杳黃壤埋枯杉。匠門蘭雪暨畏壘，老筆古淡殊濃纖。近遊湯莊旋有日，吟社大布裁田衫。雲霄故人絕鴻信，祇躭官簿高頭銜。閭邱近似魯郊柝，月書往復勤啟函。桂林遊櫂客夏返，示詩八弓停風帆。蛟龍鬱律蟠腕底，山骨水脈遭雕劖。牢籠百態見三昧，譬搔殺癢羹殺饞。長篇短什寓規諷，異時論次安能芟。先河後海溯源匯，草堂氣味同酸忿。嗔人比杜我今爾，母乃孤鹿嗥羣幾。要須儗議有依據，文章一事神明監。我懶多師裁僞體，繫足未果窮幽邑。誓當抽取婚嫁空，脫身讀杜栖靈巖。山中黃精苗可劇，與子犯雪歌長饞。南蘭陵年同學弟徐永宣荼坪。

張大受《秀野草堂集序》 今茲秀埜建詞壘之鼓旂，與吾徒爲□游，系君家之故事，遂使山川潤色。少長，傾心堯峰先生，老有後來之畏。婁門學士懽爲兄弟之交落落焉。數十人之中，堂堂乎二百年之上，生於今日，貴有斯人。金馬、蘭臺，天子方崇班、揚之學；行雲流水，公卿並愛軾、轍之文。儻儲之館閣，給以筆札。祭祀燕饗，能陳郊廟之音；干戚鍾鏞，不愧許、燕之手。爲後進之領袖，有老成之典型。益俾狂瀾頓迴，聽古弗卧致足樂也。尚何言哉。儻有謗傷，蚍蜉之撼大樹；誰爲嗤點，翡翠之戲蘭苕。深惟作者之文，益以知希爲貴。僕雖固陋，敢在下風與君周旋，譬於臭味。閒擇狂夫

之言，采無以下；側聞君子之論，昭若發矇。類詩自作噩之春，雕版竟大淵之夏。示子五卷，爲爾三復。紀所見聞，附於述作。未能正《國風》、《雅》、《頌》之名，豈敢同子晏之序。賦聊欲聞艸木蟲魚之義，庶幾擬康成之箋《詩》云爾。康熙乙亥夏六月既望，同學張大受序。

陳鵬年《祭顧中書俠君（嗣立）文》　君負軼材，研精獨造。筆海驚波，文園鞠草。豪不軼軌；雋無傷道。日下雲間，家珎國寶。予忝末交，知君頗久。夙昔采尊，流連文酒。方締金蘭，遽悲翠柳。成佛生天，是誰先後。君之懿德，篤厚人倫。少敦獨行，庭無間言。傷心棣萼，掩泣鴒原。田株姜被，幾歷悲歡。君之宏博，補忘三篋。鄭樵夾漈，明誠金石。梳疑決滯，是鐫是剔。滴露研朱，傾華瀝液。君之詩筆，奇變無方。沉博絕麗，風味南唐。中年聞道，筆陣堂堂。鉛華振落，歸於老蒼。君之雅懷，麴場超駕。狂倒接羅，舞攜甘蔗。達類公榮，酣如興霸。耳熱歌呼，心開意寫。數君生平，云何不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閻邱詩集》　國朝顧嗣立撰。【略】《江南通志・文苑傳》稱：嗣立博學有才名，尤工詩，所居秀野草堂，嘗集四方知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雅，照映一時。曾撰《元詩選》四集，採摭略備。蓋其性之所近，故詩亦往往似之。

《石洲詩話》卷二　近日顧俠君撰《詩林韶濩》，多錄釋子之詩，殊令人生厭。

又卷五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閒閒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而顧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又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掩淚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俠君選《元百家詩》，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此何說也！

又　顧俠君所選元詩，凡三集，漁洋、竹垞並稱述之。然漁洋所稱，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兩集漁洋未及見耶？

又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于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叙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又　長沙陳志同歌行，【略】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違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又　顧俠君所舉陳雷佳句，如「烟村白屋留古樹，野水危橋踢卧槎」，上句乃一半用杜，與下句相對，是何句法？徒形其支吾耳！顧豈未之知耶？

查爲仁《蓮坡詩話》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寄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崑山顧俠君（嗣立）題鐵夫上人《憩杖雲根圖》云：「棧轝箬笠水邊行，魚鳥知君拄杖聲。莫占前山一片石，添余同坐看雲生。」不減前詩風致。

《讀元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傳道脉，厲靖節，人道所重。表章前哲，別於風雲月露之詞。

《自錢唐江口至常山舟中雜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畫筆所不能到者，以韻語補之，此化工也。起四語，予嘗於舟行，曉望時一遇目。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長洲顧俠君庶常（嗣立）著有《秀埜》、《閭邱》二集。庶常精於元人掌故，其《讀元史五言古》一詩可稱包括無遺。粤東溫伊初嘗誦其「積雨濕江雲，林深白一片。春風急吹開，青峰遞隱見」之句，謂爲孟山人之亞。

《秀水訪朱竹垞先生賦此奉贈》　《晚晴簃詩匯》卷四八：俠君選元人詩，最稱賅洽。相傳書成，夢古衣冠者甚衆，望門而拜。發潛闡幽，功德無量。集中《贈竹垞》詩有云：「出其家藏書，龍宮炫海寶。云此續百家，一代事可了。」蓋竹垞許以藏籍借錄也。

《日觀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嘗於五更登天台華頂，見浮雲卷盡，海面俱紅，須臾金輪上升，天地忽開萬象，呈露前之赤海，盡浮金光矣。讀「黃雲」十四字，服其簡而能該。

《串月歌》　顧祿《清嘉錄》卷八：十八日游石湖，昏時，看行春橋下串月。舊俗多泊舟望湖亭，今亭廢，而畫舫皆不輕往。或借觀串月之名，偶有一二往游者，金烏未墜，便已辭櫂石湖，爭泊白隄，徵歌賭酒矣。

《望郎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爲男子作詩，風其忠愛；爲婦人作詩，風其貞烈；此立言體也。杜陵得《三百篇》之遺作者，猶得此意。

《宿遷西楚霸王故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項王霸業，成於救趙，敗於弒主，至垓下而氣已盡矣。三四語已舉其概。

《山東道上壁間見查田查浦二公詩因題其後》查爲仁《蓮坡詩話》：俠君與查田、查浦二老人極善。一日在山東道上壁間見二公詩句，因題其後云：「兄弟賡酬各鬬奇，模糊墨迹二查詩。屋梁依舊三分月，曾照聯吟擁被時。」因查浦詩有「可憐半世爲兄弟，姜被翻憐逆旅中」之句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顧嗣立）家有秀野園，梁妙嚴公主塚在焉。水木亭臺之勝，實甲吳下。少長讀書其中，染翰題箋，往往自署秀野，人亦以秀野呼之，故秀野之名滿天下。秀野性嗜書，尤耽吟咏。弟兄五六人，如漢魚、迂客輩，皆振藻揚聲，名滿上國。秀野頡頏其間，稱白眉焉。嘗箋註溫飛卿、韓昌黎詩行世。又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是以歷千百劫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梅、蘇、陸概從芟薙，又何論乎大德、元貞以還，暨玉山、鐵崖諸君子哉？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爲百家。未已也，又廣之爲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次第刊布，幾於家有其書。石室禮堂，借鈔翻閱，諸生都講，給值酬庸，以至梨棗之資，裝潢之費，計不下數萬金。秀野固雄於貲，至是而耗散殆盡，然元人之眞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華，不至與陳根宿草同歸澌滅，亦可謂功在百世也已。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　顧嗣立，字俠君，江南長洲人。康熙壬辰賜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秀野詩集》。秀野選元人詩集，搜羅殆遍，使百年文獻不致淪沒，皆其功也。素以文酒友朋爲性命，有名人過吳下者，惟恐不詣其宅。至家道中落，猶以不能酬贈爲媿，與前明葛震甫之愛客正復相類。今三十年餘，此風歇絕矣。詩品初倣金、元，繼躋昌黎，後臻王、孟、韋、柳，垂老以未能步趨李、杜爲憾。蓋其詩得江山之助，遊歷愈廣，風格愈上。《桂林》、《嵩岱》二集，尤爲生平之冠云。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康熙壬辰特賜進士，改庶吉士。所居秀野草堂極水木亭臺之勝概，一時名士畢集。性豪于飲，終其身無與抗者。有《卿二家詩選》、《詩林韶濩》，皆行于世。

《清史列傳・顧嗣立傳》　顧嗣立，字俠君，江蘇長洲人。性嗜書，尤耽吟詠。弟兄六人，皆名滿京國。嗣立頡頏其間，稱白眉焉。兄嗣協構依園，嗣立闢秀野園，水木亭臺之勝，甲吳下。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會聖祖南巡，有以嗣立名薦者，進所撰《元詩選》，上嘉歎焉。四十四年，車駕復幸江南，以宋犖薦，召試行在，被選，至京師，給筆札，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詩選，《皇輿全覽》諸書。以勤勛最，議內閣中書。五十一年，會試，特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仍留教習。五十三年，復以薦入武英殿，纂輯鳥獸蟲魚廣義，會新例當授中書，不就。五十四年，散館，改知縣。以需次，移疾歸。六十一年，卒，年五十四。嗣立操履耿介。爲錢唐徐旭齡壻，旭齡駐節江南，嗣立讀書衙齋，未嘗一與其屬吏相接。及旭齡薨，無子，爲經紀喪事，不遺餘力。性復輕財，好施與，家日貧而風流文雅，照映一時。素豪飲，家有古酒器三，倣劉景升三雅，受十三斤，而贏餘各遞殺，嘗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蓋終其身無與抗者。尤善詩，始得力於道山、虞、楊諸家，而其後漸近於雄偉變化，有昌黎、眉山之勝。江蘇巡撫宋犖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中，嘗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歷千百劫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陽、蘇、陸概從芟薙，又何論乎大德、元貞以還，暨玉山、鐵崖諸君子哉。」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爲百家，又廣爲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網羅浩博，一一采自本書。有元一代之詩，以此爲巨觀。又箋注韓昌黎、溫飛卿二家詩，皆極賅洽。而《詩林韶濩》、《閭丘辨囿》二書，亦所論定。自著有《秀野集》、《閭丘集》。

顧嗣立《秀埜公自訂年譜》（存目）

紀事

葉燮《秀埜草堂記》　顧子俠君爲名家子，與其兄迂客俱以少年文筆妙天下，人無不知有吳門顧氏兄弟者。俠君于所居筑堂名之曰「秀野」，誦讀經歌

其中，與友朋飲酒賦詩以切劘其所學。登其堂，而穆如薖如也。【略】自吾聖賢豪傑通德文章皆本從先之一念，始之則秀而能進乎。野也，卽夫子之言秀而實也。斯道也，尤爲今日救時砥俗之第一義，而俠君之志遠矣。而陋者不察，謂其有取乎昔人花竹秀而野詩句之意。

宋犖《寄阮亭侍郎》　茲顧子俠君入都，奉寄《謚法考》廿冊，又《蠶尾集》刻成前二卷，《竝往》廿冊，秋冬來兒輩有事，子湘病歸，暫停剞劂者月餘，故未竣工。落燈後當漸次料理，二家詩鈔刻已竟，尚在校閱，容卽續寄。俠君少年篤學，所選元百家詩，一時爲之紙貴。

沈德潛《遼詩話序》　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人之徒，俛拜牀下。

《十朝詩乘》卷六　顧俠君居京師上斜街，以秀野草堂署牓，王麓臺爲圖，而朱竹垞記之，一時文譔甚盛。初白《題圖詩》云：「可憐相見鳳城西，儻舍還同燕子棲。猶能折柬致朋舊，局促肯放詩名低。」承平時，邸居雖泠，亦有佳趣。吳南村諭德有《秀野堂公讌韓慕廬扈蹕還朝詩》，俠君吳中所居爲秀野園，喬無功庶常《秀野堂觀鐙歌》則詠其吳中事有云。

著録

《居易錄》卷四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並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其傳例倣虞山明《列朝詩》，甚有雅裁。

朱彝尊《山陰集序》　中吳顧俠君，年來風雅之領袖。嘗輯元人詩百家，刊行之。又注昌黎韓子詩，開其窈奧，詩家奉爲圭臬焉。暇游鄧尉，遂訪余長水。渡錢唐，覽會稽之勝，歸而成詩一卷。卷中不盡山陰之作，而以山陰名集者，念其先人考功君舊出宰之地也。

沈楙悳《寒廳詩話跋》　詩話作而詩存，亦詩話作而詩廢？非詩廢也，今之翕張風雅，軒輊人才，片語單詞，悉以己意爲去取，而安得爲知詩，而安得爲能語？俠君先生學問淵博，著述繁富。戢影秀野園，以文酒友朋爲性命。名人過吳，輒恐不詣其宅，其風誼如此。嘗選元人詩集，搜羅廣博，殆無滲漏，百年文獻，皎若日星。復出子墨之餘，溢爲詩話，獨出手眼，刊落庸近，以視時賢，區以別矣。

張雲章《小秀埜集序》　余客京師，聞吾吳中顧子俠君聚八郡之士百有五十人爲文酒之會於所居之秀野堂。【略】然而是秋，俠君竟不得志以歸。歸而不忘其友，因以不忘京師。取其自辭家襆被道塗所經及至之日所作，與夫諸君子之屬而和者皆在，迨至還家而仍寄懷都門者止焉，爲時一年所爲詩二百有奇，次之爲三卷，合而名之爲《小秀野集》。蓋秀野之居，爲地數百弓，雜蒔花竹，爲屋五架三間，嘯咏其中，過從者日衆。其名已馳於東南而聞於京師矣。在京復因寓舍而稍葺焉，植以小草幽花，顏之曰「小秀野」，自爲詩以紀之，諸君子相與和之，因而小秀野之名亦遂傳於都下。

顧達尊《秀埜草堂詩集跋》　先太史著述繁富。其見於世者，韓昌黎、溫飛卿、蘇東坡詩集注，及《元詩選》、《閭邱辯囿》、《閭邱詩集》流傳最廣。此外，又有《唐詩述》、《宋詩刪》、《金詩補》、《今詩定》暨《春樹閒鈔》、《吳下舊聞》、《舟車雜志》、《讀書紀纂》、《給札閒鈔》、《河西日記》、《秀野園文集》、《紅柑白溝亭詩集》十餘種，或散軼無存，或毀棄篋笥。今春偶理舊篋，得《寒廳詩話》二卷，首尾完全，中有一二磨滅，因爲補綴，俾無脫落，珍諸篋中。以視《漁洋詩話》、《漫堂說詩》諸帙，正未知何如也。再註中引褚逢椿語，係長洲秀才詩人也，與余最契，故錄之。曾孫達尊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元詩選》　一百十一卷，國朝顧嗣立編。【略】是選凡三集，每集之中，又以十干分爲十集。而所爲癸集，實有錄無書，故皆止於九集。蓋其例以甲集至壬集分編有集之人，以癸集總收零章斷什，不成卷帙之作。其事浩繁，故欲爲之而未成也。所錄自帝王別爲卷首外，初集凡元好問以下一百家。二集所錄，凡段克己兄弟以下一百家。三集所錄，凡麻革以下一百家。每人下各存原集之名，前烈小傳，兼品其詩。雖去取不必盡當，而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具見崖略。非他家選本飣餖綴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爲巨觀矣。嗣立稱所見元人之集約四百餘家，方今詔採遺書，海內祕藏，大都輻輳，中間如嗣立所未見者，固指不勝屈；而嗣立所見，今不著錄者，亦往往而有。蓋相距五六十年，隱者或顯，而存者亦或偶佚。殘膏賸馥，轉賴是集以傳，正未可以不備爲嫌也。

又《別集類四・溫飛卿集箋註》　九卷，明曾益撰，顧予咸補輯，其子嗣

立又重訂之。凡註中不署名者，益原註。署「補」字者，予咸註。署嗣立案者，則所續註也。【略】唐《藝文志》載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眞稿》十卷。《宋・志》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飛卿集》七卷。又陸游《渭南集》有溫庭筠集跋，稱其父所藏舊本，以《華清宮》詩爲首，中有《早行》詩，後得蜀本，則《早行》詩已佚。《文獻通考》則云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是宋本已非一本矣。曾本合爲四卷，名曰《八叉集》，以作賦之事名其詩，頗爲杜撰。嗣立此註，稱從所見宋刻分詩集七卷，別集一卷，以還其舊。疑即《通考》所載之本。又稱采《文苑英華》、《萬首絕句》所錄爲集外詩一卷，較曾本差爲完備。然總之非唐本之舊也。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閻邱詩集》 六十卷，國朝顧嗣立撰。

藝文

韓菼《顧俠君孝廉病不及終塲太息其去》（存目）

陳至言《和顧嗣立八月一日移居雙井書屋題壁二首索輦下諸君子共和之》（存目）

陳以剛《贈顧俠君》 心厭承明戀釣槎，題名江上有籠紗。鼓鐘清廟元和筆，簫管揚州大業花。重碧千巵傾北道，軟紅十丈憶東華。相看淮海詩人盡，携手平山日又斜。

王士禎《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 屋上青山看鄧尉，門前流水即滄浪。中間五畝閒花竹，何似君家舊辟疆。

前身慧業應金粟，家世風流是玉山。他日凌風一相訪，閒吹鐵笛過雲間。

新卜瓜廬鄂杜旁，也知邱壑道難忘。移來妙喜須臾事，況有青山似故鄉。

輕帆明日下吳頭，歸去滄浪踏釣舟（時俠君得歸吳門）。寄語西堂尤老子，妒渠高卧太風流（尤悔庵太史家近滄浪亭，時年八十）。

姜宸英《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唐孫華《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孫致彌《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張遠《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宋榮業《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蔣廷錫《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蔣仁錫《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汪倓《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徐永宣《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尤侗《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

一昔常登秀埜堂，幾時移向帝京旁。宣武門前吾舊遊，借君點綴似蘇州。

歸家却話巴山雨，翻憶長安是故鄉。只少妙嚴公主宅，臨風還望洗妝樓。

若添老鐵來吹笛，便好倪迂補畫圖。搥碎胡琴歸去來，故園風景亦悠哉。

題詩寄謝王摩詰，高卧終輸裴秀才（答阮亭侍郎也）。

劉石齡《和顧俠君自題小秀埜四絕》（存目）

宋犖《早春送顧俠君應試入都兼寄阮亭侍郎慕廬閣學二首》 爾去賦長楊，年纔二十彊。聲名動京國，特達自圭璋。江雨征驅濕，梅花祖席香。老夫惆悵處，未與泛滄浪（時滄浪亭初成）。正值芳春候，長歌向國門。元詩攜在篋（俠君有《元詩選》），易酒快盈樽。遊屐碧雲寺，鄉心紅杏村。故人樂弘奬，遙想過高軒。

王苹《題顧舍人俠君秀野園圖》（存目）

陳鵬年《和顧俠君四朝詩告成留別怡園二首》 盛朝推轂盡瓌奇，虎觀諸儒會一時。花下讎書趨紫禁，酒邊得句寫烏絲。

鼇臣敢側千秋史，騷雅新編四代詩。芍藥筵前剛惜別，平泉他日繫相思。

相公池館絕塵埃，坐擁牙籤亦快哉。木鳳屢銜魁柄去，金鷄曾捧詔書來。

體兼正變風猶古，事閱興亡首重回。匝歲及瓜方受代，清和細雨熟黃梅。

徐永宣《寄懷顧俠君同年》（存目）

查慎行《秀野草堂圖歌次顧十一俠君原韻》（存目）

唐孫華

論述

沈受宏《東江詩鈔序》 予友唐子實君，以文學負海內盛名者三十年。其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史學。凡二十一史之書，貫穿檃括，成誦在胸。每賓朋廣集，論古徵事，唐子信口酬答，衮衮不自休，聽者爲之屈服。蓋近世所稱文學之士，博聞強記未有如唐子者也。顧其爲文，自時文、古文而外，不屑屑於聲律，雖間有題咏而傳世者蓋少。晚成進士，需次里居乃益肆力於詩。辛未、壬申間，再應納蘭相國之請，舍館京師，而予亦客王學士顓庵邸第。唐子嘗過予，聯牀翦燭，極論古今。時有吟綴，唐子輒爲拈題分韻而去，揮灑所至，日數十篇，郵筒往來者不絕。予讀而歎曰：「唐子向以文名，今復以詩名乎？」其詩風發泉涌，激揚踔厲，而善於用事，在少陵、義山之間，而時出之以眉山，此非有唐子之學者不能爲也。史稱高達夫年五十始爲詩而卽工，予嘗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未有無其學而能爲詩者，予於唐子益信。滄浪嚴氏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王荆公謂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義山爲文，簡閱書冊，號獺祭魚，荆公謂其善學少陵。以今觀唐子之詩，撈籠千古，陶冶萬物，從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醲郁而發爲辭章，隨境依象自有書卷之助，奔赴筆端，如膳宰之羅珍錯而成味，如紅女之裁縑素而成衣，又如匠氏之選群材鳩衆工而成屋室也。詩之賴夫學也，不信然哉。

王吉武《東江詩鈔序》 東江先生天稟異資，自少日記千言，稍長貫穿經史，蔚爲名儒。文章著述久已衣被海內，顧不多作詩。迨通籍後，始發撝盛藻，標舉偉詞。詩刻於都門者，固已紙貴洛陽矣。時先生將出宰邑，會大臣以閎博薦，上召見親試稱旨，特與內擢，由儀曹改吏部，駸駸通顯。適奉命典浙江試，覲省歸里，洎丁大故，遂引年堅卧不復出，惟與里中老友杖履相存，文酒數會二十餘年。則先生之詩日益多，門弟子請付剞劂，乃裒輯前後詩，手自刪定得若干卷而以示予。予讀之，如入清廟而薦彝周鼎之華陳也，如開武庫而越棘矜戈之森列也，如登泰岱之巔而雲霞海日盪胸駭目也，如汎溟渤之廣而波濤沸騰魚龍出沒也。蓋惟先生學富五車，識窮二酉，取精多而用物弘，故發之爲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兼善諸體，不名一家，壯采絢丹青，高響出金石。昔人所謂杜律、韓碑無一字無來歷，斯足以當之矣。

納蘭揆敘《東江詩鈔序》 吾師東江先生蘊道積學，於書無所不闚，負才名三十年。作爲古文、詩歌，雄深雅健，迥絕町畦。【略】先生所爲詩文甚夥，不欲刊刻流布以自衒鬻。予力請再三，始出其近所爲詩數百篇，復加洮汰，存其什之四五，鳩工鋟板，質諸海內，譬之鳳皇芝草必共知爲美瑞矣。雖然，先生之學，如地負海涵，無所不有。而發之爲詩，猶杜律、韓碑，無一字無出處。世之學爲詩者，目未見先生所讀之書，吾恐其讀先生之詩，且目瞠、口呿、舌撟而不得下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 東江勤於學殖，不重紱冕。歸田後，與二三老友登臨讌飲，有香山洛下之風，至九十餘乃辭世，生平故天爵自尊者也。論詩謂詩必有爲作，每與史事相表裏，故其詩不趨高超，專崇質實，皆其言有物者。

《門神》 顧嗣立《寒廳詩話》：唐考功東江（孫華）《門神》詩云【略】。頷聯膾炙人口，由考功熟於史學，故對仗精切如此。

《述古》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孔光何足惜，以馬融之儒學而排擠正人，則名節盡喪矣。時有名人而讒湯文正者，意作者借古以況今人耶！

《贈趙松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概舉論事不平者，逐一披駁，而以「以經爲斷」一語該之，何等光明正大。

《閒居寫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巧拙躓通俱可不問，而一歸於安命固窮，君子揚躬，莫逾於此。

《同宋藥州太史登滕王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落窠臼題，須出以新意，中間子由之詆一段是也。昌黎作記，始終未到此閣，末以己之遊覽，驕昌黎之未遊，亦是別尋蹊徑。

《鷹坊歌與夏重愷功同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先說金、遼爭

鷹，以致兩國起釁，次說養鷹不用，同于肉食謀國，後說搏擊惡鳥，分別梟鸞，而歸於仍化爲鳩，仁厚不殺，此通篇結穴處。

《讀梅村先生鹿樵紀聞有感題長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誅袁崇煥，此我朝用間，而前明爲間所愚也。事後追悔，何益哉！

《諸葛武侯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六：綜忠武平生而言，工整蒼鬱，胎原出於少陵。

傳記

顧陳垿《唐先生孫華傳》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居臨東港，別號東江，晚又稱息廬老人。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者，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人亦稱東江先生，天下無不知有東江先生者。先生之言曰：「性靈天與，學問人取，不可偏恃而相抵拒也。蜃吐氣爲樓，暫與目謀，鏤冰塼雪，見晛則滅。庀豫章，聚瓴甋，儲丹堊，苟無慘淡之心，雖大匠可得而妄作乎。故日讀大家之文而襲其形貌，不可謂之文；日誦名家之詩而摹其聲調，不可謂之詩。必也根柢經史，貫穿百氏，融會變化，一以我法御之。大風濟而衆竅應，秋水至而百川知，庶乎可以云爲文爲詩矣。」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稍長，從朱昭芑先生遊。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兩試，恆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二派：曰愼交，曰同聲。各各植門戶，張旗鼓，而愼交差盛，爭欲致先生，愼交得之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丘壑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之間文風初變，操選政者輩出，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裒名流傑搆，評隲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選本》出而諸本悉廢，雷行風動，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緘寶筴，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字者，竊窺先生卷端，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舍聚觀羅拜請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庵司寇一見禮重，握手咨嗟，既而曰：「君太倉一人，太倉故吾崑之分地也。弇州、楳村軌轍相續，而又有君移吾崑，地脈令震川孤時。」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既盡出所輯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讐而梓之，輔註疏而行十餘年矣，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一商搉也。」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爲師，而先生方客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折。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刊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艸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遽歸侍。時健庵司寇亦去官歸，奉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開局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時湖山詩酒、縹緗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歎爲神仙中人。健庵卒而局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都。癸酉，文恪之子藥洲學士典江右試，浼先生同行，爲入幕賓。是榜解元卽高安朱文端也，以故文端交先生，在師友之間，而先生意亦重文端。文端長柏臺，當先生之暮年，先生謂胸中蓄三事，舍朱公無可告者：蘇松浮糧，宜援袁、瑞之例；官司虧空，宜施曠蕩之恩；州縣城垣所在頹圮，宜乘無事修繕。公清節重望，至尊倚毗，必可得請也。書成方脫藁，而先生疾作，不果發。惜乎先生平日留心民社，而未得一試也。甲戌，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適上咨訪實學，廷臣多舉先生以應，遂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旨，改授儀曹兼於翰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試浙江，撤棘，有考功司詿誤處分，卽翛然而歸，自是不復出，太翁亦不復強之。太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爲復社眉目。先生歸之明年，爲太翁舉九十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萊子復見於今也。未幾，太翁及繼夫人趙相繼徂謝，先生未嘗以不毀之年自寬假。蓋自十齡喪母孫，致哀盡禮如成人，信乎仁心爲質，劬德不倦，雖當悼耄與人殊矣。先生之沒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致可異云。先生爲諸生蓋三十年而贏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下，則亦近三十年。然先生之所以見重者，初不在十年之中，前三十年績其學，後三十年畜其德，繫先生之重於前十三、於後十七。人徒以先生晚達位卑，不竟所用，爲先生病。假使先生老於布衣，何減於先生。以先生而視彼席豐盛履通顯歷中外數十年、歸而門生故吏滿要路、附餘炎者若

環堵，豈不極當時之榮哉，然相去何如也。既歸田，謂人曰：「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顧於經學未歷其堂奧，吾將從事焉。吾以懸車之日，爲鼓篋之始，其可哉！敢以老自謝，而甘讓彼精進少年也！」遂肆力於經，由是學彌邃，文彌醇，門無雜賓。花晨月夕，酒籌詩盞相於者厪三四老宿。喜獎借後生，然跅弛浮薄者不敢至其前。自奉至約，食不兼味，輿服恥新麗，戒子弟曰：「節儉乃處約之方，彼不免妄取妄求者，不約失之也。」故先生子弟咸斂飭如寒畯，閭里安之。當道重先生，然未嘗以事請謁，遇有地方利弊，則侃侃言之無所避。人有爭曲直者，輒就先生質成，先生一言實牖之。或陰爲不善，亦畏先生知則中輟，是先生戶之也。癸未上南巡，先生迎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右，私于先生曰：「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十矣，即在位，義猶當退，顧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徹名理，踐履平實；不談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視一切；不禮星斗，而棲神澹泊，超超元箸。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恆不令飽。嘗言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噉兼人，率不過中壽；衛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對客劇談，危坐竟日，未嘗欠伸徙倚。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起居，長則遣之，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外史氏曰：余少時及見諸鄉先生，自黃太史忍庵以逮吳黃門西齋，一一心數之。忍庵而下，東江先生年最長，次王太守冰庵。唐、王兩公里居日久，親炙爲多，冰庵簡於叩答，意度閒遠。東江則掀髯抵掌，議論風采傾四座，每尚論古人或評時事，語蟬聯不可斷，無敢儳言者，誦史策成語輒數十行，如寫瓶水。雍正改元，余頒詔浙江事竣，便道省墓，鄉先生凋謝欲盡，惟唐、王兩公在，若魯靈光。枉過，握手相勞苦，余爲言臨安父老訊丙子明主司、紹興賢太守都無恙耶。比雍正三年，余謝病反初服，而兩公相繼下世矣。又廿年，而考功文孫祖裕求爲乃祖立傳。前此余已傳冰庵矣，今更傳先生，雖病廢之餘，筆荒腕弱，亦弗敢辭。老成云遐，典型不再，彌令後死顧影旁皇三歎息也。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唐孫華，【略】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大學。丁卯，舉京兆度。明年，捷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顧不屑屑於聲律閒，雖偶有題咏而流傳者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穠郁而盡發之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軒霞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間，而尤於王局爲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敦槃進也。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爲詩而詩即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爲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冶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爲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乎？先生授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閎博薦者，改京職嗣以考功郎，典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卧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令名而壽考者也。又聞先生六十以後，與少女同卧起，更番數輩，及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四引《柳南隨筆》 吳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暻始生，時唐東江已爲名諸生，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暻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又引《白溪文集》 唐東江既成進士，需次選朝邑。天子熟聞先生名，召試乾清宮，稱旨，不令之任用主事銜，行走翰林中。

《九朝新語》卷二 吳梅村晚年得子，名璟，時唐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四十餘，赴湯餅宴，居上座。梅村戲曰：「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怫然，既而唐捷，戊辰果與璟同榜。

著録

王吉武《東江詩鈔序》 先生於予十年以長，雖忝兄事之列，實吾師也。年來屏居里門，追隨觴咏之末，每聽先生說詩論文，析古義之疑惑，摘今人之謬誤，曠若發眼蒙，快若爬背癢，以爲得未曾有。今雖年在大耋，猶日手一編，而且過目不忘，無異少壯。天固厚畀以讀書之資，積之淀而發之茂。

彼輇才小生腹無邊笥，而欲以其蟲鳴蚓竅、較短絜長不亦僭乎？先生既手定其詩，而又命予更加刪汰。昔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先生之雅懷，何以異此？而予愧非其人，惟有望洋而歎。聊道平生傾倒之素以復於先生，先生以爲何如也？

藝文

查愼行《盆梅同唐實君揆愷功賦（以下戊辰初春作）》（存目）

又《探春花再柬實君和》（存目）

又《送唐實君遊江西》（存目）

王鴻緒

論述

周茂源《橫雲山人集序》 子季友，爲吾友王農山侍御季子。十五工制舉藝，鄉之儒者爭避之。二十工爲詩，鄉之號爲「詩人」者，又爭避之。蓋其上承名文，而與賢昆顓士孝廉子武文學一堂相底厲，今古並進，各擅譬龍之稱，烏衣盛事殆再見於今哉。農山齒未及艾致政，歸居我五茸之南，固赤松子所遊處也。汲泉蒔藥，益復研考賜書。不妄有作，作必超羣軼倫，使吾輩率爾謀篇者，望洋而嘆。即季友詩學之淵源所從來深矣。予亦從內史舊山之側，率兒曹帶經而鋤，間與南村相唱和，雖頗積有成帙，每爲瑯琊氏摧鋒殆盡。家學之不振，竊自恧焉。今季友將挈吾子聯袂而北，期觀光上雍。吾興朝文教聿彰，名公卿皆能詠歌太平，多穆如清風之頌、荀陸之對，必有從坐談間器吾子者，況挾是編也，以往又不啻尺璧而寸珠耶。予不學之野夫也，何足以言詩，何足以重子。

龔鼎孳《橫雲山人集序》 雲間王子季友，余友待御農山之季子也。【略】己酉夏，季友以應舉入都，投余以詩文一卷。余燃燭讀之，爲之軵然色喜，蓋嘆侍御之家學有自，而季友以年少駿才爲能，不媿其名父也。夫關中鄴下既以異體，河外江南亦復殊骨，甘辛丹素未有能兼美而並善者矣。今季友齒僅若士衡兄弟耳，乃覽其諸體，高言何綺，逸思如雲，原本《風》、《騷》，而一諧於古人之風格。雲間代多俊人，固當以第一流相品目也。農山曠世才，一試憲府輒拂衣去，孤標逸興，吾黨恆欣慕之。聞其長君孝廉顓士、次君文學子武咸能蒐獵藝林，馳騁文囿。今見季友，益信瑯邪三珠樹，殆未許濬沖沈默獨擅晉代矣。雖然，詩只季友之餘技耳，予觀其制舉藝，體裁純正，規準先民，卓然有昆湖、荊石兩先生遺風。異日吐葩揚藻，蔚爲國華，使天下購其一字如寸珠尺璧，與燕、許並駕千載。季友豈徒以詩名者哉。余喜吾友之有令子，而益忻然於文章後起之秀，於斯道爲不孤也。

宋琬《橫雲山人集序》 農山有子三人，皆賢而有才。長顓士，弱冠登賢書。次子武，聲藉甚諸生間。而季友年最少，長身玉立，丰神朗奕，工詩善行草，人以爲有王子敬之風。花晨月夕，兄弟自爲酬倡。農山顧而樂之，爲評次其高下得失，往往夜分乃罷，門以內雍雍如也。季友慕司馬相如之爲人，以高貲入爲太學上舍，因得縱觀夫辟雝宮闕、羽旄干戚、騶虞貍首、周旋揖讓之盛。作爲咏歌，聞于輦轂。自祭酒以至公卿大夫，咸折節而敬禮之，車馬到門無虛日，僉曰：「農山有子矣。」今年夏，余來雲間，季友自黃浦挐舟而至，用父執禮謁余於客館，且曰以其詩來再拜而請曰：「願先生有以教之。」嗟乎，父執之禮，自東漢已不可行，而季友乃謙謙卑牧，冲然欲復諸古，何恭且勤若是夫，非父兄之教而能然歟？逡巡辭讓再三不獲請，乃告之曰：詩自漢、魏以迄有唐，其物采亦既備矣，其轂率亦既章矣。譬之於書，邯鄲淳之於古文史籀，程邈之於大小篆，蔡邕、毛弘之於八分，張伯英之於草書，羲、獻父子之於行楷，莫不自成一家，深造於能事之精微，後之人或欲易其波磔點畫，則人將從而笑之，然此數君子者，其氣魄已銷亡矣。其法雖存，其巧不可得而傳也。故昔之善學書者，至于發冢，嘔血廢眠，食濡毛髮以求之，猝然有得，變化乃生，陽開陰闔，雲興電逝，山嶽之崩頹，日月之薄蝕，舉不足入其胸中，而後蛟龍神怪出沒于吾之指端，而作者不自

知也。夫一藝之成，非專精且不能至，而況于詩乎？今季友之詩，既已卓然足傳，而於臨池又甚精，觸類而進之，日新而不知止，則二者之長古人未知其孰勝也。《小宛》之卒章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言歲月之易流也。吾固願季友之終勗之也。書諸冊並以告于其兄，農山覽之當聽然一笑也。

田茂遇《橫雲山人集序》　王侍御農山先生，高資邃學，於古今人之業無所不精詣。至其論詩，尤斷斷不苟於唐人，力主開寶間諸公，他璞璞弗屑道也。令子顓士、子武、季友三君趨庭之暇，皆能爲詩。季友以詩名其家者早，昨歲遊成均，舟車所經，登泰山涉長湖，題詠一出，人競傳寫。都人士與海內之能言者，無弗知右軍之有子矣。歸里梓其藁問序於余。【略】季友俶儻環瑋，氣誼敦篤，才思橫溢。其於詩，準之以矱製，運之以匠心，選材精整，結構弘深，此如苞鳳之振層霄下，高梧一鳴而叶律呂，奏歸昌，雖有熠燿之羽，睨睆之音，無足相儷，況枋榆之啾啁者哉？試以上擬有唐開、寶間諸公，薄曹、劉而凌沈、鮑者，其供奉耶？奪蘇、李而掩顏、謝者，其拾遺耶？工密清逸者，其王孟耶？樸實俊雅者，其儲、王耶，矜貴奇壯而季美冲淡者，其高、岑、李、常耶？不期其同而能不異，既信諸己而以信諸人，所謂有爲而作者，不謀而在其中矣。不然，而如世之製韻言者，洋洋授辭，自置上座，乃擯已謝之華，忘陳言之去，叔敖、更生矣。後世采風者，其視我爲何代人？季友其趨庭而啓前說，知不盡以鄙言爲河漢也。

吳懋謙《橫雲山人集序》　其時宋荔裳觀察及同里諸名公有社集，每共設鷄黍，歌呼晨夕，諸子飲輒數斗。季友不勝杯酌，而操筆鬬捷多彪舉，多與人人殊，座無勿靡，廼其人溫然類長者。余愈嘆季友之不可及，是讀書而善用其才者也。夫咏歌之道，關乎情性。情性不至者，不能爲必傳之詩。余嘗上下往昔，宋、元姑勿論，其自漢、魏以暨六代、初盛唐，其間忠臣、孝子、遷人、怨婦，託物起興，用以伸一時之感激，展千古之悲涼，讀之一唱三歎而不厭，傳之彌久而不可磨滅，性情至也。今季友之集具在，其喬皇沈博，有物有則，周秦彝鼎也。其舂容雋劭，珊瑚間碧樹也。其縱橫闔闢，如程不識將兵，不令毫髮出法度外也。其奇姿邁韜，又如龍門三峽羊腸九折飛走、流注之不可端倪也。大者嚴以裕而不淫，細則絲如而縝以栗。其道不穎，華則勿侈勿弇，壯則氣之平，深則性之厚，其于學也至乎哉。夫使讀而思之者，孔碩肆好，全乎漢、魏、初盛唐而能以資深自得，忠愛悱惻，有見于言前而發于言後者，又未嘗有漢、魏、初盛唐之跡。伯樂之于馬也，風胡之于劍也，倕之車、曠之音、般之器也，豈非神行乎其間哉。語云：「衡霍之巖，虎豹藏焉。瀛渤之區，蛟螭生焉。」季友上承名父，復與昆仲輩鞭弭競奮，建北地之旂，挾信陽之轂，亦天相之也。吾吳以詩擅名者，無慮數十家，出而相雄長。而溫柔敦厚之旨，或缺是不可與言詩，亦烏能必其詩之傳也。嗟乎，士君子不朽大業，在上則黼黻廊廟。今季友以英妙之年橫絕九萬里，無難也。余老矣，神耗才盡，毋當作者，以視季友之所得能不逡巡而自愧乎。

《歸來二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縫衣，送遊子也；浣衣，遊子歸也。舊事翻新，只轉換間耳。

《贈蕭芷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芷崖託於梓人，實逸民也。司空贈詩比於泉明、正則，近日卿大夫無此下士風矣。

《夜》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善學少陵，不在形似。

《閨思》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崔國輔小詩原本《子夜》、《讀曲》。作者近之。

《夜》　《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家字一聯，善學少陵。

傳記

張伯行《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鴻緒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襯南還，衰絰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之宗匠，爲喬木之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職在容臺，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妣姚

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疎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兄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瑯湖公是也。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瀫公是也。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古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即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即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跡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國典，詩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而邪說誣民志存閑闢，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秘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揑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佈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白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即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威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駸駸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謊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論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荆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于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驛騷。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已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澄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

而詆諆，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勅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卧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聖意獨斷，專力於黄淮交會之口以拒黄，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内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嶷然不淬。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内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説，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虚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即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梓宫，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矣。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弆。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兹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略】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顔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倡，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説殄滅正學光。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黄，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横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遥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矍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袞職聯鴈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峰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職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〇 王鴻緒，字季友，江南華亭人。康熙癸丑，賜進士第二人，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橫雲山人詩稿》。

藝文

尤侗《輓王鴻緒（儼齋妻縣人官贊善）》 壺範千秋媲女宗，深閨紗幔話從容。鹿車早遂林泉約，鳳誥渾忘禮數重。偕隱雄文縣日月，傳經令器總鸞龍。那堪奉倩神傷後，翻爲徵書萬事慵。

陳鵬年

論述

李馥《道榮堂文集序》 先生文最富，生常憂患，散亡無全帙，及在豫捐館舍，蓍等均不在旁，悉取他人集中弁言及墓碣碑表，彙成一帙，蓋百不得十云。余受而卒業。先生居心仁恕，故其文和平大雅，即應酬遊興，善爲往復，不以奇峭爲工而自合古法，至其碑誌則徑入韓、歐堂奥矣。

周遠《滄洲近詩跋》 （遠）循覽篇章，綜稽歲月，當公遘閔受侮、羈窮憂傷之日，每飯不忘君父。讀其詩，忠厚惻怛，綿遠而弘長。不自漓於性，不自餒於氣。蓄而通之，觸類而長之，揮霍翱翔，九變一貫，風雅之道，醇然備矣。方其欷焉，而生快利勁疾，鷙鳥秋擊碧空萬里。及夫賦物表情，和緩柔潤，如水縐縠，如春在花原。夫歌以言志，詩以道性。公有明健剛果之才，有和平寬裕之德，故體無不具，聲無不徹，薈萃本原，分擘肌理。秋霜

烈日，融風彩露，卒游于太虛，物色而遮之，不得究其極也。抑詩者，感興之端倪。公忠愛之誠，薄日月，貫金石。平生大節，遂感動天地。時或登山臨水，高歌酣顏，翰墨往往流播人間，聞而感者益多。蓋意緒闊遠，非僅及于詩而止者，故其業可寔用，豈同于《小雅》之寄位、風人之博徒矣。

王孝詠《滄洲近詩跋》　我師長沙公詩未嘗規規焉，摹擬杜氏而默與之會，由其性情篤厚正直，學術闊大縝密，政事豈弟精勤，故見之於詞，時而沉雄悲壯，時而容與流連，時而藻耀高翔，時而希聲疎越，變態非一，莫不原本忠孝。比物連類，雖率爾游覽贈答，未嘗不因以自見其志。其與杜氏，蓋水乳而臭味也。豈苦優孟盛唐外強中乾者，較得失於字句間哉。兩典大郡，若保赤子，中爲異己所嫉。再蹈虎尾，甚至捃摭詩句，蜚語文致。賴天子明聖，特賜原宥。旋召入中秘，編纂文字，前後十餘年。今乃簡自宸衷，不次擢用，畀以導河重任。自漢、唐、宋以來，知人之明，與人之壹，未有過於公所遭際者也。公志百折不悔與少陵同，而所遇非少陵所敢望矣。嗣自今《二南》、《雅》、《頌》之聲，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至于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少陵之鬱而未發者，皆將於公身親見之。此千古詩人之極軌也，而茲集蓋爲之權輿焉。

查爲仁《蓮坡詩話》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灑落。有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夜，海南新試小薰籠。」清華秀贍，未嘗不奪風雅之幟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湘南）爲余言：滄洲詩宗少陵；誦其《石峽看月》云：「薄暮村難辨，依微古渡旁。空江懸網罟，落日下牛羊。水落灘聲緩，山高樹影涼。開篷看月色，夜久漸爲霜。」他如：「夜雨隣燈舟似市，經年旅泊水爲家。」「竹榻耳隨天籟寂，紙窗雲共佛香飄。」皆佳。

《冬日感懷》　《國朝詩話》卷一：陳恪勤公鵬年爲國朝偉人，偶見其《冬日感懷》詩內一首云：「平生夢落五湖邊，竹馬重來事黯然。蠲此歡聲方動地，滯淫秋水又浮天。東南財賦無籌策，士女嬉游有歲年。春樹萬象烟霧裏，白公堤上每流連。」懷抱溢于楮墨矣。

《江幹》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忠愛之忱，時時流露，故終免於難。

傳記

袁枚《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于門。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尸；鞫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函薦汝，朕疑之。令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騄馬馳奏。適某王入覲，上示以公奏。曰：「無之。」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後奏，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世宗卽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上深惜之，賜謚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驅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楗石菹需金萬。公張飲

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饕餮罇出，磁而鶴金者也，狀獰惡，公起手斟之，遍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敕書斬汝，亦使群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鑒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逈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檻檻，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論曰：先有堯、舜，後有皋、夔。非遇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玄成輩，束以細荆三十，則亦呼譽而乞恩矣。諓諓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氓蠢愚至于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霸昌道，進瓜熱河，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卽賜汝主。」嗚呼，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于如此！」吾于恪勤亦云。

宋和《陳恪勤公傳》（存目）

余廷燦《陳恪勤公鵬年行狀》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啟之子國學式穀爲後，卽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娩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卽蒸瓣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有不若于天理，不卽于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閩藩兵燹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甯轉徙不還。公親履畝丈勘，豪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冤，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卽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才，宜調河工，而公先以潔己愛民入制府薦牘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于撫軍宋犖，其略曰：「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願勿拘常格。」犖韙其言。山陽本澤國，賦額與水爲贏虧，水徙則額減，前令率攤寄居戶，或編寄幼丁，趨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于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啟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海州知州。聖祖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甯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鄒、滕、濟甯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甯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回鑾，召見公於濟甯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命公賦詩。詩奏，明日，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甯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尊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丘山，往往骫骳遷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己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棘棘不媿阿。及是赴江甯，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辭，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蹇。公旋厲聲叱之，僧曰：「無罪。」卽出民辭詰之，僧噤不能言，命箠之，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輸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肩輿微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農就輿之故，知僧久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

以媒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十數人于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下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益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抉去公矣。未幾，車駕駐江甯，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抉去之者即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間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估人子則請爲之絙筏疊石，層絙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即甃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即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凌雨，公從容行走，扈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扃于廟，伺防甚峻。諸生僉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清廉太守。一騎員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則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縣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禦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叫，闐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相率釀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德于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間，見者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甯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遠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二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甯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即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鍛鍊者即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上以公爲問甚優，命來京修書，江甯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修書于南薰殿，既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填委三百件句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以滅口。公一日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于獄。嘗舟行至唯亭鎮，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衆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妻，語言不定，鞫于庭，男婦皆得伏法。博徒設閎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闖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特旨署江甯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既銜公未發，中以河閘案，未遂；至是又借承鞫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會勘鎮江，即嚴局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甯罷官時。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既進呈，禮恐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于死。一日，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摭拾陳鵬年虎丘詩，又巧搆釋文一篇，證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湔濯。入京，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霸昌道。有盜銀鑛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輦送熱河。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窾要。上頷其言，屢爲色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乙科者。」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既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召公修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上召見公于澹甯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署藩司一、署巡道一，中間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頗淹滯不驟達，偶達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

其心，巋然不淬其節，而聖祖知人之哲又過于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入海。上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爲宜于對岸廣武山下廝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于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廝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南河工程例不動帑，撫臣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即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爲嘉歎者久之。十一月，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即以公署總河事，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甯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師、山盱通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具，每當伏秋水漲，即開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乃大爲淮、陽田廬害。公燭其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閘壩非異常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月，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于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庶資鞏固。既而上以南工險要，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漕施世綸卒，公又以何攝漕。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遄進，然後入告。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公自以受上知獨深，居清江，每忽忽不樂，如己溺己飢。至是，復請往塞之。乃齋沐十一日，至于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尺。請從官莊峪開引河一道，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壖，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飛遞又日數十至，事無鉅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慮，遂肌骨羸羸，百病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壩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壩尾未合而北壩尾復潰。至十月，南壩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壩尾，北壩尾幾合復潰，公憂惶勞瘵，輾轉不支，歎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力文武官弁及椿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于今日。」發聲慷慨，泣如雨下。衆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萬衆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事，驚悸，筆墮地，遂沈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聖上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血，既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已合，俄而復潰，欷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神，慟自責曰：「來此已五閱月矣，北壩尾合而復開者四矣，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衆哀且憤，咸誓捐軀効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世宗憲皇帝新即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奬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遺家人赴闕謝恩，並以病狀聞。即傳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此俱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河道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齎捧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啟摺見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至淮，缺于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軀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開闔如電，而胸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于民，道不伸于己爲愧。其始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榷關稅，主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專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于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即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歎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尚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輦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閒言者。於書無不窺，凡天官、河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沈鬱之致。宦蹟所至，喜崇奬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賁後人租徭。其廢置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

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輕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吊其文章，營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畯，接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韵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歿，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詔曰：「陳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瘁。聞其家有老母，室如懸磬，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謚，以一品蔭其子。」予謚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武陟扶櫬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于爛柯山，江甯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著、樹萊、樹蘩、樹萍，俱歷官閫。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曾孫在璧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密有法。已而在璧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翦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著，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于家，垂于後焉。謹狀。

張伯行《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謚恪勤陳公墓誌銘》（存目）

《清史列傳·陳鵬年傳》（存目）

紀事

李馥《道榮堂文集序》 先生訪友至閩，時周櫟園先生振興於上，邑宰李子鵠先生延攬於下，一時名流畢集，敝廬頗多爲諸名士各置一榻。每一會集，先生所作輒稱最，衆皆帖服。

《隨園詩話》卷四 陳滄州先生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略】。其時總督噶禮，以詩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聖祖詔云：「詩人諷詠，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制義叢話》卷九 湘潭陳恪勤公（鵬年）以清操聞於朝，三黜三進不易其守。其康熙辛未會墨非其義也，四句題後段云，【略】凜凜風裁於茲可見。聞康熙中，時巡江南，致仕大學士張文端公進見，上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復問公爲人，對曰：「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可謂深於知公者矣。

《新世說·方正》 陳滄州署霸昌道，奉特旨許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卒，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聖祖示以公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

又《捷悟》 陳滄洲守江寧時，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大吏檄公於江濱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緪筏疊石，層緪層疊，筏出水方有基，即甃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聖祖臨視，益奇之。

又《夙慧》 陳滄洲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即驚其老宿。

又《仇隙》 陳滄洲官江甯知府，值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阿自是滋不悅公，乃以他事讒害之，繫江寧獄，欲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楗石笭，需金巨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目不知所以。

《棲霞閣野乘》卷上 康熙時，陳恪勤公鵬年爲蘇州府知府。春日偶游虎

邱，題二律云【略】。總督阿山與公不協，得其詩，乃句疏字解，指爲呪詛誹謗而奏之。大意謂陳與鄭氏通，故有鷗盟往還之語，蓋鷗爲海鳥，而鄭氏居海中，故以爲喻也。疏奏，上謂詩人緣情遣興之作，何得輒加羅織，所奏不准，恪勤竟無恙。然當時通海之案，江浙名士富室、赤族者數百家，恪勤獨得免，可謂天幸。

《九朝新語》卷一四　陳總河鵬年始爲西安令，行鄉徵糧，至徐忠壯公（言）祠，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爲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撲像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杖，後遂敗，乃無入庠者。

《清稗類鈔・獄訟類・陳恪勤詩案》　陳恪勤公鵬年，中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文端公鵬翮薦，出知江寧府。康熙癸未，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稅，陳不可。乃以其將明平康廢基造行宮事，謂爲大不敬，劾之，遂落職下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者如之。」陳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恭毅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任蘇州知府。陳守江寧時，嘗以啓事未屈一膝爲總督噶禮所劾，及守蘇，又被劾，則以挾不拜爲師之嫌，且蘇撫漲清恪公伯行以糾發科場關節事劾噶，陳實助之也。至是，益怒陳，謂其所著《重游虎邱》詩含譏刺，以爲誹謗，按句旁註而奏之，摘印下獄。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又《隱逸類・逆旅主人乃隱君子》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又《雅量類・陳恪勤神色逌然》　陳恪勤公鵬年守江寧，爲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逌然，自忖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鑰而行，其鎖定如此。陳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

《述憤次李崆峒韵》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此爲制府彈劾後作於獄中，不忘君親，可以想其胸次。崆峒爲劉瑾所陷，有《述憤》作，故恪勤追和之。

《新春雜感次韵和山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恪勤兩次爲制府參劾，待罪京江，故稿中京江詩獨多。

著録

王孝詠《滄洲近詩跋》　爾集始庚寅訖壬寅，凡得古今體一千三百餘首，皆未刻本。吾師恪勤陳公卒後之四年，潘似山太守始得裒其遺集而梓之。嗚呼，其可感也。憶壬寅歲，詠侍公於淮南官舍，周君少逸、曹君謂廷先後至。公出其詩稿，見委刪訂。風晨露夕，丹黃揉雜，三人者相聚曲室中，商確去留，辨晰微眇，訖一月而卒業。既而兩君相繼別去，公又錄一本，付詠曰：「是尚有餘憾，其可刪者，子爲我痛刪之，毋以一日長少寬假也。」詠承命復加甄擇，凡登覽酬贈之作，意不深入、氣不渾厚者，概從割棄，又十去其二三焉。當公卧疾懷州，詠晝夜牀榻間。公自慟一棺戢身，山邱零落，每望國思親，通宵苦語，而尤以詩集未就剞劂殷勤囑累。蓋詠自乙未歲侍公京邸以迄於沒，其間相離者，惟遊豫章時期月耳，故辱公知最深。其有所作，輒手錄見示。如《懷湘詩》二十首，則自京邸郵寄吳門索和。是公平時不苟於自是之心，與惓惓後進之意，於詠有獨深者。

周遠《滄洲近詩跋》　湘潭夫子己丑以前之詩，久付開雕，流傳海内。自庚寅而後迄于今，兹星紀一周，詩篇日夥，又得若干首，編年分體都爲一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陳恪勤集》　三十九卷，國朝陳鵬年撰。【略】是集凡分十編。曰《耦耕集》者，以舍北耦耕堂而名也。《水東集》者，以其先人隴墓所在也。《蒿廬集》者，憂居前後所作也。《浮石集》、《朐山集》、《淮海集》者，皆宦游地也。《于山集》、《香山集》、《武夷集》者，皆往來游息處也。末附《喝月詞》五卷，則詩餘也。

又《道榮堂文集》　六卷，國朝陳鵬年撰。此本爲鵬年所自編，刻於《恪勤集》之前。其生平以清操受主知，詩文非所注意。集中亦皆應酬之作，更不見

藝文

方望溪《祭滄洲陳公文》 嘻乎，陳公履道方夷命，忽隕墜斯人之悲。公材天植，遭遇亦奇，屢困而亨，終鬱不施。始令西安，繼調山陽，端緒已兆，所部稱良。及再作守，皆由特舉。義聲先路，戶歌衢舞。旬時風動，期月政成。嘉師怙恃，姦豪易行。公治一方，譽流千里。游談奮袂，心矜色喜。再忤大府，必擠之死。先皇鑒照，獄詞無洩。公之在理，士民洶洶。輟耕廢業，號泣而從。或奉壺飧，或持腶脯。謂公良食，公無我苦。罷歸內殿，稽編文史。四海望公，如瘵思起。觀察霸昌，聖心復倚。天語親承，古賢是擬。河決武陟，害延近畿。千村流漂，漕轉不時。皇帝曰咨，汝予肱股。往巡往宣，遂攝大府。公入大府，百政皆清。蠹祛工實，賦役有憑。三舉監司，罔非民譽。父老泣言，自今保聚。惟嗣天子，大孝親賢。乃實授節，以肅政權。歲漕既畢，躬臨決河。相基命植，程工刓科。告功有期，民勞其愒。孰謂公宏開濟。而功未成，歿猶賣志。邦國之瘁，黎蒸之窮。其在于公，高朗令終。衆心難屬，直節易虧。惟公炯炯，終始無疵。完公令名，閟世實用。彼蒼有知，能無悔慟。有心有耳，莫不惻傷。況於知舊，憯裂中腸。嗚呼哀哉，尚饗！

何如椽《閱瘞鶴銘詩感今追昔賦寄陳滄洲先生》 李杜文章光焰同，尋源出自《楚騷》中。飄零飢鳳遺音在，吟徧三山憶水東。

汪士鋐《陳滄洲太守出瘞鶴銘于江中以榻本見示作歌記之》（存目）

段巘生《和滄洲韻》（存目）

許賀來

梅之珩《賜硯堂詩序》 燕公自通籍以來，雖置身清華、晉歷宮詹，而閉門却掃，嗜讀耽吟，不改儒生寒素。若乃侍從承明，應制紀恩，惟是一片丹誠，依依闕下而還。念故鄉寥邈，白雲在望，子舍人虛，則又纏綿悱惻，不能自已於懷。蓋其澹泊寧靜之志、溫柔敦厚之情，有動於中，時發諸言。其庶幾登風雅之林，而不謬乎古人論詩之旨者歟。今燕公將請於朝，告歸覲母，彙所作命予序之。予維滇南，雖號僻遠，而疆原悠衍，寒暑適中，山川清淑之氣絕勝嶺徼諸邦。從來採風者，僅以奇珍異產聞耳。予度其地靈之所鬱積者，當不止是也。自燕公詩卷出，而後大雅人文迴爲蒼山洱水生色望氣者，且以爲彩雲復見南中矣。康熙甲申歲七月既望，豫章年眷弟梅之珩頓首拜題。

陳遷鶴《賜硯堂詩序》 秀山弱冠成進士，讀書東觀，未嘗以才先人。在京不賃屋，僻僑滇之邸館。杜門稽古，屏謝人事，所交皆淡而無華者。華者，亦不至秀山之舍。惟悃愊至性之士，慕秀山而樂與相親。以是精專純一，浸淫漢、魏、三唐諸大家而探奇討奧。窺其存心，在陶、韋之間，而聲調偕錢、劉比次。昔柳子厚評韓退之文「雄深雅健」，人以爲知言。余亦評秀山之詩曰：「朗湛秀洽。」夫朗則能澈湛，則能深秀，則美而潤洽，則工而穩。胸中不愧古人，且服膺於古者甚厚，可卓然自成一集也。觀者其以余言爲然乎？

王鴻緒《賜硯堂詩序》 石屏許太史秀山，本司馬公之後，兄弟以科名濟美，推滇南華閥。乙丑，秀山登進士，選入翰林。戊辰分校禮闈，首薦者爲吾鄉沈子恪庭，餘皆知名之士。其《螭坳紀事》、《瀛洲倡和》之作，久已哀集梓行。乙酉省覲還里，遂杜門不出，因綜十餘年家居之詩郵寄。恪庭斟酌繁簡，編次若干首，以余一日之長，殷殷問序。余得展卷縱觀，知其感君恩則鄭重御書、寶硯之錫，慶聖節則瞻望衣冠、閶闔之遙，詩之沉鬱篤摯者有焉；思嚴親則時深霜露、松楸之痛，念慈母則日動江魚、竹筍之悲，詩之悱

惻纏綿者有焉；以及登晴川、黃鶴而題句，遊普陀、昆明而詠歌，莫不雅麗典核也；春興園居之自述，昆蟲草木之寄托，莫不恬淡冲和也。斯豈浮僞淺俗、怨悱暴戾者，可幾一二乎？【略】康熙戊戌三月下澣，華亭年通家生王鴻緒題于長安邸舍。

陳元龍《許燕公家傳》　先生名賀來，字燕公，秀山其別號也。雲南石屏州人。以康熙辛酉賢書乙丑登第，出盛侍御符升門。我朝滇雲之選庶常者，從先生始。大司寇崑山徐公，相國安溪李公，時方掌三館事，亟稱先生詩，古文辭。散館授編修。戊辰分校春闈，所得多知名士。是年，以覃恩得封贈，遂請十旬假，歸省太孺人，卽欲終侍養不出。會臺臣以詞苑多曠員，上言部檄催就道。癸酉冬，再赴都補官。聖祖仁皇帝萬幾之餘，加意文學，命詞臣輪班入直乾清宮西煖閣，就御前給筆札面試。先生濡毫染翰，輒蒙溫旨褒賞，論者以爲稽古之榮。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左右贊善，隄侍講，望益重，名益高，優游館閣，卽可躋開府列九棘。而先生以太孺人八秩，陔南遼遠，望雲興歎，拂衣竟歸。是年分遣督學，先生名在首選。有留之者，先生笑弗應也。歸而築室普陀岩下，菽水養志。太孺人謝世，哀恫逾于常禮，服除竟不起補。今天子御極，在籍諸臣相繼起用。先生杜門著述，無復宦情。諸子相繼上公車，祇以讀書植品爲言，乘時倖進爲戒。先生雖高卧乎，而東山令望遍滿寰區三省，諸公猶望先生一出以展厥蘊。乙巳之夏，龍蛇告讖，享年未七十也。先生文章之盛，當居三不朽之一。著書十五種，藏于家。玉峰少宰之卒，兩喪停滯。先生委曲措置，遣人護歸，當時歎其篤行。嘗謂益部東西石屏實甲千里之內，邇來甲科文物燕躍鵠踊而出，況有宿德醇儒如先生者，弁冕其間，方將爭雄長於古人。若僅以錦里先賢、襄陽耆舊相爲位置，抑末矣。

許化鵬《賜硯堂詩序》　秀山太史公，前清康熙甲子補行雲南，辛酉鄉薦，乙丑捷南宮選庶常。清朝滇南詞林之選，自公爲始。旋授編修，歷官侍講，聖眷優隆。癸酉奉命纂修《明史》、《朱子語類》、《唐類函》等書，召入直乾清宮南書房，時常蒙聖祖恩賜御書臨董、臨米字幅，御製詩扇、詩文集，「邊德仁藝」匾額，松花、石硯、宮紵、寶鈔等物。公平日著有《紀恩詩》一卷，《輦下集》二卷，《松蔭堂賦集》四卷，授諸剞劂，行于世。《南歸集》一卷，《山中集》八卷，《賜硯堂》詩古文集十卷，纂有《中州集》二卷，《甬上耆舊詩》二卷，《禺山集》二卷，《明詩選》四卷，《古學集錄》十卷，《讀史輯要》四卷，《性理釋言》二卷，《省克錄》三卷，《山居筆記》一卷，藏於家。因遭回祿，所有家藏太史之書化爲灰燼，誠可惜也。茲僅存《賜硯堂詩集》殘稿一卷，謹摘鈔寄數十首以備採選云爾。

袁嘉穀《賜硯堂詩跋》　吾屏號詩人淵藪，月槎、琴山、丹木、五塘、筱園其著者，而秀山先生開厥先。先生詩綦富，曾刻《賜硯堂集》。集中有康熙癸未正月三日，侍直南齋蒙恩賜硯詩，蓋堂之所由名也。集凡十卷，余僅見其四。求之于家姊丈裁軒孝廉，復得抄本二巨冊，皆先生未刻稿。（有許映垣跋。道光十三年四月，姪孫懷綸處獲見侍講公親筆原稿，因較對補錄之。余年七十有二矣。老眼昏花，字畫糢糊，所幸者侍講公遺詩得此本其全矣云云。）孝廉者，先生裔孫也。選未刻稿數十首，殊不及原刻詩之工。因其罕傳，定爲《補遺》一卷，合而刻之。先生早入承明，中歲歸林下，文采風流，照耀今昔。所著書僅刻詩集，猶不獲盡傳。于後世名山之業，艱乃如此，豈不令文人增感喟也哉。顧世運銷沈，滄桑幾易。五卷詩雖區區乎，而勝于世變，禺有奚啻倍蓰。讀先生之詩者，夫亦可以自壯矣。

顧湄

歸莊《顧伊人詩序》　伊人喜文辭，見父之執頗恭謹，庶幾能傳其家學。詩雅淡清灑，二病皆無之，是可與語學問性情者。更願伊人益深其學問，養其性情，而勿求工於詩！詩固雕蟲之技，余之所悔而不可追者也，其亦務爲士君子之所急乎？夫士君子之所急者，不過反之於身，實求所以深其學問，所以養其性情，如是而已。

錢謙益《題伊人近詩》　伊人胚胎前光，傑出確庵子之門。其爲詩陶冶性情，清麗婉約，名章秀句，芊眠綺合。至於孤情瘁音，苕發穎豎，或偏絃而獨張，或一徽而衆悲，確庵子以爲遠過元人。今之稱詩者，局於中晚之論，是將使人不歡而笑，不病而呻，音不生於心，聲不動於情而後可也。伊人雖盛年英妙，確庵子擬之以元人者，信也。

《清史列傳・顧湄傳》 顧湄，字伊人，亦太倉州人。居州之鳳里，事母以孝聞。其父夢麟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成一家。吳偉業嘗訪湄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出而歎曰：「夢麟有子矣！」詩陶冶性情，清鹿婉約，陳瑚以爲遠過元人。所著有《水鄉集》。

吳偉業《顧母陳孺人八十序》 余及門顧伊人君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于毛、鄭之學，稽經輯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于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

姚瑩《識小錄》《梅村文集》有《太倉十子詩序》。十子者，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也。【略】余考十子，大抵師法梅村，故詩皆以綿麗爲工，悲壯爲骨，中以端士、伊人、虹友爲最。

民國《吳縣志》卷五八下 顧湄《虎邱山志十卷》（太倉人）。

查慎行《元夕同顧伊人張崑詒集徐敬思宅分得燈字》（存目）

龐塏

論述

田雯《叢碧山房詩集序》 雪崖先生之詩，其權輿未嘗不自少陵，入力厚而思沉，久之，漸造平淡，無鏤金錯采之痕，而饒初目芙蓉之致，詩之多勝于白陸。

朱彝尊《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擢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稿》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穆鏡庵《叢碧山房詩集叙》 先生明道立誠，依經辨志，義要情理之盡，聖人復起而不以易其言。景取耳目之前物象雜陳而各能極其致，不勦襲漢魏而體全漢魏，不摹剽杜陵而神肖杜陵，古調自彈，陳言盡掃。起沉迷之痼疾，允稱字里金針，回既倒之狂瀾，確是行間砥柱。窮索莫盡其旨趣，罕喻莫殫其形容。洵堪作則千秋，詎止起衰八代已哉！

李鎧《叢碧山房詩集叙》 言，心之聲也。詩，則出入風雅，尤言之文者。不根諸性情之正，備興觀之旨，又焉以詩爲？余嘗持此論。古人之詩，竊自惟知識淺鄙，未敢舉以示人，亦不收自以爲是。同年任丘龐子以詩鳴海內者，顧獨心許余說。十數年以來，相與切劘訂證，益聞所未聞，余乃稍稍自信。及取龐子之詩徧讀之，自朝堂之紀述，家庭之詠懷，以至交游贈答、高會流連、寓言託興于山水花鳥，上下若干篇，遇不一境，詩不一格，大要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言其所欲言，與所不得不言而已，求所謂牽率而苟作者無有焉。乃知龐子之自爲詩，與持論無殊指。而至性勃發于君親兄弟朋友之間，不汲汲于榮利，而有以自守，亦悠然遇之于其詩。蓋詩之工不工，由性情之正不正。然性情非可比而同。有龐子之性情，而才足以濟之，道足以貞之，斯以有龐子之詩也。今海內言詩者，既莫不以任丘爲宗，後之人豈遂無稟溫柔敦厚之教，自淑其性情者乎？則龐子之詩之必傳無疑也。余爲詩，才力遠不逮龐子，幸持論不刺謬而旦暮相見，龐子又以其所自得者最余不少吝，余亦心折焉。而信之更唱叠和，實資良友。茲龐子且出守閩中，山水奧區足供高詠，東南風雅之學其興矣乎！余則倀倀，何之？殆不勝離羣索居之感也已。故序其詩而並及之如此。山陽年弟李鎧。

程履謙《叢碧山房詩集跋》 我任丘龐夫子，矢懷大道，博極群書，早失母氏，處家庭之變，而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由孝廉舉博學宏詞，授官翰林，左遷郎署，義命自安，絕無殷憂憤懣愁苦抑鬱之意。其於君父之間，誠有得於詩之教者也。故形諸吟咏，凡贈送酬答之篇，登臨賦咏之什，語出自

然，而意涵廣遠，一皆本性情、禮義以出。本立道生，質極而文，洵有然乎？（謙）不敏，受業於夫子，非徒學夫子之詩，將以學夫子之道也。愧材力虛薄，步趨之而瞠乎後焉。幾欲公之海內，（謙）獨力復不能任，得工部賈青南、宗藩鼎望兩先生暨同學諸子劇金付梓。梓成校讐者，則何子（百鈞）、顧子（玠）也。嘻，是集一出，庶讀吾夫子之詩者，因以想見夫子之爲人，明於性情、禮義之旨，將有裨於世道人心也，寧風雅云乎哉！休陽門人程履謙拜跋。

戴名世《和陶詩序》　龐君雪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甯知府，莅政之暇，輒以吟咏爲事。於是，有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閒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丘遣使至京師，屬予序之。【略】龐君以詩名數十年，早歲即受知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郎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遇有不可一概論者。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不少。窺龐君之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鞅掌，以至棲遲閭里之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乎韻之和與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叢碧山房集》　塏爲詩主於平正沖澹，不求文飾。當王士禎名極盛時，能文之士，率奔走門牆，假借聲譽。塏獨落落不相親附，故士禎亦不甚稱之，惟記其《病足詩》「切防美人笑�者，春來不過平原門」一絕而已。然塏早歲所作，頗得深婉清微之致。晚年菁華既竭，流於枯淡。其《舍人稿》不及《翰苑》，《工部稿》不及《舍人》，《戶部稿》不及《工部》，至《建州稿》以後，頹唐益甚。田雯爲作《戶部稿序》，以白居易、陸游比之，塏意頗慍。然實箴規之言也。

《筱園詩話》卷二　時德州田山蘆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龐雪崖，晚號牧翁，身形厄小，嘗以許用晦游山濟勝之具自嘲。五言如「佛幢鐙影動，石榻坐痕深」、「怪松穿石壁，歸鳥過殘霞」、「山風吹散帙，暝色下栖禽」、「雨色沈秋樹，蟲聲亂石根」，七言如「講院長留馴鹿蹟，題牆偶見故人名」、「仕路無才誰見忌，人生有命自須安」、「庭花過雨稀疏放，孤客逢秋感慨深」、「人依勝地懷先放，客喜深談晚不回」，田山蘆爲序《戶部稿》比之白、陸，許宗伯謂其「癯容峻骨，沖夷自尚」，皆知言也。雪崖以鴻博召對，官侍從者六年。纂修《明史》，有明都御史某裔暮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既而復試詩賦於保和殿，所作不合意，左調中書，改都水。戊寅由農曹出守建寧。政尚清簡，不廢吟詠，和陶詩則多歸里後所作。【略】其論詩謂：以我言明我志；所貴於學者，淺深、虛實、開闔、賓主相生相顧之法耳。

傳記

潘耒《龐雪崖壽序》　吾年友雪崖，龐君矣。君少而穎異，舉於鄉，才名籍甚，被薦入禁林，改官中書舍人，歷工部、戶部、曹郎，出守建寧郡。其爲史官也，潛心稽古，不涉世事，體素清羸，若不勝衣。羣居鬱鬱，若無能者。賃居僻巷，盡日掩關，眞所謂經其戶閉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者。足跡未嘗及權要之門，知者以爲清恬，不知者以爲簡傲，遂不能久居清班。君不以寵辱介意，就補舍人。閑散無事，益肆力爲詩文，講求性命之學。比遷部曹，漸煩劇，而君淡靜如故，夙夜在公，勉盡職業。至涉貨利，則纖毫無所沾染，禁切僮僕不得與吏胥交一語，亦無尺帛餽堂上官。遇考核屬員，人輒爲君危，君閉戶嘯歌自若，曰得失有命，吾朝罷官，夕策蹇歸矣。然索君瘢不可得，卒無以去君。而公卿有識度者，顧以是重君，交口稱譽，聲望日起。君學亦益進，詩文亦益工，卓然與古人爲偶。秩滿，遷守大郡。人或爲公賀，君亦處之恬然。曰：「吾猶故吾也，視典郡爲郎，與史官舍人無少異，視爲布衣諸生亦無少異也。吾盡吾職，安吾分而已，他何知焉？」嗟乎！士平居驕語學問，處境一有順逆，輒怦怦焉動其心，鮮不與世波靡喪其所守。而君履道安貞，始終一節以靜勝躁，以拙勝巧，非中有獨得，而能如是哉？耒與君別十餘年，其清操雅度，信之素深。所懸念者，君向善病，體瘠面黃，食不盡一器，今齒加長，恐益見衰相。又未嘗爲外官，恐不耐煩劇。建寧，大郡也。八邑之事叢集，或淹滯是虞，以粵遊將歸，便道相訪，入其境

而輿誦翕然，覩其貌而神采盎然，語終日不倦。問其政事，而案無留牘，盤根錯節，迎刃以解，爲之驚喜歎服。殊恨向者知若不盡也。通籍以來二十餘年，人事之變遷多矣。屬指同人，零落者過半，在仕籍者無幾人。使君在翰林時，淬鋒厲鍔，才譽赫然，亦未必不斥，斥且未必不早。使爲部曹時，懲前之冲約而濡足權門褰裳利路，亦未必速化超遷，遷亦不過方面而止。然求其所以爲雪崖者，無有矣。君唯安於義命，盡我所當爲。而人之位置我者，無容心焉。心常泰定，不以外傷內，不以人損天，故贏者以旺，不足者以克。而心清理明，則事之煩者以簡，難者以易，治大國若烹小鮮。從此以往，不惟年壽無涯，而官階所至亦未可量，豈非君能立命而命不能域君哉？今茲孟夏，值君六袠懸弧之辰，邦人士爭躋堂稱壽。惟君之文章政事，皆足千秋不朽，而余獨述君之性情標格以告人，以見君之無入不自得者，蓋於道有聞，非尋常才士所可企而及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〇 龐塏，字霽公，號雪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舉鴻博授檢討，改工部主事，出爲建寧知府。有《叢碧山房集》。

《清史列傳・龐塏傳》 龐塏，字霽公，直隸任丘人。祖招俊，著《尚書正旨》。康熙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多採用招俊說。塏幼有至性，七歲時，父緣事被逮，母每夕叩天求佑，塏即隨泣拜弗輟。年十四，涉獵子史，工爲文。康熙十四年舉人，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者，諂附魏閹，其裔暮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二十四年，大考，降補內閣中書。尋遷工部主事，洊陞戶部郎中。勤於吏事，暇則讀書，敗屋土銼，彈琴詠歌以自適。旋授福建建寧府知府，會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吏胥，罷市，令懼而逃。塏聞兼程赴浦，集紳民明倫堂，諭毋生亂，變遂定，僅坐重罪一人，流二人。浦人感之，立書院以祀。所屬九仙山多盜，往往掠人索贖。塏絕其窩引，遣役密捕之，前後獲數十人，境內帖然。未幾，告歸，年六十九，卒。塏少嗜吟詠，洎官京師，與海鹽彭孫遹，長洲馮勗，山陽邱象隨、李塏，諸城李澄中等相倡和，取杜甫詩研索其法，所詣益進，其論詩云：「性情禮義，詩之體也；始終條理，詩之用也。」又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故其所作，一以自然爲宗，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中唐風格。著《叢碧山房文集》八卷、《雜著》三卷、《翰苑稿》十四卷、《舍人稿》六卷、《工部稿》十一卷、《戶部稿》十卷、《建州稿》五卷、《和陶稿》一卷、《歸田稿》一卷，又有《詩義固說》二卷。

紀事

《春冰室野乘》卷上 任邱龐雪厓先生塏，康熙朝詩人也。以翰林出守建甯，甫受事，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先生聞信馳往，傳學官典史至，集諸生於明倫堂，數令罪，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及冊局，收未焚書冊，變遂定。制府某惡閩俗之悍，欲重懲之，而浦令與士紳有嫌，將羅織興大獄，先生大言曰：「令實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嗚呼，今安得其人耶？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一引《熙朝新語》 王阮亭在京師爲銷夏會，以「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爲題，名作如林。雪崖詩云：「閒傍蒼松置短牀，南風瀟灑透衣裳。人間第一清涼散，休把千金比禁方。」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〇・叢碧山房集五七卷附詩義固說二卷》 國朝龐塏撰。【略】是集凡文八卷、《雜著》三卷、《翰苑稿》十四卷、《舍人稿》六卷、《工部稿》十一卷、《戶部稿》十卷、《建州稿》五卷、皆其所手自編定也。

藝文

潘耒《過建寧贈郡守龐雪崖》 靜似澄潭懶似雲，同人恬雅最推君。裴王標格清無敵，儲孟詩篇秀絕羣。漸羽正應憐鶴潔，當門偏自忌蘭芬。迴翔省寺何妨久，練達居然郢匠斤。五馬朱輪爵不卑，一麾何事詠延之。股肱郡是甌閩界，牧伯身爲長吏師。吹律仁風寒谷應，飲冰清操九天知。畧酬經國

平生願，絕勝燃藜獨照時。　桂栝楓梧不共根，榮枯霜露信乾坤。乘時君作龍伸蠖，養拙吾甘瓠落樽。萬里江湖隨箬笠，十年書札斷金門。故人屈指多零落，賴有扶輪大雅存。　楚江行盡粵江浮，又上閩溪箬葉舟。老矣一編書落落，歸歟三徑竹修修。敢言索食依仁祖，且喜餐風頌細侯。相見幸存眞面目，行藏各自有千秋。

尤侗《艮齋雜說（二首）》（存目）

查慎行

論述

綜論

金蓉鏡《敬業堂文別集序》　文以理爲主，以氣昌之，排比字句末也。然不可疏，疏則理與氣無以載之而行。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則字句載理之器，非所以爲文也。亦猶於喉舌出言，而非所以爲言。文有奇偶，體各有宜。以一代論之，桐城方氏未出以前，奇體之文未純，而偶體則工。故康熙一代詞人，近世所不能及。查初白先生以詩鳴國初，其集外文雖非其至，而溫潤縝密，殖學有本。此本別集手稿亦然，雖多應制擬作及代人之作，然可備當時掌故，玩其風味無噍殺之音，亦足以厚俗而宜民，此文之盛也。乾嘉以後，考據盛而義理衰，行明季門戶之習，一字之辨，動以千百，排纂瑣碎，雜以茁軋，有似博士買驢，逮其極也。則是已非人短誚長訾心以不競，如市賈炫售，其格益卑，而世事亦隨之晝，此兩界以觀當世之文盛衰之故耆然明矣。今則雜以西事西言，順流而往，疑古者以爲無一物可信，於是舉國故舊俗而空之，萬惑齊發，此考據之極敝也。予感世故，極論文體於此發之。至於此本手稿流傳有緒，備於藏家不復瑣及云。龍集己巳冬十月，嘉興後學金蓉鏡拜序。

王士禛《敬業堂詩集序》　老友海昌陸先生辛齋，嘗携其愛壻查夏重詞一卷見示，且曰：「此子名譽未成，冀先生少假借之，弁以數語。」其時，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爲也。及余轉官司成，則夏重與其弟德尹後先入成均，余乃得以一日之長臨之。德尹旋與友人入粵，而夏重肄業橋門，離經鼓篋，魚魚雅雅，弱不勝衣，近是黃叔度一流乃其詩若文，則又滂葩聱亢，奔發卓犖，蛟龍翔而虎鳳躍，今之詩人或未之能先也。然且深情獨寫，孤韻一往，令人諷咏徘徊乍不能已。蓋夏重既辛齋玉潤，且爲吾友勉齊黃門猶子，仍世通顯，胚胎濡染。昔人有云，半千孫固應爾。姚江黃晦木先生常題目其詩，比之劒南。余謂，以近體論，劒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劒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劒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山凌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於今日，夏重操螯弧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魯鄭之賦也。且夏重學有本根，斷斷自愛子瞻，曰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無已、文潛、少游，吾未嘗以師資自處，皆以朋友待之。而吾乃以一日之長臨夏重乎。顧屈指同學，其才可到昔賢者，正復無幾。蘇門諸君子，與放翁、後山、遺山，皆名節自持，凜凜有國士風。蓋有重於詩文者，而詩文益重。吾方處夏重於諸公之間，正以其詩而又不敢限之於詩也。去冬，余奉使南海，夏重操長歌送行，且以詩集序見屬。歸，而夏重《愼旃》二集已哀然成卷帙矣。

楊雍建《敬業堂詩集序》　己未春，余奉命撫黔陽，而同邑查子夏重短衣挾策，自吳涉楚追及之於荊江夢渚之間。其時疆場未啓，豺虎塞塗，余提戈束馬，自銅仁間道崎嶇，谿谷崖箐，孤軍轉戰，一旅深入。帳下健兒，能從者不過數十人。而夏重獨忼慨與俱，經年而後抵貴治。相與仰視飛鳶，俛蹈荊棘，烽火晝紅，簫笳夜咽，未嘗一日不同之也。軍府初開書檄，旁午調遣，徵發將伯，助余倉卒肆應，又兩年始定。夏重則去余歸里，往謁其觀察世父於鄱江焉。夫以白面書生，年未及壯，弱不勝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骫髓自喜如此，則已齷齪豎儒異矣。顧復戎旅之頃，不廢吟嘯，握槊賦詩，磨盾草檄，軍中有傳修期。既隱若敵國，兼得陶寫歲月。瘴雲如墨，毒草搖風，以賦咏當悲歌，浣花工部不履行間。淮蔡軍諮，羌無篇什，庶幾小益之

戎裘，競傳劍南之詩句。藻采橫飛，綺思艷發，抑又多焉，何其壯也。今年夏重入游太學，而余適膺召命歸佐夏官，因復留之邸舍。夏重乃裒其行旅之詩，梓之問世。其豫章之吟，別爲一集，題曰《愼旃》，蓋取詩人行役之義，且屬余爲弁語。夫詩人有言，維予與汝。往者貴竹之日，余與夏重，眞同蛩駏。回首蠻烟，驚心駭魄，歷歷如在目睫。序夏重之詩，非余又誰屬也。因爲纂述舊遊，書之卷首，若夫齊紈未貴，菱歌萬金。夏重業已狎主齊盟，又無俟余稱說矣。

黃宗炎《敬業堂詩集序》 余賣藥海昌，查子夏重屢有詩醻和。尋其佳處，眞有步武分司、追蹤劍南之堂奧者。夫今人卒業兎園，孰不以風流自命。左掞右摛，東綆西繘，都欲駁正李、杜之瑕亹，元、白之卑弱，爲漢、爲魏，爲陶、爲謝，目空千古。苟從旁細覈，正如揚灰萬斛，求半銖銅鐵且不可得，況於金乎。此所以深歎於才難也。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翺翔於百鳥雞羣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復能謙退，以好善微，特不敢輕議古人，抑有味乎。水樂樵歌，俱將引爲筆墨之助，此非取法淺陋也。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有深意於其間。若屬目麄浮，矢口妄論，眞耳食吠聲，徒作撼樹蚍蜉爾。夏重是編，自己未至壬戌四年間，水陸萬里，往來楚黔之什，山川詭變，與江浙殊絕；苗蠻風俗，與鄉土迥判；加以亂離兵革之慘，饑荒焚掠之餘，天寶詩人所不及覩，投荒遷客所未曾歷者，聚歛筆端，供其驅使，寧樊籬鷃雀可望其項背哉。吾因是而更有慨焉。使夏重據龍山之田數頃，桑柘茂密，池有魚，園有果，牛宮豕柵，靜謐於先人之舊廬，兄弟相爲師友，必沈酣經史，守先以傳後無疑也。乃歷鹿舟車，蹭蹬亭皐，卽耳目之聰明，足發其誕幻。然於青燈四庫，不能無夢寐焉。雖然，麻姑年少，將見蓬萊，揚塵不難返海外之逸書。使歸學宮，摎龍宮之秘圖，傳諸人間，斯蠹粉陳，言又奚足云。

陸嘉淑《敬業堂詩集序》 夏重自黔歸，裒其三年往反道路之詩，自題曰《愼旃集》。吾友黃晦木先生喜而序之，爲獎許其所已至，而勉惜其所未至。晦木，夏重尊人逸遠畏友，僩然以古道自處。夏重既拜而登之集矣。今年，余偶來燕臺，夏重方客燕未返。其同學友人欲梓其集燕中，乃過余而請曰：「小子不幸，早失怙恃。舍其先人之廬，奔走四方，冀以續食。晦木先生所云，青燈四庫，杳然夢寐。斯集所留，與嶺猿瘴鳥相爲和荅，勞者易歌，不自知其言之長也。然而，山川登涉，動魄驚心。追思昨夢，讀之而怦怦心悸，不欲便付摧燒，姑應友人之請，丈人亦有以終進之乎。」余應之曰：「子之詩，自附於《陟岵》詩人之義，夫亦知詩人之根柢乎。」【略】夏重詩，已見許前輩。春華之藻，恃本根之不拔耳。根之盛者，其枝幹日益繁。《愼旃》之詩，夏重之本末存焉。無俟訪逸冊而搜秘圖，益保其《陟岵》之思而已。輒以此勉夏重，且請更質諸晦木。

鄭梁《敬業堂詩集序》 《愼旃》二集者，吾友查子夏重遊豫章之詩也。初，查子自己未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愼旃集》。今自癸亥遊豫章，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愼旃》二集，蓋皆取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之義也。【略】得查子「愼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感時咏物，吊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心所寓。楊用修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陶彭澤、杜工部，千古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道不可自此而復續乎。彼區區以韓、歐、蘇、陸之間，儗之者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岵屺之望，不欲受人牢籠，間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秘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秋來，襆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言哉。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推較類》 張宗柟附識：初白先生評昌黎《桃源行》云：「通暢流麗，較勝右丞。」亦一時興到之語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 施注蘇詩行世久矣，敬業補所未及，兼多駁正，緣無力未及鐫行。所爲詩得力於蘇，意無弗申，辭無弗達。或以少蘊藉議之，然視外強中乾襲面目而失神理者，固孰得而孰失也？惟學之者勿更揚其波，斯爲善學者耳。

沈廷芳《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愼行行狀》 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渾灝，文章麗則，而尤工於詩，匯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撝性靈，海內咸宗之。

《隨園詩話》卷八 查他山先生詩，以白描擅長；將詩比畫，其宋之李伯時乎？近繼之者，錢璵沙方伯、光祿卿申笏山。笏山卒後，畢秋帆尚書梓其全集。五言云：「雨聲涼入硯，花氣潤侵簾。」《看桂》云：「香于半路先迎客，花已全開正及時。」

袁枚《答李少鶴書》 他山是白描高手，一片性靈，痛洗阮亭敷衍之病。此境談何容易。

《雨村詩話》卷下　蘇詩註自以施元之爲第一【略】。近日查他山有補註，甚詳該；編年井井有條，並列同時諸公和什，甚有體裁。但刊本不與施合刻，翻閱爲難。

《北江詩話》卷一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愼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太令小倉山房集後》云：「奄有衆長緣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又卷二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本朝查愼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關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

《甌北詩話》卷一〇　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有「南施北宋」兩家。【略】故梅村後，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而聞者已掩口胡盧。不知詩有眞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爲訾議也。今試平心閱初白詩，當其少年，隨黔撫楊雍建南行，其時吳逆方死，餘孽尚存，官軍恢復黔、滇，兵戈殺戮之慘，民苗流離之狀，皆所目擊，故出手即帶慷慨沉雄之氣，不落小家。入京以後，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鍊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其他摹寫景物，脫口渾成，猶其餘技也。惟書卷較少，故稍覺單薄；且少年急於求知，投贈公卿，動千百言，殊嫌繁冗，兼自減身分，此則其詩之可議者。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或謂古來作詩之多，莫有如香山、放翁者。初白詩之多，亦略相等。君得毋徒震於其多，而遂欲躋之二公之列乎？是不然也。詩之工拙，全在才氣、心思、工夫上見，豈徒以多爲貴？且詩之工，亦何嘗不自多中得來？正惟作詩之多，則其中甘苦曲折，無不經歷，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今姑別擇其上乘者，古體則標其題，近體則摘其句，閱者可一覽瞭如矣。

又　初白好議論，而專用白描，則宜短節促調，以遒緊見工，乃古詩動千百言，而無典故驅駕，便似單薄。【略】初白詩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覺寒儉，一遇使典處，即清切深穩，詞意兼工。【略】初白與朱竹垞各咏甘泉漢瓦，兩詩相較：竹垞詩光怪陸離，令人不敢逼視；初白詩平易近人，便難爭勝。至與竹垞《水碓聯句》、《觀造竹紙聯句》，各搜典故，運用刻劃，工力悉敵，莫可軒輊。

又　初白古詩，微嫌冗長。其遒鍊者，如《送王菟庵學博赴安順》、《送王阮亭祭告南海》、《送畢鐵嵐督學貴州》、《二虎歌》、《自題廬山紀游後》、《夷門行》、《朱仙鎮岳忠武祠》等作，豪健爽勁，氣足神完，宋以來無此作也。《水西行》、《五老峯觀海綿》、《賜觀侍衛射虎》、《樓敬思平蠻歌》等作，雖氣力沛然有餘，究須刪節。至如《董文敏天馬賦酬屺老》及《五更鷹窠頂觀日出》等作，則興會所到，酣嬉淋漓，力大於身，雖長而不覺其冗矣。

又　初白近體詩最擅長，放翁以後，未有能繼之者。當其年少氣銳，從軍黔、楚，有江山戎馬之助，故出手即沉雄踔厲，有幽、并之氣。中年遊中州，地多勝蹟，益足以發抒其才思，登臨懷古，慷慨悲歌，集中此數卷爲最勝。內召以後，更細意熨貼，因物賦形，無一字不穩愜。五律如《韶州風度樓》吊張曲江云：「公進《千秋錄》，開元極盛時。知幾同列少，去國一身遲。終始全臣節，安危動主思。高樓瞻畫像，風度儼鬚眉。」此等格律氣味，雖置之唐賢集中，莫能優劣也。七律如《與汪紫滄同寓》下半首云：「同槽廐馬無蹄嚙，典謁家僮互使令。怪底羣情皆貼妥，多緣君與我忘形。」《將去官歸有笑其乘驢車者》下半首云：「得免徒行猶有愧，更爭先路欲何求？冗官只算騎驢客，老向天街閱八駿。」此種眼前瑣事，隨手寫來，不使一典，不著一詞，而情味悠然，低徊不盡，較之運古鍊句者更進矣。又如《長告將歸過別揆愷功園中看荷花》云：「繁華肯鬬春三月，澹蕩偏宜水一方。」以花自比，正喻夾寫，句中有意，句外有味，此畫中神品也。

又　以初白律詩與放翁相較：放翁使事精工，寫景新麗，固遠勝初白，然放翁多自寫胸臆，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則隨事隨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較放翁更難亦在此。

又　查初白詩或謂古來作詩之多莫有如香山、放翁者。初白詩之多，亦略相等。君得毋徒震於其多，而遂欲躋之二公之列乎？是不然也。詩之工拙，全在才氣、心思、工夫上見，豈徒以多爲貴？且詩之工，亦何嘗不自多中得來？正惟作詩之多，則其中甘苦曲折，無不經歷，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今始別擇其上乘者，古體則標其題，近體則摘其句，閱者可一覽瞭如矣。

姚鼐《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恩遇，叙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

《石洲詩話》卷一　（杜甫）《謁先主廟》一首，只「雜耕」二句跟上「仗老臣」來，指武侯說，其餘俱與武侯無涉。而說者必牽武侯，所以「關張」、「耿鄧」句不可通也。【略】近又有查初白評本，謂「孰與」四句，應移至「事酸辛」之下，此尤謬矣。

又卷三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卧一庵初白頭」之句，而幷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略似，輒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

又　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卽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既以爲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據本集《寄徐得之眞一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釀酒在惠，而作歌則在儋，未可知也。此言殊屬拘泥。本詩「細莖」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略】。此篇古今膾炙人口【略】。近日查初白《廬山五老峯海綿歌》云：「背負碧落蓋地圓，尺吳寸楚飛鳥邊。初看白縷生棲賢，樹杪薄罥兜羅綿。移時騰涌覆八埏，四旁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此段並不仿此篇，而「移時」二字，可以仿佛「斯須」二字之勢矣。然又苦「六幕」與「八埏」究竟犯複而出之「柏梁體」，以捷急取勢，亦非可與此篇並論者也。

《國朝詩話》卷一　聖廟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查翰林（愼行）詩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烟波釣徒」查翰林，以別于聲山（昇）學士。劉廉使在園（廷璣）云：「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二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諸名家。查初白愼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爲翹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嘗隨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緹繫入京，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靈芬館詩話》卷二　查初白「紅袖倚門桃傍井，又緣迷路得看花」之句，人爭傳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九引《槐塘詩話》　《恩賜鮮魚，愼行賦詩恭紀》有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侍召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

又《聽松廬詩話》　初白先生詩極清眞，極雋永，亦典切，亦空靈，如明鏡之肖形，如化工之賦物，其妙只是能達。

又　查悔翁於人情、物理，閱歷甚深，發而爲詩，多所警悟。余每有味乎其言。局外人不知局中之難，每好爲議論。悔翁詩云：「事外易持議，引喙多激昂。設身處局中，唯阿無一長。」人每好炫己之長，詆人之短，不知己所謂長亦未臻其至也。悔翁詩云：「域內有名山，攀躋力可至。人皆造其麓，抑或半嶺廢。等是未登峰，毋爲笑平地。」春陽之溫，秋霜之肅，大造順其氣之自然，未必有心也。悔翁詩云：「開亦勿德雨，謝亦勿怨風。榮枯兩適然，了不關化工。化工倘狥物，無乃與物同。」形，薪也。神，火也。形未有不盡者，所賴者神存耳。立德立功，昭垂不朽，此神存之大者。卽數卷之書，數字之詩，流傳世間，在人心目，亦神之存也。悔翁詩云：「養生徒養形，木寇膏自煎。是形無不盡，薪盡而火傳。」無我則公，有我則私，甚至知有我不知有人，則其患不可勝言矣。悔翁詩云：「胚胎互融結，大患緣有我。」崇高之地，荆棘生焉。宴樂之場，戈矛興焉。閱世旣久，乃歎清泉、白石，冷淡中得大自在也。悔翁詩云：「早知世路隘，不及山中寬。」

又　先生論詩云：「細比老蠶初引緒，健如強弩突迴潮。閒來謹候鑪中火，衆裏心防水面瓢。」又云：「平生怕拾楊劉唾，甘讓西崑號作家。」又云：「自笑年來詩境熟，每從熟處欲求生。」誦此數句，可以知先生之詩熟處求生，尤爲甘苦深歷之語。

《兩浙輶軒錄》卷一〇　劉復燕曰：初白早年行役，足跡半天下，閱歷山川之勝，多見於詩。《敬業堂》篇什之富，與《帶經堂》相埒，才華魄力足與阮亭代興。年將六十始以孝廉召入內廷供奉，遂登甲第，入翰林，然通籍後詩格稍變矣。

何日愈《退庵詩話》　國朝查初白詩秀骨天成，固屬一時之家。然卷軸太多，微久空疏。且同時先後有吳梅村、王漁洋、屈翁山、梁藥亭、朱竹垞、

錢牧齋、施愚山、陳元孝諸大家在，主盟自有公論。而《甌北詩話》以初白繼蘇、陸後，將有明諸子及王、吳、屈、梁、朱、陳、錢、施諸公一筆抹殺，當時已訾之，恐後之君子亦未必與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怕拾楊劉但抒情，（初白句：「怕拾楊劉號作家」。）略拋健氣出眞清。後來袁、趙沿詩派，可是前賢誤後生。

《筱園詩話》卷二　查初白詩宗蘇、陸，以白描爲主，氣求條暢，詞貴清新，工於比喻，善於形容，意婉而能曲達，筆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淺，時見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惟氣剽則嫌易盡，意露則嫌無餘，詞旨清倩則嫌味不厚，局陣寬展則嫌詣不深，古人所謂骨重神寒者，苦未能焉。且投贈公卿，動爲連章，尤好爲長篇，急於求知，冗繁皆不暇烹鍊，雖多中年以前之作，究自累詩品，爲白璧一瑕矣。《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祇此二家，足爲正宗者然，宜稚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丘，國初則吳、查二人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長短何須較放翁，悔餘不止白描工。釣徒宣喚驚殊寵，執贄何堪爲凱功。（初白館自怡園凱功，實從受經。洎爲院長，反執贄門下，此或沿詞館故事，乃和詩中亦有老門生之語，亦殊自貶矣。凱功身後被嚴譴，且以不忠不孝等字勒鐫墓石，而初白晚遘家難，獨荷憲廟矜憐，得免連坐，則又不幸中之幸也。）

《晚晴簃詩匯》卷五六　王漁洋曰：夏重詩，黃晦木先生常比之劍南。余謂以近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之風。

又　國初諸老，漸厭明七子末流科目，至初白乃專取徑於香山、東坡、放翁，祧唐祖宋，大暢厥詞，爲詩派一大轉關。其自言在熟處求生，《題癸未後詩稿》云：「平生怕拾楊、劉唾，甘讓西崑號作家。」大旨昭揭。歸愚有微詞，則門戶之見也。初白以詩受知仁皇，未通籍即入直南齋。【略】蒙賜御書「敬業堂」額，因以名其集云。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查他山七古俊利，長篇間有喧砌之嫌，其短篇尤見遒緊。

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　查初白《敬業堂集》卷帙浩繁，《六家詩鈔》中七律頗多名句，善於用意，筆力足以達之。對法靈活，又不浮滑，結聯不苟，知其於近體三折肱矣，不獨以白描見長也。《楚行留別仲弟德尹》云：「與爾未曾經遠別，得歸難定是何年。」《小除夜招集王巖士樞部齋限韻》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奉送少司馬楊公予告養親》云：「退自急流從古少，老孺猶慕似公稀。」「含意每爲知己盡，不才眞怕受恩多。」《蟬蛻和灌園韻》云：「誰云解脫非生理，始信飛鳴是後天。」《拂水山莊》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丁卯秋闈報罷呈諸先輩》次首結聯：「故人底用慚高第，（謂後張仲夔令貽西厓輩。）我比劉蕡策未工。」《署蕃錦雞朝來飛去恆齋有詩屬和》結聯：「人間是處多羅畢，文繡深林好自韜。」《恩賜鮮魚恭紀》結聯：「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

《定庵詩話》卷上　清初六家，查、王尤工律絕。

又　初白詩逾萬首，得於玉局、放翁爲多。然率爾應酬，率易之筆亦不少，可知詩貴精不貴多也。

又　查夏重（即初白）詩，間有應酬率易之作。金湝生《粟香隨筆》【略】責之甚嚴。然如《中山尼》一篇，爲宋荔裳女存眞，《王文成紀功碑》、《洪武銅砲歌》、《漢口三月三日》、《寒食舟中》、《夾馬營》、《入牐》、《閘口》、《觀罾魚者》諸篇，皆洋洋灑灑，詩意兼工。入仕以後，則佳製寥寥，誰謂詩不因境而益工耶。

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　初白近體詩最擅長，放翁以後未有能繼之者。當其年少氣銳，從軍黔、楚，有江山戎馬之助，故出手即沈雄踔厲，有幽、并之氣。中年遊中州，地多勝蹟，益足以發抒其才思，登臨懷古，慷慨悲歌，集中此數卷爲最勝。

又　初白早以詩名，而受學於黃黎洲，追隨於朱竹垞、王漁洋之間，故其學問淹貫，意思深長。

又　《得樹樓雜鈔》十五卷【略】。是書說經論史考古談詩，皆戛戛獨造，不肯拾人牙慧者。書中屢言棄職歸田，并有竹垞云亡之語，知爲晚年所訂。篇中改并鉤乙，皆先生親筆手定清稿。

分論

《中山尼》《拜經樓詩話》卷二：宋荔裳先生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盡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爲尼，名道啓。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且以匕首戳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計無所歸，憶有舊侶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之，而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於官。太守葉滋齋，廉得其實，閔其名家女，欲送還鄉里。女泣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聞父母並下世，藐焉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對桑梓？苟得一茆庵寄跡，懺除風孽，私願足矣。時吾楊自西少司馬方撫黔，飭所屬從其請。查悔餘內翰適在楊幕中，賦《中山尼》一篇以紀其事。（盛百二《柚堂筆談》載濟南教授萊陽周某言：玉叔女實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內翰在楊幕所目擊而紀之，不應不實，或宋鄉人爲之諱而云然與？）《兩浙輶軒錄》卷一〇引《柚堂筆談》：初白老人《中山尼》篇爲宋荔裳先生女作也。蓋蜀亂之時，有賊將逼取之，攜入滇，賊將死，遂爲尼。然先生之女實不遭辱，時有侍女挺身代之也。濟南教授萊陽周君守一，字季和，言之甚詳。《霞外攟屑》卷八下：國初詩家，稱「南施北宋」，而荔裳廉使身後，最爲苓蔚可憐。康熙壬子，擢蜀臬。癸丑，入覲，甲寅，蜀亂，妻孥皆寄成都，荔裳鬱鬱歿於京邸。《敬業堂詩集》卷三，《中山尼》七古一篇，爲荔裳而作云【略】。據「夫壻移家遠入滇」及「旋收戰骨葬江邊」句，則其壻殆從軍雲南陣亡，不知何姓名？中山寺殆亦在滇，據「今年三十二」句，他山是詩作於壬戌，則其女當生於順治辛卯。據「蓄髮強同行」句，則辛酉雲南收復，爲悍卒所掠，至偏橋始棄去，太守不知何人，胡不爲收卹？名門孀女，夫亡祝髮，遭此淪落，不知後歸何所。王文簡公有《久不得荔裳妻孥消息》詩云：「九原悲馬鬣，八月寄蠶叢。」施愚山見宋荔裳遺詩，悽然有作云：「張堪妻子應誰託？巢卵長拋虎豹叢。」王又云：「宋歿後二十八年，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則在壬午，去壬戌又二十年，不知姊弟終得完聚否？《桐陰清話》卷二引《拜經樓詩話》云：「尼名道啓。」此余《辛酉聞亂集》隨園詩所謂「逐漸闌珊誰護惜？幾枝零落在天涯」。嗚呼！秀容縱騎，奪壻瑤光，汾陽功高，紅綃入院，今之搜牢逢邏者，豈獨一中山尼哉？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敬業堂詩集》賦中山尼事，予嘗載之，《拜經樓詩話》附述《柚堂筆談》等辨說於下。頃復見北平翁覃谿閣學《書查初白中山尼詩後》云：「予昔嘗與上海陸耳山論及此詩，耳山亦以爲此詩不作可也。然予雖心識之，而未有以實證，今來山東詳考之，乃知其非實也。漁洋集中有《不得宋荔裳妻孥消息》詩，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之春，而荔裳沒於京師，在十三年甲寅。吾鄉王侍郎景曾爲宋公撰《墓誌》云：『公北上時，眷屬數十口，在蜀中瀕於死者屢矣。卒獲保全得歸，無一散失者。』蓋在公歿八年之後，而漁洋作此詩時，尚未之知也。初白此詩，乃作於二十一年壬戌，則正是宋公家屬甫北歸時。而宋公《行略》云：『一女適王成命』，皆其全家歸後之事，與初白所叙不相應矣。惜耳山已逝，不及聞此語」云云。據覃谿此記，則自當以《墓誌》爲正也。（《小桐溪隨筆》：按查詩作於壬戌康熙二十一年，尼年三十二，上推系生於順治八年，至康熙十四年，吳三桂反，年已二十五矣，必是荔裳未離蜀以前歸王成命，赴滇而寡，落髮爲尼，主婢相依，窮窮踽踽，亦人生最可憐之境。再遇悍卒，掠之同行，未必與荔裳眷屬相依。《拜經樓詩話》所云：強曳同行，剚刃不死，亦未言其失節。此詩同時所詠，必是據銅仁葉守上詳之詞。至《行略》云「女適王成命」，恐未必歸後之事，似不必爲之辨。）

《平蠻歌爲靈川令樓敬思作》《兩浙輶軒錄》卷一五引《金華詩錄》：康熙四十八年，【略】奉詔修《詞譜》，學士孫愷似薦儼（按：樓敬思名儼。）與分纂之例，書竣議叙官靈川令。逆獞負固，儼率壯勇越巉巖深箐，直搗其巢，賊首就縛。

《駕幸額勒蘇臺大獵召臣等觀圍恭紀七言長歌一首》《雪橋詩話》卷八：木蘭爲輯瑞表貉置頓之所，周千餘里，本喀爾沁、敖漢翁、牛特諸部地。康熙年間，準噶爾侵軼諸部，親征擊走之，其王公等獻地五百餘里以奉。秋冬較獵圍場，自此始。【略】聖祖講武徼藩，自康熙壬戌迄壬寅，或獵於邊牆，或田於塞外，幾無虛歲。力能挽十五力弓，並用十三把長箭，且矢無虛發。常以三眼神鎗刺虎，查初白《駕幸額勒蘇臺大獵召臣等觀圍恭紀七言長歌一首》云。

《秋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見變善爲惡，不能復返爲善，卽未有小人而仁者意所以防失足也，下又推廣言之。若果於迴車仍可返踦爲舜，此又當活看。

《閘口觀罾魚者》《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主意在貪殘，盡取末路，一點知通體，全注於此。

《洪武御碑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張三豐事，本近詭譎。明祖製碑文以表之，卽斷白蛇赤伏符等意也。篇中點破神道設教，正論不磨。

《王文成紀功碑》《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就禽宸濠，始末詳言之。表出一榜三異人事，見事屬前定，非偶然也。末以紛紜詆毀，比之蚍蜉撼樹，用以間執小儒之口。

《高斯億爲余畫竹以詩報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前後以草書作關鎖，章法不懈。

《謁南海神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計臣析利，互於川澤無漁，獵魚鼈無漏網，而望神之爲民請命。此無可奈何之辭。

《拂水山莊三首》三《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重其積學，惜其失身，諷刺以和婉出之，得風人之旨矣。錢泳《履園叢話》：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嘉慶二十年間，錢塘陳雲伯爲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巖下，爲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塚，卽在其西偏，竟無有人爲之表者，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余爲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記查初白有詩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于之澤，五世而斬，信哉。《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國初以來，咏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陳卧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眞詩史也。

《汴梁雜詩》《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陳橋之變，太宗實與某謀，而主之者，宋祖也，貶光義而難，兄之失自見矣。文人之筆，嚴於鈇鉞，信然。

《秦郵道中卽目》《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借河魚以形漂沒之多，筆下疑有寃魂屯聚。

《景州董子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牧豕牧羊」，卽爛羊頭，竈下養之，先聲也。轉自崇經術者，開之故奇。牧豕猶僞經術，此固牧羊而連及之。

《擬玉泉山大閱二十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叙明大閱，下將萬里，三犁振起，頓覺神骨俱遒。作長律解得此法，自無平直之患。

《登蕪湖浮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自注：時家次谷在粵，荆州在燕，德尹在黔，惟韜荒家居。故云。

《曹操疑塚》《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或云發盡七十二塚，或云埋骨更在七十二塚之外，奸雄心事未易窺測也。此卽以望西陵語調笑之，曹瞞應亦齒冷。

《與揆愷功學士同試南書房感舊成句》法式善《槐廳載筆》：康熙四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與揆愷功學士同試南書房感舊》云：「天上青雲客，人間白雪翁。交新雙闕下，話舊十年中。詩讓揮毫速，文慚起草工。薦賢名偶玷，慚愧躡追風。」是日召試十二人，欽定揆叙等一，愼行第二。

《德尹將赴謫籍留別二章》二　計發《魚計軒詩話》：查初白（愼行）序其弟查浦（嗣瑮）詩曰：「古人倡酬之富，無若眉山蘇晚年一存一亡，欲尋對牀風雨之樂，了不可得。余與弟乃獲邀天幸，年皆七十以外，倡和不減兒時，較之前賢反若有過之者。」其言如此。未幾而家難作，全家赴詔，獄禍且不測，查浦長流陝右，初白送以詩云：「全家同詔獄，何事不相關。淚盡存亡際，魂驚聚散間。吾衰虞死別，汝健必生還。或者詩成讖，他時一破顏。」後初白放歸，未兩月而卒。查浦竟歿戍所，永無見期。其死生契闊之思，患難流離之苦，有什倍于眉山者矣。《國朝杭郡詩輯》：查浦【略】乃以家難牽連，闔門填狴戾。及于竄典，幸獲生全。方查浦流戍陝右時，初白以詩送之云：「吾衰虞死別，汝健必生還。或者詩成讖，他時一破顏。」然查浦竟終于戍所。初白得歸，未幾亦卒。論者皆惋惜之。

《哭朱右君大司空》《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李舒章以諸生授官，分校順天乙酉鄉試，得才最盛。大興朱右君大司空出其門，讜直端亮，不爲婾阿依比。癸亥以會推事引罪家居，丁卯卒。查初白哭司空詩云：「正色持朝議，逢人指異同。不聞廷辨語，眞有大臣風。局定閒居後，名高薄譴中。肯留毫髮恨，物論久方公。」嘗疏言【略】。凡所陳奏，尤以惜人才、重國體爲急，徐

健庵謂讀其疏章，雖宋之田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嘗有句云：「人生那免二毛鬢，樂事無過三月花。」

《次谷兄自粵西扶先伯櫬歸里二首》 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學少陵五律易成假面空腔，調似杜而實非杜，令人生厭。查初白有《次谷兄自粵西扶先伯櫬歸里》二律，上首曲折寫來，題面似已了結；下首提粵西說入歸途，不易幷寫生前德政，亦題中應有之義，不易歸而竟歸，疑在夢中，題意十分酣足。初白未必有意學杜，轉得杜之神理，言情到眞摯處往往有此境界。詩云：「萬里行何畏，歸來始泫然。亂離成子孝，危苦得天憐。淚盡干戈外，魂驚瘴癘邊。路難經死地，初不計生還。」「自古蒼梧道，征人半舁棺。獞猺啼赤子，父老贈清官。竟返天南魄，翻疑夢裏看。附書吾久望，執手雜悲歡。」此等詩，名家稿中亦不多見也。

《黃晦木先生從魏青城憲副乞買山資將卜居河渚有詩十章志喜邀余同作欣然次韻亦如先生之數》一 《兩浙輶軒錄》卷一引《姚江詩存》：立溪（按：黃晦木，名宗炎，號立溪，餘姚人，宗羲弟。）先生晚年貧甚，賣畫浙西，一時傳黃高士畫，爭購之。先生每自矜，不苟作，遇貴游輒嫚罵不應，見者尤甚迂怪，畫雖佳，人無識者。查悔餘贈詩云：「青錢已長莓苔路，畫稿頻移薜荔牆。」指其事也。

《五月朔賜高麗米糗恭紀》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初白召赴南齋，甲申五朔，賜高麗米糗，聖祖諭云：米糗原出高麗，自太宗朝歲貢百石爲端午上供。初白恭紀詩云：「清暑初交殿角風，又傳節物近天中。靈符舊繫千絲縷，玉粒新頒五采筒。青翰香分菖葉綠，銀盤光射石榴紅。雲帆不卸三韓貢，拜賜還教紀祖功。」

《奉旨免赴教習廳賦呈愷功》 《清稗類鈔·師友類·揆愷功師查初白》：揆叙，字愷功，爲明珠之子，曾受業於查初白。查登第，揆已官掌院學士，面奏查某爲臣業師，請免教習，特旨允之。初白有《奉旨免赴教習廳賦呈愷功》詩云：「第二廳前逐隊過，北扉咫尺接蠻坡。詔恩已免春秋課，館職猶充弟子科。變白果能生黑否，出藍其奈謝青何。回思東閣傳經地，老廁門牆媿自多。」

《題書宣小影》 《雪橋詩話》卷三：書宣，一字花田，有《雄雉齋集》。初白《題書宣小影》云：「十萬青鸞尾搖竹，映得詩人鬢毛綠，此中可少三間屋？竹西三月桃花紅，前村後村烟濛濛，此中可少一扇篷？遠勢兼收隔江塔（指圌山也），與君作詩論畫法，借君門前來放鴨。」卒於湖廣學政任。初白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瀟湘士氣泯。」

《聖祖御製全唐詩錄序》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德清徐志可，爲蘋村宗伯孫，輯《全唐詩錄》，嘗同校字。康熙丙戌，命志可齎摺赴暢春園進呈校刊樣本，恭請御序。查悔餘，宗伯門人也，有詩云：「方訊遙傳久繫思，壓裝書重路迢迢。選樓體例開鸞掖，佳集傳鈔在鳳池。風雅已承三世業，姓名特荷兩宮知。口宣手敕銜恩重，好副重闈服命期。」聖祖御製序文，賜金刊版，嘉宗伯耄年好學，由侍讀遷秩禮部侍郎，志可南內敬領御序，恭紀云：「箋銜彩鳳賜天章，環列詞臣意悚惶。序冠三唐垂寶冊，恩承弈世荷龍光。典謨鄭重頒新製，雲漢昭回燦異芒。何幸草茅來禁近，殊榮忭舞玉階旁。」「直廬清切傍龍池，鈴索頻傳日影遲。銜命中官天語近，傳鈔學士御香披。頒來朵殿恩何渥，捧到江鄉寵倍侈。報命重闈羞不負，遞郵先慰倚閭思。」

《贈葛子松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查初白《贈葛子松詩》云：「穿過林巒第幾層，到門雙屐響登登。祇憐趙郡蘇和仲，猶識成都杜伯升。蜚遯難求偕隱伴，僑居直似此山僧。白頭相對吾滋愧，撒手懸崖尚未能。」子松海寧貢生，隱紫薇山。許時庵，其姻婭，又少同研席。致政歸，距山咫尺，非就見不可，其介正不可及。

《聞辰山藏書多歸竹垞作》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李辰山號寒村，原名彥貞，字我生，大理評事中立子，師事同郡徐孚遠。唐王時授官。事敗後，遁跡平湖佑聖觀中爲道士，以醫自給，聚書至三十櫃。胡濙《三君詠》云【略】。年七十疾革，以所著《南吳話舊錄》、《放鶴亭集》及書二千五百卷，贈朱竹垞。查初白詩：「歎息詩人失李頎，柘湖回首舊游非。自憐老友今無幾，且喜藏書得所歸。萬卷又增三篋富，千金直化兩蛈飛。平生謬託知交在，悔不從渠借一瓢。」《聞辰山藏書多歸竹垞作》也。

《留守瞿相國春暉園》 龐樹柏《龍禪室摭談》：吾邑前明錢氏，固喜廣營園宅，而瞿氏亦有東皋草堂、春暉園諸別墅。國變後，盡鞠爲茂草，吳梅村爲賦《後東皋草堂》歌也，海甯查初白則有《留守瞿相國春暉園》之作，詩云：「不知頹廢自何年，一片傷心到目前。戰後河山非故國，記中花石尚平泉。烟埋平碧迷芳草，血染春紅化杜鵑，狼藉南雲憑檻外，愁看白日下虞淵。」讀之

不勝荆棘銅駝之感。

《金陵雜咏二十首》八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四：河東君藏一唐鏡，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查他山《金陵雜咏》刺之云：「宗伯奩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粧巾帽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詞。」《清稗類鈔・譏諷類・點妝巾帽俱新樣》：柳如是，本姓楊名愛，嘉興人。初爲錢牧齋之侍姬，後改繼室，稱夫人。柳舊藏古鏡，蓋唐時物。鏡背鐫銘辭云【略】。徧徵名流題咏，查他山《金陵雜咏》一絕云【略】。言外之悕，婉而彌諷。《莊諧詩話》卷一：龔芝麓尚書妾顧横波，舊藏古鏡，蓋唐時物，鏡背鐫銘辭曰【略】。徧徵名流題咏，查他山《金陵雜咏》一絕曰【略】。言外之悕，婉而彌諷。

《送趙秋谷宮坊罷官歸益都四首》一、四　查爲仁《蓮坡詩話》：洪昉思【略】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眞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大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初白初名嗣璉，字夏重。在都與趙秋谷宮坊以國忌日演《長生殿》同被吏議，嗣後改名愼行，字悔餘，有「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之句。

《奉謁侍讀秦公於寄暢園敬呈五章》二　陳康祺《燕下鄉脞錄》：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愼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幷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顔喜，此樹江南只一株。（園中樟樹一本，乃數百年物。上嘗傳問此樹無恙，故云。）」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秋花》　查爲仁《蓮坡詩話》：作詩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爲法。」家初白老人有《秋花》詩云：「雨後秋花到眼明，閒中扶杖繞階行。畫工那識天然趣，傅粉調朱事寫生。」此詩可與前意參看。

《是夕再飲嚴獲庵侍御鸞枝花下三首》一、二　《春在堂隨筆》卷九：余丙戌入都，寓潘家河沿，庭中有花盛開，淺紅淡白，色頗嬌艷，余初不識，問花農，曰：此鸞枝花也。子原則云：鸞枝花深紅，今色淺，非是，乃榆葉梅耳。余偶閱吾鄉戴菔塘先生《藤陰雜記》，言鸞枝花者，有二事，其一事云：護國寺西，先爲張文和公廷玉第，後賜史文靖公，文靖薨，賜錢塘王文莊公。公子朝枘，招余飲堂前鸞枝花下，有感，乙未識集賦詩云：「鸞枝纔放臭晴空，竹石參差賸幾叢。絳萼依然開爛漫，紅牙猶憶唱玲瓏。西州感逝懷喬木，東閣承家紹素風。不盡銜杯增繾綣，柏臺行見騁花驄。」又一事云，查他山愼行，《飲嚴侍御曾渠鸞枝花下作》云：「賣花聲裏過斜街，不記招尋月幾回。只有繡衣眞愛客，印泥封酒必同開。」「傚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鸞枝隔歲栽。報道退朝今日早，東欄昨夜有花開。」此花南中罕見，故錄此二詩以識之。戴詩云：「絳萼依然開爛漫」，則子原謂鸞枝花深紅，信矣。

《燕九日郭于宮花密居招諸子社集演洪稗畦長生殿傳奇余不及赴口占二絕句答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康熙【略】庚寅九日，郭于宮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歛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

《口占四絕句》三　《不下帶編》卷四：寶應喬侍讀石林萊有家伶管六郎以姿伎稱。己巳春，車駕南巡，召至行在，曾蒙天賜，自此益矜寵。後侍讀下世，六郎蹤跡不可問矣。查夏仲愼行再見于都門筵會，有詩云：「一羣穠艷領花曹，頭白尚書興最豪。記得送春筵畔立，酒痕紅到鄭櫻桃。」誦之魂銷矣。

《題御書程明道詩》　《清稗類鈔・雅量類・聖祖宥杜詔》：海寧查愼行與杜紫綸太史詔友善。聖祖嘗賜杜御書一幅，爲程明道《春日偶成》詩，查戲題一截云：「天子揮毫不值錢，紫綸新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詩成未寄，錄之日記簿，杜不知也。後查罹罪，籍沒其家，日記簿進呈御覽，杜聞，大驚。聖祖謂此事與杜無關，不之罪。初，杜賚御書而返，建樓供奉，額曰「雲川」，集御書中語也。復自號雲川居士以誌恩寵。

《題王璞庵南北遊詩卷》　《清詩評注讀本》卷二王文濡評：返虛入渾，積健爲雄，詩境似之。

《曹操疑塚》　《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意在言外，冷雋得妙。宋俞《應符詩》云：「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便覺直率無味矣。

《移寓道院納涼》《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詩意靜穆，盛夏讀之，覺颯颯有風至。

《敝裘》《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寫敝裘不著一空廓語、描畫語，渾成自然，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妙。

《嘐城孫愷似編修欲行善於其鄉竟遭吏議罷官就訊吳中相遇感憤成詩》《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滿腹牢騷，盡情發洩，讀之覺有一肚皮不合時宜之感。

《楊花》《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三回一聯，不脫不黏，自是此題絕唱。

《晚抵晏城次壁間韻》《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神韻天然，如嚼諫果，自有回味。

《寒夜次潘岷原韻》《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善於寫景，蘊藉處挹之不盡。

《池河驛》《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初白詩才華魄力，兼擅其勝。妙在工穩熨貼，神韻悠然，絕無劍拔弩張之態。

《汴梁雜詩》《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深渾蒼鬱，文體蔚然，末首以冷雋出之，意致新奇，眞是讀書得間。

傳記

方苞《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愼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先生□□深於詩，卽泝江繫舟樅陽，造謁講問，逾時而歸。□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效，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愼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旣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卧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卧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監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弭於詩。」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查愼行，字夏重，別字悔庵，晚又自號初白庵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寧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州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于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卽杖策從軍，出入牂牁、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偏。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受特達之知，召入內庭供奉。比歲西巡，賡歌載筆。凡幽岨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駭目，悉于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腸，放歸田里。蓋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捽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間事，惜未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且暮遇之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〇查愼行，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敬業堂集》。敬業會試出汪東山殿撰之門。東山向

曰執後輩禮相見者也，至是敬業居弟子列甚恭，而東山仍事以前輩，而時論兩賢之。生平敬慎篤實，見重內廷，同時班、揚之列，無一人疑忌之者。

沈廷芳《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先生查氏，諱慎行，字悔餘。初名嗣璉，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查氏，海甯望族，六世祖秉彝，明嘉靖進士，官給事中，以劾嚴嵩父子，廷杖謫邊，終順天府府尹，事載《明史》。高祖志文，明某府同知。曾祖允揆，明贈武庫司主事。祖大緯，明武庫司主事，皇贈禮部侍郎。父崧繼，明縣學生，皇贈禮部侍郎。自武庫以下三世，皆負才未顯于時。先生爲贈公長子，幼不令習科舉業，故得肆力于經史百家。從黃徵君宗羲遊，長行四方，至金陵作爲歌詩，傳詠人口。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吳三桂餘孽未殄，豺虎塞途，決機命將，轉戰崖箐間，凡兵謀，先生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士咸以國士禮之。常過齊、魯、梁、宋，渡洞庭，涉彭蠡，登匡廬之嶺，所至聲望益起。更溯大江，造田間，聞錢先生秉鐙講論，以是詩日富而益奇。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越九年，方赴公車。聖祖詔選耆儒備顧問，用宰執薦召入南書房，恩遇特重。明年，成進士。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職。先生入館甫四月，特除編修。扈從塞外者三。凡歲時風土人物，悉紀以詩。每經進，輒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戴白題偕諸臣侍左右。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即撤御饌以賜，恩賚有加。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釁焉，遂告歸。羣公留之，不可；饋之賮，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興未衰。復南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國恩，痛家難，歸即卧病。以雍正五年八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楹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渾灝，文章麗則，而尤工于詩。匯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撝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詞二卷，已行于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隨獵日記》、《人海記》、《廬山紀遊》、《得樹樓雜鈔》各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恂昌、祈昌、禧昌、岐昌、裔，皆世其家學。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爲謦欬，聞見頗悉。既請子方子銘其墓，而其歷官行事之概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清史列傳・查慎行傳》 查慎行，字初白，浙江海寧人。少受學黃宗羲，治經邃於《易》，尤工詩。方爲諸生，遊覽牂牁、夜郎，以及齊、魯、燕、趙、梁、宋，過洞庭，涉彭蠡，登匡廬峯，訪武夷九曲之勝，所得一託於吟咏，故篇什最富。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其未通籍時，即名聞禁中。四十一年，聖祖東巡，以大學士陳廷敬、李光地、張玉書先後奏薦，驛召至行在，賦詩，詔隨入都，直南書房。四十二年，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慎行族子昇，以諭德侍直內廷且久，宮監輒呼慎行爲「老查」以別之。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慎行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俄宮監傳「煙波釣徒查翰林」，時以比「春城寒食韓翃」，傳爲佳話。會比歲西巡，凡幽岨之區、甌脱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慎行悉以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上未嘗不動色稱善。又常隨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上望而笑曰：「行者必慎行也。」其風度如此。尋充武英殿校勘官，在局二年，竣事，仍入直。未歲，假歸，遭弟嗣庭案株繫，闔門就逮，罪且不測。世宗識其端謹，且曰：「慎行詩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特原之，放歸田里。雍正六年，卒，年七十八。浙人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慎行、湯右曾繼之。所著《敬業堂集》五十卷，合生平所歷，各爲一集，多至五十四種。黃宗羲比之陸游，王士禛則謂：「奇創之才慎行遜游，綿至之思游遜慎行。」所評良允。五、七言古體尤近蘇軾，曾補注蘇《詩》五十二卷。其教人爲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脱不在易」，可謂通論。蓋自明人喜稱唐詩，至國朝初年嫌其窠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矱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固當於慎行屈一指云。他著又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陪獵筆記》、《黔中風土記》、《廬山遊記》各一卷。

紀事

朱彝尊《題初白庵主小像》「玉臺舊鏡已塵昏，何處驚看雪鬢痕。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自注：查龍圖寓居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給衆人，稱爲長老。嘗與程宿留旅舍，盜取其衣，呼宿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之棄去。庵主近泊葑門外，爲盜所劫，故及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家伯初白老人嘗教余詩律。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所著《敬業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餘種。宋人惟楊誠齋有之。老人歸田以及患難，又有《餘生》、《詔獄》、《生還》三集，家七倫弟刻於嘉善。老人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眞。」又有《花朝晴示僧道楷》詩云：「初日烘雲碎作霞，討春人競出江涯。老來不喜閒桃李，別約山僧看菜花。」此與宋魏野所「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殷勤覓得新鑽火，爲我旋烹岳麓茶」意相似。

又　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注蘇詩，采入補遺卷中。尋碑未得，作詩紀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廷芳）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貽老人，並系以詩云：「安隱寺外安平泉，殘碑撫罷懷坡仙。遺篇收拾隨刊得，辛苦詩翁作鄭箋。」以所注蘇詩未及開雕故也。

又　聖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初白老人時爲編修，供奉內庭。詩云：「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澹遠學士也。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嘯亭續錄》卷二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諸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爲翹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嘗隨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緹縶入京。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陳康祺《查慎行紀聞》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淩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海甯查慎行夏重、嗣瑮查浦昆季，皆負儁才，少以詩文相劘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爲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鴒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拜經樓詩話》卷四　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竝一時妙選。嘗自製鳴鴻慶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視湯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黨姬之妒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顯影，猜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兩浙輶軒錄》卷一〇引《杭州府志・文苑傳》查慎行，世居海寧袁化鎮。初舉鄉試，以大學士李光地薦入直南書房。及成進士，授編修。供奉七年，告歸。性頴異，五歲能詩，十歲作《武侯論》，同邑范驤稱爲曠世才。既長，游黃宗羲之門，所學益進。最深於經，諸經中於《易》尤邃。又好蘇軾詩，編年補注矻矻者三十年。學有本根，斷斷自愛。

《新世說・寵禮》查初白隨聖祖駕幸南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查詩有云：「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

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竹垞不肯刪《風懷》二百首，初白稿凡妓席、憶妓、香奩諸作悉刪去之，志趣與竹垞不同。

又　先生爲京口相國薦以舉人入直南書房，次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未散館時授編修。乞假葬親，回京仍召入直，忽奉旨赴武英殿局三年。局竣仍入直，因病乞假，半年始準回里。《讀殘冬展假詩》有云：「茫茫大地託根孤，只道煙霄是坦途。短袖曾陪如意舞，長眉難畫入時圖。移鐙見蝎寧防毒，誤筆成蠅肯被汙。竊喜退飛猶有路，的應決計莫躊躇。」又云：「車摧恰怪蓬猶轉，玉碎何圖瓦幸全。」又云：「後來或者居人上，先處無爲占地寬。」又云：「此段人情看爛熟，向來士習例相輕。」又有：「不信羚羊能掛角，如今只有獨藩羝。」讀此等詩，便知禁廷傾軋，有不能不退之勢。竹垞亦兩次罷

官，可見盛世亦有之也。

又引《退谷叢書》　太史直南書房，言動多不狥俗，人忌之，呼爲查文愎。公修書武英殿，太監張某管匠役，氣燄頗張，時揶揄諸翰林，頤指氣使，同官畏之。一日，指斥錢名世，查旁觀不平，謂之曰：「朝廷命汝管剞劂事耳，編纂歸我輩，豈汝所能與聞！」張當時氣折，而心惡之甚，遂不安其位矣。

《雪橋詩話》卷三　查田酷愛東坡「僧卧一庵初白頭」之句，自號初白庵主人。辛巳四月，舟過吴門，遇盜。竹垞題其初白庵小像曰：「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用事可謂切合。《初白庵圖》，禹司賓作也。

又《三集》卷四　佟陶庵撫廣東，查初白以丁酉十月作粤游，陶庵爲刻詩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周易玩辭集解》　十卷，國朝查慎行撰。

又《別集類七・補註東坡編年詩》　五十卷，國朝查慎行撰。

又《別集類二六・敬業堂集》　五十卷，國朝查慎行撰。【略】是編哀其生平之詩，隨所游歷，各爲一集。

吴騫《敬業堂文集跋》　鄉先輩查初白内翰《敬業堂詩正續集》，流布海寓。考韻語者，莫不家置一編。獨文集未經授梓，故傳本尤少。予昔于倪敏修大令六十四研齋見之，未及借鈔，時往來于心。今春，偶過吾友選岩張君南曲舊業，出此見眎，欣然若遇故人，因假歸傳録。此編不知何人所輯，亦未有序目、卷次。鈔方竟，適沈吕璜孝廉遺王勇濤《懷古吟》。又得初白翁一序，乃編中所未有，知其遺文之放失者多矣。即别録一通，寄選岩附益編後。選岩博雅嗜古，家藏初白手跡尤多，嘗欲料理敬業遺書，以繼尊甫芷齋先生刊初白庵詩評之志。苟其事成，不誠世濟其美者哉。

陳半圭《跋敬業堂文集》　右《敬業堂文集》二冊，爲查太史初白公著。公一生精力注意于詩，而文不多作，大半出自應酬，復不自收拾，所存絶少。是篇約百首，不類不次，蓋公之孫巖門舅氏所搜訪而彙録者。其後爲花溪倪氏所得，傳録涉園張氏，而原本旋燬于火。兔床吴丈從涉園假以録之，再録于王君紫溪，而吴氏本復燬。今又從王氏本録之。幾經傳寫，訛謬實多，於是悉心校訂，疑者闕之，略加詮次，釐爲四卷，復輯年表一卷，列于冊首。竊嘗聞之，縱横排奡，發揚蹈厲者，才人之文也。俯仰揖讓，春容大雅者，儒者之文也。公原本經術，發爲文章，主于理明詞暢，深得歐、曾法度，其與雕琢曼詞以炫世者相距遠矣。惜所著半皆散佚，而造物者又若妬之，再亡于火。幸而有存，則是篇也。特全豹之一斑，可不爲之珍惜而善藏之乎。余及門查孝廉一飛，公之玄孫也。就試禮部，留滯都門。他日歸，當舉以示之，謀付梓人，以垂不朽焉。

姚景瀛《敬業堂文集跋》　海寧查初白先生詩著聲海内，同邑管芷湘庭芬曾爲之注而未成。文集罕見，求之故家，久之得于張兄渭漁所。係傳寫本，僅二冊，不分卷，無序，有吴兔牀一跋。文中多訛字，朱彊邨先生爲之校正，復經王雪澄、金甸丞兩先生詳加商訂，遂成善本。先生康熙時供奉南齋，所謂「煙波釣徒翰林也」。應制之文，鏘金戛玉，上媲雅頌。而碑、版、序、傳、記事之作，亦銜華佩實，雅近道園，工力足以相副。其時如查浦聲山、載筆西清，各盡所長，而論次才名，未之能先。予懼其久而失墜，乞觀堂作序，爲之印行，亦晚學之責也。墨版既竣，爲述得書之由與校書之精，書之跋尾，以告後人。

金蓉鏡《查初白先生别集序》　查初白先生，以詩鳴國初。其集外文，雖非其至，而溫潤縝密，殖學有本。此本别集手稿亦然。雖多應制擬作及代人之作，然可備當時掌故。玩其風味，無嘵殺之音，亦足以厚俗而宜民，此文之盛也。【略】以千百，排纂瑣碎，雜以茁軋，有似博士買驢，逮其極也。則是已非人短、誚長訾心以不競，如市賈炫售，其格益卑，而世事亦隨之。畫此兩界，以觀當世之文，盛衰之故，晰然明矣。今則雜以西事西言，順流而往，疑古者以爲無一物可信，於是舉國故舊俗而空之，萬惑齊發，此考據之極敝也。予感世故，極論文體，於此發之。至於此本手稿，流傳有緒，備於藏家，不復瑣及云。

許嘉猷《敬業堂文别集跋》　右初白翁手録稿，殘缺不全，間有塗改，與鐫本不同。我鄉先達手澤，百數十年猶存，可不寶諸。

姚景瀛《敬業堂文别集跋》　查初白先生《敬業堂文稿》兩冊，景瀛前所校

印者，蓋從亡友張君渭漁所藏拜經樓手錄本迻寫得之。己巳夏，聞吾鄉故家藏有先生手寫詩文稿二冊，遂因費君景韓作緣，易以重值。今爲校錄，則文爲前本所無，詩則有刻有未刻。先生詩原稿本，藏侯官沈氏濤園。凡其時語涉禁網者，多所刊落。其已刻者，亦多所改定。聞繆君荃孫、王君雪澄諸君眞長皆曾借校，別爲寫錄，不知此本所未刻者，亦曾入原編否。竢諸他日，當校行之。先以此本之文編爲別集，以附前本之後。果使先生之文與詩，今在天壤間者，得盡之，此則景瀛所大願也。同爲校錄者，海昌費寅義得並書。

王國維《敬業堂文集序》 吾鄉查他山先生《敬業堂文集》二冊，不分卷。後有吳槎翁跋。面葉隸書十二字，亦似槎翁手書。蓋源出拜經樓鈔本，而吳本又傳自海鹽張漚舫者也。先是，他山先生家孫巖門（岐昌）輯此集，稿藏花谿倪氏六十四硯齋。陳簡莊（鱣）首錄一本，張漚舫從之傳錄。吳氏又錄張本。紫谿王氏（簡可）復從吳本錄之。未幾，而倪本吳本俱燬於火。槎翁又從紫谿傳錄，有跋見《海昌藝文志》中。此則從吳氏第一次寫本出，疑即王紫谿本也。先生外曾孫陳半圭（敬璋），又從王氏錄得一本，編爲四卷，並撰年表冠其首。今張、吳二陳本俱不傳，則是本益足貴矣。此邑人張君渭漁藏書。當吾之世，吾甯言收藏者，推渭漁。甯固文獻之邦也。康、雍之際，他山先生得樹樓，與馬寒中（思贊）道古樓並以藏書，著聞東南。至乾、嘉間，吳氏拜經樓、陳氏向山閣之藏，乃與吳越諸大藏書家埒。而蔣氏生沐（光煦）之東湖草堂、寅昉（光焴）之寶彝堂爲之後勁。其餘如松靄周氏（春）耕崖周氏（廣業）、綠窗錢氏（馥）、淳溪管氏（庭芬）皆有藏書。馬、吳、周、蔣諸家，亦頗旁蒐金石書畫。而陳受笙（均）、馬古芸（錦）、胡廉石（瑮）、釋六舟（達受），遂以之名其家。其後諸家之藏，頗或散佚。至咸豐赭寇之亂，遂掃地以盡。其幸而存者，蔣氏寶彝堂一家而已。亂後收藏家若錢鐵江大令（保塘）、若唐耑甫明經（仁壽）、若孫銓伯司馬（鳳鈞），皆宦學於外，所藏或持歸或否，世莫得而闚焉。故自余童丱以至弱冠，居鄉之日，未嘗見一舊本書、一金石刻。蓋三百年來，文獻盡矣。暨光、宣之間，始得渭漁。【略】辛酉春，渭漁友人仁和姚君虞琴將刊印是書，屬余序其首。余感是書，因渭漁而傳，又念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以他山先生始，以渭漁終，故略述渭漁行事，俾附以不泯焉。同邑後學王國維序。

藝文

朱彝尊《題初白庵主小像》 玉臺舊鏡已塵昏，何處驚看雪鬢痕。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

吳之振《題查夏重蘆塘放鴨圖》 十丈京塵撲面吹，黃金絡馬待朝時。畫圖點染爭題句，誰是煙波踏浪兒。蘆塘放鴨查夏重，藥圃澆蔬吳竹洲。閒對溪山成一笈，人嫌邨殺却風流。

顧嗣立《山東道上壁間見查田查浦二公詩因題其後》 兄弟賡酬各鬬奇，模糊墨迹二查詩。屋梁依舊三分月，曾照聯吟擁被時。

又《次匠門韻送查編修悔餘請假南還二首》 別有胸懷不在官，飄然歸去亦何難。秋風自采芳洲杜，夕露惟滋幽谷蘭。新句忽來提杖舞，舊遊不見廢書歎。先生毀譽都忘却，那得人間非意干。家連垞北與垞南，趺坐吟哦即草庵。山水秖憑雙足健，文章還仗一身擔。學仙學佛皆遊戲，難弟難兄實美談。幾見鄒枚招隱去，此中出處正須參。

湯右曾《次韻查悔餘見貽》 風急天仍雪，春寒晝苦陰。故人空谷訪，衰病隔年侵。老辨中邊味，禪空愛染心。忽蒙題好句，一字一兼金。海內稱詩伯，天邊閱歲寒。霜松心共古，溟漲筆爭寬。蓬戶延新益，蘭臺忝舊官。應憐衰謝意，只作朽株看。

沈心《哭初白先生》 詩擬烏臺案，南歸病已侵。全家少完卵，何事不傷心。藥石功難奏，龍蛇厄竟臨。悲哉當易簀，益感主恩深。

裘璉

論述

黃宗羲《裘子橫山文鈔序》 今年冬，予薄遊玉峰，則裘子同舟共濟，茶鐺酒盞間，出所著《橫山集》丐爲序，已梓未梓凡若干卷，詩至萬餘首。諸體之中，詩尤逾上，較諸君子爲更富矣。嗟乎！句之秀，充殷玉之量，即微諸君子，其亦能獨當之者與。揚舲多暇，裘子爲先忠端作神筵曲，淋漓悲壯。突過天池，扣舷而歌之，聲出金石。嗚呼，天之生才，固必有用。殷玉負才如此，而尚坎軻不遇，何也？豈清與厚山川實限之與？抑亦待時而著邪！殷玉感予銘其父之藏，執贄予門。予曰：「子吾老友，無爲北面。」遂序而歸之如此。

胡亦堂《橫山初集序》 館甥裘子殷玉，好古力學，知名於時。從予宦遊宜豐。歲辛亥會丁內艱，盡輟其制舉帖括，肆力於古文，三年畢讀二十一史。其閒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故，意有所觸，輒爲評騭，得論若干首。予時以簿書徵發，叅馳旁午，不暇過而問焉。裘子蓋閉門把卷，斗酒自樂以爲當。迄甲寅冬，予丐疾旅寓章江，兵戈風雨，憂愁交集，困頓無聊之境，一一發諸詩歌，雖不能工，然可謂善處窮者。閒搜笥中，得《橫山初集》一編，予卒讀之，奇識正論，旁見側出，忽而喜，忽而怒，忽而牢愁挫抑之念俱忘，則裘子之文，更能移我情也。

高士奇《橫山集序》 四明裘子殷玉，沈酣「丘索」，鎔鑄古今。自少莊歷攬四方名勝，著作日益廣。詩古文辭，動盈卷軸。余閒居多暇，適遇裘子於東湖，悉以所著見示。讀其文，滉瀁閎肆，得大家之神。其排偶樂府，及古今各體詩，秀麗渾雄，要歸大雅。史論獨出心裁，譏彈無枉，尤爲尚論所宗。至若留連風雅，寄託遙深，明翠湖亭一編，更極才人之致。諷詠再三，觀止興歎，視他家撏撦割裂、或僅得其一端者，猶夏蟲之不可語冰矣。乃裘子馳騁騷壇三十餘載，子虛徒賦，狗監未逢，棲遲縫掖之中，潦倒風塵之際，酒闌歌罷，有餘愾焉，豈非豐於才而嗇於遇者邪？第遇合難憑，千秋可恃，名山之藏，何卑軒冕，裘子亦足以自豪矣。然而，裘子獨抱孤芳，無心自衒，余固未能深識之也，又何能遽定其所詣，且謂其終不遇乎？要亦就予近所見者論之云耳。不然，裘子負淹雅之才，一旦致身通顯，賡歌喜起，篇章爛然，於斯時也，不幾以予爲皮相也夫。

鄭梁《橫山文集序》 試觀今日文章巨手，在朝如長洲，在野如寧都，有一不以家數雄當世者乎？殷玉才高學廣，於古無所不能爲。詩則唐，詞則宋，曲則元。而文則爲八大家，間亦爲《左》、《史》。若以家數言，固已不讓今之作者矣，而又奚取於余之一言？雖然，殷玉之文之家數，雖已不讓今之作者，而其可以進於今之作者，則余正喜其家數之中之尚有所未成。蓋殷玉之文，波瀾段落，雖亦周規折矩，而其深情之一往、浩氣之旁流，未嘗不獨行而獨止。此乃文章之神之不可沒者也。殷玉乘其未成，而讀書窮理，厚積而薄發焉。庸詎知夫言之足傳，其不正在乎是耶！

王家振《橫山先生文集序》 吾邑入國朝以詩古文雄視藝苑者，首湛園姜子，寒村鄭子繼之。橫山稍晚出，及見姜、鄭二子，稱文字知。湛園選言宏富，舒卷從心，足以馳騁千里。寒村淡泊而有精彩，抗不受羈束。橫山在二子間，略如驂之靳然。試去應酬不刻意之作，以廁兩先生集中，固莫得而楮構也。橫山少志於是，積五六十年不懈，汎覽四部，經閱世變，跋履山川，舉以供其文字之資，欲不工也得乎？潦倒半生，白首一第，卒不獲有所施見。其抑塞顛躓拓落無俚之狀，時時形於墨君。故晚年所作，益激昂淋漓可觀。

傳記

柯振嶽《裘太史蔗村先生傳》 先生諱璉，字殷玉，號蔗村。世居邑東之橫山。祖諱兆錦，明崇禎間積功至廣東惠潮總兵官。弘光立，晉右軍都督。魯王監國，封平波伯。考諱永明，諸生。順治乙酉，散家財數萬金，起兵從魯王，王授左軍督。丙戌，殉難錢塘。遺孤三：長瑛，幼璜，先生其次也。

甫三齡，有欲爲毀室取子計者，賴嫡母魏、生母劉、庶母俞矢節藏孤，始有完卵。少穎悟好學，家故有玉湖樓，遺書數千卷，罔不鉤元提要。是時，慈谿人文特盛。以詩古文著者，如姚翼方、孫芥夫、馮元公、周弘濟諸君，不可一二數。而姜湛園、鄭寒村二先生，尤當代斗杓也。先生以孤童崛起，年未壯而著作等身。其文如尹吉甫、季札等論，扶植綱常，多前人所未發。詩辭藻古豔，旁及宋、元樂府，尤工填詞。諸老略年輩與交，稱之無閒言。康熙二十六年，纂修《大清一統志》，命尚書健庵徐公爲總裁，訪士於黃梨洲徵君，首以先生名告。遂舉《三楚志》屬焉。是役也，統三江、兩浙、山左、福建諸省，僅得十四人，皆海內耆碩，負天下之重望者也。先生以後輩得與人雖重徵君言，疑與信半。閱十五日而《三楚志》成，最工且速。徐公覽而偉之，謂昔人《十六國春秋》，安得如此整齊愼核乎。衆乃大驚。先生既受知名公卿，主試者愈思得之以自重。江村高宮詹，尤樊川之奇章也。遲之又久，年且六十餘，無一遇飲新豐之酒，聽山陽之笛。其於窮通存歿，可感正復不少，而先生泊如也。交遊雖廣，動必由禮，稍不合卽去之。《別楊給諫》與《祭內父胡戶部》文，自謂「難進易退，相愛以古人之道，不以貧故累公」，其耿介類然。然當世卒以此重先生，先生齒益尊，名益高。乙未舉於禮部，殿試列三甲第一。仁皇帝聞其名，特賜傳臚，與二甲第一同，異數也。而年已七十矣，遂請告歸，惟啟迪後進爲事。焚膏繼晷，手不停披，視布衣時無少異。初，先生痛父之死難，與母之流離辛苦，以保遺孤也。撰行狀呈徵君，曰：「天下之人品，至忠孝而止。天下之文章，亦至言忠言孝而止。而能言忠孝者，無如先生。」既得徵君墓誌銘，出入與偕。客舍無聊，時輒發篋讀之。且讀且泣，往復不能休。無錫顧高士祖禹嘗書之誌銘後，以記其哀。故自六十至八十，每值初度，四方知交及親戚祝嘏者，必拒之，蓋不忍於二親之心，終其身如一日云。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橫山詩文初集》、《橫山文鈔》、《易皆軒二集》、《四韻事塡詞》，徵君、健庵、江村、湛園、寒村諸公序之，已開雕行世。其未梓者，尙七八十卷藏於家。柯振嶽曰：「予始得《橫山集》，謂湛園渾灝，寒村古淡，先生殆兩遜之。近讀其未梓者，乃知暮年所造甚深，斯言謬矣。獨怪都督殉難事，與梨洲書外更不一及，得非鼎革之初，中懷忌諱與？」嗚呼！文、謝、張、陸，一君死復立一君，身可殺心不可議也，況國朝度量卓越千古。周武釋囚封墓，未聞加意於夷齊。而順治元年，賜謚北都殉難者十九人。乾隆四十一年，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凡抗拒王師而死者，並予褒謚。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視天下之善如一，不因異代而歧視也若此。惜乎先生後裔，不以其時上聞也。

雍正《寧波府志・文苑志・裘璉傳》 裘璉，字殷玉，慈溪人。祖兆錦，以布衣杖策入都，授榆次縣丞，累遷兗州通判，改武階。同邑馮元飆掌本兵，時兆錦擢官至鎮守舟山參將。父永明，邑諸生，早卒。璉生而孤露，天才過人，能爲詩、古文及樂府詞。時馮太僕家正喜容納後進，見璉所作賞之。胡主政亦堂，亦奇其文，以女妻焉。弱冠補弟子員，旋援例入太學，蹭蹬場屋者五十餘年。至康熙甲午，始舉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常，時璉已七十餘矣。未幾致仕歸。璉才思敏捷，所作詩歌、古文，對客據几，立盡數紙。或中夜有得，然燭書之。家貧，常爲人傭文，受其潤筆，至登第後猶然。

《清史列傳・裘璉傳》 裘璉，字殷玉，亦慈谿人。生而孤露，天才過人，能爲詩古文及樂府詞，對客據几，立盡數紙。家故有玉湖樓，藏書數千卷，罔不鉤玄提要。年未壯，著作等身。康熙二十六年，纂修《大清一統志》，總裁徐乾學訪士於黃宗羲，宗羲舉璉，時與修者十四人，皆海內耆碩，璉以後輩得與所纂。志成，工且速。乾學覽而偉之，歎曰：「昔人《十六國春秋》，安得如此整齊愼覈乎？」聖祖南巡，璉獻《迎鑾賦》。康熙五十一年，六旬萬壽，復獻《昇平樂府》。五十四年成進士，聖祖取璉卷親閱，有「對策甚好，字亦端楷」之褒，列二甲第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時璉年踰七十，遂乞身歸里，徜徉鴛湖、交溪、西泠、檇李間，以山水自娛，著作日益富。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六。所著有《復古堂集》、《天尺樓古文》、《述先錄》、《橫山文集詩集》、《玉湖詩綜》、《明史崇禎長編》。

裘姚崇《橫山先生年譜》（存目）

《清稗類鈔・獄訟類・裘璉以文字被逮》 雍正時，有裘璉者，慈谿人，明平波伯兆錦之孫。父永明，諸生，散家財買敢死士從魯王於台州、紹興間，得授提督九門禁旅軍務同知左軍都督，順治丙戌，殉難於錢塘。時璉生三歲，少孤力學，天才卓絕，黃梨洲尤器重之，與姜宸英、鄭梁二人齊名。璉少卽知名，崑山徐乾學奉命纂修《一統志》，訪士於梨洲，梨洲以璉薦，越十五日而成《三楚志》，人咸驚其工且速，遂與徐氏及高士奇諸人交。聖祖南巡，獻賦，命近侍記名。然年逾七十矣，始獲舉於鄉。聖祖見璉名，謂近侍

曰：「裘璉中矣。」翌年，成進士，三甲第一，特賜傳臚，與二甲第一名同，異數也。旋改庶吉士，乞身歸。上幸熱河，欲璉扈從，問院長以璉何在，以具詞乞身對，帝曰：「伊固年逾七十矣。」遂允其請。世宗性多疑，既卽位，羅織諸王之賓客，雍正己酉，崑山三徐以事罷職，士奇並獲譴。是年冬，璉被逮入京，時年八十五矣，明年六月，卒於京師，時獄猶未解也。三徐與高之獲罪，或謂其黨於諸王之故，至於璉，相傳亦因三徐與高。或謂璉少時家居，曾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其辭曰：「戚夫人嬖生趙王，帝以母故，欲立其子，佯曰：『如意類我。』呂后恐，使建城侯澤劫留侯計，留侯爲言四皓，命太子爲書，卑詞厚禮以往。太子曰：『噫，吾爲書，懼自伐以旌君過也。』於是以安車四乘，白璧十雙，繒帛累百，衣冠各一襲，爲留侯書以招四皓曰：『上高先生名久矣，知先生之不可強致也，每與良等言，歎慕不少忘。今上春秋高，多病，戚夫人日夜抱趙王啼弄上前，而后太子累月不得見，則是驪姬復溺於晉，而褒姒復煽於周也，豈不殆哉！顧知君莫如臣，上非盡惑於愛也，非中於讒也，非忘天下以徇兒女也，心懦太子而慧趙王，以爲能蒙吾業也。然則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賢之奈何？今上所心重而不能致者，獨有四先生耳，先生其何以爲太子計？夫救人患之爲仁，定社稷之爲勳，扶綱常倫叙之爲賢，成所敗安所危之爲智。良試念之，良何有於先生？上與太子何與於先生？漢天下亦何與於先生？先生其何以自爲計？深山之木，盤龍蛇，干雲霄，斷崖之石，怒風雨，室鬼神，將千百年，非不安且久也。棟梁不先，而明堂不急，則人勿寶貴之矣。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處士可重，願先生留意也。或告先生曰：上輕士嫚罵，故士多亡匿不出。夫上所嫚罵者，非士也，而先生何自視之淺乎？』四皓得書，笑曰：『吾固疑張良爲之。』乃出，卒定太子安天下。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留侯四皓當之矣。」璉之書具載集中，當時頗多傳誦之者。或摭其詞以入告，謂此書乃諷聖祖易儲，爲太子允礽作，而璉之禍作矣，然實誣也。

著録

光緒《慈谿縣志・藝文志・裘璉所著書目》《毛詩講義鼎頤》（《國史列傳》），《五經字類考》四卷（《蔗村年譜》），《四書講意與知集》（《年譜》【略】），《爾雅約》（《國史列傳》），《明史崇正長編》（《國史列傳》），《宋元遼金四代史纂》（《年譜》），《諸史注解約》四卷（《年譜》），《三楚人物考》（《年譜》），《普陀山志》十五卷（《浙江通志》、《年譜》作《南海志》【略】），《定海縣志》八卷（《年譜》），《錢塘縣志》三十六卷（《年譜》），《二十一史論》二十九卷（《年譜》：《徵文錄》曰：「是編，三代四卷、兩漢五卷、三國四卷、兩晉三卷、前五代二卷、唐四卷、後五代三卷、宋四卷，凡二十有九卷。《橫山初集》所刻，惟三代十有六篇、兩漢二十有五篇而已。」），《性理抉微》（《國史列傳》），《小學廣海》（《國史列傳》：《年譜》作《小學廣編》），《經史勺》（《國史列傳》：《年譜》作《經史類勺》），《三才類綺》（《國史列傳》），《三才藻異》（《國史列傳》：鏘案鄞人屠粹忠在此刊本三十三卷，豈同名歟？抑國史誤入歟），《文選注解輯韻》（《年譜》），《錦囊收》二十八卷（《年譜》），《百家姓史略》（《國史列傳》），《世說纘脩》（《國史列傳》），《見聞紀異》二卷（《年譜》），《黃山詩蒐》（《橫山文鈔》：裘姚崇曰：「康熙癸酉，《黃山詩蒐》成，有序。」按：公詩無集名者，悉曰詩蒐，癸酉後亦然。余家存稿十九本可考，但壬戌至壬午，丙午至己酉，以及乙酉、壬辰、乙未、丙申凡二十九年，詩一無存者，聞東邵邵茂才標家存稿二十本，卒後歸灌浦鄭子顯，未知卽此二十九年詩否？），《申臺稿》（《年譜》：裘姚崇曰：「康熙癸未四月至信陽作。」），《古房稿》（《年譜》：裘姚崇曰：「癸未七月至遂平，著《古房稿》，亦曰《道亭草》，遂平令毓亭鍾公捐俸爲刻，近詩有序。」），《濟廉集》（《國史列傳》：裘姚崇曰：「癸未四月至六月所作，文有序。」），《豫歸稿》（《年譜》：裘姚崇曰：「甲申二月，病發信陽作。」），《剡溪吟》（《年譜》：裘姚崇曰：「甲申八月至剡溪作。」），《豫遊稿》（《年譜》：裘姚崇曰：「己丑六月遊豫章作。」），《黃鵠遊稿》（《年譜》：裘姚崇曰：「己丑冬從江右應楚撫陳公詵聘著《黃鵠遊稿》。」），《師楚集》（《年譜》：裘姚崇曰：「己丑作有序。」），《征途懷古絕句》（《年譜》：裘

姚崇曰：「己丑自句章至武昌作。」），《迴南稿》（《年譜》：裘姚崇曰：「癸巳四月北上，五月至淮上病回作。」），《虞山稿》（《年譜》：裘姚崇曰：「癸巳至吳閶作。」），《辰山稿》（《年譜》：裘姚崇曰：「甲午正月北上三月至辰山作。」），《帝京吟》（《年譜》：裘姚崇曰：「甲午三月望後發辰山作。」），《出遊稿》（《年譜》：裘姚崇曰：「辛丑大宗伯陳實齋致仕家居招之往遂至海昌作。」），《雪耕稿》二卷（《年譜》：裘姚崇曰：「是編即《橫山初集》卷一之二。」），《覽筠稿》三卷（《年譜》：裘姚崇曰：「是編即《橫山初集》卷三之五。」），《桐帆稿》二卷（《年譜》：裘姚崇曰：「是編即《橫山初集》卷六之七。」），《信菊稿》二卷（《年譜》：裘姚崇曰：「是編即《橫山初集》卷八之九。」），《倚江稿》三卷（《年譜》），《卧南稿》二卷（《年譜》），《溯川稿卧》二卷（《年譜》：裘姚崇曰：「《雪耕稿》以下凡十有六卷即《橫山初集》所已梓者，癸未公有刻近詩序。若果刻於癸未，則癸未以前當已選刻，然西溟公於辛酉爲公作叙，似又刻於辛酉，姑辭之，以俟考。」又曰：「《橫山詩草》三十五卷，有姜西溟公宸英、張簡庵公珩序，古樂府三卷、五言古四卷、七言古四卷、長歌行二卷、五言律八卷、七言律四卷、五言排律一卷、七言排律一卷、五言絕句二卷、六言絕句一卷、七言絕句三卷、無題二卷，凡三十有五卷。《橫山初集》止十六卷，且已及癸丑後八年詩矣。」），《天尺樓古文》三十七卷（《國史列傳》：裘姚崇曰：「癸丑以前作。」），《易皆軒二集》四卷（《年譜》：裘姚崇曰：「庚午刻。」），《橫山文鈔》（《年譜》：裘姚崇曰：「辛未刻有徐健庵黃太沖鄭寒村序。」），《述先錄》八卷（《國史列傳》、《年譜》：裘姚崇曰：「先光祿傳狀誌銘，文先榮祿傳狀誌銘，先淑人孺人傳略誌銘祭文輓章。」），《歷代古文選》（《年譜》），《歷代名表選》（《年譜》），《吾藥集》（《年譜》：裘姚崇曰：「丙寅選。」），《玉湖詩餘》九卷（《年譜》：裘姚崇曰：「小令三卷，中調三卷，長調三卷，凡九卷。」），《神絃曲》（《年譜》：黃宗羲曰：「裘子爲先忠端作《神筵曲》，淋漓悲壯，突過天池，扣舷而和之，聲出金石。」），《萬壽昇平樂府》一卷（《年譜》：璉自撰《紀恩錄》云：「康熙壬辰，余年六十有九，夏日過當湖，訪編脩高公巽亭，下榻其家，聞明年萬壽，特開恩科。璉將試北闈，高公命璉作《萬壽昇平樂府》獻至尊而祝壽焉。於是填詞一本，事託仙佛之蹤，曲借梨園之口，分齣十有二，其事皆實而不虛，其文皆稱頌天子功德，登三咸五，無非頌禱稱願之詞，當場演者，梵天帝、釋仙女、神人以及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幻而不詭，亦豔亦香。兩月告竣，具摺進呈睿覽。璉名藉以上達，書進天顏有喜，命近侍紀璉名於冊。」），《廢莪傳奇》十七卷（《年譜》：裘姚崇曰：「《醉書箴》上、下二卷，有自序一篇。《繡當壚》上、下二卷，康熙丙午，公年二十三，著有序，丁亥公簡秦中翰大始詩，自註云：予填《繡當壚》辭，時邑中歌社耆舊名人皆集，君外祖馮公退庵親點樂句拍板也。《四韻事》四劇，板藏予家，有胡亦堂公退庵先生序，作於庚戌除夕前五日，成於辛亥人日，時年二十有八。歲甲申，公寄及門陳元之詩。自註云吳人林君傳予《四韻事》，填詞至內庭，供奉稱旨。」按：《明翠湖亭四韻事》，目次曰《昆明池》，曰《集翠裘》，曰《鑑湖隱》，曰《旗亭館》。），《女崑崙傳奇》二卷（《年譜》），《混天合傳奇》（《年譜》：裘姚崇曰：「傅園余子瞻公世昌有序。」）

《今樂考證・著錄九》 裘璉二種《醉書箴》、《繡當壚》。璉字蔗邨，慈谿人，自號廢莪子。

許志進

《靈芬館詩話》續卷三 山陽許謹齋黃門志進，風裁稜稜，曾劾兩江制府噶禮貪縱不法，一時直聲動朝野。其他封章造膝，卓卓不阿，卒以迕權貴意乞歸。有《虛槎集》，及戊子以後至己亥編年詩，匠門、俠君皆爲之序，極爲推重。黃門出漁洋門下，詩格亦略相似，五七古皆唐音，沈鬱悲涼，磔卓兀畀，惟音節未能悉諧。近體渾成清逸，兼饒風趣。《贈蒼厓太僕》云【略】。置之阮亭集中，亦合作也。黃門賦性簡敖，動多違俗。詩中亦時露傀奡槎枒之意，爲里中所疾，至《府邑志》中，不載其姓名，可一喟也。

《茶餘客話》卷九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讜直名。既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詠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闢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栱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閒，鞠爲茂草。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　康熙壬午，許念中給諫偕索大理擊石，典七閩試事。撤棘後，《贈別擊石》云云。其相得如此。辛卯，大理下世，念中自序《虛槎集》，不勝今昔之感焉。念中於師友風義最篤，【略】意至眞摯。

陳鵬年《與許謹齋都諫夜話》　琪樹琳宮鎖寂寥，逢君燒燭坐寒宵。三春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明。禁闥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鯉魚風裏桃花水，共聽南徐早晚潮。

高孝本《贈許謹齋》　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卻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黃任《許謹齋夫子留宿話舊率呈二首》（存目）

張尚瑗

姜宸英《張子制義序》　予交張子弘薳十餘年，所嘗讀其詩文而重之。去年，張子以貢入京師。其所學益精，議論恢張，迥出時輩。然予尤喜《張子制義》，見輒把誦之不置。【略】今張子既以其所得於古者，而沈湎於數公之文如此，則予之愛其八股義也，猶之愛其詩古文辭而已，何疑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　損持太史詩，風神未足，沉著有餘，猶書家之顏平原、柳誠懸也。生平宗法昌黎，故尤工古體。詩稿止鐫遊閩粵作，今全稿散失矣，深爲惋惜。去官後箋疏諸經甚富，已鐫者有《三傳折諸》。

《國朝松陵詩徵》卷八　梁藥亭云：年友張太史詩推陳出新，力驅五丁，獨闢雙華。譬之歐冶鑄劍，從洪爐百丈火光飛出，吳鴻扈稽，驚嘆神物，非他人所得髣髴也。

又　樸村云：太史沉潛汲古，無一日去書，亦無一書不讀，故根柢深而滋蓄厚。發爲文章，寧樸無艷，寧拙無纖，寧沉著毋流易，如崇山峻嶺，澄淵大河，自是宇內大觀，非一邱一壑所可同日語也。詩宗法昌黎。昌黎作詩文，每於境地稍平處陡起峯巒，或鍊字鍊句以鎮之。太史得其法，故古體詩無一平語，無一弱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直從源頭上理會得來。五七律兼學少陵，高老雄健，亦能得其一體。

《江蘇詩徵》卷五六　陳行之云：太史所撰《瀲水》、《贛州》二志，考核既精，體裁並善，極爲宿老所推服。太史之學，不得僅以詞人目之。

又　沈冠雲云：太史以書卷爲行厨，出入與俱，學博識強，一時鮮匹。

盧衍仁《詩話選雋》引《香泉偶贅》　吳江張太史尚瑗，詩才敏麗，奇秀之句似經百練千鎚，恰仍出以自然，合飛舞動宕之妙。

《上灘》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起二語謠諺，已領一篇之意。後形容上灘險艱，不遺餘力，令讀者目駭心悸。灘亦音歎，收十五翰中。

《九鯉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徑路斷絕，緣壁而行，蛇蟺同曳，猱玃並騰，服其眞寫得出。曩遊黃山蓮花溝、百步雲梯，曾親歷此境。

《觀音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王漁洋賦此題，中云「騎危躡虛空，險絕緣鉤梯」。此云「一線裂石罅，虛中駕闌楯」，可以互證，想見左右石壁，危闌駕壑，此岩未易登也。

《彈子磯》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七：漁洋《南來志》云：「彈子磯懸崖千仞，如洞如廠，斧鑿鐫鑱，擬於鬼神。」詩中亦可互證。廣明賊，未詳。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張尚瑗，字宏薳，一字損持，吳江人。才情藻逸，性尤嗜佳山水。既登第膺館選，即假沐歸里，終歲作汗漫游，岸幘江皐，蠟屐林莽，抉幽覽勝，累牘連篇。所爲詩最工剪刻，峭拔清遒，不作一凡近語。在昔戊辰一榜，詞客聯翩，如湯西厓、史蕉飲、唐東江、趙蒙泉諸前輩，皆雄踞騷壇，金谷、蘭亭之會，月必四五舉，山鳴谷應，酬唱頻煩。損持以同館同年，曾不屑作齊盟之狎主，皎皎亭亭，別具雅人深致。而澄鮮之餘，溢爲光怪，所謂「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者，湯、史諸君子未知誰爲伯仲也。久之，以庶常外調，終興國令。遺草勵有存，蓋出於蟫蠹煨燼之餘，而《澤家》一集，皆嶺海作。不佞少壯宦遊，歷今兩紀，某邱、某水，邈若山河，惟日展是編，而相把玩，恍若武夷旗鼓之獻狀於前，而丹荔江瑤之悅我口也。思鄉轉深，能無感陸平原之言，而喟然三嘆也哉。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四・三傳折諸》　四十卷，國朝張尚瑗撰。尚瑗字宏薳，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尚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尚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

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

湯右曾《得張弘遠書並寄覆笥集》　小謫猶應傍紫宸，靈山別有碧桃春。樓臺一一當蓬島，風浪明明接漢津。文采石渠留故事，姓名玉牒記前因（《眞仙通鑑》云：平固山頃有小石笥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能言奇字時眞少，君是輸寥館內人。

查慎行《吳江留別張弘遠庶常》（存目）

林　佶

陳融《顒園詩話》　吉人舍人少以才學名於其鄉。負笈從汪鈍翁遊，又受知於新城王尚書、澤州陳相國，手寫《堯峯文鈔》、《漁洋精華錄》、《午亭文編》。書法遒媚，風行一世。其兄同人嘗爲《漢隸考》、《昭陵石刻考》、《蘭話堂金石考》諸書，吉人總其目爲《金石錄》二卷。其《樸學齋稿》爲詩十卷，前有文賦一卷。吉人自序云：「詩言志，志高而處卑，不能強爲高也。非是亦徒爲夸而已。余濩落廿年來所爲詩止此。其卑已甚，猶幸其氣之昌也。倘易地處之，志帥氣，氣輔志，豈惟詩？其於道也覬有進焉，不敢不勉也。」蓋猶未通籍前所題。其後成進士，官內閣中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樸學齋詩集》　十卷，國朝林佶撰。【略】佶工於楷法，文師汪琬，詩師陳廷敬、王士禎。琬之《堯峰文鈔》、廷敬之《午亭文編》、士禎之《精華錄》，皆其手書付雕。廷敬士禎之集皆刻於名位烜耀之時，而琬集則繕寫於身後，故世以是稱之。茲集古體詩三卷、今體詩七卷，淵源有自，故體格猶爲近古。特才分差弱，出手微易耳。

又《譜錄類存目・漢甘泉宮瓦記》　一卷，國朝林佶撰。【略】此瓦乃佶之兄侗得於陝西石門山中，琢以爲研，今其後人猶藏之。

《遊武夷登一覽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可作武夷有韻遊記讀，不嫌其詳。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八　林佶，字吉人，侯官人。康熙壬辰進士，官中書舍人。工書，尤精小楷，手寫《堯峰文鈔》、《漁洋詩精華錄》、《午亭文編》刊板行世。有《樸學齋集》。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　吉人兄同人遊秦得瓦於田畔瓦礫中，徑五寸強，厚一寸弱，圍一尺二寸弱。吉人另有記。「寶器逾晦逾光明」，才人沉淪久而光顯者，何獨不然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　圖月坡以貴公子甫筮仕即乞身閒居，嗜好筆墨。林吉人與之交，嘗寓其別墅借山堂，晨夕過從。月坡以生紙畫鴨贈之，吉人題云【略】。王右軍《鴨頭丸帖》眞蹟，月坡所藏弆也。

王士禎《甘泉宮長生瓦歌爲林吉人作幷寄同人》（存目）

蔣廷錫

論　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　文肅工繪花卉，品與惲南田敵。成進士後，宮中極貴重之，流傳世間者眞本絕少，馬扶曦父子代作者即可亂眞也。少歲豪於詩，感時傷事，放情縱酒，一一寄諸永言。《青桐軒詩》，皆未遇時作也。後此黼黻文明、敷揚大業諸篇，未見鐫本。

王應奎《海虞詩苑》　公負雄駿之才，際休明之會，受知兩朝，參預大政，一德一心調元贊化相業，詳國史，不具書。爲詩縱橫變化，不名一家，而瓣香則歸白傅，當謂唐元、白齊名，元精刻易學，白渾成難到，則其得力可知矣。公詩美不勝收，而余所標舉，不及百之一二。昔少陵之詩爲一代冠冕，而《又玄集》止錄七律兩章，後世不以爲病。竊附此例，非逞臆見也。其鴻篇鉅製久爲宗工鑒定者，則有《江左十五子詩選》在。

《豆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出白傅手，不過如此。意取其眞，辭取其達。

《柴荒》《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尤神似《秦中吟》，爲諸生時留心艱苦如此，他日相業，宜出諸大臣上。

《表忠觀》《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領聯已舉其大。

《看梅》《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高格。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蔣廷錫，字揚孫，以己酉生因自號酉君，又號南沙，常熟人。少承門蔭，馳馬試劍，顧盼自雄，有魏收、段成式之風。稍長，折節讀書，文繁理富，秀絕寰區。出而與東南名士相角逐，衆無不歛衽避之者。康熙癸未成進士，翰林供奉內廷。生平最工詩，宋公漫堂撫吳時，爲刻入「江左十五子」中。而尤以畫名世，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賦色或暈墨，一幅中恆閒出之，而風神生動，意度堂皇，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元人之席，士大夫雅尚筆墨者，多奉爲模楷焉。詩有《青桐》、《秋風》、《片雲》等集，頓挫瀏漓直關坡仙之室。自古詩壇畫苑合擅爲難，自王右丞、趙承旨外不數數覯，而先生實兼二美。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神。」先生之詩情，其即先生之畫理也歟？性恬雅愛士，凡才藝可觀及天姿穎異者，罔不羅致門下，指授以成其材。詩未見有傳人，而畫乃遂多贋本矣。歷官至大學士，卒謚文肅，其事業載國史，不具錄云。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七　蔣廷錫，字揚孫，一字酉君，號南沙，又號西谷，常熟人。康熙癸未特賜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肅。工寫生。有《青桐軒集》。

《清史列傳・蔣廷錫傳》　蔣廷錫，江南常熟人。初由舉人供奉內廷。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詔以舉人汪灝、何焯與廷錫皆學問優長，會試下第，令一體殿試，賜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未散館，即授編修，歷左、右春坊贊善，遷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五月，擢內閣學士。六十年十二月，充經筵講官。雍正元年三月，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賜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賢聲」之句。【略】六年三月，授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理戶部。六月，充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七年七月，賜第及「鈞衡碩輔」額。十月，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命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諭嘉廷錫與大學士馬爾賽、張廷玉等贊襄忠勤，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十年閏五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四。遺疏入，諭曰：「大學士蔣廷錫受聖祖仁皇帝知遇之恩，直內廷二十餘載。自朕即位，由學士陞授侍郎，旋擢尚書，簡命爲大學士，才識優長，經猷明練。其總領度支，則謹愼出納，釐剔弊端，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其參贊機務，則恪謹小心，周詳縝密。綸扉重地，倚賴方殷。上年忽患痰症，特遣良醫調理，漸次獲痊。今夏舊恙復發，每日兩次以疾狀奏聞。方期夙疾有瘳，豈料溘焉長逝，朕心傷悼！輟朝一日。其所用棺殮之屬，俱頒自內府，已命內大臣率領侍衛賜奠茶酒。其應得卹典，察例具奏。」賜祭葬加祭一壇，謚曰文肅。乾隆元年十二月，入祀鄉賢。子溥，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九引《荻汀錄》　文肅性豪爽，周恤親舊不少吝。賜第外，田宅無所增。御書扁額「萬幾賢輔」，無愧色云。

又引《畫傳編韻》　南沙花卉，多用逸筆，風神生動，點綴坡石，無不超脫。其有設色極工者，多馬氏父子代作。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書類二・尚書地理今釋》　一卷，國朝蔣廷錫撰。【略】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作。

徐蘭

論述

綜論

陶之典《出塞詩序》 丁丑夏四月，兒子煊自燕臺歸，蕭然落魄，視老親枯索又甚。乃出交游中名人才士所爲詩歌若干軸，以相娛悅。余時正倚北窗，誦先淵明「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之句，與《詠荆軻》諸詩，擬和未就，見卷軸中有徐子芝仙《出塞詩》，亟取讀之。光怪陸離，心魄飛盪，汩汩引人入勝。乃日三復餐其英而啜其實，膏味無窮，炙而愈出，美哉！才人之能不自愛？其心如此，余眞欲資之頤老焉。蓋余嘗讀其《六鏡詩》矣，思奇而神靜，落筆無一字落近人巢窟，竊疑徐子之才雄渾流麗，而獨見詠物刻畫之作，恐未能盡其所有。今乃磨盾墨，據馬鞍，題詠於黃沙青濼間，讖定昔人成敗得失事，搜奇探怪以爲歷世立功萬里者之春秋。然後徐子之詩，神采勃然，才力奮發，若夫山川道里之數，風俗氣候之殊，草木鳥獸之異，莫不遇物而賦，如志如圖。而余尤酷好其《青冢前臥柳》與《九十九泉》二詩，淋漓盡致，足以慰夫絕質殊鍾之不幸而辱於其地者，感典而唱歎之也。杜少陵《出塞詩》，李太白《塞下曲》，皆極寫征人行役悲壯宛轉之情，風旨畧同矣。而二公初未嘗出塞。以視徐子登陰山之雪，渡瀚濼之波，情餘眺嘯不甚有軼於古人者或。今沙磧永清，萬方歌詠，此卷宜徵入蘭臺，以昭磨碑獻雅之實。徐子且將由此發聞一代之國華萃焉，又豈徒饜飫朋儔爲藝林之勝事而已歟。煊兒喜曰：「徐子臨岐，囑索大人序，凡三致意。」以此寄之，庶幾不負所望云。長沙世弟陶之典拜撰。

姜宸英《徐芝仙出塞詩序》 徐子芝仙善爲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短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斗，迹明文皇之用兵處。所歷沙磧險巇，剽將健兒喘汗不得前。芝仙方緩轡縱觀，哦詠自若。嘗夜經古戰場，見燐火蔽空，如流星萬點，乍明倏沒。中有巨火獨明甚，衆燐隨其回轉，若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啾，漸來逼人，特爲詩吊之。其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陳，勢不留行，要必盡寫其意中之所得而止。至遇奇花怪石，土風詭異，瑣屑攡拾，偏饒有風致。古稱鮑明遠、岑嘉州工爲邊塞之辭，如芝仙之以歌詠代紀述，前人所未有也。

萬斯同《出塞詩序》 頃邂逅徐子芝仙，自言前年王師北征，曾從之出塞。余聞大喜，因叩其馬跡所經，則出居庸，道上谷，抵雲中，居歸化城者久之，復由古豐州傍陰山，踰高闕，歷起輦谷單于城，達于瀚海，縱觀明文皇磨崖勒銘處。所至登高覽勝，把酒放謌，周行數千里而還。余聞之益喜，與快談至日昳。徐子復示余《出塞詩》一編，則塞外紅山、黑河、青冢、李陵臺、蘇武城諸古蹟，皆有題咏。而細至草木、禽鼠、渾酪之類，亦爲之核名實，辨同異，而一發之于詩。凡余生平所欲聞而不可得者，悉于徐子詩見之，豈非所謂既知古、又知今者與。何其大暢余懷也。竊怪兩漢及唐，嘗數舉雄師，絕大漠犁庭掃穴，獨竇憲燕然之役，班固爲之勒銘，其他率無所聞。使有若徐子者與之偕往，發爲詩謌，以紀窮荒絕域之異聞，垂之來世，豈非後人所大快哉！惜當時未有其人也。若明文皇鑾車五駕，其時從臣如金文靖輩，雖著前後《北征錄》，不過紀日夕次舍及所經山谿道途而已，未嘗訪求遺蹟，援古證今，一一形諸歌詠。如徐子今日也，則《出塞》一編，豈獨慰余宿昔之願哉！即公諸天下，當無不喜談而樂誦也。因不辭弇鄙而爲之序。四明弟萬斯同具草。

汪灝《出塞詩後序》 書生枕劒，常夢封侯；童子請纓，猶思出塞。何況黃皮縛袴，歷霍將軍轉戰之場；白羽橫腰，臨張總管受降之地。又安禁哀笳千疊，譜入豪吟；橫笛一聲，描成佳構也哉。吾友芝仙，麒生天上，鳳集雲中。冷落青門，譜是前朝褒、鄂；逍遙朱邸，人爲今日鄴、枚。長聞賦雪梁園，忽見歌風瀚海。七字當從軍之樂，五言高歸化之城。當其橐管，追陪曉度蠔蜧；古戍停鞭，顧盼宵穿蟆蟻。新河聽唐麗之鳴雞，出漢關之殺虎。李陵臺圯，白草連天；蘇武城空，青燐滿地。波翻黑水，奇思與斷鏃爭飛；廠割白泥，勁句共悲笳競響。酹明妃之冢，紙飄淡月香魂；繪遼后之園，筆

灑西風落葉。葫蘆河急，恨似岑參；楊柳烟輕，情同李益。髑髏夜語，破客夢於氈牆；魑魅朝行，奮雄心於沙磧。是自古騷人罕經之境，成而今才子獨步之詩。嗟乎，擊築悲歌，英雄動色；冲冠怒髮，星斗羅胸。西出陽關，問故人其安在；南瞻斗柄，望中國於何方。遙知按轡以疾書，君眞能墨磨盾鼻；急爲挑燈而高唱，我亦思米浙矛頭。新安同學弟汪灝拜題。

王澤弘《塞上集唐六歌序》　徐子芝仙，珥筆從軍，出歸化城。當是時也，嚴寒剝膚，朔風拔帳，徐子衣短後，跨蒯緱，匹馬黃沙白草間，尋訪古蹟，既爲《出塞詩》，寫其山川，又詢究風土卽所聞見。集唐句爲六歌，歌各爲序，歸而請序於余。余讀其序，詳贍古雅，足備一代志乘。而歌則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縱恣磅礴，頓挫淋漓，一氣呵成，法律井布，既無擊縕之痕，復冥雕鏤之跡。若貫珠焉，纍纍然相思之佩也。若製錦焉，煌煌然無縫之衣也。以視他家集爲近體侈於對仗者，較之王君史與石季倫鬬珊瑚，相近去何止三四尺、七八尺矣？郯城王澤弘撰。

許志進《塞上集唐六歌跋》　昔歲在丙子，徐子芝仙以書生衣短後仗策從軍，道經陰山瀚澥，摭採景物，播之咏歌。《出塞》一編，欲與李君虞輩爭席。宋人奉使契丹、元人灤京扈從諸篇什不及也。間又取塞外六事，戲集唐句爲長歌，荒怪奇詭，語多不經人道，而旨趣一歸大雅，較之自運良爲猶難。夫以芝仙之才，遲久而不遇，慷慨遠游，放歌於驚沙斷磧之間，亦豪傑失意之所爲。而其所得有如此，芝仙遊亦壯矣。憶余之官遼左，亦以是年出塞，荏苒風塵，時寄興於吟嘯，山川風物，爬梳畧備，撰有《睿覽詩集》。芝仙一見許可，謂當與《盛京賦》並傳。芝仙今之士，安當出手爲一序，乃僅許集唐句貽我，豈欲廣六歌爲七耶。辛巳夏日，淮澥許志進書於慈仁僧舍雙松下。

查爲仁《蓮坡詩話》　虞山徐芬若（蘭）號芝仙，詩格雄健，極爲漁洋所稱賞。《出居庸關》詩云【略】。芬若有《蒙古》、《象棋》、《打鬼》等六歌，皆集前人句爲之。組織天然，滅盡鍼綫之迹。

又　余乙巳初度，徐芬若贈詩云【略】。擺脫凡近，豈可以椷詞目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　芬若亦字芝仙，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不奇。吾友徐龍友見之，幾於下拜。奇人見奇詩，尤契合云。

《柳南隨筆》卷一　沈方舟【略】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芬若占籍天津。

葉名澧《橋西雜記》　常熟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康熙中王師北征，曾從出塞，賦詩一卷，漁洋山人稱其精悍雄拔似供奉、嘉州。卷末附塞上集唐六歌，歌各爲序。序詞詳贍，足備志牒。詩亦荒怪奇詭，無襞積之痕。

《筱園詩話》卷二　徐芝仙塞外諸詩，境奇語奇，才力橫絕，在昭代詩人中，另出一頭地。其邊塞詩，可謂獨擅之技，實未易才。稚存、蘭泉、荔裳諸君，出塞篇什，並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橫矣。

分論

《出居庸關》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寫出異方風景，極饒資制。

《土木堡》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起精警，合古法。

《靡羌山》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有樂府意。

《望白登山》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頗見史才，又不涉議論，故佳。

《過嶺》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可謂善寫難狀之景。

《關山月》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絕妙好辭，黃河遠上之亞。

《清明日酹清冢》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題佳詩亦直逼古作。

《定埜禪寺》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似徐文長邊塞之作。

《九十九泉》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邊塞詩更似二謝語大奇。

《登祁連山》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前半刻畫，後半感慨，皆極警策。

《起輦古》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可補史家之闕。

《大松山》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字字奇幻，昔在終南、太華，裁眉、匡廬觀雲，奇幻百出如此詩矣。

《李陵臺》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於唐似杜牧之，於宋似黃魯直，近人少有。

《殺虎城》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如讀趙充國金城諸奏詩格，亦近少陵前後出塞奇作也。

《土城》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老榦疎枝落落入古。

《燐火》　《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沈嘉則殺人如草不聞聲遜此雄奇

如觀鍾馗夜遊圖也。

《天鷲炙》《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遼時有頭鷲宴，謂天鷲之初獲者也。

《紫玉漿》《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化朽腐爲神奇，用古合是如此。

《瀚海》《徐芝僊出塞詩》漁洋先生評：此詩有縱橫十萬里之概。

《雨阻黑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境奇，詩亦與之俱奇，芬若又有《大松山》詩，起云：「一峰飛入雲，雲故推之出。一峰飛出雲，雲故攫之入。」奇警前人未道，因通體用韻來雜，故去之。

《磷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寫磷火之忽聚忽散，鬼雄鬼馬之光怪離奇，紙上幾於有形聲矣。後又寫群鬼之接戰，更幻更奇，吳道子善畫鬼，亦未到此。

《歸化城雜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五：奇人總無凡語。

《出居庸關》《國朝詩話》卷一：徐芝仙蘭《出居庸關》詩云【略】。新警可傳。

傳記

言如泗《常昭合志》卷九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自少負才名，善吟詠，從新城王士禛遊，得其指授，所學乃益超詣。士禛序其詩，稱其精悍雄拔。高者似供奉、嘉州，其次亦在樊川、昌谷之閒。而浙水沈方舟屈指虞山詩人，亦以蘭爲第一。年甫弱冠即出遊京師，淹滯既久，遂占籍焉。歷數十年僅一歸里，故邑中罕有能舉其姓氏者。（蘭因祖塋迷其處，訪之墳戶，留飲得墓田冊，始悉。作詩紀事，載在雜記。）雍正三年，年已六十餘矣，以訟事牽連，編管天津衛，不許在外行走。又越數年而卒。蘭嘗從安郡王出塞，所見祈連山中花數十種，皆艷絕不知名，一一圖之以歸。京師好事者爭爲臨摹，以識詭異。蓋蘭素工繪事，在本朝直可繼惲南田。白描人物尤爲絕倫，又不獨以詩擅長矣。

紀事

查爲仁《蓮坡詩話》　徐芬若倩輩下名家三十餘人，合作《芝仙書屋圖》。一時詩家分題咏詠者六十人。【略】芬若後舉此圖贈余。

《柳南隨筆》卷一　徐蘭，【略】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用濟）嘗與吾友汪西京（沈琇）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視之，乃山田冊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覓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

又　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爲予稱之。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徐蘭，【略】學詩於王士禛，又從安郡王走馬出塞，過廢城、六單于、蘇武雲內豐州，殺虎土城。祁連山中，花十數種，皆豔絕不知名，中土所未有，嘗畫便面貽士禛。土產有白草、雛鷹、蹙鼠、瑪瑙、石酪酒。瀚海距獨石口二千里，有永樂御製碑五十一字；出塞後流寓北通州以終。著有《出塞詩》，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不奇，如李長吉欲嘔心肝。徐夔龍友見之，幾於下拜。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康熙丙子，親征漠北，安郡王駐守歸化城。芬若以書生短後，躍馬相從出塞【略】祁連山中，花十數種，皆艷絕，不知名，中土所未有。嘗畫便面貽漁洋。芬若故長白描人物也。【略】歸化城在唐豐、勝二州境，即趙全所居左鳳閣、右蟾宮之板升地，後爲三娘子所游牧。萬曆

中，賜名歸化城。芬若歸《化城雜詠》云【略】，音節極爲悲壯。古稱明遠、嘉州工爲邊塞之辭，如芬若之以歌詠代紀述，亦前代所未有。

沈元滄

陳鵬年《沈麟洲今雨軒集序》　仁和沈子麟洲爲浙中高才生，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沈博絶麗，復工於詩。人咸謂巍科可坐而掇，然僅以副乘貢需次縣令。天子察其才，召置內廷，分職纂修。丁酉入京，闈試已中雋，復以額限屈置副車。嗟乎，豈非天哉。士患不見知，及知矣，又若齮齕之兩列賢書，曾無加於進取之毫末，是豈惟自憤，人亦從而代爲之憤矣。然沈子絶無東野之悲，而有吟詩之癖。予在殿廷與之共事甚久，見其詩最多。雖日夕虛懷問字，然予常畏之。今其所爲《今雨軒詩集》，格調老蒼，無一不取法於前人，而新意特出，雋旨交駢，有令人咀之而愈永者。觀其集，宜知其才之富有，非老生僅守章句之比，烏得以副車限之。異日著作承明，或出宰方州，必有卓然可紀者胥於是集乎。覘之，而專工爲科舉之學者，正不知視此何如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　家麟洲以諸生受聖天子知，命入武英殿纂修，與諸詞臣齒，眞異數也。之官後，亦多善政，因親屬被罪，牽連及禍，人並冤之。詩與查他山先生唱和，品兼唐、宋人之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滋蘭堂詩集》　是編分六集，曰《康瓠集》、《灌畦集》、《今雨集》、《紫貝集》、《勞薪集》、《西征集》。前有其孫廷芳題識，稱《康瓠集》爲家居侍親及爲查氏贅壻時作，《灌畦集》爲移居龍山時作，《今雨集》爲入直武英殿時作，《紫貝集》爲官文昌時作，《勞薪集》爲罷官後自京赴粵時作，《西征集》爲由粵赴京、謫居銀州時作。元滄爲查昇之壻，久與查愼行遊，故其詩格頗近《初白堂集》云。

彭端淑《白鶴堂詩話》　仁和沈麟洲先生，諱元滄，余友椒園尊人也。學富才高，尤工歌咏。長篇得意，慷慨淋漓，雖蘇髯公或未能過。【略】置諸唐人，何以復加？哲嗣繼起，有自來矣。

《國朝杭郡詩輯》卷九　麟洲居忠清里，早歲屬文爲前輩萬充宗、毛西河所賞，查聲山宮詹以詩鳴，愛麟洲之才，遂妻以女，故盧六以序麟洲詩，舉謝師厚之于黃山谷、李德新之于姚武功爲比。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沈麟洲）嘗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以便檢閱。查聲山愛其才，遂妻以女。盧六以序其詩，舉謝師厚之于黃山谷、李德新之于姚武功爲比。

《外舅查聲山先生挽辭》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宮詹受恩深重，幾埒江村，而小心謹愼，則又過之，所以難於乞身也。晚年心事，館甥婉曲傳出。

《夜雨與友人感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頻遇灾荒，救人無術，撫時感歎，有心人每懷此念。而泄泄者以杞人之憂笑之。此種情事，古今一轍。

《甲寅閩變永嘉令馬公珖與溫處道陳公丹赤同時殉難今春馬公子觀察君陳情行在特錫恩諡忠勤敬賦一章以紀其盛》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南八忠唐，又有雷萬春在此，因馬公而兼及陳公，猶因南而兼及雷也。舉一人而中藏一人，句法甚巧。

《白雲緇雜詠之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此被累以後重至廣南而作。

《題屈子詩外二首》一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寓情紅粉，乃英豪末路，猶信陵飲醇酒近婦人也。

又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沛上謂閻孝廉古古，詩格不同，而意氣則同，故並論之。《藝苑叢話》：嶺表詩人屈翁山，晚年耽于酒色，論者疑其始終易節，不知乃信陵醇酒婦人意也。仁和沈麟洲大令題其稿云云。香東、墨西，翁山二妾之名也。陳梁亦同時詩人。

鄭方坤《沈元滄小傳》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屬文，爲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鑒賞。稍長，窮極經史，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甯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即妻以女，名籍甚。顧艱於一遇，康熙乙酉試京兆，中乙榜。丙戌考教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公纂《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薈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旨。尋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試，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某書法趙、董，與其外舅正同。」天語褒

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總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韻府》既成，復就丁酉京兆試，再置乙榜，乃以脩書議叙，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職四年，民咸戴德，而上官顧用讒言劾免，尋以他案牽累，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議竟編管甯夏。扶病而行，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情性，尤工爲有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于杜、韓、蘇、陸諸家，一時朱竹垞、湯西崖、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嗚呼！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聖語拂拭，謂當待詔承明之庭，而乃兩中副車，一置散吏。稍設施矣，復緣讒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炎風朔雪，重繭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大吏贈賻始得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終身，長歌當哭，每觸襟懷故，歷摧挫困抑而觕嶽嶽未嘗少悔者，悉流注於言志永言之中。是豈詩能窮人，抑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予鈔本朝詩竟，以未見《滋蘭堂集》爲憾，既從賢嗣椒園觀察公處乞得，亟鈔錄之，而爲論次其大概云。

《清史列傳・沈元滄傳》 沈元滄，字麟洲，浙江仁和人。康熙四十四年、五十六年，兩舉副貢生。早歲屬文，爲毛奇齡、萬斯大所賞。尤喜爲詩，查昇見之，妻以女。時昇方奉旨纂修《佩文韻府》，元滄爲薈萃排比，進呈輒稱旨。尋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總裁奏請考試，上曰：「沈元滄學問，朕素知，不必考試。」又嘗詔廷臣曰：「沈元滄書法趙董，與其外舅正同。」以議叙，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任四年，有循聲。瓊俗以諸生充里胥，作奸犯科，不可懲以法；又多錮婢事，元滄痛治之；倣朱子社倉法，勸諭貯賑，民甚德焉。後以牽累，詿吏議，編管寧夏。未踰年，卒，年六十八。生平於學無所不窺，論史有卓議。嘗謂：「儒者論古，第持義理之空言，而不能置身其際，熟察情勢，豈足以服古人之心？且非孟子知人論世之法也。」詩兼宗唐宋，朱彝尊，湯右曾，陳鵬年咸推重之，與查慎行相唱和。著有《滋蘭堂詩集》二十卷、《文集》六卷、《禮記類編》三十卷、《雲旅詞》、《念舊詞》、《奇姓編》、《充安齋雜著》、《今雨軒詩話》、《杜詩補注彙》、《黎岐雜記》、《平黎議》。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存目二・禮記類編三十卷》 國朝沈元滄編。【略】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滋蘭堂詩集十卷》 國朝沈元滄撰。

徐永宣

論述

張延樞《茶坪詩鈔序》 徐子學人少負雋才，名滿江左。己卯之役，余得諸儁人中比來謁行卷外，挾詩一編。余覽而嗟異之。既還京師，過阮亭，王尚書於閶下亟賀余得學人。蓋學人少孤露，尊甫中丞先生謝世，年才十有五，奉母夫人教，不肯爲俗學，下帷攻苦，日惟讀有用書，慨然以述作自任。而於阮亭爲通家子，故知之最詳。學人性純孝，既成進士，需次郎屬，以母夫人春秋高，竟不赴選人。棲遲子舍，愉愉色養間，以其暇益肆力於詩、古文辭。余自己卯後，以使事三過江淮。每見必益進茲。覽其所刻《茶坪詩鈔》，結體淳質，寄託遙渺，愛翫累日，不能自休。蓋學人於此事深矣。昔者成周營而頌聲作，周、召賡其盛。其後雲漢中興，則有仍叔尹甫之屬。下至漢唐盛時，莫不有文儒哲匠更倡迭和，潤色鴻業，風雅之道與時高下必得其人以發之。學人詩集，商丘牧仲宋冢宰列之「江左十五子」。既登乙覽，澤州、丹徒兩文貞公復交薦其生平學行，當備顧問。今雖逡巡未仕，而經世有用之學儲蓄益深。其流爲韻語，搜擇融洽，自成一家，殆將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高文典冊與隆古作者相頡頏，豈窮而後工者可比似耶？余願以是爲學人勗也。至其沈研蘊味，辨別體裁，本於性情，邃於學問，冥契於《國風》、大小《雅》之遺意，則查夏重贈詩所云：「沂源杜韓氏，變化出渠矱。」又云：「自我畦徑開，傍誰樊籬託。」固茶坪集之定論矣，余又何加焉。康熙己亥中冬，友人張延樞序。

殷元福《茶坪詩鈔序》 頃閱辛齋徐先生古近體，意匠經營，自成一家，無一語襲杜，而發斂抑揚、疾徐縱橫之妙，又無一不似杜。蓋先生籠挫萬象，圓神不滯，其取精也，大矣。或疑先生家世閥閱，又英年通籍，而詩多集蓼蘑，寧之意何耶？余謂人之悲歡憂愉，如飲水者冷暖自知，蓋有難與他

人言者。先生言其難言之隱，不得不言之思，而旨益深，而意益厚，非但曰窮愁之辭易好也。世無子期，又烏能得其解哉！鄘南殷元福撰。

錢名世《茶坪詩鈔序》　徐子學人，吾黨之賢而有文者也。乙丑歲，學人兄靜巖邀余同研席。學人年甫十二，誦讀之暇，輒能通古今。未幾歿，而學人與余後先受知於學使者吉水李公。後余游京師久之，而學人學日進，名日起。其所讀之書，自六經、諸史、百家之文集，雒、閩大簡之語錄，漢、唐之箋疏，宋、元、明諸君子之經解，罔不涉獵。或余南，或學人北，聚處僅以月日計，而高談劇論上下千載，往往至丙夜燭跋靡少倦焉。余始則深愛之，既且大畏之矣。蓋學人之學，主於讀書爲文，未嘗欲專以詩名也。然間出其詩示余，則有得於六經諸史者焉，有得於百家文集者焉，有得於雒、閩語錄者焉，有得於漢唐箋疏、宋元明經解者焉，殆所謂文人之詩者歟！殆由是以遡之元之永叔諸公，由是以遡之昌黎、香山，由是以遡之少陵，而無有不合者歟！夫經史、文集、語錄、箋解非可爲詩也，得經史、文集、語錄、箋解之氣味而爲詩，乃所謂文人之詩也。舍經史、文集、語錄、箋解不讀，而僅僅研摩聲調，匹配色澤，侈然自以爲沈、宋、高岑之徒，而識者窺其無所有，則夫所謂詩人之詩者，其果得爲詩人之詩也哉？余平日之持論如此，讀學人之詩有合焉，故書之爲《茶坪詩鈔集序》。康熙己卯八月朔，同學錢名世書於秦淮河房。

張大受《茶坪詩鈔序》　人同蘭蕙，放浪形骸。譽擅鳳龍，扶持名教。仰李、荀於八駿，宗蘇、李之五言。斯道萬年，誦之三歎。吾友學人，世擁朱輪，生攜彩管。江東孝穆，學本縱橫；鄴下偉長，辭尤典雅。夙耽唫詠，妙發英華。居是雲溪，溯文忠之舊蹟；集名師竹，依檢討之新篇。聯句則盡儗城南，豪飲則仍稱河溯。寒蟬蟋蟀，秋氣長悲；白雪梅花，素心並寫。以是一時才俊，退避陸機；先達名流，矜誇何遜。鼓鼙既動，肉袒相降。美哉東海之風，和者滄浪之曲。若夫天姿孝友，流露詩章；骨格清高，發揮翰墨。哀樂緣情而賦，是非見志於辭。洵館閣之大材，抑江湖之砥柱。而迺鴆媒或毒，鴻羽空漸。慈恩寺前，共呼先輩；金鑾殿上，仍號謫仙。虎豹之變有時，鳳鸞之棲非地。則又增其齒怨，助此慨慷。然而富貴難期，德言不朽。說經楊政，患難呼號。置驛鄭莊，交游緩急。指肺肝以信誓，借慟哭爲長歌。厚義可師，清詩獨步。今也歲寒既屆，吳會重來。定交杵臼之間，狂詠酒壚之畔。文成數卷，欲語湘魂；篇直百金，爭傳齊翼。署王筠之十詠，下三拜於方千。何待異時，復逢知己。憐君雅曲，莫碎子昂之琴；和我變聲，似聲漸離之筑。康熙庚辰歲季冬既望，同學張大受日容題於匠門書屋。

李馥《茶坪詩鈔序》　辛齋徐先生，余向耳食其名久矣。丙申歲，始獲一晤，恨相見晚而未嘗讀其詩也。今春，舟遇毗陵，因出所爲詩示余。余卒讀之，不禁拍案狂呼曰，此眞浣花也！根柢深厚，寄託遙渺，如游玄圃，如按宮商，流連累日，不忍釋手。辛齋成進士後，塵視軒冕，日取三倉四部之書諷誦不輟，故其發於詩也，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不必規規摹擬浣花而神與之肖。嗟乎，如辛齋之於浣花，即謂康成入何休之室可也。余素不善詩，而性頗嗜詩，謬承辛齋命余爲序，余何能叙辛齋詩，亦仍取浣花一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之句，以爲辛齋贈。辛齋其以余爲知言否？康熙己亥季春，閩南同學李馥題於立誠書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　茶坪天爵自貴，不就選人。詩全得力于東坡。王牆東耘劬極稱道之，謂其晚唐風韻，各有會心也。

《潤州》《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萬古濤聲」中間，添入「一」字，見人事日變遷而濤聲自終古也。下接結二語，天然無縫。

《舟行即事用香山韻》《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三、四語令穠畫卷中每有之，予泊船時，往往遇此而不能言，彌用自愧。

《秋日訪朱錫鬯先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先生清節，一語寫景中傳出，令讀者如或遇之，此種微妙，難爲外人道也。

《竹垞先生留宿楓橋慧慶寺夜話追悼陸文孫》《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通體意在文孫，故於竹垞從略。第三語傷竹垞之濩落，下俱言文孫之貧而沒也。結意黯然傷神。

傳記

湯大紳《茶坪公傳》　先生姓徐氏，諱永宣，號辛齋。中丞荆山公季子。康熙戊辰春，中丞公勤勞王事，卒於邸第，先生纔十五齡耳。夜諷朝險，益自刻苦。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需次部曹。性至孝，以太夫人高年在

堂，絕意仕進，板輿輕軒，承歡左右，朝野士夫咸嘖嘖慕焉。先生早年通籍，不爲制舉業所困，酒肆力於詩、古文詞。著有《茶坪詩鈔》十餘卷，鏤板行世，上追騷雅，下薄齊、梁，挹經史子集之菁華，萬取一收，畢萃於歌謠篇什。其爲一代傳人，洵無愧也。東南碩果，領袖騷壇。末學後生，仰若山斗。家居數十載，杜門卻掃，不與當道通往來。其有益於桑梓者，力爲主持，不避嫌怨。蓋爲善於鄉，較政績而更鉅矣。余與先生同里閈，函丈追隨，得之覩聞者甚詳且悉，故不辭謝陋而爲之傳。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徐永宣，字學人，別號茶坪，武進人，爲副憲荆山先生之子。少隨父任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閈所目爲叢桂崇蘭奇玉特珠者也。茶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擩染，得諸父師指授者爲多。故當紈綺之歲，而詩名籍甚。同里如楊青村、錢網庵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扉，泛秀水之櫂，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匠門、顧秀野、查悔餘、徐大臨諸君子遊，磨瑩去角，出門有功。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會錄其詩入十五子中，蓋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策名已及，而意不欲遽出，曰吾姑歸里，鍵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嗟夫，舉世皆以進士爲讀書之終，而茶坪獨以進士爲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閒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轡未騁而蘭玉早凋，鍾記室之痛悼于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夫。

紀事

蔣汾功《茶坪詩鈔序》　蓋自詩書有作，而詩古文辭之道所從來遠矣。其後軼興軼衰，雖爲之者益衆，而其勢日往而不返也。余嘗語徐子學人，後人所以不及古人者三，而制舉業不與焉。學人問云：「何？」余曰：「詩書作者聚數聖人，而所存不能以寸。今一庸人而著作輒等身矣。不及一也。古之人大抵五六十始爲書，今人年甫及冠而汲汲乎思立言以垂不朽。不及二也。夫積厚而發之也，遲又馭之以簡。積薄而發之也速，又不勝其繁。其相越豈可問哉！且夫古人有作，皆出於心所謂誠。然者今人理不足而故張之，情既竭矣而又引之，終身役役而無能自振。不及三也。夫然而又牽於制舉業，祟精竭神以求當有司之尺度。又不幸而舉，不合則終其身無成矣。古今人尚何相及之有？」學人瞿然稱善。今年春，出其詩若干集，命叙於余。余曰：「子之詩僅此而已耶？」學人曰：「然。吾視前所爲多不足存，故汰之。」學人成進士十餘年，而刻苦視諸生時尤甚。雖事變錯出於外，而設誠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其於是三者幾矣。余少頗志乎古文詞，今年逾強仕尚牽於制舉業，忽忽無所就。以叙學人所爲詩，不亦愚乎！時甲午六月二日，同學蔣汾功序。

《諷唐靖元》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武進唐惲宸靖元年十四讀《三國志》，至帝魏僞蜀，拂然忿歎，自是有意訂正，卒成《季漢史》若干卷，有「涑水未瀕陳史穢，紫陽書法豈容刪」之句，其子弟謀鏤版，徐學人爲詩諷止之。

《寄懷勞漆園中丞》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十日，勞介巖由僉都御史擢副憲。十二月初八日，密題爲皇儲已蒙聖慈復位，恭請敕部擇吉舉行，布告中外，以息人心。先是，十一月十七日，隨王大臣具有公本，蒙傳旨：此本且留中，太子關繫國本，朕固知人心愛戴皇太子，但夙疾尚未全愈，且閱時久，須再加教養，俟其德器日新，彼時朕自有旨，爾等不必瀆奏。至是傳旨：朕身子纔好，這事情還可以緩得。勞之辨係大年紀的人，爲何說話如此繁瑣，本發還。詰朝，由刑部押送出彰儀門。語門人楊瑄曰：我輩讀書入仕，此身已非己有，今得歸正首邱，君恩厚矣。未嘗以榮辱禍福介於其中也。徐學人《寄懷勞漆園中丞》云。

著録

徐增祥《茶坪詩鈔跋》　先校付手民，餘當勤事蒐求。或有全璧，觀成之日，惟我子孫，其永保之。光緒辛丑冬月，元孫星鈐謹誌於福建龍嚴直州官廨。右茶坪公詩鈔全集，其十之六爲先大夫當日校刊，未竟而增祥承遺命續成者，餘則自從孫升伯所藏本彙集。付刊工既竣，感念此書屢經散佚，卒成完璧，若有呵護之者。蓋增祥自承先大夫遺命，珍護謹守，宦轍所至，必載與俱。辛亥國變，適宰湘之衡山，倉皇出險，篋笥俱亡，而先集亦在其中。

幸曾錄副本，乞海上友人作序久未報，乃急向索回，完好如故。正待詳勘以壽梨棗，有告增祥者曰：「曾從升伯處見藏本，較此爲多，曷徵取以供參考。」其時與升伯暌離，久未講蹤跡。又數年，客居河東，始悉升伯因事厲汴之周家口。乃馳函借觀，不數日而書至，且謂此係其父孟瀾當日向莊仲求先生藏本借抄。始悟莊先生語爲人攜去借抄者，即吾宗之子弟保存遺澤，蓋有同心焉。讀舊序六篇，詩稿十集，首尾完整。升伯且先我付印成書。既嘉歎其述德之勤，益媿不才之蹉跎以迄于今茲也。惜校勘未盡精審，合之先大夫手校副本，愼付剞劂。或克告慰先志而垂示後昆云爾。癸亥仲春增祥謹誌。

藝文

彭孫遹《送辛齋南還用嵩木韻》　怪底魂銷又骨驚，故人別我去燕京。十年以長曾兄事，千里相依仗友生。文集初成囊底重，詔書不就體中輕。紫微山下吾廬在，短轂長鑣晚計成。

朱彝尊《題徐學人雲溪草堂圖》（存目）

王士禎《題徐學人雲溪草堂圖》（存目）

宋犖《題徐學人雲溪草堂圖》　之子江東秀，風流小杜齊。人傳秋柳句，家住白雲溪。鍛荼供調膳，烟波入杖藜。幾時共明月，披豁草堂西。

杜詔

論述

顧光旭《梁溪詩鈔》　杜太史詔，【略】手輯《叩彈集》，著有《雲川閣集》。沈歸愚謂雲川所選，皆中晚名作，平生得力亦在大曆以後。雲川尤深於詞，宋商邱謂其格在草窗、玉田之間。嘗兩奉校詞之命曰：今詞選。方徵詞未卒業。雲川少師事嚴秋水、華滄江暨吾家梁汾三先生，而劉翁沛然、鮑翁南侯皆引爲忘年交，集中所爲《五老詩》是也。其碑版記序之文，獨宗廬陵。嘗修《山東省志》。晚年詩益工，與天鈞和尚、洞泉道人號「九峯三逸」云。

《雪橋詩話》卷四　無錫杜紫綸少從嚴蓀友、顧梁汾游，工于倚聲。康熙四十四年，進《迎鑾詞》，命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及詞譜。壬辰會試不第，賜進士，改庶常。以養親歸，自號蓉湖詞隱。【略】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略】晚年坐卧半樓，學者稱半樓先生。

又《續集》卷四　杜雲川告養歸里，爲詩壇主盟。雍正癸卯五月三日，集虎邱滄香樓，而吳與沈鯷翁適至，於是長洲沈確士、彭翰文、程筠軒、徐龍友、朱恭季、丁垣升、張蓀九、韓祖藝、程南溟、陸學起、陸雲仲、陸峨鴻、何子末、王越南、夏葭湄、金次山、金象巖、胡昆麓、番禺方冥朔、方東華：常熟汪西京：吳江李酣芸、王載揚：歸安沈葆之：慈谿沈景韓、沈左泉：錢塘張繼青：無錫華子山、邵移山、華紀常、魏甸才、吳商霖、杜石渠、顧游園：開士松泉，一時並集，各賦五言近體二首。而無錫馬碧滄不及赴，因約友訪雲川於虎邱，亦賦二律。其明年，金次山校定付梓，曰《滄香新詠》。漪園，名羽泉，字萃愚，工書畫，是集作云：「茲樓同燕賞，何似永和時。一雨清湍激，曾雲老樹敧。坐深應有悟，香滄最宜詩。夢筆人猶在，青山短簿祠。」「風流推二老，諸子復詩豪。異日知誰健？名山不在高。一尊先竹醉，五字和松濤。記取端陽近，分牋續《楚騷》。」

陳融《顒園詩話》　紫綸中歲與杜肇余（臻）尚書子詒穀（庭珠）同選《唐詩叩彈集》，論次唐人詩，自長慶以下得三十有七人，詩凡一千六百十四篇。取平原「抱景咸叩，懷響畢彈」之意，名曰「叩彈」。以白香山獨關機杼，擺脫羈紲，於諸家中獨爲浩瀚，故以香山爲始。次以晚唐七言今體，風致才情，爲前此所未有。故此體在選中幾居其半。蓋顧梁汾鈔集唐詩最富，嚴耦漁亦有中晚選本。紫綸曾從嚴、梁二子遊，則其淵源所自也。【略】以養親告歸，有出都留別同志之作。繼復徜徉山水，於關內外大江南北游跡殆遍，而意則專主廬山，先後共得詩若干首，總名之曰《廬山游草》。嘗云：「潘稼堂《游廬山記》，謂茲山跨兩都。韋左司、白樂天輩官九江者，僅至其北。王子充、王敬美輩官南康者，僅至其南。周益公、李漵之、李獻吉輩雖嘗遍游，而繞其邊，未穿其腹。余以林居無事，故得從容搜討，窮諸奇勝。」詔自游東、西二

林後，盤香煙峯而上，從太乙峯而下，旬日間歷覽南北諸峯，稍識廬山面目，視泰岱、終華、天台、九華之遊，皆草草涉獵，此遊似爲過之。自謂遊展所至，不讓稼堂專美於前也。與道士洞泉、僧天鈞訂世外交，結九龍三逸社。因乞楊子鶴繪一圖，曰《九峰三逸》，顧俠君、沈厚餘等題句。天鈞詩韻清絕，洞泉更爲工畫，紫綸自謂廁兩君之間，殊覺形穢。再續碧山吟社。吟社爲明成化末、弘治初秦修敬所倡，嘉、隆間修敬之曾孫從川復之。有十老堂、濯纓亭、涵碧池、芙蓉徑、古木陂諸勝。二百年來殆亦消歸何有。華學士鴻山有《續碧山吟社》詩云：「吟壇久廢名猶在，策杖重來路可探。」紫綸應洞泉之招，過天鈞石林精舍，自華芋園胡永牀以下會者少長二十有一人，繼鴻山而有再續吟社之雅，壇坫中一盛談也。紫綸最工倚聲，論者謂曲盡言情，而要歸於《風雅》，有白石之清勁，撫谿之清逸，方之竹垞有過之無不及。假歸以後二十餘年，詞與詩古文功力俱益深邃。詩本得力於中晚，論者有謂自香山而登浣花之堂。或又曰，能學溫、李，正善守杜陵家法。

《詞苑萃編》卷八 紫綸詞，脫去凡豔，品格在草窗、玉田之間。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吾邑杜雲川太史（詔），先以監生膺薦，食七品俸。預輯歷代詩餘，蒙恩賜進士。復與諸詞臣纂修詞譜，逮授庶吉士，即乞養歸。生平恬退寡營，少時從顧梁汾、嚴藕漁兩先生遊，故其詞如水碧金膏，纖塵不染。

《隋堤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柔肌令儀，按節起舞。

《周處讀書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見力戰致命，緣讀書有得，而斬蛟射虎，未足信也。一氣鼓鑄，結倍有力。

《黃金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隗韻平仄俱收。

《戲馬台》《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王漢王巴蜀、漢中，使得還定三秦，此項王最失策也。特爲拈出，具見論古之識。

《雨泊吳閶送春同顧梁汾先生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以西子泛湖比春光徂謝，又恰關合金閶送春，天然波折。

《次泰和韻送同年于元士入都因簡劉喻旃楊若遊諸同館》《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不無玉堂天上之感。

《羅浮蝶》《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第四語天然名雋，雕琢轉或失之。

傳記

華希閔《杜吉士詔傳》「蓉湖詞隱」者，胡翰林杜君自號也。君初以詞受知聖祖仁皇帝，召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方輿路程》、《詞譜》。辛卯，舉京兆。壬辰，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散館，改進士教習。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父芳有孝行，仁施鄉黨，羣稱杜善人。君繼之，汲汲行義，不顧產之耗，而尤篤於一本。及故舊兄詩以豪傾其貲，君密請于父，悉己所贏者，以父命益之。前後所益，埒於初授之產。兄歿，復割田百五十畝畀諸姪。有姊適虞，貧而夭。姊之夫臨歿，以繼室之女託君，君娶爲季子婦。師施晁失明，瞻以田。歿無子，君召其宗人爲立後，仍以田贍之。鄉試出三原，楊瑛森門楊廉吏也歿京邸，自含殮至還里費咸出自君。又親哭拜其墓，樹之碑石乃去。有故人託君名納賄，眾爲不平。君曰：「吾無其寔而居其名，何害？」其厚德如此。碧山吟社者，明成弘時十老遺蹟也。概同人清尊聯吟，嗣其逸響，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君飲寔不能三升，招飲者，雖矮簷曲牖，未嘗不赴，必盡歡。座客不計雅俗家貧。南郭門右小橋流水，田塍縱橫。君時策杖行吟其閒，與田夫野老相諧笑。童稚望見杜老，驩迎先後至不可舉武。道士榮漣，上人妙復俱能詩，君引與酬倡，寫九峯三逸圖。榮貌古，妙道癯，君豐秀，傳之吳下以爲盛事。胸中無城府，不飭邊幅。與人交，無少長貴賤，一以天和。故狡變者、狠戾者，遇君輒自失。生平無驕言怠色，遇高年碩德，執後進禮維謹。少而才者，道揚以成其名。聞談人過，輒以他語亂之。喜以言贈人，見博塞葉子戲，必規之。送宦遊者，必曰當臣臨事宜放寬一步。語富人，宜種德子孫。遇歉歲，嘗徒步徧乞其粟糜道殍。亦無忤者，以君眞意，有以動之也。事關綱常得失，語或至面赭色變。親鄰有屈不伸，如疾痛在躬。大吏以利弊諮訪，未嘗不竭情告。嘗斥邑尉之貪劣者，弭冒荒之議之害民者，戢驛丐之害農船者，息兄弟之爭財者。林居二十年，而善良蒙庇特多。性嗜山水。服闋後，北登終南、太華，南訪天台、武夷，西至廬阜東、嘗七十二泉。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丙辰夏，嵇文敏公總制兩浙，薦君博學鴻詞。君往辭不獲，猶留西湖，泛丹

賦詩五日夕而歸。歸二日病，病十日卒。卒前一日，余視之，君猶玩瓶荷，啜稻花湯，以爲馨可愛，無他苦。君名詔，字紫綸。晚年坐卧半樓，學者或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詩》六卷、文六卷、詞二卷。「雲川」者，聖祖親書程明道詩一章賜君，君取首尾字顏其讀書之閣也。世系子姓，生卒月日詳楊編修繩武墓誌。贊曰：君才盛世，良侍從也。中年肥遯，無賢愚皆惜之。晚徵鴻博，命下而君死矣。悲夫！君嘗自評詩勝文，詞勝詩，故號詞隱，其寔人更勝詞。從君遊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鄙吝之於何往也。笑語退而油然有餘味，如飲醇醪。古之人有黃叔度者，君其庶幾哉。抑溫柔敦厚，詩教也。君得之性，故其詩也，其詞也，其人也，傳則俱傳矣。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杜詔，字紫綸，別號雲川，無錫人。自幼以能詩聞，實得同邑嚴蕩漁先生指授，先生亦最咨賞，謂以杜分司之俊爽，發韓內翰之幽咽，一時才士不得不首屈一籌也。既屢躓場屋，中歲始被淩雲之遇，取上第，入史館。尋引退林居，放浪山水間，而詩益工且富。蓋自康熙丙子、丁丑以來，輦下諸貴人競講詩格，大率宗仰西江，而於西崑三十六體棄若土苴，曰吾假道蘇、黃，用以學杜云爾。雲川之論詩也，專主性靈，緣倩綺靡，出入于義山、飛卿之間。或疑其不守少陵家法而爲是每下愈況者，不知中晚之有溫、李，猶初盛之有王、楊，古意新聲均無戾于風人旨趣。故王荊公謂學杜當自義山入，而虞山馮定遠亦云山谷詩粗硬槎枒，殊不耐看，若從玉溪生入，則無此病。蓋西江之詩粗才枵腹，皆可以貌襲取，若欲摹倣西崑，則非沐以香澤，比以聲音，必不能含英咀華，其風肆好。今讀《雲川閣集》，略杜之形骸，而得其神俊，有鯨魚碧海之奇，而兼翡翠蘭苕之秀，洵乎大雅扶輪，而善守少陵之家法也已。雲川尤工填詞，小令師《花間》，而長調又從南渡諸家得髓，殆亦瓣香蕩漁而少變其面也歟！

《清史列傳・杜詔傳》　杜詔，字紫綸，江蘇無錫人。諸生。少從嚴繩孫、顧貞觀游，得其指授。工詩，尤善填詞。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獻《迎鑾詞》十二章，試列高等，特命供職內廷。嘗與同人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詔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及《詞譜》等書。五十年，舉人。五十一年，欽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終養告歸。詔天才秀逸，論詩專主性靈，緣情綺靡，出入溫、李之間。嘗選《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皆中晚之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後。詞格近草窗、玉田。告歸後，卜居南垞，倡導後進，爲騷雅主盟。性好山水，嘗恣游秦、隴、江、楚、閩、粵、兗、豫諸名勝，所至賦詩紀游。或山僧地主乞爲文，以鐫諸石。古文亦得廬陵神髓。晚與道士榮漣、僧天鈞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風。雍正十三年，大學士嵇曾筠薦舉博學鴻詞，辭不獲命，未入都病卒，時乾隆元年，年七十一。生平不喜談人短，嘗曰：「吾能記善，不能記惡。」親友入仕者，必贈言曰：「留有餘於百姓，無專事嚴察，取快一時。」有冒詔名受賄者，置之不辨，曰：「吾不可居其實耳，何妨受其名？」人以爲長者之言。著有《雲川閣集》九卷、《浣花鳳髓》、《蓉湖漁笛譜》、《詞稿》、《讀史論略》。

紀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　雲川以詩受知於聖祖，會試不第，賜進士，入詞館，士林榮之。而雲川以養親歸，不復出矣。晚與道士榮漣、僧天鈞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焉。中歲嘗選《唐詩叩彈集》行世，皆中、晚名作，故平生得力亦在大曆以後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殘本雲川詩集》　聖祖仁皇帝南巡，迎鑾獻詩，命供職內廷。壬辰會試榜後，特賜一體殿試，改庶吉士。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一引《詞科掌錄》　命待詔者八人，入南書房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紫綸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及《詞譜》。

《清稗類鈔・朝貢類・杜紫綸獨進一詞》　杜紫綸名詔，少從其鄉先輩嚴蓀友中允、顧梁汾舍人游，故工倚聲。康熙乙酉，聖祖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駕幸惠山，召見，已而被召至京。

《送周震夫之天長口號》　《隨園詩話》卷七：杜雲川太史送周震夫之天長，僕馬俱已戒途，《口號》一首云：「招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久停，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眞巧對也！

《登貫華閣觀容若小像作》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納蘭容若密室曰鴛鴦

社，葬處曰阜莢屯。杜雲川詩云【略】，登貫華閣觀容若三十小像作也。生長華閥，給事禁闥，出入扈從，常在屬車豹尾之間。

《酬梁汾》陳融《顒園詩話》：紫綸以監生迎鑾進詞，在館最久。壬辰會試榜發，奉旨披閱遺卷，特賜一體殿試，改庶常。《紀恩詩》句云：「三條紅燭沈煙細，一領青衫漬淚多。」「月明滄海曾何怨，浩蕩還歸太液波。」特賜誌感也。又云：「宋人詩句重拈出，五色雲生川上樓。」蒙賜程明道詩一章，因取首尾雲川字，名其讀書之閣也。又云：「羣玉書倉浩烟海，悔將詞句續《花間》。」兩章校詞之命，始終以詞受知也。又云：「幾束殘篇舊詩論，元和詩體及西崑。敢云《風雅》師前哲，何以流傳達至尊。」言取中晚唐詩選，得命武英殿監造繕寫進覽也。是歲梁汾貽扎云：「人生當極快意時，偏宜作水月鏡花之想。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一書，僕少時即愛寫之。日夕省覽，雲川解人，正不妨預爲點破耳。」紫綸《酬梁汾》詩云云。

《絕筆詩》李寶嘉《藝苑叢話》：無錫杜紫綸【略】乾隆丙辰六月，自西湖返，作詩一絕，授其子曰：「此即我之遺令也。」未半月，以微疴卒。其詩云云。卒之前三日爲七十懸弧令誕，張筵款客，廳事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爲「教子課孫完我分」，而對句即用所作詩結語。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殘本雲川閣詩集》 九卷，國朝杜詔撰。【略】是編總題雲川閣集，而僅有古體詩。詩又起於卷三，終於第十二，前無目錄。其版又近時新刻，不喻其故。或裝綴者佚之耳。

又《總集類存目四・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國朝杜詔、杜庭珠同編。【略】是書以明高棅《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名曰「叩彈」，取陸機文賦語也。諸人系以小傳，卷末閒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採。然如元稹鶯鶯詩李羣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偓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概濫登，於精審猶有愧焉。

陸奎勳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 陸堂穿穴五經，皆有述作，今人中井大春也。詩獨風流明麗，「廣平賦梅花，不礙心似鐵」，洵然。

《隨園詩話》卷一五 先生名奎勳，掌教桂林，作《禮經解義》。【略】記先生有句云：「簷低絲網蛛常斷，沼淺蓮房子半空。」

《兩浙輶軒錄》卷一四 錢仁榮曰：奎勳少好談兵，又精六壬學及星家言，繼而學仙、學佛。年四十一，乃一意經學，諸經皆有述作，學者稱陸堂先生。著有《陸堂詩學》、《易學》、《今文尚書說》、《春秋義存錄》、《戴禮緒言》、《魯詩補亡》、《陸堂詩文集》。其自序謂在長洲汪琬、秀水朱彝尊之間。

《江南曲擬梁昭明》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詩至梁、陳，已開詞人小令之漸，不始于李太白、溫飛卿也。此故得其神似。

《移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不須車，比少於車更貧矣，古人語須如此活用。

鄭方坤《陸太史奎勳小傳》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閒。幼作《中秋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鵝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衿，旋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胝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閭一帶宗仰虞山幾千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

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譔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闥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鎖闈襄厥事，贈縞班荊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清史列傳・陸奎勳傳》 陸奎勳，字聚侯，浙江平湖人。少工文辭，隨叔父棻於京師，名噪公卿間。棻嘗與同里陸隴其辨析義利，奎勳展翫書札，獨契其妙。年五十九，成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明史纂修官》。撰擬制詔，多稱旨。尋以病乞休，主廣西秀峯書院，創立學規，仿朱子白鹿洞遺意，成就甚衆。奎勳淡榮利，不爲嶄岸峻絕之行，而秉持不貳。薄田不足供饘粥，無戚戚容。生平誦法朱子，不遺餘力，剖朱陸異同之處，不激不隨。儀封張伯行命作《正學論》，奎勳以爲：「有孟子，斯可以闢楊墨；若以儀秦而距楊墨，未信爲聖人之徒也。有朱子斯可與象山、同甫往復辨論，即入室弟子如北溪、果齋諸儒，亦未聞有舍己姱修，而日事排擊者。且誦法朱子，不徒誦其遺書，必當效法其持身之嚴、教家之肅，正心誠意，以格君非；建書院，刊『六經』，以教育士子；舉行社倉，興復水利，蠲減木炭稅銀，以利濟民生；然後足稱朱門嫡嗣也。」伯行深以爲然。初於醫卜、術數、韜鈐、步算，以及二氏書，靡弗汎覽；後乃一意說經。當其覃思冥索，即暑月漏三下，飛蚤交噆，若不知然。有所論述，聽者忘倦。自謂：「『六經』注我，而後可以我注『六經』，兼合『六經』以注一經。」著有《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問亦有釋以己意。得力在《說卦》一篇，足該全《易》，而以《坤以藏之》章爲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爲連山象。又言：「商之《歸藏》本於神農，夏之《連山》本於黃帝。人知畫卦重卦皆由伏羲，不知黃帝始立著數及乾坤八卦之名，屯蒙諸卦名則堯舜始增，序卦之錯綜乃文王始定。」又《詩學》十二卷，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爲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考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丘》、《緇衣》、《蟋蟀》均歸正風。鄭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爲釐正，尤多牽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爲之，非有意於貶平王。如此類有辨正精覈者，大致與何楷《詩世本古義》相近；且以爲不遵孔孟之傳，第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之作。又《今文尚書說》三卷，病蔡沈《集傳》，於《禹貢黑水》、三危之屬，生長南疆，未由考訂。《洪範》中以五事配五行，專主相生，不兼相剋，未免後人滋議。故參其疑闕，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用元吳澄《書纂言》例也。又《戴禮緒言》四卷，糾正漢人穿鑿附會，其間指《曲禮》之漢儀，識《樂書》之補闕，摘燕義之非古，下至《檀弓》榆沈少儀几穎，悉爲矯其謬而析其精。又《春秋義存錄》十二卷，凡經傳子緯所載孔子之言，盡援爲義，力主《春秋》非以一字褒貶，能埽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之論。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金山楊履基謂朱子後大儒，無如許衡、吳澄，隴其似許，奎勳則似吳云。然奎勳經學，自信太勇，務出新奇，是其所短。最後撰《古樂發微》，已屬稿，疾劇，未成而卒。又嘗輯《八代詩揆》、《唐詩安字音舉要》等書。詩文自弱冠時已充篋笥，後乃以餘事爲之，有《文集》二十卷、《詩正續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四・陸堂易學》 十卷，國朝陸奎勳撰。【略】是編講易，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

又《書類存目二・今文尚書說 三卷，國朝陸奎勳撰。【略】是編皆訂補《蔡沈書傳》之缺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間，離合參半。

又《詩類存目二・陸堂詩學 十二卷，國朝陸奎勳撰。【略】是編雖託名闡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

又《禮類存目二・戴記緒言》 四卷，國朝陸奎勳撰。

又《春秋類存目二・春秋義存錄》 十二卷，國朝陸奎勳撰。【略】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陸文堂文集三〇卷詩集一六卷續詩集八卷》 是集前有自序，謂在長洲汪琬秀水朱彝尊之間。其文內序問考辨諸篇，亦頗博辨。

然說經好爲異論，頗近毛奇齡，尙不及琬與彝尊也。

又《總集類存目四・洛如詩鈔》六卷，國朝朱彝尊選錄。陸奎勳編次。

高其倬

論　述

蔡珽《味和堂詩序》　乾隆戊午，大司農文良高公以疾卒。越二年，其子恪等校其詩而付之梓，爰請序于余。余不執筆爲文者且十五年矣，然公生平於詩文所心許者，不過數人，今皆已凋謝，獨予一人存，且誼屬姻親，捻角訂交，鄉薦齊年，同居詞苑，對掌文翰者二十餘載，招尋無間，命題分韻，騁妙爭先，賞奇摘瑕，彼此靡隱。後雖外任各方，而千里馳郵，不廢酬唱，蓋知公者莫如予，而知公之詩者亦莫如予，請之之意實在乎斯，故不能以不文辭也。公幼卽能詩，長而益進，暮年以來，屏纖穠而歸樸厚，聲洪實大，既醇且肆矣。初時頗不存稿，後乃存之。然以予所知者考之，如和梁蒚亭古詩一章、揆凱功贈僧拄杖七言近體一首及和予西山銀山等詩，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今是集中悉不載，豈非遺亡者尙多乎。嗚呼！今之言詩者，其蔽有四：一則唯塡典故，掇撦摭拾，豈唯食古不化，抑□自障其神明，此莫辨方隅，詩之未發趣者也。一則唯骫佳句，章法體裁渾焉莫辨，矜警俊于片言，逞尖新於隻字，是任周可滕蘇、李，初盛不及中晚也。此僅拾香草，詩之童蒙者也。一則唯重法律，句句相承，字字相照，截劃板腐，乏自然之風流。姿韻悉除，風雅安在？此未夢三昧，詩之謬種也。一則唯貴諷托，謂少陵有詩史之目，香山稱教化之主，凡有篇章，皆紀時事。夫嚴正如靖節、廣平，□有《閒情》、《梅花》之賦。澄江如練，泥落空梁，摹寫景物之中，正寓陶冶性靈之妙。若必斥此，是不識弛張，詩之執中道之旁門，附正法之外道也。夫富博典贍，句清詞麗，律細法嚴，宣上達下，何一非詩之所貴。而不免爲蔽者，正如宗門所言，得則爲清涼池，四面皆可入。不得則爲大火聚，四面俱不可觸也。公詩有四者之美而無其蔽，如山澤欲雨，煙雲自生，天籟一發，小大各和，故讀之者自初學以及老成，卽泥執之儒、矜僻之士亦無不搖首傾心，推爲才子也。昔公與余論詩，嘗戲自評曰：「僕詩頗似元相。」嗚呼，明哉！余之知公，究莫若公之自知也。然則公之詩，公久已自序定之矣，余又何多喋喋乎。乾隆五年三月十有一日，無動居士蔡珽序。

孫嘉淦《味和堂詩序》　師高文良公，仁人也。其忠愛於國，孝友於家者，皆本其天性之醇篤，而又加以學問之養，太和之氣蘊於胸中者深矣。故其生平不多作詩，而偶一爲之必出於情之所不容。已而，其靜穆之氣、和粹之聲，亦動於天之所不自知。今觀其《白蘋紅杏》之集，則王右丞之秋水芙蕖，倚風自笑也。《嬾後憂餘》之作，則陶彭澤之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也。《塞上悲秋》，則孟浩然之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也。《灤陽消夏》，則韋蘇州之園客獨繭，暗合音徽也。《知非》二集，老成憂國，風度端凝，與張曲江酷似焉。其各集中，五古長篇則兼李、杜、韓、蘇之所長，而仍不失其和平溫潤之度，蓋其動於天與深於養者，兩得其勝，故其溫柔敦厚，長於諷諭，獨得風人之正傳，此所謂鈞天韶舞，發於太和之元聲，而非夏武以下所能及也。後之人讀其詩想見其爲人，亦可以知所自養矣。乾隆丁卯孟夏月，合河受業門人孫嘉淦謹序。

沈德潛《味和堂詩序》　吾師高文良公以泛龍世胄胚胎前光，少歲卽以傳人自命。既成進士，入詞館，乞假讀書，鍵房不出者數年，凡天人之介、理亂之幾、人品之邪正、政治之純駁與夫地利之夷險廣愜，一一了然於胸中，而因以其餘事發而爲詩，故其詩卓然見重於天下。今取其集披覽之，天王明聖之思時時見於言中言外矣。至於遇行役則思陟屺望母之思，處羈旅則動葛生蘞蔓之想，公之敦篤於人倫然也。過古北口，則咎前代守邊之無術。過碧雲寺，覽薊州新城，則罪司禮監之誤國。蓋深有戒於前明之亡，由於邊備之懈弛與宦豎之連結，而我朝之重武備輕寺人實可爲萬世法者。而《望雪山》一篇，閔蜀人之脆弱，料苗民之姦頑，於刀州刺史之生事深致意焉。誠以守在四夷，順之則輯，擾之則梦，事勢之得失有燭照數計於幾先者。餘生平之詩，皆有爲而作。卽至小小詠吟，如感春而思，遇秋而悲，亦皆和平中正，而不徒爲風雲月露、纖儷側冶之辭，此豈求工於語言文字間者所可相提而並論也耶。公撫吳凡三載，潛爲諸生，辱公文字知，又嘗奉詔薦揚於朝，歲戊

午與公口子書勳同舉於鄉，通門之中有年誼焉。則夫公沒而序公遺詩，烏敢以婣鄙不文辭也。因舉公詩之言不虛立者著之簡末，俾得挂名於其中，以志平日仰鑽之有素。至公之屢任制軍，政尚篇靜，祛蝥櫛蠹，外不矜赫赫名，而吏民相安無事，久而彌思。此公生平根本節目之大者，國史備載之，茲不及書。乾隆十有四年己巳夏日，長洲門人沈德潛謹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　文良館選後乞假讀書數年，然後就職。生平學術政治俱有根本，所爲詩其言有物，匪求工於隊仗聲律之末也。古體尤卓然，而外間所稱轉在近體。

《隨園詩話》卷四　余于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于今人之詩，亦無所不愛，恰于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莘田先生香草齋詩，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又卷一四　本朝高文良公，詩爲勛業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如《值夜》云：「一鬲新寒雨後生，宮槐黃葉下重城。意中故國偏無夢，風裏銀河似有聲。萬馬夜嘶秋待獵，一封宵奏遠論兵。杞人孤坐聽殘角，落月光中太白明。」其他佳句，雄壯則：「宴罷白沉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燈。」「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奇警則：「風鐸閒同山魅語，鬼燈紅出寺門遊。」「萬點城烏警曙鼓，一爐村酒閃風燈。」綿麗則：「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子低。」「老樹無花三月半，舊遊如夢六年餘。」委婉則：「白月無聲秋漏永，紅燈有影夜樓深。」「天涯日日思歸日，覺有歸期日倍長。」淡宕則：「長河暫伏潛仍出，高嶺遙看到恰平。」「才穿雲過捫衣潤，欲覓詩行任馬遲。」至于「東南生意偕誰計，數仰江雲掉白頭」，則又大臣報國憂民，深情若揭矣。又：本朝賞花翎、黃馬褂，最難着筆。公詩云：「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莊雅獨絕。

法式善《梧門詩話》　高文良公以元微之自許。詩【略】有長慶風韻。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七引《八旗通志》　自序謂作詩存稿始於《萬柳塘篇》，有「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子低」之句，爲友人所賞。

又《聽松廬詩話》　高文良公勳業顯著，而其詩乃云：「詩外更無餘事業，酒邊時作小淹留。」想其天懷高曠，不居成功，有古人敦詩說禮、雅歌投壺氣象。

《筱園詩話》卷二　高文良公《味和堂集》，袁枚極推崇之，謂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人多疑其妄許。予觀公集中，律詩皆有唐音，能切而不浮，清而不薄，造詣頗深。五古尤高，《薊州新城》、《碧雲寺》諸大篇，洋洋灑灑，眞摯古厚，卓然可傳。合而論之：五古則勝阮亭，七古則不及阮亭，律詩在伯仲間，祗可隨阮亭肩行。謂勝宋牧仲、田山彊、湯西崖、陳其年諸家一籌，則誠然，謂勝阮亭，則阿好也。當與阮亭、趙秋谷、陳澤州先後並驅中原，爲北方詩家四傑耳。

《行役曉發》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舍至情無以成詩，先寫慈親之慈，次寫閨中之賢，萬事倚托，字字從心坎流出，與東野《遊子吟》可以並讀。

《古北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奄人秉成，豎儒總戎，豲豲狒狒，驅赤子爲白骨矣。未見能戰方許能守，而要歸於循吏之愛民，賢臣之執政，誠拔本塞源之見也。此種正論，可以勒諸金石。

《曉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讀者如親見其景，「出門望明河」二語亦然。

《望雪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雪山以外，人近於獸，好事者招之使通，騶服遠之名，滋擾民之累，不啻以雀予鸇也。老成深識，預能燭照數計，惡得第以詩人目之。

《與熊敏思登蟠龍山頂望都城值大風有感呈敏思》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登高望遠，每暢高情，況於帝王之都耶？憑吊古人，抒寫懷抱，以凌空飛動之氣行之，此章又近太白。

《和許子遜中秋風雨後看月原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點題後，就題寄託，見寸心炯炯，物不能累也，深得少陵家法。

傳記

袁枚《高其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澹庵，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於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命公往訊。歸，上問打箭鑪形勢，公口陳手畫，沈詳不煩。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待，改哀牢山上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呼呼腦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哈番。福建饑民變，調公督閩、浙。公道浙，即奏：「奸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溫、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刦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夷懾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祥，參將何勉從竹腳寮、南投峙兩路進兵擒之。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上以公祖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遣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瑤、倮應之，乃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榷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謚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瞇，間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木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天語褒寵。或忤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孥賓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布坦降。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冗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爲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慙感折骨。後李眷日隆，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胼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稗政，命補察劾，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世宗之聖神，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某。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亘。何即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始任戴冠，來扶王風。赤宵冒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阬，罔弗棣通。悅近來遠，有睟其容。辟邪星出，白澤神通。虵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猱村狗國，區人鼈封。靡不書雲奉厥，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聲喁喁。」帝曰：「汝將太牢，而弗操刺，宜淬其鋒，以持劍臙。」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敎民，三日先甲。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冢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盍置以爲像兮！

《清史列傳・高其倬傳》 高其倬，漢軍鑲黃旗人。父奪爵，任口北道。其倬由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尋兼佐領。四十一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遷右中允，尋轉左。四十六年，遷侍講。四十八年，提督山西學政。五十一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講，遷右庶子，五十五年，轉左。五十六年二月，遷侍講學士。十一月，遷內閣學士。五十八年正月，以河南南陽鎮標兵挾忿圍辱知府，命其倬同刑部尚書張廷樞往鞫，得實，置首犯於法，總兵高成等論罪如律。二月，丁母憂。五十九年，授廣西巡撫。六十一年二月，署雲貴總督，十二月，實授。雍正元年九月疏言：【略】十三年，疏參淮關監督年希堯庇縱玷職，詔嚴鞫，削年希堯職。乾隆元年正月，以疾召還京。四月，授湖北巡撫，尋調湖南。二年七月，以湖南城步、綏寧二縣瑤糾黨焚劫，其倬偕總督史貽直遣兵分剿，賊黨悉平。諭部優叙，加三級。三年三月，擢工部尚書，尋調戶部。十月，卒於寶應舟次。遺疏入，論曰：「高其倬練達老成，宜力年久。今聞溘逝，深爲悼惜！著沿途官弁護送回旗。」尋賜祭葬如例，謚文良。

紀事

《新世說・容止》 高芙沼揚休玉色，進止嚴重，目不能遠視，然睞開則精光射人。

《碧雲寺》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八：張祁門請削魏閹墓事，諸名家詩多有之，詳盡無如此篇，竟可作魏閹傳讀。徐善泠然志謂忠賢戮屍後，未聞墓葬，或甲申國破後其黨爲之，王敬哉又謂天啓三年。忠賢拓于經墓，立塚於後，二說不同。豈營墓於天啓中而葬於甲申後耶！

《咏天平山》 《隨園詩話》卷一五：高文良公巡撫江蘇，爲制府某所凌，勢岌岌乎殆矣，而公聲色不動，《咏天平山》云：「倚天峭擘無塵玉，墮地孤留不動雲。」其時沈子大先生在幕府，和云：「白浪靜教翻石下，碧雲高不受風移。」

馬維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 意不肯庸，語不肯弱，莽莽蒼蒼，縱筆揮霍，雖未神來，已梯峭險。墨麟學杜，可云循牆而走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墨麟詩》 其詩以縱橫排奡爲長，意之所向，不避險阻，然神鋒太儁者居多。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引《炙硯瑣談》 馬觀察詩懷古，尤多合作。《王景略墓》云：「遭際卧龍同出處，才情捫蝨擅風流。」《朝元閣》云：「樓上夜涼閒大被，水邊春盡散諸姨。」措語殊妙。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 詩學少陵，李雨村謂其來蜀詩已臻險峭。

《早發佾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初出門詩，矢志便已正大，後時出政，自能不辱其親。

《九折阪》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奇險句似得力老杜《發秦州》詩，以下諸詠皆然。

《南行漫興》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無洗夫人之謀，忠武侯之智，而謂降虜貼服，武備廢弛，恐生意外之變，勞臣心事，昭然欲揭。

《梅花》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已能脱俗。

桑調元《常鎮道馬君維翰傳》 君諱維翰，字墨麟，號侶僊，姓馬氏，海鹽之佾浦人。生而器識宏達，穎悟超常兒，九歲能詩文。康熙庚子舉於鄉。次年成進士，諸公爭邀致之不往。雍正甲辰，特選爲吏部稽勳司主事。轉員外郎，試陝西道御史，掌河南、京畿道，陟工科給事中，監督倉場。出四川清丈田畝，先川南，次川東。轉戶科掌印，留莅建昌道，上官搆之，君通揭部科，解職赴部質，復元官。乾隆丁巳，起江南常鎮道，丁外艱，得中風疾。庚申五月四日，卒於家，年四十八。【略】君遇事勇無所詘，居恆沖和坦易雅近情。事親孝，迎養於蜀，先意承志。贈大父、封父如其官。祿分族戚。視友如性命。好獎士類，居常鎮，品目江南人文，文教風動。所著詩、古文，精悍如其人，入蜀後所詣益進，同時浙西以壇坫自矜許者，舉莫之及。已刻詩十二卷，未刻詩十卷、古文十卷、《舊雨集》二卷，藏於家。《舊雨集》者，君哀其平生所交友之作也。桑調元曰：曩予讀君論勦撫事宜諸篇，贊畫如神，筆挺挺踵《史漢》，以謂經濟文章兩不可澌滅。頃君之子某持狀乞予傳君，予遊山久乃歸，某又從所親南去，無從索其家藏稿。古史傳體，類援述人書疏，以見其平生。予欲述君文而未由也，姑就狀及予聞見傳之。君文自爛爛如日月，予獨以君之忠直才略不得竟，爲可惋恨也。予請急歸，君書來賀。予以齟齬之身乃今得免玉碎，而君不久即下世矣。悲夫！

《清史列傳・馬維翰傳》 馬維翰，字默臨，浙江海鹽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雍正二年，選吏部主事，遷員外郎，補陝西道監察御史。遷工科給事中，轉戶科，以出丈四川田畝，留任建昌道。總督構之，維翰直揭部科，解職赴部質，尋復原官。乾隆二年，授江南常鎮道，以憂歸。生而器識宏達，九歲能詩文。官吏部時，始視事，發胥吏奸，予杖，銓政肅然。攝他司，益整暇。其清丈川南東也，糧浮於田，必請減相要害，改黎州千戶所爲清溪縣，兌占、桑昂邦等跳梁焚掠，及烏蒙大兵會剿，維翰駐打箭鑪，供糗糧芻茭，絡繹不絕，與廝養同飲食甘苦，捐俸佐軍需。西夷旋平，涼山地震，維翰疾馳勘災，散賑得實，建昌人感之。三渡水，摩崖蠻殲廠夫，大吏謀進

剿，維翰力陳營兵不輯、開廠病蠻狀，得請罷廠撤兵，誅止其魁，全活無算。性伉直，登進士後，值內大臣驗看，諸人皆跪，維翰不可。隆科多呵之，維翰夷然不爲動。隆科多笑曰：「不料渺小丈夫，乃風骨如許！」答曰：「區區一跪，尚未見維翰風骨也。」及赴部質時，親王總部事，捽令免冠，維翰不肯，問故，曰：「旨解職，非革職也。」所著詩文精悍如其人，入蜀後所詣益進。同時浙西稱壇坫者，舉莫之及。詩宗杜韓，以縱橫排奡爲長，然神鋒太儁者居多。沈德潛謂其莽莽蒼蒼，縱筆揮霍，雖未神來，已梯階險。五年，卒，年四十八。著有《墨麟詩》十二卷、《續》十卷、《古文》十卷、《舊雨集》二卷。

《隨園詩話》卷七　馬觀察維翰【略】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熙辛丑進士，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公夷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乃風骨如許！」公曰：「區區一跪，尚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從部郎擢四川建昌道。忤總督某，直揭部科，被逮入都。皇上登極，授江南常鎮道。在都時，余以後輩禮見，蒙有「三異人」之稱。其二，則尚君廷楓、萬君光泰也。公《南行漫興》云：「西方多說無生法，但演刀山即下乘。」咏梅云：「雅值心知原欲笑，淡無人賞亦終開。」其心胸可想。與盧雅雨同年，一時號「南馬北盧」。亡後，盧哭之云：「前輩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軍。」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墨麟詩》　十二卷，國朝馬維翰撰。

孫勳《贈馬墨麟盧抱孫》　盧仝馬異總能詩，韓孟雲龍意可師。交比芝蘭投臭味，韻將絲竹迭參差。古人不作原無恨，此日齊名更勿疑。老夫自憐才力盡，恰欣二妙正同時。

鄭方坤

《榕城詩話》卷中　荔鄉方坤與兄石幢【略】有《却掃齋倡和集》，頗著奇警。

法式善《梧門詩話》　曹江鄭太守（方坤）號荔鄉，雍正癸卯進士，少時與兄（方城）齊名，撰《全閩詩話》十二卷，《五代詩話》十卷，《詩鈔小傳》等書，議論雅正。詩境獨開生面，不爲「閩中十子」所囿。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狂才跋扈復飛揚，樹幟西甌鄭荔鄉。詩趣通禪原陋說，力攻嚴叟闢《滄浪》（建安鄭荔鄉方坤。荔鄉辨《滄浪詩話》詩趣通禪之說爲非是者，論甚確，而其爲詩，多不入格）。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　鄭石幢方城與弟荔鄉方坤齊名。嘗夜賦《寒柝》，限雙字。荔鄉云：「遲久更疑六，于隅唱或雙。」石幢云：「偶作行歌互，應驚好夢雙。」座客嘆爲警句。

譚獻《復堂日記》　閱鄭方坤《詩鈔小傳》，雋拔可諷，小品文字不易到，持論亦不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四引《東越文苑傳》　方坤知邯鄲縣，舉卓異擢知景州，調河閒同知，遷登州知府。時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還本土。方坤言於大吏，以爲司牧者，但當嚴奸宄之防，不得閉其謀生之路，遂奏請弛禁。調武定府。歲大飢，方坤請移登萊穀八萬石濟之，且請發帑銀，截留濟南、武定等縣漕米五萬石，以備賑。大吏入告，從之。無何，兗州飢，調方坤治之，因釋貧民之奪富室穀而誣爲盜者，百餘人。以足疾，自免。方坤博學有才藻，好網羅文獻，著《經稗》六卷，《補五代詩話》十卷《全閩詩話》十二卷。《國朝詩鈔小傳》二卷、《嶺海文編》、《嶺海叢編》合近百卷、《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

又《聽松盧詩話》　先生孫澍若與余爲僚壻，先生文章、政事耳熟久矣。後得《蔗尾全集》讀之。其詩頗好馳騁，不甚規規於法。然才華既富，左旋右抽，妙有眞意以驅之，自非餖飣塗澤者所可及也。先生與兄石幢先生競爽齊名，友于最篤。先生有九女，皆所鍾愛，不惟愛女，兼且愛壻。至《哭道敷壻陳》一篇，老懷眇切，老筆紛披，讀之令人增冰玉之重焉。

《清史列傳・鄭方坤傳》　鄭方坤，字則厚，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進士，知直隸邯鄲縣。舉卓異，擢知景州，調河間同知，遷山東登州府知府。時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還本土。方坤言於大吏，以爲司牧者但當嚴奸宄之防，不得閉其謀生之路，遂奏請弛禁。調武定府，歲大饑，方坤請移登萊穀八萬石濟之，且請發帑銀、截留武定等縣漕米五萬石以備賑，大吏入告，上從之。無何，兗州饑，調方坤治之，釋貧民之奪富室穀而誣爲盜者百餘人。旋以足病，自免。方坤記誦廣博，其詩下筆不休，有凌厲

一切之概。尤力攻嚴羽詩不關學之非，故雖好馳騁，不甚規規於法，然才華既富，有眞意以驅之，自非塗澤者所及。又雜采前人說部中說經之文爲《經稗》，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稗言》，猶正史外別有稗官。其書薈萃衆說，部居州分，論者謂其於考覈之功，深爲有裨。他著有《補五代詩話》十卷、《全閩詩話》十二卷、《國朝詩鈔小傳》二卷、《嶺海叢編》共百卷、《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方坤與兄方城友于最篤，競爽齊名，有《卻埽齋倡和集》。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經稗》 六卷，國朝鄭方坤撰。【略】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 國朝鄭方坤撰。【略】方坤天分既高，記誦尤廣，故其詩下筆不休，有凌厲一切之意。尤力攻嚴羽《滄浪詩話》詩不關學之非。然於澀字險韻，恆數十疊，雖聞見層出，波瀾不窮，要亦不免於炫博，此又以學富失之，所謂矯枉者必過直也。其詩凡分十五集。曰《刪餘草》、曰《公車草》、曰《木石居草》、曰《公車後草》、曰《木石居後草》、曰《丁年小草》、曰《叢臺稿》、曰《春明草》、曰《廣川稿》、曰《酒市稿》、曰《一粟齋稿》、曰《瓶花齋稿》、曰《杞菊軒稿》、曰《詩話軒稿》，皆古今體詩。曰《青衫詞》，則詩餘附錄者也。文集二卷，亦大抵儷體居多，蓋其根柢在六朝也。

又《詩文評類二・全閩詩話》 十二卷，國朝鄭方坤編。【略】是編皆薈萃閩人詩話及他詩之有關於閩者。

又《五代詩話》 十卷，國朝鄭方坤撰。

趙執信

論述

綜論

沈起元《飴山文集序》 少聞山左漁洋先生詩爲海內宗，獨其鄉趙秋谷先生爲《談龍錄》以譏之，心異其人。偶有傳先生詩者，風致格律出自虞山馮氏，故足與漁洋分道揚鑣，而未見其文。起元辛丑座主田公，先生所取士也。元曾以門下士禮謁，迄今三十年矣。元來主灤源講席，先生已謝世久。從先生猶子芝圃所，得讀先生《飴山詩集》。未幾，令嗣念以先生遺文，屬訂且索序言。元不文，何敢以爲？受而讀之，則幸甚。夫子美無文，子固無詩，蓋兼美之難也。然古人於所不能兼者謝之後人，於所不能兼者張之歷下。李滄溟先生以詩爲有明七子冠，當時亦並稱其文。余讀其集，率薈萃《左》、《國》成語。如沙門《懷仁集》，右軍書爲《聖教序》，閱者知爲右軍而不知爲懷仁，復不能知《聖教序》之遂若出右軍手。使人忘其爲集者，則以撏撦割剝之痕具在也。以至官名郡邑，率從古稱，直使讀者忘其爲明代之文，而以爲古人之文，求所爲李滄溟者，無有也。亦摹古之極弊歟？先生平日深疾規橅剽賊之態，既浸淫六籍、百代之書，而筆足以達所欲言，故能以詩之餘力肆於爲文，則誠哉其兼之者也。昔昌黎《送孟東野序》，謂「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乃其所稱引，非盡有所不平者。不平獨東野耳？即東野晚而始就進士，既得即去，非有忌媢傾軋而擠之窮者，亦宜無所爲不平。若先生則固有所不平矣。先生負儁才，年十七冠其鄉，薦捷南宮登詞館，才氣魄力俯視屈、宋，文風士氣行且魁柄一時。乃以微眚被斥，蓋若有險中之者。既一跌不復振，負其才無所施，偶觸於文，不自知其鋒銛鍔厲，激盪低昂，以攄其磈磊之概，不

平之鳴固如是。夫使先生久立於朝，展所欲爲，將所爲和其聲者，必有俯仰揖讓，大異於茲集者。然正唯不平之鳴，故短篇、雜著，皆有一飴山先生之聲咳，面目栩栩行墨間，豈若滄溟之文之更無所爲滄溟哉？

閔鶚元《飴山文集序》 益都趙秋谷先生，嘗僦屋吳中葑溪上作爲詩歌，以爭奇山水，時擬之李泛洞庭、杜出夔州。余家去吳中百里許，幼習聞其事，既慕其爲人。及余視學山左，乃得見。《飴山詩集》，蓋取向葑溪與其懷舊集數種而合刻者。先生文孫頵將並梓其遺文，因請余言弁其端。余思詩以杜爲聖，而亦稱杜爲詩史。今先生詩，世已具見。而其文獨長於指叙類，多碑碣墓誌之作，竊謂體近於史。顧聞文章史才最難，我鄉茅氏論次唐宋大家文，以韓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叙事法，而柳則沿六朝之遺，三蘇接搆裁剪非所長，獨歐陽爲得史公之髓，而王荆公又於《史》、《漢》外別爲三昧。先生少負奇才，嗣史官自司馬、班、蔡氏以下，既能各取其長，而顧以己之蹶不復起，窮愁鬱積無可攄洩，慨然念先世之言行及平日四方師友之舊，與夫身所及潛遁幽抑之士之將就泯沒，俱可於文發之，而其中感慨俊逸，點綴風刺，庶幾由歐陽、荆公上追司馬、班、蔡成一家言，備後日史官所採取而又見當代鉅公高文。諛墓炫惑後來，故嘗有詩云：「中郎無愧至今稱，因憶昌黎豈近名。」與所題懷舊諸小傳，或汲欲表暴，或又不欲私爲叙述，蓋其寄意幷在言外。然則觀先生詩而文將在是，即其文而詩之，自寫性眞，無所緣飾，愈益可想見矣。則雖遭際與前人有不同，而其用心蓋亦欲使讀者相與激發，夫豈異乎哉？先生之學，出馮氏。集內，所爲《鈍吟集序》，蓋即其自道。然欲云齊文章是非，合道與治而一之，倘非如先生其人不足語此。而惜乎余不及先生，數遊吳中時，遂與上下其議論也。

王鳴盛《飴山文集序》 先生負絕異之姿，弱齡通籍，固已遍採中祕所藏。中歲退閑，益得大肆其力於學。根柢槃深，枝葉峻茂，故其立言皆有依據，視世俗之傭耳僦目嚮壁虛造者若莛楹也。或難予曰：「先生之文，瀏灑頓挫，清絕滔滔，曷嘗屑屑焉炫博爲？」予曰，是乃先生之所以爲讀書種子者也。文貴胸中有書，筆下無書。有識者，於其空運之文而知其從讀書中來矣。今集中文具在，其犖犖大者，固已包羅旁魄，鉤精剔玄。詩則考其名物，禮則歸之正俗。即旁及老莊、陰符、名法諸家，與夫術數、方伎之言，皆一一剖析其源流，洞若觀火。揚子雲不云乎：「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先生博學，故能約能卓，而淺嘗薄殖者何由望其項背耶？集名「飴山」者，先生嘗考得淄水所出之原山，《漢書》、《晉書》及《水經注》皆以爲在泰山郡之萊蕪縣，《淮南子》謂之飴山。下及元初，地入青州益都路。先生所居在山下，故以名其集云。予詞館後進，何敢妄加品評？然竊嘗論之，以爲先生博學高文，視宋王田殆有過之無不及焉。而六泉抱俊才，爲循吏，善承其家學，與予尊酒論文若合符契，遂出斯集命爲之序。予夙昔慕先生，久恨生晚未獲望見顏色，今得挂名末簡，有光榮焉。故不辭而僭書。其鄙見如此。

盧見曾《飴山詩集序》 吾鄉新城王漁洋司寇執騷壇牛耳，提衡海內凡數十年，後起而持同異之論者，爲博山趙秋谷先生。先生足迹半天下，翰墨流傳貴之者如拱璧，而未覩其全稿。歿後，滇南李鶴峯閣學視學山左，就鈔於其家，以還於京。余自初作詩，即奉先生論詩之旨爲依歸。逮成進士，座主陽城相國，實出先生之門。因介同里宋蒙泉編修，乞閣學之本，刊之於津門。嘗約舉先生《談龍錄》大旨，持異於漁洋而未嘗不同歸者，以弁之簡端。適聞本家刻本已出，隨罷茲役。既而蒙泉寄刻本，並爲徵序。余前序先生之詩，見《幷門》、《觀海》二集，而未嘗見其序。序《幷門》者，爲蒲州吳天章。序《觀海》者，爲南海陳元孝。兩公皆與先生輩行相倡和，其序能盡先生底蘊。顧余小子何能爲役？無已，則仍以兩先生之論序之。蒲州序云：「秋谷抱異才，負奇氣，渟泓駿發。其於世也，率然自好，無所緣飾。故其爲詩也，直而不俚，高而不詭，以如其爲人。」南海序云：「秋谷好縱酒，喜諧謔。後進以詩文贄者，合則投分訂交，不合則略視數行，揮手謝去。《觀海》一集，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片言隻字俱不苟下，其要歸於自寫性眞，力去浮靡。」兩先生之論如此。嗚呼，詩以道性情。詩作於千載以上，而能使千載以下讀其詩者可歌可泣，慨然想見其爲人。此非緣飾之工，亦惟其性情之眞，有以不朽於斯世而已。若使不病而呻吟，處順而感慨，後之人何從而尚論之？今先生之詩具在，論之者可以想見其早年遭際。承明仔肩鼓吹之氣概，可以想見其一蹶不復起，窮愁憂憤莫可抒洩之懷抱，可以想見其遍遊名山大川之學識，可以想見其上下千古磊落不可一世之精神。余未親侍先生，讀先生之詩，而見先生之眞性情。當吾世而後不乏奇懷尚友之士，以兩公之論讀先生之詩，並讀千載以上之詩，謂先生與李、杜、韓、蘇諸公長存天地間可也。甲戌九月，德州門下後學盧見曾書。

魏裔介《渡江小詠序》　而堯盟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蓋三十年矣。岸然自命，不事家人生產，沈酣李、杜，枕籍三唐。其所作，平曠高遠，絕去町畦嶢崖。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冲適，自有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薰襲爲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踏沙逶迤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開，別有世界矣。生平刻燭拈鬚，各體俱備。《渡江小詠》，其一種也，價重雞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筠湄楊老父母相契忘言，以風雅日相切劘，風氣遒上，蓋不必窺全豹而已足見其一斑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陟雁門吊古興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學，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弟以詩名家而已哉？余故樂爲序之。

吳雯《趙秋谷并門集序》　歲甲子，秋谷使於晉，得詩百篇以示余。其詩結體清眞，脫去凡近，非曰字句之工而已。余嘗論，古人一言一詠，皆有體格。體僞而格下者，雖聲文斐然，皆凡也近也。秋谷抱異才，負奇氣，渟泓駿發其於世也。率情自好，無所緣飾，故其爲詩也，直而不俚，高而不詭，蓋如其爲人矣。夫十五國之風詩，唐最近古。秋谷行其地，其有取於陶唐氏之遺風而爲之者乎？余，晉人也。山川都邑、登臨覽觀之勝，皆少所習者，顧不能言之。及秋谷言之，而正如余意，即恐余雖言亦終不逮也。其在《唐風・有杕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撫斯集也，咏是詩而三歎焉。

陳恭尹《觀海集序》　益都趙秋谷早通仕籍，才名振天下。然好縱酒，喜諧謔。士以詩文贄者，合則投分訂交，不合則略視數行，揮手謝去。是以大得狂名於長安。余往從王紫詮使君見其詩，循循然皆有法度，非狂也。比者踰嶺南來相見，於五羊接其言議，深心遠識，介然有不可拔之操，非狂也。然後知古今所目爲狂者，特以其異於時而狂之也。問其近作，示以《觀海》一集。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片言隻字，不苟下筆，其要歸於自寫性眞，力去浮靡，如是士亦何妨於狂哉？夫海之爲物也，際六合而不見其有餘，浮大地而不見其不足，形之至鉅者也。析而分之，有間必通，無微不入，質之至細者也。合之無斷續之痕，離之無割裂之跡，性之至和者也。然當其乘風而湧，則浪如山嶽有激而奔，則勢摧城郭，是謂之狂瀾。及其淵靜波澄，則其清可以鑒鬚眉，潤可以生萬物。夫非至鉅不能狂，非至細不能鑒，非至和不能生，海之觀止是矣。秋谷觀於海而有得焉，則其狂益未有極也，獨詩也乎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二　（秋谷）精書法，詩爲國朝六家之一。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姑無辨；第其意在於齮齕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啓矜焉。

又　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司空圖）遺意，先生（王士禛）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載詩家也。而秋谷第援馮氏以爲辭者，豈非矜氣之過乎？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秋谷向余云：少時作詩，請政阮亭，阮亭麤爲點閱，其竅妙處吝不一示。因發憤三四月，始於古近二體，每體各分爲二。蓋古體有古中之古、古中之近，近體有近中之古、近中之近，截然判析，明白自此，勢如破竹，詩家竅妙，具得了然於心矣。余意此是體裁中一大格子，至精微要眇處，更在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未易以言傳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趙執信【略】生平服膺山馮氏定遠，稱私淑弟子；而於漁洋王氏，著《談龍錄》以貶之。然責人斯無難，未必服漁洋之心也。詩品奔放有餘，不取蘊釀。

蔣士銓《論詩雜詠》　《譚龍》語誠妙，氣象當過之。鼷鼠入牛角，邊幅窘可嗤。推崇馮定遠，故多阿好詞。

喬億《劍溪說詩又編》　趙飴山贊善所撰《聲調譜》，列唐、宋人詩數十篇，篇中拗字拗句，分區平仄，注明其下。用此施之近體，可裨於初學，古詩則難口授，何況筆譚？乃幷李、杜歌行，如《扶風豪士》、《夢遊天姥》、《渼陂行》、《丹青引》，亦字字準以律調譜之，是以伶工節拍按鈞天廣樂也。竊見詩人佇興，變動無方，音節亦從之，正昌黎所謂「聲之高下皆宜」。飴山乃桎梏名篇，桁楊聲律，使人盡效尤，皆詩囚矣。風竹流泉，候蟲時鳥，莫不含宮咀商，音響自然，豈亦嘗赴節與？詩道本大，飴山自小之，此謂雕蟲，此謂傳奇伎倆也。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二・聲調譜》　一卷，執信嘗問聲調於王士禛，士禛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爲此書。其例：古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

三平爲正格，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隱之《咏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脚，如蘇軾之「白魚紫蟹不論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出句如杜甫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此限焉。其說頗爲精密。惟所列李賀十二月樂府所標平仄不可解。卷末附以古韻通轉，其說尤謬。或曰古韻一篇，乃其門人所妄增也。

又《談龍錄》 執信爲王士禛甥壻，初甚相得，後以求作《觀海集序》不得，遂至相失。因士禛與人論詩，謂當作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禛《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爲類羈臣遷客之詞。又述吳修齡語，謂士禛爲清秀李于鱗，雖忿悁著書，持論不無過激。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往往易流於浮響。施閏章「華嚴樓閣」之喻，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禛亦嘗自記之。則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也。近時揚州刻此書，欲調停二家之說，遂舉錄中攻駁士禛之語，概爲刪汰，於執信著書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眞。

《隨園詩話》卷一五 昌黎云：「橫空盤硬語。」硬語能佳，在古人亦少。只愛【略】本朝【略】趙秋谷《秋雨》云：「油雲潑濃墨，天額持廣帕。風過日欲來，艱難走雲罅。」《大雨》云：「日月皆歸海，蛟龍亂上天。」

又《補遺》卷三 趙秋谷有《海漚小譜》，半載天津妓名。《贈仙姬》八首最佳，摘其尤者，云：「晚涼新點麵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強索飲，春腮初放小桃花。」「新蟬嘒嘒送斜陽，小蝶翩翩過短牆。記得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牀。」

舒位《瓶水齋詩話》 趙秋谷嘗乞漁洋爲《觀海集》序，未允，遂相詆諆。又著《談龍錄》，皆非服人之論。秋谷有《論詩絕句》云：「畫手權奇敵化工，寒林高下亂青紅。要知秋色分明處，只在空山落照中。」此詩似爲漁洋而發，而此論則知詩者也。

《小滄浪筆談》卷二 趙秋谷與馮大木，以同賦《銅鼓詩》得名。今集中皆不載。《飴山文集》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桂未谷從顏運生家錄得原稿，蓋秋谷手書貼顏考功（光敏）者。余別爲之說，幷錄其詩于《廣陵詩事》中。近見翁學士題秋谷詩後，兼主伏波諸葛，可謂善圓其說。《題趙秋谷銅鼓詩後》：桂君昔拓顏氏鼓，宋生今示秋谷詩。秋谷詩蓋觀鼓作，我賦拓本嗟已遲。手量面徑一尺四，琱文十匝繚繞之。雷回絡索乳交暈，庚庚細理沙畫錐。十二辰作陽識，儼如漢鑑神衛施。或云伏波或諸葛，前後皆說東京遺。傳聞伏波定交阯，駱越聲震西南展。厥初蓋以銅易革，調和澡濕均參差。綴以鬱形面八角，逮乎諸葛西蜀爲。渡瀘而後製滋廣，三川百粵沿其規。諸獠諸洞以次鑄，度以大小隨高卑。張庭置酒集子女，金釵叩應都老期。宮商呼嗡和子母，丹黃藥淬分雄雌。含風吟嘯出蝸篆，午陰風雨來渺瀰。我昔十登南海廟，殿庭絚索東西垂。東者最大西次小，鄭絪獻自春州馳。銅鼓灘邊出者一，鷓鴣斑象義爻著。仲春之祠修神樂，百靈祕怪環委蛇。聲聞江口二十里，扶胥黃木天風吹。高涼神祠亦有此，溪水夜半雲雷隨。壺蘆笙與竹笛和，節歌洗廟東坡詞。往還經過屢稽考，手捫星宿森離離。竹垞朱老昔縮蜀，四金六鼓辨禮儀。又聞漁洋有手記，相傳欵議如鼎彝。文曰伏波將軍鑄，馬援時字焉得窺。踟躕廊廟每忘去，何暇細繪蝦蟇皮。假如腹鑄界堪拓，吾定凹凸窮毫釐。以冠粵東金石籍，視此奚啻千倍蓰。異哉漁洋竟沿誤，署月累我汗濯漸。十夫揩視無一字，蜀經好事乃我欺。徒然尺寸志面腹，併未摹揭來裝治。十年篋中審古器，磊磊大小千百奇。西漢之文考所識，洪婁歐趙皆吾師。獨無鼓銘著於錄，曲阜尺但摹慮饒。樂圃此鼓獲何歲，想近孔壁鏘金絲。諸老同時定詳說，魯薛弟子辭何疑。我題欲作科斗篆，配爾古綠苔花奇。茫然發我南嶺夢，海潮聲定推篷時。空窗月墮大圓鏡，波文海藻穿漣漪。作詩以寄顏與桂，那敢秋谷相攀追。

《國朝詩人徵略》卷九《聽松廬詩話》 相傳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詩質於秋谷，佐以土儀。秋谷復之云：「土儀拜登，詩集璧謝。」其人銜之，於是有糾劾之事，因文字而爲傾陷。其人固不足道，然秋谷所爲未免自處於薄矣。又馮協一者，文毅公之子也。歿後，其子檢遺稿求正於秋谷。秋谷爲之序，嘲誚百端。夫詩，一藝耳。己能之固無可驕，人不能亦無可誚。如驕而加之以薄，無乃於溫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

又 王西澗見秋谷《風鳶詩》，病其一字，爲易之。秋谷謝以詩云：「誰解攻吾短，平生君尚存。便應師一字，何減和千言。」可見秋谷生平亦非全不服善者。

康發祥《伯山詩話》 趙飴山執信之倜儻，卻無餘味。

《雪橋詩話》卷三 趙秋谷【略】天才駿厲，俯視儕輩。

尚鎔《三家詩話》 趙秋谷著《聲調譜》，《四庫提要》極推之。然秋谷雖能作譜，而詩歌則未盡諧也。且其所舉爲法者亦疏而不密，而子才譏其拘，宜其不知聲調也。

《筱園詩話》卷二 趙秋谷詩，筆力沈摯，意主刻露，殊少含蓄醞釀之功。其意境眞切處，固勝阮亭，而煅鍊未純，時有率筆，篇外亦無餘味，不及阮亭處處典雅大方，得失正復相等。心餘譏其篇幅窘狹，誠中其病。以筆力之銳入快出，直擊鼓心而論，亦勝於阮亭。然是證辟支佛者之力量神通，非如來正眼法藏不可思議之大自在神力也。生平與阮亭不睦，至作《談龍錄》以誚之。然集矢阮亭，而於海虞二馮服膺推崇，竟欲鑄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豈以二馮持論偏刻，巧於苛議前哲，輕於詆訾時流，天性相近，故易於契合耶！秋谷詩長於古體，律詩氣薄而格不高，往往有句無篇，絕少完璧，無可觀也。

又卷三 七律貴有奇句，然須奇而不詭於正，若奇而無理，殊傷雅音，所謂「奇過則凡」也。如趙秋谷之「客舍三千兩雞狗，島人五百一頭顱」，不惟顯露槎枒，絕無餘味，亦嫌求奇太過，無理取鬧矣。此外如詩話所傳「金欲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羲畫破天煩妹補，羿弓饒月待妻奔」，皆故爲過火語，實無取義，不可爲訓。石破天驚之句，出人意外者，其意仍須在人意中也。

又卷四 趙秋谷與阮亭不睦，久遂成仇，至作《談龍錄》以詆刺之。獨心折二馮，幾欲鑄金崇奉，其好惡殊不可解。查秋谷之服膺馮氏，阿好溢美，其說本於常熟吳修齡。曾三過吳門，訪求修齡所著《圍爐詩話》而不得，大以爲恨。予觀二馮所著《鈍吟老人集》、《默庵小刻》，並所評《才調集》及吳氏詩話諸書，不覺大笑，乃知秋谷之篤嗜，眞如嗜痂，不可以正理詰矣。修齡集矢牧齋，至爲《正錢錄》以譏牧齋詩文，深文巧詆，指摘不遺餘力，與秋谷掊擊新城，作《談龍錄》，後先一揆。所著詩話，於有明前後七子及明末之陳卧子、曹能始、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諸家，無不吹毛索疵，訶詬萬端。而獨推崇馮氏詩爲六百年所無，奉爲一代宗匠。其持論與秋谷同符，故秋谷隱宗明祖，欲援吳以振其軍。蓋性情谿刻，筆鋒犀利，伸臆說以亂公論，阿私好以排異己，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其實吳氏議論乖謬，有似市井無賴，痛毀賢士大夫，而推尊村塾學究；又似浮蕩子弟，妄議莊姜、明妃不美，而以所私娼女爲天人。盲道黑白，大抵此類，豈足當識者一哂耶！二馮宗法晚唐，崇尚西崑，其詩卑靡無格，惟以心思尖巧見長，不過冬郎、武功、端己嗣音。其佳者略窺飛卿、水部門徑而止，去玉溪且千百里之遙，況李、杜、王、孟乎？秋谷好惡拂人之性，其議誠不足辨矣。

《榕城詩話》卷上 秋谷《談龍》敢於集矢新城，至鈍吟竟欲範金事之，豈昌歜羊棗，性各有偏嗜耶。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趙秋谷痛詆漁洋，而所作遠不逮袁子才，以爲一代正宗才力薄。趙雲崧謂其不能八面受敵，俱非篤論。究之，漁洋七絕自是本朝之王龍標，其餘諸體雖不能諱其膚，然皆唐人正音，迥非宋調。

《新世說・文學》 趙秋谷天才駿厲，通籍時適詔開鴻詞科。當世號稱能詩者，麕集都中。新城王阮亭，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一時鴻儒俊才，多出門下。公獨掉臂其間，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新城自負妙契，公著《聲韻譜》以發其祕。所著《談龍錄》，顯與新城持論相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爲亢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五 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初與阮亭尚書不相能，後因國忌日演《長生殿》劇，一蹶不振。每借歌筵紅粉，寄其抑鬱。所著《飴山詞》，不讓《衍波》王氏。《詞綜》錄其《浣溪紗》云：「寒雨聲聲滴小窗。清宵偏是到秋長。愁人何事滯江鄉。　宿酒醒來難續夢，孤衾薄處早驚霜。此時爭道不思量。」似不如《蝶戀花》云：「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鸞環低盡湘簾月。　總爲相逢教惜別。明日風帆，亂落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歇。寒花付與紛紛蝶。」末語殆誚時之望風景附者。

分　論

《棄婦詞》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得貞臣去國，心事令人徘徊賞之。

《彭蠡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山移舟向背」五字，足抵一篇遊記。覺帆隨湘轉，望衡九面，語猶繁也。

《泛海言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潛隨元氣遊」十字，應補木元虛之缺。

《無風沂江崇朝十里忽得午風快然成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主意在末二句，能息人躁進之心。

《行十八灘中》《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極險後寫出清夷景象。

《平度州道中望東北諸山》《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形容東萊泰岱，累幅難盡。此以撇爲點，工於避就。

《雪晴過海上適海市見之眾下自亭午至晡快覩有述時十月十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中空寫海市，後以一語點出。作法甚變。末翻用蘇公語，見大地如塵，天窮人棄，俱勿問也。可以想其胸次。

《中秋與南村泛舟石湖望月》《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一湧而出，服其氣盛。

《赴登州留別康海》《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五、六境奇語奇，「空煙」五字，尤入微妙。

《寄朱竹垞檢討村居》《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七言律少首尾完善者。傳其佳句云：「客舍三千兩雞狗，島人五百一頭顱。」刻意求新，終非雅音也。故寧取和平之作。

《寄洪昉思》《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昉思成《長生殿》傳奇，於國卹時演之，宮贊在座，御史彈劾去官，事後以詩寄之。但比之董庭蘭，未免視爲門下士也。

《贈洪昉思》《不下帶編》卷一：孫太常莪山勳，寄趙宮坊秋谷執信詩云：「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宮坊到白頭。」《長生殿》者，埴友錢塘洪君昉思昇所譜樂府也。康熙戊辰（二十七年），昉思挾以遊都，首賞之者東海徐尚書乾學也。則命勾欄部精習之，朝彥羣公，醵金演觀。會國服未闋，嫉者借以搆難，翰部名流有罷官者，宮坊與焉。宮坊年十七，聯飛入翰苑，蚤播時名，而坐是廢閒以老。《柳南隨筆》卷六：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執信）、海寧查太學夏重（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愼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隨園詩話》卷五：先生名執信，以國忌日演戲被劾，故有句云：「可憐一曲《長生殿》，直誤功名到白頭。」龐樹柏《龍禪室摭譚》：曲本有雜劇傳奇之分，傳奇以寫實事爲佳，咏史尤妙。此《桃花扇》與《長生殿》之所以千古也。《長生殿》傳奇，爲錢塘洪昉思所作。當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會國忌日，貴人邸第有演此者，爲言官所劾。趙秋谷與查初白諸人，時因在座，皆罷職，昉思則逐歸。秋谷有《聽歌口占》詩云云，蓋自傷也。《清史列傳·趙執信傳》：康熙二十八年，以國恤中在友人寓讌飲觀劇，爲給事中黃儀所劾，遂削籍，時年未三十也。《定庵詩話》卷下：趙秋谷因演《長生殿》劇罷官，其《還山集·寄洪昉思》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鼓枻集·贈洪昉思》云：「頗憶旗亭畫壁時，相逢各訝鬢邊絲。早知才薄猶爲患，正使秋深總不悲。」「吳越官絃君自領，江湖來往我無期。祇應分付庭中鶴，莫爲風高放故遲。」二詩情兼哀怨，不涉昉思相累之迹。李審言《窳記》所載，僅此二首。然秋谷尚有《聽歌口占》七絕一首，與此同一旨趣。

《銅鼓歌》《廣陵詩事》卷五：揚人多爲《銅鼓歌》。明《劉顯傳》載諸葛銅鼓事，鼓爲王勤中所藏。趙秋谷詩盛傳於時，題曰「諸葛銅鼓」，獨汪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蛟門爲漁洋門下士，秋谷始爲漁洋所稱引，繼乃反攻漁洋，并及蛟門《浯溪碑》詩事，抵之于地。自爲《談龍錄》云：蛟門倣吾《諸葛銅鼓詩》作歌云云。其實秋谷《諸葛銅鼓歌》，集中不載。乾隆丁未，曲阜桂未谷（馥）從顏運生（崇榘）家錄出，洋洋四十韻，叫囂不已，蓋秋谷手書以貽顏考功（光敏）者。秋谷序馮大木舍人詩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元謂此說不然。考銅鼓本造於黔粵猺獞部落，蓋猺獞之富者造此鼓，遇警則敲以聚種類耳。伏波想亦得之于征蠻時，非自造也。事詳載《隋書》。秋谷不讀書，空疎多舛，故暮年自訂詩集時，刪之不載，蓋自知其舛，懼有反稽之者。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此其考證精核，宜爲秋谷所妒矣。（秋谷曾竊取

閻百詩語寓書漁洋，以攻《三昧集》。然百詩之學，秋谷豈能窺其崖岸哉。）

《贈仙姬八首》《雪橋詩話續集》卷三：趙秋谷集中《棄婦詞》，頗寓魏闕之思。張拊琴茂才所刻《海漚小譜》一卷，皆秋谷自叙閒情之作。

《社日》《清詩評注讀本》卷四王文濡評：漁洋專主神韻，公作《談龍錄》譏之，然平心而論，公詩如此種絕句，亦何嘗不主神韻，不過能不落浮響耳。

《曉過靈石》《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林收二句，確是山中曉行風景，令人如入畫境。

《村舍》《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駘蕩可喜

《秋暮吟望》《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凄涼慘淡，眞有秋墳鬼唱鮑家詩景象，長吉鬼才，吾於秋谷此詩亦云。

《山行雜詩》《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山行風景，描寫入畫。

傳記

汪由敦《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先生執信墓誌銘》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爲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國朝兩爲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爲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爲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預修《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麕集輦下，新城王尚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鑿牙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爲《聲韻譜》以發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爲亢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衆。朝士某，梓所爲詩偏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爲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櫄。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平生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尚在國恤，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爲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爲庶常肄國書，取檔案傳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鄉試以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寇。司寇故名宿晚遇，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海內傳誦。迨先生甲子典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無不奉爲科律。嗚呼！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爲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者，必不爲空疎卑冗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爲文，與所得士，所係於風教，豈淺尠哉！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搆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逮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閶，維揚、金陵間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坌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略】銘曰：「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行止。心無瑕疵，何恨于此。清貫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勗哉後嗣，尚篤爾祉。」

鄭方坤《蔗山詩鈔小傳》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熱內慙，噤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紈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爲忘年交，而企羨于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爲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咨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掎摭入奏，各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閱。孺人稚子，馮敬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寫楚客于離憂，蓋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者稍獲奬飾片詞，即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訝爲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更轉爲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三　趙執信，字伸符，山東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左春坊左贊善。贊善以讌飲觀劇去官，時年尚未壯也。高才被放，縱情於酒，酣嬉淋漓，嫚罵四座，借以發其抑鬱不平之概，君子可以諒其志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七引《國史館本傳》　趙執信，山東益都人。福建按察使趙進美之從孫。進美詩名甚著。有《清止閣集》。執信承其家學，少穎慧，工吟咏。康熙十八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年十九。二十一年，散館授編修。是時方徵鴻博之士，積學雄文者麇集輦下，執信往來其閒，傾倒座人，尤爲朱彝尊、陳維崧、毛奇齡所引重，訂忘年交。二十三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尋擢右春坊右贊善。二十八年，以國恤中在友人寓讌飲觀劇，爲給事中黃六鴻所劾，遂削籍，時年猶未三十也。至八十餘始卒。執信生平服膺常熟馮班，遺書稱私淑弟子。娶王士禛甥女。初，猶相重，以求作《觀海集詩序》。士禛屢失其期，遂相詬厲。嘗問聲調於士禛，士禛靳之，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爲《聲調譜》一卷。又因士禛與門人論詩謂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或雲中露一鱗一爪而已，遂著《談龍錄》。有云：「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尚有事在。」又云：「文以意爲主，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雖意詆士禛，實通論也。大抵士禛詩以神韻縹緲爲宗，執信詩以思路劖刻爲主。士禛之規模闊於執信，而流弊傷於膚廓。執信之才力銳於士禛，而末派亦病於纖巧，然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歸於自寫性眞，力去浮靡。手訂《因園集》十二卷，後人又褒其所著爲《飴山文集》。

《清史列傳・趙執信傳》　趙執信，【略】性喜諧謔，士以詩文贄者，合則投分，不合則畧視數行，揮手謝去，以是得狂名。【略】二十八年，以國恤中在友人寓讌飲觀劇，爲給事中黃儀所劾，遂削籍，時年未三十也。既歸，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各極天趣。性好遊，嘗踰嶺南，再涉嵩少，五過吳閶、維揚、金陵間。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書者塞至。徜徉五十餘年，年八十三，卒。執信詩自寫性眞，力去浮靡。【略】大抵士禛詩以神韻縹緲爲宗，執信詩以思路劖刻爲主；士禛之規模闊於執信，而流弊傷於膚廓；執信之才力銳於士禛，而末派亦病於纖巧。論者謂兩家互救其短，乃益見所長云。執信手定《因園集》十三卷，後人又裒其所著，爲《飴山文集》六卷、《詩餘》一卷。

紀事

查爲仁《蓮坡詩話》　洪昉思【略】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眞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遺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

又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海漚小譜》。朱竹垞贈句云：「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娛

老軒。趙贈句云：「老爲鶯脰漁翁長，閒上鷗夷估客船。」具見兩人高致。

《柳南隨筆》卷一　益都趙宮贊秋谷（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其《雜錄》，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家前。新城《古夫于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柳南續筆》卷三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乃斂衽儼服，於是嗤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即平日訾謷王、李，迹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隨園詩話》卷五　偶讀趙秋谷《題縉紳》云：「無復堪容位置處，漸多不識姓名人。」爲之一笑。先生康熙己未翰林，至乾隆己未，而身猶強健，惟兩目不能見物，與余爲先後同年。相傳所著《譚龍錄》痛詆阮亭，余索觀之，亦無甚牴牾。先生名執信，以國忌日演戲被劾，故有句云：「可憐一曲《長生殿》，直誤功名到白頭。」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九　趙秋谷以非日觀演劇被劾罷官，遨遊南北，亦主魯庵家。嘗歲暮薄游津西之楊柳青，忽慨然謂同遊曰：「日久，須歸家矣。」同遊怪之，秋谷曰：「受恩深處便爲家，歸遂閒堂耳。」堂爲魯庵建以延納名流者。趙有《天津喜晤老友吳天章，兼贈所主張君》句云：「走訪吳先生，因識張公子。能爲詩人作主人，此士定知不凡矣。況復接座來，觸事皆可喜。開軒解衣裳，留客披圖史。」賓主之雅，殊足千秋也。

又　趙秋谷晚年放浪，好北里遊，常客津門。西郭有妓名蕊枝者，慕趙名，翩然詣寓求書，便面光艷動人。趙填《蝶戀花》詞贈之，相訂後期。適妓爲有力者所主，僅得於他所叙舊，數語而別，猶持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趙爲惆悵者久之。作二絕云：「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閒不信月終沈。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妮蘸客襟。」「照水閒花偏有艷，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青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十朝詩乘》卷四　秋谷以爨演《長生殿》傳奇爲黃給事（六鴻）論劾罷官，都人嘲以俳體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先是，給事以詩集偏貽臺館，秋谷甫展卷，立還其使，故銜之次骨，摭是事騰章入告，連及同座。秋谷至考功獨任之同座者，得薄譴而已。洪昉思以詩詞游公卿間，坐是遭放逐。秋谷《懷舊詩》序云：「《長生殿》傳奇，余寔助成之，而言者獨劾余，蓋挾隙相傾，意固不在餘子也。」其《懷昉思》詩云：「每笑蘇子美，終身惟一蹶。永拋夢華塵，長嘯滄浪月。千秋覓同調，舍我更何人。高騫雲中鶴，俯視爨下薪。當時共造迷，鬼神寔假手。委曲以相成，君無道慙負。羣兒旁快意，一網盡無餘。借問卽陸者，誰能免淪胥。」其羅織情事，略可見矣。罷官後，益放情詩酒。余於六橋都護齋頭見所藏秋谷手書詞冊，皆旅游贈妓之作。侘傺無憀，託於絲竹，非其志也。凌東園太守《吊秋谷》詩云：「一曲長生院本工，誰知一網盡英雄。紅牙子弟風流散，白首詩人坎壈終。少日盤空如俊鶻，老來負氣更談龍。不緣故勘新城誤，要返開元大曆風。」是又袒秋谷者。其《飴山堂集》，多激楚之音，與漁洋之和聲鳴盛者故當殊軌。

《新世說・夙慧》　趙秋谷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有奇語。里中爲文社，公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成數篇，乃大驚，目爲聖童。

又《輕詆》　趙秋谷本與王阮亭有隙，罷職後，益相輕詆。嘗游吳中，與吳修齡論詩。曰：「爾來詩事，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牧仲撫吳，聞是，語以告王。王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又《仇隙》　趙秋谷天才駿厲，俯睨一切。時有黃六鴻者，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偏送諸名士，至趙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遂銜之刻骨，未幾而趙有國喪觀劇之事，黃遂據以彈劾，趙因以落職，偃蹇終身。

又《企羨》　趙秋谷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馮大木。所師承者爲馮定遠。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

又《黜免》　趙秋谷倚才傲物，人多憾之。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

六鴻據實彈劾。先是洪太學昉思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演之稱善。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得纏頭無數。班主語洪曰：「賴君新製獲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咸集，而忘是日爲忌辰。黃之彈章既上，得旨，下刑部獄，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趙其最著者也。京師有詩詠其事，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凄絕，意苡明珠謗偶然」之句。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

《九朝新語》卷六　趙秋谷於近代文章多所訾謷，獨折服馮定遠，一見《鈍吟雜錄》，卽具朝服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卽墓前焚之。

著録

趙執信《談龍錄序》　余幼在家塾，竊慕爲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抨抨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搆諸司寇，浸見疏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詔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疏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丁際隆《因園集跋》　今年秋，重謁趙秋谷夫子於因園。而夫子病目彌甚，不作詩六年矣。從仲君羹梅得夫子手定平生詩稿，分十三集，假歸錄副，未及校而羹梅遽索原本，以去歲寒無事乃校一過。曩夫子手書《濟南竹枝》及《宿法慶寺》二律皆不在，蓋所刪多矣。

翁方綱《趙秋谷所傳聲調譜按語》　此卷或云《前譜》是漁洋著，《後譜》是秋谷著。是愚考之，《前、後譜》皆秋谷所爲也。今以新城所刻平仄論合觀之，愈見新城所刻，是漁洋眞筆，而此爲秋谷無疑矣。故附錄於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因園集》　十三卷，【略】其詩集流傳頗夥，諸本往往不同。此本曾經落水，紙墨渝敝。末有乾隆辛酉執信門人丁際隆跋，稱是秋重謁秋谷先生於因園。時先生病目彌甚，不作詩者六年矣。從仲君羹梅得先生手定詩稿，分十三集。錄副未及校，而羹梅遂索原本以去。歲寒無事，乃校一過。曩見手書《濟南竹枝》及《宿法慶寺》二律，皆不在，蓋所刪多矣云云。羹梅者，常熟仲是保之字，爲執信門人之冠，最爲篤契。則是集爲執信晚年定本，手授之者矣。十三集者，一曰《幷門集》，二曰《閑齋集》，三曰《還山集》，四曰《觀海集》，五曰《鼓枻集》，六曰《涓流集》，七曰《葑溪集》，八曰《紅葉山樓集》，九曰《浮家集》，十曰《金鵝館集》，十一曰《回帆集》，十二曰《懷舊集》，十三曰《磺庵集》。集各一卷，以存其舊，不復以篇頁多寡爲分也。執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相傳以求作《觀海集》序，士禛屢失其期，遂漸相詬厲，仇隙終身。今觀《還山集》中，尙有酬士禛詩二首，又爲士禛作《西城別墅十三咏》。至《鼓枻集》中《渡江》一首，已有「祇應羨詩老，持節問岷源」句，註曰謂阮翁。又《悼吳孝廉》一首，有「漁洋未識名先著」句，其詞氣已不和平。自是以還，遂互相排擊。則謂二人之釁生於作《觀海集》時，其說當信。

又《詩文評類二・聲調譜》　一卷，國朝趙執信撰。

又《談龍錄》　一卷，國朝趙執信撰。

藝文

馮廷櫆《送趙秋谷罷官歸里》　君不見，天廐名駒九花文，一蹙斥入凡馬羣。又不見，爰居避風棲魯門，兩翼空若垂天雲。丈夫遭時合有道，工拙反覆徒紛紜。看君天骨森颯爽，浩氣洞豁凌秋旻。總角抱書走燕市，拔筆摧倒西崑崙。十年游戲金華省，聲名萬里風雷奔。忽焉洪河起短棹，中流唐突蛟

矗瞋。入宮蛾眉例見妒，誰持正議排九閽。滄海東頭敝廬在，收身穩卧蒼山根。手中大瓢實五石，倒甕滿貯羅浮春。蓋代風流但狂飲，酒酣放眼收乾坤。東溟滾滾波浪惡，北陸漠漠風塵昏。請君徘徊東岳頂，遲看初日扶桑暾。

又《懷秋谷》（存目）

黃之雋《寄呈趙秋谷先生》　北海神龍在，身居隱現間。飛騰薄天宇，文采照江山。偶向靈湫卧，因教霖雨閒。鯉魚溯門下，何日此登攀。

查慎行《趙秋谷編修見示幷門集輒題其後》　趙侯曠世才，硎發新及初。十八取高第，姓名登石渠。紛紛冠蓋交，僮馬塡門閭。抗懷對儕俗，折節讀古書。我友潛江髯（朱悔人），數數來告余。余時懷一刺，欲往還趑趄。從來負盛名，相見長恐虛。何期就館舍，先枉君子輿。示我幷門詩，璀璨瓊瑤琚。清光溢兩目，瀏覽無停臚。不忍遽卒讀，掩卷姑徐徐。留之遣夜長，霜月臨窻□。地爐煖宿酒，繼晷編重舒。十首釂一杯，頃刻百首餘。何堪飲戶小，徑醉同蘧蘧。隱几似有人，導我蓬萊居。李杜踞高坐，兩旁列仙儒。依稀潮州韓，髣髴眉山蘇。中有青丘子，拍肩大聲呼。醒來几案傍，絳蠟開芙蕖。悠然接詩境，鼠穴非乘車。我欲數子間，位君復躊躇。君今富才力，著作承明廬。詞章技特卑，未足垂聲譽。卽此見根柢，振步捐土苴。神仙才有數，此語古有諸。我賤不足論，願君勉相於。

又《送趙秋谷宮坊罷官歸益都四首（時秋谷與余同被吏議）》　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

摘生，滄浪大可濯塵纓。肯言預會皆名士，誰似君家老叔平。

謫星，我從霧谷擬潛形。風波入海知多少，聚散何關兩葉萍。

各天，輸他先我著歸鞭。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

曹寅《和秋谷見寄韻》（存目）

李孚青《懷秋谷》　天下無雙士，人間二百年。憶君如謝朓，憐我似焦先。譜酒休官後，栽桑閉戶前。青州有何樂，消息若爲傳。

雜録

《柳南隨筆》卷六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賛善秋谷（執信），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材任）。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詠云。

又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詬令俗吏，並及於黃。黃親爲陳見復述之。

《筱園詩話》卷二　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爲過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録》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忮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

張鵬翀

馬榮祖《南華山人詩鈔序》　先生秀骨天成，蚤承家學，博綜百氏，尤喜攻詩。其詩不趨險僻，不尚纖靡，洪鑪默運，奼女競飛，陶鑄精能，萬象畢現，當其興會，儻犛膚寸雲生，觸石旋合鬼神，運肘虬龍攫拏。其清泠秀拔，脫口玉笑寒月窺潭，天半裁眉楳魂獨語。其壯浪縱恣，則午夜然犀，百怪駭顧，海濤一瞬，萬里帆回。其夷猶閒止，如春苞着雨，五色旋成，靜女深宵，翦刀聲斷。其莊嚴鉅麗，如鮫綃海市，非復人間，若木朝曦，光射雲錦。其酣嬉踈放，如田家作社，爛漫留賓，天末故人，班荆欵曲。至或猝當大敵，險韵疊賡，百賦千詩，應聲立就。則有若漁陽三撾，禰衡踔躠，陰平陡絕，鄧艾縋兵，檀溪阻深，的盧飛躍。巧匠縮手，西座盡驚。先生譚諧間作，超棄彌雄，三入三出，氣猶初皦。方其伸紙蘸墨，漫若弗思。比閣筆諦觀，老於詩律者竟不能點竄一字。怪矣哉，古未有也。居平捲簾隱几，脫落塵縛，雙眸秀發，脩髯飄蕭，望之者疑有仙氣。唫哦之暇，往往皴染雲山，

昕夕陰晴，變現几席，鄭虔三絕，日下爭傳，謂其能事畢矣。不知其虛懷挹注，蘊藉靡窮，浩氣孤行，賁育莫奪，非予托契至篤，莫或遽測其深，所謂詩外有事在者。昔賈生以吳廷尉薦，一歲至太中大夫，而宣室再召，僅問鬼神。眉山昆弟以制策見賞，於仁宗謂爲子孫得兩宰相，已而迴翔中外，卒亦未竟厥施。則不惟生才之難與求而得之之難，實得而用之之尤難也。先生十年編劃簡在帝心，庚申顧問之後超晉數階，自春徂秋，寵章三錫，以視二子相去何如。榮祖雌伏泥塗，於先生無能爲役，然自聖主龍飛，兩膺薦奏殿中，給札作賦摩空，親識龍顏上千氣象。夫霜鐘相應，神劒雙飛，磁石引鍼，精氣先動，類相感也。猥屬作序，不復以謝陋爲辭。惟先生以曠世逸才，際曠世殊遇，賡歌德化洽百年，識者擬於成康之雅頌。流觀往籍，蔑可亡儁。欣踴激昂，溢於楮墨，殆不徒致慶于先生一日之遭也。時乾隆七季壬戌長至後三日，廣陵門人馬榮祖拜序。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　南華天才敏捷，賦《雁字詩》，日未午成七言律三十章。賡和御製，頃刻數篇。上褒美賞賚之。有經進詩，上時轉其韻，比太白之君爲調羹，東坡之金蓮燭送歸院，遇尤榮也。後更唱韻成詩，捷于擊鉢，然風格亦少減矣。工畫，捷同于詩。生平事事灑落，人目爲漆園散仙，竊自喜。中道殂謝。九重惋惜，歎才人之不易得也。

《隨園詩話》卷九　張宮詹鵬翀受今上知最深。侍直乾清門，方宣召，而張已歸。上以詩責之云：「傳宣學士爲吟詩，勤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幾曾此際許委蛇？」命依韻和呈，聊當自訟。張奉旨呈詩，上喜，賜以克食。張進謝恩詩，有「溫語更欣天一笑，翻教賜汝得便宜」之句。後數日，和上《柳絮》詩，託詞見意云【略】。《嘲春風》云【略】。先生咏物詩，尤爲獨絕。如集中《泥美人》、《雁字》、《粉團》、《玉環》諸題，皆能不脫不黏，出人意表。少時遊楚南，太守張蒼厓懋贈以序云：「好窮七澤之游，勿遽吞吾雲夢；試問郢中之客，誰能和汝《陽春》？」

又卷一一　張文敏公同南華先生上朝，值春雪初霽，南華見午門外簷下冰柱，賦七律一章。文敏公疑爲宿搆。南華請面試。文敏出所佩小玉羊爲題。南華應聲云：「宛爾成形質，居然或寢訛。」方欲續下，而皇上有旨，命和《湯圓》詩。南華在朝房，立進二十四韻。警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總不驚。」文敏嘆服曰：「不料倉卒間，先生猶能自見身分也。」爲序其集云：「春雨着物，萬花怒開；神工鬼斧，不可思議。似之者病，學之者死。」

《經史法戒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仿《西涯樂府》而略變音節，自成一格，共五十三章，茲存其尤者。

《有所思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虛寫所思，意言不盡。

《長沙》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神似何信陽。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張鵬翀，字天扉，嘉定人。其所作詩畫，自署南華山人。天下識與不識，皆稱張南華云。南華幼多病，年十三始就外傅。旦所授書，暮或未能成誦，父師以常兒畜之，不之責也。十七歲心地忽開，豁，取經史子集讀之，皆如宿習。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灑灑數千言。又嘗出己意創迴文賦八首，芊眠清麗，無一字不工穩。弱冠補諸生，壯歲掇科第去，授史職，有聲館閣間。既受今天子特達之知，不數載晉宮詹，乃以展墓假歸。道病死。訃聞，都人士皆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南華本擅詩名，而才情敏贍，尤爲海內少雙。常客松江郡齋，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抽秘騁妍，長安爲之紙貴。間以餘力作山水，興會所至，槃礴淋漓，出入南宮、北苑間。書法亦蒼潤勁秀，時稱張翰林三絕。上固雅重其才，有作則使步韻，又屢勅御前作畫，其所進《春林澹靄圖》及《日長山靜畫扇》皆稱旨。依韻賜和，并製詩褒美之，有「螭頭奏對春風靄，寫出春林亦絕勝」，又「大癡更擅東坡筆，勍敵江山兩不慚」之句。夫大弦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宮商相應，玉節金和。讀《金蓮紀恩》一集，覺卷阿遂歌虞廷，賡載其氣象，猶宛乎可接，上下志同，得不嘆爲千古之榮遇也哉。憶予曩歲入都，南華特枉顧蕭寺中，尊酒論文，過從無虛日，羲馭不留，尺波電謝，披覽遺集，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沈德潛《張鵬翀行狀》　乾隆十年春，詹事南華張先生以久未歸里省墓乞假。天子允所請，賜白金百兩，御製五言律詩一章，以寵其行，同朝榮之。舟行過德州，遇病，抵臨清卒。遺疏上，天子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冬十月，諸孤汝霖等以行述來乞狀。潛於先生爲同學，爲後進，且以詩作合，其何庸辭。先生諱鵬翀，字天扉，一字抑齋，號南華。先世崇明縣人，後徙居嘉定安亭里，遂占籍焉。先生性穎異，初就傅讀書如宿習。十歲博覽經史、諸子。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纚纚數千言。同族樸邨、匠門兩

先生驚異之。弱冠補諸生，旋食餼。試每出曹偶上，大江南北人士爭欲識先生。癸卯，中南闈試。丁未，成進士，入詞館。庚戌，授職。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主雲南試。今上御極覃恩，加一級，詔封二代。丙辰，充八旗志書館纂修官。丁巳，御試乾清宮，取高等。冬，書館告成，加一級。辛酉，晉侍講，主河南試，晉右春坊右庶子，充日講官起居注。壬戌，隨駕恭謁泰陵，晉少詹事。癸亥，命稽察宗學。甲子，晉正詹事。位日高，望日重，朝野以公輔期先生。其試乾清宮也，日未亭午，諸臣方搆思，先生卽投卷。上天縱多能，文不加點，筆不停綴，詞臣中罕可賡和者，至是心賞之。繼進《萬壽聖德詩》百章。繼進自繪《春林澹靄圖》幷題七言斷句六章，上依韻賜和。繼進日長山靜畫扇，上賜詩八章。繼命和《望雲思雪意》詩，時宣上御舟，特賜坐。復命隨輦入朝，賦《詠雪紀恩》四章。復命和《太液池泛舟詠雪示詞臣張鵬翮韻》。既復，敕和《澄海樓望海禁體》詩。後屢敕御前作畫。後賜御畫《枇杷折枝圖》、《松竹雙清圖》。最後賜御書「雙清閣」扁額。皆有詩恭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不能備述前後。隆恩賞賚，亦不可勝紀。潛嘗觀古君臣間，如唐元宗於李白，至手調羹以食之；德宗於韋綬，至以蜀嶺袍覆之；而令狐綯、蘇軾並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亦云榮矣，然未聞君臣倡和，略分位而通以性情者。卽皋陶之《賡載歌》、召康公之《遂歌》，可云一德一心矣。然皆君倡臣和。而臣下作歌，君仍其韻者，卒未之前聞。今先生備膺古人之榮矣。而天子之沖懷若谷者，詩與書幷莫之載焉。嗚呼，遭際如此，可云上下交而志同者耶。先生雖以文華筆墨受知，然素性忠愛侃直，所進經史、劄子都關治要，十愼箴經史法戒五十章，得諷諫體。奉使滇南時，值逆苗未靖。先生所過都邑，必周覽形勢，熟籌剿撫機宜。復命陳奏，上可之。會經略張公已奏捷，未及行，旣任宮詹，例與秋審議論，往復多所平反。於彪文襮藝中具經世才略，使得盡展底蘊，必有赫赫不可蓋者。乃中道徂謝，人第目以相如、子雲可惜也。少歲敬事父母，不敢遠離。旣長，有以千金幣招者，弗往。兩遭喪毀，幾滅性，營葬盡禮。伯兄早歿，終身抱鵠原痛。遇朋舊，不設儀文。客至，具蔬酒，設脫粟飯共食。客辭，亦不強也。友有過，必盡規，至面赤不顧。然久之，共諒其偕人於善，卒服其誠。生平喜遊歷。未遇時，嘗泛沅湘，涉洞庭，望九疑、衡陽，徧覽楚中名勝，因作畫。辛亥，請急歸。嘗之采石、敬亭，登黃山，上白嶽。所到必窮其巔，至猿鳥絕迹乃返。故寄之詩、畫者，能脫尋常蹊徑。寓京邸，老樹、瘦石、空亭、修竹，亦有林壑閒意。與客弈，隔院聞丁丁落子聲。客請作畫，興到半日可得數幅，或竟歲不得一二紙，蓋取適也。人因其灑落越俗，又修髯鶴立，或比之東方曼倩，或比之東坡居士，而先生自謂南華散仙，具仙骨，有仙氣云。先生生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十年四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淑人，勤紡織，甘粗糲。先生不善治生，淑人始終綜理之。子三人。汝霖，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嗣伯兄後。汝標、龍輔俱太學生。嘉定故多才人，李、唐、程、婁四先生後，至今時聞接踵。先生出，高越輩流。古文恣肆滂濞，不名一家。制藝獨宗正軌。典滇中、中州試，取文獨高。而華贍英敏，尤在詩學。晚歲亦喝韻而成。古之刻燭擊鉢，無以過之。今刊刻者，制藝有《四書文稿》，詩有《南華詩鈔》，共若干卷。其中《進呈集》、《賡韻集》、《傳宣集》、《雙清閣詩》，皆應制作。潛長先生一十五歲，定交在諸生時，入詞館分前後輩，而燕居會合仍齒序。嘗與先生結詩社，先生詩點筆就，潛苦吟未安，滋愧恧。先生曰：「遲速本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爲子遲也。」今年夏，蒙恩召對便殿，語及詩學。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翮敏捷。」咨歎久之。兩人遲速，在聖人品藻中。而先生之邀餘榮於身後者，爲無窮也。因諸孤請節其行述作狀，他日上之史館，俟史官入文苑傳中，謹狀。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張鵬翀【略】詩才敏捷，山水師倪黃，爲國朝畫苑後勁。有《南華詩集》。

《清史列傳・張鵬翀傳》　張鵬翀，字天扉，江蘇嘉定人。幼多疾，資素鈍。年十七，忽開悟，讀經史如宿習，作文及詩，下筆數千言立就。雍正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三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鵬翀早擅詩名，才思敏贍，嘗客松江府署，刻寸燭賦詩二十首；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又工繪事，尤長山水，興會所至，槃礴淋漓，書復蒼潤勁秀，時稱三絕。乾隆二年，大考二等，試日未亭午已納卷，其受上特知始此。旋進《萬壽聖德詩》百章，《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又陳《十愼箴》，皆稱旨。六年，擢侍講，充河南鄉試正考官，遷詹事府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詹事府少詹事。九年，陞詹事。鵬翀嘗進所作《春林澹靄圖》，並題七言絕句六首，上依韻賜和；繼進《日長山靜畫扇》，

賜詩六章，復命和太液池泛舟詠雪示詞臣張鵬翀韻，澄海樓望海禁體詩。屢詔御前作畫，御題《秋夜讀書圖》、《秋湖夜泛圖》，俱用恭進詩韻，又賜御畫《枇杷折枝圖》、《松竹雙清圖》，最後賜御書雙清閣額，皆有詩恭紀。其他經進及諸臣同和者，尚數百篇，前後賞賚無算。其爲詩，叉手擊鉢，頃刻即成。每有敕和，先成以進者必鵬翀，故上愛其才，不次拔擢。十年，以省墓乞假歸，御製五律一章，賜白金百兩，寵其行。道抵臨清，以疾卒。遺疏入，上爲惋惜。十一年，召內閣學士沈德潛對便殿論詩，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嗟久之。鵬翀修髯鶴立，人比之東方朔、蘇軾，自署南華山人。所著有《進呈集》、《賡韻集》、《傳宣集》、《雙清閣集》、《南華詩鈔》、《南華文鈔》。

《詞科掌錄》卷六　嘉定張鵬翀天扉，丁未進士，官翰林檢討。天才敏富，倚馬立成，詩畫書竝稱絕。亦有擬作。

愛新覺羅弘歷《題庶子張鵬翀所進春林澹靄卽用其韻六首》（存目）

又《再題秋湖夜泛圖》　詩畫合同禪，鵬翀兩能悟。送筆寫夜泛，皆我詩中句。扁舟嘯傲人，天邊友古冤。

又《題張鵬翀翠巘高秋圖用其韻作七古示之》（存目）

陳祖範《張天扉輓歌》　南華張君紫烟客，偶落塵寰歸不得。便隨人世作語言，鶴天鯨海分標格。早歲搖筆壓士林，風檣陣馬懸河深。旁觀駭汗君莞爾，使才未盡如無心。興閒潑墨寫雲山，頃刻千岩萬壑斑。放情本在江湖畔，掉臂忽到雲霄閒。秋實春華兼採掇，詹端揆席相躋攀。詩人少達徒浪語，造物與君奚所慳。正爾思鄉辭帝所，中途邀作芙蓉主。還將文字記瓊樓，不怕神仙足宮府。

許廷鑅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　子遜少英敏，長弓刀馬槊，遍歷四方，友海內知名士，居官有善政。去官后，人歌思之。詩嚴于唐、宋之限，五律近李翰林，七絕近杜樊川，諸體中二體爲尤工也。高文良公章之對客每吟子遜佳句，而文良有作，子遜每與商略，藝林兩賢之。

查爲仁《蓮坡詩話》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投以吟簡，紙墨日多。如【略】許子遜（廷鑅）「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疏雨小樓寒」，「紙閣茶濃烟篆晚，板橋花拂酒旗香」，「深林葉落堪容月，北牖簾疏慣引風」，【略】皆一時酬倡之作，堪入《主客圖》也。

又　長洲許子遜孝廉，善學少陵。都下《送同裏陸實君枚往楚中》云：「北上同爲客，南還不到家。三年留冀北，十月下長沙。」一時傳誦。

又　許子遜送春八絕，風流淡蕩，一洗陳辭。錄其最佳者：「吳兒日莫蹋歌回，紈扇痕新褒底開。燕子一雙斜掠地，不隨春去却飛來。」「逐隊鄣泥南陌頭，畫船蘭櫂鬧蘇州。送春不送歸天上，兩兩三三到虎邱。」「橋連芳草酒旗青，醉睨當壚倒玉瓶。十里好風吹不住，亂紅飛雨過長亭。」竹垞翁劇加咨賞，謂燕子一雙，好風十里，令人對此黯然。

《榕城詩話》卷上　長洲許子遜廷鑅，長於擬古，五言尤勝。宜興儲編修大文，比爲李翰林之徒，而謂其詩特雄剽，而雅有鶴天遼夐之韻。令叔竹隱先生，與新城王司寇爲同年石交。子遜甫冠，卽以通家子，緘詩進謁，且句一言，爲元晏。司寇歎爲後來之畏，報書云：「所眎嘉製諸體，讀之琅琅然，足散老懷。樂府才情橫厲，已及於古，間有未協，亦士衡所患才多耳，可少斂之。五言妙絕時人，澹遠處，似襄陽、左司，有絃外之響，虛歇之音。七言風格在錢、劉、溫、李間，遠神逸韻，蓋知者希矣。」子遜令武平，頗著惠績。旋以他事罷去，與予不相見者蓋九年所。今年晤於海城鐵佛寺，所作不能盡記，姑錄其尤者數篇。《題浯溪》云：「浯溪一片石，長寄幽人賞。蘊靈亮有基，穿徑識所昉。昔遊景已移，勝情紛涉想。重來際蕭晨，清湘駐雙槳。初日澄遠心，水木明秋爽。石梁欹半橫，絕壁峭以上。曲徑垂繁陰，流泉激清響。當境乃自今，過目已成曩。寂寞塵外踪，日見屐幾兩。高秋多白雲，空亭自來往。」《寄宋四》云：「依然不得志，五載鬢毛疎。正挂匡廬席，開君蒙澤書。生涯各岐路，鄉夢半離居。憶想葑溪上，長空流望舒。四海誰相識，斯人知我心。天涯逢令弟，話舊一霑襟。聞道赤城去，蓬萊碧海深。爲期秋水潤，予亦返楓林。」《粵中吟》云：「南亭驛路控諸蠻，曉食檳榔散客顏。朱邸草深門久閉，桂枝飄下越王山。迢迢五嶺雁來遲，越女含情唱竹枝。灘水月明三萬丈，到今流不盡相思。」

潘清《挹翠樓詩話》長洲許子遜廷鑅有《竹素園集》，才情綺麗，尤工絕句。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子遜氣豪矜勝，少時嘗學峨眉槍法，能盤馬、彎弓、擊劍，欬矟。繪有《南山射虎圖》，黃莘田題詩有「歸來舐筆秋鐙下，還是南窗射虎人」之句。武平故與粵潮州之平遠接壤，本以分水坳爲界。有謝氏者，平遠豪族也，強佔坳北山田，指爲粵界。公勘，則謝悉引族衆持利兵脅官，爭數十年不決。戊申三月，子遜奉諭會勘，謝姓一人長八尺餘，挺身奮突。子遜叱擊之，衆驚，界遂定。其《望古吟》云【略】，蓋以自儗也。

又　子遜《竹素園詩》七言絕句最饒神韻。

又　康熙乙未，子遜應江西學使魚鱗翔聘，敬亭光祿及歸安沈芝岡（懋華）亦在幕中。【略】魚頗不飭，敬亭嘗謂子遜曰：吾輩在此，如以金鑲象牙箸攪廁中耳。子遜《南游述懷》句云【略】，蓋寓此意。

《湖帆圖》《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詩與題稱，妙在若不用力。

《棲霞庵雙忠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本邵子湘《閻典史傳》成詩，守城事本近桀犬吠堯，然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不可沒也。陳尉名明選，閻尉名應元，時應元已升任出城，迎歸共守。元戎即劉良佐。應元殺於棲霞寺中，明選死於巷戰。城陷時，合城婦女沈于江潮中，無一辱者，此乾坤正氣存于衰亂時也。叙事兼議論以行，又妙在能用全力。

《採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全是太白，近代徐昌穀亦有之。

《白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晚節五字可傳，品高處在絕去鏤刻。

《中秋大風雨後看月有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一氣直下，不以對偶爲長。

《和顧大嗣宗傷春之作兼送南歸》《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賓主不偶，俱於傷春中見之。

《題畫菊》《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晚節自佳，不受春風煦育也。覺老杜「富貴應須致身早」句，猶爲淺淺。

《重過東園別墅感舊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此感婁東王氏而作，與趙嘏《過汾陽舊宅》一首同一風神。

《七夕有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情深矣，以神韻佐之，覺其情愈深，當求之語言之外。

《湖海詩傳》卷一　字子遜，長洲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官武平縣知縣。有《竹素園集》。

《清史列傳・許廷鑅傳》　許廷鑅，字子遜，江蘇長洲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官福建武平知縣。少英敏，論古今史事，慷慨激發。精弓馬刀槊，徧遊四方，交海內知名士。居官有善政，去後人益歌思之。詩才綺麗，始學杜牧之、王仲初，繼規模何大復、徐昌穀，嚴於唐宋之界。五言律七言絕句尤工。少緘詩謁王士禛，士禛歎爲後來之畏。高其倬每對客誦其佳句，有作輒與商榷，藝林兩賢之。晚居長洲，郭外之陳墓河水雲千頃，花藥數椽，與沈德潛、王昶相往來，猶以詩自遣。著有《竹素園集》。

黃之雋《送許子遜之西粵序》　湘灘，予與子遜舊遊地。予去粵四年，山川道里之險遠，固時時有所驚愕於心者。何子遜不憚役役。經里門如傳舍，適荒徼若樂土，子遜其不近人情也哉？雖然，士生於世，不入承明，受筆札，爲司馬長卿之文章，即當訪名山大川，爲司馬子長之文章。子遜故樂此而不疲耶？子遜抱負異才，年四十餘不第於春官，遂觸炎暑走六千里外，依人於嶺表，僕僕於瘴鄉，此其意必有不得已而爲此者。予聞粵之撫軍高公，學使徐公，交延以模楷其粵士，故子遜之應之也，如赴其家。都人士爭挽留之，則望望然去。然則子遜非不得已也，誠樂之也夫！違志之舉，慷慨而趨之；非意之遭，倉卒而赴之。此豪傑之所不免，而儒者所謂安命隨遇待時也。子遜之心，惟予知之，而獨恨其遽舍予以去也，故爲疑辭以送之。

民國《吳縣志》卷五七　許廷鑅《竹素園詩集》（沈德潛序），《古文》一卷（有孫名天柱，號醉石，有遺詩。吳翌鳳謂其具有矩矱。見《懷舊集》）。

黄之雋

論　述

王永祺《唐堂集序》　吾師唐堂先生《前後集》共六十卷、《冬錄》一卷，皆手定。先生行古人之道，爲古人之文，以文章名當世久矣。世莫不誦而慕仰之，曰唐堂先生今文章伯也。然先生之於文章，自有原本。平日孳孳爲學，一稟程、朱，卓立不惑。深疾夫陸、王、釋、老之說中於高明而流弊不可止也，見於口講指畫，又著之於文，闡提正學，排觝邪論，不遺餘力，散在集中可考。中年讀朱子書，意欲有所撰述而不果，蓋夙以標榜道學爲戒，潛心力行，自少至老。自處家以至服官，一以忠誠篤敬，由是蓄積光大，浩乎沛然，雲霞舒而金石奏，萬象俱備，夫豈無木而得之哉。所以優于人而可傳之永久不廢者，其相信誠在於斯。先生終于乾隆十三年正月甲辰，年八十一。嗚呼！先生文章，爲世作程，不待表章，而自顯赫於來葉。惟其行古人之道，爲古人之文，文章不足盡其蘊也。述所聞見，以俟君子論定焉。門人王永祺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香屑集》　之雋是編，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無題五言長律中重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纚纚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不相重複。且有叠韻不已，至於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其詞皆豔冶，千變萬化，不出於綺羅脂粉之閒，於風騷正軌未能有合。而就詩論詩，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亦不可無一之才矣。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唐堂集》　之雋之學，排陸、王而尊程、朱，多散見所作詩文中，持論甚正。而綜覽浩博，才華富贍，興之所至，下筆不能自休，往往溢爲狡獪游戲之文，不免詞人之結習。又名譽既盛，贈答遂繁，率率應酬，不能割愛，榛楛勿翦，所存者不盡精華，譬之古人，殆陸機之患才多矣。

焦袁熹《香屑集序》　《香屑集》古今諸體，分類爲若干卷，合九百餘首，俱集唐冠以自序。偶體文一篇，亦集唐及五季人文句成之。每句各注出處。宮允唐堂先生少壯時所爲，自以此集爲可傳代。凡我同人得寓目者，無不驚嘆慴伏以爲自古未有之盛製，其必傳於後無疑也。今海昌陳太史刻之，則又以耻愚昧無知如余者而許系一辭，得挂名氏卷中。余之驚嘆慴伏，以爲鬼運神輸，思議俱絶者，奚啻諸同人，卽又何以爲之辭乎？無已，則以意度之。夫人之讀斯集者，必將曰發乎情，止乎義。好色而不淫者，《國風》之旨也。思美人兮不見，思公子兮不言。推諸君父朋友之際，嘯歌傷懷睽離而不忍疏者，《楚騷》之意也。至若魆蛾眉則頓忘飢渴，眄羅韉迺幾役夢魂，傾彼國城胡然天帝，曩賢所云空中語耳，是作者之大都也，何傷於道，何害於教哉！若是者，夫人能知之而言之，可無贅耳矣。抑聞之先生於後也，懲玩物之喪志輟勿復爲。夫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礱磨淬厲，欣嗜日以忘，才識日以藏，德業日以光，則誠無間然矣。若以語今世之人，曰是綺語之尤也。雕蟲小技，壯夫之所耻也。則竊以爲不然。夫立德、立功、立言之三者，世未有一念偶及之者也。彼非無志，所志維何，貨利而已爾。凝冰燋火，千狀萬端。痿痺之疾，中於心腑。人之死生，我何有焉。猶且飾爲禮法廉正之談、性命粹嫩之說，用蓋其私而厚其毒。所謂以詩禮發冢者，則皆其志爲之也。故夫世之人在心爲志，惟恐其不喪也。假令稍知玩物，亦容有多乎。所玩之物，雖捕博酒食猶賢乎爾。至欲以療痿痺不仁沈痼不可爲之大病，則先生斯集豈非萬金良藥哉。物之就槁者，噓之使生意復回。人之志死者，收召魂魄使歸其宅，而乃庶幾有起色矣。夫言豈一端而已，有宋大儒之言儉邪，借之以殺人者無過是物也。吾故曰先生之自道則然，以語世人則遠，於事情者之類也。先生之請予一言也，且曰吾兩人皆老矣。留斯集於人世，波蕩後生，心實慊焉。君如書作序之年月，前之又前之，壹似三四十嵗所見而爲者。噫，先生坊世之苦心，不一而足。如是，竊以爲是亦無庸昔和凝作爲豔詩。既貴嫁名，韓致堯以先生之高致，視魯公蔑如也。豈其屑意於此。今韓集中香奩詩具存，爲凝爲偓蓋不足辨。觀其窮極閨房之趣，香生九竅，美動七情，非虛言矣。青史所載，致堯一生志節耿日月而貫金石者，亦曾以之而少貶否也。先生何慊焉，試以此語復於先生，其亦爲之一解頤也哉。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　雲間詩，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途，累累繩貫，至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隤，鮮所宗法矣。唐堂學殖富有，而心思才力又足以驅策之，故能自開生面，仍復不失正軌，謂之詩學中興可也。

《隨園詩話》卷八　黃石牧先生以翰林中允，督學閩中，因公落職。吾鄉徐文穆公薦舉博學鴻詞，與余同試保和殿。先生年過七旬，神明衰矣，以不完卷，累薦主議處：蓋馬伏波自忘其老之過也。《唐堂詩集》生新超雋，美不勝收。姑錄短句，以志一臠之嗜。《芭蕉》云：「日不紅三伏，天惟綠一庵。」《北路買餅》云：「駐馬一錢交易，羈留三刻行程。」《玫瑰花》云：「生來合是依人命，從不容渠在樹看。」集中七古，遠勝潘稼堂。

《雨村詩話》卷五　詩中每用晴絲游絲，多習而不察。偶閱《唐堂集》，言太湖濱人云：春晴有鳥送風而上，高入雲際，罡風一吹，羽毛骨肉化爲絲飄下，所謂晴絲游絲是也。又海人以鮞魚子晒乾蒿葉上，經雷雨復生。石牧有句云：「暴雨翻簷成尾尾，罡風吹鳥墮絲絲。」對極工。《唐堂集》，華亭黃石牧太史之雋作也。黃辛丑進士，官至中允。所著有《香屑集》，膾炙人口。其詩巧不傷雅，麗不傷淫，人稱爲浦東才子。

又　黃石牧嘗繪《行樂》四圖：曰漁、樵、農、牧，其時春、夏、秋、冬，其景風、花、雪、月，其境林、田、山、水，其體行、立、坐、卧，經一而緯四，曰：「牧卧春林花。」曰：「漁行秋水月。」曰：「農坐夏田風。」曰：「樵立冬山雪。」既成，集古名人詩，自魏、晉以下，歷唐、宋至元，凡六十餘人，欵題其上，其得各體詩七百餘首，寫照裝潢，聚千百年之人俛仰一室，且夕晤歌，可謂自我作古矣。

《今樂考證・著錄四》　黃石牧：《鬱輪袍》、《夢揚州》、《飲中仙》、《藍橋驛》。陳元龍云：「石牧《四才子》劇，憤激牢騷，寓言於聲音、酒色、神仙之域。太倉相國每宴會，必奏之。」

又《著錄八》　黃之雋（一種）：《忠孝福》，陳元龍云：「黃子石牧以子長遺法，降格爲樂府。余時署督兩廣，內兄宋觀察澄溪適至，愛其所傳王維、杜牧事，誦先芬以求新樂，意甚勤。蓋祖孫三世，前後八十年，人積緒紛，頗難串括，黃子一日而搆局，一月而脫稿，題曰『忠孝福』以該其世。付梨園演唱，一登場則欲歌，欲泣，傾座客。澄溪攜歸吳閶，大合樂於虎邱，觀者如堵牆，至壓橋斷墮水。或繡板爲畫幅，飾丹青以粥諸市。其傾動一時如此。」

《雜詩》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言文采炫于一時，不如太質之可久也。此六義中比體，不用說明正意。

《卓文君寄遠》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原辭《白頭吟》，閨閣中頗有英爽之氣，此云鳳鳥不變音，君子不變心，即謂君子之恆久不已可也。有韻之言，不妨斷章取義。

《種王瓜薤豆諸蔬》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老圃，親之所遺，因灌園蔬而自傷卑賤，並蔬熟而親不及待，皆淚痕血點凝結而成者也。余亦有地一區，系先君子向時藝花者，因貧售人，今欲贖歸藝植，而親不及見矣。讀此詩，爲之泫然。

《水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細寫難狀之情，正於瑣屑處見筆力，此古文叙事手也。熟精《左》、《史》者能之。

《登報恩寺塔絕頂》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三四語登塔時所見略同，而於長幹寺塔尤切，以帝王之州，長江環抱也。十字捶之有聲。

《鄱陽湖水大發自木樨灣瑞洪至趙家彙田廬浸沒舟過感賦》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只是波濤入室，樹木粘萍耳。今云無人屋，有蒂萍，加一拍字、縈字，便覺新警異常。

《題李草亭畫寒江送別圖》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從「黯然銷魂」中傳出異樣風趣，熟處生新，不落習徑。

傳記

《清史列傳・黃之雋傳》　黃之雋，字石牧，江蘇華亭人，原籍安徽休寧。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奏中元祭聖祖仁皇帝文，稱旨，越日召見，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奉命提督福建學政。二年，遷中允。三年，巡撫毛文銓劾之雋庇護生員，命回京。四年，降編修。五年，復以浮開廩冊，革職。乾隆元年，尚書徐本薦試博學鴻詞，時之雋年逾七十，試日屬稿成，以目眵不能就燭下作書，遂納卷出，罷歸。又十餘年，卒。之雋倜儻自喜，初罷官歸，囊無餘貲，惟嗜蓄書，著

目者二萬餘卷。其爲學排陸、王而尊程、朱，持論甚正。而綜覽浩博，才華富贍，下筆不能自休，撰述甚富。手編《唐堂集》五十卷、又《補遺》二卷、《續集》八卷。嘗纂修《江南通志》，時人比之范成大、梁克家。詩別開生面，仍復不失正軌。嘗集句爲《香屑集》十八卷，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千首中句無重出，一首中人無疊見，且有疊韻不已，至於倒押前韻，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又集唐人文句爲之序，亦二千六百餘言，組織工巧，一一如自己出，雖非正格，實爲唐宋以來所未有云。

紀事

《詞科掌錄》卷三 華亭黃之雋石牧，辛丑進士，授館職。撰文稱旨，加日講起居注官，晉中允。視學八閩，以事落職。刑部尚書錢唐徐公薦于朝試日，詩賦既就，日昃眼眵，不能作字，納卷出。石牧僻居陶宅，風流自賞。少時好爲輕豔詩。通籍後，門人海寧陳編修邦直爲刻《香屑集》(凡十八卷)，皆集唐豔體也。千首中句無重出，一首中人無疊見。又集唐人文句爲自序，多至三千餘言。嘉定張檢討每服膺不去口，可以當才子之目矣。

《新世說・排調》 黃唐堂嘗飲范笏溪所，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黃舉《禮記・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緌」，曰：「君姓是蠭。」范大稱賞。

《清稗類鈔・文學類・黃唐堂詩用花字》 新安黃之雋唐堂，著《香屑集》，八寶樓臺，炫耀人目。其《生日對菊述懷》，創爲一韻體，凡生平官位及所更歷事，俱藉一「花」字傳出，共得六十四韻。

徐祚永《閩遊詩話》 雍正初，吾鄉黃唐堂先生視學閩中，鑒裁精審，謝絕請托，以興起古學自任。罷官日，諸生醵金爲贐，不受，閩人至今猶能道之。

《雨村詩話》卷五 雍正元年七月九日，掌院奏呈中元祭仁廟文，上傳旨云：狠好。問誰撰，掌院以上科庶吉士黃之雋對。即于明日召見，奏對移時，奉旨即以編修用，並賜紫貂一張。庶吉士不俟散館即授職，異數也。石牧有《紀恩》詩云【略】。又有句云：「丹地尚遲除吉士，玉音已早擢詞臣。」可作聖朝佳話。

《冷廬雜識》卷三 華亭黃唐堂宮允《唐香屑集》，集唐詩九百四十二首，各體皆備。其自序集唐駢體文三千餘言，工巧渾成，極才人之能事。自言應試屢黜，窮愁外侮，百感紛至，每用艷體爲集句，寓美人香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蓋皆未通籍時所作也。卷末自題云【略】，其自負亦不淺矣。

《隨園詩話》卷六 黃石牧太史未遇時，館于青浦盛氏，范笏溪先生訪之，爲閽人所阻，懊惱而返。華亭至青浦，已百里矣。黃知之，深不自安。贈詩云【略】，後海寧陳文簡公延石牧于家，范所薦也。范于黃爲先輩。范卒後，黃爲序其《四香樓詩集》，而述其在葉忠節公席上《贈欠山》詩云：「有客夜歸迷舊路，隔村樹黑遠疑山。」

又 松江有徐媛者，十峰先生之女。黃石牧太史述其《續繡餘集》一絕云：「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其母張夫人能詩，所云《續繡餘》者，以母夫人先有此集名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香屑集》 十八卷，國朝黃之雋撰。【略】是編皆集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凡二千六百餘言。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唐堂集》 六十一卷，國朝黃之雋撰。【略】是集凡五十卷，又補遺二卷，續集八卷，皆之雋所手編，各有自序。末附冬錄一卷，則所自撰年譜也。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黃兆森號石牧。上海人。《忠孝福》。

鮑鉁

《雪橋詩話》卷五 鮑辛浦，官浙幾四十年，自號待翁。所著《鴻爪》，于

山水間，發凡不淺。自康熙五十四年，銓授長興縣，履任三載，以病去官。雍正辛亥復除原缺。又幾十年，攝鹽運嘉松分司，復往湖州勘災，于是三至長興，移嘉興，再調海甯，遷杭州海防草塘通判。乾隆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九。

又　辛浦《道腴堂詩》，古體如《湞陽峽》、《十八灘》、《玉淵潭》、《延建道中》、《觀音崖》、《下灘行》諸作，模山范水，裂月撐霆。【略】其《銅雀半硯爲王秋駕賦》，【略】筆力足以淩厲一切。

又《續集》卷四　歸元恭後，別號之多無過鮑辛浦者，有若喫虛翁、羼提庵主、一旅亭長、人海長翁、佞佛頭陀、夢崦居士、心隱山人、待翁，各系以詩。自爲圖畫，則有《讀書松桂林圖》、《秋山行脚圖》、《望衡聚話圖》、《雙谿詩話圖》。家世簪紱，羣從子弟習爲豪侈，盛飾車輿、服御、聲色、狗馬以相誇尚。辛浦獨樂與單門寒素，深沈好古之士游，業詩專且勤。《游石門山作》，沈舲翁比之康樂。【略】癸卯長夏，杜門追憶平生游歷，隨筆載記，題曰：《雪泥鴻爪錄》，凡四卷。復有《冬日雜憶》、《舊游詩》六十首，取國朝前輩諸公詩，得《論詩絕句》四十首，可以見趣嚮焉。

又　康熙戊子，遂寧張文端在河工九年，舉東撫趙世顯自代，遂受總河之命。晚節不終，侵蝕帑金，縱僕受賄。鮑辛浦《忽祿齋續稿淮北述事》一詩，頗爲激切。

《范忠貞公祠》《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無一字無來歷，便是好詩。

全祖望《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誌銘》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有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辛浦書至者，展視之則彌留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入膏肓，從此化爲異物。長辭左右，可爲歎息。一生偃蹇，毫無可錄。祇操履粗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寂寞身後，幸惟先生憐而念之。伏枕哀祈，泫然絕筆時。」予方進藥，不禁失聲哭連日，病爲之劇。稍差念友朋垂歿之托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于地下，乃稍取其大略而次之。辛浦姓鮑氏，諱鉁，字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佐命大學士承先之曾孫。其三世傳見國史，有列于勛籍。辛浦年二十，即知浙江之長興縣。幾十年以病去官，尋再知長興亦幾十年。其考最者累矣，而不得遷，最後大府以便宜擢之爲鹽運嘉松分司通判，而部議又格之。於是三知長興，蓋其筮仕在聖祖仁皇帝四十六年。歷三世至今上之七年，猶在長興。大府至者，皆爲稱屈。乃稍移之知嘉興，又移之海寧，尋擢爲草塘通判。草塘在浙中倅廳之最貧者也，以故辛浦竟得之。辛浦之爲吏，不名一錢，而未嘗嗷嗷以廉自見。其任事尤精密，而未嘗以幹力先人。其接物和平無忤，而其中有介乎不可奪者。所以一官拓落終身，不得有力者之伎阨。而辛浦未嘗怨也。彭城李敏達公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雅誦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漕使常侍郎履坦改撫浙中，問於天門唐內翰赤子曰：「浙之屬吏有足語風雅者否？」曰：「莫有過于長興令者矣，且其人非但辭客已也。」故辛浦雖旅見其，禮殊絕于羣吏，或留語移日，然辛浦落落穆穆，未嘗以此自昵，累以才譖不勝煩重爲辭。侍郎嘗語之曰：「少需之，吾當薦君爲方。」而辛浦終泊然，每入謁，所言不出于詩文。及侍郎有事于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卒招物議。天子遣大臣蒞其獄，屬吏坐之株連者累累，而辛浦高枕自如，始共歎其爲不可及。尤好士。長興諸生王豫者，通經，工詩，古文詞，貧甚。辛浦雖刻苦，時時周之。豫以牽染之禍逮入京，辛浦爲之經理其家。其卒也，又爲之雕其集。蓋辛浦雖交遊滿天下，然其心知之契甚落落。及其投分也，則必篤于始終之誼類如此。辛浦之詩，宗法新城，豐贍流麗，自然合度。隨手脫稿，即自書之以付雕工。或曰：「更無待于論定耶。」辛浦笑且歎曰：「吾老矣而無子，漫爲之亦漫存之耳。」或曰：「是定可以免長吉中表之累者也。」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稿》、《亞谷叢書》諸集竝行于世。病作，遽上箋乞身于大府，不許。了然知必死，部署身後事無一不整整。即其貽予訣別之書，已隱括生平，予文莫能有所增益也。嗚呼，昔人清眞澹蕩之目如吾辛浦者，其庶乎！辛浦以貽予書之次日即卒，享年五十有九。安人某氏以其從子某爲後。初，辛浦在日，欲卜葬于杭之南山，曰：「他日湖社諸君雅集，當酹我墓。」今緣其雅意窆之靈隱，因貯遺集于寺中，而予爲之銘。其詞曰：「嗟秋來之沉困兮，擬冥心以斷文字之緣。胡力疾而破戒兮，神傷于息壤之言。故人之銘無媿詞兮，長

護君魂魄以綿綿。」

《清史列傳・鮑鉁傳》 鮑鉁，字冠亭，山西應州人，隸漢軍，祕書院大學士鮑承先裔。由貢生歷官浙江長興知縣、海塘通判。乾隆十二年，署嘉興海防同知。鉁工詩文，在長興時，構一舫取唐張志和語顏曰「往來苕霅間」。與金農臨汎，命工寫爲《雙溪詩話圖》，時傳爲佳話。生平無日無詩，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李衛督浙，治尚綜覈，聞鉁癖賦詩，謂湖州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將列之彈章矣。」守以戒鉁，爲庋筆硯者三日。既，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罪之。」賦詩如故。然百事修舉，部民交頌。衛徐察之，亦不怒也。後撫浙者爲常履坦，耳其名，禮遇殊於羣吏，然落落未嘗自昵。後履坦敗，鉁高枕自如，相歎爲不可及。好士，有負之者重來，待之如初。曰：「我愛其才也。」長興諸生王豫緣事被逮，爲經理其家，歿後又爲雕其集。詩宗王士禎，豐贍流麗。著有《亞谷叢書》、《稗勺》、《道腴堂詩文稿》。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 冠亭好客，有負之者，重來待之如初，曰：我愛其才也。風趣近吳薗次太守。雖沉溺下僚，藝林重之。

凌揚藻《蠡勺編》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鉁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即知浙江長興縣，既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敏達公督浙，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于是辛浦黽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修舉，部民頌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稿》、《亞谷叢書》竝行於世。

楊鳳苞《書鮑辛甫遺事》 辛甫宰長興，前後十有六年。清眞澹蕩，廉潔自持，山水友朋，嗜若性命，異乎俗吏之爲。後有續湖錄循良傳者，舍斯人其誰與？歸吳興，集劉郎泊詩，叙云：「長興縣治東北隅有池焉，廣不彌晦，清可鑑也。池心爲亭。又南厓際連軒數楹，以略約達之。列植美蔭，森布檐隩，舊爲賓游契集之所。余前宰斯邑，距今六閏。廨舍荒落，迥異疇辰，惟盈盈小水，與前軒相望。亭已圮，橋已斷，遺基翳鬱，望之宛如島嶼。然歎津逮之無從矣。乃取劉夢得《元都觀》詩語字池曰『劉郎泊』，字軒曰『前度軒』，綴以格詩一章，刻石池側。縱人有時而去軒，有時而頹池，有時而堙塞，而掌故之集、峴首之碑可以流傳不朽。（雍正辛亥秋七月書）詩曰：「亭館荒涼已半摧，池心孤嶼鬱崔巍。行藏偶爾成前度，面目于今尚本來。水鳥樹林皆說法，兔葵燕麥若爲媒。不妨題作劉郎泊，閒話昆明劫後灰。」泊與軒而外，曰「宛宛丘」，曰「俊逸亭」，曰「博山臺」，曰「鑿坯洞」，曰「兼山磴」，曰「坐樾軒」，曰「停橈館」，曰「小舟萍牀」，曰「木偶峰」，曰「稊槎」，合之成十二景，爲小蕨園篆刻于石柱。作詩云：「園林周密記，石柱魯公留。同是吳興地，還須掌故收。此邦存息壤，他日老菟裘。根柢堂中植，陽冰筆力遒。」復續四景曰「容與橋」，曰「檀欒徑」，曰「竹棚」，曰「花闌」，皆有詩在集中。是時名輩過從，流連晨夕，投壺散帙，啜茗圍棊，花朝休暢之詞，雪夜登臨之繪，種鞠荷鉏之作，采蓮盪槳之歌，篇什傳鈔，豔傳吳下。今去辛甫時六十餘年，池館已蕪廢矣。每讀毛澤民《東堂記》，輒興梓澤平泉之感。世之綰銅符者，多虎而冠也，如辛甫豈能再見邪！

《清稗類鈔・舟車類・鮑西岡欲製坐吟輈》 鮑鉁，字西岡。京師之漢軍人，嘗爲長興令，其在長興時搆一舫，取唐張志和語，題以扁曰：往來苕霅間。暇日數與錢唐詩人金壽門褰裳臨泛，啜茗清談，命工寫爲《雙溪詩話圖》，邑人嘖嘖傳爲佳話。

李紱

論述

儲大文《穆堂初稿序》 國家文教覃敷，縷緌協采。座主少司馬李公實籍西江。臨川爲晏元獻公、王文公篤生之地。夙更鬻窶，亟踐顯融，未嘗一日不肆力於文。詩歌儷語，業已播筦弦、諧金石，而古文辭翦裁浮僞、抉要啟

鍵。蓋清江之整雅，益公之宏博。文靖之淵邃、春雨之壯偉，胥斟酌而薈萃之。而本之以南豐之粹精，參之以東里之清省，此其所以迴翔詞館，騫翥綸閣，彝典鉅章獨垂諸冊府而永永不刊也。而憔悴枯槁較工拙於尺寸者，亦罔不秒忽分而毫髮肖。蓋西江古文辭，一盛於歐陽氏，再盛於周氏，三盛於虞氏，四盛於楊氏，五盛於魏氏，至公而折衷集成，以偕廬陵代興亡疑也。往聞章貢左蠡匯流岷山。而匡廬、玉笥、武功、華蓋，光氣鬱積，必且復萃而爲才，以獲與於斯文之盛。吾知海寓作者率不能易西江，西江率不能易公，而汎清瀾，陟崇巒意，且曹賦高山仰止之章，長言詠歎者久之。公職秩政績當詳記乘，茲弟論次其文云。

李紘《穆堂初稿叙》　仲兄穆堂先生，天姿淵異。甫就塾，稱神童。十歲能爲詩。十二歲，能爲古文。余後兄十年生，十三歲從兄學爲文時，兄之著作已滿家矣。又十年，兄以鄉貢首舉成進士，入史館。恭逢兩朝聖主躋卿貳，歷歷中外，文益富。余追隨益踈，莫能測也。既甲辰，余亦倖登第，需次歸屬。太夫人春秋高，侍養不敢出。家所蓄書二萬五千餘卷，寢飯其中八九年。於茲乃取宋以後詩古文諸家反覆較勘，求所以髣髴歐陽、曾、王者，惟虔文靖公具體。而微其他有一體焉，亦罕矣。既又熟復吾兄類稿，乃旁皇駭歎，以爲於鄉先達蓋庶幾焉，而猶莫敢決。又讀之，又較勘之，踰年始悍然自信。舉向時所恨爲妄相位置而誕以快意者，直躬蹈之而不悔也。夫人情暱於所親而私其所從學，吾所信安能必人之信之？然文章自有定論，妄耶，誕耶，其不然耶？天下後世有歐陽、曾、王，其人必知之矣。兄生平志荆公之志，以皐、夔自命。立朝風節，似歐陽文忠公。居家孝友，似曾文定公。年來講求，又有進於是者。詩古文辭，非其意所重也。嗚呼，此其所以能爲歐陽、曾、王之文章也與。

黄之雋《穆堂類稿後序》　沿及我朝，文盛人衆。可屈指者，亡慮十數家。散而無所統，於是穆堂先生出焉。其行己接物，立朝服政，靡不踐履於道。融液六籍，寤言姬、孔，昭灼於穹朗，剖析於豪芒，顧未嘗以談道講學附系於程、朱之統也。而著於文者，操唐宋之體製以匯南雅訓誥之指歸，萃嬴劉之精，嶽峙而瀆流，飆馳而霞起，郁郁炎炎，苞括宇宙，陶鎔墳索，騰越百家，而訇耀一代。自經國蒞治，碩論閎議，以迄詮理、言情、叙事之篇，窮洪纖而極正變，二氏之言不得而溷焉。然後知以文貫道，卓然紹厥統於大家者，冢嫡在是，豈貌古雕辭以趨時者所得而擬之者哉。先生於文取永叔、子固，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子靜，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誕，唯孕地之靈而又值天之時，是故發而爲先生之人之文之學者如此。夫人以地著，地以人著。先生嘗爲朱子輯晚年全論考。朱子繇婺源遷閩，纔二世而繼其鄉楊、羅、李之統，學者以閩配濂洛先生。繇歙遷江西，亦二世而繼其鄉歐陽、曾、王、陸之統，學者稱臨川先生。先後若符節合者，豈非天耶。集内外共百餘卷，同門李檢討光墺序而刻之，而予志其所見於末。

李光墺《刻穆堂類稿序》　吾座主臨川李公幼有異稟，十歲能詩，即與老成敵。十二學古文，十四學時文。其時已肉弗經史，漚治宇宙，且欲暑去灑埽應對小學踈節，直以文章經濟爲不朽，類文中子少時上策之爲。又十年，則又思向上一層。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愔愔，然求性分之廣大精微，終身行習著察必俯仰朝夕而無媿。雖不必停披絕吟，而公自有其樂也。迨發解成進士，受朝廷殊知，洊歷清華，出任封疆，其進思退思，虎尾春冰，若恐蹈陷就政事物情，痌瘝饑溺，稽古撫今，凡見之筆札者，遂已等身。蓋自有二典六官之眞宰，的然不可磨滅以待之來者，而豈有意於爲文也哉。公嘗言：「君子博學於文，非如諸先生窮理格物之説，欲其一旦豁然貫通也。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誠擴其四端，充其無穿窬之心，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其生平讀書數萬卷，而所自得不過《大學》古本與《中庸》、《語》、《孟》三書泝諸心板已耳。前聖今賢，彌宇宙而昕夕如臨父母者，不過周、程、朱、陸、陽明六子而於文未數數然也。記憶伯兄文貞公在日，偶招公遊一山亭，酒半，顧公言古文一事，亦五百年必有名世。今溯自歐，曾來六百載，未有嗣音，其復由西江乎。子力勉之歐、曾可至意，蓋以歐陽公文與道俱，曾文定文衷於道望公繼其絕業耳。若僅指爲文章之能者，何事於五百年而屈一指乎。

《重訂清詩别裁集》卷二二　穆堂來吳，問字於匠門，而學問各有所得，匠門主溫雅，穆堂主闊大也。詩品不加修飾，亦復自見風標。

《隨園詩話》卷四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輓郎，取捨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于後園鼻一梯，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由入謁。或呈一詩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

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丙辰，予在都中，見先生白鬚偉貌，有泰山巖巖氣象。待後輩，當面必訓斥，逢人必贊揚，人以故畏而服之。余謂此張乖厓待彭公乘法也。前輩率眞，亦可不必。

又卷九 李穆堂先生詩，以少作爲佳，位尊後，有率易之病。予所喜者，皆其未第時及初入翰林之作。《東平州看杏花》云【略】、《落葉》云【略】、《卽事》云【略】、《湯泉》云【略】、《日暮》云【略】、《驛舖》云【略】。晚年不屑爲此種詩，亦不能爲此種詩。

楊希閔《鄉詩摭譚正集》 穆堂侍郎在今代爲江右一偉人。其學術宗陸、王，古文直達肝膈，無所緣飾，卽此可知爲正人君子矣。詩有才氣，凌厲無前，尤工次韻，揮斥如意，良由腹笥充、天姿勝也。弱冠時，王漁洋一見之，嘆爲萬夫之稟，虎氣龍文，詎能逃宗匠之目乎！

又 江右詩家，穆堂勝藏園，微不及六一、道園者，圓妙少耳。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五 臨川李穆堂尚書紱，以文章雄一時。其論方正學十族之事，謂正學與齊黃二公身秉國成，無故發大難之端，能發不能收，一死僅足以塞責，且十族奈何？一語詞氣粗厲，激此慘禍。吾自盡忠，九族何辜，十族更何辜耶？論似有見，然未免刻待古人矣。詩多未脫擊壤習氣，惟句有清穩者。五言如：「梅心驛云澗，疑前渡水雲。」《似故鄉山西隆道中》云：「河聲終日怒，山氣四時陰。」《雨夜》云：「山搖燈影裏，人在雨聲中。」七言如《汴水》云：「邗溝八百全栽柳，殿脚三千總是花。」《秋山學圃》云：「夕陽千樹鳥聲寂，涼月一亭花影深。」《抵漢口尋大兄不值》云：「作事十年多落魄，思家千里獨銷魂。」《梅田洞》云：「年深鍾乳多成石，日暮歸雲併作山。」《九松山望密雲諸塞》云：「二十四關多險阻，三千年事幾興亡。」《落解》云：「本無門第妨齊晔，自是文章誤牧之。」仍不失爲雅音。

《驛南鋪不寐》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荒驛情事，身親其境者能言之。

《秋山學圃爲張韋齋明府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二：韋齋，匠門弟也，識穆堂於未遇時。去官後暫留江右佛寺，穆堂作詩贈之。

《東風》 法式善《梧門詩話》：李穆堂先生以文章雄海內，又能提倡風雅，當世翕然宗之，記《東風》一詩云【略】。二十八字中具有活潑潑地光景。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李紱，字巨來，別號穆堂，臨川人。自幼以神童稱，十歲能爲詩，十二歲卽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諸先生齒長矣，吳迂齋者，其塾師，年六十一，其餘各四十、五十不等。集中有云：「困蒙敢遠實，養正乃良謀。撰杖共陟巘，奉几同息陬。」卽髫齔時壇坫作也。家貧甚，嘗於大風雪中，手三百錢，獨身重繭，尋兄漢陽鎮上，匝月走三千里，寒餓困頓之況，自言爲有生所未經，其得全殆天幸云。嗣發解成進士，迴翔史館者一十二年。後乃出任封疆，入廁卿貳，所至以功名顯。顧性剛不能容物，三起三仆，濱於危殆者屢矣。卒賴聖明保全，以宮詹放歸田里。生平頗享文字之福，少卽以舉子業馳名，元墨尤膾炙人口。三主文柄，所摸索皆名下士。當辛丑之典禮闈也，不佞會以弱齡預試，先生奇其文，又策問嘉靖間前後廣續五子等姓名，所對俱悉，益大喜，拔魁一經，旋爲遂寧相所塗乙。既力爭不可得，則大恚，拂衣出。榜後辱寄贈詩有「七篇文最賞。雙眼淚猶滋」之句。嗚呼！世有好士憐才如此者乎？青眼高歌，唾壺欲碎矣，蓋嘗竊取而衡論之。先生聲氣應求，太邱道廣，徐健庵以後一人。博聞強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齦齦辨難，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癯香者，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於文取廬陵、南豐，於制義取臨川兩大，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象山。香火情深，此自豫章人習氣。詩則縱橫爽朗，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

袁枚《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郎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

西巡撫，未二年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冒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語奏。而公於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漏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之。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斑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世宗震怒，下公於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摭公罪狀。二臣希上意，互有奏聞。於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崛強，故摧折之，冀公稍改悔。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斑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世宗爲之霽威。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今上登極，召見，諭曰：「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鬢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於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聖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徨縻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於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於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闈中得離朐之疾，神氣惝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儁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薨，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攙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即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即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即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即以運丁疾苦，聞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即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上嘉納之。公博聞強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於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貴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柰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不知返之於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友棠，以進士官翰林。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不陳之庖湢而必登於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己意，屢起屢顚，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眞『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八　李紱【略】學宗象山，尤以博洽負當世重望。甬東全謝山稱其生平盡得西江諸先正之裘冶，至擬其文於曾子固、虞道園閒。所著有《春秋一是》、《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陽明學錄》、《穆堂類稿》、《續稿》、《別稿》。

《清史列傳・李紱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九《鮚埼亭集》　公攝吏部侍郎，以辛丑校士之役被

論罷官。世宗知公，召還，復其官。時有密勿重臣二人，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

《清代文字獄檔・李紱詩文案》（存目）

《九朝新語》卷一〇　李穆堂好士憐才，而不甚拘守文法。康熙庚子主浙闈試，出示以後場爲重，凡得卷先閱三場，中式乃閱二場，又次頭場。及次年辛丑主禮闈，羅取知交名下士，榜前預通關節，正考官張運青（鵬翊）、田曉山（從典）、張孝先（伯行）不能止也。

又卷一四　李穆堂官侍郎時，江西同鄉人得外官者率詣請教，穆堂無他言，惟與講「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一章，拱手而退。

《新世說・讒險》　李穆堂署吏部侍郎時，因議叙年羹堯之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命往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巡撫任，成鼎解原銀至，因公具疏，送直隸巡撫李維均會奏，維均匿不以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公據實陳明，帝洞悉羹堯維均等捏誣傾陷狀，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即留充公用。」

又《賞譽》　李穆堂博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李晉卿許其與歐曾代興，王阮亭稱其有萬夫之稟。

又　李穆堂有夙慧，少貧無資買書，貸於鄰，每一披覽，無不成誦。

又　公爲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以問之，無不立對。

又《知遇》　劉海峯名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臨川李穆堂侍郎紱，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

著録

李光塽《刻穆堂類稿序》　（塽）同懷仲氏（型）前歲來京問業，因請刻公文集於閩中，以吾縣清溪所產紅梨質極堅潤，矩其陽開雕可撫十萬本不刓點畫。公喜而舁之命（塽）校定，今已可繕寫。（塽）考古人積書之多而能讀者，唐宋來無過吾家，鄴侯公擇二人而未能求書之義於心也。今吾兄與公家塾所蓄亦過萬卷，而所爲好之不厭、老而愈篤者，則皆道克於身、心知其意。詩言志而聲成文，作者、識者非偶然也。然則山亭屈指所望以繼歐、曾者，繼在今日所開雕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二・陸象山年譜》　二卷，國朝李紱撰。【略】《陸九淵年譜》爲其門人袁燮、傅子雲同編。寶祐四年，李子愿又重輯之，劉林爲刊版于衡陽。紱病陸氏家祠所刻，凡文與本集重見者，多所刊削。又病其不載陸九齡、陸九韶事蹟，乃重加補輯，定爲此本，大旨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之說。

又《儒家類存目四・朱子晚年全論》　八卷，國朝李紱編。

魯曾煜

彭啟豐《秋塍文鈔序》　會稽魯秋塍前輩，才識魁壘，著書等身，爲文精義堅深，不屑浮夸汗漫之詞。啟豐受其文鈔，讀之，竊歎先生學有本源，而言之幾乎道也。【略】今先生不事規橅，其文簡古，而蔚味之轉腴，著幽著潔，嗣響曾、王，洵堪自名一家，無愧古之立言者矣，抑非徒以言而已也。先生恬於仕進，其守確乎其不可拔。自辛丑入詞垣，即陳情歸養，海內名公卿爭延主書院講席，薰其德而成材者，踵相接也。每上下今古，考覈精嚴，剖析同異，足以羽翼「六經」而補註疏之遺，豈與夸采色、鬬聲音以取悅一時耳目者較短長哉。讀是集者，尚其溯方流以窮玉水，沿圓折而討璇源，庶足以窺先生之奧突也歟。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仲春上浣，長洲彭啟豐拜撰。

《兩浙輶軒錄》卷一四引魯曾煜《三州詩鈔自序》　「三州」者，杭州、汴州、廣州也。余自雍正庚戌暨乾隆丙辰居廣二年，居汴六年，居杭少汴一年。廣有纂志之役，汴、杭則教授書院。

又引《越風》　秋塍先生晚年與予京邸論詩最合。所著《三州集》，含宮嚼徵中時露變調，用古頗少淘洗功。今取其極諧暢者，匡廬之眞面目出矣。

又引《鳧亭詩話》　余每歎近人作詩罕知六義者。秋塍先生《三州集》中《視河工》云：「咽喉高堰急，心腹兩淮憂。」是賦而比也。《不寐》云：「蟲語如人

絮，雞鳴若鳳難。」是比而賦也。庶常於此道殆三折肱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　魯曾煜，字啓仁，號秋塍，浙江會稽人。康熙六十年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三州詩鈔》。

《商婦篇記汝陽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四：「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以拒狂且，何辭婉而意嚴也。此云「越禮禽行耳」，死志已決矣。詩亦從漢人中出，而立言各有體裁，扶持名教，賴有此種。

《贈查心穀》　查爲仁《蓮坡詩話》：魯啓人庶常（曾煜）過津門，停舟見訪，贈余詩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秋塍文鈔十二卷三州詩鈔四卷》　國朝魯曾煜撰。【略】是集文一百二十一篇，中多考證之作。其文氣頗剽急，蓋才性使然。若續中山狼傳之類，雖規橅毛穎，然不作可也。目列《易本末論》六十四篇，《易纂例》八十篇，而有錄無書，蓋均未刻。又廣東祥符二志凡例，亦有錄無書，殆以已見於兩志歟。其詩以「三州」名集，自序曰杭州、汴州、廣州也。蓋其歷主講席，游蹤所及之地云。

王　峻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　艮齋素行侃侃，彈都御史某，視趙用賢之彈張江陵奪情則又過之。詩亦英爽，如其爲人。惟於王新城詩時加詆諆。趙秋谷諸公聞之，應云將伯助予也。然即此亦是不隨衆好處。

《蒲褐山房詩話》卷三　先生居臺中，義形于色，遇事敢言，常劾其臺長，時以爲當。故雷副憲貫一序其詩文謂「議論侃侃，直言天下事」，指此也。謝病歸，爲蘇州紫陽書院院長。巡撫宗室雅公蔚文小有過舉，必面折之，蓋自來院長所罕見也。其詩宗尚兩馮，參以趙秋谷、何義門之說，不獨前後七子深加擯斥，即漁洋尚書亦多未愜。然集中《黔行詩》最爲清矯刻削，轉似《蜀道集》，何也？

單學傅《海虞詩話》　（峻）少貧甚，借書而讀，日受人訾謷。後登清要，不名一錢，人皆重其操守。歸田後主講紫陽書院，賞識皆成大器。詩復清爽勁直。

《謁岳忠武廟》《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此湯陰岳廟也。當時三字獄成，固由秦檜之奸，而小朝廷之不欲復仇，其罪更大。「轉愁雪窖有刀環」七字，直誅高宗之心。

《題戴巨川庶子畫馬》《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少陵《題畫馬》云：「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最稱傑句。此云「恍疑貌出古織驪，直壓開元冊萬匹」，英氣直欲追逐少陵。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王峻，字次山，號艮齋，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由編修改江西道監察御史。臺官彭維新不孚衆望，抗疏劾罷之，直聲大震。歸田後，教授十餘年，以古學提唱後進。精地理之學，撰《水注廣注》、《漢書正誤》。工書，所書碑碣盛行吳下。有《艮齋集》。

《清史列傳・王峻傳》　王峻，字艮齋，江蘇常熟人。少敏慧，與同里宋顧樂並受業於陳祖范，一時稱爲「王宋」。雍正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七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十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年，補江西道監察御史，遇事敢言。拜官甫三日，劾左都御史彭維新，直聲震都下。遭母憂去官，遂不出，主講安定、雲龍、紫陽書院，以古學提倡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視時俗依阿、齷齪畏葸者流，不欲與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之長，則稱賞不置。嘗修《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污僞命者，其子孫賂千金，求更二字，終不許。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混淆，欲一一釐定之，而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酈《注》所未及者，則摭正史及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手自屬稿，未成，惟成《漢書正誤》四卷，於何焯、陳景雲二家之說，多有采取。詩宗尚兩馮，參以趙執信、何焯之說，不獨前後七子深加擯斥，既王士禎亦多未愜然。集中《黔行詩》最爲清矯刻削，轉似《蜀道集》。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

《吳義士詩》　《雪橋詩話》卷五：吳鴻錫，閩之晉江人，羈旅早孤，育於父友郎中噶某所。及噶老子幼，族人環謀害之。鴻錫挺身持正，卒定其家，撫噶三子成立。李立侯爲作《吳義士傳》，王次山爲之詩云。

《哭文肅公》《隨園詩話》卷二：虞山王次山先生峻風骨嚴峭，舘蔣文肅公家，晚不戒於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禁。次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余已未會試，出文恪公門下，聞此說而疑之。後讀先生《哭文肅公》詩云：「回首却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方知此事信有；愈徵文肅之賢，而先生之不諱過也。先生少所許可，獨譽枚不絕于口。以故，枚雖報罷鴻詞科，而名聲稍起公卿間。惜無所樹立，以酬先生之知。而先生自劾罷都御史彭茶陵，直聲震天下。後竟卧病不起，悲夫！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王艮齋集》十四卷，王峻撰。【略】是編凡詩十卷、文四卷。其吳中先哲諸傳，則修蘇州府志時所撰，亦併附之集中云。

陳祖範《送王次山之京師》（存目）

袁枚《諸知己詩·御史王公峻》孤峰生大海，四顧全無地。志士立中朝，寸心惟有帝。先生獬豸冠，目作愁胡視。屢請上方劍，王孫何自厲！愛我賦《秋蘭》，逢人誇姓氏。卿輩縱不聽，奮舌行吾意。說士甘於肉，排闔時掉臂。歸老擁皋比，得免魑魅忌。千秋寂寞名，表章誰我繼？

嚴遂成

論述

《詞科掌錄》卷五烏程嚴遂成海珊，甲辰進士，今山西之臨縣。丁父憂，回籍。浙江總督、上蔡程公合試一省之士，海珊爲第一。旋遭母喪，不與試。七言造句瘦硬。《瀧中舟行》云：「修鯉躍波雨點大，怪禽呼樹風聲寒。」《太行》云：「孕生碧獸形何怪，壓住黃河喑不驕。」《城隅春望》云：「雨方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皆有別材。

《隨園詩話》卷二咏物詩無寄托，便是兒童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着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俱非詩也。【略】嚴海珊《咏張魏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爲有南軒下筆難。」冷峭蘊藉，恐朱子在九原，亦當乾笑。

法式善《梧門詩話》嚴海珊遂成長於咏史，《隨園詩話》載其《三垂岡》諸作俱極新警。其咏物詩迹迥不猶人。《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酒痕欲借笛吹消。」《梅》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峯數點碧于烟。」如李龍眠畫入神品，不僅前後梅花擅場矣。

又嚴海珊詩，鹽城徐南岡（鐸）謂其無一字無來歷。

《定香亭筆談》卷四嚴海珊（遂成）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灑麻嶺，血浴高歡避署宮。盧龍已買防秋塞，上谷虛傳突騎名。弓懸屋角秋防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造句雄奇。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則又言情旖旎矣。歙凌次仲（廷堪）與余以學訂交二十年。次仲於學無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晰古今得失，識解超妙。爲文沈博絕麗，兩榜俱受知於朱石君師，官寧國教授。奉母修潔白之養。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其校禮圖。圖寄至浙，余亦用韓韻題之。次仲復用此韻見荅，比於韓門籍湜焉。

吳應和《海珊詩鈔跋》海珊詩名，與樊榭相埒。膺詞科之薦，會丁母憂，未赴試。成進士後，需次二十餘年，始補縣令。蹇傷遲暮，乃益發憤於詩。歷遊豫、楚、滇、黔，登臨吊古之作，率皆悲壯激烈，奇氣橫溢。少陵所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也。所作《明史雜詠》，間有流播。全集甚不易覯。茲於詒安堂朱氏借得藏本，錄其雄奇而不詭於法者，裒成一卷，不啻希世之寶云。

又《浙西六家詩鈔》海珊與樊榭同年，相友善，而詩思豪邁，迥不相類。所作《明史雜詠》，時稱詩史。又有《梅花詩》傳誦京師，遂得膺詞科之薦，丁母憂，不赴試。成進士後，需次二十餘年始補縣令。蹇傷遲暮，乃益發憤於詩。歷遊豫、楚、滇、黔，登臨吊古之作，率皆悲壯激烈，奇氣橫溢。鐵崖樂府，淵穎歌行，殆兼師其意而不襲其貌。少陵所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海珊有焉。第不免矜才騁博，有貪多之病。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四《聽松廬詩話》「跳珠濕滿身，手與霹靂鬬」，寫上險灘如見。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康發祥《伯山詩話》烏程嚴遂成《海珊詩鈔》十二卷，又《補遺》一卷，長於咏古，人以詩史目之。閱《明史》諸篇，極有論議。總觀諸詩，稱爲詩史，洵不愧也。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海珊詩鈔》，烏程嚴崧瞻刺史（遂成）著（雍正二年進士）。刺史詩結響沈雄，鍊格高壯。詠史諸作，尤爲擅場。其名句可誦者，如：「池深魚氣靜，樹密鳥聲歡。」「艣聲離岸小，山氣壓城寒。」「雨方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無數夕陽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皆警句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詩史森嚴見海珊，（崧瞻有《明史雜詩》。）又傳奇句寫危灘。（崧瞻《上灘》詩有：「跳珠濕滿身，手與霹靂鬬」之句。）湘娥獨抱江間瑟，不爲遊魚出聽彈。（烏程嚴崧瞻遂成。）

《孱陵吊孫夫人》《清詩評注讀本》卷二王文濡評：較師仲詩似遜雄放，而惋惻過之。

《題臨城公廨壁》《清詩評注讀本》卷五王文濡評：亦沈著，亦瀟灑，氣息自是不凡。

《宿許天植見山樓》《清詩評注讀本》卷六王文濡評：清空如話，超然逸品。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嚴遂成，字松瞻，號海珊，烏程人。雍正甲辰進士，薦鴻博，不與試，官嵩明州知州。工詩。有《海珊詩鈔》，所作《明史雜詠》，時稱《詩史》。

程晉芳《嚴遂成小傳》海珊，乾隆間詩人也。康熙庚子舉於鄉。雍正甲辰九月會試不第，越七日，由恩榜中式。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縣爭傳七日蘇。」一時都下傳誦徧。君益奮於詩，從而游者皆效其格律。然君之得於天分者，人莫能及也。余嘗獲觀其詩鈔，及明史雜詠，又見其嗣君名裘所撰行略，作而歎曰，人之傳不傳有命，其傳之大小久暫亦有命。或此事傳而他事弗傳，何莫非命也。君之作令於山西直隸也，先後歷六七任。又爲雲南之嵩明州，調鎮雄州，以事罷。復以知縣就補雲南而卒。其在臨汾，開免坡險道，創立鳳山書院。其在長垣，拯河患，救民饑，修隄築，支河民至今賴以無患。若乃決疑獄，應軍興，政績固隨在而有。然無人薦揚之，余未敢決其必傳也。獨聲律一道，直入三唐之室，同輩中自錢唐厲樊榭而外弗多讓也。而尤長於七言律詩，雖樊榭亦自謂弗及。蓋三十年中沈淪仕宦，其精神所淬厲者何限，而獨以詩鳴縋幽擢新，爲世所折服，豈非莅民之事非能由己以屈伸，而詩歌吐屬則伸己學力所到，操縱自如，卒成其爲一家之學，其傳之久而愈光有斷然者。然君之詩傳，而志亦弗隱矣。君諱遂成，字崧瞻。海珊，其別號。浙之烏程人。所著有《詩經序傳輯疑》二卷、《詩鈔》十一卷、補遺二卷、《明史詠》四卷、未刻詩文六卷。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丁外艱不試，竟終外吏命也。君有五子，長名裘，亦能文，今爲燕平書院山長。

紀事

《馬文毅公彙草辯疑書後》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文信國、范忠貞皆工草書，一起一結，陪襯恰好。

《題怨綺錄和商寶意太史》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梅村體多尚婉轉流麗，此則《討妬檄》之餘怒未平，故帶嚴厲氣。

《輓岳將軍》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此與前二篇所述事蹟，均足備國史採取。不但文章光焰可以照耀一時。

《曲峪鎮遠眺（時西陲方用兵）》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邊塞之什，應作秋笳曉角之音。此篇絕似陳黃門仿高岑詩。

《三垂岡》《隨園詩話》卷三：海珊自負咏古爲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略】。《兩般秋雨盦隨筆》：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略】，格高調響，逼近唐音。

《桃花》《隨園詩話》卷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暗中用典，眞乃絕世聰明。

《樊城感左寧南事（先封伯晉烏侯）》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左良玉擁

重兵而心懷觀望，聞寇警則移帳避之，踪跡固已可疑。作者憑吊故壘，只言英雄老去，驕慢自恣，不於未清君側之前，早斥其有跋扈之志，可謂善留餘地。《明史·左良玉傳》：（崇禎）十五年四月，自成復圍開封，【略】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會師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衆軍望見皆潰。【略】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明史雜詠》 四卷，國朝嚴遂成撰。【略】詠史之作，起於班固。承其流者，唐胡曾、周雲皆用近體，明李東陽則用樂府體。遂成此編，賦明一代之事，古體近體相間，故名曰雜詠。

張　湄

法式善《梧門詩話》 張柳漁湄詩取生新，【略】絶似程孟陽。《兩浙輶軒錄》：「陸耀曰：侍御詩春容華潤，不爲桀驁險澀之體。同時厲樊榭、杭堇浦皆爲序其集。嗣君硯廬與余同仕徽省，入直樞垣，同列薦剡，改官農部。詩筆一秉家學。而堇浦序所稱介而不阿，不回撓以固寵者，更皆似其先人。」

又 陶元藻曰：柳漁書法秀逸，雍正癸丑殿試卷，無出右者，進呈列第一，以策語未能稱旨，置二甲，授庶常。及居官臺諫，頗著風節，辛未歲聖駕南巡，因念西湖南北兩山，塚墓纍纍，恐有司經理未宜，於鑾輅不經之處，悉遷徙紛更，乃奏請恩諭，着地方官善於經理，以仰體澤及枯骨之意。疏入，上嘉納焉。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三 柳漁與杭堇浦生同庚，幼時同受業于似裴沈先生。沈禁諸弟子不得爲詩，兩人獨耽好聲律，竊爲小詩，其後皆以詩起家。【略】嘗巡視臺灣，凡海外風俗之俶詭，服物之新奇，無不一一收入奚囊，可以補從古詩人之所未及。府志入《名臣傳》。

《隨園詩話》卷四 丙辰，余在都中，受知于張鷺洲先生。先生作御史，立朝侃侃，頗著風績。有《柳漁集》行世，余購得，被人攫去，時爲惱悶。

《雪橋詩話》卷八 國初，有御史巡視邊海之制，後停。康熙末，復設巡臺。御史如【略】張湄鷺洲有《柳漁詩鈔》，番社風土，多見吟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柳漁詩鈔》 十二卷，國朝張湄撰。【略】是編分《于野》、《鷄木》、《甎景》、《滇行》、《癡牀》、《海槎》、《岵懷》、《皖游》、《鷁風》、《畺恥》十集。湄與金志章、厲鶚等以詩相鏃厲，故集中與諸人唱和爲多。

袁枚《送張鷺洲御史巡臺灣》 戒外荷蘭國，開疆自本朝。四圍城是海，終日耳聞潮。彈壓須驄馬，威棱借皂雕。諫書留玉陛，飛蓋出虹橋。鼓角龍聽避，妖星劍照消。甲光秋萬里，刀影雪千條。古迹無唐、漢，奇功有管、蕭。風和知浪靜，弦緩使弓調。筆洗扶桑月，花低螺女簫。裝寧資陸賈，人自愛班超。虎節三關重，瓜期兩載遙。安邊應努力，莫負侍中貂。

陳祖範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經咫》 一卷，國朝陳祖範撰。【略】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司業文集》 其爲文不規規於摹古，而學有根柢。暢所欲言，亦自合古人法度。其中如《方孝孺死節論》、《讀禮記》、《述史》、《述斂用喪服》、《議陳貞女合葬》、《義主罕》皆文稿，序注《西京文稿序》、《王次山詩序》、《樂府解》皆有可觀。而如《記昌黎集後》務爲新論。

又《司業詩集》 其詩直抒胸臆，不煩繩削。於古人中去白居易爲近，敖陶孫所謂事事言皆著實者也。

陳景雲《陳司業詩集序》 虞山錢宗伯稱，歸太僕之文深得班、馬二史風神。而婁江王司寇之品目太僕，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二公之言雖異，而旨則同。蓋以文章風神言之，則班、馬、韓、歐一也。吾宗見復先生，生宗伯之鄉，希太僕之風，平日於班、馬、韓、歐諸書咀嚼傾液，故不沾沾模仿而風神峻逸，自與之肖。蓋太僕以後，卓然能繼其傳者也。而先生不特高文能繼太僕而已，生平志潔行芳亦最似之太僕。未遇時，講授安亭之上，雖荒江陋室，而聲聞日遠，弟子益進。近歲虞山諸才俊多摳衣執經，從先生于寂寞之濱，猶太僕之在安亭也。又太僕仕不得志，至晚歲適知己當路援而進之，始得列官于朝，究亦未盡其用。先生則少無宦情，既舉南宮，以足疾未奉廷對，而歸仍資教授自給，覃思著述，翛然物外，蓋不改太僕、安亭之舊。當代鉅公，即有推賢進士，如內江新鄭之力引太僕者，吾知先生雅不欲就也。先生爲人，於是遠矣。雍正辛亥仲冬，長洲弟景雲拜識於金陵旅次。

王峻《陳司業詩集跋》 從沖養中流出眞腴來，此陶、韋的派，非摹擬家所能彷髣。就里中作者論，千百年後初學有學諸編，或如春華凋謝，此乃冬青一樹矣。小子未窺堂奧，安能以微塵益嵩岱乎。己未九月望後受業王峻百拜謹識。

陳士林《陳司業詩集跋》 叔祖見復先生詩文集凡十餘卷，皆先生平日所手定。士林校讎既畢，有疑諸體略備，詞賦甚少者。林謂先生之文，大抵皆有爲而作，不溢美，不苟同，一出以謹嚴，豈猶夫駢枝儷葉以詞賦爲君子哉。先生爲人，心醇而氣和，與人交淡而彌永，未嘗忤物而亦未嘗徇物，故發爲文章，簡潔純雅，是非可否必歸于正，不謬經義，亦不墮宋儒頭巾氣習。昌黎所謂有道之文，于先生見之矣。先生捷南宮，未廷對而歸，屢長書院，因材造就執經之士遍大江南北。顧不肯久淹，當路殷勤勸駕弗顧也。乾隆辛未春，天子詔舉經學大臣，以先生薦者不謀而同。辭州郡，取平生述作上之朝。詔即家，拜司業，先生年已老矣。感聖上殊遇，退而收拾其文，謂林曰：「讀書未遍，不得妄有箸述。苟鑽研經史，自矜剏獲，安知非前人吐棄之餘，此無意雷同，與有心剽賊者並譏也。」林自顧菲薄，屢荷提命。丁巳春，先生主紫陽書院，林時尚少，即從先生遊。移居葛巷，與林衡宇相望，得朝夕過從。歲甲戌，林又館先生家塾，方冀親炙之久，服膺無倦，不謂先生即以是年奄捐館舍，凡我及門痛深安仰。歲月荏苒，垂及一紀，追維循誘，言猶在耳。校讎之下，尤念先生所以惓惓于林者，讀書外更大有事在，非直以務聲華取科第相期而已。而林學殖日以荒廢，重負先生提奬之意。今雖欲擩染緒論，復親斤斲而不可得。展對手澤，有恨何如。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受業姪孫士林謹跋。

莊大中《陳司業詩集跋》 大雅久不出，正聲難可繼。誰其主風騷，氣運千古繫。晨來謁吾師，妙論得眞諦。濫觴自《三百》，此道窮根柢。兩漢迄魏晉，風力更凌厲。靡靡齊梁音，徒以工組麗。有唐初盛間，古調未淪替。泝源沿其流，遐矚無近睇。命意貴高迥，胡爲自淟涊。再拜願聞命，從師乞清製。總角便擩辭，聲華當綺歲。結搆皆老成，不屑拾牙慧。滂沛吐寸心，芳潤漱六藝。研揣日以熟，允矣臻妙詣。時而發奇芬，春風襲蓀蕙。時而澄清光，秋露溼菌桂。嚶鳴谷鳥弄，激越霜禽唳。豪如馬脫銜，馺騶不能制。健若鶻摩空，颯爽出雲際。詞源瀉風濤，奚啻萬萬計。尺璧亦爲寶，不尚多多贅。錯落有殊體，從橫無定勢。當其劘壘時，俯視藐一切。昔賢且不讓，餘子直睥睨。意刻鑿混茫，識朗豁氛翳。氣雄色亦蒼，骨峻思逾銳。鍊極返平淡，詩律彌復細。嗤彼詹詹者，纖響等鳴砌。溉以膏與馥，猶足饜餘惠。中也眇覓句，于古頗未契。濡翰騁妍詞，毋乃類駢儷。不遇大手筆，孰與剔其弊。體僞多浮夸，質弱易柔脆。高才挺堅幹，卓犖可名世。努力追正始，風雅流後裔。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 見復捷春官，未殿試歸，著書友教垂三十年。大臣以經學薦，授少司成，居家受官，生平以天爵自重者也。詩無意求工；自餘道氣，不得以詞人之詩目之。

《隨園詩話》卷五 常熟陳見復先生爲海內經師，而詩極風韻。《悼亡》云：「出門交寡入門求，晤語居然近士流。寂寞於陵停織屨，他時誰與諡黔婁？」「何必他生訂會期，相逢即在夢來時。烏啼月落人何處，又是一番新別離。」中進士，不殿試而歸，曰：「馬力健知遊冀北，櫓聲柔覺到江南。」「題名浪逐看花伴，去國還同落第人。」

《恆雨》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物我同體，已見此詩。

《感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讀末四語，令人內慚面赤，覺可愈頭風，可愈瘧疾，只是語句奇險耳。

《夢述》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可補《陟岵》、《蓼莪》之缺。

《與星旋釋》《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結得淡然。

《答任翼聖計偕留別》《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析理十字，作者一生得力。

傳記

錢大昕《陳祖範傳》 陳先生祖範，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二十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眾。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與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為者。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傲塵華匯之濱，楗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為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為汗顏耳。」乾隆十五年，天子崇尚經術，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覈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拜受新命，朝野咸以為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堂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為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為父後不為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為父後者，爵一級。為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為後之子，亡則嫡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為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即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為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為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即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偽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絰，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為長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為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為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為庶出，既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為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沒嫡長孫為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為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為宜稱者矣。父而存，為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沒而用嫡長孫為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為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子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為不韙，試思身為庶子，既不可卑其母，身為庶子之子，又可

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即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即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逵、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湖海詩傳》卷五（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存目）

《清史列傳・陳祖範傳》陳祖範，字亦韓，江蘇常熟人。雍正元年舉人，其秋，禮部中式，以病不與殿試。歸僦廛華匯之濱，楗戶讀書。居數年，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爲師，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祖范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國子監司業銜。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膺薦時，錄呈御覽；《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祖范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四引《感恩錄》內閣謹奏：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四人，臣等知其平素品行端謹，允屬潛心經學之士。

又引《蒲褐山房詩話》乾隆辛未詔舉經學，令大臣集議。論至陳進士祖范，秦文恭曰：「不得陳某，則此舉爲無光。」衆驚問故。曰：「癸卯，陳某成進士，蔣文肅謂子有盛名，今登甲榜而我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君誰屬？」陳默然，頃之趨出，語其僕曰：「速辦裝南下，無令他日以我爲依附權門。」遂不與殿試。風節若此，豈可遺之？

《九朝新語》卷一五 常熟陳亦韓（祖範）初舉進士，同邑蔣文肅方爲大學士，語之曰：「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而誰？」亦韓默然趨出，不候殿試，即辦裝南下，語人曰：「無使他日以我爲依坿權門。」

《別號舍》潘煥龍《卧園詩話》：虞山陳亦韓嘗作《別號舍》文，形容盡致。其辭云【略】。讀之眞令人絕倒。亦韓此文作於雍正癸卯。即以是年受知於黃崑圃先生，登賢書，聯捷成進士，以病足不對大廷而歸。

《詠蠶》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純是比意，含而不露，司業初心何嘗不願爲國效用。

《古松》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鄙意借松以詠蔣文肅公，非此公誰能當此？所謂言中有物也。

《古意呈北平黃公》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以琴自況，黃公園是知音，此詩因感恩而作也。

《江陰韓園探梅》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傲骨棱棱，塵世榮華不值一笑。

《悼亡》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筆曲而達，是深於情者。

《寄沈歸愚》《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簡寄詩篇，亦寓規諷，良友贈言，何時敢忘。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經咫》一卷，國朝陳祖範撰。

又《雜家類存目三・韋錄》二卷，國朝陳祖範撰。是書乃其劄記之文，皆考證名義訓詁。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司業文集》四卷，國朝陳祖範撰。【略】別號舍文，忽作俳體。松筠堂宴集詩序、雜以儷詞。又多收一切應俗之作。蓋編錄時務盈卷帙，一概登載，未免失於刊除。使簡汰精華，十存三四，豈不翛然作者哉。

又《司業詩集》四卷，國朝陳祖範撰。前有自序，題乾隆壬申。而第四卷乃題自乙丑至甲戌詩，蓋又有所續入，如古人後集別集例也。

程夢星

《隨園詩話》卷一二　淮南程氏雖業禺莢甚富，而前後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四人俱與余交，而風衣、夔州，求其詩不得。魚門雖呼午橋爲伯父，意頗輕之。余曰：「午橋先生古風力弱，近體風華，不可沒也。」如《看花不果》云：「蠟屐也思新草色，病醒偏負曉鶯聲。」《贈僧》云：「樓前常設留賓榻，岩下多栽獻佛花。」《桐廬》云：「百里烟深因近水，一年秋早爲多山。」皆佳句也。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程午橋太史夢星，江都人，築篠園幷漪南別業於竹西，一時名流莫不攬環結佩。詩喜學玉溪生，有「十里烟深因近水，一年秋早爲多山」之句，最爲瀟灑。

《讀史》《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見遇合有命亦有時，君相不能主也，從前無人道及。

《歸畫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貫休」、「長康」一聯，比畫之失也。「秦庭」、「齊人」一聯，比畫之得也。結到「太上忘情」，「去來無著」，可云更上一層樓矣。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三　程夢星，字伍喬，江南江都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太史好友朋，喜著述，注李義山詩，成《平山堂志》，名流過維揚者，每定縞紵交。原字伍喬，取《南唐書》伍喬居廬山，僧夢大星旁一星，曰伍喬星也。後易曰午橋。

《湖海詩傳》卷一　程夢星字伍喬，又字午橋，江都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官編修。有《今有堂集》。（《蒲褐山房詩話》：先生淡於榮利，自丁內艱歸，終身不出，築篠園並漪南別業，讀書偃仰其中。竹西故南北衝途，往來進謁者，文酒流連。主詩壇幾數十年。詩兼法唐、宋，而雅好在玉溪生，以雪灘叟注未精，重爲箋注。其集中句如：「碧流似帶環雙峽，青嶂如屏抱一村」；「十里烟深因近水，一年秋早爲多山」；「芰荷風自浮輕幔，羅綺香多過別船」；「女牆宿草經春綠，古渡斜陽照水紅」；「軒因惜行三間小，樓爲看山四面寬」；「一院雨聲留客後，半窗梅影上鐙初」；「滿塢雲深紅杏雨，半溪煙澹綠楊風」；「花落尚攜沽酒榼，潮來爭泊賣魚船」。皆清麗可誦。予少客竹西，暇日過從，門庭蕭寂，門茶說餅，仰其風貌，不啻孤雲埜鶴也。）

民國《歙縣志》卷一〇（存目）

《廣陵詩事》卷六　篠園爲程午橋太史（夢星）所手闢。初築時，其地有竹近十畝，故名。又有《十詠詩》序云：「園在郭西，其西南爲廿四橋，蜀岡迤邐而來，可見者棲靈、法海二寺，上下雷塘、七星塘皆在左右，因得『夕陽雙寺外，春水五塘西』二語書爲堂聯。」其十詠曰：「『今有堂』，取謝康樂。今成，鄙夫有句也。曰『脩到亭』，取謝疊山句也。曰『初月汴』，荷池半規也。曰『南坡』，築土疊石當堂南踽小橋而升也。曰『來雨閣』，竹塢之西閣也。曰『暢餘軒』，平軒三楹，用劉靈預答竟陵王書語也。曰『飯松庵』，堂之北也。曰『紅藥欄』，在西軒也。曰『藕麋』，荷田百頃，麋爲湄借字也。曰『桂坪』，暢餘軒桂三十樹，移自白門也。後復搆小『漪南亭』，取宋主簿葉杞漪南草堂事也。」

又　程午橋太史（夢星）言，深港黃氏林亭有桂二百餘株，皆百年物。有詩紀之。

又　篠園竹開花，後零落殆盡，馬嶰谷主政（曰琯）邀同人贈園，以竹竝作小引，小師道人方（士庶）繪圖記其事。程太史因用劉賓客和令狐相公贈竹二十韻，賦詩爲謝。

又卷八　程香溪太史（夢星）今有堂前老梅，爲風雨所摧，扶植無恙。同時詩友約往問訊，用楊誠齋《雨後曉起》問訊梅花韻。見《江松泉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今有堂詩集六卷附茗柯詞一卷》　國朝程夢星撰。【略】是編分六集。曰《漪南集》、《蠡餘集》、《五貶集》、《山心集》、《琴語集》、《就簡集》。末附《茗柯詞》。其詩略近劍南一派，而間出入於玉溪生。詞亦具南宋之體，但格力差減耳。

《淮海英靈集甲集》卷四　太史少穎異，弱冠以詩鳴。迨入承明，宦情早淡。丁內艱，歸築篠園，並漪南別業以居，不復再出。揚州東南都會，民物滋豐，人有餘力，當時名流賢士，流寓者多。太史主盟壇坫，歷數十年。詩分十集：曰《江峯》，曰《分藜》，曰《香溪》，曰《暢餘》，曰《蠡餘》，曰《漪南》，曰《五貶》，曰《山心》，曰《琴語》，曰《就簡》，總名《今有堂集》，附以

《茗柯詞》。詩終於乾隆丙寅、丁卯間，年逾七十矣。又著有《李義山詩集箋注》。

岳鍾琪

袁枚《威信公岳大將軍傳》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謚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甯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僧，採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曰，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主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甯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溢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林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酣，樓上烟起，天大風，燄火灼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卽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眾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卧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泰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毡氈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臺，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上召公，乃交印于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劫馬廠。紀葸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上斬成斌，下公于獄。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褲，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于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罽布一襠衷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卽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

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鬧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鬧即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即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襖谷，擒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懾服。十九年，再討墊江酋陳崑。未至，卒于軍，年六十九。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饋飲兼人。其忠誠出于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涸軍渴。公禱于天，水即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盧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沺同舉孝廉，于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澍，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叙次回穴，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于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縗衣蔬食，不宿于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周正《四川提督威信公岳公傳》（存目）

范泰恆《岳威信公鍾琪家傳》（存目）

《清史列傳・岳鍾琪傳》（存目）

《隨園詩話》卷五　岳大將軍鍾琪，爲一代名將，容狀奇偉，食飲兼人，而工於吟詩。丙辰赦歸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尹文端公贈詩云：「他日玉書傳詔日，江天何處覓漁翁？」未幾，王師征金川，果復起用。《過邯鄲題壁》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周蘭坡學士祭告西岳，所過僧壁山岩，見題詩甚佳，字亦奇古，款落容齋，不知即岳公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岳襄勤《感懷》詩【略】，此得罪削爵被逮時作也。公以康熙季年從征西藏，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雍正二年，平青海，授三等公，賜黃帶。是役以五千兵於十五日內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三年，總督川、陝。五年，準噶爾叛，拜西路寧遠大將軍。九年，召入覲問機宜，交印於提督紀成斌。十年二月，賊伺公行，入劫馬廠。初，紀命副參領查廉領卒萬人驅牧駝馬。查廉惎縮，畏邊地寒，因以五十人付偏裨放牧，而己率衆避山谷間，日置酒高會爲樂。馬駝被虜，廉聞報，先棄軍去，過總兵曹勳壘，曹卞急，率兵往救，爲所敗。總兵樊廷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紀收廉，將斬之，公至，知廉宗戚多，解其縛，委罪於曹，斬以徇，而以捷聞。乃廉恨次骨。會查郎阿巡邊，故廉戚也，廉因控公矯敗爲功諸狀，查故怒公，因發其事。遂置紀於法，褫公爵。廷議復當公失機，置詔獄。公有句云：「長短夢還憑蜨意，陰晴天欲任鳩呼。」蓋雖以世宗之明，君臣之契，恩威之不可測者猶如此。當紀之告公以故也，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爲國舊人，吾儕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耶？」竟卒以此被讒爲禍。嘯亭主人紀其事甚詳。

嚴遂成《輶岳將軍》　萬山插天天無際，江深無底下無地。迫隘碉樓俯射人，圍之數重持久計。將軍素能得虜情，深入招來虜環涕。反唇而慕甲申詈，殺降阻我歸降意。達賴喇嘛再世生，香火氛氤銅佛詣。（《經略傳》：公至軍營，圖畫形勢甚悉。攻碉奪卡，戰皆捷。上嘉其功，封爲忠勇公，受降之日，酋嚴兵自衛，惶怖跪迎，獻銅佛一座，謂公即達賴喇嘛也。黃金萬兩，卻之，即爲建生祠，誓奉香火不絕焉。）皇帝曰可赦勿誅，歸視爾師保西鄙。無煩充國營屯田，但効武侯罷置吏。耆定功成反掌間，一身萬里安危繫。郵亭戾止識公面，褒衣博帶儒者氣。參宴前成衛率詩，贍生豐過賓遊費。大星夜隕東西川，可惜生埋文武器。突厥祠刊《仁願》銘，鮮卑墓致陳龜祭。

尹繼善《和容齋送別韻》（存目）

又《久客錦江行期無定容齋贈詩云難遣歸思繫艾人余笈而無以應因憶容齋新納二姬畫錦堂前花明翠繞仍用誌別原韻漫贈數章》（存目）

黃子雲

論述

徐葆光《長吟閣詩集徵刻啟》《長吟閣詩集》八卷：磯村黃山人野鴻先生之作也。先生才雄二陸，名動三吳，久湮大雅正宗，獨紹杜陵墜緒，胸羅區勝，筆挾海濤，行萬里以搜奇，貫百家而成律。

蕭翀《長吟閣詩集序》野鴻名子雲，字士龍，貞定先生濟季子也。貞定居崑山之眞義，篤志讀書，著述甚富，其卒也，同學私謚曰貞定。野鴻少穎慧，耳白過面，數歲解作韵語，貞定奇愛之，攜示同里徐畏壘先生，畏壘曰：「長必爲風雅宗。」野鴻雋才天拔，詩凡三變，少業益于金海門先生，標新領異，出入錢、劉間。既而北達燕、薊，南歷楚、粵，泛滄海，遊中山，胸眼並擴，心手相稱，吐錦納霞，縱橫排奡，不可以一格拘矣。及壬子歲避喧靈巖山麓，鍵戶苦吟，耑以少陵爲宗，雄渾沉着，可興可觀，論者比諸少陵入蜀後也。是集係野鴻手定，間有未妥，即削其稿，共存古今體千有餘首，皆寓意深而取材博，所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也。畧載自註，亦本二公詩集例。景陵丙申間，陳省齋先生爲《古今圖書集成》館總裁，聞野鴻名，招共纂修，因入都。渡揚子江得句云：「一江波浪裏，百代是非間。」省齋覽之，矍然曰：「是當與襄陽洞庭湖，杜陵岳陽樓並有千古。」遍語同館，名益著。繆冏卿招野鴻飲，見孤雁南飛，因盛稱杜樊川《咏雁詩》。野鴻曰：「頸聯差勝耳，然亦少魄力。」冏卿曰：「君能賦乎？」野鴻即賦七字五韵，冏卿讀之，不覺拍案大叫曰：「眞壓死樊川矣。」「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野鴻謁孟夫子廟詩也。鄒庶常歸涇，在館一夕，夢請假歸過孟廟，見堂上懸此十字。醒而寄語野鴻曰：「子詩見賞幽冥，倘遣六丁來取奈何？」有學詩于野鴻者，竊其稿以遊廣陵，詭爲己作。士大夫讀而愛之，爭迎爲上客，遂負盛名，攫厚利。或告野鴻，野鴻笑曰：「竊詩、竊名、竊利，是眞有竊疾者矣，但不知肯剩還我一一鶴飛上天否？」徐澂齋先生見野鴻制藝，而驚爲類已，進于門牆。後爲作詩，引稱曰野鴻先生。野鴻怪之，澂齋曰：「是有說。吾之知子，時文也。若子之詩，則少陵矣。吾于少陵，無能爲役。先生之稱，又何疑焉？」金壇王虛舟先生，絕重野鴻。丙辰至吳門，入山訪之，清談竟日，索讀新詩，嘆爲杜陵眞面目。時坐小閣，因起曰杜老。有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我直以長吟目此閣矣。亟取紙筆，擘窠大書「長吟閣」三字爲贈而別。乾隆初，詔舉鴻博，或以野鴻名達諸中丞高公，因物色之。野鴻堅不應，時有詩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蓋遠師段干木、近匹韓公望也。吳中書法，一時以野鴻爲冠，瀟灑遒拔，兼羲、獻之長，故徵索咸知珍貴。至屏障、便面，往往書已作以應。得之者無不大喜過望，稱爲二絕云。崑山同學弟青楊蕭翀撰。

巨川江《長吟閣詩集序》余歷中書省凡數載，常懷故土之思。歲辛未，弟濤成進士，未預館選，兄弟得乞假南旋。路過吳門，兄子植俊先言吾宗有徵君野鴻先生，才行軼倫，居蘇城南之長春草堂，被褐茹糗，年有六十餘年矣。至是造其廬而謁焉。雍乎其儀，恂乎其言，余兄弟接對移時，深恨相識之晚。別去，尋以《長吟閣詩集》見贈，時行舟遄發，未之覽也。抵家後，披閱十數章，崢嶸歷落，自有一種光明博大氣象。諷至卷末，不禁色駭心悸，嘆以爲杜陵再見。因復反覆研繹，妄以鄙意論列數則郵奉，非敢自謂知詩，以見惠連服膺於康樂之意云。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野鴻天賦俊才。少歲詩無一語平庸，無一字輕浮，眞堪壓倒元、白。中年後成《詩的》上、下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概爲麾斥，以下更不足言。而己詩頹放，前後如出二手矣。

《隨園詩話》卷三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有某中丞欲見之，黃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郊外》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上王虛舟先生》云：「兩晉而還誰翰墨，九州之內獨聲名。」皆佳句也。子雲于城外構一草屋，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終夜讀書。客嘆其好學。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

又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懸對句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覺而異之。徧觀廊廡，無此十字。後數年過蘇州，得黃野鴻集讀之，乃其集中

句也。豈孟子愛之，而冥冥中書以自娛耶？田實發《題孟廟》云：「孔門功冠三千士，周室生虛五百年。」似遜黃作。黃以論詩忤沈歸愚，故吳人多擯之。然其佳句，自不可掩。《夜歸》云：「兒童喧笑各紛紛，未解燈前刺繡紋。夜半醉歸人不覺，叩門獨有老妻聞。」

徐傳詩《星湄詩話》　國朝來，先伯祖太史公畏壘諱昂發，以詩名鵲起，領袖星溪詩社。同宗若雲拂(筠)、芳來(杏輔)，並刻苦吟詩，湛深古學。黃處士野鴻先生(子雲)繼之，健筆淩雲，力追正始。所著《長吟閣集》，直欲仰躋少陵，自是而星溪風雅幾可度越前賢，卓然爲一邑之冠矣。

又　野鴻爲黃貞定先生(濟)季子，世居眞義。野鴻數歲卽解作韻語，學於先伯祖畏壘公，畏壘奇愛之。後又學於金太史(潮)，標新領異，出入錢、劉閒，既而北達燕、薊，南歷楚、粵，泛滄海，游中山，胸眼並擴，筆下縱橫，排奡不可以一格拘矣。壬子歲移家靈巖山，築長吟閣，所爲詩專以少陵爲宗，雄渾沈着，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眞可不愧斯言。

又　《長吟閣集》五言律名句最多，如：「水闊能明夜，山空欲變秋。」「天遠雲低樹，庭虛月過樓。」「樹頭數點雨，嶺半一聲鐘。」「一江波浪裏，百代是非閒。」「峯盤三百級，身入萬重雲。」「寺臨春水闊，城帶夕陽偏。」「山勢羣奔海，灘聲獨上天。」「雷收千嶂雨，涼散一池秋。」「潮來天宇白，日照海門青。」「一氣涵諸夏，層波走百蠻。」「風頭行地白，日腳射天黃。」「故國思如夢，浮生醉是鄉。」「霜白天無影，江空月有聲。」「遠山青不住，殘月下無聲。」「一夜山中雨，孤舟江上秋。」「夜雨丹陽驛，春江白下船。」「小橋芳草路，遠戍夕陽樓。」「塔勢參天立，城陰帀地圓。」「雲橫瓜步樹，月浸廣陵潮。」「嶺樹參天立，江鼉抱日遊。」「花氣村村暝，晴光樹樹浮。」「江從湖口闊，山到弋陽開。」「夜分星斗大，水闊夢魂孤。」此類正多，眞得少陵句法。

又　律詩對仗，取活而不取板，野鴻《題太白樓》云：「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遒。六代騷壇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爲君天特開青嶂，題壁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祠屋在，懷鉛直欲錦城遊。」又《高子至同出山觴於石鼓山房》云：「懶不梳頭動十旬，爲君始復整烏巾。杖藜恣意穿花徑，到處銜盃有主人。跌宕景光須我輩，商量爛醉過殘春。欲令皓首頻相見，未若青山早卜鄰。」對仗俱活。

又　沈歸愚先生《國朝詩別裁集》，黃野鴻七律只選《太白樓》一章，其實野鴻七律，追步少陵，其傑出之作正多，今略載數章於此。《二月十五日開帆出那灡詩》云【略】，《滄江》云【略】，《翦刀》云【略】，《春日遊蓮花洞用徐師(昂發)韻與禪上人》云【略】，《還硯山茅屋》云【略】，《答蔣山人》云【略】，《自述》云【略】，《舟中至夜》云【略】，《贈管十二》云【略】，《歲宴》云【略】，《宿獅林寺題會公禪房》云【略】，《題草閣》云【略】，此等詩在唐人中亦不可多得。

又　律詩結句用對，最要自然，不見對句之痕，乃佳。野鴻先生七律往往對結極爲擅長。如：「三年未似蘇卿別，萬事眞同丁令歸。」「醉插花枝上東閣，自吟詩句倚南窗。」「餘年常得貧無恙，吾黨還看興不同。」「霄漢但瞻黃鵠舉，江湖一任白鷗回。」【略】俱極自然。

《臥鍾》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借卧鍾以寫奇才不遇也。沈郁整肅，得力少陵。

《畫鷹》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此章如竟出少陵手矣。「至今天風入」以下數言，鋒棱神氣俱到。

《蔣子空水刀歌》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梁藥亭《日本刀歌》中云：「抽出天上星搖搖。」歎爲奇傑，篇中「此時起舞」以下四語，怪偉生動，正複不讓前人。

《那壩望海》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一氣涵諸夏」五字中，包括九有。

《孟廟》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不粘著《孟子》七篇及孟、荀世家。卻一家不可移易，自是作家手段。

《毛氏園觀牡丹》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脫去習語，方許作牡丹詩。

《題太白樓》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全在對偶欹側處見長，題太白樓，卻有自己在也。一結卽乃所願則學孔子意。

《履園譚詩》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粱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

紀事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三〇 布衣。著有《野鴻詩稿》。

又 時徐澂齋太史奉命冊封琉球，野鴻隨行，故有《大洋》、《望海》諸篇，境奇，詩安得不奇？

《九朝新語》卷一五 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嘗於城外搆一草堂，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無以爲寢，則讀書達旦。有某中丞欲見之，拒不納，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

《筱園詩話》卷四 孟廟詩作者較多，尤少傑搆。朱竹垞《過鄒謁廟》二律，亦無奇處，所云「爵頒公一位，鄰擇里三遷」，好句不過如此。惟黃野鴻子雲一律最佳。【略】通首氣格蒼渾。歸愚謂一字不粘著《孟子》七篇及《荀孟世家》中語，自然精切不易。五、六「戰國」、「斯文」一聯，天下傳爲名句，《楹聯叢話》、《隨園詩話》皆載。田進士穎實過鄒，夢入孟廟，見柱間獨懸金字大書一聯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晤而記之。明旦謁廟，偏覓楹柱，並無此聯，問人亦無知者，不解何故。後十年遊吳中，偶得野鴻集閱之，乃集中謁孟廟詩五、六兩句也。豈孟子在天之靈，愛此二語，而書爲楹聯，懸以自娛耶？亦一奇事。然此二句，正自不愧，他人千百言不能出其範圍矣。予幼年謁廟，亦有二律，中有句云「致君堯舜業，濟世孔顏心」，又云「三遷慈母訓，百里聖人居」，初頗愜意，及見黃詩，不覺自失。

沈楙悳《野鴻詩的跋》 野鴻先生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具鷄黍，有留榻者，則父子必終夜讀，曰：「我父子只有一被供客，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有某中丞聆其名，求見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品極峻峭，可揣而知。中年後成《詩的》一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概爲麾斥，以下更不足言。其大旨宗尚杜老，確有師承。亟存之，以振式浮靡，而資益風雅云。

徐傳詩《星湄詩話》 野鴻少落拓，不事家人生產，薪米之供或至缺乏。常仰給外家橫涇吳氏，其外舅吳士型極愛重野鴻，故野鴻贈詩云【略】，又《冬盡喜外舅吳士型攜酒米至》云【略】，又《橫涇外舅宅宴》云【略】，又《輓外舅吳隱居士型隨書諸遺像》云【略】。叠次形諸篇什，其感激之意，可謂長言之不足者矣。

李重華

沈德潛《李玉洲太史詩序》 玉洲李先生，今之才人也，少歲出語，即能越俗。既與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才自豪，即以才接引人者，兩才相遭引而愈出。故玉洲之詩，因得肆其才於陶冶萬類，籠挫一切之餘，水銀硃砂入其鑪鞴，皆成丹也；么弦雜韻經其和調，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嫮如美女，而怪奇兀奡、飄忽出沒，比之絳蜺天際、神山海上，而不可端倪，前人所云曠世逸才驚才風逸者，不是過焉已。先生家吳江，往來吳門，兩地多詩社，先生詩成，衆口交服，酒闌燈灺，出片辭單語，俱有才華流露其間。既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仍以才爲主，而不拘尋常應制格律，品極重焉。既又脫然去官，得以蕭閒無事之身，一肆其力於詩歌，以其獨得，兼有衆長，求之趣，趣益以流；求之法，法益以合，求之氣，氣益以盛；求之格與學，格益以老，學益以化，而總由於才之益縱橫自得，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蓋其得於蕭閒無事者爲已多，而天之與之有獨厚者也。抑聞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先生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吊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林，觀登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今留關中，過秦、漢、唐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武功之形勝。天授之才，有擴之而無盡者，宜其詩之隨境變遷，全乎天而自兼乎人也。潛與先生以詩定交垂四十年，每相見必示新詩，間有彈射，欣然意得，然其詩終退讓爲不可及。莊生云：送君者自厓而反，君自此遠矣。潛於先生詩，其有自厓而反者乎？

《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 玉洲天賦俊才，復得匠門指授。生平遊歷，入巴蜀，客山左，留秦關，經三楚，登臨憑吊，發而爲詩，嶔崎歷落，俱得江山之助，宜足繼匠門而興起也。《詩話》二卷，或引而不發，或金針度人，

可希風昌穀《談藝錄》。

《湖海詩傳》卷三　李重華字實君，號玉洲，吳江人。雍正二年進士，官編修。有《正一齋集》。（《蒲褐山房詩話》：吳江詩家，百餘年來，苦無傑作。先生筆力嶄然，滔滔自運，其宗法蓋在杜、韓間。時吳縣蔣恭棐編修工古文，而先生以詩名，兩者莫能軒輊也。先生諸子，皆能讀書登仕路，而詩文未有收拾者，僅存此編，棗木亦久朽蠹矣。）

《擬魏武帝紀行》《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曹氏一門多才，而蒼堅尤在孟德，篇中風骨似之。

《道古》《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漢代表章聖道，廣川以後，有太史遷《世家》、《列傳》，羽翼之功，不可沒也。配食廟廷，前人未開此口。

《劍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前極形劍門之險，後屢述窮據之敗，見有德則可守，恃力則速亡也。末歸美本朝，見文教武功遠及番、藏，而梁、益內地，安如磐石矣。「地利分險夷」，收上半篇，「皇圖觀順逆」五字，收下半篇。

《雞頭關》《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漢爲池」對「天去握」，是爲活對。

《五丁峽》《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萬竅雲根入地空」，他人費作賦才，雖千百言亦寫不到。

《登蓬萊閣》《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三語寫海市可見，四語寫神山難到也。下聯分承海市、神山，卻用顛倒承之，化板爲活。術士指文成、五利，詩翁指東坡。

《書周遇吉傳》《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甯武破時，賊兵傷幾過半，李自成謂：「自此至京，尚有險要四關，倘盡如甯武，我輩休矣。」方欲退兵休息，而大同薑瓖、宣府王承蔭降表相次至，賊遂直破京師。詩中三四表周將軍，五六恨二賊臣也。如許發揮，不啻披閱史傳。

《與張支百研江話詩隨筆》《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二七：束晳《補亡》，前人議其去雅音甚遠。此藉以襯昌黎《琴操》之高，如《拘幽》一操，眞能道止敬心事，《補亡》六章中殊未有也。此種論詩，具有確見。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李重華，字玉洲，吳江人。少承庭訓學詩，出語即能越俗。既從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詩自豪，負笈者趾相錯，顧於玉洲，獨發起予之歎。而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葛稚川之歎玄圃積玉，沈、范兩尚書之咏霧夕芙蕖，其傾倒殆不是過。玉洲既天才獨絕，迨與諸鉅公大人遊，磨礪涵濡，上下其議論，而詩學益進。水銀丹砂，入其爐鞴皆成丹也。么弦襍韻，經其調和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嫮如美女，蓋其醞釀深厚而成就高格者。金玉追琢，既歷多年，是以意餘於匠，情深于文，鏗鏘幽眇而自成一家言也。玉洲家笠澤，往來吳門日久。兩地故多詩社，玉洲率後至酒闌燈炮，每詩成，衆口皆嘿而息。既乃擊節狂吟，拍案高歌，僉謂固宜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洎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益復出天入淵，變化縱橫而不拘尋常，應制體格極重焉。既以細故去官，遂得以蕭閒無事之身，肆其力于詩歌。而又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吊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林，觀登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其留關中，過秦、漢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太白、武功之形勝，怪瑋奇傑之才有擴之而無盡者。信乎，其爲慧業文人而又獨得江山之助也已。玉洲隨其令子視學齊魯，於予有一日之雅。竊嘗請益，謂夫詩有三要：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三者缺一焉不可。又謂詩之在人也，其始油然而生，其終詘然有節，要惟「六義」爲其指歸，故凡冶艷流蕩與夫怪僻險仄之調，宜無復慕效焉。知是解者，將旦暮遇之也，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清史列傳・李重華傳》　李重華，字實君，江蘇吳縣人。雍正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少有俊才，從張大受遊，得其指歸。其詩宗法在杜、韓間。嘗謂詩有三要：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三者缺一不可。生平遊蹤，歷蜀、秦、齊、楚，登臨憑吊，發而爲詩，嶔崎歷落，頗得江山之助。時長洲蔣恭棐以古文名，重華以詩名，時莫能軒輊也。所著《詩話》二卷，或引而不發，或金鍼度人。沈德潛謂可希風《昌穀談藝錄》。其說經尤長於《詩》，能推求言外之意，有《三經附義》六卷，又有《貞一齋集》。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存目・三經附義》　六卷，國朝李重華撰。【略】是編所說，凡《易經》二卷，《書經》二卷，《詩經》二卷。

查慎行《鷹坊歌同實君愷功作》（存目）

袁枚《諸知己詩・編修李公重華》　仙人碧虛骨，不染明窗塵。偶歌梅花

詩，冰絲彈孤雲。市上逢郎君，雞壇敦夙好。門下作門生，裴皞啞其笑。長安鳴珂里，姑蘇青雀舟。夫人行大享，內子折花籌。思之如前生，華屋悲山丘。

陳梓

《兩浙輶軒錄》卷一九引陶元藻《凫亭詩話》 作詩須知錘鍊之法，餘姚陳俯恭《題夏蓋山》云：「河濟江淮波浪息，辛壬癸甲別離多。」《周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范蠡祠》云：「虧得玉成西子力，負他金鑄老臣身。」《曹娥碑》云：「捐軀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皆新警雅切。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陳梓，字俯恭，號古銘，餘姚人。布衣。雍正間舉孝廉方正，辭不就。私淑楊園張氏，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書體古別，與北地李隱君鍇齊名，稱「南陳北李」。

丁子復《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陳梓，字俯恭，又字古銘，一作古民，號一齋。先世餘姚人，僑寓秀水濮院鎮再世矣。弱冠，偕兄櫟謁姚蟄庵先生。蟄庵名瑚，楊園先生高弟，教以正學。歸讀《孟子》陳代章，遂絕意進取，以閑邪崇正爲己任。舉博學鴻詞孝廉方正不就，清苦嚴毅，篤學不懈。著《四書質疑》、《志仁》、《困知記疑》，重輯《楊園年譜》、《詩文集》。後歸老故鄉。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餘姚之筠谷，年七十有七。

《清史列傳・陳梓傳》 陳梓，字俯恭。少讀書，有大志，書體古別，與李鍇齊名，時稱「南陳北李」。吳江姚瑚曾及履祥之門，梓弱冠從瑚遊，與祝洚交最契，私淑履祥。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隱居事親，不求聞達。雍正二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晚居臨山，聚徒講學。海昌范鯤表彰履祥遺書，梓復爲訂定年譜。他著有《刪後文集》。乾隆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七。

《清稗類鈔・鑒賞類・陳梓識別古物》 餘姚陳梓，自號客星山人。性孤介，不務榮利，不應科舉，樂爲童子師。於書無所不窺，工古文及詩。聞舉業，則笑而去之。行草直造晉人堂奧，尤善識別古物。漢魏以來，金石彝器之屬，孔壁之書，汲冢之祕，昭陵之法物，世人以爲幽遠茫昧而莫之考者，辨之若分犀，珍之如拱璧。足不至京師，而爲世所重，名動公卿。然兩舉賢良方正，再舉博學宏詞，皆不應。

《九朝新語・禮賢》 錢唐吳處士西林（穎芳）兼通儒釋，居杭州銀山門外。雷翠庭督學浙江，聞其名往訪，騶從出銀山門而止。徒步造廬，自晨至日中，縱談未已。雷索飯，處士躬擷野蔬瀹羹與脫粟並進。時湖州荒，大吏置勿理，民正困，處士因便及之。雷回署，即發檄按臨湖州，得其實，參奏大吏數員。幕客陳梓尋作《勸農詩》示雷，有句云：「暮雨欲來須早計，春風雖好不多吹。」雷遂告養歸。

張朝瑨《刪後詩存續編序》 余友古民，私淑楊園，而喜吟詠。其《寓硤草》，予既爲之序，今越中謝君雪漁爲刻《刪後詩存》十卷。及古民七十初度，幽湖同人復鳩同志鐫《刪後詩存續稿》四卷。予方病劇，因古民之請，更弁以數言。予不知詩，亦不敢以詩人目吾友。然海內詩人如鐵君石閭者，正復不少，即古民之詩而知古民之立心制行，洵有不忝乎楊園者，亦可諒吾老朽之非阿所好已。

費寅《陳一齋文集跋》 陳一齋先生館硤川許氏久，撰《厲硤草》，醇夫。太史曾序而刊之。又與《客星草》並輯入《濮川詩鈔》，見《四庫存目》。今其書已不概見。曩在外舅張秋樵先生處，得讀其先世所藏《敦行錄》原稿。仲梧芸孫二兄亦藏先生眞蹟，零縑碎錦，爲世所珍。其卷帙最多者，有曹氏東山樓傳鈔本《一齋先生詩文集》，爲文十二卷，四冊，詩二十卷，三冊，經義六卷，二冊，史論，雜誌，劄記若干卷，各一冊。哀然鉅集，惜被苕賈攫去，無繇復睹，往來於心者十八年矣。去冬，偶經沙濱朱師故廬，檢破紙堆中得《一齋詩稿》，審爲海鹽崔蒼雨先生手鈔，蠹蝕無完頁，幸堪循誦。又鈔本《一齋文集》一冊，有衍廬校本朱記。攜歸重加編錄，釐爲若干卷。烏程張石銘觀察見而稱善，允先校付手民以廣流傳，誠盛舉也。雖未得東山樓舊藏全稿，然珠光劍氣潛久必彰，此帙之得先披露，不與廢紙俱燼，非有呵護於其間耶？他日延津合浦，必有彙合之期，此尤私願所馨香以祝者也。宣統三年孟春，後學海甯費寅謹跋。

商盤

論述

何世璂《質園詩集序》 雍正甲辰春，余選拔兩浙諸生貢於太學，商子蒼雨年最少。余愛其文，驚爲異才。越明年，謁余廣陵官舍，留之累月。叩厥蘊含，星羅泉湧，戴侍中之通經，陳同甫之論事，兼而有之。然其一生得力，畢萃於詩。考鐘磬以宣和，握琳瑯而秘寶。益嘆當代知今知古之士，斷推此生。昔東坡遇歐陽時，年纔二十有二。公讀其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其後眉山詩派，追配杜陵。而功名氣節之盛，照耀海寓。蓋歐公知人之鑑，早於少年時定之矣。生之詩閒學眉山，而奇艷或似昌谷，雋永或似襄陽，根柢屈蟠，柯葉張王，至欲尋聲補影，終不可得，亦善學古者也。生手定《質園詩集》，凡若干卷。質園者，商氏別業，在越之土城山，舊傳爲句踐教西子歌舞處，亭臺花竹，甲於一郡，束髮就傅，婆娑其下，平泉綠野不能忘也。吾聞商氏先世，多以綺歲策名垂勳社稷，鏘金拖紫，累葉承芬。今生負才若此，繩武非難吾所期者，將以東坡之品行爲古今第一流。則向於文取之者，今且以詩信之，生勉矣。新城友人何世璂叙。

李宗仁《質園詩集序》 乾隆甲戌冬，質園先生奉命出守嶺南，取道淮上，就程二戟園宅，邀余質論三晝夕，命予序其詩。余惟質園詩本諸「六經」、諸史、莊騷，以植其基，參考漢、魏、六朝、唐、宋以下諸大家，去迹研精，涵濡融貫，而一以自得出之。行其所當行，止其所不得不止，如水之經涉高山大川，細及狹滿淺洫，無所不溢。而其朝宗，則必歸於海。分合異同之閒，天工昭而人力不窺所由。以交濟而獨造者，微矣。古來篇什之多，至長慶、劍南而止。質園齒僅五十餘，積至若干卷，由是詩與年加其數，較二公尤富。世之覽者，欲取物以名其狀，而無一可指以名之，則是集之必傳於後也。奚疑嶺南詩藪也，瀕行戟園，以《海日》、《獨漉》二集屬質園購之。夫蒞斯土者，於諮詢政事、采訪民風之暇，凡遇斷碣殘編之淪棄於草莽閒者，廣爲搜抉，以表幽潛之光，誠一代勝舉也。余老矣，與戟園日倚南雲而望之。秀水同學李宗仁序。

沈德潛《質園詩集序》 會稽商太史寶意，少負逸才，年方壯第進士，讀中祕書，擅古今帖，誦之工。而生平能事，尤專注於詩。今讀其《質園》諸集，文如虎豹之炳蔚也，聲如鼗鏞之考擊也，利如干莫在掌而物皆斷割也，迅如蛟蛇之赴壑，大如鵬翼之怒飛，人莫能捕捉而仰視也。而時花之鮮，美女之嬿，蛩吟狖嘯之幽咽而淒清，亦閒作焉。嗚呼，可謂盛矣。嘗觀古人論詩，司空表聖主韻嚴滄浪主趣，方虛谷主法，楊伯謙主氣，高廷禮主格，然必有才人之才以鼓運乎其閒，則氣有自生，法非徒法，而韻、趣與格乃能生動超邁。唐之重太白，宋之重子瞻，惟其才有不可及耳。抑又聞才足以運其學，而學仍足以馭其才，而養又足以忘其才，繇此冲和夸愉，與年俱深，則行所無事，而動與天遊者，無非自得之候矣。廉而不劌，溫潤縝密，予更爲先生誦焉。長洲館侍沈德潛序。

《隨園詩話》卷三 富貴詩有絕妙者，【略】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鬢濃香侍宴歸。」【略】皆絕妙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又 商寶意詩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爲悵然。仲小海曰：「但願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余謂此言沉痛，深得聖人疾沒世無名之意。然古來曹蜍、李志，又轉以庸庸而得存其名，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寶意先生有句云：「明知愛惜終須割，但得流傳不在多。」

又卷一一 王夢樓從雲南歸，嘗誦寶意先生《憶舊》一絕云：「鶯花庭院綺羅年，箏語琴心記不全。賸有舊時金屈戍，畫樓深鎖五更天。」

《雨村詩話》卷七 商寶意太史博學多聞，以詩主壇浙東，爲風雅冠。程魚門常錄其古詩一集遺余，皆題圖者，然非其至也。善對成句，隨手拈來便趣。邑有岑春兆松，丙辰鄉試第一，五躓禮闈。贈岑云：「秋榜才名標第一，本朝科甲重三元。如何自聽霓裳後，五度春風負杏園？」用唐寅、解縉詩如自己出。

《北江詩話》卷二 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齡曲》，皆能叙小

兒女情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復極有分寸，則商爲過之。

又　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以新警而不佻也。

《靈芬館詩話》卷四　商寶意太史最工言情之作。《憶金陵》云：「金屈戍中多宛轉，玉闌干外即風塵。」「秋深廢院初衰柳，人遠孤鐙又暮潮。」《新綠》云：「林暗昨宵疑有雨，畫長深院斷無人。」《鎖孃至淮》云：「藥餌急須調病後，簪環親與卸鐙前。」《送春》云：「紅袖泥人原是夢，綠陰成幄已多時。」《思歸》云：「荒裔倍增家累重，衰年圖報國恩難。」「雁足應傳將到信，龍須又負已涼時。」又：「宦情大似雲林畫，楚楚烟嵐總不濃。」讀之使人意消。余謂太史詩近體勝古體，七言又勝五言。

傳記

王昶《商盤墓誌銘》　會稽商君寶意，以詩鳴海內者垂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冬，君服闋朝京師，上特擢爲雲南府知府。於是輦下知名之士，喜君之見用，而惜其有萬里之行，相與招邀，置酒賦詩以贈之。明年，調元江。又明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官。三十三年，余從軍過昆明，則子某將以喪歸葬於會稽，而請余爲幽窀之文。悲夫，按狀：君名盤，寶意其字。明文毅公輅九世孫。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君自幼聰穎。五歲，能辨四聲。七歲，塾師舉鳥獸草木之名，悉能成對。十七歲，補博士弟子。雍正八年，年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三年，翰林輪班，引見，君乞外，授江蘇鎮江府同知。五年，調安徽太平府同知。十二年，丁憂釋服，授湖北施南府同知。十九年，擢廣西慶遠府知府。二十一年，調鎮安。二十七年，遭繼母喪去位，再起卒於雲南，距生於康熙五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六。配某氏。子二，某某。君英儁蕩儻，以詩自豪，美鬚髯，工談笑，所至必傾其名士。彈絲擫竹，妙得神解。解官居秦淮水榭，眷一姝麗。姝臨去，出白玉墜爲贈。君把翫不忍釋手，江甯令袁君枚過之，投諸河。君以防止水，使人涸而出焉，雖蹈惑弱，不顧也。王西酉又曾寓金陵，嘗乘秋月夜送客，櫂舟汎秦淮，聞水榭中簫聲，叩之，一人于思攜鐙出見，乃君也，握手大笑，重置酒，達旦而別。世爲《邀笛圖》以寫之，君負才瑰麗。詩歌上倣四傑，下倣元、白，炳若列繡，淒若繁絃，揆以古人繩尺不爽絲黍。故所著《質園詩集》，尤爲海內所稱。嗚呼，以君之才之詩，既不獲雍容侍從以盡奏其長，而僻居蠻徼又不獲施諸政事，浮湛中外姑自比於溫岐、杜牧，豈果性情之所寄，抑或意有不自得而遂託於是耶？然海內知名之士，言詩者必歸君言，風流儒雅者必以君爲首，則君可無憾於九原矣。乃作銘曰：「其宦也蠻陲，其瘞也鑑湖之麋。織雲錦兮成文詞，一官偃蹇兮奚其悲。」

蔣士銓《商盤傳》　公諱盤，字蒼羽，號寶意，姓商氏。其先汴人也。世居嵊縣之繼錦鄉，四山公始遷郡城。代多聞人。前明太僕明洲公、少廷尉燕陽公皆登進士，遂爲邑著姓。再傳等軒公，位冢宰，爲公五世祖。曾祖濟川公，郡庠生。祖頤山公，康熙丙子舉人，官嘉興教諭。考今素公，壬午舉人，歷任達州、泰安州，同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康熙辛巳十月二十又四日，公生於八士橋尚書舊第。五齡，就傅讀書於土城山之質園。越七載，乃出應試，年十九，補庠生，與同學結西園吟社，著《小山叢桂集》。而髫齡所作《新蟬詩》、《紅葉》、《白燕》等賦，已爲時豔稱。雍正元年設特科，公年纔二十有三。山左何公世璂視浙學，拔公貢成均。明年入京師，周公學健、任公蘭枝，咸目爲國士。凡名卿大夫文字之飲，得公擊盤刻燭，始相引重。公灑墨淋漓，每成四韻，輒傾倒前賢，而才子之名赫然布滿都下。己酉，舉京兆。明年，登第，廷對列二甲，以知縣用。次日，特旨改庶常，習國書，散館授編修。今上元年，公三十五歲，疊充八旗館、國史館纂修，官進經史講義。數上封事。戊午，獻《臨雍頌》、《耕耤詩》，皆爲上嘉納。尋以祿養，陳情乞外任，得廣西新甯州牧。上以其親老，特改授鎮江郡丞。詞臣受恩逾格，前所未有也。既而權海州牧及南昌令、南康守，調太平郡丞。甲子，以督造戰艦，居吳門二載。丁外憂，去服闋補施南郡丞，攝守篆。壬申，分校文武鄉試。旋督糧艘北征。甲戌，擢梧州太守，公年五十有四矣。既入粵，而知梧州者已易官。乃權鬱林牧及太平守，尋補慶遠府。歷四年，遷守鎮安。又三年，持繼母服去。甲申年，六十四，再補雲南守。丙戌，移守元江。明年，王師進勦緬甸。公跋涉戎行，夙夜靡逸，感觸瘴癘，受病日深。六月，渡清水河，霪雨如注，公露處馬家檳榔園，一晝夜病大作，歷旬日猶力疾理事。晦日渴甚，啖瓜一環，痰壅而卒。蓋以死勤事者也。公游心典籍，樹骨

《風》、《騷》，馳騁百家，弋獵四庫，著《質園詩》幾及萬篇。宦跡所歷，方幅殆偏。凡冠裳、禮讓、戒馬戰爭之區，風月鶯花、般樂、嬉遊之地，以及蠻鄉、瘴海、鬼國、神皋，奇詭荒怪之境，莫不遐矚曠覽，傾液漱潤，一發於詩。蓋取卷軸精華，璀璨洋溢於呼吸吐納中，遂併古人諸長，使靈源匯心，錦機納手，故能清新無窮，垂老不竭，爲一代有數作者。至在事有方，人思其政，從容馴致，不尚刻深，是以士女昌逸，閭井謳謠。公以此得與庶僚賓從迴翔文酒於江山清宴之閒，以視束隘迫蹙於簿書筐篋中者脩然自遠。公好賢愛士，天性眞摯，見人擅才藻若己有之。壇坫風流俊彥，景附而舞衫歌扇，乞公醉墨霑漉者，輒滿其志。嗚呼，豪矣。公詩初傚樊南，既而出入杜、韓、元、白、蘇、陸閒。樂府歌行，尤瓌麗縱恣，跌宕自喜。交友徧海內，最善者嚴遂成、袁枚、王又曾、萬光泰、程晉芳、戚友、吳烺文。其子璜，幼富文詞，特爲舅氏矜寵。晚年採國朝郡邑人詩數千首，編排品隲，題曰《越風》，然而無出公右者。論曰：昔人謂位有窮通，不可滅者文章。其著焉，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莫可。誠性情風標，神明律呂也。商公仕宦三十年，身佩十三印，列戟專城，不廢觴詠，有承平士大夫之風。迨老入師中，盡瘁而死，文人所遇，克有終矣。到溉曰，有大才而無貴仕，於公則何憾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商盤，【略】髫齡以《新蟬詩》、《白燕賦》知名，年十九著《小山叢桂集》。雍正庚戌進士，由編修出爲新寧州牧，終雲南元江守。有《質園詩集》，又采國朝越州人詩爲《越風》行世。

《清史列傳・商盤傳》（存目）

紀事

《湖海詩傳》卷四 《蒲褐山房詩話》：寶意胸羅玉笥，筆有錦機，本以詞林，乞爲郡佐，久居白下，饒有閑情。常得趙姬小憐，解碧玉連環爲贈，易名環娘，以中秋夕扁舟載之。未幾，玉隕蘭摧，悼亡屢賦，中如：「髻影憶簪花第一，眉痕怕見月初三」；「舊居鸚鵡曾呼我，斷帶鴛鴦欲付誰」；「錦機未斷纏綿縷，羅韈還留細膩塵」；「誰與修書添半臂，欲煩妙筆畫全身」。皆令人欲喚奈何。晚得小柬，又有句云：「恐是玉簫償宿債，偶從錦瑟感年華」；「未可楚腰擎掌上，試將吳語教燈前」。時人吟諷，以爲元稹、杜牧之比。不知其才情橫厲，出入於元、白、蘇、陸諸家，足以雄眩一世也。君美鬚眉，善音律，衣冠修偉，狀如古仙人。其出守雲南，予輩餞於畢秋帆疎雨樓，作古詩五十韻送之。又明年，予至永昌，君已歿於順寧。其從姪將護喪歸，略叙生平，索爲墓誌。雖屈稿應之，然不得其詳，常以爲憾。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引《春融堂集》 君英儁蕩儻，美鬚髯，工談笑，彈絲擲竹，妙得神解。詩上倣四傑，下倣元白。

《九朝新語》卷六 商寶意嘗製小舟，卷軸壺觴悉具，坐卧其中，名曰江湖載書屋，自題一絕云：「舉扇年年障庾塵，肯教纖細點吟身。相逢鷗鷺休迴避，我是江湖舊散人。」

《留題水西莊》 查爲仁《蓮坡詩話》：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精音律。升庵琵琶，對山腰鼓，兼其風致。乙卯秋入都，路經水西莊，余出歌者演劇。蒼雨留詩云【略】。後二首指元郎也。昔東坡命袁綯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之句。是日元郎度曲，毛郎疊奏，寶意自吹紫簫和之。《雨村詩話》卷一一：元郎，宛平查蕉塘爲仁家所寵歌童也。乙卯秋，會稽商寶意編修盤入都，路經水西，蕉塘出歌者演劇。元郎度曲，寶意自吹紫簫和之。臨別贈元郎云【略】。末語令人解頤。計發《魚計軒詩話》：查蓮坡（爲仁）居津門水西莊，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諸勝。一日，商蒼雨編修（盤）過訪，蓮坡出歌者演劇，蒼雨留詩云【略】。可謂忍俊不禁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質園詩集》 三十二卷，國朝商盤撰。

【略】此集乃刪汰之餘，尚三千首云。

藝文

嚴遂成《題怨綺錄和商寶意太史》（存目）

錢陳群《題商寶意編修鏡湖載書圖》 商子多古意，結性本淡宕。生居季眞里，千載一俯仰。對策徵天人，理醇辭亦暢。肄業太史氏，蒼老引輩行。時清風月佳，令德發高唱。翰林儲才地，名教隆尊望。載書數千卷，暫此寄閒曠。得假豈乞身，幽致秉微尚。鑑湖春水平，乘興理輕榜。山色倒景流，容與何蕩漾。雲霞捲幔帷，蔑茨列屏幛。自非磊落懷，誰能便相訪。攜此索題詩，雅欲觀所向。披圖當卧遊，心卽神已廷。遠鐘隔林聞，獨鶴衝煙上。最宜月下歸，隣船篷初放。

袁枚《與商寶意司馬宿王禹言太史齋中臨別奉贈》（存目）

又《祭商寶意太守文》 嗚呼！一部天星，文昌幾座？四海儒冠，文人幾個？雖神理之綿綿，終希音之寡和。感陳迹之難忘，恨華年之易過。目方極夫滇雲，耳驚聞夫楚些！寶意先生，於越前輩，楚國先賢。玉容英峙，藻思蟬嫣。三微五際，學極幽玄。其立乎世也，一意孤行，解天弢而獨往；其搖乎筆也，十指如電，揭雲采以揚鮮。蓋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而人亦靡得而窺焉。皇帝三年，詞臣召見。萬頸胥延，觀公上殿。公忽抗聲，臣習簿書。願出于外，爲王馳驅。天子頷之，連目宰相。宰相怫然，嫌公太戇。太液池魚，無端跋浪。雲屋天構，忽逃巧匠。畀司馬之閑官，爲神仙之謫降。公改皂衣，揭來江東。連謁大府，如畏躬躬。屈一足以啓事，櫛三律而辦公。蘊雅心于俗狀，寓巧傲于拙恭。或亭疑而定法，或睹白而署空。果丹穴之人智，亦君子之德風。予乞歸娶，拜公潤州。公命郎君，導余山游。鐵塔風高，金、焦雨收。掎裳連襼，酣顏高謳。一笑爲樂，三宿不休。至今渡江，餘夢悠悠。予再改官，萍踪重合。俁岩太史，同官先達。每欲公留，定先我拉。脫肉作魚，揚觚康爵。光妓遮迣，仙童錯雜。墜月滿地，殘梅半榻。一桃誇分，二婢爭夾。領識微于金奏，解彈箏之銀甲。忍袂判于烏衣，實魂消于絳蠟。已而月儀求去，環娘倏亡。斷斷怒薄，悁悁神傷。右軍有《深情》之帖，樂師傳《窮劫》之章。雖風人之偶寄，亦足以妖露夫百色，而蕭條夫衆芳。脫身百粵，遠守哀牢。值陣雲之如墨，正王師之征苗。從此芳訊兩絕，噩夢旌搖。軍檄火急，瘴烟林燒。縛儒衣爲短後，挂郡將以弓刀。鳶欲飛而水墮，象未戰而膽消。婆娑老子，授命如毛。燕然易銘，皋蘭難鏖。炙忘其口，膕撓于腰。宜乎「碧雞」、「金馬」之神未見，而先喪夫王褒。嗚呼！先生四品爵盡，六旬壽畢。百卷詩存，萬里骨白。初聞音而心瞿，繼頹思而掩泣。雖千秋之道光，終九原之路黑。何妨孔岩在而竺師仍來，未免惠子亡而莊周無以爲質。哀哉，尚享！

黃任

論述

桑調元《秋江集序》 閩詩導自二藍、林膳部、高翰籍與王皆山輩，號十才子，力倣唐音。鄭少谷以矯峭變之，而高霞居、傅前邱與屬和。其後曹石倉、謝小草仍操其土風。君才思滔滔，多師爲師，清麗緜芊，而風骨凝然，獨超衆嫮，杰然足振南中風雅之緒。

《榕城詩話》卷中 莘田【略】官四會令罷歸，家居食貧，僦屋委巷。七絕秀韻獨出，兼饒逸氣，較諸體尤爲擅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秋江詩集》 其詩源出溫、李，往往刻露清新，別深懷抱。如《楊花》絕句云：「到底不知離別苦，後身還去作浮萍。」《春日雜思》云：「夕陽大是無情物，又送牆東一日春。」所爲緣情綺靡，殆於近之，而低徊宛轉，亦或闌入小詞。大致古體不如今體，大篇又不如小詩，故《榕城詩話》獨稱其七絕，蓋才分各有所長云。

《隨園詩話》卷四 余於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於今人之詩，亦無所不愛，恰於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莘田先生《香草齋詩》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又卷九 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非人間凡響，皆由天性使然，非

關學問。在唐則青蓮一人，而溫飛卿繼之。宋有楊誠齋，元有薩天錫，明有高青邱。本朝繼之者，其惟黃莘田乎？

《雨村詩話》卷六 近時一家婦女皆能詩者，以閩之永福黃孝廉莘田任爲第一。莘田以壬午孝廉官四會令，罷歸，遂不出。工書法，有硯癖，自號十硯先生。其詩秀韻獨出，兼饒逸氣。

徐祚永《閩遊詩話》 閩中近時詩，當以莘田先生爲冠。先生詩各體俱工，而七言絕句尤爲擅場，清麗芊緜，直入中唐之室。先生有絕句云：「蓬蓬采采一微吟，此趣惟應味外尋。不獨朱弦發三歎，候蟲啁哳有元音。」可知其詩品矣。

許廷鑅《秋江集序》 莘田宦粵，有惠政。罷官歸，貧不能自存。而獨耽於詩，清詞麗句，錯落於弓衣羅帕間。七言出入韓、蘇，《棄婦詞》有樂府遺意。五言古《築基》、《賑粥》諸篇，愷直悱惻，香山之《秦中吟》也。至七言絕句，實兼玉溪、金荃、樊川之長，有妙思，有新色，有跌宕之致，有虛響之音，一唱三歎，深情流注於其間，令人悄焉以悲，怡然以悅，黯然魂銷而不自持。

陳兆崙《秋江集序》 莘田以康熙壬午舉於鄉，屢擯禮部。中間流寓姑蘇，頗事聲色，不自顧藉，大病而歸。踰年宰粵東四會，兼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而莘田有硯癖，喜過其望。又長於吏幹，爲上官所器。【略】聲聞日隆，遂有忌之者讒於當軸，以嬾慢不親政罷去。莘田既廢，而嗜硯益篤。家居構精舍，榜曰十研軒，招三數密友，歌嘯其中。然終以負冤謗未究施設爲恨，故多記於美人香草，嘹戾抑塞之音。抑或禪榻茶煙，撫今懺昔，往復折挫，情辭哀到而韻彌長。

蘇廷玉《秋江集註序》 吾閩莘田翁黃先生詩集雄視一代。【略】余尤愛莘翁集中《築基》、《賑粥》、《棄婦詞》，有《三百篇》之遺。其《越王臺》、《弔虞卿》、《過樂毅墓》、《夷門懷古》、《李陽冰般若臺篆書》及《三君詠》諸篇，屢爲傅會稽、陳勾山衆君子所擊節，令人興上下數千年、縱橫一萬里之思焉。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八引《東越文苑傳》 任與同郡內閣學士謝道承，順天府丞余甸，周紹龍，奉天府丞陳治滋，御史吳文煥，南安知府游紹安，行人劉敬與，同知郭起元，通判林正青，舉人郭薙等數唱和。年八十餘卒。

又引《松軒隨筆》 陳句山先生云：「余書因謝以變，余詩因黃以力，朋友之益也。」黃謂莘田先生。

又《聽松廬詩話》 余舊題莘田先生《香草齋集》一律云：香草風騷本正聲，當年壇坫想榕城。一官澹似雲無迹，七字溫如玉有情。（集中詩，七言尤工。）清福況能兼豔福，後生何敢望先生？（昔伊墨卿太守以夏承碑見贈，并跋云：「此香草齋中物，南山爲粵之莘田，故以贈之。」）秋江秋水同傷逝，（秋江，莘田先生集名。秋水，墨卿太守園名。）獨撫牙琴感歎幷。

又引《西湖雜詩》 莘田先生絕句，余愛誦之，偶錄數首于此。「珍重遊人入畫圖，樓臺繡錯與茵鋪。宋家萬里中原土，博得錢唐十頃湖。」「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香草》詩篇溫、李躋，裁紅翦翠露靈犀。《秋江》婉約春花艷，一瓣心香許月谿。自註：「永福黃莘田任十硯翁詩，私淑侯官許不棄先生，《秋江詩集》中七絕句全學不棄。不棄名遇，詩學北宋人。」

《筱園詩話》卷二 黃莘田《香草齋詩》，以尖新見長，專學晚唐，乃小家伎倆，在閩詩中，亦祗充偏裨之列。袁枚以性近而尊之，尤乖公論。

《冷廬雜識》卷一 國朝閩詩人，以永福黃莘田大令任爲首。所著《香草齋詩》，風華韶秀，戛戛生新，七絕尤勝。

又 黃莘田悼亡詩，情眞語摯，悽惋動人，遠勝王阮亭作。

《匏廬詩話》卷上 莘田絕句淒入脾肝，哀感頑艷者不一而足。《初月》云：「已去還留落似升，茗香琴寂露如冰。更無人到愔愔坐，不下疎簾不上燈。」《三月十六夜作》云：「傳語吳棉半臂添，楝花風到晚來尖。如何香霧濛濛濕，愛忍春寒不下簾。」《對晚香玉有感》云：「半分冰簟半瑤簪，吹氣都教上枕函。記得無燈無月夜，滿身暗麝白秋衫。」昔人謂唐茂業得義山清峭感愴之一體，余於莘田亦云。

李家瑞《停雲閣詩話》 永福黃莘田先生（任）七言絕句風調甚佳，無怪爲隨園老人所心服。記其《西湖雜詩》中一首云：「畫羅紈扇總如雲，細草新泥簇蝶裙。孤墳何關兒女事，踏青爭上岳王墳。」詩有不議論之議論。較議論爲高者，此類是也。

《雪橋詩話》卷四 黃莘田初學書於林鹿原，後得筆於汪退谷。居閩縣光祿坊矮屋三間，花竹秀野。其詩刻露清新，尤擅艷體。乾隆二十七年重赴鹿

鳴，年八十矣。

《暑雨後坐月》《重訂清詩別裁集》卷一九：學溫、李詩者，偏得此清絕之作，從溫、李入，不從溫、李出也。

傳記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黃任，字于莘，又字莘田，永福人，居會城之光祿坊。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匆匆捧檄，得粵之四會令。莘田故名士，無齷齪俗吏態，坐是爲上官所不喜，劾其縱情詩酒不治事。拂衣歸里，宦橐蕭然，惟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圖史縱橫，飲饌裾屐間，具有雅人深致。最工詩，菁葱韶蒨，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與秀水朱昆田、高郵李百藥同其標格。閩人戶能爲詩，彬彬風雅，顧習于晉安一派，磨礲沙盪，以聲律圓穩爲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凜不敢犯，幾于「團扇家家畫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間，聰明淨冰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傑之士。其艷體尤擅場，細膩溫柔，感均頑豔。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諸作，傅閬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玉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雨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略】出之宛轉，蘊之遙深，可以廣《騷》，可以參禪。慧業文人，吾于莘田首屈一指矣。

《清史列傳・黃任傳》　黃任，字莘田，福建永福人。康熙四十一年舉人，官廣東四會知縣。任工書，好賓客，口如懸河，一座盡傾。官四會時，舊隄縣亘數十里，將就堙。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市月葴事。值歲饑，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有硯癖，自號十硯老人。罷官歸，壓裝惟端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其詩源出溫、李，刻露清新，不墮澀體，絕句尤綺靡。與同郡內閣學士謝道承，順天府丞余甸、周紹龍，奉天府丞陳治滋，御史吳文煥，南安知府游紹安，行人劉敬與，同知郭啓元，通判林正青，舉人郭雍等，數唱和。乾隆二十七年，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其詩初名《十硯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

紀事

《隨園詩話》卷八　黃莘田落第賦《無題》云：「禿尖成冢還成陣，未抵靈犀一點通。」

《榕城詩話》卷中　莘田有硯癖，自號十硯先生。中林作歌贈之云：「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不敢閒相觸。叩門惟有陳（學圃太史）趙（明府）予，城北徐公（嫏嬛）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硯癖不顧千金讎，詩成自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卧竟不起，謂此衡茅不足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無事苦蹉跼。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具醽醁。先生笑謂我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陶泓浴。三山作鄰不待買，倚閣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巾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自譜遊仙曲。」

又　莘田豐髯秀目，工書法，好賓客，詼嘲談笑，一座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侍兒金櫻明豔絕世，妙解文翰，兼工絲竹，是其千金所購。酒間子遜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孃頭上過來香。」風致固自不淺。

《匏廬詩話》卷上　杭大宗《榕城詩話》：黃莘田侍兒金櫻《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香。」今觀二句，載莘田《秋江集》中，「香」字作「風」。通首云：「湘簾無月影空濛，忽地鮮香一陣通。知隔碧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初不以爲金櫻所作，杭說未知何據。人傳莘田罷官後，橐中僅存二千金，因以千金購十研，以千金買妾，未知卽金櫻否耶？

《文獻徵存錄》卷五　黃任，字于莘，號莘田。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特異，能爲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二十，舉於鄉。屢擯禮部。中間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病歸。踰年，謁選得四會令。四會舊有隄，縣亘數十里，將就堙。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市月葴事。值歲饑，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澳塘，肆劫掠，數邑受

其害，設方略招徠之。調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任有研癖，喜過所望，竭貲購之。在公廨喜談詩，頗弛縱，無威儀。於物屢有所忤，大府寖不悅，被劾免官。任工書法，初學於林佶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詩學王新城。後游吳越，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曾西涯交，詩益進。好賓客，詼諧談笑，一坐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居於閩縣光祿坊，起一小齋，以所蓄素研安設於中，名曰十研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研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任豐髯美目，爲人潔白晳。每扶小童出游，得句則題屏壁上，自稱曰：「黃二久之，官竟不起。所作詩益芊眠清麗，言情獨絕。」有《暑雨後坐月》詩云：「雨洗月踰潔，露寒光轉幽。露螢不自夜，風葉已先秋。烹茗籟遙起，拂琴泉暗流。清宵形對影，身世兩虛舟。」《詠楊花》云：「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楊花可暫停。底事不知離別苦，後生還去作浮萍。」《西湖雜詩》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無主草青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落花和張乾夫》云：「萬縷春魂散紫煙，嘵鶯寂寂草芊芊。秦宮一夕胭脂雨，腸斷東歸沈下賢。」《夢游仙》云：「銀漢初傾月漸斜，悤悤苦語迫臨霞。餘杭酒盞何曾醉，孤負麻姑到蔡家。」俱近《才調集》也。乾隆壬午，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年八十矣。其詩集曰《香草箋》，人競傳之。錢塘袁枚嘗謂：「我於今人之詩無所不嗜，獨於《香草齋詩》、《味和堂詩》有偏嗜焉。」然枚自作之詩，別爲一家言，標格與任不類。任詩集初名《十研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老年，齋前羅植香草，即以香草名其集。《味和堂集》，總督尚書高其倬所著也。

《壽山石》 徐祚永《閩遊詩話》：《方輿勝覽》於福州土產首載壽山石。按壽山在城北七十里，有月尾巖、牛角、墩洋、奇艮、高山諸洞，皆產石，以艾葉綠、青葡萄、西瓜紅爲最，而水洞之魚腦凍一種尤貴重。高處土雲客、毛檢討西河，皆撰有《觀石錄》。茲後，凡遊宦往來者必爭相購取，故居人日事斧鑿，而山之精華已竭，佳石不可得矣。黃十硯《壽山石》詩有云：「形家之言亦可聽，此地所重關城壕。戕其脈絡剜至骨，得不刻露傷天弢？」官斯土者，不可不亟爲愛護之也。

《汴中晤宮允吳鶴皋先生感舊賦贈（二首）》 《茶餘客話》卷九：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斧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秋江詩集》王元麟註：「今觀先生自註，則固少時相識者，阮說恐傳聞之誤。」

《許謹齋夫子留宿話舊率呈二首》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山陽許謹齋都諫志進，爲新城、澤州高足，善騎射，精繙譯。釋褐宰鐵嶺。康熙戊寅，東巡奏賦，拔置郎署，擢給事中，劾江督噶禮，著直聲。久之，拂衣歸，以詩酒自娛，築來鳳樓，手栽花木，具有邱壑。黃莘田詩所謂：「稅院城西爛海棠，宮花諫草滿匡牀。」

《赴嶺南以便道抵家示家人（四首）》 《秋江詩集》王元麟註：按雍正甲辰，先生年四十二歲，會試後赴部詮選，得粵之四會縣。時將抵任，便道歸家。【略】原詩四首，集中僅存其二，（案：爲第二首及第三首。）殆後來刪之耳。今附錄於此。

《無題八首和徐懶雲》 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麈》：黃莘田先生「一世秋蘭怨公子，頻年春草送王孫」二語，包含無盡，極纏綿，極蘊藉。在無題詩中，端推此種爲上乘。又「後身還去作浮萍」，莘田先生《楊花》絕句結七字也，盡而不盡，意在言外，當時以此得名，人呼「黃楊花」。余按「秋蘭」、「春草」一聯，亦是千古名句。先生所著本有《秋江》、《香草》二集，倘援楊花之例，卽尊以秋蘭之號，固未爲不可耳。

《楊花》 徐祚永《閩游詩話》：黃莘田先生咏《楊花絕》句云【略】，時人稱爲「黃楊花」。此詩原本末句「後身還說是浮萍」，方扶南見之，謂「說」字有語病。先生遂改「去作」二字，復呈扶南。扶南曰：得之矣。可見前輩之虛懷服善如是。《念堂詩話》：黃莘田（任）《楊花》詩：「到底不知離別苦，後身還去作浮萍。」以此詩名，時稱黃楊花。《次高薑田韻》：「升堂相見無餘論，誦我楊花七字詩。」是也。其西湖、虎邱諸絕句，人多傳誦。《石遺室詩話》卷二六：莘田絕句有突過漁洋者。如《楊花》云【略】，時以此得名，稱黃楊花。先生《答高薑田太守》詩云：「升堂相見無餘語，誦我楊花七字詩。」是也。

《贈顧二娘》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何）春巢在金陵得端硯。背有劉慈絕句云【略】，跋云：「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舊里。

時康熙戊戌秋日。」後晤顧竹亭，云：「顧二娘製硯，能以鞋尖試石之好醜，人故以顧小足稱之。」春巢因調《一剪梅》云。《秋江詩集》王元麟註：「按《隨園詩話》云云。今此詩以載集中，且參以《硯史》，足徵何說之誣。」《清稗類鈔・工藝類・顧二娘製硯》：順、康間，吳門有顧德麟，號顧道人者，工琢硯。果出其手，端溪、龍尾之精工鐫鑿者固不待言，即礫村常石，隨意鏤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於世。德麟死，藝傳於子。子不壽，媳鄒氏襲其業，俗稱顧二娘，又名顧親娘者是也。常與人講論，其言曰：「硯爲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其意乃效明代鑄造宣德香鑪之意也。其所作，古雅而兼華美，當時實無其匹。鄒無子，螟蛉二人俱得其傳，惜死其一。鄒死，僅存一人名公望，號仲呂者，實鄒女之姪而冒姓顧，然亦無子。二娘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相傳以鞋尖點石，即能辨別瑕瑜，亦奇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於金陵市上得一硯，背鐫劉慈一絕云【略】。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然不知慈爲何許人也。

《題林浩雲陶舫硯銘冊後》（十八首） 徐祚永《閩遊詩話》：康熙中，吳門顧二娘居專諸巷，極精製硯，三山余田生京兆焦白硯，陳德泉京兆井田硯，黃莘田明府青花硯，皆顧手製也。後顧沒，莘田賦詩云【略】。錢塘陳星齋和云：「淡淡梨花黯黯香，芳名誰遣勒詞場？明珠七字端溪吏，樂府千秋顧二娘。」

《夜來香（五首）》 《隨園詩話》卷四：黃莘田妻月鹿夫人，與莘田同有研癖。先生罷官時，囊餘二千金，以千金市十研，以千金購侍兒金櫻以歸。【略】金櫻明艷能詩。許子遜酒間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惟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

《余在端州十閱月未嘗得一硯其冬端之人伐東西巖群採取焉餽予片石予製爲井田形因系以詩雍正三年十二月八日》 徐祚永《閩遊詩話》：黃莘田先生有硯癖，購得古硯十枚，築十硯軒藏之。既宰四會，兼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遂自號端溪長吏。嘗得一石，製井田硯，系以詩云【略】。余田生京兆和云：「霞光片片罩輕煙，崖別東西短劍連。自是天工憐傲吏，硯材假手遺莘田。【略】時余京兆家亦多硯，常出其所蓄與莘田相質，互題銘詞。自是，三山士夫家多以案頭無片石爲俗，且以不得佳銘爲憾事，亦一時風尚使然也。

《戲示寮友》 《隨園詩話》卷一五：士大夫熱中貪仕，原無足諱，而往往滿口說歸，竟成習氣，可厭。黃莘田詩云【略】。徐祚永《閩遊詩話》：黃莘田《戲示寮友》一絕云【略】。婉而多風，勝過唐人「逢人盡說休官好，林下何曾有一人？」邱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此十硯翁《戲示僚友》絕句，較昔人「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似較含蓄而多風諭，亦惟有此翁氣岸，纔說得響。

《悼亡二十八首哭內子莊孺人作》 法式善《梧門詩話》：黃莘田有硯癖，名其居曰「十硯齋」。夫人莊氏亦性愛硯，嘗蓄一佳者，字之曰「生春紅」。夫人歿，莘田哭之云【略】，取鐫硯背。朱幼芝詠其事云：「生春紅硯感情文，未必能同蝶葉裙。鐫得端江詩一首，何如元相咏巫雲。」詩與事俱韻。張子白云，生春紅硯後歸華亭沈大成學子，學子歸於翁布衣石瓠，少年時猶及見之。

《夏日香草齋即事同朱六幼芝作（九首）》 徐祚永《閩遊詩話》：朱研北司馬【略】初入閩，一見先生，即成衿契。嗣後往來三山，每就十研齋信宿，倡和甚夥。先生贈司馬詩云【略】，其愛重若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秋江詩集》 六卷，國朝黃任撰。

藝文

林廷華《贈黃莘田大令》 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不敢閒相觸。叩門惟有陳（學圃太史）趙（明序）予，城北徐公（嫘雲）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硯癖不顧千金讎，詩成自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卧竟不起，謂此衡茅不足

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無事苦跲跼。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貝醴醁。先生笑謂我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陶泓浴。三山作鄰不待買，倚閣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蹯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自譜《游仙曲》。

方觀承

論述

方世舉《蘭叢詩話》 南歸，舟過揚州，表弟程編修午橋留箋注李義山集。一日，宜田姪來自金陵，一見而立成《晤言》一律，已覺老成，又出其古近體十數篇，尤佳。【略】門內箇中，文望溪而詩此子矣。後以徵辟起，從相國鄂公視河，又一遇之，爲誦前軍中五律十數首。時余卧矣，聞至「馬嚼冰連鐵，狼奔雪帶沙」，「辨面戈攢火，開關鑰墜霜」等句，不覺決然起，拍其肩背：「子欲抗高、岑塞上作，直入杜《秦州雜詩》耶！」【略】其《次京口不得拜先隴》七律，有云：「舟邊鶴過山沉月，江上烏啼夜有霜。」情致獨絕。

《隨園詩話》卷一五 昌黎云：「橫空盤硬語。」硬語能佳，在古人亦少。【略】本朝方問亭《卜魁雜詩》云：「龍來陰嶺作遊戲，雷電光中舞雪花。」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 陳兆崙云：先生少攖家難，間關軍步橐饘萬里，跡其傷心拂鬱之境，備見於出入關塞諸篇，有古豪傑之所不能堪者。而先生之氣愈和，神愈密，略無怨懟不平之鳴。洎乎遭時顯貴，爲所得爲，惟一意奉公，上紓軍國之壽，下以究民疾苦，而於人世嗜好，一無所營。當其淵然獨居，歌聲若出金石，不異向在逆旅蕭條時也。

又引《寄心盦詩話》 伊古忠臣孝子，無不從患難中來。席豐履厚筋力慵疲，焉能卓然自立？孟子「天降大任」一章，爲萬古閱世最深之論。今讀方恪敏公《述本堂集》祖若父爲鄉人所株連，少時走省往來塞外凡二十年。假當時不遇平邸，安能達名世宗漸至榮顯以伸抑鬱幽憂之氣耶？誦其《飢詩》云：「飽亦與飢同，畏飢客意中。何心甘寄廡，此日忍飄蓬。交遠書難寄，憂多命合窮。昨朝江路見，元有信天翁。」又卧薰薦暖甚薰薦歌諸篇，令人中心慘怛。當此時焉，計有後日耶？英雄喜言知遇，先生經濟文章皆從患難中來，又豈英雄之所能比儗也。

又引《江蘇詩事》 宮保祖水部父中翰皆以才著。水部坐累謫塞外時，宮保未弱冠，隨中翰侍水部，重研徒步奉侍重闈，帰馬通爲薪，點潼乳爲餌，備極艱苦，顧誦讀不輟，發爲詩文，浩然有牢籠一世之意。雍正十一年，平郡王奉命統師北路，奏聘掌書記，上授中書舍人。贊畫著績，遠夷效順，奉命撤兵，由銓曹擢用監司，躋方伯，旋晉浙撫。婺州早荒，設法賑濟，全活無算。督直隸，舒陽肅陰民懷吏畏。凡所擘畫，四方取則焉。其詩刻畫眾形，含和萬態，閎通肆應，不僅成一家言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聽松廬詩話》 方恪敏公中歲懋膺宸眷，洊擢封圻。人皆羨其榮遇，不知其早年隨侍重闈，崎嶇塞外，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蓋有人所難堪者。公事親孝，兄弟友愛尤篤。余讀其《塞上憶兄》詩有云：「麻衣萬里呼天淚，凍雪千山負米心。」令人不覺愀然動容也。

傳記

袁枚《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神道碑》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本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舍。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費，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族人某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往，時年三十六矣。十二年冬，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詹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臨試不赴。尋遷侍讀，行走軍機房。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累遷布政使、浙江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瑩徹通曉。以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

河，冢宰訥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行。公之受知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雪冤。在浙弛絲米之禁，開墾海口大亹，漲地三萬餘頃，增雜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鑾輿謁陵盛京，避暑木蘭，巡嵩嶽五次，至江浙路必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待，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徒御不驚，二十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辦治軍需，日行四百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上聞震悼，給祭葬，賜謚恪敏。公長於用人，安放帖妥，如置器然。敦良者使柔民，聰強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人雖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遺，以故人樂爲用。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拇，脈絡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爲理。上許之，旗地皆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故負氣，與斷斷相角，旗地稍清，而二人之鋒亦少挫矣。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朴野，不受獎誘，修城之費，請發公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上韙其言，從之。公嘗言：「事君如事天。天地無心而成化，雨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常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乍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心亦回。」直隸旱蝗，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勸勿以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磁州逆匪爲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嚴旨督過，一夕間接十三廷寄。家人慮聖意不測，盡雨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辨愈力。詔解犯闕下，九卿軍機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上愈重公。各省買穀，隣儈居奇，公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俱爲搜考原委，判別濬築。上命大臣兆公惠、裘公曰修、高公晉屢加相度，悉如公策。加意忠賢之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卹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子孫，給與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清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僧也。公餘之暇，譜印範墨，角尖不苟，一噸笑皆有意義。某太守素倨，過保陽衙參，公坐受之。出有慍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二十年，雖簿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太守獨不然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儀，適將謙謹以有成也。不感我，乃慍我耶？」枚奉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清苑令周君燮堂曰：「袁某，循吏也。雖宰江甯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爲師。」嗚呼！公以此知枚，則公之爲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居金陵。在平邸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藁葬關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哀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遺罪者，聽其遷柩回里，世宗許之，遂著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屢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漠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經注》淦水之非缺，《漢書注》洫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胄山。銘曰：「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難備嘗，豈知天意，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擔簦往來，固其筋骸。操心慮患，既危既深。一朝遭際，百鍊精金。牙纛旌麾，若固有之。《彤弓》、《湛露》，從容賦詩。狼章鵲章，山陸驅馳。醽泉饗河，弊謀輔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舵穩，負重堅牢。所謂棟梁，不搖不撓。無怖斯靜，無戀斯定。先民有言：動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湖海詩傳》卷五 方觀承字宜田，號問亭，桐城人。雍正十一年由監生保舉，加中書銜，官至直隸總督，加太子少保，謚恪敏。有《問亭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一七引《惜抱軒文集》 公之祖，工部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文字累謫黑龍江。公歲往來塞內外，營救水之奉，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即奏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公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嫌避不試。嘗偕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

百三卷、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公五十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貲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

《清史列傳・方觀承傳》（存目）

紀事

《詞科掌錄》卷八　桐城方觀承問亭，少被家難，謫戍出塞，遂習邊情。遇赦還里，復從平郡王至大軍，奏授中書舍人。詹事太倉王公所薦試前一日，上以題密授平郡。時問亭方客王所，恐被嫌，令勿試。時桐城方氏舉者凡三人，南辭不就。有名辛之者，以經解背謬置劣等。問亭有用世之才，辭藻煥發，宜其一遇而卒不得當，人以爲恨。

梁同書《名人尺牘小傳》　恪敏精三禮與秦味經司寇同撰《五禮通考》。官畿輔時，尤留心水利。先後延趙一清、戴震輯《直隸河渠書》一百三十餘卷，惜未梓而行之。

《清稗類鈔・恩遇類・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方恪敏公觀承，少時愛楚詞，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後以《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恪敏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步百餘里。及壯，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雍正壬子，入京師，旅人某爲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奇之。癸丑，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恪敏爲記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被薦詞科，臨試不赴。尋遷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累遷至制府。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工書，善騎射。年六十一而卒。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國朝方觀承撰。【略】舊所著有《東園剩稿》、《入塞詩》、《懷南草》、《豎步吟》、《叩舷吟》、《宜田彙稿》、《看蠶詞》、《松漠草》共八種。皆編入《述本堂詩集》中，已別著錄。是編三集則其爲直隸總督時所作，其子維甸編錄別行者也。

藝文

尹繼善《祝方問亭制府七十壽》（存目）

諸錦

《隨園詩話》卷四　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懂。或誦諸詩：「秋草馴龍種，春羅狎雉媒。」「九秋易灑登高淚，百戰重經廣武場。」差爲可誦，他作不能稱是。

吳文溥《南野堂筆記》　秀水諸草廬太史與先人交最厚。文溥年十八，太史過舍，見題壁間族兄《池上》二句云：「池館三春夢，鶯花一處飛。」笑曰：「青鏤管在君處耶？何不作古風？翌日先人攜以謁太史，因錄呈古詩二首，太史尋諷數過。謂先人曰郎君珠玉內潤，冰雪外融，即今言語妙天下，未知他日所造更何如耳！迨太史歿後十數年，僕過太史絳跗閣故居，感賦云：「換酒即今無賀監，買絲他日爲平原。可憐問字雲亭客，不見傳經太史門。」蓋太史無嗣，以外孫范氏子爲孫，尋亦卒，故落句云然。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　錢文端云：草廬少時家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

賈某愛客，詣之，留數日。主人敬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讀竟此架上線裝耶？草廬笑而頷之。三日，靡不徧覽。俠君匠門未第時聞而訪之，爲之延譽，名遂噪吳下。

又引《寄心盦詩話》 諸贊善襄七詩「夕陽孤人心，風景擢古肝」，眞可入東野之室。他作亦多苦心，必欲言人所未言，而又不流於怪僻，此其所以難也。

《兩浙輶軒錄》卷一七引《金華詩錄》 先生博學好古，介然特立，居鄉十餘年卒。沈酣典籍，不問戶以外事，依然一老書生也。初官金華八年，士論翕然歸之。至今猶有傳其遺著墨蹟以爲珍者。

又朱文藻曰 草廬留心耆舊著作，嘗手輯諸家之詩，皆浙人作者，題曰《國朝風雅》，凡十二冊，未經編定付刊。

《湖海詩傳》卷五 諸錦字襄七，號艸廬，秀水人。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降教授。乾隆元年，復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官至左春坊左贊善。有《絳趺閣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諸錦，【略】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常改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舉鴻博，授編修，歷贊善。有《毛詩說》、《饗禮補七》、《夏小正注》、《絳趺閣集》。

《清史列傳・諸錦傳》 諸錦，【略】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召試一等三名，授編修，充《三禮》館纂修官。六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十二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官至左春坊左贊善。錦少孤，奉母教，辛苦誦讀。家貧，無買書資，聞吳下書賈某愛客，詣之，留數日。主人曰：「觀君舉止，欲讀竟此架上書耶？」錦笑而頷之。長洲顧嗣立、嘉定張大受爲之延譽，名遂起。生平浸淫典籍，寢食俱廢。閎覽博物，於箋疏考核尤精。著《毛詩說》二卷、《通論》一卷，一以《小序》爲主，毛、鄭諸子外，有佳說則采之，有奧義則通之，疏證旁通，時有新意。又著《補饗禮》一卷，以吳澄所補《儀禮》經傳諸篇，獨缺饗禮，因據《周官》賓客之聯事而比次之，並采《左傳》、《禮記》中相發明者，條注其下。其以經補經，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又著《夏小正詁》一卷，專釋名物，亦多以經詁經。性耿介，官京師時，權貴之門，未嘗一至。青浦王昶每過之，薦魚晶飯，雜談經史而已。告歸後，鄉居十餘年，昕夕讀書，不問外事，依然一老書生也。詩法山谷、后山，爲王昶所稱。晚歲輯浙中耆舊詩，題曰《國朝風雅》，凡十二冊。自著有《絳趺閣詩》十一卷。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唐鑑《諸錦學案》 秀水諸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嘗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葉，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佚名《清代名人趣史》 諸襄七先生錦，學問淹貫，而性古拙。嘗典試福建，巡撫饋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請巡撫面問之，巡撫曰：「此係誤數，卽當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豈爲一瓜爭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瓜雖微，亦可見禮意之衰也。」一時傳爲笑談。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諸襄七檢討性情迂傲，有弟子求題圖，先生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忮，大書曰：「齊大非吾偶，周衰尚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雪橋詩話》卷五 郭廷翥乾隆二年知嘉興府，嘉善奸民富大等誘孩提殘損之，密訪，眞于法，人稱之曰郭青天。民有貪緣呈控者，邑令與上官皆準其狀。廷翥獨不許，忤上官，檄權他郡事去。後邑令及上官皆褫職，廷翥復莅郡。先後凡八載，政簡刑清，訟庭草長，多植梅。有盛生者僵立中道，適太守至，頭踏擁仆之。詢其故，以吟詩對，有「放衙靜似阿蘭若，官與梅花一樣清」之句。諸襄七嘗爲賦《三水行》、《清風行》。

又 常侍郎葉赫那拉氏以漕使改撫浙中，乾隆丁卯見法，非其罪也。全謝山謂其有事於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招物議。語亦不詳。諸襄七《行路難》一詩作於戊辰，中有云：【略】辭意若近若遠，隱爲侍郎頌冤。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存目二・毛詩說》 二卷，國朝諸錦撰。【略】是篇以小序爲主，故題曰《毛詩》。

又《禮類二・補饗禮》 一卷，國朝諸錦撰。【略】是編以儀禮十七篇有燕

禮，有公食大夫禮，而獨無饗禮。

又《禮類存目二・夏小正詁》 一卷，國朝諸錦撰。【略】是編解夏小正之文。或採他說，或出己意，欲仿鄭元之說檀弓，注簡於經。

又《別集類存目一一・絳跗閣詩稿》 十一卷，國朝諸錦撰。【略】是編古今體詩分三十一集。自康熙甲申至乾隆壬午五十九年之作，共一千五百餘篇。

於震

阮元《淮海英靈集》丁集 （震）工詩古文，【略】雅好騎射，性情豪邁。時人以徐文長比之。

張學仁、王豫《京江耆舊集》 亦川七言律骨力開張，格調洪亮，幾入七子堂奧。流寓海陵，羅老薑、葉儕雪極相推重，一時學詩者多從之游。

潘清《挹翠樓詩話》 （亦川）平生負才任俠，詩宗老杜，得其沉鬱之氣。

《江蘇詩徵》卷一九引《盟鷗漱筆談》 本朝布衣詩，如彭爰琴之秀拔，吳野人之直樸，蔣前民之眞摯，邢孟貞之淡永，潘南村之清析，冷秋江之悲壯，周青士之閒逸，徐東癡之幽奧，沈方舟之警鍊，李客山之高老，盛青嶼之堅栗，張永夫之澄潔，於亦川之雄駿，鮑步江之超秀，吳澹川之新雋，朱二亭之超淡，潘蘭如之清雄，石遠梅之高渾，張竹軒之淳古，能各具唐人之一體，洵章布之雄也。

又引《羣雅集》 亦川負才任俠，坎軻終身，藝苑惜之。所爲詩，雄秀沈鬱，得力少陵。吾郡布衣十人，丹徒冷士嵋、余京、鮑皋、金壇潘高、高炳，溧陽彭桂，丹陽則亦川，皆卓然可傳者。

康發祥《伯山詩話》 丹陽於亦川震流寓泰州，詩特雄秀，有《昌化大溜歌》極佳。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陳少陽與歐陽徹救李綱而死，廟在丹陽。乾隆庚申，廟爲火所焚，獨神像不動，袍笏依然。余過其地，見壁上題云【略】。又云：「草野詎干興復計，公卿無奈諫書稀。」余讀而愛之。末書「於震字一川」五字。方知即二十年前負詩來謁，自稱不蒙許可，即要投江死者也。專工明七子一體，未免鳴鉦擂鼓，見賞者稀。然佳處不可泯沒。見贈云：「聲名若不逢元晏，詞賦何由重洛陽？」《圌峯秋望》云：「岸走濤聲吞象嶺，樹浮天影出狼山。」《延慶寺》云：「地迴人烟浮水氣，樓高木葉下秋聲。」頗皆雄健。至若《九江》云：「商女至今歌《白紵》，征人幾度換朱顏。」則稍和緩，且隆格而爲之。其人亡已二十餘年，憐其一生苦志，爲理而存之。

光緒《重修丹陽縣志》卷二〇 於震，字亦川，號秋水。武生，工詩、古文辭。乾隆乙酉南巡召試，考列二等。震性情豪邁，人以之比徐文長。所作詩骨力開張，格調洪亮，能窺明七子堂奧，爲袁子才太史所賞，採入《隨園詩話》。後客死泰州，宮惺持題曰「丹陽詩人」於震之墓。

又卷三五 於震《太阿》、《秋水文集》、《一川詩鈔》。

桑調元

《兩浙輶軒錄》卷二〇 自序略曰：予年十四五，及餘山先生之門，傚作古文辭，年少氣盛，伸紙輒千言。少愛山水，登即發歌詠，草稿委敝篋中。門人輩私相鈔錄，將付之梓，予恐雜沓，摭收定詩十四卷，文六卷。

梅曾亮《桑弢甫先生集敘》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嶽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寧，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矣。

于源《鐙窗瑣話》 吾鄉鴛湖書院，主講者歷得名師。乾隆間桑弢甫水部來主此席，厲樊榭徵君時相過從。曾以《郡廨梅花》一題試士，諸先生亦相倡和，哀然成集。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引《鶴徵後錄》 先生爲孝子天顯之子，少即博覽強識，以文章馳騁一時，後乃講學。受業於勞餘山，尤留心宋儒之書。雍正癸丑召試，通知性理，欽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乞養歸里，有別業在東皋，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論文講道，從者雲集，比於河、汾之盛。

《詞科掌錄》卷一二　錢唐桑調元弢甫，癸丑進士，任工部屯田司額外主事，副憲海寧陳公所薦。少有儁才，賦鎮海樓詩多至四百韻。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弢甫，自號獨往生，錢塘人。少師事姚江勞史，得聞性理之學。雍正癸丑進士，工部主事，薦試鴻博。有《五嶽集》、《弢甫集》。

《清史列傳・桑調元傳》　桑調元，字伊佐，浙江錢塘人。父天顯，性至孝，親病，膈合羊脂，和粥以進。親死，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調元少有異才，下筆千言，屈其儕輩。年十五，受業於史，得聞性理之學。性耿介，不妄交人，尤嚴取與之辨。雍正四年，舉順天鄉試。十一年，會試後，遴選舉人之明習性理者，得八人，調元與焉。特旨賜進士，授工部主事。丁父憂，廬墓三年，服闋補官。釐正規約，吏餽以羨金，卻不受。旋引疾歸。嘗主九江濂溪書院，構須友堂，祠史，以著淵源有自。又闢餘山書屋於東皋別業，友教四方之士，一以程朱爲法。晚主灤源書院，益暢師說。著有《論語說》二卷，所言皆闡《集注》未盡之義，頗爲細密。又《躬行實踐錄》十五卷，言敬言仁，一宗程朱，持論亦極醇正。其時文縱橫排奡，自成一家。有《弢甫集》八十四卷。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七。同時爲程朱之學，有歸安茅星來。

《清稗類鈔・知遇類・桑調元推器廬抱經》　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弨，少傳父業，敦篤翫古，婦翁桑調元甚推器之，以爲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之也。

《卧園詩話》　錢唐桑弢甫（調元）先生早年棄官歸養。年五十七，游嵩山。中間一年不游，以後華、泰、衡、恆，凡六年而遍。其言曰：「五嶽惟華山最奇險。昔人謂嵩山如眠，泰山如坐，華山如立。予益以二言：衡山如行，恆山如蹲，斯足盡其勝概矣。」先生體素便登涉，自署爲獨往生，亦奇人也。詩豪宕不羣，深得山水之助。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三　疎邨（陸攀堯）爲綸山先生宏度曾孫。嘗從桑弢甫于大梁書院，懇苦著述，不與俗諧。壯而未婚，客死濟陽官舍。故弢甫《五嶽詩侶歌》曰「攀堯德比孤竹堪，三十未婚老枯蟫，照徹九幽雞琅函」也。遺稿爲沈廉使廷芳所刊。

又　燮齋初爲山左巖司，蝗蝻食麥，爲文禱劉猛將軍廟。有蟲穴地銜蝗入穴，化爲蛉，偕出復入，數次盡化爲蛉矣。復以勘水災墮河中，遇救得免。桑工部調元贈詩云：「掃除螟螣風前蹟，騰出蛟鼉浪裏身。」蓋紀實也。

《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存目・論語說》　二卷，國朝桑調元撰。

又《儒家類存目四・躬行實踐錄》　十五卷，國朝桑調元撰。【略】調元初以文章馳驟一時，晚乃講學，作爲語錄。其門人沈世煒及其姪經邦編而次之，以成是書。本名《夜炳錄》。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桑弢甫集》　八十四卷，國朝桑調元撰。【略】是集詩十四卷、續集二十卷、五嶽詩二十卷、文三十卷。調元才鋒踔厲，學問亦足以副之，故詩文縱橫排奡，擺落蹊徑，毅然自爲一家。而恃其才學，不主故常，豪而失之怒張，博而失之蔓衍者，亦時有之。所作《鎮海樓詩》至七言長律二百韻，古人無是格也。其所以長，即其所以短乎？

尹繼善

論　述

《湖海詩傳》卷二引《蒲褐山房詩話》　文端公歷任封疆，晚歸臺閣，歷歷五十餘載，承先啟後，三代平章，史冊所罕覯也。公在江南最久，慈祥豈悌，沾冷閭閻，而官吏格心斂手，無敢稍爲乾沒。及去而漕弊漸滋，至今猶煩釐剔，故民間思而誦之。公入覲詩云：「九重厪念是江鄉，部屋年來少蓋藏，疾苦未全登奏草，帝心早已切如傷」；「多年秸潦閔淮徐，元氣於今尚未舒，四野蜚鴻猶滿眼，頻諮景象近何如。」直以民隱具陳，寓規于頌，實有古大臣風範。性耽吟詠，詩等牛腰。薨後，畢中丞沅與嚴恃讀長明選而刻之，僅什之三四爾。

《隨園詩話》卷一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挂誤，候補南河，年七十矣。尹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鬚，嘆曰：「蒙公盛意，惜

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又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月，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傔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

又卷二 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個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簟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個字矣。以此類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簟恰宜秋」，「宜」字方對「欲」字。

又卷四 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薨時，滿榻紛披，皆詩草也。病革，聞皇上有駕臨之信，才略收拾。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庵賦云【略】。公甚賞之，動筆加圈。歿後，方知皆讖。

又卷六 尹文端公於近體詩，推敲最細，常招陳太常星齋、申副憲笏山小集。申和「廉」字，云：「得天厚只論詩刻，待客豐惟自奉廉。」余按：宋人亦有句云：「詩律傷嚴似寡恩。」

又 尹文端公和余「飛」字韻云：「鳥入青雲倦亦飛。」吟至再三，欲獻不已，想見當局者求退之難。古漁有句云：「未遊五嶽心雖切，便到重霄却又多。」

又卷八 尹文端公督兩江時，愛才如命。宛平王發桂以主簿派管行宮，有句云：「愧我衙官無一事，宮門持帚掃閒花。」公見而大喜，即超遷貳尹。秀才解中發有句云：「多讀詩書命亦佳。」公于某扇上見之，即聘作西席。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四引《八旗通志》 繼善詩沿溯中唐，而以劍南、石湖爲圭臬。

傳記

袁枚《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繼善神道碑》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于位。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謚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于遼東。遵公遺命，墓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于皋、夔之訏謨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灑然就湮，于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聲于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違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摭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罷祭酒家居。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聖祖崩，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世宗，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爲記室，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命往鞫得其情，世宗深嘉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玩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世宗悉允所請，懽聲接于衢。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苗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麋，豐頤大口，聲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嘗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

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瘁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輿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款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命督南河。河平，命視師伊里。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上召公爲慶七十，賜讌于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柁險、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束傔從，所莅肅然。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天子南巡，黃文襄公盱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治，何耶？」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唫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即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郎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銘曰：「一事未行，歡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溫。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羣巘，公能游之。虎目獰獰，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耄乃益聰。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簀猶視，殘編斷紙。曰性所躭，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彼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紫。罔不束修，敦詩說禮。遼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清史列傳・尹繼善傳》 尹繼善，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泰子。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年三月，遷侍講，尋遷戶部郎中。九月，命往廣東察審布政使官達、按察使方願瑛受賄徇庇案，得實，即署按察使。六年四月，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八月，署江蘇巡撫，七年二月，實授。尋署江南河道總督。【略】乾隆元年，設

貴州總督，以尹繼善爲雲南總督。二年閏九月，奏豁雲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有奇，允之。是月，來京陛見，以父尹泰年老乞留京，命爲刑部尚書，兼管兵部事，議政處行走。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年，丁父憂。【略】八年二月，署兩江總督，協理河務，命馳驛赴任，賜以詩曰：「淮、沛今何似，災餘不忍言。邇來闕二靣，誰與辦三飧？敢靳司農帑，還祈大造恩。當春應舉趾，積潦尚留痕。民瘼遐觀在，心憂夢想存。勉伊經畫策，爲我活黎元。」【略】十年，實授兩江總督。【略】尋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晉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三十年二月，上南巡，賜詩曰：「綸扉昨已命和羹，江國仍資扈蹕行。明代稱賢必王、石，漢家推盛則韋、平。封疆幾處皆時望，旌節卅年獨老成。亦識心殷依北闕，待宜入閣贊樞衡。」四月，時尹繼善年七十，恩賞「韋平介祉」匾。九月，召來京，入閣辦事，兼管兵部事務，充國史館總裁。十月，充上書房總師傅，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二年，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六年正月，上東巡，命留京辦事。四月，卒。遺疏入，諭曰：「大學士尹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洎入贊綸扉，兼直禁近，恪勤奉職，倚畀方殷。今春東巡啓蹕前，見其精力就衰，時攖微疾，因令留京安攝，冀得速痊。每於奏章郵便，詢悉病勢漸增，特派御醫診視，諭其服藥調理，以起沉疴；並令在家靜養，不必力疾趨覲。回鑾後，時遣侍衛存問，知其日漸委頓，厪念有加。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帑銀五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八子前往奠醊。廳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謚文端。

紀事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 尹文端公，聖眷最隆。其初主試，上以「新婦生子」調之。因記劉松臺從未分校，自謂監試似未字之女。彙而賦詩云：「杏苑懸弧典故新，每因生子憶生身。凌雲老樹枝分後，可念當年手種人。宮花彩映繡衣新，半老依然未字身。自笑殷勤還學養，宜男却是讓他人。」於倒綳孩兒外添一韻事。

《十朝詩乘》卷一二 尹文端，嘗以侍講權戶部郎。次年，授內閣侍讀學士，即署蘇撫。距釋褐，不及五年。人呼「小尹」，謂其早達。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在江尤久。嘗於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而事無留滯，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聞者駭服。三次迎鑾，供張從容，民不知役。雍正間，江蘇積欠、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獄，皆株連甚衆。平情別白，不妄戮一人，故吳人德公如慈父，每聞公至，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入相日，過村橋野寺，輒流連不忍去。隨園朝考，賦「因風想玉珂，試律以人，似隔天河」句爲公所賞，得高等入翰林，故有知己之感。公以七十生辰拜相，仍督兩江。賀詩云：「生與南邦最有緣，四回江上月重圓。兒童竹馬頭成雪，官舍甘棠樹拂天。」又哭公詩云：「四海新祠廟，三江舊節樓。軍民懸畫像，士女咽悲喉。」皆紀實也。公父尹泰，官大學士。子樹齋，領威遠大將軍，年未三十。隨園《懷樹齋詩》有云：「我輩尚將儒者待，朝廷久當重臣看。」後亦官至大學士，謚文恪。三世綸扉，韋平世業，即論門閥，亦罕輩儔。

《清稗類鈔・姓名類・滿族以名之一字爲氏》 乾隆朝，大學士尹繼善，本姓章佳氏，以父名尹泰，遂以尹爲氏，其諸子尚有相沿不易者。

藝文

彭啓豐《輓大學士尹文端公五首》 三朝遺一老，四海仰爲霖。頓絕蒼生望，空驚夕月沈。皇情紆勿藥，特制錫兼金。寂寞沙隄路，雖酬報主心。

河山徧旌節，草木潤萼滋。調鼎還朝日，凌烟入畫時。蒼茫大江水，風雅六朝詩。不道樵柯爛，收回一局棊。碩畫參機密，仁心竭贊襄。從容培士氣，憂軫遏蠻方。羽扇藏珠匣，雲旂閟繡裳。虛期平格壽，東閣已蒼涼。

吾邦垂白叟，望斷衮衣歸。水旱酬咨儆，兵民絕怨誹。棠陰前日茂，薤露一朝晞。江水流無盡，何人嗣德輝。攀鱗參末座，退翮久閒居。古道情懷密，書生禮法疏。雲山通寤寐，酬贈當瓊琚。惆悵西州路，江天一慟餘。

袁枚《答望山公見寄》（存目）

又《哭望山相公六十韵》（存目）

錢陳群

論述

陸奎勳《香樹齋詩集序》 同年友錢君主敬，其人不凡，即予同譜中亦屬傑出。其詩不朽，在吾黨同學中未見有先之者也。君以甲午舉順天，至辛丑偕子成進士，入史館，應制鴻文，一時莫與抗手，非獨以韻語擅場也。君嘗自言：「我詩五言第一，諸體次之。」契濶者十餘年，益信斯言之不妄也已。先聖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嘗持此說以觀唐賢詩，尚不可多得，何況宋、元以下。今乃得之於君，蓋作者自有其根柢，觀者亦別具有賞識焉。當其弱冠里居，孝親友弟，睦婣族戚，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及乎壯歲登朝，忠於君，信於友，志在行道濟時，兼利民物，則猶少陵之許身稷契，而昌黎之洞視萬古、愍惜當時者也。且夫情隨境遷，賢者不免以杜詩之雄壯，不能不悲歌于同谷。以韓詩之奇闢，亦且感歎夫藍關。君由講官僕直內廷，遭逢盛際，喜起賡歌，詩之中正和平固其所也。乃至奉使邊徼、戎馬倥傯雪山瀚海之區，嚴寒墮指，懸釜絕炊，極羈旅之坎坷，而發爲詩歌，從無悲涼激楚之音，非由德性堅定有不爲外境所搖奪者歟。乙卯丙辰之交，視學畿輔，不徒甄拔孤寒，大正文風，廣屬士行，兼舉鴻博之材，以應制科贊助聖朝菁莪雅化，宜乎海內傾心，不啻瞻泰山而仰北斗矣。迨讀禮言旋鶴阡，手築以祥琴之餘暇，自定《香樹齋詩集》若干卷，將付剞劂，俾予作序。予言不足重君詩，而君詩適足傳予序。爰揭溫柔敦厚之微旨，以爲溯源洙泗，自可兼括兩漢、三唐而樹詩林之標準。若夫立格之高，取材之博，用意之雋永，選辭之雅潔，他人所挾以自豪者，就君詩視之，不過一鱗片甲，而非神龍所護之珠。予固未敢舉以贊誦矣。乾隆戊午夏六月，當湖年弟陸奎勳序。

汪由敦《香樹齋詩集序》 少司寇柘南錢先生以所著《香樹齋詩初集》若干卷授剞劂，由敦奉教日久，嘗屬爲之序。刻垂成，趣序益亟。爲歷數先世遺集，序之皆當代名人。由敦益惶恐，謝而先生敦索不已。當康熙丁酉，由敦初至京師，先生以五經名孝廉，嗡都下，議論颺舉，奕奕如神仙中人。雍正甲辰，由敦選庶吉士，先生已前三年入館，從修後進禮，迨僦居比舍，時時過從，益密。後同官春坊，同侍起居注，由敦荷今皇帝簡直內廷，先生亦已先入直。至今十餘年，晨夕同出入，又同事秋官六寒暑，間得叩涉端緒。先生早歲稱詩，時海內二三鉅公，以唐音、宋調樹壇坫赤幟。先生天才踔厲，杼軸不名一家，顧選言命章，往往凌轢三謝、江、鮑，吐屬名雋，風力遒上，無一語蹈時蹊。中年遭逢盛遇，歷歷中外。持節所至，若宣諭陝右，度關隴絕，並塞荒徼，衡校湖沅，視學畿輔，再典江右，鄉試公餘，游覽紀行，抒懷贈答篇什益富，汪洋渾浩不可端倪，如宿將御百萬師，衡軸鳥蛇，奇正莫測，不事古兵法而神明自合。又如長江波濤，喬嶽雲雨，起伏變滅，觀者目炫神悚。每直廬輻集，公私題詠多出譚笑之餘。屬草未竟，輒爭就攫觀。造語必創獲出意表。禁中曲讌，給筆札聯句，人占名不過二三韻。由敦嘗並案見先生伸紙預拈強韻，排警句，比散未出者率數倍。今春，扈從南巡，迴蹕登金山，奉命偕節相高公詳定試卷，夜半竣事，由敦急索舟渡江，而先生赴高公約，即事用東坡潭字韻，成長篇，詰朝書素卷見示。居恆酬應坌集，縑楮充几榻，中夜爇燭，呵凍雨汗不自已。而其他嗜好，亦未能悉屏。先生處之沛然，嘗自詫連數夕達旦，未嘗有倦意，論者亦以是推先生天才。而先生殊異絕人，顧不在此。比定詩集，及門士或效忠爲爭友，刪削至十二三不止，先生竟割愛從之，其通懷下善又如此。間竊論先生於詩興會佳，師法古，性情摯，效之者盡力奔逐不能得一二。窳惰如由敦，日以先生自箴砭，迄如駑足之追天驥，用叙述平生所企慕弗逮者弁之，庶讀者有以得先生之眞。時乾隆十有六年八月既望，同館後學汪由敦序。

彭啟豐《香樹齋詩集序》 柘南先生既刻《香樹齋詩集》成，寄一編眎予。予方以校試事由錢唐至金華，舟中讀之，凡三日，既竟復讀不自休。乃掩卷而歎曰，予追隨先生於直次且十年，見先生酬應百忙，嗜古成癖，苦吟不休，而不知先生根柢深厚，含孕百家若此其至也。其取材之浩博，如觀滄海，入珠宮，珍貝陸離爛然奪目。其使筆之沉著，如巨靈擘山，獅子搏象，神斤妙運，動以全力。其摹寫景物，則山水、煙雲、花鳥變態盡入鈞陶，而

無雕縷之迹。謂是學韓、蘇而得其神髓者。至于緣情綺靡似竹枝，一唱三歎似樂府，則又尋流溯源直追《騷》、《雅》之遺矣。緬惟先生遭際聖朝，歷踐卿貳。出則掌文衡，視學京畿，奉使於楚，于陝，于江右，足迹幾半天下。入則珥筆禁廷，翔步花磚，每有賡和，輒蒙睿賞。扈從塞外，山左、江南之作，意愜語警，尤以險韻見長，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況乎天性過人，明發有懷，情見乎詞。其他懷弟、訓子、憶友之什，意思深長，綽有風人之致焉。嗚呼，觀止矣。【略】先生于學博綜瀏覽，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明諸大家，靡不出入其間，所以掉鞅詞壇，迥超凡近也歟。豐自幼學爲詩，竊喜踐迹春明，得步先生之後塵。邇者再攬星軺，過長水之區，訪由拳之蹟。本朝文苑，若朱竹垞、彭羨門、高江村、曹倦圃諸公，皆著作斐然，而竹垞爲最。今先生輝映後先，堪與之伯仲無疑也。（豐）又何能已于序言歟。長洲館侍彭啟豐拜撰。

沈德潛《香樹齋詩續集序》 乾隆辛未歲，少司寇錢先生鏞《香樹齋詩》十八卷，進呈上覽。集中《夜紡授經圖》，題二斷句以賜，褒母德，嘉子孝，不止美詩格之高也。先生於壬申秋因疾請假，天子賦詩餞送。舟行山左，中心戀闕，用古人韻，成詩以獻。九重嘉獎，亦仍元韻賜之。明良一德，古今罕遘。到家閑適，諸所詠吟，猶是林園養疴，寄興泉石，與夫友生會合，話桑麻，課晴雨之作。而隨所感觸，永懷君恩，時時流露於載實舒文之表。蓋由忠愛悱惻，原於性生，有不啻飢食渴飲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湖海詩傳》卷二 公久直內廷，深蒙知遇。而乞假歸田之後，恩禮尤深，時賜御製詩章，俾其屬和，賚予便蕃，至以明僧紹爲比。及翠華臨幸南邦，公輒在屬車豹尾間，矢音賡和。詞臣歸老，榮眷有加，爲自古所未有也。公位隆望重，而愛才如不及。予鄉會試三座師皆出公門下，於禮爲小門生。而公以乾隆辛巳入都祝釐，予尚未進謁，公已先來訪。適予上直未歸，閽人辭焉。公不許，直入蒲褐山房，坐俟予歸，劇談後去。蓋其瀟洒絕俗如此。先是，公督學江西，特拔蔣君士銓于嚻衆中。所過名勝，輒有題字，而北蘭寺墨跡尤多。予兩至江西，公歸道山已久，公子東麓侍郎謝世亦四載矣。時與蔣君循覽遺詩，不自知其悽黯也。

《雨村詩話》卷一 大司寇嘉興錢文端公香樹，詩名與長洲尚書沈歸愚齊驅。以老告休，在籍食俸，異數也。丙子，先北路公爲秀水令，文端見余器之，命受業門下。時召試迎鑾獻詩賦，諸生題爲「春蠶作繭」，先生在金陀坊宅命余與諸公子同作。余得一聯云：「不梭還自織，非彈却成圓。」先生極賞之，謂曰：曾憶十年前侍上於乾清宮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團謝家絮，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以僕爲「五字長城」，固不敢當。今見足下「圓」字一聯，與前足印證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余企望之。自是遂授以詩法。後予以己卯鄉試第五名，癸未會試第二名入翰林報到，公笑曰：余所賞識，固不謬也。

傳記

于敏中《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下誥授光祿大夫內廷供奉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端錢公陳羣墓誌銘》 宮傅大司寇嘉興錢公，以三朝舊德，荷聖主殊眷，頤養林泉。海內識與不識，以泰山北斗宗之，巋然有魯靈光之目。乾隆甲午孟陬人日，考終里第。疏聞，上悼惜彌甚，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藩庫銀千兩經紀其喪，賜祭葬如制，予謚「文端」，令翰林院立傳。節終之典，可謂備矣。余爲公年家子，曩自孝廉計偕來京師，辱公獎許殊特，親爲評乙課業，暇輒指授詩學津梁、不憚諄諄，復示以奧窔通籍，後復得追趨館閣垂二十年。公顧余益厚，而余親炙公之言論風旨者益深。聞公之喪，感憶平生知己，悲從中來，莫能自已。既爲位以哭，適孤子汝誠等奉公治命屬誌墓石，余何可以辭？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裔出武肅王後，前明禮科給事中，卹贈太常寺卿，諱薇公，六世祖也。高祖諱與映。曾祖諱陞。祖信安教諭，諱瑞徵。三世皆以名孝廉、積學、敦行著於鄉。考諱綸光，太學生，有詩名。自曾祖以下，並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二歲，多疾疹，鞠於外祖母。九歲始還，所居邏村贈公。隨侍信安學舍，公方就傅。家貧，母陳太夫人課讀於紡車旁。太夫人故工六法藝林，稱南樓女史者也。紡入僅供饘粥，不足則鬻畫以繼。公性穎敏，讀書輒能貫穿經籍，下筆動與古會。同里前輩中若羨門、竹垞一見，並奇重焉。未冠入都，與諸老宿論文唱和，砥礪濯磨，學識才品俱力爭上流，於是名噪輦下，人咸以公輔器相期。甲午，舉京兆，旋丁外艱。辛丑，登進

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己酉，典湖南試。辛亥，奉使赴陝，宣論化導。事竣，升贊善。壬子，升庶子，掌坊事。尋升授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乙卯，命視畿輔學政，仍兼內廷行走。上登極之元年，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丁內艱服闋，仍命視學。辛酉，陞太僕寺卿，補詹事府詹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逾月，補刑部侍郎。癸亥，充補經筵講官。乙丑，充會試副總裁，兼署禮部侍郎事。丁卯、庚午，兩典江西試。壬申，得疾歸。公之歷官止此。公於事持大體、守成法，不以意爲更張，而講畫事理、洞達人情。奉使宣諭西秦，所至輒與耕氓、黎老敷揚國家涵濡漸被之深仁，導以敵愾同仇之志，山谷野民咸知感慕。比還朝，皆攀轅泪下，至遮馬不能行。公一生以造就人材、甄拔寒畯爲念，故三任畿輔學政，暨主鄉、會試，咸稱得人而愛才。下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若疏奏，則有請旌教子受封之節婦、請停科試舉報優劣、請頒從祀先賢先儒姓氏位數、請整飭尼山洙泗兩書院諸疏，皆有裨化本。又如條陳耗羨事宜請修明思陵疏、推原律意二疏，載公集中，具有體要。先後任秋官十有二年，遇事虛衷商論，盡言無隱而不預設成見。閒有疑讞，必剖析得其情，用能仰佐協中之化。公之歸也，遘返穀疾。上賜醫藥，准假回籍調理，賜詩寵行。公歸數年，疾漸平，會公子少司農汝誠繼起直禁近有聲，公亦不復有出山志。而上之所以眷公者愈篤。丁丑南巡，賜鄉俸。辛巳，祝釐進尚書銜，命與九老會游香山，繪圖禁中。壬午南巡，加刑部尚書。乙酉南巡，晉太子太傅，尋命公子少司農侍養於家。辛卯，恭祝慈釐，命在紫禁城騎馬，再與九老會繪圖。禮成，仍賜詩寵行。歸二年卒。公爲詞苑舊臣，初以文章受憲皇帝特達之知。遭際文思，天子復特邀優眷。自林棲二十餘年以來，以詩筒附奏牋，進御之作不下千有餘篇。上覽輒稱善。若「鹿馴巉畔當童扶」等句，尤嘉許不置。至邀天章俯和書賜者，歲必疊拜。千古賡颺之盛，未有若斯之隆者。而公以樸誠上荷主知深，蒙恩鑒見於睿藻中，許公爲頌不忘規凡數四。嗚呼，非公以有本之學形爲有德之言，烏能遭逢若是哉？曩公在朝，與休甯汪文端名相埒。公沒後，上駐蹕田盤，閱公游盤山詩冊，有五首吟成錢與汪句，感舊登懷，同深太息。及歸里，日與長洲沈文慤齊名，每賜詩，必並稱曰大老屢、曰故人。上覽公遺疏，詩以誌惜，有「江南忽爾失二老，天子原非友匹夫」之句，猶與文慤綴舉，此皆儒臣不易遘之殊遇。而生被榮施，沒膺茂典，數十年如一日，則公比於一公恩禮尤渥云。公天性孝友，幼秉母教，所繪《夜紡授經圖》，自識樂府，得蒙天筆賜題，世傳其美。色養太夫人備至以贈。公不逮養終身，自奉儉約如寒素，請貤封外王父母以報鞠育恩。薦同懷弟可縣令，卒爲廉吏，撫孤姪暨嫠居弟媳，推與獨厚。雅負倫鑒，成就戚族暨故人子爲多。尤喜緩急人，存卹甚衆。里中賴以舉火者，常數十家。此在公爲小節，要足爲世勸也。迹公生平，漢鄭均守善貞固、黃髮不怠、賜尚書祿終其身，晉王祥以睢陵公就第、公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公晚年榮遇似之。宋張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洎必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句。楊徽之能詩，太宗嘗寫其警句於御屏上以備覽誦。公應制似之。至公所以深契主知者，則固有在宋仁宗讀歐陽文忠御閣諸帖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眞侍從之臣也。」神宗賜趙概詔曰：「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惟卿有志。愛君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循誦數語，豈非公之志哉？若夫康甯壽考似續蕃昌，則尤文富、諸老後所僅見。嗚呼，如公者，洵無忝完人已。公生於康熙丙寅五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甲午正月初七日，年八十有九。【略】以本年十二月丁酉，合葬于海鹽生坊之南化城。銘曰：「員海東抱牛斗躔，孕靈毓秀祥禾興(叶)。公生上應文昌垣，稡而秀羸耄多文。胚胎道懿與德淳，發爲文章味義根。執謙持下困彌惇，摶風篴翼翔鵷鸞。筆兼燕許詞揚班，善持大體政不煩。明刑一紀多平反，帝錫嘉詠于公門。養疴得謝抽簪還，眷舊典隆憲乞言。詩筒郵遞紛牋番，帝曰故人大老錢。惟國之瑞模人倫，皐颺益贊明良傳。一經接武光韋賢，穀貽慶衍綿來昆。居則長水穹武原，感公德意銘公阡，我儀圖之公長存。」

袁枚《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存目）

《清史列傳・錢陳羣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引《南野堂筆記》　太傅父贈公曬麥於庭，贈公上樓校書籍，稚童侍側，見蒼頭持氈帽取麥滿而去，去復來取。童以竊麥告，贈公曰：「渠我家人，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以飼雞鴨耳。何云竊也？」贈公

居心忠厚如是。

又引《惜抱軒文集》 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年八十六，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觀者以爲榮。是時沈文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上亦稱爲二老也。

陳康祺《錢陳羣紀聞》 錢文端公幼貧甚，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踰數年，旋里讀書南樓，兼課兩弟。一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高官，大年席寵累代。高廟南巡，公扶杖迎鑾。御製詩至有「江浙大老」之目，可謂榮已。迴憶童身孤露，饑寒偪人，雖寤寐中當無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蒿、憔悴謀生者，觀於公無自戚戚也。

余金《錢陳羣記》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書者一：嘉興錢陳羣。官侍郎者二：靜海勵宗萬，鄞縣邵基。官總督者二：上蔡陳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撫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陽喬世臣，安居王恕，漢軍孫國璽。名儒則德州盧見曾，孝感夏力恕，會稽魯曾煜，宜興儲大文，歸安陸奎勳，金谿馮詠，閩縣謝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新世說・寵禮》 錢香樹於乾隆二十七年，偕沈歸愚迎駕於常州。御製詩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帝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暌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公和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巖畔當童扶」，帝賞其超逸，親爲《扶鹿圖》，賜公南歸。明年，公抵家疏謝，帝時駐蹕香山，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即景猶思扶鹿人」之句。

《十朝詩乘》卷一二 錢香樹尚書嘗泊舟濟甯，失足落水，家人拯之得不死。笑謂人曰：「吾聞死於水者，必有鬼憑之，倘遇李謫仙，便把臂去矣。」明日過太白樓，題詩云：「昨夜未曾逢太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游。」香樹享大年，膺殊眷。御製詩至，與歸愚並稱江浙大老。而身名泰然，歸愚且不及。其福命方隆，宜馮夷之不敢侮也。周青士晚游京師，侘傺無所遇，歸經宿遷，墜水竟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是處，夢青士僧衣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悔出家遲。」天明問之，乃知即其墮水處。平湖僧借山與青士爲方外友，有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無學僧。」賦命窮薄遂淪江潭，良堪扼腕。

《見馬瓔花有作》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錢文端之弟主靜，患陰重疾，往往而劇，然亦無甚害。僧雲治自號能治。謂曰：但食馬瓔花子升許可已。主靜如其言食之，嘔血而死。逾三年，康熙庚子六月，文端游沽水別墅，適見此花，泫然有作。云云。

《宴百花洲》 《雨村詩話》卷一二：乾隆庚午九月十四，錢文端公典試江西，事畢，中丞阿補堂爾袞置宴百花洲。酒半，中丞指門前石刻，謂文端公曰：此先生三載前詩也，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詩，盍依前韻爲之。遂援筆賦曰【略】。公嘗自言平日詩此最得意。

《贈陳巨儒》 《隨園詩話》卷八：錢文端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髯如雪，求公贈手迹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略】。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于地。

《題李白樓》 《隨園詩話》卷三：錢香樹先生爲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爲霜所滑，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明日過李白樓，題云。

《贈李北路》 《雨村詩話》卷七：先北路公爲秀水令，錢文端公適歸田家居，謁見甚喜，謂人曰：今之廉吏也。曾贈以詩云。

《賀撫石成進士》 法式善《梧門詩話》：撫石侍郎，雍正壬子副榜，乾隆丙辰舉鴻博，報罷。至壬申成進士，年四十五矣。是年會試在八月，香樹先生賀詩云【略】。注云：「今年會試題即廿年前中副榜題也。」與退之《不貳過論》題事相類。

藝文

李紱《錢學士主敬邀諸同人和王參議中安寄懷詩寫爲一冊屬題首頁因次原韻》（存目）

尹繼善《和錢香樹前輩韻》（存目）

又《重陽日楓橋舟中留別莊滋圃中丞仍用和香樹韻》（存目）

又《寄祝錢香樹宮保八十壽》（存目）

袁枚《挽太傅錢香樹先生》 卿雲舒卷自丹霄，魯殿靈光影忽凋。無復東南稱二老，有誰簪笏歷三朝？爽鳩早正秋官席，威鳳仍賡虞帝簫。此日哀榮人世畢，海天兜率更逍遙。未老先懸七十車，江湖魏闕意何如？密修寒朗祥刑疏，不上公羊斷獄書。風貌九重圖影後，溪山一片晚香餘。傷心蓬島騎鯨去，天語猶聞問起居。百年大雅獨扶輪，筆上龍蛇紙上春。《一品集》成傳海內，五湖花好稱吟身。朝無燕、許傷前輩，家有韋、平慶後人。想歷恒河千萬劫，鶴歸華表尚精神。記泛扁舟碧海東，自提行笈學登龍。九河不棄蹄涔水，一面曾欽泰、華峰。看和聖君新筆墨，聽談仁廟舊儀容。而今回首都成夢，又隔人天萬萬重！

汪師韓

桂元復《上湖紀歲詩編序》 韓門自少能詩，顧自余輩落落數人外未有見者。其文章知名最早，同輩亦獨韓門爲早達。鄉里推服其文而稱詩不及焉。余竊聞，其初習國書，嘗賦《龍書》五十韻，請正臨川李穆堂先生。先生歎異，攜其詩入《八旗志》書館，館中見者多不知其辭所自出。先生曰：「我尚有不知者，何況君輩。」同里鄭侍講鷟谷先生，其父行也，丙辰見韓門詩，贈以古風，末云：「頹齡覩奇特，自嗤還自賀。」常熟王次山侍御於詩多否少可，獨傾倒韓門，更和鄭先生韻題其集，有「兼包竹垞能，肯拾漁洋唾」之句。嘉興馬墨麟副使，錄其《鳳尾硯》、《太平鼓》二歌入《舊雨集》。是時，韓門年三十歲耳。嗣是再丁艱，一奉使鐫級下遷，再入館閣，旋落職，起蹶頻仍。韓門則讀書愈多，學愈進，而前數先生者皆已沒。韓門一意窮經，不務詞章之業，行已日益謹畏，踽踽涼涼。蓋即在都下亦知者希矣。乙亥冬還里，里中詩老若朱郡伯鹿田，周徵君穆門、厲孝廉樊榭、金副使江聲諸先生相繼徂謝，惟杭太史董浦爲魯靈光。董浦每曰：「詩之道熟易而澀難。韓門詩有澀味，所以可傳。」聞者驚怪其語，爭往索觀，韓門輒遜謝不輕出也。戊寅春，北方有請爲書院堂長者。將行，以所編集示余，曰：「吾垂髫時所交遊，三十年來，或已故，或宦四方，獨君在耳。君老病，吾亦早衰，後會未可知也。曷爲序之，使時一當良覿乎。」乃其存詩自癸丑年始，則少時與余輩數晨夕者，其詩已不復存。夫韓門豈不知余之不能詩也，而何能知其詩之工？夫亦以余敦交久，能知其人爲詩人爾矣。爲舉夫諸賢之所以欣賞之言而亦無待余言矣。乾隆二十三年春正月城東桂元復。

《隨園詩話》卷四 吟詩自註出處，昔人所無。歐公譏元稹註《桐柏觀碑》，言之詳矣。況詩有待于註，便非佳詩。韓門先生《蚊烟詩》十二韻，註至八行，便是蚊類書，非蚊詩也。《贈友》云：「知來匪鵲休論往，爲主如鴻喜得賓。」上句註：「《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下句註：「《孔疏》：『鴻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作詩何苦乃爾？惟張雪子雲南典試歸，將近長安而歿，先生哭之云：「路紓雙節重，天近一星沉。」便覺清妙。又有《咏柳絮》一絕云：「沾襟撩袖自矜妍，未化爲萍絕可憐。嘆息春風竟何意，團揉無處不成綿。」

法式善《梧門詩話》 汪上湖師韓編修詩多警句，如「白牆秋寺題名在，黃葉西風上塚還」、「晴雷紫陌雙車轍，細雨芳洲一釣竿」、「金石勒功從事愈，峒谿奪魄老夫佗」、「未成綠雨桑初葉，不斷黃雲菜盡花」，頗極錘鑪之妙。

《清史列傳・汪師韓傳》 汪師韓，字韓門，浙江錢塘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元年，翰林院掌院學士奏直起居注。記注之有協修，自師韓始。入直數月，聞母病，假歸。旋丁母憂，服闋，尚書張照爲武英殿總裁，疏薦校勘經史，師韓承詔任事，未嘗一詣照第。八年，充湖南學政，降調入都，大學士傅恆薦入上書房，復授編修，任館職。故事，保舉者稱舉主，事以師禮。師韓曰：「古人譏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公賢者，我何得循俗例以薄待公也？」未幾，復落職。客遊畿輔，直隸總督方觀承延主講蓮花池書院講席，會奉旨核天下書院院長。觀承因以入奏，上猶記憶，以「好學問」稱之，師韓聞而感涕，作詩四章紀其事。師韓少以文名四方，時稱爲近代之劉貢父、王厚齋。兼工詩，通籍後，習國書，賦《龍書五十韻》，臨川李紱見之歎異，攜入《八旗志書》館，館中見者，多不知其辭所出。中年以後，壹意窮經，諸經皆有著述，於《易》尤邃，著有《觀象居易傳箋》十三卷、《孝經約義》一卷、《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談詩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上湖紀歲詩編》五卷、《上湖分類文編》十卷，又有《詩四家故

訓》、《春秋三傳注解》、《補正文選》、《理學權輿》等書。

楊復吉《詩學纂聞跋》 韓門先生《湖上草堂集》曾付棗梨，旋即散佚。予求之數載，竟不克覯。今春抱經先生寄示國朝人雜著十餘種，此帙暨《談書錄》在焉。因並得鈔入叢書，蓋猶是當時雕本也。

《兩浙輶軒錄》卷一八 朱文藻曰：韓門先生，余生也晚，未獲一見。自蓮花書院歸里，攜所刻著述曰《春星堂詩集》，曰《上湖紀歲詩編》，曰《文編》，曰《詩學纂聞》，曰《談書錄》，曰《韓門綴學》，曰《孝經約義》，曰《觀象居易傳箋》，凡八種，刷印流傳，因得雒誦一過，輒校正其訛字，而於《詩編》亦間有商改之處。先生悉從改易。越數日，齋中閽人持柬報客至，視其柬則云「汪師韓恭謁」，字小如綠豆。既見，則四拜而起曰：「謝讎校之德。」余於是始獲見先生。次日答拜劇談，所學非晚近可及。未久而先生歸道山矣。因錄先生詩，附記先生之謙光，以示來學。

英　廉

《隨園詩話》卷三 英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裡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云：「蕭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笑酸寒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首云：「烟蘿暗處石稜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又卷一四 識刺語，用比興體，便不露。英夢堂云：「桃花嗜笑非無故，燕子矜飛太自輕。」【略】皆有所指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英夢堂相公生有詩骨，吐屬不同。《除夕》云：「老趣隨時異，流光過眼非。善忘心轉暇，遲聽語因稀。臘酒催拈管，春燈照掩扉。不干兒輩事，鞍馬六街飛。」《出郊》云：「隔宵意先樂，今日出郊行。風定有禽語，雪消添雨聲。當春山氣重，入夜客身輕。預擬重來日，垂楊聽早鶯。」

《北江詩話》卷一 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

又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尚書昀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尚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又卷二 詩有自然超脫，雖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馮相國英廉《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間富貴家。」【略】之類是也。

法式善《梧門詩話》 英夢堂相國詩云：「酒沽雙屐雨，菊賣一肩秋。」妙絕一世。

又 夢堂相國五言【略】皆清新俊逸，直逼古人。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聽松廬詩話》 「鳴泉赴壑，脫葉隨水，空士無人，明月欲洗。」此夢堂相國詩也。清妙不減坡公「水流花開」之語。

潘煥龍《卧園詩話》 英夢堂（廉）相國以孝廉出爲江南司馬，罷官再起，有《夢堂詩稿》。裘文達公稱其詩不過片紙耳，覺有壓手之重。《卽事》云：「刈麥場邊景最炎，村姑少小解揮鐮。城中何限嬌兒女，薄日輕陰怯捲簾。」「不向名園引蔓新，幾枝纔綰閱蹄輪。風塵具眼知誰是，空谷偏多絕代人。」言婉意深，最得風人之旨。

潘清《挹翠樓詩話》 英相國夢堂廉與查蓮坡、符幼魯、厲樊榭、吳樸庭諸名士相倡和，句如「不飲慣能留客醉，愛閒偏有和詩忙」、「河聲怒欲驅舟轉，夜氣嚴能禁酒溫」，置之《梅村集》中，幾無以辨。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 馮文肅管轄【略】銳于爲詩，晚益精悍。持論以學杜忌艱澀，學蘇忌滑易，當以杜入，以蘇出。於時賢極推重錢籜石。

《湖海詩傳》卷五 英廉，字計六，漢軍廂黃旂人。雍正十年舉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肅。有《夢堂詩集》。（《蒲褐山房詩話》：相國初通籍時，雅嗜芸緗，尤敦車笠，與樊榭及吳樸庭爚文、符幼魯曾、查蓮坡爲仁爲酬和友。詩壇酒社，翰墨飛騰，雖江左風流，不是過也。既而職長六曹，殫心時務，或舉舊稿爲言，輒遜語謝之，蓋不欲以文人自命矣。先是，定制內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及于文襄公歿，時方爲戶部尚書滿缺，上以其祖籍涿州，本馮姓，命踐文襄之席。蓋鹽梅之用，久廑聖心，故不拘常格，卽司台鼎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四引《國史館本傳》 英廉，內務府漢軍鑲黃旗人，姓馮。雍正十年舉人，由筆帖式授內務府主事。乾隆二年，命往江南河工學習，補淮安府外河同知。六年，丁母憂。服闋，補直隸天津河捕同知。十年，遷大名府知府。十四年，署總督。陳大受奏委查民典蒙古地畝事。十

五年三月，擢永定河道。六月，總督方觀承奏參英廉：「五月三十日，自南岸三工大隄淤溝，埽鑲被衝，水泛月隄，匿不報聞。六月初二日，猶稟稱各工保護平穩。及淤口刷開，復稟稱淤溝於初三、初四日。形勢漸變，汕刷隄頭，捏飾迴護，貽誤要工，請旨革審。」英廉以南岸三工於五月三十日淤溝，漲滿月隄漫開，本日即行稟報。六月初二日水漲，開放十壩，加築子堰，復稟報。各工保護平穩，係指上下兩岸各工而言，並未指南岸三工而言。至十六年五月，讞久未定。觀承復以英廉輾轉遷延，疏請特遣大臣查審。命尚書舒赫德往會鞫，尋會奏訊。據英廉供稱，上年五月三十日到工，大隄淤溝汕刷，月隄衝開，因思大隄淤口堵築尚易，所以祇報月隄漫溢，非有心捏飾。至從前供詞支吾，實因畏罪，非圖狡賴。查英廉與廳汛各員上年汛前並未將淤溝先事預防，致水漲埽鑲衝刷溝頭塌卸，已屬疏忽。其原稟內不言正壩已開，轉稱鞏固無恙，不言月隄衝刷由於正隄先開，轉稱月隄因風雨衝漫，咎實難辭。應將堵築漫口銀著落英廉，勒限分賠。諭曰：據尚書舒赫德會同總督方觀承查審，參革永定河道英廉等捏飾誤工一案。英廉身任河道，隄工乃其專責，遇有衝決，實亦無所辭咎。但其初報月隄漫口而諱言大隄衝刷，或係希冀潛行堵修以圖完局。該督據實即應一面查明，一面具奏。乃方觀承上年六月初二日奏摺內，祇稱一應工程平穩，並不將月隄漫口之處據稟入告，亦未必不思以無事爲福。是以英廉得輾轉翻變，日久延挨。朕彼時早鑒於此，即以報災不可存粉飾之意批示方觀承，亦應服朕之洞燭隱情，自知引咎矣。至摺內稱英廉未將淤溝先事預防，以致大溜直注，此語殊未足服英廉之心。伊到任未及兩月，淤溝即有疏忽，亦係僧保住任內之事，未可以此爲英廉罪案。朕辦事一秉虛公，既確見情形如此，不可不明白宣示。然以督臣劾一道員自參自審何難，任意輕重竟行入罪定案，仍懸案經年，未敢迴護己見，遽爲審結。俟特遣大臣前往會同查辦，是其心尚知所警畏，亦朕辦理庶政務求至當不容稍存含混之明驗也。英廉等已經革職，所有糜費工程銀兩自應照例分賠還項。」未幾，命在高梁橋迤西稻田廠效力，尋授筆帖式。十七年，授內務府主事，歷遷戶部員外郎、吏部郎中。二十年，兼佐領。二十一年，調戶部。二十二年，兼辦提督衙門事，尋調戶庫郎中。二十五年，擢內務府正黃旗護軍統領。二十六年二月，授江甯布政使，兼管織造事。英廉以父年老懇留京，命賜二品銜。十一月授內務府大臣。二十七年三月，署戶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九月，實授左侍郎。二十八年，丁父憂。八月，命會勘順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覈定租額。二十九年，諭英廉奏確查佃戶一摺，甚爲得理，即著英廉、錢汝誠會同該督詳悉妥辦，務俾農民均霑實惠。三十年，兼署錢法堂事。三十一年，疏奏丈出盛京旗民餘地，請旨飭辦。命將軍府尹定議。三十三年，管崇文門稅務及武英殿事務。三十五年二月，諭同尚書托庸等總理津送出征緬甸兵事宜。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以鞫實雄縣知縣胡錫瑛劣款擬罪寬縱降一級留任。三十八年三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四月，署步軍統領。九月，諭獎其辦理送兵妥協議，加一級。是月，遷刑部尚書兼辦戶部侍郎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十月，授議政大臣，賜紫禁城騎馬。三十九年七月，太監高雲從向左都御史觀保侍郎申保倪承寬、吳壇洩漏道府記載，侍郎高樸奏聞。諭曰：「英廉係內務府大臣，於內廷諸事最爲熟悉。此等情事，豈有不知，乃高樸尚有見聞，豈英廉竟得諉爲不知。朕開誠布公以待諸臣，而諸臣轉不能竭誠盡力以圖報效，清夜自思，良心安在？」英廉著革職，從寬留任。復以審觀保等四人交結高雲從罪，刑部擬斬。候過當，諭責英廉另議。九月，留京辦事。四十年，諭曰：「日前總督內務府衙門奏商人義和泰呈請展限交銀一案，是日召見金簡。詢係何人收呈，奏稱不知何人。數日後，復召見邁拉遜，詢及此事。奏係六阿哥收呈。交衙門公辦。又數日，復詢之英廉，則稱忘係何人所收。衙門中同辦一事，豈有不知呈所從來，及遺忘何人收呈之理？不過邁拉遜據實覈奏，而英廉、金簡不免含糊隱諱耳。蓋英廉、金簡在內廷年久，心靈曉事，明知阿哥不應收呈，恐言之與阿哥有礙，故不肯明言，殊屬非是。英廉、金簡著交部嚴議。」尋部議革任，命寬免，仍註冊。四十一年正月，署戶部尚書。十一月，兼協辦大學士。時英廉年七十，賜「斗南介景」額。四十二年三月，署步軍統領，充纂修《明史》、《對音》及《日下舊聞考》總裁。五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館總裁，尋命協辦大學士。十月，調戶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務。疏請將內務府筆帖式照吏部例，三年考試一次，分優劣升黜。下內務府議行。四十三年，疏言直省督撫提鎮等標額，設馬步守兵，遇有軍流遣犯、銅銀餉鞘，過境均須護解盤費及修補軍裝器械各費，向於兵餉攤扣，營弁借端扣派，請將各省朋扣銀暫停一二年，入撥分標營生息，永作差費。下軍機大臣議。交直隸督撫，約計該每年差費若干，於閒款奏給。得旨允行。

四十四年，暫署直隸總督。四十五年三月，諭曰：「英廉係內務府漢軍人，協辦有年，著補授漢大學士缺，仍管理戶部事務。」四月，以失察書吏作弊革職留任。四十六年正月，暫署戶部尚書及步軍統領事。十一月，暫署直隸總督。疏陳直隸大州大縣多虧空，俱非近年所積。若及時籌辦，限以四年尚可彌補。命新任總督鄭大進會同軍機大臣覈辦。四十七年二月，以審擬甘肅鎮迪道巴彥岱受賄罪扶同率結議革任。詔寬免三月，署步軍統領。四月，以恭祀雩壇祝版筆畫模糊，下部嚴議。尋議革任。命免其革任，所議降級，仍註冊。八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復署直隸總督。疏言，直隸各倉賑卹後，儲穀未能足額，請將天津北倉截存之漕米九萬餘石撥補。如議行。四十八年正月，奏言直隸未完耗羨，尚有實欠在民銀三萬餘。兩詔加恩蠲免。七月，以病疏請開缺。諭在家專心調養，不必開缺。八月卒。諭曰：「太子太保大學士英廉老成練達，奉職恪勤，翊贊綸扉，總司讞典實心宣力。倚畀方殷，春間偶聞患病，即遣醫診視，並屢經降旨，諭令加意調攝以冀就痊。近因病勢轉增，懇請開缺，復降旨令其以大學士在家專心養病，尚冀全愈，後仍照舊入閣辦事。今聞溘逝，深爲悼惜，著派散秩大臣一員帶侍衛十人前往奠醊，並加恩，入祀賢良祠。仍賞銀五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應得卹典察例具奏。」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雪橋詩話》卷八　英夢堂舉雍正壬子順天榜，初嘗作吏江南，晚而致位政府。乾隆庚午三月，由大名府擢永定河道，被劾落職。案懸經年，久未定讞，其《羈棲詩》云【略】。公以乾隆二年，由內務府主事，往江南河工學習。補淮安府外河同知，歷天津河捕同知。至是到任，加築子堰各工，保護平穩南岸三工，於五月三十日，淤溝漲滿，月隄衝溢。方恪敏劾其汛前未先事預防，以致大溜直注，貽誤要工，奏請革審。高宗謂英廉受事未及兩月，淤溝即有疏失，亦係前政僧保住任內之事，未可以爲英廉罪，特遣舒文襄查辦審結。未幾，授筆帖式故官。不十稔，擢至內府大臣。尋長六曹，三攝直督。四十四年，于文襄歿，諭曰：英廉係內務府漢軍人，協辦有年，著補授漢大學士缺。暮景飛騰，詩人之晚遇者也。

又　泰寧瀕臨胡爾哈河，即金之呼里改江，一名鏡泊，俗稱南湖，亦謂之江。南去六十里，地名佛諾，有古城基及宮闕遺阯，即金上京城。人家多不種樹，惟僧寺乃有花木，東寺爲勝。山有南山、西山、盤嶺諸山。夢堂詩句所謂「雨添谿水碧，山對寺門青」，及「海近雲常溼，山寒雨易深」，「水會東溟三島近，地蟠北紀亂山多」，指此。

又　其《即事》詩云：「欲問東京舊城闕，煙波何處辨金河？」謂史稱金始居于按出虎河。「按出虎」者，國語「金」也，後因以爲國號。今其河亦無考，此則尚沿舊說之誤。不知按出虎河，即阿勒楚喀河。拉林、阿勒楚喀之間，則金上京城在焉。

《東行雜詩》　《雪橋詩話》卷五：遼海以東，爲祖宗提戈創業處。數詩於邠岐風土，略得大凡。讀第四首，尤感不絕於予心也。

《即事二首》　《雪橋詩話》卷五：雍正辛亥，爲西師征討準噶爾澤旺作也。

彭啓豐

論　述

汪縉《芝庭先生集敘》　芝庭先生既卒，季子紹升與公門生汪子元亮、王子芑孫編輯公所撰詩、古文詞爲十八卷，已于事而請敘于縉。縉嘗與紹升講學里中，又嘗以文藝受知于公。公有所撰述，亦時命商搉。既感公知，又重紹升之請，遂爲之敘曰。詩古文之難工久矣，能兼工其體者尤難。【略】公之文得進乎三代之英，而不背乎《詩》、《書》之旨，吾未見兼工夫著述比興二體之難焉者也。烏呼，韓子因文見道，其所爲文自謂醇而後肆，而非□□輩所能方駕也者，其本固殊焉。觀于公文，而益昭昭然矣。公先世以理學名家，至南畇先生而顯，海內講學者推鉅人長德必曰南畇先生。然先生初不以理學號召海內也，終其身休休自得而已。今公以文學大顯于世，海內文學之士推鉅人長德必曰芝庭先生。然公亦未嘗以文學號召海內也，終其身休休自得者猶之南畇先生耳矣。烏呼，公之文是以能合乎《詩》、《書》之義，通乎六經之旨，兼工乎著述比興之體者也。是爲敘。乾隆五十五年孟春

之月，後學汪縉撰。

《湖海詩傳》卷四《蒲褐山房詩話》　芝庭尚書以醇德樸行著于朝野，而性耽風雅，使節所至，遇佳山水，必游歷乃去。集中句如：「楊柳春風江上棹，杏花細雨酒家樓」，「疎風影動林梢月，宿雨涼生檻外山」，「三徑杜門高士跡，扁舟訪舊故人心」，「漁唱數聲初出港，樵風雨岸送歸舩」，「落月疎星荒店閉，西風鼓角戍樓寒」，「鐘動遠沉山店月，林疎斜颭酒旗風」，「古壁殘燈明乍暗，空庭落葉掃還多」，「三秋風雨添良會，五字河梁又別離」，「鴛湖處處多芳草，蠶市家家近畫樓。」寫景關情，神妙獨到。當世好爲生澀槎枒者，未能津逮也。

趙大鯨《芝庭詩稿序》　同館彭芝庭先生超穎過人，少卽以詩名吳中。丁未春相見於京師，讀其詩，予輒歎爲能成一家言。既而南宮第一，臚唱又第一。入直禁廷，揮毫珠玉，而先生之詩傳誦輦下矣。【略】今先生裒集篋中詩刊存十之三，屬余序之。余惟先生天才橫發，少與吳中壇坫相角逐，又能濡染家學，含咀道腴，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大家之詩，靡不窮其派別而析其指歸。長而侍承明，備顧問，兼以軺車四歷，雲樹江山之助，俯仰開拓，故其所作浩渾渾，味蘊淵涵，而氣體標舉，雖不拘一格，要皆有性情流露其間，卓然成一家言無疑也。

《江蘇詩徵》卷七六　阮祜云：先生少與沈文慤同學，與文慤同輯《古詩源》行世。嘗結北郭詩社，與徐龍友、盛青嵝、陸學起輩唱和無閒。既入翰林，應制諸作多邀睿賞。賜遊香山，居九老之一。純皇帝嘗御書賜聯云：「東澗野泉添碧沼，南園夜雨長秋蔬。」而所居蘭陔艸堂，恰在南園也。歸田後憩息其中，興到每寄諸吟咏，卷帙頗富。閩中門人朱仕琇以先生詩爲中聲所止，洵風雅正宗也。晚年從學者屨滿戶外，而所亟賞者，一爲王國博惕甫，一爲吾師任徵君心齋云。

傳記

王芑孫《兵部尚書彭公啟豐神道碑銘》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既望，致仕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卒于家。諸孤紹觀、紹升等以其年十二月既望，葬公吳縣穹窿山冠子嶺下。公諱啟豐，字翰文。其始出江西之清江，自明洪武中始遷蘇州，爲長洲縣人，世有休問。公祖侍講公諱定求，以篤行大儒顯名。康熙中，蘇州之彭遂稱天下。公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繼侍講公中會試第一，廷對復第一。朝野夸榮，公怡然若未始有者。憲皇帝以公入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中允，恩數常與大臣等。乾隆三年，今上嘉公有文，擢公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旋丁父憂。憂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官滿還，乞終母養。母終踰年，起公署吏部右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以公爲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仕歸。歸九年，上東巡。公朝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國家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文學之任，當時莫比。其卒也，年八十四。公少及事侍講，公受儒家言孝友祥順。既貴，謙謙有子弟之容。其官大抵以謹愼見稱，不好激言崎行，而亦介然時有所不可。爲僉都御史典試江西，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饑民號訴滿道上。公立奏入。時學臣有詔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者，公又疏言之，皆見施行。督學浙江還，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姚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溉田萬頃，今淺狹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不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斗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使馳驛者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曰，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賞輒案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議，頗施行如所請。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亦雜發益熟爛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事幾者歟。某侍郎者，習於公，因戲詆公衆中。已而，事聞於上。召問公，公曰無之。坐爲同官隱過不實奏，失尚書。其生平坦闊，得過失不自知多類此。任翰林久，所奏進文字多切於治體，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詩古文集二十餘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公既老壽，家居十餘年，掌紫陽書院，興起後進如其爲學政主考官時不懈。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皆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閒簾閣，據几一燈，諷卷如老諸生。歲時伏臘婚嫁、徭役、糧稅如平人家。芑孫及公門最晚，以文字辱公知愛，又從公

子紹升遊，得悉公服官制行始末。及公葬，紹升爲書，援古義屬銘公墓道之碑，固辭不獲，謹按公生遭際之盛，載於里巷婦孺之口，其清望著於士大夫之列，獨其忠言亮節或有不得而聞者矣。爲刪取行狀，舉其事言之有效於世者，序而銘之。銘曰：「於休我公，儒行是崇。有蔚其華，益大其家。憲皇庸之，芝出告時。躋公顯地，惟今皇帝。清步如鶴，翔我廟堂。綽然進退，心亨用光。權路爭趨，公不欲居。不欲而居，處以虛徐。人所碌碌，公獨嶽嶽。當其嶽嶽，疾雷在腹。帝實右公，公不自榮。天實篤公，公不自盈。吉孚乃惠，納約於誠。惟惠惟誠，以有休祐。神之聽之，則茂爾後。嗟爾後人，尚服厥舊。穹窿之側，卜公安宅。螭首龜趺，有穹斯石。刻我銘辭，風霜不蝕。」

袁枚《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于里第。遺疏上聞，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吊，泣且嘆曰：「先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科尤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三年重宴鹿鳴，瓊林，豈非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于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采，不可廢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啓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逾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鷺飛鶴翔，凌風欲去。雍正三年，舉于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兩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鑒。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歡迓。其他讀卷殿上，及閱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疊次任委，連綿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賑災不實。又奏請敕各省學臣見督撫毋卑諂，應遵《會典》儀適。上是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漕費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二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聞上，引公爲證。上問公，公對未聞。上疑有私，降爲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于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夫人，故簣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強不衰。或春秋佳晨，出游石湖、寒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內廷時，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特手書以賜。侍今上泛舟賞花釣魚，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禁。金川蕩平，公迎駕山東進《凱歌》，恩復尚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鑾，皆召見溫諭。四十九年，公迎駕跪龍泉莊，上遙望見，即命侍衛扶起，命秋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上恩，修安車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于意，即形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禮與鈞。枚弱冠入都，即奇賞之。聞其入轂，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密。嘗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徹透紙背。」其見知如此。妻宋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紹謙，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咸，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召濟，尚幼。女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凰。天生彭公，爲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帝畀玉尺，東度西量。公洗心眼，清儷冰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畜，施于爲政。獬豸爽鳩，屢拜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鎮之，四海宴如。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歟。公拜稽首，聖恩優老。臣願歸田，咏歌《天保》。都人羨公，祖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主安，帝問卿好。以其餘閑，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華表，萬古清風。」

《清史列傳・彭啓豐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引《二林居集》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嘗論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卹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又言，不獨臺諫官當責以盡言，即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又言，人之才器不能相假，故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儻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叩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成非細，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習，庶明作有功之效可得而幾也。

《九朝新語》卷一三 彭相國(啓豐)未遇時，曾爲人書田券作中，後彭告歸。其田適涉訟事，縣令照例傳中保質訊，初不知即相國也。其差票適爲彭所見，初無怒容，戲題詩其上曰：「三十年前彭啓豐，無端高興做原中。自從御筆親題後，又見琴堂一點紅。」

著録

彭紹升《先尚書公集後》 先尚書公舊刻詩十六卷、文八卷，久行于世。王光祿鳴盛品公詩，以爲中聲所止。魯進士仕驥倆公碑版之作，軼有明一代，而與虞伯生埒。其言俱不爽尺寸。而黃常州永年則謂，公身都通顯，淡然若弗有，其所存固不獨在區區文字閒。亦各有見云爾也。公所爲詩文，每喜人彈駁輒隨手刪改。其相與商量去取者，汪子縉、羅子有高二人而已。然當公壯時，迄未有定本。公既卽世，而羅子已先逝，汪子亦時時卧病。不肖苫凷餘生重録公先後詩文，屬王子芑孫評點一周，頗有淘汰。而汪子元亮覆勘詩卷，詳審有加，既兼收羣益，復裁決于衷合，存一十八卷，仍屬汪子縉總而叙之。于今又十年矣。僧舍掩關，久拋文史，塵封故篋，蠹蝕是憂，于是屬江生沅釐正點畫，付諸刻工。始闕逢攝提格之秋八月，閱明年冬十二月乃克終事焉。祭義之言孝也，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夫心志嗜欲之所醞，與聲色之所流，其久而不磨者，孰有切于文字者乎！讀公之書，以窺其涯略。其在朝，有羔羊委蛇之度焉。其在鄉，有賓筵溫恭之望焉。其達之倫類、施之金石，有烝民懿德之好焉。光風所被，與物偕春。雖邈不相屬之人，猶足使流連，慨慕于無盡，而況親爲其子者乎！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不肖之懷，則何能已矣。遂著其校刊緣起于後云。不肖男紹升謹書。

民國《吳縣志》卷五七 彭啓豐《年譜》一卷(門下士輯)，《芝庭文稿》八卷，《詩稿》十六卷。

又卷五八下 彭啓豐《彭氏宗譜》。

藝文

尹繼善《送彭翰文少司馬歸里卽用留別韻》(存目)

袁枚《蘇州彭芝亭大司馬招飲西園奉呈三首》(存目)

又《彭芝亭大司馬八十索詩》(存目)

又《挽大司馬彭芝亭先生三十二韵》 四海瞻星象，三吳喪斗杓。驚心一元老，兜率作逍遙。魯殿靈光失，唐車顯慶凋。尚書昔臚唱，姓氏冠中朝。給札登東觀，賡歌到絳霄。三雍調禮樂，九奏協《簫韶》。陸贄嘉謨獻，王珪異數邀。衡文屢持尺，選士慣乘軺。桃李花千樹，臣心水一條。門生多八座，故吏亦三貂。履曳星辰上，衣看袞綉飄。周官重司馬，漢禮絕群僚。公獨謙如故，人欽寵不驕。珊珊仙骨瘦，藹藹惠風招。舒雁威儀肅，黃花晚節昭。四夷爭拱手，百辟盡垂腰。兼有林泉福，能教歲月消。抽簪辭玉殿，蠟屐走山椒。謝傅歸華屋，裴公造午橋。童時垂釣處，鄉里看花朝。置酒杯三雅，投壺矢百驍。八旬猶小楷，五字極搜雕。闕豈江湖忘？心因名理超。花磚兒步武，蕊榜婿連鑣(公子紹觀官學士，婿莊培因壬申狀元)。《一品》文成集，千秋位不祧。鯫生才覓覺，都下荷鈎陶。春雨梅開日，秋風桂落宵。園曾來杖履，詩每贈瓊瑤。月落心常契，山頹事豈料？黃粱雖夢醒，青史定名標。語笑還如昨，人琴竟寂寥！生芻遙寄奠，頭白淚飄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明清文学分典　3
SS号=12639248